叢書集成新編

五五

新文豐出版公司印行

叢書集成新編　第五五冊目錄

文學類

詩文總集—歷代			
古文苑二十一卷(二)附校勘記（卷十五至二十一）	宋 章 樵註	守山	一
嚴陵集九卷附四庫提要	宋 董 棻編	漸西	一三
悅心集五卷	清 世 宗選	聚珍	五三
續古文苑二十卷	清 孫星衍輯	平津	八一
申氏拾遺集二卷	清 申居鄖輯	畿輔	二一九
詩文總集—明			
石洞遺芳集二卷附補遺、考異	明 郭 鈇撰	金華	二三一
梅塢貽瓊六卷	明 汪顯節校編	夷門	二五二
瓊花集五卷附詞	明 曹 璿編	別下	二七九
詩文總集—清			
于湖題襟集九卷	清 袁昶編錄	漸西	二八七
詩總集—詩經			
詩序一卷附四庫提要	漢 毛萇傳述 宋 朱熹辨說	津逮	三四四
詩傳孔氏傳一卷附提要、辨證	周 端木賜述	百陵	三六〇
詩說一卷附提要、辨證	漢 申 培撰	百陵	三六六
詩說一卷附四庫提要	宋 張 耒撰	藝海	三七四
詩論一卷附四庫提要	宋 程大昌撰	學海	三七六
詩總聞二十卷附四庫提要	宋 王 質撰		
呂氏家塾讀詩記三十二卷	宋 呂祖謙撰	墨海	四七四
續呂氏家塾讀詩記三卷	宋 戴 溪撰	聚珍	六六一
非詩辨妄一卷	宋 周 孚著	涉聞	六八七
絜齋毛詩經筵講義四卷附提要	宋 袁 燮撰	聚珍	六九一
詩疑二卷	宋 王 柏纂	藝海	七〇五

古文苑

章樵註

古文苑卷十五

揚雄百官箴

光祿勳箴　衛尉箴
太僕箴　廷尉箴
大鴻臚箴　宗正箴
大司農箴　少府箴
執金吾箴　將作大匠箴
城門校尉箴　上林苑令箴（一作崔駰作）
司空箴　太常箴（一作崔駰作）
尚書箴（一作崔瑗作）　博士箴（一作崔瑗作）

光祿勳箴

漢書百官表郎中令秦官掌宮殿掖門戶武帝太初元年更名光祿勳……

經光宮室，晝爲中外，廓彼門闕，限以禁界，國有閈衛，民有藩離，各有攸保，守以不岐。在夏殷桀紂，淫湎特牛之飲，門戶充亂，郎雖執戟，謁者參差，蹊中成市，或鼓或鞭，忘其廊，躪而聚，夫遁逃四方，多罪彼號彼呶，內不可不省，外不可不濟，德人立朝，議士充庭，祿臣司光，敢告執綏。

衛尉箴

衛尉秦官掌宮門衛屯兵……

茫茫上天，崇高其居，設置山險，晝爲防禦。重垠（限一作）累垓，以難不律，闕爲城衛，以待暴卒。國有以固，民（人一作）以有內，各保其守，永修不敗。昔庶僚官得其人，荷戈而歌，中外以堅。齊桓怵惕，宿衛不傷，門非其人，廢其……曹子標劒，遂成其詐，荊軻挾匕首而衛人不禁，二世妄宿，敗於望夷，閻樂矯搜，戟者不譏。衛尉臣司衛，敢告執維（維一作……）。

太僕箴

太僕秦官掌輿馬……

肅肅太僕，車馬是供，鏘鏘和鸞，騖彼時龍。昔在上帝，巡狩四宅，王用三驅，前禽是射。紂作不令，武王征殷，檀車孔夏，四騵孔斯，僕夫執轡，載驟載驅，我輿云安，我馬惟閑，雖馳雖驅，匪遑匪寧。昔有（在一作）淫羿，馳騁忘歸……公千駟，而淫於齊（論語齊景公有馬千駟……民無德而稱焉）。詩好牡馬，牧於駉野。輦車就牧，而詩人興魯（魯頌……）。蓋惡夫廄多肥馬，而野有餓殍（孟子……）。廄焚問人，仲尼厚醜。僕臣司馭，敢告執臯。

廷尉箴

廷尉秦官掌刑辟……

天降五刑，維夏之績。亂茲平民，不回不辟。昔在蚩尤，爰作淫刑，延于苗民，夏氏（大一作下）不衛。穆王耄荒，甫侯伊謀，五刑訓天，周以阜基。

（以訓刑也觀其書可見呂侯後爲甫侯……故）厥後陵遲，上帝不觚。周輕其制，秦繁其辜，五刑紛紛，靡遏靡止，寇賊滿山，刑者半道。昔唐虞象刑，天民是全；紂作炮烙，墜民于淵。故有國者無云何謂是刖，是劓；無云何害，是劓是刵。惟虐惟殺，人莫予奈。殷以刑顛，秦以酷敗。獄臣司理，敢告執謁（謁主賓客者）。

大鴻臚箴

典客秦官掌諸侯歸義蠻夷武帝更名大鴻臚

蕩蕩唐虞，經通垓極（垓極……論語蕩蕩乎民無能名焉），陶陶百王，天工人力（書天工人其代之），畫爲上下，羅（一作該）條百職，人有材能，寔有級差，遷能授官，各有攸宜，主以不廢，官以不隳。昔在三代，二季不蠲（夏商之季），臧德慢道，罔非其人，人失其材，職反其官，家寖詭毛，國政如漫，文不可武，武不可文，大小上下，不可奪倫。鴻臣司爵，敢告在鄰。

宗正箴

宗正秦官掌親屬

巍巍帝堯，欽親九族……經哲宗伯，禮有攸訓，屬有攸籍，各有育子，世以不錯。昔在夏時，太康不恭，有仍二女，五子家降。晉獻悖統，宗宣亂序，齊桓不允，而忘其宗緒，周讒戒女……喜子同……高作秦畀，而扶蘇被凶，宗廟荒昏，壒魂讒驕附……伯臣司宗，敢告執主（主宗……）。

大司農箴

治粟內史秦官掌穀貨武帝更名大司農……

時惟大農爰司金穀自京徂荒粒民是胼（由天子之都至遠荒服發民則均書居）

（民乃按）肇自厥初貢施惟食厥僚后稷有無遷易（役皆官虞時者也遷居）

（化有居無）貢均實藏惟都作程旁求衣食厥民攸生上稽二帝下

問三王什一而征爲民作常遠近貢篚百姓（曰一則作）不忘（徵貢皆防）

（什一也是爲經常之法篚什一之外則有一貢篚之物以遠近爲差見禹貢）帝王之盛咸在農殖季（自周宣王不籍千畝是後人君不籍）

周爛漫而東作不勑胥恥不穫庶物並荒

（乃農重穀時則有詩荊茨甫田等刺詩）府藏單虛廩積（詩藏酒積倉夫鑿公劉）陵遲衰

徽婼卒以痒（痒病也）秦收太半二世不瘳泣血之有海內無聊

（秦廢井田之法收太半之賦二世而亡民罹荼毒至於泣血）農臣司均敢告執繇（繇與役同也）

少府箴

（少府秦官掌山海池澤之稅以給供養）

實實少府奉養是供紀經九品臣子攸同（言上以奉養一人下以供給百官）

（財用通賞）海內幣帑祁祁如雲家有孝子官有忠臣其僚率昔

聖則越遵（聖立則度所當守越與粵同）民以不擾國以不傾昔在帝季癸

辛之世酒池糟隄而象箸以嗟（癸桀名辛紂名二君淫酒爲酒池糟隄紂爲象箸）

（箕子晞而貧）至於耽樂流湎而妲末作祟（妲己紂之嬖妾末喜桀之嬖妾）共寮不御

不恢夏殷喪其國康而卒以陵遲靖不可不察欲不可不圖

未嘗失之於約常失於奢府臣司共敢告執觚（觚酒器與供同供有稜者）

執金吾箴

（中尉秦官掌徼循京師武帝更名執金吾應劭曰吾禦也執金革以禦非常顏師古曰金吾鳥名也主辟不祥天子出行職主先導執此鳥之象因以名官）

溫溫唐虞重襲純孰經表九德張設武官（溫溫和柔貌詩云溫溫恭人傷其和可知言重熙累洽）

之世武臣亦不可廢虞（書之九德成事役又在官）以御寇賊如虎有牙如鷹有爪（詩祈父予王之爪牙）

國以自固獸以自保牙爪恙恙動作宜時用之不理實

反生災（恙恙威武言不可輕用言威武不可輕用）秦政（始皇名）暴戾播其威虐亡其仁義

而思其殘酷猛不可重任威不可獨行堯咨庚舜惟思是尚

（思字當作欽）吾臣司金（此則應劭之說是）敢告執璜（執璜武臣）

將作大匠箴

（將作少府秦官掌治宮室景帝更名將作大匠）

侃侃將作經構宮室牆以禦風宇以蔽日寒暑攸除鳥鼠攸

去（詩斯干風雨攸除鳥鼠攸去）王有宮殿民有宅居（得上下其安俱）昔在帝世

茅茨土階夏卑宮觀在彼溝洫（堯舜之世茅茨不翦土階三尺論語禹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

桀作瑤臺紂爲璇室（璇一作琁）人力不堪而帝業不卒（居上以飾其著）

（興國）詩詠宣王由儉改奢（詩斯干宣王考室也其詩曰乃安斯寢）

（國有制約之制也）觀豐上六大屋小家（易豐上六豐其屋蔀其家）春秋譏刺書

彼泉臺兩觀雉門而僭以不恢（春秋年新作雉門及兩觀）

（皆日）或作長府而閔子不仁（論語魯人爲長府閔子騫曰仍舊貫何必改作）

（也）秦築驪阿嬴姓以顛（秦役作驪山阿房之宮）

（氏）故人君無云我貴榱題是遂毋云我富淫作極遊在彼牆

屋而忘其國戮作臣司匠敢告執猷

城門校尉箴

（城門校尉掌京師城門屯兵有司馬十二城門候）

幽幽山川徑塞九路盤石唐芒襲險重固（此天地自然之險）國有城

溝家有柝柜各有攸堅民以不虞（大小各有所宜）德褱其內險難其

外王公設險而承以盤蓋（易坎卦王公設險以守其國）昔在上世有殷有夏（先言夏先王）

癸辛不德而設夫險阻湯武發征而莫過莫

不可德少而城溝伊保不可德希而城溝是依唐虞長德而

四海永懷秦恢長城而天下畔乖（秦恢長城以逆天地而天下叛）尉臣司城

敢告侍階

上林苑令箴

（武帝初置水衡都尉掌上林苑屬官有上林令一作丞）

芒芒大田芃芃作穀山有征陸野有林麓夷原汙藪禽

獸攸伏魚鱉以時芻蕘咸殖國以殷富民以家給（言山澤之利有以給民）

昔在帝羿共田徑游弧矢是尚而射夫封豬不顧於

從禽過度愛是以田獲三驅不可過差麋鹿攸伏不如德至（易田獲三品詩又王用三驅）

衡臣司虞敢告執指

司空箴

（古官名虞書伯禹作司空主土以居民）

昔彼坤靈侔天作則分制五服劃爲萬國

惟是職茫茫九州都鄙盈匾乃立地官空牧總

以方侯（侯方伯以州牧諸侯之故曰）烈烈篤父翼翼王臣臣當

其官官宜其人九一之政（助孟子周禮井田之法）七賦以均

（七賦之所養桑麻）昔在季葉班祿遺賢搢克充朝

匪政斯勑而象恭滔天（象恭滔天見書）流貨市寵而苞苴是譎

王路斯浮沈不傾覆空臣司士敢告在側

太常箴

（奉常秦官掌宗廟禮儀景帝更名太常應劭曰常者尊也太常王者旌旗也）

翼翼太常寔爲宗伯穆穆靈祇寢廟奕奕（宗廟奕奕）

稱秩元祀班于羣神（各稱其宜）我祀既祗我

孫孔翩匪懿（一作）匪忒公尸攸宜（公尸君子）

弗祈弗求惟德之報不矯不誣庶無罪悔（所以祭祀以報德）

昔在成湯葛爲不弔棄禮慢祖

葛子不祀是師是虞

魯人躋僖臧文不悟

文緊太室桓納郜賂

災降二宮用誥不祧

故聖人在位

無曰我貴慢行繁祭無曰我材輕身恃巫東鄰之殺牛不如

西鄰麥魚（見易）西蒸

須望夷（見注）隱鬷鍾巫常臣司宗敢告

執書

尚書箴

（漢官儀尚書唐虞官也詩云仲山甫王之喉舌蓋謂此也）

皇皇聖哲允勑百工命作斧慄龍爲納言（見書）是機是密出

入朕命王之喉舌（見詩烝民）獻善宣美而讒說是折我視云明我

聽云聰載夙載夜惟允惟恭（人主臣能視聽明則讒說絕）

故君子在室出言如風動於民人（易繫辭）

渙其大號而萬國平信春秋譏

潛言（易稱不密則失臣）

紀吉其和巽各其頻

書稱其明申申厥鄰昔秦尚權詐官非其人符

璽竊發而扶蘇殞身，一姦矯命，七廟爲墟（秦以宦者趙高行符璽事及始皇崩詐爲璽書賜扶蘇死卒以亡秦）威福同門，牀上雜揉（易巽在牀下此言牀上訓命令始制未宜布之時於此不薨資其禍亂）書臣司命，敢告侍隅。

博士箴

（博士秦官掌通古今秩比六百石員多至數十人武帝置五經博士）

洋洋三代，典禮是脩（史記禮書洋洋美德乎三代損益緣情而制禮觀）畫爲辟雍，國有學校，侯有泮宮（王制學天子曰辟雍諸侯曰泮宮）各有攸教，德用不陵（不僭也）昔在文王，經啓其軌（詩經始靈臺[illegible]）勗于德音，而思皇多士（[illegible]）多士作楨，惟周以寧（詩大雅濟濟多士文王以寧[illegible]）國。人興謗虞，芮質成（詩虞芮質厥成[illegible]虞芮質于西伯入周境[illegible]田爲閒田而退）公劉挹行潦，酒濁亂斯清（[illegible]成王之詩其辭曰泂酌彼行潦挹彼注茲可以濯溉）官操（一作摻所斬切執扶也）其業，士執其經，昔聖人之綏俗，莫美於施化，故孔子觀夫大學，而知爲王之易易（鄉飲酒禮孔子曰吾觀於鄉而知王道之易易也[illegible]）還師階級之（之一本無級字）大舜南面而無爲，而衽席乎（[illegible]）問三苗以懷，秦作無道，斬決天紀，覆彼王迹，而坑夫術（[illegible]）士，詩書是泯，家言是守，俎豆不陳，而顛其社稷，故仲尼不對問陳，而胡簋是遵（[illegible]）原伯非學，而閔子知周之不振（[illegible]）儒臣司典，敢告在賓。

古文苑卷十五

古文苑卷十六

崔駰太尉箴
司徒箴
崔瑗東觀箴
河隄謁者箴
北軍中候箴
郡太守箴（一作劉騊駼）
崔寔諫大夫箴（附）
晉傅元吏部尚書箴（新入）
河南尹箴
大理箴
關都尉箴
尚書箴（一作繁欽）
司隸校尉箴
胡廣侍中箴（一作崔琰）
晉張華尚書令箴（新入）

太尉箴 崔駰

（太尉秦官金印紫綬掌武事[illegible]官大司馬位在丞相上後復爲太尉[illegible]）

天官冢宰，庶僚之師，師錫有帝，命虞作尉（尚書中候[illegible]舜爲太尉古史考[illegible]）爰叶台極，爰平國域，制軍詰禁，王旅惟（[illegible]稱百揆總領百事詳見後註）式，九州用綏，羣公咸治（[illegible]）干戈戢戢，宿纘其紀（[illegible]）上之云據，下之云戴（[illegible]）苟非其人，數我帝（[illegible]）故昔周人思文公而召南詠甘棠（[illegible]）昆吾隆夏（[illegible]）伊摯盛商（[illegible]）季世頗僻，禮用不臣，無曰我彊，莫余敢喪，無曰我大，輕戰好殺，紂師百萬，卒以不支，宰臣司馬，敢告在際。

河南尹箴

（後漢郡國志河南尹二十一城雒陽縣周時號成周河南縣周公所城洛邑也世祖都雒陽改曰河南尹）

茫茫天區，冀爲京（堯舜禹都皆在冀）商邑翼翼，四方是營（詩商邑翼翼四方之極）唐虞商周，河洛是居（言四代所都皆在河洛之間）成王郟鄏（[illegible]）處鶉墟（[illegible]）諸夏勁強，是從是橫，徹我精居（[illegible]）而師尹不匡（自平王東遷之後[illegible]）[illegible]其權，宗器以分，圖籍遷齊，九鼎入秦（[illegible]史記[illegible]秦取九鼎寶器[illegible]）

司徒箴

（古者舜命契爲司徒敬敷五教孔安國曰主徒衆教以禮義[illegible]）

天鑒在下，仁德是興（所以興仁[illegible]）乃立司徒，亂茲黎烝（[illegible]治亂）茫茫庶域，率土祁祁，人具爾瞻，四方是維（[illegible]）

毗，乾乾夕惕，靡怠靡遑，敬敷五教（書注布五常之教）九德咸事，俊乂用章（皋陶謨九德咸事俊乂在官洪範俊民用章）黜毗是富，無曰余恃，忘予爾輔，無曰余聖，以忽執政，匪用其良，乃荒厥命，庶績不怡，疚于爾祿，豐其折右，而鼎覆其餗（易豐九三折其右肱終不可用也鼎九四鼎折足覆公餗其形渥凶）書欲股肱（虞書股肱惰哉萬事墮哉）詩刺南山，尹氏不堪，國度斯僭（詩節南山家父刺幽王也其詩曰尹氏大師維周之氐不平謂何）徒臣司衆，敢告執藩。

大理箴

（大理掌刑獄見前廷尉注）

邈矣皋陶，翊唐作士（虞書帝曰皋陶汝作士明于五刑注士理官也）設爲犴狴，九刑允理（左傳周有亂政而作九刑）如石之平（石稱也稱之權所以和鈞物者也）如淵之清，三槐九棘，以質以聽（周官王之治朝三槐左右九棘聽獄其下質謂以獄成告于王）罪人斯殛，凶旅斯并（四凶）熙乂帝載，旁施作明（書有能奮庸熙帝之載又皋陶方施象刑惟明）昔在仲尼，哀矜聖人（[illegible]）子罕禮刑，衛人釋艱（[illegible]）釋之其忠，數亮孝文（[illegible]）于公哀寃，定國廣門（[illegible]）負哉邈矣，舊訓不遵，主慢臣驕，虐用其民，賓以崇欲，刑以肆忿（叶平）紂作炮烙，周人誠（[illegible]）夏用淫刑，湯誓其罪（[illegible]）衛鞅酷烈，卒損于秦（[illegible]）不疑（[illegible]）加害禍不反身（[illegible]）嗟茲大理，慎于爾官，不可不思，所不可不慎（[illegible]）或有忠能被害（[illegible]）或有孝而見殘（[illegible]）伍胥（[illegible]）殷剖比干（[illegible]）姦逆是用，無遂衛心，以速以[illegible]（[illegible]）天鑒在顯，無細不錄，福善災惡，其效甚速，理臣司律，敢告執獄。

東觀箴 崔瑗

（周禮有太史小史內史外史[illegible]東觀[illegible]）

洋洋東觀，古之史官，三墳五典，靡義不貫，左書右行，右記其

言（禮云動則左史書之言則右史書之）尹佚訪文武明宣（周書文王訪于尹佚）
倚相見寶荊國以安（周大史也 [illegible]）
何以季世咆哮不虔（[illegible]）在彊吞矯而戮彼
逢干（[illegible]）衛巫監謗國莫敢言
狐突見斥淖齒見殘（[illegible]）焚文坑儒滅
反為漢（[illegible]）巫蠱之誅殘者數萬（[illegible]）嗟嗟後
王曷不斯鑒是以明哲先識擇木而處（[illegible]）又終殁
籀周瑕晉秦或焚或溢抱籍逃走（[illegible]）三葉
公果喪厥緒宗廟隨夷道之荊楚（[illegible]）僚職不腐史臣司藝敢
告侍後

關都尉箴

（漢百官表關都尉秦官）

茫茫九州規為關津（規度也度地之形勢而設險）唐堯積德三代脩仁（帝王）
越季不軌爰失厥人聖賢不用頑嚚是親漢濆武關
項破函谷秦王子嬰繇為禽僕（史記漢元年十月沛公破秦軍入武關遂至霸上子嬰係頸以組降軹道旁[illegible]）尉臣司關敢告並
轂

河隄謁者箴

（漢成帝時河隄大壞以校尉王延世領河隄謁者秩千石其後遂為常漢官名有不書於百官表因事乃見者如河隄謁者因王延世塞決河而見豈非因事置官事已即罷乎後漢循吏傳注或名其官為河隄都水使者）

伊昔鴻泉浩浩滔天（楚詞鴻泉極深何以窴之[illegible]）有夏作空
奠山川（[illegible]）導河積石鑿于龍門疏為砥柱東彼
河濟大陸既磁播于北野濟漯咸順沂泗從流江淮湯湯而
冀宅乃州（[illegible]）東歸於海九野
孔安四隩不殆（[illegible]）爰及周衰夏績陵遲導非其導埋非其
埋八野填淤水高民居溢溢滂沺（[illegible]）瓠子決金
隄瓠子潺湲宣房作歌（[illegible]）使臣司水敢告執河

尚書箴

（[illegible]）

龍作納言帝命惟允（[illegible]）山甫翼周實司
喉吻（[illegible]）赫赫箐箐萬邦所庭（[illegible]）無曰我平而慢
衡無曰我審而怠爾明四岳向鯀績用不成
虞登八元五教聿清（[illegible]）
以無私乃齊服榮正直是與伊道之經先民匪懈永世
流辟（[illegible]）
君子下問敢告侍庭

北軍中候箴

（[illegible]）

赫赫將帥典總虎臣（[illegible]）鷹揚旅武（詩時維鷹揚）剛然奮袞
贅衣近侍常伯之人（[illegible]）
熊力角為任均操兵左右百夫衛宿昔在高祖草創伊神鴆如
門之奮職多未陳（[illegible]）或有劍舞賴有傾身
武定中以人士拜齊無其臣（[illegible]）孔上歷指文
參政東迎大盜（[illegible]）
期門不設施巧銳騎不在衛（[illegible]）故國遂乘機弄有殷勤
在親親無常人（[illegible]）忽情懈怠禍慢及君忘臣私武攻告執軍

司隸校尉箴

（[illegible]）

煌煌古制分劃五服（[illegible]）冀封畿四方之極
牧監臣設是謂王國（[illegible]）大漢遹縣宗翰
易春舟之網以濟難阨（[illegible]）自時厥後
或優或進綉衣四出禍起宮闈江充作亂辱于戾園犇隸掘
蠱以詰其姦（[illegible]）
既定既甯爰遂其官俾督京何（[illegible]）

於（[illegible]）回乃邪（[illegible]）必正必式國之司直乃
昔唐虞晏晏庶績以熙厥氏慘慘怨誹用滋是故發上佐者
無云我貴苟任激訐（[illegible]）平陽元黙以式百僚
書一之歌豈猶遐遜（[illegible]）
使臣司隸敢告執役

郡太守箴

（郡守秦官掌治其郡秩二千石景帝更名太守）

有旅驅除焚典紀舊蕩滅諸侯能置守（[illegible]）奉發閭左陳涉首威
楚築乾谿（[illegible]）王不（[illegible]）
征遐由近可不肅祇（[illegible]）守臣司
境敢告執機

侍中箴

（侍中中常侍得入禁中皆加官也）

胡廣

皇矣聖上神居天處（[illegible]）勤求俊良是弼是輔
賴茲四臣匪懈于位庶工以序昔在周文創德西都謹聞上帝
之辛尹是訪八虞是詢（[illegible]）
濟濟多士文用有勳（[illegible]）文公欽若越與周道亦惟先
正克慎左右常伯常任是為政首（[illegible]）
其虐惟敗天命逆賊（[illegible]）降及厲王不祇不恪聽彼榮夷用肆
（[illegible]）作詭作圯墜宗緒廢棄親無曰我賢不遜至親無曰我任妄用
人籍閎孺（[illegible]）我神武（[illegible]）
（[illegible]）鄧通指鑄不終厥後
中書竊命石恭作禍（[illegible]）斷袂哀用無主（[illegible]）
侍中司中敢告執矩

諫大夫箴

（[illegible]）

崔瑗

於昭上帝迺茲既哲匪十水懸惟人是察
有誦訓出有旅賁（[illegible]）木鐸之求爰納道人處

各有攸訊，政以不紛（夏書遒人以木鐸徇于路官師相規工執藝事以諫）。昔在大禹，拜承昌言（虞書禹拜昌言曰俞）。癸辛暴戾，虐及于天（天絕桀紂暴虐拒諫亡國）。逢于周厲，慢德不蠲（蠲潔也言慢德不潔），煦煦胥讒，人謗乃作。不顧厥愆，是討是格，無類不堪，流之彘宅。防人之口，譬諸防川，豈不速止，潰乃滂滂（周語厲王使衛巫監謗者以告則殺之邵公曰民不堪命矣防民之口甚於防川川壅而潰傷人必多王不聽三年國人流王于彘）。滂滂尚塞，言壅為賊。默默之患，用顛厥國（說苑孔子曰武王諤諤而昌紂嘿嘿而亡）。諫臣司議，敢告執翼。

尚書令箴　張華

（尚書秦官漢因之漢初用士人為尚書令秩二千石晉公卿禮秩云尚書令拜則冊命）

明明先王，開國承家（易大君有命開國承家），作制匪懿，仰觀列曜，府令百官，政用周懋（先王建立百官皆取法天象詳見于天官書）。昔舜納大麓，七政以齊（書納于大麓烈風雷雨弗迷又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內成外平，而風雨不迷。仲山翼周，爰剛爰柔，補我袞闕，王我王獻，王獻允塞，而四海咸休（詩維仲山甫柔亦不茹剛亦不吐維仲山甫補之）。雖曰聖明，必資良材，無曰我智，官不任能。發言如絲，其出成綸（禮記王言如絲其出如綸），千里之應，樞機在身（易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言行君子之樞機）。世季道缺，天綱縱替，既無老成（詩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改舊法制，法制不修，不長厥裔（先王之法制盡廢而商世系也）。尚臣司臺，敢告侍衛。

吏部尚書箴　傅元

（初漢成帝置列曹尚書四人其一曰常侍曹魏改常侍曹為吏部曹晉書職官志曰吏部尚書）

明明王範，制為九服（周禮九服），君執常道，臣有定職，各有攸司，又用不愆。貴無常尊，賤不指卑，不明厥德，國用顛危。昔舜舉咎繇而佞又在官，湯舉阿衡而不仁流屏，且表正而象平，日夕而坎側，處喉舌者思銓衡之無常，不忠於不明。故曰無詔隱微，廢公任私，無好自專，逆眾取怨，是以古之君子，無親無疏，縱心大倫，修己以道，容道以身，易貴好爵，書慎官人。

有好爵吾與爾縻之書曰能官人惟帝其難之 官不可妄授，職不可闕受，能者養之致福，不能者斃之招咎。衛臣司書，敢告左右。

古文苑卷十六

古文苑卷十七

雜文

董仲舒集敘　王褒僮約
班固奕旨　蔡邕篆勢
黃香責髯奴辭　闕人平準魏敬侯碑陰文

董仲舒集敘

（漢書本傳仲舒所著皆明經術之意及上疏條教凡百二十三篇此必集中所載也）

董仲舒，清河廣川人也。以治春秋為博士，下帷講誦，弟子傳以久次相授業，或莫能見其面，蓋三年不窺園圃（以種菜茹王充論衡曰仲舒讀春秋三年不窺園菜論語圃為所學），進退容止，非禮不行，學士皆師尊之。漢孝武皇帝即位，以賢良對策，為江都相，事易王（景十三王傳江都易王非武帝兄也諡法曰好更故舊曰易）。易王素驕好勇，仲舒以禮義匡正，王敬重焉。公孫弘希世用事，深疾仲舒，是時膠西王（膠西于王端武帝弟）尤縱恣，數害吏二千石（二千石至者輒求其罪告之無罪者詐藥殺之）。弘欲中之，乃言於上曰：獨仲舒可使相膠西王。王素服其德，善待之。仲舒恐久獲罪，以病免。凡相兩國，輒事驕王，正身率下，所居而治。及去位歸居，終不問產業，以脩學著書為事，年老以壽終於家（范書仲舒本傳中語班固采以為傳邪此敘）。

僮約　王褒

蜀郡王子淵（漢書地理志蜀郡成都本傳王褒字子淵蜀人也）以事到湔上（玉壘山在成都西北湔水出焉亦名湔山湔水所經行之地故名湔上與湔同），寡婦楊惠舍，有一奴名便了（楊惠夫也）。倩行酤酒，便了捍大杖上冢巔曰：大夫買便了時，只約守家，不約為他家男子酤酒。子淵大怒曰：奴寧欲賣邪？惠曰：奴父許人，人無欲者。子即決賣券之。奴復曰：欲使皆上，不上券，便了不能為也。子淵曰：諾。券文曰：神爵三年正月十五日（宣帝即位之十六年也按漢書神爵五鳳之間益州刺史王襄令褒作中和樂職宣布之詩襄奏褒有軼材上乃徵褒既至詔為聖主得賢臣頌其後為諫大夫此文當作於未為諫大夫前），資中男子王子淵從成都安志里女子楊惠買夫時戶下髯奴便了，決賈萬五千。奴從百役使，不得有二言。晨起灑掃（灑一作早），食了洗滌，居當穿臼縛帚，裁盂鑿斗（方言盂謂之盌），浚渠縛落，鉏園研陌，杜埤地，刻大枷，屈竹作杷，削治鹿盧（說文杷收麥器），出入不得騎馬載車。

踑坐大呶，下牀振頭，垂釣刈芻，結葦臘纑（[illegible]）（竹字曰帶纑治也孟子曰其妻辟纑 [illegible]）沃不酪住酣（[illegible]）織履作麤（[illegible]）黏雀張烏（一作鳥）結網捕魚，繳鴈彈鳧（鳧音扶 弋以絲繫矢曰繳）登山射鹿，入水捕龜，浚園縱魚，鴈鶩百餘（浚治園中池以養魚鳧鴈鶩鴨之屬）驅逐鴟鳥，持梢牧豬，種薑養芋，長育豚駒，糞除常潔，餧食（音似）馬牛，鼓四起坐，夜半益芻，二月春分，被隄杜疆（[illegible]），落桑皮椶（[illegible]），種瓜作（[illegible]）瓠，別茄披葱（[illegible]），焚槎發等，壟集破封（地有枯株就燒之借火氣以發土性），日中早熭（[illegible]），雞鳴起舂（[illegible]），調治馬驢，兼落三重（[illegible]），舍中有客，提壺行酤，汲水作餔（[illegible]），滌杯整案（[illegible]），園中拔蒜，斲蘇切脯，築肉臛芋，膾魚炰鱉，烹茶（[illegible]）盡具，餔已蓋藏，關門塞竇，餧豬縱犬，勿與鄰里爭鬬，奴但當飯豆飲水，不得嗜酒，欲飲美酒，唯得染脣漬口，不得傾盂覆斗，不得辰出夜入，交關伴偶，舍後有樹，當裁作船，上至江州（漢中郡有江州縣 [illegible]），下到煎主（[illegible]），爲府掾求用錢，推紡惡敗，棧索（[illegible]），緜亭買席（[illegible]），往來都洛，當爲婦女求脂澤，販於小市（[illegible]），歸都擔枲，轉出旁蹉（[illegible]），牽犬販鵝，武陽買茶，楊氏池中擔荷（[illegible]），往來市聚，愼護姦偷，入市不得夷蹲旁臥，惡言醜駡，多作刀弓，持入益州，貨易牛羊，奴自交精慧，不得癡愚（[illegible]），持斧入山，斷輮裁轅（[illegible]），若有餘殘，當作俎机木屐及彘盤（[illegible]），焚薪作炭，礨石薄岸（[illegible]），治舍蓋屋，書削代牘（[illegible]），日暮以歸，當送乾薪兩三束，四月當披，五月當穫，十月收豆，多取蒲苧（[illegible]），益作繩索，雨墮無所爲，當編蔣織箔，植種桃李，梨柿柘桑，三丈一樹，八尺爲行，果類相從，縱橫相當，果熟收斂，不得吮嘗，犬吠當起，驚告鄰里，棖門柱戶，上樓擊鼓（一作析），荷盾曳矛，還落三周（[illegible]），

勤心疾作，不得遨遊，奴老力索，種莞織蓆（[illegible]），事訖欲休，當舂一石，夜半無事，浣衣當白，若有私斂，主給賓客（私斂謂收租索債之類主猶掌也 以供給賓客），奴不得有姦私，事事當關白，奴不聽教，當笞一百，讀券文徧訖，詞窮咋索，仡仡（咋音窄 仡魚乞切）叩頭（言恐懼不能言狀），兩手自搏，目淚下落，鼻涕長一尺，當如王大夫言，不如早歸黃土陌，蚯蚓鑽額，早知當尒，王大夫酤酒，眞不敢作惡。

弈旨

班固

大冠言博（蔡邕獨斷曰武冠或曰繁冠今謂之大冠武官服之），既終或進而問之曰，孔子稱有博弈（論語不有博弈者乎），今博行於世，而弈獨絕，博義既弘，弈義不述，問之論家，師不能說，其聲可聞乎，曰學不廣博，無以應客，北方之人，謂棊爲弈，弘而說之，舉其大略，厥義深矣，局必方正，象地則也，道必正直，神明德也，棊有白黑（一本作黃黑），陰陽分也，駢羅列布，效天文也，四象既陳，行之在人，蓋王政也，成敗臧否，爲仁由己，危之正也（危中正也），夫博懸於投（投具也今作骰以骨爲博），不專在行，優者有不遇，劣者有僥倖，踦挐相凌，氣勢力爭，雖有雌雄，未足以爲平也，至於弈則不然，高下相推，人有等級，若孔氏之門，回賜相服（論語子貢曰賜也何敢望回），循名責實，謀以計策，若唐虞之朝，考功黜陟（虞書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器用有常，施設無析（一作所），因敵爲資，應時屈伸，續之不復，變化日新，或虛設豫置，以自護衛，蓋象庖犧網罟之制（易庖犧氏作結繩而爲網罟以佃以漁），隄防周起，障塞漏決，有似夏后治水之勢（[illegible]），一孔有闕，壞頹不振，有似瓠子汎濫之敗（[illegible]），一棊破窐，亡地復還，曹子之威（[illegible]），作伏設詐，突圍橫行，田單之奇（[illegible]），要阸相劫，割地取償，蘇張之姿（[illegible]），三分有二，釋而不誅，周文之德（[illegible]），知者之慮也，既有過失，能量弱強，逡巡需行，保角依旁，卻自補續，雖敗不亡，繆公之智（[illegible]），中庸之方也，上有天地之象（天文地理陰陽），次有帝王之治，中有五霸之權，下有戰國之事（[illegible]），覽其得失，古今略備，及其晏也，至於發憤忘食，樂以忘憂（[illegible]），推而高之，仲尼概也，樂而不淫，哀而不傷（[illegible]），質之詩書，關雎類也，紕專知柔，陰陽代至，施之養性，彭祖氣也（[illegible]），外若無爲，默而識淨，泊自守以道，意隱居放言（論語子謂虞仲夷逸隱居放言身中清廢中權），遠咎悔行，象虞仲，信可喜，感乎大冠論未備，故因問者喻其事。

篆勢

蔡邕

（徐堅初學記曰篆書者周宣王時史籀作篆書以大篆籀文十五篇及蒙恬造秦篆 [illegible] 六書一曰古文二曰奇字三曰篆書四曰佐書五曰繆篆六曰鳥蟲書 [illegible]）

鳥遺跡，皇頡循，聖作則，制斯文（皇頡皇帝之史蒼頡也後世推尊之故稱皇頡 [illegible]），體有六篆，爲眞形要妙，巧入神，或龜文鍼列，櫛比龍鱗，紆體放尾，長短副身，頹若黍稷之垂穎，蘊若蟲蛇之棼縕，揚波振激，鷹跱（[illegible]）鳥震，延頸脅翼，勢似凌雲，或輕舉內投，微本濃末，若絕若連，似露緣絲，凝垂下端（[illegible]），從者如懸，衡者如編，杪者邪趣，不方不圓，若行若飛，跂跂翾翾（跂音企行也 翾音儇小飛也），遠而望之，象鴻鵠羣遊，駱驛遷延，迫而察之，端際不可得見，指撝不可勝原，研桑不能數其詰屈（[illegible]），離婁不能睹其隙間（離婁古之明目人），般倕揖讓而辭巧（[illegible]），籀誦拱手而韜翰（[illegible]），處篇籍之首目，粲粲彬彬，其可觀，摛華豔於紈素，爲學藝之範圍（圍音旋 [illegible]），嘉文德之弘懿，舉大體而論旃（[illegible]）。

責髯奴辭

黃香

（[illegible]）

我觀人鬚，長而復黑，冉弱而調，離離若緣坡之竹，鬱鬱若春田之苗，因風披靡，隨風飄飄，爾乃附以豐頤，表以蛾眉，發以素顏，呈以妍姿，約之以紲綾，潤之以芳脂，莘莘翼翼，靡靡綏綏，振之發曜，黝若玄珪之垂，於是搖鬚（[illegible]），奮髭，則論說唐虞，鼓鬢動鬚，則研覈否臧，內育瓌形，外闡宮商，相如以之閑都（[illegible]），顏孫以之堂堂（論語堂堂乎張也 顏孫師字子張），豈若子

髯既亂且豬枯槁禿瘁劬勞辛苦汗垢流離污穢泥土傖囊穰檽（音而）與塵爲侶無素顏可依無豐頤可恬動則困於怒減靜則窘於囚虜薄命爲髭正著子頤爲身不能庇其四體爲智不能飾其形骸癩鬌痍面常如死灰（癩疾也瘰鬌涂身爲癩音賴瘍因病也律囚以飢寒死曰瘐音庾）曾不如犬羊之毛尾狐狸之毫毳爲子髮不亦難乎

魏敬侯碑陰文　闕人平準

（三國魏志衛覬字伯儒河東安邑人少夙成以文學稱魏國既建拜侍中與王粲並典制度勸贊禪代之義爲文誥之詔明帝時封閿鄉侯受詔典著作凡所撰述數十篇好古文鳥篆隸草無所不善諡敬侯）

敬侯所葬之先域城惟解梁（後漢郡國志河東解縣有解城注左傳僖十五年晉侯賂秦內及解梁城）地即郁首（地名）山對靈足（靈山之足）谷當猗口（猗谷之口）勢高而趣幽形坦而背阜（坦謂環抱如背阜豐厚也）塋室而可以藏藏不墳而所發速朽（禮記死欲速朽爲宋桓司馬言之謂石槨也）珍琦素白而靡尚衣服隨時而則有故吏述德於隧前門生紀言於碑後（隧道之前謂碑銘也碑後卽碑陰平準自謂也）臼季居亭而已治詹嘉在主而可友（郡國志解縣有臼城注左傳曰晉侯公入取臼衰者也博物志曰臼季邑又猗氏縣注地道記曰左傳文十三年詹嘉處瑕在縣東北縣有鄉有亭在主在左也二者春秋時古跡敬侯塚所近之也）處高擄之厚地將秭億而永久（秭億期歷年之多也）所著述注解故訓及文筆等甚多皆已失墜所注孝經固而（注釋孝經之名恐有誤字談儒釋經詩書有故春秋有識）倉頡冢碑大篆書在左馮翊利陽亭南道旁（郡國志左馮翊衙縣注皇覽曰有倉頡冢在利陽亭南高六丈）及華山下亭碑增算狀（碑爲樊毅作數又有乞復華山下民租戶算狀此云增算未詳）殷叔時碑（殷華字叔時後漢人碑文見後）魏大饗碑羣臣上尊號奏及受禪石表文並在許繁昌（帝王世紀魏文帝登禪于曲蠡之繁陽亭爲縣曰繁昌今許之封內潁川繁昌是也）尊號奏鍾元常書受禪表題並金針（一作錯）八分書也（魏鍾繇字元常工書法敬侯所爲文尊號奏鍾繇書受禪表題自書其字備並金針八分書也書體有八分注不同其形或曰以文字志懸針小篆體也金錯書八體書銘金石故曰金錯）太祖文帝等臨詔令雜駁議上封事一百餘條誡子等散在人間及碑石可見（言餘皆亡失）樹碑人郡國縣道姓名具如于後（樹立也人姓名闕不載）

古文苑卷十七

古文苑卷十八

記

漢樊毅脩西嶽廟記（一作碑）

碑

衛覬西嶽華山亭碑　張昶西嶽華山堂闕碑銘

（一作張旭）　王延壽桐柏廟碑

蔡邕九疑山碑

脩西嶽廟記（一作碑）

山經曰泰華之山削成四方其高五千仞廣十里（西山經云郭璞注山形上大下小峭峻也）周禮職方氏華謂之西嶽（職方氏河南曰豫州其山鎮曰華山）祭視三公者（禮記王制天子祭天下名山大川五嶽視三公注云視其牲器之數）以其能興雲雨產萬物通精氣有益於人則祀之故帝舜受堯歷數親自巡省設五嶽（傳五嶽皆觸石而出雲祭法山林川谷丘陵能出雲膚寸而合不崇朝而雨爲風雨見怪物則祭之書大）之奠柴燎煙（論語堯曰咨爾舜天之歷數在爾躬虞書歲二月東巡狩至于岱宗柴八月西巡狩至于西嶽如初注西嶽華山）致敬神祇又用昭明百穀繁殖黎民時雍鳥獸率舞鳳凰來儀暨夏殷周末之有改也（末莫也）其德休明則有禎祥荒淫臊穢篤災必降秦違其典壁遺鄗池二世以亡（鄭客至華山下望見山上有素車白馬而至者授之璧曰爲我遺滈池君今年祖龍死及始皇死於沙邱二世立而秦亡）高祖應運禮遵陶唐祭則獲福奕世克昌（言如堯舜之世尊祀羣嶽）亡新滔逆鬼神不享（新莽篡漢有違天之惡逆故東窮神遂之莽必速亡）建武之初彗掃頑凶（誅壽字莽平遠措窮如彗星之掃除）更率舊章敢用元牡牲牷必充天惟醇祜萬國以康（建武元年即位鄗燎告天望于羣神二年初制郊兆於雒陽城南中嶽在未四嶽各依其方）光和二年有漢元舅五侯之胄謝陽之孫曰樊府君諱毅字仲德（後漢書樊宏字靡卿世祖之舅封壽張侯弟丹封射陽侯兄子尋玄鄉侯族兄忠更父侯宏少子茂封平望侯是爲五侯毅出於丹之胄復云射陽之孫蓋指毅祖裒封射陽者謝與射同神夜切）承考讓國家于河南（至毅文遜家居國）究職州郡辟公府除防東長中都令（防東縣屬山陽郡中都縣屬東平國漢制萬戶以上爲令減萬戶爲長）誅彊遝撫將民二部以清命守斯邦（爲宏農太守）成隆秋霜恩踰冬日景化既宣由復夕惕惟寂祿之報順民之則孟冬十月齊祀西嶽以傳（一本有告字）窘狹不足處尊卑廟舍舊久牆屋傾亞（一作西）世室不修春秋作譏（春秋文十三年譏見前許）特部行事荀班與縣令先議以漸補治設中外館閣珍奇畫怪獸嶽瀆之精所出頑秀役不干時而功已著暫勞久逸神永有憑自古太山邸邑猶存（邴一作部公羊傳邴者何鄭湯沐之邑也泰山之下諸侯）

告有揚之邑之邑謂四井爲邑取足也谷共葉裁而已始合也言此邑以賜諸侯天子不敢祖賦五嶽尊同哀此勤民獨不賴福乃上復十里內工商口賦下有乞復華山十里內民租田口算狀在前一作應克厭帝心嘉瑞仍畜畜與蓄同爾雅然也風雨應起四時八卦之侯戢潤品物君舉必書況乃盛德惡及神人可無述焉

於是功曹郭敏王簿魏襲戶曹史許暢等皆官屬也宏農郡遂刊元石銘勒鴻勛垂曜靈軫存有昭識音志記也其辭曰二儀剖判清濁始分二儀乾坤也易有太極生兩儀乾坤既判輕清者爲天重濁者爲地陽凝成山陰積爲川泰氣推否洪波況臻二氣交泰帝推否之洪水橫流否也禹治川奠山所以臻泰堯命伯禹決江開汶川靈既定恩覆兆民乃刊祀典辨于羣神因瀆祭地嶽以配天左傳山嶽則配天世主遵循永享歷年赤銳熿熿漢火德云赤銳故受茲介福京夏密清密與謐同殊俗賓服令問不違可謂至德德音孔昭實惟我后指毅也古者諸侯皆稱后書肆覲東后又乃命三后出自中興大漢之冑本枝惟百延慶長久俾守西嶽遂奉神祀改傳飾廟靈則有攸一無攸字按文上多則字齊降瑞畜祚景風凱悌惟風及雨成我稷黍稽民用章建又室宇刊銘記誦紀一作頌克配梁甫古者封泰山禪梁甫刻石紀功言此銘誦可配梁甫之刻

西嶽華山亭碑 衛覬

惟光和元年歲在戊子名曰咸池季冬己巳宏農太守河南樊府君諱毅字仲德下車之初毅以是年十一月到任有復田租口算狀并修西嶽廟碑見前恭肅神祀西嶽至尊詔書奉祠躬親自往省從徒一作勞謙卹事有漸散齋華亭齋與齋通下同齋堂通宦郡縣官屬清一作潔齋無處尊卑錯綜精誠不固畏天之威逢斯旱怒時雨不興甘澍不布念存黔首懼闕曠禱曠素也於是與令巴郡朐忍先讜公謀讜朐忍人時爲華陰令公其字也朐音劬圖議繕故斷度桴廊立室異處左右趣之莫不競赴二年正月己卯興就既成有元休嘉啓籍各得竭情情一作誠福祿是顯刻茲碑號吏卒使路其辭曰

巖巖西嶽五鎮次宗山爲五嶽之宗則岱泰華爲次宗緒德之尊太華優隆皇帝永思祀典孔明高神肯宴孝躬遊赫赫在上以畜萬邦惟嶽降神挺生羣公卿士百辟纘業攸蒙帝命不違咸事報功羣后命卿散齋外亭前所謂華亭在廟之外敬恭明祀以奉皇靈處所逼窄層等有聲神樂其靜倚輩無形層窄併居頑雜也窣蘇骨反倚輩飛嶮迅疾之音蠶巽言神人異趣逼近則不敬尊卑有序潔心致誠因繕舊宇整頓

端平在其板屋孰不加精天人同道萬祚來迎既受帝祉延于後生爲龍爲光詩既見君子爲龍爲光注龍寵也顯又王庭爲公爲侯福祿來成刻石紀號永享利貞

府丞渤海劉固叔長功曹史楊儒曼先主簿湖陽旭伯馮供曹掾楊基伯職史陝許禮文化縣丞隴西彭和伯怡允尉隴西甄瓊叔曼監典者門下掾駱瑗伯先主記史柏寶文進戶曹掾魏嘗威長史田磐文祖將作掾曹懿孔明任就幼成史吳武丙昌

西嶽華山堂闕碑銘 張昶

禹貢南至于華陰縣注河自龍門南流至華山北而東行地理志華陰縣故陰晉秦惠文王五年更名寧秦高帝八年更名華陰太華山在南有祠集靈宮武帝起此碑之文蓋廟之神闕

易曰天地定位山澤通氣易說卦然山莫尊於嶽澤莫盛於瀆山嶽有五而華處其一瀆有四而河在其數其靈也至矣聖人廢興必有其應故岱山石立中宗繼統漢五行志孝昭元鳳三年泰山萊蕪山南匈匈有數千人聲民視之有大石自立宣帝中興之應太華授璧秦胡絕緒史記始皇三十六年秋使者從關東夜過華陰平舒道有人持璧遮使者曰爲吾遺滈池君因言今年祖龍死始皇三十七年崩胡亥立而秦亡白魚入舟姬武建業周武王渡河中流白魚入于王舟寶珪出水子朝喪位左傳王子朝用成周之寶珪于河得而獻之王子朝奔楚布五方則處其西列三條則居其中禹貢導岍及岐至于荊山爲北條西傾爲中條嶓冢爲南條華山居中條奇異山經有紀矣山海經載之見前是以帝王巡狩親五嶽若廣衣作一鼠居而告至觀方后而考禮故經有望秩之禮書望秩于山川所以崇山川而報功也四海之內大川如其大者諸侯以其國之所在祭之禮秩山川有能興雲雨者蓋所以崇山川而報功也統天子秉其禮諸侯力政疆國擅其祭秦其邑曰華陰也久矣乃紀於禹貢而分秦晉之境秦邑晉之西則曰陰晉魏史記文侯三十六年晉陰秦惠王題其邑曰寧秦二國力爭以奉邊秦之東則曰甯秦邑既遷徙禮亦如之故老之言未殞於民也其城險固基趾猶存逮至大漢受命克亂不忘舊名是復華陰羣禮不越故祀是尊歷葉增修虔恭又備一禱三祀終歲而四郊祀志五嶽四瀆皆有常禮以迄于今而世宗又經

集靈之宮於其下地理志華陰縣注太華山有集靈宮武帝起世宗武帝廟號也後漢桓帝祀華山集靈宮想喬松之疇是遊是憩王喬赤松子神仙之侶郡國方士自遠而至者充巖塞鄉邑巫覡女曰巫男曰覡宗祀一作祀乎其中者盈谷溢谿咸有浮飄之志愉悅之色必雲霄之路可升而越果繁昌之福可降而致也故殖財之寶黃玉自出德之珍卿相是毓匪惟高降生申甫此亦有焉詩維嶽降神生甫及申雨言山嶽之靈故司空殷賢東國生賢侯所錫諒有所挺九德之成天有所興必先廢之故殷宗周宣以衰致盛殷宗高宗也周宣王也因小乙之衰厲王之亂而有高宗宣王是時也王業中缺大化陵遲郡縣既毀財匱禮乏庭廟傾壞壇場蕪穢祭祀之禮有缺焉於是鎮遠將軍領北地太守閔鄉亭侯段君諱煨字忠明自武威占北上地理志北地郡秦置武威郡故匈奴休屠王地武帝太初四年開後漢董卓傳平元年使中郎將段煨屯華陰注武威人也建安三年詔討李傕以煨爲安南將軍封閔鄉侯志元年所國烈之德享上將之尊銜命持重屯斯奇國計叛柔服威懷是示羣凶既除郡縣集寧家給人足戶有樂生之歡朝釋西顧之慮而懷關中之恃雖昔蕭相輔佐之功功冠羣后弗以加也後漢書鄧禹謂光武曰昔高祖任蕭何於關中無復西顧之憂得專精山東終成大業前闕其蕭曹爲冠遂解甲休士陣而不戰以遜其力修飾享廟壇場之位荒而復辟闢與闢同禮廢而復興又造祠堂表以參闕三參神路之端首觀壯麗乎孔徹既有常處雖雨衣而后旅祀祈請前出闕門觀廟所謂三祀李氏旅於泰山旅祭名神路所由人之然禮不廢子禮記論語季氏旅於泰山子入門而大祭則旅見於天子於是邑之士女咸曰宜之乃建碑刻石垂示後裔其辭曰於穆堂闕堂闕昭明經之營之不日而成匪奢匪儉惟德是程匪豐匪約惟禮是榮虔恭禋祀黍稷芬馨神具醉止降福穰穰

桐柏廟碑 王延壽

書禹貢導淮自桐柏地理志南陽平氏縣注云桐柏大復山在東南淮水所出東南至淮浦入海疏孔穎達

延熹六年漢桓帝年號正月八日乙酉南陽太守中山盧奴張君處正好禮事鬼神不肯詔尊神敬祀以淮出平氏始於大復潛行地中見於陽口水經注淮出南陽平氏縣胎簪山東北過桐柏山大復山南淮源山有淮源廟漢延熹中立立廟桐柏春秋宗奉災異告愬水旱請求位比諸侯禮王制天子祭天下名山大川四瀆視諸侯

聖漢所尊受珪上帝 言神執珪上帝所命也 太常定甲 太常禮官著爲令甲 郡守奉祀務潔沈祭 潔菜牲也沈璧玉也周禮禮之別十有二五曰埋沈 吉 從郭君以來二十餘年不復身到遣行承事簡略不敬明神弗歆災害以生五嶽四瀆與天合德仲尼慎祭常若神在 論語子之所慎齊戰疾又曰祭神如神在 君准則大聖 謂以仲尼爲法 親之桐柏奉見廟祠崎嶇逼狹開拓神門立闕四達增廣壇場飾治華蓋高大殿宇齊傳館石獸表道靈龜十四衢廷宏敞宮廟嵩峻祇慎慶祀一年再至躬進牲牷執玉以沈爲民祈福靈祇報祐天地清和嘉祥昭格禽獸碩茂草木芬芳黎庶賴祉民用作頌其辭曰

泫泫淮源聖禹所導湯湯其逝惟海是造疏穢濟遠柔順其道弱而能強仁而能武聖賢立式明哲所[illegible]定爲四瀆與河合矩烈烈明府好古之則虔恭禮祀不忒其德惟前廢弛匪躬匪力災眚以興陰陽以忒陟彼高岡臻茲廟側肅肅其敬靈祇降福雍雍其和民用悅服穰穰其慶年穀豐植望君輿駕扶老攜集黎君塵軌奔走忘食懷君惠賜思君罔極子胥樂兮傳於萬億

春侍祠官屬五官掾章陵劉訢功曹史安衆劉瑗主簿蔡陽樂茂戶曹史宛任巽秋五官掾新野梁懿功曹史酈周謙主簿安衆鄭疑主記史宛趙旻戶曹史宛謝綜 按郡國志章陵故舂陵世祖更名宛故申伯國安衆侯國蔡陽新野酈六邑並屬南陽郡掾屬皆郡人可攷漢世用人之法

九疑山碑 舊註集中有目而亡其篇

蔡邕

山海經曰南方蒼梧之邱蒼梧之川其中有九疑山焉舜之所葬在長沙零陵界湘中記曰九山相似行者疑惑故名九疑

巖巖九疑峻極于天觸石膚合興播建雲 公羊曰觸石而起膚寸而合不崇朝而徧雨乎天下者其泰山之雲乎 時風嘉雨浸潤下民芒芒南土實賴厥勛逮于虞舜聖德光明克諧頑傲以孝蒸蒸師錫帝世堯而授徵受終文祖璇璣是承 以上見虞書 太階以平 泰階六符魁下六星也偶雖長陽賦 王衡正而太階平璇璣玉衡祭天文之器一云北斗星也 人以有終遂葬九疑解體而升登此崔嵬託靈神仙 人有生則有死死則有葬聖賢同之後世或言舜尸解登仙者蓋假託神仙之說以爲靈異

古文苑卷十八終

古文苑卷十九

碑

楚相孫叔敖碑 不載造碑人姓名
子遷漢故中常侍騎都尉樊君之碑
鄺炎洪金城太守殷君碑 一作衛覲是敬侯神交可證按史鄺炎以熹平六年死此碑稱殷君光和二年辛乃次年
邯鄲淳後漢鴻臚陳君碑
崔瑗河間相張平子碑
度尚曹娥碑 弟子邯鄲淳撰

楚相孫叔敖碑

楚相孫君諱饒字叔敖本是縣人也 是縣指立碑之所期思縣左傳宣公十一年令尹蒍艾獵城沂注艾獵孫叔敖十二年蒍敖爲宰擇楚國之令典注蒍敖孫叔敖襄公十五年蒍子馮爲大司馬注叔敖從子說文蒍姓楚有蒍氏何世爲大夫此云孫君諱饒未知何據 六國時期思屬楚楚都南郢南郢即南郡江陵縣也 六茲爲未時韓趙魏楚燕齊與秦爲故故不數秦也後漢郡國志汝南郡期思故蔣國前地理志南郡江陵故楚郢都楚文王自丹陽徙此 君受純靈之精懷絕世之才有大賢次聖之質 質 少見枝首蚘對其母泣吾將死母問其故曰吾聞見枝首蚘者死今日見之母曰若奈之何吾煞 殺 行數十步念獨吾死可空復令他人見之死爲因埋掩其荊 古刑字 母曰若無憂爲其陰德元善遂爲父母九族所異 改字枝首兩頭蛇也亦名枳首賈誼書孫叔敖之爲兒也出遊還憂而不食其母問其故泣而對曰今日吾見兩頭之蛇恐去死無日矣其母曰今蛇安在曰吾聞見兩頭蛇者死吾恐他人又見已埋之矣母曰無憂汝不死吾聞之有陰德者天報以福 及 其爲相 人有孫叔敖者王欲以爲令尹辭不受期年王以爲令尹孫叔敖放以使人迎之王必用之令尹布政以道考天象之度敬授民時 正月時令天子度以月星日 聚藏於山列物於藪 不崇古聚字取山澤之利聲言 宜導川谷波障源泉溉灌坆澤堤防湖浦以爲池沼鍾天地之美收九澤之利以殷潤國家 波古字通作陂漢書水居千石魚波音陂即泉字畢古澤字田悠音萬 家富人喜優贍樂業拭序在朝野無螟蝝歲豐年蕃庶 善殷般同殷富也元和郡國志壽州安豐縣有芍陂楚相孫叔敖所作陂塘之灌上田 贍字頌蝗蝝害稼蝝蟲即蝗子字書 人有曾閔貞孝之行四民美好從容中節高相 改幣一朝而化 史記循吏傳孫叔敖爲楚相施教導民上下和洽世俗盛美以小幣爲輕更以大爲幣民不便市令言之王王曰王使之令下三日而市復如故楚民俗好庳車王欲下令使高之相曰令數下民不知所從不可王必欲高車臣請教閭里使高其梱居一年民悉自高其車此不教而民從其化 三年不別牝牡 史記世家孫叔敖相楚三年不別牝牡 五羖子文之統 繼高陽重黎 其憂國忘私乘馬 於楚爲令尹子文貢爲尹子文正之後孫叔之祖出楚高陽重黎之後按左傳於爲闘穀於菟子文貢父之子也按顓頊高陽 ...

文爲同時人昭公二年楚公子圍聘于鄭伍舉爲介伍舉椒舉也後圍立是爲靈王椒舉始用事故其世在孫叔敖之後此云不繼統未詳文意亦不屬恐有誤 其忠信廉勇禮樂文章軌儀同制 先王同制之謂 度所加之國 其富國充民明天時盡地力遠堅禹稷不能踰也 皐陶名左傳作庭堅 專國權寵而不榮華 莊子肩吾問於孫叔敖曰子三爲令尹而不榮華 一旦可得百金至於殁齒而無分銖之蓄 言爲相時權勢可以取貨財而叔敖不取 破玉玦不以寶財遺子孫終始若矢去不善如絕紘 矢取其直紘斷不復 績 辟患害於無刑 古形字 徹節高義敦艮奇介自曹臧孤竹吳札子罕之倫不能驂也 曹公子臧孤竹二子伯夷叔齊吳季札四人皆遜國宋子罕辭玉不受並 廉介之士驂與齊之力必欲駕車之馬兩服兩曰驂比物猶比也力均齊之 生於季末仕於靈王 按孫叔敖相莊王非靈王此謂亂法書 而不損四世叔敖初仕穆王王時召南相稱平王非謂靈王 後莊王四世叔敖初仕穆王時後相莊王莊王即春秋所書 楚子呂也賢於 時君春秋進之於 立涸濁而澄清處幽闇而照明其遺武餘典恨不與羲皇帝代同世爲立姬國在朝廷其食常甚若冠蓋而坐塗炭也 姬即姬字周姬姓自黃帝居姬水之陽因以爲姓言叔敖之賢若生中國遇明聖之朝當分封祚土與姬姓諸國世奉天子今乃生于荊楚不遇明君故可恨也 病甚臨卒將無棺椁令其子曰優孟曾許千金貸吾孟故楚之樂長與相君相善雖言千金實不負也 優伶人也字孟假此辭以其子於孟實未嘗貸 卒後數年莊王置酒以爲樂優孟乃言孫君相楚之功即忼慨高歌曰貪吏而可爲而不可爲廉吏而可爲而不可爲貪吏而不可爲者當時有污名而可爲者子孫以家成廉吏而可爲者當時有清名而不可爲者子孫困窮披褐而買薪貪吏常苦富廉吏常苦貧獨不見楚相孫叔敖廉潔不受錢涕泣數行若投首王 欲言叔敖妻子貧困語未竟故作歸投杖之狀史記滑稽傳載優孟貪吏廉吏之辭與此碑小異 王心感動覺悟問孟孟其列對 是以尚薪事封 即求其子而加封焉子辭父有命如楚不忘亡臣社稷詢 字尚謀也爲 而欲有賞必於潘國下濕墝埆人所不貪 有國於楚國者寄所土 遂封潘鄉即固始也三九無嗣國絕祀廢 郡國志固始侯國故寢也光武中興更名 固始令段君夢 子然則寢邱一鄉耳二十七年史記曰楚莊王封孫叔敖之子於寢邱以終世爲列國紀 見孫君則在其後就其故祠爲架廟屋立石銘碑春秋蒸嘗明神報祚即歲遷長後太守及期思縣宰段君諱光字世賢魏 之後名胄以攷車騎之 張蔵帝漢武帝得張披郡居長王 故地留 郡鄴人庶幾先賢體德允恭爲古遺苗奉履憲章欽翼天道五典興通攷籍祭祠祇肅神明臨縣一載志在惠康萃枯之後有孫蒸討捕醜類鯨殊是矜杜僞賞善是忠

表仁感想孫君迺發嘉訓興祀立壇勤勤愛敬念意自然刻石銘碑千載表績萬古標記福祚期也縣與士織孫氏蒙恩（闡始修舊祠思與琙字二處皆立碑福祚之應隨所寓言之）漢延熹三年五月廿八日立

漢故中常侍騎都尉樊君之碑 子遜

（後漢樊宏字靡卿南陽湖陽人也世祖之舅其先周仲山甫封于樊因而氏焉世祖即位拜宏光祿大夫位特進次三公建武五年封長羅侯十五年定封壽張侯十三年封弟丹爲射陽侯兄子尋元鄉侯族兄忠更父侯宏卒子儵嗣復封少子茂爲平望侯樊氏侯者凡五國）

君諱安字子佑南陽湖陽人也厥祖曰仲山父翼佐周宣出納王命爲之喉舌以致中興（詩並見）食菜于樊（周語樊仲山甫韋注食菜于樊）子孫氏焉奕世載德守業不忽（宏父重字君雲性溫厚有法度三世共財居鄉有所與止訟美）之在漢中葉篤生哲媛作合南頓實產世祖（南頓令欽景帝六世孫也配樊氏樊重之女本紀論曰皇考南頓君初爲濟陽令以建平元年十二月甲子夜生光武於縣舍）征討逆畔復漢郊廟而樊氏以帝元舅顯受茅土封寵五國壽張侯以功德加位特進其次並已高聲處鄉校（言地望既高而篤於學問）侍中尚書據州典郡不可勝載爲天下學治韓詩論語孝經兼典記傳古今異義甘貧樂約意不回貳天資淑慎稟性有直秉操不移不以覬貴世改促峻邑宰寡識慢賢役德被以勞事然後慷慨官于王室歷中黃門冗從僕史拜小黃門小黃門右史遷藏府令中常侍（黃門常侍皆得入禁中給事左右常侍多爲大夫博士以上加官朱穆疏云按漢故事中常侍參選士人建武以後乃悉用宦者又云自和熹太后以女主稱制乃以閹人爲常侍小黃門通命兩宮之此碑可驗顏師古注百官表云中黃門謂奄人居禁中在黃門之內給事者參考未的）其事上也貞固密慎矜矜戰戰作主股肱助國視聽外職不誣內言不泄爲近臣楷模以兄弟並盛雙據二郡宗親賴榮年五十有六以永壽四年二月甲辰卒（按桓帝紀是年六月戊寅改元延熹）朝思其忠追拜騎都尉寵以印綬策書褒歎賻賵有加嗣子遷寬以幼弱夙敘王爵而喪所天禮備復位（詔二十七月表制畢而復位）以延熹三年冬十有一月自上蒸祭（爾雅冬祭曰蒸蒸進也進品物）乃尋惟烈考恭修之懿勤之碑石俾不失墜其辭曰

肅肅我君帝躬是翼（書曰予欲左右有民汝翼）王事多難我君是力（詩仲山甫威儀是力）秉此小心以亮皇職惟帝念功庸以輿服（書明試以功車服以庸）大命傾賓魂神遷伏迴艾追贈（寵印紱也艾所以染色謂綠紱也百官表諸侯王盭綬音戾曰盭草名也似艾可以染綠爲後人法式）用光其德謁謁追稱作主作式（呈與程同）

（言可爲後人法式也）勒銘鏤石垂示罔極勳名不刻永昭于億（劉合按刊）

制詔中常侍樊安宿衛歷年恭恪淑慎嬰被疾病不幸蚤終今使湖陽邑長劉操追號安爲騎都尉贈印綬魂而有靈嘉其寵榮嗚呼哀哉延熹元年八月二十四日丁酉下

漢金城太守殷君碑 衛覬

君諱華字叔時上邽之陽人大匠君之子也其先出自有殷因國定氏不改其號聖哲元流（謂成湯而下哲王）至君而懿幼應遐蘭之美（詩乃生男子載弄之璋左傳燕姞夢天與己蘭而生鄭穆公總一作齊）長有沖遐之志敦詩閱禮（左傳郤縠爲中軍師閱禮樂而敦詩書）翻翰竹貢誕循前業（翻方袁反稿徒）（木反弓韜也貞韜業也言文武之具克遵前業）守以恪恭仕歷州郡忠愕有分其大操也耽耽虎視龍變不羈（易虎視耽耽言威重也史記丈夫龍變言如龍蛇之變化也）能雄傑於并域聲班於上京（地理志上郡屬并州也上京漢京河南尹也）察何孝廉貢除郎中左（佐一作）馮翊丞協宣文物公事知州舉茂才宛邱令崇行寬猛示之禮禁（宛邱縣屬南陽郡爲令恩成並施）褒延庠校政以惠和三載陟隕邪臨金城郡郭羌虜（附與郡同古勳字郭與陟同障塞也言爲令三歲朔）（以有功於民升爲金城太守不直西北邪臨發甫故曰邪臨或謂金城地在西北邪指也）避難遷移役兼民匿室如懸罄（家無儲積也左傳無青草室如懸罄野）乃敷催略獎厲威信毅抗摔服不敢窺踰（奴獠不敢北窺同中國論越漢經界）兵戒而時勤因省獄以習義與利弭患順其所樂開通狹道造作傳館吏事成悅不勞而勸是以搢紳之徒諷講雅誦釋軍旅之犀革陳俎豆於泮宮（犀鎧之和兵刃革穿皮以爲甲泮宮諸侯之學言武備既修請文事）其文櫓軨（也其今當作期亦謂百年爲日期頤之艾老也言人老備能壽以三）致之旌顯才良咨量三壽賞刑不僭（三壽三老也以詩作壽政故明）（賞罰均平不至僭差）邦場肅靜歲時豐登耆叟擊壤童亂謳謀功耆垣列當升寵祚（著到宜任祚期之年芋功土錫）閔不耆德昊命失靈以光和元年九月乙酉卒官生有嘉休終則鼎銘於是故吏遂竺江英韓迷（一作緒）等追送遐邱（塋域之所）刊石勒勳其辭曰

於惟明后懷德握醇昆台之耀秀出不羣（昆台未詳恐是昆吾字昆吾石治鐵）（劍光彩照耀切玉如泥列子穆王征西戎西戎獻昆吾劍）文昭有毅武列能仁合舒懿墨以首生民乘紀東壤西國著勳身沒名流載世常存古之遺老非此孰云于爾臣恩績（一作續）其臭芬

後漢鴻臚陳君碑 邯鄲淳

（木傳陳寔字仲弓潁州許人也除太邱長修德清靜百姓以安子紀字元方亦以至德稱兄弟孝養閨門廱和後進之士皆推慕其風及遭黨錮發憤著書數萬言號曰陳子黨禁解四府並命無所屈就遭父憂每哀至輒嘔血絕氣雖哀服已除而積毀消瘠殆將滅性豫州刺史嘉其至行表上尚書圖畫百城以厲風俗董卓入洛陽乃使就家拜五官中郎將不得已到京師遷侍中出爲平原相時議徵以爲司徒紀見綱亂方作不復務嚴節時之郡辟書追拜太僕又徵爲尚書令建安初拜大鴻臚年七十一卒于官弟諶與紀齊德父子並著高名時號三君）

君諱紀字元方太邱君之元子也始祖有虞受禪陶唐亦以命禹其後媯滿當周武王時祚（一作胙）上于陳（史記陳世家武王克殷求舜後得媯滿封之于陳）君其世也君生應乾坤之純質受嵩岳之粹精內包九德外兼百行淵深淪於不測膽智應於無方宏裕足以容衆矜嚴足以正世然後研幾道奧游覽文學凡前言往行竹帛所載靡不坐該其善也亹亹焉其誘人也是以令聞廣譽塞于天淵儀形茲誨範乎人倫存乎本傳故略舉其著於人事者焉顯考以茂行崇冠先儒（世說客有問陳季方足下家君太邱有何功德而荷天下重名季方曰家君譬如桂樹生泰山之阿上有萬仞之高下有不測之深上爲甘露所霑下爲淵泉所潤當斯之時桂樹焉知泰山之高淵泉之深不知有功德與無也）季弟亦以英才知名當世孝靈之初並遭黨錮（奏虞放杜密李膺等皆爲鉤黨下獄錮及五屬）以循子道親執饋食朝夕竭歡及太邱君疾病終亡喪過乎哀毀傷嘔血如此者數焉服禮既除形容彌甚聞名心變言及隕涕雖大舜之終慕（孟子大孝終身慕父母五十而慕者予於大舜見之）自盡（孟子親喪固所自盡也水漿不入於口者七日）無以踰也豫州刺史嘉懿至德命敕百城圖畫形象（先賢行狀曰豫州百城皆圖畫紀形像焉）于今遺稱越在民口既處隱約潛躬味道足不踰閾乃覃思著書三十餘萬言言不務華事不虛設其所交釋合贊規聖哲而後建旨明歸焉今所謂陳子者也初平之元禁罔蠲除（木紀初平元年大赦天下諸黨人還）四府並辟弓旌交至（弓旌所以招聘賢者）雖崇其禮命莫敢屈用大將軍何進表舉明儒君爲舉首公車特徵起家拜五官中郎將（此疑與本傳小異董卓入洛陽時召拜將何進也觀君對卓遷都之問郎時平原其）到遷侍中旬有八日出相平原會孝靈晏駕賊臣秉（董卓爲相國）政肆其兇虐剝亂宇內州郡幅裂戎興並戒君目犯鋒矢勤恤民隱驅之以禮教示之以知恥覯事未朞士女向方會刺史敗於黃巾（張角反其部師有三十六萬皆著黃巾）幽冀二州爭利其

士（二州刺史因世亂竊據土地以爲己利）君料敵知難不忍其民爲己致死乃辭而去之於是老弱隨禀扳轅持轂輪不得轉遂晨夜間行禹於郅郯之野（漢地理志東海郡有下邳縣郯縣按史記鄒費郯邳小國也）袁術恣睢僭號江淮圖覆社稷（按三國志術以興平二年僭號以九江太守爲淮南尹置公卿祠南北郊）結婚呂布斯事成重必不測救君諗布不從遂與成婚送女在塗君爲國深憂乃奮策出奇以奪其心卒使絕好追女而還離逖姦謀使不得成國用又安君之力也（呂布傳袁術爲子求婚布許之術遣韓允以僭號事告布因求迎婦布遣女隨之沛相陳珪恐術報布成婚則徐揚合從爲難未已於是往說布布素怨術而女已在塗乃追還絕婚史以爲陳珪未知孰是抑二人共爲此謀）唯帝念功命作尙書令會車駕幸許（獻帝建安元年曹公操奉迎天子幸許遂都焉）拜大鴻臚賓掌九儀四門穆穆（東觀漢記大鴻臚主賓贊九賓之禮虞書賓于四門四門穆穆）遂登補袞闕以熙帝載不幸寢疾年七十有一建安四年六月卒惜乎懷道處否登庸日寡實使大業不究元勳靡建茲海內所爲嗟悼凡百所以失望也天子愍焉使者弔祭羣卿以下臨喪會有子曰塋追惟蓼莪罔極之恩（蓼莪之詩也其辭曰欲報之德昊天罔極華位至三公名德不及祖父時人爲之語曰公悲卿卿悲長蓼我孝子不得終）乃與邢彥碩老咨所以計功稱伐銘贊之義遂樹斯石用監于後其辭曰

於穆上德時惟我君固天縱之天（一作大）鍾厥純命世作則實紹斯文遭險龍潛抗志浮雲（謂因黨錮家居易潛龍勿用論語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所貴在己樂存事親雖處畎畝天子屢問乃階郎將陪帝作鄰（謂由五官中郎將而階升爲天子左右近臣詩無陪無卿書臣哉鄰哉）平原寇深遂辭其民思齊古公邠土是因（言君之愛民與民之戀君同古公之德古公亶父狄侵去之邠事見孟子）不忘諗國患我無垠復命喉舌秉國之均（尙書令也）爰登卿士媚茲一人（鴻臚在漢爲九卿詩媚于天子注媚愛也）如何穹蒼不憖遐年世厥在位每懷不中股肱或虧朝謨與詢（股肱之臣既喪朝行政事無所詢訪）煢煢小子號泣于閔（作碑者自謂）勒銘表德久而彌新

河間相張平子碑　崔瑗

（後漢書張衡字平子南陽西鄂人也少善屬文遊五經貫六藝尤致思於天文陰陽曆算安帝徵拜郎中再遷爲太史令乃研覈陰陽妙盡璇機之正作渾天儀著靈憲算罔論言甚詳明永和初出爲河間相四年卒西鄂縣在今鄧州向城縣南有平子墓及碑在焉崔瑗之文也）

河南相張君南陽西鄂人諱衡字平子其先出自張老爲晉大夫納規趙武而反其侈書傳美之（趙武諡文子晉語文子爲室斲其椽而礱之張老曰天子之室斲其椽而礱之加密石焉諸侯礱之大夫斲之禮也今子令勿礱匠人請皆斲之文子曰止爲後世之見之也其斲者仁者之爲也其礱者不仁者之爲也）君天姿叡哲敏而好學如川之逝不舍晝夜是以道德漫流文章雲浮數術窮天地制作侔造化（言渾天儀也范曄論引之）瑰辭麗說奇技偉藝磊落煥炳與神合契（言靈憲算罔論也）然而體性溫良聲氣芬芳仁愛篤密與世無傷可謂淑人君子者矣初舉孝廉爲尙書侍郎遷太史令實掌重黎歷紀之度亦能焞燿敦大天明地德光照有漢（史記南正重司天火正黎司地鄭語黎爲高辛氏火正以焞燿敦大天明地德光照四海言重典序天地能使日月瑜輝山川順理其功光照當世今平子爲太史令亦能如此光燿於後世無愧重黎之職焞音淳）遷公車司馬令侍中遂相河閒政以禮成民是用心（本傳時河間王政驕奢不遵典憲衡下車治威嚴整法度上下肅然）遭命不永閣忽卷徂（本傳年六十二永和四年卒閣忽猶奄忽也卷古卷字）朝失民臣民附令君大泯斯道世喪斯文凡百君子靡不傷焉乃銘斯表以旌闕閭其辭曰

於維張君資質懿豐德茂材羨（一作美）高明淵融焉所不學亦何不師（論語夫子焉不學而亦何常師之有）盈科而逝成章乃達（孟子流水之爲物也不盈科不行君子之志於道也不成章不達）一物不知實以爲恥問一善言不勝其喜包羅品類聚授無形酌焉不竭沖而復盈處其庶豐其幾（易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膺數命世紹聖作師（言當世興居其台應數間生命世之才繼前聖以爲師）苟華必實令德惟恭柔嘉伊則孝友祇容允出在茲維帝念功（言出爲河間相也書允出茲在茲惟帝念功）往才女諧（古文尙書哉作才）化洽民雖懸而不弔降此咎兇（詩昊天不弔降此鞠凶）哲人其萎罔不時恫（禮記哲人其萎乎書民罔不時恫恫痛惜也）紀於銘勒永終譽兮死而不朽芳烈著兮

歐陽氏集古目錄跋尾漢張平子墓銘世傳崔子玉撰并書按范曄漢書張衡贊云崔子玉謂衡數術窮天地制作侔造化今銘有此語則眞子玉作也其刻石爲二本一在南陽一在向城天聖中有右班殿直趙球者知南陽縣事因治縣廨毀馬臺得一石有文驗之迺斯銘也遂龕于廳事之壁其文至凡百君子而止其後半亡矣其在向城者今尙書屯田員外郎謝景初得其半於向城之野自凡百君子已上其前半亡矣今以二本相補續其文遂復完而闕其最後四字然則昔人爲二本者不爲無意矣唐寶應中有徐方回者別得二十一字云是銘最後文疑球所得南陽石之半亡者爾今後不復見則又亡矣惜哉

曹娥碑　邯鄲淳

（會稽典錄曰上虞長度尙弟子邯鄲淳字子禮弱冠有異材尙先使魏朗作曹娥碑文成未出子禮至試使爲之操筆而成無所點定朗嗟歎不暇遂毀其草）

孝女曹娥者上虞曹盱之女也其先與周同祖（文王之子振鐸封于曹）末胄荒流（一作沈）爰茲適居盱能撫節按歌婆娑樂神（詩子仲之子婆娑其下毛氏注婆娑舞也後漢書列女傳云泝濤迎婆娑神溺死）以漢安二年五月時迎五君（在漢安順帝年號二年歲在癸未伍子胥爲濤神）逆濤而上爲水所淹不得其屍時娥年十四號慕思盱哀吟澤畔旬有七日遂自投江死（娥投衣於水祝曰父尸所在衣當沈衣隨流至一處而沈娥遂隨衣沒衣或作爪見原列女傳）經五日抱父屍出以漢安迄于元嘉元年青龍在辛卯（元嘉桓帝年號青龍太歲也漢安二年至元嘉元年）此凡九年莫之有表度尙設祭誄之（列女傳云度尙改葬娥於江南道旁爲立碑）辭曰

懿伊孝女曄曄之姿偏其反而令色孔儀窈窕淑女巧笑倩兮宜其家室（謂娥姿容之美宜配君子）在洽之陽大禮未施（大明詩在洽之陽洽水名水北爲陽言文王親迎大姒于渭也此禮未施謂娥在室未嫁）嗟喪慈父彼蒼伊何無父孰怙訴神告哀赴江永號視死如歸是以眇然輕絕投入沙泥翩翩孝女載沈載浮或泊洲渚（一作嶼）或在中流或趨湍瀨或逐波濤（未遇父尸漂流靡定）千夫失聲悼痛萬餘觀者塡道雲集路衢泣淚掩涕驚動國都是以哀姜哭市（左傳魯文公夫人姜氏歸于齊將行哭而過市曰天乎仲爲不道殺適立庶市人皆哭）杞崩城隅（齊杞梁之妻哭其夫而城爲之崩二者言誠之能感）或有尅面引鏡（梁高行者早寡不嫁梁王使人聘之乃援鏡操刀以割其鼻曰妾刑餘之人可釋矣王高其節號曰高行）剺耳用刀（沛郡劉長卿妻寡守節拔刀割耳明己不二）坐臺待水（楚昭王出遊留夫人漸臺之上王聞江水大至使迎夫人忘持符夫人曰妾不敢越義而求生水大至而死號曰貞姜列女傳）抱樹而燒（琴操曰介子抱木而焚死四者言秉節不渝介之推與母俱隱綿上山中晉文公求之不能得焚其山終不出而焚死）於戲孝女德茂此儔何者大國防禮自修豈況庶賤露屋草茅不扶自直（此兩語說苑蓬生麻中不扶自直）不鏤（一作斲）自彫（後漢徐書傳有）越梁過（一作遇）宋比之有殊（梁謂梁高行宋謂宋伯姬魯國之女也伯姬遇火至傳姆不至不肯下堂而燒死春秋大賢之按上文抱樹而燒當用伯姬事抱樹字恐傳寫誤爾）哀此貞厲（一作窮）千載不渝嗚呼哀哉辭曰

名勒金石質之乾坤歲數歷祀立廟起墳光于后土顯昭天人生賤死貴利之義門何悵華落飄零早分葩豔窈窕永世配神（言當配享江神）若堯二女爲湘夫人時效髣髴以昭後昆（楚詞有湘君湘夫人堯之二女娥皇女英也廟在湘山）

漢議郎蔡邕聞之來觀夜闇以手摸其文而讀之邕題文

云黃絹幼婦外孫齏臼(語林楊修至江南讀曹娥碑碑背有八字曰黃絹幼婦外孫齏臼曹操不解問修曰卿知否修曰知之操曰且勿言待孤思之行三十里乃得之令修解修曰黃絹色絲色絲絕字幼婦少女少女妙字外孫女子女子好字齏臼受辛受辛辭字操曰一如孤意)

古文苑卷十九

古文苑卷二十

誄

揚雄元后誄

魏文帝曹蒼舒誄

傅毅北海王誄

元后誄　揚雄

(漢書本傳孝元皇后王莽之姑也莽篡漢國號新更命太皇太后爲新室文母年八十四崩莽詔大夫揚雄作誄曰太陰之精沙麓之靈作合於漢配元生成者其協於元城沙麓太陰精氣者謂夢月也)

新室文母太后崩天下哀痛號哭涕泗思慕功德咸上柩誄之銘曰(上柩謂陳爲漢之物一無柩字)惟我有新室文母聖明皇太后姓出黃帝西陵昌意實生高陽(史記黃帝娶於西陵之女生二子其二曰昌意降居若水昌意生高陽有聖德焉是爲帝顓頊昌意至舜七世矣)純德虞帝孝聞四方登涉帝位禪受伊唐爰初胙土陳田至王(漢書本傳黃帝八世生虞舜舜起嬀汭以嬀爲姓至周武王封舜後嬀滿於陳十三世生完字敬仲奔齊齊桓公以爲卿姓田氏十一世田和有齊國二世稱王至王建爲秦所滅項羽起封建孫安爲濟北王漢興安失國齊人謂之王家因以爲氏)營相厥宇度河濟旁沙麓之靈太陰之精(翁孺徙魏元城委粟里元城建公曰昔春秋沙麓崩晉史卜之曰後六百四十五年宜有聖女興其齊田乎今王翁孺徙正直其地日月當之元城郭東有五鹿之虛即沙麓也翁孺生禁禁生政君即元后也母李氏懷政君在身夢月入其懷)天生聖姿豫有祥禎作合于漢配元生成(木傳五一中后入夜庭宜帝令逆太宜宮甘露三年生成帝於甲觀畫堂元帝即位立爲皇后)孝順皇姑承家尙莊(一作聖敬齋莊宣帝王皇后母養元帝者)內則純被(一作備禮記有內則閨闈之禮)後烈丕光肇初配先天命是將兆徵顯見新都黃龍(謂元帝時黃龍見以爲莽竊位之識)漢成既終允嗣匪生(成帝無子立定陶恭王子爲皇太子是爲哀帝)哀帝承祚惟離典經尙是言異(哀帝以定陶恭王子入繼大統尊恭皇太后爲帝太太后恭王后爲帝太后 [illegible])大命俄頃厥年夭隕大終不盈(哀帝在位六年壽二十六)文母覽之千載不傾(一作不頹太后察此爲基)博選大智新都宰衡明聖作佐與圖國艱以度厄運徵立中山(新都侯王莽立中山王是也)(爲平帝莽秉衡改號曰平帝)庶其可濟博采淑女備其娣姪觀(說一作)禮高禖(太后爲平帝聘莽女爲后又備媵女祀高禖祈嗣續以衎宗嗣之繼)祈廟嗣繼靡格匪天靡動匪地穆穆明明昭事上帝崇漢祖考夙夜匪懈興滅繼絕博立侯王親睦庶族昭穆序明帝致友嫡靡有遺荒咸被祚慶(平帝紀元始二年立代孝王玄孫之子如意爲廣宗王江都易王孫盱台侯宮爲廣川王廣川惠王曾孫倫爲廣德王 [illegible] 勃樊噲之後皆紹封爲列侯 [illegible])以金火亦仍有央(火德之方中猶未央也言 [illegible])勉進大聖上下兼該([illegible] 莽也 [illegible] 誄昔 [illegible])羣

祥衆瑞正我黃來火德將滅(莽自以代漢爲土德色尙黃)惟后于斯天之所與人不敢支哀平夭折百姓分離祖宗之徵終其不全天命有託謫在于前屬遭不造榮(一作策)極而遷皇天眷命黃虞之孫歷世運移屬在聖新代于漢劉受祚于天漢祖承命赤傳于黃(言漢不敢逆天命遂以火德傳于土德)攝帝受禪立爲眞皇允受(一作執)厥中以安黎衆漢廟黜廢移定安公(莽篡位封孺子嬰爲定安公)皇靈祖惟若孔臧降茲珪璧命服有常爲新帝母德不忘欽德伊何奉命是行非薄服食神祇是崇尊不虛統惟祇惟肅(一作)惟(惟塡)隆循(一作)人敬先民是從承天祇家允恭度修豐卓庶卉旅力不射恤民于留不皇詭作(以崇本務農爲悠久之道 [illegible])云留也別計十邑國之是度還奉于此以處資海([illegible] 元始二年太后 [illegible])(所食湯沐邑仁縣屬大農別計其租以贍貧民)罷苑置縣築里作宅以處貧窮哀此發獨([illegible] 長安城中宅 [illegible] 以居貧民)起常盈倉五十萬解爲諸生儲以勸好學([illegible] 王莽元始中爲學者築舍萬區 [illegible])志在黎元是勞是勤春巡滻秋臻黃山(二水名黃山宮名 [illegible])又撫鄠杜(扶風二縣名)冬卹選獎([illegible])飲飛羽之門(飛羽殿名在未央宮中)綏存耆幼不拘婦人刑女歸家以育貞信([illegible] 元始 [illegible] 年天下女徒已論歸家 [illegible])元冥季冬授狩上蘭(上蘭觀名在上林中 [illegible])賓出日東秩暘谷鳴鳩拂羽戴勝降桑([illegible])躬館執曲帥導群妾咸循蠶族([illegible])分繭理絲女工是勑迨迺家社中外禔福自京逮海靡不仰德成類存生秉天地經無物不理無人不甯號文母與新有成世奉長壽(莽皇孝元廟獨置故殿爲文母篹食堂既成名曰長壽宮)靡墮有傾著德太常注諸旒旗嗚呼哀哉以昭鴻名享國六十殂落而崩(后以初元元年癸酉歲立爲皇后至王莽建國五年癸酉歲崩)四海傷懷擗踊拊心若喪考妣遏密八音嗚呼哀哉萬方不勝德被海表彌流魂精去此昭昭就彼冥冥忽兮不見超兮西征既作下宮(塋墳)也不復故庭爰紙伊銘嗚呼哀哉(誄中事其本傳并王莽傳)

北海王誄　傅毅

(後漢書北海靖王興齊武王伯升子也建武二年封魯王後徙爲北海王 [illegible] 三十九年薨 [illegible] 宏農太守亦有善政 [illegible])

誄曰永平七年北海靖王薨於是境內市不交易塗無征旅

農不修畝室無女工感傷慘怛若喪厥親俯哭后土仰愬昊旻於惟群英列俊靜思勒銘惟王勛德是昭是明存隆其寵光曜其聲終始之際於斯為榮乃作誄曰

覽視昔初若論往代(若順也)有國有家篇籍攸載貴勢不驕滿罔不溢莫能順道聲色以卒惟王建國作此藩弼撫綏方域承翼京室對揚休嘉光昭其則溫恭朝夕敦循伊德

曹蒼舒誄　魏文帝

(曹沖字蒼舒魏公操子母曰環夫人魏文帝之弟也少聰察岐嶷有成人之智年十三病卒曹公哀甚為聘甄氏亡女與合葬贈騎都尉印綬)

惟建安十有五年五月甲戌童子曹蒼舒卒嗚呼哀哉乃作誄曰

於惟淑弟懿矣純良誕(一作延)豐令質荷天之光既哲且仁爰柔克剛彼德之容茲義肇行猗歟公子終然允臧宜逢介祉以永無疆如何昊天雕斯俊英嗚呼哀哉惟人之生忽若朝露役役(一作促促)百年疊疊行暮矧爾夙天十三而卒何辜于天景命不遂兼悲增傷侘傺失氣(離騷忳鬱邑余侘傺註侘敕加數駕二切傺丑利界二切失志貌)永思長懷哀爾罔極貽爾良妃(謂甄氏合葬左傳嘉偶曰妃音配)襚爾嘉服(謂贈印綬)越以乙酉宅彼城隅增邱峩峩寢廟渠渠(詩夏屋渠渠言深廣也)姻媾雲會充路盈衢悠悠群司岌岌其車傾都蕩邑爰迄爾居魂而有靈庶可以娛嗚呼哀哉(禮男子十三成童死則稱下殤言未成人也蒼舒之葬配以甄氏死女又竊王朝命服以加之為立廟序禮甚矣曹氏父子斯謂小人而無忌憚者也)

古文苑卷二十

古文苑卷二十一

賦十三首(舊編載此諸篇文多殘缺搜撿它集互加參證或補及數句猶非全文姑存卷末以俟博訪)

賈誼虡賦　劉向請雨華山賦
劉歆甘泉宮賦　傅毅琴賦
蔡邕協和昏賦　琴賦
胡栗賦　述行賦
魏文帝浮淮賦　王粲大暑賦
曹植述行賦　劉楨大暑賦
應瑒靈河賦
頌三首
傅毅東巡頌　蔡邕東巡頌
南巡頌
蔡邕九惟文一首

虡賦　賈誼

(考工記梓人為筍虡天下之大獸五羸者羽者鱗者以為筍虡註樂器所縣橫曰筍植曰虡此賦蓋指鍾虡前後皆闕文)

妙彫文以刻鏤兮象巨獸之屈奇兮(鳧氏為鍾鄭元注今時旋有蹲熊盤龍辟邪)戴高角之峩峩負大鐘而顧飛美哉爛兮亦天地之大式(歐陽詢藝文類聚載賈誼虡銘云攷太平以深志象巨獸之屈奇妙彫文以刻鏤舒循尾之采垂舉其鋸牙以左右相指負大鍾而欲飛)

請雨華山賦　劉向(字子政前漢書有傳)

(此文闕訛難讀姑存其舊以俟識者)

崒巃嵷巍崝嵔山清忽幽昧往曲勃林岑茱崔(崔一作)竭離安連迎嵲通谷曼服慌奄草均阿阪殷紛聲沸路遥遠調修崒嵲寒服輿冥冥蘭蔓散峽崝崝(此崔反)俳俳溱溱路黍稷雲縱忽傳天下為深壑旅請今深遲水谷密請宜令所出百鎰鎰清池涌泉淡州鳴(鳴一作)鳶翔嘤嘤殊侶誇賞懸若神悲哀(哀一作)但往(但一作往一作)不可語人麀麐麐鼯啉他他野牛勝握觸熊黃黃律怒佛持林旅象尾鬻遊山陵天陰且雨負日吟榮柘梓桐摎梢犴猴猿木戲手相持嚪陽趍芬若風時憚鴛飄陽鸞孔翠文章明竪(竪一作)曠苑倉游山旁倪蠛狐狢臨水凝渾兮不觸巢必方莖格可為悅陵鯉雖神龜春夏出游冬自根聖人親之誠虞哉號拖何不可勝亦路臨何為華山

甘泉宮賦　劉歆

(三輔黃圖甘泉宮一曰雲陽宮秦始皇作在雲陽縣甘泉山漢武帝增廣之周十九里乃黃帝以來圜丘祭天處故武帝以後岩於此祀天成帝時揚雄從祠甘泉還奏賦以諷此賦不及祠祀後有闕文也)

軼凌陰之地室過陽谷之埱城(按黃圖甘泉山在九嵕山之北陂陽縣之西)迴天門而鳳舉躡黃帝之明庭(漢郊祀志黃帝接萬靈明庭明庭者甘泉也)冠高山而為居乘昆侖而為宮按軒轅之舊處居北辰之閬中(黃圖咸陽宮殿象天極帝居故此宮在北辰環城之內閬一本作閨)背共工之幽都向炎神之祝融(言負北向南也)封巒為之東序緣石闕之天梯(封巒石闕皆觀名在甘泉苑垣內)桂木雜而成行芳肸蠁之依斐翡翠孔雀飛而翱翔鳳皇止而集棲甘泉涌於中庭激清流之瀰瀰黃龍遊而宛蟺(蟺音蜒)神龜沈於玉泥離宮特館檢比相連雲起波駭星布彌山高巒峻阻臨眺廣衍深林蔚薈涌水清泉芙蓉菡萏菱若蘋蘩豫章雜木梗松柞棫女貞烏勃桃李棗檍

琴賦　傅毅

(桓譚新論神農氏削桐為琴繩絲為弦以通神明之德合天人之和廣雅曰神農氏琴長三尺六寸六分上有五弦曰宮商角徵羽文王增二弦曰少宮少商)

歷松岑而將降睹鴻梧於幽阻高百仞而不枉對修條而特處蹈通涯而將遊圖茲梧之所宜信雅琴之麗樸乃弁(升一作)伐其孫枝(孫枝附生枝也嵇康琴賦乃斲孫枝準量所任至人攄思制為雅琴伯山蘇氏曰凡木本實而末虛惟桐反之試取小枝削皆堅實如蠟而其本皆空故世所以貴孫枝者貴其實故絲中有木聲也)命離婁使布繩施公輸之剞劂遂雕琢而成器揆神農之初制盡聲變之奧妙抒心志之鬱滯

協和昏賦　蔡邕

(嫁娶合二姓之好正人倫之始用昏時者取幽陰之義也故謂之昏禮)

惟情性之至好歡莫偉乎夫婦受精靈之造化固神明之所使事深微以元妙實人倫之所始考遂初(往古也)之原本覽陰陽之綱紀乾坤和其剛柔(乾剛坤柔有夫婦配合之義)艮兌感其脢腓(艮少男兌少女咸感而為咸聖人列於下篇之首以家夫婦咸其脢)葛覃恐其失時(言女功之事恐失時豈齊魯詩耶)標梅求其庶士(詩摽有梅三章曰求我庶士迨其謂之)唯休和之盛代(休吉也稽和也)男女稔乎年齒(古者男二十至三十女十五至二十謂之盛年嫁娶之時也)婚姻協而莫違播欣欣之繁祉(謂室家相宜子孫昌盛三格淳厚)良辰既至(卜日用辛)昏禮已舉二族崇飾威儀有序嘉賓

僚黨祁祁，賓聚車服，照路驂騑如舉（驂騑車旁兩馬也，如舉言均齊），既臻門屏，結軌下車（親迎儀，婿入奠鴈，婿奉女出登車，至其家，俟婿下車揖之，婿以入，執車轅也），阿傅（姆傅）御驂，雁行蹉跎，麗女盛飾，曄如春華。（闕後）

琴賦（琴操曰：昔伏羲氏作琴，以修身理性，反天真也。此賦首尾俱有闕文）

清聲發兮五音舉，韻宮商兮動徵羽，曲引興兮繁絲撫，然後哀聲既發，祕弄乃開（琴調有曲有弄，今所傳如明妃引、蔡氏五弄），左手抑揚，右手徘徊，抵掌反覆，抑按藏摧，於是繁絃既抑，雅韻乃揚，仲尼思歸（夫子將之晉，及河，聞鳴犢竇犨之見殺也，回輿而旋，作陬操，其辭曰：復我舊居，從吾所好，其樂只且。見孔叢子），鹿鳴三章（禮記曰：宵雅肄三，謂鹿鳴而下三章。琴操曰：鹿鳴，周大臣之所作也），梁甫悲吟（古樂府有太山梁父吟，蓋長辭之詞），周公越裳（琴操曰：越裳操，周公所作也。周公輔成王，越裳氏重譯來貢），青雀西飛（王母使青雀也），別鶴東翔（琴操有別鶴操，商陵牧子娶妻五年無子，父兄欲為改娶，牧子援琴鼓之，嘆別鶴以舒其憤），飲馬長城（古樂府有飲馬長城窟行），楚曲明光（琴譜有楚明光，楚王採曲，入琴曲名也），走獸率舞（書：搏拊琴瑟以詠，百獸率舞），飛鳥下翔（師曠為晉平公鼓琴，有元鶴二八翔舞），感激絃歌，一低一昂。

胡栗賦（邕自序云：人有折蔡氏祠前栗者，故作斯賦）

樹遐方之嘉木兮（樹，種也。言此木元非中國植物，來自胡也），于靈宇之前庭。通二門以征行兮，夾堦除而列生。彌霜雪之不彫兮，當春夏而滋榮。因本心以誕節兮，凝育蘖之綠英。形猗猗以豔茂兮，似翠玉之清明。何根莖之豐美兮，將蕃熾以悠長。適禍賊之災人兮，嗟夭折以摧傷。

述行賦

余有行于京洛（漢之東都，河南尹也）兮，遘淫雨之經時。塗迍邅其蹇連兮，潦污滯而為災。聊弘慮以存古兮，宣幽情而屬辭。行游目以南望兮，覽太室之威靈（山海經：嵩高為太室山）。顧大河于北垠兮，觀洛汭之始并（禹貢注：洛汭，洛入河處，河南鞏縣東）。率陵阿以登降兮，赴偃師而精勤。壯田橫之奉首兮，義二士之俠墳（西漢田橫傳：高帝召田橫，橫與其客二人乘傳詣雒陽，至尸鄉廄置，自剄，令客奉其頭馳奏高帝，以王禮葬橫。既葬，二客穿其冢旁，皆自剄從之。後漢郡國志：河南偃師縣有尸鄉，春秋時曰尸氏。注：田橫自殺處）。

浮淮賦（序見王粲浮淮賦前）　魏文帝

泝淮水而南邁兮，泛洪濤之湟波。仰巖岡之崇阻兮，經東山之曲阿。浮飛舟之萬艘兮，建干將之銛戈（干將，吳之良匠，能鑄劍，故後人名劍曰干將）。

（飆焉下將）揚雲旗之繽紛兮，聆榜人之讙譁（榜，必猛反，船人也。月令命榜人）。乃撞金鐘，爰伐雷鼓，白旄沖天，黃鉞扈扈（左仗黃鉞，右秉白旄以麾。鉞以誅伐，飾之以金。旄以進士，白以退軍）。武將奮發，驍騎赫怒，於是驚風泛，涌波駭，眾帆張，羣櫂起，爭先遂進，莫適相待。

大暑賦　王粲

惟林鐘之季月（季夏月建未，律中林鐘），重陽積而上升（夏至一陰生，大暑六月中氣）。（陰並進，故羣陽上升）熹潤土之溽暑（大暑後五日，土潤溽暑），扇溫風而至興（六月節溫風至）。獸狠望以倚喘，鳥垂翼而弗翔。遠昆吾之中景（鄭語注：昆吾，祝融之孫，封於昆吾。祝融，炎帝之佐），天地翕其同光。征夫瘼於原野，處者困於門堂。患衽席之焚灼，譬烘燎之在床。起屏營而東西，欲避之而無方。仰庭槐而嘯風，風既至而如湯。氣呼吸以怯短，汗雨下而霑裳。於是帝后順時，幸九嵕之陰岡，託甘泉之清野，御華殿於林光（三輔黃圖：咸陽在九嵕山南，始皇營宮殿，北至九嵕，甘泉南至鄠杜，離宮別館相望。漢武增廣之，有高光宮、林光宮）。潛廣室之邃宇，激寒流於下堂。重屋百層，垂蔭千廡。九闥洞開，周帷高舉。堅冰常奠，寒僎代敘。（闕）

述行賦　曹植（公操次子，封陳王，謚思。侯）

尋曲路之南隅，觀秦政之驪墳（始皇名政，葬於驪山）。哀黔首之罹毒，酷始皇之為君。濯余身於秦井（溫泉也），律湯液之若焚。

大暑賦　劉楨（字公幹，為魏司空軍謀祭酒掾屬）

其為暑也，羲和總駕，發扶木（羲和，日御也。日出於扶桑，一日若木），太陽為輿，達炎燭，威靈參乘，步朱轂（南方赤帝曰靈威仰）。赫赫炎炎，烈烈暉暉，若熾燎之附體，又溫泉而沈肌。獸喘氣於元景，鳥戢翼於高危。農畯捉鎛而去疇（鎛在田反，農器鐵首），織女釋杼而下機。溫風至而增熱（張衡思元賦：溫風翕其增熱），歊悒慴而無依。披襟領而長嘯，冀微風之來思。

靈河賦（河源出崑崙，上與天漢通，故曰靈河）

應瑒（字德璉，曹公辟丞相掾屬，後為五官將文學，有文名，與魯國孔融、廣陵陳琳、山陽王粲、北海徐幹、陳留阮瑀、東平劉楨，謂之建安七子）

咨靈川之遐源兮，于崑崙之神邱。凌增城之陰隅兮，賴后土之潛流。衝積石之重險兮，披山麓之溢浮。蹶龍黃而南邁兮，紆鴻體而因流（河源自崑崙東注蒲昌海，潛行地下，南出於積石。禹貢：導河積石，至于龍門。源高處激，故水色白；潛流地中，受渠衆多，水色黃。西北人謂水為龍。毛氏詩注……），涉津洛之阪（一作泉）峻（一作泉），播九道之中州（禹貢：又北播為九河。注：北分為九河，以殺其溢）。

（在兖州界）汾鴻涌而騰鶩兮，恒亹亹而徂征。肇乘高而迅逝兮，陽侯沛而震驚（陽侯，波神）。有漢中葉兮，金隄隤而瓠子傾。興萬乘而親務兮，董羣后而來營。下淇園之豐篠兮，投璧玉而沈星（史記：文帝時河決金隄。武帝元光中，河決瓠子，於是天子臨決河，沈白馬玉璧，令羣臣從官自將軍以下皆負薪填決河，下淇園之竹以為楗）。若夫長杉峻檟，茂栝芬橿，扶疏灌列（灌，音貫。詩：黃鳥于飛，集于灌木。叢生也），暎水蔭防。隆條動而暢清風，白日顯而曜殊光（言築水堤已成，患旋息，樹衆木於隄上以回護）。

東巡頌　傅毅（一本作崔駰）

伊漢中興三葉（漢光武中興，三葉至章帝。按本紀：建初八年冬十二月東巡狩，又元和二年二月幸太山柴告岱宗），於皇維烈，允迪厥倫，纘王命，嗣漢興，矩坤度以範物，規乾則以陶鈞，於是考上帝以質中，總列宿於北辰，開太微，敞禁庭，延儒林以諮詢岱岳之事。于時典司者考載，華抱實徵（一本作遊），迴而造曰：盛乎大漢，既重雍而襲熙，代增其德，唯斯岳禮久而不脩，此神人之所慶幸，海內之所想思。頌有喬山之征（周頌時邁，巡守告祭柴望也。其詩曰：懷柔百神，及河喬岳。又般之詩曰：陟其高山，嶞山喬岳），典有徂岳之巡（舜典：歲二月東巡狩，至于東岳），時邁其邦（周頌：時邁其邦，昊天其子之），人斯攸勤，不亦宜哉。乃命太僕馴六轡（一本作騶），閑路馬，戒師徒，於是乘輿登天靈之威路，駕太一之象車，升九龍之華旗，建揺霓之旌旄，衰胡耇之元老，聘東作之上游，賞孝行之畯農。

東巡頌　蔡邕（一本作班固）

竊見巡狩岱宗，柴望山虞，宗祀明堂，上稽帝堯，中述世宗，遵奉光武，禮儀備具，動自聖心，是以神明屢應，休徵乃降，不勝狂簡之情，謹上岱宗頌一篇，曰：若稽古在漢，迪哲聿修，厥德憲章，丕烈翩六龍，較五路，齊百僚，陶素質，命南重以司歷，厥中月之六辰，備天官之列衛，盛輿服而東巡。（闕後）

南巡頌

惟漢再受命，爰葉一十，協景和，則天經，郊高宗，光六幽，通神明，既禘祖於西郊，又將祫於南庭。是時聖上運天官之法，駕建日月之旂旌。

九惟文（惟，思也。此文乃九惟之一，疑當有闕文，首闕。為病不思所以處之，徒見殘棲，亦非作文之法）

八惟困乏，憂心殷殷，天之生我，星宿值貧（洪範六極，四曰貧），獨我斯勤，居處浮漂，無以自任，冬日栗栗，上下同

雲無衣無褐何以自温六月徂暑炎赫來臻無絺無綌何以蔽身無飾不飽永離懽欣

古文苑卷二十一終

古文苑校勘記

齊梁以上之文凡正史所不收選家所未錄者略具古文苑一書宋淳熙間韓元吉以爲九卷後有章樵爲之注釋增多二十餘篇釐爲二十一卷自章本行而韓本幾於亡矣近孫淵如觀察復刊宋九卷本顧千里爲之序力斥章本移易篇第增竄文句之非然九卷本榛蕪叢穢脫誤頗多章氏據唐宋類書所引補遺刊誤其功甚偉又注中所稱王粲王融等集今皆不傳尚賴是而存其一二固與韓本互有優劣不能偏廢也惜屢經翻刻輾轉失眞癸巳秋以九卷本校勘一過又徧檢初學記藝文類聚諸書證其所出分篇別注除本文譌舛無他書可證者罔不論餘所補正時出章注之外別爲札記如左熙祚識

韓序

好事者果以古文苑目之 果當作因 學者思欲近占 占當作古

卷一

周宣王石鼓文 所錄字數與廣川書跋鐘鼎款識金薤琳琅相出入其爲宋搨本甚明

○酋弓 按天一閣本空處是孫字有重文又弓下亦有重文 趯趯𧺆 按此三字天一閣本並有重文

毆其樸來射其來囟既逝其獨蜀 此十三字當依天一閣本作其來大○逝毆其樸其來遺遺射其獨蜀 凡十六字以樸之遺寫韻檢鐘鼎款識與古文苑十字剪貼之誤 灦灦又𤍦 按天一閣本無重文 並 蜀當作 黃帛其鯾 中當作 尚不誤 注 田車

以一爲闕本小魚字二字無合重文 依天一格得之 ○勒馬 按天一閣本空格 天 簽○ 既安 一既字當作孔 依天一闕 潘氏音訓 二字連云 ○衆既簡 按天一闕本無空格 潘氏音訓云 左馬字非全重文但或作旁 驂从馬 處當是逝字 逝

戎陣止世既 陣世二字並衍 依天一閣本刪去 當作 時 秀弓時射 天一閣本作時寺 蓋 師 持之本 其○又旃 按天一閣本空處是逝字 旃 天一閣本無 其○𨕟適 作 文不當 爲 時 改 ○庶𨘋𨘋 按天一閣本空處是一字 多 形矢○○ 空天一閣本當以天下一格重文 此 ○馬其寫 按天一閣本空處是四字 六轡驁驁 以本文下空一格 當作 宮 成句 刪去

宮搏搏 下文本空一格 以重文足之 誤 ○徒如𥎦 按潘氏音訓 字空處是戎 空 之 誤 射之鉃

迂 按天一閣本 雨格 推一 以 廣川書跋 寫 下有重文 潘氏古音 ○○漢 今 依天一閣本並無蔽字

湧霝雨○淋 按廣川書跋鼎款識 與天一閣本合 ○ 上字空 然蔽字 有 當作 正 三 格 是 不 得 此 上 盤衙 當依九卷本作

四格 二格 也 下重 文空一格 依 文 合 其 上 當 空 三 格 是 不 得 一 字 而 有 重 文 誤 哉 ○ 孫 按 天 一 閣 本 無 孫 字 當 作 上 下 空 三 格 此 字 讀 作 字 註 中 此 字 原 據 九 卷 本 補 ○

尚 不 誤 合 孫 說 按 天 每 行 四 字 合 而 上 音 釋 減 則 獻 此 字 故 註 字 中 餘 字 旁 據

字徵字之上字旅當增一字爲格 而師弓矢孔庶

四格庶下空七格又全薤琳瑯下項有弓矢孔二字廣川書跋師下空十三字格下依宋本左

蘊以庶左驂三字與金薤琳琅合 左驂 天一閣本不空廣川書跋左驂下空三格古文苑無驂字 具奪後具肝 之誤甚於天一閣本前各本參差不可定 多合

具來樂天子來 字與古文苑有全天一閣本具字空三格 二字闕 其寫天 字具天一閣本空二格 上 下 本 始古我來 上一字空 天一閣本有 下 上 字空 本 其

避水衛既平 敢一有下字蔽水字 下空一格 微維立其一 上 天 空 二 闕 馬既申敉 一 天 格 闕 二 一 三 格

古文苑本下 與 古 文 苑 合 書 跋 廣 川 書 跋 鼎 款 識 相 合 與 天 一 閣 本

進驂騣 字並空 有 金薤琳琅 蔽 馬 空 一 格 蕭蕭篤 驂驂 格 闕 左 下 格 本 此 卷 空 三 格 不 下 有 驂 字

三格不下 驂駕 此卷本下有 空 三 公謂天 天按 潘氏音訓 下有子字

余及如 此本下空二天一閣 ○獻 ○ 天一 下 巻 九 大祝 ○ 天 ○其

閣本曾字 闕 一 並 無 全 文 作 天 執盜 天 一 閣 本 空 一 格 下 廣 川 書 跋 古 文 苑 合 塵 麃 翻 天 按 天 一 閣 本 大 鼎 字 ○ 孔 ○ 闕 闡 本 一 闢 字 有 重 文 天 作 大 作 疑 大 小 少 之 ○ 避 ○ 其

作全並一曾閣 天文無闕字本

秦

惠文王詛楚文 此文爲宋人所輯也今石刻已亡其篆文見於始出唐時未及見是益信錄書

帖

呂主玉義牲 呂廣川書跋作司 九卷本亦作祠 不誤 日復略我邊城 日當作且 九卷本尚 且

秦

始皇嶧山刻石文 石刻已亡惟摹本尚存 二十有六年 注云二十六當合爲廿按篆文正作廿 以開事理 事當作爭 九卷本尚不誤 臣

冒死請 按篆文目作昧

卷二

宋玉笛賦 初學記十六藝文類聚四十四

使午子 文選注四十引此賦作初學記 善引毛詩箴之注作成 叔子以叔子之李 所以御𨕟也 𨕟當作寒 九卷本尚 作

大言賦 不誤 本尚 成梟受今 文類聚十九 藝文記作初學 作成

王因唏曰 舊事作唏 若有事 王渚宮 何如之 大王稱舊 此十事 日善 字也 皆 䟦越九州 渚宮舊事作跨 迫不得仰 此下渚宮

小言賦 上同

析飛糠以爲輿剖粃糟以爲舟 按渚宮舊事糠作𧋍蝻 盧粗糟作粃 以顧盼 渚宮舊事作渾依 原字誤 本作不憖 尚不誤九 原存亡而不憂 當作

諷賦 藝文類聚廿四

乃更於蘭房之室初學記二又十六引此文之並作奧烹露葵之羹文選七啓注烹作爲

釣賦渚宮舊事三藝文類聚廿四

宋玉與登徒子偕受釣於元洲此字誤文選七發注御覽八百三十四並引作淵惟藝文類聚作泉淵唐諱改也止而渚宮舊事止作子屬上句讀八絲之線此字誤當依渚宮舊事作綸下文亦以竿綸鉤餌並言釣如細鍼釣當作鉤九卷本尚不誤迅哉說乎迅字誤當依渚宮舊事作迂王不可祭爾可字衍九卷本尚不誤其鉤可謂拘矣拘渚宮舊事作均尋上下文蓋以物與均韻芳與強韻精不離乎魚喙初學記廿二精作情覘之於海覘字誤當依渚宮舊事作沉

舞賦初學記十五藝文類聚四十三並作傳毅舞賦與文選合編古文苑者以篇首有楚襄宋玉問答遂以此賦爲宋玉作唐人不應有此誤其出宋人無疑

而抗音高歌初學記無而字與文選合埒猴角妙初學記猴作材與文選合

卷三

賈誼旱雲賦

遂積聚而給沓兮給字誤文選謝元暉敬亭山詩注引作合相擊衝而碎破碎破二字當依九卷本乙轉終風解而霰散兮霰當作霧九卷本尚不誤憭兮慄兮九卷本慄作慄

董仲舒士不遇賦藝文類聚三十

嗟乎嗟乎當作嗚呼嗟乎九卷本尚不誤而丁三季之末俗以辨詐而期

遁今末俗二字當乙藝文類聚可證貞士耿介而自東貞士下脫以字當依藝文類聚補

將遠遊而終慕九卷本終下脫一字此章氏以意補也顧千里云終下脫古字終古離騷文復

不如正心而歸一善藝文類聚不如上無復字正作復

枚乘梁王菟園賦藝文類聚六十五

相予雜遝而往予字誤當依藝文類聚作與摩馳長莛文選謝靈運會吟行注引作髮

御覽三百七十三同又馳作施

忘憂館柳賦西京雜記四按九卷本無此篇章氏增入下二篇同

路喬如鶴賦同上

公孫乘月賦同上

羊勝屏風賦初學記廿五西京雜記四

劉安屏風賦初學記廿五藝文類聚六十九

飄飄殆危二字當依藝文類聚乙轉

中山王文木賦西京雜記六按九卷本無此篇章氏增入

司馬相如美人賦初學記十九藝文類聚十八

雲髮豐豔初學記雲作元御覽三百八十一同三年有茲矣有當作於九卷本尚不誤

美人兮來何遲有美人兮御覽五百七十三引作彼君子兮金鈿薰香文選別賦注引作金爐香薰

班婕妤擣素賦藝文類聚八十五

振珠珮之精明藝文類聚珠作璲計修路之遐覓九卷本計修作訊訟怨芳

菲之易泄藝文類聚怨作恐芳菲作芬芳

曹大家鍼縷賦藝文類聚六十五

性通遠而漸進御覽八百三十遠作達

卷四

楊雄太元賦

役青要與承戈兮與九卷本作以

逐貧賦初學記十八藝文類聚三十五御覽四百八十五

義薄輕羅輕藝文類聚作綺進宦凌遲宦御覽作官職汝爲之舍汝遠

竄兩汝字初學記並作爾與下文一例嚴穴隱藏嚴當作巖九卷本尚不誤誓將去汝誓藝文類聚作逝

蜀都賦藝文類聚六十一

遠則有銀鉛錫碧遠上脫於字九卷本尚不誤洪濤溶沆沆九卷本作沈豐隆

潛延延九卷本潛字重下空五格無延延二字雷扶電擊扶字誤當依九卷本作抶鴻康

溢九卷本溢字重遠遠乎長九卷本上遠字作迭檐櫨字書無檐字當依九卷本作櫓涇淫

溶九卷本溶字重野篠紛邑字書無邑字當依九卷本作邕宗生族攢攢當作攅九卷本尚

不誤紛揚搔合柯無風披九卷本合作旆下何作與風披旐塡衍迥野迥當作迥九卷本

尚不誤泰漢之從元以山東元字誤文選魏都賦注引作沈此謂泰漢從山東民以實

蜀地章氏以從都徙之誤矣史記貨殖傳云泰破趙遷卓氏于蜀鑿磧藝文類聚磧下有驚字布則

細都弱折御覽八百二十都作絲堅苣兮無幅苣字當重注中尚不誤又御覽九百七十

七引作堅之無疑五肉七菜朦厭腥臊可以練神養血腫者腫字誤北

堂書鈔百四十二引此文云五內七菜百味六珍可以頤精神養血脈迎春送臘九卷本送下脫一字

此章氏以意補也按文選蜀都賦注引作迎春送冬冬與下公江韻期於送春之陰九卷本送作倍

早刻將星星當作皇九卷本尚不誤相與如乎陽頻巨沼文選南都賦注引如乎陽

頻又蜀都賦注引如乎巨野則此六字之中誤三字矣野字與上徒字韻織繁出繁當依九卷本作徵注中

尚不誤

卷五

劉歆遂初賦藝文類聚二十七引作遂初賦

馳太行之嚴防兮嚴防水經沁水注引作險峻入天井之喬關喬字誤水經沁

水注引作高馬龍騰以起攄文選褚白馬賦注引作超攄越佚田而長驅兮

田字誤水經汾水注云侯甲水發源祁縣胡甲山有長坂謂之侯甲當即劉歆遂初賦所謂越侯甲而長驅者也按

九卷本亦作甲時有差而不相及差當作差九卷本尚不誤阸隘窮乎陳蔡二字

當依九卷本乙轉古音蔡與及韻涉疑路之隆霜九卷本隆作降野觀鳴而嘈嘈

觀當作覩九卷本尚不誤回百里之無家兮回字誤文選北征賦注引作迴

杜篤首陽山賦藝文類聚七

吾殷之遺民者也藝文類聚無者字余閑口而不食閑當作閉九卷本尚不誤

班固終南山賦初學記五

竹扇賦

馬融圍棋賦藝文類聚七十四

收死卒兮藝文類聚收下有取字

張衡髑髏賦初學記十四藝文類聚十七御覽三百七十四

下居於壤上有元霜御覽作下據朽壤上負元霜來而幽元二字當依九卷本乙

轉幽與上周修韻天地爲牀蓐初學記句首有以字下四句同

冢賦藝文類聚四十

祭祀是居藝文類聚祀作祝

溫泉賦初學記七藝文類聚九

蔭高山之北延[illegible]處幽并以閒清[illegible]

雜遝其如烟[illegible]紛

觀舞賦藝文類聚四十三

驚雄逝兮孤雌翔[illegible]

[illegible]盼[illegible]燗以流光[illegible]

是粉[illegible]兮玉質粲[illegible]

[illegible]

羽獵賦[illegible]

皇上感天威之慘烈[illegible]

而廓萊蔞剪荊梓而夷榛林於是鳳凰獻歷太僕駕具

尤先驅雨師清路山靈護陣方神蹕御羲和奉轡

弭節西征翠蓋葳蕤鸞鳴[illegible]山

谷爲之澒泊[illegible]邱陵爲之鈹傾於是皇輿綢繆

延容與抗天津于伊路[illegible]集乎南圃大

詔獠者初學記藝文類聚獠並作獵競逐長驅輕車飄厲羽騎電鶩
合雲集波流雨注原脫雨字注並依藝文類聚補正馬蹂麋鹿輪轢狐兔
弓不妄彎矢不虛舉鳥驚絓羅獸與矢遇往原作往又脫與字並依藝文
類聚補正

卷六

黃香九宮賦
存斗文之會宮九卷本斗作乎文下有昌字與藝文類聚七十八引此文合介嶓冢藝文
類聚介作分垂獨顥而服離柱柱字誤當依九卷本作桂蘂吡巷澹九卷本無吡字

李尤函谷關賦初學記七藝文類聚六
涯浦雯中字書無雯字當依九卷本作落壺口石徑此字誤當依初學記作陘貫越代
朔依字誤當依初學記作代舊水遂濫沐落是經濫初學記作濫沐作連徠不蠻
之貢琛不當作百九卷本尚不誤

崔寔大赦賦初學記二十藝文類聚五十二
興修法制初學記藝文類聚並作設垂祉羨乎將來藝文類聚羨作美聆鳳
凰之味鳴味當作和注中尚不誤

王延壽夢賦藝文類聚七十九
乃忽有非常之物夢焉九卷本無物字焉字所猛猪所當作斬九卷本尚不誤搏
睨睆藝文類聚睆作晛詟詟謈謈九卷本作詟詟藝文類聚引此句作謬謬耳聊
嘖而外卽卽當作則九卷本尚不誤年克百兮古音慶與競將差韶藝文類聚作克百慶兮

王孫賦初學記二十九
又爪懸而瓠垂初學記上作或上觸手而擎攫初學記擎作擊下值足而
跧跱初學記作跧踞貸儵聯而奄逝初學記作貸儵戎蹻跌以跳逆
跳逆初學記作跳迸競爭飲而蹈地地當作馳九卷本尚不誤

張超誚青衣賦初學記十九藝文類聚三十五
文則可佳佳字誤藝文類聚作嘉何必洿池古音五支與六脂不相通此池字誤也初學記及藝文
類聚並作泥懢懷恭子懷字誤初學記作婹乃儁不疑初學記及藝文類聚並作疑
昏無媒理初學記作婚姻無媒嫡婉歡心初學記作婉娩接抑鄉酒初學記作神鄉僻邪無主藝文類聚作辟
作碑富無

蔡邕青衣賦九卷本有此賦本退入注中今以初學記十九藝文類聚三十五所引補正脫誤
金生砂礫珠出蚌泥歎茲窈窕生于卑微藝文類聚卑作左右盼
倩仮麗皓齒蛾眉縱橫接髮葉如低葵元髮光潤領如蝤
蠐儕長冉冉碩人其頎已上十六字原缺依藝文類聚補綺袖丹裳躡蹈
絲屝盤跚蹴蹀初學記蹴作蹴坐起低昂昂二字當作方合韻和暢善笑動

揚朱脣此句可疑蓋文殷與脣微句入互尊之理都冶武媚卓躒多姿精慧小
心趣事如飛中饋裁割莫能雙追關雎之潔不陷邪非察
其所履世之鮮希宜作夫人爲衆女師伊何爾命在此賤
微代無樊姬楚莊晉妃感昔鄭季平陽是私故因錫國歷
爾邦畿雖得嬿婉舒寫情懷寒雪繽紛充庭盈階兼裳累
鎮展轉倒頹盼睞將曙雞鳴相催飾駕趣嚴將舍爾乖暌
冒曚冒思不可排初學記引止此停停溝側嗷嗷青衣我思遠逝
爾思來追明月昭昭當我戶扉條風狎獵吹予牀帷河上
逍遙徙倚庭階南瞻井柳仰察斗機非彼牛女隔于河維
思爾念爾惄焉且飢已上六十四字原缺並依藝文類聚補

卷七

蔡邕漢津賦初學記七藝文類聚八
納陽谷之所吐兮初學記陽作湯遇萬山以左廻兮初學記遇作過萬作曼
嘉清源之勢愷兮初學記愷勢二字倒

筆賦初學記二十一藝文類聚五十八
此賦首有缺文初學記又別引蔡邕筆賦云昔蒼頡創業
翰墨作用書契興焉夫制作上聖立憲者莫先乎筆詳原
其所由究察其成功鑠乎煥乎弗可尚矣凡四
十三字編古文苑者失於採錄今附藏于此

彈棊賦藝文類聚七十四
榮華灼爍此賦首有缺文御覽七百五十五引蔡邕彈棊賦云大張局陳裝取法武備因嬉戲以肆業礕安以潔設茲文石其表如砥采若錦繡平若停水理光澤滑不事可殷乘色行巧撲險用程凡五十三字文苑者失於採錄今附於此於是列象雕華逆麗藝文類聚有基字無逆字依下然後
我製此字誤當依九卷本作學

短人賦初學記十九

王粲浮淮賦初學記六藝文類聚八
乃作斯賦云命粲同作九卷本此序在魏文帝浮淮賦前無命粲同作四字迅流典
潭濟波動長瀨潭漫波動長瀨六字初學記按九卷本淮賦正文但有迅風興濤四字以初學記考之章氏所引割裂顛倒則章氏入之藝文類聚中以此亦合此迅風作風流乃傳寫之誤而
如舟徒之巧極如當作加九卷本尚不誤飛驚波以高鶩飛當作凌九卷本尚不誤酒元敕於大輿大當作一九卷本尚不誤

羽獵賦初學記二十二藝文類聚六十六
威典竭作藝文類聚作咸興咸典潤頸破頗藝文類聚作頗不合韻初學記作頰又作頰並

柳賦初學記二十八
豈駕馳而不癈初學記馳作逝

陸機思親賦初學記十七藝文類聚二十按九卷本無此篇章氏補入
指南雲以寄欽欽當依藝文類聚作款眷矣紛其下積寘當依初學記作積悼
落葉之去枝藝文類聚枝作枚感明發之所懷此下藝文類聚有居辭安而感苦眷循慈母之先蹤此下藝文
引約而推豐忘天命之晚蔡兩鞠子
之遠融凡二十四字章氏失於採錄同歸
類聚有天步悠長人道短矣異途
無早晚矣凡十六字章氏失於採錄

左思白髮賦藝文類聚十七御覽三百七十三
甘羅乘軫御覽軫作軒何子之娛娛當依御覽作愚隨時之變御覽變作宜

庾信枯樹賦藝文類聚八十八
昔之三河徙殖藝文類聚作植木魅睗睒山精妖孽藝文類聚引此二句在育
流斷節之下

謝朓遊後園賦藝文類聚六十五
左蕙巘兮彌望巘當作峴九卷本尚不誤

卷八

漢昭帝黃鵠歌西京雜記一
自顧非薄非當作菲九卷本尚不誤

淋池歌拾遺記六

靈帝招商歌上同
千年萬歲嘉難踰嘉當作喜九卷本尚不誤

武帝落葉哀蟬曲拾遺記五

柏梁詩藝文類聚五十六按此聯句之始也九卷本但注官名與藝文類聚合章氏妄以其人實之後人遂疑此詩爲依託失考甚矣
蠻夷朝賀常舍其常舍二字誤當依藝文類聚作會朔

諸葛亮梁父吟藝文類聚十九樂府詩集四十一

李陵錄別詩御覽八百十四藝文類聚二十九又九十文選西都賦注
朝發天北隅御覽北隅作池北暮聞日南陵聞字誤當依御覽作宿欲寄一言
去御覽去作書

蘇武答詩
愴愴難久懷愴愴九卷本作愴恨
別李陵藝文類聚二十九又御覽九百十九以爲李陵贈蘇武詩其第三第四句作我當留斯館子當歸故鄉

孔融臨終詩

離合作郡姓名字詩藝文類聚五十六
海內有截隼逝鷹揚內當作外九卷本尚不誤云隸體截作戩見洪釋又尚碑頃千里

六言詩

雜詩
飄飄安所依 飄飄九卷本作飄颻
秦嘉述婚詩 初學記十四 按九卷本無此詩章氏增入下六詩同
王粲思親爲潘文則作 初學記二十七 藝文類聚二十
曹植元會詩 初學記四 藝文類聚四
閭邱冲三月三日應詔詩 初學記四 御覽三十 藝文類聚四
升陽潤土 二字藝文類聚倒 鼓枻行謳 藝文類聚作刪 樂只君子今日惟
康 藝文類聚作樂今日君子惟康酒
裴秀大蜡詩 初學記四 藝文類聚五
立象改式 立字誤初學記藝文類聚並作玄 度衆更新 度字誤初學記藝文類聚並作庶 此下藝文類聚有宣力菑畝洁觴祭蒸
介茲景福 初學記藝文類聚並作介茲嘏福 於茲蒸黎
朋二句章氏失於採錄 摻袂成幕 藝文類聚摻作攘
王粲雜詩 藝文類聚二十八
七哀詩
程曉嘲熱客 御覽三十一 又三十四
道里無行車 御覽里作路 只今能幟子 御覽只今作今世 安坐正咨嗟
喈喈吟何多 御覽此下有若爾問居止極那二句 疾作疢 莫謂爲小事亦是一大瑕 御覽大瑕作爲一瑕 搖扇髀中疾
卷九
王融侍遊方山應詔 九卷本方山上有西字
遊仙詩 第三首見樂府詩集六十四題神仙篇
清鳥鶩高羽 清當作青注中倚不誤
奉和南海王詠秋胡妻 樂府詩集三十六題秋胡行
幽閨積思生 樂府幽作空 川山雖難越 川山二字誤倒當依樂府作山川 契闊彌
新故 樂府作迷 朔風禍上發 樂府禍作撊 振芳肢路隅 樂府肢作岐 數遊
車及枌巷 樂府及作反 披帷惕有忘 樂府忘作望 彼美後來儀 樂府後作復
棲元寺聽講畢遊邸園
蘭文馥芳臭 樂府作蘭
別蕭諮議 文苑英華二百八十六 初學記十八 玉臺新詠四
臨風長楸浦 文苑英華浦作渚 九卷本亦作渚 章氏以英華本作渚
聊訪狎鷗渚 英華注云一作浦 惆悵瞻華池 英華作惆然 章本亦作不知英華池
言終託何 二字誤當依英華作可 衿袖三處隔 玉臺新詠作記並折 敬矣
事容光 記事並作 杜若空爲芳 玉臺新詠並作自

蕭諮議行答
蕭記室琛應教 藝文類聚二十九
詠此式微歲 九卷本此上空一格蓋章氏以意補也藝文類聚作俟我式微歲
王融和王友古意 玉臺新詠四
巫山采雲合 玉臺新詠合作沒 寸心鬱紛蘊 玉臺新詠作氛氳
餞謝文學 謝宣城集四
滄汨背吳湖 九卷本湖作湖 灑淚與行波 謝集作烟
謝文學答上同
王融寒晚敬和何徵君點
別王丞僧孺
范雲學古貽王中書 此詩已見文選
獨嗣淩北海 文選作遊 翻飛出南皮 文選作轉
王融雜體報范通直
沈右率座賦三物爲詠 玉臺新詠四 又五初學記十六又二十五
幸得與君綴 玉臺新詠作珠 又並以此詩爲王融作與古文苑九卷本不合
王融奉和月下
奉和秋夜長 玉臺新詠十 樂府詩集七十六
秋夜長 玉臺新詠長下有復二字
四色詠 藝文類聚五十六
奉和纖纖上同
半白半黑鴻翔翌 鴻當作燕注中倚不誤
奉和代徐 玉臺新詠十 樂府詩集六十六
詠梧桐
詠池上梨花 詩九卷本無此詩章氏增入
劉中書和
阻雪連句遙贈和 謝宣城集五
木蘭詩 文苑英華三百三十三 樂府詩集二十五
促織何唧唧 英華作唧唧復唧唧 可汗問所欲
木蘭不用尚書郎 英華作木蘭不用尚書郎 願馳千里足 英華下
開我東閤門 九卷本閤作閣
卷十

漢高祖手敕太子
晉明帝啟元帝
鄒長倩遺公孫賢良書 九卷本無此篇章氏增入
董仲舒詣丞相公孫宏記室書
推須賢佐 推當作惟九卷本尚不誤 謂之人心 人當作仁九卷本尚不誤
楊雄答劉歆書
及成都城四隅銘 方言作隅 且休脫直事之繇 且字誤當依方言作且
張伯松不好雄賦頌之文 按方言作誦 誠雄散之會也
長而不以功顯於縣官 著訓此於帝籍
但言詞情覽翰墨爲士 方言作事
可以忘 則縊死以從命也
長監所規 繡之就死以爲小
鄒炎遺令書
必使其言不愧 按此下不當有格字
王粲爲劉表與袁尚書
若存若忘 志字誤當依後漢書作亡 周公有商奄之軍
公遺恨之負 告所以翦除災害 當惟曹氏是務
今青州天情峭急 憂谷劣 以卒先公恨
曹公與楊太尉書
八節角桃杖一枝 御覽七百十引作銀角桃杖
百匹 官絹五
四望通幰七香車一乘
羅縠裘一領
楊太尉答曹公書
近間慰之日
曹公卞夫人與楊太尉夫人袁氏書
賢郎輔佐 房子官錦百斤
楊太尉夫人袁氏答書
莫不感戢

魏文帝與鍾繇九日送菊書初學記四御覽三十二按九卷本無此篇章氏增入
惟芳菊紛然獨菲初學記作至於芳菊紛然獨榮御覽同惟榮作芳

卷十一

董仲舒郊祀對春秋繁露十五
騶犢未能勝秩之食繁露未能下有勝字秩作豢成王幼繁露幼作立成王
分曾郊也繁露成王上有故字陛下乃奉使九卿繁露本字誤當依繁露作奉臣仲
舒日死以問繁露日作昧

雨雹對西京雜記五
元光元年二月二當作七九卷本尚不誤故謂正陰之月謂下脫之字當依西京雜記補
陽陰之時雖異西京雜記陰陽二字倒純陽則無陰氣西京雜記無氣字下句一例
其尤者西京雜記尤作著故人得其暖而蒸成雪矣面下脫上字當依西京雜記補

鄒炎對事
而桓譚以吳之篡弑滅亡此六字九卷本作夫差以喪其國豈由季札九卷本豈作咎
君可以死易生死生二字當依公羊傳互易之猶可善乎可九卷本作何

樊毅乙復華下民租田口算狀二隸釋
掾臣條屬臣準隸釋準作淮書佐臣謀去愍太守上祠西岳乞差
一隸釋無此二字縣賦發隸釋此下有字復華下十里以內民租田口
算狀隸釋上三十六字在狀文後冬十二月九卷本無冬字與隸釋合狀書隸釋狀字作誤
上卷本尚二字九卷本脫上字下春秋示讖隸釋作禾神親民譖隸釋正作謗諫書言
九卷本無下常字與隸釋合常充肥下常作當與隸釋合用穀槀三十
餘斛十字誤九卷本作千與隸釋合乞差諸賦役役字隸釋無復華下十里以
內民租田口業隸釋業作算

卷十二

董仲舒山川頌繁露十六頌作扶
混混泫泫繁露泫泫作泓泓循微赴下繁露循作緣鄣防止之能淨淨
繁露止之作山鄣

班固車騎將軍竇北征頌
武旗符蜺衛鷄旄超黃碩九卷本竇作竇又藝文類聚五十九引作武旂冒日雲鵬長毛
鹿走捸嶰阺九卷本阺作阺四行分仕仕九卷本作任

黃香天子冠頌初學記十四御覽五百四十
皇帝將加元冠初學記御覽並作元服擁太蔟之楨鍾楨字誤初學記御覽並作庭
庭作黼屏而鼎轉既爽商之君王轉既二字並誤初學記御覽並作韓偱

同

傅咸皇太子釋奠頌初學記十四按九卷無此篇章氏增入
企茲良辰卜近于中此二句初學記在希心下按初學記所引亦不全藝文類聚三十八引此文修作備又知此
乃修嘉薦以不合藝文類聚所引可見也藝文類聚所引此上有皇二十四字若虛變雖聖章聚生而知之于彝
以瞻聖功是以能而問二十四字章氏失于采錄依初學記當作
翻作

王粲太廟頌初學記十三
郡鄲淳魏受命述藝文類聚十
旅力戮心藝文類聚戮作勠力煌煌厥熾藝文類聚九卷本亦作熾作燁信帝
位之壯業藝文類聚位作者氣祲不作藝文類聚氣作氛

卷十三

王粲正考父贊初學記十七
張超尼父贊初學記十七藝文類聚二十此賦末有缺文選注並引作尼父頌蓋章氏於黃鵠賦偶有遺漏又以所引十六字為古文苑所遺而附於此者非也乃今於禮衍凡十六字編入古文苑故失於采擇此誤
蔡邕焦君贊藝文類聚三十六
班固泗水亭碑銘藝文類聚十二
皇皇聖漢藝文類聚聖作炎寸天尺土天字誤九卷本與藝文類聚合作建號宣
基宣字誤九卷本與藝文類聚合作列士封功士當作土九卷本尚不誤

十八侯銘
天賦庭直九卷本作德行不匿邪匿九卷本作匿
馮衍車銘初學記二十五藝文類聚七十一
傅毅車左銘藝文類聚七十一御覽七百七十三又文選東京賦注以為崔駰作
虞氏作車作御覽作夏氏車不內顧文選注車中不內顧
車右銘初學記二十五藝文類聚七十一御覽七百七十三
越戒致約御覽作戒
車後銘藝文類聚七十一御覽七百七十三
張衡緩笥銘初學記二十六按九卷本無此銘章氏增入下二銘同
南陽太守鮑得御覽七百十一引作鮑德吏理笥御覽理作治此唐人避諱改
胡廣笥銘上同
承此印紱初學記紱作紱並不合韻帝命所咨初學記咨作資北堂書鈔百三十一亦作
資
印衣銘上同

克厭帝心初學記作克當厭心北堂書鈔百三十一同
崔駰仲山父鼎銘
樽銘藝文類聚七十三
䥶銘藝文類聚七十
李尤孟津銘藝文類聚九又初學記六引作河銘按九卷本無此銘章氏增入
洛銘初學記六
井銘藝文類聚九
小車銘初學記二十五藝文類聚七十一御覽七百七十三
漏刻銘初學記二十五
序以崇熙初學記序作帝
蔡邕警枕銘藝文類聚七十御覽七百七
居安問傾御覽問字誤當依作慮
樽銘藝文類聚七十三
弗愆以淫藝文類聚愆作衍
王粲無射鐘銘初學記十六引作蔡邕無射鐘銘延即與之誤與初學記正合此章氏依蔡集改也又北堂書鈔百十二引王粲鐘銘云中作重二千斤入百十有二斤無射鐘建安二十一年劉有八斤附作今入之序議蓋于此即二
刀銘藝文類聚六十按九卷本無此銘章氏增入
質象有呈文選七命注有作以

卷十四

揚雄冀州牧箴初學記八藝文類聚六入
夾以碣石夾字誤當依藝文類聚作表焎沄如湯文選思元賦注焎作汯
兗州牧箴上同
青州牧箴上同
徐州牧箴上同
揚州牧箴上同
陽烏攸處御覽九百十三引作居
荊州牧箴上同
曰我在帝位初學記無我字
豫州牧箴上同
田田相挐挐字誤初學記作拏九卷本亦作拏
益州牧箴上同
雍州牧箴上同

幽州牧箴 上同
偵菆旦崙 注云菆一作隅按隅字誤初學記引作嵎 莫敢不來匡 匡當作臣九卷本尚不誤
隴山徂以 二字當依初學記乙轉九卷本尚不誤
追于獯鬻 追當作迨九卷本尚不誤 東陌𢤱貊 陌當作限九卷本尚不誤 侲我邊萌
初學記作侵我邊甿
并州牧箴 上同
宗周罔職 初學記作宗幽罔識
交州牧箴 上同
池𤀹瀕乾 九卷本瀕作頻與召閔詩正合

卷十五

楊雄光祿勳箴 初學記十二
議士充庭 初學記議作義
衛尉箴 初學記十二藝文類聚四十九
國有以固 有以二字當乙轉九卷本尚不誤 閈槃𢦏捜戟者不誰 初學記捜作詔
誰作推
太僕箴 上同
而野有餓殍 初學記殍作莩
廷尉箴 上同
刑者平道 道字不合韻當依初學記作市 是剶是剖 剶字不合韻當依初學記作割 入莫
予奈 初學記作人其莫奈
大鴻臚箴 上同
宗正箴 初學記十二
周譏戒女 戒當作戒九卷本尚不誤
大司農箴 初學記十二藝文類聚四十九
姬卒以痒 初學記作周卒以悴 泣血之有 有字誤初學記作求九卷本又作未
少府箴
其僚率舊 其當作共九卷本尚不誤
執金吾箴
將作大匠箴 藝文類聚四十九
城門校尉箴
上林苑令箴 御覽二百二十
芒芒大田 文選東京賦注引作大田御覽同 山有徑陸 徑字誤九卷本作徑御覽又作陵
共田徑游 顏千里云共當作失徑當作淫即離騷之昇淫游以佚用也

司空箴 藝文類聚四十七又初學記十一以此箴為崔駰作按後漢書云揚雄作十二州二十五官箴其九箴亡闕文心雕龍稱卿尹州牧二十五篇則比范氏所見又少三篇矣不應古文苑所錄尚有二十八篇自此以下當為崔駰崔瑗之作無疑也
王路斯荐 初學記荐作孽 宰臣司土 宰九卷本作官
太常箴 藝文類聚四十九又初學記十二以此箴為崔駰作
不如西鄰麥魚 西鄰下脫之字當依九卷本補
尚書箴 藝文類聚四十八
博士箴 藝文類聚四十六
故孔子觀夫大學而知為王之易易 藝文類聚大字作人二字又易字不重
而袛席平還師 平當作乎此用大戴記王言篇語也師與擾韻章注於平字絕句誤甚

卷十六

崔駰太尉箴 初學記十二藝文類聚四十六
河南尹箴 藝文類聚六
四方是營 御覽二百五十二引作四方之經又此箴有缺文御覽所引多爰作卿士以尹王州風化攸興商周承流四句御覽以此箴為揚雄作北堂書鈔七十六引萬國承流句仍作崔駰不誤
司徒箴 初學記十一藝文類聚四十七
仁德是興 興藝文類聚作哀 亂茲黎烝 二字藝文類聚倒 靡息靡遑 此下藝文類聚有恪恭爾職以勤王撫二句獨古文苑者失于採錄 無曰余侍 侍初學記作余 豐其折
右 豐初學記作有折記作肱 徒臣司衆 衆初學記作農
大理箴 初學記十二
九刑允理 刑字誤九卷本作州初學記亦作州乃以左傳夏之本周有亂政而作九刑 凶旅斯并 并初學記作族 余折于泰 泰九卷本尚不誤 無遂爾心
以速以亟 初學記亟作亟 天鑒在顏 顏初學記作類 福善災惡
崔瑗東觀箴 上同
關都尉箴 初學記七
河隄謁者箴
尚書箴 初學記十一
虞登八元 九卷本元作凱初學記亦作凱 舉以無私 此句誤初學記作舉淑其私
北軍中候箴
司隸校尉箴
郡太守箴 藝文類聚六
此箴有缺文文選赭白馬賦注引大漢遵周化洽九區二句

胡廣侍中箴 初學記十二
侍中司中 侍下中字九卷本作臣
崔寔諫大夫箴 初學記十二寔下有字
逆于周厲 初學記注逆當作逆 敢告執獻 獻當作憲九卷本尚不誤 按藝文類聚四十八又以此箴為崔寔作
張華尚書令箴 初學記
本無此篇當氏增入丁篇同
王我王猷 初學記藝文類聚注並作闕
傅元吏部尚書箴 初學記十一
明明王範 藝文類聚四十八範作軌 睠不指耶 指字誤當依初學記作恆

卷十七

董仲舒集敘
使相膠西王 膠西王三字當重 泰服其德 九卷本尚不誤
王褒僮約 初學記十九藝文類聚三十五御覽五百九十八
奴父許人 御覽作奴大作人 子郎決賈券之 子下脫淵字之當作云御覽並不誤
夫時戶下 擀奴便了 裁盂鑿井 井字誤當依藝文類聚作斗
刻大枷 垂鉤刈芻 鉤字當依藝文類聚作釣
沃不酪 任酤釀 黏雀張
烏 淩國縱魚 資除當潔
焚槎發等 調治馬驢
鋪巳蓋藏 上至江州下到煎主為府掾求用錢
推紡惡販棕索
武陽買茶 楊氏池中擔荷
多作刀弓持入益州貨易牛羊
奴自交精慧 斷槊裁
若殘 石礨薄岸 四
轅 日暮以歸
月當坡 十月收豆 八赤
當編蔣織箔
為行 椅盾曳舒 若有私
飲 事事當關白 詞窮咋索
當如王大夫言 早知當爾

班固奕旨（藝文類聚七十四）

神明德也（御覽七百五十三作神明之德也）危之正也（危字誤當依御覽作道）

蔡邕篆勢（初學記二十一藝文類聚七十四）

或規文斜列櫛比龍鱗（藝文類聚作或象龜文或比龍鱗御覽七百四十九引此文合）

長短副身（藝文類聚作長短趣身此下有缺）爲學藝之範閑（初學記作閑當依）嘉文

德之宏懿（此下有缺初學記之下有思字當依初學記補之字指之）

黃香責髯奴辭（初學記十九）

隨風飄飄（下飄字當作颻九卷本尚不誤）則論說唐虞（二字當依初學記作唐與下減商乙轉）

相如以之閑都（閑都初學記作都雅）爲子髯（此下有者字初學記有者字）

魏敬侯碑陰文

形坦而背卑（九卷本坦作垣誤章注本作垣字解然）

卷十八

漢樊毅脩西嶽廟記（隸釋二）

以其能興雲雨（隸釋無其字）柴燎煙（隸釋煙作禋此字理九卷本尚不誤）惟鏡祿之報（下字隸釋作慶）

與縣令先黨（黨當作讜隸釋作讜九卷本尚不誤）乃上復十里內工商

巖賦（巖當作嚴九卷本尚不誤當依隸釋）風雨應起（此字隸釋作時當依）垂曜靈軫（二字隸釋作

存有昭識（字隸釋作誤當依）泰氣推否（否字隸釋作

洪波況臻（九卷本況作汎）川靈既定（字誤當作永）本枝

惟百靈則有攸濟遂奉神祀（祀字不誤當作禋下同）建又室宇

衛顗西嶽華山亭碑（上同）

歲在戊子（隸釋作字當依）宏農太守河南樊府君（二字隸釋作縣南）

詔書奉詞（隸釋作祠當依）齊堂遐徑（隸釋作堂）清齊無處（注云清處作清）

甄彥玄后命卿（當依九卷本作后）斯度椅郞（隸釋作后）萬祚來迎（隸釋作來）既成有元（此字當依隸釋作尤）尤尉隴西

甄璆（卷本尚作不誤九）

張昶西嶽華山堂闕碑銘（初學記五藝文類聚七）

聖人廢興（聖人藝文類聚作主人）若廢奚奇蟲（初學記作蟲）有缺焉（九卷本有缺）

上有（上有字）

王延壽桐柏廟碑（隸釋二）

從吳吉誰（隸釋作譔）務潔沈祭（隸釋作蓋祭）遺行承事（此句誤當作）

依隸釋作飾治華蓋（卷本亦作飾）躬進牲牷（隸釋作三牲）

異祥昭格（隸釋作嘉）黎庶預祉（隸釋作頹）聖賢立式（碑文上所二錄）

字（下二字誤作晝夜洪氏云此碑又有一正書者蓋以二碑）

（參作萃故與晝夜字誤作立式凡十數字漏古文苑書華誤）

（隸釋定不同當作立隸釋定）

（集本當作誤九卷本尚不誤）

蔡邕九疑山碑（藝文類聚七）

定爲四瀆（隸釋作式）懷君惠眠（作隸釋）匪恭匪力（作隸釋作躬古文苑恭者）扶老攜集

卷十九

楚相孫叔敖碑（隸釋三按九卷本無此篇章氏增入）

列物於盛（隸釋作滅）世爲立姬（隸釋作誤當依）優曠樂業（隸釋作營）孟故楚之樂長（楚字隸釋作故）野無螟

佩（隸釋作佩）卒後數年（此字隸釋作當依）卽來其子而加封焉（隸釋作邁）

滑鄕（隸釋作卽鄕字下隸釋有）卽歲遷長後太守（隸釋作故此字當作）送封

放藉祭祠（隸釋作文攷）（按此也注誤）

漢故中常侍騎都尉樊君之碑（隸釋）

字子佑（隸釋佑作祐古文苑作佑）爲天下（集古錄作天下當依）

然後慷慨（此下...）於王室（隸釋作並）並已高營處

鄕校（按隸釋九卷本已作鄕）兼典記傳（隸釋作典）元從儀史（隸釋作從）以兄弟並盛（依隸釋作）

（本當作不誤）（按隸九卷）

遷贈（卷本尚作不誤）魂神遷佚（隸釋作佚）軀艾追賵（卷本當作不誤九）

湖陽邑長劉修（卷本作修當依）

漢金城太守殷君碑（卷本未當作未）未昭千億

上郡之陽人（卷本之當作不定誤九）

後漢鴻臚陳君碑

然後研幾道奧（九卷本道下空一格此與文類聚四十九引蓋章氏以意補也按藝文類聚作）閒名心要（瞿九卷本與禮記合作）四府並辟

不坐該（此字誤當依文類聚作悉）

河間相張平子碑

大泯斯道（九卷本作大天以旋闕閭作九卷本閒）

曹娥碑（會稽典錄）

訴伸告哀（九卷本作伸當依藝文類聚作神）外孫虀臼（此下九卷本又有年後碑家當隨江中二首）

（蘭不作一亘作王注云一作匹）

卷二十

揚雄元后誄

登涉帝位（涉字誤當作陟九卷本亦作陟）戴勝降桑（桑字不合依藝文類聚十五作勝）

（文當作）肇初配先（先字當依九卷本作元）帝致友屬

（卷本作桑當依）躬儷執曲（藝文）

（二字據求誤闕疑）

傅毅北海王誄（藝文類聚四十五此文不全文心雕龍誄碑篇引白日幽光雰霧杳冥二句）

永平七年（七作六藝文類聚）於惟孝英列俊（惟字誤藝文類聚作是）

魏文帝曹倉舒誄（上同）

雕斯俊英（藝文類聚雕作凋）

卷二十一

賈誼虞賦（初學記十六又御覽五百八十二引賈誼簴賦曰攫拏以瓔虱負大鍾而欲飛）

劉向請雨華山賦

鹿膺（九卷本作鹿胸）佛持（九卷本作特）

劉歆甘泉宮賦（藝文類聚六十二）

芳肸蠁之依斐（藝文類聚作依依）

傅毅琴賦（初學記十六藝文類聚四十四）

歷松岑而將降（藝文類聚松作崧按文選琴賦注引傅毅琴賦云時促均而增徵拔角徵而控商又云明仁義以厲己故永御而密四句不知連屬何文附識于此）

蔡邕協和昏賦（初學記十四）

男女德乎年齒（初學記得作德）駿駓加畢（此字誤當依初學記作驊）阿傅御竪

（此字誤初學記作監九卷本亦作監）

琴賦（藝文類聚四十四北堂書鈔百九十六初學記十六以文選諸書所引又皆割裂不全今按此賦文義脈絡補正錄存二十三句）

爾乃言求茂木周流四垂觀彼椅桐層山之陂丹華煒燁

綠葉參差甘露潤其末涼風扇其枝鸞鳳翔其顚元鶴巢

其岐考之詩人琴瑟是宜（此十二句原缺依藝文類聚補）爰制雅器協

之鍾律通理治性恬澹淸溢（此四句原缺依北堂書鈔補）爾乃淸聲發兮五

音既平（此二句原缺依文選注補）

音舉（原作依文選注乃二字原缺依藝文類聚補）繁絃既抑雅韻乃揚仲尼思歸鹿鳴三

（弦原作絃依北堂書鈔補）撫

閒關九絃山入律呂屈伸低昂十指如雨（此四句）

（原作依文選注）

然後哀聲既發秘弄乃開左手抑揚右手徘

徊抵掌反復（原缺依文類聚指作）抑按藏摧一彈三欷淒有餘哀（此二句原缺依北堂書鈔補）

於是繁絃既抑雅韻乃揚仲尼思歸鹿鳴三

章梁甫悲吟周公越裳青雀西飛別鶴東翔飲馬長城楚

曲明光楚姬遺歎雞鳴高桑（此二句原缺依藝文類聚補）走獸率舞飛

鳥下翔感激弦歌一低一昂於是歌人恍惚以失曲舞者

亂節而忘形哀人塞耳以惆悵轅馬蹀足以悲鳴荷斯樂

之可貴宜簫琴之足聽 此可疑有誤字後已上六句原缺依北堂書鈔補

胡栗賦 初學記二十八藝文類聚八十七並引作傅元栗賦

凝育榮之綠英 初學記育作青 似翠玉之清明 初學記清作精 適禍賊之

災人兮 藝文類聚適作遹

述行賦 藝文類聚二十七按此賦見蔡中郎集全篇有序千有餘言章氏不能補足而誤置末卷何其疎也今以

蔡集現存故不具錄

魏文帝浮淮賦 初學記六藝文類聚八

王粲大暑賦 藝文類聚五初學記三十四

獸狼望以倚喘 此上御覽有或赫𤈦以癉炎或[illegible]然而熾蒸二句 烏垂翼而弗翔

此下御覽有根生苑而[illegible]炎發含血而不能當二句 汗雨下而霑裳 此下御覽有就清泉以自沃猶

淟涊而不涼體[illegible]以於邑心[illegible]肉而[illegible]慢四句

曹植述行賦 初學記七

徘徊湯波之若焚 初學記作偕湯[illegible]之若焚

劉楨大暑賦 藝文類聚五

咸漢參乘步來 步來二字當依九卷本乙轉注中尚不誤

應瑒靈河賦 初學記六藝文類聚八

涉津洛之阪泉 此下初學記有兮字與上下文一例 播九道之中州 之當作乎九卷

本尚不誤又北堂書鈔百三十七引應瑒靈河賦云飛[illegible]白鷁越舲躍浪沂沿激水帆花如林四句不知逸屬何文

附識于此

[illegible]穀東巡頌 藝文類聚三十九又初學記十三北堂書鈔百二十並以此頌爲崔駰作

嗣漢興 興字不合韻當依初學記作勳 徵邇而造自 敢迺二字誤當依藝文類聚作道鹵九卷

本亦作鹵 建搘霓之旌旄 初學記揣作翠此下又有三軍霆激羽騎火列天動雷震隱隱轔轔四句

章氏失于採錄 聘東作之上游 御覽五百三十七聘作躬游作務此下又有始入正於南行一句

蔡邕東巡頌 初學記十三藝文類聚三十九御覽五百三十七並以此頌爲班固作

遵奉光武 藝文類聚作世祖 休徵乃降 此下御覽有事大而瑞盛蕤非一小臣所在感速二

句按在字誤 陶素質 初學記作練質素又二十二引班固東巡頌云乘輿動色翠后屏氣膺騎齊鏤千乘

渾遹凡十六字章氏失於採錄

南巡頌 同上

爰暨一十 初學記藝文類聚爰並作系藝文類聚此下有帝典二字 又 建日月之旂旐

藝文類聚作遐列宿衛藝元御覽同

允惟文 藝文類聚三十五

無以自任 九卷本自下空一格此任字蓋章氏以意補費解并不合韻

[illegible]記

嚴陵集

董棻編

嚴陵集序

詩三百篇。大抵多本其土風而有作。聖人刪取各繫其國。如二南皆正風也。周召既分陝而治。則繫詩有不得而同。三國當變風之始。邶鄘既并於衞。邶居衞北。而詩有北門。以與出門而北歸於邶也。鄘居衞東。而詩有載馳。以興東徙渡河而處於漕也。衞在河之北。而詩有河廣。以興杭葦而南適於宋也。是三者。皆衞詩。而以土風之異。隨其國繫之。其它蓋可類見。使夫後世觀詩者。因土風而知國俗。則秦勇豳怨鄭淫魏褊。皆自乎此而得之矣。近代有裒類一州古今文章敍次以傳者。其亦得聖人之遺意與。自東漢之末。孫氏據有吳粵之墟。始分歙縣之地。建爲新安郡。逮隋而更郡名。新定大業改爲睦州。唐初。即桐廬縣別置嚴州。尋廢州。以縣來隸。至國朝宣和中。始復今名。蓋以子陵釣臺爲是邦重。故以名州。州境山水。清絕著稱。自古歷攷前代朱太守。以文學備應對之臣於西京。後世則有皇甫持正、方雄飛、李德新、施肩吾、徐凝、成以詞章名世。文爲世傳。而記詠其鄉里爲多。今代如江民表全名直節。見推於時。文采蓋其餘事。至於騷人名士過焉而賦者。在晉則謝康樂。梁則沈隱侯。唐則李太白、孟浩然、白樂天、羅隱。國朝則梅聖俞、蘇子美、龎莊敏公、王文公。其牧守之有文。在梁則任彥升。唐則杜紫微。國朝則范文正公、趙清獻公。以至呂子進、蔡天啓。又如張伯玉、錢穆父。皆嘗官於此者。率多賦詠。邦人傳諷。迨今不絕。而獨未有裒類而爲集者。雖有桐江集。止載桐廬一邑之文。而又繁冗不倫。人不甚傳。茲者棻與僚屬。脩是州圖經。搜訪境內

斷碑版。及脫遺簡編。務致訂正。既成書矣。因得逸文甚多。復得郡人喻君彥先。悉家所藏書討閱相示。又屬州學教授沈君傃與諸生廣求備錄。時以見遺。乃爲齒比而詳擇。凡自隋以上在新安郡者。自唐以後。迄國朝宣和以前。在睦州者取之。其未嘗至而賦詠嘗及此土。如唐韓文公。近世司馬溫公、蘇東坡、黃魯直。蓋不得而不錄也。其有名非甚顯。嘗過而賦焉。一篇一詠。膾炙人口者。蓋亦不得而遺也。嗚呼。其亦庶幾詩人本其土風之作。而聖人各繫其國之遺意乎。乃若釣臺雙峙。高風絕企。古今歌詩銘記居多。稿之此集。有不容略。故總以州名而爲之標目云。紹興九年夏四月壬申。知嚴州事廣川董棻序。

嚴陵集

提要

謹案嚴陵集九卷。宋董棻編。棻、東平人。逌之子也。自署曰廣川。蓋欲附仲舒裔耳。紹興間。知嚴州。因輯嚴州詩文。自謝靈運沈約以下。迄於南宋之初。前五卷皆詩。第六卷詩後附賦二篇。七卷至九卷。則皆碑銘題記等雜文。棻自序謂嘗與僚屬條是州圖經。蒐求碑版。稽考載籍。所得逸文甚多。又得郡人喻彥先家所藏書。與教授沈傃。廣求備錄而成是集。中如司馬光獨樂園釣魚菴詩。本作於洛中。以首句用嚴子陵事。因牽而入於此集。未免假借附會。沿地志之陋習。然所錄詩文。唐以前人雖尚多習見。至於宋人著作。自有專集者數人外。他如曹輔、呂希純、陳瓘、朱彥、江公望、江公著、蔡肇、張伯玉、錢勰、李昉、扈蒙、劉昌言、丁謂、范師道、張保雍、章岷、阮逸、關詠、李師中、扈稱、孫沔、王存、馮京、刁約、元絳、張景修、岑象求、邵元、馬存、陳軒、吳可幾、葉棐恭、劉涇、賈青、王達、張縱、余闢、刁衎、倪天隱、周邦彥、羅汝楫、詹元宗、陳公亮、錢聞詩諸人。今有不知其名者。有知名而不見其集者。藉棻是編。尚存梗概。是亦談藝者所取資矣。惟棻序作於紹興九年。而第九卷中有錢聞詩浚西湖記作於淳熙十六年。上距紹興九年凡五十一年。又有陳公亮重修嚴先生祠堂記。及青瑞粟圖二篇。作於淳熙乙巳。重修貢院記一篇。作於淳熙丙午。亦上距棻作序之時凡四十七八年。則後人又有所附益已。非棻之本書。要宋人所輯也。

嚴陵集卷一

宋　董棻編

詩

七里瀨　謝靈運

羈心積秋晨。晨積展遊眺。孤客傷逝湍。徒旅苦奔峭。石淺水潺湲。日落山照耀。荒林紛沃若。哀禽相叫嘯。遭物悼遷斥。存期得要妙。既秉上皇心。豈屑末代誚。目覩嚴子瀨。想屬任公釣。誰謂古今殊。異世可同調。

新安江水至清淺深見底貽京邑遊好　沈約

眷言訪舟客。茲川信可珍。洞澈隨深淺。皎鏡無冬春。千仞寫喬樹。百丈見游鱗。滄浪有時濁。清濟涸無津。豈若乘斯去。俯映石磷磷。紛吾隔囂滓。寧假濯衣巾。願以潺湲水。沾君纓上塵。

嚴陵瀨

客客此峻極。參差百重嶂。清淺既漣漪。激石復奔壯。神物徒有造。終然莫能伏。

贈郭桐廬出溪口見候余既未至郭仍進邨維舟久之郭生方至

朝發富春渚。蓄意忍相思。涿令行春反。冠蓋溢川坻。望久方來萃。悲懽不自持。滄江路窮此。湍險方自茲。疊嶂易成響。重以夜猿悲。客心幸自弭。中道遇心期。親好自斯絕。孤遊從此辭。

清溪二首（此亦宛陵非天目溪程桐廬之清溪也編此殆誤予併不足述亦未至青郡也鈍樵識）　李白

清溪清我心。水色異諸水。借問新安江。見底何如此。人行明鏡中。鳥度屏風裏。向晚猩猩啼。空悲遠遊子。

清溪勝桐廬。水木有佳色。山貌日高古。石容天傾側。綵鳥昔未名。白猿初相識。不見同懷人。對之空歎息。

經七里瀨　孟浩然

予奉垂堂誡。千金非所輕。爲多山水樂。頻作泛舟行。五岳追向子。三湘弔屈平。湖經洞庭闊。江入新安清。復聞嚴陵瀨。乃在此川路。湍嶂數百里。沿洄非一趣。彩翠相氤氳。別流亂奔注。釣磯平可坐。苔磴滑難步。猿飲石下潭。鳥還日邊樹。觀奇恨來晚。倚棹惜將暮。揮手弄潺湲。從茲洗塵慮。

至七里灘作　李涉

遷客投于越。臨江淚滿衣。獨隨流水遠。轉覺故人稀。萬木迎秋序。千峯駐晚暉。行舟猶未已。惆悵暮潮歸。

入睦州分水路憶劉長卿

北闕忤明主。南方隨白雲。沿洄灘草色。應接海鷗羣。建德潮已盡。新安江又分。回看嚴子瀨。朗詠謝安文。雨過莫山碧。猿吟秋日曛。吳洲不可到。刷鬢爲思君。

送張十八歸桐廬　劉長卿

歸人乘野艇。帶月過江邨。正落寒潮水。相隨夜到門。

卻歸睦州至七里灘下作

南歸猶謫宦。獨上子陵灘。江樹臨洲晚。沙禽對水寒。山開斜照在。石淺亂流難。惆悵梅花發。年年此路看。

對酒寄嚴維

陋巷喜陽和。衰顏對酒歌。懶從華髮亂。閒任白雲多。郡簡容垂釣。家貧學弄梭。門前七里瀨。早晚子陵過。

睦州送□贊師離畢還越

吹籟江上晚。惆悵別茅君。踏火能飛雪。登（一作吞）刀入（一作吐）白雲。晨香永日在。夜磬滿山聞。揮手桐溪路。無情水亦分。

按覆後貶官赴睦州奉贈苗侍郎制使

地遠心難遂。時危謗易成。羊腸留覆轍。虎口脫餘生。直氏偷金枉。于家決獄明。一言知己重。片議殺生輕。日（一作月）下人誰憶。天涯客獨行。年光銷蹇步。秋氣入衰情。建業（一作碑）知何在。長江問去程。孤舟百口淚。萬里一猿聲。落日看鄉路。空山向郡城。豈令冤積氣。千古在長平。

新安江送陸澧歸江陰

新安路人來去。蚤潮復晚潮。明日知何處。潮水無情亦解歸。自憐長在新安住。

酬皇甫侍御見寄時前相國姑臧公初臨郡

離別江南北。汀洲葉再黃。路遙雲共水。砧迥月如霜。歲儉依仁政。年衰憶故鄉。佇君宣室召。漢法倚張綱。

酬張夏雪夜發桐廬訪別途中苦寒之作

扁舟乘興客.不憚苦寒行.晚莫相依分.江湖欲別情.水聲冰下咽.砂路雪中平.舊劍鋒鋩盡.應嫌脫屣輕.

余補橋月下重遊

秋風颯颯鳴條.風月和和寂寥.黃葉一離一別.青山莫莫朝朝.空江淅出亭岸.老樹猶依斷橋.明日行人已遠.空餘淚滴回潮.

七里灘重送嚴維

秋風渺渺水空波.越客孤舟欲榜歌.手折衰楊悲老別.故人零落已無多.

赴新安贈別裴侍御

新安君莫問.此路水雲深.江海無行跡.孤舟何處尋.青山空向淚.白日豈知心.縱有餘生在.終傷老病侵.

酬李穆見寄

孤舟相訪至天涯.萬轉雲山路更賒.欲掃柴門迎遠客.青苔黃葉滿貧家.

新安江奉送穆諭德歸朝賦得行字

九重宣室召.萬里建溪行.事直皇天在.歸遲白髮生.用才身復起.親聖眼猶明.離別寒江上.潺湲若有情.

題元錄事開元寺所居

幽居蘿薜情.高臥紀綱行.鳥散秋鷹下.人閒春草生.冒風歸野寺.收印出山城.今日新安郡.因君水更清.

送張栩扶侍之睦州

遙憶新安舊.扁舟復却還.淺深看水石.來往逐雲山.入縣餘花在.過門故柳閒.東征隨子去.皆隱薜蘿間.

奉使新安自桐廬縣經嚴陵釣臺宿七里灘下寄使院諸公

悠然釣臺下.懷古時一望.江水自潺湲.行人獨惆悵.新安從此始.桂楫方蕩漾.回轉百里間.青山千萬狀.連崖去不斷.對嶺遙相向.夾岸黛秋色.沉沉綠波上.夕陽留古木.水鳥拂寒浪.月下扣舷聲.煙中采菱唱.猶憐負羈束.未暇依清曠.牽役徒自勞.近名非取向.何時故山裏.卻醉松花釀.回首惟白雲.孤舟誰復訪.

嚴陵釣臺送李康成赴江東使

潺湲子陵瀨.彷彿如在目.七里人已非.千年水空淥.

新安江上孤帆遠.應逐楓林萬餘轉.古臺落日自蕭條.寒水無波更清淺.臺上漁竿不復持.卻令猿鳥向人悲.灘聲山翠至今在.遲爾行船晚泊時.

使還七里瀨下逢薛承規赴江南貶

遷客歸人醉晚寒.孤舟暫泊子陵灘.憐君更去三千里.落日青山江上看.

重別嚴維

月色今宵最明.庭閒夜久天清.愁寂多年在宦.殷勤遠別深情.溪臨修竹煙色.風落高梧雨聲.耿耿相看不寐.遙聞曉柝山城.

新安非欲掛颿過.海內如君有幾多.醉裏別時秋水色.老人南望一狂歌.

寄劉員外　皇甫冉

南憶新安郡.千山帶夕陽.斷猿知夜久.秋草助江長.鬢髮應成素.青松獨見霜.愛才稱漢主.題柱待田郎.

發桐廬先寄劉八丈員外　李穆

處處雲山無盡時.桐廬南望轉參差.舟人莫道新安近.欲上潺湲行自遲.

耶溪書懷寄劉長卿員外寓睦州　秦系

時人多笑樂幽棲.晚起閒行獨杖藜.雲色卷舒前後嶺.藥苗新舊兩三畦.偶逢野果將呼子.屢折金釵亦為妻.擬共釣竿常往復.嚴陵灘上勝耶溪.

寄皇甫湜　韓愈

敲門驚晝睡.問報睦州吏.手把一封書.上有皇甫字.拆書放牀頭.涕與淚垂四.昏昏還就枕.惘惘夢相值.悲哉無奇術.安得生兩翅.

送皇甫湜赴舉　馬異

馬蹄聲特特.去入天子國.借問去是誰.秀才皇甫湜.吞吐一腹文.八音兼五色.主文有崔李.郁郁為朝德.青銅鏡必明.朱絲繩必直.稱意太平年.願子長相憶.

贈施肩吾　張籍

世間漸覺無多事.雖得空名未著身.合取藥成相待喫.不須先作上天人.

送施肩吾東歸

知君本是煙霞客.被薦因來城闕間.世業偏臨七里瀨.仙游多在四明山.早聞詩價傳人遍.新得科名到處閒.惆悵灞亭相送去.雲中琪樹不同攀.

西山即事奉寄故園徐處士　施肩吾

僕作江西少施氏.君為城北老徐翁.詩篇憶昔歡相接.顏貌如今恨不同.世界盡疑蔬上露.時人皆怕燭前風.唯余獨慕神仙道.芥子雖窮壽不窮.

桐廬應親論事交

擾擾應前走鼠燎.中有老人扶杖拜.天公聾耳不聞.猶為子孫爭地界.

秋日桐江送裴秀才歸淮南

怪來頻起詠刀頭.桐樹枝邊一葉秋.又向江南別才子.卻將風鼓過揚州.

題釣臺蘭若

山僧不釣臺下魚.幾年空寄臺邊坐.有時手把乾松枝.沿江乞得沙上火.

歸分水留贈王少府

仙吏飲冰多玉聲.新詩麗句道狂生.不愁日暮歸山去.故把隋珠入夜行.

過桐廬場鄭判官

滎陽鄭君游說餘。偶因榷茗來桐廬。陶冶山水引高步。曉煙風光隨夜車。算緡百萬日不虛。吏人叢裏唯淸耆。眼前橫製斷虹劍。心中暗轉靈蛇珠。有時退公兼退食。一聲長在朱軒側。胡商大鼻左右趨。趙妾細眉前後直。醉來引客上紅樓。面前一道桐溪流。登臨山色在室內。指點波光隨杖頭。東郭野人慵櫛沐。使將破艇升華屋。數杯酩酊不得歸。樓中便盍江雲宿。御彼江郎濕我衣。賴君借我貂裘歸。

夏日過從叔幽居

且將一葉繫垂楊。門對淸溪夏日長。林下喜逢靑竹杖。局邊輸卻紫羅囊。碧蹄驄馬御銜細。紅粉佳人絜橘香。伯仲歷官年盡少。那知不笑漢馮唐。

贈族叔處士

我家名士已無求。若見翔鴻便舉頭。紫石巖邊吟綉段。靑苔紙上落銀鉤。高人酒席稱無醉。細字經書讀未休。定是仙山足靈藥。年過八十轉風流。

游安禪寺　徐凝

欲到安禪游聖概。先觀涉塔出香城。樓臺有日連雲漢。谿谷無年斷水聲。倚竹竝肩靑玉立。上橋如蹋白虹行。傷嗟故寺碑交碎。不見梁朝施主名。

新安道中　杜牧

無端偶效張文紀。下杜鄉園別五秋。重過江南更千里。萬山深處一孤舟。

睦州四韻

州在釣臺邊。溪山實可憐。有家皆掩映。無處不潺湲。好樹鳴幽鳥。晴樓入野煙。殘春杜陵客。中酒落花前。

題新安八竹院小石

雨滴珠璣碎。苦生紫翠重。故關何日到。且看小山峯。

寄內兄和州崔員外十二韻

歷陽崔太守。何日不含情。恩義同鍾李。塤篪實弟兄。光塵能混合。擘畫最分明。臺閣仁賢譽。閨門孝友聲。西方像教毀。南海繡衣行。金橐寧回顧。珠簾肯一根。祇宜裁密詔。何自取專城。進退無非道。囘翔必有名。好風初婉軟。離思苦縈盈。金馬舊遊貴。桐廬春水生。雨侵寒牖夢。梅引凍醪傾。共祝中興主。高歌唱太平。

丹水

何事苦縈迴。離腸不自裁。恨聲隨步去。春態逐雲來。沈定藍光澈。喧盤粉浪開。翠巖三百尺。誰作子陵臺。

郡中有懷寄上睦州員外十三兄　歙州刺史邢羣

城枕溪流淺更斜。麗譙連帶邑人家。經冬野菜靑靑色。未臘山梅樹樹花。雖免瘴雲生嶺上。永無京信到天涯。如今歲宴從羈滯。心喜彈冠事不賒。

正初奉酬

翠巖千尺倚溪斜。曾得嚴光作釣家。越嶂遠分丁字水。臘梅遲見二年花。明時刀尺君須用。幽處田園我

有涯。一壑風煙陽羨里。解龜休去路非賒。

秋晚登發新定

解印書千軸。重陽酒百缸。涼風滿紅樹。曉月下秋江。嚴郡會歸去。塵埃終不降。懸纓未敢濯。嚴瀨碧淙淙。

除官歸京睦州雨霽

秋半吳天霽。淸凝萬里光。水聲侵笑語。嵐翠撲衣裳。遠樹疑羅帳。孤雲認粉囊。溪山侵兩越。時節到重陽。顧我能甘賤。無由得自強。誤曾公觸尾。不敢夜循牆。豈意籠飛鳥。還爲錦帳郎。網今開傅燮。書舊識黃香。姹女眞虛語。飢兒欲一行。淺深須揭厲。休更學張綱。

夜泊桐廬先寄蘇臺盧郎中

水檻桐廬館。歸舟繫石根。笛吹孤戍月。犬吠隔溪村。十載違淸範。幽懷未一論。蘇臺菊花節。何處與開樽。

嚴陵釣臺下作　權德輿

絕頂聳蒼翠。淸湍石磷磷。先生晦其中。天子不得臣。心靈棲顥元。歸冕猶緇塵。不樂禁中臥。卻歸江上春。潛驅東漢風。日使薄者醇。焉用佐天下。持此報故人。則知大賢心。不獨私其身。弛張有深致。耕釣陶天眞。奈何淸風後。擾擾論屈伸。交情同市道。利欲相紛綸。我行訪遺臺。仰古懷逸民。矰繳鴻鵠遠。雪霜松桂新。江沈去不窮。山色陵秋旻。人世自今古。淸暉照無垠。

宿桐廬館同崔存度醉後作　白居易

江海漂漂共旅游。一尊相勸散窮愁。夜深醒後愁還在。雨滴梧桐山館秋。

憑李睦州訪徐凝山人凝卽睦州之民也

郡守輕詩客。鄉人薄釣翁。解憐徐處士。唯有李郎中。

嚴陵集卷二

詩

桐廬山中贈李明府　孟郊

靜境無濁氛。清雨零碧雲。千山不隱響。一葉動亦聞。即此佳志士。精微誰相群。欲識楚一作此章句。袖中蘭茝薰。

題嚴光釣臺　歐陽詹

彊欐歷陳迹。悄然關我情。伊無昔時節。豈有今日名。辭貴不辭賤。是心誰復行。欽哉此溪曲。永獨英風清。

送友人喻坦之歸睦州　韓偓

歸心常共知。歸路不相隨。彼此無依倚。東西又別離。山花含雨潤。江樹逆潮欹。莫想漁樵興。人生各有爲。

送徐山人歸睦州舊隱　羅隱

君在桐廬何處住。草堂應與戴家鄰。初歸山犬翻驚主。久別江鷗卻避人。終日欲爲相逐計。臨時空羨獨行身。秋風釣艇遙相憶。七里灘西片月新。

嚴子陵　唐彥謙

嚴陵情性是真狂。抵觸三公傲帝王。不怕舊交嗔僭越。喚他侯霸作君房。

送劉崇假尉睦州建德縣　張祜

一命前途遠。雙曹公邑閒。夜潮人到郭。春霧鳥啼山。淺浦橫沙堰。高巖峻石斑。不堪仟倚檻。猶復夢升攀。

晚泊七里灘　許渾

天晚日沈沈。歸船繫柳陰。江村平見寺。山郭遠聞砧。樹密猿聲響。波澄雁影深。榮名將時事。誰識子陵心。

思桐廬舊居便送鑑上人　溫庭筠

莫道東南路不賒。思歸一步是天涯。林中夜半雙臺月。嚴光釣臺有東臺西臺。洲上春深九里花。桐廬有九里洲。綠樹遶村含細雨。寒潮背郭卷平沙。聞師卻到鄉中去。爲我殷勤謝酒家。

春日旅舍書懷　李頻

未識東西南北路。青春日月坐銷難。如何一別故鄉後。五度花開五度看。

及第後歸新定

家臨浙水傍。岸對買臣鄉。縱櫂隨歸鳥。乘潮向夕陽。苦吟身得雪。甘意鬢成霜。況此年猶少。酬身足自強。

春日思歸

春晴不斷若連環。一夕思歸鬢欲斑。壯志未酬三尺劍。故鄉空隔萬重山。音書斷絕干戈後。親友相逢夢寐間。卻羨浮雲與飛鳥。因風吹去又吹還。

逗壽昌過西嶺下贈婦

魏趺家前幾樹花。嶺西還有數千家。石斑魚鮮香銜鼻。淺水沙田飯繞牙。

自黔中歸新定

朝過春關辭北闕。莫參戎幕向南巴。卻將仙桂東歸去。江月隨人直到家。

貽友人喻坦之

從容心自別。飲水勝銜杯。共在山中長。相隨闕下來。修身空有道。取事各無媒。不信清平代。終遺草澤才。

白雲亭　羅萬象

一池荷葉衣無盡。數樹松花食有餘。剛被世人知住處。不如依舊再移居。

寄李頻　方干

衆木又搖落。望君還不還。軒車在何處。雨雪滿前山。思苦文星動。鄉遙釣渚閒。明年見名姓。唯我獨何顏。

途中逢孫幹因得李頻消息

灞上寒仍在。柔條亦自新。山河雖度臘。雨雪未知春。正憶同袍者。俄逢共國人。銜杯益無語。與爾轉相親。

題桐廬謝逸人江居

少小高眠無一事。五侯勳盛欲如何。湖邊倚竹寒吟苦。石上橫琴夜醉多。鳥自樹梢隨果落。人從窗外卸驅過。由來朝市爲真隱。可要棲身向薜蘿。

睦州呂郎中郡中環翠亭

為是仙才登望處.風光便似武陵春.開花半落猶迷蝶.白鳥雙飛不避人.樹影興餘侵枕簟.荷香坐久着衣巾.暫來此地非多日.明主那容借寇恂.

與鄉人鑑休上人別

此日因師話鄉里.故鄉風土我偏諳.一庭竹葉如溪北.半樹梅花似嶺南.山夜獵徒多信犬.雨天村舍未催蠶.如今休作還家意.兩鬢垂絲已不堪.

方著作畫竹

疊葉與高節.俱從豪末生.留傳千古學.研鍊十年情.向月本無影.臨風宜有聲.吾家釣臺畔.似此兩三莖.

莫發七里灘夜泊嚴光臺下

一瞬即七里.箭馳猶是難.檣邊走嵐翠.枕底失風湍.但訝猨鳥定.不知霜月寒.前賢竟何益.此地誤垂竿.

山中

散拙亦自遂.粗將猨鳥同.飛泉高濺月.獨樹迴含風.果落盤盂上.雲生簾箔中.未甘明主日.終作釣魚翁.

與清溪趙明府

清規暫趨府.獨立與誰親.遂性無非醉.求閒卻愛貧.林泉應入夢.印綬莫留人.王事閒多暇.吟求幾首新.

示鄉交

莫齒廿衰謝.逢人惜別離.青山前代業.老樹此身移.買藥將衣盡.尋方見字遲.如何鑷殘鬢.覽鏡變成絲.

題烏龍山禪師

暑夜月華猶冷澤.自知坐臥逼星宮.晨雞未暇鳴山底.蚤日先來照屋東.人世驅馳方丈內.海波搖動一杯中.伴師常住應難住.歸去仍須入俗籠.

題睦州郡中千峯榭

豈知平地似天台.朱戶深沈別徑開.曳響露蟬穿樹去.斜行沙鳥向池來.窗中蚤月當琴榻.牆上秋山入酒杯.何事此中如世外.應緣羊祜是仙才.

德政上睦州胡中丞

上德由來合動天.旌旗到日是豐年.蠶書已熟無人似.五字研成舉世傳.莫道政聲同宇宙.須知紫氣滿山川.豈唯里巷皆蘇息.猶有恩波及釣船.

與桐廬鄭明府

字人心苦達神明.何止重門夜不扃.莫道耕田全種秫.兼聞退食亦逢星.映林顧兔停琴望.隔水寒猨駐筆聽.卻恐南山盡無石.南山有石合為銘.

胡中丞蚤梅

不獨開花不共時.一株寒豔倚參差.陵晨未噴含霜朵.應候先開亞水枝.芬郁合將蘭並茂.凝明應與雪山賦.謝公吟賞愁飄落.可得更拈長笛吹.

山中寄吳璠

莫問終休否.林中事已成.燒餘憐火種.歲計付刀耕.掬水皆花氣.聽松似雨聲.苔街翻足臥.避險側身行.果傍閒軒落.蒲連澤岸生.禪僧知見理.妻子笑無名.更擬教詩苦.何曾侍酒清.石溪魚不大.月樹鵲多驚.砌下通樵路.窗間見縣城.雲山任重疊.難隔故鄉情.

憶故山

舊山常繫念.終日臥邊亭.道路知已遠.夢魂空再經.秋泉涼好引.亂竹盡宜聽.獨上高樓望.遂身且未寧.

送王翁登科後歸江東

南行無俗侶.秋雁與寒雲.野性自心愜.鄉名人共聞.吳山中路斷.浙水半江分.此地登臨慣.含情一送君.

山中即事

趨世非身事.山中適性情.野花多異色.幽鳥少凡聲.樹影搜涼臥.苔光破碧行.閒尋采藥處.仙路漸分明.

陪睦州胡中丞泛江

仙舟仙樂醉行春.上界稀逢下界人.綺繡峯前聞野鶴.旌旗影裏見游鱗.澄潭徹底齊心鏡.雜樹含芳讓錦茵.凡許從容誰不幸.就中光顯是州民.

初歸故里

常思舊里欲歸難.已作歸心即自寬.此日蚤知無爵位.當時便合把漁竿.朝昏入閭春將適.城邑多山豈禦塞.不是幽愚望榮忝.君侯異禮亦何安.

歸睦州中路寄侯郎中

顏巷蕭條知命後.膺門感激受恩初.御容鶴髮還蝸舍.猶夢漁竿從隼旟.新定莫雲吞故國.會稽春草入貧居.鄉中自古為儒者.誰得公侯降尺書.

侯郎中新宿西湖

遠近利名因智力.周回潤物像心源.菰蒲縱沐生成惠.鯔鯿那知廣大恩.激灩晴輝吞半郭.縈紆別派入遙村.沙泉遠石通山脈.岸木黏苹是浪痕.已見澄來連鏡底.兼知極處浸雲根.波濤不起時方泰.舟楫徐行日易昏.煙霧未應藏島嶼.鳧鷖亦解避旌旛.雖云桃葉歌還醉.卻被荷花笑不言.孤鶴必應思鳳詔.凡魚豈合在龍門.能將盛事添元化.一夕機謀萬古存.

歲晚言事寄鄉中親友

急景蒼茫甚若昏.夜風乾峭觸前軒.寒威半入龍蛇窟.煖氣全歸草樹根.蠟燼凝來多碧焰.香醪滴處有冰痕.尺書未達年應老.先被新春入故園.

項處士畫水墨釣臺

畫石畫松無兩般.猶嫌瀑布畫聲難.雖云智慧生靈府.要且工夫在筆端.潑處便連陰洞黑.添來先向朽枝乾.我家曾寄雙臺下.往往開圖盡日看.

送睦州侯郎中赴闕

昔著政聲聞國外。今留儒術化江東。青雲舊路歸仙掖。白鳳新詞入聖聰。弦管未知銀燭燒。旗幡已待錦驅風。郡人難議酬恩德。偏在三年禮遇中。

桐廬江閣

風煙百變無定態。細想盡人虛損心。卷箔檻前沙鳥散。垂鉤牀下錦鱗沈。白雲野寺淩晨磬。紅樹孤村遠夜砧。此地四時拋不得。非惟登著事開襟。

偶作

直爲篇章非動衆。遂令軒蓋不經過。未妨溪上泛漁艇。又得門前張雀羅。夜學事須憑雪照。朝厨爭奈絕煙何。若於嚴洞求偏頗。今古疏愚似我多。

送鄉中故人

少小與君情不疏。聽君細話勝家書。如今若到鄉中去。道我垂鉤不釣魚。

思江南

昨日草枯今日青。羈人又動望鄉情。夜來有夢登歸路。不到桐廬已及明。

懷桐江舊居

長向新郊話故園。四時清趣似山源。春潮拔動蘆花郭。秋雨閒藏砧杵郵。市井多通諸國貨。鄉音自是一方言。此中別有無歸計。唯把歸心付酒尊。

贈桐路主人

嶺猿沙鶴似同遊。竹澈荷淵可漾舟。更入深溪見溪主。蒼苔石上臥垂鉤。

題縣溜巖隱者居

世上如要問生涯。滿架堆牀是五車。谷鳥莫蟬聲四散。修篁灌木勢交加。蒲葵細織團圓扇。薤菜平鋪合遝花。卻用水荷包綠李。兼將寒井浸甘瓜。慣緣險峭收松粉。常趁芳鮮拔茗芽。池上樹陰隨浪動。窗前月影破巢遮。坐雲獨酌杯槃濕。穿竹微吟路徑斜。見說公卿訪遺逸。逢迎亦是戴烏紗。

題仙巖瀑布呈陳明甫

方知激濺與飛噴。直恐古今同一時。遠逕流來多石脈。寒空撲碎作淩澌。謝公巖上衝雲去。織女星邊落地遲。聚向山前更誰測。深沈見底是澄漪。

書桃花塢周處士壁

醉吟雪月思彌苦。思苦神勞新髮生。自是古賢修靜節。唯應野鶴識高情。細泉出石飛難盡。孤竹和雲濕不明。何事傾於嵇叔夜。更無書札答公卿。

法華寺

澗下樓頭有鶴棲。孤猿亦在鶴邊啼。臥聞雷雨歸巖去。坐見星辰去地低。一徑穿緣應就郭。千花掩映似

無溪。是非生死多憂惱。此日蒙師爲破迷。

贈方干　吳融

把筆盡爲詩。何人敵夫子。句滿天下口。名聒天下耳。不識朝。不識市。曠逍遙。閒徙倚。一杯酒。無萬事。一葉舟。無千里。衣裳白雲。坐臥流水。霜落風高忽相憶。惠然見過留一夕。一夕聽吟十數篇。水榭林蘿爲岑寂。拂旦舍我亦不辭。攜筇徑去隨所適。隨所適。無處覓。雲半片。鶴一隻。

清溪

清溪見底露蒼苔。密竹垂藤鎖不開。應是仙家在深處。愛流花片引人來。

贈方干　何鵬

盛名傳出自皇州。一舉參差便縮頭。月裏不無攀桂分。湖中剛愛釣魚休。童偷詩稿呈鄰叟。客乞書題謁郡侯。獨泛短舟無限興。波濤西接洞庭秋。

哭方先生

斗牛文星落。知是先生死。湖上聞哭聲。門前見彈指。官無一寸祿。名傳千萬里。死著紙衣裳。生誰念朱紫。我心痛其語。淚落不能已。猶喜韋補闕。揚名獻天子。謂蜀相韋莊也。

歸桐廬寄嚴長史　章八元

昨辭夫子棹歸舟。家在桐廬憶舊丘。三徑煥時花競發。兩溪分處水爭流。近聞江老傳鄉語。遙見家山減旅愁。或在醉中逢夜雪。懷賢應向剡川游。

釣臺　劉餶

澄流可濯纓。嚴子但垂綸。孤坐九層石。遠笑清渭濱。潛龍飛上天。四海豈無雲。清氣不零雨。安使洗塵氛。我來吟高風。彷彿見斯人。江月尚皎皎。江石亦磷磷。如何臺下路。明日又迷津。

送尹蕘回睦州　厲翼

憐君授衣月。遠作泛舟行。江闊桐廬岸。山深建德城。千尋喬木影。七里莫灘聲。與盡當停櫂。臨流更濯纓。

釣臺　唐穎

寥落荒臺七里洲。賢人永遠水東流。寒狐叫斷青天月。千古冥冥潭樹秋。

釣臺　杜荀鶴

蒼翠雲峯開俗眼。泓澄煙水浸塵心。唯將道業爲芳餌。釣得高名直到今。

清溪來明府出二子請詩因遺一絕

明珠玉潤盡驚人。不稱寒門不稱貧。若向吾唐作雙瑞。便同鮮鳳與祥麟。

哭方干

何言寸祿不沾身。身沒詩名萬古存。況有數篇關教化。得無餘慶及兒孫。漁樵共壘墳三尺。猿鶴同棲月一村。天下未寧吾道喪。更誰將酒酹吟魂。

桐江春望　劉仁德

江上東風落日催。紛紛撩撥起塵埃。更無人望青山立。空有鷗衝夜色來。沙鳥似雲嶺外去。汀花如火雨中開。可憐蕭灑鴟夷子。散髮扁舟竟不回。

聞進士許彬罷舉歸睦州悵然懷寄　鄭谷

桐廬歸舊廬。垂老復樵漁。吾子雖言命。鄉人慚讀書。煙舟撐晚浦。雨屐剪春蔬。異代名方振。哀吟莫廢初。

題清溪方仙翁廟　高駢

清溪道士人不識。上天下天鶴一隻。洞房深鎖壁窗寒。滴露研朱點周易。

引泉詩（睦州龍興觀老君院作）　陸龜蒙

上嗣位六載。吾宗刺桐州。余來拜旌戟。詔下之明年。是時春三月。繞郭花蟬聯。嵐槃百萬髻。上插黃金鈿。授以道士館。置榻於東偏。滿院聲碧樹。空堂形老仙。本性樂凝澹。反求更虛玄。焚香禮眞像。盥手披靈編。新定山之角。烏龍獨巍然。除非淨晴日。不見蒼崖巔。上有拏雲峯。下有噴壑泉。泉分數十汊。落處皆峭泓。寒聲入爛醉。聒破西窗眠。支笻起獨尋。只在牆東邊。呼童具畚鍤。立鑿莓苔穿。謀叢涼派險。練帶橫斜牽。亂石拋落落。寒流響濺濺。狂奴七里瀨。縮到疏櫺前。跳光潑半散。涌沫飛旋圓。勢束三峽挂。瀉危孤磴縣。曾聞瑤池溜。亦溉朱草田。堯伯葬翠嶤。鶯雛舞丹煙。陵風捩桂柁。隔霧馳犀船。況當玄元家。昔著道德篇。上善可比水。斯文參五千。精靈若在此。前哲微波傳。不擬爭滴瀝。還應會淪漣。出門後飛瀑。合勢浮青天。必有學眞子。鹿冠秋鶴顛。如能輔余志。日使疏其源。

上新定宋使君二首　貫休

禪坐吟行誰與同。杉松共在寂寥中。碧雲詩裏終難到。白藕花經講始終。水疊山重壑草疏。砧清月皓立霜風。十年勤苦今訓了。得向桐江識謝公。

赤倚烏龍腹。窗中見碧稜。空廊人畫祖。古殿鶴窺鐙。風吼深松雪。爐寒一鼎冰。唯應謝內史。知此道心澄。

寄桐江馮使君四首

山風與霜氣。浩浩滿松枝。永日燒杉子。無人共此時。爲文攀諷諫。得道在莊荒。唯有桐江守。常憐志不卑。

端居碧雲莫。好鳥啼紅芳。滿郭桃李熟。卷簾風雨香。清吟綺段句。默念芙蓉章。未得歸山去。頻升謝守堂。

山東山色勝諸山。謝守清高不可攀。薄俗盡餘言下泰。苦心唯到酒中閒。香凝錦帳鈔詩後。月轉棠陰放客還。野客沾恩歸未得。蕭蕭霜葉滿柴關。

瓦礫文章豈有媒。兩三年只在金臺。本師頭白須歸去。太守門清願再來。皓皓玉霜孤雁遠。蕭蕭松島片驅閒。從茲林下終無事。唯有焚香祝上台。

秋寄李頻使君二首

爲郎須寒詔。當路亦飢驅。貴不因人得。清還字句無。燒煙連窠白。山藥撥階枯。應得微黃詔。如今已在途。

務簡趣難降。清吟坐綠苔。葉如秋蝶落。僧帶野香來。留客朝看酒。憂民夜畫灰。終期冒風雪。江上見宗雷。

寄新定桂師

獨自住烏龍。鄰應是衲僧。句須人未道。在此事偏能。塢岸雲霜觀。溪寒月照昏。相思不可見。江上立朧騰。

寄烏龍山賈奉處士

庭果色如丹。相思夕照殘。雲邊蹋燒去。月下把書看。澗水山居共。窗風漆樹寒。吾君方仄席。未可便懷安。

桐江閒居作五首

木落雨修修。桐江古岸頭。擬歸仙掌去。剛被謝公留。猛燒侵茶塢。殘霞照角樓。坐來還有意。流水面前流。

香刹通眞觀。樓臺倚郡城。陰森古樹氣。瀟淡老僧情。壁畫連山潤。仙鐘扣月清。何須結西社。大道本無生。

靜室焚檀印。深爐燒鐵瓶。茶和阿魏煖。火種柏根馨。數隻呼來鶴。成堆讀了經。何妨似支遁。騎馬入青冥。

不問庚桑子。唯師妙吉祥。等閒眠片石。不覺到斜陽。獨自收櫧栗。教童采柏瓤。毛孫莫相笑。冷淡味還長。

露滴滴衡茅。秋成爽氣交。霜桿如蜜裹。圖葛似鍮苞。淨蘚侵蛩穴。微陽落鶴巢。還如山裏日。門更絕人敲。

對雪寄新定馮使君二首

仙掌空思歸未能。焚香冥目對殘燈。豈知瑞雪千山合。空覺春寒半夜增。蹋月素雲難粉蝶。堆巢孤鶴下金繩。因思太守爰民切。吟對瓊林喜不勝。

政化由來通上靈。豐年祥瑞滿窗明。氣嚴坐久鐙凝燄。片大更深屋作聲。颺飛煙何處去。欲斜杉竹向殘燭。雪林中客無事。還有新詩半夜成。

登千霄亭（以下六首使君遊賞）

攤薛捫蘿山履輕。飄飄紅旆在青冥。仙科未紱言非貴。溪鳥林前獨愛聽。古桂林邊碁局濕。白雲堆裏茗煙青。因思廬岳彌天客。手把金書倚石屏。

游靈泉院

珂佩讀讀滿路歧。亂泉聲裏扣禪扉。對花語合希夷境。坐石苔黏黼黻衣。鳥啄古杉雲葺葺。風吹清磬露霏霏。惠嚴亦有孤峯在。只戀巖經未得歸。

過相思嶺

擧目馨香道自怡。相思嶺上卻無機。荒渠葉覆深猶在。片石人吟一鳥飛。何處風砧傳古曲。誰家冢樹掛斜暉。因思往事堪悲笑。鶴背魚竿未是歸。

錦沙墩

臨水登山興自奇。錦沙墩上最多時。雖云髮白孤峯好。其奈名清聖主知。草媚道塘資逸步。雲生松螯有新詩。翛然別是神仙趣。豈羨東山妓樂隨。

釣臂臺

境靜江澄無事時。紅旗畫舸動魚磯。心期只是行春去。日莫還應得鶴歸。風破綺霞山寺出。人歌白雪島花飛。自憐亦在仙舟上。玉浪鱗鱗濺草衣。

迎仙閣

潤香徧影遶樓臺。萬笏憑欄耳目開。況從旌旗近禁闕。可憐談笑出塵埃。火雲不入長松徑。露茗何須白玉杯。誰道迎仙仙不至。今朝還有謝公來。

夏雨登干霄亭上宋使君二首

萬色澄鮮霽映紅。干霄亭上望無窮。蟬聲殘雨疑秋至。雷傍嚴城報歲豐。歸廟片雲銜紫詔。立吞雙鶴叟仙風。自憐四郡干戈日。得在文翁教化中。

郡得封疆禾稼濃。清吟孤坐思重重。新詩幾獻蓬萊客。遠夢仍歸萬若峯。野果一枝堪薦茗。落霞數片欲燒松。如何深得冥搜癖。月冷猿聲歸去慵。

宋使君能新定移出東館二首

無爲政化更何爲。到郡生人漸照肥。必似漢高三傑去。且將劉寵一錢歸。玉階香惹麒麟步。銀漢風驅鸑鷟飛。爲報蒸民莫惆悵。陶鈞及爾更光輝。

祖筵四面煙花合。江館深冬歸思長。火旆晝旗風颭颭。橘州漁舍浪茫茫。聽歌遊入紅闌榭。坐隱剌升白玉堂。今數不如沙磧雁。天邊一一得隨陽。

寄杭州宋使君（公初罷睦州）

一自雙旌下釣臺。望風吟苦凍雲開。郎歸紫闥天非遠。猶憶烏龍首獨回。高節似僧僧共坐。莫潮如雪雪中來。應知新定蒼生淚。流向東風滿上台。

遊嚴陵釣臺

雪浪噴飛萬古情。岸邊臺占子陵名。一時大器天將與。數尺漁竿誰不驚。危榭高碑鐫篆字。滄洲老鶴識先生。游人到此慵歸去。庭樹孤猿有好聲。

新定江邊作

江邊山頂深秋時。身閒瀟灑身無爲。石頭青草取次坐。松風竹風撩亂吹。數聲好鳥來依我。一點征颿去是誰。惆悵古賢何處在。遊淡夕照滿江湄。（日落山腳處即此處也。）

嚴陵集卷三

詩

新桐廬知縣員外端修節行富有才名九霄未展於摶飛百里暫勞於綏撫言之美任即勸征使取賦懇詩用伸攀送　李昉

翰林學士承旨工部尚書知制誥

詞筆凌雲正後生。安貧守道住神京。昔年南國無虛譽。今日終朝有令名。楊柳岸邊攜袂去。木蘭舟裏載書行。琴堂莫作多時計。碧落方開萬里程。

桐廬員外出勛德之門以儒素爲業洎來儀於京闕久飛聲於搢紳今則將飛舄於朝端奏牛刀於江表曾承旨尚書賦瓊章於丹地餞蘭樾於清塵愍雖不才敢繼其作　扈蒙

翰林學士尚書戶部侍郎知制誥

王謝高名江鮑才。東遊何用更裴回。絃歌好就吳鄉拜。符組初從魏闕來。清酒一樽攜綠醑。舊時千首貯瓊瑰。健驅輕櫂須行樂。莫效當時庾信哀。

憫旱　田錫

下車逢歲旱。瞻廟望秋成。火輪轉曈曨。赤日彌高明。稻苗已枯死。麥壠不堪耕。（闕。）

釣臺 劉昌言

漢業中微炎祚衰．四海姦豪竊神器．南陽龍虎方鬬爭．赤伏眞人正天位．先生高隱來富春．耕耒青山白
如意．一竿魚釣樂幽深．七里溪光弄蒼翠．朝中天子思故人．物色寰中引其類．先生獨步衣羊裘．咳唾浮
雲輕富貴．足加帝腹傍無人．星動天文失躔次．卓哉光武眞聖君．終使狂奴畢高志．雲臺千尺畫功臣．誰
肯回顧釣臺地．

又

不肯持竿意．由來善一身．何如事天子．就削漢功臣．亂木凋雲際．幽禽散水濱．空餘臺下月．千載照漁人．

留題釣臺 鄧有開

昔日狂奴向此來．愛垂芳餌上崔嵬．鄉人不識釣臺意．空指山頭是釣臺．

贈方江二君 丁謂

偶向嚴堂弔子陵．布衣攜手遠相迎．乍親冠蓋談諧少．久住林泉背自淸．正好辛勤緣齒少．最難遭遇是
時平．李㠭鄉黨元英裔．皆合工詩取盛名．

釣臺 范師道

乾坤交泰重彌綸．當日嚴陵道最淳．大漢中興得英主．先生高退作閒人．灘頭風月遺千古．臺上綸竿寄
一身．今日病夫祠下過．獨知疲懦長精神．

題釣臺 張保雍

漢包六合網英豪．一箇冥鴻惜羽毛．世祖功臣三十二．雲臺何似釣臺高．

謫守睦州作 范仲淹

重父必重母．正邦先正家．一心回主意．十口向天涯．銅虎恩猶厚．鱸魚味復加．聖門何以報．沒齒願無邪．

赴桐廬郡淮上遇風三首

聖宋非强楚．淸淮異汨羅．平生仗忠信．盡室任風波．舟楫顚危甚．蛟黿出沒多．斜陽幸無事．沽酒聽漁歌．
妻子休生咎．勞生險自多．商人豈有罪．同我在風波．
一棹危於葉．傍觀亦損神．它時在平地．無忽險中人．

出守桐廬道中十絕

壠上帶經人．金門齒諫臣．雷霆日有犯．始可報君親．
君恩太山重．爾命鴻毛輕．一意懼千古．敢懷妻子榮．
妻子屢牽衣．出門投禍機．寧知白日照．猶得虎符歸．
分符江外去．人笑似騷人．不道鱸魚美．還堪養病身．
有病甘長廢．無知苦直言．江山藏拙好．何敢望天閽．
天闕變化地．所好必眞龍．桐意正迂闊．悠然輕萬鍾．

萬鍾雖不慕．意氣容堂金．必若枉此道．傷哉非素心．
素心愛雲水．此日東南行．笑解塵纓處．滄浪無限淸．
滄浪淸可愛．白鳥鑑中飛．不信有京洛．風塵化客衣．
風塵日已遠．郡枕子陵溪．始見神龜樂．優優尾在泥．

蒞興道卿學士．不以仲淹補官在遠．寄遺佳什．日以諷詠．如淸廟之瑟．一倡三歎．蓋有以動神感物
者焉．桐廬郡溪山秀妙．陸鴻漸所謂淸涼國者．茲無敢讓．又得葉道卿詩．永歎其間．雅復增氣．因依
韻以和．庶幾元白之風．同希聞於江山矣．

世傳學干祿．小子乃逢辰．一入諫諍司．鴻毛忽其身．可負萬乘主．甘爲三黜人．豈卹堯舜心．如日照孤臣．
薄責落善地．雅尙過朝倫．僅同龜在泥．敢襲蠖求伸．朱樓適淸江．下睨百丈鱗．羨此南魚樂．不忍持鉤綸．
爲郡良優優．之才止術術．恬愉非援外．何以慰下民．拙可存吾樸．靜可逸吾神．漸得疏慵味．下句將四句．
嘉興風雅來．觀對如大賓．咸茲韶及晉．佐我臺上春．

新定感興五首

數切黃堂上．題名僅百賢．孤高宋開府．千載可攀拏．
山水眞名郡．恩多補諫官．中間好田錫．風月亦盤桓．
風物皆堪喜．民廬獨可哀．稀逢賢太守．多是謫官來．
去國三千里．風波豈不賒．回思洞庭險．無限勝長沙．
江上多嘉客．淸歌進白醪．靈均良可笑．終日著離騷．

遊烏龍寺

高嵐指天近．遠溜出山遲．萬事不到處．白雲無盡時．異花啼鳥落．靈草隱人知．信是棲眞地．林僧半雪眉．

江干閒望

江干日淸曠．寓目一搘筇．落葉信流水．孤雲識舊峯．蘭蓀誰共采．鳧雁自相從．莫愛蘋風起．波來千萬重．

和章岷推官登承天寺竹閣

僧閣倚寒竹．幽襟聊一開．淸風竹未足．明月可重來．晚意煙垂草．秋姿露滴苔．佳賓何以佇．雲色與茵杯．

齋中偶寄

狂愚多苦口．幽遠獨甘心．言路有餘責．樵門無去音．忘憂時叩易．思古即援琴．此意誰相和．寥寥鶴在陰．

依韻酬周騤太博同年

孰敢先懷富春國．良時須惜幾嗟吁．衆人可致巍巍主．上意思平兩兩符．不稱內朝裨耳目．多慚外補救
皮膚．子陵灘畔觀魚釣．無限殘陽媚綠蒲．

依韻答胡侍郎見寄

千年風采逢明主．一寸襟靈慕昔賢．待看朝廷與禮讓．天衢何敢鬬先鞭．

蕭灑桐廬郡十絕

蕭灑桐廬郡。烏龍山靄中。使君無一事。心共白雲空。
蕭灑桐廬郡。開軒即解顏。勞生一何幸。日日面青山。
蕭灑桐廬郡。全家長道情。不聞歌舞事。遶舍石泉聲。
蕭灑桐廬郡。公餘午睡濃。人生安樂處。誰復問千鍾。
蕭灑桐廬郡。家家竹引泉。令人思杜牧。無處不潺湲。
蕭灑桐廬郡。春山半是茶。輕雷過好事。驚起雨前芽。
蕭灑桐廬郡。千家起畫樓。相呼采蓮去。笑上木蘭舟。
蕭灑桐廬郡。清潭百丈餘。溪翁應有道。所得是嘉魚。
蕭灑桐廬郡。身閒性亦靈。降眞香一注。欲老悟黃庭。
蕭灑桐廬郡。嚴陵舊釣臺。江山如不勝。光武肯教來。

桐廬郡齋書事

千峯秀處白雲驕。吏隱雲邊豈待招。數仞堂高誰富貴。一枝巢隱自消搖。杯中好物閒宜進。林下幽人靜可邀。莫道官淸無歲計。滿山芝朮長靈苗。

桐廬郡卒陶旻者。本隸瓊林苑。以接花爲事。因罪黥送於此。寺丞葛君。閔。感而作接花歌。幕中章君。和以相示。因而繼焉。

江城有卒老且貧。䫉領抱關良苦辛。衆中忽聞語聲好。知是北來京洛人。我始問云何至是。欲語汍瀾墜雙淚。斯須收淚始能言。生自東都富貴地。家有城南錦繡園。少年止以花爲事。黃金用盡無它能。却作瓊林苑中吏。年年中使春先來。曉宜口敕修花臺。奇芬異卉百餘品。求新換舊爭栽培。猶恐君王厭顏色。難芳只是尋常開。幸有神仙接花術。更向城中求絕匹。梁王苑裏索妍姿。石氏園中搜淑質。金刀玉尺裁量妙。香膏膩壤彌縫密。回得東王造化工。五色數華異平日。一朝羅愛歸牡丹。千花百笑妖嬈難。竊藥常娥新換骨。嬋娟不似人閒看。太平天子遊春好。金明柳花籠黃道。道南樓殿五雲高。鈞天捧上蓬萊島。四邊桃李不勝春。何況花王對玉宸。國色晶明動韶景。天香旖旎飄芳塵。特奏霓裳羽衣曲。千官獻壽羅星辰。兌說臨軒逾數刻。花吏自時方得色。白銀紅錦滿牙牀。拜賜仗前生羽翼。惟觀風景不變身。一心歲歲供春職。中途得罪情多故。刻木在前何敢訴。竄來江外知幾年。骨肉無音鴈空度。北人情況異南人。蕭灑溪山苦有趣。子規啼處血爲花。黃梅熟時雨如霧。多愁多恨信傷人。今年不及去年身。目昏耳重精力減。復有鄉心難具陳。我聞此言聊悒悒。近曾侍從班中立。朝違日下莫天涯。不學爾曹向隅泣。人生榮辱如浮雲。悠悠天地胡能執。賈誼文才動漢家。當時不免來長沙。幽求功業開元盛。亦作流人過梅嶺。我無一事逮古人。謫官卻得神仙境。自可優優樂名教。曾不棲棲弔形影。接花之技爾則奇。江鄉卑溼何能施。吾皇又恐盛淳朴。組繡文章皆棄遺。上林將議賜民畝。似昔繁華徒爾爲。西都尚有名園處。我欲抽身希白傅。

一日天恩放爾歸。相逐栽花洛陽去。

仲淹自桐廬移守姑蘇。由江而上。登嚴陵釣臺。移舟南岸。宿方干處士舊居。章從事聞之。有詩見寄。因依韻和之。

姑蘇從古號繁華。卻戀嚴邊與水涯。重入白雲尋釣瀨。更隨明月宿詩家。山人驚戴烏紗出。溪女笑依紅杏遮。來早又拋泉石去。茫茫榮利一吁嗟。

仲淹景祐初典桐廬郡。有七里瀨子陵之釣臺在焉。迺以從事章岷。往構堂而祠之。又會稽僧悅躬圖其像於堂。洎後守姑蘇。道出其下。登臨裴回。見東巖絕壁白雲徐生云。方干處士之舊居。遂訪焉。其家子孫尚多儒服。有楷者新策名而歸。因留二十八字。又圖處士像於嚴公堂之東壁。請刊詩於其左。

風雅先生舊隱存。子陵臺下白雲村。唐朝三百年冠蓋。誰聚詩書到遠孫。

題方先輩山居

高尚繼先君。嚴居與俗分。有泉皆漱石。無地不生雲。鄰里多垂釣。兒孫半屬文。幽蘭在深處。終日自淸芬。

留題江先輩舊居

結舍近滄洲。江山不外求。我來明月夜。更得主人留。

釣臺　章岷

乘興訪遺基。扁舟宿煙渚。水淨寫天形。山空答人語。風篁自成韻。霜葉紛如雨。寒亭莫聲淸。飢猿夜啼苦。疑將洞府接。似與人寰阻。不羨重城中。喧喧聽笳鼓。

陪范公登承天寺竹閣

古寺依山起。幽軒對竹開。翠陰當晝合。涼氣逼人來。夜影疏排月。秋鞭瘦竹苔。雙旌容託乘。此地舉茶杯。

和范公同章推官登承天寺竹閣　阮逸

竹石寒相倚。雲窗曉共開。閒身方外去。幽意靜中來。翠黛風隨亂。移陰石上苔。遲留秋更夜。待月嘯盈杯。

高峯　關詠

獨愛高峯最上頭。夕陽煙樹見嚴州。子陵貪向溪邊釣。應未曾來此地遊。

嚴陵集卷四

詩

杜少卿知睦州　宋祁

三年去國別堯雲。一篋詩書此誇分。賈誼有才偏阻謫。屈原何賦不思君。誅茅久晦沈餘草。綬笥重開續
舊薰。幾日班春向桑野。漢家明詔十行文。

留題子陵釣臺　蔡襄

遁世巢由志。能忘將相權。人瞻祠樹古。天作釣臺閒。孤迹千秋外。遺蹤一水邊。清風敦薄俗。豈是愛林泉。

至睦州

一帶滄波兩向山。扁舟中去幾時還。浮生多半在離別。此意明知未肯閒。

子陵二首　李師中

阿諛順旨爲深戒。遠比夷齊氣更豪。半夜光芒侵帝坐。有誰曾似客星高。

社稷功名出隱淪。天高聽遠亦應聞。庬眉一去無人問。七里商山但白雲。

寄六州蘇七使君　張伯玉

闊步昔飛到廣寒。一麾猶頓野雲閒。虬蟠澗底未失水。鶴在籠中且看山。舊日笑談猶壯否。近來詩信亦

稀還。嚴灘桐瀨宜秋醉。卻恐才高不奈閒。

桐廬蘇七太守通判晏舜望遠寄倡和之什輒伸記美（余時從事州監郡）

桐君國外州。樹石盡清幽。水截三吳秀。山當百粵秋。嚴桐無俗士。宅舍有高樓。誰集真才望。題輿雅唱洲。
灘聲環醉枕。嶽影入茶甌。蚤晚陪清躅。梯雲奉俊游。

寄新定蘇七太守

閩道銀符渡睦溪。桐山應爲長清暉。漁翁幾十迎舟拜。沙鳥成雙夾旆飛。檢點新書茶貢蚤。體量風物橘
奴肥。題輿自媿來何晚。未得雲中瞻使威。

之官新定酬年李郎中以詩賦別即事感懷次韻上答

雨後灘濤激箭催。爲君停櫂把離杯。宦遊向老令人笑。別恨傷春觸處來。故國未歸江令宅。全家且上子
陵臺。如今過酒伸眉醉。休問多才與不才。

之官興定寓興三首

關山雨雪征人淚。京洛風塵倦客心。誰信子陵溪上去。一川秋淨滌煩襟。

汴水東浮不繫舟。到官無事只輕鷗。不才自古饒天幸。請御俸錢溪上游。

溪山千古絕浮埃。時拂朝衣上釣臺。卻恐被宅漁父笑。糟醨不啜又開來。

之官新定卻寄幷州通判王幾道

新定與幷門。天南天北人。扁舟江外客。別乘塞垣身。躍馬驚鴉塞。秋鱸上釣綸。何時敘離闊。把酒碧嵩春。

七里灘

漱玉鳴珠七里灘。到今猶照客星寒。盧奴有水徒千頃。未得高賢一瞬看。

舟次子陵釣臺

十載從軍去又來。強爲顏面走塵埃。久慚猿鶴未歸去。且喜妻孥共此來。旋擷岸蔬供野飯。欲題巖壁拂
莓苔。子陵昔日誠高趣。未必全家上釣臺。

睦州

千家樓閣麗朝暉。人到于今說釣磯。雨後數峯驕欲鬪。春來兩港活如飛。高吟多謝沈家令。中酒長憐杜
紫微。更愛嚴城無鎖處。白雲搖漾去還歸。

送交代倅車晏十一舜望

魯望江南客。風騷獵將壇。高吟得意處。清韻逼人寒。塌屋聲華落。襟靈渤澥寬。閒門晝蕭瑟。庭野刈芝蘭。
僶勉來新定。淹留就小官。酒論浩劫飲。山欲上天看。待月高峯寺。（高峯寺在郡東絕頂。）聽猿七里灘。入雲移翠蕩。鑿
石引鷗湍。（僧曇旅北山泉於後閣。爲玉泉軒。又闢余好竹。特從數百本。尤爲清絕。）一日交符去。芳風著繼難。紅塵久離闊。白首此相撖。（關兩何。）留
方鶴鄰。（池邊二鶴久病。道方氏之。微即愈。）旣別遺漁竿。（僧曇常於嚴瀨自作釣竿。尤得其妙。旣去持以貺余。）虎杏寧知用。松筠幸未殘。路長分驗
隸。火烈辨琅玕。沙際毛平仲。鵠原有謝安。卷舒知自得。不用苦彈冠。

睦州新定卻寄并州舊僚

久從光祿長城戍，卻到嚴陵舊釣灘。休問簿書邀報急，且聽宅舍水聲寒。舟浮兩渡雲千里，睡起東窗日數竿。寄語竹溪溪上月，楚天雖遠一般看。

同年李郎中以詩見寄仍許見過次韻和答

新定溪山國，病懶析所依。桐君談藥妙，嚴瀨得魚肥。吏退鈔書譜，朋來典道衣。軒車如顧我，春酒上苔磯。

烏龍寺祈雨回馬上口占

官事苦羈束，祈靈得幽便。來路松披紛，躡石煙分練。迎軒玉泉響，鳴鷺沙鳥散。曉日破霜陰，前峯蕩愁倩。逶迤步高閣，窈窕出雲漢。坐來清思生，語餘疏磬緩。方將塵滓滌，還發簿書亂。假節拂歸鞍，回首青猿斷。

西湖樓

積水照層峯，登臨誰與同。望來生羽翼，醉欲上煙空。細細澤花雨，疏疏開袖風。新安江上景，盡在此樓中。

玉泉祈雨

南州富深射，萬壑縱奔湍。茲泉一何高，夐與寥廓對。邈非猿鳥到，迅恐巖壑碎。霜落天地清，玉立江海外。人區未蒙澤，蛟龍茲有待。淺石諒難渟，當與雲派會。

登烏龍山寺閣

桐川本無塵，況此幽閣迴。萬木含秋聲，一軒與天淨。前峯翠分滴，後谷語相應。檻下江雲歸，檐前古雪凝。崖僧對游客，澹若寒冰瑩。百慮綠心空，獨飯隨疏磬。嗟余本林壑，謬與世紛競。一作市朝人，幾傷麋鹿性。舊山別來久，蘿蔓鎖幽徑。長恐客沈深，未得歸期定。息中來此境，時覺襟韻勝。猶媿招隱心，聊為小山詠。

後庵試茶

郡僻好藏身，心閑久無事。前軒飽食罷，後庵取茶試。巖邊啓茶鑰，溪畔滌茶器。小竈松火然，深鐺雪花沸。甌中盡餘綠，物外有深意。濫官來此游，時得拂塵累。莫笑後庵茶，閒中好滋味。

郡齋閑步

花木方塘小，樓臺宅院深。以何消俸祿，無事任山林。雨雪觸游路，風沙苦戰心。若論當此景，不啻萬黃金。

到新定後卻寄蘇州蔣侍郎

逐翁亭畔碧桃開，招隱溪頭畫舫回。什伴雲鴻此真賞，到今羽翼出塵埃。閒窺玉字書千卷，渴飲金莖露一杯。別後霜天苦寥闊，海雲深處望公臺。

自新定沿牒三衢舟中寓興寄所知

井落頗閩近，鄉亭百粵連。一辭游宦客，兩槳上灘船。石蹙千尋浪，山圍幾匝天。亂篙鳴遠巘，落漾捧危舷。峽斷疑無路，汀回復濟川。林深羨沙鳥，村近喜人煙。豈昧乘堂誡，都由稍食牽。家山舊廬在，並晚賦歸田。

舟次蘭溪卻寄新定太守

石瀨向新起，殺別喜英豪。野水征驅迴，秋天醉幕高。使旗標貴乘，騎吹壓霜濤。幾日狂醒析，思君夢更勞。

新安江舟中奉酬孫觀書記

十年塞外憶江山，余從事太原十年。今日扁舟縱眼看。匝岸野花紅似簇，避人沙鳥起成團。放懷自古酒為得，老筆到今詩最難。君解高吟我方飲，幾人能共此清歡。

送清溪鄭中舍宦滿還京

鄭宰金閨彥，年來解紱歸。蠻裝輕劍在，場屋故人稀。鄭君應先朝舉。水館酒初罷，霜江騎欲飛。無煩重回首，行矣近天闈。

桐廬宦滿先寄杭州資政侍郎

海角千家郡，天南一水涯。倦游慚梗泛，多滯喜瓜時。弱羽誠難振，危根只自持。几門嘗際遇，百步亦參差。某蚤登進士第，再以書判拔萃登科，又以賢良方正待詔，而名實無取，時謂濫吹。萬壑噴雷霧，千峯出險巇。牢秋客星見，孤節澗松知。賀廈寧無託，披雲幸有期。鈞堂金石地，商欲再言詩。

和王治臣新定即事

碧泉千脈瀉金溝，名是東南俗阜州。州名取俗阜人和之義。任昉舊詩題縣石，賀齊高壘照江流。月明幾處游歸客，春色何人醉倚樓。我是江潭釣魚者，喜君相見且相留。

王治臣以余在告寵示嘉什

新安泉石最為佳，多病何勞養歲華。藥好幸依桐圃近，山安惟畏酒壚賒。狂思逸客浮滄海，渴想仙人飲絳霞。欲傍重陽攜策起，菊房新小玉生芽。近約使君九日龍山之飲。

次韻王治臣九日使君席上二章

楚楓丹外客驅馳，水拍長天雁字垂。樂事喜逢千日酒，游高正在九秋時。吳歈調笑歌楊葉，蠻鼓鏗闐引柘枝。使騎相逢且留飲，行看卓馬轡如絲。

新安江碧郡樓危，九日登臨醉袖垂。莫笑松篁歲寒地，卻勝桃李艷陽時。清淳酒瑩紅螺面，窈窕笙攢碧玉枝。未必尊前歎遲莫，幾人如我始牽絲。

答延平王人使君望江亭見懷之什

望江亭上望桐江，煙水茫然隔鎖窗。擬第蚤同丹桂樹，從軍俱在碧油幢。慶曆初，余與治臣俱從征西幕。天遙皓月人千里，書託紅鱗錦一雙。開府時多家令瘦，酒旗猶恐未相降。兄大諱延平酒美，僕因奉寓自負。

釣臺

盡逐鯨鯢帶八區，故人惟我更無餘。雲臺功將任圖畫，天上客星開卷舒。若把殺人來逐鹿，爭似全身歸釣魚。先生有意羲皇外，不為林泉傲帝居。

能新定鎮壩喜孫觀書記

桐江攜袂蚤三年，把臂重來講舊篇。陌上風塵成底事，鬢邊霜雪但依然。虬蟠我亦思滄海，鶚薦君方上碧天。孫以諸侯簿將改官。忍把離杯又拋擲，別愁紛泊滿春煙。

至和中得倅新定今領福唐再經此郡感舊書懷因呈使君劉孝叔

十年前倅北州來。平日風情尚壯哉。玉水聲中翠灑筆。石楠鄉裏夜銜杯。郡城外有玉泉菴。最爲絕景。又倅廳前有石楠一本。陰合庭中。凡飲席不須蓓事。可憐白首成何事。猶得紅旌向北回。太守故人應笑我。踐言堪媿子陵臺。余倅郡時。年甫三十。有退休意。于今未得已。蓋故有是句。

飯芝川村舍山後 新定郡

嫩苗萬萬頭角秀。柔桑裹裹陰影輕。茆簷飯起上馬去。一聲雨後黃鸝鳴。

宿普光寺 去州城三十五里

無端未得歸林下。又向南方擁使麾。夜宿禪關更蕭灑。一軒寒月照淸池。

宿桐廬縣江口

桐廬江水碧。百丈見游魚。元是新安水。流從下瀨初。新安下水七里灘至此。清風寒到底。明月靜涵虛。塵士誰難濯。人心自不知。

桐廬寺曉鐘

扁舟下桐圃。霜月滿寒潭。疏鐘一聲起。清與天地參。春容逗萬壑。窈窕出層嵐。覊魂不成寐。洗耳滌塵貪。

桐江口見雪

無諸地無霜。福唐號無諸城。從古困炎熱。曉出桐江口。喜見羣峯雪。酌酒高驅下。歸思滿寥泬。從今不繫舟。泛泛老淸澈。

出七里瀨口望桐廬縣

瀨口波自平。滄洲分兩溪。辛勤下百粤。乍出天一涯。近入桐廬市。潮水溢中泜。不聞湍瀨聲。沙鳥浩然飛。物我兩俱適。吾亦浩然歸。

龍門巖

未到子陵臺。先見龍門石。萬物鎮羣峯。闖然聳雙壁。淸泉界中道。亢若高門闢。樵童走深徑。魚戶掩沈碧。白首釣魚郎。不知有行客。

至睦州泊新安江口

前歲過此州。手持七閩節。雖遠更憚勞。攬轡遲明發。回瞻七里灘。何日榜舟歇。幸得滿三年。解符下甌粵。卻到新安江。依然舊澄澈。斂巾照江水。無白可添髮。州人多故吏。余嘗倅郡。羅立皆磬折。問我此去心。復有何施設。與言顧諸老。謝爾相慰說。此度歸來心。可共嚴陵說。

港口渡

三月悲風瑟瑟寒。小船舟檝渡溪難。日高待得過岸去。回首脩篁千萬竿。

送睦州丁郎中

雨後桐江木葉稀。坐棠無事枕閒欹。扁舟幾認嚴君釣。古壁多逢沈令詩。夜靜好當輪省宿。曉寒堪憶趁

朝時。山城寂寞郎官貴。想對秋風動所思。

寄睦州朱少卿

何幸鄉枌託使麾。憶曾淮澨見風儀。泉分龍岫成新釀。廟鎖瓊葩換舊枝。維揚后土廟有瓊花。二水淸涵潭月夜。千峯晴捲雪雲時。向來蕭灑稱名郡。少綏騑黃次補期。

經大洋吳氏別業

漸老故人少。與君茲晤言。方山共鄰里。好時舊田園。溪色寒生枕。松陰翠入軒。猶憐巾子在。相對舉淸尊。予明道中與邵隱之、王君章。有巾子山聯句之作。

新定望湖樓

龍盤山影倒寒流。十里屛風翠入樓。畫筆肯歸涵碧手。劉夢得涵碧圖詩。有落在尋常畫師手之句。湖光疑對湧金秋。錢塘湖門。主翁愛客排三雅。漁父忘機任直鉤。爲訪紅雲邊花鳥。滿船歌舞按梁州。

同孝叔游蕭灑亭

昔日賢侯多興詠。爲憐蕭灑復游遨。一橋飛處橫牛渚。孝叔新建南浮橋。二水淸來見浙源。沈杜有新安江見底及遂分丁字水之句。臨以孝叔政事如此。雨漲瀑泉添嶽面。晚晴春草帶潮痕。好風新月相留意。只恐張綱擁使軒。

題思范軒二首

英貪多年去竹軒。更思風節記山樊。抗言后坐遺忠美。見愛猶傳。卻遺慎夫人坐次故事。通使河源舊策存。文正嘗議西夏。詩石欲留千古永。竹閣倡和數首。太守孝叔書丹。棠陰還對一樓繁。西湖有甘棠樓。亦旌德政。使君才望須相繼。莫厭林間駐畫轓。

天下儒宗不世勳。股聲今絕豈重聞。空餘逸韻傳流水。猶喜淸風在此君。山倚孔祠分積翠。文正初建孔祠於此山面。篆尋嚴瀨掛香雲。文正爲嚴光廟記。郡倅篆石。接花訓倡將三記。時拂塵篇見舊文。某嘗爲接花歎。文正得之於從事章君。因而和作。見丹陽集。

題玉泉

靈源曾記古篇章。飛入霜筠萬丈長。六月林風吹寶瑟。九秋山翠坼銀潢。試茶石鼎雲含液。釀酒兵廚菊有香。新定茶品殊佳。酒香如菊。蓋造多出玉泉。因而命名云。到此欲知眞玉性。不爲圓折本來方。

同孝叔游玉泉

石磴松陰一化城。泉源疑透古瑤京。僧知到耳此根靜。客來洗心諸慮淸。星記祥光重璧合。星記。吳分辰緯所聚。太初對起此。藍田醬色莫煙生。小說玉煙岐直。李義山藍田日煖玉生煙。吳子華亦曰。玉煙起。此根藏。潺湲似識君將去。相送出山多別情。

初夏同孝叔游普光寺

魚跳蓮葉靑錢小。雪壓花枝玉燕參。時玫瑰盛開。歌者爭插。細草使驕瞻鹿擾。微風池果落鶯含。滿甌春茗浮仙露。一點尖峯滴翠嵐。卻遂歸舟更多景。晚來雌霓挂寒潭。

初夏同孝叔游朱氏園

凍醪盧橘助登臨。此地相逢舊有音。石潤自知梅信蚤。池方應爲玉流深。詩成千色排淸砌。話久花枝轉夕陰。不見辟疆妨底事。月樓歸去正龍吟。

留題千峯榭呈孝叔

君把元英詩集披。碧山依舊遶軒墀。杜陵幾醉花前地。(見樊川集。)謝客曾吟日落時。雨過荷香兼酒美。雲深泉溜透簾遲。佳名大約稱千數。百萬嵐盤一一奇。

題新定郡齋寄孝叔二首

主人今向日邊歸。猶有清香滿謝池。爲囑西風莫搖落。不禁頻顧夕陽時。

右後池荷

花意知君改外臺。亂紅飛盡見莓苔。縱教顏色明年在。前度劉郎肯再來。

右賞春亭

留題玉泉山堂

動非緣境靜非禪。物物前塵現四天。此地容蹄求妙論。有時瓔珞獻諸仙。欲梅泉石多秋思。過夏松篁聒晝眠。一箇攢眉招不至。勞師香火漏沈蓮。

題新定紅渠閣

煙卷龍綃豔格殊。彩霞翻處好風俱。幾杯仙露含秋色。一曲霓宮在畫圖。(霓裳羽衣圖見王維傳。)雨送清香浮酒面。泉飛幽韻透城偶。州民多有東南美。盡應嘉招入幕無。

新定旅館中作　趙湘

歲月鄉關外。溪山暝色中。孤城秋閉雨。獨客夜聞鴻。病使新顏出。貧令舊業空。思歸不得夢。欹枕近梧桐。

洞江晚望

疊浪浸天青。離愁望處生。雨餘孤島暝。花落一船橫。岸遠紅蘭澤。魚狂白鳥驚。無人問行客。山寺莫鐘聲。

莫冬新定郡樓閒望

江城逢歲莫。獨自倚樓臺。積雪明孤島。微陽在蚤梅。水搖冰欲泮。春近鴈思回。故國遙如此。歸心但暗催。

寄新安梁殿丞

郡孤詩句許秋供。見說多閒卻似慵。移樹好爲來獨院。上樓高雪在諸峯。泉當月際搖吟影。鶴自雲邊得屐蹤。此與未尋頻拄步。阮公池館舊相容。

秋晚舟泊桐江

嚴子陵邊水自流。夕陽無語倚松舟。乍逢風月翻爲客。又到溪山識盡秋。移樹斷蟬初過雨。立沙孤鶴偶隨鷗。鄉心旅思何人會。蘆葦蕭蕭一笛幽。

題釣臺　邵炳

光武休戈詔子陵。高臺時暫別煙汀。當時四海皆臣妾。獨有先生古客星。

詶通判楊殿丞名嘉嚴洞

雲峯千仞對吾廬。洞古名新郡守書。須信神靈知受賜。先興霖雨遠隨車。

嚴陵集卷五

詩

經嚴子陵釣臺作四首　胡籍

翠岫臨寒瀨。先生老此中。釣耕輕萬乘。要領戒三公。入宿星躔動。歸來世網空。何人知此意。千古激遺風。

道閉寧論足。時平亦括囊。故人登世帝。清瀨自吾鄉。渭叟非真釣。商奴是詐狂。先生不可問。天外一鴻翔。

聞箇狂奴足。生平在草萊。不榮升帝腹。寧自踞魚臺。步武中朝下。胼胝故國回。滄浪重一濯。京雒有塵埃。

長天杳杳道冥冥。一士孤風邃至精。雲若有心應有著。魚緣輕餌是輕生。何人楚澤三年放。此地家灘七里清。應宿將臣皆列土。未將煙水博功名。

釣臺　王安石

漢庭來見一羊裘。默默還歸舊釣舟。迹似磻溪應有待。世無西伯豈能留。崎嶇馮衍才終廢。寂寞桓譚道被尤。回視蒼生終不遇。脫身江海更何求。

詠嚴子陵　梅堯臣

不顧萬乘主。不屈千戶侯。手登百金魚。身披一羊裘。借問此何爾。心遠忘九州。青山束寒灘。灘浪隨春鷗。以之爲朋親。安慕乘華輈。老氏輕璧馬。莊生惡犧牛。終爲蘊玉石。負有輝嚴邱。

讀范桐廬述嚴先生祠堂碑

二蛇志不同。相得蓁莽裏。一蛇化爲龍。一蛇化爲雉。龍飛上亨衢。雉飛入深水。爲蜃得自宜。潛游江海涘。
變化雖殊。有道同終始。光武與嚴陵。其義亦云耳。所遇在草昧。既貴不爲起。翛然歸富春。付不相助治。
至今存清芬。烜赫耀同史。人傳七里灘。昔日來釣此。灘上水濺濺。灘下石齒齒。其人不可見。其事清且美。
有客乘朱輪。表同想前軌。著詞刻之碑。復俾存厥祀。欲以廉貪夫。又以立懦士。千載名不亡。休哉古君子。

送正仲都官知睦州

每嗟相逢少。常苦離別多。行行復北北。往往起悲歌。古來易水上。義士有荊軻。捐軀思報恩。飲恨歌奈何。
況彼兒女懷。承繼如蔓蘿。是以世間人。鬢髮易皤皤。喜君得郡章。東歸隨春波。灘上嚴子祠。繫船聊經過。
其人當漢興。富貴不可羅。足加天子腹。傲去釣於河。冬披破羊裘。夏披破草蓑。心中小宇宙。尤哂獻玉和。
我慚賤丈夫。豈異帶面儺。未免爲鬼笑。誰知懨擫訶。安得如君行。收迹已蹉跎。空將閒歲月。虛埃浪消磨。
正同三峽賈。盡力向盤渦。

送余少卿知睦州

青山峽裏桐廬郡。七里灘頭太守船。雲霧未開藏宿鳥。坡原將近見燒田。簽茶摘藥新春後。種橘收包小
雪前。民事簡條官政簡。家書時問暫溪邊。

送江學士通判睦州

涉淮淮水淺。泝溪溪水迴。昔到桐廬日。正值采茶時。試問嚴陵瀨。今復有誰知。

送崔主簿赴睦州清溪

舟輕不畏險。逆上子陵灘。七里峽天窄。千重雲木寒。古祠鳴野鳥。亂石激春湍。正與高懷愜。寧歌行路難。

寄建德徐元輿

才子方爲邑。千峯對縣門。靜便琴意古。閒厭鳥聲喧。山茗京仍綠。池蓮摘更繁。訟稀應詠物。庭下長蘭蓀。

送陳生還烏龍山舊居　蘇舜欽

百丈清溪見戲鱗。嚴公祠宇與天鄰。此中舊隱君歸去。笑指人寰一片塵。

題子陵釣臺二首　孫沔

舊交爲帝不能邀。百尺雙臺照莫濤。逸跡已將山共永。清名仍與月爭高。爲連解難終辭祿。龍伯持竿只
釣鼇。列傳名碑言未盡。一灘風竹自蕭騷。
中興曾作故人看。抗節唯憐七里灘。枯柄臥沙疑野艇。叢篁生岸憶長竿。天邊舊跡星辰動。江上餘基水
石寒。應笑渭濱周呂望。白頭因獵從和鑾。

子陵釣臺　王存

嚴公英魄去何之。江上空餘舊釣磯。古木蒼煙鸕鷀噪。清波白石鷺鷥飛。山中秋色香秔熟。壠下朝寒赤
鯉肥。何事夷齊恥周粟。一生頓領首陽薇。

題釣臺　馮京

渭水塵空紺業傾。桐江煙老漢風明。孰知賢遜窮通意。閒把漁竿只釣名。

釣臺　沈括

漁釣非良業。相期遯姓名。太平雖不仕。故舊豈無情。七里林泉好。三公位服輕。片帆湍石下。誰不仰先生。

睦州秀亭　錢勰

秀色四時好。探春來此亭。花初擁檻發。山晚與雲青。得鱠嚴陵瀨。評泉陸羽經。歡餘不盡醉。鼓角限重扃。

甘棠樓

樓出開三面。山重合四圍。溪銜朝靄出。鵰並夕陽飛。芳杜供春望。晴雲渡袷衣。樊川猶未識。淸興莫忘歸。小杜睦州詩爲多。未有此也。

高峯寺

苒苒郡城東。穿雲入幾重。已窮難上路。才到最高峯。竹老龍孫瘦。泉甘馬酒濃。漢太官有挏馬酒。何當來漱石。安隱飽疏慵。

東館樓

前太守丁公善郎中。命予名之。按孫權赤烏中。使賀齊討黟歙。始分歙爲新定。入晉爲遂安郡。此今地也。
會公善去郡。未揭也。宜曰分歙樓。

簾影隔朝暾。雲低晝尙昏。山形分歙翠。溪色到江暉。日盡天垂幕。歌餘酒滿尊。欄干不堪倚。歸思斷鄉魂。

玉泉菴

遙派落天漢。分崖射璧光。山從千古潤。江得一源長。風雨無時作。珠璣滿谷量。滔滔欲誰辯。願借易牙嘗。

勉郡庠諸生　趙抃

桐江爲守媿顓蒙。來喜衣冠好士風。勸學重思唐吏部。教人多謝蜀文翁。濟時事業期深得。落筆詞章貴
不空。道有未充須自力。莫將榮頓汨於中。

玉泉亭

滺滺朝莫入神淸。落澗通池遶郡廳。亂石長松山十里。討源須上玉泉亭。

題高峯

上石扳松千步勞。下窺人物過秋毫。嗟誰更向中峯頂。樹塔孤撑碧落高。

題甘棠樓

闌干十二壓仙瀛。占得龍峯作畫屏。林映遠龕千里月。湖光寒照一天星。望來瀑布眞霜練。飛過沙禽半
雪翎。人賞不知春已老。隔橋依舊柳靑靑。

子陵釣臺　楊傑

高風誰得似先生。七里溪山當畫屏。功業不隨東漢祖。光芒獨應少微星。蘭臺有史傳名姓。蓬戶無人問

醉醒。若使當時忘故態。何由千古淡鴻冥。

方干故居

千載富春渚。先生家獨存。元英播賓字。丹桂付兒孫。文正重高節。子陵同享尊。泊舟明月夜。重為弔吟魂。

方氏清芬閣　　刁約

自別高居二紀餘。今朝重到憫踟躕。山川勝景依然在。屈指交親一半無。

嚴陵山

一染浮名十五春。強隨時態役天真。何年卜築茲山下。卻笑區區世路人。

巡按睦州過烏龍山　　元絳

翠山袞袞卷波濤。舉手天門尺五高。處士多年昏病眼。猶能千里見秋毫。

桐廬晚望

向晚西風急。扁舟下瀨輕。帆檣掛山影。鼓吹壓潮聲。白鳥煙中沒。斜陽雨外明。油然五湖意。渾欲薄功名。

宿清溪安樂山　　張景修

映窗猶剩雪餘痕。瓶裏梅花枕上聞。一榻鐙寒聽夜雨。半牀氈煖臥春雲。詩成始覺茶銷睡。香盡翻嫌酒帶醺。我是掛冠林下客。山中安樂合平分。

過桐廬邑二首

隱君無姓字。何代至今存。數里山為宅。兩株桐是孫。人煙半峯碧。溪水帶湖渾。多少來游客。茫茫躡巢根。

三載江南客。還吳□復西。湖貪兩溪盡。雲截衆山齊。舟楫無空日。樓臺半上梯。桐廬隱君子。應笑只留題。

釣臺

羊裘東漢客。歸隱釣魚灘。天子不能屈。先生非苟難。雲藏古石在。風激世人寒。祠下青青竹。何妨把釣竿。

清芬閣

嚴子釣臺畔。猶聞吟嘯聲。榮華付諸弟。蕭灑繼先生。自製茶槍嫩。新開酒面清。紅塵不拋擺。那得白雲名。

再至新定有感　　岑象求

蜀地吳天各一涯。去來三紀亦云賒。烏龍遶郭儼如舊。白髮滿頭良可嗟。老矣不堪多感慨。使乎何處是光華。周行賸覽猶疑夢。更問庭梧幾度花。

詠縣廳前古梧木

三十年前幸一同。朝朝相對此庭中。如今翠葉楊枝好。依舊朱欄戒石東。潘岳河陽花立盡。陶潛彭澤柳隨空。唯君獨負堅剛操。何異靈椿與夏蟲。

方氏故居　　鄧元

偶分魚竹到稽山。處士林泉一望間。歲月自隨流水遠。姓名長與白雲閒。鑑中人去荒遺迹。（處士遷湖有別業。今不知其處矣。）溪口偕來寫舊顏。（處士祠堂頁像。即日稽溪口倘視制年。）何日放船訪嚴瀨。吾門高第約躋攀。（處士遂孫家。即仗同知貢舉日枚放進士也。）

題釣臺　　馬存

子陵臺下山屏屏。奇峯北氣橫雲生。處士溪邊水泚泚。碧波明月涵天清。老松偃蹇傲世態。秋竹蕭灑吟風聲。潮頭百仞出海門。飄吳蹴越如毛輕。飛來灘下不敢過。變作平浪歸滄溟。

清溪行　　陳軒

山色碧與溪。扁舟泛落暉。水煙帆界破。水鷺葉驚飛。島嶼隨流曲。漁鐙隔岸微。月明何處宿。待訪子陵磯。

憶清溪縣

昔愛清溪好。人煙百里間。湖居皆釣客。郭外盡禪關。酒市遙青旆。公街枕碧山。枉教成久別。無計約追還。

泛清溪

曉煙如練曳平津。一櫂東風兩岸春。鳥傍沙鷗休戀我。北堂歸有白頭親。

憶雉山詩齋

松陰江曲舊齋堂。別業歸來各一方。吟想晚湖煙柳深。夢游春檻露花涼。楊朱路遠分南北。許帝亭開自短長。何日揚鞭訪前跡。竹窗重整讀書牀。

◎桐江夕下

浪催鳴艣去嘔啞。古岸蕭蕭感歲華。雨腳蒼茫迷斷鴈。煙痕濃密擇棲鴉。蘆花正落汀飛雪。楓葉初丹岸有霞。漸覺望中山色暝。數星鐙火認漁家。

釣臺　　吳可璣

君王取天下。有人將甲兵。君王得天下。有人相昇平。我欲介其間。區區安取成。莫若歸養高。高臥嵩之扃。直使萬乘意。慕仰非鴻冥。身雖隱漁釣。心豈忘朝廷。當虛天下定。君王志驕盈。羣臣習見聞。力諫不爾聽。不有不臣者。不足回其情。商山四老人。用是安西京。潛希絕世蹤。萬一助皇明。年當建武日。上下成清寧。所恨憶不陳。終焉為客星。如何逸民傳。乃有狂奴名。

過子陵釣臺　　葉棐恭

勢利輕相寄傲中。毅然高節凜秋風。耕閒釣寂千年迹。立懦貪廉萬世功。須信林間無怨鶴。更知天外有冥鴻。扁舟夜泊靈祠下。慨慕先生道不窮。

留題釣臺　　劉涇

水綠山青人可知。不知生氣得之誰。釣竿已屬嚴公手。直到元英解道詩。

釣臺　　賈青

萬壑爭來夾兩溪。雨餘清氣卻炎暉。何時學得嚴陵傲。洗盡塵襟臥釣磯。

釣臺　　王逵

一句能通萬世情。若非高位即嘉聲。如何自古留題者。不悟嚴光解釣名。

釣臺　　張校

范蠡功成始遁逃。淵明五斗便辭勞。先生二事俱無一。名與青山萬古高。

釣臺　佘翶

不誇長揖出宮闈。不重爲漁老釣磯。最愛清宵銀漢上。客星時共帝星輝。

嚴陵集卷六

詩

獨樂園釣魚菴　司馬光

吾愛嚴子陵。羊裘釣石瀨。萬乘雖故人。訪求失所在。三旌豈非貴。不足易其介。奈何夸毗子。斗祿窮百態。

次韻葛大卿留題寒光閣　蘇頌

溪凝藍黛合雙川。閣在千巖萬壑前。漱石我思清病齒。挑琴誰共聽流泉。雲生北嶺橫空白。春入東郊一望鮮。況是江南風物好。待君重詠四時天。

送江公著知吉州（字晦叔與江公望民表當是兄弟行）　蘇軾

三吳行盡千山水。猶道桐廬更清美。豈惟濁世隱狂奴。時平亦出佳公子。初冠惠文讀城旦。晚入奉常陪劍履。方將華省起彈冠。忽憶釣臺歸洗耳。未應良木棄大匠。要使名駒試千里。奉親官舍當有擇。得郡江南差可喜。白粲連檣一萬艘。紅妝執樂三千指。簿書期會得餘閒。亦念人生行樂耳。（二耳字義不同故得重用。）

舟過嚴陵灘將謁祠登臺舟人夜解及明已遠至桐廬望桐君山寺縹緲可愛遂以小舟遊之作二絕　蘇轍

扁舟匆草出山來。慚愧嚴公舊釣臺。舟子未應知此恨。夢中飛楫定誰催。

嚴公釣瀨不容看。猶喜桐君有故山。多病未須尋藥餌。從今學取衲僧閒。

題伯時所畫嚴子陵釣灘　黃庭堅

平生久要劉文叔。不肯爲渠作三公。能令漢家重九鼎。桐江波上一絲風。

絕句

館甥宮裏歎才難。當日同朝聘百官。光武若知堯舜事。至今那得子陵灘。

釣臺　曾輔

天地何付着兩雄。蚪龍飛去有冥鴻。北辰夜動雙懸象。南浦秋歸一釣篷。自昔何人繼高躅。至今茲地仰清風。悲涼古意誰能盡。落月江山醉眼中。

千峯榭　呂希純

古郡千山裏。高臺六月涼。開軒背城市。伏檻即林塘。白佛當平遠。烏龍插昊蒼。水風生枕簟。嵐翠撲衣裳。欲雨高峯暗。新晴瀑布長。稻塍分錦繡。松嶺奏笙簧。自昔多賢守。於今載雅章。承流叨繼踵。主諾粗提綱。夙樂阿蘭若。端居最上方。南津有禪侶。默坐正相望。

紫翠樓

予臨瀟洒郡。終日坐樓中。樓上闢四門。門開面面風。南榮看馬目。北檻對烏龍。夕暝瞰兜率。朝雲望高峯。峯僧一相望。紫翠千萬重。中宵若笙簧。天籟起長松。直疑列仙侶。駕鶴相過從。

趙清獻賞春亭

遺直兼遺愛。居今見古人。殿中收白簡。江上擁朱輪。棟宇才函丈。琴樽喜對賓。遶亭佳木在。長與物爲春。

烏龍寺

秀嶺奇峯接釣臺。烏龍直北更崔嵬。古松合處虛亭敞。千佛光中梵宇開。林外瀑泉飛朔雪。雲間寶藏轉春雷。攀藤更入西庵路。一聽支郎話劫灰。

承天思范軒

范公當日守江濱。本是西清獻納臣。瀟灑溪山瀟洒郡。太平天子太平民。棠郊遺愛今仍在。竹樹高吟迹已陳。還憶開元宋開府。相望彷彿見精神。

陳尊宿菴

尊宿芳名盛。菴嚴迹未頹。織蒲隨日用。倚版喚人回。臨濟親推出。雲門手托開。于今兩禪派。俱自睦州來。

靈香閣

昔聞修道閒。清淨本求佛。談經悟教藏。施藥蠲衆疾。臨崖起重閣。最上構禪室。靈香邈可攀。壯麗固已軼。桐廬瀟洒郡。茲閣更奇崛。峯巒互掩映。松竹富蒙密。我來一伏檻。紫翠競森出。塵襟與[illegible]。中坐悅已失。

清風來甚遠。沖氣久彌逸。東軒覗蟠桃。仙路如彷彿。

逍遙亭

郡因賢守得佳名。水館山光會此亭。雲外僧歸穿竹隖。日邊鷗下集沙汀。浮梁倒影橫雌霓。寶塔張燈疊萬星。不獨班春行田野。重緣香火叩禪扃。

高峯菴

千嶂登高峯。近瞰碧溪隖。老松如臥龍。夾道忽騰翥。危梯過百折。直下看雲雨。善導有遺蹤。十佛從口吐。歲久缺其三。塵埃誰復數。佛壽倘能紹。佛像諒可補。遶山行道迹。會轉坦無阻。中休有磐石。蔽日多林莽。安得德山流。來爲此峯主。結茅孤頂上。端坐訶佛祖。

玉泉菴

瀑布巖東轉畫旗。拂雲穿石上霏微。抱溪修竹通千个。夾道喬松過十圍。檻外一泓泓翠碧。嵌間萬斛濺珠璣。使君不用笙歌擁。漱玉聲中岸幘歸。

江氏園

北渚南津路不遙。鳴騶喜過定川橋。竹開水榭涵虛碧。林外山堂對淡漪。地占上游眞塽塏。門通禪苑離塵囂。游人未歎尋芳晚。石磴山松正後彫。

民表圓同菴

翠竹菴前久不疑。雨花巖畔更忘機。何人得似江居士。在定時多出定稀。

定川門

江如丁字遶城隈。長畏蛟龍鼓浪來。門表奠川聊致禱。職當求瘼愧非才。兩灘漲定沙痕白。七里山晴靄雨開。放出庾家樓上月。卻留賓從少徘徊。

王氏亭池

城外溪山知幾重。獨憐池館占城中。亭花不動波瀾細。逕石相連島嶼通。牀下繫舟同醉傳。尊前垂釣似仙翁。王家最數烏衣巷。莫廢江南舊士風。

朱氏園

十里遊山興盡回。重留車騎款郊扉。中橋駕石臨清港。危榭開軒挹翠微。夾道松風吹酒面。滿庭花氣襲人衣。殷勤更謝華亭鶴。引吭高聲送我歸。

和江民表韻　陳瓘

傳老東山水上浮。玄沙六月雪重裘。舊來消息今何在。千里桐江月滿樓。

合江亭上　楊時

倚杖釣簾雨水閒。晴光飛燦上彫欄。驅催賁獨搏風去。雲吐銛峯作劍攢。平野煙浮迷遠目。晚溪潮漲失前灘。騎鯨一往扶桑近。休問人間行路難。

登桐君山二首

霜染溪楓葉葉丹。翠鱗浮動綠波閒。盤盤路轉千峯表。冉冉雲扶兩港間。掠水輕鷗晴自戲。陵風高雁莫

爭還。結廬姓字無人會。靜對庭陰一解顏。

翠崖千尺峙雲高。樓殿暈飛壓巨濤。檻外回峯自連着。秖因潭下有靈鼇。

過七里灘二首

拂雲高雁倚風搏。下視平湖萬里寬。擡首扁舟又東去。錢塘江上看波瀾。

扁舟東下幾時還。一席飛驅插羽翰。回首嚴陵臺上月。清風千古逼人寒。

過清溪渡

天闊銜江雨。冥冥上客衣。潭清魚可數。沙晚雁爭飛。川谷留雲飛。鵜鶘傍釣磯。飄零江海客。欹側一蓑歸。

題贈吳國華釣臺

君不見釣璜溪上白髮翁。一竿西去追冥鴻。田車同載非熊羆。鷹揚烈氣如飄風。又不見羊裘石瀨垂綸叟。爽概陵天臥星斗。萬乘故人親訪求。臥對驚輿忍回首。聖賢遇合自有時。潔身亂倫非所知。高風寥寥古已往。較然得失知者誰。君有釣臺臨橘水。橘溪不與嚴溪比。收身欲播淵老蹤。笑撚霜髯照清泚。滄溟夜月秋光浮。擘波短艇沿汀洲。長繩巨石不能繫。飛驅片席歸蓬邱。巨鉤沈餌牽九牛。一釣直取靈鼇頭。脩鱗擺鬣浪山起。雲鵬飛翻忽千里。蹋雲遇翼上青冥。一點孤光掃箕尾。

嚴陵釣臺

漢綱久陵遲。圖柄授權室。中興得英主。威明戒前失。三公經邦手。吏事固精覈。功臣欲圖全。猶不任以職。矧茲故人分。義等天倫戚。卓哉子陵心。秉哲因前識。投身豢名爵。豈但枉尋尺。萬鍾雖天富。樊雉非予匹。石瀨清且泚。蒼崖聳而直。揭竿事幽尋。釣水鮮可食。羊裘禦冬溫。袁繡未爲益。三旌屠羊肆。義在不吾易。用舍各有趣。高風亘今昔。

題方氏清芬閣　朱彥

干戈唐季風塵中。一代文章掃地空。先生詩名最晚出。句法未減元和工。玉壺藏冰不受垢。卜隱宛蹈嚴陵蹤。至今名字照人目。直與山水爲無窮。我舟南泊坐煩促。接蔵風波仍轉蓬。緬懷先生酌溪水。梅花如被落晚風。清芬築室家有法。亦見裔孫白雲翁。叔今策得待三接。仲也昔跨御史驄。乃翁歸來三十載。語笑但覺朱顏紅。翁不見東飛伯勞西飛燕。南飛烏鵲北飛鴻。人生遊宦正如此。我欲買田歸江東。

題嚴子陵釣臺

泊舟釣臺側。敬謁嚴子陵。碧山如佩環。水作鏘然聲。定知千載後。尚復有遺陵。長嘯明月下。緬懷今古情。世利溺於酒。末俗遭塵冥。毫髮不一直。戈矛豈相爭。先生得高蹈。萬鈞獨可輕。持釣偶自適。濟魚不吞餌。清風在人耳。凜凜見典刑。不如臺下水。方可濯塵纓。

寒光閣

駕舟掠杭越。小泊清溪門。年生江令尹。邀我谿南園。丹碧氣成霞。樓疏何鬱盤。江城春事起。臘候已向殘。的皪小梅花。暗香媚山樊。檽軒絕可愛。青士聯蒼官。君家藝蘭畹。歲久蘭有孫。我生眞漫浪。嗜好無一存。

尙作山水想.十年勞夢魂.縣腴滄洲趣.玆盟那可寒.他年釣竿手.來倣沈郎灘.

題釣臺

漢柄久顚覆.神鼎遂移新.志士恥歸師.入山如避秦.中興有世祖.側席在幽人.元纁載安車.三反方來賓.枕漱泉石久.不羨北軍綱.臥屈萬乘尊.咄咄平生親.箕潁志不移.槐鼎意從巾.嘆息上輿去.天子不得臣.歸隱富春渚.釣外無隱淪.高名懸日月.淸風播松筠.至今七里水.不到南海津.(南海有貪水.)至今雙石磯.獨與西山鄰.古木下高鳥.淸灘行素鱗.溪氣綠靄靄.野蔓靑紛紛.客星照千古.鄧禹安可倫.手提玉璜去.出處各有因.元素久寂寞.猿鶴叫秋旻.

題方氏淸芬閣

一室翛然斷翳荒.嘯歌曾是傲羲皇.春風自逐桐花老.煩月時開紫草香.修竹幾年猶舊隱.新詩到處發潛光.從今應與歐家瀨.相對淸芬一水長.

兜率寺鑑光閣三首

高下人家隱亂峯.濟雲籠日水浮空.朝朝暮暮山容改.總屬虛懷一照中.

皎皎長空逈絕塵.靑山雨後更逢春.一匳古鑑新磨就.誰是光明內外人.

風吹宿霧寶匳開.滿目春容甚處來.好值軒轅磨瑩手.更無一物隱纖埃.

玉泉菴二首

高蓋西來動四隣.靑靑豐草馬蹄勻.平田淺水相因足.野杏山梨次第春.假遂長松如傲世.誰呼好鳥似迎人.翛然偶得棲眞地.方信浮名卽是身.

十里五里花無主.千山萬山春自忙.少年意氣傾都市.走馬橫來若電光.冷冷古寺風吹屋.羞死五陵豪俠場.黃金散盡身無益.獨有泉聲千古長.

再題

逸士有高蹤.故山無世情.黃花香豔落.白馬嬌淸明.雲作朝昏暝.泉流今古聲.王孫好歸去.芳草又重生.

又題玉泉菴三首

僻隖藏亂峯.淸流蔭修竹.短策貪遠遊.斗酒招近局.幽草不知名.孤花送餘馥.采芹蹋靑泥.捫松倚舊綠.寄言潁川子.沒齒傷局促.爲君汨其泥.與我濯雙足.

落崖碧水支流去.隔竹黃鸝相應鳴.飛絮落花迎野步.細風輕煥爽人情.

天台大士碧峯頭.林鎖樹烟凝不收.誰坐胡床揮玉麈.一聲淸磬晚悠悠.

玉泉菴　江公著

風煥客衣輕.山行眼乍明.人非少年事.泉作舊時聲.草細春遊倦.茶甌午睡淸.不敎身自在.城郭莫烟生.

靑靜勝院壁留別父老　蔡章

靑山雲半鎖.慘淡有離色.溪水亦潺湲.嗚咽當枕側.男兒四方志.百年一行役.山水亦愁悲.我自本無得.

父老挽我車.洒淚半悽惻.使君雖無力.慚無理人術.舉手謝父老.意厚難報塞.

釣臺賦　張伯玉

山水縈回.煙霞次開.不見遊客.空留釣臺.地逈而淸風不去.情傷而往事俱來.得魚之處猶開.嶇嶮古砌.學士之功未沒.重疊春苔.伊昔子陵.貪幽自遂.辭光武之好爵.樂富春之勝地.雖無晦迹之勢.亦有垂綸之事.持竿一去.長爲避世之人.礙石九層.以盡平生之志.爾乃渭高易感.覽舊多傷.塵事與淸波不返.紅蘋同白芷徒芳.相逢投餌之時.寒流淼淼.始及臨川之日.遠岫蒼蒼.今古堪悲.濟攀盡趣.潮平昔日之岸.風動當時之樹.石上少留.人間多故.遊絲亂舉.初同觸目之疑.野竹隨低.忽有沈鉤之誤.迹是人非.蕭條晚歷.萬里之碧嶂如畫.幾片之白雲不歸.鷲立斜分之浦.魚驚半毀之磯.盡日而風波莫問.滿山之松桂相依.既而悵望歸心.裴回舊址.尋通樵之一徑.下鳴湍之十里.煙深釣處.空懷遊邇之峯.日莫臺前.無限潺湲之水.比夫燕昭王築而禮士.漢孝武登以求仙.構金玉之巢至.逢塵埃之共指.曷若玆所.成於自然.峭壁叅雲.孕淸黃而無冬無夏.寒潭徹底.浸明月而千年萬年.已矣哉.幾歷芳時.誰依茂躅.秋風起兮浪白.春色來兮水綠.惟野鶴與䴔鶄.自往還於水曲.

釣臺賦　錢總

治平之初元春.某之役於新定.道出嚴子陵祠下.作釣臺賦.其詞曰.沿東陽之下流兮.縣桐君之舊隱.俯淸瀨之淵回兮.仰崇山之數仞.卽釣臺之故處兮.發塵編而猶信.溯七里之洑漭兮.睎千齡之逸軫耕.殂豆乎衆壑兮.供百嘉之初動.滿絲縷乎麗澤兮.挹明水之至淸.錢肺肝而劇獻兮.以恭弔乎先生曰在昔周衰秦亡兮.漢氏爲政.天不脈亂兮.炎盛中病.竅諸夏之磐宗兮.授五侯以魁柄.皆陽平之曠貴兮.孰可文母之永命.泥伊旦之蘇秭兮.極羿浞之梟獍.俄絓禍於百粤兮.內毒痡於九州.莽焚如之虐燄兮.孰望於彼留.逮淵龍之未躍兮.皆與世以沈浮.緊冥冥之何算兮.聊卒歲以優遊.百六究而新族兮.奉舊物以歸劉.雖緯陵以均慶兮.曾故人之獨不順.嘅侯以辟禹兮.或姑治其幽憂.謂高臥其已足兮.安有待於營求.意友交之美初兮.慕施止於良背.將食士則見臣兮.非至高而莫對.當鶴車之三反兮.終一言而見意.嗟巢父之絮刻兮.豈好大而事獨.蓋屈己以狗人兮.有時遯而禍作.孰與夫道雖高而身安兮.名將顯而迹晦.逸聊許以增高兮.詎少移於故態.此先生所以馳騖乎六合之外者也.向若凝滯思於舊學兮.垂餘念於勳庸.擔管輪之安乘兮.懷五兩之靑銅.彼且厠予兮.立大功之諸將.責吏事之三公.下焉則鄧隋而不足爲兮.上焉則鞅鞅而不我容.設讁足以救世兮.將助理以赴功.則高密覺闘於擁節兮.迄見裓於龍章.新息誓亡於馬革兮.至死謗於炎荒.然後知先生照未然之成敗兮.識幾至之存亡.嬰厭利而不動兮.得光武而益彰者也.又若氣誡方結.鯨鯢未戮.四海沸騰.眞人隱伏.莫高匪山.莫幽匪谷.苟見謂於木石兮.假同牽於麋鹿.蔑元世之高蹤兮.昧諸言之駭俗.雖不得與此壺而並傳兮.固亦無加損於自足.(方志云.桐廬縣北十九里.有白水.遊一村.名龍伏.相傳光武微時避難於此.故父老云云.)此志士所以洞想兮.娟精祠之可瞩.激芳風於頹波兮.慨盛氣之猶奮.悲造端於登高兮.久裴回而躑躅.

嚴陵集卷七

記

應詔　駱賓王

余以三伏辰行至七里瀨。此地即新安江口也。有嚴子陵釣磯焉。澄潭至清。洞徹見底。往往有羣魚戲。歷歷如水行耳。人有釣者。試取投之。或有浮而不顧者。或有貪而輒呑者。引竿而舉。因以獲焉。其始出也。乃掉尾揚鬐。有若恃力而自勉。其少退也。則鼓鰓濡沫。有似屈體而求哀。嗟乎勢窘於人。道窮於我。將欲以下坐而歌馮子。又安能中轍而呼莊周哉。余乃祝曰。猛獸搏也。拘於檻穽。鷙鳥攫也。縶於籠樊。素龜靈也。以被髮河津。白龍神也。挂鱗罟網。何不潛泥而穴處。何故貪餌而呑鈎乎。於是放之江流。盡其生生之理。時同行者顧詰余曰。夫至人之處世也。擬迹而後投。隱心而後動。終始不易其盡。悔吝不生其情。而吾子沈緡於川。登魚於陸。烹之可以習政術。羞之可以助庖廚。覬求之將何圖。今舍之將何欲。余笑而應之曰。聖人不凝滯於物。智士必推移於時。知幾之謂神。達生之謂道。殷乙聖也。因於夏。孔邱賢也。投於匡。且夫明哲之賢。尚罹幽縲之患。況鱗羽之族。能無弋釣之累哉。故曩吾有心也。恐求之不得。今吾無心也。既得之而舍。夫求與舍。不亦雙美乎。烹與羞。不亦兩傷乎。況療飢者半菽可以充腹。爲政者一言可以興邦。亦奚必因小鮮而後明三異之規。勵大命而後窒一殞之飽。擒而不殺。可謂仁乎。獲而不婪。可謂廉乎。且夫垂

竿而爲事者。太公之道術也。形坐磻溪之術。兆應滋水之璜。夫如是者。將以釣川耶。將以釣國邪。然後知古善釣者。其惟太公乎。又有妙於此者。其惟文王乎。夫文王制六合爲鈎。縣四嶽爲餌。寘之於淸廟。投之於巨川。一引而獲太公。再舉而登尙父。由此觀之。蹲會稽而沈犗者。鮑肆之徒也。踞滄海而負鼇者。漁父之事也。斯並眇少者之所習。安知丈夫之所爲哉。

漢高士嚴君釣臺碑銘　梁肅

先生諱光。字子陵。會稽餘姚人也。名聞於漢光武之世。東觀書實載其事。當哀平之後。天地旣閉。先生韜其光。隱而不見。建武反正。雲雷旣定。先生全其道。見而不屈。消息治亂之際。卷舒昭曠之域。如雲出於山游於天。復歸於無間。不可得而累也。則激淸風。聳高節。以遺後世。先生之道可見於是矣。或曰。人倫大統。莫大乎君臣。崇德致用。莫盛乎富貴。而子陵以賤爲貴。以臣傲君。二者其失於教歟。君子曰。不然。夫賢哲之道。一動一靜。動而用者。功濟於當世。靜而不用者。光化於無窮。故許由於堯。先生於漢。皆不易乎世游方之外。俾後之人聞淸風而嚮慕焉。蓋運有會而事有行。伊呂遇湯武而立大功。子陵遇世祖而立大名。去就不同。同歸於道焉。歲在大梁。予涉江自富春而南訪先生遺塵。則釣臺尙存焉。仰聆德風。刻頌於石。其文曰。

季葉浩浩。澆風蕩淳。先生括囊。鳥獸同羣。四海旣平。故人爲君。富貴於我。有如浮雲。召至禁中。告歸江濱。下視天子。上動星文。接輿肆狂。孤竹求仁。介推山死。龔勝蘭焚。猗歟先生。異乎斯人。俯仰世道。從容屈伸。淸溪悠悠。白石磷磷。遺風是仰。終古不泯。

陪遂安封明府游靈嚴瀑布記　康仲熊

縣之西有山。山之嚴有泉。勝可知也。薄遊於茲。懿彼幽絕。不俟終日。褰裳造焉。遂負綠綺。岸烏紗。趣及於城隅。杖及於通衢。背山郭之縈紆。乍緩步以徐趨。縣君封公聞而喜曰。興所引也。我得無行乎。乃命車騎。邀嘉客。追我於楓香之野。乘我以驪眉之馬。載笑載言。遺谷超原。於是穿窈窕。躡嶇嶔。緣雲扶壁。極乎所開。覺其陽崖劃開。陰壑旁轉。懸水百仞。注而成潭。萬象奔走以成形。羣峯回合而卻倚。森影挂於府漢。雨聲散於長林。潺潺然無晝夜而息。雖天台之飛流。蔑以過也。吾徒盥於斯。鑑於斯。塵心洗然。世慮都遣。啜香茗以傲睨。招清風而詠歎。足以長道機。滌煩想。功名軒冕。於我爲賓。矧夫上隱雲天。下臨佛土。巖岫窅藹。時人罕覿。顧蘿居解虎之僧。洞巘棲驂鸞之客。永言長往。其可乎哉。封公曰。異乎夫子之說。今方國步未安。兵革多故。忠臣佐世之日。志士脊臍之秋。遽欲退閒。恐非通論。僕曰。唯唯。幸無重吾過。請從子而歸。回首林蘿。謝白雲而去。刻彼巖石。聊記盛游。時大曆十二年莫春上巳之明日也。

嚴先生釣臺記　崔儒

易象以天地交乃泰。夫交者。氣同道濟之謂也。同則無私。濟則兼利。雖君臣之殊位。品類之異數。其義一焉。嚴子陵與漢世祖。可謂天地之交矣。嚴君處道元寂。超然往返。獨以輔弼爲縲紲。以寵榮爲穢污。絕世高蹈。歸乎舊山。斯達人之常域也。世祖以疏位抑之。不以褒崇加之。其來也同寢共體。其去也鴻飛雲逝。

示君臣之與際。存天地之易簡。道泰氣同。主之至也。後之人以常情所不及。異而疏之。飾而詞之。甚彫其至樸。遐於夷途矣。況今之交者。權利傾弛。百無一全。知人知己。事皆昧絕。遐想遺塵。慨然興悲。觀其兩峯相嶔。峯木茂植。上有平田。足以力耕。下臨清流。可以垂釣。乃嘉遁之勝境。舍此何居。則呂尙父不應餌魚。任公子未必釣鰲。世人名之耳。釣臺之名。亦猶是乎。行舟輟驅。因有斯述。將以誡夫僞交與貪位者。豈直記事而已哉。興元元年夏四月景辰建。

睦州大廳記　李道古

任地列封。有國之恆制。張官考績。王者之大轡。故監部分刺。世官爲重。秦漢之來也。隋新定郡。武德四年。改於睦州。嘗析桐廬爲嚴州。復爲東睦州。尋併爲屬邑。領縣六。建德、桐廬、淸溪、分水、遂安、壽昌。幅員一千二百里。大山經川。陵陸毘壘。居七十。萑蒲斥澤田植之壤。居十二。其餘中田小畝之數。一農夫而食十人。官或旁詔殘以漁利。單戶危鄕。歲虛籍斛。肆朝廷難其任也。洎於山峻二江合會之勢。龍門疏鑿矣。輾轄東扼矣。丹嶼閩嶺。遠通海水。巖險呀豁。斗絕鄰部。士族豪家。望走洞穴。刑理不直。或頓機網。故郡其新定。州其睦。若日親敬大化。其封也。自國家有兵甲之費。不入內府。經用所入。浙右重於江淮。茲郡重於他郡。加以鐵官鹽策。盡服其籍。調租過於大半。負息而應征。蓋所以天不奪時。人無其力也。前時茲郡多命德賢。風化所浸。父兄成教。君子爲之。斯可一變而至於道也。始自永徽仰書名字。森然在列。以識遷授。元和七年甲子歲記。具錄衆代刺史名銜除授年代如後。

睦州錄事參軍廳壁記　皇甫湜

入州門東。六曹之聯事所在。都其任者子於門西。經始之意。衆未諭也。前刺史李君爲政。更年大惠一州。詔徵始聞而未至也。思宜利所遺。步覽庭內。顧以茲爲不厭。歲財鳩傭。卽日卽工。焉寬顯標。相前增營。儼然華就。翩然樂遊。六縣之駿奔。於是乎肅序。百胥之職事。於是乎總齊。羣官之退食。於是乎逶迤矣。利不十不變法。其斯之謂乎。錄事參軍既荷寵飾。有懷章示。具以廳壁爲記宜異也。請湜書之。元和八年四月三日記。

移城隍廟記　呂述

睦州城隍神廟。舊在城內西北隅。元和初年。刺史鄭膺。市移至於城北門樓上。其地舊監州獄。及司法官廳。開成四年。刺史呂述。移獄就六司院東南之隙地。於廢址上立新廟。堂屋三間五架。階高三尺。上設軒尾。三面行廊聯屬。東向開門。門外造廳一間一廈。爲將容之所。五年正月十九日廟成。遷神像。將神坐後。分設侍衛於左右壁。其門左右畫兵仗屏之。南北列木偶馬二。階前植松六本。外夾道亦植松二十四株。三月十六日。大備牲牢雜樂。率將吏以落之。今記其祝詞於後云。禮陳八蜡之名曰。祭坊與水庸事也。然則城隍命祀。本在勤人。積厚成陰。環茲郡國。論功校重。冠彼神祇。自州城卜遷。神位已故。訪聞元和首歲。移置郡樓下。不在田乘鎭事之義。居無函丈。闕鼓舞之容。況乎列卒巡城。通宵擊柝。往來褻慢。啓閉喧呼。既違肅敬之方。豈獲幽陰之助。述謬膺符守。親謁儀刑。睹籩豆之斷廢。祝史之信伏。雖飾以黼帳。新其盛

衣。而居非所安。理合改卜崇墉之內。廢址猶存。遂規新宮。式從宏敞。丹刻成畢。翬飛有嚴。揀此吉辰。敬遷廟貌。伏願永安閟邃。駿佑生靈。使封境無水旱之虞。牧守成富庶之績。敢申崇奉。毋媿聰明云爾。開成五年六月一日刺史呂述建。

馬目山新廟記

睦州主烏龍馬目二山。馬目在州西南。勢如驚奔。拔去不得。中若怪態。妥天常陰。望之而知其能雲雨也。先是州之右有潭。曰府潭。其深無底。鱗物宅焉。因立廟潭上。而馬目廟無之。每有禱則附而祝曰。告於府潭馬目之神。開成己未歲六月。江南大旱。述乃致精意於神曰。能雨則立廟。越三日。晡時雲氣從山來。饋烝黯進。空中濤喧。俄而銀雨隨下。自是比旬必雨。故民有半收。八月既霽。述泝江四十里而遠。躬擇廟位。果有一峯壓江。隨水蕩搖。蕃茂蔽覆。淺濃百色。周步其下。絕無蹊徑。斬叢攀梯。漸得嵴脊。蛇行而上。百數步抵大石。根如圭而頂如壺。側視之有木。一本十五幹。垂覆三面無地。獨其北平可居卜室。昭昭乎神之告導也。乃依勢取高架爲新廟。明年三月二日戊寅成。率將吏以覽之。盟於瀑流。席於香蕪。挂豆籩於森疏。響笙磬於蕭瑟。燎於煙峦。瘞於嵌空。揚驅而下。過釃酒祈福。信可以畏百衆而雄諸祀也。夫祭山曰庋縣。蓋謂或庋或縣。置之於山也。今述相神之居也。本其義矣。尙永賚於斯民。

刻嚴陵釣臺　羅隱

巖巖而高者。嚴子陵之釣臺也。寥寥而不歸者。光武之故人也。故人之道何如。睨眷眷以言之。尊莫尊於天子。賤莫賤於布衣。龍爭蛇蟄兮。風雨相遭。干戈藏除兮。悠悠夢思。何富貴不易節。而窮達無所欺。故得脫郿鄂之難。破尸象之師。造二百年之業。繼三尺劍之基者。其唯有始有卒者乎。下之世風俗偸薄。祿位相尙。朝爲一旅人。莫爲九品官。而親戚骨肉已有差等矣。況故人乎。嗚呼。往者不可見。來者未可期。已而已而。

五十五冊
3B

嚴陵集卷八

雜著碑銘題記

睦州大廳記

王者列土以崇化。諸侯供職以勤民。故保乂庶邦。而緝寧大紀。然則良二千石。所以稱其理之才。寔十二州所以光無外之德。唐虞之秩可敍。聖王之政必陳。古今不渝。理道斯著。睦州新定郡者。天中勝概。浙右奧區。環繞翠山。綠傾澄瀨。軒后登遐之地。南顧連岡。嚴陵垂釣之臺。北山屈邑。高風盤礴。爽色裴回。歷代名賢。出牧是任者蓋多矣。按隋書仁壽中。以睦而命郡者。取其俗阜人和。内外輯睦之爲義也。若乃星野士風之候。殖物產賦之宜。昏明迭運之由。廢置從時之理。著於史策。列在圖經。此可梗概而不述也。國家以天人合法。文軌大同。保我烝民。莫非爾職。以爲漢之牧守。入爲三公則太重。重則無篤固之心。唐之郎官。黜爲五馬則太輕。輕則有忽略之志。所以矯前代隆殺之弊。慎當朝欽恤之仁。凡百庶官。乘軺出牧。皆以本秩而知郡事。繇是政則不悖。民以之和。反軒昊之淳風。躋富庶之壽域。王猷所洽。百世可知。今知郡事田公。以東觀之任。榮右史之班。察俗去害。觀風尚禮。下車爲政。非月有成。墜典允脩。無文咸秩。先是郡有正廳記。即唐本州刺史李道古所撰。以前後牧守品名。布於鉛槧。緜歷既久。殘缺則多。不改成謀。惟新舊制。自唐顯慶二年。至聖運太平興國三年之後。所任刺史知郡成列於左。其有錢氏割據非王命者。略

而不書。足以煥前哲之高明。俾後來之概美。假文局吏。以謹歲時。時大宋雍熙二年四月記。

嚴先生釣臺碑銘并序

先生道纏於身。名揚於後。則世祖恩禮以旌其德。東觀信書其收其事。然而巢許抗志。欲全其節也。夷齊餓死。扣馬以諫其君也。至於逃其國而棄其家。遠其親而遠其兄者。無足道哉。未若先生忘故人而忘大位。疾夫冒於寵名也。游紫闥而隱青山。戒夫溺於富貴也。勵君以擴其私腑。勗臣以保其公器。教之大者。此其志焉。划夫上動天文。遠歸江漢。進無苟而退無屈。如雲之在空也。動則平而靜則專。如鐘之在虡也。引釣溪流。魚可得而榮不可就。呂尚蹈厲之征所以媿也。放懷林藪。岩可樂而名不可奪。傅說舟楫之勞所以媿也。矯激不亂於大倫。孤高無偏於小節。千古之下。一人可知。至今使遺迹煥然。高臺雙峙。鄉閭多敦樸之士。士俗盡樵釣之娛。化之無窮。道之彌遠。與夫祿不及而焚於緜上。義欲行而投於水濱者。不可同日而言也。衍忝續前史。即仰遐蹤。逮歷官遂。首宰鄉邑。登高臺而顧磊。瞻舊城以表岡。縣東南有子陵故城存焉。願貢鯫懷。以揚不德。銘曰。

天清地濁。日行月運。人稟粹靈。道斯發猶。和光同塵。遯世無悶。猗歟先生。玄玆大訓。以君以臣。兼退兼進。私寵不留。公議可振。潁陽操微。箕山義盡。仰之彌高。磨而不磷。依依雙臺。峨峨千仞。白雲悠悠。清泚芳潤。遺風不渝。華壤可徇。布之樂石。永騰令聞。

修夫子廟堂記

田錫

夫子之道。布在六經。深於六經者。得其時遇其主而用之。則王道明而萬邦受其賜也。夫子之廟。列在郡縣。典於郡縣者。習其禮潔其誠而祀之。則廟貌嚴而諸儒知所宗也。不然。則帝王之道未融。卿大夫乘德背義。而朝廷禮樂似是而非也。祭祀之禮不修。士庶民淫祀徼福。而春秋享奠如存若亡也。宜其宮垣閔寂。草木羅生。祠宇荒涼。風雨不庇。划浙江之右。洞谿之濱。建邦於山谷之間。居民多水涉之害。歸然廟密邇通溝。當於城東南之隅。在故壘闉闍之下。瀦羅疏壤。固無數仞之高堂。廡湫隘。且非兩楹之制。水至則几筵斯没。水落則塑像其黷。不堪席陋之凝。安仰高明之祀。加以俗巫交惑。微求木偶之靈。風教未遊奔走金人之福。逮乎祀先聖。享先師。食祿者忽略而不知爲。儒者流蕩而忘返。錫以東嶽待封之歲。移典是邦。北戎薄伐之年。議遷此廟。人來獻地。影亦庇徒。宮贊溫仲舒僉謀之。殘戎張元吉輔成之。督郵邱直方經營之。七月某日興役也。八月上丁釋奠也。廟無祭器。邦章以請之。郡無經書。上言以求之。誌素王之新祠。成斯文也。列門人之道像。題舊贊也。翼翼諸廡。不浹日而成。悽悽衆心。不俟慕而至。惜乎鄉飲酒之禮久廢。人不知尊卑。黨有序之學久廢。人不識廉恥。列郡無軒縣之樂。祭不足觀。在筲非宴寬之衣。禮不足取。白華南陔之詩疑。則無以警不孝不悌之心。頖宮齒胄之儀亡。則無以訓爲臣爲子之學。然廟不立則釋奠無所執。禮不備則釋菜無所觀。是以築爲儒宮。修其祀事。請籩豆之古器。復牲幣之舊儀。祭之者可以交神明。觀之者可以知勸教。神明交則福至。勸教明則化行。夫世之淺淳在乎詩。禮之用舍由乎上。故顏回謂舜亦人也。孟軻曰回亦人也。若然則克念謂之聖。罔念謂之狂。必祖述夫子之至仁。憲章顏氏

之亞聖。則文中子亦人也。乃知取法於延陵季子。問禮於柱史老聃。而知之乎。學而知之乎。勉人之學。讀是碑也。邀廟之志。見是記也。罪言者得於斯。知言者得於斯。時雍熙三年八月某日記。

嚴先生祠堂記　范仲淹

先生漢光武之故人也。相尚以道。及帝握赤符。乘六龍。得聖人之時。臣妾億兆。天下孰加焉。惟先生以節高之。既而動星象。歸江湖。得聖人之淸。泥塗軒冕。天下孰加焉。惟光武以禮下之。在蠱之上九。衆方有爲。而獨不事王侯。高尚其志。先生以之。在屯之初九。陽德方亨。而能以貴下賤。大得民也。光武以之。蓋先生之志。出乎日月之上。光武之器。包乎天地之外。微先生不能成光武之大。微光武不能遂先生之高哉。而使貪夫廉。懦夫立。是有大功於名教也。仲淹來守是邦。始構堂而奠焉。乃復其爲後者四家。以奉祀事。又從而歌曰。雲山蒼蒼。江水泱泱。先生之風。山高水長。

嚴先生祠堂記篆者名

希深撰。子貞書。中立題。伯起立。

高平以諫官貶守睦。始訪七里瀨。立嚴子祠。召窯溪口僧悅。弱豈古衣冠。作嚴子像。既成。自作記。聞丹陽隱者邵疏篆有法。遂以刻石咨焉。疏未嘗篆於人。篆此獨不讓。雖然不肯見其名。曾子眞使來。又深於篆者。重之。且恐其不彰。使僕名之。更自篆名於其石之側。聖宋景祐四年三月四日。

與邵疏先生書

先生邵公足下。某今春與張侍御過丹陽。約詣先生。維舟水邊。聞先生歸山。所謂其室則邇。其人則遠。惘然愧薄宦之不高矣。既抵桐廬郡。郡有嚴陵釣臺。思其人。詠其風。毅然知肥遯之可尙矣。能使貪夫廉。懦夫立。則是有大功於名教也。乃構堂而祠之。又爲之記。聊以辯嚴子之心。決千古之疑。又念非託之以奇。則不足傳於後世。今先生篆高出四海。誠能枉神筆於片石。則嚴子之風。復千百年未泯。其高尙之爲教也亦大矣哉。謹遣郡校奉此。悲佚雅命。

與晏尙書書

伏以春初至項城。因使人回。得草草上謝。由潁淮而下。越之重江。四月幾望。至於桐廬。回首大亳。忽數千里。日思奏記。負乎無階。悲惟蒞官之居。鈞體惟寧。赫赫之瞻。日以增重。仲淹皐有餘責。倘明一麾。敢不盡心。以求疾苦。二浙之俗。躁而無剛。豪者如虎。示之以文。弱者如鼠。存之以仁。吞奪之害。稍稍而息。迺延見諸生。以博以約。非仲淹所能。蓋朝家之條教。師門之禮訓也。又郡之山川。接於新定。誰謂幽遐。滿目奇勝。衢歙二水。合於城隅。一淸一濁。（衢江濁。歙江淸。）如濟如河。百里而東。遂爲浙江。漁釣相望。鳧鷖交下。有嚴陵之釣石。與方干之隱茅。又萃峯四來。翠盈軒窗。東北曰烏龍。崔嵬如岱。西南曰馬目。秀狀如松。白雲衰回。終日不去。嚴泉一支。潺湲齋中。春之晝。秋之夕。既淸且幽。大得隱者之樂。惟恐逢恩。一日移去。且有章阮二從事。俱富文能琴。夙宵爲會。迭明交和。忘其形骸。鄭聲之娛。斯實未暇。往往林僧野客。惠然投詩。其爲郡之樂有如此者。於君親之恩。知己之賜。宜何報焉。今有郡齋歌詩一軸拜獻。庶明言之不誣爾。干瀆台嚴。伏

增戰懼。倘遠門下。伏惟矜察。爲國自重。

題徐常侍篆桐廬縣額　張伯玉

桐廬縣額。故左省常侍徐君之篆也。篆自秦丞相斯以名烜天下。歷漢魏以降。學者亡數。至唐中興。始得李陽冰繼之。陽冰後又無人焉。至於我朝。有徐君。自秦到今。幾一千五百年。以篆名家者三焉。天下之人言篆者。不歸於三家。則無所涵尙也。其爲字之寶維乎。其槩熱乎。始徐君與秣陵刁侯衎。俱事江南李氏。號爲名臣。後從其君歸於我。刁初得太祝爲桐廬宰。徐君以牽吏令留禁中。嘗以版素馳京師。敏而得之。遂謁之於今。今之賢士大夫道東南者。過七里瀨。則訪子陵釣臺。至桐廬則樂觀徐君之篆。其名也豈虛然哉。皇祐初。吾進士同年之子曰彭城劉數。以淸白長是邑。且廣其速朽。走奉錢抵其區。買洞庭石來。命工彝刻於署堂之左方。請吾言以表之。夫古之人所以能流聲名。美風俗。使百世之後。談娓娓而不絕者。皆有以起之也。然則異時講桐廬之故事者。玆可泯乎。常侍名鉉。字鼎臣。廣陵人。其儒行節義。與其篆籀爲世寶者。悉書於太史氏。玆不復贅。五年冬十有一月至日。吳郡張伯玉題。

公堂銘（碑斷闕上文止錄見存者）

闕

知人道之大。而治亂之不常也。故有設學以本焉。然則學也者。繼天人之公道乎。人君用之以敍羣臣。以睦四海多士。由是以明盛德。以毗大業。所以張天下至公之法。用取於天下。無德而名焉。又豈徒游是庠。登是堂。觀簠簋。聽鏗鏘。苟習句讀而已哉。銘曰。

猗歟公堂。邦家之光。彌綸奕世。景行百王。道尊則勝。人存克揚。於穆頌聲。與時無疆。

睦州學進士登科題名記　趙抃

睦於吳會爲裨郡。蒼嶂寒瀨。齒齒激激。風土物色。縹緲秀巧。鍾氣生士。翹俊殊甚。其學校自文正公基之。談經治文。出乎其間。日氣盛。金部向侯。奉慶曆詔。更廣堂舍。學者爲便。距今業精而上第無虛榜。與門學木樹時訂。今得人爲三倍夥。是以知學之廢興在人。士之進退由學。聖時之明勸也。然士之所謂學。誠心竭力。企古聖賢道。將至其所未至者也。爵位於朝。仰首信眉。掌握當世務。與奪非是。出呼吸間。一本以正。然後盡人子忠義之分。稱人君敦勉之意。屑吻小巧。殉章刻句而已乎。因本前後登第者名諸石。後來繼焉。嘉祐三年戊戌正月元日記。

桐廬縣令題名記　倪天隱

三代分土。諸侯世國。以治斯民。曰吾君也其可逃。諸侯曰。吾民也其可解。故其心相孚。而化治日起。且其地大不過百里。歲淹日積。其纖悉覗民。不翅如照。剗琛材瑋行。其能久閉約於其間哉。官以器任則士能盡。士以鄉進則民事悉。萬寓以概國。其有忽而不治者。齊秦壞先王法。廢爲郡縣。其守令丸移而奕易。蒋轉而蓬飛。斯民曰。彼且勸吾善。庸何爲。吾惡。庸何傷。官者亦曰。吾且去。是非吾民。吾安能汨汨自勞苦爲。故其孚誠不交。而卒以苟道。而曰欲歸民於三代。是棄食以求飽也。或曰。三代以侯治。漢唐以郡縣治。其治一。其亂也均。適一時之宜者。不必皆先王之法。是大不然。夫宿姦巨蠹。瞀諸蚊。發陽闚天。晼日發且。則

聲喪影滅。投迹自晦。及微隱斂昏。萬故乘夕。復蹇然起噫噓之患矣。賢否相易。其昏明之交乎。抑有大不可者。郡縣之官凡幾位。夫天下之賢士凡幾人。雖堯舜之明。湯文之智。不能必察而材諸位。況紛紛然若不肖之市。其歷遷而頑貿也。嗚呼神璽之伸屈。存乎令守。取鍛鍊成案。取正於法而已。是令尤爲親切於民。桐廬。故吳分富春縣置屬吳郡。隋仁壽始用屬睦。中間隸屬不常。然獄訟賦役便於睦。故我宋因之。自錢氏以地歸江南。刁公以直道自信。出宰是邑。自俯以瀕海幽遐不爲要壤。而風敎不能浹。斯民不識仁義之化。亦往往受敝。主上至仁。始用薦者得補令。而間爲得補及其敝。上言者以私而民之得善令者天也。榮君眘中。文敏而明。務以靜治雍容。閱案籍。得雍熙以來爲令者姓氏。第而刊之。其政之善惡。則皆昭然著在人口。賢者少。不賢者衆。則其官人之得失可以鑑。而後來者足以自發。俾其企善而懲惡。亡斯民之病。以爲石著。嘉祐七年四月二十三日。

睦州新作浮橋記　錢勰

睦古郡。會稽之地。據浙江上游。當閩粵甌駱歙鄱陽數道之衝。又南出交廣五嶺。閩之徼外。雖別道循江絕湖。率多鉅風駭浪漂溺湍滯之患。淹久歲日。使程賈貨度不至時。輕裘版輿。木楫拔篋。由此途出者。當居水道之半。郡治建德。東陽江與歙溪二水合於東南。湍悍奔激。夏輒暴漲。雖窮冬沍涸。深不可涉。故四方之賓客至者。解鞍弛擔。倚立露坐。而與夫郊野之人抱布貿粟。負芻荷薪以輸縣。以趨市門者。賈細易鑄。左提右挈。以返田里。以行從予者。熒熒然雜進兩涘。引吭頓足。以須舟子。泝沿上下。移晷乃復。探懷

出金而後得濟。烈風驟陽。其假倨喝令。上治平之初元。工部郎中吳興劉公。能按察荊南北道。來臨是邦。不鄙其民。以自暇逸。又不爲赫赫聲名。以發取勝跡。獎善禁惡。一出於愷悌。郡遂以大治。若無可經意。故所思者益靜以明。而所及者益鉅以博。明年始命行歙溪之陝中。直郡城之南隅。維舟以爲橋。利濟斯民焉。其積功傭千有七百。自十二月庚子至乙丑乃成。既成。公率其屬落之。且曰。是急民也。夫豈敢求名以無所論著。惟後人之知鳩工庀材。其爲用不侈也。無憚其繼焉。則茲久而可不廢。當爲之記。因屬之於勰。勰以爲治古學務實政。以左右斯民者。無進退夷險內外輕重之異焉。凡可以行吾志者。當幸遇而勇爲之。惟公盡心爲民謀。蓋若此。此其可以刊之金石而無慚矣。後之來者。亦有以求其意也。治平三年歲在癸丑正月丁亥。會稽錢勰記。

鑑香閣記

棟宇可以庇風雨。臺榭可以遠燥溼。堂廡可以肅賓客。山川可以廣眺望。此居人之常情。而浮圖之說者則不然。曰。不因敝不足以表精誠。不盛麗不足以來信嚮。故惟窮工竭巧爲之而不已。既閎麗矣。而吳門之俗尤事侈靡。此丹雘金碧。斲雕炫燿。至於殫人之力。竭人之財。而不知止。故其山林之峻深。郊原之昭曠。隱者之所卜築。非爲浮圖而不曾爲浮圖也。思允師居睦州兜率寺之法華院。佛學之外。兼妙岐黃之術。人有以疾病告者。必盡其技而爲之診視。凡湯液之所餌。砭鍼之所加。無不如期而應。自郡官至於編戶。皆稱其方技之神良。而功施之周。皆由是車馬之踵門者。日月相繼而不絕也。嘗患其居宇之湫陋。賓

至無所容。遂闢故址。革而新之。又於其旁爲閣三間。楹桷崇高。軒檻虛明。經像嚴于中。草石峕於次。名葩異卉。左右布列。藥欄華圃。前後相望。升其堂則聞芝朮之芬氳。游其庭則見竹樹之蔭翳。雖密邇闤闠。而山居巖處之趣備焉。考成之日。太守集賢王微之。率賓寮燕飲其上。且嘉儲侍之美。因題其顏曰鑑香。又賦詩以記其事。繼而作者。二車史館劉元忠也。觀二詩。而院與閣之所有。皆可見矣。後三年。余自東陽赴亳社。謁郡郵。會故人留止。過允之居。因得一游目焉。嘗謂桐廬郡溪山之清絕。自晉宋以來。文士多稱述之。往往載於題詠。觀夫城邑閭井。皆垣途平陸。蓋與它州無有異也。及登高而望。則羣峯回環。一水縈帶。煙雲晻靄。朝莫異狀。不離指顧。而萬景在目。信乎吳越之佳郡。前人之所稱詠。不爲虛談也。而茲閣又占一郡之勝處。高高下下。皆有幽致。足爲端居造適之樂。復以甘辛寒溫之上味。給人朝夕之求。其爲利固已博矣。然則不得與夫競土木而誇閎麗者並也。宜乎微之元忠歎賞之勤勤如此。因書所見。以繼二詩之後云。時熙寧五年二月十五日記。元祐元年正月十五日上石。

題嚴先生釣臺　葉棐恭

漢嚴子陵先生釣臺。距桐廬郡城五十里。異時人迹罕至。景祐中。人文正范公。謫守是郡。始即臺下構堂。以祀先生。親記其事。屬丹陽隱者邵疏篆之。刻石今存於郡廨。又命會稽僧悅躬晝古衣冠。作先生像於堂中。既而過祠下。望唐處士方雄飛之舊隱。周覽裵回。慨想餘風。因復圖其像於堂之東壁。自是往來之人。鮮不登堂致禮者。激貪立儒。非曰小補。歲月滋久。棟宇漸墮。上漏側穿。像亦故暗。且地勝事絕。至者喜留名迹。而狂易之徒。往往題名於像之左右。甚非所以伸虔妥靈。聳人觀瞻之意。乃以僚屬葺堂而完之。始爲塑像。以易繪畫。庶幾二高人之清標。儼然長存。而文正之遺迹。愈遠不泯也。元祐元年六月朔日。朝請大夫知郡事延平葉棐恭題。

敕賜唐二高僧師號記　周邦彥

有二大士。顯於有唐。在新定城。住阿蘭若。咸舉宗教。轉大法輪。曰陳尊宿。舍衆居守。今賜號兜率。以圓通門。隨彼機緣。引接沈冥。度無量衆。曰善道大師。乞食城中。處高峯山。樂寥誦佛。從者三千。開口發聲。一一化佛。重累而出。方便善巧。修淨土行。其故道場。皆有遺像。而奉事弗虔。稱號無聞。爲日久矣。元符二年。馮公玗來守是邦。始知崇敬。雨暘請禱。如響答聲。請命於朝。乞加褒顯。元符三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命下。賜尊宿號曰悟空禪師。善導大師爲廣導大師。明年三月十七日。具花幡威儀。表揭新號。爲僧伽梨。被服二像。州民大集。巷無居人。時方霧雨。昏翳充塞。導迎之初。黃霧寨除。赫日顯照。開闔陰陽。成於奄忽。萬口嗟異。得未曾有。竊聞眞一法中。毫芒不立。況此名謂。何所加損。然諸聖帝。雖證實相。不廢假名。故雖有漏。世界十二類生。外道狂解。十禪那因果訓答。一十八天。乃至信住行。而地爲位。五十菩提。涅槃眞如。佛性、唵摩羅識、空如來藏、大圓鏡智。七種名字。乃至過去無量德數。果地正覺。莊嚴名稱。皆依空建立。初無實義。以假名字。引導衆生從佛。至佛所不能已。則二大士加號崇飾。義亦復然。法身現前。亦應攝受。而馮公夙植德本。深達苦空。示宰官身。而作佛事。平等施德。如物蒙雨。與者不與。而受者不愧。平等施刑。如人觸刀。

劉者無怨而偽者無怨故能嗣績眞風尊禮先覺開發勝利爲四衆首因緣會遇適當斯時知其由者可無人乎年月日錢塘周邦彥記

睦州政平橋記

江公望

太常丞李公勉之爲是州也州人安之政之在事者有條事之在物者有理簡而不疏文而不害日閱百千牒訴應手而解老胥黠吏束手旁觀終莫得其間無終訟無留獄郡稱爲神明乃欿然猶以民隱爲憂州之南有大源其源西出於歙合婺水東注於大江夏秋雨淫二水鬬湍悍決溢齧岸拔大木舟人患之行道所會前值顧岡江南浙東郡邑之民源源而來後奠杭歙通途支道踵踵而至適二水之患弛負解橐駢肩重足後渡者積石依山之民平旦負薪芻裹果木之實趨城市以貿朝晡之膳老稚仰哺至夜莫不得食工部劉公述創爲浮梁悉弭斯患出於倉卒未有爲修完之計者故不五十年而毀矣前日之患復見於今日我侯心存之而戚見於顏色州人相謂曰我侯我父母也豈以一浮梁而貽我父母之戚乎各率緡錢付僧守慧等董其事木美工善籌畫有度其來和望際人若巨擘其廣肩任負戴雖若連雞乘雁交臂而分馳不相留礙力之所任百斛不墊隱若平地然會費無慮數百萬裒餘金置田爲異時修完之利水之東南有天寧佛祠是祝吾君萬壽之地百官走趨閱月而祝無有艱險此又食土之人所當竭力者也成以政和四年甲午正月丙寅二十有九日丙午越二月二日我侯率官屬如天寧以落之所以祝吾君也嘗請名於公望竊謂昔周之王使單襄公假道於陳以聘楚朝火覿矣而川不梁歸告王曰

陳侯國必亡王問故對曰天根見而水涸水涸而梁成先王之教也又曰十月成梁夏后氏之令也先王不用財賄而廣德於天下者以此今陳火覿而川亡梁是廢先王之教令也不亡何待夫川梁之廢興足以知政之得失安可忽者先生之教寓之於政其令著之在法孟軻謂子產當大國之政區區一輿梁之惠而不知政法之在人也政法不行是無先王之教令也故曰君子平其政行辟人可也政平則教行所以得人心法行則令著故民聽一而不惑是以此邦之人不出於驅迫歡然致力不一毫取縣官財賄咄嗟而成方來之人原享我侯之德利非以政平故邪因以名之有觀其民而心維其義不復爲怠偸之政是橋也其利新新曷窮已哉越二日庚戌江公望記

九峯菴記

天下事不獨事始爲難卒之又難事之始必於艱難憂患之時故其思深其力勤卒之者常在安逸無事人情軟熟之後固不縱弛怠偸鮮克有成僧智日以九峯遺立卒業具述本初屬余記之余猶能憶少時之游敝屋數間入其室闃若無人僧醉寢藍樓過午未飯然其山峯之羅列者九肩差踵後襟纏帶絡没不省出入蹤徑竹松茂密光景蔽翳窅窅間摧枯拉朽聲不見其人距郡不數里若在數雲香靄間靈區奧域鬼神所惜不以示人居之久雖其人也比邱清鑑行高德鉅心地穩密州被甲乙以鑑來尸厥久敝之後用力艱用心益精敏居久之人化其德施手開展締構一新既而以老告州復用甲乙以其徒智日代之方艱難憂患之時非鉅有才有德莫能經畫圖回一代之成績不可不齊其擇甲乙非其人安可使

也有維有綱既立既張凡百悉蹈繩檢世其業雖中才可也況其人精悍多智耆苦身克意雖在安逸無事人情軟熟之後毅然有爲以卒其業事無固必顧得人如何耳蒞之甲乙何負於人哉佛有新祠寢飯其堂庖有儲有餘湢有室鐘有架犀犖然坐方丈其徒嗚呼稱首成一保社之力勤矣哉諸峯著丙方者最爲秀絕易佛祠値之其盛固智日之力然形勝古有之矣政和五月乙未記明年二月甲戌書之

興福院記

凡出於心之所同然者雖夷夏異區貴賤愚智少長之不相若冥冥曆數千年得之者如出一揆心猶虛空無毛髮介然空缺處谷滿院滿牛豕鼻喙滿汗邪甌窶滿提攜負汲亦滿終莫有德其賜者蓋終身由之不知其然也至於洒然若醉醒夢覺當有自來矣何郡建德一聚落土風沃美兒田蠶桑無有訾窳功不十而利百之家饒財桀驁易侮之心生使酒尚氣椎牛博戲攻剽爲姦馳死地如騖一旦強力惡少革心爲善良門閭櫛比惟善之爲嶷西隅天寧佛祠學道者過而問焉東北距興福是院廢於保昌至錢氏復興歲在丁亥越甲午凡一百五十有三年政和初名額僅存頹垣廢址皆黃茅白葦飛走交午敝屋三間居者無復僧事僧鑑皎出緡錢八百萬施者亦如之建爲殿者四能仁僧伽法輪十王之像設焉閣二鐘今處業具在殿之陰爲演法堂次爲函丈之室挾以海會香積而門廡夾之凡諸莊嚴之具佛比丘諸所受用無一不備人之織嗇既入而探諸囊中如曳九牛之尾八百萬錢出於荒山窮褐者之手若非超然感悟越一切拘纍之語與其徒而應之者若流水趨下茲有以啓之者焉得於所同然者也由一佛祠

破慳貪之疾化而爲一鄉之善俗由一鄉化而爲一邑之善俗其利賴曷窮哉刑毆之不若化其心使自得之故曰得其一萬事畢斯一也擬心卽二焉有問速化之術余告之曰知此而已五年乙未工畢明年八月丁酉江公望記

龍泉院記

龍泉一斛水爾有龍常所托止焉召風雷疾呼起雲霧出肘腋間俄頃嘉雨四洽邑民德其賜作佛祠而庇焉因以龍泉名其祠蓋區奧宅神物之所託是故山川草木沃潤而淸美代有異人出焉有諸禪者莫知所自其高道祕行人亦不知託於龍以福此方之人民以旱告卄澤之應若答響焉故歲多穰而民力以饒僧奉濟錢忠懿王嘗召演法華文句於竹林氏學者數百雄經鉅論博觀泛覽精簡妙義析秋毫矣歸老人漸其餘悔過遷善爲一鄉美俗可良四代孫也以禪學住保邑本安禪院一日有豕逸於屠刀之下徑趨而跪伏吭而視若有所訴而不可言頃之屠者至頑執之哀號可憐以金易之豢養久擾如善良之人畜無知也能逃死於萬無一生之地知所擇也知所擇謂之無知可乎不逃於比閭之居而逃於佛祠不逃於宅比邱而逃於善知識余嘗之善良之人不爲過矣凡有心者物之偶也有偶則靜與惟無心故有心者歸之非有道者不處也師退居龍烏邑人挽之而不釋願修故龍泉院以爲師處焉裒金鬻材爲厥一區法堂丈室兩廡三門悉具誦閣有經製爲區藏以待未暇閣者挽之以行燕居有室以需四方學者之至仰高明俯清泚宴寂之餘以爲興居之適又有所謂水閣者在焉成於政和六年丙申三月壬

辰.越丁酉.良屬余記其事.一斛之水甚微.龍託之而神.變化自如.霈爲膏澤.以福於人.而佛祠託之以興.一豕之生.固不足道.善知所擇而良之.道行益著.而佛祠託之以不廢.矢激則遠.水激則悍.登高而望則見遠.順風而呼則勤厲.所託者然也.至於離人而立.獨無所事託而良之道.吾不得而知也.

惟菴記

眞悟老禪.脫烏龍之縛.結茅於其山之西岡.以爲宴休之地.余一日訪之.行新田閒.泱泱水流.可掬可漱.入其徑.松杉青潤.色欲染人衣袂.未到三數步.小僮候門.一犬吠嘈嘈.應竹作聲.自是一山川風物.樹梢無藻飾.函丈之地.唯留一榻牀.敷隱厚經行之餘.兀然危坐.坐久即臥.安隱無它苦.與余說普通年前事.率皆無味之談.聽者欲寐.余將歸.附余曰.爲我名此菴.余名之曰惟菴.三界惟心.萬法惟識.釋之者曰.惟.遮境有識.簡心空遮.有則一心獨照.簡空.故萬法摐然.心法相望.即非不二境.余別爲之釋曰.三界惟心.一心惟菴.不遮不簡.惟境惟心.聽者霍然.釋寐抨頭拊髀.踴躍而歌曰.心惟菴兮菴不知.但見白雲朝起東山飛.菴惟心兮心不住.明月前溪夜流去.朝朝莫莫何時了.是中本不同生老.一衲蒙頭百不爲.又是青山歌好鳥.歌罷.眞悟老與余相覷一笑.解袂以歸.釣臺翁江公望.正月十九日記.實政和丁酉歲也.

改定州門請僧看經疏文　呂希純

伏以川在境內.斯民所依.水由地中.於性爲德.粵維新定之野.適處兩溪之交.爰自比年以來.頗爲潤下之理.願玆城闕.衛控津塗.乃涓令辰.載揭嘉號.集禪關之淸衆.課華藏之祕文.並集勝緣.庶申善禱.謹於南山廣靈禪寺.請比邱八十一人.就定川門.轉大方廣佛華嚴經一部八十卷.並用回向.歛登兩港一切龍神.伏願由斯法供.諒乃誠祈.伏慈力之無邊.運神光於莫測.妥安源流之道.永卻驚瀾.保佑空廬之氓.俾諸寧處.伏惟三寶.俯賜澄明.謹疏.

請刻石跋　江公望

歙婺二水.爲睦州之患.歲必一至.或再至焉.壞城決隄.敗積儲.毀廬舍.中夕弛備.遽及寢戶.居民破屋以出.其不爲魚亦幸矣.前昔州郡患之.終無捍禦之策.雨久則二水爭行.山夾岸如束.塞逃不得去.故是患非可與智力爭也.舍人呂公.盛德君子.愛民出於誠心.嘗祭二溪之神.其文州人猶能記其彷彿.水潦暴行.更相遜避若兄弟.然詞意惻怛.惜乎不傳.易門額爲定川.揭之日.復有文請禱於釋氏.由是定川而後.凡二十有一年.不復有水患.水無情也.若告語神爾.神與人不可以言語傳也.所可格者誠爾.誠不可以虛拘也.所以達其誠者斯文在焉.訪求累年.今始得之.願刻諸石.以貽將來.不墜斯禱.惠莫大也.政和四年甲午二月初五日江公望書.

嚴陵集卷九

雜著記疏

重建兜率寺記　羅汝楫

汝楫少時.以事過新定子城之北.連閣洞開.有屋數千楹.目其榜.則兜率是也.卽時遊焉.祕宇屹然以高.繚舍窈然以深.支房別院.重樓複閣.內外整整.足爲望刹.念此邦薄.事力非它州比.僧居之陋.取蔽風雨而已.迺獨雄盛如此.諒非偶然.呼寺僧詢之.實唐陳尊宿故居.陳得法於繼當時.緇素歸重.加姓其上.以尊宿稱.太守陳操師事之.親受法要.事見傳燈錄.後世追仰其人.相與飾此遺武.無足怪者.及得舊碑讀之.乃開元三年台州刺史康希詵文.其敍輪奐之美.反復至數百語.詳其語往往過於所見.則寺之雄盛舊矣.不因陳僧而然.惟是數百年間.相繼增葺.久而益新.亦豈無所自也.紹興十四年.予來涖郡事.則寺以焚毀杳與廢之不常.爲之悵惜久之.它日與客語偶及此.客持三說.以起廢爲邱墟.小庭嚴奉.有所未至.此兜率不可不復者.一也.時昔寺無恙.徒衆如林.記今所存.尙復不解.或至散處市肆.行業俱隳.三尺所禁.豈應坐視.此兜率不可不復者.二也.寺占形勝之地.密邇都治.廢址蕩然.無復藩籬.居州人築埃之用取給於此.恭錙日至.氣益以索.此兜率不可不復者.三也.是三說固不誣.屬當巨浸之餘.公私屋至推圮過半.方務悉力營葺.何暇它及.比就緒.得請奉祠.蘇使君管來繼予.使君頃守嚴有惠愛.未幾復臨舊治.

民習其政.坐以無事.先是兜率之廢.天中節齋醮.卽詣烏龍山寺.遂爲故事.使君明然嘆曰.天下州郡.皆卽在城佛館.以嚴歸福之供.而吾州獨不爾.乃率僚佐走郊外.祇拜而返.權宜可也.萬一邑侈之事.少有不虔.稽察惟艱.其何以自安.州雖陋.顧不能新一刹乎.其意殆在兜率未遑發.會有以林木獻寺者.不得類皆瓌材.其數爲多.寺僧祖照德淵.羣相與經畫復興.不籍於寺.而願預其事者曰.惠容僧正慧端賢.總護之.於是分詣大姓.乞其功用之費.遠近響應無不樂施.其或無積貲者.人受一瓻.使日斂贏餘.盈其中.伺其滿持以歸我.錙銖積累.初若微甚.卒至於不可勝記.事賴以濟.是役也.經始於十七年冬至十九年正月以訖役告.凡爲大殿者五間.山門十有一間.兩廡四十有二間.爲廳事者二.待長武幹官廚之至斜廊六間附焉.惟法堂戒壇舊所有.姑因之.餘皆煥然一新.又倩守越募工爲三大像.夾侍六人.如諸方之儀.有穆其容.瞻者增肅.餘力對飾兩壁.曲盡其妙.予居此郡.閱寺成.意前三說者有以啓之.及傳使君言.則其享上之誠.惟恐不至.彼三說者抑末也.嘗觀天保之詩.一章曰.俾爾單侯.二章曰.俾爾戩穀.三章曰.以莫不興.以莫不增.末章.則又取物爲況曰.如月之恆.如日之升.如南山之壽.如松柏之茂.古人歸美其君.惓惓如此.蓋臣子至願在焉.不嫌於繁.今使君顯營精廬.以申此志.而革一時權宜之例.茲亦勤矣.況復誠之所感.化荒榛爲梁棟.易朽壞爲瓴甓.宜無難者.天下事其有不可爲者哉.此寺.唐神龍初中宗所建.號中興寺.既而改龍興.國朝大中祥符元年.始賜今名.紹興五年.宿兵於此.一夕遺火蕩盡.實正月八日.迨茲十有四年矣.適使君再至.乃始成之.豈其成固自有時也.使君名簡.眉山人.黃門先生之孫.才行兼優.克世其家.父侍郎公.春秋高.益康寧.人以爲豈弟之報.寺成云始.辭以郡人意.致書求記.義不得辭.因爲敘其本末而繫之以詩.其詞曰.

兜率在天.惟佛之居.詔揭美名.賁此精廬.棼橑翬然.金碧爛如.妙極人功.與天不殊.榮榮老師.宗門之傑.於焉利生.機鋒雷轟.擁芻繁卷.擠叢踢蹴.仰止高風.千古不滅.銘錫之腥.實賴斤庭.吳延萬瓦.炎埃冥冥.祓夙告祥.維其乞靈.無所弗寄.遠走林坰.蘇侯再至.念此脊唱.事有不虔.臣子之愧.既發其意.亦佐其費.緇徒奔走.以承其志.寶殿有嚴.擁以修廊.宅相居中.巍巍堂堂.淨侶咸安.勝壤增光.老師之來.出於衆香.鳴占果社.靈場再肅.以戒以告.無慢無黷.義爲孝享.不私其福.於萬斯年.惟吾皇是祝.

均減嚴州丁稅記　　詹元宗

嚴依山爲郡.地狹田少.厥土燥瘠.勞於播種.其民貧窶.艱於粒食.惟陸耕是力.惟蠶桑是務.惟蒸茶割漆是利.其父兄子弟.役役終歲.僅得以無飢.至於供億公上.則又不堪於煩費.浙之俗.謂夫貧而嗇者莫嚴若.嗇豈其欲哉.貧累之也.聖天子出治以一視民如子.嚴之貧.聖天子知之矣.聖天子不忍其貧而下稅偏重也.慨然念之.乃下均減之令.命大臣以董其事.命監司以稽其實.命守倅以欽其承.曾不閱時.范有成議.討嚴之丁.凡十有七萬五千七百四十人.減絹凡一萬四千二百九十二匹.爲錢凡四萬七千一百七十緡.以沙田蘆場之租.補大農歲入之數.令既下.而嚴之民力寬矣.昔也人輸絹率一丈二尺八寸.今也七丁率輸絹一匹.則昔之取者以其十.今之取者以其四.嚴之貧民.始被無窮之惠.猗歟大哉.其可謂

至德也已矣.竊惟君之與民.其勢若相睽絕.而其人相資以爲養.民非君不養也.君非民可自養乎.穀粟非民孰與食之.絲枲非民孰與衣之.君之賴乎民者衆.則其取於民者.宜亦有制矣.蓋爲富者有不仁之政.知予則得爲心之方.輕則務.重則桀.二帝三王之所不由也.聖天子躬行二帝三王之政.其於斯民.豈一日而忘之哉.非能以天下藏天下.其能損利以予民乎.非能以民之心爲心.其能約己以厚下乎.令下之日.六邑民大和會.謳吟鼓舞.薰爲叶氣.自是蠶麥告登.穀粟存稔.有年之應.緣類而至.夫豈偶然也哉.先是嚴之習俗.苦於丁稅之害.有貧不舉子之患.至是不復有聞.今歲之春.城居之民.有一產三男子者.輿人之誦.以爲均減丁稅之效.其應之速.猶影響也.故德不修則干戚之舞不可以來遠.誠不至則宮商之奏不足以降神.物則相感.事有相因.自然之理也.元宗不材.幸得承乏爲長吏.獲與斯民親被賓惠.懼無以侈聖天子之賜.謹以顚末鑱諸石.垂諸方來.且以託名於不朽.乾道癸巳七月壬辰.左朝奉郞.權發遣嚴州軍州主管學事.兼管內勸農事詹元宗記.

重修嚴先生祠堂記　　呂祖謙

繇東陽江而下.經新定郡五十里.得嚴陵瀨.蓋東海嚴先生遯世不屈.耕釣於富春山.後人因以名其瀨也.孫吳析富春爲桐廬.是瀨亦來屬焉.顧野王輿地志曰.桐廬縣南有嚴子陵漁釣處.石上平.可坐十人.名爲釣壇.卽今之釣臺也.詣兩臺對峙.野王所不記.蓋亦略言之耳.明道二年.范文正公.自右司諫守是邦.治築屋祠.先生且爲之記.瀨之旁白雲源.乃唐詩人方處士故廬.文正公之遊釣臺也.嘗艤江訪其遺迹.以其像從祠之左.文正公沒.郡人思之不忘.遂侑食於右坐焉.歲祀浸遠.此意弗嗣.淳熙五年.侍郎蕭公出鎭.道祠下.慨然曰.國家稽用唐武德舊典.姓是州爲嚴.則先生之祠.乃名教之首.頹圮若是可乎.顧急於民瘼未暇也.居二年.政成化洽.以餘力新之.時祖謙病廢臥旁郡.公以書見諉.識其成.固辭不可.乃復於公曰.方王氏移國.以光武之大志.先生之高氣.相與共學.夫豈區區呻佔畢之末哉.漢官威儀.既復其舊.薄海內外臣子之責塞矣.亦何必齒儕於其間哉.沒身邱壑.固先生之素尙也.當睠焉有懷.俾以形旁求於天下.得非在庭諸臣.奉命承教之不給.未有當帝意者耶.三聘而至.車駕卽日幸其館.勉其相助爲理.所以處先生者不薄矣.匪徒屈萬乘之重.爲故人光寵也.先生雖以巢由自命.視一世若不足以浼之.觀與侯霸尺牘.剴切之意見於言外.豈於帝猶惓惓未能忘耶.浩然而歸.使人主有終身瞻望不及之歎.施及後世.貴友者俊.遂爲家法.士之聞風興起者.峻節正操.見危授命.項背相望.其有益人之國.與朝夕獻納雲臺之下者.未知其孰多孰少也.枝必類本.嗣必似聲.使先生微有意於傲世之民.一再傳之後.凡將爲西晉之淸虛矣.而東京之俗.久而益厲.名檢之外.綜理幹略.亦往往高出後世.泝而尋其源.則建武之高節.孰可皆也.至於節義之敝.變爲亢激.特時無建用皇極之君.均調消息之理.非造端者之故也.後先生且千年.文正公來主斯地.祀典始舉.瞻百世而相感者.固自不常遇也.今公作牧.復大葺祠宇.以續前人之緒.繇.自今以往.泝浴下上者.款門而心開.升堂而容儀風淸.樾濯寒泉.哦山高水長之詩.致足樂也.則公豈專爲一邦勸哉.祠之前則羊裘軒.其東則客星閣.招隱堂.岸江立表以識路.緣山作亭以

待憩。或革或因。而勢位豈。各有思致。皆受成於公。以非大指。所序故不詳列。公名燧。字照鄰。□江人也。主其役者司戶參軍吳桂。淳熙七年五月二十二日。朝請郎直秘閣主管建寧府沖佑觀呂祖謙記。朝請郎新潼川府路轉運判官虞似良書。

重建嚴先生祠堂記　陳公亮

惟得道之士。然後能全其高。惟樂道之君。然後能遂其高。惟尊道之賢。然後能崇其高。先生漢光武之故人。光武既有天下。先生獨隱淪漁樵間。非傲軒冕也。而軒冕不能汩。非恥功利也。而功利不能污。玉之潔冰之清。後世無得而稱焉。非得道之士能之乎。光武爲中興英主。思故人而訪之。既至同寢處無閒。非不欲寵之以爵位。厚之以稍廩。乃縱其飄然長往。終不敢屈。非樂道之君能之乎。先生沒千有餘歲。迨我本朝文正范公來典是邦。始即其遊釣地設像建祠。爲文以表大之。歲久。棟宇頹圮。淳熙庚子。太守蕭公燧復加繕治。易腐支傾。亦既載新。未幾。守僧不戒於火。一夕煨燼。公亮始至。怒然有動於心。方度材會役。未及有爲。明年提點刑獄劉公穎。以執事按臨。相與歎息。乃與安撫張公杓轉運錢公沖之提舉石公起宗。各捐緡錢來助其作。其致志卓越。負然與文正相望於百五十年之間。非有尊道之誠。疇克爾哉。于時歲事再登。工力頗裕。視前之輪奐有加焉。曰三賢堂。曰客星閣。曰招隱堂。曰羊裘軒。規模高聳。皆踰舊制。且別創逡隱記隱二區。以翼於三賢堂之左右。寓僧有舍。休客有館。山巔之臺有亭。闢登壇之道。而級之以石。道先有亭以憩。視壇稍遠。復爲亭於中以便游者。閣之東偏有泉。其色如玉。亦亭於上。牓曰玉泉。因筆其始末。以昭諸賢使者崇高之志云。淳熙乙巳十有一月朔。郡守東陽陳公亮記。錫山尤袤書。開封趙公孚篆額。

重建貢院記

嚴陵爲今三輔。士風日隆。頃當大比應詔者。已三千人。郡舊有貢闈。夾於兩寺之間。其地湫隘喧囂。其棟宇卑陋淺窄。不惟不足以容。殆非朝家嚴科制崇儒禮士之意。然而郡治瀕溪。每遇海潦之溢。則漭浸城市。居民奔迸遷避。往往即官守佛廟而寄處焉。予被命初。首訪是邦利病。咸指水害爲急。特未有以資興之所言者。比至往覘之。而氣象蕭索。若是其甚。大以弗稱爲恐。竊謂避水所急也。取賢斂材之宮尤不可緩也。得一賢人。則天下被其福。得一才士。則天下蒙其利。使予固欲得高爽地。築室數百間。爲吾民避水計。而民不堪擾。與其區區惟水是防。孰若一新禮闈以振士氣。使它時賢能由此而出。將均其施於四方。豈是水之足慮。萬一奔流暴漲。有所未免。不妨斯民蟻赴而蜂屯。庶幾一舉兩得焉。謀既定。會簽守待制洪公邁以召命經筵館於是。因以見勉。於是相陰陽審面勢。得地於州序之西偏。計其廣袤。適足以當堂廡之地。屏舒前列。秀氣可挹。崇崗後峙。旺勢巋然。眞角才戰藝之場。摛藻振奇之地。同僚觀者。咸曰休哉。乃鳩工度材。授以規模。政事餘隙。必躬督之。別駕二三公。既日相從於蓁叢中。而諸邑介佐。又悉能勸相率富室之樂教者。以助其役。亦可以知衆心所鄉矣。經始於乙巳之孟冬。迄丙午王正告成。費不病。夥役不欺勞。爲屋凡二百間。內外大小略備。簷楹飛聳。梁棟屹立。望其中則儼如。視其傍則翼如。非非繩繩。端

若天造而地設焉。或謂其地蓋熙豐間貢士所。司諫江公公望。嘗於此取兵級。兵寇後文記不存。無以考證。豈好事者。附會其說。以張斯舉乎。不然。則廢興各有時。信非偶然者。因以記於其末。淳熙丙午三月一日。朝請郎權知軍州兼管內農事借紫陳公亮記。淩儀趙仟之書。

書瑞粟圖下

淳熙十有二禩。皇帝將以冬日至郊見上帝。明年太上聖壽八十。預於十二月朔。奉上尊號冊寶。用正月一日行慶壽禮。天地並貺。神靈懽喜。產祥效祉。不知狀名。維時嚴陵實太上之潛藩。今日之輔郡。迺生瑞粟。錯落原隰。或一莖而兩穗三穗。至於九穗。或一穗而兩岐三岐。至於五岐。嘉祥側見。目所未覩。視周禾之異畝同穎。漢穀之一莖六穗。殆異世而同符。豈非以穀粟者。當庖之所儲。粢盛之所告。厚民生而示至和。皆於此乎見之。今聖主事天事親。兩盡其誠。而又務農重穀。軫於淵衷。宜其叶氣薰蒸。蔚爲嘉瑞。不於草木而於穀粟。不於庶邦而於潛藩近甸。列歧駢穗。昭然以彰。厥符不亦休乎。公亮忝守茲土。因邦民來告。不敢輒隱。既圖之聞於朝。以備國史之登載。復鋟石郡齋。爲一時之光云。乙巳十月既望。知嚴州軍州事陳公亮題。

浚西湖記　錢聞詩

淵水潩水周以都。洙水泗水魯以國。周三代之盛。魯列國之尊。都焉國焉。資水乎。曰。郡國之建。士欲秀。民欲阜。不資乎水。則二利莫致也。烏龍嚴山之主。來自東北。聚氣於子州治。按之。午向得水。山奔西南。力則豬水。今有湖。此方歲放生。祝聖壽古碣碣于岸。湖方四里。南一里僅有水。餘皆赤地。草芃生。牛馬豕羊牧焉。岸北溪長數百丈。久無浚者。砂石積平岸。夏潦秋霖。水漲抹岸。漫民居廬。入湖蕩激。湖南岸爲河。長三十丈。深闊三丈。水注江。地理之說。謂水山水利生旺來宜西南。利衰病去宜東北。今西南去。無東北去。水反陰陽之利。始知郡今空乏。人多貧。少富室。士登桂籍。赫赫聲名不如舊。皆害於水。而又不能廣封人祝聖之意。聞詩深念之。那之未暇理。適經常外有輸入者。可當浚河費。溪則不給。因命縣官輸錢。第家浚溪。彼欣然如諭。各分丈尺浚。繼命郡戎官趙善特。偕建德宰邵遇。尉李庚卿。督浚湖役。季冬農隙。以善價勞夫。一日得數百笠集。喜甚。鋤者鏝者。杵而築。畚而貯者。舊千萬指力不怠。湖啓得大小石千數。築澎激岸。府石府土。柵以木。壓大方石其上。凡三埂。埂用工千。屹若城壁。已絕西南去水。而東北無去水路。議導焉。而有父老告。昔東城址有大竇。注湖水入城。洞泆小湖者三。與外溪水會龍津橋。掛州治。轉東南入江。可訪也。一訪而得。竇廣丈餘。居民侵室爲屋爲圃者半。不知幾歲月也。委曲諭使塞。家皆願如古界還官。今湖水入東津江。凡五里一竇。滌淪而下無礙者矣。又慮溪沙石日積久復爲湖害。思所以利以後者。乃蠲監浚湖官。就畚湖士蔗堤。得屋地百餘丈。匠屋爲民居三十四家。賃賃直度日得緡錢。委尉日積。三歲及千緡餘。用以浚溪。若湖淤亦浚。利遠而無窮也。夫水山地中。猶人血氣之運經絡。經絡塞則痿。梗則枯。聚而不散則潰。行而不安則逆。今水塞矣。無痿乎。梗矣。無枯乎。聚而不散。無潰乎。行而不安。無逆乎。經絡病人水病國一也。湖之四病悉去。疏積年結狀之脈。暢一時清明之氣。鱗甲游而樂。士民善而泳。壽吾王

而福吾士有旣乎。夫周貧水也。莪菁菁棫。芃芃士秀矣。千斯倉。萬斯箱。民阜矣。爲貧水也。洛而歸。雩而舞。亦秀也。昌而熾。壽而富。亦阜也。嚴一同地。周非所擬。庶幾焉爲也。聞詩言晚。假紱行且去。同志者來繼時。爲風盛矣。當有頌侯公者。然湖以放生名。要先頌聖壽。爲爲後。天子萬年。天子萬壽。一頌之。再頌之。又頌之。如崧嶽之三呼焉可也。淳熙十六年春。三月二十有四日。朝奉大夫。權知嚴州軍州。兼管內勸農事借紫錢聞詩記。朝散大夫。直顯謨閣。新改差知福州軍州。兼管內勸農事。主管福建路安撫司公事。馬步軍都總管借紫馬大同書。

看經禳水患

竊見城外江流。正當歙婺二江之衝。每歲夏潦秋霖。江水暴漲。浸漫堤岸。漸沒屋舍。居民愁苦。深可憐憫。近閱陵嚴集。載太守呂公希純。嘗命僧八十一員。轉大方廣佛華嚴經八十一卷。行願品一卷。回向二港龍王。一切龍神。由是二十一年不復有水患。呂公希純之疏江公公望之跋。可驗不誣。聞詩痛念斯民之苦。旣聞是事。敢不修設。再集勝緣。云云

右伏以攘水災於今日。哀此居民。稽故事於昔年。妙哉善果。守千里爲其上者。軫一念其能已乎。睠此小邦。衛夫二港。呂刺史之誠旣驗。江諫議之跋猶存。粵惟後人。要踵前躅。誦華嚴經八十一卷。得自龍宮。安戶口數千百家。免沈爲魚。況茲士少而甚瘠。而爾民貧而多艱。使安集而居。猶不能處。苟漂蕩而散。其何以堪。敢冀龍神。尙尊佛教。護法不忘於素願。救人常切於後援。消厥罰之常陰。俾彝倫之攸敘。江平巨浪。地剗積沙。勝高下之爭陵。如兄弟之相遜。岸無爲谷。水當行於地中。民悉奠居。福自來於天上。謹疏。

悅心集

清世宗選

御製悅心集序

朕生平澹泊爲懷。恬靜自好。樂天知命。隨境養和。前居藩邸時。雖身處繁華。而寥寂之中。自覺清遠閒曠。超然塵俗之外。然不好放逸身心。披閱經史之餘。旁及百家小集。其有寄興蕭閒。寓懷超脫者。佳章好句。散見簡編。或如皓月當空。或如涼風解暑。或如時花照眼。或如好鳥鳴林。或如泉響空山。或如鐘清午夜。均足以消除結滯。涴滌煩囂。令人心曠神怡。天機暢適。因隨意採錄若干則。置諸几案間。以備觀覽。自總理萬幾以來。宵旰不遑。求如曩時之怡情悅目。不可復得。然事靜之宰。不因物動。□澹之致。□□境移。此乃可以自信者。爰□□□□錄。彙爲一書。名之曰悅心集。夫心者。人之神明。所以爲萬化之源。萬事之本。而勞之則苦。擾之則煩。蔽之則昏。窒之則滯。故聖賢有存心洗心之明訓。佛祖有明心寂心之微言。無非涵養一心之沖虛靈妙。使無所累。與天地太和元氣。渾然流行。無入而不自得也。如孔門之春風沂水。仙家之吸露餐霞。如來之慧雨香花。以及先儒之霽月光風。天根月窟。其理同。其旨趣何弗同耶。是編所錄。有莊語。有逸語。有清語。有趣語。有淺近語。不名一體。人有仕。有隱。有儒。有釋。有高名。有無名。亦不專一家。總之或□□妄。屏慮釋思。寄清淨心。遊歡喜地。言近指遠。辭簡味長。俯仰之間。隨時可會。然而喧寂在境。而不喧不寂者自在心。往往跡寄清鄖之鄉。而神思粲擾。身處塵氛之地。而志氣安舒。則見道未見道之

分也。昔朗禪師以書招永嘉禪師山居。師答曰。未識道而先居山者。但見其山。不見其道。未居山而先識道者。但見其道。必忘其山。見道忘山者。人間亦寂也。見山忘道者。山中乃喧也。旨哉斯言。知此義者。始可與讀悅心集。

雍正四年丙午正月初三日御筆

悅心集卷一

清世宗選

樂志論

仲長統

使居有良田廣宅。背山臨流。溝池環帀。竹木周布。場圃築前。果園樹後。舟車足以代步涉之難。使令足以息四體之役。養親有兼珍之膳。妻孥無苦身之勞。良朋萃止。則陳酒肴以娛之。嘉時吉日。則亨羔豚以奉之。躊躇畦苑。遊戲平林。濯清水。追涼風。釣游鯉。弋高鴻。風於舞雩之下。詠歸高堂之上。安神閨房。思老氏之元虛。呼吸精神。求至人之仿佛。與達者數子。論道講書。俯仰二儀。錯綜人物。彈南風之雅操。發清商之妙曲。逍遙一世之上。睥睨天地之閒。不受當時之責。永保性命之期。如此則可以陵霄漢、出宇宙之外矣。豈羨夫入帝王之門哉。

仲長統。字理公。東漢末山陽高平人。少好學。贍文辭。

錄漢書疏廣傳一則。

廣既歸鄉里。日令家共具設酒食。請族人故舊賓客。與相娛樂。數問其家金餘尚有幾。趣賣以共具。居歲餘。子孫竊謂其昆弟老人廣所愛信者。勸說君宜買田宅。廣曰。我豈老悖不念子孫哉。顧自有舊田廬。令子孫勤力其中。足以共衣食。今復增益之以爲贏餘。但教子孫怠惰耳。賢而多財則損其志。愚而多財則

益其過。且夫富者衆之怨也。吾既亡以教化子孫。不欲益其過而生怨。又此金者。聖主所以惠養老臣也。故樂與鄉黨宗族共饗其賜。以盡吾餘日。不亦可乎。

按漢書疏廣、字仲翁。東海蘭陵人也。漢地節中爲太子太傅。兄子受爲少傅。朝廷以爲榮。廣謂受曰。吾聞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功遂身退。天之道也。遂上疏乞歸。許之。賜黃金二十斤。既歸鄉里云云。

歸去來辭　陶潛

歸去來兮。田園將蕪胡不歸。既自以心爲形役。奚惆悵而獨悲。悟已往之不諫。知來者之可追。實迷途其未遠。覺今是而昨非。舟搖搖以輕颺。風飄飄而吹衣。問征夫以前路。恨晨光之熹微。乃瞻衡宇。載欣載奔。僮僕歡迎。稚子候門。三徑就荒。松菊猶存。攜幼入室。有酒盈樽。引壺觴以自酌。眄庭柯以怡顏。倚南窗以寄傲。審容膝之易安。園日涉以成趣。門雖設而常關。策扶老以流憩。時矯首而遊觀。雲無心以出岫。鳥倦飛而知還。景翳翳以將入。撫孤松而盤桓。歸去來兮。請息交以絕遊。世與我而相遺。復駕言兮焉求。悅親戚之情話。樂琴書以消憂。農人告予以春及。將有事於西疇。或命巾車。或棹孤舟。既窈窕以尋壑。亦崎嶇而經邱。木欣欣以向榮。泉涓涓而始流。善萬物之得時。感吾生之行休。已矣乎。寓形宇內復幾時。曷不委心任去留。胡爲乎遑遑欲何之。富貴非吾願。帝鄉不可期。懷良辰以孤往。或植杖而耘耔。登東皐以舒嘯。臨清流而賦詩。聊乘化以歸盡。樂夫天命復奚疑。

陶潛、字淵明。或云字元亮。晉大司馬侃曾孫。潯陽柴桑人也。宅邊有五柳樹。因以爲號。著五柳先生傳以自況。嘗爲彭澤令。屈於上官。曰吾不能爲五斗米折腰。遂解組歸。賦去來辭。

桃花源記　陶潛

晉太元中。武陵人捕魚爲業。緣溪行。忘路之遠近。忽逢桃花林。夾岸數百步。中無雜樹。芳草鮮美。落英繽紛。漁人甚異之。復前行。欲窮其林。林盡水源。便得一山。山有小口。髣髴若有光。便捨船從口入。初極狹。纔通人。復行數十步。豁然開朗。土地平曠。屋舍儼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屬。阡陌交通。雞犬相聞。其中往來種作。男女衣著。悉如外人。黃髮垂髫。並怡然自樂。見漁人。乃大驚。問所從來。具答之。便要還家。設酒割雞作食。村中聞有此人。咸來訊問。自云先世避秦。率妻子邑人來此絕境。不復出焉。遂與外人間隔。問今是何世。乃不知有漢。無論魏晉。此人一一爲具言所聞。皆歎惋。餘人各復延至其家。皆出酒食。停數日辭去。此中人語云。不足爲外人道也。既出。得其船。便扶向路。處處誌之。及郡下。詣太守。說如此。太守即遣人隨其往。尋向所誌。遂迷不復得路。後遂無問津者。

答人　陶弘景

山中何所有。嶺上多白雲。只可自怡悅。不堪持贈君。

陶弘景、字通明。丹陽秣陵人。博學好養生。仕齊爲奉朝請。挂冠隱居茅山。性愛山水。每經澗谷。必吟咏

盤桓。梁武帝既早與之遊。及即位。以手敕招之。不出。然國家每有大事。必先諮之。時謂山中宰相。年踰八十而有壯容。

與顧章書　吳均

僕去月高尚。還覓薜蘿。梅溪之西。有石門山者。森壁陵霞。峭峰限日。幽岫含雲。深谿蓄翠。蟬吟鶴唳。水響猿鳴。英英相雜。緜緜成韻。既素重幽居。遂葺宇其上。幸富菊花。偏饒竹實。山谷所資。於斯已辦。仁智所樂。豈徒語哉。

吳均、字叔庠。吳興人。梁奉朝請。

言志書　蕭大圜

北山之北。南山之南。面修原而帶流水。倚郊甸而枕平皐。築蝸舍於叢林。構環堵於幽薄。近瞻烟霧。遠睇風雲。藉纖草以蔭長松。結幽蘭而援芳桂。仰翔禽於百仞。俯泳鱗於千尋。果樹在後。開窗以臨花草。蔬圃居前。坐簷而看灌畦。二頃以供饘粥。十畝以給絲麻。侍兒五三。可充紝織。家僮數四。足代耕耘。沽酪牧羊。協潘生之志。畜雞種黍。應莊叟之言。稷蔬尋氾氏之書。露葵徵尹君之錄。烹羔豚而介春酒。迎伏臘而俟歲時。披良書。探至賾。可以娛神。可以散慮。有朋自遠。揚搉古今。田畯相過。劇談稼穡。斯亦足矣。

蕭大圜、字仁顯。蘭陵人。隋開府儀同三司。

答馮子華書　王績

吾河渚間有先世田十五六頃。結構茅屋。并廚廐。纔十餘間。奴婢數人。足以應役。用天之道。分地之利。耕耘黍秫而已。多養鳧雁。廣牧雞豚。黃精白朮。枸杞薯蕷。朝夕採掇。以供服餌。牀頭素書數帙。莊老及易而已。每遇天氣晴朗。詠謝康樂詩。渺然盡陂澤山林之思。覺瀛洲方丈。森然在目前。或時與舟子漁人方潭並釣。俯仰極樂。戴星而歸。歌咏以會意爲工。不必與悠悠閒人相倡和也。煙霞山水。性之所適。暮春三月。登於北山。松柏群吟。藤蘿翳景。意甚樂之。賞洽興闌。還歸河渚。蓬室甕牖。彈琴誦書。優哉游哉。聊以永歲。足下謂何如也。

王績、字無功。文中子之弟。

攝生咏　孫思邈

怒甚偏傷氣。思多太損神。神疲心易役。氣弱病相侵。勿使悲歡極。當令飲食均。再三防夜醉。第一戒晨嗔。夜寢鳴雷鼓。(謂叩齒)晨興漱玉津。(謂嚥唾)妖神難犯己。精氣自全身。若要無百病。常當節五辛。安神宜悅樂。惜氣保和純。壽天休言命。修行本在人。時時遵此理。平地可朝眞。

孫眞人思邈、京兆華源人。隱太白山。通百家陰陽推步醫藥。隋文帝以國子博士召。不就。唐太宗召詣京師。欲官之。不受。高宗上元初還山。

遊澧湖山寺詩　張說

空山寂寞道心生.虛谷迢遙野鳥聲.禪室從來雲外賞.香臺豈是世中情.雲間東嶺千重出.樹裏南湖一片明.若使巢由同此意.不將蘿薜易簪纓.

張說、字道濟.一字說之.洛陽人.武后策賢良方正.說對第一.擢鳳閣舍人.旋謫欽州.中宗召還.累遷兵部侍郎.睿宗朝爲中書侍郎知政事.開元初、進中書令.封燕國公.諡文貞.朝廷大述作多出其手.與許公蘇頲齊名.號燕許大手筆.

冰壺誡　姚崇

玉本無瑕.冰亦至潔.方員相映.表裏皆徹.喻彼貞廉.能守其節.吳隱酌泉.龐恭致水.雖清畏人知.而所知遠矣.告爾在位.祿厚官尊.固當篤廉勤之節.塞貪競之門.冰壺是對.炯戒猶存.以此清白.遺其子孫.

姚崇、字元之.陝州人.唐同平章事.

山中與裴迪書　王維

近景氣和暢.舊山殊可過.憩感配寺.與山僧飯訖而去.北渡灞川.清月映郭.夜登華子岡.輞水淪漣.與月上下.寒山遠火.明滅林外.村墟夜舂.復與疏鐘相間.此時獨坐.僮僕靜默.多思曩昔攜手賦詩.步仄逕.臨清流也.當待草木蔓發.春山可望.輕鯈出水.白鷗矯翼.露溼青皋.麥隴朝雊.斯去不遠.倘能從我遊乎.非子天機清妙.豈能以此相邀.然是中有深趣矣.

王維、字摩詰.唐天寶間人.官尚書右丞.工畫.

春行　張籍

春日融融池上暖.竹牙出土蘭心短.草堂晨起香薰人.家僮報我園花滿.頭上皮冠未曾整.直入花間不循徑.樹樹殷勤盡繞行.攀枝未遍春月.不用積金高至天.不用服藥求神仙.但願園裏花長好.一生無事花前老.

張籍、字文昌.吳人.唐國子司業.

九曲詞　高適

萬騎爭歌楊柳春.千場對舞繡騏驎.到處盡逢歡洽事.相看俱是太平人.

高適、字達夫.唐刑部侍郎.散騎常侍.封渤海縣侯.

畫松　景雲

畫松一似眞松樹.且待尋思記得無.曾在天台山一見.石橋南畔第三株.

景雲、唐時僧.與岑參同時.

平都觀記　段文昌

平都山最高頂、卽漢時王陰二眞人修道之所也.峭壁千仞.下臨湍波.老柏萬株.上插峰嶺.瑤花絳羽.皆非閬志中所載者.香旦萬狀.信非人境.貞元十五年.西遊岷蜀.停舟江岸.振衣虔潔.詣諸洞所.石龕雲竇.杳然相次.苔龕古書.依稀可辨.時與道侶數人坐於下.須臾天籟不起.萬竅風息.山光耀於耳目.烟霞拂於襟袖.相顧神竦.若在紫府縣圃矣.

段文昌、字墨卿.唐西川節度使.

池上篇　白居易

十畝之宅.五畝之園.有水一池.有竹千竿.勿謂土狹.勿謂地偏.足以容膝.足以息肩.有堂有庭.有橋有船.有書有酒.有歌有絃.有叟在中.白鬚飄然.識分知足.外無求焉.如鳥擇木.姑務巢安.如魚居沼.不知海寬.仙鶴怪石.紫菱白蓮.皆吾所好.盡在吾前.時飲一杯.或吟一篇.妻孥熙熙.雞犬閑閑.優哉游哉.吾將終老乎其間.

白居易、字樂天.下邽人.唐貞元中進士.元和初.對制策人等.歷年穆宗、文宗.官至刑部尚書.諡曰文.自號醉吟先生.亦稱香山居士.詩與元微之齊名.時號元白體.

冷泉亭記　白居易

東南山水.餘杭郡爲最.就郡言.靈隱寺爲尤.由寺觀.冷泉亭爲甲.亭在山下水中央、寺西南隅.高不倍尋.廣不累丈.而撮奇得要地.搜勝槩物無遁形.春之日.吾愛其草薰薰.木欣欣.可以導和納粹.暢人血氣.夏之夜.吾愛其泉渟渟.風冷冷.可以蠲煩析醒.起人心情.山樹爲蓋.巖石爲屏.雲從洞生.水與階平.坐而翫之者.可濯足於牀下.臥而狎之者.可垂釣於枕上.矧又潺湲潔澈.粹冷柔滑.若俗士.若道人.眼耳之塵.心舌之垢.不待盥滌.見輒除去.潛利陰益.可勝言哉.斯所以最餘杭而甲靈隱也.杭自郡城抵西封.叢山複湖.易爲形勝.先是領郡者.有相里尹造作虛白亭.有韓僕射□作候仙亭.有裴庶子棠棣作觀風亭.有盧給事元輔作建山亭.及右司郎中河南元藇最後作此亭.於是五亭相望.如指之列.可謂佳境殫矣.能事畢矣.後來者雖有敏心巧目.無所加焉.故吾繼之述而不作.

郡中西園　白居易

閒園多芳草.春夏香靡靡.深樹足佳禽.旦暮鳴不已.院門閉松竹.庭徑穿蘭芷.愛彼池上橋.獨來聊徙倚.魚依藻長樂.鷗見人暫起.有時舟隨風.盡日蓮照水.誰知郡府內.景物閑如此.始悟喧靜緣.何嘗繫遠邇.

燕詩示劉叟　白居易

叟有愛子.背叟逃去.叟甚悲念之.叟少年時亦嘗如此.故作燕詩以諭之.

梁上有雙燕.翩翩雄與雌.銜泥兩椽閒.一巢生四兒.四兒日夜長.索食聲孜孜.青蟲不易捕.黃口無飽期.觜爪雖欲弊.心力不知疲.須臾千往來.猶恐巢中飢.辛勤三十日.母瘦雛漸肥.喃喃教言語.一一刷毛衣.

一旦羽翼成，引上庭樹枝，舉翅不回顧，隨風四散飛，雌雄空中鳴，聲盡呼不歸，卻入空巢裏，啁啾終夜悲，
燕燕爾勿悲，爾當返自思，思爾為雛日，高飛背母時，當時父母念，今日爾應知。

對酒二首　白居易

蝸牛角上爭何事，石火光中寄此身，隨富隨貧且隨喜，不開口笑是癡人。

百歲無多時壯健，一春能有幾天晴，相逢且莫推辭醉，聽唱陽關第四聲。

負冬日　白居易

杲杲冬日出，照我屋南隅，負暄閉目坐，和氣生肌膚，初似飲醇醪，又如蟄者蘇，外融百骸暢，中適一念無，
曠然忘所在，心與虛空俱。

盤銘石　白居易

客從山來，遺我盤石，圓平膩滑，廣袤六尺，質凝白雲，文拆烟碧，莓苔有斑，麋鹿無跡，製之竹下，風掃露滴，
坐待禪僧，眠留野客，清冷可愛，支體甚適，便是白家，夏天牀蓆。

憫農　李紳

鋤禾日當午，汗滴禾下土，誰知盤中餐，粒粒皆辛苦。

李紳字公垂，無錫人，唐武宗時檢校右僕射平章事，封趙郡公。

答白居易　釋道林

元和中白居易出守杭州，入山禮謁，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諸惡莫作，衆善奉行，白曰，三歲孩兒也解
恁麼道，師曰，三歲孩兒道得，八十老人行不得。

道林唐時僧，號鳥窠禪師。

陋室銘　劉禹錫

山不在高，有仙則名，水不在深，有龍則靈，斯是陋室，惟吾德馨，苔痕上堦綠，草色入簾青，談笑有鴻儒，往
來無白丁，可以調素琴，閱金經，無絲竹之亂耳，無案牘之勞形，南陽諸葛廬，西蜀子雲亭，孔子云，何陋之
有。

劉禹錫字夢得，彭城人，貞元九年擢進士第，登博學宏詞科，從事淮南幕府，入為監察御史，以王叔文
黨貶朗州司馬，居十年，召還，復出刺播州，裴度以母老為言，改連州，再徵，復黜，度乃薦為禮部郎中，集
賢直學士，白居易嘗稱其詩在處有神物護持，為名流所推重，會昌時，加檢校禮部尚書。

郊居即事　司空曙

釣罷歸來不繫船，江村月滿正堪眠，縱然一夜風吹去，只在蘆花淺水邊。

司空曙，字文明，一作初。廣平人，登進士第，從韋皋于劍南，貞元中為水部郎中，調虞部郎中，詩格清華，為

大歷十才子之一。

詠走馬燈詩　僧無際

團團遊了又來遊，無箇明人指路頭，除卻心中三昧火，銷刀人馬一齊休。

無際石頭希遷禪師，端州高要陳氏子，唐貞元中人，落髮於曹溪，得法於青原，住南嶽寺。

尋張逸人山居　劉長卿

石磴纔通鳥道，空山更有人家，桃源定在何處，澗水浮來落花。

劉長卿，唐大歷間人，工詩，時稱五言長城。

垂訓詩　元眞

行藏虛實自家知，禍福因由更問誰，善惡到頭終有報，只爭來早與來遲，閑中檢點平生事，靜坐思量日
所為，常把一心行正道，自然天地不相虧。

元眞洪州上藍令超禪師，唐大順中人，住瑞州上藍山。

傳心偈　裴休

心不可傳，以契為傳，心不可見，以無為見，契亦無契，無亦無無，化城不住，迷額有珠，珠是強名，城豈有形，
即心即佛，佛即無生，直下便是，勿求勿營，使佛覓佛，倍費功程，隨法生解，即落魔界，凡聖不分，乃離見聞，
無心似鏡，與物無競，無念似空，無物不容，三乘外法，歷劫希逢，若能如是，是出世雄。

裴休字公美，相唐宣宗，得法黃蘗禪師。

水中覩影口占　釋良价

切忌從他覓，迢迢與我疏，我今獨自往，處處得逢渠，渠今正是我，我今不是渠，應須恁麼會，方得契如如。

良价唐咸通時會稽人，姓俞氏，得法雲岩，住洞山。

六言　呂巖

春暖桑花半開，逍遙石上裴回，逢人莫話他事，笑指白雲去來。

呂巖字洞賓，河中人，唐咸通中遇鍾離權得道。

牧童　呂巖

草鋪橫野六七里，笛弄晚風三四聲，歸來飽飯黃昏後，不脫蓑衣臥月明。

蘇幕遮　呂巖

天至高，地至大，惟有眞心，物物俱含載，不用之時全體在，用即拈來，萬象周世界。　虛無中，塵色內，盡是
還丹，歷歷堪收采，這箇鼎鑪解不解，養就靈烏，飛出光明海。

浪淘沙　呂巖

我有屋三椽．住在靈源．無遮四壁任蕭然．萬象森羅爲斗拱．瓦蓋靑天．無漏得多年．結就因緣．修成功行滿三千．關得火龍伏得虎．陸路神仙．

截句　呂巖

天涯海角人求我．行到天涯不見人．忠孝義慈行方便．不須求我自然眞．○莫道幽人一事無．閒中儘有靜工夫．閉門清晝讀書罷．掃地焚香到日晡．

中秋對月　曹松

無雲世界秋三五．共看蟾盤上海涯．直到天頭天盡處．不曾私照一人家．

曹松字夢徵．舒州人．唐祕書省正字．

十五夜望月　王建

中庭地白樹棲鴉．冷露無聲溼桂花．今夜月明人盡望．不知秋思在誰家．

王建字仲初．穎川人．大歷十年進士．工樂府．與張籍齊名．宮詞百首尤傳誦人口．

天台山桐栢觀序　崔尚

桐柏山高萬八千丈．周旋八百里．其山八重．四面如一．中有洞天．號金庭宮．卽王子晉之所處也．景雲中作桐柏觀．高居羣峰之上．俯臨千仞之餘．連山峨峨．四野皆碧．茂樹鬱鬱．四時恒靑．大岩之前．橫嶺之上．雙峰如闕．中天豁開．長澗南瀉．諸泉合漱．一道瀑布．百丈灑流．望之雪霏．聽之風起．石梁翠屏可倚．琪樹珠條可樂．仙花仙草．春秋互發．清鳥清猿．東西合響．信足賞也．

崔尚唐代人．爵里莫考．

題文川村居　滕白

種茶巖接紅霞塢．灌稻泉生白石根．皤腹老翁眉似雪．海棠花下戲兒孫．

滕白唐工部郎中．字無考．

答人詩　太上隱者

偶來松樹下．高枕石頭眠．山中無歷日．寒盡不知年．

按古今詩話云．太上隱者人莫知其本末．好事者從問其姓名．不答．留詩一絕云．

山中僧　陸龜蒙

手關一室翠微裏．日暮白雲棲半開．白雲朝出天際去．若比老僧猶未閒．

陸龜蒙字魯望．蘇州人．唐光化中贈右補闕．

題巖詩 錄四首　寒山

二儀既開闢．人乃居其中．迷汝卽吐霧．醒汝卽吹風．惜汝卽富貴．奪汝卽貧窮．碌碌羣漢子．萬事由天公．

○吾心似秋月．碧潭清皎潔．無物堪比倫．教我如何說．○閒遊華頂上．天朗月光輝．四顧晴空裏．白雲同鶴飛．○衆星羅列夜深明．巖點孤燈月未沈．圓滿光華不磨瑩．掛在靑天是我心．

寒山唐天台山僧．豐干云．寒山文殊也．

題壁詩 錄三　拾得

從來是拾得．不是偶然稱．別無親眷屬．寒山是我兄．兩人心相似．誰能徇俗情．若問年多少．黃河幾度清．○無去無來本湛然．不居內外及中間．一顆水精絕瑕翳．光明透滿出人天．○若見月光明．照燭四天下．圓暉掛太虛．瑩淨能瀟灑．人道有虧盈．我見無衰謝．狀如摩尼珠．光明無晝夜．

拾得與寒山同時．豐干云．拾得普賢也．

法語　釋令遵

出家人須會佛意．始得．若會佛意．不在僧俗男女貴賤．但隨家豐儉．安樂便得．

令遵唐詩僧．

南山曲　馮延己

銅壺久滴宵漏．高閣初鳴曙鐘．催啓五門金鎖．猶垂三殿簾櫳．階前御柳搖綠．仗下宮花散紅．鴛瓦千行曉日．鸞旗百尺春風．侍臣舞蹈重拜．聖壽南山永同．

馮延己字正中．彭城人．南唐中書侍郎．

小重山　和凝

春滿神京萬木芳．鶯語滑．蝶飛忙．曉花擎露泣霞漿．紅日永．風和百花香．　煙鎖柳絲長．御溝澄碧水．轉池塘．時時微雨洗風光．天衢遠．到處引笙篁．

和凝字成績．鄆州人．晉天福中同平章事．

春光好　歐陽炯

天初暖．日初長．好風光．萬物此時皆得意．競芬芳．　筍迸苔錢嫩綠．花偎雪塢濃香．誰把金絲裁剪卻．挂朝陽．

歐陽炯．華陽人．孟昶時門下侍郎平章事．後從昶歸宋．

錦纏道　宋祁

燕子呢喃．景色乍長春晝．覩園林萬花如繡．海棠經雨臙脂透．柳展新條．翠拂行人首．　向郊原踏靑．高吟攜手．興方賒．尚尋芳酒．問牧童遙指孤村．道杏花深處．那裏人家有．

宋祁字子京．安陸人．宋翰林學士．

閑仙　徐積

先生坐時雲滿袞．先生臥時雲滿牀．白雲終日自來去．若比先生雲尙忙．

徐積字仲車．宋初處士．性至孝．世號節孝先生．

答白雲之句二首　徐積

我是白雲雲是我．自知雲我不須分．時人若問山翁意．看取山頭一片雲．○朝共白雲行．暮共白雲歸．眠時雲亦眠．以雲爲寢衣．白雲白雲常在身．有時忽共白雲分．君看天外逍遙物．便是山翁身上雲．

更漏子　晏殊

雪藏梅．煙著柳．依約上春時候．初送雁．欲聞鶯．綠池波浪生．　探花開．留客醉．憶得去年情味．金盞酒．玉鑪香．任他紅日長．

晏殊字同叔．臨川人．宋同平章事．

庭莎記　晏殊

介淸思堂中讌亭之間隙地．人跡罕踐．有莎生焉．予思唐人賦咏閒．多有種莎之說．且茲地宛在崇堞．車馬不至．柔木嘉卉．難於豐茂．非是草也．無所宜焉．於是晝修徑外．悉爲莎場．援之以丹檻．溉之以甘井．光風四泛．纖塵不驚．夫萬彙之多．萬情之廣．大含元氣．細入無間．罔不稟和．罔不期適．措置有規．生成有術．茲一物也．從可知矣．假藉吟諷．無施不諧．儻與我同好．庶幾不誚也．

門銘　呂夷簡

古者盂几杖．規戒存焉．今爲門銘．竊類於此．○忠以事君．孝以養親．寬以容衆．謹以修身．濟以軌俗．誠以教民．謙以處貴．樂以安貧．勤以積學．靜以澂神．敏以給用．直以全眞．約以奉己．廣以施人．重以臨下．恭以待賓．貫之以道．總之以仁．在家爲子．在邦爲臣．斯言必踐．盛德聿新．勒銘於門．永代書紳．

呂夷簡字坦夫．宋仁宗時參知政事．

五不欺　黃洽

予有五不欺．居家不欺親．仕不欺君．仰不欺天．俯不欺人．幽不欺鬼神．

黃洽字德思．侯官人．宋隆興中登第．爲御史中丞．累官資政殿直學士．素行質直端方．爲時名臣．有奏議行於世．

省心錄五則　林逋

高不可欺者天也．尊不可欺者君也．內不可欺者親也．外不可欺者人也．四者既不可欺．心其可欺乎．心不欺人．其欺己乎．○誠無悔．恕無怨．和無仇．忍無辱．○有過知悔者．不失爲君子．知過遂非者．其小人歟．○以忠沽名者訐．以信沽名者詐．以廉沽名者貪．以潔沽名者汙．忠信廉潔．立身之本．非釣名之具也．有一於此．鄉愿之徒．又何足取哉．○心可逸．形不可不勞．道可樂．身不可不憂．形不勞則怠惰易弊．身不憂

則荒廢不立．故逸生於勞而常休．樂生於憂而無厭．是憂勞也．所以爲逸樂歟．

林逋字君復．宋杭州人．隱居自樂．賜號和靖．

省事吟　邵雍

慮少夢自少．言稀過亦稀．簾垂知日永．柳靜覺風微．但見花開謝．不聞人是非．何須尋洞府．度歲也應遲．

邵雍字堯夫．河南人．嘉祐中詔求遺逸．授將作監簿．復舉逸士．補潁川團練推官．不赴．名其居曰安樂窩．自號安樂先生．元祐中賜謚康節．有擊壤集．

仁　邵雍

自古大聖人．猶以爲難事．而況後世人．豈復便能至．全之不勝難．得之至容易．千人萬人心．一人之心是．

何處是仙鄉　邵雍

何處是仙鄉．仙鄉不離房．眼前無冗長．心下有淸涼．靜處乾坤大．閑中日月長．若能安得分．都勝別思量．

冬至吟二首　邵雍

冬至子之半．天心無改移．一陽初動處．萬物未生時．元酒味方淡．太音聲正希．此言如不信．請更問庖犧．○何者謂之幾．天根理極微．今年初盡處．明日未來時．此際易得意．其間難下辭．人能知此意．何事不能知．

爲善吟　邵雍

人之爲善事．善事分當爲．金石猶能動．鬼神何可欺．事須安義命．言必道肝脾．莫問身之外．人知與不知．

十分吟　邵雍

所謂十分人．須有十分眞．非謂能寫字．非謂能爲文．非謂眉目秀．非謂衣服新．欲行人世上．直須問己身．○斯謂十分人．須有十分事．事苟不十分．終是未完備．事父盡其心．事君盡其意．不須問他人．問己盡義未．

樂樂吟　邵雍

吾常好樂樂．所樂無害義．樂天四時好．樂地百物備．樂人有善行．樂己能樂事．此數樂之外．惟樂常如是．

堯夫何所有　邵雍

堯夫何所有．所有是天和．夏住長河洞．冬居安樂窩．鶯花供靜適．風月助吟哦．竊料人間樂．無如我最多．

思山吟　邵雍

秖恐身閑心未閑．心閑何必住雲山．果然得手情性上．更肯埋頭利害間．動止未嘗防忌諱．語言何復著機關．不圖爲樂至於此．天馬無蹤自往還．

推誠吟　邵雍

天雖不語人能語．心可欺時天可欺．天人相去不相遠．只在人心人不知．人心先天天弗違．人身後天奉天時．身心相去不相遠．只在人誠人不推．

觀易吟　邵雍

一物其來有一身．一身還有一乾坤．能知萬物備於我．肯把三才別立根．天向一中分體用．人於心上起經綸．天人焉有兩般義．道不虛行只在人．

安樂窩中自貽　邵雍

物如善得終爲美．事到巧圖安有公．不作風波於世上．自無冰炭到胸中．災殃秋葉霜前墜．富貴春華雨後紅．進化分明人莫會．枯榮消得幾何功．

仁者吟　邵雍

仁者難逢思有常．平居慎勿恃無傷．爭先徑路機關惡．近後語言滋味長．爽口物多須作疾．快心事過必爲殃．與其病後能求藥．不若病前能自防．

年老逢春　邵雍

年老逢春雨乍晴．雨晴況復近清明．天低當殿初長日．風暖園林未轉鶯．花似錦時高閣望．草如茵處小車行．東風見賜何多也．又復人間久太平．

天聽吟　邵雍

天聽寂無音．蒼蒼何處尋．非高亦非遠．都只在人心．

至誠吟　邵雍

不多求故得．不雜學故明．欲得心常明．無過用至誠．

清夜吟　邵雍

月到天心處．風來水面時．一般清意味．料得少人知．

身太平　邵雍

人爲萬物靈．履地戴天生．氣靜形安樂．心閒身太平．

安樂窩中　邵雍

安樂窩中快活人．神香一炷祝高旻．太平自慶何多也．惟願君王壽萬春．

四喜　邵雍

一喜長年爲壽域．二喜豐年爲樂國．三喜清閒爲福德．四喜安寧爲福力．

太平吟　邵雍

太平時世園亭內．豐稔歲年村落間．情味一般難狀處．風煙草木盡閒閒．

可必吟　邵雍

可必人間唯善事．不由天地只由己．更勉將來更有功．莫嫌劾遠因而止．

安樂吟　邵雍

安樂先生．不顯姓氏．垂三十年．居樂之涘．風月情懷．湖山氣味．無賤無貧．無富無貴．無將無迎．無貪無忌．窘未嘗憂．飲不至醉．收天下春．歸之肝肺．盆池資吟．甕牖薦睡．小車賞心．大筆快志．或戴接䍦．或著半臂．或坐林閒．或行水際．樂見善人．樂聞善事．樂道善言．樂如善意．聞人之惡．若負芒刺．聞人之善．如佩蘭蕙．三軍莫凌．萬鍾莫致．爲快活人．居安樂地．

甕牖吟　邵雍

有客無知．誰知自守．自守無他．惟求寡咎．有屋數間．有田數畝．用盆爲池．以甕爲牖．墻高於肩．室大於斗．布被暖餘．藜羹飽後．氣吐胸中．充塞宇宙．筆落人間．輝映瓊玖．人能知止．以退爲茂．我自不出．何退之有．心無妄思．足無妄走．人無妄交．物無妄受．炎炎論之．甘處其陋．綽綽言之．無出其右．羲軒之書．未嘗去手．堯舜之談．未嘗虛口．當中和天．同樂易友．吟自在詩．飲歡喜酒．百年升平．不爲不偶．七十康強．不爲不壽．

無妄吟　邵雍

耳無妄聽．目無妄顧．口無妄言．心無妄慮．四者不妄．聖賢之具．予何人哉．敢不希慕．

堯夫飲酒吟　邵雍

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家給人足．時和年豐．筋骸康健．里閈過從．堯夫飲酒．其樂無窮．

招友爲眞率會　司馬光

眞率春來頻宴聚．不過東里即西家．小園容易邀嘉客．饌具雖無亦有花．

司馬光、字君實．宋元祐宰相．從祀孔廟．

酬華嚴眞師　司馬光

知足隨緣處處安．一身溫飽不爲難．禪房窄小纔容榻．此外從佗世界寬．〇素髮齊齡七十餘．未嘗遊學只安居．旁無几杖身輕健．應爲心閒得自如．

樂　司馬光

吾心自有樂．世俗豈能知．顏似老萊子．多於榮啟期．縕袍寬稱體．脫粟飽隨宜．乘興輒獨往．攜筇任所之．

洛陽耆英會序　司馬光

昔白樂天在洛．與高年者八人遊．時人慕之．爲九老圖傳於世．宋興．洛中諸公繼而爲之者凡再矣．皆圖形普明僧舍．普明、樂天之故第也．元豐中文潞公留守西都．韓國富公納政在里第．自餘士大夫以老自逸於洛者於時爲多．潞公謂韓公曰．凡所爲慕於樂天者．以其志趣高逸也．奚必數與地之襲焉．一旦悉

集士大夫老而賢者於韓公之第.置酒相樂.賓主凡十有一人.既而圖形妙覺僧舍.時人謂之洛陽耆英會.孔子曰.好賢如緇衣.取其敝又改爲.樂善無倦也.二公爲國元老.入贊萬機.出綏四方.熙百工.和萬民.豈樂天所能庶幾.然猶慕效樂天所爲.汲汲如恐不及.豈非樂善無厭者與.又洛中舊俗.燕私相聚.尙齒不尙官.自樂天之會已然.是日復行之.斯乃風化之本.可頌也.光未及七十.用狄監盧尹故事.亦預於會.潞公命光序其事.不敢辭.

獨樂園記　司馬光

熙寧四年.迂叟始家洛.六年買田二十畝於尊賢坊北隅以爲園.其中爲堂.聚書五千卷.命之曰讀書堂.堂南有屋一區.引水北流貫宇下.中央爲沼.方深各三尺.疏水爲五派.注沼中.狀若虎爪.自北旋流.出北階.懸注庭下.狀若象鼻.自是分爲二渠.繞庭四隅.會西北而出.命之曰弄水軒.堂北爲沼.中央有島.島上植樹.圍周三丈.狀若玉玦.攬結其杪.如漁人之廬.命之曰釣魚菴.沼北橫屋六楹.厚其墉茨.以禦烈日.開戶東出.南北列軒牖.以延涼颸.前後多植美竹.爲淸暑之所.命之曰種竹齋.沼東治地爲百有二十畦.雜蒔草藥.辨其名物而揭之.畦北植竹.方徑丈.狀若棋局.屈其杪.交相掩以爲屋.植竹於其前.夾道如步廊.皆以蔓藥覆之.四周植木藥爲藩援.命之曰採藥圃.圃南爲六欄.芍藥.牡丹.雜花.各居其二.每種止植兩本.識其名狀而已.不求多也.欄北爲亭.命之曰澆花亭.洛城距山不遠.而林薄茂密.常苦不得見.乃於園中築臺.作屋其上.以望萬安.轘轅.至於太室.命之曰見山臺.迂叟平昔多處堂中讀書.時或投竿取魚.執衽採藥.決渠灌花.操斧剖竹.濯熱盥手.臨高縱目.逍遙徜徉.惟意所適.明月時至.淸風自來.不知天壤間復有何樂可以代此也.因合而命之曰獨樂園.

嵩山寺法堂門壁　司馬光

登山有道.徐行則不困.措足於實地則不危.

君子貴愼獨　程頤

凡人善惡.形於言.發於行.人始得而知之.但萌於心.起於慮.鬼神已得而知之.故君子貴於愼獨.

程頤.字正叔.仕至通直郎.充崇政殿說書.叔子之學.要本於誠.動靜語默.一以聖人爲師.學者稱爲伊川先生.追謚曰正.封伊陽伯.

悅心集卷二

謝判官幽谷種花　歐陽修

淺深紅白宜相間.先後仍須次第栽.我欲四時攜客去.莫敎一日不花開.

歐陽修.字永叔.廬陵人.宋參知政事.

學書爲樂　歐陽修

蘇子美嘗言.明牕淨几.筆硯紙墨.皆極精良.自是人生一樂.然能得此樂者甚稀.其不爲外物移其好者又特稀也.余頗知此趣.恨字體不工.不能到古人佳處.若以爲樂.則自是有餘.

歸田錄一則　歐陽修

王文正公曾爲人方正持重.嘗謂人臣不當收恩避怨.語尹師魯曰.恩欲歸己.怨使誰當.聞者歎服.以爲名言.

題臨皋亭　蘇軾

東坡居士睡足飯飽.倚于几上.白雲左繞.淸江右洄.重門洞開.林巒岪入.當是時.若有思而無所思.以受萬物之備.

蘇軾.字子瞻.一字和仲.自號東坡居士.眉山人.嘉祐二年.試禮部第一.復對制入三等.歷官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禮部尙書.紹聖初安置惠州.徙昌化.元符初北還.高宗卽位.贈資政殿學士.再贈太師.諡文忠.

江郊有序　蘇軾

惠州歸善縣治之北數百步抵江.少西有盤石小潭.可以垂釣.作江郊詩云.

江郊葱蘢.雲水蒨絢.碕岸斗入.洄潭輪轉.先生悅之.布席閒燕.初日下照.潛鱗俯見.意釣忘魚.樂此竿綫.優哉游哉.玩物之變.

述懷調行香子　蘇軾

淸夜無塵.月色如銀.酒斟時須滿十分.浮名浮利.休苦勞神.似隙中駒.石中火.夢中身.　雖抱文章.開口誰親.且陶陶樂取天眞.幾時歸去.做個閒人.背一張琴.一壺酒.一溪雲.

書黃魯直李氏傳後　蘇軾

心地不淨.如飯中沙.與飯皆熟.若不含糊與飯俱嚥.卽須吐出.與沙俱棄.善哉.佛子作淸淨飯.淘米去沙.終不能盡.不如卽用本所自種原無沙米.此米無沙.亦不受沙.非不受也.無受處故.

論詩.　蘇軾

司空表聖自論其詩以爲得味外味.綠樹連村暗.黃花入麥稀.此句最善.又云.棋聲花院閉.幡影石壇高.吾嘗獨遊五老峰.入白鶴觀.松陰滿地.不見一人.惟聞棋聲.然後如此句之工也.然恨其有寒儉態.若杜子美云.暗飛螢自照.水宿鳥相呼.四更山吐月.殘夜水明樓.則材力富健.去表聖之流遠矣.

鑑空閣　蘇軾

明月本自明.無心孰爲境.掛空如冰鑑.寫此山河影.我觀大瀛海.巨浸與天永.九州居其間.無異龍盤鏡.空水兩無質.相照但耿耿.妄云桂兔蟇.俗語皆可屛.

題西林壁　蘇軾

橫看成嶺側成峰.遠近高低各不同.不識廬山眞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

贈東林總長老　蘇軾

溪聲便是廣長舌.山色豈非淸淨身.夜來八萬四千偈.他日如何舉似人.

資福白長老小照贊　蘇軾

是是是.資福白老子.身如空.我如爾.無一事.長歡喜.

點絳唇杭州　蘇軾

閒倚交牀.庾公樓外峰千朵.與誰同坐.明月淸風我.　嘉客同來.有唱終須和.還知麼.自從添箇.風月平

分破.

梅竹石贊　黃庭堅

梅寒而秀.竹淸而壽.石古而文.是爲三益之友.

黃庭堅.字魯直.號山谷.宋國史編修.與張耒.晁補之.秦觀.號四學士.

書蘭芳亭　黃庭堅

士之才德蓋一國.則曰國士.蘭之香蓋一國.則曰國香.蘭蓋甚似乎君子.生于深山叢薄之中.不爲無人而不芳.雖含香體潔.平居蕭艾不殊.淸風過之.其香藹然.在室滿室.在堂滿堂.是所謂含章以時發者也.然蘭蕙之才德不同.槩林中十蕙而一蘭也.蘭蕙叢生.初不甚殊.至其發華.一幹一華而香有餘者蘭.一幹四五華而香不足者蕙.蕙雖不若蘭.以凡卉視之.則無愧國香矣.

書贈韓瓊秀才　黃庭堅

讀書欲精不欲博.用心欲純不欲雜.讀書務博.常不盡意.用心不純.訖無全功.治經之法.不獨玩其文章談說義理而已.一言一句.皆以養心治性.事親.從政.取友.接物.得失.憂樂.一考之于書.然後嘗古人之糟粕而知味矣.

記居鍾山　釋惠洪

余居鍾山最久.超然山水間.夢亦成趣.嘗乘佳月登上方.深入定林.夜臥松下石上.四更自寶公塔路還.合妙齋.月澄虛幌.淨几几然.竟僕憩寢.再斟.凭前檻.無所見.時有流鶯穿戶.滿風露浩然.松聲滿院.作詩曰.雨過東南月色淸.意行深入碧蘿層.露眠不管牛羊踐.我是鍾山無事僧.

惠洪.宋代僧.與蘇軾同時.

黃州竹樓記　王禹偁

黃岡之地多竹.大者如椽.竹工破之.刳去其節.用代陶瓦.比屋皆然.以其價廉而工省也.子城西北隅.雉堞圮毀.蓁莽荒穢.因作小樓二間.與月波樓通.遠吞山光.平挹江瀨.幽闃遼夐.不可具狀.夏宜急雨.有瀑布聲.冬宜密雪.有碎玉聲.宜鼓琴.琴調和暢.宜詠詩.詩韻淸絕.宜圍棊.子聲丁丁然.宜投壺.矢聲錚錚然.皆竹樓之所助也.公退之暇.被鶴氅衣.戴華陽巾.手執周易一卷.焚香默坐.消遣世慮.江山之外.第見風帆沙鳥.烟雲竹樹而已.待其酒力醒.茶烟歇.送夕陽.迎素月.亦謫居之勝槩也.彼齊雲落星.高則高矣.井幹麗譙.華則華矣.止於貯伎樂.藏歌舞.非騷人之事.吾所不取.吾聞竹工云.竹之爲瓦.僅十稔.若重覆之.得二十稔.噫.吾以至道乙未歲.自翰林出滁上.丙申移廣陵.丁酉又入西掖.戊戌歲除日.有齊安之命.己亥閏三月到郡.四年之間.奔走不暇.未知明年又在何處.豈懼竹樓之易朽乎.後之人與我同志.嗣而葺之.庶斯樓之不朽也.

王禹偁、字元之.宋翰林學士.

高齋　趙抃

軒外長溪溪外山.捲簾空曠水雲間.高齋有問如何樂.清夜安眠白晝閒.

趙抃字閱道.衢州人.宋參知政事.

賞春亭　趙抃

繁葩叢豔滿亭隈.當席芳樽坐看來.始信春恩不私物.深山僻處亦花開.

秦州玩芳亭記　劉攽

詩人比輿皆以芳草嘉卉為君子美德.海陵郡城西偏多喬木.大者六七尋.雜花桃李山櫻丁香椒棣數十種.萱菊蘚荔莎蘆芭蕉叢植攢生.負城地尤良.宋氏居之.益種修竹梅杏山茶橙梨.異方奇卉.往往而在.清池縈回.多菱蓮蘋藻.於是築室城隅.下臨衆卉.名曰玩芳.夫喬木森聳.百歲之積也.衆卉行列.十歲所植也.雜英紛糅.一歲之力也.俄而索之.皆不易得也.於是刻石亭右.以記歲月云.

劉攽、字貢父.江西臨江人.與蘇軾同時友善.

張無盡見雪竇敎以惜福之說二則　僧顯公

事不可做盡.勢不可倚盡.言不可道盡.福不可享盡.凡事不盡處.意味偏長.

貪得者身富而心貧.知足者身貧而心富.積財可以避患.患亦生於多財.與其患生於積財.不若無財亦無患.

張商英、號無盡居士.宋元祐時人.早悟禪學.仕至江都轉運使.與雪竇善.稱其機鋒穎脫.

喜遷鶯　周邦彥

梅雨霽.暑風和.高柳咽蟬多.小園臺榭遠池波.魚戲動新荷.　薄紗幮.輕羽扇.枕冷簟涼深院.此時情緒此時天.無事小神仙.

周邦彥、字美成.錢塘人.宋徽猷閣待制.

南溪自咏　楊萬里

江風索我吟.山月喚我飲.醉倒落花前.天地為衾枕.

楊萬里、字廷秀.吉水人.紹興中進士.歷祕書監.出江東轉運副使.再召.皆辭.以寶謨閣學士致仕.謚文肅.自號誠齋.

敬恕齋銘　朱熹

出門如賓.承事如祭.以是存之.敢有失墜.己所不欲.勿施於人.以是行之.與物皆春.內順于家.外同于邦.無小無大.罔時怨恫.為仁之功.曰此其極.敬哉恕哉.永永無斁.

敬齋銘　張栻

天生斯人.良心則存.聖凡曷異.敬肆是分.自昔先民.修己以敬.克持其心.順保常性.敬匪有加.惟主乎是.履薄臨深.不昧厥理.事至理形.其應若響.而實卓然.不與俱往.動靜不違.體用無忒.惟敬之功.協乎天德.勖爾君子.敬之敬之.用力之久.其惟自知.毋忽事物.必精吾思.察其所發.以會於微.是則天命.不遏於躬.魚躍鳶飛.仁在其中.勖爾君子.勉哉敬止.成己成物.匪曰一致.我作銘詩.以詔同志.

張栻、字敬夫.一字南軒.綿竹人.宋荊州牧.

與張伯信書　陸九淵

屬者伏承使車臨賁.侍坐陪吟.日飽德義.慰喜可知.至如風露凄清.星河錯落.月在林杪.泉鳴石間.薰鑪前引.茶鼎後殿.方池為鑑.迴溪為佩.冰玉明瑩.雪霜騰躍.則噴玉新亭.與蓬壺瀛洲已.

陸九淵、字子靜.宋知荊門州軍事.稱象山先生.

與邵叔誼書　陸九淵

敍述吾言處.盡失其實.此心苟得其正.聽言發言.皆得其正.聽人之言.而不得其正.乃其心之不正也.一人言之.衆人聽之.使衆人各述其所聽.則必不齊.非言者之異也.聽者之異也.

與李信仲書　陸九淵

大抵為學.不必追尋舊見.此心此理.昭然宇宙之間.誠能得其端緒.所謂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又非疇昔意見所可比擬.此眞吾所固有.非由外鑠.正不必以舊見為固有也.

論語說　陸九淵

苟志於仁矣.無惡也.惡與過不同.惡可以遽免.過不可以遽免.賢如蘧伯玉.欲寡其過而未能.聖如夫子.猶曰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況於學者.豈可遽責其無過哉.至於邪惡所在.則君子之所甚疾.是不可毫髮存而斯須犯者也.苟一旦而志於仁.斯無是矣.

本仁說　陸九淵

四方上下曰宇.往古來今曰宙.宇宙便是吾心.吾心即是宇宙.宇宙內事.是己分內事.己分內事.是宇宙內事.人心至靈.此理至明.人皆有是心.心皆具是理.

論琴　黃榦

絲桐.世所常有也.撫之以指.則其聲鏗然矣.謂聲為在絲桐耶.置絲桐而不撫之以指.則寂然而無聲.謂聲為在指耶.然非絲桐.指雖屢動而不能以自鳴也.指自指也.絲桐自絲桐也.一搏拊而其聲自應.人之此心和平仁厚.眞與天地同意.則南風之奏.亦何異於舜之樂哉.

黃榦、字直卿.朱子高弟.稱勉齋先生.

寄陸子靜先生 朱濟道

此理於人無閒然，昏明何事異天淵，自從斷卻閒牽引，俯仰周旋只事天。

朱濟道，陸象山門人，爵里無考。

詠春 楊簡

日日看山不厭山，白雲吞吐翠微間，靜明光裏無窮樂，只是教人下語難。

楊簡，字敬仲，受業陸九淵之門人，稱慈湖先生。

紀先訓 楊簡

以實待人，非惟益人，益己尤大。○實心無所往而不可，蓋實心一也，可以應天下之萬端。○學者涵養有道，則氣味和雅，言語閒靜，臨事而如無事。

范公泉 王闢之

皇祐中，范文正公鎮青，興龍僧舍西南洋溪中有醴泉湧出，公構一亭泉上，刻石記之，其後青人思公之德，目之曰范公泉。環泉古木蒙密，塵跡不到，去市廛纔數百步，而如在深山中，日光玲瓏，珍禽上下，高人雅士，往往賦詩鳴琴，烹茶其上，信物外之勝遊也。

王闢之，宋代人，所著有澠水燕談。

烟艇記 陸游

陸子得屋二楹，陋而深，若小舟然，名之曰烟艇。客曰：異哉，屋之非舟，猶舟之非屋也，得其似而名之，因名以課實，則過矣。予少有江湖之思，烟波洲島，蒼茫杳靄之趣，未嘗一日忘也。假使衣食粗足，然後得一葉之舟，伐荻釣魚，入松陵，上嚴瀨，歷石門沃洲，而還泊於玉笥之下，扣舷吳歌，顧不樂歟。雖然，萬鍾之粟與一葉之舟，皆外物也，吾知彼之不可求，而不能不眷眷於此，惟使吾胸中浩然，廓然納日月之偉觀，攬風雲之奇態，雖坐容膝之室，而常若順流放櫂，瞬息千里者，則安知此室非烟艇也哉。

陸游，字務觀，山陰人，宋寶章閣待制，封渭南伯。

梅花 陸游

聞道梅花坼曉風，雪堆遍滿四山中，何方分作身千億，一樹梅前一放翁。陸游，號放翁

鵲橋仙 陸游

一竿風月，一蓑烟雨，家在釣臺西住，賣魚從不到城門，況肯向紅塵深處。潮生理櫂，潮平繫纜，潮落浩歌歸去，時人錯把比嚴光，我自是無名漁父。

和豫快適 葉夢得

人之和豫快適，莫若使胸中秋毫無所歉，孟子言仰不愧天，俯不怍人，爲一樂，此非身履之，無以知聖

賢之言爲不妄也。

葉夢得，字少蘊，吳縣人，宋翰林學士。

無僞 葉夢得

人之操行，莫先於無僞，能不爲僞，雖小善亦有可觀，其積累之，必可成其大，苟出於僞，雖有甚善，不特久之終不能欺人，亦必有自怠而不能自掩者。

紀趙抃逸事 葉夢得

趙清獻公每夜嘗燒天香，必擎爐默告，若有所秘祝者，客有疑而問公，公曰：無他，吾自少晝日所爲，夜必衷斂奏知上帝，已而復曰：吾一夫區區之誠，安能必達，姑亦自防檢，使不可奏者，知有所畏不敢爲耳。

論歸田賦 葉夢得

張平子作歸田賦，意興雖蕭散，然序所懷，乃在仰飛纖繳，俯釣清流，落雲間之逸禽，懸清淵之鯊鰡，吾謂釣弋亦何足爲樂，人生天地間，要與萬物各得其欲，不但適一己也，必殘暴禽魚以自快，此與馳騁弋獵何異。如陶淵明言攜幼入室，有酒盈罇，悅親戚之情話，樂琴書以消憂，此眞得事外之趣，讀之能使人益然，覺其左右草木無情物亦皆舒暢和豫。

插秧 范成大

種密移疏綠毯平，行間清淺縠紋生，誰知細細青青草，中有豐年擊壤聲。

范成大，字致能，吳郡人，宋資政殿學士。

梅品 張鎡

梅花爲天下奇品，而詩人尤所酷好，予得曹氏荒圃於南湖之濱，有古梅數十株，闢地十畝，移種成列，增取西湖北山別圃紅梅，合三百餘本，築堂數間以臨之，又夾以兩室，東植千葉緗梅，西植紅梅各一二十章，前爲軒楹，花時居宿其中，環映輝潔，夜如對月，因名曰玉照，復開澗環繞，小舟往來，自是客有游者，必求觀焉。値春凝寒，又能留花過孟月始盛，名人才士題詠層委，亦可謂不負此花矣。

張鎡，字功甫，宋代人。

豐年謠 王炎

滿箔春蠶得繭絲，家家機杼換新衣，五風十雨天時好，又見西郊稻秫肥。

王炎，婺源人，宋進士，中奉大夫，著有雙溪集。

小樓連苑 周紫芝

黃金雙闕橫空，望中縹緲三山杳，春旂欲降，渚烟收盡，青虹正繞，日到層霄，九枝光滿，普天照，看海中桃熟，雲輅絳節，冉冉度滄波渺。遙想建章宮闕，度熏風，月寒清曉，紅鸞影上，雲韶聲裏，祥輝縹緲，萬國朝

元百疊歎塞、太平鴻造、聽堯雲深處人人壽祝後天難老。

周紫芝字少隱，宣城人，宋右司員外郎。

黃河清　晁端禮

晴景初升風細細，雲收天淡如洗，望外鳳凰城闕，葱葱佳氣，朝罷香烟滿袖，侍臣報、天顏有喜，夜來連得封章，奏大河、徹底清泚。　君王壽與山齊，聲香動上穹，頻降祥瑞，大樂奏功，六律初調宮徵，合殿薰風乍轉，萬花覆、千官佩委，中書傳詔，恩光遍九寰瀛裏。

晁端禮字次膺，鉅野人，宋大晟府協律郎。

水調歌頭 題勸齋　李昴英

郭外足幽勝，潮入漲溪流，勸齋小小一葉，老子日遨遊，管領白蘋紅蓼，披戴綠蓑青蒻，直釣任沈浮，玉鱸飽魚鱠，雪陣狎河鷗。　箇中眠，箇中坐，箇中謳，箇中收拾詩料，觴客箇中留，休羨乘槎博望，且聽洞簫赤壁，樂處是瀛洲，來往萬雙槳，江上一虛舟。

李昴英字俊明，番禺人，宋吏部侍郎。

苕溪漁隱　胡仔

賈耘老舊有水閣在苕溪之上，景物晴曠，東坡作守時屢過之，題詩畫竹於壁間，沈會宗又爲賦小詞云：

景物因人成勝槩，滿目更無塵可礙，等閑簾幕小欄干，衣未解，心先快，明月清風如有待。誰信門前車馬隘，別是人間閒世界，坐中無物不清涼，山一帶，水一派，流水白雲長自在。

胡仔，宋代人。

湖山記　孫覿

鄱陽山水名天下，而龍亭谿最勝，介於德興餘干二邑之間，衆山面內，環擁林立，層巒疊嶂，烟雲相連，蒼藤翠木，縈紆搖颺，如坐九疊屏，如行五十里步障，而大谿横其前，衆水入焉，旁有湧泉，溢流四出，高有垂溜，淙寫而下，奔雲飛雪，雷輥電散，跳波急流，千態萬狀，既停既平，循山而行，大者瀦爲湖，小者聚爲潭井，如曳練，如臥白虹，魏公彥成築第其上，爲門爲堂，周以兩廡，闢以望與曠，宜有高明朗徹之觀，室以處與奧，宜極窈窕幽深之趣，左修梧，右叢桂，藏書之府，舍客之館，供佛奉道，各有攸宜，然後跨兩崖爲閣道，於重門內以便往來，開雲扃，抗水榭，直欄横檻，文榱鱗瓦，高者出林杪，下者附山趾，花竹映帶，隱見參差，每遇勝日，或命車，或杖策，披風松下，待月竹間，觀瀾石上，行吟坐嘯，縱意所如，鳥獸蟲魚之遊遨，擊熙熙然相忘於物之外，雖桃源之勝不過也。

孫覿字仲益，宋代人，官至太守。

柳枝詞　徐鼎臣

百草千花共待春，綠楊顏色最宜人，天邊雨露年年濕，上苑芳華歲歲新。

徐鼎臣，會稽人，宋左散騎常侍。

山居述事　羅大經

唐子西云：山靜似太古，日長如小年。余家深山之中，每春夏之交，蒼蘚盈堦，落花滿徑，門無剝啄，松影參差，禽聲上下，午睡初足，旋汲山泉，拾松枝，煮苦茗啜之，隨意讀周易、國風、左氏傳、離騷、太史公書及陶杜詩、韓蘇文數篇，從容步山徑，撫松竹，與麛犢共偃息於長林豐草間，坐弄流泉，漱齒濯足，既歸竹窗下，則山妻稚子作筍蕨，供麥飯，欣然一飽，弄筆窗間，隨大小作數十字，展所藏法帖、筆跡、畫卷縱觀之，興到則吟小詩，或草玉露一兩段，再烹苦茗一杯，出步溪邊，邂逅園翁溪友，問桑麻，說秔稻，量晴校雨，探節數時，相與劇談一晌，歸而倚杖柴門之下，則夕陽在山，紫綠萬狀，變幻頃刻，恍可人目，牛背笛聲，兩兩來歸，而月印前溪矣。味子西此句，可謂妙絕，然此句妙矣，識其妙者蓋少，彼牽黃臂蒼，馳獵於聲利之場者，但見滾滾馬頭塵，匆匆駒隙影耳，烏知此句之妙哉。人能眞知此妙，則東坡所謂無事此靜坐，一日是兩日，若活七十年，便是百四十，所得不已多乎。

羅大經字景綸，江西吉水人，宋理宗寶慶二年進士，讀書樂道，有別業名鶴林，時嘯詠其間，所著鶴林玉露八卷行於世。

方寸地說　羅大經

或問方寸地何地也，亦有治地之法否乎。余曰：偉哉問，世之人固有無立錐者，亦有跨都兼邑者，有無貧富，相絕也，惟此方寸地，人人有之，斂之其細無倫，充之包八荒，備萬物，無界限，無方體，甚矣其地之靈也。然此地人人有而治地之力不人人能施，治地之法不人人能知，故蕪穢不治者有此地而不能治，治而不知其法者，雖治此地亦猶不治，故孔子孟軻，治地之農師圃師也，六經語孟，治地之齊民要術也，良知良能，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端，嘉種之誕降者也，博文約禮，仰觀俯察，求輔仁，切偲之功，資直諒多聞之益，培壅灌溉法也，時時習，日日新，暗室屋漏，守之密，視聽言動察之精，封殖長養法也，忿必懲，慾必窒，惰必警，輕必矯，無稽之言必不聽，便佞之友必不親，芟薙耘鋤法也，優游而厭飫之，固守而靜俟之，不躐等，不凌節，不求聞，不計獲，乃宋人之不揠苗，郭橐駝之善種樹也，誠如是，則信善而大，化篤實而光輝，通神明，贊化育，乃實穎實栗之時，參天溜雨之日也，治地至此，斯可言善治地矣。道家寸田尺宅之說，養生引年者取之，里諺有留方寸地與子孫耕之說，種德食報者取之，其言未爲無理，要皆墮於一偏，若從孔孟治地之法，則仁者必壽，善者必福，清明之志氣如神，厚德之流光寖遠，道家里諺之說在其中矣。

記王梅溪眞西山二詩　羅大經

王梅溪守泉，會邑宰，勉以詩云：九重天子愛民深，令尹宜懷惻隱心，今日黃堂一杯酒，使君端爲庶民斟。

邑宰皆感動。眞西山帥長沙。宴十二邑宰於湘江亭。作詩曰。從來官吏與斯民。本是同胞一體親。旣以膏脂供爾祿。須知痛癢切吾身。此邦素號唐朝古。我輩當如漢吏循。今日湘亭一杯酒。更煩散作十分春。蓋祖述梅溪而敷衍之。

菜說　羅大經

眞西山論菜云。百姓不可一日有此色。士大夫不可一日不知此味。余謂百姓之有此色。正以士大夫不知此味。若自一命而上至於公卿。皆能甘此味。則必皆知職分之所在矣。百姓安得少飯喫。

黃綿襖　羅大經

何師擧云。雨雪連旬。忽爾開霽。閭里翁媼相呼賀曰。黃綿襖子出矣。因作歌以紀之。以日爲黃綿襖。名甚新。但所作歌未甚愜人意。更爲一截句曰。范叔綈袍暖一身。大裘只蓋洛陽人。(白居易詩安得大裘長萬丈。與君都蓋洛陽人。)九州四海黃綿襖。誰似天公賜與均。

道不在語言文字　羅大經

繪雪者不能繪其淸。繪月者不能繪其明。繪花者不能繪其馨。繪泉者不能繪其聲。繪人者不能繪其情。然則言語文字固不足以盡道也。

勤有三益　羅大經

余嘗論勤有三益。蓋民生在勤。勤則不匱。一夫不耕。必受其饑。一婦不織。必受其寒。是勤可以免饑寒也。農民晝則力作。夜則頹然甘寢。故非心邪念無從而生。魯公父文伯之母曰。瘠土之民莫不向義。勞也。淵明詩曰。田家豈不苦。弗獲辭此難。四體誠乃疲。而無他念干。是勤可以遠邪辟也。戶樞不蠹。流水不腐。周公論壽。必歸之無逸。呂成公釋之曰。主靜則悠遠博厚。自強則堅實精明。操存則血氣循軌而不亂。收斂則精神內守而不浮。是勤可以致壽考也。

水調歌頭(喜雪)　傅公謀

草草三間屋。愛竹旋添栽。碧紗窗戶眼前。都是翠雲堆。一月山翁高臥。踏雪水邨清冷。木落遠山開。唯有平安竹。留得伴寒梅。　家童開門。看有誰來。客來一笑淸話。煮茗更傳杯。有酒或時無客。有客又還無酒。酒熟且徘徊。明日人間事。天自有安排。

傅公謀、宋宜春人。與羅大經同時。

西山　劉克莊

極頂遙知有隱君。餐芝種朮鹿爲羣。多應午竈茶烟起。山下看來是白雲。

劉克莊、字潛夫。莆陽人。宋祕閣修撰。

送陳隨隱遊廬山　黃鵬飛

曾從圖畫識廬山。山好誰知畫亦難。畫好不如詩好讀。就煩詩筆畫來看。

黃鵬飛、宋代人。見隨隱漫錄。

漁父詞二首　戴復古

漁父飮。不須錢。柳枝斜貫錦鱗鮮。換酒卻歸船。○漁父醉。釣竿閒。柳下呼兒穩繫船。高眠風月天。

戴復古、字式之。宋天台人。

澗泉自記　宋虎

長松怪石去墟落不下一二十里。緣崖涉水於草樹閒。左右兩三家相望。雞犬之聲相聞。竹籬茆舍。燕處其中。蘭菊藝之。臨水多種梅花。霜月春風。日有餘思。兒童婢僕皆布衣草屨。以給薪水。釀春酒而飮之。案無雜書。莊周、太元、黃庭、楞嚴、圓覺數部而已。杖藜躡屨。往來川谷。聽流水。看激湍。鑒澄潭。陟危巘。探幽壑。升高峰。可不謂至樂者乎。

宋虎、宋代人。爵里莫考。

鷓鴣天　石孝友

玉燭調元黍律均。迎長嘉節屬芳辰。雲如惜雨微牽雪。梅不禁風半漏春。　天意好。物華新。風光宜稱賞遊身。太平朝野都無事。且與鶯花作主人。

石孝友、字次仲。宋代人。有金谷遺音集。

書張道者屋壁　慈覺

張道者傍沙溪屋蘭若。草作衣裳茅作舍。活計生涯一物無。免被外人來假借。寅齋午睡樂哈哈。檀越供須都不謝。張道者貌古神淸不可畫。鶴性雲情本自然。心無罣礙無恐怕。張道者不說禪。不答話。不聚徒。不結社。心似秋潭月一輪。何用聲名播天下。

慈覺、宋時僧。

記謙禪師法語　曉瑩

建州開善謙禪師平居不倦誨人。而形於尺素尤爲曲括。有曰。時光易過。且緊緊做工夫。別無工夫。但放下便是。只將心識上所有的一時放下。此是眞正徑截工夫。若別有工夫。盡是癡狂。外邊走。山僧尋常道行住坐臥。決定不是見聞覺知。決定不是思量分別。決定不是語言問答。決定不是試絕。卻此四箇路頭看。若不絕。決定不悟。

曉瑩、宋時僧。所著有湘山野錄。

禪本草　僧慧日

禪味甘性涼。安心臟。祛邪氣。闢壅滯。通血脈。淸神益志。駐顏色。除熱惱。去穢濁。善解諸毒。能調衆症。藥生

人間但有小大皮肉骨髓精麤之異。發其精者爲良。故凡聖尊卑悉能療之。不假修煉炮製。一服脫其煩惱。其功若神。令人長壽。

　題曰宋代廬山僧。

論仁字　眞德秀

凡天下至微之物。皆有箇心。發生。皆從此出。緣是稟受之初。皆得天地發生之心以爲心。故其心無不能發生者。一物有一心。自心中發出生意。又成無限物。且如蓮實之中。有所謂公荷者。便儼然如一根之荷。他物亦莫不如是。故上蔡謝氏論仁。以桃仁杏仁比之。謂其中有生意。才種便生故也。惟人受中以來。全其天地之理。今爲學之要。須要常存此心。平居省察。覺得胸中盎然有慈祥和厚之意。此卽所謂本心。卽所謂仁也。便當存之養之。使之不失。則萬善皆從此而生。

　眞德秀、閩人。宋理宗朝宰相。從祀孔廟。

書感應篇後　眞德秀

世謂感應之言獨出於老佛氏。非也。書有作善降祥之訓。易有積善餘慶之言。皆此理也。顧嘗思之。所謂善者果何事耶。孟子曰。雞鳴而起。孳孳爲善者。舜之徒也。又曰。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地也。夫雞鳴而起。未與物接。善烏乎施。存心養性。此人事也。於天何與。知乎此而後知爲善之本矣。蓋天命之性。賦之於人。本皆至善。自夫汩之以私。亂之以欲。然後反善而之惡爾。心者。所以主乎性者也。吾能兢畏齋栗。如臨君父。如對神明。則本心常存。而性不失矣。循性而行。何性非善。是爲不負天之所予者。卽所以事天也。雞鳴而起。孳孳爲善者。爲此而已。苟存乎此。則天下之善皆自此出。雖功被萬物。澤及百世。亦舉而措之爾。予故曰、此爲善之本也。

長沙勸耕　眞德秀

田家拼取一春忙。男力菑畬女課桑。隴上黃雲機上雪。暫時辛苦樂時長。

陳尙書宗召均贍宗族眞蹟　魏了翁

范文正公嘗謂其子弟曰。吳中宗族。固有親疏。吾祖先視之。則均是子孫。吾安得不恤其饑寒哉。又曰。祖先積德百餘年而始發于吾。得至大官。若獨享富貴而不恤余族。何顏以入家廟。每味此語。使人孝敬忠愛之心油油翼翼。不能自已。

　魏了翁、號鶴山。宋理宗朝宰相。

四留銘　王伯大

留有餘不盡之巧以還造化。留有餘不盡之祿以還朝廷。留有餘不盡之財以還百姓。留有餘不盡之福以還子孫。因自號爲留耕道人。

　王伯大、字幼學。福州人。宋嘉定七年進士。淳祐中仕至端明殿學士。同僉書樞密院。

山間明月樓記　吳澄

龔舜咨居于新淦之遠郊。志氣卓越。有樓扁曰山間明月。夫萬古常峙者。山也。萬古常明者。月也。眉山蘇子謂用不竭之無盡藏是矣。又謂月之盈虛如彼。則不無疑焉。月之體。其遡日也常明。而人之目有所不見。知在天有常盈之月。則曰盈曰虧。皆就所見而言爾。曾何損於月哉。若夫春之花月。夏之竹月。秋之桂月。冬之梅月。影淡香清。興致無極。足以快賞心、供樂事。蘇子所謂用不竭者也。龔之主與客試共登樓。對酒浩歌。而以予之所言問諸月。

　吳澄、字幼清。崇仁人。宋翰林學士。

垚岡堂記　吳澄

陳德可宅於臨川。其地曰垚岡。平疇中特起高阜。溪水界之。德可以地名名其堂。予謂垚岡者。積土之高以成也。亨有垚岡而常守其富。永保其壽者。如之何。亦曰不自高而已矣。擬諸易象。三土之垚象坤。山脊之岡象艮。坤上艮下。其卦爲謙。謙也者。歉然自卑而不自足也。夫苟歉然自卑而不自足。則惕然戒愼之心生。一毫有違于禮法者不敢肆也。一謙而衆理無不該。百事無不善。人所好也。天所福也。尊而光、卑而不可踰者。其在垚岡乎。

雪香亭記　吳澄

洛陽名園名花之盛。自唐以來常爲天下最。楊獻卿河南舊族。居後有園。植梅其閒。築臺構亭。榜曰雪香。雪、梅之色也。香、梅之氣也。祇言花是雪。不悟有香來。前之詠梅者云爾。遙知不是雪。爲有暗香來。後之詠梅者云爾。詩人嘗以白雪香詠梨花。梨花能如雪之白。不能與雪同時而白也。深冬凝冱。衆木多槁。而梅也傲極陰於方隆。回微陽於最先。魁百卉而得春。冠三友而獨葩。色之白。氣之清。士之素節特異。芳譽遠聞者似之。夫洛陽之人競愛牡丹。而楊氏之亭獨因梅而名。於以見其爲淸白之家云。

仁壽堂說　吳澄

仁者壽。天地生物之心曰仁。惟天地之壽最久。聖人之仁如天地。亦惟聖人之壽最久。夫人之全德固未易全。然禮儀三百。威儀三千。無一而非仁者。得其一。亦可謂仁。亦可得壽矣。予嘗執此觀天下之人。凡氣之溫和者壽。質之慈良者壽。量之寬洪者壽。貌之長厚者壽。言之肫懇者壽。蓋溫和也。慈良也。寬洪也。長厚也。肫懇也。皆仁之一端也。合楊杜翁年八十有二。一鄉稱善人。名所居之堂爲仁壽。予雖不識翁之面。其必溫和者與。慈良者與。寬洪而長厚。且肫懇者與。五者有其一。已宜壽。況有其二三四五者乎。今年秋。識翁之子於京師。獲見時賢所贈仁壽堂記。於是推仁者壽之理而爲之說。

易原以淸名字說　吳澄

天下之清莫如水。先儒以水之清喩性之善。人無有不善之性。則世無有不清之水也。然黃河之水渾渾而流。以至於海。竟莫能清者。何也。請循其初。原者、水之初也。原之初出。曷嘗不清哉。出於岩石之地者。瑩然淇然。得以全其本然之清。出於泥塵之地者。自其初出而混於其滓。則原雖清而流不能不濁。非水之濁。地則然也。人之性亦猶是。性原於天而賦於人。局於氣質之中。人之氣質不同。猶地之岩石泥塵有不同也。氣質之明粹者。其性自如岩石之水也。氣質之昏駁者。性從而變。泥塵之水也。泥塵由其地。而原之所自則清。故流雖濁而有清之之道。河之水濁。貯之以器。投之以膠。則泥沈於底。而其水可食。甚濁亦可使之清。況其濁不如河之甚者乎。原之清、天也。流之濁、人也。人者克則天者復。亦在乎用力以清之爾。廬陵學者易原字以清。爲其名與字之說。書以遺之。

明德銘　吳澄

此心此德。如鏡如水。物來畢照。明徹底裏。云何或蔽。塵集風起。云何復明。塵去風止。靜無撓心。動則察理。明斯昭昭。大用全體。

悔過銘　吳澄

古之君子。有過則改。不遠而復。乃可無悔。既悔而復。亦猶未害。悔而復悔。岌乎危殆。頻復之厲。大易有戒。思昔顏子。有過不貳。有一不善。未嘗復行。知得一善。拳拳服膺。纔知差失。便不更然。歉於己者。不再作焉。悔心之生。良心之萌。當悔之餘。惟新是圖。知悔之時。不圖改之。是乃自棄。小人之歸。

印千江月來軒　吳澄

千江有水無人吸。江裏月來何處入。若浮水外入江來。水浸月輪應解溼。在天一月在江千。千月還同一月圓。水中月影元非月。何所從來月在天。

題王氏留春亭三首　吳澄

生香不斷氣和柔。不在千紅百紫稠。只任園林光景好。一春萬古鎭長留。○先番物舊後番新。來往無停似轉輪。年去年來年更好。此中日日一般春。

題山水圖　吳澄

遠樹疏林映晚霞。江陰雁影度平沙。誰人寫我郇居景。付與巖前處士家。

題畫山水扇　吳澄

一搦山川掌握中。人間何處不清風。水邊林下千年意。萬里扁舟五畝宮。

天谷菴　白玉蟾

半天突出一奇峯。小小茅簷映翠濃。夾道高松招朗月。滿林新竹喚清風。迎人野鳥間關語。對客巖花爛熳紅。策杖且隨流水去。柴門時倩白雲封。

白玉蟾。福清人。號武夷散人。

濬庵　白玉蟾

平生只要樂清虛。占卻人間靜處居。古壁空懸三尺劍。幽窗閒置一牀書。遠山喜色日初染。高樹涼聲風自梳。細嚼清閒滋味別。雲霞收拾作糧儲。

悅心集卷三

漁歌子二首　完顏璹

楊柳風前素板屝。荷花雨裏綠蓑衣。紅稻美。錦鱗肥。漁笛閒拈月下吹。

釣得魚來臥看書。船頭穩置一葫蘆。煙際柳。雨中蒲。好與人閒作畫圖。

完顏璹、字仲寶。金開府儀同三司。

對鏡　完顏璹

鏡中色相類吾深。吾面終難鏡裏尋。明月印空空受月。是他空月本無心。　明明非淺亦非深。何事人人泥影尋。照見大千眞法體。不關形相不關心。

春遊　趙秉文

煙外絲絲風柳斜。春光已自到天涯。太平景象邨邨社。寒食人家處處花。

趙秉文、字周臣。金滏陽人。官歷六卿。

雨後　高汝礪

時雨雨三日。田家家萬金。有年天子慶。愛國老臣心。

高汝礪、字嵓甫．應州金城人．金大定中進士．宣宗朝丞相．

題西嵓　劉汲

人愛名與利．我愛水與山．人樂紛而競．我樂靜而閒．所以西嵓地．從古少人看．雖看亦不愛．雖賞亦不歎．欣然會予心．卜築於其間．有石極峭屼．有泉極清寒．流觴與祓禊．終日堪盤桓．此樂爲我設．信哉居之安．

劉汲．字伯深．金翰林供奉．

園居　周昂

五畝園連竹．三間屋向陽．氣和春浩蕩．心靜日舒長．花鳥成相識．琴書漸兩忘．陶然北牕下．吾樂自羲皇．

周昂．字德卿．上人．金大定初進士．

即事　趙孟頫

古墨輕磨滿几香．研池新浴粲生光．北牕時有涼風至．閒寫黃庭一兩章．

趙孟頫、字子昂．宋宗室．元初、翰林承旨．諡文敏．

幽居自適四首調行香子　僧本明

水竹之居．吾愛吾廬．石粼粼亂砌階除．軒牕隨意．小巧規模．卻也清幽．也瀟灑．也寬舒．懶散無拘．此樂何如．俯闌　臨水觀魚．風花雪月．贏得工夫．好燒些香．圖些畫．讀些書．○淨掃塵埃．護惜蒼苔．任門前紅綠鋪排．景堪圖畫．趣也奇哉．有數株松．數竿竹．數枝梅．花木栽培．幾次教開．明朝事天自安排．知他富貴．到幾時來．但且優游．且隨分．且寬懷．○短短橫牆．矮矮疏窗．一方兒小小池塘．高低疊嶂．綠水邊旁．也有些風．有些月．有些香．日用家常．竹几藤牀．儘眼前水色山光．客來無酒．清話何妨．但細烘茶．淨洗盞．滾燒湯．○閬苑瀛洲．人世丹邱．梅花遶屋豁迎眸．天桃媚柳．丹桂紅榴．卻也宜春．也宜夏．也宜秋．酒熟堪篘．客至須留．更無榮無辱無憂．退閒一步．著甚來由．但倦時眠．渴時飲．醉時謳．

天目山釋明本．字中峰．趙文敏與之友．同院學士馮海粟子振甚輕之．一日．松雪偕中峰訪海粟．海粟出所製梅花詩百韻示之．一覽走筆立成．海粟猶未之奇．復作九字梅花歌求和．海粟諷詠再四．遂定交焉．

行香子詞二首　僧明本

玉殿瓊樓．金鎖銀鉤．總不如巖谷清幽．蒲團紙帳．瓦鉢磁甌．卻不知春．不知夏．不知秋．萬事俱休．名利都勾．罷攀援永絕追求．溪山作伴．雲月爲儔．但樂清閒．樂自在．樂優游．○松嫩堪餐．竹密須刪．息風塵何事相關．心超物外．身處人間．有十分清．十分澹．十分閒．學道非艱．守道多難．結跏趺坐斷塵寰．蕭條僧舍．寂寞禪關．看幾層雲．幾層水．幾層山．

水調歌頭　釋慶

雨晴山潑翠．波淨水拖藍．閒來共陪杖屨．邂逅已成三．幽幽清泉白石．步步碧桃翠竹．是處輒幽探．行到釣臺下．奇樹蔭空潭．　踏芳洲．尋別館．履巉巖．壺中日月長在．雲氣滿東南．倚得一枝竹杖．喚取山花溪鳥．聽我出塵談．異日再過此．端爲解征驂．

釋慶、元代人．爵里莫考．

遊覽有得

張天錫喜遊覽曰．吾有所得也．觀朝榮．則敬才秀之士．翫芝蘭．則愛德行之臣．睹松竹．則思貞操之賢．臨淸流．則貴廉潔之行．

張天錫．號梅月．元時人．仕至戶部尙書．

盪槳歌記

張君壽浪遊江湖間．八月十五夜．皎月澄空．水天一色．忽見上流一舟如雀．一老翁盪槳而歌曰．郎提密網截江圍．妾把長竿守釣磯．滿載鯿魚都換酒．輕烟細雨又空歸．君壽異之．刺舟欲與語．又歌云．蓼香月白醒時稀．潮去潮來自不知．除卻醉眠無一事．東西南北任風吹．歌罷．飄然而去．

張山翁．字君壽．普州人．景定三年進士．爲荊湖宣撫司幹官．後隱居黃鵠山．著有南紀緇林藏雲山相勵諸篇．

草木　葉子奇

草木一根荄之微．而色香臭味花實枝葉．無不具於一仁之中．及其再生．一一相肖．此造物所以顯諸仁而藏諸用也．

葉子奇、明處州人．

一年歌　唐寅

一年三百六十日．春夏秋冬各九十．冬寒夏熱最難當．寒則如刀熱如炙．春三秋九號溫和．天氣溫和風雨多．一年細算良辰少．況且難逢美景何．美景良辰倘遭遇．又有賞心幷樂事．不燒高燭照芳樽．也是虛生在人世．古人信有達者哉．勸人秉燭夜遊來．春宵一刻千金價．我道千金買不回．

唐寅、字伯虎．一字子畏．吳縣人．少有雋才．與京兆祝允明、博士徐禎卿、內翰文徵明、友善．舉鄉試第一．會試禮部．有江陰徐姓倩代草文字．事發被黜．歸吳中．縱酒落拓．所著有六如居士集．

一世歌　唐寅

人生七十古來稀．前除幼年後除老．中間光景不多時．又有炎霜與煩惱．過了中秋月不明．過了淸明花不好．花前月下且高歌．急須滿把金樽倒．世上錢多賺不盡．朝裏官多做不了．官大錢多心轉憂．落得自家頭白早．春夏秋冬撚指間．鐘送黃昏雞報曉．請君細點眼前人．一年一度埋荒草．草裏高低多少墳．一

年一半無人擡。

花下酌酒歌　唐寅

九十春光一擲梭。花前酌酒且高歌。枝上花開能幾日。世上人生能幾何。昨朝花勝今朝好。今朝花落成秋草。花前人是去年身。去年人比今年老。今日花開又一枝。明日來看知是誰。明年今日花開否。今日明年誰共知。天時不測多風雨。人事難量多齟齬。天時人事兩不齊。莫把春光付流水。好花難種不常開。少年易老不重來。人生不向花前醉。花笑人生也是呆。

桃花歌　唐寅

桃花塢裏桃花庵。桃花庵裏桃花仙。桃花仙人種桃樹。笑折花枝當酒錢。酒醒常在花邊坐。酒醉還來花下眠。半醒半醉日復日。花開花落年復年。但願老死花酒邊。不願鞠躬車馬前。車塵馬足貴者趣。酒盞花枝貧者緣。若持貴者比貧人。一在平地一在天。若將車馬比花酒。他得驅馳我得閒。他人笑我忒風顛。我笑他人看不穿。不見五陵豪傑墓。無酒無花鋤作田。

題漁樵問答圖　唐寅

釣月樵雲共白頭。也無榮辱也無憂。相逢話到投機處。山自青青水自流。

醒世詞九首 調對玉樓帶清江引　唐寅

樂處酣歌。時光容易過。苦處奔波。早晚偏難度。世界號婆娑。苦樂平分破。珮玉鳴珂。生辰不似他。戴笠披蓑。安閒不羨他。別人騎馬我騎騾。更有徒行個。日月疾如梭。天地如旋磨。也非故意相催促。覆轍翻舟。那箇曾回首。大劍長矛。那箇曾丟手。無數世間愁。濕著人承受。拜將封侯。是英雄鈎餌。按簿持籌。是愚夫枷杻。休題能向死前休。更算千年後。步步使機謀。也要天公湊。行年五十曾參透。皁帽絲縧。一第猶難料。紫綬緋袍。一品猶嫌小。量盡海波濤。人心難忖著。翠蓑翎毛。爲誰頭上好。豕養脂膏。爲誰腸內飽。千尋鳥道上雲霄。何必多經到。平地好逍遙。高處多顛倒。世人只是回頭少。畫棟雕梁。推收紙半張。綠鬢紅粧。消除淚幾行。此事本尋常。漫說多魔障。百草芬芳。須防秋降霜。萬木萎黃。須思春再陽。假如傀儡一登場。多少悲歡狀。旁人費忖量。几自生惆悵。不知刊定傳奇上。南陌東疇。是兒孫馬牛。趙舞秦謳。是歡喜冤讐。萬事總悠悠。勞生何苦求。一簇眉頭。算前又算後。三寸舌頭。說強又說醜。饒君一日可千秋。落得多僝僽。青山暗裏遊。元牝空中守。羲皇一夢君知否。麋鹿山邊。終日防弦箭。鷗鷺前。終歲愁猫犬。身在畏途間。頃刻憂機變。恩愛纏綿。多成仇恨緣。沸淚流漣。多因歡喜緣。白駒過隙難留轉。何苦又加鞭。靈臺一寸間。簇起冰和炭。任教世事如雷閃。鐵鎖重關。財寶終須散。玉液金丹。遲速難違限。但放此心寬。萬事從天斷。不坐蒲團。西方掉臂還。不戴儒冠。南華合眼看。人間苦海黑漫漫。送盡聰明漢。飢來粥與饘。睡要牀和簟。此外不須多繾綣。

百甕黃虀。須了今生事。一縷紅絲。須是前生繫。人事有推移。總是天安置。智似靈龜。何嘗脫死期。巧似蜘蛛。何嘗不忍飢。命通若在四更時。夜半猶憔悴。千年薦福碑。九日滕王記。勸君且待時辰至。爾會使乖。別人也不呆。爾要錢財。前生須帶來。我命非我排。自有天公在。時該運該。人來還爾債。時衰運衰。爾被他人賣。嘗言作善可消災。怕沒福難擔戴。對境且開懷。見怪何須怪。一任桑田變滄海。

又四首 調對玉樓帶清江引　唐寅

春去春來。白頭空自挨。花落花開。朱顏容易衰。世事等浮埃。光陰如過客。休慕雲臺。功名安在哉。休想蓬萊。神仙眞浪猜。清閒兩字錢難買。苦把身拘礙。人生過百年。便是超三界。此外更無別計策。極品隨朝。誰是倪宮保。百萬纏腰。誰似桃三老。富貴不堅牢。達人須自曉。蘭蕙蓬蒿。看來都是草。鸞鳳鴟鴞。算來都是鳥。北邙路兒人怎逃。及早尋歡樂。痛飲百萬觴。大唱三千套。無常到來猶恨少。禮拜彌陀。也難憑信他。懼怕閻羅。也難迴避他。枉自苦奔波。回頭纔是可。口似懸河。也須牢閉呵。手是揮戈。也須牢袖呵。越不聰明反快活。省了閒災禍。家私那用多。官爵何須大。我笑別人人笑我。昏鼓晨鐘。聽得咱耳聾。春燕秋鴻。看得咱眼矇。猶記做孩童。俄然成老翁。休逞姿容。難逃靑鏡中。休使英雄。都歸黃土中。算來不如閒打哄。枉自把機關弄。跳出麵糊盆。打破酸虀甕。誰是惺惺誰懵懂。

劉南坦以脫粟諷門生

明尙書劉南坦請老家居。有直指使以飲食苛求屬吏。有司患之。公曰。此我門生。當曉諭之。俟其來留款之曰。老夫欲設席。恐妨公務。家常便飯。能對食乎。使不敢辭。自朝過午。連進苦茗。飢甚。比食至。惟脫粟飯腐一盂而已。各食三碗。使已過飽。少頃佳餚美醞羅列盈前。不復下箸。公過強之。對曰。飽甚。不能矣。公笑曰。可見飲饌原無精粗。飢則易爲食。飽則難爲味。時勢使然耳。使喻其諷。己後不復以盤飧責人。

劉麟、字元瑞。安仁人。以武功籍隸南京。弘治丙戌進士。除兵部主事。歷雲南按察使。歸。嘉靖初。起太僕寺卿。以副都御史巡撫直隸。引疾。再起大理寺卿。終工部尙書。贈太子少保。諡清惠。有南坦老人集。

儉約名言　章懋

貧者入一錢。出不及一錢。雖貧亦富也。富者入千錢。出浮於千錢。雖富必貧也。故強取不如節用。百日省。一日不省。則一日之失。與百日不省同。百事節。一事不節。則一事之耗。與百事不節同。

章懋。字德懋。蘭溪人。成化丙戌進士。入翰林。除編修。歷南國子祭酒。嘉靖初進南禮部尙書。贈太子少保。諡文懿。有楓山集。

座右銘　聶大年

短不可護。護則終短。長不可矜。矜則不長。尤人不如尤己。好圓不如好方。用晦則莫與爭智。撝謙則莫與爭強。多言者老氏所戒。欲訥者仲尼所誡。妄動有悔。何如靜而勿動。太剛則折。曷若柔而勿剛。吾見進而

不已者敗．未見退而自足者亡．爲善斯遊君子之域．爲惡則入小人之鄉．吾儕書紳帶以自警．刻盤盂而若僞．惟常存於座右．庶夙夜之不忘．

聶大年、字壽　臨川人．博學善詩古文．明宣德末以薦授仁和訓導．遷教諭．景泰六年．擢翰林．有冷齋集．

雲局記　楊愼

點蒼山之麓．有玉局觀焉．四時有雲氣帶其間．於夏尤著．故狀其景曰玉局夏雲．張子九言有書舍在其下．予題之曰雲局精舍．一日坐予於堂曰請問學．予曰子知夫雲乎．知雲則知學矣．夫雲者爲雨乎．雨者爲雲乎．無雲則無以爲雨矣．猶之地產植物．花者爲實乎．實者爲花乎．無花則無以爲實也．夫學何以異是．博我以文．約我以禮．無文則何以爲禮．無博則何以爲約．今之語學者．吾惑焉．厭博而取約．屏文而徑禮．曰六經吾註脚也．諸子皆糟粕也．是猶問天曰．何不徑爲雨．奚爲雲之擾擾也．問地曰．何不徑爲實．奚爲花之紛紛也．是在天地不能捨博而徑約．況於人乎．雲、天之文也．花、地之文也．六經諸子．人之文也．見天人而合之．斯可以會博約而一之．此學之極也．張子避席曰．夫子命貫矣．請終身誦之．

楊愼、號升庵．明正德間翰林院修撰．四川成都人．

爲善最樂　楊愼

書云．民訖自若是多盤．注云．民之行己盡用善道．是多樂也．東平王蒼曰．爲善最樂．周公曰．心逸日休．內典云．爲善若熱．種種快樂．亦是此意．

與仲弟書　唐順之

汝兄在山中．若不能謝遣世緣．澄徹此心．或止遊玩山水．笑傲度日．是以有限日期．作無益之費．卽與在家何異．汝在家亦能忍．節嗜欲．痛割俗情．振起數十年懶散氣習．將精神歸併一路．使讀書務爲心得．則與在山中何異．

唐順之、字應德．武進人．嘉靖己丑登第．除兵部主事．改吏部．擢翰林編修右春坊司諫．奪職．以薦起兵部郎中．歷僉都御史、巡撫淮揚．天啓中追謚襄文．有荊川集．

慶清朝　文徵明

天朗氣清．惠風和暢．勝遊何似山陰．春光自來堪戀．一刻千金．蘭舟初泛．畫橋春水一篙深．煙霏處．離離淺草．冉冉遙岑．　且此傍花隨柳．柳陰繫馬．花外囀幽禽．擾擾蜂黏柳絮．蝶繞花心．爲問往來車馬．何如我嘯傲園林．新月上．竹枝風動．環珮清音．

文徵明、字徵仲．長洲人．明翰林院待詔．

本箴　王錫爵

孝弟爲立身之本．忠恕爲存心之本．立志爲進修之本．讀書爲起家之本．嚴肅爲正家之本．勤儉爲保家之本．寡慾爲養身之本．愼言爲遠害之本．節欲爲卻病之本．清謹爲當官之本．謙厚爲待人之本．擇友爲取益之本．虛心爲受教之本．自修爲止謗之本．凝重爲受福之本．一經爲教子之本．積善爲裕後之本．方便爲處事之本．權宜爲應變之本．膽略爲任事之本．實勝爲得名之本．聖賢以心地爲本．君子專力於務本．

王錫爵、字荊石．太倉人．嘉靖壬戌賜進士第二．累官少保兼太子太保、吏部尚書．建極殿大學士．謚文肅．

天仙子　吳子孝

四面山光如潑黛．麥隴連村千萬態．海東紅日上層霄．煙靉靆．叢林外．山北高人應我待．　竹繞茅堂長好在．白石清泉仙境界．入門雙鶴便相迎．穿翠艾．尋松檜．陰陰空谷鳴清籟．

吳子孝、字純叔．長洲人．明湖廣參議．

選冠子 春日光祿內直拜敕　吳子孝

鶯語初嬌．柳條漸綠．玉殿乍長春晝．鳳沼雲飛．龍樓日暖．風弄御溝波皺．調鼎方和鹽梅．欲進高閣．報傳清漏．望丹霄萬樹．宮花何處．簫韶正奏．　念誰是供奉多才．揮毫對御．頃刻新詩題就．寶礬玲瓏．錦袍燦爛．風月東華領受．運際昇平．才非經濟．慚愧鸞牋榮綬．但徘徊瓊宇瑤階．稽首君王恩厚．

更齋三疊　張貴勝

事者、閒之反也．人若有事．則此身便不安閒．隨爾風雨疾病．不得不奔馳料理．苟能上無公逋．下無私負．和羹淡菜．勝似珍饈．曲肱安寢．賽如高枕．古云．富則多事．又云．無事爲福．深有味乎斯言．以此一譬．則有事可化爲無事．而況本無所事．何幸如之．病者、健之反也．人若有病．則此軀怎能康健．隨爾飲食起居．不由不呼號困頓．苟能四體兼強．五官並適．步履優游．可當車馬．舉止便利．無異神仙．古云、愁能致病．又云、病足傷生．深有會於斯言．以此一譬．則有病可幾於無病．而況實無大病．何樂如之．死者、生之反也．人若至死．則此心更不由我做主．隨爾妻孥田宅錦花世界．不怕不盡行拋撇．苟能色空空色．水月鏡花．塵緣不擾．參破迷關．愛根盪滌．掃除障礙．古云．隨爾宦情濃．歸時帶不來．由你生趣重．死時裝不去．深有悟乎斯言．以此一譬．則貪嗔漸斷．煩惱減除．冤既可解．恩亦可釋．自然忿爭遽息．情慾頓消．不求生而轉可生．常憶死而反不死．何快如之．

張貴勝、號胥侯．一字更齋．吳門人．築室曰尚友山房．閒居自適．所輯遺愁集行於世．

與友人書　張貴勝

余以丙寅夏月．抱痾閒居．會東友曰．溽暑灼人．大地如爐．病軀當此．如燔似炙．全賴青蘋之末．一少浣之．

忽得薰風和暢。洗卻炎威。頓覺神清骨爽。尤可喜者。家無一客。胸無一事。但見清香繞砌。秋色盈庭。清茶可以解渴。濁酒可以消愁。香不佳而有烟可馨。花不麗而有色可娛。短琴高掛而無絃。殘編久束而塵滿。四壁蕭然。八牕洞開。坐倦無聊。則企脚北牖。忽覺好睡。恁爾烈焰燒天。似不減於清涼臺飛雪矣。少焉月上疏簾。又添出一種幽況。因朗吟袁中郎句云。世情貧自少。歲月病偏多。倚闌看明月。盈盈上石坡。此實因病得閒之一樂也。

又

甚矣。天不負人也。人可負天哉。假若一年中。食物則按時而生。花卉則應期而發。他如和風霽月。勝水名山。無不畢備。以供人之玩賞。務須忙裏偷閒。苦中尋樂。或小分附賓朋之末。或杖頭挈知己之儔。散步遣興。隨寓而安。毋失良辰有辜佳會。倘居常兀坐。閒極無聊。則聽簷前啼鳥數聲。亦足當鼓吹四部。撫几上瓶花幾種。尤堪寓物外品題。

筆疇一則　陳世實

倡步行將去。從天分付來。此古人之名言也。然余嘗改之曰。順理行將去。從天分付來。如此則理正而辭順。爲無弊矣。謂之倡步。則有荒唐不檢之患。何所不爲哉。

陳世實。明鉅鹿人。

三似辨　徐官

謙者。有而不居之意。而卑屈之可羞者。則謂之諂。儉者。止而不過之意。而鄙嗇之可恥者。則謂之吝。英氣者。道氣所發。不容掩者也。而客氣則氣質之偏。而難近者也。英氣尙或害事。而況客氣乎。是數者理實相懸。而迹若相似焉者。故有屈節以諛人。則曰吾尙謙也。惜財以廢禮。則曰吾尙儉也。矜己而廢物。則曰英氣不可無也。不有以辨之。則藉口聖賢之教。以恣其私者。曷有極哉。

徐官。明吳縣人。

書屏語　王道焜

人於一日間。或聞一善言。見一善行。行一善事。此日方不虛過。○人一日不知非。則一日安於自是。日日知非。日日改過。則此身爲義理再造之身。可以立命。○氣象要高曠。不可疏狂。心思要縝密。不可瑣屑。趣味要沖澹。不可枯寂。操守要嚴明。不可激烈。○讀書不獨能變化氣質。且能養人精神。蓋義理收攝故也。○收拾身心。漸令向裏。處世酬物。自然安穩。

王道焜。明錢塘人。

求志篇　王文祿

有官守者。時時求阜民之利。除民之害。不可須臾放過。蓋人心好逸樂而易怠荒。況居官又便于驕縱。必

念人之望我者衆。而不可不勤。且光景易過。急及時立功。尤恐遲也。

王文祿。明海鹽人。

雲濤詩評　江盈科

唐伯虎放浪丹青山水間。以此自娛。嘗題所畫小景云。不鍊金丹不坐禪。不爲商賈不耕田。興來只寫谿山賣。不受人間作孽錢。又題一釣翁畫云。直插漁竿斜繫艇。夜深月上當竿頂。老漁酣睡喚不醒。滿船霜印荷衣冷。此等語皆大有天趣。

江盈科。字進之。明進士。官知縣。

雪濤閒說　江盈科

蜀中一耆儒題張果倒跨蹇驢圖云。世間多少人。誰似這老漢。不是倒騎驢。凡事回頭看。語雖淺。然其喻世切矣。人心趨慕非名卽利。趨而不已。累及厥躬。然後悔之。其能爲回頭之果老者幾何人哉。

自樂詞 調一翦梅 四首　李廷機

小門深巷巧安排。沒有塵埃。卻有莓苔。自然瀟灑勝蓬萊。山也幽哉。水也幽哉。東風昨夜送春來。纔見梅開。又見桃開。十分相稱主人懷。詩是生涯。酒是生涯。○一生風月且隨緣。窮也悠然。達也悠然。日高三丈我猶眠。不是神仙。誰是神仙。綠楊深處晝鳴蟬。捲起湘簾。放出爐烟。荷花池館晚涼天。正好談禪。又好談元。○扶輿清氣屬吾曹。莫怪粗豪。莫笑風騷。算來名利也徒勞。何處爲高。閒處爲高。一庭疏竹間芭蕉。風也瀟瀟。雨也瀟瀟。木樨香裏臥吹簫。且度今朝。誰管明朝。○於今揮手謝浮生。非不閒爭。是不閒爭。扁舟湖上放歌行。漁也知名。牧也知名。歸來風景逼心清。雪滿中庭。月滿中庭。一爐松火煖騰騰。看罷醫經。又看丹經。

李廷機。字爾張。號九我。晉江人。萬歷癸未進士第一。除修撰。累官戶部尙書。武英殿大學士。加少傅。贈太傅。諡文恪。

清淨齋銘　林洪

半間屋。六尺地。雖不莊嚴。卻也精緻。蒲作團。布作被。日間可坐。夜間可睡。燈一盞。香一炷。石磬數聲。木魚幾擊。龕常關。門常閉。好人放參。惡人迴避。髮不剃。肉不忌。道人心腸。儒家服製。上無師。下無弟。不傳衣鉢。不立文字。不參禪。不說偈。但無妄想。亦無妄意。不貪榮。不貪利。無罣礙。無拘係。了淸淨緣。作解脫計。閒便來。忙便去。省閒非。省閒氣。也非庵。也非寺。在家出家。在世出世。卽此上乘。卽此三昧。日復日。歲復歲。畢我遐生。任我後裔。

林洪。閩縣人。性恬淡。隱居不仕。

千秋歲 西莊　顧孔昭

浮瓜雪藕。正値涼生。後江浩蕩。山明秀。蟬鳴高樹蔭。燕蹴晴波皺。書畫舫。鼓琴垂釣娛清晝。　門巷淵明柳。老稚歡相候。酒釀熟。魚烹就。醉迎風入戶。吟愛雲生岫。新月吐。冰輪又爲山人壽。

顧孔昭、明代人。爵里莫考。

書舫約　汪汝謙

偶得木蘭一本。斲而爲舟。四閱月乃成。計長六丈二尺。廣五之一。入門數武。堪貯百壺。次進方丈。足布兩席。曲藏斗室。洞供臥吟。側掩壁廚。俾收筆墨。出轉爲廊。廊升爲臺。臺上張幔。花晨月夕。如乘彩霞而登碧落。若遇驚飈蹴浪。欲樹平橋。則卸欄卷幔。猶然一蜻蜓艇耳。中置家童二三。俾司茶酒。客來斯舟。可以御風。可以永夕。遠追先輩之風流。近寫太平之清賞。題曰不繫園。佳名勝事。傳異日一段佳話。豈必壘石鑿沼。圍邱壑而私之。曰我園我園也哉。

汪汝謙、明杭州人。

漁歌子　吳兗

千頃蒹葭一釣翁。家居南浦小橋東。桃花水。鯉魚風。短笛橫吹細雨中。

吳兗、字魯于。武進人。明舉人。

望江南 夜泊漢江口　張大烈

吟眺處。江雨正霏霏。九疊雲華蒼巘秀。一川煙浪白鷗飛。此景十分奇。　吟眺罷。客思正依依。拄杖尋詩雙屐履。扁舟垂釣一蓑衣。此趣幾人知。

張大烈、字言沖。明錢塘人。有詩餘類函。

四時歡　程羽文

春時晨起。課奚奴洒掃護階苔。禺中取薔薇露浣手。薰玉蕤香。讀赤文綠字書。晌午採筍蕨。供胡麻。汲泉試新茗。午後乘款段馬。攜斗酒雙柑。往聽黃鸝。日晡坐柳風前。裂五色牋。集錦囊佳句。薄暮遶徑灌花種魚。

夏時晨起。傍花枝。吸露潤肺。禺中披古圖畫。展法帖臨池。晌午脫巾石壁。據匡牀。談齊諧山海。倦則取左宮枕。暢遊華胥國。午後刳椰子杯、浮瓜沈李。搗蓮花。飲碧芳酒。日晡浴罷。硃砂溫泉。棹小舟。垂釣于古藤曲水邊。薄暮籜冠蒲扇。立層岡。看火雲變現。

秋時晨起。下帷檢牙籤。挹露研硃點校。禺中操琴調鶴。玩金石鼎彝。晌午用蓮房洗硯。理茶具。拭梧竹。午後看紅樹葉落。得句題其上。日晡持蟹螯。酌海川螺。試新釀。弄洞簫數聲。薄暮倚柴屏。聽樵歌牧唱。焚伴月香。壅菊。

冬時晨起。負暄盥櫛。禺中置氈褥。市烏薪。會多士。作黑金社。晌午理舊稿。看晷景。移階濯足。午後向古松

陰匡間。敲冰煮建茗。日晡布衣皮帽。問寒梅消息。薄暮圍爐促膝。煨芋魁。說上乘妙偈。談人間至樂。

程羽文、明練江人。

小蓬萊　程羽文

門內有徑。徑欲曲。徑轉有屏。屏欲小。屏進有階。階欲平。階畔有花。花欲鮮。花外有牆。牆欲低。牆內有松。松欲古。松底有石。石欲怪。石面有亭。亭欲樸。亭後有竹。竹欲疏。竹盡有室。室欲幽。室旁有路。路欲分。路合有橋。橋欲平。橋邊有樹。樹欲高。樹陰有草。草欲青。草上有渠。渠欲細。渠引有泉。泉欲瀑。泉去有山。山欲深。山下有屋。屋欲方。屋角有圃。圃欲寬。圃中有鶴。鶴欲舞。

山居幽趣　鄭瑄

山深幽境。眞趣頗多。當殘春初夏之時。步入林巒。松竹交映。遐觀遠眺。曲徑通幽。野花隱隱生香。而氣味恬淡。非若椒麝之濃。山禽關關弄舌。而清韻閒雅。非若笙簧之巧。此皆造化機械。娛目悅心。靜賞無厭。時抱焦桐。向松陰石上。撫一二雅調。蕭然景會。此身卽是畫中人物。遠聽山鄙茅屋傍午雞鳴。伐木丁丁。樵歌相答。經邱尋壑。更出世外幾層。此景無競無爭。足力所到。何地非我廬哉。

鄭瑄、字漢奉。明代人。官知府。

湖山佳勝　鄭瑄

湖山之佳。無如清曉。春時常乘月至館。景生殘夜。水映岑樓。而翠黛臨階。吹流衣袂。鶯聲鳥韻。催起鬨然。披衣步林中。則曙光薄戶。明霞射几。輕風微散。海旭乍來。見沿隄春草霏霏。明媚如織。遠岫朗潤。出沐。長江浩漭無涯。嵐光晴氣。舒卷不一。大是奇觀。

武夷行　蘇鉦

憶到名山二十年。重游風景尚依然。三三秀水清如玉。六六奇峯翠插天。幔亭諸峯總奇絕。信哉大造斷地設。蘭舟穿破水中雲。金雞叫起山頭月。捫蘿直上天柱峯。碧嶂丹崖深幾重。蜿蜒磅礴鬱佳氣。聞之古昔多仙蹤。遊一曲。止止庵中絕塵俗。遊二曲。玉女峯高倚雲綠。遊三曲。三杯石上傾醽醁。遊四曲。釣魚臺上依林麓。遊五曲。中有文公讀書屋。遊六曲。仙掌天游勝天竺。遊七曲。彷彿桃源入仙谷。遊八曲。鼓樓巖洞留雲宿。遊九曲。一帶平川清可掬。青鞋布襪喜追遊。一線天中景最幽。幾年有約不可到。今日素願方可酬。

蘇鉦、明代人。爵里莫考。

清課　費元祿

倚岫帶流。枕泉築舍。席豐草以爲裀。紉幽蘭而作佩。仰睇飛鴻。俯視泳鱗。尋方外之交。賞邱中之彥。揚扢古今。劇談稼穡。貝葉編經。桐陰得句。陶琴無絃。桓笛三弄。志願未爲不適也。

費元祿、字無學.明鉛山人.

清言　居隆

樓前桐葉.散爲一院清陰.枕上鳥聲.喚起半窗紅日.一泓潭上.便同莊叟之觀.片石林間.堪下米顚之拜.〇醇醪百斛.不如一味太和湯.良藥千包.不如一服清涼散.〇天下無難處之事.只要兩個如之何.天下無難處之人.只須三個必自反.〇無求於人.寡欲於己.可以養德.澹泊明志.清虛毓神.可以養志.刻苦自勵.節用少求.可以養廉.忍不足於前.留有餘於後.可以養福.〇病從口入.能節飲食.病何從入.禍自口出.能寡言語.禍何從出.〇時過無心求富貴.身閒不夢見公卿.

居隆、字長卿.又字緯眞.鄞縣人.萬歷丁丑進士.歷官禮部儀制司郎中.所著有由拳白榆南遊諸集.

消閒清史　居隆

三徑竹閒.日落澹澹.固野客之良辰.一編窗下.風雨瀟瀟.亦幽人之好景.〇鄙吝一消.白雲亦可贈客.渣滓盡化.明月自來照人.〇坐沈紅燭.卽邇室若有遐思.看遍青山.雖熱腸亦多冷意.〇山靜晝亦夜.山淡春亦秋.山空煖亦寒.山深晴亦雨.〇花關曲折.雲來不認灣頭.草徑幽深.葉落但敲門扇.〇只愁名字有人聞.澗邊青柳.若問清盟誰可託.沙上閒鷗.〇午夜無人知處.明月催詩.三春有客來時.香風散酒.〇高客流連.花木添清疏之致.幽人剝啄.莓苔生淡冶之容.〇雪後尋梅.霜前訪菊.雨際護蘭.風外聽竹.固野客之閒情.實文人之深趣.〇紅潤凝脂.花上纔過微雨.翠勻淺黛.柳邊乍拂輕風.〇問婦索釀.甕有新芻.呼童煮茶.門臨好客.〇據牀嗒爾.聽豪士之談鋒.把盞惺然.看酒人之醉態.〇閱人世海闊天空.足半生得閒日月.見吾性鳶飛魚躍.竟一笑可老乾坤.〇脂粉不來.梅帳底清夢恬然.是非不到.草廬中幽居足矣.〇口中不設雌黃.眉端不掛煩惱.可稱煙火神仙.隨宜而栽花竹.適性以養禽魚.此是山林經濟.〇何以消天上之清風明月.酒盞詩筒.何以謝人世之覆雲翻雨.閉門高枕.〇牕中隱見江帆.家在半村半郭.松下時聞清梵.人稱非俗非僧.〇登華子岡.月下犬聲如豹.遊赤壁磯.秋江鶴影如人.〇天下奇觀.看盡不如書卷好.世閒滋味.嘗來無過菜根長.〇世事無窮.總是江湖浮泡.人生有分.不如花鳥怡情.

自樂辭　居隆

蓬門掩兮井徑荒.青苔滿兮履綦絕.園種邵平之瓜.門栽先生之柳.曉起呼童子.問山桃落乎.辛夷開未.手甕灌花.除去蟲絲蛛網.於是不巾不履.坐北窗.披涼風.焚好香.烹苦茗、忽見異鳥來鳴樹閒.少倦卽竹牀籐枕.一覺美睡蕭然.無夢卽夢.亦不離竹徑花塢之旁.醒而起.徐行數十步.則霞光凌亂.月在高梧.妻孥來告詰朝廚中無米.笑而答之.明日之事.有明日在.且無負梧桐月色也.婦亦頗領此意.相對怡然.

考槃餘事　居隆

數罩偏宜於松風澗響之閒.三者皆自然之聲.正合類聚.或對軒牕池沼.荷香撲人.或水邊林下.清瀠芳

沚.微風瀟然.游魚出聽.此樂何極.

題香祖庵　陳繼儒

古人以蘭爲香祖.余欲結茅亭.四面皆種蘭蕙.匾曰香祖庵.有柱聯云.異人常在漁樵裏.老鶴多眠蘭蕙中.

陳繼儒、字仲醇.華亭人.屢徵不起.隱居小崑山.自號眉公.與董其昌善.有眉公集.

藏異書　陳繼儒

余每欲藏萬卷異書.襲以異錦.熏以異香.茅屋蘆簾.紙牕土壁.而終身布衣.嘯咏其中.客笑曰.果爾.此亦天壤間一異人.

警世通言　陳繼儒

一生都是命安排.求甚麼.今日不知明日事.愁甚麼.不禮爹娘禮世尊.敬甚麼.弟兄姊妹皆同氣.爭甚麼.兒孫自有兒孫福.憂甚麼.奴僕也是父娘生.凌甚麼.當官若不行方便.做甚麼.公門裏面好修行.兇甚麼.乃筆殺人終自殺.刁甚麼.舉頭三尺有神明.欺甚麼.文章自古無憑據.誇甚麼.榮華富貴眼前花.傲甚麼.他家富貴生前定.妬甚麼.前世不修今受苦.怨甚麼.豈可人無得運時.急甚麼.人世難逢開口笑.苦甚麼.補破遮寒煖卽休.擺甚麼.纔過三寸成何物.饞甚麼.死後一文裝不去.慳甚麼.前人田地後人收.占甚麼.得便宜處失便宜.貪甚麼.聰明反被聰明誤.巧甚麼.虛言折盡平生福.講甚麼.是非到底自分明.辯甚麼.暗裏催君骨髓枯.淫甚麼.嫖賭之人沒下稍.耍甚麼.治家勤儉勝求人.奢甚麼.人爭閒氣一場空.惱甚麼.惡人自有惡人磨.憎甚麼.冤冤相報幾時休.結甚麼.人生何處不相逢.狠甚麼.世事眞如一局棋.算甚麼.誰人保得常無事.誚甚麼.穴在人心不在山.謀甚麼.欺人是禍饒人福.卜甚麼.

巖棲幽事　陳繼儒

香令人幽.石令人雋.琴令人寂.茶令人爽.竹令人冷.月令人清.棋令人閒.杖令人輕.水令人澹.雪令人曠.劍令人壯.蒲團令人靜.花令人韻.金石鼎彝令人古.

格言　陳繼儒

隱不得談仕者事.老不可幹少者事.窮不宜隨富者事.愚不必問慧者事.乃吾人受用不盡處.

格言　陳繼儒

過去事已過去了.未來不必預思量.只今只說只今話.一枕黃粱午夢長.

不會謀生不讀書.數竿修竹是吾廬.近來學得長生訣.賣盡呆獃又賣癡.

隱居詞　陳繼儒

背山臨水.門在松陰裏.茅屋數間而已.土泥牆.窗糊紙.曲牀木几.四壁攤書史.若問主人誰姓.灌園者陳

仲子。　不衫不履。短髮垂雙耳。攜得釣竿筐筥。九寸鱸。一尺鯉。菱香酒美。醉倒芙蓉底。旁有兒童大笑喚先生看月起。

悅心集卷四

安命歌六首　趙燦英

安命歌。安命歌。人生有命待如何。也有畫棟連雲漢。也有蓬門施薜蘿。石崇昔日繁華谷。卲子當年安樂窩。他的雕甍強似我。我的幽齋勝似他。安命歌。歌也麼歌。(右咏居室)安命歌。安命歌。人生有命待如何。也有貴客飄朱紱。也有田翁披綠蓑。蘇秦錦繡千純有。卜子縣鶉百結多。他的輕裘強似我。我的粗衣勝似他。安命歌。歌也麼歌。(右咏衣服)安命歌。安命歌。人生有命待如何。也有筵開玳瑁列。也有塵封釜甑無。何曾下筯千錢少。范子齏鹽一味疏。他的珍饈強似我。我的藜羹勝似他。安命歌。歌也麼歌。(右咏飲食)安命歌。安命歌。人生有命待如何。也有村漢盈千貫。也有才人沒一蚨。陶朱致富花添錦。蒙正挨貧灰撥爐。他的朱提強似我。我的青燈勝似他。安命歌。歌也麼歌。(右咏錢財)安命歌。安命歌。人生有命待如何。也有早歲登黃甲。也有晚年釣碧波。終軍射策年方富。梁灝成名鬢已皤。他的春華強似我。我的秋榮勝似他。安命歌。歌也麼歌。(右咏功名)安命歌。安命歌。人生有命待如何。也有壯歲生麟趾。也有衰齡產鳳雛。燕山丹桂先秋發。合浦明珠老蚌多。他的龍駒強似我。我的寧馨勝似他。安命歌。歌也麼歌。(右咏子息)

趙燦英、字殿颺。一字恬養。江南武進人。歲貢生。居鑑湖。自號鑑湖釣叟。

書齋遣悶二首　趙燦英

著書非是爲窮愁。豪曠應偕造物遊。落筆漫驚風助陣。拋竿一任月留舟。午餐動併朝餐膳。夏日常披冬日裘。何幸清貧無俗事。飽觀經史樂齋頭。

愁境時侵總不愁。何妨物外任遨遊。世途成敗殘枰子。人事高低急水舟。簞食幸無陳蔡厄。縕袍寧卻子方裘。營名營利終何益。贏得班班白上頭。

論白樂天詩　趙燦英

白樂天詩云。親故歡娛僮僕飽。始知官爵爲他人。予謂豈惟官爵。凡多積而不善爲我用者。徒爲他人造孽。于己惟招怨報耳。

按白氏長慶集題作自感。全詩附錄於左。

宴遊寢食漸無味。杯酒管弦徒繞身。賓客歡娛僮僕飽。始知官職爲他人。

知足歌六首　馮其源

知足歌。知足歌。棟垣何必要嵯峨。茆屋數椽蔽風雨。頗堪容膝且由他。君不見世間還有無家者。露處沙眠可奈何。請看破。莫求過。竹籬茅舍心常足。便是神仙安樂窩。(右咏居室)知足歌。知足歌。田園何必苦謀多。只用平疇十數畝。或禾或菽自耕鋤。君不見世間還有無田者。籽粒艱難可奈何。請看破。莫求過。一犂春雨常知足。身伴閒雲掛綠蓑。(右咏田產)知足歌。知足歌。衣裳何必用綾羅。布衣亦足遮身體。破衲胸中寓太和。君不見世間還有無衣者。霜雪侵肌可奈何。請看破。莫求過。鶉衣百結常知足。勝佩朝臣待漏珂。(右咏衣服)知足歌。知足歌。盤飧何必羨魚鵝。蔬食菜羹聊適口。欣然一飽便吟哦。君不見世間還有無糧者。爨冷烟消可奈何。請看破。莫求過。粗茶淡飯常知足。鼓腹遨遊傲太和。(右咏飲食)知足歌。知足歌。娶妻何必定嬌娥。荊釵裙布知勤儉。黽勉同心樂更多。君不見世間還有無妻者。獨宿孤眠可奈何。請看破。莫求過。妻房醜陋常知足。白首諧歡賽翠娥。(右咏妻房)知足歌。知足歌。養兒何必盡登科。當知有子萬事足。雖然頑鈍可磋磨。君不見世間還有無子者。隻影單形可奈何。請看破。莫求過。有兒繞膝常知足。切莫勞形作馬騾。(右咏子息)

其源、字公啓。善詩歌。自號隱濱散人。

題布袋和尚　馮其源

笑呵呵。呵呵笑。笑世人。笑不了。笑他田地置方圓。笑他房屋嫌低小。笑他飲食羨膏粱。笑他衣服求精好。笑他妻妾戀如花。笑他性命輕如草。笑他名利認眞求。笑他貪得生煩惱。不如看破笑呵呵。肚皮藏世界。布袋括山河。日月輪迴眼。乾坤自在窩。開口笑時空色相。安心坐下念彌陀。世間眞寶貝。此袋盡包羅。緊揑着。不爲過。若還寬放此兒也。貧者無人富者多。呵呵復笑笑。笑笑復呵呵。

布袋和尚呵呵笑

你道我終日裏笑呵呵.笑着的是誰.我也不笑那過去的骷髏.我也不笑那眼前的螻蟻.第一笑那牛頭的伏羲.你畫甚麼卦.惹是招非.把一箇囫圇圖的太極兒弄得粉花碎.我笑那嘗草的神農.你嘗什麼藥.無事尋事.把那千萬般病根兒都提起.我笑那堯與舜.你讓天子.我笑那湯與武.你奪天子.你道沒有箇旁人兒覷覷破了這意兒.也不過十字街頭小經紀.還有什麼龍逢比干伊和呂.也有什麼巢父許由夷與齊.只這般唧唧噥噥的我也.那裏工夫笑著你.我笑那李老聃五千言的道德.我笑那釋迦佛五千卷的文字.乾惹得那些道士們去打雲鑼.和尚們去敲木魚.生出無窮活計.又笑那孔子的老頭兒.你絮絮叨叨.說什麼道學文章.也平白地把好些活人都弄死.住住住.還有一笑.我笑那天上的玉皇.地下的閻王.與那古往今來的萬萬歲.你戴著平天冠.穿著袞龍袍.這俗套兒生出什麼好意思.你自去想一想.苦也麼苦.癡也麼癡.著什麼來由.乾碌碌大家喧喧嚷嚷的無休息.去去去.這一笑.笑得那天也愁.地也愁.神也愁.鬼也愁.那管他燈籠兒缺了半邊的嘴.呵呵呵.這一笑.你道是畢竟的笑著誰.能能能.說明了.我也不笑那張三李四.我也不笑那七東八西.呀.笑殺了他的咱.卻元來就是我的.

布袋和尚.未詳氏族.常寓明州奉化縣之岳林寺.蹙額皤腹.以杖荷一布囊.凡供具悉貯囊中.常雪中臥.雪不沾身.天將雨.即著濕草履疾走.天晴.即曳高木屐.豎膝而眠.人以此驗天時.梁貞明三年丙子三月.說偈曰.彌勒真彌勒.分身千百億.時時示時人.時人自不識.坐石而化.後復現於他州.亦負布袋.四衆競圖其象.此詞或云寓言.或云即布袋和尚所作.皆無可據.

布袋和尚笑笑歌

和尚不癡又不顚.恁地裏這般好笑.莫不是笑太虛氤氳.萬古徒紛擾.莫不是笑日月來往.驅馳弄昏曉.莫不是笑人生賢愚貴賤同是一般老.莫不是笑著書的將巵言雜語呈嘵嘵.莫不是笑儒生學者殘唇剝舌費精神千騰萬倒.莫不是笑坐禪入定的那裏曉得本來面目這般好.莫不是笑煉藥燒丹的費盡工夫向爐竈.莫不是笑茫茫宇宙總機關.多少英雄磨滅了.真可笑.真可笑.和尚原來識孔竅.且住笑.且住笑.我也借君笑一笑.你朝不歇.夜不歇.笑口笑開三尺闊.世間笑事總然多.何苦勞君笑不竭.越好笑.越好笑.君若笑時我也笑.不須說.不須說.說破機關笑欲歇.萬事端共笑一場.紛紛說話皆饒舌.

咏白髮　朱柱英

白髮新添數百莖.幾番拔盡白還生.不如不拔由他白.那得工夫與白爭.

朱柱英.仁和人.明陝西按察使陳洪範之妾.

翠微山居吟　冲邈

閒來石上臥長松.百衲袈裟破又縫.今日不愁明日事.生涯只在水雲中.

臨溪草草結茅堂.靜坐安然一炷香.不是息心除妄想.都緣無事可商量.

一池荷葉衣無盡.數樹松花食有餘.卻被世人知住處.更移茅屋作深居.

茅簷靜坐千山月.竹戶閒棲一片雲.莫送往來名利客.階前踏破綠苔紋.

冲邈.高僧.隱居翠微山.其年代無可考.

清言　張一中

宿雨初晴.小溪新漲.泛米家船.載楊子酒.浩歌一聲.好風送響.素琴三弄.澹月偏宜.洵爲烟水幽人.不作風波險客.

張一中.未知何時人.書傳不載.

座右銘　張敬堂

多事爲讀書第一病.多愁爲養生第一病.多言爲處世第一病.多智爲立心第一病.多費爲作家第一病.

張敬堂.時代爵里莫考.

多少箴　無名氏

少飲酒.多飯粥.多茹菜.少食肉.少開口.多閉目.多梳頭.少洗浴.少羣居.多獨宿.多收書.少積玉.少取名.多忍辱.多行善.少干祿.

溶溪雜記一則　無名氏

劉文靖教人常以收放心爲主.嘗語諸子姪曰.吾榮貴已極.壽躋耆耋.此心猶日兢兢不敢放.爾曹生膏粱中.易流侈肆.少弗知檢.將損身壞家.可不愼歟.

清言　無名氏

月到梧桐上.風來楊柳邊.大丈夫不可無此襟懷.海闊從魚躍.天空任鳥飛.大丈夫不可無此度量.珠藏川自媚.玉韞山含輝.大丈夫不可無此蘊藉.元酒味方淡.太音聲正希.大丈夫不可無此風致.秋月揚明輝.冬嶺秀孤松.大丈夫不可無此節操.兩儀常在手.萬化不關心.大丈夫不可無此作用.

蔗居淺語　無名氏

節飲醫醉.獨宿醫淫.衣布醫豔.茹蔬醫腥.輸糧醫累.償逋醫羞.訓子醫老.息訟醫讐.愼言醫禍.敏事醫慵.反求醫侮.無辯醫謗.安分醫貪.卑己醫驕.省費醫貧.勤學醫賤.靜坐醫煩.清談醫寂.種花醫俗.啜茗醫睡.彈琴醫躁.索句醫愁.研理醫愚.達觀醫滯.去非醫過.矯性醫偏.

雨窗隨喜　無名氏

夜者日之餘.雨者晴之餘.冬者歲之餘.當此三餘.人事稍與疏闊.吾可一意問學.何也.良宵燕坐.篝燈煮茗.萬籟俱寂.疏鐘時聞.當此情景.對編簡而忘疲.徹衾枕而不御.一樂也.至如風雨蔽塗.掩關卻掃.絕人往還.圖史滿前.隨興抽檢.潺湲在耳.簷花拂硯.如此幽寂.二樂也.又若空林歲晏.微霰密雪.枯條振風.寒

禽號野．一室擁爐．茗香酒熟．陳編諷誦．宛對良友．願此景象．三樂也．

五言絶句 無名氏

身安茅屋穩．性定菜根香．世事靜方見．人情淡始長．

仿康節先生詩 無名氏

每日淸晨一炷香．謝天謝地謝三光．所求處處田禾熟．惟願人人壽命長．國有賢臣安社稷．家無逆子惱
爹娘．四方平靜干戈息．我若貧時也不妨．

題嚴子陵釣臺 無名氏

生涯千頃水雲寬．舒卷乾坤一釣竿．夢裏偶然伸隻脚．渠知天子是何官．

此詩作者姓氏莫考．○按後漢書．嚴光、字子陵．餘姚人．少與光武同遊學．及帝卽位．令物色訪之．齊國
上言有男子披羊裘釣澤中．帝知爲光也．乃備安車元纁．三聘而後至．車駕卽日幸館．帝曰．咄咄子陵．
不可相助爲理耶．光曰．昔唐堯著德．巢父洗耳．士固有志．何至相迫乎．除諫議大夫．不受．去耕富春山．
後人名釣處爲嚴陵瀨．

絶句 無名氏

山齋雨過漫焚香．几淨窗明竹樹涼．午睡起來無別事．自磨新墨寫瀟湘．

絶句 無名氏

疊疊雲山是我家．一鉤明月到天涯．春風戀酒不歸去．老卻碧桃無限花．

高人自咏二首 無名氏

茅屋蓬門不用關．書齋散步暫偸閒．客來自有童兒報．只在山間與水間．○傾覩門前長者車．有山堪採
水堪漁．是非不入東風耳．花落花開只讀書．

淸閒安樂詞 無名氏

淸淸．詩韻琴聲．金莖露．玉壺冰．淸風水面．皓月天心．芝蘭爲契合．松柏是同盟．幽館竹牀紙帳．小牕黃卷
靑燈．老菊一枝霜後操．寒梅數點雪中眞．
閒閒．性逸情寬．倚竹枕．坐蒲團．無些混擾．有甚摧殘．功名非我願．富貴任渠攀．醉臥綠茵一榻．覺來紅日
三竿．散誕逍遙忘歲月．是非榮辱不相關．
安安．心廣體胖．無妄念．勿迂談．飮不致醉．食不加餐．步能行穩地．事不用機關．但守百餘忍字．全無半點
愁煩．痛痒不驚忘嗜慾．何須採藥煉金丹．
樂樂．朝耕暮學．處林邱．勝臺閣．翠柳黃鸝．靑松白鶴．棋子任縱橫．觥籌且交錯．訪風月於濂溪．散襟懷乎
伊洛．詩翁琴友不時來．共歌共舞還共酌．

仿康節先生詩 無名氏

萬事由天莫強求．何苦用機謀．飽三飡飯常知足．得一帆風便可收．生事事生何日了．害人人害幾
時休．冤家宜解不宜結．各自回頭看後頭．
堪嘆人心毒似蛇．誰知天眼轉如車．去年妄取東鄰物．今日還歸西舍家．無義錢財湯潑雪．倘來田地水
推沙．若將狡猾爲生計．恰像朝開暮落花．

老景詩 無名氏

今日殘花昨日開．爲思年少坐成呆．一頭白髮催將去．萬兩黃金買不回．有藥駐顏都是妄．無繩繫日重
堪哀．此情莫向兒曹說．直待兒曹自老來．

詠懷詩五首 無名氏

我身原自空中來．我身終向空中回．縱有黃金百千斗．到底絲毫非我有．與其身後求虛名．不若花前醉
村酒．凡物有盈必有虧．便是天地也要朽．十二萬年如夢裏．況乎百歲能有幾．君乎君乎聽我歌．愼勿平
地生風波．○到處爲家到處眠．何分朝市與江烟．行行坐坐春風裏．弟弟兄兄樽酒邊．玉石異形同大地．
鶯花無語共長天．願君此際求經濟．倏爾唐虞在目前．○茅堂小構東山麓．一榻蕭然萬慮忘．幽鳥日來
非有約．野花不種自生香．隔溪牧笛元聲在．度歲田芹眞味長．此景願同天地老．安車休遣到山陽．○欲

將舟楫度迷川．詎意迷川萬壑連．姑向酒邊存混沌．不從紙上覓言詮．我中求我非眞我．天外觀天自識
天．借曰讀書須萬卷．唐虞曾讀幾多篇．○不才何幸生同世．也列冠裳江漢東．不抗不隨公亦我．能舒能
卷我猶公．千松嶺上淸風外．雙柏階前玉雪中．此際願言何所似．虛懷端與太虛同．

山居二首 調行香子 無名氏

地僻無喧．十室幽閒．杜門兀坐．俗事休纏．安貧樂道．志趣蕭然．也不分外．不驕諂．不私偏．聽天由命．守
此心田．榮辱事．於我何干．盈庭花卉．滿案書篇．儘可消閒．可適意．可圖安．
竹籬茅舍．只要心寬．布衣得暖、不破不鮮．日常時蔬、飯三飡．不求金玉貴．但願子孫賢．我也不聾．也不啞．
也不顚．
看穿世事．成敗眼前．且模糊消遣流年．胸中瀟灑．有甚腌臢．但喜時歌．暢時飮．倦時眠．

四時樂景 無名氏

春景融和．切莫閒過．邀遊芳草地．玩賞富山坡．寶篆還將一撮．爐瑤臺漫把七絃和．
夏熱難當．推啓書窗．晝引淸風入．夜招明月光．一握蒲團穐寂靜．滿盤棋局又倉忙．
秋風蕭森．觸目關情．雨洒蕉窗細．蛩吟草砌深．折遼頓覺塵心淨．對菊頻將薄釀傾．
冬日嚴威、寒逼重幃．推窗觀積雪．吹管識飛灰．披裘獨擁紅爐坐．把盞還邀明月來．

春夏秋冬四季　無名氏

春風花草香.遊賞過池塘.踏花歸去馬蹄忙.邀嘉客.醉壺觴.一曲滿庭芳.
初夏正淸和.魚戲動新荷.西湖十里好烟波.銀浪裏.擲金梭.人唱採蓮歌.
秋景入郊墟.簡編可卷舒.十年讀盡五車書.出白屋.步雲衢.潭潭府中居.
冬嶺秀孤松.六出舞迴風.烏鵲爭棲飛上桐.梅影瘦.月朦朧.人在廣寒宮.

風花雪月吟 四首 黃鶯兒　無名氏

無影又無踪.捲楊花西復東.江湖常把扁舟送.飄黃葉舞空.推白雲出峰.過園林亂擺花枝動.吼青松穿簾入戶.銀燭影搖紅.詠風
落盡又重開.逞嬌姿妝嫩腮.千紅萬紫人人愛.嬌滴滴滿臺.翠嵬嵬滿階.佳人笑倚欄杆外.解愁懷王孫公子.斜插帽簷歪.詠花
遍地撒瓊瑤.舞長空蝶翅飄.白茫茫占斷藍關道.銀鋪小橋.玉妝破窰.望江天滿目梨花耀.剪鵝毛山童來報.壓折老梅梢.詠雪
疏影落銀河.漾清光映碧波.玉鉤斜掛冰輪墮.到黃昏望他.到中秋賞他.江湖常伴漁翁臥.問嫦娥分明似鏡.誰下苦工磨.詠月

山居自樂 四首 春夏秋冬　無名氏

愛山居.春色佳.有桃花與杏花.綠楊深處鶯兒罵.天晴草色連雲煖.夜靜花陰帶月斜.興來時.醉倒在荼蘼下.這是俺山中和氣.豈戀他金谷繁華.○愛山居.夏日長.撫蒼松坐翠篁.南風不用蒲葵扇.放開短髮迎朝爽.洗滌塵襟納晚涼.竹方牀.一枕清無汗.這是俺山中瀟灑.豈戀他束帶矜莊.○愛山居.秋月清.白蘋洲紅蓼汀.芳菲黃菊開三徑.風前倚石吹長笛.月下焚香撫玉琴.木蘭花墜露朝堪飲.這是俺山中雅淡.豈戀他人世紅塵.○愛山居.冬景餘.掩柴門著道書.紅爐榾柮煨山芋.開牕積雪千峰白.繞屋梅花幾樹疏.興來時.驢背上尋佳句.這是俺山中冷趣.豈戀他車馬馳驅.

結交行　無名氏

古人結交惟結心.此心堪比石與金.金石易消心不易.百年契合共於今.今人結交惟結口.往來歡娛等著酒.只因小事失相酬.從此生嗔便分手.嗟乎.大丈夫貪財忘義非吾徒.陳雷管鮑莫再得.結交輕薄不如無.水底魚.天邊鴈.高可射兮低可釣.萬丈深潭終有底.只有人心不可料.虎熟不堪騎.人心隔肚皮.休將心腹事.說與結交知.自後無情日.反成大是非.

村居足歌　無名氏

村居足.村居足.富貴榮華心不欲.茅簷草舍土牆垣.瓦盂木杓[illegible].[illegible]杯雖金.不積玉.瓶常剩得糧和粟.

乘車騎馬便顛狂.扶犂牽犢無拘束.詩也吟.書也讀.言談舉動自不俗.聰明伶俐惹非災.蠢漢愚癡享平福.莫操戈.莫調曲.市井狂人笑我濁.純良村叟少更移.虛浮僞士多反覆.厭華堂.喜茅屋.布衾草蓆無裀褥.春來無事約鄰翁.幽窗鎭日敲碁局.雞笋透.楊花撲.雙雙語燕梁間宿.又添杜宇囀喬林.頻聽鶯聲啼曉谷.子孫勤.農務熟.高種棉花低種穀.密密桑.森森竹.藍靛紅花齊簇簇.交加千本樹頭靑.參差數畝秧針綠.泥醃蛋.火釀肉.蝦米乾魚堪過伏.芒鞋蒲扇葛巾披.淸溪柳蔭頻頻浴.暑氣消.金風逐.月下敲砧聲斷續.老妻勤儉會持家.無爭無競常和睦.碧樹頭.雲滿目.耳畔丁丁風戛木.桂花落盡菊花開.豆苗收罷禾苗熟.命兒孫.遣童僕.整頓牽攏乾晒穀.汝等切莫憚勤勞.早辦皇家糧數斛.避風處.朝陽谷.山松斫來多積蓄.終朝無可卻寒威.熱湯暖醒壯心腹.殘歲盡.新年續.嶺畔梅花將破玉.野童過節自追歡.山翁增壽人稱福.布衣安.勝錦服.淸平何必沾王祿.妻賢子孝一身閒.雨順風調萬事足.

田家樂歌　無名氏

田家快樂沒嗟吁.數椽茆屋儘安居.春養花蠶供衣服.冬舂白米有贏餘.田家快樂眞不俗.沈醉高歌自鼓腹.門前雞犬亂紛紛.地上桑麻花碌碌.雖無稻粱珍珠酒.也有清醪三五斗.雖無猪羊大葷肴.也有魚蝦堪適口.雖無圓眼與荔枝.也有荸薺共菱藕.雖無異供好菜蔬.也有烏菘并嫩韭.雖無歌唱美女娘.也有村姬伴相守.米自舂.酒自做.紡綿花.織大布.不願小小貧.不願大大富.沒頭船.儘可渡.牛自有.不須僱.且喫葷.莫喫素.黃脚雞.鍋裏煮.添些鹽.用些醋.煨芋艿.煎豆腐.沈沈喫到日將暮.深缸湯.軟草鋪.且留一宿到明朝.這般快活眞千古.

醒世歌　無名氏

南來北往走西東.看得浮生總是空.天也空.地也空.人生杳杳在其中.日也空.月也空.來來往往有何功.田也空.地也空.換了多少主人翁.金也空.銀也空.死後何曾在手中.妻也空.子也空.黃泉路上不相逢.大藏經中空是色.般若經中色是空.朝走西來暮走東.人生恰是採花蜂.採得百花成蜜後.到頭辛苦一場空.夜深聽得三更鼓.翻身不覺五更鐘.從頭仔細思量看.便是南柯一夢中.

養心歌　無名氏

得歲月.延歲月.得歡悅.且歡悅.萬事乘除總在天.何必愁腸千萬結.放心寬.莫膽窄.古今興廢如眉列.金谷繁華眼底塵.淮陰事業鋒頭血.陶潛籬畔菊花黃.范蠡湖邊蘆絮白.臨潼會上膽氣雄.丹陽縣裏簫聲絕.時來頑鐵有光輝.運退良金無豔色.逍遙且學聖賢心.到此方知滋味別.粗衣淡飯足家常.養得浮生一世拙.

知足箴　無名氏

人生儘受福.人苦不知足.思量事累苦.閒着便是福.思量疾厄苦.無病便是福.思量患難苦.平安便是福.

恩量死來苦活着便是福.也不必高官祿厚.也不必堆金積玉.看起來一日三餐.有許多自然之福.我勸世間人不可不知足.

戒貪花酒歌　無名氏

戒汝休貪酒與花.纔貪花酒便亡家.只因酒引花心動.自是花迷酒性斜.酒後看花情不厭.花前酌酒興無涯.酒殘花謝黃金盡.花不留人酒不賒.

不知足詩　無名氏

終日奔波只為飢.纔方一飽便思衣.衣食兩般皆具足.又想嬌容美貌妻.娶得美妻生下子.恨無田地少根基.買得田園多廣闊.出入無船少馬騎.槽頭結了騾和馬.嘆無官職被人欺.縣丞主簿還嫌小.又要朝中掛紫衣.若要世人心裏足.除是南柯一夢回.

大夢詞 下山虎帶[illegible]神合一首　無名氏

孤衾獨擁.睡思轉濃.夢見登科第.聖恩優寵.霎時間官居極品.父母褒封.錦衣歸故里.拜瞻邱隴.須臾驚醒.依然紙帳枕蕉桐.只有窗外殘蟾掛古松.世人碌碌.都在夢中.也夢為寒士.也夢做莊農.也夢陶朱富.也夢范丹窮.也夢見文章顯達.也夢見商賈經營.也夢見位登台鼎.也夢見職掌元戎.悲歡與離合.壽夭與窮通.到頭來都付與喔喔晨雞.汪汪曉鐘.方信道父母與夫妻.兒孫和弟兄.也都是夢裏來相共.縱然衣紫與腰金.出擁花驄.也都是南柯一夢成何用.和着二喬八紅.魚水同連理.也都是夢遶巫山十二峰.急忙忙.西復東.亂叢叢.辱與榮.虛飄飄.一齊化作五更風.百年渾被夢牢籠.夢醒人何在.只落得後來做夢的話遺踪.賢愚大夢古今同.說甚麼來儀鳳.說甚麼人雲龍.說甚麼三王業.說甚麼五霸功.說甚麼蘇秦口辯.說甚麼項羽英雄.醒眼看.都是些醉漢抹筘.我這裏卻睡魔驅臥.蟲靈光燗燗.睜開巨眼逞雙瞳.看破了本來面.看破了自在容.看破了紅塵滾滾.看破了世態匆匆.看破了鬼神機妙.看破了天地始終.只見到五蘊皆空.一性縱橫.這其間方免得人笑道咱在夢中說夢.大家都在黃粱夢.難道是我這裏惺惺他懵懂.必須鑿破乾坤縫.方信區區奪化工.

歸隱歌　無名氏

歸來未晚.兩扇門兒雖設常關.無榮無絆.直睡到曉日三竿.情知廣寒無桂攀.到不如向綠野橋邊學種蘭.憑人笑.貧似丹.黃金難買此身閒.村莊下.一味懶.清風明月不須錢.　擔筘傍水邊.歎人生反覆一似波瀾.不貪不愛.只守著暗中流年.虀鹽歲月.一日喫兩餐茅舍疏籬三四間.田園少.心地寬.平生不會皺眉端.居顏巷.人到罕.閉門終日枕書眠.　歎人生.總成虛幻.又何須苦自熬煎.今朝快樂今朝限.明日事自有天管.無心老翁.一任蓬鬆兩鬢斑.直喫到綠酒牀頭磁甕乾.妻隨唱.子戲斑.弟酬兄勸共團圓.興和廢.長和短.梅花窗外冷相看.　歎目前機關漢.聲色臭味任他瞞.長笑一聲天地寬.

雜錄古今名言

自足以當富.不役役以當貴.無辱以當榮.無災以當福.無事以當仙.只如此以為過分.更如何方謂稱心.

人能受一命榮.竊升斗祿.便當謂足於功名.敝裘短褐.糲食菜羹.便當謂足於衣食.竹籬茆舍.圭竇繩樞.便當謂足於居處.藤杖芒鞋.蹇驢短棹.便當謂足於遊行.有山可採.有水可漁.便當謂足於田園.筆硯精良.琴書靜雅.便當謂足於珍寶.門無剝啄.心有餘閒.便當謂足於榮華.布衾六尺.高枕三竿.便當謂足於安享.看花酌酒.對月當歌.便當謂足於歡娛.禮義悅心.詩書充腹.便當謂足於豐贍○閒居事業與達官無異.觀聖賢書如對君父.觀史如觀公案.觀小說如觀優伶.觀詩如聽歌曲○修竹名香.清福已具.如無福者定生他想.若有福者佐以讀書○焚香.試茶.洗硯.鼓琴.校書.候月.聽雨.澆花.高臥.勘方.緩行.負暄.釣魚.對畫.漱泉.支杖.禮佛.嘗酒.宴坐.翻經.看山.臨帖.倚竹.皆一人獨享之樂○清閒一日便受用一日.奔忙一日便虛度一日、○月影穿階.雪片飛簾.此光景不可不賞.瓶花窈窕.盆石精瑩.此品物不可不畜.松徑巉巖.竹塢幽爽.此境界不可不遊.活火烹茗.淡水炊羹.此風味不可不識.韻士談詩.名人講道.此儕侶不可不接.林村鳥喚.野曉鹿奔.此品彙不可不諳.古籍展几.奇書寓筆.此工夫不可不盡○室中有十客.瓶花、韻客.焦桐、談客.劍、俠客.石、雋客.硯、方正客.香、臭味客.鐵、如意禪客.竹、雅客.枕、直率客.茶、清客.置我於其中作主人○詠寒暑晦明可作時令記.詠山川郡國可作風土謠.詠窮通離合可作逸史.詠百物變態可作鳥獸蟲魚疏.

勸儉名言

入其家聞讀書聲紡織聲.俱是興隆氣象.

富不在他求.惟使天無遺時.地無遺利.人無遺力耳.

按後一則係諸纖閭語.纖閭爵里無集可考.

雜錄格言

凡親友有欲言不言之意.此必有不得已事欲求我而難于啓齒者.便當揣其意而先問之.力所能為.不可推諉.

見人有得意事.便當生歡喜心.見人有失意事.便當生憐憫心.忌人之成.樂人之敗.何損于人.何益于己.徒自壞心術耳.

進一步想.有此則失彼.缺東而補西.時刻過去不得.退一步想.只喫這碗飯.只穿這件衣.俯仰寬然有餘.

一時勸人以口.百世勸人以書.蓋口之勸人有盡.書之勸人無盡.此立言之所以不朽也.

處富貴之地要知貧賤的痛癢.當少壯之時須念衰老的辛酸.

知足便足.待足何時足.偸閒便閒.求閒何日閒.

五十五冊
5A

以愛妻子之心事親則孝.以保富貴之心事君則忠.以責人之心責己則寡過.以恕己之心恕人則全交.

珍惜五穀

五穀天賜乃養命之源也.人能珍惜五穀.得免飢寒業報.

集句

東望望春春可憐.江蘺漠漠荇田田.遶籬野桒飛黃蝶.糝徑楊花鋪白氈.雲近蓬萊長五色.鶴歸華表已多年.夢回明月生南浦.淚血染成紅杜鵑○萬紫千紅總是春.登臨一度渴思君.舞低楊柳樓心月.香沁梨花夢裏雲.風景蒼蒼多少恨.陰蟲切切不堪聞.思君今夜腸應斷.書破羊欣白練裙○零落殘魂倍黯然.一身憔悴對花眠.南園綠草飛蝴蝶.落日深山哭杜鵑.天若有情天亦老.月如無恨月常圓.此聲腸斷非今日.風景依稀似往年○旅館寒窗夜不眠.湘波冷浸一枝蓮.何時最是思君處.月落烏啼霜滿天.

按傳稱.朝雲、錢塘人.蘇軾納爲侍姬.及貶惠州.攜之嶺外.數年而逝.窆于西禪寺松林下.後人因建書屋數椽.環植梅茶百株.遊人常憩息焉.洪武間.一士人踏月過此.忽覩一倩妝女子前有侍婢持燈先導.士竊隨之.倏不見.惟見月映長廊.字跡淋漓滿壁.士諦眎得集句十數首.蓋仙靈之貽芳也.

林英引年致仕

林英引年致仕.身如壯者.或問何術致此.對曰.但生平不會煩惱.明日無飯喫亦不憂.事至則遣之.適然不留胸中.

按林英不知何時人.其爲仕無功績表見.故史傳未之載.

錄占夢書一則

宋主有疾.夢河中水乾.謂君乃龍象.無水則死.恐不能活矣.卜之宰輔曰.河無水是可字.陛下之疾其痊可矣.主悅.果卽愈.

捷悟

解學士縉侍文皇.嘗謂曰.有一書句甚難其對.曰.色難.解卽應曰容易.文皇不省曰.卽云易矣.何久不對.解答曰.臣適已對矣.上始悟.不覺大笑.

解縉、字大紳.吉水人.洪武戊辰進士.試中書庶吉士.永樂初.擢侍讀學士.直文淵閣.預機務.晉翰林學士.出爲廣西參政.幼博學.動輒萬言.名動天下.

堯舜至今尙在

昔有一名僧.被召見駕.叩首呼萬歲.上曰.人生百年且不可得.何云萬歲.僧曰.堯舜至今尙在.上大悅.一日同御便殿.復問曰.京師有多少人.僧云.只有兩箇人.上曰.何謂.僧曰.一箇爲名.一箇爲利.上點頭稱善.

悅心集卷五

秋潭月藻圓明居士輯

十方三際.不動道場.窮諸元辨.若一毫置於太虛.竭世樞機.似一滴投於巨壑.失其旨.甘露乃蒺藜之園.得之心.伊蘭作旃檀之料.六塵皆是眞宗.萬法無非實相.雲霧淨時天體現.識情盡處本心明.青青修竹盡佛身.點點蒼苔皆般若.春至花開.秋來落葉.千江有水千江月.萬里無雲萬里天.入本住之道場.證無爲之妙智.衝開碧落松千尺.截斷紅塵水一溪.海闊從魚躍.天空任鳥飛.得初而卽得末.猶圓珠無間隔之方.了一而便了餘.似海滴總江湖之味.寒則普天寒.熱則普天熱.嫩柳條條綠.桃花樹樹紅.如隨色之牟尼.似應聲之虛谷.攬草無非妙葉.執礫盡成眞金.似鳥飛空.何東何西而不空.如魚在水.何順何逆而非水.惺惺不昧.了了無虧.廓徹虛空.誰分彼此.圓通法界.豈別纖毫.一雨無私.羣木自分甘苦.太虛絕量.衆器各現方圓.大地無偏.榮枯自異.犀因玩月紋生角.象被雷驚花入牙.毫毛之端.現出金身.琉璃之內.含納寶月.柳絮隨風.葵花向日.松排山面千重翠.月點波心一顆珠.心偏一切處.一切處偏心.理因事顯.事假理融.無邊而不中.無小而不大.一輪明月照.萬影碧潭空.東澗水流西澗水.南山雲起北山雲.前蘂花發後蘂見.上界鐘聲下界聞.萬別千差.靡非淸虛之性.尊卑高下.難出平等之津.俱號毘盧遮那.同居

常寂光土.截瓊枝寸寸是玉.析栴檀片片皆香.證了惟心.空有雙泯.不壞空而常有.染淨之法.宛然不礙.有而常空.一眞之道如爾.風爲花笑語.雲作石衣裳.水底七星十四點.江心孤雁一雙飛.竹影掃階塵不起.月穿潭底水無痕.白鷺下田千點雪.黃鸝上樹一枝花.杜鵑枝上杜鵑啼.蝴蝶夢中蝴蝶舞.菡萏花開菩薩面.芭蕉葉現夜叉身.東谷笑言西谷響.上方雲雨下方晴.類秋江萬影交羅.狀寒室千燈互映.自心轉變不動.而遠近俄分.一念包容無礙.而大小相入.若了虛空.方達眞實.外無可知.內無可守.莫向言中取則.直須句下明宗.若朗月之冠衆星.若妙高之超羣岫.心行處滅.言語道泯.悟寂無寂.眞知無知.以知寂不二之一心.契空有雙融之中道.一堂風冷淡.千古月分明.大湖三萬六千頃.月在波心說向誰.雪覆孤峯峯不白.雨滴石笋笋不生.空界影中空界月.再三撈摝始應知.藏身處裏沒蹤跡.沒蹤跡處莫藏身.來從何處來.去向何方去.來來實無方.來雁過長天.去去實無處.去影沈寒水.始從芳草去.又逐落花回.須將大海來.注取大海去.無情水任方圓器.不繫舟隨去住風.夢宅虛無.化源寂滅.太虛作室.夜月爲燈.無明樹頭.覺華頓發.入苦海內.一味恒清.以虛空心.現眞實相.住忘憂館.成快活人.閒爲水竹雲山主.靜得風花雪月權.一池荷葉衣無盡.滿地松花食有餘.梧葉落、已知秋到.葭灰飛、便覺春回.雁字排空.寫出一天秋思.鶯梭穿柳.織成三月春光.柳窺白日.堤邊翠影滿娑.梅笑清風.雲外暗香浮動.花開碧岫山妝面.月映寒潭水畫眉.非異非同.碣刹而坦然平現.不大不小.遍空而法爾圓成.草木有眞香.軒牕無俗韻.高閑清香生靜境.夜堂疏磬發禪心.月到上方諸品靜.心持半偈萬緣空.引泉通絕澗.放鶴入孤雲.晨香常自在.夜磬滿山閒.山鐘夜渡空江水.汀月寒生古石樓.月明兩岸蘆花白.古渡無人不繫船.捲簾見天地之心.對水得江湖之性.一縱一橫.徹見萬家春象.一收一放.悉彰大地風光.眼空海岳.塵中小心與乾坤分外寬.情田鋤蔓草.心月印澄江.是非一以遣.動靜百無妨.智慧之果.秋結無漏之林.淨妙之花.春發總持之苑.水鳥時時談妙義.山花處處演眞常.聽風柯而正念成.飽香飯而三昧顯.庭前古柏穿雲秀.溪後泉聲入海流.分明宣祖意.何處有凡心.無邊刹海.自他不隔於毫端.十世古今.終始不離於當念.常照常現.徧界徧空.無作無爲.非石非木.但尋芳草綠.莫問白雲深.當下無心.立徹本法、虛空有相.法性無身.結水爲冰.釋冰成水.如流依水.如火傳薪.續續無知.新新不滯.乾坤大聚落.今古小朝昏.十方世界.擎在掌中.四海波瀾.攝歸毛孔.雙手接四天之雨.藕絲懸須彌之山.一塵起而翳天.一芥墮而覆地.空中生樹.火裏栽蓮.解則十方一心中.迷則方寸千里外.故知演廣非多.標略非一.口藏空傳十二部.心臺照耀百千燈.若是將心比心.何異以指喻指.無旨外之文可執.無文外之旨可尋.前燈後燈.誰起誰作.觀指非知月.忘筌是得魚.營求豈了義.執著背眞宗.一片白雲橫谷口.幾多歸鳥盡迷巢.若有證有知.則慧日沉淪於有地.若無照無悟.則昏雲掩蔽於空門.諸佛不證.涅槃門悟時無得.異生非墮.三塗地迷處全空.不見一法可斷.無解脫所出之門.不見一法可成.無菩提能入之地.分外不加毫末事.意中常滿十分春.更隨

流水去.每趁白雲飛.雲起動兼靜.水流忙更閒.野色更無山隔斷.天光直與水相通.性智圓融.事理交徹.空華三界.如風捲煙.幻影六塵.猶湯沃雪.須知諸相皆非相.若住無餘卻有餘.滿室清光滿几月.一溪流水一溪雲.天共白雲曉.水和明月流.萬緣叢中藏不得.清風影裏露全身.示眞實珠.傾祕密藏.藏非藏.珠非珠.無雲生嶺上.有月落波心.念念證眞.塵塵合體.一心法界.法界一心.被大乘衣而坐正覺牀.飲菩提漿而餐甘露味.但顯金色之世界、唯開薝蔔之園林.不生心內心外之歧思.不起有情無情之妄解.今夜一輪滿清光何處無.蔭法雲於六合.揚慧日於九天.舒卷太清之雲.浮沉秋潭之月.了生滅之因緣.破自他之緣本.戒珠心地印.雲霞體上衣.如上數句非數句.莫道無言與有言.不作野干鳴.豈爲師子吼.若然若然.如是如是.

續古文苑

孫星衍輯

續古文苑序

續古文苑者續唐人古文苑而作也冢巨源得之於
佛龕今星衍搜之於秘笈皆選家所不載别集所未
傳足以備正史之舊聞爲經學之輔翼不獨採珠剖
璞發潛德之幽光索驥圖龍感知音於曠代矣夫詩
賦百六名家見於班志總集六千餘卷載在隋書暨
乎西晉播遷汴京淪喪寰區雲擾古籍烟銷然碑碣
之所鐫傳注之所録九流類書之所取外蕃經藏之
所得日出不窮人存可舉僕丹鉛少弄中祕曾窺走
四方而求異聞擁百城而披佚簡於是宋玉壽王之
著陳思逸少之篇魏晉六天之談阮氏七録之目荀
濟之闢釋氏長孫之表五經唐名流如太白柳州宋
奇士若陳東呂祉闕如之作具列於編舉以一隅數
難更僕復有文同夏五字混烏焉此缺彼全參差互
見莫不据貞珉之佳搨訪宋刻之完篇補厥叢殘更
其舛誤雖儒林之餘事實詞苑之奇觀媿非座側之
資尚作枕中之祕助其擘采則洪子旌賢爲予討論
有顧君千里凡得書二十卷作者若干家付之剞劂
以廣流傳如有增修將俟來哲嘉慶十二年太歲丁
卯二月山東督糧道加授通奉大夫陽湖孫星衍撰

續古文苑凡例

一古文苑所載自周秦迄齊梁不録隋唐以
來文字今畧用其例古鍾鼎有前人誤釋與
今世新出者載之餘文止於宋元
一古文苑門類九卷本始於文終於誄章樵
本大同小異今兼兩本又參用文選别爲次
序如左
一凡正史文選唐文粹文苑英華宋文鑑元
文類以及各家專集百三名家集詩紀等已
載者衆所共見今不入録
一所載各文俱注原書出處於目録之下以
備復檢其諸書皆據善本如華陽國志洛陽
伽藍記唐大詔令開元占經太平御覽等悉
係舊鈔北堂書鈔爲陳禹謨未改以前所寫
均於俗本大有訂正
一所載金石各刻凡現存搨本有年月者依
隷釋例注年分於目録之下無年月者則注
搨本其但從諸家著録及郡縣等志采得仍
注書名如前例
一各文從類書采出者往往更有原書出處
今別注其名目於每篇之末
一各文從類書采出者除據善本改正外又
爲之參互考訂增多辭句更定舛誤於每篇
中加案語注明即非從類書采出而原書自
來相傳有譌今始改正者亦於每篇中加案
語注明
一各文中隱奥難知之處特加一二案語䟽
通證明之倘通人才士從此引申勒成其注
實於詞章考訂交爲有益
一古文苑所載今不入録唯蔡邕述行賦在
歐陽靜輯集外文全篇千有餘言而九卷本
但采藝文類聚祇存數韻王褒僮約在太平
御覽幷引舊注頗爲可通而九卷本但采初

學記最屬多誤章樵皆不知訂正故變例復
載以補其缺失
一漢魏六朝遺文墜簡見於類書傳記者因
流傳漸罕凡有完篇大率甄取隋唐以下擇
其佳者存之宋元取其人有潛德文有關係
者碑刻準此
一碑刻取缺字較少文尚可讀者其所缺訂
字留板以俟遇有佳搨刊補
一漢魏六朝碑刻文字奇古足證經學小學
不可改從今文若波畫小異無關宏指者亦
不拘泥末有年月撰書人名並存之用資考
證
一釋藏中梁高僧傳辨正論集沙門不應拜
俗等事諸書俱世所鮮傳但詞旨重複率皆
彼教之談擇取數首而已
一文館詞林出於洋舶内多各書未載之文
今就其最佳者録之又舊存新出碑刻等可
取之文尚多或更俟後人續録

續古文苑目録

賜進士及第授通奉大夫山東通省督糧道加三級孫星衍撰

卷一

鐘鼎文

周宗周鐘銘 本搨
周周公望鐘銘 本搨
周鄦惠鼎銘 本搨
周吳彝銘 本搨
周頌敦銘 本搨
周伯虎嘗敦銘 本搨
周虢叔旅鐘銘 本搨
周張仲簠器銘 本搨
周齊侯鎛鐘銘 鐘鼎款識
周國差甔銘 本搨
周晉姜鼎銘 鐘鼎款識
周楚曾侯鐘銘 本搨
周西宮襄戎父盤銘 本搨
秦金人銘 水經河水注
秦平陽斤銘 鐘鼎款識
新莽量銘 兩漢金石記

賦上

漢孔臧諫格虎賦 連叢子
漢孔臧楊柳賦 連叢子
漢孔臧鴞賦 連叢子
漢鄒陽酒賦 西京雜記
漢鄒陽几賦 西京雜記
漢公孫詭文鹿賦 西京雜記
漢司馬遷悲士不遇賦 藝文類聚三十
漢桓譚仙賦 藝文類聚七十八
漢班彪覽海賦 藝文類聚八
漢梁竦悼騷賦 東觀漢記
漢王逸機婦賦 藝文類聚六十五
漢蔡邕述行賦 宋歐陽靜輯集外文

卷二

漢蔡邕青衣賦 藝文類聚三十五 初學記十九

賦中

魏高貴鄉公傷魂賦 藝文類聚三十四
魏楊修出征賦 藝文類聚五十九
魏丁廙蔡伯喈女賦 藝文類聚三十
魏卞蘭贊述太子賦 藝文類聚十六
魏邯鄲淳投壺賦 藝文類聚七十四
魏夏侯(元)皇(允)賦 初學記十
魏劉劭龍瑞賦 藝文類聚九十 初學記三十
魏毌丘儉承露盤賦 藝文類聚七十三
魏呂安髑髏賦 藝文類聚十七 初學記十四
魏賈岱宗大狗賦 初學記二十九
魏丁廙妻寡婦賦 藝文類聚三十四
吳閔鴻羽扇賦 藝文類聚六十九
晉左九嬪松柏賦 初學記二十八
晉傅(元)相風賦 藝文類聚六十八 太平御覽九
晉東晳餅賦 藝文類聚七十 太平御覽八百六十 初學記二十六 北堂書鈔一百四十四
晉棗據船賦 初學記二十五
晉張敏神女賦 藝文類聚七十九
晉庾儵冰井賦 藝文類聚六 初學記七
晉王羲之用筆賦 墨池編
晉袁宏東征賦 藝文類聚二十七
晉顧凱之雷電賦 藝文類聚二 初學記一
晉李顒雷賦 初學記一
梁宣帝遊七山寺賦 廣(宏)明集
梁王錫宿山寺賦 廣(宏)明集
後魏姜質亭山賦 洛陽伽藍記
後魏盧元明劇鼠賦 初學記二十九

卷三

賦下

隋李播天文大象賦 并苗爲注 孫之騄手寫本

卷四

詩

周文王申憤歌 琴操
周介子綏龍蛇歌 琴操
周樊姬琴歌 渚宮舊事
周扈子昭王反郢琴歌 渚宮舊事
古歌辭 太平御覽四百六
古詩 太平御覽九百九十四
古樂府罩辭 太平御覽九百三十七
漢白渠歌 漢紀
漢譙君黃詩 華陽國志
漢陳紀山歌 華陽國志
漢應季先美嚴王思詩 華陽國志
漢傷三貞詩 華陽國志
漢風巴郡太守詩 華陽國志
漢酸棗令劉熊碑詩 隸釋
漢費鳳別碑詩 隸釋
漢張衡怨詩 太平御覽八百八十三
漢刺巴郡守詩 華陽國志
漢思治詩 華陽國志
魏武帝董逃歌詞 魏志袁紹傳注
魏文帝夏詩 太平御覽二十三
魏明帝猛虎行 太平御覽三百五十
魏劉楨詩 太平御覽八百七十
晉傅(元)季冬詩 太平御覽二十七
晉傅(元)炎旱詩 太平御覽四百八十六
晉潘尼上巳日帝會天淵池詩 太平御覽三十 初學記四
晉潘尼遊西岳詩 太平御覽八百八
晉張載秋詩 太平御覽二十五
晉傅咸愁霖詩 太平御覽十一
晉干寶白志詩 太平御覽三百五十六
晉袁宏採菊詩 太平御覽五十六
晉江逌詩 太平御覽九百四十

宋謝莊瑞雪詠 戲鴻堂帖
宋謝莊山夜憂 戲鴻堂帖
宋謝莊懷園引 戲鴻堂帖
宋謝莊長笛弄 戲鴻堂帖
梁王筠以服散鎗贈殷鈞別 太平御覽七百五十七
後魏鄭道昭與諸門徒登青陽嶺太基山上掃石置仙壇 山左金石志
後魏鄭道昭與道俗九人登雲峯山論經書 山左金石志
後魏鄭道昭登雲峯山觀海島 山左金石志
唐明皇送(元)靜先生暫還廣陵 茅山志
唐明皇賜新羅王 東國通鑑
唐武后雜言遊仙篇 聖(歷)二
唐韋元旦夏日遊神泉詩 垂拱四
又賈言淑詩 同上
唐徐彥伯同韋子遊神泉詩 垂拱四
又尹元凱詩 同上
又温翁念詩 同上
又李鵬詩 同上
唐百門陂祈雨詩 長安四
又祈晴詩 同上
唐馬友鹿早春陪勅使麻先生祭岳 山左金石志
唐李白桃源詩 輿地紀勝六十八
唐賈球謁華嶽廟詩 元和元
唐吉逾題雲居上寺詩 元和四
又軒轅偉詩 同上
又吉駒駼詩 同上
又吉播詩 同上
又王潛詩 同上
又王益詩 同上
唐李諒湘中紀行詩 太和四
唐曹汾去東林 古刻叢鈔
唐釋元孚寄建公兼呈王司馬詩 古刻叢鈔

又王蕃和詩 同上
唐李商隱晉元帝廟 浩然齋雅談
唐青溪野老詩 辨正論
五代吳越王錢俶七言律 汝帖
五代前蜀僧遠公傷廢國詩 十國春秋
宋潘閬寄陳希夷 澗泉日記
宋黃履次韻全玉遊永慶寺觀陳井 金陵金石記
宋陳東大雪與太學同舍生飲 梅磵詩話
元賈魯登泰山詩 岱覽

卷五

詔

漢世祖甲寅詔書 漢官儀
晉武帝改元大赦詔 文館詞林
晉庾冰爲成帝出令沙門致敬詔 集沙門不應拜俗等事
梁武帝北伐詔 文館詞林
後魏孝明帝改封東平王畧詔 洛陽伽藍記
後魏魏收孝靜帝伐元神和等詔 文館詞林
北齊文宣帝問沙汰釋李詔 廣(宏)明集
隋李德林文帝安邊詔 文館詞林
唐高祖出沙汰佛道詔 廣(宏)明集
唐太宗道士女冠在僧尼之上詔 唐大詔令
唐太宗魏王泰括地志賜物詔 唐大詔令
唐太宗搜訪才能詔 唐大詔令

冊　勅　賜書

漢丞相初拜策 漢舊儀
漢御史大夫初拜策 漢舊儀
漢丞相遣郡國計吏勅 漢舊儀
漢御史大夫遣郡國計吏勅 漢舊儀
漢成帝賜趙婕妤書 太平御覽一百四十四
漢茅君九錫玉冊文 茅山志
晉元帝冊皇太子 太平御覽一百四十八
後秦姚興與僧遷等書 (宏)明集
唐明皇京官都督刺史中外迭用勅 唐大詔令

唐明皇冊壽王楊妃文 唐大詔令
唐遜迯度壽王妃爲女道士勅 唐大詔令
五代後唐封蜀王冊 錦里耆舊傳
宋授蜀王秦公制 錦里耆舊傳

令

魏曹植自誡令 文館詞林
魏曹植毀鄄城故殿令 文館詞林
晉元帝改元赦令 文館詞林
梁沈約爲武帝除東昏制令 文館詞林
梁任昉爲武帝集墳籍令 文館詞林
梁任昉爲武帝斷華侈令 文館詞林
梁元帝與諸藩令 文館詞林
隋江總陳後主在東宮臨學聽講令 文館詞林

卷六

表

魏鍾繇請許吴主委質表 淳化閣帖
魏鍾繇賀捷表 絳帖
魏鍾繇力命表 寶晉齋帖
魏鍾繇薦關内侯季直表 寶晉齋帖
魏殷褒薦朱倫表 藝文類聚五十三
晉司馬孚造沁口石門表 水經注沁水
晉桓温請省官表 太平御覽二百三
晉王獻之進書訣表 墨池編
梁荀濟論佛教表 廣(宏)明集
唐傅弈上廢省佛僧表 廣(宏)明集
唐長孫无忌上五經正義表 明錢求赤影宋本
唐太子(宏)請立孔宣公碑表 碑陰刻文
唐王顏進玉石佩表 貞元十七

疏　奏

漢王仁諫立趙皇后疏 漢紀
漢王閎諫尊寵董賢疏 漢紀
漢劉向上說苑奏 羣書拾補
漢劉向上管子奏 明趙用賢刊本

漢劉歆校上山海經奏（道藏本）
漢杜林請徙張步降兵疏（東觀漢記）
漢李郃六宗祠奏（續漢志補注）
漢尚敏陳興廣學校疏（袁宏後漢紀）
漢但望請分郡疏（華陽國志）
漢張酺上言復州刺史奏事（東觀漢記）
晉龔壯上李壽封事（華陽國志）
宋有司沙門致拜奏（集沙門不應拜俗等事）
唐高鍇進所試進士詩賦奏（唐詩紀事五十二）

對策　啓　牋　狀

漢魯丕舉賢良方正對策（袁宏後漢紀）
漢馬融京師地震對策（袁宏後漢紀）
漢張衡京師地震對策（袁宏後漢紀）
漢劉淑日蝕對策（袁宏後漢紀）
齊王僧虔辭判事啓（淳化閣帖）
五代前蜀杜光庭賀導江成巨堰牋（十國春秋）
宋呂祉東南防守利便繳狀（明刊本）

卷七

議

漢東平王蒼南北郊冕服議（東觀漢記）
漢吳商異姓爲後之子服本親議（通典六十九）
魏尚書奏王侯在喪襲爵議（通典七十二）
晉賀循宗議（通典七十三）
晉賀循荅庾亮問宗議（通典七十三）
晉王廙出後者爲本父母服議（通典九十六）
晉何琦孫曾爲後議（通典九十六）

書　奏記上

周鬼谷子遺蘇秦張儀書（藝文類聚二十八）
周燕太子丹與傅鞠武書（燕丹子）
周鞠武報燕太子書（燕丹子）
漢司馬遷與摯伯陵書（高士傳）
漢摯峻報太史公司馬遷書（高士傳）
漢李陵與蘇武書（藝文類聚三十）

漢蘇武報李陵書（藝文類聚三十）
漢張奐誡兄子書（藝文類聚二十三）
漢李固與弟圄書（水經江水注）
漢郭泰荅友勸仕進者（抱朴子正郭篇）
漢申屠蟠爲緱氏女玉奏記外黃令（太平御覽四百四十一）
漢朱穆奏記大將軍梁冀（袁宏後漢紀）
漢趙芬等詣巴郡太守自訟（華陽國志）
漢張芝與府君書（淳化閣帖）
晉羊祜誡子書（藝文類聚二十三）
晉蔡洪與揚州刺史周俊書（世說新語注）
晉辛曠與皇甫謐書（藝文類聚三十七）
又與皇甫謐書（同上）
晉皇甫謐荅辛曠書（藝文類聚三十七）
晉嵇藩荅趙景真書（藝文類聚三十）
晉索靖月儀（鬱岡齋帖）
晉謝安與支遁書（梁高僧傳）
晉王彪之與殷浩書（魏志劉劭傳注）
晉習鑿齒與釋道安書（(宏)明集）
晉孫盛與羅君章書（(宏)明集）
晉羅含荅孫安國書（(宏)明集）
晉桓(元)與遠法師書（(宏)明集）
晉鈕滔母與從弟孝徵書（藝文類聚九十）
晉徐藻妻陳氏與妹劉氏書（藝文類聚二十二）
晉寡婦淑與兄弟書（太平御覽四百四十一）

卷八

書下

齊庾杲之爲竟陵王致書劉隱士（廣(宏)明集）
齊虞羲與蕭令王僕射書（藝文類聚四十）
梁蕭鉠荅從兄安成王書（藝文類聚二十一）
梁劉之遴與劉孝標書（藝文類聚五十八）
梁王曼穎與慧皎法師書（梁高僧傳）
陳伏知道爲王寬與婦義安主書（藝文類聚三十二）
北齊戴逵貽慧命禪師書（廣(宏)明集）

唐李靖上西嶽王書（粵西金石畧）
唐武后致少林寺書（永淳二）
唐宋儋報友書（淳化閣帖）
唐毛傑與盧藏用書（摭言）
唐盧藏用荅毛傑書（摭言）
唐李舟致齊相國映書（摭言）
唐朱灣別湖州崔使君侃書（唐詩紀事四十五）
唐釋法琳與尚書右僕射蔡國公書（辯正論）
五代梁遣使通蜀書（錦里耆舊傳）
五代蜀荅梁通聘書（錦里耆舊傳）
宋郭忠恕致夢英和尚書（咸平二）

檄

晉庾闡檄李勢（藝文類聚五十八）
梁裴子野喻虜檄文（藝文類聚五十八）

七

漢傅毅七激（藝文類聚五十七）

對

周宋玉高唐對（太平御覽三百九十九）
漢董仲舒五行對（春秋繁露）
魏劉楨磨石對（太平御覽四百六十四）

卷九

論

漢吾丘壽王驃騎論功論（藝文類聚五十九）
漢蔡邕銘論（太平御覽五百九十）
魏曹植辨道論（辯正論）
魏丁儀刑禮論（藝文類聚五十四）
魏丁儀周成漢昭論（藝文類聚十二）
魏何晏韓白論（藝文類聚五十九）
魏張邈叔自然好學論（嵇中散集）
魏無名氏宅無吉凶攝生論（嵇中散集）
魏無名氏釋難宅無吉凶攝生論（嵇中散集）
晉東晳論嫁娶時月（通典五十九）
晉劉智論天（開元占經）

晉石崇許巢論 藝文類聚二十七
晉歐陽建言盡意論 藝文類聚十九
晉庾闡蓍龜論 藝文類聚七十五
晉虞喜安天論 太平御覽二
附四家論天
晉王羲之書論 墨池編
晉孫盛周泰伯三讓論 藝文類聚二十一
晉孫盛老聃非大賢論 廣弘明集
晉戴逵釋疑論 廣弘明集
後秦姜岌渾天論荅難 開元占經
梁祖暅渾天論 開元占經
後魏高湛養生論 太平御覽七百二十
唐徐浩書法論 墨池編

說

吳王蕃渾天象說 開元占經

卷十

記

漢馬第伯封禪儀記 續漢志注補
漢鄐君開通褒斜道記 永平九
漢武氏林記 建和元
漢李翕天井道記 續隸
晉造戾陵遏記 水經鮑丘水注
梁陳宣懋陶隱居井欄記 建康志
後魏于子建武德郡建沁水石橋記 武定七
唐李邕端州石室記 開元十五
唐游方橋亭記 開元廿六
唐達奚珣遊濟瀆記 天寶六
唐趙居貞春申君新廟記 吳郡志
唐李阜黃石公祠記 大(歷)八
唐鄭叔齊獨秀山新開石室記 粵西金石畧
唐董挺重修玉泉關廟記 當陽縣志
唐崔備壁書飛白蕭字記 墨池編
唐令狐楚周先生住山記 吳郡志
唐韋詞修浯溪記 元和十三

唐樊宗師絳守居園池記 輟耕錄
唐姚䛕大泉寺新三門記 開成三
五代吳越王錢鏐天柱觀記 洞霄宮志
五代晉李宏臯溪州銅柱記 天福五
五代周許中孚勅留啓母少姨廟記 偃師金石遺文補錄
宋陳翕重建伏犧皇帝廟三門記 熙寧十
宋朱彥重摹孔子題季子墓記 崇寧二
宋晁公武東坡先生祠堂碑記 武進縣志

卷十一

序上

周孫子算經序 曲阜孔氏刊本
漢趙岐孟子篇叙 曲阜孔氏刊本
漢高誘淮南子叙 道藏本
魏劉徽九章算術注序 曲阜孔氏刊本
晉何楨(元)壽賜名序 太平御覽三百六十二
晉石崇金谷詩叙 世說新語注
晉王羲之臨河叙 世說新語注
晉嵇含祖道賦序 初學記十三
梁阮孝緒七錄序 廣弘明集
梁劉昭注補續漢書八志序 明汪文盛刊本
梁釋慧皎高僧傳序 釋藏本
陳顧野王虎丘山序 藝文類聚八
陳劉師知侍中沈府君集序 藝文類聚五十五
後魏高允塞上公亭詩序 太平御覽一百五十七
後魏酈道元水經注序 永樂大典本
隋蕭吉五行大義序 日本國本

卷十二

序下

唐孫思邈千金翼方叙 王肯堂刊本
唐秦府十八學士寫眞圖序 歷代名畫記
唐魏徵羣書治要序 日本國本
唐李淳風玉(歷)通政經序 舊寫本
唐陳子良辨正論序 釋藏本

唐張說西域記序 釋藏本
唐王隱容集沙門不應拜俗等事序 釋藏本
唐陳九言尚書省郎官石記序 金薤琳琅
唐懷素自叙 宋搨本
唐戴叔倫意林序 道藏本
唐杜確岑嘉州集序 仿宋本
唐樊宗師蜀綿州越王樓詩序 唐詩紀事三十四
唐李渤南溪詩序 粵西金石畧
唐李紳追昔游集序 明孫潜夫手寫本
唐鄭薰贈鞏疇詩序 唐詩紀事五十
唐皮日休松陵集序 汲古閣刊本
宋黃伯思校定焦贛易林序 東觀餘論
宋黃伯思校定師春書序 東觀餘論
宋王象之輿地紀勝序 影宋寫本
宋王應麟漢制考序 玉海
宋李易安金石錄後序 雅雨堂刊本
元徐天祜吳越春秋序 元刊本

卷十三

頌

漢傅毅竇將軍北征頌 藝文類聚五十九
漢王升司隸校尉楊孟文石門頌 建和二
漢武都太守李翕西狹頌 建寧四
漢故穀城長蕩陰令張君表頌 中平三
吳薛綜麒麟頌 初學記二十九
吳薛綜鳳頌 藝文類聚九十九
晉王讚梨樹頌 藝文類聚八十六
晉牽秀黃帝頌 太平御覽七十九
晉湛方生木連理頌 藝文類聚九十八
晉史援後漢史君頌 建康志
晉傅統妻芍藥花頌 藝文類聚八十一
晉傅統妻菊花頌 藝文類聚八十一
晉劉柔妻王氏姜嫄頌 藝文類聚十五
晉劉柔妻王氏啓母塗山頌 藝文類聚十五

晉西涼武昭王麒麟頌 太平御覽八百八十九
後魏元萇温泉頌 無年月
北齊申嗣邕龍東王感孝頌 武平元
北周万紐于瑾華嶽頌 天和二
唐高宗大唐紀功頌 顯慶四
唐劉穆之盧公清德頌 神龍二
唐李陽冰龔丘縣令庾公德政頌 大曆五
唐李諲妒神頌 大曆十三
唐釋法琳繡像頌 辯正論

贊

魏繁欽硯贊 初學記二十一
晉左九嬪巢父惠施贊 藝文類聚三十六
晉左九嬪虞舜二妃贊 藝文類聚十五
晉左九嬪周宣王姜后贊 藝文類聚十五
晉左九嬪孟軻母贊 藝文類聚十八
晉左九嬪狂接輿妻贊 藝文類聚十八
晉左九嬪荊武王夫人鄧曼贊 藝文類聚十八
晉左九嬪齊杞梁妻贊 藝文類聚十八
晉左九嬪齊義繼母贊 藝文類聚十八
晉左九嬪魯敬姜贊 藝文類聚十八
晉左九嬪班婕妤贊 藝文類聚十八
晉庾闡虞舜象贊 藝文類聚十一
晉庾闡二妃象贊 藝文類聚十五
晉庾闡孫登贊 藝文類聚三十六
晉曹毗黃帝贊 初學記九
晉庾亮翟徵君贊 藝文類聚三十六
晉王彪之伏羲贊 初學記九
晉湛方生老子贊 藝文類聚七十八
晉殷仲堪水贊 藝文類聚八
晉戴逵閑遊贊 藝文類聚三十六
晉陶潛尚長禽慶贊 藝文類聚三十八
晉謝道韞論語贊 藝文類聚五十五
宋孝武帝景陽樓慶雲贊 藝文類聚九十八

宋孝武帝孤桐贊 藝文類聚八十八
宋范泰吳季子札贊 藝文類聚三十六
宋范泰張長公贊 藝文類聚三十六
宋范泰高鳳贊 藝文類聚三十六
唐睿宗老子贊 山左金石志
唐睿宗孔子贊 山左金石志
唐明皇顏回贊 山左金石志
唐李約蕭子雲飛白蕭字贊 法書要錄
宋牟子才李太白脫韡圖贊 無年月
宋牟子才黃山谷返棹圖贊 無年月

卷十四

箴

漢胡廣邊都尉箴 太平御覽二百四十一
漢胡廣陵令箴 太平御覽二百二十九
漢崔寔太醫令箴 太平御覽二百二十九
漢皇甫規女師箴 藝文類聚十五
漢傅幹皇后箴 藝文類聚十五
晉傅元太子少傅箴 太平御覽二百四十四
晉裴頠女史箴 藝文類聚十五
晉庾敳幽人箴 藝文類聚三十六
晉溫嶠太子侍臣箴 藝文類聚十六
晉江逌逸民箴 藝文類聚三十六
梁蕭子範冠子箴 藝文類聚四十

銘

漢王史威長銘 博物志
漢傅毅扇銘 北堂書鈔一百三十四
漢李尤戟銘 太平御覽三百五十三
漢張休崖涘銘 隸續
漢士孫瑞劒銘 藝文類聚六十
漢鏡銘共七篇 搨本
魏卞蘭座右銘 藝文類聚二十三
魏何晏斫猛獸刀銘 藝文類聚六十
魏傅巽筆銘 藝文類聚五十八

晉傅元燭銘 太平御覽八百七十
晉孫楚反金人銘 太平御覽五百九十八藝文類聚十九
晉王導麈尾銘 藝文類聚六十九
晉許詢黑麈尾銘 北堂書鈔一百三十四
晉許詢白麈尾銘 北堂書鈔一百三十四
晉習鑿齒諸葛武侯宅銘 藝文類聚六十四
晉蘇彥隱几銘 北堂書鈔一百三十三
晉蘇彥邛竹杖銘 藝文類聚六十九
晉嵇含木弓銘 藝文類聚六十
宋孫康團扇銘 北堂書鈔一百三十四
齊謝朓海陵王墓銘 夢溪筆談
梁周捨鼎銘 藝文類聚七十三
後魏常景洛橋銘 洛陽伽藍記
後魏石門銘 永平二
後魏鄭道昭天柱山銘 天下名勝志
北齊鄭述祖天柱山銘 天統元
隋嚴德盛橫山舍利靈塔銘 吳郡志
唐高宗萬年宮銘 永徽五
唐西明寺鍾銘 廣宏明集
唐姚元景造象銘 長安四
唐史嶷晉史憲銘 建康志
唐景龍觀鍾銘 景雲二
唐渾儀銘 開元占經
唐申屠液虢國公楊花臺銘 開元十二
唐趙元崇古井銘 天寶九
唐元結峿臺銘 大曆二
唐元結庴廎銘 大曆三
唐元結東崖銘 浯溪考
唐洪經綸大岯山銘 建中元
唐張洗濟瀆廟北海壇置祭器銘 貞元十三
唐王顏鑄鼎原銘 貞元十七
唐李涉南溪元巖銘 粵西金石畧
唐王邕後浯溪銘 浯溪考

唐修養雜訣氣銘 太平御覽七百二十
唐鏡銘共三篇 搨本
宋徐鉉許長史井銘 建康志
宋申革盧縣說性亭銘 淳化二
元杜仁傑泰山天門銘 岱宗金石文字

卷十五

碑志一

漢三公山碑 元初四
漢榮口石門碑 水經注濟水
漢敦煌太守裴岑紀功碑 永和二
漢濟陰太守孟郁修堯廟碑 隸釋
漢淳于長夏承碑 建寧三
漢成陽靈臺碑 隸釋
漢司隸校尉楊淮碑 熹平二
漢武都太守耿勳碑 熹平三
漢豫州從事尹宙碑 熹平六
漢溧陽長潘乾校官碑 光和四
漢郃陽令曹全碑 中平二
漢泰君碑 顧氏金石文字記
漢張超靈帝河閒舊廬碑 藝文類聚六十四
漢禰衡魯夫子碑 藝文類聚二十
漢禰衡顏子碑 藝文類聚二十
吳九眞太守谷朗碑 鳳皇元
晉李興羊祜碑 湖北通志
晉盧无忌太公呂望表 太康十
晉裴希聲侍中嵇侯碑 藝文類聚四十八
晉李闡顏含碑并宋顏延之銘 建康志
晉袁宏丞相桓溫碑銘 藝文類聚四十五

卷十六

碑志二

宋醴陵侯劉使君墓誌 古刻叢鈔
宋張氏墓誌 古刻叢鈔
梁徐勉故永陽敬太妃墓誌銘 古刻叢鈔

梁裴子野丹陽尹湘東王善政碑 藝文類聚五十二
後魏鄭羲碑 永平四
後魏司馬景和妻墓誌銘 延昌三
後魏崔敬邕墓誌銘 谷園摹古帖
後魏高貞碑銘 正光四
後魏懷令李君墓誌銘 正光六
後魏高湛墓誌銘 元象二
北齊鄉老舉孝義雋脩羅碑 皇建二
北齊朱敬脩朱岱林墓誌并朱敬範銘 武平二
北周王通墓誌銘 河閒府志
隋車騎祕書郎張君銘 開皇十一
隋皇甫昆玉泉寺智禪師碑 湖北通志

卷十七

碑志三

唐姜行本勒石紀功碑 貞觀十四
唐李訓碧落觀碑 咸亨元
唐宋州司法田君墓誌銘 河閒府志
唐路敬淳魏夫人祠碑 垂拱四
唐梁朱賓梁府君墓誌銘 垂拱四
唐苗神客乙速孤府君碑銘 載初二
唐武三思大周無上孝明高皇后碑銘 長安二

卷十八

碑志四

唐張景毓潤州句容縣令岑君德政碑 景雲二
唐劉待價獨孤府君碑 景雲二
唐婁師德契苾府君碑 先天元
唐處士胡君墓誌 開元三
唐李邕葉有道先生神道碑 開元五
唐李邕贈歙州刺史葉公神道碑 開元五
唐祕書監馬公墓誌銘 開元六
唐史承節後漢大司農鄭公碑 開元十三
唐邵混之元氏縣令龐君清德碑 開元廿四

卷十九

碑志五

唐趙儋右拾遺陳公旌德碑 陳伯玉文集
唐贈揚州大都督段府君神道碑銘 大歷十四
唐莫州長豐縣令李君墓誌銘 通州志
唐姚孚吳郡張常洧紀孝行銘碑 句容縣志
唐王紳周氏墓誌銘 河閒府志
唐鄭府君墓誌銘 河閒府志
唐柳宗元清河張府君墓誌銘 河閒府志
唐韓昶自爲墓誌銘 大中九
唐秦貫鄭府君夫人崔氏合祔墓誌銘 大中十二
唐馮元德後魏呂黎馮王新廟碑 咸通八
唐鄭仁表左拾遺孔府君墓誌銘 [illegible]
唐孫珦張氏夫人墓誌銘 景福元
唐齊光乂陵公神廟碑 [illegible]
唐于兢王審知德政碑 天祐二
唐邊魯潞府君墓誌銘 [illegible]
五代晉殷鵬雒周敬墓誌銘 天福二
宋劉光祖程伯剛墓誌銘 春秋分記

卷二十

誄

漢杜篤大司馬吳漢誄 藝文類聚四十七
漢蘇順和帝誄 藝文類聚十二
晉左九嬪萬年公主誄 藝文類聚十六

弔文　哀詞

漢禰衡弔張衡文 太平御覽五百九十六
魏麋元弔夷齊文 藝文類聚三十七 太平御覽五百九十六
吳張昭溧陽侯陶謙哀詞 建康志
晉成帝哀策文 藝文類聚十三
晉王珣孝武帝哀策文 藝文類聚十三
晉李充弔嵇中散文 太平御覽五百九十六
後魏孝文帝弔比干文 太和十八

祭文

唐韓賞告泰華府君文 天寶元

晉庾亮釋奠祭孔子文（藝文類聚三十八）
晉袁宏祭牙文（太平御覽三百三十九）
晉周顗文祭梁鴻文（藝文類聚三十八）
梁徐悱妻劉氏祭夫文（藝文類聚三十八）
唐盧藏用祭陳伯玉文（陳伯玉文集）

雜文

秦李斯用筆法（墨池編）
漢王褒僮約（太平御覽九百九十六）
漢楊雄難蓋天八事（隋書天文志）
漢張衡靈憲（續漢志注補）
漢戴良失父零丁（太平御覽五百九十八）
漢趙壹非草書（墨池編）
魏麋元議許由（藝文類聚五十六）
晉楊紹買冢地莂（太康五）
晉石崇奴券（太平御覽五百九十八）
晉庾闡斷酒戒（藝文類聚七十二）
晉湛方生弔鶴文（藝文類聚九十）
晉衛夫人筆陣圖（太平御覽七百四十八）
梁韋琳鮔表（酉陽雜俎）
唐昭宗賜錢武肅王鐵券（乾寧四）

續古文苑目錄

續古文苑卷第一

賜進士及第授通奉大夫山東通省督糧道加三級孫星衍撰

鐘鼎文

周宗周鐘銘

王肇遹省文武堇（覲）疆土。南或（國）服要敢爲虐我土。王辜（享）我其至戮伐乃都。服要迺遣閒來逆邵（昭）王。南人東人具見。廿有六邦。佳（惟）皇上帝百神保余小子。朕猷有成亡競。我佳司配皇天王。對乍（作）宗周寶鐘。倉二宅二。雄二雝二。用邵（昭）各（格）不顯且（祖）考先王。其嚴在上。熊二數二。降余多福。二余𠄢孫。叁壽佳利。𢦚（句）其萬季毗（畯）保三或。（國）

周周公孿鐘銘

佳王正月初吉乙亥。周公孿羼乃吉金㊇鏐赤錯。用鑄（鑄）乃龢鐘。台乍其皇且（祖）皇考。曰。余寅龏威忌忎。龢不家于乃身。鑄其龢鐘。台卹其祭祀盟祀。台樂大夫。台安士庶子。春爲之聽元器。其舊哉。公釁（釁字讀爲釁同）壽。周邦是保。其萬年無彊。子二孫二。永保用亯。

周彝惠鼎銘（鼎在焦山）

佳九月既望甲戌。王各于周廟。㚔于圖室。嗣（司）徒南中右。彝惠入門。立中廷。王乎史習（友）冊令彝惠。曰。官嗣左（佐）王。退側弗乍。（作）易（錫）女㊇衣䋣屯。（緌）戈琱戟。縞必。（韠）彤矢攸勒鑾旂。彝惠敢對揚天子不顯魯休。用作尊鼎。用亯于列考。用■眉壽萬年。子孫永寶用

周吳彝銘

佳二月初吉丁亥。王才周成大室。旦。王各（格）廟。宰朏右乍冊吳入門。立中廷。北鄉。王乎史戊冊命吳。嗣（治）旂諸衆叔金。易（錫）𩰫鬯一卣。㊇衮衣赤舄。金車𠦪𠦪朱虢旂。虎良東裏。𠦪車畫轉金甬。馬三匹。攸勒。吳拜韻首。敢對揚王休。用乍青尹寶尊彝。吳其世子孫永寶用。佳王二祀。

周頌敦銘

佳三年五月。既𣄰霸甲戌。王才周康邵宮。旦。王各（格）大室。即立。宰㊫右頌入門。立中廷。尹氏受王命書。王

乎史虢主冊命頌。王曰。頌。令女官嗣（治）成周賁（字釋許或寶字）監嗣新造賁。用宮御。易女㊇衣䋣屯。赤市朱黃鑾（或云）旂攸革。用事。頌拜韻首。受命冊。佩㠯出。反入堇章。（或云）頌敢對揚天子丕顯魯休。用乍朕皇考龏朩皇母龏始（姒）寶尊敦。用追孝蘄匄康爵屯右通彔永令。頌其萬年釁壽無彊。畯（畯）臣天子霝冬。（終）子二孫二永寶用。

周伯虎嘗敦銘

佳六年三月甲子。王才旁。召白虎告曰。余告慶。曰。公及爵貝用獄𠭯。爲伯父秦父成。亦（被）我考幽白幽姜。令余告慶。余以邑敢有嗣。余典勿敢對。曰。余既敢有嗣。曰。厌令曰。余既一名典獻白氏則執璧琱主。對揚朕宗君其休。用乍朕列且（祖）召公嘗敦。其萬年子孫寶用亯于宗。

周虢朩旅鐘銘

虢朩旅曰。不顯皇考叀朩。龢秉元明德。御于乃辟。㝵屯（純）乍（祚）攸。旅敢啓帥井（型）皇考威義。克御于天子。卣（迺）天子多易旅休。旅對天子魯休揚。用乍朕皇考叀朩大䇂龢鐘。皇考嚴才（在）上。異（翼）才下。雝二熊二。降旅多福。旅其萬年子二孫二永寶用亯。

周張仲𣪘器銘

張中（仲）乍寶匳。𢍜（擇）之金鑊。𨦲𨪐𨪐𨪐（以奉）其𣪘。其㊇其黃用。成斿旟。熊二烈二。用亯大正。歆王賓。既具召飤。張中受無疆福。𤔲友飲飤具䤈。（飽）張中萬壽。（右張中鼎文見鐘鼎款識楊南仲薛尚功釋之錯謬不可解今更定其字）

周齊侯鎛鐘銘

佳王五月辰才戊寅。師于𠙵淄。公曰。女及余經乃先祖。余既尃乃心。女小心畏忌。女不家（墜）夙夜宦執而政事。余㊫猷乃心。余命女政于朕三軍。䇂（肅或作成）朕師旟之政德。諫罰朕庶民。左右毋諱。乃不敢弗敬戒。虔卹乃伊事。戮（龢）龢三軍徒適。（從）雩乃行師。春中乃罰。公曰。及女敬共辝命。女應鬲（歷）公家。女恐勞（奕）朕行師。女肇敏于戎攻。余易女釐都㊆爵其縣二百。余

命女嗣(治)辝鳌達國徒三千為女敵寮乃敢用拜䭫首弗敢不對揚朕辟皇君之易(錫)休命公曰及女康能乃九事率乃敵寮余用登屯厚乃命女及毋曰余小子女尃余于艱卹虔卹不易左右余一人余命女緘(不此確字)差卿(一作正卿)為大事(一無此三字)繼(不此確字)命于外內之事中尃盟刑女台尃戒公家應卹余于盟卹女台卹余朕身余易女車馬戎兵鳌僕三百又五十家女台戒戎作乃用或敢再拜䭫首應受君公之易(錫)光余弗敢灋(廢)乃命及箕其先舊及其高祖虘二成唐又敢在帝所尃受天命刻伐頭司敗乃靈師伊小臣惟楠或有九州處禹之都不顯穌公之孫其配畏(威)公之妣(出)而𩚬公之女雩生卡及是辟于齊侯之所是小心龔齊靈力若虎堇褮其政事又共于公所敎擇吉金(一作所桓武靈公又共于桓武靈公易乃吉金)鈇鎬銿鋁用鈫鑄其寶鎛用亯于其皇祖皇妣(妣)皇母皇考用旂(祈)釁壽霝命難老不顯皇祖其乍福元孫其萬福屯魯龢協而九事卑若鍾鼓外內剴辟都譽二達而朋剿毋或异頪(類)女考壽萬年羕保其身俾百斯男而埶(字疑)繼斯字肅(同)𩔖義政齊侯左右毋央毋已至于枼曰武靈成子孫羕保用亯(右齊侯鎛鐘見鐘鼎款識及考古圖原釋伊作尹畏公作𢊁公妣作妃异作丞今正之)

周國差𦉜銘

國差立事歲咸丁亥攻市(工師)佸盥西亭寶𦉜三秉用實旨酒侯氏受福釁壽俾旨卑瀞侯氏毋瘠毋癘齊邦寊(未詳此字)靜安寧子子孫孫永保用之

周晉姜鼎銘

佳王九月乙亥晉姜曰余佳司(嗣)朕先姑君晉邦余不敢妄寧巠(經)雝明德宣邲我猷用招所辟辟安揚乃光烈虔不彖(墜)譴(諸)覃享(疑享)台(以)贊我萬民嘉遺我易(錫)鹵(旅)責千兩勿法(廢)文侯顆令(命)(猶大)畏(威)串俑(用)㐱征綏湯縣受乃吉金用乍寶尊鼎用康頣妥褱遠封君子晉姜用旂綽綰釁眉壽乍惠為亟萬年無彊用亯用德畯(猶俊也陟在位謂升)保其孫子三壽是

利(右鼎文見鐘鼎款識揚南仲釋文見考古圖今更正其誤)

周楚曾侯鐘銘

佳王五十有六祀徙自西陽楚王訡(或即熊字)章作曾侯乙宗彝寘之于西陽其永旹用亯

周西宮襄戎父盤銘

用大䢅散邑迺即散用田覺(履)自瀗涉吕南至于大沽一表吕陟二表至于邊柳復涉瀗陟雩戲䞡(原)隊吕鹵表于㪤𦾔桂木表于艾者表于艾衙內陟艾䢔于厂湏表都斥隊陵剛斥表于單衙表于原衙表于周衙吕東表于游東彊右還表于覺衙吕南表于郤者衙吕鹵至丁唯莫覺井邑田自槁木衙左至于井邑表衙吕東一表還吕鹵一表陟剛三表降吕南表于同衙陟州剛䢔斥降棫二表大人有嗣覺田蕭且敓戎父鹵宮襄豆人虞丂彔(克)貞師氏右相小門乃䜌原人虞艿淮嗣工虎孝冊豐父唯人有嗣荆丂门十又五夫止覺大舍散田嗣土出襄嗣馬單衆牧人嗣工駁君宰讀父散人小子覺田戎敓父教瞿父旅之有嗣㝭州京攸從鬲𠂇散有嗣十夫唯王九月辰才乙卯大甲蕭且䍐异(襄)旅誓曰我既收散氏田器有爽實余有散氏心賊則爰千罰千傳襄之蕭且异(襄)旅則誓廼卑鹵宮襄戎父誓曰我既收散氏溼田牆田余又爽寵(亂)爰千罰千鹵官襄戎父則誓乃受圖大王于豆新宮東廷乃左執䙴史止中鬲

右西宮盤銘字三百五十文無剝蝕近時吳氏玉搢樊氏明徵汪氏肇龍俞氏楚江孔君廣森江君德量武君億皆有釋文而得失互見余以古文奇字訂定之以示知者銘文多假借若以陟雩戲䞡為陟雩徂原艾者為艾都唯莫為鴻莽槁木為喬木剛為岡棫為域有嗣為有司豆人為豎人丂克貞為考克貞司工為司空司土為司徒卑為俾心賊為心貣之屬不可悉數覺字諸家或以為媸或以為𦣻或以為觀予謂尸即雚省下著見字觀字是也瀗或以為瀘或以為渭或以為瀆予疑為淄

字厂湏或以為厂源予謂源字不古當是瀘省字麻或以為麻或以為斥當為斥割或以為割或以為都當為都刑于丑或以為刑于丘或以為刑于圍予疑為刑丂门(同音)單衆或以為單烝或以為罶罷予定為單衆盤庚有用單其有衆之文按汗簡蠡音蒸出義雲章與此蠡形近是又疑蒸也鬲丑或以為鬲丘或以為豪丘予缺疑焉心賊或以為心貳予定為心貣其文自用太䢅散至降棫二表言覺田表道之事曰淄曰大沽曰慶邍曰㪤城曰艾都曰艾衙曰隊陵曰單衙曰原衙曰周衙曰游東曰覺衙曰郤都曰井邑曰同衙皆地名邊柳桂木喬木就植物以表界也自大人有司至有司十夫言率衆庶舍之事曰豆(嗣同)人曰師氏曰原人曰司工曰司土(衙同)曰司馬曰牧人曰宰皆官名曰蕭且散戎父曰西宮襄曰虞曰虎曰豐父唯曰遺父曰戎散父曰瞿皆人名從觀于田者也自唯王九月至末言立誓作銘之事蕭且西宮襄戎父既定散氏邑田乃相與立誓命史銘于豆也若其文云表言以木表道周語云道無列樹韋昭注古者列樹以表道且為城守之用是其事也云唯茸言草大荒云艿淮乃亦草艸茻同淮亦大也云丂克貞貞為卜問言考卜也云乃䜌䜌為治道或者為卜䜌也云孝嗣即考冊言將書之簡也云刑考门言以法度地也云出襄云單衆言出衆襄事也云駁者黃馬白毛言差馬也云旅之旅旌旗之旒言以旗常為識也云橐者具器也云州京亦言衆也云心賊云爽亂皆誓詞謂渝盟則罰鍰也云溼田牆田牆即嗇言下隰之處云受圖云左執䙴云中鬲言史受圖左手執䙴中鬲而立以盟誓于新宮東廷也稱大王者此為六國時器歟故文字視商周彝器形體散漫然古法存焉亦可寶也孫星衍記

秦宮金人銘

皇帝二十六年初兼天下改諸侯為郡縣一法律同

度量。大人來見臨洮，身長五丈，足跡六尺。（文見水經注河水四云李斯書也水經注吹諸侯爲郡縣作以爲郡縣足跡六尺作足六尺長史志大人作金人身長作其長今參訂錄之）

秦平陽斤銘

廿六年，皇帝盡幷兼天下諸侯，黔首大安，立號爲皇帝，乃詔丞相狀綰，灋度量則不壹歉疑者，皆明壹之。元年，制詔丞相斯去疾，灋度量盡始皇帝爲之，皆有刻辭焉。今襲號而刻辭不稱始皇帝，其於久遠殹也，如而後嗣爲之者，不稱成功盛德。刻此詔故刻左，使無疑。平陽斤。

新莽量銘

黃帝初祖，德才于虞；虞帝始祖，德才于新。歲在大梁，龍集戊辰。戊辰直定，天命有民。據土德受正號即眞，改正建丑，長壽隆崇。同律度量衡，稽當前人。龍在己巳，歲次實沈，初班天下，萬國永遵。子子孫孫，享傳億年。

賦上

諫格虎賦　漢孔臧

帝使亡諸大夫問乎下國，下國之君方帥將士於中原，車騎駢闐，被行岡巒，手格猛虎，生縛貙豻，昧爽而出，見星而還，國政不恤，惟此爲歡。乃夸于大夫曰：下國鄙固，不知帝者之事，敢問天子之格虎，豈有異術哉？大夫未之應，因又言曰：下國褊陋，莫以娛心，故乃闢四封以爲藪圍，境內以爲林，禽鳥育之，驛驛淫淫，晝則鳴嚾，夜則嘷吟，飛禽起而翳目，走獸動而審音，犯之者其罪死，驚之者其刑深，虞侯苑令，是掌厥禁。於是分幕將士，營遮榛叢，戴星入野，列火求蹤，見虎自來，乃往尋從，張罝網，羅刃鋒，驅檻車，聽鼓鐘。猛虎顛遽，奔走西東，怖駭內懷，迷冒怔忪，耳目喪精，值網而衝，局然自縛，或隻或雙，車徒抃讚，咸稱曰工。乃縛以絲組，斬其爪牙，支輪登較，高載歸家。孟賁（案當有脫文）被髮瞋目，蹀猾紛華，故都邑百姓莫不于邁，陳列路隅，咸稱萬歲，斯亦畋獵之至樂也。大夫曰：順君之心樂矣，然則樂之至也者，與百姓同之謂。夫兕虎之生，與天地偕，山林澤藪，又其宅也，被有德之君則不爲害。今君荒於遊獵，莫恤國政，驅民入山林，格虎於其廷，妨害農業，殘夭民命，國政其必亂，民命其必散，國亂民散，君誰與處，以此爲至樂，所未聞也。於是下國之君乃頓首曰：臣實不敏，習之日久矣，幸今承誨，請遂改之。（此賦及楊柳賦選家俱未載）

楊柳賦　漢孔臧

嗟茲楊柳，先生後傷，蔚茂炎夏，多陰可涼。伐之原野，樹之中塘，溉浸以時，日引月長，巨本洪枝，條修遠揚，天繞連枝，猗那其房，或拳局以逮下（當作土字），或擢跡而接穹蒼。綠葉累疊，鬱茂翳沈，蒙籠交錯，應風悲吟。鵾鵠集聚，百變其音。爾乃觀其四布，運其所臨，南垂大陽，北被（元）陰，西奄梓園，東覆果林，規方冒乎半頃，清室莫與比深。於是朋友同好，几筵列行，論道飲燕，流川浮觴，殽核紛雜，賦詩斷章，合陳厥志，考以先王，賞恭罰慢，事有紀綱，洗觶酌樽，兕觥並揚，飲不至醉，樂不及荒，威儀抑抑，動合典常，退坐分別，其樂難忘。惟萬物之自然，固神妙之不如（當有闕字），意此楊樹，依我以生，未丁一紀，我賴以寧，暑不御箑，淒而涼清，內蔭我宇，外及有生，物有可貴，云何不銘，乃作斯賦，以敘斯情。

鶡賦　漢孔臧

季夏庚子，思道靜居，爰有飛鶡，集我屋隅，異物之來，吉凶之符，觀之懼然（案懼舊誤作懼今改懼瞿古字通用），覽考經書，在德爲祥，棄常爲妖，尋氣而應，天道不踰。昔在賈生，有識之士，忌茲服鳥，卒用喪己。咨我令考（案讀臧父彥也），信道秉眞，變怪生家，謂之天神，修德滅邪，化及其鄰，禍福無門，唯人所求，聽天任命，慎厥斷修，棲遲養志，老氏之疇，爵祿之來，祇增我憂，時去不索，時來不逆，庶幾中庸，仁義之宅，何思何慮，自令勤劇。

酒賦　漢鄒陽

梁孝王遊於忘憂之館，集諸遊士，各使爲賦。鄒陽爲

酒賦，其詞曰：

清者爲酒，濁者爲醴；清者聖明，濁者頑騃。皆麴湑（初學記作消）丘之麥，釀野田之米，倉風莫預，方金未啓。嗟同物而異味，歎殊才而共侍。（初學記無已上四句）流光醳醳，甘滋泥泥，醪醲（初學記作醲）既成，綠瓷既啓，且筐且漉，載莤（初學記作劉）載齊（初學記作濟案當作泲）。庶民以爲歡，君子以爲禮。其品類則沙洛淥酃，程（初學記作烏）鄉若下，高（初學記作齊）公之清，關中白薄，青渚縈停，凝醳醇酎，千日（初學記作金）一醒。（初學記廿六引止此）哲王臨國，綽矣多暇，召皤皤之臣，聚肅肅之賓，安廣坐，列雕屏，綃綺爲席，犀璩爲鎮，曳長裾，飛廣袖，奮長纓，英偉之士，莞爾而即之。君王憑玉几，倚玉屏，舉手一勞，四坐之士，皆若哺梁焉。乃縱酒作倡，傾盌（盌本或作盆）覆觴，右以宮申，旁亦徵揚，樂只之深，不吳（吳本或作□又一本無不□二字今補正）不狂，於是錫名餌祛，夕醉遣朝酲，吾君壽億萬歲，常與日月爭光。

几賦　漢鄒陽

韓安國作几賦，不成，鄒陽代作，其詞曰：

高樹凌雲，蟠紆煩冤，旁生附枝，王爾公輸之徒，荷斧斤，援葛藟，攀喬枝，上不測之絕頂，伐之以歸，眇者督直，聾者磨礱，齊貢金斧，楚入名工（楚本或作并），迺成斯几，離奇髣髴，似龍蟠馬迴，鳳去鸞歸，君王憑之，聖德日躋。

文鹿賦　漢公孫詭

公孫詭爲文鹿賦，其詞曰：

麀鹿濯濯，來我槐庭，食我槐葉，懷我德聲，質如緗縟，文如素綦，呦呦相召，小雅之詩，歎丘山之比歲，逢梁王於一時。（西京雜記又有枚乘柳賦路喬如鶴賦公孫乘月賦羊勝屏風賦古文苑俱載本但錄屏風餘載章樵注本）

悲士不遇賦　漢司馬遷

悲夫士生之不辰，愧顧影而獨存，恒克己而復禮，懼志行而無聞，諒才韙而世戾，將逮死而長勤，雖有形而不彰，徒有能而不陳，何窮達之易惑，信美惡之難分，時悠悠而蕩蕩，將遂屈而不伸，使公於公者，彼我

同兮私於者自相悲兮天道微哉(文選注十五引天道悠昧疑即此句)吁嗟闊兮人理顯然相傾奪兮好生惡死才之鄙也好貴夷賤哲之亂也炤炤洞達胸中豁也昏昏罔覺內生毒也我之心矣哲已能忖我之言矣哲已能選沒世無聞古人惟恥朝聞夕死孰云其否逆順還周乍沒乍起理不可據智不可恃(已上二句見文選注三十九)無造福先無觸禍始委之自然終歸一矣

仙賦　漢　桓譚

余少時爲中郎(北堂書鈔一百二引無中字又引新論云奉車郎)從孝成帝出祠甘泉河東見部先置華陰集靈宮(案部舊誤作郎今依北堂書鈔引改又引新論敘作部)宮在華山下武帝所造欲以懷集仙者王喬赤松子故名殿爲存仙端門南向山署曰望仙門(北堂書鈔引無宮在華山下至此三十六字有余居此焉四字)竊有樂高眇之志即書壁爲小賦以頌美曰

夫王喬赤松呼則出故翕則納新夭矯經引積氣關元精神周洽鬲塞流通乘淩虛無洞達幽明諸物皆見玉女在旁仙道既成神靈攸迎乃驂駕青龍赤騰爲歷躇(元)屬之攡蘼(案攡舊誤攡今改)有似乎鸞鳳之翔飛集於膠葛之宇泰山之臺吸玉液食華芝漱玉漿飲金醪出宇宙與雲浮灑輕霧濟傾崖觀滄川而升天門馳白鹿而從麒麟周覽八極還崦華壇汜汜乎濫濫乎(案下乎字舊脫今補)隨天轉旋容容無爲壽極乾坤(類聚畧載此云集靈宮賦誤)

覽海賦　漢　班彪

余有事於淮浦覽滄海之茫茫悟仲尼之乘桴聊從容而遂行馳鴻瀨以漂鶩翼飛風而迴翔顧百川之分流煥爛熳以成章風波薄其裛裛邈浩浩以湯湯指日月以爲表索方瀛與壺梁曜金璆以爲闕次玉石而爲堂蓂芝列於階路涌醴漸於中唐朱紫彩爛明珠夜光松喬坐於東序王母處於西箱命韓(本或脫此字)衆與岐伯講神篇而校靈章願結旅而自託因離世而高遊騁飛龍之驂駕歷八極而迴周遂竦節而響應忽輕舉以神浮遵霓霧之掩蕩登雲塗以淩厲

乘虛風而體景超太清以增逝麾天閽以啟路闢閶闔而望余通王謁於紫宮拜太一而受符(或作班固藝文類聚云班叔皮今依之)

悼騷賦　漢　梁竦

既徂南土歷江湖濟沅湘感悼子胥屈原以非辜沈身乃作悼騷賦繫(元)石而沈之(案范史梁竦傳云後坐兄松事與弟恭俱徙九眞既徂南土云云必出於此賦序文今取之補章懷太子注云東觀記載其文曰云云益序已在正文故注不更言也)

彼仲尼之佐魯兮先嚴斷而後(宏)衍雖離讒以鳴邑兮卒暴誅於兩觀殷伊周之協德兮暨太甲而俱寧豈齊量其幾微兮徒信己以榮名胥(案胥舊誤雖今改)吞刃以奉命兮抉目眥於門閭吳荒萌其已殖兮可信顏於王廬圖往鏡來兮關比在篇(案比舊誤此今改)君名其既泯沒兮後辟亦然屈平濯德兮絜顯芬香句踐罪種兮越嗣不長重耳忽推兮六卿卒強趙殞鳴犢兮秦人入疆樂毅奔趙兮燕亦是喪武安賜命兮昭以不王蒙宗不幸兮長平顛荒范父乞身兮楚項不昌何爾生不先後兮惟洪勳以遐邁服荔裳如朱紱兮騁鸞路於犇瀨歷蒼梧之崇丘兮宗虞氏之俊乂臨衆瀆之神林兮東敕職於蓬碣祖聖道而垂典兮褒忠孝以爲珍既匡救而不得兮必殞命而後仁惟賈傅其達指兮(案達舊誤違今改)何揚生之敗眞彼皇麟之高舉兮熙太清之悠悠臨岷川以愴恨兮指丹海以爲期

機婦賦(太平御覽作機賦)　漢　王逸

舟車棟寓䇞工也杵臼碓磑直巧也盤杅縷針小用也至於織機功用大矣上自太始下訖羲皇(已上十句依太平御覽八百二十五增)帝軒龍躍庶業是昌俯覃(御覽作覽)聖思仰覽三光悟彼織女終日七襄(已上二句依御覽增)爰制布帛始垂衣裳於是取衡山之孤桐南岳之洪樟結靈根於盤石託九層於巖旁性條暢以端直貫雲表而剴良儀鳳晨鳴翔其上怪獸群萃而陸梁於是乃命匠人潛江奮驥踰五嶺越九岡斬伐剖析擬度短長勝復迴轉剋像乾形大匡(御覽作庭)淡泊擬則川平先爲日月

蓋取昭明三軸列布上法台星兩驥齊首儼若將征方員綺錯極妙窮奇蟲禽品獸物有其宜兔耳跧伏若安若危猛犬相守竄身匿蹄高樓雙峙下(御覽作以)臨清池遊魚銜餌瀺灂其陂鹿盧並起(御覽作纖)纖繳俱垂宛若星圖屈伸推移(已上二句依御覽增)一往一來匪勞匪疲於是暮春代謝朱明達時蠶人告訖舍罷獻絲或黃或白蜜蠟凝脂纖纖靜女經之絡之爾乃窈窕淑媛美色貞怡解鳴珮釋羅衣披華幕登神機乘輕杼攬林帷動搖多容俯仰生姿

述行賦　漢　蔡邕

延熹二年秋霖雨逾月是時梁冀新誅而徐璜左悺等(案舊脫此字今補)五侯擅貴於其處(案此句當有缺字)又起顯陽苑於城西人徒凍餓不得其命者甚衆白馬令李雲以直言死鴻臚陳君以救雲抵罪璜以余能鼓琴白(案白舊誤自今改)朝廷敕陳留太守發(案舊脫此字今補已上皆據後漢書)遣余到偃師病不前得歸心憤此事遂託所過述而成賦

余有行於京洛兮遘淫雨之經時塗屯邅其蹇連兮潦汙滯而爲災乘(案乘舊誤桀今改)馬蹯而不進兮心鬱伊而憤思聊(宏)慮以存古兮宣幽情而屬詞夕余宿於大梁兮誚無忌之稱神哀晉鄙之無辜兮忽朱亥之篡軍歷中牟之舊城兮憎佛肸之不臣問甯越之裔冑兮藐髣髴而無聞經圃田而看北境兮悟衛康之封疆迄管邑而增歎兮慍叔氏之啓商過漢祖之所隘兮弔紀信於滎陽降虎牢之曲陰兮路丘墟以盤縈勤諸侯之遠戍兮侈申子之美城甚濤塗之復惡兮陷夫人以大名登長坂以淩高兮陟葱山之嶢崝(案當有譌字)建撫體而立洪高兮經萬世而不傾迴峭峻以降阻兮小阜寥其異形岡岑紆以連屬兮谿壑夐其杳冥晛嵯峨以乖邪兮廓寥鎣以崢嶸攢棫樸而雜榛楛兮被浣濊而羅生(案舊脫此字今補)布蘴荾與(案與舊誤興今改)臺菌兮緣增崖而結莖行遊目以南望兮覽太室之威靈顧大河於北垠兮觀洛汭之始并追劉定之攸

儀兮美伯禹之所營悼太康之失位兮愍五子之歌聲尋修軌以增舉兮邈悠悠之未央山風汩(案舊誤泊今改)以颸涌兮氣慘慘(案舊誤懆懆今改)而厲涼雲鬱術而四塞兮雨濛濛而漸唐僕夫疲而劬瘁兮我馬虺頹以(元)黃格莽丘而稅駕兮陰曀曀而不陽哀衰周之多故兮眺瀕隈而增感忿子帶之淫逆兮唁襄王於壇坎悲寵嬖之為梗兮心惻愴而懷慘慘(案舊誤懆懆今改)操舫舟而泝湍洛兮浮清波以橫厲想宓妃之靈光兮神幽隱以潛翳實熊耳之泉液兮揔伊瀍與澗瀨通渠源於京城兮引職貢乎荒裔操吳榜其萬艘兮充王府而納最濟西溪而容與兮息鞏都而後逝愍簡公之失師兮疾子朝之為害(元)雲黯以凝結兮零雨集以(案舊誤之今改)溱溱路阻敗而無軌兮塗濘溺而難遵率陵阿以登降兮赴偃師而釋勤壯田橫之奉首兮義二士之俠墳佇淹留以候霽兮感憂心之殷殷并日夜而遙思兮宵不寐以極晨候風雲之體勢兮天牢湍而無文彌信宿而後闋兮思威遷(案舊誤遺今改)以東運陽光見之顆顆兮懷少弭而有欣命僕夫其就駕兮吾將往乎京邑皇家赫而天居兮萬方徂而並集貴寵扇以彌熾兮僉守利而不戢前車覆而未遠兮後乘驅而競及(案舊誤入今改)窮變巧於臺榭兮民露處而寢濕消(案舊誤清今改)嘉穀於禽獸兮下糠粃而無粒(宏)寬裕以便辟兮糺忠諫其侵急懷伊呂而黜逐兮道無因而獲入唐虞眇其既遠兮常俗生於積習周道鞠為茂草兮哀正路之日澀(案舊誤溜今改)觀風化之得失兮猶紛挐其多違無亮采以匡世兮亦何為乎此畿甘衡門以寧神兮詠都人而思歸爰結蹤而迴軌兮復邦族以自綏亂曰跋涉遐路艱以阻兮終其永懷窘陰雨兮歷觀羣都尋前緒兮考之舊聞厥事舉兮登高斯賦義有取兮則善戒惡豈云苟兮翩翩獨征無儔與兮言旋言復我心胥兮(此賦古文苑從藝文類聚編入僅有余有行於京洛及義二士之俠墳等十四句章樵注本退入末卷未能補全宋歐陽靜本蔡中郎集十卷後附集外文一卷有之張溥輯本所自出也但多譌字今加訂正故錄之)

青衣賦

漢 蔡邕

金生沙礫珠出蚌泥嘆茲窈窕產於卑微盼倩淑麗皓齒蛾眉(元)髮光潤領如蝤蠐(初學記此二句作縱橫結髮葉如低葵傳寫多譌耳)修長冉冉碩人其頎(初學記無此二句)綺繡丹裳躡蹈絲扉盤跚蹴蹀坐起昂低(案昂低舊倒今改)和暢善笑動揚朱唇(案此句有誤無以訂正)都冶武媚卓躒多姿精慧小心趨事如飛中饋裁割莫能雙追關雎之潔不陷邪非察其所履世之鮮希宜作夫人為眾女師伊何爾命在此賤微代無樊姬楚莊晉妃感昔鄭季平陽是私故因揚國歷爾邦畿雖得嬿婉舒寫情懷寒雪翩翩(初學記作編翰)充庭盈階兼裳累鎮展轉倒頹眄晰將曙雞鳴相催飭駕趣嚴將舍爾乖矇冒矇冒思不可排(以下至末初學記無)停停溝側嗷嗷青衣我思遠逝爾思來追明月昭昭當我戶扉條風狎獵吹予牀帷河上逍遙徙倚庭階南瞻井柳仰察斗機非彼牛女隔於河維思爾念爾惄焉且飢(此賦古文苑從初學記編入章樵注本退在注中不列正文蔡中郎集亦未載故仍錄之并補以藝文類聚所引)

續古文苑卷第一

續古文苑卷第二

賜進士及第授通奉大夫山東通省督糧道加三級孫星衍撰

賦中

傷魂賦 并序

魏 高貴鄉公

王師東征(案征諸葛誕也)宗正曹並以宗室材能兼侍中從行到項(案項舊誤頃今改魏志三少帝紀甘露二年六月甲子詔曰今車駕至項項汝南縣也)得疾數日亡意甚傷之為作此賦

宗臣允於常伯體材藝而中良何旻天之不怙遘暴疾而隕亡惟厥疾之初發若常疾之輕微未經日而沈篤氣惙惙而秏衰岐鵲騁技而弗救豈藥石之能追精魂忽已消散神眇眇而長違(隋書經籍志梁有高貴鄉公集四卷)亡

出征賦

魏 楊修

嗟夫吳之小夷負川阻而不廷聲天子之命公揔九伯而是征整三軍而飭戒殄征夫而叛驚華舫翼(本或作舫翼華)以鱗集蒼鷹雜以星陳塞川原而上下傲城隍而無垠於是川牧覆舟水衡戒事飾師就部乃講乃試信大海之可橫焉江湖之足忌公命臨淄守於鄴都(案事載魏志陳思王傳)侯懷大舜乃號乃慕(案慕舊誤暮今改)茂國事之是勉兮歎經時而離居企親愛之偏處兮(案親舊誤覩今改)矚搔首於城隅

蔡伯喈女賦

魏 丁廙

伊大宗之令女稟神惠之自然在華年之二八披鄧林之曜鮮明六列之尚致(案六列謂列女傳母儀賢明仁智貞順節義辨通六傳也)服女史之話言參過庭之明訓才朗悟而通(元)當三春之嘉月時將歸於所天曳丹羅之輕裳戴金翠之華鈿羨榮曜之所茂哀寒霜之已繁豈偕老之可期庶盡歡於餘年何大願之不遂飄微軀於逆邊行悠悠於日遠入穹谷之寒山慙柏舟於千祀負冤魂於黃泉我羈虜其如昨經春秋之十二忍胡顏之重恥恐終風之我萃詠芳草於萬里想音塵之髣髴祈精爽於交夢終寂寞而不至哀我生之何辜為神靈之所棄仰蕣華其已落臨桑榆之歔欷入穹廬之秘

館丞踰時而經節，歎殊類之非匹，傷我躬之無悅，循膚體以深念，歎蘭澤之空設，佇美目於胡望，向凱風而泣血。(案魏文帝蔡伯喈女賦序家公與蔡伯喈有管鮑之好乃命使者周近持金璧於匈奴贖其女還云云當時蓋命詞人並作而廣應教也)

贊述太子賦 賦并表上

魏 卞蘭

伏惟太子研精典籍，留意篇章，覽照幽微，才不世出，稟聰叡之絕性，體明達之殊風，慈孝發於自然，仁恕洽於無外，是以武夫懷恩，文士歸德。竊見所作典論及諸賦頌，逸句爛然，沈思泉涌，華藻雲浮，聽之忘味，正使聖人復存，猶稱善不暇，所不能間也。昔舜以烝烝顯其德，周旦不驕成其名，豈因南面之尊，以發稱(案稱舊誤在假下今正)假鼎足之盛以取譽哉。夫至尊至貴，能令人畏，不能令人譽，故桀不能變龍逢之心，紂不能易三仁之意，懷近服遠，非德無施。今太子博納多容，海渟岳峙，學無常師，惟德所在，恩無所私(案私舊誤恩今改)，唯德所親，觀士察人，秋毛無失，望色則知其情，覽始則達其終，過偽辨於未言，絕讒巧於未形，其所以包羅殊類，鑑觀成敗，德生於性，明出自然，太子所行，晏然休著，皆羣下所常吟咏，誠不復須臣贊揚懿美，褒稱盛行，然後令夜光之璧顯於金匱，隋侯之珠彰於韞櫝者也。今相鍾繇、大理王朗，海內英儒，國家柱臣，博物多識，通洽君子，年耆德茂，所更多矣。若游海者難與論水，觀前世者不可為言，然咸歸太子巍巍之美，敘述清風，言之有永(案永舊誤永今改)，聽者欣欣，忘日之夕，流景燿於無窮，布芳陰於四遠，譬若麟龍發足，尋歘追蹤，鸞鳳舉翼，衆鳥隨風。小臣區區，嘉樂無已，竊恰綿綿之屬，忘愚戇之言，謹觸冒上賦一篇，以攄狂狷之思。

超古人之遐迹，崇先聖之宏基，躭八素之秘奧，遵二儀於大猷，正往昔之常弊，定當世之舊儀，稟休和之上性，應五百之運期，著典憲之高論，作敘懽之麗詩，越文章之常檢，揚不學之妙辭，蹈布衣之所難，闡善道而廣之，道無深而不測，術無細而不敷，論古賢以

歎息，覲懿德以歡娛，歷精思於訓籍，忽日移而忘劬，雖明晷而無上，猶博納以自扶，賓故老以勸俗，諷六經以崇儒，嘉通人之達節，笑俗士之守株，匿天威之嚴厲，揚愷悌之和舒，惟凡百之詠德，感恩惠之有餘，信清風之休著，非臣下之敢虛。乃作頌曰：明明太子，既叡且聰，博聞强記，聖思無雙，猗猗(依初學記)左右，如虎如龍，八俊在側，旁無諛凶，富不忘施，尊而益恭，研精書籍，留思異同，建計立議，廓然發蒙，天下延頸，歌頌德音，聞之於古，見之於今，深不可測，高不可尋，創法萬載，垂(依初學記)此休風。(裴松之注魏志五引魏略曰蘭獻賦讚述太子德美太子報曰賦者言事類之所附也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也故作者不虛其詞受者必當其實蘭此賦豈吾實哉昔吾丘壽王一陳寶鼎何武等徒以歌頌猶受金帛之賜蘭事雖不諒義是嘉也今賜牛一頭由是遂見親敬)

投壺賦

魏 邯鄲淳

古者諸侯間於天子之事，則相朝也，以正班爵，講禮獻功，於是乃崇其威儀，恪其容貌，繁登降之節，盛揖拜之數，机設而弗倚，酒澄而弗舉，肅肅濟濟，其惟敬焉。敬不可久，禮成於飫，乃設大射，否則投壺。植茲華壺，梟氏所鑄，厥高二尺，盤腹修脰(案脰舊誤頸今改)，飾以金銀，文以彫鏤(案當有四字一句)，象物必具。距筵七尺，傑焉植駐，矢維二四，或柘或棘，豐本纖末，調勁且直，執竿奉中，司射是職，曾孫侯氏，與之乎皆得，然後觀夫投者之閑習，察妙巧之所極，駱驛聯翩(案當有四字一句)，爰爰兎發，翻翻隼集，不盈不縮，應壺順入，何其善也(案此句有誤字)。每投不空，四矢退效，既入躍出，荏苒偃仰(案此句有誤字)，偃俛趨下，餘勢振掉，又足樂也。擬議於此，命中於彼，動之如志，靡有違紀(案紀舊誤也今改)，譬諸為政，羣職罔弛也(案也舊脫今補)。左右畢投，效奇數鈞，列置功竿，稱善告賢，三載考績，幽明始分也。比投不釋，增是自遂，雖往有功，義所不貴，春秋貶譽，亦猶是類也。若乃撮矢作驕，累掇聯取，一往納二，巧無與耦，斯乃絕倫之才，尤異之手也(案手舊誤者今改)。柯列葩布，匪罕匪稠，雖就置猶弗然，刓迴絕之所投，惟茲巧之妙麗，亦希世之寡儔，調心術於混冥，適容體於便安，紛縱奇於施舍，顯必中以

微觀，悅舉坐之耳目，樂衆心而不倦，瓌瑋百變，惡可窮讚。(案裴松之注三國志二十一引魏畧曰淳作投壺賦千餘言奏之文帝以為工賜帛千匹今所存殆未及半耳)

皇允賦

魏 夏侯元

覽二儀之上體，本人倫之大紀，道莫崇於后辟，統莫大於承祀，伊皇衢之光赫，享乾坤之元祉，在太和之五載，肇皇允之盛始，時惟孟秋，和氣淑清，良辰既啓，皇子誕生，爾乃發愷悌之明詔，振湛恩之豐沛，末惠洽乎黎民，崇施暢於无外，爵羣兆以布德，赦殊死以示仁，黔首詠而齊樂，願皇祚之日新。

龍瑞賦

魏 劉劭

太和七年春，龍見摩陂，行自許昌，親往臨觀，形狀瓌麗，光色燭燿，侍衛左右，咸與覩焉。自載籍所紀瑞應之致，或翔集於邦國，卓犖於要荒，未有若斯之著明也。

惟殷覲之舊式，乃展義而省方，皇輿發於洛邑，遂巡幸於許昌，憲宸極之天居，建正殿以當陽，歲在析木，時惟仲春，靈威統方，句芒司辰，陽升九四，或躍於淵。(已上六句見初學記)有蜿之龍，來遊郊甸，應節合義，象德效仁，紆體蟠縈，摛藻布文，青耀章采，雕琢璜玢。(已上四句見初學記)煥若羅星，蔚若翠雲，光焉奕以外照，水清景而內分，聖上觀之無射，左右察之既精，聊假物以擬身，忽神化而無形，泉含物而下潛，固保險而常寧。(已上二句見初學記)昔太昊之初化，首帝德以表名，暨明后之隆盛，又降見以揚聲，惟珍獸之元，眞實殊異，於四靈信應，龍之道揚，將天飛於泰清。

承露盤賦

魏 毋丘儉

偉神盤之殊異，邈迢迢以秀峙。(已上二句見御覽七百五十八)樹根芳林，濯景天地，嘉木靈草，緑葉素枝，飛閣鱗接而從連，層臺偃蹇以橫施，龜龍怪獸，嬉遊乎其中，詭類壯觀，雜遝衆多。若乃肇制模鎔，應變入神，窮數極理，究盡物倫，命班爾，召淳均，撰蘭藉，簡良辰，采名金於崑丘，斬扶桑以為薪，詔燭龍使吐火，運混元以陶甄，毆

陰陽而役神物，豈取力於烝民。用能弗經〔案舊脫此二字今補〕弗營，不日而成。匪雕匪斲，天挺之靈。雄幹揭以高立，干雲霧而上征。蓋取象於蓬萊，實神明之所憑。峻極過於閬風，鳳高翔而弗升。遠而望之，若紫霓下鄰。雙鶡集焉。即而視之，若璆琳之柱。華蓋在端，上際辰極，下通九原。中承仙掌，既平且安。越古今而無匹，信奇異之可觀。又能致休徵以輔性，豈徒虛設於芳園。采和氣之精液，承清露於飛雲。〔已下藝文類聚分列〕銘曰：苾苾聖魏，紹天維則。承露瑰生，爰詔懿德。下有蛟龍，偃蹇糾紛。上有層盤，屬彼青雲。修莖擢擢，高弗可及。仙掌岧岧，零露是集。有直其體，有固斯基。休徵攸降，神明攸持。少昊惟好，我后斯同。以近眉壽，以保萬邦。

髑髏賦　　魏　呂　安

躊躇增愁，言遊舊鄉。惟遇髑髏，在彼路傍。余乃俯仰咤歎，告於旻蒼。此獨何人，命不永長。身銷原野，骨曝大荒。余將殯子時服，與子嚴裝。殮以棺槨，遷彼幽堂。於是髑髏蠢如，精靈感應，若在若無，斐然見形。溫色素膚，〔案此下有缺文無以補之〕昔以無良，行違皇乾。來遊此土，天奪我年。令我全膚消滅，白骨連翩。四支摧藏於草莽，孤魂悲悼乎黃泉。生則歸化，明則反昏。格於上下，何物不然。〔已上四句見初學記十四〕余迺感其苦酸，哂其所說，念爾荼毒，形神斷絕。今宅子后土，以爲永列。相與異路，於是便別。〔案隋書經籍志梁有魏徵士呂安集一卷錄一卷亡藝文類聚初學記皆題晉呂安非〕

大狗賦　　魏　賈岱宗

余生處大魏之祚，政遵王路之闕。〔案闕上舊誤衍未字今刪〕進不得補過之功，退不得御國之冊。帝曰嚋咨，迸在朔易。越彼西旅，大犬是獲。其頭顱也，不可論以盡其骨法也。不可辨而釋。僓俛蹴踖，雄資猛相，兀然高八九尺。形體如翦削，〔初學記誤作箭鏃從藝文類聚九十四〕象貌如刻畫毛翰。〔初學記誤作胸從藝文類聚〕紫豔光雙肩，〔今本作眉非〕如白璧時頻伸，而振迅若應龍之騰擲。爪類刀戈，牙如交戟。閒林獸之羣爭，欻斷鑠而齗石。逆風長厲，野禽是覓。鼻嗅微香，眼裁輕跡。眄睞而奮怒，揮霍而振閬。〔藝文類聚作闓誤〕聳

若〔從藝文類聚增〕天梁折，地柱劈。倒曳白象，挫其腰膂。掣六駮，折其脊。拓揉熊羆，破其匈。拼抄獸頭，斷其胍。爪處如劍，牽〔藝文類聚作鈎[illegible]〕牙創似鈹，〔藝文類聚作矛〕刺。視其未死之閒，血泉涌如箭射。於是驅麋鹿之大羣，入窮谷之峻厄。走者先死，往者被擊。前無孑遺，後無一隻。然其所折伏，敵主識人。晝則無窺窬之客，夜則無奸淫之賓。通聽百里，夜吠狺狺。若乃壘夷猾夏，列士異操，〔案字誤未詳〕輕襯單集，人馬銜枚。猛火先覺，音聲正摧。竦耳側聽，則恒山動。南向嚾唻，〔今本作嚾嚾非〕則霍山頹。眈精直視，則曾丘磈墟。嚇奔突則重闈開。非吾畋獵之有益，乃可安國家，衛四鄰者也。昔宋人有鵲子之譽，韓國珍其大盧。彌明振之於巨契，槃瓠受之於鑾都。論百代之名狗，敢餘犬之能俱。絕四鐵之猲獢，云何盧令之足書。

寡婦賦　　魏　丁廙妻

惟女子之有行，固歷代之彝倫。辭父母而言歸，奉君子之清塵。如懸蘿之附松，似浮萍之託津。何性命之不造，遭世路之險迍。榮華曄其始茂，所恃奄其徂泯。靜閉門以却埽，魂孤煢以窮居。刷朱扉以白堊，易(元)帳以素幬。〔案舊誤幃今改〕含慘悴其何訴，抱弱子以自慰。時翳翳以稍〔案舊誤東今改〕陰，日亹亹以西墜。雞斂翼以登棲，雀分散以羣逝。〔案舊誤赴肆今改〕還空牀以下幃，拂衾褥以安寐。想逝者之有憑，因宵夜之髣髴。痛存歿之異路，終窈漠而不至。時荏苒而不留，將遷靈以大行。駕龍轜於門側，設祖祭於前廊。彼生離其猶難，矧永絕而不傷。自銜恤而在疚，履春〔案舊誤水今改〕冬之四節。風蕭蕭而增勁，寒凜凜而彌切。霜悽悽而夜降，水瀌瀌而晨結。聽靈宇之空虛，悲屏幌之徒設。仰皇天而歎息，腸一日而九結。惟人生於世上，若馳驥之過隙。計先後其何幾，亦同歸乎幽冥。〔案此賦藝文類聚題云魏丁廙妻而文選注十六引作丁儀妻其名乘舛未知孰是文選所引丁儀妻寡婦賦日恐施厚而德薄若履冰而臨淵又引榮華曄其始茂所恃奄其俱泯又引靜閉門以却掃魂孤惸以窮居又引刷朱扉以白堊易(元)帳以素幬又引涕流連以淋浪又引含慘悴其何訴抱弱子以自慰又引時翳翳而稍陰日亹亹以西墜又引雞斂翼以登棲雀

分散以赴羣又引痛存亡之異路將遷靈以大行又引駕龍轜於門側[illegible]以飛揚又引自銜恤而在疚履春冬之四節又引風蕭蕭而自勁雪翩翩以交零又引霜淒淒而夜降水瀌瀌而晨結又引氣憤薄而交縈撫素枕而歔欷又引神爽緬其日永歲功忽其巳成又引顧顧貌之艷艷對左右而掩涕又引鳥凌虛以徘徊又引賤妾煢煢顧影爲儔往往相同即此舊無疑但多出之句各不連屬難以羼入故附注之寡婦者阮元瑜之妻見魏文帝寡婦賦序言命王粲等並作之此篇亦當時應教者歟〕

羽扇賦　　吳　閔　鴻

惟羽扇之攸興，乃鳴鴻之嘉容。產九皋之中澤，〔案皋舊誤華今改〕邁雍喈之天聰，表高義於太易，著詩人之雅章。賴茲翮以內飛，曜羽儀於外揚。於時祝融持運，朱明發暉，奔陽衝布，飛炎赫曦，同熅隆於雲漢，成慘毒於中懷。爾乃登爽塏，臨甘泉，漱清流，廕(元)雲，運輕融以容與，激清風於自然。披綃衽而入懷，飛羅纓之繽紛。衆坐侃以怡懌，咸拊節以齊歡。感蕙風之盪懷，詠棘心之所歎。於是暑氣云消，〔案云舊誤雲今改〕獻酬乃設。停神靜思，且以永日。妍羽詳迴，清風盈室。動靜揚暉，嘉好越逸。翩翩奕奕，飛景曜日。同皦素於凝霜，豈振鷺之能匹。〔案藝文類聚題吳閔鴻隋書經籍志云晉徵士閔鴻集三卷考晉書薛兼傳云少與同郡紀瞻廣陵閔鴻吳郡顧榮會稽賀循齊名號爲五雋初入洛司空張華見而奇之曰皆南金也然則當入晉代但藝文所題或別有據今姑仍之〕

松柏賦　　晉　左九嬪

何奇樹之英蔚，託峻岳之嵯峩。被(元)澗之逶迤，臨淥〔藝文類聚作帶綠〕水之素波。擢修本之九九，萃綠條之芬葩。敷纖莖之蘢蓯，〔已上三句藝文類聚無〕布秀葉之蔥青。〔藝文類聚作蒨誤〕列翠〔藝文類聚作踈〕賓之離離，馥幽藹而永馨。紛翁習以披離，氣肅肅以清冷。應長風以鳴條，似絲竹之遺聲。稟天然之貞勁，經嚴冬而不零。雖凝霜而挺幹，近青春而秀榮。若君子之順時，又似乎真人之抗貞。〔已上九句藝文類聚無〕赤松游其下而得道，文賓飡其實而長生。詩人歌其榮蔚，齊南山以永寧。

相風賦　　晉　傅　(元)

昔之造相風者，其知自然之極乎。其達變通之理乎。上稽天道陽精之運，表以靈烏，物象其類。下憑地體安貞之德，鎮以金虎，(元)成其氣。風雲之應，龍虎是從。

觀妙之徼神明所通夫能立成器以占吉凶之先見者莫精乎此乃構相風因象設刑蛇盤虎以爲趾建修竿之亭亭體正直而無撓度經高而不傾棲神烏於竿首候祥風之來征（御覽九題云鄭元藝文類聚北堂書鈔題云傳元案傳是鄭非也近人輯康成集誤從御覽采入錄此以訂之御覽又載傳咸相風賦曰相風之賦蓋以富矣然辭義大同唯中書張令以太史相風衡無文飾故特賦之太僕寺丞武君賓樹一竹於前庭其上頗有椎攙插以難毛於以占事知來與彼無異斯乃簡易之至有殊太史相風張氏之賦非其至者也翟翟竹竿在武之庾厥用自然既脩且貞插羽其首丹漆弗形經之營之不日而成兩篇迴不相涉北堂書鈔傳寫外互陳禹謨遂錯認爲一篇張溥分見二集得之但割此篇莫精乎此以上爲序乃構相風以下爲賦亦無所據今皆不取）

餅賦（北堂書鈔作湯餅賦）

晉 束皙

禮仲春之月天子食麥而朝事之籩煮麥爲麷（案麷舊誤麵今改）內則諸饌不說餅然則雖云食麥而未有餅餅之作也其來近矣若夫安乾粔籹之倫豚耳狗舌之屬劍帶案盛（今本御覽豚作乣舌作台盛作成依北堂書鈔改正）餢飳髓燭或名生於里巷或法出乎殊俗三春之初陰陽交際寒氣既消（北堂書鈔初學記作除）溫不至（初學記作致）熱（北堂書鈔不至作而不）於時享宴則曼頭宜設吳回司方純陽布暢服絺飲水（今本御覽水誤冰依北堂書鈔初學記改）隨陰而涼此時爲餅莫若薄壯商風既厲大火西移鳥獸氄毛樹木疏枝肴饌尚溫則起溲可施元冬猛寒清晨之會涕凍鼻中霜成（藝文類聚作凝）口外充虛解戰湯餅爲最然皆用之有時所適者便苟錯其次則不能斯善其可以通冬達夏終歲常施四時從用無所不宜惟牢丸乎（已上八字御覽無依初學記補）爾乃重羅之麪（上與切）塵飛雪白膠黏筋韌膔溔柔澤肉則羊膀豕脅脂膚相半臠若繩首珠連礫散薑株葱本莑（音封）■（御覽初學記皆缺一字）切判■■（御覽初學記皆缺二字）剉末椒蘭是畔和鹽漉豉攪合樛（初學記作膠）亂於是火盛湯涌猛氣蒸作攘衣振掌握搦拊搏麪彌離於指端手縈回而交錯紛紛駁駁（北堂書鈔作較較案當作駮駮）星分雹落籠無迸肉餅無流麪姝媮咧敕薄而不綻巂巂和和膿色外見（初學記無此二句）弱如春綿白如秋練（北堂書鈔初學記作䫾）氣勃鬱以揚布香飛散而遠遍行人失涎於下

風童僕空嚼而斜眄擎器者舐唇立侍者乾咽爾乃（今本御覽誤衍換增二字在此下刪）濯以元醢鈔以象箸伸要虎丈叩膝偏據（案偏舊誤傳偏舊誤通今改）槃案財投而輒盡庖人參潭而促遽（案參潭與趁趯古字通用）手未及換增禮復至脣齒既調口習咽利三籠之後轉更有次（此文見北堂書鈔一百四十四藝文類聚七十二初學記二十六而太平御覽八百六十引尤詳張溥東晳集所載僅采藝文類聚故止有中闕十數語今合訂之然皆用之有時至惟牢丸乎八句依宋麻沙本初學記增明刻亦經刪節矣北堂書鈔引云其可以通冬達夏終歲常施四時從用唯牢丸乎不及初學記之備也）

船賦

晉 棗據

伊河海之深廣兮羌緜邈而無垠（案羌舊誤嗟今改）彼限隔而靡覩兮此由茲而莫聞雖后土之同載兮實殊代而乖分嘉聖王之神化兮理通微而達幽悼民萌（初學記作生民藝文類聚作民垠皆非今依太平御覽七百七十）之隔塞兮愍王教之不周立成器以備用兮因垂象以造舟濟淩波之絕軌（北堂書鈔一百三十七作喻）兮越巨川之元（北堂書鈔作與懸）流水無深而不渡兮路无廣而不由運重固之滯質雖載沈而載（藝文類聚作燃）浮飄爇鼎於吳會轉金石於洪濤翾無涯之浩浩不抑進而輟留登揚（北堂書鈔作陽）侯之激涌兮方鳳（北堂書鈔作魚）翔而龍游雖滔天而橫厲長抱樂而無憂且論器而比象似君子之淑清外質朴而無飾內空虛以受盈（已上四句用藝文類聚御覽補）乘流則逝遇坻而停受命若響唯時而征不辭勞而惡動不偷安而自寧不貪財以徇功不愛力而欲輕豐儉隨乎質量所勝任乎本形雖不乘而常浮唯涉險而必正周遊曲折動與時併博載善施心无所營囊括品物受辱含榮且其行無轍跡止無所根不疾而速忽若馳奔（已上四句用藝文類聚御覽補）唯載涉之所欲混貴賤於一門包涵通於道德普納比乎乾坤感斯用之郤廣信人道之所存

神女賦

晉 張敏

世之言神仙者多矣然未之或驗也至如絃氏之婦（案搜神記云東郡人姓成公字智瓊）則近信而有證者夫鬼魅之下人也無不羸病損瘦今義起（案搜神記云濟北弦超此則其字也）平安無恙而與神女飲宴寢處縱情極意豈不異哉余覽其

歌詩（案搜神記有智瓊贈超詩也）辭旨清偉故爲之作賦皇覽余之純德步朱闕之崢嶸靡飛除而入秘殿侍太極之穆清帝愍余之勤肅將休余於中州托元靜以自處是夫子之好仇於是主人憮然而問之曰爾豈是周之褒姒齊之文姜孽婦淫鬼來自藏乎儻亦漢之遊女江之娥皇獻具樂僛僛仙侍乎於是神女乃斂袂正襟而對曰我實貞淑子何猜焉且辯言知禮恭爲令則美姿天挺盛飾表德以此承歡君有何慼爾乃敷茵席垂組帳嘉旨既設同牢而饗微聞芳澤心盪意放於是尋房中之至燕極長夜之懽情心眇眇以忽忽想北里之遺聲賦斯時之要妙進偉服之紛敷俛撫衽而告辭仰長歎以歔吁乘雲霧而變化遥棄我其焉如（北堂書鈔一百二十八引張敏神女傳云弦義起感神女智瓊智瓊後去賜義起織成裙或別有傳或即此賦序首未知其審今附載之用俟再詳）

冰井賦

晉 庾儵

嘉陰陽之博施兮（藝文類聚無兮字下七句同）美天道（藝文類聚作地）之廣宣萬物雜而無越兮不易類以相干或專陽負暑兮或固陰沍寒塗雖殊而同歸兮信協德而俱延於是孟冬之月羣陰畢升霜雪紛其交淪兮流波結而成凌啓南墉之重隩兮將去（藝文類聚作埶）熱以藏冰山人是取縣人是承納幽（藝文類聚作遂）宮之邃宇兮靜恬（藝文類聚作幽）淡以清徵（當作澂）抱堅精之元素兮發川靈而長凝於是寒往暑來四時代序帝將攘患炎災是禦乃命有司啓彼潛戶寒風慘悴此焉清暑格炎靈之恣睢兮推盛陽之暴怒弭和春之淒風兮遏溫夏之苦雨保百姓之艱難兮俾羣生之寧處及至股肱或虧卿士殞喪寧神扇暑肅厲清涼用處凶禮無失典常美厚德之兼愛兮乃惠存以及亡爾乃攜我同類援我烝徒將涉寒藪害氣是除攀靈艦（當作檻）而增舉爰自託於城隅仰瞻重構俯臨陰穴淒清驚冷觱發栗烈餘寒嚴悴凄若霜雪（已上十二句見藝文類聚爾乃上當有云云未詳隋書經籍志云梁又有尚書庾儵集二卷錄一卷儵倏同字耳）

用筆賦

晉 王羲之

秦漢魏至今隸書其惟鍾繇草有黃綺張芝至於用
筆神妙不可得而詳悉也夫賦以布諸懷抱擬形於
翰墨也辭曰
何異人之挺發精博善而含章馳鳳門而獸據浮碧
水而龍驤滴秋露而垂玉搖春條而不長飄飄遠逝
浴天池而頡頏翱翔弄翮凌輕霄而接行詳其眞體
正作高強勁寔方員窮金石之麗纖麄盡凝脂之密
藏骨抱筋含文包質沒沒汩汩若濛汜之落銀鉤耀
耀晞晞狀扶桑之掛朝日或有飄飄騁巧其若自然
包羅羽客總括神仙李氏韜光類隱龍而怡情王喬
脫屣欻飛鳧而上征或改變駐筆破眞成草養德儼
如威而不猛遊絲斷而還續龍鸞羣而不諍髮指冠
而皆裂據鈍鉤而耿耿忽爪割兮互裂復交結而成
族若長天之陣雲如倒松之卧谷時滔滔而東注乍
紐山兮暫塞射雀目以施巧拔長蛇兮盡力草草眇
眇或連或絕如花亂飛遙空舞雪時行時止或卧或
蹙透嵩華兮不高踰懸壑兮非越信能經天緯地眺
助王猷舭之翫之功積山丘吁嗟秀逸萬代嘉休顯
允哲人於今鮮儔共六合而俱永與兩曜而同流鬱
高峯兮偃蓋如萬歲兮千秋此文見墨池編或出依託張溥所輯王羲之集缺載故錄之

東征賦　晉　袁宏

惟吾生於末運託一葉於鄧林顧微軀之眇眇若絕
響之遺音壯公瑾之明達吐不世之奇策挫百勝於
崇朝靡雲旗於赤壁三光一舉而參分四海指麾而
中闕過武昌以逍遙登樊山以流眄訪遺老以諮往
乃西鄂之舊縣曩有吳之初基廾員丘而豹變爾乃
出桑洛會通川背彭澤面長泉渊渚迢遰巇岫虛懸
即雲似嶺望水若天日月出乎波中雲霓生於浪間
嗟我行之彌留跨晦朔之倏忽風褰林而蕭瑟雲出
山而逢渤若魚舟之小狹衝奔湍以橋杌擢弱楫之
弗施投洪流之藏骨已上四句見北堂書鈔一百三十八向孫氏之南
面鑽靈黿以相土橫酇鎬之制度寫河洛之規矩經

始郛郭築室葺宇金城萬雉崇墉百堵君臣有章上
下獲叙所以能三分天下而有其文武到吳都以停
舟覽闔閭之餘塵建修城以營郭引通流而發津遠
矣吳德舊邦維新泰伯被髮仲雍文身言偃以文學
遺風季札以讓國稱仁高節顯於華夏端委行乎海
濱案世說新語文學篇所載精金百鍊在割能斷功則治人職思靖亂長沙之勳爲史所讚劉孝標注引續晉陽秋所載風鑒散朗或搜或引身雖可亡道不可隕則宣城之節信爲允也晉書並采之今考其事皆非宏賦初本所有故不復錄入

雷電賦　晉　顧凱之

太極紛綸元氣澄練陰陽相薄爲雷爲電擊武乙於
河而誅戮之罰明震展氏之廟而隱慝之誅見是以
宣尼敬威忽變夫其聲無定響光不恒照砰訇輪轉
倏閃羅曜已上藝文類聚初學記同若乃太陰下淪少陽初升蟄
蟲將啓動靈先應殷殷徐振不激不憑林鍾統節溽
暑烟煴星月不朗衣裳若焚爾乃清風前颯蕩濁流
塵豐隆破響列缺開雲當時倦容廓焉精新豈直驚
安竦寐乃以暢精悟神天怒將淩赤電先發窺巖四
照映流雙絕雷電赫以驚衡山海磕其奔裂已上二十四句見藝文類聚已下至末見初學記若夫子午相乘水旱木零仲冬奮
發伏雷先行豈隱隱之虛憑乃違和而傷生昭王度
之失節見二儀之幽情磕磕隆隆閃閃夐夐已上二句見北堂書鈔一百五十二以韻求之當在此至乃辰開日明太清無靄靈眼
揚精以麗煥壯鼓崩天而砰磕陵堆訇隱以待傾方
地業嶪其若敗蒼生非悟而喪魂龍鬼失據以顛沛
光驚於泉底聲動於天外及其灑北斗以誕聖震昆
陽以伐違降枝鹿以命桀島雙濆而橫尸倒驚檜於
霄際摧騰龍於雲湄烈大地以繞映惟六合以動威
在靈德而卷舒謝神艷字誤未詳之難追

雷賦　晉　李顒

伊青陽之肇化兮陶萬殊於天壤結鬱蒸以成雷兮
鼓訇輳之逸響應厲風以相薄兮包羣動而爲長乘
雲氣之鬱翁兮舒電光之烱晃驚蟄蟲於始作兮懼
遠邇之異象爾其發也則騰躍濆薄砰磕隱天起偉

霆於霄際摧勁木於巖巔驅宏威之迅烈若崩岳之
寘寘斯實陽靈之變化固大壯之宗源也若乃駭氣
奔激震響交搏濆淪隱轔崩騰磊落來無微跡去無
阡陌君子恐懼而修省聖人因象以制作審其體勢
觀其曲折輕如伐鼓轟若走轍業猶地傾纏似天裂
比五音而無當校衆響而稱傑於是上穆下明順天
承法戒刑獄以致亨孰非善而可攝正震體於東方
立不易之恒業豫行師以景奮解宥過而人協若夫
洪細靡常興廢難克殷其山陽勸義崇德起五龍於
河始戕武乙於渭北啓周成之沖昧罰展氏之凶慝
雖通塞於萬形猶違虛而守盈肆大夏而有烈奮嚴
冬而弗經保恬靜以處順乃上善之所營夫有往而
爲閑若大音之希聲

遊七山寺賦　梁　宣帝

此山川之寥廓時天高而氣靜路朋曠而清華地幽
棲而特挺窮浙右之標絕極宇中之勝境承興序而
陟涉聊盤桓而騰騁盡登臨之雅致悅諠蹦之暫屏
因茲連鑣結駟並慢方舟萬騎齊列千檝爭浮皆東
南之俊異並禹穴之琳球差池集侶容與攜儔巷無
服馬路寡遺輈窮周章而歷覽盡娛翫而遨遊爾乃
傍林橫出輕舠上泝歷秦王之舊陌緣越地之昔路
望塗山而斜繞逕南湖而迴渡連天台之華嶺引若
耶之長注乍汎濫而瞻望或陵峯而一顧於是歷樂
林而南上升法華而望西有磕磕之奔澗復亹亹之
長溪既皎潔而如鏡且見底而無泥途嶮峭而巉絕
路登陟而如梯既攀藤而挽葛亦資伴而相提窮羊
腸之詰屈極馬嶺之高低霧昏昏而漫漫風颸颸而
淒淒瞻洪川其如帶望巨海其如珪執玉帛於茲地
會諸侯而赴稽想疏柯之茂葉憶大胥之昏迷傳盛
美於斯岳播遺範於坻黎既迴矚往賢之舊跡美高
尚之餘風踐遠草之蕪沒撥蓁荔之彌叢名岳峩而
峙立峻谷杳而虛沖春林漂而皆碧秋沼淨其如空
既連緜而相接兼隱軫而無窮信英奇之攸止實翔

集之所崇傍高巒而建刹亦帶壠而成宮神靈更其盼鑾仙聖互其交通巖雾霏而起霧樹布濩而抽叢嘉卉生其前後善草植其西東瞻朱扉之赫奕望寶殿之玲瓏擬大林之精舍等重閣之講堂既爽塏之禪宇亦顯敞之華房跨曲澗而爲室繞紆岀而修墻夕雲生於牕牖朝日照於簷梁諒隙曲而成麗葢照景而生光流清梵之宛轉響桴磬之鏘鏘構造精密華麗無方清流四繞吐溜悠長邐迤闌閣峻絶堦隍水碓侔於金谷飛樓似於建章其徒衆則乍遊乍處或賢或聖並有志於頭陀俱勤心於苦行競假寐而誦習咸夙興而虔敬識苦空之迅流惜朝陰之奔競潛深窟而學六通隱閒蘚而修八正或燒體而爲功或灰身而入定熏名香之氛氳或飛錫而相映或振塵而高談或閒居而坐聽禪衆疑於漆木智士同於懸鏡既釋教之興華乃法輪之宣盛寺既憑山而構造山亦因寺而有七葢靈瑞之所臻亦奇士之所出產龍劒之遺溪遊鹿機之餘術謝鳳衆而容與鄭風反而蕭颷既清澗之漣漪亦飛流之涌溢奇樹蓊而成林珍果榮而非一植山海之雙榴種丹盧之兩橘梅花皎而似霜黃柑壯其如日或畦畦而夏開也離離而冬實山多寶玩地出瓊珍金玉生其陽珷石出其陰神簀蚩蚩而獨立仙的皎皎而孤臨孰知歲之豐儉覩(元)白而皆諶刻石記於羸德披圖悟於禹心懸崖百仞擢幹千尋岧嶤兮闊達嵲屼兮嶔崟樹修聳而巖峻泉流激而水深仰瞻增其隱隱側眺覩其沈沈眇然兮無際邈爾兮無邊遠山崔嵬而閒出近樹蘢蓯而相牽巖將頹而未墮峯入漢而猶懸望蟬聯而蔽日視巇恍而連天有石帆之異狀擬瀑布之飛泉實逢巖而聚霧乃觸石而成煙既差峩而蔭映亦嶢岏而阡緜既遠控於江海兼近接於村田反瞰城邑傍眺市鄽稱神州之鎮嶺實天下之名川至若蓬萊遊於聖迹巫岫表於神仙衡陽聞於夏貢嵩岳重於周篇曾何此麗詎此同妍復有標奇神井萬載

澄渟汲之不竭添之不盈雖頻撓而不濁徒屢攪而終清涉隆冬而溫燠經畝暑而泠泠異成都之飛火寧疏勒之表誠匹醴泉之蠲疾同淄水之鑒形亦有孫潭道士焦里夫人獨居味道寂絶朋賓餐霞永日靜坐千春衢無行跡路產荆榛既勤劬而向道亦蕭灑而忘塵或逍遥而諷詠或擁膝而長吟同董生之垂議學梁子之明箴將松喬而共侶與嚴衛而相親其林藪彌密羽族爭歸猨連臂而下飲鳥比翼而羣飛鴻鶴集而相映白鷴蟲而生輝拂霜毛之奕奕鼓素翮之霏霏兼有奇禽猛獸偃息溪圻虎懷仁而不害熊隱木而生肥巨象數仞雄虵十圍麀鹿易附狎兎俱依同彭鏗之仙室異海鳥之知機藥卉叢生消痾駐老地出長齡墟多壽考似南山之溪谷匹井中之埋寶送劉五耆何殊四皓復有牛膝雞腸雀頭燕草甘菊辛夷苦參酸棗紫苑赤箭黃菁白蕞天門地骨肉芝石腦神農是嘗仙經是造白兎服而通靈鹿皮餌而得道其果則有木瓜木棗楊桃楊梅朱橘冬茂芦萄秋開楂梨並壯柿柰爭瓌枳椇列植而爲藪懸鉤觸草而徘徊林檎侔於萍實甘棠擬於帝臺紅梅蘡薁車李胡頹綠栎冬獻紫芋秋來半夏成圃春就葶栽枇杷梨豆椎栗兼該或炫炫之丹實或靡靡之青荄禦疾風而彌豔中嚴霜而不摧既蓊鬱之梧桐亦檀欒之修竹篠簳亂其形類筋桂異其品族映檐牖而交加繞房廊而郁毓抽葉蔭於清泉結根攢於幽谷靈木之所自生瑞鳥之所栖宿實散賞之佳地信開心而醒目至如涼秋九月百卉飄零氣淒淒而恒勁風颯颯而常生秋蟬吲於南壠塞鳥吟於北庭蟋蟀哀嘶而遠聞孫猿叫嘯以騰聲鴻鴈嗈嗈而夜響鵾雞嘲哳而悲鳴增逸民之放曠動遊士之滯情咸有志於獨往俱栖心於濯纓信達人之良會葢可伸其遊矚故孝先往而成真慶緒經而離俗憑怪石而爲枕因滄浪而洗足葢往賢之所同亦先儒之高學余宿昔之心期常有懷於遐邈屢徘徊於閬闠

頻留連於名嶽念家國之隆恩緩獨往之遺躅欲抽簪而未從聊寄美於斯曲(此賦及宿山寺賦選家俱未載)

宿山寺賦　梁　王錫

脂車秣駟薄暮來遊入界道而遼朗息祇樹而淹留惟基構之所處實顯敞而高居延層軒之迢遰屬廣廡之踟躕差繡栭而反宇列緹柱而承隅爾乃陟飛陛於峻岥登步櫚於絶頂既中天而升降亦攀雲而遊騁宇陰陰而怡曠階肅肅而虛靜朗華鍾之妙音曜光燈之清影其房則開牕木末浮柱山叢引含光之澄月納自遠之輕風因明兮目極憑迴兮望通平原兮無際連山兮不窮識生煙於岫裏眄列樹於巖中樹陵危而秀色煙出遠而浮空情迢遥於原野心放曠於簾櫳夜悠悠而何期露瀼瀼而漸落翫一葉之流螢聆九野之鳴鶴盥泉兮藉芳杜入谷兮佩滋蘭靜嘯兮疏煩想獨往兮恣遊盤信一致之易息豈萬物之能干就薄帷而安夜寢迺高枕而極星闌

亭山賦　後魏　姜質

司農張綸造景陽山有若自然天水人姜質遂造亭山賦行傳於世其辭曰

夫偏重者愛昔先民之由朴由純(案之下舊衍重字今刪)然則純朴之體與造化而梁津(案二字舊闕今正)濠上之客柱下之史悟無爲以明心託自然以圖志輒以山水爲富不以章甫爲貴任性浮沈若淡兮無味今司農張氏實踵其人巨量煥於物表夭矯洞達其眞青松未勝其潔白玉不比其珍心托空而棲有情入古以如新既不專流宕又不偏華尚卜居動靜之閒不以山水爲忘庭起半丘半壑聽以目達心想進不入聲榮退不爲隱放爾乃決石通泉拔嶺嚴前斜與危雲等並旁與曲棟相連下天津之高霧納滄海之遠煙纖列之狀如一古崩剥之勢似千年若乃絶嶺懸坡蹭蹬蹉跎泉水紆徐如浪峭山石高下復危多五尋百拔十步千過則知巫山弗及未審蓬萊如何其中煙花露草或傾或倒霜幹風枝半聳半垂玉葉金莖散滿

揩坪（案坪舊誤埒今改）然目之綺烈鼻之馨既共陽春等茂復與白雪齊清或言神明之骨陰陽之精天地未覺生此異人焉識其名（案名舊誤中今改）羽徒分泊色雜蒼黃緑頭紫頰好翠連芳白鶴生於異縣丹足出自他鄉皆遠來以臻此藉水木以翺翔不憶春於沙漠遂忘秋於高陽非斯人之感至何候鳥之迷方（案何舊誤伺今改）豈下俗之所務實神怪之異趣能造者其必詩敢往者無不賦或就饒風之地或入多雲之處菊嶺（案菊舊誤氣今改菊上當脫一字無以補之）與梅岑隨春（案此下當脫秋字）之所悟遠為神仙所賞近為朝士所知求解脫於服佩須參次於山陲子英游魚於玉質王喬繫鵠於松枝方丈不足以妙詠歌此處態多奇嗣宗聞之動魄叔夜聽此驚魂恨不能鑽地一出醉此山門別有王孫公子遜遁容儀思山念水命駕相隨逢岑愛曲值石陵敧迺為仁智之田（案迺舊誤庭今改）故能種此石山森羅兮草木長育兮風煙孤松既能却老半石亦可留年若不坐臥兮於其側春夏兮共遊陟（案共舊誤其今改）白骨兮徒自朽方寸兮何所憶（案此賦吳琯逸史最譌舛毛晉津逮祕書亦誤不可讀今據舊鈔本洛陽伽藍記復就所知改定庶爲較通也）

劇鼠賦

後魏　盧元明

跖實排虛巢居穴處皆飲啜於山澤悉潛伏於林藪故寢廟有處茂草別所矧乃微蟲乖羣異侶干紀而進於情難許爾雅所載厥類多種詳其容質並不足重或處野而隔陰山或同穴而鄰嶓冢或飲河以求飽腹或嗡煙而游森聳然今者之所論出於人家之壁孔嗟乎在物最爲可賤毛骨莫充於玩賞脂肉不登於俎膳故淮南輕舉遂嘔腸而莫追東阿體拘徒稱仙而被譴其爲狀也憯悽咀吁睢離睒賜鬚似麥繸半垂眼如豆角中劈耳類槐葉初生尾若杯酒餘瀝乃有老者羸髖疥脊（初學記髖誤髕脊誤瘠依御覽九百十一引改）偏多奸計衆中無敵託社忌器妙解自惜深藏厚閉巧能推覓或尋繩而下或自地高蹴登机緣匱盪扉動帟切切終朝[illegible]夕是以詩人爲辭寔云其碩盜干湯之珍俎傾留髡之香澤傷繡領之斜製（御覽作制）毀羅衣之重襞（初學記誤襲依御覽改）曹舒由是獻規張湯爲之被謫亦有閑居之士倦游之客絕慶弔以養眞素屏左右而尋詩易庭院肅清房櫳虛寂爾乃羣鼠乘閒東西擴擲或牀上捋髭或戶閒出額貌甚舒暇情無畏惕又領其黨（初學記衍與字依御覽刪）欣欣奕奕歆覆箱奩騰踐茵席共相（御覽作將）侮慢特無宜適嗟（御覽作訶）天壤之含宏產此物其何益

續古文苑卷第二

續古文苑卷第三

賜進士及第授通奉大夫山東通省督糧道加三級孫星衍撰

賦下

天文大象賦

隋　李播

苗爲注

垂萬象乎列星仰四覽乎中極【注】北極五星在紫微垣中一名北辰第一星爲太子第二星最明大者爲帝星第三星爲庶子餘二星爲後宮屬也紫微宮爲中宮故謂之中極其占明大吉慶或變芒動有憂觀象始於北極由尊及卑自中周於外也一人爲主四輔爲翼【注】一人乃帝星也四輔四星在紫微垣中抱北極之樞星此謂輔臣之位正贊於萬機其占小明吉大而芒角臣迫君暗而失明官不理政句陳分司內坐齊飭【注】句陳六星在紫微宮中華蓋之下大帝所居之宮亦護陳將軍之象其占明則吉不明則人主惡之流星沖犯及遷天子出五帝內坐五星在華蓋下句陳上斧扆之具備宸者其占明正吉變動凶天下不安華蓋於是乎臨映【注】華蓋七星其柄九星如蓋之狀在紫微宮臨句陳上以蔭帝坐其占明正吉暗傾凶大帝於是乎遊息【注】天皇大帝一星在句陳口中其神曰耀魄寶主御羣靈秉萬機神圖也其占以芒見則爲變隱而不明吉尚書諮謀以納言【注】尚書五星在紫微宮門內東南之際八座大臣之象故贊曰尚書納言夙夜諮謀其占四輔同柱史記私而奏職【注】柱史一星在紫微宮中近尚書左右史掌記起居之過其占明則官理不明則反是女史掌形管之訓【注】女史一星在紫微宮內柱史北婦人之官掌記宮中之事占與柱史同御宮揚翠娥之色【注】御宮四星在紫微宮內句陳之東北八十一御妻之象其占明正多內寵不明反是陰德周給乎其隅【注】陰德二星在紫微宮內尚書西主施德惠贊曰陰德爲惠周給賑撫其占不明爲宜或明大主有新君踐極之象大理詳讞乎其側【注】大理二星在紫微宮內主詳讞之官也【占缺】天柱司晦朔之序【注】天柱五星在紫微宮內近垣北陽掌晦朔晝夜之司職也【占缺】六甲候陰陽之域【注】六甲六星在紫微宮內華蓋右傍掌分陰陽以紀時節其占明則陰陽和順否則寒暑易節其文煥矣厥（一作其）功茂哉環藩衛以曲列【注】紫微宮垣十五星並東西圍繞北極東垣八星西垣七星皆主藩衛之臣其東垣近閶闔第一星爲左樞二爲上宰三爲少宰四爲上輔五爲少輔六爲上衛七爲少衛八爲上丞其西垣近閶闔第一星爲右樞二爲少尉三爲上輔四爲少輔五爲上衛六爲少衛七爲少丞其占明大有常則吉若盛明則內輔盛垣若抱則無兵開則爲兵四起之應直而明天子將兵儼閶闔之洞開【注】宮垣兩閒正南北開如門之象入之閶闔門也其占有流星自門而出四野當有使者傳命視其所出之分野而論之北斗標建車之象移節度而齊七政【注】北斗七星在紫微宮右太微宮北是爲帝車以主號令運乎中央以臨制四方立四時移節度定諸紀均五行皆係於斗魁之四星爲璇璣杓三星爲玉衡故書云齊七政者此也魁第一星爲樞亦曰天正星主陽德天子之象二曰璇亦曰地法星主陰刑女

主之位三曰璣亦曰人令星主中禍四曰權亦曰時伐星主天理伐無道五曰衡亦曰音殺星主中央助四方殺有罪六曰閶陽亦曰律危星主天倉五穀七曰搖光亦曰星應星主兵故一主天二主地三主火四主水五主土六主木七主金又一主秦二主楚三主梁四主吳五主越六主燕七主齊其占均明主國昌不明則天子有咎

文昌制戴筐之位羅將相而枕三台〔注〕文昌六星在北斗魁前如筐狀史記天官書云斗魁戴筐六星曰文昌其中第六星曰司祿此天之六府計集所會也占光色黃潤則萬民安小大均明天降祥瑞晦黑微細多禍害移徙大臣憂金火入守兵興孛彗國亂三台六星兩兩相比起文昌抵太微此三公之位主開德宣符西次文昌兩星爲上台上爲人主下爲女主對軒轅兩星爲中台上爲諸侯下爲卿大夫抵太微兩星爲下台上爲元士下爲庶人所以均陰陽理萬物其占色齊明而行列相類則君臣和法令平不齊則乖戾金火入守則兵起彗孛則大害又曰天階又曰泰階若平正可上則太平不正則昏亂

闕天床於玉闕乃宴休之攸御〔注〕天床六星當閶闔門此天子寢休之所其占明大吉君有慶傾倒則主不安

肅天理於璇璣執威權而是預〔注〕天理四星在北斗魁中執法之官爲貴人之牢也其占明大及其中有星守乃貴臣下獄之證

天槍天棓以相指〔注〕天槍三星在北斗柄東主武備非常也其占明而芒角則主兵起守常則安天棓五星在女床東北天子先驅所以禦亂也其占不具國兵起

內廚內階而分據〔注〕內廚二星在紫微垣之外次西南隅主宮內飲食廚也占有星犯守凶內階六星在文昌北天皇升降之所也其占明正則吉傾動有憂

雙三夾斗而燮諧（一作階）〔注〕三公三星在斗柄東又三公三星在斗魁西並爲太尉司徒司空之象主燮理陰陽匡佐機務占以移徙爲凶金火守犯爲有咎

兩乙賓門而佐助〔注〕天乙一星近閶闔門天帝臣也主戰闘知吉凶明而有光則陰陽和萬物成人主吉不然反是太乙一星次天乙南亦天帝之臣主使十六神知風雨水旱兵革饑饉疾疫占以不明與移動爲災

爾乃天牢崇圄（一作獄）設禁暴之隄防〔注〕天牢六星在北斗魁下對中台主繩愆禁暴爲貴人之牢占與貫索同

太尊明位擬聖公之寵章〔注〕太尊一星亦名天尊在中台之北巫咸曰此聖公之大象占守常爲吉不見則凶有星守犯則貴戚敗

太陽接相以班跡〔注〕相一星在北斗南太陽守一星次相星西主武備大將之象其占大明則凶移徙則大臣誅不然則主兵起

元戈撥杓而耀芒〔注〕元戈一星在招搖北斗柄之端亦名天戈占芒角大而動四夷兵起

勢微微而有象〔注〕天勢四星在太陽守西北刑人用獄者也占以不明爲吉明則宦官擅權用事

輔熠熠而流光〔注〕輔一星附北斗第六星大臣之象占欲小而明吉若大而明臣奪君政小而不明則臣不任職明大與斗合國兵起昭而遠斗臣不輔若若近臣專政排賢用佞則輔生角近臣擅國符印將謀社稷則輔生翼

薦秋成於八穀〔注〕八穀八星在紫微宮之外五車之北稻二主黍三主大麥四主小麥五主六主小豆七主粟八主麻其占明則百穀成一星不見則一穀不登衆皆不見則天下大饑

務春採於扶筐〔注〕扶筐七星在紫微宮東北之外近天漢主桑蠶若占以明則吉暗及移徙則蠶務不成不見女工失業

天廚敞兮供百宰〔注〕天廚六星在紫微宮東北之外天子百官之廚也故贊曰天廚畜饌供百宰也占明吉不見凶

傳舍開兮通四方〔注〕傳舍九星在華蓋北近天河賓客之館舍客出傳舍備奸使主胡兵起

偉天官之繁縟立踈廟之隆崇〔注〕天官之學蓋人事之儀踊也角爲天庭亢爲踈廟天子之內朝也爲聽政之所總攝天下奏事聽訟錄功者也其占明大則輔臣納忠天下和平

何大角之皎皎夾攝提之融融〔注〕大角一星在攝提之間人君之象攝提六星在斗柄之南主建時節伺禨祥攝提爲盾以夾擁帝坐也大角赤爲兵

七宿畫野以分區〔注〕九州分野以二十八宿而分二十八宿列四方一方各七宿爲二十八宿而北極居乎其中

五官（一作位）立都而對雄〔注〕中宮紫微垣也東宮蒼龍房心也北宮元武虛危也西宮咸池天漢也南宮朱雀權衡也

既以歷於中宮乃回眸而自顧（一作）東觀角亢於黃道包分野於營中〔注〕角二星亢四星爲壽星於辰在辰屬鄭之分野黃道經歷於其中

開天門之燦耀揖進賢之雍容〔注〕角爲天關其開爲天門其內爲天庭黃道所經爲天之庭候左角爲理主刑其南方爲太陽道右角爲將主兵其北方爲太陰道蓋天之三門猶房之四表也其占明大天下太平賢人在位金火守犯主征伐動移芒角則天災行進賢一星主卿相舉逸才明則賢人在位吉不明則君子在野凶

是推紀於變節〔注〕謂攝提也常在斗柄所以紀分節祭八方也其占小明天下安若明大則人君受制客星入犯主凶

是正綱於大同〔注〕謂大角也爲天之綱紀其占明盛黃潤天下大同

其次則梗河備預招搖候敵〔注〕梗河三星在大角北以備不虞主胡人兵戈招搖元戈赤然其占變動則應兵喪招搖一星在梗河北次斗杓端亦主胡人兵戈其占芒角動或色則兵戈大起

泛舟亢池飛觴帝席〔注〕亢池六星在亢之北主度水送迎占移徙不吉帝席三星在大角北天子燕樂獻觴之所占明吉暗凶亡失大人夫位

周鼎毓神天田豐籍〔注〕周鼎二星在攝提西國之神器也占不明及移徙則連衍凶天田二星在右角北天子識內躬耕之田也占金火守爲兵旱水守大雨

按三條於平道〔注〕平道二星在兩角間天子八達之衢占明而正吉動搖則法駕有危

賓萬國於天門〔注〕天門二星在右角南朝聘待客之所占明則萬國歸化不明則兵起

置平星以決獄〔注〕平星二星在左角南庫樓北主平獄訟占廣狹有常不差則獄訟平天下理少有進退則國政荒發

列騎官而衛閽〔注〕騎官二十七星在氐南天子宿衛騎士之象占星多則安少則危金火犯大兵起

陽門守於邊險〔注〕陽門二星在庫樓東北主邊塞險隘之處占客星出陽門外主夷伏犯邊

折威犯而將奔〔注〕折威七星在亢南主斷軍獄金火守犯主邊塞將有衆師者

頓頑司於五聽〔注〕頓頑二星在折威東南主察獄囚占以明正吉暗昧則刑法濫

車騎參於八屯〔注〕車騎三星在騎官南總車騎之將占金火守之爲災搖動變色兵甲動

望南門之峻關〔注〕南門二星在庫樓南天子之外門占暗則諸侯叛明則遠方貢珍客星犯守外兵起

覩庫樓之城府〔注〕庫樓十星五柱十五星衛四星通計二十九星在角南兵革之府其占微小吉明大赤芒天下兵戈又占若角及庫樓中星不見皆主火兵起若庫中無星臣謀上明而動搖則兵出四方若晝不

見則無君赤雲氣客星干犯兵起

偃蹇列於四衡的歷分於五柱〔注〕衡四星在庫樓中狀橫柱十五星亦在庫中三三而居

或藏兵而蓄銳〔注〕謂庫樓也其占大明主兵革亂起

或重扃而禦侮〔注〕謂南門也明吉暗凶亂

煥蒼龍之中宿矚氐心以及房〔注〕氐四星房四星心三星皆蒼龍之中星也明則吉

聽朝路寢〔注〕謂氐爲路寢聽朝之所也明大則臣奉度

布政明堂〔注〕謂房爲明堂天子布政之宮占移徙則國人流均明則天下大同

爰俾其地于宋之疆〔注〕氐房心三位爲大火於辰在卯宋之分野

粵若大火赫然天王〔注〕心爲大火亦曰大辰其前星爲太子近尾星爲后又爲庶子中央大星天王之位四海之主占明大則天下大同動則有憂直則失勢金火守國無主木守之主年豐又曰心中星爲明堂乃天子之位主天下賞罰天王之正位也

鉤鈐儼於鳳闕〔注〕鈎鈐二星近房北此天門之管鑰其占明大近房天下同心鈎鈐房心之關客星出及蹠坼若皆主地動之祥王充晏子鈎鈐爲鉤星若客星出房閒則主鈎地而動

積卒穆於龍驤〔注〕積卒十二星在房心西南今之五營軍士也占微小則國安明大動搖朝廷有兵一星亡則兵出之象二星士則兵出大半三星亡則兵晝出他星入守兵大起否則近臣誅

天輻備於鑾輦〔注〕天輻二星在房西主鑾駕客星入守輦轂有變

鍵閉守於關梁〔注〕鍵閉一星在房東北掌管鑰占亡及不居其所則津梁不通宮門不禁

騎陣啟將軍之位〔注〕騎陣將軍一星在騎官東南主車騎之將也搖動則騎將出兵明小白芒吉明小赤芒而角則主天下不安兵戈四起冠蓋乘亂

從官主巫醫之職〔注〕從官二星次房心西北主天子巫醫明而大則巫者擅威五星守犯芒角則巫者搆辭

罰作贖刑日爲陽德〔注〕罰三星在東咸西北主受金贖罪占正直列則法令平曲舒行刑罰不公日一星在房中道前太陽之精主明火德金火守犯有憂

二咸防非而體正〔注〕東咸四星在房東北西咸四星在房西北皆防禦淫泆之司占金火守犯兵謀四起國不安也月犯東西咸有陰謀

七公議賢而糾慝〔注〕七公七星在招搖之東主別善惡之官占齊而明主國法平差戾則獄多寇濫

陣車雷擊乎其南〔注〕陣車三星在氐南主革車金火守之兵妖起

天乳露滋乎其北〔注〕天乳一星在氐北占明潤則有甘露降

彼貫索之爲狀實幽圄之取則〔注〕貫索九星在七公前一曰連索主法律禁强暴爲賤人之牢口一星爲門欲其開占見則訟事煩不見則刑訟簡動搖則斧鉞用中虛則改元口開有赦人主憂口閑合及客星入其中有自繦者當以子夜候之一星不見有小喜二星不見則賜祿三星不見則人主德令不行亦有赦甲期八十日內期七十日戌期六十日庚期五十日壬期四十日有變若有客星出視其大小期則有大赦小則有小赦

歷龍尾以及箕跨北燕而在茲〔注〕尾九星箕四星爲析木於辰在寅燕之分野

配四妃而立（一作有）序〔注〕箕爲八風亦后妃之府占動移入天河國人相食金火守犯天下兵起月入箕內爲風故孫武子書云火攻之法發火有時起火有日時者天之燥也日者宿在箕壁翼軫也凡四宿者風起之日也

均九子以延慈〔注〕尾爲後宮亦爲九子星其近心第一星爲后妃次三星爲夫人次三星爲嬪末二星爲妾其占均明

大小相承則後宮有序而多子金火守之後宮兵起龜曳尾而波泳【注】龜五星在尾後主寇吉凶占明則吉君臣和不明則乖戾火守之則兵起火星出則兵罷水守之則天下大水水去則赤地千里流星出寇當視其色與分野黃爲旱黑爲水各以國論魚張鱗而水嬉【注】魚一星在尾後河中主雷雨故魚贊曰河中魚星知雲行也占大而明陰陽和風雨時動搖芒角主大水火守之在南爲旱在北爲水天江爲太陰之主【注】天江四星在尾後主太陰不明吉明而大且動則大水不可遇又主關梁四道不通傅說奉中闈之祠【注】傅說一星在尾後河中蓋后宮女巫也主祈祀神靈祈禱子孫動搖則后妃不安星亡則天子無嗣糠爲簸揚之物杵爲舂臼之用【注】糠一星在箕口占若明則豐熟暗則荒歉不見則人相食也杵三星在箕南主杵舂之用縱爲豐年横爲饑年移動人民失業不見則天下人相食天鑰司其啓閉丈人存其播種【注】天鑰八星在南斗杓第二星西主關閉門戶占不見則管鑰無禁農丈人一星在斗西南主農正官占與糠同狗以吠盜姦回靡縱【注】狗二星在南斗魁前以禁奸也不居常處則爲災卻聯女牀前瞻天紀【注】女牀三星在天紀北爲後宮御女明則宮人恣欲天紀九星在貫索東主九卿咸明則詞訟煩不明則綱紀壞不見則山崩地震國亂而亡小明吉燿棘庭之金印粲椒宮之玉齒中有崇垣厥名天市【注】天市垣二十二星在房心東北主國市墟聚交易之所一曰天旗市垣明則市吏急商人無利息不明則反是市中星衆則歲實希則歲虛火守戮不忠臣彗星出當徙市易都客星入則國兵大起出之則貴衷守兆車肆中衢以連屬【注】車肆二星在天市垣南門中主之駕不見國之車盡行車市樓臨箕而鬱起【注】市樓六星在市中臨箕尾之上明吉不明凶帝坐類候而獨尊【注】帝坐一星在天市中爲帝王位帝有五坐一在紫微宮爲國之本一在大角爲司天地時令一在太微爲主政一在心中爲理天下一在天市垣爲司人民交易巫咸云帝坐乃神農所居明潤則令行微小反是不然則大人當之候臣光熙而變理【注】候臣一星在天市垣中帝坐東北主輔臣候陰陽占明大則輔臣強盛四夷開張微小則無佐則主失位移徙不安亡宗星派踈而遠集【注】宗星二星在天市垣中候星東北爲帝坐輔主血脈宗姓也其占客星入守宗人不和官者刑餘而近侍【注】宦者四星在市中次帝坐西南爲侍之閣人占與勢同列肆與屠肆分行【注】列肆二星在市垣中斛之西主貨易金寶移徙則市肆不安金火入守兵起屠肆二星在市中帛度之東北主屠宰占明大市多宰殺宗正與宗人同峙【注】宗正二星在市中帝坐東南主司宗室官也占舉守金火犯宗人有變宗人四星在宗正東主錄親踈占族人有序則明正如綺文不明則無序帛度立象以量用斗斛裁形而取擬【注】帛度二星在市中宗星東北主量度主明則尺量平斛人不賤斗五星在市中宦者西角在平量五穀占斗覆則歲豐仰則天下大饑斛四星市中亦主五穀與斗同占若乃眺北宮於元武泊南斗於（一作而）牽牛【注】南斗牽牛各六星並北宮元武之宿也賦象通犧廟之類【注】南斗爲天廟丞相太宰之位主薦賢授爵祿又主兵機將有天子之事占於斗盛明王道

和平爵祿行又占斗動搖則國兵起金火守則有火憂牽牛主犧牲亦爲關梁其北二星一曰即路一曰聚火又上一星主道路次二星主關梁次三星主南越又中一星主牛星明大則王道昌關梁通搖動則牛疫金火犯則兵災司域應江淮之洲【注】斗牛並爲星紀於辰在丑吳之分野建星含曜於黃道【注】建六星在南斗北臨黃道天之都關斗建之閒七曜之道占動搖則人民勞月暈之蛟龍見牛馬疫月五星犯守大臣相譖臣謀主亦爲關梁不通及大水之災天弁寫映於清流【注】天弁九星在建星北入河中主珍寶之慣占明吉暗凶彗守兵起羅暴貴河鼓進軍以嘈囋兩旗夾道以飛浮【注】河鼓三星在牽牛北主軍之金鼓蓋天子之將軍也中央大星大將軍也南之左星左將軍也北之右星右將軍也所以備關梁而拒難也占明大光潤將軍吉動搖差失兵凶若星直將軍有功曲則將軍失利世傳牛女七夕相會即此星也古歌云東飛伯勞西飛燕黃姑織女時相見黃姑即河鼓之音誤也兩旗者左旗九星在河鼓左右旗九星在河鼓右皆天之旗鼓也所以爲旌表欲明且白光而潤則將軍吉動搖兵起暗則將軍令失大兵不安天淵委輸於南海【注】天淵十星在鼈東南一名天泉主灌溉明水災暗吉占火守之大旱水守大水狗國分權於北幽【注】狗國四星在建東南主三韓鮮卑烏桓獫狁之屬其占明大色動則邊寇起不明則安金火犯守外夷有變雞揚音而顧侶【注】天雞二星在狗國北主候時節金火守犯兵大起鼈矐影而來遊【注】鼈十四星在南斗南水蟲也占明動居河中主有大水金火客星守主大旱天田臨於九坎【注】天田九星在牛南太微東天子籍內之田也占與角北天田同九坎九星在天田南主溝渠所以導達泉源盈溢之司也不明則吉明動則有水災羅堰逼於天桴（堰一作偃）【注】羅堰三星在牛東主堰塘畜水灌田占明大則大水泛漲天桴四星在羅堰北右旗南直則主桴鼓用角搖動則軍鼓大用不明則刻漏失常是司溝洫是制田疇遂聳聯於漢陽（一作南）乃攸窺於織女引寶鋶圓搖機弄杼【注】織女三星在河北天紀東天女也主果蓏絲帛珍寶占王者孝通神明則織女明若三星俱暗而微則天下女工廢明則理若大星芒角布帛貴不見兵輦道清塵而候駕【注】輦道五星在織女西是天子遊嬉之道占明則吉暗則不安金火守之御路兵起漸臺飛灰而候呂【注】漸臺四星在織女東是主漏刻律呂乃正天子之時令占明則陰陽和律呂正可以嬉遊可以臨處瞻須女之縉室奄閉邦於會稽【注】須女四星亦曰婺女乃天之少府也南斗牽牛須女皆爲星紀於辰在丑越之分野須女賤妾之稱臧之畀者主布帛嫁娶裁制之事也占水守之萬物不臧火守布帛貴人多死土守女人災金守兵起離珠耀珍於藏府匏瓜薦果於寢閨【注】離珠五星在須女北後宮之藏府變常失度則後宮生亂匏瓜五星在離珠北主天子果園占明大光潤則歲豐熟否則瓜果不登客星金火犯守魚鹽貴離瑜珮瓊而彩（一作衛）服【注】離瑜三星在十二國東主婦人服飾占微明則後宮儉約明大則婦服奢後光芒凶敗瓜委蔓以分畦【注】敗瓜五星在匏瓜南占與匏同其外鄭越開國燕趙鄰境韓魏接連齊秦悠永周楚列曜晉代

分畱【注】鄭一星在越南越一星在鄭北燕一星在鄭東北趙二星在燕東南韓一星在晉南魏一星在韓北齊一星在缺秦二星在代西周二星在缺楚一星在缺晉一星在缺代二星在晉東北十二國合十六星各分而居列國之象占明大其國安暗則危芒角凶月五星入守犯其國不安寧天津横漢以搞光【注】天津九星在虛危北横河中津梁所渡也其占明大搖動兵戈起參差不齊馬貴一星不備津梁不通三星不備天下大亂奚仲臨津而泛影【注】奚仲四星在天津北主軍兵明正吉金火守犯兵大亂既編梁以虹構亦栽輪而電警列虛危於齊濟職悲哀與宗廟【注】虛二星危三星爲元枵於辰在子齊之分野虛爲死喪哭泣之事亦爲居廟堂祀禱之所占動則有死喪哭泣之應火守則天子將兵水守則國人饑饉金守則臣下兵起危爲宗廟祭祀之事主天府天市架屋占動則有土功火守天下兵起水守下人謀上墳墓寫狀以孤出【注】墳墓四星綴於危虛之下主號哭死喪暗則吉明大多亂哭泣含聲而相召【注】哭二星在虛南主號哭泣二星在哭東主怨泣暗吉明則多哭泣金火守亦然敗白察災而揚輝【注】敗白四星在虛南主災敗占明大凶暗小吉不見則人皆背鄉邑賣釜甑贊曰敗白四星知災凶也又占同斗天壘守夷而駢照【注】天壘城十三星如貫索狀在泣南主北夷匈奴先零之類占明正北夷守疆移動芒角匈奴邊塞作亂金火守犯亦如是司命與司祿連彩司危與司非疊耀何禍福之多端總興亡之要妙【注】司命二星在虛危北主死生司祿二星在司命上主官爵司危二星在司祿北主興亡司非二星在司危北主怨過皆直司之官其占色赤明大芒角災居常則安否則凶金火守犯大凶人掌詔以優游儀爲人之質（一作相質）【注】人五星如人之象在車府東南占明正光潤則人民安寧若人星優游能永安寧不見則有詐爲詔者鉤主震而屈曲究如鉤之象（一作取象）【注】鉤九星如鉤之狀在造父西又河中主輿服法式占直則地動明在服飾正車府息雷轂之聲【注】車府七星在天津東首抵司非尾抵鉤星主車官之內府也占明正車駕平穩金火守兵火動造父曳風壘之響【注】造父五星在傳舍南主御車駕占不明則馬暴貴明正則吉杵軍給以標正臼年豐而示仰【注】內杵三星在人傍主軍糧占正下直臼則吉去與臼不相當則軍糧斷絕民食不足臼四星在人星東南舂臼之用占覆則大饑仰則大熟土吏設備以司存【注】土公吏二星在室西南主土功及設備朝廷過失其占明正則法令止金火犯政令有失動搖則有修築之事斧鉞用誅之所掌【注】斧鉞三星在北落西主行刑訴代占明大斧刑用酷移易芒失兵戈起虛梁閒寂以幽閟【注】虛梁四星在危南主山陵寢廟占暗小不安金火守犯兵戈災害蓋屋喧轟而宴賞【注】蓋屋二星在危南主天子所營室亦爲官室之官也占明正吉金火入守國兵大亂孛彗尤甚天錢納責以山積【注】天錢十星在北落西北主錢財聚積明正則財帛通暗則滯又占明則藏府充寶不明則虛耗金火守兵起天綱憩與而野饗【注】天綱一星在北落西南主天子游獵之所會明則獵聚金火守中分野兵起北落置候兵之門【注】北落師門一星在羽林西

南乃六軍藩落之候也長安城北門名北落門以象此主非常以候兵占明大則軍安微弱則軍危金火入中則兵起客星犯為虜犯邊土守吉

八魁建張禽之網【注】八魁九星在北落東南主內侍張綱捕禽之官明正吉客星入兵起金火尤甚

瞻廟府於室壁諒有衛之封畿【注】室二星天子之宮室也亦爲清廟占明則國昌微小則鬼神不享祀壁二星主天下文章圖書之秘府占明則圖書集儒道行小人退君子進星失色大小不同則天于好武臣賤文士稽古中正之人隱親愛邪佞之人尸故圖書隱室壁爲陬營於辰在亥爲衛之分野屬并州

布離宮之皎皎【注】離宮六星兩兩而居分布室壁之閒乃天于之別宮金火守兵亂不安

散雲雨之霏霏【注】雲雨四星在霹靂東南主風雨占明正則時序安水守大水火守大旱

霹靂交震雷雷橫飛【注】霹靂五星在土公西南主奮擊占明盛則雨雷電六星在室西南主興雷電啓蟄蟲占明盛多雷電

壘壁寫陣而齊影【注】壘壁十二星橫列於室南爲天軍之營壘占非常兵大起將軍死明正則軍安移動芒錚則車駕不寧五星入兵起

羽林分營而析暉【注】羽林軍四十五星三三而聚散布壘陣之南主軍兵占聚明則國安暗而動則兵起天下亂金火水入守則軍多死天子不安

土公司築而開務【注】土公二星在壁南暗則土功廢動搖芒角則葬事用土功興人民苦怨

天廄飛御而起機【注】天廄十星在壁北蓋天馬之廄也今驛是也占明正吉不見則天下道絕明大動搖則天下郵驛繫亢暗失則不理金火入馬厄死

騰蛇宛而成質水蟲總而攸歸動則飛躍（一作御）於雲外止則盤縈於漢沂【注】騰蛇二十二星若盤蛇狀在室西北居河之湄主水蟲占微明不動則安移南則大旱北則大水騰蛇如常則止於河之湄全出河爲動移

逵奎婁之分野辨鄒魯之川陸【注】奎十六星婁三星爲降婁魯之分野於辰在成

豢馴獸於囿苑隸封豕於溝瀆【注】婁爲苑牧養犧牲以共祭祀亦爲聚衆占動搖則衆兵聚奎爲天之武庫一曰天豕亦曰封豕主溝瀆西南大星所謂天豕目占以明爲吉

左更處東而掌虞右更居西以司牧【注】左右更各五星在婁宿東西秦爵名也左更主山虞之官澤數竹木之屬右更主牧師之官牧養牛馬之屬金火守山澤兵起

立囷倉之儲聚【注】天囷十三星在胃南主治御糧也明則倉穀實無則倉穀空天倉六星在婁南占同囷

樹溷屏之重復【注】天溷七星在外屏南乃豢豕六畜之所明大則吉不明則人民不安移徙亦內外屏七星在溷北所以藏溷也占同

司空主土以搜祥鈇鑕縈薊而薦畜【注】土司空一星在奎南主水土功事占明潤天下安不然反是鈇鑕五星在天倉西南乃芟割之具也主斬芻飼牛馬占明則牛馬肥瘠不見則牛馬多凱死軍

南門列轅而遠出天將軍揚旗而示逐【注】軍南門一星在天將軍西南主征師掌出入占明正吉動則軍行不見則天下兵亂天將軍十一星在妻北中史一大星乃天之大將軍也外小星吏卒也主武備占動移芒角兵伐大起小而暗主將弱左右爲旗直揚高所擊則騎逆則敗不見則國亂

伊王良之策馬則車騎之滿野【注】王良五星在奎北河中主拳御車馬也占動則爲策馬則車騎滿野有征伐之事客星守之津梁不通金火守之兵起

裳居河而路塞策裁鞭而電寫【注】裳一星亦名江景居河中占明則天下道路不通策一星在王良前或居馬後則爲策馬爲兵馬動之象也微明居常安

閣道優游而據中附路備闕而居下【注】閣道六星在王良東北天于游行宮飛閣之道也占一星不見輦道不通動搖則宮掖之內有兵附路一星在閣道北所以傍附閣道之路備敗乘之所占與閣道同

自胃倉而昴畢實趙地之交衢【注】胃三星昴七星畢八星爲大粱於辰在西趙之分野胃爲天下儲藏主倉廩五穀之府也其占明則天下和平五穀豐稔

建旌頭而肅引【注】昴爲旌頭天之耳目也胡星也亦主獄訟明則獄訟平六星明與大星等大水災七星黃色主兵大起若搖有大臣下獄若跳躍胡兵大起一星不見亦主兵戈

畢罕車而迅驅【注】畢曰罕車爲邊兵主弋獵天子出旄頭罕車以前驅此其義也其大星曰天高一曰邊將主四夷之尉星明大則遠夷來貢失色則邊將亂畢口動兵起月入畢口多雨

卷舌列天讒之表附耳屬天高之隅【注】卷古六星在昴北天讒之外主知讒佞之臣占曲而明淨贊臣用直芒動則讒佞進朝卷古移徙出漢則國多讒佞之臣附耳傍星繁人多死附耳一星在畢口大星之秀主爲人君聽得失伺惡過占明則中國興邊寇禁移動則讒佞行入畢中則軍火起

天高望氣天讒備巫卷舌安其寂默附耳矜其諂諛（一本無卷舌二句）【注】天高四星在坐旗西北近畢臺榭之高象也望氣之變常占不明爲失守陰陽不和天讒一星在卷舌中亦主巫醫占與從官同

天船泛影乎清瀨貯積水而窺害【注】天船九星在太陵北河中占不在河則津梁不通而水泛濫移其處則兵革起積水一星在天船中主候水災其占火守則兵大動水守大水明正吉

太陵分光乎耀虛包積尸而如帶【注】太陵八星在胃北主陵墓占明大而盛中多小星則天下多死喪積尸一星在太陵中主死喪占明盛則人民死如麻或微或不見吉火犯天下大疫芒角積尸如山

礪石資乎銛刃月宿歸乎太陰【注】礪石四星在五車西主磨利鋒刀明大則兵起月一星在昴東主太陰爲女主大臣之象也占明而大則女主職大臣專政金火守臣下兵起

天街畫於戎野天阿祭於山林【注】天街二星在昴畢關主國界其南爲華夏之國其北爲夷狄之疆金火守胡兵入國明小爲吉光大反是月犯兵塞道路天阿一星在天街西主候祭山林之妖占與天高同

天節宣威於邦域天陰進謀於腹心【注】天節八星在畢南主使臣所桓專威德於四方明太則吉天陰五星在畢柄西南從大子弋儀之臣與陰謀占不明吉明則恐漏泄禁言預防也

天庾積粟以示稔天廩備稷以祈歆【注】天庾三星在天倉東南積粟星也〔占缺〕天稟四星在昴南積黍稷以供祭祀〔占缺〕

天園曲列兮儲芳樹【注】天園十三星銜曲而列在天苑之南占曲如鉤則蔬果皆熟

天苑圓開兮畜異禽【注】天苑十六星如環狀在畢南天子養禽之所占明則禽獸多晦則死亡

芻蕘遵納秸之軌殊國曉重譯之音【注】芻蕘六星在天苑西主積芻草飼養占不見則牛馬暴死火守兵災起九州殊國九星在天節南主通曉殊方異國土俗重譯之語占不明火守天下兵起大亂一星不見國有兵

九游排鋒以進退軍井依營

而淺深【注】九游九星在玉井西南乃天子之兵旗也所以引道軍兵進退金火守兵起軍井四星在玉井東南軍營之井也書云軍井末達將不言渴者取此也火守兵起

天關嚴扃於畢野諸王列藩於漢潯【注】天關一星在五車南畢西北天門也日月五星所行之道主邊事占大明不安微明吉明而芒角兵起五星守犯貴人多死若移徙或與五車合大將有被甲之應諸王六星在五車南天漢之中主宗臣藩屏王室也占明而有常諸侯奉上天下安不見則宗室傾危變色則天下兵起

何五車之均明而三柱之昭煥【注】五車五星三柱九星合十四在畢東北主天子五兵五帝之車舍也西北大星曰天庫主太白金星主秦次東北一星曰天獄主辰水星主燕趙次東一星曰天倉主歲木星主魯衛次東南一星曰司空主鎮土星主楚次西南一星曰卿星主熒惑火星主魏五星有變皆以其分野占之星大小均明三柱皆見則倉庫足實不見則國絕糧兵戈起人民飢死柱出則兵出柱入則兵入柱出一月米貴三倍朗二年出三月貴十倍期一年柱出不與天倉近軍出米貴轉穀千里柱倒立尤甚火入天下大旱金入兵起水入大水月暈柱有赦有星守三柱天下大水實地動海魚出

納五兵於藏府圖七國之邦貫天潢利涉以淪漣咸池浮中而渺漫【注】天漢五星在五車中主河梁濟渡利涉之處占不見則津梁不通咸池三星在五車中天滿南鮌鳥所託之地禁城之教生所也金犯守兵起火守有災

關岷峨之沃壤睎觜參之曜形【注】觜三星參十星爲實沈於辰在申魏之分野白虎之形屬益州

示斬刈以明罰收葆旅而獲寧【注】參主斬刈殺罰又主邊城爲九譯又爲天獄故不欲其動也其中三星三將軍也東北曰左自左將軍也西北曰右肩古將軍也東南曰左足主後將軍西南曰右足主偏將軍也中央三小星曰伐天之都尉也主夷狄之國不欲明若芒角張明與參等大臣謀亂兵起夷狄內戰也七將皆明天下兵掖芒角失色則兵敗搖動邊假有急足入井兵大起將星不星無將出征伐星不見征伐不利觜爲虎首主收欲葆旅事也葆旅野生之物可食也占金火守兵起國易

參旗懾於邊寇玉井通於水經【注】參旗九星在參西天旗也微小吉明而動芒則山林草寇邊兵亦起玉井四星在參左足下主水泉應天子渴占參足入井爲兵起若客入井虎狼害

坐旗肅移以昭禮司怪幽求而發冥【注】坐旗九星在司怪西北主別君臣尊畢之位占明則有禮文失次無庶司怪四星在東井旁鉞星前主候天地日月星辰禽獸草木魚蟲之變皆由之占同天高

屏嫌於客廟咎於清【注】屏二星在軍井南天屏也占客星入屏人多疫天廟四星在屏東主祠也占暗吉

亦有天屎質黃效靈【注】天屎一星在廟南占色黃吉青黑白赤色角皆凶

於是仰東井之輿鬼覽西秦之伯邑質明祀而變生鉞淬水而刑及【注】東井八星鉞一星合九星鬼四星積尸一星合五星爲鵝首於辰在未秦之分野蜀雍州鬼爲天目主視明祭外邪東北星主積馬東南星主積兵西南星主積布帛西北星主積金王各以其變占之中一星爲積尸主死喪一名質星主祭祀鬼星明大五穀成不明百姓離散質欲其忽忽不明明則兵起大臣誅天下人多死者鬼五星中央白者質火入鬼質大臣有誅東井天之南門也黃道所經天之亭候主水衡事法令所取平也王者用法平則井星明而端列鉞一星附

井星前主伺淫奢而斷之占不欲明明與宿齊則用錢於大臣月宿井有風雨大明芒角天下行刑決獄四瀆斷江淮之候兩河占胡越之戩【注】四瀆四星在東井南軒轅東江河淮濟之精占明大則水泛溢南河三星北河三星夾對於東井南河爲南戒一日陽門亦爲越門北河爲北戒一日陰門亦爲胡門兩戒爲三光之常道占以南星失南道不通北亦然動搖金火守兵起水位瀉流而迅奔天樽莫饌而翕集【注】水位四星在東井之東南主傾瀉溢流也占移近北河則國大水客星或水火守則百川泛溢天樽三星在東井北主盛酒食以給貧餕占甲歲豐軍市通貨以圓綴五侯議疑而衡立【注】軍市十三星如天錢狀在東井南乃天軍貿易之所即今侍衛軍之售貨虞占客星金火守犯主軍飢交易不成五侯五星在井北近河主刺舉戒不虞又曰理陰陽察得失一帝師二帝友三三公四博士五大夫此五侯爲天子定疑議者也占明大光潤均齊則吉而安不然則上下猜疑也野鷄一星在軍市中主天下變異之事明大芒角則天下有災異事若常在市中明正則吉若走出外芒動則天下人民不安諸侯之兵並起積水醞燕酬之勞積薪備牲庖之給【注】積水一星在北河北所以供醞用也占明吉暗而失主怨不見爲災積薪一星在積水東所以備牲廚用也占明吉火守阜野雞侯兵而據市天狗吠盜而映連【注】野雞星注見前天狗七星在狼東北橫河中以守盜賊之司占明吉暗失盜多動則兵起闕丘擬乎兩觀水府司乎百川【注】闕上二星在南河南天子之雙關諸侯之兩觀也占明吉暗小不利金火守之兵起關下水府四星在東井西南主水官也占與水位同狼援戈而野戰弧屬矢而承天【注】狼一星最明大在參東南爲野將主標掠占移動則人相食色黃白明正吉赤而芒角金火守犯天下草野之兵皆起弧九星在狼東南天引也主備盜賊常屬矢直對狼則吉明大變常凶若移動矢不直狼則盜賊多若引引滿天下之兵盡起若有兵出外征伐弧不張則將軍不爲用老人作主而秋煥丈人通臣而夜懸【注】老人一星在弧南一曰南極主壽考常以秋分之曙見于丙春分之夕見于丁占明大而赤則壽昌天下安寧不見則人主憂兵起丈人二星在軍市西南主老臣國老不見則人臣不安子扶尊而盼遶孫孕緒而連緜【注】子二星在丈人東孫二星在子東並至微小而遠侍丈人之側相扶而居占不明不見爲炅惟天社之赫若貫句龍之神焉【注】天社六星在弧南爲社神者共工氏有子曰句龍能平水土死而精上天爲天社焉占明則社稷安搖動則臣下有謀救之咎金火守兵大起觀柳星以及張知周疆之爰啓儼咮頸以分嗉奉滋嘗而賜醴【注】柳八星星七星張六星爲鶉火於辰在午皆周之分野屬三河柳爲朱雀味主雷雨天之廚宰也主尚食和滋味星七星爲頸主衣裳文繡星明則王道昌暗則賢良不處天下空又主急兵張六星爲嗽主珍寶宗廟所用及衣服又主天廚欽食賜賚觴客之事其占皆以明爲吉火金守國兵大起觀夫軒轅之官宛若騰蛇之體交雷雨之靄靄列后妃之濟濟【注】軒轅十七星在星北騰蛇之狀主雷雨之神後宮之象也陰陽交感爲雷激爲電怒爲風和爲雨亂爲霧凝爲霜散爲露聚爲雲立爲虹霓離爲背騎分爲抱瑘此十四

變者皆軒轅主之其南大星女主也次北一星夫人也次北一星主妃也其次諸星皆次妃之屬女主南一小星女御也左一星曰少夫人后宗也右一星曰太夫人太后宗也其占黃小微明吉大而明爲後宮爭競移徙則國人流遷東西角大張而振則后族敗金火入守犯則後廷亂也酒旗緝醼以承歡內平繩愆而執禮【注】酒旗三星在軒轅右角南主宴歛占明則多歡娛宴飲之事五星守則天下大酺內平四星在中台南平罪之官也占明則刑罰平爟含烽而喋寇實防邊之有侯【注】爟四星在軒轅尾西主烽火備警急占不明小正爲營塞安芒角搖動金火守犯兵火不息長垣崇司域之備少微彰處士之歗【注】長垣四星在太微西南北列主界域之分野占火入胡人入中國金入九卿謀反少微四星在太微西南北列第一星處士第二星議士第三星博士第四星大夫占明大色黃潤則賢士舉用月及五星犯守卿士憂宰相易外廚調別膳之滋天相居大臣之位【注】外廚六星在柳南乃天子外廚也天相三星在外廚北大臣之象也占明吉有賜食不見凶天紀錄禽而獻齒天廟嚴祠而毓粹【注】天紀一星在外廚南主知禽獸齒歲占明有禽獸貢獻金火守則禽獸多死天廟十四星在張南乃天子之祖廟占與虛梁同天稷報五稼之勤東甌表三夷之類【注】天稷五星在七星南農正也取百穀之長以爲號占明大則歲豐不見則人相食曙失凶荒東甌五星在翼南主東越穿觀南越三夷之地占金火守則外夷有兵芒角搖動夷兵大起爰周翼軫厥土惟荊驅風驛之千乘奏雲門之六英長沙明而獻壽車轄朗而陳兵【注】翼二十二星軫四星長沙一星轄二星合爲軫七星皆爲鶉尾於辰在巳楚之分野屬荊州軫主輔臣也又主車騎兵戈又主風占明大則車騎備動兵起翼爲天之樂府乃徘倡星也又主夷狄明大則禮樂興四夷服移徙則天子起兵長沙一星在軫中明主壽軫雨旁小星左爲左轄右爲右轄其占明大有兵起車無轄則國有憂晉書云軫主車騎載任有軍出入皆占於軫左轄爲王者同姓右轄爲異姓青丘蔭一作陰於韓貊器府總於琴笙【注】青丘七星在軫東南主東方三韓之屬占同東甌器府三十二星在軫南主樂器之府明則樂器調理暗則樂器不足軍門坐甲於軍闈司空掌七於司平【注】軍門二星在青丘西天子六軍之門稜徙則道路不通占與軍南門同土司空四星在軍門南主土功占金火守犯男不得耕女不得織賜太微之崢嶸啓端門之赫奕何宮庭之宏敞類乾坤之闈闕【注】太微宮垣十星在翼軫北天子之宮庭五帝之坐十二諸侯之府其外藩九卿也南藩中二星閒日端門東門一星爲左執法廷尉之象第二星爲上相第三星爲次相第四星爲次將第五星爲上將西門一星爲右執法御史大夫之象執法所以舉錯賢奸也第二星爲上將第三星爲次將第四星爲次相第五星爲上相左執法上相之閒曰左掖門上相次相閒日東華門次相次將閒日中華門次將上將閒日太陽門右執法上將之閒日右掖門上將次將閒曰西華門次將次相閒日中華門次相上相閒日太陰門各依其名之職占與紫微垣同五坐參一帝之謀九卿踵三公之跡【注】黃帝坐一星在太微宮中含樞紐之神也四星夾黃帝坐東方蒼帝靈威仰之神南方赤帝

赤標怒之神西方白帝白招矩之神北方黑帝叶光紀之神五坐並設神靈集謀占五帝坐明則天子得天地之心金火來守入太微若順入執道司其所出入所守之分則爲天子所誅若逆入不順執道以所犯論九卿三星在太微宮中三公之北主理政事占與天紀同三公三星在謁者東北主輔佐天子也占與夾北斗三公同儲以太子參之幸臣【注】太子一星在太微宮中帝坐北儲貳之象占明潤而正則太子仁賢金火守之不驗則宴幸臣一星在太子西乃太子之左右也明正則有輔佐之賢不明反是從官肅侍謁者通賓【注】從官一星在太微內太子西北主侍從之官占明大而正內侍正直暗失不見則凶謁者一星在太微內右執法東北通達外藩之官不見朔外國不賓郎將司戟於丹陛郎位含香於紫宸【注】郎將一星在郎位東北以爲武備令之左右中郎將也占明正吉若大而芒角羽帥橫凶郎位十五星在太微中帝坐東北周之元士漢之光祿中散諫議三署郎中之職今之尚書郎占大小均明光潤吉乃寄屏以持法控端門之內闈【注】屏四星在端門內主蔽帝庭以備刺舉也占光正明大君臣上下有禮明堂演化靈臺候神【注】明堂三星在太微西外天子之明堂占明大吉暗小凶靈臺三星在明堂西國之候雲物之所占同司怪虎賁之徵猛士進賢之訪幽人【注】虎賁一星在太微西垣之外上將之西主侍衛之武臣也占同車騎進賢一星在太微垣東華門東平道西主訪幽隱之士舉薦賢良之官占見前注獻淵謀於諸侯儼營衛於常陳【注】內五諸侯五星在九卿西【占缺】常陳七星在太子北主內侍之官也【占缺】胡天漢之昭回自東震而縣絡北貫箕而一有聯下字斗南經說而一多西字緯鑰合乘津而浮瓜分漂杵而泛閣歷玉潢以汪洋淪七星而依泊【注】天漢起於東方經箕尾閒乃分爲南北二道其南經傳說魚天鑰天弁河鼓其北經龜貫箕宿下達南斗魁左旗至天津下而合乃西南行又分夾匏瓜絡於人星杵造父騰蛇王良附路閣道北端太陵天船卷舌而南行絡五車經北河之南入東井水位而東南行經南河闕丘天狗天紀天稷在七星南而沒乃天之河也若色黃而潤明盛如匹布則天下太平若崩歛昏暗不明則天下亂若漢中小星繁多則天下人民多又且風雨順時若河中無小星且河水乾枯則主天下無道惟木德之含精爲歲星而明麗【注】歲星者東方之木精蒼帝之子一名紀星一名攝提一名重華一名應星經一百里四時爲春其日甲乙五常屬仁五事爲貌天子仁虧貌失逆春令傷木氣則罰見歲星太歲在四仲則歲星行三宿太歲在四孟四季則歲星行二宿二八一十六四仲年三四一十二而周二十八宿故十二歲一周天也赤而角其國昌赤黃而沈其野蘊雖盈縮所察禍福攸繫然得之者隆失之者替【注】星進而前日盈退而後曰縮以其會舍所在之國有福人不可伐可以伐人不居其國不可舉事用兵所居久國有學德星色赤明光潤則其國昌盛主聖人出五星見伏留逆順進速應圈度爲得其行政令常若迷錯失道盈縮者爲亂行則精散爲彗孛之類其國失道兵革喪亡而禍亂與矣祚明君而耀朗罰昏主而光翳下爲社靈上爲天貴【注】木星爲天布德人君之象其精下爲社神上爲天乙貴人如天胎而毀卵一作辭

具職仁而施惠迴鶩愆期前馳舛契【注】若人君不施恩惠殺戮無已則盈縮失度進退爲災奮槍棓以示隱峙樓垣而表戾【注】歲星精散而爲天槍天棓天衡天欃國皇天彗之類天槍長數丈兩頭銳西南方但過三月破國亂軍天棓一名覺本類星末銳長四丈出東北方其出則天下兵爭或有出西方赤然天衡如人衣蒼頭赤不動見則臣謀主武卒發國皇大而赤狀類南極老人天欃長四丈末銳出西北方見後三月生天欃彗一名掃星皆本類星末炎炎如箒彗之小者或數丈長或竟天而體無光假日之光故夕見則東指晨見則西指若日在南北皆隨日之明光芒所及則爲災變見則兵起除舊布新之象其星色各應本方星色也太欃鉞注天垣鉞注粤若熒惑火帝之精【注】熒惑者南方火精赤帝之子一名罰星一名執法徑七十里四時爲夏其日丙丁五常屬禮五事爲視人君禮虧視失逆夏令傷火氣則罰見火星每執法以明罰必司災而告誡【注】火爲執法之星其行無常以所居舍會之國爲饑爲亂爲賊爲喪爲兵爲火若環繞句己芒角動搖作前作後其殃愈甚常以年十月入太微受制而出伺無道之國守而告之又云熒惑主死喪大鴻臚之象主甲兵大司馬之義伺驕奢亂淫執法之官其精或爲風伯或爲見童歌謠守其邦而歲戰去其野而時清【注】雖其出入無常但所居之國爲兵火起所入之國爲兵火入守太微軒轅營室心房者主命惡之其出色赤芒怒逆行或句己者凶芒角如鋒刃者人主毋出宮下有伏兵圍繞出爲死喪寇盜出其分野以戰而敗東行疾則兵聚於東西行疾則兵聚於西在南方則丈夫死在北方則女子死又爲理也外則理兵內則理刑故云火星有明天子必視其所在若虧信而廢禮則下乘而上征【注】人君外無信行內無禮法賦斂過差刑罰不中則火行失度去五星與妖星列宿同舍爲會在下而上爲征在上而下爲乘出而圍繞周匝爲環東西爲句南北爲己七日以上爲犯居其宿曰守故經云歷兩兩相擊爲鬬爲其上曰掩入其中曰食守之淺則應禍逮而小守陵久則應禍遲而大又漢天文志云五星有變其精妖星七寸內光芒相及曰犯相近曰不見曰食相合爲交居惟釁發合與憂弁【注】火星周旋合守皆主大禍凡五星木與土合爲內亂爲饑與水合爲變謀爲更事與火合爲饑爲旱爲憂爲喪不可與事用兵金在南木在北謂之牝牡年穀大熟金在北木在南年或有或無火與木合爲饑爲饑敗與金合爲爍爲喪不可舉事用兵與土合爲憂生孽卿與水合爲爍用兵舉事則敗土與水合爲壅塞不可舉事用兵主覆兵殺將與金合爲疾爲白衣之會爲內兵爲亡地與木合則民饑饉與火合狭金與木合則爲白衣之會與火合爲喪與土合爲疾與水合爲兵憂水與木合爲變謀與火合不可與兵與金合爲喪憂與土合不有覆軍則赤地千里見五星合爲戰亂兵不在外則爲內亂三星合是爲驚立絕行則其國內外有兵喪與大亂之禍敗立王侯四星合是爲大湯其國凶兵暴起君子憂小人流五星皆合是爲易行有德者慶掩有四方無道者殃乃氐滅亡浮天讒而聳劍列蚩尤而耀旗司危見而失國昭明出而起兵【注】火星精散而爲天讒司危蚩尤旗昭明皆火星變也天讒彗之狀如劍長四五丈出則其國爲兵爲饑赤地千里蚩尤旗赤如彗狀出則兵起四方昭明者大而白芒角作上作下其出則兵起司危見正西西方之野大如太白去地可六丈見則天子不義失國四方豪傑起伊土宿之播靈爲鎮

星而耀質【注】土星者中央黃帝之子女主之象一名地侯徑五十里其日戊己其時季夏五常屬信五事爲思人主信虧思失逆四時令傷土氣則罰見土星常以甲辰元始建斗歲鎮一宿二十八歲而一次乃周天尋所履爲休慶視所居爲貞吉【注】鎮所行之宿其國得地國不可伐可以伐人若安去之則爲女主憂廣邦徼而斯留復軒宮而載出【注】鎮未當居而居之若已去而復還居之其國有福其居愈久愈秦其精降爲老人及婦人若崇奢而賤義則行虧而度失【注】人君奢修廣營宮室則土行失度或含丹而舉兵或噏黑而遘疾【注】夫五星生員白員爲虎赤員爲兵青員爲水黑員爲疾惟黃色吉五星同色天下休兵百姓安寧旬始發而侯起獄漢明而主黜【注】土精之氣散則爲五鋒爲燭星爲大貴爲黜星蚩尤虹霓天伐從星天掘天瀆荆彗以示變也此皆人君失政土德爲異五鋒出正東東方之野狀如辰星去地可六七丈見則五穀梁大臣誅獄漢出正北北方之野去地可六丈內青而外赤見則兵起主逐燭星大如太白其上有三彗也見則所燭城邑滅亡旬始者出斗傍狀如雄雞其怒青黑狀如伏鷩見則兵起諸侯雄鳴彼金方之耀色有太白之垂文【注】太白西方金之精白子一名殷星一名梁名長庚一名曙星一名白咸徑一百里其日庚辛四時屬秋五常屬義五事爲言人主義虧言失逆秋令傷金氣則罰見太白星常以正月甲寅與熒惑晨出東方一百四十日而入入四十日復出西方一百四十日而入入四十五日復出東方出以辰戌入以丑未晝見午上爲經天出東入東出西入西也乃降神於屛騎實建象於將軍【注】其精降而爲雨師之神或爲壯夫又曰太白經天則天下革民更主是爲亂紀人民流將軍死強國弱弱國強女主昌若【一作如】用兵而不察匪先達之攸聞【注】日方南太白居其南日方北太白居其北爲盈侯王不寧其用兵進吉退凶日方南太白居其北日方北太白居其南爲縮侯王有憂其用兵退吉進凶當出不出爲失舍不有破軍必有亡國未當出而出則暴兵起不當入而入則偃兵當入而不入則兵未息太白行遲則用兵遲吉而疾凶太白行疾用兵疾吉而遲凶芒角則戰吉不戰凶其進退左右則兵進退左右以應之吉動而燥則兵動員而靜則兵靜出則兵出入則兵入出大而漸小則兵弱出小而漸大則兵強其在西乘昏而出陰陰兵強暮出小弱夜半出中弱雞鳴出大弱是謂陰陷於陽其在東乘明而出陽陽兵強雞鳴出小弱夜半出中弱昏出大弱是爲陽陷於陰長星不出太白爲客辰星出太白爲主人辰星與太白不相從雖有軍不戰合宿乃戰辰星入太白中上出破軍殺將客勝下出客亡故大司馬專候於此太白在北月在南中國勝外國敗太白在南月在北中國敗外國勝太白與辰俱出東方西方之國大敗晉伐吳之歲三月太白與辰星俱之西方壽春爲東故敗也太白出與月並以人指准破軍勢勝負可知其關容一指者入月入日戰當有破軍死將人主敗二指者入月十二日有拔城三指者入月十七日主破軍死將四指者入月二十日有破軍五指者入月三十日有陣而不戰也若入月中直出占後庭之憂高出利於深戰順指著乎(去)勳【注】太白出高用兵深吉淺凶出低用兵淺吉深凶太白芒角所指順之吉反之凶苟恩義之不溥【一作理】則禍福之攸分【注】若人君恩薄義虧政事不理則太白失度而爲禍太白陰星故陳出則東伏西出則

西伏其出而明過午則爲經天天子則革命而民流晝見則人主弱女主昌人君之主天下也在天爲子與民爲父母固當操持在正其心心正則萬事皆正自然風雨順時民安國泰苟或人君之心一邪則萬事皆邪自然水旱災傷戈兵劫掠蝗蟲瘟疫因癘而至嗟夫人君可不慎之或飛芒而蝕月或引彗而橫氛六賊陳災而構禍天狗殺將而破軍【注】五星之行天皆由天樞之定運天樞者即天之心也天之心由人君一心一人之心正則天地之心亦正天心既正則五星自然順度五星既順則萬物自然安理天下人民豈有悖亂惡逆者乎苟或人君之心不正恩虧義失縱欲貪淫則五星錯行不順執道天下人民萬物自然惡逆悖亂若此欲得安寧可乎是故太白五芒出早爲月蝕曉出爲天刃天彗精散爲天杵天狗賊星天殘天掾白蘿白彗以示變也天狗狀如狗奔星色黃而有聲其下止地類狗所墜炎炎望之如火沖天上銳下員如數項田見則其野有破軍殺將賊星一名六賊出正南南方之野去地可六丈見則禍滿天下咨太陰之稟粹粤辰星之攸揆【注】辰星者北方之精黑帝之子一名句星一名襲星徑一百里偏將廷尉之象四時爲冬其日壬癸五常屬智五事爲聽人君智虧聽失逆冬令傷水氣則罰見水星乘四仲而顯晦歷一周而匝履【注】辰星出四仲之月二月春分見奎婁五月夏至見東井八月秋分見角亢十一月冬至見斗牛出以辰戌入以丑未夕見候之西方晨見候之東方其出四仲下月見之和平否則爲兵爲冬溫爲夏寒兵動而歲饑若用兵視辰星之所在逆則敗軍爲用罰之淵謨爲出師之令執若淫刑而縱欲則委孛而流矢白其角而表喪黑其規而應水【注】無軍在野辰星爲廷尉用刑之所察也有軍在野辰星爲偏將用兵之所察也若人君行蝕而過擾刑罰不中則辰星失度其精散而爲枉失天驚天破天其天林天麻天蒿黑彗昏昌以示變枉失類大流星色蒼黑蛇行望之如有毛羽周長數丈見則有合謀爲亂者彗爲埽星所以掃除惡穢也孛者彗之屬也偏指曰彗芒角四出曰孛孛孛然非常惡氣之所生也其所見之分野國大亂其餘所變皆主兵喪察函劍之相去候正旗之所指【注】辰星來抵太白太白不去將死正旗上出破軍殺將客勝正旗下出客亡地視旗所指以命破軍其繞環太白若與鬬大戰客勝免過太白間可函劍小戰客勝免居太白前軍罷出太白左卜戰出太白右有數萬人戰主人吏死出太白右去三尺軍急約戰大勝也非其出而夏寒錯其宜而將死【注】辰星當出不出不當出而出爲哭泣之聲星黑角水憂青角爲兵赤角爲軍犯我城黃角地戰之象白角爲喪於是究經緯之終始徼幽微之機符【注】二十八宿爲天經五星爲天緯外此又有瑞星妖星景星狀如半月生於晦朔人君有德則見格澤星狀如炎火黃白起地而上下大上銳見則不種而穫不有土功必有大害四填星出四隅去地可四丈妖星也地維咸光赤出四隅去地可三丈若月始出所見下國有亂亂者亡有德者昌歸邪星似星非星似雲非雲出必有歸國者天鼓有音如雷非雷音在天而下及地其所往者兵發其下長庚如一匹布著天見則兵起蓬星如一二外器色白一名王星多至四五少至二三見則亂臣戮死不然水旱饑荒張衡曰老子四星周伯王蓬萬各一離於五緯之閒其見無期其行無度老子星色純白所見之國爲饑爲凶爲惡害周伯星色黃煌煌然所見之國明昌王蓬萬星色青

而發發然所見之國風雨不節五穀不登螟蟲爲災又東南有三星名曰盜星出則天下有大盜西南三星名曰種陵出則天下之穀十倍其價西北三星出則大而白名曰天狗出則人相食東北三星名曰女帛出則有大喪臣坐除殃降垣外有黑出其開皆爲客星用所居所犯之地以理求其變流星者天使也光跡相連曰流絶跡而去曰飛大者曰奔奔亦流星也星大者使大小者使小有聲隆隆然怒之象也行疾者事疾行遲者事遲大而無光者庶人之事小而有光者貴人之事大而光動者其人貴且衆乍明乍滅者敗成也前大後小者憂恐也前小後大者喜事也蚩行者妖事也往疾者不返也長者事遲也短者事疾也流星所墜其下有兵無風雲有流星於天食久閒主有太風發壓折木有小流星數百四面散而行者乃民衆流離之象流星有聲如炬火下地而野雞鳴者天保也所墜之國有喜否則有水災流星色青赤者名曰地鴈其下墜者兵起流星色青赤長二三丈者名曰天鴈軍之精華其國兵起將軍從流之方攻之大勝流星輝然有白光竟天者人主當將兵從星所往之處飛星大如缶後皎然白星滅後白色曲環如鉤此謂解慾其國人相斬爲爵祿飛星大如缶其後皎然白光長數丈滅後白者化爲雲流而下名曰大猾其下有流血積尸萬人昭晣兮爲人主之明鑑杳藹兮實冥祇之祕樞固聲聞而響集方形移而影趨若山石之旌處士谷風之應騶虞者也若夫退寒暑而無舛中昏旦而不越注季夏昏中而退暑季冬旦中而退寒孟春昏參中仲春昏張中季春昏七星中孟春旦尾中仲春旦建星中季春旦牽牛中餘月見禮記各以其宿推之而知其氣候也畢露雲油箕驪吹發亦有樞降軒而繞電景瑞堯而麗月雖肸響之難窮信靈爽之未歇嘉大舜之登禪耀黃星而靡鋒壯高祖之遇時聚五緯而相從殷堪縱眺識曹公之潛跡李郃流目知漢使之幽蹤荆軻入秦白虹貫日衛生設策長庚食昴星隕如雨而周衰彗長竟天而秦滅蛇隨楚而九域含嗟狗過梁而千里流血晉君終而熒妖見漢帝圍而參暈結周楚滅而南衡晉齊殃而北裂自大辰以及漢彰宋焚而衛爇或除舊以布新顯陳盛而姜絶諒吉凶之有兆匪災譴之虛設固罔念而作狂在恭己而成哲是以帝王之有天下也莫不分設其官式司其告唐則羲和降察夏則昆吾演奧嘉殷巫之美服登周史之雅號宋述子韋鄭稱裨竈唐昧與尹臯宣範甘德暨石申垂誥故能下守職而恪恭上知變而無傲此希夷之妙象豈蒙昧之私好有少微之養寂無進賢之見饗參器府之樂肆掌貫索之刑書恥附耳之求達方卷舌以幽居且扃扉而絶駟奈臨河而羨魚望天門而

屏跡安知公卿之所如

附跋一首

嘉慶庚申歲淵如先生在浙中得晴川孫之騄手鈔本大象賦并注一帙題云張衡大象賦苗爲注因考困學記聞云大象賦唐志謂黃冠子李播撰李台集解播淳風之父也今本題楊炯撰畢懷亮注館閣書目題張衡撰李淳風注愚觀賦之末曰有少微之養寂云云則爲李播撰無疑矣播仕隋高祖時棄官爲道士張衡著靈憲楊炯作渾天賦後人因以此賦附之非也故改定題爲天文大象賦李播撰依唐志及崇文總目通志藝文畧也注人厚齋未經論定考宋史藝文志云張衡大象賦一卷苗爲注獨與晴川本相合苗爲不詳其人亦不知今注與所謂李台集解等若何異同也故仍其舊題焉先生以此注世閒罕傳屬予校刊以行今年五月遂取隋唐閒人言天文之書若史記天官書正義漢書天文志顏注晉隋兩天文志開元占經等參互細勘凡晴川本之脫譌衍錯不能卒讀而的然可知者幾數百處悉補改刪乙之矣至稍涉疑似如注云羅堰三星而晉隋志皆云九星注云礪石四星而隋志云五星注云天庾三星而晉隋志皆云四星當是別有所出未敢據彼改此又如賦云其外鄭越開國燕趙鄰境韓魏接連齊秦悠永周楚列曜晉代分囧注云鄭一星在越南越一星在鄭北燕一星在鄭東北趙二星在燕東南韓一星在晉南魏一星在韓北秦二星在代西代二星在晉東北十二國合十六星脫去齊周楚晉而開元占經引巫咸占則云齊一星在九坎東趙二星在齊西北鄭一星在趙東北越一星在鄭西北周二星在越東北秦二星在周東南代二星在秦東南晉一星在代西南韓一星在晉北魏一星在韓北近秦星楚一星在魏西南近鄭星燕一星在楚東南近晉星隋志則云九坎東列星北一星曰齊齊北二星曰趙趙北一星曰鄭鄭北一星曰越越東二星曰周周東南北列二星曰秦秦南二星曰代代西一星曰晉晉北一星曰韓韓北一星曰魏魏西一星曰楚楚南一星曰燕皆與此注差違不合當亦是別有所出非可相補又如賦云峙樓垣而表戾注脫去樓垣晉志引京房風角書集星章所載妖星有天樓天垣皆歲星所生也隋志引作天樓星生亢宿中天垣星生角宿中開元占經妖星占天垣在角宿中云云天樓在亢宿中云云其語尤詳而不知此注原文若何亦非可相補又如注大理一條天柱一條天庾一條天廩一條內五諸侯一條常陳一條其末皆脫去占又如注凡五星一條土木脫去與火合云云更無以補之斯類均標明爲缺以存其眞校既畢繕寫一通質諸先生而記其書之本末及校之大畧於後壬申五月廿八日元和顧廣圻書於江寧皇甫巷之思古人齋

續古文苑卷第三

續古文苑卷第四

賜進士及第授通奉大夫山東通省督糧道加三級孫星衍撰

詩

申憤歌　周　文王

殷道溷溷浸濁煩兮。朱紫相合不別分兮。迷亂聲色信讒言兮。炎炎之虐使我悲兮。無辜桎梏誰所宣兮。（通鑑外紀無此二句）幽閉牢穽由其言兮。遘我四人憂勤勤兮。（通鑑外紀人作國以下至末皆無）得此珍玩且解大患兮。倉皇迄命。遺後昆兮。作此象變兆在昌兮。欽承祖命天下不喪兮。遂臨下土。在聖明兮。討暴除亂誅逆王兮。（馮訥詩紀采古今樂錄與通鑑外紀同其文較琴操少十四句故錄之）

龍蛇歌　周　介子綏

有龍矯矯。遭天譴怒。捲排角甲。來遁於下。志願不與蛇得同伍。龍蛇俱行。身辨山墅。龍得升天。安厥房戶。蛇獨抑摧。沈滯泥土。仰天怨望。綢繆辛苦。非樂龍伍。惔不眄顧。（馮訥詩紀載史記說苑新序呂氏春秋詩各不同而未采琴操故錄之○案摧諸書皆作推唯琴操如此）

琴歌（琴操云列女引）　周　楚莊樊姬

忠言信兮。從正不邪。衆妾進兮。繼嗣多。（此見渚宮舊事案琴操言信作諫行無從字進作余知古別有所出也）

昭王反郢琴歌　周　扈子

昭王反郢。樂師扈子侍坐。引琴而歌曰。

王兮王兮聽讒邪。枉殺左右冤伍奢。二子懷恨東奔吳。創讎搆禍破國都。鞭尸戮骸丘墓屠。賴申包胥人獲蘇。王雖返國憂未徂。（此見渚宮舊事案吳越春秋楚樂師扈子窮劫之曲與此全異余知古別有所出也馮訥詩紀但采吳越春秋故錄之）

古歌辭

結交在相知。骨肉何必親。甘言無忠實。世薄多蘇秦。

古詩

青青陵中草。傾葉晞朝日。陽春被惠澤。枝葉可攬結。草木爲恩感。況人含氣血。

古樂府羣辭

羣祁仰得端。來得鮒。小者如手。大者如屨。孝子持歸

遺我公姬。安得此魚。適與羣近。從今以後。但當求鮒。

白渠歌

田於何所。池陽谷口。鄭國在前。白渠在後。舉鍤成雲。決渠爲雨。水流竈下。魚跳入釜。涇水一石。其泥數斗。且溉且糞。長我禾黍。衣食京師。百萬餘口。（此歌見漢書溝洫志漢紀有水流竈下二句之恐後人寫漢志脫文馮訥詩紀止據漢書載入故特錄之以補史志文字不備）

譙君黃詩

巴郡譙君黃。不事公孫述。述遣使賷藥酒。懼之。君黃笑曰。吾不省藥乎。其子瑛納錢八百萬。得免。國人作詩曰。

肅肅清節士。執德實固貞。違惡以受命。沒世遺令聲。（案士女目錄高清太中大夫譙元字君黃閬中人也絜白尚書郎譙瑛元子也范蔚宗書獨行有譙元傳子瑛附見但未載此歌）

陳紀山歌

巴郡陳紀山。爲漢司隸校尉。嚴明正直。西虜獻眩。王庭試之。分公卿以爲嬉。紀山獨不視。（案范書本傳此事在安帝永寧二年至順帝即位乃遷司隸校尉將舉其所卒之官耳）京師稱之。巴人歌曰。

築室載直梁。國人以貞眞。邪娛不揚目。狂行不動身。奸軌避乎遠。理義協乎民。（案士女目錄政事司隸校尉陳禪字紀山安漢人也范蔚宗書有傳但未載此歌）

美嚴王思詩　漢　應季先

巴郡嚴王思爲揚州刺史。居官十八年卒。百姓若喪考妣。義送者賷錢百萬。其子徐州刺史不受。送吏義崇。散以爲食。食行客。巴郡太守汝南應季先善而美之。乃作詩曰。

乘彼西漢。潭潭其淵。君子愷悌。作民二親。沒世遺愛。式鏡後人。（案士女目錄政事揚州刺史嚴遵字王思閬中人也徐州牧嚴羽字子翼王思子也）

傷三貞詩

永初中。廣漢漢中羌反。虐及巴郡。有馬妙宜（案士女目錄作祈）妻義。王元憒妻姬。趙蔓君妻華。執恭姜之節。守一醮之禮。號曰三貞。遭亂兵迫匿。懼見拘辱。三人同時沈於西漢水而沒。死有黃鳥鳴其亡處。國人傷之。乃

作詩曰。

關關黃鳥。爰集於樹。窈窕淑女。是繡是黼。惟彼繡黼。其心匪石。嗟爾臨川。邈不可獲。

風巴郡太守詩

漢安帝時。巴郡太守連失道。國人風之曰。

明明上天。下土是親。帝選元后。求定安民。孰可不念。禍福由人。願君奉詔。惟德日新。（案志又有永建中郡守吳資歌二首馮訥詩紀已采今不更錄）

酸棗令劉熊碑詩三章

清和穆鑠。寔惟乾巛。惟嶽降靈。篤生我君。服骨叡聖。允鍾厥醇。誕生岐嶷。言協■。墳懿德震燿。孝行通神。動履規繩。文彰彪繽。成是正服。以道德民。

有父子。然後有君臣。理財正辭。束帛戔戔。■夢刻像。雀鳴一震。天臨保漢。寔生■勳。明試賦授。夷夏巳親。嘉錫來撫。潛化如神。其神伊何。靈不傷人。

猗歟明哲。秉道之樞。養■之福。惟德之偶。淵乎其長。渙乎成功。■暇民豫。新我■通。用行則達。以誘我邦。賴茲劉父。用說其蒙。澤零年豐。黔首歌頌。

費鳳別碑詩

君舅家中孫。甘陵石勛字子才。載馳載驅。來奔于喪。庭肝確意。悲感切傷。心瞻彼碑。誄懷之好。音司馬慕藺。相南容復白珪。仰之以彌高。鑽之而彌堅。不堪哀。且思。敘詩之一篇。庶遴昔子夏起夫子之所言。其辭曰。

君諱鳳。字伯蕭。梁相之元子。九江太守之長兄也。世德襲爵。銀艾相亞。恢遐祖之鴻軌。拓前代之休蹤。邈逸越而難繼。非羣愚之所頌。仁義本於心。慈孝著於性。言不失典術。行不越矩度。清絜皦爾。涅而不滓。恤憂矜厄。施而不記。由近及遠。靡不覆載。故能闡令名而雲騰。揚盛聲而風布。踐郡右職。三貢獻計。辟州式部。忠以衛上。漢安二年。吳郡太守東海郭君。以君有逶虵之節。自公之操。年卌一舉孝廉。拜郎中。除陳國新平長。神化風靡。惠以流下。靜而爲治。匪煩匪擾。乾

乾日稷矜此黔首功成事就色斯高舉宰司委職位
思賢以自輔元懿守謙虛白駒以縶阻丹陽有越冠
沒■■■■命君討理之試守故鄣長益危亂有不
讓又畏此之罪罟■■而■牧爰止其師旅鴆若飛
鷹鵜𧇊若夫𧇊虎彊者綏以德弱者以仁撫簡在上
帝心功訓而特紀輔輿宰堂邑基月而致道視■■
■■遂據亏卿尹中表之恩情兄弟與甥舅鴇與女
蘿性樂松之茂好聞君顯令名舉宗爲歡喜不悟奄
忽終藏形而匿景耕夫釋耒耜桑婦投鉤莒道阻而
且長望遠淚如雨筴馬循大路搴裳而涉洧悠悠歌
黍離思黃鳥集亏楚惴惴之臨穴送君於厚土嗟嗟
悲且傷每食■不飽夫人篤舊好不以存亡改文平
感渭陽悽愴益以甚諸姑咸擗踊爰及君伯姊孝孫
宇元宰生不識考妣追惟厥祖恩蓬首斬縗杖世所
不能爲流稱於鄉黨見吾若君存剝裂而不已壹別
會無期相去三千里絕翰永忼慨泣下不可止

怨詩并序　漢張衡

秋蘭咏嘉人也嘉而不獲用故作是詩也
猗猗秋蘭植彼中阿有馥其芳有黃其葩雖曰幽深
厥美彌嘉之子之遠我勞如何馮訥詩紀張溥百三名家皆缺序故錄之

刺巴郡守詩

孝桓帝時河南李盛仲和爲巴郡守貪財重賦國人
刺之曰
狗吠何誼誼有吏來在門披衣出門應府記欲得錢
語窮乞請期吏怒反見尤旋步顧家中家中無可爲
思往從鄰貸鄰人已言匱錢錢何難得令我獨憔悴

思治詩

漢末政衰牧守自擅巴郡民人思治作詩曰
混混濁沼魚習習激清流溫溫亂國民業業仰前修

董逃歌詞　魏武帝

德行不虧缺變故自難常鄭康成行酒伏地氣絕郭
景圖命盡於園桑案今本魏志注作卓乃不知樂府有董逃者所改也張溥所輯武帝集沿其誤今訂正錄之

夏詩　魏文帝

夏時饒溫和避暑就清涼北坐高閣下延賓作名倡
嘉餚重疊來珍果在一傍棊局縱橫陳博奕合雙揚
功拙更勝負歡美樂人腸從朝至日夕安知夏節長

猛虎行　魏明帝

雙桐生空井枝葉自相加通泉浸其根元雲潤其柯
綠葉何落落青條視曲阿已上二句見御覽九百五十六上有雙棲
鳥交頸鳴相和何意行路者秉丸彈是窴

詩　魏劉楨

天地無期竟民生甚局促爲稱百年壽誰能應此錄
低昂倏忽去炯若風中燭

季冬詩　晉傅元

季冬時慘烈猛寒不可勝嚴風截人耳素雪墜地凝
林上飛霜起波中自生冰未夕結重衾崇朝不敢興

炎旱詩　晉傅元

炎旱歷三時天運失其道河中飛塵起野田無生草
一滄重丘山哀哀以終老君無半粒儲形影不相保

上巳日帝會天淵池　晉潘尼

青春暮月六氣和理律應姑洗日惟元巳谷風散凝
微陽戒始春服既成明靈降祉已上見御覽三十首四句亦見北堂書鈔一百五十五十五見初學記四
藹藹疎圃載繁載榮淡淡天淵載淥載清上巳

遊西岳詩　晉潘尼

駕言遊西岳寓目二華山金樓虎珀階象榻瑇瑁筵
中有神秀士不知幾何年

秋詩　晉張載

靈象運天機日月如激電秋風兼夜戒微霜淒舊院
嘉木殞蘭圃芳草悴芝苑嚶嚶南翔鴈翩翩辭歸燕
玉肌隨爪素噓氣應口見斂襟思輕衣出入忘華扇
覩物識時移顧己知節變

愁霖詩　晉傅咸

舉足沒泥濘市道無行車蘭桂賤朽腐柴粟貴明珠

白志詩　晉干寶

壯士稟傑姿氣烈有自然俯仰辟雍中胡能救世艱
闕輩代縫掖兜鍪易進賢

採菊詩　晉袁宏

息足迴阿圃坐長林披榛即澗藉草依陰

詩　晉江逌

巨鼇戴蓬萊大鯤運天池倏忽雲雨興俯仰三州移

瑞雪詠　宋謝莊

元管洽龠詩平火洲滅日壑清龍關沙蒸河傲雲驚
晷未沉而井悶寓方霾而曳觸下當有脫文山飛白雪叶中
符而掩皇州降千■而瑞神世始葢葚以蕤轉終能
佪而煙曳狀素鏡之晨光寫金波之夜晰晰景兮便
娟冠集靈兮藹望仙溢迎風兮湛承露亘臨華兮被
通天冪遙途而界遠綺麗青墀而鏡列錢及其流絲
猶搏凝明亟積郊隰均映江巒齊奕審伊宮之踰丈
信餠阿之盈尺洞秋方之玉園果仙京之珠澤若夫
貞性貢道潤德暉經載塗演其楙同雲宣其靈既昭
化於衛術亦闡義於齊庭結秋竹之麗響引幽蘭之
微馨鶴惟鴻化遠泊元風遐施浹緯稱祥磬挻作瑞
調露之樂既興大閨之歌已被春光兮冬澤長無愆
於平施此篇詩紀百三名家集皆不載

山夜憂　宋謝莊

庭光盡山羽詩紀作明歸松昏解渚幰稀已上二句詩紀無流風
乘軒卷明月緣河飛迺斡西柑亂幽滋出藥嶼而淹
留過香潭而一憩嶼側兮初薰潭垂兮益甚或傾華
而悶景亦轉絲而途雲雲轉兮四岫沉景悶兮雙路
深草將濡而坰晦樹未飈而澗音已上十二句詩紀無澗鳥鳴
兮夜蟬清橘露靡兮蕙烟輕淩別浦兮值泉躍經喬
林詩紀作橋兮遇猨驚躍泉屢環照驚猨亟啼嘯徒芳酒
而生傷友塵琴而自弔弔琴兮悠悠影感兮心妯逢
鏤山之既渥承潤海之方流身無厚於蜩毳恩有重
於葛丘仰絕炎而締愧謝淚河而軫憂夜永兮憂綿
綿晨寒起長淵已上十四句詩紀無南翠詩紀作皐別鶴竹行詩紀作行
竹漢東鄰孤管入青天沉痾白髮共急日朝露過隟

詎賒年年(詩紀年下有既字)去兮髮不還金膏玉瀝豈留顏
迴舲䄷繩戶收棹掩荊關(此篇詩紀百三名家集皆不全)

懷園引　宋　謝　莊

鴻飛(藝文有從字)萬里飛飛河代(藝文作岱)起辛勤越霜霧聯
翩遡江汜去舊國違舊鄉舊山(藝文無舊山二字)舊海悠且
長迴首瞻東路延翮向秋方登楚都入楚關楚地蕭
瑟楚山寒歲去冰未巳春來鴈不還風肅幌兮露濡
庭漢水初綠柳葉青朱光藹藹雲英英蘄(藝文作歛)禽喈
喈又晨鳴菊有秀兮松有蕤憂來年去容髮衰流陰
逝景不可追臨堂危坐悵欲悲軒烏池鶴戀階墀豈
忘河渚捐江湄(藝文無此二句)試託意兮細(藝文作向)芳蓀心綿
綿兮屬荒樊想綠蘋(藝文有兮字)既冒沼念幽蘭(藝文有兮字)
巳盈園夭(天字)梅(藝文作桃)晨暮發春鶯旦夕喧青苔蕪石
路宿草塵蓬門(藝文無此下至末)邅吾遊夫鄢郢路脩遠以
縈紆羌故園之在目江與漢之不可踰目還流而附
音候歸煙而託書還流兮潺湲歸煙容裔去不旋念
衛風於河廣懷郇詩於毖泉漢女悲而歌飛鵠楚客
傷而奏南紘武巢陽而望越亦依陰而慕燕詠零雨
而卒歲吟秋風以永年(此篇見藝文類聚六十五其文不全詩紀百三名家集所載皆同藝文類聚但細作向梅作桃殊勝石刻)

長笛弄　宋　謝　莊

月起悠悠■當軒孫管流■爵顧慕含羇含楚復含
秋青苔蔓熒火飛騷騷落葉散衣■夜何長君吹勿
近傷夜長念緜緜吹傷減人年(此篇詩紀百三名家集皆不載石刻有識云瑞雪詠山夜憂懷園引長笛弄莊集中不載誠祕異之文故莊手書珍惜不傳於世也之肖再識)

以服散鎗贈殷鈞別　梁　王　筠

玉鉉布交文金丹煥仙骨九沸翻成綏七轉良爲切
執以代踈麻長貽故人別(案藝文類聚七十三載此詩王作吴誤字也詩紀改筠作均百三名家吴朝請集依詩紀收入今以御覽七百五十七訂正錄之)

於萊城東十里與諸門徒登青陽嶺太基山上
四面及中嶺掃石置仙壇　後魏　鄭道昭

尋日愛丘素嗟月開靖場東峯青烟寺西嶺白雲堂
朱陽臺望遠(元)靈崖色光高壇周四嶺中明起前嗰

神居杳漢眇接景拂霓裳■微三四子披霞度仙房
瀟汕林石繚■■■章空谷和鳴磬風岫吐浮香
令■■虛昃鬱鬱遶松梁伊余莅東國杖節牧■壇
乘務惜暫暇游此無事方依巖論孝老斟泉語經疘
長文聽遠義門徒森出行駟躑念歲述幽衿燭扶桑
栖槃時自我豈云蹈行藏

與道俗■人出萊城東南九里登雲峯山論經
書　後魏　鄭道昭

靖覺鏡■津浮生厭人職辟志訪■遊雲峻期登陟
拂衣出州■緩步入煙域苔替■逕■巃嵷星路逼
霞木■■左鳳駕■虛埳披衿■九賢合蓋高嶺極
崢嶸非■■林巒迭峻嶽雙闕承漢開絕巘虹縈勑
淵岨禽朝迷竇狹鳥過亟層穴通月之飛岫陵地億
迴首眄京關連州■萊即還濟河漸■■未塵玉食
藏名隱仙丘希言養神直依微姑射蹤■■朱臺日
尒時春嶺明松沙若點屋攀石坐危■■■栖■側
談對洙巘賓清賞妙無色畜外表三(元)經中精■力
道音動齊泉義風光韶棘雅會當■吟斯觀寧■■
目海淺毛流■崖嘗鴻翼相翔足終身誰辯瑶與■
■■自云云焉用挂情憶槃桓竟何爲雲峯聊可息

登雲峯山觀海島　後魏　鄭道昭

山遊悅遥賞觀滄眺白沙雲路沉仙駕靈章飛玉車
金軒接日綵紫蓋通月華騰龍藹星水翻鳳暎煙家
往來風雲道出入朱明霞霧帳芳霄起蓬臺植漢邪
流精麗旻部低翠曜天葩此矚寧獨好斯見理如麻
秦皇非徒駕漢武豈空嗟

詩送(元)靜先生暫還廣陵 并序　唐　明　皇

(元)靜先生稟和清真樂道虛極頃來城闕善利同人
緬思林泉洗心外俗予嘉焉重焉式遂其意言念于
邁賦詩寵行

楊許開眞籙夫君啓契傳九星連紫蓋雙景合丹田
玉簡龜臺職金壇洞府仙猶期御風便朝夕候泠然

賜新羅王　唐　明　皇

東國通鑑新羅紀唐天寶十五年遣使朝帝于蜀帝
親製十韻詩手札賜王曰嘉新羅王歲脩朝貢克踐
禮樂名義賜詩一首其詩曰

四維分景緯萬象含中樞玉帛遍天下梯杭歸上都
緬懷阻青陸歲月勤黃圖漫漫窮地際蒼蒼連海隅
興言名義國豈謂山河殊使去傳風教人來習典謨
衣冠知奉禮忠信識尊儒誠矣天其鑒賢哉德不孤
擁旄同作牧厚貺比生蒭益重青青志風霜恒不渝
(右詩見日本上毛河世寧所輯全唐詩逸其書分上中下三冊近長塘鮑氏廷博爲之刊行今不更采而此引東國通鑑中土尠傳故特存之)

雜言遊仙篇　唐　武　后

絳宮珠闕敞仙家蜺裳羽旆自淩霞碧落晨飄紫芝
蓋黃庭夕轉綵雲車周旋宇宙殊非遠寫望蓬壺停
翠幰千齡一(乙)未言賒億歲嬰孩誰謂晚逶迤鳳舞
時相向變囀鸞歌引清唱金漿既取玉杯斟玉酒還
用水膏釀駐迴遊而域排空聊憩息宿志慕三元翹
心祈五色仙儲本性諒難求壁迹奇術祕(元)猷願允
丹誠賜靈藥方期久視御隆周(按此詩在昇仙太子碑陰上截武億跋云)
(全唐詩存武后詩四十六篇此雜言失載蓋石搨尋搜不及)

夏日斿神泉序　唐　美原縣尉韋元旦字烜

美原縣東北隅神泉者雖無樹石森深之致而有谿
險清冷之異韋子益嘗倦薄領洗塵冥爰命丞大原
王公主薄平陽賈公尉南陽張公釋事以斿焉喟然
而歎曰陵谷之變雖窮舩化之功何檢有窮則適變
無檢則忘功所以物効其奇事冥其契嗟虖恨不得
列之玉檻漱以瓊漿勝負無私流俗所忽徒觀其卬
潔其味美起自文明首穢時則垂拱元夏隤祥應運
非醴泉歟不然何明祈雜遝降禮肹蠁而幽通之若
此也淵形如規四望若掃平地可深百許尺東西延
袤七八十尺下積鼎泉泓渟鏡澈莫測其底南流出
界雖雲漢昭回而滲漉無竭則所謂上善利物谷神
不死豈蚪龍窟宅靈僊福祐懷清佇俊抱逸尋幽者

虖躋顥氣而鑒襟情疏㊀流而屏喧濁忘歸淡介盍
賦詩云
聞有濠梁地駕言弁四美契冥邀異適勝會不延晷
潤響若琴中泉華疑鏡裏形隨鼎月正制逐規虹起
澡流鑒形■跂石凉玉趾近焉將安適行當潤濛汜
主簿賈言淑
詞人攡高節狎異尋幽賞谿險洞深澗瞰鏡疑無象
形隨滿魄鼎氣逐非烟上徙谷縈新澑分谿疏舊壤
冥功兆■即劾奇靈既往共潄鳴■清超然■■想
同韋子斿神泉詩幷序
唐雲陽主簿明臺子徐彦伯字光
美原北澗有神泉生焉裕明子明臺子尋故人韋烜
因斿之鳴戲泉潭虛融派流徑復信造化之極神明
之雋也裕明子乃盥焉明臺子乃漱焉相視而笑曰
弁作異字哉豈太平殊感而循化有助邪則韋子盍文
章之雄也昔投雅興諒無言而不酬云垂拱四年龍
集戊子四月戊闕
裕明子河閒尹元凱字楲
桐坂疏抱甕岷乇落縣米豈知中輔邑迸泉毓爲醴
氣融靈兆作潤洽沖務啟月潭信玲瓏霞澑幾清泚
湝湝上善用旳旳煩慮洗君子懷淡交相從澗之底
左司郎中温翁念字敬祖
聞君泉壑幽俯裂瀨陽趾及我性情狎遥輕武陵浂
欲窅明月制沮滜涼風起朋來想辟雝日夫疑濛汜
列坐殊滿腹揚清非洗耳髣髴參石斿淡焉適眞理
天官員外郎李鵬字至遠
昔日鳴弦地今聞生澗汜靈潛歒政餘潤發彫文始
滴滴流珠散渟渟明月止善利懷若人淡交挹君子
鏡澈無纖翳天清滌煩滓虛忝神僊臺何由弄風晷
共城縣令曹府君百門陂祈雨詩
錦色陳川后絲雨降桐鄉長安二季六匨一㊁父老光温古上
調弦敷廣惠濟物被深仁四年五匨十㊁前南岳齋郎趙不爲
良宰夕憂惘虔誠謁庶神七匨廿三㊁文林郎王堅

雨似隨車至雲疑逐蓋飛文林郎王鉉
高軒感仁惠應㊂灑甘滋武壘縣尉成公簡
祈晴詩
陽耀求便灑陰霖請復晴成均進士李大寶
晴暉疑夢兆甘液類隨車趙不爲
早春陪勅使麻先生祭岳
唐行博城縣令馬友鹿
我皇盛文物道化亢埊天地字先鞭揵造神鬼玉帛禮
山川忽下㊀洲使來赴紫洞前青羊得處所白鶴怪
時遷虔懇飛龍記昭彰化鳥篇巖巖風半山水墟氣揔
雲煙虬抱■中㊂日字霞明五色亢山橫翠微外宇臨
綠蘿邊緹幕灰𠄘初字暖焚林火欲然秊年字光著草樹
春色換山泉伊水來何㊂嵩巖去幾千山對小天下
壂聖字是會神仙萊令乘鳬入浮丘駕鶴旋麻姑幾秊
歲三見海成田
桃源詩　唐李白
昔日狂秦事可嗟直驅雞犬入桃花至今不出煙溪
口萬古潺湲二水斜
露濕煙濃草色新一番流水滿溪春可憐漁父重來
訪只見桃花不見人此二詩輿地紀勝云李白逸篇見鼎州志
謁華嶽廟詩　唐賈竦
老栢寒颼颼清祠晝寂寂開門華山北嵐氣沉日夕
國家崇明祀五岳盡封冊福我西土民報君金天籍
惟神本貞信以道徵損益無乃惑聰明訛言縱巠覡
因循作風俗相與成窽溺疲病閭里毗錐刀往來客
我行歲云暮登殿拜瑤席奠酒徹明靈緒言多感激
欝然展冠冕凜若生矛戟斑駁石色重陰深香煙碧
虹梁無燕雀玉座鎮虺蜴肹蠁似有聞依俙疑所覿
髫年業文翰弱冠荐屯厄天命幾微茫神逵徒悚惕
今來遊上國幸遇陶唐㊍正直不吾欺顛言從所適
唐元和元年十月二十八日
題雲居上寺詩幷序　唐范陽縣丞吉逾
辛酉歲秋八月僕與節度都巡使王潛墨客軒轅偉

僕猶子騊駼播潛息益同躋攀於此勒四韻於後
到此花宮裏觀身火宅中有爲皆是幻何事不成空
晚籟鳴寒谷秋山響暮鐘欲歸林下路新月上前峯
元和四年四月八日范■書
同作　軒轅偉
不着登山屐捫蘿也上躋石梁分鳥道苔逕過雲霓
梵宇千花裏秋聲萬籟齊周遊興未盡鐘磬度前溪
同前　騊駼上
石室最高峯躋攀到此中白雲連晚翠清磬度秋風
未悟無生理寧知有想空且歸山下寺還欲問支公
同前　播上
石路多奇迹幽巖鑿寶經暮煙千壑裏新月一山明
宿鳥知清梵樵人慣獨行爲隨歡奉後豈敢學逃名
同前　節度都巡使太常卿上柱國王潛
萬木千峯空鳥喧潺潺溪水下長川人來石室藏經
處一逕歸時帶晚煙
同前　男益上
支公誦禪處絕頂共登攀日色千峯裏鐘聲萬壑閒
暮猿吟砌近沙鳥傍溪閑一逕堪藜杖行行猷下山
湘中紀行　唐李諒
湘江永州路水碧山萃兀古木■■潭陰雲起龍窟
峻屏夾澄澈怪石生■勤■艦時邅迴輕舠巳超忽
疾如奔羽翼清可鑒毛髮寂寞榜漁舟透迤逗商■
■行十月杪猿嘯中夜發楓葉寒始丹菊花冬未歇
凝流綠可■積草浮堪擷■倩每驚新幽奇信誇絕
稠峯疊玉嶂淺浪翻殘雪石鸞雨中飛霜鴻雲外別
迴峯鳫泝洄巳勞苦覽翫還愉悅鶴嶺訪胎仙祈陽縣白鶴嶺
道士屈志靜得仙處唐晉亭仰文哲祈陽唐亭元中丞次山所居川閒■漁
釣山上多薇蕨無以佐雍熙何如養疵拙安人苟有
績撫己行將■此路好■■吾其謝羇紲大和四年十月廿五日■管押防禦觀察處置等使桂州刺史兼御史大夫李諒過此偶題幷頌男頴同登覽
去東林　唐曹汾
峯頭不住起孤煙池上相留有白蓮塵網分明知東

縛要須騎馬別雲泉。會昌三年七月十三日秘書省正字曹汾題

元孚五十年前遊天台宿建公院登華頂攀琪樹觀石橋之險絕緬懷昔遊因爲絕句寄知建長安兼呈台州王司馬　唐　釋元孚

天生石月架空虛，樹綴龍髯子貫珠。三十年前巳攀折，建公曾到上方無。上都左街保壽寺應制內供奉大德元孚

奉和本只依韻　唐　王　蓍

華頂高峯接太虛，承攀琪樹賦垂珠。當時惟有建公在，老宿如今一半無。唐大中九年歲次乙亥八月丁丑朔六日壬午重題以紀他年之事

晉元帝廟　唐　李商隱

青山遺廟與僧鄰，斷鏃殘碑鎖暗塵。紫蓋適符江左運，翠華空憶洛中春。夜臺無月照珠戶，秋殿有風開玉扆。弓劍神靈定何處，年年春綠上麒麟。原注案此詩李商隱集不載

青溪野老詩　唐　釋法琳

元淑世位卑，長卿宦情寡。二頃且營田，三錢聊飲馬。懸峯白雲上，挂月青山下。中心欲有言，未得忘言者。

七言律　五代　吳越王錢俶

簷廡重重翠幕遮，搜尋唯此絕諠譁。介開日影憐牕眼，穿破苔紋惡筍牙。曲檻晚宜烹露茗，小池寒欲結冰花。謝公未是深沈量，猶把戎機局上誇。宋詩紀事多誤字

傷廢國詩　五代　前蜀僧遠公

樂極悲來數有涯，歌聲才歇便興嗟。牽羊廢主尋傾國，指鹿姦臣盡喪家。丹禁夜涼空鎖月，後庭春老謾開花。兩朝帝業都成夢，陵樹蒼蒼噪暮鴉。

寄陳希夷　宋　潘　閬

不信先生語，剛來帝里遊。清宵無好夢，白日有閒愁。世態既如此，壯心應巳休。求歸歸未得，吟上水邊樓。宋詩紀事五止載三四一聯

次韻全玉遊永慶寺觀陳井　宋　黃　履

西北有招提，灑然塵垢外。茲遊久未遑，欣與高軒會。鑿室儼圖畫，危亭隱松檜。逍遙步荒徑，蓊客拂輕蓋。

開冬含餘清，幽律驚爽籟。行行轉城隅，亭午雲容晦。六朝三百秋，覽迹增悲慨。金輿成寒灰，簪笏散煙靄。龍沈景陽井，欄刻惟存戒。圖經云欄上刻字悉已殘毀惟戒字可辨更餘三品石，默默冷相對。我視此邦傾，如魚自中潰。民財盡錙銖，民命輕草芥。三閣與十賓，積累成大憝。昔人賦黍離，搖搖發行邁。偶來牽我思，巳涉南榮誡。

大雪與太學同舍生飲作古詩　宋　陳　東

飛廉強攪朔風起，朔雪隨風灑中土。雪花著地不肯消，萬億蒼生受寒苦。天公剛被陰雲遮，世人凍死如亂麻。人間愁嘆之聲不忍聽，誰肯採摭傳說聞達太上家。地上賤臣無言責，私憂過去如杞國。過雲直欲上天門，首爲蒼生訟風伯。天公倘信臣言憐世間，開陽闔陰不作難。便驅飛廉囚下酆都獄，急使飛雪作水流潺潺。東方出日還照耀，坐令和氣生人寰。此詩見梅磵詩話宋詩紀事所載不全故錄之

登泰山　元　賈　魯

岱宗何崔嵬，羣山無與比。使者久塵冥，望之不勝喜。無緣凌絕頂，詣祠聊致謁。夫何一殿存，千間暴遺圯。人言遭劫火，金源亂兵裏。感此廢昔年，傷今未能理。飛奏入彤庭，經營良在邇。奈何齊魯饑，百姓飡糠粃。神兮頗效靈，穰穰多樂祀。行當復故宮，金碧蕩瞻視。

續古文苑卷第四

續古文苑卷第五

賜進士及第授通奉大夫山東通省督糧道加三級孫星衍撰

詔

中興甲寅詔書　漢　世　祖

方今選舉，賢能朱紫錯用。丞相故事，四科取士。一曰德行高妙，志節清白。二曰學通行修，經中博士。三曰明達法令，足以決疑，能案章覆問，文中御史。四曰剛毅多畧，遭事不惑，明足以決，才任三輔令。皆有孝悌廉公之行。自今以後，審四科辟召，及刺史二千石察茂才尤異孝廉之吏，務盡實覈，選擇英俊賢行廉潔平端於縣邑，務授試以職。有非其人，臨計過署，不便習官事，書疏不端正，不如詔書，有司奏罪名，並正舉者。

改元大赦詔　晉　武　帝

制詔。蓋至化之本，寬以居之，仁以行之，然後道濟天下，品物得所。朕以不德，託於王公之上，在位十年，不能光宣大訓，嘉靜萬國。吳會僭虐，戎夷作害，戍者勤瘁於外，百姓劬勞於內，加以水旱爲災，歲比不登。雖昧旦兢兢，不皇荒怠，未能道德齊禮，使羣生獲乂，斷獄歲增，人免無恥。上古易簡而化成，刑輕而姦改。仰觀在昔，何今者不逮之遠哉。書不云乎，邦之不臧，惟予一人有逸罰。意者豈文教未篤，政煩網密，故醇樸離散，以至於此歟。思存化本，務與四海共興時雍，使元元之人，咸得自新。其大赦天下，改元爲咸寧。

爲成帝出令沙門致敬詔　晉　庾　冰

夫萬方殊俗，神道難辯，有自來矣。達觀傍通，誠當無怪。況阿跪拜之禮，宏明集無阿字何必尚然。當復原先王所以尚之之意，豈直好此屈折而坐遺槃辟哉。固不然矣。因父子之敬，建君臣之序，制法度，崇禮秩，豈徒然哉。良有以矣。既其有以，將何以易之。然則名禮之設，其無情乎。且今果將有佛耶，將無佛耶。有佛耶，其道固宏。無佛耶，義將何取。縱其信然，將是方外之事。方外之事，豈方內所以體。宏明集無以字而當矯形骸，違常務。

易禮典棄名教是吾所甚疑也名教有由來百代所不廢昧旦丕顯後世猶殆殆之爲獘其故難尋而今當遠慕茫昧依希未分棄禮於一朝廢教於當世使夫凡流傲逸窓度是又吾之所甚疑也縱其信然縱其有之吾將通之於神明得之於胸懷耳軌憲宏模固不可廢之於正朝矣凡此等類皆晉民也論其材智又常人也而當因所說之難辯假服飾以陵度抗殊俗之傲禮直形體於萬乘是又吾所弗取也諸君並國器也悟言則當測幽微論治則當重國典苟其不然吾將何述焉

北伐詔　梁武帝

門下周文薄伐實寧邊患漢武命師允恢王畧蕞爾犬羊陵縱日久宋氏云衰乘釁逞暴海岱彭鄒翦焉淪覆雖每存拯定雄圖弗舉齊末糾紛復肆姦毒宛葉淮肥仍離内侮僞酋惡稔天誅自降凶渠嗣虐險慝彌流殘鉏親黨咀噬黔庶繁役緜興毒賦雲起司冀餘華中州舊族綴足宛頸載離塗炭延首南雲思沾王澤鼎運啓基大業草創蠢彼戎心仍窺壃埸虔劉我■部侵擾我徐方小豎道遷乘隙背誕凶醜貪愚復相苞納前以叛臣難長彼此齊患推心忖物庶必闇同故有移書較陳往旨而方加擁蔽曾無反報同惡相濟市賈非匹告舍既違難以義獎非威非力制勝莫從加以醜數云亡幽顯咸應訛謠表徵災沴備非殄滅之期皎如日月左伊右瀍實殷霜露鴟梟是宅非謂天道一星已周實爲冥數取亂之機事協兹日頃時和歲稔政平人豫華戎内款表疏相屬便宜廣命羣帥赫然大舉總一車書混同禹迹具位泉猷等戎卒七萬先定壽春某等武旅五萬揚旌淉峴既清頳汝■臨瀍澗某等鐵騎二萬超影絶羣出自大徐傍趣鞏洛某等組甲四萬霜鋒曜日發自淮汭直指金墉某等率羽林驍勇五萬某等率二兗剽猛熊羆十萬同濟彭泗經汴入河某等海舸萬艫徑掩臨淄某等輕銳五萬風偃齊岱拂兹鉅野汎彼孟津某等勒司郢之師驍果六萬步出義陽橫轥能耳某等率三州武毅劒客八萬入自曾陽傳檄崤陝暨中嶽而解鞍指浮橋而一息並勑某等連旌五萬水陸齊邁具位泉藻帥徒七萬雲飛靈關北通棧路澄廓隴右凡此將帥啓塗載路魚麗後軍駱驛繼軌經啓中原括囊九服伐罪弔人於是乎在大衆外臨宜有總一自非密親英譽風畧兼遠無以專任閫外授律羣師臨川王宏可權進督南北兗徐青冀豫司霍八州都督北討諸軍事命將出車咸有副貳具位恢（案恢當作惔事在梁書武帝紀天監四年及柳惔傳）雷駭熊武百萬投石拔距之力招關扛鼎之威岳動川移風馳電邁鐵馬方原戈船千里百道并驅同會洛邑戡翦逋醜掃鯨鯢被仁風於兩周撫遺黎於趙魏將令溥天之下於斯大同偃伯靈臺何遠之有元恪若能率其徒屬輿櫬軍門者中軍府以時將送當待以列侯之禮

改封東平王畧詔　後魏孝明帝

昔劉蒼好善利建東平曹植能文大啓陳國是用聲彪磐石義鬱維城侍中義陽王畧體自蕃華門勳夙著内潤外朗兄弟偉如既見義忘家捐生狥國永言忠烈何日忘之往雖弛擔爲梁今便言旋詣闕有志有節能始能終方傳美丹青懸諸日月畧前未至之日即心立稱故封義陽王然國邊地寓食他邑求之二三未爲盡善宜比德均封追芳曩烈可改封東平王戶數如前

孝靜帝伐元神和等詔　後魏　魏收

門下向背有禍福之機誅賞爲威勸之本軌物成務咸必由之侯景擢自凡猥名行無聞僥倖時來謬見收試狡猾反覆唯利是從往事尓朱偏受榮遇一朝去就罔顧昔恩趑趄輕動志在姦詐朝廷弃瑕藏穢仍蒙令引庶其鶵音可革取其行閒之用位踰其量過延寵禄藉我風雲遂成鱗羽入列鼎臣出裁節將勳無可紀才不足徵而淺器遽盈知小謀大謂已功名難居物下曾不知狐假虎威虵憑霧積苞藏禍心潛圖不軌因緫戎之際乘專任之機擁逼兵衆構釁南服此乃懦夫抗腕之日義士切齒之秋凡在人倫孰不憤慨而前楊州刺史元神和何悦張慶壽王黒醜宫延和王貴顯侯仙劉崇信張業等九人並以賤蔑名汙朝簡了無犬馬之識便有梟獍之心密相影響賛成姦逆隨託豺狼長兹虵虺欣其位署委質驅馳甘厥鉤餌効以死力東西殘掠毒被村丗扇合蛾蟻終此亂階叛恩背德莫此之甚雖蹈名義事非小人而申禁垂法國有恒典其此九家並可從憲孥戮之科理無攸捨自餘拘縶詿誤之徒既懼死俛眉情非樂禍宜疎天網一原不問固使逆節知洊荐之制傾側獲自安之所

問沙汰釋李詔　北齊文宣帝

朕聞專精九液鶴竦（元）州之境苦心六歲釋擔煩惱之津或注神鬼之術明尸解之方或說因緣之要見泥洹之道是以太乙闡法竟於輕舉如來證理壞於寂滅自祖龍寢迹劉莊感夢從此以歸紛然遂廣至有委親遺累棄國忘家館舍盈於山藪伽藍遍於州郡若黄金可化淮南不應就戮神威自在央掘豈得爲剥若以御龍非實荆山有攀髯之戀控象爲虛瀍洛寤夜光之詭是非之契朕實惑焉乃有緇衣之衆參半於平俗黄服之徒數過於正戶所以國給爲此不充王用因兹取乏欲擇其正道蠲其左術一則有潤邦家二則無惑羣品且積競緜來行之已久頓於中路沙汰實難至如兩家升降二途修短可指言優劣無鼠首其辭

文帝安邊詔　隋　李德林

門下有陳氏昔在江表刼剝生靈事等怨讎何以堪命嶺南之地塗路懸遠如聞凶魁賦斂貪若豺狼賊署官人情均谿壑租調之外徵責無已一丁年科甲一具皮毛鐵炭船乘人功殊方異物千端萬緒晨召暮行夕求旦集身充苦役至死不歸物有借公永不

還主與人共市百倍求利詣官申屈一代無期各不聊生無能自保晝悲宵恨行號坐泣微畜資產殃禍立至誣以賊盜繫以囹圄貨財不盡性命不存彼土之人性多純直弗堪州郡漁獵之苦或避山藪規免旦夕即稱[redacted]白於僞臺歲歲起兵西南征討多縛良善以充賊隸圖首方足同臬性靈故以上感(元)天有傷和氣南海諸國欲向金陵常爲官非法槃檢遠人嗟怨致絶往還陳氏云微厥途非一粗陳聞見其茲實甚今皇師宣揚朝化凡此諸事已爲百姓除之重加存恤之理別申愛養之義軍行所及一豪勿犯外國使人欲來京邑所有船舶沿泝江河任其載運有司不得搜檢嶺外土宇置州立縣既令擢彼人物隨便爲官省迎送之煩知風俗之事訓人導德正身率下必當悉改前弊以副朕懷

沙汰佛道詔　唐高祖

門下釋迦闡教澄淨爲先遠離塵垢斷除貪欲所以(宏)宣勝業修殖善根開導愚迷津梁品庶是以敷演經教檢約學徒調伏身心捨諸染著衣服飲食咸資四輩自正覺遷謝像法流行末代陵遲漸以虧濫乃有猥賤之侶規自尊高浮墮之人苟避徭役妄爲剃落託號出家嗜欲無厭營求不息出入閭里周旋闤闠驅策畜產聚積貨財耕織爲生估販成業事同編戶迹等齊人進違戒律之文退無禮典之訓至乃親行劫掠躬自穿窬造作妖訛交通豪猾每罹憲網自陷重刑黷亂眞如傾毀妙法譬茲稂莠有穢嘉苗類彼淤泥混夫清水又迦藍之地本曰淨居棲心之所理尚幽寂近代已來多立寺舍不求閑曠之境唯趍喧雜之方繕築崎嶇甍宇舛錯招來隱匿誘納姦邪或有接近鄽邸鄰邇屠酤埃塵滿室羶腥盈道徒長輕慢之心有虧崇敬之義且夫老氏垂化本貫沖虛養志無爲遺情物外全眞守一是謂(元)門驅馳世務尤乖宗旨朕膺期馭宇興隆教法深思利益情在護持欲使玉石區分薰蕕有辨長存妙道永固福田正

本澄源宜從沙汰諸僧尼道士女冠等有精勤練行遵戒律者並令就大寺觀居住官給衣食勿令乏短其不能精進戒行有闕者不堪供養並令罷道各還桑梓所司明爲條式務依法教違制之事悉宜停斷

道士女冠在僧尼之上詔　唐太宗

老君垂範義在清虛釋迦貽文理存因果詳其教也汲引之迹殊途求其宗也(宏)益之風齊致然則大道之興肇於遂古源出無名之始事高有形之外邁兩儀而運行包萬物而亭育故能經邦致泰反樸還淳至如佛教之興基於西域逮於東漢方被中華神變之理多方報應之緣匪一洎於近世崇信滋深人冀當年之福家懼來生之禍由是滯俗者聞(元)宗而大笑好異者望眞諦而爭歸始波涌於閭里終風靡於朝庭遂使殊方之典鬱爲衆妙之先諸華之教翻居一乘之後流遁忘返於茲累代朕夙夜寅畏緬惟至道思革前弊納諸軌物況朕之本系起於柱下鼎祚克昌既憑上德之慶天下大定亦賴無爲之功宜有改張闡茲(元)化自今已後齋供行立至於稱謂道士女冠可在僧尼之前庶敦反本之俗暢於九有尊祖之風貽諸萬葉（貞觀十一年二月按此文見於宏明集者爲沙門刪改今依唐大詔令）

魏王泰上括地志賜物詔　唐太宗

地記之設由來尚矣區外具於山經海內陳於夏載職方王制纔舉華夷漢志晉圖畧紀郡國自茲以後著述實繁或學非博通尚多遺闕或地分南北互有長短求其折中無聞盡善左武衛大將軍雍州牧相州都督魏王泰體業貞固風鑒凝邈學綜策府文冠詞林樂善表於夙夜好士彰於吐握討論輿地詳延儒雅博采方志得之於舊聞傍求故老考之於傳信內殫九服外極八荒憲章是程規條有序兼包戎夏今古無遺簡而能周博而尤要足以度越前載垂之不朽宜加褒錫以申獎勸可賜物一萬段其書宜付祕閣（貞觀十六年正月）

搜訪才能詔　唐太宗

高明之天資星辰以麗象博厚之地藉川岳而成形況帝王體元立極臨馭萬物字養生靈者乎所以致理之君遠讒佞近忠良屈己以申人故能成其化爲亂之主親不肖疎賢臣虐下以恣情用能成其亂明君遵彼而興國暗主行此以亡身是以御朽臨冰銘心自戒宵興旰食側席思賢庶欲博訪丘園採搜英俊弼我王道臻於大化焉可令天下諸州明揚仄陋所部之內不限吏人其有服道棲仁澄心礪操出片言而摽物範備百行以綜人師質高視於琳瑯人不閒於曾閔潔志丘園揚名里閈或甄明政術曉達公方臬木鐸於孔門受金科於鄭相奇謀閒發明畧可以佐時識鑒清通緯才堪於幹國或含章傑出命世挺生麗藻遒文馳楚澤而方駕鉤深覩奧振梁苑以先鳴業擅專門詞[redacted]載筆或辯彫春囿談瑩秋天發研機於一言起飛電於三寸蓄斯奔箭未遂揚庭並宜推擇咸同舉薦以禮將送具狀表聞限以今冬並與考使同赴庶擬楚林之舉咸矯翼於巖廊尺木之階方振鱗於遊霧翹心俊乂稱朕意焉（貞觀二十年六月）

冊　教　賜書

神爵三年丞相初拜策

惟神爵三年十月甲子丞相受詔之官皇帝延登親詔之曰

君其進虛受朕言朕鬱於大道獲保宗廟兢兢師師夙夜思過失不遑康寧晝思百官未能綏於戲丞相其帥意無怠以補朕闕於戲羣卿大夫百官愼哉不勗於職厥有常刑往悉乃心和裕開賢俾之反本乂民廣風一俗靡諱朕躬天下之衆受制於朕丞相可不愼歟於戲君其誡之

五鳳三年御史大夫初拜策

惟五鳳三年正月乙巳御史大夫之官皇帝延登親詔之曰

御史大夫其進虛受朕言朕鬱於大道獲保宗廟兢兢師師夙夜思己失不遑康寧晝思百姓未能綏於

戲御史大夫其帥意盡心以補朕闕於戲九卿羣大夫百官慎哉不曷於厥職厥有常辟往悉乃心和裕開賢俾賢能反本乂民康諱朕躬天下之衆受制於朕以法爲命可不慎歟於戲御史大夫其誠之

元壽二年丞相遣郡國計吏敕

哀帝元壽二年以丞相爲大司徒郡國守丞長史上計事竟遣君侯出坐庭上親問百姓所疾苦所計掾吏各一大音聲者上荅又讀五條詔書敕讀畢罷遣（北堂書鈔依影宋本所引）敕曰

詔書殿下禁吏無苛暴丞長史歸告二千石順民所疾苦急去殘賊審擇良吏無任苛刻治獄決訟務得其中（案此爲一條）明詔憂百姓困於衣食二千石帥勸農桑思稱厚恩有以賑贍之無煩擾奪民時（案此爲二條）公卿以下務飭儉恪今俗奢侈過制度日以益甚二千石務以身帥有以化之民冗食者請論以法養視疾病致醫藥務治之（案此爲三條）詔書無飾廚傳增養食至今未變或更尤過度甚不稱歸告二千石務省約如法且案不改者長吏以聞（案此爲四條）官寺鄉亭漏敗垣墻阤壞治所無辦護者不稱任先自劾不應法歸告二千石勿聽（案此爲五條）

御史大夫遣郡國計吏敕

御史大夫敕上計丞長史曰

詔書殿下布告郡國臣下承宣無狀多不究（下有缺文）百姓不蒙恩被化守丞長史到郡與二千石同力爲民興利除害務有以安之稱詔書郡國有茂才不顯者言上殘民貪污煩擾之吏百姓所苦務勿任用方察不稱者刑罰務於得中惡惡止其身選舉（下有缺文）民侈過度務有以化之問今歲善惡孰與往年對上問今年盜賊孰與往年得無有羣輩大賊對上

賜趙婕妤書　漢成帝

問飛燕趙婕妤夫人有誠必應以實憤懣充中必形於色詩云鼓鍾于宮聲聞于天猶此言之眞僞之效難以欺矣夫君子貴素文足通殷勤而已亦何必華

辭哉自以親婕妤異於他人故不能無言亦不以深相過望前數以顏色不平應對舒遲爲讙卒不能自改婕妤方見親幸之時老母在堂兩弟皆簪金貂並侍於側同列比舍豈不謂婕妤姊弟尊幸哉今遇讒獨謂老親兩弟何（出婦人集）

茅君九錫玉冊文　（漢哀帝元壽二年太歲庚申八月十八日己酉天皇太帝）（授梁普通三年刻石華陽南洞）

惟盈虛挺遠朗幽耽妙元爰自童蒙散髮北山靜心林澤甛思求神登峻履谷艱尋師門擲形絕華投軀万津丹誠率往肆其天然遂造明匠迺受靈篇翦髮祝跪殘首截身帶索自樂不恥飢寒所適唯道所保以眞情昭上帝感激太元今敬授盈位爲太元眞人領東岳上卿司命神君君平心格正秉操金石丹心矯衆栖神高暎今故報以玉鉞綠旌八威之策使征伐邪源折衝萬神（其一）君寒凍林谷味元仰眞思激窮岫啓心精誠今故報以紫髦之節藕敷華冠使君招駈千靈封山召雲（其二）君棄家獨往離親樂仙契濶嶮試冬袒山川今故報以繡羽紫帔丹青飛帬使君從容霄階攜命玉眞（其三）君步驟林藪足履危仭心耽志尚曾不愆憚今故報以斑龍之輿素虎之軿使以浮宴太空飛輪帝庭（其四）君披榛併景寒露霜雪心求明眞不戰不慄今故報以曲晨寶蓋瓊闌綠室使游盼九宮靜神溫密（其五）君遠遁秀榮无疲於心潛形幽岳精思万林今故報以執神流火霣珠月明可以上聞太極通音上清（其六）君貞心高靜淫累不經素挺晧暎內外坦平今故報以錦旌繡旛白羽元竿可以呼召六陰玉女侍軒（其七）君慈向卑物陰德万生蠢動之毛皆念經營今故報以鳳鸞之嘯金鐘玉磬可以和神虛館樂眞儛靈（其八）君飢渴養神艱辛求眞万物不能致其惑千邪不能毀其淳今故報以紫琳之腴玉漿金醴可以壽同三光刻簡丹璚也（其九）君標領清元紫緯八暎心暉重離神躍太霞實眞人之長者故以太元爲号九德既備積感太微天人虛因不期同歸今

酬九事以報往懷君心神方朗四靈所棲丹眞啓煥秉直不回正任金固鑒无照微今屈宰上卿總括東岳又加司命之主以領錄圖籍給玉童玉女各四十人以出入太微受事太極也治宮赤城玉洞之府盈其滋之動靜以聞（右見劉大彬茅山志未必漢代冊文要是梁時刻石故錄之）

冊皇太子　晉元帝

於戲朕承天緒忝繼祖宗之洪基君臨於萬邦戰戰兢兢若涉淵水未有攸濟自古聖王敷宅四海莫不建立元子本枝百世今稽古授尓於儲宮以陪貳於朕躬欽哉尓其克念乃祖日新厥德何遠非植何親非賢欽翼師傅以丕崇大化可不慎歟尓其敬之（出晉中興書）

與僧遷等書　秦姚興

省疏所引一二具之朕以謂獨善之美不如兼濟之功自守之節未若拯物之大雖子陵頡頏於光武君平慠岸於蜀肆周黨辭祿於漢朝杜微稱聾於諸葛此皆偏尚耿介之士耳何足以關嘿語之要領高勝之趣哉今九有未乂黔黎荼蓼朕以寡德獨當其弊思得羣才共康至治法師等雖潛心法門亦毘世宣教縱不能導物化時勉人爲治而遠美辭世之許由近高散髮於謝敷若九河橫流人盡爲魚法師等雖毘世宣教亦安施乎而道恒等伏膺法訓爲日久矣然其才用足以成務故欲枉奪其志以輔暗政耳若福報有徵佛不虛言拯世急病之功濟時寧治之勳功福在此而不在彼可相誨喻時副所望

京官都督刺史中外迭用勅　唐明皇

勅刺史古之通侯公卿國之重任百揆時叙必在得賢萬邦咸寧期於共理宰官出守抑惟前事方伯登台聞之往躅頃來朝士出牧例非情願緣沙汰之色或受此官縱使超資尚多懷耻亦有朝廷勤舊暫鎮外臺却任京都無辭降屈且希得入衆以爲榮爲官擇人豈合如此自今已後諸司清望官闕先於牧守內精擇都督刺史却向京官中簡授其臺郎以下除

改亦於上佐縣令中通取俾中外迭用賢良廉遺庶績其凝九工帷允即宜銓擇以副朕懷（開元八年七月）

冊壽王楊妃文　唐明皇

惟開元二十三年歲次乙亥十二月壬子朔二十四日乙亥皇帝若曰於戲樹屛崇化必正壺闈配德協規允茲懿哲爾河南府士曹參軍楊元璬長女公輔之門清白流慶誕鍾粹美含章秀出固能徽範夙成柔明自遠修明內湛淑問外昭是以選極名家儷茲藩國式光典冊俾叶龜謀今遣使戶部尚書同中書門下李林甫副使黃門侍郎陳希烈持節冊爾爲壽王妃爾其宏宣婦道無忘姆訓率由孝敬永固家邦可不愼歟

度壽王妃爲女道士敕　唐孫逖

敕至人用心方晤眞宰■女勤道自昔罕聞壽王瑁妃楊氏素以端懿作嬪藩國雖居榮貴每在精修屬太后忌辰永懷追福以茲求度雅志難違用敦宏道之風特遂由衷之請宜度爲女道士

後唐封蜀王冊

朕祇膺天眷虔荷帝圖敷大信而仰法昊穹秉至公而俯臨億兆彰善殫惡必分涇渭之流崇德報功敢忘山河之誓其有榮聯戚里任重侯藩佐白水而中興爲皇家而盡節雖旁緣註誤而竟保忠貞疏鑿未通朝海之波瀾壅阻風霾既定拱辰之光耀如初表章皆驗於推誠琛贐遠修於述職得不顯其丹赤懋以旌酬益敦魚水之歡永契君臣之道爰求吉日乃降徽章具官孟某五緯佐天三山鎭地七年乃辨眞爲梁棟之材十德俱全信是琮璜之器先皇帝經綸八極濟活兆人李通首述其緯書鄧禹常參於霸業同心同德竟扶歸馬之朝不伐不矜罔恃濯龍之寵洎朕纂承鳳紀緊爾鎭守龜城鐵石彌堅菁茅不匱山川險絕每虔向日之心玉帛駿奔來助郊天之禮有臣若此當代何加董璋久作厲階終萌逆節既辜恩於覆載欲嫁禍於勳賢疊以封章疏其鄰道虔劉

我生聚離間我忠良爾外示叶同潛懷憤激罄衷言而誘諭彼既不回俟良便以誅鋤乃期自雪以至敢驅叛黨徑逼仁封吹虺毒以傷人奮豺牙而暴物爾則妙施成算徑出全師鼙鼓纔鳴旋聞落爪窠巢自潰已致噬臍梓州之祆霧風驅涪水之狂波鏡淨解吾宵旰賴爾韜鈐固當銘在景鍾豈止光於信史況復備輸懇款益驗傾虔敘曾館之寅緣述沛中之舊事深心可見亮節期彰不有疾風焉知勁草儻無異數曷報崇庸由是並築將壇顯昇王爵兼兩藩之奧壤啓一字之眞封仍循益地之通規別改旌功之懿號賜之旌鉞冊以輅車雖加等之寵光爾皆不忝在睦親之義分予亦無慙於戲天鑒甚明爲善者降之福祉君恩不黨立勳者厚以獎酬唯敬愼以始終可延長於富貴勉承允澤來鎭坤維可授依前檢校大尉兼中書令行成都尹劍南東川兩節度使管內營田觀察處置統押近界諸蠻兼西山八國雲南安撫制置等使仍封蜀王加食邑一千五百戶實封二百戶改賜忠貞匡國保大功臣散官勳如故仍令所司擇日備禮冊命主者施行（長興四年七月）

宋授蜀主秦公制

門下伯禹導川黑水本梁州之域河圖括象岷山眞井絡之墟考職方之地圖比劍南之徼道屬中原多事遠服未賓山河既限於侯封車服遂踰於王制朕削平僭僞董正皇綱復周漢之舊疆寵綏羣后採唐虞之大訓協和萬邦六載於茲百揆時敘禮樂征伐之柄出自朕躬蠻夷戎狄之鄉咸修職貢一昨順先庚而授律法時雨以興師舜干暫舞於兩階湯網豁開於三面弔民之罪朕無愧焉咨爾僞蜀王孟昶挺生公族稟慶侯門值唐朝將季之辰襲蜀土已成之業撫彼郡邑久歷歲華而能察天地之惡盈知人神之助順盡率羣吏來降大君望北闕以拜章指南陔而請命得不開懷禮遇撫弱流恩官班特越於彝章保護彌光於大信豈比夫魏封劉禪纔升驃騎之班

隋侍蕭琮惟列莒公之號今茲示寵以欲從人命作帝師俾榮開府帶漢相專車之貴（案此三句言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太師兼中書令也）列秦川萬戶之封併而授之斯爲異數仍加祿俸用表優隆爾宜思前代之命官體我朝之加等勉荷非常之澤無忘匪懈之心佩服恩光往踐厥位可封秦國公（乾德三年五月）

令

自誡令（案誡舊誤試今改）　魏曹植

令吾昔以信人之心無忌於左右深爲東郡太守王機防輔吏倉輯等枉所誣白獲罪聖朝身輕於鴻毛而謗重於太山賴蒙帝主天地之仁違百寮之典議捨三千之首戾反我舊居襲我初服雲雨之施焉有量哉反旋在國揵門退掃形影相守出入二載機等吹毛求瑕千端萬緒然終無可言者及到雍又爲監官所舉亦以紛若於今復三年矣然卒歸不能有病於孤者信心足以貫於神明也昔雄渠李廣武發石開鄒子囚燕中夏霜下杞妻哭梁山爲之崩固精誠可以動天地金石何況於人乎今皇帝遙過鄙國曠然大赦與孤更始欣笑和樂以歡孤隕涕咨嗟以悼孤豐賜光厚訾重千金損乘輿之副竭中黃之府名馬充廐驅牛塞路孤以何德而當斯惠孤以何功以納斯■富而不吝寵至不驕者則周公其人也孤小人耳深更以榮爲感何者將恐簡易之尤出於細微脫爾之愆一朝復覆也故欲循吾往業守吾初志欲使皇帝恩摩天使孤心常存地將以全陛下厚德窮孤犬馬之年此難能也然孤固欲行衆人之所難詩曰德輶如毛人鮮克舉此之謂也故爲此令著於宮門欲使左右共觀志焉

毀鄄城故殿令　魏曹植

令鄄城有故殿名漢武帝殿昔武帝好遊行或所幸處也梁桷傾頓棟宇零落修之不成良宅置之終於毀壞故頗撤取以備宮舍余時獲疾望風乘虛卒得慌惚數日後瘳而醫巫妄說以爲武帝魂神生茲疾

病此小人之無知愚惑之甚者也昔湯之隆也則夏館無餘跡武之興也則殷臺無遺基周之亡也則伊洛無隻椽秦之滅也則阿房無尺梠漢道衰則建章撤靈帝崩則兩宮燔高祖之魂不能■未央孝明之神不能救德陽天子之存也必居名邦■土則死有知亦當逍遥於華都留神於舊室則甘泉通天之臺雲陽九層之閣足以綏神育靈夫何戀於下縣而居靈於朽宅哉以生論死則不然也況於死者之無知乎且聖帝明王顧宮闕之黍苑囿之侈有妨於時者或省以惠人況漢氏絶業大魏龍興隻人尺土非復漢有是以咸陽則魏之西都伊洛為魏之東京故夷朱雀而樹閶闔平德陽而建泰極況下縣腐殿為狐狸之窟藏者乎今將撤壞以修殿舍恐無知之人坐自生疑故為此令亦足以反惑而解迷焉以上二篇本集未載

改元赦令　晉元帝

令昔我高祖宣皇帝至德應期受天明命(元)石著瑞肇基帝道景皇纂戎文皇扇烈重離宣曜庸蜀稽服武皇受終登陟帝位光宅天下九州順軌惠懷多難帝室不造夷狄豺狼肆其暴亂京都傾覆宗廟為墟孤悼心失圖靡知所措繕甲修兵補結天綱將以雪皇家之恥蕩鯨鯢之害然後謝責冢魏歸身藩臣生死之志畢矣今百辟卿士億兆之人上陳靈符下稱人情同見翼戴若影響焉孤誓心不回至於三至於四有司固請所守有辭志不可奪孤逼於羣吏之議用上奉蒸嘗虔祀祖考明告靈神以祇休命令立宗廟備百僚所以奉先帝傳晉祚總九牧保生靈也惟爾股肱爪牙之佐文武不貳心之臣其各立功立事以扶我帝室其與天下蕩滌瑕釁改往自新同率于來致天之罰其大赦天下孤老不能自存者賜帛二匹其殺祖父母父母及劉載石勒不從此令有能斬獲載首者封郡公食邑五千戶金二百斤絹萬匹斬勒首者封郡侯食邑三千戶金百斤絹五千匹其為載勒所詿誤者赦書到日解甲散兵各還所屬一無所問有能率衆從順隨本官及所領多少論其爵位被書後百日若故屯結遂附賊黨誅及三族改建興五年為建武元年

為梁武帝除東昏制令　梁沈約

令夫樹以司牧非役物以養生視人如傷豈肆上以縱虐廢主弃常自絶宗廟窮凶極悖書契未有苛酷滋章征賦不一緹繡草木朝構夕毀撫梁易柱不待匠人徵發閭左以充繕築流離寒暑繼以疫厲轉死溝渠曾莫收恤朽肉枯骸烏鳶是厭加以天災人火屢焚宮掖官府臺寺尺椽無遺悲甚黍離痛兼麥秀遂使億兆離心疆徼侵弱壽春內地鞠為寇埸辱及祖宗恥深諸夏斯人何辜離此塗炭今明昏遞運大道公行思化之萌來蘇茲日猥以寡薄屬當大寵雖運距中興難同草昧思闡皇休與之更始凡昏制繆賦淫刑濫役外可詳檢前源悉皆蕩除其主守散失諸所侵耗精立科條咸從原例便施行

為梁武帝集墳籍令　梁任昉

令近災起柏梁遂延渠閣青編素簡一同煨燼緗囊緹袠蕩然無餘故以痛深秦末悲甚漢季求之天道昭然有徵豈不以昏嗣作孽禮樂崩壞及聖人有作更俟茲辰今雖百度草創日不暇給而下車所務非此孰先便宜選陳農之才採河閒之闕懷鉛握素汗簡殺青依秘閣舊錄速加繕寫便施行

為梁武帝斷華侈令　梁任昉

令夫在上化下草偃風從俗之澆淳恒由此作自永元失德書契未紀窮昏極悖焉可勝言既而璇室外構傾宮內積奇伎異服單所未見上慢下暴淫侈競馳國命朝權改移近習販官鬻爵賄貨公行並甲第康衢漸臺廣夏長袖低昂等和戎之錫珍羞百品同伐冰之家愚人因之浸以成俗憍豔爽競夸麗相高至乃市井之家貂狐在御工商之子緹繡是襲日入之次夜艾未反昧爽之朝期之清旭今聖明肇運厲精惟始雖曰纘戎殆同創革且淫費之後繼以興師巨橋鹿臺彫罄不一孤忝苟寵任務在澄清思所以仰贊皇朝大帛之旨俯厲微躬麤衰之義解而更張斲彫為樸自非可以奉粢盛修紱冕習禮樂之容繕甲兵之備此外衆費一皆禁絶御府中署量宜罷省掖廷備御妾之數大予絶鄭衛之音仰度朝旨闇同此意其中有可以率先卿士准的庶萌非食薄衣請自孤始加以羣才並軌九官咸事若能人務退食競存約己移風易俗庶期月有成昔毛玠在朝士大夫不敢靡衣偷食魏武歎曰孤之法不如毛尚書孤雖德謝往賢任重先達實望多士得其此心外可詳為條格以時施行

與諸藩令　梁元帝

令即日青皂朽貫紅粟盈倉據有全楚奄荒南服舳艫萬計鐵馬千羣一丸之土可封函谷半紙之翰能下聊城而不以富貴為榮不以妻孥為念瀝血叩心枕戈嘗膽其何故哉政欲掃蕩長蛇誅鋤封豕本非經略三夏包羅二別而中流未附必鯁王師弗見勤王之勳且有親尋之辱與言思此載勞寤寐政當浮舟水次秣馬江陵靜聽郢藩若為消息脫能前驅入討同盟勤王陝服景從差為未晚如其驅率市人泝流西入凡我腹心人百其勇判當待彼先舉然後從事兵非我始幸各逡巡其閒小小應接非今所議

陳後主在東宮臨學聽講令　隋江總

令中庶子膠庠化本教學政前古之雍熙寧不由是自炎行將季風化陵遲梁室版蕩微言中廢後生莫曉洙泗之文晚學未聞齊魯之說加以弃本逐末情多詭競自衒守庸更如膠柱假詞而誦豈類背碑吾稟訓晨昏言詩立禮温凊暇日秋籥冬書翫前聖之簡牘慕往賢之砥礪今鋒刃既銷雍序大啓刪浮去偽求名責實儒(元)總集蒲王交馳楨幹懿親開蒙範物梁園魯殿崇經(宏)道泮宮藩學未比宗師小山騷什寧同章句可謂千里更齊知十肅奉起過預觀訓冑縫掖濟濟冠冕師師聽鈎深之説矚循環之辯美

業再興於斯爲盛昔遒樓下聘尚加束帛祥瑞上臻猶班重幣況兹大禮而可忽諸外即詳賜學僚以稱吾意

續古文苑卷第五

續古文苑卷第六

賜進士及第授通奉大夫山東通省督糧道加三級孫星衍撰

表

請許吳主委質表　　魏鍾繇

尚書宣示孫權所求詔令所報所以博示逮於卿佐必冀良方出於阿是芻蕘之言可擇郎廟況繇始以疏賤得爲前恩橫所盻睨公私見異愛同骨肉殊遇厚寵以至今日再世榮名同國休感敢不自量竊致愚慮仍日達晨坐以待旦退思鄙淺聖意所棄則又割意不敢獻聞深念天下今爲已平權之委質外震神武度其拳拳無有二計高尚自疏況未見信今推款誠欲求見信實懷不自信之心亦宜待之以信而當護其未自信也其所求者不可不許許之而反不必可與求之而不許勢必自絶許而不與其曲在己里語曰何以罰與以奪何以怒許不與思省所示報權疏曲折得宜宜神聖之慮非今臣下所能有增益昔與文若奉事先帝事有數者有似於此粗表二事以爲今者事勢尚當有所依違願君思省若以在所慮可不須復貟節度唯君恐不可采故不自拜表

賀捷表　　魏鍾繇

臣繇言戎路兼行履險冒寒臣以無任不獲扈從企仰懸情無有寧舍即日長史逯充宣大令命知征南將軍運田單之奇厲憤怒之衆與徐晃同勢并力撲討表裏俱進應時尅捷馘滅凶逆賊帥關羽已被夭刃傳方反覆胡修背恩天道禍淫不終厥命奉聞嘉憙喜不自勝望路載笑踊躍逸豫臣不勝欣慶謹拜表因便宜上聞臣繇誠惶誠恐頓首頓首死罪死罪建安廿四年閏月九日南蕃東武亭侯臣繇上

力命表　　魏鍾繇

臣繇言臣力命之用以無所立帷幄之謀而又愚耄聖恩低佪待以殊禮天下始定帥土欣戴唯有江東當少留思既與上公同見訪問昨讌見覆蒙逯及雖緣詔令陳其愚心而臣所懷造膝之事昔先帝嘗以

事及臣遣侍中王粲杜襲就問臣臣所懷未盡冀益絲髮乞使侍中與臣議之臣不勝愚款慺慺之情謹表以聞臣繇誠惶誠恐頓首頓首死罪死罪司徒東武亭侯臣鍾繇表

薦關内侯季直表　　魏鍾繇

臣繇言臣自遭遇先帝忝列腹心爰自建安之初王師破賊關東時年荒穀貴郡縣殘毀三軍餽饟朝不及夕先帝神畧奇計委任得人深山窮谷民所米豆道路不絶遂使强敵喪膽我衆作氣旬月之閒廓清蟻聚當時實用故山陽太守關内侯季直之策尅期成事不差豪髮先帝賞以封爵授以劇郡今直罷任旅食許下素爲廉吏衣食不充臣愚欲望聖德録其舊勳矜其老困復彼一州俾圖報効直力氣尚壯必能夙夜保養人民臣受國家異恩不敢雷同見事不言干犯宸嚴臣繇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謹言黄初二年八月日司徒東武亭侯臣鍾繇表

薦朱倫表　　魏殷褒

蓋聞虞書非俊乂無以光帝載西伯非髦士無以開王業是故高世之主必廣登命之禮有爲之君務通賢者之路所以成大治也切見同郡朱倫字文信天眞清亮雅性忠篤純粹足以激清源美行足以廣風俗當仁不讓見得思義疏達之才强記博聞飛辭抗論駱驛奇逸誠當世之俊異一時之秀出也如得毘佐銓衡翼亮右曹濟濟之觀足用華國案隋書經籍志云魏章武太守殷褒集一卷梁二卷

造沁口石門表　　晉司馬孚

野王典農中郎將臣孚言臣被明詔興河内水利臣既到撿行沁水源出銅鞮山屈曲周迴水道九百里自太行以西王屋以東層巖高峻天時霖雨衆谷走水小石漂迸水門朽敗稻田汎濫歲功不成臣輒案行去堰五里以外方石可得數萬餘枚臣以爲累方石爲門若天暘旱增堰進水若天霖雨陂澤充溢則閉防斷水空渠衍滂足以成河雲雨由人經國之謀

暫勞永逸聖王所許願陛下特出臣表勑大司農府給人工勿使稽延以贊時要臣孚言在魏文帝時

請省官表　晉 桓温

今天下分崩喪亂殄瘁雖道隆中興而戶口彫寡近方漢時不當一郡之民民戶既少則勢不多而當必同古制百官備職實非大易隨時之宜且設官以理務務寡則官省官省以國治則職顯而人清故光武初興多所併省諸葛亮相蜀簡才併官此皆達治之成規今日之所先也宜從權制併官省職愚謂門下三省祕書著作通可減半古以九卿綜事不專尚書故重九棘也今事歸內臺則九卿爲虛設之位唯太常廷尉職不可闕其諸員外散官及軍府參佐職無所掌者皆併省若車駕郊廟籍田之屬凡諸大事於禮宜置者臨時權兼事訖則罷職既併則官少而才精職理則無害民而治道康矣出桓温集畧案隋書經籍志晉大司馬桓温集十一卷梁有四十三卷又有桓温要集二十卷錄一卷亡御覽所引集畧當即要集也

進書訣表　晉 王獻之

臣獻之頓首言臣年二十四隱林下有飛鳥左手持紙右手持筆惠臣五百七十九字臣未經一周形勢髣髴其書文章不續難以究識後載周以兵寇充斥道路修阻乞食揚州市上一老母姓沈字光姜惠臣一餐無以荅其意臣於匙面上作一夜字令便市賃近觀者三遠觀者二未經數日遂獲千金所有書訣謹別錄投進伏乞機務燕閒留神披覽不勝萬幸臣獻之頓首

論佛教表　梁 荀濟

三墳五典帝皇之稱首四維六紀終古之規模及漢武祀金人莽新以建國桓靈祀浮圖閹豎以控權三國由茲鼎峙五胡仍其薦食衣冠奔於江東戎教興於中壤使父子之親隔君臣之義乖夫婦之和曠友朋之信絕海內殽亂三百年矣稽古之詔未聞崇邪之命重沓歲時禘祫未嘗親享竹脯麪牲欺誣宗廟違黃屋之尊就蒼頭之役朝夕敬妖怪之胡鬼曲躬供貪淫之賊禿躭信邪胡諂祭淫祀恐非聰明正直而可以福祐陛下者也臣請言得失推校是非按釋氏源流本中國所斥投之荒裔以御魑魅者也乃至舜時竄檮杌於三峗左傳允姓之姦居於瓜州是也杜預以允姓陰戎之別祖與三苗俱放於三峗漢書西域傳塞種本允姓之戎世居燉煌爲月氏迫逐遂住葱嶺南奔又謂懸度賢豆身毒天毒仍訛轉以塞種爲釋種其實一也允姓與三苗比居教迹和洽其釋種不行忠孝仁義貪詐甚者號之爲佛佛者戾也或名爲勃勃者亂也而陛下以中華之盛胄方尊姚石羌胡之軌躅竊不取一也又按釋迦出戎剖脅而誕摩耶遂殂事符梟獍年長爭立內不自安背父叛君逆節彌甚達多投石難陀引弓變革常道自餓形骸安能濟物聚合兇徒易衣削髮設言虛誕不足承稟九十六道此道最貪吁彼淫愚衆多崇信至如瑠璃誅釋瞿曇路左視之在生親尚不存既歿疎何能救斯即不行忠孝若天下習之陛下則無以自處不取者二也今僧尼不耕不偶俱斷生育傲君陵親違禮損化一不經也凡在生靈夫婦配合產育男女胡法反之多營泥木專求布施寧非巨戾二不經也姦胡矯詐自稱大覺而比丘徒黨行婬殺子僧尼悉然害螻蟻而起浮圖費財力而角堂宇若牟尼能照而故縱婬殺便是詐稱慈悲徒能照而不能救又是大覺於羣生無益而天下不覺三不經也胡法慳貪唯財是與直是行三毒而害萬方未見修六度而隆三寶四不經也佛家遺教不耕墾田不貯財穀乞食納衣頭陀爲務今則不然數十萬衆無心蘭若從教不耕者衆天下有飢乏之憂違教設法不行何須此法進退未爲盡理五不經也涅槃發問世尊滅後經教若爲得與波旬經別觀此發問則瞿曇存日門徒不能分辨眞僞況中華避役姦詐之侶焉不迷惑者涅槃闍王害父耆婆敘狀佛以理除令其迷解俗唯事結惑綱逾深故以陰界入中求父不得本唯妄想謂父實人橫生圖害取其重位若先達解知父本空何心起逆國亦非有由佛開化達悟妄心退悔慚謝獲無根信案下引張融范縝三破之論云云道宣刪之三破論謂佛入國破國入家破家入身破身也融縝立論無能破之自古帝師諸侯賓友千載一逢猶如旦暮賢明希世宇宙獨立今乃削髮千羣不臣萬衆稱爲帝師未之可也姚石玉食三千佛寺瓊宮八百供敬厚矣終獲苗允屠滅宋齊已降莫懲前失案下有云云及不取者三也道宣刪之僧出寒微規免租役無期詣道志在貪淫竊盜華典傾奪朝權凡有十等一曰營繕廣廈僭擬皇居也二曰興建大室莊飾胡像僭比明堂宗祀也三曰廣譯妖言勸行流布轢帝王之詔勅也四曰交納泉布賣天堂五福之虛果奪大君之德賞也五曰豫徵收贖免地獄六極之謬殃奪人主之刑罰也六曰自稱三寶假託四依坐傲君王此取威之術也七曰多建寺像廣度僧尼此定霸之基也八曰三長六紀四大法集此別行正朔密行徵發也九曰設樂以誘愚小俳優以招遠會陳佛土安樂斥王化危苦此變俗移風徵租稅也十曰法席聚會邪謀變通稱意贈金毀破遭謗此呂尚之六韜祕策也凡此十事不容有一萌兆微露即合誅夷今乃恣意流行排我王化方又擊鴻鍾於高臺期闕庭之箭漏挂幡蓋於長刹放充庭之鹵簿徵玉食以齋會雜王公之享燕唱高越之贊唄象食舉之登歌嘆功德則比陳詞之祝史受儭施則等束帛之等差設威儀則効旌旂之文物凡諸舉措竊擬朝儀云云陛下方更傾儲供寺萬乘擬附庸之儀肅拜僧尼三事執倍臣之禮寵既隆矣侮亦極矣臣不取者四也陛下以因果有必定之期報應無遷延之業故崇重像法供施彌隆勞民伐木燒掘螻蟻損傷和氣豈顧大覺之慈悲乎胡鬼堪能致福可廢儒道釋禿足能除禍屏絕干戈今乃重關以備不虞擊柝以爭空地殺螻蟻而營功德既乖釋典崇妖邪而行諂祭又虧名教五尺牧豎猶知不疑四海之尊義無二三其德臣爲陛下不

取五也秦政受誑於三山漢徹見欺於五利信順妖訛一至於此不察情僞豈懲前失案下引五事云云道宣刪之宋齊兩代重佛敬僧國移廟改者但是佛妖僧僞姦詐爲心墮胎殺子昏婬亂道故使宋齊磨滅今宋齊寺像見在陛下承事則宋齊之變不言而顯矣今僧尼坐夏不殺螻蟻者愛含生之命也而傲君父妄仁於蜫蟲也墮胎殺子反養於蚊虻也夫易者君臣夫婦父子三綱六紀也今釋氏君不君乃至子不子綱紀紊亂矣云云

上廢省佛僧表　唐傅奕

臣奕言臣聞羲農軒頊治合李老之風虞夏湯姬政符周孔之教雖可聖有先後道德不別君有沿革治術尚同竊聞八十老父擊壤而歌十五少童鼓腹爲樂耕皆讓畔路不拾遺孝子承家忠臣滿國然國君有難則徇命以報讎父母有疴則終身以側侍豈非曾參閔子之友庠序成林墨翟耿恭之儔相來羽翮乃有守道含德無欲無求寵辱若驚職參朝位荊山鼎上攀附昇龍緱氏壇邊相從駕鶴瑤池王母之使具禮來朝碧海無夷之神周行謁帝所以然者當此之時共遵李孔之教而無胡佛故也自漢明夜寢金人入夢傅毅對詔辨曰胡神後漢中原未之有信魏晉夷虜信者一分笮融託佛齋而起逆逃竄江東呂光假征胡而叛君峙立西土降斯已後妖胡滋盛太半雜華縉紳門裏翻受禿丁邪戒儒士學中倒說妖胡浪語曲類蛙歌聽之喪本臭同鮑肆過者失香兼復廣置伽藍壯麗非一勞役工匠獨坐泥胡擅華夏之洪鐘集蕃僧之僞衆動淳民之耳目索營私之貨賄女工羅綺剪作淫祀之旛巧匠金銀散雕舍利之冢秔粱麪米橫設僧尼之會香油蠟燭枉照胡神之堂剝削民財割截國貯朝廷貴臣曾不一悟良可痛哉伏惟陛下定天門之開闔更新寶位通萬物之屯否再育黔黎布李老無爲之風而民自化執孔丘愛敬之禮而天下孝慈且佛之經教妄說罪福軍民逃

役剝髮隱中不事二親專行十惡歲月不除姦僞逾甚臣閱覽書契爰自庖犧至於漢高二十九代四百餘君但聞郊祀上帝官治民察未見寺堂銅像建社寧邦請胡佛邪教退還天竺凡是沙門放歸桑梓令逃課之黨普樂輸租避役之曹恒忻効力勿度小禿長揖國家自足忠臣宿衛宗廟則大唐廓定作造化之主百姓無事爲羲皇之民臣奕誠惶誠恐謹上益國利民事十有一條如左謹言武德四年六月二十一日

上五經正義表　唐長孫无忌

臣无忌等言臣聞混元初闢三極之道分焉醇德既醨六籍之文著矣於是龜書浮於溫洛爰演九疇龍圖出於滎河以彰八卦故能範圍天地埏埴陰陽道濟四溟知周萬物所以七教八政垂炯戒於百王五始六虛貽徽範於千古詠歌明得失之跡雅頌表興廢之由實刑政之紀綱乃人倫之隱括昔雲官司契之后火紀建極之君雖步驟不同質文有異莫不開兹膠序樂以典墳敦稽古以(宏)風闡儒雅以立訓啓含靈之耳目贊神化之丹青姬孔發揮於前荀孟抑揚於後馬鄭迭進成均之望鬱興蕭戴同昇石渠之業愈峻歷夷險其教不隊經隆替其道彌尊斯乃邦家之基王化之本者也伏惟皇帝陛下得一繼明通三撫運乘天地之正齊日月之暉敷四術而緯俗經邦蘊九德而辨方軌物御紫宸而訪道坐(元)扆以裁仁化被丹澤政洽幽陵三秀六穗之祥府无虛月集囿巢谷之瑞史不絕書照金鏡而泰階平運玉衡而景宿麗可謂鴻名軼於軒昊茂績冠於勳華而垂拱无爲遊心經典以爲聖教幽賾妙理深(元)訓詁紛綸文疏踳駮先儒競生別見後進爭出異端未辨三豕之疑莫祛五日之惑故祭酒上護軍曲阜縣開國子孔穎達(宏)才碩學名振當時貞觀年中奉勅修撰雖加討覈尚有未周爰降絲綸更令刊定勅太尉揚州都督監修國史上柱國趙國公臣无忌司空上柱國

英國公臣勣尚書右僕射兼太子少師監修國史上柱國燕國公臣志寧尚書右僕射兼太子少傅監修國史上護軍曲阜縣開國公臣行成光祿大夫侍中兼太子少保監修國史上護軍蓨縣開國公臣季輔光祿大夫吏部尚書監修國史上柱國河南郡開國公臣褚遂良銀青光祿大夫守中書令監修國史上騎都尉臣柳奭前諫議大夫(宏)文館學士臣谷那律國子博士(宏)文館學士臣劉伯莊朝議大夫國子博士臣王德韶朝散大夫行大學博士臣賈公彥朝散大夫行大學博士(宏)文館直學士臣范義頵朝散大夫行太常博士臣柳宣通直郎大學博士臣齊威宣德郎守國子助教臣史士(宏)宣德郎守大學博士臣孔志約右內準府長史(宏)文館直學士臣薛伯珍大學助教臣鄭祖(元)徵事郎守大學助教臣隨德素徵事郎守四門博士臣趙君贊承務郎守大學助教臣周(元)達承務郎守四門助教臣李(元)植儒林郎守四門助教臣王眞儒等上稟宸旨傍摭羣書釋左氏之膏肓翦古文之煩亂探曲臺之奧趣索連山之(元)言囊括百家森羅萬有比之天象與七政而長懸方之地軸將五嶽而永久筆削已了繕寫如前臣等學謝伏恭業慙張禹雖罄庸淺懼乖典正謹以上聞伏增戰越謹言永徽四年二月二十四日太尉揚州都督上柱國趙國公臣无忌等上羣書拾補云此表文苑英華不載見明錢孫保求赤影鈔宋本周易注疏首今所傳梓本皆無之故備載於此宋本半葉九行每行十七字云云今案所謂五經正義皆不連經注之文北宋刊行尚然並無注疏名目直至南宋時始合併且錢氏影鈔既云注疏爲南宋本可知唯合併之初此表猶存於周易首者正以及見北宋刊正義元書故也

請立贈太師孔宣公碑表　唐太子(宏)

臣聞周師東邁商閭延降軾之榮漢蹕西旋夷門致抱關之想況泣麟曾躅歌鳳遥芬被縟禮於昌辰飾殊榮於窮壤者伏惟皇帝陛下資靈繞極稟粹登樞乃聖乃神體陰陽而不宰無爲無事均雨露之莫和六符薦而泰階平百寶臻而天祚永靈臺所以偃伯延閣由其增絢尚齒尊賢邁鴻名於萬古興亡繼絕

騰峻軌於千齡大矣哉茂實英聲固無得而稱矣日者封金岱畂會玉梁陰路指沂川塗經闕里迴鑾駐罕式監堯禹之姿闢纘凝旒載想溫良之德於是特紆宸渙贈以太師爰命重臣申其奠醊廟堂卑陋重遣修營襃聖侯德倫子孫咸蠲賦役臣恩均扈從迹濫撫軍舊烈遺塵躬陪瞻眺雩壇相圃欣覿前聞又昔歲承恩齒胄膠塾歷觀軒屏具到（或釋作列）門徒想仁學於顏曾彌深景慕探風猷於竹帛冀啓顓蒙所以輒敢陳聞庶加襃贈天慈下濟無隔異時咸登師保式光泉夜敢以前恩重茲干請竊謂宣尼之廟重闡規摹桂奠蘭羞永傳終古崇班峻禮式賁幽埏而琰莫題言猷靡暢詢諸故實有所未周且將聖自天惟幾應物拯人倫於已墜甄禮樂於既傾祖述勛華三千勵其鑽仰憲章文武億兆遵其藏用豈可使汾川遺碣獨擅於無慙峴岫餘文孤摽於墮淚伏見前件孔廟營構畢功峻業冒薇事資刊勒敢希鴻澤令樹一碑徂遼海清夷九（或釋作久）無微發山東豐稔時踰恒歲況鄒魯舊邦儒教所起刊勒之費未足爲多許其子來不日便就乞特矜照遂此愚誠臣識昧恒規言慙通理塵黷聽覽追增悚戰

進玉石珮表　唐王顏

臣顏言國家虔奉道源天下久安聖化伏見能事必舉善跡必旌臣所部湖城縣界有鑄鼎原是軒轅皇帝鼎成上仙之所備詳史冊縣有昇仙宮寺具見圖經獨此鼎原曾無表記微臣愚見是千古所遺歷代因循以至今日只有鑄鼎原名莫知陳跡所在臣今但於原最高處刻石表之當石直下更須穿地■實去月廿八日本縣令房朝靜縣鎮遏將常憲專知官軍將杜晏等同於原上選地■穿穿深四尺得玉石珮■是一■穿時爲土工所損今作四段有懸珮孔子二其日縣令所由等狀送到州臣送觀察使使牒却令州司自進臣以此原合有碑記千古所無臣輒云爲自疑妄動今穿得此珮伏喜不妄微臣測度恐

是黃帝上昇之時從臣遺墜之物臣檢算歷帝記黃帝去今六千四百三十年伏以天下有道地不藏珍今千尺荒原一穿得寶且是軒轅遺物應見聖明之代微臣不勝驚喜慶忭之至其玉珮謹以函盛差朝請郎行司兵參軍暢賞隨表奉進伏望頒示朝廷宣付史館臣顏無任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謹言貞元十七年二月十■日（下缺）

疏　奏

諫立趙皇后疏　漢王仁

臣聞立后妃者王教之大端三綱之本理治道所由廢興也社稷所以存亡也故夏之興也以塗山亡也以妹嬉殷之興也以有娀亡也以妲己周之興也以文母亡也以褒姒夫三代安危後主所觀是以聖王必審舉措察操行以計勝色者昌以色勝計者亡無鹽宿瘤天下之醜女也齊二君以計勝色立爲后皆以折衝安國今許后以罪廢遂事已往於是欲立后妃宜得殊異於前上當奉宗廟下令萬民有所法則河魴河鯉齊姜宋子詩人所高萬乘之主當持久長非一切畢決目前者驪姬亂晉吳姬危趙夫勝妾非天下之母爲翫弄可也昔姜后崇禮宣王中興樊姬正言楚莊成霸願留思察小臣惓惓之心（此疏漢書不載）

諫尊寵董賢疏　漢王閎

臣聞王者立三公法三光立九卿以法天明君臣之義當得賢人易曰鼎折足覆公餗喻三公非其人也書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以法天地昔孝文皇帝幸鄧通不過中大夫孝武皇帝幸韓嫣賞賜而已皆不在大位公孫宏以布被修德擢備宰相巧言令色君子不貴昔成湯拔伊尹於鼎俎文王招呂尚於釣濱武丁顯傳說於版築桓公舉甯戚於擊角皆以立霸王之業騰茂績於無窮豈以利耳悅目爲得意哉今大司馬衛將軍高安侯董賢累世無功於漢朝又無肺腑之連復無名迹高行以矯世升擢數年列備鼎足典衛禁兵主歷天文無功封爵父子兄弟俱蒙拔

擢賞賜空竭帑藏萬民諠譁偶言道路誠不當天心也昔褒神蚖變化爲人實生褒姒亂周國恐陛下有過失之譏賢有小人不識進退之禍非所以建卓爾垂法後世陛下采芻蕘賢負薪冀有益於毫釐（此疏漢書不載）

上說苑奏　漢劉向

護左都水使者光祿大夫臣向言所校中書說苑雜事及臣向書民閒書誣校讎（案此句有脫誤）當其事類衆多章句相溷或上下謬亂難分別次序除去與新序復重者其餘者（當作皆）淺薄不中義理別集以爲百家後（當作復）令以類相從一一條別篇目更以造新事十萬言以上凡二十篇七百八十四章號曰新苑皆可觀臣向昧死（下當有謹上二字此文見宋本說苑俗本未載張溥所輯劉向集亦無之）

上管子奏　漢劉向

護左都水使者光祿大夫臣向言所校讎中管子書三百八十九篇太中大夫卜圭書二十七篇臣富參書四十一篇射聲校尉立書十一篇太史書九十六篇凡中外書五百六十四以校除復重四百八十四篇定著八十六篇殺青而書可繕寫也管子者潁上人也名夷吾號仲父少時嘗與鮑叔牙游鮑叔知其賢管子貧困常欺叔牙叔牙終善之鮑叔事齊公子小白管子事公子糾及小白立爲桓公子糾死管仲囚鮑叔薦管仲管仲既任政於齊齊桓公以霸九合諸侯一匡天下管仲之謀也故管仲曰吾始困時與鮑叔分財多自予鮑叔不以我爲貪知吾貧也嘗爲鮑叔謀事而更窮困鮑叔不以我爲愚知吾有利有不利也公子糾敗召忽死之吾幽囚受辱鮑叔不以我爲無恥知吾不羞小節而恥功名不顯於天下也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鮑叔鮑叔既進管仲而己下之子孫世祿於齊有封邑者十餘世常爲名大夫管子既相以區區之齊在海濱通貨積財富國强兵與俗同好醜故其書稱曰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上服度則六親固四維不張國乃滅亡下令猶

流水之原，令順人心，故論卑而易行。俗所欲，因予之；俗所否，因去之。其爲政也，善因禍爲福，轉敗爲功，貴輕重，慎權衡。桓公怒少姬，南襲蔡，管仲因伐楚，責包茅不入貢於周室。桓公北征山戎，管仲因而令燕修召公之政。柯之會，桓公背曹沫之盟，管仲因而信之，諸侯歸之。管仲聘於周，不敢受上卿之命，以讓高國。是時諸侯爲管仲城穀，以爲之采邑。春秋書之，褒賢也。管仲富擬公室，有三歸反坫，齊人不以爲侈。管子卒，齊國遵其政，常强於諸侯。孔子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太史公曰：余讀管氏牧民、山高、乘馬、輕重、九府，詳哉言之也。又曰：將順其美，匡救其惡，故上下能相親。豈管仲之謂乎。九府書民閒無有。山高一名形勢。凡管子書，務富國安民，道約言要，可以曉合經義。向謹第錄。（此文張溥所輯劉向集未載，故錄之）

校上山海經奏　漢　劉歆

侍中奉車都尉光祿大夫臣秀領校祕書言：校祕書太常屬臣望所校山海經，凡三十二篇，今定爲一十八篇，已定。山海經者，出於唐虞之際。昔洪水洋溢，漫衍中國，民人失據，崎嶇於丘陵，巢於樹木。鯀既無功，而帝堯使禹繼之。禹乘四載，隨山刊木，定高山大川。益與伯夷主驅禽獸，命山川，類草木，別水土。四嶽佐之，以周四方，逮人跡之所希至，及舟輿之所罕到。內別五方之山，外分八方之海，紀其珍寶奇物，異方之所生，水土草木禽獸昆蟲麟鳳之所止，禎祥之所隱，及四海之外，絕域之國，殊類之人。禹別九州，任土作貢，而益等類物善惡，著山海經，皆聖賢之遺事，古文之著明者也。其事質明有信。孝武皇帝時，嘗有獻異鳥者，食之百物，所不肎食。東方朔見之，言其鳥名，又言其所當食，如朔言。問朔何以知之，即山海經所出也。孝宣皇帝時，擊磻石於上郡，陷得石室，其中有反縛盜械人。時臣秀父向爲諫議大夫，言此貳負之臣也。詔問何以知之，亦以山海經對。其文曰：貳負殺窫窳，帝乃梏之疏屬之山，桎其右足，反縛兩手。上大驚，朝士由是多奇山海經者，文學大儒皆讀學，以爲奇，可以考禎祥變怪之物，見遠國異人之謠俗。故易曰：言天下之至賾而不可亂也。博物之君子，其可不惑焉。臣秀昧死謹上。（此文張溥輯劉歆集所不載，故錄之）

請從張步降兵疏　漢　杜林

臣聞先王無二道，明聖用而治。見惡如農夫之務去草焉，芟夷蘊崇之，絕其本根，勿使能殖，畏其易也。古今通道，傳其法於有漢。狼子野心，奔馬善驚。成王深知其終卒之患，故以殷民六族分伯禽，七族分康叔，懷姓九宗分唐叔，檢押其姦宄，又遷其餘於成周，舊地雜俗，旦夕拘錄，所以挫其强禦之力，詘其驕恣之節也。及漢初興，上稽舊章，合符重規，徙齊諸田，楚昭屈景，燕趙韓魏之後，以稍弱六國强宗，邑里無營利之家，野澤無兼并之民，萬里之統，海內賴安。後輒因衰麤之痛，脅以送終之義，故相率而陪園陵，無反顧之心。追觀往法，政皆神道設教，强幹弱枝，本支百世之要也。是以皆永享康寧之福，無怵惕之憂，繼嗣承業，恭己而治，蓋此助也。其被災害民輕薄無累重者，兩府遣吏護送饒穀之郡，或懼死亡卒爲傭賃，亦足以消散其口，救贍全其性命也。昔魯隱有賢行，將致國於桓公，乃流連貪位，不能早退，況草創兵長，卒無德能，直以擾亂，乘時擅權，作威玉食，狃忕之意，徼幸之望，曼延無足。張步之計是也。小民負縣官不過身死，負兵家滅門殄世。陛下昭然獨見成敗之端，或屬諸侯官府，元元少得舉首仰視，而尚遺脫，二千石失制御之道，令得復昌熾縱橫。比年大雨，水潦暴長，涌泉盈溢，災壞城郭官寺、吏民廬舍，潰徙離處，遺成坑坎。臣聞水，陰類也。易卦地上有水比，言性不相害，故曰樂也。而猥相毀墊淪失，常敗百姓安居，殆陰下相爲蠹賊，有大小負勝不齊，均不得其所，侵陵之象也。詩云：畏天之威，于時保之。惟陛下留神明察，往來懼思，天下幸甚。

六宗祠奏　漢　李郃

司空李郃（御覽無空李三字）侍祠南郊，不見六宗祠，奏曰：案尚書肆類于上帝，禋于六宗。六宗者，上不及天，下不及地，傍不及四方，在六合之中，助陰陽化成萬物。漢興，於甘泉汾陰祭天地，亦禋六宗。孝成之時，匡衡奏立南北郊，復祀六宗。及王莽謂六宗易六子也。至建武初，洛陽制郊祀，不道祭六宗，由是廢不血食。今宜復舊制度。制曰：下公卿議。五官將行宏等三十一人議可祭，大鴻臚龐雄等二十四人議不當祭。上從公議。（出李氏家傳，太平御覽五百二十八引作李郃別傳）

陳興廣學校疏　漢　尚敏

臣聞五經所以治學爲人，五經不修，世道陵遲。學校不宏，則人名行不廣。故秦以坑儒而滅，漢以崇學而興，所以罔羅天下，統理陰陽，彌綸治道，而視民軌則也。光武中興，修繕太學，博士得具五人，五經各敍其義，故能化澤沾洽天下，和平自頃以來，五經頗廢，後進之士趣於文俗，宿儒舊學無與傳業，由是俗吏繁熾，儒生寡少。其在京師，不務經學，競於人事，爭於貨賄。太學之中，不聞談論之聲，從橫之下，不覩講說之士。臣恐五經六藝浸以陵遲，儒林學肆於是廢失。所以制御四夷者，以有道德仁義也。傳曰：王者之臣，其實師也。言其道德可師也。今百官伐閱，皆以通經爲名，無一人能稱孔子曰無而爲有，虛而爲盈，難乎有恒矣。自今官人，宜令取經學者，公府孝廉皆應詔，則人心專一，風化可淳也。（在延平元年六月）

請分郡疏　漢　但望

謹按巴郡圖經，境界南北四千，東西五千，周萬餘里，屬縣十四，鹽鐵五官，各有丞史，戶四十六萬四千七百八十，口百八十七萬五千五百三十五。遠縣去郡千二百至千五百里，鄉亭去縣或三四百，或及千里，土界遐遠，令尉不能窮詰姦凶，時有賊發，督郵追案，十日乃到，賊已遠逃，蹤跡滅絕，罪錄逮捕，證驗文書，詰訊即從春至冬，不能究訖，繩憲未加，或遇德令，是

以賊盜公行，姦宄不絕，榮等（案據墊江龔榮在詣郡自訟中）及隴西太守馮含、上谷太守陳宏說，往者至有劫閬中令楊殷，終津侯姜昊傷尉蘇鴻，彭亭侯孫魯、雍亭侯陳己，殷侯樂普，又有女服賊千有餘人，布散千里，不即發覺，謀成乃誅。其水陸覆害，煞郡掾枳謝盛、塞威、張御，魚復令尹尋、主簿胡直，若此非一。給吏休謁，往還數千，閉囚須報，或有彈劾，動便歷年，吏坐踰科，恐失冬節，侵疑先死，如當移傳，不能待報，輒自刑戮，或長吏忿怒，冤枉弱民，欲赴訴郡官，每憚還往。太守行桑農，不到四縣；刺史行部，不到十縣。郡治江州，時有溫風，遙縣客吏，多有疾病。地勢剛險（案剛當作側，見水經注），皆重屋累居，數有火害，又不相容，結舫水居，五百餘家，承三江之會（案三當作二，見水經注），夏水漲盛，壞散顛溺，死者無數。而江州以東，濱江山險，其人半楚，姿態敦重；墊江以西，土地平敞，精敏輕疾；上下殊俗，情性不同。敢欲分為二郡，一治臨江，一治安漢，各有桑麻丹漆布帛魚池鹽鐵，足相供給，兩近京師。榮等自欲義出財帛，造立府寺，不費縣官，得百姓懽心。孝武以來，亦分吳蜀諸郡，聖德廣被，民物滋繁，增置郡土，釋民之勞，誠聖主之盛業也。臣雖貪大郡以自優暇，不忍小民顒顒蔽隔，謹具以聞。（在永興二年三月甲午）

上言復州牧刺史奏事　漢　張酺

臣聞王者法天，熒惑奏事太微，故州牧刺史入奏事，所以通下問，知外事也。數十年以來，重其道歸煩擾，故時止勿奏事，今因以為故事。臣愚以為刺史視事滿歲，可令奏事如舊典，問州中風俗，所好惡，過道事所聞見，考課衆職，下章所告，及所自舉有意者，賞異之，其尤無狀逆詔書、行罪法，冀敕戒其餘，令各敬慎所職，於以衰滅貪邪便佞。

上李壽封事　晉　龔壯

臣聞陰德必有陽報，故于公理獄，高門待封。伏惟獻皇帝寬仁厚惠，宥罪甚衆，靈德洪洽，誕鍾陛下。陛下天性忠篤，受遺建節，志齊周霍，誠貫神明，而志緒違

理，顛覆顧命，管蔡既興，讒諛滋蔓，大義滅親，撥亂濟危，上指星辰，昭告天地，歃血盟衆，舉國稱藩，天應人悅，白魚登舟，霆震助威，烈風順義，神誠允暢，日月光明，而論者未喻權時定制。淫雨氾濆，垂向百日，禾稼傷損，加之飢疫，百姓愁望，或者天以監示陛下。又前日之舉，止以救禍，陛下至心，本無大圖，而今久不變，天下之人誰復分明知陛下本心者哉。且元宮之讖難知，而盟誓顧違，一旦疆場有急，內外騷動，不可不深思長久之策，永為子孫之計也。愚謂宜遵前盟誓，結援吳會，以親天子，彼必崇重封國，歷世雖降，階一等，永為靈德宗廟相承，福祉無窮，君臣銘勳於上，生民寧息於下，通天下之高理，宏信慎之美義，垂拱南面，歌詩興禮，上與彭韋爭美，下與齊晉抗德，豈不休哉。論者或言，二州人附晉必榮（案二州謂梁益），六郡人事之不便（案六郡謂天水洛陽扶風始平武都陰平），昔豫州入蜀，荊楚人貴，公孫述時，流民康濟，及漢征蜀，殘民太半，鍾鄧之役，故兵大掠，誰復別楚蜀者乎。論者或不達安固之基，惜其名位，在昔諸侯自有卿相司徒司空，宋魯皆然。及漢藩王，亦有丞相，令義歸彼，但當崇重，豈當減削。昔劉氏郡守令長方仕州郡者，國亡主易故也。今日義舉，主榮臣賴，寧可同日而論也。論者又謂臣當為法正，陛下覆臣如天，養臣如地，恣臣所安，至於名榮，漢晉不處，臣復何為當忤法正。論者或言晉家必責質任，及徵兵伐胡，何以應之。案晉不煩尺兵，一國來附，威卷四海，廣地萬里，何任之責。胡之在北，亦此之憂，今平居有東北之虞，縱令徵兵，但援漢川，猶差二門耳。臣託附深重，忌疲病之穢，實感殊遇，冀以微言少補明時，常懼殞歿，不寫愚心，辜負恩顧，謹進悾悾，伏願罪戮。

沙門致拜奏

宋孝武大明六年九月，有司奏曰：

臣聞遂拱凝居，非期宏峻，拳跪盤伏，豈止敬恭，將以照張四維，締制八寓，故雖儒法支派，名墨條分，至於

崇親嚴上，厥繇靡爽。惟浮圖為教，逷自龍阜，反經提傳，訓遐事遠，練生鑒識，恒俗稱難，宗旨緬邈，微言淪隔，拘文蔽道，在末彌扇，遂迺陵越典度，偃倨尊戚，失隨方之眇迹，迷襲化之淵義。夫佛法以謙儉自拘，忠虔為道，不輕比丘，逢人必拜，目連桑門，遇長則禮，寧有屈膝四輩，而簡禮二親，稽顙耆臘，而直骸萬乘者哉。故咸康創議，元興載述，而事屈偏黨，道挫餘分。今鴻源遙洗，羣流仰鏡，萬山貴寶，百神聳職，而鐖輦之內，含弗臣之氓，階席之間，延抗禮之客，懼非所以澄一風範，詳示景則者也。臣等參議，以為沙門接見，皆當盡禮虔敬之容，依其本制，則朝徽有序，乘方兼遂矣。

進所試進士詩賦奏　唐　高鍇

臣鍇昨日奉宣進旨，令將進士所試詩賦進來者。伏以陛下聰明文思，天縱聖德，今年詩賦題目，出自宸衷，體格雅麗，意思遐遠，諸生捧讀相賀，自古未有。倍用研精覃思，磨礪緝諧。其今年試詩賦，比於去年，又勝數等。臣日夜考較，敢不推公。進士李肱霓裳羽衣曲詩一首，最為迥出，便無其比，詞韻既好，人才俱美，前場吟咏，近三五十遍，雖使何遜復生，亦不能過，兼是宗枝，臣與狀頭第一人，以獎其能。次張棠詩一首，亦絕好，亞次李肱，臣與第二人。其次沈黃中琴瑟和奏賦，又似文選中雪月賦體格，臣與第三人。其次王牧賦自立意緒，言語不凡，臣與第四人。其次柳棠詩賦，興思敏速，日中便成，臣與第五人。凡此五卷詩賦，擢其中科，實所不愧。其餘三十五人，或獎舊文，別錄人材，非止一途，四面搜擇，臣並與及第。李肱舊文亦好，人物絕奇，每視且他日必為卿相，宗枝之俊，實為難得，況屬籍之中，讀書為文者甚少，伏望聖明俯留宸覽。李肱等五人詩賦，若有不堪，敢受欺天之罪。如或可採，伺候聖心。其李肱詩賦，伏望陛下聖慈特加獎飭，宣示百寮，以勸皇族修飭之道。臣繆忝主司，不勝慺慺之誠，其詩賦總為一卷，謹隨狀奉進以聞。

對策 啓 牋 狀

建初元年舉賢良方正對策　漢魯丕

政莫先於從民之所欲除民之所惡先教後刑先近後遠君爲陽臣爲陰君子爲陽小人爲陰京師爲陽諸夏爲陰男爲陽女爲陰樂和爲陽憂苦爲陰各得其所則和調精誠之所發無不感浹吏多不良在於賤德而貴功欲速莫能修長久之道古者貢士得其人者有慶不得其人者有讓是以舉者務力行選舉不實咎在刺史二千石書曰天工人其代之觀人之道幼則觀其孝順而好學長則觀其慈愛而能教設難以觀其謀煩事以觀其治窮則觀其所守達則觀其所施此所以核之也民多貧困者急急則致寒寒則萬物多不成去本就末奢所致也制度明則民用足刑罰不中則於名不正正名之道所以明上下之稱班爵號之制定卿大夫之位也獄訟不息在爭奪之心不絕法者民之儀表也法正則民慤吏民凋弊所從久矣不求其本浸以益甚吏政多欲速又州官秩卑而任重競爲小功以求進取生凋弊之俗救弊莫若忠故孔子曰孝慈則忠治姦詭之道必明慎刑罰孔子曰導之以禮樂而民和睦說以犯難民忘其死死且忘之況使爲禮義乎

陽嘉二年京師地震對策　漢馬融

臣聞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夫陰陽剛柔天地所以立也取仁於陽資義於陰柔以施德剛以行刑各順時月以厚羣生帝王之法天地設位四時代序王者奉順則風雨時至嘉禾蘇植天失其度則咎徵並至饑饉薦臻今科條品制禁令所以承天順民者備矣悉矣不可加矣然而不平之效猶有咨嗟之怨者百姓屢聞恩澤之聲而未見惠和之實也今從政者變忽法度以殺戮威刑爲能賢問其國守相及令長何如其稱之也曰大急其毀之也曰大緩夫急致寒緩致燠二者罪同而論者許急此陰陽所以不和也復之之道審察緩急之誘譽鈞同寒

燠之罪罰以崇王政則陰陽和也好惡既明則宰官之吏知所避就又正身以先之嚴以涖之不變則刑罰之夫知爲善之必利爲惡之必害孰能不化則官良矣臣聞洪範八政以食爲首周禮九職以農爲本民失耕桑飢寒并至盜賊之原所由起也古之足民仰足以養父母俯足以畜妻子然後敎五教宣三德則休嘉之化可致也夫足者非能家給而人足量其財用爲其制度故嫁娶之禮儉則昏姻以時矣喪制之禮約則終者掩藏矣不奪其時則農夫不失矣夫妻子以累其心產業以重其志舍此而爲非者雖有必不多矣今則不然此盜賊所以不息誠使制度必行禁令必止則士者不濫法式之外百工不作無用之器商賈不通難得之貨農夫不失三時之務各安所業則盜賊消除災害不起矣（右文張溥所輯馬融集未載）

陽嘉二年京師地震對策　漢張衡

臣聞政善則休祥降政惡則咎徵見苟非聖人或有失誤昔成王疑周公而大風拔樹木開金縢而反風至天人之應速於影響故周詩曰無曰高高在上日監在茲閒者京都地震雷電赫怒夫動靜無常變改正道則有奔雷土裂之異自初舉孝廉迄今二百歲矣皆先孝行行有餘力始及文法辛卯詔以能宣章句奏案爲限雖有至孝猶不應科此棄本而就末曾子長於孝然實魯鈍文學不若游夏政事不若冉季今欲使一人兼之苟外可觀內必有闕則違選舉孝廉之制矣且郡國守相剖符寧境爲大臣一旦免黜十有餘人吏民罷於送迎之役新故交際公私放濫或臨政涖民爲百姓取便而以小過免之是爲奪人父母使嗟號也又察選舉一任三府臺閣祕密振暴於外貨賄多行人事流通令眞僞渾淆昏亂清朝此爲下陵上替分威共德災異之興不亦宜乎易不遠復論不憚改朋友交接且不宿過況於帝王承天理物以天下爲公者乎中閒以來妖星見於上震烈著於下天誡詳矣可爲寒心明者消禍於未萌今既見

矣修政恐懼則轉禍爲福矣（右文張溥所輯張衡集未載）

延熹八年日蝕對策　漢劉淑

臣聞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人之道曰仁與義故夫婦正則父子親父子親則君臣通君臣通則仁義立仁義立則陰陽和而風雨時矣夫吉凶在人水旱由政故勢在臣下則地震坤裂下情不通則日月失明百姓怨恨則水旱暴興主人驕淫則澤不下流由此觀之君其綱也臣其紀也綱紀正則萬目張君臣正則萬國理故能父慈子孝夫信婦貞兄愛弟順如此則陰陽和風雨時萬物得所矣

辭判事啓　齊王僧虔

臣僧虔啓劉伯寵陶瑾稱勑二岸雜事悉委臣判聖恩罔已獎使入效斯實臣下驅馳至願且職事所司不應多陳雖奉令旨臣豈敢於外下意不先上聞正當罄率管見令官長啓審可否之宜會須恩裁此乃更亂天聽或致煩壅且得仍舊以待能者恐於事體二三惟允伏願少留神照察覽所啓非敢辭務懼塵聖化謹冒輸請伏追震怍謹啓

賀導江成巨堰牋　五代杜光庭

伏覩導江縣令黃璟奏六月二十六日江神移堰事伏以大禹濬江發洪源於龍冢李冰創堰分白浪於龜城道彼靈津資乎民用而涸壢泛肩之誓表則有常若懷山沃日之災崩騰難制立虞墊溺必害蒸黎昨者夏潦渤興狂波未息顧岷江之下瀨便逼帝都當灌口之上游遽彰神力於是震霆業地白雨通宵驅陰兵而鼓譟連天簇靈炬而熒煌達曙迴山轉石巨堰俄成浸涌頓減於京江奔蹙盡移於峽路仰由聖感仍假英威見天地之合符睹神明之致祐編於簡冊冠彼古今叨奉獎私（宏）增抃躍

東南防守利便繳狀　宋呂祉

左朝奉郎直龍圖閣權發遣建康軍府主管江南東路安撫司公事臣呂祉狀臣建炎三年夏待罪右正言嘗建議謂當以建康爲根本淮甸爲藩籬連接沿

江措置庶幾可以立國紹興元年冬待罪湖南提刑建議謂荆楚迺本朝上游宜於沿江措置使與吳會接庶幾可以一統東南去年夏蒙恩除淮南宣撫使司參議具奏辭免謂屯兵淮甸表裏雖一而上下不接如人之一身四體不備楊么在荆楚乃膏肓痞瘕他日恐資敵國宜急掃除宿兵以固上游之勢冬蒙恩除知建康府赴内殿奏事又論今日之事謂當先定其規摹先爲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其說亦歸於沿江上下表裏之勢前後論奏副本具存然臣已見如是而已臣自到今任每與僚屬文學之士推畧兹事取漢魏以來方策所載山川險阻道里遠近軍馬屯戍之地爭戰勝敗之事裒集類次命本府通判吳若安撫司准備差遣陳克董其事作東南利害總論以襄陽江陵武昌九江皆建康上游也上下之勢要在相接作江流上下論北則合肥壽春盱眙廣陵皆其表也表裏之勢又當如一作江淮表裏論今圖恢復必據要會以爲根本建康實中興根本之地作建康根本論誠以駐蹕建康則沿江戍守不可不備城池不可不修宮室不可不營郊廟不可不立河渠不可不議故自六朝建都以來沿江戍守城池宮室郊廟河渠事跡悉以類舉南北之事盡此矣臣愚謂今爲吾南國之患者有三一曰金賊二曰僞齊三曰楊么皆吾三敵也臣近探到東北調兵俱向陝西則窺吾四川矣李成據襄陽陰遣人結楊么則扼吾荆楚矣宿亳修城順昌聚糧近又城渦口乃是曹公伐吳入淮路此其計不淺則又動搖吾淮甸矣當四川者吳玠關師古當荆楚者王燮而已至於淮甸則未有當之者雖有當之者又不可恃雖有可恃者又左右無援則是形勢閒斷上下無備表裏不一其何以立國臣請以三國之事驗之魏有荀彧蜀有諸葛亮吳有魯肅皆一時之傑也荀彧說曹操則曰先取河北南臨荆州諸葛亮說劉備則曰跨有荆益保乎險阻者其意各在吞吳故不得不窺荆州也至孫權都江

左荆州乃其上游尤當力爭故魯肅說之曰荆州與國鄰接據而有之天下可定及曹操破荆州順江東下則遣周瑜逆擊劉備領荆州牧則命諸葛瑾從備求之而又躬擐甲胄與魯肅呂蒙陸遜輩數十年閒以死拒戰而荆州要地卒爲吳有魏不復南渡蜀不敢東下者以不失上流之勢也及吳之衰晉圖平之羊祜首建策謂必藉上流之勢若引梁益之兵水陸俱下荆楚之衆進臨江陵平南豫州直指夏口徐揚青兖並向秣陵是以一隅之吳當天下之衆其後王濬唐彬胡奮王戎輩并吞席卷順流長騖直造秣陵悉如祜策而吳遂亡然則荆州豈可失也一失荆州江左難立矣臣又以周唐之事驗之南唐雖跨據江左止能奄有淮甸每冬淮水淺涸常發兵戍守謂之把淺吳廷紹以疆埸無事坐費資糧悉罷之劉仁贍上表固爭不勝及周世宗圖淮甸諸將欲據險以邀周歸師宋齊丘曰如此則怨益深不如縱之以德於敵乃命諸將各自爲守毋得擅出擊周師由是壽春之圍益急自劉仁贍失守之後周師乘勝水陸俱發唐之君臣無以爲計相視悲泣始獻江北之地而江左有齒寒之憂矣及我藝祖受禪再定淮甸江左之勢愈孤雖於沿江繕城壘聚甲兵厚方物之貢以緩師遣匈奴之使以求援竟無益於救敗而江南遂平然則淮甸豈可失也一失淮甸江左難立矣故爲朝廷之計宜亟圖之不可以遣使待報之故因循廢日以墮其計也今時氣未振難以議戰征但當謹守封疆以戒不虞如沿江一帶自襄陽江陵武昌九江而下淮南諸郡如合肥壽春盱眙廣陵等處各屯兵馬西與四川形勢接聯使上下有備表裏如一庶幾可與抗衡進可以禦敵退可以堅守雖未翦除凶逆混一寰區而南北之勢成矣自魏而下定都江左其閒有志於中原者多矣時有所未可祇取禍敗者非止一事宋文帝元嘉中欲經畧中原羣臣爭獻計策迎合取寵獨沈慶之以爲不可時文帝以謂虜所恃者

惟馬今夏水浩汗河道流通汎舟北指砰礮必走滑臺小戍易可覆拔克此二城館轂弔民虎牢洛陽自然不固比及冬初城守相接虜馬過河即成禽也初魏羣臣聞有宋師言於魏主請遣兵出魏主曰馬今未肥天時尚暑速出必無功若兵來不止且還陰山避之展至十月吾無憂矣王元謨圍滑臺初措盡乖繆衆心失望數月不下魏人潛遣人撫慰遂擁兵渡河衆號百萬鞞鼓之聲震動天地元謨始懼走而魏師長驅宋人肝膽塗地矣此往事可以爲輕舉之戒今僞齊不難平大梁不難復正恐禍根未除貽患在後耳兵家之勢先度彼己虜人深歸巢穴自河以北所至留一二酋領雜契丹九州人鈐制吾之赤子其强弱虛實不得知也而河之南付之僞齊使爲吾之敵駐蹕臨安僻在海隅諸將重兵屯江左皆相去遠矣以臣觀之必得其强弱虛實而後可圖必於沿江一帶措置[redacted]而移蹕向前然後可以係東南離散之心慰西北來蘇之望振作士氣以待天命其舉事也自非精銳之師直擣其心腹前者克勝後者相繼一時過河使聲實兼舉則事未必濟而今日之勢似有未可故翦除兇逆混一區宇臣謂其未能而南北之事臣恐其當爲也臣聞事君之義犯而勿欺今北路未夷國威未振中夜以思不寒而慄矧臣嘗蒙眷擢列諫省薦歷外臺今又爲藩臣誓思所以圖報事係大體無以踰此故數不量力論之所有吳若陳克所著南北事跡釐爲三帙目之曰東南防守利便謹令繕寫隨狀進呈伏惟睿旨俯垂省覽如合聖意乞早賜施行臣不勝昧死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續古文苑卷第六

續古文苑卷第七

賜進士及第授通奉大夫山東通省督糧道加三級孫星衍撰

議

南北郊冕服議　漢 東平王蒼

孔子曰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爲漢制法高皇帝始受命創業制長冠以入宗廟光武受命中興建明堂立辟雍陛下以聖明奉遵以禮服龍袞祭五帝禮缺樂崩久無祭天地冕服之制按尊事神祇絜齊盛服敬之至也日月星辰山龍華藻天王袞冕十有二旒以則天數旂有龍章日月以備其文今祭明堂宗廟圓以法天方以則地服以華文象其物宜以降神明肅雍備思博其類也天地之禮冕冠裳衣宜如明堂之制（在永平二年正月）

異姓爲後之子服本親議　漢 吴商

或問以異姓爲後然當還服本親及其子當又從其父而服耶將以異姓而不服也荅曰神不歆非族明非異姓所應祭也雖世人無後並取異姓以自繼然本親之服骨血之恩無絶道也異姓之義可同於女子出適還服本親皆降一等至於其子應從服者亦當同於女子之子從於母而服其外親今出爲異姓作後其子亦當從於父服之也（案父下舊衍母字今刪）父爲所生父母周子宜如外祖父母之加也其昆弟父雖服之大功（案弟下舊衍之子二字今刪）於子尤無尊可加及其姊妹父爲小功（案父爲舊誤倒今改）則子皆宜降於異姓之服不得過緦麻也

魏尚書奏王侯在喪襲爵議

魏尚書奏以故漢獻帝嫡孫杜氏鄉侯劉康襲爵假授使者拜授康素服奪情議按周禮天子公卿諸侯吉服皆元冕朱裏元衣纁裳有喪凶則變之麻冕黼裳邦君麻冕蟻裳云麻冕者則素冕麻不加采色又變其裳亦非純吉亦不純凶漢氏承秦改六冕之制以元冠絳衣一服而已有喪凶之事則變吉服以從簡易故諸王薨遣使者拜嗣子爲王則元冠縗經服素以承詔命事訖然後反喪服考之前典則差周書論之漢室則合常制

宗議　晉 賀循

奉宗加於常禮平居即每事諮告凡告宗之例宗內祭祀嫁女娶妻死亡子生行求改易名字皆告若宗子時祭則宗內男女畢會喪故亦如之若宗內吉凶之事宗子亦普率宗黨以赴役之若宗子時祭則告於同宗祭畢合族於宗之家男子女子以班宗子爲男主宗婦爲女主故云宗子雖七十無無主婦以當合族紀宗故也凡所告子生宗子皆書於宗籍大宗無後則支子以昭穆後之後宗立則宗道存而諸義有主也立主義存而有一人不悖者則會宗而議其罰族不可以無統故立宗宗位既定則常尊歸之理其親親者也是故義定於本自然不移名存於政而不繼其人宗子之道也故爲宗子者雖在凡才猶當佐之佑之而奉以爲主雖有高明之屬盛德之親父兄之尊而不得干其任者所以全正統而一人之情也若姦回淫亂行出軌道有殄宗廢祀之罪者然後乃告諸宗廟而改立其次亦義之權也

荅庾亮問宗議　晉 賀循

禮宗子之義所以明本祖之正統紀百代而不紊者也而宗之義委曲著見者多在別子非卿大夫之文偏不詳悉服之致疑有如來旨然舊義雖非別子起於是邦而爲大夫者便爲大宗其嫡繼之亦百代不遷禮記王制云大夫三廟一昭一穆與太祖之廟而三鄭君解曰太祖別子始爵者也雖非別子始爵者亦然此其義也此謂起於是國盛德特與爲一宗之始者也如此則百代不遷統族序親及族人服之皆宜如別子之宗也又宗子之服雖在絶屬皆齊縗三月代衰禮替敦之者少吴中畧無此服中土緦而不齊其所由來以致政教淩遲人情漸慢非謂大夫位卑或以非代封爲嫌也

出後者爲本父母服議　晉 王廙

喪服云爲人後者爲其父母期傳曰持重於大宗者降其小宗也（案舊脫期傳曰三字今補）按經傳爲人後者固自降其親也所以降其親者已受重於大宗必爲所後之父服斬故也制其體例若受重於大宗而不爲所後之父服斬則自非經所謂爲人後者之義也凡既受命出於人後而不爲所後之父制斬服固非禮也還爲其親斬亦非禮也均其失寧居過重無居過輕故失恩由義厭情爲禮是以五服之踈屬有相爲重者矣天性之父子有相爲輕者矣屈伸進退有自來也今奉義則不爲所後之父服崇恩復不成所生之喪二者並闕未知其詳將何所居（案此正謂甲有子丙後乙甲死丙降服期乙更自有子丙還本而乙死者也當時所議異同杜氏本書自詳之）且傳敘經意但爲既後大宗無二斬之道非不斬之制也談者不疑爲後而不爲所後制服爲非禮乃謂反服其親爲傷教斯蓋惑之大者也若不服所後之父復抑其反崇本恩則是凡爲後之子可有不服三年之■也愚謂爲後之子及所後服重則宜如禮降其所生若不及爲所後制服則宜還爲其親服斬（案此謂追服）差之義例即之人心在可通矣

孫曾爲後議　晉 何琦

卿士之家別宗無後宗緒不可絶若昆弟以孫若曾孫後之理宜然也禮緣事而興不應拘常以爲礙也魏之宗聖遠繼宣尼琦從父以孫級族祖荀顗無子以凡孫爲嗣此成比也

書　奏記

遺蘇秦張儀書　周 鬼谷先生

鬼谷先生不知何許人也隱居鬼谷山因以爲稱蘇秦張儀師之遂立功名先生遺書責之曰若二君豈不見河邊之樹乎僕御執其枝波浪盪其根上無徑尺之陰身被數千之痕（太平御覽五百十引無此二句）此木豈與天地有仇怨所居然也子不見嵩岱之松柏華霍之檀桐乎上枝干於青雲下根通於三泉千秋萬歲不受斧斤之患此木豈於天地有骨肉哉蓋所

居然也。（出袁淑真隱傳案杜光庭錄異記取此而增添首尾且有更改殊不可據今不錄）

與傅鞠武書　周　燕太子丹

丹不肖，生於僻陋之國，長於不毛之地，未嘗得覩君子雅訓達人之道也。然鄙意欲有所陳，幸傅垂覽之。丹聞丈夫所恥，恥受辱以生於世也；貞女所羞，羞見劫以虧其節也。故有刎喉不顧，據鼎不避者，斯豈樂死而忘生哉？其心有所守也。今秦王反戾天常，虎狼其行，遇丹無禮，爲諸侯最。丹每念之，痛入骨髓。計燕國之衆，不能敵之，曠年相守，力固不足。欲收天下之勇士，集海內之英雄，破國空藏，以奉養之，重幣甘辭，以市於秦。秦貪我賂，而信我辭，則一劒之任，可當百萬之師；須臾之閒，可解丹萬世之恥。若其不然，令丹生無面目於天下，死懷恨於九泉，必令諸侯無以爲歎，易水之北，未知誰有。此蓋亦子大夫之恥也。謹遣書，願熟思之。

報燕太子書　周　鞠武

臣聞快於意者虧於行，甘於心者傷於性。今太子欲滅悁悁之恥，除久久之恨，此實臣所當糜軀碎首而不避也。私以爲智者不冀僥倖以要功，明者不苟從志以順心。事必成然後舉，身必安而後行，故發無失舉之尤，動無蹉跌之媿也。太子貴匹夫之勇，信一劒之任，而欲望功，臣以爲疏。臣願合從於楚，并勢於趙，連衡於韓魏，然後圖秦，秦可破也。且韓魏與秦，外親內疏，若有倡兵，楚乃來應，韓魏必從，其勢可見。令臣計從，太子之恥除，愚鄙之累解矣。太子慮之。

與摯伯陵書　漢　司馬遷

摯峻字伯陵，京兆長安人也。少治清節，與太史令司馬遷交好。峻獨退修身德，隱於岍山。遷既親貴，乃以書勸峻進曰：

遷聞君子所貴乎道者三：太上立德，其次立言，其次立功。伏唯伯陵材能絕人，高上其志，以善厥身，冰清玉潔，不以細行荷累其名，固已貴矣。然未盡太上之所由也。願先生少致意焉。

報太史公司馬遷書　漢　摯峻

峻聞古之君子，料能而行，度德而處，故悔恡去於身。利不可以虛受，名不可以苟得。漢興以來，帝王之道，於斯始顯，能者見利，不肖者自屏，亦其時也。周易大君有命，小人勿用。徒欲偃仰從容，以送餘齒耳。

與蘇武書　漢　李陵

子卿名聲冠於圖籍，分義光於二國，形影表於丹青，爵祿傳於王室，家獲無窮之寵，永明白於千載。夫行志立，求仁得仁，雖遭困厄，死而後已，將何恨哉。陵前提步卒五千，深入匈奴右地三千餘里，雖身降名辱，下計其功，豈不足以免老母之命耶。嗟乎子卿，世事謬矣，功者福主，今爲禍先，忠者義本，今爲重患。是以彭蠡赴流，屈原沈身，子欲居九夷，此不由感怨之志耶。行矣子卿，恩若一體，分爲二朝，悠悠永絕，何可爲思。人殊俗異，死生斷絕，何由復達。（文選注四十一引李陵前與蘇子卿書云陵前爲子卿不死之計所以然者冀其驅醜虜翻然南馳故且屈以求伸若不死功成事立則將上報厚恩下顯祖考之明也又云陵當謂單于嗇兵養士循先將軍之令將歆馬河洛收珠南海皆不在此篇中又引陵集表云臣以天漢二年到塞外尋被詔書責臣不進臣輒引師前到浚稽山五將失道○李陵重報書已見文選據御覽四百八十九引李陵別傳曰陵與蘇武書曰男兒生不成名云云即文選所載是知此書及蘇武報書俱出李陵別傳別傳者後人所輯傳中書翰未必非本人之作流傳於後蘇氏軾不知文選李陵書出別傳疑爲齊梁人僞作眞贗說也）

報李陵書　漢　蘇武

曩以人乏（案乏舊誤之今改），奉使方外，至使遐夷，作逆封豕，造悖豺狼，出爪摧辱王命，身幽於無人之處，跡戢於胡塞之地，軟朝露以爲飲，茹田鼠以爲糧，窮目極望，不見所識，側耳遠聽，不聞人聲，當此之時，生不足甘，死不足惡，所以忍困強存，徒念忠義，雖誘僕以隆爵厚寵，萬金之利，不以滑其慮也，迫以白刃在頸，鐵鎖在喉，不以動其心也。何則，志定於不回，期誓於沒命，幸賴聖明，遠垂拯贖，得使入湯之禽，復假羽毛，刖斷之足，復蒙連續，每念足下才爲世英（文選注四十三引作生）器，爲時出語，曰夜行被繡，不足爲榮，況於家室孤滅，棄在絕域，衣則異制，食味不均，棄捐功名，雖尚視息，與

亡無異，向使君服節死難，書功竹帛，傳名千代，茅土之封，永在不朽，不亦休哉。嗟乎李卿，事已去矣，失之毫氂，差之千里，將復何言。所貺重遺，義當順承，本爲一體，今爲異俗，余歸漢室，子留彼國，臣無境外之交，故不當受。乖離邈矣，相見末期，國別俗殊，死生隔絕，代馬越鳥，能不依依。謹奉答報，并還所贈。（見藝文類聚又北堂書鈔一百十七引蘇武答李陵書云當子鋭氣深入之時■發夕息數千萬里雖乘風附景不足擬其迅也太平御覽九百十九引蘇武與李陵書曰乘雲附景不足以譬速晨鳧失羣不足以喻疾豈可因歸鴈以運糧託景風以餉軍哉文選注五十二引蘇武答李陵書曰其於學人皆如鳳如龍皆不在此篇中）

誡兄子書　漢　張奐

汝曹薄祜，早失賢父，財單勢盡，今適喘息。聞仲祉輕傲耆老，侮狎同年，極口恣意。當崇長幼，以禮自持。聞敦煌有人來，同聲相道，皆稱叔時寬仁，聞之喜而且悲，喜叔時得美稱，悲汝得惡論。經言孔於鄉黨，恂恂如也，恂恂者，恭謙之貌也。經難知，且自以汝資父爲師，汝父寧輕鄉里耶？年少多失，改之爲貴，蘧伯玉年五十，見四十九年非，但能改之，不可不思吾言。不自克責，反云張甲謗我，李乙怨我，我無是過，爾亦已矣。

與弟圖書　漢　李固

固今年五十七，鬢髮已白，所爲容身而遊，滿腹而去。周觀天下，獨未見益州耳。昔嚴夫子嘗言經有五涉，其四州有九，遊其八，欲類此子矣。

答友勸仕進者　漢　郭泰

吾晝察人事，夜看乾象，天之所廢，不可支也。方今運在明夷之爻，值勿用之位，蓋盤桓潛居之時，非在天利見之會也。雖在原陸，猶恐滄海橫流，吾其魚也。況可冒衝風而乘奔波乎。未若巖岫頤神，娛心彭老，優哉游哉，聊以卒歲。（後漢書本傳止有首四句）

爲緱氏女玉奏記外黃令　漢　申屠蟠

伏聞大女緱玉爲父報讎，獄已決，不勝感悼之情，敢陳所聞。昔太原周黨感春秋義，辭師復讎，當時論者猶高其節。況玉女弱耳，無所聞，心無所激，內無同生之謀，外無交遊之助，直推父子之情，奮發怒之心，手

刃刺雖僵尸流血，當時聞之人無勇怯莫不强膽增氣輕身殉義攘袂高談稱羨。今聞玉幽執牢檻，罪名已定，皆心低意沮，悵悵長歎。蟠雖愚昧，以爲玉之節義歷代未有，實足以感無恥之孤，激忍辱之子。假玉不值明時，尚望追旌閭墓，顯異後嗣，況事在清聽，不加八議哀矜之貸，誠爲朝廷痛之。(出杜預女記○藝文類聚三十三引列女傳曰緱氏女玉爲父報仇吏執玉以告外黃令梁配欲論殺玉申屠蟠時年十五進諫云云配善其言乃爲減死論所載文不全○案列女傳者皇甫謐列女傳也)

奏記大將軍梁冀　　漢　朱穆

大將軍內有貴親之固，外有功業之重，誠不可復枉道散財以事左右。近臣宦者選舉刑賞有干典制，輒率公卿詣朝堂案其罪咎，則改節從訓，猶影響也。今反越津逾序，以大事小，以明事闇，從其過言，隨其失行，天下之事受其枉戾，傷損財物，壞亂綱紀，左右近官並以私情干擾，天下雖大而民無所容足也。餘尚可忍，官位之事尤不可私，毒害流布，日夜廣遠。願大將軍省廢他事，十刻之閒考案古今官民之極度數，作趣較然可見。如不早悟，舟中之人皆敵國也。若以穆輕愚不信其言，可呼所親識古今者，請徵核其實，不可不誡懼有後恨。

詣巴郡太守自訟

孝桓帝以并州刺史泰山但望(案廣韻但徒干切)字伯闔爲巴郡太守，懃恤民隱。郡文學掾宕渠趙芬、掾宏農馮尤、墊江龔榮、王祈、李溫、臨江嚴就、胡良、文愷、安漢陳禧、閬中黃闔、江州毋成、陽譽、喬就、張紹、牟存、平直等詣望自訟曰：

郡境廣遠，千里給吏，兼將人從，冬往夏還，夏單冬複，惟踰時之役，懷怨曠之思，其昏喪吉凶不得相見，解緩補綻，下至薪菜之物無不躬買於市，富者財得自供，貧者無以自久，是以清儉夭枉不聞。加以水陸艱難，山有猛獸，思迫期會，隕身江河，投死虎口，咨嗟之歎，歷世所苦。天之應感，乃遭明府，欲爲更新，童兒匹婦懽喜相賀，將去遠就近，釋危蒙安，縣無數十，氏無

遠邇，恩加未生，澤及來世，巍巍之功勒於金石。乞以文書付計掾史，人鬼同符，必獲嘉報。芬等幸甚。

與府君書　　漢　張芝

八月九日芝白府君足下：不日秋涼，平善廣闊，彌邁想思無違。前比得書，不遂西行，望遠懸想，何日不懃。捐棄漂沒，不當行李。又去春送舉喪到美陽，須待伴比，故遂蘭絕，有緣復相聞。飧食自愛。張芝幸甚幸甚。

誡子書　　晉　羊祜

吾少受先君之教，能言之年便召以典文，年九歲便誨以詩書，然尚猶無鄉人之稱，無清異之名。今之職位，謬恩之加耳，非吾力所能致也。吾不如先君遠矣，汝等復不如吾。諮度宏偉，恐汝兄弟未之能也；奇異獨達，察汝等將無分也。恭爲德首，慎爲行基。願汝等言則忠信，行則篤敬，無口許人以財，無傳不經之語，聞聽毀譽之語，聞人之過，耳可得受，口不得宣，思而後動。若言行無信，身受大謗，自入刑論，豈復惜汝，恥及祖考。思乃父言，纂乃父教，各諷誦之。(案晉書本傳祜無子兄發長子倫次暨次伊次篇此書云汝等又云汝兄弟當題識兄子也藝文類聚脫兄字耳)

與揚州刺史周俊書　　晉　蔡洪

一日侍坐，言及吳士，詢於芻蕘，遂見下問，造次承顏，載辭不舉，勑令條列名狀，退輒思之，今稱疏所知。吳展字士季，下邳人，忠足矯非，清足厲俗，信可結神，才堪榦世，仕吳爲廣州刺史、吳郡太守，吳平還下邳，閉門自守，不交賓客，誠聖王之老成，明時之儁乂也。朱誕字永長，吳郡人，體履清和，黃中通理，吳朝舉賢良，累遷議郎，今歸在家，誠理物之至德，清選之高望也。嚴隱字仲弼，吳郡人，稟氣清純，思度淵偉，吳朝舉賢良宛陵令，吳平去職，九皐之鳴鶴，空谷之白駒也。張暢字威伯，吳郡人，稟性堅明，志行清朗，居磨涅之中，無淄磷之損，歲寒松柏，幽夜之逸光也。(出洪集劉孝標云蔡所論士十六人但所引止此○案隋書經籍志云梁又有松滋令蔡洪集二卷錄一卷亡)

與皇甫謐書　　晉　辛曠

夫三光懸象，式揚天德；岳瀆山澤，廣開地道。賢人顯進，實興聖治，故風力佐黃(案力上舊脫風字今補)而豕鹿之征捷，舜禹翼唐而滔天之災殄，阿衡在商而成湯之功著，姜望入周而文武之業建。聖人光濟四海，欲垂大化者，莫不收才取良而致股肱忠賢。大才之人，願立名迹，思在利見大人而主聖時治，此所以應天順民之神龜，利涉大川之元吉。大晉合天地之中和，經日月之重光，四目視其明，四聰達其聽，嚴穴出其隱，四門啓其矇，登高陽之八子，御高辛之羣龍，俊乂在官，時亮天工，鳥獸非君子之儔，九皐無長鳴之鶴，萬國黎獻咸仰南風之仁而挹聖化之隆，此其至治也。而先生固執沖虛，塞淵其心，殉文人之耿介，忘宣尼之所沽，步幽山之窮徑，背漢津之明衢，日月遂往，時不我須，此惜寸陰者之所以爲懼，而臨川者之所以懷慨也。竊謂先生降匪石於高岡，迴羽儀於皇京，順震驚而翔撫，奮六翮於天庭，邈禹稷之遐蹤，騁大往之夷塗，招不世之洪勳，同先哲之丕模，使瞻仰者所以知藉美也。(案和藉舊誤籍之今改)希昔人六義之二，獻斯一篇，惟蒙采覽。

又與皇甫謐書　　晉　辛曠

伏惟先生黃中通理，經綸稽古，既好斯文，述而不作，將邁卜商於洙泗之上，超董生於儒林之首，含光烈於千載之前，吐英聲於萬世之後，亦以盛矣。曠以不敏，感佩厚惠，願附驥尾，撫塵而遊，諮覲末因，而西望延企。

荅辛曠書　　晉　皇甫謐

聞服有素，委心無量，加昔州壤通門舊義，虛想之積過於陵阜。汎愛不遺，猥降德音，清喻爛煥，情義欵篤，執誨欣然，若饗太牢，挹佩至眷，銘乎心膂。且箕山之叟超迹於堯帝之世，首陽之老抗操於有周之隆，故能名奮百代，使聞之屬節，皆經聖明之論，所以邈世卓時者也。至於鄙薄，才頑行穢，疾奪其志，神迷其心，因託虛靜，遂竊美選。聖上仁聰，亮其辛苦，每自陳誠，輒見寬放，雖大君有命，實小人勿用也。匪敢盤桓，疾

與榮競巾車順命非劣薄所堪也密雲雖興知枯木難植昔人有言欲之必爲之辭豈來惠之謂矣猥承告示欲備七十术非梧桐豈敢棲鳳聞命悚灼如蹈春冰非苟崇謙實懼陷墜幸恕不假明亮志心

答趙景眞書　晉 嵇 蕃

登山遠望覩崒嵂以成憤策杖廣澤瞻長波以增悲遊眄春圃情有秋林之悴濯足夏流心懷冬冰之慘對榮宴而不樂臨清觴而無歡今足下琬琰之樸未剖而求光時之價騏驥之足未攄而希絕景之功心鋭而動淺望速而應遲故有企佇之懷爾夫處靜不悶古人所貴窮而不濫君子之美故顏生居陋不改其樂孔父困陳弦歌不廢幸吾子思玄遠理舍道自榮將與足下交伯成於窮野結箕山乎蓬屋侶范生於海濱儔黃綺於商岳憑輕雲以絕馳遊曠蕩以自足雖不齊足下之所樂亦吾心之所願也案景眞與嵇書載文選嵇字茂齊景眞趙至字也事詳李善注

月儀　晉 索 靖

正月具書君白太蔟布氣景風微發順變綏寧無恙幸甚隔限遐塗莫因良話引領託懷情過採葛企佇難將故及表問信李麃麃俱蒙告音君白

君白四表清通俊乂濯景山無由皓之隱朝有二八之盛斯誠明珠耀光之高會鸞皇翻翥之良秋也吾子懷英偉之才而遇清升之祚想已天飛奮翼紫闥使親者有適契也君白

二月具書君白俠鍾應氣融風扇物遙願高宇及時讚宜山川悠遠限以成隔自我不見俛仰■年看塗馳思言存所親裁及告懷悵焉不具君白

君白王路熙和皇化洋溢博採英儒以恢時佐輦無叩角之怨門有縉紳之盛斯乃潛龍逢九五之運寶玉值卞氏之明巳委蓬室之陋以安金紫之榮使親契有拂冠之慶也君白

三月具書君白姑洗育物罄無不宜延想吾子隨運是康機度推流不面踰紀分逼長塗■因良展馳心投情庶能感應■書修問罔然不具君白

君白洪化遐布率土咸寧秉卞壯之勇者匿武而精道抱管鮑之才者彈冠而待顯怪以高■之姿而懷迷時之志違明明之求蹈不識之闇機運稍移人生若寄願速龍躍燿於雲漢也君白

七月具書君白夷則布氣暑運西流遙想足下動靜順宜川塗悠遠乖我談宴心存明瑰精爽馳想登高長佇涕以隕之不勝勞歎裁及書問君白

君白及子少舊契闊在昔情款好合如彼琴瑟何啚離別歷載十餘年往■■■■■天地之悠長■人生之險絕悼言多感悵然傷懷唯足下實德育素以熙萬福■此故舊君白

八月具書君白南呂應化中秋告涼敬想令問福履多宜山川緬邈信理希寡談面既闊音問又踈傾首延懷無日不勞想篤分好不孤■■亦見信憶舊裁因數字行人彭彭俱數相聞君白

君白世清道治聖化光洽明於博採唯賢是務足下以神龍之質應景風之求足陟天閣而德聞四海允彼具瞻副此羣望竊從草澤慷慨增願君白

九月具書君白無射改卦廣莫布氣氣度涼和宜時順節路乖人隔邈若天踰翹首延思遠莫致之君子篤好想齊往分不勝佇企欽渴之懷故遣表問不能暢情君白

君白昔忝同門濫攀君子子以逸羣之才當貫三千之首登堂入室研道之奧雖明闇殊品每亦希顏至以乖隔孤陋遐外曠道離友益以牆面無因之積以書所散君白汝帖此條文多殊異

十月具書君白應鍾導運嚴霜稍隆時變物移感候增懷■心投繫想言存所親山川路限不能鱗飛登彼崇丘道遙長望延佇莫及思積情疲不勝鬱陶眷然之感裁復白書不悉君白

君白往春執手尅會來秋迎望待面慊然遲想知以逸驥之迹騁於雲漢之路龍驤天府忘此仄信飛沈壹殊何緣言嬿厚爲時節寶愛光儀君白

十一月具書君白黃鍾吐氣猛寒雰降温室重裘和氣表神休宜幸甚歲月飛馳逝不我待闊別後始忽然踰載望塗延思精誠所感無物不應■百來況德音彌滿躭玩良翰悟怵素慰增慨不勝抱感裁因■答■■具盡君白

君白昔誓秋歸而奄經半載匪我愆期時違來信■■之隆況旨沓密蚩以逸踰約以馳騖親愛分隔榮■■寧足下復■■■■鼓望耶倉卒不具君白

十二月具書君白大呂■度末寒懍烈明德宜時夢想無恙分隔踰年良會乖違感詠蕭乂言存宿好翹翹延領不勝思積裁及白書不能具悉君白

君白不啚壹別便成永隔瞻彼修路顧此乖限情經運候思興感物■言存信涕以流墜足下類度同懷信使知問君白

與支遁書　晉 謝 安

思君日積計辰傾遲知欲還剡自治甚以悵然人生如寄耳頃風流得意之事殆爲都盡終日慼慼觸事惆悵唯遲君來以晤言消之一日當千載耳此多山縣案時爲吳興守閑靜差可養疾事不異剡而醫藥不同必思此緣副其積想也

永和中與揚州刺史殷浩書　晉 王彪之

太史上元日合朔談者或有疑應却會與否昔建元元年亦元日合朔庾車騎寫劉孔才所論以示八座於時朝議有謂孔才所論爲不得禮意苟令從之案東車騎冰也劉孔才勁也荀令或也是勝人之一失也何者禮云諸侯旅見天子入門不得終禮而廢者四太廟火日蝕后之喪雨沾服失容尋此四事之指自謂諸侯雖已入門而卒暴有之則不得終禮非爲先存其事而僥倖史官推術錯謬故不豫廢朝禮也夫三辰有災莫大日蝕史官告譴曾無懼容不修豫防之禮而廢消救之術方大饗華夷君臣相慶豈復是將處天災罪己之謂且檢之事實合朔之儀至尊靜躬殿堂不聽政

事冕服御坐門闥之制與元會禮異自不得兼行則當權其事宜合朔之禮不輕於元會元會有可却之準合朔無可廢之義謂應依建元故事却元會（太平御覽二十九引云晉起居注○案晉書禮志具載漢建安晉元興及永和三事而此書僅有數句故錄之）

與釋道安書　晉習鑿齒

興寧三年四月五日鑿齒稽首和南承應眞履正明白內融慈訓兼照道俗齊蔭宗虛者悟無常之旨存有者達外身之權清風藻於中夏鸞響厲乎八冥㊀味遠猷何榮如之弟子聞夫不終朝而雨六合者彌天之雲也（宏）淵源以潤八極者四大之流也彼直無爲降而萬物賴其澤此本無心行而高下蒙其潤況哀世降步愍時而生資始繫於度物明道存乎練俗乘不疾之輿以涉無遠之道命外身之駕以應十方之求而可得玉潤於一山冰結於一谷望閬風而不迴儀措此世而不誨度者哉且夫自大教東流四百餘年矣雖蕃王居士時有奉者而眞丹宿訓先行上世道運時遷俗未僉悟藻悅濤波下士而已唯肅祖明皇帝實天降德始欽斯道手畫如來之容口味三昧之旨戒行峻於巖隱㊀祖暢乎無生大塊既唱萬竅俱怒呼賢哲君子靡不歸宗日月雖遠光景彌暉道業之隆莫盛於今豈所謂月光道寂將生眞土靈鉢東遷忽驗於茲乎又聞三千得道俱見南陽明學開士陶演眞言上考聖達之誨下測道行之驗深經普往非斯而誰懷道邁訓舍兹孰降是以此方諸僧咸有傾想目欣金色之瑞耳遲無上之箴老幼等願道俗同懷繫詠之情非常言也若慶雲東徂摩尼迴躍一蹋七寶之座暫視明哲之燈雨甘露於豐草植栴檀於江湄則如來之教復崇於今日㊀波逸響重蕩濯於一代矣不勝延豫裁書致心意之蘊積曷云能暢弟子襄陽習鑿齒稽首和南

與羅君章書　晉孫盛

省更生論括囊變化窮尋聚散思理既佳又指味辭致亦快是好論也然吾意猶有同異以今萬物化爲

異形者不可勝數應理不失但隱顯有年載然今萬化猶應多少有還得形者無緣盡當須冥遠耳目不復開逐然後乃復其本也吾謂形既粉散知亦如之紛錯混淆化爲異物他物各失其舊非復昔日此有情者所以悲歎若然則足下未可孤以自慰也

答孫安國書　晉羅含

獲書文畧旨辭理亦兼情雖欣清酬未喻乃懷區區不可請尋前本本亦不謂物都不化但化者各自得其所化頹者亦不失其舊體孰主陶是載混載判言然之至分而不可亂也如此豈徒一更而已哉將與無窮而長更矣終而復始其數歷然未能知今安能知更蓋積悲忘言諮求所通豈云唯慰聊以寄散而已矣

與遠法師書　晉桓㊀

夫至道緬邈佛理幽深豈是悠悠常徒所能習求沙門去棄六親之情毀其形骸口絕滋味被褐帶索山棲枕石永乖世務百代之中庶或有一髣髴之間今世道士雖外毀儀容而心過俗人所謂道俗之際可謂學步邯鄲匍匐而歸先聖有言未知生焉知死而令一生之中困苦形神方求冥冥黃泉下福皆是管見未體大化迷而知反去道不遠可不三思運不居人忽焉將老可復追哉聊贈至言幸能納之

與從弟孝徵書　晉鈕滔母

省爾議我以養鷁乃戒以衛懿滅斃之禍斯言感矣吾未之取彼衛懿之好民無後車之載鶴有乘軒之飾禍敗之由由乎失所若乃開囿卽於靈圃沃池矩乎神沼文魚躍於白水素鳥翔乎神州豈非周文之德大雅所修哉夫嘉肴旨酒非不美也夏禹盛以陶豆殷紂貯以玉杯而此聖以興彼愚以滅蓋置之失所而（一本作如）其無失來難可施乎（案隋書經籍志梁有晉松陽令鈕滔母孫瓊集二卷亡）

與妹劉氏書　晉徐藻妻陳氏

伏見偉方所作先君誄其述詠勳德則仁風靡墜其言情訴哀則孝心以敘自非挺生之才孰能克隆聿修若斯者乎執詠反覆觸言流淚感賴交集悲慰並至元方偉方並年少而有盛才文辭富艷冠於此世竊不自量有疑一言畧陳所懷庶備起予先君既體（宏）仁義又動則聖檢奉親極孝事君盡忠行己也恭養民也惠可謂立德立功示民軌儀者也但道長祚短時乏識眞榮位未登高志不遂本不標方外迹也老莊者絕聖棄智渾齊萬物等貴賤忘哀樂非經典所貴非名教所取何必輒引以爲喻耶可共詳之

與兄弟書　晉寡婦淑

益聞君子導人以德矯俗以禮是以列士有不移之志貞女無迴二之行淑雖婦人竊慕殺身成義死而後已夙遘禍罰喪其所天男弱未冠女幼未笄是以黽俛求生將欲長育二子上奉祖宗之嗣下繼祖禰之禮然後覲於黃泉永無慙色仁兄德弟既不能厲髙節於弱志發明明於闇昧許我他人逼我於上乃命官人訟之簡書夫智者不可惑以事仁者不可脅以死晏嬰不以白刃臨頸改正直之辭梁寡（案舊衍婦字今刪）不以毀形之痛忘執節之義髙山景行豈不思齊計兄弟備託學門不能匡我以道博我以文雖曰既學吾謂之未也（出杜預女記）

續古文苑卷第七

續古文苑卷第八

賜進士及第授通奉大夫山東通省督糧道加三級孫星衍撰

書下

爲竟陵王致書劉隱士　齊 庚杲之

司徒竟陵王懋於神者言象所絕接乎事者遠近所宗鍾石非禮樂之本纓褐豈朝野之謂想闇投之懷不以形骸爲阻一日通籍梁邸親奉語言夢想清顏爲歲已積以丈人非羔鴈所策故息蒲帛之典勝寄冥通諒有風期之遐君王卜居郊郭縈帶川阜顯不徇功晦不標迹從容人野之間以窮二者之致且宏護爲心廣敷眞俗思聞繫表共剖衆妙式筵山河虛館川涘實望賁然少酬側遲昔東平樂善旌君大於東閤哲王愛素致吾子於西山豈不盛歟百齡飄驟凝滯自物千載一期爲仁由己且陵雪戒途非滅跡之効鴻鍾在御豈銷聲之道已標異人之迹固有同物之勞豈山水無情應之以會愛閒在我觸地蕭條衡嶽何親鍾山何薄想宏思有在不俟繁言

與蕭令王僕射書爲袁彖求諡　齊 虞羲

袁侍中體高亮之宏姿挺孤奇之逸操孝友結於衡閭忠正表於邦域懷抱七經該綜百氏清文麗目幾義窮神言非義而不發容遵禮而後動居貧無悶事等安期處顯不驚道均元歎兄弟親從同居共財怡雍穆人所不閒顧與善無徵報施徒語岱山委岫崑岳摧峯四海搢紳誰不掩泣明公德冠時宗道高物表若得橫議聖時斟酌今古採茂實於當年標芳流於千載馳徽諡於山道潤貞氣於泉門豈非體國之至公典謨之盛軌者哉案隆昌元年卒諡靖子見南齊書本傳

荅從兄安成王書　梁 蕭[redacted]

案藝文類聚引在吳陸景與兄書下題云又荅從兄安成王書考景爲遜之孫抗之次子不得有從兄安成王必傳寫誤也詳安成王當爲梁安成康王秀天監元年封七年都督荊湘等九州諸軍事荊州刺史俱見梁書本傳今荅云云在此時矣雖莫定誰作其決非陸景可知今次於梁代兼附著考定之說亦可爲援據類書通例讀者其引申諸

奉告清言溢目眷逮周委炎光已盛願此勝宜仰承

發止已次新林引邁務殷無妨怡賞三湘奧區九疑形勝浮洲動浪閒眠鷗之舊說安流洞浦憶採若之遺風昔景伯出蕃高風振古叔英之部清約見稱兄政譽平宣威和兼濟加以夏石奇雲秋江迴月翰飛紙落理豐辭富賞未輿餘時希逮憶睽離方遠川塗修曠炎涼方改願加珍勗緑字可傳白雲終閒心傷淚灑投筆無宣

與劉孝標書　梁 劉之遴

間聞足下作類苑括綜百家馳騁千載彌綸天地纏絡萬品撮道略之英華搜羣言之隱賾鉛摘既畢殺青已就義以類聚事以羣分述往之妙揚班儔也擅此博物何快如之雖復子野調聲寄知音於後世文信構覽懸百金於當時居然無以相尚自非沈鬱澹雅之思安能閉志經年勤成若此吾嘗聞爲之者勞觀之者逸足下已勞於精力宜令吾見異書

與慧皎法師書　梁 王曼穎

弟子孫子王曼穎頓首和南一日蒙示所撰高僧傳并使其掎摭力尋始竟但見偉才紙弊墨渝迄未能罷若迺至法既被名德已興年幾五百時經六代自摩騰法蘭發軫西域安侯支讖荷錫東都雖跡標出沒行實深淺咸作舟梁大爲利益固宜油素傳美鉛槧定辭昭示後昆揄揚往秀而道安羅什閒表秦書佛澄道進雜聞趙冊晉史見拾復局當時宋典所存頗因其會兼且攙出君台之記糅在元亮之說感應或所商搉幽明不無梗槩泓顯傍文未足光闡間有諸傳文非隱括景興偶採居山之人僧寶偏綴遊方之士法濟唯張高逸之例法安止命志節之科康泓專紀單開王季但稱高座僧瑜卓爾獨載元暢超然孫綽唯釋法進所造王巾有著意存該綜可擅一家然進名博而未廣巾體立而不就梁來作者亦有病諸僧祐成簡既同法濟之責孝秀染毫復獲景興之誚其唱公纂集最實近之求其鄙意更恨煩冗法師此製始所謂不刊之筆綿亘古今包括內外屬辭比

事不文不質謂繁難省云約豈加以高爲名既使弗逮者恥開例成廣足使有善者勸同之二三諸子前後撰述豈得絜長量短同年共日而語之哉信門徒竟無一言可豫市肆空設千金之賞方入篋龍函上登驎閣出內瓊笈卷舒玉笥弟子雖實不敏少嘗好學頃日延餘觸途多昧且獲披來帙斯文在斯鑽仰弗暇討論何所誠非子通見元則之論良愧處道知休奕之書徒深謝安慕竺曠風流殷浩憚支遁才俊耳不見旬日窮情已勞扶力此白以代詶盡弟子孫子王曼穎頓首

爲王寬與婦義安主書　陳 伏知道

昔魚嶺逢車芝田息駕雖見妖姪終成揮忽遂使家勝陽臺爲歡非夢人慙蕭史相偶成仙輕扇初開欣看笑靨長眉始畫愁對離粧猶聞徙佩顧長廊之未盡尚分行幰異迴陌之難迴廣攝金屏莫令愁擁恒開錦帳速望人歸鏡臺新去應餘落粉燻爐未徙定有餘煙淚滴芳衾錦花長濕愁隨玉軫琴鶴恒驚已覺錦水丹鱗素書稀遠玉山青鳥仙使難通綵筆試操香牋遂滿行雲可託夢想還勞九重千日詎想倡家單枕一宵便如蕩子當令照影雙來一鸞羞鏡勿使窺窗獨坐姮娥笑人

貽仙城慧命禪師書　北齊 戴逵

竊以渭清涇濁共混朝宗之源松長箭短同秉堅貞之質幸賴含靈五常理宜範圍三教是以闕里儒童闡禮經於洙泗苦縣迦葉遷妙道於流沙雖牢籠二儀蓋限茲一世豈如興正法於鹿苑蕩妄想於鷲山半滿既陳權實斯顯誠教有淺深人無內外禪師德聲遠震行高物表攝受四依因牧羊而成誦負笈千里歷龍宮而包括故能內貫九部總雪山之秘藏外該七畧備壁水之典墳支遁天台之銘竺眞羅浮之記曇賦七嶺汰詠三河寶師妙折莊生璩公著論爰集若吞雲夢如指諸掌加以妙持淨戒如護明珠善執律儀譬臨懸鏡禀羅云之密行踵賓頭之福田撫

挹定水便登覺觀高蔭禪枝將逾喜捨是以不遠瀟湘來儀汭陸植杖龍泉仍爲精舍迴車馬谷即創伽藍鑿嶺安龕詎假聚沙成塔因山構苑無勞布金買地開士雲會袂似華陰法侶朋衡衆齊稷下禪室晨興時芳杜若支提暮啓暫入桃源香山梵響將阮嘯而相發日殿妙音與孫琴而齊韻紫蓋貞松仍魔上辯洪崖神井即瑩高心故以才堪買山德邁同輩崇峯景行牆仞懸絶弟子業風鼓慮欲海沈形洎渚宮淪覆將歷二紀晝倦坐馳夜悲愕夢未能忘懷彼我歸軫一乘遣蕩胷襟朗開三達既念鼠藤彌傷鳥繫昔在志學家傳賜書五禮優柔三元饜飫頗絶韋編構述餘緒爰登弱冠捃摭百家及乎從仕留連文翰雖未能探龍門而梯會稽賦鷫鸘而詠鸜鵒若求其一介亦髣髴古人但深悟聚泡情悲交臂常欲蟬蛻俗解貪味眞如一日郎城訊修隗館屈膝情欣係鞿遇同進履未盡開襟遽嗟飄忽尋望拂衣世網脫屣牽絲滄浪濯纓漢陰抱甕行餐九轉用遣幽憂漸悟三空將登苦忍仙梁觀玉不廢從師深澗折桃無妨請益所希彌天勝氣乍酬鑿齒鴈門高論時荅嘉賓冬暖如春願珍清軌室邇人遐彌軫襟帶餘辭殘簡望回金玉（道宣曰時或以逵即晉譙國戴逵今考據行事非也晉書云太元十二年徵隱士戴逵不久尋卒至梁大通三年一百四十三載命公方生計不相見又非北齊明矣案此說良是今定爲北齊不識與譙國隱士同姓名也）

上西嶽王書

唐李靖

布衣李靖不揆狂簡獻書西岳大王閤下靖聞上清下濁爰分天地之儀晝明夜昏乃著人神之道又聞聰明政直依人而行至誠感神信不虛矣伏惟大王嵯峩擅德肅爽凝威爲靈術制百神配位名雄四岳是以摹像清廟作鎭金方遐規歷代哲王莫不順時禋祀興雲致雨天實肖從轉禍爲祥何有不賴嗚呼靖者一丈夫爾何得進不偶用退不獲安呼吸若窮池之魚進退似失林之鳥憂傷之心不能已已社稷淩遲宇宙傾覆奸雄競逐郡縣土崩遂欲建義橫行雲飛電掃斬鯨鯢而清海岳卷氛祲以開山河使萬姓昭蘇庶物昌運即應天順時之作也又大寶不可以望據欲杖劍竭節未有飛龍在天捧忠義之心身傾濟世志吐肝膽於階下惟神鑒之願占進退之機得遂平生之志有賽德之時終陳擊鼓若三問不對亦何神之有靈然後即靖斬大王頭焚其廟建縱橫之畧亦未晚也惟神裁之

致少林寺書

唐武后

暑候將闌炎序彌溽山林靜寂梵宇清虛宴坐經行想當休悆弟子前隨鳳駕過謁鷲巖觀寳塔以俳佪覩先妣之淨業薰修之所猶未畢功一見悲驚萬感兼集攀光寳樹載深風樹之哀弔影珠泉更積寒泉之思弟子自惟薄祐鎭切煢懷每屆秋期倍軫摧心之痛炎涼遞運逾添切骨之哀未極三旬頻鍾二忌恨乘時而更恨悲踐露而逾悲唯託福田少申荒思今欲續成先志重置莊嚴故遣三思賫金絹等物往彼就師平章幸識斯意即務修營望及諱辰終此功德所冀罄斯誠懇以奉津梁稍宣資助之懷微慰煢迷之緒畧書示意指不多云

報友書

唐宋儋

自一接拜情同弟兄沈吟緬懷固非小子之所勤及也榮質前謝恐乖昔賢共弊之道晦事勿語且作詩人匪報之實遲佪循軀偭俛未已殆將有辰矣足下多可不怪高情內含如筠斯清比蕙又暢儋不以感氣厚而修詐自廣不以撫己多而私頌作德未致力謝馳懷宣書何陳萬一也悚息今秋盡野外草木變衰長郊蕭條風物淒緊清都久客莫復相親足下退食公庭睡罷私室櫛沐晞景收視解聽豈念歲華不待厭倦爲旅之士哉頃者釀玉初令絃絲正調竟欲左攜鄭君幽指藥妙右對董叟高談道微情酣世忘浩去塵枡思足下能順試實其事爲何如哉時間眞聲迥閒笙鶴此復異於人境耳可以息宴可以嘯歌久不閒然期今日之事也倚候騎氣自豫光臨幸甚

謹馳疏不復具宋儋白（且作一釋爲且絶不得具一釋爲不復一渾化闕帖編）（此入諸家古法帖秦程邈之下黃長睿云宋儋唐人王著不知意以爲遠古人誤儋有嵩山圭禪師等碑傳於世述書賦注云宋儋字藏諸廣平人高尚不仕戶部侍郎宇文融薦授祕書省校書郎案今所存儋書有嵩山故道安禪師碑字多殘泐）

與盧藏用書

唐毛傑

月日雲夢子毛傑謹致書於盧公足下傑聞君所貴者道也所好者才也故才高則披襟而論翰墨道狎則言事而致談笑何必雞鳴狗盜始資僥倖之能簞食瓢飲不顧清虛之用自公立名休代博物多能帝曰爾諧擢爲近侍所以從容禁省出入瑣闈忠弼在躬優柔薦及傑時在草莽運厄窮愁思折俎而無因嗟埽門而不逮豈知羣邪構逆聯聲嗷嗷紫奪我朱遠詣惡土賴公神色自若心行不逾餌芝朮以養閑坐煙篁而收思傑梁鴻遠旅閔仲未歸留連德音徘佪失路互鄉童子當願接於宣尼蘇門先生竟未言於阮籍公於傑者如彼僕於公者若此百年朝夕何事惜於交遊四海兄弟何必輕於行路賈生不云乎達人大觀物無不可小智自私賤彼貴我況公拂衣高尚習靜閑局世事都捐尤精道意豈有自私而已無大觀者哉儻能憐雲獎無知（案雲下舊衍雲字今刪雲獎即莊子在宥之雲將下文鴻濛即鴻濛）慭張良小子說鴻濛之偶遺黃石之書虛往實歸霑霧露之微潤裒多益寡落乜山之一毫則知足下之眷深焉小人之慶畢矣

荅毛傑書

唐盧藏用

毛子足下勤身訪道不毒氛瘴裹糧鬼門放蕩雲海有足多矣一昨不遺猥辱書札期我遐意諭予道眞使人慙愧也僕知之矣士之生代則有冥志深藏滅木穹窒鍊九還以咽氣味三秀以詠言固將養蒙全理不以能鳴夭性則其上也義感當途說動時主懷全德以自達裂山河以取貴又其次也至於誠信不申忠孝胥缺獨與魑魅永投豺虎無面目以可數椎心膺以問天斯最下也僕在壯年常慕其上先貞後黷卒罹憂患負家爲孽置身於此何顏復講道德哉

雖然少好立言亟聞長者之說老而彌篤猶惜薄暮之晷加我數年庶無大過覽莊生鵾鵬之喻則乾坤龍馬之旨可好矣培風運海則六九之源無差矣隤之正氣則洗心藏密有由矣開卷獨得恬然會真不知寰宇之廖廓不知生之與謝斯亦曖昧所守何必爲是儻吾人起予指掌而說今之隱几不亦樂乎道在稊稗■無相阻曷爲區區過勞按劍也頃風眩成疾下淚復厲（案此下舊句筆字今翻）力此還答無所銓次淹遲■期庶不我責盧藏用頓首

致齊相國映書　　唐李舟

三十三官足下近年已來宰臣當國多與故人禮絕僕以禮處足下則足下長者僕心未忍欲以故人處足下則慮悠悠之人以僕爲訖欲修書逡巡至今忽承足下出守夔國於蒼生之望則爲不幸爲足下謀之則名遂身退期又爲佳僕昧時者謹以爲賀但鄱陽雲安道阻且長音塵寂蔑永以三歎僕所疾沈痾方幸子弟力農爲世疎矣足下亦焉能不疎僕耶足下素■僕所知之其於得喪固怡如也然朝臣如足下寡矣明王豈當不察之耶惟强飯自愛珍重珍重

別湖州崔使君侃書　　唐朱灣

灣聞蓬萊之山藏杳冥而可到貴人之門無媒而通不可到（擬一言字補）驪龍之珠潛瀵滉而可識貴人之顏無因而前不可識灣自假道路問津主人一身孤雲兩度圓月凡再請職事三遍戟門門人謂灣曰子私來耶公來耶若言公僕實非公若言私公庭無私以茲交戰彷徨於今信知庭之與堂不啻千里況寄食漂母夜眠漁舟門如龍而難登食如玉而難得得如玉之粟登如龍之門（擬言補十字）如龍之門轉深如玉之粟轉貴實無機心翻成機事漢陰丈人聞之豈不大笑甑谿上風便囊中金貧望甘棠而嘆自引分而還也

與尚書右僕射蔡國公書　　唐釋法琳

濟法寺釋法琳致書尚書右僕射蔡國公足下法琳草衣野客大食山人尤類曲針誠同腐芥不被知於當世合緘口以終身既德愧内充譽慙外滿非唯孤負慧遠實亦帶累道安是以畢志青溪歸心紫蓋覆船巖下永味經書鬼谷池前長觀魚鳥豈謂忽辭林藪更入囂塵久客秦川俄離楚塞萍流八水葉墜三陽口腹之弊已淹仲叔之情何寄臥靈臺而起恨遊白社而興嗟南巢之戀倍增北風之悲逾切居生壞坎稟命迍邅空詠七哀徒吟九歎撫躬弔影運也如何加以病在膏肓風纏腠理累年將息未覺有瘳至於照雪聚螢筋力已謝九流七畧難甚緣山萬卷百家杳猶行海前因傅子聊貢斐然仍以未竭邪源今者重修辨正頗爲經書罕備史籍靡充雖罄短懷罔知克就仰惟僕射公運籌策之才居阿衡之任知人之器遠邁山濤接士之心還方趙武風姿爽朗識度含宏既握靈蛇之珠爰佩荆山之玉所以弼諧庶績燮理文昌德鏡搢紳譽形朝野加以門稱筆海世号儒宗不忘宿昔之懷曲賜憂憐之訪寒灰更燧朽木翻榮昔王粲閱書取資蔡氏相如達賦必賴楊侯意者但是諸子雜書及晉宋以來内外文集與釋典有相關涉處悉願披覽謹以別錄仰呈特希恩許輕陳所請悚息何言邪見信心古來共有善人惡黨今日寧無前以傅子謬言畧呈小論既蒙上達復荷褒揚戢在中心但知慙德昔三都賦未值張華無人見賞今破邪論不逢君子誰肯爲珍比者海内諸州四方道俗流通抄寫讚詠成音迴邪見之心發愚人之善者豈非明公之力也必能利物薄有冥功仰用莊嚴並將迴向耳請公爲宏護檀越

梁遣使聘蜀書

夫唐虞致治遵禪讓之明文湯武開基允神人之至願必有神器是膺皇圖況古今迭代之期英豪興隆之數莫不上關天命下順人心啓王霸之宏機爲子孫之大計咸遵軌轍並載簡編且念與皇帝八兄頃在前朝各封異姓土茅分裂皆超將相之尊魚鴈往

來久約弟兄之契歡盟甚固功業相推俄阻絶於音塵止因緣於閒諜以至時衰土德運應金行雖手足胼胝初平多難而星辰符瑞謬付眇躬當百辟之羣情極四方之積患爰都河洛用荅乾坤尋聞皇帝八兄奄有西陲盡朝三蜀別尊位號復統高深一時皆賀於推崇兩國願通於情好徵曹劉之往制各有君臣追楚漢之前蹤常分疆宇所冀同清夷夏俱活生靈載籍具存恢張無爽去歲竊聞風旨遐慰寤思憤岐隴之猖狂逼褒斜之封徼欲資牽制用速掃除遂委永平軍節度使劉鄩特遣行人先導深意旋已徑差精甲將擊妖巢念數鎮之驍雄鼓六師之威勢尋聞退遁殆至滅亡允懷掎角之謀尤得輔車之利近併覽同華奏報皆進呈褒祥書題具悉事機良多歎沃今專馳卿列備達衷懷重論金石之交別卜塤篪之分山河共永日月長懸瞻佇好音言不盡意今遣光祿卿盧玭閤門副使少府少監李元聊馳書幣專戒道途兼有微禮具在別幅謹白（梁開平三年　蜀武成二年）

蜀答梁通聘書

大蜀皇帝謹致書於大梁皇帝閣下竊念早歲與皇帝共逢昌運同事前朝俱榮倚注之恩並受安危之寄豈期王室如燬大事莫追橫流泛濫於八方衰亹淩夷於九廟此際與皇帝同分茅土共統邦家扶危者力既不宣握兵者計無所出某忝列同盟之分幸居平蜀之功所宜治兵甲以固封疆聚征賦以修進貢望星使而經年不至指雲鄉而就日無期遠聞皇帝應天順人開基立極拯生靈於塗炭示恩信於豚魚東南之王氣咸歸河洛之殊祥畢至四門盡闢百度唯貞■無競於興邦止施仁而濟衆以此内量分限不在經綸七十州自可指揮八千里半因開拓遂至萬民叶議八國言朝爰徵史冊之文亦有變通之說且東漢亂離之後三國齊興西周微弱之時六雄競起俱非恃強逼禪皆以行道濟時雍容於揖讓之前輕重於英雄之内況西蜀開山立國燒棧爲謀稱

雄雖處於一隅避狄曾安於二帝鼎峙之規模尚在山呼之氣象猶存永言梁蜀之懽合認弟兄之國今蒙皇帝遠尋舊好專降嘉音俱無閒諜之嫌再敘始終之約疑慮則春冰共泮開通則東海可歸光榮遠被於子孫暢遂咸敷於朝野今則盡燋勞而[redacted]己用儉勤以師資嘗瞻偃草之風以繼用天之道又蒙厚加賜貺別降珍奇十驥連鑣六龍並鶩稱德曾參於萬乘呈才皆過於千金載觀戀主之心益勵懷恩之志寶帶輟異方之貢名香加遠國之珍奇鋒利過於雪霜雅器價齊於金玉入用多慙於未識捧持方喜於初觀望恩而一日三秋仰德而跬步千里自此縈遵天路繼道星槎緘章不俟於飛鳶裂帛豈勞於繫鴈欣榮慰喜併集此時敬以專使盧卿等回畧陳所志幸望開覽謹白

致夢英和尚書　宋　郭忠恕

汾陽郭忠恕致書荅英公大師紫臺雲髙皇朝路遠每捧報瑤之翰如窺連璧之姿忠恕自落朝班累承詔命已得林泉之味堅辭名利之場鶴髮半生獲心久死與師金蘭敦義香火修因飛杯容許於醉狂結社不嫌於心亂共得陽冰筆法同傳史籀書蹤常痛屋壁遺文汲塚舊簡年代浸遠謬誤茲多賴與吾師同心正古近覽貞翰轉見工夫藏勢過鋒方上圓下可以萬古教人也晉宋而下通篆籀者寡唯碑碣印記時用數字傳授者未克研精何妨檢討盜聽者恥於好問加之穿鑿齋中序云小篆散而八分生八分破而隸書出隸書悖而行書弊行書狂而草書聖自隸已下吾不欲觀之矣見寄偏旁五百三十九字按說文字源唯有五百四十部了字合收在子部今目錄妄有更改之又集解中誤收去部在注中今點檢偏旁少晶惢至龜弦五字故知林氏虛誕誤於後進者小說見宜焚之聊以親書達心俟以萬刼發願何人知之英公知之不宣遷客郭忠恕書達英公大師座前十二月二十五日

檄

檄李勢 為庾翼作　晉　庾闡

告巴蜀士民夫昏明代運否終則泰賢哲覩機以知變不肖滅亡以取禍昔者皇運中消乾綱暫弛曜勒窮凶肆暴神州李流啓逆竊逼岷川（案流舊誤作劉今改正李流在晉書載記）翼以不才任符分陝未能仰宣皇恩招攜以禮而使三巴之民制爲犬羊之羣元元之命懸於豺狼之口所以假寐永歎疾疢如首者也凡百黎民秋毫不犯檄到勉思良圖自求多福無使蘭艾同焚永作鑒誡信誓之明有如皦日

喻虜檄文　梁　裴子野

天生蒸民樹之以君所以對越三才司牧黔首蠲其苛慝除其患難肇自遂古以迄皇王經世字民咸由此作朕撥亂反正君臨億兆休牛放馬載戢干戈思與一世之民躋之仁壽之域昔者晉失其序天篤降喪而四夷交侵小雅盡缺宋之初載實有武功秦晉之墟頻梟僭偽末葉陵遲遂亡淮濟曠日長久莫能克復朕爰初創業思閑寧靜保大定功未遑遠畧而狡虜遊魂不式王命朕謂其君是惡其民何罪矜此塗炭用寢兵革今戎醜數亡自相吞噬重以亢旱彌年穀價騰踊丁壯死於軍旅婦女疲於轉輸虐政慘刑曾無懲改四方同集九服齊契譬猶翻東海以注熒爝倒崑崙以壓螻蟻其身糜爛豈假多力爾二周故老六輔大姓蒙恥俛首有自來矣濯身明目今也其時昔由余入秦禮以卿佐日磾降漢華貂七葉苟有其才豈無大位（案以梁書本傳考之在普通七年）

七

七激　漢　傅毅

徒華公子託病幽處游心於元妙清思乎黃老於是元通子聞而往屬曰僕聞君子當世而光迹因時以舒志必將銘勒功勳懸著隆文今公子削迹藏體當年陸沈變度易趣違拂雅心狹六經之指守偏塞之術意亦有所蔽與何圖身之謬也僕將爲公子論天下之至妙列耳目之通好原情心之性理綜道德之彌奧豈欲聞之乎公子曰僕雖不敏固願聞之元通子曰洪梧幽生生於遐荒陽春後榮涉秋先彫晨飈飛礫孫禽相求積雪淺淺中夏不流於是乃使夫遊宦失勢窮擯之士泳溺水越炎火窮林薄歷隱深三秋乃獲斷之高岑梓匠基度擬以斧斤然後背洞壑臨絕谿聽迅波望曾崖太師奏操榮期清歌歌曰陟景山兮採芳苓哀不慘傷樂不流聲彈羽躍水叩角奮榮沈微元穆感物諧靈此亦天下之妙音也子能強起而聽之乎元通子曰單極滋味嘉旨之膳芻豢常珍庶羞異饌涔養之魚膾其鯉魴分毫之割纖如髮芒散如絕縠積如委紅殊芳異味厥和不同既食日晏乃進夫雍州之棃出於麗陰下生芷隰上託桂林甘露潤其葉醴泉漸其根脆不抗齒在口流液握之摧沮批之離坼可以解煩悁悅心意子能起而食之乎元通子曰驥騄之乘龍驤超攄騰虛鳥踊莫能執御於是乃使王良理轡操以術數踐路促節機登飈驅前不可先後不可追踰埃絕影倏忽若飛日不轉曜窮遠旋歸此蓋天下之駿馬子能強起而乘之乎元通子曰三時既逝季冬暮歲元冥終統庶卉零悴王在靈囿講戎蘭旅於是駟驥騄乘輕軒麾旌旗鳴八鸞陳衆車於廣隰散列騎乎平原屬罘網以彌野連罻羅以營山部曲周匝風動雲旋合圍促陣禽獸駭殫仆不暇起窮不及旋擊不待刃骨解肉離摧牙碎首分其文皮流血丹野羽毛翳日於是下蘭皐臨流泉觀通谷望景山酌旨酒割芳鮮此天下之至娛也子能強起而觀之乎元通子曰堂館侈飾洞房華屋楹桷雕藻文以朱綠曾臺百仞臨望博見俯視雲霧騁目窮觀園藪平夷沼池漫衍禽獸羣交芳草蔓蔓於是賓友所歡近覽從容詹公沈餌蒲且飛工輪不虛出矢不徒降投鉤必獲控弦加雙俯盡深潛仰殫輕翼日移怠倦然後讌息列觴酌醴妖靡侍側被華文曳綾縠弭隨珠佩琚玉紅顏呈素蛾眉不盡

脣不施朱髮不加澤升龍舟浮華池紆帷翳而永望鏡形影於(元)流偏滔滔以南北似漢女之神遊笑比目之雙躍樂扁鵲之匹嬉此亦天下之歡也子能强起而與之遊乎(元)通子曰漢之盛世存乎永平太和協暢萬機穆清於是羣俊學士雲集辟雍含詠聖術文質發曚達羲農之妙旨照虞夏之典墳遵孔氏之憲則投顏閔之高迹推義窮類靡不博觀光潤嘉美世宗其言公子瞿然而興曰至乎主得聖道天基允臧明哲用思君子所常自知沈溺久蔽不悟請誦斯語仰子法度

對

高唐對　　周　宋玉

楚王與宋玉遊於雲夢之野將使宋玉賦高唐之事望朝雲之館上有雲氣崒乎直上忽而改容須臾之間變化無窮王問宋玉曰此何氣也對曰昔者先王遊於高唐怠而晝寢夢一婦人曖乎若雲煥乎若星將行未至如浮如停詳而視之西施之形王悅而問焉曰我帝之季女也名曰瑤姬未行而亡封巫山之臺精魂依草實爲茎芝媚而服焉則與夢期所爲巫山之女高唐之姬聞君遊於高唐願薦枕席王因而幸之（出襄陽耆舊記與文選高唐賦文有不同故載之）

五行對　　漢　董仲舒

河閒獻王問溫城董君曰孝經曰夫孝天之經地之義何謂也對曰天有五行木火土金水是也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爲冬金爲秋土爲季夏火爲夏木爲春春主生夏主長季夏主養秋主收冬主藏藏冬之所成也是故父之所生其子長之父之所長其子養之父之所養其子成之諸父所爲其子皆奉承而續行之不敢不致如父之意盡爲人之道也故五行者五行也由此觀之父授之子受之乃天之道也故曰夫孝者天之經也此之謂也王曰善哉天經既得聞之矣願聞地之義對曰地出雲爲雨起氣爲風風雨者地之所爲地不敢有其功名必上之於

天命若從天氣者故曰天風天雨也莫曰地風地雨也勤勞在地名一歸於天非至有義其孰能行此故下事上如地事天也可謂大忠矣土者火之子也五行莫貴於土土之於四時無所命者不與火分功名木名春火名夏金名秋水名冬忠臣之義孝子之行取之土土者五行最貴者也其義不可以加矣五聲莫貴於宮五味莫美於甘五色莫貴於黃此謂孝者地之義也王曰善哉衣服容貌者所以悅目也聲言應對者所以說耳也好惡去就者所以悅心也故君子衣服中而容貌恭則目悅矣言理應對遜則耳說矣好仁厚而惡淺薄就善人而遠僻鄙則心說矣故曰行思可樂容止可觀此之謂也（按古文苑載董子諸對獨遺此篇故爲補錄）

磨石對　　魏　劉楨

文帝嘗請同好爲主人使甄夫人出拜坐者皆伏楨獨平視如故武帝使人觀之大怒命收之主者案楨大不恭應死減一等輸作部使磨石武帝嘗輦至尚方觀作者問曰石何如楨因得喻已自理跪對曰石出自荊山(元)巖之下外有五色之章內含卞氏之珍磨之不加瑩彫之不增文稟氣堅貞受茲自然顧理枉屈紆繞獨不得申（出文士傳）

續古文苑卷第八

續古文苑卷第九

賜進士及第授通奉大夫山東通省督糧道加三級孫星衍撰

論

驃騎論功論　　漢　吾丘壽王

驃騎將軍霍去病征匈奴立克勝之功壽王作士大夫之論稱武帝之德曰

士或問於大夫曰側聞強秦之用兵也南不踰五嶺北不渡大河海內愁怨以喪其國漢興六十餘載矣命將帥以抗憤用干戈於四荒南排朱崖北建朔方東越滄海西極河源拓地萬里海內晏然鄙人不識敢問其蹤大夫曰昔秦之得天下也以力而不以德以詐而不以誠內用商鞅李斯之謀外用白起王翦之兵窺閒伺隙既并海內之後以威力爲至道以權詐爲要術遂非唐笑虞絕滅舊章防禁文學行是古之戮嚴誹謗之誅十餘年遂滂沲而盈溢是故皇天疾滅更命大漢反秦政務在敦厚至今六世可謂富安天子文明四夷向風徒觀朝廷下僚門戶之士謀如涌泉動如駭機皆能安中國吞四夷君臣若茲何慮而不成何征而不尅雖拔泰山填滄海可也（王楙野客叢書引此論文多刪節）

銘論　　漢　蔡邕

春秋之論銘也曰天子令德諸侯言時計功大夫稱伐昔肅慎納貢銘之楛矢所謂天子令德者也黃帝有巾几之法孔甲有槃杅之誡殷湯有甘誓之勒毚（鑱咸切）鼎有丕顯之銘武王踐阼咨於太師作席机楹杖雜銘十有八章周廟金人緘口書背銘之以慎言亦所以勸進人主勗於令德者也昔召公作誥先王賜朕鼎出於武當曾水呂尚作周太師而封於齊其功銘於昆吾之冶獲寶鼎於美陽仲山甫有補袞闕誠百辟之功周禮司勳凡有大功者銘之大常所謂諸侯言時計功者也宋大夫正考父三命茲益恭而莫侮其國衛孔悝之祖莊叔隨難漢陽左右獻公衛國賴之皆銘於鼎晉魏顆獲秦杜回於輔氏銘功於

景鐘所謂大夫稱伐者也鍾鼎禮樂之器昭德紀功以示子孫物不朽者莫不朽於金石故近世以來咸銘之於碑德非此族不在銘典（此文宋人所輯蔡中郎集闕載故録之昔召公已下十六字德非已下八字據文選劉瀚銘注引補）

辯道論　魏　曹植

夫神仙之書道家之言乃云傅說上爲辰尾宿歲星降下爲東方朔淮南王安誅於淮南而謂之獲道輕舉鉤弋死於雲陽而謂之尸逝柩空其爲虛妄甚矣哉中興篤論之士有桓君山者其所著述多善劉子駿嘗問言人誠能抑嗜欲闔耳目可不衰竭乎時庭下有一老榆君山指而謂曰此樹無情欲可忍無耳目可闔然猶枯槁腐朽而子駿乃言可不衰竭非談也君山援榆喻之未是也何者（案此處有脫文）余前爲王莽典樂大夫樂記云文帝得魏文侯樂人竇公年百八十兩目盲帝奇而問之何所施行對曰臣年十三而失明父母哀其不及事教臣鼓琴臣不能導引不知壽得何力君山論之曰頗得少盲專一內視精不外鑒之助也先難子駿以內視無益退論竇公便以不外鑒證之吾未見其定論也君山又曰方士有董仲君有罪繫獄佯死數日目陷蟲出死而復生然後竟死生之必死君子所達夫何喻乎夫至神不過天地不能使蟄蟲夏逝震雷冬發時變則物動氣移而事應彼仲君乃能藏其氣尸其體爛其膚出其蟲無乃大怪乎（已上見辨正論）世有方士吾王悉所招致甘陵有甘始廬江有左慈陽城有郗儉始能行氣導引慈曉房中之術儉善辟穀悉號三百歲本所以集之於魏國者誠恐斯人之徒挾姦宄以欺衆行妖隱以惑民故聚而禁之也（此六字依辨正論補）豈復欲觀神仙於瀛洲求安期於海島釋金輅而履雲輿棄六驥而美飛龍哉自家王與太子及余兄弟咸以爲調笑不信之矣然始等知上遇之有恒奉不過於員吏賞不加於無功海島難得而遊六紱難得而佩終不敢進虛誕之言出非常之語余嘗試郗儉絕穀百日躬與之寢處行步

起居自若也夫人不食七日則死而儉乃如是然不必益壽可以療疾而不憚饑饉焉左慈善修房內之術差可終命然自非有志至精莫能行也甘始者老而有少容自諸術士咸共歸之然始辭繁寡實頗有怪言余嘗辟左右獨與之談問其所行溫顏以誘之美辭以導之始語余吾本師姓韓字世雄嘗與師於南海作金前後數四投數萬斤金於海又言諸梁時西域胡來獻香罽腰帶割玉刀時悔不取也又言車師之西國兒生擘背出脾欲其食少而怒行也又言取鯉魚五寸一雙合其一以藥俱投沸膏中有藥者奮尾鼓鰓游行沈浮有若處淵其一者已熟而可噉余時問言率可試不言是藥去此逾萬里當出塞始不自行不能得也言不盡於此頗難悉載故粗舉其巨怪者始若遭秦始皇漢武帝則復爲徐市欒大之徒也（自世有方士至此見三國志注）桀紂殊世而齊惡姦人異代而等僞乃如此耶又世虛然有仙人之說仙人者黨猱猨之屬與世人得道化爲仙人乎夫雉入海爲蛤鷰入海爲蜃當其徘徊其翼差池其羽猶自識也忽然自投神化體變乃更與黿鼈爲羣豈復自識翔林薄巢垣屋之娛乎牛哀病而爲虎逢其兄而噬之若此者何貴於變化耶（已上見辨正論牛哀以下廿一字陳子良注引有之今據補）夫帝者位殊萬國富有天下威尊彰明齊光日月宮殿闕庭焜燿紫微何顧乎王母之宮崑崙之域哉夫三鳥被致不如百官之美也素女常娥不若椒房之麗也雲衣兩裳不若黼黻之飾也駕螭載霓不若乘輿之盛也瓊蕊玉華不若玉圭之潔也而顧爲匹夫所罔納虛妄之辭信眩惑之說隆禮以招弗臣傾產以供虛求散王爵以榮之清閑館以居之經年累稔終無一驗或歿於沙丘或崩於五柞臨時（此十二字依辨正論補）雖復誅其身滅其族紛然足爲天下一笑矣若夫㊀黃所以娛目鏗鏘所以聳耳媛妃所以紹先芻豢所以悅口也何以甘無味之味聽無聲之樂觀無采之色也（自夫帝者位殊萬國至此見曹植集）然壽命長短骨體強劣各有

人焉善養者終之勞擾者半之虛用者夭之其斯之謂矣（已上見辨正論又廣宏明集所載取諸法琳皆刪節不完今合三國志注及宋人所輯本集訂定又陳子良注引陳思論昔堯舜禹湯文武云云抱朴子內篇引陳思王釋疑論云云皆非此篇文今不取入）

刑禮論　魏　丁儀

天垂象聖人則之天之爲歲也先春而後秋君之爲治也先禮而後刑春以生長爲德秋以殺戮爲功禮以教訓爲美刑以威嚴爲用故先生而後殺天之爲歲也先教而後罰君之爲治也天不以久遠更其春冬而人得以古今改其禮刑哉太古之世民故質樸質樸之民宜其易化是以中古之君子或結繩以治或象刑惟明夏后肉辟民轉姦詐刑彌滋繁禮亦如之由斯言之古之刑省禮亦宜略今所論辨雖出傳記之前夫流東源不得西景正形不得傾自然之勢也後世禮刑俱失於前先後之宜故自有常今夫先刑者用其末也由禮禁未然之前謂難明之禮古人不能行也按如所云禮嫂叔不親之屬也非太古之禮也所云禮者豈此也哉古者民少而獸多未有所爭民無患則無所思故未有君焉後民禍多強暴弱於是有賢人焉平其多少均其有無推逸取勞以身先之民獲其利歸而樂之樂之得爲君焉夫刑之記君也精具筋力民畏其強而不敢校得爲君也恐上古未具刑罪之品設逋亡之法懼彼爲我而以勇力侵暴於己能與則校不能歸奉之明矣直上古之時賊耳非所謂君也上古雖質宜所以爲君會當先別男女定夫婦分土地班食物此先以禮也夫婦定而後禁淫焉萬物正而後止竊焉此後刑也

周成漢昭論　魏　丁儀

成王昭帝俱以襁褓之幼託於冢宰流言讒與此其艱險相似者也夫以發金縢然後垂泣與計日力便覺詐書明之遲速既有差矣且叔父兄子非相嫌之處異姓君臣非相信之地霍光懼人誘而不出周公賴天變而得入推此數者齊本而論末計重而況輕

漢昭之優闇成甚明者也成王秀而獲實其美在終昭帝苗而未秀其得在始必不得已未論二主余與夫始者（案魏文陳思皆有此論魏文與漢昭而陳思不然正禮此篇蓋應教之作也）

韓白論　　魏　何晏

此兩將者殆蚩尤之敵對開闢所希有也何者勝或曰白起功多前史以爲出奇無窮欲窺蒼海白起爲勝若夫韓信斷幡以覆軍拔旗以流血其以取勝非復人力也亦可謂奇之又奇者哉白起破趙軍詐奔而斷其糧道取勝之術皆此類也所謂可奇於不奇之間矣安得比其奇之又奇者哉

自然好學論　　魏　張遼叔

夫喜怒哀樂愛惡欲懼人之有也得意則喜見犯則怒乖離則哀聽和則樂生育則愛違好則惡飢則欲食逼則欲懼凡此八者不教而能若論所云即自然也腥臊未化飲血茹毛以充其虛食之始也茹之以火齊糝以蘭橘雖所未嘗嘗必美之適於口也蕢桴土鼓撫腹而吟足之蹈之以娛其喜樂之質也加之管絃雜以羽毛雖所未聽察之必樂當其心也民生也直聚而勿教肆心觸意八情必發喜必欲與怒必欲罰無爪牙以奮其威無爵賞以稱其惠愛無以奉惡不能去有言之曰苴竹菅蒯所以表哀溝池嶮岨所以寬懼弦木剡金所以解憤豐財殖貨所以施與苟有肺腸誰不忻然貌悅心釋哉尚何假於食膽蜚而嗜葛蒲菹也且晝坐夜寢明作闇息天道之常人所服習在於幽室之中覩烝燭之光雖不教告亦皎然喜於所見也不以向有白日與比朱門旦則復曉不揭此明而減其歡也況以長夜之冥得照太陽情變鬱陶而發其蒙也故以爲雖事以末來而情以本應即使六藝紛華名利雜詭計而後學亦無損於有自然之好也

宅無吉凶攝生論　　魏　無名氏

夫善求壽强者必先知災疾之所自來然後其至可防也禍起於此爲防於彼則禍無自瘳矣世有安宅

葬埋陰陽度數刑德之忌是何所生乎不見性命不知禍福也不見故妄求不知故干幸是以善執生者見性命之所宜知禍福之所來故求之實而防之信夫多飲而走則爲澹支數行而風則爲癢毒久居於濕則要疾偏苦好內不怠則昏喪文房若此之類災之所以來壽之所以去也而掘基築宅費日苦身以求之疾生於形而治加於土木是疾無瘳矣詩曰愷悌君子求福不回者匪避諱謗而爲義然也益知回匪所求福也故壽强專氣致柔少私寡欲直行情性之所宜而合於養生之正度求之於懷抱之内而得之矣嘗有不知蠶者出口動手皆爲忌祟不得蠶絲滋甚爲忌祟滋多猶自以犯之也有教之知蠶者其顯於桑火寒暑燥濕也於是百忌自息而利十倍何者先不知所以然故忌祟之情繁後知所以然故求之之術正故忌祟生於不知使知性猶知蠶則忌祟無所立矣多食不消含黃丸而筮祝譴祟或從乞胡求福者凡人皆所笑之何者以智能達其無禍也故忌祟舉生於不知由知者言之皆乞胡也設爲三公之宅而令愚民居之必不爲三公可知也夫壽夭之不可求甚於貴賤然則擇百年之宮而望殤子之壽孤逆魁罡以速彭祖之夭必不幾矣或曰愚民必不得久居公侯宅然則果無宅也是性命自然不可求矣有賊方至不疾逃獨安須臾遂爲所虜然則避禍趣福無過緣理避賊之理莫如速逃則斯善矣養生之道莫如先知則爲盡矣夫避賊宜速章章然故中人不難覩避禍之理冥冥然故明者不易見其於理動不可要求一也孔子有疾醫曰子居處適也飲食樂也有疾天也醫焉能事是以知命不憂原始反終遂知死生之說夫時日譴祟古之盛王無之而季王之所好聽也制壽宮而得夭短求百男而無立嗣必占不啓之陵而陵不宿草何者高臺深宮以隔寒暑靡色厚味以毒其精亡之於實而求之於虛故性命不遂也或曰所問之師不工則天下無工師矣夫一

棲之雞一欄之羊賓至而有死者豈居異哉故命有制也知命者則不滯於俗矣若許負之相條侯英布之黥而後王彭祖七百殤子之夭是皆性命也若相宅質居自東徂西而得反此是滅性命之宜孔子登東山而小魯登泰山而小天下立高丘而觀居民則知曰東西非禍福矣若乃忘地道之爽塏而立制於帷墻則所見滋褊從達者觀之則夫乾確然示人易矣夫坤隤然示人簡矣天地易簡而懼以細苛是更所以爲逆也是以君子奉天明而事地察世之工師占成居則驗使造新則無徵世人多其占舊因求其造新是見舟之行於水而欲推之於陸是不明數也夫舊斷之理猶卜筮也夫鑿龜數筴可以知吉凶然不能爲吉凶何者吉凶可知而不可爲也夫先筮吉卦而後名之無福猶先築利宅而後居之無報也占舊居以譴祟則可安新居以求福則不可則猶卜筮之說耳俗有裁衣種穀皆擇日衣者傷寒種者失澤凡火流寒至則授衣時雨既降則當下種賊方至則當疾走今舍實趣虛故三患隨至凡以忌祟治家者求福而其極皆貧故有知星宿衣不覆之諺古言無虛不可不察也

釋難宅無吉凶攝生論　　魏　無名氏

易曰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孝經曰爲之宗廟以鬼享之其立本有如此者子貢稱性與天道不可得聞仲由問神而夫子不答其抑末有如彼者是何也茲所謂明有禮樂幽有鬼神人謀鬼謀以成天下之亹亹也是以墨翟著明鬼之篇董無心設難墨之說二賢之言俱不免於殊途而兩惑是何也夫甚有之則愚甚無之則誕故二子者皆偏辭也子之言神將爲彼耶唯吾亦不敢明也夫私神立則公神廢邪忌設則正忌喪宅墓占則家道苦背向繁則妖心興子之言神其爲此乎則唯吾之所疾爭也苟大獲其類不患微細是以見餅冰而知天下之寒察旋機而得日月之動足下細蠶種之說因忽而不察是噎溺未

知所在亦莫辨有舟稼也夫命者所稟之分也信順者成命之理也故曰君子修身以俟命知命者不立於巖墻之下何者是天遂之實也猶食非命而命必胥食故然矣若吾論曰居怠行逆不能令彭祖夭則足下舉信順之難是也論之所說信順既修則宅葬無實故譬之壽宮無益殤子耳足下不云殤子以宅延彭祖亦以宅壽壽夭之說使之灼然若信順之遂期怠逆之夭性而徒曰天下或有能說之者子而不言誰與能之夫多食傷性良藥已病相之所一也誣彼實此非所以相證也夫壽夭不可求之宅而得之和故論有不知之■足下忽於意而責於文抑不本矣難曰唐虞之世命何同延長平之卒命何同短今論命者當辨有無無疑衆寡也苟一人有命千萬皆一也若使此不係命將係宅耶則唐虞之世宅何同吉長平之卒居何同凶亦復吾之所疑也難曰事之在外而能爲害者不以數盡單豹峙內而有虎按足下之言是豹忘所宜懼與懼所宜忘故張毅修表亦有內熱之禍雖內外不同鈞其非和一曙失之終身弗復是亦虎隨其後矣夫謹於邪者慢於正詳於宅者畧於和走以爲先亦非齊於所稱也今足下廣之望之久矣元亨利貞卜之吉繇隆準龍顏公侯之相者以其數所遇而形自然不可爲也使準顏可假則無相繇吉可爲則無卜矣今設爲吉宅而幸福報譬之無以異假顏準而望公侯也是以子陽鏤掌巨君運魁咸無益於敗亡故吾以無故而居者可占何惑象數之理也設吉而後居者不可則何假爲之說也然則非宅制人人實徵宅耶其無宅也似未思其本耳獵夫從林其所遇者或禽或虎遇禽所吉遇虎所凶而虎也善卜可以知之耳是故知吉凶非爲吉凶也故其稱曰無遠近幽深遂知來物不曰遂爲來物矣然亦卜之蓋盡理所以成相命者也至乎卜世與年則無益於蔔錄矣若地之吉凶有虎禽之類然此地苟惡則當所往皆凶不得以西東有異背向不同宮姓無害商則爲災福德則吉至刑禍則凶來也故詩云築室百堵西南其戶古之營居宗廟爲先廐庫次之居室爲後緣人理以從事以此議之即知無太歲刑德也若修古無違亦宜吾論如無所■不知誰從難曰不謂吉宅能獨成福猶夫良農既懷善藝又擇沃土復加耘耔乃有盈倉之報此言當哉誠三者能修則農事畢矣若或盡以邪用求之於虛則宋人所謂予助苗長敗農之道也今以冢宅喻此宜何比耶爲樹藝乎爲耘耔也若三者有比則請事後說若其無徵則愈見其誣矣今卜相有徵如彼冢宅無驗如此非所以相半也按書周公有請命之事仲尼非子路之禱今鈞聖而鈞疾何是非不同也故知臣子之心盡斯心而已所謂禮爲情貌者故於臣弟則周公請命親其身則尼父不禱足下圖宅將爲禮也其爲實也爲禮則事異於古爲實則未覿顯理如是未得吾所以爲遺而足下失所願矣至於時日先王所以誠不怠而勸從事耳俗之時日順妖忌而逆事理時名雖同其用適反以三賢校君愈見其合未知所異也難曰智之所知未若所不知者衆此較通世之常滯也然智所不知不可以妄求智所能知惡其以學哉故古之君子修身擇術成性存存自盡焉而已矣今據足下所言在所知耶則可辨也所不知耶則妄求也二者宜有一於此矣夫小知不及大知故乃反於有無爲有者亦蟪蛄矣子尤吾之驗於所齊吾亦懼子遊非其域儻有忘歸之累也

論嫁娶時月　晉　束皙

春秋二百四十年魯女出嫁夫人來歸大夫逆女天王娶后自正月至十二月悉不以得時失時爲貶褒何限於仲春季秋以相非哉夫春秋舉秋毫之善貶纖介之惡故春狩於郎書時禮也夏城中丘書不時也此人閒小事猶書得時失時況婚姻人倫端始禮之大者不譏得時失時不善者耶若婚姻季秋期盡仲春則隱二年冬十月夏之八月未及季秋伯姬歸於紀周之季春夏之正月也桓九年春季姜歸於京師莊二十五年六月夏之四月也已過仲春伯姬歸於杞或出盛時之前或在期盡之後而經無貶文三傳不譏何哉凡詩人之興取義繁廣或舉譬類或稱所見不必皆可以定時候也又按桃夭篇序美婚姻以時蓋謂盛壯之時而非日月之時故灼灼其華喻以盛壯非謂嫁娶當用桃夭之月其次章云其葉蓁蓁有蕡其實之子于歸此豈在仲春之月乎又摽梅三章注曰夏之向晚迨冰未泮正月以前草蟲喓喓末秋之時或言嫁娶或美男女及時然詠各異矣周禮以仲春會男女之無夫家者蓋一切相配合之時而非常人之節曲禮曰男女非有行媒不相知名故日月以告君齋戒以告鬼神若萬民必在仲春則其日月有常不得前却何復日月以告君乎夫冠婚笄嫁男女之節冠以二十爲限而無春秋之期笄以嫁而設不以日月爲斷何獨嫁娶當繫以時月乎王肅云婚姻始於季秋止於仲春不言春不可以嫁也而馬昭多引春秋之證以爲反詩於難錯矣兩家俱失義皆不通通年聽婚蓋古之制也

論天　晉　劉智

凡含天地之氣而生者人其最貴而有靈智者也是以動作云爲皆應天地之象古先聖王觀靈曜造算數準辰極制渾儀原性理考徵祥贊其幽義而作歷術焉渾儀象天之圓體以含地方輪轉周匝在二端中其可見者極星是也謂之行極在南者在地下不見故古人不名陰陽對合爲羣生父母精象在下五星具於上共成天地之功也則日月爲政五星爲緯天以七紀七曜是也行極不過爲衆星之君命政指授以斗建時斗有七星與曜同精而布節氣於下者也晦朔分於東西消息辨於南北取以定四方天地配合方氣有常天以七紀方修其政故方有七宿二十八星是也於是天有常度日月成象衆星有宮分方物有體類在朝象宮在野象物在人象事理自然

也。衆星定位，七曜錯行，盈縮有期，節歲(歷)數立焉。日
太陽也，施温萬物生，施光則陰以明，衆所稟爲倡先
者也，君尊之象也。月，太陰也，稟照於陽，虧盈隨時，有
所稟受，臣卑之道也。五星，象五常，託四時，成五事。舊
說日譬猶火也，譬猶水也，火則施光，水則含景，故
月光生於日，當日則明，光盈，近日則明滅，然則月之
清，象在前矣。又曰：當其衝，月食者，陰性毀損，不受光
也。君臣不等，强日月不等，明陰在於上，不自抑損，陽
必侵之，理在交度，其應必食，故詩云：彼月而食，則維
其常，道勢然也。侵甚則旣，臣之象也。日尊君象也，月
卑臣象也。晦朔之會，交則同道，同道則形相蔽，天道
前爲尊，臣由臣道，雖度相值，月不掩日，卑下尊也；不
由臣道，月掩日體，卑淩尊也。是故太平之時，交而不
食，尊卑道順。或問曰：舊說云：（占經脫日舊說三字，今依太平御覽二引劉智正(歷)補）顓頊造渾儀，（占經此下衍以其說云四字，依隋書天文志刪，御覽引亦無）黃
帝爲蓋天。蓋天以天象笠，極在其中，日月以遠近爲
晦明。渾儀以天裹地，地載於氣，天以迴轉，而日月出
入以爲晦明。二說誰其得之？劉智曰：蓋天之論謬矣。
以春秋二分，日出卯入酉，若天象車蓋，極在其中，日
月星辰迴遠則藏，二分之時，當晝短夜長，今以漏刻
數之，則晝夜分等，以日出入效之，則出卯入酉，此蓋
天之說不通之驗也。然此二器皆古之所制，但傳說
義者失其用耳。昔者聖王治(歷)明時，作圓蓋以圖列
宿，極在於中，回之以見天象，分三百六十五度四分
度之一，以定日數，日行於星紀，轉回右行，故圓規之，
以爲日行道。欲明其四時所在，故於春也則以青爲
道，於夏也則以赤爲道，於秋也則以白爲道，於冬也
則以黑爲道，四季之末，各十八日，則以黃爲道。蓋圖
已定，仰觀雖明，而（案自分三百六十五度至此九十六字，開元占經無，據隋書天文志補）未可正昏明，分晝夜，故作渾儀，以象天體，亦以極
爲中，而朱規爲赤遊，周環去極九十一度有奇。考日
所行，冬夏去極遠近不同，故復晝爲黃道，夏至去極
近，冬至去極遠，二分之際，交於赤道，二道有表裏，以

定宿度之進退，爲術乃密。至漢順帝時，南陽張衡考
定進退；靈帝時，太山劉洪步月遲疾。自此之後，天驗
愈詳。自司馬遷、劉向、劉歆、楊雄、賈逵、張衡、蔡氏、劉洪、
鄭(元)，此九君者，不但於算步皆博索沈綜，才思(玄)遠，
而不合論渾蓋之用，明定日行四時之道，雖或精考
雅有所得，亦或出必失其本旨。人之不同，處意各異，
道之難盡，致於斯矣。或問曰：古(歷)論月食，或云陰損
則不受明，或云闇虛所在，值月則月食，值星則星亡。
今子不從，何也？劉智曰：言闇虛者，以爲當日之衝，地
體之蔭，日光不至，謂之闇虛。凡光之所照，光體小於
所蔽，則大於本質，今日以千里之徑，而地體蔽之，則
闇虛之蔭，將過半天，星亡月毀，豈但交會之間而已
哉？由此言之，陰不受明，近得之矣。又問曰：若如所論，
必有大蔭，月在日衝，何由有明？劉智曰：夫陰含陽而
明，不待陽光明照之也。陰陽相應，清者受光，寒者受
温，無門而通，雖遠相應，是故觸石而流，出者水氣之
通也，相嚮而相反，無遠不至，無隔能塞者，至清之質
承陽之光，以天之圓面向相背，側立不同，光魄之理
也。陰陽相承，彼隆此衰，是故日月有爭明，日微則晝
月見，若但以形光相照，無相引受之氣，則當陽隆乃
陰明隆，陽衰則陰明衰，二者之異，無由生矣。（案隋書經籍志正(歷)四卷，晉太常劉智撰，以御覽所引一條證之，此論當出彼也）

許巢論

晉 石崇

客有問於余曰：昔許由、巢父距堯之讓，逍遙頤神，實
己遺世。司馬遷以假託之言，必無此實，竊以爲然。余
荅之曰：是何言歟！蓋聞聖人在位，則羣材必舉，官才
任能，輕重允宜，大任已備，則不抑大材使居小位，小
材已極其分，則不以積久而令處過材之位。然則稷
播嘉穀，契敷五教，臯陶、夔、龍各已授職，其聯屬之官
必得其材，則必不重載兼置，斯可知也。巢、許則元凱
之儔，大位已充，則宜敦廉讓以厲俗，崇無爲以化世，
然後動靜之教備，隱顯之功著，故能成巍巍之化，民
莫能名，將何疑焉。

言（此下衍不字今刪）盡意論

晉 歐陽建

有雷同君子問於違衆先生曰：世之論者以爲言不
盡意，由來尚矣。至乎通才達識，咸以爲然。若夫蔣公
之論眸子，鍾傅之言才性，莫不引此爲談證。而先生
以爲不然，何哉？先生曰：夫天不言而四時行焉，聖人
不言而鑒識存焉，形不待名而方圓已著，色不俟稱
而黑白以彰。然則名之於物，無施者也；言之於理，無
爲者也。而古今務於正名，聖賢不能去言，其故何也？
誠以理得於心，非言不暢；物定於彼，非名不辯。言不
暢心，則無以相接；名不辯物，則鑒識不顯。鑒識顯而
名品殊，言稱接而情志暢。原其所以，本其所由，非物
有自然之名，理有必定之稱也。欲辯其實，則殊其名；
欲宣其志，則立其稱。名逐物而遷，言因理而變，此猶
聲發響應，形存影附，不得相與爲二。苟其不二，則無
不盡。吾故以爲盡矣。

蓍龜論

晉 庾闡

夫物生而後有象，有象而後有數，有數而後吉凶存
焉。蓍者，尋數之主，非神明之所存；龜者，啓兆之質，非
靈照之所生。何以明之？夫求物於闇室，夜鑒者得之，
無夜鑒之朗，又以火得之，得之功同也，致功之迹異
也。不可見目因火鑒，便謂火爲目；神憑蓍通，又謂蓍
爲神也。由此言之，神明之道，則大賢之闇室；蓍龜之
用，豈非顏子之龍燭耶？蓍龜之運，亦所以感興卦兆，
求通逆數，又非爻象之體，擬議之極者也，安得超登
仙而含靈，獨備哉？且殊方之卜，或責象草木，或取類
瓦石，而吉凶之應，不異蓍龜，此爲神道之主，自有妙
會，不由形器，尋理之器，或因他方，不繫蓍龜。然經有
天生神物，下載圓神之說，言者所由也，直稱神之美，
以及其迹，亦猶筌雖得魚，筌非魚也；蹄雖得兔，蹄非
兔也。是以象以求妙，妙得則象忘；蓍以求神，神窮則
蓍廢。

安天論

晉 虞喜

太史令陳季胄（案隋天文志云吳太史令陳苗也）以先賢制木爲儀

名曰渾天（闕中）言天體者三家渾蓋之說具存而宣夜之法絕滅有意續之而未遑也近見姚元道造昕天論又覩族祖河間相立穹天論鄙意多嫌喜以爲天高窮於無窮地深測於不測天確乎在上有常安之形地魄焉在下有居靜之體當相覆冒方則俱方圓則俱圓無方圓不同之義也其光曜布列各自運行猶江海之有潮汐萬品之有行藏也渾蓋之家依易立說云天運無窮或謂渾然包地或謂渾然而蓋天愚謂若必天裹地似卵含黃則地是天中一物聖人何別爲名而配天乎古之遺語日月行於飛谷謂在地中也不聞列星復流於地又飛谷一道何以容此且谷有水體日爲火精冰炭不共器得毋傷日之明乎此蓋天所以爲臣難也或難曰周禮有方圓之丘祭天地則知乾坤有方圓體也荅曰郊祭大報天而主日配月月形圓圓丘似之非天體也祭方者別之於天尊卑異位何足怪哉周髀之術多是蓋天蓋天雖與渾異而星辰有常數今陳氏見髀上冠周因言周渾周髀宣夜或人姓名猶星家有甘石也蓋天之體轉四方地卑不動天周其上故云周髀宣明也夜幽也幽明之數其術兼之故云宣夜但無師說不知其術如何（太平御覽二自天高窮於無窮至萬品之有行藏也參用晉隋二書天文志夜幽也及但無師說二句參用書正義）

附四家論天

蓋天

天員如張蓋地方如棊局天旁轉如推磨而左行日月右行隨天左轉故日月實東行而天牽之以西沒譬之於蟻行磨石之上磨左旋而蟻右去磨疾而蟻遲故不得不隨磨以左迴焉天形南高而北下日出高故見日入下故不見天之居如倚蓋故極在人北是其證也極在天之中而今在人北所以知天之形如倚蓋也日朝出陽中暮入陰中陰氣暗冥故沒不見也夏時陽氣多陰氣少陽氣光明與日同輝故日出即見無蔽之者故夏日長

也冬天陰氣多陽氣少陰氣暗冥掩日之光雖出猶陰不見故冬日短也（晉天文志引周髀家隋志同）

宣夜

天了無質仰而瞻之高遠無極眼瞀精絕故蒼蒼然也譬之旁望遠道之黃山而皆青俯察千仞之深谷而窈黑夫青非真色而黑非有體也日月衆星自然浮生虛空之中其行其止皆須氣焉是以七曜或逝或往或順或逆伏見無常進退不同由乎無所根繫故各異也故辰極常居其所而北斗不與衆星西沒也（已上隋志同）攝提塡星（御覽二引此四字作七曜）皆東行日行一度月行十三度遲疾任情其無（二字）所繫著可知矣若綴附天體不得爾也（晉書天文志云宣夜之書亡惟漢秘書郎郗萌記先師相傳宣夜說云云與太平御覽引抱朴子畧同蓋晉書取於葛稚川也）

吳姚信昕天論（隋經籍志梁有昕天論一卷）

天北高南下若車之軒若使天裹地如卵含雞地何所倚立而自安固若有四維柱石則天之運轉將以相害使無四維因水勢以浮則非立性也若天經地行於水中則日月星辰之行將不得其性是以兩地之說下地則上地之根也天行乎兩地之間矣人爲靈蟲形最似天今地形立於下天象運乎上譬如人頤前多臨胷而項不能覆背近取諸身故知天體南低入地北則偏高也嘗覽漢書云冬至日在牽牛去極遠夏至日在東井去極近冬至極低天運近南故日去人遠斗去人近北天氣至故冰寒也夏至極起天運近北故斗去人遠日去人近南天氣至故蒸熱也極之高時日所行地中淺故夜短天去地高故晝長極之低時日所行地中深故夜長天去地下淺故晝短然則天行寒依於渾夏依於蓋也（太平御覽二天北高南下二語參用月令疏人爲靈蟲二語參用晉書天文志嘗覽漢書天文志已下廿三字參用宋書天文志）

晉虞聳穹天論（太平御覽引作昺）

天形穹隆如雞子幕其際周接四海之表（御覽二作如笠

而冒地之表）浮於元氣之上譬如覆奩（乾象通鑑作溫）以抑水而不沒者氣充其中故也日繞辰極沒西而還東不出入地中天之有極猶蓋之有斗也天北下於地三十度極之傾在地卯酉之北亦三十度人在卯酉之南十餘萬里故斗極之下不爲地中當對天地卯酉之位耳日行黃道繞極極北去黃道百一十五度南去黃道六十七度二至之所舍以爲長短也（晉隋二書天文志）

書論　晉　王羲之

夫三端之妙莫先乎用筆六藝之奧莫若乎銀鉤昔秦丞相李斯見周穆王書七日興歎患其無骨蔡尚書入鴻都觀碣十旬不返嗟其出羣故知達其源者少闇其理者多近代以來多不師古緣情棄道纔記姓名學不該贍聞見又寡致使成功不就虛費精力自非通靈感物不可與談斯道矣今刪李斯筆妙更加潤色總七條并作其形容列事如左貽諸子孫永爲模範庶將來君子時復覽焉

要先取崇山絕仞中兔毛八月九月收之筆頭長一寸管長五寸鋒齊要強者硯取煎涸新石潤澀相兼又浮津耀墨者其墨取廬山之松煙代郡之鹿角膠十年已上強如石者紙取東陽魚卵虛柔滑淨者然後靜神慮思揮襟作之先學執筆若真書去頭二寸一分（一云一寸二分）若行草書去頭三寸一分（一云二寸一分）執之下墨點畫芟波屈曲真草皆須盡一身之力而送之若初學先大書不得從小善鑒者不寫善寫者不鑒凡書多肉微骨者謂之墨豬多力豐筋者勝無力無筋者病一一從其消息而用之若作橫畫必須隱隱然可畏若作點鋒如長風忽起蓬勃一家若飄散離合如雲中別鶴遙遙然若作引戈如百鈞弩發若作抽針如萬歲枯藤若作屈曲如武人勁弩筋節若作波如崩浪雷奔若作鉤如山將岌岌然（一云一如千里陣雲隱隱然、如高峯墜石磕磕然乚陸斷犀象ノ百鈞弩發丨萬歲枯藤乀崩浪雷奔𠃌勁弩筋節）

夫執筆有七種有心急而執筆緩者有心緩而執筆

急者若執近而能豎者心手不齊意後筆前者敗若執筆遠而急心前筆後者勝又有十一種結構員滿如篆法飄颺灑落如章草兇險可畏如八分窈窕出入如飛白耿介峙立如鶴頭鬱䟦縱橫如古隸盡心存委曲每為字各一象其形斯道妙矣書道畢矣永和四年於上虞製記（此二段朱長文云舊傳右軍所作後見張彥遠要略以為衛夫人之辭故錄之下又有論二段朱長文云後之學者所述也故不並錄）

周泰伯三讓論　晉 孫盛

孔子曰泰伯其可謂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讓民無得而稱焉鄭(元)以為託採藥而行一讓也不奔喪二讓也斷髮文身三讓也三者之美皆蔽隱而不著王肅曰其讓隱故民無得而稱焉盛謂(元)既失之而肅亦未為暢也(元)之所云三跡顯然天下所共見也何得云隱而未著乎三跡苟著則高讓可知亦復不得云其讓隱也蓋泰伯之出讓迹已露不奔喪故一事耳斷髮之言與左傳明文相背又不經也然則稱三讓者其在古公至文王乎周之王業顯於亶父受命於昌泰伯(元)覽秉周天子之位一讓也假託遜遁受不赴喪之譏潛推大美二讓也無(允)嗣而不養仲雍之子以為己後是其深思遠防令周嫡在昌天人叶從四海悠悠無復纖介疑惑三讓也凡此三者帝王之業故孔子曰三以天下讓言非直常讓若臧札之倫者也

老聃非大賢論（秦賢舊誤聖今改）　晉 孫盛

頃獲閑居復伸所詠仰先哲之(元)微考大賢之靈術詳覩風流究覽行止高下之辨殆可髣髴夫大聖乘時故迹浪於所因大賢次微故與大聖而舒卷所因不同故有揖讓與干戈迹乖次微道亞故行藏之軌莫異亦有龍虎之從風雲形聲之會影響理固自然非召之也是故箕文同兆元吉於虎兕之吻顏孔俱否逍遙於匡陳之閒唐堯則天稷偰翼其化湯武革命伊呂贊其功由斯以言用舍影響之論惟我與爾之談豈不信哉何者大賢庶幾觀象知器預籠吉凶

是以運形斯同御治因應對接羣方終保元吉窮通滯礙其揆一也但欽聖樂易有待而享欽冥而不能冥悅寂而不能寂以此為優劣耳至於中賢第三之人去聖有閒故冥體之道未盡自然運用自不得(元)同然希古存勝高想頓足仰慕淳風專詠至虛故有棲峙林壑若巢許之倫者言行抗轡如老彭之徒者亦非故然理自然也夫形躁好靜質柔愛剛瀆所常習愒所希聞世俗之常也是以見偏抗之辭不復尋因應之適覩矯誑之論不復悟過直之失耳按老子之作與聖教同者是代大匠斲騈拇駮指之喻其詭乎聖教者是遠救世之宜違明道若昧之義也六經何常闕虛靜之訓謙沖之誨哉孔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竊比我於老彭尋斯旨也則老彭之道以籠罩乎聖教之內矣且指說二事而已非實言也何以明之聖人淵寂何不好哉又三皇五帝已下靡不制作是故易象經墳爛然炳著棟宇衣裳與時而興安在述而不作乎故易曰聖人作而萬物覩斯言之證蓋指說老彭之德有以髣髴類己形迹之處所耳迹猶匿怨而友其人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豈若於吾言無所不說相體之至也且顏孔不以導養為事而老彭養之孔顏同乎斯人而老彭異之凡斯數者非不亞聖之迹而又其書往往矛盾粗列如左大雅搢紳幸祛其弊盛又不達老聃輕舉之旨為欲著訓戎狄宣導殊俗乎若欲明宣導殊類則左袵非(元)化之所孫遊非嘉遯之舉諸夏陵遲敷訓所先聖人之教自近及遠未有講張避險如此之遊也若懼禍避地則聖門可隱商朝魯邦有無如者矣苟得其道則遊刃有餘觸地元吉何違天心於戎貊如不能然者得無庶於朝隱而神仙之徒乎昔裴逸民作崇有貴無二論時談者或以為不達虛勝之道者或以為矯時流遁者余以為尚無既失之矣崇有亦未為得也道之為物唯怳與惚因應無方唯變所適值澄渟之時則司契垂拱遇萬動之化則形體勃興是以洞鑒雖

同有無之教異陳聖致雖一而稱謂之名殊目唐虞不希結繩湯武不擬揖讓夫豈異哉時運故也而伯陽以執古之道以御今之有逸民欲執今之有以絕古之風吾故以為彼二子者不達圓化之道各矜其一方者耳

釋疑論　晉 戴逵

安處子問於(元)明先生曰蓋聞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又曰天道無親常與善人斯乃聖達之格言萬代之宏標也此則行成於己身福流於後世惡顯於事業獲罪乎幽冥然聖人為善理無不盡理盡善積宜歷代皆不移行無一善惡惡相承亦當百世俱闇是善有常門惡有定族後世修行復可益哉又有束修履道言行無傷而天罰人楚百羅備嬰任性恣情肆行暴虐生保榮貴子孫繁熾推此而論積善之報竟何在乎夫五情六欲人心所常有斧藻防閑外事之至苦苟人鬼無尤於趣舍何不順其所甘而強其苦哉請釋所疑以祛其惑先生曰善哉子之問也史遷有言天之報施善人何如哉荀悅亦云飾變詐而為姦詭者自足乎一世之閒守道順理者不免飢寒之患二生疑之於前而未能辨吾子惑之於後不亦宜乎請試言之夫人資二儀之性以生稟五常之氣以育性有修短之期故有彭殤之殊氣有精粗之異亦有賢愚之別此自然之定理不可移者也是以堯舜大聖朱均是育瞽叟下愚誕生有舜顏回大賢早夭絕嗣商臣極惡令(允)克昌夷叔至仁餓死窮山盜跖肆虐富樂自終比干忠正斃不旋踵張湯酷吏七世珥貂凡此比類不可稱數驗之聖賢既如彼求之常人又如此故知賢愚善惡修短窮達各有分命非積行之所致也夫以天地之(元)遠陰陽之廣大人在其中豈唯稊米之在太倉毫末之於馬體哉而匹夫之細行人事之近習一善一惡皆致冥應欲移自然之彭殤易愚聖於朱舜此之不然居可識矣然則積善積惡之談蓋施於勸教耳何以

言之夫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物而動性之欲也性欲既開流宕莫檢聖人之救其弊因神道以設教故理妙而化敷順推遷而抑引故功(元)而事適是以六合之內論而不議鑽之而不知所由日用而不見所極設禮樂以開其大賺名法以束其形跡賢者倚之以成其志不肖企及以免其過使孝友之恩深君臣之義篤長幼之禮序朋執之好著背之則爲失道之人譏議以之起向之則爲名教之士聲譽以之彰此則君子行己處心豈可須臾而忘善哉何必循教責實以期應報乎苟能體聖教之幽旨審分命之所鍾庶可豁滯於心府不祈驗於冥中矣安處子乃避席曰夫理蘊千載念纏一生今聞吾子大道之論足以釋滯疑袪幽結矣僕雖不敏請佩斯言

渾天論荅難　晉姜岌

渾天之說天體包裹地在其中七曜躔麗道有常率天體旁倚故日道南高而北下運轉之樞南下而北高二樞爲轂日道爲輪周迴運移終則復始北樞謂之北極出地上三十六度故天北際七十二度常見而不伏南樞謂之南極入地下亦三十六度故天南際七十二度常伏而不見或云火陽也故外照金水陰也故內景日爲陽精故外照月爲陰之宗應內景而月復能外照何也對曰月光者日曜之所生是故外景如日照也是故瑩金澄水得日之照照物亦有景又曰月無盈虧盈虧由人也日月之形體如圓丸各徑千里月體向日常有光也月之初生日曜其西人處其東不見其光故名曰魄魄三日之後漸東而南故明生焉八日正在南方半之故見弦也望則人處日月之間故見其圓也假使月初生時移人在日月之間東向以視則月光圓若望也夏至之日日入戌月初生時則西北近日有光及出於寅未盡三日以視月則東北近日光不盡也研之於心驗之於日月體向日有光而言圓矣難者又云日曜星月明乃生焉然則月望之日夜半之時日在地下月在地上

其閒隔地日光何由得照月闇虛安得常在日衝對曰日之曜也不以幽而不至不以行而不及赫烈照於四極之中而光曜煥乎宇宙之內循天而曜星月猶火之循炎而升及其光曜無不周矣惟衝不照名曰闇虛舉日及天體猶滿面之貫鼓矣日之光炎在地之上因礙地不得直照而散故薄天而照則遠在地之上散而直照則近以斯言之則日光應曜星月有何礙哉易傳曰日夜食則星亡無日以曜之故也難云地上不得直照而散故薄天而照遠驗先望一日日未入地而月已出相去三十餘萬里日光地上散而直照不應及月而使月明光者何也對曰薄天而照則遠是言礙地廣難耳水流濕火就燥類相從也月者星類也日光直照雖不及月今燃一燭在上一燭在下滅下燭使煙相當則上燭之炎循煙而下燃下燭矣此類相從也難者又曰日夜食則衆星亡驗月體不大於地今日在地下月在地上地體大尚不能掩日使不照月月體小於地安能掩日使不照曜星也對曰上元之初日月如疊璧五星如連珠故曰重光重光者日在上月次之星居下地在宿內故不掩日日光循星月而曜之也月在星宿之外故掩日光不得照星也（案晉志云後秦姚興時天水姜岌造三紀甲子元曆又著渾天論此當即在其渾天論中）

渾天論　梁祖暅

自古論天者多矣而羣氏紛紜互相非毀竊覽同異稽之典經仰觀辰極傍矚四維覩日月之升降察五星之見伏校之以儀象覈之以晷漏則渾天之理信而有徵輒遺衆說附渾儀云考靈曜先儒求得天地相去十七萬八千五百里以晷景驗之失於過多既不顯求之之術而虛設其數益誇誕之辭非聖人之旨也學者多因其說而未之革豈不知尋其理歟抑未能求其數故也王蕃所考較之前說不啻減半雖非揆格所知而求之以理誠未能遥趣其實蓋近密乎輒因王蕃天高數以求冬至春秋分日高及南戴

日下去地中數法令表高八尺與冬至景長一丈三尺各自乘并而開方除之爲法天高乘表高爲實實如法而一得四萬二千六百五十八里有奇即冬至日高也以天高乘冬至景長爲實實如法得六萬九千三百二十里有奇即冬至南戴日下去地中數也求春秋分數法令表高及春秋分景長五尺三寸九分各自乘并而開方除之爲法因冬至日高實而以法除之得六萬七千五百二里有奇即春秋分日高也以天高乘春秋分景長爲實實如法而一得四萬五千四百七十九里有奇即春秋分南戴日下去地中數也南戴日下所謂丹穴也推北極里數法夜於地中表南傳地遥望北辰紐星之末令與表端參合以人目去表數及表高各自乘并而開方除之爲法天高乘表高數爲實實如法而一即北極紐星高里數也天高乘人目去表爲實實如法即去北戴極下之數也北戴斗極爲空桐日去赤道表裏二十四度遠寒近暑而中和二分之日去天頂三十六度日去地中冬夏春秋晨昏晝夜皆同度也而有寒暑者地氣上騰天氣下降故遠日下寒近日下暑非有遠近也猶火居上雖遠而炎在旁雖近而微視日在旁而大居上而小者仰矚爲難平觀爲易也由視有夷險非遠近之效也今懸珠於百仞之上或置之於百仞之前從而觀之則大小殊形先儒弗斯取驗用繁翰墨夷途頓轡雄辭折辨不亦迂哉今大寒在冬至後二氣者寒積而不消也大暑在夏至後二氣者暑積而未歇也寒暑均和乃在春秋分後二氣者寒暑積而不平也譬之火始入室而未甚温弗事加薪久而愈熾既移遷之猶有餘熱也（已上載隋書天文志上用之參校）月行有中道有陰道有陽道如姜岌說周髀云日徑千二百五十里蓋天乖謬已詳前識無足採焉以渾象言之失於過大矣張衡日月共徑當天周七百三十六分之一地廣二百三十二分之一按此而論天周分母圓周率也地廣分母圓徑率也以八約之得周率

九十二徑率二十九其率傷於周多徑少衡之疎也衡以日月之徑居一度之半又言八極之維既非考定日月之徑又不明其理飾辭華說不足窮覈者也望日月法立於地中以人目屬徑寸之管而望日月令日月大滿管孔及定管長以管徑乘天高管長除之即日月徑也月陰精也其形圓其質禀日之光而見其體日光不照則謂之魄故月望之日日月相望人居其閒盡觀其質故形圓也二弦之日日照其側人觀其旁故半魄半明也晦朔之日日照其表人在其裏故形不見舊說曰月行九道斯蓋未究月行之變而假爲其說謹按著作郎張東對三道九行曰按漢天文志日有三道月有九行者謂日月行黃道爲得其正或行黃道外或行黃道内內外及正行因名三道故曰房有四表三道日月經房星南門即爲旱經房星北門爲水日有三道者但内外差及正行之道也月有九行謂青道二出於黃道東赤道二出於黃道南白道二出於黃道西黑道二出於黃道北故鄭元注月令立春春分日行青道月爲之佐立夏夏至日行赤道月爲之佐立秋秋分日行白道月爲之佐立冬冬至日行黑道月爲之佐故月之九行非爲黃道外別有九道交横繹絡貫於纏舍但爲日月既爲動物不能不小有盈縮或行黃道内外又按日月以立春合宿在營室即北方之星色當言黑春分宿日在奎奎爲西方之宿色當言白而鄭元言立春春分日行青道蓋以歲起於春春在於東東方色青故起青號南西及北三方准此故知日月共有三道實無九行但以因八節之差順四時之色曲爲立名故月行言九直舉其實故日道稱三三道九行其義一也則云日之三道躔於二十八宿月之九行經於八節宿（以下當有闕文）

養生論

後魏 高湛

王叔和高平人也博好經方洞識攝生之道嘗謂人曰食不欲雜雜則或有所犯當時或無災患積久爲人作疾尋常飲食每令得所多飡令人彭亨短氣或致暴疾夏至秋分少食肥膩餅臛之屬此物與酒食瓜果相妨當時不必即病入秋節變陽消陰長寒氣總至多至暴卒良由涉夏取冷大過飲食不節故也而不達者皆以病至之日便謂是受病之始而不知其所由來者漸矣豈不惑哉

書法論

唐 徐浩

周官内史教國子六書書之源流其來尚矣程邈變隸體邯鄲傳楷法事則樸畧未有能工厥後鍾善正書張稱草聖右軍行法小令破體皆一時之妙近古以來蕭永歐虞頗得筆勢褚薛以降自謂不譏矣人謂虞得其筋褚得其肉歐得其骨當矣夫鷹隼乏彩而翰飛戾天骨勁而氣猛也翬翟備色而翱翔於百步肉豐而力沈也若藻曜而高翔書之鳳皇矣歐虞爲鷹隼褚爲翬翟焉歐陽率更云蕭書出於章草頗爲知言然歐陽飛白曠古無比余年在齠齔便工翰墨忘寢與食胼胝筆研而性不能逾力不可强勁而愈拙勞而無功區區碑石之閒矻矻几案之上亦古人所恥吾豈忘情耶德成而上藝成而下殷鑒不遠何學書爲必以一時風流千里面目斯亦愈博奕亞於文章矣發揮聖賢事業其由斯乎初學之勢特須藏鋒鋒若不藏字則有病病且未去能何有焉字不欲踈亦不欲密亦不欲長亦不欲短小展令大大蹙令小踈肥令密密瘦令踈斯亦大經矣筆不欲捷亦不欲徐亦不欲平亦不欲側側竪令平峻勿令傾捷則須安徐則須利如此則其大較矣張伯英臨池學書池水盡黑永師登樓不下四十餘年張公精熟[redacted]號草聖永師拘滯終著能名以此而言非一朝一夕所能盡美俗云書無百日工蓋悠悠之談也宜白首工之豈可百日乎汝曹年未弱冠但當研精覃思心[redacted]目想時復問本驗頤（粹詳謏）短長可致佳境耳鍾太傅坐則畫地數步卧則書被穿表裏由是乃爲翰墨之龜鑑耳

說

渾天象說

吳 王蕃

虞書稱在琁機玉衡以齊七政則今渾天儀日月五星是也鄭元說動運爲機持正爲衡皆以玉爲之視其行度觀受禪是非也渾儀羲和舊器歷代相傳謂之機衡其所由來有原統矣而斯器設在候臺史官禁密學者寡得聞見穿鑿之徒不解機衡之義見有七政之言因以爲北斗七星構造虛文託之讖緯史遷班固猶尚惑之鄭元有贍雅高遠之才沈靜精妙之思超然獨見改正其說聖人復出不易斯言矣（已上見宋書天文志）渾儀以察三光分宿度象以著天體布星辰按斯二者以考於天蓋詳察矣（已上見北堂書鈔一百三十）幽平之後周室遂卑天子不能頒朔魯歷不正百有餘年以建申之月爲建亥而怪蟄蟲不伏也歷紀廢壞道術侵亂渾天之義傳之者寡末世之儒或不聞見各以私意爲天作說故有周髀宣夜之論宣夜之學絕無師法周髀見行於世考驗天狀多所違失依劉洪乾象歷之法而論渾天曰（太平御覽二引有渾天之作由來尚矣考之於天信而有徵當是開元占經刪）前儒舊說天地之體狀如鳥卵天包地外猶殼之裹黃也周旋無端其形渾渾然故曰渾天也周天三百六十五度五百八十九分度之百四十五東西南北展轉周規（北堂書鈔周作同）半覆地上半在地下故二十八宿半見半隱以赤儀準之其見者常百八十二度有奇是以察知其半覆地上半隱地下其二端謂之南極北極北極天之中也北極在正北出地三十六度南極在正南入地亦三十六度兩極相去一百八十二度半強衆星皆移而北極不徙猶車輪之有輻軸也繞北極徑七十二度常見不隱謂之上規繞南極七十二度常隱不見謂之下規是也上規去南極下規去北極皆一百四十四度半強以二規於渾儀爲中規赤道帶天之紘去兩極各九十一度少強黃道日之所行也半在赤道外半在赤道內與赤道東交於角五少弱西交於奎十四少強其出赤道

外極遠者，出赤道二十四度，斗二十一度是也。其入赤道內極遠者，入赤道二十四度，井二十五度是也。日南至在斗二十一度，去極百一十五度少強，是日最南，去極最遠，故景最長。黃道斗二十一度，出辰入申，故日出辰入申，晝行地上百四十六度強，故日短；夜行地下二百一十九度少弱，故夜長。自南至之後，日去極稍近，故景稍短；日晝行地上度稍多，故日稍長；夜行地下度稍少，故夜稍短；日行度稍北，故日出入稍北，以至於夏至日在井二十五度，去極六十七度少強，是日最近北，去極最近，故景最短。黃道井二十五度，出寅入戌，晝行地上二百一十九度少弱，故日長；夜行地下百四十六度少強，故夜短。自夏至之後，日去極稍遠，故景稍長；日晝行地上度稍少，故日稍短；夜行地下度稍多，故夜稍長；日所在度稍南，故出入稍南，以至於南至而復初焉。斗二十一度，井二十五度，南北相較四十八度。春分日在奎十四少強，秋分日在角五少弱，此黃赤二道之交中也。去極俱九十一度少強，南北處斗二十一、井二十五之中，故景居二至長短之中。奎十四、角五出卯入酉，故日亦出卯入酉，日晝行地上，夜行地下，俱百八十二度半強，故日見之漏五十刻，不見之漏五十刻，謂之晝夜同。夫天之晝夜以日出入為分，人之晝夜以昏明為限。日未出二刻半而明，日入後二刻半而昏，故損夜五刻以增晝刻，是以春秋分之漏晝五十五刻。渾天遭周秦之亂，師徒斷絕，而喪其文，唯渾儀尚在候臺（北堂書鈔尚作常），是以不廢，故其法可得言（太平御覽法作揚搉二）。至於纖微委曲，闕而不傳（御覽有蔡邕以為精微深妙百世不易之道）。周天里數無聞焉爾。而洛書甄曜度、春秋考異郵皆云周天一百七萬一千里，至以日景驗之，違錯甚多。然其流行布在眾書，通儒達士未之考正，是以不敢背捐舊術，獨據所見，故按其說，更課諸數，以究其意也。古歷皆云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皆分一百七萬一千里，數為一度，得二千九百三十二里七十一步二尺七寸四分大強（案宋書天文志及晉書天文志大強二字皆作四百八十七分之三百六十二開元占經改之也斗下分宋晉志末引大弱二字當亦是占經改），斗下分為七百三十三里一十七步五尺一寸八分大弱。三光之行，不必有常，術家以算追而求之，故諸家之歷各有異同。漢靈之末，四分歷與天違錯，時會稽東部都尉太山劉洪善於推候，乃考術官及史自古至今歷法，原其進退之行，察其出入之驗，視其往來，度其終始，課較其法，不能四分之一，減以為五百八十九分之一百四十五，更造乾象歷，以追日月五星之行，比於諸家最為精密，今史官所用則其歷也。故所作渾象諸分度節次及昏明中星，皆更以乾象法作之。周天一百七萬一千里，以乾象法分之，得二千九百三十二里八十步三尺九寸五分弱，斗下分為七百二十一里二百五十九步四尺五寸二分弱。乾象全度張古歷零度九步一尺二寸一分弱，斗下分減古歷斗下分十一里五十八步六寸六分弱，其大數俱一百七萬一千里，斗下分減，則全度純數使其然也。又陸績云：周天一百七萬一千里，東西南北徑三十五萬七千里，立徑亦然。此蓋天黃赤道之徑數也。渾天、蓋天黃赤道周天度同，故績取以言耳。此言周三徑一也。古少廣術用率圓周三中徑一，臣更考之，徑一不翅周三，率周百四十二而徑四十五，以徑率乘一百七萬一千里，以周率約之，得徑三十三萬九千四百一里一百二十二步三尺二寸一分七十一分分之十，東西南北及立徑皆同。半之，得十六萬九千七百里二百一十一步一尺六寸百四十二分分之八十一，地上去天之數也。夫周天徑目前定物，圖蓋天者尚不考驗，而乃論天地之外，日月所不照，陰陽所不至，目精所不及，儀衡所不測，皆為之說，虛誕無徵，是亦鄒子瀛海之類也。臣謹更以晷景考周天里數。按周禮大司徒之職，立土圭之法，測土深，正日景，以求地中。日南則景短多暑，日北則景長多寒，日東則景夕多風，日西則景朝多陰。日至之景尺有五寸，謂之地中。鄭眾云：土圭之長尺有五寸，以夏至立八尺表，中景適與圭等，謂之地中。今潁川陽城地為然。鄭元云：凡日景於地千里而差一寸，景尺有五寸者，南戴日下萬五千里也。誠以八尺之表而有尺五寸景，是立八十而旁十五也。南萬五千里而當日下，則日當去其下地八萬里矣。從日斜射陽城，則天徑之半也。天體圓如彈丸，地處天之半，而陽城為中，則日春秋冬夏昏明晝夜去陽城皆等，無盈縮矣，故知從日斜射陽城為天徑之半也。以句股之法言之，旁萬五千里則句也，立八萬里則股也，從日斜射陽城則徑也。以句股求弦法入之，得八萬一千三百九十四里三十步五尺三寸六分，天徑之半而地上去天之數也。倍之，得十六萬二千七百八十八里六十一步四尺七寸二分，天徑之數也。以周率乘之，徑率約之，得五十一萬二千六百八十七里六十八步一尺八寸二分，周天之數也。減甄曜度、考異郵五十五萬七千三百一十二里有奇。一度凡一千四百六里百二十四步六寸四分十萬七千五百六十五分分之一萬九千四十九，減舊度千五百二十五里二百五十六步三尺三寸二十一萬五千一百三十分分之十六萬七百三十。夫末世之儒多妄穿鑿，減增河洛，竊作讖緯，其言浮虛，難悉據用。六官之職，周公所制，句股之術，目前定數，晷景之度，事有明驗，以此推之，近為詳矣。黃赤二道相與交錯，其間相去二十四度。以兩遊儀準之，二道俱三百六十五度有奇（隋書天文志引此下有又赤道見者常百八十二度半強又南北考之天見者亦一百八十二度半強當是占經删太平御覽二引與隋志同），是以知天體圓如彈丸（隋志引此下有南北極相去一百八十二度半強也當是占經刪太平御覽二引此下有北極出地三十六度是知南極入地亦三十六度而兩相去百八十二半強也亦可證），而陸績造渾象，其形如鳥卵，然則黃道應長於赤道矣。績云天東西南北徑三十五萬七千里，然則績亦以天形正圓也，而渾象為鳥卵，則為自相違背（隋志引作而陸績所作渾象形如鳥卵以施二道不得如法若使二道同規則其閒相去不得滿二十四度若令相去二十四度則黃道當長於赤道又兩極相去不翅百八十二度半強案）

(續說云天東西徑三十五萬七千里直徑亦然則意亦以天爲正圓也器與言謬頗爲乖僻當是占經刪續)月行二十七日有奇而周天其行半出黃道外半入黃道內在內謂之陰道在外謂之陽道其行陰陽道極遠者不過六度黃道無常諸家各異各依其㬰節氣所行宿度尚書月令太初三統四分乾象各不同昏明亦異日行蹉跌不遵常軌之所爲也夫三光之行雖有盈縮天地之體常然不變故諸家之㬰皆不著渾象爲黃道當各隨其㬰而錯之而今臣所施黃道乾象法也審校春秋二分於一先代諸㬰差而冬夏二至恒在二分張中蕃按渾象之法地當在天中其勢不便故反觀其形地爲外匡於已解人無異在內詭狀殊體而合於理可謂奇巧古舊渾象以二分爲一度凡周七尺三寸半分漢張衡更制以四分爲一度凡周一丈四尺六寸一分臣以古制局小以布星辰相去稠穊不得了察而張衡所作又復過大難可轉移前表聞以三分爲一度事許令臣所作周一丈九寸五分四分分之三張古法三尺六寸五分四分分之一減張衡亦三尺六寸五分四分分之一渾象法黃道赤道各廣一度有半故今所作渾象黃赤道各廣四分半相去七寸二分渾儀中筩爲旋機外規爲玉衡(案開元占經以爲渾天象說太平御覽北堂書鈔引作渾天說隋書經籍志有渾天象注一卷吳散騎常侍王蕃撰即此宋書天文志晉書天文志所載俱未及占經之備故據而錄之又按宋志及北堂書鈔以補於首而太平御覽隋志亦詳注每條之下)

續古文苑卷第九

續古文苑卷第十

賜進士及第授通奉大夫山東通省督糧道加三級孫星衍撰

記

封禪儀記　漢馬第伯

車駕正月二十八日(案建武三十二年也)發雒陽宮二月九日到魯遣守謁者郭堅伯將徒五百人治泰山道十日魯遣宗室諸劉及孔氏瑕丘丁氏上壽受賜皆詣孔氏宅賜酒肉十日發十二日宿奉高是日遣虎賁郎將先上山三案行還益治道徒千人十五日始齋國家居太守府舍諸王居府中諸侯在縣庭中齋諸卿校尉將軍大夫黃門郎百官及宋公衛公褒成侯東方諸侯雒中小侯齋城外汶水上太尉太常齋山虞(案應劭漢官儀此下有馬第伯自云五字)某等七十人先之山虞觀祭山壇及故明堂宮郎官等郊肆處入其幕府觀治石石二枚狀博平圓九尺此壇上石也其一石武帝時石也時用五車不能上也因置山下爲屋號五車石四維距石長丈二廣三尺厚尺半所四枚檢石長三尺廣六寸狀如封篋長檢十枚一紀號石高丈二尺廣三尺厚尺二寸名曰立石一枚刻文字紀功德是朝上山騎行往往道峻峭不騎步牽馬乍步乍騎且相半至中觀留馬去平地二十里南向極望無不覩仰望天關如從谷底仰觀抗峯其爲高也如視浮雲其峻也石壁窅窱如無道遥(案此下舊衍遥字今刪)望其人端如行杆兀(案此句說錯御覽三十九引應劭漢官儀作望人如杆升疑當云望其端行人如二升析)或以(御覽補)爲小(御覽補)白石或以爲冰(御覽補三字)雪久之白者移過樹乃知是人也殊不可上四布僵臥石上有頃復蘇亦賴齋酒脯處處有泉水目輒爲之明復勉強相將行到天關自以已至也問道中人言尚十餘里其道秀山脅大者廣八九尺狹者五六尺仰視巖石松樹鬱鬱蒼蒼若在雲中俛視谿谷碌碌不可見丈尺遂至天門之下仰視天門窔遼如從穴中視天直上七里賴其羊腸逶迤名曰環道往往有絙索可得而登也兩從者扶挾前人相牽後人見前人履

底前人見後人頂如畫重累人矣所謂磨胷捘石捫天之難也初上此道行十餘步一休稍疲咽脣燋五六步一休牒牒據頓地不避濕暗前有燥地目視而兩脚不隨早食上脯後到天門郭使者得銅物銅物形狀如鍾又方柄有孔莫能識也疑封禪具也得之者汝南召陵人姓楊名通東上一里餘得木甲木甲者武帝時神也東北百餘步得封所始皇立石及闕在南方漢武在其北二十餘步得北垂圓臺高九尺方圓三丈所有兩陛人不得從上從東陛上臺上有壇方一丈二尺所上有方石四維有距石四面有闕鄉壇再拜謁人多置錢物壇上亦不掃除國家上見之則詔書所謂酢梨酸棗狼藉散錢處數百幣帛具道是武帝封禪至泰山下未及上百官爲(案通典此下有先字)上跪拜置梨棗錢於道以求福即此也東山名曰日觀日觀者雞一鳴時見日始欲出長三丈所秦觀者望見長安吳觀者望見會稽周觀者望見齊西北有石室壇以南有玉盤中有玉龜山南脅神泉飲之極清美利人日入下去行數環日暮時頗雨不見其道一人居其前先知蹈有人乃舉足隨之比至天門下夜人定矣車駕十九日之山虞國家居亭百官布野此日山上雲氣成宮闕百官並見之二十一日夕牲時白氣廣一丈東南極望致濃厚時天清和無雲(案中當有二十二日云云劉昭引不備說見下)晨祭也日高二丈所燔燎燔燎煙正北升禮畢(案舊無此二字今補)百官各以次上郡儲輦三百爲貴臣諸公王侯卿大夫百官皆步上少用輦輦者國家御首輦人輓升山至中觀休須臾復上(案中當有日中後到山云云)須臾羣臣畢就位(案中當有云云)國家臺上北面虎賁陛戟臺下(案中當有云云)騶騎二千餘人發壇上方石(案中當有云云)以金爲繩以石爲檢南方北方各(案舊無此七字今補)二檢東方西方各三檢檢中石泥及壇土色黃青(案舊無此二字今補)赤白黑各依其方色(案中當有云云劉昭引不備凡志正文與記略同者昭引記就志故每省其複見也今無以補之)稱萬歲音動山谷有青(案舊無此字今補)氣屬天遥望不見山巔山巔人在氣中不知

也封畢有頃詔百官以次下國家隨後數百人維持
行相逢推百官連延二十餘里道多迫小深谿高岸
數百丈步從匍匐邪下近起（案舊誤作上起近今改）炬火止亦
駱驛步從觸擊大石石聲正讙但讙石見相應和者
腸不能已口不能默夜半後到百官明日乃訖其中
老者氣劣不能行臥巖石下明日早（案此二十三日也）太醫
令復遵問起居國家云昨上下山欲行迫前欲休則
後人所蹈道峻危險恐不能度國家不勞百官以下
露臥水飲無一人蹉跌無一人疾病豈非天耶泰山
率多暴雨如今上直下柴祭封登清晏溫和（案此下當有脫）
文其（案舊誤作明今改）日上壽賜百官省事事畢發暮宿奉
高三十里明日（案此二十四日也）發至梁甫九十里夕牲（案中當有二十五日云云考志云二十二日辛卯柴登封泰山二十五日甲午禪於梁陰以此推之上文所謂其日爲二十三日無疑也）功劾如彼天應如此羣臣上壽國家不
聽（案下當有云云劉昭不備引）

鄐君開通襃斜道記

永平六年漢中郡以詔書受廣漢蜀郡巴郡徒二千
六百九十人開通襃余道太守鉅鹿鄐君部掾治級
王宏史荀茂張宇韓岑弟典功作太守丞廣漢楊顯
將相用■始作橋格六百卅三閒大橋五爲道二百
五十八里郵亭驛置徒司空褒中縣官寺并六十四
所最凡用功七十六萬六千八百餘人瓦卅六萬九
千八百四（案今拓本以下損泐據宋紹熙甲寅南鄭令晏袤釋補）器用錢百四
十九萬九千四百餘斛粟九年四月成就益州東至
京師安隱（案晏云一百五十有九字疑所釋尚有缺不詳當何字上下也）

武氏林記

建和元年大歲在丁亥三月庚戌朔四日癸丑孝子
武始公弟綏宗景興開明使石工孟孚季弟卯造此
闕直錢十五萬孫宗作師子直四萬開明子宣張仕
濟陰年廿五曹府君察舉孝廉除敦煌長史被病夭
殁苗秀不遂嗚呼哀哉士女痛傷（金石錄云武氏有數墓在任城關明者仕爲吳郡府丞綏宗名梁仕爲郡從事宣張名班皆自有碑）

武都太守李翕天井道記

塗除患蠲難爲惠鮮能行之斯道狹阻有坂危峻天
井臨深之阨冬雪則凍渝夏雨滑汏頓躓傷害民苦
拘駕推排之役勤勞無已過者戰戰以爲大戚太守
漢陽阿陽李君履之若辟風雨部西部道橋掾李禔
■鏁鏈西坂天井凶止■入丈四尺堅無臽潰安無
傾覆四方賴之民悅無疆君德惠也刊勒紀述以示
萬載建寧五年四月廿五日己酉訖成

造戾陵遏記

魏使持節都督河北道諸軍事征北將軍建城鄉侯
沛國劉靖字文恭登梁山以觀源流相㶟水以度形
勢嘉武安之通渠羨秦氏之殷富乃使帳下督丁鴻
軍士千人以嘉平二年立遏於水導高梁河造戾陵
遏開車箱渠其遏表云高梁河水者出自幷州潞河
之別源也長岸峻固直截中流積石籠以爲主遏高
一丈東西長三十丈（案十疑當作百）南北廣七十餘步依北
岸立水門門廣四丈立水十丈山水暴發則乘遏東
下平流守常則自門北入灌田歲二千頃凡所封地
百餘萬畝至景元三年辛酉詔書以民食轉廣陸廢
不贍遣謁者樊晨更制水門限田千頃刻地四千三
百一十六頃出給郡縣改定田五千九百三十頃水
流乘車箱渠自薊西北逕昌平東盡漁陽潞縣凡所
潤含四五百里所灌田萬有餘頃高下孔齊原隰底
平疏之斯溉決之斯散導渠口以爲濤門灑滮池以
爲甘澤施加於當時敷被於後世晉元康四年君少
子驍騎將軍平鄉侯宏受命使持節監幽州諸軍事
領護烏丸校尉寧朔將軍遏立積三十六載至五年
夏六月洪水暴出毀損四分之三剩北岸七十餘丈
上渠車箱所在漫溢追惟前立遏之勳親臨山川指
授規畧命司馬關內侯逢惲內外將士二千人起長
岸立石渠修主遏治水門門廣四丈立水五尺（案尺疑當作丈）興復載利通塞之宜準遵舊制凡用功四萬有餘
焉諸部王侯不召而自至繈負而趨事者蓋數千人
詩載經始勿亟易稱民忘其勞斯之謂乎於是二府

文武之士感秦國思鄭渠之續魏人置豹祀之義乃
遐慕仁政追述成功元康五年十月十一日刊石立
表以紀勳烈并記遏制度永爲後式焉

陶隱居井欄記　　梁陳宣懋

先生丹陽陶仕齊奉朝請壬申歲來山棲身高靜自
號隱居同來弟子吳郡陸敬游其次楊王吳戴陳許
諸生供奉階宇湖孰潘邏及遠近宗稟不可具記悠
悠歷代詎勿識焉梁天監三年八月十五日錢塘陳
宣懋記（此記文無可采因其刻既失載之以備故迹）

武德郡建沁水石橋記　　後魏于子建

夫梵燈遐廓長夜襲其明慧教洞開羣迷啓其目是
以神光未滅感膺於西胡金儀雖謝夢現於東漢抑
亦慇世多艱下生思土運濟貫心慈悲注意歸依者
塵霧莫侵迴向者雷電不撓信是苦海之靈丹酷旱
之甘露矣惟此區域号稱舊邦舜禹懷譚之地（案譚是禹貢覃之假借也）殷周畿甸之土晉啓山陽鄭錫河後隸趙稱
都入魏爲鎮及秦呑六雄跨有四海罷侯置守乙統
九服項羽改名殷國漢高復立爲郡自茲以還爲河
內下邑屬皇朝遷鼎卜食漳濱遂方割四縣在古州
城置武德郡焉北通燕趙堂堂之風相洽南引鞏雒
穆穆之化■清西瞻軹塞則連山萬叠東望平皐則
曠野千里長河帶其前太行環其後車馬之所混■
舳艫之所湊集頗是一都之要害實爲三魏之達道
若其沈溴雙吐丹絶並納勢等周原美齊陸海袂散
成帷人縈各（若字）繡禮樂尚繁風儀未革然郡土遼廓
沁水橫流源自羊頭之山發於麻谷之口滔滔晉域
作紀懷方引溉過於鄭白流穢踰於汾澮但彼漸臺
雉岸■■崢嶸揭厲多危往來受害至於秋雨時降
水潦■驚馬牛雖辨公私頓廢脅岨乘車之義事切
朝涉之艱宣威將軍懷州長史行武德郡事河南于
子建車騎將軍左光祿大夫平皐令京兆杜護宗前
將軍懷縣令趙郡李同賓征西將軍州縣令扶風馬
周洛殄難將軍溫縣令廣寧燕景裕征虜將軍郡丞

東平呂思哲或分竹專城或捍擇木百里鵲起來官共治民瘼況同覩艱辛俱看危滯一物可矜納隍在念敬恩包鹿濟難之仁俯■■龜報恩之惠雖無武庫造梁之工術且■沙弥訪津之慇懃咨譖啚問俗便獲■■軌躅雖亡遺柱在目父■傳咸屬周時稱其板構與城俱廢乃於農隙之月各率祿力■■及■朝文武■懷意願七月六日經始此橋助福者比肩獻義者聯轂人百其功共陳心力至廿四日所■便訖不煩遐邇荷擔之勞未傷士民尺寸之木雖無匪日之美庶省浹晨之費修柱揭以插泉華表欝而軼漢紅■交架以■■綺蘭聯緜而雲布引北山山之饒則人無遺力積南市之富而家有餘資昔伯度記功勒燕然■■文淵表■■象林之銅作述之理雖殊刊錄之情不異況四生蹐駁同悲欣之境十因翊還逈勁風電之力若不歸依寶■■■神教遠擬彼岸之喻近取成務之言恐沮勸之道未宣畫扴之功虛爐乃運石立碑敬鐫啚像窮般馬之巧盡金雘之餝使四部往來起歎慕之心六道奔趣識風雲之會其詞曰

清虛曰道正直爲神有一於此用表生民淵乎大覺丕矣能仁行成元吉德伏波旬其一芒芒禹績眇眇桓砍爲魚左衽逖聽前風九州咸載五等攸同分壇數土俾侯樹公其二美茲舊甸麗其新邑馮弁帶山河苞苴原隰禮樂仍貫風徽猶緝青蒻可翦潢流可挹其三粤余承乏謬厠官方政慚春雨威愧秋霜情深履虎意等納隍慕彼醫藥眷此津梁其四渾渾沁水冀道名川既難揭厲又阻■舩爰始經謀義勸競填辰不再浹斯搆已宣其五落落太虛繞繞羣有來同聚沫去齊過牖敬託三尊資弅四部髣髴彼岸依悕可久　大魏武定七年歲次己巳四月丙戌朔八日癸巳建

端州石室記　唐李邕

日者託宿秘篆寄傲神府撰奇討異注靈通感冥搜海堧遐矚坤極敞金闕疏玉堂河漢未際其源今昔

嘗聆其語乃若宛此山耶介在江壙薄人寰騰物外妙有特起靈表頒洞綺田砥平錦嶂壁立肇㉄洞穴延袤中堂蹙怪形以萬殊矸地勢以千變伏虎奔象浮梁抗柱激濤海而洪波沸滑疊杳寥而羣峯嵯峨飛動逼人屹聳驚視密微微而三分地道風蕭蕭而一變天時實乳練於玉顏石林列於仙座隔鬱壓境矯集福庭寂兮寥兮恍兮惚兮使營魄九昇嗜慾雙遣體若■羽翼志若摩雲天秦漢之間莫知代祀義皇之上自謂逍遥當是時也慕名者執雌而退徇物者守心而安求道者■■而凝懷書者■■而默有若邦伯早公守恭案早姓未當侯再詳見廣孝聞■■■觀國政門■■■■不容於■義心厚行遊者每■於■■能吏修其職民恬其業流宂歸止介特艾安於是命友生挾琴酌一歌一詠以遨以遊莫不解榻於斯張樂於斯加之杖龍遺士駟馬凌晨避暑窳室締賞林巒擊石如鍾酌泉如醴固亦轉丹竈掇紫芝迹參寥之遠心惟習隱之幽致者也開元十五年正月廿五日李邕記此文金石萃編所載多缺今據碑更補

橋亭記　唐游芳

唐再受命能事備於開元乃十有三年告成於岱翠華之往也則北巡濟河王軑之旋也則南指陳宋故行宮御路次夫任城焉陽門橋者跨泗之別流當魯之要術初隨時以旣濟因大駕而改功觀其壅川爲池因地設險削金堰於馳道甃石門以飛橋夾以朱欄揭以華表炳若星漢拖如虹蜺蓋乘輿乃以陽朝御六龍翊萬騎聲明紀律文物比象迴睿覽於洲渚駐天蹕於川梁先時望君之來也則金繩以界之鐵鎖以扃之厥後榮君之顧也則浚池以廣之葉館以旌之經始茲宇惠而不費當儲峙之末有芻粟之餘散之則人獲壹錢金石萃編云字脫落秀注人鳩之則動以千計請爲亭館以壯橋池故鄉老老白於吏金石萃編云壹寫老字邑吏謀於府因人之欲得事之宜鼛鼓不勝工力徒競藝爲曾構在水之陽壓鮮原以迴出流古墉而却

倚危擱巘巘反宇峨峨勢搖煙潭岌若飛動南軒虛明以晃朗北室懿瀇而清冷自堂徂亭邐迤幽徑上覆藤篠前臨芰荷憑高佇目萬象皆見夫河南之勝有三橋亭得其一梁園有梁王之迹圃田有僕射之陂平池曲榭美則美矣豈與夫島嶼開合林嶂蔽虧秀薄大荒吐納霞景畫橋南度像清洛之規虛館■張力臣釋作摩臨叶滄洲之趣有是夫有是夫任風姓之國也謠俗古遠其太昊氏之遺人富而教之合於魯頌當太平無事而朝野多歡不然者此池何以得花縣之名吾寮何以得仙舟之目不其■張力臣釋作解而時則有若邑大夫榮陽鄭公延華信昭盈缶道契虛舟禮樂之行仁德歸厚丞范陽盧璜主簿平昌孟景尉瑯琊王子言尉河東裴迴皆士林英華學府金碧能勤在公之節無廢會友之文嘗授簡於芳以爲之記會芳有公車之召請俟於異時金鄉尉潁川韓邠卿舍於裴氏言於衆曰游子之讓斯文以諸公在此諸公之意也子何辭焉因命秉燭俾芳操翰夜而成記翌日遂行開元廿六年秋七月旬有四日云　大唐開元廿有六年閏八月五日建通直郎行方與尉王日雲篆額將仕郎守尉游芳纂文朝散郎行尉華容縣開國男瑯琊王子言書

遊濟瀆記　唐達奚珣

軹縣西北數十里濟水出焉稽乎舊章可得而道自河浮錄甲帝命㉄夷疏甽澮而正乾綱鏈林巒而通委輸所謂四瀆資我而成彼式水者或在幽僻遠而見奇伊何足貴豈與夫體清淳之氣據函夏之中平地開源介空正綠表裏皆淨似若非深舟檝既加乃知無底沖和自挹斯君子之量斁從此而東截河通汶不以險阻斮斮字說文見其勢不以清濁汩其流終能獨運長波滔滔入海沈潛剛克斯君子之量斁意者洞幽明貫天壤包荒萬類出入無閒形與化遊復歸於道不然何其異也雖金火更作變通殊制而浮沈之事亦無捨旃國家南正司天北正司地以爲百神

授職則陰陽無錯繆之災羣望事修水土得平均之序欽若稽古道豈虚行閟宮有侐象設如在流目一望森森動人覺毛髮之閒風飈四起然後以諸侯之禮禮而禩之至於下人日用蘋藻吉凶悔吝則以情言且神道無方豈存於此而物類相召或有馮焉盧涵潛通動植茲液高樹直上百尺無技虚篁下清四時壹色意隔人世空聞鳥聲陽浦先春草心方變戢岸猶冷苔生未穠紅晶落而天下陰青靄凝而衆山暮畱賞無厭歸情坐忘中途載懷歷歷在眼庶託豪翰光昭厥美云　吏部侍郎達奚珣文右監門衛兵曹參軍薛希昌書有唐天寶六載冬十二月乙未朝議郎行濟縣尉鄭琚建此文金薤琳琅所載多訛據碑更正

春申君新廟記　唐　趙居貞

輶軒莅部十有一月矣猥以薄材謬承重寄欻自淮服半刺超爲江南方伯郡領二十地亘五千皇皇者華幾慚輝道兢兢其志常誠飲水周爰諮詢申命行事損以懲忿窒欲益以改過遷善豺狼擁路埋輪以逐之騏驥伏櫪攬轡以騁之宣王化而盡覺風行安甿心而不知日用寬猛相濟威恩兼洽長吏肅警疆土乂寧日月其除氷霜再履始也務不暇給今也處有餘閒別祈神仙獲歲豐稔秉公堂之宴縱靈廟之遊城不復隍樹无禁伐闤阓荒以毀梁木小而摧乃喟然歎曰神必依人人茲望福依無所據福安來哉昔越踐滅吴楚威滅越考烈王繼立春申君登相封江東之巨縣城吴墟爲大都專主威權救國災患與趙魏爲四公子招賓旅有三千人擠聘使之玳簪誇上客之珠履王久無似君方患之瑑兮李園託其女弟旣歆然而有娠遂祕之以獻王王乃殂落子爲君主母望之人靡信毋望之禍遄興舍人其亡死士常偵棘門之下萬里相催天乎天乎胡寧忍此令尹多居郢國假君恒守吴宮鳥焚其巢何笑號之先後蛟沒其觸緊父子之沈埋夷盡其家賊圍之故一朝冀將滅口千古猶爲痛心今邦牧所居使臣所理故宮之內故事備聞於是大葺堂庭廣修偶像春申君正陽而坐朱英配饗其側假君西廂視事上客東室齊班李園死士庚方授戮僕夫開駿辰位呈形大雪久寃之魂更申如在之敬家屬穆穆展哀榮也儀衛肅肅振威名也巨木擁腫而皆古小栽青葱而悉新總之一門是謂神府宜正名於黃相削訛議於城隍昔韓整守吴掰吴伯之廟太史適楚壯楚相之宮余固兼之言可則也神有新宇享之落之人有貞石追之琢之我躬披文紀之告之君宜密應祐之福之初余之拜命也表授廣陵糾曹張顒兵曹蘇相爲判官安喜尉李崗爲支使同郡舊知精明深識異途新合歷落瓌材三人冀有我師四牡慎行爾職欽刷往賢之恥歎垂後昆之裕長史宋尚主臣餘慶佑獄良能司士楊彥琮每憂司存實稱佳吏預乎作廟翼翼觀乎降神欣欣咸亦相因斯焉附出唐天寶單閼歲除日中散大夫守吴郡太守兼江南道採訪處置使柱國天水趙居貞記案在天寶十載辛卯也

黃石公祠記　唐　李卓

秦滅六國遂并區宇張良哀韓之亡怒秦之暴義感天地降神於圯神授良之書良爲帝之師滅秦報韓成功遂志祠黃石於濟北穀城之山下葢謂是矣世用其道傳祠此山惟德之馨介福不替天寶歲夏六月旱旣太甚遍走羣望密雲卷而復舒零雨濛而不降太守河東裴公聚黃髮而咨謀曰山川神祇有不舉乎聞斯行諸夙夜展祭祀事未畢感而遂通自寅及未澤潤千里吁其靈也夫聖哲立法制君子修理道莫不順承天則祇畏神明以天視無私神功不測或殄覆昏暴或孚右明德與時推移未始有極益將輔其善必聽於人昔夏之興也崇山降焉殷之興也峌山次焉周之興也岐山鳴焉漢興有屺橋之事我唐之興有霍山之異今古不爽謂之神志聰明正直而式者也惟秦政滅德用刑置人從欲寃痛在下馨香不登祚及二世毒流四海與天自絶惟神不顯有開必先祝降寶命故其書極天之際備興亡之端子房將有行也師焉而以言酌消息於盈虛通擬議於變化楚漢之勢功利相百天威扶桀人謨叶贊觀釁而動極深研機發八難銷六國之印招四人定重明之業以斷天下之疑以奪敵國之計正乾坤之位發日月之光所謂被堅執銳其功狗也居守餽糧其功人也運籌帷幄之中決勝千里之外其功神也此其大者豈徒効祉發祥於州里之閒哉方今淳風允塞休徵薦臻意者謂宜上聞有以旌異嘗學舊史敢記所知　唐大曆八年七月十五日建布衣趙郡李卓撰前試義王府倉曹參軍裴平書案碑陰云所題趙郡李卓卽今臺長檥箴

獨秀山新開石室記　唐　鄭叔齊

城之西北維有山曰獨秀宋顏延之嘗守茲郡賦詩云未若獨秀者峩峩郛邑閒嘉名之得葢肇於此不籍不倚不騫不崩臨百雉而特立扶重霄而直上仙挹石髓結而爲膏神鑿嵌竇呀而爲室蹦淬可遠幽偏自新勝槩岑寂人無知者大曆中御史中丞隴西公保障南服三年政成廼考宣尼廟於山下設東西庠以居冑子備俎豆儀以親釋菜雖峻阯可尋而蓁薄未翦公乃目常從以上每指荒榛而授事爲力無幾得茲穴焉闕而外廉隘以傍達立則艮其背行則躓其腓於是申謀左右朋進畚鍤壞之可跳者布以增逕石之可轉者積而就階景未移表則致虛生白矣豈非天賦其質智詳其用乎何暑往寒襲前人之畧也譬由士君子韜迹獨居懿文遊藝不遇知已發明則蓬蒿向晦畢命淪■鹽車無所伸其駿和氏不得成其寶矣篆刻非寵庶貽後賢　建中元年八月二十八日記監察御史裏行鄭叔齊案記稱隴西公者隴西縣男李昌巙也時領桂州都督兼御史中丞見平蠻碑碑及此記皆在廣西臨海

重修玉泉關廟記　唐　董挺

玉泉寺覆船山東去當陽三十里疊嶂回擁飛泉迤邐信荆口之淨界域中之絶景也寺西北三百步有

蜀將軍都督荆州事關公遺廟存焉將軍姓關名羽河東解人公族功績詳於國史先是陳光大中智顗禪師者至自天台宴坐喬木之下夜分忽與神遇云願捨此地爲僧房請師出山以觀其用指期之夕萬壑震動風號雷虩前劈巨嶺下湮澄潭良材叢樸周匝其上輪奐之用則無乏焉惟將軍當三國之時負萬人之敵孟德且避其鋒孔明謂之絕倫其於殉義感恩死生一致斬良擒禁此其效也嗚乎生爲英賢没爲明神所寄此山之下邦之興廢歲之豐荒於是乎繫陸法和假神以虜任約梁宣帝資神以拒王琳聆其故老安可誣也至今緇黄入寺若嚴官在旁無敢褻瀆荆南節度使工部尚書江陵尹裴均因政成事舉典從禮順以爲神道之教依人而行攘彼妖昏祐我蒸庶而祠廟墮毀厥懸斷絕豈守宰牧人之意耶乃命縣令張儨始經其事爰從舊址式展新規欒櫨博敞容衛端肅唯曩禪坐之樹今則延袤數十圍矣神明扶持不凋不衰胡可度思初營建之日白龜出於新橋若有所感寺僧咸見亦爲異也尚書以小子曾忝下介多聞故實見命紀事文豈足徵其增創制度則列於碑右貞元十八年辛卯

壁書飛白蕭字記　唐崔備

壁書蕭字者梁侍中蕭子雲之書也韓晉公鎮浙西之歲得於建業佛寺置之南徐官舍函以屋壁俯瞰諸坐隅及晉公入贊廟謩啓乎私第朱方官吏候其代者完葺舊府圬墁故堂吏人以壁字昏蒙方以堊帚塗上時故殿中李侍御士舉爲部從事以晉公翰墨代無等儔自獲壁書施榻於下躭翫妍味晷無已時士舉重焉始而方得及士舉府除職傳寓壁字於小吏之舍至甲申歲士舉爲江西從事通好江淮時李評事約戒閱圖書以示寮友士舉方以壁字言於坐中李君因而求之士舉云得卿皇象羊欣蕭倫眞草各一帖大鄭畫屏一扇即輟與之不尒當自持去李君富於圖書酷好遐異遂以所求三帖并大鄭畫屏一扇易焉後十餘日壁書自吳負來士舉於道病卒向若李君不言此書即壁爲朽壞於小吏之家逸品絕前賢之迹固知興亡繼絕後不乏人工極藝精中必有物加以子雲與國同姓所書蕭字圖卷側掠體法備焉信曩賢之妙門實後代之茂範其飛白書起於蔡中郎待詔門下役者以堊帚成字心有悅焉歸而爲飛白書漢末魏初皆以題署宮闕其後張敬禮王逸少子敬並稱妙絕子雲曲盡其法歐陽率更云蕭侍中飛白濃淡得中蟬翼掩素其爲前賢所重如此嗟乎景嶠此書今訪天下絕矣唯此蕭字在乎舊都三百年閒竟無頹圮俾後人傳授似陰有保持余與李君寓家南徐鄰而友善獲覩妙迹感其將壞晉公出之方絕之迹李君維之用徵其事故以字志之

周先生住山記　唐令狐楚

先生姓周氏名隱遙字息元宗其道者相號爲太(元)先生汝南人也抱天和沖澹之氣含至精潔朗之質玉冷泉潤松高鶴閒韜精守道冥得真契谷神既存而長守(元)關無鍵而不開貞元初游蘇州吳縣之包山林屋洞秋八月始於洞西得神景觀訊其居者曰距此數里世傳毛公塢毛公道成羅浮居山三百餘歲有弟子七十二人聚石爲壇遺址猶存爾能勤求吾請以導既行而蘺篠迷密不知所往先生冥目久之逢一物焉雙眸盡碧毛色紫而本白高數尺餘隨而行之視乃鹿也須臾乃跪止若有所告先生默記之而還至十九年冬剃木翦茅奠厥攸居得異石一方上有蟲篆驗之即毛公鎮地符也既而鑿戶牖以爲竇有鶴御弄冠裳戲舞於庭砌後得一井香白滑甘溢爲白泉其傍得古池焉深廣袤丈陽驗陰伏湛如也初先生嘗息於洞之南門中神化慌惚往往失其所在遇好風日亦來人閒將至必先之以雲鶴其弟子掃灑香室俄而至矣嗟乎先生之體同乎無體矣不以晝夜更動息不以寒暑易纖厚不食而甚力走及奔馬全乎氣者也雖飲而無漏止如靈龜外乎形者也鹿以導步神柔異物也符以存視道契先躅也井泉去癘昭乎仁也池水不枯齊其慮也仙雲靈鶴之驗去來髣髴之狀其必神行而智知乎予叔服膺先生之門二紀於茲錄先生本起見命爲記疑神遐想直而不遺元和十三年八月華州刺史兼御史中丞令狐楚記

修浯溪記　唐韋詞

元公再臨道州有嫗伏活亂之恩封部歌吟旁浹於永故去此五十年而里俗猶知敬慕凡琴堂水齋珍植嘉卉雖欹傾荒翳終樵採不及焉仁聲之感物也如此今年春公季子友讓以遜敏知治術爲觀察使衷公所厚用前寶鼎尉假道州長史路出亭下維舟感泣以簡書程責之不遑也乃罄撤資俸托所部祈陽長豆盧[redacted]歸喜獲私尚會余亦以恩例自道州司馬移佐江州帆風檝流相[redacted]畢寶鼎姝然曰茲亭𠛅治之始既銘於巖側矣至於水石之秀詠賦所及則家集存焉然自空閒時餘四紀士林經過篇翰相屬今圬墁移舊手筆亡矣將編於左方用存此亭故事既適相會盡爲志焉余嘉其損約貧寓而能以章復舊志爲急思有以白之故不得用質俚辭元和十三年十二月六日江州員外司馬韋詞記襄陽嚴涓書

絳守居園池記　唐樊宗師

絳即東雍爲守理所稟參實沈分氣畜兩河潤有陶唐冀遺風餘思晉韓魏之相剥剖世說總其土田士人令無磽雜擾宜得地形勝瀉水施法豈新田又蕞猥不可居州地或自有興廢(原注州字或屬上句)人因得附爲奢儉將爲守悅致平理與益侈心耗物害時與自將失敦窮華終披夷不可知陴緬孤顛跒倔(元)武踞守居割有北自甲辛苞太池泓橫碶旁潭中癸次木腔暴三丈餘涎玉沫珠(原注餘下或屬上句)子午梁貫亭曰洄漣虹蜺雄雌穹鞠覷蜃蜒假島坻淹淹委委莎靡縵蘿

蕃翠蔓紅刺相拂綴南連軒井陣中湧曰香承守宸睟思西南有門曰虎豹左書虎搏立萬力千氣底發彘匽地努肩腦口牙快抗電火雷風黑山震將合右胡人髯黃帉累珠丹碧錦襖身刀囊韝𩌏縚白豹(元)班飫距掌髀意相得東南有亭曰新前含曰槐有槐肩護霽𪊲鬱蔭後頤渠決決緣池西直南折㢈赴可宴可徛又東騫渠曰望月又東騫窮角池研雲曰柏有柏蒼青官士擁列與槐朋友巉陰洽色北俯渠憧憧來刮級面西巽隅閒黃原玦天汾水鉤帶白言謁行旦艮閒遠岡青縈近樓臺井閭點畫察可四時合奇士觀雲風霜露雨雪所爲發生收斂賦歌詩正東曰蒼塘遵瀕西滸望瑤翻碧瀲光文切鏤黎深撓撓收窮正北曰風隄乘攜左右隄埶北回股努㳧捩蹴壛御渠歆池南楯楹景怪嫣蛟龍鉤牽寶龜靈廬文文章章陰欽墊㰝煙潰靄聚桃李蘭蕙神君仙人衣裳雅冶可會脫赤熱西北曰鼇蜍原開咍儲虛明茫茫嵬眼頫耳可大客旅鍾鼓樂提鵬挐鷺俗池豪渠愔垂嶙圍正西曰白濱奮深嶙槊素女雪舞百佾水翠披瑯瑯千幅迎西引東士長崖挾橫埒日卯酉原注日或作自樵途鳴徑幽委蟲鳥聲無人風日燈火之晝夜漏刻詭姽絢化大小亭飽池渠閒走池隄上亭後前陴乘墉如連山羣峯擁地高下如原隰隄谿鑿水引古自源三十里鑿高槽絕竇墉爲池溝沼渠瀑潨潺終出爲下原注或作其汩汩街街畦町阡陌閒入汾巨樹木資士悍水沮宗族盛茂秀蔭遠映錦繡交菓枝香晼麗麗原注上下通作一句可絕他郡考其臺亭沼池之增益豪王才侯襲以奇意相勝至今過容尚往往有指可創起處余退常吁後其能無果有不補建者池由於煬及者雅文安原注薛雅裴文安二人發土築臺爲拒幾附於汙宮水本於正平軌病井滷生物瘠引古沃瀣人便幾附於河渠鳴呼爲附於河渠則可爲汙於汙宮其可書以薦後君子長慶三年五月十七日記陶九成得襄陽趙仁舉字伯昂箋注本傳其句讀以便觀覽今箋注世無其本賴輟耕錄傳之

大唐潤州句容縣大泉寺新三門記并序

唐 姚䜈

句曲之東實曰崙峯居峯之陽厥生大泉寺因泉而題焉後劉宋開明二年案劉宋無開明武帝元大明順帝元昇明必沙門傳譌而姚䜈未能考正也有邑令顏繼祖捨宅移寺南去泉五里而遙年代綿遠碑記埋沒粗所詳者乃顏氏十三代孫今寺之惠誠也大和初監寺僧惠明與寺僧道琳等見三門破壞乃言於衆曰此教東流設象爲法牢落如是瞻仰何依乃請今寺主僧常誼昔旅於是者勠力誓心慕當爲募緣祈化如響斯應人咸歸之遠近趍走投施委積算財度費功用果足乃革舊制恢新謀延袤縱廣中閎無改自大和庚戌至於癸丑凡七年案年數不合無以訂正厥功告成崇軒峩峩三闔其門飛簷翼張丹栱霞煥矧茲寺以重崗疊嶺采入崖谷行樹葱翠煙蘿蒙密雲收霧卷宛若仙闕俾得道者同指歸於覺路由徑者詎深著於迷途非我師之志誠其孰能逮於此今天下學佛道者多宗旨於五臺靈聖蹤跡往往而在如吾黨之依於丘門也誼本鄭人冠歲因往遊焉遂剃髮於五臺金閣寺元和再歲乃於渭州龍興寺依年具戒振錫經行見色相之皆空識衣珠之無價又六年始到江南初止於近寺蘭若其明春又之嶺南詣禪訪道酌水步雲心契如期不遠千里十一年還至茲寺初寺每有僧俗大會五千餘衆號曰龍華常患錡釜之器不周於用物有所闕人多告勞誼乃發願鑄一大鑊求布金之長者得鎔範之良工歸依一念之閒成就堅牢之質濩落有用碩大無朋使天人畢會於龍花香積普沾於法味由此故也寺衆僉曰誼實有力於寺者非宿習德本沽諸善緣豈能誘掖羣心終成喜捨大和初歲乃聞諸府邑請隸名焉縣是三門荐興功致一貫則誼之行業前修推可鏡矣人有語余於師爲文者誼因錄所事請識門焉寺之備新記詳矣辭曰

寺之興大泉是生甗沸猶在既溫且靈寺之移顏氏之基宋室舊邑桑野離離寺之終誼實是工大鼎渠渠三門崇崇煙霞棟梁松桂香風周匝巖壑警迷其鐘文若於石播之無窮

鄉貢進士姚䜈撰當寺沙門齊操書開成三年歲次戊午十一月己卯廿六日庚辰立

天柱觀記

五代 吳越武肅王

天柱觀者因山爲名按傳記所載皆云天有八柱其三在中國一在舒州一在壽陽洎今在餘杭者皆是也又按道經云天地之內有十大洞天三十六小洞天如國家之有藩府郡縣遞相稟屬其洞天之內自有日月分精金堂玉室仙官主領考校災祥今天柱山即眞誥所謂大滌洞天者也內有隧道暗通華陽林屋皆乘風馭景倏忽往來羣眞杳冥非世俗所測而況大江之南地兼吳越其峯巒西接兩天眼之龍源次連石鏡之嵐岫東枕浙江之迢派可謂水清山秀兼通大海及諸國往還此外又有東天目西天目及天竺之號得非抗蒼涯於穹昊聳絕壑於雲霄立天爲名以標奇特耶若乃登高遠望則千巖萬壑金碧堆疊龍盤虎踞靈粹滋孕代生異人非山秀地靈之所鍾襲其孰能與於此乎就中天柱風清氣和土腴泉潔神蛇不螫猛獸能馴自漢武帝酷好神仙標顯靈迹乃於洞口建立宮壇歷代祈禳悉在此處東晉有郭文舉先生得飛化之道隱居此山羣虎來柔史籍所載乃於蝸廬之次手植三松虬偃鳳翔蒼翠千載今殿前者是也洎大唐創業以(元)元皇帝爲祖宗崇尚(元)風恢張道本天皇大帝握圖御宇授籙探符則有潘先生(宏)演眞源搜訪神境(宏)道元年奉敕創置天柱觀焉仍以四維之中壁封千步禁彼樵採爲長生之林中宗皇帝玉葉繼昌(元)關愈闢特賜觀莊一所以給香燈於是臺殿乃似匪人工廊檻而皆疑化出星壇月砌具體而微則有被褐幽人據梧高士挹澄泉之味息青蘿之陰葉天師法善朱法師君緒吳天師筠暨天師齊物司馬天師承禎夏侯天師

子雲皆繼踵雲根棲神物表骨騰金鎖名冠瑶編出爲帝王之師歸作神仙之侶金錯標宇翠珉流芳昭晰具存不俟詳録其餘三泉合派雙石開扉藥圃新池古壇書閣各有題品足爲耿光繆比際蒙聖朝叠安藩閫綰閫閤之封畧統句踐之山河寵極蕭曹榮兼渾郭緬懷斯地實邇維桑素仰眞風備詳前事但以此觀創置之始本對南方後有朱法師相度地形改爲北向雖依山勢偏側洞門其洞首陰背陽作道宮而不可致左右崗壠與地勢以相違背洞門而不順百靈使清泉却侵白虎致使觀中寥落難住賢能皆爲尊殿背水激衝之所致也乾寧二年繆因歷覽山源周遊洞府思報列聖九重之至德兼立二軍百姓之福庭於是齋醮之餘偏尋地理觀其尊殿基勢全無起發之由致道流困窮二時而不辨香燈竟歲而全無醮閱遂抗直表上聞聖聰請上清道士閭丘方遠與道衆三十餘人主張教跡每年春秋四季爲國焚修繆特與翔建殿堂兼移基址山勢有三峯兩乳兼許邁先生丹竈遺跡猶存遂乃添低作平減高爲下改爲甲向是五音第一之方而乃添培乳山却爲主案尋即一二年内法主兩霑渥恩道侶益臻常住咸備青牛白鹿堪眠琪樹之陰絳節霓幢不絶星壇之上得不因移山勢而再振元風者哉尋又續發薦章奏閭丘君道業聖上以仙源演慶眞派流輝方瑶水以遊神復華胥而入夢欲闡無爲之教欣聞有道之人勅賜法號爲妙有大師兼加命服雖寒棲帶索之士不尚寵榮在法橋勸善之門何妨顯赫其次畢法道士鄭茂章生自神州久棲名嶽元機契合負笈俱來繆幸揖方瞳常留化竹副妙有大師三元八節齋醮同修福既薦於宗祧惠頗霑於軍俗尋發特表蒙鴻恩繼賜紫衣焚修於此其大殿之内塑天尊眞人龍虎二君侍衛無闕其次別創上清精思院爲朝眞念道之方建堂廚乃陳鼎擊鐘之所門廊房砌無不更新天風每觸於庭除地籟時聞於窗戶兼爲

親隸觀額以炫成功非矜八體之能貴立永年之志妙有大師閭丘君靈芝稟異皓鶴標奇誕德星躔拔霓靈洞朝修虔懇科戒精嚴實紫府之表儀乃清都之輔弼加以降神之地即舒州之天柱山也遊方有志躡蹻忘疲自生天柱之前駐修天柱之下察其符契信不徒然乃此修崇實爲捜抉所謂道無不在代有其人爰自開基至於功畢備仙家之勝槩暢聖祖之眞風遂録畫圖封章上進奉光化二年十一月二十七日詔旨勅錢鏐省所奏進重修建天柱觀圖一面事具悉我國家集慶仙源遊神道域普天之下靈迹甚多然自兵革薦興基址多毀況玆幽邃豈假修營卿考一境圖經知列聖崇奉親臨勝槩重葺仙居仍選精慤之流虔備焚修之禮冀承元貺來佑昌期豈惟觀好事之方抑亦驗愛君之節既陳章奏披覽再三嘉歎無已想宜知悉冬寒卿比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懿夫地出靈阜天開洞宮三皇之前眞聖非一莫非乘虛躡景出有入無雖或挂於傳聞不可知其名氏皆分洞天而理即大滌居其一焉天柱觀即漢以來迄於唐室修眞之士繼躡清塵當四方俶擾之時見一境希夷之趣今也仙宮嶽立高道雲屯六時而鐘磬無虛八節之修齋罔闕有以保國家之景祚福兩府之烝黎鏐今統吳越之山河官超極品上奉宗社次及軍民莫不虔仰神靈遵行大道時也聖明當代四海歸心忝蒙委以東南封爵功臣兼須金券家山衣錦兼兩道之油幢上承一人倚注之恩次荷正眞護持之力元元至聖崇敬福生大道眞科是無爲化致乃及身於此合刊貞石用俟後賢時光化三年七月十五日記（案十國春秋所載此文以采洞霄圖志今石刻已佚無可覆按也）

溪州銅柱記　五代　李宏皐

粵以天福五年歲在庚子夏五月楚王召天策府學士李宏皐謂曰我烈祖昭靈王漢建武十八年平徵側於龍編樹銅柱於象浦其銘曰金人汗出鐵馬蹄

堅子孫相連九九百年是知吾祖宗之慶允緒縣遠則九九百年之運昌於南夏者乎今五溪初寧羣帥内附古者天子銘德諸侯計功大夫稱伐必有刊勒垂諸簡編將立標題式昭恩信敢繼前烈爲吾紀焉宏皐承教濡毫載敘厥事葢聞牂柯接境盤瓠遺風因六子以分居入五溪而聚族上古以之要服中古漸爾羈縻洎帥號精夫相名姎氏漢則宋均置吏稍靜溪山唐則楊思興師遂開辰錦邇來豪右時恣陸梁去就在心否臧由己溪州彭士愁世傳郡印家總州兵布惠立威識恩知勸故能歷三四代長千萬夫非德教之所加豈簡書而可畏亦無辜於大國亦不虐於小民多自生知因而善處無何忽承閒隙俄至動搖我王每示含宏嘗加姑息漸爲邊患深入郊圻剽掠耕桑侵暴辰澧壃吏告逼郡人失寧非萌作孽之心偶昧戢兵之法焉知縱火果至自焚時晉天子肇創丕基倚注雄德以文皇帝之徽號繼武穆王之令謨冊命我王開天策府天人降止備物在庭方振聲明又當昭泰眷言僻陋可俟綏懷而邊鄙上言各請効命王乃以靜江軍指揮使劉勍率諸部將付以偏師鉦鼓之聲震動谿谷彼乃弃州保嶮結寨憑高唯有鳥飛謂無人到而劉勍虔遵廟算密運神機跨壑披崖臨危下瞰梯衝既合水泉無汲引之門樵採莫通糧糗乏轉輸之路固甘衿甲豈暇投戈彭師杲爲父輸誠束身納款我王愍其通變爰降招攜崇侯感德以歸周孟獲畏威而事蜀王曰古者叛而伐之服而柔之不奪其財不貪其土前王典故後代蓍龜吾伐叛懷柔敢無師古奪財貪地實所不爲乃依前奏授彭士愁溪州刺史就加檢校太保諸子將吏咸復職員錫賚有差俾安其土仍頒廩粟大賑貧民乃遷州城下於平岸溪之將佐銜恩向化請立柱以誓焉於戲王者之師貴謀賤戰兵不染鍔士無告勞肅清五溪震讋百越底平壃理保乂邦家尒宜無擾耕桑無焚廬舍無害樵牧無阻川塗勿矜激瀨飛湍勿

侍懸崖絕壁荷君親之厚施我不徵求感天地之至
仁尔懷寧撫苟違誠誓是昧神祇垂於子孫庇爾族
類鐵碑可立敢忘賢哲之蹤銅柱堪銘廟奉祖宗之
德宏皐仰遵王命謹作頌焉其詞曰
昭靈鑄柱垂英烈手執干戈征百越我王鑄柱庇黔
黎指畫風雷開五溪五溪之險不足恃我旅爭登若
平地五溪之衆不足憑我師輕蹈如春冰溪人畏威
仍感惠納質歸明求立誓誓山川兮告鬼神保子孫
兮千萬春　大晉天福五年歲次庚子七月甲子
朔十八日辛巳鑄

勅置啓母少姨廟記　五代　許中孚

宗周嗣位之二葉也命授神宗德符昊穹寵被武功
復乎淳風皇教於是遐通車書以之混同異域咸賓
遠人格白環之贄嘉祥自兆阿閣巢丹穴之禽曷覆
燾之洪均致蒸黎之雍穆古由今也不其偉歟時有
縣尹外郎彭城劉公名渙字廣澤故丞相譙國公之
元孫也鼎鼐名家公台令族奇姿碩德爲時所稱莫
不宏其學以開之高其才以文之崇其禮以節之敦
其信以成之臥錦爲郎立事於文昌宮裏握簡就列
馳芳於建禮門中洎以清白不容權政所忌賈誼賢
而見謫屈平忠而自遷諒州縣之徒勞實銅墨之非
貴有以見拘驥騄之足淹社稷之才也先涖伊陽次
宰斯邑未嘗不稽力任以資賦庚敷德惠以董逋逃
除暴慢以恤惸黎示好惡以平獄訟下車而民授其
賜涖事而吏伏其明三年之政化大行百里之煩苛
盡去屬我皇帝翼翼萬機孜孜庶政爲下民之革弊
慮昏厲之作災用止訛風乃頒明詔曰當聰明正直
以福及人者則可以靡息宗禋或妖回魑魅以禍苟
人者則可以特加翦伐式絕淫祀永作恒規粵是邑
皇甫村有古祠者即啓母少姨之神也夫勝事芳猷
神通靈應備於嵩少二室本廟碑表載之也斯不復
書又有濟瀆神宇一所祔焉誠彩仗之行宮復雷駕
之別館欒櫨穹崇而特立丹雘照灼以相鮮杳邈虹

梁聳若龍驤之狀徘徊雉堞高侔矢立之形風來而
蕙帳香生雨霽而晴軒翠滿歸然妙績迴跨神臯輪
焉奐焉不可得而論也廟貌嚴肅明靈暗通望之者
敬由是興祈之者福由是集稻粱黍稷春秋而遂布
時羞絲竹陶匏庭砌而遽陳商角是得歲時序風雨
順生植暢田疇開人獲困阜之豐里有謳謠之韻以
作景福以助太和猗歟人之禱既如斯神之應又如
此於是下以利之事達於上上以置之義令於下班
基且廓曾壤弗加等靈光之獨存同甘泉之但闕獲
永薦莫得壯祠宮潔以祈恩馳特牲而可進固夫層
構任迅景以頻移邑人牛敬贇等欲示後生宜刊貞
石乃爲見託俾述斯文中孚學不逮於古人詞莫窮
於前事徒抽馬卿之思强濡王粲之豪豈敢繁言庶
存實錄時顯德伍年歲在戊午柒月拾貳日記鄉貢
進士許中孚撰

重建伏犧皇帝廟三門記　宋　陳　翁

蓋聞聖人不世出出必有功於時也鴻荒之世朴畧
尤甚雖人倫之化既有而貴德之風方扇天下以大
道之爲功未有以仁義之爲用大道判則爲仁義仁
義用則爲法制法制立則聲華文物興焉仁義出乎
道非道出於仁義也仁義法制皆道之跡聖人之功
也夫道立本於無爲用於有蓋可見者存乎用用可
見者存乎迹迹者道之濟也非道之本也惟其以本
求之則至寂而無體以用求之則至虛而善應以迹
求之則至利而無窮所謂形而上下者是也老子曰
無名天地之始元胎未形杳杳冥冥遠之不可以名
尋近之不可以形詔非採象先之原則求知之難矣
絕於形器梏於無爲造之非我理自冥化此至寂而
無體其可見也經爲陰陽合爲至精鬱爲元氣發爲
造化而萬物制命受形以生死代謝其所以鼓舞運
動雷風雪霜之威日月水火之變付有爲於六子收
無爲於成功此至虛而善應又可見也聖人既得至
寂之本以誠己復達至虛之用以濟物擴而充之發

越揮散興至利於百千萬世而無窮泯者蒙考之於
伏犧皇帝用大道以王天下而見其本末體用之遂
焉恭以伏犧皇帝挺生上古之初德冠三皇之首畫
八卦而備萬物之象興文籍而書百世之名以結繩
爲弊政而代之以書契以神化爲宜民而爲之以善
法首正人倫復爲器用通其變使之無倦百姓日用
而不知故君臣由之則肅而莊父子由之則和而恭
夫婦由之則愿而雍兄弟由之則友而悌天下陶成
於大順蓋人倫正之始也爲網罟以畋以漁爲棟宇
以寧其居爲耒耜以濟其飢爲舟楫以便其涉爲弧
矢以威其亂服牛馬以致其遠至乎揉木陶火鑠金
凝土一制一法莫不由乎仰觀俯察而始立之法又
有數聖繼作沿襲至堯而成及周乃備故曰法始伏
而成堯又曰匪伏匪堯禮義哨哨既歷漢唐之久下
逮國家之盛一祖四宗六葉承天執是法以御大有
通變以盡天下之利福周四海生民享之而無窮者
亦以此也於伏犧皇帝之廟嘗遣使致祠焉今之於
春秋之閒無遠近無貴賤不辭跋涉之勞或負戴其
親以至於此禱祠進獻無祈而不應也是知伏犧皇
帝體魄雖降而其神未嘗死也說者曰聖人之死曰
神未嘗死未嘗生者也秦漢以來分邦國爲郡縣今
伏犧皇帝之故壤莫知其所在按圖經云單州魚臺
縣之東北七十里曰新興村其閒有伏犧皇帝之陵
陵上有廟古老謂曰廟舍之東有畫卦之山南有古
銘城北有羣仙洞中有九龍潭其古木勝槩依稀存
焉居民嚴溫者世蒙其福遂罄丹衷自備己緡兼化
信士重建三門一座三間玉皇堂幷神像炳靈公堂
幷神像砌道幡竿等上以酬聖造之恩下以求舉家
之慶既畢功召翁爲之記翁諛聞之學不能盡萬一
聊書歲月而已　大宋熙寧十年歲次丁巳三月
辛亥朔二十五日乙亥立碑莆陽貢吏陳翁撰幷書
碑在魚臺鳧山伏羲陵上南宋已後地入於金後
人遂以陳州畫卦臺爲陵存此以俟更正祀典者

重摹孔子題季子墓記　宋　朱　彥

常州故延陵也吳季子所封之地至西漢爲毗陵又至東晉爲晉陵宋齊因之隋平陳廢晉陵爲常州唐因之或曰晉陵郡自晉武帝太康二年分曲阿爲延陵至隋徙治丹徒唐武德三年徙延陵還治故縣今潤之延陵鎮是也杜佑謂曲阿延陵有季子廟非古之延陵古之延陵在今晉陵縣其說明矣而孔子所書季子墓碑歲久益湮沒開元中明皇勅殷仲容摹刻之大(歷)十四年潤州刺史蕭定重刻石延陵廟中於是俗習徒見潤之延陵季子廟而不知常實古延陵而季子之所封也崇寧元年余以罪謫守是州因考太史公書歷代地志通典圖經得其詳矣又得其所謂季子墓在晉陵縣北七十里申浦之西又曰暨陽鄉而暨陽隸今之江陰縣乃屬令趙士𣻸訪之得大塚於暨陽門外三十里申港之側旁有季子廟與史記地志通典圖經合於是表識其墓謹樵牧耕鑿之禁又摹取孔子所書十字刻碑墓上設像祠之學中以時率屬吏士諸生拜焉所以示邦人貴有德也又備論歷世廢興與俗習之變易刻之碑下後有君子得以覽焉明年四月十五日降授奉議郎知常州軍州兼管內勸農事飛騎尉賜紫金魚袋朱彥記

東坡先生祠堂碑記　宋　晁公武

在昔懷忠抱義之士必於沒身之所廟食百代者豈惟丕功鴻烈應古祭法其高風英槩之所激勵則鄙薄化服俊秀仰止莫不波屬雲委益有功於風俗而人不能忘之國朝文忠蘇長公讜言直道稟自天性平生牴排邪辭譏訶秕政苟利國家出萬死不顧一生之計用是數困而終不少悔其忠義之節冠冕天下自古儒宗詞伯殆未之有也垂年歸自南海閒居毗陵雙桂坊屬疾不起吳越之人識與不識皆嗟咨出涕固宜於其地尸而祝之而至於今越六十有九年廟貌未立視古有闕焉昭德晁侯子健爲州之明年諏經考史創立祠堂於學官實政之美者而求公武之文以記其始公武衰老問學荒落識見凡近豈足以讚揚命世大賢之萬一雖然公武聞諸世父景遷生崇寧閒賊臣擅國顛倒天下之是非人皆畏禍莫敢莊語公之葬也少公黃門銘其壙亦非實錄其甚者以賞罰不明罪元祐以改法免役壞元豐指溫公才智不足而謂公之后逐出其遺意蔡確謗讟可赦而謂公之進用自其選擢章惇之賊害忠良而云公與之友善林希之誣詆善類而云公常汲引之嗚呼斯銘若然則公之上清儲祥精忠粹德二碑及諸奏議著述皆誕慢歟公武因子健之請伏自思念歲月滋久耆舊日益淪喪存者皆邈然後進則緒言將零落不傳於是不敢以不能爲辭而輒載其事惟公當元祐時起於謫籍登金門玉堂極禮樂文章之選及章蔡竄朋黨於嶺表而公獨先朝廷追復黨人官爵而公獨後立朝本末彰明較著如此豈有他哉昔陳仲弓送中常侍父之葬非以爲賢從者詈楚公子曰隸也不力非以爲不肖皆有爲而發而少公之意或出於此非邪後世不知其然惟斯是信則爲盛德之累大矣因述景遷生之語俾刻之樂石庶異日網羅舊聞者有考且爲楚人之辭一章使邦人歌之薦其俎豆百世不忘則風槩之所激勵俗爲丕變家出正士而輩爲純臣不益熾乎至於公之文章天下皆知之不當復妄措一辭非畧也子健景遷之嫡孫勤敏孝謹嚴守家法居官爲政多稱是云其辭曰

若有人兮巴山陽錦心繡口兮金玉其相擢忠節以爲佩兮集義槩以爲裳吐辭爲經兮萬世耿光仁人之言兮藹然清明其志修潔兮稱物也芳雖巇險微兮詎忍高翔井渫不食兮於井何傷吳山莪莪兮吳水湯湯平生睠戀兮魂魄游行菊英蘭露兮薦之新堂廉貪立懦兮惠茲一方千秋萬歲兮勿怠勿忘

續古文苑卷第十

續古文苑卷第十一

賜進士及第授通奉大夫山東通省督糧道加三級孫星衍撰

序上

孫子算經序

孫子曰夫算者天地之經緯羣生之元用五常之本末陰陽之父母星辰之建號三光之表裏五行之準平四時之終始萬物之祖宗六藝之綱紀稽羣倫之聚散考二氣之降升推寒暑之迭運步遠近之殊同觀天道精微之兆基察地理從橫之長短采神祇之所在極成敗之符驗窮道德之理究性命之情立規矩準方圓謹法度約尺丈立權衡平重輕剖毫釐析黍絫歷億載而不朽施八極而無疆散之不可勝究斂之不盈掌握嚮之者富有餘背之者貧且窶心開者幼沖而即悟意閉者皓首而難精夫欲學之者必務量能揆已志在所專如是則焉有不成者哉

孟子篇敘　漢　趙岐

孟子篇敘者言孟子七篇所以相次敘之意也孟子以爲聖王之盛惟有堯舜堯舜之道仁義爲上故以梁惠王問利國對以仁義爲首篇也仁義根心然後可以大行其政故次之以公孫丑問管晏之政荅以曾西之所羞也政莫美於反古之道滕文公樂反古故次以文公爲世子始有從善思禮之心也奉禮之謂明明莫甚於離婁故次以離婁之明也明者當明其行行莫大於孝故次以萬章問舜往于田號泣也孝道之本在於情性故次以告子論情性也情性在內而主於心故次以盡心也盡己之心與天道通道之極者也是以終於盡心也篇所以七者天以七紀璿璣運度七政分離聖以布曜故法之也章所以二百六十有九者三時之日數也不敢比易當期之數(案當舊誤作常今改正)數取其三時三時者成歲之要時故法之也三萬四千六百八十五字者可以行五常之道施七政之紀故法五七之數而不敢盈也文章多少擬其大數不必適等猶詩三百五篇而論曰詩三百

也章有大小分章賦篇篇趣五千以卒其文無所取法猶論四百八十六章章次大小各當其事亦無所法也蓋所以佐明六藝之文義崇宣先聖之指務王制拂邪之隱括立德立言之程式也洋洋浩浩具存乎斯文矣

淮南子敘

漢　高誘

淮南王名安厲王長子也長高皇帝之子也其母趙氏女為趙王張敖美人高皇帝七年討韓信於銅鞮信亡走匈奴上遂北至樓煩還過趙不禮趙王趙王獻美女趙氏女得幸有身趙王不敢內之於宮為築舍於外及貫高等謀反發覺并逮治王盡收王家及美人趙氏女亦與焉吏以得幸有身聞上上方怒趙王未理也趙美人弟兼因辟陽侯審食其言之呂后呂后不肎白辟陽侯亦不強爭及趙美人生男恚而自殺吏奉男詣上上命呂后母之封為淮南王暨孝文皇帝即位長弟上書願相見詔至長安日從游宴驕蹇如家人兄弟怨辟陽侯不爭其母於呂后因椎殺之上非之肉袒北闕謝罪奪四縣還歸國為黃屋左纛稱東帝坐徙蜀嚴道死於雍上閔之封其四子為列侯時民歌之曰一尺繒好童童一升粟飽蓬蓬兄弟二人不能相容上聞之曰以我貪其地邪乃召四侯而封之其一人病薨長子安襲封淮南王次為衡山王次為廬江王太傅賈誼諫曰怨讎之人不可貴也後淮山衡山卒反如賈誼言初安為辯達善屬文皇帝為從父數上書召見孝文皇帝甚重之詔使為離騷賦自旦受詔日早食已上愛而祕之天下方術之士多往歸焉於是遂與蘇飛李尚左吳田由雷被毛被伍被晉昌等八人及諸儒大山小山之徒共講論道德總統仁義而著此書其旨近老子淡泊無為蹈虛守靜出入經道言其大也則燾天載地說其細也則淪於無垠及古今治亂存亡禍福世間詭異瓌奇之事其義也著其文也富物事具類無所不載然其大較歸之於道號曰鴻烈鴻大也烈明也以為大明道之言也故夫學者不論淮南則不知大道之深也是以先賢通儒述作之士莫不援采以驗經傳以父諱長故其所著諸長字皆曰脩光祿大夫劉向校定撰具名之淮南又有十九篇者謂之淮南外篇自誘之少從故侍中同縣盧君受其句讀誦舉大義會遭兵災天下棋峙亡失書傳廢不尋修二十餘載建安十年辟司空掾除東郡濮陽令覩時人少為淮南者懼遂淩遲於是以朝餔事畢之閒乃深思先師之訓參以經傳道家之言比方其事為之注解悉載本文并舉音讀典農中郎將弁揖借八卷刺之會揖身喪遂亡不得至十七年遷監河東復更補足淺學寡見未能備悉其所不達注以未聞唯博物君子覽而詳之以勸後學者云爾（俗本多闕此序故録之）

九章算術注序

魏　劉徽

昔在包犧氏始畫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作九九之術以合六爻之變暨於黃帝神而化之引而伸之於是建歷紀協律呂用稽道原然後兩儀四象精微之氣可得而效焉記稱隸首作數其詳未之聞也按周公制禮而有九數九數之流則九章是矣往者暴秦焚書經術散壞自時厥後漢北平侯張蒼大司農中丞耿壽昌皆以善算命世蒼等因舊文之遺殘各稱刪補故校其目則與古或異而所論者多近語也徽幼習九章長再詳覽觀陰陽之割裂總算術之根源探賾之暇遂悟其意是以敢竭頑魯采其所見為之作注事類相推各有攸歸故枝條雖分而同本幹者知發其一端而已又所析理以辭解體用圖庶亦約而能周通而不黷覽之者思過半矣且算在六藝古者以賓興賢能教習國子雖曰九數其能窮纖入微探測無方至於以法相傳亦猶規矩度量可得而共非特難為也當今好之者寡故世雖多通才達學而未必能綜於此耳周官大司徒職夏至日中立八尺之表其景尺有五寸謂之地中說云南戴日下萬五千里夫云爾者以術推之按九章立四表望遠及因木望山之術皆端旁互見無有超邈若斯之類然則蒼等為術猶未足以博盡羣數也徽尋九數有重差之名原其指趣乃所以施於此也凡望極高測絕深而兼知其遠者必用重差句股則必以重差為率故曰重差也立兩表於洛陽之城令高八尺南北各盡平地同日度其正中之時以景差為法表高乘表閒為實實如法而一所得加表高即日去地也以南表之景乘表閒為實實如法而一即為從南表至南戴日下也以南戴日下及日去地為句股為之求弦即日去人也以徑寸之筩南望日日滿筩空則定筩之長短以為股率以筩徑為句率日去人之數為大股大股之句即日徑也雖天圓穹之象猶曰可度又況泰山之高與江海之廣哉徽以為今之史籍且略舉天地之物考論厥數載之於志以闡世術之美輒造重差并為注解以究古人之意綴於句股之下度高者重表測深者累矩孤離者三望離而又旁求者四望觸類而長之則雖幽遐詭伏靡所不入博物君子詳而覽焉

元壽賜名序

晉　何禎

新婦荀氏所生女以歲在丁丑四月五日日始出時生此月斗建巳其日又巳其時加卯中巳卯皆東南春夏天地動發萬物茲之生令月吉日善時也又於易卦震位在卯巽位在巳震為長男巽為長女而此女孫正用茲日斯時始瞻日月豈伊先祖之靈實臨祐之元鬒素顏婦人之上姿也壽考無疆生民之至願也故賜名元壽焉（案隋書經籍志晉金紫光祿大夫何禎集一卷北堂書鈔五十九引虞預晉書何禎傳云禎字元幹然則禎當作楨也）

金谷詩敘

晉　石崇

余以元康六年從太僕卿出為使持節監青徐諸軍事征虜將軍有別廬在河南縣界金谷澗中去城十里或高或下有清泉茂林衆果竹柏藥草之屬莫不畢備（去城十里有田十頃羊二百口雞猪鵝鴨共十六字據御覽一百十九引補）又有水碓魚池土窟其為娛

目歡心之物備矣時征西大將軍祭酒王詡當還長安余與衆賢共送往澗中晝夜遊宴屢遷其坐或登高臨下或列坐水濱時琴瑟笙筑合載車中道路並作及住令與鼓吹遞奏遂各賦詩以敘中懷或不能者罰酒三斗感性命之不永懼凋落之無期故具列時人官號姓名年紀又寫詩著後後之好事者其覽之哉凡三十人吳王師議郎關中侯始平武功蘇紹字世嗣年五十為首案容止篇注又引石崇金谷詩敘曰王詡字季允琅邪人蓋三十人皆有爵里名氏品藻篇不留備引也

臨河敘　晉王羲之

永和九年歲在癸丑莫春之初會于會稽山陰之蘭亭脩禊事也羣賢畢至少長咸集此地有崇山峻嶺茂林修竹又有清流激湍映帶左右引以為流觴曲水列坐其次是日也天朗氣清惠風和暢娛目騁懷信可樂也雖無絲竹管弦之盛一觴一詠亦足以暢敘幽情矣故列序時人錄其所述右將軍司馬太原孫丞公等二十六人賦詩如左前餘姚令會稽謝勝等十五人不能賦詩罰酒各三斗此文唐人所傳石刻名為蘭亭敘詳畧小異無篇末四十字而莫字作暮禊字作稧暢字作暢皆俗書晉代所未有疑唐時刻本漫漶重書之字誤

祖道賦序　晉嵇含

祖之在於俗尚矣自天子至庶人莫不咸用有漢卜日丙午魏氏擇其丁未至於大晉則祖孟月之酉日各因其行運三代固不同雖其奉祖莫識祖之所由興也說文祈請道神謂之祖有事於道者吉凶皆名案已上藝文類聚五引在社門蓋後誤也北堂書鈔一百五十五亦引嵇含祖賦君子行役則列之於中路喪者將遷則稱名於階庭或云百葉遠祖名皆凋滅墳塋不復存其銘表遊魂不得託於廟祧智者故以歲初良辰肇建華蓋揮揚綵旗將欲招靈爽於今夕庶衆祖之來憑蓋有兩端俯歎壯觀乃述而賦之

七錄序　梁阮孝緒

日月貞明匪光景不能垂照嵩華載育非風雲無以懸感大聖挺生應期命世所以匡濟風俗矯正彝倫非夫丘素墳典詩書禮樂何以成穆穆之功致蕩蕩之化也哉故洪荒道喪帝昊興其爻畫結繩義隱皇頡肇其文字自斯以往沿襲異宜功成治定各有方冊正宗既殄樂崩禮壞先聖之法有若綴旒故仲尼歎曰大道之行也與三代之英丘未逮也而有志焉夫有志以為古文猶好也故自衛反魯始立素王於是刪詩書定禮樂列五始於春秋興十翼於易道夫子既亡微言殆絕七十並喪大義遂乖逮於戰國殊俗異政百家競起九流互作嬴政嫉之故有坑焚之禍至漢惠四年始除挾書之律其後外有太常太史博士之藏內有延閣廣內祕室之府開獻書之路置寫書之官至孝成之世頗有亡逸乃使謁者陳農求遺書於天下命光祿大夫劉向及子俊歆等案俊當作伋漢書向本傳云長子伋以易教授官至郡守不云曾受詔校書阮此言以疑出別錄七略也讎校篇籍每一篇已輒錄而奏之會向亡哀帝使歆嗣其前業乃徙溫室中書於天祿閣上歆遂總括羣篇奏其七略及後漢蘭臺猶為書部又於東觀及仁壽閣撰集新記校書郎班固傅毅並典祕籍固乃因七略之辭為漢書藝文志其後有著述者袁山松亦錄在其書魏晉之世文籍逾廣皆藏在祕書中外三閣魏祕書郎鄭默刪定舊文時之論者謂為朱紫有別晉領祕書監荀勗因魏中經更著新簿雖分為十有餘卷而總以四部別之惠懷之亂其書略盡江左草創十不一存後雖鳩集淆亂已甚及著作佐郎李充始加刪正因荀勗舊簿四部之法而換其乙丙之書沒略衆篇之名總以甲乙為次自時厥後世相祖述宋祕書監謝靈運丞王儉齊祕書丞王亮監謝朏等並有新進更撰目錄宋祕書殷淳撰大四部目儉又依別錄之體撰為七志其中朝遺書收集稍廣然所亡者猶大半焉齊末兵火延及祕閣有梁之初缺亡甚衆爰命祕書監任昉躬加部集又於文德殿內別藏衆書使學士劉孝標等重加校進乃分數術之文更為一部使奉朝請祖暅撰其名錄其尚書閣內別藏經史雜書華林園又集釋氏經論自江左篇章之盛未有踰於當今者也孝緒少愛墳籍長而弗倦臥病閑居傍無塵雜晨光纔啟緗囊已散宵漏既分綠袠方掩猶不能窮究流略探盡祕奧每披錄內省多有缺然其遺文隱記頗好搜集凡自宋齊已來王公縉紳之館苟能蓄聚墳籍必思致其名簿凡在所遇若見若聞校之官目多所遺漏遂總集衆家更為新錄其方內經史至於術伎合為五錄謂之內篇方外佛道各為一錄謂之外篇凡為錄有七故名七錄昔司馬子長記數千年事先哲愍其勤雖復稱為良史猶有捃拾之責況總括羣書四萬餘卷皆討論研覈標判宗旨才愧疏通學慚博達靡班嗣之賜書微黃香之東觀儻欲尋檢內寡卷軸如有疑滯傍無沃啓其為紕繆不亦多乎將恐後之罪予者豈不在於斯錄如有刊正請俟君子昔劉向校書輒為一錄論其指歸辨其訛謬隨竟奏上皆載在本書時又別集衆錄謂之別錄即今之別錄是也子歆撮其指要著為七略其一篇即六篇之總最故以輯略為名次六藝略次諸子略次詩賦略次兵書略次數術略次方伎略王儉七志改六藝為經典次諸子次詩賦為文翰次兵書為軍書次數術為陰陽次方伎為術藝以向歆雖云七略實有六條故別立圖譜一志以全七限其外又條七略及二漢藝文志中經簿所闕之書并方外之經佛經道經各為一錄雖繼七志之後而不在其數今所撰七錄斟酌王劉王以六藝之稱不足標牓經目改為經典今則從之故序經典錄為內篇第一劉王並以衆史合於春秋劉氏之世史書甚寡附見春秋誠得其例今衆家記傳倍於經典猶從此志實為繁蕪且七略詩賦不從六藝詩部蓋由其書既多所以別為一略今依擬斯例分出衆史序記傳錄為內篇第二諸子之稱劉王並同又劉有兵書略王以兵字淺薄軍言深廣故改兵為軍竊謂古有兵革兵

戎治兵用兵之言，斯則武事之總名也。所以還改軍從兵。兵書既少，不足別錄，今附於子末，總以子兵爲稱。故序子兵錄爲内篇第三。王以詩賦之名不兼餘制，故改爲文翰。藉以頃世文詞總謂之集，變翰爲集，於名尤顯。故序文集錄爲内篇第四。王以數術之稱有繁雜之嫌，故改爲陰陽；方伎之言事無典據，又改爲藝術。藉以陰陽偏有所繫，不如數術之該通；術藝則濫六藝與數術，不逮方伎之要顯。故還依劉氏，各守本名。但房中、神仙既入仙道，醫經、經方不足別創，故合術伎之稱以名一錄，爲内篇第五。王氏圖譜一志，劉畧所無。劉數術中雖有歷譜，而與今譜有異。藉以圖畫之篇宜從所圖爲部，故隨其名題，各附本錄。譜既注記之類，宜與史體相參，故載於記傳之末。自斯已上皆内篇也。釋氏之教，實被中土，講說諷味，方軌孔籍。王氏雖載於篇，而不在志限，即理求事，未是所安。故序佛法錄爲外篇第一。仙道之書，由來尚矣。劉氏神仙陳於方伎之末，王氏道經書於七志之外。今合序仙道錄爲外篇第二。王則先道而後佛，今則先佛而後道，蓋所宗有不同，亦由其教有淺深也。凡内外兩篇，合爲七錄。天下之遺書秘記，庶幾窮於是矣。有梁普通四年，歲維單閼，仲春十有七日，於建康禁中里宅始述此書。通人平原劉杳從余遊，因說其事。杳有志積久，未獲操筆，聞余已先著鞭，欣然會意。凡所抄集，盡以相與，廣其聞見，實有力焉。斯亦康成之於傳釋，盡歸子慎之書也。

古今書最

七畧書三十八種，六百三家，一萬三千二百一十九卷。

五百七十二家亡　三十一家存

漢書藝文志書三十八種，五百九十六家，一萬三千三百六十九卷。

五百五十二家亡　四十四家存

袁山松後漢藝文志書（案此下當脫文）

八十七家亡

晉中經簿四部書一千八百八十五部，二萬九百三十五卷。其中十六卷佛經書簿少二卷，不詳所載多少。

一千一百一十九部亡　七百六十六部存

晉元帝書目四部三百五袠，三千一十四卷。

晉義熙四年秘閣四部目錄（案此下當脫文）

宋元嘉八年秘閣四部目錄一千五百六十四袠，一萬四千五百八十二卷。

五十五袠四千五百三十八卷佛經

宋元徽元年秘閣四部書目錄二千二十袠，一萬五千七十四卷。

齊永明元年秘閣四部目錄五千新足，合二千三百三十二袠，一萬八千一十卷。

梁天監四年文德正御四部及術數書目錄，合二千九百六十八袠，二萬三千一百六卷。

秘書丞殷鈞撰秘閣四部書，少於文德書，故不錄其數也。

新集七錄内外篇圖書凡五十五部，六千二百八十八種，八千五百四十七袠，四萬四千五百二十六卷。

六千七十八種，八千二百八十四袠，四萬三千六百二十四卷經書；二百三種，二百六十三袠，八百七十九卷圖符。

内篇五錄四十六部，三千四百五十三種，五千四百九十三袠，三萬七千九百八十三卷。

三千三百一十八種，五千三百六袠，三萬七千一百八卷經書；一百三十五種，一百八十七袠，七百七十五卷圖也。

外篇二錄九部，二千八百三十五種，三千五十四袠，六千五百二十八卷。

二千七百五十九種，五千九百七十八袠，六千四百三十四卷經書；七十六種，七十八袠

一百卷符圖。

七錄目錄

經典錄内篇一

易部六十四種（案六十舊作本誤合二字爲一也今改正）九十六帙，五百九十卷。

尚書部二十七種，二十八帙，一百九十卷。

詩部五十二種，六十一帙，三百九十八卷。

禮部一百四十種，二百一十一帙，一千五百七十卷。

樂部五種，五帙，二十五卷。

春秋部一百一十一種，一百三十九帙，一千一百五十三卷。

論語部五十一種，五十二帙，四百一十六卷。

孝經部五十九種，五十九帙，一百四十四卷。

小學部七十二種，七十二帙，三百一十三卷。

右九部五百九十一種，七百一十帙，四千七百一十卷。

記傳錄内篇二

國史部二百一十六種，五百九帙，四千五百九十六卷。

注歷部五十九種，一百六十七帙，一千二百二十一卷。

舊事部八十七種，一百二十七帙，一千三十八卷。

職官部八十一種，一百四帙，八百一卷。

儀典部八十種，二百五十二帙，二千二百五十六卷。

法制部四十七種，九十五帙，八百八十六卷。

僞史部二十六種，二十七帙，一百六十一卷。

雜傳部二百四十一種，二百八十九帙，一千四百四十六卷。

鬼神部二十九種，三十四帙，二百五卷。

土地部七十三種，一百七十一帙，八百六十九

譜狀部四十二種四百二十三帙一千六十四卷。
簿錄部三十六種六十二帙三百三十八卷。
右十二部一千二十種二千二百四十八帙一萬四千八百八十八卷。

子兵錄內篇三

儒部六十六種七十五帙六百四十卷。
道部六十九種七十六帙四百三十一卷。
陰陽部一種一帙一卷。
法部十三種十五帙一百一十八卷。
名部九種九帙二十三卷。
墨部四種四帙一十九卷。
縱橫部二種二帙五卷。
雜部五十七種二百九十七帙二千三百三十八卷。
農部一種一帙三卷。
小說部十種十二帙六十三卷。
兵部五十八種六十一帙二百四十五卷。
右十一部二百九十種五百五十三帙三千八百九十四卷。

文集錄內篇四

楚辭部五種五帙二十七卷。
別集部七百六十八種八百五十八帙六千四百九十七卷。
總集部十六種六十四帙六百四十九卷。
雜文部二百七十三種四百五十一帙三千五百八十七卷。
右四部一千四十二種一千三百七十五帙一萬七百五十五卷。

術伎錄內篇五

天文部四十九種六十七帙五百二十八卷。
緯讖部三十二種四十七帙二百五十四卷。

曆筭部五十種五十帙二百一十九卷。
五行部八十四種九十三帙六百一十五卷。
卜筮部五十種六十帙三百九十卷。
雜占部十七種十七帙四十五卷。
刑法部四十七種六十一帙三百七卷。
醫經部八種八帙五十卷。
經方部一百四十種一百八十帙一千二百五十九卷。
雜藝部十五種十八帙六十六卷。
右十部五百五種六百六帙三千七百三十六卷。案已上內篇每錄總數多與每部下數不合外篇之仙道錄亦然皆宏明集傳寫之誤也今無以知爲孰是仍其舊而錄之

佛法錄三卷外篇一

戒律部七十一種八十八帙三百二十九卷。
禪定部一百四種一百八帙一百七十六卷。
智慧部二千七十七種二千一百九十帙三千六百七十七卷。
疑似部四十六種四十六帙六十卷。
論記部一百一十二種一百六十四帙一千一百五十八卷。
右五部二千四百一十種二千五百九十六帙五千四百卷。

仙道錄外篇二

經戒部二百九十種三百一十八帙八百二十八卷。
服餌部四十八種五十二帙一百六十七卷。
房中部十三種十三帙三十八卷。
符圖部七十種七十六帙一百三卷。
右四部四百二十五種四百五十九帙一千一百三十八卷。

文字集略一帙三卷序錄一卷。
正史刪繁十四帙一百三十五卷序錄一卷。
高隱傳一帙十卷序例一卷。
古今世代錄一帙七卷。
序錄二帙一十一卷。
雜文一帙十卷。
聲緯一帙一卷。
右七種二十一帙一百八十一卷。案此數亦不合說見前

阮孝緒撰、不足編諸前錄、而載於此。

注補續漢書八志序

梁　劉　昭

臣昭曰、昔司馬遷作史記、爰建八書、班固因廣、是曰十志、天人經緯、帝政紘維、區分源奧、開廓著述、創藏山之祕寶、肇刊石之遐貫、誠有繁於春秋、亦自敏於改作、至乎永平、執簡東觀、紀傳雖顯、書志未聞、推檢舊記、先有地理、張衡欲存炳發、未有成功、靈憲精遠、天文已煥、自蔡邕大宏鳴條、實多紹宣、協妙元卓、律曆以詳、承洽伯始、禮儀克舉、郊廟社稷、祭祀該明、輪騑冠章、車服瞻列、於是應譙纘其業、董巴襲其軌、司馬續書、總爲八志、律曆之篇、仍乎洪邕所搆、車服之本、即依董蔡所立、儀祀得於往制、百官就乎故簿、並籍據前修、以濟一家者也、王教之要、國典之源、粲然略備、可得而知矣、既接繼班書、通其流貫、體裁淵深、雖難踰等、序致膚約、有傷懸越、後之名史、弗能罷意、叔駿之書、是謂十典、矜緩殺青、竟亦不成、二子平業、案平舊說平今改二子司馬彪華嶠也平業八志十典也俱稱麗富、華轍亂亡、典則偕泯、雅言遂義、於是俱絕、沈松因循、尤鮮功創、時改見句、非更搜求、加藝文以矯前棄、書流品採自近錄、案書舊錯在流下今正流品與藝文偶句當指謝袁書之百官志也初平永嘉、圖籍焚喪、塵消煙滅、焉識其限、借南晉之新虛、爲東漢之故實、是以學者亦無取焉、范曄後漢良史、誠跨衆氏、序或未周、志遂全闕、國史鴻曠、須寄勤閑、天才富博、猶俟改具、若草昧厥始、無相憑據、窮其身世、少能已畢、遷有承考之言、固深資父之力、太初以前、班用馬史、十志所因、實多往制、升入校部、出二十載、續志昭表、以助其間、成父述者、夫何易哉、況晅思雜風塵、心撓成毀、弗克負就、豈以茲乎、夫辭潤婉贍、可得起改、

覈求見事必應寫襲故序例所論備精與奪及語八志頗褒其美雖出拔前羣歸相沿也又尋本書當作禮樂志其天文五行百官車服爲名則同此外諸篇不著紀傳律(歷)郡國必依往式雖遺書自序應偏作諸志前漢有者悉欲備製卷中發論以正得失書雖未明其大旨也曾臺雲構所闕過乎榱桷爲山霞高不終踰乎一簣鬱絕斯作吁可痛哉徒懷纘緝理慚鉤遠迺借舊志注以補之狹見寡陋匪同博遠及其所值微得論列分爲三十卷以合范史求於齊工孰曰文類比茲闕恨庶賢乎已昔褚先生補子長之削少馬氏接孟堅之不畢相成之義古有之矣引彼先志又何猜焉而歲代逾邈立言湮散義存廣求一隅未覩兼鍾律之妙素揖校讎參(歷)算之微有慚證辨星候秘阻圖緯藏嚴是須甄明每用疑畧時或有見頗邀旁遇非覽正部事乖詳密今行禁止（案行上舊衍今字今刪謂禁止圖緯也）此書外絕其有疏漏諒不足誚

高僧傳序

梁　釋慧皎

原夫至道沖漠假蹄筌而後彰(元)致幽凝藉師保以成用是由聖迹迭興賢能異託辯忠烈孝慈以定名教之道明詩書禮樂以成風俗之訓或忘功遺事尚彼虛沖或體任榮枯重茲達命而皆敎但域中功在近益斯蓋漸染之方未與盡其神性至若能仁之爲訓也考業果之幽微則循復三世言至理之高妙則貫絕百靈若夫啓十地以辯慧宗顯二諦以詮智府窮神盡性之旨管一樞極之致餘方亦猶羣流之歸巨壑衆星之拱北辰懋哉邈矣信難得以言尚至迺教滿三千形遍六道皆所以接引幽昏爲大利益而以淨穢異聞昇墜殊見故秋方先音形之奉東國後見聞之益雲龍表於夜明風虎彰乎宵夢洪風既扇大化斯融自爾西域名僧往往而至或傳度經法或教授禪道或以異迹化人或以神力拯物自漢之梁紀歷彌遠世踐六代年將五百此土桑門含章秀發羣英間出迭有其人衆家記錄敘載各異沙門法濟偏敘高逸一迹沙門法安但列志節一行沙門僧寶止命遊方一科沙門法進迺通撰論傳而辭事闕畧並皆互有繁簡出沒成異考之行事未見其歸宋臨川康王義慶宣驗記及幽明錄太原王琰冥祥記彭城劉悛益部寺記沙門曇宗京師寺記太原王延秀感應傳朱君台徵應傳陶淵明搜神錄並傍出諸僧敘其風素而皆是附見亟多疎闕齊竟陵文宣王三寶記傳或稱佛史或號僧錄既三寶共敘辭旨相關混濫難求更爲蕪昧瑯琊王巾所撰僧史意似該綜而文體未足沙門僧祐撰三藏記止有三十餘僧所無甚衆中書郗景興東山僧傳治中張孝秀廬山僧傳中書陸明霞沙門傳各競舉一方不通今古務存一善不及餘行逮於即時亦繼有作者然或褒讚之下過相揄揚或敘事之中空引辭費求之實理無的可稱或復嫌以繁廣刪減其事而抗迹之奇多所遺削謂出家之士處國賓王不應勵然自遠高蹈獨絕辭榮棄愛本以異俗爲賢若此而不論竟何所紀嘗以暇日遇覽羣作輒搜檢雜錄數十餘家及晉宋齊梁春秋書史秦趙燕涼荒朝偽(歷)地理雜篇孤文片記并博諮故老廣訪先達校其有無取其同異始於漢明帝永平十年終至梁天監十八年凡四百五十三載二百五十七人又傍出附見者二百餘人開其德業大爲十例一曰譯經二曰義解三曰神異四曰習禪五曰明律六曰遺身七曰誦經八曰興福九曰經師十曰唱導然法流東土蓋由傳譯之勳或踰越沙險汎漾洪波皆忘形殉道委命(宏)法震旦開明一焉是賴茲德可崇故列之篇首至若慧解開神則道兼萬億通感適化則彊暴以綏靖念安禪則功德森茂(宏)讚毗尼則禁行清潔忘形遺體則矜吝革心歌誦法言則幽顯含慶樹興福善則遺像可傳凡此八科並以軌迹不同化洽殊異而皆德効四依功在三業故爲羣經之所稱美衆聖之所褒述及夫討覈源流商摧取捨皆列諸讚論備之後文而論所著辭微異恒體始標大意類猶前序未辯時人事同後議若其間施前後如謂煩雜故揔布一科之末通稱爲論其轉讀宣唱原出非遠然而應機悟俗實有偏功故齊宋雜記咸條列秀者今之所取必其製用超絕及有一介通感迺編之傳末如或異者非所存焉凡十科所敘皆散在衆記今止刪聚一處故述而無作俾夫披覽於一本之內可兼諸要其有繁辭虛讚或德不及稱者一皆省畧故述六代賢異止爲十三卷并序錄合十四軸號曰高僧傳自前代所撰多曰名僧然名者本實之賓也若實行潛光則高而不名寡德適時則名而不高名而不高本非所紀高而不名則備今錄故省名音代以高字其閒草創或有遺逸今此十四卷備讚論者意以爲定如未隱括覽者詳焉梁會稽嘉祥寺沙門慧皎撰（四庫書未錄梁高僧傳故此序不傳）

虎丘山序

陳　顧野王

夫少室作鎮以峻極而標奇太華神掌以削成而稱貴若茲山者高不概雲深無藏影卑非培塿淺異棘林秀壁數尋被杜蘭與苔蘚椿枝十仞挂藤葛與縣蘿曲澗潺湲修篁蔭映路若絕而復通石將頹而更綴抑巨麗之名山信大吳之勝壤若乃九功六義之興依永和聲之製志由心作情以詞宣形言諧於韶夏成文暢於鍾律由來尚矣未有登高能賦而韜斐麗之章入谷忘歸而忽鏗鏘之節故總轡齊鑣競雕蟲於山水雲合霧集爭歌頌於林泉於時風清邃谷景麗修巒蘭佩堪紉胡繩可索林花翻灑作飃颻於蘭皐山禽轉響時弄聲於喬木班草班荆坐蟠石之上濯纓濯足就滄波之水傾縹瓷而酌旨酒翦綠葉而賦新詩蕭爾若與三徑齊蹤蹌然似共九成偕韻盛矣哉聊述時事寄之翰墨

侍中沈府君集序

陳　劉師知

陳亢有云趨庭學詩又聞君子毛萇亦曰登高能賦可爲大夫言其善觀民風則與圖王政若沈恭子者斯乃當世賢焉至如敦厚之詞足以吟詠情性身之

文也，貞固之節，可以宣被股肱，邦之光也。然此者，君之小道，猶曰餘行，何則德之所本，敎之所由，實乃孝篤天倫，義感殊類，有美於斯，鬱爲高士，則余與夫子，故所謂世親者歟，亦所謂友益者歟。疇昔一面，朅來二紀，自總角而接清塵，蒙長者之嘉醻，屯險驟更，歡娛中阻，班超旣反，盛憲猶存，春秋美景，朝遊夕宴，酒酣得意，賦詩聯章，顧余不肖，齒義懸絕，降德忘年，交情彌至，增榮廣價，知己難忘，南浦之送，未淹北中之辭，仍及於時屬有烽燧，方勤帷扆，遂使禍裘莫計，寶劒無追，痛此生罰，同茲宿草，九原方遠，百身寧贖，若乃帳懸秋月，一鴈孤飛，花落春風，數鸎爭弄，伯牙之絃，寂寥長絕，山陽之管，惆悵徒聞，夫盛烈清徽，便傳乎帝載，遺文餘論，被在乎民謠者，斯所以沒而猶彰，死且不朽，今乃撰西還所著文章，名爲後集。案隋書經籍志陳侍中沈炯前集七卷陳沈炯後集十三卷恭子烱名也西還謂自西魏還耳事詳陳書本傳

塞上公亭詩序

後魏 高允

延和三年，余赴京師，發石門，北行失道，路寓宿代之快馬亭，其俗云古塞上公所遺之邑也，曰公有良馬，案此下有缺文因以命之，此其所遺也，負長城，面南山，阜澤帶其側，涌波灌其前，傳騑策以流目，抱遺風以依然，仰德音於在昔，遂揮毫以寄言，代人云塞上公姓李，代之李氏並其後也。

水經注序

後魏 酈道元

易稱天以一生水，故氣微於北方，而爲物之先也。元中記曰，天下之多者水也，浮天載地，高下無所不至，萬物無所不潤，及其氣流屆石，精薄膚寸，不崇朝而澤合靈宇者，神莫與並矣，是以達者莫能測其淵沖，而盡其鴻深也。昔大禹記著山海，周而不備，地理志其所錄，簡而不周，尚書本紀與職方俱略，都賦所述，裁不宣意，水經雖粗綴津緒，又闕傍通，所謂各言其志，而罕能備其宣導者矣。今尋圖訪蹟者，極聆川域之說，而涉土遊方者，寡能達其津照，蹤髣髴前聞，不能不猶深屏營也。余少無尋山之趣，長違問津之性，

識絕深經，道淪要博，進無訪一知二之機，退無觀隅反三之慧，獨學無聞，古人傷其孤陋，捐喪辭書，達士嗟其面牆，默室求深，閉舟問遠，故亦難矣。然毫管闚天，歷筩時昭，飮河酌海，從性斯畢，竊以多暇，空傾歲月，輒述水經，布廣前文，大傳曰，大川相閒，小川相屬，東歸於海，脉其枝流之吐納，診其沿路之所躔，訪瀆搜渠，緝而綴之，經有謬誤者，考以附正，文所不載，非經水常源者，不在記注之限，但緜古芒昧，華戎代襲，郭邑空傾，川流戕改，殊名異目，世乃不同，川渠隱顯，書圖自貿，或亂流而攝詭號，或直絕而生通稱，枉渚交奇，洄湍決澓，躔絡枝煩，條貫系夥，十二經通，尚或難言，輕流細漾，固難辨究，正可自獻遐見之心，備陳輿徒之說，其所不知，蓋闕如也，所以撰證本經，附其枝要者，庶備忘誤之矜，求其尋省之易。

五行大義序

隋 蕭吉

夫五行者，蓋造化之根源，人倫之資始，萬品稟其變易，百靈因其感通，本乎陰陽，散乎精像，周竟天地，布極幽明，子午卯酉爲經緯，八風六律爲綱紀，故天有五度以垂象，地有五材以資用，人有五常以表德，萬有森羅，以五爲度，過其五者，數則變焉，實資五氣，均和四序，孕育百品，陶鑄萬物，善則五德順行，三靈炳曜，惡則九功不革，六沴互興，原始要終，靡究萌兆，是以聖人體於未肇，故設言以筌象，立象以顯事，事旣懸有，可以象知，象則有滋，滋故生數，數則可紀，象則可形，可形可紀，故其理可假而知，可假而知，則龜筮是也，龜則爲象，故以日爲五行之元，筮則爲數，故以辰爲五行之主，若夫參辰伏見，日月盈虧，雷動虹出，雲行雨施，此天之象也，二十八舍，內外諸官，七曜三光，星分歲次，此天之數也，山川水陸，高下平汙，嶽鎮河通，風迴露蒸，此地之象也，八極四海，三江五湖，九州百郡，千里萬頃，此地之數也，禮以節事，樂以和心，爵表章旗，刑用革善，此人之象也，百官以治，萬人以立，四教修文，七德閱武，此人之數也，因夫象數，故識

五行之始末，藉斯龜筮，乃辨陰陽之吉凶，是以事假象知，物從數立，吉每尋閱墳索，研窮經典，自羲農以來，迄於周漢，莫不以五行爲政治之本，以著龜爲善惡之先，所以傳云，天生五材，廢一不可，尚書曰，商王受命，案當是今商王受之錯誤狎侮五常，珍棄三政，故知得之者昌，失之者滅，昔中原喪亂，晉氏南遷，根本之書不足，枝條之學斯盛，虛談巧筆，競功於一時，碩學經邦，棄之於萬古，末代踵習，風軌遂成，雖復占候之術尚行，皆從左道之說，卜筮之法恒在，爻象之理莫分，月令靡依時制，必爽失之毫髮，千里必差，水旱興而不辨其由，妖祥作而莫知其趣，非因形像，罕徵窮者，觀其謬惑，歎其學人，皆信其末而忘本，並舉其粗而漏細，古人有云，登山始見天高，臨壑方覺地厚，不聞先聖之道，無以知學者之大，況乃五行幽邃，安可斐然，今故博採經緯，搜窮簡牒，略談大義，凡二十四段，別而分之，合四十段，二十四者，節數之氣，總四十者，五行之成數，始自釋名，終於蟲鳥，凡配五行，皆在茲義，庶幾使斯道不墜，知其始焉，若能治心靜志，研其微者，豈直怡神養性，保德全身，亦可弼諧庶政，利安萬有，斯故至人之所達也，昔人感物制經，吉今因事述義，異時而作，共軌殊途，嘆味道之不齊，求利物之一致，倚焉來哲，補其闕焉，上儀同三司城陽郡開國公蕭吉撰

續古文苑卷第十一

續古文苑卷第十二

賜進士及第授通奉大夫山東通省督糧道加三級孫星衍撰

序下

千金翼方敘　唐 孫思邈

原夫神醫秘術至賾參於道樞寶餌凝靈宏功浹於眞畛是知關籥(元)牝駐(歷)之效已深轡策天機全生之德爲大稽炎農於紀籙資太乙而反營魂鏡軒后於遺編事岐伯而宣藥力故能嘗味之績鬱騰天壤診體之教播在神寰斯道由是濫觴時義肇基於此亦有志其大者高密問紫文之術先其遠者伯陽流玉冊之經擬斯壽於乾坤豈伊難老儔厥齡於龜鶴詎可彌疴茲乃大道之眞以持身抑斯之謂也若其業濟含靈命懸茲手則有越人徹視於腑臟秦和洞達於膏肓仲景候色而驗眉元化刳腸而湔胃斯皆方軌疊跡思韞入神之妙極變探幽精超絕代之巧晉宋方技既其無繼齊梁醫術曾何足云若夫醫道之爲言實惟意也固以神存心手之際意析毫芒之裏當其情之所得口不能言數之所在言不能諭然則三部九候乃經絡之樞機氣少神餘亦鍼刺之鈞軸況乎良醫則貴察聲色神工則深究萌芽心考錙銖安假懸衡之驗敏同機駭曾無挂髮之淹非天下之至精其孰能與於此是故先王鏤之於玉板往聖藏之以金匱豈不以營疊至道括囊眞頤者歟予幼智蔑聞老成無已才非公幹夙嬰沈疾德異士安早纏尩瘵所以志學之歲馳百金而狗經方耄及之年竟三餘而勤藥餌酌華公之錄帙異術同窺採葛生之玉函奇方畢綜每以爲生者兩儀之大德人者五行之秀氣氣化則人育伊人稟氣而存德合則生成是生由德而立既知生不再於我人處物爲靈可幸蘊靈心闕頤我性源者由檢押神秘幽求今古撰方一部號曰千金可以濟物攝生可以窮微盡性猶恐岱山臨目必昧秋毫之端雷霆在耳或遺玉石之響所以更撰方翼三十卷共成一家之學譬蜺軌之相濟運轉無涯等羽翼之交飛摶搖不測翃夫易道深矣孔宣繫十翼之辭(元)文奧矣陸績增(元)翼之說或沿斯義述此方名以貽厥子孫永爲家訓雖未能譬言中庶比潤上池亦足以慕遠測深稽門叩鍵者哉倘經目於君子庶知予之所志焉序見本書因四庫書未收千金翼方故載之

秦府十八學士駕眞圖序

武德四年太宗皇帝爲太尉尚書令雍州牧左右衛大將軍新命爲天策上將軍位在三公上乃鋭意經籍怡神藝學開學館以待四方之士乃降教曰昔楚國尊賢存道先於申穆梁園接士比德至於鄒枚咸以著範前修垂光後烈顧惟菲薄多謝古人高山仰止能亡景慕於是芳蘭始被深冠蓋之游丹桂初叢廣莚俊之士既而場苗益寡空留皎皎之姿喬木徒遷終愧嚶嚶之友所冀通人正訓匡其闕如側席亡倦於齊庭開筵有慚於燕館屬大行臺司勳郎中杜如晦記室考功郎中房(元)齡及于志寧軍諮祭酒蘇世長天策府記室薛收文學褚亮姚察太學博士陸德明孔穎達主簿李(元)道天策倉曹李守素秦王記室虞世南參軍蔡允恭顏相時著作郎記室許敬宗薛元敬太學助教蓋文達典籤蘇勗等或背淮而致千里或通趙以欣三見咸能垂裾邸第委質藩維或宏禮度而成典則暢詞學而洽風雅優游幕府是用嘉焉宜可以守本官兼文學館學士及薛收卒徵東虞州錄事參軍劉孝孫入館尋選庫直閻立本圖形貌具題名字爵里仍教文學褚亮爲之像贊勒成一卷號十八學士並給珍膳分爲三番更直宿於閣每軍國務靜參謁歸休即引見論討墳典商畧前載考其得失或夜分而寢又降以溫顏禮數甚厚由是天下歸心奇傑之士咸思自効於時預入館者時所傾慕謂之登瀛洲云

羣書治要序　唐 魏徵

竊惟載籍之興其來尚矣左史右史記事記言皆所以昭德塞違勸善懲惡故作而可紀薰風揚乎百代動而不法烱戒垂乎千祀是以歷觀前聖撫運膺期莫不懍乎御杇自强不息乾乾夕惕義在茲乎近古皇王時有撰述並皆包括天地牢籠羣有競採浮艷之詞爭馳迂誕之說騁末學之博聞飾雕蟲之小技流宕忘反殊塗同致雖辯周萬物愈失司契之源術總百端(缺字)乖得一之旨皇上以天縱之多才運生知之叡思性與道合動妙幾神(元)德潛通化前王之所未(缺字)化損己利物行列聖之所不能行翰海龍庭之野並爲郡國扶桑若木之域咸襲纓冕天地成平外内禔福猶且爲而不恃雖休勿休俯協堯舜式遵稽古不察貌乎止水將取鑒乎哲人以爲六籍紛綸百家踳駮窮理盡性則勞而少功周覽汎觀則博而寡要故爰命臣等採摭羣書翦截淫放光昭訓典聖思所存務乎政術綴敘大畧咸發神衷雅致鉤深規摹宏遠網羅治體事非一目若乃欽明之后屈己以救時無道之君樂身以亡國或臨難而知懼在危而獲安或得志而驕居業成以致敗者莫不備其得失以著爲君之難其委質策名立功樹惠貞心直道忘軀殉國身殞百年之中聲馳千載之外或大奸巨猾轉日迴天社鼠城狐反白仰黑忠良由其放逐邦國因以危亡者咸亦述其終始以顯爲臣不易其立德立言作訓垂範爲綱爲紀經天緯地金聲玉振騰實飛英雅論徽猷嘉言美事可以(宏)獎名教崇太平之基者固亦片善不遺將以丕顯皇極至於母儀嬪則懿后良妃參徽猷於十亂著深誡於辭輦或傾城哲婦亡國艷妻候晨雞以先鳴待舉烽而後笑者時有所存以備勸戒爰自六經訖乎諸子上始五帝下盡晉年凡爲五帙合五十卷本求治要故以治要爲名但皇覽遍畧隨方類聚名目互顯首尾淆亂文義斷絕尋究爲難今之所撰異乎先作總立新名各全舊體欲令見本知末原始要終並棄彼春華採茲秋實一書之內牙角無遺一事之中羽毛咸盡用之當今足

以鑒覽前古傳之來葉可以貽厥孫謀引而申之觸類而長蓋亦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自戒庶(宏)茲九德簡而易從觀彼百王不疾而速崇巍巍之盛業開蕩蕩之王道可久可大之功並天地之貞觀日用日新之德將金鏡以長懸其目錄次第編之如左祕書監鉅鹿男臣魏徵等奉勅撰

玉(歷)通政經序　唐　李淳風

夫天道昭然晷無差忒思測不至占乃無驗苟能窮神知化視象玩占何所不驗歟立占之法本非襲休徵以塞咎故世治國安指象爲灾爲君所戒以保邦於未危世變國亂推象探意詧數究機以處身於無禍乃安中開危凶中開吉之謂也通政經敷陳占條列例衆論非無指歸蓋以天象垂變察乎時政與上象意相符者爲陳則占無不驗也又豈特拘指豈云虛言爲一時之應歟故明列二十八舍列星三垣天地所主之事所司之分陳其休咎以五緯二曜變犯入守五相加臨以取專應故不書往者之占亦同爲比類矣

辨正論序　唐　陳子良

蓋聞宣尼入夢十翼之理克彰伯陽出關二篇之義爰著或鉤深繫象或探賾希夷名言之所不宣陰陽之所不測猶能彌綸天地包括鬼神道無洽於大千言未超於域內況乎法身圓寂妙出有無至理凝(元)迹泯眞俗體絕三相累盡七生無心即心非色爲色無心即心故能心斯心矣無色爲色故能色斯色矣藤蛇於是併空形名所以俱寂筌蹄之外豈可言乎若夫西伯拘羑遂顯精微子長蠶室卒成先志故易曰古之作易者其有憂乎論之興焉良有以矣法師俗姓陳氏漢太丘長仲弓之後也遠祖宦遊播遷江左近因江寓又處襄州隨世入關從師請業玉移荊岫皎潔之性彌彰桂徙幽林芬芳之風更遠法師應眞人之祥稟黃裳之吉內該三藏外綜九流既善緣情尤工體物篇章婉麗理致道華郁郁開縟錦之文飄颻竦陵雲之氣班賈金玉未可同年潘陸江海寧堪方駕至如莊生墨生之學黃子老子之書三清三洞之文九府九仙之籙登眞隱決之祕靈寶度命之儀吞若胷中說猶指掌加以舊習中觀少蘊法華既有聞持比專著述運思之外汲引無疲辨中觀則龍樹可期談自然則老莊非遠於是四方雜沓如歸長者之園七貴紛綸若赴華陰之市固以學侔安遠才邁肇生實開士之棟梁法城之墻塹者也乃有道士李仲卿劉進喜等並作庸文誇毀正法在俗人士或生邪信法師愍其盲聾恐入泥黎爰發大悲遂製斯論可謂鼓茲法海振彼詞峯碧雞之銳競馳黃馬之駿爭騖莫不葉墜柯摧雲銷霧捲狀鴻爐之焚纖羽猶炎景之鑠輕冰負勝之儔於斯可見暫歸慈定已破魔軍聊奮慧力即降愚賊佛日於是重暉法雲由其廣被然法師所作詩賦啓頌碑誄章表大乘教法及破邪論等三十餘卷在世久傳然此論凡八卷十二篇二百餘紙窮釋老之教源極品藻之名理修述多年仍未流布昔秦孝公聽說帝而寐聞談霸而興陽春和寡深可悲歎但法師所述內外兼該恐好事後生致有未喻弟子穎川陳子良近伸頂禮從而問津爛然溢目若明月之入懷寂乎應機譬寶珠之矚物既悟四衢之幻便息百城之遊於是啓所未聞聊爲注解庶將來同好幸詳其致焉東宮學士陳子良撰

大唐西域記序　唐　張說

若夫玉毫流照甘露灑於大千金鏡揚輝薰風被於有截故知示現三界粤稱天下之尊光宅四表式標域中之大是以慧日淪影像化之跡東歸帝猷(宏)闡大章之步西極有慈恩道場三藏法師諱(元)奘俗姓陳氏其先潁川人也帝軒提象控華渚而開源大舜賓門基歷山而聳構三恪照於姬載六奇光於漢祀書奏而承朗月遊道而聚德星縱壑駢鱗培風齊翼世濟之美鬱爲景胄法師藉慶誕生含和降德結根深而茂茂道源浚而靈長奇開之歲霞軒月舉聚沙之年蘭薰桂馥洎乎成立藝殫墳素九皐載響五府交辟以夫早悟眞假夙照慈慧鏡眞筌而延佇顧生涯而永息而朱紱紫纓誠有界之徽網寶車丹枕實出世之津途由是擯落塵滓言歸閑曠令兄長捷法師釋門之棟幹者也擅龍象於身世挺鵷鷺於當年朝野挹其風猷中外羨其聲彩既而情深友愛道睦天倫法師服勤請益分陰靡棄業光上首擢秀檀林德契中庸騰芬蘭室抗策平道包九部而吞夢鼓枻(元)津府四韋而小魯自茲徧遊談肆載移涼燠功既成矣能亦畢矣至於泰初日月燭耀靈臺子雲鞶帨發揮神府於是金文暫啓佇秋駕而雲趨玉柄纔撝披霧市而波屬若會斲輪之旨猶知拜瑟之微以瀉瓶之多聞泛虛舟而獨遠廼於轘轅之地先摧鍱腹之誇井絡之鄉遽表浮杯之異遠邇宗挹爲之語曰昔聞荀氏八龍今見陳門雙驥汝潁多奇士誠哉此言法師自幼迄長遊心(元)理名流先達部執交馳趨末忘本摭華損實遂有南北異學是非紛糾永言於此良用憮然或恐傳譯踳駁未能筌究欲窮香象之文將罄龍宮之目以絕倫之德屬會昌之期杖錫拂衣第如遐境於是背(元)灞而延望指蔥山而矯迹川陸縣長備嘗艱險陋博望之非遠嗤法顯之爲局遊踐之處畢究方言鐫求幽賾妙窮津會於是詞發雌黃飛英天竺文傳貝葉聿歸振旦太宗文皇帝金輪纂御寶位居尊載佇風徽召見青蒲之上廼睠通識前膝黃屋之間手詔綢繆中使繼路俯摛睿思乃製三藏聖教序凡七百八十言今上昔在春闈裁述聖記凡五百七十九言啓(元)妙之津書揄揚之旨蓋非道映雞林譽光鷲嶽豈能緬降神藻以旌時秀奉詔翻譯梵本凡六百五十七部具覽遐方異俗絕壤殊風土著之宜人備之序正朔所暨聲教所覃著大唐西域記勒成一十二卷編錄典奧綜覈明審立言不朽其在茲焉（此文明刻張燕公集佚不載從聚珍板及釋藏西域記錄出）

集沙門不應拜俗等事序　唐 王隱容

若夫雞渾起一龍聖開三飛義畫而踰繩泛軒文而越契端宸肅扆題尊玉宇之中班扆影裾光佐璿遠之右洪猷僅於禮樂秀業止於仁義亦有棲月籠霞之雋秉鼉控鯉之英窒慾蟺姿茹丹茵於秘洞休糧蛻影吸青露於神仁終驚迅節之期徒侈浮歡之會豈若能仁撫運梵典開宗撰妙輪而曾擊俶寶騎而高引無生之生究生生於至賾不滅之滅窮滅滅於幽源大千通智炬之輝盡億曳法蠢之響繁罝弛網邁三兕於湯年苦浪堙洪軼四乘於夏序浸羣方而演澤濟悠劫而凝勳襲其儀者便屈紫皇之敬入其道者乃摽黔首之尊爲愛習之良資作塵勞之依止洎乎星潯褫照日夢飛光東徙休屠之像西漸罽賓之化高人響係敷妙說於琅函茂德肩隨暢眞詞於貝牒列辟以之崇奉緜代以之欽尚故符秦肅念紆翠輦而同嬉劉漢虔誠下緗輿而致禮惟有牛圖晚運慧景暌而還明龍緒衰辰德水凝而復渙我大唐澄飛日海撲燎霞崑延喜流禎照華獻吉財成紫宙葳蕤改粒之勳大庇蒼黎茵藹遷裳之業皇帝乘雷震極鑠電離宮驅九駮以曽馳駕八驥而横厲希風崛岫啓鶴苑於神畿仰化連河搆蜂臺於勝壤敷攝誘之徽範敦愛敬之洪謨而以控國必俟於忠莊家實資於孝爰命僧尼之輩將申跪拜之儀則裕凝懷詳通規於會府因心在念捨輿頌於英寮雖嚚議相攻各言其志而宸襟歷選遂率於常特懷顧復之恩仍致昇堂之拜悰上人沖宇淹穆秀器韶雅迴韻道通峻調閑綽身城浪謐飛寶仞以衡天意樹紛披聳珍翹而拂漢既洽九儒之要還探二藏之微緇徒擅其姱節素侶挹其徽望固以偶迹乘杯侔聲飛錫者矣斯恐迷生曲學近識孤聞以過俗之權爲會眞之實叩鳳闇而莫遂叫鸞掖而無從爰興護念之心載啓發揮之作粤自晉氏迄於聖代凡其議拜事並集而錄之總合三篇分成六卷爲之贊論格以通途辯旨含鉼雕文振彩信所以激昂幽致刷盪冥津者也隱容業寡才疎名兼槩淺坐煙郊而晦迹泊風戶以棲神徒以早尚花編深崇葉篆欣茲盛事綴而序之秋螢輕光匪助弈羲之曜春蛙陋響寧裨大樂之音聊以宣情詎云摛藻與我同志幸無誚焉

唐尚書省郎官石記序　唐 陳九言

夫上天垂象北極著於文昌先王建邦南宮列爲會府六官既辯四方是則大總其綱小持其要禮樂刑政於是乎達而王道備矣聖上至德光被睿謀廣運提大象以祐生人躬無爲以風天下三台淳曜百辟承寧動必有成舉無遺策年和俗厚千載一時而猶樓擇茂異網羅俊逸野磬蘭芳林殫松秀盡在於周行矣夫尚書郎廿四司凡六十一人上應星緯中比神仙咸擅國華以成臺妙修詞制天一之議伏奏爲朝廷之容信杞梓之藪澤衣冠之領袖頃朝榮初拜或省美中遷昇降年名各書廳壁訛誤多矣總載闕如非所以傳故實示不朽者矣今諸公六聯同事三署並時排金門鱗華轂鸞蹌鳳跱肩隨武接而不因僉謀補其闕典其於義也無乃太簡乎左司郎中楊公慎餘於是合清論創新規徵追琢之良工伐荊藍之美石刊刻爲記建於都省之南榮斷自開元廿九年咸刻名於次且往者不可及來者不可遺非貴自我蓋取隨時班位以序昭其度也豐約從宜昭其儉也俾夫金石長固英華靡絕不編班固之年自然成表末讀馬卿之賦已辯同時不其偉歟開元廿九年歲次辛巳十月戊寅朔二日己卯建朝散大夫行右司員外郎陳九言撰吳都張旭書

懷素自敘

懷素家長沙幼而事佛經禪之暇頗好筆翰然恨未能遠覩前人之奇迹所見甚淺遂擔笈杖錫西遊上國謁見當代名公錯綜其事遺編絕簡往往遇之豁然心胷略無疑滯魚牋絹素多所塵點士大夫不以爲怪焉顏刑部書家者流精極筆法水鏡之辨許在末行又以尚書司勳郎盧象小宗伯張正言曾爲歌詩故敘之曰開士懷素僧中之英氣槩通疎性靈歡暢精心草聖積有歲時江嶺之間其名大著故吏部侍郎韋公陟覩其筆力勗以有成今禮部侍郎張公謂賞其不羈引以遊處兼好事者同作歌以贊之動盈卷軸夫草藁之作起於漢代杜度崔瑗始以妙聞迨乎伯英尤擅其美羲獻茲降虞陸相承口訣手授以至於吳郡張旭長史雖姿性顛逸超絕古今而模楷精法詳特爲眞正眞卿早歲常接遊居屢蒙激昂教以筆法資質劣弱又嬰物務不能懇習迄以無成追思一言何可復得忽見師作縱横不羣迅疾駭人若還舊觀向使師得親承善誘亟挹規模則入室之賓捨子奚適嗟歎不足聊書此以冠諸篇首其後繼作不絕溢乎箱篋其述形似則有張禮部云奔蛇走虺勢入座驟雨旋風聲滿堂盧員外云初疑輕煙淡古松又似山開萬仞峯王永州邕曰寒猿飲水撼枯藤壯士拔山伸勁鐵朱處士遙云筆下唯看激電流字成只畏盤龍去敘機格則有李御史舟云昔張旭之作也時人謂之張顛今懷素之爲也余實謂之狂僧以狂繼顛誰曰不可張公又云稽山賀老粗知名吳郡張顛曾不易許御史瑤云志在新奇無定則古瘦灕纚半無墨醉來信手兩三行醒後却書書不得戴御史叔倫云心手相師勢轉奇詭形怪狀翻合宜人人欲問此中妙懷素自言初不知語疾速則有竇御史冀云粉壁長廊數十間興來小豁胷中氣忽然絕叫三五聲滿壁縱横千萬字戴公又云馳豪驟墨列奔駟滿座失聲看不及目愚劣則有從父司勳員外郎吳興錢起詩云遠錫無前侶孤雲寄太虛狂來輕世界醉裏得眞如皆辭旨激切理識元奧固非虛薄之所敢當徒抱愧畏耳時大歷丁巳冬十月廿又八日墨池編所載此文多不同今不具論

意林序　唐 戴叔倫

三聖相師大易光著天地之功立矣經傳之功生焉

輔成一德謂之六學漢收秦業其道方興置講習訓授之官明君臣父子之體雖禮樂文缺亦足以新忠孝仁義之大綱至如曾孔荀孟之述其蓋數百千家皆發揮隱微羽翼風教祖儒尊道持法正名縱橫立權變通其要崇儉而有別即農而得序傍行而不流小說去泥而篇簡繁夥罕備於士大夫之家有梁穎川庾仲容畧其要會為子書抄三十卷將以廣捜採異而立言之本或不求全大理評事扶風馬總元會家有子史幼而集錄探其旨趣意必有歸遂增損庾書詳擇前體裁成三軸目曰意林上以防守教之失中以補比事之闕下以佐屬文之緒有疏通廣博潔淨符信之要無僻放拘刻邀蔽邪盪之患君子曰以少為貴者其是之謂乎余元會之執友故序而記之貞元二年五月廿一日也撫州刺史戴叔倫序

岑嘉州集序　唐 杜確

自古文體變易多矣梁簡文帝及庾肩吾之屬始為輕浮綺靡之詞名曰宮體自後沿襲務於妖艷謂之摛錦布繡焉其有敦尚風格頗存規正者不復為當時所重諷諫比興由是廢缺物極則變理之常也聖唐受命斵雕為樸開元之際王綱復舉淺薄之風滋焉漸革其時作者凡十數輩頗能以雅參麗以古雜今彬彬然燦燦然近建安之遺範矣南陽岑公聲稱老著公諱參代為本州冠族曾大父文本大父長倩伯父羲皆以學術德望官至台輔早歲孤貧能自砥礪徧覽史籍尤工綴文屬辭尚清用意尚切其有所得多入佳境迴拔孤秀出於常情每一篇絕筆則人人傳寫雖閭里士庶戎夷蠻貊莫不諷誦吟習焉時議擬公於吳均何遜亦可謂精當矣天寶三載進士高第解褐右內率府兵曹參軍轉右威衛錄事參軍又遷大理評事兼監察御史充安西節度判官入為右補闕頻上封章指述權佞改為起居郎尋出虢州長史又改太子中允兼殿中侍御史充關西節度判官聖上潛龍藩邸總戎陝服參佐僚史皆一時之選

由是委公以書奏之任入為祠部考功二員外郎轉虞部庫部二正郎又出為嘉州刺史副元帥相國杜公鴻漸表公職方郎中兼侍御史列於幕府無幾使罷寓居於蜀時四川節度因亂受職本非朝旨其部統之內文武衣冠附會阿諛以求自結皆曰中原多故劍外小康可以庇躬無假向闕公乃著招蜀客歸一篇申明逆順之理折挫邪佞之計有識者感歎奸謀者慚沮播德澤於梁益暢皇風於邛僰旋軫有日犯軷俟時吉往凶歸嗚呼不祿歲月逾邁殆三十年嗣子佐公復纂前緒亦以文采登名翰場有公遺文貯之筐篋以確接通家餘烈忝同聲後輩受命編次因令繕錄區分類聚勒成八卷儻後之詞人有所觀覽亦由聆廣樂者識清商之韻遊名山者仰翠微之色足以瑩徹心府發揮高致焉京兆杜確序（本文見岑嘉州集各選家未載所述岑參官位甚詳足補史家未備故錄之）

蜀綿州越王樓詩序　唐 樊宗師

縣之城帝猲擻掀明威瀾石硝馳浩瀨左陵凌紅稊轝天地送行癸壬且掬跎踼於西北蟠紅顏青越王正故為樓重軒疊飛門窻棨傘褰褰予始登謂日明昏曉可窺其背雷電合風雲遇霜辛露酸星辰介行鬼神變化草木顯繡髻銜蘘芰皆可察極既縈視其江帶又極視其土岡斷暴遠近山嶮嶮若閔之東皇天原開見荊山我其黃河澗然為曲直淚雨落不可掩因口其心曰無害若其自果星星過歸尚悲不能解重為詩以釋益不可顧謂郡中諸君能無有意綴以華艷其念蓄云

南溪詩序　唐 李渤

桂水過灕山右滙陽江又里餘得南溪口溪左屏列崖巘鬬麗爭高其孕翠曳煙邐迤如畫右連幽墅園田雞犬疑非人間泝流數百步至㊁巖巖下有污壤沮洳因導為新泉山有二洞九室西南曰白龍洞横透巽維蜿骨如玉西北曰㊁巖洞曲通坎蝸晴眺灕水㊁巖之上曰丹室白龍之右曰夕室巽維北梯嶮

至仙窟仙窟北又有石室參差呀豁延景宿雲其洞室並乳溜凝化詭勢奇狀仰而察之如傘如華如欒櫨支撐如蓮蔓藻井左睨右瞰似簾似幃似松偃竹裊似海蕩雲驚其玉池㊁井嵐窻颼戶迴還交錯迷不可紀從夕室梁溪嚮郭四里而近去松衢二百步而遙余獲之自賀若獲荆璆與虵珠焉亦疑夫大舜遊此而忘歸矣遂命發潛敞深隥危宅勝既翼之以亭榭又韻之以松竹似謙方丈如昇瑤臺麗如也暢如也以溪在郡南因目為南溪兼賦詩十韻以志之寶㊂二年三月七日序成紀縣子李渤

追昔遊集序　唐 李紳

追昔遊蓋歎逝感時發於悽恨而作也或長句或五言或雜言或歌或樂府齊梁不一其辭乃由牽思所屬耳起梁漢歸諫署升翰苑承恩遇歌帝京風物遭讒邪播歷荆楚涉湘沅踰嶺嶠止荒陬抵高要移九江守滁陽轉壽春改賓客留洛陽廉會稽過梅里遭讒者再賓客為分務歸東周擢川守鎮大梁詞有所懷興生於怨故或隱顯不嘗其言冀知者於異時而已開成戊午歲秋八月序

贈鞏疇詩序　唐 鄭薰

九華處士鞏疇擅㊁言之要通易老其於淨名僧肇尤精達余在句溪時重其能車幣而致之及到官舍再說易一說老氏將兒姪輩執卷列坐而傳之老氏畢業而箴難作與鞏各散去不知其何如存耶亡耶余既休居洛師鎖扉獨靜己卯冬十一月半（案己卯蓋宣宗大中十三年也）雪中有客扣柴門樵童視之走復曰鞏處士遽下榻開關執手話艱苦鞏背簦芰草復杖靈壽下笠且咍笑曰聞公恬養澹逸不屑於榮悴故以㊁來助成之升榻解笈散四書即易老淨肇也明日講肇論階前多偃松高桂冰凍墮落有琴瑟金石聲理致明妙神骨超爽自謂一時之遇日與故人為徒又意此樂之難偕也遂成二十韻贈之

松陵集序　唐 皮日休

詩有六義其一曰比比者定物之情狀也則必謂之才才之備者於聖爲六藝在賢爲聲詩噫春秋之後頌聲亡寢降及漢氏詩道荐作然二雅之風委而不興矣在詩有三言四言五言六言七言九言之作三言者曰振振鷺鷺于飛是也五言者曰誰謂雀無角何以穿我屋是也六言者曰我姑酌彼金罍是也七言者曰交交黃鳥止于桑是也九言者曰泂酌彼行潦挹彼注茲是也蓋古詩率以四言爲本而漢氏方以五言七言爲之也其句亦出於周詩五言者李陵曰攜手上河梁是也七言者漢武曰日月星辰和四時是也爾後盛於建安建安以降江左君臣得以浮艷之然詩之六義微矣逮及吾唐開元之世易其體爲律焉始切於儷偶拘於聲勢然詩云覯閔既多受侮不少其對也工矣堯典曰聲依永律和聲其爲律也甚矣由漢及唐詩之道盡矣吾又不知千祀之後詩之道止於斯而已耶後有變而作者余不得以知之夫才之備者猶天地之氣乎氣者止乎一也分而爲四時其爲春則煦枯發枿如育如護百蘤融洽酣人肌骨其爲夏則赫曦朝升天地如窰草焦木渴若燎毛髮其爲秋則涼颸高瞥若露天骨景爽夕清神不蔽形其爲冬則霜陳一捷萬物皆瘁雲沮日慘若憚天責夫如是豈拘於一哉亦變之而已人之有才者不變則已苟變之豈異於是乎故才之用也廣之爲滄溟細之爲溝竇高之爲山嶽碎之爲瓦礫美之爲西子惡之爲敦洽壯之爲武賁弱之爲處女大則八荒之外不可窮小則一毫之末不可見苟其才如是復能善用之則庖丁之牛扁之輪郢之斤不足謂其神解也噫古之士窮達必形於歌詠苟欲見乎志非文不能宣也於是爲其詞詞之作固不能獨善必須人以成之昔周公爲詩以貽成王吉甫作誦以贈申伯詩之酬贈其來尚矣後每爲詩必多以斯爲事咸通七年今兵部令狐員外在淮南今中書舍人宏農公守毘陵日休皆以詞獲幸悉蒙以所製命之和

各盈編軸亦有名其首者十年大司諫清河公出牧於吳日休爲郡從事居一月有進士陸龜蒙字魯望者以其業見造凡數編其才之變眞天地之氣也近代稱溫飛卿李義山爲之最俾陸生參之未知其孰爲之後先也太元曰稽其門闚其戶眼其鍵然後乃應況其不者乎余遂以詞誘之果復之不移刻由是風雨晦冥蓬蒿翳薈未嘗不以其應而爲事苟其詞之來食則輟之而自飫寢則聞之而必驚凡一年爲往體各九十三首今體各一百九十三首雜體各三十八首聯句問荅十有八篇在其外合之凡六百五十八首南陽廣文潤卿隴西侍御德師或旅泊之際善其所爲皆以詞致師詞之不多去之速也大司諫清河公有作或命之和亦著焉其餘則吳中名士又得三十首除詩外有序十九首總錄之得十通載詩六百八十五首漢書曰古者諸侯卿大夫交接鄰國以微言相感當揖讓之時必稱詩以喻其志蓋以別賢不肖也余之與生道義志氣窮達是非莫不見於是士君子或爲之覽賢不肖可不別乎哉噫古之將有交綏而退者今生之於余豈是耶生既編其詞請於余曰爾有文當爲我序詩道兼十通以名之日休曰諾由是爲之序松江吳之望也別名曰松陵請目之曰松陵集前進士皮日休撰

校定焦贛易林序　宋　黃伯思

承議郎行秘書省校書郎臣黃某所校讎中焦延壽易林定著十六篇篇中或字誤以快爲決以羊爲年如此者衆校讎已定又若喜或爲嘉鶴或爲鵲義可兩存皆並著可繕寫焦延壽者字贛梁人以好學得幸梁王王共其資用令極意學成爲郡吏察舉補小黃令以候伺先知盜盜不得發舉最當遷吏民上書願留詔許增秩卒於小黃其說長於灾變以授京房又著易林十六篇其法每卦變而之六十四爲林凡三千八百世臣謂延壽之法凡筮得某卦之某卦則觀其所之卦林以占吉凶或卦爻不發則但觀本

卦林詞初未嘗分四時節候至於漢書京房傳所謂分六十四卦更直日用事者蓋爻主一日六十卦當三百六十日餘四卦爲監司此法但以風雨寒溫爲候而占灾變耳若房封事所謂辛酉太陽精明丙戌蒙氣復起之類孟康注之甚詳此自延壽占灾祥之一法非關易筮也後世昧者弗晤乃合二術而一之而於直日卦中求所得卦以考人之吉凶謬託燕蒯士之祕法豈不誤甚歟蓋直日之法分至外餘日惟一爻用事而易林變卦則非止一爻也乃知林自林直日灾祥之法自直日灾祥之法二者雖皆本於易同出於焦贛而初未嘗一其用也又本朝有王佖者於雍熙二年春遇異人爲筮得觀之賁其林有西去華山游子爲患之語乃贛易觀中賁林也若以直日之法用之觀及賁乃白露之卦非春所宜用不當於觀中求之然其後事應甚著異人之占固不應誤是知直日之說非可用於筮占也章章矣後之觀者不可以不辯延壽所著雖卜筮之書出於陰陽家流然當西漢中葉去三代未遠文辭澹雅頗有可觀覽謹弟錄上

校定師春書序　宋　黃伯思

承議郎行秘書省校書郎臣黃某所校讎中師春五篇以相校除複重定著三篇篇中或誤以夢爲瞢以放爲依如此類者衆頗擿皆已定可繕寫案晉太康二年汲郡民不準盜發魏襄王冢得古竹書凡七十五篇晉征南將軍杜預云別有一弓純集左氏傳卜筮事上下次第及其文義皆與左傳同名曰師春師春似是鈔集人名也今觀中秘所藏師春乃與預說全異預云純集卜筮事而此乃記諸國世次及十二公歲星所在幷律呂謚法等末乃書易象變卦又非專載左氏傳卜筮事繇是知此非預所見師春之全也然預記汲冢它書中有易陰陽說而無彖繫又有紀年記三代幷晉魏事疑今師春蓋後人雜鈔紀年篇耳然預云紀年起自夏商周而此自唐虞以降皆

錄之預云紀年皆三代王事無諸國別而此皆有諸國預云紀年特記晉國起殤叔次文侯昭侯而此記晉國世次自唐叔始是三者又與紀年異矣及觀其紀歲星事有杜征南洞曉陰陽之語繇是知此書亦西晉人集錄而未必盡出汲冢也然臣近考辨祕閣古寶器有宋公緣餗鼎稽之此書緣乃宋景公名與鼎銘合而太史公記及它書皆弗同繇是知此書尚多古事可備考證固不可廢云謹弟錄上

輿地紀勝序　宋王象之

世之言地理者尚矣郡縣有志九域有志寰宇有記輿地有記或圖兩界之山河或紀歷代之疆域其書不爲不多然不過辨古今析同異攷山川之形勢稽南北之離合資遊談而誇辯博則有之矣至若收拾山川之精華以借助於筆端取之無禁用之不竭使騷人才士於一寓目之頃而山川俱若効奇於左右則未見其書此紀勝之編所以不得不作也余少侍先君宦遊四方江淮荆閩靡國不到獨恨未能執簡操牘以紀其勝及仲兄行甫西至錦城而叔兄中甫北趨武興南渡渝瀘歸來道梁益事皆亹亹可聽然求西州圖記於篋中藏未能一二雖口以傳授而猶恐異時無所據依也余因暇日搜括天下地理之書及諸郡圖經參訂會粹每郡自爲一編以郡之因革見之編首而諸邑次之郡之風俗又次之其他如山川之英華人物之奇傑吏治之循良方言之異聞故老之傳記與夫詩章文翰之關於風土者皆附見焉東南十六路則做范蔚宗郡國志條例以在所爲首而西北諸郡亦次第編集第書品浩繁非一家所有隨假隨閱故編次之序未能盡歸律度然而一郡名物亦庶幾開卷而盡得之則回視諸書似未爲贅也或者又曰昔太史公方行天下上會稽探禹穴歷覽山川奇傑之氣以爲著書立言之助先儒至欲効子長之遊而後始學其爲文今子乃合天下之書不出戶牖而欲名山大川若躬履焉於子長之遊未免有戾乎余因自笑曰昔子長因遊而得作書之趣余乃因書而得山川之趣其迹雖不同然亦未可盡以迹拘也當從識者而問之嘉定辛巳孟夏東陽王象之謹序（此書四庫未錄故載其序）

漢制考序　宋王應麟

漢制載於史者先儒攷之詳矣其見他書者未之攷也嘗謂法始乎伏犧而成乎堯三代損益至周大備夫子從周與從先進之言所謂百世可知者其法著於春秋東遷之初先王典章槩有存者義和秬鬯之賚王命猶重也司徒緇衣之美王官猶賢也祭仲論京不度過制之城猶未衆也無駭卒始請族世官之敝猶未遠也泰山有祊則巡守之蹟猶可復也九宗五正有後則封建之制猶可尋也師服之言建國臧僖伯之諫觀魚則據經守古之士猶多也春秋何爲而作乎宰咺歸賵天衷民彝大泯亂春秋所以始歟於獻六羽於稅畝皆曰初於丘甲於三軍皆曰作於南門於雉門及兩觀皆曰新作夫子蓋傷之也秦作西畤臚於郊祀魯惠公請郊禘史角實往而祀禮始僭矣其後齊作內政而兵制變晉作爰田而田制變晉作執秩而官制變鄭鑄刑書而刑制變大夫奏肆夏季氏旅泰山晉不知般烝魯不知尚羔禮幾亡矣然名卿大夫講聞故實三代文獻譪如也納鼎有諫觀社有諫申繻名子之對里革斷罟之規御孫別男女之贄管仲辭上卿之饗柳下季之述祀典單襄公之述夏令秋官魏絳之述夏訓虞箴郯子能言紀官州鳩能言七律子革倚相能誦祈招懿戒觀射父之陳祭祀閔馬父之稱商頌格言猷訓粲然可睹齊虞人之守官魯宗人之守禮懍懍秋霜夏日之嚴劉子所云天地之中子產所云天地之經胥臣敬德之聚晏子禮之善物又皆識其大者統紀相承淵原相續得夏時坤乾見易象魯春秋而知三代之禮所以扶持於未墜者豈一人之力哉戰國去籍之餘孟子言井地曰大畧言班爵祿曰聞其畧言諸侯喪禮曰未學而嘗聞若其宏綱丕式因畧而致詳推舊而爲新聖人復起不能易也春秋大復古譏變古井牧變而阡陌戰服變而郡縣車乘變而步騎什一變而箕斂佩玉變而帶劒籩簋席變而杯案生民之理有窮則聖王之法可改古其不可復乎是意唯太史公知之於夏殷紀舉孔子正夏時善殷輅卓然見損益之要指於高帝紀曰朝以十月車服黃屋左纛蓋歎其襲秦也漢之止於爲漢自高帝之襲秦始雖然兩漢之制文中子奚取焉吁三代遠矣漢詔令人主自親其文猶近於書之典誥也郎衛執戟之用儒生猶近於王宮之士庶子也司徒府有百官朝會殿以決大事猶近於外朝之詢衆也牧守有子孫郡國有辟舉庶幾建侯之舊丞相進見御坐爲起在輿爲下庶幾敬臣之意三老掌教化孝悌力田置常員鄉遂之流風遺韻亦間見焉是之取爾君子尚論古之人以爲漢去古未遠諸儒佔畢訓故之學雖未盡識三代舊典而以漢制證遺經猶幸有傳注在也冕服車旗彝器之類多以叔孫通禮器制度爲據其所臆度無以名之則謂若今某物及唐儒爲疏義又謂去漢久遠唯漢法亦不可攷益自西晉板蕩之後見聞放失習俗流敗漢世之名物稱謂知者鮮焉況帝王制作之法象意義乎此漢制之僅存於傳注者不可忽不之攷也愚少嘗有聞老弗敢墜因紬次爲編以俟後之君子自流遡原三代之禮庶乎其可識矣辛巳夏五子王子序

金石錄後序　宋李易安

右金石錄三十卷者何趙侯德父所著書也取上自三代下迄五季鍾鼎甗鬲盤匜尊敦之款識豐碑大碣顯人晦士之事蹟凡見於金石刻者二千卷皆是正譌謬去取褒貶上足以合聖人之道下足以訂史氏之失者皆載之可謂多矣嗚呼自王播元載之禍書畫與胡椒無異長輿元凱之病錢癖與傳癖何殊名雖不同其惑一也余建中辛巳始歸趙氏時先君

作禮部員外郎丞相時作吏部侍郎侯年二十一在太學作學生趙李族寒素貧儉每朔望謁告出質衣取半千錢步入相國寺市碑文果實歸相對展玩咀嚼自謂葛天氏之民也後二年出仕宦便有飯蔬衣綀窮遐方絕域盡天下古文奇字之志日就月將漸益堆積丞相居政府親舊或在館閣多有亡詩逸史魯壁汲冢所未見之書遂盡力傳寫浸覺有味不能自已後或見古今名人書畫三代奇器亦復脫衣市易嘗記崇寧閒有人持徐熙牡丹圖求錢二十萬當時雖貴家子弟求二十萬錢豈易得耶留信宿計無所出而還之夫婦相向惋悵者數日後屏居鄉里十年仰取俯拾衣食有餘連守兩郡竭其俸入以事鉛槧每獲一書即同共校勘整集籤題得書畫彝鼎亦摩玩舒卷指摘疵病夜盡一燭爲率故能紙札精緻字畫完整冠諸收書家余性偶強記每飯罷坐歸來堂烹茶指堆積書史言某事在某書某卷第幾葉第幾行以中否角勝負爲飲茶先後中即舉杯大笑至茶傾覆懷中反不得飲而起甘心老是鄉矣故雖處憂患困窮而志不屈收書既成歸來堂起書庫大櫥簿甲乙置書冊如要講讀即請鑰上簿關出卷帙或少損汙必懲責揩完塗改不復向時之坦夷也是欲求適意而反取憀慄余性不耐始謀食去重肉衣去重采首無明珠翡翠之飾室無塗金刺繡之具遇書史百家字不刓闕本不譌謬者輒市之儲作副本自來家傳周易左氏傳故兩家者流文字最備於是几案羅列枕藉意會心謀目往神授樂在聲色狗馬之上至靖康丙午歲侯守淄川聞金人犯京師四顧茫然盈箱溢篋且戀戀且悵悵知其必不爲己物矣建炎丁未春三月奔太夫人喪南來既長物不能盡載乃先去書之重大印本者又去畫之多幅者又去古器之無款識者後又去書之監本者畫之平常者器之重大者凡屢減去尚載書十五車至東海連艫渡淮又渡江至建康青州故第尚鎖書冊什物用屋十

餘閒期明年春再具舟載之十二月金人陷青州凡所謂十餘屋者已皆爲煨燼矣建炎戊申秋九月侯起復知建康府己酉春三月罷具舟上蕪湖入姑孰將卜居贛水上夏五月至池陽被旨知湖州過闕上殿遂駐家池陽獨赴召六月十三日始負擔捨舟坐岸上葛衣岸巾精神如虎目光爛爛射人望舟中告別余意甚惡呼曰如傳聞城中緩急奈何戟手遙應曰從衆必不得已先去輜重次衣被次書冊卷軸次古器獨所謂宗器者可自負抱與身俱存亡勿忘也遂馳馬去塗中奔馳冒大暑感疾至行在病痁七月末書報臥病余驚怛念侯性素急奈何病痁或熱必服寒藥疾可憂遂解舟下一日夜行三百里比至果大服茈胡黃芩藥瘧且痢病危在膏肓余悲泣倉皇不忍問後事八月十八日遂不起取筆作詩絕筆而終殊無分香賣屨之意葬畢余無所之朝廷已分遣六宮又傳江當禁渡時猶有書二萬卷金石刻二千卷器皿茵褥可符百客他長物稱是余又大病僅存喘息事勢日迫念侯有妹壻任兵部侍郎從衛在洪州遂遣二故吏先部送行李往投之冬十二月金人陷洪州遂盡委棄所謂連艫渡江之書又散爲雲烟矣獨餘少輕小卷軸書帖寫本李杜韓柳集世說鹽鐵論漢唐石刻副本數十軸三代鼎鼒十數事南唐寫本書數篋偶病中把玩搬在臥內者巋然獨存上江既不可往又虜勢叵測有弟迒任勅局刪定官遂往依之到台台守已遁之剡出睦又棄衣被走黃巖顧舟入海奔行朝時駐蹕章安從御舟海道之溫又之越庚戌十二月放散百官遂之衢紹興辛亥春三月復赴越壬子又赴杭先侯疾亟時有張飛卿學士攜玉壺過視侯便攜去其實珉也不知何人傳道遂妄言有頒金之語或傳亦有密論列者余大惶怖不敢言亦不敢遂已盡將家中所有銅器等物欲赴外廷投進到越已移幸四明不敢留家中并寫本書寄剡後官軍收叛卒取去聞盡入故李將軍家所爲巋

然獨存者無慮十去五六矣惟有書畫研墨可五七簏更不忍置他所常在臥榻下手自開闔在會稽卜居土民鍾氏舍忽一夕穴壁負五簏去余悲慟不得活重立賞收贖後二日鄰人鍾復皓出十八軸求賞故知其盜不遠矣萬計求之其餘遂牢不可出今知盡爲吳說運使賤價得之所謂巋然獨存者乃十去其七八所有一二殘零不成部帙書冊三數種平平書帖猶復愛惜如護頭目何愚也邪今日忽開此書如見故人因憶侯在東萊靜治堂裝卷初就芸籤縹帶束十卷作一帙每日晚吏散輒校勘二卷跋題一卷此二千卷有題跋者五百二卷耳今手澤如新而墓木已拱悲夫昔蕭繹江陵陷沒不惜國亡而毀裂書畫楊廣江都傾覆不悲身死而復取圖書豈人性之所著生死不能忘歟或者天意以余菲薄不足以享此尤物耶抑亦死者有知猶斤斤愛惜不肯留人閒耶何得之艱而失之易也嗚呼余自少陸機作賦之二年至過蘧瑗知非之兩歲三十四年之閒憂患得失何其多也然有有必有無有聚必有散乃理之常人亡弓人得之又胡足道所以區區記其終始者亦欲爲後世好古博雅者之戒云紹興二年元黓歲壯月朔甲寅易安室題（此文舊本刪節德州盧氏刊金石錄依元本增補）

吳越春秋序

元　徐天祐

吳越古稱東南僻遠之邦然當其盛彊往往抗衡上國黃池之會夫差欲尊天子自去其僭號稱子以告令諸侯及越既有吳句踐大盟四國以共輔王室要其志皆歸於尊周其知所天矣孔子作春秋雖小國猶錄而書之而況以世言則禹稷之裔以地言則會稽具區其川其浸周職方氏列爲九州之首皆足以望天下故記可闕而不傳乎吳越春秋趙曄所著隋唐經籍志皆云十二卷今存者十卷殆非全書二志又云楊方撰吳越春秋削繁（原注唐志作煩）五卷皇甫遵撰吳越春秋傳（原注隋志缺傳字）十卷此二書今人罕見獨曄書行於世曄傳在儒林中觀其所作乃不類漢文按

邯鄲李氏圖書十志目。亦謂楊方嘗刊削脞所爲書。至皇甫遵遂合二家考正。爲之傳註。又按史記註有徐廣所引吳越春秋語。而索隱以爲今無此語者。他如文選註。引季子見遺金事。吳地記載闔廬時夷亭事。及水經註嘗載越事數條。類皆援據吳越春秋。今脞本咸無其文。亦無所謂傳註。豈楊方所已刊削。而皇甫所未攷正者耶。脞書最先出東都時。去古未甚遠。脞又山陰人。故綜述視他書所紀二國事爲詳。取節焉可也。其言上稽天時。下測物變。明微推遠。憭若著蔡。至於盛衰成敗之迹。則彼己君臣。反覆上下。其議論種蠡諸大夫之謀。迭用則霸。子胥之諫。一不聽則亡。皆鑿鑿然可以勸戒萬世。豈獨爲是邦二千年故實哉。脞書越舊嘗鋟梓。歲久不復存。汴梁劉侯來治越。獎勵學校。蒐遺文。修墜典。乃輟義田廩羨財。重刻於學。不鄙謏聞。屬以考訂。且命序其左。端。夫越人宜知越之故。則是舉也。於所闕不爲無補。遂不得辭。厥既刊正疑譌。過不自量。復爲之音註。併考其與傳記同異者。附見於下。而互存之。惜其閒文義猶有滯礙不可訓知。不敢盡用臆見更定。又無皇甫本可證。姑從其舊。以俟後之君子考焉。侯名克昌。世大其字云。郡人前進士徐天祜受之序。此序俗本俱缺據元大德刊本錄之

續古文苑卷第十二

續古文苑卷第十三

賜進士及第授通奉大夫山東通省督糧道加三級孫星衍撰

頌

竇將軍北征頌　漢　傅毅

逮漢祖之龍興。荷天符而用師。耀神武於幽冀。遇白登之重圍。何獯鬻之桀虐。自弛放而不羈。哀昏戾之習性。阻廣漠之荒垂。命竇侯之征討。躡衛霍之遺風。奉聖皇之明策。奮無前之嚴鋒。探伊吾之城壁。蹈天山而遥降。案此處藝文類聚未備引故下文旋字不得入韻也奉旗鼓而來旋。聖上嘉而褒寵。典禁旅之戎兵。內雍容以詢謨。外折衝於無形。惟倜儻以宏遠。委精慮於朝廷。

司隷校尉楊孟文石門頌并序　漢　王升

惟巛靈定位。川澤股躬。澤有所注。川有所通。余谷之川。其澤南隆。八方所達。益域爲充。高祖受命。興於漢中。道由子午。出散入秦。建定帝位。以漢詆焉。後以子午。塗路歮難。更隨圍谷。復通堂先。凡此四道。垓鬲尤艱。至於永平。其有四年。詔書開余。鑿通石門。中遭元二。西夷虐殘。橋梁斷絕。子午復循。上則縣峻。屈曲流顛。下則入冥。廎寫輸淵。平阿湶泥。常蔭鮮晏。木石相距。利磨確磐。臨危槍碭。履尾心寒。空輿輕騎。遰导弗前。惡虫蘩狩。蛇蛭毒蟳。未秋截霜。稼苗夭殘。終年不登。匱餧之患。卑者楚惡。尊者弗安。愁苦之難。焉可具言。於是明知故司隷校尉楗爲武陽楊君。厥字孟文。深執忠伉。數上奏請。有司議駮。君遂執爭。百遼咸從。帝用是聽。廢子由斯。得其度經。功飭爾要。敞而晏平。清涼調和。烝烝艾寧。至建和二年仲冬上旬。漢中太守楗爲武陽王升。字稚紀。涉歷山道。推序本原。嘉君明知。美其仁賢。勒石頌德。以明厥勳。其辭曰。

君德明明。炳煥彌光。剌過拾遺。厲清八荒。奉魁承杓。綏億衙彊。春宣聖日。秋貶若霜。無偏蕩蕩。貞雅以方。寧靜烝庶。政與乾通。輔主匡君。循禮有常。咸曉地理。知世紀綱。言必忠義。匪石厥章。恢宏大節。讜而益明。

揆往卓今。謀合朝情。醳艱即安。有勳有榮。禹鑿龍門。君其繼縱。上順斗極。下荅川皇。自南自北。四海攸通。君子安樂。庶士悅雍。商人咸憘。農夫永同。春秋記異。今而紀功。垂流億載。世世嘆誦。

序曰。明哉仁智。豫識難易。原度天道。安危所歸。勤勤竭誠。榮名休麗。

武都太守李翕西狹頌并序

漢武都太守漢陽阿陽李君。諱翕。字伯都。天姿明敏。敦詩悅禮。膺祿美厚。繼世郎吏。幼而宿衛。弱冠典城。有阿鄭之化。是吕三剖符守。致黃龍。嘉禾。木連。甘露之瑞。動順經古。先之吕博愛。陳之吕德義。示之吕好惡。不肅而成。不嚴而治。朝中惟靜。威儀抑抑。督郵部職。不出府門。政約令行。强不暴寡。知不詐愚。屬縣趍教。無對會之事。徼外來庭。面縛二千餘人。年穀屢登。倉庾惟億。百姓有蓄。粟麥五錢。郡西狹中道。危難阻峻。緣崖俾閣。兩山壁立。隆崇造雲。下有不測之谿。阸笮促迫。財容車騎。進不能濟。息不得駐。數有顛覆賨隧之害。過者創楚。惴惴其慄。君踐其險。若涉淵水。嘆曰。詩所謂如集于木。如臨于谷。斯其殆哉。困其事則爲設備。今不圖之。爲患無已。勑衡官有秩李瑾掾仇審。因常繇道徒。鐉燒破析。刻臽確嵬。減高就埤。平夷正曲。柙致土石。堅固廣大。可吕夜涉。四方无雍。行人懽悀。民歌德惠。穆如清風。乃刊斯石曰。

赫赫明后。柔嘉惟則。克長克君。牧守三國。三國清平。詠歌懿德。瑞降豐稔。民吕貨稙。威恩並隆。遠人賓服。鐉山浚瀆。路吕安直。繼禹之迹。亦世賴福。　建寧四年六月十三日壬寅造。

漢故穀城長蕩陰令張君表頌并序

君諱遷。字公方。陳留己吾人也。君之先出自有周。周宣王中興。有張仲以孝友爲行。披覽詩雅。煥知其祖。高帝龍興。有張良善用籌策。在帷幕之內。決勝負千里之外。析珪於留。文景之閒。有張釋之。建忠弼之謨。帝遊上林。問禽狩所有。苑令不對。更問嗇夫。嗇夫事

對於是進嗇夫爲令。令退爲嗇夫。釋之議爲不可。苑令有公卿之才。嗇夫喋喋小吏。非社稷之重。上從言。孝武時。有張騫廣通風俗。開定畿寓。南苞八蠻。西羈六戎。北震五狄。東勤九夷。荒遠既殯。各貢所有。張是輔漢。世載其德。爰既且（金石文字記云暨之誤）於君。盖其纘緖。纘戎鴻緒。牧守相係。不殯高問。孝弟於家。中謇於朝。治京氏易。聰麗權略。藝於從畋（案吳玉搢金石存釋作政字當是書丹誤也）少爲郡吏。隱練職位。常在股肱。數爲從事。聲無細聞。徵拜郎中。除穀城長。蠶月之務。不閉四門。臈正之僚。休囚歸賀。八月筭民。不煩於鄉。隨就虛落。存恤高年。路無拾遺。犂種宿野。黃巾初起。燒平城市。斯縣獨全。子賤孔蔑。其道區別。尚書五教。君崇其寬。詩云愷悌。君隆其恩。東里潤色。君垂其仁。邵伯分陝。君懿于棠。晉陽珮瑋。西門帶弦。君之體素。能雙其勛。流化八基。遷蕩陰令。吏民頡頏。隨送如雲。周公東征。西人怨思。奚斯讚魯。考父頌殷。前喆遺芳。有功不書。後無述焉。於是刊石竪表。銘勒萬載。三代以來。雖遠猶近。詩云舊國。其命惟新。

於穆我君。既敦既純。雪白之性。孝友之仁。紀行來本。蘭生有芬。克岐有兆。綏御有勛。利器不覿。魚不出淵。國之良幹。垂愛在民。蔽沛棠樹。溫溫恭人。乾道不繆。唯淑是親。既多受祉。永享南山。千祿无疆。子子孫孫。

表　惟中平三年。歲在攝提。二月震節。紀日上旬。陽氣厥析。感思舊君。故吏韋萌等。僉然同聲。債石。孫興刊石立表。以示後昆。共享天祚。億載萬年。

麒麟頌　吳　薛　綜

懿哉麒麟。惟獸之伯。政平覿景。否則戢足。德以衛身。不布牙角。屏營唐日。帝堯保祿。委體大吳。以昭遐福。天祚聖帝。享茲萬國。（又見藝文類聚少帝堯保祿二句享茲作永享）

鳳頌　吳　薛　綜

猗與石磬。金聲玉振。先王搏拊。以正五音。百獸翔感。儀鳳舞麟。在昔堯舜。斯磬乃臻。宗廟致敬。乃胥來顧。贊揚聖德。上下受祚。（案詳文義當是磬頌今仍藝文類聚舊題云）

黎樹頌　晉　王　讚

太康十一年。黎樹四枝。與中枝合生于園。皇太子令侍中頌之。

嘉木時生。瑞我皇祚。修榦外揚。隆枝內附。翌翌皇儲。克光其敬。神啓其和。人隆其盛。降自〔元〕圓合體連性。時惟令月。躬親北林。樂在同人。如蘭如金。木之期應。乃同其心。同心之生。啓自神明。在心斯動。於言斯形。先民有則。稱詩表情。惟永作歌。以休厥靈。（案隋書經籍志梁有散騎侍郎王讚集五卷亡）

黃帝頌　晉　摯　秀

邈矣軒轅。應天載靈。通幽遠覽。觀象設形。誕敷厥訓。彝倫攸經。德從風流。化與雲征。皇猷允塞。地平天成。爰登方岳。封禪勒成。紛然鳳舉。龍騰天清。違茲九土。涉彼高冥。民斯攸慕。涕泗沾纓。遐而不墜。式頌德聲。

木連理頌　晉　湛方生

相彼神奇。遠見禎祥。兩樹連柯。本枝俱昌。皇基增搆。靈祚維長。運隆周室。道均三王。丕顯奕世。國風載揚。

後漢史君頌　晉　史　援

山嶽降精。川瀆耀靈。猗歟史氏。世濟其英。忠言允塞。嘉猷有聲。從容燮理。散誕飛纓。含香青瑣。敷奏丹庭。有犯無隱。唯言是聽。王室斯賴。諸侯以寧。內侍帷幄。外典專城。爲政以德。察獄以情。化俗草偃。溪谷風清。金相玉質。不隕厥名。處溢不驕。居勞不憚。視險如夷。忘身逐叛。駉頌美魯。青蒲安漢。執簡書懲。姦邪逃竄。匪君之忠。孰能戡亂。在昔隆漢。姻婭皇家。唯帝念功。爵命屢加。三台五鼎。駙馬奉車。腰佩兩印。綬帶雙綸。何彼穠矣。常棣之華。如珪不玷。似玉無瑕。節之以禮。斂而不夸。篤生我侯。英略備舉。有藝有才。能文能武。孝以奉親。忠惟衛主。赤眉始結。白波猶侮。執銳破堅。斬馘滅虜。截彼長蛇。殲斯猾豎。策賞廟堂。書勳王府。功成弗居。名立不取。簡在帝心。酬封祚土。厥土惟何。在溧之滸。初食三千。卒封萬戶。葭菼揭揭。麀鹿麌麌。禾役旆旆。原田膴膴。俯營川陸。魚鹽所聚。蝗飛火滅。

還珠去虎。子民輯悅。建茲城宇。大廈眈眈。聽政之所。祠堂石殿。生靈攸處（闕字）春秋分祭。祠不阻。（建康志云舊志後漢史君崇墓在溧陽縣北三十里考證云崇爲司空驃騎將軍青冀二州刺史贈溧陽侯使持節徐兗二州刺史有神道碑在墓所晉永和八年立唐貞觀十四年十八代孫越王府東閣祭酒常州長史仲謨題云隋末大亂避地閩越碑壞再立其頌曰云云今考此頌爲崇十三世孫寧朔將軍中郎將援所作建康志末載援名故題之以補其闕）

芍藥花頌　晉　傅統妻

曄曄芍藥。植此前庭。晨潤甘露。晝晞陽靈。曾不踰時。荏苒繁茂。綠葉青蔥。應期吐秀。緗蕊攢挺。素華菲敷。光譬朝日。色艷芙蕖。媛人是採。以廁金翠。發彼妖容。增此婉媚。惟昔風人。抗茲榮華。聊用興思。染翰作歌。（案隋書經籍志梁有晉散騎常侍傅伉妻辛蕭集一卷亡統伉不同未知孰是）

菊花頌　晉　傅統妻

英英麗草。稟氣靈和。春茂翠葉。秋曜金華。布濩高原。蔓衍陵阿。揚芳吐馥。載芬載葩。爰採爰拾。投之醇酒。御於王公。以介眉壽。服之延年。佩之黃耇。文園賓客。乃用不朽。

姜嫄頌　晉　劉柔妻王氏

英英姜嫄。實德之純。肇承靈瑞。武敏是遵。誕育岐嶷。毗贊皇綸。播殖之訓。萬葉攸循。（案隋書經籍志梁有晉劉柔妻王邵之集十卷亡）

啓母塗山頌　晉　劉柔妻王氏

塗山靜居。〔元〕朗悟幾。大禹至公。過門不歸。明此道訓。孩〔允〕是綏。仁哲以成。永繫天暉。

麒麟頌　晉　西涼武昭王

一角圓蹄。行中規矩。游必擇地。翔而後處。不入陷阱。不罹網罟。無德而至。爲之折股。

溫泉頌　魏　元　萇

魏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雍州諸軍事安西將軍雍州刺史松滋公河南元萇。振興溫泉之頌。并序

夫駕輕煙。勒麟鳳。駛及奔星。走擊流月。蟬蛻羽化之民。飡霞■■之士。斯蓋有道存焉。固非人事之所覬覦。至若泚行水驟。血食之夫。興沒自天。去來非己。寸

陰■於朝露百齡迅於滅電一物不諧則肬贅以生庶事不康則風火以敗故聖王■百姓之多疹撰藥石以濟之造化愍蒼生之鴆毒設甘餌以救之蓋溫泉者乃自然之經方天地之元醫出於河渭之南泄於麗山之下淵華玉澈■清數刃靈感超異畯極不測無樵薪之爨而揚湯沸於楚鑊無公蘇之探而寒暑調於夏鼎高塘之雲朝舞於水湄巫山之雨夕收於淵際青林碧草含露而迺岸香風蕙色列■而環渚於是左湯谷右濛汜南九江北瀚海千城万國之氓懷疾枕痾之■莫不宿粻而來賓療苦於斯水但上無尺棟下無環堵悠悠君子我將安泊孤忝發軫咸池分條紫漢道屬昇平弱年數仕既歷通顯朝望巳隆爰自常伯出居分陝地兼陸海之饒祿厚封君之室而報天之効無聞䘏民之譽安在每思傾■微寔深責以爲斯泉天實畀之而人畧未備迺翦山開郭因林構宇遂館來風清簷駐月望想煙霞遲羽衣之或顧願言多士恕因茲以蕩穢迺作頌曰

皇皇上靈愍我蒼生泌彼溫泉于此麗川其水尅神尅神尅聖濟世之醫救民之命其聖伊何排霜吐旭其神伊何呑肬去毒無藉烟炭誰假樵木湛若虞淵沸如湯谷東枕華山西拒咸陽連嶹接畛墟落相望彩林爭翠叢樹成行香風旦起文霞夕張陟彼麗山望想千里迺作高堂鴻飛鳳起三輔之英五都之士慕我芳塵爰居爰止其德既酋其聲既遠金華屑桂春山九轉目放羣羊手■■犬控鵠來思俊我■堂而下闕

隴東王感孝頌 并序

北齊 申嗣邕

惟夫德行之本仁義之基感洞幽明擾馴禽獸清音帶冰而挺潔素采映雪而流輝根矩定於一丸亡吾絕於三失開府儀同三司尚書右僕射尚書左僕射尚書令攝選新除特進使持節齊州刺史隴東王胡長仁雌黃雅俗雄飛戚里入膺北斗執柄端衡出牧東秦揔條連率未脫崔林之屣聊帽賈宗之襜視聽經過訪詢耆舊郭巨之墓馬鬣交阡孝子之堂鳥翅銜巵君王愛奇好古歷覽徘徊妃息在傍賓僚侍側辟疑秦鏡炳煥存形柱識荆珉宋寥遺字所以斂眉長歎念昔追遠遂若羊公登峴還同處墨飲泉慨賢勝之多弊嗟至德而無紀蘭溪黨不見松穀城何以知石於時開府中兵參軍梁恭之盛工篆隸騎兵參軍申嗣邕微學摛藻並應命旨俱營頌筆以大齊武平元季正月廿二日權輿雕瑩表建庭宇棟刻蒼文檐栽翠柏庶令千葉之下彌振金聲九原之中恒浮玉樹其詞曰

天經地義啟聖通神重華曾閔萊子樂春時多美迹世有芳塵前漢逸士河內貞人分財雙季獨養壹親客舍凶弭兒埋福臻穹隆感異旁薄貽珍懸車遽落夜臺弗晨千齡俄古萬祀猶新朱驂紫蓋撫俗調民高山達節景慕嚬式憑不死永播衣巾

華嶽頌 并序

周 万紐于瑾

易不云乎天險不可附地險山川丘陵險之時義大矣哉惟華山者尒書爾雅謂之西嶽周官則爲豫州之鎮下枕周秦之郊上應東井之宿俯臨汾射咫尺荆梁盤紆㩁薛刻峭崢嶸干雲漢而孤秀厲江河而峻峙巨靈蹠豁亢高掌於巖端削成辟立流黃河於峴曲左分底柱見朝夕之揚波右綴終南眺連山之無極顯仁藏用蘊智含靈鼓以雲雷潤以風雨信羣帝之所休憩衆神之所肸蠁芝駕自此不歸霓裳於焉屢拂豈止績羽爲衣葺荷成蓋化同毛女客類園公每挹偓佺之漿皆傳酒母之騎坐石臼而穿陷乘白鹿以遊嬉寥宗忽恍往而不反者也至如芳年華月霧斂雲開谷包得一河經千里聳蘋嶺於紫微挺高峯於天漢暫駐羲和之駕能挂恒娥之驂積醴成池泓澄巒岫聚卉爲髮蘿葦生焉庭鱣夜萃必歸伯起之學苦霧晨興非獸公超之市若乃柴類方明之壇望仙集靈之觀休牛散馬之地反辟祖龍之辭有祈必感無請不遂保乂我金方裁成我三海振素衹以統億兆肅秋節以衛蒼生國荷其慶民賴其福前代曾創祠宇兼植柏樹歷年茲多榱棟崩穨樹亦往往殘缺太祖文皇帝固天攸縱誕膺符命道邁三分功超九合將欲寍一區寓納之仁壽而餘雰尚梗燕趙未弁治戎河上志圖廓掃每以講閱之暇親履陰晉眷言舊所良用依然以大統六年歲在旃蒙乃謁諸天子命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西兗州大中正華山郡守城陽縣開國公恒農楊子昕經始締構別吏列植青松二千餘根堂廟顯敞房廊肅穆芬哉蒒席赫矣神居桂酒徐斟清哥緩節無復雩溱之事豈有顛沛之容暨水德告終蒼精肇運獄訟知歸人神胥悅皇帝負扆君臨宸居馭朽執玉帛以朝萬國叩金繩而享百靈叡智之所牢籠英威之所彈壓日月之所昭晉舟車之所被通莫不乘毳駕風梯山航海重譯屈膝請吏勤王太師大冢宰晉國公任屬阿衡親惟旦奭弼諧六樂緝熙五禮廢典聿修羣望咸秩光贊皇猷式康帝載俾七百之祚長扇於無壃維天和二年歲次大淵獻月旅沽洗爰詔史臣爲之頌曰

攸攸大極嚴嚴削成渾元既判載濁浮清含仁配厚蘊智爲靈功遂勿處日用無名在秋戒肅居金作鎮嚴霜比威膏液等潤容而不有施而匪矜窮地之險極天之峻川澤通氣山藪藏疾靈嶽峨峨清干秩秩隈積冬霰峯留夏日雷霆以之風雲自出殷憂啓聖多難開基大人利見或躍俟旹袞冕赤舄三壯龍旂鼓腹行樂擊壤而熈神教以道民化惟德沈漸以剛高明柔克文軌叶同皇猷允塞如山之壽寧我郡國

大周天和二年歲在丁亥十月戊辰朔十日丁丑立使持節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大都督司宗治內史臨淄縣開國公万紐于瑾造此文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縣伯大夫趙興郡守白石縣開國男南陽趙文淵字德本奉勑書

大唐紀功頌 并序

唐 高宗

若夫元功攸宰丕業光於帝先神用斯沖峻道輝於

象外至於坰誡千祀昭訓百王則有彫金揚不朽之基鏤玉啓無疆之迹而阪泉師律旌德之範未章疇野兵鈐銘微之典猶昧乘巢革夏恧先覺於丹碑濟鮪戡殷媿生知於卒碣惟睿之失其大者歟自否運辭炎墊寓之災梗極餘靈泣素稽霄之浸滔天風夏癸以昏初則忠良既逐政殷辛之虐往則邦國斯悴穀霏黃而霧地下黷方祇繩亂赤而雨天上㙮圓象人怨神怒語亡之兆遽彰衆叛親離規存之謀遂爽月弓宵而空桂則蝕屢金波星箭夕而奔榆則妖飛玉弩塵埋五岳見陵谷之遷移水竭百川覩江湖之騰沸鼎已問於輕重裂周綱者七雄德遂寢於休明絕秦網者幾國天工是代紫庭無享覲之賓神道克恭(元)冕之郊禋之辟故以鄒瀛眇眇同結向隅之悲亥跡茫茫共軫推溝之怨妖精豕象寶庫延災萃綠林者煙霏屯黑山者霧合戰龍于野則亂起干戈飛鴻在陸則害生戎馬先文皇帝憫黎元之已燎救焚洪燄之爐悼品物之將淪拯溺橫流之溢握寶符於代北肇建丹旗剖神珠於漢東方攜白羽運五材而杖順陰陽未測懸兩耀而龔行幽明叶契而武關先入楚猴之暴未誅漸臺雖覆蜀鼃之聲猶振王充盜移鳳扆詿誤伊涯寶德假署龍官虔劉趙魏同惡相濟共爲脣齒先帝威加有截思入無方窮幽測神研幾作聖薛公三策明出下科陳相六奇懸符上畧覩御姬鉞問罪晉京墨守屢殫般攻益贍鑿偷芒之壤舉覆匱而成山引曲洛之波沃濫觴而爲沼飛衝業業降臨負戶之危長隧悠悠上窺析骸之急奔鯨之穴染鍔非遥封狶之林倒戈斯在建德驅白波之衆濟馬頰之津據青犢之資踐牛口之谷吞沙石而賈勇召風雨而成梟圖解鄴城之圍規降上黨之守蜂飛萬旅猬起千羣蝎氾水之洪流礙崤山之崇堵羽書狎至馹遽交馳夕照趙烽晨驚曾柝於時謀臣鉗口息其請箸之談猛將含牙弭其穿札之氣或請退師函谷以避前鋒或請反旆崤陵以圖後舉先帝乃

謂諸將曰本欲先定洹東次平河朔今既逮投天網自取膏原建德若擒王充必敗虢亡虞滅理有固然韓并魏從義無或爽天實贊我不可失乎兵道尚奇屬斯舉也牽裾之議踐幕庭而局影斷玦之規望轅門而累息獨決神衷揔排輿誦留偏裨之將分拒王城引遹武之師移和制邑滎波遠派遥疏官度之濱廣武斜臨迥據成皋之險嚴闈槃日巨防潛雲寰中逐鹿之郊寓内瞻烏之地興亡之道楚漢之迹猶存得喪之途曹袁之基未泯以代藩之貴均士伍之勞處唐侯之尊等更傜之膳越醪霑惠赴白刃以求仁挾纊銜恩捐蒼壁而取義迺率數百騎入其境五十餘里觀其部列摩壘而旋於是醜類相奔凶渠競進短兵交戰長圍亟合望柘弧而盡殪類棊布於中原應蕭斧而咸摧若星羅於平隰僅而獲反百無一焉若夫趙主入秦昭之闕事從權免晉后祭王敦之壘道以詐全業蹈往辰功優昔載自是鋒芒遂衂鉦鼓載衰奪林父之心破姜維之膽退歸漳滏恐天討之乘奔逸越轘轅懼王師之兼弱深溝板渚斂轡車闕數十罪而不驚示三駈而未款乃休牛洛汭暫息桃林之墟牧馬河陽聊駕襄城之野樵蘇已遠虛月壘以招兵雉堞不脩偃日羽而延寇建德深然楚閒不疑秦諜空峭辟以徑前沉輕舟而直進先帝勒兵背水列騎依山光流闕鞏之甲聲振武安之瓦神規嶽鎮未許代御之辭聖畧川凝無受致師之請欲戰不可求反無路肇自霞初迄于景晏湯風爛石溽暑流金羸糧不從壺漿莫繼思仇餉于葛野想縭渴于梅林齊侯絕華泉之遊楚將無穀陽之飲窮魚失水望清漢而摧鱗睗鳥傾巢仰曾天而折翮先帝別命旌麾以乘其背親當矢石以擊其心表裏夾攻遠近同至始則開行跡鴈分彼陣以弱其鋒終乃合勢形虵離敵衆而孤其力冀馬追風彩桃花而翼路燕犀奪日輝若枝而鏡野摐金憤關隴之氣淩險若夷浴鐵收熊羆之心陷堅如朽應龍畫角百川爲之震蕩靈

鼉制鼓九鎮所以傾頹投石蒙輪霜暎彫戈之末翹關拔距電流文劒之端舉長鑐以布新卷崩雲以袪禝攻虛匪實塵靡藉於曳柴擊衆以寡火無勞於結燧俘虜十餘萬斬首三千級生擒建德徇于城下醜顏流汗曾無解楊之言懷德畏威翻有蒯通之說然後操袂天闕伏鑕旗亭齊燃董卓之膏頭飲智瑤之器王充牽羊請服刑馬求盟開定鼎之郊獻測圭之邑義貞白水信縟丹書赦其縲櫬之辜宥其挻埴之命情安共主忘鯁氣於田橫怨切周天忍凶終於魏豹於時沴卷東浸鏡萬里而河清妖欲西氛陣千重而雲散昔高宗鬼方致伐遠克三年周武牧野陳師尚勞再駕未有胷吞宇宙掌握乾坤正西北之傾天軸東南之毀地英謀一振功成晷漏之閒勍敵雙擒業茂須臾之頃故能基大寶於王業錫祉(元)珪掃元凶於天步臻祥綠錯國八紘而績禹功邁敘倫家六合而心飭德超則大犧皇語聖既桀往而堯今農帝方神遂昏前而旦即奇謀沖秘非假書於黃石雄斷縱橫詎窺符於(元)女近以五載巡初省方伊洛九冬狩晚講戎許鄭舉鸞旗而遐指飛翠蓋以長駈亘壘肅而未遷山川儼而無改俳佪丹浦事乖閒禮之辰顧步青丘情異撫軍之日波瞻舊溆水變沉沙之奇堞望前墉城餘拔幟之所是以滄哀霜露攀日月而不追茹痛風枝懷天地而莫報金墀在御方九仞以悲深玉案升珍擬萬鍾而怨切麟圖遺範義百楹書鳳篆留規道千裘冶虔守天位憂輟峻於洪基肅奉帝猷誠虧光於寶祚屬辭抽思實無覬於揚名相質披文庶有裨於紀德乃爲頌曰

乾綱肇絕神鼎初飛妖淩三季兵蹶九圍(元)功孰慕神器無歸瞻烏逐鹿即鹿乘機穆穆聖祖桓桓神武電擊河汾雲飛京宇克靖龍戰載安鰲柱禮叶禋宗樂諧率舞漳濱猬起洛汭鴟張荐驚權柝亟犯封疆裂冠稱帝犯蹕圖王豈知吳滅未辯虞亡睿后生知謀絕羣彥雲翺西伐霜戈東戰元惡懸首凶渠革面

一綱而擒羲多昔卞冰銷日域霧斂星區龍庭受吏鳳穴來蘇虔奉天禄恭膺帝圖陶甄太素亭育尊盧啓光夏政誦恢周道濫以菲躬聿承大寶宅侔宇宙業均犧昊豈惟文明實資衡保載省王風順駈月馭津由漂鹵途經絶轡思動則天綦纏因地敬愛攸屬明發奚泊寒移暑謝律變星迴陣雲先滅月壘猶開毀垣殘柳寒井荒苔水侵發石燧掩飛灰泗水詞斑濟陽紀蔡式傳經畧敢竭虛昧坤紐方輿乾張圓葢騰實萬古飛英百代　顯慶四年歲次己未八月乙巳朔十五日己未建

盧公清德頌　唐　劉穆之

大唐洛州滎陽縣頭陀逸僧識法師上頌聖主中興得賢令盧公清德之文并序

粤允矣於昭聖唐天子中興拓跡開統廼建皇極握乾符驅駕百靈摠齊萬類貴與天乎比壽富與地乎侔資日月迴薄以淑清告象陰陽變通以樂和乘氣龍不隱德鳳不潛靈懷生之徒根著之物咸遂其性固能使河海靜默宇宙文明舊物惟新昌圖啓旦大定禮樂戢藏干戈人薄而還淳刑措而不用覆燾之恩溥生育之理足於是邑老田父擊壤而歌張掖而儛顧而爲頌曰康哉堂哉廼聖廼神代有非常之主必有非常之臣非常者所謂奇尤桀出與時偕運則我賢令盧公其人焉古曰聖主得賢臣今見之矣百里令長親人之要者也煩劇所鍾賢良是責故有四科堂室孔甫稱乎冉求三國股肱趙武知乎邢伯應星雷而鎮風雨類父母而若神明鄭產之開喻獲禽魯恭之垂仁及獸循聲流於簡牘良政在於歌謠斯焉取斯之子之遠若乃張英風於上國宣懿範於中都允升大猷年闕有成績休光終不閭盛德莫與京觀其化焉則盧公之心可知矣公名正道字眞直范陽人昔元年景辰上帝甄其九萬正月甲子太公課其八百漢祖以同日相愛利建藩維魏祖以餘風可嘉聿推楨幹或清虛而循禮典早識張華或文思而發詩書深知越石曾祖昌衡隨金州刺史儀同三司太子左庶子風神澹雅經史該博宣六察而馳熊軾翊五善而列鳳條德爲人表行（脫）士則（金石萃編云句跳一字）祖寶素隨晉州別駕有禮有法于綱于紀得管輅之清談發王祥之雅詠孝安壽皇朝朝散大夫襄州司馬緜州長史蘭芬桂■月鑒霜明珠皐則洗情檀奇玉壘則題輿絹化公五行秀氣五色淳光忠肅恭懿以立身孝敬温良以行已涵珠孕璧懸闕澤之高名舞柏吟松動嵇康之逸韻文史足用方朔之言有徵器宇難量叔則之才可覩解褐調爲冀州信都縣主薄轉絳州太平縣丞長河之閒彼汾之曲朱鉤理劇黄綬安卑鴻漸于磐鸎遷于木勅授陜州司士參軍又改汴州浚儀縣令佐襘帷於陜服式允清嚴綰銅墨於梁城克敷恩信我皇紹膺丕業嗣守珍期明一之徽号聿崇凡百之榮階式敘神龍元年制加朝散大夫隨班例也居無何制爲洛州新安縣令又改滎陽縣令爾其索亭舊邑滎澤奥區郊連北制地接東里上纏鶉火旁控龍泉神州則帶河泝洛洪漕則通江達海五方雲湊公驟私奔百族星稠邀時射利盤根錯節允屬於升卿先教後刑必推於季子公下皃焉用牛刀承天理人以居其職遵五屏四以制其範開道途焉設堤防焉陳之以禮樂導之以德義宣柔嘉恤孤寡去末返本利用厚生至爲濟濟庠塾莘莘冠履王渙之勸率佐吏范甯之惠養生徒人識廉讓之儀家行俎豆之禮其崇學有如此者龍鱗促務馬骨攘灾就穡占於五星紡稼詳於十月子奇之鑄器童恢之易牛其勸農有如此者持寬濟猛以禮代刑雨造盡其根源五聽窮其詞色穿窬自息請託不行歸遇臘之囚原復雖之罪桴鼓罕施於道路桎梏無用於狴牢其政令有如此者負年巡戶定賦徵徭情爲鵠必探高卑咸若心同懸鏡自辯妍蚩手類持衡不差輕重其平直有如此者果行育德脩己正身徐遐之有常石奮之無潤冰壺載潔璧齒自空其清白

有如此者入其境則田疇盡墾草萊盡闢此恭敬以信故其人盡力也入其邑則墻屋甚完樹木甚茂此忠信以寬故其人不偷也至其庭府吏甚清閑諸下用命此明察以斷故其政不擾也可謂季路爲宰復在于斯任人以逸從善如流耳目平而心氣和四支全而百工理父事三人以教孝兄事五人以教悌可謂子賤爲宰復在于斯固以得良吏之要津行古人之至道頃者年穀不登時雨未降聖皇減太官之膳出幽圄之囚是歌雲漢之詩式備山川之禱恐一物之失所慮百姓之阻飢徙有之無遂起泛舟之役賑貧救乏爰行發廩之施公上秖（元）澤下罄丹誠家到戶至哀多益寡優之柔之撫之育之里詠途歌人安俗泰雖雲行載沐旋符以夜之期而風教特隆實荷如春之德導揚庶美字育羣甿惠化所以周洽風流所以藉甚豈直王譚在職時叟号其無雙張既臨官京輔稱其第一而已河南道巡察使衛州司馬路敬潛以政術尤異奏聞使乎使乎得其人矣是知韓稜之飛章巳奏徵入有期焦貢之行兩載馳頭留難遂丞馬據主薄解伯宗尉高貴司馬貽道等並干將重寶新甫貞柯道可濟時位不充量溟海即鯤鵬所化枳棘非鸞鳳所栖翊贊多方聲華有裕望逸驥而將遠撫留犢以增傷孤我德而無鄰勞我思而無極爰有等慈寺頭陀逸僧識法師俗姓桒氏漢丞相之後秀也天稟聰偉生而俊奇發願爲國敬造阿彌陁石碑像并頌聖德及鑄神鍾鄉人前巴州留■縣尉劉虔獎錄事王虔福常守一佐史里正等或簪纓著族夙勞州郡之班或仁義在躬塹屈鄉閭之任耕田鑿井遭聖主之休明孝道忠規受君子之名教以爲叶丹闕而一借未達由衷樹翠碣而長懸方存相質惠我無疆之澤徽烈允光思君不樂之情德音何已般溝作頌文在茲乎其詞曰

上地山河中天朝市玉帛萬國子男百里惟索之亭惟京之水膴膴原隰森森杞梓其粵茲撫字須彼仁

賢俗之化者君之宰焉操我利器育我小鮮歌聞下邑舞洽重泉（其二）其政不嚴其儀不忒秩秩詩禮光光道德爰務耕桑罕施徽纆無偏無黨有典有則（其三）琴鳴密賤花發潘仁俸惟計日既乃上塵視人如子臨事如神秋鷹坐化瑞雉行馴（其四）自冬徂春密雲不雨曲降絲綍載傾敖庾沐蘭奠桂救貧濟窶旋感月離方期歲取（其五）祝良何德汲黯何功遂望千載寧逾一[redacted]既流膏雨克播循風聲聞于外化協于中（其六）鳳使載揚驥途攸展芳蒳無絕甘棠勿剪式紀清芬爰憑翠篆歌詠不足聊稱其善（其七）　神龍三年歲次丁未五月戊戌朔八日己巳建前中書舍人內供奉劉穆之篹琅琊王守質書

唐龔丘縣令庾公德政頌并序　唐李陽冰

苟藐古之良宰也揄次碣之庾公今之賢百里也龔丘頌之姑無其能孰謬其紀議者謂庾公之政尤矣公初告羣吏曰昔孝宣憂元元以爲經國致理先乎令長迺擇郎官御史出宰縣邑我自任城尉驟居五百石非才何以當之誓務整蘇疲人祇若明命迺宣禮讓省刑罰紓力役闢土田宣慈務寬訓儉示德潤作時雨味爲春風於是齊魯丕變井閭咸復三載考績一方歸最都督兼侍御史清河張公曰昌牧伯之賢也訓俗馭官勸直沮枉述職之地類能稱之曰方諸爽氣日暮更清比之松筠歲寒轉茂題以上下之目出乎羣萃之表百城千里異聲同歡曰以伯達之良牧賞次孫之茂宰宜矣公名賁字文明其先潁川人成周之時世爲掌庾因以命族公其胄焉公之考曰欽嗣爲兗州別駕王父曰元汪爲尋陽令曾王父曰師則爲蜀王文學楷模繼代龜麟稜武大曆中邑老彭滔等三十五人以公攻柔之大咸顯鑭刻石裦美申於元戎元戎允荅縣人以陽冰與公周旋備詳德行俾之作頌多媿能文辭曰

於穆庾公宰字之良化洽百里風摛鑢一方邑老上請顯言頌德元戎嘉之金石迺刻　大曆五年九月三日建

妒神頌并序　唐李諲

粤若稽古徵諸陳迹雖年移代謝而損益昭然是以宋玉高唐之辭盛傳於南國曹王洛神之賦永播於東周莫不事載圖書名標史策河東之美者有妒水之祠焉其神周代之女介推之妹初文公出國介推從行有割股之恩無寸祿之惠誓將畢命肯顧微軀儀形飄殞於[redacted]煙名跡庶幾於不朽後縱深悔前路難追因爲滅焰之辰更號清明之節妹以兄涉要主身非令終遂於冬至之後日積一薪烈火焚之爲其易俗諺云百日斫柴一日燒此之謂也闔境之內疇敢不恭順之則風雨應期違之則雷雹傷物兄則運心以求合我則處室以全貞兄則禁火以示誠我則焚柴以見志惟兄及妹與世殊倫傳曰介之推終不言祿祿亦不及渾天記曰著寒食者爲助陽氣用厭火星所說不同乎有得失其來遠矣安可闕如縱因事之宜亦自我作古祭法曰其有廢之莫敢舉也其有舉之莫敢廢也東北至土門之口西南距盤石之山方圓百里別成一境天寶中以賊臣背化國步猶艱塗炭生靈焚燒甲第伊我遺廟巋然猶存簪裾近叶於當時庭宇更新於往日性惟孤直虛見授於妒名行本堅貞實堪垂於企範今幸邊塵不動海水無波叢尒小戎曷足爲患昔虞舜至聖尚有苗人之誅殷湯至明豈無葛伯之伐蓋以君爲元首臣作股肱飄颻轅門藩屏王室乃命河東節度副大使兼工部尚書太原尹北京留守薩公諱兼訓登此禁闈公掌握衡鏡心韞韜鈐勢若轉規謀如泉湧運籌帷幄孫吳詎可比其能料敵戎旃衞霍不足方其妙浙江遺愛但美還珠汾浦來蘇惟欣去獸申命我承天軍使節度副使前永平軍節度右廂兵馬使銀青光祿大夫試鴻臚卿同山南東道節度經畧副使上柱國党公諱昇鎮茲巨防公天子忠臣元戎外壻志惟清而惟謹行不諂而不驕往任滑臺職居惣統近歸本道位處專城投醪之義遠聞挾纊之情久著爰自至止星管再周路不拾遺人皆樂業長筵繼日士[redacted]其勞細柳垂陰衆歌其美水磑成而永逸聚米難儔軍井達而嘗聞伏波不竭君依神以儌福神依君以庇躬事勢相因理亦條貫固宜書其已往播於將來貞石既磨斯文可作尒其泉湧祠下蓄爲碧潭飛入大河噴成瀑布瀰漫爍濟雜雷霆之聲盪雲沃日類風水之會經沍寒而氣蒸萬家處炎燠而清潤一川灌木扶疎引柔條而棱影纖苗霍靡夾寫岸而隨風自古及今非軍則縣未嘗不揆月撰日備其享禮春祈秋賽庶乎年登巫覡進而神之聽之官寮拜而或俯或仰既而坎坎伐鼓五音於是克諧莪莪側弁三軍以之相悅公之德也如此神之應也如彼且河北數州山西一道或衣以錦繡或奠以珍羞無晝夜而息焉豈翰墨之能諭咸以商者求之而獲利仕者禱之而累遷蠶者請之而廣收農者祈之而多稔不然則奚能遐邇奔湊奉其如在蓋聞有而不言謂之隱無而言之謂之諛又聞誇目者尚奢愜心者貴當承命述事敢不勉旃僅因退食之餘竊比陳其梗槩也銘曰

凡有異行宗之曰神匪害於物實利於人兄則禁火妹乃積薪共爲佳節在乎芳春今古千齡方圓百里德音無斁蒸嘗不已祭具珍羞服先錦綺所求必應高山仰止將軍塞下細柳營邊晴開朝鏡霧雜鑪煙神理昭昭靈草芊芊紀諸令範光我承天井陘西南太原東北妒祠之水澹爲黛色跳波噴浪如有可則古往今來源流不忒興雲致雨侔造化力顒顒昂昂粵君之德或祈或禱永無休息神之歆之福善寧億

大唐大曆十三年歲次丙辰五月丁亥朔十六日壬寅巳時建判官游擊將軍守左清道率府率賜紫金魚袋上柱國李諲撰

上皇帝繡像頌并序　唐釋法琳

緬以八樹韜光兩河晦迹匿王懸仰鑄髗而寫全身迦帝翹誠鎔金而圖眞相乃洎乎青睛南度白馬東

翻像教鬱興靈儀過跱於是儼神姿以登松井屈聖體而施明珠光烈張橋色流滬瀆示佩日於漢后感揮毫於晉君或顧步而躡萬山乍徘徊而遊夢渚禎祥嘉瑞兆自由來未有刺縷圖眞援空範狀我大唐皇帝曩植四(宏)夙資五德神功邁於軒昊至治美於成康仁動上(元)力侔大造慶雲垂彩金鏡含七曜之暉瑞鳥呈祥玉燭和四時之氣累髮文身之長俱請命於王庭穿胷瞻耳之酋共獻賝於魏闕加以留心八正篤意五乘廣運檀那聿修淨業永言善逝冥漠何追爰勑上宮式摹遺景奉造釋迦繡像一幀幷菩薩聖僧金剛師子備擒仙藻殫諸神變六文雜沓五色相宣寫滿月於雙針託修揚於素手妍踰蜀錦麗越燕緹紛綸含七曜之光布濩列九華之綵日輪吐焰藹園客之絲蓮目凝輝發秦姬之縷楊侯陌里之珠慚斯百福子羽千金之璧愧彼千輪華葢陸離看疑涌出雲衣搖曳望似飛來何但極思迴腸抑亦巧窮(元)妙以今歲在庚寅(案貞觀四年也)月居太蔟三元啓候之節四始交泰之辰乃降綸言於勝光伽藍設齋慶像四十九僧三七行道大秦紅粟備香積之餐周穆金膏陳梵王之供四等福田生生具足六因善報世世莊嚴劫石碎而寶(歷)長存芥城空而皇基永固不勝慶悅輒迺頌云

於鑠上帝天策我君乃神乃聖允武允文就之如日望之如雲禎符輝煥美氣氛氳光宅天下攸序彝倫體道迴向式建福田針裁赤果縷制青蓮文含綺爛彩奪霞然花疑迴發葢似空懸方諸涌地邁彼騰天歲在提格時旅青陽奉遵徽命爰崇道場于科星聚八座霞張風迴雅梵殿鬱名香鴻基盛業永永無疆

贊

硯贊　魏　繁　欽

或薄或厚乃圓乃方方如地象圓象天常(藝文類聚五十八無此四句)班采散色漚染毫芒點黛文字曜明典章施而不德吐惠無疆浸漬甘液吸受流光(藝文類聚染作瀏浸作漸光作芳朱長文墨池編以爲銘誤)

巢父惠施贊　晉　左九嬪

決決長流沔沔清波思文巢惠載詠載歌垂綸一壑萬象匪多神乎暢矣緬同基阿

虞舜二妃贊　晉　左九嬪

妙矣二妃體靈應符奉嬪於嬀光有此虞沅湘示教靈德永敷

周宣王姜后贊　晉　左九嬪

昭昭宣王克復前制亹亹姜后乃激乃厲執心至公以恢明世

孟軻母贊　晉　左九嬪

鄒母善導三徙成教鄰止庠序俎豆是效斷織激子廣以墳典聰達知禮敷述聖道

狂接輿妻贊　晉　左九嬪

接輿高潔懷道行謠妻亦冰清同味(元)昭遺俗榮津志遠神遼

荆武王夫人鄧曼贊　晉　左九嬪

天道惡盈極數則徵邈哉鄧曼心暎禍幾覩兆歎亡考德知衰賢智卓殊邈哉難追

齊杞梁妻贊　晉　左九嬪

遭命不改逢時險屯夫卒莒場郊弔不賓哀崩高城訴情穹旻遂赴淄川託軀清津

齊義繼母贊　晉　左九嬪

聖教(元)化禮貴信誠至哉繼母行合典經不遺宿諾義割私情表德來裔垂則後生

魯敬姜贊　晉　左九嬪

邈矣敬姜含德之英於行則高於理斯明垂訓子宗屬發奇聲宣尼之歎萬代遺馨

班婕妤贊　晉　左九嬪

恂恂班女恭讓謙虛辭輦進賢辯祝理誣形圖丹青名侔樊虞

虞舜像贊幷序　晉　庾　闡

夫至道(元)妙非器象所載靈化潛融非軌迹所傳故

道資沖樸則謂之三皇德被羣生則號稱舜禹是以先王因其會通制爲準極功極於天則配乎上帝法施於民則載在祀典然後名教彰於致治王道煥乎無窮故茲堂之構也有自來矣然樹寢所以棲神而寢非神之所期立像所以表德而像非德之所存若乃廢其軌景洞其(元)眞雖冥照之鑑獨朗天下惡乎注其耳目哉遂乃顯圖靈像廓其廟壇俾天光焜於宇宙南風散乎五弦豈謂神道之妙可寄之於有涯哉葢亦暢悠悠之心者也其辭曰

(元)像焜耀萬物之靈飛龍在天陽德文明神道雖寂務由機生擁琴高詠寄和五聲(元)風既暢妙盡無名民鑒其朗孰測窈冥

二妃象贊　晉　庾　闡

二妃(元)達含靈體妙協德坤元配虞齊耀明兩既麗重光作照有邈其神微風遐劭

孫登贊　晉　庾　闡

靈巖霞蔚石室鱗構青松標空蘭泉吐漏蘢薈可遊芳津可漱(元)谷蕭寥鳴琴獨奏先生體之寂坐幽岸凝冰結樸凞陽靡煥潛眞內全飛榮外散淩崖高嘯希風朗彈道有冥廢運有昏消達隱不嚴(元)跡不標或曰先生晦德逍遙嵇子秀達英風朗烈道儁薰芳鮮不玉折兆動初萌妙鑒奇絕翹首丘冥仰想(元)哲

黃帝贊　晉　曹　毗

軒轅應(元)期幼能總百神體統五靈妙氣含雲霧津掺石曾城岫鑄鼎荆湖濱豁焉天扉闢飄然跨騰鱗儀轡灑長風褰衣躡紫宸

翟徵君贊幷序　晉　庾　亮

夫所謂至人者體包傑量神凝域表誠落萬動(元)心獨融故能虯驤慶霄而不紲豢龍之轡鳳鳴瑤林而不屈伶倫之籠豈必欣太清而樂瓊藹哉顧蹄涔不足以濯神鬚翳薈不足以翔雲翮是故藐姑有綽約之廬箕阜有高嘯之宇唐勳喪於(元)庭夏功忘於虛室晉徵士南陽翟君(案翟湯也在晉書隱逸傳)稟逸韻於天陶含

沖氣於特秀體虛任而委順恢昭曠而高蹈先生載營抱一泊然獨處神棲颷藹之表形逸巖澤之隅雖束帛仍降軺晃屢招而弓旌屈於匪石帝命勑於虛復矣是以高風振宇宙遠詠冠當時方將表大庭於絕代恢(元)解以釋紛仰朝霞而睎翼陵扶搖以獨翔景命不延卒於尋陽之南山哲人其萎高軌孰做余欽若人之風常問道於無何之䖏貧想(元)珠主以瞻授沐道霑淳固以實而歸矣自昔之違於茲七稔何悟先生忽焉升遐感至德之長泯悼仁風之永翳摽爾其傷潸然增欷乃授翰詠跡以宣來葉其辭曰

卓哉先生逸韻遐超虯盤玉津鳳戢瓊條滌耳夏鼎高揖唐朝洪崖邈矣(元)跡載劭淳風沐世飛芳九霄

伏犧讚 晉王彪之

悠悠皇犧體寂神澄无爲而化世道之凝不知有之冥感自興因應之跡畫象結繩

老子贊 晉湛方生

教由巖穴化必有資深矣若人乃作皇師亦參儒訓道實希夷恂恂孔父是敬是祇

水贊 晉殷仲堪

大象無形氣以分麁淡淡沖津質有雖虛清瀾可瀨明激弗渝孰能懷之汎然靡拘

閑遊贊并序 晉戴逵

昔神人在上輔其天理知溟海之禽不以籠樊服養櫟散之質不以斧斤致用故能樹之於廣漠棲之於江湖載之以大猷覆之以(元)風使夫淳朴之心靜一之性咸得就山澤樂閑曠自此而箕嶺之下始有閑遊之人焉降及黃綺逃於臺尚莫不有以保其太和肆其天眞者也且夫巖嶺高則雲霞之氣鮮林藪深則蕭瑟之音清其可以藻(元)瑩素庇其皓然者舍是焉故雖援世之彥翼教之傑放舞雩以發詠閒乘桴而懔厲況乎道乖方內體絕風塵理楫長謝歌鳳遂巡盪八疵於(元)流澄雲崖而顧神者哉然如山林之客非徒逃人患避爭門諒所以翼順資和滌除機心

容養淳淑而自適者爾況物莫不以適爲得以足爲至彼閑遊者奚往而不適奚待而不足故蔭映巖流之際偃息琴書之側寄心松竹取樂魚鳥則澹泊之願於是畢矣然奇趣難均(元)契罕遇終古皆孤棲於一巖獨玩於一流苟有情而未忘有感而無對則輟斤寢絃之歎固已幽結於林中驟感於遐心爲日久矣我故遂求方外之美畧舉養和之具爲雜贊八首暢其所託始欣閑遊之遐逸終感嘉契之難會以廣一往之詠以杼幽人之心云爾

茫茫草昧緜邈(元)世三極未鼓天人無際萬器既判靈朴乃翳實有神宰忘懷司契冥外旁通潛感莫滯惣順巢蒍兼應夷惠緬矣遐心超哉絕步顧揖百王仰怡泰素矜其天眞外其羈務詳觀羣品馳神萬慮誰能高佚悠然一悟

尚長禽慶贊 晉陶潛

尚子昔薄宦妻孥共早晚貧賤與富貴讀易悟益損禽生善周遊周遊日已遠去矣尋名山上山豈知反

此贊陶集載故錄之 欽

論語贊 晉謝道韞

衛靈問陳於孔子孔子對曰俎豆之事則嘗聞之軍旅之事未之學也

庶則大矣比德中庸斯言之善莫不歸宗麁者乖本妙極令終嗟我懷矣興言攸同

景陽樓慶雲贊 宋孝武帝

非煙非雲曳紫流光懸華曜藻奄欝臺堂粵子休明震乎珍祥積慶有文靈貺無疆

孫桐贊 宋孝武帝

珍無隱德産有必甄資此孤幹獻枝楚山梢星雲界衍葉炎壥名列貢寶器贊虞絃

吳季子札贊 宋范泰

延州高遠棄國師誠優遊大邑觀風上京仁懷邦壤道暢聖明鑒徹昔代樂察未形嬴博遠死解劍在生夫子戾止爰詔作名 明趙崡石墨鐫華誤以此贊爲陶潛作

張長公贊 宋范泰

長公秉心獨逸世表量物難同審己彌了情雖高遂跡無抗矯靡當夷惠孰識多少

高鳳贊 宋范泰

遐哉(元)古邈矣皇羲自茲已降顯默參差智爲世駭才爲物奇跡出無泯潛躍俱馳暧暧若人孰測其爲戢曜幽壑採眞重崖沖情莫亮汙跡示疵輕俗無際肆志莫羈

老子讚 唐睿宗

爰有上德生而長年白髮遺象紫氣浮天函關之右經留五千道非常道(元)之又(元)

孔子讚 唐睿宗

猗歟夫子實有聖德其道可尊其儀不忒刊詩定禮百王取則吾豈匏瓜東西南北

顏回讚 唐明皇

杏檀槐市儒述三千回也亞聖丘也稱賢四科之首百行之先秀而不實得無慟焉

蕭子雲飛白蕭字贊并序 唐李約

梁侍中蕭子雲書祖述鍾王備該衆體始變蔡張二王飛白古法妙絕冠時雖名存傳記而迹絕簡素唯建鄴古壁餘此蕭字焉韓晉公鑒古擅書聞之嗟異遷之於南徐置於海榴堂座右之壁余後獲之載以入洛書之故實事之本末中書舍人張公崔監察備撰記詳焉余少好圖書耽嗜奇古雖志業不立而性莫能遷非不干求爵祿心懵時事自與名疎非欲乖時好尚養痾守獨所見遂僻僻則僻矣與夫酣湎聲妓奔走權利者俱亡羊也亡則孰多余每閱翫此跡而圖書之光如逢古人似得良友加以琴酒靜暢書齋晝閒榮富賤貧是日何在至若尋翰墨輕濃之勢窮點畫分布之能與日彌深隨見逾妙嗟夫昔賢垂不朽之藝知傳寶於後世後人覩妙絕之迹見得意於當時名齊日月情契古今傳曰游於藝藝可已乎知者相賀比獲蘭亭之書世情觀之未若野人之塊

不關於世在世爲無用之物苟適余意於余則有用已多乃作贊曰

昔創飛白蔡氏所得起於堊帚播於翰墨張王繼作濃子雲精極壁昏蜃素墨古池色飜飛露白乍輕乍濃翠箔映雪羅衣從風崩雲委地遊霧縈空鯈刺勢動螺蟠氣雄昆池駭鯨時門鬬龍攢毫疊札或橫或縱層層陣雲森森古松君子況德高人比蹤抱素自潔含章內融逸疑方外縱在矩中密而不雜疎而有容藝通造化比象無窮子雲臣梁蕭字逾貴點畫均豐姿形端異迹絕繭素名空傳記明徵褒貶惟此一字

李太白脫鞾圖贊　宋牟子才

錦袍兮烏幘神清兮氣逸淩轢兮萬象麾斥兮八極我思古人伊李太白孰爲使之朝禁林而暮采石也其天寶之孽倖歟疏擿詞篇浸潤宮掖吾觀脫鞾之圖未嘗不嫉小人之情狀而傷君子之蹤直惟公之高蹈兮霍神龍之不可以羈紲矧富貴如敝屣兮其得失又何所欣戚也

黃山谷返棹圖贊　宋牟子才

幅巾兮野服貌腴兮神肅孤騫兮風雅唾醜兮爵祿我思古人伊黃山谷曷爲使之六年僰道而九日姑孰也其符紹之朋黨歟組織寺記指擿實錄吾觀反棹之圖未嘗不感君子之流落而痛小人之報復惟公之高風兮渺鸞鴻之不可以信宿矧吾道猶虛舟兮其去來又何所榮辱也

先祖存齋先生立朝剛正忤閫官董宋臣以集英殿脩撰出守姑孰作脫鞾返棹二圖以寓意宋臣益怒乃罷郡去理宗悟召入真拜翰林學士有奏疏十卷從以資政殿大學士致仕贈光祿大夫謚清忠公於今八十三年矣不肖孫承行省命監督海漕敬奠祠下摩崖石刻瞻拜而去至元戊寅五月孫承務郎湖州路歸安縣尹兼勸農事牟應復謹識

續古文苑卷第十三

續古文苑卷第十四

賜進士及第授通奉大夫山東通省督糧道加三級孫星衍撰

箴

邊都尉箴　漢胡廣

巍巍上聖光被八埏矧惟內面罔不來賓季末陵遲王澤壅隔戎狄作難鬼方驕逖桓桓猛將是攘是闢殷宗周宣用顯其績大漢龍興念存治平蕩蕩率土來同門屏守撫其民尉典其戎五才並用文武程功

陵令箴　漢胡廣

昔在黃萊葬野衣薪■禮極哀不樹不墳死棺曁周虞夏攸稱壞不毀膚賄不害生是蹈皇極百王此經故厚不可始皇薄不可王孫（案舊脫孫字今補）乃眷西顧爰矩孝文陵臣司墓敢告守人

太醫令箴　漢崔寔

動不肆勤靜不宴逸有疾歸天醫無能恤晉平好內四時是一非鬼非食惑以自失雖有秦和焉所施術太上防疾其次萌牙腠理不蠲骨髓奈何

女師箴　漢皇甫規

觀象制教肇經乾坤家有王義室有嚴君各有定位陰陽是分昔在軒轅陶化正刑（此句有譌）刑於壹闈以臨百官煌煌后妃(元)紞是閑穆穆夫人爰采潔蘩餙禮莫違而神罔時怨關雎首化萬國承流實有淑女允作好逑唐媛與嬀文母盛周（案舊誤武今改）德音不回(宏)濟大繇咨爾庶妃鑒彼斯邁戰戰兢兢厲省鞶帶漸進不形變起無外行難著而易喪事易失而難追動若順流應如發機奉上惟敬撫下惟慈怨豈在明患生不思

皇后箴　漢傅幹

煌煌四星著天垂曜赫赫后妃是則是效舜納二女對揚茂教正位於內頑嚚輟暴（案舊譌暴今正）辛亂妲己共則情悅（此句有譌）牝雞亂晨殷祀用絕孝成寬柔縱施紀綱王擅朝權趙專椒房巨猾是緣竊弄神器故禍不出所惜常出所愛是以在昔明后（案昔舊譌日今正）

新其化匪唯訓外亦訓於內

太子少傅箴　晉傅(元)

夫金木無常方員應形亦有隱括習以性成故近墨者黑（案故下當脫一字）聲和則響清形正則影直正人在側德義盈堂鮑肆先入蘭蕙不芳傅臣司訓敢告君王

女史箴　晉裴頠

膏不厭鮮水不厭清玉不厭潔蘭不厭馨爾形信直影亦不曲爾聲信清響亦不濁綠衣雖多無貴於色邪徑雖利無尚於直春華雖美期於秋實冰璧雖澤期於見日浴者振衣沐者彈冠人知正服莫知行端服美動目行美動神天道祐順常與吉人

幽人箴　晉庾敳

有物混成先天地生乃剖乃判二儀既分高卑以陳貴賤攸位榮辱相換（案以上五句有脫誤）乾道尚謙人神同符危由忽安溢緣飾虛苟識妙膏厥美有腴韓信耽齊殞首鍾室子房辭留高迹卓逸實不足榮利不足希華繁則零樂極則悲歸數明白勢豈容違人徒知所以進而忘所以退穰侯安寵襄公失愛始乘夷道終嬰其纇羲和升而就翳望舒滿而就虧盈挹之分自然之規悠悠庶人如何勿疑幽人守虛仰鑽(元)遠敢草斯箴敬咨撤晃

太子侍臣箴　晉溫嶠

勿謂其微覆簣成高勿謂其細巨由纖毫故曰善不積不足以成名話言如絲而萬里來享元以處極而利在永貞（案元舊誤無今改）是以太子之在東宮均士抗禮以卑厥情入學齊齒言稱先生不以賢自臧不以貴爲榮思有虞之烝烝尊周文之翼翼晨昏靡違夙興宴息師傅是瞻正人在側屏彼佞諛納此亮直故傅敬德義臣思盡忠或稽古訓導惟道之不融或造膝詭辭懼咎之蘊崇惴惴兢兢思二雅之遺風鑒乎九三天祿永終近臣司規敢告常從

逸民箴　晉江逌

至人應務，是統是營，乃制上下，以牧羣生，君位孰在，匪聖伊明，賢愚相奉，臣主以成，如彼百節，各役天形，率分委質，仰應一情，心膂有位，股肱有經，豈以處下，為戚為榮（案為榮上當脫為戚二字），各安其所，舉體用平，夫設爵列土，懸弓垂旌，卑尊之級，貴賤之名，匪以恣物之欲，實大猷而是經，處遁之士，奚眷於時，行矣先覺，捐俗長辭，明乎憂患，故超爾不疑，解髮靈崖，被褐紘絲，飄飄臺上，輕舉高之，穆穆二仲，攜策相期，盤幽隱寂，與物無治，凡厥後來，順乃所往，鑒茲俗累，戒於顛蕩，無殉外物，心煩技養，無弃恬曠，憂勤是掌，林人司箴，敢進善黨。

冠子箴　梁　蕭子範

是月惟令，敬擇良辰，式遵士典，諮筮於賓，嘉字爰錫，醮酒方陳，禮莊爾質，德成爾身，永變童心，長移悼齒，朱錦辭髮，青絇在履，丹石為操，冰泉厲己，務簡朋匹，田蘇遊止，在我尚謙，推物盡美，面諂退言，弗納於耳，直弦矢辭，斯為良士。

銘

王史威長銘

漢西都時，南宮寢殿內有醇儒王史威長，死葬，銘曰，明明哲士，知存知亡，崇隴原壄，非寧非康，不封不樹，作靈乘光，厥銘何依，王史威長。

扇銘　漢　傅毅

翩翩素圓，清風載揚，君子玉體，賴以寧康，冬則龍潛，夏則鳳舉，知進能退，隨時出處。

戟銘　漢　李尤

枝戟之設（案枝舊誤鼓今改），以戒非常，秉執操持，邪暴是防，須臾之忿（案忿舊誤分今改），終身為殃，山陵之禍，起於毫芒。（張溥輯李尤集獨缺此銘故錄之）

崕渓銘　漢　張休

太山雖高，無得而擬，劒道雖險，孰可為比，吁嗟此山，高且險只，上眂彼蒼，相去能幾，宜乎昆侖，日月所蔽，行人過茲，鮮不彖涕，深念於斯，刊銘崕渓。

漢延熹二年三月初[redacted]張休。

劒銘　漢　士孫瑞

臣有劒一枚，駿羣標首，藍田玉乞，以備之，信給用左右也（見北堂書鈔一百二十二當是序故補入於此）。天生五才，金德惟剛，從革作辛，含景吐商，辨物利用，勳伐彌彰，暨彼良工，歐冶干將，爰造寶劒，巨闕墨陽，上通皓靈（太平御覽三百四十四引上作精），獲茲休祥，剖山竭川，虹蜺消亡，昭威耀武，震動遐荒，楚以定霸，越以取強。

漢鏡銘

絜精白而事君，怨陰驩（同懽）之弇明，煥（元）錫之流澤，志疏遠而日忘，慎糜美之窮嗌，外丞驩之可欲，說慕安於重泉，願永思而毋紀，內請碩以昭明，光輝象夫日月，心忽揚而願忠，然壅塞而不泄（右鏡銘內外層合七十二字錢氏坫釋請碩為清妍借硯為之或然釋壅為壁則誤釋池為她是也其文體似楚騷）。

又

日有憙，月有富，樂無事，常得意，美人會，竽瑟侍，賈（商字）市程，萬物平，老復丁，復生寧。

又

久不見，侍前希，秋風起，予志悲。

又

湛若止水，皎如秋日，清暉內融，菱花外發，洞照心膽，屏除妖孽，永世作珍，服之無沫。

又

尚方御竟大毋傷，巧工刻之成文章，左龍右虎辟不祥，朱鳥（元）武順陰陽，子孫備具居中央，湅治銀錫清而明，長保二親樂富昌，壽敝金石如侯王。

又

許氏作竟自有紀，青龍白虎居左右，聖人周公魯孔子，作吏高遷車生耳，郡舉孝廉州博士，少不努力老乃悔吉。

又

天地成，日月明，五嶽靈，四瀆清，十二精，八卦貞，富貴盈，子孫寧，皆賢英，福祿并。

座右銘　魏　卞蘭

重階連棟，必濁汝真，金寶滿室，將亂汝神，厚味來殃，艷色危身，求高反墜，務厚更貧，閉情塞欲，老氏所珍，周廟之銘，仲尼是遵，審慎汝口，戒無失人，從容順時，和光同塵，無謂冥漠，人不汝聞，無謂幽冥，處獨若羣，不為福先，不與禍鄰，守（元）執素，無亂大倫，常若臨深，終始為純。

研猛獸刀銘　魏　何晏

徒搏不兵，作戒宣尼，用造斯器，螭獸是劉，制禽允良，昏明亶時，永鎣厥後，蠲民之災（太平御覽三百四十六此下有注云言作斬虎刀銘曰螭虎是劉案注謂唐人避虎字為獸耳）。

筆銘　魏　傅巽

昔在上古，結繩而治，降及後載，易以書契，書契之興，興自頡皇，肇建一體，浸遂繁昌，彌綸羣事，通遠達幽，垂訓紀典，匪筆靡脩，實為心畫（案畫舊誤盡今改），臧否斯由，厥美（宏）大，置類鮮疇，德興之著，唯道是揚，苟逞其違，禍亦無方（案隋書經籍志梁有尚書傅巽集二卷亡藝文類聚巽作選誤也今改正）。

燭銘　晉　傅（元）

煌煌丹燭，焰焰飛光，取則龍景，擬象扶桑，昭彼（元）夜，炳若朝陽，焚形監此，無隱不彰（此銘張溥傅（元）集不載）。

反金人銘　晉　孫楚

晉太廟左階之前，有石人焉，大張其口，而書其胷曰，我古之多言人也，無少言，無少事，少言少事，則後生何述焉，我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賾圉深而不採，理無與而不鉤，故言滿天下，而無口尤，夫唯言立，乃可長久，胡為塊然，生緘其口，自拘廣庭，終身乂手（倪依上太平御覽五百九十），凡夫貪財，烈士殉名，盜跖為濁，夷柳為清，飽肆為臭，蘭圃為馨，莫貴澄清，莫賤滓穢，二者言異，歸於一會，堯懸諫鼓，舜立謗木，聽采風謠，惟日不足，道潤羣生，化隆比屋，末葉陵遲，禮教彌衰，承旨則順，忤意則違，時好細腰，宮中皆飢，時悅廣額，下作細眉，逆龍之鱗，必陷斯機，括囊無咎，乃免誅夷，顛覆厥德，可為傷悲，斯可用戒，無妄之時，假說周廟，於言為蚩，

是以君子，追而正之。（已上依藝文類聚十九。張溥輯楚集失采，御覽今補之。）

麈尾銘　晉王導

道無常貴，所適惟理，勿謂質卑，御於君子，拂穢清暑，虛心以俟。

黑麈尾銘　晉許詢

卑尊有宗，貴賤無始，器以通顯，廢興非己，偉質軟蔚，岑條疏理，體隨手運，散飈清起，通彼(元)詠，申我先子。

白麈尾銘　晉許詢

蔚蔚秀氣，偉我奇姿，荏蒻軟潤，雲散雪霏，君子運之，探(元)理微，因通無遠，廢興可師。

諸葛武侯宅銘　晉習鑿齒

達人有作，振此頹風，彫薄蔚采，鴟闌（初學記作淵）惟豐，義範蒼生，道格時雄，自昔爰止，於焉盤桓，（初學記作龍盤）躬耕西畝，永嘯東巒，迹逸中林，神凝巖端，罔窺其奧，誰測斯歡，堂堂偉匠，婉翮揚朝，傾巖搜寶，高羅九霄，慶雲集矣，鸞駕三招。（案三字依初學記廿四改，藝文類聚作亦非）

隱几銘　晉蘇彥

良匠造器，妙巧應規，俯仰灼照，商畧神奇，假物與思，須以忘疲。（隋書經籍志，梁有晉北中郎參軍蘇彥集十卷，亡）

邛竹杖銘　晉蘇彥

安不忘危，任在所杖，秀矣雲竹，勁直條暢，節高質貞，霜雪彌亮。（北堂書鈔一百三十三，貞作固，霜雪作貞霜）圓以應物，直以居當，妙巧無功，奇不待匠，君子是扶，逍遙神王。

木弓銘　晉嵇含

烏號之朴，豐條足理，弦鳴走括，截飛駭止，射隼高墉，出有議擬，既用禦侮，亦以招士。

團扇銘　宋孫康

有圓者扇，誕此秀儀，晞露濯色，擬日定規，朗姿玉暢，惠氣蘭披。（隋書經籍志，梁有宋征南長史孫康集十卷，亡）

齊海陵王墓銘　齊謝朓

中樞誕聖，膺(歷)受命，於穆二祖，（案高帝武帝也）天臨海鏡，顯允世宗，（案文惠太子也）溫文著性，三善有聲，四國無競，嗣德方衰，（案鬱林王也）時惟介弟，景祚云及，多難攸啓，載驟載

獵，高闕代邸，庶辟欣欣，威儀濟濟，亦既負扆，言觀帝則，正位恭己，臨朝淵嘿，虔思寶緯，負荷非克，敬順天人，高遜明德，（案明帝也）西光已謝，東旭又良，龍纛夕儼，葆挽晨鏘，風搖草色，日照松光，春秋非我，晚夜何長，中書侍郎謝朓撰。（此文朓集不載）

鼎銘　梁周捨

天下寧康，異方同軌，九牧作貢，百司咸理，範金鑄器，式鎮階戺，波圓月鏡，傳之無已。

洛橋銘　後魏常景

浩浩大川，泱泱清洛，道源熊耳，控流巨壑，納穀吐伊，貫周淹亳，近達河宗，遠朝海若，兆惟洛食，實曰土中，上映張柳，下據河嵩，寒暑攸叶，日月載融，帝世光宅，函夏同風，前臨少室，却負太行，制巖東邑，峭峘西疆，四嶮之地，六達之莊，恃德則固，失道則亡，詳觀古昔，列見丘墳，乃禪乃革，或質或文，周餘九裂，漢季三分，魏風衰晚，晉景彫曛，天地發輝，圖書受命，皇建有極，神功無競，魏籙仰天，(元)符握鏡，璽運會昌，龍圖受命，（案此二句衍也，因各本皆有，姑仍之）乃睠書軌，永懷保定，敷茲景跡，流美洪模，襲我冠冕，正我神樞，水陸兼會，周鄭交衢，爰勒洛汭，敢告中區。

石門銘

此門蓋漢永平中所穿，將五百載，世代綿迴，屯夷遞作，乍閉乍開，通塞不恒，自晉氏南遷，斯路廢矣，其崖岸崩淪，磵閣堙褫，門南北各數里，車馬不通者久之，攀蘿捫葛，然後可至，皇魏正始元年，漢中獻地，褒斜始開，至於門北一里西上鑿山爲道，峭岨槃迂，九折無以加，經途巨礙，行者苦之，梁秦初附，實仗才賢，朝難其人，褒蘭良牧，三年，詔假節龍驤將軍督梁秦諸軍事梁秦二州刺史泰山羊祉，建旟嶓漾，撫境綏邊，蓋有叔子之風焉，以天嶮難升，轉輸難阻，表求自迴車，已■開創，舊路釋嶺磴之勞，就方軌之逸，詔遣左校令賈三德領■一■■■■人，共成其事，三德巧思機發，精解冥會，雖元凱之梁河，德衡之損躡，未

足偶其奇，起四年十月十日，訖永平二年正月，畢功，閣廣四丈，路廣六丈，皆填礫棧谿，砰嶮梁■自迴車至谷口二百餘里，連輈駢轡而進，往哲所不工，前賢所輟思，莫不夷通焉，王生履之，可無臨深之歎，葛氏若存，幸息木牛之勞，於是畜產鹽鐵之利，紈錦罽毲之饒，充牣川內，四民富實，百姓息肩，壯矣，自非思埒班爾，籌等張蔡，忠公忘私，何能成其事哉，乃作銘曰，

龍門斯鑿，大禹所彰，茲巖迺穴，肇自漢皇，導此中國，以宣四方，其功伊何，既逸且康，去深去阻，匪閣匪梁，西帶汧隴，東控樊襄，河山雖嶮，惟德是強，昔惟畿甸，今則關疆，永懷■■■在人亡，不逢殊績，何用再光，水眺悠■林，望幽長，夕凝曉露，晝含曙霜，秋風夏起，寒鳥春傷，穹窿高閣，有車轔轔，咸夷石道，駟牡其騑，千載絕軌，百兩更新，敢刊巖曲，以紀鴻塵。　魏永平二年太歲己丑正月己卯朔卅日戊申，梁秦典籤太原郡王遠書。

西辟文，後漢永平中開石門，今大魏改正始五年爲永平元年，餘功至二年正月訖，手開復之年，同曰永平，今古同，前極矣哉，後之君子，異世同聞焉。

天柱山銘　後魏鄭道昭

孤峯秀峙，高冠霄星，實曰天柱，鎮帶萊城，懸崖萬仞，峻極霞亭，據日開月，麗景流精，朝暉岩室，夕曜松青，九仙儀彩，餘用栖形，龍遊鳳集，斯處斯寧，淵緜窮想，照燭空溟，道暢時乘，(暀)光幽明，雲門煙石，登之長生。

天柱山銘　北齊鄭述祖

巖巖岱宗，魯邦仍其致祭，奕奕梁山，韓國以之作鎮，蓋由拳石吐雲，扶寸布雨，五岳三望，六宗九獻，祈禱斯應，禮秩攸明，天柱山者，即魏故通直散騎常侍中書侍郎國子祭酒秘書監青光相三州刺史先君文恭公之所題目，南臨巨海，北眺滄溟，西帶長河，東瞻大壑，斜嶺槩天，層峯隱日，尋十州於掌內，總六合於眼中，文鯢自此經停，精衛因其止息，始皇遊而不返，武帝過以樂留，豈直蛾眉鳥翅，二別兩峭，對談大小

共敍優劣者也公稟氣辰象含靈川嶽禮義以成規矩仁智用爲樞機自結衣逞譽華履傳聲組綬相輝貂冕交映至於愛仙樂道之風孝敬仁慈之德張良崔廓未之云擬文先夏甫何以能加魏永平三年朝議以此州俗闕南楚境號東秦田單奮武之鄉麗其騁辯之地民猷鄙薄風物凌遲詎諧俾乂非公勿許及駈雞御下烹魚理務羣情款密庶類允諧變此澆夷之俗侔彼禮樂之邦懋績布在哥謠鴻範宣諸史策公久闊枌榆永懷桑梓同昇隴而灑泣類陟岵以興嗟於此東峯之陽仰述皇祖魏故中書令秘書監兗州刺史文貞公迹狀鐫碑一首峯之東堪石室之內復製其銘余忝資舊德力構前基遂秉笏朝門策名天府出入蕃邸陪從帷幄凡諸身歷瀛趙滄冀懷及兗光行正十州刺史北豫州大中正三登常伯再履納言光祿大常頻居其任揣究庸虛無階至此直是遺薪妄委餘慶濫鍾何曾不想樹嗟風瞻天愧日猥當今授踵迹此蕃敢慕楹書仰宣庭誨其詞曰

萬高峻極太華峭成祈望諸素禋禱羣經崇哉天柱迴出孤亭地險樹德藉此爲名赫矣先公道深義富如桂之馨如蘭之茂尊祖愛親存交賞舊鏦屬愚淺實慚穿構

大齊天統元年歲次乙酉五月壬午朔十八日己亥列使持節都督光州諸軍事車騎大將軍鈝儀同三司光州刺史滎陽鄭述祖作

吳郡橫山頂舍利靈塔銘　隋　嚴德盛

竊以至理無言非言無以寄理元蹤無體非體無以明蹤然則八十種好呈應身之妙三十二相表化質之妍至如獻土童兒聚沙稚子尚獲無窮之報猶成莫盡之因況撤身命重財崇諸聖業者矣但樹因之最無過起塔崇福之重詎甚建幢而銀青光祿大夫吳郡太守李顯者乃華陽杞梓江漢芳蘭夙布素誠少匡王國吐納風雷之際出處朱紫之庭糜爵峻於其身隆基茂於往葉溫良洽於郡國孝友睦於閨門建節贊治張振化風門雖望族世載公卿安仁樂智

之心無違終食謙明惠厚之德造次必存仍共獎勸郡部官人奉爲皇帝皇后齊王六宮眷屬各捨七珍同崇八福在郡城之西山頂上營造七層之寶塔以九舍利置其中金瓶外重石槨周護留諸弗朽遇劫火而不燒守諸不移漂劫水而不易時有龍華道場比丘法首者歲居齠齔即起踰城之心年將志學仍持航海之操自離親捨俗三十許年洞識苦空明閑法要誠心內發冥夢外酬時聞此山爲古之佛殿乃共於此所成斯勝業願寶鐸常搖法輪恒轉含生迴向■■歸心上通有頂之天傍及無邊之地同離生死之苦俱成涅槃之樂其辭曰

相焉是滅法矣非生蓋纏虛萃渴愛徒盈不無不有何體何名業風既息法水便清以茲勝地令德來持功施合矩化動成規如雲出岫狀月臨池清流不倦貽銘無疲虔心局體同歸共慕施彼七珍崇斯六度下被羣品上資天祚萬福莊嚴千靈輔護少宣令問彼秀苗蕤（蕤舊誤聚今改）輪轉三有馳流六通獨善非德兼濟爲功俱成法雨用息塵籠

大隋大業四年歲次戊辰九月辛未朔八日戊寅立銘吳郡司戶嚴德盛製文司倉魏瑗書（吳郡志云寶積寺在橫山下亦名楞伽寺山頂有塔隋人所書塔銘碑石全好業今已不存矣）

萬年宮銘　唐　高宗

朕聞金臺迢遰超忽崐閬之間玉闕參差綿邈蓬瀛之際是以周王肆轍唯招既往之愆漢帝遐遊空益將來之弊豈如岐陽峻昇鎮茲京甸跡林光之別館建甘泉之離宮東望翦華千林結影西瞻隴坂派水分流南俯荼原風雲交暎北臨石柱川■朝宗迴迴孤岑秀三襲於霞表斜斜危路環九折於雲心複澗澄陰扇炎風而變冷重巒潛暑韜夏景而凝寒故知五鎮之基空號神州之地三仙之嶺虛傳靈府之都未若翦石裁宮構飛檐於迴漢騰虛架宇聳紫殿於遙空百仞朱樓月盈虧於青瑮千尋翠閣雲舒卷於丹墀岫綴霞衣點虹梁而散錦巖懸溜帶濆石砌而

飛珠浮涼氣於彤闌庭留花而雪夏凝清陰於碧沼池結鏡而冰春泉起花芩■雙蓮而吐秀波搖錦石皎兩鏡而騰暉幾片斷雲縈松合蓋數蕤幽桂插月分香暝壑栖煙籠千崖而散碧朝原上日輝四野而舒紅笑樹餘花低空落影吟風宿鳥響谷雙驕猨不恨而虛啼蝶無癡而起舞朕載懷千古流鑒百王思欲屏逸收驕怡神遣慮崆峒訪道欽往哲之高風姑射尋眞挹先賢之宿志所以停軒禁蘌駐蹕榆川非欲賞悠盤遊途窮轍迹加以時侵首夏日■餘春露泫脩篁風清邃澗松蘿雲起藤蔦星懸可以陶瑩心靈澄清耳目鏡冰霜則廉潔斯在撫松筠則貞操非遙昔嫗后西征猶刊弇石秦皇東指尚勒稽峯■勝地淹留何必華胥之國蕭然物外不假元圃之阿故以劭美千齡騰徽萬古景其前躅爰紀茲地其銘曰

靈山作鎮挺秀岐陽遠圖天柱迴儷瑤房鷺驕淑氣花泛韶光樹含冬靄巖留夏霜構宇重巘裁基疊岫石砌披錦山窓點繡佩小蘭新峯殘蓮舊雪徑常花冰溪恒畫標途天外聳闕雲端煙霾邃谷霧宿危巘■■徑■■■湍形闌潛暑翠幌凝寒憩駕離宮淹留禁苑柳初眉細潭深鏡遠蓋逐雲穿苔隨溜卷葉冷惟秋莊濃若曉泉飛嶺腹景鏤巖心霞疏錦薄草密袍深露荷傾玉風螢散金檐空鵲靜山昏日沈丘壑怡神林篁賞性千里眺覽八州澄鏡玉燭調序薰琴動詠仰則茨山刊規遠暎

大唐永徽五年歲次甲寅三月景午朔十五日庚申建

唐西明寺鐘銘

維大唐麟德二年歲躔星紀月次降婁二月癸酉朔八日庚辰皇太子奉爲二聖於西明寺造銅鐘一口可一萬斤發漢水之奇珍採蜀山之秘寶虡侔練火晉曠飛鑪帶龍虛而騰規應鯨桴而寫聲聲流九地遐宣厚載之恩韻徹三天遠播曾旻之德寤羣生於覺路警庶類於迷塗業擅香垣功齊塵劫式旌高躅敢勒貞金頌其銘曰

青祇薦祉黃離降精渦川毓德瑤嶺飛英吹銅表性問寢登情輿言淨業載啓香城七珍交鑄九乳圖形翔龍若動偃獸疑驚制陵周室規踰漢庭風飄旦響霜傳夜鳴仰延皇祚俯導蒼生聲騰億劫慶溢千齡

姚元景造象銘

竊惟大雄利見(宏)濟無邊眞諦克明神通自在是以三千世界禪河注而不竭百億須彌甘露灑而恒滿歸依妙理無乃可乎朝散大夫行司農寺丞姚元景慈悲道長忍辱心遐悟朱紱之儻來沿紺池而利往發願上下平安爰於光宅寺法堂石柱造像一鋪尒其篆刻彰施儀形圓滿眞容湛凷坐青石而披蓮法柱承而排紺霄而舞鸖雲(乙)開朗金光炳然風塵晦冥玉色逾潔身不可垢道必常明宴坐經行善(宏)多矣俾我潘輿盡敬將法輪而恒轉姜被承歡曳天衣而下拂崑丘燎火還披鷲嶺之雲寶刧成塵灩滌龍宮之水迺爲銘曰

法無上兮神化昌流妙宇兮爍容光弥億齡兮慶未央

長安四秊九凷十八(乙)書

晉史憲銘　唐　史　嶷

伊昔有熊道德資始名列五帝澤流千祀文捨伯邑武興太史官有世功春秋所紀衛尉疇嗣孝成以康將軍樹績光武其昌事列盟府功書太常源分陸海派別三江懿彼侍中飛纓殿內爲王之伯熙帝之載左貂右蟬切問近對八舍攸履七車不昧散騎帝友朝夕進規奉輿肅事贊道攸宜有濟之論兼濬之儀獻替之美復在於斯桓桓積石允文允武外擅爪牙內爲心膂氣逸南仲才高召虎作師之貞爰誓其旅豫章太守人之領袖如玉之貞如松之茂共理天下實資時秀良二千石抑非虛授惟君挺生材術縱橫黃裳元吉白賁永貞荆巖植潤漢水騰明是謂家寶膺兹國楨英英學藝爲郎滿歲紫帳趨榮青綠沐惠王譚練習鄭泰才計持實有章大猷無替悠悠廣熙南海之湄言典斯郡遠予將之變其風俗鎮以宣慈人斯攸賴吏不忍欺列郡之政茲焉爲盛開國承家大君有命山川光錫圭組輝映是曰懋功往哉惟敬重此台望期諸棟隆初欣鄭鹿奄歎虞鴻麟傷孔子馬思滕公死而可作善始令終言式其墓岈山之路如斧載形廣輪爲度委鬱松檟蒼茫草露萬古同悲千春罷曙猗歟雲(允)世豈乏賢不忘其本願述其先陸家茂德潘氏流泉■聲懿範日月俱懸 案建康志考證云晉書憲爲尚書山陰侯史嶷撰神道碑唐景龍四年作其碑字多磨滅是周應合所見銘文尚可讀今則亡其石矣錄載銘中取與王史臧長海陵王一例也

景龍觀鐘銘

原夫一氣凝眞含紫虛而構極三清韞秘控碧落而崇因雖大道無爲濟物歸於善貸而妙門有教滅咎在於希聲景龍觀者中宗孝和皇帝之所造也冒城寫質閬苑圖形但名在騫林而韻停鐘簴朕翹情八素締想九(元)命彼鼓延鑄斯無射考虞倕之懿濩得晉曠之宏規廣召鯨工遠徵梟匠耶溪集寶麗壑收珍警風雨之辰節昏明之候飛廉扇炭屏翳營鑪翥鶴呈姿蹲熊發狀角而不震侈而克揚庶其曉散靈音鎮入鵷鸞之殿夕騰仙韻恒流鳷鵲之闈聾俗聽而咸痊迷方聞而永悟洪鈞式啓寶字攸鐫其銘曰

紫宸御(歷)青元樹曰頓巖集寶竭府收珎杜夔律應張氷規陳形包九乳儀超萬鈞上資七廟傍延兆人風嚴韻急霜重音新自兹千歲從今億春懸玉京而薦福侶銅史而司辰　景雲二年太歲辛亥金九月癸酉金朔一十五日丁亥土鑄成

唐渾儀銘

後魏太史令晁崇修渾儀以觀星象按其儀以永興四年歲次困敦 原注是歲壬子也 案 創造傳至後魏末入齊往周隋至于大唐歷年久遠儀盔傾墜日以太史 原注(曆)也 正 去景雲三年奉勅重令脩造使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將作少監楊務廉與銀青光祿大夫行太史令瞿曇悉達正議大夫行太史令李仙宗試太史令殷知易荆州都督祕書監兼右衛率薛玉銀青光祿大夫檢校祕書監吳師道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閻朝隱等首末共營各盡其思至先天二年歲次赤奮若 原注是歲癸丑也 案 成其銘曰

周天三萬七千里分寸無欺成歲三百六十日盈縮有期敬之敬之以授人時

虢國公楊花臺銘并序　唐申屠液

原夫眞性即空從色聲而有相道源無體因法教以沿流所以人天捨千萬之資神鬼建由旬之塔金衣紺髮盡留多寶之臺銀疊青蓮並入眞珠之藏湛然釋氏一千餘年輔國大將軍虢國公楊等皆天子貴臣忠義盡節布衣脫粟將軍有丞相之風牛車鹿裘驃騎減中人之產爰抽淨俸申莊嚴之事也華蓋覆像盡垂交露之珠玉砌連龕更飾雄黃之寶風箏逸韻飛妙響於天宮花雨依微灑輕香於世界猶恐蓬萊乗變石折不周仍鐫長者之經必勒輪王之偈書工紀事迺爲銘曰

昭昭大覺巍巍聖功身融剎海頓洽虛空門衆趣以室惕闡(元)門以包衆物成緣而必應理無幽而不通有美至人股肱良臣受聖寄狂聞難經綸英謀貫士韜略通神一衆金鉞屢建華勛善代不伐功成不居功歸天子善托眞如乃貢靈相用答冥符佛心雖空佛福常在頓普此因同臻性海　開元十二年十月八日判官亳州臨渙縣尉申屠液撰 案此序及銘在西安府花塔寺分刻序與銘各爲一石故於銘前另題云楊將軍新莊像銘著錄金石者多分爲二王氏萃編始知其誤今從之去其另題一行不錄

古井銘　唐趙光乗

天寶九載冬十月尉趙光乗檢校造因勒銘云

費城之井昭然道周土缶舊得石幹今修徵大易之不改垂一善於千秋 案有紹聖四年逢完題字井在山東費縣即國語季桓子穿井得羊之井費即季氏邑此銘前人未載

峿臺銘　唐元結

浯溪東北廿餘丈得怪石焉周行三四百步從未申至丑寅崖壁斗絶左屬回鮮前有磴道高八九十尺

下當洄潭，其勢硱磳，半出水底，蒼蒼然泛泛若在波上。石顛勝異之處悉爲亭堂，小峯嵌竇宜閒松竹，掩映軒戶，畢皆幽奇。於戲，古人有畜憤悶與病於時俗者，力不能築高臺以瞻眺，則必山巔海畔，伸頸歌吟，以自暢達。今取茲石，將爲峿臺，蓋非愁怨，乃所好也。銘曰：

湘淵清深，峿臺陗陵。登臨長望，無遠不盡。誰厭朝市，羈牽局促。借君此臺，壹縱心目。陽崖礱琢，如瑾如珉。作銘刻之，彰示後人。

有唐大歷二年歲次丁未六月十五日刻。河南元結字次山撰。

唐廎銘　唐元結

浯溪之口有異石焉，高六十餘尺，周回四十餘步，西面在江中，（東西篆作峀古文也或釋爲山峿非）東望峿臺，北面臨大淵，南枕浯溪。唐廎（字卿亭）當𢈔石上，異木夾㞙，（字卿戶）疏竹旁讆，瀛州言无，（讀卿由）此可信。若在廎上，目所厭者遠山清川，耳所厭者水聲松吹，霜朝厭者寒日，方暑厭者清風。於𢈔厭不厭也，厭猶愛也，命曰唐廎。旌獨有也。銘曰：

一名之五鋻，（字卿寅）得木土林埜之客，所耽水石，年猶（卿將）五十，始有唐廎，愜心自適，與世忘情。廎旁石上，篆刻此銘。　有唐大歷三年歲次戊申閏六月九日。

東厓銘　唐元結

峿臺西面，攲岐高迴，在唐亭爲東厓。下可行坐八九人，其爲形勝，與石門石屏亦猶宮羽之相資也。銘曰：

峿臺蒼蒼，西厓雲端。亭午厓下，清陰更寒。可容枕席，何事不安。

大岯山銘　唐洪經綸

登於大岯，帝黏（文）所經過。頂凸坤儀，根壓洪河。天生忠良，濟物宏多。山靈河神，俾環海戢戈。

唐建中元年四月廿六日，勑魏博成德幽州等道黜陟使諫議大夫洪經綸題。（石刻在黎陽山，以黎陽爲大伾，承臣瓚之誤。大伾當在今汜水，不在濬縣也。）

唐濟瀆廟北海壇二所新置祭器沈幣雙舫雜物之銘并序　唐張洗

有唐六葉，海內晏然，偃革■儒，崇乎祀典。封茲瀆爲清源公，建祀於泉之初源也。置瀆令一員，祝史一人，齋郎六人，執魚鑰，備灑掃。其北海封爲廣澤王，立壇附於水之濱矣。天子以迎冬之日，命成周內史奉祝文宿齋，衮冕七旒五章，劍履玉珮，爲之初獻；縣尹加繡冕六旒三章，劍履玉珮，爲之亞獻；邑丞元冕加五旒無章，亦劍履玉佩，爲之終獻。用三牲之享，邦之大事，先在祀乎。濯纓不才，謬領茲邑，下車入廟，每事皆問。主者有云：俎豆素闕，弊難悉數，其尤者有五。北海望壇臨事壘土，杇槾一歲而費數金，爲勞之甚，其弊一也。二所祭器凡百有二十二事，至時請於上察，轉轂入洛，去來三百餘里，仍以稅緡醻之，積有歲時，不知窮極，其弊二也。沈幣雙舫，又以車取沁河渡口之舟，往返之勞，結綵之飾，其弊三也。兩壇位席百領，有餘戶至誅求，爲擾非潔，其弊四也。牀榻乃至匕箸器用之類，門到斂索，事終存亡太半，其弊五也。既革前弊，輒爲之銘。銘曰：

寤寐求思，如神有知。大風離披，壞木於斯。人吏驚馳，念茲悟茲。（前年夏及今年春，大風壞樹數株，因用此材爲祭器，兼沈幣之舫也。）爲余有意，廟中無備。沈幣雙舫，二壇祭器。子來悅使，所借皆遂。觀者闐闐，事無闕焉。刻之於石，以俟後賢。是時也，貞元十有三年。　朝散大夫行河南府濟源縣令張洗字濯纓撰。

軒轅黃帝鑄鼎原碑銘并序　唐王顏

惟天爲大，惟帝堯則之；惟道爲大，惟黃帝得之。南華經曰：道神鬼神帝，生天生地。黃帝守一氣，行三墳，以治人之性命，廼鑄鼎茲原。鼎成上升，得神帝之道。原有爲谷之變，銘紀鑄鼎之神。銘曰：

道匪神帝，帝在子人。大哉上古，軒轅爲君。化人以道，鑄鼎自神。漢武秦皇，仙冀徒勤。去道日遠，失德及仁。恭惟我唐，元德爲鄰。方始昌運，皇天所親。唐與茲原，名常鼎新。　虢州刺史太原王顏撰，華州刺史兼御史中丞陳郡袁滋籀書。唐貞元十七年歲次辛巳正月九日癸卯建。

南溪元巖銘并序　唐李涉

桂爲郡也，襄其先之有井室人民，百千祀矣。居是邦者，匪哲則豪。何四三里之內，而巖不載於前籍，爲巖將屈於古，而合伸於今哉？爲人未知其巖，巖俟人以時哉。青溪子昧而未詳也。予之仲曰渤，受天雅性，生不雜玩，少嘗讀高士傳、列仙經，遊衡霍幽遐之境，巢萬廬水石之奧。凡俗所覩，必皆礱磨，大璞翦鑿，遺病意適，而制非主於名。寶歷初，自給事中出藩於桂。一之年，治鄉野之病；二之載，搜邪耶之遺，得隱山元巖，冥契素尚。余因謫去炎海，途由桂林，巖之勝，再遂其賞。勒銘洞石，表遠跡於他年。銘曰：

桂之有山，潛靈億年。拔地騰霄，戟刃攢巖。之有洞，窈窕鬱盤。虎挂龍懸，形狀萬端。威馳杳冥，仰皆巑岏。玉落磬墜，幽聲晝寒。巴陵地道，小有洞天。文籍之聞，吾何有焉。酒一卮兮琴一曲，湛巖之下，可以窮年。

青溪子李涉。

後浯溪銘　唐王邕

巋然峿臺，枕於祁陽。迴然楚方，臨於瀟湘。孤標一峯，不止百尺。嵯峨巨峻，■潔堪礪。英才別業，雅有儒風。河南元公，高卧其中。位爲獨坐，人不知貴。興愜茲地，心閑勝事。松花對偃，薜葉交垂。鑿巘作逵，因泉漲池。乃搆竹亭，乃葺茅宇。羣書當戶，靈藥映圃。嘉賓駐舟，愛子能文。弄琴對雲，酒熟蘭薰。何必磻溪，方可學釣；何必衡嶠，方可長嘯。我牧此郡，契於幽尋。刻銘山岑，敢告烟林。

修養雜訣氣銘

一氣未分，三才同源。清濁既異，元氣各存。天法象我，我法象天。我命在我，不在於天。昧用者夭，善用者延。性和志寂，守一神閑。靈芝在身，不在於山。返一守和，理合元元。精極乃明，神極乃靈，氣極乃精。無氣乃冥，

因氣而衰，因氣而榮，因氣而死，因氣而生。喜怒亂氣，性情交爭，擁搆成患，神形豈寧。鍊陽銷陰，其氣自行，以正遠邪，其患自平。乾坤澄淨，子後午前，閉目平空，握固冥然。納息盧中，吐息天關，入息微微，出息緜緜，以意引氣，臟腑迴旋。然後呵之，榮衛通宣。但有不和，遣之踵前，五呵六吋，無疾不蠲。凡欲胎息，導引爲先，經脈不擁，關節不煩。或如射雕，側身彎環，或舉腰膝，如蟾半圓。交匝腦後，左旋右旋，勁展兩足，氣出指端。擺掣四肢，捉搦三關，熟摩尺澤，氣海亦然。叩齒集神，合眸固關，寘心忘形，任意往還。覺氣調勻，擁塞喉閒，擁氣則咽，三五相連，轉舌激入，咽下丹田。以意送之，令聲汩然，一咽三咽，再咽如前。三十六咽，胎息成焉。大道無爲，爲於無爲，不爲爲爲，莫若無爲。不思爲思，莫若無思，萬法自然，不假施爲。不寒不熱，不渴不飢，恬淡無爲，以道自怡。妙中之妙，微中之微，懷道君子，銘之佩之。

唐鏡銘

絕照覽心，圓煇鵩面，藏寶匣而光掩，挂玉臺而影見。鑒羅綺於後庭，寫衣簪乎前殿。

又

團團寶鏡，皎皎昇臺，鸞窺自舞，照日花開，臨池似月，覩兒嬌來。

又

月樣團圓水樣清，好將香閣伴閑身，青鸞不用羞孤影，開匣當如見故人。

許長史井銘　宋　徐鉉

長史含道，棲眞九天，人非邑改，丹井存焉。射兹谷鮒，冽彼寒泉，分甘玉液，流潤芝田。我來自西，尋眞紫陽，若愛邵樹，如升魯堂。敬刋翠琰，永識銀牀，噫嗟後學，挹此餘光。此銘集内未載

盧縣說性亭銘　宋　由革

我饕皇澤，粤自前年，罷秩浙右，宰邑河邊。下車餘月，曾不怡顏，葢其公舍，鄙陋非全。俄選隙地，搆亭成朋，茅覆其上，莎植其前。南瞻巨浸，西逼深泉，北依緑樹，東對岑山。周回顧望，景色相連，自公之暇，據此幽閑，命題說性，孰謂不然。勒銘因事，萬世緜緜。

皇宋淳化二年十月廿日立。碑在陽穀安樂鎮山左金石志缺載予始訪得故存其文

泰山天門銘　元　杜仁傑

元氣裂，兩儀具，五岳峙，眞形露。惟岱宗，儼箕踞，仰彌高，屹天柱。浩千劫，窒來去，誰爲鑿，起天慮。非斤斧，乃祝詛，一竅開，達底處。十八盤，盤千步，躋初吐，抱圍樹。日車吳，㥘曦馭，六龍頹，莽迴互。踏此往，嘉無數，無懷下，兵刑措。七十君，接鑾輅，聖道熄，彝倫斁。揖讓歇，篡奪屢，忽爲闔，梗無路。象緯森，勑訶護，朝百靈，由兹戶。金璀璨，朱閒布，九虎蹲，萬夫怖。我欲叩，閽者怒，闢何時，坦如故。對覓旟，獲控愬，豁蒙蔽，泄塵霧。刮政疵，剔民蠹，上得情，下安作。頷血殫，帝聰悟，崖不磨，蒼壁竪。刻我銘，期孔固，垂萬世，正王度。

續古文苑卷第十四

續古文苑卷第十五

賜進士及第授通奉大夫山東通省督糧道加三級孫星衍撰

碑志一

三公山碑

元初四年，常山相隴西馮君到官，承饑衰之後，衆惟三公御語山，三條别神，迥在領西，吏民禱祀，興雲膚寸，徧雨四維。遭離羌寇，蝗旱鬲并，民流道荒，醮祠希罕，敬奠不行。由是之來，和氣不臻。乃來道要，本根其原，以𢀳公𢀳廣其靈，尤神處幽，道艱存之者難。卜擇吉土，治東就衡山，起堂立壇，雙闕夾門，薦牲納禮，以寧其神，神熹其位，甘雨屢降，報如景響。國界大豐，穀斗三錢，民無疾苦，永保其年。長史魯國顏浮，五官掾閻格，戶曹史紀受，將作掾王籍，元氏令茅匡，丞吴音，廷掾郭洪，戶曹史翟福，工宋高等刊石紀焉。翁氏釋文題誤作視衡山上脫就字

漢祭口石門碑　漢　邊韶

惟陽嘉三年二月丁丑，使河隄謁者王誨，疏達河川，通荒庶土，往大河衝塞，侵齧金堤，以竹籠石，葺土而爲堨，壞隤無已，功消億萬，請以濱河郡徒，疏山采石，壘以爲障，功業既就，徭役用息。辛未詔書，許誨立功府卿，規基經始，詔策加命，遷在沇州，乃簡朱軒，授使司馬登，令纘茂前緒，稱遂休功。登以伊洛合注大河，南則緣山，東過大伾，回流北岸，其勢鬱懞，濤怒湍急，激疾一有決溢，彌原淹野，蟻孔之變，害起不測。葢自姬氏之所常慼，昔崇鮌所不能治，我二宗之所劬勞，於是乃跋涉躬親，經之營之，比率百姓，議之於臣。代石三谷，水匠致治，立激岸側，以捍鴻波，隨時慶賜，說以勸之，川無滯越，水土通演，役未踰年，而功程有畢。斯乃元勳之嘉課，上德之宏表也。昔禹修九道，書錄其功，后稷躬稼，詩列於雅，夫不憚勞謙之勤，夙興厥職，充國惠民，安得湮没而不章焉。故遂刋石，訖功垂示於後。其辭云云。案鄭氏云石銘歲遠字多淪缺其所滅蓋闕如也謂此　使河隄謁者山陽東緡司馬登，字伯志，代東萊曲成王誨

字孟堅河內太守宋城向豹字伯尹丞汝南鄧方字德山懷令劉丞字季意河隄掾匠等造陳留浚儀邊韶字孝先頌（碑云陳留邊韶字孝先頌漢人立碑之數撰文姓氏者惟此又云伊洛合注大河南則緣山東過大伾足證漢人所言大伾在成皐不如臣瓚以黎陽山當之也）

敦煌太守裴岑紀功碑

惟漢永和二年八月敦煌太守雲中裴岑將郡兵三千人誅呼衍王等斬馘部衆克敵全師除西域之㶡（同灾）蠲四郡之害邊竟艾安振威到此立海祠以表萬世（海祠言祠在西海或作德祠誤）

濟陰太守孟郁修堯廟碑

漢永康元年■月■■惟昔帝堯聖德慶苞（宏）號赫赫蕩蕩垂基赤精之胄爲漢始別陵氣炎熅上交倉（元）巍巍之盛乾川見徵敬修宗壘長吏奉祠三牲粢饌獻珍于時俵著爗銘宣颺厥休乃招禎祥萬■是來鴻名遂顯傳于千秋

濟陰太守河南匽師孟府君諱郁字敬達治尚書經博覽衆文天姿瑋度體性溫仁闕極道之要妙游觀六藝之原擿旋機之政務在濟民歷典六郡威教若神遺訓垂歌淵懿允純功績煥炳恩如浩倉谷招嚴穴股肱賢良廣祈多福雯雯夙興聞帝堯陵在成陽遣戶曹掾史具中牢祠常以甲子日與西宮樂生俱詣大聖陳上古之禮舞先王之樂鞀磬祝圄五音■■■之儀莫不盡備敶列技蓺以榮大聖延熹十年仲春二月陽氣浸陰始雩■來享祀羣神仰瞻漢孟府君奉宣詔書行縣到成陽將辭帝堯行禮未周則景雲四集翔風膏雨即時大降嘉澍優沾利茂萬物陰陽和協百姓賴福是時■■欣然■悅諸彥繁殖倉庚充塞孟府君深惟響應效之經典知聖堯精靈與天通神修治■壁地致墻堋石闕二坐■昭配帝圖象規柜五■■畫上下相承無所遺失陁工雄密有班道之巧使府內百石■城吳諱升字三君守衛園陵興置屋■詔書大祠升與縣令丞恭奉肅敬齊絜炊熾莫不雍雍列種柏樹吏卒養護南通靈臺東注城域委曲月帀墀然■望圖紀萬世功驗永著時令河南河南呂君諱亮字元山宰政宣化慈惠博覆爲藜元來福奉事大聖司司不解垂拱無爲如治（來今本隸釋誤治爲始據洪文惠跋云其言無爲如治正之如即而字也）其允君也丞河內州王諱萇字伯盛左尉潁川潁陽■諱愷字世高皆闕綜雅蓺通洞運度詢于上下僉然同謀因孟府君飭治大壘自率掾史■■駐駕便坐南北■望表內相副赫如屋赭蘭然成就孟府君必受大聖嘉福公侯傳子孫濟陰吏士歌術功稱萬世常存成陽丞民蒙其榮賜■訓發聲呂君諸壁于祿于天令裕衍蕁永沵无窮

惟序仲氏祖統所出本繼於姬周之遺苗天生仲山甫翼佐中興宣平功遂受封於齊周道衰微失爵亡邦後嗣乖散各相土譯居帝堯萌兆生長葬陵在於成陽聖化常存慕巍巍之盛樂風俗之美遂安處基業屬都鄉高相里因氏仲焉以傳于今子孫承緒履仁好義躭樂道術教授經業雍徒帶衆滋滋汲汲誨人不倦海內稱之曰漗術之宗天監孔明祚善應■印紼相承銀艾不絕稟性乾元世世廉約故能高如不危滿如不溢孟府君繕飭殿廧立百石舍仲氏宗家共作大壁前石礦階陛欄楯貧富相扶會計欣懽不謀同辭錢應時即具招工募石爗然俱至各進琦巧不日成之詔書九月三往大祠諸所造作煥然成就仲氏宗家並受福賜復刊碑勒諫昭示來世表著孟府君美勛於陽賕（儗時）字紀祖禮所出■■■■官位宦學皆不可測子子孫孫必蒙大聖休烈之福以勸後進昌熾無極

淳于長夏承碑

君諱承字仲兖東萊府君之孫大尉掾之中子右中郎將弟也累葉牧守印紱典據十有餘人皆德任其位名豐其爵是故寵祿傳于歷世策薰著于王室君鍾其美受性淵懿含和履仁治詩尚書兼覽羣藝靡不尋暘州郡更請屈己匡君爲主簿督郵五官掾功

曹上計掾守令冀州從事所在執憲彈繩糾柱忠絜清肅進退以禮允道篤愛先人後己克讓有終察孝不行大傅胡公歆其德美旌招俯就羔羊在公四府歸高除淳于長到官正席流恩褒善糾姦示惡旬月化行風俗改易輶軒六轡飛躍臨津不日則月皓天不弔殲此良人秊五十有六建寧三秊六月癸巳淹疾卒官嗚呼痛哉臣隸辟踊悲動左右百姓號咷若喪考妣咳孤憤泣忉怛傷摧勒銘金石惟以告哀其辭曰

於穆皇祖天挺應期佐時理物紹縱先軌積德勤約燕于孫子君之羣感並時繁祉明明君德令問不已高山景行慕前賢烈庶同如蘭意願未止中遭冤夭不終其紀夙世霣祚早喪懿寶抱器幽潛永歸蒿里痛矣如之行路感動黨魂有靈垂後不朽

成陽靈臺碑

惟帝堯母昔者慶都兆舍穹精氏姓曰伊體蘭石之操履規柜之度則乾川之象通三光之曜游觀河濱感赤龍交如生堯厥後堯來（當是粢字）祖統慶都告以河龍堯歷三河有龍授圖躬行聖政以育苗萌火陽之盛先闇後明遂以侯伯遂踐帝宮慶都僊歿蓋葬于茲欲人莫知名曰靈臺上立黃屋堯所奉祠下營以水神龍所熹靈龜隱刑汾踊波流比目鯀魚灌鱗通泉（元）礫蔇蘆生逍臺涯貫長歷久崇如■■三代改易荒廢不脩五運精還漢受濡期興威繼絕如堯爲之承祠基年鯱魚復生故有靈臺畫夫魚陁衛仕驛憲鯱魚服之逍壽■■之際道小衰沮遂遭亡新禮祠絕矣於是故廷尉仲定深惟大漢隆盛德彼四表大平未至靈瑞未下四夷數侵軍甲數擾匪皇啓居日禩不夏案經考典河洛秘奧漢感赤龍堯之苗胄當脩堯祠追遠復舊復治黃屋推原聖意灾生變見天以譴告前後奏上陳敍大義招祥塞咎爲漢來祚朝廷克省帝納其謀歲以春秋奉大牢祠時廷尉逃位連自（兩漢金石記云所見重刻本作白洪作自當是誤）表奏詔策嘉命

遂見聽■■爲大中大夫歸治黃壁令月吉日圖立
覞塋興業會工厥霚夷平上合天意下應■■■
■餝五色華精上(僅刻本作立)闕通天戶嚮少陽前設大
璧侯神之堂地致石墠其下清涼可舞八■以■大
章時濟陰太守魏郡審晃成陽令博陵管遵各遣大
掾輔助仲君經之營之不日成之神靈精氣依怙於
人廢之則亡存之則神復帥羣宗貧富相均共慕市
碑著立功訓■勒石銘中門之表卜擇元日齊革精
誠先慶毛血謹愼犧牲祈祠獲福神享其靈甘雨時
降百穀孰成幽荒率服徐方來庭萬國蒙祉犂元賴
榮莫不被德咸歌頌聲其辭曰
於赫慶都德彌大兮承神精燿統赤裔兮爰生聖堯
名蓋世兮上受苻命返帝制兮廣彼之恩流荒外兮
歷紀亙千垂遺愛兮陵廟復崇享大祭兮上來多怙
降福沛兮萬國禧寧孰不賴兮光宣美勛永■蕃兮
垂視罔極億萬歲兮
濟陰太守魏郡陰安審君諱晃字元讓從公車令來
成陽令博陵蠡吾管君諱遵字君臺從東明門司馬
來丞潁川新汲尹茂字伯舉遷下邳尉尉潁川襄城
楊調字君舉仲訢伯海從右中郎將遷鉅鹿太守仲
球伯儀從大尉掾遷呂長仲選孟高辟司徒府遷從
不絕皆興治大聖黃屋之力
建寧五年五月造

司隸校尉楊淮碑

故司隸校尉楊君厥諱淮字伯邳舉孝廉尚書侍郎
上蔡雒陽令將軍長史任城金城河東山陽太守御
史中丞三爲尚書尚書令司隸校尉將作大匠河南
尹伯邳從弟諱弼字穎伯舉孝廉西鄂長伯母憂去
官復舉孝廉尚書侍郎遷左丞冀州刺史大醫令下
邳相元弟功德牟盛當究三事不幸早隕國喪名臣
州里失覆二君清頌約身自守俱大司隸孟文之元
孫也
黃門同郡卞玉字子珪以熹平二年二月廿二日謁

歸過此追述勒銘故財表記(財卽尉字或誤釋爲財)

武都太守耿勳碑

漢武都太守右扶風茂陵耿君諱勳字伯瑋其先本
自鉅鹿世有令名爲漢建功俾侯三國卿守將帥爵
位相承以迄于君君敦詩說禮家仍典軍壓難和戎
武慮慷慨以得奉貢上計廷陳惠康安過之謀上納
其謨拜郎上黨府丞掌令考績有成符英乃(洪闕今補)脃
熹平二年三月六日郎(洪癸酉到)官奉宣詔書哀閔垂恩
猛不殘義寬不宥姦喜不縱慝威不戮仁賞恭罰否
昇主(洪闕今補)與流其於統系(洪闕今補)寵存贈亡篤之至也
歲在癸丑厥運淫雨傷害稼穡率土普議開倉振澹
身冒炎赫火星之埶至屬縣巡行窮匱陟降山台經
營拔涉草止露宿扶活餧(洪闕今補兩漢金石記云下半從食)餐(洪作餐今
改)千有餘人出奉錢市(洪雨誤)■■作(洪振誤)衣賜給貧
乏發荒田耕種賦与(洪闕今補)寡獨王佳小男楊孝等三
百餘戶減省貪吏二百八十人勸課(洪勉)趍時百姓樂
業老者得終其壽幼者得以全育甘棠之愛不是過
矣又開故道銅官鑄作錢器興利無極外羌且居(洪闕
今補)等佈威悔惡重譯乞降修治狹道分子効力復大
(洪闕二字)此小民(洪農如)得衆兆之歡心可謂卬之若明神
者已夫美政不紀人無述焉國人僉(洪命誤)嘆刊勒斯
石表示無窮其辭曰
泰華惟岳神曜吐精育茲令德既喆且明寔謂耿君
天胙顯榮司牧莅政布化惟成柔嘉惟則穆如風清
勤卹民隱拯阨扶傾匪(洪闕今補)皇啓處(洪闕二字今補)東撫西
征赤子遺慈以活以生山靈挺寶匈灾(洪闕今補)乃(洪字誤)
平愷悌父母民賴以寧熹平三年四月廿日壬
戌西部道橋掾下辨李翕造(此碑校隸續有不同及多出者詳每字下)

豫州從事尹宙碑

君諱宙字周南其先出自有殷迺迄于周世作師尹
赫赫之盛因以爲氏吉甫相周宣勛力有章文則作
頌武襄獫狁二子著詩列于風雅及其(元)孫言多世
事景王載在史典秦兼天下侵暴大族支判流僊或

居三川或徙趙地漢興以三川爲潁川分趙地爲鉅
鹿故子心騰於楊縣致位執金吾子孫以銀艾相繼
在潁川者家于傿陵克纘祖業牧守相亞君東平相
之(元)會稽大守之曾富波侯相之孫守長社令之元
子也君體溫良恭儉之德篤親於九族恂恂于鄉黨
交朋會友貞賢是與治公羊春秋經博通書傳仕郡
歷主簿督郵五官掾功曹守昆陽令州辟從事立朝
正色進思盡忠舉衡以處事清身以厲時高位不以
爲榮卑官不以爲恥含純履軌秉心惟常京夏歸德
宰司嘉焉季六十有二遭離寑疾熹平六年四月己
卯卒於是論功敘實宜勒金石乃作銘曰
於鑠明德于我尹君龜銀之胄弈世載勛綱紀本朝
優劣殊分守攝百里遺愛在民佐翼牧伯諸夏肅震
當漸鴻羽爲漢輔臣位不福德壽不隨仁景命不永
早即幽昏名光來世萬祀不泯

溧陽長潘乾校官碑

益漢三百八十有七載■■■于■■■銘功著
斯金石其誄曰
溧陽長潘君諱乾字元卓陳國長平人蓋楚太傅潘
崇之末緒也君稟資南霍(洪闕今補)之禔■天■(洪闕四字今依
單釋文兩漢金石記禮作神天上■作有)德之絕捺髫髦克(洪闕依單釋)敏
砭(洪闕今補或釋爲志)學典謨祖講詩易剖演奧埶外覽百氏
(洪作家)衆儁(洪闕依單釋兩漢金石記作進)挐聖抱不測之謀秉高世
之介屈私趨公即仕佐上郡位既畢(洪作重)孔武赳著
疾惡義形從風征暴執訊獲首除曲阿尉禽姦戔猾
寇息善歡履菰竹之廉蹈公儀之絜察廉除茲初(案此
字當作初視碑實爲初未詳)厲清肅賦仁義之風脩(洪闕今補)■(或釋作達)
■之迹篛化放虖岐周流愛雙虖■■親臤寶智進
直退慝布政優優令儀令色獄無呼嗟之冤壄無叩
匈之結矜孤頤老表孝貞節重義輕利制戶六百省
無正繇不責自畢百姓心歡官不失實於是遠人聆
聲景附樂受一廛既來安之復(洪闕依單釋)役三年惟泮
宮之敎反失(洪闕依單釋)俗之禮構修學官(洪作宮)宗懿招

德既安且（洪作呂單釋改依）寧于侯用張匽豆用脽發彼有的雅容■閑鍾磬縣矣于胥樂焉乃作敘曰

翼翼聖慈惠我華蒸貽我潘君平兹溧陽彬文赳武扶弱抑彊龕（洪闕今補）刈骴雄流惡顯忠咨疑元老師臤作明修學童冠琢質繡章實天生德有漢將興尚旦在昔我君存今即（洪闕單釋）依此龜艾遂尹三梁永垂支百民人所彰子子孫孫畢介熾昌

丞沛國銍趙勳字蔓伯左尉河內汲董並字公房右尉豫章南昌程陽字孝遂

時將作吏名戶曹掾楊淮議曹掾李就議曹掾梅（洪作桓依單釋改）檜戶曹史賀■從掾位侯祖主記史吳超朙下史吳訓門下史吳翔門下史時球

光和四季十月己丑朔廿一日己酉造（此碑校隸釋有不同及多出者詳每字下反失俗之禮建康志作決拾之禮視碑實爲失俗元至顛癸酉濟陰單譜釋文是矣）

郃陽令曹全碑

君諱全字景完敦煌效穀人也其先蓋周之胄武王秉乾之機翦伐殷商既定爾勳福祿攸同封弟叔振鐸于曹國（兩漢金石記誤脫此字）因氏焉秦漢之際曹參夾輔王室世宗廓土斥竟子孫遷于雍州之郊分止右扶風或在安定或處武都或居隴西或家敦煌枝分葉布所在爲雄君高祖父敏舉孝廉武威長史巴郡朐忍令張掖居延都尉曾祖父述孝廉謁者金城長史夏陽令蜀郡西部都尉祖父鳳孝廉張掖屬國都尉丞右扶風隃麋侯相金城西部都尉北地大守父琫少貫名州郡不幸早世是以（兩漢金石記誤脫此二字）位不副德

君童齔好學甄極毖緯無文不綜賢孝之性根生於心收養季祖母供事繼母先意承志存亡之敬禮無遺闕是以鄉人爲之諺曰重親致歡曹景完易世載德不隕其名及其從政清擬夷齊直慕史魚歷郡右職上計掾史仍辟涼州常爲治中別駕紀綱萬里朱紫不謬出典諸郡彈枉糾邪貪暴洗心同僚服德遠近憚威建寧二年舉孝廉除郎中拜西域戊部司馬時疏勒國王和德弒父篡位不供職貢君興師征討

有兖䐜之仁分醳之惠攻城野戰謀若涌泉威牟諸貢和德面縛歸死還師振旅諸國禮遺且二百萬悉以薄官遷右扶風槐里令遭同產弟憂棄官續遇禁冈潛隱家巷七年光和六年復舉孝廉七年三月除郎中拜酒泉祿福長訞賊張角起兵幽冀兖豫荊楊同時並動而縣民郭家等復造逆亂燔燒城寺萬民騷擾人裹不安三郡告急羽檄仍至于時聖主諮諏羣僚咸曰君哉轉拜郃陽令收合餘燼芟夷殘迸絕其本根遂訪故老商量（案碑陰云縣三老商量伯祺）儁艾王敞王畢等恤民之要存慰高年撫育鰥寡以家錢糴米粟賜癃盲大女桃斐等合七首藥神明膏親至離亭部吏王皐（案此皐字也各家釋作睪非）程橫（案碑陰云故市掾程璜孔休蓋橫璜同字耳）等賦與有疾者咸蒙瘳悛惠政之流甚於置郵百姓繦負反者如雲戢治廧屋市肆列陳風雨時節歲獲豐年農夫織婦百工戴恩縣前以河平元年遭白茅谷水灾害退於戌亥之閒興造城郭是後舊姓及修身之士官位不登君乃閔縉紳之徒不濟開南寺門承望華嶽鄉明而治庶使學者李儒（案碑陰云徵博士李儒文優）欒規程寅等各獲人爵之報廓廣聽事官舍廷曹廊閣升降揖讓朝覲之階費不出民役不干時門下掾王敞錄事掾王畢（案碑陰云故門下掾王敞元方故門下議掾王畢世異）主簿王歷戶曹掾秦尚（案碑陰云故功曹秦尚孔都）功曹史王顓等嘉慕奚斯考甫之美乃共刊石紀功其辭曰

懿明后德義章貢王庭征鬼方威布烈安殊荒還師旅臨槐里感孔懷赴喪紀嗟逆賊燔城市特受命理殘圮芟不臣寧黔首繕官寺開南門闕嵯峨望華山鄉明治惠沾渥吏樂政民給足君高升極鼎足

中平二年十月丙辰造

秦君碑

余聞湯武千載周孔異世以義相高况余忝祿踐跡遵基竊慕揚善喟然而嘆其鄙辭曰

於穆秦君命世優邁承祖皇■裔出羣■紀行錄功必本其初惟君總角勵志仲尼從容六藝■佃田疇

升階英妙轉典蒸黎爲政崇博五教並和仁賢敘位法依蕭何囹圄空虛鄉無逋逃凡百肅雍莫不率從境內既寧路不資遺耕夫千畝餘種不歸立清介白食茹拔葵三年有成嬰兒謠歌鼓腹喜德踊躍嘔嗁水靜魚集國富民繁戶增十倍牧守孔嘉怒不斷刑寬不容非化准邠邵比翩而飛永如南山不缺不虧畧取大較丹書刻石垂示後昆識者察焉（碑在滕縣今不存蓋近歲失之也）

靈帝河閒舊廬碑

漢 張超

赫赫在上陶唐是承繼德二祖四宗是憑上龜鑒乎羲農中結軌乎夏商元首既明股肱惟良乃因舊宇福德所基修飾經構農隙得時樹中天之雙闕建冠山之華堂通樓閒道丹階紫房金牕鬱律玉璧內璫青蒲充庖朱草棲箱川魚踴躍雲鳥舞翔煌煌大漢合德乾綱體効日月驗化陰陽格于上下震暢八荒三光宣曜四靈効祥天其嘉享豐年穰穰騶虞奏樂鹿鳴薦觴工祝致告福祿來將永保萬國南山無量

魯夫子碑

漢 禰衡

受天至精純粹睿哲崇高足以長世寬容足以廣包幽明足以測神文藻足以辨物然而敏學以求之下問以諏之虛心以受之深思以詠之懸周道之迴適悼九疇之乖悖故發憤忘食應聘四方魯以大夫之位任以國政之權譬若飛鴻鸞鷟於中庭聘騏驥於閭巷也是以期月之頃五教克諧移風易俗邦國肅焉無思不服懿文德以紆餘綴三五之紀綱流洪耀之休赫曠萬世而揚光夫文明以動天則也廣大無疆地德也六經混成洪式也備此三者聖極也合吉凶於鬼神遂殂落於夢寐是以風烈流行無所不通故立石銘勛以示昭明辭曰

煌煌上天篤降若人邈矣悠哉千祀一鄰明德宏監情性存存奕奕純嘏稽憲乾坤曜彼靈祇以訓黎元終日乾乾配天之行在險而正在困而亨窮達之運委諸穹蒼日月則陰天地不光聖叡殂崩大猷不綱

顏子碑

漢 禰衡

稟天地之純和，鍾岳瀆之休靈，睿哲之姿，誕自初育。英絕之才，顯乎嬰孩。在東脩之齒，入宣尼之室，德行邁於三千，仁風橫於萬國。知微知彰，聞一覺十。用行舍藏，與聖合契。名爲四友之冠，實盡疏附之益。爾乃安陋巷，挹清流，甘簞瓢以充飢，雖屢空而不憂。于時河不出圖，周祚未訖，仲尼無舜禹之功，先生包元凱之烈。其辭曰：

亞聖德，蹈高蹤，遊洙泗，肅禮容，備懿體，心彌沖，秀不實，振芳風，配聖饋，圖辟雍，紀德行，昭罔窮。

吳九眞太守谷朗碑

府君諱朗，字義先，桂陽耒陽人，豫章府君之曾孫，公府君之孫，郎中君之子也。其先世自顓頊，益爲舜虞賜姓嬴氏，至于扉子，封於秦谷，因而氏焉。君承洪原之清流，稟弈世之高素，履道思順，德行純備。三歲喪母，十一亡父，獨與弟居，承奉繼親，和顏悅色，孝友溫恭，曾閔之操，君其蹈焉。弱冠仕郡，歷右職，守陽安長，淑問宣泝，遂升王府，除郎中、尚書令史、郡中正，遷長沙劉陽令，播渥惠以育物，垂仁恩以布化，莅政未期，徵拜立忠都尉、尚書郎，靖密樞機，名冠衆僚（此二字今釋），遷部廣州督軍校尉，正身率下，不畏彊御，泝清蕩濁，萬里肅威（此字今釋），功成辭退，拜五官郎中，遷大中正，平衡清格，彝倫攸敘，于昔（此字今釋）交州竊邑，判國戎車，妻起（此二字今釋），干戈未戢，帝思俾乂，詢咨羣司，僉以君往部南州，威恩素著（此二字今釋），遷九眞太守，君稟明德，所歷垂勳，宜延遐紀，光讚（此字今釋）皇家，如何不永，春秋五十有四，鳳皇元年四月乙未寢疾而卒，嗚呼哀哉，凡百君子，莫不嗟痛，乃立碑作頌，以顯行績，其詞曰：

於鑠府君，稟性（元）通，積行閨閾，九族睦雍，羽儀上京，德與雲騰，入蹈丹墀，夙夜靖恭，出撫梨民，風移俗興，名參豹產，勳齊往縱，當永黃耇，翼佐帝庸，昊天不弔，哲人其終，濟濟縉紳，靡瞻靡宗，勒茲（元）石，永光無窮。

（案歐趙著錄皆有此碑至翁氏兩漢金石記始載全文今以拓本釋其所缺并改訛闕）

故使持節侍中太傅鉅平成侯羊公碑

晉 李興

公諱祜，字叔子，泰山南城人也。其先晉羊舌大夫之胄，當漢中興，始自南陽家于岱野，纓冕相繼，九世于茲矣。顯祖南陽太守，考上黨太守，咸有能名。公承俊烈之高風，應明哲之盛代，德擅規模，仁成慈惠，其器量宏深，容度廣大，浩浩乎固不可測已。其志節言行，卓爾不羣，遊神（元）默，散志青雲，（宏）之以道，籍博之以藝文。于是仁聲遠燿，芳風遐流，年十有七，上計吏，察孝廉，州辟不肯就，羣公休之，四府並命，盤桓累載，及公車徵，拜中書侍郎、秘書監，于時當晉之盛明，揚英俊，乃引公爲相國從事中郎，遷中領軍，遇革命之期，任受禪之會，秉文經武，以集大晉之祚，皇采增輝，帝威遠邁，偉絕代之風，（宏）唐虞之緒，帝嘉厥庸，疇以大國，公乃逡巡固讓，裁居小邦，天子俞咨，仍復公中軍將軍、散騎常侍，內釐王度，外綏區域，嚴恭寅畏，帝命允飭，運國威于句陳，握皇樞于紫極，于時之盛，未有上公者也，拜衛將軍、尚書僕射，以揆天機，崇成大業，帝道緝熙，泰階永肅，以江寇未夷，乃命公都督荊州諸軍、侍中、車騎將軍，開府辟命，乃養民募財，開斥國界，創築五城，以防寇衛境，然後闡敷皇風，懷遠以德，知大同之業，思王道之則，齊其土人，均其利澤，軍無虞警，民不疲勞，農功盈疇，百姓布野，羣黎被德，殊俗望風，吳人感服，襁負而至者四萬餘口，進位征南大將軍，公雖享有茅土，歷登台階，吐飧下士，貳於媼公，方將殪彼戎吳，經國弔民，然後偃甲戢兵，辭功退身，以優遊乎初好，此公之素志也，會遘篤疾，春秋五十有八，咸寧四年十有一月庚寅薨于京邑，天子痛悼，遣使持節，追贈侍中、太傅、南城侯印綬，賻弔加于常也，及其葬，上親臨過車騎，謚曰成侯，天子以公德高勛六，而屢辭封爵，故復建南城之國，特以封公，公哲讓終始，上未之許，及其薨也，夫人夏侯氏追公克讓之志，遂不以斂，公自出身以至于終，忠言不輟于口，

嘉謀不廢于心，成其業，不處其功，勤其勳，不榮其祿，儀型言行，動爲世範，暨六年春，平吳策詔曰：故太傅鉅平侯羊祜，造建平吳之規，潛謀遠略，與衆殊慮，勳業不遂，然蕩滅之計，悉如祜策，固能夷曠世之寇，拯黎民之患，勛烈宏著，而寵不逮身，其遣使以克定之功策告祜廟，昔漢氏封蕭何夫人爲侯，以崇顯元功，亦古之令典，封祜夫人爲萬歲鄉君，食邑五千戶，賜絹萬疋，于是故吏高文奚廉等，僉以公德高而志卑，位優而行恭，徽猷被于江漢，懿德及於羣生，涉其風者，貪夫廉，懦夫立，雖夷惠之操，奮乎百世，曷以尚之，奇謀潛略，清功遺緒，靡所寘心，乃共揭石刊勒，盛軌永表，風烈焉，其辭曰：天臨有晉，乃降皇輔，猗歟惟公，應期協矩，聰哲神睿，乃文乃武，曰唐曰虞，淵淵其度，翼翼其明，孝思以形，乃耀高風，辭爵讓榮，爲而不有，志凌太清，如何不弔，中年殞■■■■■■■■■，■■■末■■■■刋■■■是表是旌。（案李興所撰羊公碑）

（久漫滅再書于梁大同重立于唐大中三鐫于宋景祐而元人周伯温又摹而樹之今之存者則至治十四年重立者也府志以碑爲李興初撰蓋由誤讀耆舊記又訛興爲與耳）

太公呂望表

晉 盧无忌

齊太公呂望者，此縣人也。遭秦燔書，史失其籍。至大晉受命，吳會既平，四海一統，太康二年，縣之西偏有盜發冢，而得竹策之書，書藏之年，當秦坑儒之前八十六歲，其周志曰：文王夢天帝服（元）禳以立於令狐之津，帝曰：昌，賜汝望。文王再拜稽首，大公於後亦再拜稽首。文王夢之之夜，太公夢之亦然。其後文王見太公而訊之曰：而名爲望乎？苔曰：唯，爲望。文王曰：吾如有所於見汝。太公言其年月與其日，且盡道其言，臣此以得見也。文王曰：有之有之。遂與之歸，以爲卿士。其紀年曰：康王六年，齊太公望卒，參考年數，蓋壽百一十餘歲。先秦滅學，而藏於丘墓，天下平泰而發其潛書，書之所出，正在斯邑，豈皇天所以章明先哲，著其名號，光于百代，垂示無窮者乎？於是太公之裔孫范陽盧无忌自太子洗馬來爲汲令，般豁之下，舊

有壇場而今墮廢荒而不治乃諮之碩儒訪諸朝吏僉以爲太公功施於民以勞定國國之典祀所宜不替且其山也能興雲雨財用所出遂脩復舊祀言名計偕鐫石勒表以彰顯烈俾萬載之後有所稱述其辭曰

於爍我祖時惟大公當殷之末[redacted]德(元)通上帝有命以錫周邦公及文王二夢惟同上帝既命若時登庸遂作心膂寅亮天工肆伐大商克咸厥功建國胙土俾侯于東奮乎百世聲烈弥洪般谿之山明靈所託升雲降雨爲膏爲澤水旱厲疫是禳是禜來方禋祀莫敢不敬報以介福惠我百姓天地和舒四氣通正灾害不作民無夭命嘉生蕃殖[redacted]遠迸迄用康年稼穡茂盛凡我邦域永世受慶春秋匪解無隕茲令

大康十年三月丙寅朔十九日甲申造

侍中嵇侯碑　晉　裴希聲

夫君親之重非名教之謂也愛敬出於自然而忠孝之道畢矣樸散眞離背生殉利禮法之興於斯爲薄悲夫晉弋陽子嵇紹字延祖資乾剛之純粹體中和之淑靈少有清劭之風長懷(宏)仁之度加以通朗掩濟靡才不經學爲儒宗庶績光被弱冠登朝則敷文秘閣晚節强仕則納言樞極太安之初權臣擅命皇輿親征次於蕩陰六軍奔散兵交御輦紹儼然端冕正色以扞鋒刃遂殞命於御側忠誠感人神義聲震四海銘曰

二儀肇建君臣攸序莪莪侍中應期作輔外播仁風内舉心膂執慈弗勇靡仁不武見危授命背生殉主確乎其操邈乎其崇矯矯王臣憲茲遺風在親成孝於敬成忠

右光祿大夫西平靖侯顏府君碑　晉　李闡

君諱含字(宏)都琅邪臨沂人春秋以降戰國以前賢智比肩備於載策昭穆次序上至顏燭漢末喪亂舊譜淪亡自青州使君以上不復詳具祖欽給事貞侯

父默汝陰太守學素相承有聲邦黨君幼稟貞粹長而好古睦親之譽發於羈貫每讀書見孝友通靈之事輒悽然改容以爲人神相與何遠之有但患人心澆僞自絶於神耳苟能無以僞雜眞神其捨諸修己立誠盡歡就養訓行閨門義達州里久要心許之信夷險不爽正冠納履之嫌終始不蹈兄畿患亡更生君棄絶人事蓬首屏氣以就唅養者十有三年次闕繁欽孫老而失明合藥須髯蛇膽有青衣童子持裹授君出戶化成青鳥飛去本州辟不就鎮東琅邪王參軍事過江累遷東閣祭酒朝議謂君正性端素學行通深有命太子中庶子轉黃門侍郎本州大中正封回車縣侯轉侍中兵郡太守事停還除侍中國子祭酒加散騎常侍光祿勳以年遜位就加右光祿大夫門施行馬特賜牀帳被褥四時致膳固辭不受馮懷欲爲王導降禮君不從曰王公雖重故是吾家阿龍君是王親丈人故呼王小字王處明君之外弟爲子允之求君女婚桓溫君夫人從甥也求君小女婚君並不許曰吾與茂倫於江上相得言及知舊抆淚敘情茂倫曰唯當結一婚姻耳吾豈忘此言溫負氣好名若其大成傾危之道若其闕敗也罪及姻黨爾家書生爲門世無富貴終不爲汝樹禍自今仕宦不可過二千石闕婚嫁不須貪世位家時議者以君審裁將以應軍司之選君遽告蔡謨曰此非輕弱所宜尸忝羯逆方熾當保國養民以俟事會想愛人以禮宜寢此言王相聞之卒不授督統之任謨秉君此言終不唱討賊之計在朝正立不昵權豪及致仕退居長子髦解職視膳中子謙躬率田桑中外莫不取給閨門靜執廿餘年九十三甍遺命素棺薄斂吉凶官飾一無施列天子嗟悼詔賜墓田謚曰靖侯禮也停柩在殯鄰家失火三子抱柩號惶分同灰燼焱爓垂及焱然頓滅論曰君平生素行既感達幽靈終殯在堂又獲福異豈神祇保祐以顯淳德乎闡託姻顏氏頗諴舊聞與君二子髦約採集言行而著此傳銘曰

嵎夷導日岱方禋春星離望合水別浸鄰少陽畜德蒼祇效神孕僊宇聖誕智息仁洙上道與稷下儒淵乃昔宗林傾席曜筵升門取儁接室稱賢闔則遯哀燭亦抗宣獵彼琅邪實惟海宇憬屬之眾邪臨潮擁載濟越師大淹泰旅誰其來遷時聞遠祖青州隱秀爰始貞居内辟鼎府外康邦閭建節中平分竹黃初刑清齊右政偃營區葛嶧明懿平陽聰理或薦公庭或登宰士列美霸朝雙風千里華萼之茂於昭不已博士淵退再逡儒聘（案聘舊誤躬今改正）貞子七穆比世稱盛無忝汝陰有偉安定含人孜敏亦允儲命靖侯潛德信豈在明言則測幽歎實聲靈仁親之寶大孝之榮官必凝績學乃敦經隨難蕃霸特安闔掖扶元陟帝翼成復辟忌滿裁婚鑒沖貶石望年靜駕樂恬延歷三祖連光眾門稟教於時列孝克端殊操潔景衡陰湮心理奧任不窮秩是謂高蹈山冒木闕胄積茲深永惟世闕思樹辭林碑表有毀策素匪任誦靈墳阿長寄風音

晉江夏李闡字(宏)模傳曾孫宋金紫光祿大夫贈特進延之字延年銘大(歷)七年歲次壬子夏四月甲寅十四代孫唐金紫光祿大夫前行撫州刺史上柱國魯郡開國公眞卿書重建於舊塋跌上（建康志顏含墓右光祿大夫西平靖侯顏府君葬靖安道旁考證云晉顏含乃唐時眞卿十四世祖也得古碑於靖安道旁乃李闡又顏延之文莫子知所在）

丞相桓溫碑銘　晉　袁宏

文武開業尚父定王佐之契宗周不競桓公(宏)九伐之勳脫屣於必濟之功忘懷於屈伸之會高氏（杼許誤）出乎生民公亮坦於萬物遂復改謀迴慮策馬武闕揔轡丹析之塗揚鞭終南之嶺兵交則戰無全敵勸義則襁負雲集徒以懸軍輕進困蓄靡儲而豺狼懼殪保固窟穴乃方軌迴轅反師凱入雖奇功大勳未捷於一朝而宏謨神略義高於天下惟公秀傑英特奇姿表於弱冠俊神朗鑒明統備於成德巾褐衡門風流推其高致忘己應務天下謝其勳業輔相兩儀

而通運之功必周虛中容長而方圓之才咸得道濟
而不有處泰而逾約可謂固天時縱生民之傑者也
銘曰
美盡黃裳道暢伊呂哲人應運命世作輔卓卓英風
㬎㬎宏宇亮心高刻俊神開舉忘己濟物撫化翼世
河洛澄流華梁卷翳俾我仁公(宏)道作鏡如何不弔
雲壑落映

續古文苑卷第十五

續古文苑卷第十六

賜進士及第授通奉大夫山東通省督糧道加三級孫星衍撰

碑志二

宋臨澧侯劉使君墓誌

曾祖宋孝皇帝祖諱道鄰字道鄰侍中太傅長沙景
王妃高平平陽檀氏字憲子謚曰景定妃父暢道淵
永寧令祖猊稚羆琅邪太守合葬琅邪臨沂莫府山
父諱義融字義融領軍車騎桂陽恭侯夫人琅邪臨
沂王氏字韶風父蘭長仁東陽太守祖穆伯遠臨海
太守合葬丹徒練壁雩山所生母湯氏宣城人葬練
壁雩山兄覬茂道散騎常侍桂陽孝侯夫人廬江灊
何氏憲英父愉之彥和通直常侍祖叔度金紫光祿
大夫合葬練壁雩山第三弟彪茂蔚秘書郎葬江乘
白山(今補二字)夫人河南陽翟褚氏成班父方回太傅功
曹祖叔度雍州刺史第四弟寔茂(今補二字)軌太子舍人
夫人琅邪臨沂王氏淑婉父津景源中書郎祖虞休
仲左衛將軍合葬(今補二字)江乘白山第五弟季(案宋書作姝疑此有誤)
茂通海陵太守葬練壁雩山夫人陳郡陽夏袁
(今補)氏妙■父淑陽源太尉忠憲公祖豹士蔚丹楊尹
第一姊茂徽嫡陳郡長平殷臧憲郎父元素南康太
守祖曠思泰■軍功曹重嫡琅邪臨沂王閔之希損
鎮西主簿父昇之休道都官尚書祖敬(宏)左光祿儀
同第二姊茂華嫡廬江灊何求子有秘(今補)書郎父鎮
長(宏)宜都太守祖尚(今補)之彥德司空簡穆公第三姊
茂姬嫡平昌安丘孟詡元亮中軍參軍離(案離謂婚也)父
靈休(今補)太尉長史祖昶彥遠丹楊尹第四姊茂姜嫡
蘭陵蕭惠徽中書郎父思話征西將軍儀同三司祖
源之君流前將軍第五妹茂容嫡蘭陵蕭瞻叔文父
斌伯儁青冀二州刺史祖摹之仲緒丹陽尹重嫡濟
陽圉蔡康之景仁通直郎父熙元明散騎郎祖廓子
度太常卿第六妹茂嫄嫡濟陽考城江遜孝言父湛
徽淵左光祿儀同忠簡公祖夷茂遠前將軍湘州刺
史重嫡琅邪臨沂王法興驃騎參軍父巽之季弼廣
州刺史祖楨之公幹侍中夫人濟陽考城江氏景姞
父淳徽源太子洗馬祖夷茂遠前將軍湘州刺史第
一男晃(今補)長暉出後兄紹封桂陽侯第二男旻淵高
拜臨澧侯世子第三男曷淵華第四男量淵遂出後
第四弟寔第五男■淵穎第六男晏淵平第一女麗
昭第二女麗明第三女小字僧歸亡葬■■

宋故散騎常侍護軍將軍臨澧侯劉使君墓誌
君諱襲字茂德南彭城人宋高祖武皇帝弟景王之
穆也神姿韶雅風譽夙懋弱冠拜秘書郎遷二凶肆
禍人倫道消君身離幽執僅免虎口事清還復舊職
以母憂去官既除又拜秘書郎轉太子舍人自外■
二宮令望允緝出爲鎮蠻護軍廬江太守莅政平簡
聲績兼著遷明威將軍安成太守屬中流構釁四表
迷逆君英議獨發招會如神故能以一■之旅剋濟
忠節義超終古誠冠當今皇朝欽嘉爵賞取榮除輔
國將軍郢州刺史封建陵縣開國侯俄徵太子右衛
率加給事中未拜遷侍中冠軍將軍改封臨澧縣開
國侯鎮肅石頭實當關要之寄遷左衛將軍未拜仍
除中護軍春秋卅有八泰始六年三月十日薨於位
聖主嗟悼朝野傷悲有詔故中護軍臨澧縣開國侯
志行貞純才用理濟忠勳著於艱時勳績倡乎泰運
年志始壯奄焉凶折悲傷惻割實兼常懷思加寵數
以申哀榮可贈護軍將軍加散騎常侍餘(今補)如故謚
曰忠侯粤五月廿七日庚寅將葬于琅邪之乘武岡
以悲幽明之殊隔傷一訣而永分仰清徽而攬淚僚
(元)石而裁文其辭曰
莪莪■■山岳效靈允矣君子誕膺休禎支蔭帝宇
緜慶文明德以行高仁與■■■華二宮官政兩服
國步時屯艱難斯屬忠則忘家義實光族朝廼欽庸
以■■■望既歸■寵惟■或侍帝言或司蕃戎
方□乎美■■家邦如何不■■■■躬■芳猷述
日月有時考辰筮吉(元)堂啓基深泉永穸■■長悲
■■■■■■■(案此碑曾祖以下列在題前與北魏崔敬邕誌同例餘不多見)

宋張氏墓誌

宋故臨渭縣侯湘東太守張府君諱濟夫人丘氏諱靜姬第三女推兒春秋卅有一亡於偏憂元徽元年十月甲辰十七日庚申權假窆穸於西鄉

遠葉蘭飛浚源琁潔履順早辰含章妙歲選史圖容循詩範節皎鏡冬泉優柔春蕙濇北忸行營東慙藝冥昧慶善肓翳壽仁泣血賓性圖憂殲身罷景方旦摧華載春壠木巳蔼墓草行陳朱火幾燭(元)夜無晨

故永陽敬太妃墓誌銘　梁徐勉

永陽大太妃王氏琅邪臨沂人也其先周靈王之後自秦漢逮於晉宋世載光■羽儀相屬既以備于前志故可得而畧焉祖粹給事黃門侍郎父儼左將軍司馬尋陽內史並見稱時輩太妃體中和之氣稟華宗之烈蹈此溫恭表茲淑慎孝敬資於冥發仁愛■於自然至乎四教六訓之閑工言貞婉之德無待教成因不該備故景行著于中■淑問顯乎言歸作嬪盛德實光輔佐親縫幕之用躬服澣之勤及早世釐居遺孤載藐提攜撫育逮乎成備斷織之訓既明閫門之禮斯洽劬勞必盡曾不移志用能緝睦于中外亦以(宏)濟乎艱難雖魯姜之勤節曹妃之敬讓方之蔑如也皇業有造殷憂啓聖追惟魯衛建國永陽恭王纂嗣蕃號式顯廼拜爲太妃策曰維天監二年六月甲午朔十日癸卯皇帝遣宗室員外散騎侍郎持節兼散騎常侍蕭敬實策命永陽王母王氏爲國太妃曰於戲惟爾茂德內湛粹褕範外昭國序凝芬蕃庭仰訓是用式遵舊典載章徽服往欽哉肅茲休烈可不慎歟備褕瑱之華而降心彌約居千乘之貴而處物愈厚既而恭王不永禮從■■訓導嗣孫載光榮祉年高事重志義方隆宜永綏福履而奄奪鴻慶以普通元年十月廿三日遘疾十一月九日己卯薨於第春秋五十有九詔曰永陽大太妃奄至薨逝哀推切割不能自勝便出斂哀可給東園秘器喪事所須隨由■辦祖行有辰式(宏)茂典又詔曰故永陽大

太妃禮數有殊德行惟光訓範蕃嗣式盛母儀卽遠戒期悲懷抽割可詳典故以隆嘉謚禮也粵其月廿八日戊戌祔瘞于琅邪臨沂縣長干里黃鵠山用宣風烈以昭弗朽廼爲銘曰

淸瀾悠邈其儀尚矣龍光疊照風流世祀猗歟冈匱於昭不巳誕資仁淑作嬪君子幽閑表探明德自躬推厚處薄秉默居沖參差採芼拚睒言工鑒昭彤管識懋休風凝芬載湛芳猷允塞茂含爲訓止閫成則曹號母儀豈伊婦德穆茲閨闈形于邦國龍飛集運禮數攸鍾憲章盛典車服有容泰而愈約貴則彌恭蕃祉方茂纂嗣克重巾帚差池朝夕咸事雖曰任傅永請斯備是惟仁姑厥德可庇恂恂濟濟蘭芬瓊祕光陰易晚祺福難留閨儀罷映褕華奄收奠遷朱邸駕指行楸芳■是勒大■方攸

尚書右僕射太子詹事臣勉奉敕撰

丹陽尹湘東王善政碑　梁裴子野

皇上建顯號垂鴻名廣大配乎天地光華象乎日月長駕遠撫橫逸乎都外策鏡區域充塞乎無垠上冠九垓旁濟八表制禮以告成功作樂以彰治定福應允臻祥慶符合六府孔修九官咸事於往歲也有司奏以湘東王爲宣惠將軍丹陽尹既而下車爲政振民育德循名責實舉無遺慮若夫擄鎖累起求賢如不及卑身折節用人若由己玉帛旅於丘園辟書交乎塗路求餘論於故府想遺風於舊哲延儒生於東閤命文學於後車重門洞啓列筵廣置四民揔至獄訟殷集王兼而治之綽有餘裕上(宏)其禮下悅其風虛往實歸人得所至由是百吏仰成具僚斂衽千里之閒有懷必亮躬親勸課賦政授時辨相物宜務盡地利由是仍歲有秋餘糧栖畝是以縉紳先生愀然相顧遂造象魏拜而陳之有詔報曰纖介之善春秋必書吏民歸美難用抑絕於是二三君子歡得所奏乃擇工良匠追石名山撰德選辭興事篆刻俾萬代之下知斯文之在斯銘曰

茫茫禹迹經啓萬方平秩肇定曰若我皇幷茝九域畫野分疆猗歟帝子日就月將疏爵分品奄有瀟湘君王光啓旣表南國肇允神童翻飛上德導達(元)微優游翰墨行成師範文爲麗則帝曰爾諧出康庶績勿替敬典大猷允迪我王顯允洵美且麗夙夜乾乾有隆无替光贊大朝庇民濟世京邑翼翼永承嘉惠

魏故中書令秘書監使持節督兗州諸軍事安東將軍兗州刺史南陽文公鄭君之碑

公諱羲字幼驎司州滎陽開封人也肇洪源於有周胙母弟以命氏桓以親賢司徒武以善職並歌緇衣之作誦乎奕世降逮於漢鄭君當時播節讓以振高風大夫司農創解詁以開經義迹刊圖史美灼二書德音雲鱗碩響長列揚州以十策匡時司空豫州以勳德著稱高祖畧恢亮儒素味道居貞州府招辟莫之能致值有晉弗競君道陵夷聰曜虔劉避地冀方隱括求全靜居自逸屬石氏勃興撥亂起正徵給事黃門侍郎遷侍中尚書贈揚州刺史曾祖豁以明哲佐世後燕中山尹太常卿濟南貞公祖溫道協儲端燕太子瞻(贍同)事父曄仁結義徒績著寧邊拜建威將軍汝陰太守縣榮千載聯光百世自非積德累仁慶留無窮其孰能傳輝踵美致如此之遠哉可謂身沒而名不朽者也公稟三靈之淑氣應五百之恒期秉和載誕文明冠世篤信樂道據德依仁孝弟端雅寡言愍行六藉孔精百氏備究八素九丘靡不昭達至乎人倫禮式陰陽律(歷)尤所留心然高貞沈默耻爲傾側之行不與俗和絕於趣向之情常慕晏平仲東里子産之爲人自以爲博物不如也蘊斯文於衡泌延德聲乎州閭和平中舉秀才荅策高第擢補中書博士弥以方正自居雖才望稱官而乃歷載不遷任淸務簡遂秉閑述作注諸經論撰話林數弓([illegible]同)莫不(元)契聖理超異恒儒又作孔顏謚靈巖頌及諸賦詠詔策辭淸雅博皆行於世也以才望見陟遷中書侍郎又假員外散騎常侍陽武子南使宋國宋主

客郎孔道均就邸設會酒行樂作均謂公曰樂其何如公荅曰哀楚有餘而雅正不足其細已甚矣而能久于（玗同）均嘿然而罷移年而蕭氏滅宋雖延陵之觀昔詩鄭公之聽宋樂其若神明矣朝廷以公使協皇華原隰斯光遷給事中中書令總司文史敷奏惟允國之律令是所議定公長子懿邕容和令器望兼資早綜銓衡能聲徽著敦詩悅禮尤精易理季子道昭博學明儁才冠秘穎研圖注篆超侍紫幄公行於前吏部秘書隨其後凡厥庶寮莫不欽其人也於時有識比之三陳後年不盈紀懿給事黃門侍郎太常卿使持節督齊州諸軍事平東將軍齊州刺史道昭秘書丞中書侍郎司徒諮議通直散騎常侍國子祭酒秘書監司州大中正使持節督光州諸軍事平東將軍光州刺史父官子寵才德相承海內敬其榮也先時假公太常卿滎陽侯詣長安拜燕宣王廟還解太常其給事中中書令侯如故縱（從縱同）容鳳闈動斯可則冠婚喪祭之禮書跡報問之式比之制矣民胥行矣雖位未槐鼎而仁重有餘太和初除使持節安東將軍督兗州諸軍事兗州刺史南陽公德政寬明化先仁惠不嚴之治移如清風祈桑有敬讓之高朝市無鞭戮之刑即道之美不專於曾矣太和中徵秘書監春秋六十有七寢疾薨於位凡百君子莫不悲國秀之永沈哀道宗之長没皇上振悼痛百常往遣使贈襚策贈有加謚曰文祭以太牢以太和十七年四月廿四日歸葬乎滎陽石門東南十三里三皇山之陽於是故吏主薄東郡程天賜等六十人仰道墳之緬邈悲鴻休之未刊乃相與欽述景行銘之（元）石以揚非世之美而作頌曰

爰鑒往紀稽覽前徽有賢有聖靡弗應時繇實契奴旦亦協姬於穆鄭公誕叡應期伊昔桓武並美司徒恭惟我君世監秘書三墳尅闡五典允敷文爲辭首學實宗儒德秀時哲望高世族灼灼獨明亭亭孤邈式胄三雍鄉風再燭作岳河兗澤移草木慶靈長發繼業傳光君既挺發（允）亦含章文義襲軌朱紱相望刊石銘德與日永揚

永平四年歲在辛卯刊上碑在直南卌里天柱山之陽此下碑也以石好故於此刊之

魏代揚州長史南梁郡太守宜陽子司馬景和妻墓誌銘

夫人姓孟字敬訓清河人也益中散大夫之幼女陳郡府君之季妹夫人資含章之淑氣稟（穰）懷叡之奇風芬芳特出英華秀生婉問河洲鼓鍾千里年十有七而作嬪於司馬氏自笄（笄）髮從人撿無違度四德孔脩婦宜純備（備）奉舅姑以恭孝興名接娣姒以謙慈作稱恒寬心靜質舉成物軌謹言慎行動爲人範斯所謂三宗厲矩九族（簇）承規者矣又夫人性寘（寘）妒娼多於容納敦桃夭之宜上篤小星之逮下故能慶顯蠡（蠡）斯五男三女出入閨闈諷誦崇禮義方之誨既形幽閑之教亦著然盡力事上夫人之懃夫婦有別夫人之識捨惡從善夫人之志內宗加密夫人之恤姻於外親夫人之仁夫人有五器而加之以躬撿節用豈悟天道無知與善徒言享年不永凶高横集春秋卌有二以延昌二年夏六月甲申朔廿日癸卯遘疾奄忽薨於壽春嗚呼哀哉粤三年正月庚戌朔十二日辛酉歸葬於鄉墳河內溫縣溫城之西寘以營原輿龍寔野成丘故式述清高而爲頌云

穆二夫人秉和誕生蘭藂蕙樑玉潤金聲令問在室徽音事庭方爭洪烈範古流名如何不淑早世徂傾思聞後葉刊石題誠

魏崔敬邕墓誌銘

祖秀才諱殊字敬異

夫人從事中郎趙國李烋女

父雙護中書侍郎冠軍將軍豫州刺史安平敬侯

夫人中書趙國李詵女

魏故持節龍驤將軍督營州諸軍事營州刺史征虜將軍大中大夫臨青男崔公之墓誌銘

君諱敬邕博陵安平人也夫其殖姓之始蓋炎帝之（允）其在隆周逵祖尚父實作太師秉旄鷹揚尅佐撫殷若乃遠源之富奕世之美故以備之前冊不待詳録君即豫州刺史安平敬侯之子胄積仁之基累榮構之峻特禀清貞少播令譽然諾之信著於童孺瑤音玉震聞於弱冠年廿八而儁華茂實以響流於京夏矣被旨起家召爲司徒府主薄納贊槐衡能和鼎味俄而轉尚書都官郎中時高祖孝文皇帝將改制創物大崇革正復以君兼吏部郎詮敘彝倫九流斯順太和廿二年春宣武皇帝副光崇正妙簡宮衛復以君爲東朝步兵景明初丁母憂還家居喪致毀幾於滅性服終朝廷以君膽量凝果善謀好成臨事發奇前畧無滯徵君拜爲左中郎將大都督中山王刺史出圍僞義陽城拔凱旋君有協規之効功績隆盛授龍驤將軍太府少卿臨青男忠懃之稱實顯於茲永平初聖主以遼海戎夷宣化佇賢肅慎契丹必也綏接於是除君持節營州刺史將軍如故君軒鑣始邁聲猷以先密蓋踐壃而溫膏均被於是殊俗知仁荒嵎識澤惠液達於遐邇德潤潭於遐服延昌四年以君清政懷柔宣風自遠徵君爲征虜將軍太中大夫方授美任而君嬰疾連歲遂以熙平二年十一月廿一日卒於位縉紳痛惜姻舊咸酸依君績行蒙贈左將軍濟州刺史加謚曰貞礼也孤息伯茂銜哀在疚摧號罔訴泣庭訓之崩沈淚松楊之以樹洞抽絶其何言刊遺德於泉路其辭曰

緜哉遐胄帝炎之緒爰歷姬初祖惟尚父曰周曰漢榮光繼武邁德傳輝儒賢代舉於穆叡考誕質含靈秉仁岳峻動智淵明育善以和獎幹以貞響發邦丘翼起槐庭慶鍾盛世皇澤遠融入參彝敘出佐邊戎謀成轅幕績著軍功僞城飇偃蠡境懷風王恩流賞作捍東荒惠沾海服受洽遼鄉天情方渥蘭爵惟良如何倉昊國寶淪光白楊晦以籠雲松區杳而煙邃藐孤叫其崩慈親賓駭而垂淚仰眉穹而摧號痛尊

靈之長秘誌遺德兮何陳篆幽石兮深燧嗚呼哀哉
王漁洋居易錄云陳崇石爲安平令據田壠間得祖父名爵列碑題之前

魏故驃騎將軍營州刺史高使君懿侯碑銘

君諱貞字羽眞勃海脩人也其先蓋帝炎氏之苗裔昔在黃唐是爲四嶽爰逮伯夷受命於虞舜曰典朕■■■■■暨呂尚佐周克殷有大功於天下位爲太師俾侯齊國世世勿絶表乎東海其公族有高子者即其氏焉自茲已降冠冕鋭繼及世濟其德不霣其名祖左光祿大夫勃海敬公純嘏所鍾式誕文昭皇太后是爲世宗武皇帝之外祖考安東將軍青州刺史莊公有行有礼克荷克構即文昭皇太后之弟二兄也君禀岐嶷之姿挺珪璋之質清暈𤬪發於載卡秀悟表乎齠齒黃中通理之名卓爾不羣之目固已殊異公族見稱於匠者至於孝以事親則白華不能比其潔友于兄弟則常棣無以方其盛敬讓著自閭閻信義行於邦黨若夫秉心塞淵砥礪名教伏膺文武不肅而成則綴軌於前脩同穎鍬於先達者矣雖綺襦紈綺英華於王許龍馬流車陸離於陰鄧而不以富貴驕人必以謙虛業已是故夷門識慕蹇步知歸我德如風物應如響弱冠以外戚令望除秘書郎傣騁閣而來儀瞻石渠而式踐於是縱容校文之職鄒飛鵷鷺之閒容止此而可覿清風茲焉已穆既而重離載朗東朝始建杞梓備陳瑶金必剖僉求其可帝曰尔諧遷太子洗馬夙夜惟寅媚茲儲后仰敷四德之美式揚三善之功同禁聽坊亡有出其右也於時六宮無主百姓未繫周爰大邦冈踰華似以君姊有神表淑問拜爲皇后君戚愈重■愈沖寵日益權日損由是有少君退讓之風無長淵驕奢之患故赫赫之望具瞻允集楨幹之期匪朝伊暮而不幸短命春秋廿有六以延昌三年歲次甲午四月己卯朔廿六日乙巳遘疾卒於京師二宮悲慟九族悼傷同位駿奔遐迩必至天子廼詔有司曰故太子洗馬高貞器業始茂方加榮級而秀穎未實奄彫夏彩

今宅兆有期宜蒙追陟可特贈驃騎將軍營州刺史以於戚雋其墓丘所須悉仰本州營辦臨埅又特給東園龍轜加謚曰懿凡我僚舊爰及邦人咸以君生而玉質至美也幼若老成至慧也孝友因心至行也富貴不驕至謙也君以此終亦以此始烏可廢而不錄使來者無聞焉廼相與採石名山樹碑墓道其詞曰

厥緒皇■■■■堯咨四岳周命呂望惟高惟國世有龍光自茲作氏不霣其芳於鑠光祿饗茲戩穀𨭚赫矣安東純嘏斯屬或女或妹匪娥伊僕陟彼昭陽光我邦族山川降祉餘慶不已敬公之孫莊公之子如琇如瑩爲山伊始人知其進莫見其止古人有言亹亹難正於乎我君終和且令牧己謙謙與物無競孝友因心能久能敬爰始來儀濯纓麟沼翻羽儲扃其容皎皎方搏九霄載飛載矯天道如何是人是夭生榮死哀禮有加數曷用寵終英英旂軫其人雖往其風可慕元石一刊清徽永鑄

大代正光四年歲次癸卯■管黃鍾六月■■■■■■■
碑以嘉慶九年出土星衍始見之移置德州學宮

魏故懷令李君墓誌銘

君諱超字景昇本字景宗後承始族叔在江左者懸同故避改云秦州隴西郡狄道縣都鄉華風里人也雅著高節敦襲世風言行足師興作成准循情孝友因心名義安貧樂道息詭過之襟介然峻特標確焉之操弱冠舉司州秀才拜奉朝請除恒農郡冠軍府錄事參軍事宰沁水縣巨政崇治綽居尤最爲受罪者所誣章憲臺誤聽被茲深劾除名爲民於是廿年中浮沈閭巷玉潔金志卓尔無悶到熙平二年甫更從宦補荊州前將軍騎兵參軍事復作懷令已受拜垂垂述職遭疾正光五年八月十八⊙卒于洛陽縣之永年里宅時年六十一孫貞華首訖於二邑門從無兩遠迩酸恨懷之百姓長慕喪氣雖陳留之哀望胡季叡不是過也越六年正月丙午朔十六日辛酉
案此謂正光六年也其六月始改元孝昌則正月必尚紀正光矣碑書正月丙午朔證之通鑑目録劉義叟長曆此年梁正丙午朔魏同決無可疑而偃師金石遺文乃誤以爲在辛後經年凡六於是王氏萃編遂列爲永安二年不知彼年長歷羅正癸丑朔與碑所書絶不可通也又考司馬景和妻墓誌銘上書以延昌二年夏六月甲申朔廿日癸卯下書粤三年正月庚戌朔十二日辛酉以其朔未長曆則所謂粤三年者亦謂延昌三年與此碑書年之法正同又一確證也
葬洛陽縣覆舟山之東南元壤難窮陵谷時異刻茲陰石照序光塵

泱泱顯族斂夢西垂代襲清則昝炳羽儀道妙之門緒風屬斯惟祖惟考倜儻瓌奇昌謨迭駕高蹤明規杳量无限元契不背揔脩異貫員應紛枝灼灼伊君山立淵渟棲眞宅正寢繩履程懿鑠爲質醇素用情均冶禮世氣重財輕亦既從招旁溢鴻聲隨牒出入窈勿力誠爰莅近邑先邁儀形絶交獨坐化動陰寘尚德貽咎衆實叵𥁃拂衽歸來餝轅褫帶恂恂鄉閭万殊一會優柔善成无小无大垂白再仕汎尒沿流階倫稍降盛業愈遒遠作後城士女承休靈𤬪頓方馳盡土悲愁尅節炯言引賞靡徵端恭妄砥家俗虛膺權彼圯跡事罕篇繒長源未輸深畐乍卷蘊此逸機空生徒返茲窀易削疇毒難遣楨掬踈埭泉錄房寒遠嬌孫內爛妹弟摧喧式鏤沈石託注幽篆

妻恒農楊氏父談爲郟州主簿息女孟宜年卅六適恒農王始儁郡中正息女媛姿適遼西常彪侍御史息女仲妃適武威賈子謐涼州治中息道沖息女婉華息女休顏息女四輝息道逸年十六息道栖年十三

魏故假節督齊州諸軍事輔國將軍齊州刺史
高公墓誌銘

君諱湛字子澄勃海滌字脩人也靈根遠秀啓慶兆於渭川芳德遐流宣大風於東海作範百王垂聲萬古者矣故清公勢重鄭伯捐師元卿位尊管仲辭禮旨所以讓哲推賢遠明風軌祖冀州刺史勃海公文照字昭武烈望撊中夏惠沾朝野愛結周行考侍中尚書令司徒公英風秀逸儁氣雲馳虯顧帝鄉威流宇縣君稟慶緒於綿基挹餘瀾於海澳幼尚端嶷長好文

雅非道弗親唯德是與逍遙儒素之閒綦申移之遺風俳佪文史之際追牧（當作故）馬之逸藻至於弄春灑翰席（席字或作帶非）釋月抽琴邁昔哲以孤遊超時流而獨遠熙平啓運起家爲司空參軍事轉揚烈將軍羽林監天平之始襄城阻命君文武兩兼忠義奮發還城斬將釁左同歸朝廷嘉其能縉紳服其義假驪驤將軍行襄城郡事君著績既崇賞勞未允尋除使持節都督南荆州諸軍事鎮軍將軍南荆州刺史於時僞賊陳慶率衆攻圍孤城獨守載離寒暑終能剋保邊隍全怙民境復除大都督行廣州事享年不永春秋卅三元象元秊正月廿四日終於家皇上動哀能言灑淚廼有詔曰故持節都督南荆州諸軍事假鎮軍將軍揚烈將軍員外羽林監行南荆州諸軍事南荆州刺史當州大都督高子[redacted]（金石萃編云此碑完善其損者僅詔語中高子澄澂字聦）之識用開敏氣幹英發擁攝蕃翰誠効剋宣臨難殉軀奄從非命言命遺績有悼于懷宜申追寵式光往烈可贈假節督齊州諸軍事輔國將軍齊州刺史粤元象二年十月十七日遷葬於故鄉司徒公之塋千秋易往萬古難留故鐫石泉門以彰永久其詞曰

丹蚪降祉姜水載清大人應期命世挺生垂竿起譽罷釣流聲經綸宇宙莫之與京（允）司下蕃公衡上宰既顯營丘復擲東海四履流芳五城降綵繁柯茂葉傳華無改伊宗作輔忠義是依清盪昏霧橫掃塵飛日月再朗六合更暈（暉字）玉帛斯集福禄攸（攸字）歸仁壽無遠積善空施風酸夏草霜結春池峴山墜玉桂樹摧枝悲哉永慕痛矣離長（當作長離山左金石志云離長倒書碑未改正）

大齊鄉老舉孝義雋脩羅之碑

唯皇肇祚大齊受命引軒轅之高宗紀唐虞之遐統應孝義以敦物揚人風以布則於是緝熙前緒照顯上世雋敬字脩羅鑽土萇安食菜勃海前漢帝臣雋不疑公之遺孫九世祖朗遷官於魯遂住洙源幼傾乾蔭唯母偏居易色承顏董生未必過其行守信志忠投杅豈能着其心捨田立寺頗在菩提醱味養僧纓絡匪慳（鉻字）救濟飢寒傾囊等意少行忠孝長在仁倫可欽可美莫復是過詮賢舉德古今通尚懸秀弊才錐囊自現余等鄉老壹百餘人目睹其事豈容嘿焉敬刊石立樓以彰孝義非但樹名今世亦勸後生義夫節婦詔令所行其辭曰

恭恭易色免受承顏孝同曾閔行比丁蘭待如握髮接若吐飡醱味救飢解褐濟寒拔幽釋古奉敬如來割己施造傾力捨財攸攸（攸字）之念其性可哀鐫石壹朝千代美哉流芳萬古迹絕當今庶勸將來誰不肅心忠孝之外任世浮沈絕筆刊功志畢松林朱陽再現相訖南金訪石鏤文永保余心懸宗殞轉放筆留音

皇建元年歲次庚辰十二月戊寅朔廿日丁酉訖功

（碑以乾隆乙卯年九月得于泗水縣東五十里韓家瀾天明寺側）

朱岱林墓誌　北齊朱敬脩

君諱岱林字君山樂陵濕沃人也自辛朝喪（歷）邑戶銜書親以建社賢亦啓國扶封於邾公加茅土方曹析壤婉曾稱雄別有由謚立姓因字爲氏斯即去邑從朱蓋是殊方共致卯金則司空佐命當塗即領軍贊業整在晉嗣美表於趙垂名所謂杞梓繼生公侯間起哲人世挺衣冠代襲曾祖霸儒該丘素術盡從橫魏使持節平州諸軍事安遠將軍平州刺史俗隣壇場布以威恩酹酒空陳夜金不受於後誘言及樂譏巧亂鄒僬介鷹揚鸐然鵲起擁鄉里三千餘戶來逝河南值元嘉之末朝多喪亂不獲其賞仍居青州之樂陵郡祖法（宏）下帷耽藝閒靜自得舉秀才釋褐南平王府行參軍遷尚書祠部郎中禮閣有聲含香擅美後遷司徒府諮議參軍事亡贈鴻臚卿父孝祖清規勝範地美才高俄而魏高祖孝文皇帝能羆覺騁蒼兕爭先化洽江湘令行天下錄奇異於巖藪訪隱逸於閭擱起家除槃陽縣令轉北海太守流滯孟侯歌謡稚子從今劃古並駕分驅君膺茲秀氣稟昇

淳和三（懷山左金石志誤作王今依拓本改）隸六里方珠比玉左智右賢擬龍齊鳳得嗟蔡子見重侯相聿始十餘身離艱苦晨號夕踴柴毀骨立遂使鳩來栖集馬愀芻草精通飛走探賾幽明魏廣陵王愛善如蒼好書比德俾侯南服妙選英佐託以金蘭徵爲國常侍辭不獲已俛僶從職而侯嬴荷盱難交公子介推逃賞終遠晉文未踰十旬還以病解後彭城王又以皇枝之貴作牧東秦召爲主薄久而從命王籍甚有素不苦抑遣終遂千木之心乃申安道之志君雅量之地無際可尋元昆季弟推之京宦同於得喪等槩榮枯含章韜緌藏明晦用兄元旭散騎常侍出除南兖州刺史弟叔業通直散騎常侍左光祿大夫高冠映日長戟陵風譽滿京華聲馳寓縣縱趙孝之讓禮食曾何足云魯恭之就乎名詎堪方此魏廷尉卿崔光韶侍中賈思伯並聰敏當世器局標時結四子七賢之交飲醪投水之密留連宴熹付寫衿期黃門郎徐紇與君意得言忘處權居要恒思不次之舉還疑志不可奪醼言之暇聊申微旨君荅云昔人有以術忓帝或道質[redacted]王譬之麟羽本垂飛伏而平生庸短末希簪紱如斯之旣亡不加己紱愛人以禮兼相欽尚從其所好不敢絷維普泰之季水德不競蒼雲益野紫日生天烏合蟻徒聚三齊之地豎牙鳴角弄十二之險不異井中虛言聖出何殊轍[redacted]妄号神人拔本塞源摧蘭天柱春秋五十有四遐迩悲噎聞見涕零惟君大度不羣峻[redacted]孤上託宿假道唯仁與義規矩成則物我兼忘非夷非惠不石不玉惻隱同於子魚友悌侔於伯雅何忽儵（案山左金石志缺此字今依拓本補）山石折智士遽傾以大齊武平二年歲次辛卯二月乙卯朔六日甲申瘞於百尺里東五里第四子敬脩自惟羅此茶毒眇然咳幼離竒以生龍鍾而立窮而匡子溫慙閔騫岵山難陟過庭無訓攜鋤而感言下集冠之禽攀松弗昭寧降成墳之鳥空追士季瞻像載興傷慟日殫觀狀益增酸哽磬茲鄙拙式序徽猷思與泣俱文兼涕落

先言多不備述往行盡是闕如良由才非作者情隈蕪次從父兄敬範史君伯第三子脫畧榮華不應徵聘沉深好古尤工摛屬勒銘黃壤以播清風辭曰

本自高門世資陰德從來位重人兼才識運海鱗奇摶搖翅力繁枝不已清瀾焉息一其唯祖英毅唯父深沈飛纓鳴玉作範垂音仍生東箭遂挺南金素榮俱美出處分心二其有應純和■望餘耀嵇風阮德梁遊大鈞摠于君子藝才何劭闕里儒英瀨鄉(元)妙三其道王天崖志輕人爵菊蘩危坐■裘採藥楚漢兒戲仁雄寥廓我如曾閔何論許郭四其虛言輔善實驗無親石隹既落儋山亦淪少微之應遂屬高人悲王難序痛霍何陳五其仁厚慶鍾育斯才彥歷階武目過庭鯉眝似鳳方鳴如龍比絢遺孤在笈藐焉誰見六其誰見伊何慈顏弗覩■朝不食隣人罷祖比學西河擬文東魯述彪者固情深陟岵七其魚山本志門豹遺風丹青已寫(元)窆方崇思人下淚瞻蓋悲空山川不易規猷詎終八其嗟嗟猶子瞻儀在昔荷恩惟訓依希如覿頌雅因詩(宏)文託易追思素道敬鐫(元)石

北周王通墓誌銘

公諱通其先太原人也粵乃仙嶽含靈毓禎圖而錫爵誓准分淑應寶籙以開宗是以三公列而更榮五侯封而載錫自茲厥後英髦不墜祖明濟郡中喉舌識度沖敏志業詳確父增隨州主簿鑒履清致器量貞邃公養志中和資靈上德趨庭學禮立身之道自(宏)步月開襟讓客之風已遠中爲令德遊藝依仁賞逸閒居不希榮祿既而門巢結釁百年之運已催楹夢起祥九泉之路俄涉春秋六十有三遘疾終於私第嫡子脩文脩禮衰經露節痛結寒泉粵以大周天和二年冬十月窆於東城縣東五十里崇德鄉平原禮也東漸巨壑波濤滉瀁西望層山烟霞出沒頌德音而不朽感生靈之倏忽其詞曰

惟鎬建宮惟唐命職允文允武克岐克嶷開國承家禮儀不忒皇天無親誕生哲人摳衣問道好古日新

如何不淑奄喪斯文前臨叢薄後眺荒丘風摶素蓋日慘丹旐庶銘明德永播芳猷康熙九年秋河間縣東城鎮大水有古墓衝圮得此碑

大隋車騎秘書郎張君之銘

君諱景畧燕州上谷人漢司徒華之後也帝皇布護將相蟬聯備諸圖史其可伊述祖驃騎大將軍第一領民酋長文城公又遷燕州諸軍事燕州刺史考龍驤將軍諫議大夫奉車都尉行濟安郡太守金鄉侯君質如披錦文彩煥然器若珪璋光輝朗潤於是弱齡表異聲振朝野欲止不能遂被徵辟起家爲魏帝內侍左右尋遷秘書郎優游鳳沼去來麟閣時稱獨步寔曰無雙又加車騎大將軍開皇十一年正月六日冥不弔德奄從運往春秋六十有八以其月二十六日遷窆於相州安陽河北白素曲未極丞相之年俄掩將軍之墓嗚呼哀哉乃爲銘曰

昔年慷慨拖紫垂青峴山漢水玉潤珠明何啚大運混我賢貞一辭身世百代千齡

玉泉寺智禪師碑

隋 皇甫昆

蓋聞乾元資始三辰著象於天坤道資生萬物動行於地皇王于是建國賢聖所以垂文起名教而莫同制威儀而有別至於畫卦觀爻蓋取隨時之象綜經緯■通爲政之辭大禮同和大樂同節安上治民移風易俗斯乃生前之事畧矣可言死後之問仲尼弗語縱使絳雪紫空(元)霜拂樹餌金丹而九轉吞玉髓而千年乘雲也駕五色之(元)龍遊漢焉控三山之素鵠逍遙瑪臺之上容與珠闕之閒未窺解脫之門終趣蓋纏之境唯正覺淵沖眞如妙有不生不滅無相無言隨緣應質則■■成形隨類觀音則因聲亦說故有白銀千尺之■■金丈六之身八部般若之文四種悉檀之義神通自在慧力無窮因導化行開示悟入皈依者盡發菩提迴向焉普登常樂是以彌猴建塔遂生忉利之天野鳫銜華復性彌陀之國豈直日藏沙門孤遊正道月光童子獨見如來四生因

茲度脫六道藉此超蘇實火宅之高車昏河之大筏若乃周室昭王之世影奪恒星漢朝明帝之時光夢如日使旋西域化漸東都寘像南宮申心北面自摩騰入洛羅什遊秦名教更(宏)道風斯熾經臺像閣寶墖香山麗溢巖阿綺盈都邑豈期後魏眞君之歲後周建德之年靈廟一除伽藍再滅形容廢毀文字散遺響落瓊鐘聲沈寶鐸修禪耆舊卷其舌而不談護戒先賢改其形而晦影世絕調心之路時虧汲引之途無出世之津梁失生民之大望我隋皇帝乘乾御宇握鏡披圖友愛蒼生君臨赤子天地同其大德日月合其重光鼓之以雷霆運之以風雨除暴亂致太平張四維朝萬國功成作樂治定制禮正道無爲區寰有截闡泥洹之路開般若之門宣十二分之經流四千年之法精勤耆舊捨俗歸僧淨住初童持心秉戒非直法輪再轉法鼓還鳴四海於是無虞兆民因而有賴委羽乘毛之國慕風化以來庭靈禽嘉貺之祥應圖書而萃苑巍巍也非境智之思量蕩蕩乎豈言談而能盡玉泉寺者基此山焉智顗禪師之卜居也敕旨正名著額其山嵬嶭嵯峩崎嶇崱嶷峯疑偃蓋巒似覆船巨石窮奇之象洪崖譎詭之形岡曲抱而成垣水縈洄而結乳■■■■■鸜啼碧樹之閒日月爲之蔽虧霄液由之散聚前瞻江路卻望荊岑左帶昭丘右通巴峽禪師本姓陳氏潁川人也少稟生知童眞剃落從師南嶽蘊道天臺睿智洪才之譽非直播於江南知機妙辯之聲固已聞於河朔皇帝■子太尉公晉王性稟孝慈情包惻隱能臣能子匡國匡家蘊神機之智垂汎愛之心布君子之心偃生民之草往以僞陳納版受律行師策妙指縱威稜江海遂剋定金陵化平銅柱三吳霧卷百粵塵清師乃因王利涉王遂因師受戒師至此而投院王奏聞而起寺於是異域才情之客慕其道而雲臻他鄉鍊行之僧味其風而雨集師精研道理盡意談(元)語證禪支心開定本幽宗博義若挹海而無窮辨句清辭

似懸河而自瀉居刖之友雖盈量以爭皈處少之徒
從窮崖而莫反爾乃信心檀越積善通人咸施一材
俱投一瓦憑茲衆力事若神功營之不日而成飾以
經時而就簷臺迴閣複殿連房寒暑異形陰陽殊制
雕簷繡栱與危岫而爭高鑿礎鐫基共盤巖而等固
風光出其戶牖雲霧生其棟梁華炷耀於金盤氣芬
芳於玉樹工圖相好湛若金儀匠寫眞容凝如滿月
殿起三層之柱簾懸自響之鐘堂開千葉之華蓮捧
飛來之座燈光不滅灌海逾明刹柱俱低承幡自舉
吉祥柔滑之草爛熳依庭送風和氣之香氤氳滿院
斜通洞穴直柱凝泉色似琉璃味同甘露波投鼎鼎
浪瀉陛堂飲腹消痾洗軀愈疾石柱銅梁之狀影如
蓮池桃源菊浦之華香浮柰苑可謂山類耆闍寺同
離越似龍宮而出見疑鹿野以飛來竊以前王鑿鼎
惟論體國之功今兵刊碑永記菩提之道余任宰屬
城寺居所部文雖寫意書不盡言其詞曰
二儀開廓四氣氤氳方以類聚物以羣分通賢通聖
明后明君隨機設教觀化垂文樂章既造禮儀方制
定此親疏決茲疑滯披圖辨物屬辭明例唯化一生
不論三世(元)都玉簡紫闕銀經解尸遺骨飲液吞精
乘龍萬紀控鶴千齡終非實相猶是塵情唯有大雄
湛然常住不生不滅無來無去千門妙旨一音演論
度脫衆生涅槃雙樹夢通劉后感應姬王恒星掩耀
滿月澄光寫形東國指聖西方慈悲願海善逝津梁
法顯還晉摩騰入洛花散經臺香流像閣釋教鬱起
桑門盛作露泫珠幡風吟寶鐸眞君建德運鍾滅道
淪沒四生毀除三寶我皇啓聖德侔蒼昊妙法更(宏)
眞儀再造陳氏偕號王赫斯征句吳霧捲閩越廓清
因逢智者延謁山庭珠生浮漢玉出[redacted]荆華峯峙屹
石洞淵懸芬芳菊浦滴瀝瓊泉盤渦似谷覆嶺疑船
來儀晏坐觸地蕭然妙辨悉檀深窮般若緇素雲會
挹其河瀉或施之材或投之瓦經始不日翻成大廈
更起龍宮還閣鹿野山連紫蓋江抱黃牛西臨月峽

東接昭丘春飈夏牖水殿山樓旃檀圍繞琳碧還周
塵吐芙蓉龕懸石鏡白毫相好紺髮輝映銀鷰徘徊
錦鱗游泳騰猴心靜怖鵠影定猗歟哲王命也蕃屏
自天生德孝誠俱秉旦奭非儔閒平詎弁出總連轡
入調鍾鼎搆此伽藍實資力請魔殿嵯峨須彌鬱律
脩覩刦終俄看燒訖豈如彼岸生死皆出金石不朽
天地可畢鐫勒巖阿永垂懋實

續古文苑卷第十六

續古文苑卷第十七

賜進士及第授通奉大夫山東通省督糧道加三級孫星衍撰

碑志三

大唐左屯衛將軍姜行本勒石紀功碑

昔匈奴不滅竇將軍勒燕山之功閩越未清馬伏波樹銅柱之迹然則振英風於絕域申壯節於異方莫不騰茂實於千秋播芳猷於亙古者乎大唐德合二儀道高五帝握金鏡以朝万國調玉燭以馭兆民濟濟衣冠煌煌禮樂車書順軌扶桑之表俱同仁化所占濛汜之鄉咸登苑天山而池瀚海內北戶以靜幽都莫不解辮髮於槀街改左衽於夷俗高昌國者乃是兩漢屯田之壁遺兵之所居麴文泰即其苗裔也往因晉室多難羣雄競馳中原乏主邊隅遂隔閒居戎狄竊號稱王歷[redacted]至今靡[redacted]聲教自皇威遠被稽顙來庭雖沐仁風情懷首鼠杜遠方之職貢阻重譯之往來肆豺狼之心起蜂蠆之[redacted]黎庶賊殺無已聖上愍彼蒼生申茲弔伐乃詔使持節光祿大夫吏部尚書上柱國陳國公侯君集交河道行軍大總管副總管左屯衛大將軍上柱國永安郡開國公薛萬均副總管左屯衛將軍上柱國通川縣開國男姜行本等爰整三軍龔行天罰但妖氛未殄將軍逞七縱之威百雉作固英奇申九攻之畧以通川公深謀間出妙思縱橫命[redacted]前軍營造攻具乃統沙州刺史上柱國望都縣開國侯劉德敏右監門中郎將上柱國淮安縣開國公衡智錫右屯衛中郎將上柱國富陽縣開國伯屈昉左武候郎將李海岸前開州刺史時德衡右監門府長王進威等並率梟雄鼓行而進以貞觀十四年五月十日師次伊吾時羅漫山北登黑紺所未盈旬月克成奇功伐木則山林殫盡叱咤則川谷蕩薄衝梯蹔[redacted]百[redacted]冰釋機檜一發千石雲飛墨翟之拒無施公輸之妙詎比大總管運籌帷幄繼以中軍鐵騎亘原野金鼓動天地高旗蔽日長戟彗雲自秦漢出師未有如斯之盛也班定遠之通西

域故迹罕存，鄭都護之滅車師，空聞前史，雄圖世著，彼獨何人，乃勒石紀功，傳諸不朽，其詞曰，

於赫大唐，受天明命，化齊得一，功無與競，荒服猶阻，夷居不定，乃拜將軍，殄茲梟鏡。(其一) 六奇■思，羣雄逞力，陣開龍騰，營■■■麗星光，旗明日色，揚旌塞表，振威西極。(其二) 峨峨峻嶺，眇眇平原，塞雲暝結，胡風晝昏，■■■■高樹■■銘功讚德■■■。

貞觀十四年歲次庚子六月丁卯朔廿五日辛卯立，

瓜州司法參軍河内司馬■■■■。

碧落觀碑　唐李訓

有唐五十三祀，龍集敦牂，哀子李訓、誼、譔、諶，銜恤在疚，貫懷靡所，永言復(鄭釋報)德，思樹良因，敬立大道天尊及(鄭釋遊)侍真像，尊若稽古，藐覿遂初，真宰貞乎得一，混成表於沖用，元之又元，蹟超言象之域，惟怳惟惚，理冥視聽之端，是以峒山順風，勞乎靡索，汾陽馭(鄭釋轡)辯，窅然自喪，曠矣哉，道之韞也，其寄於寥廓之場焉，至於玉笈宣徽，琅函吐祕，方壺神闕，蒙穀靈遊，倏忽九陔，導飛廉而從敦圉，俯仰六合，戴列星而乘雲氣，固亦昭章逸軌，肸蠁孤風，淳化其瞭，幽契無爽，伏以先妣含貞，載德克懋，瓊(潛研堂跋尾釋作隸)儀延慶台華，正位藩闈，動容資於典禮，發言光乎箴訓，故紘綖是肅，粢盛無違，大當叶曜，中閨以睦，況倚閭分甘之澤，徙居側眄之規，義越人倫，恩深振古，重以凝神道域，抗志澄源，淮館儀僊，(鄭釋山參)操鴻寶之靈術，楚壇敷教，暢微言之盛範，儒元兼洞，真俗兩該，德冠母儀，事高嬪則，豈圖昊天不惠，積善無徵，咎罰奄鍾，荼蓼俄集，訓等痛纏過隙，感切風枝，泣血攀號，自祈(鄭釋嫺)俱殞，秪奉嚴訓，孜(鄭釋慈)勉備隆偷，存視息遄，移氣序，几筵寂寞，瞻望長違，創巨徒深，寄哀何地，所以貪及(鄭釋建)餘漏，祈福元宗，敬寫真容，庶幾終古，而土木非可久之致，鎔鑄爲誨盜之先，肅奉沖規，圖輝貞質，晬容傚(鄭釋僻)穆，元儀有煒，金真摛耀，疑金闕之易奔，琳華揚彩，若琳房之可覲，霓裳交映，柰(鄭釋燚)鶴其留，帝晨飾

翠雲之宅(鄭釋美)，香童散朱陵之馥，載彫爰戢，式展■祈，以此勝因，上資神理，伏願栖真碧落，飛步黃庭，謁羣帝於天關，攜列仙於雲路，融心懸解，宅美希夷，佢(鄭釋注)儀鄰以同(鄭釋洞)，與指乾坤而齊極，介茲多祉，藩度惟隆，如山作固，永播熊章之祿(鄭釋列)，循陔自勔，冀申烏鳥之志，孔明在鑒，匪曰道遐，昌言嗥(潛研堂跋尾釋作叫)闇，庶其(鄭釋斯)無拔，昔人銜哀罔極，鉛槧騰聲，柔凝(鄭釋紛)克劭，義切張憑之誄，至德興思，痛深陸機之賦，況清輝懋範，宛若前蹤，瞻言景行，敢忘刊紀，餘魂弱喘，情不逮文，謹託真猷，直書心事，音儀日遠，風烈空傳，敍(鄭釋叨)心感慕，終天何及。(此碑有咸通十一年數字，鄭承規釋文，復爲訂正)

唐宋州司法田君墓誌銘

君諱宏敏，其先北平人也，自虞承帝錄，派嬀汭之神宗，陳恒制齊，遂開國而爲姓，若乃錫土隆家之美，贊玉帛於緗圖，陳規獻策之謀，著英猷於寶牒，祖由，玉山齊映，瓊蕚流芳，器纍珪璋，質懷杞梓，韞劉龍之英美，躍管驥之高衢，彩匣韜輝，金章絕韻，詞林振穎，筆海浮瀾，秀氣烟高，靈規聳見，貞風槩俗，勁節澄襟，被揚歷而見徵，應翹車而入聘，隨章武郡功曹，父恭，藍田孕質，驪穴騰輝，志岸沖清，器該博物，雄材雋狀，亘孔伋以逾高，雅度汪深，湛黃陂而彌浚，名馳刈楚，德洽重筵，隨高陽縣尉，君英靈迥秀，壯志遐■■，韞雄圖蘭風，特振貞明，絕俗雅道，淹通藻駕，雕龍聲充，振鷺清辭，雄辯陵鄒子之鄉，昏逸氣高談，鄙蘇張之緩頰，洞該物務，統六隧於周邦，備曉公方，館四人於鄉邑，既而奠楹遘孽，夢豎延凶，寢疾彌留，俄傾薤露，以永淳元年九月十二日，歿於私第，春秋六十有四，豈謂朖貂掩耀，悲隙影之無留，積玉沉輝，泣清川之永謝，以■■元年正月二十二日，遷窆於任丘縣西南五里本鄉，禮也，其地東連博陵，西叩金堤，胥腴控其前，平林亘其後，嗣子務仙，嗣孫神傑、神沖、承族等，攀蓼莪之巨痛，陟霧岵而長號，扳罔極之哀，荒抱霜荼而永泣，恐以炎飛岱嶺，庶梓域之長存，岸谷遠遷，冀

松區之尚在，其詞曰，

承芳軒胄，分裳陳成，建邦啓土，代襲英聲，降生明哲，雋乂馳名，高軌運流，景命乃傾，誄生前之茂績，刻嘉號於泉扃。

大唐懷州河内縣木澗魏夫人祠碑銘 并序　唐路敬淳

蓋聞元圃青宮，仙客於焉來往，丹丘紫府，羽人之所棲集，微祕籙於淮王，時逢八老，採神奇於魏帝，取覲雙童，子喬控翮，翱翔赤霄之上，琴高擾鱗，游泳滄波之下，斯並心符寂羨，神契窈冥，匪塵俗之能羈，替纓之所屈者矣，茲有鮍容雅質，貞規淑態，韞真氣於閨房，挺仙才於閶闔，嫦娥採藥，奔月朏以含精，靈媛投壺，睚電光而吐耀，漢皋游女，持珠對南國之賓，洛浦神妃，鳴玉侯東藩之后，莫不名芬紫翠，道標黃白，列真非一，往往致焉，魏夫人者，即是晉劇陽侯任城魏陽元之女也，本傳曰，夫人年二十四，適南劉幼彥，幼彥爲修武令，善爲德政，仁風惠著，時夫人隨在修武之館焉，雖魏同舍縣内，常齋于別寢，季冬之月，夜半聞空中有鍾鼓笳簫之聲，羽旂光耀，降夫人之靜室，擧輦被服，非人所聞，見有四真人告夫人曰，太帝勅我來教子以神真之道，注子於玉札，應爲紫虛元君，上真司命，名山之號，封南岳夫人，後爲洛陽山成真人，因爲立祠，土俗號阿夫神，原夫鎬京疏社，公高克勤於小物，參墟命族，畢萬連休於大名，丞相之匡翌漢庭，比蹤蕭酈，司空之弼諧晉室，方譽裴山，積德攸鍾，餘慶斯在，況復彤雲授彩，衍豐谷之靈苗，白水開源，導舂陵之茂族，乘龍合好，鳴鳳于飛，結大義於絲蘿，諧佳音於琴瑟，劉氏絃歌作吏，同墨臨人，惟彼外持，爰資内輔，服勤纂組，良眦製錦之工，肅事蘋蘩，且佐烹鮮之術，猶以爲六法四行，豈離夢幻之場，九轉三仙，方出塵勞之境，朱庭翠闕，事甚樊籠，元牘紅顏，理同泡沫，於是撥煩跡，贖練志凝魂，潔成道室之階，列竟師門之宇，悠悠永夕，紫煙昇而庭院虛，凜凜

陰(元)霜冽而池館靜乃有仙鍾簇韻如發漢鯨法鼓揚音似棲吳鶴簫聲寥亮仍符弄玉之臺笳奏淒淸有異文姬之殿綵軺朱節眞衛相趍霞佩雲裾仙儀在列昔安公之冶叶冥契於昇龍木羽之鄉應祥期於御馬眷茲(元)感異代同符故能迴鶩三淸高超八會持法印而㕣元氣合眞符而昇太極金記五千職隸九(元)之史玉言十万名彰八素之書足使上元夫人悉其嘉号(元)妙玉女媿其芳聲豈與夫障日至山薦枕帷而通寢順風江澳懷環珮而申贈復有躍魚酬惠愛鳥遺灾淸溪白岸之姑阮氏絃生之儷若斯而巳矣夫以王母旣集西漢列其霄筵帝子斯臻北渚歌其夕漲是用恢勝宇創祠壇想希夷其若存庶恍忽其無昧建立之始年代莫詳爾其周晉名區覃懷奧壤蘇子攢茅之域寇君剖竹之郊孟津南注控河流於馬頰太行北指啓山路於羊腸川原相屬風煙交會欝彼仙觀揭焉中立絲之以丹青陳之以藻繪效靈妃之啓齒圖殷女之練色行亭三襲術瞰川湄茅攔四注却連山阜巨石崔嵬像蓮峯而特秀奔泉澌洒瀉松澗以飛湍微霧觸而流津淸飇激而成韻瓊挑仙棗散綠垂紅珠實金條含細佩紫八林芳桂凌冬霰以揚葩五株仙杏負春晞而布葉莫不夾戶蘺生垂簷接蔭可以返魂駐壽忘憂愈疾至若吉日良辰高人勝士黃冠紫綬忘貴賤而同歸白屋朱門混榮枯而畢萃敬而不黷誠禀訓於懷柔感而遂通諒虔心於正直於是採蔬東海折菓西山傾玉酒而泛流霞酌金漿而挹甘露神交妙有想白鳳之來儀道契虛無佇黃雀之爲使丹梯可躡必超上漢之■練馭斯■■越無生之浪誠洞眞之苑圍靈寶之區域者焉秋官尚書撿校懷州刺史南陽鄧府君道光天爵慶發地靈蹠泰階而高視寔揩天而騁力題劒昇朝秉形之寄攸重佩金增秩仰福之任逾隆長史隴西李知人司馬南陽鄧指河內縣令鉅鹿耿仁惠或展驥足衢化康邦國或割鷄遊刃功茂邑民思

靜力於迴天獄勞生於寂地識明(元)扎跡寄道樞半剋毗藩則晨趍飛其鶴嶺一同作宰則元會降其凫舃每虗陽軼再旬具虔馨於斯谷陰衢潔朔薦行潦於茲蠻縣令仁惠禀氣孝恭祭則神饗天然感物祈必靈歆所請甘霖未迴車而降澤但求膏液逆舉意以零滋彌媿神之厚恩故勤銘而旌德而碧落淸窗顯在百城之次椒庭柱門近臨千室之中瞻石梁而靡闊仰瑤臺而何遠夫降仙成宅西岳紀桓譚之賦尋眞起詠南溪聞郭璞之詩是以輕率下民仰追前列寄諸貞珉題其頌云

畢筮初占係復其始寗門有相蜴膺廟美珠胎孕寶玉仙昭祉寔唯靈媛作嬪君子取璧鸞鳳言遨魴鯉早明八素夙悟三(元)呪神爭術浚蓬募仙紫書題記白簡開編甓遊芝圃倏見華田輕飛起月高訓垂煙戒遵靈壇載規神宇却倚巖壁前臨淵浦偃蹇雲棟清冷風戶怪石奇木鳴蟲嘯羽居茲地聖坐同天柱瀆妃去魏弄女辭秦陽臺之下暮雨稱神洛川之側朝霞韞眞窈窅髙蹈寥廓上賓思■道業用述微塵

大唐垂拱四年正月五日建(宏)文館學士路敬淳製

勝果院僧從謙書

大唐故朝議郎行澤王府主簿上柱國梁府君幷夫人唐氏墓誌銘 幷序 唐 梁朱賓

君諱寺字師暕雍州藍田人也丕承帝緒自雍墟而逮夏陽克勤王家由安定而宅京兆其如葛氏昆季列於三方有類林家昭穆光乎十德至若衣冠禮樂之盛烈廉孝賢良之儀表固以爲弈當代昭彰季葉者乎曾祖遵周秦州淸水縣令遽睠相用勞逸兼資重泉之磬載昌單父之琴斯洽祖殊隋監門錄事叅軍德以潤身學以從政八屯由其式序五校於是克隆父柱皇朝奉義郎騎都尉識量夷雅風神耿介青田表秀丹穴摛祥進而不榮安乎散列退而不野鄰乎湫隘君承積善之餘祉挺生人之上姿因心而好孔墨抗跡而齊曾閔縱王佐之奇表揚于王庭屈公

輔之宏量薄遊公府咸亨四年授文林郎班例也日者東風爽候西旅不庭三軍之坐甲之資七萃典懸磬之歎君散陶凝慮指困推誠躬親餽餉之勞式周儲峙之務恕己及物下布人謠憂國忘家上紓帝念永隆二年恩詔授上柱國道光西漢巳極武功之尊名冠南荆竟保昭陽之貴旣而上僊興慕下代纏哀梁山降白鶴之祥畢陌啓青烏之兆君悲深考逝義切子來茂績顯於園塋豐功徹乎旒扆垂拱元年授朝議郎行澤王府主薄以枚馬之英規偶鼎平之上邸英風扇乎蘭坂茂躅隆乎桂山東閤由是希聲西園以之藉甚豈期攝生謬理與善失常西山何高未接仙童之羽南溟尚遠翻墜化鵬之翼以垂拱四年十月五日終於長安懷德里第春秋卌有一夫人晉昌唐氏名惠兒後魏驍騎將軍本郡守契之七葉孫即故司農寺長樂監敏之弟二女也巫山降祉巽位摛精挺琬琰以成姿懷氷霰以清慮慕組織紝之務早擅女工幽閑婉嫕之規夙彰婦德恭謙娣姒宗族所以推先肅事舅姑閨門由其作訓將以鶼驂並鶩常接影於仙樓不意龍劒雙沉竟連形於寶匣以垂拱四年九月廿七日終於長壽里第春秋卌有六粤以其年十一月十七日合葬于終南山梗梓谷口隋信行禪師林側倍大父錄事叅軍之舊塋由夙志也惟君器周大雅德備中和敏殫衆藝好兼靈迹牟子博之異錄動息會其情虞孝敬之奇記俯仰該其術黃金積釜鎮寫眞容白玉成田併開精舍夫人亦凝心貝葉屬思曇花幼彰龍女之功長契勝鬘之德婉茲嘉偶咸借慶於一乘俾彼好仇並歸神於八正其子景先等以爲形資業起業立則形存化以緣生緣亡則化息履霜增感豈若奉於遺音聞雷警慕固可說於眞侶式崇寶構虔考勝因寄篆刻於幽埏庶飛芳於奪里其詞曰

霸秦支子始國于梁帝堯景胄必復其唐易代載德繼軌傳芳雅符秦晉信叶潘楊其於惟君子夙承家

慶顯允夫人早標門令笙簧其德黼藻其性問望備隆容工兼盛淇身由業立果乃因成共資有相並證無生八正凝想七覺馳情德踰善德名蕊淨名淇積善方融輔仁無准始驚炭折俄看薪盡悲哉則豹騎連翔痛矣則蝸軒接軟門庭兮簫索墟落兮淒緊騏哀哀鞠子感感遺孤共詳勝地式奉先墓構冒臺於翠阜刻貞石於黃壚山山兮■塔往往兮真徒騏

四品孫義陽朱賓撰文五品孫榮陽鄭莊書

大唐故右虞候副率撿校左領軍衛將軍上柱國乙速孤府君碑銘并序　唐苗神客

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生不可以無窐侯有道以存之位不可以無寄侯有德以尊之故翔極剖天張維闢寓大君有作俯■■而乘雲多士聿興仰登山而捧日可久可大闡洪業於非常立德立功垂大名於不朽存而爲一時之傑歿而爲百代之英爰有異人今可得而聞矣公諱神慶字昭祐其先王氏太原人也昔房■以天戈耀象六英聞鳳舞之祥后弃以星秩典農萬里曆鸞歌之域帝圖克峻王道攸歸周德方隆翦商以光其業齊功可遂敗狄而有其勳官族著乎天下統緒傾乎海內五代祖顯後魏拜驃騎大將軍偉德挺生稟嵩岱之精魄洪川派別涵江海之波瀾倚拔千仞盤紆九野遂賜姓爲乙速孤氏始爲京兆醴泉人焉有命承家代功居寵然後以周畿委略奉春異鍾鼎之門漢殿乘軒田秋匪珪璋之操言其榮閥故無得而傳之曾祖貴齊右衛大將軍儀同三司使持節都督岐州諸軍事岐州刺史周上開府儀同三司胃附大夫隨河州諸軍事河州刺史河州摠管太子右庶子和仁郡開國公祖安齊前鋒都督周右武候右六府驃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使持節萇州諸軍事萇州刺史隨益州都督襲封和仁郡開國公拜前拜後惟昭惟穆咸以忠貞之操並資文武之才終始一心雖百君而每合出入三代居八命而逾隆父晟皇朝上開府右武候右廿府

左車騎將軍轉驃騎將軍令緒逾崇高門克大岳靈鳳德紹賢愆以相超河目龜文戚公侯而繼出公山資海授星傑雷英跨俗騰彩驚時駭矚雖仲連飛兎追日電以長鳴而諸葛臥龍候風雲而戢景俄屬寵鼉架海猨鶴凌江黃神吟而寓縣分素靈歎而區域震高祖神堯皇帝開天躡步翼日騰精偃橫流於九海蕩洪氛於八極雲雷憤薄興於晉水之湄天地氤蘊闢於渭川之涘于時邑居幅裂豪俊基分鵲起逢時之心褱中既擾烏止于誰之室寓内攸瞻公乃蓄悟井之深幾載驅驪身知躍泉之秘蹟言訪龍田獄訟歸禹不忘於寤寐歌舞迎周獨斷於襟抱以義寧之始乃奉見於涇陽初蒙恩命預叅秦府從平京邑授通議大夫賜物六十段戎章克峻雖榮勳而既重國圖伊始以門胄而方榮乃取祖萇州府君之資任右親衛于時雖地開金策翦鶉甸而斯安而池阻玉華亂雞津而未靜公於是奉陪八校薄伐三川從討王充破青城堡賜物一百段并袍衫牛等加勳大將軍武德元年又征薛舉二年復破武周神兵四舉每推亡於後服英圖百勝必賈勇於先登時宋金剛尚憑地險更勞天伐公乃因機有捷燭雲火之高輝應變無方刋風灰之遠陣平寇之後蒙賜馬及金輦絲物百段王充以巨猾窺豐假位號於成周建德以大盜因時竊仁義於全趙恃連雞之援以阻危邦託刑馬之盟方爲與國大宗乃韜龍豹旅貔貅黃鉞排天朱旗斷霧沸洛川而憤角震嵩巖而疊鼓王充以迭食爲命不移蛩駏之心建德以弱甲相依無忤螳螂之衛公乃懷奇請奮受命長驅破王充千金堡并從擒建德預軒勝於(元)待奉堯績於丹浦燕趙俄獲蚍爲脯而無遺虞號終亡馬服輿而不失加勳柱國賜物二百段劉黑闥擁銅馬之餘孽氣蘊闞南阻金鳳之長川兵雄趙北公乃從平清漳洛水二■因遂停之授上柱國賜■■■并口馬等綵物一百五十段畀以超時之効恒當不次之恩滿寵受田殊非異賞

李忠錫馬遂多慙色尋又從破徐員朗復著奇勳既而聖情載洽念功勞■特蒙賜■用表深榮太宗以(元)雲入戶未改唐侯之爵白水開錢猶賤蕭王之號秦王府妙資左右公以良家首辟■令長上仍賜大袍既而飛鷁侵■長虹竭井雖域中四大正西北之傾維而天下一家有東南之反氣太宗乃殄茲方命殲厥流言推大義以龔行(宏)至公而克翦公以九年六月四日載靜奸回因而侍衛十旬不出既而汾陽脫屣代邸承祧高鳥盡而藏弓歸獸存而去戰公乃方從挾策且欣橐矢結埇籍而爲呂驅禮義以爲翁然以七德攸歸五營斯佇方始執鞭之任式隆初賞之基以貞觀五年授右衛勳衛■■■長上六年■■七年賜絹一百疋八年授右勳衛校尉公以懷才樂道緯武經文學而時習顛沛必於函丈功成不居終始存乎退尺每策勳而命賞常後己而先人所以幽谷非遷望喬木而韜響灑池徒奮坐大樹而銷聲雖薄遊之志每深而厚祿之期終及十年蒙授游擊將軍守左領軍長春府■別將仍於永豐倉留守佳兵七萃左帶皇畿救庾千箱傍臨陝服正壘壁其斯重瞻海陵其已陋聿兼其任隆寄存焉十二年以琁極西傾玉鸞東蹔皇輿帝早肅龍駕於風雲天動神行揚鳳旗於日月董司戎禁載佇忠賢車駕自東都還京乃勑公撿校右衛勳上府郎將十七年以震宮養德乾心佇■乃■詔曰厶官厶志懷强濟計畧沈遠勞効著於戎旅恪勤宜於階闥宜加榮權周衛儲闈可守太子右衛率府勳衛郎將於是青闈振景絳地增暉招搖之桂連芳共■蒼琅之竹比節同■十九年馬邑懲職無喻於驟山之義龍顏憑怒有事於遼水之陽鶩雷轠於碣石洗天兵於海島時高宗天皇大帝銅樓毓粹玉裕流溫雖義在懸弓宜扈於擒縱而時方主鬯寔資於監撫乃■■州留守命公等■奉儲闈廿年丁驃騎府君憂去職退輟趨巷偏悲陟岵絕漿九日已摧唐頌之心茹痛三年每泣高

柴之血，廿三年，詔授太子右衛率府翊衛郎將，犀鈎
在飾，鶴■登榮，抑禮援琴，仍奉樂風之韻，蹢躅暮改燧
更承重日之輝，既而龍躍在天，正銀題於紫極，鴻飛
漸陸，振玉羽於(元)霄。高宗即位之後，授右衛中郎將。
永徽三年，除守右驍衛翊衛中郎將，張奐坐帷，奮雄
邊之遠略，馬卿建節，馳喻蜀之高文，才宦雙美，括囊
千載。五年，詔守太子右虞候副率，尋加兼太子右虞
候副率。徐邈授經之彥，師表攸存，卞敦良將之才，閑
邪是屬，公之授也，斯實兼焉。俄屬六麟徐駕，御西京
之霧雨，五牛退拂，俯東洛之風煙，鈎陳既委，英賢是
賴。駕幸東都之日，撿校左領軍衛將軍，尋又駕幸■
■■■■■■■幷州，先置還東都日，撿校右領軍
衛將軍，仍知六閑馬事。溫驪蘭景歎■■於雪谷，瑞
■生風衛珠耀於■井，職無不理，帝有嘉焉，俄又兼
太子右衛率。纟惟彳秩寔■茲■■以■■建功，
茂仲以主門，興績瞻言，故實英尚，斯途公以儔之，則
爲優矣。方冀有仁必壽，有壽必隆，而位未極於鈞璜，
■問望周之浦，齒不延於練玉，遽頹觀魯之峯。以顯
慶五年八月廿四日遘疾■■■於■■■■■之
■第，春秋六十有二。冕旒興悼，哀榮兼極，勑書垂慰，
賵贈逾隆，詔問嗣子行儼等，并賜物二百段。粤以龍
朔元年歲次癸亥二月戊午朔十九日巽時，潛研堂金石跋尾云：癸亥乃龍朔三年，非元年也。又以通鑑目錄考之，龍朔元年二月丙寅朔，三年二月乙酉朔，俱非戊午朔。碑敍之文所紀年月宜得其眞，而舛牾如此，殊不可解。然此碑決非後人所能僞作也。永厝
於雍州醴泉縣履中川，以從先丄　禮也。惟公降象辰
緯，誕靈川岳，德光寶璧，舒白氣以成虹，才苞利器，橫
紫氛而射斗。昔在髫初，即踰常類，嶷然殊狀，如旭日
之吐青山，湛乎深識，若明月之含碧海。克岐日就，至
性天成，教以義方，則行之靡失，趍而有訓，則奉以無
違。承顏必當於隱犯，知年每形於喜懼，不愆于德，瞻
梓無以措其微，未嘗有過，折捶無以申其罰。洎乎歷
丁艱疚，殆不勝喪。在驃騎府君之憂，公時已班隆貴，
屢將毀滅，痛深朝野，于時乃有巢鷰乳于倚廬，觀聽

嗟■古今攸絕，豈止許孜永慕，栖鴿翟於虛檐，丁密
窮哀，■翔烏於■沼，若斯而已矣。加以友于成性，
愛爲懷，共篤無睽，屢摽鍾興之■，同衾有慰，每追姜
室之歡。兄弟數人，公爲其長，居上斯睦，撫下以仁，韡
韡增映，怡怡可樂。其後五門將闕，三荆遽悴，公乃責
深自箠，悲共氣而無終，訓切在原，泣分形而有異。雖
同胞竟阻，王脩之喻罕遵，而推産不千，卜式之資未
給。公以鼎貴餘業，財踰巨萬，一無所取，咸以讓焉。遐
邇嗟伏，宗姻駭歎。公以幼承教義，早聞詩禮，德思潤
己，學尚專門，俄屬有隨蕩覆，生人殄喪，鄙書劍而事
干戈，弃俎豆而脩軍旅，故得藝殫弧矢，精極韜鈐，戟
枝楊葉，窮取眹之妙，金匱玉堂，盡蘊戎之術。所以革
車每次，大憝斯殲，慮靡遺策，兵無挫銳，非以賞而邀
利，寧以功而自伐。然則因時命律，積稔論兵，受而莫
違，當厚惠而居百夫之長，推而不有，委榮名而辭万
戶之侯。卓矣高蹤，魯連豈唯於蹈海，安乎卑位，曷舊
遂勞於執戟，大雅君子，斯之謂焉。子國子明經高第
朝請大夫行綿州司馬行儼，寧遠將軍守岐陽府長
上折衝行均，游擊將軍守甘泉府左果毅都尉行方
等，或傳經綜業，或良弓嗣美，誠在孝而斯勇，寔致果
而爲雄，仁者安仁，心無昧於觀行，將門有將，理不差
於必復。既而匪莪興酷，悴柏纏哀，攀蘲索而增慕，循
鑾楹而載感，於是乃与昆季聚族興言，以爲陵谷難
恃，風猷易絕，雲臺入畫，莫究遺芳，天祿藏書，方成蠹
簡，欲垂不刊之跡，必存無媿之詞。於是爰勒他山，用
旌斯烈，無使波空渤澥，識墮淚於千齡，麓徙琅琊，傳
受辛於萬古。其詞曰：
立功立德，惟武惟文，銘戈著範，勒鼎昭勳，名懸日月，
氣稟風雲。誰其克紹，卓矣夫君，緒派伊笙，望隆淮篚。
肇錫宦族，即榮昌裳，袞服有輝，旗章靡替，明明斯謀，
高門是繼。英英亮狀，灼灼瑰奇，不愆于道，無忒其儀，
光含巨闕，彩振長離，公山比驥，呂望非彪，運屬時屯，
道黍人傑，鵬圖鳳舉，雲迴風烈，濟水秦亡，登山趙滅，

功成百勝，途夷九折，已建宏勳，俄膺懋寵，期門甫陟，
羽林初奉，帝庾斯衛，儲兵載擁，寄省才高，司階位重，
官連四率，望越五營，聲芳漢將，氣表周楨，未登台室，
遽掩佳城，哀纏國寶，痛結人英，樹悴王哀，松凋許泣，
九泉長送，百身何及，鶴兆方兼，烏墳永戢，山秋月思，
野寒風急，傳鈞令緒，待漏英才，蘭期奄隔，楸思俄開，
圖芳隧路，紀德泉臺，九原徽烈，万古風埃。　大唐
■■二年歲次庚寅二月戊申朔十九日景寅立。朝
散大夫守著作郎(宏)文館學士兼修國史上柱國濟
南縣開國男苗神客撰，淨普寺釋行滿書。此碑下截缺字，餘亦漫漶。舊醴泉志已云存二千五百餘字，今據舊拓本書之，十得八九，勝于王氏萃編所載爲多矣。

大周無上孝明高皇后碑銘并序　唐　武三思

思字臣聞二儀合德，中黃承太紫之庭，兩曜齊明，玉兔儷
金烏之象，是以九霄高映，◯字躍躔垂婺女之精，十野傍
羅，媯水叶娥皇之德，亦有西陵美族，■■軒帝之宮，
南土嘉媒，入嬪夏王之幄，其後大任端一，即創文基，
大姒勤勞，還開武運，故知皇三事業，咸資坤蘭字缺之
功，帝五風謠，必藉陰靈之化。無上孝明高皇后(宏)農
仙掌王字人也，出自有周，蓋唐叔虞之後。原夫赤烏
流火，丹雀銜書，圀字初開，夢梓之祥，旋茂翦桐之業，自
唐郊徙邑，晉野裁封，即胙土而有家，啓禎符而得姓，
周則志爲大將，承九代之餘資，秦則款爲上卿，居七
城之重任，豈直十至丹轂，金孚鳥弈於都畿，四代白
環玉緒，蟬聯於海縣，子雲博識，吐鳳摛詞，伯起高材，
銜鱣襲祉，誕壁璽不墜，降靈相屬，神基與紫嶽爭高，
仙派共黃河俱遠，所以山隆鍾鼎，埊字弛積衣冠，五公
則異代相傳，八子則殊垔字年開，出詳諸圀字國史，可畧
而言。曾祖諱定，後魏都督，歷新興太原二郡太守，并
州刺史，晉昌穆侯，宏材卓犖，峻局深沈，丹山有象(乙)字旧
之彩，綠埊見遺風之步，褰帷按俗，風行馭竹之郊，露
冕臨王，化偃焚林之阜，豈直鄧攸罷郡，深歎雞鳴，劉寵
辭官，方憂犬吠。祖諱紹，後魏征西將軍，金紫光祿大
夫，兼通直散騎常侍，驃騎大將軍，周開府儀同三司，

封儻城郡公鄜豳燕三州刺史贈使持節大將軍成
文扶鄧洮五州諸軍事成州刺史謚曰信聲飛漸陸
響逸鳴皋器重南金材橫東箭謀深入陣勇冠三軍
既隆投石之勳果踐銜珠之秩加以金龜結紐銅虎
分符轉扇揚風停車待雨童兒結要無欺一𡆠之
期親友論刑自得二𠀑鈇之詠父鄭恭王諱達周內
史中大夫隨開府儀同三司黃門內史吏部刑部二
侍郎尚書左右丞趙鄀二州刺史工部吏部二尚書
上言營東都大監將作大匠武衛將軍左光祿大夫
遂寧恭公贈吏部尚書唐贈尚書左僕射垂拱二𠡦
封鄭王食邑一萬戶依舊謚曰恭即雍州牧司徒觀
德王之季弟也量包江海氣逸煙霄文則呂氏春秋
武則孫吳兵法箕裘代襲鏘鏘萬石之君禮樂基身
翼翼千金之子鸞驚迴玉札鴈落琱弓激水張鱗遥浮
渤澥摶風理翰直上扶搖累踐崇階頻昇顯秩爵鞬
北闕位總貔貅曳履南宮聲高鵷鷺貂冠入侍氣應
連珠隼旟分班榮參執玉加以累仁鍾趾積德延祥
四履開封寵及九泉之路千乘■禮恩覃萬古之前
棠棣相輝鶺鴒交映劉家兩驥譽滿寰中荀氏八龍
名高海內通門向術冠蓋成陰甲第當衢歌鐘就列
伏惟無上孝明高皇后資靈匡翊毘毓粹○鍾宮承茂
祉於瑤筐降仙儀於金屋聲馳卅歲嚮流夢𡆠之祥
譽表笄年暗積捫𠀑之朏蘭襟散馥蕙問揚邈懿則
重於邦家柔儀冠於今昔忠圖孝範披翠竹而凌霜
媛德嬪容引青松而冒雪禮技合秀藻七誡於情田
行葉分芳籠九師於性府徽猷內湛韶姿外發懸明
鏡於積水之閒振清飆於長松之上貞規遠亮節
秋高翠縷紅纏從來未重龍梭鳳杼本自多輕簡素
鄙鞶繡之工靜默尚韋編之道明詩習禮豈唯秋菊
之銘閱史披圖寧止春椒之頌學標𠀑縱開道德之
清關業契生知入文章之妙境留於方寸具寫千言
總遊霧於毫端翦偃波於筆杪芝英雲氣入魏帳而
分輝龍爪魚形映張池而散彩嘗題一簡密記貞心

置以緘縢藏之屋壁云當使惡無聞於九族善有布
於四方指此立身期之必遂後因修宅匠者得之恭
王見而歎曰此隆家之女矣昔者書堂欲壞唯聞絲
竹之音劍匣將開空覩蛟龍之氣未有仁心暗徹睿
德冥通橫宇宙而無違滿乾坤而自應若乃行該埊
義孝極𠀑經親枕席而忘疲候晨昏而靡倦及乎風
枝不靜露蓼含■哀履厚埊而無追仰旻穹而莫
報思欲托三乘之妙果憑五演之（元）宗永奉嚴親長
栖雅志昔隨季喪亂海內沸騰伏鼈垂𠀑風塵暗起
羣龍戰野旗鼓滔張白騎於是爭馳青犢由之競擾
蚩尤則飛沙走石項羽則索鐵申鉤赤眉探盆子之
籌黃巾聚𠀑師之米夫三才合契唯神膺大寶之名
六位乘時惟暨運洪鑪之德唐高祖神堯皇帝材雄
鵲起業峻龍飛用丹扆而寧生將朱旗而撥亂𠀑綱
既紐竟收龍鳳之圖埊角咸清遂翦豺狼之毒無上
孝明高皇帝覩時有作應運而生先知赤伏之言預
識黃○之兆功深坐樹績茂披荊負伊鼎而陳謀入
張幃而建策龍鈐獨運當赤埊之三千獸節長驅偶
皇𠀑之百六息崑山之巨燎並藉中權定滄海之橫
流咸資上畧志同魚水契若鹽梅如魏武之得荀攸
似漢光之逢鄧禹雖芝圖盛烈昭鶴鼎於高門而闡
則嬪風闕魚軒於中饋高祖神堯皇帝位膺元首任
切股肱利涉大川寄隆舟檝式崇勳舊爲結潘楊酬
功草昧之時賞效雲雷之𡆠高后以孝誠純至雅操
虛沖拒縟禮於移𠀑誓閑襟於閫埊六塵不染孤標
木上之花四諦方披獨晤○中之匜泊乎鳳凰開懸
猶堅匪席之心烏鶴成橋果迫如綸之命於是使桂
陽公主爲婚主禮娉所須並令官給既而三○叶兆
百兩邀歡與松蘿而比茂諧琴瑟而流響風閨少女
襲蘭蕙而馳芬匣幌仙娥韻珩璜而動步光生綺殿
比桃李而增鮮影發春樓視雲霞而掩色八紘欽其
雅躅四海挹其鴻徽猶羽翼之宗鸞鳳風雲之隨龍
虎者矣廟見斯畢即拜應圀夫𤯔從班例也于時帝

圖肇建王業爾基三戶亡秦覺風塵之始定四門闢
舜識雷雨之將調𠀑無闕𡆠之秋埊息崩山之禍主
上方勤庶政屬想羣黎將貽共理之憂式廣求賢之
務無上孝明高皇帝以勳兼竹帛義重金蘭備歷文
武昭昇內外三踐八元之位四臨九百之途中臺飛署
劍之榮南服摠班條之任高后以業光圖大道叶塤
篪欲啓仁明寔具儉助是以量如江海令未發而風
移化穆荊衡澤將流而手悅嗚鷹臺下尚隔去思抵
鵲巖前始歌來晚俄而高祖晏駕瞻髯而無留太
祖崩號奉遺弓而積慕沈綿遽軫終無就𡆠之期痼
疾遄淹忽切乘○之釁高后哀深杞妹誓切柏舟悲
一劍之先沈怨雙桐之半死昔時寶鏡愴對孤鸞舊
𡆠瑤琴悲聞獨鶴銜冤茹痛撫繐帳而增號弔影傷
魂踐孀閨而凝慕方祈淨業敬托良緣憑慧炬於幽
途艤慈舟於覺海於是心持寶偈手寫金言字落貫
花詞分半匣龍藏豈及象負難勝將佛𡆠而長懸共
慈燈而不滅及龍旌首次蠡紼遵途永惟憑附之誠
願託丘榛之側方冀鴛栖梓樹近接埏庭鶴舞松枝
傍依埏路特以暨上𠡦居膝下愛切掌中理藉劬勞
方資顧復宣和諭善屢積葭灰𡆠就匣將頻移柘火
至永徽六𠡦暨上母儀萬圀而踐位六宮將開練石
之基乃遂頹沙之祉大帝以西京命賞平原之秩未
（宏）東漢崇恩新野之封猶褊於是廣流（元）霈大啓黃
扉稽石窌之遺塵裂寶符之氣昴以其𠡦十一匣時
拜代圀夫𤯔食湯沐邑一千戶品而第一位在王公
母妻之上魚軒水鶩颺輕影於龍池翬服霞明下鮮
文於鳳掖榮由德被位匪恩昇驟應嘉名徒昭洪澤
以顯慶五𠡦十匣轉拜榮圀夫𤯔尋改封鄴圀夫𤯔
自家疏槐里門荷栴庭累沐殊輝頻膺茂典南鄰夜
靜奏鐘磬於高臺北里晨通列笙竽於廣榭門有躡
珠之客家豐饌玉之廚恒處逸而思勞每將昇而必
降綠墀青瑣特忿王根火布金地深非梁冀謙撝之
美萬圀仰而知勸端潔之風九圍欽而取則智周寰

宇，識洞古今，思所以匡圀庇𤯔，濟時執物，嘉謨讜説屢發於神襟，厚利豐功，頻彰於帝念，奏便削稾，𤯔莫能知，每以孔光祕言，合爲恧之道，山濤密啓，得事𠺞稽之要，可久可大，置黔首於生成，惟幾惟深，頓蒼元於覆燾，至若緣情體物，屬事比辭，取之以義，方先之以風化，清詞海富，縟藻雲繁，凡所著述，皆成典詞，其動也方，其靜也直，其恩也若春雨之流津，其威也若秋霜之應節，接上以禮，逮下以仁，君子感其德，小𤯔歟其惠，𠀑機獨轉，靈臺迥燭，虛鑒與𡆠𠥱齊明，神理共陰陽比奧，洋洋乎不可得而稱也，既而離宮霧闕遙横埊乳之山，別館[redacted]開上戴𠀑眉之宿，甘泉避暑方陪萬乘之遊，景福追涼，更扈六龍之駕，不謂災纏霧露，疢積膏肓，丹扆凝慈，召名醫而接軫，紫宵流渥下弥藥而相望，玉釜徒煎，竟乏長生之術，金丹莫就終無駐壽之期，咸亨元𠡦八𠥱二𡆠，崩于九成宮之山第，春秋九十有二，𨲢上以身齊宵極，禮闕晨昏，戀隔九重，望長筵而下泣，心馳五起，瞻厚褥而㫁悲，大帝慮不勝哀，祕茲凶問，其筵欲對，仍流不次之恩，菓服將臨，更下非常之澤，仍改封衛圀夫𤯔，以諭𨲢上之憂戀也，后疾將大漸，時落高春，雅志無昏，神情不撓，影隨燈滅，自此長辭，魂逐香銷，終無蹔反，以爲合葬非古，禮貴從宜，將追冈極之慈，願在先塋之側，𨲢上奉遵遺旨，無忝徽音，割同穴之芳規，就循陵之懿躅，即以其𠡦庚午閏九𠥱辛丑朔廿一𡆠辛酉，遷座於雍州咸陽縣之洪瀆原，鄭恭王舊塋之左，禮也，尔其郊原坱圠，林薄阡眠，秦埊關河，迴接寶雞之野，漢家墳隴，平依金狄之川，松檟森沈，何𠡦鳥住，風煙蕭索，幾代𤯔亡，於是凝恨九𠀑，廢朝三𡆠，空山露泣，痛結飛行，曠野雲愁，悲躔草樹，乃下制贈魯圀太夫𤯔，謚曰忠烈，仍令司刑太常伯盧承慶攝同文正卿充監護大使，右肅機皇甫公義等爲副，賜東園祕器，每事官供，務從優厚，仍令西臺侍郎道圀公戴至德持節弔祭，京官文武九品以上及諸親命婦並赴宅弔

哭，仍送至渭橋，葬事並依王禮，給班劍四十𤯔，羽葆鼓吹儀仗，送至墓所，往還官爲立碑，親紆衘禮，𨲢上因心轉切，錫類方宏，希申莫大之懷，冀展飾終之請，烏墳欲列，思增茅土之儀，鶴壠將崇，願廣山河之誓，遂得五雲飛彩，摩仙液於松塋，十𡆠迴光，被增輝于萬里，乃下制贈太原郡王妃，餘並如故，所司備禮冊命，大帝親御横門，開軒悲哭，紫扆哀慟，黃屋淒涼，𠀑埊爲之寢光，煙雲由其輟色，𨲢上以幽明永隔，屺岵長辭，終無再見之因，鎮結千秋之恨，奔曦已遠，薦霜菫而無𠡦，逝水難追，饋氷魚而未𡆠，又以嚴規早墜，遠卜曆於鄉墳，慈蔭重傾，近陪親於京壠，陵塋眇隔，長懸兩地之悲，關塞遙分，每切百身之痛，遂命大使備法物，自昊陵迎魂，歸於順陵，焉遊冠遠，降墜烏遙遷，方移沛邑之魂，更啓橋山之域，白雲朝起，乍伴龍輴，明𠥱宵懸，時低蜃衛，文明元𠡦，𨲢上臨朝，其𠡦九𠥱，追尊先妃曰魏王妃，食邑一萬戶，實封加滿五千戶，改咸陽園寢曰順義陵，大名𠀑啓，輿壤〇分，古樹捎雲，近對黑龍之水，荒墳映𠥱，傍隣丹鳳之城，徽號既崇，園陵肅廣，屬以圖書河洛，龜負鳳銜，窓闔方圓，雲擴霧矯，合宮重屋，既布政而嚴禋，玉輦金輿，具巡河而拜洛，永昌元𠡦，追尊先妃曰忠孝太后，既而謳歌允集，獄訟知歸，𠀑垂革命之符，埊涌受終之籙，元珪錫禹，還逢揖讓之𠡦，黑玉歸商，即啓休明之運，九莖仙草，依漢殿而抽芳，五色祥雲，繞軒宮而布彩，下從𤯔望，上應𠀑心，乘寶位於通三，建瑶圖於得一，黃琮蒼璧，祀埊郊𠀑，複廟重簷，宗文祖武，鴻名肇創，光鳳闈於幽泉，茂禮將加，飾鸞圍於長夜，𠀑𥠢授元𠡦，追尊曰孝明高皇后，陵曰順陵，復以祥分貝葉，瑞演龍花，金容開十埊之圖，玉相告三空之識，龍軒黯黯，俄爲兜率之𠀑，鳳閣岧岧，忽似須彌之座，金輪既轉，玉鏡方懸，式詮無上之文，肅顯崇親之義，長壽二𠡦，后位之上，又加無上兩字，尋又下制，改順陵曰望鳳臺，東京故事，西漢遺塵，封樹空存，追崇未廣，豈若宸

襟，鎮結長懷，露序之哀，睿念恒纏，永積霜旻之慕，遙瞻鳳野，式建嘉名，遠望鶉郊，長懸美稱，且夫功成翼贊，尚畫雲臺，勳擅庸猶，題麟閣，況兮俔天，茂德貫𠥱，殊禎垂母則於寰區，導嬪風於邦圀，豈可使炎涼暗積，陵谷潛移，唯栽鶴舞之松，不刻盤龍之石，𨲢上凝懷萬化，長想千齡，恐埊軸之西迴，懼𠀑關之北轉，方圖琬琰，式降綵綸，永嗟仙鶴之歌，用固靈龜之上，微恧攀輝，𡆠樹沐潤，〇潢榮忝綠車，職兼青史，奉先追遠，恒積慕於丹誠，相質披文，忽承恩於紫誥，是用恭抽弱思，敬述洪猷，胥瓦徒勤，生金媿妙，揮毫奪魄，陳萬一而寧窮，伏紙驚魂，辭再三而不獲，逡巡拜首，乃作詞云，

邈矣上古，悠哉厥𡔈，𠀑迴紫府，埊轉黃輿，陰陽蕩薄，𡆠𠥱居諸，靈龜負識，寶鳳銜書，（其一）六位既陳，三才乃立，帝皇鬱起，后妃更襲，蛟電遙凝，〇虹下入，渭涘疏派，塗山是葺，（其二）明明高后，奕奕輝光，白環代鬱，丹轂家昌，靈基嶽峻，曾派河長，挹𠀑集祉，裕後開祥，（其三）爰自生育，早彰尊貴，𠥱出〇流，青龍紫氣，金屋是貯，玉衣方萃，鸞卵非奇，雞珠寧異，（其四）芝蘭吐葉，桃李開花，黃雲白氣，夜𠥱朝霞，賢明自負，仁孝無加，層霄降藥，祕篋飛沙，（其五）聰晤𠀑資，惠才神與，河漢靈匹，瀟湘帝女，筆動鸞迴，絃調鶴儛，滌想金埊，埊心寶聚，（其六）仙容婉婉，豔質莪莪，〇妃恥出，𠥱媛羞過，椒花入頌，柳絮縈歌，詞峯秀嶽，學海馳波，（其七）鮒鯉成詩，鳳凰開兆，琴瑟既合，室家斯紹，兩鶴齊飛，雙龍並繞，德行方肅，言容是昭，（其八）九圍母則，六合嬪風，恩流海內，化被區中，銀環曉[redacted]，金珮夜[redacted]，祥開捽闕，位冠椒宮，（其九）習禮明詩，披圖閱史，漢朝馬鄧，周𠡦任姒，陰化聿宣，坤義肅理，貫𠥱騰瑞，驚雷送祉，（其十）高春忽墜，上壽俄騫，金丹不熟，玉釜徒煎，黃泉九埊，白𡆠三𠀑，六宮恨積，萬圀哀纏，（其十一）寂寞丘壟，淒涼原隰，畢埊難追，終𠀑靡及，薤露晨清，秋霜降急，伏紙銜悲，揮毫灑泣，怨𨲢賢之同盡，感昏明之遞襲，紀𨲢德於豐碑，與神猷兮永立，

其十二長安二季歲次壬寅金亖酉己巳木朔五（乙）癸酉金建特進太子賓客兼修國史上柱國梁王忎三思奉勑撰太子左奉裕率兼檢校安北大都督相王忎旦奉勑書此碑明末地震而仆後遭縣令鑿碎用之脩渭河岸咸陽金石遺文言尚存僅十之二三王氏萃編所載紙二百十八字予所藏汪太史士鋐手蹟二冊題云唐碑錄存內有此種獨爲完全必出地震前舊搨也亟錄之以補萃編之闕

續古文苑卷第十七

續古文苑卷第十八

賜進士及第授通奉大夫山東通省督糧道加三級孫星衍撰

碑志四

大唐朝散大夫行潤州句容縣令岑君德政碑　唐　張景毓

蓋聞諸易曰有天地然後有萬物有萬物然後有君臣有君臣然後有上下然則星辰爲緯丘陵山險所以經啓八紘彌綸萬域者也聲明文物禮樂詩書所以黼藻生靈化成邦國者也至於高居萬乘富有四海爲而不宰裁成於孕育之先感而遂通囊括於混元之首雖柔來剛往乾坤之軌躅可尋而步帝馳王雲火之深塵不昧則疇咨四岳允釐百工大則鶴鼎魚璜錫寵於機衡之地小則繙輶墨綬守位於子男之國其有相門紬緒王佐推才負揭仁義周旋禮節排九流而迴出掩三異而孤昇緝諧吐吏綏和風俗堂上堂下驅密賤於後塵星出星入置馬期於散地閒而以肅嚴而不殘馳心於廊廟之前■迹于江湖之上者獨在于岑君乎君名植字德茂南陽棘陽人也其先出自顓頊氏后稷之後周文王母弟輝剋定殷墟封爲岑子今梁國岑亭即其地也因以爲姓代居南陽之棘陽十三代孫善方隨梁宣帝西上因官投迹寓居於荊州焉自軒階垂祉姜汭開宗神岳構其崖巘靈根肇其枝葉其在佐帝師王封侯尚主十卿五公之貴七珥三組之榮衣冠燭耀於區寓（允）緒綿聯於載籍亦由秦移趙璧魏得隋珠不常厥地所在稱寶何止梁亭漢室先開佐命之封吳郡荊門晚葺因居之地若斯而已哉高祖善方梁驃騎大將軍周起部尚書開府儀同三司長寧縣開國公食邑一千二百戶贈侍中謚曰敬當萬機之損益成八座之儀表銀艾圭茅金鏘玉振榮高當代龍豹之託逾深寵茂幽局鵷鸞之寄斯重曾祖之爲隋虞部員外侍郎襲爵長寧公霞騫電邁鳳彩龍光初膺星爲之榮晚襲山河之寵祖文本皇朝中書令兼太子賓客（宏）

文館學士江陵縣開國伯食邑四百戶贈侍中謚曰憲宏材巨量經文緯武高標百尋絕壁千仞丹青神化翊亮天工即隆周之申甫亦皇軒之風力若乃百揆務殷三階事切西朝機要之所北闈神仙之地任總訏謨榮高密勿至於五車萬卷百家諸子吐鳳懷蛟凌雲槩日不尚浮綺尤存典裁藻翰之美今古絕倫父景倩周大中大夫行麟臺著作郎兼（宏）文館學士縮青襟而司禮館草（元）經而登書閣聲榮之重譯美於當朝燕翼之寄傳徽於後烈君紫泉飛液丹山耀彩孤峯懸日月之輝激溜聚烟雲之氣虛心倜儻靈鶴再舉而未窮逸調從橫大鵬六月而方息生而好學幼而知禮孝行無待於傍授仁心得之於自然黃憲之類顏回汝南爲貴賀循之擬龔勝江東擅名不學左思十年爲賦聊同方朔三冬讀書不出戶庭既馳心於萬里將排雲日亦因基於一匱弱冠以簪纓貴胄調補修文生明經擢第緇帷連夕拜之所紫禁迹朝聞之地圖書所會館宇生光解褐同州叅軍事輿譽北曹聲馳南府地靈天秩渾金樸玉之材主吏叅卿孫楚蕭何之德屬軒墀卜遠禹山斯會撫遺劒而空存想遊冠而無及松蘿漢隧竹染湘川雖鏤鼎銘彝將勒生金之字而庇徒蔵事終資倚玉之材課効居多恩胦俯逮特授蒲州司戶叅軍事俄以親累左授夔州雲安縣丞賈誼長沙屈原湘水溪連五毒攀鳥路而銜悽峽帶三巴聽猿聲而下淚秩滿丁府君憂去職三年泣血七日絕漿殆不勝喪幾於滅性服闋調補衢州司倉叅軍事秦稽負刁楚夢含雲東連射的之山西拒沈珠之浦上農攸屬倉廩爲禮節之先下位斯安等列處儕流之首尋沐恩旨雪其親累一遇雲雷之施再生花蕚之榮既席寵而沿恩亦流根而洎葉君之兄義材望冠時聲名動俗膺奮飛而首出指寥廓而冒鶱位纔陟於聞鶯才實兼於緣鵠既而八龍雙驥慈明與劉岱均飛二陸三張仕衛與孟陽齊價豈直家風祖德見稱於中旨掌綈司

綸復傳於後葉光輝所燭朝野增榮然則宅吏均司象雷分邑莊周著小鮮之誡尹何招美錦之嫌列五等於姬封髙十城於漢袟字育之道循良是資擢授潤州句容縣令瑶山奥壤金陵舊地郊原枕端委之墟江漢擁朝宗之水海潮驚而翔鷺起山氣合而盤龍見物産殷積水陸兼并人多挺劒之雄俗有亡珠之弊君達於時事明於政理教不嚴而自肅化不令而人從甿黎感惠愛之如父母奸邪屛迹畏之若神明戶口滋豐田疇墾闢行太丘之道德息灌壇之風雨國家下武膺運中興纂業氛祲廓除日月開朗君遇見知之主逢時來之運若魚縱壑如鴻順風優制所尊崇班益峻加朝散大夫上柱國紫泥流渥朱紱昇榮列五采之通班連九章之貴飾於是貴而思降盈而知損如絲之旨載流亂繩之化愈息先是邑居湫阨里閈榛蕪爰自歷政未遑加緝君乘三餘之隙因四人之暇覽山川之體勢量資物之豐省遂便輿功因時改作人無廢業役不浹辰流一切之權道成累代之宏業頃緣稼穡頗[redacted]炎亢雲漢之詠徒勤京坻之望斯絶君親加暴露徧請山川率甿庶以具馨香俯壇埸而展誠敬濃雲布族膏雨成絲縣八極而俱灑通四溟而廣徧自非仁心所及誠感必通其孰能預於此乎加以道尚朋執情敦讌喜每至星摇劒室月下珠潭菱津迴棹女之喧桃蹊詠樵童之樂臨萬家之井邑眺千里之風煙良談閒起清文不輟信可謂兼文兼武公才公望者焉聖上深視九重高居萬寓廼睠時政分命使司端冕旒而思天下布德澤而周海内博訪英髦採求異術十道飛馹萬域承風江東黜陟使朝散大夫行度支員外郎攝右臺侍御史源乾曜崖岸孤聳風飈秀出千仞罕節百尺無枝地入星臺列珠軒而應翟庭分月樹摇鐵柱而驚烏氷霜凜白簡之威霞日聚繡衣之色遥同李郃上迴星爲之暉俯類張綱先攝權豪之氣以君才地加之聲實每肆揄揚先膺荐舉王生千里佇入於匡佐荀

氏十旬行登於台府顧眄之重郡縣增榮馳表疏於龍閣遽翻飛於鸞路隨郤詵而齊舉攀鄧攸而不留黯黯津亭摇摇軒騎壽春遺犢將折轅而共分葉縣歸鳧逐行舟而俱遠由是三吳士庶二江人物來暮之歌方遠去思之戀益深期歿君於一年思段侯之再撫丞魏烜家承軒冕代傳儒墨鳴謙自牧處劇若閑以涵牛之巨量貳割鷄之小道主簿崔子佺相門卿族玉葉金柯光彩可以射人風神可以凜俗尉李芬張隱朝章佩嘉昜等並公侯復祉琳瑯積譽經史足用刀筆推工覩迴東道之姿多屈南昌之化鄉望等或耆年宿望或盛族名家負雲澤之懷寶馳水鄉之俊逸山川舊迹龍蟠武路之閒軒冕餘風東箭南珍之亞並殖和浴道多從食椹之恩老安少懷久沐惟桑之化雖功成帝力上皇之耕鑿已勤而事稾圖經下邑之風猷可紀是用傍遵緐簡俯緝謳謡聚南襄之故事採西郭之前躅飛丹眉乏行杼雕金之思相質披文無媿沈碑之浦其詞曰

山岳[redacted]氣河汾孕爲基構百尋源流千丈地靈坱軋天姿肸蠁長寧建侯襟懷洞朗江陵奕載風飆峻上賾隱鉤深知來藏往斲雕爲朴用晦而明文緯天地武定縱横如周稷禹似漢良平金社開封珠盤載盟逖矣遐緒猗歟克生（案碑詞每段六韻此明横秤盟生僅五韻必脫去二句也見拓本姑識此以俟再補）乘彼靈慶光斯燕翼道映時宗言爲士則月鏡虛湛雲峯迴植藝蘊縑緗材經邦國金玉其行筠篁其德鶴鳴不已鴻飛未息欲麗九成先階一匱比迹庠序聯芳旌旆軒墀卜遠禹山云萃倚玉推才雕金篡懿秦閣漢輔吳田鄰地孫楚㕘卿蕭何主吏鴻鐘待扣明鏡不疲詞端筆杪月落雲披時更出處道或推移曾㕘盡孝賈誼傷離五湖東指三峽西窺六修齊稟百里均知帝道光亨聖人有作如鵬得吹似魚縱壑越自奮飛載翔廖廓珠江控海金陵負郭夏禹經營農皇甄度星躔牛斗雲連蜃閣令長何擇循良在茲駈駕宓賤雕鏤馬期政實無擾人稱不

欺章弦是緝氷玉攸資神憂河甸獸斷江湄蝗去無限鸞歸有時八使出關二星向蜀乘驄衣繡揚清激濁黜陟攸先椎埋是屬上敷帝念下從人欲一聽謳謡載欣風俗行收顧眄坐成珠玉若管知鮑如蕭待王君子既見爲龍爲光選衆而舉載揄載揚飛[redacted]日路驛薦雲莊眇眇雲澤黯黯水鄉西北萬里東南一方坐結去思長嗟來暮躑躅輦壤悁遥鸎路何以報恩宸階遠訴何以旌德高碑迴樹潘岳創詞楊修辨句一刊懿迹千齡垂裕　景龍二年歲在戊申二月十五日建朝散大夫行雍州録事㕘軍張景毓字燭微撰業行寺主釋翹微書

唐故朝議郎行兗州都督府方與縣令獨孤府君之碑銘

唐　劉待價

聞夫乾蓋上闢星緯分其躔舍坤輿下蟠河岳裂其封域是以觀象體物建百里之庶邦敦俗牧人置千石之多士則有威霽風雨稱明鏡於當時德洽絃歌号元龜於後葉其有繼美宣化教肅刑清作根本於巖廊爲喉命於黔庶休明一代映徽九泉歷選徽塵歸獨孤府君矣公諱仁政字仁政河南洛陽人也本姓劉氏導樱龍之巨源長河不竭疏斷蚍之曽岫連岳無窮屬逐鹿於中原乃避時於北漠因山易姓以氣雄邊及魏室之鬱興服衮論道遷周邦而扈從衣錦還鄉吐奕葉而增昌朝盈紫綬聳本枝而迺懋郡接朱轓菌藹紛綸可畧而述高祖永業齊中書舍人南道行臺右丞洛州刺史遷左丞加散騎常侍儀同三司特進行臺左僕射封夏州啓寧縣開國公武安郡開國公廣州德廣郡開國公西平郡開國公瀛州章武郡開國公彭城郡開國公各食邑二千戶賜鼓吹一部絹布各二千疋錢卌万俘口三百餘人馬五十疋轉七兵尚書兼吏部尚書入周拜司徒公行臺尚書令冊臨川王大司寇少右弼謚曰貞佩金章於黃閤綰盭綬於玳筵内助理於萬機外佐平於百揆奇籌獨運戶邑光於六封雅樂相喧皷吹標於四錫

曾祖子佳周柱國直閤將軍武安郡開國公華州刺史儀同三司隨大將軍淮州刺史應國公拜壇虎將祠黃石以傳書刺郡神君褰赤帷而察俗賞茅土於輿壤以荅元功進儀服於太階還尊懋德祖義恭隨京兆郡富平縣令唐秦王府倉曹參軍事荊王府長史右衛郎將左衛中郎將左監門率溫汾歸婺四州諸軍事婺州刺史上柱國高平縣開國侯雍容朱邸陪文雅之良遊巡警紫微膺爪牙之重任百城宣化得賈父之能名五等開封獲通侯之美稱父士賓唐(宏)文生文德皇后挽郎虞庠之冑必擇士林楚挽之郎寔資門蔭選授霍王府戶曹參軍事密王府兵曹參軍事原州都督府戶曹參軍事轉汴州尉氏縣令遷坊州鄜城縣令上騎都尉行丹州司馬襲爵高平縣開國侯幕府端簪聞爲善之最樂列曹從務佐激濁以增清叔孝擒姧智窮於耳粟伯騫膺士語重於笥金孫氏襲侯尚食漢閒之地謝庭蘊玉還光席上之珍惟公騰秀二儀降精五緯髫年對日綺歲參(元)成千里之權奇望雲驤首刷五色之毛羽抱義賓王起家皇朝左勳衛左金吾引駕出警入蹕統式道之朱麾夜儆朝巡司禦戎之金革解褐思州司倉參軍事像水之平法絃之直遊刃盈庭之訟發蒙列局之疑掌十二之人天致菽粟之流衍改授宣州溧陽縣丞南服水鄉北斗星分吳越雜錯士吏剽輕公贊銅章以化人持水鏡而照物季俗爲之懲革淳風由是興行轉朝議郎上護軍行兗州都督府方與縣令法三異之化振百里之雷敦禮義以教人薄聚斂以富俗女脩織紝不下三齋男務耕耘還登九穀椎埋止息桴鼓於是稀鳴囹圄空虛箭櫝以之無事既而焦延罷職上書願留劉寵去官攀轅而送方同胡紹專城之任克遷遽等宣尼倚戶之吟斯作以景龍二年三月廿九日遘疾卒於河內郡之私第春秋七十有七士喪衣冠道亡儒墨德音何在恨九言之不追魂氣何之痛百身之無贖惟公抱素懷璞蹈孝履忠蘊

智成囊含明作鏡敞三白之虛室泥登仙之桂舟酌其流而感淺深庇其宇而忘寒暑儒林罩月武庫驚雷六義分落錦之篇八體下崩雲之陣阮公琴酒情盤脩竹之閒尸子登臨神王長松之下清門赴弔無雜号之賓儉室奉終靡一金之產可謂至德君子人之楨幹者也以景雲二年歲次辛亥二月景子朔廿七日壬寅遷窆于洛州河陽西北韓城鄉龍臺里之平原禮也馬啓滕城鳥飛楊墓晚風含怨託松柏以揚聲斜日緘愁向煙雲而沮色嗣子宗業隆堂構孝極天經攀翠柏以長悲奉(元)醪而永慕想(元)成之祖德遂述家風鑒陳寔之貞碑爰題翠琰庶陵移谷變竹帛非堅而懿德嘉聲乾坤等固其詞曰

欃瀧疏派斷虵分族遇亂中原避時北服因山易姓待時千祿(其一)北魏稱帝佐命爲臣爰從鳳蹕式返雞津祚茅食采華轂朱輪(其二)踵德誕美韶姿令器渾金璞玉霜鶴雲驤論起談天詞成擲地(其三)振翼鳳穴統武兵欄捧戟侍帝綰綬除官霜凝吏道花飛筆端(其四)一同菹俗五美興化剽劫懲姧嗤眩息詐女脩纂續男務耕稼(其五)攝官稱謝攀轅告歸佇遷喬木奄落斜暉昊天不慭與吾何違(其六)相彼青烏啓玆(元)室縞駟發軔丹旐颺日九原不返千秋永畢(其七)賵人悲而結愲弔鶴思而氤氳蕤灑泣珠之露松經悿玉之雲爰勒銘於(元)石以作固於清氛(其八)

吏部常選(宏)農劉珉書(碑出孟縣前人未見)

[redacted]劉待價撰

大周故鎮軍大將軍行左鷹揚衛大將軍兼賀蘭州都督上柱國涼國公契苾府君之碑銘并序

唐　婁師德

原夫哲后時乘璧人貞觀必俟風雲之應以光朝列尤資棟幹之材式隆王道若乃傑出文武挺生才俊道符忠孝性與清白高視於冠賈之前獨步於韓彭之上肸嚮名數蟬聯簪組許史焉可儔金張莫能匹四海慕其風範千里仰其談柄玉質金箱探賾索隱沒而不朽其唯賀蘭都督涼國公之謂哉君諱明字

若水本出武威姑臧人也璧期爰始賜貫神京而香逐芝蘭辛隨蔓桂今屬洛州永昌縣以光盛業焉原夫仙窟延祉吞雹昭慶因白鹿而上騰事光圖諜遇奇蜂而南逝義隆緣簡邑恒於是亡精鮮卑由其櫛魄恤(允)於前涼之境茂俗於洪源之埊良史纂焉此可畧而誌也曾祖哥論易勿施莫賀可汗遞襲珪璜夙傳弓冶共棲梧而比翼與良玉而齊價濯如春柳勁逾霜竹英名振白山雄圖光紫塞祖繼莫賀特勤積代爲英傑之先光圖絢史保家爲名教之首拔今超昔宏材膠葛洪源浩汗映竹史而騰芬綴錦書而擅響父河力鎮軍大將軍行左衛大將軍檢校鴻臚卿檢校左羽林大將軍上柱國涼國公贈輔國大將軍使持節并汾箕嵐四州諸軍事并州大都督謚曰毅公埊積膏腴門摽英偉發言會規矩動容成楷則學該流畧文超賈馬威青海而安白道光三部而截九夷揆務棘司爲羣寮之宗匠膺榮蘭錡成五戎之准的而鍾漏斯盡而贈崇班聿加千里之榮俄處六條之位哀榮之禮既洽朝野式瞻送終之典更隆搢紳翹德公赤野生姿青田矯翰家蓄古賢之操門傳高士之節年甫一歲稙上柱國封漁陽縣開國公食邑一千戶八歲起家稙太子左千牛十一稙朝散大夫太子通事舍人裏行十二稙奉輦大夫若夫紫禁青規之所必擇賢而方稙玉階金闕之前實高門之攸處所以榮加髫丱澤及綺紈鳴玉鏘金光前映後乃人物之儀表實衣冠之領袖重以河山險要惟賢是居爪牙任切非親莫委麟德季中稙左武衛大將軍賀蘭州都督自非承家奕葉累代衣纓焉可內奉鉤陳外應剌舉者矣相府在藩爲涼州道元帥以公爲左中軍總督侍中姜恪爲涼州鎮守大使以公爲副然則朝端妙選實佇異能望重材高允膺僉屬後以鼈海未清虵川尚阻戎車所及尤俟英將從中書令李敬(元)征吐蕃公爲百海道經畧使於是南討吐蕃北征突厥累摧兇醜勳績居多後狼山及單于餘

黨復相聚結奉制討擊應時平殄前後賢勞不可勝紀改稱左驍衛大將軍襲爵涼國公食邑三千戶賜錦袍寶帶金銀器物雜彩綾錦等數千件稱長男從三品以酧功也仍改爲燕然道鎮守大使檢校九姓及契苾部落公俶裝遵遠望赤水而前驅勁騎騰空指白蘭而長鶩左縈右拂八校於是爭先斬將搴旗三軍以之作氣遂得降綍言以隆爵命自而府而錫珍奇金貝咸紆繒錦交集列鼎而光祖祢分茅以惠子孫策勲居㝡又稱雞田道大總管至烏德鞬山南招降二萬餘帳縱使李牧寧部魏絳和戎推昔揆今當秊罔二尋稱右豹韜衛大將軍未幾復改稱左豹韜衛將軍并充懷遠軍經畧大使又依舊知燕然道大使公高望重亟膺獎擢得人之譽聞於朝野惟大周革命重懸日月擢稱鎮軍大將軍行左鷹揚衛大將軍餘並如故有制曰鎮軍大將軍行左鷹揚衛大將軍兼賀蘭州都督契苾明妻涼圀夫人李柔順成姿幽閑植性聿脩婦德每勤於缶道叶贊夫家必存於忠義既竭由衷之請宜覃賜族之恩并及母臨洮縣主並蒙賜姓武氏公侯必復河洛胄賢屬寶運之開基接傒瀇而錫派忠貞無替聲逾金氏表裏承恩勲高石窌後稱朔方道總管兼涼甘肅瓜沙五州經畧使度玉關而去張掖棄置一生瞰弱水而望沙塲横行萬里幄中有策閫外宣威豈直操履氷霜固亦心符筠玉名高一代氣逸九霄者矣既而司寇逝川俄結頹山之恨將軍大樹行聞斷石之嗟悲夫以登(證字案餘已見順陵碑者不更出)𨲢元秊臘𠥱(月字順陵碑作匝)廿三𡆠遘疾薨於涼州姑臧縣之里第春秋卌有六制曰悼往贈榮經邦之懿典飾終加等列代之徽猷諒以褒德勸能念勞追舊者也故鎮軍大將軍行左鷹揚衛大將軍兼賀蘭都督上柱圀涼圀公契苾明理識開舉局量沉雄家著勤誠代彰忠懇早膺朝寵夙紹庭規秩峻銜珠寄隆賜鉞入糸巡警恭慎之譽必聞出綏藩落威惠之聲兼濟𡆠轡不留夜舟俄徙未窮遠畧

奄謝昭途䆠想嘉庸良深矜歎宜申殊澤式旌幽壤可贈使持節都督涼州諸軍事涼州刺史餘如故賜物三百段便於涼州給付所緣葬事一事以上並令官供仍差涼州都督府長史元仁儼監護仍令朝散大夫通事舍人内供奉邊懷秀弔祭既而居諸易遠宅兆攸資金凫泛泉玉雞伺旦粤以大周萬歲通而元秊歲次景申八𠥱庚午朔十五𡆠甲申葬於咸陽縣之先塋禮也禮司謚曰公夙承門閥早踐通班茂績昭宣聲望顯著學該流畧藝總兵鈐以孝安親以忠奉圀終始如一存殁不逾旌善易名宜憑典實按謚法寛樂令終曰靖請謚曰靖公惟公降淳粹而蓄瓌奇稟精忠而挺才望韶儀淹雅難窺於得失逸調清通不測其涯涘抑揚人傑彫績士林等桃李之無言若朱藍之在性先仁而後己鄙利而尚賢亭亭有千丈之榦其高非易仰汪汪如萬頃之陂其深不可測有碩學焉有令問焉擅非馬之雄辯蓄靈虵之雅作逸氣上煙霞之表高明振朝野之際五公七侯之盛僅可執鞭曜蟬鳴玉之榮纔堪捧轂如揚彪之承伯起若班固之嗣叔皮加以懸榻翹賢分庭接士衣裘牽馬朝成夕費兼濟之性光映人物乃搆厦之良材輝發彩擢榦瓊枝莊敬率由於天然抑揚女史温柔稟之於本性光輝内則既而雄劍潛鋒崩城起恨毀瘠逾於大禮攀號泊乎剪髮夷夏足其悲哀搢紳增其悕感屈己而遵女誡飭躬而宣婦道可謂承家稟訓執仁組行者歟長子左豹韜衛大將軍兼賀蘭州都督上柱圀涼圀公聳次子右武威衛郎將上柱圀姑臧縣開圀子嵩右玉鈐衛郎將上柱圀番禾縣開圀子崇等並早涉義方夙延庭訓孝心冥犇至德純深及候氣纒憂先嘗空術充窮盈感鵶慕增悲棘皃由乎絶漿柴毀幾於滅性可謂至德冠幽明窮迷傷骨髓哀號擗踊獨超前輩雖罔極之誠踐霜露而逾感相質之重映今古而垂裕是用傍求翠琬式樹豐碑家風祖德居然在斯用以光士行用以芳本枝歷千秋兮無斁經百代兮無虧銘曰

東井蒼蒼西土茫茫而開分野埊列封疆門多英毅代産忠良偉哉人物紛乎典章(其一)前涼後涼乃祖乃父赫奕冠蓋蟬聯文武金箱玉質光台映輔至德符孝貞心翼主(其二)可汗嗣出抑揚流輩業盛后昆道隆前奮遐迩欽挹夷夏欣戴四海英髦共推貞栗(其三)符勤垂裕摶風振翼孔席申歡嵇松比直智水游泳仁山止息討本尋源斯標岐嶷(其四)毅公雅節莫之與京既忠且孝王佐人英研精流畧捐■良平昭昭餘慶恤(允)膺榮(其五)挺生異材韜秊振響未盈小學亟承恩奬門閥易隆墻仞難仰學行無斁名實逾廣(其六)露晃關河式清邊徼遽宣威德聿敷名教肅彼夷落鎮茲襟要人揚德宇窮微盡妙(其七)綏邊寄重尤資望族顯允奇材悠然嗣福外清荒憬内膺榮禄總戎之寄聲連秘牘(其八)詵詵于隰屢警邊城侵𡆠躍馬槩𠥱揚旌横雲列陣背水開營未經千𡆠俄夢兩楹(其九)光奮繡留居諸易促旋悲委珮遽傷埋玉松蔭隴兮均青草榮墳兮吐緑式鐫貞琬以光勝躅(其十)　先天元年歲次壬子十二月十六日辛亥孫子息特進上柱圀涼圀公嵩立父碑　肅政御史大夫上柱圀婁師德製文左肅政御史殷(元)祚書(今石本損泐據汪太史唐碑録存載之)

大唐處士胡君墓誌并序

君諱佺字尚眞定安人也遠祖囙官遂尻介休夫積椽是佐錯胡綜之文章清白知名見胡威之父子光光懿烈不替先風簡諜詳諸可畧言矣祖買隋孝廉舉文林郎幼洽詩書長崇禮樂太初玉樹夙擅嘉聲韋氏金籯遽昇高第父端養素不仕情貪野薛志篾裒裳道王亡琴跡存山水君濯濯儀形汪汪軌度珠胎孕月光彩絶倫蘭若衍風幽芳自遠鄉里稱善喻彼少游文籍自娱同夫孟陋遺累蹈滓傲性煙霄簪軒不介於懷寵辱不驚其慮歲臨辰巳鄭康成於是云亡月犯少微謝慶緒俄而致殞春秋七十卒于私

五十五冊
13B

第夫人石氏穠荷比秀美箭齊貞宜其室家和如琴瑟翰林之鳥始雙飛而隻飛龍門之桐俄半生而半死嗣子懷爽懷玉岵屺長違霜露增感粤以開元三年歲次乙卯龍集單閼十月己酉朔廿五日癸酉遷窆於介休縣東廿里平原禮也縣上山傍昭餘澤右懼陵谷而驟易思封樹而永懷乃爲銘曰

盤根安定散葉汾壖乃祖乃父光後光前惟君節槩業尚虛元鬼瞰庭宇鳥鳴座筵不逢石髓俄歸玉泉一閟丘隴長嗟逝川

唐故葉有道先生神道碑并序 唐李邕

昔者誕發老君道純天地生得夫子身負日月且時宰不宗主人勿用矧乎埋照後谷潛盤窮山幽姿蛻於塵容素尚允於仙類豈辟命行矣爵服縶之而已哉公諱國重字雅鎮南陽葉縣人也自少典錫羨高辛纂緒陶唐重熙后稷邁種文王之允乃食於沈尹戌之子載封於葉受氏享國大哉邈乎遠乎祖乾昱克壯其猶永孚於德墐戶習隱塞兌億坤碩膚長材通理博藝雖安車累至而堅卧固辭故慶祚克開眉壽維永矣厥考道興性守宮庭道敷邦國居鬼從地率神從天受籙以怛之飛符以北之扼魍魎之邪劉臺台之祟有足奇也至於揮札落紙引弓貫革特起五部廣推大餘侯誰嗣哉先生靈承道宗異聞訓誘弱喪文貌幼尚純篤仙骨有象童心不萌專精五龍過遊羣岳聰以達遠明以察微達死生之占體物氣之變嘗靜貞動耗息影歸止雲外■壑林巢仙居人絕不鄰道阻且右獨往幽勝永歌隱淪放聞保和習虛致靜揖五石之髓擷三芝之英時哉不留歲聿其逝緇髮純漆韶顏渥丹事適元同神與道續惟寂惟寞不飲不食數十載於茲乃昇聞帝庭駿發皇眷蘭才受命降尊加禮將之以文馬速之以暢轂先生盱眙長揖握手高謝曰自昔帝舜登庸德輝允鑠光武繼統吏道孔嘉且薛方逢萌備外臣之禮虞仲夷逸終處子之業豈垢俗疵物偏貢介性將探道慕類坐

致奇齡使者蓄而之疑申遂行之旨乃周覽廬室躬省倉廥考疇人之疆晦訊家童之作業皆儉以遵約安能維始味不甘口色無養目信以爲著誠去僞敢守難奪順風可即强起曷至焉遂虛覲復命懃歎聞列朝廷企其高渴其道聆嘉聲而屬■者豈勝言哉有司以天元書歎星度官弛亡五德之運謬四時之分荆鬼越祥不知所況子亥母癸鳥識其原皆乘遂遠尋請益傳受可謂繩誠列而曲直徵衡誠懸而輕重立粤惟博物君子豈伊小說鯫生嗚呼天不持久人將復歸積年迫於期頤遠志屈於摧落卜兆幽石託墳清林逸人不追國士靡憲泉石沮色鄉縣失聲豈無他人惟子之故允子慧明贈銀青光祿大夫歙州刺史公冈替厥緒代增其業啓秘籙之高妙揚元津之洪波道微若聲心麼若氣吹律緩谷運歷知天慶下辟書終不應命孫子景龍觀道士鴻臚卿越國公幼得父書早傳成法黃念有訓邁迹自身讀天下之書備方外之術火滌淫祀劒誅羣妖恩開五君名動四國其入也排金鎖謁紫庭爲帝傲吏出也法玉京坐元寺作仁宗師故能大匠道門家鄉朝右禮食軒座寓直禁爐矣嘗以理氣自强登老益壯雖暮景急節而純孝孔哀是獻封章願拜墳墓有勑帝念載形王言神札以飛傳瑞乃發羣公帳餞列蕃郊迎朝輝有章鄉人皆慶枉以末技揚於孝心惟先志以追遠立豐碑以紀德夫何閒然其詞曰

宗門素履家代隱仙道一相孕薪火交傳黃公術左赤水珠聯道開幽鍵性與眞筌一門累祖四世百年抗迹巖谷消聲天地卓尔遐舉藹然高致爵以臭焚珠以明墜人則有心徵亦不至保身匪媮全樸爲利孝孫增業明辟順風志嘗無忝事或不同徵賢朝滿舉逸山空曷由高枕克謝代工測微達變盡規納忠皇眷雖渥孝思亦深章服粲粲傳駟騤騤載違廷闕是展墳林紀石追遠昭銘率心孝終事立榮歿寵今遐超古始永憲江南 開元五年歲在丁巳三月

七日括州刺史李邕文并書處州志載此文爲法善使李邕夢中書之故名追魂碑録以志異聞

大唐贈歙州刺史葉公神道碑 唐李邕

公諱慧明字德昭南陽郡人也其先系自軒后珍于周文聃季食沈子高封葉因爲氏矣逮問政■孔好龍得眞代有聞也昔者惟帝興運乃聖炳靈風雲相從卜夢通感閒氣駿發良弼大來有開必先憑物爲怨因自然矣則我使君降僊府乘道流追縱隱淪叶契幽叟結廬淵沚考盤巖椒同人利貞遁代勿用雅好酒德尤邃老經詁言解頤精■絕倒誘進不倦虛納盡■好事集門長者闐里每至升月帷戶咊風林薄植杖嘯谷席皮琴山泰然樂生澹乎忘老方其維性壽遡神僊侚赤松之遊縱黃■之術外身先物歸根致柔緣以大均持以大定色理不盪寵辱不驚繩繩焉濈濈焉孔德之容罔可測已故師長旌禮邦族與化智者謂智仁者謂仁雖褐塞桑樞紵衣韋帶必避途加敬襄風惕息焉是用克聞於家大育厥允則我越公襲上德延慶靈生而知之學而習之有專門之資得丕承之業纔齔班道既冠同元訊遠岳之福庭覲幽尋之方士陳呪雷駭吐刃電光沈海莫濡蹈冶匪爇呵萬鬼搦百神啓陰官之符變冥司之籙追究往事坐知來茲膏肓無所遁其形霧露不能滋其疾奇跡多緒嘉聲日聞是以大君孔休辟命荐至入自卧内問以咎徵造膝必誠遇事皆中時更四紀代且五王順風以請天師敷衽以近皇極緇素莫能出右公卿是惟虛左國家有事天地將旅海岳公嘗致禮加璧能事潔羞傳駟載途郡邑迎謁者歲四三焉自頃賊■畜袖小人吹蠱敢爲戎首興此厲階天步未夷人事將殆公乃極陳幽贊大啟聖猷枚卜撰辰並走羣望作爲邦翰先■主憂殄勦元兇翼扶皇統是嘉厥異式揚爾忠爵賞懋於身寵贈光乎考匪此父也曷訓其子匪此子也曷揚其親松楸巳行碑板未立永念終古追存孝思驟請闕廷弟如江介遠訪

才子狂逺鄙夫趙括論兵多鈌舊學班固述史寔賴
家書顧惟成章實愧貞石其詞曰
眞隱夷軌黙僊解形倬哉獨立企古遐征殆庶(元)德
升覲丹經服鄉不涅光味無營築卜岑渚上藥待琴
徐嘯風谷緩步月林白雲怡意清泉洗心曷勝不往
曷奇不臨迹因神逺情隋地深舉代方籍皇家未軾
肇■懿子載揚令德左慈致物越人辨色司察鬼謀
役使神力寵被五君聲聞八極日嘗薄蝕國有多難
兇慝扇揚忠烈憤惋亦旣先覺克啚幽贊皇哉神武
赫然天斷薄言即戎于以戡亂帝念疇庸典開列土
豈曜厥身寔贈于父朱藩乃錫紫綬是與存致歿榮
忠伸孝舉烈烈桐柏緒風興悲表墓有闕紀德無詞
哀哀嚴蔭欒欒孝思孰傳終古是建豐碑　贈慧明
銀青光祿大夫歙州刺史子道士灋善授鴻臚卿封
越國公　開元五年太歲丁巳鶉尾七月夷則七
日甲辰建江夏李■■以國子監太學生■■■

故銀青光祿大夫秘書監兼昭文館學士侍讀上柱國常山縣開國公贈潤州刺史馬公墓誌銘并

公諱懷素字貞規本原扶風其先自伯翳馬服具諸
史載暨漢南郡太守融命代大儒公即其後也十一
代祖機抗直不撓晉御史中丞扈元帝渡江家南徐
州丹徒故今爲郡人也代以學聞高祖消博綜墳典
仕陳爲奉朝請曾祖法雄慷慨倜儻好孫吳不事筆
研陳横埜將軍祖果顧顧學禮經不隕素業即學士
樞之從父兄也少爲尚書毛喜所知陳本州文學從
事父文超果行毓德精意易道及洪範頗曉氣候貞
觀中以有事遼浿策名勳府龍朔初黜陟使舉撿校
江州尋陽丞棄官從好遂寓居廣陵與學士孟文意
魏令謨専爲討論具有撰著公即尋陽府君第三子
也幼聰穎六歲能誦書一見不忘氣韻和雅鄉黨以
爲必興此宗十五徧誦詩禮騷雅能屬文有史力長
史魚承瞌特見器異舉孝廉引同載入洛■尚書倉
部郎河東裴玢之博學深識見名知人音旨儀形海

内籍甚公年甫弱冠便蒙引汲令與子氵研覃遂博
遊史籍無不畢綜以文學優贍對策乙科乃尉郿無
何丁太夫人■■憂卽陳學士(宏)直曾孫女也本自
名家貞高博識公在艱疚骨立柴毀殆不勝喪服闋
授麟臺正字少監京兆韋方直好學愛士善飛白書
以公旣及冠禮未嘗立字遂大署飛白云懷素字貞
規扶風之學士也封以相遺其爲時賢所重如此以
忠鯁舉除左鷹揚衛兵曹叅軍轉咸陽尉昔則天太
后大崇諫職授左拾遺深盡規諷尋改左臺監察御
史歷殿中彈糺不避强禦加朝散大夫轉詹尹丞朝
論稱屈遷禮部員外郎與范陽盧懷愼隴西李傑俱
以清白嚴明分爲十道按察以公詞學贍洽精覈文
章轉授考功員外郎修文館直學士遷中書舍人與
李乂同掌黄畫踰年撿校吏部侍郎實允僉屬朝廷
以刑政所急改授大理少卿闗畿佇材除虢州刺史
惠實在人入爲太子少詹事判刑部侍郎加銀青光
祿大夫兼判禮部尋而正除刑部時稱愼恤轉戸部
侍郎上以河南蝗旱令公馳驛賑給宣布聖澤所至
甘雨使迴拜光祿卿遷左散騎常侍轉秘書監四部
舛雜頗多殘蠧公備加挍定廣内充積加兼昭文館
學士與右散騎常侍褚无量更日入内侍讀每至宮
門恩勑令■小轝上殿自車丞相已來殆將千載始
見此禮公疇日自序云慕善嫉惡好學潔己自謂不
慙古人無負幽明矣宜哉是言不騫厥信以開元六
年三月十日遘疾中旨遣御醫賜藥相望道路以開
元六年七月廿七日終于河南之毓財里弟春秌六
十皇上輟朝二日舉哀■次乃下制曰存樹高烈君
子所以立身没垂令名古人所以貽範銀青光祿大
夫故秘書監兼昭文館學士侍讀上柱國常山縣開
國公馬懷素越簡含貞楚材登用清芬獨暎至德可
師自服勤典籍納訓帷扆輔朕以猷道弼予以正言
允資惠迪實表泉懿而曾不憖留欻焉彫落思甘盤
之舊學臨宣睠以增歎興言感愴用震悼于厥懷可

贈使持節潤州諸軍事潤州刺史賻物三百廿段米
粟三百廿碩喪葬所須並令官給京官六品一人撿
挍公雖累登臺閣率身儉素俸祿之資賙贍親友及
啓手歸全家無貲産唯有書數千卷以爲燕翼以其
年十月十三日窆於洛陽古城之北原禮也有子巽
等雖年在童穉禮過成人棘心欒欒感于隣巷敬勒
行事以旌泉戸銘曰
益佐理水功施生人羨于馬服守趙却秦東京威賓
南郡儒珍德先惟永弈弈振振其一朝請風素横埜矛
戟從事顓禮尋陽洞易公自名家伏膺經籍鼓鐘外
逺純涂諍未内積其二用材南楚待問東堂持斧作憲
其三井春紛綸桓榮稽古行儒師逸髙跡誰伍公實踵
含香拜郎再飛禁掖七踐文昌國傳茅土巷擁旗常
之堂奧斯覩匪徒外潤爰歸内補其四惟昔殷后學于
甘盤一期千載遇君則難充堂何那其臭如蘭懿哉
夫子斯言不刊其五仁謂必壽神期式穀生寄雖浮夜
趍何速寵極韓賜恩深衛哭徒望邢山豈忘喬木其六
崢嶸徂歲寂歷空岑白日無影寒雲半陰燕城表滅
漢水碑沈貞臣之墓樵牧誰侵其七

後漢大司農鄭公之碑　唐史承節

夫囊括宇宙者文字發明道業者典墳所以聖人作
而萬物覩賢人述而百代通禮樂得之以昭明日月
失之而寒忒宣尼彰刪緝之功秦始速焚燒之禍迨
乎羣儒在漢傳注瑶■莫不珠玉交輝纖微洞迹同
見集於芸閣獨有輟於環林豈若經教奧義圖緯深
術兼行者多無如我鄭公也公諱(元)字康成北海高
密人也八世祖崇哀帝時爲尚書僕射公少爲鄉嗇
夫不樂爲吏遂造太學受業師事京兆第五元始通
京氏易公羊春秋三統(歷)九章算術又從東郡張欽
祖受周官禮記左氏春秋韓詩古文尚書攝齊問道
摳衣請益去山東而入關右因盧植而見馬融考論
圖緯乃召見而升樓精通禮樂以將東而起歎三載
在門十年歸邑及黨事起遂杜門不出隱修經業於

是鍼左氏之膏肓起穀梁之廢疾而又操入室之戈矛發何休之墨守陳元李育校論古今劉瓌范升憲章文議何進延於几杖經宿而逃袁隗表爲侍中緣喪不赴孔融之相北海屣履造門陶謙之牧徐州接以師禮比南山之園皓鄉曰鄭公類東海之于君門稱通德漢公車徵爲大司農給安車一乘所過長吏送迎公乃以病自乞還家董卓遷都長安公卿舉公爲趙相道斷不至會黃巾冠青部乃避地徐州建安元年自徐州還道遇黃巾賊數萬見公皆拜相約不敢入縣境時大將軍袁紹總兵冀州遣使邀公大會賓客迺延升上坐身長八尺飲酒一斛秀眉明目儀容溫偉客多豪儁並有才說見公儒者未以通人許之競設異端百家互起公依方辨荅咸出問表皆得所未聞莫不嗟服將汝南應劭亦歸於紹因自贊曰故太山守應仲遠北面稱弟子何如公笑曰仲尼之門考以三科回賜之徒不稱官閥劭有慚色門人相與撰公荅諸弟子問五經依論語作鄭志八篇公所注周易尚書毛詩儀禮周官禮記孝經尚書大傳中候乾象歷又著天文七政論魯禮禘祫義六藝論毛詩譜駮許慎五經異義荅臨孝莊周禮難凡百餘萬言經傳洽熟稱爲純儒其所撰著今並通習是知書有萬卷公覽八千也齊魯閒宗之公後嘗疾篤自慮以書戒其子益恩曰吾家舊貧爲父母羣弟所容去廝役之吏游學周秦之都往來幽并兗豫之域大儒得意有所受焉遂博稽六藝粗覽傳記時覩祕書緯術之奧年過三十乃歸鄉假田播殖以娛朝夕後舉方正賢良有道辟大將軍三司府公車再徵比牒併名早爲宰相惟彼數公懿德大雅克堪王臣故宜式敘吾自忖度無任於此但念述先聖之元意思整百家之不齊亦庶幾以竭吾才故聞命罔從而黃巾爲害萍浮南北復歸鄉邦入此歲來已七十矣宿素衰落仍有失誤案之禮典便合傳家今我告爾以老歸爾以事將閑居以安性覃思以終業自非拜國君之

命問族親之憂展敬墳墓觀省野物胡嘗扶杖出門乎家事大小汝一承之咨爾煢煢一夫曾無同生相依勗求君子之道研鑽勿替敬慎威儀以近有德顯譽成于僚友德行立於己志若致聲稱亦有榮於所生可不深念耶可不深念耶吾雖無紱冕之緒亦有讓爵之高自樂以論贊之功庶不遺後人羞凡某所憤憤者徒以吾親墳壠未成所好羣書率皆腐弊不得於禮堂寫定傳與後人日西方暮其可圖乎家今差多於昔勤力務時無恤飢寒菲飲食薄衣服節夫二者尚可令吾寡恨若忽忘不識亦已焉哉乂年春夢孔子告之曰起起今年歲在辰來年歲在巳既寤以讖合之知命當終有頃寢疾享年七十有四以其年六月卒遺令薄葬自郡守以下嘗受業者縗經赴會千餘人迺葬於高密縣城西北一十五里礪阜山之原嗚呼哀哉有子益恩孔融在北海舉爲孝廉及融爲黃巾所圍遂赴難隕身有遺腹子公以其手文佀己名曰小同精通六經鄉人尊之時爲侍中嘗詣司馬文王文王有密疏未之屏也如廁還問曰卿見吾密疏乎荅曰不見文王曰寧我負卿無卿負我致鴆而卒悲夫自夫子没後大道方否公之綱羅遺典探賾今猶特立鬱然時季途屯志不苟變全身遠害猗歟美歟及范曄作論有曰王父豫章君每考先儒經訓長於公常以爲仲尼之門不能過也及傳受生徒專以鄭氏家注云晉中興戴逵字安道以雞卵汁溲白瓦屑爲公作碑手自書寫文■■■語亦妙絕年代古而碑闕亡德音夐而詩書在承節以萬歲通天元年奉勅於河南道訪察觀風省俗激濁揚清行至州界見高密父老云鄭先生漢代鴻儒見無碑記不以庸妄遂託爲文往以會府務殷■無暇景歲序遷貿執筆無由今者罷職含香忝居分竹屬以閑隙乃加修撰耆舊者惟聞其名後生者不覩其事今故尋源討本握槧懷鉛兼疏本傳之文並序前言之目發九泉之冥昧播千載之■■翦以繁華不爲雕飾

文先成訖石又精磨碑未建而承節卒正議大夫使持節密州軍州事刺史上柱國鄭杳以開元十三年秋八月巡玆屬縣敬謁先宗欽承墳墓之間籌度碑石之側公心至清不欲費■公性至靜不欲勞煩迺命參軍劉朏校理舊文規模新勒未閒朏又罷職仍令終事冬閏十二月公伺其歲隙因遣巡團便令建立惠而不費允協人神承節銘曰

煥乎人文圖籍典墳煩亂事翦定自孔君中途湮没秦帝俱焚漢興儒教鄭氏超羣膏腴美地簪紱宏規嗇夫罷署京兆尋師中候乾象左氏韓詩雖稱積學殆若生知公之挺生大雅之懿囊括墳典精窮奧祕六藝殊科五經通義小無不盡大無不備好學慕道深思遠慮來往周秦經過兗豫侍中不仕司農罷署盧植東遇馬融西去作者謂聖述者謂明躬違三辟門傳五更周官東部漢難西京白玉遍地黃金滿籯占卜潛橋行途過沛陶謙師友孔融高蓋山啓釁扉草生書帶七十歸老三年赴會經傳洽熟齊魯攸宗爵祿不受贊論爲功禮樂今去吾道皆東類于標德比皓稱公閣尹擅貴禁錮連年乃逢宥罪方從舉賢南城避難東萊假田誕膺五百終覽八千今年在辰來年在巳嗚呼不愁于嗟到此勞我以生息我以死道該八索神交千祀濰水之曲礪阜之陽通德爲里鄭公爲鄉雲愁廟古月暗墳荒舊碑先没新石再彰詞愧黃絹心淒白楊明於不朽終古騰芳

鄉貢進士■安中書丹 徵事郎前行密州高密縣主簿兼管勾常平倉事綦■裔篆額

大金承安五年歲次庚申三月一日勒成

大唐元氏縣令龐君清德之碑 唐 邵混之

我國家再誓山河重懸日月明罰飭法覈名實之故典考績宣力甄豕魏之舊章皇道煥炳而時乘帝載緝熙而日用德惟善政政在養人若令長子男銅章墨綬而尤善最者可屈指而知宣父中都太公灌邑童恢責獸卓茂遷蝗男女別途鬼神息暴以今方古

君何讓焉君姓龐氏名履温字若水南安人也其先齊逢伯陵之裔曾祖卿惲元勳佐命功臣第壹等左武候大將軍封■國公食實封四百戶贈幽平燕易嬀檀等六州諸軍事幽州刺史謚曰肅歷數雖改雲雷尚屯披荊棘者馮吳佐元功者蕭鄧將盟帶礪畫象雲臺圖兼衛霍（案此借爲霍字）之容仕遂漢光之顧暱庸賞懋食邑論封祖同福幷州大都督府司馬饒州刺史左衛將軍安北都護外揆望殷衛珠寄重匪親不捧非賢勿居早蒞南臨尋振喬卿之譽紅旌■卷式標鄭吉之能考承訓通事舍人鄭州司馬贊善大夫率更令將作少監辭令抑揚綸鳳述旨題輿叶詠展驥治中洪洞方樟允供於邦造激揚少衆贊■於搖山君純德天資大材靈降龍章龍彩凝脂點漆出忠入孝遊藝依仁荒蕪四壁寥廓千丈代陪豐沛親預葭莩翼鱗翰之■■風雲之會漢表有外戚恩澤周詩有申伯渭陽起家補昭文生從勳閥也長安二年明經擢第揀宣州參軍尋授莫州司功參軍事秩滿丁二親憂痛瘁塋枝哀酸鄰社往而不返杖而後行纏禫一年甫從常調開元十九年春會府遂拜公爲此縣令曾子阜之爲政禮變郕人漢原涉之舉能威行谷口庶矣富矣又何加焉導之齊之非君莫可君有善政者七風雹咸下於屬城樹稼獨滋於元氏其政一也頃以陽光暫亢陰液乖旬苗慮膝興人或狼顧公罄莫珪幣稽顙壇場俄而　雲四周膏雨百里其政二也闢土菑畬用丁分地勸東作而播稼課西成之銍斂躬臨樹藝親載酒醪故使夏農服田秋得其實其政三也詢知疾苦所患虛丁撫狀上陳應時申削籍無■稅人獲息肩其政四也修職奉符不爲進越下有鬱滯必掣肘諭言每課田租時臨調賦寬爲■約曾無再輸其政五也此地俗多懻忮跕躧彈絃素曰難持（案金石萃編云當是治避高宗諱猶治書侍御史作持也其説是矣）更承寬弛公整其衛策謫其權豪輒去害羣悛心斂跡其政六也先縣館宅湫漏與百姓雜居公薄責人傭先抽己俸雖與慮始而可以樂成其政七也是以廉平稱職西河知魯衛之風清儉當官南土變夷齊之俗可大可久是謂賢人之德惟幾惟深以成天下之務公儀如繪畫神若轉規聲以聞於震雷用無待於周月惠如春露吏人不能窺喜慍之容結若冬氷貨殖不能動首陽之行蓄霜鍾於絳府有感必通凄月鏡於元臺觸形皆照邑老謝虔祐等並鄉庭積善掾吏安排行義以達其道隱居以求其志相與族談城府錯立康莊襃德匪舒宣風技癢或叫帝閽而抒美或邀使駕而論功衆志■誠如寒附火於是圖徽翠琰託懿金聲其詞曰

清風汎濫兮其來溥茂宰馳能兮超卓魯雞大相閒兮人安堵一同仰之兮如父母聽謳謡兮詢疾苦踰屬城兮光趙部趙■遺風兮多懻忮君子爲之屏姦僞化澆浮兮勗以義邑■■兮市無二政勝殘兮仍博施如水火兮時不匱刻石鐫金兮蓬傳懿直爲循良兮守名器

開元二十四年歲在困敦律中夾鍾八日建前鹿泉縣令邵混之撰蔡有鄰書

續古文苑卷第十八

續古文苑卷第十九

賜進士及第授通奉大夫山東通省督糧道加三級孫星衍撰

碑志五

右拾遺陳公旌德碑　唐　趙儋

大唐劍南東川節度觀察處置等使戶部尚書兼梓州刺史兼御史大夫鮮于公爲故右拾遺陳公建旌德之碑

公諱子昂字伯玉梓州射洪縣人也其先居於潁川五世祖方慶好道得墨子五行祕書白虎七變隱於郡武東山子孫因家焉生高祖湯湯爲郡主簿湯生曾祖通通早卒生祖辯辯爲郡豪傑辯生元敬瓌偉倜儻弱冠以豪俠聞屬鄉人阻飢一朝散粟萬斛以賑貧者而不求報年二十二鄉貢明經擢第拜文林郎屬青龍末天后居攝遂山棲餌朮殆十八年元圖大象無不達嘗學術擬張平子風鑒比郭林宗公即文林元子也英年過人彊學冠世詩可以諷筆可以削人罕雙全我能兼有年二十四文明元年進士射策高第其年高宗崩於洛陽宮靈駕將西歸於乾陵公乃獻書闕下天后覽其書而壯之召見金華殿因言伯王大畧君臣明道拜麟臺正字由是海內詞人靡然向風乃謂司馬相如楊子雲復起於岷峨之閒矣秩滿補右衛曹每上疏言政事詞旨切直因而解罷稍遷右拾遺屬契丹以營州叛建安郡王武攸宜親總戎律特詔左補闕屬之從及公參謀幃幕軍次漁陽前軍王孝傑等相次陷沒三軍震慴公乃進諫感激忠義料敵決策請分麾下萬人以爲前驅奮不顧身上報於建安建安愎諫禮謝絕之但署以軍曹掌記而已公知不合因登薊北樓感昔樂生燕昭之事賦詩而流涕及軍罷以父年老表乞歸侍至數月文林卒公至性純孝遂廬墓側杖而後起柴毀滅性天下之人莫不傷歎年四十有二葬於射洪獨坐山有詩十首入正聲集十卷著於代友人黃門侍郎范陽盧藏用爲之序以爲文章道喪五百年得陳君焉由

是大中之詞紙貴天下矣有子二人並進士及第長
曰光官至膳部郎中商州刺史仲曰斐歷河東藍田
長安三尉卒官光有二子其長曰易甫監察御史次
曰簡甫殿中侍御史斐生三子長曰靈甫次曰競甫
衆甫皆守緒業有名於代劍南東川節度使兼御史
大夫梓州刺史鮮于公自受分閫之征也初年謀始
立法二年人富知教三年魯變於道乃謂幕賓曰陳
文林散粟萬斛以賑鄉人得非司城子罕貸而不書
乎拾遺之文四海之內家藏一本得非臧文仲立歿
而不朽乎於戲陳君道可以濟天下而命不通於天
下才可以致堯舜而運不合於堯舜悲夫昔孔文舉
爲鄭元署通德門蔡伯喈爲陳寔立太丘頌異代思
賢之意也況陳君顔閔之行管樂之材而守牧之臣
久闕旌表何哉爰命末學第敘豐碑表厥後來是則
是効其頌曰
有嬀之後封於陳國根深苗長世載明德文林大器
質匪雕刻學術鉤深風鑒詣極代公耿光喬元藻識
施不求報退身自默岷峨降靈拾遺挺生氣總三象
秀發五行才同入室學匪獵精明明天后羣龍効庭
矯矯長離軒飛梁益封章屢抗矢陳刑辟匪君伊順
惟鱗是逆九德未行三命惟錫帝命建安遠征不伏
咨公幕畫騁此驥足惟王玩兵愎諫違卜忠言不納
前軍欲覆遂登薊樓冀寫我憂太運茫茫天地悠悠
沙麓氣衝大陰光流義士養薇人誰造周嗟訏運道不不
可謂遂放言於感遇亦阮公之詠懷已而已而陳公之微意在斯表辭右省來歸溫
凊如何風樹不寧不令廬墓之側柴毀滅性管輅之
才管輅之命惟國不幸非君之病我鮮于公中肅恭
懿光明不融爲君頌德穆如清風日月運安江漢流
東不閉其文永昭文雄　唐大歷六年歲次辛亥
十月癸丑朔日建前監察御史趙儋撰

大唐贈揚州大都督段府君神道碑銘 并序

巨唐大歷己未歲春正月段府君之子四鎭北庭涇
原鄭潁等州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御史大夫張掖

郡王曰秀實追琢貞石光昭先考展孝思旌休烈也
夫流濬者其源長德充者其後大更八姓而丕膺五
福府君其人焉君諱行琛字行琛宗周柱史垂其裔
前漢都尉昌其業太尉之威懷戎落驃騎之光啓冀
方四燕兩魏高位碩德扶踈於史牒者向二百人以
至高門平原忠武王孝先弼亮北齊奄荒東夏恢武
經而抗衡西帝揆文教而師尹南宮曾門德濬初罹
否運播遷隴坻度地肯堂鬱爲望姓在周辟奉朝請
入隋直文林館靖恭厥位獲沒先朝大父操握機未
發早齡即世考達從調夏官藝極龍豹致果爲毅職
統熊羆皆保家之良主府君生知六行之美學究五
經之奧既齒鄉賦高標甲科簡脩獨耀於錦衣從事
仍屈於黃綬學有著位我實當之郡有子弟我實誨
之自隴及岐鼎新儒行雖東里子產西蜀文翁誠存
物應蓋未之比厥有成績聞於家邦厥名位而知止
賁丘園而用晦我國家雖右斷匈奴之臂時脩大刑
於絕漠之表旁求百夫之持永清萬里之外府君顧
謂子張掖王曰爾居能服勤性成惟孝出可承命遊
且有方虎穴不探龜組何獲爾之元昆介弟可以供
指使我之先人遺業可以終餘齒忠不擇事安貫敗
名因剛慈以激昂俾宣力以勤遠君子謂府君知愛
子之道矣王投筆占募馳驛徂征坐籌必勝之畧動
獲前禽之利洎王官登通貴佐律副軍銀章已綰玉
關未入府君溫其在邑樂且有儀九流百氏經耳輒
誦四憂十義因心必達然猶深居自珍與物爲春希
言中倫知機其神內葆光以恬眞外行簡以依仁子
獲奉親之祿欲養而不待身寄有涯之生遷化而無
憖天寶九載夏之季序遘疾于汧陽御史里之第乙
酉奄歸無物其季於斯七十五稔夫人樂平狄氏吳
山縣丞哲第六之女心婉志柔靜專動直承筐而繁
衍其實主奠而敬恭無忒下壽初登先時永逝門子
祥穎仲子秀成季子同穎等柴立長號稽謀宅兆明
年春孟序辛亥遷皇祖及諸父之無後者偕葬於隴

山東麓柏谷掌次列三墳周施一域送終之禮備矣
屬歲旅天朔壁驚薊門徵曾沙場之右珍殲纖頟之
醜王飛郵及國擗地崩心夷凶難遂於情禮哭墓復
隨於軍正既清海裔又牧回中一莅疲人荐彰丕績
廣德二年秋九月乙未詔追贈府君秘書省著作郎
夫人太原縣太君恩深殁後之寵慶表生前之訓上
又以王翊亮三節綏御七戎致位崇獨坐之班成軍
雪多壘之恥大歷十年夏五月詔加贈府君婺州刺
史夫人太原郡太夫人十一年冬舊使尚書左僕射
扶風郡王馬璘遘疾弥留表王請貞師律詔仍遷御
史大夫既操二重之權克施五利之策平涼安定曲
荷其亭育先零罕开遥服其威信四封無聳三務有
成十三年五月命朝丹禁面疆戎索帝曰朕翁孫也
俾寫眞麟閣褒秩而遺焉及季夏壬寅又贈府君揚
州大都督夫人忻國太夫人榮親揚名二美兼著傳
曰子之能仕父教之忠詩曰維其有之是以似之見
於府君矣雖封植無改而銘頌未刊過聽謬採于芻
蕘脩詞愧陳于質要銘曰
於穆端士神所勞矣貞惠資身義方訓子育德無倦
徇名知止宜其後昆式是蘩祉蘩祉伊何後昆則然
西服戎胡東定幽燕殊勳克著湛恩上延贈光三錫
慶洽重泉熊軾增寵牛崗啓繇北控汧源西馮隴岫
列塋如始紀石增舊淑德清規終天永茂　大歷
十四年閏五月庚午朔十三日壬午建朝請郎檢校
尚書刑部員外郎兼鳳翔少尹侍御史賜緋魚袋張
增書朝議郎行鳳翔府天興縣尉李同系篆額

故莫州長豐縣令李君墓誌銘

唐貞元三祀五月故長豐宰李君丕卒於幽州潞縣
嗚呼逝水古今悲夫公隴西人也世襲軒裳地清才
幹曾祖知禮宣州司功參軍祖懷璧汴州陳留縣丞
考■許州鄢陵縣令公洒然深心抱義育德士林咸
器重之乃昌言薦於元戎遂徵辟爲潞縣丞佐理高
標令名遠著後墨綬長豐化百里之風樂四人之業

俄改任莫州司法參軍，蘇息萌隸，鈐鍵姦譎，凡登仕踐位，時議茂宰良掾也。每處其厚，不居其華，果行溫良，發言砥厲，豈期餘慶罔祐，而禍兮有階，故鵩鳥作孽，二豎爲祟，沉疾於故林私第，即代之日，春秋六十有三。無嗣。夫人元氏，書哭靈帳，恨無三從，傷肝膈之痿憤，痛終身之惸獨。長女適河東柳氏，名峴，試太常寺奉禮郎，感深仁之厚恩，盡半子之禮節，力窆棺櫬，手植松楸，扶塗車，封馬鬣，粤三年建子月，葬於縣之南三里潞水之右，託一片之琬琰，紀平生之徽猷，俾山壑之變，風烈有遺，而爲銘曰：

屹然孤墳，長城之東，死生永隔，天地不同，吁嗟英靈，窮泉之中，悄悄原野，旦暮悲風。石在通州文昌殿壁，近年出土，見州志。

唐吳郡張常洧紀孝行銘碑

唐[redacted]孚

君名常洧，字巨川，句曲人也。其先奕世載德，賜姓受氏，詳乎家牒，炳乎國史矣。在昔宣王時，則有若張仲，孝友周人，美之列於風雅；在悼公時，則有若張老，恢晉國之圖，拯魏氏之急，魯史嘉之，編於載冊。高祖伯卿，曾祖克紹，並怡情墳典，抗志不仕。祖處靜，皇湖州烏程縣令。考璋，皇建州司戶。君即建州之第四子也。幼而聰明，長而岐嶷，窮百行之源，事父母以孝；稟五常之性，奉親族以和。及父母既殁，居憂泣血，柴毀骨立，躬自建冢，高數尋，手植奇樹，盈千餘本。然志懸墳塋，終身洒掃，雖喪紀踰制，而靡釋衰經，乃葺結庵，居於墓次，哀動行路，感通神明，白鶴翔於林中，靈芝生於墓側。鄉黨稱其孝，郡邑嘉其行，録表上聞，優詔允答，復其徭役，旌其倚廬，三紀於茲，情猶一日。居嘗疾困，殆不勝喪，勺飲不入口者累日矣。其兄常泳勸令飲食，堅執不從。兄謂之曰：有疾飲酒食肉，在禮自有明文，益無以死傷生也。今汝異居幽荒之際，而即安於疾，殆至滅性，又焉得爲孝乎？乃曰：吾負終身之憂，匪惟一日之戚，且吾有兄，不患死之將至；兄有子，不患祀之將乏。身既不賴其生，口豈復食其味乎？君子曰：甚哉！張氏兄弟孝友之至也。非令弟無以知兄之賢，非仁兄無以成弟之美，所及其遠哉！上以彰聖朝孝禮之至，中以表牧宰教化之極，下以明張君錫類之永。此一行也，而三善成焉。予雖庸愚，備知盛美，竊以寵錫之命，雖[redacted]行於門閭，紀述之詞，曾未標於篆刻，敢直書其事，識之貞石焉。銘曰：

天錫嘉命，保佑我唐，篤生張君，令名是揚。令名伊何？純孝克彰，終身在慼，執親之喪。獨居幽荒，廬墓之側，喪制既踰，哀情罔極。衰經弗離，甘旨靡食，疾苦嬰身，志行不忒。節彼高墳，巍然如崗，草木呈瑞，鸞鶴表祥。孝感之至，達於聖皇，詔命旌美，殊其井疆。勒名紀行，於門之旁，千秋萬祀，斯風不忘。集古錄有唐孝子張常洧旌表碣，云文字磨滅，僅可見其髣髴，注貞元五年考孝子父建中四年癸酉殁，廬墓六年，以明年貞元五年己巳立此碑也。別有咸通十三年碑，予在句容張氏義臺得其發石一片，後有潤州句容縣令呂倕及咸通十口等字。實刻類編載張府君旌表碑，唐王承福書，雷珍題額，咸通十三年，引諸道石刻錄，即其碑也。今張氏之裔弃于階下，自余拓本以存故迹，惜不得其全文併載於此。碑所謂節彼高墳者，今在義臺西北，後人不知是張氏父母葬處，指爲古冢，又爲街道民居鬲絕，僅以廬墓處爲孝子祠耳。

周氏墓誌銘

唐王紳

夫人姓周氏，其先汝南人也。爰自炎漢，達於有唐，緜歷衣冠，其來尚矣。曾王父府君珪，皇承務郎，勑授薊州三河縣令。王大父府君歸，皇宣德郎，試左贊善大夫，賞緋魚袋，兼上柱國。王父君彥，皇彭城郡高望府折衝，賞緋魚袋，兼上柱國。皆業崇儒行，世繼簪組，閭次門慶，逾長。夫人則折衝府君之長女，幼年貞柔，至性純孝，凜乎正氣，賢行自天，雅量絕倫，風見難並。適佐君子，令淑尤彰，雍睦承家，母儀增書，是以儉恭聞，惠和不以鉛粉益容，但以禮節資德。時貞元辛巳歲，寢疾於莫亭集賢里之私第，伏枕逾月，醫無所爲，以其年五月十三日，奄從於化，享年四十八。嗚呼！天命數盡，生也有涯，哀哉哲人，何不爲壽？瑤琴絕聽，寶鏡休窺，珍玩滿室，莫之能守，親戚彌切，痛無偕老之期，岐路感傷，嗟有懷仁之德。以其年冬十一月八日，卜兆於鄭城東南二十五里世業平原之禮也。案盧文弨抱經堂文集有天寶六載唐故義興周夫人墓誌銘跋曰：誌後云以茲吉晨赴杜城東郊之禮也，余初疑句有脫字，及觀大歷閒光祿卿王訓墓誌亦云遷厝萬年縣滻水鄉滻水原之禮也，則當時自有此文法，此碑云云亦與彼同例。雲結長川，風悲草樹。嗣子操、次子摸，並殘骸毀容，能竭孝道，慮恐陵谷將變，歲序將遷，刊石紀時。其銘曰：

郡城東南兮滻水湄，歲往月來兮無盡期，明明寒月兮對孤壠，蕭蕭白楊兮悲風吹。

唐莫州唐興軍都虞候兼押衙試鴻臚卿鄭府君墓誌銘

府君諱玉，字廷玉，本滎陽人也。其先因官得地。曾祖亮，皇莫州司馬。祖備，涇州四門府折衝。王父泰，遊擊將軍，守左武衛大將軍，試太常卿，咸以文武兼才，應當時之選。府君鄉舉孝廉，弱冠從事，有救世之才，軍府推稱，以政狀聞於本道，時表奏授宣義郎，試恒王府司馬，權充本州孔目判官，吏不敢欺，人樂其業。時歲儉人飢，多盜世亂，思理須得其人，遂屈充唐興軍左虞候，以屏盜賊，擒奸摘伏，撫弱遏强，井邑肅然。論功授秩，累有拜遷，官至鴻臚卿，職竟都虞候，自[redacted]主局，向三十年，閭里懷其仁，鄉黨服其義，犬不夜吠，衣錦晝行，水鏡居心，不假灰猪以辨僞；臨事明斷，有同跪鼠以懲懲衆。稱才用無窮，又拜牙門將，内外瞻矚，文武繩準。洎貞元十七年，旌麾撫臨，録侯掩之，錫重始終之節，賞衣一襲，錫馬一匹。以其州在關外，賴之襟帶，委以守禦，無遷易也。鄉人改觀，閭里拭目，昂昂乎固一時之傑也。豈期二豎爲災，奪人之願，以貞元十八年十二月十九日寢疾，終於鄭亭，春秋六十有八，邑悲巷哭，春不相杵。夫人河閒邢氏，以貞元二年三月四日先府君捐世，享年四十有八。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太子詹事、殿中侍御史讓之孫，平昌縣令璨之女，適配君子，義不失於三從；奉事舅姑，禮乃全於四德。爲六親軌範，作三族楷模，得女適人而宜室，生男至孝以承家，皆夫人餘慶之所鍾，府君義方之所教也。嗣子惟與等痛乎松檟未樹，歲月遄臻，先遠有期，不敢違卜，奉以貞元十九年歲次癸未十一月戊

寅朔十三日庚寅，祔於州城南二十五里顧義鄉三方之原，禮也。是日也，素車隨紼，白馬臨棺，雲慘寒天，風悲野樹，恐陵谷變遷，銘以誌之。辭曰：

平原四顧兮塚壘壘，左枕故園兮右滻水。嗚呼鄭君兮來宅此，白楊蕭蕭兮莫風起。何嗟原夜兮■■■，自有明珠兮照千里。

清河張府君墓誌銘　唐　柳宗元

貞元二十年六月一日，清河張公諱曾寢疾，即世於某亭嘉深里之私第，享年七十六。自屬纊至於移窆，朋從親暱、■州里士君子，無不慟怛。嗚呼仁賢之云亡也哉！惟公受姓■黃，而分歷代，茂盛源流益別。公即清河之緒，曾祖皇太子諮議郎諱宗，祖皇中府折衝諱操，父皇太子內直郎諱■公，即內直郎嗣也。早歲有節，克壯■心，拳拳禮容，執■無倦，逮夫弱冠，遵道秉義，汪汪然不可得而親，不可得而友，挺出常度。機略內蘊，時薊州刺史御史中丞榮公■■公才，最以從事情，以道契三揖而進，受靜塞軍營田判官，恭儉蒞職，勳績明著，甄錄奏聞，受遊擊將軍、守右領軍衛幽州開福府折衝都尉員外置同正員，賜騎都尉。公跡勢賤諂，心不苟合，■恬淡為頤年之用，視簪組為伐性之具，遂辭名晦跡，高臥雲物，因家於三河邑，背郭而東，得林巒之勝致也。暨乎年逾不惑，以長子瓊佐鄭亭侯，嘉聲洋洋，多歷年數，由是閱實觀政，巾車以來，郡邑清暢，禮容大備。■釋我願，斯不返駕。每■道人貞士，談真空微妙之性，探■原迷頤之旨，浩浩方寸，洞豁塵境，不其致歟！嗟乎！大道無涯，天命有定，雖聖明不能越常運而起物外哉！公以疾起無妄，情不嗜藥，蹁蹁居易，悔咎莫有，星歲幾同，大漸長往。嗚呼！天富其道而闕於壽，謂之何哉！夫人北平田氏，■而得禮。有子二人，瓊等卜祔先塋，龜筮告吉，以其年十一月一日，窆於任丘東北長丘鄉原，禮也。二嗣號擗痛深，泣血哀告，以先遠有期，請以誌之宗元，承命不怍，刻之貞石。銘曰：

蘭茝其馨，金玉其貞，碎而折之，何神不明，茂旌其英，德立行成，悠悠銘旌，洋洋懿聲，孝子令孫，宅兆郊原，龜筮叶從，慶流後昆。柳子厚文集無此文，河間府志云字多缺泐，錄在任丘舊志，邑人謂今其碑石尚存長豐寺，陷置壁間。

唐故朝議郎檢校尚書戶部郎中兼襄州別駕上柱國韓昶自為墓誌銘并序

昌黎韓昶，字有之，傳在國史。生徐之符離，小名曰符。幼而就學，性寡言笑，不為兒戲，不能闇記書，至年長不能通誦得三五百字，為同學所笑。至六七歲，未解把筆書字，即是性好文字，出言成文，不同他人所為。張籍奇之，為授詩，時年十餘歲，日通一卷，籍大奇之，試授諸童，皆不及之，能以所聞曲問其義，籍往往不能荅，受詩未通兩三卷，便自為詩。及年十一二，樊宗師大奇之，宗師文學為人之師，文體與常人不同，昶讀慕之，一旦為文，宗師大奇，其文中字或出於經史之外，樊讀不能通，稍長，愛進士及第，見進士所為之文與樊不同，遂改體就之，欲中其彙，年至二十五，及第，釋褐，柳公公綽鎮邠，辟之，試宏文館校書郎，相國竇公易直辟為襄州從事，校書如前，旋除高陵尉，集賢殿校理，又遷度支監察，拜左拾遺，好直言，一日上疏，或過二三文字之體，與同官異，文宗皇帝大用其言，不通人事，氣直不樂者，或終年不與之語，因與俗乖，不得官，相國牛公僧孺鎮襄陽，以殿中加支使，旋拜秘書省著作郎，遷國子博士，因久寄襄陽，以祿養為便，除別駕，檢校禮部郎中，丁艱服除，再授襄陽別駕，檢校戶部郎中，大中九年六月三日寢疾，八日終于任，年五十七，其年十二月十五日，葬孟州河陽縣尹村，娶京兆韋放女，有男五人，曰緯，前復州參軍，次曰綰，曰緄，曰綺，曰紞，舉進士，女四人，曰茉，曰谿，曰當，曰著，在室。曾祖叡素，朝散大夫、桂州長史，祖仲卿，秘書省秘書郎，贈尚書左僕射，父愈，吏部侍郎，贈禮部尚書，謚曰文公。銘曰：

噫韓子，噫韓子，世以昧，將為賢，而白黑分，眾以委委

為道而曲直辨，生有志而卒不能就，豈命也夫！豈命也夫！　孤子綰書并篆。

唐故滎陽鄭府君夫人博陵崔氏合祔墓誌銘并序　唐　秦貫

鄭之先自周王封舅之地，因而氏焉，別派五流，深源一至，是以滎陽之望得為首冠，其下公侯接武，台衡繼迹，雕軒繡軸之榮，羽葢朱轓之盛，由魯史記迄於唐春秋，實鄭氏為衣冠之泉藪也。高祖世斌，皇左司郎中，磁隰二州刺史，新鄭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曾祖元嘉，皇新都長水縣令，襲封新鄭縣開國男。祖有常，皇吏部常選，襲爵新鄭縣開國男。烈考探賢，皇衛州昌樂朝城莘縣令。府君諱遇，字■■，皇試太常寺協律郎，文業著於當時，禮義飾於儒行，少有倜儻之志，長負瓌奇之名，不苟譽以求容，每親仁以竭愛，為中外模範，成友朋宗師，樂善孜孜，不慍知鮮，量芭江瀆，氣合風雲，今之古人，人雖上出，神不優德，配壽胡差，先夫人之亡，葢世一霜也，享年六十。夫人博陵崔氏，令門清族，慶餘承善，四德兼備，六親雍和，仁讓得於天眞，慈惠立於素尚，母儀內則，動靜可師，禮行詩風，進止成法，雖婕好女史，大家經教，承之於諷習，推之於行源者，亦異代殊人，其歸一旨。未亡之歎，孀齡杳然，玉沒何先，蘭然遽至，以大中九年正月十七日病終於淇隩之私第，享年七十有六，以大中十二年二月廿七日，合祔於先塋之側，其鄉里原隰之号，載於舊記，此闕而不書。女一人，適范陽盧損之。嗣子六人，長曰頊，攝汲縣丞知縣事，早亡，次曰珮，早亡，次曰瑾，次曰玘，次曰璩，次曰琬，咸繼以遺芳，克修至行，銜哀茹毒，追攀罔極，將營護■窆，泣告於業文者，為之銘云：

仕門雙美兮，令德咸芳，甲族齊茂兮，英華克彰，允文武兮，書劒名揚，蘊儀度兮，閨門譽長，珠沈玉沒兮，人誰靡傷，桂殞蘭凋兮，共泣推香，垂修名兮，允謂不亡，傳事盛兮，多載彌光，聽悲風兮，松韻連崗，刻貞石兮，

後魏洛州刺史侍中兼太師昌黎馮王新廟碑

唐 馮元德

王諱熙，字晉國，冀州長樂人也。伯祖諱跋，建國北燕，傳位於昭成皇帝諱宏，即王之烈祖也。魏太武帝滅北燕，徙其家屬於代。王以帝者子孫，遂交婚於魏室。魏文成帝納王妹爲后，即文明太后是也。王尚博陵長公主，以敦慎博愛，歷事三朝，累拜冠軍將軍、侍中、中書監、太傅、太師之任，進爵昌黎王。及魏孝文帝即位，前後娶王三女，且二爲后，一爲昭儀。文明太后臨朝，王以師傅之重，寵極禁壺，內不自安，求外任，爲洛州刺史，侍中、太師如故。洛陽經永嘉大亂之後，宮寺毀廢，王爲政仁恕，而酷信釋教，凡出俸祿，於諸州鎮建佛圖精舍合七十二處，今之廟地，舊建北邙寺，乃其一也。今佛圖基址尚存，其寺碑文，中書侍郎賈元壽所製。孝文每登寺讀碑，嘉歎不已。後徵歸代，遇疾而薨。屬遷居洛京，遽詔有司爲辦喪事。公主先薨，命開其墓，併二柩俱向伊洛。皇太子赴代迎弔，將葬，贈假黃鉞、侍中、都督十州諸軍事、大司馬、太尉、冀州刺史，加黃屋左纛，備九錫，前後羽葆鼓吹，有司奏謚曰武。孝文爲撰誌銘，緦服親臨墓所。以前魏書備載其事，但不言封樹之處及廟立之由。墓與廟當不相遠也。其廟豈州人思王之德，衆所建乎？不然，寺沙門所置也。至今爲洛北之望，祀年代寖遠，雖牲牢日享，而室壁隳頹。大中六年六月，洛之豪族孟州長史焦宗美，特捨家財，大新厥宇，兵衛儼列，廟貌益崇。愚别墅寄溫谷川，東走十里，直王之廟，每見遠近里社坎鼓啾管以趨之，及問王之名位爵邑，皆失其傳。乃乘暇謁拜，碑板堙滅，莫識何從，退尋家牒，考於魏史，是知即愚之十二代祖也。伏念甘棠勿翦，邵德實思，若非績化深洽民心，即何能五百年之後而血祀不絕乎？恐盛烈沈翳，無復彰明，不敢多文，遂斲石重紀。

大唐咸通八年歲次丁亥十一月壬子九日甲辰刻，十二代孫鄉貢進士元德述，弟進士元度篆額，弟進士元錫書，十二代孫元規、元貺、元範、元質、元靜，并前八人同建立，孫璋鐫。

唐故左拾遺魯國孔府君墓誌銘 并序

唐 鄭仁表

咸通十五年三月，侍講學士、右僕射、太常孔公以疾辭內署職，其元子左拾遺養疾，亦病逾二旬。太常公病少閒，拾遺疾亦閒，又句日，太常公薨，拾遺哭無時，後七十六日亦終。嗚呼！求諸古，未聞也。仁表與拾遺同歲爲東府鄉薦，策第不中等，再罷去。明年，偕宴於東堂。宴之日，博陵崔公蕘出紫微，直觀風甘棠下，表爲支使，校芸閣書。拾遺始及第，乞假拜慶。新進士得意歸去，多不伏拘束，假限往往闌試，不悉集，責曹久未畢公事，故地遠迫二千里，例不給告。時僕射太常公節制天平軍，以是勤不得請。拾遺曰：人之多言，必以我爲宴安訖，春不宴。年少乘喜氣，赤春頭，竟不對狎客持一盃酒，人以爲難。闌試日，都堂中揖别同年，徑出青門外，經所爲從事州，入院判案，十日東去府。適罷，賢諸侯爭走羔鴈，馳弓旌，竟不能致。徵爲渭南尉，直宏文館，久之，會大學士出將，辭，竟不就。僕射太常公罷鎮，居洛中，拾遺伏安定省，不嘗言仕宦。旋以萬年尉復忝文職，無西笑意。僕射徵拜司戎貳卿，拾遺由侍行，乃赴職。越一月，今許昌太傅相國襄陽公爲河中，奏署觀察判官，假監察御史。故事，赤尉從相府得朱紱殿中，公昆仲間有未至者，求裏行官，不改服色，人人美譚之。俄轉節度判官，從知之道，皎然明白，和而不柔，守而通，內盡匡補，而外若不知，相君待之異禮。俄拜左拾遺，內供奉。嗚呼！止於是，何也？春秋始卅三矣。惜哉！公至性自生知，雖欲全其禮傳於後，開強忍抑，不能俯就，始得疾，不言於人，因晡哭若絕，左右始知有病，旬甚矣，身卧堊室中，不復進饘餌。疾益亟，方肎歸常所居舍，悉召骨肉，迫僕使，唯言僕射公葬時事，指揮制度，必以古禮，戒誨約束，委曲備悉。左右皆泣。公曰：吾平生無纖小不是事，天報我甚厚，使亟得歸侍地下，尒盡賀而返，以泣耶？吾自遂性，不能無傷生全大孝，送終殺祀，宜益儉削，無以金鉛纖華爲殉，無以不時之服爲殉。吾幼苦學，尤嗜左氏傳，所習本多自讎理，宜置吾左右。友人鄭休範多知我所執守，相視若親弟兄，我亦常以所爲悉道之，請以誌我，彼不能文，必盡其實。言竟，撫弟妹若將千百里爲别者，視妻子若將一兩夕不面者，而怡然其谷，如有失而復得，已而終。嗚呼！其喜歸侍乎？公謝世之月餘日前，與二季處閤室中，忽援毫書廿八字于室內東展之上，若隱語而加韻焉，曰：許下無言奪少年，震而不雨月當弦，風濤渭逆艅艎沒，從此無舟濟大川。初，玉季載考其義，莫究指歸，既痛絕，手足若洗然而悟，曰：許無言，是午字，今歲在午也；震不雨，是辰字，其哀療至甚，移歸院就醫，是辰日；及■奄然之日，驗於官曆，是上弦日，又應月當弦之讖也。吁！似有所潛受於冥昧間，何懸知之若是也。憶於洛陽里第，始相與定交，公曰：何以契我？余曰：死患難，先祿位，託孤寄命，同休共慼，此義交也。見善相勉也，見利相遠也，言之而必行，守之而必固，一旦離此，則攻而絕之，使處世爲正人，沒身無怨言，斯益友也。余將與吾子契之。自是過必相攻，善必相激，相成如恐失，相畏若臨敵，雖朝夕共行止，人不以爲朋比，亦君子之能賢善誘也。嗚呼！公之文之學之精明，道行如雷聲日光，無耳目者則不知也。公之訃始聞，人人如有亡碩生鉅賢，心死氣脫，道之不行也，天何心焉！公諱紓，字持卿，魯司寇四十代孫，繼繼承承，世濟不墜，間生傑出，磊落相望。曾祖岑父，皇任祕書省著作佐郎，贈司空；祖戣，皇任禮部尚書致仕，贈司徒；父溫裕，皇任檢校右僕射兼太常卿，充翰林侍講學士，冊贈司空；皇妣河東薛氏，族大而顯，先司空公廿八年即世。公娶京兆韋氏，山東清甲家也。有二子，男曰鐵婢，始十歲，甚肖似，憶

與公約生子命名必如兄弟愚之子曰後魯他日纖婢當以還魯字之易云積善之家必有餘慶善之教必闡於道儒釋釋固無嗣皇家公家道儒之餘慶也公又賢而無祿其後益大以昌女少於男銘曰

嗟嗟夫君嗟嗟夫君孔聖遺(允)顏回後身高高者天幽幽者神幽幽不見高高不聞不見不聞又何足以云云

鎮海軍節度掌書記將仕郎殿中侍御史內供奉賜緋魚袋鄭仁表撰并書案唐書載鄭肅子仁表以門閥文章自高曰天瑞有五色雲人瑞有鄭仁表選家多未載其文此碑是其撰文書石文既不佳字亦如常存之以質後人知誇大之過情也碑中有旁注云去聲又云句者二處亦前人未有之體餘唯杜順和尚行記復見下旁注胡甸反耳

唐故清河郡張氏夫人墓誌銘　唐　孫珦

噫夫人姓張氏其淑慎貞素稟自生知退讓儉遜不從於訓祗奉晨夕終始若一吁言乎不豫葬我私室蘭摧春霧蓮墜秋風隟影難迴逝波不返男一人髙姐電影未分槿花巳落女二人長曰奴哥穠花未開嚴霜暗墮次曰郭兒丱髮未揔繼我門嗣夫人年四十有三以景福元年冬十二月二十日卜兆於府城之雲門之下樹丘隴而銘銘曰

日月有度兮生死無常白晝其速兮(元)夜何長灑水爲鄰兮雲門是鄉千年万祀兮春露秋霜　夫樂安郡孫珦述

時景福元年歲次壬子十二月辛未朔二十日庚寅孫珦紀

陳公神廟碑　唐　齊光乂

在昔隋氏喪君齊人乏主代厄淪胥我大將運匡救之謀先州里之義存乎蔽捍用伺昭蘇初志未躋良圖奄墜災生福始遺恨如何公諱杲仁字世威誕受丕祉其昌來裔有媯之後人莫與京洪惟發靈乃降時傑鼎角匿犀之異雄深颮武之姿貫藝造奇無所不至立能事於艱虞之際建殊蹤於混亂之秋韞義生風鼓動流俗全吳之地幸賴以安招定鄰邦輯寧徒旅江湖嚮應懷赴如歸沈法興率衆而來假我鼻

息初規景附末肆頎裒因何匪仁暴戾斯甚自遺覆敗竟取淪亡至於敘官游歷系業事咸不朽跡著無方名與日月輪迴功隨載籍舒卷已詳於宣法師所製寺碑若乃生志未盡餘勇仍存息氣沴於疵癘降精靈於巫覡物靜裁異時無夭昏人到於今罔不懷德每以公之諱日爰伸仲夏之中展祀建齋所在充遍雖掃地以祭且貴慤誠而廟宇未崇寧昭節敬邑老慶州都督府永清府左果毅都尉上柱國賜緋魚袋張胥景與福業寺長老義先等聚族而謀發言同人不召而萃邑中之衆實慰我心疇其經營委以財物始則運思而斷之丁丁終於用成而新廟奕奕座盈神氣侍列鬼雄威深沈以肅然狀煜爚而疑動有以底明祇之位有以昭介祉之儀及夫沐蘭湯奠椒醑揚枹拊鼓緩節安歌華彩服與瓊芳會陳巫與楚舞求非曲禱祀必正辭無紛若之言致馨香之信由是上感宸心旁追祀典降中使被懷濡聖澤覃溥天光照爛豈秦祠漢享之類可得同乎浹逮下之祈演無疆之助或飲食有訟或契文不明凡百無良深衷莫辨微見誠請立彰其效負者乃凶竟貽潛慝攘諍掩息望境自清比夏積愆陽秋淫霪雨捨我穡事妨於農收至於三至於四時其賢守李公行穆民勤卹之意傍偟匪寧率領官屬長史李公昌岠司馬丘公從心晉陵縣令岑公況武進縣令何公據等果至虔誠景刻俱應澤及千里無所不周使君涵道德之尊豐惠和之厚艱難之辰晏然無事豈不以忠信於物而昭明於神乎本宰何公學以入政優于子人深撫育之恩流清白之稱咸思善貺冀荅(宏)慈神之聽之庶同景福今餘寇未寧尚煩剪滅神而助順靈其運乎昔者聖王之制禮能禦大災能捍大患以勞定國以死勤人則所必祀而明德報功大將生爲司徒足以主世地歿爲貴神足以鎮邪惡閭閈綏祐存亡以之斯所以榮尊故鄉廟食舊國宜矣勒懿跡篆豐珉延光表美寧可闕歟光乂策名清時亞位書府宦遊

日久遲暮言歸竊井邑之譽忝文章之[illegible]曾無君子斯焉取斯以爲傳芳金石不可妄也郡司錄裴公導翰林之寶辭推典麗請以頌記其銘此君爲之文曰

烈烈司徒爲王爪士勇冠諸軍義先州里三綱砥節百行推美所謂伊人南國之紀天厭火德運歸黃祚肇闢乾關未康國步鯨鯢振海猰貐交路偃草江干惟夫子故矛鋋挺擊萬里長城旌旄血灑劍鍔風生夸者貨首同焉盜明雄心不竭終古英靈依然甲第尚想陳跡庭變金地祠開瑤席曰雨曰霽推誠邦伯案咸淳毗陵志碑碣門云司徒神廟碑乾符三年集賢院學士齊光乂撰據此知碑原有年月名銜武進縣志未載無以補全也又篆銘詞每段四韻而末段跡席伯僅三韻亦不完蓋以下皆脫去矣

大唐威武軍節度福建管內觀察處置三司發運等使特進檢校太保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使持節都督福州諸軍事兼福州刺史上柱國琅邪郡王食邑四千戶食實封壹百戶王審知德政碑銘　唐　于兢

粵自範金合土之制雲師火紀之名禹別九州堯咨四嶽莫不柬求良輔(玄)濟兆人彰克勤克儉之能垂可久可大之業嗣大叔寬猛之政循仲尼富庶之言既茂勳勞宜標篆刻公名審知姓王氏瑯琊人也其胙土命氏疏源演派代濟其美史不絕書後以太祖就祿光州因家於是郡焉曾祖友贈光祿卿王父諱玉贈秘書少監父恁贈光州刺史繼贈太尉公即太尉之季子也初公兄潮志尚謙恭譽藹鄉曲善於和衆士多歸之福建節度使陳巖既嚮其名又以所屬泉州求牧乃遣禮而請之及到任頗著嘉聲後巖在軍病甚不能視事軍士等懼無統御皆願有所依從泉牧遂以郡委於仲弟審邽而與公偕赴至則積惡者屏去爲善者獲安因詔授節度使累加檢校右僕射於是刻其訛弊整其章條三軍無譁萬姓有奉乾寧三年僕射遘疾且付公以戎旅仍具表奏尋加刑部尚書威武軍留後俄授金紫光祿大夫右僕射本軍節度使公器局端雅識理融明稟崧嶠之真精得

圯橋之妙畧。及膺帝命。寵陟齋壇。細柳連營。旌旗動色。蒲盧蕰政。草樹逢春。一年而足食足兵。再歲而知禮知義。方隅之內。仰止攸同。曩以運屬艱虞。人罹昏墊。農夫釋耒。工女下機。公既統藩垣。勵精爲理。强者抑而弱者撫。老者安而少者懷。使之以時。齊之以禮。故得汙萊盡闢。雞犬相聞。時和年豐。家給人足。版圖既倍。井賦孔殷。處以由庚。取之盍徹。夫述職之道。厎貢爲先。九丘爰序於厥苞。伍伯是徵於縮酒。雖甸服之近。江漢之中。或遇阻艱。亦絕輸賦。惟公益堅尊奬。愼守規程。松柏後凋。風雨如晦。地征旁午。天庫充盈。共仰勤劬。咸知匡戴。常以學校之設。是爲教化之原。乃令誘掖童蒙。興行敬讓。幼已佩於師訓。長皆賓於國庠。俊造相望。廉秀特盛。閩川以南。地惟設險。人尚爭雄。或因饑饉荐臻。或以刻剝爲苦。萑苻易聚。巢穴難探。公感之以恩。綏之以德。且曰吏寔爲虐。爾復何辜。示以寬仁。俾之柔服。遂使數十年之氛祲。遽致廓清。一千里之封疆。旋觀昭泰。張綱以單車入壘。虞詡用絳縷擒姦。以古況今。彼猶懷愧。爰自天寶艱難之後。經費實繁。聚斂之臣。名額滋廣。即山鳩利。任土庀財。峻設隄防。頗聞賙贍。洎纏烽燧。仍患崎嶇。三司之職務空存。四海之輪蹄鮮至。公按其程課。令以權衡。盡叶舊規。尤彰宏業。而又奉大雄之教。崇上善之因。象法重興。導師如在。虹梁雕栱。重新忉利之宮。鈿軸牙籤。更演毘尼之藏。而又盛興寶塔。多捨淨財。日麗飛甍。霞攢彩檻。頎豔迴向。遂邇歸依。用俾羣緣。皆同妙果。佛齊國雖同臨照。靡襲冠裳。舟車罕通。琛賮罔獻■者亦逾滄海。來集鴻臚。此乃公示以中孚。致其內附。雖云異類。亦慕華風。宛土龍媒。寧獨稱於往史。條支雀卵。諒可繼於前聞。自燎熾西秦。烟飛東觀。會壁之遺編莫捄。周陵之墜簡寧存。亟命訪尋。精於繕寫。遠貢劉歆之閣。不假陳農之求。次第籤題。森羅卷軸。夫四鄰共守。葢當偃草之期。七德方修。必假禦衝之備。是以恢張制度。固護基扃。程功而莫匪子來。作

事而適當農隙。立崇墉之百雉。表巨屏於一方。嚴邑湯池。曾何足數。折節紫帶。固不可憑。未若暫勞。致茲永逸。兵戈荐起。帑庾多虛。凡列土壇。悉重征稅。商旅以之而壅滯。工賈以之而殫貧。公則盡去繁苛。縱其交易。關譏廓市。匪絕往來。衡麓舟鮫。皆除守禦。故得填郊溢郭。擊轂摩肩。覺敦廉讓之風。驟覩樂康之俗。閩越之境。江海通津。帆檣蕩漾以隨波。篙檝崩騰而激水。途經巨浸。山號黃崎。怪石驚濤。覆舟害物。公乃具馨香黍稷。薦祀神祇。有感必通。其應如響。祭罷一夕。震雷暴雨。若有冥助。達旦則移其艱險。別注平流。雖畫鷁爭馳。而長鯨弭浪。遠近聞而異之。優詔奬飾。乃以公之德化所及。賜名其水爲甘棠港。神曰顯靈侯。與夫召神人以鞭石。駈力士以鑿山。不同年而語矣。於戲。辨貞金於大冶。認勁草於疾風。不有良臣。誰康澤國。尋就加平章事。檢校右僕射。如故。腰懸相印。手握兵符。益壯軍聲。弥新殊渥。又改光祿大夫。檢校司空。轉特進。檢校司徒。然而物議輿詞。功厚賞薄。以爲爵祿未稱。疇庸於是。異姓分封。仍加井邑。轉檢校太保。瑯琊郡王。食邑四千戶。食實封壹百戶。公之仲兄審邽。自守泉郡。一紀於茲。黠馬皆調。疲人盡泰。公性惟雍睦。氣稟溫和。韻契塤箎。政侔魯衛。可謂高明輝映。超絕一時者也。公以天下兵馬元帥太尉中書令梁王。勳格穹昊。德服華夷。奉大國之歡盟。爲列藩之表率。今節度都押衙程贇及軍州將吏百姓耆老等。久懷化育。願紀功庸。列狀上聞。請議刊勒。元帥梁王。以公如河誓著。匪石情堅。累貢表章。顯陳保證。朝廷冀宏誘勸。特示褒揚。將建龜趺。合徵鴻藻。兢謬居清列。曾乏雄文。頃歲常詠皇華。往宣宸旨。已於視聽親飫徽猷。今之執簡濡毫。得以研精覃思。備陳懿績。實無媿詞。乃作銘曰。

日月麗天。舟楫濟川。內外克乂。股肱惟賢。淮水長清。緱嶺方寧。慶隨祚遠。材爲時生。伯氏雄特。泉人仰德。求瘼斯勤。頒條有則。冠軍被疾。付以師律。政教翕張

士庶寧謐。懿彼閩越。帥實英傑。地列周封。心馳魏闕。聖澤汪洋。元戎啓行。有典有則。爲龍爲光。高懸秦鏡。理道自靜。比屋懷仁。連營稟令。航海梯山。貢奉循環。務其輸委。毋憚險艱。周征之術。公田什一。約以有程。守而勿失。輕徭薄賦。謳歌載路。高掩龔黃。遐追召杜。鄉校皆遊。童蒙來求。雅道靡靡。儒風優優。惟虺吹毒。久依山谷。罔恣陸梁。竟忻柔服。法寶梵宇。勝因所主。崇構斯精。福慶攸聚。佛齊之國。綏之以德。架浪自東。驅山拱北。墜簡遺編。繕寫精研。麟臺矗尒。武觀森然。畚鍤其勤。雉堞連雲。永制尒敵。用壯我軍。關譏不稅。水陸無滯。遐邇懷來。商旅相繼。黃崎之勞。神改驚濤。役靈祇力。保千萬艘。劉驥荀龍。塤篪雍雍。惟邦維翰。以侯以公。元帥梁王。武步龍驤。挺彼七德。削平四方。公能事大。推心斯在。風雨無渝。歲寒不改。殊勛茂績。盡瘁宣力。國之丹青。邦之柱石。位冠台鼎。任隆兵柄。重以徽章。寵分異姓。優詔銘功。萬古英風。貞珉是勒。垂之無窮。

天祐三年丙寅歲閏十二月一日准勑建。銀青光祿大夫行尚書禮部侍郎上柱國臣于兢奉勑撰。將仕郎前守京兆府鄠縣尉直宏文館王倜書。

唐儒林郎試大理評事行幽都府路縣令邊府君墓誌銘

唐　邊魯

惟丙戌之歲仲商之月。又十六日。嗚呼。我先伯父長官遘疾傾殂於故里。以其月二十四日。攢塗於正寢。欲詢逾月之制。得以送終。繼逢逐鹿之秋。未遑安厝。緜聯歲序。可得而知。粵有朝議郎試大理評事前行鄭州鄭縣令兼侍御史賜緋魚袋愼奇。光祿大夫守刑部尚書行御史中丞上柱國陳留縣開國伯食邑一千五百戶歸讜。即長官之弟姪也。念深同氣。痛切嚴書。因感義於鶺鴒。遂撫心於霜露。特齎餘俸。卜葬先壟。乃謂諸姪孫曰。方今海宇謐寧。三農告隙。俾營遠日之禮。貴就叶龜之吉。若非刊勒。莫紀聲容。其所誌銘。汝當論撰。罔遺其善。弗虛其美。魯仰奉明誨。難

愧匪詞追往質今對揚實錄謹敘長官姓邊諱敏字德成其先陳留人也本枝百世代不乏賢或魚符而列戟或墨綬以聯芳王父諱行存順州司馬神情磊落閒氣深沉抱環偉之奇才蘊中和之至德妥鍾厥後實曰俊明烈考諱承遇任丘令孝治承家温公秉性莅事每勤於夙夜臨民恒示於愛威而教彼子孫備有趨庭之訓敬其祖禰必勤薦享之儀先妣太夫人太原郡王氏天資益秀婦道彌芳含慈淑善之風終啓繁昌之（允）恭惟長官英資倜儻偉量恢（宏）辭才則賈馬無稱孝敬乃曾顏讓美當未登顯仕恒奉温凊見喜色以問安露憂容而侍疾身能禮樂性存典墳爰從赴聘於招弓便可分榮於宰字擢爲高陽縣令莅政之後嘉問允彰單父臨民綽有七絲之詠中牟作宰不無三異之稱及罷任之初未及踰載而除官路縣復起頌聲屏宣臥虎之威聽集梟鳩之美立言必雅莫常顯己所長用意絶私未可屈人之短大小之物罔不躬決聞望俱高位祿已重賦潘岳閑居之詠起陶潛歸去之思因罷厥官卻訪田里豈謂景福未終昊天不佑碧落之孤雲易失風窓之短焰難停歷任三十年享壽五十八我伯母平昌郡孟氏亦以不登遐壽奄逝流光貞魂諒合於延平青骨同安於蒿里有子四人長曰照故幽都府永清縣令松筠定操金玉温身方傳襲慶之榮俄遘涉洹之夢次曰隱前攝鄭州長史仁義兼資温恭有譽守其祭祀不怠厥初次曰延徒以積慶韞光未趨顯仕而沒幼子商裔運州左都押衙以職居鄉外身列陪臣空深怙恃之悲莫奉松楸之禮孫子六人讓能去非光乂霸孫嵐孫天留並謙沖立志詩禮飭身咸懷踵慶之風大有興宗之譽孫女三人義姐王師小姐或訖有緣蘿或年才齠齔克著雍容之德允■貞順之規於戲生而無過歿而有後者其爲長■■幼■■■■不歌春杵不鳴歸墟也■連車■乃梁鄧之■贈弔有■則金張之系以庚申年十一月廿四日安神於任丘縣長丘鄉孝慈里靖隧先墳之次禮也靈輀駕野丹旐懸空爰開烏兆之塋實掩賢英之墓恭承日照嚴旨謹作銘云

博哉貴胄踵慶於門山河其度金玉其身蘊十善道爲百里君立功於國流愛於民豈期遘禍一旦歸魂委宅幽壤慮謝音塵爰刊琬琰紀錄其勤日往月來兮良銘此地付子孫兮傳揚萬春此誌不書時代錄附唐末以俟再考

晉故竭誠匡定保乂功臣特進檢校太保右金吾衛上將軍兼御史大夫上柱國長沙郡開國公食邑一千八百戶食實封一百戶贈太傅羅公墓誌銘并序

五代　殷鵬

夫天地肅物松柏猶或後凋郊藪呈芳芝蘭焉能長秀故老氏有必摧之歎仲尼興不實之悲衆木低而梁棟傾嚴霜重而祥瑞去物之有矣可得喻焉公諱周敬字尚素其先顓頊之（允）也封於羅以國爲氏地連長沙因家焉公即長沙之後也曾祖讓皇檢校司空累贈太師封南陽王娶宋氏封越國太夫人祖諱（玄）信皇天雄軍節度使檢校太師兼中書令長沙王累贈守太師累封趙王謚曰莊肅娶趙國夫人吕氏先薨又娶吳國夫人王氏爲時之瑞命世而生倜儻不羣英雄自許有唐之末大盜勃興鎮守一方廓清千里上則忠於社稷下則施及子孫烈考諱紹威皇天雄軍節度使守太師兼中書令鄴王贈守尚書令謚曰貞莊天地鍾秀山河孕靈下筆則泉湧其文橫戈則雷震其武惠惟及物明可照奸曠古已來罕有其比貞莊有子四人長廷規天雄軍節度副大使檢校太傅駙馬都尉少薨贈侍中次周翰義成軍節度使檢校太傅駙馬都尉亦少薨贈侍中次周（允）前保大軍行軍司馬檢校兵部郎中兼御史大夫柱國賜紫金魚袋早歷通班繼爲上介綽有器業可奉箕裘公即貞莊公第三子也性稟淳和生知禮樂早失天廕幼奉母儀秦國夫人劉氏即故兗州節度使太師公之弟三女也肅雍無比柔順有聞示以愛慈加之訓導遂令諸子悉著美名時梁乾化初公之次兄方鎮南燕公時年九歲秦國夫人歸寧於兗州太師之宅遂命侍行至闕下梁末主宣召入內對數明庭進退有度上甚器重之遂授檢校尚書禮部員外郎仍賜紫金魚袋自此恒在宮禁出入扈從乘輿與皇親無間待立晃旒多備顧問無非辯對深恰宸衷上尤奇之其年秋七月歸南燕甲戌秋七月公之次兄薨於滑州之公府上聞計奏乃謂近臣曰羅氏大勳之後宜賞延遂命公權知滑州軍州事檢校禮部尚書冬十月上表乞入覲十一月至京師朝謝畢翌日有制授宣義軍節度使檢校尚書右僕射年方十歲位冠五侯甘羅佩印之初未爲少達王儉登壇之日已是老成十二月至自京師乙亥春二月鄴中搆亂河上屯兵況處要衝屬茲征伐事無巨細公必躬親道路有頌聲軍民無撓政丙子春二月移鎮許田加檢校尚書左僕射是歲公年始十二作事可法好謀而成政絶煩苛人臻富壽忽下徵黃之詔俄詣會尸之期戊寅秋七月朝于京師有詔尚主公拜表數四辭不獲免遂授檢校司空守殿中監駙馬都尉壬子冬十月出降普安公主傅粉何郎晨趨月殿吹簫秦女夜渡星橋一時之盛事難儔千古之清風盡在癸未春三月除光祿卿冬十月唐莊宗收復梁園中興唐祚屬當郊祀無失職司遂封開國侯加食邑三百戶至明宗纂紹之初除右金吾衛大將軍充街使秋九月轉左金吾衛大將軍充街使執金在彤庭之前佩玉向丹墀之上仕宦之貴無出於斯上以公久居環衛之班頗著警巡之効至戊子二月有制授匡國軍節度使加檢校司徒仍賜耀忠匡定保節功臣下車之後布政惟新福星爰照於左馮睽律又來於沙苑庚寅夏四月上以圜丘禮畢慶澤溥行就加檢校太保仍降璽書其年冬十一月朝于京師除左監門衛上將軍九月轉左領衛上將軍辛卯夏六月轉左武衛上將軍癸巳五月除左羽林統軍甲午春加特進

階封開國公食邑二百戶改賜竭誠匡定保乂功臣丙申九月唐廢主以汴師北征命公以所部禁旅巡警夷門公英斷不回至仁有勇當危疑之際立鎮靜之功浚郊之民于今受賜今皇帝并門鳳舉洛水龍飛力願推崇首來入覲上嘉其懿効旌彼殊庸遂除右金吾上將軍美哉出揔藩宣入居嚴衛外則作疲民之藥石内則為天子之爪牙文武兩班踐揚將遍物禁太盛古之有言壽年未高染疾不起以天福二年七月二十七日薨於汴州道德坊之私第享年三十有三嗚呼皇天莫問徒云輔德之言大夜何長共有殲良之歎上聞所奏惻怛哀慟輟視朝兩日厚加賵幣贈太傅君臣之義終始克全公以己丑歲五月梁普安公主薨於同州後再娶東海郡徐氏夫人即故東川節度使太師弟五女也蕙質蘭姿懿德令範孰念孫鸞之歎自傷黄鵠之歌公有姪延[redacted]見任閑廐副使即魏博副大將軍侍中之子也朴玉其儀渾金其器度□□[redacted]相貌[redacted]人欽[redacted]公亦三子四女長子延賞守太子舍人次延緒次延宗皆稟庭訓悉紹家聲龍駒鳳雛得非天性良金瑞玉自是國楨終天懷風樹之悲踣地有蓼莪之痛長女適郝氏次適妻氏二女方幼諸子皆普安公主之出也公主靜惟閑雅動有規儀休聲首冠於皇親淑德克彰於婦道帝王之女無以過焉公性不好弄幼善屬文嚴毅而至和温恭而難犯言惟合道動不違仁張充一變之年已功成名遂潘岳二毛之日乃善始令終以丁酉歲冬十月六日安葬於洛陽縣之原禮也孤子延賞等泣告鵬曰公之履行為衆所知公之勳庸歷代罕比若非故舊孰能縷陳鵬列親表之閒受顧念尤最難避狂簡輒勒貞珉序不盡言乃為銘曰

積慶之門挺生奇傑入覲堯庭出持漢節十乘啓行萬夫觀政宵旰無憂袴襦入詠英華發外清明在躬惟忠惟孝立事立功滑臺去思壁田來暮藹然休光

綽有餘裕摛繡文翰傅粉容儀承顔紫禁飛步丹墀門盛七葉祿逾萬石外冠時英内光帝戚歷事累朝薦逢多難動有成功舉無遺算秋敗芳蘭地埋良玉山雲晚愁林風夜哭王孫一去兮不復還陵園草色今秋黄春綠

朝議大夫行起居郎充史館修撰桂國殷鵬撰并書

羅周敬傳見薛居正五代史九十一多與此不同按此碑云明宗纂紹之初除右金吾衛大將軍充衛使秋九月轉左金吾衛大將軍充衛使則薛史歐史俱稱歷左右金吾大將軍在莊宗時誤也

臨卭教授程伯剛墓誌銘　宋　劉光祖

吾友程公說字伯剛眉之丹稜人居於敘之宣化伯剛靜而文方教授臨卭官滿成都臺府爭辟舉之閒逆曦以屬叛毀車馬棄衣冠即日逃歸入門而號以白其父其父與宣化令始知之相與驚憤不能食伯剛白有司乞休官侍親入深山若將避世者對客輒流涕其弟公碩字仲遜時分教益冒艱危中誓不辱賊賊平而伯剛以積憂傷且方奔避時失食飲節忽忽病醫誤投之藥汗不止遂死開禧三年三月二十二日也年三十有七仲遜丐檄走哭喪次與其父相向慟已而父收涕語曰若兄之未生也吾夜夢立門外一青衿童子挽吾衣曰我為公嗣問其所從來則曰我青神先生兒也明年而若兄生長而父師不煩於教當此變亂與汝隔不相聞若兄入縣西北安固山為終焉計不復問家事但攜所著春秋諸書以自隨謂諸弟曰我嘗遊青城大面諸山徘徊不忍去去之三年日往來於懷也今此山遠城市茂草木吾心有感焉語未既泣數行下曰妖氣未除世路艱棘吾欲從此逝矣疾革父母問所欲言無他語但云仙階淺未足以成功名荅其弟其子亦然殁之夕從弟仲蓺夢若兄言我故青城山人也吾父乃以為眉之青神宜為我一正其誤先是汝兄方之少城出門連夕雪汝弟公辰夢一黄衣告以兄所辟兩闕俱非當授相向慟失聲其卒之明年嘉定元年十月乙酉葬之

於縣西馬泉山之原仲遜授學於伯剛伯剛與仲遜同年舉進士既仕矣俱以所學孳孳質於余伯剛骨秀而神清尤積學苦志平生於春秋一書究之反覆不厭有春秋分記九十卷左氏始終三十六卷通例二十卷比事十卷勤柔哉而未嘗止也又取諸儒講解鉤纂之名曰精義病中猶不去手書未及成而卒伯剛性恬潔居無惰容得伊洛諸書服膺焉不臻其極不已有語錄二卷士訓一卷詩文二十卷程氏大宗譜十二卷此其為志何如也自伯剛率諸弟以學連二舉凡弟同薦者五人伯剛凡兩薦登科時年二十有五既與其弟各調官待次杜門潛心人罕識其面曰它日欲求此樂不可得也及試吏廣都簿遇事人服其公清部使者傳寺丞使代老令理其縣吏不敢侮卭州號多士伯剛掌教不肯苟不使郡太守奪其職宇文侯下車始得以經訓古道從事士風遂振鄉長老李德秀盛稱之凡號端方士皆深知伯剛伯剛則行其所學非苟求知者也不幸蚤世以通直郎貢其終伯剛之父名符孫蓄學不售祖諱志行少豪於才以承信郎鎖其廳薦居詞賦首曾祖諱準兩貢辟廱有聲六世祖自汴歸蜀愛郁鄢山川而居焉今宣化是也伯剛之母魚耶孫氏有賢德妻犍為王氏女也二子長曰元子前伯剛七年卒次曰光老女曰寧前一月卒次曰嘉伯剛之葬也仲遜無以塞其父之悲乃來請銘銘曰

祠西之峯有翩其童暫下人世兮還山無蹤曷不少俟以遊夫蓬萊道山之宫曰吾未足以成功也獨留遺家與遺書使思予兮無窮我為勒銘識其幽封月明山空魂其歸來蕭蕭松風已矣乎聊託吾文慰而翁無索之於杳冥之中

春秋分紀勝近人大事表遠甚惜通志堂未曾彙入經解又無好事者刊刻單行今錄載公說墓誌使世間知此書庶幾終傳於後尔

續古文苑卷第十九

續古文苑卷第二十

賜進士及第授通奉大夫山東通省督糧道加三級孫星衍撰

誄

大司馬吳漢誄　漢杜篤

篤以爲堯隆稷契，舜嘉皋陶，伊尹佐殷，呂尚翼周，若此五臣，功無與疇。今漢吳公，追而六之，乃作誄曰：

朝失鯁臣，國喪爪牙。天子愍悼，中宮咨嗟。四方殘暴，公不征茲。征茲海內，公其攸平。泯泯羣黎，賴公以寧。勳業既崇，持盈守虛。功成即退，挹而損諸。死而不朽，名勒丹書。功著金石，與日月俱。案此蓋未全，故征茲句不協韻

和帝誄　漢蘇順

天王徂登，率土奄傷。如何昊穹，奪我聖皇。恩德累代，乃作銘章。其辭曰：

恭惟大行，配天建德。陶元二化，風流萬國。立我蒸民，宜此儀則。厥初生民，三五作綱。戢藉之盛，著於虞唐。恭惟大行，爰同其光。自昔何爲，欽明允塞。恭惟大行，天覆地載。無爲而治，冠斯往代。往代崎嶇，諸夏擅命。爰茲發號，民樂其政。奄有萬國，民臣咸秩。大孝備矣，閟宮有侐。由昔姜嫄，祖妣之室。本枝百世，神契惟一。彌留不豫，道揚末命。勞謙有終，實惟其性。衣不制新，犀玉遠屏。履和而行，威稜上古。洪澤滂流，茂化沾溥。不憖少留，民斯何怙。歔欷成雲，涕泣成雨。昊天不弔，喪我慈父。

萬年公主誄　晉左九嬪

昔蒲衣早智，周晉夙成，咸以岐嶷，名存典經。猗歟公主，在幼尅哲，方德比齒，有邈先烈。何德之盛，而年或闕，何華之繁，而實不結。雨墜風逝，形影長滅。赫赫京室，河洛所經，陰精發曜，降茲淑靈。篤生公主，誕膺休禎，秀生紫微，日暐月明。紅顏鬒髮，金質玉形。二句據太平御覽一百四十一引補既睇艷姿，徽音孔昭，盼倩其媚，婉曼其嬌。寵玩軒陛，如瓊如瑤，雖則弱齒，雙德兼苞。五福所集，聞之先民，積善鍾慶，祐德輔仁。宜終淑美，光暉日新，云何降戾，景命不振。暱暱榮曜，英蕤始芳，何辜于天，

猥遇降霜。煢煢稚魂，飄飄遐翔，於戲何辜，痛茲不福。生而何晚，殁而何速，酷矣皇靈，謬哉司祿，嗚呼哀哉。日月載馳，白露凝結，自主薨徂，奄離時節。吉凶乖邈，存亡異制，將遷幽都，潛神永翳。嗚呼公主，魂豈是綏，岌岌靈輀，駿駟騑騑。挽僮齊唱，悲音激摧，士女歔欷，高風增哀。一日不見，采蕭作歌，況我公主，形滅體訛。精靈遷逝，幽此中阿，言思言念，涕淚滂沱，嗚呼哀哉。

弔文　哀詞

弔張衡文　漢禰衡

南岳有精，君誕其姿，清河有理，君達其機，故能下筆辭繡，揚手文飛。昔伊尹值湯，呂尚遇旦，嗟矣君生，而獨值漢。蒼蠅爭飛，鳳凰已散，元龜可羈，河龍可絆。石堅而朽，星華而滅，唯道興隆，悠永靡絕。■■■■，君音永浮，河水有竭，君聲永流。周旦先沒，發夢孔丘，余生雖後，身亦存遊。士貴知己，君其勿憂。

弔夷齊文　魏糜元

少承洪烈，從戎於王，側聞先生，餓於首陽，敢不敬弔，寄之山岡，嗚呼哀哉。夫五德更運，天秩靡常，如有絕代之主，必有受命之王，故堯德終于虞舜，禹祚殄于成湯，且夏后之末祀，亦殷氏之所亡，若周武爲有失，則帝乙亦有傷，子不弃殷而餓死，何獨背周而深藏，是識春香之爲馥，而不知秋蘭之亦芳也。二句御覽無所在誰路，而子絕之，首陽誰山，而子匿之，彼薇誰菜，而子食之，行周之道，藏周之林，讀周之書，彈周之琴，飲周之水，食周之苓，而誘周之主，謂周之淫，是誦聖之文，聽聖之音，居聖之世，而異聖之心，嗟乎二子，何痛之深。二句御覽無○案隋書經籍志梁有散騎常侍糜元集五卷亡

溧陽侯陶謙哀詞　吳張昭

猗歟使君，君侯將軍，膺秉懿德，允武允文，體足剛直，守以溫仁。令舒及盧，遺愛於民，牧幽暨徐，甘棠是均。憬憬夷貊，賴侯以清，蠶蠶妖寇，匪侯不寧。唯帝念績，爵命以章，既牧且侯，啓土溧陽。遂升上將，受號安東，將平世難，社稷是崇。降年不永，奄忽殂薨，喪覆失恃，

民知困窮。曾不旬日，五郡潰崩，哀我人斯，將誰仰憑。追思靡及，仰叫皇穹，嗚呼哀哉。建康志溧陽侯陶謙墓在溧陽考證云後漢獻帝興平元年卒且葬張昭哀之其詞曰云云

晉成帝哀策文

宸極寥廓，聖靈遐之，哀備物之虛，在痛永往之無期，乃命史官，述德寄辭，其辭曰：

五德代興，素靈啓曜，離光疊暉，三辰重照。明明我皇，含貞挺妙，(元)秀夙達，履德罔違。鳳棲遐邈，神宇凝夷，文明外潤，仁簡內綏。舉無遺中，鑒無幽微，韻隆汾陽，道侔垂拱。靜恭清穆，冥功日用，亹亹神軌，同天攸縱。爰有陽九，紀綱中替，姦豎肆逆，宰羅失衛。升降艱難，協應神契，靈祚既保，顯揚天命。雰霧朝晞，兩儀開鏡，訓諮阿衡，虛己絕正。九功潛流，七德將表，方振宏羅，稜威電掃。芟蕩神衢，一我王道，昊天不弔，降茲大悔。天傾其儀，地覆其載，大業未究，神爽遷背。哀貫三靈，痛流萬代，爰初不豫，大漸在躬。啓手歸全，神氣夷沖，凝哉達識，體正履終。袞龍既襲，玉容斯幽，登醪虛設，觴爵靡酬。墳櫝莫啓，聖迹誰修，冥冥我皇，神焉何遊。撫膺遐叫，迸涕交流，三筮告期，將歸陵墟。陛殯羽翼，庭納龍輿，玉輪動運，錫鸞鳴衢。錫旆徘徊，六驥踟躕，輕雲蔭舉，流風翼車。哀哀同軌，嗺嗺轜夫，長號永慕，泣涕漣洳。大塊獨運，終歸其始，我后永往，寧神千祀。悠悠上天，煢煢惟巳，渺然靡憑，廓焉無恃。目範令儀，徽音在耳。

晉孝武帝哀策文　晉王珣

同軌畢至，百司胥亞，法物夕陳，輼輬夙駕，親執饋奠，長號永夜，懼鼓刻之遄盡，哀良辰之莫借，悲宮宇之寥廓，痛聖儀之幽化。夫至德無名，固理絕稱謂，然祝史陳辭，亦臣子所貴，寄窮情於翰墨，庶遺塵之髣髴。其辭曰：

惟皇作極，五德迭(允)，康實復夏，武亦隆晉。亹亹太宗，希夷其韻，鏡之者(元)，撫之者順。於穆皇考，嗣徽絕軌，前聖後哲，契合一揆。心去其伐，行遺其美，廢華任誠，

捨荃存旨惟深通志羣方咸秩惟幾成務能事斯畢未若我皇至則不疾恢恢天網疏而莫失居有以虛窐多以少簡則可從靜則不擾信及豚魚澤被億兆湛然司契坐一八表園陵既衛威靈赫赫子來既攜寢廟奕奕武曰止戈戎不極役文教聿修有恥且格迹有遠邇感無高深道之所被改色革音皓獸馴苑素羽棲林殊柯通理異蔕同根方融元液陶鑄斯民雲韶倀奏比屋思淳積祜莫應天罰奄臻太山頹構洪瀆竭津何殃之甚何酷之殷自罹旻凶二氣代變霜繁廣除風迴高殿帷幔空張肴俎虛薦極聽無聞詳視罔見人神道殊吉凶有禮龜筮參謀埏隧告啓史臣考吉警者在陛攀援忪忪惟兄及弟龍輿肅以引邁前驅紛以抗旒城闕儼以整列馳道亘以通修悲平昔之所幸豈斯路之復由輓哀唱以異衡駟悲鳴而顧轅違華宇之晰晰即永夜之悠悠奉靈櫬而長訣緬終天而莫收訴穹蒼以叫踊洞五內其若抽儻性命之可贖甘人百於山丘茫茫大運靡始不終哲王遺世貴在道融昭哉我皇萬代流風良史式述德音永隆

弔嵇中散文　　晉李充

先生挺邈世之風資高明之質神蕭蕭以宏遠志落落以遐逸忘尊榮於華堂恬卑靜於蓬室寧漆園之逍遙安柱下之得一寄欣孫松取樂竹林尚想榮莊聊與抽簪味孤觴之濁醪鳴七絃之清琴慕義人於元旨詠千載之徽音凌晨風而長嘯託歸流而永吟乃自足於丘壑孰有慍乎陸沉馬樂原而翹足龜悅塗而曳尾疇廟堂之是榮豈和鈞之足視凡先生之所期羌元達於遐旨尚遺大以出生何殉小而入死嗟乎先生逢時命之不丁冀後凋於歲寒遭繁霜而夏零滅皎皎之玉質絕琅琅之金聲援明珠以彈雀損所重而爲輕諒鄙心之不爽非大雅之所營

弔比干文　　後魏孝文帝

惟皇構遷中之元載歲御次乎閹茂望舒會於星紀十有四日日唯甲申予揚和淇右蹀駟鄘西指崧原而搖步順京途以戚征路歷商區轄屆衞壤迄目睇川縱覽觀陸遂傍睨古跡游瞰曩風覩殷比干之墓悵然悼懷（葉讀當於此字句絕）爲乃命馭駐輪筴驤躬矚荊棘（字韓）荒朽工爲緜薉（字薉）而遺猷明密事若對德慨狂后之猖穢傷貞臣之婞節聊與其韻貽弔云爾

曰

三才之戲元兮敷五靈以扶德含剛柔於金木兮資明闇於南北重離耀其炎暉兮曾坎司元以秉黑伊稟常之懷生兮昏睿遞其戚則晝皎皎其何朗兮夜幽幽而致蘇哲人昭昭而澄光兮狂夫默默其若翳咨堯舜之耿介兮何桀紂之猖敗沈湎而不知甲兮終或弑己以貽戾謇謇兮比干藉胄兮殷宗含精兮誕粹寘樹兮英風稟蘭露以滌神漱蘂（字蘂）英而儼容茹薜荔以蕩識佩江蘺而麗躬履霜以結冰兮卒寤忠而弥濃于金豈其吾珍兮皇鑾寔余所鍾竊誠諫而熾軀兮蕙危言以釁鋒嗚呼哀哉嗚呼哀哉惟子在殷實爲樑棟外賛九功內徽辰共匡率袞職德音遐洞周師還旆非子誰貢否哉悖運邅此不辰三綱道沒七曜輝泯負乘竊器怠棄天倫懷誠齎怒讜言爲陳嚚侯巳醢子不見歟邢侯巳脯子不聞歟微子去矣子不知歟其子奴矣子不覺歟何其輕生一致斯歟何其愛義勇若歸歟遺體既灰不其惜歟永矣無返不其痛歟嗚呼哀哉嗚呼哀哉夫天地之長遠兮嗟人生拉（字旋）多殃住（字往）者子弗及兮來者子不廨（字厥）當胡羿淵之屯亶兮值昏化而永良曷不相時以卷舒兮徒委質而巔（字顛）亡雖虛名空傳於千載詎何勳之可揚奚若騰魂以遠逝飛足而歸昌得比肩於尚父卒同協於周王建鴻績於盛辰戚肯宇於齊方闡穆音乎万祀傳寵祿業以脩長而乃自受茲斃視竅殷殺亲（字辛）剖心無補迷機喪身脫非武發封墓誰囙嗚呼介士胡不我臣

重曰世惛惛而溷濁兮日藹藹其無光時坎廪而險隘兮氣憭颷以飛霜子奚其不遠逝兮侘傺而阯故鄉可乘桴（字桴）以浮滄兮求蓬萊而爲粻銜芝條以昇虛兮與赤松而翺翔被芙荷之輕衣兮电（字曳）扶容之葩裳循海波而澍颸兮望會稽以歸禹紐蕙芷以爲紳兮扈荃佩而容与寫欝結於聖人兮暢中心之祕語執垂益而談卞（字弁）兮交良朋而憶（舊字金石文字記釋作虛非）苦言既而東騰兮吸朝霞而長舉登此巘而悵望兮眺扶桑以儔佇謁靈威以問路兮秉谷風而扳宇遂假載於義和兮憑六螭以南處翥衡嶽而頓步兮濯沅湘以自潔酹炎州之八桂兮踐九疑而遥裒即蒼梧而宗舜兮拂埃霧以就列採輕越而肅帝兮切寶犀以貫介訢（字訢）淳風之淪覆兮話蕭韶之湮滅召熊狸而敘釋兮問重華之風棐介乃歛正陽之精氣兮遊丹丘而明視揖（字揖）祝融而求鳥兮御朱鸞以脩指因景風而淩天兮迴靈鶂（字雛）以西履降黃渚而造稷兮慰稼穡之艱難訪有部之詵詵兮遇何主而獲安然後陟崐崘之翠嶺兮擘瓊枝而槃桓步懸圃以淄滉兮咀玉英而折蘭歷崦嵫而一頫兮府（字俯）沐髮於洧盤仰從（字徙）倚於閶闔兮請帝閽而戚闕天沉寥而廓落兮地寂漻而遼閬滄淪陰以捭氣兮佩瑤玕而鳴鏘拜招矩而脩節兮少躊躇以相羊祈騶騤而揔轡兮隨泰風以飋揚瞰不周而左旋兮縱神駟以北望尋流沙而騁轡（字轡）兮暨陽周以緤駕靡芸芳以馥體兮索夷杜而拯衙奉軒轅而陳辭兮申時俗之不暇適岐伯而脩命兮展力牧以問罰歙沉瀣之純粹兮闚（字闚）寒門之層冰聆廣莫之颷鐵瑟兮覿黔嬴而迴凝擁元武以涉虛兮允神寘而威陵貎瞹睫而聰辯兮途旲旲其難勝筴飛廉而前驅兮使燭龍以燀澄歸中樞而睇睨兮想元漠之巳周慨飛魂之無寄兮颯翺袂而上浮引雄虹而登峻兮揚雲旗以軒遊躍八龍之蜿蜿兮振玉鸞之啾啾摹彗星以朗蕖兮委升軔乎大儀敖重暘之帝宮兮凝精魄於旋曦邑陽曜而靈脩兮豈傅說之足奇但至槩之不悛兮寧溘死而不移

告泰華府君文　　唐韓賞

惟廿七祀孟秋右補闕韓賞敢昭告于泰華府君祠廟惟天地生于人惟山川主乎神人有識而神有靈人貴聰而神貴明於昭靈山與天窈冥載在祀典鎮于上京自古帝王徵應不一荒淫者神降之凶聖哲者神授之吉惟兹臣庶鑒乎得失今予小子造于神祠將有所盟神其聽之人有嗜好各爲私禱顧無所求唯道是憂今者內禱於身外盟於神如有一心公朝戮力生人惟神是福崎嶇世道僶俛在位惟神所殛必將忘身奉國爲本圖憂國濟人爲己任明明泰華昭鑒于兹瞻彼牲牢抑惟常禮神嗜正直意存精誠正直以享神精誠以享意拳然踧處瞿然改容益靈山之嵯峩增壽宮之肅穆歷階趨進髣髴其形尚饗　天寶元年歲次壬午四月乙亥朔十日甲申正議大夫太僕少卿兼太山別駕斷諸王侍書滎王府司馬韓擇木書

祭文

釋奠祭孔子文　晉庾　亮

維咸康三年荊豫州刺史都亭侯庾亮敬告孔聖明靈詩書煥於唐虞憲章盛於文武然後黎民時雍彝倫攸敘幽厲穨構王綱絕紀高岸爲谷六合錯否上凌夷而失教下苟免而無恥公以元聖之靈應感圓通萬物我賴匪我求蒙夫子既沒洪範垂流秦雖燰道漢聿孔修洎我皇晉仰欽大猷宗聖既建遐冑俾侯令月吉辰祇陳大禮磬管鏘鏘威儀濟濟嘉奠既設欽若靈規心存鳳德尚想來儀神其歆之降鑒在斯

祭牙文　晉袁　宏

天生五才治道所司廢一不可靜亂輔時赫赫晉德乃武乃文中世不競王度暫屯戎狄滑夏虔劉生民蠢爾東胡被髮左衽思我皇澤稽首海裔受爵納貢服膺累世後嗣不恭實叛實戾侵我神畿隔我嘉惠哀彼黎民嬰此彫殘況荷大寵任其艱難慨然發憤撫劍忘飡敢建高牙烈烈桓桓

祭梁鴻文　晉周穎文

晉隆安四年陳郡周穎文以蘊藻行潦祠于梁先生之墓夫子邁志箕穎壓垢雕俗骨秀風霜性淳寡欲娶待偕隱之儷文絕陪臣之錄遂負策周曾之郊逆旅吳會之阿可謂高奇絕倫孫生莫和者也後學撫牘得人在文忽以知命而展其墳茫芒積草有馥餘芬昔先生過延陵而想季經海隅而感連苟踐跡而趣合亦斷金於當年

祭夫文　梁徐悱妻劉氏

維梁大同五年新婦謹薦少牢於徐府君之靈曰惟君德爰禮智才兼文雅學比山成辯同河瀉明經擢秀光朝振野調逸許中聲高洛下含潘度陸超終邁賈二儀既肇判合始分簡賢依德乃隸夫君外治徒奉內佐無聞幸移蓬性頗習蘭薰式傳琴瑟相酬典墳輔仁難驗神情易促雹碎春紅霜雕夏綠躬奉正衾親觀啓足一見無期百身何贖嗚呼哀哉生死雖殊情親猶一敢遵先好手調薑橘素俎空乾奠觴徒溢昔奉齊眉異於今日從軍暫別且思樓中薄遊未反尚比飛蓬如當此訣永痛無窮百年何幾泉穴方同

祭陳伯玉文　唐盧藏用

子之生也珠圓流兮玉方潔子之沒也太山頹兮良木折士林閴寂兮人物疎門館蕭條兮賓侶絕嘆佳城之不返辭玉階而長別嗚呼置酒祭子子不顧況聲哭子子不迴唯天道而無託但撫心而已摧

雜文

用筆法　秦李　斯

夫書之微妙道合自然篆籀以前不可得而聞矣自上古作大篆頗行於世但爲古遠人多不詳今斯刪略繁者取其合理參爲小篆凡書非但裹結流快終藉筆力輕健蒙將軍恬筆經猶自簡略斯更修改望益於用矣用筆法先急回後疾下鷹望鵬逝信之自然不得重改如游魚得水景山興雲或卷或舒乍輕

乍重善思之此理可見矣　斯善書自趙高已下咸見推伏刻諸名山碑璽銅人並斯之筆斯書秦望紀功石云吾死後五百三十年間當有一人替吾跡焉（一本作九百四十年）

僮約　漢王　褒

蜀郡王子淵以事到湔止寡婦楊惠舍惠有夫時奴名便了子淵倩奴行酤酒便了拽大杖上夫冢巔曰大夫買便了時但要守家不要爲他人男子酤酒子淵大怒曰奴寧欲賣耶惠曰奴大忤人人無欲者子淵即決買券云云（案本誤不重今補）奴復曰欲使皆上券不上券便了不能爲也子淵曰諾券文曰神爵三年正月十五日資中男子王子淵從成都安志里女子楊惠買亡夫時戶下髯奴便了決賈萬五千奴當從百役使不得有二言晨起早掃食了洗滌居當穿臼縛箒裁盂鑿斗浚渠縛落鉏園斫陌（案句絕章樵誤以斫陌連下讀蓋不知落陌爲韻）杜埤（苑音脾）地刻大枷屈竹作杷削治鹿盧出入不得騎馬載車踑坐大呶下床振頭捶（案本誤垂今改）鉤（此字依藝文類聚）刈芻結葦臘纑汲水（此二字依初學記）酪佐（此字依初學記）醞（苑音俎）醭（苑音模）纖履作麤黏雀張烏結網捕魚繳鴈彈凫登山射鹿入水捕龜後園縱養鴈鶩百餘驅逐鴟鳥持梢牧猪種薑養芋（案本誤羊今改）長育豚駒糞除堂廡（此二字依藝文類聚）餧食（苑音問）馬牛鼓四起坐夜半益芻二月春分被隄杜疆落桑皮椶（御覽注云椶栟櫚也皮可爲繩作絕也）種瓜作（苑昨音御覽注云音鏊）瓠別茄披葱焚槎發芋（御覽注云蜀土收芋皆窖藏之至春乃發）壟集破封日中早賁（苑復音○案此字未詳御覽在所不引中無以訂之章樵本作薹然與復音不合也）雞鳴起舂調治馬戶兼落三重（御覽注云馬戶水門也蜀每以落置水流養魚欲食乃取之）舍中有客提壺行酤汲水作餔（苑音晡）滌杯整桉園中拔蒜斷蘇切脯築肉臛芋膾魚炰鱉烹茶盡具已而（此字依初學記）蓋藏關門塞竇餧猪縱犬勿與鄰里爭鬬奴但當飯豆飲水不得嗜酒欲飲美酒唯得染脣漬口不得傾盂覆斗不得辰出夜入交關伴偶舍後有樹當裁作船上至江州下到湔（案句絕章樵誤連下讀蓋不知湔錢爲韻）主爲府掾求用錢

推訪堊（御覽注云堊白墡也）販棱索，綿亭買席，往來都洛，當爲婦女求脂澤，販於小市，歸都擔枲，轉出旁蹉（御覽注云蹉市名）牽犬販鵝，武都買茶（御覽注云武都縣名出茶）楊氏（案御覽亦衍池中二字今據注刪之）擔荷（御覽注云楊氏池名出荷）往來市聚，慎護姦偷，入市不得夷蹲旁臥，惡言醜罵，多作刀矛，持入益州，貨易羊牛（案本誤倒今正）奴自教精慧，不得癡愚，持斧入山，斷輮裁轅（御覽注云轅車輞也）若有餘殘，當作祖几木屐及彘盤（御覽注云彘盤豬槽也）焚薪作炭壘（苑力罪切）石薄岸（御覽注云壘石竹籠盛石以薄岸也〇案據注罍當作纍御覽亦誤纍音力追切苑及初學記力罪切亦非）治舍蓋屋，削書（案本誤倒今正）伐牘，日暮欲歸，當送乾薪兩三束。四月當披，九月當穫，十月收豆（御覽注云十月民輸租）掄麥窖芋（御覽注云掄麥種麥也）南安拾栗採橘（御覽注云南安縣出橘）持車載輳（御覽注云載輳有利也〇案已上正文十四字初學記脫去僅見御覽今據補）多取蒲苧（苑音紵）益作繩索，雨墮無所爲，當編蔣織薄，種植桃李，梨柿柘桑，三丈一樹，八樹（此字依藝文類聚）爲行，果類相從，縱橫相當，果熟收斂，不得吮嘗，犬吠當起，驚告鄰里，棖門柱戶，上樓擊鼓（御覽注云漢時官不禁報怨民家皆高樓置鼓其上有急即上樓擊鼓以告邑里令救取也）荷（此字依初學記）盾曳矛，還落三周，勤心疾作，不得遨遊。奴老力索，種莞織席，事訖休息，當舂一石，夜半無事，浣衣當白，若有私錢，主給賓客，奴不得有姦私，事事當關白，奴不聽教，當笞一百。讀券文適訖，詞窮詐索，仡仡叩頭，兩手自搏，目淚下落，鼻涕長一尺，審如王大夫言，不如早歸黃土陌，丘蚓鑽額，早知當爾，爲（此字依藝文類聚初學記）王大夫酤酒，眞不敢作惡。（案此文在古文苑蓋取自初學記故大段全同閒有一二小異而巳考太平御覽五百九十八亦藏之雖非完篇然可依以訂補者甚多又載有舊注尤足信據如云蜀土收芋皆窖藏之至春乃發則知芋今作等之必誤矣馬戶水門也則知戶今作駢之必誤矣至白墻也則知至今作惡之必誤矣釋車朝也則知隸今作纍之必誤矣凡此御覽正文皆未嘗誤也而章樵單用今本郢書燕說豈不陋哉其舊注未悉撰人名氏惜御覽藏之不盡乃就取所有兼采藝文類聚初學記亦附鄙見詳加校定重藏於此初學記古文苑皆言此文相傳多誤茲巳柤得通庶垂之方來也）

難蓋天八事

漢　揚　雄

一曰：日之東行，循黃道。晝中規，牽牛距北極北百一十度，東井距北極南七十度，并百八十度。周三徑一，

二十八宿周天當五百四十度，今三百六十度，何也。二曰：春秋分之日，正出在卯，入在酉，而晝漏五十刻，即天蓋轉夜當倍晝，今夜亦五十刻，何也。三曰：日入而星見，日出而不見，即斗下見日六月，不見日六月。北斗亦當見六月，不見六月，今夜常見，何也。四曰：以蓋圖視天河起斗而東入狼弧閒，曲如輪，今視天河直如繩，何也。五曰：周天二十八宿，以蓋圖視天星見者當少，不見者當多，今見與不見等，何出入無冬夏，而兩宿十四星常見，不以日長短故見有多少，何也。六曰：天至高也，地至卑也，日託天而旋，可謂至高矣，縱人目可奪，水與景不可奪也，今從高山上以水望日，日出水下，影上行，何也。七曰：視物近則大，遠則小，今日與北斗近我而小，遠我而大，何也。八曰：視蓋橑與車輻閒，近杠轂即密，益遠益踈，今北極爲天杠轂，二十八宿爲天橑輻，以星度度天，南方次地，星閒當數倍，今交密，何也。（文見隋書天文志云以通渾天張漸所輯楊子雲集有其目未載其文故錄之）

靈憲

漢　張　衡

昔在先王，將步天路，用定靈軌，尋緒本元，先準之於渾體，是爲正儀立度，而皇極有逌建也，樞運有逌稽也。乃建乃稽，斯經天常，聖人無心，因茲以生心，故靈憲作興。曰：太素之前，幽清元靜，寂漠冥默，不可爲象，厥中惟虛，厥外惟無，如是者永久焉，斯謂溟涬，蓋乃道之根也。道根既建，自無生有，太素始萌，萌而未兆，并氣同色，渾沌不分，故道志之言云：有物渾成，先天地生。其氣體固未可得而形，其遲速固未可得而紀也。如是者又永久焉，斯謂龐鴻，蓋乃道之幹也。道幹既育，有物成體，於是元氣剖判，剛柔始分，清濁異位，天成於外，地定於內，天體於陽，故圓以動，地體於陰，故平以靜，動以行施，靜以合化，堙鬱構精，時育庶類，斯謂天元，蓋乃道之實也。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天有九位，地有九域，天有三辰，地有三形，有象可效，有形可度，情性萬殊，旁通感薄，自然相生，莫之能紀。於是

人之精者作聖，實始紀綱而經緯之。八極之維，徑二億三萬二千三百里，南北則短減千里，東西則廣增千里。自地至天（御覽二引有一億一萬六千一百五十里在此下）半於八極，則地之深亦如之。通而度之，則是渾已。將覆其數，用重差鉤股，懸天之景，薄地之儀，皆移千里而差一寸得之。過此而往者，未之或知也。未之或知者，宇宙之謂也。宇之表無極，宙之端無窮。天有兩儀，以儛道中。其可覩，樞星是也，謂之北極。在南者不著，故聖人弗之名焉。其世之遂（句誤未詳）九分而減二。陽道左迴，故天運左行。有驗於物，則人氣左羸，形左繚也。天以陽迴，地以陰淳。是故天致其動，稟氣舒光；地致其靜，承施候明。天以順動，不失其中，則四時順至，寒暑不忒，致生有節，故品物用生。地以靈靜，作合承天，清化致養，四時而後育，故品物用成。凡至大莫如天，至厚莫如地。地至質者曰地而已（句誤未詳）至多莫如水，水精爲漢，漢周於天而無列焉，思次質也（句誤未詳）地有山嶽，以宣其氣，精種爲星。星也者，體生於地，精成於天（隋志引成作發）列居錯跱，各有逌屬。紫宮爲皇極之居，太微爲五帝之廷（隋志引皇極作帝皇廷作坐）明堂之房，大角有席，天市有坐，蒼龍連蜷於左，白虎猛據於右，朱雀奮翼於前，靈龜圈首於後，黃神軒轅於中，六擾既畜，而狼蚖魚鼈罔有不具。在野象物，在朝象官，在人象事，於是備矣。懸象著明，莫大乎日月，其徑當天周七百三十六分之一，地廣二百四十二分之一（案祖暅之所見四作三以八約之得二十九與劉昭瞿曇悉達不同）日者，陽精之宗，積而成鳥，象烏而有三趾。陽之類，其數奇。月者，陰精之宗，積而成獸，象兔。陰之類，其數偶。其後有馮焉者，羿請無死之藥於西王母，恒娥竊之以奔月。將往，枚筮之於有黃，有黃占之，曰：吉。翩翩歸妹，獨將西行，逢天晦芒，毋驚毋恐，後且大昌。恒娥遂託身於月，是爲蟾蠩。夫日譬猶火，月譬猶水，火則外光，水則含景，故月光生於日之所照，魄生於日之所蔽，當日則光盈，就日則光盡也。衆星被燿，因水轉光，當日之衝，光常不合者，蔽於地也，是謂闇

虛在星星微，月過則食，日之薄地，暗其明也。（案舊脫暗字今依隋書天文志引補）縣暗視明，明無所屈，是以望之若大。（作火者誤）方於中天，天地同明，縣明瞻明，（隋志引無此四字案下明字舊誤暗今改）明還自奪，（案明舊誤暗今依隋志引改）故望之若小。（作水者誤）火當夜而揚光，在晝則不明也。月之於夜，與日同而差微。星則不然，強弱之差也。衆星列布，其以神著有五列焉，是爲三十五名。一居中央，謂之北斗，動變挺占。（隋志引作動係於占）實司王命，四布於方，爲二十八宿，日月運行，歷示吉凶，五緯經次，用告禍福，則天心於是見矣。中外之官，常明者百有二十四，（續漢書注有四字隋志占經皆無當是衍也）可名者三百二十，爲星二千五百，而海人之占未存焉。（案漢志海中星占驗十二卷隋志海中星占一卷星圖海中占一卷）微星之數，蓋萬一千五百二十，庶物蠢蠢，（隋志引作蠢動）咸得繫命。不然，何以揔而理諸。夫三光同形，有似珠玉，神守精存，麗其職而宣其明，及其衰，神歇精斁，於是乎有隕星。然則奔星之所墜，至地則石。文曜麗乎天，其動者七，日月五星是也。周旋右回，天道者貴順也。近天則遲，遠天則速，行則屈，屈則留回，留回則逆，逆則遲，迫於天也。行遲者覯於東，覯於東屬陽，行速者覯於西，覯於西屬陰，日與月共配合也。攝提（案石氏曰歲星一名攝提引見歲星占）熒惑地候（案石氏曰熒惑一名地候引見熒惑星占）見晨附於日也，太白辰星見昏附於月也。二陰三陽，參天兩地，故男女取則焉。方星巡鎮，必因常度，苟或盈縮，不逾於次。故有列司作使，曰老子四星，周伯王逢芮各一，錯乎五緯之間，其見無期，其行無度，實妖經星之所，然後吉凶宣周，其祥可盡。（此文依開元占經更正舛誤）

失父零丁　漢　戴　良

敬白諸君行路者，敢告重罪，自爲禍積，惡致災天，困我今月七日，失阿爹，念此酷毒，可痛傷，當以重贈用相償。請爲諸君說事狀，我父軀體與衆異，脊背傴僂捲如胾，脣吻參差不相值，此其庶形，何能備請，復重陳其面目，鴟頭鵠頸獦狗（案此下脫字未詳）眼淚鼻涕相追逐，吻中含納無齒牙，食不能嚼，左右蹉，似西域駱駝。

（案此句當有脫字未詳）請復重陳其形骸，爲人雖長甚細，材面目芒蒼如死灰，眼眶白陷如羹桮。（此文恐未全存之以備零丁一體）（案御覽云戴良字文讓而後漢書獨行傳之戴良字叔鸞未知其爲一人與否姑附出於此）

非草書　漢　趙　壹

余郡士有梁孔達、姜孟穎者，皆當世之彥哲也，然慕張生之草書，過於希顏焉。孔達寫書以示孟穎，皆口誦其文，楷其篇，無怠倦焉。於是後生之徒，競慕二賢，守令作篇，人撰一卷，以爲秘玩。余懼其背彼趨此，非所以(宏)道興世也。又想羅、趙之所見蚩沮，故爲說草書本末，以慰羅、趙，息梁、姜焉。竊覽有道張君所與朱使君書，稱正氣可以消邪，人無其釁，妖不自作，誠可謂信道抱眞，知命樂天者。若夫褒杜、崔，沮羅、趙，昕昕有自臧之意者，無乃近於矜伎，賤彼貴我哉。夫草書之興也，其於近古乎。上非天象所垂，下非河洛所吐，中非聖人所造，蓋秦之末，刑峻網密，官書煩冗，戰攻並作，軍書交馳，羽檄分飛，故爲隸草，趣急速耳，示簡易之旨，非聖人之業也。但貴刪難省煩，損複爲單，務取易爲易知，非常儀也。故其讚曰：臨事從宜。而今之學草者，不思其簡易之旨，以爲杜、崔之法，龜蛇所見也。其䜋扶桔（詰）屈，（天乙○案二字舊齕誤入正文今改）不可失也，齗齒以上，苟任涉學，皆廢倉頡、史籀，競以杜、崔爲楷，私書相與，猶謂就書適迫遽，故不及草。草本易而速，今反以難而遲，失指多矣。凡人各殊氣血，異筋骨，心有疏密，手有巧拙，書之好醜，在心與手，可強爲哉。若人顏有美惡，豈可學有相若耶。昔西施病心，捧胷而顰，衆愚效之，祇增其醜；趙女善舞，行步媚蠱，學者弗獲，失節匍匐。夫杜、崔、張子，皆有超俗絕世之才，博學餘暇，遊手於斯，後世慕焉。專用爲務，鑽堅仰高，忘其罷勞，夕惕不息，仄不暇食，十日一筆，月數九墨，領袖如皂，脣齒常黑，雖處衆坐，不遑談戲，展指畫地，以草劌壁，臂穿皮刮，指爪摧折，見䚡（音蘇來切○案舊脫今依御覽引補）出血，猶不休輟。然其爲字，無益於工拙，亦如效顰者之增醜，學步者之（案此六字墨池編脫依太平御覽七百四十九引補）失節也。且草書

之人，益伎藝之細耳。鄉邑不以此較能，朝廷不以此科吏，博士不以此講試，四科不以此求備，徵聘不問此意，考績不課此字。徒善字既不達於政，而拙草亦無損於治，推斯之所言，豈不細哉。夫務內者必闕外，志小者必忽大，俯而捫蝨，不暇見天地，天地至大而不見者，方銳精於蟣蝨，乃不暇焉。第以此篇研思銳精，豈若用之彼聖經，稽(歷)協律，推步斯程，探賾鉤深，幽贊神明，覽天地之心，推聖人之情，折議論之中，理俗儒之諍，依正道於雅說，濟雅樂於鄭聲，興至德之和睦，(宏)大倫之(元)清，窮可以守身遺名，達可以尊主致平，以茲命世，永監後生，不亦淵乎。

譏許由　魏　麋　元

潛居默靜，隱於箕山，身在布衣，而輕天下，世人歸其高行，學者以爲美談。夫際會之間，矯時取譽，至乃抽簪散髮，背時逆命，隱於山林之中，以此自高，非以勸智能之士，入通達之教，故譏而責之曰：

太上貴德，其次立功，世殊時異，不得而同。故伯禹過門而不入，稷契刻節而奮庸，股肱帝室，作民王公。今子生聖明之世，得覩雍熙之治，則當攄不朽之功，暢不羈之志，龍飛鳳起，修攝君司，佐天理物，幹成王事。若子以堯爲闇主，則歷代載其功；以民爲貪亂，則比屋可封。若夫世濁時昏，上無賢君，忠臣不出，小人聚羣，即當撥煩理亂，跨騰風雲，光顯時主，拔濟生民，何得偃蹇，藏影蔽身。夫道不虛行，士不徒生，生則幹時，爲國之楨。故伊尹干湯，周公相成，興治濟世，以致太平，生有顯功，沒有美名。人生於世，貴能立功，何得逃位，矯世絕蹤。丹朱不肖，朝有四凶，堯放求賢，遜位于子，度才處分，不能則已，何所感激，臨河洗耳，山居巢處，執心不情，辭君之祿，忘君之榮，居君之地，避君之庭，立身若此，非子之貞。欲言子智，則不仕聖君；欲言子高，則鳥獸同羣，無功可紀，無事可論。

買冢地莂　晉　楊　紹

大男楊紹，從土公買冢地一丘，東極闞澤，西極黃滕，

南極山背北極於湖，直錢四百萬，即日交畢。日月爲證，四時爲任。太康五年九月廿九日，對共破莂，民有私約如律令。

奴券　晉石崇

余元康之際，出在滎陽東住，聞主人公言聲太粗，須臾出趣吾車，曰：公府怪吾家嘵嘵邪。中買得一惡羝奴，名宜勤，身長九尺餘，力舉五千斤，挽五石力弓，百步射錢孔，言讀書。欲使，便病，日食三斗米，不能奈何。吾問：公賣不？公喜，便下絹百疋。聞謂吾曰：吾胡王子，性讀書，公府事一不上券，則不爲公府作。券文曰：取東海巨塩、東齊羝羊、朝歌蒲薦、八板桃枺、頁之安邑、梨栗之鄉、常山細縑、趙國之編、許昌之總、沙房之緜，作車當取高平英榆之轂，無尾髑髏之狀，大良白槐之輻，河東茱萸之輞，亂節桑轅（中脫未詳），太山桑光長安■■（中脫未詳）。雙入白屋（未脫詳誤），釘鑠巧手，出於上方，見好弓材，可斫千張，山陰青槻，烏嗥柘桑，張金好墨，過市數蠡，并市豪筆，備郎寫書，嗥角幘道（未脫詳誤），金案玉椀，宜勤供筆，更作多辭，乃斂吾絹■■而歸。（但此文不全，自御覽外，他書載之，罕故錄）

斷酒戒　晉庾闡

蓋神明智惠，人之所以靈也。好惡情欲，人之所以生也。明智運於常，屋好惡安於自然，吾固以窮智之害性，任欲之喪眞也。於是椎金罍，碎玉椀，破兕觥，捐觚瓚，遺斝，白醆引滿，使巷無行榼，家無停壺，剖樽折杓，沈炭銷鑪，屏神州之竹葉，絕縹醪乎華都，言未及盡，有一醉夫，勃然作色曰：蓋空桑珍味，始於無情，靈和陶醞，奇液特生，聖賢所美，百代同營，故醴泉涌於上世，懸象煥乎列星，斷蛇者以興霸，折獄者以流聲，是以達人暢而不壅，抑其小節而濟大通，子獨區區，檢情自封，無或口閉其味，而心馳其聰者乎。庾生曰：爾不聞先哲之言乎，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物而動，性之欲也，物之感人無窮，而情之好惡無節，故不見可欲，使心不亂，是以惡迹止步，滅影即陰，形情絕於所

託，萬感無累乎心，心靜則樂非外唱，樂足則欲無所淫，唯味作戒，其道彌深，賓曰：唯唯，敬承德音。

弔鶴文　晉湛方生

余以㊀冬修夜，忽聞階前有孤鶴鳴，遡寒風而清叫，感淒氣而增悲，屬聽未終，余有感焉，乃爲文以弔之。惟海嵎之奇鳥，資秀氣以誕生，疑鸞皇而比翼，超羽族而長靈，濯冰霜之素質，颺九皋之奇聲，冢荒庭之遺粒，漱絕澗之餘清，望雲舒而息翮，仰朝霞而晨征，毀王子之靈轡，繫虞人之長纓，辭丹穴之神友，與雞鶩而同庭，軒天衢而奔想，顧樊籠而心驚，獨中宵而增思，負青霜而夜鳴，資沖天之雋翮，曾不殊於鳥雀，稟穚壽之修期，忽同彫於秋薄，匪■物之足悲，傷有理而橫落。

筆陣圖　晉衛夫人

若初學書，先須大書，不得從小，善鑒者不寫，善寫者不鑒，多骨微肉者筋書，多肉微骨者墨豬，多力豐筋者聖，無力無筋者病，一一從其消息而用之。

鯢表　梁韋琳

臣鯢言：伏見除書，以臣爲粽（一日）熬將軍，油蒸校尉，臛州刺史，脯腊如故，肅承將命，含灰屏息，憑籠臨鼎，載兢載惕，臣美愧夏鱣，味慚冬鯉，常懷鮐服之誚，每懼鱉巖之譏，是以漱流湖底，枕石泥中，不意高賞殊私，曲蒙鈞拔，遂得超升綺席，忝預玉盤，遠廁玳筵，猥頒象箸，澤覃紫膳，恩加黃腹，方當鳴姜動椒，紆蘇佩欓，輕瓢纔動，則樞盤如烟，濃汁暫停，則蘭肴成列，宛轉綠齏之中，逍遙朱脣之內，銜恩噬澤，九殞弗辭，不任屏營之誠，謹列銅鎗門奉表以聞。詔答曰：省表，具知卿池沼縉紳，陂渠俊乂，穿蒲入荇，肥滑有聞，允堪茲選，無勞謝也。

賜錢武肅王鐵券　唐昭宗

維乾寧四年歲次丁巳八月甲辰朔四日■丁未，皇帝若曰：咨爾鎮海鎮東等軍節度浙江東西等道觀察處置營田招討等使，兼兩浙鹽鐵制置發運等使，開

府儀同三司，檢校太尉，兼中書令，使持節潤（作越）州諸軍事，兼潤越等州刺史，上柱國，彭城郡王，食邑五千戶，食實封一百戶錢鏐（作辨鏐閣錄非），朕聞銘鄧隲之勳，言垂漢典，載孔悝之德，事美魯經，則知褒德策勳，古今一致，頃者董昌僭僞，爲昏鏡水，狂謀惡貫，渫染齊人，而爾披攘兇渠，盪定江表，忠以衛社稷，惠以福生靈，其機也氛祲清，其化也疲羸泰，拯於粵於塗炭之上，師無私焉，保餘杭成金湯之固，政有經矣，志獎王室，績冠侯藩，溢于旂常，流在丹素，雖鍾繇刊五熟之釜，竇憲勒燕然之山，未足顧（作顯辨錄非）功，抑有異數，是用錫其金版，申以誓詞，長河有似帶之期，泰華有如拳之日，惟我念功之旨，永將延祚子孫，使卿長襲寵榮，克保富貴，卿恕九死，子孫三死，或犯常刑，有司不得加責，承我信誓，往唯欽哉，宜付史館，頒示天下。

中書侍郎兼戶部尚書平章事臣崔㊀宣奉。

續古文苑卷第二十

申氏拾遺集

申居鄖輯

申氏拾遺集目錄

卷上　詩

申　綸二首
弔比干墓
輓紫山胡公

申　翰三首
秋日臨洺道中
九日對菊
紅黃二種

申　价二首
諫垣絕句
午日唐小潭邢伯邀飲汎舟

申　偉二首
老衲
隨父之任鄭州登鳳皇臺

申中清四首
村居四時詩

申　代三首
野遊
寓通州醉飲舟中

夢中作

申　儲三首
擬古從軍行二首
秋日病中漫題

申　僑一首
咏燕

申中道一首
寄題友人別業

申　琔一首
鳳皇臺

申靈允一首
偶書十六秋字任筆抒懷

申爲憲二首
漫筆二首

申　顒十三首
送人
漢章甯妹丈謫居遠方感懷有作二首
秋閨月
送友赴任
己卯歲應制作
冀乾中招飲林園值雨信宿而返
偶吟
輓張相國
遊天雄林濟寺步伯兄敬立韻
咏張楓宸梧桐步伯兄敬立韻
咏盆柏
劉在中邀賞白梅

卷下　文

申　佐二篇
永年縣儒學碑記

重修阜民閘記

申　价一篇
正士風以端治本疏

申　化一篇
家譜序

申　代一篇
蒼巖子夢遊記

申靈允一篇
族譜序

申涵煜六篇
文昌閣祭田碑記
路氏兩甥遊泮序
治漳河議一
治漳河議二
送陳明府卓異序
遊西洞庭山記

申　顒五篇
瑞徵集序
李復隆繼配胡氏節孝錄序
持平論
續持平論
姚東巖詩序

申氏拾遺集卷上

畿輔叢書

詩

永年申居鄖輯

申綸

公諱綸字廷言號南濱子六世祖也幼聰穎嗜學宏治戊午舉人乙丑進士歷定襄永康平陸太原知縣陞潞州知州所至推誠愛民寬嚴并濟民不敢犯擢南京兵部武選司員外轉戶部廣東司郎中奉職有聲嘉靖元年出守衛輝在郡不勞而治蝗不入境禾生六穗舉卓異第一調常州益廉慎嚴明豪右斂跡作書院獎士類號稱知人時薛方山應旂唐荊川順之皆出其門陞四川按察司副使攝臬篆秉公執法獄稱平反忤直指意解任尋起雲南曲靖兵備道政績偉然名震荒服公在仕途久去家萬里常懷首邱之思因致仕歸躬耕滏側築南濱草堂蒔花種竹與故老徜徉其間爲眞率之會舉鄉飲大賓卒年六十有五公忠厚篤實居家孝友一介不苟取雖久歷方面而澹泊自持無媵妾之奉樂善利人鄉里推重事載滇省人物考

弔比干墓

王子尙墳隱太行千年忠烈耿餘光言危自信師臣重身死甯知社稷亡風雨至今留檜柏秋原落日散牛羊偶言剖腹當時事伏臘居人尙感傷

輓紫山胡公 胡諱璜

遙憶三台寂緣愁七政閒若何君獨去逖矣未歸還青草見春陌白雲知暮山所經惟不改川上水潺湲

申翰

公諱翰字允楨號滏川綸長子生而穎異日記數千言爲文清逸工書得顏魯公法試府院皆冠軍時憲副公方宦遊公銳意進取欲觀國光友天下士遂援例入監授絳德州判清介慈惠州人德之城中舊無

井每有邊警戒嚴渴以待斃公禱神鑿井得泉至今名爲申公井丁憂服闋補鄭州州近河公經理渠事辦而民不擾攝河陰篆有治績擢懷仁知縣改文縣知縣公賑災凶興學校省刑薄斂事載文邑循吏傳上司交章薦之公遂引年致政歸守南濱舊廬優游以終年六十有五有子七人四登科第極一時之盛 長子仕生員王府典膳次价進士副使次偉舉人通判次脩舉人次備監生次倬生員次僑舉人知縣

秋日臨洺道中

搖落秋光暮空懷宋玉悲青山縈客路紅葉染征衣風勁猨聲急霜寒鴈影遲御憐關塞上折線補殘旗

九日對菊

庭菊吾憐汝秋深汝獨芳淸香凝湛露勁節傲繁霜珠蘂饒春色瓊林鬬曉妝葛巾新漉酒醉賞占年光

紅黃二種

不信秋容澹羣芳悵賞心黃雲垂小徑紅雨點疏林越女妍金粉吳姬豔錦裙笑看霜鬢滿晚節有餘芬

申价

公諱价字慤德一字仲修號紫巖翰次子綸之孫嘉靖庚子舉人甲辰進士由中書舍人擢工科給事中時祭酒周文燭貪穢公劾罷之朝中震肅河套之議總督曾銑既被逮詔簡廷臣公正者往勘公奉命行邊卒得稱旨歸而條奏六事上皆嘉納轉禮科右給事中册封德藩力御餽遺晉左給事中以次當掌吏垣嚴嵩與綸同年思得公爲羽翼公不屈遂出爲鎭江知府在郡裁冗費正疆界抑豪强定稅額禁兼并緊冤獄斷疑事如釋[illegible]愷數十年沉冤與仙夢合符尤爲可異嚴侍郞尤山爲作辨枉傳陞河南按察司副使鎭人建祠立碑攝臬篆多所平反時方重屬望於公而公跋涉邊戍感暑溼病殤遂不起年僅四十公幼時飲郭外醉歸陰晦不辨蹊徑忽有二燈前導

以爲綱紀墼也抵舍呼之不見人以是徵其必貴云

諫垣絕句

金門嚴邃趨朝早青瑣從容退食遲欲效樓忠司獻納敢緣知遇負明時

午日唐小渾郡伯邀飲汎舟

共有濠梁興無勞折柬邀夕陽山更好雨霽暑全消蛾迄初飛斝虹垂欲度橋忻乘休暇日況際聖明朝

申偉

公諱偉字慤功號明巖翰第三子嘉靖癸卯舉人選汝甯府通判未任卒年四十按家譜公嘗作歸隱曲沁園春諸調無傳傳者止此二章

老衲

老衲談空乘轉高茗杯香鼎坐寥寥浮生過眼眞成幻白社盟心即素交龍聽佛經參法座鳥窺禪影傍雲巢欲將定慧通三昧一滌塵襟與世遙

隨父之任鄭州登鳳皇臺

躋攀虎磴上危臺遠近雲山入望來寥落舊墟千古在氤氳中嶽五雲開甫田還壯興周烈滎澤猶憐濟鄭才俯仰古今多感慨汴都王氣已塵埃

申中清

公諱中淸字德可號友石生而聰穎異常姿容瓌碩甫十齡補博士弟子員冠多士嘉靖丙午舉人授山東莒州知州不耐簿書碧折之勞遂解組歸優游林下卒年七十有九

村居四時詩

陋巷曾無長者來柴門鎭日鎖蒼苔春風有意來相省故遣楊花落酒杯

沼內荷花初放紅淸香先入酒杯中小亭涼宴眞奇絕恍似當年避暑宮

百室收藏落葉初江天歲晚鴈相呼老農辦得官租了笑

對山妻倒玉壺
敲火烹茶掃雪嘗陶家幾盞獨淸香驚看梅使傳春信得
歲兒童共舉觴

申代

公諱代字懋官號蒼巖子高伯祖也子六世祖諱緖
緖生二子長子璉生員次子羽生員璉生代生員羽
生二子長倖無嗣次化卽端愍公之父也

野遊

夾澗居人數十家家籬落有桃花老農邀我花前坐旋
汲淸泉爲煮茶

寓通州醵飮舟中

乘興上樓船詩懷頓爽然醵錢沽酒美就網得魚鮮歌發
風前棹光搖鏡裏天歸時俱盡醉橋影夕陽懸

夢中作

響振雲山幾杵鐘禪林貝葉染霜紅吟邊秋色誰能畫一
月當懷萬境空

申儲

公諱儲字懋中號恆巖翰四子祖綸任常州守時生
於官舍嘉靖戊午與弟僑同舉於鄉未仕疾卒年四
十四

擬古從軍行

行營氈帳朔風飄霜月關山夜寂寥刁斗軍容皆整飭閑
尋沙磧射飛鵰
西風吹落雁門關一曲胡笳月影寒飮罷葡萄憑野望明
朝恰好破樓蘭

秋日病中漫題

無才善學王維病秋至翻添宋玉悲對坐小窗無個事閑
來聊讀少陵詩

申僑

公諱僑字懋仁號石巖翰第七子與兄儲同舉於鄉

授河南息縣知縣在任二年訟平俗易以直忤時遷
周王府審理棄官歸修葺南濱故廬陶情詩酒卒年
五十

咏燕

胡越原分種斑紅各異材定知秋後別長向社前來戊己
知能避方圓不用裁差池翻日影高下受風迴漫訝垂簾
寂偏憐語棟陪呢喃聽不厭顧影樂悠哉

申中道

公諱中道字性夫號鑑庵嘉靖辛酉舉人未仕卒年
四十二

寄題友人別業

卜築離城市幽棲傍午橋綠波滏水注靑嶂紫山嶢避俗
憐嵇懶逃名悟鹿蕉情深訪戴切欲蕩子猷船

申琁

公諱琁字華玉號春洲天啟丁卯舉人未仕而卒年
四十六

鳳皇臺

鳳去臺空跡已徵當年曾說鳳皇飛丹山欲見文明瑞漳
水斜穿旭日暉遠去浮雲成往事數傳靈鳥悵依稀棲梧
漫說藏身穩乘興閒來再一歸

申靈允

公諱靈允字得秀號洙源代之子璉之孫緖之曾孫
與端愍同曾祖弟兄嘗從受學中萬歷乙卯舉人授
鄢縣知縣直道忤時謫鳳陽知事旋起扶風知縣公
懶於仕進甫币月卽掛冠歸里優游以終年七十有
一公邃於理學簞瓢屢空恬如也嘗題一聯於壁曰
守拙羞機變怡神實謂甯醉面盎背望而知爲有道
之士云

偶書十六秋字任筆抒懷

秋去秋來秋復秋秋光滿目動秋愁秋風不盡蕭蕭墜秋

水無情滾滾流秋夜秋思鄉野望秋時秋試長安遊當秋
幮歸悲秋賦恐惹秋情秋日憂

申爲憲

公諱爲憲字于蕃萬歷乙卯舉人已未進士授行人
擢兵科給事中出爲潁州兵備道致仕明末流寇破
吾郡擒之而西後賊敗逸歸杜門寂守足不踰戶閾
者二十年親族慶弔皆絕性嗜棋酒暇則召鄰近父
老娛適而已卒年八十一

漫筆

斯世能高蹈於吾豈不榮失身學干祿蹭蹬復無成進退
總厚顏人誰諒我情違心甚貧賤鐘鼎一毛輕仲連亦何
人能全蹈海名

其二

素絲亦以涅再濯豈能淸操刀不得割業已爲膻營隨世
求利祿自甘牖眾情願爲江海閒豈遂之賢英落日無聊
賴蒼茫獨掩荊

申顒

公諱顒字德懋太史公長子康熙乙酉科舉人案先
堂伯素不以詩名子孫亦無知其能詩者偶翻敝篋
得此十餘首格調工穩居然老手惜未見全稿因附
之拾遺集中

送人

僕僕風塵無歲無千金費盡計仍迂老夫屢把臨行酒始
解無材是坦途

撲章甯妹丈謫居遠方感懷有作

鄉感吾鄉眾交情我輩異那知歡會日頓作別離人家業
隨流水艱危任此身所居里巷近瞻望倍傷神

其二

飽叔遺薰沐范生擁素車慚非交道古空有故人嗟父死
身何惜名高謗易加皇天如可問絕塞豈君家

秋閨月

秋風入幕夜沈沈漫啟紗窗月色侵懶向畫堂親綺帳卻從曲檻步花陰幾家歌舞同幽賞獨我徘徊作苦吟此夕清光應普照敢煩千里寄予心

送友赴任

行山西望翠屏開太乙分班出禁臺本為九重儲碩輔故將百里試雄才名高斗極文章著花滿壺關令尹來拭目雲霄金鳳下經綸濟美煥三台

己卯歲應制作

秋風忽而至啟笥檢衣囊天闕聯奎壁文章拜冕旒鹿鳴承寵渥雁塔耆風流季子成名晚驚看雪滿頭

冀乾中招飲林園值雨信宿而返

羨君棲息地偏幽攜侶躋攀作勝遊檻外孤亭臨野闊花間曲水帶香流高歌入夜笙簫合細酌傾杯笑語稠最是怡情歸未得滿天陰雨散春愁

偶吟

烏几銓衡座青箱太史編傳家無別物吾道自陶然拙守安時命浮雲任往還年豐松酒熟取醉菊花前

輓張相國 玉書

一生坦步入台衡海內轟傳賢相名念載經邦天下重孤忠報主一身輕謙和漫擬姬公量恬淡猶存謝傅情回憶童年親笑語至今涕淚說生平

遊天雄林濟寺步伯兄敬立韻

偏幽城北寺客路且消間地闊千年業功高萬仞山青畦遶曲徑垂柳拂重闌入舍逢僧話天花擁坐間

詠張楓宸梧桐步伯兄敬立韻

聞道張公宅高梧北土稀願瞻棲鳳質還卯主人扉葉密風生細枝深鳥倦歸坐談碧蔭下從此不相違

詠盆柏

盆柏高盈尺虬枝俯石邱時臨清案坐權當入山遊不比

繁華盛能經霜雪留堅姿如可佩歲時並無憂

劉在中邀賞白梅

南方花向北方開几案盆梅春色來數點輕英飄白雪一株蒼幹起青苔暫移卷帙張清讌權罷謳吟託酒杯曲盡殷勤人欲散感君高誼且徘徊

申氏拾遺集卷上終

申氏拾遺集卷下

文

永年申居鄖輯

申佐

公諱佐字懋夏號崧巖嘉靖乙卯舉人丙辰進士初授岳州府推官值猺兵剽掠乃捕治首惡境內肅清擢浙江道御史有直聲巡視薊門關隘劾其將弁之貪懦者數人風采懍然出為山東僉事丁母憂服闋補河北兵備駐節磁州橋圮病涉公易木以石名申公橋陞陝西參議平巨寇以功陞山西副使大同陽和兵備加參政時蒙古俺答乞通貢市而其子台吉擁重兵屯塞外百里許欲挾加歲幣公單車出境往復講晝卒使稱臣事聞賜金幣陞都察院僉都御史巡撫大同加正一品俸代藩陰謀奪嫡公覈實奏聞王削祿待罪時權相張居正唉代藩賂銜公公遂罷歸高隱滏濱築南濱釣臺以自適十餘年卒年六十

四賜諭祭葬

永年縣儒學碑記 嘉靖四十三年

廣平府為畿輔望郡永年為郡之甲邑舊有學在城東北隅至永樂間始遷於郡之西與縣治不遠即今學也嘉靖初年貳守牛公時署府篆鳩工度材徹而新廣之迨今四十餘年完者殘闕固者朽壞不勝浩歎歲壬戌秋貳守孜南張公九一以尚寶卿左遷來郡越明年春署永年事不朞月政通人和廢墜畢舉一日謁廟顧瞻咨嗟慨然以修治為己任乃悉心竭力命工修葺外自櫺星戟門內及聖殿兩廡又進而堂齋講習之所師生居處之室悉整理如制再捐俸金以資塗塈自是丹堊煇煌金碧炫耀較諸昔大不侔矣秋七月偶值大水少有傾圮公復注意重修凡圮敗者皆煥然為之一新乃蠲徭役祭戶以續舊典學校之廢墜者靡不兼舉集諸生肄習其業政暇親詣考較資以膏火自是諸士烝烝嚮學無何匹明朱公奉來尹茲邑

遂璽而葺之若敬一若啟聖與牆垣之未備者皆繼而完之學諭孟宗孔司訓張世雍盧經暨闔學生張茂等以公興衰補敝併事之顛末再拜請記於予予惟日學校有司之首務也張公署事未久修治教養若是之美且速此而記也奚疑但由今而後諸士之遊茲者攻經史子氏之書講修齊治平之道朝益暮習惟以聖賢自期上思無負朝廷右文教養之恩下思勿忘守令新學作興之雅斯可也因其請併書以記

重修阜民閘記

阜民閘在府城南田家堡迤西先太府瞿公所建事在嘉靖庚申歲至萬歷戊寅夏霪雨閘被大水衝齧漸陊越明年己卯春邑侯馬公委官重修事竣民感公德相為樹碑徵予記以傳不朽予曰唯唯公功德重足紀朝廷設官郡縣但求福民於利能興斯為靖位矧永年為畿輔重地根本所係而有司獨縣令於民為最親夫任屬親民迺不思圖方數澤以奠厥烝黎則下罔獲康地當根本乃不致綏懷撫恤則上負所簡罔康且負簡以是欲銘德齊民者聲良吏將奚得焉公自甲戌涖永年於今歷年者五矣其祇應籽圖般爽匯策日夕勤懇周罔不少休廢者惟在民事取於民惟租稅正供催徵循制其餘凡百經用盡裁節無毫末浮費以朘脂膏赴谿壑每見有巧侵以博殖孳科以飾侈者輒頫爾慽以為民力囫脈也可紓不可竭苟當收民之司不務封存有眾但悉會斂自為計得已人其謂我何於是休靡坯漁植濟偵儉期無悉厥攸司又廉鏞閘閘一切潰耗之端悉嚴晰條禁隄窬溢勵省約惟恐陷於鰥寡困瘁以致枚甯弗效貽根本之憂則公之阜民奚在茲閘為足徵德百姓受賜宏多矣且當閘衢陊時均塊隨廢所溉田旱涸遂罔有秋公懸然曰是閘養稻四千畝有奇農人勤力其中所賴給足以慰俯仰之望若千年今一旦坍塞大歉望古八處此方切恫瘝溲求保乂者吾厤可容

恝然坐視耶甫居春即親臨相聚材鳩工戒程屢省以復民舊業經始於二月中旬告成於四月中旬既完公喜動顏色謂茲閘之眾稽事其有成養育其有資吾政之嚮幸丫葺矣嗚呼傳所謂治民祇懼不敢荒甯者非公也耶昔漢召南陽信臣好為民興利開通溝渠吏民親愛於時稱之曰父杜南陽詩修治陂池廣拓土田百姓比室殷足於時稱之曰母今公保惠庶民致人嘖嘖感德如此則是召杜固為漢之民之父母公實為今之民之召杜也詩云有斐君子終不可諼兮則夫民享粒食之利者允懷公惠何日忘之也又曰載用有嗣實維爾公允師則夫後之宰茲邑者可不導利元元以為法與是舉也匪惟庸以永厥思抑亦可以為任民社者勸矣公名翰如河南陳留人登甲戌進士抱白其別號云萬歷七年歲次己卯十一月吉日立

申价 傳載前卷

正士風以端治本疏 忝祭酒周文燭時任工科給事中

國家所以共圖治理者莫急於人材所以預養人材者莫大平學校是學校者賢士之所關而治道之攸係也然欲修舉而振勵之夫豈有他術哉亦惟求有道之士為之師而已禮曰師嚴然後道尊道尊然後民知敬學宋周敦頤亦曰師道立則善人多善人多則朝廷正而天下治正謂此也我祖宗稽古定制首建國子學於京師繼立郡縣學於天下又以京師為四方之極太學為首善之地尤加意焉其所以備規制聯師儒作養髦者盡善盡美不可尚矣我皇上聖德中興銳情文教車駕重幸平辟雍詔旨屢頒於臣下周王齊考遐不作人復見於今日故天下之士靈臺向風凡抱一藝者以不遊太學為恥一時人材雲集京師咸欲受業成均以新視聽以為必有道義之臣博碩之儒為之師也孰意有負陛下負天下負所學如祭酒周文燭者乎文燭本以闒茸斷廢夫市井無賴公論之所共棄名

教之所不容以國家招徠俊選之謀為聚斂貨財之地以國家粉飾黌宮之具為肥潤囊橐之資且廩米膳銀巧立名以侵尅贓班罰月多任意以扣除託奸吏搜羅於外委義子承受於內以至街談巷議咸餽送之後先而命耳提旨禮物之多寡又能陰定班生之序而不貼則超撥者喜其無形默傳撥之期而不示則不知者苦於復歷致使諸生假借貸以行賄竊書囊以充費富者有力而超拔貧者艱苦以稽遲其他未能悉數蓋有臣恥言之而文燭不恥為之者矣是尚可以居成均之任當模範之責司風化之本哉夫朝廷拔館閣之英而後授以祭酒思之可謂至矣為天下宗師而位望稍高待之可謂隆矣由祭酒之階而宗伯而台輔期之可謂大矣而文燭之所為乃如彼然則陛下之待文燭何厚而文燭之報陛下何薄耶且中人之性由教而知而常人之情因習而染彼為文燭之徒者見其爾也爭相效尤以為士人之顯庸宦途之光景不過如此而已使天下靡然不知行檢之可貴而賊禮賊義忘親背君之徒皆文燭為之倡矣然則天下之望文燭何厚而文燭之待天下何薄耶以如是至濁之材居如是至清之秩殆猶期盜跖以首陽之風責宜姜以柏舟之操也豈能勝哉伏望聖明赫奮乾斷將文燭速賜罷黜再敕吏部以成均之任關係匪輕誠非可以嘗試而漫為循資而遷令者惟會推道義高潔行止端嚴學問純正者以居之其博士助教等官亦慎選端人正士不得以遷謫有過之員濫補以為矜式諸生之本表正四方之地夫然後教化大行而淳厚之風俗愈同賢才彙征而太平之基本益盛矣

申化

公諱化號阜巖羽次子端愍公之父予之高王父也

公生平多隱德詳載孟津王覺斯鐸傳中年六十四歲得端愍公至七十歲而卒

家譜序

逝水必有源植木必有本生民必有初水有源則流長木有根則枝茂民有初則後昌故詩陳瓜瓞禮辨宗祧有以也予家自二世祖邑侯府君占籍永年迄今餘二百禩傳世凡八前此肇迹沿承罔稽攸自惟據觀察祖南濱府君官潞州時州吏有同姓者敘族之先原係潞州屯留縣人於時有始祖諱文美者昆季十八人號十八公元季避亂咸亡匿四出獨始祖徙絳縣留孟里至國朝洪武初二世祖由絳縣教諭歷山東掖縣尹道經永年因家焉此吏於嘉靖中赴選京師過臨洺鎮訪南濱公起居蓋南濱祖任州時廉知吏爲同宗序屬姪輩恩遇殷渥此時南濱祖捐館在殯吏以故舊聞而躬齎弔祭予族人獲與延款面領其說甚詳緊自占籍後子孫漸多各乘便就居分爲二支一在府城一在臨洺鎮西石碑口距城幾七十里許歲時祭掃僅一會晤然亦不徧見此外接覲親疏至有不能識面知名者嗚呼始於一本尋至不能識面知名則路人矣以戚戚同路人良可慨也譜牒奚可漫不鍥置以詒永久乎茲遠不能溯特裒茲八世曾元分門秩次按派註名以相詔列縱不得敦聚族之誼洽展親之歡慰骨肉至情庶披閱間亦曉然知某某爲伯叔某某爲兄弟某某爲姪孫不識面知名之慨庸少釋耳帋中間登仕籍者炳宦業於汗青篤隱約者標清芬於月旦芒寒表倬代不乏人舉足爲後裔印範爲後裔者倘能補漏搜遺續付剞劂觀德思奮尙公允師仰前修縣世澤奕葉相輝淸白不替則是譜詎徒紀名錄序已耶萬歷壬寅仲春吉旦八世孫化讖

屯　代傳職前卷

蒼巖子夢遊記

蒼巖子避暑草堂神疲假寐夢趁遊幾五六里漸入一山幽澗絕壑樹木蓊翳低回久之忽聞歌聲遠達歌云牛背斜陽一笛風樹音高下亂山中隨身簑笠無長物世事興亡類轉蓬蒼巖子欲往從之但見籐蘿縛掩嵐霧冥迷而

歌者莫究所之矣沈吟散步南行里許又見一溪溪上坐一童子長吟曰兀坐滄浪岸濯纓臨流吟嘯適閒情鑑中雲影間來往似與忘機鷗鳥盟蒼巖子造童子而揖詢所居童子曰距此而南不百步有一庵吾師在焉子能訪乎蒼巖子欣然從之數步外越一硼矼過此則境又益佳白雲縹緲黃鳥翶翔眞神仙府也行間有茂林一簇內懷脩竹萬杆竹之籬有一小門門額書飄然居蒼巖子從而進扉內一橫塘塘中菱荷芙花葉斑斑上架竹梁騎梁有坊坊端有釣魚磯三字由梁而北草庵在焉松杉百株東西對列下有曲檻花卉鮮奇品色億狀皆非昔見者傍檻有二鶴甚馴庵之中竹牀石枕琴一張棋一枰案置南華經一卷庵正面亦橫一匾書養鶴庵蒼巖子覽畢不見所謂飄然者詰童子曰此後有一洞吾師嘗靜息其中候之宜來語畢而師至矣顧蒼巖子笑曰子用世之士非吾徒也何爲至此蒼巖子覩其博帶褒衣美髯癯質非塵刧儔也飄然遂延坐款茶情話甚密因言子文人必嫻於詩乃出袖中三絕句以示其咏琴云綠綺壁常懸高山久廢傳每憐彭澤令眞趣不須絃咏棋云彭城功未振赤壁氣方豪勝負誰能忖何如不著高咏橫塘云竹林深處水旋淪人道桃源欲卜鄰菡萏滿池饒泳樂眼前無物不陽春蒼巖子讀之見曠懷逸趣器度汪洋偉人也飄然問子盍惡一作蒼巖子曰釣魚磯畔溪當戶養鶴庵前樹映堦此地可能分半畝莫將閒處付乖厓飄然笑曰避世之地豈容分子耶頃之童白饌具已備飄然曰此之東南隅有一詩社友其偕往談笑何如蒼巖子曰諾於是飄然命童負饌具先行而與蒼巖子躡其後至中途見一石儼然人立飄然曰此名石僧可無作耶蒼巖子即吟曰特立孤踪劇確然圓光爍爍太陽邊春秋代謝形能改風雨交摧守不遷體質璐瑤攻必用袈裟苔蘚色常鮮世人喋喋囊禱括肯學沙彌不語禪飄然曰雋才雄筆白雪陽春此石得品題

價增十倍矣須臾至一山間林莽內狺犬驚鴉知有人室行漸近有蒼頭掃徑者叟出招揖讓而入其中四壁環山萬花燿日規制與飄然居頗同而叟之儀狀亦與飄然相埒焉叟問飄然曰此客何來飄然曰文士尋幽因偕來對語蒼巖子請叟號曰耽逸於是分賓主坐童子出饌稱觴爲壽酒數巡蒼巖子疑二老仙侶也問以黃白事耽逸曰子以仙疑我輩誤矣我輩弱植學文强仕行義今勒翼九霄呈身三徑娛山水以自全晚景耳遂舉杯朗吟曰山林僻處一茅堂風遞奇花撲鼻香鎮日不聞車馬過看雲玩水足徜徉吟畢飄然曰今日之來求盟詩社可取楮各賦一律蒼頭即置案上飄然屬蒼巖子先之蒼巖子咏云藻思修椽翰墨場墳邱典索偶芸窗染成燦爛五色線欲博璠璣七寶牀煙閣巋巋勳業懋雲臺馥馥姓名香都俞更有皐還契終古丹青日月光飄然云長夏深山樂事多花容黯麗鳥音和愛看脩竹篩金影不想遙天飾玉珂種得青松陰有莞教成白鶴舞婆娑閒來野腳乘幽興遊徧陑陀麋鹿坡耽逸云深山深處遂逶迤聳岳喬林入望巍瑞世當年鳴鸑鷟陶情今日汎鷗鷺風清笠撑波中鷁雲覆商山嶺畔芝大塊鵬鳩均自適朋來覓紙一題詩賦畢遞覽飄然曰各道意中事耳此豈言志處耶茲者佳遇要當蛻此塵殼滌我故懷放浪形骸之外逍遙泉石之中更相唱和以爲樂何如命童子洗盞促席倣韓孟爲聯句云勝日斯郊景清時忝燕遊歷山嘗憚險 蒼 卜築最憐幽疊巘穿雲入 飄 飛泉繞澗流三槐王祚宇 耽 五柳葛天邱綺里眞堪侶 蒼 東方豈欲儔閒身甘自穡 飄 嘉客幸相求蒲筍行厨具 耽 琉璃琥珀浮蘭亭芳躅迥 蒼 梓澤樂聲充亂烏絲賓錯 飄 繁華綺轂衰羔烹慚太白 耽 葵食羨儀休鹿豕優游地 蒼 菊松偃蹇陬谷神歆應響 飄 溪蜃氣蒸樓闕闕穿深阱 耽 陶陶覆滿醆八瓢移日影 蒼 萬壑赴林飀冥色迷穇木 飄 微熏掩曲盞雅懷堪檯杓 耽 高興蕩奎婁玉果

14 B

瑩籠面蒼銀盤爛樹頭狖啼形野寂[illegible]鳳舞見篁修盛會輪程孔耽奇逢邁阮劉詩腸風火發蒼汗簡霧煙匃小憩棠鍾愛飄長情水溢憖參商非贖迹耽膠漆願爲謀舊日桃花渡漁郎數入舟蒼聯訖而酒皆醺矣蒼巖子困辭歸二老攜送出門則見長風一川皓月千里於是乘醉方行豁然而悟乃夢也

申靈允傳藏前卷

族譜序

粵稽書親九族白虎通云族者湊也謂恩愛相流湊也生相親愛死相哀痛有會聚之道故謂之族九族者父族四母族三妻族二父族四者父之姓一族也父女昆弟適人有子二族也身女昆弟適人有子三族也身女子適人有子四族也母族三者母之父母一族也母之昆弟二族也母昆弟子三族也母昆弟男女皆在外親故合言之妻族二者妻之父爲一族妻之母爲二族妻之親略故父母各一族又曰三綱謂君臣父子夫婦也六紀謂諸父兄弟族人諸舅師長朋友也綱紀之中自君臣師友而外無非此人此族也族無譜則必迷厥本始倫序混淆爲弊滋大向見大梁曹氏族譜九族森列因悟修族譜而止於本宗與母與妻甚略是於九之中舉其四缺其五殊爲大誤茲欲羅九族而備紀之第吾家自吹律定姓以來世代遼邈譜牒散逸莫可究稽卽始祖迄今雖概存世次乃以歷世十二歷年二百六十有七派衍枝分亦汗漫而不能悉周咨詳考尤多舛漏奈何於是姑據吾源流一派爲吾所知者歷歷紀之而缺其所不知至於其餘自世次名號之外若母若妻之族暨女子之屬一任其各派子姓自爲塡註藉衆手以成譜庶無憾於舛漏之失也已於戲本枝具在戚屬咸列一覽之而親愛流湊之意能無戚戚於心乎然又安知無讀薄情衰生不親死不哀行葦酇寂角弓刺興漢不相關眚路人之不若者且聲聞不通覿面不相識者又或敗名喪節忝爾所生猶揚揚自得者前烈孔昭高山仰止覩斯譜亦可以重自惕矣陝西扶風知縣九世孫靈允謨

申涵煜

吾祖諱涵煜字觀仲號鶴盟端愍公次子由辛卯拔貢中康熙丙午科舉人應選不就工書畫善詩古文辭詩有敏菴江航二集併通鑑評語俱載後而古文詞不少槪見僅於親電中搜此數篇因附之拾遺文集內

文昌閣祭田碑記

郡有文昌閣爲學宮左護掌於學官與春秋祀典而二月初三日相傳爲神誕晨及朔望香燭元夜燈火牲牢酒醴之費則廟祝斂於郡人時或闕焉邑侯余公雅尙文教興起多士自順治十八年間始捐俸置田四十八畝而歲時粢盛乃備然是田也掌之胥吏邑侯旣更則上不及知下不敢問租收所入不無中飽而歲時粢盛仍斂於郡人及今歲載別駕張公署縣事附近居人馬向宗路朝雲謀之諸生馬濯具狀以請公批如請巳又舉諸生婁重修掌理公又如請且爲之正疆界嚴弊端使廟祝不得據爲私外人不能窺其隙因令勒石而屬予爲記俾歲歲奉祀勿敢墮嗚呼盛矣予惟文明之代祀循典禮人修職業無相干也文昌之祀肇自何代或以爲孝友張仲十七世爲士大夫其說荒眇難求或以爲唐張亞子梓潼人因以梓潼稱夫張君誠善士見於唐人咏歌有功德於其鄉鄉人宜祀之何以遍及天下且梓潼人也文昌星也何以比附爲一竊意祠家援周天列星而著爲象以彰文明之教使對之者生敬信心取斗四星以爲魁卽摹字形以成象取戴筐六星爲縞衣素舄青童白馬爲文昌君其義同也夫上天垂象昭布列宿水火兵刑豐歉凶瑞各有躔次而戴筐六星獨能與人下通語言文字饗祭祀而聽鐘鼓又有生辰可紀其說宜非儒者所樂道雖然五嶽四瀆載之祀典嶽旣有神星應有精潔粢盛備饗禮歲時修虔以昭神貺而神默佑之亦未可知然而宜非儒者所樂道也夫君子盡其可知而不惑於不可知田祖有神曾無不耕之獲人事旣盡豈必禱而邀福使吾黨嬉遊縱飲敗德喪度而徒祈靈於神神其棄之乎吾聞天垂象君子則之文者精所聚也昌者揚天紀也吾黨誠能以文昌爲師請勿急急富貴戚戚貧賤希心傀倖誣我明神惟公惟直惟敬惟勤禮義在躬冠冕入倫言爲國華行爲世珍則文昌之啟我者至矣此神之所以當祀而二公建田爲祀之意不外是也敢爲多士告余公諱維樞字中台婺源人張公諱建策字匡侯奉天人教授曹公諱焜字闇齋大興人訓導羅公諱宏猷字彥超通州人事關文教司鐸者例書名因併及之時康熙三十一年歲次壬申初夏之吉丙午科舉人候選知縣郡人申涵煜沐手撰

路氏兩甥遊泮序

歲癸丑秋督學王昊廬先生校士畿南予路氏兩甥廷彥宗約偕遊黌序士林榮之一時有聯璧之目廷彥年十五宗約年十三方舞象勺遽歌芹藻似乎有[illegible]者然冀斐弓冶厥有自來溯而上之則皆文貞公之遺澤及吾妹丈吾徵之庭訓也文貞公爲名臣亮節孤忠流徽史册吾徵抱經世之略日手一編晚而逾篤嚴於課子螢窗雪案中夜籌燈矻矻然不少輟也故兩甥頭角早露年雖少恂恂然如老成人每構一藝日異而月不同予閱之輒然色喜卽過從吾徵浮白引滿交相慶焉昔機雲軾轍兄弟濟美文章事業肩隨頡頏青衿其借徑耳鵬程萬里扶搖而上此發軔之始基也會戚友舉觴稱賀華筵高張笙歌奏響予乃正襟危坐而爲言曰兩甥聽之今爲學校中人就成人列矣先儒有言士先器識而後文藝白眼爲末世頹風青氈是傳家舊物勿尙華靡而鄙寒素勿習澆競而忘誠

愁勿盈其氣而多上人勿趨於名而或過實講書以明理爲宗雕龍繡虎俱糟粕也擇交惟端人可取雞林白社皆捋夸也范文正公作秀才便以天下爲已任此其時乎自今以往努力精進庶文貞公之家聲可以不墜而二陸兩蘇不獨專美於前矣吾徵日善阿舅其書之爲小子座右銘予曰諾是亦宅相之一助也因付管城氏書之屛間

治漳河議一

按漳河之爲患也歷歲旣遙疏治莫稽或有治之於一時而壞卽隨之者未聞有奠鼎之策傳言西門豹有分渠溉田之事其迹已蕪焉不可考矣夫豈非一明驗也歟雖然治之非難永固爲難永固非難煩費爲難也何則漳河之源當清濁兩水之相合其流亦非甚巨也觀其冬春兩時未嘗不安瀾而去但穿山而出濟以夏秋霪潦衆流奔匯勢若沸湯山根土堅渠隘一時難以放洩自臨漳而上地形披阜汹湧一至勢若懸簷傾注而下臨漳東北廣郡四邑成肥廣曲地如仰掌正爲猖悍之區及至曲梁而下去暴流漸遠水怒少殺則頗就涯岸矣惟此中間南界於衛水北界於滏水一川之地形如仰瓦所以漳之至此不得不橫衝旁激也衝流旣久浮淤遠去沙沈易落堆阜兩岸崩決塡壅積而鐵底久之則河流如屋脊之上水之趨下性也一有衝壑則由此而轉徙他方也此高則彼窊彼高則此窊在此一川之中靠南則北然而不能超越衛與滏者兩界旣阜水勢又殺也當廣郡之四邑急流湍悍之際挑之則隨滅其渠防之則隨潰其隄徒受其勞不得其利此所謂治之永固爲難也若欲永固照黃河例兩岸東以大隄設夫分汛防守冬春伏以土牛遇有衝決卽時杜塞亦可保永固無虞但上下袤延一百六七十里工浩費煩動輒巨萬積數載之力未必能就再責以防守歲修何項金錢可以繼之此所謂煩費之爲難也爲此計者惟有備之一著可以濟稽浸之患矣天時雨澇豈歲歲然哉亦不

過間時而有之當居平無水之日預教以勤耕力作節儉蓄積使家給而人足卽遇有衝決淹沒之患亦不過一二州縣而已州縣之內亦不過數十百聚落而已又非盡罹其患害也如將被災之地按畝而蠲其租計口而賑以錢粟不過數萬金而業已贍足矣再於未被水災豐稔之處勸捐勸貸而賙濟之俾百姓不至離散保守恆產以待天時漳水一退傳以淤土卽磽确潟滷之田可化爲沃壤膏腴而收穫之利更倍於他田也此又在宰土者才賢身任其事以不治爲治也

治漳河議二

天下無無患之河自古無不治之水故歷代有虞官都水水衡舟卿之號而任掌其事載在典冊可稽考也然治水之道無奇策惟相地度形順水之性使水由地中行行其所無事而已夫漳水之爲患也其來舊矣緣其兩水相合包山而出衆滄之所奔赴其勢若建瓴澎湃而下中州地平土鬆衝激所至則溢而四散不能任一渠而去且水之所過汗漫沮洳蘆柳生焉根鋅蟻隙易於潰潰是以隄防杜塞之所不任也欲爲治者當治其支庶焉支庶者卽土人所謂陪河汊溝也當水暴漲之時正河不能容受必決支庶而分之支河旣通而正河亦可無汎濫之害惟支河時通時塞而無永導之渠或彼或此又無一定之地蓋緣正河受水直射力全勢猛緊接洪濤故無淤澱之虞支河受水旁行彼瀾縣弱不能帶泥全去水盛則通流水綫則淤澱泥淤下澄則塞其尾沙淤上澄則塞其口積漸旣久上下俱塞水波不通復遇暴漲正河泛溢潑水漫流多傷禾稼流之漸久又成支河支河再塞正復汎濫月更歲改並無常處所以巨浸廣而滋害深也誠於支河之處冬春預疏首尾以待秋潦縱使暴漲亦無潑水漫流之患凡幾支河可擇附近鄉村於初夏募力挑濬其當河腹受害之區俾協力相助中間或有漫流之處則用魚鱗埽以遏之

使水順歸成渠以一河而分爲數支之河以數河而共流一河之水不妨農時不費金錢雖遇霖霪暴漲之日不待智者知其必無害也當夏秋不可挑濬之時恐有暴淤壅塞李公義鐵龍爪似可用也鐵龍爪者以鐵鑄爲爪形三五聚於船尾量支河之巨細受船之多寡泝游而行俾爪得動河底淤澱攪渾隨流而去不令留爲淤澱之處歲歲如此行之積日旣久自成崖岸雖非久安長治之計亦可以免其汎濫之害也

送陳明府卓異序

邑侯陳公以卓異第一膺畿輔首薦邑之紳士旣製錦屛以寵公之行而公之門牆馬生等感念德化復以素冊徵言而先屬予爲文弁其首予曰以予知公哉予不可辭也夫儒者之道闇焉不著於世也久矣幸而有之宜爲天下用其於縣令特騏驥騕褭爲萬里之始軔焉耳嘗觀古傳記所載名臣列卿如魏相王尊寇準翟功業施於當時聲譽爛然而其始皆由於縣令顧公政成於期月薦拔乃待八年遲速之間視古若有異者蓋吏治至今日其難於古也遠矣朝廷設官皆所以爲民而與民最近者惟令事雜而不專雜則力難任不專則職易撓與民近則怨難誘一邑之休戚雨暘財賦教化按訊收逋文書筦鑰皆責於一身又兼以郊垌迎送皇華供張日旰或不暇食秉燭列炬猶僕僕不已故曰難任事無巨細不獲自專具成案而決於上官往往一獄檄數移而不得完卽有才能靡所自效故曰難職於是事有不舉民不知出自上也而怨令令雖委曲爲民乃上意期於必行而民遂終不能識其隱故曰怨難誘以是知吏治之所以不古非盡吏之過也若公者政成於期月超遷乃待八年以八年之後蓋遇賢撫軍如于公賢太守如石公所以去此三難而卓然表著於時也予嘗竊論公之人矣儀度舒徐博雅善文詞幼舉孝廉初令吾永爲政尙寬接物謙謹尤好精奥士類日爲躬講六

籍而校讐其藝故人謂公眞儒者也儒者之道或以爲簡略而不知愼重精密也或以爲退遜而不知果敢敏健也或以爲拘守而不知達通善變也是以於世之令所困而不伸者鮮次而辨其阻於上官而不獲行其志者卒以理勝無或撓者此其爲政豈尋常可俄度而遽數耶方今聖天子考功與能思革利弊一時方面大僚皆擢素所親信者任之而公應運首擢則公之茲行不爲黃門給事必爲殿中侍御史其勳業聞望焜燿當世覸魏相王尊寇準輩豈復有古今之殊哉然猶望公博觀乎三代兩漢名臣碩卿之事折衷至正以佐堯舜之治而卽身所嘗試之難條陳於上使縣令積壓之勢稍爲變通則寻且捧檄而作吏其得少行吾道則拜公之賜當更深於八載治化公行矣猶捐資修葺書院籍田以食貧士異日者永之人士粒誦於中禾蘋蘩而祀春秋又豈一時歌思之所能盡歟

遊西洞庭山記

順治己亥正月廿三日鄭薇令路石瑩約遊西洞庭余自髫時卽聞吳會之勝心竊慕之比住太湖數月幽泉怪石無不到者始知吳之勝以太湖太湖之勝以兩洞庭而西洞庭爲尤絕昔袁中郎爲吳令嘗云洞庭居然無上藉與爲配其圖嶠方壺乎亦指西山也余詢之土人皆能言其勝地然問其遊者不過十之一相去廿餘里間有如此洞天終身不能一至無論郡之人矣無論遠方之人矣甚矣西山之相遇疏也余與鄭子往約數次皆以石瑩病阻自冬徂春歸棹可計余乃促石瑩曰子之病或者未遊西山耳遊西山未必病卽使遊而尙病不且愈於不遊亦病乎石瑩聞余言奮然起裹糧買艇刻不能待是日以風甚不果發次日稍煖自葉巷放舟出薛家橋風自北來舟子欲揚帆南道余與薇令約此遊勿匆匆可行卽行可止卽止當以適意爲期如長圻看梅正當留此以爲後應莫使歸路索然也遂命舟子溯濤而上過楊家灣去葉巷已十餘

里望見林壑深秀若有細路可通卽舍舟從陸自楊灣出行湖岸上經宿星宋家灣登白馬廟廟枕莫釐之陰太湖如帶移山如案散螺疊翠俱含煙靄相傳柳毅寄書洞庭君繫馬於此其陽爲橘杜柳毅井在焉古蹟具存似爲可信然有自楚中來者云此事在洞庭湖亦有古蹟可攷想昔好事者爲之返十餘步登舟自宋灣至移山山高不數仞周不數里兩牛自成村落雞犬門巷俱落落有古致東向有大谷與寒谷甚類薇令曰此地可以結茅我將圖之從山頂北下村盡而返煙波鏡淨舟行如在天上仰顧封圻眾峰又在畫圖屛幛間薇令出莊子共讀盡馬蹄秋水諸篇三人放懷高論異有飄渺淩雲之概日晡進寒山湖飮王彥國齋遂留信宿彥國薇令舅氏也聞余輩往遊西峰亦訂看梅之約二十五日自寒山放舟渡太湖風浪平息頃刻行十八里逢鎭夏謁岳廟殿容荒落無足觀惟廟前兩松樹偃蓋如虬余有雙松盤古致萬壑已悠然之句不數武卽林屋洞洞口微隘陰杳不可測外書天下第九洞天爲王文恪公筆薇令言歸元恭嘗深入二里許至隔凡而止其中雖不可知隔凡以外固已大異余聞之神往石瑩志甚銳欲命火下窮幽窅匍匐將入懸溜錚然爲土人阻之漸上爲暘谷洞行可數十步輒塞登洞山形如覆釜其上怪石錯峙目賞不給余爲心醉者久之取故徑入村王彥國攜具吉甫子修德部自亦到飯於桑林同訪雞籠山路詢之土人乃得雞籠多梅樹時久雨寒禁開者十之一二香谷數重徒在意想中耳山頂有道人煉丹處石板尙存諸子雜坐其上似有終焉之志余意在包山遂促二子別去行五里蜿蜒而入松影杉陰知爲包山也登空翠閣修竹陰森人面俱失窗下泉聲淙淙不絕殆非人境僧元昌引道出荒棘中又二里至毛公壇青葱堅翠更稱幽僻登壇而望惟從竹杪梅梢尙露東山一線僧云此漢劉根得道處根羽化後有見其身生綠毛者故以毛公名

日已崦嵫徘徊殆不欲去是夜歸宿舡上厥明廿六天甚爽明未及飯卽曳杖尋福源寺松徑盤紆澗淙潺濁大致類東山翠峰而幽邃勝之偕言殿前有羅漢松是蕭梁時物往觀之柯銅根鐵蒜非宋元以後所能彷彿先是遊與發度福源不過三五里歸可及晨而食乃往返倍之實出意外雖嵐光梅影登眺殊觀奈枵腹催人遂不覺其足之前於舟也褰舉日已中昃離洞山綠湖而西二十里遂抵石公下石公石多樹少洞壑爭幽有巨石矗立湖中高數丈廣亦如之石瑩舍舟躍上甚有得色傲予以不能余遂奮然而登相與大笑因詠東坡在西湖詩有還將天竺一二峰去欲把雲根到處栽千載同心不能不嘆蘇老爲解人稍折鎖舟石畔共坐涯渚上仰見孤峰陡絕從蒼蘚剝蝕中隱露雲梯二字傳爲嚴天池先生筆循巖而上心目漸高未及觀會山僧三雲來迎憩石公庵啜茗而出看枇杷樹老幹蒼涼蔭可周畝遊歸雲洞洞如石屋但陰寒不可久住瞰石梁探龍窠窠與梁俱在水中時水漲沒幾靈妙頓隱從寂光洞後尋黃家園園依山麓疊石成磴若有意若無意皆以自然成趣復折而上傴僂之狀較登林屋無異而峻側殊甚至絕頂選石而坐東顧莫釐南俯三山北瞻飄渺西望若霅俱在煙霏霧斂中若遠若近或見或隱此身冷然御空入人境四絕蓋已忘其在塵世間也橫下約三里許余疲劇不能振疾走入舟薇令石瑩忽從一線天轉上望余而晒一線天在聯雲嶂右取徑甚危余鼓餘勇再登呼童子攜筆硯書名石上危巖孤峙令人不寒而栗遂反乎鋪石登舟命舟子一人持槳餘皆寂坐余三人把酒憑窗宕漾山根之下見夫竅者咬者舂者几者梁者鼎者谺者椭者堂者寢者嵌空靈快莫可形容時而微風鼓浪激射有聲則如遠鐘如緩鼓如琹如篪如擣衣如鳴玉相應互答聽者神清每至一處輒留連以爲至妙及另有見聞又謂勝之雖舟子山童皆爲叫絕乃知天下苟稱尤

物未有不賢愚共賞者孰謂山水無知遇哉繇明月灣天生橋逕趨小龍渚居者數家殊爲荒落亦有奇石堪賞而村人皆爲豚柵雞棲之所略不恡惜反若厭其無平壤者余與二子嘆息而去放舟大龍渚大龍之石橫出怒伏爭跨水際比石公所見又爲迥異蓋石公奇而此則怪石公靈而此則猛石公整而此則亂空空洞洞愈出愈奇余三人方倚舟談笑忽然過之不覺聳而觀肅而起不敢戲玩石之桀驁可知矣余謂石瑩薇令曰天功之巧盡洩於此我欲十日盤桓以盡其妙薇令曰十日之外何以置我我并不欲去矣時煙嵐四合冉冉下接湖光不得已又行數里有迎面而來者離奇雄快石根頗類龍渚問之知爲蛇山以時就昏黑未及登進消夏灣灣南北左右各九里其後正值縹緲昔吳王避暑地至今多產菱芡芙蕖土人衣食之過灣爲秦家堡遂泊舟焉村人望見北人裝束皆張皇走避無敢過而訊者余三人從飲浩歌殊不自覺是夜微雨瀝瀝有聲詰旦謀登縹緲時微雨山徑頗滑石瑩欲少待余曰有美在前魂夢所思失於一旦誰能堪者且名山正如名姝明白見之固佳卽恍惚見之亦爲有致昔人云山色空濛雨亦奇非虛語也薇令遂入村告以姓名假雨具買草履命兩僕負簑笠策杖而登西湖之峰惟縹緲稱最勢雖陡峻而石級可登頗無蜷蛐扳援之苦直上里許便可望見峰頂余性急飆欲卽至然每每汗流足頓數武已息惟薇令散步從容每先余十數步余止薇令亦止急起追之終不能及至顚湖風從山背來橫擊殊危石瑩病困畏風避入靈官殿余與薇令以遊之艱難未忍輒去遂背風蹲石壁下引脰而望如在蓬瀛之上矣薇令爲言往時若弁若峴若荆溪若晉陵若惠若錫諸山皆可望見今日乃以雲霧掩之殊失此峰本色石瑩以寒甚不能耐遂相引而去時雨亦止雲自谷中起如緜如絮冉冉而升并不見頂來村落也繇峰而東依山脊尋上方寺至吳王

澗下鳥道盤空下臨深壑余三人惴惴然扶杖緣行不敢傍視前見亂石成堆渺無行徑薇令遂從陟絕處披陀而下余二人奮然從之仆而起者再竟達山居有僧雜甚黠搶君留客因得少憩出寺門遠矚又行二里觀臥龍松欹側石橋上天矯怒張恍如龍種亦漢唐時物也過松又里許八谷得上方寺遂移有餘殘碑尚在想亦前朝遺式惜乎其荒落也余與石瑩俱疲甚浩然欲歸薇令言千株園亦西山勝地去此甚遠遂紆道而入以爲名之所著必有可觀及至茅宇數椽絕無異致不覺索然而返冒雨過蔡家堡至東蔡得舟訪土人還雨具鼓棹而出欲再尋龍渚不得湖風甚急巨浪滔天過石公嘴吞舟欲失日之所聞忽轉而爲天風海濤矣遂泊舟石公村是夜雨聲不絕衾裯盡溼余三人抵足談詩意自若也晨起二十八日風漸息雨尚未止放舟從鎭夏復渡南潯頃刻抵岸犨螺若黏遠樹霏微無復奮擊之勢過查灣訪朱九光登無熱天文石閒亭布置俱別時以歸棹急未暇領略舟中謂二子曰今日之遊可爲至暢自元日以來未嘗三日不雨乃我輩放舟六日五日晴明雖登縹緲少陰而末路敂觀亦成點綴不可謂非厚幸且我三人者行則皆行止則皆爲可止賞鑒頗同會心不遠若此游去一人不得增一人不得者山水有靈能無首肯石瑩以爲長圻在望未得鼓棹一遊未免生悵余曰不然興至而來興盡而返此古人所以稱善遊也況造物忌盈雖山水遊觀亦當留有餘不盡之意以還天地二子以爲然旁睨始抵葉巷

申　顯

吾伯父學優才富一時文學之士無出其右者應有等身著作傳於後人況去世未久篇章亦不至散失乃行於世者止有詩集文訓樂府等書而古文辭不少槪見何哉今僅搜數篇附之拾遺文集中餘俟異日搜補可也

瑞薇集序

郡伯之堂有白燕來巢郡之士紳嘉石公之政鮮不歌也遠人聞而慕之亦鮮不歌也有鴻篇焉有寥言焉有鏗然而音堅華然而色暢雅而徵歛而逸者焉邑侯陳公分類彙刻體無不備也予讀而嘆曰嘉哉是刺美以類彰情以物寓因情闡義古之道也故詩之有頌必託物以造端非瑞夫物以物之瑞由於致之者有其實也苟實不足以致之卽鳳皇神雀之珍亦何所喜幸苟孚乎實則夾轂之鹿桑下之雉與今日巢堂之燕皆可明治象而動斯人咏嘆之懷況禽鳥效瑞於公有隨所至而見者尤可異也公初宰長子以才能調饑仁給民牛種開田數百萬畝有白雀來集顧其地僻野無能咏歌其事者而歌與不歌固不論也獨是燕雀常族變其毛羽翔鳴堂廡得非天以潔白者象公之廉操歟夫善政多端皆兆於廉廉則無欲無欲則明明則斷斷則刑平而政理蓋公性澹泊食無兼味間以翰墨自娛樂盡法精工書大字如汁有龍躍虎臥之觀然公殊不屑意惟殫心民計案無留牘人無遁情一切頻瑣之務及人士微長細過皆能應口道之如熟習者夠得賢令如陳侯爲之承宣而決可否是以蒞郡旬月君子佩愛小人服威吏憚而蹐民恃而舒年穀豐登賊盜背境廉之取效如此此卽無異可徵郡之士紳亦將歌頌恐後乃瑞應有必至者天下事譬之弩也而其應則猶機也事盡乎此機應於彼人和天亨固如是其神哉然則陳侯之刻是集也達天之道彰守之功而已不與於以占讓傳之天下使凡百司牧感發興起於以廣仁且詩以表政思其政者諷其詩想見人文之盛風化之美於以造士而觀俗則一事而三善備矣方今
聖天子留心民瘼精察循良陳侯以卓異第一超擢華要公雖暫留其仁聲善政書　御屏久矣行且有保傅夾輔之任今之同寅協恭擇及郡邑異日一德同心共濟太平

將必有鳳皇麒麟甘露朱草之祥克成
聖朝堯舜之象而太史紀載形雅作頌以歌明良盛事胥於此焉卜之矣石公諱佳彜字某三韓人陳侯諱應中字麗酉廣東東莞人以余沐浴治化者深屬余爲之序余亦自信其知之深也不敢以不文辭戊辰十一月初三日作

李復隆繼配胡氏節孝錄序

節婦胡氏永年人明大中丞祜恩公孫女其父鼎卿公明考授中書舍人入　國朝未仕氏年十七字同里貢生李復隆爲繼室甫三年夫死時遺孤士傑方在襁抱有前子亦幼煢煢相依旣而前子死子婦亦死撫其女與己子同居然一身上奉舅姑下育子女克勤克儉經理家務使覩忘其獨子忘其孤同堂兄弟亦與同爨獨任勞瘁不使分析其後子旣成立舅姑相繼去世氏之心事旣盡而年且老矣會有
詔廉訪節孝里人舉氏以應屬余爲呈辭余旣執筆具稿列名公請因慨然嘆曰嗟乎竹勁蘭芳自其本性若氏之全孝保孤以成大節宵計有表彰如今日者乎而或以爲節孝常行耳無烈烈奇名聳入耳目叅白刃可蹈中庸不可能常行正所謂中庸也蓋婦節有二有貞婦有烈婦烈節難矣而貞爲尤難大抵突遇險迫計無回顧頃刻自裁雖弱懦愚質亦可爲之若夫貞婦守節百年之中經歷萬變物態人情紛至沓薦如鐵在鑪朝鍛夕鍊乃能操同匪石節比高松又復以母代父保家立業以婦代子養生送死使地下人無毫髮遺恨可不謂難哉今氏之節孝諳自有司達之
天子坊表旌於里黨太史載之史册謂足報氏歟乃
恩綸甫頒而士傑遽死痛哉半生哭夫老復哭子天之以苦節成人何其甚也雖然士傑成名　國雍鄉黨稱爲善士使母節不泯煌煌　大典猶及見之子傑目可瞑矣傑之從兄士俊從弟士彥成傑之志如制建坊彥又以一子繼傑嗣尊奉祖母頤養天年尤可想見孝義家風云 康熙五十四年十月

持平論

和荊石著庶子三年之喪辯闢胡澤山也荊石妾死命其所生子行三年喪訃狀書眷弟和某率男斬衰子云云澤山謂嫡在宜期雜引古今禮著平心論荊石以其議已也辯駁所加幾於訐矣余竊以爲儒者讀書服古意所不可好爲議論卽帝王之權不能使隱而不言故三代而下變井田爲阡陌儒者則稱井田貶阡陌變封建爲郡縣儒者則尊五等斥郡縣或形論著或見章疏歷漢唐宋之久代有言者而當時君王曾無有以言者逆己之行而或加之罪今澤山自言禮未嘗直指荊石荊石自以爲是斯行之耳澤山無如荊石何也若必憤然排斥怒其異己則示人不廣矣且夫澤山之論非無可議也惜荊石議非其可議耳持理雖公考據未確可議也引典雖博遠而不切可議也何言乎不切也舉言猾亂酌諸聖旣經前聖已删之禮而仍引之是爲不切如父在爲母服期是也何言乎考據未確也庶子爲所生母齊衰期年嫡子衆子爲之服緦文公家禮所載也而澤山則以爲其於生母亦註三年失考如此乃云及其註孟則曰壓於嫡母而不敢終自生辯端何以主信夫三年之制始於洪武七年正以駁文公期年也如家禮亦是三年則太祖無孝慈錄矣荊石三年之命不爲嫡壓但云以孝慈錄爲宗未爲無本如謂遵守文公以家禮有正服三年之文失考甚矣且旁搜曲證引庶子爲父後者降服緦而斷其得爲父後者降服非謂庶子之概可降也鄙意澤山未嘗言降又此禮已廢似不必言言之無以折服澤山且將自屈其辯蓋嫡無出擇庶子之賢奉祭祀尊爲宗子是繼嫡爲父後也庶子必繼嫡始可承大宗則其生母之輕可知且降服例止一等三年降期期降功功降緦旣云降服緦則知古禮止功耳期且不得乃可引爲正服三年之據非自屈乎至王子請喪之事舉世童而習之尤難立異議孟子明言雖加一日愈於已謂夫

莫之禁而弗爲者若王子則壓於嫡正是有所禁而必不得爲者乃抹煞下句止舉雖加一日語以孟子爲能行三年爲禮竟將壓於嫡一語斥爲澤山武斷不太過乎夫澤山亦安能爲此言哉量情審勢非前賢禮義精熟固不能酌中至此試思庶子生平以嫡爲母及所生旣死乃斬衰辟踊悍然呼母而哭母能甘乎幸而母弱則子得竟行其志若其母强必奪其志使不得行是强弱有二禮也倘或母子俱强行者欲行奪者欲奪譁然爭執是不得盡孝於所生反致悖逆於嫡母是教民以亂也故君子身任綱常每以聖賢之禮拯帝王之失必不敢以帝王之權奪聖賢之禮所以孝慈錄旣頒而文公家禮終爲士大夫所不廢余嘗執兩說而論明太祖重情朱文公重禮情猶水也禮隄防也人知聖人緣情制禮不知聖人以禮遏情禮防一決情於胡底是言禮者所大懼也嗟乎議禮聚訟古人不得已也今當禮教大明之後遵守成憲原無所用其臆見卽或疑信未決同異互參平心和氣相爲往復以愼事之小心收同人之至益不亦休哉一出勝氣卽是私衷何以論禮此余持平之說也請以質之澤山荊石

續持平論

明太祖因寵貴妃議文公家禮庶子爲所生期年服輕頒孝慈錄爲家鄉禮斬衰三年與父母同已而覺不安詔與家禮並行聽民自便至永樂中特頒文公家禮故終明之世家禮不廢孝慈錄且寢不傳近人欲重所生多以孝慈錄竄入家禮故和荊石命子爲所生服三年喪謂本家禮胡澤山以爲嫡在宜期卻云家禮亦註三年引註孟壓於嫡母不敢終喪語爲宜期證據是皆見俗本增訂家禮而未考原文也予旣著論詳考家禮庶子爲所生服期因澤山嫡在宜期之語祇就勢不可行立論未及辨名正分大義因復爲之說曰制禮者周公定禮者孔子秦漢而下以周孔之禮維持世教者文公一人而已註經書而百家廢

作綱目而襃貶定何獨家禮一書薄於所生不慼人情啟後人同異之論勿亦以所生之情本重而制禮之權故抑之使輕輕其所重移情以尊嫡嫡尊則分定分定則上下相安而孝道成矣雖然制服固有年月可限哀慕之心惟人所自盡耳果有三年報本之誠何限乎禮之殺苟無其心而服與嫡抗徒冐干犯之嫌禮既有虧情於何有故屈於禮而哀有餘雖期年不害爲孝僅循乎制而情不足卽三年適以成逆吾見今之讀禮者矣循例斬衰黽勉成禮飮酒食肉無異常時博奕遊宴何所不有所謂三年制禮不過衣履縞素雖人觀聽而已至於兄弟伯叔父母之喪履絲衣紈幾等途人閭巷視爲固然談者莫以爲非以父兄尊親無佝之義禮制嚴重亦且淩夷至此獨於禮制所輕反欲從重豈眞情有不容已哉不過爭三年服制之名謂嫡庶無遠別耳抑知鐘鼓非樂之本而器不可去服制非孝之主而禮必有差生也不得子其子豈其死也竟得嫓於嫡乎是故澤山謂嫡在宜期徒以勢論也非周公文公意也周公文公之禮雖嫡不在亦期明乎分也荊石則以爲不行三年是等其所生爲娼優下賤不得列於人倫也噫過矣雖爲士君子所雅言矣淸水明鏡不可逃形禮明分定雖以情亂嫡庶之嚴同於子之事父臣之事君婦天地并日月豈有所惡而賤之哉如以禮殺爲賤則爲人後者爲所生期年亦可謂等其父母爲娼優下賤耶嗟乎天無二日尊無二上爲人後者爲人子故不得不降其所尊爲庶子者母其嫡故不得不薾其所出此天道人理之自然順之則合逆之則悖悖逆之罪無間存歿如以嫡歿卽可自尊所生曾有爲人後者嗣父旣歿仍可爲本生行三年制乎在中材之人知情而不知禮又惑於後人俗說遂謂周公文公之禮皆可隨意增損而不知犯名悖分其害有不可勝言者然在庶子尙謂自尊所生若荊石乃以家長爲妾爭禮使庶子斬衰悍然於嫡母之前嫡母反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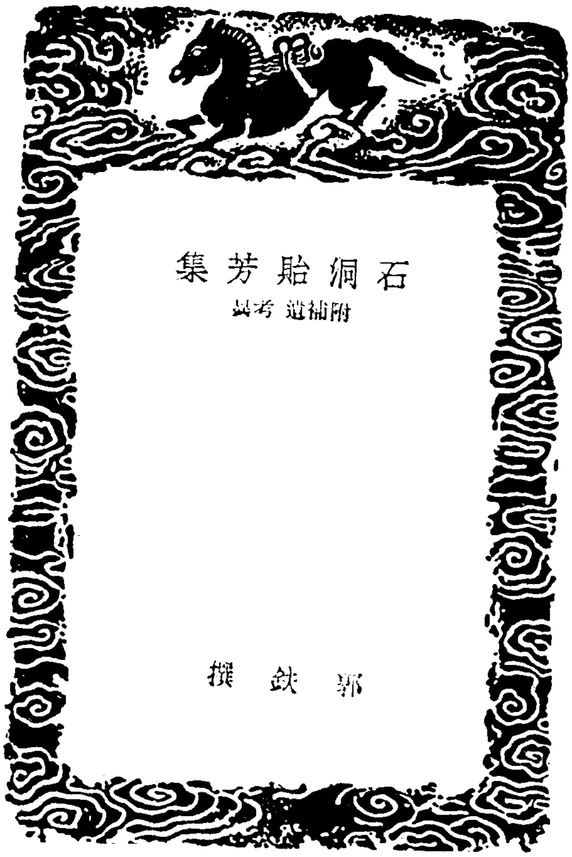
於夫之威而不敢言朋友言之且呶呶致辯橫加詆毀實非倒置耶然吾終願荊石以禮制情故敢於澤山觸怒之後言之不足而又言之誠以荊石身列搢紳勉爲禮義之宗不爲匪薄借口朋友相成之道也何恤乎怒哉

姚東巖詩序

姚子扶東鬚髯若戟顧盼禕如也見者駭異無不以爲非常人幼孤貧脫落自喜讀書不求章句爲文奇創莽莽作萬人敵有宅一區田百畝盡以讓弟獨攜其妻子僦居授徒自給或并日一食家人皆怡然自得無怨言苦色扶東氣益豪識益高視世間事無足當意者每同輩聚談詹詹各矜所見輒撚鬚睨目意若不足而亦不言彈碁嬉笑迹若同衆而所見一定屹如邱山力撼不爲動其意汗漫超越如此卽常與交者莫能測其涯際也嘗遊京邸衣大布衣抗首公卿間議論英發無能難者或窮之以風雅扶東振衣而起捉筆四顧奮迅而成奇氣盎然觀者從旁鼓譟無不嘆奇才不可及然扶東顧不多作作或自毀其稿客燕數年所存不過數篇遊大梁及家居詩纔二十餘篇惟下東吳渡大江入淮楚名山大川以發其奇高人名士以鼓其氣而作始多余嘗勸之刻扶東曰近世之文非達官貴人及善諛不諧於時余不能諛又不仕何可以文示人嗚呼其言近愼而實偉哉人情卑隘有一長可見莫不矜自足急求表異少遭挫抑則感嗟怨悼若無所容卽古之名士如退之輩猶或不免況今人哉扶東以産讓弟而不必以義名經濟滿胸嘗與余論古今人物臧否是非成敗毫髮不爽而不必以智名舉孝廉三十年窮約自甘而不必以介名今捧檄作令退然抑下過於窮約時此其蘊藉之深挾持之大固宜人之見其迹不能測其微卽余之知其微亦不能窮其所至爲何如也扶東行矣余聞德淸地僻而民豐山水之勝甲於吳越此中士大夫又多聲氣偉人出其素蘊益以風雅行所無事奏刀滿志矣然則是刻也其卽最治之先聲傾倒東南之符籙也烏可已哉

康熙歲次戊寅端陽同學弟申顯拜撰

申氏拾遺集卷下終



原序

士人屈首受書通訓詁。無不知有周程張朱四子者。其他之賢。非生同里。學同師。或不能舉其姓氏也。吾婺何王金許呂東萊諸先生。倡明理學。稱小鄒魯。彪炳於今。海內之士。受書而通訓詁者。或不能舉其姓氏也。若晦翁諸子嘗訪香溪范先生。三至其家不遇。采其壁間所書心箴而去。吾祖從張子游。建書院。延名儒。以教子弟。二子受學於晦翁朱子。厥後僞學之禁。朱子避居書院數載。所著學庸註疏。於此脫稿焉。至今手筆與遺像。珍藏書院中。歲修祀事。婺之人士受書而通訓詁者。或不能舉其姓氏也。海內云乎哉。回念幼時洙泗淵源。濂洛支派。先大夫每於趨庭之際。勤爲訓迪。故凡諸賢姓氏。得約略而舉之。及長讀石洞貽芳集。頗以求詳而失之繁、博采而失之雜爲嫌。今秋再至長衢。家仲爾雅出一編相示。則所輯石洞貽芳集也。條其目爲五。曰芳音。先哲之詩歌也。曰芳紀。名人之記敘也。曰芳澤。昔賢之箋翰也。曰芳傳。後俊之賡和也。曰芳緒。宗祖之心緒也。詳而不繁。博而不雜。非具作史之三長。未易臻此。快讀一過。喜可知也。廣爲流布。緊夫屈首受書而通訓詁。不應舉周程張朱之姓氏也。而吾之石洞。亦芳流百世矣。爰忘鄙陋而爲之弁其端。時康熙丁巳小春朔日若釋謹題於紫城客舍。

序

石洞書院。故紫陽講學地也。夫學務其實而已。豈爲流芳百世計哉。然而似蘭斯馨。雖生空谷。其香自遠。芳之流不流。亦視其所以貽之者何如耳。吾聞石洞之勝。以桂嶺爲最。桂、花之至芳者也。顧經秋颿散。人則不然。書院剏自紹興。距今數百有餘載。紫陽以降。若葉水心呂東萊魏鶴山諸名賢。流風餘韻。迄今未泯。末學後生。弔厥遺徽。率相與謳思尸祝。瓣香罔替。豈慕其芳徽者。皆逐於虛聲歟。抑亦數先生之所以貽之者。其清芬自不可沒歟。是集康熙間郭君爾雅所輯。蓋朱隱士始建書院德誼先生之裔也。郭君慨隱士之芳烈久而弗揚。因哀是書。俾附名賢以傳。與石洞並峙。亦可謂志潔而行芳者哉。余依郭氏本刊而布之。以誌景仰之私焉。郭本文字脫落歧異。間取渭南劍南止齋水心龍洲各集詳校。闕者補之。譌者正之。另纂補遺跋三則。詩六首。考異一卷。附諸卷末。光緒三年春二月郡後學胡鳳丹月樵甫序於鄂垣之退補齋。

石洞貽芳集總目

芳音　行案齋集
古詩六十六首、集
評釋三條
芳紀　集於講堂
記五篇
序二篇
碑跋一條
紀像二條
芳澤　修志齋集
書六篇
銘一篇附
府一篇
芳傳　西爽軒集

石洞貽芳集　總目　一

芳緒　實齋編集
時咏一百二十八首
景物二十六勝

石洞貽芳集　總目　二

石洞貽芳集目錄

卷一
芳音一集古詩
石洞書院　葉適
蜂兒椎歌　葉適
題石洞　魏華父
詠石洞諸境十首　陳傅良
清曠亭　桂壑　月峽　小爛柯　傾月　閟雲閣　玉泉　井宙　壺天閣　石井水心跋附
送郭希呂歸石洞趙[illegible]跋附　陳傅良
詠石洞諸境十六首　陸游
清曠亭　桂壑　月峽　小爛柯　傾月　高碧巖　閟雲閣　壺天閣　石井　玉泉　井宙
玉佩　韞玉巖　笙鶴亭　倚劍　樂圃
石洞新釀　陸游
游石洞二十首　劉過

石洞貽芳集　目錄　一

清曠亭 深秀亭 登天閣 石井 玉泉 非害 玉佩 鎖玉巖 笙鶴亭 倚劍 藥圃
書院 谷口 石橋 桂壑 月峽 小爛柯 傾月 闢雲關 高碧巖
非雪　何坦
蜂兒榧　何坦
次張友使吳令君游石洞韻　何坦
題石洞　曹冠
題石洞書院　王信
飛瀑　王信
新亭　王臥雲
石洞三首　郭瀹
題石洞　唐仲友
游石洞　徐僑
游石洞　劉蒙川

芳紀二集記序
石洞書院記　葉適
石洞記　王栐
石洞紀行碑跋　郭樗
重建書院記　貢修齡
重建石洞書院記　李經世
郭氏石洞記　張爾嘉
石洞山房社序　盧光宋
講堂復會序　陳其蕙
記朱夫子眞容來歷　郭鍾儒
題像後　郭鍾儒
卷二
芳澤三集書翰
勸郭君德誼廳辟書　葉適
答郭希呂書一　朱子
答郭希呂書二　朱子
答郭希呂書三　朱子

答郭希呂書四　朱子
郭公墓銘 水心跋附　朱子
答郭希呂書五　朱子
別郭伯清序　湯致
芳傳四集詩詠
游石洞朋來留宿草舍　陳熙
石洞懷古　吳騏
游石洞私淑吟　杜惟熙
石洞書院　盧格
桂壑　趙祖鵬
月峽　趙祖鵬
非害　趙祖鵬
鎖玉巖　趙祖鵬
闢雲關　趙祖鵬
高碧巖　趙祖鵬
散步洞門　趙祖鵬
石洞遇文　趙祖鵬

石洞書院　李學道
桂壑　王九秋
西流閱樵歌　王九秋
石洞採芝　林應文
題石洞　李能茂
游石洞遲君泰賢父子不至悵然而返遂辱投贈步韻酬之　陶奭齡
偕李丹仲游石洞次柳柳州韻　陶奭齡
游石洞遇雨四首　向弘業
題書院壁二首　趙明春
陶石梁老師相率游石洞　李爲之
月峽侍月感慨係之　姚孫棐
游石洞　陳金崗
秋日游石洞　盧懋變

寓石洞避寇　盧懋纉
閱石洞記追憶舊游　盧懋殷
游月峽二首　李國和
題石洞　李堅
洞院弔古　李堅
贈重修書院諸友　李堅
石洞　趙忠仔
非害　趙忠仔
中秋游月峽　李方啟
講堂期會　陳其薀
題石洞月峽　韋國森
同郭喜臣步石洞有感　李堅
月峽流觴　李堅
石洞書院　金鉉度
夏日游石洞　盧光明

題石洞步魏了翁韻　趙忠沚
游月峽　趙增
游石洞　趙珪
初游和陳君特韻　樓雲章
重游　樓雲章
和李子翔韻　樓雲章
石洞書院　趙正發
石洞　虞奕之
石洞書院　張世鵬
石洞　吳從皋
石洞書院　李正典
寄題石洞　趙衍
詠石洞　李正洪
石洞　董雖勳
游石洞四首　李振聲

秋杪樓五見趙冰如諸友游石洞余不獲從因次其韻　李振聲
洞天秋夕　金懋承
石洞書院　金懋永
石洞懷古　李鳳雛
秋日游石洞　李鳳雛
石洞書院　陸又新
紫陽講堂　韋元章
書院懷古　樓子駿
遊石洞　郭之左
遊石洞　郭璧卿
和遊石洞　郭鍾心
游石洞　郭鍾先
紫陽花　郭棨
其二　郭棨
游石洞　郭棨

題石洞次翰仲姪韻　郭棨
石洞槩勝　郭燦
得朱夫子遺像展拜於講堂　郭鍾儒
石洞　郭鍾儒
和李元老韻　郭鍾儒
紫陽花三首　郭鍾儒
洞院種松三首　郭鍾儒
月峽　郭鍾儒
流觴　郭鍾儒
洞中懷古　郭鍾祀
游洞　郭鍾任
其二　郭鍾任
紫陽花　郭鍾任
洞秋薄暮　郭鍾任
月峽　郭鍾任

和陳頻齋先生來遊韻　郭鍾任
和樓五見舅李子翔允同遊韻　郭鍾任
洞中秋夕和金晉甫兄韻　郭鍾任
其二　郭鍾任
非雪　郭鍾任
上巳流觴　郭鍾任
書院　郭鍾任
中秋月峽　郭鍾任
洞口梅花　郭鍾任
非雪　郭鍾任
秋日遊洞　郭鍾任
講堂　郭鍾任
候陳頻齋先生講學不至　郭鍾任
紫陽閣　郭鍾任
書院桂花　郭鍾任
洞中懷古　郭鼎燁

石洞懷古　郭涵
洞中秋夕　郭鼎坊
紫陽花　郭鼎坊
書院　郭崴寧
石洞　郭崴寧
遊洞　郭崴寧
遊石洞書院　周立
次答盧元甫叔有懷重遊韻　郭斌
遊石洞和韻　郭鍾斑
寒露夜夢遊月峽　郭鍾斑
訂李力臣遊石洞　郭鍾儒
洞院桂花　郭鍾儒
石洞　杜芳洲
紫陽花　杜芳洲

芳緒五集 詠物
書院　郭鍾儒
文公像　郭鍾儒
碧湖　郭鍾儒
清曠亭　郭鍾儒
洞門　郭鍾儒
月峽　郭鍾儒
笙鶴亭　郭鍾儒
流觴　郭鍾儒
小爛柯　郭鍾儒
傾月　郭鍾儒
閟雲關　郭鍾儒
壺天閣　郭鍾儒
倚劍　郭鍾儒
嵐關　郭鍾儒
石井　玉泉　玉佩　郭鍾儒
巢雲　郭鍾儒
瀑布泉　郭鍾儒
非雪　郭鍾儒
藥圃　郭鍾儒
高碧巖　郭鍾儒
礌丘巖　郭鍾儒
桂壑　郭鍾儒
蜂兒樓　郭鍾儒
紫陽花　郭鍾儒

石洞貽芳集卷一

明 郭鈇撰

芳音集古詩

先哲居亭斯地。或偶有音韻。皆寫情寫境。以感發人心。非徒唫山咏水。敲金玉之音者。然山水得其品題。愈足流芳不朽。是地由人重。而亦由詩重也。況夫先哲之餘韻。與泉聲谷響並傳。其感發人心。當無分於今昔。忍令其散軼弗傳乎。用採遺編集芳音一。

石洞書院　葉適水心

好泉好石人君處。霧鎖雲封未敢居。若把風光當豪饌。豈同經史作寒菹。庭中耆老易無過。畹內蘭滋詩有餘。只此尚知賢聖樂。世間青紫亦空虛。

蜂兒榧歌有序　葉適

石洞有蜂兒榧。名於巢中久矣。且只一本。別無生者。恐異日失其傳也。故為歌以記之。

平林著榧啖狸盤。玉山之産升金盤。洞中一樹斷崖立。石乳蔭根多歲寒。形嫌蜂兒尚粗率。味嫌蜂兒少標律。昔人取意欲高比。今我細論翻下匹。世間異物難並兼。百年不許嬴栽添。餘甘何為滿地澀。荔枝正復漫天甜。浮雲變化嗟俯仰。靈芝醴泉成獨往。後來空向玉山求。坐對蜂兒還想象。

題石洞　魏華父

跨澗飛虹入洞門。石梯級級樹森森。兩崖對立自賓主。一水長流無古今。仙子吹笙招鶴舞。騷人得句作猿吟。箇中便是蓬萊境。何必迢迢海上尋。

咏石洞諸境十首　陳傅良止齋

清曠亭

幽人有遐心。葺屋涵澄空。況復得此山。心事與境同。

桂盤

一盤亦易得。安得桂枝林。道人偶見之。不是歲月深。

月峽

兩崖束青天。中有月皎皎。乍可謂月低。不可謂天小。

小爛柯

促膝有仙凡。爛柯無小大。誰知桃源人。不在秦晉外。

傾月

昔聞鳳棲梧。梧老鳳未棲。今我日佇立。不知月東西。

閟雲關

雲以無心出。雲歸亦何心。樵牧窺其藏。妄意此阻深。

玉泉

清曉閱草木。各具天一水。安得學飡玉。將以斬不死。

非雪

涓涓從空來。霏霏自石見。安得此尤物。使我耳目亂。

壺天閣

凭欄時獨立。萬象皆見前。若非著眼高。是亦天一偏。

石井

羃甃吾已溉。吾綆亦無塵。汲石以貯之。恐有抱甕人。

右石洞十詠。余嘗評公詩不用詩家常律。及其意深義精。自成宮徵。而攻詩者反皆退舍。殆過古人矣。然惟公能之。欲學者輒不近也。水心葉適識。

送郭希呂歸石洞　陳傅良

我門閉重重。我徑阻且深。梅花獨相依。聊以慰我心。美人從何來。崎嶇自幽尋。亦於冰雪中。而在南風琴。粟中尚可戀。生芻足同斟。不知歲已華。歸與牛背砧。欲別復少住。棲鳥歸月林。客去鳥翻飛。落花滿牆陰。

右詩。永嘉陳君舉先生作也。前章言門徑阻深。蓋喻偽學之禁方嚴。言梅花相依。蓋喻諸君子自相依

附。言美人獨幽尋而不憚崎嶇者。則歸美郭氏之能翼戴接扶於衰敝中。不顧黨禍之及也。褒栄甲。附新銘。其惓惓於希呂。蓋彌切矣。此不獨可見希呂公之賢。亦可見止齋公特立遒往之意。後篇德誼公輓辭。稱凡今爲我友。幾半與君遊。不獨可見德誼公之賢。又可想見當時豪傑之盛也已。後學趙沺鵬謹識。

詠石洞諸境十六首　　陸　游放翁

清曠亭

勝遊謝車馬。從此始青鞵。俗士洗褊心。達人增曠懷。

桂壑

小山有桂枝。名自騷人傳。我欲辨其族。衰病空慨然。

月峽

我昔泝三峽。仰天如匹練。安得中天月。正用此時見。

小爛柯

山中一枰棊。處世底事無。若復計勝負。與彼亦何殊。

傾月

種梧待鳳雛。此計乃可笑。不如看月墮。與子舒清嘯。

高碧巖

我誦明逸詩。豹林不可到。斯山幸不遠。何日欹紗帽。

閟雲關

白雲如高人。擇友常傲世。朱門三千客。一點不可致。

壺天閣

吾廬在日中。日可理輕策。乃知壺中天。端勝縮地脉。

石井

酌泉嚼冰玉。肺腑生滲凜。老夫桑苧家。頗欲續水品。

玉泉

摘玉毀珠璣。濛莊有深指。向郭不能傳。千載付吾子。

非雪

我昔遊青城。六月對雪山。吳蜀邈萬里。安得在此間。

玉佩

羣仙停鶴馭。玉佩搖空山。金丹定分子。往綴通明班。

韞玉巖

蒼崖韞白璧。欲上渺無路。但照太史占。虹氣貫寶婺。

筆鶴亭

茲山多異境。飛仙亦稅駕。勿道俗客來。恐妨笙鶴下。

倚劍

懸瀑若劍立。空山如鏡平。未將照魍魅。且用斬長鯨。

藥圃

采芝夏黃公。賣藥韓伯休。吾友子郭子。高趣可與侔。

石洞新釀　　陸　游

從事今朝直到臍。春和盎盎卻秋淒。色同夷甫玉塵尾。價敵茂陵金褭蹏。瑞露頗疑名太過。菉泉猶恨韻差低。山園雪後梅花動。一榼常須手自攜。

自註。桂林瑞露。得名甚盛。岐山菉泉。價冠秦蜀。然失之太勁。皆不可望石洞者也。石洞之泉製酒最清冽。故放翁有取焉。

遊石洞二十首　　劉　過改之

清曠亭

筍輿咿喔來。路轉此歇腳。長風挾秋下。涼意滿萬壑。

深秀亭

蒼髯萬松林。窈窕一徑開。請迴俗士駕。切莫呵殿來。

壺天閣

逆谿隨水行。更躡紫翠峰。朱欄忽飛開。彈壓煙渚重。

石井

銀床遶周遭。一泓浸寒水。試敲拄杖看。恐觸蛟龍起。

玉泉

瓦礫沙汰盡。悠悠潭影斜。塵纓不忍濯。爲惜無玷瑕。

非雪

山前火雲飛。路是何處人。蒙茸六花亂。冷襲征衣溼。

玉佩

借榻臥雲屋。欹枕仔細聽。淚擬鳴珂聲。不知水冷冷。

韞玉巖

至寶不自獻。韞藏亦英華。餘光被草木。秀潤幽巖花。

筆鶴亭

木末俯屑軒。獨立久延佇。何人騎鶴來。彷彿吹笙侶。

倚劍

石邊日磨淬．莫嘆不用久．好去到人間．爲儂洗塵垢．

藥圃

古文不可賣．未覺賣藥非．清晨荷鋤往．暮得芝朮歸．

書院

力學如力耕．勤惰爾自知．當使書種多．會有歲稔時．

谷口

水流自何許．遠欲窮其源．石梯蒼蘚中．微見屐齒痕．

石橋

隔山聞鳥聲．欲往道路隔．顧瞻此橋上．白雲出迎客．

桂壑

叢叢芳桂枝．羅生雜松篁．不以巖穴幽．歲晚自改香．

月峽

兩崖限東西．內有一帶天．老蟾更多事．篩月下潺湲．

小爛柯

遊戲一局棋．歲月駒隙過．不如兩忘機．石上跏趺坐．

傾月

尖去山轉深．草木益淒冷．時見月鳥飛．攪碎梧桐影．

閟雲關

仙宮已降勅．雅有新遷除．乞爲此關使．雲物關卷舒．

高碧巖

小山碧巉巖．直上天與齊．詩成欲摩崖．藤蘿費攀躋．

非雲　何坦章軒

鄒子當年吹玉律．解令寒谷發生春．豈知此有馮夷宅．六月飛花冷襲人．

蜂兒樋二首　何坦

味甘宜鄙蜂雛蜜．韻勝雍城略乳酥．一點生春流齒頰．十年飛夢遶江湖．

銀甲彈開香粉墜．金盤堆起乳花圓．乞君東閣長生供．壽我北堂難老仙．

次張友使吳令君遊石洞韻　何坦

二鳥行阡得勝遊．清詩傳播氣橫秋．定知餘子漫千首．竟使老夫低一頭．山是玉壺天裏到．水從銀漢縛中流．被渠吟作驚人句．壓倒乾坤日夜浮．

題石洞　曹冠宗臣

茲山融結幾千年．天劃神剜巧自然．瀑派星河飛雪練．桂分月窟聳雲煙．人疑蓋竹仿福地．我道金華小洞天．乘興登臨供勝賞．依然身是十洲仙．

題石洞書院　王信

不到茲山又十秋．欲題名字記重遊．轉頭前日夢相似．拭目諸公墨尚留．俗裏塵埃隨酒卻．淡中生活爲詩愁．晚來得趣無人解．一鳥不鳴山更幽．

飛瀑　王信

聞道東陽水樂亭．一經坡句萬年聲．我來石洞得飛瀑．誰賦新詩留美名．平地有雷鳴不斷．半天無雨勢如傾．欲知山水醉翁意．且請主人運酒行．

新亭三首　王臥雲

六丁誰遣鑿巉巖．二西三茅不足參．封蘚斷崖通鳥道．纏藤古木蔭蛟潭．日斜歸鶴辭芳嶼．月落哀猿吼碧嵐．休怪結廬當勝處．靜將妙理味瞿聃．

何人愛此白雲堆．騣鹿林中一徑開．無價雲山依檻聳．多情煙水入檐來．老松落子敲棊桌．高柳垂絲下釣臺．投老自應專此壑．朱門公子莫驚猜．

俯仰林泉興莫窮．此身恍在一壺中．不惟獨樂追迂叟．更覺歡遊勝醉翁．花舞楊堤風淡蕩．香浮梅逕月朦朧．是中有景詩難盡．何日樽前一笑同．

石洞三首　郭錀

踏碎松陰登古洞．小橋梯石入煙霞．天居頭上橫孤綠．水落腳邊消見沙．木瘦竹堅呈古意．蕉紅蒲綠發新芽．壺天岑寂心明靜．隱約仙翁兩鬢髿．

怪怪奇奇包衆象．洞門幽壑四時花．碧崖日暖猶飛雪．石井風平只印霞．傾月亭邊柯自爛．閟雲關畔藥抽芽．蓬閬玉佩留笙鶴．勝地知從心地佳．

書屋一區千嶂底．雲生几案水仙家．乾清諸老傳心印．敬向群英樂勝涯．妝點春容新綠柳．馨香晚節傲黃花．出而風浴歸而詠．游學孔門無等差．（東陽二乾．會稽二清．坊名館也．）

題石洞　唐仲友說齋

流泉在石上．細路在石下．天宇隱復開．竹關邃而雅．我來不値桂壑風．月寒病骨艱迎逢．野田午後愛日烘．杖藜扶去穿玲瓏．霜清水落石正瘦．落葉擁逕行龍鍾．決流作瀑飛短虹．小閣踞坐塵慮空．翛然一笑出山去．回首峻壁紛青紅．

遊石洞　徐僑毅齋

我來叩石洞．嶄絕何從登．天開一間路．崖列兩連屏．有水冷冷來．委蛇貫中行．五丁修磴道．引步若余迎．昏窈坐危閣．巍巍風雨聲．不知身何許．似有通山靈．晨歸窮所歷．石轉泉逾清．絕頂一帶垂．方諸齒明泓．

想當春夏交。雪練輸浮輕。欲去重倚徙。拳石提蒲生。歸與置畱几。聊以慰餘情。

遊石洞　劉豪川

六月訪古壑。衣巾全是秋。都無百年命。寧得幾番遊。泛酒月傾峽。聽笙雲滿樓。相忘有樵者。來往共夷猶。

芳紀 彙記序

書院之建。先正之教思存焉。非徒侈遊觀。矜形勝而已者。是以記序班班。皆闡明理學。自淑淑人之語。今雖堂構更易。載籍不可泯也。集芳紀二。

石洞書院記　葉適

東陽郭君欽止作書院於石洞之下。石洞、郭氏名山也。初洞深複無行徑。薪者給樵採而已。君始以意疏治。蓋蒯翔崖壁。衆不知所爲。欲止。君逼覩其罅。遙聞水聲出空中。曰。噫。是也。乃鑿崖百步。梯級而後進。土開谷明。俄若異境。稍復深入。臻於平曠。則石之高翔俯踞。而竹堅木瘦。皆衣被於其上。水之飛湍瀑流。而蒸紅蒲綠。皆浸灌於其下。潭澗之縈衍。阿嶺之嵌突。以亭以宇。可釣可奕。巧智所欲集。皆不謀而先成。君又蔭茂密以崇其幽。植芳妍以絢其陽。左右面勢。彼此回薄。而山之向背曲折、陰晴、早莫。姿態備矣。君甚樂之。以爲山水之美。千載而潛。譬猶趙璧隋珠。璞於外而韞於中也。其一日忽彰。何異武陵天台。顯於今而閟於昔也。既而嘆曰。吾衰生也。地之偶出於吾處。非賜予者。吾其可自奉而遊。將使子孫勤而學於斯。學其可以專。盍使鄉里之秀並焉。於是度爲書院。禮名士主其學。徙家之藏書以實之。儲洞之田爲書院之食。而斥洞之山爲書院之山。示郭氏不敢有也。君既卒。諸子修之不廢。而津請予爲記。嗟夫。郭君遠矣。以學易遊。而不以物樂厚其身。以衆合獨。而不以地勝私其家也。自君之爲是。至今五十年。成之之難。傳之之久也。遊之興廢。家之盛衰占焉。學之興廢。人之盛衰占焉。學不待地也。發憤寄屋。苟取尺寸。而聖賢

之業可成矣。學以知意爲始。以盡力爲終。今夫率其聰明。傳之文字。深已造於性命。淺亦重於科舉。而不能知其意。則猶爲無所始也。將何以終之乎。君之子孫與其鄉人必勉之。使之毓實嵐。挹泉瀨。心形潔清。以始終其學。而卓異豪傑之材出焉。然則學雖不待夫地。而地固有待夫學也。慶元四年歲舍著雍敦牂十一月十有四日龍泉葉適記。

石洞記　王稞 [illegible]

行南湖以東。緣人田塍三里許。抵大山之旋阜。松障谷口。轉徑以入。竹木深杳。潴溪爲潭。幅員數百尺。側溪面潭。爲屋三十楹。所謂石洞書院。郭德誼翁所創。東陽最佳處也。七月中秋。余與諸友始遊焉。午飲書院。問洞安在。衆曰。浙間方言。謂地之空隙處爲衕。此地兩山夾澗。故云爲洞。實非也。竟飲。散步四望。巖壁環周。不見其隙。過松間小徑。東北數十步。隔亂石聞水聲。側足入石口。可攀援而登。清流飛沫。步武滋滑。既上十數級。轉步而北。兩崖對峙如削。闊纔四五尺。高百餘尺。而長倍之。石亙其底。呀雅屈折。乍衍乍狹。水盈其間。交絡鏘鳴。音如琴筑。喬木美箭覆巖上。菖蒲際幽隙。回顧巖之口已密蔽而不可見。相與嘆異。導之遊者曰。此未足訝。請前行。又北行數十步。土開谷明。叢翳益密。巨石盤溪側。有異木均陰其上。青蘚被之。可藉可奕。自是愈上。窈窕回曲。碧梧翠篠。傍溪相蔚。凡百步間過石橋三。以達於橫閣。閣下瞰溪。上倚崖瀑。流垂三丈餘。滐然墜潭下。杉松檜桂。掩映前峯。意以爲地之勝。於是焉窮。徜徉久之。望小徑隱隱林杪。曳杖而上。緣棧度澗。舉趾數十。而百態又換矣。側西有小亭。蕉木花叢。掩苒紅綠。溪流北出壁壁間。

斗折蛇行。若有洞穴。明滅可見。卽之則水布石渠。激湍沸白。跳可上。或尼之。乃從徑而登。屈盤五十步至上屏。陰壑尤邃。一峯中植。二水溜巖之脉。齧石爲泓。深碧如劍光相射。餘流瀠潲。合於中峯之下。亭榭虛敞。良有奧趣。或歎曰。過始望矣。盍亦止於斯。余曰。極則止。詎焉其可。又百步上至小谷。石壁十餘丈。飛瀑下注爲方潭。跨潭爲亭。黛蓄膏潤。磅礴空翠。桂木茂鬱。不植而蕃。黃花饒馥。泛滿襟袖。至是地愈峭險。乃止。大都自谷口堦升。溪回山移。益進益奇。旁出支乳。犬牙相蔽。窺顧轉盼。卽異徑綫而平。氣和而明。異乎淒神寒骨過清而不可久居者。日將暮。返至雙巖。醆斝錯列水上。蓋郭君命二子希舜希呂酌客。實觴而流之。盡日而歸。意未飫也。八月初吉。約徐次山張伯永喬德啓再遊。極流觴之歡。遂宿書院。詰旦德誼來會。指山間亭榭乞名於予。予曰。是偶有得則可。中秋之明日。又遊於溪潭之上。爲待月之飲。觸雲生抱琴而來。鼓履霜幽蘭之操。谷口煙橫。山空水明。又與曩遊特異。夜將半。客主或歸或寢。乃獨與希舜步月。盤中當午。滿兩崖間。水激岸搖。藻動崖壁。梧影蕩漾。若揭寒瀨。宴坐閣上。隱然漠濛嵐霧。想高亭雲杪。規往不果。有會於心。因以名焉。謂雙崖得月之難。而人及見者罕也。目曰月峽。小閣。半山路若窮而愈無盡也。目曰嵐關。高亭凌空。有太古意象。目曰巢雲。是山之中多嘉木美卉。物物異新。而於桂尤宜。故總而名之曰桂壑。希舜歸以告乞予大書。將刻之崖壁。乃爲之書。乾道八年重陽滄川王稞記。

石洞紀行碑跋　郭樗

郭德揚同鄭修仲樓少融錢文子毛積夫康炳道來遊。德揚之子伯涇侍。淳熙乙巳三月初吉。康文虎記。

昔我祖我父偕諸賢爲石洞之遊.康公炳道題姓氏於壁.名勝合併.翰墨勁逸.觀者起敬.時久壁壞.將遂磨滅.梓旋晉臨搨而藏之.玆用刻石以永其傳.遊之日卽仲氏棣垂弧之旦也.師友淵源.今幸擢科第.棣仕籍.盍亦相與警省.期於無忘好賢樂善之意云.嘉熙庚子三月三日謹識.

重建書院記

貢修齡三山

大哉晦庵先生之道.無不在也.以顯證微.卽粗求精.若日用之飮食.而江河之行地.卽當日同學生且不能掩.況今日乎.余未爲知味人.而幼習長探.蓋時時羨豔焉.乃東陽石洞.舊爲先生講學處.距今五百載.而題咏如新.使人仰奇峯.聆湲澗.儼然先生橫經危席.宣流法音也.郭氏世居其地.宋有郭德誼者.始肇講堂.今裔孫郭文達山陽官歸.捐橐重建.可謂振興名教者矣.夫自有石洞而先生之道遂東.東之人遂世世聞道.郭氏之名.亦附以不朽.余焉能不以向之羨豔者.爲一明先生之道之大也耶.天啓辛酉仲冬貢修齡記.

重建石洞書院記

李經世廣文

吾道尼山一綫.自洙泗白虎講經後.空谷足音.至宋一接.爾時白鹿象山.興起甌浙.以故東南名賢跡踵.蓋子輿云五百年云.明興.文成創逗良知.遙過濂洛.所建有陽明天眞諸書院.今不百年.已多塌廢.過輒者爲悒悵不能已.邑東之南五十里有石洞.爲紫陽先生葉魏諸公講學處.洞之崖立壑深.泉流涓涓.蓋洙泗一泓.落在玆也.址有書院.郭德誼所建.年深圮廢.張公雅意興之.而未覩樂成.洎貢陶二公鳴於司憲.共推郭之孫順齋公以光啓前徽之任.而公慨然誅茆甃石.築數椽其上.堂廡埔道儼器皆具.使人仰紫陽道城.問山靈者.至輒可遊.遊輒可揚.其於吾道奧堂.蓋肯稱嫡裔也.余佐公車.邀予過其山.余惴人没公羽翼功.僅作山水觀.因道是以記之.

郭氏石洞記

張爾嘉念峯

凡浙東山勢.蜿蜒岏崙.洞壑岏奇.而婺則有赤松三洞.有蘭江仙洞.有吳寧白雲洞.郭氏石洞.白雲卽許先生得道處.石洞乃紫陽先生講學區也.郭之先自宋迄昭代.人文冠冕.林稱雄族.第先能招攬紫陽水心諸名賢.闡揚奧竅.而後講堂頹圮.洞口蕭條.一派清泉.徒沁人肌骨.而未足浣人肺腸.非以其講學者.間無人耶.余初蒞吳.以賑事宿長衢.次早諸文學叩余曰.石洞在睫也.盍往遊.余躍而前.盤旋越嶝.始至紫陽講堂址.弈弈有靈氣.俯瞰洞口.濆濤飛雪.其聲鏗鏘.其勢洊洑.從亂泉上跨而入其谽谺之鄉.忽見雙頂劈開.大光盪漾.而澗底淙流.一綫直奔.清泓若鑑.經百千晝夜不歇.奇矣哉.此魏了翁所以有一水長流無古今之句.描寫若畫.而諸文學云.從此深覓亂石壘嶂.直上蛟宮之墟不可知.然遊客不敢覓.樵夫不敢問矣.余喜若狂.爲置觴上流.令諸文學競從下流取酌.而余獨以巨羽泛波.從洞口連吸若鯨吞.酒酣.招諸子曰.玆洞也以講學勝.而吾曹爲酒池也乎哉.孔子觀濤.以逝者不舍見吾道不可離.是見水卽見性也.余試與子將肺腸一番浣濯.一番清冷.靜瞩天光.動依水影.松風增籟.鳥語佐唫.覺性地良知.斷無晝夜可滅歇者.有玆洞也.酌水知源.頭頭是道.而奚講學之足云.子曰.予欲無言.而紫陽諸君.不能

無言.惟紫陽昔有言.而吾儕相與觸機悟性.以遊於別一洞天.其不負玆遊也.猗歟美哉.且與郭氏約曰.爾構乃堂.毋墜前蹟.他日者襟裾雲駢.與羲玉府.以快覩紫陽倡業.以丕揚爾祖高風.余當有巍辭以紀勝場.而伊孫郭文達卽樂成之.弓裘堂構.弗令洞口桃花笑人.猗歟美哉.

石洞山房社序

盧光宋寅清

憶余讀書峴之東.屏崖峻峭.振衣帶其南.孤壑夾其西.而絕頂尤爲衆峯拱翠.已謂頗得勝概矣.及登石洞.不能不望洋切嘆也.竊嘗取是山貽芳集觀之.因得識其一二.先是宋諸君子朱晦庵以理學振起其間.一時魏了翁呂東萊葉水心從之.皆卓然爲蓋代偉儒.蘇其抗志希古.不在此章句之區區者.吾黨紹聞先烈.不思有以光大之.將何以蜚聲於藝苑乎.一日與友人謀所以濟勝之具.友人告余曰.翁居構結.神姿殊覺不快.盍敦一社義.以筆墨之奇.發巖谷之秀.廬山靈不笑余拙也.余憶此良久也.適抉吾覆.不禁康樂之至.應之曰.文章經國大事.毋得草草.孟子直言.公孫阿世.直舉一生而紿之.應對數語.誰謂雕蟲末技.不足以衡品哉.竊以今日士子家通一經.窮年兀兀.甫操觚.輒隨人歌笑以爲聲烈.胡自苟簡.聽彼役使.其都麗者.納西施之面.美勿可悅.其淺腐者.規孟賁之目.猛勿可畏.甚有侈言崖異者.如陽羨書生.河東說女.怪妄不可紀.憶文章之道難言.眞難言之耳.矧以時事孔艱.聖天子多方選士.驕語貧賤.亦所不敢.業以此道爲用.行之蓋難.而倘以保殘守缺.豈其質哉.然則吾社欲思有以正之.亦云明古學.曉大義.挨之宋諸君子之傳.倘或不謬也.其在此舉乎.夫然.抱濟世之具者.亦可步山極而登矣.若是山之爲如月峽嵐關.非需諸勝.昔人已詳哉言之.玆何敢贅一辭.但見闢氣龍從兮.維石嵯峨.溪谷嶄巖兮.維水潺波.以較峴峯.當何如也.所可喜者.往山水必有應運之士.傑出其間.以故人文蔚起.高良雲集.遙倫離等.皆余所師事.況余不敏.何能文.一切規則.還以俟哉高明焉.聊綴數言.以代伻僕徵馳之勞.因爲筆序之.是歲戊寅四月也.峴山盧光宋寅清識.

講堂復會序

陳其蒽頴齋

洙泗一宗.沛於濂洛關閩.其集諸儒之大成者.獨推朱夫子.而薪傳遞衍.則惟何王金許四先生.此吾郡小鄒魯之稱.非誣也.然稽朱夫子過化地.則東之石洞.永之五峯.同膾炙人口.五峯會講.迄有歲年.時瞻拜下風.見兜率臺三字與五峯並有千古.至石洞勝事.每讀貽芳.輒以不獲親見爲恨.一日自法界同趙友濟卿賜予手札.以石洞會期見示.蓋五百餘年貞元會合.重聚德星.故郭友爾儀偶雅輝合鷗仲諸英哲.合力敬承.以更新玆鉅典.竊聞之而重有感也.夫吾邑自白雲而後.惟見山杜先生倡明此舉.而先師春洲.宗兄誠源金友常惺三先生.鼎力交撐.法界文山官橋大會有三.至丙戌殿燧後.法界文山僅延一綫.而官橋明德堂之會.尙有待也.有初鮮終.雖時事使然.實意不肯析薪弗荷.以至斯爾.今石洞更新.趙友欲索意言.以勉勵終始.甚盛心乎.第意是而無聞.何能言.抑思今日之臨其上者.朱夫子也.請卽夫子之言.以共相勉勵.可乎.其言曰.人以渺然之身.與天地並立爲三.當思我以血氣之身.如何配得天地.須求全天之所以與我者始得.讀此亦可勵於始矣.又曰.實見得入頭處.也自不解住了.如喫菓子.到滋

味後更作。自作不得。又云。雖顏子不能無間斷。止要時時節點。自然接續。又曰。敬者。聖學之所以成始而成終也。讀此亦可以勵於終矣。且商略今古。每至夜分。雖疾病支離。至諸子問辨。則脫然沈痾之去體。一日不講學。則惕然以爲憂。朱夫子之勉勵終始。更何如耶。凡我同盟。能以朱夫子之心爲心。尙何令始之不令終乎。行將沛於濂洛關閩者。大行於石洞。而吾東大倫有四。與永之五峯岳立天地間。益信小鄒魯之稱非誣也。愚雖龍鍾日甚。敢不攜杖以觀厥成。貰失之東隅者。收之桑楡乎。僭附數言於首。時庚子春三月七日也。

記朱夫子眞容來歷　郭鍾儒

伏冲吳某仕嗜古墨。信宿呂家。見朱夫子遺像。用意購求。久乃得。戊子之夏。挾其所寶圖籍避寇。余舍與焉。宅相裴侯見而請曰。石洞爲朱夫子過化地。至今歲修祀事。則氏負斯像奔馳羈旅。時或褻狎。曷若奉安於是。俾百代欽承乎。吳首肯。遂留爲書院鎭。夫五百餘歲重覩儀容。固後學之幸。而綠林嘯聚。煙燐彌天。惟吾境克全。像亦因以無恙。夫子其有意於斯乎。

題像後　郭鍾儒

宋淳熙戊申歲。夫子遭僞學之謗。逃竄茲地。不敢懈怠。做姜里演易意。集註大學中庸二書。旣成脫稿。存於書院。先隱君德誼公珍藏之。世相傳守。迄淸戊子春仲。燼於兵燹。而夫子之像。卽以當年之夏至。是先隱君啓佑後人。不令吾家文獻無傳也。後之守者。務宜謹奉持焉。

石洞貽芳集卷二

芳澤集書翰

朱呂諸賢。立言必據其實。故生平稱人無溢美。先德誼公前與葉公周旋。後得文公銘贊。固足表美於當時。遨榮於奕世矣。旣希呂公久涵教澤。於翰籛往復。奉若箴銘。迄今展仰。凡所以訓吾先者。皆可以教吾後者也。其手澤不綦長乎。集芳澤三。

勸郭君德誼應辟書　葉適

翁私淑於二張先生。近詣卓越。又與往時不侔。甚善。嗣此晦翁朱先生。東萊呂先生。俱天下大豪傑。一旦盡屬公門。百里內當有德星照耀。非偶然也。但天下一道。出與處是矣。十年隱求。固將行義以達之。寧獨超然肥遯。而無濟世之心乎。往日元祐黨錮之起。流禍匪輕。遂使濂洛關閩諸賢。重足而立。良可哀悼。今朝政肅淸。禁網頗疏。先生可以出而仕矣。且禮闈擢士。公屢應制。上名春官。不偶數也。然而賢聲籍甚。益聲遐播京邑。相君留公渴想淸塵。方將以蒲輪束帛。貢于邱園。不日檄書下臨。惟擬翻然改圖。以應公府之辟。大展經綸。爲天下開太平也。幸甚。

答郭希呂書一　朱子晦翁

示喩所以居家事長之意。甚善甚善。此事他人無致力處。正惟自勉而已。但謂學問大端。不敢躐等言之。

則鄙意有所未曉者。夫學問豈以他求。不過欲明此理。而力行之耳。但其功夫所施有序。而莫不以愛親敬長爲先。非謂學問自是一事。可以置之度外。而姑從事於孝友之實也。故熹切念見仲深察此意。而講於所謂學問之大端者。以求孝友之實。則閨門之內。倫理益正。恩誼攸篤。將有不期然而然者矣。若以學問爲一大事。不可幾及。而汲汲然徒弊精神於科擧文字之間。乃欲別求一術。以爲家庭雍睦悠久之計。竊恐天理不明。人欲橫生。其末流之弊。將有不可勝慮。不可勝防者。不審賢者何如。

答郭希呂書二　朱子

示喩縷縷備悉。所謂收心正心。不是要得漠然無思念。只是要得常自惺覺。思所當思。而不悖於義理爾。別紙所示。看得全未仔細。更宜加功專看大學。首尾通貫。都無所疑。然後可讀語孟。語孟又無所疑。然後可讀中庸。今大學全未曉了。而便兼看中庸。用心叢雜如此。何由見得詳細耶。且更耐煩專一細看爲佳。日月易得。大事未明。甚可懼也。

答郭希呂書三　朱子

來喩縷縷。似未悉前後鄙意者。蓋人心有全體運用。故學問有全體功。夫所謂孝弟。乃全體中之一事。但比他事爲至大而最急爾。固不可謂學者止此一事。而其餘事可一切棄置而不問也。故聖賢教人。必以窮理爲先。而力行以終之。蓋有以明乎此心之全體。則孝弟固在其中。而他事不在其外。孝弟固不容於不勉。而他事之緩急與本末。亦莫不有自然之序。苟不明此。則爲孝弟者。未免出於有意。且又未必能盡其理。而爲衆事之根本也。今以六經大學論語中庸孟子諸書考之。可見矣。希呂自謂多病。故不能精思博學。而始用力於其所及。則固已爲自棄。而猶可諉曰近本。若遂以爲孝弟之外。更無學問。則其謬見甚矣。且誠多病而不能精思博學矣。則又曷而爲苦心竭力。以從事於科擧之文耶。此之不爲。而彼之久爲。雖曰不厚於利而薄於義。吾不信也。希呂其更思之。書院規模。且隨力爲之。卻就事實上考察整理。方見次第。不須如此預先安排。記文扁牓。尤是外事。但此等意思。卽見浮淺外馳之驗。若於學問全體上切己處。用得工夫。則氣象自當深厚宏闊矣。太極西銘通書各著一本。試熟讀而思之。亦求理之一端也。大抵學者不可有放過底事。久之不已。雖無緊要功夫。亦有得力處也。

答郭希呂書四　朱子

知讀論孟不廢。甚善。且先將正文熟讀。就自己分上看。更考諸先生說有發明處者。博觀而審取之。凡一言一句。有益于己者。皆當玩味。未可便恐路逕支離。而謂有所不必講也。墓銘之額。更著朱字亦佳。伯謨必已報去矣。大抵石長卽以十字爲兩行。石短卽以九字爲三行。隨事之宜可也。

郭公墓銘　朱子

才百夫之特。而身不階於一命。志四方之遠。而行不出乎一鄕。然而子弟服師儒之訓。鄕閭識遜弟之方。藹然其變豪傑之窟。煥乎其闢禮義之場。是則其思百世而長勿替。繩之有永彌昌。新安朱熹再拜書。

仲晦先生銘郭公墓。或恨其太簡。然吾夫子銘有吳延陵季子之墓。總十字爾。至今傳之。今人不知其

意。而妄議其是非。何異買菜求益之論。可付一噱。紹熙二年正月廿四日龍泉葉適識。

颾丹案。郭本有此跋。附在朱子撰郭公墓銘之後。水心集並無此跋。陸放翁渭南集第二十七卷。有跋郭德誼墓誌銘二則。第一則與此跋大同小異。今刻在卷末補遺。此跋亦姑存之。待博覽者考焉。

光緒三月三月十六日識。

答郭希呂書五　朱子

示喻銘敍。此非有所愛惜。但老病心力衰耗。不能盡給四方之求。不得不自爲性命計耳。鄙性拙直。向使可爲。即已爲之。何至今日更煩再喻。然後作耶。況今又經一番悲惱。尤覺昏憊。決不能辦此。且銘重於敍。既已作銘。若有餘力。何惜於敍。而費許多辭說分疏耶。誠之若是合下不肯承當。即不應爲希呂移書。以其所不欲者施於人。若以其重而不敢爲。則蒸已任其重者矣。渠在今日。必不容復有詞也。恐此未必誠之之意。只是希呂不相亮。必欲蒸自爲之。而故爲此說耳。人之相知。貴相知心。古之君子不盡人之歡。不竭人之忠。所以全交也。千萬深察乎此言。憐其衰老。勿破已成之例。以速其就於死地。幸甚幸甚。

別郭伯清序　湯致

乾道元年。余寓東陽郭氏之塾。與伯清周旋書册間。終歲而歸。三歲。伯清至括蒼。見余於家。數日即去。月餘又自東陽來。復過辭余曰。天子下舉士之詔。士當備所以應詔者。今至仲秋無幾日矣。其將若何。願一言可乎。余笑應之曰。余何言哉。余見黜屢矣。聞大比歲則心悸而意恐。悶然無處。於己且爾。況於人乎哉。然竊有說焉。敢不盡情。余年十六始入郡庠。得齋庭席末。鄉先生目余使砥礪。因曰。從今安心於學。務如昔人所事者。十年於茲。業或就緒。二十六歲。進以求名。未爲晚也。若求速成。則汲汲於彼而不知有命。他日空空。豈不自誤。丁壯已乎。余時氣盛而志銳。自以組織成編。爲足中有司之選。聞其言悒然遲之。雖不敢怒。亦不以爲然也。惟快意時學。盡心舉子之習。如恐不及焉。一見黜則爲之憤懣不樂。懶放肆自恣者。累月方已。事既遠而心始寧。氣愈平而志愈勵。期報前羞。勤益加昔。坐是汨沒。至今三十九歲而名無可稱。使初從鄉先生言。從容問學。不過遲以十年。業成而出。則遂不爲歉。窮亦無愧矣。今年逾倍而窮困依然。視其文則不能追古。道則不能盡觀。德則不能有諸己。一無得於求而反有失也。不能從先生長者之言。悔之何如。然猶尚可反也。年雖過壯。亦愈於不知反者。伯清才美而文敏。年甫弱冠而志益高。其取名譽。如索所寄命。固有易如此。命而如此。固無待於皇皇之求。幸惟少安。留意於所當學。以此擢巍科。登顯仕。非惟無愧於古人。抑可大有爲於今之時也。萬一有歲月之淹。雖今不遑寧息。豈能遽易之哉。徒喪精失時而已。他日追思。得不爲可惜乎。予疑伯清似余昔日之志。而懼伯清後日悔余之悔。故願伯清先予今日之退。而當壯歲免余困而未能者。余雖愧於伯清之少成。而猶得不類於鄉先生之失言於余也。伯清能念之否。或謂余以己之疏謬。而謂人皆然。以己之蹇鈍而挫人之銳。可不可乎。大抵事投必得焉。乃不投人之言失也。戰投必勝焉。乃不投人之言敗也。以言無損於當然。而有補於或然也。況余昔居門塾。未嘗少逆伯清之意。敢以此別。

芳傳集時詠

前芳皆所集先賢諸詠。尚矣。然當代名公才士。覽形勝而舒性靈者。愈出愈奇。是亦山靈所式憑。並堪傳誦不朽也。集芳傳四。

遊石洞朋來留宿草舍　四明 陳熙

追隨恍似舞雩遊。步至垣墟還去留。野鶴無亭呼侶寂。諸朋有伴臥雲悠。水聲動地晴雷吼。石罅窺天曉曙浮。洞境嵌空題絕壁。紫陽懸記耿千秋。

石洞懷古　吳騏

連愕看山登古洞。於中得句也須題。徘徊石壁低荒草。空指前朝認字迷。

遊石洞私淑吟　杜惟熙見山

向聞朱子洞門開。願切尋津擱泛杯。昭代新傳何所繹。懸崖題壁許思裁。

石洞書院　盧格何亭

石洞建書院。山川著美譽。歸雲三逕暗。斜日半窗虛。澗水鳴新樂。巖藤學草書。昔年三下路。春雨長園蔬。

桂壑　趙祖鵬太沖

澗壑流雲紫翠長。石門斜抱讀書堂。山中桂子月中落。人向琳枝尋晚香。

月峽　趙祖鵬

紫壁分秋相對清。冰輪午夜散瓊英。術環九道偏相値。不是前人漫勒名。

非雪　趙祖鵬

高澗懸淙噴石斜。翦雲逗雨作飛花。孫康坐焌春風起。不道盛關有歲華。

韞玉巖　趙祖鵬

曾記青巖映碧堂。白虹當夜吐晴光。追尋擬作珪璋用。寄語山靈重扃廊。

閟雲關　趙祖鵬

玉竇重扃鎖白雲。日華時送五花紋。還將雲去成霖雨。猿鶴頻移短夢聲。

高碧巖　趙祖鵬

石磴穿雲十八盤。層巖雙蟲鎖餘寒。捫參把斗青霄近。不是尋常紫翠巒。

散步洞門　趙祖鵬

一路水聲聽不了。尋春高興欲同行。洞門堤畔參天樹。盡是前賢踏後青。

石洞迴文　趙祖鵬

高岡翠岐懸斜石。石磴扳蘿倚杖藜。桃逕轉平通絕嶺。竹巖深迴入迴溪。青雲逼坐飛霞紫。壙野分烟遠樹齊。遙障隔林炊飯玉。彩嵐搖日貫晴堤。

石洞書院　李道學雙泉

講席付經朱紫陽，至今泉石有餘芳，山供染翰時時黛，水為流觴曲曲香，人立松崖渾似舞，我聽石籟勝於簧，遙知日後斯遊客，前度探奇說李郎。

桂壑　　王九秋

月到峽中桂影疏，雲流關外桂子淫，殘棋數著紫陽歸，洞口泉香猶可咽。

西嶺聞樵歌　　王九秋

擔空竹縛凍雲返，徑曲不辭松葉滑，一聲歌放天際頭，斷猿啼向巖阿落。

石洞採芝　　林應文梧峯

峭壁寒流竹樹分，洞門深鎖碧氤氳，綠騎白鹿無人境，薄採仙芝滿地雲，鐺玉巖前芳草合，壺天閣上夕陽曛，山靈獨贈金粃蕊，何處吹笙更有春。

題石洞　　李能茂仲子

古洞層雲覆碧苔，垂蘿繚繞萬松隈，諸峯秀色含杯外，絕嶂煙光拂袖開，楊柳重陰彭澤暮，桃花流水武陵哀，秖今尚有當時月，千古依稀照講臺。

遊石洞，遲君泰賢父子不至，悵然而返，遠辱投贈，步韻酬之　　陶奭齡石梁

凌雲仄磴接飛梁，不分霜髭學老狂，幾鳥關啣辭樹蟬，輕風吹送逆流觴，搭摩古句侵崖蘚，佇望懷人拾澗芳，好在心期未應負，秋來雙屐為君忙。

偕李丹仲遊石洞，次柳柳州韻　　陶奭齡

開石已成弄，涼飛竟何時，幽深昧所指，徒侶亦參差，昔賢此揮塵，獨為津梁疲，至今有遺文，壁細波迤灕，林深生晝靜，仰見藤蘿垂，疏葳有餘飽，漱濯亦所宜，看山畢余負，安問主人知，臨風阻高躡，迴策媿心期。

遊石洞遇雨四首　　四明　向弘業石帆

五丁何日開硿礱，十里迢迢臥玉龍，拉伴正逢雲霧合，洞門唷薄欲浮空。

捫蘿人徑轉幽然，石壁分開一線天，月峽相傳杯泛處，風流不減永和年。

山水情深興自狂，推雲攜笠漫商羊，至來此地多賢主，久滯於今愧紫陽。

洞口竹開艤小船，桃花流水一溪煙，何　覓入神仙島，飛雲津頭且醉眠。

題雲院壁　　趙明春

峯樸盤旋石作梯，岧嶢偃境此振躋，千巖曉氣層層雨，半壁清流曲曲溪，石髮年深長滿洞，藤蘿秋老遂成衣，自從紫氣真人度，時有天風下碧雞。

其二　　趙明春

懸流脉脉樹團團，別是壺中洞裏天，星壇虛士星猶近，月峽中秋月始圓，絕巘雲封丹灶冷，殘碑字蝕紫苔鮮，捫蘿剩有登臨興，駭綠紛紅山欲然。
[illegible]

陶石梁老師相率遊石洞　　李為芝丹仲

山茨成野逸，物外來高人，松篁清自韻，予性傾而真，臥起自相使，淡然忘主賓，清供媿未足，旁睇乞諸隣。石洞呼紫陽，咫尺嶺雲橫，衝風進籃舁，三笑及成行，磴仄緣鳥道，坡轉溜泉聲，沿山下臨澗，峽口自知津。技熟呂梁遊，溯洞入無垠，壁字蘚平沒，寒流鑑底明，枕漱各隨宜，坐忘忻隱淪，將謂伊人邇，會茲眆昔因。蓋惹士人猜，避世如避秦，卻返愛吾廬，疏茲吐還新，誰能解師意，偏予及暮春。

月峽待月感慨係之　　桐城　姚孫棐戊生

兩峯夾出踞幽奇，月峽何妨待月遲，著意雲中深見影，生明樹頂尚需時，秋飈未敢吹重翳，谷冷偏能送薄絺，洞口將登瞻望久，謫仙相問可無詩。[illegible]

遊石洞　　四明　陳金蘭信芬

初疑谷口勢難躋，不料潭心有石梯，幾曲巖流泉鏡狹，兩高峯夾洞門低，莓苔古色斑雙壁，松檜陰濃綠半溪，倘得結茅雲共住，白頭甘向野田犂。

秋日遊石洞　　盧懋燮庚繩

碧山過雨溼苔垂，歷磴跨虹度石危，葉帶藤花浮澗暗，鳥穿林影覓巢遲，流雲銜戶分賓座，好月窺崖落酒巵，夜靜煙光堪醉咏，不須回首問歸期。

寓石洞避寇　　盧懋蘊君達

蜀道披茸一石莖，依稀疑是洞天然，風行水上騷為艇，月映山中峽有娟，步到心元渾無俗，吟來致逸幾忘籌，箇中自有桃源意，卻值炎秦好避年。

閱石洞石追憶舊遊　　盧懋殿戊臣

不到茲山三十春，林泉曾入夢中頻，追遊已似成前世，披記還如見故人，月峽當秋應復照，花源有主豈迷津，何時重得扶筇過，與子登臨話舊因。

遊月峽二首　　李國和君泰

宿慕名山粱德隣，而今入峽挹芳塵，雙排翠壁泉拖鑑，夾斂青天月駐輪，列坐崖吟忘海著，浮觴說攝動清淪，嚴巖細認鐫題跡，彈指俄經五百春。

月峽於予有夙緣，重來風景尚依然，兩巖齊劃青天狹，一水中行亂石穿，爽垃不須燃炬入，清幽吾欲枕流眠，當年盛集高賢地，肯讓蘭亭勝事專。

題石洞三首　　吳江　李堅力臣

何日移來古石梁，假茲大塊作文章，無欲峭壁空中卓，不斷潺聲靜裏鏘，候至寒教遲得月，科盈自見早流觴，遊人領略於中趣，潑潑天機恁地長。

洞院弔古　　李堅

石梯層上最高巔，洞裏參空別有天，寶劍沈埋何處覓，院中惟覆草芊芊。

贈重修書院諸友　李堅

斯文今日在茲乎．大厦逥顛一木扶．素願未酬汾水郭．苦心再起紫陽朱．四圍輪奐昭前列．一點蹤蹊屬後儒．遺蹟予曾憑弔過．幾人肯著這工夫．

石洞　趙忠任 子卿

壁立茫無路．山迴峽轉通．觴流千古曲．月滿萬秋中．好鳥騐春意．庭花領晚風．溯洄欣不阻．開闢頌神工．

非雪　趙忠任

何必隆冬冽．雖當炎夏寒．輕飄或傍日．細散不干雲．芳氣先梅發．寒聲落石聞．願爲門外士．深夜立紛紛．

中秋遊月峽　李方晟 延明

終魄經秋此夜奇．偏教有約洽吾思．神機巧劈高千尺．寶鏡中懸窄一絲．已解桃源隨澗入．深疑桂窟在巖居．朋儕共醉山間月．赤壁風光亦可追．

講堂期會　陳其蓂 穎齋

一夕曾聞勝十年．莫將離索怨蒼天．春風席上皆良友．好鳥鳴時悉至玄．九轉靈丹須火煉．千秋巨擔待人傳．長衢十里推周道．洞口休教足不前．

題石洞月峽　章國森 彬如

古洞藏天小．中秋見月華．梶金留過隙．掬水瀅流霞．地似通靈府．人疑上漢槎．嫦娥深婉轉．匝歲思無涯．

同郭喜臣步石洞有感　李堅

青山久被白雲籠．埋沒春光蔓草叢．截笑截悲君與我．相迎相送月和風．兩峯空對能無望．一徑斜迴恐未窮．護道紫陽人不見．問今誰紹德誼公．

月峽流觴　李堅

流觴待月到黃昏．解杖重沽酒一樽．屈指前遊人幾箇．至今崖上只題痕．

石洞書院　金鉉度 子美

千載盟壇仰止新．紫陽講席洞中春．峽飛曲水川同逝．巖逗秋蟾德有隣．星聚當年聞道妙．風流此日契儒眞．我懷安得披雲霧．移宅名宗一問津．

夏日遊石洞　盧光明

迢遞尋幽到石關．松陰落落水潺潺．客來洞口方知洞．人在山中不見山．翠壁千年題字舊．飛濤六月撲衣寒．盤桓未盡登臨興．更擬乘閒得再看．

題石洞步魏了翁韻　趙忠沚 戯卿

鐵屈迴臨人洞門．初秋高爽氣森森．詩書倚壁曾談古．翰墨隨流直到今．雲自由空人作響．藤皆樹老竹成吟．同來披拂淸風美．一盞逢壺靜更尋．

遊月峽　趙 增圭 瑚卿

半日山程歷幾村．依然石峽蔽松根．遙看無路通雲嶠．近步隨溪得水門．夾壁易偏明月影．斷崖難破綠苔痕．當年講習風流盛．到處巖樽迹尙存．

遊石洞　趙 琲 介生

探奇何事擬蓬萊．咫尺長衢勝地開．松引白雲遮澗戶．秋移明月照山隈．集賢講學風猶在．逐水流觴跡未埋．今古留題盈斷壁．蹈翻石峽許誰來．

初遊和陳君特韻 三首　樓雲章 五見

澗道冰壺宿雨收．水聲曲曲下寒洲．雪飛奔嶺珠璣瀉．瀑吼層峯玉練浮．洞殼雲棲分野鶴．山銘日煖狎獼猴．相期到峽月中影．更待西風木葉秋．

重遊　樓雲章

兩度經秋雲壑來．山中桂樹已先開．餘香猶襲楊雲袖．新咏還看李白才．意在醉翁聊淺飲．調憐鍾子欲交推．枕流激石神俱冷．乘興何妨日暮回．

和李子翔韻　樓雲章

鶯啼深樹點殘紅．攜屐春山逸興同．沂浴每懷曾氏趣．觴流欲繼永和風．主人卻喜常滿客．子何愁簞屢空．遙望烟城如有待．願追步履講堂中．

石洞書院　趙正鉉 射甫

石洞門開翰墨香．晦翁著述此流芳．當年桃李於斯盛．茲日山川到處揚．一路鳥聲楓韻譜．千峯雲岫盡文章．地靈應有人爭傑．況出林宗作主張．

石洞　康奭 之谷生

郭公山水洞天中．環列隨條悉化工．倚劍無雲常帶雨．壺天有月竟垂虹．識勤藥圃期仙客．且憐流觴學醉翁．我欲乘風訪桂壑．黃農旣遠轶崆峒．

石洞書院　張世鵬 培甫

高賢星聚登臨地．奕世由聞山谷香．對峙兩崖供講席．中流一水繞芳堂．千秋道統宗洙泗．百代心傳說紫陽．後學名爵重振鐸．鳥啼花落煥文章．

石洞　吳從星 成臣

手闢乾坤南郭子．身肩鄒魯東方岑．熒熒絃誦無虛日．脈脈寒流直到今．洞裏春秋長得月．壺天風雨自鳴琴．行人莫問桃源路．不是桃源是桂林．

石洞書院　李正典 爾雅

丹崖翠峽是仙居．賢哲曾經此著書．玉練空浮來碧落．石梯層滑步淸虛．講堂月照於今朗．倒壁風高自古餘．護道迷津杳莫問．白雲深處有樵漁．

寄題石洞　香沙 趙 衎 汝卿

石洞奇踪世所希。何年開鑿叢芳菲。柳州山水傳子厚。永嘉風物待元晦。載在圖經良足考。歲毁相循不能保。此地相承五百年。喜今新復余未老。我聞在昔聚名賢。升堂入室共磨編。門緣一綫似桃源。探幽種種疑神仙。神仙難識徒杳渺。名賢時有知者少。鵝湖鹿洞草萋萋。莫問講堂與泮沼。我思古人誰與居。古人陳迹多在書。烽火相尋烟飛盡。空有遺筌不可魚。郭家今日多豪俊。廣討旁搜時選勝。新詩拾得如舊交。動煩鉛槧不復吝。孝思繩續是為難。我聞鼓腹為加餐。稽諸山川懷往烈。邑乘亦已志其端。月滿山中桂滿壑。清思翩翩隨遠鶴。不學宗生恣臥遊。會須一到壺天闊。

詠石洞　　李正洪 若杳

蹑屐名山紫氣懸。先生遺跡尚依然。巖花似綴圖書籍。烏語猶傳誠正編。月窟天根留古峽。珠巖石竇沁新泉。閒風是處能師世。何況講堂啓後賢。

石洞　　會稽 董繼勳 幼待

一水中分峽。孤雲半在岑。空山生靜籟。怪石冷斜陰。壁斷蘿交合。松多徑轉深。尚遺南宋院。席講到如今。

遊石洞　　李振聲 元公

百尺飛流界碧嶙。石門飛雪夏餘寒。巖交蘿薜晴耶晦。地鎖煙霞窄也寬。月峽泉於琴裏聽。嵐關雲似畫中看。先賢壁上鐫題在。手拂蒼苔仔細觀。

遙看峽口白雲浮。漸近松篁夾路幽。界破天空回夜月。劈開壁面走寒流。高枝動處知猿掛。亂草分邊見鹿遊。不謂前賢題詠徧。尚留佳勝待吟收。

涼涼雲裏瀉鳴泉。勝埒冰壺一線天。曉霧關前嵐氣散。午涼洞口樹陰圓。人行桂壑身如鳥。石上藤衣色似煙。寄語山靈容借住。注書重續宋儒年。

策杖探奇物外緣。地留自昔聚名賢。冷冷石髓噓嵌竇。點點煙光沁隙天。巖樹拂雲開復合。瀑花飛雪斷還連。躊躇莫患前途暝。月上東山映碧川。

秋杪樓五見趙冰如諸友遊石洞、余不獲從、因次其韻。　　李振聲

我來訪友葉俱紅。惜過嵐關不獲同。背憶枕流眠夜月。每勞倚樹聽秋風。雲臨絕壑姿偏潔。人到寒山意自空。安得他時重載酒。好將身次衆賢中。

洞天秋夕　　金懋乘 晉甫

石洞遺芳跡。憑臨弔古興。澗通溪水曲。山對覓峯嶒。殘影蒼松亂。孤烟峭壁凝。登堂吾道在。照碣舊題仍。瀑冷星搖落。風高露逼凌。峽中流皎月。嶺半乍歸僧。別自開天地。何須問武陵。

石洞書院　　金懋乘

雲山渺渺水瀰瀰。憑弔尋踪石徑紆。父老相傳開講席。兒童從此識真儒。松埏片月文猶在。蘭谷長春德不孤。試問洞天三十六。著書曾有紫陽無。

石洞懷古　　李鳳雛 子翔

青山石壁削芙蓉。惆悵當年講席空。偽學禁從丹殿下。真儒身到白雲中。洞門噴瀑常飛雪。峽水流觴好趁風。我欲題詩弔往蹟。摳衣直上紫陽宮。

秋日遊石洞　　李鳳雛

載酒探奇古洞邊。行隨流水入蒼烟。石門山斷疑無路。月峽雲開忽有天。竹葉杯輕浮澗迷。桂花香細逐風偏。夕陽不盡登臨興。一曲狂歌藉草眠。

石洞書院　　陸又新 叔簡

丙峯翠繞白雲連。石徑迴迴別有天。洞口文風時灑墨。山頭歌鳥日調絃。瀑泉一貫垂今古。峽月千秋照後先。為問傳經人在否。高風崖岫拂松煙。

紫陽講堂　　韋元章 駿公

勝地星常聚。千秋吾道東。高齋懸日月。空谷遞春風。洞闢汾陽古。書翻禹穴重。亂藤縈遠岫。碑沒白雲中。

書院懷古　　樓子駿 黔千

名山自古待人傳。拂石留題尚記年。杖履當時偶遯跡。典型百世仰高賢。雲關雨過秋容淨。講席堂虛桂影連。末學無由尋墜緒。徒將感慨續遺編。

右詩韻調俊雅。旨趣悠深。各擅所長。未敢意為低昂也。但授有先後。郵分遲速。不能循次序列爾。若乃金玉未投。浮沈不至者。統希三錫。增耀全編。鍾儒謹告。

遊石洞　　郭之左 序岱

邱壑何時慰素心。攜樽偕友此登臨。松篁受日炎威減。巖谷興雲曉氣陰。入耳泉聲消復長。閱人山色古猶今。讓言先哲流風遠。任向嵐關月峽尋。

遊石洞　　郭璧 卿連城

林泉勝賞夙情鍾。載酒扶藜踏草茸。蒼壁嶙峋生石髮。白雲叆叇抹山容。雰雰瀑噴巖頭雪。叠叠青來水底峯。莫厭晚風侵坐冷。觴流曲澗興彌濃。

和遊石洞　　郭鍾心 元宰

憑弔芳踪西日籠。流澌如綫草成叢。高賢嘯點頑山石。後學遙欽古道風。洞口穠桃嘲爾拙。蘇門清嘯啓吾窮。返將領畧春光面。莫謂年來髮不公。

遊石洞　　郭鍾先 旭彩

步到幽深處。迴環曲曲長。雲眠山背冷。花落澗痕香。稠翠迷樵徑。疏黃覆草堂。行吟無限致。去矣復徜徉。

紫陽花　　郭棻 繡林

佳種誠天產。幽開世莫知。姿香雙點染。煙水共棲遲。春到開花秀。秋深苔蕊奇。芳叢稱隱逸。文質兩相宜。

其二　　郭棻

翠葉扶妝靚。花開兩及時。春風憐淡影。秋月媚仙姿。紫豔榮幽谷。偏翻動遠思。持歸栽石砌。始贈有新詩。

遊石洞　郭琹

蒼峽涓涓吐碧淙。來從洞口破雲封。溜衝苔蘚滋多滑。徑繞煙蘿翠且重。深入紆環無限石。險經藏閉欲飛峯。今朝得暢登臨興。直探淵源豁素胸。

題石洞次翰仲姪韻　郭琹

磴道紆迴掛落泉。箇中別有一壺天。嵯峨峭壁雙巖裂。滴瀝瓊珠萬顆圓。峯嚙斷雲衝怪石。洞披老樹貯寒煙。摩崖欲覓先賢跡。藤鎖苔封不記年。

石洞覽勝　郭燦 輝函

天啓人文蔚。山川悉耀靈。風道石洞古。賢哲往來頻。我向谷口覓。煙蘿補絕壁。紫陽題洞門。引我溪流入。兩岸夾蓁桃。迷津問石橋。扳援躋風磴。飛瀑下天遙。泉逝無古今。巖分自主賓。觴流澗水曲。月映峽中明。亭址依然舊。淸曠與深秀。吹笙招鶴來。桂墅香風透。佳景迺漸入。雲關閟不得。倚劍聽松濤。酣歌杯傾月。碧巖高且巍。韞玉山生輝。石井瀉原泉。玉佩聲潺湲。津頭洒非雪。晝夜恆不息。採芝元圃邊。若遇仙人奕。柯爛不紀年。壺中月有天。誰知洞遊趣。相與往復還。

此二十境。洞中最佳處也。

得朱夫子遺像展拜於講堂　郭鍾儒爾雅

遺迹南來五百春。水傳餘韻月傳神。先君自領心源沃。後裔皆虔手澤泯。今日更瞻當日面。固知皆作見知人。年年展仰如親炙。退過溪牆想像頻。

石洞　郭鍾儒

嵌空山吐不窮泉。自引人深造洞天。闢閟嵐從雲外出。觴流月在酒中圓。噴來白水三冬雪。隔斷紅塵一縷煙。勝地於今皆可卽。品題何敢遜當年。

和李元老韻　郭鍾儒

一泉瀉出幾層巒。溯至壺中日影寒。只道行來山已盡。那知深入境尤寬。飛雲道我緣崖陟。瀑布呼誰仰面看。此際幽奇應罕到。坐遊遙令卽詩觀。

紫陽花　郭鍾儒

最是新安手澤長。貽花五百載流芳。當年固自忘名者。今日人偏稱紫陽。賓巖佳卉最宜春。運氣開花致更新。暖日叢中蒸薄霧。股股紫氣繞雲根。每於春節吐繁華。何曆深秋尤茂耶。幾度新枝幾度蕊。直沿芳馥待黃花。

洞院種松三章　郭鍾儒

夜雨微濡曉復晴。融和天氣七宵萌。乘時好把脊松植。試看欣欣早向榮。不將桃李植私門。但樹山松幾萬根。數十年來成大用。方知手澤自今存。古院寥寥喬木疏。添培松樹萬千株。擇取惟看根正直。栽時還用手匡扶。岡長莫間行須密。土厚宜深早不枯。寄語山靈勤護佑。龍鱗虬髮早成圖。

月峽　郭鍾儒

洞門惟舊物惟新。夜夜中天月一輪。度澗穿林斜映壁。依稀猶照昔時人。

流觴　郭鍾儒

試將佳勝質山靈。峽樹蒼蒼澗草靑。此際有觴流不盡。何須修禊慕蘭亭。

洞中懷古　郭鍾昶永日

地闢巖間竅。天長洞裏春。雲留山欲雨。澗綠草成茵。擺月蘿恆翠。流觴水亦醇。臨風興仰止。猶坐箇中人。

遊洞二首　郭鍾任仁甫

招隱尋幽地。攜筇叩洞天。山登由古道。水出自源泉。半澗流千曲。中秋月一圓。悠臨懷舊跡。景仰晤先賢。

其二　郭鍾任

先世鋤經處。名賢振鐸來。雲封山逕寂。瀑指洞天開。覽勝與憑弔。尋源訪溯洄。顧從泉石老。時把菊松培。

紫陽花　郭鍾任

此本從何得。相傳自紫陽。偏宜棲澗石。因每伴林篁。時雨滋根蔓。春風餘韻香。只今開落際。山水盡文章。

洞秋薄暮　郭鍾任

仰止棲遲忽日斜。錯將霜葉認桃花。桃源縱有花千樹。何似斯山一片霞。

月峽　郭鍾任

十里山川皆聚星。千秋金鏡此時熒。從來奇勝推三峽。那見遊題有考亭。

和陳頻齋先生來遊韻　郭鍾任

疊嶂層崖一線流。雖非奇勝覺淸幽。瀑飛雪處晴猶雨。風入松時夏亦秋。花落不辭前度客。鳥鳴似訂再來遊。獨慚塲徑無賢主。誰作林宗待太邱。

和樓五見舅李子翔兄同遊韻　郭鍾任

誰向桃源數落紅。扶筇攜手勝舟同。山知有約先流水。花待相看未趁風。飛雪已堆春雪滿。巢雲仰望碁雲空。漁樵也認今劉阮。爭報雙仙到洞中。

洞中秋夕和金晉甫兄韻　郭鍾任

地見先賢跡。人聞餘韻興。無窮一水曲。相峙兩峰嶒。瀑拍銀河瀉。烟橫石澗凝。風光朝暮改。山色淡濃仍。峽月邀星聚。巢雲待鶴凌。未成藍隱句。焉得衲吟僧。醉眼觀霜葉。桃源疑此陵。

五十五冊

其二　郭鍾任

不盡登臨勝．還須秉燭興．欲乘秋月早．轉覺暮山嶒．樹杪歸烟宿．雲根晚露凝．泉鳴鍾磬杳．綠映排闥仍．落葉螢燈照．崖花霜慣淩．待看開兩峽．方許卧孤僧．免蹈漁人轍．重來覓武陵．

非雲　郭鍾任

只道峨嵋春尚浮．旋然蘆荻製飄秋．洞天總是涼清界．時待遊人來點頭．

上巳流觴　郭鍾任

每歲蘭亭會．同人此處期．留春花落晚．待客水流遲．但信風行酒．旋疑雪點卮．樽前無俗韻．醉後有餘詩．臨別山迴眼．將歸月畫眉．試看東壁篆．勝勒右軍碑．

書院　郭鍾任

洞口相傳一考槃．數椽常待碩人寬．竹因石室爲藜閣．遂借桃源作杏壇．風雨未能仍舊構．晨昏尚得拜新安．從斯寤寐聊堪永．敢說山川足大觀．

中秋月峽　郭鍾任

山靈似與素娥期．每歲相逢在此時．壁立經年終有待．月從今夜始無私．玲瓏一片丹心現．皎潔雙將青眼窺．爭說峨嵋秋半好．斯中佳勝亦堪奇．

洞口梅花　郭鍾任

喜得煙霞作比鄰．洞天不厭往來頻．三秋乍別嵐關月．一樹旋迴寒谷春．香遍流觴疑待詔．枝橫行逕似留人．武陵已作孤山意．莫認桃花再問津．

非雲　郭鍾任

說法雨天花．雨花僅臺跡．何似此空中．時時點頑石．

秋日遊洞　郭鍾任

名山自合貯名賢．何必逍遙輒問仙．無數烟霞詩作壁．不分晝夜水鳴絃．空中俱道寧非雪．洞裏誰知別是天．爲報朋儕多載酒．好從峽上醉嬋娟．

講堂　郭鍾任

虎觀談經劇．龍山問道頻．三冬門外雪．千載坐中春．白鹿於斯盛．紫陽從此新．流風凝澗谷．餘韻繞松筠．既得開猶見．寧將喪不振．至今未墜地．時待後來人．

候陳頻齋先生講學不至　郭鍾任

千載新安澤．長流古洞中．雲霞披舊月．泉石領春風．曾屆朱夫子．寧違陳仲弓．徒虛一座席．朝夕待中公．

紫陽閣　郭鍾任

數仞宮牆立．千秋餘器留．雕闌丹嶂倚．畫棟紫雲浮．道韻飄笙鶴．餘光映斗牛．何時能入室．今日且登樓．

書院桂花　郭鍾任

此來何啻入芝蘭．馥馥天香疑廣寒．自昔流芳傳桂蕊．至今花發在文壇．風飄十里聞千古．月作三秋見一般．獨笑久疏攀折手．年年猶得幾回看．

洞中懷古　郭鼎煇 丹甫

壁立層崖古及今．一泓山水遶森林．石梯歲久苔重綠．月峽秋深樹接陰．谷靜風來傳鳥語．山高月出照天心．洞中自有無窮趣．好向先賢樂處尋．

石洞懷古　郭　涵 洪生

何必探奇向十洲．眞儒過化尚風流．況澄曲澗觴明月．又植芳花韻古邱．手澤不隨瀾水逝．心期常對白雲悠．夕陽歸岫人歸院．無盡縈懷更上樓．

洞中秋夕　郭鼎坊 式甫

春色山多勝．秋光洞更宜．千松搖桂魄．一峽並峨嵋．漾練輝銀淡．瓊珠透玉池．回思星聚際．愈想月盈時．

紫陽花　郭鼎坊

何處傳奇卉．忘名卻可觀．沿芳存舊院．得種自新安．萬紫輝寒谷．千夭樂考槃．棲棲環洞口．榮謝似幽蘭．

書院　郭栽寧 子厚

泉石煙霞未是奇．數椽惟藉昔人基．自從豪傑當時發．千古皆傳文在茲．

石洞　郭栽寧

晝夜無停一水長．古今常峙兩涯蒼．迎風送月知多少．何自相傳待紫陽．

遊洞　郭栽寧

湖流恍若遇山靈．一片天光列聚星．谷裏宮商憑水戛．崖邊竹樹上霄青．何須月到中秋望．已得琴於竟日聽．先哲開肯尋樂處．奚能此外覓居停．

遊石洞書院 增補居上　周　立 竹生

勝地延儒舊著聲．探奇入谷洞雲生．開庭俯仰情千古．往事評論酒數觥．石似劈分雙壁立．泉非鑿引一痕清．林陰日暮人歸去．鳥自呼羣上下鳴．

次答盧元甫叔有懷重遊韻　郭　斌 國仲

講堂寂寞幾經春．景仰先賢入夢頻．一脈眞傳誰是主．千秋大業待夫人．蒼苔掩映曾封字．古澗垂流可問津．碧水丹山總至教．還期揮麈話宗因．

遊石洞和韻　郭鍾珽 次獻

松頂泉聲落洞隈．不須斤斧石爲開．挺身直向箇中去．疑是蓬山問渡來．

寒露夜夢遊月峽　郭鍾珽

明月掛長空．流光入洞中．喜無塵世色．饒有廣寒風．聽水魚床近．觀山鳥道通．杖藜際崖凝．眞樂與誰同．

訂李力臣遊石洞　郭鍾儒

僻地開空谷。是晋數哉斷。玆逢天下士。將探域中奇。峭峽潜螭魄。淸漣遞酒巵。枕流如水覺。面壁若山移。昔遯眞人跡。今繁遊客詞。知君興不淺。勝具好相攜。

洞院桂花　郭鍾儒

桂檠聲稱久。培根沃講堂。千枝本地茂。萬斛噴天香。溼露庭前潤。乘風雲外揚。至今臨月峽。時作廣寒芳。

石洞　杜芳洲 作芳

江東諸洞金華最。自是神仙浪古名。無與人生空詭異。爭如吾道得宗盟。中秋峽月傳心印。曠代山花見昔情。克振紫陽千載業。後先濟濟復誰京。

紫陽花　杜芳洲

屈指滄桑幾變更。紫陽花色至今榮。先生手澤儀型在。何況講堂化雨宏。

芳緒集 景物

林臯 郭鍾儒 編次

自宋倡明絕學以來。我祖建書院。延師儒。垂教率俗。蓋心緒存焉。鼎革後。書院鞠爲茂草。而洞門月峽。流觴諸字蹟。昭昭巖岫間。實文公手澤所存。卽先祖心緒所寄也。厥後復構精舍。而亭榭不能盡仍。然故跡猶在。今循其址而列其名。俾先人心緒。不盡隳於荊榛云爾。集芳緒五。

書院

石洞書院在邑東南五十里。宋隱士郭德誼公所剏義塾也。始於紹興中。鑿山瀦水。結構三十餘楹。延水心葉先生。紫陽朱夫子。闡明理學。呂東萊魏鶴山諸名賢。相繼雲集。一時有西園南湖洛陽數區。同聲振鐸。而石洞爲最。咸淳德祐間。遭兵燹。院遂廢。明萬歷中。郭之苗裔。因舊址重建講堂廡閣。置田奉朱夫子祀。事沿六十年。棟折榱崩。薪木摧毀。同志者各捐貲補葺。買山歸院。復隱士舊蹟焉。

文公像

戊子歲。得朱夫子像一幅。狀敦厚。右頰有黑子七。列如北斗。眉秀目長。儼然德容道貌也。上自題曰。蒼顏已是十年前。把鏡回看一悵然。履薄臨深諒無幾。且將餘日付殘編。南城吳氏社倉書樓爲余寫眞如此。因題其上。慶元庚申二月八日。滄洲病叟朱熹仲晦父云云。其筆墨遒勁。每歲九月望日展軸致祭。見之咸肅敬頓然。

南湖

湖在書院之東北。周遭數百武。源流澄碧。水韻與松濤交應。院中而月映潭心。煙橫洲渚。尤多淸致。

淸曠亭

亭在湖岸。南面陽背水。山中之勝。於此見端矣。進數十趾。則書院在。

洞門

門去書院西北百步許。兩崖嵯折而峙。遊者不知所從入也。朱夫子於崖之當陽處。大書石洞之門四字。由石棧西向而上。歷十餘級北轉。援崖泝流。漸入佳境矣。

月峽

進洞門十餘步。兩巖對峙百尺許。中衍將尋。月光所注。惟中天十餘刻而已。王公德修目爲月峽。蓋謂天有晦明風雨。得月之夜。十僅五六矣。月有消息盈虛。得月之夜。十僅二三矣。此地附崖叠壁。得月之時。十僅一二矣。遊人朝而往。莫而還。未聞秉燭夜遊者。得此中之月。百無一二焉。故卽其目而書之於壁。

笙鶴亭

去書院西南百餘步。爲西嶺。山半有笙鶴亭。後依石壁。前對洞門。平坦方丈許。魏鶴山所謂仙子吹笙招鶴舞。卽此也。今亭圮。址跡尙存。

流觴

月峽之中。澗水湍潔。遊人每列次對坐。泛杯中流。風來則杯自溯流而上。視其停處爲獻酬。朱子嘉其出於天然。因卽澗刻流觴兩字以識美。

小爛柯

月峽緣而上四五丈。石室平開。容數人坐作手談。子聲丁丁然應山谷。領此中佳趣者。將不獨樵夫王質矣。

傾月

泝流觴之北。土開谷明。山意周匝。又闢一世界矣。徙倚吟嘯。月夜最宜。蓋此間得月。較峽中太多也。

閟雲關

傾月之谷。天光空曠。山勢迴環。白雲時滿谷內。未嘗見其出岫也。故名。

壺天閣

傾月度石橋。舊有壺天閣。記謂上倚崖。下瞰溪。如壺中之天。山中最佳處也。今圮。

倚劍

壺天閣之西北。有水溜石。而注延垂丈許。白如劍光相射。故曰倚劍。

嵐關

壺天閣側西一小徑。須緣棧度澗而上。路若窮而行無盡。以此得名。

石井　玉泉　玉佩

五十五中
15A

倚劍之北跳可上．陰壑尤邃．一峯中植．二水駛迅．穿石成泓．是爲石井．其東北一派．水色温瑩爲玉泉．其聲潺湲．卽玉珮也．

巢雲

中峯之麓作亭．左右腋石壁百餘丈．二溜前匯．王子謂有太古意象．額以巢雲．今亭圮．

瀑布泉

中峯之右．澗勢巖峭．立百丈餘．一水懸崖．猶從雲漢下．君之如疋練垂空者．

非雪

瀑布上層漫空飛噴．若六花播彩狀．卽之則水布石渠．激湍沸白．指其非雪．令人休作寒谷觀．

藥圃

自中峯之左澗而上．有藥圃．地勢平衍．產芝．多一寸而九節．菊花不下廿谷．堯韭禹糧松嬰柏子種種．皆延年妙劑．

高碧巖

諸境最上一乘．孤巖插霄漢．清空特拔．登講堂者．皆仰止於斯．

韞玉巖

螢天關東向．白石高數仞．廣如之．瑩潤溫潔．十里內皆見其含輝．謂之韞玉．良非溢美者．

桂壑

桂壑總名也．是山之谷、卉木蓊蔚．或蒼或瘦．亦夭亦喬．惟桂尤宜、院中餘古幹數本．巖岫澗沚每成林．秋夜天香．不減鼻塗鷲嶺也．

蜂兒榧

書院後古有香榧一本．較常稍尖小．如黃蜂狀．味尤清香．藥水心何革軒各賦詩誌美．今缺其種．

紫陽花

朱夫子再遊時．攜花一種播山麓．吐葩紫色．狀似鳳仙而巧小．葉差短．未記其名．後以紫陽先生所植．卽呼爲紫陽花．惟洞口及小爛柯相沿．出谷未之見也．

石洞遺芳集補遺

跋郭德誼墓誌銘　陸　游

仲晦先生識郭公墓．或恨其太簡．然吾夫子銘季札曰於虖有吳延陵季子之墓．財十字耳．至今傳以爲寶．彼貪榮求益之論．可付一歎．紹熙二年正月二十三日陸某謹書．渭南集

又　陸　游

顏魯公麻姑壇記．東坡先生經藏記．皆有大字小字兩本．蓋用羊叔子峴山故事．千載之後．陵谷變遷．尚冀其一存爾．德誼之名．固自不朽．然吾元晦爲斯人計亦至矣．豈希呂兄弟孝愛篤至．有以發之邪．紹熙二年正月壬申笠澤陸某識．同上．

跋郭德誼書　陸　游

予童子時．嘗避兵東陽山中．距今六十年．予長德誼三歲．計其年可以相從而又不及也．觀此遺墨．爲之太息．紹熙二年正月二十三日笠澤老漁陸某謹書．同上．

石洞餉酒　陸　游

忘憂自古無上策．欲飲家貧酒盃淺．今朝鵲喜報遠餉．未坼赤泥先動色．魚長三尺催膾玉．巨蟹兩螯仍所實．勿言地僻少過從．清風明月俱吾客．驅除二豎走三彭．寄落眼花生耳熱．陶然酣臥聽松聲．魄爾公

鼎足凝貴劍南集

飲石洞酒戲作　陸游

醽醁筆力通神。瀲灩鵝雛色可人。一笑破除垂老日。滿懷搖蕩隔年春。梅花的的吹初破。楊柳纖纖染未勻。醉倒橋邊人不怪。西曹免議和君茵。同上

東陽郭希呂呂子益送酒　陸游

山岫尋香得早梅。園丁又報水仙開。獨醒坐看兒孫醉。虛負東陽酒擔來。同上

登北務後江亭贈郭希呂　葉適

壁上陋室銘。門外頭茅亭。小市魚蝦散寂寂。大江風浪來冥冥。郭翁雖老猶觀澤。腹貯今古心和平。只應獨將芻拄頰。清坐都不掛毫髮。何必隨逐欄頭奴。日招稅錢三萬餘。前靈運。為延年。桑麻舊國當宛然。城頭路闕總令好。不知於人安穩否。

題郭希呂劉詠道游雁蕩詩後　葉適

隱劉甘隱淪。老郭亦離群。自鎖魚亭月。同穿雁蕩雲。排峯造龍質。懸水迸簾紋。百種聚奇怪。從君句裏分。

挽東陽郭德誼　陳傅良

拜紱何能貴。聲名幸自修。凡今為我友。幾半與君遊。翰墨千年託。松梧一夜秋。令人懷昔日。炯炯夢丹邱。

石洞貽芳集考異

卷一

葉適石洞書院詩。水心集闕。

蜂兒櫃歌。郭本有序。水心集無序。

石乳蔭根多歲寒。郭本蔭作陰。今依水心集是正。

昔人取意欲高比。水心集意作急。

陳傅良詠石洞諸境十首。止齋文集作東陽郭希呂山園十詠。

桂徑

安得桂枝林。止齋集枝林作談林。

傾月

今我日佇立。止齋集今作令。

非雲

涓涓從空來。霏霏自石見。止齋集從作自。石見作復不見。安得此尤物。止齋集此作自。

壺天閣

是亦天一偏。止齋集亦作是。

石井

窪石以貯之。止齋集貯作儲。

右石洞十詠。郭本石洞作樹村。止齋集作先生住宅。此十詠皆石村石洞勝蹟也。今按樹村改正。余嘗評公詩。止齋集無詩字。而攻詩者。止齋集攻作工。欲學者輒不近也。郭本輒誤輙。今改正。

陳傅良送郭希呂歸石洞。止齋集作送郭希呂。無歸石洞三字。

崎嶇自幽尋。郭本自作亦。亦於冰雪中。止齋集冰雪作霜冰。客去烏翻飛。止齋集翻作翩。

陸游詠石洞諸境十六首。劍南集無此詩。

石洞新釀。劍南集作謝郭希呂送石洞酒。

從事今朝直到臍。劍南集直作真。臍作齊。色同爽甫玉塵尾。劍南集同作如。

自注云云。劍南集瑞露桂盃酒。得名甚盛。梁泉岐下酒。自昔名冠關中。而失之太勁。

劉過游石洞二十首。龍洲集作游郭希呂石洞九絕。

清曠亭。龍洲集無亭字。

涼意滿萬壑。龍洲集涼作清。

深秀亭。龍洲集無亭字。

蒼髯萬松林。龍洲集蒼髯作青。松林作山中。

書院

當使書種多。龍洲集當作但。

桂徑

叢叢芳桂枝。龍洲集芳桂枝作樹枝紫。歲晚自改香。龍洲集自作欲。

高碧巖。龍洲詩無巖字。

直上天與齊。龍洲集天與齊作與天齊。

石井。一泓浸寒水。龍洲集作一規寒浸水。

壺天閣。龍洲集無閣字。

更躡紫翠峰。龍洲集躡作上。彈壓煙霞重。龍洲集霞壓作映靄。

韞玉巖。龍洲集韞作縕無巖字。

韞藏亦英華。龍洲集韞作縕。餘光被草木。龍洲集光作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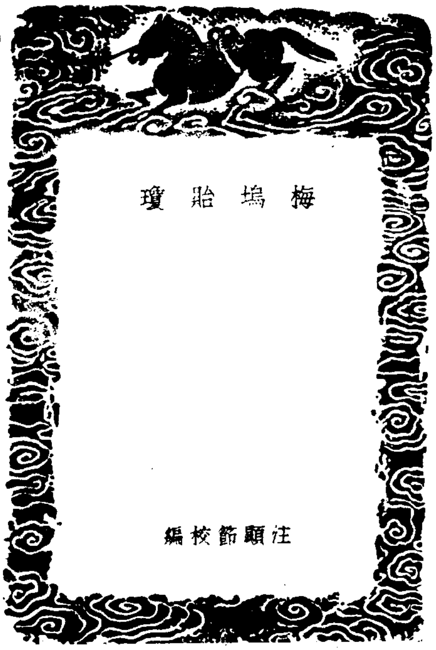
葉適石洞書院記。

薪者給樵採而已。水心集無樵字。衆不知所為。水心集無衆字。乃鑿崖百步。水心集乃作益。巧智所欲集。郭本智作知。今依水心集作智。趺於

外而韞於中也。（水心集無也字）苟其可自奉而游。（水心集本誌卷）益聰[illegible]屋。（水心集聰作燈）今夫卑其聰明。（郭本其作之，今依水心集作其）業已造於性命。（郭本已作以，今依水心集作已）慶元四年歲舍著雍敦牂十一月十有四日龍泉葉適記。（水心集作慶元四年十一月十四日，無歲舍著雍敦牂等字）

卷二

勑郭君德誼應辟書。（水心集闕）



梅塢貽瓊

夫贈之為言者有二有同心之言有同𣪠之言何謂同心合肝膽縮襟帶莫逆於吾與爾不知其所以言而言也何謂同𣪠前者唱而後者和喁嚶鳴附味非雜於薰蕕流非祈於涇渭者也嘉禾周逸之喜摹臨〻王則王臨趙則趙見稱為善書又嗜吟咏遣景遇事口囈〻搖筆不休別業在鴛湖南手植梅數百株結屋偃臥其所方夫梅花盛開而得意於摹臨恣適於吟咏也頹然嗒然陸沉而忘其世徜徉而忘其家灰槁而忘吾之有我自呼曰梅癲知之者曰梅未癲也他日梅更老則更以癲於是里閈薦紳學士與山林高逸有為之歌梅者有詡揚其騷雅者有善其所臨帖題數字者彙之盈帙梓而蕆之家名梅塢貽瓊梅塢即周子別業之居也予謂是言也同心且同聲匪同胡贈世之贈人者或委金玉捐珠貝挈羅綺此在鄙俚負販琭之君子弗貴也是編之言粹於金潤於玉粲於珠貝華於羅綺覽者尚曰皆長物也詎可以服詎可以餐則必鄙俚負販之夫矣

萬曆辛巳中秋日觀察功曹

華亭張之象月鹿撰

梅塢貽瓊爲周子

門人周子逸之裒贈言成帙以語余〻語之曰贈言古有之有重其人併重其言者有假言為重者子將何居焉諸所贈珠璣瓊玖爛焉盈簡皆今之善言者也周子志趣瀟然有遺世離俗之尚以新沐冠帶為浼設弁髦捐之而善書書不專一技詩詞其言嚴無實應非寂也然吾有以爲周子余觀秦元張老和林逋聽堅清逸之操要之

末路弗渝文藻亦翩翩日新不勦襲陳語古之作者名垠垠垂後者甚不易也夫道無窮藝無止詩至李杜登詩壇矣其上有曹劉陶謝又其上有七月東山三風皇矣雲漢卷阿烝民之雅書至子昂人能名矣其上有右軍鍾繇張芝又其上有蔡邕之八分程邈之隸李斯之小篆即秦篆籀以清絶名猶未及嚴光周黨輒以臃位不傲而不屈也若務光許由屣萬乘識九州風搏扶搖崔崔高多論矣周子盍益砥礪僕贈言以子彙而流之永永剔無古括並轡驅焉夫古之名人皆逃名而名附之如薪火不用其光能作意求名也

崇進士沖溪彭輅識

梅塢貽瓊卷之一

新安汪顯節子建校編

歌行

吳門劉羅陽鳳侍御

賦得周生行贈從遊逸之

周生柘弛何恢台令我忽驚胡自來好奇专謁長者遍窮覽典籍多淹該性解聲詩喜吟咏篇章散落如浮埃未嘗一語矜弊帚令人錯愕驚燕萊羣公屈體爭倒屣席間傲睨稱上才書藝擅絶張與崔鑒朗直上論鍾裴片紙可當三萬字不與時輩羞重臺一旦乃能走詣我自言得見平生纔不知我真是狂者俯視一世如嬰孩馮馮大腹注滄海撟翰一舉摹天田榮利無可當其意浩蕩何爾心胸開略不纖芥世間事超然物外稱快哉傷茲聞我豈疇昔今已老耄尤多訴筋力雖鏾氣未摧抵掌談說何嫵猜雖云游我時已晚猶可扶策相追陪試傾囊底暫剖露枝覺奪目成玫瑰爾昔所見定何若辟如為山初覆坏人各自多培壘耳彼曾未見巖崔嵬爾能奮厲無自駭車騑徒趨安可裁驅之無已鼓方駛騰感千古馳風雷恍惚神姦窮變怪却咲鴑蹇誠阸隤我粗為爾樹類頦大辰鶩已厭河隈區區宇宙亦渺小與爾汗漫陵八垓

吳門皇甫百泉汸司勲

賦得周生行贈從遊逸之

周生少負青雲器翩翩更有凌雲思沉吟三百歲耽詩博極五千日游藝萬目未肯覩蛙蟬扤

足直欲附騏驥實苑無通可衛生金丹供奉乃
餘事今代審音者為誰詞林共掌司勳氏因諱
檇李鄉来訪吳趨市虛心待叩鍾一鳴脩容何
須帶為贄爭看梁邸引鄒枚却喜門墻得商賜
君不見務學心先得其門旁蹊曲徑胡足論齊
梁綺情但綺靡直探漢魏凌開元周生籍籍有
芳聲自貴知希不狥名短歌擅美在即席五字
破的稱長城幽齋新葺榜閒雲母輕出岫嬰垢
氣數墳夜讀惟左史臨池畫染同右軍又不見
弟子賢於師自昔乃有聞漸與佛齊肩釋氏亦
常云生乎生乎魯見青藍卓不羣

吳門王百穀穉登徵君

梅顛仙人歌贈周逸之

君不見宋廣平梅花之賦何錚錚肝腸不是兒
女態吐作氷車鐵馬聲又不見林君復種梅千
樹西湖曲天子徒勞問姓名數點寒香伴幽獨
君今亦愛南枝春誅茅却與梅為鄰嵇康家善
養生說採芝拾菌稱逸民檇李之鄉名白苧草
堂正在梅深處月出渾疑雪覆枝風来但覺香
生樹船頭羌笛三兩聲隔花臨水鳴鳴鄉人
盡識梅仙至爭掃落花堦下迎一斗涼州醉不
醒滿身淋漓臥花影家在羅浮夢裡還翠禽啼
破霜天冷我家新買西山澗青山對門雲對面
枝枝踈影蘸寒潭姑射凝粧鏡中見此澗支郎
曾飲馬飛瀑潺潺流屋下明歲期君載鶴来相
依共結梅花社

同郡張樵溪脈采山人

採芝歌

暮景百憂息風好在山林蒼烟閟石室白日閒
江潯襟期羅海岳誰能識此心所以羨門子曠
志凌高岑商山華頂連王屋紫芝燁燁生幽谷
安期火棗何處尋嵇康石乳無緣服採芝採芝
山之阿白雲縹緲嵯峩山中老人絕塵想日
日拍手成高歌採芝採芝山之麓瑶草芊芊碧
如玉種出藍田五色枝何如少室三花郁劉阮
不復見天台空杳冥潺潺只清澗彌深靜者聽
人生百年在須臾東流之水西飛鳥寧知意氣
凌三島安能齷齪徒爲乎乘風欲呼黃鶴騎遨
遊八極四海睡天空萬里發長嘯歸來晞髮臨
天池老我俱免塡溝壑日茹藜藿勝膏肉他人
富貴亦何希微軀自劾惟耕牧竹下欣逢嵇阮
流棕鞵席帽相追逐周君自是烟霞侶採摘時
時丹岫裏採得華芝任飽食逍遥出世同黃綺
五字成詩稱絕奇六書灑翰聯翩美慙余仲蔚
偃蓬蒿一代風流邁知己拂石松間撫素琴與
君偕有白雲心爲彈一曲採芝弄溪上桃花春水深

皇甫百泉

烹葵歌

中林綠髮翁緜爾與世絕披襟憩長松荷鋤適
巖穴萃蒼江湖十載塵沉冥甘作灌園人相知
百里音書隔芳草空堦幾度春春風藹藹吾廬
幽故人何處來孤舟休原微雨夜初過園蔬剪
却青還稠山家留客情原樸牀頭且開舊醽醁
不作尋常雞黍期因邀上客烹葵藜葵能向日

使傾心况復經露猶衛足秉燭論心夜久忘家
童猶唱江皐曲倏忽鬢成絲徒爲老大悲白雲
常在目明月不須期貴斂豕於膏粱賤形骸於
土木甘垂老以守拙耻需榮以甘祿勸君飲對
君吟采芝燁燁黃綺心緣知張翰思蓴與千載
高風稱至今

閩中鄭翰卿琰文學

種梅歌

嘉禾梅墟子意氣傾詞林相逢一青眼寧論千
黃金頗類如君更誰似短髮蕭蕭貌秋水酒徒
大半在阿君劍術欲加趙公子烟雨樓前杜若
洲花氣氤氳柳色柔黃鳥聲中桑落酒白蘋湖
上葬湖舟二月江南春未暮手種梅花三百樹
買棹相過載酒人騎驢偏得東風句文園畫日
費婆娑書數經今尚網羅却翫林間千樹竹漫
龍池上一攀躋世人白眼君休歎落魄逢人我
應憚君不見鴛鴦湖上水悠悠梅花無恙人白
頭

張王屋

飧英歌

栖霞三十載邈絕寰中緣飡芝與辟穀何物希
神仙曾聞張伯詠已誦楚人篇甘谷移來鳴玉
水芳籬獨綻黃金蕋陽九欣逢無射秋氣天地
純和美魏帝曾傳太尉書堪嗟冉冉老將逋久
餐秋菊承朝露輔體延年壽可扶白日苦易短
紅顏惜難駐安期蹈海東羨門入天柱長跪遇
真人授我長生句拂衣長嘯白雲間導引何須

久閑闢欲識子房遐舉逺夷齊空卧首陽山
華亭張王屋之象 觀察纂

過周子别業閒雲館

知君自是塵外人素心久與雲霞親閒居時隱
烏皮几臨風獨岸蓮花巾清宵夢覺羅浮月紙
帳殘燈半明滅坐上常飛砍石雲簷前亂落梅
花雪林深不聞鷄犬聲日暮但有漁樵行興来
浄几弄筆硯手書道德黄庭成蔵書滿架且爲
樂種秫連疇豈云薄結侶還歌招隱詩躭玄絶
勝揚雄閣房櫳窈窕閒且清春山雨後聞啼鶯
村間飽喫青菰飯門外常過載酒盟醉眠不知
塵世事廿作梅顛老此生
同郡彭冲溪 聯 比部

梅墟歌

山人結屋桃長渠稍遠人境當郊墟郊墟蒼
望何極鷲鶩湖水長縈紆湖上烟霞入君手杜
若蘭茗盡兼有更起園池攬物華多種梅花開
楊柳楊柳逢春緑始垂梅花却向雪中開臘日
褰威天地閉條風未轉抽新荄一枝琪蕋東皇
借十尺雕闌綃帳迴臨流盡吐圓珠弄駐月疑
登白玉臺白玉光何皎圓珠光相照孤山稱隩
區羅浮擅炎徼炎徼雖偏得豔陽隩區勝絶真
幽渺惟有層冰隴上深不識江南春信早江南
春信到簷楹宛見山中高士情亭亭獨立風塵
外天下有花無此清夜久嫦娥下空谷縞衣皓
腕春盈盈繁華鉛黛總羞澁嫣然不語還傾城
傾城高價應無敵雪月爲神玉爲魄城上飛樓

湖上舺天空野曠傳羌笛一曲吹花落未多樹
杪東風緩無力春别去兮曲爲悲含悽惋兮堪
太息乍似南征入武溪又如北戍陽關磧武溪
功業在金戈薏苡難明馬伏波陽關迢遞三千
里鸞閣誰纖寫字過輪與山人作花主家食年
年只薜蘿山人薜蘿有餘貴看花不灑楊朱淚
踈影斜分竹簟間微香暗濕鸚杯内掃除苔徑
呼求羊激賞花前幾歡醉山人况復愛吟詩風
騷彷彿開元時吟成搦管龍文爛興劇凌霜鶴
氅披與梅競高韻與梅駢芳姿得意幽蹤愜琴
書事事宜但賡何遜楊州調莫採黄公商嶺芝
四明屠赤水隆 比部

臨池歌贈周逸之

蒼頡史籀不可追李斯八分元氣漓後代近體
通奴隷韋鍾二王特擅奇真諧群仙工雲篆織
漏下七八字師周君努力追太古六書法力精
叅規龍鳳翀斗戚驅馳鍾鼎倒薤争分披崆峒
斷碣岐陽鼓急就古訣之罘碑元常索靖稍注
目大令而下胡其卑更好手摹古仙佛廣蒐賛
偈入隃麋靈氣時時護神物精先往往騰蛟螭
周君周君好古博物世未賞千載而下那無鍾
子期
同郡姚禹門弘謨 少峯

臨池歌爲逸之周君賦

周君臨池池水玄翩翩筆底生雲烟家貧几案
乏緗素青蕉緑柿栽春箋遙遡蒼頡鳥跡篆李
斯史籀皆眞傳蔡邕八分與飛白鍾鼎佶倔皎

龍驚急就章草師索 一時書法心能專伯英
草法探玄妙虞禮懷素相後先遒勁古淡擬宣
示構形結體娥碑妍山陰羽客籠鵞至欲傳黄
庭内景篇老嫗亦知書更妙手持紈扇當君前
任來一掃千萬字醉去常如張旭顛欲知玄蘊
千秋後須向堅珉碣石鐫
海鹽王沂陽文禄 孝廉

短歌爲贈逸之高士

君不見周生自是探奇客家住鴛湖千頃白樓
頭横笛水龍吟月下長歌山鬼泣有時醉卧梅
花虒萬點瑤葩恣狼籍覺来踈影照幽窗一片
香蒐暗中適主人愛客客不還人生豈得長朱
顔眼前有酒不盡醉㵒㵒白髮看盈顛相如抱
病在文園子雲寂寞空草玄何如長對一樽酒
接䍦顛倒梅花前
[illegible]人水雲卿 太學

訪逸之梅墟隱居賦此長歌以紀興

周郎少年不慕仕鳳隱龍蟠養高志考槃只
梅之墟幽閒逈出塵囂世飄然逸興懷五湖拓
落長吟林壑徒彈琴命酒且爲樂傲睨天地何
須拘欲期汗漫九垓上松喬之輩行可呼乾坤
浩蕩誰爲論鵬摶鷃適皆天真丈夫行樂貴適
意何須汲汲求屈伸嗟余忽發子猷興一葉扁
舟時可命深林遠扣逋仙居叢竹全迷蔣生徑
清夜高談煮雪茶嘉辰鷄黍敦相敬人生離聚
安可期歲月不待浮雲移陳遵投轄能留客山
簡酣来倒接䍦古來達者盖如此身外浮榮何

足怡

海盐馮養白臯謨 去知

梅墟短歌爲嘉禾彭之周君賦周君能詩
締交皆吳下名士如文文水皇甫百泉
劉羅陽王鳳洲嘉禾彭中溪姚禹門馮
具區輩俱折節交君與褰上人平野雅
善索余詩爲贈竊附同聲漫賦短什

山人生長梅花塢繞屋梅花羃庭廡穠花艷蕊
他自矜素質皚皚竟誰主世人爭說梔花源神
仙服食不可餐亦知詞賦上林芙何似墟谷能
盤桓標梅標梅詩所傳臙脂紫蒂青復玄江南
春信爾先得一枝堪贈梁王前風流水部稱何
郎崔嵬東閣臨維揚花開花落不知悴興來一
擲聲琳琅雲山乾腊此味稀爵將沁入詩人脾
墟中有人發大叫四山零亂花霏霏我行魯陂
庾嶺巔羣仙恍在冰壺天匡廬相望不相讓鴛
湖流瀣相糾纏聞君種梅復種杏苑囿藥圃俱
仙境紅白花枝兩兩開客來觧帶歡娛併種梅
不作調羹人種杏不到曲江春問披鶴氅白髙
格何物墟落朱緇塵君心素嗜汗漫遊梅花日
日生詩愁彭籛老人故詩叟士安灑翰推名流
我亦家居梅水村褰君與我情相覩相看總是
狂歌客好共墟中賦隱淪

雲間陳眉如緒儒 文學

梅顛道人歌

白苧鄉梔花里鴛湖如鏡霞如綺道人散髮坐
梅墟手挾飛仙弄烟水鸚鵡千言壇藝壇魚腸

三尺驚都市鵝冠鳩杖任逍遙笑指西山白雲
起饑來羞飫監河粮生平懶着平原履墨池筆
塚琅玕箋羣得黄庭寔堪擬羽衣衲子扣松扉
春色年年只如此吹笙炙管亂飛觴天酒霞漿
石中髓鳥啼客散茶竈寒月上牕紗半成紫有
時一夢破羅浮蹤影清香飛帳底巧綴宮粧覺
大姸真煮丹砂盡今死何必安期棗韓終李

海盐陳海陽所學 給諫

梅墟歌爲逸之周隱君賦 并序

梅之芳自昔詠之矣好事者類侈上林
庾嶺爲美談而物色之不知川谷𡻕落
之間其義而不穢幽而不沉瞬然于風
塵之表固所謂以格勝者亦何假物色
爲哉鴛湖之上有隱君爲逺市塵而處
之翩翩湖海歌吹鼓琴附蹤名流開雲
館朗吟琳琅合作雅嗜古書法手臨黄
庭道德二帖並能似之豹隱霞栖逍遙
物外暇則探幽石室採藥雲隈爲快他
軒冕何有焉跡其人固江上一梅也因
號梅墟以志適噫嘻知梅者君知君者
亦梅也世或有玩芳之士能得之于宮
梅嶺梅之外者乎則固知君之高尚也
已嘉樂夫已系之以歌歌曰

有美人兮江之濱迥群芳兮絕緇塵歷歲寒兮
一色皚冰姿以先春幾騷人墨士之品兮疇曰
非瑤臺之珎余獨憐乎悠悠墟兮水石粼粼挺
孤標以自媚永白日兮諏緇氛含大美若弗有

兮闇展轉其逾新禀異馥其冷冷兮藹餘芬之
襲人意徘徊欲獨往兮浩沉寥以爲鄰將以遺
兮延竚招瓊琚兮同心即鉛華之我損兮亦守
白以終身又何必托之名勝兮似蘊其孤貞吁
嗟悰恍兮梅之神傳神有句兮逋仙擅名千載
兮安得而誰傳有儒隱兮抱素襟鴛湖之上兮
城之闉攜小艇兮湖之濱薄軒冕兮弗嬰衡門
兮泌水幽貞兮履玄詠律清兮白雪流泉灑翰
飛動兮壺冰婉然左圖右史兮風月無邉相與
唱和兮瑤篇恍清塵於羅浮落管吹於風前吁
嗟兮梅之墟梅之墟巡檐索咲兮誰與俱調羹
兮夢已矣我欲從之兮味道腴訝賫菉兮盈野
結微情兮仙姝

海盐仇三謙雲颿 文學

短歌爲梅墟周君賦

有客有客希鴻濛一天星斗羅胸中興來游戲
墨池上蒼頡史籀難稱雄蹲踞鳴鶴妙入聖岳
金屈玉神玄功蕭蕭四壁何所有繞屋梅花春
事融草玄閣下淮王酒茹草籬邊太古風那更
開雲翠微外有時孤棹浣溪東咲傲奚囊天地
老皈依大士金石攻吁嗟乎柰歎叟披蓑翁放
鶴者換鵞籠七賢二仲將欲同

同郡朱漁亭象衡 太學

玉壺凝清冰春水明人眸窈窕萬餘树墟里疑
羅浮羅浮古先生毋髻如雲虬冉出爲梅顛雲
卧三千秋天然秀奇骨玉立清風側錯落明月
珠瀟灑宗翰墨獻歲發春餞儁言遵近郊暮雪

滿瓔樹枝脈美招邀恍惚倘可寄迢遞雲高
郡人陸平皋元厚 山人
梅花歌贈逸之周君
雪滿羅浮春脈脈千枝飛綴瓔瑤硯相南仙子履凌波素質凝香艷當夕纖柯亭亭傍寒碧月冒妖姣絕傾國春風臺榭綺羅橫形影相依繞咫尺騷人逸賞娛蒸夕鐵笛飛聲酒狼藉與來吟咏夜未央坐過飛英點蒼壁花柚月色兩相當無語臨風逞標格芳菲旖旎復臨池是誰調鼎分雌雄黃金千萬石奇君此日同三益不辭長醉萬年枝自古三公傲逋客
平野戒襄 衲子
梅塔道人詩與文吳越騷壇遐邇聞隱几松窗月初上臨池筆陣掃千軍安期有術曾相授閉戶著書遺世氛有時出郭披鶴氅有時手弄蒼梧雲君不見眼前富貴多如簇幾人解釣桐江濆
海塩晚岩斯德 衲子
梅塔歌
嘉禾巨澤開鴛湖古來靈秀今尚儲諸家俱抱荊山璞何人不握靈蛇珠周郎偶居鴛湖裏蕭條門巷苔痕紫棐几閒披老氏書長吟一字春風起青青桂樹生山阿碩人之邁知弗過飱秋菊兮飲朝露製芰荷兮帶女蘿闢道君家周伯况三徵方起仍不降賜帛歸來老滄池信是當時丈人行君亦人稱處士星禎水箕山並高尚閒雲高館水潺湲萬樹寒梅壓短垣閒遊門在

羅浮國安用移家去鹿門
海塩裕山斯學 衲子
梅塔歌
徵君瀟灑超塵表大隱豈謂山林小城南卜築将避喧苧溪深處耽幽討林頭常貯鄴侯書門外時過長者車常令意氣凌鴻鵠未許蹤跡終樵漁平生樂志山之阿榮名富貴浮雲何不得于時且蓬蒙莫咲山人衣薜蘿臨池漫做羲之跡焉經欲撫籠中鵞一塔翛然人境別繞屋梅花萬株雪瞬使情傳隴上春仙人夢入羅浮月含英不隨桃李芳孤標自許凌冰霜月白蘭房斜度影風清蕙帳暗聞香室中有美人如玉千古風流在空谷神交湖海欲從遊夢裡相思鶯水曲
海塩鏡池自淳 方外
短歌賦贈梅塔周君
空山漠漠春陰陰幾樹梅花開滿林中有閒人躭獨卧暗香清影逗幽襟幽襟自適琴書裡籍籍聲華遍人耳高情湖海並元龍肯夢常移剡溪水荷衣蕙帶秋風涼田首交遊幾形莊吾儕瀟灑不經事中林縱飲仍清狂有時倚杖望大末浮雲落日愁思長羨君五字稱長城開元大曆無與京手摹黃庭得真訣草書醉墨皆縱橫半榻常栖硤石雲一樽頻對羅浮月不慕何郎東閣奇欲存處士孤山潔閒來看山懶着冠相携六尺青琅玕鶴鹿時馴機已息白雲深處且盤桓

雲間陸梧陽鳳儀 山人
短歌贈梅塔社丈
周郎江左大雅姿胸中磊落千人奇讀書萬卷苦不足探玄析奧窮心思草書能幻鍾王體墳剡笔底龍蛇移文詞落紙驚風雨建安七步聞披靡迄今老大嗟不遇徒逢伯樂深長悲君不見焦桐爨下誰能識中郎一見回顏色斵成琴瑟朱絃張錦囊玉軫金徽飾由來鑒賞作美材時來不貴稚移力甲之似予落莫徒此生甘作滿中瘖羨君豐匣出有神終當會合延平津吹簫賣漿皆隱士鼓刀屠錐豈廢人君今意氣凌雲表慷慨詎肯蹤後塵相期一笑莫相負何必桃源尋避秦
上虞慧乘 衲子
梅花澹泊清况復含真白寒風吹郊堤幽香每盈陌林際隱高齋中有考槃客心超物外系世事皆浮雲朗咏匹和晴墨妙追右軍勝交問以珮但是烟霞群雄談四座起辯馬驚殊問咸聆衆芳謝相看惟此君
同郡周蒼溟紹濂 文學
梅塔歌增周徵君
宗周徵君步東郭郭外清風連廣莫閒情幽抱太素心手植寒香遶齋閣喬枝老幹森横斜蛟珠鱗玉叢叢邀陵厳未試春前色桃李不敢先開花徵君徵君貞潔之操與梅成條然迥出風塵表採藥雲深樵芝山省野鶴孤琴疑洲嶼寧甘草木滋鄙問與錯範興來臨池一揮毫鍾

黄朱趙皆吾曹寰間海内重賢逸軒車纓笏多
投膠我亦愛梅因愛君馨君之徳如梅芬頎挹
罇浮之春三百石與之酣對雪三尺憑誰呼作
林逋何遜徒留取高標壓松栢

梅塢貽瓊卷之二

新安汪顯節子建校編

五言律詩

雁門文三橋彭 國子博士

梅墟逸士滑心翰墨樂志丘樊結廬南野
詠歌其中而多風人藻士倡酬往來余
亦樂聞賦此以繼餘響耳

不識南郊路應知白岸村玄心山水秘吾道酒
杯存梅雪先春發松濤清晝翻秪看山徑裏白
覓逸塵煩

吳門黄質山姬水 太學

世外漆園傲江邊處士星興飛吟玉案几淨搨
蘭亭蠅展尋雲往紫門帶雨扃鍾期知爾調絃
上水泠泠

華亭張王屋 二首

習隱城南外居然見草堂還同脩竹逕不異浣
花莊磊落吟懷壯淋漓醉墨狂他時訪君處須
待嶺梅香

其二

誰復稱高士梅花秖共君暗香浮積雪虛舘駐
閒雲地僻名偏著苔荒路不分孤山應未遠相
語獨無聞

吳郡岳潭餘岱 隱君

同方研山訪周逸之南郊隱居

兒彼幽人宅湖光一鏡開長吟叢桂裡高枕白
雲隈濁酒看花醉春衣取薜裁莫言甘寂寞時
有問奇來

同郡項少岳元淇 上林

春遊過逸之開雲舘有作

春風信杖藜閒與白雲期看竹乘今雨拳梅憶
故枝青山看隱几長晝擬臨池笑我高陽侶酣
餘倒接䍦

彭冲溪

昨聞君誦詩揮筆翩翩矣暨接玄談高論
益知君襟抱在松雲猿鶴間果非凡品
也故成二律以贈君之平生鄙詩或能
槩之

塵世稀高士于今喜見君身將栖太華意已薄
浮雲兀坐覃書擁長吟萬象分飄然紫芝曲誰
勒北山文

其二

暫爾冠裳寄終然江海人青門先學圃白社更
留春宇入羲之戶詩遊李白津梅花三兩樹瀟
灑一綸巾

吳郡俞[redacted]允文 山人

周逸之卜居湖南屏跡塵市滑心翰墨賦
此贈之

憐君多逸志隱處只孤雲軒冕本無意風塵迥
不聞澤蘭當夏紉籬菊向秋芬只此甚遺世終
隨麋鹿群

同郡戚中岳元佐 袝卿

嘗聞出世者非是避秦人藥草山中歲梅花墟
裡春業遺愚谷稼生養羨門眞余亦投簪暇相
將寄隱淪

閩林尭俞堅字翰林

梅藴臨池放山扉傍渚開身同黃鶴住時看白
雲來酒慣樽罍竭衣緣薜荔裁書疑右軍跡詩
過杜陵才

天台侯二谷一元方伯

嘉遁近何如靈墟寄所居徑無行遍草架有讀
殘書山水春遊慣琴樽午夢餘淹留爲知已梅
月滿蘧廬

古杭李珠山奎封君

千梅傍屋廬一水繞郊墟吟雪來鳴鸛臨池有
躍魚閒披高士傳玄覽道家書我亦逃名者行
當問隱居

王沂陽二首

梅花繞一墟勝絕武陵居清世惟躬稼閒情半
逐漁秋山當几争夜月映窓虛寂是臨池暇惟
應擅草書

其二

周郎情更逸梅樹已連溪雪蹇探春往霜禽向
月啼寒芳侵骨瘦澹影傍人低夢破羅浮境瑶
華縱品題

雲間吳青蓮次仲逸士

過山人南園即事

閒治山陽圃春深採藥苗無機抱甕汲有道帶
經樵杯裡青年過琴中白雪調庭前餘桂樹堪
作小山招

同郡黃葵陽洪憲備撰

何意在城市倏然無俗情門過長者轍瓢掛酒

人名掃榻藤蘿合横琴山水清狂來渾傲世莫
不是嵇生

郡人張繹菴正鵠比部

誰道菰蒲裡才華有墨鄉玩世還超世逃名復
藉名梅花千樹白玉笛一腔清薄晚臨池倦看
雲散漫行

郡人沈繼山思孝太僕

題梅墟周山人閒雲館

廬室帶烟蘿幽人思若何琴樽江雨細枕簟岫
雲多詠罷看黃鵠書成羨白鵞由來常閉戶名
姓遠蠻坡

彭冲溪

次荅周逸之二首

周生詩損逸藻思忽垂翻筆下雲霞氣篇中花
鳥魂學鄲辭故步得意起新言刮目三朝別吳
蒙作鳳騫

其二

伊予稱北海之子近東家遠致逢誰賞奇篇秖
自誇清秋吟蟋蟀大澤隱龍蛇好醉茅簷下長
歌送歲華

栖水卓月波明卿光祿

水曹風未遠就李見伊人一榻凭烟雨孤亭隔
市塵敲詩倚蘿月把酒任天真雪夜梅花放相
看自主賓

郡人沈几軒自邠翰林

題梅墟隱處

一墟躭野癖萬點落梅深不入逃虛逕誰知避

世心閒雲疑列障流水似鳴琴我欲辭簪弁幽
栖日可尋

吳興方研山大年山人

志曠同玄覽情頗與世疎閒居依石壑幽興寄
梅墟詩尚陰何調慕追晉魏書床頭釀美酒復
有百壺儲

郡人姚玄岳充山人

伯況稱清逸閒居樹里梅影宜池月寫香逐圃
風迴臨渚聞漁笛看山送酒杯寂多何遜興白
雪晴相催

其二

幽栖遠塵市素業樂郊墟地似羅浮僻人疑栗
里餘臨池摹絳帖隱几閱册書即此歌招隱吾
將傍結廬

郡人張樵豁服采山人

慕秋同朱文學舷上人過逸之別業得疎
字

去郭躭嘉遯臨流結隱居門依徵士榭床滿鄴
侯書鴻雁乘秋盡芙蓉過雨疎醉歸漁浦曲興
入棹歌餘

彭冲溪

題梅墟書屋和友人張伯咨韻以梅墟之
高吟雅致似未足摸寫也

魚龍滄水曲雞犬白雲居觴得高陽侶度陳越
絕書榭絲烟外梟梅影月中疎試紉芙蓉佩香
分楚澤餘

其二

梅花擁香雪髩鬅羽仙居學造山中釀常繙道
藏書五湖人去遠三徑客來䟽已結漁樵好何
論冠劍餘

其三

聖世堪長往平皋此卒居莊園數株樹惠子五
車書琴曲遊魚合茶烟去鶴䟽人非索價隱漁
是釣滿餘

郡人許夢賁文豹山人

幽居林薄外萬樹野梅蒼弄笛翻高調飛花落
暗香臨池皆古帖刻竹有新章閉戶耽玄逸圖
書滿石床

平野

結屋遠塵市梅花香滿扃五字詩偏好千杯意
獨醒釣臺臨綠水棐几憑黃庭誰識孤山隱烟
霞有客星

雲間彭九麓汝讓文學

周逸之石刻羅漢大士及諸品經賦贈

鐫勒圖微滿傳來石鼓文丹青輝寶相金粟爛
香雲臨篆饒編簡鏤經脩典墳恒河沙數刼闡
教得如君

天台黃内方惟揖山人

同吳少君李君實集閒雲館探得閒字

別館俯澄灣柴門晝日關地連青野曠人對白
雲閒行酒花陰下題詩桐葉間共憐朋好在言
咲欲忘還

定湖真謚衲子

睥睨人間世看君逸品流醉來希草聖夢去即

仙遊岸幘梅千樹彈琴月九秋新詩凡幾帙爍
爛貫團丘

秋潭智舷衲子

聞道閒雲館多君獨隱居一杯中聖酒千載右
軍書春草生幽徑寒梅發故墀有時歌白雪和
客每停車

徐春門弘澤

梅墀周君徙居白苧村賦寄

悵矣同懷子移家住水濱相知頭欲白離乂意
猶新縱酒偏成癖躭書不厭貧他時桃李月宛
是武陵春

李九疑日華文學

寄梅墀叔

吾叔烟霞侶移居傍水湄鳥啼當竹午花發隔
溪春野老農談洽鄰家酒味醇田園有真樂何
必問朝紳

白嶽山松高子

梅顛道人素有出塵之想志趣與余頗諧
故成一詩招之欲為世外交也

君骨傲烟霞蕭然可去家山中伴麋鹿月下講
河車滄海三珠樹青門五色瓜桃源避秦處依
舊有胡麻

槜水張雨竹敷治太學

周郎清是癖茅屋傍溪開門植陶潛栁園栽何
遜梅鉤簾踈影入欹枕暗香來漏酒床頭釀新
詩取次裁

悟竹思達衲子

顚也多蕭灑翩翩出世紛磯邊渭水釣方外竹
林群薫帳延明月松扉護白雲悠然辭俗駕莫
勒北山文

郡人陶若水冶山人

訪梅墀先生閒雲館留酌賦贈

何處梅花墅幽然隱者居野雲留几席好鳥入
庭除投轄開玄業藏書擬石渠為嫌多世難生
計老樵漁

賓梧師道衲子

賦贈梅墀先生二律

曲水帶幽墀衡門隱者居曉烟清浥帳春樹密
通車寄興臨鵞帖無心待鶴書海壖白雲侶欲
與社匡廬

其二

墀谷謙區寰踈梅映竹關簷楹香雪裡巾幘翠
雲間垂釣常臨水移文不到山請看田駕處俱
是問奇還

王山人復元

故人遠市居一室臨幽谷裁詩夜雨寒洗硯春
池綠梅晚落踈花雲晴繞榮木不作
帝鄉遊高懷剡溪曲

平野

寄懷梅墀高士

憶別鴛湖客經秋復涉冬遥知幾夜月吟對一
抵松江漢流詩派龍蛇走筆鋒明年春社裡花
底訂相逢

秋潭

過逸之周君梅墟觀梅
滄洲望不極何處是君家水淺舟難進天寒日
易斜野人窺薜荔村犬吠烟霞爲問墟中樹春
風有幾花
壬辰歲
同郡夏壹陽日葵 明府
梅墟見過兼惠佳刻貞珉賦謝
梅雨如傾注多君枉屐詢竹爐烹峅茗村釀薦
江蓴已荷頒佳刻尤叨惠美珉古人重然諾於
此見情真
櫟林韓仰橋邦 山人
周郎並馬班才思出塵寰書法鍾王上詩追李
杜間竹墟如蔣徑梅樹似孤山興逐漁樵跡身
隨麋鹿閒
庚山
君着白接䍦訪我江上寺偶落方外緣而譚出
世事玄理摠會心終不離文字相期老東林一
諧青蓮義
劉羅陽
贈門人周逸之二首
晦跡似離群棲情向白雲高齋延夕爽虛牖引
晴芬句有寒霞色書多倒薤文無宜作散髻江
海恐知君
其二
由來散誕身了自不關人何詎能從我聊爲稱
隱淪無嫌搜引異秪是箇懷真玩弄雖微渺千
秋映石新

平昌葛龍池昕 尚寶卿
築室傍溪灣翛然出世寰梅花舒白玉竹幹發
蒼斑榻上雲容淡枝頭鳥語蠻高風千古想我
輩欲追攀
平昌王明野麟趾 侍御
一溪門外遠五柳宅邊垂老鶴巢蒼幹芳梅發
故枝風前歌白水雨後採青芝興至吞千盞狂
來倒接䍦
閩翁青陽正春 翰林
暇日欲尋真遥聞隱逸人梅花千樹玉楊柳萬
條春臨帖還宗晉哦詩若有神依稀和靖志彷
佛似逸秦
鄞中崔縱因士傑 比部
聞道東吳客幽然隱碧溪心隨黃鵠迥身共白
雲栖春看梅花發時聞山鳥啼高懷千載調我
亦賦新題
鄞下冀鳴寰體 侍御
贈周逸之
蔣徑移脩竹誅茅隱故園梅如開庾嶺人似避
桃源路斷車輪跡時多鳥語喧他年成對晤趺
坐聽玄言
內江張夢夔應登 都諫
梅塢開蓬戶烟霞隱客星危峯當綠牖曲水繞
玄亭詩和悲秋句書翻瘞鶴銘何時一樽酒共
爾說青萍
張心益彥謙 山人
懿君能市隱託迹向墟梅淡影疏臨榻寒香細
落杯詞高判雪並箕古聲龍猜不朽傳金石芳
聲動八垓
釋通乾
廿載東臯隱窮心獨自知名高終古上才逸大
明時野色樽中酒江聲夢裏詩閒情猶不盡鶩
水釣綸垂

梅塢貽瓊卷之三

新安汪顯節子建校編

七言律

四明豐南禺道生 考功

逸之周君高尚其志素好梅遂號梅墟索詩賦贈

青山處處欝嶙峋不道梅墟有隱淪潔志自逾高士操清標堪與玉人鄰月明夢入林間雪花落愁生笛裡春會識周顒多逸興清齋習靜秋玄神

吳興徐龍灣中行 方伯

高節深栖白苧間此身無累與雲閒仲長樂志能遺世宗炳遊情托在山老去踈梅躭獨卧秋來叢桂可相攀林泉逸致吾同好他日幽期共往還

新安王十岳寅 山人

寄懷周逸之南郊別業逸之善書常寫經勒石

青溪客倚青藜杖白苧村居白板扉掃徑已看馴鶴舞開池還引狎鷗飛彈琴晝静松風入染翰晨沾草露晞莫似向來歌雪調自令江漢和音稀

古杭李岣嶁元昭 隱君

荅梅墟周隱君春來枉訊山中一律

東風吹拂綠差差兒復鸎鳴求友時江上故人成遠別山中芳草繫長思崮金閣世刑難就青鏡流年髮易絲纔得梅花春信早白雲何處更

相期

嶺南歐[redacted]大任 博士

貽贈周逸之隱君高逸

山人高卧白雲居隱几薰鑪獨晏如伏枕青山支傲骨開樽明月照幽墟歲寒谷口梅爭發春意庭前草不除信是君家貪佛日蓮華貝葉閉關書

吳興茅鹿門坤 憲副

周逸之精於書法篆刻墨搨諸佛跡過訪山齋賦詩荅之

客提如意過山房書篆蘭盛來七寶粧天地風塵俱幻劫漁歌嘯詠屬慈航幾迴大士空中現後道曇花海外翔安得辭家削髮去白雲深處禮西方

吳門周幼海天球 徵君

梅花深傍草堂栽映帶平墟野色開嶺外春寒仙夢覺牕前月落美人來帖將快雪時晴搨詩擬暗香踈影裁自是周顒有幽致北山猿鶴不須猜

四明沈嘉則 名明臣

爲釋爲仙又有文難將一物可名君高如碧海翻黃鵠閒似秋空走白雲澤霧不緣成豹隱臨池今復見鵞群相思爲寄梅花賦報我應書白練裙

莫秋水

訪周逸人郊居不遇貽此見意

十里湖南訪隱農雲深何處覓高蹤莫教題字

因爲鳳總道登門却訝龍秋色滿籬誰對菊濤聲振壑獨聞松蕭然悵望空歸去不覺夕陽遠寺鍾

毘陵葉雪樵之芳 山人

過山人周逸之郊居賦贈一首

清時仲蔚抱幽襟披薜山中歲月深散帙明牕當晝靜揮毫華几傍池陰林間竹色青于玉石上泉聲寫似琴嗒爾據梧長日瞑徒令弋者羨鴻心

京口鄔龍門佐卿 山人

山人家住碧山岑門掩蓬蒿翳夕陰書換鵞群篙渚曲賦成鸚鵡漢江深但將異代悲興廢不向明時歎陸沉煙雨樓前湖水潤荻蘆常傍越人吟

海塩仇謙謙俊卿 司成

梅墟周君持手臨黃庭過訪賦贈

曲徑崇扃午夢長雲邊傳刺報周郎身心落魄超諸綱手帖淋漓逼二王風度清溪流淡影月來良夜散寒香莫談庾嶺孤山跡許爾周游盼八荒

吳門文雁峰肇祉 上林

梅花萬樹繞溪塘白苧湖南有草堂姑射芳魂依絕嶠羅浮清夢入滄浪巡簷似索春風笑横影循含夜月香不學武陵人好事種桃何復引漁郎

郡人沈霓川啓原 觀察

幽人寄跡在滄洲睥睨風塵汗漫遊石上繙經

多小品座中倒屐盡名流瑶華萬樹供吟弄麗藻千篇費唱酬欲罷林端纖月落幾回清夢到羅浮

姚禹門

統舍依依玉樹林氷霜同結歲寒心由來逋叟遺孤調自去何郎絶賞音對酒幽香風外度伴人清影月中臨投閒我欲躭佳勝跨蹇何妨踏雪尋

冬溪方澤 衲子

卧起有懷周君梅墟見寄

聞道周顒能好佛清齋常過欲逃禪臨書慣寫黃庭卷舞象仍呼白犢顛採藥一囊丹作液栽梅幾樹玉爲田閒居著就諸家論貽我山中養性篇

彭坤溪

周子梅墟書屋成賦以志喜梅墟善詩尤喜字畫得墨妙在吾嘉儁人中至不易得有魏野林逋風致故書屋成書以贈之

茨垣籬舍自回依簾户新看燕子飛幾樹梅花連雪白數莖芝草入春肥問奇客過頻樽酒臨水身閒且釣磯何必切雲樓館起五車書聚自忘機

其二

池帖書工逼子昂高吟况入古詞場中消懸價堪驕選構李如君幾雁行綠水汀洲榮杜若白雲溪谷繞垂楊東家丘豈凡流識從此逃名與

世忘

郡人包瑞溪樫芳 學憲

欲識幽栖絶俗塵梅花墟里考槃人月明清夢羅浮夜雪滿長林羌笛春高潔獨凌霜雪操孤貞自禀玉氷神知君雅有孤山志何必桃源覓隱淪

江右李景崗九標 郡丞

孤山夢老入胎仙雅興悠然似昔年香沁朧雲風澹澹影臨池月夜消消庚郊有意分春色茂苑多情寄雪天爲問墟中舊知己可能芳樹更相先

海塩錢惺吾應晉 孝廉

余秋日至海上過平野禪室談及山人詩是以得聞山人之雅遂賦贈焉

鴛湖東去草玄亭客伴鳧鷖卧晚汀夜色梅花邀白月春香池水寫黃庭當歌醉酒人頽玉列座談詩客聚星聞道清時成隱計移文誰讓草堂靈

陳眉如

贈梅顛道人

謫來塵刼度年華仙府詞臣第一家五岳峰高晞綠鬓六銖衣晚繡丹砂新詩帶月題蕉葉清嘯隨風入澗花骨相從看似山鶴終將野性傲烟霞

郡人嚴紹峰從簡 黃門

採得玄芝煉大還羅浮清夢入壺天月中踈影飄香雪竹外斜枝帶暖烟羌笛有聲心不競翠

禽無語意俱玄寒芳偏與幽人共况有清吟三百篇

沈霓川

詠梅花爲逸之周君賦

不隨桃李競春姿歲晚孤標秖自持一片香心風乍展幾宵清夢月偏宜孤山處士欣爲侶東閣何郎苦費詩潦倒百年林壑下每將樽酒向君期

王沂陽

寄懷逸之

大隱如君與不孤桑麻遶舍樹扶踈藍田耕盡生春玉碧海探來得夜珠十里鶯花連北郭一村烟雨傍南湖與君久負平原約何日携樽共醉呼

古杭范閬風 山人

萬玉參差倚翠墟幾番晴雪護幽居凍雲欲破春猶澁隨月纔規夜自如香散寒枝頻繞鵲影飄池水欲驚魚晴窗獨撿年來事姑射仙人有寄書

其二

天人不學侍兒妝肌骨從來性最香金埒斷竜歌素月玉城仙隊入青陽梨雲着地誰能掃鶴逕鋪春不解藏紙帳蘭釭渾未覺素襟偏戀舊吟床

黃内方

翩翩意氣爾何豪謝客蓬蒿卧獨高三徑春陰時倚杖兩湖月色動揮毫大名不附青雲起絶

調能将白雪操草草相逢心已醉可知公瑾似
醇醪
海盐施玄盖守官 文學
余每過檇李覩其川原秀曠林園蓊欝探
幽吊古意必有隱君子栖其間如曩用
里之儔者而遐弗可覯及見海上僧乎
野亟為余道周君則憮然竒之周君隱
儿工詩臨池擅草因號梅墟以托志余
嘉其高蹈不淤也輙為賦之以竢傳者
采焉
梅花繞舍逈無塵畫道先生隱是真嬾向漆園
為傲吏甘于
聖代作幽人江湖廿載星疑客詞賦千篇思入
神何但桃源堪避世地偏隨處可垂綸
周後峰
過山人村居漫興
尚志年來厭世浮卜居湖上草堂幽清風滿榻
圖修竹白日臨窓玩碧流倚杖獨吟時對鶴留
樽長醉月當樓閒雲館下梅花茂勝日還期一
晤遊
許夢萱
久別逸之周君賦此見懷
經旬不見紫芝顏短褐茅堂薜荔間書就黃庭
應自秘歌成白雪許誰删春深久隔花前酒月
朗長吟夢裏山寄語秋來招隱興中林叢桂可
容攀
同郡潘長白獻臣 山人

題梅墟高隱
墟裏夫人閒且清逊名本學灌園生繞屋寒梅
清壓夢滿林脩竹俗忘情牧夜形骸元避世幼
輿林壑已逃名閒來賸有尋幽興曳杖溪頭鶴
共行
戴弁蒼 山人
金弘牧邂逅新城旅舍道故屬
君雅致歲晏不能晋謁聊賦一律以為
他日相晤之資云
聞君繞屋樹梅花媿我棲年未到家檇李詩懷
閒自得山陰愁鬓老堪嗟茫茫水國寒吹雪隱
隱江城晚帶霞路隔東南雲水濶可憑尺素寄
天涯
鏡池
春日寄懷梅墟高逸
一自逢君蕭寺中別來忽隔幾春風探梅得句
追何遜投轄留歡似孟公客思經秋無鴈度仙
源何處有槎通聞君近結東林社肯許相携惠
遠同
榕山
題閒雲館
高卧城南久閉關閑窓長對白雲閒堦前細草
供書帶坐上芳梅索咲顏明月留樽傾北海夕
陽欹枕傍南山他時若問幽栖處已識烟村白
苧間
同郡陳方石光贇 春元
贈梅墟先生一律

春入郊墟曉曙融梅花香散滿簾櫳上池水溢
分茶竈南砍雲深繞桂叢白雪歌成人寡和黃
庭書就爾兼工吾将採藥尋嵩華意在烟霞肯
許同
徐春門
秋日過梅墟山人閒雲館
小艇尋君過水隈依依楊柳華門開半籬殘照
伴黃菊一鑑清泉浸緑苔短褐更無塵可涤高
松時有鶴飛來相看清絶同和靖千樹梅花手
自栽
壬辰歲
夏盖陽
博雅如君能幾人秦碑周鼎滿前陳胸藏珠玉
由來富筆走龍蛇殊有神具越名山題詠遍漁
樵高隱往來頻應知茂叔前身是風月襟懷孰
與倫
茅鹿門
周逸之囊所手寫仙佛跡及他書法過草
堂賦詩二首贈之
君是法書名畫家凌虛御氣併飧霞墨池灑翰
風雲幻毛穎揮毫日月華已覩王維寫屏障復
看米芾走龍蛇流觀轉盼不停睫五色玫瑰翡
翠花
其二
却笑逸之癖且顛半遊仙也半逃禪已看秦相
李斯篆復覩羲皇蒼頡篇破塚燔林花外賞畫
錐鐫石掌中傳昇翁好古已衰颯擎木解順堪

自憐

表太冲

次韻奉荅逸之徵君汎泖還後見懷之什

二律

被褐懷珎戴逵遊水雲樓住百花洲名推伯仲周瓔列書著肝衡趙壹愁筆墨醉酣烟雨瀆行藏笑倚摘星樓雅知逸興琳琅布紙價昂多荅應稠

其二

吟鐫種種寄天遊梅屋香藏白鷺洲六友竹中誰似逸五噫歌竟却含愁雲間鶴馭蹁躚影海上潮生徙倚樓珎重鴈書和月到西飛凹訊隴音頭

鴟湖泛晴峯懋孝 翰林

六橋堤上早春枝正是幽人破瞑時風引細香過小榻影横斜日浸清池烟中色相誰堪寫雪後精神獨自知無老東山頭白盡素琴孤鶴一編詩

閩李九我庭機 春坊

一片閒雲靄草廬萬株梅樹繞郊墟青山疊疊當松牖綠徑悠悠寡客車興縱淵明桑落酒閒臨逸少鶴銘書我儕亦有離塵想卜築清溪共尒居

華亭何士抑三畏 孝廉

倚馬才華久擅名得瞻眉宇挹神情依山自有烟霞癖結客還多詩酒盟天上少微占處士門前五柳識先生即今倒屣臨卭令誰許風流讓

長卿

華亭李青霞翹 山人

北海源流寄北山多君大隱傲塵寰社中五字方王孟筆底千言上馬班豈是鴛湖鍾水秀不應魚藪老柴關相逢最恨憐遲暮倘許孤雲聽去還

陳龍川燿 山人

梅墟貽佳刻見謌賦之

山林幽致寄閒人寓目方知品物眞昂篆留題今似古文章遺像舊還新驪珠吐煥篇篇富花露含芳字字春一覽頓開胷次廣山高水闊自怡神

前人

過周逸之閒雲館讌集

步入郊墟訪隱淪花香竹色更宜人雲棲幽館天分景水遶平沙地隔塵茶散青烟醒鶴夢酒傾玄露助詩神熏風閒遍薔薇老滿座雄談興益新

華亭楊少山楨 太學

寄懷逸之詞丈

公瑾風流冠浙中翩翩詞賦與誰同慚余短褐三吳拙羨爾長城五字工雅與狂歌高士態幽懷暢飲逸人風新詩聊寄梅花里何日仙槎過海東

梅塢貽瓊卷之四

新安汪顯節子建校編

五言古詩

同郡曹濬川懋官 學博

弱齡負雅操高世寡俗情結廬遠囂境而無塵網嬰瀟然丈室中自謂無懷民靈素有真契書史日討論先秦稟令軌正始嗣希聲腐鼠馬足嗜逸鴻何冥冥廉畢向平願且甘原憲貧曰余甚寡昧世慮徒營營林泉雖雅好中路多榛荆頫君三徑開時時挹清塵閒雲日來往千載具賞音

同郡嚴少渠從節 太學

深中安可測好學豈爲拘若非體純素胡能窺其墟獨蘊氷霜質宜從歲寒舒貞姿占先春暗香襲人裾懷珠兼韞玉俊民盡無如一字悟秘法五言揚妙詞凌厲翰墨志擅巧在臨池厭作羅浮夢不樂庾嶺嬉棲留漢宮月笛引燕塞思披覩聊偃仰此意知者誰紛吾華屋士孰不恵前綏

彭冲溪

贈逸之高隱城南別墅

暫屏塵喧跡湖南小結廬繁梅幽傍谷踈椒半垂渠彷彿陶潛徑依稀蔣詡居雲霞春色暎蘿薜夏陰舒屡習嵇康懶常臨逸少書庭留佐舞鶴池蓄樂遊魚客有携樽酒門無結駟車琴将流水奏圃樂帶經鋤爾擅絃成鵠余生本類樗獨立臯長望臨風思有餘

海塩李通江

貽周君逸之

眷焉丘壑姿美彼躭幽谷澄心游秇林肆力窮仙籙性癖愛栖霞居幽藉脩竹把釣垂清流長歌欣濯足寄言賞心人歲晚同茲卜雞黍欲爲期歡談偕信宿澹漠思逾玄貞素情更朴汝陽種瓜田谷水藏書屋百年梅花墟頤以滌煩

吳門黃[redacted]嘉芳 太學

苕水寄芳躅高名世共知詠花常對客工草每臨池十體名金錯千言擅藻詞六書窮上古三昧擅今時雪調和雲奏星文與露垂楷模何得爾神化故如斯曾訪王猷棹因探楊子奇猶能繪山水緗素墨淋漓

鄭翰卿

過訪周逸之閒雲館

東吳好奇客結屋枕水湄黃茆覆其頂木槿編成籬藤蘿掛古木翠篠繞清池曲徑翳松栢空庭五色芝梅花欺白雪楊柳饒青枝麀鹿堦前卧猿猱牕外窺日鼻烟霞裏豈受利禄羈境如蓬島蹟人似上皇時數畝石田秋饔飧喜不虧興至題奇句揮毫灑愉糜間來臨磯石清溪下釣絲鷗鷺任去住機忘何足疑銀蟾明綠牖金鯽躍碧漪我亦山林叟扶藜訪所居促膝話今古歡然命酒卮呼兒貰白酒帶露烹青葵醉去忘去住秉情動我悲追蹤巢許跡欲與古人期意氣得相似聊爲賦新詩察君言與行堪爲來者師

新安汪漢陽顯節 山人

構李有佳士結廬遠市氛種梅五百樹繞屋香氤氳揮金綠結客讀書不求聞閒臨右軍帖時勤左氏文席門日晏如車馬何紛紛能令紙價貴問字載酒勤高歌得肆志醉卧蒼苔雲嗟我冥鵠心矯矯不可群

七言古詩

張棋溪

郊墟渺渺隔囂塵萬樹梅花結隱淪卓絕林逋能曠世風流何遜亦超倫歲寒獨秀氷爲格松栢相依玉作神不特幽姿矜太潔還將琪蕋占先春月明清夜羅浮夢雪滿空山高士隣憑闌欲要裁賦客扣門常許折枝人清芬併向琴中度逸調還從笛裏新却異桃源避秦代招尋寧是剡溪濱

典國吳川樓國倫

道人俠氣復寡欲結屋幽栖綠水曲門栽五柳翠如金繞砌梅花白似玉溪深樹 鳥啼徑靜門幽自屏俗莓苔一片碧成茵不許庸夫過雙足修翎孤鶴踏松枝豐草萋萋美眠鹿愛君寂寂隱郊墟紫藤爲冠薜爲服身如出岫白雲閒心似明蟾萬事蠲焚香石鼎裊淡烟拂几時翻秋水讀漁郎樵子扣荆扉竹爐松火茶初熟雄談牕下吐清芬塤尓塵累皆驅逐主翁愛客開野筵盤盈白韭盃傾綠翠竹猗猗檻畔陰瓊葩灼灼窓邊馥半酣歌曲不成腔得興尊前更開局錢陽斜照碧山隈咿咿柳外蟬聲促今宵

不盡主人情餘歡還待花前續君不見長安紅
塵汚車軸人生如夢空碌碌

五言絶

彭冲溪

題逸之閒雲館五首

出入青山岫無心任往還不逐風和雨終朝伴
客閒

其二

高館枕清瀆村悠絶世氛撫松吟短句來往只
閒雲

其三

徑僻草堂低堦前芝草萋人閒無箇事日共白
雲棲

其四

漠漠白雲飛山居傍翠微烟中五松樹石上九
霞衣

其二

巖嵯雲去住未及主人閒終日看雲卧藤蘿蒲
竹關

張樵谿

題梅墟周君閒雲館

無心出巖岫有意傍山扉漠漠天空影時暎山
人衣

皇甫百泉

梅墟雜詠

性癖耽幽隱梅花結作隣孤山存潔志奕世揖
清塵

其二

一息梅花下臨軒宿酒醒科頭日無事滌硯寫
黃庭

其三

夢破羅浮月詩成灞岸春自謝塵中事堪稱物
外人

其四

竹霧侵書榻梨雲入研池幽人高卧處月落似
催詩

其五

溪上玩烟霞林間攬物華悠然成獨卧杯酒足
生涯

其六

玉笛聲中雪羅浮夢裏春何郎從去後雅調許
誰論

其七

昨夜對梅花花開雪未歇今宵重把酒獨看梅
花月

六言絶

李九疑

題閒雲舘壁二首

地暖時時花草門幽處處松蘿玉篆神仙留訣
雲莊天子披圖

其二

點點花隨流水雙雙鳥落平蕪人間別有天地
世外悠然丈夫

智瑩 方外

背郭數椽茅屋臨溪幾樹梅花莫是林逋猶在
周顒別有山家

鄭翰卿

過梅墟閒雲館梅墟種梅數百株花時獨
酌對萬玉參差異香襲襲侵人衣袂其
羅浮羽化之思乎

放鶴仙歸庾嶺騎驢人在灞橋風裏暗香襲襲
月中疎影蕭蕭

其二

世事不如夢短生涯長與雲閒一枝梅花濁酒
幾箇漁人往還

七言絶

茂苑文文水嘉 學博

梅墟詩爲逸之周君賦

疎枝冷蕊散寒香萬樹參差暎草堂往日林逋
擅清勝近來風韻屬周郎

其二

梅花墟上雪模糊掩映周郎白玉膚若到梅花
家深處令人詩思繞西湖

皇甫百泉

逸之持所臨黃庭經求跋王京兆鳳洲無
謁曇陽仙舘候予木鷄軒賦此爲贈

周郎東去訪王喬秖謁曇陽躡九霄莫道舟輕
無長物籠鵞竇帖逐江潮

彭冲溪

送逸之持黃庭經乞王元美品鑒無謁曇
陽舘二絶

曇陽仙館水雲間中有王喬擅小山扁舟東下
尋真去應是桃花洞口還

其二

搨就黃庭是右軍從來墨妙五湖聞持將廬監
千金賞不負青山舊白雲

發州吳玄鐵孺子 山人

好佛周顒早罷官無營心在上皇看太虛高處
梅花底盡日焚香嫩著冠

長洲張崚虛鳳翼 孝廉

林中習靜演三車象外逃禪駐物華想得蒲團
趺坐穩塘梅開處即天花

同郡范鏡川之箴 康憲

梅塘詩贈逸之周君

聞說梅花玉不如春風吹爾遍郊墟怪來騎鶴
揚州客能寫龍鸞道士書

上海俞識軒顯卿 比部

古人手墨愈久愈湮雖一一爲好事所藏
終亦漸滅良可嘆也梅塘道人性嗜古
力學二十年見寶翰流傳人世者輒爲
臨池豈惟色肖直得骨髓真赤縣中大
奇士也嗟嗟鳥跡蟲魚遂聖心印假令
魯公不留長夜漫漫矣萬曆庚寅秋暮
過道人于周公瑕齋頭獲觀其墨刻數
種贈以短章而爲之記

五花千古文卿筆一入侯門禍似秦邦有良工
心獨苦頓令金匱起精神

長洲張壺采獻翼 太學

梅塘詩贈周逸之

水霜爲韻雪爲姿獨卧芳塘夢斷時莫道花開
全佗臘春風先到故年枝

吳少君

別梅顛道人

庭柯何事報秋聲江上迢迢幾日程我去你留
俱寂寞月明他夜最關情

皇甫百泉

寄題逸之閒雲館二絕

終日雲生片片閒直從山頂看雲還薜衣袖得
雲歸去半剩白雲猶在山

其二

北窓高卧苦吟詩正是窓前雲起時總爲此心
無一事詩成只與白雲期

松窩子

白岳山逢梅顛道人賦此以別

白雲斜壓石門低小結松窩鶴並棲今日相逢
已相約爲君先製薜蘿衣

百鄂道人

白岳山賦別梅顛道人

一笑知君是道流貪看山水得淹留身閒若辦
歸山計認取桃花野渡頭

陶若水

看周梅塘壁上劍

干將出匣射寒光不惜千金着寶妝今日對君
無限事十年恩怨未曾償

吳玄鐵

寄逸之周君二絕

周郎爲我舊曾過蘖石䲀心注意多今日偏能
親莫逆新詩每每及漁簑

其二

秋雨沉沉損客心故人多在夢中尋一爲別去
芙蓉好知有香醪何處斟

徐春門

昨過梅塘出示翰墨皆吳下名家所詠梅
塘或題閒雲館及諸跋語披覽如群玉
在耳欲假以歸而周君寶惜不能移片
時之好以故憂想於梅花閒雲館之間
余不覺神怡心曠朗然長嘯口占四絕
以寄云

梅花開處玉爲林先報江南第一春夢入羅浮
塵世外覺來天地幾閒人

其二

莫咲周郎逸思多青山影裡着漁簑一聲長笛
梅花調萬項滄江月滿波

其三

閒雲虛館傍林隈幾樹梅花帶雪開中有高人
長嘯起夜深江鶴忽飛來

其四

萬竿碧玉翳林塘一徑清陰帶雨涼咲殺微之
無一語籃輿直造興猶狂

平野

題梅塘別業五首

買斷南林十畝餘半栽脩竹半梅花月明彷彿

瀟湘夜疑是羅浮仙子家

其二

竹林茅屋繞溪流風月樽前樂事幽一夜梅花滿林蔟幾回清夢入滄洲

其三

白苧村居烟雨濛肅歌長傍白雲中子雲未就長楊賦歲月徒令嘆轉蓬

其四

處士茅堂傍水開花香竹色繞亭臺閒來不厭尋幽客野外惟餘濁酒杯

其五

倒著山公白接䍦興來花下復題詩陶然一醉鴛湖曲不覺西林月墮時

徐潤卿

寄梅墟周君一絕

擬欲從君作勝遊何堪寂寞赴長洲篷窗一夜蕭蕭雨爭是巢由卧一丘

庚山

梅墟先生以詩見訪奉酬原韻二絕

青蘋谷口度笳音帶得閒雲入竹林今日見君丘壑相玄言深慰十年心

其二

蕭寺秋風葉墮階忽聞高士過僧齋携來白雲將同調看去青山見遠懷

鄭翰卿

梅墟先生結茅白苧村春日過 題一絕於館壁

謝豹啼春春未歸南湖白苧不勝衣山人二月渾無事認得前年燕子歸

靈鷲山樵陶冶

山中寄懷周逸之社丈

青山舊社久寒盟此夜懷君奏玉笙恍惚步虛明月裏翻然夢入五重城

梅塢貽瓊卷之五

新安汪顯節子建校編

傳

同郡包瑞溪穉芳學譔

梅顛道人小傳

東吳周君逸之名履靖逸之其字也別號梅墟又號梅顛謂其性耆梅故云少良家子也其先大人嘗以博士業癯瘠不勝歷辛苦乃棄去先大人沒遂繼家聲然不事家人生理時時靜坐䏲養生家談其所與往來皆羽衣蹁躚所謂遊方以外者也其太夫人輒挽袖詈曰何物兒作何狀輒謝曰兒性樂此不為疲也一時販徒俚子皆咄咄少周君而有識者靡不謂周君身游塵中作塵外想亦江南蘆葦中一奇品也且性好藏書每每留意古跡館名閒雲其所朝夕居也左列諸品冊經及諸子史右列鼎彝古墨及晉梁隱君子畫像其時時所披咏者則陶柳諸詩也其後年益壯其所交游益廣乃益薄家務銳志翰墨者幾二十年遂窮晉楷之妙乃時時揮灑其古篆隸行草種種造妙暇則刺小舠美水月令二童子歌招鶴之章已而撫梅笛音律清徹東郊牧外名曰苧卿地僻多梅曰號梅里往往為君所浪跡故又為梅里散樵其里人聽笛聲輒歡呼曰梅先生船至矣君復嗜飲飲不過數卮醉則揮筆成懷隱懷仙數十言或成竹木怪石一幅謂不過寫胸中逸趣耳不數數也予浮覲顏色者已有年後相得益驩乃始櫛沐

偕矣予苦謂三日不見周君肺腑中不覺爲塵氛所障對鏡面目亦可憎也君輒謂予曰人生世間朝菌蟪蛄耳會將詠茅山側了三生事今特毋夫人在帷不得旦夕離膝下爲無方之遊也予且老閩人多矣海内若周君者不可十計江南若周君者不可以枚計吾吳固周君作俑而難乎續貂矣予爲之傳俾後有太史氏續逸民傳庶幾備考訂而不落莫也

劉羅陽

貧士傳

周履靖字逸之檇李人博雅獨行君子也平生嗜梅遶屋種之故號梅顛道人日弄金石圖史秦漢而下勿論傍及導引方書及稗官故實無不畋漁其間詩名喋海内勝流莫不願借交之與人處坦中直腸有古人風遇事則負氣任俠能振人之急濟人之疾邑嘗有重役坻不勝楚履靖破產脫之郡父老數十萬爭爲尸祝所居蓬樞甕牖清風穆如見者自獲清涼人或勸之治生履靖曰如彼深林則繳其弩如彼重淵則張其罟穰穰熙熙利則狗矣彼魚彼鳥羅其逸矣嗟嗟咄咄世重夔龍山珍豕鹿樂以爲期富貴何足識者謂西浙有兩梅高士前梅道人後梅顛

贊曰

嘉禾名德　饔飧弗給　圖史是娛
硯畊而食　梅墟簇簇　南湖悠悠
矯哉周君　高風誰傳

記

屠赤水

梅花菴記

就李周徵君逸之醇朴清真雅有幽人之志屏居郊落有屋數椽生平慕孤山處士風格繞宅種梅數百本冬春之交著花甚盛清芬撲人殘雪在稍寒月掩映恍若百千瑤姬素女垂纖阿曳玉珮乘鸞控鶴遨翔太空逸之披蓑策蹇歌嘯花下不啻在灞橋尋詩怡然樂也宅有一軒顏曰閒雲館左圖右史茗碗薰爐雜貯彝尊寶咼雲罍龍蜼諸古玩性好臨書哦句晴牕拂几研討解忘其饑疲尤精蒼頡史籀李斯古篆八分靡不體法合裁畫變詰化古顧虎頭張僧繇閻立本吳道子李龍眠諸繪佛像仙蹟志爲摹搨入石采擷諸名家贊偈以垂不朽而遍交吳越高人文士相與參考訂正出皇甫司勳門司勳亟賞謂周生今之蔡中郎孟襄陽也世人好嗜膏粱競逐錢刀若蠅附羶若蠹蛀木甓而後已逸之於世人口嗜不嗜世人口馳不馳中然漠然而獨耽文好古習爲清癖千載而下想見逸之標韻何止丹霞飛瀑淪淪泠泠道滯消鄙袪塵刻囂風斯遠矣雖然以物清心猶屬有待有無待者濁緣亦剗清緣亦剗不以物溷不以蕩潔方且盡空山河大地而立乎坱圠翔乎寥廓夫是之謂至人逸之寧有意乎余且與逸之掀翻而出而神動天俱氣爲之毋颷爲之輪圓眎疇昔之所耽耽者又悉土苴也已屠隆緯真

又記

嚴紹峯

梅墟書屋記

去檇李郭東南遵湖而行五里許曰白苧鄉又南爲桃花里東數百武竹石若障且湖流帶不見水端地僻多梅人稱爲梅里云梅里南面雙峽摩天雖遠隔數十里外蒼翠接於林麓絡流環紆路弦而稍隨壤與洲並膏腴可耕漣漪可釣邑人周逸之別業在焉廣蓺花卉土宜梅而種梅三之一逸之搆數椽爲書屋列槿爲墉編竹爲屏繞垣皆梅軒榭芘其所紫啓窗睥睨湖峽之勝雖不盡歸之周然亦得之過半矣屋中之藏緗帙滿架百千卷晉唐宋元法帖墨跡參之左圖右琴逸之少業儒不喜章句促娟棄去而居常以吟哦摹寫繪畫自娛時時蕩小舸或憩書屋中舉大白獨飲酣歌人且目之爲狂生非顛也方雪晴月白梅始著花有客乘輿至者于時東風駘蕩清晝遲遲散趾晤言花氣襲袂撫柯盤桓流光常在香雪之上逸之乃爲命酒奏高山之調倣雲林之筆助發其趣騁暢歡洽不知斜陽在樹壁月當戶也客善詩者匡坐攤論分韻刻燭或按簣燃爐或瀹雪烹茗未有不得意去也一日逸之請爲書屋記無豈子曰君知乎江南先暖梅常侵臘陰嶰背日梅易先春不可槩而相量苟調劑爲美望之而止渴於世皆有裨焉者若秪玩芳芙流連散漫於景色間是發羅浮之夢耳予知此以居書屋闇然藏用

為而不滓將兀然幽栖而名益彰矣夫逸之吾嘉之儒隱也人言逸之乃公瑾之後多風流文雅非閭巷碌碌者比安知梅墟非魯連之蹈東海乎

梅墟記

新安王士岳寅

去南湖數里有梅數百株蔥鬱而成林者為梅里里中亭亭紆紆樸松蘿以為門者梅顛道人居也道人性迂利祿不罣其心而顯榮不入其志其所深嗜好者唯梅常為余言梅有四德抗歲寒以明節先百卉以言勇發如玉之芳姿敦五味之和始嗟嗟小草崇矣誰知遠志陵苕茂矣孰問潛頡以糸于世其為偃草乎其為長蓬乎其為帝庭之華乎其為首山之薇乎其趦趦蹌蹌為屈軼之指乎其容容與與若五柳之淹乎吾知三加之衮不如荷芰之衣五玉之衡不如蕙蘭之珮公休矣請從余梅居可乎時落英如霰君與梅墟共笑余者因為憮然記之

序

同郡馮具區夢禎 翰林

石刻大士三十二相

宋時大老學佛率得其精邃如李漢老晁補之張文潛筆語言文字超脫解悟至今朗人心目不特張無盡樵和仲黃涪翁而已龍眠居士於是五六公者往還無間獨以善畫名藉一時其所得於薰蒸漸染量亦不淺故其所作佛家諸像皆極玄重妙與吳道玄頡頏世傳其長帶觀音卧石觀音以為出奇炫異驚世駭俗而不失勝絕處今觀此卷精勁圓細意贍態工後人能如此作法者甚少卷凡三十二幅幅各有贊贊語開霽超豁展轉有味云是了菴衲子所為然其下筆有文墨矩度又駸駸如少年使才者恐亦吾儒之精佛如張晁蕪黃者寓意耳其是否吾不可辨也一日逸之周君持以謁余兼欲勒之石余素不習畫而好觀佛子書知菩薩三十二應者為其圓通顯現如鏡鏡交輝光景互徹故以一悲深願遍入諸界與彼知識體貌無貳今作雖變沒不常不出金珠瓔鬘楊枝水鉢間因伯時之三十二應而非菩薩之三十二應也又伯時以纖毫輕素而逸之畫易以銑鐵堅珉雖眉髮宛然無爽亦逸之之三十二應而非伯時之三十二應也雖然各各心中具一無相觀音應應不著恐雖有伯時長帶卧石之絕技與逸之精專刻畫之念亦當唐捐矣憾不以此語問之宋時諸老

賦

朋雲館賦

茅鹿門

梅墟道人自嘉禾而來造於鹿門山人曰蓋聞地以人勝美以言傳黃叔度校書天祿閣裴晉公歸來綠野堂京湖耀於光祿之宴汚波著於郎官之題鏡水鑑於賀監之隱洞庭播於孟客之詞墨卿之所濡灑文匠之所摛摛足以弘奨風流滌滌幽姿增㤥名勝標示來茲若朋雲館者則大壯以弘義乃取乎上棟下宇法三才而樹本故使之下方上圓懼窒閉之傷順則以之四洞八達惡巧麗之奢靡斯尚夫樸素渾堅孫立乎蟜潤之囿俯瞰乎蔦緜之阡而乃藻棠棣以為梁棶紫荆以為墻雜之以蘭蕙椒桂繪之以玉碧文章芭忠厚以為基準虛明而開窗仰穹隆而體徤俛靜直而效方遵扃啓於昕夕式向背於陰陽雍雍乎熙熙乎亦嘉禾之鉅奇也而俛首巢由東連黃浦西接江干南極海寧北通巨浸豈惟東南之絕勝抑亦梅墟道人之傑作也梅墟道人傳文約理善人也信人也賦性爽朗倜儻尤樂施與人皆敬慕之鹿門山人喜而不寐肝衡而視據案而思目無轉盼手不停披斯館之幽朋如雲之無定聯坤絡而無垠涵元氣而集淆實造化之至神坤漠而無朕窾濛日月吐納星辰噓噏天地氤氳乾坤接大行之濱兼括楚尾之齊淪譎光幻於秋夏瓌色變於冬春精神和煦蘭氣生馨然後居者無[redacted]白

壁之患行者無巫峽卅砂之虞立有忘憂之善地坐有清閒之虛館無拘無束天子不得臣諸侯不得友行立坐卧徜徉於其間歌舞跳躍放浪於此中止蘅杜之端侃製芰荷之裳衣割鮮新以爲繪擬菰米以爲粮濡彩毫於秘閣吹玉笛於芸房鼓琴而狎傲吏作賦而輕侯王於是居爭燕息滌慮凝神既靜事以爲形又齋心而絕慮郤紛華而弗陳甘淡泊而無違冲然與和[redacted]游湛兮以道合真耿介拔俗之標瀟灑出塵之態度白雪以方絜視冠冕爲土苴風情張日霜氣橫秋譚空空於釋部覈玄玄於道流學孔孟之文章宗李杜之詩詞務光何足比洧子不能儔仰高風於東海馳妙譽於西浙使榻因徐榻而增色山以嚴陵而流芳館與梅墟而共傳名君宇宙而不朽豈特養生而善身是皆有以壯天地而光日月者哉梅墟道人嘿然而喜拱手起曰先生之言博而深典而都予末小子愧不敢當於是相與觴於白華樓之上酒酣致謝文於囊解維而去

梅塢貽瓊卷之六

新安汪顯節子建校編

跋

黄庭經跋

文文水

右軍黄庭世已不可得見惟秘閣刻本爲最予嘗摹刻之於停雲帖中以惠後學今周君逸之乃用晉法重書一過度越近哲而直追古人晉代風軌旦暮遇之矣辛巳四月携過吳中命予題其後因爲書此茂苑文嘉識

皇甫百泉

字法惟晉多名家至右軍爲妙絕矣小楷如黄庭稍大如蘭亭世人臨之莫能髣髴也周子逸之兼二帖得其骨髓豈叔傲復生者也萬曆辛巳首夏朔司勳氏皇甫汸跋

王鳳洲

黄庭内外二景經皆景林王真人傳之南岳魏夫人者夫人既上昇而復以興寧二年降授楊司命當未化前業已漏之世故右軍得一書之黄長睿乃據此公厭代之歲在興寧前而駁以爲贋殆非通人論也第外景以此公墨妙故膾炙後世而内景獨宋思陵有榻本餘遂寥寥者得非真人在巳莫問鄰一語爲叅同悟真庶濫取妬耶曇陽師特拈出之而逸之復能倣右軍蹟勒之石以布來來毋論作飛天仙人觀海内喚井水人皆知有二景其爲玄真指南功德豈唐捐哉因敬識於尾辛巳初夏王世貞題

彭冲溪

周子曩昔寫道德經矣頃又寫黄庭二篇周子其有離塵入道之意乎經中所論府藏關竅悉求諸内非若秦漢方士長生藥草從外覓也此帖步驟晉魏勢遒而婉構整而密使遇山陰道士當籠鵞贈矣萬曆辛巳端陽冲溪彭輅識

周幼海

黄庭自右軍後千百年所託無一人重書者畏邯鄲學步之誚也吾宗逸之所書黄庭非但形肖骨肖直爲神肖遂爲千古快事所謂孟子之後又有魯連者也又聞逸之學書務精諸古人突與其鄉項墨林氏多藏法書遂得盡其披覽亦用心專也語云有爲者亦若是於右軍乎何有

張凌虛

予素愛右軍黄庭經悉力臨摹二十年於茲未能窺見一班周君梅墟頗能銳意書石爲不朽計真快事也且參考道藏析爲上下師其筆陣補其全文其於繕性煉形者大有裨益匪獨以藝自鳴而已

文雁峰

嘉禾周君逸之余嘗聞其善騎射而不知其好文今觀手書黄庭内外景筆畫端楷深得晉人風度豈亦有得於公孫大娘舞劍之秘耶不然黄庭一經右軍嘗自以爲若有神助再書恐不能似後之學者顧乃敢於抗行哉昔人謂真書以點畫爲形質使轉爲情性毫釐不察則胡越

殊風其善評書者也周君其得矣覧諸跋語嘉
其字畫之工與其篤好之志彼有取爾也余復
何言

王百穀

鵞經爲千載楷法之冣臨池之士不習鵞經如
野狐學禪竟成惡道此卷周君梅墟所臨結體
綿茂而波畫遒美蓋有當代書家所不能措筆
者而直造其奧周君逼人哉但予非黃冠者流
尚能持覞䚊者乞之也周君毋吝時萬曆辛巳
四月朔日太原王穉登書于石湖舟中

張壺梁

嘗謂造人獨往之事志非易立理難輕樹嘉禾
周梅墟携黃庭經出眎乃出手書以金簡玉字
之寶而又玉潤行間金生字裏非娀意覃湫寄
心寥廓而能然耶展玩不覺紙勞字故何藏餐
玄霜與絳雪也方外士長洲張獻翼識

項墨林

右軍所書黃庭昔人謂之換鵞經予嘗稽之前
人云右軍人品既高其所持亦固雖當君命題
榜尚不屈巳以狥豈因嗜好而輕以巳書易鵞
耶必無事也或又云右軍別自有換鵞經實非
黃庭也三說聚訟未審孰是據理揆之黃庭經
非爲換鵞而寫可知巳若經中玄旨予啟彭比
部論之巳悉予復何言諦觀逸之所臨鸞章鳳
姿刻畫鍾王而睥睨一代要非得心應手者不
能然也萬曆九年五月夏至日項元汴識

黃葵陽

自昔有黃庭換白鵞之句則號黃庭爲鵞經未
必孟浪或謂別有換鵞經又不知何據論者雲
沓若以右軍高品不苟且狥所好然右軍之受
道士之贈亦何害於義哉觀周君筆力遒勁真
足以追躡往哲有盤螭翔鳳之態諸法家評之
審矣余安所置喙第書之姑翻千古疑案云萬
曆辛巳五月朔旦葵陽黃洪憲識

張樵谿

右軍書黃庭經代久浴絕世亦罕覩若其全本
唯景審臨者最而智永補其闕鑒定家不具隻
眼所以摹臨愈多而去真彌遠矣周君梅墟好
學書兼得善本手臨此卷既不失矩度而又時
出驪黃色象之外可謂駸駸度前稱藝林獨武
矣

鄭翰卿

黃庭爲逸少臨池絕筆千摹萬搨久而益訛今
若村莊塑像粉黛疊加無復人理周逸之獸秉
匠心迥然千百載之下儼儼成匹所謂學字如
學仙道骨聖胎非由師說逸之其吞黍米萬粒
者耶惜無羣鵞乞君一紙

新安黃雲谷唯中 別駕

世稱黃庭經書畢籠鵞而歸非屬語也夫好鵞
之癖不過因物適情道士借以助典右軍藉以
怡情遂爲千古美談豈銖銖然較羣鵞而後書
哉若拘拘鵞之有無爲此經之辨是誣也逸之
此帖逼似右軍歷代名筆俱當左袒使有山陰
道士賞鑒攜鵞而過未爲不是

道德經跋

文文水

道德經予家舊藏有松雪寫本其書專法黃庭
筆墨精妙甚爲先君寶愛後歸之陳白陽道復
後不知所之矣近王鳳洲中丞亦予書一過以
老目昏花不能小楷而止今見逸之周君所書
意閑攜密爽爽有神力諦視再三令我欲焚筆
矣且王中丞既得君書亦毋勞予之拘拘也

皇甫百泉

昔人謂三日不誦道德經便覺舌強使三日不
書將無手強乎逸之字法素宗黃庭茲卷兼出
松雪進於技矣幸勒石以廣其傳爲帖中一奇
可也

王鳳洲

晉史右軍爲山陰曇礫村道士書道德經籠鵞
以歸余嘗憶真誥所稱右軍逝後浮繫四五載
始得解謂坦腹公品在支遁遠遊間生平無他
業將孫府主索部民物寫經受傭直二條輕垢
罪耶第此經竟淪佚不獲與黃庭並傳世毋論
右軍即宣和秘藏真蹟以千計獨缺此經而周
逸之乃能以精書勒之樂石拓本示世人書之
能似右軍與否其能博鵞群與否精墨者巳有
定品矣無俟予贅也因欣然捉筆題後辛巳初
夏王世貞識

彭冲溪

道德經非盡老君語乃黃帝廣成之指也譚攝
生少訓撫世多後人呼爲道家耳吾嘉周子喜

臨摹得趙子昂所寫刻本愛之倣趙意爲之書周子全宗二王波及松雪蓋不爲子昂所以能爲子昂也

周幼海

史載王逸少寫道德經換道士鵞而他書多云黃庭今道德無傳而獨黃庭行世史殆誤也趙文敏嘗書道經我文太史亦書之雖皆矩矱逸少而結體則自出機局逸之所書宗王而駕文趙評者盖比而三矣求羊者其能舍諸

張凌虛

曩歲有客持趙承旨楷書道德五千言過其門者欲往觀之不果殊用爲歉今覩梅墟所做不啻神契可稱雙璧矣

文雁峰

周逸之嘗摹黃庭甚善此又臨道德五千言真好古而不倦者歟余嘗見米海岳自題云二三次寫有一兩字好信手書亦一難事海岳書入晉人之室而猶謙言如此周君一造至道默悟三昧以書名家固其所也余因喜題其後

王百穀

趙魏公書道德五千言鑒者謂直未提半萬故學書之家臨摹殆遍然往往取誚效顰貽譏學步正由徒習形似罔知神理愈趨愈下職此之因覩周君逸之此卷清婉間逸可謂得之驪黃之外也

張壼梁

周柱下史乗青牛出關行且哭關令尹識紫氣

乞五千言以攄河上之秘固俗士所不能窺學徒不敢輕慕者周逸之書此經否之以廣流傳得非望紫氣御青牛而然耶不然何至令覽者習習風生軒軒霞舉也卓矣仙才蕭然道氣宛在行墨間矣若其書法之精則善書者雅已能言之梏生既凡材又不善書何可置喙其閒也

項墨林

予雖不敏然亦游戲翰墨之林畧其標準每以不能追踪鍾張步武羲獻爲恨而逸之數與予談則志悃悃欲凌子昂而上之乃其居常未嘗不秉筆故所書率度越唐宋而直造魏晉也且種種篆隷古文靡不造妙其上宗蔡程而下友鍾王者耶此卷特其一絶耳涤指寸臠已得其禹中味矣

黃葵陽

書三抄魚爲魯帝爲虎老君五千言最予所愛誦苦爲訛贋所礙今周君篇校句訂足償予夙志且趙文敏公舊有真墨今爲君所得故下筆奕奕有神力且趙宗二王君亦宗二王源同流合不覺神契海内善書之家其勿以朝摹夕做者視此帖也

張楳谿

古嘗記鳥跡蟲魚大小篆隷八分章草無俟論秦漢以來楷而行行而草耳竊意楷書如清廟明堂冠裳珮玉蹌蹌濟濟豈容以亂耶趙文敏寫道德經廼深究六書故其筆法妙入神也周君泛濫古墨鈎深致隱所書誠衆妙之門也奚

但得其梗槩哉

吳國倫

老氏五千言土苴人代芻狗百靈豈關前紫氣炫煜直此段吐吞且弁趙承旨真跡若有百丈赤霞上燭漢表余客歲曾於鄴中及見之魚蝕其三而歲蝕其二神理幾萎及得逸之本燁燁紫烟復生寝榻惜無望氣者自河上來言老君不死矣周則何讓於子昂哉世固當有品隲之者矣

石刻蘭亭圖跋

文文水

嘉禾周逸之橐中如水較成都長卿家但多鐫石數十片耳而結納不勦學書卅三十年來訪筆法於余余耄矣何以相質然聞古人成一藝必殫平生之心若痀瘻之承蜩不以天地萬物易一翼暨其熟也掇之耳逸之其博觀約取專詣以俟化乎逸之所繪蘭亭觴咏圖及諸體所書序記詩跋皆髣髴古人然而余所望者不厭其吹索也

皇甫百泉

門人周逸之持蘭亭卷示余留余几頭浹旬披玩撫賞不復能收偶出以誇客客曰山陰岩洞奇秀王謝人倫標表信兄清颷千古獨憾不少須柴桑翁著此竹間耳余曰不然晉之初東雖廢事草昧而人心左袒絕䄋擊節之士兄復不少柰何坐視陸沉爛味自若未必非泉石膏肓有以中之較柴桑翁當踸淪鹿走猶悽然甲子

於義熈奚啻氷炭哉逸之曰夫先生爲謀國也者傑與客方藿食而鶉結終索古人於丘壑耳且洪桑翁自有東林香爐瀑布二三逸流雜坐而談無生花兩珊珊遶麈尾豈讓曲水浮觴哉余與客因大笑釋去益信逸之之能振古也

劉羅陽

逸之高情遠韻而尤耽於書畫每欽晉人風致恨不能餐泡饜飫之於王右軍又所深企慕向展側不忘者淹積既久其所尋繹覽觀訪探閱歷雖散落泱遺墮澗壑深阻荒烟野草混尾礫令麗遇輟撫摹愛玩出其閼翳而滌濯之若蘭亭圖者其人景之勝傾一時在右軍亦以爲興會所及平生游賞未嘗若是快者李公麟想象其事而圖之其共集諸賢觴詠歡適聘睨流連於山川樹石姿相映發瀟洒爽清之氣彌呼徒倚誕傲徜徉自得而右軍渾染稚稚遂無千古遠潛溪學士復爲之圖記則寫生之妙一一散見於行墨間而其人之容態情度野逸飄放若可指呼而山鳴谷應恍忽間遇之而神出矣周君蓋忝訪積時目存心注而所見多出妄庸於記參差甚稍就其善者亦頗乖刺乃歷十年餘采綴搜緝摸寫點染風雲色澤默存於杳冥昏昧頃而精采飛動煥若神明矣夫其典刑蹊徑運置才巧遒媚新瞻橫逸不覊而纖細綿渺出入變幻無適不該昔人謂王維得其細史道碩得其真今周君之作其備之矣乎又粉本不足傳遠勒之石俾垂永久且周君親之刻中覽其

形勝而上與仲翔論設粵人士加之覃思含意吮毫欲腐而後信手一揮可謂盡掩前踪超踰萬類間以示予并乞題其後周君既已屈折隨俗得其雍容甚都故予辭亦不復矯厲無謂降格然

王寅

一壁置此障若有惠風吹我兩耳颼颼坐脩竹間因爲大咤逸少不死當浮我三觥此君恢恢不成一語

彭冲溪

石刻東土二十八祖跋

西竺之教流於東土自達磨慧可而下其像凡二十八老宿梅顛周子一一精染殫其所長蒙籀勾畫悉造無上常一諦眎迴知建大法幢升壇演最上乘受人天崇奉者率皆磊磊魁梧偉人亦異矣哉燈燈繼焰葉葉芊芊龍像騰騫野干逆走昔何以熾茂今何以凋落豈道不易弘將才難而無有乎爾諸方比丘睹像而瞿然奮其可

屠赤水

達磨初祖觀赤縣神州有大乘根器遠從西竺踏蘆東渡南見梁武機緣不契遂之少林面壁九年作佛榜樣而教東流實是茲始法法相傳心心相印支分派演並證祖位各隨其見趣根力而入道殊途同域咸不畔如來玄奥珎秘家藏奉佛者繪像以傳而長水周君逸之手摹入石作時津梁蓋欲人因繪像見祖師斷不欲人

執繪像爲祖師而肯其筆畫愛其工巧收藏傳展永久若眎爲玩戲如斯之人淪墮酆都永不見佛佛弟子屠隆合掌書

李九疑

梅塢老人得此卷加以妙染精刻曰東土出世聖人盡在是矣意謂結得祖緣不知這一夥漢最無面目若遭其毒手便須一吐盡凈何處尚堪刻畫何處尚堪把玩雖然一時留取照我眼目尤勝膳觔觔地李日華跋

劉鳳

諸祖演教真託衣鉢認取頭陀慧相同是如來面目直恁燈燈相傳華葉相演刹那頃涅槃會上吐大光明二十八位種種妙相皆莊嚴無量萬劫不壞故此常住大千世界濟度人天離諸惡道逸之此生大作歡喜摹寫諸祖募工刻書袈裟尊嚴夫狴犴學獅子無有是處逸之學佛毋執像求佛佛卽化現優鉢曇中祥雲滿室不俟荼毗便是諸祖舍利

彭冲溪

石刻一十八尊阿羅跋

余不學佛第聞有阿羅漢果者瞿曇氏稱曰世尊此十八公亦曰尊者豈續佛慧命於一呼吸頃將其人耶周君逸之興寄形外滌妙諸體能以翰墨作佛事者摹其像而石之類多形容魁峙意態閒寂而遊神玄雲絳霓之上及求其所解悟則渺不可詰夫像者心之爲也而非心也即羅漢之名亦贅矣何者法無住則無得無得

則無果也九霞山人彭輅誕言

屠赤水

鏡中之華若云非華亦即是華若云是華花在何處水中之月若云非月亦即是月若云是月月在何處阿羅漢像亦復如是執像是佛是像非佛云胡紙墨而有妙明性謂像非佛云胡有拜像而得見如來如來本性充滿世界亦不執像亦不離像即像即心即心即佛是故衆生以紙墨求佛在求佛本性以點畫精好求佛名爲邪來煩惱至正來煩惱除一燈能照千年暗一智能滅萬年愚

馮陽峰

以相相大士百千萬億不勝窮何止三十二以覺覺大士原是無色無相又何三十二之有雖然上士頓覺中士緣相以故或塑或繪假相待覺耳宋李伯時氏繪妙千古尤喜作諸佛相茲周君逸之氏殫精摹之不爽絲髮已而鐫之貞珉流傳廣遠矣噫君直景慕伯時氏已耶寄相於筆寄覺於相意蓋有待云長洲馮時範拜跋

皇甫汸

弟子四大本空廼大士法相種種盡闢浮悉從無相滅從有相得有而非有一切瓔珞琉璃七寶諸尊嚴證入空界無有着處故無有面目粉粧諸妙相無有面目粉粧諸妙相故無有錐鑱鑽鑿諸因果此石上端嚴盡不壞體求作大千供養逸之畫菩薩諸本來悉從自家本來化現佛相故得美滿纖悉鬼斧運刀無有障礙

石刻大士三十二相跋

皇甫百泉

世傳觀音有三十二相夫其法身遍滿隨現隨幻即千手千眼不能盡奚啻三十二哉人以慈觀求我則瞻以爲慈以威觀求我瞻以爲威我無心而物自正則三十二之謂多矣雖然五官互用何觀非耳萬籟皆色何音非觀此普門之所以相也相可傳所以相不可傳周君逸之綠墨妙而契禪說豈惟其相是傳固欲會所不傳

贊

屠赤水

謂是覩世音耶謂是觀梵音耶所觀之理既圓能覩之幾并泯謂是覩以目耶謂是覩以耳耶耳融於目目融於耳耶何色非聽何音非觀耶尋聲救苦十方三界何翳翳獅吼之弗徹耶其斯爲慈氏之大悲耶

偈

張壹梁

着相雖經千百億刼不見如來弟子屠隆合掌

跋

鄭琰

大阿羅漢五百而十八公稱尊肖其像或癯然瘠或巨然魁眉或如盖耳或如墜或靚繡而金飾或縷縫而鶉粧有美如華有黎如漆其或在童其或踰耋馴猛虎以示威引天龍而爲戲或笑容可掬或怒目獰猙或獅子吼而錫杖停或檀越歸而優鉢現栩栩然者夢入無何鄉嘖嘖

云者思度人間世豈西方聖人狀貌瑰偉亦復如是今覩逸之所勒繡鏤工巧可爲絶世使置一紙座右殆猶皈依諸大乘諸大菩薩爲我摩頂受記參上乘法門濟度羣品弟子三生何有因果過蒙諸佛救護五體投地無有言說周君且作艷慕業弟子且作有情癡癡業結成何由解脫佛身不滅佛性不壞庶幾大悲接引諸大菩薩一切救苦離諸惡趣迴向居士鄭琰和南

跋

石刻五禽戲跋

姚禹門

鶴笠軒然而仰者梅顛道人也道人好道當思千載寂寞事有峴首沉碑之想故其所刻禪流羽士不一而足而意猶未已殆將窮北山之石山人已應泣余未嘗不賞其豪也

馮具區

佛者超生老氏鍊生儒者安生余安而未超間欲鍊之則從着仙海士乞庚桑美門之術覩其法繁夥非得移家白雲盡棄人間事弗克竟也逸之爲出此卷不奇而驗余將一一試之闔户便作桃源海嶠氣翩翩吞霞矣案頭蓄維摩圓覺諸經乃知余生在超與鍊之間若鐫工筆畫之巧拙不待余論也

文文水

夫善攝生者導其血脉強其筋骨使榮衛貫通脉絡和暢自能合天地運行之晷度陰陽闔闢之機宜而外患不干精神完固長生久視之術

所由至故人之行不行而脩短之數不殊耳梅顛周道人取能伸鳥經之術勒之於石俾人起葆真之想以躋仁壽之域其衛世惠人溥矣夫道人學仙術已久若此刻則所謂遵前哲之軌躡順生人之便安清脩之士執是以為指南即鍾呂復生無以神其業此固上清之階級陸海之梯航信可寶也因識之刻末使世之聞梅仙而慕者即此梅顛云

嚴紹峰

鍊形者以吾身之氣吸天地之氣如磁石之取鐵使内外渾合以為卅毋世傳八段錦者謂可以却病驅疾而已不知正仙者疏瀹五藏以為採藥之本不可輕視也梅顛道人以妙楷精繪勒之堅珉其篤於仙者歟余未見其止

張凌虛

此圖圖動功狀隨時屈伸俯仰各有意態按而行之亦種種有徵驗第視靜功不無内外精粗之別耳然靜功默運於中靜中未嘗無動動功默運在外而内心實主之所謂志一動氣是也若粗視動功祇求諸外則雖屈伸俯仰禽息猿引亦復何益在四時元氣流行腔子中者當自得之毋謂靜功不可圖也逸之精於禪理似有於靜者乃繪此圖手書作用勒之貞珉其默契夫動靜相生之意而思以廣同好者夫長洲張鳳翼識

彭冲溪

順七十二候二十四節行摩按吐納之術周道

人梅顛得之方士葆攝家鐫之石附已像記曰神者形之宰形者神之具運其形正以疑其神彼海上燕齊迂怪之士覓不死草希與安期羨門遇者大謬誤周始精守畫既而貌詩詠頊乃蛻其支離之習而着已近實復命歸根之好善哉吾未見其止冲溪外史彭輅識

張壺梁

赤松導引嵇公養生體常摇動神清意平外弥五耀内守九精過此以往兩失其情

贊

茅鹿門

剪荷為衣茹草為食孤鶴閒雲　瓢雙屐蔚然文苑癯然山澤風骨倏倏梅顛標格

文文水

樂扒梅顛岸幘翩翩閒雲在館興寄詩篇游於物外契彼寥天有酒舒黄有梅呈白寂而隱几倏焉自適動而臨池神休以逸式穀之子徜徉泉石

皇甫百泉

虛其心實其腹昭鑒藻晦巖谷精筆陣工翰牘學稱優𣫍良玉娛情志藝梅竹明逸民系姬族

彭冲溪

有笠翩如有簑渙如弗雕弗盱誰弗與爾居立堅爾宜炯霞爾期笪篔爾友梅花爾師日婆娑以嬉慕而書猗臨池之餘人曰鍾兮王兮大有其姿哦而詩猗聲律之擿人曰皮兮陸兮與之並驅此梅顛所以若盈若虛若羣若嘒者歟

陳眉如

仙人之冠宸佛氏之心腸吾與爾歸去來以侍于玉宸先生之傍以遊于金粟如來之鄉

項墨林

心懸皓月與世寥寥足躡芒屩手持蠡瓢十洲五岳芝花藥苗儕惟猿鶴師古松喬似顛非癲雲水逍遙

王沂陽

塵埃之外湖海之間翛然其趣睟然其顏養者生耶外其生耶噓之吸之神隨形耶遺世諧世懸解則天何以呼之稱曰梅顛

吳玄鐵

衣鶉兮貌古足跣兮髮髼唧杯水日守雌氣雄其成句也似陰何之調其舒毫也多鍾王之風客有問其為誰曰此梅里之顛翁

陳眉如

題梅墟屋壁

昔鐵脚道人狂吟披髮手搏白雪和梅花大嚼曰欲寒香沁吾肌骨余疑其三生豈與梅花作無姻夫婦耶往往撫掌對人談笑其事晚得周逸人逸人故有梅癖亦自號周梅顛所居環植一二百樹雜以海棠叢桂松蘿竹石盖梅花狎主夏盟而諸卉分錯若繡為兄弟之國逸人則周天王也坐擁花城其與游觀者率羽衣緇衲及茶魔酒士花開酹以壺觴花謝吊以詩句至于雨時月夕以短簫老鶴助之相與酣歌長嘯或箕踞嘲謔其下不知罍盡燭空囊槖如掃其

今之貧孟嘗富伯夷乎不然終亦鉄脚道人小化身耳

逵觀可道人

梅墟謡

竹葉豊城劍松雲渤海濤兩般固奇曠奚若梅花高雪霽天宇清美人夢欲勞芳姿倚明月恍忽忘皮毛有我天地大無心同一尻死生旦暮耳大道寧易遭直下歇心去梅墟遠市囂此田好精進莫待暗香飄

壺天勝集卷

具鳳山惟貞 太學

余髫年侍先太保公宦京邸而雅意丘壑庶幾遊仙之賦於是海內玄倣之士輻輳來焉有西蜀林虛泉耑善運乩召仙所至仙甚夥而寂專且速者獨萬仙翁仙翁漢時人諱安國尤擅多能揮毫灑翰拈運詩賦疾若風雨無不妍妙一日命鍵一密室置笙竽琴筑丹青粉墨綃縠之類戒勿通人跡每清夜隱隱若聞天籟至期啓之則作繪一卷橫可二丈餘縱僅尺許所繪皆洞仙天神賢聖凡七十二負或偶或奇或飛或步或歆或住或前或卻鸞鶴翔翺虎龍侍衛芝鹿參差雲霞爛熳雜然沓然分布於茂林深谷崇山巨海瀑泉卓壁之間纖毫輕素宛轉如鉄絲鷺頂旋繞而成皆古列真像也像各具態態各中度眉髮蒼艾面目肥瘠肢體豐約千百轉變而精神互嚮若相與以語而相挾以遊者其中高壇峻墠一仙翁儼然冠帔櫂笏而拱神爐

調伏火者則我明張三丰翁也三丰事載野記褻談其悉意者凌虛御風之儔樂有匹伍將虞奉　帝命而來召歟是誠蓬山瀛海之瑞觀豈人間世所得覩哉卷蓄嘉樹堂中偶爲周君逸之出玩逸之嘆羨不已遂乞歸細摹併鐫之石宛然盡肖不失硎範逸之固好奇此尤奇之奇者余爲述其顛末

仇讓讃

默泉吳太宰翁夙好玄脩而長公小泉號稱善述是卷乃其家藏也翁之長孫伯度高懷嗜學出示賢毫間而逸之周君心向慕之因手摹入石周高品也嗜書翰攻諸體遒勁臻妙當世取重而余季子雲鳳與之善謂余爲吳世好而假餘齡庶幾方壺之侶因丐識此其卷繪顛末詳二君子跋不委九十一翁謙謙仇俊卿書

姚弘謨

八公常昜夢招我遊閶風閶風非人境其夢耶想耶真耶逸之刻此以　非夢非想非真余以爲卽夢卽想卽真

茅鹿門

鬚翁之年八十也客過草堂而傳觴以壽之者並饒我以綺縞鶴鹿與飲酒無算不然或矯之以上大夫印綬與夫文章詩歌之什當是時予適避客過西湖上又且歸而得秀州周逸之所貽卷蓋屬他客繪老氏騎牛入關圖而贊之又附之以手書黃庭內外二景經夫長生者六籍所不道而老氏之守中致虛則與軒轅氏所問

道於廣成子者無相遠非特世所稱熊伸鳥經與夫鉛汞刀圭之術而已也且其書法遒媚宕逸深得右軍及虞褚諸大家筆意超出國朝羣輩予數手翫之或移日嘗聞唐太宗愛右軍書其臨年也敕後世殉葬昭陵學士大夫或從而嗤之嗟乎獨不聞古人於親親著替不忍遺蓋曰以其手澤猶存也予竊愛玆卷不知其後之子若孫其能什襲而藏之於歲時蒸嘗抔亦間出而陳之若兌之戈和之弓以示無忘否時萬曆辛卯八月十五髯翁茅坤識

瓊花集

附詞

曹璿編

吾揚瓊花世傳海內一本信矣今花久枯悴騷人墨士各以傳聞爲據或謂卽玉蘂或謂卽聚八仙或謂漢前已有玆花或謂隋煬帝以觀花來幸江都以余考之皆非也蓋瓊花形色微類八仙瓊花異香芬郁八仙無香也若唐人所謂玉蘂則與之大異矣矧長安之唐昌觀集賢院潤州之招隱山其時皆有玉蘂惡在其爲一本者乎宋至道中王元之守揚州作瓊花詩其敘云不詳何木俗謂瓊花若卽爲玉蘂元之何以云不詳何木耶自後韓魏公劉原父鮮于子駿相繼賦咏歐陽永叔又作亭花上扁曰無雙由是遐陬絕壤無不知吾揚有瓊花矣若五代以前花之有無[illegible]可考見乃以大業荒游歸咎玆花目爲亡國之祥其誣不已甚乎且煬帝東巡諸所詭異之跡備載南部烟花記等書當時果有玆花其事尤爲殊絕師古輩顧肯略之而弗錄耶蓋兵火薦更郡志散軼閭巷之談遞爲口實遂令絕代之芳永蒙不根之誚惜哉惜哉成化中浙人有爲花集者止據黃冠舊簡潦草成編雖知隋事之誣而猶踵延元封號之謬中間所載李衛公劉夢得詩俱咏玉蘂花者餘篇悉用宅閒俚語冒稱唐宋名公之作予少讀而疑之然未敢以語人近里人有購得寶祐維揚志者玆花始末具在其詩篇斷自王黃州與隋事略不相涉予乃釋然以喜遂手自抄錄復命仲兒守貞遍考群籍增所未備暨錄歷篇悉爲芟汰又刪潤考證諸語冠于簡端於是花事粲然可睹間以質諸太僕蜀岡盛公公曰此瓊花實錄也是錄出花之誣不辯而自明矣嗟夫昔予遊兩都四方人士無不問予玆花者予與花均爲揚產不能悉其事以對心甚愧之玆新集告成揮麈之餘藉爲談助豈非考古之一快哉或曰集中詩賦諸篇得失互異今槩爲收錄靡所銓擇何耶曰考證詳矣讀考證而諸篇之得失可知矣作者俱古今名人烏得而去取之哉本朝訖于宏治近者不錄吾郡人作者甚多並載之涉於冗非纂述之體擬別爲一集云嘉靖乙未季秋日江都玉齋曹璿序

瓊花集目錄

郡人玉齋曹璿編

卷之一
考證　遺事
卷之二
宋人詩二十九首
元人詩二十一首
本朝人詩十一首
卷之三
詩餘
卷之四
賦（舊有馬海粟賦其詞語太俳恐非僞撰海粟集久不傳眞贗莫辯未敢輒入）
卷之五
記

瓊花集卷一

考證　　郡人玉齋曹璿編

王元之（宋王元之至道二年知揚州）瓊花詩敘曰揚州后土祠有花樹一株潔白可愛不知何木俗謂之瓊花瓊花見於名人題詠始此宋子京宋次道失於詳攷乃謂即唐之玉蘂（宋景文筆記曰維揚后土廟有花曰玉蘂王禹偁愛賞之更稱曰瓊花按許慎說文曰瓊赤玉也王不領其義并白花名也○宋敏求春明退朝錄曰揚州后土廟有瓊花一株或曰自唐所植即李衛公所謂玉蘂花也舊不可移徙今京師亦有之○蔡寬夫詩話曰李衛公玉蘂花詩爲潤州招隱山作也今招隱無復此花詢之土人告莫知爲何物或云即今揚州后土祠瓊花是也自王元之始易其名晏元獻嘗以李善文選注質之云瓊乃赤玉與花不類也）而尢延之全唐詩話又謂揚州唐昌觀是以蕃發爲唐昌也謬亦甚矣

周益公必大曰唐人甚重玉蘂唐昌觀有之集賢院有之翰林院亦有之予往因親舊自鎮江招隱來遠致一本條蔓如荼蘼種之軒檻冬凋春茂柹葉紫莖再歲始著花久當成樹花苞甚微經日漸大暮春方開八出鬚如冰絲金粟花心復有碧筩狀類膽瓶其中別抽一英出衆鬚上散爲十餘蘂猶刻玉然花名玉蘂乃在於此羣芳所未有也宋子京劉原父宋次道博洽無比不知何故疑爲瓊花王元之知揚州但言未詳何木俗呼爲瓊花子京何故以誣元之蔡君謨（疑作寬夫）又引晏同叔之言以爲證甚無謂也劉夢得雪蘂瓊絲之句最爲中的何必拘李善赤玉爲瓊之注耶（劉詩詠玉蘂花益公謂詠瓊花誤矣）

寶祐維揚志曰唐朝唐昌觀有玉蘂花劉禹錫所謂玉女來看玉樹花異香先引七香車是也唐內院亦有玉蘂花李德裕與沈傳師草詔同賞故德裕詩曰玉蘂天中木金閨昔共窺傳師和曰曾對金鑾直同依玉樹陰是也招隱山亦有玉蘂花李德裕所謂吳人初不識因子嘗賞識乃得此名是也由是論之豈一處有哉其非瓊花明矣東坡瑞香詞有后土祠中玉蘂之句者非謂即玉蘂花謂瓊花如玉蘂之白爾（宋學士敏求長安志曰長安安業坊唐昌觀有玉蘂花每發若瓊林瑤樹元和中春物方盛車馬尋玩相繼一日有女子年可十七八衣綠繡衣垂雙髻無簪珥之飾容色婉娩迥出於衆從以二女冠三小僕僕皆丱髮黃衫端麗無比既下馬以白角扇障面直造花所異香芬馥聞於十步之外觀者疑出宮掖莫敢逼視佇立良久令小僕取花數枝而出將乘馬回謂黃冠曰曩有玉峯之期自此可以行矣時觀者如堵咸覺烟飛鶴唳景物輝煥舉轡百餘步有輕風擁塵隨之而去須臾塵滅望之已在半天方悟神仙之遊餘香不散者經月餘時嚴休復元稹劉禹錫白居易俱有詩嚴休復詩終日齋心禱玉宸魂消眼冷未逢眞不如滿樹瓊瑤蘂笑對藏花洞裏人羽車潛下玉龜山塵世何由睹舜顏唯有無情枝上雪好風吹綴綠雲鬟白居易和嬴女偷乘鳳下時洞中潛歇弄瓊枝不緣啼鳥春饒舌青瑣仙郎可得知元稹和弄玉潛過玉樹時不敎青鳥出花枝的應未有諸人覺只是嚴郎不得知劉禹錫和玉女來看玉蘂花異香先引七香車攀枝弄雪時回顧驚怪人間日易斜雪蘂瓊絲滿院春衣輕步步不生塵君平簾下徒相問長伴吹簫別有人楊巨源詩晴空素艷照霞新香灑天風不到塵持贈昔聞將白雪蘂珠宮上玉花春張籍詩千枝花裏玉塵飛阿母宮中見亦稀應共諸仙鬬百草獨來偷得一枝歸九色雲中紫鳳車尋仙來到洞仙家飛輪迴處無蹤跡唯有斑斑滿地花武元衡詩琪樹年年玉蘂新洞宮長閉綵霞春日暮落英鋪地雪獻花應過九天人楊凝詩瑤華瓊蘂種何年蕭史秦嬴向紫烟時控綵鸞過舊邸摘花持獻玉皇前王建詩一樹蘢璁玉刻成飄廊點地色輕輕女冠夜覓香來處唯見階前碎月明○李衛公德裕潤州招隱山觀玉蘂花寄沈傳師詩玉蘂天中樹金閨昔共窺落英閑舞雪密葉乍低帷舊賞烟霄遠前歡歲月移今來想顏色還似憶瓊枝自注曰內署沈大夫所居門前有此樹每花落空中回旋久之方集庭際大夫草詔之暇與予同玩又云此樹吳人不識因予賞玩乃得此名沈酬詩曾對金鑾直同依玉樹陰雪英飛舞近烟葉動搖深素萼年年密衰容日月侵勞君想華鬢權欲不勝簪○白居易惜集賢院玉蘂花有懷王校書詩芳意將闌風又吹白雲離葉雪辭枝集賢讐校無閑日落盡瑤花君不知）

江少虞皇朝類苑曰孫冕在揚州使人訪求瓊花山中甚多但歲苦樵斧野燒故木不得大而花不能茂耳孫傷之以詩曰可憐遐僻地常化燎原灰紹熙廣陵志曰類苑此說蓋誤以八仙花爲瓊花也八仙花雖類瓊花而瓊花之香如蓮花可愛雖剪折之餘韻亦不減此八仙之所無也

鄭興裔（淳熙十五年知揚州）曰瓊花大而瓣厚其色淡黃聚八仙小而瓣薄其色微青不同者一也瓊花葉柔而瑩澤聚八仙葉粗而有芒不同者二也瓊花蘂與花平不結子而香聚八仙蘂低於花結子而不香不同者三也

廣陵遺事曰瓊花有三異凡花皆落瓊花則隨風而銷一異也以水煎葉服之可已瘧癘二異也一歲花葉東西稀密而境內穡事豐歉如之三異也

清江貝瓊（洪武中人）曰讀書所有白花一株狀類揚州瓊花而花損一葉俗稱爲八仙云爲賦一絕且悼瓊花之不復見而獨見此也（詩曰一夜東風吹白雪化爲蝴蝶過西家七香車遠人何處空說唐昌觀裏花○按貝詩本以素馨爲唐昌誤矣九葉之說宋已然寶祐志諸詩或云八葉或云九葉貝博洽名一時當必有所考據也）

齊東野語曰后土瓊花天下僅一本仁宗慶歷中嘗分植禁苑明年輒枯遂復載還祠中敷榮如故（韓魏公詩曰宮闈好事家欲移京轂地既遷孤潔情終謬栽培意）淳熙中壽皇亦嘗移植南內逾年憔悴無花仍送還之其後宦者陳源命園丁取孫枝移接聚八仙根上遂活然其香色則大減矣杭之褚家堂瓊花園是也愚按曾南豐曰揚州后土瓊花天下一株近年可接遂散漫矣是前宋時已有接本不始於陳源也蓋劉原甫灌纓亭林轉運楚州官舍洛陽李氏仁豐園接本瓊花香色俱減猶八仙耳信夫瓊花之爲一本也（林次中轉運淮南所居府有瓊花一株蓋揚花別本也次中以瓊赤玉不當名花改花名曰瑤眞名其館曰瑤眞館徐仲車時敎授楚州作瑤眞詩二章有紅塵世上無雙物白雪宮中第一人之句副使趙某又名之曰玉女徐亦有詩詠之○劉原甫自淮南遷東平移后土廟瓊花植於灌纓亭○李氏仁豐園瓊花見洛陽名園記○瓊花因有接本故宣和花石綱不預）

元人謂漢延元間后土祠因瓊花錫有封號好事者遂附會之而有煬帝觀花之說不知揚州在宋始有瓊花若唐之玉蘂則在長安潤州二處非江都花也煬帝奚從而觀之眞齊東之語也（舊集花辯謂漢前已有此花唐爲最盛五代花折至宋復盛元季復枯然載籍別無證據花辯托單安仁作單起乃筆以歸附至尙書不能文也）

寶祐維揚志曰瓊花生色柯葉與他品絕異尤有大可異者方金亮拔本而去竟枯悴弗植亡何舊荄旁暢根枝岔以盛大（詳見杜斿瓊花記○止齋送楊謂夫詩云僞將書寄南來應試問瓊花果是非蓋金人揭本之後世謂瓊花非眞止齋因有此句然杜斿所記甚爲詳的未可謂其誣也）方金兀城之前一月柯葉俄悴避腥風如惡惡臭高標凜凜與孤竹二子一節

山房隨筆曰德祐乙亥北師至花遂不榮趙棠國炎以絕句弔之曰名擅無雙氣色雄忍將一死報東風他年我若修花史合傳瓊姬烈女中（洪武郡志曰至元十三年花朽三十二年道士金內端以聚八仙補植故地而瓊花遂絕凡元人稱瓊花者皆八仙也）

呂純陽沁園春詞云琳館清標瓊臺麗質何年天上飛來揚州暫倚后土爲深栽獨立乾坤一樹春風占萬朵齊開天然巧蘂珠圓簇玉瓣輕裁見一花九朵類玲瓏玉斧錯落瓊盃得滿盛香露洗蕩塵埃是眞元孕育有

仙風道骨豈是凡胎問眞宰難留下土擕歸上蓬萊按沁園春創製於宋王晉卿洞賓唐人安得預爲此調其爲後人假託無疑也

舊傳玉勾洞天其事甚怪蓋黃冠設之以誑愚俗不足信也茲黜之不著其事

遺事

慶歷中歐陽永叔知揚州作亭花上扁曰無雙（永叔寄韓魏公書曰千山堂大明井瓊花亭二者拾公之遺以継盛美）

崔菊坡在揚州嘗繪瓊花於屏與幕僚劉後村等飲酒賦詩其間吳桂發詩云瓊花屏乃愛棠碑蓋指此也

宋姚伯聲有三十客圖牡丹爲貴客梅爲淸客梨花爲濟客酴醿爲才客芙蓉爲醉客瓊花爲仙客

宋揚州有酒名瓊花露（見武林舊事洎陵川文集）

國初張三丰在揚州與邱汝乘輩游番釐觀謂汝乘曰子欲觀瓊花乎時八仙盛開張取水噀之少頃盡變爲瓊花香聞十餘里一郡喧傳神仙來游三丰是夕遁去不知所之汝乘詩云不知今夕游何處引鶴同棲貫月槎蓋謂是也

瓊花集卷一

瓊花集卷二

郡人王喬曹璿編

詩

揚州后土廟有花一株潔白可愛其樹大而花繁不知實何木也俗謂之瓊花因賦詩以狀其異云

王禹偁

春冰薄薄壓枝柯分與淸香是月娥忽似暑天深澗底老松擎雪白婆娑

誰移琪樹下仙鄉二月輕冰八月霜若使壽陽公主在自應羞見落梅粧

韓琦

維揚一株花四海無同類年年后土祠獨比瓊瑤貴中含散水芳外團蝴蝶戲酴醿不見香芍藥慚多媚扶疎翠蓋圓散亂眞珠綴不從衆格繁自守幽姿粹嘗聞好事家欲移京轂地旣違孤潔情終誤栽培意洛陽紅牡丹適時名轉異新榮託舊枝萬狀呈妖麗天工借顏色深淺隨人智三春愛賞時車馬喧如市草木稟賦殊得失豈輕議我來首見花對花聊自醉

答許發運見寄　歐陽修

瓊花芍藥世無倫偶不題詩便怨人曾向無雙亭下醉自知不負廣陵春（許詩云芍藥瓊花應有恨維揚新什獨無名）

無雙亭觀瓊花贈張聖民　劉敞

東風萬木競紛華天下無雙獨此花那有雪霙凌暖日不爲琪樹隔流沙祠城寂寂春空老江雨冥冥日易斜仙品國香俱妙絕少傾高興盡流霞

自淮南遷東平移后土廟瓊花植於灌纓亭此花天下獨一株爾永叔爲揚州作無雙亭以賞之或云李衛公所賦玉蘂即此是也以小詩紀其所從來（彼土人別號八仙花）　劉敞

淮海無雙玉蘂花異時來自八仙家昔人未睹天中樹乞與春風賞物華

繁香簇簇三株樹冷豔飄飄六出霙移植天中來幾日欲看憔悴老江城

鮮于侁

百蘤天下多瓊花天下稀結根託靈祠地著不可移八蓓冠羣芳一株攢萬枝孤生淮海上晚秀淸和時擕賞偶佳辰踏香盈酒卮傾都走廟下愛翫如調飢皦月正交光薰風借離披惟應神仙人收拾繁英歸

陳旲

淮海春深照月長靈祠佳樹擅孤芳人迷三月天山雪風逗千門漢殿香上苑青葱思舊賞金閨回旋入新章後庭遺韻歌聲好試折瓊枝薦一觴

瓊花歌　徐積

春皇自厭花多紅欲得花顏如玉容春皇青女深相得先教斂與秋霜色乃有雪月供光星榆獻白鬥量銀漢琉璃濕人間美玉擣作灰荊山崑山鬼神泣天上有人名玉女投壺之外能爲素姑射神人解種花先須此物爲根芽天鋪地蔽搆精粹蟾身驪頷輪光華其時正是天地交二氣上下陰陽調此花孕育得其正其間邪氣無纖毫所以其色爲正色出乎其類拔乎萃一如君子有諸內睟然其色見于外三月將盡四月前百花開盡春蕭然揚州日煖花開未春香不動花房閉仙掌秋高玉露濃鮫人泣下珠璣碎黃鸝本是花中客啼盡好聲求不得春皇費盡養花心春風使盡開花力春歸鶯去花始開誰人放出深閨來唐家天子太平時太眞浴罷華淸池紅裳繡袂厭君眼更作地仙披羽衣麻姑睡起蓬萊島風吹玉面秋天曉洛川女子能長生水中肌骨成瑤瓊褒姒不見諸侯兵盡日不笑如無情宋玉移家安在哉東隣不晝胭脂腮卓文君去成都速錦衣金翠慵裝束吹簫容貌果何如見說其人名弄玉若比此花俱不是淫妖怪豔文之類一如婦人有賢德不爲邪色亂正色孀居之女能自持終身唯著大練衣又如正色立朝者不以柔媚爲奸欺以此論之乃可重人之不正將胡爲論德乃是花之傑論色乃是花之絕洛陽花名古云好看花須向揚州道君不見去年花下吹黑風霹靂閃電拽玉龍此時半夜花光中不覺屈曲蟠長虹又

不聞天上琳琅樹種在烟霞最深處白雲枝葉白玉英
此花莫是琳琅精此花愛圓不愛缺一樹花開似明月
襄王半夜指爲雲謝女黃昏吟作雪杏花俗豔梨花粗
柳花細碎梅花踈桃花不正其容冶牡丹不謹其體舒
如此之類無足奇此花之外更有誰世非紅紫不入眼
此花何用求人知詩人自與花相期長告年年乞一枝

次韻蔡子駁　　秦　觀

無雙亭上傳觴處最惜人歸月上時相見異鄉心欲絕
可憐花與月應知

王　令

無雙亭下枝密密復稀稀蚌碎珠駢出蠶簇蝶合圍會
須珍作寶常恐散成飛況是東風暴遊人莫易歸

俞清老

因此瓊花發維揚勝洛陽若無三月雨占斷一春香

陳天麟

髣髴猶稱是漢粧五花刻玉傅輕黃隔江坐想紅樓裏
插鬢應宜錦瑟傍疑似聚仙非我類近鄰芍藥許同芳
將軍且與花爲主免使叢祠作戰場

王　信

愛奇造物剪瓊瑰爲鎮靈祠特地栽事紀揚州千古勝
名傳天下萬花魁何人斫御依然在是處移將不肯開
謾說八仙模樣似八仙那得有香來

樓　鑰

回憶靈根六十年秋深悵不見芳鮮知從淮上來千里
非比人間聚八仙曾有畫圖稱小異諒應后土愛孤妍
或言天杖成虛語榮悴中分亦偶然

揚州官滿辭后土題玉立亭　　崔與之

天上人間一樹花五年於此駐高牙不隨紅藥矜春色
爲愛霜筠耐歲華四塞風沉天籟寂半庭月冷市塵賒
臨行更致平安祝一炷清香十萬家

高似孫

且更淮南了歲華天香深窈竹西家忽然踏碎瓊樓月
相伴夫人暮倚花

鄭　損

瓊花今日多從辯玉蘂唐人早有詩天上神仙曾枉駕
世間草木敢連枝無風亦議飄香處有眼誰看墮地時
三十年來成一夢摩挲石刻鬢添絲
春晚驛車到古祠看花復誦舊題詩少年嘗記六七月
大暑曾開三五枝醉酒輒來思往事凭闌欲去立多時
八仙彷彿休疑似相隔仙凡只一絲

瓊花行　　樓　鑰

瓊花未信無雙無特與翔鶴游江都炷香展敬下古殿
相羊盤礴亭南隅我欲歌之詞我欲聲之詩龍蛇滿四
壁妍醜紛淋漓一笑訊花花不語斯須花以臆對之自
從天上來蕃釐鄭楚客知心誰本來有是自三異惠
肅（謂鄭興裔）一辯公寵賁厥今太守（謂鄭損）有文風雨何寫出
無雙意直教彈壓千萬春香不隨風潛墮地我聞此語
驚且喜不孤迢遞來千里花兮報稱爲如何年年三月
花開多

翁孟寅

春雲一片辭天隙千年萬年不收拾化作靈花滄海頭
猶對春風怨紅日一從汙世塵幾度口口腥瓊瓊抱寸
心亂離常獨醒我疑太白散餘烈飛入花心白如雪西
北勁氣磨不盡孤根屢枯還再結地祇一笑萬藥香元
鶴不來空斷腸陰雲上天白日暗何時來看春風狂

呂本中

凝塵欲滿讀書窗忽有瓊花對小缸更喜風流好名字
百金一朶號無雙
臥聞更鼓濕不鳴曉窗但有摧簷聲雲橫不放山入座
風怒欲倒江衝城東家酒熟花爛漫折簡喚客留娉婷
街頭泥潦一尺許意雖欲往無由行儒生活計亦不惡
蒲團堅坐到日落映窗香穗觸凝塵過眼文書開病膜
明朝新晴有佳處穩看小檻翻紅藥無雙亭下一枝春
玉潔霜清未寥廓閉門慨出君莫笑看汝多愁吾獨樂
故人無事儻能來爲君試舉舒州杓

王僩叔

蕃釐觀裏瓊花樹天地中間第一花此種何從採原委
東風無處著繁華千蠶簇蝶團清馥九尊聯珠異衆葩
幾見朱衣和露剪金瓶先進帝王家

寄賈平章　　徐清叟

撲面京塵鬢影華杜鵑聲底客思家久陪宰相堂中食
五拜夫人廟裏花和氣薰蒸由地主孤根容易發天葩
雙壺走迸慳瓊報聊寄頭綱六餅茶

郝　經

淮南江北春三月天上人間玉一株有地欲移移不得
見花方落落還無冰猊賦碧開香雪金粟銜黃簇蘂珠
聞說隋家自亡國莫將詩句重相誣

瓊花引　　謝　翱

后土祠前車馬道夫人種花與瑤草英雲蘂珠欲上天
夜半黃門催進表酒香浮春露泥泥二十四橋色如洗
陰風吹雪月墮地幾人不得揚州死孤貞抱一不再適
夜歸閶風曉無蹟蒼苔染根烟雨泣歲久游魂化爲碧

後瓊花引　　謝　翱

揚州城門夜寒雪揚州城中哭明月墮枝濕雲故鬼語
西來陰風無健鶻神娥怨空衆芳歇一夕蒼苔變華髮
宮花蔡簾塵掩襪玉華無因進吳越灘灘淮水山央央
誰其死者李與美（翱文丞相客宋亡借瓊花寓其哀憤非專咏花也）

宋　无

后土祠南奇坤維姬室家國封嚴典禮宮祀薦褒嘉不
是神靈異焉能眷邇遐應須有玉女到此賞瓊葩麗服
從空降明粧倚日斜同揮五雲扇共駐七香車月姊羞
調粉風姨罷散花青童迴絳節金母屏彤霞故事唐時
盛佳名宋代誇塵根離下界天意在中華雪讓瓏璁巧
冰銷刻鏤瑕人間惟爾獨地上更何加萬蘤殊寥落羣
芳避豔邪玫瑰誠執御芍藥等泥沙聖運俄經轂兵驅
忽肆拏歼訛難核實眞贗遂聱牙雷雨還驚蟄滄藏車
發芽旁枝徵舊窟新葉漫榮荂九品終無泛珍猊逆水
涯兩朝成草莽九廟雜龍蛇古殿蘭旗暗殘爐桂燎賒
舜顏愁想像珠樹絕驕奢寂寞無雙興徘徊但自嗟八

仙聊免俗消得寶欄遮

瓊花圖　劉因

淮海秀瓊枝獨立映千古遥知辦此初坤靈心亦苦平生勞夢想江烟隔南浦春風不相待回首已焦土畫圖今見之依稀春帶雨芳心紛已碎仙葩聚如語瑤臺舊高寒人間此何所翩翩風袂輕幽香暗相許

陳孚

荒棘萋萋后土宮芳根已逐綵雲空男兒別有揚州淚不為瓊花滴曉風

瓊花上天　胡尊生

無雙亭前浮冷月蕪城暗鎖腥烟黑仙魂夜吟天欲泣巫陽下招飛玉勅神風鬼雨鞭車急一株玉雪雪中立金英歲歲朝衰龍異香蕩漾天水濃蓬萊𡸣𡸣高北斗玉珮沉沉舞衰柳瑤京三月銀雪飛瓊仙瓊仙招不歸鈞天夜奏紫皇醉二十四橋寒浸水

□□

梅釀宮黃雪釀鮮異香曾引翠雲軿誰移仙種在平地還把落英收上天江北江南無二本花開花謝幾千年芳春曾向揚州過應笑詩翁不下船

馮子振

錦帆隱隱到天涯古道殘陽泣暮鴉莫為龍舟更惆悵廣陵依舊看瓊花

過揚州　薩天錫

買舟南浦秋鬧鴈呼酒西窗夜翦燈何處玉簫天似水瓊花一夜白如冰

瓊花觀　李孝光

畫閣珠簾映小星東風淡淡度重城揚州十月如三月卻入瓊花觀裏行

憶薩天錫　李孝光

月子織纖青海頭使船昨夜過揚州城中高髻瓊花曲去聽吹簫何處樓

王都中

六丈老人花滿頭一枝流落古揚州不知誰是栽花手

直至于今香未收

瓊花引寄方養心　吳萊

揚州瓊花天下無揚州明月照江都青鸞縞鳳何翩翩神仙司花不委地瑤宮玉色空彩侍十里珠簾揾春淚東風夜半吹城郭梁宋山川亦盤礴冰懸雪積不改柯二十四橋餘水波揚州瓊花人不睹揚州明月來無所世上繁華我不知揚州芍藥猶傳譜

丁復

天風已銷白玉姿海日淡上青瑤枝昔人種樹幾千載著意看花能幾時羽衣仙人夜月冷錦纜帝子秋雲悲明年正及春香滿爛醉東軒何九逵（霏雪蓬云九逵觀中道士）

周衡之

東風何處擅穠華只有揚州第一花天上羣仙肩似雪綵雲深護七香車

成廷珪

此花超出萬花羣闌檻真如隔彩雲瓊館曾蒙天一笑玉簫空負月三分溶溶瑞露通宵下細細香風隔院聞后土祠前春似夢至今紅袖客紛紛

揚州　吳師道

后土祠前走鈿車無雙亭上看仙葩一年開道開三度不是春風玉蝶花

次袁伯長惠瓊花露酒詩韻　貢奎

維揚城裏花名酒對酒卻思花盛時一笑東風入仙處月輪空掛最高枝

張昱

幾枝雪豔向風斜未許吹香上鬢鴉誰取根來廣陵郡卻留春在后皇家懿公滅衛雖云鶴煬帝亡隋豈獨花自是錦帆迷故國恨連芳草滿天涯

題揚州史左丞扇　張昱

后土祠前路金鞍憶舊游春風雙燕子渾似在揚州

潘伯修

二十四橋寒水綠廣陂無復見人家解將明月金盤露相勸春風玉蘂花城苑西頹餘斥堠衣冠南渡混泥沙

登臨俯仰千年跡流水孤村屬暮鴉

汪廣洋

天下無二花揚州惟此樹花比玉瑚鏤蘂若珠聯綴勝地表繁華后土鍾靈異元運迄衰殘天造除草昧和風今已充植物復呈瑞萬朶長春風枝葉靡刑瘁物阜民亦康聖人在天位

茅大方

秦山楚水路迢迢不道瓊花亂後凋鶴背仙遊清夢遠月明誰度紫鸞簫

張三丰

瓊枝玉樹屬仙家未識人間有此花清致不沾凡雨露高標猶帶古煙霞歷年既久何曾老舉世無雙莫浪誇便欲載回天上去擬從博望借靈槎

和張三丰　邱克容

邈邈神仙到處家蕃釐觀裏看瓊花凭闌坐愛三更月候曉行吞五色霞舞罷拂衣還自笑詩成信筆任人誇不知今夜歸何處引鶴同棲貫月槎

瓊花圖　金寶

瑤姬夢斷梨花月繡幌溫溫撲香雪并刀試剪玉玲瓏幻作豔葩對仙闕露華晶熒疏海寒層臺深護碧闌干花落還歸天上去獨有清影留人間

胡儼

為訪瓊花特地來後人移得八仙栽只因不是人間種還向蓬萊頂上開

于謙

愛爾蕃釐玉一叢奇葩不與八仙同瓏璁色染溥溥露爛熳香凝淡淡風舊本取歸蓬島苑靈根移自蘂珠宮無雙亭上多銘記都在長吟感慨中

葉盛

玉蘂何年事已賒紛紛徒為八仙誇瓊芝珠樹曾誰種未必人間無此花

賦得瓊花觀送洪益中　高穀

后土祠前舊日栽東風幾度看花開香隨舞袖雲生檻

夢逐瑤姬月滿臺玉蘂徒聞矜豔色瓊葩誰似冠羣才仙郎到處題詩去還折餘芳遠寄來

楊守陳

后土瓊花世所傳無雙亭外擅芳妍靈根已自歸三島佳卉空遺聚八仙玉砌春光非舊日綵毫題詠憶當年古來尤物成瘡痏何用登臨重惘然

程敏政

仙姬謫墮偶成叢江北淮南淑氣通天上有容爭玉雪人間無地著青紅野塘遍路魚吹絮古廟依林鳥喚風不盡閒花傾國恨蕪城斜日舊離宮

貪看江都第一春龍舟元不爲東巡閒花亦自能傾國何况當時解語人

與戴伯二侍御觀后土祠八仙花留祭院　李東陽

春風不見廣陵花忽到行臺御史家九曲闌干隨月轉兩行環珮倚空斜品題自稱仙爲骨搖落空知歲有華莫遣風霜浪催折高秋須待楚江槎

瓊花集卷二終

瓊花集卷三

郡人玉齋曹璿編

詩餘

望江南　韓琦

維揚好靈宇有瓊花千點真珠擎素蘂一環明玉破香葩芳豔信難加　如雪貌綽約最堪誇疑是八仙乘皓月羽衣搖曳上雲車來會列仙家

虞美人　晁無咎

江南載酒平生事遊宦如萍寄蓬山歸路傍銀臺還見揚州一夢又驚回　年年后土春來早不負金樽倒明年珠履賞春時應寄瓊花一朶慰相思

下水船　晁無咎

百紫千紅唯有瓊花特異便是當年唐昌觀中玉蘂尚記得月裏仙人來賞明日喧傳都市　甚時又分與揚州一朶冰姿難比曾向無雙亭邊半酣獨倚似夢覺曉出瑤臺十里猶憶飛瓊標致

新念別　賀鑄

湖上蘭舟暮登揚州夢斷燈明滅想見瓊花開似雪帽簷香玉纖纖曾爲折　涙管吹還咽問何意煎人愁絕江北江南新念別掩芳樽與誰同今夜月

酹江月　岳珂

天然靈種遍塵寰不許一枝分植瀛海沉沉羣玉宴迥出八仙標格珠幄留雲翠綃籠雪蔆露宮黃額無雙亭下未容凡卉連璧　猶是射虎歸來朱欄獨倚曾作東風客素態自羞時態改何必鉛華傾國舞影驚孤鏡心蝶倦占斷春消息月明十里坐中還記曾識

滿庭芳　馬子嚴

共慶春時滿庭芳思一枝玉蘂非常少年游冶何但折垂楊曾向瑤臺月下逢解珮玉女翻香風光好真珠簾捲都勝早梅芳　人間無比並玉胡蝶樹爭敢相方阮郎歸後此意難忘夜夢揚州萬玉飛魂共紫燕歸梁須行樂馬家園圃不用醉紅粧

蘇幕遮　馬子嚴

地偏靈天應瑞簇簇銀花團繞真珠蘂金闕玉樓分十二要伴姮娥與月循環睡　月如花花表歲人道問年添箇真奇異不許揚州誇間氣昨夜春風吹送柴門裏

昭君怨　劉克莊

后土祠中標韻天上人間一本道號玉真妃字瓊姬我與花曾半面流落天涯重見莫把玉簫吹怕驚飛

金縷歌　王廣文

辜負東風約憶曾將淮南草木筆端籠絡后土祠中明月夜忽有瑤姬跨鶴迥不比水仙低弱天上人間惟一本倒千鍾瓊露花前酌追往事怎忘卻　移根應費仙家藥謾回頭關山信斷堡城笳作問訊如今平安否莫遣玉簫驚落但畫卷依稀描著白髮愧無渡江曲與吾家子敬相酬酢新舊恨兩交錯

賀新郎　王奕

試問司花女是何年培植瓊葩分來何諳禁苑豈無新雨露底事剛移不去偏戀定鶴城坏土卻怕杏花生眼覷先廿年和影無尋處還草木悴風雨　看花老我成遲暮遶欄杆想憶沉吟欲言難賦根本已非枝葉異誰把贋苗裨補但認得唐人舊句明月樓前無水部扣之梅梅又全無語詢古栢過東晉

瓊花集卷三終

瓊花集卷四

郡人玉齋曹璿編

賦

張　昌

揚州后土祠瓊花經兵火後枯而復生今歲尤盛邦人喜之以爲和平之證乃賦之

偉赤社之會都滋黑壤之饒沃萃温潤之秀氣發英華於地軸是爲瓊花異於凡木香凝媚服之蘭色瑩光明之玉託根后土之祠擢幹蜀岡之麓曾不知其歲年亦弗記於圖錄欲問司花之女但注詩人之目謂天下之一株冠羣葩之芳馥豈唐昌之餘芳載後庭之遺曲者乎當其風入琳宮春歸華屋萼拆青綃色凝寒綠枝珊瑚兮鏤冰雪蘂珠璣兮爛金粟眞庭靜兮朝曦麗其纖穠仙籞深兮宿霧滋其芳郁瑤林瑰豔之葱蒨閬苑琪英之耀煜若蓋而繡似璧而縠如黃琮瑚簋璀粲乎禮壇而文珮環琚玲瓏乎衣鞠桂娥競爽借月影於冰蟾阿母來觀下雲軿於皓鶴儷靜質於末利抗素馨於薝蔔笑玫瑰之塵凡鄙酴醿之淺俗唯水仙可並其幽閑而江梅似同其淸淑其絕代之無雙久彌芳於幽谷若乃聚八仙之別種玉蝴蝶之殊族葉扶疎而韻不勝色近似而香不足猶瑾瑜美玉之粹温豈碔砆堅珉之碌碌盍妖冶爭妍者衆之所同而孤潔尙白者我之所獨是以兵火不能焚塵氛不能辱根嘗移而復還本已枯而再續疑神物之護持偏化工之茂育抑將薦瑞於中興而效祥於玉燭也

鄭　茂

有美一人兮縞衣靑裳密侍靈祠兮儲休發祥肌膚氷雪兮輕駕姑射魂清骨冷兮夜宿玉堂當盛飾乎上春若陵跨乎衆芳彼緗階紅藥固含羞赧赧況不言零落紛紛如桃李之場江梅避白晼蘭斂香故擅無雙之美稱寘異質于東皇奈何寂寞蕪城留滯邦鄉並秀草木之繁屈意蜂蝶之忙流塵坌兮染素暮雨淒兮洗粧時冉冉兮不我與念歲晼兮天雨霜孰能挽之寘上林之廣大鄰玉樹之葱蒼分潤兮金莖玉露數榮兮帝籍朝陽護之司花紫雲之車歆之謫仙清平之章薰奇芬而擷豔侑玉座而銜觴承恩華於咫尺諒百倍於尋常子高子竊造化之鑪錘爭形似於毫芒假道翰墨心手兩忘一且顧我挂之堵牆恍然昨夢溫風麗景香塵藹翠仕女叢觀于傍子胡爲抱璞不獻什襲自藏使靈枝瑞葉久淪于下土而子之技鬱乎其未彰

郝　經

中統二年春三月制使李公致瓊花數枝是年冬十月而夢二客相邀于維揚之后土祠飲於花下嘯歌爲樂既醉而覺乃作賦焉辭曰

江風吹雲杭壓霜月神不棲目軼思超越栩栩曳曳境與世別天宇闢凡蹤絕歷蘭路闢桂闕飄飄乎凴高御空不知身之幾何而造乎虛白已而扶搖頡頏恍惚莫量疑在鈞天亦如巫陽孤鶴飛來縞衣元裳翩然負予背風翺翔下視淮海雉堞相望貝錯珠瑩接屋連牆繡簾雕櫳綺疏綠房十里一市金紗煌煌騰灝海之魚龍駭飛埃而陸梁忽丹霄之二仙翥靑鳥以相將指仙花以爲言可嚼月而飛觴是閬苑之仙根來瑞世而呈芳折賦雪以搖碧刻春冰而帶黃噴栗蝶於花心引輕絲而不狂天風收其落英不委地而飄揚彼衆卉則俗死漫紅妖而綠娼玉陰婆娑徙倚徜徉淸香忽來莫知其方乃誦明月之曲歌窈窕之章倚歌横簫鏘鳳鳴凰挹芳瀾之浩渺傾墜露之淋浪卷瓊瑤於盃盤吸霜露於肺腸欲折枝而不敢懼眞宰之或傷且對花而舉酒澆邈世之茫茫倏焉玉女隔花而語髣髴花神是爲花主責自瑤華以臨后土剪冰綃以爲裳染麝塵於金縷拂白霓而下征曳秋霞而輕舉現仙姿於塵寰寓丰神於月府且曰有姊字曰飛瓊適來瑤池善爲新聲與君佐酒以薦予誠遂作穿雲振搖瑤英說仙家之幽杳詠蓬壺與赤城鬪花朝以逍遙駐芳姿以輕盈嗟胡爲乎斯世而沉冥于此生也時予既醉二仙亦去花落尊空歌殘玉樹斗轉參横脫兔驚猨餘香冉冉月滿窗戶乃爲記夢之歌歌曰玉宇春兮花始開與二仙兮飄然而來花亦喜兮搖搖乎瓊瑰掇飛英兮泛酒盃飛仙爲我兮歌以舞舞亦既醉兮胡不歸花滿袖兮香滿幃謂予是夢兮子不疑嗟時之人兮孰非夢之爲

倪　謙

后土瓊花世傳天下惟一本金完顏亮揭之而去自是遂絕後人以八仙花代植故處金貢士伯玉求吳中書希純畫此花索題其上故爲之賦

元造運兮無停羣彙勃兮生成會物物以雕刻乃自色而自形何瓊花之毓秀擅穠華於廣陵緊幽魂兮久逝恍嗔起兮如醒爾其煤麝揚芬毛錐脫穎意匠方元天機乍警剪瑤島之纖雲印碧紗之淸影柔柯潛兮相依密葉蔚兮交映紛總總其繁英訝晚粧之閒靚盍能駐春色以常存斡化工而自騁者也當其結根后土破萼蕃釐氷鬚綴粟素臉凝脂粲玉容兮照眼藹天香兮逼肌鮮飄動搖步宓妃於洛浦零露厭浥醉阿母於瑤池疑元圃之仙卉儵六丁之夜移羌地靈兮所鍾豈人力兮能爲頓使羣英失豔千葩奪奇諒寰寓之獨步意東皇之見私遂令江都之名勝境因物而猶垂也乃若偎客追權騷人繼訪雅韻爭裁高吟競爽唐昌觀裏浪誇仙女之遊無雙亭畔素愜醉翁之賞想神物兮禁訶壽千齡兮無恙柰有敵之冥頑揭本根而長往待息體於遺蘖終褫魂於槁壤覽物理之興衰慨予情於俯仰彼靈宇兮猶昔望嬽人兮不還繼芳蹤者誰子惟見聚窈窕兮八仙匪託跡於剡素將孰識其孤妍噫吁兮麒麟之生異乎犬羊鸑鷟之翥燭乎文章是皆出則應瑞見而靡常顧茲瓊芳之拔萃抑亦和氣之醞釀雖器車兮莫儷殆三秀兮可方然而鳥獸草木信希世而呈祥者矣彼夫公卿將相豈有種而流芳也哉

瓊花集卷四

瓊花集卷五

記

郡人玉齋曹璿編

杜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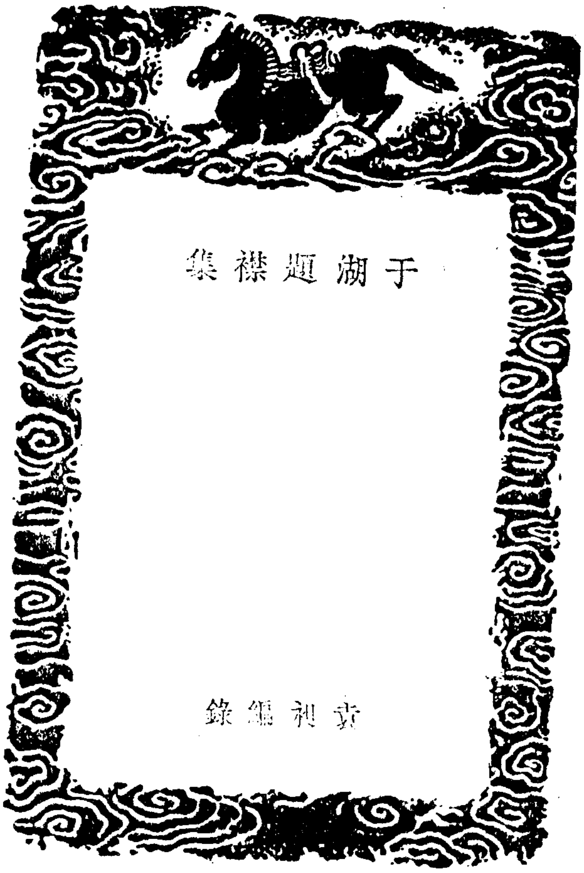
余自京口至揚州尋訪舊事知世所傳后土瓊花在今城之蕃釐觀亟往謁之故瓊花猶在然余聞紹興辛巳之變敵人揚州已揭其本而去何從復得此花種也觀壁間諸公所載記直排世俗詭謂道士以聚八仙嗣其名聚八仙葉瓣色香皆不類余曾不及見二花間時類不類不得知獨怪敵既揭其本復何從得此花種耶有道士出鬚髮皓然自言生於崇寧間今年八十有六歲矣能敘今花本末余與對坐于花之西亭上改容而問道士指花之根幹而言曰此某手所培護而至此者也指觀之大門而言曰此向之殿廡處也指所坐之亭曰此向所建之無雙亭處也花舊在無雙亭下當殿之西北自紹興之十五年向龍圖子固以古殿廡面勢狹小徙置轉後則花當殿之東南矣更三十一年知郡事劉公澤復命移花於殿之前即今花處乃是歲八月十五日也初二十四年時值花之東南離三四尺許倏起一小根枝葉日茂其下大徑寸至是做其向背疏密併移之不敢易也十一月金亮渡淮趨揚州直入觀揭花本去其小者剪而棄之於時某方避亂出奔亦初不知也敵既退某始於十二月來舊地是時訓練官成平領兵馬依觀屯寨其軍人接某曰觀主至耶瓊花已壞敵手傍有一小根微見地面可識認非其種否某心知之謂難以口舌定惟告以瓊花若剔其根皮投之火則臭達於鼻試之果然軍人皆喜歎某即默禱后土移植花處日往護之越明年二月既望夜中天大雷雨某詣朝起視兩廡蚯蚓布地皆滿往所植根傍則勃然三蘗從根出矣自是遂條達不已至于今三十年之久見婆娑偃蓋常不忘斷根時也道士既言余爲之悚然曰盛衰感應之理豈可不知其故哉夫他日不生小根而倏起於二十四年者兆先見也去辛巳且八年以養稱也離之

且三四尺許者不併揭也剪而復萌者終盛也天大雷雨蚯蚓布地而三蘗勃興者蚯蚓伏深壤陽氣驟趣之則動植俱奮也以人事言之不知趙孤漢曾孫之不亡何以異是自微而存存而有立扶植成就以至今日程嬰丙吉之功道士宜獲其報今日之享上壽儀有相之者耶余恐道士老且死後來者無以知今花之本末而疑不解也故述其言以書之其間歲月事故之參錯煩委有可附見者恐不敢畧以知其不誣若其他靈異甚多則未暇及也道士姓唐名大寧余實金華之杜斿時

宋紹熙二年辛亥夏六月望日記

瓊花集卷五

海昌蔣光煦校



敍

國初王新城爲司李維揚，吏牒清簡，頗招徠山澤遺民，若林古度、邵潛夫、杜于皇、贊此度之流，創立詩社。好事者謂其晝了公事，夜接詞人，以爲美談。夫終歲綿綿矻矻，以三百六旬勤課吏事，而遇一二春秋佳日，偶爲游息高明，攀躋林壑，以適其怡曠之遠性，孤往之夙抱，文武之道，一弛一張，蓋達者所無譏焉，而豈浮文妨要，虛談廢務之爲乎。吾師重黎先生，剖竹于湖，六條察吏，地故鄣郡，山越聚墾，民教雜糅，嚴猛則怨讟繁興，清靜則吏民玩法。先生以經術飾吏治，不言而民信，案牘之暇，偶以禊朝月夕，與二三賓從登臨宴集，上下論議，古今滔滔，清駛若河決上源，而導之東注，曲折往復，必窮其濫觴而竟其尾閭，其所賓禮皆一時之才儁，緣興而作，既唱且和，詩多清新雅飭，斐然可讀，文句之閒，有性韻高勝，迥絕塵表處，其下者亦足以琱鏤萬物，秕糠衆家，因付寫官，輯而錄之，以志一時雅集，所鈔雜文，亦積二卷，頗多搜雅故之芳潤，切古近之事變，殆古之良吏所不廢也。軫出門西笑，道由江介，謁先生於官舍，得讀是編，性耽樸學，不習爲詩，顧以王內史寫臨河帖，聞人比于潘安仁金谷集敍，亦殊欣然慨其標寄，此集方之王司李之治春詩社，賓賢之盛，投贈之雅，無多讓焉，亦一時勝事也。至於先生之存期窅妙，股憂時局，孤懷悄然，志周事外，則又非軫之所能測識者矣。豈徒以吏餘社集，供好事者美談云乎哉。光緒甲午三月，門下士嘉應饒軫。

于湖題襟集

詩一

至于湖訪漸西夜闌話舊　仁和譚廷獻仲修

依依江上雲，風水此邂逅，會合若無心，千里不踰咫，分手十七年，離緒無終始，烹魚尺素書，累幅雜悲喜，相見乍忘言，坐久論方駛，譬彼絲在繅，譬彼玉受理，沈思不可說，方寸徒塡委，高齋與斗室，哀樂同此指，老矣炳燭游，虛空不忘祝。

同游赭山塔院

九辨逢秋得氣多，招攜乘興訪煙蘿，山林垂老逢婚嫁，車笠當年寄嘯歌，溢滿江光疏樹接，回旋塔影夕陽過，放顚衲子無生話，桑下難留奈客何。

和知稼樓見懷之作　南海張蔭桓樵埜

塵世難逢去後思，高樓無恙峙湖湄，前塵惝恍秋如鼓，芳訊遙傳杜若詩，夢裏九華仙子宅，情逢三宿梵王祠，（樓在永福庵四）懸知秋稼如雲日，醉倒山公白接䍦。

登南樓有懷張侍郎　桐廬袁昶重黎

傑閣朱欄控上游，參差鱗瓦與雲浮，文游跌宕成今憶，佳會登臨託勝流，一片湖生鎮西宅，四圍山入庾

公樓勸耕父老思賢將荷鍤分秧翠滿疇。

與重黎書

恩施 樊增祥 雲門

臘日得手復及詩。知夏五詩簡未登籤室。三復書辭。悅接言議。清詩綺麗。如啖生果聽仙樂也。獻歲發春。惟政通人和。福履休鬯。深爲慶慰。公天姿近道。早參禪解。故鄖列郡。習習華風。士女登仙。江山獻狀。何其逸也。增祥姿性疏倪。違道日遠。三十以前。頗思經緯世務。黜廁朝列。一墮風塵。頓輟煩苦。中更憂患。夙志漸隳。再入秦關。復塵劇邑。祿入較豐。皆忘報稱。是以戴星喘月。事必先勞。涉歷日久。艱阻備嘗。世途情僞。劣能諳悉。稱情決事。頗信於民。然養氣未能。動卽怒張。大抵日必聽訟。無情之詞。桀黠之衆。撻罰兼施。比於火烈。及退食嗒然。不勝其憊。猶牛負軛。皆可久居。涉世卌年。勞擾參半。不知者礪刃見讎。知之者推心見待。雖復粗官。久困文字之性。故存府主定與公將軍榮公。頗以國士之知[illegible]之賓坐。箋奏牘尾。頻見委屬。漆以用而割。麝以香自殘。並坐浮名。自貽身累。以祥視之。復何所異。既爲官身。頗妨作達。伎樂溪山。殆非我有。偶得暇晷。亦頗岑寂。惟佳茗一杯。新詩四韻。是其樂處。或謂有妨政事。此殆不然。古人琴瑟。斯須不去。歐蘇篇翰最多。史稱其深於吏事。吾屬苦趣。獨在於斯。不當使鶴去雲強。魚離水也。別後。孱軀幸健。往年借貸丸藥。今都不用。家人等亦安好。前年閏月舉一男。命之曰度。健如黃犢。新婦又有身。祥到渭南。恆自方白陸。此一事差勝香山。卻未能如渭南老子多男遶膝耳。一笑。見寄二律。並已答和。別紙所示。又和其七。謹以寫上。去冬哀集所爲詩詞可廿餘卷。比已寫刻。近年篇什往復。獨公與恐伯師爲多耳。去年寄詩未達。諭令重錄。此間寫官還家度歲。頃猶未至。或俟殺青既竟。一齊寄閱。高齋清暇。觸物念離。時惠德音。豈勝翹企。

和九月初重至皖僦一破屋而居

澄江如練帶通闤。坐對煙中碧玉鬟。老圃寒花香較晚。秋風茅屋夢初還。門前蝸集千官廟。天際龍眠一角山。剛把蘧廬比仁義。尋常一宿亦開顏。

和蓼西晴望

霜林殘照偪人殷。破屋茶鐺慣得閒。斂版西來緣底事。天教閒看皖公山。

和戲贈同年台州王子裳太守

天台有玉女。顏色如朝霞。王子控鶴來。吹笙返還家。爲點眉心黛。親安髻上花。調逸出翠釜。讀曲善紅牙。（夫人工塡詞。）一僦皖公屋。漫撈春潛蝦。郎乘五花駿。妾駐七香車。背御合歡被。晨趨長官衙。俠侍二青衣。脩眉傍髻鴉。夜妒金孔雀。春衫玉辟邪。時時雙鳳敘。倒挂烏巾斜。憶否同袍客。遠種靑門瓜。孟光自椎布。銀鹿解咿啞。不聘茂陵妾。何借守宮砂。臨汝亦修道。端居鳩水涯。（謂漸四）隨身欠二草。結夢在三葭。始悟王子喬。得非神仙耶。

和五代楊堅度詩帖

蒲團閒裏坐。茶夢定中圓。花雨來天女。松雲養地仙。

其二

平生鍊金液。自謂玉胎圓。誰料安期子。栽爲九等仙。（沈約寓云此太史自 寓山承明論外之意）

和李西嵒觀東明寺後楊少師書壁詩

世人祇賞韭花帖。佛屋苔荒松蔚寒。題名莫認楊風子。且當冬心畫竹看。（金冬心嘗自題畫竹云莫將楊風子草書相比）

和陪仲修先生游廣濟寺登赭山卽送其游鄂中三十韻

老輩譚長往。清襟[illegible]翁。逢迎秋水外。談宴酒杯中。繡豸巡江甸。猶龍抱太空。楚音聽蠟屐。吹律應黃宮。窗竹鳴佳雨。旛鈴動遠風。俸錢供作達。平世利和戎。（熊湖前年有教 集近梅安盧）佛殿依紅樹。仙岑倚碧穹。仰攀捫狖徑。俯睇得兔淵。居士官仍遂。高僧隱豈充。幢如齊石峙。（寺有古經幢二）仙擬淡金銅。閣芳虛窗見。深幽曲徑通。岕茶烹雪水。煙蘚出蘭叢。苔壁詩初就。雲房別太匆。旌旗迴赭岸。姓字刻蒼蘢。離思盈鷗水。高情絆鶴籠。鳩茲帆影動。鸚鵡賦才工。節度今嚴武。（謂南皮師）交期昔孔融。楚鄉魚正美。姑熟蟹初紅。去作菱湖長。（仲修所主經心書院在娑湖寺側）皆忘春榖封。情親黃菊淡。眼力素書窮。箋尾題霜橘。琴邊送晚鴻。好春傾麴米。寒色下梧桐。句比江洮後。心猶冶劍雄。（赭山上相傳干將鑄劍於此）皖中得草虎。關內憶終童。吏事深扶獎。詩林費折衷。（來云唐有趙渭南宋有陸渭南今世復得渭南詩人例以渭南得名乎）名稱嫓趙嘏。談箸接安豐。雅羨丹邱子。（來詩有欲丹邱之句）相邀黃石公。專場張翁師。十五議關攻。欲生江南老。何時林下逢。祇應蘇米聚。西向說文同。

原作

袁昶

名藍出郭見。步履兩衰翁。秋色橫相送。村醪試一中。縈紆度林表。呼吸薄霄空。丹梧垂庭實。青逆竊梵宮。寒山從怪咄。槃特豈宗屈。（閣內有風覺子亦知欣客納）疲燦如鹽運。談諸到阿戎。（遲日子微病世 兒及兒子楫梁從）府軒聚遠款。列岫帆高穹。絡圖成奔轟。迴環飲翠澱。柱維形勝壯。龕拯道情充。雲壁黃山峽。天磨碧海銅。詩閣赭岸坼。徑轉赤華通。人語魚蝦市。風光紫翠叢。巴巖飛轄往。酒姥玩鞭忽。虎踞前朝戍。豬洿大家篠。（縣東北周村有王仲廬大家有）書丹朱幢在。滴翠古軒龍。耕出戈鋌鏃。瑚餘筆仗工。（寺外有兩石經幢一大中十二年一乾符六年 滴翠軒爲王文節公讀書處 戎州會還爲太平軒）（州日普栖息于此戍）江流界吳楚。積氣動昭融。叢荻搖疏紺。攢楓出小紅。行廚深竹裏。（酒至王太守送）嵌磗綠苔封。危塔影斜曦。環洲浸不窮。巖開冠野鐘。心迹送孤鴻。白雪樓思郢。客星臺憶桐。劍心離合作。詩境豁開雄。淨業栖初祖。予言闖小童。濁醪無此客。流別寫深衷。世變民痍。庚桑願歲豐。慨非鷄冠子。去逐鹿皮公。旗鼓當堪敵。孤虛笑待攻。楚游荷況老。嵩少尹洙逢。返似龍門宮。山行發興同。

奉答見寄二首

樊增祥

山公非隱仍非吏。自寫新詩闢嘯軒。何裏青山攜謝朓。擬中元璧憶劉琨。清詞菊水流何遠。（君長章湖形勝菊潭匯翰）荒徑松風夢故存。密邇全椒尋羽客。一樽遥爲酹桑根。

不須重唱湖陰曲。人物千年祇謫仙。白紵溪邊花裊裊。可兒墳上草芊芊。蛟門待發千鈞弩。馬上傳觀七寶鞭。勝日軒窗開滴翠。山靈排闥待庭堅。

八月十六夜湖隄望月次韻

華亭 沈祥龍 約齋

玉宇秋正中。空江霧方斂。今宵月尙佳。泡露芳掩冉。嘯侶來湖濱。攜行北剡剡。陂紆萬柳直。岸迴一鐙閃。
茅簷三五家。夜分扉半掩。暗螢渉下鳴。淸露襟上點。意行忘遠近。略彴接谿岭。遠性喧仍寂。詩心細還檢。
忽起靑蘋風。雲如霧靄染。何藉南樓遊。閒情自不減。

和友人夜出至湖隄小橋上望月　袁昶

水南鬱森沈。灌木秋氣斂。微茫辨遠岫。薄煙翳冉冉。褰攜淸夜遊。佳興同泛剡。潭聲荷蓋殘。村火松明閃。
裴覔略彴上。璧月吐復掩。擘雲合鱗皴。龍燈射星點。彈泉注江閣。澌澌穿虛岭。卽目娛淸景。意行脫拘檢。
惡能離萬物。莊亦離諸染。何似濠梁語。會心應不減。

和　上元 劉傳厚 敬堂

明月如靜士。乘秋氣深斂。微雲散復合。翁艶紛冉冉。偶逢勝侶邀。筆有騷壇剡。荷蓋淨於揩。龍燈遠遙閃。
應知放參衲。數坐扉半掩。黯淡堞雙尖。依稀山幾點。老予遊物外。宿留皖公岭。淸景詩追逋。逸情形脫檢。
冶春欲作社。弱豪試湍染。何必王司李。和者鬢絲減。

和　江夏 陳崇禮 吟鉢

林氣生夕淸。山光遠逾斂。方塘菱芡熟。水香紛掩冉。涼月穿雲行。時露光剡剡。褰裾信所之。木杪一星閃。
岸欹樹斜出。徑仄蓬交掩。煙外來淸鐘。唄聲得指點。感時秋已半。蕭寥集溪岭。心契元化游。身便名教檢。
獨孤仗依倚。學甚丹靑染。後夜更追攀。婆娑興未減。

題安般緒集

橘刺藤梢刪欲盡。洗除綺語向曹谿。狂泉穿井自殊飲。天馬行空不可羈。作手西江攙岱直。（往曾惑敏尉公詩云私淑）（渚翁弄亦顚編君妙手得天成）淨名東寺契凝之。閉關索句家風在。未覺鯫生學步遲。

答沈約齋　袁昶

塵勞息前營。退儲就新斂。褩游興化門。侍坐由冉冉。並釣珊竿修。糊耕烝秬剡。草閣一燈寒。光入疏籬閃。
秋湖郭索至。倦枕窗半掩。別來廿五年。知時獨黯點。我坐荒故園。君仍隱深岭。翩然肯相過。坐榻忘形檢。
高士比素絲。素絲不受染。起予歲寒意。礫砢節未減。

答劉積堂

久雨岸沙頹。窮秋野圃斂。我來分秧初。流火驚荏冉。吏能非素習。鉛刀媿銳剡。仗有劉程之。燭照囧象閃。
昆刀出匣寒。光氣不可掩。判牒佐平反。文移不加點。時出小詞新。秀奪諸山岭。逸予但坐嘯。庶免觸崖檢。
性不習倚聲。從茲擬薰染。當倚勝情豪。勿令高興減。

答陳吟鉢

世喧付淡忘。道勝期深斂。歲月如奔輪。常恐老冉冉。楚貢丹橘林。蔚然竹枝剡。浮江昨同行。水伯朱禪閃。
金庭行自獻。文采斕難掩。憶與老漁翁。風颭日注點。（故人鄒衡陽君之外舅）今遊林下邨。相識皖公岭。時出靑瑤篇。
會頌金泥檢。要憭濟物性。勿使垢氛染。君看後夜月。未覺淸光減。

所居霜涇江漲欲入戶衣魚盡生窟穴書册中兀坐深齋殊妙佳趣

陽侯齧隄根。蕩滴勢未斂。頭顱柳永州。所居溪氏冉。叢焦縱橫生。蠨不施薙剡。渉砌寒花明。檐燈一星閃。
而勢漸魚市。佳觀城堞掩。竹書蠹粉黏。素壁蝸涎點。幾時出深甑。搆屋畝懸岭。卑涇且苟安。凌雜從拘檢。
脫離京洛塵。謝詠素衣染。朝來津吏報。石稜水痕減。（去歲成詩）

和道勝期深斂　陳崇禮

守痯神理超。課寂眞觀斂。爐綠自貞吉。不待龜灼冉。時人方火馳。吏術務刻剡。誰一起脂韋。相尋習檢閃。
公平孤月明。不被浮雲掩。淸課亘妨功。羣書自加點。刈焦閟東齋。看竹造西岭。古帖拓糊池。涴衣生玉檢。
乎經正賴箋。白業知不染。道勝癯者肥。嗤予帶圍減。

答漸西　沈祥龍

昔年槃海隅。年少氣未斂。已忘何歲月。流電去冉冉。憶登宗匠門。妄倘並施剡。君志帆篙崢。雕鏤萬象閃。
一官雖局束。孤往自難掩。牙齋苦塡委。案牘自勘點。而我久誅茅。凝燎橫雲岭。重約漫翁游。相期舊學檢。
墨突不暇黔。素絲宜愼染。共分日力勤。未覺心光減。

再和

君詩如勝兵。鼓行陣不斂。險野欲薄人。嶫走叔山冉。元龍豪未除。（陳吟鉢）才銳思再剡。文房築長城。（劉積堂）迴
戈幟更閃。我亦合餘燼。閒道欲襲掩。頗虛贏卒逋。縱雋苦難點。不如處女守。堅壁且守岭。君言子無然。軍
籍盡盤檢。筆鋒縱猶禿。一笑韓又染。咄咄故將軍。鈹力石稜減。

次韻

略似雲山孫。少逋水風諧適共迴谿。治宦書竟還治學。負世事難如負羈。退隱使君言戲耳。澄淸良吏勉
爲之。（丁公書除觀察使制有良吏澄淸之語是行語）卜鄰兄約同三泖。長揖歸來亦未遲。
落時淨舍聲經侶。一笑邀余出虎谿。咽露寒蟬思振翼。臥風病馬畏施羈。外除已乞苟文若。罪論終伸杜
牧之。垂老自嗤才轉拙。佐人治郡已嫌遲。

補和　華亭 沈惟賢 思齋

欲卜泖茶居。端憂道情斂。不嫌飯甑塵。閒門師范冉。先生如賀公。投老常慢剡。思林匝地出。笑電依巖閃。
弄月水游後。伐山雲罷掩。山餘靑一髮。水散漏千點。佳處一瓜牛。而藏最深岭。先生許我意。懸解忘形檢。
試拂松間苔。皴無成法染。且供臥遊趣。未覺心情減。

諸公屢和前韻見示復戲答　袁昶

君看臨河敍。筆縱氣轉斂。鑿賢叟翠裾。雲集紛冉冉。新詩角妙語。孫許出束剡。仰觀天宇開。爛若巖電閃。
勝流河代無。嘗翁昔人掩。難乏曲池觴。各倚斑管點。媿非內史才。敍次竹林岭。未諳內舍書。頗畏匪田檢。
近山多可遊。石髮靑于染。秋禊規同往。淸襟良不減。

補和　歙安 凌紱曾 初平

心迹劃留奇。手版廿逡斂。迴看倦巢痕。芳躅式有冉。往者宰肥城爲冉子故里。方術恥進身。何爲捕鷹剡。交游三十年。歲月如電閃。訪公於江墅。精舍赤華掩。忘言筌已棄。品水茶方點。猶憶湖上游。鐙火各深唵。自言符竹累。末頌芝泥檢。浮漏幻千場。淨業無一染。高談意轉淸。風月興不減。

六十初度次韻答漸西權巡　沈祥龍

白日何短知。人老則思傳。岫雲迴晚絢。園桂鍊春研。少壯苦不學。浮生過雲煙。緬懷與化師。元宰融天全。勁風不改色。木以節多堅。願慙根器劣。懸解當茫然。枯蟬抱山葉。鈍鳥棲廬邊。漸西濟世人。容水共澄鮮。相要證夙聞。攏落悠悠詮。湘君倚算竹。山鬼折芳荃。瀧落石染澡。飛禽康谷泉。時時出狡獪。文句發瑚鍋。辯者老禿翁。投分一何偏。淨庵水灘出。微徑花間穿。酒鉗贈我歌。金石擲淵淵。頗垂卜鄰約。杖策崑山前。荒寒士衡宅。釣吵成迍弦。寒箸觀榮悴。善游當得天。共逐天隨子。不羨地行仙。

和秦淮水榭歌　劉傳厚

淸溪宛轉入淮流。山似蛾眉斂抑愁。榭裏明妝闌外月。青絲作纜桂爲舟。幾許借條和冶葉。玉簫譜按春葱攏。妾是青樓蕩子婦。郎爲朱門游俠客。江雨江風欺管絃。春聲吹徹杏花天。紅蕉洞口鴛鴦宿。玉樹庭前蝴蝶飛。蝴蝶花開一棹酒。酒船翻濺羅裙透。八寶樓前晚卸粧。九華鐙下明如晝。鐙灺牽郎金縷衣。曲高微雨燕雙飛。憑仗情天修月斧。等閒幻石訪支機。劫火洞燃靑犢去。烽煙淨掃臺城路。重起層樓紅粉妝。宿來曲巷青楊誤。白門流水西風酸。衰柳長條倦眼看。那有金釵伴鈿乳。更無畫燭寫春蘭。春蘭秋菊江南好。影事重重誰解道。昔日長眉滿鏡愁。十三學得箜篌抱。我亦多情憶舊游。前塵根觸不勝愁。桃根打槳今何在。寂寞寒潮古渡頭。

漸西爲予六十初度作詩次韻奉謝

不見笠澤翁。齋廚供菊杞。使君耽淨名。度世常忘己。老予蒲柳姿。焉得金石比。崎嶇餞日月。流屯去如駛。猿鶴蟲沙中。花甲一周矣。鹽車歷九阪。壯志猶千里。社櫟閱世情。幸逃斤斧晷。晚逢汐社客。騷壇屬牛耳。滿眞樣蟲表。竅穴文字裏。荷列衆形瑚。如飡醉酒美。臂撮水精鹽。投入功德水。雲間有沈叟。並轂詩山履。人間兩禿翁。何殊園與綺。初地已忘吾。彌天應逐子。何用鍊金骨。松脂凝綠髓。

題安般簃集　長洲　袁寶璜渭漁

春風坐我許趨陪。海上牙琴意曠哉。悟徹何曾立一法。起拈花葉禮黃梅。

讀參軍彙語　陽湖　居寄敏山

先生沈冥草太玄。別國方言有外篇。侯芭問字門許入。桓譚當言書必傳。孤懷欲著安邊論。弱植殊慙上水船。異日倘垂宣室召。奏技宛如烹小鮮。

次韻靜山太史　袁昶

索解欣來郭子玄。新琱許附白雲篇。羨君才力方遒上。老我疏頑廢所傳。將奏甘泉陪祀頌。欲浮春水上天船。考槃祗覵君家故。赤水樣頭釣碧鮮。居赤水考槃餘事，於退居所須適，皆便人推求諸致，亦殊有風趣。

預邀同社諸君春禊

春晚餘寒匝地陰。散懷齊契仗登臨。栖心祗欲追幽賞。把臂猶當入竹林。別有幽憂今異昔。但期諸隱陸沈。試開傑閣披襟看。一片花畦似散金。

晉　居寄

隨侍三日。飲食教誨。祗銘肺腑。舟中寂坐。尋繹拓禊篇。敬次原韻。並申別緒。詩不成章。率錄奉上。敬求誨晉。橋銘忽忽皆不愜意。擬覓紙再寫此關勒之貞珉。不敢艸率示後人以玷也。客中乏羅紋箋。借用西域陟旛紙。非式恃恩。求恕不恭。手肅即謝。

禊集永福庵敬次韻

赭圻春色半晴陰。主客高樓約共臨。浩渺二江分舊派。蘺碓一鳥出疏林。薄寒苦霧愁難撥。向晚斜陽皆欲沈。莫下新亭憂國淚。塞河且試鑄黃金。師有別有幽憂今異昔之句，故反擇之。

茅庵寂寞枕湖陰。幕府風流此地臨。自脫緇衣從小隊。共攜芒屩步規林。勝懷禊序應追擬。好事豐碑且欲沈。是日書觀音橋銘。去去師門重回首。華筵恩禮費兼金。

南庵修禊次韻　沈祥龍

意行同過綠楊陰。突兀高樓水際臨。雲約遠山爐畫檻。風傳疏磬出禪林。相邀道社吟朋聚。莫道蘭亭韻事沈。入座何妨今勝昔。神仙賓客重南金。

小作句留坐樹陰。不煩車馬此喧臨。題名略似昔明院。齋會惜無支道林。平野尋芳春浩浩。流杯枕石綠沈沈。過江誰是持三論。莫遣流傳有碎金。

溫岐舊曲和湖陰。春水舟刪勝地臨。淸曠江山開畫本。聯翩裙屐集詞林。惠風隄畔萍根拔。步雨欄邊柳絮沈。不減永和觴詠興。良辰美景値千金。

漠漠天光弄夕陰。翛然我輩復登臨。名花韻淡依香界。歸鳥情幽託茂林。懷抱更應增曠達。功名且莫問升沈。但吟地主觀山水。孫統蘭亭詩句也。孫統詩成似點金。地主觀山水孫統蘭亭詩句也。

和南庵禊集　吉上　凌瑕子與

晴波瀲瀲柳陰陰。傑閣憑虛此快臨。大有聲聯供嘯詠。居然城市似山林。畫夥雅比臨河敘。擊鉢奚愁夕照沈。多謝主人壇坫盛。敢辭惜墨竟如金。

劉傳厚

傑閣參差萬柳陰。百年世事幾登臨。偶因上巳開詩社。難得羣賢集梵林。屐步不隨風蝶颺。名心漸與海鷗沈。夕陽扶醉歸來晚。野菜花開遍地金。

湘陰　彭兆琮印根

寺樓幽敞水之陰。偶約閒雲物外臨。隱隱紅橋論地主。垂垂黃海接疏林。千秋公讌詩才媿。別派胥流霸業沈。今東壩運瀆直伍，且開中江故道。祗欲扁舟尋范蠡。越人空費鑄黃金。

疊前韻

脈脈春光澹曉陰。幅巾瀟灑得閒臨。吟邊約法寬觴政。悟後參禪斥智林。絕塔風鈴當檻語。九華霧靄隔簾沈。沙青閣上天然畫。未要倪迂畫惜金。

浸畦秧水菜花陰。政暇兼宜課稼臨。潤長魚苗春帶雨。鏟催犢背翻穿林。遼翻缸面傾紅友。耕出戈頭洗綠沈。誰識浣花憂國意。綴豐願共硯穫金。

爲觀風俗憩湖陰。那礙疏狂放眼臨。興象鳶魚證微妙。班行鷺鶴嘯泉林。無絃妙寄琴心靜。出匣橫看劍氣沈。領取化機融性治。虛靈眞有九遊金。

幾日閑屏桃柳陰。重來幽賞足登臨。竹籬茶塢瞻初地。濤壑蒲團坐晚林。如許韶光容訣宕。攷闌憂樂肯銷沈。（示詩有幽發今興昔之句）斜篆樅影從蕭散。已脫羈閑帶鏤金。

華亭　沈和敬子剛

輕煙漠漠盜花陰。杖履超搖勝地臨。紗帽隱囊聯宿侶。清溪碧嶂帶春林。敦槃盛會應同暢。詩劍雄心未許沈。集句更呼陪末座。愧無詩筆抵兼金。

海鹽　步淸落介臣

莫春天氣半晴陰。同約賓朋此地臨。四面好山迎人畫。一聲疏磬靜穿林。高歌始覺幽懷暢。文讌休教勝事沈。極目菜畦花十里。遊人歸路踏黃金。

桐城　何則琳遇齋

佳觀何必定山陰。把臂登樓快共臨。曲水流觴成故事。淡煙微雨鎖芳林。能除害馬天君泰。妙解全牛世慮沈。瀟落東南賓盛美。一時詶唱韻皆金。

印根見示新詩　　袁昶

老鐵佳句過何陰。眞本黃庭未許臨。集雁乍催符合聚。棲鴻仰媿枳棚林。兩王繼起應推秀。（謂君鄉先達晉祭酒秋山夫）一士攢思獨好沈。困我簿書艱覓句。脆如牛鐸撞羣金。

寄和約齋夫子祓集韻　　吳縣　施亦僧洛笙

清游難得半晴陰。發興懸知勝地臨。絕妙襟靈參逸少。傳來畫本拓雲林。杯停小院花初放。雲擁深山塔半沈。佳會允宜判一醉。春光欲買抵千金。

柳綫垂垂拂路陰。山靈未許預登臨。泥留爪印題僧壁。風送吟聲出茂林。花氣時隨流水淡。雲痕遙共夕陽沈。朋簪誌慶同尋樂。訂得交情石與金。

雲門奉中書來示見和詩累數番紙才如泉湧舊不可當戲答一絕　　袁昶

浙西浪作閒言語。引得雲門一棒來。似出驪山神姥授。噤子有口不能開。

遊子剛出游集句

暮春沙岬翠滿撒。小舫正橫溪上風。安得仙人九節杖。羨君懷中雙橘紅。定知出郭少塵事。徑須著屐隨

詩翁。（謂尊人約齋先生）年垂半百不稱意。倘有江船吾欲東。

登知稼樓宴集

商君務農戰。治國力本根。戶口貲殷實。董勸在耕耘。不修良足慮。草宅漫篤遵。（王元長永明十一年策秀才文。今農戰不修。文儒是競。並本有末。歲弊益多。近日海內民窮財匱。輸力艱細。似當力行節儉。師魏典農中郎將。宋州將兼內勸農使之意。以墾荒盡地利。教民耕作爲急。宜農桑力田者有獎。必令內地戶口殷實。根立勢乃徐圖扞外患。此非常談。乃本務也。）大賢祝佘穰。題牓斯樓符。（衜海浪侍郎分巡于湖日事）知時所宜務。焉敢忽路云。竊願修前緒。愼勿侈游觀。佳晨訴漠漠。東作將課勸。百昌久冒檝。耐集趁餘春。衆賓獻佳句。開筵列芳樽。液液散和氣。欲以嘆黎元。緋桃蕚已殘。綠柳尚依門。芊麗極遠目。滿膝鋪綺繁。薄晚未須散。別矜咸飛翻。（敬山太史將入郡）曲蹊傍林轉。春流帶雨渾。荒壇綿褎鮮。幽澗朵芳蓀。弱蔭禁昔懽。逸情餚弃甚。未忘命名意。相與洽至言。

食筍

南來祇有一事勝。日喫東籬上番筍。肺病經年捉豬肉。兼珍復得松花菌。籜龍解甲美如鮮。刊切騂頭付庖尹。北地黃芽姹女鮮。南州綠雞饞守睟。（北人以黃芽菜爲筍味亦筍之勁敵皆家園之材也）春衫明日仍未脫。玉版穿籬斯虛牝。喫肉邊菜信機鋒。臥聽茶鼎號春蚓。

悵望集句

悵望獨策還。春晚綠野秀。天際識歸舟。窗中列遠岫。庭空見野煙。川靜聞山狖。時來北窗閒。從容朝廷右。孤雲倒來深。爛漫堆衆皺。深心託豪素。識微在金奏。未有一人皆。登高測危構。

蟂磯

姿碧花黃遶古祠。翠旗雲氣護金支。春深斑竹疑滴淚。事去靈風尚滿旗。荒嘴何方尋戰島。洞冥至竟接然犀。濤聲似挾吳江怒。一勺椒漿故國思。（黃左田尚書與方記駁以其地當桓溫屯兵之戰島山赤烏只前桐廬爲富春縣之桐溪煙地後分立縣治孫吳先世宅墓皆在桐廬境內）

王大令邀泛舟渡江謁靈澤夫人廟置酒舟中作　　又

昔棲羽客丹邱觀。今住緇流一把茆。（入蜀記言有道士結觀其上政和中賜名雷湖觀）詩悲傳芭迎送曲。玉簫折柳去來潮。英靈合薦瓊蘇酒。壇壁應塗茝若椒。入廟深杯同茂宰。隔江山色插雲霄。

贈饒輔星

堅凝斂蘊氣縱橫。束髮猶留老典型。（吏部爲陳蘭甫先生之高足弟子）豈有弃蜂化蜜蠟。更邀明月伴長庚。未能樂石康時變。且向溪光潘垢纓。記取坐穿官舍榻。綠天新拓綺窗明。

和　　嘉應　饒軫輔星

夜談月落又參橫。得侍清容仰典型。隱几澹思抽乙乙。解紛予理豈庚庚。相看元老猶刀筆。何處淸流濯足纓。符竹何曾妨避世。願將爝火附貞明。

調陳道　　袁昶

天不子閉囑。曹滿在庭喧。北市東一鶴。南村集一蟻。淼淼一水間。脈脈抱至言。吾好與俗殊。世議長滿煩。

譬如青鴉雛。強以腐鼠飡。世道之所棄。孤光開天門。賴早辭婈秩。相攜謝龍樊。竹有一斛實。松無斧斤痕。
帝賜剡溪曲。石壁倘可捫。扁舟載酒去。逸興青邱吞。庶遂豢鶴性。擺落蚍蜉論。(凌虛士一字病鶴。故戲題云云。)

奉和欽使閣學許公海外見寄之作

方丈仙人絳節遊。班行久冠鳳池頭。智囊橫掃西紅海。詩境雄開北鬱洲。(時使節駐俄。佛說北鬱單越洲。應直其地。)瑤札遠銜
存散吏。前驅祗待迓歸騶。獨慙緡算無禆補。掌制還朝冀見收。

原作　秀水 許景澄竹篔

十年毫妙最知名。今日眞看直指行。天下軍輸緡算重。大江鑠鑰雅歌清。徙戎深念煩江統。諭蜀風流羨
馬卿。緘取相思馳萬里。漢家帛雁正南征。

再和　袁昶

九萬里書珠咳唾。十三行札意迴環。浮沈祗合潛郎老。飛輓甯任榷吏鞾。戎索廷推衡轡倚。重臣公已鬢
絲斑。圖成蔥雪天顏喜。進御眞看米聚山。(帕米爾邊地紛爭執未定。苦無佳圖定其方向。至到得公奏進。羣疑頓釋。)

寄重黎　樊增祥

巾墊于湖上。闌干花影繁。書含十二意。文儷五千言。治劇詩仍細。官貧道益尊。開鷗他日至。不敢避轅門。

奉懷漚巢　海甯 馬瑞熙蘀侔

縱有雙鱗日往回。山城無地約尋梅。未堪耐俗同茲病。何以酬知媿不才。幾束簿書誰掃障。三冬文債亦
嵬臺。郵簡一事差相慰。昨夜天瓢灑雨來。(入冬久旱。昨甫得雨。)

喜雪效徐位山盧字體寄漚簃　長白 聯元仙蘅

之眾頌禱。達通闔鄉若嵩呼。動翠鬟者。笛效盧關世運。焉逢計日送春還。哉音避忌文嗤宋。乎邂行看雪
滿山。矣縣呂州俱校正。也今一體觀天顏。(郡京山髻書。唐進士有單姓。主司誤書單。請改正。主司曰。方口山口。何足致辨。答曰。台州矣縣作呂州矣縣可乎。主司無以應。)
(明一統志。女直朝貢地面有也今河。)

用前體別作一首

哉周卜世賴人文。坐典方州執若君。也窟兵威連越嶂。矣棲村落靜蠻雲。者鷂西去安狼次。焉烏南來與
鶴羣。乎士逢年占穀麗。之溪舟泛頌聲聞。

秋晚和重黎韻　無錫 顧森書綸卿

江氣生雲陰市闤。未妨中隱窟煙鬟。欲畸野鶴枉相顧。偃蹇倦禽猶未還。幾輩雍容騰鳳沼。十年留滯守
龍山。登高忽遇青霞客。泛菊浮杯一破顏。

次韻　歙 汪宗沂仲伊

逸翮超然不可羣。雲山苕霅隔江分。吟非租觥清傳韻。閣有官梅雪吐芬。南郭據梧心自遠。東坡饋歲意
長勤。碎金霏落青油幕。支許同游讓卯君。(謂石仲舍弟。)

自題弢廬八詠

弢廬

劍室弢其芒。弓韔弢其堅。山人亦藏用。風翠當門前。

抱沖亭

檻外畦芳艸。披襟此抱沖。年年四五月。香氣與蘭同。

芙蓉池

木末江南朵。芙蓉繞石闌。池涵半規碧。紅夢耐人看。

梅坪

攀翻黃山雲。嵌崛太湖碧。一石一梅花。玲瓏宜月夕。

雲起石

石好何勞拜。平生嬾折腰。溪雲生一縷。扶寸上青霄。

嘉雨軒

連辰盼甘雨。雨來軒已成。因之計秋稼。更省硯田耕。

藕溪樓

紅藕香殘處。微吟憩小樓。東南遠山出。濃淡最宜秋。

延年室

插架分子目。兵農禮樂儲。花南竹之北。爽朗繞窗疏。

和　袁昶

弢廬

不見弢廬子。伊誰捉臥龍。(庚辰年贈君詩。有龍泉捉臥延平浦之句。)背人修劍術。莫作白猿公。

抱沖亭

靜士善觀物。躁人夢飲冰。抱沖忘歲月。剝啄百不應。

芙蓉池

涉江生遠恨。搴木多秋思。莫笑此方池。圓蠡映其裏。

梅坪

復似孤生竹。盤根託此坪。初疑殘月挂。旋向綺窗橫。

雲起石

莫便撐空起。相作瑰奇勢。(天台齊息園先生嘗援一石。雨時能出雲氣。)未洒南畮霖。且陰西疇笈。

嘉雨軒

山人老無事。只讀茶生書。能鞭伏龍起。更促阿香車。

藕溪樓

樓毀山千疊滿殘花。一溪第三層許到。莫使絕塵游。

延年室

飴芝非結命。汗竹可長年。判作琅嬛主。能教美意延。

宜州北樓楊惠峯太守屬題　　聯元

味根亭（在安慶府後）中安坐剛。綠卿花髮森晚涼。手把重黎詩卷長。北樓游興詩所詳。宜城何許屏霞方。綺窗列岫凌蒼蒼。壁間題句如鑑房。元暉謫仙抗顏行。睹星華月留光芒。謝宅李墓遙相望。我履未到白雲鄉。昔守牛渚思剌航。語我風物郡將楊。地形宛邱崒重岡。郡齋邇迤傍射堂。崇阜忽起大翮翔。傑閣晴空俯莽蒼。一層更上瞰大荒。速峯疊碉極陵陽。北則敬亭青未央。宛溪流出松花香。神仙采芝朮爲糧。木食磵飲壽命長。屬題何敢輕頌揚。美公治行詩亦昌。餘事欲繼前徵張。心已馳彼哦彷徨。松風千年醉幾場。右人珠玉光照廊。不辭拚壁題其傍。

和近事詩憤之作　　沈祥龍

滄瀛蟻鼓動秋風。毒蠍扶桑滅日東。幾處當關蹲虎豹。一軍背水化沙蟲。島夷但慣工狙詐。海氣無端破蜃蒙。時事艱危誰禦侮。從容籌筆莫元戎。

赫怒遙聞震九天。臣民敵愾氣無前。出師特下明堂詔。餉士新頒內府錢。屢遞羽書催保甲。更徵驍騎戍防邊。扯肯早盼來衰謝。敢說朱崖地可捐。

玉帳牙旗鎮帝畿。皋牢四豁坐參機。魏公自請臨前敵。裴相終思振國威。騁論諫垣紛進疏。罪言記室枉蒙譏。東征仍倚勳臣重。閫外諸軍待指揮。

樓船橫海運靈樞。盤桓還遨祖逖俱。易失黃龍新戰艦。難援元菟舊名區。前鋒或似狐毛退。嚴令猶稽馬謖誅。頭額縱教焦爛極。急收餘燼搗東隅。

明友新軍號度遼。欲張漢幟逐天驕。祗因左次兵機滯。遂致橫磨劍氣銷。地利上游爭未得。火攻下策戰徒挑。倉皇忽見輿尸慘。鴨綠江頭萬木彫。

政府頻煩策治安。遲疑棋局定偏難。臨危易竭囊中智。先事開同壁上觀。汗馬功誰收絕塞。爛羊侯亦許登壇。他時魏絳謀成後。終見汪洋聖德寬。

要盟強使備芻糧。蹀躞雞林氣不揚。大澤萑苻滋亂黨。內宮兵甲困孱王。乞師欲保三韓境。入貢仍稱萬壽觴。常望艨艟來破敵。清秋淚水自湯湯。

回首中興戰伐經。神兵百道走雷霆。又逢遼海洪波起。漸見將軍大樹零。自昔越裳曾畫界。即今暘谷可犁庭。桓桓部曲重招集。龍劍鋩新再發硎。

鄰邦形勢似連雞。後患還應慮太西。倚棹利思收蚌鷸。揮戈難遍戮鯨鯢。但期縱約堅韓趙。更望交離隔楚齊。塲斧蒼茫三島霧。使星依舊啓輪蹄。

海濱萬里地紛歧。處處增兵扼險宜。鹿耳門深嚴鼓角。狼山江迴列旌旗。設防細柳來真將。習戰昆明聚

水師。鐃吹迅馳人作舞。旋宮同獻祝釐詞。

近事詩憤和約齋兄峯星重黎師　　沈惟賢

西極孱危勢欲呑。（方有帕米爾之爭）扶桑旋見海氛昏。羯腥已染神州遍。孤觸誰忘北闕尊。豈意殷憂先黑子。似開流計挾烏孫。橫磨十萬東隅失。大錯追憐奇渥溫。（玉堂佳話以俄羅斯爲烏孫之後元東征兵十萬遭颶風脫歸者三人）

江原八道莽邱墟。朝使蒼黃走傳車。豈盡萑苻東社惡。久知鎖鑰北門虛。藩遂不謂忘殷鑒。島索何曾畏簡書。當殿遂同明主意。諸君衮衮又華裾。

天威已讋大且渠。上相雍容計又疏。斗入一軍孤彳亍。錢糧百艦付蘧篨。坐愁黃海妖氛近。拚拾朱蒙劫燼餘。正憶巡邊登上計。莪莪紫綬頁新除。

丹崖銅柱蹟蕭條。誰遣通臣廁蔡僚。痰國竟成華氏狗。嚴師恐漏寺人貂。群邪神豕紛投謁。間俗朋鷗早獻嘲。（岡千仞爲觀光記游於彼國多譏詞）時局豈堪公再壞。方今寬典許逍遙。

有詔旬宣日月旁。中興功大首成王。指揮宿將驚呵叱。背駢尸臣堯辯章。百道旌旗齊虎變。十洲苞孽敢鴟張。夫餘若遣虬髯主。掎角從知左臂良。

中丞抗疏憤華離。號召湘湖計出奇。此去未遺東一矢。傳聞規守北三陲。龍江舊部分王氣。烏拉新屯壯帝圻。半絡獸心虞粥氏。諸軍狼顧復何疑。

郭李連營未解圍。荒荒蜃氣薄旃旂。前車可念難龜峽。積弩深埋燕子磯。猶病楚咻常伏莽。何來姿諜忽文衣。祇愁粳稻東吳使。天塹偏能不禦飛。

羽書南伯鬱森森。敢翦吳淞旆若林。狂藥舊儲不濡手。嚴刁豫折伺狙心。憂深發綽炎岡發。痛指參疑大將沈。幕府若行圍魏策。是徂一爲遺韓爵。

漢海連檣壁上觀。老謀縱主縮齊韓。發先對馬知辭直。禍比連雞亦膽寒。徐結斯丹潛寄箭。（天竺或云溫都斯丹斯丹汗號也）急增校尉護烏桓。捧書萬里綦能定。底績三山石待刊。

祖洲開國渺秦年。莽莽滄瀛霧一拳。豈謂生心梟破獍。可知捷足雀捕蟬。強鄰流鬼終投隙。聖代朱崖未擬捐。疾走齋然議封貢。汪洋或許復堯天。

九日南樓宴坐　　沈祥龍

長嘯齊登百尺樓。重陽風物望中收。一籬山色晴分翠。萬派江聲冷送秋。携酒豪同傾鑿落。感時憤欲看純鉤。故園黃菊應開滿。醉後還教憶舊游。

感事二十首　　彭兆琮

風塵莽東徼。尉候絕維婁。電掣鯨飛急。兵深雁氣秋。邊笳彫畫角。海月碎輪毬。漢豈無飛將。多年奈爾侯。

樂浪持節地。斥堠幾邊亭。蠆毒偏殊類。旄頭各使星。避胡情未白。噓蜃氣先青。仲父元戎略。微詩望抹邢。

廿言謀孱主。猶飾啓關奴。閏位懸更弈。前盟各盜盂。鴆梁吁狄蹴。牛敵信陳愚。條教聲猶在。從來八道蘇。

軺旌臨元菟。天王守四夷。非關爭島索。故遣儆雄師。廟本陸吾日。劍胡指爾顱。雷霆下森詔。神武萬方思。

坐惜横金帶．能輕卽惡生．嘖邀秦許婿．險被趙渝成．熊耳扁齊甲．鴻溝縱泲兵．微聞馬服子．大蘇赴長平．
地險前斷失．孤援復後期．蕩陰軍不進．京索勢先披．莽伏重垓變．師燔萬灶夷．霜塞碧號館．馬首問安之．
合援聲終夜．大同江水渾．援袍但掬指．捨狄未歸元．渦背英盛郵．稽誅僨將冤．在和思共泲．那忍負君恩．
鴨綠潮騰上．嚴逾鉞鑕懸．誰持木罌渡．頓滑柳條邊．悍護寨歐慘．度遼烽火連．王師已東伐．儲募更幽燕．
鐵舳灰俄起．吞腥血浪涸．樓船散橫海．敵柞倒同舟．狙擊橋雲坼．毒攻礮雨遒．無能謬楊僕．餘燼掃難收．
軍儲敘內府．變泲痛黎元．兩戒古星躔．三軍感纊溫．東瀋納關略．西掖羽林屯．願盡微頭牧．馮唐有味論．
映塞虹髯色．當機玉戚旂．憔翻民望歲．園轉勢投驂．再舉中興業．重開大將壇．殊勛照荒裔．扶浪壁三山．
疊倩三千幅．同勳幾萬言．官聞庸好議．佛隱且稱尊．妄齒渾中蠹．宵游釜底魂．低徊用新計．誰念徹桑根．
寡嶼南瀛重．銀凿礦穴珍．門扃雙鹿耳．灘轉七鯤身．雀發天兵力．今防異族鄰．施監挾英略．盜賊果王臣．
北陸封京觀．南幽備豕蛇．雲屯黄欵浦．海漲白珩沙．三鎮資相犄．前簷矢共遮．東南足財賦．從古屬天家．
作捷遼陽箭．猇瘏旅順吭．渝關開通遞．碣石運蒼茫．隘守一夫狹．形閫四塞強．甘泉馳夜奏．燎火徹宵煌．
藏富農商重．空爭積粟船．杭帆截遼海．餽漕滯斜川．蠹蝕伎紛幣．劑深貸布泉．漏焦非計得．短發況蕭然．
倉卒徵師議．斵羊強替熊．將軍彫代北．子弟老江東．贍苦籌鳴鏑．魁猶冀撥亂．發兵如養士．至竟耗無功．
文吏佐言戰．鼓鼙思帥臣．楚材雖用晉．越膽正平秦．令淨欃槍掃．應發壁壘新．天垣將星遠．屯卷賀鉤陳．
地謀經兩海．屏齒慎塞譏．脊舉中原起．胸懷臥榻生．貔戎備流鬼．凱雅奏奔鯨．應覽形三策．持權且細衡．
王氣蟠蔥鬱．神讖護關疆．蜻蛉洲發爾．雞鹿塞郎當．截海關全壯．封山劃大荒．輔來附勘外壬辰近今斷斷未定陬仔七
惠舞端拱涖明堂．

九月十九日招仙衡批存重黎讌集大觀亭　天台　王詠霓六潭

盛棲山外古亭荒．來與羣公醉一觴．這岫風花隔江水．高秋雲樹展重陽．似聞逆潘邊聲惡．不盡滄溟海氣黃．寄語東征諸節度．幾時痛飲出居庸．關名屬段尚道倭兵必經此

大觀亭　袁昶

大山蹙龍嚳．勢若奔若搏．前江後襟湖．雲水氣參錯．蓬萊割左股．列岫皆削弱．長風號欝崒．崩濤聒張樂．
浮天亘東南．蕩潏界林薄．居民萬瓦鱗．鱗鱗躋增壑．何人亭其上．危構介邱託．以供雲將徒．笑對鴻濛躍．
仙人王子喬．是筴翠彥約．是日六潭置酒召客仙圃拙存請勝流以次入座玉樹羅珍饈．江味剖郭索．北風吹墊巾．濁酒共斟酌．主人乞一得子幹家美酒一甕
山根祕精靈．江水比鐶鑰．至人游直觀．外物隘冥廓．標期耽靜退．蕭拯仗流略．弛張靡常家．榮悴無滯著．行藏際乎時．德論契寂漠．各適真吾趣．大道有能蠖．

和　長白　聯元仙甫

危亭鶴俯啄．奇石獸仰搏．林表青繒紛．山果丹瓏錯．匡廬仰亘羅．凸巇變繁弱．張之嵇生琴．酌以洞庭樂．
佳客貫心同．主人嫉酒薄．滿醪乞芳鄰．羸飲吸巨壑．清濁一中之．賢聖欣所託．吸如堅金擣．契比捷鉞躍．
浮瀾登府觀．勝寄標風約．未覺秋爲氣．浮雲掃蕭索．時乎多夢虞．興到是斟酌．青鴟瞰樓船．白嗟論祕鑰．

海國開山紆．善策戒巖廊．東戍思前辟．北拱偉廟略．師以後直強．弈貴先幾著．雄游規宋臺．銘勒靖松漠．
方將封云亭．毋爲安蠖蠖．

重九日知稼樓宴集病未及與因讀大觀亭詩用韻奉和　彭兆琮

大江塹天門．絕險勢欲搏．淋漓元氣融．東南灌午錯．餘波送六代．地雄人轉弱．湖聲忽不來．鐘簴移宋樂．
積流起悍師．四鎮濟力薄．江山告無恙．人事紛委壑．逍遙契元化．勝宇適所託．湯然出塵滓．礦質變冶躍．
昨聞戲馬吟．羣彥赴良約．脫帽謝佳節．而我病居索．東籬對廿菊．欲采苦勝酌．今讀謝公詩．真諦勘鍵鑰．
墊雷衆所懸．萬象會昭廓．狂瀾發東注．障以鼓版略．中事破餘論．擘鐵飲羽著．芥蒂吞辟海．斗入莽北漠．
抱此屈信理．寄謝嘲蠖蠖．

乙未元日偕印根筱儕子剛介臣仲默步登小蓬萊閣遂游永福精舍而歸　王詠霓

寒江濟遙情．客居尠塵事．貲心覩良友．既景樂新歲．隨喜知禪方．是日喜神在東南方選勝訪古寺．郊塍草漸青．萌遂有生意．小閣快登臨．層樓寄遐思．橫覽大九州．瀛海環球地．東鰈與西鶼．梯航萃珍異．頗牧重邊材．班傳愼盾使．撫馭漸失宜．狡狙或窺伺．驕子弄潢池．嘗嘗天亦醉．明明古哲后．柔遠貴內治．四維妙弛張．三五陋表餌．島夷安卉服．番舶逐錙利．行見鳩水涯．款關附計吏．日本通商無長江各口和議成必以是爲歸宿隱几發雄譚．請纓負壯志．吸茗謝緇流．惡錢笑兒戲．歸來握蒻管．得毋文字累．且證三摩禪．無侈十州記．

將之金陵途中雜詠和漸西

菱湖水淺江水清．同安驛邊勞送迎．樓船風利不得泊．佘亦翻作金陵行．惜泊同安水驛隨使司候得皮制府不值

闌江磯與前江口．故壘蕭蕭蘆荻秋．翳誰更聚六州鐵．鑄此大錯屹中流．闌江兩磯數臺均不得法近言人議於太子磯架壘亦孤懸無用

浪裏飛沙可若何．鎮風亭下劇風波．江上有蛟射不得．塔影空照樅陽河．

白沙洲畔草青青．黃柏楊林皆洲名次弟經．指點銅官山色好．閒鷗飛上雪花汀．

終古風雲戰鳥折．蟠磯斜日動靈旂．夫人亦有沈江怨．誰向瀟湘弔二妃．

過江三論久推袁．東筦相逢黍谷溫．閒倚曲欄談往事．相期采藥桃花源．過蕪湖重聚來同舟夜得縱談

裕溪古是濡須水．荻塢荒涼直到今．上岸幾人能殺賊．油船若箇恥爲禽．

青山小市元暉宅．采石江干賀島墳．奇石流泉皆入畫．丹林翠篠自成文．

半是楓林半柏林．烏江紅樹影沈沈．八千子弟今何在．愁絕虞兮一曲心．

形勝三山據上游．負隅應險九洑洲．竹是昔年爭戰地．黃蘆苦竹十分秋．粵匪據金陵官軍力爭九洑洲要隘

過卻平山又定山．嚴城浦口自彎環．漫尋白鷺洲前客．侍得匡詩一鼎還．

小艇秦淮打槳迎．龍蟠真見石頭城．漢西門外黃昏路．覓旅何妨策蹇行．下關埒秦淮河口乘衛入城已昏黑矣

金陵歸途雜詠

鳥自高飛雲自閒．倦游孤客也知還．幾日相看兩不厭．翠微亭外清涼山．

四象橋邊日未斜。盧妃巷口野人家。南唐一種傷心事。開落楊花又李花。盧妃巷爲南唐故宮址

濺槳高樓盛御碑。臺城惟見黍離離。春旅楊柳飛花日。猶是華林馬射時。碑樓舊名鼓樓六朝臺城在其北亂後惟存址竹園

獅子山岡儀鳳門。閱江樓址至今存。金川燕子飛來後。殿陛獨留碧血痕。方正學血石亭在明故宮左文殿側建

度御紅橋又板橋。清溪衰柳自千條。西風昨夜悲搖落。瘦盡休文一搦腰。

龍洞西華指顧間。扁舟已渡昭明關。仙人港口迷煙鎖。慈母山中細竹斑。寰宇記慈母山在當塗生簫管竹

小泊于湖爲故人。子鶴洲石介臣均在蕪湖相見同沽青弋一江春。酒樓名淮西舊夜功誰最。好繼天生社稷臣。夜同伯琴談事東亦

豬山塔下曉煙蒼。猶有千竿竹影涼。欲問浩翁肅遺象。無人知是讀書堂。豬山滴翠軒山谷讀書處李公世傑分巡于湖改祀文昌殿開

石刻三小字昔近今人

百畝湖光瀲碧波。敗荷殘柳奈愁何。鳩茲亦是銷金窟。寥落中江舊綺羅。西湖池在蕪湖縣西米禁不開商賈折閉無復舊時絲竹管弦之盛

使君一昔儉成規。大婦荊布少婦隨。不惜毀家紓國難。作忠移孝是吾師。直瓌閣人女不曳帑先後助軍袁捐八千金爲大父父請建坊

離尾洲南板子磯。江流險隘見應稀。莫道人心不如石。常無常有亦兵機。當議於秋浦板子磯一帶築礮堅木行

輪船潮洞時莫差。長年泛宅水爲家。黃昏不見仙姑廟。何處奇峯是九華。輪船上下過大通時均在夜分望九華山不得見

偕印根諸君重過滴翠軒時新橋落成　前人

丹陽亦是名流地。伶落浩翁撰杖邊。遶郭江光浮古剎。到門山影醮清泉。椎題豈作千秋想。桑下能無再宿緣。及此登臨儼闘藝。水雲於我共澄鮮。

少日譚兵喜輪墨。老來借隱慕鴻光。未成陽羨山中計。無奈天吳海若猖。歲暮金貂成底事。新亭風景亦堪傷。與君且作洪厓約。別後何如客夢長。

觀音松松已化去菴名盧存

儼身已證菩提果。無復潮音靜夜分。猶有楊枝灑瓶露。莫隨禪絮入塵聞。

自幕中步歸寓宅　閩縣　鄭孝胥太夷

幕府絕通謁。散步惟長廊。枇杷冬始花。雨中送微香。院落少逢人。向夕氣已蒼。覓句偕隱几。移燈清照床。歸來親吏牘。勉強豈所長。騷騷北方警。寇深徒慨慷。此都彼久瞰。狙獷誰得防。論議多奚爲。緩急未可量。出門望我居。南去方里強。數日乃一歸。兒女迎跟蹌。坐定顧之歎。老我當何鄉。

乙未二月即事將移居中書草堂南鄉

惆悵梅邊想戰塵。往來何地著吟身。客懷漫比官爲業。物望誰云國有人。花發休論滄海事。水清聊結草堂鄰。東風草草勞人目。又看江南二月春。

記對南皮尚書語

尚書顧我言。子適日本歸。韓釁初未起。若謀非一時。彼族治戰具。其端詎難闚。覘國能反報。備豫或不遲。

邊事壞至此。語次張拇睨。逡巡仰而對。斯意匪所知。頗聞列國法。其制有三師。號爲常備者。終歲聽指揮。其警若赴敵。背嚴若交綏。其次曰預備。罷行乃登陴。又次爲後備。不足則徵之。朝令夕已發。有類脫兔馳。中朝實久弛。文武苟以嬉。寇至紛募兵。械器窳弗治。近如牙山役。狹月遙相持。濟師數十請。主者莫肯尸。敗我非彼能。溺上真孽兒。尚書試熟念。下走徒歔欷。

題賀監正書龍瑞宮碑後　會稽　陶濬宣文沖

十年夢遶龍宮記。雙斧蒼蒼秘始窺。在宛委山之中碑巨石摩崖不見山陰真種子。迷離眾木至今疑。

文沖以新搜得賀監碑搨遺余爲之狂喜率和　袁昶

陰崖鬆鵲衣落荔。獨上陶生偶得之。云是四明狂道士。眼明今始慰渴思。當時紙墨諳隨遊。落筆春林綺采如。不獨千秋尋妙迹。賀公晚爲千秋觀道士年至八十六體清心逸更華子。

承餉瓜數枚偶得小詩誌謝　彭兆琮

千年清宴南皮後。餉帶甘泉見浙西。冰谷遠包紅瑪瑙。雲英新剪碧玻梨。割分劍舌筒中蜜。倒浸星盆水底犀。孏嫋此心無鎮處。幸明解渴謝訕詆。

爛爛飽懸夜氣深。青門寄隱暗縈心。人間位業尊黃甌。仙苑根芽脆綠沈。種到熟時過四劫。材無流處倘千金。蒙莊用大嫌無謂。欲明道遙義不禁。

方物齊輸漢力強。儻時分剖搯坤脅。老光瘦削龍沙玉。哈密甘肥瀚海霜。不信魚妖蒸朽化。可堪狐尾蝕迷藏。夜搔慎護邊庭吏。未必甘分解德梁。

題成邸書隗囂盌詩後　樊增祥

偶得阮文達扇面。乃成親王書。所作隗囂盌歌云。隗囂宮中盌幾枚。秦州山農鉏出者。杜老吟時殿已空。悠悠況又千年也。白水真人老兵事。得隴望蜀心猶且。飄燈小雪照題詩。磨墨阿瞞臺上瓦。因次其韻。

有泥不封函谷關。陶爲飲具胡爲者。想呼文淵入臥內。舉酒相屬豁如也。建武天子御金甌。度外置之亦聊且。千年耕出土花碧。不作昆陽屋上瓦。賢王纖素滿天下。此詩持似儀徵者。鼎彝屬壁積古盦。胡不並收天水也。品題石鼓王善譾。余得阮刻石鼓文有成邸跋尾語多嘲諷蓋當時以初搨本獻之王邸者也傳刻渠木吾聊且。余所收自明以來舊述甚夥疑是刻流布得扇更攜持盌來。莫笑貪如楚襲瓦。饑飄欲石復欲盌。吾亦人間好事者。佳詩一字直一縑。況在少農卷握也。少農[illegible]吟中井蛙何慨慷。綰結春蛇無苟且。和詩剛遇雪晴佳。涼月一波起樓瓦。

和　袁昶

路如攜酒金留犁。云是隗宮尚食者。當時索糊呼荷荷。蹇人胡能上天也。鎔礫丹青殿已空。杜秦州詩身不能容與物且。盌今流落誰何手。試取新蒭飽老瓦。朱邸瘦金鉤勒書。以贈當塗賢主者。從來名跡提豪奪。豈得樊山長有也。書存盌失詩語妙。寶若柴窯亦

聊且。（瓦亦云柴窯片值千金。）御索和章到小生。玉盤背拋來引瓦。
阮公耆古王善譜。乾嘉風韻少繼者。渭南逸筆殺溪藤。紙盡千番猶未也。手把燒春琥珀鍾。排悶裁詩君
曰且。珠璣遠致誠難和。我憚注金姑注瓦。

又和出城迓客不至韻

想見渭南花滿縣。寺樓無不留題者。醉留東野願雲爲。那得西鄰招白也。孔翠戲荇君信然。鮎魚上竿吾
亦且。把君新詩閤且開。扶床伊嚶聊弄瓦。（小阿栽兩歲。適抱之作伊嚶亞語。亦似解讀詩。）

壺公師語予雲門以才人而宦福地海聲從沸獨渭南晏然如佛國故能榮觀宴坐多造語言因再
調之

專城簪得娜嬛國。冰玉雲耕爲侍者。曉寒手擘衍波箋。疑出世間言語也。酉藏絳守軍謀祕。芝採黃公眞
樂且。了不關碧眼倭奴踞呲那。黑衣大食使阿瓦。

南皮尙書師移節金陵寄呈　樊增祥

手提三十六英雄。坐使丹霄日再中。勳業明時光玉鉉。身形暗裏護紗籠。臥龍抗表紆籌策。司馬登朝仗
樸忠。（溫公晚年詠懷詩。不負明君有樸忠。）江漢滔滔向滄海。迴瀾力障百川東。
扶桑日暗海揚塵。移鎭金陵控析津。繪像平原求死士。發蹤廟相是功人。大航朱雀屯千騎。絕塞廬龍值
戍緇。夜起占星觀狼角。勝棋樓上月如銀。

倣元遺山論詩絕句（十九首選十三）　富陽朱彭年（孝潛）

江左詩家祇朱十。晚邀宋格壯唐餘。新城長水何軒輊。更喜傳人有笛漁。（朱竹垞）
妙年詞賦黃門亞。復社雲開執纔聲。一自鼎湖龍去後。興亡淒絕庾蘭成。（吳梅邨）
理學東南世所師。使君清節緊人思。驪珠崇雅歸先正。豈獨詩名冠一時。（施愚山）
萊陽矯矯絕塵埃。健筆眞從杜老來。北宋南施公論在。何云玉叔太矜才。（宋荔裳）
經術淵深毛大可。獨將吟筆繼風騷。詞繁意盡嗤坡老。細味詩評品自高。（毛西河）
家臨綠水長洲苑。人在靑山知簿祠。我愛若文工絕語。規橅何礙宋人詩。（汪鈍翁）
南田三絕播英聲。八歲蓮花詠已成。試覽甌香酬倡集。悔教書筆掩詩名。（惲正叔）
蒲庵詩筆主生新。高誼還應東野鄰。濁酒一杯琴一曲。吹臺風致想斯人。（劉公㦷）
冰雪聰明吳野人。性情流露見天眞。布衣傳播詩名遠。不減前朝謝茂秦。（吳賓賢）
門戶分來黨禍萌。健庵往事重心驚。當時只有韓元少。雅抗什無洛蜀名。（韓慕廬）
敬業堂開著述新。鄭箋毛傳費功臣。文章鼓吹坡仙在。或許傳衣踵後塵。（查初白）
別裁僞體頗芟除。管樗唐臨勤獵漁。前有阮亭後確士。工於持論兩尙書。（沈歸愚）
八扇天門訣竅開。子才自是出群才。微嫌格調多空滑。風氣胎然孰挽回。（袁隨園）

泛元武湖　臨桂龍繼棟（松岑）

元武湖閒浪不起。原是六朝鏡匳子。香閨萬頃迷故宮。翠瀲千年蝕廢壘。鍾山宴坐閱興亡。人世昔騰失
綱紀。蟄觸未了左角戰。滄桑閒譜後湖史。吳娃化壁誠荒唐。宋主見龍亦詼鄙。祥異平生拒不道。成敗悠
忽略可指。引流繼埭昭明宅。築隄復經北山水。見明誰謝湖䱉艦。盛難埭孰將補襦侈。孫登馬鷗未渠央。劉
曒南與竹幾祀。頗憶趙家丁謂與王安石。疏湖涸湖皆可喜。蒲魚固可利及民。稷黍尤宜殺我士。方今大
府舉百廢。水利早亦籌至此。我來似遲三百年。昔盧荒榛失舊址。他日異舉定方紀。此時儲籍宜廣庤。古
懷渺渺淮水長。今思茫茫蔣山紫。座中同是舊日人。暫解煩惗就芳沚。荷花世界原清涼。爾日炎蒸類城
市。惟思短檣泛明瑟。強對嘉殽惜多旨。主人獨勞兩才賢。幕府紅蓮麗莫比。前來邮郭賞荷芰。爲讌京朋
鷗鷺莊。勝游回首迹已陳。廿澤沃胸快無似。爲君追唱後湖曲。夢落遂舟冷香裏。

東庵小蓬萊閣　彭兆琮

靜趣隨物寓。意適偶得之。於心具仙理。蓬萊非所奇。晚風吹精藍。幽閣飛參差。叩闌欲忘言。老僧嬉然疑。
空堂淨如水。跏趺亦聊宜。上指淩霄甍。謂可窮坤維。顧向老僧語。子稱非我期。萬事履之熟。未及心已知。
爲證外物游。無取局中碁。請作平等觀。緊崇信由庳。極嶽雖爲山。觀海雖爲池。自大視細盡。又奚以此爲。
境況貴有餘。喜唉更一時。嘿嘿僧未曆。懸解當我欺。徘徊出寺看。曠宇神潛移。澂瀾映疏柳。新月生半規。
遂陂夜氣清。香遠來何遲。縱取浩不竭。卽景良若斯。微涼襲輕裾。復路仍攜追。煙際一回首。餘鐘殷相隨。
樂與後今昔。僧當知爲誰。

西湖雜詩　鄭孝胥

微雨澌復止。春山人獨行。西湖知不遠。照眼小桃明。
湖心風乍起。雲影暗審峯。但覺波光白。不知煙翠濃。
湖波太嬌嬾。畫船殊難栽。故宜拏小艇。盡領煙水態。
諸峯競弄影。湖水與搖曳。不用借樓臺。爲渠作莊麗。
獻情酒維持。好景詩記錄。吳儂生湖山。此語差不俗。（樓外樓有僉退樓句曰。好景須將詩記錄。獻情須用酒維持。）
名勝多難復。風流不可攀。蒼涼莫懷古。祠廟滿吳山。
海氛傳閩惡。閩浙防有變。朝旨起尙書。昨日湖上宴。（二月廿八日逸制軍游西湖。）
二月向杭州。何人見獨游。猶能輕世事。日日醉湖樓。
春暖桃柳新。六橋多士女。只愁風雨來。路長奈何許。
漸與諸峯熟。又憐湖水妍。湖山豈知我。欲去莫流連。

壯古灣不果江永舟中示顧子朋

世事知人氣。山居昌我詩。願君助張目。莫復託微詞。

詩樓弟局

我生實不辰。降志而辱身。如今好相戒。莫作采薇人。

二兄久食貧．破酒語跌宕．門戶要人興．兩弟齒俱壯．

暮雨

秖疑日已落．黯黯頹雲蔽．百里俄極明．金銀耀天際．雨氣漫不收．斜照忽相遍．愛此帶雨林．臨流弄奇色．

吳氏草堂夜坐示張季直

一聽秋堂雨．知君病漸蘇．欲論十年事．庭樹已模糊．

晚登吳園小臺

衆喧不妨寂．獨往偶成遊．閱世人將老．登臺月已秋．蒲荷叢暮氣．星宿沸清流．何事單衣客．悲歌起飯牛．

遊石觀音寺登周處讀書臺

秋原風日照眼明．北城熟遊思南城．遙憐古寺媚平楚．入門忽對幽峥嶸．高臺望望悄然下．雙梧蕭蕭嘯檐瓦．勞生折節空爾爲．太息當年讀書者．

送公度同年參贊隨使英法　長洲 王頌蔚 芾卿

廣南古奧區．魁奇所叢育．我友黃長容．負才尤絕俗．敏古得謨觴．討今闢幾服．十上不得志．神駒恥趑趄．爰作汗漫游．西行指柳穀．在昔遼大石．曾收印都族．元祖見角端．亦著親征錄．兩朝遣兵稜．皆至海西曲．沈（子惇）何（願船）號方聞．迄未定目幅．煩君重考質．歸來共揚搉．大典閟書淵．漁獵資來學．歲久漸淪薶．遐邐山噏伏．頗聞倫敦城．葉尚盈兩屋．願君勤搜訪．寄我采遺目．（大典今存英倫林院者祇八百餘冊傳聞英人購去儲博物院）宣廟昔季年．海氛始漸張．煙禁既大弛．三口爰通商．埔頭日以闢．遍地班蘭宮．通來設海部．相牽談自強．既購克虜礮．復詭毛瑟槍．莪莪鋼鐵甲．糜千億佛郎．利器不善用．適以齎盜糧．金錢日外溢．卮漏未渠央．生民劌脊血．坐是竭且尫．小夫驚執利．狗態而髦服．器必尚服匿．食亦羅湩凝．古人語藍解．箸論已汪洋．鄙術書未讀．便欲非三王．藉此弋聲譽．取得如爛羊．可憐好家居．都被纖兒撞．望君作砥柱．努力事修攘．堯子權輕重．商務此濫觴．墨子著經說．重學理以詳．禮失求諸野．師夷制夷長．（邵陽魏語）要今重九譯．事我皇哉唐．

山長汪仲伊先生以北野所產野朮黃精見餉賦此爲謝　袁昶

天都昨夜雲海涌．春溜出峽衝浮航．奔騰急漩竹箭駛．渾渾下注于湖塘．飲之含芝朮氣味．能起風痺壽命長．（時山水暴下）發盧仙乘古槎至．談經發函三暄堂．江汪講肄振墜緒．（兩汪先生）如雲出岫雨其鄉．鯫生得從高足後．緒岫草木迴清光．手持藥囊遠見餉．封裹鳥獸形模強．丹沙泉液百圖殖．老根陰復三椏香．山來神物萎蕤茂．千二百歲青玉芒．軒皇金鼎餘瀝醉．日夜滋息靈苗秧．地仙祭獻山蜩響．出佐不死丹邱方．譬如有道君子見．根葉花實皆可嘗．以調家國元氣前．毋使野葛來相妨．黃山之高三萬仞．馬蹄鹿竹仙人糧．合成青黏漆葉散．液液春澤生金漿．劉涓葛稚蒸石髓．久服輕體凌風翔．先生內養資道勝．童顏不藉服食詳．延年卻疾起我憊．潤我枯腸傳之天．老九製法功用妙．抑陰扶陽我慙智．肯外奇祕素飽未採疲吒康．方今海寓苦軍旅．國論正賴醫師良．令收先生作蓯朮．時捫肘後肱珠囊．刀圭出治萬

人疾．豈止賤子饜餘粻．詩成報謝無長物．惟頗榔栗相扶將．南遊黃海採上藥．合丹以療民如傷．

和前韻答　汪宗沂

自還稻廬七寒暑．隱囿蹤迹遼舟航．雌桑雄竹廣種植．護養根株連陂塘．明知小草之遠志．忘情歲月山中長．緗緗萬卷盈竹屋．芙蓉千本環草堂．靜修坐覺才氣斂．廿以抽守棲窮鄉．雙峰對峙辨黃海．雲門一線舒晨光．遨遊兩踐悉詩討．隨意下上逾樵強．蓮華溝徑嵐氣沕．懸巖太半聞朮香．嫋之欲擷郁可擷．丹砂點點分豪芒．鳥銜飛子萌仙蔕．老僧種蒔如種秧．糖霜蒸曝融燥烈．服食足佩軒岐方．經行九口八十里．依類驚販容頻嘗．旁搴山靈去鉤吻．區別嚴刻毋相妨．歸來循俗未辟穀．菅苓杞菊充餱糧．何時卜居脫塵網．飢食黃獨渴飲漿．圖經編增閱歷躡．高直擬嫉翱翔．鄂南使君饒轄近．時擁文字勗勉詳．游宦、未果囊錐返．特貽尺素華熱腸．詩吟八景招我出．中江講肄熙春陽．綢繆廣座多士庇．從容燕衎斯民康．叢殘編輯百無用．傳衍兵法蓄意良．爲言鈐機闢道學．妙論直擬探青囊．生平濟世由默運．關市且夕盈瓊粻．傾蓋贈言古所貴．迴勝方物承筐將．憑君昔從南陵驛．從此遊旅無嗟傷．

九月初三夕招重黎節庵驛晉卿於青溪小飲和節庵韻　嘉應 黃遵憲 公度

嫋嫋風波又此秋．青楓絳樹映淮流．疏篷翦燭情重話．（長夏與雲閣節庵作船聽雨圖飲集於此）短髮簪花老漸羞．杯影搖人傾海水．角聲催晚過城樓．兼葭別有萋萋恨．不向中央怨阻修．

原作　南海 梁鼎芬 節庵

天涯尚有此清秋．縋綣尊前共勝流．無念百年聊一樂．將衙微木有餘羞．明波渺渺遲停棹．殘葉蕭蕭漸下樓．獨向芳洲紉蕙茝．歲華淹忽悵蠶修．

溪橋宴集次公度韻　袁昶

已彫菡萏歛紅秋．爲喚餘艎漾碧流．香界衣雲吹不散．天邊眉月吐遲羞．梁歌子夜鈿蟬曲．郢客才華白雪樓．酒被清愁摠无賴．長干秋禊漫重修．

和節庵

更無雕鶚擊高秋．金石波中逝昔流．且把芳樽澆礫碣．從聲碧椀列珍羞．歲星依隱三千牘．玉宇高寒十二樓．天闕遙看接銀漢．江湖難忘是蘧修．

又上薖庵先生

京洛緇塵隔幾秋．丹邱柯老冠儒流．史才兼採蜂資蜜．經術潭思鳥養羞．貨殖東南多竹箭．雲浮西北有高樓．著書判解金鰲去．一證黃梅面壁修．

陳蓮舫比部張丈廉侯沈親家師徐陳大令邀同登赭山塢院作　袁昶

勝游難得五人同．山靜雲閑曲逕通．各抱逸情娛遠目．忧遨峯岡對灩叢．鈸排楚岫浮天碧．塔映江楓背日紅．豔府豈隨陳迹廢．好留題字梵王宮．

和　沈惟賢

還期訪道上兦同．天闕林巒盡處通．洗滌山容使滈叟．懺除綺語答吳蒙．東傾瀲海浮杯白．西射餘霞卷
帔紅．遠性不爲簪組束．何妨一宿祇陀宮．

青浦　陳丞澍浥茳

登臨初地貪心同．峯起嶐㠌天眼通．寺裏鈔經兌驂士．江干揪髮逐龜蒙．石林磴道攢濃紫．虎豹離門出
小紅．領略煙雲含變態．全收清景法王宮．

再次前韻　沈惟賢

作觀清景入予同．與象鳶魚觸處通．斗絕丹崖瞻氣王．洞然石鏡謝塵蒙．層巒家溫漾重碧．何必行廚挾
小紅．竹月踏來金瑣碎．只疑身在廣寒宮．

師徐將之杭州示我注唐書西域傳葉郎題其後送別　袁昶

重譯旁行孰與論．雪山雷翥好尋源．導來綠淨銀牛口．箋出金仙鹿鷲門．才退輸君三十里．道西度我五
千言．今歸石室烟霞去．一線天光手自捫．

又

建牙唐日吐蕃庭．料敵文饒善審形．丈室猶留元策笏．花天自散毗耶經．效忠悉怛今安在．此寓近事．入定班
禪已不甦．太息邊城思猛士．爲吾皇守八關扃．

贈汪生德淵　袁昶

面篠出籬材．流波激宕迴．每期離俗士．同上讀書臺．授簡詞能對．羞爲壯始咍．刮磨求致用．世難正雲雷．

敬和　歙縣　汪德淵允中

廣廈亟成材．中江砥柱迴．新開四阿閣．累作九層臺．欲洗儒家恥．何嫌俗士咍．講堂方日闢．結社似宗雷．

曲

辨雪風　雲間滿子剛先生傳本

楔子

自古道．有緣千里來相會．無緣對面不相逢．今日天氣晴和．機緣湊泊．永福庵頭．偕修春禊．流杯亭上．畢
集高賢．座無絲竹．何以娛賓．不免仿楊升庵彈詞．胡亂謅一個新曲兒．以發諸公一笑．倘共浮一大白．亦
是三生有幸也．

生儒衣僧帽道人粧上．

歲月堂堂去奈何．黃雞白日儘消磨．青蒻笠．綠烟簑．不見神仙點化麼．

大兒學問止論語中部．但檔開第六章便是那神人點化的勾當了．

手拍檀板淺斟高唱介．

你看那杏壇上．坐了一位竹溪子．彈一曲．百年歌．嘆下如何放了雲和．笑呵呵．起來站著．顛影婆娑．開言
道．道人間的榮華富貴．猶如一場春夢婆．軟紅塵裏攙抖擻．黃粱枕上儘消磨．不如俺老頭兒．喫幾個羊
跟．吞似綠橙槎．壓茅柴瓦巨羅．唱道情．發個科．

三位大夫老官請了．內應介．老拐兒請了．有何見教．生唱介．

一個是雄糾糾猛將軍．登壇高坐．無糧沒草硬要定干戈．一個是簇新新縣太爺．勸耕道左．依分著衆百

娃。硬劄劄。一個是文縐縐贊禮郎。烏紗帽。步上金鋪。紫黃腰帶粉朝靴。原不是假仁假義。卻費盡心機無數滿張羅。（俺老曾呵。）都不消恁地遇事好生波。（常言道。）憑天勢筱个安在。嬰嬰一片土饅頭。華屋邱山容易改。秋霜明鏡換青蛾。那三萬六千場。好比似電光石火。彈指頃刹。那過切莫教花花世界。塵塵瑣瑣。著些子損天和。

（內傳論介。各人說各人心坎裏話。亦有何妨。那仍坐下。生拂袖散步。徐行唱介。列位老官聽者。）

俺不用螭頭官舸。俺不用珠花兩朵。俺不用三眼銅拕。俺不用鮹似五侯多。摔碎白玉盤。踢開金叵羅。只消揀個陽春佳日。風物晴和。嬉水曲。度山阿。百錢閑挂杖頭呵。毛底鞵兒。腳踏青沙。幅紬衫子。色似綫荷。拉他十一個朋和友。隨喜吟哦。跟著那十三個兒童們。唱踏踏歌。流年一春樹。紅顏一擲梭。（那上攏頭點瀧地不是近水麼）澡盆仗著西流水。（那疊七而成的。不是那舞零增麼）樹下風涼拖犢過。看看紅日漸西墜。大家吹面受風和。唱一闋歸去來詞。弗和哥。何消說上鑾坡鑾青珂。碰那瘟官的釘子著了魔。撒下底版乁臉。一陣陣弄風波。俺這裏逍遙自在。隨意婆娑。一任他春來春去。花開花妥。俺摸著老頭皮。沒些子消磨。（咳呵呵。你道醬兒解呵）這便是人生的安樂窩。

雲閒洪思齊先生評

近於丹霞呵佛罵祖。掉搭經典。鶻而無節。不可爲訓。速速禁此。葉太上老君急急如律令。

蘭筍山樵評

魯論此一節。何氏集解引周生烈注云。善點獨知時。此一語最爲得解。言簡而義甚深。蓋以時方九流涸濁。雅道陵遲。正宜退處田里。自壽樂趣。不當浪出餔糟啜醨。現前風歎。滿腔子生意。胸次浩然。默契乎聖素王之旨。感觸在此。彈詞竊取古注之義。善諧謔而不虐。殆非漫然弄筆也。質之老洪。以爲然否。

苕溪漁隱評

王內史蘭亭集詩云。詠彼舞雩。異世同流。迺攜齊契。散懷一邱。彼直寄焉以爲不知己者訴病耳。作者蟬衍宗風。殆寓興於此。

于湖題襟集

施均父詩一卷

別戴園癸酉

去年戴園除莽蕪。分花種竹親攜鉏。今年戴園春事好。新竹抽筍花承跗。春風駘蕩弄晴色。時有蜂蝶來嬉娛。幽亭曲榭坐吟賞。吾樂亦與蜂蝶俱。明年戴園屬誰氏。蕘猶昔及根株無。花竹無心媚晨夕。於人於我何親疏。人生離合古無定。譬如萍梗浮江湖。江湖到處有花竹。性情所寓皆歡愉。住日有情去無恨。魚鳥久習應知余。三千里外明月夜。清夢或到園中廬。

哭六兄元通

草木皆緣地。人生未有根。命衰才亦退。形去想猶存。太息通魂夢。依然戀子孫。家門零落盡。已矣我何言。

別仲脩

別席回錚勸譚子。風塵摔檝亦堪哀。平生看盡魚龍戲。垂老登場試一回。

別爽秋

絕好溪山筝未歸。東勞西燕又分飛。長安自古塵如海。衆裏回身惜素衣。

過華陰謁於嶽廟

太華雄秀成陽東。芙蓉十丈開秋風。嘘雲吹雨出靈異。父老往往嗟神功。西方作鎮有專職。祭秩自昔從三公。陰森祠宇傍嚴翠。參天檜柏青叢叢。是時正値雲釀雨。蒼莽不見東南峯。道人傴僂肅遠客。自開前殿擷清鎬。升階伏地事祈禱。我意亦復嚴且恭。衞公慷慨古才傑。欲借雷雨隨飛龍。傲然干請神勿怒。僕射恍惚呼青空。我今四十行老矣。素髮穠鬉如蒼蓬。知衣匹馬赴邊塞。意氣猶可千夫雄。詩當富貴不挂眼。磊落兵甲皆藏胸。王侯將相苟可致。迴戈驅日當再中。不然得失輕雞蟲。買瓜種菜甘長終。手持杯珓試一擲。精誠耿耿神鑒通。長風忽捲煙翠封。倚天矯矯青夫容。神鑒見貺良已豐。我詩亦效昌黎翁。

一繫亭（郎亭梭）

潛虬樂幽窟。適與雷雨期。孔明出師表。不忘隆中時。耕耘食其力。吾道誠如斯。飢溺視未忍。出以身救之。我公昔未遇。假盩湘之淵。東皋日辛苦。志飽妻孥飢。紛紜翠盜亂。感激先皇知。赫然起閭巷。手正神器皷。征誅十餘載。秉鉞天西陲。珪組聖主恩。畎畝微臣思。空亭擬浮槎。澄波想漣漪。洞庭八月晚。獨泛秋月歸。牛兮日努力。我惜加鞭笞。婉婉此織女。夜理機中絲。馳驅失農業。刻斲勞人爲。公餘偶宴息。悵惘鄉園遠。舉杯自斟酌。高詠杜陵詩。

節園種菜

健兒好身手。捕寇如捕鼠。寇平歌謳歸。不耐灌園苦。湘陰老耕夫。功名抗伊呂。河隴春風生。種菜開後圃。熊羆聽指揮。一笑皆亞旅。種子分布地。名類菜能數。傴僂東西阡。楚語相爾汝。曖曖初升日。微微夜來雨。潤氣晴鬱蒸。嫩甲坼新土。勿嫌箕糞穢。精華出臭腐。十日登春槃。午餐佐粱黍。念此精力勞。澁物惜多取。嗟哉種菜勤。耒耜雜斯斧。原樸餘農心。誰復矜強武。瞋目而語難。時清招網罟。還家脫兜鍪。寬可從田父。

陪湘陰相公游池上

清氣集池上。隨坐心滿然。衣裾映寒碧。如對空山泉。澄瑩乃水性。河濁非其天。泥沙巧滲漉。人事良有權。汨汨出城下。溶溶過林間。委蛇赴三池。渟滀無回旋。離垢識淨理。涵虛生靜緣。輕風蕩文漪。空明合至妍。幽芳懷夕潤。初花表晨鮮。池底見雲鳥。形影相與閒。尺波論萬里。浩浩疑目前。激揚猶有人。視此清且漣。

薩依里克題壁

馬頭喜見月灣環。好與征人共入關。野闊天長微著樹。河斜烟曉遠浮山。功名已誤蟬雙鬢。文字空留豹一斑。試憶茗谿最深處。沙鷗水鴨不勝閒。

古浪峽

東下八千里。長行沙石間。驚心到黃葉。照眼忽青山。（塞外山多枯瘠至此始有）岸束飛流沥。崖傾細路縈。人家在林際。雞犬自安閒。

重過六盤山

自我游崑崙。眼界始一放。歸登六盤山。氣勢猶雄壯。大力足包裹。崗立絕依傍。道行旋螺中。身出飛鳥上。積風磐浩浩。萬壑皆東向。河隴秋氣高。肅森不可狀。千里迎終南。蒼然遠相望。輕雲籠曉日。光景久磨盪。

金烏忽跳躍。崖谷皆清亮。立馬重徘徊。天宇極寥曠。嗟哉好水戰。往事增悽愴。區區葛懷敏。皆足當大將。軍中有一韓。此語抑何妄。元昊狂小子。竹未遭大猘。翻因節制違。遂致師徒喪。瓦亭隔烽烟。白骨無人葬。戎人好變亂。天性亦俗尙。揭來回紇反。慘痛民未忘。乞降暫思息。覩誠心自諒。兵力安可虛。吏治更宜仗。遐高念今古。欲語知誰諒。川原莽回互。執策空惆悵。

除夕行次蒲州作（三首錄一）

曉渡黃河雪滿船。晚依蒲坂度殘年。遊山作記徐遊客。把酒澆詩賈浪仙。小隊弓刀迎塞上。故園兒女憶燈前。興來爲寫宜春帖。吉語應先捷奏傳。

詠史

當國誠難退更難。中書咄咄伴堂發。淸名頗亦推楊綰。大事何堪作呂端。橫海功虛緣算少。和戎策好恐盟寒。年來少府金錢盡。贏得中宵仰屋歎。

卷甲東西百戰來。虛聲猶動馬蹏雷。出師有表孤忠見。蹈海無功霸氣催。德遠一生多𧫖語。子儀諸子況凡才。敵人要間橫磨劍。晚作黔驢亦可哀。

今代麒麟第一功。廿年持節見威風。忍觀世事如棋局。肯爲人才備葯籠。和議每寬長腳相。介名期保惡頭公。但書紙尾隨千木。御與賢侯畫諾同。

理財未免師安石。命將如何慮化貞。終爲給軍心慘澹。屢爭款敵氣崢嶸。才名正恐高爲累。經濟還期老更成。安得中書參政事。捉蛇騎虎佐彭城。

上書言事意徘徊。今日城門詄蕩開。反汗難求哀痛詔。澆愁頻舉聖賢杯。豈無空谷容逃遯。從此狂瀾失挽回。仰屋老臣誰告訴。明朝知有諫章來。

感事三首視愛伯錄一

尻高首下吏無能。戎幕年年白髮增。吾輩拙於藏霧豹。故人淸似宿雲僧。（謂愛伯同年）恥謀生產猶朝氣。解賦閒情亦誇徵。不分善人鄉里老。據鞍頤盼意飛騰。

題重黎一鉢集

雙槐交戶夕陽絲。臥讀漸西村叟詩。功名穴蟻步復步。文字蠶叢絲引絲。一瓶一鉢從來好。某水某山歸去遲。淸風灑然庭宇淨。起看山梔花滿枝。

答重黎

有形何處可逃役。貴賤營營同百年。萬事浮雲聊閱世。一心止水即通禪。彭殤易盡我長在。莽蒼無窮天自全。空室偶作蠶蛇坐。鳥語花開誰使然。

乙酉九日子培愛伯重黎邀同游崇效寺送王逸吾祭酒怪學江蘇余以事未赴作詩道意

曹郎有嘉招。蕭寺作重九。閒居愛其名。刱此初晴後。霜颸拭大鏡。纖翳淸不受。西山瘦露骨。蒼碧架窗牖。茗香延客話。菊瘦與僧守。長吟登高詩。滿引送行酒。野菜供已辦。古義貯今剖。愴悽歷物變。諧笑遂情厚。

文星照吳分。東去觀虎阜。太湖三萬頃。濤浪落公手。甄庸期捷化。拔雋矜創有。訪逸先列心。留歎頻被肘。林喧風起艮。賓散日加酉。走也官事牽。良會成孤負。低頭治文書。閉置如新婦。幽尋阻飢目。快論扼饞口。還遭孟嘉笑。徒爾參軍久。濕臨嘲落帽。猶老一翹首。

乘舟再赴利津

騎馬昨觀河。踏冰不踏浪。換船二月中。頓駭波瀾壯。水紆布帆卸。飯熟沙洲傍。夜纜足春雨。曉榜驗新漲。滄溟赤日躍。天地開清亮。犇騰大溜掀。空闊中流放。河自決銅瓦。未免逆行洚。幷兼汶與濟。挾走力難抗。如舍廣衢游。聯隊入狹巷。初猶舉篙櫓。注酒多無妨。繼乃設仰盂。稍滿溢其量。迴流萬夫怒。處處潰隄障。沿河一千里。村落鬱相望。比來半淹沒。災禍眞無妄。流尸若萍泛。魚腹不勝葬。堯憂警未釋。鯀堙禍益釀。或曰水宜束。或曰地當讓。或曰挽之南。故道容游漾。或曰道九河。禹跡近可訪。虛衷聽羣言。冥命求一當。乘檣遣天使。自下方上上。因復章邱決。迴舟覽情狀。悲哉溝中瘠。流涕忍相向。便宜倘發棠。安瀾或遷絳。羣言誠可采。尤在尾閭暢。圖海功合施。掘地事非創。忠臣王尊勇。揖客汲黯戇。帝咨與民溺。對食心悽愴。日斜風更順。蓬腳正搖颺。欹枕聽榜師。舵樓發高唱。

張秋周文忠故宅

昔習遷固書。頗恠傳酷吏。郅都一蒼鷹。搏擊以爲治。猛政出公廉。單于猶見忌。國僑尙火烈。豈曰非遺惠。京兆稱趙張。王霸終不濟。寬猛皆愛民。旋設覘其地。佛相變夜叉。實用慈悲意。桓桓周文忠。宦績殊峻厲。起家令牧中。頗躓仍高位。奮髯朱子元。嫉惡如風利。江淮多盜巢。探丸爲常事。吏儒互諱匿。日久不可制。居民唯目憚。行旅尤心悸。有時遺魚肉。隱忍誰敢議。公執惡少年。一一按名字。斃之叢木杖。流血波濤沸。輕者入牢獄。琅璫終歲繫。略如嚴延年。巨穴長幽閉。家家安枕臥。父老言垂涕。鄰封幾豪暴。搖手走相避。囊無百金貲。刻苦老自勵。嚴能拒關節。勇不畏權勢。彈劾滿朝端。孤忠感先帝。上殿陳讜言。往往天顏霽。衰晚仗威名。歷作三軍帥。討賊雖無功。厲鬼還自誓。身歿廿餘年。故宅已荒廢。諸孫嬾讀書。遺烈漸零替。張湯七葉貂。熟謂多殺致。世無威鳳皇。剛蟲抑其次。騎馬過門閭。思賢發深喟。

登濟甯太白酒樓

山不必敬亭。橫水不必宛谿繞。南北嶧嵊兩酒樓。任城也似宣城好。龍鍾賀關翁。旗亭充酒保。李白來飲之。醉作如山倒。千載因傳賀李名。樓頭風月乾坤少。四明狂客令任城。向壁何人語盧造。長安市上醉眠時。兩賢一笑初相知。宜春苑裏鷹供奉。訶斥力士如小兒。季眞太白皆仙侶。要借風流耀邦士。猶勝南池杜少陵。佳句唯酬許主簿。兩賢鴻冥千百秋。泥上指爪何拘留。卽將太白誤作賀。亦如呼馬旋呼牛。人間何處無酒樓。酒樓各有賢豪遊。生前賓客春雲稠。死後才名逝水流。王侯將相貉一邱。長繩難繫姓氏留。仙人逸氣橫六合。勝地酬情付一漏。後人好事仙人笑。茲樓興廢雲悠悠。我來獨坐樓上頭。了了齊魯蒼煙收。新詩還攜庾開府。並世卻遇韓荊州。（謂明齋中丞）肯大白日騎鯨至。萬一憑軒共獻酬。

觀孔道輔擊蛇笏

虵有神。託眞武。虵無神。逢道輔。州將鞠躬諸吏俯。起而擊之推官怒。嗚呼此笏利於斧。一虵之妖安足數。滿堂駭汗流如雨。君不見羅崇勳穴社鼠。曹利用負嵎虎。彈劾二奸猶二豎。虵有何靈敢予拒。七百餘年血濡縷。木質堅完永不腐。傳之子孫藏之府。犬孽狐祥孰輕侮。

致疑一首

茗谿先生方任運。桐鄉孤士來致疑。莊生誠識物於物。朋通要識時乎時。潛虬張鱗海水立。病鶴刷羽天風隨。眼花頭白乏歸計。事機一去君胡爲。

韓退之感春詩有我恨不如江頭人一篇今仿爲之

我恨不如鄉曲老。布衣粗完食纔飽。婦姑養蠶男種田。家事經營恃翁媼。官租已納私債償。伸腳夜眠到天曉。春秋作社齒最尊。鄰里生兒手親抱。機心不設長渾沌。禮數相寬任顛倒。揭來俯仰喪吾眞。天全祗有爲農好。我恨不如賈人子。快馬輕車朝入市。十萬黃標百紫標。居貨如山須價美。胡商交易語嗢咿。禮拜爲期貨爲抵。聲勢關通市舶司。豪華傳播新聞紙。吹彈絕技畜妖姬。文墨虛名婈才士。白頭歎息府中趨。多錢何用求從仕。我恨不如大和尙。名山一席誰能抗。眼明勘破摩登伽。手辣掀翻祕密藏。啞羊墮龍何紛紛。地獄隨時談變相。夜半傳衣忽有人。本來無物心何障。畜木參天不礙雲。澄潭徹底甯生浪。世途傴仄客懷悲。默坐觀空思一放。

河神多著靈異栗恭勤公其一也載在祀典信不可誣利津冬月築隄恭勤陟降作此詩以禱之

神龍倏變化。何必不蛇形。神人邈隱見。何必不龍名。生爲人中龍。力捍黃河平。歿爲龍中人。風濤驅百靈。恭勤斬張後。瀰濬功有成。拋磚出新法。足闢千雷霆。百年績未遠。弭節時巡行。左揖金華朱。右挈湘潭陳。正氣扶本朝。現身如使星。父老相識熟。能說公性情。千春萬鍤鬨。簫管常送迎。冰天興此役。事苦任匪輕。公來相哀憐。豈曰通精誠。願助築隄障。堅若十仞城。渤海萬赤子。永免魚頭生。晴日手足暖。來往騰歡聲。華也未足顧。公念飢疲民。

奉檄修培利津隄工作

洗腳黃河發源處。坐觀萬派東流去。東流北折涌泥沙。勢吞齊魯波濤怒。誰施大手決尾閭。鐵門開闢容犇注。吁嗟下策事隄防。畚鍤如雲勞指付。

騎馬出門風獵獵。高樹空枝鳴敗葉。修隄卻似龍蜿蜒。倔強泥沙脫鱗鬣。千夫百夫兒郎偉。東西舂土聲相接。小臣敢上治河書。但效司城扶徒卒。

修隄一潰巨溜趨。鹽河水深尺有餘。小船來往但輕載。大船動作陷淖車。百丈邪許十夫力。逆風萬竅還號呼。三里五里日已墮。嚴程安得徼官符。

西村東村窮獨叟。短布單衣露兩肘。日出負土日入休。無藥能令不龜手。西風蕭蕭狐腋薄。往來杖筴沿隄走。歸思下戶缺糟糠。圍壚忍縱亡何酒。

于湖題襟集

梁節庵詩一卷　陳伯嚴吏部評

訪潘孺老雷塘館有贈

雪殘萬念入支頤。鶴羽沈鱗共一時。瘦固勝肥誰則覺。生何如死世還疑。棋當危局須心力。花到良辰已鬢絲。每恨古人吾不見。堦除獨見閉門時。（起結皆超爽。當句精湛。）

游龍文故園追悼遂與表弟瓜鐮別

鹿已添雛竹有孫。再經華屋愴生存。清光猶見當年月。芳意曾題半畝園。遺器東廂吾忍覩。明珠南越世方喧。射雕身手湮沈早。不縛天驕大此門。（悽情綿邈。）

蒼莽兵塵一局棋。淒涼舊館兩孤兒。剖肝自見原非福。唾面能乾恐太卑。風雨獨存蘭杜性。江湖多負鳳鸞期。短衣犯雪明朝別。不到津橋聽子規。

秋懷

羈情了無泊。拋去又相尋。聞雁知兵氣。看花長道心。百年紅燭短。一水夕陽深。獨有雙龍劍。時時壁上吟。（閒雅有不可名言之妙。此齊梁詩宗旨也。世士必譏之。）

洗肝亭雜詩四首

說食與夢飽。厥後同一無。何以口腹事。可縛人間姝。吾神貴自然。潛乃達之徒。願拂衣上塵。回念心地初。（酒盧瑩然。上與道契。）

意質非神仙。勇退亦可敬。誰謂養生言。世網不全命。歷塊易一蹶。萬里我不竟。深深隱淪者。天下以為柄。

千齡一日積。此日誠艱哉。觴急可以緩。花落還當開。獨出萬物表。心光自然回。粲然若有識。一點靈犀胎。

燒香香已寂。意銷吾如何。名迹械衆生。要與淵沈痾。美人寥不得。隔此一片波。江海日以遠。霜露日以多。

行舟寄嚴笙

昨別百千語。初醺三兩杯。中流雲所攝。大化縱能回。擾擾世間事。輕輕塘外雷。夜涼知有雨。書館失追陪。（興象不凡。）

龍王廟聞朱君一新疾二首

古槐一兩樹。鍵戶臥經時。秋蟬多垂翅。寒蠶不吐絲。藥乾借代揀。衣少僕能知。勿以幽憂極。遭逢有國醫。（陳提刑丈居山下。日過診視。）

陋窮斯悔吝。身遠更冥沈。山氣銛入骨。簾衣限樹陰。芳蘭託空谷。落日散疏林。相悅寂寥境。聞鐘何處音。（幽思冷雋。非人所知。）

同孺老北郭游園歸

昔年荒草尙畦塍。人漸安閒衆力興。已見屋廬還舊日。欲將花藥共良朋。園丁未服生疏鶴。春色猶妍老大藤。看畫嘗茶無一事。簾櫳風細又飄鐙。（味趣閒雋。園丁句精湛。）

許先生景澄王詠霓繆荃孫樊增祥同登多景樓

昔年一到此。破檻已為薪。淡淡雲中樹。粼粼泉下人。幽懷塵作字。凍面酒成春。不用談興廢。閒游孰可頻。（沈渾不雜。其為千鍾萬鍊也。）

燕

春雨已如此。營巢猶自前。人天通窈窕。物我共安便。性慧能知候。機妄漸入禪。涼秋歸日準。送汝忽年年。（此非杜少陵舟中燕子也。妙悟從天。然難索解人矣。）

雲帆方丈出示宗室竹坡侍郎所遺帶時侍郎新逝感悼書此

蘇公留帶偶然耳。後者文襄一（楊公）清。今竹坡。事過百年人始貴。我無一物意還多。較量興趣難慳句。想象神儀各有科。心斷蘭叢消一霎。閒堂獨在夜如何。（異心蕙質下句遂不猶人。）

同龍二表弟登北固山

天風吹人危。欺我雙病腳。空懷秦漢君。幸解顚頂瘧。昔賢富佳致。其子更搜掠。佛庵冷苦衣。春巖春蘭薄。蔡謨謝安皆雲術。楊（岳斌）彭（玉麐）亦祠開。峻壁江更深。解維水初落。（氣體深斂。）

入廬山

我生久行役。入山苦不早。身帶塵寶符。雞犬自系抱。清風散陰氣。日出安用禱。五老如故人。依稀夢中道。

清風句非常心所出。

山行得二絶句

微軀天意早安排。豈有彭殤攪我懷。剛得伏苓無所用。山僧留與餉清齋。似趙蘇詩。

砌瓦依山結小亭。流泉終古響泠泠。強標弟六嫌無謂。優劣隨人各自聽。

竹林寺

日出接清氣。竹風微送予。青鞋辭世早。王中山竹林寺詩青鞋識世辭閒若白鶴與人疏。客病能危坐。僧閒補壞書。已知斷常見。不限孝然廬。起句神思超微。

獨遊甘露寺

鐵塔燒殘已不成。寒鴉古徑少人行。憑高望海天方大。傷遠思鄉歲又更。壁上久無盜迹畫。山前誰見貴皇名。講花飄雨僧同盡。坐聽風回浪打聲。俯仰迴翔神致無極。

寄題簡竹居讀書堂

腹中萬卷可支饑。世上黠塵不到門。至念陳樹鏞康祖貽天下士。一嗟無命一分源。舉蕣有老氣更有作意。

迎陽故作軒窗敞。耐冷還依水石巖。今日承平無個事。乾龍不必問飛潛。

高密通儒經傳熟。濂溪老人風月温。諸子紛嚚無用處。始知南海此堂尊。

多種竹松扶士氣。閒論禾稼識農功。旁人莫笑先生隱。儒者勳名本不同。

別來滄海還多歩。老去茆庵尚未成。絶羨武夷精舍好。談經何日謦微誠。謦微語稍常擬易作蹊孤何如

待伯嚴書

千年浩不竭。君乃沈痛之。神思可到處。繾綣通其詞。窮山何所樂。予心忽然疑。試君置我處。魂夢當自知。

把書闔且開。情語生微漪。出見東流水。湯湯將待誰。情湯沈冥古之所謂無端倪之辭者與。

寄懷香聽

仲車別我一秋餘。破帽欣然返故居。費紙老妻教對局。扶牀小女學翻書。自烹寒菜難逢客。偶過前村不待驢。蓬簷瓦池貧亦好。世間何者可能如。澹泊以明志詩趣似之。

題瞿鹽法廷韶快園圖

舅氏後先登玉堂。謂閻軒五舅督子十六舅也。兄取二士瞿與張。君與幼樵學士同中庚午順天鄉試五舅所薦。賓齋習儒未習戰。一旦消搖居洞房。君家忠宣我所敬。皦皦大節垂吾鄉。小東皋宅委荒梗。遺書經亂復散亡。賢孫晉紳官舍暇。還烈往往吹園芳。園中何有有圖史。亦有翠柏三兩行。廉回栖接聶妍隱。鶯初雁晚都開長。爭墩君笑荊公拗。題開我步涪翁狂。紛紛畫史所不到。酒酣弄筆驚何郎。維楨高樓花氣圍尺地。落霞江影明千牘。半生浩蕩自鳴意。不受魂夢飄湖湘。外家松廬早太息。況有玉樹埋雙雙。士信知己無不報。成材要到樅栟強。秦肯已去曲不去。歸語鄭子談經窗。題齋十六舅所取士今同作十桂堂客。雅道逸疑勝王黃傑作非尋常題畫所有。

贈別顧印伯

相逢未穩復西東。草草杯盤酒面紅。雨雪梅花正月尾。離騷茶夢一星終。良才肯信長無謂。妙論依然屢不窮。此去金陵篤燕節。芳菲零亂句難工。

甲午正月二十五日江行

春波綠始柔。柔雪吹參差。相攜有同心。泛舟因所奇。隨風夜潛移。蝟屋朝漸垂。壯觀江路闊。心傾目已移。萬物役於形。既往方自知。消搖一百里。勞者今在斯。歎持一船酒。何必歎臨歧。叔嶠季約赴試同行。

黃州二首

積雪晴更皓。春曉過黃州。野梅香不滿。隨麥青已抽。蘇公神仙人。題詩上山樓。天地著一我。浩蕩輕百憂。

當時聊且適。後世不可求。運命亦須順。欣慨余何稠。

梢生追昔遊。偕客衝雨至。去秋八月伯嚴叔嶠節庵鄭(?)來游梢(?)悵無鄰(?)蘇園。余以病未至。言訪臨皋亭。遂啓鄰蘇鄰。沙柳去時枯。今見條已賦。日月如白駒。人生貴適意。獨懷雪堂上。英光久埋地。刷淌望西山。撫衷有深志。

花朝泛甘棠湖遂登煙水亭

雪後微添水。春中尚衣裘。衝船雙鷺去。列岫一亭收。細雨青苔意。他鄉翠柳愁。江湖應有風。隨事又淹留。

攜酒菱湖亭上

二月春風陌上開。飄零尊酒又看山。鬧鶯未識誰家柳。臨水難回少日顏。寄傲羲皇陶令醉。許身稷契杜陵嫌。古人志想無尋處。空有遺文落世間。格趣高出。

幽雋之氣逼人。緯以超逸之趣。精闢之理。是不縛於古人句律。能躍起紙上。又能入木三寸。留爪痕者。此眞狂狷詩也。他人詩盡睡倒紙上。剽而不留。縱令橅范漢京六朝。侈言得法杜派三祖。皆窮上棘門軍耳。皮膚剝落。盡中有眞實在。願舉此一卷爲法式。以淘洗古今鄉愿詩之病。甲午十月重黎識。

蜀裴峻潔。於屈翁山鄺湛若黎二樵三家外。別出性靈手眼。世士讀微丹經萬卷。求換凡骨不得。一句一字之力。斯人乃於文字意言之表得之。故知得道當須懟業。陳吏部之評勘。亦有知微如諜之妙。

五十五册

于湖題襟集

王六潭詩一卷 皆甲午秋新安道中記行之作

題方滌儕大令清水歸舟圖

龍眠山下藥苗肥。羨爾投簪早息機。海內文章推正軌。桐城家學有傳衣。出山久矣孤雲懶。一棹曾隨片月歸。肯忘樊陂諸父老。攀轅情話故依依。

渡江至黃溢

清晨發征櫂。遙指鳳皇磯。溢浦黃蘆長。江干白鳥飛。川途方緬邈。海客自忘機。卻擬高秋鶚。應慚力少微。

貴池道中懷彼夫

觸暑遠行役。懷君倍悄然。晚晴喧野雀。高樹亂鳴蟬。名鞅勞塵縛。吾生貴瓦全。相思一江水。已隔萬重煙。

過大約小約嶺

浮雲送飛鳥。客子行與偕。出嶺復入嶺。陟降力不辭。下山循澗趾。上山攀崖陲。危亭小憩足。我僕云已疲。道旁有古碑。披蘚玩其詞。中言嶺路隘。脩葺良不貲。樵薪後可往。藝黍厲禁垂。所以防沖壓。此意應匪欺。概想宇宙閒。江河成漏卮。厥病在開種。沙石漸壅之。誰歟繼疏瀹。永禁民斫蓄。山中有嘉木。植產勝汞道。防民甚防川。願告良有司。

釣魚亭

早行白山渡。午過釣魚臺。赤鯉有時出。仙人胡未來。旋溪滿嵐翠。片石長莓苔。欲問陵陽迹。乘槎自湖洄。

迷溪喜雨

一雨驅炎溽。應知造化功。溪流喧急響。山色入空濛。芳樹交新沐。良苗暢晚風。三農方待澤。憂樂此心同。

過大洪嶺

南去大洪嶺。崔巍孰與鄰。高峯方插漢。入地已無垠。客路難於蜀。雄關壯似秦。當時甘相駐。守險豈無人。

雙溪

漸入林垌勝。隨山絲到門。樓臺多近水。松柏自成村。遺獻懷雍歛。心期飲浙源。晚逢樵子返。爭渡且無喧。

魚亭鎮

晨過櫟木嶺。五里即魚亭。山落齊雲翠。天連宿鶴青。鄉村成小市。帆影出前汀。一識翠中意。樵歌亦可聽。

蓮花塘

山居亦有水雲鄉。乍見紅蓮挹露香。曾是永嘉賢太守。好留遺愛在甘棠。明溫州守吳璜故宅正臨塘際。

休甯贈何潤生明府

才從皖水送微波。又向休陽繞策過。海宦風塵同自笑。彭殤齊物近如何。新子君褒。山分白岳奇峯出。江入新安淺瀨多。莫漫天都誇吏隱。定聞下邑有絃歌。新安江有三百六十灘。

望松羅山

朝陽出東嶺。雲峯遠先見。香林散宿霧。嵐翠互蔥蒨。懸崖態百重。列岫影千變。遐想松蘿菴。茶香滿空院。

半亭壘前韻

十里休甯縣。句留此半亭。波光連峴白。山影入溪青。鍊心餘片石。歸鷺浴迴汀。欲話前朝事。淒涼不忍聽。有懷正希先生。

游小南海

沿溪理芳檝。遙見青芙蓉。中流漾孤峙。煙樹何蔥蘢。拾提據上方。拾級躋崇眘。快闊俯登覽。羅列朝衆峯。恍若南海外。普陀安毒龍。僧言斯應山。滅度留真容。金身永億劫。瞻仰開羣蒙。諸色本無色。裝塑毋乃愷。曷不付茶毗。拾取舍利重。啜茗敦禪悅。迴舟嵐翠濃。極目歸鳥晚。兩岸聞疏鐘。

寓言

東海鯤魚小可憐。偶然鵬化展垂天。摶雲直北扶搖易。六月圖南息影全。此日培風齊九萬。當時溟渤蟄三千。蝸居蠻觸尋常事。漫賦逍遙第一篇。

感事

鐵弩金戈出尚方。樓船巨艦耀扶桑。排爭性命洪濤裏。誰挽神山弱水狂。太息遺形同竄翟。幾時長鬣返餘皇。王師早晚收平壤。直下韓京問密陽。

19B

屯溪

浙山與率水.相合此成溪.茶市千檣集.炊煙萬竈齊.橋橫虹飲澗.樹雜鳥空啼.獨羨棲真者.西峯更在西.

太白樓寄許小厓

訪道曾聞李謫仙.城陽山色尚依然.溪回練帶波光淨.嶂合藤蘿日影懸.世事白雲空百態.洞中丹竈已千年.長沙未必無明主.說與宦平亦自憐.

再游如意寺借澗生

一昨詩龕若空山.獨去來.卽今攜勝侶.流水共徘徊.林密塘消暑.溪喧欲引雷.新安好風景.管領詎無才.

聞官軍牙山失利

海外傳聞報捷音.天戈東指儗夫餘.誰憐猿臂將軍老.頓作蟲沙戰士墟.河曲焚舟空待濟.淮陰背水竟何如.惟餘七日孤城血.泣向秦庭未肯除.

新安江行絶句

平生愛讀水經注.今日來尋浙水源.卻向濠梁觀活潑.非魚知樂已忘言.

紫陽山下紫陽橋.幾度尋幽放畫橈.閒過朱家村口望.（朱溪在溪溪北朱文公在村中祀四子書.）隔溪山色綠迢迢.

梅灘磐石曲成彎.回望新安第一關.兩岸人家深竹裏.重樓無處不遮山.（舟人言新安江以梅灘爲最險.）

九里潭邊日落時.家家瓜艇養鸕鷀.驚波亂打深潭影.銜出游魚吐與誰.

西溪垂柳漾波光.東嶺疏松半夕陽.行過水天空闊處.隔林暮靄已蒼蒼.

初昏大火正西流.掩映雲屏尺幅收.北斗漸沈東月上.露蛩聲裏不知秋.

激水機輪疾似風.年來江海險還同.輸他雲碓扁舟穩.長臥湍流淺瀨中.（衢口上下居民多以舟置碓激水轉輪.）

竹節洪前燒石衙.老人酤下柳陰疏.阿儂不識風波苦.日暮青溪自釣魚.

穩臥桐江一葉舟.起看銀漢隔牽牛.不知誰弄涼州笛.吹徹關山入破愁.（夜泊瀨村聞笛嚴感懷.）

扁舟已度小金山.流水真如碧玉環.無分錦袍橫玉帶.祇應留得一身閒.（小金山弘上石渡去淳安十里.）

昨夜天邊玉露涼.梅花峯畔曉煙蒼.溪山風月千年在.只少浮圖鎮上方.（淳安縣江有天生風露樓.南岸有溪山風月亭.）

家住楊溪似若耶.生時愛插滿頭花.不知半幅羅裙溼.日暮江頭尚浣紗.

獨首風微夜氣清.嚴城刁斗已三更.少陵缺月銜山出.照見波心一柱明.

嚴瀨山光翠接天.釣臺雲樹碧於煙.先生祠宇還依舊.凝處江干十九泉.（嚴瀨據富春山志[illegible]台下有十九泉.）

西臺一慟已千齡.墓石猶遺許劍亭.誰表唐林諸義士.六陵風雨哭冬青.（西台傍有謝皋羽墓.）

不盡桐嚴小妹愁.問年十五未梳頭.定知秀氣江山助.才往杭州又睦州.

鴟頭江水綠成紋.天外奇峯雜夏雲.未必山中無上藥.是誰真事與桐君.（桐廬東有桐君山桐君祠.）

生子當如孫仲謀.富陽山色不勝秋.背山臨水真奇絶.試上春江第一樓.（樓在富陽縣東有背山臨水四字匾.）

芥松舖前春草多.渡河埠口綠成波.儂今已作商人婦.郎若輕離可奈何.

自別西泠已十年.六和荒塔冷秋煙.儀徵片石依然在.（塔有阮文達題記.）誰識秦王記勝緣.（小峴閣泉均有題名.）

自塘棲過平望舟中夜眺

萬綠遶桑田.菱塘生夕煙.蛩聲嘶斷岸.螢火映前川.小艇漁歌出.孤村樹影圓.客懷知夜永.慙負濟時賢.

嘉興舟中

平野綠無際.曉風吹白蘋.遠岡禾水曲.時有弄船人.煙雨樓前柳.蕭蕭湖上春.長條攀不盡.昔步已如塵.

松江

兩岸茆亭入望遙.村橋盡日響蕭蕭.生憐三泖湖邊水.不阻松江下上潮.

附錄

擬十索詞　屈蕙纕

麗日影遲遲.柔桑低綠枝.緜蠻語黃鳥.感物增懷思.欲識綢繆意.從郎索繭絲.

輕風燕子飛.細雨閒庭寂.感歎復沈吟.含情倚芳樹.獨詠苦無聊.從郎索新句.

紅添檻外花.綠長亭前柳.辜負故園春.忽忽三年久.撫卝道離髮.從郎索美酒.

松風發幽籟.嬌鳥鳴春林.宛轉寫幽意.冷冷傳古音.欲奏高山曲.從郎索綺琴.

山翠撲簾櫳.花影橫窗戶.畫意滿胸中.思向毫端吐.展卷復逡巡.從郎索畫譜.

消夏水窗前.盆盎羅翠鈿.豔歌翻白苧.研露拂松煙.更仿簪花格.從郎索彩箋.

裙曳藕絲輕.衫換宮紗薄.扣扣佩香囊.盈盈握紈扇.攏袖意裴回.從郎索金釧.

風閃碧紗寒.窗掩文紗綠.倚鏡卸殘裝.按譜敲棋局.未忍剔燈花.從郎索銀燭.

瑤階玉露濃.羅幙螢聲透.鏡裏惜腰身.楊柳因秋瘦.含意諒相思.從郎索紅豆.

春風觴詠天.夜月聯吟地.一別隔雲山.何由見君意.試探別來情.從郎索日記.

七夕立秋

強扶薄病啟簾櫳.秋信初傳一葉風.獨倚鍼樓望河漢.濟雲和月又朦朧.

和外秋夜不寐韻

機上流黃錦.含愁織未成.疏鐘驚曉夢.畫角動邊聲.望遠迷烽火.防秋壯甲兵.遙憐關塞月.冷照亂蛩鳴.

此同年王子宴太守錄示其繼室天台屈夫人之作也.屈夫人所作翰札詩詞甚富.祕未傳鈔.此特其一臠片甲耳.國朝夫婦皆工文墨.成名而去者.陽湖孫淵如之配王採薇.長離閣集.長洲王惕甫之配曹墨琴.棲霞郝蘭皐之配王照圓.今得太守伉儷而四.元之管仲姬不能專美於前矣.光緒乙未夏寫本竟.敬識數語.

五十五冊

于湖題襟集

黃公度詩一卷

由上海啟行至長崎

浩浩天風快送迎。隨槎萬里賦東征。使星遠曜臨三島。帝澤旁流徧裨瀛。大鳥扶搖摶水上。神龍首尾挾舟行。馮夷歌舞山靈喜。一路傳呼萬歲聲。

滿城旭影曜紅旗。神武當年此發基。竿木纔平秦世亂。衣冠猶見漢官儀。中原舊族流傳遠。（長崎多有勝朝遺老後裔）四海同家聚會奇。此土此民成此國。有人盡日倚欄思。

陸軍士官學校開校禮成賦呈有栖川熾仁親王

為將不知兵。是謂卒予敵。不教驅之戰。豈能出以律。桓文節制師。蘇張縱橫策。制勝非有他。所貴在練習。日本二十年。本以武立國。幕府值季世。犬戎迭相逼。賢豪爭勤王。蔚成中興辟。環顧五部洲。滄海不可隔。函關一丸泥。勢難復閉壁。勇夫且重閉。豈曰假兵革。天孫矛鑠矟。高麗鐵鑄的。古豈無利器。今合借他石。近年歐羅巴。兵法蓋無匹。廣輪四海圖。上下千年籍。擇長以為師。悉命譯人譯。廣廈千萬間。多士宅爾宅。萃萃而州處。乃受觀摩益。使指因精臂。復足因精翼。得一良將才。勝百連城璧。是日營門開。軍容荼火赫。賢王代臨軒。客卿咸就席。組練簡一千。距躍習三百。拐馬熟連環。飛礮鳴霹靂。亦有輕氣球。凌風騰千尺。

隼人與相撲。餘技及刺擊。粲粲西人服。竦立成屏息。王告汝多士。勗哉宜勉力。刃當摩厲須。錐乃脫穎出。千日可不用。兢惕在朝夕。王告汝多士。彫虎在有北。養爾民脂膏。為民出鋒鏑。爾能扞城民。畀汝公侯伯。多士曰唯唯。拜手受詔敕。使者覩茲禮。歡忻目屢拭。念余捧載書。相見藉玉帛。同在亞細亞。自昔鄰封輯。譬若輔車依。譬若掎角立。所恃各富強。乃能相輔弼。同類爭奮興。外侮自潛匿。解甲歌太平。傳之千萬億。

游箱根

危途遠盤紆。徑仄鳥迹絕。一步不敢前。雙足若被刖。人呼兜籠來。縱橫寬尺八。腳手垂郎當。腰背盤曲折。與人出裸國。皮皺龜兆裂。螭蚊繡滿身。橫胸施絳袜。兩肩乍擡舉。雙杖互扶挈。前枝後更撐。仰攀俯若跌。有如蟻旋磨。又似蛇出穴。跦跦上竹鮎。蠶蠶爬沙鼈。噫風竹筒吹。汗雨蒸甑泄。勞倦時一歌。鄉音鳥嘲哳。烟樹繞千迴。風花眩一瞥。峭壁俯絕壑。旁睨每撟舌。四山呼無人。一墮便永訣。畏途甯中止。弛擔屢更迭。直窮絕頂高。始覺天地闊。

翠峰插雲中。結屋峰頭住。濛濛萬雲海。濺空無寸土。開窗起看雲。迷茫若無覩。一雲忽飛來。一雲不肯去。一雲幻作龍。盤旋繞屋住。闌窗急遮攔。攢隙細如縷。須臾塞破屋。真氣滿庭戶。解裝張行橐。呼童共撈取。大風捲地來。團作黑烟聚。隱隱聞雷聲。乍似嬰兒怒。遙知百萬家。已灑三尺雨。我方鼓腳眠。夢騎赤龍舞。直傾天河水。遠向并豫注。側身起西望。夢墮雲深處。（時山西河南大旱）

舉國無名川。一湖何泱漭。環抱三百里。下窺五十丈。神武開闢來。亘古無消長。沉泉日穴出。泆流失歸向。

一碧湛空明。萬象絕依傍。昂頭只日月。兩輪互摩盪。我來駕一舟。杳茫迷所往。謂是滄溟遊。乘風破巨浪。何圖眾山頂。乃泛海蕩蕩。關東昔豪傑。割地爭霸王。湯池據此險。漆城莫敢上。邇來司農官。又作墳海想。鑿脈乾此湖。可得千沃壤。紛紛校得失。堯桀我俱忘。且作烟波徒。容與打雙槳。

羣山若堂防。依巖各搆屋。家家爭調水。曲筧引脩竹。泠泠滴簷角。汩汩出巖腹。曉鴉猶未興。既有遊人浴。東屋鳴寒絃。西屋門棋局。南屋垂釣竿。北屋羅簡牘。蛟豪展涼簟。鶴氅披輕服。點白茶始嘗。堆紅果初熟。蓄舶從海來。蒲萄泛新淥。洪崖揖浮邱。簫史媚弄玉。雞犬亦飛昇。熊魚各得欲。人生貴行樂。矧此神仙福。纏腰更騎鶴。辟俗還食肉。平生煙霞心。奈此桑下宿。行擕桃源圖。歸我篔簹谷。

流求歌

白頭老臣倚輪哭。頹髻斜簪衣慘綠。自嗟流落作波臣。細訴興亡溯天蹴。天孫傳世到舜天。海上蜿蜒一脈延。彈丸雖號蕞爾國。問鼎猶傳七百年。大明天子雲端裏。自天草詔飛黃紙。印綬遙從倭國頒。衣冠幸不朱崖棄。使星如月照九州。王號中王國小球。英簜雙持龍虎節。黼衣直指鳳麟洲。從此包茅勤入貢。艷說扶桑繭如甕。酋豪入學還請經。天王賜謾仍歸賵。爾時國勢正稱強。日本猶封異姓王。只藏上枝歸一日。更無尺詔問東皇。黑面小猴投袂起。謂是區區應余畀。數典橫徵貢百牢。兼弱忽然加一矢。鯨鯢橫肆氣吞舟。早見降旛出石頭。大夫拔舍君銜璧。昨日蠻王今楚囚。畏首畏尾身有幾。籠鳥惟求寬一死。但乞頭顱萬里歸。妄將口血羣臣誓。歸來割地獻商於。索米仍輸歲歲租。歸化雖編歸漢里。畏威終奉嚇蠻書。

19A

一國從茲臣二主。兩姑未覺難爲婦。稱臣稱姪日爲兄。依漢依天使如父。一旦維新時事異。二百餘藩齊改制。覆巢豈有完卵心。願器略存投鼠忌。公堂礮錫藩臣宴。鋒車竟走降王傳。剛留守約比交鄰。忽爾廢藩夷九縣。吁嗟君長檻車去。舉族北轅誰控訴。鬼界明知不若人。虎性而今化爲鼠。御溝一帶水溶溶。流水花枝蝴蝶紅。尚有丹書珠殿挂。空將金印紫泥封。迎恩亭下蕉陰綠。相逢野老吞聲哭。旌麾莫覩漢官儀。簪纓未改秦衣服。東川西川弔杜鵑。稠父朱父泣鶺鴒。興滅竟無望九宗。賜姓空存殷七族。幾人脫險作逋逃。幾次流離呼伯叔。北辰太遠天不聞。東海雖枯國難復。毷裘大長來調處。空言無施究何補。只有流求卹難民。年年上疏勞驅臣。

八月十五夜太平洋舟中望月作歌

茫茫東海波連天。天邊大月光團圓。送人夜夜照船尾。今夕倍放清光妍。一舟而外無寸地。上者青天下黑水。登程見月四面明。歸舟已歷三千里。大千世界共此月。世人不共中秋節。泰西紀歷二千年。只作尋常數圓缺。舟師捧盤登舵樓。船與天漢同西流。虬髯高歌碧眼醉。異方樂祇增人愁。此外同舟下床客。夢中暫免供人役。沈沈千蟻趨黑甜。交臂橫肱睡狼藉。魚龍悄悄夜三更。波平如鏡風無聲。一輪懸空一輪轉。徘徊獨作巡簷行。我隨船去月隨身。月不離我情倍親。汪洋東海不知幾萬里。今夕之夕惟我與爾對影成三人。舉頭西指雲深處。下有人家億萬戶。幾家兒女怨別離。幾處樓台作歌舞。悲歡離合雖不同。四億萬衆同秋中。豈知赤縣神州外。美洲以西日本東。獨有一家羲孤蓬。此客出門今十載。月光漸照鬢毛改。觀日曾到三神山。乘風竟渡大瀛海。舉頭只見故鄉月。月不同時地各別。卽今吾家隔海遙相望。彼乍東升此西沒。嗟我身世猶轉蓬。縱遊所至如鑿空。禹跡不到夏時變。我遊所歷殊未窮。九州腳底大球背。天胡置我於此中。異時汗漫安所抵。搔頭我欲問蒼穹。倚欄不寐心憧憧。月影漸變朝霞紅。朦朧曉日生於東。

舟中驟雨

極天惟海水。水際忽雲橫。雲氣隨風走。風聲挾雨行。鵬垂天欲墜。龍吼海齊鳴。一霎風吹去。滄波萬里平。

到香港

水是堯時日夏時。衣冠又是漢官儀。登樓四望眞吾土。不見黃龍上大旗。

夜泊

一行歸雁影零丁。相倚雙鳧睡未醒。人語沈沈篷悄悄。沙光淡淡竹冥冥。近家鄉夢心尤亟。拍枕濤聲耳厭聽。急趁天明催艄發。開門斜月帶殘星。

春夜招鄉人飲

春風漾微和。吹斷簷前寒。犬吠始停。衆客互排闥。出甕酒子醱。敲燈燭奴燕。花豬開黃雞。亦是供餔醱。闔坐盡鄉鄰。無復苛禮設。以我久客歸。羣起爭辯詰。初言日本國。簡是神山窟。珊瑚交枝柯。金銀眩宮闕。其餘白傅龜。錦留太眞襪。今猶夢想來。眼見非恍惚。予乘仙槎去。應識長生訣。遺之不死藥。多少祕留餘。

或言可倫坡。索地始未獲。匝月糧儲竭。磨刀咸欲殺。天神忽下降。指引示玉牒。巨鼇戴山來。再拜請手接。狂呼登陸去。礮響轟空發。人馬各一身。手秉黃金鉞。野人走且僵。懾辟鬼羅刹。卽今牛貨洲。利盡西人奪。金穴百丈深。求取用不竭。又言太平洋。地當西南缺。下有海王宮。蛟螭恣出沒。漫空白雨跳。往往魚吐沫。曾有千斛舟。隨波入長舌。天地黑如漆。腥風吹雨血。轉腸入輪迴。遭矢幸出穴。始知出魚腹。人人慶復活。傳聞浮海舟。盡裝十重鐵。盤床十八層。上下各區別。牛羊豕雞狗。萬物萃一筏。康莊九逵開。周廬千戶闢。船頭逮船尾。巡行認車轍。其人好樓居。四窗面八達。千光璧瑠璃。五色紅絨罽。傑閣高入雲。明明月可掇。出入鬼仙關。多具鎖子骨。曾見高緪枝。行繩若飛越。潑纓善眩人。變態尤詭譎。當門海客談。異說十七八。太章實親見。然否待子決。諸胡飽腥羶。四族出饕餮。何盤比塔高。硬餅舂刀截。茶香酋宿肥。酒溢葡萄潑。冷淘粘山蠔。濃汁爬沙鼈。指動思異味。諒子固不屑。古稱美鬚眉。今亦誇白皙。紫髯盤蟠虬。碧眼閃健鶻。子年未四十。鬑鬑須在頰。諸毛紛繞喙。東塗復西抹。得毋逐臭夫。習染求容悅。子如誇狄強。應舉巨觥罰。謬稱夜郎大。能步禹跡闊。試披地球圖。萬國僅蟻垤。豈非談天衍。妄論工剽竊。一唱十隨和。此默彼又聒。醉喝杯箸翻。笑震屋瓦裂。平生意氣頗。滔滔論不歇。到此窮詰屈。口箝舌反結。自作滄溟遊。積日多於髮。所見了無奇。無異在眉睫。山經伯翳知。坤圖懷仁說。足跡未徧歷。安敢逞排訐。大鵬恣扶搖。暫作六月息。尙擬汗漫遊。一將耳目豁。再閱十年歸。一一詳論列。

拜曾祖母李太夫人墓

鬱鬱山上松。呀呀林中烏。松有蔭孫枝。烏非反哺雛。我生墮地時。太婆七十五。明年阿弟生。弟兄日爭乳。太婆向母懷。伸手抱兒去。從此不離開。一日百摩撫。親手裁綾羅。爲兒製衣裳。糖霜和麪糖。爲兒作粔粧。髮亂爲梳頭。腳膩爲煖湯。東市買脂粉。簪面日生光。頭上盤雲髻。耳後明月璫。紅裙綠羅襦。事事女兒妝。牙牙初學語。親口教詩章。一讀一背誦。清如新炙簧。三歲甫學步。送兒上學堂。知兒故畏怯。戒師莫嚴莊。將出牽衣送。未歸倚閭望。聞訊日百回。赤足足奔忙。春秋多佳日。親戚盡團聚。雙手擎掌珠。百口百稱譽。我家七十人。諸子愛渠祖。諸婦愛渠娘。諸孫愛渠父。因甜便惜帶。將練難比素。老人性偏愛。不顧人笑侮。鄰里向我笑。老人愛不差。果然好狀貌。豔豔如蓮花。諸母背我罵。健犢行破車。上樹不停腳。偸芋信手爬。昨日探鵲巢。一跌敗兩牙。噀血唾滿壁。盤礡畫龍蛇。兒妹呢我言。向婆乞金錢。直傾紫荷囊。滾地金鈴圓。爺娘付我耳。勸婆要加鞭。金盤膾鯉魚。未爲兒下咽。伯叔牽我手。心知不相干。故故摩兒頂。要圖老人歡。兒年九歲時。阿爺報登科。劍兒大父旁。一語三摩挲。此兒生猢猻。聰明較猴多。雛雞比老雞。異時知如何。我病又老耄。惜知不堅牢。風吹兒不長。那見兒扶搖。待兒勝冠時。看兒能奪標。他年上我墓。相攜著宮袍。前行張羅繖。後行鳴鼓簫。豬雞與花果。一一分肩挑。爆竹響墓背。墓前紙錢燒。手捧紫泥封。云是夫人誥。祖孫共羅拜。焚香向神告。兒今幸勝貴。頗知世所料。世言鬼無知。我定開口笑。大父回顧兒。此言兒謹記。一年記一年。兒齒加長矣。兒是孩提心。那知太婆事。但就兒所見。依稀記一二。太婆每出入。籠東拄一杖。後來杖拄壁。時見垂幃帳。夜夜攜兒眠。呼娘搔背癢。展轉千搥腰。殷殷春雷響。佛前燈尚明。窗隙見月上。

大父褰簾來。憔笑時鼓掌。瑣屑及鄉鄰。譏訶到官長。每將野人語。眩作鬼魅狀。太婆捫不厭。便知婆欲睡。
戶樞徐徐關。移踵車輪曳。明朝阿娘來。奉匜爲盥洗。欲飯爺捧盤。欲寢娘進匕。大父出迎醫。覼縷講脈理。
咀嚼分嘗藥。斟酌共盆水。自兒有知識。日日見此事。謂此好日月。老少永無異。豈知三十年。光陰迅彈指。
今日來拜墓。兒既鬚滿嘴。兒今年四十。大父七十九。所喜顏聰強。容顏類如舊。週山看松柏。不要攜杖走。
拜跪不須扶、尚能奠杯酒。挂珠碧霞屧。納是母所授。補衣炫錦雞。新自粵西購。一手牽領鬚。一手振袍袖。
打鼓唱迎神。紅氍齊泥首。上頭燕婉姻。兩旁列鼎卣。青箬包黍粽。紅絲絡蓮藕。大父在前跪。諸孫跪在后。
森森排竹筍。依依伏楊柳。新婦外曾孫。是婆定婚媾。阿端年始冠。昨年已取婦。隨兒蟒腰扇。阿和亦十五。
長椽次當孫。此皆我兒女。青青秀才衣。兩弟名誰某。少者新簪花。捧觴前拜手。次第別後先。提抱集賤幼。
一家盡偕來。只恨不見母。母在婆最憐。刻不離左右。今日母魂靈。得依太婆否。樹靜風不停。草長春不留。
世人盡癡心。乞年拜北斗。百年那可求。所願得中壽。謂兒報婆恩。此事難開口。求母如婆年。兒亦奉養久。
兒今便有孫。不得母愛憐。愛憐尚不得。那論賢不賢。上渼大父膝。下傷吾母年。吁嗟無母人。悠悠者蒼天。

夜飲

長風吹月過江來。照我華堂在手杯。莫管陰晴圓缺事。盡傾三萬六千回。胸中五嶽撐空起。眼底浮雲一塌開。玉管銅絃兼鐵板。與君扶醉上高臺。

今別離

別腸轉如輪。一刻旣萬周。眼見雙輪馳。益增心中憂。古亦有山川。古亦有車舟。車舟載離別。行止猶自由。
今日舟與車。併力生離愁。明知須臾景。不許稍綢繆。鐘聲一及時。頃刻不少留。雖有萬鈞柁。動如繞指柔。
豈無打頭風。亦不畏石尤。送者未及返。君在天盡頭。望影倏不見。烟波杳悠悠。去矣一何速。歸如留滯不。
所願君歸時。快乘輕氣球。

朝寄平安語。暮寄相思字。馳書迅如電。云是君所寄。旣非君手書。又無君默記。雖署花字名。知誰箝紙尾。
尋常並坐語。未遽悉心事。況經三四譯。豈能達人意。只有斑斑墨。頗似臨行淚。門前兩行樹。離離到天際。
中央亦有絲。有絲兩頭繫。如何君寄書。斷續不時至。每日百須臾。書到時有幾。一息不見聞。使我容顏悴。
安得如電光。一閃至君旁。
開函喜動色。分明是君容。自君鏡奩來。入妾懷袖中。臨行翦中衣。是妾親手縫。肥瘦妾自思。今昔將毋同。
自別思見君。情如春酒濃。今日見君面。仍覺心忡忡。攬鏡妾自照。顏色桃花紅。開函持贈君。如與君相逢。
妾有釵插鬢。君有襟當胸。雙懸可憐影。汝我長相從。雖則長相從。別恨終無窮。對面不解語。若隔山萬重。
自非夢來往。密意何由通。
汝魂將何之。欲與君追隨。飄然渡滄海。不畏風波危。昨夕入君室。舉手搴君帷。披帷不見人。想君就枕遲。
君魂倘尋我。會面亦難期。恐君魂來日。是妾不寐時。妾睡君或醒。君睡妾豈知。彼此不相聞。安怪相參差。
舉頭見明月。明月方入戶。此時想君身。侵曉剛披衣。君在海之角。妾在天之涯。相去三萬里。晝夜相背馳。

眠起不同時。魂夢難相依。地長不能縮。翼短不能飛。只有戀君心。海枯終不移。海水深復深。難以量相思。

于湖題襟集

思舊集一卷

芳郭鈍叟編錄

秀水沈曾植子培

奉簡重黎道兄

竹堂不到幾旬餘。想見焚香淨掃除。禪誦有時邀謝客。眼昏渾不廢鈔書。酒邊致語春多勝。物外真遊鑑共盧。問訊偃松新月狀。朝來步屧更相於。

會稽李慈銘㤅伯

擬樂府四首有序

樂府之作。誼取比興。爲變風變雅之支流餘裔。時有今古。情無遷悔。貴取其意而易其趣。襲其格而變其辭。明代李王。描摹畢嚮。笑齒已冷。而世之爲新樂府者。競攜巧語。流爲俳諧。又變而失其宗。予窮居京師。辛壬之歲。朝廷多故。間有所感。雜拈四章。辭或涉于憤世。指不離乎愛君。言者無罪。聞者足戒。後之覽者。善逆其志。當不與種桃之詠。秦婦之吟。等類同譏爾。

雞鳴歌

海雲曈曈紫皇醒。結璘流華當戶炯。可憐長夜酣歌人。幾谷沈沈半酩酊。主人意氣豪且驕。華鐙四照紅氍毹。玉驄列炬迎名姝。坐客數十飄長裾。中有一人雄髭鬍。高談豪飲傾玉壺。清商雜奏笙筑竽。主人富

貴賓歡.娛賓極歡.主大醉.起酹三台星.爲賓作十暨.小兒八坐居文昌.大兒千乘諸侯王.羣兒相貴不可當.酒百巡.燭數跋.雞鳴一聲童失色.童走告主人.主人醉怒嗔坐客.坐客嬰扇交遞循.鐘停漏歇天下白.主人騈首入請室.可憐坐客誰最親.日望金雞呆竿立.

枯魚過河泣

枯魚過河泣.何時悔復及.原二句 借問爾魚生.何方漢池黑.水何汪洋.瀲瀲小鮎淮鱮魴.荷花三百里.游戲樂未央.解一 魚潑剌分飛上天.揚鬐水擊能三千.蓬瀛一躍花滿川.液池清藻浮澄鮮.天子賜顏色.鮫鯶與周旋.解二 浙西浙東一千里.環以三江五湖水.魚去十洲住游尾.忽潛忽見爲心喜.解三 雷轟雷馳江海皆潰池.詎詎翻乾坤.魚化爲鵬復爲鯤.大江左右魚吐吞.詎詎以外惟魚尊.解四 揚鱗五采磨雲牙.屈從千百鱗鰭.鯊旁人不識魚.疑是龍與蛇.詎詎斗起揚塵沙.宛轉奔迸魚不如蝦.解五 忽然網張魚就縶.市人沽酒肴魚磔.刀砧在前魚駭泣.語魚不須泣.江邪浙邪盡涸竭.咄爾枯魚悔何及.解六

烏夜啼

腷腷膊膊烏羣飛.御史府中列柏棲.朝來匿景棲夜啼.一烏啼向曙.羣烏問何怒.云昨有黃雀.飛鳴公車署.黃雀萬里穿蒿蓬.銜花直達明光宮.主人覩花感雀意.金鈴繫雀穿花叢.烏言百鳥自成列.鳳凰不能私雀秩.只聞鳩隼居上林.不許鷦鷯傍堂密.黃雀一心惟報恩.飲啄風露廿耶樊.忽遭彈射誰敢冤.由來反舌惜人言.

君馬黃

君馬黃.青絲絡.頭生輝光君馬白.錦障連錢驕玉埒.汗血不必求胡中.鑄式不煩召良工.尋常牧厩取不盡.宗來皆號駃與龍.今日貢六馬.明日獻八駿.圉人太僕悉充物.緊纓蹀躞備承黃.服驂緩出躡道旁.吁嗟.蹴沙復蹴玉.效駕不及驢與羊.老驥低頭淚如雨.孫陽滿前不汝覩.薦賢各已受賞歸.且齕枯藍狎蕘豎.

和重黎見懷絕句

閉門久學寒蟬噤.一訪長安卧雪家.吏謂未歸鈴下睡.繞簷凍雀啅庭花.

卅年寂寞衙參吏.知髮蒼蓼杜後冠.正是輕陰天欲暮.且同松柏守山寒.

玉壺冰合嶁山雪.絕妙蘭亭一卷詩.卧病凝香休假裏.抱書吟過歲寒時.

題浙西樊山兩集

袁子清言琢冰玉.樊子秀語獰山綠.乾嘉以來百餘年.二妙一時賦脩竹.桐廬梅花三萬株.夷陵清峭天下無.盛年隨計旋通籍.各挖奇偉研京都.嚴灘火嶂蔽林篠.西峽啼猿楚天曉.故應仙骨常人殊.胎息嚴花狎谿鳥.浙西詩版傳玉京.苕樓十集東南行.雲門樊山集亦曰花樓詩.已分十餘集寫定 華嚴合有長者論.危言聊附鍾嶸評.譬之山耶.袁如峻崖裂冰瀑.樊如白雲主澗曲.譬之水耶.袁如清湍激盤渦.樊如明湖翻碧波.譬之木耶.袁如奇松偃地覆.樊如杏萊和參天秀.譬之花耶.袁如荷紫含丁香.樊如猩脂開海棠.譬之果耶.袁如肥

梨寔沁齒.樊如蒲桃爽無滓.譬之茗耶.袁如芥葉清而妍.樊如趙芽翠且鮮.譬旣窮喻之食.焉永難論味與色.一則江珧兼蝤蛑.一則玉鮪金齏潑.世間奇味不常有.安得日日供膳羞.南能北秀並肩出.月峨雌蜺孰能識.謬承蘇學競奏黃.敢比韓門論湜籍.鳴珂粉署行班聯.花封鳧舄飛秦川.篷下琴尊昔相樂.門詩寫黃青牋箋.婉我跛胖附不朽.品騭雲龍笑開口.彩樓更問沈佺期.謂子培 銀燭紅鑪賭千首.

次韻重黎見寄　順德 李文田 仲約

傲吏高情意尉雲.有人蘭澤識香薰.和戎德裕原無策.流涕袁安倘有君.文采長離殊埠麗.宮商無射感殷勤.辰行銜雪愁無那.悵望柯亭覓斷紋.

擬明季三案詩　恩施 樊增祥 雲門

梃擊

蠱毒妖書謗未休.青宮白梃更相讎.披猖閹豎成何事.肘腋驪戎政可憂.兄弟故應憐白象.君王不用悔泉鳩.從容爲賦黃臺蔓.勝國誰爲李鄴侯.

紅丸

侍臣催喚進紅鉛.椒掖俄驚玉几寒.方士競言蓬島藥.皇情自信鼎湖丹.御牀蝶轉傷魚腹.廷論紛紜諱馬肝.比似春秋嘗藥例.德清欲避董狐難.

移宮

給諫堂堂叩九閽.劍鋩宮禁即長門.金輪共戴非臣志.鉤弋長生是主恩.幾見野雞危少帝.不留飛燕啄皇孫.披香禍水知何限.別有茄花蔽至尊.

樵也吟三案詩甚苦.再賦三首廣之

梃擊

少海風波極苦辛.狂夫狙擊駭廷臣.羅孤立廣非無意.二五危中亦有因.良娣漫施摘瓜手.威姬終憚呆芝人.匆匆其獄平臺上.不對天顏廿五春.

紅丸

口詔忠臣進秘方.閣臣列侍盡倉皇.誤疑一點丹心鍊.豈意千秋玉几涼.不爲遺弓誅劉泌.徒煩請劍斬安昌.春秋九世讎應復.閹樂同天詎可忘.

移宮

舊侍先皇百子池.貞臣深斥武昭儀.乍開暖閣前星出.坐見長門冷月移.定策艱難高翟孟.撤簾力量過韓琦.噦鸞宮非秋風入.帝女黃攏亦可悲.

京邸冬日簡爽秋子培

萊府清言總識眞.一時二妙有誰倫.國人競覓狂泉飲.我猶能回狷社春.文字分無蓝室事.借裘爭及雀臺人.冷官作達休相笑.褫飯寒莼互主賓.

烝伯先生評隲袁樊兩家詩格以山水花木茗果爲喻春容一首

袁詩如食蔗，我詩如啖蔗。世有知味者，甘乃居苦下。袁詩黍稷馨，我詩桃李花。古人亦有言，秋實勝春華。袁詩爲局我爲棘，袁詩爲酪我爲茗。袁爲冰柱爲雪車，我爲丹曦爲紫霞。袁詩好處無人愛，我詩愛好皆驚嗟。早年把臂得陶君，（謂子珍）晚歲齊名遇袁子。七寶樓臺屬化城，千尋石壁橫江水。今黃並受蘇門知，能秀俱事黃梅師。吾師兼愛何分別，得失心知當自私。少年紅燭照青歌，宛轉秋風競綺羅。迴來漸欲歸平淡，奈此餘波綺麗何。此事推袁非一日，可畏隱然臨大敵。更門東陽接沈來，三交不覺蛇矛失。（謂子培）

哭李烝伯先生十首

彼蒼何意喪斯文，木壞山頹不忍聞。北斗一星寒吏部，東流諸水赴河汾。幽留室裏聞香氣，疑忽空中降鶴羣。老去侯芭慚負土，天西無路哭揚雲。

茂陵秋雨臥相如，多病時時賦子虛。身似芭蕉叢衆疾，心如椰子納羣書。蔽賢兩府能無過，問字諸生儘有餘。爲問南園籬下犬，何心不作仲宣驢。

朝回深閉草玄亭，四海儒流見典型。郎欲潛時師汲浪，學從困後識深甯。（公所居曰困學樓）叩門使者求遺稿，就木蒼然執孝經。贏得傾都冠蓋集，焚香齊拜草堂靈。

深衣久染禁城塵，身是蒼姬柱下臣。元相格詩經御覽，鄴侯鎖骨本仙人。老來服食儒鹽照，身後巾箱付阿新。驄馬入臺餘五載，蓋棺標練不勝貧。

一入南臺著直聲，霜棱震動漢公卿。屢陳政要師貞觀，未覺衣冠逮廣明。官室夜虛梁傳席，月堂陰記李光名。歿而猶覩扶桑島，銜石千年恨未平。（東事起而公已病，欲有所數奏而稿不屬。九月三日與祥書云：此當效而猶祓者也。）

廣大宗門用意深，并包文苑及儒林。自舒閒見成遷史，人以膏肓待鄭箴。箋啓每如江夏意，饒書能轉贊皇心。殷勤勸付麻沙本，關尹年來俸有金。

自敘平生說苦甘，詩家仙聖得同龕。（公自道所學以詩爲第一）一堂堂日月端明殿，戀戀江湖老學菴。百戰健兒居廡下，（公嘗引虞道園語目余爲百戰健兒而自居漢廷老吏）讀書種子斷江南。虞山駁雜新城淺，持較先生總未堪。

風流承旨受煎茶，王應絲綸似道家。太白已歸鯨海月，小紅休嫁馬塍花。夢中割斷江郎錦，酒畔銷殘定子霞。（宋生先年化去）一華髮門生張水部，忍聽二婢泣琵琶。

三十年來骨肉情，禮堂言語記分明。仙山他日從余隱，家事而今聽子行。坐久春風成隔世，立殘夜雪付來生。董陵下馬公知否，悽絕山邱痛哭聲。

北望燕雲總淚垂，春風塔院把離卮。（辛卯出都之前兩旬，無日不共談燕，臨路之日，公與漁笙止宿，送至天寧寺，抵足始別。）坐看月朗遙思我，欲理元言恰共誰。執紼那能千里送，招魂已覺五旬遲。（公歿於十一月二十三日，今年正月十一日始得訃。）傷心九月初三字，即是鱣堂絕筆時。

昨枉戶曹詩慰落第輒拾餘瀋奉和　　閩縣 鄭孝胥太夷

短翮無高翔，拙射終虛發。旁觀騰揶揄，孤憤積蘊鬱。推擠若廁足，悃默窮束味。判憒塵土憒，聊洒車馬喋。

坐曹期卒歲，隱几送清晝。驚披蘭臺句，語妙紛奔湊。道機元自熟，擭稽意良厚。六街愁昏霾，熱風不可嗅。卻思高齋冷，綠陰翳庭霤。先生演名理，出入莊御寇。云何推懷抱，感事眉猶皺。生平慕齊物，得失奪邂逅。詎能忘牛蟻，息此牀下鬪。方當愧君語，陳義高難遘。栖遲幸相救，免負當時詬。

題漸西集後　　隨州 左紹佐笏卿

寒月照幽樹，背風吟屋山。泠泠萬丈白，演漾虛堂前。我時把詩卷，往復盡幾篇。不覺街柝寂，已復林鳥喧。廚黃饋朝食，舉盤未能餐。隱几三嘆息，兀坐如枯禪。

禹後幾鴻水，秦炬豈云息。寥寥諸老人，補綴用心力。大道有遷變，真宰亦相役。遂者固不言，言之或無益。獨鶴守孤枝，悲聲念儔特。短羽啄堅冰，忍飢俟春色。茫茫萬彙中，吾生胡不惻。

客秋南歸重黎有詩見貽依韻作　　長洲 葉昌熾緣督

度世常融梵與仙，嚴江七里上瀧船。金門亦復潛真隱，列宿郎官本應天。

清言謖謖振松風，君是前身玉局翁。莊列散言成實義，百川吐納小詩中。

闢國文書下典籤，挾張國體見尊嚴。八荒亭障煩籌筆，海語蠻書陋故縑。

刺促頻年鷁退飛，兒陳薄錄敢頸欷。感君爲致虞翻榻，何日升明拂袖歸。（君以藤牀一具見賜，故引齊竟陵王子良事答謝。）

次韻和重黎先生　　花縣 朱珩楚白

赴選不習書，應舉不治帖。兀兀抱圖史，校讐掃落葉。偶讀先生集，心喜類見獵。大海無涯津，遠與冥昊接。地球九萬里，寸管遂收攝。學步苦榜腹，發書乃陳篋。輒拋玉試引，屋架牀已壘。未滅鉞綫迹，詎擬錦文疊。和章更閎麗，倚馬萬言捷。句得鬼神助，語恥兒女疏。大才信磊磊，利口豈喋喋。嬌若千歲龍，變化露鱗鬣。又若萬選錢，輕薄陋環莢。國朝起長白，水懾陸尤讋。安容少懈惵，環人職搏諜。技勇錫伯嫻，騎射索倫捷。楛矢蹄甲徹，天馬浮雲躡。琱戈所指處，蕩平不胸脅。自從咸同後，驕卒稍疲苶。龍沙瀚海外，威德尚淪浹。公詩述聖武，誦之芬流頰。一服清涼散，斷若不煩箑。祇我猶負重，長途苦蹀躞。累黍尺新圖，延案訊往牒。東郭屨弗完，僧虔髮壓鑷。海蠡測未能，隙駒迅可慴。搜羅苦不富，請借瑯嬛笈。

鄙人病淫經句掩關卻掃重黎先生以荔支見餉不敢食賦此奉正卻寄袁葉兩君廣州　　長洲 王頌蔚蒿隱

十日在告踡壁臥，端居悽靜如枯僧。漸西故人走急遞，掛綑貽我一緘縢。拂拭封題啓黃蠟，佇然奇果離離承。雨封尚如火齊豔，膚理未改肪玉凝。孺子蓬頭色狂喜，天吳紫鳳相詣騰。楊梅匍對殊未善，梨栗擯食爭先登。如此探吮敢私據，執弃聊復詔賓朋。下者薦殘逮臧甬，祇恐雞犬淮南升。賤子比來愁內熱，服寒食散稍清澄。對之忍饞不敢食，流涎在口目則瞪。昔在海南恣大咲，增城挂綠良所矜。重爲甘餐致下利，頻著癡逆稱莫興。假臥荒江蘇頓久，殘令弔客來青蠅。（壬午夏客廣州事）省痛尚復持戒律，負君盛意遼腸懲。我友張嵩最英妙，瓜李日日浮寒冰。昔爲南州志異物，一篇跳出字有稜。（四貲張嵩塔北部一夕來五言古二百廿字）堅余賦才劇豔淺，彈蕉頌橘都無能。十年塵土厭京洛，歸夢頗憶江南菱。素心兩三隔天末，樂湖旅食均尚馮。（謂袁）

兩湖書院諸生題壁 想見仲屋窖書暇。十八娘子銷鬱蒸。荔品也見十八娘之荔方以上 此聊當青李帖。遙望海上來箋紙。

春秋列國宮詞　長沙 曹廣權 東齋

綈帷驪似已郊迎。啜泣城闉愬女貞。誰道此心同席卷。柏舟哀怨賦初成。衛宣夫人○見列女貞順傳云夫人齊侯之女嫁於衛至城門而衛君死保母曰可以還矣女不聽遂入持三年之喪畢弟立請同庖夫人曰唯夫婦同庖終不聽乃作詩曰我心匪石不可轉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此與毛詩序說異

寂寂深宮鎖禁煙。昔顏一見恨無緣。式微漫詠思歸操。中路誰教父母憐。黎莊夫人○見列女貞順傳云黎莊夫人衛侯之女黎莊公之夫人也既往而不同欲所務者異未嘗得見其傅母閔夫人賢公反不納憐其失意乃作詩曰式微式微胡不歸夫人曰婦人之道壹而已矣彼雖不吾以吾何可以離於婦道乎終執貞一不違婦道以俟君命此與毛詩序說異

楚宮承寵入椒房。別鶴哀弦一曲長。不信玉顏真誤國。桃花同穴自雛香。息君夫人○見列女貞順傳云楚伐息破之虜其君使守門將妻其夫人而納之於宮楚王出遊夫人遂出見息君謂之曰人生要一死而已何至自苦妾無須臾而忘君也終不以身更貳醮生離於地上豈如死歸於地下哉乃作詩曰穀則異室死則同穴謂予不信有如皦日息君止之夫人不聽遂自殺息君亦自殺同日俱死楚王賢其夫人守節有義乃以諸侯之禮合而葬之

闌橈打槳且笑嬉。爭怯風多捉榜危。笑觸逆鱗還拍掌。碧波深處使船移。齊桓蔡姬○見左傳

逃允闌掖侍金鑾。贏得眉顰掩袖看。毒酒何因滋禍水。嬌啼午夜謫闌干。晉獻驪姬○見左傳又見列女孽嬖傳

珈笄巾櫛侍椒闈。秦晉盟成願背違。私語無人誰漏泄。但教歸鳥獨南飛。晉懷嬴○見列女節義傳按列女傳云圉將逃歸謂嬴氏曰吾去國數年子之與父母昆弟相忘矣今吾將逃歸子其與我行乎嬴氏對曰子晉太子也辱於秦子之欲去不亦宜乎雖然寡君使婢子侍執巾櫛以固子也今吾不能以固子是吾不肖也從子而歸是棄君也言子之謀是負妻之義也三者無一可行雖吾不從子也子行矣吾不敢泄言亦不敢從也與左氏傳略同

玉玦闌閨絮別離。貞堅金石得歸期。椒庭侍讌重回首。笑挽裘裳指髮絲。晉文季隗○見左傳又史記晉世家

花驄醉遣怒揮戈。夢冷鴛衾怨恨多。青鳥果然迎翠輦。隔帷欣看晉山河。晉文齊姜○見列女賢明傳按晉重耳至齊齊姜以宗女妻之重耳安之齊姜與子犯謀醉而遣之重耳醒以戈逐子犯云云此不言迎歸晉國左氏傳亦不言姜氏從歸之事依傳故事人以情揣之

瓏玭妝成襯碧綃。新承恩澤侍中宵。悔教三日離宮宴。孤負金階不早朝。晉文南之威○見戰國策

羽葆亭童正倚欄。後宮佳麗盡傾觀。玉階徐去搖金步。始識傾城一顧難。楚成鄭瞀○見列女節義傳

旖閭迎倢能朝時。鄭女梁姬侍翠帷。紅袖一時齊掩口。六宮當不妒娥眉。楚莊樊姬○見列女賢明傳又見新序雜事一梁鄭之閒求美人列女傳作鄭衛韓詩外傳卷二作鄭衛新序作鄭衛小異

酒酣耳熱亂鳴珂。醉擲簪纓狎翠娥。卻怪君王偏愛士。燭闌燈灺絕纓多。楚莊美人○見說苑復恩

長離椒屋泣彤闈。姑惡林間鳥語稀。送野停驂成別賦。差池燕羽故飛飛。衛姑定姜○見列女母儀傳云衛姑定姜者衛定公之夫人公子之母也公子既娶而死其婦無子畢三年之喪定姜歸其婦自送之至於野恩愛哀思悲心感慟乃賦詩曰燕燕于飛差池其羽云云與毛詩序說異蓋同姜送歸妾亦非一說也

金鋪珠戶漏沈沈。雙闕巍峩廣殿深。跪奉玉觴初夜靜。轔轔遙識展輪音。衛靈夫人○見列女仁智傳

阿保相依戀舊恩。泣持白刃淚添痕。紅愁低訴聲聲思。淒斷幽居永巷門。楚平伯嬴○見列女貞順傳

府台遊讌樂忘疲。同穴妃嬪許蔡姬。飛鳥帶雲剛夾日。黃壚誰道逐狐狸。楚昭越姬○見列女節義傳

徑辭深苑淚潸然。江上悲歌慘扣舷。回首故宮花草地。褐衣歸去又何年。越句踐夫人○見吳越春秋句踐入臣外傳

玉杯金鼎慘生塵。太息蒸魚惹薄瞋。白鶴何因吳市舞。西閶門外鑿池新。吳王女滕玉○見吳越春秋闔閭內傳

信陵書院作追述者獻三壘仙屏河帥同年韻留別院中諸生　瑞安 黃體芳 漱蘭

颯爽鬚眉太史文。原嘗俠氣並時聞。監門上坐猶常事。爲國申威敢軼羣。安得居兒誅嘍嗐。并將嬖使見史記平原君列傳痛鋤耘。鷹紳莫笑衣冠弊。此是肝腸不負君。

草蔬飯客淡彌親。巾褰高談亦偉人。車似雞棲偏疾惡。釜惟魚在卒全身。服逾講授攜迷席。巾夏韜潛恥觸綸。此後晉材推阮庾。藻思還復數安仁。

栽酒蓬池好物華。上頭詩筆最清嘉。唐佚州司勳人廣文背唆慈恩補。鄭廣文博士慶陽人好古博學久寓慈恩寺塔作書給紙中尉難汴宰相麻。鄭司空爲中尉時功臣宗閔人陸贄相宗時統軍元帥用宗時六軍統軍宗制用白麻自其文宣董史直聲青簡上。董史直撰吳武后議實錄經直後人并州偉略白江淮。張說元謂忠令議狐魏公云并州軍統帥大都督州江氏口四戰皆克海水爲丹吹臺別有三賢蹟。侍郎適世人李杜白公時高適本供奉陪杜拾遺祠三賢高祠更向荒祠賽楚邑。

三館木天深祕地。八韓二宋慣聯車。最難伯厚持冰鑒。宋王應麟字伯厚公卷首爲祥符士人賀文豈獨元侯校石渠。周梁公…鄭州人唐本豪閣彈章賴通議。呂公大防以彈劾封賓客三人以言事直諫大夫河北論有省書禁錮路公歸學陳士兵留元部長論尚書馬中華夫子如長在。光相以欲訪東君河不遠然路之地數陝東圖遂爭止光日孔公道雅父子之邪治人悅使日高今施日正復治見間中禮國難夫對子以也君誰道東家未易除。

緊要重刻蘇碑晉。明朴梁三里許之南繁臺門內上宣大龍禹廟後大梁城東南隅化成於陶始成文獻彌多鼎盛門。博士檢枋新撰述。李公濂祥符人官於山西參政所居小樓仿書名貴致仕隱爲博多所著稱好官桑事學文公應詔官復論人得公命之安定與姊救民種桑棗子衡精校家藏集。子王公延相所著儀封人官兵部尚書加太子太保有家藏集若干卷行於世指仲吉同國史論。王公惟儉祥符人明季工部侍郎宋拯萊博學書所稱好治落子職更羨禹州馬端肅。晏然名節峙乾坤。馬公文升禹州人史部尚書有名臣卒年八十五歲立朝五十年位極人臣

害屹然如山不可搖奪

熙朝所蒞以時備。洛學昌明灤草萊。八子馨香俱流溢。陳文恭公撫豫時以李禮山及孫夏峰湯潛庵耿逸庵竇靜庵張清恪張敬庵冉蟫庵爲中州八先生。增祀許州七子祠。兩河鍾秀此胚胎。中年雲集生徒盛。蟫庵先生覲祖中牟人主講陽書院生徒問業者雲集儀邑天褒禮樂才。張清恪公伯行儀封人。官禮部尚書時。世宗御書禮樂名臣匾賜之。當日黃流勞聖慮。得人斯免澤鴻哀。清恪公於康熙三十八年修築黃河南岸隄四十四年聖祖南巡御書布澤安流四字以賜。

許公築台似黃樓。時有名流紀勝遊。槐市經生同仰芘。柳隄詩客亦消愁。要將中土紘歌氣。一洗邊陲鼓角秋。東海八條應可復。坐收露紒與魁頭。

開道昔賢憶梁友。睢陽雲樹接符離。我今欲別難爲別。人或言擬信自擬。世局豈堪如葉落。老懷原不爲秋悲。此祠此院諸君記。六十四翁來去時。

題沈梅岑大令倦蝶圖卽以留別　瑞安黃紹箕仲弢

昔我見倦蝶。置酒公定邸。公定王侍郎仁堪別號。時同在都中。翔集乍迴衙。追摹窮畫趾。憶初乾隆年。祠官覲鴈匭。九重勤色咨。天章燦縧纈。勝流如證緣。記詠日塡委。或疑倦種遺。訛指蕃孫子。人間一毫芒。不者見何屢。我讀齊物篇。周蝶云誰是。人物兩遊栩。豈況無彼此。楞嚴說化身。至不可思議。來從無量劫。恆沙數未已。世人習拘墟。乃謂月在指。所植本非因。覿面滋疑似。沈侯有倦骨。跌宕盛文史。示我眞形圖。格相應蘧紀。植翼首常昂。矯翼足仍跂。十年塵翳目。故人宿草靡。開奩感墜歎。翩翩猶在視。左翅黛空閣。劇鑿復誰始。孔周圓若璣。大劣逾黍米。有缺斯常完。固知造物理。隆冬百蟲蟄。倒見誰敢訾。異事證百歲。坡公觀海市。寂寥世外交。寒燠信可恃。我見逍徂夏。翠飛帳明娟。賤同貴獨異。招疑分應爾。君言九見之。南北隨轉徙。今我別君去。後會知何歲。嗟嗟物通靈。人固爲形絫。神交貫淡泊。合離何悲喜。我來君不期。邂逅萍觸水。敲棋落鐙花。有約或失遁。君好奕。屢與余對局。精誠越形迹。河山在尺咫。一笑還君圖。歸園看梅蕊。梅圖蝶集枝上。

題李文石太守明湖秋泛圖

借陰逶迤戲濟濱。背走離華才一束。湧泉望海無由趨。萬斛珠璣落鼎腹。大明寺杳楸桐高。歷下亭存荷蓼馥。我侍帽傳三春風。坐臥湖濱飲山淥。晴嵐摩空起南障。時攬波心拾香玉。遠懷濟南名士多。于鱗貽上不可復。柳寄一遂寒燕歸。憔悴煙條爲君綠。紅螺公子昔妙年。天藻秀出乾嘉前。煙依芙蓉泛綠水。繁會竽瑟張瓊筵。靑旛白舫到秋晚。往往醉筆回春妍。海棠幷邀芳搘石。牛鐸安得黃鐘聯。不惜我歸遲。不惜君來蔡。但惜湖山明麗無處無。倏忽轉蓬云何住。廿年交臂鬢頭霜。同照黃河濁流處。披尋游蹟頗渺茫。何況白雲夫子騎荒樹。我家瀕海君逐河。風雲變態朝昔多。巫閭雁蕩倚天望。念此坐損朱顏酡。卽看圖中歌舞意。綠衫玉貌今奈何。但說淨池如明鏡。焉知新水非故波。波流自轉心自定。人濁何由我獨淨。要迴衆生大海光。與君共適濠梁性。浩然東顧發長謳。他日臨流須一證。

王鳳陽丈以吏事巡縣聯舟泛淮阻風羅家口卽次其韻與寺齋集留

淮流有支渠。鳳山之叢樾。賢守席未暖。動作百年慮。丈到官卽上議大吏疏浚水道並勸民以樹藝之法。庸音久塞耳。瑤瑟乍一御。

芸芸苦飢飢。蒞意已足飫。脈水秋潮激。衝舟夜語絮。排漏思神功。坊湫資人助。夕陽明遠村。千檣戢如箸。房湖與蘇隄。愛思有樹署。廿棠民勿翦。嘉樹客猶舉。豈知仁人心。憂勞不自恕。頗聞袁安治。淸靜信殆庶。王喬跨倦鳧。退飛怯良馭。謂大令王小牧丈。閣例當得眞除而不果。投現僅知留江北。平生素心人。落落星向曙。所嗟咫尺違。迫此官歸遽。浚長阻風泊。知棹有長處。霜肅終回飈。流淸不受污。奉手聊盤桓。目數征帆去。

于湖題襟集

文一

屯師既濟三卦大象通說　歙汪宗沂仲伊

易之書不亡於嬴秦。易之傳多亡於僞新。西漢易學立在學官者。施孟梁邱三家之章句。與夫周王孫服光楊何蔡公韓嬰王同丁寬所著之書。均佚不傳。而東漢之言易者。多雜以爻辰卦氣納甲。故京氏易傳尙有存者。後之學漢易者。未有能出其範圍。然究非易之正宗也。夫文王重易。六爻互用。兩卦十二爻。西漢人之微言也。今卽其說引伸之。蓋指二爻互易而成一卦。凡自某卦來。卽以某卦爲本卦。惟乾坤二卦純剛純柔。不從他卦變。至屯卽不得不由卦變。孔子大象爲一卦之象通言。實因一爻互通言。如屯之爲卦自臨來。臨以內卦九二往居五。六五來居二。二爻互易。卽成屯卦。臨有凶。故屯多難也。以臨之教思。屯之經綸。則知君子欲發抒用世之學。必先自從師講求始矣。師之爲卦自復來。復之內卦初升居二。二降居初。二爻互易。卽成師卦。復以順行。師卽言行險而順。所謂將軍犯凶門而出也。復閉關而師畜衆。古者寓兵於農。不輕用兵。用兵者先誥守而後言戰。迷復則不利行師矣。既濟之爲卦自泰來。泰之內卦六二往居五。九五來居二。二爻相互。卽成既濟卦。既濟之水火相交。亦如泰之天地相合。三陽得位。時既亨矣。道既安矣。非有裁成輔相之功用。以斡運而補救之。則患氣多萌於極盛。所謂不偏不戾。不可以師也。

五十五冊

18B

綜而論之十二消息卦中復十一月臨十二月泰正月三卦相次三月相接理不可越數不可違一陰一陽之互一消一息之候也故所成之三卦義皆相協又三卦皆取象於坎而師之坎則居內卦夫兵猶水也水久儲而不用則汚兵久藏而不用則鈍器鈍尙可人鈍奈何故師上六言小人勿用既濟九三言小人勿用屯已多難不敢明言小人惟滋朋黨之漸而但曰勿用其深切著明如此後之欲學孔門易者必自侖通西漢儒說始侖通西漢儒說先明重易六爻互用兩卦十二爻始嗣是而中爻二至四三至五之互卦乾坤六爻一爻所變之十二卦筮法本卦之卦所取用皆可依例以推矣

乃命羲和至庶績咸熙解

安吉張行孚子中

尙書乃命羲和至庶績咸熙五節自來講家不知以閏月定四時是堯所創造是以其解釋每多支離不獨東作南譌西成解作辨秩農政與治歷不合也夫堯典於協和萬邦後卽敘堯治歷之事蓋表堯成天之大烈也如堯以前已有閏月定四時之法則順時布政已無乖戾堯但命羲和在京師治歷象日月星辰足矣何必更命官四出測驗且必更對羲和鄭重述古人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閏月定四時之成法哉且堯卽偶然述之亦不足爲堯之大功烈史官亦何必鄭重紀之哉若謂堯命官四出測驗以防合朔交食等之不準則古聖治歷明時所重在順時布政必不因此等事命官四出如後代唐明宗元世祖之爲也蓋嘗思之唐堯以前雖已有合朔成歲之法然止知每年三百五十四日以十二月成歲而不知每年有三百六十五日有奇當以閏月定四時而成歲故行之既久則歷所謂春者天猶是冬歷所謂夏者

天猶是春歷所謂秋者天猶是夏歷所謂冬者天猶是秋歷每差而後天凡朝廷按歷布政往往與時不合堯思歷既後天必有差誤於是命羲和測驗於京師命羲仲羲叔和仲和叔測驗於四方務須謹恪撫違順昊天之歷數法象日月星辰俾得敬授庶民以作事之時所謂乃命羲和欽若昊天歷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是也（按人時漢書引作民時作人者段氏玉裁謂是唐時避諱所改）其分命羲仲也使之居嵎夷之暘谷以測驗春氣所謂分命羲仲宅嵎夷曰暘谷是也（按江艮庭謂羲和四人在京師佐天地之官治歷明時故測宅爲測度之度孫淵如又謂羲和四人學四方居民之事皆不謂其居東南西北蓋謂唐歲不如後世之四方測驗也然四時未定布政不宜而命官四出測驗何嫌何疑且其所以四出測驗者蓋恐四方之時日物候星象各有不同憾之至也然則疏所云使居四方者不可易矣至夏秋冬言南西朔而春不言東者蓋嵎夷人知其爲東方不待言也）其測驗也敬迎今年春出日之時至明年春日出此時有幾何日（按迎卽候也如候今年春日出卯正至明年春日出卯正日有三百五十四日則知每歲止三百五十四日矣若候今年春日出卯正至明年春日出卯正有三百六十六日可知每歲有三百六十六日也以後測驗其幾何日皆是此意）所謂寅賓出日是也（按諸家賓皆說爲儐訓導本說文也然候日出早晚訓迎爲宜蓋卽迎日推策之意謂迎候也舜典賓於四門疏引鄭注云賓擯擯爲上擯以迎諸侯鄭注儀禮又云擯卽儐字知賓儐二字皆有迎義矣且秋日言餞餞訓爲送則賓爲迎更無疑蓋迎與送皆是候日出入早晚其不曰候而曰賓曰餞者史臣修詞之禮也鄭君解寅賓出日爲春分朝日解寅餞納日爲秋分夕月愚按朔日夕月爲祭禮何與治歷其說亦支離矣）辨察今年春東方所生之物至明年春東方生此物有幾何日所謂平秩東作是也（按平訓辨說本江孫二家江氏謂平爲釆之譌字說文云釆辨別也是平周當訓辨也然平與辨雙聲訓借平爲辨亦可故周禮馮相氏鄭注引此文正作辨也僞孔訓平爲均望文生義知其說非矣秩諸家皆訓敘蓋讀秩爲戴從說文也辨秩二字其義蓋實注日中星鳥而止也作訓生正孫二宋本鄭君今從之考桃始華詳始生皆物之生於春而有一定時候者故可以驗歲實叔夏小正周時則測皆紀每月所生之物以驗時則知唐時測驗歲實所以辨秩東作南訛西成之意諸家皆以爲物之生成無與治歷只其說支離也）仲春日之長短適中因辨察今年春日之長短適中至明年春日之長短適中有幾何日所謂日中是也朱鳥爲仲春初昏中星因辨察今年

春鳥星初昏方中至明年春鳥星初昏方中有幾何日所謂星鳥是也以此四事測驗今年春至明年春皆有幾何日則知今年仲春至明年仲春果有幾何日而可以正仲春矣所謂以殷仲春是也（按廣雅云殷正也史記五帝紀亦作以正仲秋則知殷有正義矣蓋以四事測驗今年春至明年春皆有三百六十六日則知今年仲春至明年仲春當有三百六十六日而每歲之當有三百六十六日從可知矣江氏孫氏皆本康成訓殷爲中是蓋以星鳥以殷連說謂是時鳥星方中也然如其說則惟以中星測驗仲春而上三句皆於測驗無涉矣史臣紀此三句何爲也）且既至仲春則其民將治農事而布散於野鳥獸將孳乳而交接因又以此二者以驗今年仲春至明年仲春有幾何日所謂厥民析鳥獸孳尾是也（按此二者紀在以殷仲春之後蓋以上四事有一定時日而此二事之時日少有參差也）此皆羲仲測驗春氣之事也（按以測驗春氣事屬羲仲者非謂羲仲不必測驗夏秋冬羲叔不必測驗春秋冬蓋互文以見義也）其申命羲叔也使之居於南方之交趾以測驗夏氣所謂申命羲叔宅南交是也（按鄭君謂宅南交下有曰明都三字王伯申謂本作宅南曰大交然皆無關大義總之爲羲叔南居交趾測驗而已）其測驗也辨察今年夏南方所化之物至明年夏南方此物復化有幾何日所謂平秩南訛是也（孫氏云說文吪動也訛蓋吪之誤按蛇蛻生鹿角解腐草爲螢皆物之化於夏而有定時可驗者）夏至日極北日景極短因謹恪辨察今年夏日至極北而景極短之日至明年夏日至極北而景極短之日有幾何日所謂敬致是也（按測驗日至極北特言敬者日至極北非謹恪祇晷之長短不能知日出何時非謹恪祇日狀不能知故候日出曰寅賓測日至極北曰致也）仲夏日最長因辨察今年夏日最長至明年夏日最長有幾何日所謂日永是也大火爲仲夏初昏中星因辨察今年夏大火初昏方中至明年夏大火初昏方中有幾何日所謂星火是也以此四事測驗今年夏至明年夏皆有幾何日則知今年仲夏至明年仲夏果有幾何日而可以正仲夏矣所謂以正仲夏是也且既至仲夏則其民必就高涼之地鳥獸之毛必希而見革此二者亦可以驗今年仲夏至明年仲夏

有幾何日所謂厥民因鳥獸希革是也（按因字義從江氏聲且愚謂因或陰之假借字與仲冬隩字對惟民就陰涼與江氏說亦近則兩說皆通）此皆羲叔測驗夏氣之事也其分命和仲也使之居西方之昧谷以測驗秋氣所謂分命和仲宅西曰昧谷是也至其測驗之法敬送今年秋納日之時至明年秋日入之時有幾何日所謂寅餞納日是也（按送亦候也與候皆餞對仲春賓字爲文蓋行文之體納入也納日卽日入也氏繇說作淺測減則與寅賓不對且不辭焉）辨察今年秋西方所成之物至明年秋西方此物復成有幾何日所謂平秩西成是也（如禾八月而熟八月剝棗八月斷壺皆物之成於秋而有定時可驗者）仲秋宵之長短適中因辨察今年秋宵之長短適中至明年秋宵之長短適中有幾何日所謂宵中是也（按秋非不測日春非不測宵春曰日而秋曰宵者互文也餘可類推）虛爲仲秋初昏中星因辨察今年秋虛星初昏方中至明年秋虛星初昏方中有幾何日所謂星虛是也以此四事測驗今年秋至明年秋皆有幾何日則知今年仲秋至明年仲秋果有幾何日而可以正仲秋矣所謂以殷仲秋是也且既至仲秋則其民必去高原而居平地鳥獸之毛必盛而可選取爲器用因又以此二者驗今年仲秋至明年仲秋有幾何日所謂厥民夷鳥獸毛毨是也（按夷字義從江氏聲）此皆和仲測驗秋氣之事也其申命和叔也使之居北方之幽都以測驗冬氣所謂申命和叔宅朔方曰幽都是也至其測驗之法仲冬爲日短至之月四氣將周而更始則日躔恒星一周因辨察此月合朔日躔更易之星與明年仲冬合朔日躔更易之星有何同異（如明年仲冬合朔日躔更易之星與今年仲冬合朔日躔更之星相同可知一歲之日止三百五十四日矣如驗明年仲冬合朔夜閏十二日然後與今年仲冬合朔日躔更易之星相同可知一歲之日有三百六十六日矣蓋今年至年四氣既日則日躔之星相同而古人治歷皆自冬至起見仲冬爲首朔故仲冬合朔日躔更易之星必辨察也不言物言何冬日無物可驗者）所謂平在朔易是也（按此句僞孔訓爲歲改易於北方不同字其江氏孫氏皆爲辨察蓋識皆於治歷無涉其說非也是按朔說月鄭鄭古迎字迎）

（也。月遲合於日謂之朔。則合朔自是朔字本義。說文朔訓月始蘇者。阮氏元謂漢以日食爲變異。故叔重不言其本義。其說是也。朔又訓北方者。古人以仲冬爲首。朔而唐虞冬至日在虛。首朔日蹉北陸。故又假借爲北也。然阮氏又謂唐虞造厤本有定朔。因月逆行日而造朔。若其學古人。亦恐過實。蓋古聖首重人事。但恐四時不定。則布政非方。故不憚命官四出測驗。以定四時。若交食密合。自是後人精益求精。古聖未必汲汲於此。蓋厤於晦朔。卽術有參差。無傷於閏政也。是以至漢時猶止言月食。不算日食。自西史入中國。算交食密合。適過古人。其頌西人者。則謂西人之巧過於古聖。其精西人者。則又謂西法皆三代以前所有。至後代而亡失。流入西域。恐謂此皆非確言也。平心論之。西法未必古時所有。亦未必古聖所不能。惟古聖所重在人事。不尚機巧。所以未立此等法耳。蓋非不能。實不屑也。）仲冬日最短。因辨察今年冬日最短。至明年冬日最短。有幾何日。所謂日短是也。昴爲仲冬初昏中星。因辨察今年冬昴星初昏方中。至明年冬昴星初昏方中。有幾何日。所謂星昴是也。以此三事測驗今年仲冬至明年仲冬。皆有幾何日。則知今年仲冬至明年仲冬果有幾何日。而可以正仲冬矣。所謂以正仲冬是也。且既至仲冬。則其民必就煖避寒而入室內。鳥獸必生耎毳之毛。因又以此二者驗今年仲冬至明年仲冬。有幾何日。所謂厥民隩。鳥獸氄毛。是也。（按隩史記作燠。鄭君作奧。字雖異。皆是入室內避寒。蓋奧室之隩曲處也。隩水之隩曲處也。燠煖也。三字義皆通。）此皆和叔測驗冬氣之事也。（按經文所紀測驗十五事。但舉其最切要之事耳。其餘孟季兩月。亦未嘗不測驗。但非此切要。則略而不紀。且羲伯和伯亦未嘗不測驗。但其測驗之法。已見仲叔四人下。故略之。）迨至羲和伯仲叔六人多方測驗。多年測驗。合而計之。大抵四氣一周。有三百六十六日。而非三百五十四日。於是堯舉六人數年所測驗而推步之。不禁恍然覺悟。對羲和而歎之曰。嗟乎。汝羲及和知之乎。一朞之日。乃三百又六十日又六日。而非三百又五十日又四日。其間當置閏月。以定春夏秋冬四時而成歲。然後允能治百官而衆功皆興也。向來但知以十二月成歲。而未嘗置閏月。所以按厤布政。與時每有不合。不能治百官而興衆功。所謂帝曰。咨汝羲暨和。朞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閏月定四時成歲。允釐百工。庶績咸熙。是也。（按釐訓爲理。故訓治。史記作飭。飭之義亦爲治也。熙與興爲疊韻。故假藉其字作興。非熙字有興義也。僞孔熙訓廣。蓋讀熙爲巸。說文巸。廣頤也。是巸有廣義。然不若訓興爲）確。蓋氣盈朔虛。每年僅差十日有奇。至三年弱而僅盈一月。故三年不置閏。猶不甚覺其誤。必至九年弱而不置閏。則差三月。而以春爲夏。以夏爲秋。然後厤法之誤顯然。故非測驗十餘年。而精於推步者。必不能立此法。堯以前之厤法。必屢誤而屢改。迨堯命羲和四方測驗多年。而堯又聰明天亶。然後能置閏月以定四時。而布政有敍。實爲千古成天之大功。其爲功於千古無窮。故史臣詳紀以表。而孔子歎其成功之巍巍。不然。堯典紀堯之功德僅四百餘言。而此事獨居四分之一。何哉。後儒習見置閏之法。忘其立法之難。不悟春夏秋冬測驗。皆爲置閏張本。於是僅以堯典中星。爲後世歲差所本。歸功於堯。夫堯典中星。雖爲歲差所本。然要是後人推闡出。不足爲堯之功。且如其說。則惟所紀中星爲治厤之要。而其餘十一事皆爲贅說。史臣何爲歷歷紀之。蓋非如此測驗。則置閏之法不能定。所以此五節經文。無一字泛設也。而馬鄭之徒以羲和爲天地之官。以分命申命爲四時之職。謂在周卽爲六卿。其說何支離也。此蓋由誤解經文。而謂治厤爲疇人子弟之事。未必詳列其官爾。然試思未置閏以前。豈尋常疇人所能創此法哉。後世厤法雖精。然試較歷法之有益於民者。其功果孰爲大哉。考工記云。百工之事。皆聖人之作。此堯典所以詳紀治厤之官也。豈必六卿而後詳列哉。惟史記天官書謂昔之言天數者。於唐虞羲和。阮氏元謂羲和是創造厤法之祖。深得堯典詳紀治厤之意。然阮氏不知羲和測驗。專爲置閏定時起見。所以於分命申命四節經文。仍未得其碻解。且史記言黃帝迎日推策。則堯以前固已有厤法定歲月矣。但未置閏

月。所以四時未定。爾謂厤法皆羲和所創造。固亦未甚碻也。行孚至愚極陋。自知無似。然於此數節經文。似弋獲其大義。爰顚與海內君子共商之。

率西水滸至於岐下解

長沙 曹廣權 東寫

緜之詩曰。率西水滸。至于岐下。傳。率。循也。滸。水厓也。箋云。循西水厓沮漆水側也。孔仲達不詳循此沮漆之地。使箋義茫昧。近休寧戴東原毛鄭詩考正。高郵王伯申經義述聞。長洲陳碩甫毛詩傳疏。嘉應李黼平毛詩紬義。皆不依箋義爲說。蒙謂鄭君云循西水厓沮漆水側者。本按度地勢而論。何緣得誤。蓋率之訓云循水側。據所經過而言。不必順流而下。不離此水也。公劉所居豳地。在今陝西邠州三水縣。（今邠州三水縣有故城。）太王所遷之岐。在今陝西鳳翔府岐山扶風縣地。（周原在岐山縣東。）豳在岐西北。自豳遷岐。西南行正東乃得至。四章自西徂東箋云。豳與周原不能爲西東。據至時從水滸言也。其答張逸云。豳地今爲栒邑縣。在廣山北。沮水西有涇水。從此西南行正東乃得周。故言東西云。岐山在長安西北四百里。豳又在岐山西北四百里。此其所釋地。今以證之禹貢孟子史記水經注。皆無一舛錯。何以言豳地在沮水西有涇水也。禹貢雍州云。涇屬渭汭。漆沮既從。又導渭水東北至于涇。又東過漆沮。是涇汭漆沮。皆在雍州之域。夏之雍州。跨周之豳地。其渭之東北至涇又東過漆沮。雖皆指涇與漆沮下流言。與豳無涉。然渭自西來東流入河。則涇水居沮水之西審矣。水經沮水云。出北地直路縣東。過馮翊祋祤縣北。東入于洛。酈注。沮水東注鄭渠。鄭國開秦鑿涇引水。謂之鄭渠。據此則沮在鄭渠西北。渠承涇水。涇在沮水之西益明。又漆水云。出扶風杜陽縣俞山東北入渭。酈注引山經曰。翰次之山。漆水出焉。北流注于渭。蓋自北而南矣。據今地形。則漆亦北合於涇。自北而後南入渭。（元和志漆水出新平縣西九里東北流注于涇。唐新平卽今邠州。）知經云自土沮漆。率西水滸。其間尙須踰一涇水。故鄭云有涇水。傳不言涇者。漆水入涇。涇水受漆水處。當亦名漆水。言漆而涇可略。非經之漆沮水滸。祇指涇西之漆。不及涇東之沮也。若泥漆水在今麟遊縣界。去沮甚遠。遂謂去邠始漆水之間。割沮水不屬之邠。則皇澗芮鞫。實在直路沮水之西。非公劉所居豳地而何。公劉夾其皇澗。芮鞫之卽。箋。皆略其地。今考寰宇記。大陵水下引水經注。大陵小陵水出巡和南殊川西南逕當陽城。故豳詩云。夾其皇澗。陵水卽皇澗也。今皇澗水在三水縣北。自甘肅寧縣流入西南入於涇。三水縣。周邠國。漢置栒邑縣。正鄭志所指之地。則皇澗非在沮水之西。漆水之東乎。漢志扶風汧縣下云。芮水西北東入涇。詩芮阮。雍州川也。師古曰。阮讀與鞫同。今按汭水出鳳翔府隴州西四十里。弦蒲藪東流過長武縣南而東注於涇。則汭合涇水處。亦近在沮水西。夏官職方氏雍州。其川涇汭。注云。汭在豳地是也。皇澗與汭皆在沮漆之間。則去邠必自沮漆始。（毛詩釋文芮本又作汭。）又按史記周本紀。古公去豳度漆沮。踰梁山止於岐下。不仍詩率西水滸之文而言漆沮者。明自豳遷岐。兩涉漆沮之間。踰山越險。非直循漆水之逆流而東。故改稱度以別之。孟子云去邠踰梁山。邑於岐山之下。第言山而不及水。尤與詩詞異。然考漢志好畤縣下云。㟁山在東。有梁山宮。秦始皇起。括地志。梁山在雍州好畤縣西北十八里。史記正義云。梁山橫長。其東當陽。西北臨河。其西當岐山東北。今其山在乾州西北五里。縣且於漢西正由邠至岐道經麟遊美陽之間者。

始得踰之。不始涇東之沮。但循涇西之漆。則一踰漆渠杜水。遂已逆岐。何故遠迂其道於乾州邪。（毛鄭詩考正謂踰梁山不浮涇入渭。邠之漆水北注涇。非逾岐所取道。其於地形甚戾。非是。）若水經渭水篇注。漆水出杜陽縣之漆溪。謂之漆渠。漆渠水南流合岐水。至美陽縣。注於雍水云云者。亦一漆水也。然考其地在今麟遊縣西南。爲周之岐境。與邠不相涉。故酈注、但於東北入渭之漆水下引詩自土沮漆。率西水滸至于岐下。於此不及。則亦安得以此漆釋豳之漆沮邪。然則太王避狄。實自沮水度涇漆之口。依漆水西南之濱過梁山東至於岐下。博徵羣籍。參考古今地志。知鄭箋確不可易。故特申之。

毛傳爲王肅所亂考　曹廣權

經傳惟毛傳最古。又最完好無闕。而世多稱其爲王肅所亂。（臧玉林經義雜記、臧鏞堂拜經日記皆著）此疑王肅太過。而不知反誣及毛公者也。何以言之。肅嫉鄭君之賢。作聖證論以難鄭。又時造僞書以亂傳注之真。欲使後學者據僞書而信其論說之確。遂以伸其難鄭之智耳。其用心不過如此。若取漢儒古注。盡竄以己說。當時馬鄭諸本皆行於世。肅不能徧改明甚。豈諸本皆廢。肅本獨行。後人遂習而傳之歟。此必無之理也。顧其中偶有一二爲肅所亂。如陸德明釋文谷風不我能慉云。能慉。許六反。毛興也。鄭驕也。王肅養也。說文起也。又思齊詩古之人無斁。譽髦斯士云。一本此下更有古之人無厭於有譽之俊士也。此王肅語。二條確爲肅亂傳顯證。然觀釋文所列。則當時諸本具在。肅所傳本。陸氏已檢校整斷。舉肅語剔之。肅而不以之亂傳矣。其肅所傳本蓋亦爲王肅之學。如孔鼂之徒者。竄肅語入傳。其所傳本必廣其所亂。蓋亦無幾也。即孫毓著明於王者。不我能慉正義云。孫毓引詩云。慉興則又皆時定本。未爲肅亂之一證。如臧氏極意抉剔毛舉細故。竊未敢謂爲信然也。至於皇矣詩爰究爰度傳。度居也三字。指爲肅所私譔。尤屬肊揣。何也。度謀之訓。雖本爾雅。然此箋與傳隨文解釋各判然不同。不僅度訓爲異。又文選典引正位度宗。蔡注云。度居也。伯喈先於子邕所釋若是。其故訓必承之漢儒。謂毛傳必非訓居。抑欺人之語也。蒙謂傳亂於肅。惟釋文二條可據。故引之。無古本可校。則不敢附會以成己說。而妄斥前人。果若是。則是傳不亂於肅。而恐亂於指肅亂傳者之紛紛也。

禮記中有漢人書考　曹廣權

隋書經籍志小戴記四十六篇。馬融益月令一篇。明堂位一篇。樂記一篇。合四十九篇。月令明堂位樂記。此三篇後人所疑爲漢人書者也。竊嘗讀何劭公公羊傳注。疑禮記中、有漢人書。並不止月令明堂位樂記三篇。考今曲禮王制禮器郊特牲大傳樂記祭義文皆有與何氏注略同者。而何氏之注。引易繫辭。引尚書。皆先標其目。引論語或云論語曰。或云孔子曰。至引戴記。則皆以禮冠其端。甚或云禮記曰。禮記中庸曰。且有漢記爾雅天子造舟數語爲禮文者。漢記禮說天子旂十二旒爲禮記玉藻文者。此何注引書必明出處之體例也。至於散見注中。與今禮記文無異。而並不標以禮名。則其爲漢人之語可知。如隱元年傳注。改正朔。易服色。殊徽號。異器械。今大傳文也。隱五年傳注。樂由中出。禮自外作。今樂記文也。桓二年傳注。古者諸侯五國爲屬。屬有長。二屬爲連。連有帥。三連爲卒。卒有正。七卒爲州。州有伯。今王制文也。

桓二年傳注。齊之日。思其居處。思其笑語。思其志意。思其所樂。思其所嗜。祭之日。入室僾然必有見乎其位。周旋出戶。肅然必有聞乎其容聲。出戶而聽。愾然必有聞乎其歎息之聲。今祭義文也。桓四年傳注。天子二十有六。諸公十有六。諸侯十有二。卿上大夫八。下大夫六。今禮器文也。桓四年傳注。天子親祖而割牲。執醬而饋。執爵而酳。冕而總干。先王之所以治天下者有五。貴有德。爲其近於道也。貴臣。爲其近於君也。貴老。爲其近於父也。敬長。爲其近於兄也。慈幼。爲其近於子弟也。亦今祭義文也。桓八年傳注。君子生則敬養。死則敬享。又云宮室既修。牆屋既繕。百物既備。序其禮樂。具其百官。又云散齊七日。致齊三日。夫婦齊戒沐浴。盛服。君牽牲。夫人奠酒。君親獻尸。夫人薦豆。卿大夫相君。命婦相夫人。洞洞乎。屬屬乎。如弗勝。如將失之。濟濟乎致其敬也。愉愉乎盡其忠也。勿勿乎其欲其饗之也。文王之祭事死。如事生云云。皆今祭義文也。又注云。天子置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今王制文也。莊四年傳注。龜曰卜。著曰筮。今曲禮文也。僖三十年傳注。於南郊。就陽位也。器用陶匏。大珪不琢。大羹不和。今郊特牲文也。僖三十三年傳注。介冑不拜。爲其拜如蹲。宣元年傳注。古者刑不上大夫。宣十有二年傳注。諸侯自稱曰寡人。皆今曲禮文也。成十有七年傳注。魯人將有事於河。必先有事於惡池。齊人將有事於太山。必先有事於配林。魯人將有事於天。必先有事於泮宮。今禮器文也。當時雖不知劭公所據何書。而纂禮記者。據其說而增修之。雖文字微有異同。要其爲漢人之語。較然分明。何劭公傳注。言禮家罕有舉其說。姑申愚管。著於篇端。

射侯考　張行孚

射侯之制。傳注諸說參差。愚嘗參考經文。輔以傳注。得其大略。竊謂侯之中以布方十尺爲本。鄉射記云。侯道五十弓。弓二寸以爲侯中。中十尺是也。（按每弓取二寸爲度。故侯道五十弓。則中方十尺也。鄭注云。侯所射布也。又云。用布五丈。則知中乃布所爲矣。考工記云。梓人爲侯。廣與崇方。則知侯中之形方矣。鄭注云。今官布幅廣二尺二寸。旁削一寸。故布五丈。則知方中十尺也。此據侯道五十弓言。以下皆然。其七十弓侯道。九十弓侯道之射侯。但依此爲遞加即得之矣。）布上下各加接布一幅。每幅長二十尺。以成侯身。鄉射記云。倍中以爲躬。鄭注云。躬身也。謂中之上下幅各用布二丈是也。侯身之左右。各以布一幅。接長上下所加之布。以爲舌。鄉射記云。倍躬以爲左右舌是也。（按倍讀爲伸。假借字也。鄭注云。左右出謂之舌者。謂其形如舌也。）所接長之布。上幅左右各長二丈。鄉射記云。上个五尋。考工記云。上兩个與其身三。是也。（考工記後鄭注云。上个下个皆謂舌也。知个即舌矣。鄉射記注云。八尺曰尋。上幅用布四丈。則知左右各長二丈矣。侯身二丈。故上兩个與侯身均分之則爲三。）下幅左右各長一丈。鄉射記云。下舌半上舌。考工記云。下兩个半之是也。舌之末復接繩八尺。繩布之外以爲固。考工記云。上綱與下綱出舌尋。鄉射記鄭注云。綱持舌繩是也。繩之末復有一寸之紐持之。考工記云。縜寸焉。說文云。縜持綱紐是也。然則中庸云。失諸正鵠。正鵠者何物也。曰正即侯中十尺布之名也。詩曰。終日射侯。不出正兮。則知正者侯中受矢之處也。鄉射儀乏參侯道。大射儀設乏。鄭注云。容謂之乏。所以爲獲者禦矢也。（鄉射儀注禦作御。矢同。）則知乏者。唱獲者所以避矢之物。與正相反者也。而左傳云。於文反正爲乏。說文訓乏之字。即引左傳。然則正爲侯中布之本字。固有明徵矣。其字或假借中正之正者。以正布居侯之中也。或假藉爲方正之正者。以正布之形方也。或假藉爲反正之正者。正爲受矢之物。射以中矢爲

正也。正或作𥏫者。後出字也。（按𥏫作埻）或作質者。假借字也。（互詳釋質篇）蓋即字義推之。而正爲侯中十尺布之名彰然矣。鵠者居正中三分之一。考工記云。梓人爲侯。廣與崇方。參分其廣而鵠居一焉。周禮司裘。鄭注云。侯中一丈者。鵠方三尺三寸少半寸是也。考射侯高廣如一而方者。惟中十尺布爲然。而惟正字有中正方正之義。與廣與崇方之說合。則知所謂廣與崇方而鵠居一者。其爲居正布中三分之一無疑矣。詩賓之初筵箋正義。引賈逵周禮注云。正大於鵠。鵠在正內。其說不可易也。其爲鵠也。天子諸侯及天子之卿大夫。則以皮爲之。周禮司裘王大射則共虎侯熊侯豹侯。設其鵠。諸侯則共熊侯豹侯。卿大夫則共麋侯。皆設其鵠。先鄭注云。以虎熊豹麋之皮方制之謂之鵠。著於侯中。此其證也。諸侯之大夫士。則畫布以爲之。鄉射記。大夫布侯。畫以虎豹。士布侯。畫以鹿豕。鄭注云。虎豹鹿豕。正面畫其頭象於鵠。此其證也。（按上文熊侯麋侯。據周禮司裘指鵠而言。則此布侯亦指鵠而言可知。惟皮鵠別以皮設正布之中。則射儀注所謂棲皮曰鵠是也。布鵠當是畫鵠象於正布之中。而不別用布。蓋尊卑詳略之分也。）正布中三分之一既設鵠。其餘四旁六分之二皆畫雲氣。如天子之正布。則以五色畫雲氣。周禮射人。王五正。鄭注云。畫五正。中朱。次白。次蒼。次黃。元居外。又云以雲氣用采。此其證也。（按侯中除設皮鵠之外。其餘皆是布。故雖已畫雲氣。仍謂之正。）諸侯之正布。則以三色畫雲氣。周禮射人。諸侯三正。鄭注云。三正損元黃。此其證也。孤卿大夫士之正布。則以二色畫雲氣。周禮孤●卿大夫士二正。鄭注云。去白蒼而畫以朱綠。此其證也。（按二正者朱綠二色也。蓋異日蒼而加以綠●）其正布當未設鵠未畫雲氣之先。天子則以純白采布上爲地。鄉射記云。天子熊侯白質。鄭注云。白質謂采其地。其地不采者白布是也。（按質爲正之假借字。白質者。謂天子以熊皮爲鵠。而其正布方十八尺者。色皆白也。此十八尺白正布。以其中三分之一設皮鵠。以其四旁六分之二畫

雲氣）諸侯則以純赤采布上爲地。鄉射記云。諸侯麋侯赤質是也。（按麋侯赤質者。謂諸侯以麋皮爲鵠。而其正布之色皆赤也。在周禮司裘言諸侯熊侯豹侯。卿大夫麋侯。而此言諸侯麋侯者。諸侯在王國。則王謂異之。故用熊侯豹侯。其國賓與王之卿大夫同。謂故仍用麋侯。孟子云。天子之卿受地視侯。此其證也。）諸侯之大夫士。則以純丹采布上爲地。鄉射記云。大夫布侯。畫以虎豹。士布侯。畫以鹿豕。凡畫者丹質是也。（按布侯丹質者。謂畫鵠之正布與其除四旁之正布色皆丹也。言凡者。謂大夫與士凡畫布爲鵠而不以皮爲鵠者皆然也。鄭注謂凡畫者丹質句。指賓射之侯燕射之侯言。然則大夫士之侯。其正布何色爲地乎。知不然矣、）然則又謂之侯。謂之臬者何也。曰侯與臬皆大名也。以其張布而侯人發矢則謂之侯。故其字從人從厂從矢。從人從厂象人張布也。從矢者謂矢著其上也。說文云。侯從人從厂。象張布。矢在其下。此其證也。（按侯古文作厌。與象張布侯矢之義更合。）以其木植於地。而爲射之準的。則謂之臬。故其字從木從自。從木者謂侯之兩旁用木植於地也。從自者自古鼻字。謂侯如人之鼻在面中間。射者所取準也。說文云。臬射準的也。爾雅云。在地者謂之臬。此其證也。然則又謂之的者何也。曰的者。指侯中之正鵠言也。侯中之鵠既棲以皮。又畫以獸形。侯中之正。其地既白朱丹異色。又畫以雲氣。二者皆明明可見。故說文的字訓明。正鵠謂之的者。以其明明可見也。凡物之在中而明明可見者。皆謂之的。故馬之白額者亦謂之的。其字又作馰。易說卦爲的顙。李氏集解云。的白額顙也。說文的字下引易爲的顙。馰字下又引易作爲馰顙。云馰馬白頟也。與集解合。皆其證也。綜而論之。侯與臬者。射侯之大名也。射與身者。合侯中方十尺與中上下所加之布言之。其廣二十尺。其高十四尺也。正者。指侯中之方布言之。其廣與高皆十尺也。（按𥏫爲正之後出字。質爲正假借字。與正字音義同。）鵠者。指居正中三分之一之皮與布言之。其高與廣皆三尺三寸三分寸之一也。（按此段皆據五十弓侯道之射侯言）的者。指正鵠二

事言之也。射侯之名義。與其制度之高廣盡於此矣。或曰。如子之說。則正大而鵠小矣。然周禮司裘。鄭注云。以虎熊豹麋之皮方制之以爲𪄻。（按𪄻即鵠之壞字。蓋即正也。一切經音義引周禮注作埻。是也。）謂之鵠。著於侯中。詩猗嗟鄭箋云。正所以射於侯中者。外皆居侯中三分之一。此二說皆謂正與鵠之大小相同。與子之說不合何也。曰此乃先儒考之未詳而誤者也。請以三證明之。考工記云。梓人爲侯。廣與崇方。而鵠居一焉。考射侯之廣與崇方者。惟中布爲然。鄉射記鄭注云。中方者也。用布五丈是也。（按射侯廣二十尺。而崇十四尺。即不方。）鄉射記鄭注云。白質赤質。皆謂采其地。不采者白布也。據此知質指中布而言。而質爲正之假借字。知正即考工記所謂廣與崇方者。其大於鵠而非即鵠。其證一也。鄉射記云。凡侯天子熊侯白質。諸侯麋侯赤質。據周禮司裘先鄭注所謂熊侯麋侯者。即熊皮麋皮之鵠。則知所謂熊侯白質者。言熊皮之鵠。則設於白采正布之中。所謂麋侯赤質者。言麋皮之鵠則設於赤采正布之中。故周禮於熊侯麋侯下又云。設其鵠。先鄭注所云以熊麋之皮制之爲鵠。著於侯中是也。著於侯中。據鄉射記乃是設於正布之中。即考工記鵠居其一之謂。周禮司裘先鄭注。又謂熊侯麋侯即𥏫者。但未會通鄉射記。且未悟鄉射記之質字即正與𥏫之假借字爾。然試思質字之本義既與射侯之義絕遠。（按說文云。質以物相贅。又云。贅以物質錢。）苟非正與𥏫之假借字。果爲何字之假借字乎。則正之大於鵠而非即鵠。其證二也。鄉射記云。大夫布侯。畫以虎豹。士布侯。畫爲鹿豕。凡畫者丹質。蓋謂大夫士則畫虎豹鹿豕於丹采正布之中。以爲鵠而不復用皮。蓋大夫士位卑。故不盡飾也。夫大夫士之鵠。既畫虎豹鹿豕於正布之中。則天子諸侯之鵠。亦設虎熊豹麋之皮於正布之中可知。而正之大於鵠亦見。蓋皮鵠既設於正布之上。若鵠與正同大。則正爲鵠所掩。諸侯之射不得復中正。而詩美魯莊公之射云。不出正兮。則正之大於鵠而非即鵠。其證三也。蓋正鵠之制。惟詩賓筵正義引賈逵周禮注云。正大於鵠。鵠在正內。爲得其實。其餘諸說皆與經義不盡合矣。或曰。如子之言。正之小者亦方十尺。而毛公爲六國時人。去古最近。其詩猗嗟傳亦曰二尺曰正。與子說迥異。何也。曰毛傳二尺。或爲十尺之誤。若謂

正方二尺。則較三尺三寸之鵠更小。（按鄉射之侯中十尺。鵠居侯中三分之一。知爲三尺三寸。）而在鵠之中矣。考工記何以但言鵠居侯中三分之一。而不言正居鵠中幾何也。且侯中則布所爲矣。鵠則皮與畫所爲矣。若果鵠中別有二尺之正。諸書何以不言何物所爲。由是言之。正爲十尺之布。而非二尺明矣。今毛傳二字當是十字爛文。蓋十字爛其下半。則成上。寫書者不知侯制。遂作二矣。自毛傳既誤。侯制更無定說。於是鄭衆馬融則云四尺曰鵠。二尺曰正。四寸曰質。王肅引小雅則云鵠中謂之正。正方二尺。正中謂之槷。方六寸。紛如歧路矣。此皆由不知質爲正之假借字。故於正鵠外增質之名。而侯制成爲侯中鵠正質四層矣。然考儀禮周禮及各經子。言正則不言質。言質則不言正。可見侯制止正鵠兩層。正方十尺。鵠方三尺三寸而已。（按此指大夫士射侯言。若天子則正方一丈八尺。鵠方六尺。諸侯則正方一丈四尺。鵠方四尺有奇。）射能中鵠。固謂之中。即不中鵠而中正。亦謂之中。惟矢出於正外。不得謂之中矣。故詩人以不出正美莊公。而射義亦以失諸正鵠爲不中也。惟正大於鵠。故天子諸侯之鵠則設皮。而正僅繪畫。大夫士之鵠則繪畫。而正僅采地。蓋鵠爲難中。故盡飾。正爲易中。故不盡飾。此又正鵠大小等差之可驗者也。然鄉射記言白質赤質丹質。而不言白布赤布丹布者。又可見惟正布采

地。自正布外其餘侯身布不采地。故言質以別於餘布也。正布所以必采者。以中於正者亦謂之中。非餘布之不作準的者可比也。此又質爲正假借字之一證也。諸家言四寸曰質者。假質反設於鵠上。與鄉射記更爲乖背。不足辨矣。或曰如子之說。天子諸侯之侯莫不以皮爲鵠。而鄭君考工記注謂天子惟大射則張皮侯。其諸侯朝會則張五采之侯。即射人所謂五正。與羣臣飲酒則張畫獸之侯。即鄉射記所謂熊侯麋侯。與子之說又迥異。何也。曰此鄭君誤會周禮儀禮而然也。考考工記云。張五采之侯則遠國屬。此五采之侯。即司裘所共之虎侯。蓋既於正布中三分之一設虎皮之鵠。而其餘六分之二則以五采畫雲氣。故周禮射人云。王以六耦射三侯五正。三侯者即司裘所共之虎侯熊侯豹侯。鄭司農射人注云。三侯虎熊豹是也。五正者。虎皮鵠外之正布以五采畫之也。按五采當惟虎侯。蓋虎侯惟天子所得張。故正布之飾獨盛。其熊侯諸侯得用。當三正。其豹侯孤卿得用。當二正。蓋上得兼下。下不得兼上。可意會也。據射人言諸侯以四耦射二侯三正。孤卿大夫以三耦射一侯二正。而司裘言諸侯則共熊侯豹侯。卿大夫則共麋侯。則熊侯之三正。豹侯之二正。有明證矣。司裘言卿大夫共麋侯。而不言孤。與豹則孤用豹侯可知也。司裘言士豻侯二正。則大夫士者之豹侯麋侯。其爲二正又可知也。射人但云三侯五正。不析言熊侯三正豹侯二正者。文省故略。且以下文可證也。蓋遠國屬爲最大之事。故張極盛飾之侯也。考工記云。張皮侯而棲鵠。則春以功。謂王大射則張皮爲鵠之侯。當謂熊侯而三正者。蓋大射事次於遠國屬。故用次盛飾之侯也。考工記云。張獸侯則王以息燕。謂王與羣臣燕飲而射。則張皮鵠畫獸形之侯。按鄉射記鄭注云。熊麋虎豹鹿豕。皆正面畫其頭象於鵠。理或當然。蓋天子諸侯皆以皮爲飾。不能用其全皮。若非畫其頭象於皮。則雖用虎皮人不知其爲虎。雖用熊皮人不知其爲熊。且所以用虎侯熊侯者。示服猛之意。若非畫其頭象。何以示猛。至大夫士之畫以皮豹鹿豕者。其爲畫頭象。更不待言。亦當爲豹侯而二正者。蓋燕射事更次。故用更次飾之侯也。其五采之侯不言皮與獸。皮侯獸侯不言采。蓋互文以

見義也。乃鄭君誤會考工記之文。謂天子諸侯之侯。或有鵠無正。或有正無鵠。或畫獸形於正鵠。於是以射人之射三侯爲五正三正二正之侯。以射人之張三侯爲虎皮爲鵠熊皮爲鵠豹皮爲鵠之侯。以鄉射之熊侯麋侯爲畫熊麋頭象於正鵠之侯。遂以三侯化爲九侯。愚按射人前言以六耦射三侯。諸侯以四耦射二侯。孤卿大夫以三耦射一侯。表明天子諸侯孤卿大夫侯制之等差也。後言以貍步張三侯。表明射人張三侯之法也。其曰貍步者。貍讀爲離。鄭司農謂一舉足爲一步。於今爲半步是也。蓋天子之侯九十弓。若如尋常以一弓爲一步。長而難中。恐形天子之拙。故知其步以優君。如大射儀中離維綱。揚觸梱復。公則釋獲。衆則不與。注謂優君是也。其曰若王大射。則以貍步張三侯者。此大射包燕射賓射而言。謂凡王之大射。皆以貍步張三侯。而不以尋常之步張之。故射人但言大射。不別言燕射。若謂此三侯爲虎侯、熊侯、豹侯。異於上文五正、三正、二正之三侯。則射人張上文之三侯。豈不以貍步乎。且鄉射記所云天子熊侯。謂天子之侯以熊皮爲鵠也。諸侯麋侯。謂諸侯之侯以麋皮爲鵠也。按天子言熊侯而不言虎侯。當據大射以下言。蓋據考工記則天子大射當用熊侯以下也。諸侯言麋侯而不言熊侯。當據諸侯在於其國言。蓋司裘言諸侯共熊侯。據諸侯射於王所言。若諸侯射於其國。則當同於天子之卿大夫。故用麋侯。諸子云。天子之卿受地視侯。司裘云卿大夫則共麋侯。此其證也。大夫布侯。畫以虎豹。士布侯。畫以鹿豕。謂大夫士之侯。則即以正布畫虎豹鹿豕爲鵠。而不復用皮也。據此則鵠之以皮以畫。正天子諸侯大夫士之等差。若謂考工記所云五采之侯。僅畫五采爲正。而不復以皮爲鵠。是以天子極大之事。而其射侯反同於諸侯之大夫士。何以別等威乎。況射儀云。爲人父者以爲父鵠。爲人子者以爲子鵠。爲人君者以爲君鵠。爲人臣者以爲臣鵠。故射者各射己

之鵠。則射侯以鵠爲重。而莫不有鵠明矣。如五采之侯僅有正而無鵠。則人君無以爲鵠矣。豈非與射義大相倍乎。鄉射記之熊侯麋侯。與司裘同文。其爲熊皮爲鵠之侯。麋皮爲鵠之侯無疑。而鄭君又謂此爲畫獸之侯。非即司裘所共之熊侯麋侯。其說益支離矣。或曰子言下舌左右各長一丈。而鄭注云半者半其出於射者也。用布三丈。是下舌左右各長一丈五尺矣。復與子言不合。何也。曰此鄭君誤解考工記上兩个與其身三句。謂侯身二丈。上兩舌四丈。合之得六丈。下兩舌半之。當得三丈也。愚按鄉射記明言下舌半上舌。則下舌固僅得上舌之半。不得合侯身計之矣。考工記之下兩个半之。亦謂得上兩个之半。非合侯身計之。其曰上兩个與其身三者。蓋不言其身。則上兩个無從取度。故設言之。謂如身廣一丈。則上兩个各一丈而爲三丈。身廣二丈。則上兩个各二丈而爲六丈也。戴吉士考工記補注云。上个左右出各丈八尺。下个左右出各九尺。則戴氏亦據鄉射記爲說。而不從鄭君矣。至鄭君據中人張臂八尺。張足六尺。謂上个象臂。故五八得四十尺。下个象足。五六得三十尺。此尤未爲通論。夫鄉射記所記侯制。但據五十弓之侯道言爾。若七十弓之侯道。上个當用布五丈六尺。下个連侯身言。則當用布四丈二尺。不連侯身言。止當用布二丈八尺。亦豈得謂象人之臂足乎。其九十弓之侯道。更不待言矣。或曰。如子之言。則鄭君考工記注謂侯制上廣下狹。取象於人之臂足。其說亦非乎。曰非也。考侯身上廣二丈。下亦廣二丈。則侯之廣上下如一甚明。若果上廣下狹。則侯身上廣二丈。下廣不得有二丈矣。鄭注鄉射記。何以云中之上下幅用布各二丈也。至上舌長二丈。而下舌僅得一丈者。鄭司農謂兩个之布。所以維持侯者是也。維

持侯下易固而上難固。故上維持侯。須用布二丈繚繞於植方已。下維持侯。但用布一丈繚繞於植即可也。鄭君誤以上舌下舌爲侯身。遂謂侯制上廣下狹。果如其說。侯之植於地既難固。而九十弓之侯道。其侯將上廣十丈八尺。雖古尺尠小。恐無此制。故俞曲園先生亦謂古侯制橢方。則鄭君之說。通儒早覺其未塙矣。然則鄭君又以正鵠爲鳥名。謂鵠即鳱鵠。正即題肩。其說何如。曰。經既明言天子諸侯。則以虎熊豹麋之皮爲鵠。大夫士則以畫虎豹鹿豕爲鵠。是其所以服猛之意。已皎然甚明。更何取乎鳥之捷黠。然則鄭君是說或亦從而爲之辭也。愚按侯中之布名正。當以其中而方。故正有中正方正二義。鵠爲假借字。其本字疑當作格。凡形之方正者。古今皆謂之格。說文云。格。木長皃。蓋木之長者可以成方格也。故格字可訓正。後漢書云。朝廷取其方格。蓋言取其方正也。射侯之中以皮方制之而設焉。故謂之格。射義云爲人君者以爲君鵠。蓋言爲君者以此爲君之格式也。爲人臣者以爲臣鵠。蓋言爲臣者以此爲臣之格式也。君鵠臣鵠之鵠。必作格字解。方得其義。格與鵠雖有大小。同爲侯中方正之物。而必變言格者。所以別乎鵠也。或曰。鄭君經學大儒。於三禮尤深粹者。王肅注經。好與鄭君違異。爲近世儒者所譏。子之說毋乃蒙王肅之譏乎。曰。王肅思掩鄭君之長。故與鄭君違異。若愚不過偶有所見。略與鄭君不同。豈故爲違異者比乎。況下舌三丈之制。上廣下狹之形。戴俞兩先生已言其誤。愚之說不過因而引申之爾。庸是病乎。若夫心知其說之非。猶委曲迴護以就其說。愚實不敢效尤。豈敢投當世之譏。而因時廢言乎。且愚說之是非。當世之君子自能辨之。於鄭君無加損焉。

周步考

張行孚

漢儒釋經。皆據司馬法六尺爲步立說。愚嘗以經史考之。有以知其必不然也。史記秦始皇本紀。於改年十月朔下。即曰數以六爲紀。符法冠皆六寸。而輿六尺。六尺爲步。乘六馬。夫秦始皇勇於改古法者也。使周制本六尺爲步。則秦始皇必改爲七尺或五尺。始可謂之改法。若猶是六尺。不惟非始皇之本心。史記何以次於改年十月朔下也。且史記曰輿六尺。六尺爲步。則步之數固以輿爲準矣。然周之輿制。即考工記固明明言六尺六寸也。且不惟輿六尺六寸而已。凡輪崇衡長莫不六尺六寸。而車人且明言六尺六寸。與步相中。此亦可見周步之爲六尺六寸矣。鄭注雖於司馬法。曲以內弦六尺爲一步之數。而反去經文六尺六寸不從。夫六尺六寸與步相中。經之明文也。若果六尺爲步。則經何不言弦內六尺與步相中。而必云六尺六寸與步相中乎。且六尺六寸之可據者。尤可參之各處而知也。射人以貍步張三侯。而其追各以弓爲度。故後人又名步曰弓。考工記云。弓長六尺有六寸。謂之上制。弓長六尺有三寸。謂之中制。弓長六尺。謂之下制。又可見上制之弓。與輪輿之數同。乃鄭氏注射人職。解五十弓七十弓。獨引弓之下制六尺爲證。夫弓之制。既以六尺六寸爲上。而其量侯道必從六尺之下制。果何異乎。可見鄭氏經解誠冠古今。而此處因襲舊說。未必無牽就也。蓋嘗考秦之六尺爲步。始於商鞅。史記商鞅傳集解。引新序。商鞅治秦。步過六尺者有罰。是蓋因古六尺六寸爲步。則田畝寬。改爲六尺。則田畝增。而賦稅加益。此尤足爲下令墾草時變古法之明證。始皇以六爲紀。六尺爲步。祖鞅法。實遵祖制也。若不然。而周人素以六尺爲步。鞅亦何必防其過六尺之制乎。或曰。信如子說。則王制所云周尺八尺爲步。周尺六尺四寸爲步。果何代之制也。曰此說也。孔氏廣森嘗言之矣。其言曰。考工記云。六尺有六寸。與步相中也。王制云。今以周尺六尺四寸爲步。篆文罒丣二字相似。此四寸亦六寸之誤。其下言古者百里。當今百二十一里六十步四尺二寸二分。八尺之步百里。以六尺六寸之步除之。適得百二十一里有餘。大數相符。由是言之。周尺者周十寸之尺也。王制所云古者以周尺八尺爲步。謂殷步於十寸之尺得八尺也。今以周尺六尺六寸爲步者。謂周步於周十寸之尺得六尺六寸也。今王制六尺四寸。乃六尺六寸之譌耳。獨斷言。夏以十寸爲尺。則所謂周尺者。指夏尺而言也。今誠以算術課之。若以八尺與六尺四寸爲步。而較古今田畝。則必以今步六尺四寸自乘得四十尺零九十六寸爲一率。古步八尺自乘得六十四尺爲二率。田百畝一萬步爲三率。二率三率相乘。一率除之。求得四率一百五十六畝二十五步。爲古者百畝當今田之數。與經文百四十六畝三十步不相符。即以八尺與六尺四寸爲步。而較古今里數。亦必以六尺四寸與每里三百步相乘。得一千九百二十尺爲一率。古步八尺爲二率。每百里三萬步爲三率。二率三率相乘。一率除之。求得四率一百二十五里。爲古者百里當今里之數。亦與經文百二十一里六十步四尺二寸二分不相符。此可見今步六尺四寸之有誤也。惟以古八尺與今六尺六寸爲步。而較古今田畝。則試以今步六尺六寸自乘。得四十三尺五十六寸爲一率。古步八尺自乘得六十四尺爲二率。四百畝一萬步爲三率。求得四率一百四十六畝九十二步四千三百五十六分步之一千六百四十八。爲古百畝當今東田之數。雖與經文亦不盡合。而

所差止六十二步有奇矣。即以古八尺與今六尺六寸爲步。而較古今里數。則試以六尺六寸與每里三百步相乘。得一千九百八十尺爲一率。古步八尺爲二率。每百里三萬步爲三率。求得四率一百二十一里六十三步四尺二寸。爲古百里當今里之數。蓋與經文不合者止三步二分矣。且殷步八尺。周步六尺六寸。以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較之。尤爲可據。試以古步八尺自乘得六十四尺。再與每畝百步相乘。得六千四百尺爲一率。以今步六尺六寸自乘。得四十三尺五十六寸爲二率。百畝萬步爲三率。求得四率六十八畝六十三步十一分步之七。爲殷步八尺。除周百畝之數。較之殷七十畝。僅少一畝三十六步有奇。則顧亭林及諸家所謂尺步有長短。非授田有多寡。而朱子所謂大數則然。不必寸寸推之者。以此。亦可得其實矣。若謂周以六尺四寸爲步。或以六尺爲步。則所差甚多。何由合也。故由是推之。八尺者殷步也。六尺六寸者。周步也。六尺者秦步也。漢承秦制。亦六尺爲步。漢書所謂天子與其六尺輿者是也。惟夏步無徵。不能臆測。至王制所謂東田者。尤可見此說在於周末。蓋據左傳晉欲齊之封內。盡東其畝。則春秋時猶東南其畝。惟周末秦日強大。挾制山東諸侯。盡東其畝。以利戎車。由是盡爲東田。則爲此說者爲周末人無疑。愚因孔氏之說而推廣之。後之人舉他處此尺步相關者更爲詳考。斯知之矣。

東部侯國考

張行孚

續漢書郡國志會稽郡有東部侯國。錢氏大昕續漢書考異。謂漢時未見有封東部侯者。東部侯國。當即東侯官之訛。引宋書州郡志爲證。又據鄭巨君傳注。該章安即回浦。治即東侯官。各不相涉。志以章安爲故治。疑未可信。愚嘗參考諸志。竊謂錢氏前說謂漢無東部侯。則是。謂東部侯國即東侯官之訛。則非。其後說謂志以章安爲故治。未可信。亦非。何以言之。謹案前漢書百官表及續漢書百官志。每屬國置都尉一人。此都尉之置於屬國者也。邊郡又置屬國都尉。此都尉之置於邊郡者也。每郡置都尉一人。此都尉之置於內郡者也。至後漢建武六年。省諸郡都尉。并職太守。光武紀云。罷郡國都尉官。由是惟屬國邊郡有都尉矣。其後雖永元二年。復置西河上郡屬國都尉官。陽嘉二年。復置隴西南部都尉官。及安帝復置右扶風都尉、京兆虎牙都尉。然終不聞復置會稽何部都尉。而會稽東部都尉之名。則一見於順帝紀陽嘉元年。再見於揚雄傳孟康注。三見於律志劉昭注。而見於金石錄隸續者。爲永平中路君闕。尤在東漢初。可見會稽東部都尉。建武時以其同在邊郡。與屬國都尉一例。未可裁省。故改南部都尉爲東部都尉。而徙回浦都尉治於章安。浙江通志云。東部都尉治在章安。然則此所謂東部侯國。乃東部候官之譌。其曰東部候官者。則其地有東部都尉。而候官爲東部之屬縣。與上郡龜茲屬國下有候官一例。百官志所謂邊郡往往置都尉。及屬國都尉稍有分縣治民。比郡是也。考郡國志。張掖屬國龜茲屬國下。皆有候官。蓋當時屬國都尉所居之地。每置候官。與縣同管而異名。故郡國志。涼州總結候官與縣道並列。今候官譌爲侯官者。但展轉傳寫所致爾。然郡國志張掖屬國下侯作候。則固猶有不譌者也。三國志虞翻傳稱翻到東部候官。說其長迎朗。可見東部候官四字。乃當時成語。故郡國志因之。其候官之所以譌爲侯國者。涉別郡侯國而然。若謂東部侯國是東侯官之譌。則改三字爲四字。變亂已甚。校書者有不覺乎。且何以明會稽有都尉之官也。或

曰。凡都尉外稱屬國。內稱部。今稱東部與內郡一例。何以其分縣亦稱候官。且宋書州郡志何以有東侯官之名也。曰龜兹屬國。則主龜兹人之降者。犍爲屬國。則主犍爲人之降者。故得專稱何地。若東部都尉。凡三韓、夷州、澶州等。諸在東者。皆所統屬。不得專稱何地。故稱東部以統之爾。至宋書州郡志所云東侯官者。因當時已無東部都尉。故誤奪部字。考文選爲蕭揚州薦士表。止稱侯官。亦並無東字。則宋書之誤顯然。非漢時已有此名也。若夫志以章安爲故治。而錢氏謂章安即回浦。此不知章安回浦之一而二也。夫章安雖即回浦地。然考浙江通志。回浦舊治在今奉化縣回浦鄉。即郡國志所引元康記本鄞縣之迴浦鄉是也。章安舊治在今黃巖縣章安鎭。即後漢徐登傳注所云章安故城在今台州臨海縣東南是也。奉化縣黃巖相去幾三百里。黃巖正秦閩中郡。漢初東甌地。其見漢書閩粵傳。西漢必以其地屬治。而不屬回浦。故志云章安故治。逮東漢以治地太遼闊。因割治縣北境東甌等地。合西漢回浦爲章安。而其南境則改爲候官。故章安實奄有治縣北境。不得以東漢無回浦縣。謂回浦即章安。而疑章安非故治地也。至錢氏以鄭巨君建武八年爲大司農。其時尙稱東氏。因疑志謂光武更治爲章安爲非。愚按志言更治爲章安。仍指治之北境言。其南境蓋已稱爲候官也。巨君所云東治。乃是稱其舊名。即指候官。如後漢已無治縣。而東夷傳皆稱東治是也。據三國志以後皆稱東治爲候官。而不言此縣建自何時。則承東漢之舊可知矣。故郡國志無復治縣之名。自候官誤爲侯國。而西漢回浦治縣兩縣地俱茫然無辨矣。故雖如錢氏史學湛深。絶非淺學所敢仰望。而於此條不能無疑也。

小學說

張行孚

昔宋賢朱子采掇曲禮少儀內則弟子職諸篇之文。謂之小學。近世儒者深非之。以爲小學者六書之學。而非洒埽應對進退之謂。愚嘗參考經傳。竊謂漢書藝文志以史籀倉頡諸篇爲小學。許氏說文敘以不諷史書爲小學不修。則六書固小學也。曲禮少儀內則弟子職諸篇所說洒埽應對進退之節。莫非小子之事。而漢書食貨志亦云八歲入小學。始知室家長幼之節。則小子洒埽應對進退之節亦小學也。今必以宋賢所謂小學者爲非。則將以曲禮少儀內則弟子職爲非乎。抑將以漢書食貨志爲非乎。且不惟漢書食貨志而已。凡尙書大傳。賈誼新書。及大戴禮。或曰年八歲學小藝焉。履小節焉。或曰年十三。見小節焉。踐小義焉。夫所謂學小藝見小節者。固六書九數之類也。而所謂履小節踐小義者。非洒埽應對進退之節乎。且近儒所以宋儒爲非者。特以曲禮少儀內則弟子職諸篇並未有小學之名爾。然愚謂小學之名。見於王制。本據所學之地而言。必以曲禮少儀內則弟子職諸篇無小學之名。即不得謂之小學。則五經中固亦未嘗以六書爲小學也。將六書亦不得謂之小學乎。且夫小學者所該甚廣。顏師古云小年所學。謂之小學是也。故保氏教國子。兼言六藝。尙書大傳新書大戴禮言小學。兼及小藝小節。而食貨志言小學。凡六甲五方書計之事。及室家長幼之節。莫不隱括之。至藝文志小學篇。僅及六書者。非以六書該小學。特以洒埽應對進退之節散見於五經。而不能徧舉也。故許氏說文敘亦惟曰周禮八歲入小學。保氏教國子。先以六書而已。未嘗關其餘事。而云保氏教國子專以六書也。今乃狃泥藝文志。而專以六書

爲小學。夫小學而誠專一六書也。則諸書何不曰八歲學六書。而曰八歲入小學也。信如近儒之言小學。吾恐洒埽應對進退之節。因曠廢而不遂循。即六書外凡六甲五方九數之事。亦將置焉而不知爲何物。其所以教小子者何其隘也。且夫內則者。朱子所采以爲小學者也。內則之言曰十年出就外傅學書計。所謂書者六書。所謂計者九數。是六書不能該小學。而朱子所謂小學。實已幷包六書。故朱子論小學。亦兼以書數爲言。今非毀朱子者乃曰自宋儒以洒埽應對進退爲小學。而書學始廢。夫書學之廢。由於選舉不重。班孟堅所謂利祿之路然也。故許叔重悼小學之不修。亦推原於尉律不課。雖唐時有書學一科。然與進士明經等科。斠其輕重。不啻鴻毛之於泰山。故終不能興起學者。今漫不加察。輒歸咎於宋儒。如是則宋以前學者宜人人知六書矣。然自六朝至唐。不通六書者皆是。即陸氏德明賈氏公彥。爲有唐一代儒宗。然陸氏經典釋文。遂叛六書者不一。而賈氏周禮疏。甚且以左回爲老。右轉爲考。解轉注。且不惟六朝與唐而已。東漢諸儒爲近時言漢學者所宗。當其時尙有馬頭人爲長。人持十爲斗。屈中爲蟲。止句爲苛之說。然則書學之廢。豈宋儒始乎。而漫歸咎於宋儒乎。夫晚近以來重文學而輕行誼。雖人人知洒埽應對進退爲小學。亦萬萬無以此教小子者。然君子立言貴撟枉而不過正。今以偏重六書之故。至舉古人所諄諄訓小子者。輕鄙之等於芻狗。則後有蔑古自恣者。不且以此言爲口實乎。愚故不自知其無似。推明古之小學。俾後生小子。雖不能循洒埽應對進退之節。庶幾不誤於近儒之言。而至以古人之小學爲詬病也。後之君子。其亦以予言爲然歟否歟。

擬張皋文先生黃山賦并序

汪行恕

黃山雄秀甲天下。舊有圖經而無名賦。夫其環跨四邑。亘數百里。嶻嶭斗塹。控引吳越。信神皋之壯觀。仙眞之窟宅矣。而漢移灊霍。望祀不分。晉擲天台。諸谿遠闕。豈非詭譎潛跡。撤寔彊威夷九折。垂堂萬仞。匪結想於塵躅。遂閟奇於篇牘。皋文先生原本山川。極命草木。發富媼之偉奧。啓潛處而智靈。固已左思賞其筆藻。張華見而咨嗟。不揣巵末。綴次原均。擬言賦之。詞曰。

黃山者古之北黟。至高曰天都。其巔可以瞰江浦。緬變巫。石屋橫崖。仙人所廬。上規靑蒼。自日遊遊。沈淵隱鱗。光氣黮黮。陰斂陽開。御錢進魆。虛中者讚。旁入頼峇。絕壁屹崛。心怯俯覽。狖蹈無迹。龍吟有聲。笙鏞酣谷。響答氣匀。九龍之瀑。不雨雷鳴。折入丹井。不知幾更。山崇少土。水知似藏。湯泉冒沸。陰火盛煬。萬壑千派。交注於宣界。而浮溪則逆上入歙。過辨溆冽。汩汩潼潼。迴折裔豐。樂耳潛漉。而在出於之江。其最著則蓮華峻峭。始信嶔崎。回崖中斷。昭質未虧。附萼倚壁。根帶倒垂。憑虛四望。高出雲霞。其端出則兩峯對豎。是曰雲門。振衣欲往。一線容天。其深藏則度嶺入谷。腹坼藏陽。西海之門。長留雲霜。其峯惜則紫石壘接。雲根蘊精。架木逾危。開徑笑益。緣巖沿上。後首前踵。發舒心目。動盪精魄。潛蚪纖蟀。變見無端。窅窅深深。孰尋其原。府城高峨。出入晦冥。山溜巖滴。餘聲若玲。跬步千變。頃刻易形。仙榜之巖。綠字通靈。非隸非篆。形前金庭。瞥若偓期。驂鸞來翔。童顏復丁。爾乃嘆境逾奇。微象迴別。日月照曜。懸棟嬰閼。迹閟杳掉。狀若抱蓋。丹沙溫泉。嗣茅霸花。陽氣鬱蒸。埸氛下出。卅六峯攢。迭起競雄。駁桃建標。意態各崇。三峯中峙。奠

定華戎.小山羣巒.大山是宮.既燕鹿凡.市離湯池.但見夫無松不蓋.錯列呈奇.十步九息.判別淳差.峯峦巖險.不敢振衣.懸度百靈.摩揣九嶷.滿泉奇石.并於一溪.道勢昧理.殊形異狀.高無平質.纖列飄颺.大青深鶴.黃山瀰望.其中則有伏蛟匿淵.待暝揚鬐.音樂之鳥.細目長啼.其上則有韓衆白鹿.超若臉邱.條樹徑往.突然歸來.羣圖紛狀.其體而微.目送心馳.杳不可追.其旁則有白猿雲公.超然獨處.古洞石牀.障蔽風雨.獼猿唫嘯.朋萃侶聚.鍊丹層臺.觀雲鋪海.郁郁紛紛.綿綿積累.平連奧窔.幽引虛隍.似聞人聲.牟隱天光.臨之在上.忽然在旁.由前海而覽後海.則森然銘鍇.兀若振奮.桃間獅橫.說也不信.何來師子.穿林特起.山僧開簽.鐘聲未已.至若嘉卉異木.攝圖與偕.依壁承蓉.無一平夷.木蓮蘚果.非信非楊.海桐秋華.從風吹揚.絕淩高京.古梅萬本.桃源之陽.亦有櫻槐.芸苗背炕.樵丁傳聲.欲松委甯.仙源幅近.片伐火熒.山鹽鬱其怒熛.光熵熵以熊熊.貙虎玃貗.睽瞿踹竄.覺險無從.山精荒寂.野人舉止.揮劍瞬眙.卻走狙公.雖多勁柯.旖有成叢.借石作竹.衙帶勢窮.其端逊鶴.罡風所乘.枯癰兀坐.若猨童嬰.藤蘿盤擁.何羨乎吹笙.至於奇松嘉石.臥龍棲雲.橫出半畝.皴皮隱鱗.接引遊侶.對巖生根.假蓬蟠屈.種知莫祭.夫倪端.其樂則有茯苓門冬.紫英赤脂.琥珀入地.蘊采韜光.其草則有萬年之松.不死如對.下山采薇.治墻毵茲.茶芽春馥.吞雲蒸霧.鐺鼎烹調.融液布濩.遊履少憩.倘以山茗.借習種植.比於蓉菁.石縫中苗.芬芳擅名.神仙上藥.其次黃精.上者紅黿.巖香襲芸.絕頂萬仞.千年一葉.春夏之交.四遠敷榮.盤蛇羅守.五衛代更.誰不思採.匪栗匪榔.下風翹覷.磐雕若崗.未得其子.徒襲其芬.亘三五里.香散布馮.爾乃裹糧扶笻.淩石措足.神樂奇恢.意忘饒磽.漸近山趾.勢已渺邈.上下兩旁.仰見巉巔.危坡小心.恍惚若隊.手足力併.息不停喙.

奇石作態.拓搖盼睞.悔未易筋.隨意所屆.於是超虛危.追搏景.淩九霄.駐四溟.神之凝.稷若無.快飛鶩通帝居.日月朗.元氣充.漠門式運.容成神融.軒轅丹熟.玉女侍變.則見北隨騰獸.南山蘊.隮蒸成.廿霖.大澤旁施.山石犖确.惟雲坦夷.四郊祈禱.旦祠出.千派萬葉.不知紀極.層巖雪深.風日上汨.滑迴翠躋.岌岌叢叢.煙渺淩空.天橋碁石.龍眠疑豬.魚巨勝.猿詭怪.百出捷捷.翩翩.拔秋而起.縱舞絕叫.扶筇使整.承風學嘯.息機駐景.斯為佳所.興雲灑潤.皆在足下.爆竹驚叫.雲氣蝶興.健者翠長.徒侶步升.仰觀白日.一何晶熒.下窺天海.茅芰卉更.有三海門.屹峙疑城.中多怪蟲.剖蚨孕增.遊迹不到.殊難繪形.囪若湯寺.丹泉自生.亂曰.名區蘊奇.張吳會.會稽府公.脫屣辭.謫仙後.至氣超邁.秀良雄.出海內外.我坐其巔.譚誦盞.

擬張皋文先生黃山賦

歙汪律本[illegible]

向作游黃山賦.履迹所至.豪格斯寄.至其山之經緯窔奧.則概未涉也.玆更摭采山志.作黃山賦以廣之.

亘歙州故鄣之西北而為一邦所瞻者.有鄣山焉.是黃帝遐升之地.容成棲息之鄉.秦隸鄣郡.漢屬丹陽.分蘊脈於率山而居中控外.白嶽是其若箭筈.張湯源之水北出.浙江之流東注.夾險萬狀.蟠忿弇赴.各占地勢.嗜吸吞吐.崗瀑軼防.激浪容厚.峪險導險.經道循故.惟恍惟惚.不可睞矚.雲晴雨陰.霜波岃嶽.留隱鐘谽鏓.金振鼗.秋籟滿地.千溪納淯.衡颷龍聚.狂瀾不揚.斯已備極.數時之攷.然後東出巖流.西經岧江衡陵倒蟹.匯源海邦.爾乃觀其大勢.則鏗嶔奥賾.嶚嶍岝嶭.垠堮詭戾.烟擗霞蒸.夫容卅六.辦華紛承.

其高出則危爭太華.望窮成池.雲馳斜接.日浴低窺.倚天無涯.值地嬖文.其下隰則石乳簇布.深蔽陽光.乃有百盤之泉.六月之霜.其石則錫瓶虮鬮.錄樹若網.晶精五色.蘊光在玫.雲動常懸.若隙者數.仰眎心惕.俯垂根斸.斸數氣調.文采相融.名物斯育.弇羊逸鴻.若有神工.陽開陰閟.紛不知其所窮.層岡亘級.銳筍植矜.岡精孕奇.料錯崎嶬.涼雨忽來.上天開霽.下地層陰.或乃道侶晨集.棲息青林.鎚火碧熟.湯泉綠斝.丹竈雲白.歷歷可尋.爾乃析其要領.狀其彷彿.於前則尋立文殊.峯思擲鉢.師子白象.一鼠雙桃.雲烟出沒.天都蓮華.左右爭雄.青鸞丹砂.麗於其中.石人老人.則雲門若通.拱如排笏.爭如設衛.紛然而朝宗.其上則有觀甚之室.采蓮之船.烟霏月窟.仙燈在焉.左則坡連小心.溪泛消搖.天柱雲湧.青鐵氣籠.九龍瀑怒.一綫天遙.望僊上升.軒轅遁道.氣象帥寄.景光倏忽.崖草鑑燈.碎道碑砒.窮高極險.忡忡惝惝.於中乃有.激水聚魚.石活斑奇.士步蹲艥.右則飛來之峯.紿釋飛龍.容成浮邱.雲際相從.石柱石牀.布水聖泉.縹緲綸連.紫雲西東.其陰則平原條開.如釜如砥.龍嘯五夜.猿號十里.疊草藏樹.奥谷鑿底.青蒼四望.靈怪中徙.鯈悅幽邃.是曰海子.發軔丹梯.徙倚容與.屏蹺斂影.竒龍旁驅.雌覽釋於層深.鸞鸝起於隙闊.於後則徑導鑑鼻.聲變獅林.石頂光明.月腸深深.丘連箭筈.中森文筆.陸離萬形.百不似一.勝擅後海.奇靈罕匹.泊乎始信.益盡委溢.其木則有黃荊七葉.豫章十圍.海桐文梓.椰柏辛夷.檞樫中材.蜀產失奇.纈紛軸劣.連岡拚原.修幹扇雲.蓊鬱蜿蜒.陰崖自火.中夜放光.熊熊不溫.乃有千歲之鹿.韓衆所騎.起霧隱豹.橫牀臥熊.風哮雨嘯.角獨蹋枝.雌伏納獅.狙公彪彪.引臂絕崖.呼侶拔枝.荒榛宿莽.叢薄紛依.更有靈鳥作巢.逸遏雲坱.蒼羽之鶴.丹虆危巢.神鴉頻伽.碧雞白鷳.巽出乎其曹.松則冰雪千年.斷崖掛風.鬮與石老.

竹隨節通.巢鵲知寒.停雲巽容.其下乃有茶絲遠紛.艾納低叢.樊薄之道.伏虎之魄.精曜潛封.草則初莖擢新.散葉敷路.旌節引藤.珞瓔垂素.地髓石蕊.蒟蒻雲霧.熛熛屈屈.十光皆具.苦松九轉.雲露固形.珊瑚陛鞭.屏風散馨.垂葩爛驚.目所未經.麦披上藥.紅黿黃精.絲蓮人侵.南星威靈.赤背綠子.白石紫英.九莖之芝.周阿而生.若乃木蓮神果.崖蜜殊花.枝子杞實.金桃木瓜.梅杏棠棣.來禽枇杷.華實之毛.陸產無加.爾其懸崖巔男.搖首增協.容裔回皇.梔擁詭秘.植杖少隙.側巾防墜.進與雲爭.降惟泉避.屏息斂容.逡巡拾級.然後得窮其異焉.若其薄淡表.恣雲變.孕靈輝.激幽媚.蒸颷轉.精意迴.列仙集.紛徘徊.谷神永.胎息成.久眎壹志.元氣溢益.於是結器析.朗靈氣.滃蕩.磅礡噓嗡.溟渤應想.颯往颿來.駭觀滸漾.東望若木.隱曜微芒.西南開闔.搖影湯湯.寒凝水沍.北不見太陽.峭壁露頂.如翔海天.迎橋建帆.大浪翻翻.棱棱地背.嬰嶷縈穿.水升雲下.天迴地旋.衆響雜遝.惚兮無見.弇湍叫囂.鬱林起屯.溜藥沸湍.宛潭成旋.立坎上游.魄恍神眩.朝暾濯光.激采四馳.滴滴泚泚.含陽上推.澗谷復形.瞻幽俯卑.丹巖碧碰.瑣樓瑤臺.三神可卽.五老欲來.隨觸成象.絪縕胚胎.扶輿鈕淑.山氣王.神砂蘊朱.地靈醞釀.卽之軒軒.本聚望良.並峨眉淩雁宕.蓮靈修兮永鑑既.

朱子奏復白鹿洞書院賦 以訪唐遺址奏復其舊爲韻

沈惟賢

維有宋南渡之五十餘祀.金革暫息.學校相望.服方領習矩步者.聯集於絳帳.於時紫陽先生以瑰琭之

賁爲道學之宗匠。所睠是邦。愛其翹秀而閔其放曠。洒度袤規。乞盛覎。鳩工既建。宗指斯暢。有東南山水之奇觀。本周孔琴書以提唱。郁郁生徒。相與俎豆其間而敎崇乎禮讓。窈然與匡廬風采實壯。介易棫之後。猶千百嬴糧而來訪。夫自侍御以來。公之懷抱。將亭毒夫蒸甿。胡中沿之齮齕。俾承乏於南康。不數典而侍崇敎。乃鞅掌而浮江湘。於是制經界。課農桑。頒四子爲矩矱。祀三賢於廟堂。其冬則陟廬阜之幽巘。理星子之名蹟。按剔碑碣而誅榛荒。斯洞也。幽人之所棲止。五老之所降祥。昔昇元之稱據。實於玆乎更張。集峨峨之髦士。屆誦絃而琅琅。紛裙履之如雲。炳經籍以生光。豈伊大宋之休運。而無以底績於南唐。迺請於朝曰。北郊四學。元嘉之鴻基也。東路五經。天監之隆規也。方今埛戈甫珥。皇綱漸施。泜泜庶彙。有詩書之思。而使識培塿者不覩嵩岱之崇特。游潢潦者不益溟渤之渺瀰。陬澨無講學之舍。鄉國無通經之師。非所以銘鑄萬寓而宣布皇慈也。側聞天子方行幸太學。脩釋菜之儀。橫經之俊。拜賜有差。臣以爲當敕下諸道。相其土宜。聚塾授徒。敦勸實學。以復玉局崇文之遺。臣管內廬山白鹿洞。故唐李渤息游於此。其上則迴岡逶迤。怪石聳峙。盪歷胸而一谷。鬱蔥彩而崗起。其下乃有太白之堂。彭蠡之水。瀠溪潔澗。彰號乎處士。風月光霽。勤人遐跋。凡士皆沐浴孝友之淵。躋蹈仁讓之里。臣愚請踵而增之。賜以講肄之肆。飫以聖賢之理。使夫者名高義通知儒術者。講論乎六藝。敦率乎操履。數年之後。必有高才異等。度越諸子。將此邦之風流。實植基於山人之故址。既報可。迺命匠氏。是崇是究。度陰陽之宜。闢蓬蔂之陋。長恩莞其楹書。公輸樹其雲構。俄夏屋之渠渠。延寒士而輻輳。敕額既賜。匪曰刻鏤。拜天章之焜煥。僉仰鋭於我

后。況乃温綸盤降。國恩高厚。壯此山河之色。與以御書之副。舉夫鴻都藝文淵雅之函。充度其中。以考訂夫古讀。章甫謳呼。耆老迻聽。歸功於太守。惟匪頒之是捐。更增益而美富。搢紳爲綱紀。怦下吏使奔走。蓋歸然屹然。不日而厥功已奏。凡夫奔風怡笑於權輿。聲介與咮於首宿。苟經畫之未周。虛亟拜之僕僕。爰命有司。制其田里而豐其儲畜。予于而來者。咸有以安便之。毋窘於饘粥。凡昔賢之渠梟。都爲一編而懸之於塾。諸生其循循講習。謹守條目。太極精蘊。章句解義。闡焉未詳。待先生之休沐。洋洋乎。郁郁乎。所爲經營而涵育者。亦冀承學之士。風嶲雲驤而庶幾古道之可復。於斯之時。承流嚮化。蕩瑕滌疵。荊隨發采瑑之美。明珠加磨礲之質。宜秘蹟於河洛。迪宏文於黃羲。友則南軒東萊金谿之属。推闡義利。質析奇疑。及門之英。脊衣於玆。張陳黃蔡。非常之姿。握槧橐笈而成集者。匪徒平章竹木之勝。眺聽石梁之奇。蓋彬彬焉敦厲風尚。敷崇訓辭。以仁義爲肴核。惟典策相娛嬉。用能寢堂奧涉藩籬。詒來世之學者。誦君子之温其。夫川岳無不發之光。金篇有迭鍾之秀。將欲宏暢斯文。扶養儁茂。引景運而被儒風。毓道德而延國冑。非惟廣廈之庇角。亦耕皆英之領袖。然而鵝湖講義。文雖謏其步趨。東林黨人。傾帆滋其首禍。惟公處陽九之際。慨然創建以垂範邁。豆兮萬流即風而上泉乎宇宙。迄今壤廬峯之崔巍。湖緇帷之受授。府崟嵾窣窣。石挺瘦招白鹿兮長往。睠遐想兮考亭之舊。

重修黃文節滴翠軒賦

歙縣附生　汪德淵

有客弱冠。羈旅四方。訪嚴陵於七里。弔正則於三湘。退息焉玆。雅歷星霜。忽忽不樂。怳若有亡。有江干釣

叟造而問曰。吾子何不樂也。客曰。僕烟霞中人也。性嗜古。常恨不及焉。往者登謫仙飲酒之樓。踏衛公行雨之地。挹白馬之浮嵐。染蛾磯之遺涙。凡斯方之佳勝。罔不扶筇而至。萍水無聊。黃山偶思。將結廬於天都之峯。與蛾公而爲儕類。長者之來。嘗以余賜。叟曰。子亦知夫赭山乎。客曰知之。曰游乎。曰未也。僕非不游也。曩者至玆山之麓。眺山僧之居。蕞部婁之無奇。嗟陋塵之落渃。悵然返駕。皇然迴車。叟曰。夫登山者。不造其極。不知其高也。入門者不入其室。不知其奧也。吾子曾不是事。不亦惜乎。玆山之上。有滴翠軒。左擁浮圖。俯瞰山門。攬江流如襟帶。吸湖水入樽俎。昔涪翁之所築。世歷嬗而猶存。客驟聞之。喜不自禁。振衣而往。策馬而奇。累佛刹之層階。歷疏竹之幽林。於是入謁層軒之座。乃側坐而正襟。俯仰之頃。有懷欲白。尋見老僧。更衣速客。作而問曰。斯軒之建也。幾何年矣。寰區屢變。寶鼎幾革。胡爲乎與江山以不改。獨巍然而不拆乎。僧曰。斯軒之元。厥名曰榆。有樹一本。如輪如蓋。昔人名軒。意在言外。傷蘭芷之不芳。痛楮穀之日大。既天日之斲蔽。復撒才之無會。嗟斯山之童童。光一木兮是賴。既而老榆伐。軒名易。滴翠以署。蕭艾以闢。蘊高數仞。年歷七百。爰有後賢。慨懷遺迹。爲之雕斵流丹。塗綴重碧。護昔人之遺。布張公之席。以吾所聞。不能詳覈。然世以爲涪翁讀書所也。則有惑焉。哂彼涪翁。謫黔歷戎。文毛累豹。金丸儺鴻。其得嘗塗。蹭蹬其躬。涖宦九日。夙夜在公。席不暇暖。別墅何工。豈斯軒欲借之以重。而遂以爲棲神之宮乎。客曰。天地之間。物無常主。惟賢之蹤。乃可千古。安見非涪翁偶樹之戾止。遂精氣之常聚乎。安見非有晦堂之流。接聞棒之武乎。然則斯軒之所以久而新者。豈非風聲之所樹乎。山僧聞之。悟而不悟。乃爲歌以解之。曰。賤者有時貴。富亦有時貧。登高何所見。江水自沄沄。生時不可富。乃見士之遇。沒世不可賤。乃見士之狷。

于湖題襟集

文二

前漢匈奴表敘

沈惟賢

伊昔三代之隆。曷容無不若之類。竊窺於邊隅者乎。觀於格有苗而舞干羽。聲獫狁而飭戎車。蓋大抵內脩其德政。而外憾以明威。其來也禦之。其往也備之。使夫詘節請和之誠。出自戎狄。而姑如其意以納之。斯百世之逸也。漢興積纍世之資。東拔濊貉朝鮮。西建酒泉敦煌。北築河南新秦。至於浚汗之頒。遠及西域。呼韓稽顙。來朝甘泉。雖殷伐鬼方。周朝肅愼。武功之盛。未或前聞。然而二百一十年中。擿讀帷幄之士。與鷹揚朔漠之將。其議和親征伐。言人人殊。要歸視世主之所嚮而已。故高惠議和。則良平之謀。繹濫之武。束手而無所試。至於孝武之世。雖董仲舒汲黯徐樂嚴安主父偃之屬。入進休養之謀。而開邊卒未已也。賈生有言。匈奴之衆。不過漢一大縣。以高帝之威。懲平城之失。而急思和親。始謀若此。無惑乎文景之不克振也。武帝單天下之力以挑強胡。五十年間。匈奴罷極苦之。漢士馬物故十六七。議者以爲得下策。夫戎狄曾於豺狼。非文詞所能膺也。非禮義所能格也。規獲金幣。則撤跳梁之兵。漢使旣通。又南下而牧馬矣。彼諸夏之邦。有朝遺聘問之使。夕奏告急之章者。皆不能以好詞重賂。息饕食之謀。而況於胡乎。是故若孝武之深入遠戍。爲子孫謀數世之逸。不可謂非中策也。秦始皇興數十萬之衆。北築長城。起臨洮

閟之遼東。延袤萬餘里。令休息士馬。而得中主以善其後。亦萬世之利也。假使武帝降昆邪之後。繕完西北諸郡。謹斥堠。嚴烽燧。內修文景之政。以優吾民。華山桃林。無以尚之。帝之失在太初以還。武師因杅。單財發衆。供無益之舉耳。逮夫宣元成哀之際。單于稱臣納質。身入朝者五。非德過於文景。而威加於高帝。蓋乘纍勝之勢。又因內訌之機。而后撫呼韓以示恩。斬郅支以示威。故其和可久。然則中國之所以御戎狄者。必戰勝攻取。使義和在彼。乃可以逞。不者重邊郡之權。人自爲守。令犯塞者少利。則亦羈縻漸致和親之術也。竊攬漢于匈奴。綏禁數世。而紀傳參錯。于終始僭焉。故爲斟酌史漢。參以羣籍。撥拾大指。述之如左。

後漢匈奴表敘

惟天亭毒。諸胡以亂函夏。而置之不毛之地。飚集鳥散。與漢殊域。所以界中外。並育而不相害之意也。自漢竟甯之世。單于款闕。願保塞上谷以西至燉煌。傳之無窮。請罷邊備塞。以休吏民。天子優詔弗許。及遭新莽之篡。坤輿俶擾。而胡馬不閒越朔易而南。何者。漢北之垂。去塞窵遠。窮館深涉。則難爲繼。河西四郡。或推刃於其後。雖因盧芳之資。弗克逞也。東都旣建。匈奴析而爲二。南部之扶服。不亟於呼韓。車騎金吾星馳電擊之威。不減於衛霍。北虜倒戈。流離右方。過於郅支之入康居也。然而袁安噫嗚於前。范生悼歎於後。其故何哉。夫日逐之來。漢臣婁畜之。將擁歸北庭。非蛾伏塞下而已。洎乎四校橫徂。卻塞五千餘里。不以此時分遣歸國。長爲外藩。而使烏桓鮮卑分裂北土。其誤一也。昔人訾開邊之失。曰得其地不可耕也。得其民不能治也。今棄西河饒沃之產。以畀匈奴。毆中國之民。爲之築亭堡。制烽燧。平王戌申。詩人有揚水之歎。迺以從事於胡。其誤二也。當孝武時。驍騎四出。民力單耗。猶開河南之野。建朔方之郡。今供給南單于歲費一億九千餘萬。不增尺寸之壤。而糜少府之財。塡盧山之壑。其誤三也。戎狄之性。忿鷙惡佚。久據列郡。稔悉疆域。一旦鳴鏑揚塵。馳逐於內地。非手足之蚧搔。而胸背之瘭疽也。而當世不察。猶欲並啓北庭。南面而臨之。以揚武烈。其誤四也。夫昔歲呼韓保塞。俄而北歸。朝廷不以爲恥。自單于比入居美稷之後。漢所以翊庇之者。可謂懃矣。然而狼心不悛。旋踵猛叛。論者徒見晉武之興。不因平吳之力。毆逐五部。横使神州陸沈。海內鼎沸。夫禍之胎也。非朝夕之故矣。是以聖王嚴內外之防。閉關塞。明禁約。備而不征。疏而不戚。斯夷夏交輯之道也。以綴讀前記。舉建武之元。訖孝獻之末。征擴安撫之迹。略著於篇。

晉五胡表敘

繄夫金行失御。戎桀俊偾。地大汴朱。而禍酷於徽欽。歷過亡秦。而亂鍾於二世。讀史至此。跛乎傷之矣。夫燎原之燄。起於纖介。大河之流。始於濫觴。當樓船南下。蕩平吳會之日。正五部都尉僑居汾澗之際。晉乘燕雲而貽靖康之禍。漢立南部而致永嘉之亂。各歸前人。非典午也。抑干寶有言。晉之興也。其植基固本與前代異矣。假使上無跂儲之君。內無昏椓之后。維城之重。不尋於干戈。搢紳之流。不溺於清淨。宮府戮力。繕完金湯。彼劉石負冈獷之質。猶恐其跳梁一關。若盧芳入高柳。裘甫寇浙東。當之君臣未得安枕也。而以昏德臨之。枝葉未彫。本實先撥。國無人焉。則啓戎心。固然其何足怪。夫國之將亡。蓋亦有深識遠見

之士。獨之於未形。觀郭欽獻策於太康之初。江統著論於元康之末。彼胥不曉晉猶口。爲未雨計哉。唐太宗平突厥。質降戶於河南。魏徵以爲數年之後。蕃息倍多。必爲腹心之患。居無幾何。果族謀叛。突犯行宮。夫其發之也疾。故爲禍也淺。若晉之五胡。其膠固蟠結於西北諸郡。幾百餘年矣。而彫涉沈沈。曾不覺察。遂使伊洛故墟。淪於氈裘之域。關隴王氣。化爲豕突之場。豈天地之不仁。亦人事之闕也。建興初。愍帝即位於長安。詔丞相睿以時進軍。睿初無北伐意。劉琨區區謀復王室。睿膺封陝之任。乃偷息於江東。比之建炎議和。罪又甚焉。君子是以知晉之不復西也。夫戎狄叛亂。固其天性。驅之漠北。庸階斯秘。故爲表舉大分。以著編鑑。亦以補史氏之闕。

釋薩里河

聖武親征錄。上麾下撤只塔兒馬剌別居薩里河。何秋濤曰。疑即今和博克薩里河也。賢按西域釋地。賽里山在塔爾巴哈臺城東八百餘里。山之陽名和博克薩里。新疆識略謂之察博克賽里。會典圖和博克河出烏里雅蘇圖略倫之南。薩里山西南流。折東南流。入北路土爾扈特三旗界。即何氏所謂和博克薩里河矣。考此河在科布多西南。去太祖所居斡難河數千里。是時東起土謝圖汗。西至科布多。皆克烈部汪罕地。不應越人之國來隸麾下也。竊疑薩里河乃明撒里怯兒。金幼孜北征錄曰。雙泉海即撒里怯兒。元太祖發迹之所。舊嘗建宮殿及郊壇。每歲於此度夏。山川環繞。中間數十里。前有二海子。西北山有三關口。通飲馬河土剌河云云。明史永樂十二年。北征瓦剌。五月次飲馬河。六月次雙泉海。與瓦剌戰敗之。追至土剌河。元史本紀。太祖二十二年七月。崩於薩里川哈剌圖行宮。與北征錄舊建宮殿之說合。崩以七月。知於此度夏也。其後札木合以兵來戰。帝駐軍答闌版朱思之野。爲今克魯倫河。即明之飲馬河。然則薩里河在今克魯倫土拉兩河閒無疑也。又按秘史卷四作撒阿里地面。撒阿里乃薩里一音之轉。益知其爲撒里怯兒矣。

元聖武親征錄跋

江陰　繆荃孫小珊

右皇元聖武親征錄無卷數。光澤何先生願船。取舊鈔本。校以金元二史元秘史及金元人傳記文集。考形訂聲。經年緯月。削其重複。更其舛亂。補其奪字。刪其衍文。張文石州推其廓清之功。比於武事。誠非虛語。然亦尚有未盡者。如是時別里古台那顏掌上乞列思事。親搖上馬。何云。搖字疑誤。荃孫按搖疑是控字。大太子朮赤。二太子察合台。三太子窩台。太宗也。荃孫按太宗也三字是注。誤入正文。詔史天倪南征取平州。木華黎道大進道攻廣甯府。降之。張史校云。本紀作賜進道。荃孫按大進道爲史進道之訛。賜進道則音近而誤。進道秉直之弟。天倪之從父。從木華黎攻廣甯府。方見進道神道碑。七月上。遣唐慶使金保降。荃孫按保降是催降之誤。觀下文道人入城催降可見。乙亥金右副元帥七斤。以通州降。木華黎攻北京。金元帥寅花塞等以城降。金御史中丞李英師師援中都。戰於霸州敗之。三事皆與下文複。荃孫案下文即云金主以檢點慶壽。元帥李英。運糧分道還救中都。爾糧人三斗。英自負以勵衆。慶壽至涿州旋風寨。李英至霸州青戈。皆爲我軍所殲。則與金李英傳元本紀合。又云時金通州元帥七斤舉衆降。惟帳後

張鏤柄衆寄也思元帥據守信安。何校云未詳。荃孫按帳後是張甫之譌。張鏤柄是張進之譌。衆寄也思是衆家奴之譌。金九公傳。張甫張進衆家奴據守信安不下。正在是時。下又云金元帥那答忽監軍斜烈以北京來降。何校云北京疑有誤。荃孫按寅花塞。元太祖紀作寅答虎。即那答忽也。願船不知三句爲衍文。而強爲之說。所以愈疑愈誤也。

刻黑龍江外記跋

桐城　蕭穆敬孚

右黑龍江外記八卷。鄂文端之曾孫西清所撰。向無刊本。此册黃先生彭年借得何比部秋濤鈔本錄副。重黎權巡復向黃先生借鈔。今以授予屬校刻之。重黎言。既稱外記。必有黑龍江志。而特拾其餘瀋耳。然多方覓正志不可得。且如墨爾根布特哈以西。外興安嶺山路。可通奇乾河墨河金廠。較之取道愛琿新城。迴江西上之水程爲徑捷。再迤西踰額爾古納河。接粗魯海圖之地。直接外蒙古喀爾喀車臣汗之東界。亦產金沙。此一帶山脈。國語謂之金阿林。南懷仁艾儒略地圖。謂之東西金山。又江左岸之愛琿河。精奇里河。雅克薩城。地勢遼闊。五體界碑。亦在境內。是記中皆不詳。蓋西清亦非能身到目驗其地也。惟列城台站。天時物產。亦可藉此記考見大略耳。重黎之言如此。又書眉有重黎隨手批識語。今皆散隸文句之下。爲夾行小注。刻成略記數語。以志緣起。又屬校薩英額道光中所撰吉林外記。亦向無刊本。今尙未竣工。光緒甲午十有一月。長至日。桐城蕭穆時病新起。書于海上廣方言館。

吉林外記跋

蕭穆

甲午夏仲訪重黎兵備於鄂江。時兵備欲流傳古籍及近人經世實用之書十數種。先以嘉慶閒長白西清研齋所撰黑龍江外記八卷。屬爲校刊。是年冬完工。復以道光初吉林堂主事滿洲薩英額吉夫所撰吉林外記相授。與研齋之書相輔而行。其書十卷。分門別類。均有條理。自序有云。事必徵實。言皆有據。實能副之。特其足跡未能全境周到。所記亦不無疏略。與研齋之書亦約略相等。重黎云研齋之書第二卷述城堡有云。古省末胡嶠陷遼。爲蕭翰掌書記。居福州。宋徽欽二宗入金。居五國城。以地理考之。福州五國城。應在今黑龍江城境內。余於光緒初傳鈔此書。即知此說之謬。比疑此城近今甯府。當在吉林烏喇當古城之閒。終以茫無實據。不能確指爲今之何地。彼時漫注數語。聊以存疑。後乃知乾隆閒。有副都統綽克託築吉林伯都訥城。得紫檀匣。中藏宋徽宗畫鷹一軸。墨蹟如新。並得古銅瓷器多端。又有碑碣。錄徽宗晚年日記。於天會十三年寄跡於此。皆經數載。考宋史徽欽二宗入金。初徙韓州。後移冷山。皆不出今吉林內地。終徙五國城。故址即今伯都訥城。乾嘉閒老儒考求地理。頗有知之者。而汲修主人嘗載諸嘯亭雜錄。新川逸士亦載諸東省記聞。雖互有詳略。而證據無殊。今吉夫之書第二卷記阿勒楚哈城。城南二里有金顯祖建都故城。俗稱白城。有謂爲五國城者誤。第九卷古蹟三姓條。五國部下。據遼史營衞部族志考得五國頭城之名。亦爲詳核。蓋五國城有名五國頭城。亦曰五國城頭。當時並設節度使領之。又吉夫於五國部下。徵引宋金諸史及元明一統志。洪忠宣松漠紀聞。并近代高士奇扈從錄等書。參考五國頭城故址所在。均未有合。且云自其高祖由京隨吉林正黃旗佐領。至今五世爲吉林人。留心考查。

無此城基。又曰考論古今五國城在三姓無疑。松漠紀聞扈從錄里數地名。傳聞互異。不足爲證。姑論此以俟後之博覽君子。蓋吉夫著此書時。汲修主人及穎川逸士之書尚未行世。雖能辨阿勒楚喀城南二里。白城謂爲五國頭城之誤。而又以爲在三姓無疑。終曰俟後之博覽君子。亦尚不失古人多聞闕疑之體。余前以研齋之書屬爲校刊。未及將此段公案詳注於彼書城堡所論五國城條下。今吉夫之書亦不能自明。予其詳書。以彌兩書之疏漏可也。重黎所述如是。但以吉夫之著此書。上距乾隆開緯克託[illegible]都訥城時。上下不過五六十年。當時故老或有見而知之者。或有聞而知之者。何至如其所云。自其高祖至今五世爲吉林人。留心考查。無此城基。而竟一無所聞邪。由此類推吉林全省故事。當詳而不能詳。當載而不及載。且不知凡幾矣。惟東三省之地。除　盛京通志外。記載寥寥。賴有研齋吉夫之書。講求輿地之學。有備經世實用者。不能不深有所取焉。此則重黎校刊兩書之微指也夫。

考前明倭事本末

常州梁生　殷保誠

日本古倭奴也。隋開皇末始通中國。唐咸亨初改名爲日本。趙宋以前。朝貢不絕。元世屢招未至。迨明太祖有天下。而方張餘黨亡命海上。往往糾其島人行掠山東沿海州縣。此入寇之始也。嗣後山東浙江福建瀕海之區。爍歲不擾。遣使責讓。始聽終遂。胡惟庸誅。復悉其使林賢交通及詐貢謀逆事。計雖不行。而帝怒日本特甚。決意與絕。嚴飭海防。倭警漸稀。未嘗非善策也。成祖即位。遣使諭貢。且弛其私攜兵器之禁。故自永樂以迄宣德。縱未大舉入寇。而海疆亦時時被掠。正統四年。倭以四十艘連破台州甯波昌國等所衞。大肆殺掠。景泰以後。或時載其方物兵器。出沒海濱。無備則寇。有備則貢。復又句引姦民。爲之嚮導。東南各郡。無數年無倭患者矣。嘉靖三十二年。汪直句諸倭入犯。連艦數百。蔽海而來。自是浙東西江南北悉遭蹂躪。幸張經曹邦輔各軍協力進勦。得以捷聞。而趙文華忌功妄舉。遂又有嘁橋之敗。倭勢甚張。遠近震動。後徵俞大猷戚繼光劉顯諸將合兵擊破。斬殺頗多。隆慶萬歷間。或寇閩浙。或犯廣東。惟時海防整飭。尙無大失耳。萬歷二十年。其關白平秀吉。遣將陷朝鮮之釜山。乘勝長驅。走其國主。中朝遣祖承訓援之。敗於平壤。繼命宋應昌李如松進討。始退其師。並復朝鮮所失四道地。窮追復敗。而封貢之議起矣。秀吉死。諸倭盡歸。東南稍有安枕之日。然未幾而流寇難作。明社亦移。蓋倭之爲患。實與有明一代相終始云。

樊山集敍

仁和　譚廷獻仲修

譚生內交樊子。在甲戌之夏。公車被放。道義相期。獻遂以是年作吏皖山。君閱歲成進士。入翰林。尋改官八秦。囑書問且十年。比予謝病歸南皮張公開府三楚。聘主講席。雲門方居夔客幕府。然後合并于黃鵠山下。琴歌酒賦。物外周旋。文字而外。道義企待。觀畤昔加親。共晰夕忘羇旅。唱予和汝。而文字涂軌。如何沸。如坩泥焉。又一年。君出服官。別予海濱。黯然揮手雲月之下。則四三年。乃讀樊山集二十卷。昔者相知定文。往往如吾意所欲出。夫有韻之文。詩爲大宗。性情之理。成之於天。而措注在人。山川之助。資之在外。而陶洗於內。君少負奇稟。幽憶發之高秀。燕雲之驅車。巴蜀之棧筆。其振奇也夙。訪古則納二千載雲物

於吾胸。文章之正變在是。海國宏覽。北津沽。南粵嶠。浩蕩乎無涯涘。及今游宦。秦隴峻雄。涇渭清濁。風土之敦厚。民物之繁盛。三代兩漢之陳蹟。與書策求其離合。卽與政教證其設施。於是詩不徒作。將傲故人又所不能。不僻而古。然而吾雲門未嘗以亢厲自喜。博大以張之也。未必不變其風力。益茹吐其聲音。至於幽憶之本於性情。高秀發自山川。有日上也。無相離也。則夫風雅詩人多出于婉。九變復貫。知言之選。君其人與。會稽李蒓客先時以樊山詩與桐廬袁重黎並論。若以爲有雙美而無兩傷。獻游於二奇間。恆歎袁有道氣。君有古懷。當相睎而莫逆。既序樊山詩。不日有以論漸江鄉人詩矣。樊山塡詞與詩同原而幽憶尤深。琴曲一終。弦外洋洋。流水之音。鍾期遇之。

漸西村人詩序

譚廷獻

伊昔班孟堅志藝文。序道家曰秉要執本。清虛以自守。而序詩賦。則曰感物造耑。材知深美。可與圖事。若是乎不相謀也。而賢人君子。繕性達情。素所畜積。波瀾莫二。吾友重黎以之。重黎負奇秉。少丁喪亂。失其楹書。廛存房守。則已讀而舉要矣。故相見淵湛而畜斂銳之氣。同好傾倒。老成嘆異。君盡折節。博涉羣言。而折中於體行。冠而壯也。游於四方。秣陵江都。師友取益。所學大就。公車往來。山海納於衿褎。通知時事。鬱律未試。而發於詩歌。文筆矜重。其言淵乎不易測識也。通籍農曹。袚濯而選於譯署。曲折中外之嶷宏攬消息之鑰。匡論者迹。而持幹以虛。虛且徵之。徵之亦於其詩。淵乎其益深矣。獻與君別十五六年。乃得盡讀其詩。固推大於夙昔之所見。少壯之所造。然而秉要執本。清虛以自守。味乎其言。若游乎甘[illegible]。或勿造耑。材知深美。可與圖事。則文如其人。則人如其文。波瀾莫二。殆非一人之私言也。與老友李蒓客侍御有道者也。嘗舉君詩與恩施樊雲門並稱。樊詩跌宕。華於材者。幹於道。袁詩懿美。默存者道而卷舒者才。獻去年信宿君蕪湖權巡官齋。縱橫談藝。撰序未成。今者序雲門詩。意所感觸。乃爲漸西村人詩序。以告後之志藝文者。

無邪堂答問序

義烏　朱一新鼎父

無邪堂者。南皮張孝達尚書督學時。闢廣雅書院以課士。而因以名其堂者也。己丑冬余自端溪移主斯院。院規先讀書而後考藝。重實行而屏華士。仿古專家之學。分經史理文四者。延四分校主之。而院長受其成焉。諸生人賦以日記冊。記質疑問難之語於其中。而院長以次答焉。顧迫於時日。諸生未及遍觀也。今年春。分校馬君貞榆偕其弟子龍君約遊西樵。三人者。舟中無事。縱談舊聞。連日夕不輟。語次遂及諸生學業。馬君謂余盍作一書以導之。余感其言。而意以謂學之成就。視乎其時。非其時而語焉。莫之應也。若辨章學術。以端諸生之趨向。則不佞與有責焉。乃簡舊所爲答問之辭。輯其稍完整者。而益其所未備。釐爲五卷。庸示諸生。烏虖。自羲軒以逮今茲。自東海放乎西海。理之本諸大同者。無弗同也。而其聞道術分歧。逢午旁出。人自以爲許鄭。家自以爲程朱。許鄭程朱之在聖門。誠未知其能相說以解否也。而世之爲許鄭程朱之學者。支別派分。壹若終古不可溝合。則未知許鄭程朱之學之果歧歟。抑未知爲其學者自歧之歟。而況東海西海之遙。又安知無歧之又歧者歟。聖哲不作。孰從取正。後生小子。奚所適從。然

則余之爲是言也。擿埴索塗。其敢自信乎哉。已不自信。而欲見信於人。余戾滋大矣。雖然。吾聞古之君子。漸至於道者無他焉。反經而已矣。經之不正。而欲民之無邪。猶卻行而求步。弗可得也。若狂者。若狷者。皆載道之器。若漢學。若宋學。皆求道之資。分茅設蕝。既已隘其耳目。而似是而非者亂焉。好爲新異者復亂焉。鹵莽滅裂以求之。則亦鹵莽滅裂以報之。當是時也。士而漸至於聖人之道。蓋亦甚難。誠知其難而不敢安於苟且。士之尙志所爲異於凡民也。邪慝之作。作於士大夫之心。凡民蚩蚩庸是責焉。則夫明六經之恔言。返而求諸聖。凡其由之大道。抑亦志士所不容自已者也。余誠謭陋。無所藉以導諸生。顧念天下之大碩彥之衆。豈無人焉躬行心得。以漸復乎經正民興之盛。俾無憒乎斯道之大閑。庶幾陽儒陰墨之風。無自而熾。余日望之。而獨余之私望也耶。於虖、誦詩三百。蔽以一言。諸生登斯堂者。尙其顧名思義。而毋或矜於歧趨以自隘其益哉。

沈廉仲先生七十壽序　朱一新

成皇帝時有名臣曰嘉興沈侍郎。以正學倡導後進。余登朝晚。去侍郎之世蓋二十餘年矣。乃得其孫曰竹植竹桐者。與遊。數以道誼文章相劘切。其意思誠有異乎人人。而聞其季父廉仲先生。能傳侍郎家學。心儀焉而未獲見也。歲丁亥。一新至廣州。以後進禮謁先生。會先生養疴謝客。仍未獲見。而獨得侍郎遺書。爲先生所校治者。讀之。簡嚴深至。然後知先生之學之正。夫果有所受之也。聖哲不作。道術分裂。卑者限於功利。高者局於訓詁名物制度。而以是號於衆曰。吾道在是。夫所謂訓詁名物制度者。漢儒承秦滅學。左右采獲。六經之黮昧者迺明。其爲學甚勤。爲功甚鉅。而於義理之精邃者。或道之而未言。或言之而未盡。非不爲也。蓋不遑也。且夫經爲聖心。聖不虛作。大義易見。微言難知。漢儒於其易見者。以訓詁考證通之。於其難知者。不徒於訓詁考證求之。三家之治詩。伏生之治書。董生之治春秋。皆是物也。去聖久遠。大義日晦。人心日漓。於是有宋諸子者出。通之性命以濬其源。約之誠敬以端其本。返之躬行實踐以祛其妄。驗之辭受取予以觀其微。而其旨歸一準於卽物以窮其理。斯張皇高遠之說。既無所託以亂眞。而所謂訓詁名物制度者。皆吾博文約禮之資。而無破碎大道之失。是故漢儒之學。其大者在通天人之故。至通天人之故。而訓詁名物且爲粗迹矣。宋儒之學。其大者在窮性命之微。至窮性命之微。而訓詁名物特其始基矣。凡皆以求聖人之微言也。道其敝也。言天人者或雜以讖緯。言性命者或逝於空虛。要皆末師闒儒。自豐其部。學者方拾渠之不暇。而暇滿漢界宋云爾哉。先生自其少時。耳目之習見習聞者。既已至精極粹。復從錢衎石撫石諸先輩遊。於訓詁名物制度之學。靡不涉其藩奧。而一歸命於有宋諸子。晚知連州。未幾以疾受代歸。弗竟其用。獨領鹺事最久。鹺故利藪也。而先生貧如故。久之聲聞益著。卽事非其素閑者。大吏亦虛已諮焉。先生將之以至誠。而貫以敬事之意。務使惠澤逮於人人。而已不尸其功。人或有儻道者。雖少物必峻卻之。此在晚近爲難能。而先生則其末節也。道之難明也久矣。學士大夫矜言復古。其說愈精而愈瑣。至宋儒辨晰心性之旨。乃以其涉門戶也而疑之。然則論學必屏程朱。說經必宗許鄭。非門戶歟。夫非許鄭程朱之果歧。人自歧之也。聖清純儒。首推二陸。清獻尙已。道威立言深博。蓋有

宋元儒者東萊仁山之風。非猶夫永嘉經制之學也。而近世之言實學者。必曰亭林顧氏。吾謂非惟不知許鄭程朱也。抑不知亭林實甚。亭林之言曰。博學於文。行己有恥。其於辭受取與之節。辨之至嚴至愼。今舍其所嚴辨者。而第曰吾從事於博文云爾。可乎哉。且博文云者。如第曰瑣細考證而已。吾未知於亭林之旨。其果有合焉否耶。先生論學不主陸王。與清獻同。而其學之淹貫。且斷斷於辭受取與之節也如是。其庶幾博而知恥者歟。抑亦善承其家學者歟。今年秋先生年七十矣。於是吾鄉之宦粵者。咸願爲歌頌以壽先生。而督序於余。余謂壽言類涉於諛。非先生所樂受也。乃推本先生學術之正。爲一新私淑艾者。既以自考。亦藉是以質先生焉。

崇義祠碑　朱一新

同治二年春正月十日。浙江布政使蔣公益澧。既大殲賊於湯溪。越翼日。遂復金華。蓋至是陷賊三載矣。聚落爲墟。白骨載途。有斸存者。儽然餓夫。而吾鄉環境三十里。女安於室。農游於衢。殆如未經亂之初。其得不歸功於鄉勇之枝梧也。先是咸豐十一年四月。僞侍王李世賢以輕騎突陷金華。吾鄉聞警。團練自衛。六月。賊攻官餘嶺。其村人擊卻之。然部署未周也。明年夏。賊屢敗於衢州。自相攜貳。踞義烏齊陳榮故粵產。聚諸粵賊於邑境。不受徵發。號曰花旂。花旂者。僞翼王石達開之部曲。介迤世賢寇金華者也。其別賊屯永康三十里阬者。日游騎過山抄掠。五月十一日。我村勇謀逐之。賊駭走。遂申約束。別火伍。嚴斥候。塹要隘。相持四十餘日。賊婁受創。至飢疲不能軍。而會是時。榮遣其假子率十三騎覘我師。我師乘勝并殲之。夜襲佛堂倍磊赤岸三賊營。賊不虞我師之卒至也。獸奔鼠竄。罔敢喙息。自是擊賊於荒山。於雅墅街。皆失利。戰死者近百人。然雅墅之戰。鄉兵氣銳甚。迭敗迭進。且及日稷未休。賊多喪其精銳。遂宵遁。而西鄉亦先團勇殺賊。婁獲勝。閏八月三日。合攻縣城。諸號爲花旂者。皆懼竄嚴州以去。於是義烏遂無賊。賊環邑屯亡慮十餘萬。狡焉思逞。然卒不得一當也。初官軍大將龍游湯溪間。賊勢日蹙。廣徵援兵。十一月。僞梯王練業坤自湖州。僞戴王黃呈忠。僞首王范汝增自紹興。各以其黨赴急。而攖吾鄉團壘其後。思先發制之。列營數十里以迫我。倍磊村者。當西南兩鄉之衝。賊踞焉。兩鄉約夜襲其營。江水甚漲。濟師失期。先登者陷伏中。賊遂分道突入。我師設覆以待。倉卒不得發。會天大霧。賊遽走。其自北道來侵者。十六日集諸村勇迎擊三丫塘。大破之。圍乃解。是役也。幾瀕於危。賴有天幸。賊亦未審我虛實。以故不得逞。而西鄉遂爲所破。賊休兵五日。乃始進援湯溪。然其後隊猶屯金華澧浦諸村。意未忘我也。十二月七日。賊大舉踰大嶺。我師扼嶺巔。不得入。迺旁攻鮎魚嶺以撓我。歷戰移時。幾敗矣。適援軍至。賊始退。而併力大嶺。嶺之北最高者曰虎車山。賊先據之。我以偏師銜枚捫其背。壓賊軍而陳。賊勢不得合并。乃震駭潮湧而下。顚崖隊壍。尸枕藉山谷間。俘十餘人以歸。自是不敢復窺覘矣。越月餘。金華諸賊棄夜遁竄。有逸賊自永康來者。掩其後斬艾無算。時猶未知郡城已復也。嗚呼。洪楊之亂。毒螫徧海內。隳名城。屠重鎭。勝兵宿將。恟奪走而不暇給。吾鄉以彈丸黑子之地。大小數十戰。捐軀數百輩。雖婁挫而氣不少衰。陷匈斷脰。身膏原野。一瞑而不返視。夫詎非國家恩德之厚之入於人者深。而諸君舍生犯難之功。抑亦不可沒也。

伊古以來天下之艱鉅者。莫不賴之以誠。貞之以百折不回之氣。而非徒鬬機智者所能與。吾鄉俗耆樸厚。民老死不見僞僞之習。與夫貧富相耀。機械相角之情。故其感槩而赴敵也。義不旋踵。勝無重賞。死無厚賻。惟恃此皎然之志。以鼓舞之。而民亦甘冒鋒鏑而不之悔。嗚呼。蓋逮今不三十年。而風會亦少替矣。然則諸人之義勇奮發。毋亦其素所習者然邪。嗟乎。厥不偉哉。事既平。邦之人仕於朝者。其以聞。賜卹如例。復祔其主於京邸忠義祠。今城亦如之。既又念諸君保衛之庸。與死事之烈也。醵金錢若干。爲祠三楹於五指山之陽。祀先後歿於陳者凡一百十有八人。祔以義僕一人。置田如干畝。以其租入。歲於孟冬嚴祠事焉。蓋祠所直。卽昔殲陳賊十三騎之地也。誕維諸義士生爲同仇。歿爲鬼雄。英颯爽爽。儵忽往來。將於是乎在。祠落成。同治二年十月。越光緒十有六年。一新迺始追撫當時所聞見。書諸石以告悼史。以詒吾鄉之人。俾無忘昔之艱危。而或渝其舊俗也。於是復爲禮神之詞。而以其死事者姓氏年月。鑱於碑陰。詞曰。

妖星墮兮天狗芒。猰貐磨牙兮肝人爲粻。時非豉士兮起搤其吭。持寸丹兮質三光。山嶄嶄兮石齒齒。崒峭犖穹兮不可以趾。血漾漾兮谷盈齒。甕爾睾醜兮敢蹌此。忽挾彗兮奔雷。莽平原兮陳雲頹。張空拳兮飲白刃。盡何爲兮丁厥菑。慟遠征兮失地險。殲我良兮張寇燄。雄虺九首兮吞稜磷。南山雨兮冥冥。靈之來兮擁蜺旌。熱終古兮碧血長。無沫兮芳馨。化朱鳥兮咮焉食。而跳踉兮殛而魄。朝飲而血兮夕寢而革。檻榆埔兮幾星終。獅颮忽兮靈露濃。褒國殤兮帝教忠。義憤泯兮靈毋恫。坎擊鼓兮傳芭舞。強飲強食兮永綏茲土。

端溪書院祭全謝山先生文　朱一新

嗚虖。聖哲不作。坦途荊棘。矜儒煦學。華士噉名。末師詹詹。一孔墨守。畀海區宋。自豐其蔀。卓哉先生。立言不朽。先生之學。宏博精縛。諏稽經史。如衡受權。剖毫析芒。墜雲出淵。一義之獲。前無古賢。淛東學派。文成蕺山。念臺愼獨。曰彌其隙。都講梨洲。衍乎四明。先生私淑。迺抉其精。學案初編。主張偏駁。先生廓之。宋元甄錄。翩宋疏士。論議精卓。犂爽昭明。若龍銜燭。先生之文。闡幽表微。人倫扶植。經訓循篇。邈固匡劉。不名一師。勝國沙蟲。遺民窮豹。摻遐劖隱。章志貞教。百年嘖嘖。寸管照耀。作爲文章。原本忠孝。先生之行。冰瑩玉瑳。窮身纂著。畢世坎坷。毛髮之利。如將浼我。鴻詞未試。奏賦淡廷。知狐工射。鶉鳩先鳴。女恥自衒。士恥自輕。屛跡權要。拂衣歸耕。折腰五斗。冷笑泉明。鬱水之陽。星巖之里。學侶莘莘。媚於文史。先生臨之。廉頑敦鄙。抱此遺經。與究終始。二策流傳。略覩宗旨。經師人師。無忝耳已。新也檮昧。幸接鄉閭。欽遲懿範。胝沫遺書。偶陰服領。遂厠皋比。顧瞻新廟。敬式前規。綺亭宿莽。鹿峽朝霏。先生之靈。儻此辷遐。學侶莘莘。今豈異昔。音徽雖邈。精誠不隔。趨向毋歧。進修毋畫。貌先生誨。緊予之責。承學者流。勉旃無斁。於餐蕉黃。靈其來格。尚饗。

抉賢閣祭文（中祀朱子。旁祀粵中儒先十六人。首陳白沙及其徒八人。湛甘泉及其徒三人。皆道學。黃泰泉及其徒一人近朱學。又有二人爲王陽明之學。皆謝山先生所定。今閣重修。）

於戲。道之彌於天壤也。如日月之麗乎穹蒼。測天者各立一元以起算。而皆可得夫躔宿之度。弦望之常。

昔素王沒而微言絕。論交已異。夫子夏與子張。儒分爲八。孰掔其綱。路以多歧而惑。道以紛說而亡。博文約禮。吾夫子所雅言也。而致良知與尊德性。亦聖門之緒論。吾學之津梁。高明者往往由之而捷悟。傳習者乃或過焉而披猖。陽儒陰釋之弊。雜學辨中著其說矣。蓋逮慮夫末流之恣肆。而因咎夫始基之不臧。然未嘗不取其操持之密。質性之剛。釋疑辨難。各知集長。故鵝湖之詩。雖云齟齬。鹿洞之會。頗無參商。逮有明之中葉。士服習乎紫陽。白沙變其師說。風浴契乎點狂。一傳而得文簡。徒侶遍乎炎荒。是時陽明提倡心學。蓋亦始同而終異。書界而分疆。獨泰泉窮理格物。欲合新安之轍迹。以窺洙泗之門牆。於戲。聖道大矣。測者多方。苟不迷於向往。將百川學海而至海。奚至航斷港與絕潢。覺晚年定論之爲贅。卽宗旨各異而何傷。惟諸先生之卓犖。生不同其指趣。沒則同歆俎豆於斯堂。一新忝徽國之苗裔。攸望道而歎洋。抗顏而爲諸生長。彌悚惕而彷徨。躬行行止。嗟緒茫茫。願諸生儀刑其鄉先哲。而一新之蠢愚固陋。亦將服膺祖訓而毋忘。跪陳辭以抒誠。奠桂醑與椒漿。尚饗。

祭李見羅先生文（名材。江西人。少從鄒東廓先生講學。爲廣東參議。今祀於書院賢其首。也。嘗撫張萊落其職。又不合於張江陵。遂告歸。今祀於書院賢之旁闕。）

昔韓子言。事有曠世而相感兮。誠不自知其何心。聖謨教於宮庶兮。固賢牧伯之所任。判一官以衛道兮。後之人溯泗而宮襟。緊先生之耿介兮。夙承師於東廓。聞新建之風而興兮。求緒山龍谿而考索。我豸冠之岌岌兮。馳鴻節於交州。殲羅平之妖鳥兮。殄瀨島之鯨虯。光投戈而講藝兮。曰余情其信姱以好修。嗟粵士之溺俗兮。時澤躬於爾雅。孝傚髦于精廬兮。庇孤寒以廣廈。闡旋莭之緒言兮。辨一介於取舍。來吾導夫先路兮。毋自棄於聖者。何時俗之醜正兮。迺讒篠之高張。蓋萊施其充壤兮。謂幽蘭其不芳。睠講舍之將夷爲廡兮。慨子衿乎城闕。道既或鞶乎時兮。胡久居此而鬱鬱。濯予纓於浪水兮。返予服於章門。顧蝦蛄以隳辭兮。虎豹獰守夫帝閽。予方高馳而不顧兮。細故謷芥何足論。芬至今猶未沫兮。擥茎蓀之芳澤。惟介節之感人心兮。縣億齡而無斁。昔文翁之興學兮。就石室而祠之。矧先生之峻潔兮。吾黨百世之師。薦嘉醴以告虔兮。庶降鑒之在茲。尚饗。

擬補校經堂學約　曹廣楨

漢唐以來論學之書。如劉子駿移太常博士。隋書經籍志敍章夾。逮乎宋元之世。學規日程。諸作紛然。明儒講學。迭相踵述。國朝經術盛昌。鉅儒相承。特明家法。津逮來學。論著尤詳。夫學術流弊。雖可究詰。卑無高論。斷於切近而已。加以南北異宜。風尚殊趣。非夫身歷目睹。洞曉癥結。雖汎論學派。臚陳漢宋。猶以水濟水。未見其能益也。今當輶軒之暇。訪察時會之變。斟酌往籍之言。定爲學約。其相質證。若其弗備。請竢來哲。

昔揚子雲有言。古之學者耕且養。三年通一經。今諸生微調入院。肄習三年。專治一經。自當通貫。但古書文在簡册。半由口授。篤信師說。無有紛歧。近世載籍極博。支葉滋滋。記誦洽孰。於茲難矣。夫一經之大義微言。文字固炳。名物象數。事益縣殊。語其淵浩。非蠡酌之能喻。由其精質。豈管窺之可識。倘略探一節。弗求貫穿。譬猶庭列宮懸。六樂縣奏。徒爲專壹之聽。忘類鐘律之用。豈所謂得其機要。達彼條流者哉。以故

五十五冊

學者偶暢疑滯，矜為創獲，非是取稗雜籍，祇為唾餘，即以旁證他書，恆多參午，窮經之子，但為口給取悅於時，不其惑乎。天算輿地，散見羣經史家之言，抑資考證，求裨實用，斯為大宗，通來算術圖學，超軼前古，塗徑維熙，軌轍易尋，所貴勿憚煩難，精益求精也。杜元凱論兵，譬諸破竹，數節之後，迎刃而解，得其次第，可用讀經。今試取天算輿地名物象數之屬，各於其黨，依次推求，雖多寬討之勤，猶為顓門之學，庶賢乎博而寡要，泛濫無歸者焉。顧亭林述其先訓曰，著書不如鈔書，斯言諒矣。經師傳注，將以傳信，本自師授，成一家言，妄有改竄，歧異垂示將來。鄭君箋注詩禮，不合此由禮注先行，不復追改，自發其凡，恐誤後人。大氐古人譔箸，辭有所受，覃精研思，匪由販鬻，其或一書所述，首尾不符，一人所傳，矛盾相觸，非本隨文訓釋之方，必出師法傳聞之異，若使評處淵源之錄，曾曉注家之體，詳其離合，與之折中，誠免掛漏之譏。妄肆掊擊，豈假傅會之說，託於調停，故知功在蒐輯，非歸鈔錄，排比類聚，覽而遂通，如唐宋諸儒託體書鈔，六帖玉海等編，匪踵迹於類書，蓋治經之要訣也。且學人恆病，半在涉獵，居多暇晷，鮮克敷足，讀不終卷，輒易他編，亦既下帷探纂，自然堅坐篇帙，銜接勢難中輟，既多卒業之書，彌絕坐馳之病。夫章句弗遺，貪多靡獲，孰與擷彼精要，便能鏤骨邪。若其體例，則商權從心，變通惟己，總以存原書之次第，免割裂之深尤，庶虖可耳。

儒家述造，鈔纂而外，厥有日記，尋夫義例，非碩儒之所必構，由斯積累，實樸學之所常基。有宋訖今，紀聞日鈔劄記雜志之倫，斐然有作，蓋宣尼乖飽食之箴，卜氏崇無忘之訓，羣居譕游，既有病於荒嬉，清言放論，甘何裨於講肄。孫卿云，其為人也多暇日，其出入不遠矣。果為嚴立程限，密出條理，每學必書，有疑斯析，朝益暮習，顯其作輟之情，疑今察古，豈無心得之語，抑有瀏覽百家，緗袠充積，首末遐長，記憶茫昧，存紀厓略，時便檢尋，求諸自古，亦間斯例。故知粗述六籍，僅拾糟魄之餘，培養新知，究資考鏡之益。況乃隨筆斧藻，尤耕助於修辭，直書瑕讁，庶呈形以自詰，豈謂廬張部帙，浪費楮墨，乃類俗之文，案孔目通，無實用者哉。夫流水不腐，見無息之常新，羣輕折軸，知積厚之增勢。習茲楷則，久自洽通，無為部乘，總其廢闕也。

學記云，一年視離經辨志，又曰士先志，古人尙志，良有旨哉。蓋影不為曲物而直，響不為惡聲而美，此理章章，不易誣也。故志行不潔，則德器不崇，經術不講，斯光名不立。河間獻王修學好古，實事求是，有聞漢氏，蔚為儒宗。今諸生誠能踵鑢賢之蹤，篤潛學之業，返性游心，絕去浮華，務使體識淳粹者，並列於方聞，才性閒服者，益固其幹略，詞章之士，納諸麗則之塗，考據之家，免其破碎之誚，庶幾言皆雅正，事無偏黨，知其師之所在，牧其道之宏益，斯則可矣。若使通無遠鑒，徒為章句，將昔人所嗤為女史誦詩，內豎傳令者，亦何能自外於此乎。且夫微辟既興，詔曰茂材，表薦之書，辭稱名士，斯並崇獎人倫之風，信非抗顏期許之語，蓋高名可貴，副實綦難，愚者昧之，竊自標異，淩今轢古，何其厚誣。承學之徒，有類於斯，亦異乎彼褐懷玉，闇然而日章者矣。若迺按試州郡，招振良逸，甄錄歸於至公，責在鑒識，俊造升由鄉學，事例選除，嘗校本無黃綠之階，精麤豈同弃競之數。然自古文人結習，雖免躁進，躁進彌甚，將逐顛軋，門戶因之而

分，人心由其日壞，凡諸變態，可勝言哉。所願肄業諸生，秉停蓄激薄之心，崇忠恕隄防之道，身範誥訓，共維條教，發藻儒林，揚棻經苑，仰奉朝廷右文之規，無陋前人興學之義，庶雅風崇厲，而人才日盛矣。

勸葬說

知邵門縣事　黃澍棻

上世舉委之溝壑，過而顙泚，古聖人易之以棺槨，所以教天下之孝也。夫天地生人，有造有化，乘陽故造，乘陰故化。土為陰氣所凝，故化者乘之。今死者既化，宜乘土氣以遂其化之機。葬書謂葬乘生氣，返氣納骨以蔭所生，尤侗廣勸葬說引語云，死人見土如見金，皆謂死當速葬也。考之古禮，證之今制，揆之人情，度之事理，無貴賤賢愚，莫不以人死速葬為安。喪禮卽吉，始於虞而成於禫，虞之為禮，起於既葬，送形而往，迎精而返，故為虞以安之。故既葬而虞，未葬則無所為虞，不虞則卒哭與祔，皆無所為而舉，更何為而可以祥，可以禫且練。故形魄歸地，訓於禮，歸於其居，訓於詩，為殂為落，訓於書。五月三月一月而葬，詳於傳。況我朝禮教昌明，酌古定制，職官庶民，葬有常期，停棺託故不葬者，杖捌拾，著為律令，使人知停棺為法所不宥也。本縣蒞皖之初，卽聞徽屬積俗，多停棺不葬，竊嘗惻然於心。今以攝篆此邦，親見山郊片棺，螻蟻積甚，至棺木朽壞，暴露尸骸，慘目痛心。下車伊始，業經出示曉諭，時逾兩月，查埋葬者尙屬寥寥，不忍遽加之誅。東萊呂氏曰，使民畏不如使民信，使民信不如使民樂。特再詳指其不葬之害，兩明辨其所以然之弊。夫墳上蓋土，必令緊築，郭璞經謂尸得陽風陽水則腐臭，今僅以瓦覆其上，轉瞬破損，雨雪浸漏，漸漬棺尸，必傷內潰，甚至山水暴發，狂流奔注，尸棺亦致漂沒，莫知其所，此不葬之為害一也。秋冬燥山，延燒遍野，攢屋雖居衰草之中，偶或殃及，勢必尸骸同為灰燼，白骨狼藉，露燐熒熒，行路見而心酸，剛在同氣，乃忍堪此，此不葬之為害二也。雲南為煙瘴地，張繼略廣調駐軍丹江，兵多瘴死，究之古書，知瘴

乃停棺不葬，歷四五年，陰毒凝成，因合盍棺掩埋，十年後丹江無瘴患。郡邑此時旋卯毒氣，觸之已能生疾，漸有瘴勢，若不亟為改圖，必成嵐瘴，殃及生民，而不葬之為害三也。曹彬閣江南，第三誓曰，平塚者必遭屠戮。以暴人骸骨，天亦報以骸骨之暴。今郡邑攢屋，數椽之木，數片之瓦，不十年，親之骸骨暴於原野。夫暴人骸骨，猶及於禍，況暴親骸骨乎。天道循環，前車不遠，此不葬之為害四也。郡雖富戶宦族不多，然親死殯殮，知決不能背效康節紙衣之示，保無姦人覬覦，探取殮資，發屋不如發塚之難，誠恐因暴因乘便宜，災及亡骸，伯仁術壓，隱憂方切，此不葬之為害五也。神仙鬼怪之事，雖屬不經，間亦可信，諸說部所載種種妖厲，大約塚中為祟者十之三，停棺為祟者十之七。神異記原為攢棺者痛戒，恐質言無益，故夠奇而描摹，因異以為當頭棒喝。太平廣記後序稱妖蜃野廟，動作禍福，皆體魄不著土者，游魂為厲，至於毛尸僵尸，數數噬人，夫以至親骸骨，淪為妖厲，寧不寒心乎。此不葬之為害六也。以上諸端，其事皆瞭如指掌，而郡之人廼相沿至今而未有已者，豈皆昧昧哉。或惑於形家之言，謂吉壤難尋，寬不若渴葬以待，夫吉壤果可求而得，則為地師者當早得之矣。張乖崖云，固有佳地，非葬師所能得，源乾曜得地於燕公門，袁安遇書生指地而得三公，孫鍾因少年乞瓜而封七世，得自無心，昭昭史冊。程子謂培其天理，始有地理，不顧先人懸綳之苦，而挾福庇子孫之鄙志，妄事營求，天理已亡，猶貿貿焉乞靈於地理，可得乎。

21A

不可得乎。又或謂無力營墳。以措措較易舉事。不知修葬稱家有無。富貴者豐碑華表。貧窮者負土成堆。古來厚葬之譏。不納速朽爲桓司馬言也。況葬地皆有禮制。越制者禁。不及制者未聞干法。乃生者矜飾門面。忍令死者抱痛泉臺。此眞不可解矣。又或謂尸骸移動。恐犯凶耗。存之封樹。不敢再謀窀穸。迨停之數十年。子姓漸衆。境遇不一。富者狃於便安。以爲庇蔭正長。貧者迫於饑寒。以爲墳塋不吉。一議措葬。同室操戈。因循遷延。坐致尸骸遺瓦礫而不知救止。前移動而謂不可。後拋棄而若無防。其悖謬有甚於此者哉。又或勢厚之家。謂喪葬事鉅。家長主之。而家長又以執吉凶陰陽之說。窮年無所就。突有事變。子弟遂無復前人之意。漠然置之。又或兄弟衆多。各延地師。各執意見。此曰吉。彼曰不吉。此曰可。彼曰不可。兩相持卽兩相防。或至外貿經營。經年未歸。因相待而漸至相忘。嗟乎。其始並無終存於屋之心。其後乃成永不入土之禍。一倡百和。一時誤舉。釀爲厲階。迷罔之窮。指非爲是。遂至黑白易色。東西易位。而於積弊源流。不一究竟。良可痛已。本縣考古證今。度理揆情。不憚煩言。爲之破其迷而使之共悟。庶於輕重緩急先後之間。詳審較量。或圖變計。俾生者復其天。而死者安於地。舉百十年之沈痛。剗於崇朝。不其幸乎。爰爲明定章程。示以期限。誘以獎勵。其再有不率者。惟有盡法極懲。不稍瞻徇。爾紳其無後悔。各宜凜遵。

到青陽任觀風示

知青陽縣事湯壽潛

聖清昌明正學。南金東箭。四達掄才。秋籥春干。百家立學。臥碑具在。昭示周行。又以自明以來。偏重帖括。春秋東之高閣。儀禮苦其難讀。六藝否盲。八儒糅雜。詔徵博學宏詞者再。大略旣啓。周轍成遼。海內人文。一一遴翔實。其時皖南魁碩。肩背相望。青陽山縣。亦復人懷荊璧。家握隋珠。喬木餘陰。百年蔥鬱。斯文墜矣。責在來者。迺者咸同之季。赭寇蠭起。青道大通。賊梳兵篦。府積十稔。鄉先達撰杖都講之所。半爲委燼。入邇士著。士失斗杓。背譚者流。弛趨臘粲。脂吻調舌。訐訟射利。害肯不鹹。廢疾誰起。橫舍之敝。亦風會之變也。夫學貴師承。亦需頓悟。好學深思。心知其意。大氐始於博採。終於約取。博採之義。如蠊引降。約取之規如鼻毋肉。旨古而不通今。雖儒實倡。能文不足致用。雖士而俳。今者歐人之學。竊取東來。皮傅格物。昔墨翟氏。倏忽始鑿。句而不達。遂使爲鸜別種。擷其神奇。文學先生。蔑爲河漢。其眥具在。姬陽旣譯。涂徹易尋。有志之士。並宜覽觀。以濟世用。若復自封肘寸。粿論詩書。檀言道德。無補時艱。易貴吾跋。此邦大好山水。九華尤秀。壓天柱。作鎮皖南。豈徒能降雨出雲。棲仙隱佛已邪。意必有偉人儁士。挺出其間。與山川靈秀相映發也。且文成講授。遺址猶留。同里末學。敢忘景企。茲幸恭膺除命。來領邑符。爲此示仰闔邑舉貢生童等知悉。昔輶軒問俗。太史有官。武城得人。澹臺斯選。君實爲腳踏實地之學。宜公存翰苑經世之文。如遇其人。懸榻以待。命題列後。自行備卷。請言盡各以覘素蘊。凡隸轄境。無論遠近。自七月初十日起。予限四十日。雖未拘以全卷。亦期十事對九。多多益善。僑俸之分。在所不吝。若僅有應制詩文。無一雜藝。文雖可觀。亦列中駟。或由學師轉交。或向本署徑繳。悉從其便。本縣學行齒衰。忝竊華資。家爲委非。中外謬著。徒叨徑資。何足爲多士師。惟仰體各大憲扶教翼民之德意。期於比戶絃歌。速壤鄒魯。樹旗發軔。提倡頗般。多士各宜以時磨礪。毋沒有成。植其遠到之材。革其媒但之習。以爲齊助望。毋使鄉先達專擅於前。本縣有厚望焉。

勸捐積穀以備賑荒示

湯壽潛

爲勸捐義穀。設倉備賑事。閒髮難以前。青陽歲出之米。不敷歲食。必待他處之米。由大通進口接濟。約什之二三成。今大通出口之米。反恃青陽爲大宗。非田少而米多。蓋戶口盛衰若是其懸殊也。合十七都匀算。客民倍土著。米者尚難錯。環青皆山。沙石附下。溪河淤塞。水利大壞。無待災祲。已虞歉食。本縣來宰此邦。意謂必有例存倉穀。卽爲數無多。不難推廣其制。以期有備無患。乃倉則遺址不存。穀則半粒無存。城鄉皆然。嗟嗟。青陽爲池郡壯邑。幷義倉之名而無之。天災代有。凡我父老。何不知遠慮若此。本縣愧無博濟之方。代廑然眉之亟。今幸華實備澤。畏壘大穰。特爲參考歷代常平社倉及國朝諸先哲所籌議。華前縣奉憲議辦未果各章程。汰其繁冗。挈其綱要。酌爲義倉事宜二十條。期吾民易知易從。勇於成事。富者捐此斗升而不費。貧者仍資挹注於將來。爲此剴切曉諭。仰土客紳耆軍民人等知悉。自示之後。務各遵照後開事宜。踴躍樂輸。衆擎易舉。積少爲多。以成義舉。而防歉歲。本縣幸甚。地方幸甚。爾等須知本縣及瓜卽去。不能攜帶顆粒而甫經下車。卽苦口婆心。爲爾等盡此備災禦患之計。稍有知識。必能仰體拳拳。共贊成之。望切盼切。毋違特諭。

一建倉不必另立常平豐備便民等名目。致愚民未盡通曉。從實以義倉名之。如在一都則曰一都義倉。在一都一甲則曰一都一甲義倉之類。庶幾人人皆知。

一義倉無論在城在鄉。官爲須立章程。卽由地方自行捐積。將穀數飭約報縣。縣但董率其成。不得主持其事。徒滋胥役之擾累。且防墨吏之侵移。

一都長甲長。必地方較有聲色之人。創辦時先責成該長等經理其事。以免議舉倉正。反致謀沮道旁。限到半月內。該長傳邀同該都甲衿董逐條妥商。卽將遵辦情形。飭約報縣。限十月終將捐存穀數。榜出存穀之所。一面照簿錄副。飭約送縣備查。

一凡事歷久則弊生。目前先煩該長等經始。捐定後。該都甲另行公舉老成端謹者爲倉正倉副。使該長等交替。卽經理一無遺誤。亦必每歲一易。如該都甲殷實無多。此次交替之人。隔一年再行公舉亦可。仍請該長應替。亦無不可。總之不得一人聯辦二年。不能把持。庶免弊混。每交替時。倉簿倉數。均須會同該都甲衿董逐一驗明。

一此舉專爲備荒而設。積穀不積錢。卽有情願捐錢之戶。經理者刻日照數買穀存儲。緣錢較穀猶易挪移也。

一地方無論如何要工。如堤圩橋堰等類。各籌各款。總不準變穀抵用。先以買補爲詞。後遂推諉無著。

一倉穀積存私家。他人不便隨時盤查。宜設在該都甲宗祠。或公所神廟。人人得以寓目。自然挪動爲難。但求高燥通風。不受低溼之地便佳。

一創辦時無力建倉。可先用寬廠或空閒暫行儲積。俟三年後。總核穀數。再議建倉。所費無多。當易集事。

一建倉不拘多少。一都一倉可。一都內一甲。一甲內一村。自爲一倉亦可。族大丁繁。一族一倉可。一房一派自爲一倉亦可。其巨鎮大集。除居民捐積倉穀以外。有好義商人公同籌款。購穀建倉。則曰某鎮各商義倉。亦屬有益無損。本縣一體旌奬。

一查華前縣奉各憲議辦之法。以每畝二三升爲限。今擬略仍前議。各都甲某家田若干畝。該長等就近易知。且有推書可核。畝各捐穀三升。但捐田主不捐佃戶。如係隔縣田主。先由佃戶墊捐。準於租內扣還。每畝三升。時價不過二十餘文。卽爲富不仁者亦當無甚吝惜。且今日所捐之穀。仍存於鄉里。將來所活之人。不出於親鄰。在貧難之戶以後領給。或較捐數爲多。自非頑梗。斷不致拒而不予。

一每畝三升以外。有慷慨好義。自願多捐。如至三十石以上。本縣給以奬額。親旌其門。六十石以上。本縣詳請府憲旌奬。捐至三百石以上。本縣詳請大憲題敘。以爲樂善好施者勸。

一不分土民客民。同作此甲。現在一律收捐。將來一律散給。其有手藝營生。無穀可捐者。每人以田三畝爲準。捐穀六升。共値不過四五十文。實在無力者免。斷不肯捐者亦無須勉強。

一義倉由各都各甲設立。捐穀後如稍有移徙。不得以從前曾在某都甲捐穀若干。藉詞指索。其徙往之都甲。不得以此間尙未捐過。不予散給。致令向隅。

一各都甲慶壽婚嫁等事。時所恆有。俗例必置酒張筵。以謝賀者。不如以醵會之貲捐益倉穀。卽減半亦可。主者賀者兩資遐福。能以賀儀充作穀捐。書事有祥。尤可操券。

一各都甲每有演戲賽會建醮等事。勞民傷財。有害無利。今勸令以此項歲用折數買穀。化無益爲有益。如相沿已久。急切不能變通。將上三項事減去其半。挹其半以爲買穀之需。總之多存一粒。卽多有一粒好處。全在該長等明白勸導。切實奉行。以期義舉人情兩無不順。

一各都甲每有因事口角。經長等調處服禮者。可將服禮之費。折捐倉穀。

一捐穀應有限止。酌中定數。足支半年。亦云小補。一甲以一百戶計。戶各三丁。大小均算。每丁日食穀一升。每月共需穀九十擔。半年需穀五百四十擔。一俟捐及此數。卽一律停止。免形踊躍。如一甲內有好義之人。慨任一甲應捐全數。此甲卽不必零星再捐。

一此穀雖由畝捐。仍出樂輸。未便責其範圍一律。有捐卽收。先爲風颺耗蝕若干。簿記其數。不必注明其人。以示善善從長。

一常年息借有利。小歉平糶有益。亦本古法。然出易入難。各省倉穀名存實亡。每坐此弊。今本陶文毅所議。不貪息借之利。不泥平糶之益。將此穀實存在倉。小歉不得妄動。實遇荒歲。先期查明該都甲實在貧戶。盡出賑之。以極貧次貧中貧。酌給穀之多寡。將出賑之期。彷約報縣。有強索者。衆共持之。中稔仍照章捐積。務令每甲足支半年之數而止。

一出陳易新。亦有流弊。幸而五風十雨。歲歲有秋。旣不息借。又不平糶。存積太久。遂致紅朽。耗蝕必多。今擬以三年爲斷。如積至三年。無須散賑。準於新穀將登以前。由倉正倉副。會同該長及衿耆。將舊穀出糶

一次。立卽買新穀抵補。一面將出糶買補之期。彷約報縣。方新穀未登時。穀價必昂。所得贏餘。足抵耗蝕。再有所餘。卽可作建倉款。無庸另籌。

與重黎論勸購鎮遠濟遠兩兵艦利病書（此函進呈乙覽）

王詠霓

去夏出都辭別。飫領誨言。並承誼餞。謹志之不能忘。西渡以還。乍改寒暑。東望長安。無日不縈諸夢寐也。弟羈寓柏林。一無建樹。觀風問政。專恃調人耳目所及。稍廣視聽。仲夏中什隨役溪耳。登覽諸艦。因識其大略。歸而考其圖式。參以西士之所論著。竊疑製造船學。非有心得。未易從事。然形勢利弊。亦有可得而言者。按西國兵船。近時皆有鐵甲。而快船戰艦。類分兩涂。其戰船之尉。初爲船旁列礮。一變爲船腰礮房。皆礮小甲薄。不足攻拒。又變而爲船面旋臺。始爲利器。（礮巨甲厚英人盡寶爲之）然尙有數病。未能盡善。於是有露臺旋礮之製。今定鎮二艦。彷是購造。實爲新式。顧鎮遠工料。不及定遠。而當時價值計增十萬。（如平面鋼甲改用熟鐵等）此弟所未喻者也。快船之尉。專以巡海。亦能深入敵口。佐戰艦之用。西國有以厚甲專護水綫帶者。有增下艙平甲以禦彈上墜者。今濟遠速率十五海里。不爲不多。魚雷二筒安置船尾。差爲善法。然船面甲臺西國並無斯式。（德國有二小船不及千噸爲濟遠所本然初無臺礮）德海部新定一船。仍而不用。必有深意。不然。豈西人智術皆出李丹星下哉。蓋濟遠水綫無護。遇小彈卽穿。其穹甲低水四尺。浮力無幾。隔堵水入。敧側難免。斯時礮臺勢成上重。恐駛爲難。危險特甚。兵凶戰危。宜求萬全。乃以嘗試爲之。此又弟所未喻者也。濟遠造於伏爾鏗廠。初次試爲。本未盡善。廠中辦事人不自諱言其失。如機艙過窄。絕無空隙。斐身側行。尙虞誤觸。（日前試機已有閥手成礮者）暑月炎燠。臨戰倉皇。並難奏技。水管紆折。遠遜汽鍋。屢次損修。甚爲不便。（今尙泊馬拉他不能隨定鎮偕行）其下艙煤櫃。只容百噸。蓋以限於入水。諸弊叢生。（十五英尺）然大沽口淺。已不能近。煙台旅順。無礙加深。倘增深一尺。可添煤四十噸。何所見不及於此。而礮房之藥氣悶人。令臺之布置不密。猶其弊之小者。今朝廷加意臺澎。彷照彷造。而劼侯傅相。意見不同。（劼侯請俟回華察看自是正辦合肥相不必久待審定合同遽購）豈成功期諸二年。而訂定不能遲諸兩月邪。此尤弟所未喻者也。聞之成事不說。遂事不諫。惟是將來各省。應有添造之舉。似宜精加考察。勿復狃於成見。質之高明。以爲何如。此邦水土。亦復宜人。天氣較涼。暑月可服棉袷。賤軀頑健。眠食如恆。惟學業荒蕪。祇益慚媿。知念附及。不盡區區。七月十日。詠霓再拜。

復晃州舒懷琛書

曹廣權

別來無恙。甚相念也。芝孫先生歸。遞到惠書。並道垂問鄙人甚殷。千里瑤華。無以爲報。適就鄙意爲吾子陳之。昔曾子有言。以文會友。以友輔仁。竊嘗深求之而未得其通也。頃讀中庸仁者人也。鄭注云。讀如相人偶之人。參以近儒經說。恍然若有所悟。其解詁尤切者。莫如阮文達引曾子立言文云。人之相與。皆猶舟車然。相濟達。馬非馬不行。水非水不流。以證明鄭義。較之番禺陳氏取中庸鄭注肫肫懇誠之貌以密合論語五十八章之所言仁。同一妙解。而本訓更章。叔重解仁云。人與人相親偶。从人二。此不假引申。而立人達人之宏恉可以識矣。蓋四海之大。萬民之衆。一相人偶之所積而推也。故謂人人親親長長而天下治。一人絜矩而天下平。反是則亂。夫人之相與。各有其情。不得其情。未有能相親也。以己度之。推其好惡。

然後其情可得故恕爲行仁之方曾子與聞一貫不外忠恕蓋非忠不能恕強恕以求仁正學者從入處也讀聖賢書而使貫其通孔孟論語所謂格致將奚以爲顏仁之取數至多術亦衆矣非博通今古寂而求之一心又將隨其性之所近而於一偏其爲仁非色取則好仁而愚耳曷足貴也故功又在好學好學者於經史所陳大義無論已其輿地制度名物凡儒先之所考訂皆平心以求其是自觀其通於立說者初無與也但不昧所自足矣若攻訐以爭勝去讀經史之本心不亦遠乎至於本朝掌故之籍宜以時瀏覽皆念朱劉敵使異丹遂人欲夸示險遠故迂其途導之敵窮其詐遂人懾服當時中外隔絕輿圖不詳而敵能知敵境道里之遠近其平時稽考可知近見中俄交界圖北界多非乾隆內府地圖之舊詢知爲近日使臣重定疆界誤劃入彼掌故之不習患乃至此苟有夙夜不忘在念者吾知其心不安矣顏之推家訓言學猶種樹春玩其華秋登其實講論文章春華也修身利行秋實也發明曾子以文會友二語至爲明晰蓋聖門之教博文約禮途徑顯然淺視之若千條萬緒實則一貫之言我輩初學皆當心知其意且所謂以文者亦當返之於心先自審其誠僞大學以誠意爲首功傳者首釋之此學人所必爭也荀卿有曰今之學者以爲禽犢其言蓋以講學爲恥論者謂與曾子會友之訓相反烏知講論文章所爭在一念誠僞之間邪近見學者免於荀卿所斥則幾矣記曰知者利仁畏罪者強仁我輩雖勿能知而畏必甚也今當北征念予遠離敢以言共相勖勉庶異時相見有以互質也芝兄獨行君子志操堅定濟乎寡欲權每對之自恨勿如吾子師之久願時與往復守其言以寡過夫取友之道篤行爲上才性開敏次之記誦淹洽又次之雖有他長而心迹險惡必慎與之近世豪俊特起不患無友矣

與重黎書　　瑞安　黃紹箕仲弢

拙作承點定理精且富感荷無既惟鄙人墨守朱子其論二氏及諸儒處皆略宗朱子文集及語類之道意長者深於二氏故每以彼法論朱子及諸儒雖鄙陋淺薄之見與深入室奧者不可同年而語然根原不同實是如此如出世經世皆見分爲二事朱子意則以學與治爲一事正使彼教亦言經世亦能經世而與吾儒之理仍無涉（朱意謂流弊在其出世之學不在言經世）使吾儒不出而經世亦并不言經世而與彼教之理亦無涉（朱子文集語類闢佛闢陸氏反覆專明此義）朱子以道與藝爲一事皆見以爲二事朱子通二氏大要與闢二氏亦即一事而皆見亦分爲二事皆論每以朱子講學多用權而鄙人則覺其實但自顧太淺陋不敢復置辨亦以此事非數語可了故也此自是長者研究二氏而性於釋氏爲尤近故持論如此（道與陳其實陵之釋氏尚不其道致言直欲以佛氏爲體而以老氏爲作用此若成合地球上想無能當之者他日必有此一派學問）朱子所謂合下有箇底意思正是見之精處斷非皮傳者所能及也引喻從祀諸儒陸王外添楊慈湖陳白沙諸先生甚周密但某公之學佛學道似未深造所念之道經殊不高其兼綜三教實近於朱子所謂不成箇物事者故拙作引張良李泌以其皆嘗辟穀（唐書泌傳謂泌自言時時與赤松子王喬等游某公頗近似而尚不如其猶賢是不五斗米道之流亞也）引富彥國趙閱道以其皆讀佛經但取古來闢人有粗跡可指者約略言之如皆以前爲黃老之學者宋以後講心宗者皆不敢闌入惟陸王則爲援釋入儒者之渠魁故不得不一提然陸王亦實嘗看佛經（慈湖於從祀顧高同言年刪亦未祀未知後來曾迷入否）其餘諸儒或由冥悟或即從陸王出

未必專從佛書討生活不止以顧高皆闢王蕺山皆闢王學末流爲因果之說者故特不及之也某公雖亦皆靜坐然此是善男子之流端謹和平自不可及而殊乏光明俊偉之氣論心宗者必不爾也（不時議論亦以闡陸王自任可見其心宗所得也）引國初儒者添出沈近思則妙極妙極沈公宗旨與府畇不殊然妙在少皆爲俗亦所謂有粗跡可據也拙作大意而子上是宗朱子說二氏當闢但其心得不可沒皆子裏在說是能念經亦好所得不深其弊必不大耳蓋某公所學之弊止在其身不能及人若其講心宗使不敢測其流弊之所至緣其好處與弊處皆太大也此文因上半篇門面太大故篇末略寓規勸稍自文飾以應篇首不敢直與之語昨與可莊言近來應酬文字即有好手筆亦斷不能樸實寫出所以斷不得佳可莊云若與某公爲老同年竟可直說他所學不合然猶賢乎已我們則斷斷不配也極荷垂愛故不敢匿其區區惟恕其愚妄而終教之萬幸萬幸

二

發教透切之極敬服敬服此公先德即以儒門法語教人以此養心以聽訓澄懷二書藏身二語可謂不刊之論大約自呻吟語出後士氣即就衰至國朝雍乾後尤甚朱子謂東漢黨錮之後士大夫間必別造一種議論父兄師長以相告誡以爲避禍藏身之計如聽訓澄懷兩書殆此類也以朱子議論及行事考之則與近來宗朱學者判若天淵在相背而馳耳某公亦是胡伯始一流人但庶子尙忠厚近每有講理學而甚巧專以其所講之學爲做官趨避之用者則尙不如之其學還有極可笑者他日當面陳也長者謂書博而見理甚深豈可與近來講學闢人同日而語姪每喜看顧亭林李穆堂諸先生及近龔魏諸家集而不願看學桐城派諸家之文惟惜抱老人則不敢輕視其餘則大率皮傳者耳大抵道理自在天壤開家數由人自立工夫由人自做但古得道理田地多者乃占便宜然以一時論則恃氣運以一身論則恃氣魄氣運好氣魄大便無論何家俱做得成然卻不能以此而抹卻所占道理之多少近世氣運不佳闢人又無氣魄故無論學儒學佛學道而皆爲鄉原之歸此亦世運之隆汙升降所關風會人才氣鹹之薄於是外患亟而蘇霍乘虛濁亂中夏之禍烈矣長者以爲然乎否乎

右仲弢兩書發攄有義味能攻吾之短取銘座右策吾晚學炳燭之志

三

莊氏集瀏覽一過譚峯敘劉舍人之詩隱秀曰深文隱蔚餘味曲包斯足當之矣竊謂國朝公羊家推求大義因多心得然謂抉經心而成達例未敢遽信其然獨其文詞則未有不奧衍而遒麗者殆亦舍人所謂有助文章者歟毘陵人文最盛至如大雲之文本九流著柯之賦源漢魏蓉庵之詩擬樂府尤爲特出非一州之所得專美長者以爲何如集中題仕女跨虎圖甚佳紹箕適有此圖他日當奉求賜題並請大筆寫莊詩以資諷覽也吳禮北書聯耑緻筆力洞達而情趣索然智過其師乃可傳法信非虛語拙詩承改定數字塙當之至感荷無似獎許過蒙獎借向來作詩絕少非惟才短抑亦膽怯後當稍稍爲之耳

武昌　張裕釗廉卿

日本惠南。猥蒙齒及拙書。所以獎借之者逾分溢量。使人媿恧無已。然往者嘗妄論宋元以後書。與漢唐人筆法判不相入。私究其故。漢唐人專從朴拙一路入。宋元明諸家則皆以取巧失之耳。因是以推論中國之治。所以大遠於古者。其弊亦正坐此。區內萬事萬物。必有大拙。乃得大巧。而巧者則莫不終歸於拙。今海外諸國所挾以陵轢我者。一皆以朴拙得之。其實則皆故書雅記九流家言古測算法之緒餘也。我茂棄先聖之道。一切爲孤懸善道。傳風匿蹟之術以相尙。而彼在在腳踏實地。操必勝之勢以制我。以實皦虛。焉往而不靡乎。閣下沈幾觀變。謂不若善刀而藏。誠亦有心人語。然相率引去。擧諸志士仁人之用心。蓋亦不免惄然。聖人者不凝滯於物。而能與世推移。君子之道。或出或處。或默或語。神而明之。存乎其人耳。近刻重修南宮縣學記一紙。附呈是正。拙書既不足觀。刻工又不如人意。聊博一粲而已。

張裕釗

所示大著。偉論越世。度學甄微。紬其指趣。九流爲近。古今之蹟。中外之事。靡所不貫。故其發爲文章。議論怪奇。一辭一義。皆確有依據。非淺人陋儒所能望其項背。惟文章之道。以實爲體。以虛爲用。作者之旨信美矣。更益游刃於虛。使其窈妙曲折。遠出於語言文字之外。則尤善之善者。邈乎其不可攀矣。來教綜論世變。頗有取於脊言。竊自喜其不謬。然得閣下究極言之。乃更恢之彌廣。按之愈深。今日之事。有能纍閣下之言以爲的。舉一世之積弊而盡易其故者。天下何遽不可爲哉。近感寒疾。雖稍瘥。尙未能復元。勉勵數行。不盡百一。裕釗頓首。

順德　李文田仲約

昨承教。遂往見。欲其暫留委蛇朝列。得權宜之正。顧彼亦自有意。非決然舍去之謂。蓋謂邊事日難。既不獲行其區區之志。一旦投大遺艱。益無可補救。非經世肆志之人也。坐此益增幽憂之疾。以此議合之尊說所云。竟水乳而不可判。而此時則出處之宜。語默之審。各有用意之微。別自鄙人觀之。皆是也。然而不可以強同之也。一半日再詣辭。研秋編修。未及約之偕往。草草手布。順承動定康勝。不宣。弟田頓首。

李文田

承示闕特勒碑。兩唐書均作特勒。當不誤。而耶律鑄親見此碑作特勤。云唐書誤。此當兩存之。莫能定也。甚寶甚寶。至謝至謝。

耶律鑄移剌文正子也。著有雙溪醉隱集。和林詩注云。和林城。苾伽可汗之故地也。歲乙未。聖朝太宗皇帝城此。起萬安宮。城西北七十里有苾伽可汗宮城遺址。城東北七十里有唐明皇開元壬申御製御書闕特勤碑。其碑額及碑文。特勤。皆是殷勤之勤字。唐新舊史皆作衔勒之勒字。誤也云云。以上並是雙溪集語。

李文田

日來綠海子帖落。有派寫之件。遂不得奉詣領教。渴想殊深。黑龍江外記二本。從黃再同編脩處借來。請鈔訖交下。再還之也。中有六七倒亂篇一頁。弟鈔本未校。恐不足用也。甯古塔記略係沈子培秋曹本

鈔出。並呈上。乞收。龍沙記略。即朔方備乘本。無以異。惟述本堂集祖孫三人之詩。多有在記略外者。頃選出擇邊地詩鈔之。尚未完也。遲日再呈覽。何如。柳邊記略。弟所錄有極謬誤者。昨方覺之。肇州在長白山之西五百餘里。以金史會甯府西至肇州五百五十里也。地理志。會甯倚有長白山。則今長白山北即故會甯縣治。然則肇州當在今吉林城西南五百餘里。目前讀元史。以兀速。（[illegible]）憨合納吉利吉思之人食此地之鹽。故妄疑其與俄羅斯近。因以爲鄰近額爾古納河。及稽金史。方知肇州四至。原自井然。此不足以辱博雅之一笑明矣。楊大瓢不知肇州所在。此讀史欠細也。乞將此數語塗乙之。免被他人笑也。切懇切懇。文田頓首。

閩縣　鄭孝胥太夷

日月不居。遂成三年之別。每遇從都下來者。必應訊朋舊近狀。書問雖疏。情念殊劇。不謂足下獨能見及。遠辱手箋。兼賜見懷之作。持玩累旬。惘然難釋。籍諗道履康勝。至以爲慰。咀味大集。信能物率格律。逍遙興寄。非特述造之工。兼微攝養之候。學人不乏深造者。誰故知此事惟靜者乃得其妙也。子培先生。良恨久闊。閱世既倦。益懷斯人。晤語之餘。代道鄙意。皆在此都。優游卒歲而已。東人浮淺。一知半解。沾沾自喜。鮮足可語。新法方熾。民氣不靖。其謀國者業已開之。竭蹶難輟。亦非有老謀長算耳。閣中未能措書。然近來此間亦無書可買。秋來得遵義鄭氏書看之。其精力誠有過人處。詩力亦銳。但似孟東野。使人不懽爾。吟咏近亦廢業。正坐無同作者。今謹賦一律奉覽。劣可斷句而已。然鄙懷亦略盡矣。伏惟起居愼衞。孝胥再拜。

詩一首

蹤跡宜南闕。情懷海外孤。佳書能見及。奸語故多殊。島族滔新法。賓僚踞腐儒。默慚袁伯業。勤力久過吾。

黃岡　洪良品右臣

睽別未晤。弟有一言。屢欲陳於左右。因循未果。頃過尊處。讀足下日記。枕葄經史。實事求是。非足下無可與言者。且事關貴鄉賢哲。非有公心大力。深悉此中是非得失之故。亦愛莫能助。疑莫能明。今足下有如此學識。復有如此遭際。將來表章經學。津逮後人。如阮芸臺之所爲。甚易易也。貴省鄉賢中。弟最佩服二人。在明唯王陽明。本朝唯毛西河。陽明道學。實見諸施行。非空談心性者比。西河經學。確有心得。精審絕倫。非諸家所及。二人得名最高。得謗亦最重。王則張武承毀之。毛則全謝山毀之。其實皆門戶之私。不足據也。王尙有人昭雪之者。彭南畇著陽明釋毀錄。猶列諸兩廡配食之班。毛則經全謝山一言。近修國史者（[illegible]）至欲屛諸文苑儒林之外。殊不可解。弟見宋元明以來及本朝諸家經說甚多。嘗取西河全集覆對。始知西河所言得經意處較多。較確。諸家通病喜攻經。（[illegible]）喜疑古。（[illegible]）以臆說爲故事。而西河獨無之。其識勝也。祇以措辭過激得罪時流。事久論定。實爲本朝經學巨擘。（[illegible]）及乾隆時。有人毀之於袁簡齋先生。簡齋曰。西河著書四百卷。本朝其此大手筆者。曾有幾人。誠公論也。今歲久原版無存。印本日稀。誠恐代遠漸就湮滅。請於官閣文書之暇。

再加審定。論貲爲之謂刻。近時王船山集。亦湘人所校刊者。蓋表章先哲想有同心也。弟素無學問。實以是非之公。不可混淆。嘗撰駁全謝山所論毛西河集數篇。附呈督正。幷乞到官後暇時指示得失。此時行色匆匆。無暇及此。弟所以不憚覼縷者。誠以中懷有年。此時一別。未知聚首何時。特存此數行於行篋中。以爲異日考驗之券。沿途諸惟珍攝。起居不宣。良品頓首。

無錫　薛福成叔耘

頃奉五月杪惠函。就諗履新皖南。整頓百務。惟酬酢稍覺忙碌。兼抱西河之戚。修短繫乎定數。祇付之無可如何。尙望達觀自遣。勿過傷懷爲禱。閣下迴翔譯署。十有餘年。講求經濟。殆非一日。此次榮膺榷務。兼理吏治。不啻綆輕就熟。建樹自必卓然。酬應係官場積習。部胥與台端皆非所宜。然亦祇能剏方爲圓。稍稍從宜從俗耳。弟商辦滇緬界務已蕆。現正議論商務及互訂約稿。一兩月內可望完竣。茲將摺片各稿。附寄台覽。便可知此事梗概。大約滇西八關九隘。內漢龍一關。自明即淪於緬。今力爭回。自鐵壁以北。昔董昔馬以西野人山之地。居伊洛瓦諦江之東。計千餘里。又自新街八募以南。撣人諸土司之地二千餘里。今皆歸我鄉諾。展寬舊界。既有土司爲之屏障。復有形便可資控扼。此皆仰賴聖主威德。得以使行人有辭。可告無罪於良友者也。南皮公獎挹過情。無異嗜痂之癖。返衷循省。愧悚奚似。弟非但不敢望膺翻寄。亦實不敢望入譯廨。是非之門。回京後或但盤桓臺列。轉可將平日心所欲云者多上數摺。一入譯廨。了徇束矣。此意祇可爲知己一二人道也。弟懷歸甚切。更仰使至今尙無的耗。察度情形。能於明年春夏之交回里。已屬幸事。所謂欲速反遲者也。福成頓首。

閩縣　王仁堪可莊

兩載潤州。若歷危坂。怔營汗栗。僅免蹉跌。周稱逾歲。益增媿悚。比年江海口岸。事多撼戾。固由彼族侈誕。亦旗使之望不足以鎮攝之。緬衣薙止。使鳥獸之氓一瞻儒臣敷布。意必有斂襟起敬者。新猷允升。延跂无極。仁堪學治未嫻。移換首郡。能一切齋肅諷唄。使充知客和尙。不識頭陀。益慚熱惱。隨落可悲。惟是南遷以還。風物清美。老母迎養。慈體加餘。是可以持慰有道。舍弟有九月到蘇之說。尙未甚決。仲弢子培諸君。音問闊絕。比得雲門書。以詩屬和。仁堪才力竭蹶。頓之請與是可媿耳。節庵太史近自鄂歸。意將結屋匡廬。無負郭之田。高隱亦正不易也。惟希珍衛。不具。仁堪謹肅。

湘潭　王闓運壬秋

五年之別。旦夕欽欽。比到衡陽。每與鄭湛侯話企清塵。方深懸想。欣聞新命。近履湖陰。來往江湘。不難把晤。展眉東笑。喜倍除官。卽諗敷政彌嘗。揚仁敝俗。柏臺移代。想又推賢。甚幸甚企。闓運歸山八年。經營一宅。猶未架構。而友朋嫌其開作。東扯西拉。自知無福荷鉏。仍當把筆。衡陽差僻。一席可容。留此三秋。無聊已極。所以不能隱者。無奈諸厚祿故人何也。更名匿迹。又所不行。知己聞之。必嗤然矣。族子代耕。皆從事嬰鎮二關。頗諳利弊。茲游江介。介謁鈴轅。如有可驅使。或能仰裨萬一。倘察其不堪隨鷹一處。介得棲泊。免更投他處。拜賜多矣。部況具其面陳。知公劇故不多及。專頌台祺不具。闓運再拜。

上元　宗源瀚湘文

今春滿望繡衣過杭。得慰饑渴。旋知風利不泊。皖人已先償來蘇之望。未嘗不悵惘久之。七月中得賜書。遲遲未報者。以見索之閱過集。篋中已無。須乞諸其鄰也。執事醞釀已深。斧柯得假。朝廷用通儒正人。漸儲寵寄。源瀚之喜。殆逾尋常。顧執事本學道愛人之方。行察吏安民之政。錢穀隸藩。刑名隸臬。似乎巡道無權。然情親地近。專制一道。正得以詳觀熟察者。從容坐論於其閒。大淸律。訴訟一門。列有專條。稽查詞訟月報。審正枉斷。專責道員。今之分巡。往往不知。夫政平訟理。民閒無歎息之聲。竊以爲安內攘外。機關頗繫乎此。執事儻屬資僚查出此條。從容舉辦。實力奉行。所以愛民而報國者。未必不基乎此也。拙刻閱過集。譾劣無似。執事經綸雷雨。胸有古今。此區區者豈足以溷耳目。平生於獄訟最所措意。嚴瀬明州。手批訟牒之錄。存者逾尺。而此帙最略。刻印又最劣。斥散略盡。重承雅命。於他處索回一部。藉供誨正。閒有直抒胸臆之處。執事取其意而略其迹可也。源瀚荏苒衰遲。無志進取。今年四月。奉委江蘇督銷浙鹽局。設局於蘇州省城之金太史場。初到亦頗糾紛。今已漸可無事。行篋之書。燦陳一室。頗思重理舊業。倘得十年不調。嘗思不與艸木同腐。然卽此亦豈可必哉。執事初到皖南。水土未服。百事方殷。又攜蘭玉。意興自必稍減。今則操縱漸熟。自有水到渠成之妙。閒賭項已將屆滿。提款亦已允還。至於蕪地。五方雜處。搢紳洋人。往來哥匪。似無非萌芽於莠民。除莠安良。重賴保甲。拙刻閱過集中。於保甲注意於墾荒之客民。情形有異。然立禁約。報增除。似頗補前人論保甲令意未申之隱。教之爲幸。源瀚頓首。

丹徒　韓弼元叔起

辛未夏。白門快晤。得悉誦大著。竊歎橫絕一世之才。不可羈勒之氣。閱人雖多。求如閣下比者。代不多覯。別後常往來於心。不能已已。昨聞僉巡皖南。以文章發爲吏治。必有不猶夫人之所爲者。私心喜躍。亟思寓書。而自慚老朽。言無足重。是以欲吐仍茹。閣下不遺葑菲。惠然先施。且藻飾過當。非所敢承。乃知虛懷樂善。雖龍鍾之叟。一晤於數十年之前。而猶惓惓不忘如此。彼才十倍於弼元者。閣下之好之宜何如哉。諸葛忠武有言曰。集衆思。廣忠益。非有違覆。不憚十反。違覆參驗。而得折衷。是猶棄弊蹻而獲珠玉也。徐仲車戒黃發直曰。度不厭熟。則寡過。睦僚友。則事舉。竊謂爲政大要。不外此數語。閣下推好賢之心。集衆善之益。行見聲施爛然。功勳卓著。此眞弼元之所欲賀也。臨風仰企。一衣帶水。未由晤語。曷勝悵然。弼元頓首。

常熟　翁斌孫弢夫

先祖事蹟湮沒不彰。得公一詩。當與文貞之笏。並傳不朽。欽感何涯。原稿馳上。但乞寫入卷子。（圖後空尺俾可補）錄先祖遺詩。公詩古雅。度越近賢。萬萬。向所愛慕。幸勿靳也。承示瓡卽執字。案說文。凡㚔之屬皆从㚔。一曰讀若瓠。段氏曰。疑當作讀若執。又按漢書地理志。北海郡有瓡縣。師古曰瓡卽執字。王子侯表有瓡節侯息。師古曰瓡卽瓠字。又音孤。功臣表有瓡讘侯扞者。師古曰瓡讀與孤同。是瓡與執本可通假。而瓠卽瓠之或體。長者定魏笏瓡字爲執。確當不易。旌節將南。不獲長侍丈席。私心悵惘。結不可言。斌孫頓首。

五十五冊

武岡鄧輔綸彌之

輔綸與公同聲相思久矣。卒以天處一方。人事百遼。未獲親接有道之光儀。至今胸臆以爲耿耿。去歲薄游大梁。奉新河帥告以執事之丰裁淸峻。學殖宏深。實能遠出時賢之上。益敬識之不忘。不圖手教先施。辱愛逾分。慚感交并。見賜大集。莊誦一過。秀潤者古。無美不臻。視拙作郊寒島瘦。眞如小巫見大巫矣。至弟初刻白香亭集外。災梨棗者惟和陶詩一卷。茲謹與二竹嗣詩刻石緘封。幷呈所賜郢政。此外續存詩稿。其稿概存仙帥同年處。承允代弟删校付梓。容俟成書後當再寄求削定也。莊讀兩什。多年神交。無緣把晤。碧澗相化已久。忽承遠懷。舊雨恍聞山陽笛韻。不禁愴然。江天在望。良會有日。書不盡意。輔綸頓首。

朱一新

秋閒接奉惠緘。先嬾久未有報。忽忽逡將改歲。頗言之私。良不可任。邇惟與居曼福。致如遠頌。嵎江惠政。溢於人口。足爲吾道之光。惜弟遠阻郵籤。僅得從報章中略覘管豹。尚未能深悉其詳也。外官誠不易爲。近事尤多牽掣。來示所云。自是天下通病。以君處之。諒必游刃有餘。至於理財之道。盡淸界限。而不至身爲怨府。此尤具見張弛得宜也。吏治民風。固非收效旦夕之事。亦非一人可爲之事。但能持之以恆。潛移默運。自必日起有功。若欲立起沈痾。當此之時。談何容易。大聲以色。事未行而掣吾肘者已在其後矣。惟冀隆隆日上。俾得益廣其施。則進退人才。轉移風氣。固反掌閒事耳。沿江上下。伏莽滋多。外吏苟一怠勤。則此輩皆將乘之而起。東南民力已竭。風氣益囂。若使再有紛紜。誠未知何策以善其後。而風會之遷流。乃至不可思議。來示所舉貴幕友之說。誠然誠然。以僕觀之。殆猶不止於斯也。天下大患在財匱。而尤甚患於少人才。財之息耗。半已授權於外夷。才之盛衰。初非外夷所得而操其柄也。乃外夷所朘削不盡者。吾自助以朘削之。謂之何哉。弟今冬本欲歸里。而牽於俗累。卒卒未遑。精力日衰。虛玷此席。良爲可愧。家慈明歲七旬。嚴君亦將望七。非人子遠遊之時。明秋決作歸計。當再過衙齋一敘積愫也。令弟補缺之期將近。而復遠。大約在明後年。孺初遂已作古。亮生亦復倦遊。此間舊雨日稀。偶出殊無所詣。拉雜書此。以當面談。一新頓首。

朱一新

客臘聞公外擢之音。喜躍無似。即欲備函馳賀。復慮河冰開後。驛從南來。此函轉致浮沈。是以遲遲未果。近接潞河舟次惠書。始知出京之期。乃在三月。行旌倥偬。猶復念及鄙生。語長心重。諷誦再三。感念深情。逾於濠梁濮水矣。當惠緘遞到之日。正賤軀困臥之時。小病兼旬。久稽裁答。罪甚歉甚。側聞政聲遠播。綱舉目張。卹商惠課之稱。已傳遍大江南北。使君於此。故自不凡。從茲利澤施於一時。非僅爲吾黨交遊光寵已也。弟抵粵後。瞬逾五稘。恆苦瘴溼之疾。每春夏間輒發。自笑此身幾如河決。須霜汛後乃慶安瀾。歲歲修築隄防。僅足補苴罅漏。其不爲鄭州之大決者幸耳。諸生相依既久。頗能諒其庸愚。虛心聽受。惜新精力日頹。未有以少酬其意。去歲竹集答問之語。編爲四卷。以志鴻爪。至今無暇修改。終未完密。深恐有誤來學耳。來函以講席相約。故人厚誼。媿荷無任。嵎江與吾鄉一水可通。便於養親。尤殷心感。惟公欲講

明慎修雙池之學術。則新媿非其人耳。鄙人與公二十年來。本如蛩虛之相依。今雖顯晦殊途。出處異致。而拳拳之私。未嘗一日去諸左右。若得時相晤對。何快如之。此間明歲之局。未知果能擺脫否。即或小有諸滯。亦終當從公飽看江南山色耳。令弟補缺之期。聞前兩缺有爲部駮者。則當遞推而下。倘須俟諸明年。此舉本爲祿養計。而此中偏多曲折。欲速則不達。天下事大抵如斯。所得益差。乃省局中之散席。非外廠也。近爲張廣州校府試卷。月餘尙未竣事。來示逃於佛老。此在鄙人樗散之身則可。公則未可。至處身期於澹泊。不在大處深谿云云。乃眞名言也。弟嘗謂辦事者。大處著眼。小處下手。此雖老生常談。似可與前說相印證。拙作崇義祠碑。近始上石。敬呈一通。乞誨正。令郎近已令其應試否。小者當亦就傳矣。甚念。甚念。一新頓首。

陽湖居寄靜山

月初過謁。敬聆提命。載錫盛饌。更賦佳章。洊以至言。光茲行色。感荷感荷。伏惟夫子以綜核名實之才。中外盈虛之理。深抱玉卮無當之慨。而懷金陛奉土之心。內則撫綏疲民。外則控御異類。啓誘庠序。爲國家儲楨榦之材。高張桴鼓。爲閭閻靖姦宄之擘。勤劬日昃。追古循良。然猶官燭盈寸。刻之以賦詩。濁醪一穎。酌之以觴客。既保謝朏巖壑之韻。無廢任昉山澤之遊。史稱劉穆之五官並用。極之左手畫圓。右手畫方。昔疑虛妄。今始信然。寄夙耽墳籍。亦嘗刻志爲文。恆苦辭不逮意。意不造適。一篇之成。動移晷景。當其沈思追索。至乃遺落世諦。及至艸稿既脫。仍乃了不異人。此後牽率酬應。彌不足觀矣。又性好穀梁。意存規范。漢儒師說。殘佚已多。苦心覃思。據經傳以正注疏。間有所得。出柳鍾侯許之外。他日擬箸一書。名曰春秋穀梁規范。自媿力薄。不足起廢發墨。然已得條舉冰釋數十百事。存之篋笥。未敢自信。倘學業漸益。綴次粗就。當塵元覽。呈上近刻文一卷。詩三卷。合前刻並裝一冊。恭求削是。幸賜序言。弁之簡首。庶堪增驥之願。藉免投淵之災。又昨所和詩。涂中翻閱。始覺複沓支離。輒稍改正。謹重錄上。幷乞教焉。增上石刻四種。三在嶺南。其一南唐井闌。近年出土。鄙郡外間流傳。尙未多見。或可增入石華簿錄。寄以十四日抵滬。候船未得徑去。十八日當可成行。謹手疏。附承動定嘉福。

居寄

首夏之月。從弼卿戶部處。敬奉賜書。責取近狀。淹留裁報。學合鳴鼓。在三之義。情得自贖。敢終布其腹心。近者朝廷妙選文學。既許不次之擢。兼設左降之科。前輩通儒。精心奏疏。後生新進。拭目觀光。寄不學干祿之書。詎嫻應制之體。科舉習氣。故當必無。詞林根柢。自然不具。遂乃錄奪史職。改隸田曹。星辰離離。五石下隕。飄風發發。六鷁退飛。雖揣分知涯。安拙若性。而不才取棄。實媿所天。昔歲壬辰。見知君子。吹噓增其光價。拂拭愛其羽毛。善善從長。許與氣類。謂宜速鑣枚馬。接席揚班。岱嶽登封。艸儀縣蕞。甘泉陪祀。託乘後車。紬金匱石室之書。奏長楊羽獵之賦。出典孝秀。振拔郡國之才。入綰絲綸。補綴袞衣之闕。性甾疏野。不稱華貧。任運浮沈。終負舉主。夫以木天清望。地絕榮階。類昬玉繩。仰通華蓋。時人號爲內相。觀者羨若登仙。今日一流。稍輕其選。何者學士瀛州之數。已溢周禮之其官。元良羽翼之資。遲比漢郎之皓首。豐

貂有不足之患.金馬有菩飢之憂.然且朝夕乞貸.春秋典質.盛飾章服.臙充庖廚.鐵車之牛.厥角可鑑.虎幣之雁.其毛必豐.棲生揚揚.傳發於五侯之邸.朱鮑款款.日數於六卿之門.腋持素交.動有賄囑.排斥勝己.中之諂言.呦呦鳴鹿.何嘗得食而相呼.閃閃短狐.但解含沙而射影.甚有逸留儒者.託進於閹官.馬卿才人.借譽於狗監.崢嶸霜簡之劾.頗匪風聞.跼蹐叢棘之廷.何能從對.衣冠風氣.壞地盡矣.故知清濁之說.不在官品.美惡之門.正可齊物.爲牛爲馬.原無不應之呼.氐觸氐蠻.本處息爭之國.聖君賢相.如婆私懷.回換一官.以完耿介.德莫厚焉.幸莫大焉.司空之園.邦事斯掌.天地成平.山川奠定.宮省節儉.士木之功不興.簿領從容.官司之長不呼.素流當職.無廢嘯歌.華冑所求.貪得閒簡.是以杜陵老去.栽取挂名.何遜才優.始云兼守.而寄一朝釋褐.踐此清階.襆被明時.平揖府主.明光滿省.坐擁香爐.延禮仙門.入操彤管.不敢仰勞題柱.故爲上應列星.但起曹承務.地逼人儕.信有三世爲郎.何止十年不調.寄犬馬之齒.三十有九.本生母棄.春秋六十有八.爲貧而仕.本不擇官.及時而養.理須望祿.而崔亮停年之格.未必爲孝子而寬.方朔待詔之年.何處是索米之地.若使周旋粉署.扶服丹墀.依次真除.循勞出手.將生馬角.且俟河清.今歲十月.恭逢文母受釐.羣臣上壽.謬襄盛典.脫敘寸勤.竊不益力.頗思以邊郡自効.滇南偏遠.瘴癘所叢.非蹈自擅.楚威不有其地.孟獲反側.獨相止服其心.邈誦遊魂.脊梁莫足.然風俗敦直.江山緜麗.尹珍好禮.來學汝南.呂凱執忠.不汗高定.碧雞金馬.流技尚同之山.桐布筆船.浮貢齒倉之水.文齊以之立節.張翕因而世官.國小易治.政拙可報.倘緣際會.稍展微勞.遠想折衷.敬言盡各.願聞海誘.以發愚蒙.時局艱危.倏忽萬變.管領一道.交涉務殷.惟爲國頤衞自愛.門下士屠寄頓首謹上.

秀水 朱采 亮生

采自去年春間自晉越粵.三月中旬至羊城.四月中旬抵瓊台.粵東本多盜之區.瓊島孤懸.瘴癘素盛.黎客錯雜.尤易釀亂.內山黎歧.裸體文身.本極愚蠢.外匪闌入.煽惑劫制.流爲盜賊.地方文武.復不速行懲創.遂至釀成大禍.瓊諺十年一亂.瓊郡自道光末迄前年.幾於無歲不滋事.惟其僻在海南.又值中原多故.下以諱飾爲能事.上以苟且爲治安.蓋積亂已久矣.客有新老之分.自海北來僑居.或至十餘世.言語風氣.自爲一種.其性悍戾.與土人積不相能.仇殺械鬭之事.所不能免.自同治五年.蔣大中丞剿平曹沖.安置餘匪於儋州臨高澄邁三邑.皆百戰劇賊.於是新老相倚.而其禍始烈.屢叛屢撫.屢剿屢蹶.四年儋臨之事.十一年金江之變.殺掠甚慘.見於奏牘.香帥派馮萃亭軍門.劉淵亭鎮軍.方觀察長華.大舉剿辦.分路進兵.捕獲著匪.賊焰始衰.全瓊士民始有來蘇之望.然各屬黎匪.漏網潛伏.蠢然欲動者.仍實繁有徒.方觀察辦客家.政以賄成.尤爲弛縱.弟承之其後.適值大軍凱撤之際.辦理善後.兼統瓊軍.鎮壓撫綏.殫盡心力.去年冬間.盜賊蠭起.數路橫行.幸預備在先.隨起隨滅.弟復親出督辦.剿撫兼施.得不成事.本年春.又有陵水七弓黎匪.聚衆劫略.臨高番嶺客匪潰亂.焚殺之事.同時並起.勢頗兇悍.幸朱鎮遠陞.徐倅存陛.分路邀擊.破散其衆.一月有餘.始得搗巢擒穴.東西兩路.次第戡定.有此數戰.稍不畏之吏知文吏能軍.漸次帖服.因以餘暇搜捕積匪.請查匪鄉.海面大盜陳子卿.同時獲得.於是盜賊衰息.民獲息肩.

成謂數十年所希有.至於善後諸事.五指山十字大路.前明邱文莊.海忠介.所留以有待者.現有防軍分駐.委員設局.商民往來.坦然無阻.聚落繁盛之區.設市場.建義學.荒陬窮谷.漸知識字讀書.開山伐木.尤爲興旺.惟銅礦開挖已久.商人未能獲利.然瓊境礦苗極多.俟之歲月.必有成效.香帥於瓊事竭盡心力.規畫靡遺.在事諸君.亦能羣策羣力.各展所長.故能粗有成效.弟適逢其會.差爲幸事.所可畏者.海南天氣炎溽.鬱爲瘴癘.物故者相屬不絕.甚至朝笑夕眺.闔門俱殞.用兵之際.尤爲惻念.弟去冬巡閱歸來.痼疾觸發.至今未愈.一請開缺.再請接署.均未蒙允.似此病軀.勉留海外.恐難持久也.瓊台遠宦.魚雁逐稀.北望燕雲.未知何日重行握手.傾吐積忱.日下新聞.尚祈隨時示我.

秀水 趙銘 新又

昨奉手翰.感荷注存.先生吏牒之暇.癖好文字.當其冥心孤往.無古無今.獨闢奧窔.自成一子.乃所爲章奏.則又條析始末.指證利病.精鑿不磨.他日持節方州.經畫取諸素裕矣.傾倒之私.何可涯量.銘樸守局差.虛擲歲月.壯不如人.老無能爲.每一動念.輒自慙負.嘗撰左傳賈服疑一編.擱置數年.不復省覽.欲爲姚氏類纂評注.以腹笥寒儉.未能遽成.裒輯約得千餘條.而其所不知者尙夥.如歐文山淵齊蓋堅自異同之辨.山淵齊楽.未考所出.震川有項脊軒記.亦不知項脊二字所本.[illegible](前自號曰項脊生跋注)安得居近有道.日日擔書相質.一劄所疑乎.皆中待考.辨者無算.遲日再一一臚陳.敬求教益.銘學道未能.而宦情已淡.有一事爲政.有邱文斗者.俠相術.游津門.士大夫奉爲神明.北人喜談.時亦奇驗.大抵相司道必封疆.相府廳必監司.數月開累數千金.鄙人因未一往也.嘗謂以十金贈相士.與我監司.不足當居門之嚼.何如以十金購古書.猶得供數月咀含乎.承詢抱孫也未.今年家運屯蹇.兒媳夭亡.尙未續絃.小兒爲同鄉金蓉入觀察邀課其次郎.館去敝寓不遠.家事得早晚相關也.亮生所治文峪河下流.頗著明效.今年幷門大水.而彼處僅剧邑偏災.文峪隄工.竟得完守.甚以爲幸.惟早衰多病.退志怦怦.未審上游借寇.意竟何如耳.陶方之旋使.精心求治.學望翕然.實事求是.力矯粉飾積習.急切亦未易得手.期年後當有吏一新矣.蓉生侍御.以上言獲咎.朝陽鳴鳳.足爲吾黨之光.功名之際.處之澹然.其學識殆不可及.今之古人也.尊老秋來差健.門戶獨支.亦無可奈何之事.庭若觀察水師學堂.距銘處不過咫尺.各事其事.月僅一兩面耳.少陵云.儒雅吾師.其庭翁之謂歟.子虞過津.惜未一晤.前約擔贈我復室類稿.後又不果.想在京師爲有力者奪去也.銘頓首.

與袁生書

沈惟賢

年矣.僧人別來.遂易寒暑.有願渡江.迄未克踐.當介西望於邑.夏秋兩得弟手札.勤懇懇之致.謂予子恐.天性純敦.此其微已.惟循楷法.尚未介觚生刮目.大率問學之途.唯煩靜始能得之.古德云.攝心一處.使是功德叢林.謂心光聚於一處.無事不辦也.服膺斯語.恨未之逮.想研精覃思.乃能有一旦境智雙徹之時.臨池水黑.就之若此.豈後古人.凡事皆然.豈獨一藝邪.聞叔雅好剖析兩戒.指瞰八紘.不意千里外乃有同調.良爲忻然.惟是劃地之難.非先定分數.往往窮大而失其居.何顧船之於北徼.徐星伯之

於西域．卓然成一家言．然何論別失八里．徐考額爾齊斯．則並疏略．此如良農偶有越畔．亦考據家千慮之一失也．魏先生海國圖志．蒐播四裔．可云不朽盛業．而考古多疏．未必非愛博之病．官書西域圖志．以天竺爲今西藏．廓資爲溫都斯坦．則又武斷之失也．大約官書莫善於滿洲源流．私家撰述自徐何外．莫精於張石洲蒙古游牧記．彼皆明於分數．故用力疎而成功奇．區區管闚之見．愈操愈約．今將于舍衞波羅奈故墟．確有記述．而當搜采西史．旁及釋典．迺爲賅備．汲汲懼勿是也．今左右承過庭之訓．更潛心嘿記．籀以年歲．足使鉛槧望而卻步．方將西來．相與質析爲快．

于湖題襟集

文三

策倭事三篇

鑒往第一

台州王詠霓子裳

竊詠霓伏讀七月初一日上諭．朝鮮爲我大淸藩屬二百餘年．中外所共知．本年四月間．朝鮮又有土匪變亂．當卽諭令撥兵赴援．匪徒星散．乃倭人無故突入漢城．增兵萬餘．迫令朝鮮更改國政．各國公論．皆以日本師出無名．勸令撤兵．乃竟悍然不顧．是以添兵前往保護．詎乘我不備．傷我運船．渝盟肇釁．無理已極．著李鴻章嚴飭派出各軍．迅速進勦．以拯韓民於塗炭．毋得稍有退縮．等因欽此．仰見聖天子撫綏藩服．仁至義盡．薄海臣民．莫不有敵愾同仇之念．顧自牙山開戰以來．我國之師恆小勝而大挫．其故何哉．則請以往事證之．往者平秀吉之寇朝鮮也．由釜山入韓京．高王奔義州．明大將李如松率師往救．平壤之戰．初獲小勝．迨衍原尉山再戰而大潰．是時倭渠已踞漢城．明兵出關．遠涉數千里．其始以銳氣而勝．以爲倭不足平．其繼卒以輕敵而致敗．今中國平時上下議論．皆視倭爲易與．及迭日守禦．每獲小勝．官軍皆有輕敵之心．其致挫者一也．往者壬午一役．我師先入韓京．倭人後至．不敢肆毒．甲申之事．我以駐韓之兵．先衞王宮．誅亂黨．故倭亦不得逞．今東學黨首禍．我不以一二萬人先守韓城．而僅以二千之

卒．遠駐牙山．一任東人陸續濟師．數逾三萬．據城扁．邀關梁．阻要隘．主客之勢既異．衆寡之數亦殊．其致挫者二也．頃者牙山一役．置之死地．其兵事統於葉提督．故人自爲戰．卒能自拔以歸．雖傷亡實多．而殺敵之數逾倍．今各軍駐守平壤．不思分道進取鳳山成川．彼分三路以來．而我不阻塞隘要．困守江面．聞左提督陣亡．葉帥麾軍遽退．各統領敗不相救．是皆前敵無統．號令不一之咎也．其致挫者三也．往者明救朝鮮．本兵石星議主封貢．沈惟敬爲倭所紿．往返游說．故雖再議東征．而終於無功．蓋將戰而言和．足以懈軍士之心．今朝廷以愼戰之心．而出於不得不戰．亦和之一字誤之耳．倭人自維新以後．練兵籌餉．處心積慮．思得朝鮮以與我爲難者久矣．無端開釁．其所貪者土地人民．決非空言所能懾伏．卽令朝鮮許償兵費．而彼亦不肯退還也．其駐京使臣之所講．皆所以誑我使不速備．不謂我竟墮其術中．譬如弈棋．一著之差．步步落後矣．各統領雖盛著出軍．既至平壤．則以爲休息之地．初時只以小隊放哨．設謂倭人震恐．必來求講．又冀英俄諸國．或仍出而勸和．逍遙河上．老師縻餉．軍心之懈久矣．一旦倭人傾國而來．兵數驟增．後路恐阻．其致挫者四也．凡此皆陸軍之咎也．往者越南一役．法執政茹勒斐禮實主之．各黨人不欲也．議院中籌兵籌餉．每靳而抑之．是以陸續至越者．不過一二萬人．水師游弋．不過十餘木質快船．及最薄之鐵甲四艘耳．斯時我國定鎭二艦．尙未來華．南洋兵船．無一足恃者．及諒山一勝．法議員首請罷斥茹費．擇佛來西訥爲相．而遂允籌餉七十兆佛郎克．增兵二十萬人．是則諸報中所謂法國最貧者．非眞貧也．各黨魁忌茹費之執政．思傾其位而已．西人每謂無甲之船不敵薄甲．薄甲之船不敵厚甲．如馬江之側．石浦之邊．皆無甲之船不敵薄甲之明證也．越事之平已十年矣．向令我國多造戰艦．如定鎭者二十艘．如來遠者三四十艘．則歐州諸國尙不敢越雷池．廼乃因循粉飾．事過卽忘．不思懲毖之計．初時於英德兩廠定購四快船以外．未聞續製．閩廠所造．如廣甲諸船．乃瑪尼託耳式．西人以爲淺水守口之用．不可以海上爭鋒．而日本近歲方繕治不已．以致力與我敵．大東溝之戰．彼之戰艦雖沈三艘．而我已失四船．所恃者惟定遠等五船而已．今以後水師御敵．未有把握．此海軍日久無功之故也．夫日本籍通國之兵．不過二十餘萬．其敢與中國爲敵者．以俄人爲之護符．且必以利啗俄．與之立有密約．倭敗則俄將救之．論者皆言日本民窮財盡．將不可以爲國．不知倭人近年海關出入之數．每歲贏餘二三百萬．禍機之發．幸出於早．倘遲之十年．則其用愈足．而其患更深．由今日而言．勝負之數未可料也．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故詳論之．以爲今當事者之鑒．

慮患第一

今者牙山敗退．平壤潰失．陸軍之亡者約六七千矣．操江之劫．高陞之毀．致遠廣乙之沈沒．超勇揚威之損棄．海軍傷亡過二千人．而船械之失逾三四百萬矣．平壤爲朝鮮腹心之地．四通八達．北則有二路可通吉林．二路通本省．其南則有三路可達韓京．不取平壤．則不能下韓．今我軍退守鳳凰城．敵方聲言由牛莊以窺盛京．而其實將以一軍綴我義州之師．以一軍由平壤北趨富邊德州寶州．而分爲二道．一由廣利定遠入寇輝發．則吉林震動．一由興銀州入寇楡樹溝．以窺佟佳江．則興京戒嚴．諸將以陸寇重

地力能保守則可以卻之。否則或出於講。講則我必棄朝鮮。彼不欲多占奉吉。將退還東省邊地。而數百年之藩屬。一旦拱手而讓諸他人矣。倭人據有朝鮮。必視如屬地。置其君如贅疣。爲之治内政。開金鑛。盡收八道利權。以繕軍旅。初時尚有起而爲難者。五年而後。諸道盡平。以其所得增置戰艦。不及十年。而臺灣之患作矣。我中國事過即忘。玩愒如故。以後海戰將不能敵。則臺南北亦不可守。倘又爲倭人所得。則其國益富。其兵益精。十年而後。戰艦可增至一倍。爲東方強國。而倭人之心猶未饜也。方將與西班牙爭小呂宋。與和蘭爭婆羅州嗎羅巴諸島。而其爲中國之患。安有已時。此倭之足慮者一也。俄國地廣兵多。水師戰艦有四十餘艘。而不能稱雄海上者。以所有海口冬天早冰。故不得多置師船。其欲得朝鮮之拉雜里夫海灣。以爲水師屯埔者久矣。往者俄國新聞紙亦屢言之。今倭據朝鮮。必與俄有密約相助。而許割成鏡道之半。其地冬日不冰。俄得之可廣備戰艦。以雄視東方。二十年後。俄之鐵路已達東海。水師鐵甲增造百餘艘。則可以南向而與英爭印度。若海上之戰不能勝俄。則印度孤懸於亞州。英兵在彼者久戰而必困。而印人將畔而屬俄矣。英以印度爲外府。失之則其國頓弱。俄得印度則其國益富。其兵益強。又二十年。而歐洲諸國。無一能與抗者。方蠶食之不盡。而其爲中國之患可勝言耶。此俄之足慮者又其一也。論者謂俄人假途滅虢。朝鮮亡而倭亦隨之。不知俄虎狼之國也。歐洲諸國之畏俄。如六國之畏秦。曩者英法嘗合力以搘之。德奧義三國又聯盟以掎之。近法人雖與俄好。意欲借其力以報德人之仇。豈眞願其師船出地中海耶。倭雖至愚。亦不樂引虎自衛。推其謀欲取朝鮮以自廣。而恐爲俄所先也。姑叫之以海灣之地。又欲得臺灣以肥其國。如兵力既足。必與俄爭還庫頁故地。此時或與歐洲諸國約縱以禦俄人。其計未必不然。然既傅之足。又假以翼。俄將不可復制。俄愈強而德奧義不能掎角。英不能獨力搘之。受其患者首在印度。而蒙古新疆青海衛藏之患即繼之。故曰倭人不欲占奉吉者。懼與俄鄰界。邊患增多。不易於防守也。然則今日奉吉之防。其果可緩乎哉。

善謀第三

防之之道奈何。曰古之善謀國者。不爲禍先。不爲禍隣。其不爲天下先者。非徒不爲戎首而已。以退爲進。以棄爲取。我處於萬全之地。而有其發之莫敢攖也。隣國之爲我禍者。力不能敵。非徒避之而已。以弱役強。而強者反爲我役。致人而不致於人。則雖有強敵。不能出我之範圍也。今朝鮮之禍亟矣。倭人甘爲戎首。而俄將躡其後塵。約分其地。詭以爲得之自倭。代朝鮮爲守。以中國現有之兵力。必未能驅之出境。當以重兵爲戍也。即勝矣。而沿海萬餘里。處處設防。費且不貲。彼將以師船乘隙奔突。飽掠即颺。而我已不勝其擾。至於來歲海運梗阻。京庾缺供。尤事勢之可憂者。矧又有強隣如俄者。耽耽逐逐。肆彼要求。西據帕米爾。東占高麗海灣。我將何以應之。故居今日而謀東事。計惟明約英國。保護朝鮮。而藩封乃是以永固。夫英之肯護朝鮮者。非爲朝鮮也。懼俄得其地。立水師船屯。二十年而後。已且不能敵也。英人計歐洲諸國。皆不足以敵俄。惟中國地大物博。又與緬甸爲隣。印度爲近。故亟望我之自強。以爲他日應援可與英協力以搘俄。論者僅謂英人保泰持盈。志在商務。而不貪我之土地。皆未見其隱者也。英曩者據巨文

島我爲之請而讓還高麗。彼以爲得其島猶不足以扼俄。故終棄而不取。今予以保護之名。而不讓以利益之實。若英人觀望而不肯前。則東事敗矣。計惟有許割朝鮮之南全羅慶尚二道。爲英屬地。而北割平安成鏡二道以爲我屬。則英必樂而從我。所謂屬地者。徵其賦稅。治其軍旅。其禮教刑罰。仍由該國地方官管理。不易其俗也。西國之於屬土大都如是。我得其北二道。亦復如之。計朝鮮之境。尚有京畿江原黃海忠清四道。亦爲之教以治兵籌餉脩鐵路。駐兵船屯以備不虞。其租稅所入有不足。則兩國交貸之。有事則合力以護之。如是則韓境南不鄰於倭。北不接於俄。其君臣上下可高枕而無憂矣。論者謂英護朝鮮。倭未必率師而去。退守境內即退矣。其如俄之不讓何。不知倭人來往必以船。以英戰艦之衆。水師之精。不徒可以使倭船無片甲得存。且用以盡封俄國各海口。而綽乎其有餘裕。如是則中國沿海萬餘里之防。可無庸設。即以所省之財力。防西北邊界。而亦無不足。如謂英人不守局外。有礙公法。則朝鮮本我藩屬。我應有請人保護之權。況公法之所持者理。而亦以勢爲衡。勢之所在。理即隨之。英何憚而不爲。倘英俄因是而有戰事。計必在印度以西阿富汗國之黑拉德。而不在朝鮮北境明矣。俄國帶甲六十萬。英兵平日戍印者十萬人。又教練印人兵二十萬。有事則更運他處兵可一二十萬。以之戰守則已有餘。若俄欲盡調後備兵。則不足於餉。英財用足於俄。隨處可募。兩國相爭。亦未知鹿死誰手。萬一英之陸師不能勝俄。則歐州之大局必壞。德奧義諸國亦將合力以扼之。是以雖戰而終出於講。至於中國邊防不易。則請借英兵四萬。供其資糧屝屨。以二萬分戍天山南北路。輔之以華兵六萬人。則新疆可守。以二萬出吉林黑省。繼之以華兵八萬人。則黑龍江以北之故土可收。其外蒙古諸盟。惟科布多恰克圖爲最要。我自以精兵六萬分布其地以攻爲守。則烏梁海之險可復。當其時法美諸邦。或起而爲調人。於是北以外興安嶺爲界。而至於尼布楚城。復康熙界碑之舊。西以阿克達山爲鎮。取回帕米爾。復乾隆御碑之域。如是則中國永無邊患。英保阿富汗中明界址。而五印度安如磐石。俄人迫於衆勢。俯首就和。尊維也納之盟。不復以師船出君士但丁海峽。倭則還我琉球藩國。償我兵費。誓不相擾。如是則亞歐二州太平之局永奏。豈不善哉。

條陳時務八事　王詠霓

一審敵。五大洲之勢。已成戰國。強鄰交錯。未有獨立而可以爲國者。是以倭與法合。英與德好。德人合奧以拒俄。合義以拒法。勢不得不然也。今倭踞朝鮮。必與俄有密約相助。以成鏡道讓俄。而英人深忌之。故暗助我。我平日一視同仁。無所厚薄。又和約中一體均霑四字。受虧已不少矣。若於今日繙然改圖。計惟厚交英德以防俄。日如法助俄以爲難。則我必求助於奧義。縱橫之局。固如斯也。倭通國兵。常備三萬七千八百二十三人。後備兵一萬六千八十人。豫備兵四萬二千六百六人。國民兵八十八萬五千九十人。總其九十八萬千五百九十九人。兵數亦不爲不多。聞調赴朝鮮者十三萬餘人。頃又有五萬人於大連灣左近登陸。是已徵及豫備之外。倭自平西鄉隆盛。積存四千餘萬。近時歲入八千餘萬元。庫藏當更不少。而開釁之初。即以鐵路押借洋款。其預籌餉源。必求寬裕若是。諸報中言彼國民窮財盡。非篤論也。今

彼方專意奉京旅順諸處。意將據地以要和。所謂志在北京者。不過大言欺人。分我兵力。此時應無暇闌入長江。惟是我軍出關師盛。如彼不能敵。勢必以師船乘隙奔突南洋各口。俺掠卽颺。爲可慮耳。今毋幸其不來。幸敵之緩來。而我得急謀戰守之具。應請南丈采擇。明約英國共護朝鮮之前議。力求嚴斷。一面密飭江海鎮江兩關道。加意聯絡英德奥義四國領事。庶得實力和好之益。

一籌防。南洋巡船。如開濟寰泰南琛南瑞保民各船。均係木質。速率不多。礮位不大。無一可與敵人海上交鋒。故設防惟礮臺是恃。聞吳淞口礮臺布置周密。礮大及遠。當可無虞。長江門戶。江陰第一。圌山次之。焦象又次之。十年前見各礮臺彈重不過三四百觔。近時江陰新置克虜伯礮。未知何如。白茆沙地面太寬。雖有沙綫。頗難扼守。若專守江陰。則狼山以下。均棄以資敵。似亦非計。至江北裏下河一帶。港汊甚多。敵兵隨處可以登岸。掠我糧食。如敵來海上。能於海上禦之。豈不甚善。査南洋定造雷艇四號。尙未來華。北洋近有購買船械之議。據申報言。向智利購船。將到新嘉坡。未知確否。智國鐵甲戰船只三號。穹甲快船二號。此次所購未知何式。往時張君幼樵有合七省之力。創海軍三大支之說。去歲峴帥初意亦擬造甲船。如吾師籌款有著。尙祈急購各國現有之船。取速率之大。礮力之猛。而鐵甲不求甚厚。則價可稍廉。而戰亦合用。若得鐵艦三艘。穹甲快船六艘。輔之以雷艇。亦足以自成一軍。約計價值不及一千萬。至於海軍以船塢爲首要。北洋經營旅順。不設塢於膠州灣。此失計之甚者。幾年力爭之而不能得。今合肥知悔。已無及矣。江南本無船塢。亦無海灣可作水師屯塢。竊謂南洋防務。應合浙江爲一氣。以兩省之地通力合作。無畛域之分。則易於集事。詠霓嘗考核沿海各西圖。惟浙江之象山灣形勝最善。如蒙留意。當俟別爲圖說。附呈采擇。

一練兵。初曾文正公創議練兵抽調綠營。厚加月餉。本無缺額。浸漸缺而不補。遂多匿餉。管帶者視爲利藪。遂多四五成之隊。臨事徵調。招補無由。在上者明知之而不能革。勇營匿餉。更無可稽。此通弊也。新募之勇。烏合市人。不諳放准。又開差之日。不給全餉。有半途而潰散者。遣臨前敵。何以制勝。近來洋操步伐固是整齊。然方陳跪伏。只防馬隊。西人陸操。亦尙衝法。且知多作散陳。以避炸彈。我兵不盡習之也。林木窖路。濠壘攻守。隨步換形。卽使精練純熟。以視有勇知方。尙落第二義。練手足易。練心膽難。是其微矣。詠霓嘗謂近時各省督撫中。知兵無過於吾師者。李臨淮以五百騎入朔方軍。旌旗變色。壁壘改觀。亦是賞罰嚴明。使人人知恩。知畏故耳。尙望轉飭各營統領。勤加訓練。鼓其忠義之氣。一面札飭營務處人員。不時抽調點名。痛洗缺額之弊。庶幾資調卽發。不至遷延。又兵船中水勇有膽怯不任戰者。許其自行呈明革退。另募江浙閩廣海濱習風濤敢死之人充補。或於長江水師中挑選有膽略曾經戰陳者調入。卽兵輪員弁。亦准更換。則餉不虛糜。而戰有把握。

一擇器。器械不精。是以卒委敵也。我國近年禁買外洋軍火。臨渴掘井。急何能擇。廢窳之器。賤購充數。又各營所用槍礮。不能一律。裝藥子彈時虞扞格。如此次安徽調兵一千六百人。而槍有毛瑟黎意來復三者之異。是其明證。今思變計。應首嚴抉擇。伏査防海巨礮應專取克虜伯。南洋舊有之阿摸士莊礮。只宜

置之後路散地。至陸路快放小礮。亦以克虜伯之八九生的爲最。哈乞開司哪登飛不及也。連珠礮以哈乞開司爲善。而哪登飛格林孟替尼不及也。以上均應電託出使大臣代購。交商運華。以多爲貴。其滬廠自造之快利鎗。聞頗靈便。應請飭各局專製此種鎗彈。發給各營。以資學習。若麾下急於應敵。應査某營共有每種鎗若干。合計通省應用若干彈藥。先令各局速製。不足則速向外洋配運。毋使稍乏。水雷之用。不及魚雷。聞嗣次考夫燐銅秘製。北洋已有傳授。應請咨調津局巧匠幾人來甯教習。則金陵亦不難自造。聞江甯藥局只能造黑色餅藥。然不如栗色之善。應請咨北洋調能自製栗色藥之工匠來甯。一幷教習。庶器皆適用。而工歸實際矣。

一裕餉。兩江地大物博。昔年積存五百餘萬。法越之役。揮盡無遺。近峴帥以節省之效。庫存及二百萬。茲以購造雷艇。支發行軍三十營之餉。聞已搜羅殆盡。爲今日計。因以息借商款爲第一義。上海鎮江蘇州江甯均商富聚居之地。勸籌千萬。似覺易成。近見滬示章程。亦復周密。但示信於民。無不樂輸也。其次則兩淮鹽票。當時售値甚賤。今每票漲至五六千金。有近一萬者。竊謂鹽斤加價。不如照票加捐。如每票限令繳銀五百給換新票。准行十年。則所入甚鉅。否則仿照左文襄舊章。添售新票。以每張三千兩計之。二千票可得六百萬。此事不過票商半係巨紳顯宦之家。不願兼行新票。其實權操自上。彼亦不能阻撓也。聞漢口有指輸房租之政。是亦籌餉大宗。蓋民間置業田地與房屋同一取息。顧田有完糧而屋無捐稅。頗失公平。今取民二十之一。不爲苛也。擬請於蘇甯上海鎮江諸處。先行試辦。則歲入當已不少。若一時權宜應急之用。惟有暫借洋款一二千萬。以之定購船礮。運買軍火。以外洋之款。爲外洋之用。則利息應輕。匯費亦省。軍火既足。卽轉資各省。亦可收回價値。吾師前在廣東。厚集軍械。雖各省有欠繳之款。而於大局所裨。實宏遠矣。

一量才。十室之邑。必有忠信。故不患無才之足用。患在平時不留意造就。臨事遂無足恃。今北洋之病正坐此耳。兩江爲人才淵藪。以詠霓所知。道員中如徐壽朋陸元鼎楊兆鋆阮祖棠四君。皆歷練洋務。精明篤實。足以倚任。外此亦不無奔走禦侮之才。長江水師黃提督少春。忠勇夙著。公正廉明。干城之選。惜爲閩所留。未能遽叙。聞劉省帥頗有聞雞起舞之思。但不欲受人節度。又與西平和戰異議。竟未出山。倘吾師爲之疏薦於朝。畀以關外督師重權。必能勝任。或以禮相羅。延住金陵舊宅。使中諮訪。亦足以集思廣益。鑒別將材。又近來宿將中知名者。大都調赴奉直。惟騰越張鎮松林。係毅軍舊部。最得力者。其人謀勇兼優。在馬鎮玉崑之上。又霆軍分統婁軍門雲慶。未知現在何處。吾師善於將將。倘蒙識拔。奏調防次。必能得力。皖省中統兵諸將。以良字營張士元山字營王心忠爲最。現分防東西梁山攔江礮諸處。是亦可用之才也。

一利運。海運之利。宜於承平。一有海氛。深虞梗阻。往年南丈奏開廬漢鐵路。甚裨時局。頗合肥之意。深恐商局輪船頓少運糧水腳。故仍主津通。不得則改造山海關外。此一己之私見也。今爲目前急務。似宜先造濟甯至臨淸一段。査地長不過三百里。所費有限。如鄂省鐵政局所出鐵軌。足敷應用。豈不甚善。否則

暫向外洋購辦鐵軌。尅期集事。以每里五千金計之。不過百五十萬。以每日六里計之。不過五十日可成。惟輪車過黃河。應仿西人用輪船載車幷渡之法。此路一成。則百萬之漕。均可由此轉運。其地界雖屬東省。而南漕出於江浙。應請吾師先事預謀。奏明辦理。或官督商辦。或官商合辦。務路之役。不致無出。而於倉庾正供。甚有裨益。將來徐議南北陸續接造。獲利更多矣。

一開鑛。五金之產。以煤爲最。軍事既興。煤價驟長。開平基隆各鑛。恐不足供江省之需。查池州屬境雖有煤礦。然均係白煤。不足爲機器之用。惟鎭江境內之山。煤苗甚旺。且質是煙煤。與基隆不相上下。又安徽太湖縣境內數十里地面。均見煤炭。居民俯拾卽是。若設法開采。不徒裕國。亦可利民。現據劉令[illegible]言該處紳士。多願意官爲設局。卽以人力開辦。所費不過數千金。而每日所出噸數不少。以一噸除工本水腳外。獲利一元計之。歲入已多。可否飭令鑛師分往鎭江太湖諸處查驗。如所報非虛。卽行札飭兩省藩司。遴委幹員。先撥輕本。以人力試辦。一俟利款充裕。然後購用機器開采。是亦生財之一道也。

續上條陳管見六事　王詠霓

一審彼己。孫子曰。知彼知己。勝乃不殆。今倭夷上下一心。謀占朝鮮者。十餘年於玆矣。一旦兵連禍結。實有欲罷不能之勢。蓋敵國之患。與內地寇盜異。草竊之徒。勝則聚而爲賊。敗則散而爲民。本無常數。敵國則數萬人不濟。將繼以一二十萬。又不濟。則必爭以傾國之師。其勢固如是也。査倭國常備兵三萬七千八百二十三人。後備兵一萬六千八十人。豫備兵四萬二千六百六人。國民兵八十八萬五千九十人。總共九十八萬一千五百九十九人。其兵額雖不如我國之多。而此次起釁之初。卽調赴高麗十三萬人。又招募山東丁壯馬賊爲一軍。約三萬人。以爲衝鋒。募朝鮮士人爲一軍。約四萬人。爲次衝。我前敵之師。合毅奉銘盛各軍。不過三萬有餘。是衆寡之勢已相懸也。初我軍防旅順大連灣者二十餘營。事亟則均赴前敵。而填紮者有桂字三營和字三營外。間亦無幾。倭兵自金州登陸。已有五萬。大連灣礮臺未知能否足恃。萬一旅順失守。則北洋已無船塢。海軍諸艦。未免寒心。又彼軍所用礮。均係仿造克虜伯快放陸路礮。其槍用本國新造之村田快槍。各營一律。我國陸軍快礮。不過格林舊式。不能及遠。或雜用前膛小礮。兵槍尤爲雜亂。或用馬梯尼。或用毛瑟。或用林明敦。或用黎意。或用前膛來復。裝藥子彈。各不相習。卽有捍格之虞。津滬各局製造撥發。亦甚煩費。是軍實利鈍之數。又有殊也。論者均謂兵貴精不貴多。然兩敵相角。力相若則衆者恆勝。彼國畜謀決戰。事事占先。我不預調各直省練軍。全數出關。道赴前敵。已爲失算。爲今日計。惟有嚴飭各軍。固守要隘。不許更退一步。一面通飭各省。除新疆臺灣不調外。將所有已練之兵。舊防之勇。全行調往奉直。一俟大兵雲集。卽圖進取。並飭各省。另募新兵。教練數月。以備後繼。則將來戰事必有把握。卽彼爭以傾國之師。而吾亦自有禦侮之衆。至旅順防兵。無路可退。可以重賞激令固守。惟以戰艦運送軍火糧食。使足以支一年。一面檄調一軍五六萬人。由復州南下。以攻敵兵在金州者之背。庶幾兩路夾攻。可圖規復。

一明攻守。善攻者敵不知其所守。善守者敵不知其所攻。今我前敵各軍。未嘗攻人一步。往往株守一城。

不力扼要隘。試思近今礮力之猛。舊式城垣已無守法。惟有於去城外數里路口。築不連礮壘。以阻敵軍。其馬步各營退紮於後。以資接應。敵來時先以礮兵攻擊。俟敵氣稍衰。卽以步兵衝出接戰。以馬兵從左右包抄。必能獲勝。西人操法。亦知專用火鎗不能得力。故未近槍界。不許亂放。已近二百步之內。卽令停槍裝藥。直衝敵陣。皆所以節省子藥。而作其勇往之氣也。方陳本是古法。衛青劉裕皆用之。所謂先爲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近西人兼習跪伏以拒馬隊。然多受炸彈之傷。故平時操法。多作散陣。山林險阻。隨地換形。苟非敵騎馳犯。不遽下擠密之令。若欲攻敵礮臺。非學西人平行三路法。不能取勝。其法以之字路進兵。隨路挖濠築堤。以爲隱敝。架槍礮其上。步步逼攻。雖曠日持久。而受傷較少。其升梯急登之法。尤爲最要。能於昏夜濟師。則敵或不及防。而難於固守。應請飭令各軍統領。教練兵士。學習攻守諸法。庶幾臨陣不致心慌意亂。

一厚間諜。凡軍行之要。首重間諜。無論通都大邑。山川形勝。徑路扼要。統兵者宜爛熟於胸。卽村莊平林。溪谷樵徑。均須遣探明白。繪成圖說。平時我軍各營哨官。亦須略辨方向。又須重雇土人誠信者。以爲鄕導。否則處受敵之紿也。凡敵軍舉動。非諜不明。是非厚加重賞。不能得其確情。此次各軍。自抵平壤。苦熱多病。朝鮮地方官。反以情輸敵。又許令韓民出城遷葬。肩櫬孰知皆係倭人所使。暗伏地雷。我軍瞢不之覺。及四圍布置已密。盡銳來攻。我兵潰退時死於地雷者數千人。又敵人招募我國游民爲軍。月餉十元。馬賊之餉尤重。以致樂爲致死。首先犯陣。聞盛軍潰逃者有數千人降敵。焉知無暗中通賊。爲彼招誘。此皆不明間諜之咎也。故欲審地勢。得敵情。必多縱反間。使彼軍與新附之軍各相疑貳。然後密遣親信游說馬賊渠魁。許以重賞。勵令乘機反正。立功殺敵。卽敵所募韓軍。亦可以此法行之。是爲用間之術。敵人既入我境。則我之用諜。卽以我國人爲之。東省中平日在朝鮮小本經紀者不少。皆能通韓地方言。若以重賞募遣。必能得力。如我軍已入韓境。則又須韓人略通倭語者爲我偵探。其鄕導亦必用韓人。然須分各路偵探。如所報相同。卽係眞實。否則攙我所用之諜。反中敵計。是爲用諜之要。應請飭下前敵統兵大臣。廣布耳目。持以愼密。不惜多金。爲間諜之用。其於行軍。所益匪淺。

一嚴軍令。賞罰不明。無以馭衆。臨陣退縮。律有明條。李光弼之拒史思明也。河陽之戰。致死力鬭。其將郝廷玉以騎三百。當賊西北隅最堅之陣。廷玉奔還。命左右取其首。廷玉曰。馬中箭。非敢還也。令易馬遣之。僕固懷恩及其子瑒戰少卻。光弼又命取其首。懷恩父子顧見使者提刀馳來。更前決戰。於是諸將齊進致死。遂破賊兵。蓋臨陣退縮。雖大將必立斬以狥。所以一軍士之心。而戰無不勝也。今我國統兵大員。平時軍實本不足額。隊伍不過四五成。又扣發軍餉。士心久離。平壤之役。各統領置酒高會。縱令軍士姦淫擄掠。賊來則戰不相援。敗不相救。聞濟遠管駕方伯謙業以畏葸誤公正法。已足以申軍憲。近見諭旨有衛汝貴臨敵退縮。剋扣軍餉。縱令兵勇沿途搶掠情事。著革職拏問等因。仰見朝廷明罰敕法之至意。然以臣愚見。與致罰於事後。而所誤已多。不如決機於臨事。而挽回尙易。査古者有行軍司馬。得於軍前戮人。應請特旨簡派近臣中有膽略風骨者。爲監軍御史。予以親騎百人。馳赴前敵。臨陣觀戰。倘有退縮不

前者。即行處斬。並稽察營官匿餉。兵勇淫掠諸弊。如查明屬實。即以軍法從事。如是則人人知奮。萬衆一心。以之摧敵。何敵不克。

一利轉運。軍行以糧食爲先。軍火爲重。聞敵人於數年前。已豫備乾糧肉脯。積存廣島。足敷數十萬人之用。此次與韓人立約。重令接濟食物。我自有行營以來。未聞後路設立糧臺。我軍前在平壤。每日只以清鹽和飯。並乾菜而無之。後退駐義州。韓民不肯餽賣。無所得食。故仍棄而不守。此轉輸之不利也。大東溝海戰。我定遠鎭遠二艦力戰三時之久。大礮二尊。不及二百響而開花彈已罄。次等礮二百數十響而亦罄。所存者實心鋼彈數十。遂不能乘勝窮追。此軍火之不繼也。查鳳凰城去京師一千九百八十里。去奉天四百四十里。遼陽州當其中。其地距牛莊不過百餘里。亦使海運。若於此處設立後路糧臺。則前敵各軍。不致有饑潰之虞。其近內則於錦州山海關二處各設一局。以利轉輸。關以內既有鐵路直達天津。應請飭下津滬製造局趕造各種彈藥。發運接濟。則軍火不憂缺乏。抑臣更有慮者。海運之利。宜於承平。一有海氛。深虞梗阻。蘆溝橋至漢口鐵路。議開而未及辦。已作緩圖。今爲目前急計。惟有就運河最淺之處。先造濟甯至臨清一段。其地長不過三百里。以每里五千金計之。不過百五十萬。以每日六里計之。不過五十日可成。祇就原有大道。略加脩築。亦無遷改廬墓之舉。惟輪車過黃河時。應仿西人用輪船載車并渡之法。此路一成。則明年百萬之漕。均可由此轉運。應請飭下北洋大臣籌款。官督商辦。許以保息。即向鄂省鐵政局定造鐵軌。或暫向外洋購辦輪車。應用各鐵器。剋期集事。將來養路之費。不憂無出。而於倉庾正供。甚有裨益。是亦利運之要圖也。

一固根本。現在畿輔大兵雲集。蓋以京師爲首善之區。不得不厚集兵力以防徒突。聞北塘大沽。防務已甚周密。封凍在邇。年內應可無虞。惟山海關一帶。岸峻水深。隨處可以登陸。故臨榆撫甯樂亭諸處。均爲衝要。現在各軍防守諒已不少。然關外尚有甯遠至平泉一路。可遶入喜峯口馬蘭峪諸處。內犯薊州。則京師勢將戒嚴。竊謂京都袤廣四十餘里。地面遼闊。萬一敵氛逼近。勢難攖城自守。查西國自有礮火以來。所有城垣。毀棄不守。所以德都柏林。於去城二十里之士邦道。設有礮臺以扼要路。法都巴黎。於近京十里築不連礮壘數十。以資守衛。其明證也。今爲根本重地計。似宜於近郊要路。多築礮臺。分布陸路小礮。屯兵扼守。又通州爲倉庾囤積糧食所關。亦宜於近城路口。築臺置礮。不徒保守廒廩。亦足以屏蔽畿東。應請宸謨獨斷。飭下王大臣札委幹員。分路察勘。何處可以築臺扼要。擇勇興辦。一面電飭出使大臣。多購克虜伯八九生的至十二生的之快放礮。哈乞開司五管之連珠礮。交商妥運。不過兩月即可來華。所有臺礮價值。即於息借洋款項下開支。則神京之固。鞏若金湯矣。

上唐中丞書

仁和　高爾伊子衡

敬請緩行。未蒙采納。退而竊思。終非良策。愚昧之見。不能緘默。敢重告于執事。臺灣未自主之前。公奉命內渡。辭義嚴整。無可訾議。今自主矣。荼毒生靈。且以萬計。我公倘以身免。何以俯答羣生。其不可者一。南洋聞公非常之舉。爲國吐氣。備軍火鉅萬以濟急需。文武員弁。聞公言與臺灣始終。感慕忠義。效死勿去。

今公先去。以爲民望。既無以答南洋。又無以答僚屬。其不可者二。臺灣糧餉軍械。萃于臺北。臺南賴此轉運。棄而不守。適爲敵用。臺南孤立。不啻以臺北之資攻臺南也。又何以答劉軍門。其不可者三。有三不可。公奈何勿思。一舉不愼。悔無及矣。爾伊昨晚自獅球嶺奉調回省。基隆雖失。獅球八都。尙無恙也。今早黃義德馳歸。謂獅球八都。盡遭蹂躪。旦夕之間。可至淡水。該弁投芭退縮。語未可信。即使獅球。我燬鐵橋。尙可扼守。公或挾輜重退保新竹。爾伊與俞主事臺北府縣。死守於此。萬一失守。公進臺中。臺中告危。再進臺南。節節與拒。支持數月。各國發電若至。允爲保護。重危立解。否則同歸于盡。亦義無可辭。此上策也。若扁舟渡臺南。糾集燼餘。再圖恢復。而糧餉無多。軍火無多。由水程進。既乏輪船。陸程進。大甲溪又險不可越。非秋盡不得渡。不過守臺南片隅。以拒全敵耳。此次策也。若遍告紳耆。當時朝命割臺。爾等挽留內渡。改稱自主。死力拒倭。忠義勃然。今前敵糜爛。被陷之民轉爲賊接濟。爲賊嚮導。良莠不齊。亦可概見。余將遵旨內渡。爾等願從倭者。勉事後人。不願從倭。其擇賢推立。毋以我爲念。倘紳民挽留甚堅。必得死力相助。不見挽留。則民心去矣。乃移文倭軍。告以初立總統。出于民請。令民服戰。余何必多殺無辜。與汝爭此朝廷棄土。各卸甲兵。從事交割。如此去臺。質於無名。然已下策矣。至於微服潛行。爾伊實不知策之所在。三貂嶺士豪簡天瑞鄭天喜招爲內應。擊退倭軍。奉允賞給六萬金。約十四日起兵。公曷暫留三日。觀此一舉。重賞之下。必有勇夫。以地理人情審度。當有奇效也。公其察之。

上劉軍門永福書

高爾伊

卸委基隆前敵營務處候選同知高爾伊。上書軍門麾下。竊爾伊自去歲元旦至臺。蒙唐撫軍委辦全臺息借事宜。三月。蒙楊提軍加委前敵營務稽察。五月。蒙撫軍改委基滬前敵營務處。而任事三日。大事已去。蒔隨撫軍內渡。意欲仗策麾下。圖維再舉。伏思在臺五月。謹貢寸楮。未仰尊顏。冒昧籲請。無乃突如。是以欲行又止。而企慕之忱。未嘗一日去諸懷也。近聞節制之師。屢殲小醜。臺南千里。安堵如恆。海內歔呼。引領東向。因唐君天燮謁鈴轅之便。謹將管窺所見。上達清聽。一則朝廷既與倭和。軍門爲國家鎭臣。尙稱戈拒敵。是謂逆命。名不正則事不成。宜稱民舉總統。敗則無累於朝廷。勝則爲國家藩服。則名正矣。一則唐撫軍任總統時。遍告各國。求爲外援。五月十四日。俄廷賀函已至。各國亦將致賀。聞總統出奔乃止。使各國皆允臺灣爲自主。倭人稱兵不已。必有勸和之舉。功敗垂成。曷勝浩歎。軍門宜於滬上聘習洋文之員。電致各國。告以前總統出奔。後總統猶任。請一律保護。以商務礦務酬其勞。各國久仰盛名。賀電必至。則外援固矣。一則臺灣僅三府耳。倭據有臺北。已得三分之一。臥榻之旁。豈容他人久睡。再俟數月。旅順威海之兵將撤。倭人併力進攻。軍門守臺南片隅。烏能久拒。宜及今恢復臺北。使未至根蒂深固。鋤而去之。一則臺灣軍火。萃於臺北。而臺南所存無幾。今內無製造。外無接濟。軍火有時而盡。爲之奈何。宜力請南洋設法接濟。爾伊在臺以前敵營務稽察。辦事兩月。以營務處督戰三日。身列槍林礮雨之中。幸未受害。而虎口餘生。壯心未已。茲將往江甯謁張制軍。爾伊此行非爲他。實爲臺灣。仰見軍門孤軍久駐。忠義勃然。草野編氓。尙思攘臂相助。封疆大吏。未聞設法救援。意欲請南洋助餉若干。助軍火若干。由泉州

潛渡進萬華日小艇駛風一宵可達秦庭之請不識南洋獲見允否果獲見允有當隸入麾下從征臺北事濟軍門獲蓋世之功爾伊亦獲附驥尾不濟軍門爲張巡爾伊亦願爲許遠也倘不見允爾伊亦何難挺身東渡分軍門憂竊思如伊之才車載斗量何可勝數手無尺寸浪言赴危軍門縱不見責人其謂我何惟東望旌旗指顧凑捷爲扶餘勿爲田橫心香遙祝而已有三人不敢不爲軍門告舉人李應辰台聯泥尾十八莊莊五百人精悍可恃泥口有警願當前敵倭人自基隆進犯未遂厥志軍門由新竹進攻可與犄角三貂嶺士豪簡天瑞鄭天喜一呼而應者萬人爾伊于五月初十日曾約爲內應驅倭入海與犒六萬金允十四日合力併擊撫軍出奔事遂不果軍門宜蘭進攻可招爲爪牙也倚裝草草頓首上言

上南皮張制軍書　高爾伊

門下晚學生高爾伊謹上書于太夫子鈞座竊維難求者際遇難得者物望難一者事權難遭者時會我公以文學侍從之臣出撫山右非有曾胡再造之功格靖遐征之績不數年間迭任兼圻湘鄂江淮百粵之邦咸荷膏澤而朝廷眷顧東南方爲柱石之倚枚卜盛典翹首可待際遇不可謂不隆矣公初撫山右視事之日封摺上言有不敢囿山西一隅蓄經營八表之志至今士林傳爲美談公講求實學陶育寒畯興作製造利益工商庶政誕敷百廢俱舉是以節鉞所指士大夫以及編氓之間風嚮慕者莫不仰企天人願瞻顏色方以宋之司馬君實不啻過之物望不可謂不崇矣南洋兼轄七省延袤數千里東南半壁經之營之繫於我公一人非若六部大臣以長官六人僅司一曹又非若樞密譯署執政者數人展一策而周歲靡定謀一事而議論紛歧發言盈廷折衷莫主而南洋通飭所至司道以下莫不奉令惟謹可創可革可行可止朝廷既畀重權亦未嘗疾持其後也事權所屬靡得旁貸自倭人無端肇衅侵我藩封擾我陵寢剗我肯腴索我鉅款竊謂喪師失地古亦有聞割地求和秦漢以來未之或覩宋割河北三鎮亦半就淪亡非臺灣完善之區可比也至中華致金繒於外夷漢有匈奴唐有突厥回紇宋有契丹女眞歲以爲常所輸無幾卽我朝開海禁之後道光壬寅償英煙款二千一百萬咸豐庚申償英法兵費各八百萬光緒辛巳償俄守伊犂費九百萬盧布未有如今日二萬萬之多凡有血氣者莫不欲劍斬樓蘭組繫單于爲國家雪大恥窮則變變則通古公事薰育句踐事吳未必非一大轉機也時會所關機不可失我公遭明良之際遇攬中外之物望握事權而施行乘時會而展布漢室再造鄧寇扶輿唐運中頹李陸夾鼎行見方之古人後先媲美矣夫德意志乃日耳曼一小國耳其相畢士馬克經營締造三十年來敗丹敗奧敗法遂爲最強之國與英德法相抗衡以我中國之博大執事之賢明安見數歲之後不雄視海外哉竊謂自倭人毀約之後至重訂和議鑄成大錯其失有三夫守城者以扼險要爲上乘險要而不守危坐孤城閉門自困是謂授人鋁而自操其刃防海者以迎擊爲上不能決戰於洪濤巨浪間徒守口以待使彼來往裕如我不得一日高枕而臥是謂客處逸而主受其勞倭人既擊高陞戰機決矣倘集南北兵艘命將出師直搗三島倭人兵輪僅五十餘艘我軍合北洋江浙閩粵計之亦有四十餘艘與之一決勝負亦未知鹿死誰手且倭島海口鱗接與臺灣相似彼亦自謀防海自無暇出而謀我何至坐使鴟張跋

扈一至於是是不得不歸咎於海軍之將帥也其失一倭人既渡鴨綠所向輒破所至輒殘佔據旅順失我天險夫旅順與大沽煙台遙遙對峙洵北洋之咽喉然我據之則爲天險倭據之則爲絕地何則旅順雖失煙台大沽幸無恙也倭未得煙台大沽不能禁我輪船之出入且旅順仰攻則險自後攻之則坦蕩大道絕無阻滯我陸軍數十營既萃北平更調集海軍夾而攻之倭人其死亡自救之不暇何致竄入煙台再肆猖獗乃諸艘匿影口內不敢越雷池一步泊劉公島被陷北洋兵輪轉資敵用經營十載盡付東流是不得不歸咎於媚敵之降將也其失二寇既深入我皇上惻焉憫焉不忍生靈塗炭遣使議和倭人益趾趾自得要挾無厭薄海臣民無不痛心疾首願效死於扶桑之島使朝廷宣布九州問以和戰之孰得孰失竊謂忠義之士慷慨赴難者當不翅幾千萬人矣富者輸貲貧者輸力乘其忿激爲背城借一之舉大挫之後士有鬪志焚舟而濟軍無還心朝廷更以償款鉅貲聯結與國與之犄角而進掃蕩爾三島不指日淪亡也幾希且倭人僅常備兵六萬有奇豫備兵九萬有奇後備兵十四萬有奇常備死傷殆盡守旅順遼東者皆豫備國中守城者皆後備矣橫斂暴征民多怨望度支僅至今歲四月屆期而爭戰不已倘無可籌行將內亂此臺撫密遣探倭委員程承濂目擊情形非若道聽塗說之無稽也使臣久居倭國豈不聞此乃爲挖肉之謀以救燃眉之急遂成千古恨事是不得不歸咎於議和之上相也其失三今和議已成三失遂定不惟三失且有五害夫臺灣爲南洋門戶門戶既失則南洋無所屏蔽彼將屯糧於斯屯兵於斯無轉運之勞無涉波之瘁自臺至閩至浙僅一晝夜至廣至江僅兩晝夜一葦可航不崇朝而至我廣東口岸幾何福建口岸幾何浙江口岸幾何由江蘇入長江則其中之口岸又幾何少有疏虞彼卽蹈瑕抵隙而謀我此撤藩籬之害一也國家財賦所入歲不過八千萬左右而經用浩繁無事之秋出入僅相抵一有軍務河工度支立匱今借洋款洋磅已不下五千餘萬益以償款鉅貲無事且難於彌補有事更難於措施且威海倭兵非款清之日不肯退回我北平陸軍不得一日撤防而海軍經巨創之後善後無異重興則經費又從何而出借華款誰肯集貲以事敵借洋磅又欲我關稅作抵則財賦已入他人之掌握和一倭又一倭也竊謂償款本息並舉至期而款必未清倭人將牽其醜類責我爽約收我關稅仍以兵戎相見欲似壬寅之於庚申庚申之於甲申甲申之於今有一二十年之安然無恙不可得矣此速兵禍之害二也各國之市久有條約今倭人壟斷獨登有意朘削中國查各國稅益素重於我近年自行修約互有增加我子口半稅乃值百抽二五今允倭以值百抽二彼重而又重不爲病我輕而又輕固誰德也洋貨入口售與華人後免其一切稅鈔此各國久要求而不得者今又允倭倭之貨日見銷卽我之稅日見絀也洋商以機器進口製造貨物久有例禁各國亦以中國之利權所在小民之生計所在不敢勉強今又允倭製造貨物僅交機器進口稅貨物再運內地概免稅課倘他國援以爲請何以應之不允必以勢凌我允之則我之商務立壞民不聊生彼日以富我日以貧此侵利權之害三也新立沙市重慶蘇杭四口岸皆在內地各國所未經通商者既允駐紮領事則所過之處不必州縣護送又運來貨物可任意存寄無庸輸稅則通商者四處而似通非通者所過之處皆是也自去秋海疆告警內地

所獲倭姦。當以百計。而倭攻澎臺易服事夷者皆我華人。爾伊身列前敵。曾親見之。浙之甯波。閩之漳泉。實繁有徒。而隸籍粵東者猶夥。是倭人未入內地。已散布間諜。伍我匪民。既入內地。其有不願與我匪類爲伍也耶。倘一旦有事。聲氣相通。虛實洞悉。外合內應。若鄉人之嚮里巷焉。豈不岌岌乎殆哉。此藏姦宄之害四也。昔倭滅琉球。我不作存邢之舉。於是法翦越南。英并暹羅緬甸。今朝鮮又歸自主。二十年來。吾屬國盡矣。臺澎畀倭。說者以保畿輔爲重。不得已而遂割地之請。諸夷眈盻於此。將率海軍一隊。擾我北洋。震我畿輔。英由印度而規西藏。再由香港而規粵東。法由越南而規滇桂。俄與我犬牙相錯。又欲規及新疆吉林黑龍江蒙古。吾將何以爲國乎。倭固吾讎。俄英亦非我親也。俄代集鉅資以償倭款。保無有深意存其間。朝廷又命赫德專假英款。保無以此啓英人覬覦之意。此招外患之害五也。嗟乎。三失疏於往。五害乘而來。處今日而欲善後。亦戛戛乎其難之矣。此賈長沙之所以痛哭流涕而長太息者也。雖然天下無不可革之弊。無不可返之習。孔子曰。齊一變至於魯。魯一變至於道。董子曰。琴瑟不調。甚者必解而更張之。乃可鼓也。爲政不行。甚者必變而更化之。乃可理也。善後之策。亦在善變焉矣耳。倘或有變之名。無變之實。泄沓之風。今昔靡異。寒暖之間。十一縣殊。轉不若廢武備。棄險要。撤練軍。與民休息。寇至則斂金帛而事之。割膏腴而事之。率天下之臣民而事之。較費於經營數十載。虛耗數千萬。仍歸於盡。仍不免割地償款也。如謂不能。則善後之策。其可緩一日乎哉。今之言時務者。亦浩若恆沙。勸說雷同。絕無卓識。一以泰西爲圭臬。而不知變通其法。甚者放誕其言。直欲如倭人之步武泰西。盡改其典禮制度服色而後可。是亦妄人也已。茲不具論。論其言之可行者。謂當務之急。莫如練精兵。欲練精兵。必先節費用。開利源。節費用之道有二。曰撤綠營。裁驛政。開利源之道有四。曰加洋稅。興礦務。行制鈔。鑄銀錢。閒嘗竊思綠營未嘗不可撤。驛政未嘗不可裁。要未若撤而不撤。裁而不裁之爲愈也。洋稅礦務。制鈔銀錢。未嘗不可加。可興可行可鑄也。要亦在善用其變也。請詳論之。考直省綠營兵額。六十六萬一千餘名。而東南少於西北。合七省計之。當四分之一。八旗駐防。尚不在內。夫駐防皆從龍之裔。聖恩高厚。畀世食舊德。非臣下所敢議。綠營相沿日久。積習愈深。三三五五。零星散處。以演習爲具文。以防守爲餘事。一將弁之閽收僕隸工匠。無不食兵餉以充。故虛額十之三。執役十之三。老弱十之二。其餘可以備行陣者。亦不過呵擁護衛。壯聲威而已。粵匪之亂。未聞有綠營出勦。其委靡不可用。已非朝夕。迨湘淮勇興。一洗陋習。而大難以平。枚平之後。湘淮練軍徧天下。夫練軍固百戰之餘。然三十年來。又疲老不堪復用。昔捻匪熾時。曾文正已言湘勇多有暮氣。不如淮勇之方銳。卒用淮勇而收效。今又幾何時。而謂湘淮練軍尚可復用乎哉。昔趙惠致疑廉頗。光武開從馬援。伏讀聖祖仁皇帝之訓。亦謂老將氣衰不可恃。蓋惟少年末弁。希功倖賞。乃敢輕萬死以求一生。老將富貴已成。無復他願。欲令身坐礮眼。復如曩時。勢不可得。故非特兵不可用也。將亦不可用。然而牛雖瘠。加於豚上。金雖鈍。利於竹木。竊謂宜奏汰東南七省綠營。以東南七省練軍補之。統領營官。悉補將弁。綠營之兵。固有業可事。雖汰而不至流離失所。練軍爲衝鋒陷陣則不足。爲緝捕防守則有餘。一汰一補。豈非兩得。此綠營之撤而不撤。練軍之費可得而節矣。直省驛政。統於臬司。塘

汛舖兵。星羅棋布。國家歲靡三百萬有奇。東南七省當居十之三。一站之中。有弁數員。有兵數十人。有馬數十匹。所司者僅朝廷之詔旨。臣工之章疏。各署之文移。關提照會而已。事雖重大。未嘗紛繁。而積弊叢生。時有曠誤。故近有軍務。復設文報局以捷音信。事類重疊。查泰西郵政。創自德國。於城鄉市鎮商民聚集之區。徧設書報館。統以大員。派員分理。凡公牘私函。莫不傳遞。嗣後各國皆仿行之。頗握利權。前駐長崎領事余雋眉云。倭國自丁丑年起。郵政局總計歲收銀八十一萬三千餘元。除經費七十六萬八千餘元。尚餘四萬五千餘元。不數年間。已增至一百四十二萬四千餘元。此猶六七年前事。今更不知增幾何矣。竊謂東南七省。宜奏能所有驛站。於城鄉市鎮廣設文報局。改名驛政。仍歸臬司統之。其法一如泰西郵政。蓋持一函而走。與持千百函而走。何以異。其費勿益。其利孔多。且塘汛員弁即可充局員。舖兵即可充長夫。民間私函什物。爲之計里定價。泰西郵政不計遠近。本國僅取二分。他國僅取五分。我鮮輪船出口。不能行之外洋。僅行諸本境。取價不必過廉。然亦當較廉於信局。以廣招徠。所有信局。概令停止。蓋信局皆無本經紀。不過按期遞送。取資於人。雖停止不至虧折。願充司事者錄之。俾免失業。且情形較悉。可效奔走之役。各局月上往來清摺。以備稽查。至自某處者若干。遞至某處者若干。歲終合東南七省總計之。了然可數。行之甚易。察之甚易。獲利又甚易。夫泰西取之甚微。已有贏餘。我取之較厚。尚有折閱之虞乎。此驛政之裁而不裁。其費亦可得而節矣。洋藥入中國。每歲不下數千萬金。以光緒十九年計之。進口六萬七千九百十二箱。值銀三千一百六十九萬一千三百餘兩。內地所產之著者。四川之㚟漿。浙江之台漿。雲南之雲土。福建之建土。其餘不勝枚舉。較洋藥當加四倍。計值當加三倍。既不能禁。不如因以爲利。查泰西進口釐稅。大都以十二十四爲率。有徵不及十一者。亦有倍值而徵者。徵不及十一者。民生食用之物也。倍值而徵者。無益之物也。夫洋藥之爲物。非惟無益。且有大害。固可仿而行之。然洋藥爲印度出口大宗。英國之利源所在。故各國教士皆謂鴉片煙流毒中國。違背公法。議立會禁止。上諸英之政府。終依違不決。蓋惟恐銷之不廣。利之不厚也。當稅釐併徵之第一年。入口洋藥之數。知至四千箱左右。赫德皇皇然條陳總署。請加土藥釐金。其心亦可見矣。今若議加稅。則洋藥之銷日塞。土藥之銷日廣。英國焉有不堅持力阻以便己之私乎。竊謂宜於香港總匯之處。設一公司。凡洋藥進口。皆歸公司購買。稅釐如恆。商人來販者倍其值。內地栽罌粟之區。飭州縣查明田畝。較種五穀者倍徵錢漕。土藥至關卡。值百抽百。值千抽千。必使其值與洋藥如舊時之不甚懸殊。庶商人無所趨避。英人亦無所藉口。果因價昂而銷者日減。則數十年之流毒。一旦盡洗。豈不甚善。不減則每歲所征。當贏至數千萬。且流毒已深。非十載八載所能驟減。則逐年之利。已收至數百兆矣。此加洋稅之變策也。五金之產。天地自然之利。無處無之。管子曰。上有丹砂者。下有黃金。上有慈石者。下有銅銀。上有鉛者。下有銀。上有赭石者。下有鐵。蓋中古亦未嘗不講求礦務也。唐地理志云。天下所產金銀鉛銅鐵。以嶺南一道爲獨饒。西人謂中國金銀礦之顯著者。直隸九處。山東二十處。山西二處。陝西四處。甘肅十三處。雲南廿三處。貴州二處。江西四處。安徽一處。浙江十一處。福建十處。湖北十三處。湖南十四處。四川三處。兩廣二十六處。其餘深藏未見者。不知凡

幾。而銅鐵煤礦更難枚舉。兩粵大山起伏之處重岡疊嶺。俯拾即是。非若他處之礦。鑿深數十尺始見苗者。蓋粵中沙土較薄則易見。是以各國多有五金礦。比爲最精美爲最盛。而俄獨罕見。土厚故也。至有明中葉。在俄烏拉嶺諸部。乃獲金礦。三百餘年。拓地日廣。據有悉畢爾全境。阿爾泰山縱橫數千里。山重巒複。處處有金。俄人呼爲金穴。設廠一千一百四十六所。每歲所入。得淨金九十七萬九千二百餘兩。其地與兩粵相似。倘兩粵開辦。沙土較薄。見金較易。然我中國一鑑於明季之騷擾。再惑於風水之說。三病於商股之折閱。是以數十年來。見成效者僅漠河塞北之金。開平基隆之煤。雲南之銅。亦未能盡力采取。明季騷擾。黨自宦官。夫人而知之矣。風水之說。有識者不惑也。商股折閱。半由不得其人。半由於不得其法。不得其人則侵吞虛冒。不一而足。不得其法。則雖有鉅貲。亦付流水。故人人視爲畏途。遂無有過而問津者。竊謂宜照會各國領事。並札駐紮新嘉坡新舊金山領事。無論華洋商人。有集貲開礦者。地方官爲之保護。設官爐廠爲之鎔鍊。除經費外。十稅其一。產主亦取其一。產主有阻撓者。繩之以法。有姦宄以風水相搖惑者。亦繩之以法。洋商趨利若騖。應者必夥。出洋商民。坐擁鉅貲。實繁有徒。習見開礦之利。故一鄉有行之者。必樂爲先導。當首從兩粵開辦。其功易見。其利必厚。既得功利。則內地富商。必有聞風興起者。或謂任洋商開取。則利權歸於他人。不如藏富於地。尚有徐圖之一日。不知我礦務豐盛。泰西垂涎。已非朝夕。及時不取。恐如塞北之金沙。基隆之煤礦。已入他人之手。欲取不得矣。及時取之。以杜他人之覬覦。國家可收其稅課。小民亦可藉工貲以博衣食。欲制金銀出口。更當鑄成金銀錢付之。蓋各國圜法他國之錢概不得用。既不能用。則洋商欲持銀返國者必減貨而往。出口之貨。亦可起色。若慮洋商進之易。退之難。爲之區域。指明數處。使不得於他處開辦。創者一。因者必百。一礦成則百礦皆興。他日利權仍操諸我。而獲利正無窮矣。此興礦務之變策也。制鈔者。所以濟銀幣之困也。順治中嘗製鈔十二萬。後因府庫充裕停止。咸豐間亦行寶鈔。民間得之者不能取銀於庫。放發各省。又阻以不得解部款。僅於捐輸局參用之。各關稅仍收銀兩。買鈔解庫。市儈以爲姦。輕重其價。故不久遂廢。外省行鈔介時。惟福建爲最善。發銀若干萬。立官局以司出納。凡以鈔支錢。無折無扣。鈔遂通行。兵餉數十萬。皆不支銀而領鈔。他款亦然。造寇警支銀者踵至不給。即洶洶滋事。乃傾庫給發。說者恆持以爲戒。亦因噎廢食也已。設以索餉封庫將廢庫藏之存積者乎。無是理也。夫制鈔特患行之不廣耳。行之既廣。則直省無分疆域。不取於此。即取於彼。一有警。未有不懷鈔而行者。皆觀萬商雲集之區。貿易往還。恆持片紙以抵鉅萬。今匯豐之票。人皆信之。與現銀無異。而公家行之轉多窒礙。豈公家之大不及一行一鋪者乎。無他。行之不堅。持之不久。不足取信故也。竊謂宜製鈔三等。大鈔千元。中鈔百元。小鈔十元。其紙用機器織成。中央以隱約文字岡記。一如匯豐。刊鈐記九。一爲南洋大臣鈐記。八爲七省藩司鈐記。南洋既蓋。後傳發七省藩司蓋之。然後發各府縣。責成殷實之錢莊。號當各商。加蓋岡記。轉用於市。期半載用盡。凡錢糧關稅。皆收鈔三成。各商其領付鈔。無庸繳銀。俟鈔用盡。乃繳銀於庫。七省之中。無分疆域。隨處可用。關稅錢漕收入之鈔。仍發諸商行之。一如前式。迨行三次。通都大邑。人皆習見。知可抵現銀之用。然後不至發商。凡職官養廉俸銀。

兵丁口糧。一切支放之款。皆用之。有持票易銀者。七省藩道府縣各庫悉照發。無折無扣。無紙筆之費。用久有昏爛者。即解南洋焚燬。有誤用僞鈔者。不加罪。根究其作僞之人。斬之。私減鈔價者治罪。告僞鈔者有賞。三載之後。當通行殆遍。蓋鈔數祇千元百元十元。爲數不巨。則民用便。紙用機器織成。則作僞者少。即有作僞。其淵藪易搜。發商不先繳銀。則商人無賠墊之累。七省皆可用。則寄銀者省匯劃之費。準持鈔至庫取銀。則民間知公家無空紙易銀之意。行之既堅。持之既久。製鈔百萬。即抵百萬之用。製鈔千萬。即抵千萬之用矣。此行制鈔之變策也。外洋銀錢流入中國。向惟日斯巴尼亞所鑄者。咸豐年間。始行墨西哥銀圓。每元重七錢二分。配九成足銀。餘摻以銅鉛。美國以九二成購下。販諸中國。均照足數。東南七省。通行殆遍。統而計之。當不下數千百兆。則無形之虧耗。已不止數百兆矣。今又雜倭人進口完稅。悉用倭錢。將來日本銀元。亦必大盛。不自行鼓鑄。則無形之虧耗。伊於胡底。昔林文忠嘗製銀餅。輕重與洋錢等。市中以不能聽聲。不久即折成銀塊。後無錫亦開爐鼓鑄。造與洋錢無二。市商以板目之。擯棄不用。近廣東所鑄。始稍稍用之。然必貼水四五分。蓋民間知爲夷製。雖不足九成。亦信用之。知爲中國所製。雖足成亦不信用。其實市儈爲之高下也。竊謂宜於商務繁盛之區。設局數所。擇銀號之至大者。屬爲監造。錢式一如廣東。鑄明督造某官。監造某號。工長某某。工匠某某某。某年某月某局造。造成發監造銀號。勘估銀色。有不足九成者。責令督造以下皆賠償。凡關稅錢漕解部各款。均用之。奏請直省通行。以廣其用。償視紋銀。市商有高下其價者治其罪。然後收取洋錢。悉爲鼓鑄。機器當購諸美國。其製最巧。由鎔化而鼓鑄。而範圍。而陶洗。而印鏨。每日可成四五萬元。鑄成千萬。則機器之值。僱人工煤炭皆有所出。鼓鑄三年。可使西北不復用銀兩。東南不復見洋錢於市。則利權皆操諸公家矣。此鑄銀錢之變策也。使節者既節。開者既開。國課所入。奚啻倍蓰。不數年間。償款亦清。練兵之貲。可以無慮。然利非一日可收。兵非一日可練。當先練精兵一萬。曾文正嘗云。欲精兵。惟汰兵。當時胡文忠歎爲千古不易之論。蓋稼多不殖。馬多害羣。兵在精不在多。古人先言之矣。故合東南七省。當練精兵七萬而止。創練之始。宜於窮鄉僻壤。隨帶醫士數人。開募。昔人謂城市之民多游蕩。鄉邑之民多樸實。水鄉之民多浮滑。山僻之民多獷悍。洵非虛語。令年十六以上。二十以下。報名入冊。使醫視之。氣體充實。精力強壯者錄用。謂之下丁。練下丁之法。分一日爲兩程。早程識字。晚程辨器械。以一年爲期。不成者黜之。蓋兵不識字。必無謀略。無謀略則野戰。故識字當以五千爲率。兵不辨器械。必不知其機。不知其機。則用之不精。故當萃泰西各國所有槍礮各十具於營。使之撤卸。使之裝合。使之知其精粗利鈍。練既成。乃入次丁。練次丁之法。延洋教習教之。亦分一日爲兩程。早程習走隊列陣施放進退起伏之事。晚程習舉重超距。攀援跳躍之事。以一年爲期。不成者黜之。蓋走隊欲其步之齊。馳之疾也。列陣欲其知變化也。施放欲其準而速也。進退起伏。欲其知趨避而無參差也。舉重使之堅其足而勁其腕。超距使其登嶺不喘。攀援使其身之不陂。跳躍使其遇險可越。練既成。乃入上丁。上丁分守輪船礮臺守礮臺者。學繪圖。覘山川之形勢。守輪船者。學駛駕。測海線之淺深。有勢時時習之。勿使生疏。兵之中有傑出者。即爲什長。什長中有傑出者。即爲哨官。數年之後。皆將才也。水陸

不宜分途。水師不能陸戰。則得勝未能起岸與爭。陸軍不能水戰。則水師失利。不能調陸軍以繼。且輪船所以防海。礮臺所以防陸。輪船有礮臺爲犄角則勢壯。礮臺有輪船爲游弋則勢固。故守礮臺之兵。一年後當調守輪船。守輪船之兵。一年後當調守礮臺。交相更代以一其用。則水陸咸宜矣。輪船經費浩大。鐵甲非十餘萬磅不辦。木質亦須二十萬金。爲防護口岸計。宜先購蚊子魚雷各船。亦可以載巨礮。可以駛海面吃水少無擱淺之虞。開轉盤可代浮礮臺之用。其價較廉。各口多備數艘。倘購添鐵甲。卽可爲輔翼。是水師之要需也。礮臺宜節節相製。前者失利。後猶可守。石不如鐵。鐵不如土。以柔制剛。人共知也。當於山環水曲處。多築土礮臺。宜卑不宜高。宜隱不宜顯。多樹竹木。叢栽成蔭。使遠望之不知礮位之所在。宜憑虛不宜用口門。蓋口門僅可禦一面。憑虛則四面八方無不可轟擊矣。無山處多築土壘。土壘之旁穴地爲壙。可以伏人。可以藏藥。以添礮臺之窮。是陸軍之要需也。兵額宜覘湘軍稍損益。十人爲隊。設隊長一。伙勇一。十隊爲哨。設哨官一。哨書一。五哨爲營。設營官一。文案一。支應一。其餘長夫親兵衛隊。一切勿設。蓋長夫不過供奔走。親兵衛隊不過壯觀瞻而已。且徒飽私囊。未必實用。故自營官至伙勇。僅六百十三人。教習稽察不在內。兵十人照一片。備存南洋。備存該管統領該縣地方官。旬日試演。演畢按片抽點。有頂替者。營官以下皆斥能。比歲斗年。覈校易驗。此防虛額之弊也。兵餉宜優給。平時不使飽暖。臨事安望得其死力。當給上丁七兩。次丁五兩。下丁三兩。半贍其家。半治其衣食。一切頭巾號衣。皆支諸公家。營官以下薪水悉從豐厚。有剋扣兵餉者殺無赦。發餉給以鈔。俾取於庫。不受制於營官支應之手。此防侵餉之弊也。慮兵以勞瘁致怠惰。使十日一休沐。擇於丁日爲之。息丁。息丁之日。營官以下皆卸甲。慮兵之精銳易稍歇。使充上丁十年者退爲守城之兵。守城之兵補綠營。有急乃調用。充綠營十五年者。退補各署役隸。保甲巡丁之類。以終其身。故練軍無年逾三十者。綠營無年逾五十者。慮兵以家室致累。爲之制入選之後。不得歸娶。俟充上丁期滿。準補綠營。乃得歸娶。給餉三月。俾資婚費。創練之處。宜擇於東南七省適中之地。以浙江之舟山爲最善。夫舟山四達之國也。遠連香港。近接吳淞。爲閩浙保障。又逼近長江口外。得威重上將。建閫於斯。練成一營。卽調守各處口岸。泊口岸密布殆遍。一旦有事。呼應較靈。蓋臺灣旣亡。則七省之屏障已撤。以舟山爲重。則七省之關鍵猶存。是謂合七省之水師爲一軍。毋因循。毋苟且。毋蒙蔽。毋粉飾。得公居中調度之。豈非如血脈之貫通。如指臂之助効哉。至於開鐵路與製造。亦當務之急。而製造宜制專科。使能製一礮者入選。能製一槍者亦入選。其價當使與外洋相勃。能出新意成一器者列上等。推輪船則經費較巨。非民間自能製造。宜擇聰穎子弟至外洋船廠學習。學成旣充外洋工人三年。乃準歸。授以官職。使充船廠委員。鐵路裨益尤多。於節費用開利源諸大端。均有關係。而經費浩大。餘款不易。宜招南洋及新舊金山股實華商。使歸開辦。畀世守其業。彼等耳濡目染。習見利益。必能成其事。二者更有專論。茲不贅述。我公遭明良之際遇。攬中外之物望。握事權而施行。乘時會而展布。及今不圖。後將何及。爾伊近卸臺灣前敵營務處。內渡聞公網羅才俊。一技之長。無不錄用。自問雖局庸劣。尚非朽木之不可雕者。謹將耳見所及。上達清聽。不敢蹈策士之故轍。洋洋萬言。不歸實際。故略天下之大就

南洋之可行者。言其便概。願借階下尺寸之地。俾得軒眉靜氣。暢所欲言。榮幸萬分。又聞士之通謁門下者。匝月不得見。竊謂非吐握之旨。願公自茲以後。有通謁者立行傳見。不當者遣之。俾免稽留以生疑慮。致有志之士。躑躅鈴轅而欲進不進也。爾伊亦以師門舊誼。世荷甄陶。乃敢干冒威嚴。不擇忌諱。以逞狂瞽。倘有不肖。進而教之。曷勝盼切懸企之至。謹上。

詩序

毛萇傳
朱熹辨說

四庫全書提要

詩序二卷。案詩序之說、紛如聚訟。以爲大序子夏作。小序子夏毛公合作者。鄭元詩譜也。以爲子夏所序詩即今毛詩序者。王肅家語注也。以爲衛宏受學謝曼卿作詩序者。後漢書儒林傳也。以爲子夏所創。毛公及衛宏又加潤益者。隋書經籍志也。以爲子夏不序詩者。韓愈也。以爲子夏惟裁初句以下出於毛公者。成伯璵也。以爲詩人所自製者。王安石也。以小序爲國史之舊文。以大序爲孔子作者。明道程子也。以首句即爲孔子所題者。王得臣也。以爲毛傳初行尚未有序。其後門人互相傳授各記其師說者。曹粹中也。以爲村野妄人所作。昌言排擊而不顧者。則倡之者鄭樵、王質。和之者朱子也。然樵所作詩辨妄一出。周孚即作非鄭樵詩辨妄一卷。摘其四十二事攻之。質所作詩總聞。亦不甚行於世。朱子同時如呂祖謙、陳傅良、葉適。皆以同志之交。各持異議。黃震篤信朱學。而所作日鈔亦申序說。馬端臨作經籍考。於他書無所考辨。惟詩序一事。反覆攻詰至數千言。自元明以至今日。越數百年。儒者尚各分左右袒也。豈非說經之家第一爭詬之端乎。考鄭玄之釋南陔曰。子夏序詩。篇義各編。遭戰國至秦。而南陔六詩亡。毛公作傳。各引其序冠之篇首。故詩雖亡。而義猶在也。程大昌考古編亦曰。今六序兩語之下。明言有義無辭。知其爲秦火之後。見序而不見詩者所爲。朱鶴齡毛詩通義序又舉宛丘篇序首句與毛傳異辭。其說皆足爲小序首句原在毛前之明證。邱光庭兼明書。舉鄭風出其東門篇。謂毛傳與序不符。曹粹中放齋詩說。

亦舉召南羔羊、曹風鳲鳩、衛風君子偕老三篇。謂傳意序意不相應。序若出於毛。安得自相違戾。其說尤足爲續申之語出於毛後之明證。觀蔡邕本治魯詩。而所作獨斷載周頌三十一篇之序。皆祗有首二句。與毛序文有詳略。而大旨略同。蓋子夏五傳至孫卿。孫卿授毛亨。毛亨授毛萇。是毛詩距孫卿再傳。申培師浮邱伯。浮邱伯師孫卿。是魯詩距孫卿亦再傳。故二家之序。大同小異。其爲孫卿以來遞相授受者可知。其所授受祇首二句。而以下出於各家之演說亦可知也。且唐書藝文志稱韓詩卜商序韓嬰注二十二卷。是韓詩亦有序。其序亦稱出子夏矣。而韓詩遺說之傳於今者。往往與毛迥異。豈非傳其學者遞有增改之故哉。今參考諸說。定序首二語爲毛萇以前經師所傳。以下續申之詞。爲毛萇以下弟子所附。仍錄冠詩部之首。明淵源之有自。併錄朱子之辨說。著門戶所由分。蓋數百年朋黨之爭。茲其發端矣。隋志有顧歡毛詩集解敍義一卷。雷次宗毛詩序義二卷。劉炫毛詩集小序一卷。劉𤩷毛詩序義疏一卷。案序敍二字互見隋史之駁文。今仍其舊。唐志則作卜商詩序二卷。今以朱子所辨。其文較繁。仍析爲二卷。若其得失。則諸家之論詳矣。各具本書。茲不復贅焉。

詩序

朱氏辨說　詩序之作。說者不同。或以爲孔子。或以爲子夏。或以爲國史。皆無明文可考。唯後漢書儒林傳以爲衛宏作毛詩序。今傳於世。則序乃宏作明矣。然鄭氏又以爲諸序本自合爲一編。毛公始分以寘諸篇之首。則是毛公之前。其傳已久。宏特增廣而潤色之耳。故近世諸儒。多以序之首句爲毛公所分。而其下推說云云者。爲後人所益。理或有之。但今考其首句。則已有不得詩人之本意。而肆爲妄說者矣。況沿襲云云之誤哉。然計其初。猶必自謂出於臆度之私。非經本文。故且自爲一編。別附經後。又以尚有齊、魯、韓氏之說。並傳於世。故讀者亦有以知其出於後人之手。不盡信也。及至毛公引以入經。乃不綴篇後。而超冠篇端。不爲注文。而直作經字。不爲疑辭。而遂爲決辭。其後三家之傳又絕。而毛說孤行。則其牴牾之迹。無復可見。故此序者。遂若詩人先所命題。而詩文反爲因序以作。於是讀者轉相尊信。無敢擬議。至於有所不通。則必爲之委曲遷就。穿鑿而附合之。寧使經之本文繚戾破碎。不成文理。而終不忍明以小序爲出於漢儒也。愚之病此久矣。然猶以其所從來也遠。其間容或眞有傳授證驗而不可廢者。故既頗采以附傳中。而復并爲一編。以還其舊。因以論其得失云。

大序

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爲志。發言爲詩。○情動於中而形於言。言之不足。故嗟歎之。嗟歎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情發於聲。聲成文謂之音。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故正得失。動天地。感鬼神。莫近於詩。○先王以是經夫婦。成孝敬。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故詩有六義焉。一曰風。二曰賦。三曰比。四曰興。五曰雅。六曰頌。○上以

風化下.下以風刺上.主文而譎諫.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故曰風.○至于王道衰.禮義廢.政教失.國異政.家殊俗.而變風變雅作矣.○國史明乎得失之迹.傷人倫之廢.哀刑政之苛.吟詠情性.以風其上.達於事變而懷其舊俗者也.○故變風發乎情.止乎禮義.發乎情.民之性也.止乎禮義.先王之澤也.○是以一國之事.繫一人之本.謂之風.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風.謂之雅.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廢興也.政有小大.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於神明者也.是謂四始.詩之至也.說見綱領.

小序

國風

周南

關雎.后妃之德也.后妃.文王之妃大姒也.天子之妃曰后.近世諸儒多辨文王未嘗稱王.則大姒亦未嘗稱后.序者蓋追稱之.亦未害也.但其詩雖若專美大姒.而實以深見文王之德.序者徒見其詞.而不察其意.遂壹以后妃爲主.而不復知有文王.是固已失之矣.至於化行國中.三分天下.亦皆以爲后妃之所致.則是禮樂征伐皆出於婦人之手.而文王者徒擁虛器以爲寄生之君也.其失甚矣.惟南豐曾氏之言曰.先王之政.必自內始.故其閨門之治.所以施之家人者.必爲之師傅保姆之助.詩書圖史之戒.珩璜琚瑀之節.威儀動作之度.其教之者有此具.然古之君子.未嘗不以身化也.故家人之義.歸於反身.二南之業.本於文王.豈自外至哉.世皆知文王之所以興.能得內助.而不知其所以然者.蓋本於文王之躬化.故內則后妃有關雎之行.外則羣臣有二南之美.與之相成.其推而及遠.則商辛之昏俗.江漢之小國.兔罝之野人.莫不好善而不自知.此所謂身修故國家天下治者也.竊謂此說庶幾得之.風之始也.所謂關雎之亂以爲風始是也.蓋謂國風篇章之始.亦風化之所由始也.所以風天下而正夫婦也.故用之鄉人焉.用之邦國焉.說見二南卷首.邦國謂諸侯之國.明非獨天子用之也.風、風也.教也.風以動之.教以化之.承上文解風字之義.以象言則曰風.以事言則曰教.然則關雎、麟趾之化.王者之風.故繫之周公.南、言化自北而南也.鵲巢、騶虞之德.諸侯之風也.先王之所以教.故繫之召公.說見二南卷首.關雎、麟趾言化者.化之所自出也.鵲巢、騶虞言德者.被化而成德也.以其被化而後成德.故又曰先王之所以教.先王卽文王也.舊說以爲大王、王季.誤矣.程子曰.周南如乾.召南如坤.乾統坤.坤承乾也.周南、召南.正始之道.王化之基.王者之道.始於家.終於天下.而二南正家之事也.王者之化.必至於法度彰.禮樂著.雅頌之聲作.然後可以言成.然無其始.則亦何所因而立哉.基者.堂宇之所因而立者也.程子曰.有關雎、麟趾之意.然後可以行周官之法度.其爲是歟.是以關雎樂得淑女以配君子.憂在進賢.不淫其色.哀窈窕.思賢才.而無傷善之心焉.是關雎之義也.按論語孔子嘗言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蓋淫者樂之過.傷者哀之過.獨爲是詩者得其性情之正.是以哀樂中節.而不至於過耳.而序者乃析哀樂淫傷各爲一事.而不相須.則已失其旨矣.至以傷爲傷善之心.則又大失其旨.而全無文理也.或曰.先儒多以周道衰.詩人本諸衽席.而關雎作.故揚雄以周康之時關雎作.爲傷始亂.杜欽亦曰.佩玉晏鳴.關雎歎之.說者以爲古者后夫人雞鳴佩玉去君所.周康后不然.故詩人歎而傷之.此魯詩說也.與毛異矣.但以哀而不傷之意推之.恐其有此理也.曰.此不可知矣.但儀禮以關雎爲鄉樂.又爲房中之樂.則是周公制作之時.已有此詩矣.若如魯說.則儀禮不得爲周公之書.儀禮不爲周公之書.則周之盛時.乃無鄉射燕飲房中之樂.而必有待乎後世之刺詩也.其不然也明矣.且爲人子孫.乃無故而播其先祖之失於天下.如此而尙可以爲風化之首乎.

葛覃.后妃之本也.后妃在父母家.則志在於女功之事.躬儉節用.服澣濯之衣.尊敬師傅.則可以歸安父母.化天下以婦道也.此詩之序.首尾皆是.但其所謂在父母家者一句爲未安.蓋若謂未嫁之時.卽詩中不應遽以歸寧父母爲言.況未嫁之時.自當服勤女功.不足稱述以爲盛美.若謂歸寧之時.卽詩中先言刈葛而後言歸寧.亦不相合.且不常爲之於平居之日.而暫爲之於歸寧之時.亦豈所謂庸行之謹哉.序之淺拙.大率類此.

卷耳.后妃之志也.又當輔佐君子.求賢審官.知臣下之勤勞.內有進賢之志.而無險詖私謁之心.朝夕思念.至於憂勤也.此詩之序.首句得之.餘皆傅會之鑿說.后妃雖知臣下之勤勞而憂之.然曰嗟我懷人.則其言親暱.非后妃之所得施於使臣者矣.且首章之我.獨爲后妃.而後章之我.皆爲使臣.首尾衡決.不相承應.亦非文字之體也.

樛木.后妃逮下也.言能逮下而無嫉妒之心焉.此序稍平.後不注者放此.

螽斯.后妃子孫衆多也.言若螽斯不妒忌.則子孫衆多也.螽斯聚處和一.而卵育蕃多.故以爲不妒忌則子孫衆多之比.序者不達此詩之體.故遂以不妒忌者歸之螽斯.其亦誤矣.

桃夭.后妃之所致也.不妒忌.則男女以正.婚姻以時.國無鰥民也.序首句非是.其所謂男女以正.婚姻以時.國無鰥民者得之.蓋此以下諸詩.皆言文王風化之盛.由家及國之事.而序者失之.皆以爲后妃之所致.既非所以正男女之位.而於此詩.又專以爲不妒忌之功.則其意愈狹.而說愈疏矣.

兔罝.后妃之化也.關雎之化行.則莫不好德.賢人衆多也.此序首句非是.而所謂莫不好德.賢人衆多者得之.

芣苢.后妃之美也.和平則婦人樂有子矣.

漢廣.德廣所及也.文王之道.被于南國.美化行乎江、漢之域.無思犯禮.求而不可得也.此詩以篇內有漢之廣矣一句得名.而序者謬誤.乃以德廣所及爲言.失之遠矣.然其下文復得詩意.而所謂文王之化者.尤可以正前篇之誤.先儒嘗謂序非出於一人之手者.此其一驗.但首句未必是.下文未必非耳.蘇氏乃例取首句而去其下文.則於此類兩失之矣.

汝墳.道化行也.文王之化.行乎汝墳之國.婦人能閔其君子.猶勉之以正也.

麟之趾.關雎之應也.關雎之化行.則天下無犯非禮.雖衰世之公子.皆信厚如麟趾之時也.之時二字可刪.

召南

鵲巢.夫人之德也.國君積行累功.以致爵位.夫人起家而居有之.德如鳲鳩.乃可以配焉.文王之時.關雎之化.行於閨門之內.而諸侯蒙化以成德者.其道亦始於家人.故其夫人之德如是.而詩人美之也.不言所美之人者.世遠而不可知也.後皆放此.

采蘩.夫人不失職也.夫人可以奉祭祀.則不失職矣.

草蟲.大夫妻能以禮自防也.此恐亦是夫人之詩.而未見以禮自防之意.

采蘋.大夫妻能循法度也.能循法度.則可以承先祖.共祭祀矣.

甘棠.美召伯也.召伯之教.明於南國.

行露.召伯聽訟也.衰亂之俗微.貞信之教興.彊暴之男.不能侵陵貞女也.

羔羊.鵲巢之功致也.召南之國.化文王之政.在位皆節儉正直.德如羔羊也.此序得之.但德如羔羊一句爲衍說耳.

殷其靁.勸以義也.召南之大夫.遠行從政.不遑寧處.其室家能閔其勤勞.勸以義也.按此詩無勸以義之意.

摽有梅.男女及時也.召南之國.被文王之化.男女得以及時也.此序末句未安.

小星.惠及下也.夫人無妒忌之行.惠及賤妾.進御於君.知其命有貴賤.能盡其心矣.

江有汜.美媵也.勤而無怨.嫡能悔過也.文王之時.江沱之間.有嫡不以其媵備數.媵遇勞而無怨.嫡亦自悔也.詩中未見勤勞無怨之意.

野有死麕.惡無禮也.天下大亂.彊暴相陵.遂成淫風.被文王之化.雖當亂世.猶惡無禮也.此序得之.但所謂無禮者.當淫亂之非禮耳.不謂無聘幣之禮也.

何彼襛矣.美王姬也.雖則王姬.亦下嫁於諸侯.車服不繫其夫.下王后一等.猶執婦道.以成肅雝之德也.

此詩時世不可知.其說已見本篇.但序云.雖則王姬.亦下嫁於諸侯.說者多笑其陋.然此但讀爲兩句之失耳.若讀此十字合爲一句.而對下文車服不繫其夫下王后一等爲義.則序者之意.亦自明白.蓋曰王姬雖嫁於諸侯.然其車服制度與他國之夫人不同.所以甚言其貴盛之極.而猶不敢挾貴以驕其夫家也.但立文不善.終費詞說耳.鄭氏曰.下王后一等.謂車乘厭翟.勒面繢總.服則褕翟.然則□□□公侯夫人翟茀者.其翟車貝面組總有幄也與.

騶虞.鵲巢之應也.鵲巢之化行.人倫既正.朝廷既治.天下純被文王之化.則庶類蕃殖.蒐田以時.仁如騶虞.則王道成也.此序得詩之大旨.然語意亦不分明.楊氏曰.二南正始之道.王化之基.蓋一體也.王者諸侯之風.相須以爲治.諸侯所以代其終也.故召南之終至於仁如騶虞.然後王道成焉.夫王道成.非諸侯之事也.然非諸侯有騶虞之德.亦何以見王道之成哉.歐陽公曰.賈誼新書曰.騶者文王之囿名.虞者囿之司獸也.陳氏曰.禮記射義云.天子以騶虞爲節.樂官備也.則其爲虞官明矣.獵以虞爲主.其實歎文王之仁.而不斥言也.此與舊說不同.今存於此.

邶

柏舟.言仁而不遇也.衛頃公之時.仁人不遇.小人在側.詩之文意事類.可以思而得.其時世名氏.則不可以強而推.故凡小序.唯詩文明白直指其事.如甘棠.定中.南山.株林之屬.若證驗的切.見於書史.如載馳.碩人.清人.黃鳥之類.決爲可無疑者.其次則詞旨大概可知必爲某事.而不可知其的爲某時某人者.尚多有之.若爲小序者.姑以其意推尋探索.依約而言.則雖有所不知.亦不害其爲不自欺.雖有未當.人亦當恕其所不及.今乃不然.不知其時者.必強以爲某王某公之時.不知其人者.必強以爲某甲某乙之事.於是傅會書史.依託名謚.鑿空妄語.以誑後人.其所以然者.特以恥其有所不知.而惟恐人之不見信而已.且如柏舟.不知其出於婦人.而以爲男子.不知其不得於夫.而以爲不遇於君.此則

失矣.然有所不及.而不自欺.則亦未至於大害理也.今乃斷然以爲衛頃公之時.則其故爲欺罔.以誤後人之罪.不可揜矣.蓋其偶見此詩冠於三衛變風之首.是以求之春秋之前.而史記所書莊桓以上衛之諸君.事皆無可考者.謚亦無甚惡者.獨頃公有賂王請命之事.其謚又爲甄心動懼之名.如漢諸侯王.必其嘗以罪謫.然後加以此謚.以是意其必有棄賢用佞之失.而遂以此詩予之.若將以衒其多知.而必於取信.不知將有明者從旁觀之.則適所以暴其真不知.而啓其深不信也.凡小序之失.以此推之.什得八九矣.又其爲說.必使詩無一篇不爲美刺時君國政而作.固已不切於情性之自然.而又拘於時世之先後.其或書傳所載.當此一時.偶無賢君美謚.則雖有辭之美者.亦例以爲陳古而刺今.是使讀者疑於當時之人.絕無善則稱君.過則稱己之意.而一不得志.則扼腕切齒.嘻笑冷語.以懟其上者.所在而成羣.是其輕躁險薄.尤有害於溫柔敦厚之教.故予不可以不辨.

綠衣.衛莊姜傷己也.妾上僭.夫人失位.而作是詩也.此詩下至終風四篇.序皆以爲莊姜之詩.今姑從之.然唯燕燕一篇詩文略可據耳.

燕燕.衛莊姜送歸妾也.遠送于南一句可爲送戴嬀之驗.

日月.衛莊姜傷己也.遭州吁之難.傷己不見答於先君.以至困窮之詩也.此詩序以爲莊姜之作.今未有以見其不然.但謂遭州吁之難而作.則未然耳.蓋詩言寧不我顧.猶有望之之意.又言德音無良.亦非所宜施於前人者.明是莊公在時所作.其篇次亦當在燕燕之前也.

終風.衛莊姜傷己也.遭州吁之暴.見侮慢而不能正也.詳味此詩.有夫婦之情.無母子之意.若果莊姜之詩.則亦當在莊公之世.而列於燕燕之前.序說誤矣.

擊鼓.怨州吁也.衛州吁用兵暴亂.使公孫文仲將而平陳與宋.國人怨其勇而無禮也.春秋隱公四年.宋衛陳蔡伐鄭.正州吁自立之時也.序蓋據詩文平陳與宋而引此爲說.恐或然也.然傳記魯衆仲之言曰.州吁阻兵而安忍.阻兵無衆.安忍無親.衆叛親離.難以濟矣.夫兵猶火也.弗戢將自焚也.夫州吁弒其君而虐用其民.於是乎不務令德.而欲以亂成.必不免矣.按州吁簒弒之賊.此序但言其勇而無禮.固爲淺陋.而衆仲之言.亦止於此.蓋君臣之義.不明於天下久矣.春秋其得不作乎.

凱風.美孝子也.衛之淫風流行.雖有七子之母.猶不能安其室.故美七子能盡其孝道.以慰其母心.而成其志爾.以孟子之說證之.序說亦是.但此乃七子自責之辭.非美七子之作也.

雄雉.刺衛宣公也.淫亂不恤國事.軍旅數起.大夫久役.男女怨曠.國人患之.而作是詩.序所謂大夫久役.男女怨曠者得之.但未有以見其爲宣公之時.與淫亂不恤國事之意耳.兼此詩亦婦人作.非國人之所爲也.

匏有苦葉.刺衛宣公也.公與夫人並爲淫亂.未有以見其爲刺宣公.夫人之詩.

谷風.刺夫婦失道也.衛人化其上.淫於新昏.而棄其舊室.夫婦離絕.國俗傷敗焉.亦未有以見化其上之意.

式微。黎侯寓于衛。其臣勸以歸也。詩中無黎侯字。未詳是否。下篇同。

旄丘。責衛伯也。狄人迫逐黎侯。黎侯寓於衛。衛不能脩方伯連率之職。黎之臣子。以責於衛也。序見詩有伯兮二字。而以爲責衛伯之詞。誤矣。陳氏曰。說者以此爲宣公之詩。然宣公之後百餘年衛穆公之時。晉滅赤狄潞氏。數之以其奪黎氏地。然則此其穆公之詩乎。不可得而知也。

簡兮。刺不用賢也。衛之賢者。仕於伶官。皆可以承事王者也。此序略得詩意。而詞不足以達之。

泉水。衛女思歸也。嫁於諸侯。父母終。思歸寧而不得。故作是詩以自見也。

北門。刺仕不得志也。言衛之忠臣。不得其志爾。

北風。刺虐也。衛國並爲威虐。百姓不親。莫不相攜持而去焉。衛以淫亂亡國。未聞其有威虐之政。如序所云者。此恐非是。

靜女。刺時也。衛君無道。夫人無德。此序全然不似詩意。

新臺。刺衛宣公也。納伋之妻。作新臺于河上而要之。國人惡之。而作是詩也。

二子乘舟。思伋、壽也。衛宣公之二子。爭相爲死。國人傷而思之。作是詩也。二詩說已各見本篇。

鄘

柏舟。共姜自誓也。衛世子共伯蚤死。其妻守義。父母欲奪而嫁之。誓而弗許。故作是詩以絕之。此事無所見於他書。序者或有所傳。今姑從之。

牆有茨。衛人刺其上也。公子頑通乎君母。國人疾之。而不可道也。

君子偕老。刺衛夫人也。夫人淫亂。失事君子之道。故陳人君之德。服飾之盛。宜與君子偕老也。公子頑事見春秋傳。但此詩所以作。亦未可考。鶉之奔奔放此。

桑中。刺奔也。衛之公室淫亂。男女相奔。至于世族在位。相竊妻妾。期於幽遠。政散民流。而不可止。此詩乃淫奔者所自作。序之首句以爲刺奔。誤矣。其下云云者。乃復得之樂記之說。已略見本篇矣。而或者以爲刺詩之體。固有鋪陳其事。不加一辭。而閔惜懲創之意自見於言外者。此類是也。豈必譙讓質責。然後爲刺也哉。此說不然。夫詩之爲刺。固有不加一辭而意自見者。清人、猗嗟之屬是已。然嘗試玩之。則其賦之之人。猶在所賦之外。而詞意之間。猶有賓主之分也。豈有將欲刺人之惡。乃反自爲彼人之言。以陷其身於所刺之中而不自知也哉。其必不然也明矣。又況此等之人。安於爲惡。其於此等之詩。計其平日固已自其口出而無慚矣。又何待吾之鋪陳。而後始知其所爲之如此。亦豈畏吾之閔惜。而遂幡然遽有懲創之心邪。以是爲刺。不唯無益。殆恐不免於鼓之舞之。而反以勸其惡也。或者又曰。詩三百篇。皆雅樂也。祭祀朝聘之所用也。桑間濮上之音。鄭衛之樂也。世俗之所用也。雅鄭不同部。其來

尚矣。且夫子答顏淵之問。於鄭聲亟欲放而絕之。豈其刪詩。乃錄淫奔者之詞。而使之合奏於雅樂之中乎。亦不然也。雅者。二雅是也。鄭者。緇衣以下二十一篇是也。衛者。邶、鄘、衛三十九篇是也。桑間。衛之一篇。桑中之詩是也。二南、雅、頌。祭祀朝聘之所用也。鄭、衛、桑、濮。里巷狹邪之所歌也。夫子之於鄭、衛。蓋深絕其聲於樂以爲法。而嚴立其詞於詩以爲戒。如聖人固不語亂。而春秋所記。無非亂臣賊子之事。蓋不如是。無以見當時風俗事變之實。而垂鑒戒於後世。故不得已而存之。所謂道並行而不相悖者也。今不察此。乃欲爲之諱其鄭、衛、桑、濮之實。而文之以雅樂之名。又欲從而奏之宗廟之中。朝廷之上。則未知其將以薦之何等之鬼神。用之何等之賓客。而於聖人爲邦之法。又豈不爲陽守而陰叛之耶。其亦誤矣。曰。然則大序所謂止乎禮義。夫子所謂思無邪者。又何謂耶。曰。大序指柏舟、綠衣、泉水、竹竿之屬而言。以爲多出於此耳。非謂篇篇皆然。而桑中之類亦止乎禮義也。夫子之言。正爲其有邪正美惡之雜。故特言此。以明其皆可以懲惡勸善。而使人得其性情之正耳。非以桑中之類。亦以無邪之思作之也。曰。荀卿所謂詩者中聲之所止。太史公亦謂三百篇者。夫子皆弦歌之。以求合於韶、武之音。何耶。曰。荀卿之言。固爲正經而發。若史遷之說。則恐亦未足爲據也。豈有哇淫之曲而可以強合於韶、武之音也耶。

鶉之奔奔。刺衛宣姜也。衛人以爲宣姜鶉鵲之不若也。見上。

定之方中。美衛文公也。衛爲狄所滅。東徙渡河。野處漕邑。齊桓公攘戎狄而封之。文公徙居楚丘。始建城市而營宮室。得其時制。百姓說之。國家殷富焉。

蝃蝀。止奔也。衛文公能以道化其民。淫奔之恥。國人不齒也。

相鼠。刺無禮也。衛文公能正其羣臣。而刺在位承先君之化無禮儀也。

干旄。美好善也。衛文公臣子多好善。賢者樂告以善道也。定之方中一篇。經文明白。故序得以不誤。蝃蝀以下。亦因其在此而以爲文公之詩耳。他未有考也。

載馳。許穆夫人作也。閔其宗國顛覆。自傷不能救也。衛懿公爲狄人所滅。國人分散。露於漕邑。許穆夫人閔衛之亡。傷許之小。力不能救。思歸唁其兄。又義不得。故賦是詩也。此亦經明白而序不誤者。又有春秋傳可證。

衛

淇奧。美武公之德也。有文章。又能聽其規諫。以禮自防。故能入相于周。美而作是詩也。此序疑得之。

考槃。刺莊公也。不能繼先公之業。使賢者退而窮處。此爲美賢者窮處而能安其樂之詩。文意甚明。然詩文未有見棄於君之意。則亦不得爲刺莊公矣。序蓋失之。而未有害於義也。至於鄭氏。遂有誓不忘君之惡。誓不過君之朝。誓不告君以善之說。則其害義又有甚焉。於是程子易其訓詁。以爲陳其不能忘君之意。陳其不得過君之朝。陳其不得告君以善。則其意忠厚而和平矣。然未知鄭氏之失。生於序文之誤。若但直據詩詞。則與其君初不相涉也。

碩人。閔莊姜也。莊公惑於嬖妾。使驕上僭。莊姜賢而不答。終以無子。國人閔而憂之。此序據春秋傳得之。

氓。刺時也。宣公之時。禮義消亡。淫風大行。男女無別。遂相奔誘。華落色衰。復相棄背。或乃困而自悔。喪其妃耦。故序其事以風焉。美反正。刺淫泆也。此非刺詩。宣公未有考。故序其事以下亦非是。其曰美反正者。尤無理。

竹竿。衛女思歸也。適異國而不見答。思而能以禮者也。未見不見答之意。

芃蘭，刺惠公也。驕而無禮，大夫刺之。此詩不可考，當闕。

河廣，宋襄公母歸于衛，思而不止，故作是詩也。

伯兮，刺時也。言君子行役，爲王前驅，過時而不反焉。舊說以詩有爲王前驅之文，遂以此爲春秋所書從王伐鄭之事。然詩又言自伯之東，則鄭在衛西，不得爲此行矣。序言爲王前驅，蓋用詩文，然似未識其文意也。

有狐，刺時也。衛之男女失時，喪其妃耦焉。古者國有凶荒，則殺禮而多昏，會男女之無夫家者，所以育人民也。男女失時之句未安。其曰殺禮多昏者，周禮大司徒以荒政十有二聚萬民，十曰多昏者是也。序者之意，蓋曰衛於此時不能舉此之政耳。然亦非詩之正意也。長樂劉氏曰：夫婦之禮雖不可不謹於其始，然民有細微貧弱者，或困於凶荒，必待禮而後昏，則男女之失時者多，無室家之養。聖人傷之，寧邦典之或違，而不忍失其婚嫁之時也。故有荒政多昏之禮，所以使之相依以爲生，而又以育人民也。詩不云乎，愷悌君子，民之父母。苟無子育兆庶之心，其能若此哉。此則周禮之意也。

木瓜，美齊桓公也。衛國有狄人之敗，出處于漕，齊桓公救而封之，遺之車馬器服焉。衛人思之，欲厚報之，而作是詩也。說見本篇。

王

黍離，閔宗周也。周大夫行役至于宗周，過故宗廟宮室，盡爲禾黍。閔周室之顚覆，彷徨不忍去而作是詩也。

君子于役，刺平王也。君子行役無期度，大夫思其危難以風焉。此國人行役，而室家念之之辭。序說誤矣。其曰刺平王，亦未有考。

君子陽陽，閔周也。君子遭亂，相招爲祿仕，全身遠害而已。說同上篇。

揚之水，刺平王也。不撫其民，而遠屯戍于母家，周人怨思焉。

中谷有蓷，閔周也。夫婦日以衰薄，凶年饑饉，室家相棄爾。

兎爰，閔周也。桓王失信，諸侯背叛，構怨連禍，王師傷敗，君子不樂其生焉。君子不樂其生一句得之，餘皆衍說。其指桓王，蓋據春秋傳鄭伯不朝，王以諸侯伐鄭，鄭伯禦之，王卒大敗，祝聃射王中肩之事。然未有以見此詩之爲是而作也。

葛藟，王族刺平王也。周室道衰，棄其九族焉。序說未有據，詩意亦不類，說已見本篇。

采葛，懼讒也。此淫奔之詩。其篇與大車相屬，其事與采唐、采葑、采麥相似，其詞與鄭子衿正同。序說誤矣。

大車，刺周大夫也。禮義陵遲，男女淫奔，故陳古以刺今大夫不能聽男女之訟焉。非刺大夫之詩，乃畏大夫之詩。

丘中有麻，思賢也。莊王不明，賢人放逐，國人思之，而作是詩也。此亦淫奔者之詞。其篇上屬大車，而語意不莊，非望賢之意，序亦誤矣。

鄭

緇衣，美武公也。父子竝爲周司徒，善於其職，國人宜之，故美其德，以明有國善善之功焉。此未有據，今姑從之。

將仲子，刺莊公也。不勝其母，以害其弟。弟叔失道而公弗制，祭仲諫而公弗聽，小不忍以致大亂焉。事見春秋傳。然莆田鄭氏謂此實淫奔之詩，無與於莊公叔段之事，序蓋失之，而說者又從而巧爲之說，以實其事，誤亦甚矣。今從其說。

叔于田，刺莊公也。叔處于京，繕甲治兵，以出于田，國人說而歸之。國人之心貳於叔，而歌其田狩適野之事。初非以刺莊公，亦非說其出于田而後歸之也。或曰：段以國君貴弟，受封大邑，有人民兵甲之衆，不得出居閭巷下雜民伍，此詩恐其民間男女相說之詞耳。

大叔于田，刺莊公也。叔多才而好勇，不義而得衆也。此詩與上篇意同，非刺莊公也。下兩句得之。

清人，刺文公也。高克好利而不顧其君，文公惡而欲遠之不能，使高克將兵而禦狄于竟，陳其師旅，翺翔河上，久而不召，衆散而歸，高克奔陳。公子素惡高克進之不以禮，文公退之不以道，危國亡師之本，故作是詩也。按此序蓋本春秋傳，而以他說廣之，未詳所據。孔氏正義又據序文，而以是詩爲公子素之作，然則進之當作之進，今文誤也。

羔裘，刺朝也。言古之君子，以風其朝焉。序以變風不應有美，故以此爲言古以刺今之詩。今詳詩意，恐未必然。且當時鄭之大夫，如子皮、子産之徒，豈無可以當此詩者，但今不可考耳。

遵大路，思君子也。莊公失道，君子去之，國人思望焉。此亦淫亂之詩，序說誤矣。

女曰雞鳴，刺不說德也。陳古義以刺今，不說德而好色也。此亦未有以見其陳古刺今之意。

有女同車，刺忽也。鄭人刺忽之不昏于齊。太子忽嘗有功于齊，齊侯請妻之。齊女賢而不取，卒以無大國之助，至于見逐，故國人刺之。據春秋傳，齊侯欲以文姜妻鄭太子忽，忽辭。人問其故，忽曰：人各有耦，齊大，非吾耦也。詩曰：自求多福，在我而已，大國何爲。其後北戎侵齊，鄭伯使忽帥師救之，敗戎師。齊侯又請妻之，忽曰：無事於齊，吾猶不敢，今以君命奔齊之急，而受室以歸，是以師昏也。民其謂我何。遂辭諸鄭伯。祭仲謂忽曰：君多內寵，子無大援，將不立。忽又不聽。及即位，遂爲祭仲所逐。此序文所據以爲說者也。然以今考之，此詩未必爲忽而作。序者但見孟姜二字，遂指以爲齊女，而附之於忽耳。假如其說，則忽之辭昏，未爲不正而可刺，至其失國，則又特以勢孤援寡，不能自定，亦未有可刺之罪也。序乃以爲國人作詩以刺之，其亦誤矣。後之讀者又襲其誤，必欲鍛鍊羅織，文致其罪而不肯赦，徒欲以徇說詩者之謬，而不知其失是非之正，害義理之公，以亂聖經之本指，而壞學者之心術，故予不可以不辯。

山有扶蘇。刺忽也。所美非美然。此下四詩及揚之水。皆男女戲謔之詞。序之者不得其說。而例以爲刺忽。殊無情理。

蘀兮。刺忽也。君弱臣強。不倡而和也。見上。

狡童。刺忽也。不能與賢人圖事。權臣擅命也。昭公嘗爲鄭國之君。而不幸失國。非有大惡。使其民疾之如寇讎也。況方刺其不能與賢人圖事。權臣擅命。則是公猶在位也。豈可忘其君臣之分。而遽以狡童目之邪。且昭公之爲人。柔懦疏闊。不可謂狡。卽位之時。年已壯大。不可謂童。以是名之。殊不相似。而序於山有扶蘇所謂狡童者。方指昭公之所美。至於此篇。則遂移以指公之身焉。則其舛又甚。而非詩之本旨明矣。大抵序者之於鄭詩。凡不得其說者。則舉而歸之於忽。文義一失。而其害於義理有不可勝言者。一則使昭公無辜而被謗。二則使詩人脫其淫謔之實罪。而麗於訕上悖理之虛惡。三則厚誣聖人刪述之意。以爲實賤昭公之守正。而深與詩人之無禮於其君。凡此皆非小失。而後之說者猶或主之。其論愈精。其害愈甚。學者不可以不察也。

褰裳。思見正也。狂童恣行。國人思大國之正己也。此序之失。蓋本於子大叔、韓宣子之言。而不察其斷章取義之意耳。

丰。刺亂也。昏姻之道缺。陽倡而陰不和。男行而女不隨。此淫奔之詩。序說誤矣。

東門之墠。刺亂也。男女有不待禮而相奔者也。此序得之。

風雨。思君子也。亂世則思君子不改其度焉。序意甚美。然考詩之詞。輕佻狎暱。非思賢之意也。

子衿。刺學校廢也。亂世則學校不脩焉。疑同上篇。蓋其詞意儇薄。施之學校。尤不相似也。

揚之水。閔無臣也。君子閔忽之無忠臣良士。終以死亡。而作是詩也。此男女要結之詞。序說誤矣。

出其東門。閔亂也。公子五爭。兵革不息。男女相棄。民人思保其室家焉。五爭事見春秋傳。然非此之謂也。此乃惡淫奔者之詞。序誤。

野有蔓草。思遇時也。君之澤不下流。民窮於兵革。男女失時。思不期而會焉。東萊呂氏曰。君之澤不下流。迺講師見零露之語。從而附益之。

溱洧。刺亂也。兵革不息。男女相棄。淫風大行。莫之能救焉。鄭俗淫亂。乃其風聲氣習流傳已久。不爲兵革不息男女相棄而後然也。

齊

雞鳴。思賢妃也。哀公荒淫怠慢。故陳賢妃貞女夙夜警戒相成之道焉。此序得之。但哀公未有所考。豈亦以謚惡而得之歟。

還。刺荒也。哀公好田獵。從禽獸而無厭。國人化之。遂成風俗。習於田獵謂之賢。閑於馳逐謂之好焉。同上。

著。刺時也。時不親迎也。

東方之日。刺衰也。君臣失道。男女淫奔。不能以禮化也。此男女淫奔者所自作。非有刺也。其曰君臣失道者。尤無所謂。

東方未明。刺無節也。朝廷興居無節。號令不時。挈壺氏不能掌其職焉。夏官挈壺氏下士六人。挈縣挈之名。壺盛水器。蓋置壺浮箭以爲晝夜之節也。漏刻不明。固可以見其無政。然所以興居無節。號令不時。則未必皆挈壺氏之罪也。

南山。刺襄公也。鳥獸之行。淫乎其妹。大夫遇是惡。作詩而去之。此序據春秋經傳爲文。說見本篇。

甫田。大夫刺襄公也。無禮義而求大功。不修德而求諸侯。志大心勞。所以求者非其道也。未見其爲襄公之詩。

盧令。刺荒也。襄公好田獵畢弋。而不修民事。百姓苦之。故陳古以風焉。義與還同。序說非是。

敝笱。刺文姜也。齊人惡魯桓公微弱。不能防閑文姜。使至淫亂。爲二國患焉。桓當作莊。

載驅。齊人刺襄公也。無禮義。故盛其車服。疾驅於通道大都。與文姜淫。播其惡於萬民焉。此亦刺文姜之詩。

猗嗟。刺魯莊公也。齊人傷魯莊公有威儀技藝。然而不能以禮防閑其母。失子之道。人以爲齊侯之子焉。此序得之。

魏

葛屨。刺褊也。魏地陿隘。其民機巧趨利。其君儉嗇褊急。而無德以將之。

汾沮洳。刺儉也。其君儉以能勤。刺不得禮也。此未必爲其君而作。崔靈恩集注。其君作君子。義雖稍通。然未必序者之本意也。

園有桃。刺時也。大夫憂其君。國小而迫。而儉以嗇。不能用其民。而無德教。日以侵削。故作是詩也。國小而迫。日以侵削者得之。餘非是。

陟岵。孝子行役思念父母也。國迫而數侵削。役乎大國。父母兄弟離散。而作是詩也。

十畝之閒。刺時也。言其國削小。民無所居焉。國削則其民隨之。序文殊無理。其說已見本篇矣。

伐檀。刺貪也。在位貪鄙。無功而受祿。君子不得進仕爾。此詩專美君子之不素餐。序言刺貪。失其旨矣。

碩鼠。刺重斂也。國人刺其君重斂。蠶食於民。不修其政。貪而畏人。若大鼠也。此亦託於碩鼠以刺其有司之辭。未必直以碩鼠比其君也。

唐

蟋蟀。刺晉僖公也。儉不中禮。故作是詩以閔之。欲其及時以禮自娛樂也。此晉也。而謂之唐。本其風俗。憂深思遠。儉而用禮。乃有堯之遺風焉。河東地瘠民貧。風俗勤儉。乃其風土氣習有以使之。至今猶然。則在三代之時可知矣。序所謂儉不中禮。固當有之。但所謂刺僖公者。蓋特以謚得之。而所謂欲其及時以禮自娛樂者。又與詩意正相反耳。況古今風俗之變。常必由儉以入奢。而其變之漸。又必由上以及下。今謂君之儉反過於初。而民之俗猶知用禮。則尤恐其無是理也。獨其憂深思遠。有堯之遺風者。爲得之。然其所以不謂之晉而謂之唐者。又初不爲此也。

山有樞。刺晉昭公也。不能修道以正其國。有財不能用。有鐘鼓不能以自樂。有朝廷不能洒埽。政荒民散。將以危亡。四鄰謀取其國家而不知。國人作詩以刺之也。此詩蓋以答蟋蟀之意。而寬其憂。非臣子所得施於君父者。序說大誤。

揚之水。刺晉昭公也。昭公分國以封沃。沃盛彊。昭公微弱。國人將叛而歸沃焉。詩文明白。序說不誤。

椒聊。刺晉昭公也。君子見沃之盛彊。能修其政。知其蕃衍盛大。子孫將有晉國焉。此詩未見其必爲沃而作也。

綢繆。刺晉亂也。國亂則昏姻不得其時焉。此但爲昏姻者相得而喜之詞。未必爲刺晉國之亂也。

杕杜。刺時也。君不能親其宗族。骨肉離散。獨居而無兄弟。將爲沃所并爾。此乃人無兄弟而自歎之詞。未必如序之說也。況曲沃實晉之同姓。其服屬又未遠乎。

羔裘。刺時也。晉人刺其在位不恤其民也。詩中未見此意。

鴇羽。刺時也。昭公之後。大亂五世。君子下從征役。不得養其父母。而作是詩也。序意得之。但其時世則未可知耳。

無衣。美晉武公也，武公始并晉國。其大夫爲之請命乎天子之使。而作是詩也。序以史記爲文。詳見本篇。但此詩若非武公自作以述其賂王請命之意。則詩人所作以著其事而陰刺之耳。序乃以爲美之。失其旨矣。且武公弒君篡國。大逆不道。乃王法之所必誅而不赦者。雖曰尚知王命之重而能請之以自安。是亦禦人於白晝大都之中。而自知其罪之甚重。則分薄贓餌貪吏以求私有其重寶而免於刑戮。是乃猾賊之尤耳。以是爲美。吾恐其獎姦誨盜。而非所以爲教也。小序之陋固多。然其顚倒順逆。亂倫悖理。未有如此之甚者。故予特深辨之。以正人心。以誅賊黨。意庶幾乎大序所謂正得失者。而因以自附於春秋之義云。

有杕之杜。刺晉武公也。武公寡特。兼其宗族。而不求賢以自輔焉。此序全非詩意。

葛生。刺晉獻公也。好攻戰。則國人多喪矣。

采苓。刺晉獻公也。獻公好聽讒焉。獻公固喜攻戰而好讒佞。然未見此二詩之果作於其時也。

秦

車鄰。美秦仲也。秦仲始大。有車馬禮樂侍御之好焉。未見其必爲秦仲之詩。大率秦風唯黃鳥渭陽爲有據。其他諸詩皆不可考。

駟驖。美襄公也。始命有田狩之事。園囿之樂焉。

小戎。美襄公也。備其兵甲。以討西戎。西戎方彊。而征伐不休。國人則矜其車甲。婦人能閔其君子焉。此詩時世未必然。而義則得之。說見本篇。

蒹葭。刺襄公也。未能用周禮。將無以固其國焉。此詩未詳所謂。然序說之鑿。則必不然矣。

終南。戒襄公也。能取周地。始爲諸侯。受顯服。大夫美之。故作是詩以戒勸之。

黃鳥。哀三良也。國人刺穆公以人從死。而作是詩也。此序最爲有據。

晨風。刺康公也。忘穆公之業。始棄其賢臣焉。此婦人念其君子之辭。序說誤矣。

無衣。刺用兵也。秦人刺其君好攻戰。亟用兵。而不與民同欲焉。序意與詩情不協。說已見本篇矣。

渭陽。康公念母也。康公之母。晉獻公之女。文公遭麗姬之難。未反而秦姬卒。穆公納文公。康公時爲太子。贈送文公于渭之陽。念母之不見也。我見舅氏。如母存焉。及其卽位。思而作是詩也。此序得之。但我見舅氏如母存焉兩句。若爲康公之辭者。其情哀矣。然無所繫屬。不成文理。蓋此以下又別一手所爲也。及其卽位而作是詩。蓋亦但見首句云康公。而下云時爲大子。故生此說。其淺暗拘滯大率如此。

權輿。刺康公也。忘先君之舊臣。與賢者有始而無終也。

陳

宛丘。刺幽公也。淫荒昏亂。游蕩無度焉。陳國小。無事實。幽公但以謚惡。故得游蕩無度之詩。未敢信也。

東門之枌。疾亂也。幽公淫荒。風化之所行。男女棄其舊業。亟會於道路。歌舞於市井爾。同上。

衡門。誘僖公也。愿而無立志。故作是詩以誘掖其君也。僖者小心畏忌之名。故以爲愿而無立志。而配以此詩。不知其爲賢者自樂而無求之意也。

東門之池。刺時也。疾其君之淫昏。而思賢女以配君子也。此淫奔之詩。序說蓋誤。

東門之楊。刺時也。昏姻失時。男女多違。親迎。女猶有不至者也。同上。

墓門。刺陳佗也。陳佗無良師傅。以至於不義。惡加於萬民焉。陳國君臣。事無可紀。獨陳佗以亂賊被討。見書於春秋。故以無良之詩與之。序之作大抵類此。不知其信然否也。

防有鵲巢。憂讒賊也。宣公多信讒。君子憂懼焉。此非刺其君之詩。

月出。刺好色也。在位不好德而說美色焉。此不得為刺詩。

株林。刺靈公也。淫乎夏姬。驅馳而往。朝夕不休息焉。陳風獨此篇為有據。

澤陂。刺時也。言靈公君臣淫於其國。男女相說。憂思感傷焉。

檜

羔裘。大夫以道去其君也。國小而迫。君不用道。好絜其衣服。逍遙遊燕。而不能自強於政治。故作是詩也。

素冠。刺不能三年也。

隰有萇楚。疾恣也。國人疾其君之淫恣。而思無情慾者也。此序之誤。說見本篇。

匪風。思周道也。國小政亂。憂及禍難。而思周道焉。詩言周道。但謂適周之路。如四牡所謂周道逶遲耳。序言思周道者。蓋不達此意也。

曹

蜉蝣。刺奢也。昭公國小而迫。無法以自守。好奢而任小人。將無所依焉。言昭公。未有考。

候人。刺近小人也。共公遠君子而好近小人焉。此詩但以三百赤芾。合於左氏所記晉侯入曹之事。序遂以為共公。未知然否。

鳲鳩。刺不壹也。在位無君子。用心之不壹也。此美詩。非刺詩。

下泉。思治也。曹人疾共公侵刻。下民不得其所。憂而思明王賢伯也。曹無他事可考。序因候人而遂以為共公。然此乃天下之大勢。非共公之罪也。

豳

七月。陳王業也。周公遭變。故陳后稷先公風化之所由。致王業之艱難也。董氏曰。先儒以七月為周公居東而作。考其詩則陳后稷公劉所以治其國者。方風論而成其德。故是未居東也。至于鴟鴞則居東而作。其在書可知矣。

鴟鴞。周公救亂也。成王未知周公之志。公乃為詩以遺王。名之曰鴟鴞焉。此序以金縢為文。最為有據。

東山。周公東征也。周公東征。三年而歸。勞歸士。大夫美之。故作是詩也。一章言其完也。二章言其思也。三章言其室家之望女也。四章樂男女之得及時也。君子之於人。序其情而閔其勞。所以說也。說以使民。

民忘其死。其唯東山乎。此周公勞歸士之詞。非大夫美之而作也。

破斧。美周公也。周大夫以惡四國焉。此歸士美周公之詞。非大夫惡四國之詩也。且詩所謂四國。猶言斬伐四國耳。序說以為管蔡商奄。尤無理也。

伐柯。美周公也。周大夫刺朝廷之不知也。

九罭。美周公也。周大夫刺朝廷之不知也。二詩東人喜周公之至。而願其留之詞。序說皆非。

狼跋。美周公也。周公攝政。遠則四國流言。近則王不知。周大夫美其不失其聖也。

小雅

鹿鳴。燕群臣嘉賓也。既飲食之。又實幣帛筐篚。以將其厚意。然後忠臣嘉賓得盡其心矣。序得詩意。但未盡其用耳。其說已見本篇。

四牡。勞使臣之來也。有功而見知。則說矣。首句同上。然其下云云者。語疏而義鄙矣。

皇皇者華。君遣使臣也。送之以禮樂。言遠而有光華也。首句同上。然詩所謂華者。草木之華。非光華也。

常棣。燕兄弟也。閔管、蔡之失道。故作常棣焉。序得之。但與魚麗之序相矛盾。以詩意考之。蓋此得而彼失也。國語富辰之言。以為周文公之詩。亦其明驗。但春秋傳為富辰之言。又以為召穆公思周德之不類。故糾合宗族于成周而作此詩。二書之言皆出富辰。且其時去召穆公又未遠。不知其說何故如此。杜預以作詩為作樂而奏此詩。恐亦非是。

伐木。燕朋友故舊也。自天子至于庶人。未有不須友以成者。親親以睦。友賢不棄。不遺故舊。則民德歸厚矣。

天保。下報上也。君能下下以成其政。臣能歸美以報其上焉。序之得失。與鹿鳴相似。

采薇。遣戍役也。文王之時。西有昆夷之患。北有玁狁之難。以天子之命。命將率。遣戍役。以守衛中國。故歌采薇以遣之。出車以勞還。杕杜以勤歸也。此未必文王之詩。以天子之命者。衍說也。

出車。勞還率也。同上。詩所謂天子。所謂王命。皆周王耳。

杕杜。勞還役也。同上。

魚麗。美萬物盛多。能備禮也。文、武以天保以上治內。采薇以下治外。始於憂勤。終於逸樂。故美萬物盛多。

可以告於神明矣。此篇以下、時世次第、序說之失、已見本篇。其內外始終之說、亦一節之可取云。

南陔。孝子相戒以養也。此笙詩也、譜序篇次名義及其所用、已見本篇。

白華。孝子之絜白也。同上。此序尤無理。

華黍。時和歲豐宜黍稷也。有其義而亡其辭。同上。然所謂有其義者、非眞有所謂亡其辭者、乃本無也。

南有嘉魚。樂與賢也。太平之君子至誠、樂與賢者共之也。序得詩意、而不明其用、其曰太平之君子者、本無謂、而說者又以專指成王、皆失之矣。

南山有臺。樂得賢也。得賢則能爲邦家立太平之基矣。序首句誤、詳見本篇。

由庚。萬物得由其道也。見南陔。

崇丘。萬物得極其高大也。見上。

由儀。萬物之生各得其宜也。有其義而亡其辭。見上。

蓼蕭。澤及四海也。序不知此爲燕諸侯之詩、但見零露之云、卽以爲澤及四海、其失與野有蔓草同、臆說淺妄、類如此云。

湛露。天子燕諸侯也。

彤弓。天子錫有功諸侯也。

菁菁者莪。樂育材也。君子能長育人材、則天下喜樂之矣。此序全失詩意。

六月。宣王北伐也。此句得之。○鹿鳴廢則和樂缺矣。四牡廢則君臣缺矣。皇皇者華廢則忠信缺矣。常棣廢則兄弟缺矣。伐木廢則朋友缺矣。天保廢則福祿缺矣。采薇廢則征伐缺矣。出車廢則功力缺矣。杕杜廢則師衆缺矣。魚麗廢則法度缺矣。南陔廢則孝友缺矣。白華廢則廉恥缺矣。華黍廢則蓄積缺矣。由庚廢則陰陽失其道理矣。南有嘉魚廢則賢者不安、下不得其所矣。崇丘廢則萬物不遂矣。南山有臺廢則爲國之基隊矣。由儀廢則萬物失其道理矣。蓼蕭廢則恩澤乖矣。湛露廢則萬國離矣。彤弓廢則諸夏衰矣。菁菁者莪廢則無禮儀矣。小雅盡廢則四夷交侵、中國微矣。魚麗以下、篇次爲毛公所移、而此序自南陔以下八篇、尙仍儀禮次第、獨以鄭譜誤分魚麗爲文武時詩、故遂移此序魚麗一句、自華黍之下、而升於南陔之上、此一節與小序同出一手、其得失無足議者、但欲證毛公所移篇次之失、與鄭氏獨移魚麗一句之私、故論於此云。

采芑。宣王南征也。

車攻。宣王復古也。宣王能內修政事、外攘夷狄、復文武之竟土、修車馬、備器械、復會諸侯於東都、因田獵而選車徒焉。

吉日。美宣王田也。能愼微接下、無不自盡以奉其上焉。序愼微以下、非詩本意。

鴻鴈。美宣王也。萬民離散、不安其居、而能勞來還定安集之、至于矜寡、無不得其所焉。此以下時世多不可考。

庭燎。美宣王也。因以箴之。

沔水。規宣王也。

鶴鳴。誨宣王也。

祈父。刺宣王也。

白駒。大夫刺宣王也。

黃鳥。刺宣王也。

我行其野。刺宣王也。

斯干。宣王考室也。

無羊。宣王考牧也。

節南山。家父刺幽王也。家父見本篇。

正月。大夫刺幽王也。

十月之交。大夫刺幽王也。

雨無正。大夫刺幽王也。雨自上下者也。衆多如雨、而非所以爲政也。此序尤無義理、歐陽公、劉氏說已見本篇。

小旻。大夫刺幽王也。

小宛。大夫刺幽王也。此詩不爲刺王而作、但兄弟遭亂畏禍而相戒之辭爾。

小弁。刺幽王也。太子之傅作焉。此詩明白爲放子之作無疑、但未有以見其必爲宜臼耳、序又以爲宜臼之傅、尤不知其所據也。

巧言。刺幽王也。大夫傷於讒、故作是詩也。

何人斯。蘇公刺暴公也。暴公爲卿士、而譖蘇公焉。故蘇公作是詩而絕之。鄭氏曰、暴、蘇皆畿內國名。世本云、暴辛公作塤、蘇成公作篪。譙周古史考云、古有塤篪尙矣、周幽王時二公特善其事耳。今按書有司寇蘇公、春秋傳有蘇忿生、戰國及漢時有人姓暴、則固應有此二人矣。但此詩中只有暴字、而無公字及蘇公字、不知序何所據而得此事也。世本說尤紕繆、譙周又從而傅會之、不知適所以章其謬耳。

巷伯。刺幽王也。寺人傷於讒、故作是詩也。

谷風。刺幽王也。天下俗薄。朋友道絕焉。

蓼莪。刺幽王也。民人勞苦。孝子不得終養爾。

大東。刺亂也。東國困於役而傷於財。譚大夫作是詩以告病焉。譚大夫未有考。不知何據。恐或有傳耳。

四月。大夫刺幽王也。在位貪殘。下國構禍。怨亂並興焉。

北山。大夫刺幽王也。役使不均。已勞於從事。而不得養其父母焉。

無將大車。大夫悔將小人也。此序之誤。由不曉興體而誤以爲比也。

小明。大夫悔仕於亂世也。

鼓鐘。刺幽王也。此詩文不明。故序不敢質其事。但隨例爲刺幽王耳。實皆未可知也。

楚茨。刺幽王也。政煩賦重。田萊多荒。飢饉降喪。民卒流亡。祭祀不饗。故君子思古焉。自此篇至車舝。凡十篇。似出一手。詞氣和平。稱述詳雅。無風刺之意。序以其在變雅中。故皆以爲傷今思古之作。詩固有如此者。然不應十篇相屬。而絕無一言以見其爲衰世之意也。竊恐正雅之篇。有錯脫在此者耳。序皆失之。

信南山。刺幽王也。不能修成王之業。疆理天下。以奉禹功。故君子思古焉。曾孫古者事神之稱。序專以爲成王。則陋矣。

甫田。刺幽王也。君子傷今而思古焉。此序專以自古有年一句生說。而不察其下文今適南畝以下。亦未嘗不有年也。

大田。刺幽王也。言矜寡不能自存焉。此序專以寡婦之利一句生說。

瞻彼洛矣。刺幽王也。思古明王。能爵命諸侯。賞善罰惡焉。此序以命服爲賞善。六師爲罰惡。然非詩之本意也。

裳裳者華。刺幽王也。古之仕者世祿。小人在位。則讒諂並進。棄賢者之類。絕功臣之世焉。此序只用似之二字生說。

桑扈。刺幽王也。君臣上下。動無禮文焉。此序只用彼交匪敖一句生說。

鴛鴦。刺幽王也。思古明王。交於萬物有道。自奉養有節焉。此序穿鑿。尤爲無理。

頍弁。諸公刺幽王也。暴戾無親。不能宴樂同姓。親睦九族。孤危將亡。故作是詩也。序見詩言死喪無日。便謂孤危將亡。不知古人勸人燕樂。多爲此言。如逝者其耋。宅人是偸之類。且漢魏以來。樂府猶多如此。如少壯幾時。人生幾何之類是也。

車舝。大夫刺幽王也。褒姒嫉妬。無道並進。讒巧敗國。德澤不加於人。周人思得賢女以配君子。故作是詩也。以上十篇並已見楚茨篇。

青蠅。大夫刺幽王也。

賓之初筵。衛武公刺時也。幽王荒廢。媟近小人。飲酒無度。天下化之。君臣上下。沈湎淫泆。武公既入而作是詩也。韓詩說見本篇。此序誤矣。

魚藻。刺幽王也。言萬物失其性。王居鎬京。將不能以自樂。故君子思古之武王焉。此詩序與楚茨等篇相類。

采菽。刺幽王也。侮慢諸侯。諸侯來朝。不能錫命以禮數。徵會之而無信義。君子見微而思古焉。同上。

角弓。父兄刺幽王也。不親九族。而好讒佞。骨肉相怨。故作是詩也。

菀柳。刺幽王也。暴虐無親。而刑罰不中。諸侯皆不欲朝。言王者之不可朝事也。

都人士。周人刺衣服無常也。古者長民。衣服不貳。從容有常。以齊其民。則民德歸壹。傷今不復見古人也。此序蓋用緇衣之誤。

采綠。刺怨曠也。幽王之時。多怨曠者也。此詩怨曠者所自作。非人刺之。亦非怨曠者有所刺於上也。

黍苗。刺幽王也。不能膏潤天下。卿士不能行召伯之職焉。此宣王時美召穆公之詩。非刺幽王也。

隰桑。刺幽王也。小人在位。君子在野。思見君子。盡心以事之。此亦非刺詩。疑與上篇皆脫簡在此也。

白華。周人刺幽后也。幽王取申女以爲后。又得褒姒而黜申后。故下國化之。以妾爲妻。以孽代宗。而王弗能治。周人爲之作是詩也。此事有據。序蓋得之。但幽后字誤。當爲申后。刺幽王也。下國化之以下。皆衍說耳。又漢書注引此序。幽字下有王廢申三字。雖非詩意。然亦可補序文之缺。

緜蠻。微臣刺亂也。大臣不用仁心。遺忘微賤。不肯飲食教載之。故作是詩也。此詩未有刺大臣之意。蓋方道其心之所欲耳。若如序者之言。則褊狹之甚。無復溫柔敦厚之意。

瓠葉。大夫刺幽王也。上棄禮而不能行。雖有牲牢饔餼。不肯用也。故思古之人不以微薄廢禮焉。序說非是。

漸漸之石。下國刺幽王也。戎狄叛之。荊舒不至。乃命將率東征。役久病於外。故作是詩也。序得詩意。但不知果爲何時耳。

苕之華。大夫閔時也。幽王之時。西戎、東夷。交侵中國。師旅並起。因之以饑饉。君子閔周室之將亡。傷己逢之。故作是詩也。

何草不黃。下國刺幽王也。四夷交侵。中國背叛。用兵不息。視民如禽獸。君子憂之。故作是詩也。

大雅

文王。文王受命作周也。受命、受天命也。作周、造周室也。文王之德、上當天心、下爲天下所歸往。三分天下而有其二、則已受命而作周矣。武王繼之、遂有天下、亦卒文王之功而已。然漢儒惑於讖緯、始有赤雀丹書之說、又謂文王因此遂稱王而改元。殊不知所謂天之所以爲天者、理而已矣。理之所在、衆人之心而已矣。衆人之心、是非向背、若出於一、而無一毫私意雜於其間、則是理之自然而天之所以爲天者、不外是矣。今天下之心、既以文王爲歸、則天命將安往哉。書所謂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所謂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天明畏自我民明畏。皆謂此爾。豈必赤雀丹書而稱王改元哉。稱王改元之說、歐陽公、蘇氏、游氏辨之已詳。去此而論、則此序本亦得詩之大旨、而於其曲折之意有所未盡、已論於本篇矣。

大明。文王有明德、故天復命武王也。此詩言王季、大任、文王、大姒、武王皆有明德、而天命之、非必如序說也。

緜。文王之興、本由大王也。

棫樸。文王能官人也。序誤。

旱麓。受祖也。周之先祖、世修后稷、公劉之業、大王、王季、申以百福干祿焉。序大誤。其曰百福干祿者、尤不成文理。

思齊。文王所以聖也

皇矣。美周也。天監代殷莫若周、周世世修德莫若文王。

靈臺。民始附也。文王受命、而民樂其有靈德、以及鳥獸昆蟲焉。文王作靈臺之時、民之歸周也久矣。非至此而始附也。其曰有靈德者、亦非命名之本意。

下武。繼文也。武王有聖德、復受天命、能昭先人之功焉。下字恐誤、說見本篇。

文王有聲。繼伐也。武王能廣文王之聲、卒其伐功也。鄭譜之誤、說見本篇。

生民。尊祖也。后稷生於姜嫄、文武之功起於后稷、故推以配天焉。

行葦。忠厚也。周家忠厚、仁及草木、故能內睦九族、外尊事黃耇、養老乞言、以成其福祿焉。此詩章句本甚分明、但以說者不知比興之體、音韻之節、遂不復得全詩之本意、而碎讀之、逐句自生意義、不暇尋繹血脈、照管前後、但見勿踐行葦、便謂仁及草木、但見戚戚兄弟、便謂親睦九族、但見黃耇台背、便謂養老、但見以祈黃耇、便謂乞言、但見介爾景福、便謂成其福祿、隨文生義、無復倫理。諸序之中、此失尤甚、覽者詳之。

既醉。太平也。醉酒飽德、人有士君子之行焉。序之失如上篇、蓋亦爲孟子斷章所誤爾。

鳧鷖。守成也。太平之君子、能持盈守成、神祇祖考安樂之也。同上。

假樂。嘉成王也。假本嘉字、然非爲嘉成王也。

公劉。召康公戒成王也。成王將涖政、戒以民事、美公劉之厚於民、而獻是詩也。召康公名奭。成王即位年幼、周公攝政、七年而歸政焉。於是成王始

將涖政、而召公爲太保、周公爲太師以相之。然此詩未有以見其爲康公之作、意其傳授或有自來耳。後篇召穆公、凡伯、仍叔放此。

泂酌。召康公戒成王也。言皇天親有德、饗有道也。序無大失、然語意亦疏。

卷阿。召康公戒成王也。言求賢用吉士也。求賢用吉士、本用詩文、而言固爲不切、然亦未必分爲兩事也。後之說者、既誤以豈弟君子爲賢人、遂分賢人吉士爲兩等、竊失之矣。夫泂酌之豈弟君子、方爲成王、而此詩遽爲所求之賢人、何哉。

民勞。召穆公刺厲王也。

板。凡伯刺厲王也。

蕩。召穆公傷周室大壞也。厲王無道、天下蕩蕩、無綱紀文章、故作是詩也。蘇氏曰、蕩之名篇、以首句有蕩蕩上帝耳。序說云云、非詩之本意也。

抑。衛武公刺厲王、亦以自警也。此詩之序、有得有失、蓋其本例以爲非美非刺、則詩無所爲而作、又見此詩之次、適出於宣王之前、故直以爲刺厲王之詩、又以國語有左史之言、故又以爲亦以自警。以詩考之、則其曰刺厲王者失之、而曰自警者得之也。夫曰刺厲王之所以爲失者、史記衛武公即位於宣王之三十六年、不與厲王同時、一也。詩以小子目其君而爾汝之、無人臣之禮、與其所謂敬威儀、慎出話者、自相背戾、二也。厲王無道、貪虐爲甚、詩不以此箴其首章而徒以威儀詞令爲諄切之戒、緩急失宜、三也。詩詞倨慢、雖仁厚之君、有所不能容者、厲王之暴、何以堪之、四也。或以史記之年不合、而以爲追刺者、則詩所謂聽用我謀、庶無大悔、非所以望於既往之人、五也。曰自警之所以爲得者、國語左史之言、一也。詩曰謹爾侯度、二也。又曰曰喪厥國、三也。又曰亦聿既耄、四也。詩意所指、與淇澳所美、賓筵所悔、相表裏、五也。二說之得失、其佐驗明白如此、必去其失而取其得、然後此詩之義明。今序者乃欲合而一之、則其失者固已失之、而其得者亦未足爲全得也。然此猶自其詩之外而言之也、若但即其詩之本文、而各以其一說反覆讀之、則其訓義之顯晦疏密、意味之厚薄淺深、可以不待考證而判然於胸中矣。此又讀詩之簡要直訣、學者不可以不知也。

桑柔。芮伯刺厲王也。序與春秋傳合。

雲漢。仍叔美宣王也。宣王承厲王之烈、內有撥亂之志、遇烖而懼、側身修行、欲銷去之、天下喜於王化復行、百姓見憂、故作是詩也。此序有理。

崧高。尹吉甫美宣王也。天下復平、能建國親諸侯、褒賞申伯焉。此尹吉甫送申伯之詩、因可以見宣王中興之業耳、非專爲美宣王而作也。下三篇放此。

烝民。尹吉甫美宣王也。任賢使能、周室中興焉。同上。

韓奕。尹吉甫美宣王也。能錫命諸侯。同上。其曰尹吉甫者、未有據、下二篇同。其曰能錫命諸侯、則尤淺陋無理矣。既爲天子、錫命諸侯、自其常事、春秋戰國之時、猶有能行之者、亦何足爲美哉。

江漢。尹吉甫美宣王也。能興衰撥亂、命召公平淮夷。吉甫見上、序說得之。

常武。召穆公美宣王也。有常德以立武事。因以爲戒然。召穆公見上。所解名篇之意。未知其果然否。然於理亦通。

瞻卬。凡伯刺幽王大壞也。凡伯見上。

召旻。凡伯刺幽王大壞也。旻、閔也。閔天下無如召公之臣也。凡伯見上。旻閔以下。不成文理。

周頌

清廟。祀文王也。周公既成洛邑。朝諸侯。率以祀文王焉。

維天之命。大平告文王也。詩中未見告大平之意。

維清。奏象舞也。詩中未見奏象舞之意。

烈文。成王卽政。諸侯助祭也。詩中未見卽政之意。

天作。祀先王先公也。

昊天有成命。郊祀天地也。此詩詳考經文。而以國語證之。其爲康王以後祀成王之詩無疑。而毛、鄭舊說。定以頌爲成王之時周公所作。故凡頌中有成王及成康字者。例皆曲爲之說。以附已意。其迂滯僻澀。不成文理。甚不難見。而古今諸儒。無有覺其謬者。獨歐陽公著時世論以斥之。其辨明矣。然讀者狃於舊聞。亦未遽肯深信也。小序又以此詩篇首有昊天二字。遂定以爲郊祀天地之詩。諸儒往往亦曲其說。殊不知其首言天命者止於一句。次言文武受之者亦止一句。至於成王以下。然後詳說不敢康寧緝熙安靖之意。乃至五句而後已。則其不爲祀天地而爲祀成王。無可疑者。又況古昔聖人制爲祭祀之禮。必以象類。故祀天於南。祭地於北。而其壇壝樂舞器幣之屬。亦各不同。若曰合祭天地於圜丘。則古者未嘗有此瀆亂厖雜之禮。若曰一詩而兩用。如所謂冬薦魚春獻鮪者。則此詩專言天而不及地。若於澤中方丘奏之。則於義何所取乎。序說之云。反覆推之。皆有不通。其謬無可疑者。故今特上據國語。旁采歐陽。以定其說。庶幾有以不失此詩之本指耳。或曰。國語所謂始與德讓中於信寬。終於固龢。故曰成者。其語成字不爲王誦之謚。而韋昭之注。大略亦如毛、鄭之說矣。此又何耶。曰。叔向蓋言成王之所以爲成。以是三者。正猶子思所謂文王之所以爲文。班固所謂尊號曰昭不亦宜乎者耳。韋昭何以知其必謂文、武以是成其王道。而不爲王誦之謚乎。蓋其爲說。本出毛、鄭。而不悟其非者。今一旦以千古之謬。而不免於以說而證說。則亦將何時而已耶。或者又曰。蘇氏最爲不信小序。而於此詩無異詞。且又以爲周公制作所定。後王不容復有改易。成王非創業之主。不應得以基命稱之。此又何耶。曰。蘇氏之不信小序。固未嘗見其不可信之實也。蓋於漢廣之篇已嘗論之。不足援以爲據也。夫周公制作。亦及其當時之事而止耳。若乃後王之廟所奏之樂。自當隨時附益。若商之玄鳥作於武丁孫子之世。漢之廟樂亦隨時而更定。豈有周之後王乃獨不得褒顯其先王之功德。而必以改周公爲嫌耶。基者。非必造之於始。亦承之於下之謂也。如曰。邦家之基。豈必謂大王、王季之臣乎。以是爲說。亦不得而通矣。況其所以爲此。實未能忘北郊集議之餘論。今固不得而取也。

我將。祀文王於明堂也。

時邁。巡守祭告柴望也。

執競。祀武王也。此詩幷及成、康。則序說誤矣。其說已具於昊天有成命之篇。蘇氏以周之竟有四方。不自成、康之時。因從小序之言。此亦以辭害意之失。皇矣之詩於王季章中。蓋已有此句矣。又豈可以其太蚤而別爲之說耶。詩人之言。或先或後。

蓋不失爲周有天下之意耳。

思文。后稷配天也。

臣工。諸侯助祭遣於廟也。序誤。

噫嘻。春夏祈穀于上帝也。序誤。

振鷺。二王之後來助祭也。

豐年。秋冬報也。序誤。

有瞽。始作樂而合乎祖也。

潛。季冬薦魚。春獻鮪也。

雝。禘大祖也。祭法。周人禘嚳。又曰。天子七廟。三昭三穆。及大祖之廟而七。周之大祖。卽后稷也。禘嚳於后稷之廟。而以后稷配之。所謂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者也。祭法又曰。周祖文王。而春秋家說三年喪畢。致新死者之主於廟。亦謂之吉禘。是祖一號而二廟。禘一名而二祭也。今此序云禘大祖。則宜爲禘嚳於后稷之廟矣。而其詩之詞。無及於嚳、稷者。若以爲吉禘于文王。則與序已不協。而詩文亦無此意。恐序之誤也。此詩但爲武王祭文王而徹俎之詩。而後通用於他廟耳。

載見。諸侯始見乎武王廟也。序以載訓始。故云始見。恐未必然也。

有客。微子來見祖廟也。

武。奏大武也。

閔予小子。嗣王朝于廟也。

訪落。嗣王謀于廟也。

敬之。羣臣進戒嗣王也。

小毖。嗣王求助也。此四篇一時之詩。序但各以其意爲說。不能究其本末也。

載芟。春籍田而祈社稷也。

良耜。秋報社稷也。兩篇未見其有祈報之異。

絲衣。繹賓尸也。高子曰。靈星之尸也。序誤。高子尤誤。

酌。告成大武也。言能酌先祖之道。以養天下也。詩中無酌字。未見酌先祖之道以養天下之意。

桓。講武類禡也。桓、武志也。

賚。大封於廟也。賚、予也。言所以錫予善人也。

般。巡守而祀四嶽河海也。此三篇說見本篇

魯頌

駉。頌僖公也。僖公能遵伯禽之法。儉以足用。寬以愛民。務農重穀。牧于坰野。魯人尊之。於是季孫行父請命于周。而史克作是頌。此序事實皆無可考。詩中亦未見務農重穀之意。序說鑿矣

有駜。頌僖公君臣之有道也。此但燕飲之詩。未見君臣有道之意。

泮水。頌僖公能修泮宮也。此亦燕飲其羣臣之詩。落成其能修之意。

閟宮。頌僖公能復周公之宇也。此詩言莊公之子。又言新廟奕奕。則為僖公修廟之詩明矣。但詩所謂復周公之宇者。祝其能復周公之土宇耳。非謂其已修周公之屋宇也。序文當句之誤如此。而蘇氏信之何哉。

商頌

那。祀成湯也。微子至于戴公。其間禮樂廢壞。有正考甫者。得商頌十二篇於周之大師。以那為首。序以國語為文。

烈祖。祀中宗也。詳此詩未見其為祀中宗。而末言湯孫。則亦祭成湯之詩耳。序但不欲連篇重出。又以中宗商之賢君。不欲遺之耳。

玄鳥。祀高宗也。詩有武丁孫子之句。故序得以為據。雖未必然。然必是高宗以後之詩矣。

長發。大禘也。疑見本篇。

殷武。祀高宗也。

詩有四家。毛詩最後出而獨傳。何也。曰。豈惟毛詩。始漢世之春秋。公、穀為盛。至後漢而左氏始立。而後之盛行者獨左氏焉。禮家之學。五傳弟子。分曹教授。蓋小戴最為後出。而今之言禮者。惟小戴為衆所宗。此無他。六經始出。諸儒講習未精。且未有他書以證其是非。故雜偽之說可入。趙賓之易。張霸之書是也。歷時既久。諸儒議論既精。而又古人簡書。時出於山崖屋壁之間。可以為證。而學者遂得卽之以考同異。而長短精粗見矣。長者出而短者廢。自然之理也。六經自秦火後。獨詩以諷誦相傳。韓詩既出於人之諷詠。而齊、魯與燕。語音不同。訓詁亦異。故其學往往多乖。獨毛之出也。自以源流得於子夏。而其書貫穿先秦古書。其釋鴟鴞也。與金縢合。釋北山、烝民也。與孟子合。釋昊天有成命。與國語合。釋碩人、清人、黃鳥、皇矣。與左傳合。而序由庚等六章。與儀禮合。蓋當毛氏時。左氏未出。孟子、國語、儀禮未甚行。而學者亦未能信也。惟河間獻王博見異書。深知其精。迨至晉、宋。諸書盛行。肄業者衆。而人始翕然知其說近正。且左氏等書。漢初諸儒皆未見。而毛說先與之合。不謂之源流子夏可乎。唐人有云。齊詩亡於魏。魯詩亡於晉。韓詩雖存。無傳之者。今韓氏章句已不存矣。而齊詩

猶有見者。然唐人既謂之亡。則書之眞偽。未可知也。○世人疑詩序非衛宏所為。此殊不然。使宏鑿空為之乎。雖孔子亦不能。使宏誦師說為之。則雖宏有餘矣。且宏之序。有專取諸書之文而為之者。有雜取諸傳所說而重複互見者。有委曲宛轉附經而成其書者。不可不論也。詩有六義。一曰風。二曰賦。三曰比。四曰興。五曰雅。六曰頌。其文全出於周官。情動於中。而形於言。言之不足。故嗟嘆之。其文全出於禮記。成王未知周公之志。公乃為詩以遺王。其文全出於金縢。高克好利而不顧其君。文公惡而欲遠之。不能。使高克將兵而禦狄於竟。陳其師旅。翺翔河上。久而不召。衆散而歸。高克奔陳。其文全出於左傳。微子至於戴公。其間禮樂廢壞。其文全出於國語。古者長民。衣服不貳。從容有常。以齊其民。其文全出於公孫尼子。則詩序之作。實在數書既傳之後明矣。此吾所謂專取諸書所言也。載馳之詩。許穆夫人作也。閔其宗國顚覆矣。又曰。衛懿公為狄人所滅。絲衣之詩。既曰繹賓尸矣。又曰靈星之詩。此蓋衆說並傳。衛氏得善辭美意。併錄而不忍棄之。此吾所謂雜取諸書之說而重複互見也。騶虞之詩。先言人倫既正。朝廷既治。天下純被文王之化。而復繼之以蒐田以時。仁如騶虞。則王道成。行葦之詩。先言周家忠厚。仁及草木。然後繼之以內睦九族。外尊事黃耇。養老乞言。此又吾所謂委曲宛轉附經而成其義也。卽三者而觀之。序果非宏之所作乎。漢世文章。未有引詩序者。惟黃初四年有共公遠君子近小人之說。蓋魏後於漢。宏之詩序。至此始行也。□世以詩序為孔子作。初無據。口耳之傳也。惟隋經籍志以為子夏作。先儒相承云。毛公及衛宏潤益之。今定為孔子作。固不可。若孔子授子夏而傳之。是亦嘗經孔子所取。亦何傷乎。大抵古書未有無序者。皆繫之於篇末。蓋以總其凡也。今書有序。孔安國以為孔子作。自安國始遷之逐篇之首。亦有序卦象彖爻辭。王輔嗣遷之逐卦之中。至太史公自序。揚子雲法言。皆其遺法。況詩皆記其先王之政。與列國之事。非見其序。蓋有全篇莫知所主意者。孔子雖聖人。人事之實。亦安能臆斷於數百載之下。猶之春秋必約魯史而後可為。鄭忽與晉文公出入。晉、鄭不以告。魯史所不得書。則孔子不能強筆而削之也。而謂衛宏能之可乎。所謂衛宏從謝曼卿受學而作者。范曄之言爾。據史毛公、趙人。與河間王同時。三傳而為徐敖。初無謝曼卿者。獨東漢賈逵傳言父徽學毛詩於謝曼卿。至顯宗令撰齊、魯、韓詩與毛氏同異。蓋漢自中興後。毛詩始見。鄭康成與衛宏略先後。豈有不知。而以宏之言為孔子者。此理尤甚明。吾謂古者凡有是詩。則有是序。如今之題目者。故太師陳之。則可以觀風俗。遒人采之。則可以知訓戒。學者誦之。則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羣。可以怨。其藏在有司。孔子刪詩。既取其辭。因以其序命子夏之徒為之。則於理為近矣。石林葉氏。

魯、齊、韓、毛。師讀異。義亦不同。以魯、齊、韓之義尚可見者。較之。獨毛詩率與經傳合。關雎正風之首。三家者乃以為刺。餘可知矣。是則毛詩之義最得其眞也。東萊呂氏。

詩、書之序。自史傳不能明其為何人所作。而先儒多疑之。至朱文公之解經。則依古經文析而二之。而備論其得失。而於詩國風諸篇之序。詆斥尤多。以愚觀之。書序可廢。而詩序不可廢。就詩而論之。

雅、頌之序可廢。而十五國風之序不可廢。何也。書直陳其事而已。序者後人之作。籍令其深得經意。亦不過能發明其所已言之事而已。不作可也。詩則異於書矣。然雅、頌之作。其辭易知。其意易明。故讀文王者。深味文王在上以下之七章。則文王受命作周之語著矣。讀清廟者。深味於穆清廟之一章。則祀文王之語著矣。蓋作者之意已明。則序者之辭可略。而敷衍附會之間。一語稍煩。則祇見其贅疣而已。至於讀國風諸篇。而後知詩之不可無序。而序之有功於詩也。蓋風之為體。比興之辭。多於序述。風諭之意。浮於指斥。蓋有反覆詠歎。聯章累句。而無一言敘作之之意者。而序者乃一言以蔽之曰。為某事也。苟非其傳授之有源。探索之無舛。則孰能臆料當時指意之所歸。以示千載乎。而文公深詆之。且於桑中、溱洧諸篇。辨析尤至。以為安有刺人之惡。而自為彼人之辭。以陷於所刺之地。而不自知者哉。其意蓋謂詩之辭如彼。而序之說如此。則以詩求詩可也。烏有捨明白可見之詩辭。而必欲曲從臆度難信之序說乎。其說固善矣。然愚以為必若此。則詩之難讀者多矣。豈直鄭、衛諸篇哉。夫芣苢之序。以婦人樂有子為后妃之美也。而其詩語不過形容采掇芣苢之情狀而已。黍離之序。以為閔周室宮廟之顛覆也。而其詩語不過慨歎禾黍之苗穗而已。此詩之不言所作之意。而賴序以明者也。若捨序以求之。則其所以采掇者為何事。而慨歎者為何說乎。叔于田之二詩。序以為刺鄭莊公也。而其詩語。則鄭人愛叔段之辭耳。揚之水、椒聊二詩。序以為刺晉昭公也。而其詩語則晉人愛桓叔之辭耳。此詩之序其事以諷。初不言刺之之意。而賴序以明者也。若捨序以求之。則知四詩也。非子雲美新之賦。則袁宏九錫之文耳。是豈可以訓。而夫子不刪之乎。鴇羽、陟岵之詩。見於變風。序以為征役者不堪命而作也。四牡、采薇之詩。見於正雅。序以為勞使臣遣戍役而作也。而深味四詩之旨。則歎行役之勞苦。敘飢渴之情狀。憂孝養之不遂。悼歸休之無期。其辭語一耳。此詩之辭同意異而賴序以明者也。若捨序以求之。則文王之臣民。亦怨其上。而四牡、采薇。不得為正雅矣。即是數端而觀之。則知序之不可廢。序不可廢。則桑中、溱洧何嫌其為刺奔乎。蓋嘗論之。均一勞苦之詞也。出於敘情閔勞者之口。則為正雅。而出於困役傷財者之口。則為變風也。均一淫泆之詞也。出於奔者之口。則可刪。而出於刺奔者之口。則可錄也。均一愛戴之辭也。出於愛叔段、桓叔者之口。則可刪。而出於刺鄭莊、晉昭者之口。則可錄也。夫芣苢、黍離之不言所謂。叔于田、揚之水之反辭以諷。四牡、采薇之辭同變風。文公胡不疑索詩辭。別自為說。而卒如序者之從說。求作詩之意於詩辭之外矣。何獨於鄭、衛諸篇。而必以為奔者所自作。而使聖經為錄淫辭之具乎。且夫子嘗刪詩矣。其所取於關雎者。謂其樂而不淫耳。則夫詩之可刪。孰有大於淫者。今以文公詩傳攷之。其指以為男女淫泆奔誘。而自作詩以敘其事者。凡二十有四。如桑中、東門之墠、溱洧、東方之日、東門之池、東門之楊、月出。則序以為刺淫。而文公以為淫者所自作也。如靜女、木瓜、采葛、丘中有麻、將仲子、遵大路、有女同車、山有扶蘇、蘀兮、狡童、褰裳、丰、風雨、子衿、揚之水、出其東門、野有蔓草。則序本別指它事。而文公亦以為淫者所自作也。夫以淫昏不檢之人。發而為放蕩無恥之辭。而其詩篇之繁多如

此。夫子猶存之。則不知所刪何等一篇也。文公謂序者之於詩。不得其說。則一舉而歸之刺其君。愚亦謂文公之於詩。不得其說。則一舉而歸之淫謔。如靜女、木瓜以下諸篇是也。文公又以為序者之意。必以為詩無一篇不為刺時君國政而作。輕浮險薄。有害於溫柔敦厚之教。愚謂古者庶人謗。商旅議。亦王政之所許。況變風變雅之世。實無可美者。而禮義消亡。淫風大行。亦不可謂非其君之過。縱使譏訕之辭太過。如狡童諸篇之刺忽。亦不害其為愛君憂國不能自已之意。今必欲使其避譏訕之名。而自處於淫謔之地。則夫身為淫亂。而復自作詩以賛之。正孟子所謂無羞惡之心者。不可以人類目之。其罪浮於訕上矣。反得為溫柔敦厚乎。或曰。文公之說。謂春秋所記。無非亂臣賊子之事。蓋不如是。無以見當時事變之實。而垂鑒於後世。故不得已而存之。所謂並行而不相悖也。愚以為未然。夫春秋史也。詩文詞也。史所以紀事。世之有治。不能無亂。則固不容存禹、湯而廢桀、紂。錄文、武而棄幽、厲也。至於文辭。則其淫哇不經者。直為削之而已。而夫子猶存之。則必其意不出於此。而序者之說是也。夫後之詞人墨客。跌蕩於禮法之外。如秦少游、晏叔原輩。作為樂府。備狹邪妖冶之趣。其詞采非不艷麗可喜也。而醇儒莊士深斥之。口不道其詞。家不畜其書。懼其為正心誠意之累也。而詩中若是者二十有四篇。夫子錄之於經。又煩儒先為之訓釋。使後學誦其文。推其義。則通書、西銘。必與小山詞選之屬。兼看並讀。而後可以為學也。或又曰。文公又嘗云。此等之人。安於為惡。其於此等之詩。計其平日固已自其口出而無慚矣。又何待吾之鋪陳。而後始知其如此。亦復提吾之閔惜。而遂幡然遽有懲創之心耶。愚又以為不然。夫羞惡之心。人皆有之。而況淫泆之行。所謂不可對人言者。市井小人。至不才也。今有與之語者。能道其宣淫之狀。指其行淫之地。則未有不面頸發赤。且愧且諱者。未聞其揚言於人曰。我能姦。我善淫也。且夫人之為惡也。禁之使不得為。不若愧之而使之自知其不可為。此鋪張揄揚之中。所以為閔惜懲創之至也。夫子謂宰我曰。汝安則為之。夫豈真以居喪食稻衣錦為是乎。萬石君謂子慶曰。內史貴人。坐車中自如。固當。夫豈真以不下車為是乎。而二人既聞是言也。卒為之慙愧改行。有甚於被譙讓者。蓋以非為是。而使之求吾言外之意。則自反而不勝其愧悔矣。此詩之訓也。或曰。序者之序詩。與文公之釋詩。俱非得於作詩之人親傳面命也。序求詩意於辭之外。文公求詩意於辭之中。而子何以定其是非乎。曰。愚非敢苟同序說。而妄議先儒也。蓋嘗以孔子、孟子之所以說詩者讀詩。而後知序說之不謬。而文公之說多可疑也。孔子之說曰。誦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孟子之說曰。說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意。以意逆志。是為得之。夫經非所以誨邪也。而戒其無邪。辭所以達意也。而戒其害意。何也。噫。聖賢之慮遠矣。夫詩發乎情者也。而情之所發。其辭不能無過。故其於男女夫婦之間。多憂思感傷之意。而君臣上下之際。不能無怨懟激發之辭。十五國風。為詩百五十有七篇。而其為婦人而作者。男女相悅之辭。幾及其半。雖以二南之詩。如關雎、桃夭諸篇。為正風之首。然其所反覆詠歎者。不過情慾燕私之事耳。漢儒嘗以關雎為刺詩矣。此皆昧於無邪之訓。而以辭害意之過也。而況鄭、衛之末流乎。故其怨

曠之悲。遇合之喜。雖有人心者。所不能免。而其志切。其辭哀。習其讀而不知其旨。易以勸盜人之邪情泆志。而況以鋪張揄揚之辭。而序淫佚流蕩之行乎。然詩人之意。則非以爲是而勸之也。蓋知詩人之意者。莫如孔、孟。慮學者讀詩而不得其意者。亦莫如孔、孟。是以有無邪之訓焉。則以其辭之不能不鄰乎邪也。使篇篇如文王、大明。則奚邪之可閑乎。是以有害意之戒焉。則以其辭之不能不戾其意也。使章章如清廟、臣工。則奚意之難明乎。以是觀之。則知刺奔果出於作詩者之本意。而夫子所不刪者。其詩決非淫泆之人所自賦也。夫子曰。思無邪。如序者之說。則雖詩辭之邪者。亦必以正視之。如桑中之刺奔。溱洧之刺亂之類是也。如文公之說。則雖詩辭之正者。亦必以邪視之。如不以木瓜爲美齊桓公。不以采葛爲懼讒。不以遵大路、風雨爲思君子。不以褰裳爲思見正。不以子衿爲刺學校廢。不以揚之水爲閔無臣。而俱指爲淫奔謔浪。要約贈答之辭。是也。且此諸篇者。雖疑其辭之欠莊重。然首尾無一字及婦人。而謂之淫邪者乎。或又曰。文公嘗言雅者、二雅是也。鄭者、緇衣以下二十一篇是也。衛者、邶、鄘、衛三十九篇是也。桑間、衛之一篇。桑中是也。二南、雅、頌。祭祀朝聘之所用也。鄭、衛、桑、濮。里巷狹邪之所作也。夫子於鄭、衛。蓋深絕其聲於樂以爲法。而嚴立其詞於詩以爲戒。今乃欲爲之諱其鄭、衛、桑、濮之實。而文以雅樂之名。又欲從而奏之宗廟之中。朝廷之上。則未知其將以薦之於何等之鬼神。用之於何等之賓客乎。愚又以爲未然。夫左傳言季札來聘。請觀周樂。而所歌者。邶、鄘、衛、鄭皆在焉。則諸詩固雅樂矣。使其爲里巷狹邪所用。則周樂安得有之。而肄之樂工。亦安能歌異國淫邪之詩乎。然愚之所論。不過求其文意之指歸。而知其得於情性之正耳。至於被之絃歌。合之音樂。則儀禮、左傳所載古人歌詩合樂之意。蓋有不可曉者。夫關雎、鵲巢。閨門之事。后妃夫人之詩也。而鄉飲酒、燕禮歌之。采蘋、采蘩。夫人大夫妻能主祭之詩也。而射禮歌之。肆夏、繁遏、渠。宗廟配天之詩也。而天子享元侯歌之。文王、大明、緜。文王興周之詩也。而兩君相見歌之。以是觀之。其歌詩之用。與詩人作詩之本意。蓋有判然不相合者。不可強通也。則烏知鄭、衛諸詩不可用之於燕享之際乎。左傳載列國聘享賦詩。固多斷章取義。然其大不倫者。亦以來譏誚。如鄭伯有賦鶉之奔奔。楚令尹子圍賦大明。及穆叔不拜肆夏。甯武子不拜彤弓之類是也。然鄭伯如晉。子展賦將仲子。鄭伯享趙孟。子大叔賦野有蔓草。鄭六卿餞韓宣子。子齹賦野有蔓草。子太叔賦褰裳。子游賦風雨。子期賦有女同車。子柳賦蘀兮。此六詩皆文公所斥以爲淫奔之人所作也。然所賦皆見善於叔向、趙武、韓起。不聞被譏。乃知鄭、衛之詩。未嘗不施之於燕享。而此六詩之旨意訓詁。當如序者之說。不當如文公之說也。或曰。序者之辭。固有鄙淺附會。居然可見者。先儒譏議之。非一人矣。而子信之。何耶。曰。愚之所謂不可廢者。謂詩之所不言。而賴序以明者耳。至詩之所已言。則序語雖工。不讀可也。況其鄙淺附會者乎。蓋作序之人。或以爲孔子。或以爲子夏。或以爲國史。皆無明文可致。然鄭氏謂毛公始以置諸詩之首。則自漢以前。經師傳授。其去作詩之時。蓋未甚遠也。千載而下。學者所當遵守體認。以求詩人之意。而得其庶幾。固不容因其一語之贅疣。片辭之淺陋。而欲一切廢之。

堅忍探索。而爲之訓釋也。姑以近代詞人之作譬之。如所謂皇帝二載初。門八月初吉。如所謂吾聞京城南。茲惟羣山囿。則辭意明白。無俟序說者也。放翁之詩曰。城上危樓譙角哀。沈園非復舊池臺。傷心池下春波綠。竹逐孤鴻照影來。夢斷香銷四十年。沈園老柳不吹綿。此身行作稽山土。猶弔遺蹤一悵然。其題曰沈園而已。誠齋之詩曰。他喜飢啼笑殺儂。鳳凰未必勝狙公。雖逃暮四朝三外。猶在桐花竹實中。其題曰無題而已。是三詩者。不言所謂人莫能知其所以作之意也。劉後村詩話釋之曰。放翁幼婚某氏。頗倦於學。嚴君督過之。竟至仳離。某氏別適某官。一日通家於沈園。目成而已。晚年游園。感而賦之。誠齋既里居。累章乞休致。不得命。再予祠。有感而賦。以爲雖脫吏責。尚縻閑廩。不若相忘於物外也。然後三詩之意始明。夫後村之說。卽三詩之序也。後村之於楊、陸二公。相去不百年。得於長老之所誦說。口耳之所習聞。筆之簡冊。可以質諸二公而不繆也。倘後乎此千百載說者必欲外後村之意。而別爲之說。則雖其體認之精。辨析之巧。亦終於臆說而已。或曰。文公之於詩序。於其見於經傳信而有證者則從之。如碩人、載馳、清人、鴟鴞之類是也。其可疑者。則未嘗盡斷以臆說。而固有引他書以證其謬者矣。曰。是則然矣。然愚之所以不能不疑者。則以其惡序之意太過而所引援指摘。似亦未能盡出於公平。而足以當人心也。夫關雎。韓詩以爲衰周之刺詩。賓之初筵韓詩以爲衛武公飲酒悔過之詩。皆與毛序反者也。而韓詩說關雎。則違夫子不淫不傷之訓。是決不可從者也。初筵之詩。夫子未有論說也。則詆毛而從韓。夫一韓詩也。初筵之序可信。而關雎之序獨不可信乎。邶、柏舟。毛序以爲仁人不遇而作。文公以爲婦人之作。而引列女傳爲證。非臆說矣。然列女傳出於劉向。向上封事。論恭、顯傾陷正人。引是詩憂心悄悄。慍于羣小之語。而繼之曰。小人成羣。亦足慍也。則正毛序之意矣。夫一劉向也。列女傳之說可信。而封事之說獨不可信乎。此愚所以疑文公惡序之意太過。而引援指摘。似爲未當。此類是也。夫本之以孔、孟說詩之旨。參之以詩中諸序之例。而後究極夫古今詩人所以諷詠之意。則詩序之不可廢也審矣。愚豈好爲異論哉。〇或曰。夫子何以刪詩。昔太史公曰。古詩本三千餘篇。孔子去其重複。取其可施於禮義者三百五篇。孔氏曰。案書傳所引之詩。見在者多。亡逸者少。則孔子所錄。不容十分去九。馬遷所言。未可信也。朱文公曰。三百五篇。其間亦未必皆可施於禮義。但存其實以爲鑒戒耳。之三說者。何所折衷。愚曰。若如文公之說。則詩元未嘗刪矣。今何以有諸逸詩乎。蓋文公每捨序以言詩。則變風諸篇。祇見其理短而詞哇。愚於前篇已論之矣。但以經傳所引逸詩致之。則其辭明而理正。蓋未見其劣於三百五篇也。而何以刪之。三百五篇之中。如詆其君以碩鼠、狡童。如欲刺人之惡。而自爲彼人之辭。以陷於所刺之地。殆不可訓矣。而何以錄之。蓋嘗深味聖人之言。而得聖人所以著作之意矣。昔夫子之言曰。述而不作。又曰。蓋有不知而作之者。我無是也。又曰。多聞闕疑。異時嘗舉史闕文之語。而歎世道之不古。夏五、郭公之書。而不欲遽正前史之缺誤。然則聖人之意。蓋可見矣。蓋詩之見錄者。必其序說之明白。而旨意之可致者也。其軼而不錄者。必其序說之無傳。旨意之難致。而不欲臆說者也。或

曰。今三百五篇之序。世以爲衞宏、毛公所作耳。如子所言。則已出於夫子之前乎。曰。其說雖自毛、衞諸公。而傳其旨意。則自有此詩而已有之矣。鴟鴞之序。見於尙書。碩人、載馳、淸人之序。見於左傳所紀。皆與作詩者同時。非後人之臆說也。若序說之意。不出於當時作詩者之口。則鴟鴞諸章。初不言成王疑周公之意。淸人終篇。亦不見鄭伯惡高克之迹。後人讀之。當不能曉其爲何語矣。蓋嘗妄爲之說曰。作詩之人可考。其意可尋。則夫子錄之。殆述而不作之意也。其人不可考。其意不可尋。則夫子删之。殆多聞闕疑之意也。是以於其可知者。雖比興深遠。詞旨迂晦者。亦所不廢。如茉苢、雞鳴、蒹葭之類是也。於其所不可知者。雖直陳其事。文義明白者。亦不果錄。如翹翹車乘。招我以弓。豈不欲往。畏我友朋之類是也。於其可知者。雖詞意流泆。不能不類於狹邪者。亦所不删。如桑中、溱洧、野有蔓草、出其東門之類是也。於其所不可知者。雖詞意莊重。一出於義理者。亦不果錄。如周道挺挺。我心扃扃。禮義不愆。何恤於人言之類是也。然則其所可知者何。則三百五篇之序是也。其所不可知者何。則諸逸詩之不以序行於世者是也。歐陽公詩譜補亡後序曰。後之學者。因迹前世之所傳。而較其得失。或有之矣。若使徒抱焚餘殘脫之經。倀倀然於去聖千百年之後。不見先儒中間之說。而欲特立一家之論。果有能哉。此說得之。蓋自其必以爲出於衞宏、毛公輩之口。而先以不經之臆說視之。於是以特立之己見。與之較短量長於辭語工拙之間。則秖見其齟齬而不合。疎繆而無當耳。夫使序詩之意。果不出於作詩之初。而皆爲後人臆度之說。則比興諷詠之詞。其所爲微婉幽深者。殆類東方朔聱嚳尻高之隱語。蔡邕黃絹幼婦之廋詞。使後人各出其智。以爲猜料之工拙。恐非聖經誨人之意也。或曰。諸小序之說。固有舛馳鄙淺而不可解者。盡信之可乎。愚曰。序非一人之言也。或出於國史之采錄。或出於講師之傳授。如渭陽之首尾異說。絲衣之兩義並存。則其舛馳固有之。擇善而從之可矣。至如其辭語之鄙淺。則序所以釋經。非作文也。祖其意足矣。辭不必深也。夫以夫子之聖。猶不肯雜取諸逸詩之可傳者。與三百五篇之有序者並行。而後之君子。乃欲盡廢序以言詩。此愚所以未敢深以爲然。故復摭述而不作。多聞闕疑之言。以明孔子删詩之意。且見古序之尤不可廢也。鄱陽馬氏。

毛公者。有大毛公、小毛公。按後漢儒林傳。稱毛萇傳詩。而孔氏正義據鄭譜云。魯人大毛公爲詁訓傳於其家。河間獻王得而獻之。以小毛公爲博士。則未知萇者大毛公歟。小毛公歟。鄭氏曰箋者。按正義云。鄭於諸經。皆謂之註。獨此言箋者。字林云。箋、表也。識也。鄭遵毛學。表明毛言。記識其事。故稱爲箋。又按後漢傳注引張華博物志。鄭注毛詩曰箋。不解此意。或云。毛公曾爲北海相。鄭是郡人。故以爲敬。雖未必由此。然漢、魏閒遂上之辭。皆謂之牋。則其爲敬明矣。其閒與毛異義者甚多。王肅蓋皆述毛非鄭云。陳氏跋。

漢藝文志云。春秋分爲五。謂左氏與公羊、穀梁、鄒、夾也。詩經分爲四。謂毛氏與齊、魯、韓也。但諸家俱云某傳某說。惟毛氏系之于經曰毛詩。不知何以推尊至此。世謂毛氏解經。故密故簡。編家所謂句

中有眼。坡仙所謂字中有筆。非深解旨趣。豈易言哉。故自漢迄隋、唐。讀詩家竝主于毛氏。轉相尊信。無敢擬議者。自紫陽先生詆之爲妄。幾乎與三家共淪落矣。然猶謂其從來也遠。眞有傳授證驗。而不可廢者。旣采以附傳中。復爲一編。以返其舊。始信先儒之潛。終難變也。若石林、東萊諸君子。無不嘆其深解旨趣。而辨論之快。莫如鄱陽馬氏云。隱湖毛晉識。

詩傳孔氏傳

端木賜述

詩傳總目

周南　召南
魯　邶
鄘　衛
王　齊
魏　唐
曹　鄶
鄭　陳
秦　小正
小正續　小正傳
大正　大正續
大正傳　周頌
商頌

目錄終

詩傳孔氏傳（音錄）衛端木賜子貢述

周南

文王之妃姒氏思得淑女以共內職賦關雎子曰關雎哀而不傷樂而不淫能正其心則無怨嫉邪辟之思心正而身脩身脩而家齊家齊而國治國治而天下平故用之鄉人用之邦國其奏樂也必歌關雎以亂之所以風天下也詩之義六一曰風二曰賦三曰比四曰興五曰正六曰頌關雎兼比興以賦而為風之首焉是王化之本也

太姒將歸寧而賦葛覃子曰賢而能勤富而能儉疏而能孝可以觀化矣

周人美后妃之德終始婦道賦桃夭子曰室其家人而後可以教國人見君子之脩其身矣

周人慶文王之多男而賦螽斯

周人美其公子之多仁也賦麟止

文王遣使求賢而閔行役之艱也勞之以卷耳

文王得良臣于野周人美之賦兎罝

南國諸侯慕文王之德而歸心于周賦樛木

受辛無道商人慕文王而歸之賦汝墳

文王化行南國男女知禮詩人美之賦漢廣

文王之時萬民和樂童兒歌謡賦芣苢

召南

公子歸于諸侯國人觀焉賦鵲巢

諸侯之夫人勤于蠶桑國人美之賦采蘩

諸侯之夫人終容其媵也賦江有汜

大夫貞而能儉忠乎公室國史美之賦羔羊

內子勤于祭祀國史美之賦采蘋

召公宣布王命諸侯服焉賦殷其靁

南國之大夫聘于京師睹召公而歸心焉賦艸蟲

小臣奉使而勤勞于公賦小星

虞人克舉其職國史美之賦騶虞

召南之人安於治□□時擇□□賦摽有梅（缺四字空後同）

野人求昏而不能其禮女氏拒之賦野有死麇

野人强昏不得而訟女氏□終之賦行露

召康公勤于勞民燕人懷之賦甘棠

魯

周公孫于魯殷人畔公憂王室勸王脩政以備之賦鴟鴞

周公帥師征殷三年克之勞其歸士賦東山

周公居于魯魯人觀焉賦狼跋

周公歸于周魯人欲留之弗克賦九罭

周人思周公而賦伐柯

周人□□賦破斧

僖公城楚丘以備戎史克頌之賦楚宮

僖公□□□□賦駉

僖公獻捷于太廟史克□賦泮水

僖公□□□克頌之賦有駜

□僖公八年始用郊禘史克□賦閟宮

邶

管叔封于邶與蔡叔霍叔庸叔監殷四國害周公庸叔諫不聽三叔遂以殷畔庸叔憂王室賦柏舟子曰仁矣吾於柏舟見匹夫不可奪志也

管叔將畔大夫諫之賦雄雉

管叔以殷畔邶人風之賦匏有苦葉

管叔以殷畔仕者苦之賦北門

邶之伶東心乎王室賦東兮（東伶人名）

邶風危亂□民去之賦北風

□良婦棄於夫賦谷風

□寡母欲去而子自訟焉賦凱風

時不尚德□陳古以風之賦靜女

鄘
三朩譖周公鄘人風之賦墻有茨
朩處不義鄘人刺之賦相鼠
三朩以殷畔遂伐衛鄘人從軍其妻念之賦柏兮
鄘人美其君子不仕亂邦賦考槃子曰見遯世而無悶矣
朋友相贈賦木瓜子曰見苞苴之禮行焉
□子不孫鄘人刺之賦芄蘭
國亂民貧君子傷之賦有狐子曰見惻隱之仁焉
女歸非禮衰而見棄刺之賦氓

衛
衛世子餘未立而卒共姜誓以守志賦柏舟
衛武公好學明德國人美之賦淇澳
武公好賢樂善國人美之賦干旄
衛莊公取于齊夫人賢而不禮焉國人閔之賦碩人
衛莊公之嬖人生州吁好兵莊姜憂之賦菉衣
莊姜見怨於公賦終風
衛州吁弑其君桓公莊姜歸于齊賦日月
戴嬀歸于陳莊姜贈之于野賦燕燕
州吁求寵于諸侯使公孫文仲帥師及宋公諸侯陳人蔡人伐鄭衛人怨之賦擊鼓
衛宣公納伋之妻國人惡之賦親臺
宣公殺其世子伋及母弟壽衛人傷之賦二子乘舟
宣姜不閑於禮衛人風之賦君子偕老
衛昭伯無禮於姜國人惡之賦離之賁賁
公室無禮衛人刺之賦采唐
狄入衛衛戴公次于漕許穆姬閔之賦載馳
宋桓姬閔衛之破也賦泉水
宋桓姬之媵和其小君之賦賦竹竿
宋桓姬歸于衛思襄公賦河廣

狄侵黎黎侯出奔衛衛穆公不禮焉黎人怨之賦旄丘
黎大夫勸其君以歸國賦式微
衛靈公召子都于宋國人譏之賦蝃蝀

王
王世子宜臼弑其君幽王自立于雒尹伯封過西都而傷之賦黍離
荊伐申平王以周師戍申周人怨之賦揚之水
戍者不歸室家思怨賦君子于役
平王之族流散而□賦葛藟
東遷學廢君子傷之賦子衿
桓王□□卒苦之賦何草不黃
周人從征賦嶄嶄之石
周人從軍室家念之賦采菉
周人行役而訊其室家賦大車
齊襄公□□王周人耻之賦何彼穠矣
王棄賢大夫風之賦唐棣
畱子賢而退隱周人慕之賦丘中
□王好讒大夫憂之賦采葛
大夫□周人諫之賦無將大車
□王好音大夫風之賦君子陽陽
民適異國□賦黃鳥
士就親（下十字皆半闕當云歲而莫之恤賦我行其埜）
王室亂人不□生賦苕之華
京師饑□流而怨賦中谷
萇弘忠於王晉趙鞅殺之周人傷之賦有兔

齊
齊大夫相戒以勤于公賦東方未明
襄公好田大夫風之賦盧
齊俗習於田賦營

公子小白適莒齊人慕之賦丰
魯桓公會襄公于濼遂與夫人姜氏如齊齊人刺之賦敝笱
襄公畱姜氏于齊魯桓公不能制齊人刺之賦南山
襄公伐衛姜氏會之于師齊人刺之賦載驅
魯莊公會齊大夫狩于禚齊人譏之賦猗嗟
齊桓公相管仲以匡天下齊人美之賦風雨
桓公好內衛姬箴之賦雞鳴
莊公無禮齊人刺之賦東方之日
景公欲求諸侯大夫風之賦甫田
齊俗昏禮不親君子譏之賦著

魏
魏之君子□□□□美之賦伐檀
魏之君子□□□賦十畝之間
魏之君子訓民孝弟賦杕杜
魏人□□□賦陟岵
魏人憂其國□□□賦園有桃
魏人困於□□□其國賦碩鼠
魏人苦於征□□□賦鴇羽
魏之內子□□□怨之賦葛屨

唐
唐□□□賦蟋蟀
唐侯□□□賦山有樞
曲沃盛□□□憂之賦茮聊
曲沃盛彊□□□賦揚之水
曲沃僭弑其三（闕處隱隱可見蓋君僖王命為五字）晉侯唐人刺之賦無衣
晉人久於從□□□賦葛生
晉獻好好讒□□賦采苓
晉文公好賢□□□賦杕杜

曰季遇郤缺于冀薦于文公　人美之賦野有艸草
晉大夫賢　美之賦羔求
晉大夫　譏之賦彼汾
晉亂民軀　傷之賦綢繆
晉
曹示振　之賦尸鳩
曹之君　賦下泉
曹　賦蜉蝣
曹　賦候人
鄶
鄶君　之賦羔求
鄶之君子　賦匪風
鄶人困於　賦長楚
喪亂不終　賦素冠
鄶人兄弟相棄　賦揚之水
鄶人夫婦相棄　賦大路
鄭
鄭武公養賢而賦緇衣子曰於緇衣見好賢之至也
鄭武公封弟段于京祭足諫之不聽大夫風之賦將
仲子
大叔段多才而好勇鄭人愛之賦叔于田
段不義而得衆鄭人歸之賦大叔
鄭世子忽辭昏於齊祭仲諫之賦有女同車
公子五爭齊楚交伐鄭國大亂其臣謀欲諫而救之
賦蘀兮
鄭文公使高克禦狄于境不召師潰大夫憂之賦清
人
鄭靈公棄其世臣而任狂狡子良憂之賦扶胥狂氏狡名
子良諫用狂狡靈公不聽將去其國賦麥秀
子良去國不忘諫君賦褰裳

詩傳孔氏傳

鄭靈公好倡國人化　子譏之賦溱洧
子皮為政忠直文武子產美之賦羔求
夫婦相戒以勤生樂善　美之賦女曰雞鳴
鄭有貞士安其　俗賦出其東門
陳
陳　賦宛丘
陳之　賦衡門
陳靈公如夏氏　之賦株林
孔寧儀行父從君　泄冶刺之賦墓門
靈公聽讒囚泄冶內子憂之賦防有鵲巢
陳殺其大夫泄冶　傷之賦澤陂
陳　賦東門之枌
陳　之賦東門之池
朋友　賦東門之楊
朋友　賦月出
秦
秦襄公以王命征戎周人赴之賦無衣
襄公遣大夫征戎而勞之賦小戎
襄公伐戎初命為秦伯國人榮之賦車鄰
襄公克戎始取周地秦人矜之賦終南
襄公始有田圃之事秦人喜之賦駟驖
晉重耳入于晉秦穆公送之賦渭陽
康公葬穆公以子車氏三子殉秦人哀之賦黃鳥
君子隱于川上　慕之賦蒹葭
賦晨風
賦權輿
小疋
周公制作禮樂用之燕享有小疋焉　隺鳴　所
以脩身也　鹿鳴伐木菁莪隰桑白駒皆所以燕賢
也常棣燕兄弟也頍弁燕親戚也魚麗嘉魚瓠葉皆

詩傳孔氏傳

所以燕大臣也南山有臺天保大臣所以報王也煌
華遣使臣也四牡勞使臣之勤也杕杜勞戍也邠風
陳農政也南山楚茨甫田皆所以勸農也大田農夫
所以報上也斯干落寢宮也鴻鴈懷流人也蓼蕭常
常者華湛露彤弓桑扈采菽皆天子之燕諸侯也瞻
彼洛矣鴛鴦魚藻皆諸侯所以報天子也子曰凡為
天下國家有九經脩身則道立尊賢則不惑親親則
諸父昆弟不怨敬大臣則不眩體羣臣則士之報禮
重子庶民則百姓勸來百工則財用足柔遠人則四
方歸之懷諸侯則天下畏之斯周道之所以正乎
小疋續
宣王中興而小疋續焉六月北伐也出車勞將帥也
采薇勞師也采芑南征也黍苗城申也車工吉日閱
武也庭燎勤政也沔水念亂也無羊考牧也車舝樂
親昏也
小疋傳
昭王南　大夫憂之賦鼓鍾
圻招　道穆王西征祭公述民怨以諫賦圻招
懿王之　勞於王事賦北山
王之時大夫避　賦綿蠻
厲王信讒大夫憂之賦青蠅
厲王之時諸侯勞　賦小東
厲王不禮于諸侯　相戒以避之賦菀柳
厲王出居于彘　賦小明
尹伯奇　後母譖大夫閔之賦小弁
幽王　賦巷伯
大夫傷於　賦巧言
大　賦小旻
相戒賦鳴鳩
申后　賦白華

兄弟夭　賦角弓
皇父專政　賦十月之交
衛武公　思　母賦蓼莪
衛武　賦賓之初筵
衛武　賦懿戒
賦四月
西周寖迫　大夫傷之賦正月
王室播遷大　臣閔之賦雨無其極
桓公伐鄭　家父諫之賦節
朋友　之賦谷風
君子懷　賦都人士

大正
周公制　會朝受　有大正焉文
王生民公劉緜大明棫樸旱麓思齊皇矣靈臺大武
文王有聲行葦既醉鳧鷖嘉樂皆周　德以訓
成王也泂酌卷阿　王也

大正續
宣王中興大正續焉雲漢　高
伯　伯也韓奕
漢乎　也

大正傳
呂穆公諫　賦蕩
賦桑柔
戒　賦民勞
賦板
賦瞻卬
賦召旻

周頌
周公　天之　清　思
文　文

廟　將
烈　
子　時邁
賚　般
頌武　載見
譬合
成　朝
朝于
之也
祀成王　堂
臣工　執競　成庫
報
也共闕二百三十五字

商頌商頌五篇毛鄭韓孔呂宋皆于魯頌之後非也
宋公孫正　那烈祖祀成湯也長發
大禘也玄鳥　殷武祀高宗也

秦焰之餘易以卜筮而傳詩以諷誦而傳書以藏壁而傳始信三經與魯壁相終始殆聖而不可知之之謂神耶若子夏詩序子貢詩傳藏在竹帛非叶於管絃者豈亦有神物護持至今耶但詩序先儒辨論紛紛未聞有詳覈詩傳者或因宣聖可與言詩一語後人附會其說而作是傳亦未可知范石湖謂傳即魯詩今觀其章次約略相似余家向藏宋搨石碑古文大篆漫滅難辨然焚香展對古色炤心恍邀神于殷周十五國間肅然不敢睨視忽一日失去深慨神物不易保也既又得鄞中丞公新刻云是祕閣石本前列篆書未知亦出宋皇祐間張紹文楊南仲輩手筆否余亟依其釋文授梓以傳其真贗未敢臆決姑俟博雅君子

隠湖毛晉識

右子貢詩傳一卷自漢迄宋志藝文者不著於錄嘉靖中忽出於鄞人豐道生之家取子夏所序三百[redacted]篇悉紊其次以鶴鳴先鹿鳴於是四始亂矣何彼穠矣甫也而入之風黃鳥我行其野無將大車采菽蕭蕭之石苕之華何草不黃雅也而入之風小弁抑大雅也而入之小雅定之方中風也而入之頌於是六義亂矣至於列國之風移易錯雜雅頌亦然尤可怪者邶鄘衛詩雖分爲[redacted]然延州來季子觀樂曰我聞康叔武公之德如[redacted]是其

衛風乎則同爲衛詩矣而乃以邶爲管叔時詩鄘爲蔡叔特詩又以小雅爲不正大雅爲大正中庸子思所作而子貢反襲其言竊凡爲天下國家有九經修身則道[redacted]以下十句以說小正竊大學心正而身修四句以傳關雎陋矣哉本欲伸己之詖[redacted]說而厚誣先賢可謂妄人也已矣無稽之言君子弗信乃烏程凌濛初取子貢詩傳與子夏詩序合刻之[redacted]聖門傳詩嫡冢貞堪失笑近蕭山毛大可作詩傳詩說[redacted]義力辨其誣可謂助我張目者也朱氏經義考說云爾何楷亦[redacted]近世[redacted]爲魯詩而託之[redacted]貢傳者說與毛傳並行然撥拾淺陋識者哂焉謨既校閱是書未嘗不嘆其敢於作僞以至無忌憚若此也雖然是豈獨豐氏之罪哉詩三百十一篇自孔子刪定以來經漢世傳詩者魯韓毛四家師說各異篇次悉同唯三家詩無笙詩六篇耳唐孔氏疏一以毛鄭爲宗朱子集傳雖不專主毛詩而仍以詩小序別爲一編於本詩篇次未之有改也且如周南十有一篇召南十有四篇皆正風也而王氏魯齋乃以二南兩兩相配於是削去野有死麕一篇退何彼襛矣甘棠於王風則此傳之敢以何彼襛矣入王風而以甘棠殿召南者本王魯齋說也十三國風之有豳豳風之有七月篇說詩者無以異也自歐陽公本義始倡爲三家詩無七月之說於是鄭氏漁仲六經奧論和之而汝諧程氏又有豳風非七月論則此傳之敢於刪去豳風而以七月篇別名邠風入小雅者本歐鄭說也魯頌四篇夫子嘗取思無邪一言以蔽全詩孟子再引戎狄是膺二句爲周公詩魯之有頌聖賢不以爲非也而陳少南詩所至以爲商頌宜闕魯頌可廢則此傳之敢於刪去魯頌而以豳風鴟鴞六篇并爲魯風者本陳少南說也凡此數條尤此書繆戾之大者而其作俑皆始於宋儒惜乎宋儒有羽翼經傳之功而往往好爲異論不知其流弊遂至於此是豈得爲之末滅哉然而效尤之罪抑又甚矣汝上王謨識

論子貢詩傳

朱彝尊撰

按子貢詩傳自漢迄宋志藝文者不著于錄嘉靖中忽出于鄞人豐道生之家取子夏所序三百十一篇悉棄其次以鶴鳴先鹿鳴于是四始亂矣何彼襛矣南也而入之風黃鳥我行其野無將大車采菽漸漸之石苕之華何草不黃雅也而入之風小弁抑大雅也而入之小雅定之方中風也而入之頌于是六義亂矣至于列國之風移易錯雜雅頌亦然又刪去笙詩六篇之目而且更野有死麕曰野麕簡兮曰東兮東門之墠曰唐棣還曰營盧令令曰盧獵大路曰大路大叔于田曰太叔山有扶蘇曰扶胥出其東門曰東門兎爰曰有兎菁菁者莪曰菁莪皇皇者華曰燼華祈父曰圻招大東曰小東信南山曰南山此亦有何關係曾是子貢之傳必求異于子夏所序之詩乎尤可怪者邶鄘衛詩雖分爲三然延州來季子觀樂曰我聞康叔武公之德如是是其衛風乎則同爲衛詩矣而乃以邶爲管叔時詩鄘爲蔡叔時詩又以小雅爲小正大雅爲大正中庸子思所作而子貢反襲其言竊凡爲天下國家有九經修身則道立以下十句以說小正竊大學心正而身修四句以傳關雎陋矣哉本欲伸己之詖辭邪說而厚誣先賢可謂妄人也已矣無稽之言君子弗信乃烏程淩濛初取子貢詩傳與子夏詩序合刻之目曰聖門傳詩嫡冢眞堪失笑近蕭山毛大可作詩傳詩說駮義力辨其誣可謂助我張目者也

朱彝尊經義攷端木子賜詩傳僞本一卷存

何楷曰近世有僞爲魯詩而託之子貢傳者其意覬與毛傳並行然掇拾淺陋有識哂焉

詩傳一卷

舊本題曰子貢撰實明豐坊所作明史坊本傳稱坊爲十三經訓詁類多穿鑿世所傳子貢詩傳即坊編本者是也其說升魯於邶鄘之前降鄶於鄶曹之後大雅小雅各分爲三曰續曰傳皆與所作申培詩說同二書皆以古篆刻之不知漢代傳經悉用隸書故孔壁科斗世不能辨謂之古文安得獨此二書參用籀體郭子章李維楨皆爲傳刻釋文何鏜收入漢魏叢書毛晉收入津逮祕書並以爲曾見宋搨皆謬妄也

四庫提要辨證

余嘉錫撰

詩傳一卷（[illegible]）

舊本題曰子貢撰實明豐坊所作明史坊本傳稱坊爲十三經訓詁類多穿鑿世所傳子貢詩傳。即坊編本者是也其說升魯於邶鄘之前降鄶於曹之後。大雅小雅。各分爲三曰續曰傳。皆與所作申培詩說同二書皆以古篆刻之不知漢代傳經悉用隸書故孔壁科斗。世不能辨。謂之古文安得獨此二書。參用籀體郭子章李維楨皆爲傳刻釋文何鏜收入漢魏叢書毛晉收入津逮祕書並以爲曾見宋搨皆謬妄也

嘉錫案豐坊明史附見豐熙傳（卷一百九十一）。略云「子坊字存禮。晚歲改名道生。別爲十三經訓詁。類多穿鑿或謂世所傳子貢詩傳亦坊僞纂也」提要所引頗有刪改非其本文申培詩說非坊所作辯詳後條毛奇齡詩傳詩說駁義序曰「詩傳詩說向來從無此書至明嘉靖中盧陵郭相奎（案即郭子章。）家忽出此二書以爲得之黃文裕（案黃佐諡文裕。）祕閣石本。然究不知當時所爲石本何如也第見相奎家所傳本則摹古篆書而附以楷體今文用作音注嗣此則張元平（案張鼎思字元平。）刻於貴州專用楷體無篆文而李本寧（案即李維楨。）則復合刻篆文楷體於白下且加子夏小序於其端共刻之名曰二賢言詩於是詩傳詩說一入之百家名書（案百名家書明胡文煥刻。）再入之漢魏叢書而二書之名遂相沿不可去矣」（案毛氏此序[illegible]。亦見[illegible]一百十八。）提要謂郭子章李維楨皆爲傳刻釋文實本於此然毛氏但言嘉靖中出於郭相奎家未嘗云豐坊曾自刻之也郭氏刻本今尚有存者其書題曰合刻聖門二大家詩前有子章序曰「得黃文裕祕閣子貢詩傳古本原未有刻悵與湖州郡守沈叔順等分校幷小序刻之仍其篆文曰詩傳不敢穫以爲魯詩也」然則詩傳刻本實始於子章提要云「子貢詩傳與所作詩說同皆以古篆刻之」似謂坊嘗刻版者誤也且郭氏所刻但有詩序詩傳並無詩說毛說亦誤坊固善篆書嘗爲正始石經此書古篆蓋亦出自坊手而子章刻之託言得之黃佐耳

詩說

申培撰

詩說總目

周南　召南
魯　邶
鄘　衛
王　齊
魏　唐
曹　鄶
鄭　陳
秦　小正
小正續　小正傳
大正　大正續
大正傳　頌
頌　商頌

目錄終

詩説　　漢太中大夫魯申培

周南

關雎文王之妃太姒思得淑女以充嬪御之職而供祭祀賓客之事故作是詩首章於六義中為先比而後賦也以下二章皆賦其事而寓比興之意

葛覃此亦大姒所自作賦也

桃夭周人美后妃終始婦道之詩皆比而後賦也

螽斯美周室多男之詩興也

麟止文王之子多仁賢美之皆比中有賦也

卷耳文王遣使求賢而勞之以詩首章先比而後賦也後三章皆賦也

兎罝文王聞大顛閎夭散宜生皆賢人而舉之國史詠其事而美之皆比而後賦也

樛木諸侯慕文王之德而歸心焉故作此詩皆比而後賦也

汝墳商人苦紂之虐歸心文王而作是詩首二章賦也末章興也

漢廣文王化行江漢而男女知禮國史美之而作是詩皆比中有賦也

芣苢童兒鬬艸嬉戲歌謠之詞賦也

召南

鵲巢諸侯嫁女其民觀焉卽其事而賦之也

采蘩美夫人親蠶之詩賦也

江有汜諸侯之媵始不容於嫡終而進之故作是詩興也

羔羊美大夫之詩賦也

采蘋內子敬祀詩人賦之

殷其靁武王克商諸侯受命于周廟出就終南之館故作此詩皆比而後賦也

艸蟲南國大夫夏聘于周次于終南睹王室之多賢相率以歸心焉賦也

小星小臣奉使行役之詩賦也

鄒虞美虞人之詩賦也

摽有梅女父擇壻之詩興也

野麕昏姻惡無禮之詩賦也

行露强委禽而不受至於興訟大夫以禮斷之而國史美之一章比也二章三章皆興也

甘棠燕人追美召公之詩賦也

魯

鴟鴞管叔及其羣弟流言于國周公避居于魯殷王祿父遂與十七國作亂周公憂之作此詩以貽成王欲王省悟以備殷全篇以鳥之育子成巢者比先王之創業而代之為言也

東山周公伐武庚既克而歸勞其從行之士故作此詩皆賦中有興焉

狼跋周公居于魯魯人睹其德容而作是詩先比而後賦也

伐柯管叔以殷圍衛大夫議迎周公乃作此詩一章全比也二章比而賦也

九罭周公歸于周魯人欲留之不可得作是詩興也

破斧周公至自征殷四國美之賦也

僖公城楚丘以備戎太史克美之賦也

駉史克美僖公考牧之詩賦也

泮宮僖公作泮宮而落其成太史克頌禱之詞前三章皆賦其事以起興也下四章皆賦也

有駜燕飲而頌禱之詞興也

閟宮魯僖公新作后稷文王之廟于太廟世室及孝惠桓莊四寢廟之上而史克作詩以頌之非孔子所錄也十一章皆賦也

邶

柏舟廣未因管叔欲害周公挾武庚以叛憂之而作一章興也下四章皆賦也
雄雉邶之臣諫管叔而作此一章二章皆興也三章四章皆賦也
匏有苦葉邶人刺管叔之詩一章比也二章興而比也三章四章全比也
北門邶之仕者處危國事亂君因征役而出門賦之以自嘆也
東兮伶官心乎王室而自傷之詩前三章賦也末章興也
北風邶人厭亂之詩皆比而賦也
谷風邶之良婦見棄於夫而作是詩一章比中有賦也二章賦也三章比而賦也四章比而後賦也五章六章皆賦也
凱風邶人母不安其室七子自咎而作一章二章比而賦也三章四章皆興也
静女陳古諷今之詩賦也

鄘

牆有茨鄘人刺三監之詩興也
相鼠刺三叔之詩興也
伯兮鄘人有從武庚而伐衛者室家憂而作一章二章賦也三章比而後賦也四章賦也
考盤美隱者之詩賦也
木瓜朋友相贈之詩賦也
芄蘭刺霍叔也以童子佩成人之服比其不度德量力而助武庚作亂
有狐君子于寒夜見貧民與狐涉水而傷之賦也
氓淫婦為人所棄鄘人述其事以刺之首二章皆賦也三四五皆興也五章賦也六章賦中有比也

衛

柏舟衛釐侯在位世子恭伯先卒恭姜守義齊武公欲召之歸寧而嫁之恭姜不許故作此詩興也
淇奧美衛武公之詩興也
干旄美武公好賢賦也
碩人衛莊公娶于齊曰莊姜賢而公不禮焉國人閔之而作是詩前一章賦也二章賦而比也三章賦也四章興也
綠衣衛莊公嬖人生州吁有寵而好兵莊姜憂之而作前二章皆賦也三興四皆比而賦也
終風莊姜戒州吁公不悅莊姜憂而作詩四章皆比而後賦也
日月州吁弑桓公莊姜大歸而作是詩賦也
燕燕莊姜與娣戴嬀皆為州吁所逐同出衛野而別莊姜作詩以贈嬀焉前三章皆興也後一章賦也
擊鼓州吁伐鄭國人怨之而作賦也
新臺衛宣公為伋娶婦而美築新臺而自納之衛人惡之而賦其事也末章比中有賦也
二子乘舟宣公欲立少子朔使伋壽如齊而沉之于河衛人傷之而作是詩賦也
君子偕老刺宣姜之詩賦也
鶉之奔奔刺宣姜與公子頑之詩興也
采唐宣姜召公子頑于公桑久處而遠送之國人刺之而作是詩興也
載馳許穆夫人閔衛之亡傷許之小力不能救思歸唁其兄義又不得故賦是詩前二章皆賦也三章四章皆興也
泉水宋桓夫人閔衛之破而作首興後皆賦也
竹竿宋桓夫人之勝和泉水而作首章興也二章三章先比後賦也
河廣宋桓夫人生襄公而出歸于衛襄公即位夫人思之而義不可往故作此詩賦也
旄丘狄逐黎侯黎侯寓于衛衛穆公不克納黎大夫怨之而作是詩一章興也二章三章四章賦也
式微黎侯失國而寓于衛其臣勸之歸賦也
蝃蝀衛靈公為南子召宋朝國人譏之二章皆先比而後賦也末章賦也

王

黍離幽王伐申申侯逆戰于戲射王弑之立平王于申自申遷洛命秦伯帥師逐犬戎于鎬京尋遣尹伯封鎬秦伯之師過故宗廟宮室秦人皆墾為田感生禾黍旁皇不忍去故作此詩賦也
揚之水荊子討申侯弑幽王之罪伐申侵甫及許平王遣兵戍之周人怨思而作興也
君子于役戍申者之妻所作賦也
葛藟王族流散而作興也
子衿王室下衰學政廢弛弟子多倍其師君子傷之而作是詩賦也
何草不黃桓王之世伐滕薛唐杞諸國連歲不息周人苦之而作是詩前二章興也三章賦也末興也
漸漸之石桓王伐鄭將帥不堪勞苦而作是詩賦也
采葛周人從征其妻念之而作是詩賦也
大車周人從軍寓其室家之詩賦也
何彼穠矣齊襄公殺魯桓公莊王將平之使榮叔錫桓公命因使莊公主昏以桓王之妹嫁襄公周人傷之而作是詩一章賦中有比也二章賦也三章興也
唐棣傷王者棄賢而諷之首章興也二章三章賦也
采葛賢者被讒見黜于野周人閔之而作興也
無將大車周大夫有寵信小人者其臣諫之而作是詩比而後賦也
君子陽陽景王好音而士遂習音君子諷之而作是

詩賦也
黃鳥民適異國見拒于人而思歸故鄉乃作是詩比
而後賦也
苕之華幽王時王室亂兵連歲饑民物盡耗君子自
傷生逢其難而作是詩二章興也末章賦也
中谷民饑而流夫婦不保君子閔之而作是詩興也
有兔趙鞅殺萇弘周人傷之而作是詩比而賦也

齊

東方未明齊大夫相戒以勸于公故作此詩前二章
皆賦也末比而賦也
盧齊襄公好田君子諷之而作是詩賦也
營齊俗好田君子刺之賦也
丰襄公無道即位之四年公弟小白避之莒齊人慕
之而作是詩賦也
敝笱魯桓與夫人文姜如齊而襄公通焉齊人刺之
比而後賦也
南山襄公久留文姜齊人刺之比而後賦也
載驅齊襄納衛朔抗王人魯人從之文姜歸齊以犒
師齊人刺之賦也
猗嗟魯莊公朝于齊遂及齊大夫狩禚齊人刺之賦
也
風雨齊桓得管仲以為相齊人喜之而作是詩比而
後賦也
雞鳴齊衛姬勸桓公以勤政故作此詩賦也
東方之日齊莊公好女樂君子譏之賦也
甫田齊景公急於圖霸大夫諷之二章興也末比也
著齊俗廢親迎之禮君子譏之賦也

魏

伐檀君子能其官而不用魏人慕之而作是詩比而
興也
十畝之間政亂國危賢者不樂仕于其朝而思與友
歸於農畝賦也
杕杜君子教人孝友之詩興也
陟岵魏人行役而思其親故作此詩賦也
園有桃君子憂國而歎之故作詩賦也
碩鼠大夫貪戾魏人怨之而作是詩比而後賦也
鴇羽民從征役而不得養其父母故作此詩興也
葛屨魏之內子儉不中禮媵者怨之一章興也二章
賦也

唐

蟋蟀唐人相戒之詩興也
山有樞唐人憂國之詩興也
茮唐昭侯封公子成師于曲沃成師治聚盛強師服
憂之而作是詩比中有賦也
揚之水成師有篡國之謀唐人知之而作是詩比而
後賦也
無衣唐公孫偁弒三君而取其國盡以寶器賂周僖
王王命之為晉侯國人作此以刺之賦也
葛生晉獻公之時國人久于征役室家念之而作是
詩二章興也後三章賦也
采苓晉人諫獻公信讒之詩賦也
杕杜晉文公好賢而國人美之興也
野有蔓草晉臼季薦郤缺于文公晉人美之比也
羔求晉人美其大夫之詩興也
彼汾晉人刺其大夫之詩興也
綢繆晉亂民窮昏姻失時君子傷之而作是詩興也

曹

尸鳩曹尗為政有度國人美之而作是詩興也
下泉東遷之初曹人閔周而作皆比而後賦也
蜉蝣君忘國危曹大夫閔之而作皆比而賦也
候人曹君多任非人國人諷之首章賦也後三章比
也

鄶

羔求鄶君不能自強于政治國人憂之而作賦也
匪風周室衰微賢人憂嘆而作賦也
萇楚鄶人困於賦役而作賦也
素冠三年之喪廢君子傷之而作賦也
揚之水兄弟為人所間而被讒者訴之詞比而賦也
大路棄婦之詞賦也

鄭

緇衣鄭武公好賢賦詩貽之賦也
將仲子鄭莊公欲陷弟段授以大邑祭仲諫陽拒之
大夫原其情而刺之皆賦中有比也
尗于田尗段多才而好勇大夫憂之而作是詩賦也
大尗段不義而得衆大夫憂之而作是詩賦也
有女同車鄭世子忽辭昏于齊祭仲足諫之而作是
詩賦也
蘀兮鄭莊公卒公子爭立而齊楚交伐忠臣憂之欲
相率獻謀以救其國故作此詩皆先比而後賦也
清人鄭文公惡其大夫高克欲遠之而使禦狄于境
久而不召師將潰散公子素憂之而作是詩賦也
扶胥鄭靈公棄其世臣而任嬖人狂狡子良諫之而
作是詩興也
麥秀靈公不聽子良之諫將逐之故作是詩以責狂
狡一章興也二章賦也
褰裳子良如晉作詩以寓靈公賦也
溱洧刺亂也皆賦體
羔求鄭子皮卒子產思之追頌焉賦也
女曰雞鳴夫婦相警戒之詞賦也
出其東門鄭之貞士安其室家不染淫俗而作此詩

賦也

陳

宛丘陳人譏其大夫之詩賦也

衡門君子樂隱之詩賦也

株林陳靈公通乎夏姬國人刺之賦也

墓門泄冶諫靈公孔寗儀行父譖而囚之冶作是詩興也

防有鵲巢泄冶被讒内子憂之而作比而後賦也

澤陂泄冶諫而死君子傷之興也

東門之枌　東門之池　東門之楊

月出朋友相期不至而作興也

秦

無衣秦襄公以王命征戎周人赴之賦也

小戎秦襄公征戎而勞其大夫之詩賦也

車鄰襄公初為諸侯周大夫與燕美之而作首章賦也下二章比也

終南襄公初為諸侯秦人祝之而作興也

駟鐵秦人從狩而作賦也

渭陽晉公子重耳歸于晉秦穆公送之而作是詩賦也

黄鳥秦穆公卒世子罃以三良殉之秦人傷之而作是詩興也

蒹葭君子隱于河上秦人慕之而作是詩興而比也

晨風秦君遇賢始勤終怠賢人譏之興也

權輿與前篇同義賦也

小正

鹿鳴天子燕賓師之歌蓋鹿鳴伐木菁莪隰桑皆燕賢者而詞有重輕敬有隆殺所謂尊賢之等也三章皆以鹿鳴起興而賦之

伐木天子燕友之歌興也

青莪天子燕賓興之士則歌此詩比而賦也

隰桑天子燕士之詩前三章比而賦也末章賦也

白駒賢者將隱去王者留之而作是詩賦也

常棣天子燕兄弟之歌首章興也二章賦也三章至末皆賦也

頍弁此燕王族之詩賦中有比也

嘉魚此前二章皆賦也後二章先比而後賦也

魚麗此詩全篇皆賦也

瓠葉全篇皆賦也（以上三詩子貢傳以為皆燕大臣之詩而其詞亦有隆殺焉）

南山有臺大臣頌美天子之詩興也

天保大臣祝頌天子之詩賦也

煌煌天子遣使于四方歌此餞之首章興也下四章皆賦也

四牡天子勞使臣之詩首二章皆賦也三章四章皆興也末章賦也

杕杜勞還戍之詩前三章皆興也末章賦也

邠風周公陳農政之詩賦也

南山王者勸農而禱祀之詩賦也

楚茨農事既成乃祭宗廟燕及王族之詩賦也

甫田農事既成祀田祖而并犒農夫之詩賦也

大田農夫報上之詩賦也

斯干王者落其新宮史佚美之賦也

鴻鴈王者來懷遠人流民喜之而作是詩比而賦也

蓼蕭諸侯來朝天子燕之而歌此詩興也

常常者華天子美諸侯之詩前三章興也末章賦也

湛露天子燕同姓諸侯之詩興也

彤弓諸侯敵愾獻功天子賜弓矢燕之而奏樂歌賦也

桑扈天子燕方伯之詩前二章皆興也二章皆賦也

采菽諸侯免喪入朝天子錫賚之詩前二章皆興也

中一章賦也末章皆興也

瞻彼洛矣天子會武于洛邑諸侯美之賦也

鴛鴦諸侯祝天子之詩興也

魚藻亦諸侯美天子之詩興也

小正續（此卷十一篇皆宣王中興之詩當時亦奏之燕享以續周公之正樂矣毛氏為變小正非也）

六月尹吉甫帥師征獫狁史籀美之賦也

出車宣王再命南仲伐獫狁遂平西戎勞其還師史籀美之賦也

采薇宣王之世既驅獫狁勞其還師之詩前四章皆興也下二章皆賦也

采芑宣王命方叔征荆荆人來歸史籀美之前三章皆興也末章賦也

黍苗宣王命召穆公往城謝以遷申伯史籀美之此章興也下四章皆賦也

車工宣王大閱于東都諸侯畢會史籀美之賦也

吉日宣王畋獵復古史籀美之賦也

庭燎宣王勤政史籀美之賦也

沔水宣王即位乞言於羣后而作是詩皆興也

無羊宣王考牧史籀美之賦也

車牽宣王中興士得寵迎其友賀之而作此詩首章賦也次章興也三章賦也四章興也

小正傳（鐘鼓而下二十八篇蓋自昭穆至于幽平或公卿大夫諷諫于上或士君子怨思于下亦皆出于好惡之公而得夫情性之正夫子錄之以存鑒或謂之傳者以其非奏樂之正經而亦可傳也大正傳倣此）

鼓鐘昭王南游宴樂于淮水之上君子憂傷而作是詩賦也

圻招穆王西征七萃之士咸怨祭公謀父作此詩以諷諫賦也

北山大夫行役不得以養其父母而作是詩賦也

緜蠻大夫失位適它國其過賓之主人閔之而作

是詩興也
青蠅厲王之世讒言繁興君子憂之而作興也
小東東國困于役而傷于財大夫作此以告病首章賦中有比也次章賦也三章興也後四章皆賦也
菀柳厲王暴虐諸侯相戒而作興也
小明厲王流於彘大夫之從行者歷時既久悲傷而作皆賦也
小弁尹伯奇爲後母所譖而出其鄰大夫作此詩以諷其父吉甫首章至第五章皆興也六章興也七章賦中有興也八章興也
巷伯幽王之時孟子遭讒而被宮刑爲寺人而作此詩前六章皆賦也末章先比而後賦也
巧言周幽王時大夫傷于讒而作是詩前三章皆賦也四章興而比也五章興也下章皆賦也（分何人斯二篇非也）
小旻大夫以王惑于邪謀不能斷以從善而作此詩賦也
鳴鳩此大夫遭周之亂而兄弟相戒以免禍之詩首章興也二章賦也此下三章皆興也（毛朱作小宛）
白華幽王寵褒姒廢姜后后歸申而作此詩興也
角弓王不親九族而好讒佞宗族相怨之詩首章興也下三章皆賦也五章比也下三章皆先比而後賦也
十月之交幽王之時天變見于上地變動于下而姦臣亂政于外嬖妾敗德于內大夫憂亂亡之將至故作是詩賦也
正月周室喪亂大夫傷之而作是詩前三章皆賦也四五章賦也六章興也七章賦中有比也八章九章皆比也十章先比而後賦也十章十一章皆賦也
賓之初筵衛武公自警之詩賦也
懿戒衛武公自警無訓國人首四章皆賦也五章賦中有興也六七章皆賦也八章賦中有比也九章興也至末三章皆賦也
四月大夫遭讒流離南國而作是詩前三章皆賦也中三章興也七章賦也末章亦興也
蓼莪王室昏亂讒邪肆行其大夫士有没而不得其所者孝子痛傷而作是詩前三章皆先比而後賦也四章賦也五章六章皆興也
雨無其極東遷之初大夫有不忠于王室者暬御之臣閔之而作賦也
節桓王之時任用非人諸侯咸叛兵敗民殘家父憂之作此以諫王焉首二章興也下六章皆賦也
谷風朋友相怨之詩興也
都人士尹伯封作周既東遷見西周風俗之美而傷今之不古若賦也

大正

文王周公追述文王之德明周家所以受命而代商者作詩歌奏於清廟受釐陳戒之時以訓嗣王賦也
生民周公制禮作樂尊后稷以配天故作此詩以推本其始命之祥明其受命於天者其原如此賦也
公劉周報公劉召公述其事以訓嗣王使知民事之詩賦也
緜周報太王周公述其事以訓嗣王之詩首章起句為比下五句皆直賦之也下七章皆賦也
棫樸周公詠歌文王之德以訓嗣王首章興也（二章賦也三章）典也四章五章皆先比而後賦也
旱麓詠嘆文王之德前三章皆興也第四章賦也五章末章皆有義之興也
思齊歌文王之德而推本言之賦也
皇矣詩敘太王太伯王季之德以及文王伐密伐崇之事賦也
靈臺文王遷都于豐作靈臺以齊七政奏辟雝周公述之以訓嗣王賦也
大明周公述文武受命之功以訓嗣王八章皆賦也
文王有聲周公述文武遷都豐鎬以訓嗣王前七章皆賦也末章興也
行葦天子祭畢而燕父兄耆老之詩首章興也下三章皆賦也
既醉王族與燕命行葦之詩賦也
鳧鷖祭之明日繹公尸之樂歌興也
嘉樂公尸美王者之詩賦也
泂酌召康公戒成王之詩興也
卷阿召康公從成王遊歌於卷阿之上因王之歌作此以進戒首章細叙以發端也二章以下凡五章皆召公陳其歌詠之辭皆賦體七八章皆興也九章卽其所見賦之以寓進戒之意第十章承上翙皇之鳴而賦之以興下章之義高岡卷阿之脊末章賦也
大武康王大禘報祀成王奏大武六成既畢受釐陳戒之詩賦也

大正續（此卷六篇皆宣王時詩亦奏之會朝以續周召之大正矣毛詩列之民勞板蕩抑桑柔之後而謂之變大正非也）

雲漢宣王憂旱史籀美之賦也
崧高宣王之明申伯出封于謝尹吉甫詩以送之賦也
烝民宣王命樊侯築城于齊尹吉甫詩以送之賦也
韓奕韓侯來朝受命將歸顯父餞之贈以是詩六章皆賦也
江漢召穆公帥師征淮南之夷史籀美之而作是詩賦也
常武宣王親征淮北之夷既服而歸召穆公美之賦也

大正傳（此卷四篇皆厲王時詩二篇爲幽王時詩本非用之爲會朝之樂及受釐陳戒之辭也夫子時以其文體音節之相似而傳之以示戒焉）

蕩厲王無道召穆公賦諫之賦也

桑柔芮良夫傷厲王之失國而作是詩首章先比而後賦也二三四章皆賦也五章賦中有比也六七八章皆賦也九章興也十章賦也十一章興也十二章十三章皆興也末三章皆賦也

民勞厲王之時公卿憂亂同列相戒而作此詩賦也

板厲王用事之臣多懷不忠以致禍敗公卿賦此以責之賦也

瞻仰幽王嬖褒姒任奄人尹伯奇憂亂而作此詩前三章皆賦也第四章賦中有興也五章六章皆賦也末章興也

召旻幽王遁刑人近頑童諂巧用讒慝諸侯攜貳戎狄內侵饑饉因之國人流散尹伯奇諫王而作是詩前三章皆賦也四章比而賦也五章賦中有比也六章比而賦也末章賦也

頌

清廟周公成洛也奉成王見諸侯作明堂宗祀文王以配昊天上帝率諸侯祀之而作此樂歌賦也

維天之命亦祭文王之詩賦也

維清亦祭文王于明堂而奏象舞之詩賦也

思文郊祀后稷以配天之樂歌賦也

天作周祭岐山配以大王文王之詩賦也

我將季秋禘上帝于明堂而配以文王之樂歌也賦也

雝成王祀文武之詩賦也

烈文成王祭宗廟而獻助祭諸侯之樂歌賦也

振鷺先代之後助祭于周而勞之之歌興也

武大武一成之歌賦也

賚述武王大封于廟之詩爲大武之二成賦也

昔邁述武王巡守而朝會祭告之樂歌蓋大武之三成也賦也

般此述巡守之詩爲大武之四成賦也

勺亦頌武王之詩蓋大武之五成賦也

桓此大武六成之歌賦也

頌

閔予小子成王免喪始朝先王之廟作詩四篇以自警皆賦也

訪落成王既朝于廟因作此詩以道延訪羣臣之意賦也

敬之成王受群臣之戒而述其言賦也

毖亦訪落之意賦也

載見此諸侯助祭于武王廟之詩賦也

有客成王既討武庚封微子啓于宋來朝于周見於祖廟此其燕樂之歌賦也

有瞽始作樂而合乎祖之詩賦也

潛薦魚于寢廟之樂歌賦也

絲衣士執事於王祭而飲以旅酬之樂歌賦也

臣工祭先農之詩賦也

豐年秋冬報賽之樂歌蓋祀田祖先農方社之屬賦也

載芟亦豐年之意賦也

良耜與載芟同意賦也

昊天有成命康王禘成王于明堂之詩賦也

噫嘻康王孟春祈穀于東郊以成王配享之詩賦也

執競昭王禘康王于明堂之詩賦也

商頌

那祀成湯之樂歌賦也

烈祖與上篇同

長發大禘之詩賦也

玄鳥此亦禘祀之詩賦也

殷武祀高宗之樂蓋帝乙之世武丁親盡當祧以其中興功高存而不毀特新其廟稱爲高宗而祀之故作此歌賦也

右申培詩說一卷經義考云申公魯故至晉已亡今所存詩說及子貢詩傳皆出鄞人豐坊僞撰其爲繆妄與詩傳同故不復辨而陳士業跋此書猶謂申公之詩雖亡或散見雜出於羣帙後人輯錄而稍補足之未可知今考漢書楚元王受詩於浮邱伯劉向元王之後故新序說苑列女傳說詩皆依魯故又如以關雎爲刺康后以燕燕爲衛定夫人詩皆出魯詩說而今豐氏本序義皆不合又蔡邕石經本據魯詩文如山有樞作蓲今本仍作樞

則是於魯詩遺說之散見者亦并未能輯錄而徒以臆見作僞欺人曾見其妄也朱氏所謂世遂惑之爭爲鐫板似卽指何氏叢書毛氏秘書而言謨初舉刻叢書擬刪此二種第因翻刻舊本固不敢以刪定自任且世間贋書流傳頗多亦有不可勝詰者因悉校正爲付諸梓汝上王謨識

申公詩說跋

陳宏緒撰

詩說一卷漢魯人申培著取豳風鴟鴞諸篇與魯頌綴于周南召南之後取曹檜列于鄘齊之前取豳風七月置之小雅而以秦風殿于十五國風于大小雅曰大小正于變雅曰小正續曰大正續有周頌商頌無魯頌其說多與韓毛牴牾按隋經籍志云漢初有魯人申公受詩于浮邱伯作詁訓是爲魯詩魯詩亡于西晉此本不知傳自何人疑爲後代僞筆或曰宋蕭遹謂班固言魯詩最近今徒于他書時得之是則申公之詩雖亡猶散見羅出于羣帙後人輯錄而稍補足之未可知是亦一說也魯之不應有頌朱子固嘗致疑近高邑趙公南星曰關雎文王之詩猶稱風焉以其未爲天子也周自東遷後且降而爲風矣魯安得有頌毅然降魯于國風學士大夫聞而共爲駭愕不知實本申公之說也然風雅頌之體不同魯如齡皙之不容混駉與駜遺之邶鄘衛諸篇尚相彷彿泮水閟宮國風安得有此體耶是不可以不辨

經義攷詩說僞本一卷存按申公魯故至晉已亡今所存詩說及子貢詩傳皆出于鄞人豐坊僞撰世遂惑之爭爲鐫版君子可欺以其方難罔以非其道也○申公培魯故漢志二十五卷佚魯說漢志二十八卷佚

詩說一卷

舊本題曰申培撰亦明豐坊僞作也何楷詩世本古義黃虞稷千頃堂書目毛奇齡詩傳詩說駁義皆力斥之今考漢書杜欽傳稱佩玉晏鳴關雎歎之後漢書楊賜傳稱康王一朝晏起關雎見幾而作注皆稱魯詩而此傳仍訓爲太姒思淑女又坊記注引先君之思以畜寡人爲衛定姜之作釋文曰此是魯詩而此仍爲莊姜送戴嬀培傳魯詩乃用毛傳乎其僞妄不待問矣

余嘉錫撰

詩說一卷（[illegible]）

舊本題曰申培撰，亦明豐坊僞作也。何楷詩世本古義、黃虞稷千頃堂書目、毛奇齡詩傳詩說駁義皆力斥之

嘉錫案：提要謂此書亦豐坊僞作，以何楷、黃虞稷、毛奇齡爲證。今考明史雖著子貢詩傳爲坊所僞纂，然未嘗言及申培詩說。錢謙益列朝詩集丁集第三云：「坊嘉靖二年進士，高才博學，於十三經皆別爲訓詁，鉤新索異，每託名古本或外國本。今所傳石經大學、子貢詩傳，皆其僞撰也。」方詩傳初出，明人多信爲真子貢作，王謙益始直斥爲豐坊依託，明史之說蓋出於此（方氏有五經世學，明儒十三經訓詁。錢氏考之不詳，明史亦誤從之。）。經義考卷一百六十引陸元輔曰：「錢蒙叟列朝詩集爲豐坊作小傳，謂石經大學、子貢詩傳皆坊僞撰，而當時名公多爲所惑。」是亦以辨僞之功歸之錢氏。然謙益但言詩傳爲坊所僞撰耳，未嘗并及申培詩說也。黃虞稷千頃堂書目卷一云：「豐坊魯詩世學三十六卷，坊言家有魯詩傳，自遠祖稷，然實自撰也。又作詩傳託之子貢，而同時又有作詩說託之申培者，皆僞書不錄。」（[illegible]）是又以申培詩說爲別一人所作，未嘗併歸之豐坊也。何楷毛詩世本古義，余未之見。經義考卷一百於子貢詩傳下引其說曰：「近時有僞爲魯詩而託之子貢傳者，其書說與毛傳並行，然齟齬澆陋，有識哂焉。」是楷雖知詩傳爲僞作，然未嘗明指爲豐坊，且亦不及申培詩說也。至毛奇齡作詩傳詩說駁義，始以二書爲出於一人。其序略曰：「今詩說與古異，稱子貢詩傳與兩書自爲輔行，爲補苴彼唱此和，如出一手者。申培魯詩宗，不聞受學于子貢，子貢亦不聞授某某爲魯學，兩相解後，此若登距，亦可怪矣。」奇齡雖深斥兩書爲僞託，辨論之言至盈五卷，然無一言及於豐坊，是奇齡並不知爲坊所作也。提要乃曰：「詩說亦豐坊僞作，何楷、黃虞稷、毛奇齡皆力斥之。」其實三人者固未嘗因詩說斥坊也。惟朱彝尊經義考始謂兩書皆出於坊，故於詩說僞本（見卷一百）條下曰：「按申公魯故至晉已亡，今所存詩說及子貢詩傳，皆出於鄞人豐坊僞譔。」於毛奇齡詩傳詩說駁義（見卷一百十三）條下曰：「按二書皆係豐坊僞作。」四庫總目經部提要多本之經義考，此條亦用朱氏說耳。嘉錫案：二書既同出豐坊一手，相爲表裏，則坊所作魯詩世學，何以但列詩傳於卷首，而置詩說不錄耶？抑其作詩說在世學既成之後，不及增入耶？錢謙益、黃虞稷以詩傳爲坊所僞撰，有世學可據；彝尊以詩說並歸之坊，與虞稷之說不同，未知其何據也。周廣業日治偶抄（[illegible]）卷一曰：「子貢詩傳一卷、申公培詩說一卷，朱氏經義考辨二書甚詳，謂嘉靖中出自鄞人豐坊家（[illegible]），雖是道生僞撰（[illegible]），路毓（[illegible]）王士禎則云道生作詩傳，尊有妄人依傍之別撰詩說（[illegible]）。廣業案：二說皆非也。兩書實海鹽王文祿士廉所作。姚士粦見只編云：王沂陽先生家多藏書，所革丘陵學山中有子貢（[illegible]）詩傳、申培詩說，云皆出其手也（[illegible]）。胡震亨海鹽圖經亦云：學山首帙申培、子貢兩書，其所借撰，沂陽文祿別號，嘉靖十年舉人，乃胡徵君之鄉先輩也。語必不誣。且王與豐雖同時人，王當在前，則爲其所撰無疑，但不知何由得歸豐氏。意者沂陽無子，殁後書帖散落，閩道生好事，遂攘有之耳。」周氏以爲二書皆王文祿所撰，雖有姚士粦、胡震亨二人之言可據，然見只編曰：「詩傳詩說云皆出其手也」，云之爲言，謂得之傳聞云耳，未可便信爲事實。且謂文祿當在豐坊之前，文祿死而坊攘有之，尤爲臆斷。王文祿所刻大學古本，間後有跋曰：「甲子春，南禺豐公游海上，口授大學曰：家藏曾親三體石經如是，遂追錄成文。」又大學石經古本序引曰：「鄭淡泉嘗訓予曰：曾見石經大學甚全也。荼之曰：亡矣。後得豐南禺正和（當作始）石經大學，質之吳合也。急梓以行。淡泉公真學不妄，語南禺公家學有淵源，文獻皆足徵云。」又曰：「豐南禺公錄石經大學古本見示。」又曰：「王生文祿曰：南禺公者，初名坊，改道生，宋豐清敏公稷十五世孫也。元祐間，清敏爲侍講，直祕閣，搨嘉平正和（當作始）石經爲十一經，正音數傳至學士一齋公熙，有大學通解，予錄數條于傍。四明多賢，殆山川之靈秀歟。」又中庸古本前引曰：「壬戌冬，余會豐南禺于海上，因言中庸古本曰：予家傳魏正始四年三體石經搨本，曾見日本五經亦然。文祿仰南禺該博，五經皆有考注，其尚書世學多補未備，甚奇也，特未見三體石經及日本五經。」文祿之於坊，語必稱公，所以服膺推崇之者甚至。且言石經大學，得之口授，執禮於北面稱弟子，特未純以師禮待之耳。萬曆野獲編卷九曰：「今上丙戌年（萬曆十四年），王太倉在揆地，時海鹽舉人王文祿者，以公車至太倉，坐之上席，文祿亦不遜，踞客位如平日。」觀其爲人，好自尊大如此，使果年長於坊，肯自卑屈，乃爾乎？文祿竹下寤言曰：「曹魏正始四年刻三體石經，豐南禺示書及魯詩，與今不同，口授大學，亦不同，奇古可愛也。」所謂石經魯詩者，即其子貢詩傳之所自出，坊先僞作之，以爲詩傳之張本者也。坊嘗以示文祿，而周氏乃謂文祿作詩傳，殁後坊攘而有之，是未嘗考之文祿所著書也。雖然，士粦、震亨謂兩書皆文祿所作，固屬傳聞之誤，第其言必有所因。余以爲子貢詩傳爲豐坊魯詩世學之根據，必是坊所自作，若申培詩說，坊未嘗援以自證，疑爲文祿之所作，蓋坊既示以詩傳，文祿遂依坊爲此以爲之羽翼。二人交誼甚密，故相與狼狽如此。海鹽之人，徒聞其嘗作魯詩，遂以二書併歸之。士粦、震亨不考，而筆之於書耳。文祿嘗作補衍二卷以補齊鄒子，明末藏書家至眞以爲鄒衍書（[illegible]）。其才自足以辦此。黃虞稷謂坊同時有作詩說者，王士禎謂尊有妄人依傍作詩傳作詩說，可見詩說別出一人之手，其人蓋即文祿也。坊病狂喪心，僞學欺世，本不足爲之辯，特考證之學，貴在實事求是，故爲之別白如此。

詩說

張耒撰

南滙　吳　省蘭　泉之輯
扁程　章　攸金　佑人校

詩說

宋　張　耒纂　耒字文潛淮陰人宋宣和中第進士累擢起居舍人從蘇軾遊爲蘇門四學士之一坐黨籍謫貶徽宗召爲太常少卿崇寧初再貶房州別駕有柯山集一百卷

衛武公仕於厲王之時而自警曰愼爾出話敬爾威儀無不柔嘉夫柔其言言遜也蓋邦無道矣惟危行言遜可以免於禍故也

桑柔曰告爾憂恤誨爾序爵夫爵未嘗無序也序之者使賢者尊不肖者卑而已召旻曰彼疏斯粺不能序爵故也卷阿之詩曰爾土宇昄章夫治天下者雖無事於恢大辛而治得於內則土宇廣於外蓋人歸者衆則各以其地附之矣故周公之時斥大九州之界建侯之數過于商之宋世而考之傳記無周公斥大之事所謂治得於內則人附之者衆非周公使伐攻取而得之也夫土小地削非政之病然政亂於內則人相與攜持而去人去之則地隨以削故芮伯所以憂心殷殷念我土宇而凡伯之刺幽王以日蹙國百里而上陳先王之盛時曰日闢國百里也蓋土宇昄章與夫蹙國百里者所以觀治亂之迹也

姜嫄生后稷而謂之生民者蓋后稷求民食食者民待之以生故也故思文祀后稷之詩曰立我烝民莫匪爾極蓋免於死之謂生免於仆之謂立食而後免於死亡顚仆之患則后稷之於民實生之者也

治人之道尙明故施政之堂曰明堂事神之道尙潔故文王之廟曰淸廟禦侮之道尙肅故宮室之牆曰肅牆明不蔽也淸不汙也肅不亂也老子曰自後者人先之成王率時農夫播厥百穀而曰駿發爾私使之先私而後公故也治田者曰雨我公田遂及我私先公而後私故也夫惟成王自後是以民先之

有客宿宿一宿爲宿宿宿者凡一宿者再也有客信信再宿爲信信信者凡再宿者信也夫如是而猶欲縶其馬旣行矣又薄言追之則微子所以爲在此無斁而周之臣子爲好善而不厭也

執競武王無競惟烈此方言武王之事而不及其成故曰執競而已武奏大武而後曰於皇武王無競惟烈武王之事旣成而見於樂則大矣美矣執競不足以言之也故曰於皇武王也皇之爲用者過其事則美也故於大武言之蓋武盡美矣

成王之時天下已定矣乃曰將予就之繼猶判渙然後承文武之緒而天下判渙離散之患者何耶蓋文武之德大矣洋然而已有不至渙然而散無有不及洋溢滂肆至於成王將繼而問則所謂我其收之也示我顯德行者大德行固道之顯者也而成王尙欲使示之以顯德行者蓋學之始其道當然也以其德行之幽者未足以知之故曰示我顯德行非獨成王爲然伊尹之告太甲言明言烈祖之成德夫以言爲未足而明言之未足以言祖之道而言祖之烈未足以言德之妙而言德之成則亦以太甲始進於學故也

成王懲周公之事將恐後患使後之知人不復如前日之惑而首之以求助何也蓋昔之不知周公之聖出於無助故也何以知其然耶夫成王在廷之臣賢莫如召公周公之爲師召公固不說之矣召公且不說則在廷之臣豈復有能辨而言之者也此成王所以懲前日之事出於左右無有助之者則其懲後患而首之以求助不亦宜乎彼斧刺朝廷之不知蓋擧朝廷而刺之擧朝廷之不知則孰爲成王之助哉

閔予小子遭家不造方是時成王初卽政淮者未收洋渙者未圖則法度未立而功未成故曰不造告成大武則成王旣除喪而卽政其武功足以嗣其先君故曰矯矯王之造夫成王纘受武王之武功而武功則矯矯然征伐四方以成祖考之業而王業於是成矣蓋治至於可以用師者治之成故善人爲邦至於可以卽戎而後爲功也周公之戒成王以立政率之以詰爾戎兵以陟禹之迹豈非詰戎兵者政之終歟成王之征伐其見於書則伐奄伐淮之類是也

思馬斯臧良馬也故曰臧思馬斯才戎馬也故曰才臧者言其德才者言其用陳於廟者尙德用於戰者習其動作之節而已矣思馬斯徂駑馬也故曰徂言姑足以行而已矣駑馬馬之下者也故其類亦下故也有驔有魚豪骭曰驔二目白曰魚驔則無取於良二目白者目病也見謂四種之馬

文潛詩說一卷雜論雅頌之旨僅十二條已載宛丘集中後人抄出別行者觀所論土宇昄章一則其有感於熙寧闢斥竟之擧而爲之也歟宛丘集今不甚傳此亦經學一種因拔而梓之

康熙丙辰二月納蘭成德容若識

詩說一卷

宋張耒撰耒字文潛楚州淮陰人登進士第元祐中官至起居舍人紹聖中謫監黃州酒稅徽宗召爲太常寺卿坐元祐黨復貶房州別駕黃州安置尋得自便居於陳州主管崇福宮卒事蹟具宋史文苑傳是書載柯山集中納喇性德以其集不甚傳因刻之通志堂經解中凡十二條如抑篇愼爾出話一條蓋爲蘇軾烏臺詩案而發卷阿篇爾土宇昄章一條蓋爲熙河之役而發餘亦多借抒熙甯時事不必盡與經義比附也

詩論

程大昌撰

詩論

詩論序

宋　新安程大昌　著

三代以下儒者孰不談經而獨尊信漢說者意其近古或有所本也夫古語之可以證經者遠在六經未作之前而經文之在古簡者親預聖人授證之數則其審的可據豈不愈於或有師承者哉而世人止循傳習之舊說無乃舍其所當據而格其所不當據是敢於違古背聖人而不敢於違背漢儒也嗚呼此詩論之所爲作也

詩論一

詩有南雅頌無國風其曰國風者非古也夫子嘗曰雅頌各得其所又曰人而不爲周南召南未嘗有言國風者予於是疑此時無國風一名然猶恐夫子偶不及之未敢遽自主執也左氏記季札觀樂歷敘周南召南小雅大雅頌凡其名稱與今無異至列敘諸國自邶至豳其類凡十有三率皆單紀國土無今國風品目也當季札觀樂時未有夫子而詩名有無與今論語所舉悉同吾是以知古固如此非夫子偶於國風有遺也蓋南雅頌樂名也若今樂曲之在某宮者也南有周召頌有周魯商本其所從得而還以繫其國土也二雅獨無所繫以其純當周世無用標別也均之爲雅音類既同又自別爲大小則聲度必有豐殺廉肉亦如十二律然既有大呂又有小呂也若夫邶鄘衛王鄭齊魏唐秦陳檜曹豳此十三國者詩皆可采而聲不入樂則直以徒詩著之本土故季札所見與夫周工所歌單舉國名更無附語知本無國風也

詩論二

春秋戰國以來諸侯卿大夫士賦詩道志者凡詩雜取無擇至考其入樂則自邶至豳無一詩在數也享之用鹿鳴鄉飲酒之笙由庚鵲巢射之奏騶虞采蘋諸如此類未有或出南雅之外者然後知南雅頌之爲樂詩而諸國之爲徒詩也鼓鐘之詩曰以雅以南以籥不僭季札觀樂有舞象箾南籥者詳而推之南籥二南之籥也箾雅也象舞頌之維清也其在當時親見古樂者凡舉雅頌率參以南其後文王世子又有所謂胥鼓南者則南之爲樂古矣詩更秦火簡編殘闕學者不能自求之古但從世傳訓故師弟相受於是剏命古來所無者以爲國風參匹雅頌而文王南樂遂包統於國風部彙之內雖有卓見亦莫敢出衆疑議也杜預之釋左氏亦知南籥當爲文樂矣不勝習傳之久無敢正指以爲二南也劉炫之釋鼓鐘雖疑雅南之南當爲二南亦不敢自信惟能微出疑見而曰南如周南之意而已夫諸儒既不敢主二南以爲南而詩及左氏雖皆明載南樂絕不知其節奏爲何音何類其贊頌爲何世何主惟鉤命決之書敘載四夷凡樂適有名南者鄭氏因遂采取以傳足其數孔穎達輩率皆因襲其說凡六經之文有及於南者皆指南夷南樂以應塞古制甚無理也且夫周備古樂如韶夏濩武各取一代極盛者用之何有文王象舞而獨采夷樂以配此其謬誤不待辨而白也假設其時欲以廣取爲備乃四夷之樂獨取其一何名爲備反覆討究凡諸儒之所謂南者揆之人情則無理質之古典則無據至於箾之舞象籥之奏南凡季札之所親見者明言其爲文王之詩苟是南也而非二南之南則六經夫子凡所謂南者果何所指邪此予所以敢違諸儒之說而斷以爲樂也

詩論三

周之燕祭自雲韶等類兼采異代以外其當代之樂惟南雅頌三者隨事配用諸序序所爲作其言其故大抵皆入律可奏也清廟之詩凡三十一其不指言祭祀者八而皆作之於廟也至於商十二詩其存者五皆配聲以祀知非徒詩也魯之頌雖不皆於祀乎用之而其始作也固已得請爲頌矣其節奏必皆依頌成聲故得齒於商周而無嫌也語曰夫子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夫雅頌得所於樂正之後非樂而何子謂伯魚曰汝爲周南召南矣乎爲之爲言有作之義既曰作則翕純皦繹有器有聲非但歌詠而已夫在樂爲作樂在南爲鼓南質之論語則如三年不爲樂之爲吾以是合而言之知二南二雅三頌之爲樂無疑也

詩論四

南雅頌以所配之樂名邶至豳以所從得之地名史官本其實聖人因其故未嘗少有加損也夫子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其日得所者復其故列云爾

既曰復其故列則非夫子創爲此名也季札觀魯在襄之二十九年夫子創魯在哀之十一年卻而數之六經之作上距季札無慮六十餘年詩之布於南於雅於頌於諸國前乎夫子其有定目也久矣則不待夫子既出而創以名之也學者求聖人太深曰六經以軌萬世其各命之名必也有美有惡或抑或揚不徒然也重以先儒贅添國風一名參錯其間四詩之目萬世不敢輕議又從而例其義曰一國之事繫一人之本謂之風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風謂之雅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繇廢興也政有小大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於神明也四者立而大小高下之辨起從其辨而推之有不勝其駁者矣頌愈於雅康宣其減魯僖乎雅愈於風則二南其不若幽厲矣先儒亦自覺其非又從而支離其說曰風有變風雅有變雅不皆美也夫同名風雅中分正變是明以瑕瑜命之而曰其中實雜碔砆不知何以名爲也且其釋雅曰雅者正也則雅宜無不正矣已而覺其詩有文武焉有幽厲焉則又自正而變爲政自政而變爲大小廢興其自相矛盾類如此又有大不然者東周之王位號以世雖齊威晉文其力足以無上而頫首歸尊稱之曰王不敢少變信如先儒所傳實有國風而風又非王者總統列國之稱則夫子閔黍離於衛鄭其遂以天王之尊下伍列國矣累百世儒者至此不敢極辨蓋皆心知其不然而無說以爲歸宿故寘置不談而已此皆始於信四詩而分美惡故雖甚善傅會者愈鑿而愈不通也且詩書同經夫子刪定詩有南雅頌猶書之有典謨訓誥誓命也誥之與命謨之與訓體同名異世未有以優劣言者其意若曰是特其名云爾若其善惡得失自有本實不待辭費故也是故秦穆之誓上同湯武文侯之命參配傳說世無議者正惟不眩於名耳而至於詩之品目獨譊譊焉是非謂之不知類也乎

詩論五

國風之名漢人盛言之而挈著篇首則自毛氏始戴記遷史凡援說國風或別爲自己所見或託以夫子所言蓋皆沿並前傳不足多辨嘗究求其元則左氏荀況氏既云爾矣曰風有采蘩采蘋曰風之所以爲風者取是以文之也是時去孔子不遠已有若言矣左氏之非邱明前輩多疑之其最不掩者有曰虞不臘矣世未更秦未有臘名是不獨不與夫子同時亦恐世數相去差遠矣又況其託說於君子曰者乃明出左氏臆見故如指采蘩采蘋爲風援引頌文而冠商魯其上皆春秋以後語非如季札所列是其魯府古藏本眞也豈可槩徇世傳疑其授諸夫子也哉荀況之出雖附近夫子其源流乃出子弓子弓者古云仲弓也雍之所得既非參賜之比而況之言又不純師也中庸率性子思親受之其家而成性存存克己復禮皆易論語中夫子筆舌所出也況乃槩曰人性本惡其善者僞也若以善爲非性則禮也道義也皆非天賦而自外來設使己欲己克本性已成元無此禮本無放失循何而復不蘊道義則本自無有亦何存之得存哉此其學術已明戾夫子不可信據矣猶有可諉曰傳授或偏見解不至至如扉屨象刑典謨既嘗兩出又皆虞史所書亦帝舜本語而況直曰治古無象刑而有肉刑也夫六經明有其文者況猶忽忘以爲無有則訛詩爲風其可堅信以爲有所傳授乎

詩論六

漢人贊曰國風以參雅頌其源流正自況出也何以知其然也漢之詩師莫有出申公之先而其詩派亦無能與魯詩爲匹者申公之師則浮邱伯而浮邱伯者親況門人也高后時浮邱伯嘗遊京師文帝時申生又以精詩爲博士卽劉歆所謂詩始萌牙者也漢詩自毛公以外得立學宮者凡三家齊韓因事景帝始爲博士獨韓嬰在燕申生在魯最爲蚤出然終西都之世魯派之盛如王臧孔安國王式韋賢賢子元成皆嘗以詩顯名爲世所宗轅韓之學絕不能抗則漢世詩派大抵皆自況出也譬之水然源濁則流濁所受則然何怪乎況說之曼衍於漢哉左氏之生在況先後則未易亟斷然而創標風名以比雅頌則二子同於一誤也抑嘗深求其故則亦有自蓋札之言詩嘗曰其衛風乎又曰泱泱乎大風也哉是語也謂康叔太公之餘風形見於詩者若此其盛云耳左荀之在當時其必尊信札言而不究其所以言意札之謂風者與雅頌配對又會十三國者徒詩而無他名徒國而無附語遂並齊衛二詩槩取風名加配諸國於是乎風與雅頌遂有名稱與之相敵後儒因又加國其上而目曰國風毛氏正采國風之目分寘十三國卷首而作大序者又取司馬遷四始而擴大之遂明列其品曰風雅頌分爲四詩是謂四始詩之至也四始立而國風之體上則揜沒二南使其體不得自存又上則包并后稷平王使王業王位下齒侯國其失如此究求所始皆左荀二子誤認季札本意而已此其誤之所起而可攷者如此然是說也子雖有見而去聖人絕遠乃欲以百世末學回數千載積久尊信之語於儒家

俱無疑議之後多見其不知量也矣然其敢於自信者季札夫子格言遺訓交相證定非予出臆說焉耳矣

詩論七

周官之書先夫子有之其籥章所龡逸詩有豳雅豳頌而無豳風則又可以見成周之前無風而有詩雅頌正與季札所見名稱相應也大師比次詩之六義曰風也賦也比也興也雅也頌也列以爲六蓋類而暢之猶曰詩之各有其理者如此而已耳鄭司農於此遂取季札衛風一語以實其說而曰國風者古固已有如大師所掌也是鄭氏亦覺六經夫子無言詩之有風者而特竝沿六經以證夫風之有本耳故予得以斷謂左荀之失起於誤認札語也且鄭不知此之六目特釋其義而未嘗以命其名也試言其類吉甫之贈申伯也自敘所著曰其詩孔碩其風肆好是正六義中取風以爲之義者也然而夫子釐雅頌以正其所而崧高部彙自屬大雅足以見雅之體可以包風風之義不得抗雅其證甚明也若參六義言之謂雅頌與風俱居六義之一而風當匹敵雅頌則夫賦比興三體者今無一詩以行于世豈夫子而肯不論當否盡删剟無遺矣乎此皆可以理推而知其不然者若不信周官季札夫子而堅據荀況左氏漢儒以爲定則正恐舍形徇影失本太遠也

詩論八

周禮籥章龡豳詩豳雅豳頌則豳疑於入樂矣然予嘗取周官凡當及樂者反覆推考以類證類然後知籥章之謂豳詩豳雅豳頌者非今七月等詩也蓋自大司樂以下詩之入樂者皆枚數其篇若名如九夏之王夏肆夏大射之騶虞貍首是其證也而未嘗有如籥章所龡槩舉詩雅頌三體無分其爲何篇何名者也夫既於篇章無所主指不可億其爲詩矣設如所云即詩雅頌自是三類使一類但有一詩豈其不爲三詩乎今考諸豳爲詩凡七獨七月一篇與迎氣祈祭相入至鴟鴞已下六篇皆明指周公居東時事既與迎氣祈祭絕不相類又無緣可混雅頌以爲名鄭氏必欲附會乃取七月而三分之曰此風也此雅也此頌也一詩而雜三體吾不敢億斷其然乎否也然獨質諸論語夫子以雅頌得所始爲樂正則雅頌混爲一語其得爲正乎其既不正豈不爲夫子之所刊削也乎且又有不通者用以入樂其全奏乎抑斷章而龡乎使其全奏則一樂所舉凡三詩其倫籥章其失職矣使斷章而取自應別七月而三奏之不應雜三體以爲一詩也鄭氏既欲曲取七月以實籥章龡而籥章所龡詩也雅也頌也是以鼎立爲三細而推之三者之中詩之名既可以該括雅頌而七月一詩又域於諸儒所謂國風中若從籥章之舊而謂之詩則是於四始獨遺國風於是又捨籥章本文而自出己語獨改豳詩以爲豳風而曰此詩即籥章氏所龡者也此可以見其遷就無據之甚矣歐陽文忠公疑別有豳詩于今不存所謂理至之言不得不服者吾取以爲斷也蓋古今事有偶相類者夫子聞韶於齊而齊亦有角招徵招釋者讀招如韶後世因其語而和之曰角招徵招是誠韶之遺音在齊者今去古日遠安知前人此說不有傳授亦未敢必謂其非也賴孟子載此詩本語曰畜君何尤又從而辨之曰畜君者好君也然後今世得以知其爲景公君臣相說之樂而非舜韶也今鄭氏以籥章所龡之豳詩雅頌適與豳同而遂取是三體於七月一詩則夫招同於韶且又在齊其亦可指以爲虞舜九成者矣天下事正不可如此牽合也

詩論九

詩序世傳子夏爲之皆漢以後語本無考據學者疑其受諸聖人噤不敢議積世既久諸儒之知折衷夫子者亦嘗覺其違異而致其辨矣予因參己意而極言之夫子嘗曰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是說也夫子非以言詩也或者魯大師摯之徒樂及關雎而夫子嘉其音節中度故曰雖樂矣而不及於淫雖哀矣而不至於傷皆從樂奏中言之非以敘列其詩之文義也亦猶賓牟賈語武而曰聲淫及商者謂有司失傳而聲音奪倫耳非謂武王之武實荒放無檢也今序誤認夫子論樂之指而謂關雎詩意實具夫樂淫哀傷也遂取其語而行之曰憂在進賢不淫其色哀窈窕思賢才而無傷善之心焉是關雎之義也其與夫子之語既全不相似又考之關雎樂則有之殊無一語可以附著於淫哀傷也夫本聖言而推之者尙破碎如此其他何可泥名失實而不敢加辨也歟至他序失當與詩語不應則有昭然不可掩者矣蕩之詩以蕩蕩上帝發語召閔之詩以閔天疾威發語蓋采詩者摘其首章要語以識篇第本無深義今序因其名篇以蕩乃曰天下蕩蕩無綱紀文章則與蕩蕩上帝了無附著於召閔又曰閔閔也閔天下無如召公之臣也不知閔天疾威有閔無臣之意乎凡此皆必不可通者而其他倒易時世舛誤本文者觸類有之又如緇衣之序引高子曰以綴其下自是援引他師解詁以釋詩意決非古語世儒於其不通者則姑斂默而闕疑焉大抵疑其傳授或出聖門焉耳然而不能明辨

五十五冊

24A

著序者之主名則雖博引曲論深見古詩底蘊學者亦無敢主信也矣

詩論十

謂序詩爲子夏者毛公鄭元蕭統輩也謂子夏有不序詩之道三疑其爲漢儒附託者韓愈氏也詩之作託興而不言其所從興美刺雖有指著而不斥其爲何人子夏之生去詩亡甚遠安能臆度而補著之歟韓氏所謂知不及者至理也范曄之傳衛宏曰九江謝曼卿善毛詩宏從受學作毛詩序善得風雅之旨于今傳於世而鄭元作毛詩箋也其叙著傳授明審如此則今傳之序爲宏所作何疑哉然以子夏而較衛宏其上距古詩年歲遠近又大不侔既子夏不得追述而宏何以能之曰曄固明言所序者毛傳耳則詩之古序非宏也古序之與宏序今混幷無別然有可攷者凡詩發序兩語如關雎后妃之德也世人之謂小序者古序也兩語以外續而申之世謂大序者宏語也鄭元之釋南陔曰子夏序詩篇義合編遭戰國至秦而南陔六詩亡毛公作傳各引其序冠之篇首故詩雖亡而義猶在也元謂序出子夏失其傳矣至謂六詩發序兩語古嘗合編至毛公分冠者元之在漢蓋親見也今六序兩語之下明言有義亡辭知其爲秦火以後見序而不見詩者所爲也毛公於詩第爲之傳不爲之序則其申釋先序辭義非宏而孰爲之也以鄭元親見而證先秦故有之序以六序綴語而例三百五篇序語則古序宏序昭昭然白黑分矣

詩論十一

宏之學出於謝曼卿曼卿之學出於毛公故凡序宏文大抵祖述毛傳以發意指今其書具在可覆視也若使宏序先毛而有則序文之下毛公亦應時有訓釋今惟鄭氏有之而毛無一語故知宏序必出毛後也鄭氏之於毛傳率別立箋語以與之別而釋序則否知純爲鄭語不族表別也又況周自文武以後魯自定哀以前無貴賤朝野率皆有詩詩之或指時事或主時人則不可槩定其決可揆度者必因事乃作不虛發也今其續序之指事喻意也凡左傳國語所嘗登載則深切著明歷歷如見苟二書之所不言而古書又無明證則第能和附詩辭順暢其意未有一序而能指言其人其事也此又有以見序之所起非親生作詩之世目擊賦詩之事自可以審定不疑也然則曄謂續序之爲宏作眞實錄矣且夫詩之古序亦非一世一人之所能爲也采詩之官本其得於何地審其出於何人究其主於何事其有實狀致之大師上之國史國史於是采案所以綴辭其端而藏諸有司是以有發篇兩語而後世得以目爲古序也詩之時世上自周下迄春秋歷年且千百數若使非國史之隨事記實則雖夫子之聖亦不得鑿空追爲之說也夫子之刪詩也擇其合道者存之其不合者去之刪采既定取國史所記二語者合爲一篇而別著之如今書序之未經散裂者史記法言叙篇傳之同在一帙者其體制正相因也經秦而南陔六詩逸詩雖逸而序篇在毛公訓傳既成欲其便於討求遂釐劉詩序各寘篇首而後衛宏得綴語以紀其實曰此六詩者有其義而亡其辭也此又其事情次比可得而言者然也

詩論十二

予論二南國風既與左荀漢儒大戾而世之信四子蓋略與夫子等若非卽四子之說而有以屈服之則予猶不能自信而能取信於人乎左荀漢儒其理若事既詳辨之矣而予意所鄉欲求典刑來自夫子或如季札觀魯之類辨之而極其明措之而不可易乃有以立今信而釋前疑也世遠無古書可攷則不免試於毛傳乎求之求之既久忽於析類標卷之間見其名稱略與札同而時有贅出者因從贅出者而刪削之其類例所列乃遂上與札語配合無間因得以確然自信曰季札所見品式其尚未磨滅而毛公之誤其尚可正也哉蓋自周南以及召南邶豳十三國小雅大雅頌此古詩之名品次第略見札語而亦毛傳散在篇卷者然也毛氏之標篇記卷也於二雅三頌每一更卷特曰某詩之什卷第若干而其或雅或頌則別出一簡列寘左方未嘗舉而加諸記卷之首也獨至於周南召南十三國者則皆枚數國名升而繫諸各卷詩名之上如曰周南關雎傳第一邶柏舟傳第三而後別出國風一目布之左簡二體既異而其書類例緣此不能自相參合且多與札語牴牾矣以毛氏之所自標者而參較言之則二南十三國者之比雅頌既皆贅添國土於每卷之上矣以札語而較毛傳則二南十三國之左遂又贅添國風一名以己例則自爲差戾視札語則有所增溢蓋嘗詳而求之則知其所從差而正其所以誤削去國風二字而下周南召南與夫自邶至豳凡十三國名者補寘今毛氏國風部位則二南十三國二雅三頌皆列寘毛詩二字之下而標卷悉用詩名截然一貫無有殊異而三百十有一篇者與季札所見名稱位置色色相合矣其樂名之附國土者則周南召南周頌魯頌商頌同爲一類其徒詩之繫國土者則十三國而無樂名又自一類其小大二

雅不繫國上獨志首調又自一類彼此參酌悉無舛誤此予所以得循毛傳以正毛失而存古則未泯者此也毛傳篇卷散裂難攷今取其本自著之於前而用予所意定者隨著之後苟信予說而即此觀之不待求之毛傳固已昭昭可曉也

毛氏

周南關雎詁訓傳第一

毛詩　國風

今定

關雎詁訓傳第一

毛詩　周南

召南視此正定

毛氏

邶柏舟詁訓傳第三

毛詩　國風

今定

柏舟詁訓傳第三

毛詩　邶

自鄘以下至豳視此正定

毛氏

南有嘉魚之什詁訓傳第十七

毛詩　小雅

雅頌獨云某詩之什者其同類詩多一卷不能盡度則析十詩以爲一卷是之謂什非別有義類與前二南諸國不同也

毛氏

文王之什詁訓傳第十六

毛詩　大雅

清廟之什詁訓傳第二十六

毛詩　周頌

駉詁訓傳第二十九

毛詩　魯頌

那詁訓傳第三十

毛詩　商頌

已上自南有嘉魚篇卷以後並毛氏本來標題無所更定蓋雅頌自爲一體不受汩雜故比之古則亦無增損也夫惟不經混雜故得本其矩度以格二南國風標卷之謬而後與季札觀魯者同歸一律

詩論十三

孔子世家古詩三千餘篇及至孔子去其重複取可施於禮義者三百五篇然而今詩之著序者顧三百一十一篇何也龍逄謂昌邑王曰大王誦詩三百五篇王式曰臣以三百五篇諫讖緯之書如樂緯詩緯尚書琁璣鈐其作於漢世者皆以三百五篇爲夫子刪采定數故長孫無忌輩推本其說知漢世毛學不行諸家不見詩序不知六詩亡失也然則先漢諸儒不獨不得古傳正說而宗之雖古序亦未之見也夫既無古序以總測篇意則往往雜采他事比類以求歸宿如戰國之人相與賦詩然斷章取義無通槩成說故班固總齊魯韓三家而折衷之曰申公之訓燕韓之傳或取春秋雜說咸非其本義也然則古序也者其詩之喉襟也歟毛氏之傳固未能悉勝三家要之有古序以該括章指故訓詁所及會六詩以歸一貫且不至於漫然無統河間獻王多識古書於三家之外特好其學至自即其國立博士以教與左氏傳偕行亦爲其源流本古故耳然終以不得立於天子學官故竟西都之世不能大顯積世既久如左氏春秋周禮六官儒之好古者悉知本其所自特加尊尚而毛傳始得自振東都大儒如謝曼卿衛宏鄭衆賈逵鄭元皆篤鄉傳習至爲推廣其教而萬世亦皆師承昔之三家乃遂不能與抗則古序之於毛公其助不小矣班固之傳毛也曰毛公之學自謂出於子夏則亦以古序之來不在秦後故以子夏名之云耳毛亦未必能得的傳而眞知其出於何人也若夫鄭元直指古序以爲子夏則實因仍毛語無可疑也子夏之在聖門固嘗因言詩而得褒予矣曰起予者商也則漢世共信古序之所繇出者必以此然子貢亦嘗因切磋琢磨而有會於夫子之意其曰賜也始可與言詩已矣是亦夫子語也而獨以序歸之子夏其亦何所本哉

詩論十四

古者陳詩以觀民風審樂以知時政詩若樂語言聲音耳而可用以察休戚得失者事情之本眞在焉故也如使采詩典樂之官稍有增損則雖季札師曠亦未以用其聰與智矣是故詩之作也其悲歡譏譽諷勸贈答既一一著其本語矣至其所得之地與夫命地之名凡詩人之言既已出此史家甯舍國號以從之無肯少易夫其不失眞如此所以足爲稽據也及其哀輯既成部居已定聖人因焉定之以南者既不雜雅其名雅者亦不參頌其不爲南雅頌而爲徒詩者亦各以國若地繫之率仍其舊聖人豈容一毫加損哉知此說者其於詩無遺例矣故南一也而有周召以分陝命之也頌一也而

有周商魯以時代別之也詩陳於夏而類著於豳周人因后稷先公賦詩之地也自七月以後多爲周公而作察其言往往刺朝廷之不知豳大夫其實爲之也在盤庚時商已爲殷且頌又有殷武今其頌乃皆爲商唐叔封唐在燮父時已爲晉矣至春秋時實始有詩今其目乃皆爲唐又其甚者三監之地自康叔得國時已統於衛今其詩之在頃襄文武者乃復分而爲三曰邶鄘衛凡此數者猝而視之若有深意徐而考實證類正從民言之便熟者紀之耳本無他意也後世事有類此者中國有事於北狄惟漢人爲力故中國已不爲漢而北虜猶指中國爲漢唐人用事於西故羌人至今以中國爲唐從其稱謂熟者言之古今人情不甚相遠也王黍離諸篇既徒詩而非樂不可以參之南雅頌故以詩合詩雜置列國如冀州之在禹貢下同他州不必更加別異知於帝都之體無損也不獨此也木瓜美齊而列於衛猗嗟刺魯而繫諸齊召穆之民勞衛武賓之初筵不附其國而在二雅推此類具言之若事爲之說則不勝其說而卒不能歸一也今一言以蔽曰本其所得之地而參貫其說俱無疑礙故知其爲通而可據也且夫子嘗自言述而不作六經惟春秋疑於作而夏五郭公亦因故不改乃至於詩特因其舊而去取焉其肯自己立程邪故因其所傳之樂而命之名本其所作之地而奠其列是所謂信以傳信也亦所謂述而不作也

詩論十五

或曰衛宏之言南也曰化自北而南也今二南之詩有江沱漢汝而無齊衛鄘晉則其以分地南北爲言不無據也曰十五國單出國名而周召獨綴南其下以漢入義類自相參較則既不一律矣而謂其時化獨南被未能北及者意其當文王與紂之世也然而紂猶在上文王僅得以身受命而居西爲伯召公安得伯爵而稱之況又大統未集周雖有陝陝外未盡爲周周雖欲限陝而分治之召公亦於何地而施其督莅邪又如甘棠所詠正是追詠遺德疑其尚在召公國燕之後於是時也周之德化既已純被天下無復此疆爾界矣騶虞麟趾蓋其推而放諸四海無不準者豈復限隔何地而曰某方某國甫有某詩則宏之卽周召分地而奠南北者非篤論也周公居中王畿在焉故所得多后妃之詩召公在外地皆侯服則諸侯大夫士庶人皆有詩可采亦各隨其分地而紀繫其實宏乃因其及后妃也而指爲王者之化因其在侯服也而命爲諸侯之風然則王化所被亦何狹而不暢邪此皆不知南之爲樂故支離無宿耳

詩論十六

或曰古語曰周道闕而關雎作又曰康后晏朝關雎作戒使南而果樂也安得純爲文王之樂也曰從作詩者言之固可命以爲作從奏樂言之豈其不得謂之作乎關雎文王固已有之爲夫晏朝者之不能憲祖也遂取故樂奏之以申儆諷其曰作猶始作翕如之作則雖人更百世南更萬奏猶不失爲文樂也宏之序魚麗也固嘗枚數常棣列著文武內外之治是爲文武之詩矣至其正序常棣乃曰閔管蔡之失道故作常棣焉夫文武之時安知管蔡失道而預作一詩以待之邪左氏所說蓋曰厲王恐鄭欲引狄以討除之其於閱牆外禦之義全與文武不類於是召穆公糾合周族歌文王所從燕樂兄弟者以感動王其於常棣言作蓋振作之作而非著作之作且文弔二叔而封同姓者明言周公爲之而宏之於二義皆迷失其本遂謂閔管蔡而著此詩此其爲誤豈不重複可笑哉苟疑夫關雎作於康后而非文王之南其以常棣之作於召穆公者例而言之斯釋然矣

詩論十七

或曰子以徒詩不爲樂則籥章之於豳詩嘗并豳雅豳頌而比竹以籥矣則安得執爲徒詩也曰此不可臆度也古來音韻節奏必皆自有律度如從今而讀雅頌等之具爲詩章焉孰適而當爲雅孰適而當爲頌也迺其在古必有的然不可汨亂者所謂雅頌各得其所者是也然則列國之詩其必自有徒詩而不堪入樂者不可強以意測也或曰頌則有美無刺可以被之管絃矣雅之辭且具譏怨親出其時而可明播無忌歟曰此不可一槩言也若其隱辭寓意雖陳古刺今者詩之樂之皆無害也至其斥言政乖民困不可於朝燕頌言則或時人私自調奏而朝廷不知亦不能絕也朝廷不知而國史得之錄以示後以見下情壅於上聞而因爲世戒是或自爲一理也歟其可悉用常情而度古事哉

詩論十八

或曰季札所觀之詩其名若次皆與今同而獨無商魯二頌是魯雖有詩而不得其全豈得盡據札語而證定他詩邪曰此其所以古而可信也僖雖有頌未必敢與周頌並藏商頌與賴周大師以存魯未必遂亟得之後經夫子鳩集刪次乃爲今詩則札之觀魯其不見宜也或曰詩序今與經文並置學官如是說行獨奈何曰不

相悖也周餘黎民靡有孑遺崧高維嶽峻極于天周民其果無餘乎崧嶽其果極天乎而聖人存之不廢蓋不以其辭妨實理也詩而一語不附事實聖人且所不刪則序之發明於詩爲不少矣而又可廢乎記禮之書萬世通知漢儒所爲今其有理者亦偕古經列寘學宮則於詩序乎何議

詩論一卷

宋程大昌撰大昌有易原已著錄是書本載大昌考古編中故宋志不列其名朱彝尊經義考始別立標題謂之詩議曹溶學海類編則作詩論江南通志則作毛詩辨正考原本實作詩論則曹溶本是也又曹溶本作十八篇而彝尊引陸元輔之言謂程氏詩議十七篇一論古有二南而無國風之名二論南雅頌爲樂詩諸國爲徒歌三論南雅頌之爲樂無疑四論四始品目五論國風之名出於左荀六論左荀創標風名之誤七論逸詩有豳雅豳頌而無豳風以證風不得抗雅八論豳詩非七月九辨詩序不出於子夏十辨小序綴詩出於衛宏十一辨詩序不可廢十二據季札序詩篇次知無風名（案此篇爲改定毛詩標題元輔此語未明）十三論毛詩有古序所以勝於三家十四論採詩序詩因乎其地十五論南爲樂名十六論關雎爲文王詩（案此解關雎而關雎作一語非論文王元輔此語亦未明）十七論詩樂及商魯二頌乃併末兩篇爲一考原本亦作十七篇元輔之言不爲無據然詳其文義論詩樂與論商魯頌了不相屬似考古編刻本誤合曹本分之亦非無見也其大旨謂國風之名出漢儒之附會其說甚辯惟左傳風有采蘩采蘋暨荀子風之所以爲風語不出漢儒無可指駁則以左氏爲秦人風字出於臆說謂荀子之學出於仲弓仲弓非商賜可與言詩之比故荀子所傳亦爲臆說近時蕭山毛奇齡據樂記正直而靜廉而謙者宜歌風表記引詩我躬不閱遑恤我後又引詩心之憂矣於我歸說皆稱國風

以駁詰大昌不知大昌之意惟在求勝於漢儒原不計經義之合否即引樂記表記以詰之亦不難以戴記四十九篇指爲漢儒附會也觀其於左氏所言季札觀樂合於已說者則以僞文爲可信所言風有采蘩采蘋不合已說者則又以僞文爲不可信顚倒任意務便已私是尙可與口舌爭乎且即所謂可據者言之十五國風同謂之周樂南雅頌亦同謂之歌不云南雅頌奏樂國風徒歌也豈此傳又半可據半不可據乎儀禮又稱金奏肆夏之三工歌鹿鳴之三亦將謂頌入樂雅徒歌乎是與所引孔子正樂但言雅頌不言風而忘其亦不言南者同一不充其類而已矣

詩總聞

王質撰

四庫全書提要

詩總聞二十卷

宋王質撰。質字景文。紹興三十年進士。官至樞密院編修。出通判荊南府。改吉州。周亮工書影以爲宋末人。蓋攷之未審也。亮工又稱是書世久無傳。謝肇淛始錄于祕府。後肇淛諸子盡賣藏書。爲陳開仲購得。乃歸諸亮工。則其不佚者僅矣。其書取詩三百篇。每篇說其大義。復有聞音、聞訓、聞章、聞句、聞字、聞物、聞用、聞跡、聞事、聞人。凡十門。每篇爲總聞。又有聞南、聞風、聞雅、聞頌。冠于四始之首。南宋之初。廢詩序者三家。鄭樵、朱子、及質也。鄭朱之說最著。亦最與當代相辨難。質說不字字詆小序。故攻之者亦稀。然其毅然自用。別出新裁。堅銳之氣。乃視二家爲倍。自稱覃精研思。幾三十年。始成是書。淳祐癸卯。吳興陳日強始爲鋟板于富川。日強跋稱其以意逆志。自成一家。其品題最允。又稱其删除小序。實與朱文公先生合。則不盡然。質廢序與朱子同。而其爲說則各異。黃震日鈔曰。雪山王質夾漈鄭樵始皆去序言詩。與諸家之說不同。晦菴先生因鄭公之說。盡去美刺。探求古始。其說頗驚俗。雖東萊先生不能無疑云云。言因鄭而不言因王。知其趨有不同矣。然其冥思研索。務造幽深。穿鑿者固多。縣解者亦復不少。故雖不可訓。而終不可廢焉。

詩總聞目錄

卷一
周南　召南
卷二
邶風
卷三
鄘風　衛風
卷四
王風　鄭風
卷五
齊風　魏風
卷六
唐風　秦風
卷七

陳風　檜風　曹風
卷八
豳風
卷九
周小雅鹿鳴至華黍
卷十
周小雅南有嘉魚至吉日
卷十一
周小雅鴻鴈至無羊
卷十二
周小雅節南山至巷伯
卷十三
周小雅谷風至信南山
卷十四
周小雅甫田至賓之初筵
卷十五
周小雅魚藻至何草不黃
卷十六
周大雅文王至文王有聲
卷十七
周大雅生民至板
卷十八
周大雅蕩至召旻
卷十九
周頌
卷二十
魯頌　商頌

詩總聞卷一

宋　王　質撰

南

聞南一

南、樂歌名也．見詩、以雅以南．見禮、胥鼓南、鄭氏以爲西南夷之樂．又以爲南夷之樂．見春秋傳、舞象箾南籥．杜氏以爲文王之樂．其說不倫．大要樂歌名也．禮舜作五絃之琴．以歌南風．夔始制樂以賞諸侯．南、卽詩之南也．風、卽詩之風也．舜始見之于琴．夔始播之于樂．後世誤認其意．遂以爲盛夏之南風．今所傳南風之歌．專主于此．初一篇與第二篇．皆非上古之制作．其辭類秦漢而下者．說詩乃轉爲自北而南．與南風之誤皆同．孔子曰．人而不爲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而立也與．謂此歌之聲也．季子曰．美哉、始基之矣．猶未也．然勤而不怨矣．其聲與其辭、雜言之也．毛氏明見詩禮有南樂之名．而必循司馬氏南風之誤．當是相承．其來已久．亦非獨毛氏之過．而況鄭氏．又相去愈遠也．

聞南二

分陝、世以爲司馬氏之創說．不知其來已久．以書禮推之．君奭、召公爲保．周公爲師、相成王爲左右．樂記武五成、而分周公左．召公右．康王之誥、太保率西方諸侯入應門左．畢公率東方諸侯入應門右．當

是周公已沒．畢公代其故任．畢命、所謂今予命爾以周公之事、是也．周、召、官也．自二公爲之．後世相承不改．桓十八年．周公黑肩被殺于辛伯．成十二年．周公楚出奔于晉．文四年、襄王使召公過賀秦穆公．司馬氏所謂周公召公行政．號曰共和．至秦漢爲左內史、左馮翊．右內史、右扶風．蓋其遺制．此詩當是此地所采．古彝器有周召宮．亦謂之師保宮．衞武公雖治西偏東偏．亦見諸師𣪘敦．蓋周召之任也．度其時在遷洛之後．此宜猶存．其宮亦有太室、宣榭、與宗廟．周制可謂重矣．此事甚明．而後有聖賢深淺之別．后妃尊卑之差．皆強爲辭也．

聞南三

南、大夏也．正午也．故字作午、作亦丙、亦作丁．南之取名以此．禮、王夏、肆夏、昭夏、納夏、章夏、齊夏、族夏、祴夏、驁夏．凡九．後代祀圜丘．降神、奏昭夏．皇帝將入門、奏皇夏．俎入奠玉帛、並奏肆夏．皇帝升壇．奏皇夏．登歌飲福．奏皇夏．皇帝就望燎位還便坐．並奏皇夏．又加祴夏．乃不用其他．諸夏、皆南聲也．頌亦間用此音．故時邁曰．肆于時夏．思文曰、陳常于時夏．他詩用與不用．固未可知．然以時邁、思文、推之．大略可見．四時各以聲之舒斂、爲氣之消長．春、先合後開者也．太玄之罔、亦然．夏、全開者也．太玄之直、亦然．秋、先開後合者也．太玄之䣛、亦然．冬、全合者也．太玄之冡、亦然．此作樂所以有貴于南．取純陽也．今人取向不敢正取于午．必帶他方．取律不敢正取于黃鍾．必雜他律．取音不敢正取于正宮．必雜他音．南者、天之尊神出入之地也．北者、天之殺神出入之地也．處天地之間．居陰陽之內者避之．所以自古南名不多見．後世南聲亦罕傳．雖周召二壤之樂皆爲南．然東西二伯之域、各分夾周、則東南．召、則西南．蓋文武履位則居正．而周召分颺、則析昣也．雖然、非周召亦豈足以當之．後周召之官雖存．東西之封各莫．然其樂寖以銷微而隕亡．大聖之君臣不作．亞聖之輔佐不生．天固令其不傳．亦無足怪．後諸夏間傳．餘夏多絕．今大樂亦未有尊陽而能成聲者也．不知古之造音．何得度越智力之表如此．非天孰能啓之．非聖孰能作之．宜乎繼者之難也．

周南

關雎五章

關關雎鳩．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參差荇菜．左右流之．窈窕淑女．寤寐求之．

處貴、適水采荇．治葅品、供祀事．後世雖卑者亦所不屑．古人勤儉習熟．以爲當然也．

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悠哉悠哉．輾轉反側．

西方水急．荇類皆罕生．故或難求．南方多有易致．

參差荇菜．左右采之．窈窕淑女．琴瑟友之．
參差荇菜．左右芼之．窈窕淑女．鐘鼓樂之．

祀事辨、則樂事擧．勞佚各適其度．故人無厭心也．

聞音曰．吳氏、服、蒲北切．側、莊力切．采、此禮切．友、羽軌切．樂、五教切．今服、房六切．詩十有六無用此切．友、云九切．詩十有一亦無用此切者．今從吳氏．

聞訓曰．流本如意．水東西南北皆爲流．言取之無方也．與左右求之相應．

聞物曰．陸氏、雎鳩、鶚也．亦雕類也．雕鶚性猛摯．所謂鷙鳥不雙．又鷙鳥累百、不如一鶚．非匹鳥也．左氏、雎鳩氏、司馬也．杜氏、王雎也．許氏亦止言王雎．皆不及雕鶚．徐氏、常在河洲之上爲儔偶．雕鶚夜則多棲深林．日則飛高空．非慕水者也．郭氏、好在江渚上山邊捕魚．雕、鶚、食飛類．非啖魚者也．左氏既取類爲司馬．固是法制．但雕鶚不應取鳩名．禮、中春鷹化爲鳩．恐是未化以前爲鷹．既化之後爲鳩．俗呼鶉爲鷄鷹．鄭氏以鳩爲布穀．布穀柔馴．全無鷙性．其聲關關則相宜．雕鶚之聲．清烈壯厲．與和鳴似不相應．所謂雎、鶚、恐自難從．布穀、似可用．而郭氏以爲鳲鳩．不應二南皆同一物起興．然則雎鳩果何鳩也．舊以雎爲鵻鳩．從分言有行列也．又爲鶻鳩、言似征役也．又爲鷞鳩、言有信義也．又爲鶌鳩、言應北方癸水也．皆與司馬意相符．異境固不能深知．度少皥所以爲司馬者．特以有法．而孔子所以首二南者．亦以其有法．周南以有法之禽起興．召南以善養之禽起興．此鳲鳩所以爲布穀也．又爲搏黍、俗呼郭翁郭婆．翁婆則主家養衆者．故從尸．并載于此．識者更詳．

總聞曰．孔子于關雎兩及之．一曰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此聲也．後世以淑女爲樂．進賢爲不淫．窈窕爲哀．思賢才爲不傷．毛氏知其不可．改哀爲衷、審爾．則孔子之意何在．今于此詩從容諷詠．則孔子之意略見．況得其聲邪．一曰師摯之始．關雎之亂．洋洋乎盈耳哉．亂、卒章也．今關雎無卒章．後世所述亂．皆在正辭之後．今欲以琴瑟鐘鼓爲亂辭．又不倫．其亂舊亡．至師摯始得．而孔子不以入正辭．或入正辭、而後世不解．所謂洋洋盈耳者、一唱三嘆之音．皆在亂也．惜無知之者．

葛覃三章

葛之覃兮．施于中谷．維葉萋萋．黃鳥于飛．集于灌木．其鳴喈喈．

人心舒適、則鳥聲亦覺娟美．當是采葛之時有見．

葛之覃兮．施于中谷．維葉莫莫．是刈是濩．爲絺爲綌．服之無斁．

處貴、適谷采葛．隨時變趣、婦功其勤苦如此．人情、歸寧當有所整飾．乃簡樸如此．可想見古風也．

言告師氏．言告言歸．薄汙我私．薄澣我衣．害澣害否．歸寧父母．

歸寧、告女師．女師、告君、所歷不以越也．私衣不必分燕服禮服．但刈濩煩猥、則不無少汙．汙則不無少濯．

聞音曰．喈、居西切．斁、弋灼切．母、莫後切．

聞物曰．黃鳥、黃栗留也．俗呼金衣公子．故又曰倉庚、搏黍、自是郭翁．毛氏恐誤．

聞跡曰．谷、讀作浴．山深曲爲谷．與綌字所從意同．

聞用曰．毛氏舊說精者爲絺．粗者爲綌．恐不然．當是稀者爲絺．密者爲綌．觀所從可見．字莫不有理．或以近世過當者．一切廢之不可．

總聞曰．說詩當即辭求事．即事求意．不必縱橫曼衍．若爾將何時而窮．一若稽古、至三萬言．無足訝也．近有講此詩者．縱言及以妾爲妻之事．自書以爲善諷．妻妾古有明訓．觸事觸辭及之．因以感動．所謂辭順而意篤者也．遺本旨而生他辭．竊取其美以覆芘其不知．此談經之大病也．時人以講葛覃爲講葛藤．雖戲語亦切中．識者更詳之．

卷耳四章

采采卷耳．不盈頃筐．嗟我懷人．寘彼周行．

內職、如外庭．皆爲周行．嬪御祝史之屬將歸寧而有懷．故勞苦之．使各安其位．以待其歸．

陟彼崔嵬．我馬虺隤．我姑酌彼金罍．維以不永懷．

陟彼高岡．我馬玄黃．我姑酌彼兕觥．維以不永傷．

疲頓、惟酒能紓之．得酒則銷憂．姑解懷人之心．凡言不者皆否．不顯、不時、不承、之類、是也．

陟彼砠矣．我馬瘏矣．我僕痡矣．云何吁矣．

云何、有無可奈何之意．處貴欲紓勞亦易．而付之無可奈何．法度檢押也．（館本案．押原本作柙．今據漢書揚雄傳．檢押改正．）

聞音曰．行、戶康切．懷、胡隈切．觥、姑黃切．以兕角爲酒器曰兕觥．（案以兕角以下九字．舊上有聞用曰三字．．）

聞物曰．本草卷耳、益氣輕身．尤能辟瘟癘．方將歸寧．以備道路早暮之用．杜氏所謂登牀半生熟．下筋還小益．加點瓜薤間．依稀橘奴跡．亦可菹也．

總聞曰．處貴、歸寧、其簡薄如此．度古者奉極尊未必如後世奉甚卑．大率內宮之政令雖至微．外庭皆有掌．法度相維．故上下不越．節儉之風．久而習慣自然也．

樛木三章

南有樛木．葛藟纍之．樂只君子．福履綏之．

木曲、易引蔓．人卑、易引福．大率禍福以氣相感．福之氣、與順相隨．禍之氣、與逆相協．

南有樛木．葛藟荒之．樂只君子．福履將之．

南有樛木．葛藟縈之．樂只君子．福履成之．

聞訓曰．履、足所依也．福、隨步而有．故曰福履．以履爲祿．雖與福相類．恐非．今從丁氏．

總聞曰．山水皆起西趨南．故南方草、木、鳥、獸、蟲、魚、最繁．詩人舉此類．多稱南有．

螽斯三章

螽斯羽．詵詵兮．宜爾子孫．振振兮．

螽斯羽．薨薨兮．宜爾子孫．繩繩兮．

螽斯羽．揖揖兮．宜爾子孫．蟄蟄兮．

聞物曰．毛氏、蚣蝑也．說文蝗也．爾雅醜奮也．無斯字．此斯字在下．七月斯字在上．恐是語助辭．今從許氏．蝗子最繁．其羽有聲．亦從鄭氏．

總聞曰．鄭氏以謂物有陰陽情慾．無不妬忌．惟蚣蝑皆得受氣而生．異境難察其深情．然智者能知．又說、蚣蝑育子皆八十一．叶九九之數．亦待智者．不敢信．亦不敢不信也．

桃夭三章

桃之夭夭．灼灼其華．之子于歸．宜其室家．

桃之夭夭．有蕡其實．之子于歸．宜其家室．

桃之夭夭．其葉蓁蓁．之子于歸．宜其家人．

詩舉物、多花而後實．實、而後葉．不然．亦以豐約別深淺．不惟記事．亦句法當爾．

聞音曰．華、方無切．家、古胡切．古文多用此爲叶．然不必拘定律．苟可叶卽已．古人聲韻．後世亦難盡攷也．今如現音．

總聞曰．古者王制定民志．以仲春會男女．非時有禁．是時庶物各隨形氣聲意相合．惟虎交以仲冬．于類爲異．至漢婚姻已久不拘此．然刑賞猶以秋冬春夏．其後皆不行矣．

兔罝三章

肅肅兔罝．椓之丁丁．赳赳武夫．公侯干城．

肅肅兔罝．施于中逵．赳赳武夫．公侯好仇．

好仇、與關雎好逑同．言武夫能扞外以護內也．

肅肅兔罝．施于中林．赳赳武夫．公侯腹心．

以詭致物宜靜．欲物不驚．

聞音曰．仇、渠之切．或作渠尤切．與關雎同叶．則逵、亦當作渠尤切．然音不同意則一．不必渠尤亦可．

聞用曰．罝、網也．今俗呼罝網．

聞字曰．陸氏、作菟．又作兔．今皆用菟．於菟、虎也．言取虎之具不一．用穽、用矢、用繩．見杜氏．所謂猛虎憑其威．往往遭急縛．雷吼徒咆哮．枝撐已在腳．今荊峽間或用此．未見用罝者．今從現字．

總聞曰．西北、地平曠．多用鷹犬取兔．東南、山深阻．多用罝．東南自商至周、常爲中國之患．當文王之時．江漢雖定．然淮夷未甚盡服．當是此地有覩物興感者．尋詩可見．

芣苢三章

采采芣苢．薄言采之．采采芣苢．薄言有之．

采采芣苢．薄言掇之．采采芣苢．薄言捋之．

采采芣苢．薄言袺之．采采芣苢．薄言襭之．

芣苢、旁近皆有.車前草也.與卷耳同.不必幽遠.故衣袵可羅致.蓋婦人及時采藥.以爲療病之儲者也.
初苗亦可啖.
聞音曰.采、此禮切.有、羽軌切.亦作云九切.詩無用云九.與關雎友同.今從吳氏.
聞訓曰.薄、辭也.
總聞曰.此草至滑利.在婦人則下血.非宜子之物.在男子則強陰益精.令人有子.非婦人所當屬意者也.然良效甚博.男女可通用.子息、蓋天數.非可以藥術致之.陶氏亦嘗致疑.吾儒安可不精思審是.無負古也.

漢廣三章

南有喬木.不可休息.漢有游女.不可求思.漢之廣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
漢、出興元府西縣.江、出蜀州江源縣.至今漢陽乃合.此詩當在夏口附近.今傳莫愁曲在石城.今郢州也.襄陽樂在樊城.今鄧州也.襄陽樂、襄陽曲、雍州曲、襄陽踏銅堤.皆曰大堤.北渚大堤、在襄陽之西北.渚、在襄陽之北.三洲曲、采桑度.皆江漢之間.游女事也.當是相傳江漢故事.以爲美談.
翹翹錯薪.言刈其楚.之子于歸.言秣其馬.漢之廣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
翹翹錯薪.言刈其蔞.之子于歸.言秣其駒.漢之廣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
秣馬、秣駒、皆游子欲求游女之意.卒有所抑畏而止.以江漢遏情.言不可犯也.陶氏所謂激清音以感余願.接膝以交言.欲自往以結誓.懼冒禮之爲諐.
聞音曰.廣、古曠切.泳、于誑切.永、弋亮切.方、甫妄切.馬、滿補切.
總聞曰.息當作思.叶韻皆在上.休、叶求.廣、叶泳.夫又何疑.陸氏言此以意改.此風自昔有之.承誤襲訛.以盲聾爲長厚.然易假藉作讖蠚可以發笑.反俯首呿口從之.所謂眞贋虛的.彼竟莫知其如何也.識者更詳之.

汝墳三章

遵彼汝墳.伐其條枚.未見君子.惄如調飢.
遵彼汝墳.伐其條肄.既見君子.不我遐棄.
魴魚赬尾.王室如燬.雖則如燬.父母孔邇.
王室在衛.近汝.雖可畏不可往.然以近父母爲懷.亦差慰也.此徵役渡河趨都者.人情所不欲.其妻勉以君民之分.父母之情.蓋賢婦人也.
聞音曰.肆當作隸.郎計切.說文附箸也.賤也.枚、雖幹而上出者.可以枚數.隸、附幹而下生者.故賤如僕隸也.肆、勞也.無謂.
聞字曰.調或作輖.輖、重載也.可從.
聞物曰.魚勞則尾赤.人勞則髮白.雖見養生之經.然其說乃因此而衍.鯉魚多赬尾.豈此魚皆勞.而他

魚不然也.荆峽間人云.魚血入尾者甘.
聞跡曰.爾雅汝有濆.此爲長大防之說.可證若爾.墳、當作濆.
總聞曰.魴魚、婦人勞送君子之物.魚之美者也.當是已歸復行.故既見而又有此辭.

麟之趾三章

麟之趾.振振公子.于嗟麟兮.
公子、生公室而出爲人婦者也.古謂女爲子.
麟之定.振振公姓.于嗟麟兮.
麟之角.振振公族.于嗟麟兮.
聞音曰.角、盧谷切.
聞物曰.麟、士畜也.性厚.不踐生草.不食生物.治世多游于郊藪.當是此時見此物.故發此辭.詩人未有無見而強起興者.今人不復見麟.遂謂古人搜物取象.此以已心度古人也.
總聞曰.婦人多忮忍.蓋稟陰也.寺人之性亦同.故詩言婦寺.而能懷慈心.非聖人何以化之.

召南

鵲巢三章

維鵲有巢.維鳩居之.之子于歸.百兩御之.
營家、男子之事.守家、婦人之事.後世陰陽易位.男女亂職.相承責婦人以幹家.能、則以爲譽.不能、則以爲毀.至于求賢審官.知臣下之勤勞.有進賢之志.傳爲美談.可以太息也.
維鵲有巢.維鳩方之.之子于歸.百兩將之.
維鵲有巢.維鳩盈之.之子于歸.百兩成之.
聞音曰.居、姬御切.御、魚據切.陸氏音迓、迎也.王氏音御、侍也.侍意更多.今從王氏.
聞物曰.鵲巢外圓中深.頗緻密如小甕.鳩巢外平中淺如盤.極疏拙.鳩未聞其居鵲巢.當是詩人偶見鵲有空巢而鳩來居.後人附會.必欲以爲常然.此談詩之病也.
總聞曰.烏巢有極工者.黃頭白練.精細過于鵲巢.而詩不稱之.世傳鵲結巢.取木杪之枝.不取隨地者.多潔.一也.傳其枝而受卵.雌雄共接者乃用.不淫、二也.開戶向天.一面背太歲.有識、三也.歲多風.則去巢旁之危枝.先知、四也.巢中有橫木.虛度如梁.雄者踞之.有分、五也.以比積善之家.必有餘慶者也.向背事見淮南子.見博物志.他皆世所傳云.

采蘩三章

于以采蘩.于沼于沚.于以用之.公侯之事.
于以采蘩.于澗之中.于以用之.公侯之宮.

被之僮僮夙夜在公.被之祁祁.薄言還歸.
在公.執公事之時.故竦敬.僮僮、竦敬也.還歸、歸私室之時.故舒遲.祁祁、舒遲也.大率公事畢.則私樂繼之.此所以相濟而爲和.且能久也.與關雎末章同意.
聞音曰.事、上止切.
總聞曰.采蘋、南澗.則此是北澗也.當是北澗近.故與沼沚相連.沼沚、池上渚也.南澗遠.故與行潦相接.行潦、猛水湊集者也.亦見采蘋.

草蟲三章

喓喓草蟲.趯趯阜螽.未見君子.憂心忡忡.亦既見止.亦既覯止.我心則降.
草蟲、小蚱蜢.阜螽、大蚱蜢也.已與夫相別.不得共處.如蟲得地得時.各有喜躍之狀也.
陟彼南山.言采其蕨.未見君子.憂心惙惙.亦既見止.亦既覯止.我心則說.
陟彼北山.言采其薇.未見君子.我心傷悲.亦既見止.亦既覯止.我心則夷.
陟南山、望其夫也.陟北山、亦望其夫也.采蕨、采薇、以自飽而有所待也.鄭氏、以爲婦人適人.未見、謂在塗時.既見、謂同牢時.既覯、已昏也.覯爲昏、不若爲遇.意正而情深.未適人之婦人.不當有此念.
聞音曰.降、乎攻切.
總聞曰.古風俗簡.滋味薄.筋力勞.采蕨、采薇.非專寄興也.草木之實.飲食所資.雖婦人皆然.奚況男子.習熟以爲當然爾.

采蘋三章

于以采蘋.南澗之濱.于以采藻.于彼行潦.
于以盛之.維筐及筥.于以湘之.維錡及釜.
于以奠之.宗室牖下.誰其尸之.有齊季女.
牖下、非在堂之祭.季女、非在家之主.故采蘩、采蘋.同爲適澗.而此又于彼行潦.差爲艱也.盛夏猛漲之水曰行潦.亦曰黃潦.人多畏之.序卑者任勞.
聞音曰.潦、魯皓切.下、後五切.亦亥雅切.詩十有七.惟擊鼓、亥雅.餘皆後五.
總聞曰.祭祀之菹少用陸菜.多用水蔬.陸菜非糞壤不能腴茂.而水草則託根于水.至潔.故饋食多用陸.祭食多用水.古祭六牲.大牲、牛、馬、羊.小牲、豕、犬、雞.皆取血.故牲貴羶.六清、冬三月三酒.所謂清厚者也.夏三月三酒.所謂清薄者也.皆用清水.白麵爲麴.故酒貴清.六菹、蘋、蘩、藻、荇、芹、苔.皆取水產.故菹貴潔.其他饋食不專此法.菹字、從草從水.可見陸菜爲醢、菹、葅.爲薀、藮、鹽.

甘棠三章

蔽芾甘棠.勿翦勿伐.召伯所茇.
蔽芾甘棠.勿翦勿敗.召伯所憩.

蔽芾甘棠.勿翦勿拜.召伯所說.
聞音曰.伐、扶廢切.茇、蒲昧切.敗、蒲昧切.拜、變制切.今人稱跪猶有此音.說、始銳切.
聞字曰.說、或爲稅.止也.詩、稅意多通用說字.
聞物曰.棠梨樹梢大.葉亦大且密.可以庇日.蔽芾陰貌.不必言小棠.其實甚細.今呼甘棠梨.相承舊語也.
聞用曰.周禮、中夏教茇舍.鄭氏、茇、讀如來沛之沛.茇舍、草止之也.軍有草止之法.後世漸侈.軍行有氈帳.氈帳之屬.古者茇舍之法.不知如何.當必輕整牢密.易辦且易挈.
總聞曰.召伯內則爲保.外則分陝.不必聽訟甘棠之下.當是出行偶爾憩息.覩景懷人.後世遂指爲佳所.古今如此甚多.

行露三章

厭浥行露.豈不夙夜.謂行多露.
露、仲春始成.昏姻之時也.不相諧而有爭.故著其辭.此當是男家趣女家.而女家託故不往.以爲豈不欲早夜赴期.定約.然露不可行也.易林所謂厭浥晨夜.道多湛露.濺衣濡襦.重不可步.正用此意.此章猶婉.下章甚厲.
誰謂雀無角.何以穿我屋.誰謂女無家.何以速我獄.雖速我獄.室家不足.
誰謂鼠無牙.何以穿我墉.誰謂女無家.何以速我訟.雖速我訟.亦不女從.
此男家欲合.女家欲判也.比類以雀以鼠.加以穿屋穿墉之名.甚不欲媒之至也.自決以獄以訟.終不願曲徇.甚不欲已之行也.當是男家之辭稍堅.故女家之辭亦峻.
聞音曰.夜、羊茹切.訟、才容切.
聞句曰.首章或上下中間.或兩句三句.必有所闕.不爾、亦必闕一句.蓋文勢未能入雀鼠之辭.
總聞曰.暴男侵貞女.亂世容或有之.而召公之分壤.被美教、成雅俗.不應如此.女固可尚.男爲何人.豈文王之化獨及女.而不及男耶.

羔羊三章

羔羊之皮.素絲五紽.退食自公.委蛇委蛇.
素絲爲飾.尙樸素也.
羔羊之革.素絲五緎.委蛇委蛇.自公退食.
羔羊之縫.素絲五總.委蛇委蛇.退食自公.
聞音曰.皮、蒲禾切.蛇、唐何切.革、訖力切.總、子公切.
聞字曰.委當作䖻、水精也.蛇、蝬也.其行皆紆曲.若君子偕老.委委佗佗.則當爲委委與佗同.皆行貌.易林、長尾蝬蛇.畫地爲河.用此蝬.

總聞曰、婦人奉君子以樸素之衣、亦必責君子以樸素之行、公退、夫婦始燕見、羔羊、治之于手、不常覿之于目、非退食來歸之時、無以細推其縫數也、此言從容款曲之意也。

殷其靁三章

殷其靁、在南山之陽、何斯違斯、莫敢或遑、振振君子、歸哉歸哉。
殷其靁、在南山之側、何斯違斯、莫敢遑息、振振君子、歸哉歸哉。
殷其靁、在南山之下、何斯違斯、莫或遑處、振振君子、歸哉歸哉。

君子行役、當在南、故屬耳多在南也。

聞音曰、側、莊力切、下、後五切。

總聞曰、君子出行、當是靁收聲之後、聞靁發聲、則覺氣變候移、念君子之歸也、或何時與何日去此地、所歷已多、而不能盡省也、猶勉之以勤、而不勸之以揄、然夫婦之情終不可廢也。

摽有梅三章

摽有梅、其實七兮、求我庶士、迨其吉兮。
摽有梅、其實三兮、求我庶士、迨其今兮。
摽有梅、頃筐塈之、求我庶士、迨其謂之。

聞音曰、三、疏簪切、古三皆作參、參與叄同、省文作三。

總聞曰、古仲春會男女、仲春爲正時、季春爲末時、孟夏爲過時、然節氣猶有涉四月而屬三月者、亦爲春也、梅實初所存者十之七、次所存者十之三、至取以筐筥、則甚熟、否則委地盡也、其在春夏之交、故其辭愈進愈急也、當是婦人無依者、亟欲及時、失時則又經春也。

小星二章

嘒彼小星、三五在東、肅肅宵征、夙夜在公、實命不同。

星皆經星也、心三星在東、柳五星在東南、君子以王事行役、婦人送之、指星言入夜也。

嘒彼小星、維參與昴、肅肅宵征、抱衾與裯、實命不猶。

參昴皆在西也、抱衾與裯、言聞命卽發、不及治裝也。

聞音曰、昴、力求切、古昴皆作留。

聞訓曰、猶亦同也。

總聞曰、宵征、言夜行、在公、言公事、非賤妾進御之辭、當是婦人送君子以夜而行、事急則人勞、稱命言不若安處者、各有分也、大率昔人至無可奈何不得已者、歸之于命、孔子所謂不知命無以爲君子也。

江有汜三章

江有汜、之子歸、不我以、不我以、其後也悔。

婦人謂嫁曰歸、當是循江或航江所歸之路也。

江有渚、之子歸、不我與、不我與、其後也處。
江有沱、之子歸、不我過、不我過、其嘯也歌。

聞音曰、汜、養里切、過、古禾切。

悔、悔不以我同也、處、處無與同也、嘯、歌、所謂唶笑之怒、長歌之哀、觖望之甚也。

聞跡曰、在北多曰河、在南多曰江、不特正江河也。

總聞曰、婦人在女家、必有久相諳者、適夫家、必有願相從者、而嫁者違之、故在家之女役有觖望不悅之心、二者皆是也、違者不欲以其家昵厚者俱行、望者不意其疏情相棄也。

野有死麕三章

野有死麕、白茅包之、有女懷春、吉士誘之。

女至春而思有所歸、吉士以禮通情、而思有所耦、人道之常、或以懷春爲淫、誘爲詭、若爾、安得爲吉士、吉士所求必貞女、下所謂如玉也。

林有樸樕、野有死鹿、白茅純束、有女如玉。
舒而脫脫兮、無感我帨兮、無使尨也吠。

媒妁之來、尚欲使舒徐無喧動、貞女可知、當是在野而又貧者、無羔、鴈、幣帛以將意、取獸于野、包物以茅、護門有犬、皆鄉落氣象也。

聞音曰、包、補苟切、脫、敕外切。

總聞曰、尋詩時亦正、禮亦正、男女俱無可譏者、舊說以爲不由媒妁、誘道也、所謂道、卽媒妁也、以爲不以鴈幣、雖定禮有成式、亦當隨家豐儉、夫禮惟其稱而已、此卽禮也、文王之化、何厚薄于男女、貞女不受陵于暴男、固爲美也、暴男敢肆陵于貞女、抑何暴耶、此與序行露之詩皆所不曉。

何彼穠矣三章

何彼穠矣、唐棣之華、曷不肅雝、王姬之車。

唐棣、郁李、與桃李、其開皆中春、王姬以夏受送、當二三月出舍、四五月出竟、七八月受迎、十一二月至齊成禮、詩人所見正春盛花發、王姬去魯之齊之時也、肅、無聲而靜貌、雝、有聲而和貌、何不如此以觀王姬之車、雖尊無所忌憚、而徒悅其繁美、曷不者、亦譏者勸使國人何不如此也、是時周已衰、齊又亂、魯桓公爲昏主、又亂、此人所以有媟心也。

何彼穠矣、華如桃李、平王之孫、齊侯之子。

平王、周平王也、平王之孫、桓王之女也、杜氏以齊襄公親迎則自娶也、審爾、則齊侯之子、謂僖公之子也、見魯莊元年、夏、單伯送王姬、秋、王姬歸于齊、甚明、凡詩稱某王某侯、或稱謚、亡者稱謚、或稱國、存者稱國、不必委曲援引、專王格王之類、終爲強辭、度詩顛倒參錯、亦多如豳風、皆周公之詩、所又可曉。

其釣維何、維絲伊緡、齊侯之子、平王之孫。

齊與周爲昏。當是魯桓公文姜夫婦爲之委曲。故桓公爲之主。此所謂釣緡也。亦玩之辭。（案王氏之文語急而詞書。此謂玩之辭。當一之字。說注曰。斥之辭也。陟岵曰。嗟之辭也。皆同。）

聞音曰。華、方無切。子、奬禮切。孫、須倫切。

總聞曰。舊說以爲唐棣桃李。皆爲芍藥。洛陽芍藥之品。有緋桃、碧桃、千葉李、郁李之類。其援引甚新美。然不必如此。卽今郁李桃李。其名皆後世因花色豔而比合爲名。非古有也。當是以平王遷洛陽。而洛陽不惟牡丹爲冠。芍藥亦異于他所。故舉其最盛爲辭。又王姬當以奇花喻。不當以他花比。見甚博。意甚嘉。而詩人偶觸物遂興情。初非有所差擇也。

騶虞二章

彼茁者葭。壹發五豝。于嗟乎。騶虞。

彼茁者蓬。壹發五豵。于嗟乎。騶虞。

聞句曰。舊一章三句。今爲四句。語意尤長。

總聞曰。此爲春田者也。一行止五獸。言甚不多也。草始茁。獸未有深茈。所取如此。其心雖慈。然其禮不可闕也。供國祭祀。充君膳羞。有不得已者。每有所獲。必舉騶虞稱嘆。言安得今人如此。獸不踐生草。不食生肉者也。其心甚不欲也。

詩總聞卷二

風

聞風一

風、樂歌名也。禮、寬而靜、柔而正者。宜歌頌。廣大而靜。疏達而信者。宜歌大雅。恭儉而好禮者。宜歌小雅。正直而靜、廉而謙者。宜歌風。言風不及南。當是風也。南也。其聲同律。故舜樂先南次風。同被之于琴。其辭無爽也。季子獨稱南。不稱風。凡及風者。止稱國。至雅則稱雅。頌則稱頌。惟衞齊因辭及風。亦非指名稱風。蓋南風同類。舉南則風在中也。雅亦有風。頌亦有風。故豳詩、有豳雅、豳頌、嵩高、其風肆好、烝民、穆如清風、禮、商者五帝之遺聲也。商人識之。故謂之商。齊者三代之遺聲也。齊人識之。故謂之齊。頌風亦北言。明南風雅頌。其聲皆相通也。禮、風、賦、比、興、雅、頌、六詩。當是賦、比、興、三詩皆亡。風、雅、頌、三詩獨存。風南一也。往往南聲簡于風聲。故存者南少而風多也。

聞風二

列國立說甚多。然不必也。今詩魏在齊下。而（案此下館本原文缺。）

邶風

柏舟五章

汎彼柏舟。亦汎其流。耿耿不寐。如有隱憂。微我無酒。以敖以遊。

此當有難言者也。言隱憂、言靜思。下章不愬他人而愬同姓。蓋有不可顯言者也。

我心匪鑒。不可以茹。亦有兄弟。不可以據。薄言往愬。逢彼之怒。

鑒、當作鑑。實可茹。與下匪石匪席、同意。

我心匪石。不可轉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威儀棣棣。不可選也。

言我趨美如此。屈氏、紛吾既有此內美兮。又重以之脩能。（案此引離騷經。之以字誤倒。）在位皆同類。威儀如此。不可擇而告之也。

憂心悄悄。慍于羣小。覯閔既多。受侮不少。靜言思之。寤辟有摽。

辟、開也。摽、拊也。開其禁而拊其心也。今人憤悶者猶然。

日居月諸。胡迭而微。心之憂矣。如匪澣衣。靜言思之。不能奮飛。

日月愈久愈微。所謂但見有不如也。

聞音曰。轉、陟兗切。卷、眷勉切。

聞訓曰。左氏、僖選杜氏、數也。言多威儀、不可勝數也。

總聞曰。不遇非所當憂。蓋憂時也。古列國通疆。皆可之。然有所不忍。與何必懷此都、異意。此人蓋愛君親上者也。

綠衣四章

綠兮衣兮。綠衣黃裏。心之憂矣。曷維其已。

綠兮衣兮。綠衣黃裳。心之憂矣。曷維其亡。

綠兮絲兮。女所治兮。我思古人。俾無訧兮。

絺兮綌兮。淒其以風。我思古人。實獲我心。

言衣服漸闕。恩愛弛也。一章、綠衣黃裏。二章、綠衣黃裳。已非備禮之正服。三章、但有綠絲、而不能成衣裳也。四章以夏服禦秋冬之風。并與綠絲亦無。可見恩愛盡替也。其初已度他時之有增。故末云實獲我心。言與所期相應也。

聞音曰。治、澄之切。訧、于其切。風、字惜切。（案字惜二字誤。據他籍皆作孚愔切。）許氏、風以凡得聲。古凡、汾林切。自昔用風。皆與汾林之屬相叶。

總聞曰。其爲婦人哀怨之辭無疑。但其人未可知。舊說以爲莊姜。雖不敢不信。然詩詩未有所見。此婦人必有識慮。知古今。多稱古人者。言古有此。今當之也。班氏、綠衣兮白華。自古兮有之。

燕燕四章

燕燕于飛。差池其羽。之子于歸。遠送于野。瞻望弗及。泣涕如雨。

二月中爲乙鳥至.當是國君送女弟適他國.在此時也.

燕燕于飛.頡之頏之.之子于歸.遠于將之.瞻望弗及.佇立以泣.

燕燕于飛.下上其音.之子于歸.遠送于南.瞻望弗及.實勞我心.

仲氏任只.其心塞淵.終溫且惠.淑愼其身.先君之思.以勗寡人.

仲氏、次女也.任氏也.其女所嫁之家也.先君鍾情此女.以屬于我.故以美言譽之.以善言勸之.思其父則愛其男女之兄弟.且于女兄弟尤深.今人多然.又況既孤.乃始出適.益傷其父之不見.而念其妹之愈切也.

聞音曰.野、上與切.南、尼心切.淵、一均切.

聞跡曰.任、當是薛國.

總聞曰.君夫人出遠郊送歸妾.既違妻妾尊卑之禮.又違婦人迎送之禮.莊姜、識禮者也.鄭氏以歸妾爲戴媯.歸宗也.戴媯既生桓公.烏有絕其母子之理.莊姜、亦識義者也.以桓公爲己子.而絕戴媯使不母桓公.人情斷矣.又烏有瞻望泣涕.不可勝忍之情.且有大可疑者.使桓公幼穉.戴媯隔離.容或有之.既稱先君.則莊公已沒.桓公已立.尤非人情也.尋詩差池.若有一前一後之意.頡頏上下.若有一低一昂之意.當是女子往適人.君子來迎婦.故卽燕取興.兼其末皆非婦人稱謂之辭.

日月四章

日居月諸.照臨下土.乃如之人兮.逝不古處.胡能有定.寧不我顧.

之人、是人也.當是在位者爲人所間.君忘故情.己失故處.望是人甚深.不斥言之爲君.故婉也.此近厚之人也.

日居月諸.下土是冒.乃如之人兮.逝不相好.胡能有定.寧不我報.

日居月諸.出自東方.乃如之人兮.德音無良.胡能有定.俾也可忘.

毛氏曰.日始月盛.皆在東.詩人言月多東.指其盛也.

日居月諸.東方自出.父兮母兮.畜我不卒.胡能有定.報我不述.

晉不如其死也.詩凡無所愬者、多歸天.次歸日月.次歸父母.不能堪者多歸死.今人猶有此態.此効刀爲圖而有所間也.度其勢未已.故皆曰胡能有定也.

聞音曰.顧、果五切.

聞訓曰.居、諸、皆辭也.禮檀弓曰.可居.鄭氏音姬.齊魯之間.語助也.

總聞曰.莊姜既曰賢婦.當曉名義.又識禮分.在莊公則爲無良.在莊姜則爲不可忘.乃有深銜切憤之意.似非賢者所存也.碩人之詩.其愛君之情如此.必無過當之辭也.

終風四章

終風且暴.顧我則笑.謔浪笑傲.中心是悼.

終風、末風也.風至末則衰.猶能爲暴.況當盛時.可謂大異也.天災如此.當儆懼而反傲侮.是可憂也.

終風且霾.惠然肯來.莫往莫來.悠悠我思.

當是謔浪笑傲者來過君子.君子不欲親之.我不往彼.彼亦勿來此也.疏之之辭也.

終風且曀.不日有曀.寤言不寐.願言則嚏.

嚏、噴鼻也.俗言爲人暗及則鼻發聲.此當是謔浪笑傲之人.不平君子之不與己同.故切齒也.

曀曀其陰.虺虺其靁.寤言不寐.願言則懷.

氣象、猶冬雷也.故君子深憂至于不寐也.

聞音曰.霾、陵之切.來、陵之切.思、新齋切.懷、胡隈切.三章皆用引韻.獨此不用.舊說以爲疑.詩無定體.以叶爲先.苟叶雖少參差無害.

總聞曰.敬天者、有災則罪己.慢天者、有災則罪人.此遭異變而反瀆侮者.必以某人某人致此.在位相過及之類不相知.有識者獨憂也.

擊鼓五章

擊鼓其鏜.踊躍用兵.土國城漕.我獨南行.

衛伐鄭之役.在魯隱四年.是役宋、陳、蔡、皆從.夏秋再舉.初踊躍.後乃憂嗟.不堪連役也.左氏、苦哉邊地.人一歲三從軍.衛在河北.鄭在河南.城漕.不離國也.伐鄭則越境差遠.故有嘆羨其徒之辭.

從孫子仲.平陳與宋.不我以歸.憂心有忡.

不我以歸者.夏還而冬再舉.當是征夫不得還家也.

爰居爰處.爰喪其馬.于以求之.于林之下.

居、死者也.死歸塚壙.謂之居處.傷者也.傷留在處.謂之處.喪馬有刑.不敢歸.則逃者也.

死生契闊.與子成說.執子之手.與子偕老.

生則契.死則闊.同歸偕老.願之辭也.

于嗟闊兮.不我活兮.于嗟洵兮.不我信兮.

不能契而竟當闊也.故此不言契而獨言闊.不知在遠者信我爲死邪.不信我爲死邪.想不信我死.幸其生也.

聞音曰.兵、哺茫切.行、戶郎切.冲、敕衆切.老、魯吼切.信、斯人切.馬、下相叶.今從現音.馬、莫下切.下、亥雅切.

易林東行西處.喪其犬馬.南求驊騮.失駒林下.亦自與處相叶.今處既不甚切.不必叶可也.

總聞曰.再舉皆勝.而人情如此.蓋知州吁之必不免.故人慮幷及禍而有憂心也.衆仲曰.州吁阻兵而安忍.阻兵無衆.安忍無親.衆叛親離.難以濟矣.又曰.州吁弑其君.而虐用其民.欲以亂成.必不免矣.衆仲之語.卽衞人之情也.

凱風四章

25 A

凱風自南.吹彼棘心.棘心夭夭.母氏劬勞.
孤子事寡母者也.當是賤者之家.母采棘心以爲食.棘心、棘芽也.其子不欲其母親此.故傷其勤勞.其意蓋在乎保衰佚老也.
凱風自南.吹彼棘薪.母氏聖善.我無令人.
采棘心、猶之可也.采棘薪、則勤勞過甚也.其子以爲婦當代姑,不欲其母太勞也.有子至七人.其年已老.不當采薪.故其子傷其母.而罪其室家也.
爰有寒泉.在浚之下.有子七人.母氏勞苦.
睍睆黃鳥.載好其音.有子七人.莫慰母心.
感寒泉,其母勞而口渴也.感黃鳥、其母勞而聲急也.此所以責妻又責己也.
聞音曰.南、尼心切.下、後五切.
聞跡曰.寒泉、經河內雄城.與清水合.
總聞曰.令人.賢婦也.七婦未必皆不賢.而其子憐其母.故責其婦也.孟子曰.凱風、親之過小者也.小弁、親之過大者也.親之過大而不怨.是愈疏也.親之過小而怨.是不可磯也.凱風之過,不能從其子之善意.必寡識者也.小弁之過.不能救其子之顚危.必寡情者也.此孟子所謂大小之別也.趙氏以爲凱風言以慰母心.母心不悅.親之過小也.小弁言行有死人.尙或墐之.而曾不憫己.親之過大也.此頗得孟子之意.小弁之序.以爲作于太子之傅.而趙氏以爲作于伯奇.是時已不用序、故并載于此.

雄雉四章

雄雉于飛.泄泄其羽.我之懷矣.自詒伊阻.
季冬節、爲雉始雊.今飛鳴如此.當是春深.婦人感春暮而動心.所謂有女懷春者也.食其祿而不去.有此隔絕.則是自詒也.
雄雉于飛.下上其音.展矣君子.實勞我心.
瞻彼日月.悠悠我思.道之云遠.曷云能來.
瞻彼日月.謂日沒月出.月沒日出.日月漸長.而君子何時能來也.
百爾君子.不知德行.不忮不求.何用不臧.
忮心、求心、最害心源之本也.所以子路終身誦之.而孔子以爲何足以臧.言忮求皆生于心、不治.苟能治心.安有此病也.
聞音曰.思、新齋切.來、陵之切.行、戶郎切.
總聞曰.此蓋婦人發辭.以雄雉比其夫.以雌雉比己也.末章百爾君子.如州長掌師田行役之事.縣師掌軍旅田役之事者也.苟無害于人.無邀于人.何所用而不爲善.此必有求于役者而不遂.故獨使遠役.其妻所以有怨辭.雖怨猶有相勸爲善之意.此婦人亦近厚也.

匏有苦葉三章

匏有苦葉.濟有深涉.深則厲.淺則揭.有瀰濟盈.有鷕雉鳴.濟盈不濡軌、雉鳴求其牡.
雝雝鳴鴈.旭日始旦.士如歸妻.迨冰未泮.
自暮春通媒.至暮冬合昏.正月節爲解凍.冰未泮.則猶冬.言非時.
招招舟子.人涉卬否.人涉卬否.卬須我友.
男女之家.當隔濟而居.故通媒及成昏.皆以度水爲辭.須友、女辭也.猶有所待者知時太早欲少緩以須仲春.不肯先期也.女必甚賢.而父母急欲遣之.非女意也.
聞音曰.揭、苦例切.軌、舉有切.否、補美切.友、羽軌切.卬讀作我.今人猶有此音下又我彙稱
聞跡曰.濟、濟水也.濟不可涉.或是濟之支流.故亦稱濟.
總聞曰.爾雅.繇膝以下爲揭.繇膝以上爲涉.繇帶以上爲厲.此書雖云興于中古.隆于漢氏.細推止是漢儒相發明.以實訓注.然亦非一人所爲.所以多迂.如揭爲揭衣.膝以下安用揭衣.衣上裳下、與衣恐礙.故釋者以爲褰裳.如以衣涉水爲厲.繇帶以上水.及衣.非止膝以上.乃反爲涉.與厲恐礙.故釋者以衣爲褌.館本案・褌原本作禪・致孔疏・衣沸濡褌也・此云・釋者・正指孔應從褌・今改正・張揖上廣雅表曰・昔在周公六年・制禮以導天下著爾雅一篇以釋其義・魯山以張說爲不可信也・此類甚多.至以爲出于周.尤所不解.案周下疑有公字・

谷風十二章

習習谷風.以陰以雨.黽勉同心.不宜有怒.
婦人、承夫命出有所營.當是夫厭薄婦.以此爲端.而稍遠之.且稍苦之.登塗而値風雨觸境興懷.然其辭皆理正情長.度其曲在夫也.
采葑采菲.無以下體.德音莫違.及爾同死.
行道遲遲.中心有違.不遠伊邇.薄送我畿.
誰謂荼苦.其甘如薺.宴爾新昏.如兄如弟.
涇以渭濁.湜湜其沚.宴爾新昏.不我屑以.
當是其夫以他事加其妻.故其妻愈忿.言我持正無慊.臨行當見涇渭之流.故興辭也.
毋逝我梁.毋發我笱.我躬不閱.遑恤我後.
臨行祝後事之辭.當是其家近水.此言梁笱.下言方舟泳游.恐是臨涇渭支流.上云涇渭也.
就其深矣.方之舟之.就其淺矣.泳之游之.
何有何無.黽勉求之.凡民有喪.匍匐救之.
不我能慉.反以我爲讎.既阻我德.賈用不售.
阻我所德.以物易食于人.而人又不售.訴窮之辭.
昔育恐育鞫.及爾顚覆.既生既育.比予于毒.

昔育子之時．恐所育者窮．并爾皆不相保．今所生旣可育．反覩我如毒．言家理稍進．子息已全．不堪其見斥也．

我有旨蓄．亦以御冬．宴爾新昏．以我御窮．

乾蓄、非喜咲也．特無可奈何．地力稍蘇．蔬本稍長．則不用矣．今西北多然．言夫窮相親．富相疏．

有洸有潰．旣詒我肄．不念昔者．伊余來塈．

不以美言咲之．又以武怒加之．付以勞苦之事．不念我始來相歸之時．少使我安息也．當是其夫與所昵安享．而其妻經營勞苦．故甚不堪也．

聞音曰．救、居尤切．售、時周切．

聞章曰．舊六章．今爲十二章．

聞物曰．葑、蔓菁也．菲、蔓菁類也．毛氏、芴也．爾雅、葸也．說文、芴也．今葸、芴、二名不傳．郭氏以爲紫葉赤色．是蔓菁也．根亦可食．故曰無以下體也．

聞用曰．筍、魚笋籃也．

總聞曰．此非絕也．特以勞役之事苦之．新昏近有所昵．非納采問名而禮昏者也．徒見兩及新昏．男女之合以夜．晝居于內．問疾可也．故以納婦爲昏．其他交際皆可稱昏．丁氏、昏、冥也．從女．許氏、婦家也．詩多爲昏大率論古．當以人情推之．旣絕不可以相見．而尙薄送何也．旣絕遂爲他人．而尙視以毋逝毋發何也．末云．伊予來塈．望來而求安也．絕則豈復來乎．泥新昏兩字．失一篇大意．所謂君子不亮．烏乎執．先亮而後執則善．不亮而徒執．故聞者不可以語也．

式微二章

式微式微．胡不歸．微止君之故．胡爲乎中露．

式微、發辭也．微、如旄丘．所謂瑣尾者也．當是黎侯行李薄．旅況悴．故再言式微．甚可憐也．尋詩稱君．所謂黎侯出寓可從．

式微式微．胡不歸．微止君之躬．胡爲乎泥中．

下語又單稱微．其意尤可悲也．露人所不欲犯．而胡爲犯之．指在旁故舊也．泥人亦不欲犯．而胡爲犯之．指君自己也．當是此役相隨者．有故無親．故旄丘責其親也．

總聞曰．中露泥中．言行役冒犯之苦．語法如此．未必是地名也．鄭氏所謂衞公以二邑處黎侯．或說衞公者、宣公也．宣公父子夫婦．其亂不可勝言．何暇及人．能以二邑處黎侯．蓋亦過厚．而黎之臣子責以不修方伯連率之職．似非人情．故旄丘之叔伯．若以人情推之．當爲黎之親族．而非衞之臣子也．

旄丘四章

旄丘之葛兮．何誕之節兮．叔兮伯兮．何多日也．

旄丘．丘之多草木者也．星名旄頭．言光芒多．冠亦名旄頭．言羽毛多．葛、野葛也．深春乃見．此詩當是此

時．言行役久歷時不知以何時而出．蓋春末歸．其親族皆不恤．責其無情也．

何其處也．必有與也．何其久也．必有以也．

狐裘蒙戎．匪車不東．叔兮伯兮．靡所與同．

其衣旣不整．無車又不能東．行役如此之闕．而親族不與同憂．又責其無情也．

瑣兮尾兮．流離之子．叔兮伯兮．褎如充耳．

瑣細．尾亦細．言在末者微也．流離被服如此．而親族如不聞也．甚責其無情也．

聞音曰．節、子悉切．久、舉理切．子、奬禮切．

聞事曰．古隴頭歌．隴頭流水．流離山下．吾念一身．飄然在野．與流離同意．鄭氏言鳥名．恐非．

總聞曰．當是卑者責尊者也．宗族有故．尊者當任之．而以叔伯爲衞臣．聖人必不以此無理之事存之．何以勵爲親戚且爲臣子者也．

簡兮四章

簡兮簡兮．方將萬舞．日之方中．在前上處．

簡、擇也．所以下云日中．所擇之時也．

碩人俁俁．公庭萬舞．有力如虎．執轡如組．

伶官其貌．與力、與伎、皆武士．以武士爲伶人．武備之弛．蓋可見也．

左手執籥．右手秉翟．赫如渥赭．公言錫爵

伶官執事之際．乃飫以酒．見之于容．下不恭肅．則上之淫湎．亦可見也．

山有榛．隰有苓．云誰之思．西方美人．彼美人兮．西方之人兮．

詩人、有所指也．其人當在西之山野．故云山榛隰苓．言斯人在位．濁亂必不至此．必秉正不詭隨者也

聞音曰．翟、直角切．

聞用曰．萬、舞也．篆文、象形．龍生、鼎、齊侯鐘、尤明．

總聞曰．公庭非祭所．蓋燕樂也．賢者必不肯入此流執此事．蓋自碩人生此意．碩、俁、皆大也．與下如虎相應．此亦非賢者之容．其所謂賢者．在西方者是也．

泉水四章

毖彼泉水．亦流于淇．有懷于衞．靡日不思．孌彼諸姬．聊與之謀．

此當是衞女適他國．而他國女復適衞．交相爲昏姻送別之辭．故下傳意歷問其親也．其地必相近．皆與淇相接者也．

出宿于泲．飲餞于禰．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問我諸姑．遂及伯姊．

出宿于干．飲餞于言．載脂載舝．還車言邁．遄臻于衞．不瑕有害．

亦欲亟至衞．雖無瑕、然有害．言夫必以爲罪也．故不敢言歸．

我思肥泉.茲之永歎.思須與漕.我心悠悠.駕言出遊.以寫我憂.

聞音曰.思、泲齎切.謀、謨柸切.泲、奬禮切.弟、待禮切.干、居焉切.牽、下介切.害、暇憩切.歎、他涓切.漕、祖侯切.丁氏、水運也.舊說疑未盡.因水運得名何害.古曹徂侯切.漕以曹得聲.亦不礙運義.

聞跡曰.美溝遥朝歌.注、淇水爲肥泉.漕水注河遥鞏縣.泲水合渠.水歷中牟.干、言恐皆是地名.衞縣有竿城.恐是干.甘陵有信鄉.故縣.恐是言字.禰、須.亦皆地名.

總聞曰.不見父母終之意.但言女子有行.與父母兄弟相遠.此常事亦常情也.

北門三章

出自北門.憂心殷殷.終窶且貧.莫知是艱.已焉哉.天實爲之.謂之何哉.

北門所從去國之道.

王事適我.政事一埤益我.我入自外.室人交徧讁我.已焉哉.天實爲之.謂之何哉.

王事敦我.政事一埤遺我.我入自外.室人交偏摧我.已焉哉.天實爲之.謂之何哉.

當是出而幹職事.歸而遭阻閒.故有怨辭.

聞音曰.艱、居銀切.哉、將黎切.讁、竹棘切.敦、都回切.遺、夷佳切.

總聞曰.各隨所方之門.爲所適之道.不必言背明向陰.偶爾向北.若東門之墠.東門之枌.皆向明之方.而其詩反皆晦昧淫濁之事.恐難以方論也.

北風三章

北風其涼.雨雪其雱.惠而好我.攜手同行.其虛其邪.既亟只且.

北風其喈.雨雪其霏.惠而好我.攜手同歸.其虛其邪.既亟只且.

此當是離本邦適他國.又不安而歸也.

莫赤匪狐.莫黑匪烏.惠而好我.攜手同車.其虛其邪.既亟只且.

狐烏、皆野所見.言狐赤烏黑.皆不以寒而改.行役顏色改變.傷之辭也.

聞音曰.行、戶郎切.邪、祥余切.且、子餘切.喈、居奚切.車、斤於切.

聞訓曰.涼風、色薄也.喈風、聲緩也.大率風作雪者也.雪成則風稍止.雨作去聲.

總聞曰.常情重遷.虛、歎辭.非不欲徐而不可不急.只且皆歎聲.屢歎者.深不欲去之意也.

靜女三章

靜女其姝.俟我于城隅.愛而不見.搔首踟躕.

當是其夫出外爲役.婦人思而候之.此是其夫辭.

靜女其孌.貽我彤管.彤管有煒.悅懌女美.

自牧歸荑.洵美且異.匪女之爲美.美人之貽.

彤管、樂器之加飾者也.以遺其夫.荑、草之美者也.以遺其婦.交相爲悅也.

聞音曰.異、登之切.叶荑、異氏、貽.作以志切.旁紐皆可叶.然作平聲讀.意多.

聞字曰.愛而不見.方言注以愛爲薆.正引此詩.言掩翳也.亦有理.然不必如此.愛而不見之意亦深.

聞事曰.或以爲尋隱稱合此.安得爲靜女.

總聞曰.牧見左氏隱五年.鄭侵衞牧.杜氏、衞邑.當是此地.夫自牧而歸.女隅城而候.當是官役稍苛.牧夫遲歸.婦人思君子之深.出門亦非獲已.然猶不敢遠至城之外.而潛處城之隈.足見其靜也.

新臺三章

新臺有泚.河水瀰瀰.燕婉之求.籧篨不鮮.

新臺、當是地名.新臺有泚、清也.有洒、淨也.河水瀰瀰、盛也.浼浼、濁也.新臺之地、必有水而清.非河之比也.尋詩、當是此地之人.娶妻不如始言.故下有不悅之辭.本求燕婉.乃得惡疾者.爲可恨也.

新臺有洒.河水浼浼.燕婉之求.籧篨不殄.

魚網之設.鴻則離之.燕婉之求.得此戚施.

夫不悅其妻.則以惡疾誣之.此夫必淫泆.婦必高潔.河水濁而臺清.魚網下而鴻高.婦不同夫.故夫不悅.婦.籧篨、今龜胸也.戚施、今駝背也.二疾雖亦有彙之者.然未必至此.恐是謚辭.

聞音曰.鮮、想止切.洒、先典切.浼、美辨切.殄、他典切.

聞字曰.鄭氏.殄作腆.不必胡不早殄也.惡辭也.

聞跡曰.衞坫臺.女臺.三女臺.皆在河側.所至地名.不論虛實眞僞.多相承爲稱.

總聞曰.聖人存詩.所以訓世也.聖人曰.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羣.可以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審爾.則此等之詩.誠不可于君臣父子之間言之.聖人所以爲世訓者.乃如此.往或進講及此.拱手不啓口.既而以其實對云.有不可言于君父之前者.自此凡此類悉不講.遂以爲常.恐非聖人本意.而相承爲誠然.故輕儇者.則資玩狎之談.而恭愿者.則持緘默之誡.春秋傳所載宣公之事雖有.而恐非此詩.識者更詳.

二子乘舟二章

二子乘舟.汎汎其景.願言思子.中心養養.

二當作之.女乘舟渡河而歸.人其徒餞送者也.舊說以爲伋壽爭相爲死之事.尋詩乘舟汎水有相思不忍別之意.伋壽之變.死者一君二長子二公子.大亂者二世.交爭者三國.而廢立者二天王.豈所謂不瑕有害者.然伋壽之死.亦非人情.似好奇者所爲.辭伋壽之變.縱如左氏所言.亦曖昧倉卒.而非如此從容者也.願言思子.送者之懷也.

二子乘舟.汎汎其逝.願言思子.不瑕有害.

聞音曰.景、舉兩切.害、暇憩切.

總聞曰.大率與時同辭.必當時常談.如不瑕有害.是也.送人適人而動懷.雖無他疵.然不無所傷.蓋人

情以爲勸念而慕之也。當是未適人之女。畏物之議如此。蓋賢女也。

詩總聞卷三

鄘風

柏舟二章

汎彼柏舟。在彼中河。髧彼兩髦。實維我儀。之死矢靡他。母也天只。不諒人只。

柏舟、在中河。欲濟河也。當是送女歸人之舟。母欲女歸人。而女願事母。不欲去家。其母不以爲然。故極道其眞心。以死自誓。以天爲辭。母猶天也。何不諒人。而以人爲欺天。烏有是理也。兩髦、未合髻也。此我終身之象也。誠非常情。其母未信者。以常情度其女也。所以愬之于天也。

汎彼柏舟。在彼河側。髧彼兩髦。實維我特。之死矢靡慝。母也天只。不諒人只。

聞音曰。儀、牛何切。孔氏、古韻、不、甚要切。引此詩汎彼柏舟。在彼中河。髧彼兩髦。實維我儀。是未考易鼎耳革失其義也。覆公餗信如何也。鄭氏、儀作義。二字、古皆音俄。他、湯何切。天、鐵因切。側、莊力切。天、今他年切。詩二十三用。無叶他年。白虎通論。天、身也。天、鎮也。禮、統天神也。陳也、珍也。宋隋志晉尚書儀曹郎禮統七錄六卷・唐志賀述禮統十二卷・雲山所見本・未知爲隋爲唐・今二書俱佚・漢儒之學。多以聲取義。此五義皆與鐵因相近。與他年無干也。

總聞曰。世固有賦女身而無婦心者。此所謂維我特。不與類同也。此等必入山林。謝世故。凡古今所立之常制。皆不可以拘也。女終身不嫁。如男終身不娶。此其立志不凡也。

牆有茨三章

牆有茨。不可埽也。中冓之言。不可道也。所可道也。言之醜也。

茨、蒺藜也。可以杜隔踰越。此必有內外交亂而雜言者。所以勿埽、勿襄、勿束。言交亂之人。其意欲除。除之、正中其計也。

牆有茨。不可襄也。中冓之言。不可詳也。所可詳也。言之長也。

牆有茨。不可束也。中冓之言。不可讀也。所可讀也。言之辱也。

聞音曰。埽、蘇后切。道、徒厚切。

總聞曰。冓、數名。十秭爲冓。蓋其事不可勝數。故難盡言也。左氏昭伯之事。尋詩皆無見。但惠公殺卑而年少。宣姜母行。昭伯兄行。雖宣淫誰敢阻者。似不必以牆爲道也。

君子偕老三章

君子偕老。副笄六珈。委委佗佗。如山如河。象服是宜。子之不淑。云如之何。

玼兮玼兮。玼・當作如玼・其之翟也。鬒髮如雲。不屑髢也。玉之瑱也。象之揥也。揚且之晳也。胡然而天也。胡然而帝也。

瑳兮瑳兮。其之展也。蒙彼縐絺。是紲袢也。子之淸揚。揚且之顏也。展如之人兮。邦之媛也。

聞音曰。珈、居何切。佗、待何切。宜、牛何切。翟、其禮切。髢、徒帝切。揥、敕帝切。晳、征例切。展、諸延切。袢、汾乾切。顏、魚堅切。媛、于權切。

聞字曰。展、展衣也。亦言展如之人。言展衣乃似此人也。下語如蓮花似六郎。

總聞曰。此詩雖句讀不倫。頗似有缺。或誤。大率一章先言服。亦言德不能象服。二章、三章、先言服。亦言容能象服。初言不淑。太峻也。亦言胡然何爲如天如地。言其尊奚由如此。頗婉也。亦言不如不以己能象服爲美。乃以服能象己爲美。過婉也。詩人措辭多如此。所以爲忠厚也。

桑中三章

爰采唐矣。沬之鄉矣。云誰之思。美孟姜矣。期我乎桑中。要我乎上宮。送我乎淇之上矣。

桑中、在五句。而以爲首題。以所期之地爲主。桑中在常山。沬、在朝歌。上宮未見。或是宮室之名。

爰采麥矣。沬之北矣。云誰之思。美孟弋矣。期我乎桑中。要我乎上宮。送我乎淇之上矣。

爰采葑矣。沬之東矣。云誰之思。美孟庸矣。期我乎桑中。要我乎上宮。送我乎淇之上矣。

聞音曰。中、諸良切。易林、采唐沬鄉。要我桑中。正用此詩。宋氏古詩不以字害句。故音韻淸簡。隨時改易。幷在東薪入張韻。音直取順意而已。若爾何所不可。不致顏氏中有章音。又關中呼舅爲鍾。鍾者、章之轉也。糾繆、漢注皆云釋名。兄公曰兄章。舅公曰舅章。中張固自相叶。何謂順意也。宮、居王切。上、辰羊切。麥、訖力切。

聞人曰。申叔跪謂巫臣曰。夫子有三軍之懼。而又有桑中之喜。宜將竊妻以逃也。謂適鄭欲納夏姬而

適他國故盡室去楚也舊說因而有相竊妻妾之辭竊妻蓋巫臣盡室以行必不令楚知故曰竊也今詩縱是淫奔非妻卽妾非妾卽妻亦無妻妾相竊之理蓋巫臣之行有其妻則夏姬當爲妾也作序似在左氏之後其說皆附合左氏爲之而不省其不倫也

總聞曰姜氏弋氏庸氏皆當時著姓當是國君微行以采茹爲辭約諸女之中意者期諸某所要之某所雖爲勢力所逼而親黨爲榮故從者無他辭

鶉之奔奔二章

鶉之奔奔鵲之彊彊人之無良我以爲兄

鵲之彊彊鶉之奔奔人之無良我以爲君

聞音曰彊居良切兄虛王切

兄長也君主也無良而我以長以主事之不堪之辭

總聞曰此是女御之憤辭恐是桑中所納者申叔跪所謂巫臣有三軍之懼而又有桑中之喜謂與夏姬合謀也斯人主內政宜人情之不服也

定之方中三章

定之方中作于楚宮揆之以日作于楚室樹之榛栗椅桐梓漆爰伐琴瑟

定營室也方中爲小雪候正農隙之時古人舉事常儲後利不責近效此六木雖良而難長蘇氏所謂栽種成陰十年後倉皇求買萬金無六木不獨中琴瑟但以琴瑟爲先

升彼虛矣以望楚矣望楚與堂景山與京降觀于桑卜云其吉終焉允臧

徙居在楚丘故皆以楚爲辭

靈雨既零命彼倌人星言夙駕說于桑田匪直也人秉心塞淵騋牝三千

植桑責土潤地蘇上卜者卜雨也此靈雨者應允臧也所以適田觀植桑也舊說秉心塞淵然後騋牝三千又引思無邪然後能斯馬斯徂尋詩文勢自可見言衛文匪直如此之人也秉心如此治國如此人初以衛文覆亡之餘不無相輕之心至是始知非凡也他說引禮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理則甚深而無預于此詩也

聞音曰虛丘呂切京居良切田地因切淵一均切千倉新切

聞跡曰堂京桑虛景山皆地名桑堂在常山景山在澶淵州京在河南虛杜氏在宋未詳其都楚丘在澶州衛南縣

聞物曰其木凡七種于桑爲詳蓋切于諸木

聞事曰左氏元年革車三十乘季年乃三百乘杜氏季年在僖二十五年以文公滅邢之歲爲十倍之時不必如此元年孟次年仲又次年季

總聞曰魯閔二年十二月衛亡戴公立廬曹一年而亡僖元年冬文公立二年春城楚丘冬遷楚丘正營室方中之時經畫營建雖迫遽如此然觀星揆日攷卜亦不鹵莽滅裂有才有志者自不同也

蝃蝀三章

蝃蝀在東莫之敢指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

蝃蝀今馬影多在東爲西日所射乃成當是送女之時所見今人猶言不可指指則手生瘇也

朝隮于西崇朝其雨女子有行遠兄弟父母

朝寅卯間也崇升崇朝巳午間也雨降從旦至食時爲崇朝晚晴則虹見正五六月時雨暘不必拘此偶此日所見也

乃如之人也懷昏姻也大無信也不知命也

此人思昏太急而不知春之已過時之不可違男家無信失約故踰期女家不知命雖踰期必欲成禮可見古制已亡也

聞音曰弟待禮切母滿補切

總聞曰男女之判合皆係命以命責之理之正也舊說不得尊者之命或又舉詩凡七及命皆謂尊者所使不必如此大率詩發于衆情出于衆辭難拘以定律也

相鼠三章

相鼠有皮人而無儀人而無儀不死何爲

鼠穴蟲之總名也一種見人則交其前足而拱謂之禮鼠亦謂之拱鼠相或爲拱字變韓氏所謂禮鼠拱而立者也

相鼠有齒人而無止人而無止不死何俟

相鼠有體人而無禮人而無禮胡不遄死

聞音曰爲于嬀切開元凡經文皆作譌說文譌以爲得聲今皆得省文孔氏以譌作訛而楚辭爲叶波羅則音訛亦是兩讀皆可若此俄當牛何切

總聞曰當是在上而遇下無狀故有不樂生之心非詛其人速死也惡之欲其死聖人以惑處之豈肯存以爲訓也

干旄三章

孑孑干旄在浚之郊素絲紕之良馬四之彼姝者子何以畀之

當是國君出野親迎其禮如此受迎者他時將何贊助以爲報也

孑孑干旟在浚之都素絲組之良馬五之彼姝者子何以予之

孑孑干旌在浚之城素絲祝之良馬六之彼姝者子何以告之

聞音曰紕符至切予弋渚切告姑沃切

聞跡曰、淡當是淡儀。衛文初徙在楚丘。或親迎至淡儀未可知。其後魏幷衛。始自安邑徙淡儀。當是在衛已爲重地。

總聞曰氣象似是文公也。文公大布之衣。大帛之冠。史稱身自勞與下同苦。不應事此。人情既翕。物態自更。國力事體。如騋牝三千。尙可集。其他餘事也。

載馳五章

載馳載驅。歸唁衛侯。驅馬悠悠。言至于漕。大夫跋涉。我心則憂。

既不我嘉。不能旋反。視爾不臧。我思不遠。既不我嘉。不能旋濟。視爾不臧。我思不閟。

此當是既行至漕。爲人所阻。不能進。復濟漕而返也。不能旋濟。不能旋返。言猶徘徊未卽歸也。視爾不臧。言許人之意不善也。我思不遠。言我所懷不能及遠。至近而止也。我思不閟。言我所懷不能施庇。言親戚暴露也。

陟彼阿丘。言采其蝱。女子善懷。亦各有行。許人尤之。衆穉且狂。

蝱有數種。有木蝱。有飛蝱。木蝱、治目痛。背傷淚出。飛蝱治胸腹。咽喉。結塞。皆憂苦之疾。采此欲療之也。穉也、狂也。許人尤之辭也。以夫人爲穉不練事。狂不識事。言狄勢如此。衛勢如此。豈可歸也。

我行其野。芃芃其麥。控于大邦。誰因誰極。

此行當是暮春。去衛亡數月。控于大邦。當是已知宋齊相救助。但不知何所由何所至。欲審其本末終始。稍寬心也。

大夫君子。無我有尤。百爾所思。不知（當作知）我所之。

前後稱大夫。皆從行者也。未達而旋歸。爾思、思在許懷安也。我所之在衛、懷義也。所以咎許人之尤者也。

聞音曰。驅、袪尤切。漕、徂侯切。反、孚𤔡切。蝱、謨郎切。行、戶郎切。麥、訖力切。尤、于其切。易凡四。一叶疑。一叶之。兩叶災。災、將黎切。亦同叶此。此下無叶。袪、尤之闕。

聞物曰。蝱不必作莔。去𦭘。既遠。苟就文可通。何必更易。必不得已。當委曲周遮。今從蝱。不用徐氏之說。

毛氏不改字。直以爲貝母。若不作莔。烏得爲貝母也。

總聞曰。齊所以救衛。所以立文公。以齊子之故也。宋所以救衛。所以立戴公。亦以齊子之故也。案此齊子當作宋夫人。下文益明。許夫人、既與齊子戴公、文公、宋夫人、皆爲宣姜所出。嫁宋者如此。嫁許者獨不能如此。所以懷憂懷也。許夫人之意。自度力不能以如宋。必恥于不及宋。女兄弟必有相爭相嫉之釁。則宋許不睦之由。玆以起此。許人所以尤其歸唁。而勸其旋反也。爲詐謀者。必慮事深畏患切之人。細推可見也。

衛風

淇奧三章

瞻彼淇奧。綠竹猗猗。有匪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瑟兮僩兮。赫兮咺兮。有匪君子。終不可諼兮。

淇竹、北方多稱之。漢武帝斬淇園之竹。塞決河。寇恂伐竹淇川。治矢百餘萬。毛氏以奧爲隈。張氏以奧爲水。所謂流入于淇者。酈氏、卽泉源之水是也。子貢曰。貧而無諂。富而無驕何如。孔子曰。可也。未若貧而樂。富而好禮者。子貢曰。切瑳琢磨。其斯之謂與。孔子曰。始可與言詩也。告諸往而知來者。蘇氏、讀者、切之至也。磨者、琢之詳也。貧而無諂。富而無驕。所謂可也。貧而樂。富而好禮。則賢于彼二言矣。自是以上。見可而不止。則必有所至。此說良是。瑟僩、光采之少也。赫咺、光采之大也。此亦加切而有進也。言淇水之奧。綠竹之下。有人如此。一物不足以盡。又再三假物稱之。前後稱如凡十。而獨竹不言如者。以竹爲主。竹、卽人也。

瞻彼淇奧。綠竹靑靑。有匪君子。充耳琇瑩。會弁如星。瑟兮僩兮。赫兮咺兮。有匪君子。終不可諼兮。

瞻彼淇奧。綠竹如簀。有匪君子。如金如錫。如圭如璧。寬兮綽兮。猗重較兮。善戲謔兮。不爲虐兮。

毛氏、綠、王芻、今鴟脚草也。竹、篇筑、今鴟竹也。（案：篇筑、說文作蔐筑。爾雅竹篇。蔐字皆從草。下文篇草。亦皆當作蔐。）鄭氏、今淇川無復有竹。惟王芻篇草。不異毛。與鄭氏不從班氏范氏之竹。而從毛氏鄭氏之王芻篇草。亦見其狹也。

政使其人似王芻篇草。何言爲美也。

聞音曰。猗、烏何切。諼、況遠切。瑩、于平切。簀、則歷切。較、古岳切。

總聞曰。度其人。淸修慈裕。使人愈久而愈不忘也。切磋琢磨。言其鞞琫容刀之屬。以玉爲飾者也。充耳會弁。言首服也。重較言車乘也。周旋讚詠甚。言其可愛也。

考槃三章

考槃在澗。碩人之寬。獨寐寤言。永矢弗諼。

碩人、卽後碩人。皆婦人也。受尊者所鄙棄。擯承槃而在幽壤。有自傷之意。不敢有不平之辭。寬從萈。細角。山羊性緩。亦作寬音。三章皆擧物。寬、與獸爲伍也。邁、與草爲儔也。軸、與車相守同處也。言婦人棄置幽獨之狀也。陳氏所謂魂蹤佚而不返。形枯槁而獨居。又謂忽寢寐而夢想。惕寤覺而無見者也。連篇皆稱碩人。不應如此大異。一爲賢者。一爲夫人也。

考槃在阿。碩人之邁。獨寐寤歌。永矢弗過。

考槃在陸。碩人之軸。獨寐寤宿。永矢弗告。

婦人雖有望情。亦有厚意。當是國君嬪御。相嫉相間至此。弗諼、不忘其舊好也。弗過、不以爲深怨也。弗告、不以告君而害爾也。矢、指天爲誓。亦慮妒者見疑。或聞者弗信也。鄭氏、既以爲窮處之賢人。則以爲求永不過君之朝。永不告君以善。太忍于君臣之間。尙安得爲賢者也。今以爲婦人。既處以賢。亦從于厚。雖未必如此。亦不戾聖人忠厚之本意也。

聞音曰。澗、居賢切。寬、區權切。諼、況元切。過、古禾切。告、姑沃切。

聞用曰。考槃、器也。周有齋槃。類此。

總聞曰．當是國君之賢女．與鄰邦爲配耦者．道不同．志不合．故遭棄也．其詳見下詩．

碩人四章

碩人其頎．衣錦褧衣．齊侯之子．衛侯之妻．東宮之妹．邢侯之姨．譚公維私．
毛氏以私爲姊妹之夫．上文妻之姊妹曰姨．則次及姊妹之夫亦順．
手如柔荑．膚如凝脂．領如蝤蠐．齒如瓠犀．螓首蛾眉．巧笑倩兮．美目盼兮．
子夏舉此詩多素以爲絢兮一句．恐是他詩亦有巧笑美目兩句．而繼以索以爲絢．今不存也．孔子子夏問答．與此不類．強合此詩．恐涉牽彊也．
碩人敖敖．說于農郊．四牡有驕．朱幩鑣鑣．翟茀以朝．大夫夙退．無使君勞．
暮春親蠶之時．既事而朝君．又勉其臣蚤退．恐君有勞．此愛君之情也．當是君厭政事．溺燕私．欲以此稍中其欲少求自安也．
河水洋洋．北流活活．施罛濊濊．鱣鮪發發．葭菼揭揭．庶姜孽孽．庶士有朅．
詠河之水．河之物．而思歸齊．不安于衛也．庶姜、庶士．齊人來迎者也．當是盛夏之時．當時不見歸齊．恐是所望如此．
聞音曰．活．古闊切．盼．匹見切．濊．呼活切．發．補末切．
聞字曰．論語作盼．毛氏、許氏、陸氏、作盼．又有作盼．恐作從目從分．是言分目也．古字參差極多傍．意稍通．卽可從．
聞跡曰．北流河也．書．河自西而南．自南而東．自東而北．自北爲逆河入海．孔氏、海．渤海也．自漢而後始轉北流爲東流．蘇氏有北流赴海．復禹舊跡之勢．元祐間以此爲嘉．殆順勢也．
總聞曰．碩人．寬大之氣象可見．前永矢者．皆誓及嬪御之辭．誓不以見媢相忘．誓不以見害爲過．誓不以陰私爲言．而此詩又于君之情如此．然其心終欲善歸而脫禍也．古者婦人失愛于國君者．則有本邦可歸．後世居尊而弛情者．幸則再見．不幸則終殞．如長門陳后所以願賜問而自進．得尚君之玉音也．

氓六章

氓之蚩蚩．抱布貿絲．匪來貿絲．來既我謀．送子涉淇．至于頓丘．匪我愆期．子無良媒．將子無怒．秋以爲期．
此非氓乃士也．下章多言士．言氓者．斥之辭也．以蚩蚩之語可見．皆婦人歷數之辭也．此言初謀之時．當是其夫．卽欲合其妻．以無媒爲辭．恐以合獲罪．雖非時．猶有所憚．是時仲春之制．恐已漸廢．
乘彼垝垣．以望復關．不見復關．泣涕漣漣．既見復關．載笑載言．爾卜爾筮．體無咎言．以爾車來．以我賄遷．
此言及期來歸之時．泣涕、憂其夫失約也．笑言、喜其夫如期也．恐是其夫規其妻之財．故誘成此事．車來賄遷可見．
桑之未落．其葉沃若．于嗟鳩兮．無食桑葚．于嗟女兮．無與士耽．士之耽兮．猶可說也．女之耽兮．不可說也．

此言初謀合之時．旁觀亦有不可之意．其辭婉委周悉．當是有識有慮者也．
桑之落矣．其黃而隕．自我徂爾．三歲食貧．淇水湯湯．漸車帷裳．女也不爽．士貳其行．士也罔極．二三其德．
此言既歸不相諧之事．桑沃、當是其謀以夏時．桑隕、當是其歸以秋時．無食至三年．言窶甚．涉水至漸帷、言勞甚．我雖受苦如此．初無爽意．爾之貳心．將何時而已．自二至三．言有增也．
三歲爲婦．靡室勞矣．夙興夜寐．靡有朝矣．言既遂矣．至于暴矣．兄弟不知．咥其笑矣．靜言思之．躬自悼矣．
此言施勞報苦之事．靡室、勞者．言無有室家．似我勞也．靡有朝者．言不待朝而起．幹家也．三年、言甚久也．女漸遂意、則以暴見加．所以自傷．取笑于人也．
及爾偕老．老使我怨．淇則有岸．隰則有泮．總角之宴．言笑晏晏．信誓旦旦．不思其反．反是不思．亦已焉哉．
此言自結髮初立誓．今墜言之事．淇、隰．成昏之所．當是夫家在淇隰之間．猶有望其反思．不爾、則永已．欲訣未訣之辭也．
聞音曰．謀、謨柸切．丘、牆奇切．關、圭元切．葚、知林切．耽、持林切．隕、于貧切．爽、師莊切．行、戶郎切．反、孚絢切．哉、將黎切．
聞訓曰．蚩、毛氏、敦厚也．許氏、蟲也．丁氏、癡也．下文行迹．似非敦厚．亦非癡愚．所爲當從蟲．山中人亦謂寇爲蚩．
聞跡曰．頓丘、在淇水南．淇隰皆在懷縣西南．垝垣復關．亦當是地名．
聞事曰．抱布、謂抱衾也．所貿止絲．非布也．絲布不同時．鄭氏、季春始蠶．孟夏賣絲．良是．
總聞曰．此婦人之合．雖非正．然猶求媒．雖犯禮．然猶記善言．恐其咥笑者．卽向之于嗟者也．失行之婦人如此．可愍而不可絕．況其終有悔辭．此聖人所以存之．大率聖人所存．多近厚者也．

竹竿四章

籊籊竹竿．以釣于淇．豈不爾思．遠莫致之．
今人寓物適意．泛舟垂綸．亦其常情．前人多見于吟咏之間．古詩釣竿何珊珊．魚尾何簁簁．籊籊、珊珊、皆釣竿聲也．
泉源在左．淇水在右．女子有行．遠兄弟父母．
淇水在右．泉源在左．巧笑之瑳．佩玉之儺．
去舟、泉源左淇右．回舟、泉源右淇左．巧笑佩玉．皆思父母兄弟也．
淇水滺滺．檜楫松舟．駕言出遊．以寫我憂．
不必車言駕．舟亦得言駕．今猶謂之駕船．
聞音曰．右、羽軌切．弟、滿彼切．瑳、七可切．儺、乃可切．
聞用曰．衛地必多松柏之屬．檜、亦松柏類也．屈氏、祖之美要．眇兮宜修．沛吾乘兮桂舟．又蓀橈兮蘭旌．桂櫂兮蘭枻．不惟古者水陸之產．皆茂于後世．而舟楫止濟不通．非若後世萬斛千夫也．故能以芳木

爲之.自屈氏以下.皆寓虛辭爲美談.非實然也.

總聞曰.此去家.歸人猶在衞.故不離淇水也.擧目不見.擧足難至.雖近亦以爲遠.所謂寸步千里.前人亦常見吟咏之間.

芄蘭二章

芄蘭之支.童子佩觿.雖則佩觿.能不我知.容兮遂兮.垂帶悸兮.

芄蘭言童子之狀.如蘭薄弱也.觿、角錐.文事也.童子未可鐵.恐有所傷.故角亦從金.長則金錐.所以晝飾也.今雖有文具而無所知.言幼騃容當以遂爲美.今悸是幼而不能爲容也.

芄蘭之葉.童子佩韘.雖則佩韘.能不我甲.容兮遂兮.垂帶悸兮.

韘指沓、今包指.武事也.雖有武具而不能狎習.甲、狎也.

聞音曰.芄蘭.蘿藦也.東人呼爲白環.北人又爲雀瓢.藤生.難落間.俗傳去家千里.莫食蘿藦枸杞.此是.

總聞曰.此貴家飾童子.而不知其不可勝也.

河廣二章

誰謂河廣.一葦杭之.誰謂宋遠.跂予望之.

以葦爲筏.今河上猶用此.

誰謂河廣.曾不容刀.誰謂宋遠.曾不崇朝.

聞音曰.望、武方切.

聞字曰.杭、航也.刀、舠也.古字或從簡.後字漸增正.

總聞曰.此宋人而僑居衞地者也.欲歸必有嫌而不可歸.

伯兮四章

伯兮朅兮.邦之桀兮.伯也執殳.爲王前驅.

當是衞人從王伐鄭.在魯桓五年.以詩爲王前驅可見.

自伯之東.首如飛蓬.豈無膏沐.誰適爲容.

其雨其雨.杲杲出日.願言思伯.甘心首疾.

雨、固阻行.未至宜也.既晴尚復未至.所以發疑.

焉得諼草.言樹之背.願言思伯.使我心痗.

聞訓曰.言、辭也.

聞跡曰.鄭在衞東.故曰之東.

聞人曰.伯、君子字也.執殳、旅賁之流.當是衞王者.在役兵之中稍近.故夫有字.妻有膏沐.又曰邦桀.所謂虎賁也.

總聞曰.蓬至秋則根脫.遇風則亂飛.萱草、盛夏則吐花.深夏則彫.伐鄭之役在秋.故皆擧秋物寄意.背

樹而立.嘆美草之已萎不可復榮.恐君子萬一不幸也.當是已知王敗績.潘氏、彼詩人之攸嘆.從願言而心痗.（案此潘岳寡婦賦之文.從當作徙字之誤也.）榮華蔚其始茂.良人忽以捐背.蓋得本意.忘憂草.萱堂北堂之類.皆因舊說而生.

有狐三章

有狐綏綏.在彼淇梁.心之憂矣.之子無裳.

狐、短狐也.野狐多穴古樹深冢.今與水相附.知非野狐.渡水防此者以物蔽影.今無衣裳.此物可施毒也.

有狐綏綏.在彼淇厲.心之憂矣.之子無帶.

有狐綏綏.在彼淇側.心之憂矣.之子無服.

聞音曰.帶、丁計切.服、蒲北切.

聞訓曰.綏綏、安行貌.

聞物曰.或謂南方有此.北方無之.詩謂爲蜮.春秋謂有蜮.皆此物也.俗傳四月上弩.六月下弩.秋而有之.異也.然則不獨南有此.

總聞曰.之子.婦人也.至無裳、無帶、無服.民窮可見.

木瓜三章

投我以木瓜.報之以瓊琚.匪報也.永以爲好也.

投我以木桃.報之以瓊瑤.匪報也.永以爲好也.

投我以木李.報之以瓊玖.匪報也.永以爲好也.

聞音曰.瓜、攻乎切.報、博冒切.玖、擧里切.

總聞曰.瓜、桃、李.雖易得而皆可食之物.瓊、琚、瑤、玖.雖甚珍.而止可玩之具.我所得皆實用.所報皆虛美.以此推之.不足以報也.古謂黃金珠玉.飢不可食.寒不可衣.

詩總聞卷四

王風

黍離三章

彼黍離離.彼稷之苗.行邁靡靡.中心搖搖.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悠悠蒼天.此何人哉.
彼黍離離.彼稷之穗.行邁靡靡.中心如醉.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悠悠蒼天.此何人哉.
彼黍離離.彼稷之實.行邁靡靡.中心如噎.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悠悠蒼天.此何人哉.

聞音曰.天、鐵因切.噎、益悉切.說文以壹得聲.

總聞曰.後人用此意極多.自苗至穗.自穗至實.度及半載.不應行役無故淹留至此.當是東周懷忠抱義之士.來陳秦庭.以奉今主歸舊都爲意.或以尊王室制諸侯爲辭.往往有怪其久留不去者也.徒隱憂難明告.以不知者爲何人.言此等人.非我輩人也.

君子于役二章

君子于役.不知其期.曷至哉.雞棲于塒.日之夕矣.羊牛下來.君子于役.如之何勿思.
君子于役.不日不月.曷其有佸.雞棲于桀.日之夕矣.羊牛下括.君子于役.苟無飢渴.

雞、牛、羊.皆在郊所豢者也.今田野人家向暮多如此.班氏曰晻晻其將暮.覩牛羊之下來.寤怨曠之傷

情.哀詩人之嘆時.

聞音曰.哉、將黎切.時、辰之切.來、陵之切.思、新齎切.渴、巨列切.

總聞曰.當是在郊之民.以役適遠.而其妻于日暮之時.約雞歸棲.呼牛羊來下.故興懷也.大率此時最難爲別懷.婦人尤甚.

君子陽陽二章

君子陽陽.左執簧.右招我由房.其樂只且.
君子陶陶.左執翿.右招我由敖.其樂只且.

君子、婦人之夫也.當是婦人之辭.

房、敖.皆地名.當是招其妻、從房從敖而往也.此言不安其所.既去則樂.陽陽、酒色也.陶陶、酒意也.以酒銷憂.夫婦相爲樂也.

聞音曰.只且嘆辭.以且相叶.

聞跡曰.房、在汝南.敖、在滎陽.房、見左氏楚遷房于荊.敖、郎摥獸于敖之敖.

總聞曰.大率舊說多以伶官爲賢者君子之地.夫賢者君子、廉恥乃其本節.安肯苟求食而爲此流也.

當是以賓謅之故.不特誤以婦人之夫爲君子.(案・據皆章注・以此詩爲婦人之辭・此當言誤以婦人爲君子之友・蓋較鄭氏義・)而又誤以地名之房爲房中樂也.語意亦于房中不順.

揚之水三章

揚之水、不流束薪.彼其之子.不與我戍申.懷哉懷哉.曷月予還歸哉.

揚水能流物.而不能爲我流束薪.束楚、束蒲、以濟我家也.

揚之水.不流束楚.彼其之子.不與我戍甫.懷哉懷哉.曷月予還歸哉.
揚之水.不流束蒲.彼其之子.不與我戍許.懷哉懷哉.曷月予還歸哉.

當是役夫遠戍.而恨其家薪芻之不充.憫其妻貧苦獨處.願與之同戍、而有所不可.則逆計月以數歸期也.

聞音曰、懷胡隈切.叶歸.不用哉叶.蒲、滂古切.

聞跡曰.揚水自晉州洪洞縣注河.周、北接晉.西接鄭.後晉鄭兩揚之水.皆此水也.申、今申州.甫、今汴州.許、今許州.皆周近地.

總聞曰.詩、有三揚之水.三羔裘、兩黃鳥、兩谷風.非相襲述也.有此曲名.故相傳爲之.如樂府一類名而多種辭.辭雖不同.而聲則同也.今諸曲亦然.

中谷有蓷三章

中谷有蓷.暵其乾矣.有女仳離.嘅其嘆矣.嘅其嘆矣.遇人之艱難矣.

所稱遇人、謂夫也.此當是婦人之辭.蓷、益母草也.可作瑩面之藥.婦人所珍.而山野甚易致.夫婦既無

食．不能相有而相捨．指此物以寄意也．端午采良佳．其離、當是夏時．

中谷有蓷．暵其脩矣．有女仳離．條其歗矣．條其歗矣．遇人之不淑矣．

中谷有蓷．暵其濕矣．有女仳離．啜其泣矣．啜其泣矣．何嗟及矣．

當是旣乾不可復生．而雨澤乃有露濡．雖稍潤亦無及也．

聞音曰．暵、他干切．脩、式竹切．莊子翛然而往．翛然而來．亦此切．歗、息六切．

聞物曰．益母草在野甚多．最能任酷烈．日愈烈、色愈鮮．此暵．則禾稼可知也．

總聞曰．嘗見旱歲．道塗、夫婦相攜相別．有不忍別之情．于男女亦然．此事自古有之．初嘅嘆．吐氣之微也．次條歗、吐氣之猛也．次啜泣、吐聲而又吐液也．此分攜之時也．所見亦然．今古雖異．人情不遠也．

兔爰三章

有兔爰爰．雉離于羅．我生之初．尙無爲．我生之後．逢此百罹．尙寐無吪．

兔、兔絲也．亦作菟絲、羅罝也．菟草之中．置羅、置罦置罿．雉墮其中也．爰、延引也．

有兔爰爰．雉離于罦．我生之初．尙無造．我生之後．逢此百憂．尙寐無覺．

有兔爰爰．雉離于罿．我生之初．尙無庸、我生之後．逢此百凶．尙寐無聰．

言幼時．尙未爲、未造、未庸、言尙未有征役也．長時乃爲丁壯．役少猶可勉．役多則何堪．不如死也．百、多也．寐、不動、不醒、不聞．所謂長夜也．

聞音曰．爲、吾禾切．罹、良何切．罦、步廟切．造、在傲切．憂、一笑切．覺、古孝切．左氏齊歌曰．魯人之皐．數年不覺．使我高蹈．惟其儒書．以爲二國憂．皐、居號切．覺、古孝切．則是憂覺．古蓋常用之也．罿、昌鍾切．

總聞曰．舊說、兔爰、緩意．雉離、急意．又以緩有所聽縱也．急有所躁蹙也．後多祖之．以爲物有幸有不幸也．人情無緩兔急雉之理．兔至輕捷．亦無從容之意．雉至卑飛．亦無躁蹙之意．今以兔爲兔絲．不惟有所本．而人情物態．不甚牴牾．可以相通也．

葛藟三章

緜緜葛藟．在河之滸．終遠兄弟．謂他人父．謂他人父．亦莫我顧．

此人、當是居河之涯者也．感葛藟而思身世．謂葛藟尙不斷．我與本宗絕所生．稱他人作所生．不如葛藟也．

緜緜葛藟．在河之涘．終遠兄弟．謂他人母．謂他人母．亦莫我有．

緜緜葛藟．在河之漘．終遠兄弟．謂他人昆．謂他人昆．亦莫我聞．

聞音曰．父、方矩切．顧、果五切．涘、羽已切．母、滿罪切．有、羽軌切．

總聞曰．皆以兄弟爲辭．當是爲不友之兄弟所隔．而不得安處者也．或棄而與他人．或出而繼旁族．終不若所天之愛．此眞情也．今人或如此．以異姓之子爲子．以同姓之子爲子．多始末有參差．故有歸姓歸宗．不幸至有流落死亡者．此人蓋有此恨也．

采葛三章

彼采葛兮．一日不見．如三月兮．

草木可采、當是春夏之交時．

彼采蕭兮．一日不見．如三秋兮．

彼采艾兮．一日不見．如三歲兮．

聞音曰．葛、居謁切．蕭、疏鳩切．艾、魚刈切．今皆作牛蓋切．古不用此．

總聞曰．當是同志在野之人．獨適而不與俱．故有此辭．言我采此物．想彼亦采此物．但不同采爾．

大車三章

大車檻檻．毳衣如菼．豈不爾思．畏子不敢．

婦人、見貴人聲勢被服之盛．私心慕之．此必微時深有相涉．盛時不敢復論．似有望意．以其相忘也．

大車啍啍．毳衣如璊．豈不爾思．畏子不奔．

轂則異室．死則同穴．謂予不信．有如皦日．

生異室．死同穴．言此生永不可同也．俟其死、則從之也．

聞音曰．檻、故覽切．菼、吐敢切．啍、他敦切．穴、戶橘切．

總聞曰．此婦人謂其同輩之辭．同輩以爲未必能也．故指日爲誓也．

丘中有麻三章

丘中有麻．彼留子嗟．彼留子嗟．將其來施施．

丘中有麥．彼留子國．彼留子國．將其來食．

丘中有李．彼留之子．彼留之子．貽我佩玖．

彼所留之子．可嗟嘆．可疑惑．卒章．嗟嘆疑惑．不足盡其情．故不言．此當避難之人．爲在野之家所匿．以佩玖報之．言其恩可長感也．

聞音曰．古、施字作𢒉．伺候之辭．時遮切．叶嗟．國字與或字互用．疑惑之辭．胡、骨切．叶麥．古蜮字．又作蟈．蟈音又作蜮．明國或相通也．周穆公鼎．國作或．

聞人曰．毛氏、留氏也．子嗟、子國、子也．子國、子嗟之父．遍考止有衞大夫．留封人．不見有留子嗟．留子國．

總聞曰．當是先王之澤未絕．田野尙有義士．

鄭風

緇衣三章

緇衣之宜兮．敝予又．止改爲兮．適子之館兮．還予授．止子之粲兮．

緇衣、卿士之服．當是在外入爲卿士．在都者、相與爲禮．緇衣、且宜、且好、且蓆．尙以爲敝．欲有所更．甚欲

其美也.既適館又授粲.惟恐其禮之不周也.

緇衣之好兮.敝予又止改造兮.適子之館兮.還予授止子之粲兮.

緇衣之蓆兮.敝予又止改作兮.適子之館兮.還予授止子之粲兮.

聞音曰.蓆、祥龠切.

聞句曰.敝予又止.還予授止.舊四句.今爲六句.

總聞曰.好賢如緇衣.噩噩如巷伯.古稱緇衣止爲好賢.尋詩不見有他意.大率先儒雜記.引詩.多隨意隨事.不皆叶其本旨.此所引二詩略合.

將仲子三章

將仲子兮.無踰我里.無折我樹杞.豈敢愛之.畏我父母.仲可懷也.父母之言.亦可畏也.

當是仲氏遥橫婉爲辭以拒之.非敢有愛.而父母在上.己不敢專.弟雖可念.恐父母有責.吾兄弟皆有畏也.言不特吾得罪.汝亦得罪.次以兄爲辭.次以人爲辭.皆拒之辭也.

將仲子兮.無踰我牆.無折我樹桑.豈敢愛之.畏我諸兄.仲可懷也.諸兄之言.亦可畏也.

將仲子兮.無踰我園.無折我樹檀.豈敢愛之.畏人之多言.仲可懷也.人之多言.亦可畏也.

聞音曰.毋、滿彼切.懷、胡畏切.畏、於非切.兄、盧王切.檀、徒沿切.

總聞曰.鄭氏所引.武姜昵叔段.欲立爲太子.不遂.請制、請京.又將啓以成亂.城潁.蓋由此也.尋詩乃以父母不欲爲辭.此事蓋生于姜氏.成于姜氏.皆其本謀.故太叔以至于此.安得藉以爲辭.推之畏我父母.恐是畏諸父母.或是畏我諸母.必有一誤.

叔于田三章

叔于田.巷無居人.豈無居人.不如叔也.洵美且仁.

叔于狩.巷無飲酒.豈無飲酒.不如叔也.洵美且好.

叔適野.巷無服馬.豈無服馬.不如叔也.洵美且武.

叔往而人皆從.市爲之空.蓋可觀也.

聞音曰.田、池因切.狩、始九切.好、許厚切.野.上與切.

總聞曰.仁慈也.好和也.武毅也.三者人之所歸.太叔段何以當之.當是其徒夸爲之辭.

大叔于田三章

叔于田.乘乘馬.執轡如組.兩驂如舞.叔在藪.火烈具舉.襢、裼暴虎.獻于公所.將叔無狃.戒其傷女.

藪、葭葦之地也.用火所以發獸也.如今野燒.韓氏陸渾火.詩可見.

叔于田.乘乘黃.兩服上襄.兩驂鴈行.叔在藪.火烈具揚.叔善射忌.又良御忌.抑磬控忌.抑縱送忌.

叔于田.乘乘鴇.兩服齊首.兩驂如手.叔在藪.火烈具阜.叔馬慢忌.叔發罕忌.抑釋掤忌.抑鬯弓忌.

一章、發獸得虎卽止.此校獵之常制.鷹犬得兔卽休.鷹犬戈矢得虎卽息.戈矢二章.[illegible]不以從獸爲

事也.三章畢事而馬緩矢稀.女覆弓弢.將還歸也.

聞音曰.馬、滿補切.行、戶郞切.御、魚駕切.鴇、補苟切.阜、符有切.弓、姑宏切.

聞物曰.鴇.當是馬名.鴇似鴈有行列.似豹有斑文.故謂之鴻豹.如獅子花之類也.

總聞曰.公子呂所謂請除之.無生民心.子封所謂可矣.厚將得衆.尋詩.若有此理.

清人三章

清人在彭.駟介旁旁.二矛重英.河上乎翺翔.

臨、河名.清者甚多.河清、臨清、清河、清池、淸陽.酈氏以淸陽亭卽故淸人城.引此詩淸人在彭.當是此地.徵調者分而在彭.在消.在軸.毛氏以爲河上地.高克邑.左氏衞侯甯喜盟于彭水之上.衞鄭相近.彭或是此.

清人在消.駟介麃麃.二矛重喬.河上乎逍遙.

清人在軸.駟介陶陶.左旋右抽.中軍作好.

左旋、旋軫.多用左手.右抽、抽矢.多用右手.此章爲中軍.則前二章爲前後軍也.

聞音曰.彭、普郞切.英、于良切.陶、徒報切.好、呼報切.孫氏、抽、士刀切.本搯.借用作抽.搯亦抽也.審爾則好旁紐作蒿.爲正.但軸字未詳.所以不能如前二章也.

總聞曰.當是軍士有戰心.而或抑之不能有所遂.左氏、魯閔二年.所引序.皆祖之.而增辭甚衍.細考春秋.所書.鄭棄其師.十二月.狄入衞.是月.鄭有棄師之告.此必衞告急于其鄰.高克實在此行.而文公不欲.故陷高克于難存之地也.尋詩、軍容士氣.可見高克之心.亦可見三軍之意.序所謂好利不顧君.杜氏從之.似或未然.故書鄭者.非高克棄師.實鄭棄師也.據傳宋桓逆衞遺民于河.立戴公以廬于漕.齊桓使公子帥甲乘以戍漕.雖未必衞告鄭.或是宋齊告鄭.鄭文不同此舉.故宋齊獨爲之也.

羔裘三章

羔裘如濡.洵直且侯.彼其之子.舍命不渝.

此衣羔裘者.信矢直而且中侯也.甚武而有力也.言被朝服而從事武伎.彼衣是服者.處危而不變.主正而不傾.與服相稱.而不如此也.

羔裘豹飾.孔武有力.彼其之子.邦之司直.

羔裘而飾以豹皮.其狀可見.

羔裘晏兮.三英粲兮.彼其之子.邦之彥兮.

晏、晚也.三、心星也.詩以三爲心星.蓋象數也.英、心星之光華.言衣羔裘自早而至晚.心星有光.豪意未止.彼衣是服者.但見其美而不如此之蠱縱也.

聞音曰.侯、洪姑切.彥、魚肝切.

聞用曰.羔裘加緇衣.則爲諸侯之朝服.單羔裘則爲卿大夫之朝服.狐裘加黃衣.則爲諸侯之祭服.單

服褻則爲卿大夫之祭服.麑裘加素衣則爲諸侯之喪服.單麑裘則爲卿大夫之喪服.此羔裘、卿大夫之朝服也.

總聞曰.羔裘、與羔羊其服相肖.而治亂賢否之氣象不同.

遵大路二章

遵大路兮.摻執子之袪兮.無我惡兮.不寁故也.

執袪、留之切.執手、留之愈切.其人決去既已堅.苦挽必不樂.留者亦不敢取.必但願其不速.姑小駐以敍久要也.

遵大路兮.摻執子之手兮.無我魗兮.不寁好也.

聞音曰.袪、起據切.惡、烏路切.魗、齒九切.好、許厚切.魗、今不樂者猶作此狀.

總聞曰.當是同志相善.有不安而他之者.以故以好撫之.大路非以他讒而避.必以正理而去者也.故顯行而無畏憚.

女曰雞鳴三章

女曰雞鳴.士曰昧旦.子興視夜.明星有爛.將翺將翔.弋鳧與鴈.

當是君子與朋友有約.夫婦相警以曉.恐失期也.大率此詩婦人爲主辭.故子興視夜以下.皆婦人之辭.士女問答相應起辭也.亦婦人之辭也.所適必遵河或渡河.故以弋鳧鴈爲辭.此鴈或是春自南歸北.或是秋自北趨南.鴈隨陰陽.不以中國爲居.比及秋則已寒.今夜興星爛.似是春時.可以早出也.

弋言加之.與子宜之.宜言飲酒.與子偕老.琴瑟在御.莫不靜好.

弋而得鳧鴈.又增加之.以多爲貴也.言賓客饜飫之餘.則我與子宜飲酒作樂.言所得不獨宜及友.亦當宜及我.同享之也.所以貴于加之.恐不足也.

知子之來之.雜佩以贈之.知子之順之.雜佩以問之.知子之好之.雜佩以報之.

婦人警君子行期.知其良友不可誤約.所以一章連三知.言知之審也.若知非良.必不導君子以曉出.相同行爲樂事也.所儲備爲問遺者.勸君子畢行樂.約俱來.言我已有待.子無所慮也.

聞音曰.加、居之切.老、魯之切.來、鄰知切.好、許厚切.順叶問.好叶報.惟來贈不叶.贈當作詒字轉.不然則以之爲韻.詩多如此.

聞用曰.古以玉爲佩.雜佩者不必以玉.他物但有鳴聲者.皆可爲佩.

總聞曰.當是君子喜結客.婦人又好客.惟恐君子不得良友也.亦欲其來以觀其人.杜氏送王砅詩.自陳翦髻鬟.鬻市充杯酒.上云天下亂.宜與英俊厚.向竊窺數公.經綸亦俱有.此殆類王珪之妻也.

有女同車二章

有女同車.顏如舜華.將翺將翔.佩玉瓊琚.彼美孟姜.洵美且都.

舜、木槿也.盛夏已吐花.當是此時.國人見而喜之辭也.

有女同行.顏如舜英.將翺將翔.佩玉將將.彼美孟姜.德音不忘.

聞音曰.華、方無切.行、戶郎切.英、於良切.將、七羊切.

總聞曰.所見親迎之禮.彼美之貌.似是與婦成禮.而非憚耦辭昏者.左氏鄭忽辭齊昏之事、甚詳.此專拾其說.不惟尋詩無見.而亦與左氏不合.當是因姜姓爲齊女.遂以鄭忽附之.識者更詳.

山有扶蘇二章

山有扶蘇.隰有荷華.不見子都.乃見狂且.

扶蘇、野蘇也.荷華、菡萏也.扶、如言扶疏與密.此婦人適夫家.經歷山隰所見.當是媒妁始以美相欺.相見乃不如所言.怨怒之辭也.

山有橋松.隰有游龍.不見子充.乃見狡童.

龍、葒草也.游、如言游放.龍、當爲蘢.省文.古鼎彝文.多從省.國爲或.鉦、爲正.銖、爲朱.祥、爲羊.有極省者.哉爲才.帝爲(館本案.此下原本缺.)

聞音曰.華、方無切.且、子餘切.

總聞曰.此媒妁之過也.今多或如此.

蘀兮二章

蘀兮蘀兮.風其吹女.叔兮伯兮.倡予和女.

落葉、當是秋時.蘀已槁.風又加其勢.可見親族當力相扶持.尊者爲倡.而卑者相和、庶幾能免.此當是尊者無情.卑者有意.雖有所禱.亦有所責之辭.

蘀兮蘀兮.風其漂女.叔兮伯兮.倡予要女.

聞音曰.和、戶圭切.老子、高下之相傾.長短之相形.聲音之相和.前後之相隨.和叶吹.類此.漂、匹遙切.要、于遙切.

總聞曰.或國與家未可知.當是有乘微弱而謀傾奪者.有識有情動念而力不能辦.故有求于爲倡者也.

狡童二章

彼狡童兮.不與我言兮.維子之故.使我不能餐兮.

狡童、即山有扶蘇所見者也.與正己者相疏.必與比己者相昵.此忠于彼者.所以不遑食不能息也.

彼狡童兮.不與我食兮.維子之故.使我不能息兮.

聞音曰.餐、七宣切.

總聞曰.鄭忽言行.蓋亦近賢.不可以成敗論人.所謂狡童.當有他人當之.非謂忽也.

褰裳二章

子惠思我.褰裳涉溱.子不我思.豈無他人.狂童之狂也且.

溱出浮石嶺、青衣山．洧、出潁川陽城山．褰裳而涉．不待其舟．以度其情．必有甚急者．尋詩無見．當是鄭人不安狂童．欲脫身遠害．而外境有相知者．以情屬之．相知又似不領其情．故其辭若甚急．而有切責之意也．

子惠思我．褰裳涉洧．子不我思．豈無他士．狂童之狂也且．

總聞曰．三詩皆及狂狡之童．正文不得其的．而他文未可盡信．不知在位之君．惟觀在位之臣．不知在家之長．惟觀在家之鄰．有一皆當相遠．而利害最迫．禍福所係．莫若在位之君臣也．鄭自昭公之後．子亹子儀．運弒．而子儀號曰鄭子．當是初立．少年、故有子稱．及在位十四年而戕于傅瑕．亦不改子號．與童頗應．其臣如高伯祭伯傅瑕之徒．皆專強．但未見童狀．其他皆無見也．

丰四章

子之丰兮．俟我乎巷兮．悔予不送兮．

丰、親迎者之貌．當是壻無可議．而主昏者忽有所嫌．當是時已至．男來迎．而主昏者卒有異謀．不克成禮．後有悔者也．

子之昌兮．俟我乎堂兮．悔予不將兮．

衣錦褧衣．裳錦褧裳．叔兮伯兮．駕予與行．

裳錦褧裳．衣錦褧衣．叔兮伯兮．駕予與歸．

當是主昏以不克成禮而悔．他推叔伯以遣送之．蓋已有慚也．

聞音曰．丰、芳用切．巷、胡貢切．行、戶郎切．

聞用曰．褧、緌也．枲屬也．（館本案：緌原本作檾．據說文：緌爲枲屬．改．）今言以枲爲錦．當是士庶之家也．

總聞曰．與蘀兮皆及叔伯．二詩必出一家．此伯叔者．當是宗黨所推．衆情所附．故事有難處者．率以歸之．

東門之墠二章

東門之墠．茹藘在阪．其室則邇．其人甚遠．

當是女家男家相鄰．室甚近而人甚遙．蓋男家頗難之．而女家欲成之也．

東門之栗．有踐家室．豈不爾思．子不我卽．

踐不必言淺．欲其履此地也．尋詩、其人甚遠．女未就．男子不我卽．男未就．女若奔．則不期而遽合．何有此辭．

聞音曰．墠、上演切．

總聞曰．尋詩不見奔狀．奔當作去聲．猶言急投也．冒危犯難．觸刑越禮．皆有所不顧．情所逼也．雖遠且不憚．奚況不遠．此詩從容悁悒．與棄不同．蓋謀昏而未諧也．女采茜以染．采栗以食之際．不無所感．固非正念．然以爲奔則過也．

風雨三章

風雨淒淒．雞鳴喈喈．旣見君子．云胡不夷．

此詩言風雨之狀．當是秋時．

風雨瀟瀟．雞鳴膠膠．旣見君子．云胡不瘳．

風雨如晦．雞鳴不已．旣見君子．云胡不喜．

聞音曰．喈、居奚切．瘳、憐蕭切．晦、呼罪切．

總聞曰．婦于夫多稱君子．當是秋時將旦．而聞雞．此婦人之情所難處者也．方有所思而遽見．故有興悅愈疾之辭．

子衿三章

青青子衿．悠悠我心．縱我不往．子寧不嗣音．

此已在位．而故人在野者也．青衿、野服．當是相思而有欲見之意．望其來而不肯至者也．

青青子佩．悠悠我思．縱我不往．子寧不來．

挑兮達兮．在城闕兮．一日不見．如三月兮．

此從事在都．多務．不得適野．以此寄謝．然其不安之情可見．

聞音曰．佩、蒲眉切．來、陵之切．達、他悅切．

聞訓曰．挑達、不安貌．

總聞曰．故人在位．而不往見．蓋賢者也．故人在野．而有所慚．亦賢者也．曹氏、青青子衿．悠悠我心．但爲君故．沈吟至今．正引此詩無爽．

揚之水二章

揚之水．不流束楚．終鮮兄弟．惟予與女．無信人之言．人實廷女．

此與周揚之水．其辭多同．當是同居此水之旁．故平常諷道之語．多習傳也．

揚之水．不流束薪．終鮮兄弟．惟予二人．無信人之言．人實不信．

當是兄弟止二人．無他昆．爲人所間．而不協者．此蓋兄辭．

聞音曰．女、忍與切．信、斯人切．

總聞曰．束楚、束薪．亦與周揚之水同意．吾家之薪蒸．非水所流而與之．惟兄弟輸筋力．然後可致也．何可信人言．以替家事乎．

出其東門二章

出其東門．有女如雲．雖則如雲．匪我思存．縞衣綦巾．聊樂我員．

出其闉闍．有女如荼．雖則如荼．匪我思且．縞衣茹藘．聊可與娛．

雖游女如雲之盛．如荼之密．皆非所思．知其有所主也．惟縞衣而綦巾．縞衣而茹藘者．可與通歡．縞衣、

婦喪夫者也。綦、蒼艾色。茹藘、絳色。以色包首出游。不肯全縞。男見此動念。知其無所主也。

聞音曰。闍、東徒切。且、叢租切。存也。

總聞曰。此婦人不純喪服。且居喪而出游。男子之無似者。所動心也。出其東門。東門之墠。皆言東門。蓋其國都溱洧治樂之地。茹草、必此方所多有。故亦連及之。

野有蔓草二章

野有蔓草。零露漙兮。有美一人。清揚婉兮。邂逅相遇。適我願兮。

當是深夜之時。男女偶相遇者也。

野有蔓草。零露瀼瀼。有美一人。婉如清揚。邂逅相遇。與子偕臧。

雖以情合。亦欲以禮成也。蓋有慚心。欲蓋外議也。

聞音曰。漙、上兗切。願、五遠切。

聞字曰。漙、或作𩅰。不必後用作團。亦得。所謂庭前有白露。暗滿菊花團。團、包裹也。言露多也。此漙亦是此意。

聞訓曰。如、音訓皆作而。古字多用此。春秋星隕而雨。毛氏、君子偕老。清視清明也。揚、廣揚而頭角豐滿也。此清揚、眉目之間。皆毛氏訓而微異。今從前說。

總聞曰。大率始無恥而終有慚。聖人多憐之。凡存諸詩。皆非斥絕者也。

溱洧二章

溱與洧。方渙渙兮。士與女、方秉蕑兮。女曰觀乎。士曰既且。且往觀乎。洧之外。洵訏且樂。維士與女。伊其相謔。贈之以勺藥。

女情有所迫。男心有所憚。故再督而始從。

溱與洧。瀏其清矣。士與女、殷其盈矣。女曰觀乎。士曰既且。且往觀乎。洧之外。洵訏且樂。維士與女。伊其將謔。贈之以勺藥。

舊說。椒、滋陽者也。故女贈男以椒。芍藥、滋血者也。故男贈女以芍藥。雖不害爲過用意。然揆以人情。未必如此。相遇相謔之際。過目所見。隨手所得。皆可以寄情。詒椒又同邁之時。俗謂乘路者也。安得更有所擇。

聞音曰。渙、于元切。蕑、居賢切。且、叢租切。

聞跡曰。溱、通作潧。水經、潧水、卽溱也。許氏、酈氏、皆引此詩。溱與洧者也。左氏、龍鬪鄭時門之外洧淵。時門、鄭南門也。今洧水自鄭城西北入而東南流。逕鄭南城之南門。蓋洧占鄭都城內外爲多。故此言洧亦多。洧之內則城內。而洧之外則城外也。

總聞曰。士始以辭拒。女、卒以情從。女、士過輕于女過。蓋自女先發端而又督成也。鄭氏以爲仲春。韓氏以爲上巳。則季春也。鄭俗于此招魂續魂。秉蘭草祓除不祥。皆附合此詩。氣象頗似晚春聚會游觀之

時。但不知上巳何考。

詩總聞卷五

齊風

雞鳴三章

雞既鳴矣。朝既盈矣。匪雞則鳴。蒼蠅之聲。

非雞鳴乃蠅聲。非東明乃月光。所以安。

東方明矣。朝既昌矣。匪東方則明。月出之光。

蟲飛薨薨。甘與子同夢。會且歸矣。無庶予子憎。

雞曉尚以同夢爲美。俾趨朝者且歸。令人無多以我爾爲憎。予、斥己也。子、斥君也。言不使其歸。則二人皆受多憎也。此皆婦人之辭。

聞音曰。明、謨郎切。惟皇矣其德克明。如今音。餘皆謨郎。故詩韻亦不可盡拘古而廢今也。夢、莫滕切。

總聞曰。不見賢妃警戒之意。孔氏以爲非雞實鳴。乃蠅之聲。夫人在君所。心常驚懼。故以蠅聲爲雞鳴。蓋謂驚懼之心亂其神。故雞蠅之聲亂其聽也。識者更詳。

還三章

子之還兮。遭我乎峱之間兮。並驅從兩肩兮。揖我謂我儇兮。

子之茂兮.遭我乎猺之道兮.並驅從兩牡兮.揖我謂我好兮.
子之昌兮.遭我乎猺之陽兮.並驅從兩狼兮.揖我謂我臧兮.
肩、牡、狼.皆稱兩者.彼亦有之.此亦有之也.故上皆稱並驅.下皆言從兩.
聞音曰.還、旬緣切.閒、居賢切.茂、莫口切.道、徒厚切.好、許厚切.
聞跡曰.猺山在齊地.當是如犬形.象山、豺山.皆取形似.
聞人曰.以子爲稱.以揖爲禮.似是士大夫.
聞事曰.並驅不必同行.東西相遇亦曰並.並、言旁也.漢書、並、音補曠切.
總聞曰.此中土常態.亦不必太夸.當是輕儇驕恣之人.非嘉士也.不若大叔于田.將叔毋狃.戒其傷女.
此頗有愛主及物之情也.

著三章

俟我於著乎而.充耳以素乎而.尙之以瓊華乎而.
君子與婦人成昏相肅之際也.
俟我於庭乎而.充耳以靑乎而.尙之以瓊瑩乎而.
俟我於堂乎而.充耳以黃乎而.尙之以瓊英乎而.
言其服、不言其人.似鄙其人也.或指服爲美.或指服爲惡.尙、飾也.言飾、即不足于眞美.加飾以外美.故知爲鄙辭也.
聞音曰.著、直居切.素、孫租切.華、芳無切.瑩、于平切.英、於良切.
總聞曰.當是貴勢專事服飾.稍虧禮文.故女子有望辭.三進而三見易服乎、疑辭而鄙辭.此女子必有識者也.今東人下流相語.皆以而殺聲.玩易之意也.

東方之日兮二章

東方之日兮.彼姝者子.在我室兮.在我室兮.履我即兮.
東方日出.謂寅卯間也.東方月出、謂十五六間也.此男女竊合同適之日時也.
東方之月兮.彼姝者子.在我闥兮.在我闥兮.履我發兮.
此男子本誘婦人而來.乃若無故而至者.佯爲驚狀.欲擕婦人而去.乃若見迫不得已者.佯爲窘狀.此淫夫而又有狡數者也.即、就也.發、起也.履、踐也.凡足所就所起之地皆履踐之.俗謂一步踏一步也.

東方未明三章

東方未明.顚倒衣裳.顚之倒之.自公召之.
東方未晞.顚倒裳衣.倒之顚之.自公令之.
折柳樊圃.狂夫瞿瞿.不能辰夜.不夙則莫.
赴朝不厭早.與趨盾所以卻鉏麑也.況欲曉未曉.當興久矣.此必是醉亂之中.偶有徵召之命.而以非

時召臣.咎其君.以逞狂駭.又罪其使至.以我折柳爲藩.故狂夫得越也.俗所謂放鴨者也.既挾持其君.又挾持其將命之人.言以君召臣.非早則晚.不過在日.未有在夜者也.君召有急.則非時致之.安論早夜.此臣當是忮腸凶德者也.
聞音曰.明、謨郎切.顚、典因切.令、離呈切.圃、搏固切.瞿、其具切.夜、羊茹切.莫、暮故切.
總聞曰.君不能御下.臣不能奉上.君命不俟駕而行.何咎之有.雖其君有以致之.然其臣亦大難堪也.
舊說歸過于君.恐未然.又歸過于壺人.似亦無謂.

南山四章

南山崔崔.雄狐綏綏.魯道有蕩.齊子由歸.既曰歸止.曷又懷止.
雄者如此.雌者可知.當是士大夫之在田野者作此.故以南山野狐起辭.其中麻、畝、薪、斧、皆田野之物.此必士大夫所居.在南山而近魯道所見者也.毛氏、襄公文姜之醜.見魯桓十八年.既歸于人.雖故情亦宜斷.何尙有懷也.
葛屨五兩.冠緌雙止.魯道有蕩.齊子庸止.既曰庸止.曷又從止.
葛屨、在足.冠緌、在首.各有所麗.不可差也.文姜雖齊妹而魯婦.既用此禮.其勢豈可以復相從.責齊襄之辭.
蓺麻如之何.衡從其畝.取妻如之何.必告父母.既曰告止.曷又鞠止.
麻必附畝而蓺.妻必告父母而娶.言文姜初以告父母爲夫婦、正也.既以正昏而不能以正裁制.養成至此.自是而下.責魯桓之辭.
析薪如之何.匪斧不克.取妻如之何.匪媒不得.既曰得止.曷又極止.
薪必以斧而析.妻必以媒而成.言文姜初以媒妁而爲夫婦.亦正也.大率其初皆以正.而其末乃流于惡.至此極也.
聞音曰.懷、胡隈切.雙、所終切.畝、莫後切.母、莫後切.告、姑沃切.
總聞曰.文姜鄭忽所辭者也.以爲賢而不娶.識者更詳.

甫田三章

無田甫田.維莠驕驕.無思遠人.勞心忉忉.
田大則人功難周.故多莠.人遠則思力難及.故多勞也.此人似是襄公.古人取名不一.且以童年取名言之.襄公諸兒.即其身取.晉侯小子.路子嬰兒.亦即其身取.此詩稱總角至突弁.略似襄公氣象也.
無田甫田.維莠桀桀.無思遠人.勞心怛怛.
婉兮孌兮.總角丱兮.未幾見兮.突而弁兮.
初見甚稚.忽見長成.言年長而識不長也.
聞音曰.丱、扃縣切.

總聞曰．此老臣事幼君之辭．不曉者、以爲孩撫其君．曉者、以爲眞愛其君也．襄公自遷紀之後．必啓其圖遠之心．而有無厭之志．此臣當先已覺．連稱管至父之發有萌．不若姑置遠圖．且防近也．似是鮑叔牙之流．

盧令三章

盧令令．其人美且仁．

言縱犬獵獸之人也．此事仁者爲之．方爲美也．下章他美．皆生于此．

盧重環．其人美且鬈．

盧重鋂．其人美且偲．

聞音曰．令、盧經切．說文、獜健也．引詩、盧獜獜、可從．若從本文作鈴聲亦可．環、胡涓切．偲、新齋切．說文、以思得聲．

總聞曰．此當是旁觀而爲之夸譽者也．能以仁爲首辭．則作此詩者．必有識者也．

敝笱三章

敝笱在梁．其魚魴鰥．齊子歸止．其從如雲．

敝笱在梁．則魚之恣適可知．齊姜之狀如此．當有同惡相爲慫慂者衆也．故曰如雲、如雨、如水．

敝笱在梁．其魚魴鱮．齊子歸止．其從如雨．

敝笱在梁．其魚唯唯．齊子歸止．其從如水．

聞音曰．鰥、姑倫切．鱮、才呂切．唯、維癸切．

聞訓曰．唯毛氏以爲出入不制．鄭氏以爲行相隨順．猶人應諾曰．唯隨順者是．

總聞曰．南山、歸魯之時．此如齊之時也．蓋魯桓未殞．雖未殞如無人．如笱既敝而在梁．烏能制魚也．其他會齊則魯桓已殞．雖笱亦無也．

載驅四章

載驅薄薄．簟茀朱鞹．魯道有蕩．齊子發夕．

以暮發．言心急也．

四驪濟濟．垂轡濔濔．魯道有蕩．齊子豈弟．

汶水湯湯．行人彭彭．魯道有蕩．齊子翱翔．

汶水滔滔．行人儦儦．魯道有蕩．齊子遊敖．

聞音曰．薄、晉各切．夕、祥龠切．弟、待禮切．湯、失章切．彭、必旁切．

聞訓曰．豈弟、樂易也．在詩皆爲美稱．故鄭氏疑之．以豈爲闓．以弟爲圛．言開明猶[illegible]也．以爲古文尚書以弟爲圛．今攷皆無．（案猶言今皆無攷）．樂易、猶彷徉．與下文相應．不必強改．

聞事曰．簟茀朱鞹．自是文姜所乘之飾．不必言襄公．蓋謂朱鞹諸侯之路車．故以爲齊侯．是時文姜若乘魯侯之車．何人能禁．文勢自是文姜也．

總聞曰．文姜自歸魯之後．一與莊公如齊．出魯還魯之後．五自會齊．杜氏夫人爲魯人所責．故出奔．內諱奔．故謂之孫．又文姜與魯桓俱行．而桓爲齊所殺．故不敢還．若爾則非奔也．又文姜未還．故傳稱文姜出．姜于是感公意而還．若爾則復還也．此詩當在孫齊之後也．

猗嗟三章

猗嗟昌兮．頎而長兮．抑若揚兮．美目揚兮．巧趨蹌兮．射則臧兮．

猗嗟名兮．美目清兮．儀既成兮．終日射侯．不出正兮．展我甥兮．

俗傳外甥多似舅．或魯莊稍肖齊襄．好騰口者．遂有齊侯之子之稱．故詩人爲魯莊解謗言．信爲我甥也．

猗嗟孌兮．清揚婉兮．舞則選兮．射則貫兮．四矢反兮．以禦亂兮．

齊襄與文姜會禚會穀．猶在齊地．至防則不會齊地．而會魯地．恐越境貽患．故齊人諷魯莊防變．言不若反其矢而禦內亂．蓋懲魯桓之事也．

聞音曰．正、諸盈切．貫、扃縣切．反、孚絢切．亂、靈春切．

聞訓曰．昌、名、孌、皆譽其才之辭．長、清、婉、皆譽其貌之辭．不應二章目上爲名．目下爲清．不必從．爾雅止作名譽之名．文勢爲佳．

總聞曰．桓公、父也．文姜、母也．莊公、子也．莊公早年而桓公已沒．文姜已出其後．縱橫往來魯齊之間．挾母之尊．倚齊之強．安可防閑．雖高世大賢處此．亦難以爲．魯莊無出羣之英斷．無化物之妙用．則可失子道則太過也．自舜之後．豈可輕以此責人．莊公未見可罪．但見可憐爾．

魏風

葛屨三章

糾糾葛屨．可以履霜．摻摻女手．可以縫裳．

葛屨忽已履霜．言時易遷．夏忽冬也．女子忽已縫裳．言人易長．小忽大也．當嫁之時也．下所謂佩其象揥、亦同．

要之襋之．好人服之．好人提提．宛然左辟．

要、褸、襋、領也．好人服之者．言將適人．以此供夫服也．好人提提．夫壻行將至也．提提．涉泥水貌．宛然左辟．忽已在左也．辟、旁邊貌．妻、父母之前．男居左．女居右．今猶言左辟右辟．辟有數訓．一辟積、言稠疊也．一便辟、言多禮節也．一糾摘也．一肱也．一邪也．一法也．一君也．一除也．此當爲除．言礙路過兩旁．故曰除道．此皆入聲．去聲同也．毛氏、不敢當尊．宛然而左辟．亦在旁之意．陸氏、讀作避．叶揥．恐非．

佩其象揥．維是褊心．是以爲刺．

言婚嫁太速．其意欲早使夫力婦功以濟其家．不盧度也．此所以爲褊而可刺也．今河東風俗如此．人家無有閒食者．雖幼兒稚女．亦隨力有職．易林引此．絲紵布帛．人所衣服．摻摻女手．紘績緝纖．（案今易林云．紡績緝纖．此紘字誤．）南國饒足．取之有息．自北言之．則魏近南．故曰南國．此其民風大略也．

聞訓曰．服、蒲北切．辟、吳氏、毘義切．叶揥、刺．今連上叶襋、服、刺、七賜切．當讀與砌相近．如雌爲妻．此爲泚．今俗讀訛．吳氏良是．

聞章曰．舊二章．今爲三章．

總聞曰．既以民待之．安有葛屨不可履霜．今民草履．不問嚴寒烈雪．細民皆然．又安得廟見．三月方可執婦功．又安得爲女．不可縫下服．女子亦有下服．如祖服、皆與男子同制．此亦非所以待民也．毛氏鄭氏之說．識者更詳．

汾沮洳三章

彼汾沮洳．言采其莫．彼其之子．美無度．美無度．殊異乎公路．

水際、采草爲人茹．采桑爲蠶飼．此窮賤之事也．賦丰美之容．而躬窮賤之役．殊不似貴族．訝之辭也

彼汾一方．言采其桑．彼其之子．美如英．美如英．殊異乎公行．

彼汾一曲．言采其藚．彼其之子．美如玉．美如玉．殊異乎公族．

聞音曰．莫、末故切．英、於良切．行、戶郎切．

聞物曰．莫、茂子也．如楮實．藚、澤瀉也．如牛脣．初生、皆可菹．亦謂牛脣菜

聞跡曰．班氏、魏在晉南河曲．故曰彼汾一曲．寘諸河之側．不必如此．水豈有無曲．莫不有側．特語法若此爾．

總聞曰．貴者肯任賤者之事．爲人所難．當爲衆所服．而見者已有殊異之辭．寖生輕心．當是障固山澤．奪凡民之所資也．

園有桃二章

園有桃．其實之殽．心之憂矣．我歌且謠．不知我者、謂我士也驕．彼人是哉．子曰、何其．心之憂矣．其誰知之．其誰知之．蓋亦勿思．

園有棘．其實之食．心之憂矣．聊以行國．不知我者．謂我士也罔極．彼人是哉．子曰、何其．心之憂矣．其誰知之．其誰知之．蓋亦勿思．

采桃實以爲殽．采棘實以爲食．士大夫朋友相與會集游適者也．但其憂不知何事．發之歌謠．付之行國．必有難言而不可顯陳者也．當是寡識者．以歌謠爲縱情而事驕佚．以行國爲騁意、而無終窮．懷憂者、稍辨數之．彼人、君也．是此事也．言不君也．何其當何如也．言將亡也．我之所憂．人所不知．所以不知者．特不思而已．苟思則與我同憂也．此必其君或愎而自是．或昏而無知．而君子避患隱憂爲國．而有此風．大不美也．

聞音曰．哉、將黎切．思、新齎切．國、越逼切．

聞人曰．魏自周惠王庚申爲晉所滅．以封畢萬．當時已有先覺者．卜偃以爲魏、大名也．萬、盈數也．畢萬之後必大．司馬氏以爲自晉獻公卒．四子爭立．而畢萬之後彌大．自晉文公入．而武子有功．晉悼公立而昭子又有功．獻子桓子弈世愈張．此當是有識者、憂晉之終爲魏有也．但不知在何時．周威烈王戊寅始建國．裂晉分邦．與韓趙同恢形勢．已久．卜偃能見于初封之時．而況寖久而寖現乎．此士大夫與朋友相與言者也．故曰予曰何其．此人未必深相知．勿可與言者也．

總聞曰．鄭氏、魏君、薄公稅、省國用．不取于民食園桃而已．不修德教．民無以戰．此侵削之由．惟患公稅不薄．國用不省．雖食園桃何害．士階茅茨．此堯所爲聖也．德教孰大于此．有君如是．凡民願戴．何患無以戰．此富強之本．非侵削之端也．識者更詳．

陟岵三章

陟彼岵兮．瞻望父兮．父曰嗟．予子行役．夙夜無已．上慎旃哉．猶來無止．

此臨行而尚相顧子．有恨無言．瞻望而已．其父之辭．督以勤勉．以謹如此．尚可來歸．母兄之辭皆然．止、留也．病而留所在．不能歸也．棄、遺也．遁而不及其部伍．不能同歸也．死甚于止棄也．皆庶幾不如此．悲之辭也．

陟彼屺兮．瞻望母兮．母曰嗟．予季行役．夙夜無寐．上慎旃哉．猶來無棄．

陟彼岡兮．瞻望兄兮．兄曰嗟．予弟行役．夙夜必偕．上慎旃哉．猶來無死．

與部伍偕行．不可獨後．後必有刑也．

聞音曰．岵、後五切．父、扶雨切．子、奬禮切．屺、坡里切．母、滿罪切．兄、盧王切．弟、待禮切．偕、舉里切．死、想止切．

聞句曰．嗟、斷句．文勢當然．語意更切．

總聞曰．毛氏、父尚義．母尚恩．兄尚親．尋詩、予子、予季、予弟之辭．皆親也．夙夜上慎之辭．皆義也．無止、無棄、無死之辭．皆恩也．偶行役者少子爾．非專愛其少子也．若使孟子、仲子．當亦復然．

十畝之間二章

十畝之間兮．桑者閑閑兮．行與子還兮．

居民惟恐其不多．上固欲如此．下亦欲如此．翕集則舒愉．此樂國之象也．當是人多桑少．爲權力所障固採摘．故民他求桑以育蠶爾．今鄉落之間．蠶時至爲急迫．近無所取則遠無所不至．有有獲而徑歸者．有無獲而不肯空歸．前邁而他求者．此或還或逝者也．

十畝之外兮．桑者泄泄兮．行與子逝兮．

聞音曰．間、居賢切．閑、胡田切．泄、以世切．

總聞曰．魏俗多以蠶爲業．以縑轉食．蓋地勢隘而稼事不廣也．蠶月、壯者、用力于外．弱者、用力于內．晝夜奔疲．今其風尚如此．閑、空也．言桑葉稀也．泄、漏也．言桑陰薄也．受畝之內無所取．受畝之外又無所

五十五册
26 B

取以他求也。亦可見當時促迫氣象。

伐檀三章

坎坎伐檀兮。寘之河之干兮。河水淸且漣猗。不稼不穡。胡取禾三百廛兮。不狩不獵。胡瞻爾庭有縣貆兮。彼君子兮。不素餐兮。

君子伐檀以易食。非無故而取給者也。不稼穡者、胡爲而取禾。不狩獵者、胡爲而縣貆、胡言汝何爲而乃如此也。君子不然。計木之大小長短。爲貲之贏虧多寡。非拱手端坐而圖也。

坎坎伐輻兮。寘之河之側兮。河水淸且直猗。不稼不穡。胡取禾三百億兮。不狩不獵。胡瞻爾庭有縣特兮。彼君子兮。不素食兮。

坎坎伐輪兮。寘之河之漘兮。河水淸且淪猗。不稼不穡。胡取禾三百囷兮。不狩不獵。胡瞻爾庭有縣鶉兮。彼君子兮。不素飧兮。

後章言輻言輪。則前章所以伐檀者。蓋爲此具也。毛氏、檀輻、檀輪、良是

聞音曰。檀、徒沿切。干、居焉切。餐、七宣切。側、莊力切。飧、須倫切。

總聞曰。覩河之淸。感君子之潔。當是在淸河淸漳附近。大率詩人觸境而後興辭。河本渾而以爲淸。或者卽委曲解釋。此談詩之弊也。

碩鼠三章

碩鼠碩鼠。無食我黍。三歲貫女。莫我肯顧。逝將去女。適彼樂土。樂土樂土。爰得我所。

此必爲吏臨民者。習熟至于三年。爾不相顧。我亦不相變。凡人情一年猶有望。二年已生心。三年遂決志。不皆如此。大略如此也。謂鼠無食我黍。無食我麥。無食我苗。遺我爲行貲也。

碩鼠碩鼠。無食我麥。三歲貫女。莫我肯德。逝將去女。適彼樂國。樂國樂國。爰得我直。

直、價也。所攜之黍、之麥、之苗。苗、菜也。毛氏、苗、嘉穀也。茅方苗、則可茹。穀方苗、未可飯也。言以此物于他國轉易。以爲生。不虧其價也。今人稱當價猶曰直。杜氏、城中斗米換衾裯。相許寧論兩相直。此言至急不復論直也。

碩鼠碩鼠。無食我苗。三歲貫女。莫我肯勞。逝將去女。適彼樂郊。樂郊樂郊。誰之永號。

永號、言不知在後而不能前者。何人長號也。以去爲喜。以留爲憂

聞音曰。顧、果五切。麥、訖力切。國、越逼切。

聞字曰。勞、卽下泉郇伯勞之之勞。彼去音。此平音。音不同。意則一。呂氏春秋作逃。無謂。

聞訓曰。永號難爲歌號。先號咷而後笑。喜悲、自是兩事。歌號、自是兩音。語勢亦不如此。

總聞曰。以鼠斥君。度民心雖甚怨之。亦不至此。又以三年大比。民于是徙。若不堪而他適。何俟大比也。當是居官滿三歲。如今三年爲任之類。三載考績。自舜法如此。想周制猶然。

詩總聞卷六

唐風

蟋蟀三章

蟋蟀在堂。歲聿其莫。今我不樂。日月其除。無已大康。職思其居。好樂無荒。良士瞿瞿。

此感時傷生者也。屈氏所謂惟草木之零落。恐美人之遲暮。當是徇情爲樂。故相知相愛者。節之爲樂無害。而不已則過甚。勿至于太康。常思其職所主。勿至于荒。常存良士之態。然後爲善也。

蟋蟀在堂。歲聿其逝。今我不樂。日月其邁。無已大康。職思其外。好樂無荒。良士蹶蹶。

蟋蟀在堂。役車其休。今我不樂。日月其慆。無已大康。職思其憂。好樂無荒。良士休休。

聞音曰。莫、末故切。除、直慮切。居、姬御切。瞿、其具切。邁、力制切。慆、他侯切。

聞人曰。舊說此晉也。而謂之唐。本其風俗。憂深思遠。儉而用禮。乃有堯之遺風。恐非。若以晉本唐堯之都。故謂之唐。魏本虞舜之都。胡不謂之虞乎。唐自古以來稱唐。周公滅唐。而成王封叔虞。號曰唐叔。子燮謚爲晉侯。非建晉號也。自唐叔至靖侯五世。史不載年數。不知何時爲晉。當是以燮爲號。晉美名也。唐侯謚晉。衞侯名晉。則晉者其後創起之名。安得捨其初封之號而從其創起之名。此唐之爲唐。本無他義也。序者見季子之語。其有陶唐之遺民乎。由此衍意。而不細攷其詩也。此亦謂聲若慷辭不見陶

唐氣象。
總聞曰。此士大夫之相警戒者也。杜氏、所謂人生歡會豈有極。毋使霜露霑人衣。

山有樞三章

山有樞。隰有榆。子有衣裳。弗曳弗婁。子有車馬。弗馳弗驅。宛其死矣。他人是愉。
山木其茂幾時。其彫有日。所謂此樹婆娑。無復生意。何不爲樂以度日。必有事至于無可若何。而朋友之間。姑道此以開之也。
山有栲。隰有杻。子有廷內。弗洒弗埽。子有鐘鼓。弗鼓弗考。宛其死矣。他人是保。
山有漆。隰有栗。子有酒食。何不日鼓瑟。且以喜樂。且以永日。宛其死矣。他人入室。
子有衣裳弗曳弗婁之類。則有財不能用也。子有鐘鼓弗鼓弗考之類。則有鐘鼓不能以自樂也。子有廷內弗洒弗埽之類。則有朝廷不能洒埽也。使三者皆能。亦豈所謂修道以正國者邪。
聞音曰。栲、云九切。許氏讀栲爲糗。今作考。以考取聲。并與考失之。埽、蘇后切。考、去九切。保、補苟切。
總聞曰。舊說、以此待君。豈事君之道。有國有民。縱使不幸而或危。能辛苦、善下人。當如句踐以亡爲存可也。況未至于此。而勸以姑耽樂延晷刻。此豈足言。而聖人存

揚之水三章

揚之水。白石鑿鑿。素衣朱襮。從子于沃。既見君子。云何不樂。
揚水、鄭氏以爲湅水。遥曲沃、流注峻急。故曰白石鑿鑿。白石皓皓。白石粼粼。水有石則急。此湅水之狀也。揚亦此意。恐當以周揚之水爲正。此自翼往沃也。當是曲沃密招翼人而來者。未見沃君猶驚疑。既見則心安也。自桓叔、莊伯、武公皆與晉爲敵。至武公始成。毛氏指爲桓叔。此亦難考。

揚之水。白石皓皓。素衣朱繡。從子于鵠。既見君子。云何其憂。
揚之水。白石粼粼。我聞有命。不敢以告人。
此密受桓叔之命。而不敢告人。已獨陰遁也。既至則始安。爲詩以自慰其心。喜之辭也。
聞音曰。襮、伯各切。沃、鬱縛切。易林、揚水潛鑿。使不潔。白衣素表。朱、游戲皐沃。得君所願。心志娛樂。正引此詩。白、侯各切。繡、先妙切。鄭氏詩。有朱衣朱霄。霄讀如宵。鵠、毛氏以爲曲沃邑。未見。以語勢推之。當是地名。漢書鵠澤。孟氏音告。告、古多居沃切。憂、一笑切。命、彌幷切。
總聞曰。詩明言沃。故引曲沃之事實之。他于詩未顯者。依其辭、繹其意。不敢指其事。或者附合太過。廢太子榮。召公子陽生于魯而立之。陽生夜至齊。國人知之。而皆不言。所謂我聞有命。不敢以告人也。此亦難。必司馬氏所載。晉臣潘文秫昭侯而迎桓叔。又陘庭與武公爲謀。伐晉于汾旁。又使韓萬殺晉哀侯。又曲沃誘召殺晉小子。皆陰謀詭計。不敢告人者也。世代遙遠。文字訛落。惟意事稍叶。若茫然莽以意推。又茫然欲與事合。恐未可爲定論也。

椒聊二章

椒聊之實。蕃衍盈升。彼其之子。碩大無朋。椒聊且。遠條且。
聊、姑也。姑卽其近者采之。其香已如此。況于遠也。大率山林之物。深遠者愈芬。花草之屬皆然。此當是士大夫之賢妻有令譽者。以爲姑言其美碩大已無與倫。碩大已不勝厚。若盡言之。又不止此。聊字遠字可見。
椒聊之實。蕃衍盈匊。彼其之子。碩大且篤。椒聊且。遠條且。
西北婦人。大率以厚重爲美。東南婦人以輕盈爲美。故美女多歸燕趙。此稱碩大者。蓋其風俗也。嘗見北方士女畫圖。皆厚重中有妍美態。與東南迥不同也。大率觀漢蜀與吳越。卽南北約略可見。
總聞曰。嘗行關陝道路。深秋初冬之間。椒香不可言。大率漫山瀰嶺、無有雜木。近道所聞多烈而逆鼻。自遠傳來者不甚烈。而頗幽。尤可人也。秦蜀多相似。但秦椒差大而紋低。蜀椒差小而紋高。蠻或已摘且致遠者。其香十不及二三也。

綢繆三章

綢繆束薪。三星在天。今夕何夕。見此良人。子兮子兮。如此良人何。
三星、心星也。當是戌亥間。此時采薪。必有所規也。今夕何夕。難逢忽遇之意也。後人多用。杜氏所謂今夕復何夕。共此燈燭光。然男子則易爲計。婦人將如之何。此必旁觀者爲辭。非抉摘其陰私。蓋有所憐也。
綢繆束芻。三星在隅。今夕何夕。見此邂逅。子兮子兮。如此邂逅何。
綢繆束楚。三星在戶。今夕何夕。見此粲者。子兮子兮。如此粲者何。
聞音曰。天、鐵因切。芻、側九切。隅、語口切。逅、狠口切。者、掌與切。
總聞曰。毛氏三、參星也。鄭氏三、心星也。二說皆通。古參字皆作曑。言參星有理。心字象形。言心星亦有理。小星三五在東。謂心星也。今從心星。但鄭氏以爲三星在天、四月中。在隅、五月中。在戶、六月中。隅戶在人所處。難以定星候也。

杕杜二章

有杕之杜。其葉湑湑。獨行踽踽。豈無他人。不如我同父。嗟行之人。胡不比焉。人無兄弟。胡不佽焉。
此獨行野樹之間可憐。亦有他人可以相同。終不若同父親兄弟也。同姓族兄弟也。獨行之人。胡不與兄弟相親。行人之兄弟。亦胡不與獨行者相助。蓋兩俱有失。此無情于彼。彼無情于此。林莽如此之盛。不無驚傷。而獨行何也。
有杕之杜。其葉菁菁。獨行睘睘。豈無他人。不如我同姓。嗟行之人。胡不比焉。人無兄弟。胡不佽焉。
聞音曰。比、毗志切。姓、桑經切。古姓。讀如星。蓋用旁紐。
總聞曰。無兄弟。非無兄弟也。與無兄弟同。所謂爾有母遺。伊我獨無。何者。此無所比。彼無所助也。語意、可悲。當是旁觀而興憐。皆以胡不爲辭問之。不知何以答之也。兄弟參差之間。必有內報而生悔者。

羔裘二章

羔裘豹袪.自我人居居.豈無他人.維子之故.

羔裘、朝服.豹飾、戎服.羔裘而豹飾.其失士大夫之體如此.自我與此人.室相近、居室也.情相深、究深也.

豈無他人相定交.而有所不忍舊.不可忘、愛不可替也.

羔裘豹褎.自我人究究.豈無他人.維子之好.

聞音曰.好、之候切.

聞字曰.褎、舊說、服飾盛也。又說猶袪也.今攷古文.袖作褎.音袖、又音狖.恐是字轉.

總聞曰.此朋友切責之辭.切責之中.忠厚所寓.此風亦可嘉也.

鴇羽三章

肅肅鴇羽.集于苞栩.王事靡盬.不能蓺稷黍.父母何怙.悠悠蒼天.曷其有所.

集則有羣.苞則有食.今稷黍不能種.父母不能養.爲人而不如鴇.有感興.嗟無所赴于人.而愬于天也.

肅肅鴇翼.集于苞棘.王事靡盬.不能蓺黍稷.父母何食.悠悠蒼天.曷其有極.

肅肅鴇行.集于苞桑.王事靡盬.不能蓺稻粱.父母何嘗.悠悠蒼天.曷其有常.

當是王所于侯國有所徵發.故曰王事.

聞音曰.行、戶郞切.

聞物曰.苞、始出之芽也.說文.苞、草也.集韻、木叢生曰枹、通作苞.禹貢草木漸包.上旁不從草木.當從禹貢.包有初生意.

總聞曰.詩以種蓺爲辭.當是農民.爲民而從王事.亦固其分.有其地不當徵而徵者.故曰曷其有所.有其數至頻而不止者.故曰曷其有極.有其期當更代而不得者.故曰曷其有常.曷其、何其也.問天之辭也.

無衣二章

豈曰無衣七兮.不如子之衣.安且吉兮.

豈曰無衣六兮.不如子之衣.安且燠兮.

禮、上公侯伯.七命.其國家.宮室、車旗、衣服、儀禮、皆以七爲節.（案儀禮當爲禮儀.如周官文.）王之三公卿.六命其國家.宮室、車旗、衣服、禮儀、亦如之.衣七者、侯伯而爲上卿之儀也.衣六者、卿而爲王三公之儀也.其上不敢求九命而求七命.又不肯求五命.其次不敢求八命而求六命.又不肯求四命.鄭氏非.變七言六.謙也.七者、其君求上公之禮也.六者、其臣求王卿之禮也.皆卽其中求之.務必得也.

總聞曰.此與旄節吾自有要假長安本色何異.然有可恕者三.其君不敢求上公之極禮.而求其次禮.上公、三太也.其臣不敢求三公之極禮.而求其次禮.三公、三少也.皆虛其上、而求其次.亦可恕也.以爲安則吉.不安則凶.安則燠、不安則凶.以上之命爲安.二可恕也.因使者以請命.不敢抗天子以專達.三

可恕也.此必晉之任國事挾機數之人.然聖人不棄.猶有愈焉者也.

有杕之杜二章

有杕之杜.生于道左.彼君子兮.噬肯適我.中心好之.曷飲食之.

此當是山林之君子.杕杜生道左道周.而未嘗前除.是無招來之跡及于山林也.冀其自至誠難.好賢果于眞心.縱未能共位治職.盡少通勤渠.上之人.徒怪君子之不來.而不知君子豈肯無因而輕至也.

韓氏所謂無求于人.其肯爲我來邪.

有杕之杜.生于道周.彼君子兮.噬肯來遊.中心好之.曷飲食之.

聞音曰.以之相叶亦可.若正古音.則好、祖似切.以子得音.食、象齒切.與好相叶也.大率當隨韻以類求之.

聞物曰.兩詩連及杜.又皆稱杕.其措辭全同.恐是其人同.所其地多此物.故皆指以興辭.今甘棠梨也.

大率詩同辭者.必其事相涉.其地相連.其意相符.其語相傳.無有偶然者.

總聞曰.繼粟繼肉.非所以致賢.然其意必有以將之.商山已絕世.亦以辭幣而來.噬不肯之確也.今人猶作此意.

葛生五章

葛生蒙楚.蘞蔓于野.予美亡此.誰與獨處.

此君子出役.而不歸.婦人獨處而興哀也.毛氏、夫從征役.棄亡不反.其妻居家而怨思.尋詩有思無怨.

葛生蒙棘.蘞蔓于域.予美亡此.誰與獨息.

角枕粲兮.錦衾爛兮.予美亡此.誰與獨旦.

葛、蒙楚.蘞、延蔓.想像其所沒之地也.鄭氏、君子從軍未還.未知死生.尋詩已知決死.不復疑生.下章角枕錦衾.毛氏、禮夫不在.斂枕篋衾.席韣而藏之.鄭氏、夫雖不在.不失其祭攝主.主婦猶自齋而行事.大似不必解也.平時衾枕同宵.今見衾枕而不見人.此所以不能獨旦也.傷之極也.

夏之日.冬之夜.百歲之後.歸于其居.

冬之夜.夏之日.百歲之後.歸于其室.

鄭氏、思者于晝夜之長時尤甚.其說甚佳.

聞音曰.野、上與切.夜、羊茹切.居、姬御切.

總聞曰.生無可見之日.死有相逢之期.此詩傷存悼沒最哀.又非大車生則異室.死則同穴之比也.

采苓三章

采苓采苓.首陽之巔.人之爲言.苟亦無信.舍旃舍旃.苟亦無然.人之爲言.胡得焉.

尋詩.恐專是申生之事.首陽、夷齊逃孤竹之命.避武王之恥、所隱之地也.當是國人憐申生.不欲其死.而欲其逃.以爲其讒少待而自明也.人爲誣罔之言.苟不信則見捨.儻無此.則何所得而爲之.必有時

而窮.此可姑遲.不必遽就盡也.

采苦采苦.首陽之下.人之爲言.苟亦無與.舍旃舍旃.苟亦無然.人之爲言.胡得焉.

采葑采葑.首陽之東.人之爲言.苟亦無從.舍旃舍旃.苟亦無然.人之爲言.胡得焉.

苓、茯苓也.苦、苦菜也.葑、蕪菁也.可食.亦足以充飢.而待讒之消.親之悟也.

聞音曰.巔、典因切.說文以顚得聲.集韻、顚、典因切.易林、日在阜巔.鄉昧爲昧.(案今易林云.嚮昧爲昏是也.下昧字誤.)小人成羣.君子傷倫.典因審也.信、斯人切.下、後五切.其餘皆助辭.然、旃、焉、相叶.

聞跡曰.首陽山在河東蒲坂縣.雖逃亦不越境.未大傷義也.

總聞曰.左氏.驪姬謂申生曰.君夢齊姜.必速祭之.申生祭于曲沃.歸胙于公.公田.姬寘諸宮六日.公至.毒而獻之.祭地.地墳.與犬.犬斃.與小臣.小臣亦斃.姬泣曰.賊由太子.或謂申生.子辭.君必辨焉.申生曰.君非姬氏.居不安.食不飽.我辭.姬必有罪.曰子行.申生曰.君實不察其罪.被此名以出.人誰納我.乃縊.杜氏.毒酒經宿輒敗.而經六日.明公之惑.當以六日之狀自理.是知其譖易明.縱未必辭.且少待之.則六日之譖自露.申生亦以爲辭.姬必獲罪.六日之譖.蓋易辨也.采苓之詩.必左氏所謂或人者也.雖姓名不著.必識事通方.愛賢嫉惡之人也.

秦風

車鄰三章

有車鄰鄰.有馬白顚.未見君子.寺人之令.

此謀臣策士.以車馬招致而來.以寺人傳辭而見.當是秦已懷此意.求此人而共畫此事也.

阪有漆.隰有栗.既見君子.並坐鼓瑟.今者不樂.逝者其耋.

阪有桑.隰有楊.既見君子.並坐鼓簧.今者不樂.逝者其亡.

言士地饒表如此.豈可虛度此生也.

聞音曰.顚、典因切.令、力呈切.耋、地一切.

總聞曰.秦萌心已久.有志、有人、有勢.積久恢崇.安得而不成.惟其造端.以傾而不以正.故末流亦異常也.後世惟漢造端稍正.崛起匹夫之中.而取諸羣雄之手.故末流亦不至太甚.王氏十餘年而光武興.曹氏同時而先主興.百餘年而宋武帝興.六百餘年而漢高祖興.其他假名旁系.不可勝數.凡以秦建號者.皆不旋踵.苻堅近有道之君.秦近升平之世.然一敗塗地.此不類亡國.而甚于亡國.求其故而不可得.特以兩國號而推天意人情.略可見也.或以逝者其耋.逝者其亡.附合西戎殺秦仲.世父報西戎之事.似亦有理.但細攷世父怨西戎甚深.曰戎殺我大父仲.我非殺戎王.則不敢入邑.所謂並坐鼓瑟.並坐鼓簧.優游燕樂.非挾讎之狀.姑載于此.

駟驖三章

駟驖孔阜.六轡在手.公之媚子.從公于狩.

媚子、嬖姬也.婦人亦爾.男子可知.鄭氏、以媚子爲賢者.言襄公親賢.使果親賢.造端必不如此.

奉時辰牡.辰牡孔碩.公曰左之.舍拔則獲.

辰、早也.早出即有獲.凡射、左射最難.軍旅自習一種左射者.

遊于北園.四馬既閑.輶車鸞鑣.載獫歇驕.

既事則遊北園也.獫、長喙之犬.固然.而歇驕短喙.可疑.此類多從犬.二字皆無從犬者.大率漢儒之學.喜分耦爲辭.有長喙必有短喙.恐從意而生.歇、息也.驕、嬾也.言犬用力太多.纔息則嬾.無壯氣也.皆遊北園之事也.

聞音曰.阜、符有切.狩、始九切.碩、常灼切.獲、黃郭切.

聞字曰.驖馬、四馬同.恐四當從馬.通用亦可.

總聞曰.秦仲始大.有車馬、禮樂、侍御之好.猶之可也.西人田狩之事.園囿之樂.蓋其常俗.不必始命方有.

小戎三章

小戎俴收.五楘梁輈.游環脅驅.陰靷鋈續.文茵暢轂.駕我騏馵.言念君子.溫其如玉.在其板屋.亂我心曲.

此君子.當爲士大夫也.再言溫其可見.

四牡孔阜.六轡在手.騏騮是中.騧驪是驂.龍盾之合.鋈以觼軜.言念君子.溫其在邑.方何爲期.胡然我念之.

詩有字闕而意足.方何爲期.鄭氏方今以何時爲還期乎.其中闕兩三字.胡然我念之.鄭氏何以了然不來也.其中亦闕兩三字.又一句讀作兩句.乃有意.鄭氏若此類得古爲多也.

俴駟孔羣.厹矛鋈錞.蒙伐有苑.虎韔鏤膺.交韔二弓.竹閉緄縢.言念君子.載寢載興.厭厭良人.秩秩德音.

當是婦人之君子.溫粹精肅.而從事于兵馬之間.戎狄之境.婦人所以動念也.

聞音曰.驅、居懼切.續、辭屢切.阜、符有切.中、諸仍切.劉氏.關中以中爲烝.驂、疏簪切.邑、旁紐作倚叶子.錞、殊倫切.弓、姑宏切.

總聞曰.戎、兵車也.孔氏.從前行者.謂之大戎.引詩元戎十乘.以先啓行.從後行者.謂之小戎.引此小戎俴收.恐非.大率在中軍者元戎.元戎十乘.以先啓行者.建元戎之表識者也.所謂平旦建大將旗.鼓行出井陘口是也.在左右前後者小戎.今其物凡十有八.收、一也.五楘、二也.梁、三也.輈、四也.游環、五也.脅驅、六也.陰、七也.靷、八也.鋈續、九也.文茵、十也.暢轂、十一也.龍盾、十二也.觼軜、十三也.厹矛、十四也.鋈錞、十五也.虎韔、十六也.鏤膺、十七也.緄縢、十八也.此詩止是行邊講武.故止用小戎車.則俴收、言軫淺也.馬則俴駟.言甲淺也.交韔、言弓在房也.合盾、言刃相向就束也.尋詩皆無戰跡.不然則是飛嚴爲備也.

412

蒹葭三章

蒹葭蒼蒼。白露爲霜。所謂伊人。在水一方。遡洄從之。道阻且長。遡游從之。宛在水中央。
所謂伊人。謂聞而未見。躊躇而忽見。故發此辭。遡流而求不可得。順流而求忽得之。當是訪尋既久。至
此秋而如所願。有驚喜之意也。蒹葭霜露記時。
蒹葭淒淒。白露未晞。所謂伊人。在水之湄。遡洄從之。道阻且躋。遡游從之。宛在水中坻。
蒹葭采采。白露未已。所謂伊人。在水之涘。遡洄從之。道阻且右。遡游從之。宛在水中沚。
聞音曰。采、此禮切。涘、羽已切。右、羽軌切。
總聞曰。秦興其賢有二人焉。百里奚、蹇叔是也。秦穆初聞虞人百里奚之賢。自晉適楚。以五羖羊皮贖
之。因百里奚而知蹇叔。曰蹇叔之賢而世莫知。使人厚幣逆之。所謂伊人、豈此流也邪。凡所講解皆不
見。

終南二章

終南何有。有條有梅。君子至止。錦衣狐裘。顏如渥丹。其君也哉。
有條有梅。梅、當作枚字。轉古字亦通用。以條計、以枚計、皆可以爲字也。下章有紀有堂。紀、極也。會也。堂、
屋也。明也。言其材皆中爲此也。得地如此。而又儀服之盛。位號之隆。初其君也哉。次壽考不忘。皆戒勸
之辭也。
終南何有。有紀有堂。君子至止。黻衣繡裳。佩玉將將。壽考不忘。
言自此以往。至老不可忘主恩也。
聞音曰。裘、渠之切。哉、將黎切。
總聞曰。陸氏、以條爲槄。柚也、以梅爲柟。荊曰柟。揚曰梅。柚、渡淮成枳。梅成杏。今終南之所生。有條有梅。
而材實皆成。此終南被美化也。終南有此無此固未可知。要不必及此。

黃鳥三章

交交黃鳥。止于棘。誰從穆公。子車奄息。維此奄息。百夫之特。臨其穴、惴惴其慄。彼蒼者天。殲我良人。如可
贖兮。人百其身。
黃鳥、倉庚也。及夏則鳴。及秋則止。三良之殉。攷春秋、正在夏也。
交交黃鳥。止于桑。誰從穆公。子車仲行。維此仲行。百夫之防。臨其穴。惴惴其慄。彼蒼者天。殲我良人。如可
贖兮。人百其身。
交交黃鳥。止于楚。誰從穆公。子車鍼虎。維此鍼虎。百夫之禦。臨其穴。惴惴其慄。彼蒼者天。殲我良人。如可
贖兮。人百其身。
聞音曰。穴、戶橘切。天、鐵因切。行、戶郎切。
總聞曰。聖人終書以秦誓[illegible]其辭、知其人也。而豈收其良以從其死。何等所爲。秦人尙義重恩。不勝所

感。而忘其軀。亦未可知。或謂如晉明之殺王彧。吾不能獨死。請子先之。三人者。百夫之特、之防、之禦。慮
不肯事少主。致後患也。識者更詳。但尋詩止見三人從穆公之迹。不見穆公收三人之狀。所以不敢盡
信左氏所傳也。

晨風三章

鴥彼晨風。鬱彼北林。未見君子。憂心欽欽。如何如何。忘我實多。
此賢人居北林者也。當是有舊勞以間見棄。而遂相忘者也。欲見其君。吐其情。又不得見。所以懷憂久。
而至于如醉也。
山有苞櫟。隰有六駁。未見君子。憂心靡樂。如何如何。忘我實多。
山有苞棣。隰有樹檖。未見君子。憂心如醉。如何如何。忘我實多。
如何如何。甚憂疑之辭。雖疏而亦未安也。見晨風飛空棲樹。自恨不如也。
聞音曰。風、孚愔切。櫟、歷各切。
聞物曰。晨風、鸇也。大率鷹鸇之屬。喜候晨乘風。蓋所稟俊健。恐以此得名。晨或從鳥。隹省文。駁、毛氏如
馬。鋸牙食虎豹。集韻廣韻皆同。廣韻直指爲六駁獸。而能食虎豹。豈是與人相近之物。又以六言。何故
其數拘此。假使有此之數。則北林豈可居之地。六、當作陸。駁、當作駁雜之駁。言陸地樹色交雜也。此詩
皆引常木。而獨此引異獸。不倫。孔氏疑此以駁爲梓榆也。其皮青白。大率樹花葉皮。實雜色甚多。不獨
梓榆也。集韻、校、枋也。枋、木也。可以爲車馬。恐當爲木字。從交者、多音角。較字、絞字、是也。駁恐爲校。未可
知。六、爲陸。則無疑也。王氏言六。據所見言之。或可從。
總聞曰。此必北林之賢者。與人相逢。問何如也。大率居山林。遠市朝。所謂理亂不知。黜陟不聞。故有所
逢。則有所問。蓋其心之所抱而不能自已者也。如何繼以如何。急問之欲急之也。此人當是操心危。慮
患深。未能忘懷于世者也。

無衣三章

豈曰無衣。與子同袍。王于興師。修我戈矛。與子同仇。
此與天子之使所言者也。當是其君受終南命服。而其臣未得。以爲不足。吾君勢力如此。豈無此服。能
與子同適王命。徽師旅。願整戎從事。與子俱匹俱起俱往。蓋欲結知于使者。致辭于王也。此與晉無衣
豈曰無衣六兮同意。
豈曰無衣。與子同澤。王于興師。修我矛戟。與子偕作。
豈曰無衣。與子同裳。王于興師。修我甲兵。與子偕行。
聞音曰。袍、步謀切。澤、徒洛切。禮、土反其宅。水歸其壑。昆蟲毋作。草木歸其澤。宅、澤、皆鐸音。戟、訖約切。釋
名。戟、格也。漢儒之學大槩如此、音各。兵、晡茫切。行、戶郎切。
總聞曰。秦之君臣如此。雖藉王命以張國勢。實以機鉤致其權。而反以力操切其命也。古者擅國而他

有所圖。大率多師此法。故晉秦兩無衣。事同辭亦同。但彼辭差婉。而此辭又健也。

渭陽二章

我送舅氏。曰至渭陽。何以贈之。路車乘黃。

我送舅氏。悠悠我思。何以贈之。瓊瑰玉佩。

聞音曰。思、新齎切。佩、蒲枚切。

總聞曰。秦康公在位。晉文公久亡。自文公下世。秦晉交惡。當是有感其夙好。而恨其不終也。秦自秦仲、莊公、襄公、文公、寧公、出子、武公、德公、宣公、成公、穆公、康公。以終南可歸。襄公。以三良可歸。穆公。以渭陽可歸。康公。其他以車鄰歸秦仲。以駟驖小戎蒹葭歸襄公。以晨風權輿歸康公。而無衣又無所歸。其餘八君。皆不在有詩之數。當是亦以詩附事。或無所附。而強爲辭者。未能用周禮、將無以固其國是也。有可附而誤附者。好攻戰、亟用兵。而不與民同欲是也。後之觀詩者。于文既無所攷。于序又不可全憑。惟精思細推。至無可奈何而後已。然事實雖亡。物情猶在。則亦未至于甚無奈也。

權輿二章

於我乎止。夏屋渠渠。今也每食無餘。于嗟乎止。不承權輿。

於我乎止。每食四簋。今也每食不飽。于嗟乎止。不承權輿。

夏屋、設食之地。四簋、設食之器也。

聞音曰。簋、已有切。飽、補振切。

總聞曰。秦自秦仲以來。皆以致禮招才。屈節下士爲事。自武公從死至六十六人。而穆公尤高誼以待覆師者。三帥食馬者三百餘輩。推之可見其從死至百七十五人。後人信難繼也。康公得隨會而縱使歸。其異于穆公用百里奚。抑亦遠矣。前人所舉過絕。而後人所舉不繼。無怪人情與彼此。感始末。故曰君子之行。爲可傳也。爲可繼也。

詩總聞卷七

陳風

宛丘三章

子之湯兮。宛丘之上兮。洵有情兮。而無望兮。

宛丘、在陳郡陳縣。說文、丘上有丘、爲宛丘。歐陽氏、今地形則然。說文又謂宛中爲宛丘。毛氏、四方高。中央下。郭氏、中央隆高。一丘而背馳如此。恐止是宛轉之狀。我于君信有情者。望其爲良也。終無望者。度其必不能如願也。此士大夫之辭。

坎其擊鼓。宛丘之下。無冬無夏。值其鷺羽。

坎其擊缶。宛丘之道。無冬無夏。值其鷺翿。

聞音曰。湯、徒伉切。毛氏訓蕩。音亦當然。下、後五切。

聞字曰。湯、當作蕩字。轉亦可通行。

聞用曰。此羽不專用以爲翳。凡儀仗皆可。易曰。鴻漸于陸。其羽可用爲儀。翿、則爲翳、舞者所執也。毛氏皆以爲翳。未當。

總聞曰。冬、夏、極寒暑之時。人所鮮出。而常相值。無時而不出也。幽公之事無見。徒以惡謚。故歸以大過。

亦猶信公之事無見.徒以常證.故歸以小過.事不明.人不的.徒以一時之證.遂著爲一時之實.攷古如此.恐未免多誤也.

　東門之枌三章

東門之枌.宛丘之栩.子仲之子.婆娑其下.

宛丘之東門也.子仲.子之仲也.之子.又仲之子也.必指一人.而其姓氏無攷.徘徊東門樹下.待所期婦人也.

穀旦于差.南方之原.不績其麻.市也婆娑.

差.擇也.選善日而擇所適之地.惟南原爲吉.故廢女事而徘徊東門市中.待所期男子也.吳氏、此章第一、第三、第四句.用韻.第二句不用韻.他未有此例.闕不必以例求.然原、今人猶呼衢靴切.未嘗不叶也.世傳杜詩不讀萬卷書.不行萬里地.不可以觀.而況古詩包羅萬象.上下數千年.誠未易輕議也.

穀旦于逝.越以鬷邁.視爾如荍.貽我握椒.

既善日至期則逝.言相隨而適也.鬷、釜屬.言越境攜釜而行也.荍、紫葵也.椒、顆椒也.皆道旁所有.言用相娛悅.男指女色如葵.女指男芬如椒也.

聞音曰.下、後五切.差、七何切.麻、謨婆切.邁、力制切.

聞物曰.穀或作楮.木也.言男女指樹爲誌.有穀者所聚之地.所行之途也.如此、則旦作且.當從徐氏.

聞人曰.毛氏、以擊鼓有從孫子仲.遂以此子仲爲陳大夫.以擊鼓序爲公孫文仲.故以此原爲子仲之氏.不知何所見而言.春秋魯莊二十七年.公子友如陳.葬原仲.恐是因此.杜氏、原仲、陳大夫也.原氏、仲字也.杜氏則不用諸春秋.毛氏則不用諸詩也.

總聞曰.此詩多及期會之地.草木、如枌、如栩、如麻、如荍、如椒、穀作木名之穀.恐是.案.穀善之穀從禾.與木名之穀從木不同.此說誤.

　衡門三章

衡門之下.可以棲遲.泌之洋洋.可以樂飢.

此賢者窮處而自解者也.

豈其食魚.必河之魴.豈其取妻.必齊之姜.

位重則享珍品.勢隆則援名族.雖處窮無此.下魚亦可味.卑族亦可昏也.

豈其食魚.必河之鯉.豈其取妻.必宋之子.

聞跡曰.泌、在南陽泌陽縣.斯人當是居此.

總聞曰.當是或勸賢者取有爵.賢者婉辭導情以酬之.言不必也.

　東門之池三章

東門之池.可以漚麻.彼美淑姬.可與晤歌.

言隨分可以取足也.當是與衡門同懷其處之人.其意皆同.

東門之池.可以漚紵.彼美淑姬.可與晤語.

東門之池.可以漚菅.彼美淑姬.可與晤言.

姬、女.別名.不必言周姬.王姬.

聞音曰.麻、謨婆切.紵、眞呂切.菅、居賢切.

聞用曰.漚麻、漚紵.可緝爲野服.漚菅可緝爲野具.皆女事也.言窮妻能同野趣作野工.自見其爲淑姬也.諺云、是眼有西施.

總聞曰.皆言可者.如是即可.何必他求.此安分君子之辭.孔子曰.富而可求也.雖執鞭之士.吾亦爲之.如不可求.從吾所好.過涪陵、見古寺題譙可翁三字.必譙定也.其詳見祠堂記.

　東門之楊二章

東門之楊.其葉牂牂.昏以爲期.明星煌煌.

楊、黃楊木也.葉盛春秋之時.言飲酒無度也.約昏而罷.逮曉而未已.明星、啓明、曉星也.

東門之楊.其葉肺肺.昏以爲期.明星晢晢.

在昏不認樹葉.認樹葉必明也.可見其飲酒達旦也.此與其桐其椅.其實離離同意.認樹實亦必明也.

聞音曰.晢、之世切.

總聞曰.多稱東門.此必宛丘交會之地也.楚向陳自南之東.轘徵舒于栗門.疑即東門也.于交會之所.戮之示衆.悉覩也.

　墓門二章

墓門有棘.斧以斯之.夫也不良.國人知之.知而不已.誰昔然矣.

墓門之草木.樵斧而無人禁之.鴞集而無人逐之.言凋落荒蕪也.是中之不良.其誰不知.言甚著也.人皆知而所爲不已.誰從昔而然.言自取如此也.悲墓中者也.

墓門有梅.有鴞萃止.夫也不良.歌以訊之.訊予不顧.顚倒思予.

方其告汝.于我不相顧.及精神顚倒.當思我言.謂將死之時也.所謂雖悔可追.

聞音曰.斯、所宜切.徐氏、凡斯皆讀作西.訊、息悴切.顧、果五切.予、演女切.

聞字曰.誰、當作維.訊、當作誶.之、當作止.誶止、見手鑑.正引此詩.案.龍龕手鑑.言部.誶字下引詩云.歌以誶止.手鑑.遼僧行均撰.成於統和間.當宋太宗之世.遼人書禁甚嚴.然是書在北宋已入中國.沈括筆談嘗言之矣.

聞跡曰.左氏鄭有墓門.城門也.古人模.城門之外有塚.即曰墓門.案.襄三十年傳云.伯有自墓門之瀆入.此恐亦是城門.

總聞曰.夫恐當作父.佗.五父也.若以爲佗.須此字以證之.當是陳佗之存.已有知厲公之爲蔡出.而蔡人必不欲佗立者.或以警之.而佗不以爲虞.故曰訊予不顧.顚倒思予.

防有鵲巢二章

防有鵲巢．邛有旨苕．誰侜予美．心焉忉忉．
中唐有甓．邛有旨鷊．誰侜予美．心焉惕惕．

中唐、中塘也．塘字之轉．通用亦可．甓、鷺也．水鳥．鷺鷀也．甓字之轉．今行隄之上、見鵲巢．行丘之上、見苕．則動念曰．誰欺我所美之人也．行塘之上見鷺鷀．行丘之上見綬草．則又動念曰．誰欺我所美之人也．言木上水中之禽．丘上之草．各適其性．何人欺上聽以害賢者．使我懷憂不安也．

聞用曰．甓、令甋．甋也．雜于山木禽草之間．無謂．此等物．亦難以起興．

聞跡曰．南陽有上唐．後改爲下湀．當亦有中唐．地名以中爲名極多．如魯中丘．楚中州．大率陳蔡之間．呼大爲唐．故唐州唐縣之名出此．審爾防邛亦地名．毛氏但云．防地名．杜氏西防故城．在唐州．邛、未知何在．

聞人曰．序、以爲宣公．亦是以事相附．司馬氏宣公嬖姬生子款．欲立之．而殺其太子禦寇．禦寇素愛公子完．完懼及禍．乃奔齊．此信讒何以異于晉獻．故以此歸于宣公．要亦可從．公子完之賢．見左氏甚明．是誠可美也．

總聞曰．每章一水隄、一山丘、一水塘．而以廟中路間之．無謂．一禽一草．而以甓間之．亦無謂．此適野而懷賢．觀境而生情者也．

月出三章

月出皎兮．佼人僚兮．舒窈糾兮．勞心悄兮．
月出皓兮．佼人懰兮．舒懮受兮．勞心慅兮．
月出照兮．佼人燎兮．舒夭紹兮．勞心慘兮．

舒、謂徵舒也．佼人、謂夏姬也．當是靈公、孔寧、儀行父與夏姬宣淫至夜．徵舒不無所慚．內據不安．病行父似君之言．可見．僚、懰、燎、皆夏姬妍美貌．窈糾、懮受、夭紹．皆徵舒繚繞貌．悄、慅、慘、皆徵舒憂悒貌也．

聞音曰．僚、盧皎切．糾、己小切．皓、胡老切．懰、郎鳥切．受、時倒切．慅、七老切．慘、七到切．開元經文．以慘爲懆．引白華．念子懆懆．說文．懆、愁不安也．

總聞曰．佼人、以爲靈公、孔寧、儀行父亦可．婦人慕男子．亦猶男子慕婦人．聖人存之者．著徵舒君臣之分雖惡．母子之義甚正也．

株林二章

胡爲乎株林．從夏南．匪適株林．從夏南．

何爲往株林．與夏南相從．非往株林．與夏南相從也．當是往株林也數．而同夏南也頻．故人疑之．蓋有與徵舒適野通謀者．知人有覺而詭言之．非之株林．之他所也．非同夏南．同他人也．意謂此言可以欺人．而不知已覺也．靈公之弒．不自似女似君之時．蓋已久也．

駕我乘馬．說于株野．乘我乘駒．朝食于株．

人猶初意．其非眞之株也．跡其所往．則之株也．當是有覺者陰察而不肯發．亦嫉靈公、孔寧、儀行父之事．未必不幸其與戕而成事也．

聞音曰．南、尼心切．馬、滿補切．野、上與切．

聞跡曰．毛氏、株林、夏氏邑也．此特以意推之．朝食、甚近也．當是林樹蔽密之所．所謂謀于野者也．

總聞曰．靈公夏姬之事固有．而此詩止曰夏南．夏南者、徵舒也．孔氏、婦人夫死從子．故以夏南言之．識者更詳．

澤陂三章

彼澤之陂．有蒲與荷．有美一人．傷如之何．寤寐無爲．涕泗滂沱．

有美一人．恐謂洩冶．洩冶于孔寧、儀行父．雖不甚遜．于靈公可謂甚忠．已死將如之何．痛其亡欲其存也．

彼澤之陂．有蒲與蕑．有美一人．碩大且卷．寤寐無爲．中心悁悁．
彼澤之陂．有蒲菡萏．有美一人．碩大且儼．寤寐無爲．輾轉伏枕．

寤寐無爲．言終夕無可爲者．惟恐傷而已．

聞音曰．卷、其員切．悁、烏元切．萏、徒畝切．枕、知聾切．

聞物曰．鄭氏以蕑作蓮．恐是．三章皆同類同時之物．蕑、蘭也．生陸生春．皆不同．

總聞曰．每章必舉二物．初章蒲荷．次章蒲蓮．三章蒲菡萏．殆是孔寧、儀行父．所謂二子者也．二子得地得時．競秀爭妍．而洩冶亡矣．彼二子之美．不若洩冶之美．二子之美．美于男女．洩冶之美．美于君臣．孔子蓋亦憐之．曰民之多辟．無自立辟．靈公君臣．固邪僻也．洩冶又自與立邪僻言揭而揚之也．爲洩冶者．陰爲之術可也．此孔子之意也．杜氏、以上辟邪也．下辟法也．一字不應作兩義．幷載于此．

檜風

羔裘三章

羔裘逍遙．狐裘以朝．豈不爾思．勞心忉忉．

羔裘者．當是人所敬．而去狐裘者．當是人所鄙．而留去者．人情非不思而不能留．當是有所不可言．而弗得已者．徒憂勞傷悼．而不能已也．

羔裘翺翔．狐裘在堂．豈不爾思．我心憂傷．
羔裘如膏．日出有曜．豈不爾思．中心是悼．

至此不言狐裘．惟專思羔裘而已．他人不暇及也．

聞音曰．膏、古報切．

五十五册

聞人曰．史怕曰．濟洛河潁之間．子男之國．號檜爲大．恃勢與險．崇侈貪冒．序者遂以羔裘而歸諸君之好潔．以隰有萇楚而歸諸君之淫恣．又檜君少見．故不能如他詩指名某公某侯．而大概稱君．使當時知其的．必得其人．以是知未必有傳．特附合而增加者也．無所附合．故無所增加．作序者．亦未爲博極也．

總聞曰．或其君不可服事．或其徒不可同處．不去則有不測之憂．雖去亦終有不免之患．不然．何國人忉忉勞心．增而爲憂傷．又增而爲悼也．度逍遙翺翔者．必與以朝在堂者異趣．彼在位．而此在野．人情不無過慮．其賢可愛如此．

素冠三章

庶見素冠兮．棘人欒欒兮．勞心慱慱兮．

當是在位之賢宅憂．而國事無人任之．所以急欲挽之也．

庶見素衣兮．我心傷悲兮．聊與子同歸兮．

庶見素韠兮．我心蘊結兮．聊與子如一兮．

聞音曰．結．激質切．從吉．以吉取聲．說文多用此．荀氏治復一條之吉．君子執之．心如結．

聞訓曰．欒欒．轉旋不安貌．慱慱．鬱結不舒貌．

聞事曰．喪制．人之變．所惡見而諱言者也．今欲同歸如一．而如一尤不美．非人情也．語勢亦不如此．

總聞曰．同歸者．欲與偕歸都也．如一者．欲與均任事也．必其徒相挽．蓋以國人所欲也．

隰有萇楚三章

隰有萇楚．猗儺其枝．夭之沃沃．樂子之無知．

萇楚．羊桃也．雖卑瑣亦可嘆．何必珍奇也．婦但求淑．不必求豔．夭．冶也．沃．澤也．此非所以成人家道．並人壽考．故以無知．無家．無室．爲樂．言不若無此．則無他憂．有此必可憂也．

隰有萇楚．猗儺其華．夭之沃沃．樂子之無家．

隰有萇楚．猗儺其實．夭之沃沃．樂子之無室．

聞物曰．天．恐是桃之夭．夭之夭．桃雖夭夭．而羊桃亦猗儺．蓋自可觀．不可見鄙．均是桃也．夭夭家桃．猗儺野桃．詩人指辭發興．皆相似．但彼以有室家爲宜．此以無室家爲樂．爾當是風俗有異．故人情亦殊也．

總聞曰．無家無室．人道之大闕．無知．人生之大患．細推無家無室．雖此欲不遂．而此念不斷．不若無知之爲安樂長久也．

匪風三章

匪風發兮．匪車偈兮．顧瞻周道．中心怛兮．

當是在塗乘車．而遇風有感者也．風中．在車上最不安．西北人畏之．王氏曰．是非古之風也．發發者．是

非古之車也．偈偈者．蓋傷之也．傳詩者祖之．發發飄風．非有道之風．偈偈疾驅．非有道之車．釋詩者又祖之．今之發發者．非古有道之風也．今之偈偈者．非古有道之車也．此學之傳．古詩殆廢．如此說甚佳．施于此詩．人情物態之間．有所未合．非風飄忽．使我不安也．非車馳疾．使我不安也．但顧趨周之路．而傷心爾．言西周之地．爲秦所據也．

匪風飄兮．匪車嘌兮．顧瞻周道．中心弔兮．

誰能亨魚．溉之釜鬵．誰將西歸．懷之好音．

安得烹魚．灕釜．言志不在食也．誰將西適．據此懷寄好音．欲西周之人．知人情不忘舊壤也．

聞音曰．飄．匹妙切．嘌．匹妙切．鬵．徐心切．

聞用曰．鬵亦釜屬．似甑．籀文象形．

總文曰．當是關中之人．爲山東之客者．其知友送歸．以此寄懷輸情．殆賢者也．詩言周道甚多．皆謂西也．人情不忘西如此．豈非千餘年習熟之人．二三聖人陶染之深．難遽忘邪．如有用我者．吾其爲東周乎．聖人此情．蓋天下同情也．

曹風

蜉蝣三章

蜉蝣之羽．衣裳楚楚．心之憂矣．於我歸處．

言蜉蝣之整其羽．似小人之治其衣裳．疾之之辭也．（案此句依本書之例似衍一之字．殺下缺人注．．益明．）言蜉蝣其生能幾．豈不可憂．若欲免禍．不若即我所歸而處．欲其退匿休閒．少避衆怨也．此君子憐小人．而欲安其餘生也．當是此君子與此小人．必有親情．或有舊分．故爲之謀如此．亦長者存心也．

蜉蝣之翼．采采衣服．心之憂矣．於我歸息．

蜉蝣掘閱．麻衣如雪．心之憂矣．於我歸說．

掘閱．挑撥貌．管子曰．掘閱得玉．恐當時常談如此．言小人意氣發揚也．說猶舍息也．音雖取叶．義則故存．此與召伯所說之說同．但叶有異也．

聞音曰．服．蒲北切．說．欲雪切．

聞物曰．蜉蝣亦曰渠略．多生溝渠水上．纔生即死．故曰蜉蝣．又曰渠略．

總聞曰．此必在野之君子也．以已所處爲避患．

候人四章

彼候人兮．何戈與祋．彼其之子．三百赤芾．

候人．道路之官也．之子．朝廷之官也．戈祋．扈衞而赤芾．陪從又赤芾．如此其多．足見其人之勢盛也．

維鵜在梁．不濡其翼．彼其之子．不稱其服．

維鵜在梁．不濡其咮．彼其之子．不遂其媾．
薈兮蔚兮．南山朝隮．婉兮孌兮．季女斯飢．
當是小人盛服以迎婦者也．國人見鵜．則曰．鵜已飽而在梁．不復沒水求魚也．言小人雖飫樂如此．願不勝其衣．欲其病也．願不成其婚．欲其判也．疾之辭也．見山雲．則曰山木茂而雲氣升．言小人雖振盛如此．而其家有未嫁之幼女．無養而抱飢者也．言忍而無親也．亦疾之辭也．
聞音曰．殺．都外切．芾．甫味切．芾、韠也．集韻亦作市．作韍、作芾．皆分物切．去韻亦有芾、小也．市、草木也．皆博蓋切．雖當從分物而殺．說文引詩、何戈與祋．鄭氏雖引詩．何戈與祋．以祋爲綴．集韻、皆都外切．芾、當用去韻．世用此多叶分律．蓋用韍茇．吳氏所疑．亦似過也．服、蒲北切．
總聞曰．鵜梁、南山．皆候人迎送之路．所見者也．旁觀必有不平之心．故有不堪之辭．

鳲鳩四章

鳲鳩在桑．其子七兮．淑人君子．其儀一兮．其儀一兮．心如結兮．
此言夫婦皆得美于國人也．淑人、婦也．君子、夫也．其儀既一而不變．其心亦固而不解．蓋夫婦相得也．
鳲鳩在桑．其子在梅．淑人君子．其帶伊絲．其帶伊絲．其弁伊騏．
鳲鳩在桑．其子在棘．淑人君子．其儀不忒．其儀不忒．正是四國．
鳲鳩在桑．其子在榛．淑人君子．正是國人．正是國人．胡不萬年．

當是國君壽詩．正是四國、胡不萬年、皆擧上之辭．
聞音曰．結、激質切．絲、新齎切．國、越逼切．年、彌因切．
聞字曰．絲、婦之帶．騏、夫之弁也．說文、騏作琪．字轉．
聞物曰．俗傳惟鳩育子多亡數．初亦未信．家居近山木．試探數巢．果然．禽獸、一鳥曰佳．二鳥曰雔．三鳥曰朋．四鳥曰乘．五鳥曰雇．六鳥曰鶂．七鳥曰虩．八鳥曰鸄．九鳥曰鳩．十鳥曰鶴．今鳩七子．幷夫婦爲九．故其字從九．古傳、纖細推自見．彼亦不徒然也．
總聞曰．鳲鳩之子可數．同在桑．未離巢也．在梅、在棘、在榛．則其子長成、而分飛他樹矣．此春夏之交．當是淑人君子成昏之時也．

下泉四章

彼下泉．浸彼苞稂．愾我寤歎．念彼周京．
稂、蕭、蓍、皆陸草．陸草遇水則悴．此必當時濤水泛溢．人情不安也．三章皆言周京、京周、京師．專爲在都．不指他所．此必曹人之在林野者．故皆及泉．言洌、泉之深者也．言下、地之卑者也．言稂、蕭、蓍、皆野植也．如此而有念王都之心．憂人主之意．其爲不遇之君子審也．語勢亦非常人之辭．
洌彼下泉．浸彼苞蕭．愾我寤歎．念彼京周．
洌彼下泉．浸彼苞蓍．愾我寤歎．念彼京師．

芃芃黍苗．陰雨膏之．四國有王．郇伯勞之．
陸草畏水．田禾喜水．當是初夏大雨漲水．盛夏反無也．故陸草田禾皆病．思盛時雨澤適時．蓋謂上有文王．下有郇伯之時也．郇伯、文王之子也．昔時上有文王．下有郇伯．當時氣候皆正．雨澤皆調．蓋君臣皆良．故天人相應也．傷今皆無．
聞音曰．京、居良切．蕭、疎鳩切．師、霜夷切．膏、古報切．勞、力報切．
聞跡曰．郇伯所封．在猗氏縣．
總聞曰．易林、下泉苞稂．十年無王．郇伯遇時．憂念周京．正引此詩．當是厲王在彘之時．凡十五年．十年無王．豈非此際也邪．言郇伯遇時．今有如郇伯者．而于時不遇．但憂念周京而已．作此詩者．必斯人也．

詩總聞卷八

豳風

七月十章

七月流火．九月授衣．一之日觱發．二之日栗烈．無衣無褐．何以卒歲．三之日于耜．四之日擧趾．同我婦子．饁彼南畝．田畯至喜．
此野田農民酬酢往復之辭．故參雜無次序．大率七月至九月．一歲之食已畢．一冬之衣又辦．相與各道其生業．指時指物不一而足．卒之躋堂稱壽．以答上也．民或言曰自七月有寒之漸．九月寒事當辦．無以授衣．何以卒歲．歲既卒．陽已深．則于耜擧趾饁田．以次而至也．
七月流火．九月授衣．春日載陽．有鳴倉庚．女執懿筐．遵彼微行．爰求柔桑．春日遲遲．采蘩祁祁．女心傷悲．殆及公子同歸．
民又或言曰．自七月變候．九月卒歲之計已備．春來、男已不可離田．女當采桑育蠶．男女各分職也．女見物變、覺年長．所以傷悲．人常情也．公子適野．勞田者也．女與同歸．喜觀公子之儀容．徒御隨其後而還也．
七月流火．八月萑葦．蠶月條桑．取彼斧斨．以伐遠揚．猗彼女桑．

民又或言曰．自七月萑葦將成．八月可采儲蓄薄．待蠶月．時至、則采桑從事也．條桑、南人謂之梯桑．批桑．北人謂之穿桑．采桑止取葉．不伐條也．正月以後．卽爲將近蠶月也．

月鳴鵙．八月載績．載玄載黃．我朱孔陽．爲公子裳．

民又或言曰．自七月有麻事之漸．八月可績以奉公子．爲先併絲麻而結于此章也．染采必向陽．藉日色也．今染人猶然．

月秀葽．五月鳴蜩．八月其穫．十月隕蘀．一之日于貉．取彼狐狸．爲公子裘．二之日其同．載纘武功．言私豵．獻豣于公．

民又或言曰．自四月五月有稼事之漸．八月可刈．十月天寒葉彫．可趣野事之時．仲冬始出．季冬再出．過是則春野事休．田事起．西北非皮不可禦寒．縑布皆不足當之．小民以羊豕等皮．（案以當作衣．）故曰取狐狸爲公子之裘．所自用者、豵之類也、野豕一歲爲豵．言皮薄也．三歲爲豣．言皮厚也．野豕多得稚者．力弱易制也．少得大者．力健、難獲也．以得難者奉上也．

五月斯螽動股．六月莎雞振羽．七月在野．八月在宇．九月在戶．十月蟋蟀．入我牀下．穹窒熏鼠．塞向墐戶．嗟我婦子．曰爲改歲．入此室處．

民又或言曰．自五月一陰之生．更六月至十月．而陰氣已盛．穹窒熏鼠．塞向墐戶．將改歲而入此．避之也．螽莎雞蟋蟀皆類蝗．螽今蚱蜢．莎雞、今促織．蟋蟀、亦促織．但促織聲如云西西．蟋蟀聲如云習習．尋詩旣莎雞蟋蟀同種．則螽當亦是同種．或螽所化．未可知．俗言蚱蜢食蠅．乃化蟋蟀．識者更詳．

六月食鬱及薁．七月亨葵及菽．八月剝棗．十月穫稻．爲此春酒．以介眉壽．

民又或言曰．自六月鬱薁可食．其他以次而有．十月初寒．可以釀酒之時．穫當作濩．浸米爲醪也．春酒冬釀而春成．非春始爲也．毛氏、凍醪．今臘醅也．

七月食瓜．八月斷壺．九月叔苴．采荼薪樗．食我農夫．

民又或言曰．自七月又有瓜可食．以至苦菜皆可烹飪．以勞久苦之農夫也．毛氏、叔、拾也．如此．則當爲假．（案假無拾訓．疑有誤．）

九月築場圃．十月納禾稼．黍稷重穋．禾麻菽麥．嗟我農夫．我稼旣同．上入執宮功．晝爾于茅．宵爾索綯．亟其乘屋．其始播百穀．二之日鑿冰沖沖．三之日納于凌陰．四之日其蚤．獻羔祭韭．

場圃、植果蓏之地．擣之使堅．恐果蓏之株．爲風所拔也．納、入也．今輸官猶有此稱．納禾、入官禾倉．納冰、八官冰室．豳俗愛君．親上．故遇事先公後私．絲麻狐狸．先獻公．黍稷重穋禾麻菽麥．先納公．以至官功皆先于乘屋．其末則朋酒殺羊．而獻公堂．豳俗如此美也．上令赴役．猶有此稱．執令作役．猶有此稱．自十月而輸官之物皆足．總禾麥而結之．此章也．此詩涉民甚切．故多凡談．但久遠無由盡曉．西北小民多茅屋．將寒則采茅絞索縶之．不爾大風輒卷去．今猶如此．謂之蛇腸．言索如蛇也．芒種節後．始播種．又以四月結之也．冰最在後．非民事也．以二月結之．自此以後．頒冰刷冰．民不預也．

九月肅霜．十月滌場．朋酒斯饗．曰殺羔羊．躋彼公堂．稱彼兕觥．萬壽無疆．

滌、猶言刷、秋冰用盡．則刷冰室以待來年之藏．冬禾收盡．則滌禾場以待來年之扑．今人猶言洗廚．言收之盡也．滌場同意．朋酒、醲酒也．醲酒羔羊．升公子之堂．獻公子之壽．一歲之事畢也．禮籥章掌土鼓．豳籥中春晝擊土鼓歈豳詩．鄭氏、豳風．七月也．鄭氏自七月流火．九月授衣．至殆及公子同歸．爲豳風．國祈年于田祖．歈豳雅擊土鼓以樂田畯．鄭氏、豳雅．亦七月也．鄭氏自七月流火．八月萑葦．至以介眉壽爲豳雅．國祭蜡．則歈豳頌擊土鼓以息老物．鄭氏豳頌．亦七月也．鄭氏自七月食瓜．八月斷壺．至萬壽無疆爲豳頌．不知如何分一詩作三種．禮瞽矇諷誦詩世奠繫（案．擊爲繫之誤．然觀下文云奠鼓也．擊鐘也．豈王氏所見本異邪．未詳．）鼓琴瑟．諷誦也．詩也．各有聲也．此二聲四器也．先諷其辭而後入鼓鐘．奠鼓也．擊鐘也．世曳長也．又入琴瑟籥章．所謂豳詩．以鼓鐘琴瑟之聲合籥也．禮笙師歈竽笙塤籥簫篪篴管舂牘應雅．此十二器也．籥章、所謂豳雅．以雅器之聲合籥也．禮眂瞭播鼗擊頌磬笙磬、此四器也．籥章所謂豳頌以頌器之聲合籥也．禮、諸器諸聲．亦在和之．所謂凡爲樂器．以十有二律爲之數度．以十有二聲爲之齊量．凡和樂亦如之．故逆暑迎寒．祈年祭蜡．皆用七月．特以器和聲有不同爾．大率樂非一器所能合．非一聲所能和．今此土鼓豳籥爲主．鄭氏豳籥、豳人吹籥之聲．章引禮土鼓蕢桴葦籥伊耆氏之樂．此亦有之．此蓋豳地之樂也．豳詩、豳歌曲也．豳雅、豳頌、皆豳樂器也．合籥而吹之不同．擊鼓而節之則同也．

聞音曰．火、虎隗切．衣、魚紀切．發、方吠切．烈、力制切．褐、許旣切．畝、滿罪切．庚、古郎切．行、戶郎切．裘、渠之切．野、上與切．戶、後五切．下、後五切．瓜、攻乎切．稼、古護切．穋、六直切．麥、訖力切．陰、於容切．韭、已小切．饗、虛良切．觥、姑黃切．吳氏、此詩每句用韻誠然．有不可叶者．惟曰爲改歲．嗟我農夫．若用許氏之法．亦可．歲從示可以示取音叶．子夫從工．可以工取音（案說文歲從步戌聲．夫從一大．本書多有不用許義者．蓋沿字說之誤．）叶同．旣不在韻．亦不必徒使以卑見忽古人者、空騰口也．恐是當時音調．又不可不知．

聞跡曰．豳自七月以下．皆周公之詩．而繫豳．周公生于豳岐之間．陶染西俗．習慣西音．蓋千餘年．風氣所傳．雖聖人烏能變也．當是此詩皆豳音入豳樂．鄭氏所謂豳人歈籥之聲章是也．古音久絕．後人不曉．孔子所以繫豳．蓋有自然之趣．初亦何心．非若後人強爲穿鑿．曲生辭說也．魯成九年．晉侯見楚囚鍾儀．使與之琴．操南音．今西音不知與古音何如．西人吐語殺辭詩曰斯．又若蘇．此詩恩斯勤斯．鬻子之閔斯．破斧．哀我人斯．亦可想見其風俗也．

鴟鴞四章（案館本鴟鴞四章．原本僅存總聞一條．餘皆缺．）

鴟鴞鴟鴞．旣取我子．無毀我室．恩斯勤斯．鬻子之閔斯．

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戶．今女下民．或敢侮予．

予手拮据．予所捋荼．予所蓄租．予口卒瘏．曰予未有室家．

予羽譙譙．予尾翛翛．予室翹翹．風雨所漂搖．予維音曉曉．

總聞曰．鴟鴞、謂管蔡也．子謂伯禽也．室、謂成周也．當是周公在東．伯禽在西．父子隔絕．有不相保之勢．

言我子猶可．王室爲重．憂王室將危也．下民、商徐奄淮夷也．乘管蔡之流言．敢見侮而相挻爲辭．室家、亦成周也．言武王克商二年而病．五年而喪．享國日淺．初基未固．故曰未有．有、當如克有常憲之有．有諸己之有．言未保也．大率欲以哀苦爲之感動成王．其初欲諂而未敢．其卒乃悔而至泣．此詩不爲無助也．

東山四章

我徂東山．慆慆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我東曰歸．我心西悲．制彼裳衣．勿士行枚．蜎蜎者蠋．烝在桑野．敦彼獨宿．亦在車下．

徂東、往也．來、自東來也．此其夫來歸．與其妻相見．敍相別之狀．道相見之情也．王氏、征夫懷親戚．誰獨無此情．案王粲從軍詩．獨作能．此作戀．昔人從公旦．一徂輒三齡．此皆夫辭．言寄征衣而不達也．不知在士之中．第幾行第幾枚也．外事不與內通．故不達也．蠋、桑蟲也．桑生葉則有蟲如蠶而小．春時也．我獨宿在車下．但見桑蟲．不見妻也．

我徂東山．慆慆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果贏之實．亦施于宇．伊威在室．蠨蛸在戶．町畽鹿場．熠燿宵行．不可畏也．伊可懷也．

果贏、栝樓也．其實及宇、夏時也．想女在家．果贏、伊威、蠨蛸、其寂如此．我在野亦止見鹿場螢火、不見妻也．故不及宇及室及戶．而言場鹿宿．則相環外向．猶如戰場．蓋夜行所見．鄭氏、此五物去家無人則然．甚佳．但上三物、當施于內．下二物、當施于外．則語意皆順也．

我徂東山．慆慆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鸛鳴于垤．婦歎于室．洒埽穹窒．我征聿至．有敦瓜苦．烝在栗薪．自我不見．于今三年．

瓜、白瓜也．近蔕帶苦．秋時也．穹窒、坑也．西北人非此不可以寢．冬時也．想女聞鸛鳴則憂我在外而苦雨也．洒埽所臥之坑．待我至．儲瓜、儲栗、儲薪、凡皆待我也．

我徂東山．慆慆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倉庚于飛．熠燿其羽．之子于歸．皇駁其馬．親結其縭．九十其儀．其新孔嘉．其舊如之何．

倉庚、黃栗留也．又春時也．見此春鳥．追思乘馬親迎、結縭相合之時．新相見之情與舊相處之情孰優．戲之辭也．

聞音曰．上四句每章爲起辭．上二句不用韻．下二句乃用韻．吳氏以爲未詳．山西人呼曰師．又若曰沙．今猶有此音．山歸未嘗不叶也．野、上與切．下、後五切．戶、後五切．行、戶郎切．畏、於非切．懷、胡畏切．垤、他一切．室、陟致切．年、彌因切．馬、滿補切．嘉、居禾切．

聞物曰．陸氏果贏、蜾蠃．蓋謂草與蟲獸．不當相雜也．上章言桑蠋．下章言鸛瓜栗薪．草木與蟲獸而相雜言之．小宛蜾贏負之．皆從蟲．此皆從果．毛氏良是．

聞跡曰．詩、自七月而下、所繫周公之詩．鴟鴞固已略言之．今又載于此．周公東征．必皆豳岐生長諳慣

之人．其人作豳樂歌豳曲．夫又何怪．項氏有楚．其在垓下也．聞漢軍四面皆楚歌．曰漢皆已得楚乎．是何楚人多也．蓋漢高部曲、皆關中調發之人．秦人而有楚歌．此項氏所以悲歌忼慨也．力拔山兮氣蓋世．時不利兮騅不逝．騅不逝兮可柰何．虞兮虞兮柰若何．自今觀之、四句如今古詩．哀泣何由而生．而死何由而決也．舉此以明東山．蓋豳人從軍爲歌者．人諷其辭、已足以感人．何況其聲．惜人不得聞．且不攷也．

總聞曰．書稱二年．詩稱三年．尋詩再及春．一及夏．一及秋．一及冬．歷五時也．當是二年始定．三年乃歸．據皇極經世丙戌東征．戊子底平．則是三年也．詩書所言．自不相礙．

破斧三章

既破我斧．又缺我斨．周公東征．四國是皇．哀我人斯．亦孔之將．

既又言見害不已也．小人雖極力而不害周公之大．不害周公之嘉．不害周公之休．皇、張也．吪、動也．遒、聚也．有識知其無能爲．而終以爲哀者．恐不幸而墮其機也．既而自解．周公甚大、甚嘉、甚休．豈能傷也．

既破我斧．又缺我錡．周公東征．四國是吪．哀我人斯．亦孔之嘉．

既破我斧．又缺我銶．周公東征．四國是遒．哀我人斯．亦孔之休．

聞音曰．錡、於何切．嘉、居禾切．

聞事曰．古專征、杖鉞．黃金飾斧．書、左杖黃鉞．又有大鉞、在左者秉之．小鉞、在右者秉之．後世雖執國之臣．止假黃鉞．亦未敢當多辭．蓋黃鉞、卽君權也．不知此行．或是黃鉞．或是大鉞．司馬氏、武王殺紂．周公把大鉞．召公把小鉞．以夾武王．此行當是黃鉞．其位既尊．其勢又重于往時也．

總聞曰．毛氏、四國、管、蔡、商、奄．此當是三監同亂．諸邦並騷．所謂有大艱于西士．西士人亦不靜．人情見天下之變如此．周公之危如此．故以爲危也．

伐柯二章

伐柯如何．匪斧不克．取妻如何．匪媒不得．

伐柯、當以斧．害周公當如此．去之．取妻、當以媒．來周公當如此．致之．皆所以感動成王也．

伐柯伐柯．其則不遠．我覯之子．籩豆有踐．

管蔡之徒．必有尚在成王之側者．故曰不遠．周公所以未還者．爲是故也．去是則見周公而致禮通情斯有曰矣．

聞音曰．踐、慈演切．

總聞曰．害周公者固不爲少．而知周公者亦不爲不多．成王之明而又有賢者以感悟之．此天所以相周也．攷書、二公、召公、太公也．諸史百執事莫知主名．諸人一信一噫．二語移成王之心．流成王之涕．而天又動威于雷風禾木之間．文武之澤深矣．此詩當是諸史百執事之徒所作．願爲媒者也．司馬氏、以雷風之事在周公既卒之後．蓋以昔公勤勞王家．認昔爲古．凡隔宿卽爲昔．何論存亡．其中明言惟朕

小子其親迎．我國家禮亦宜之．不應以十年之後．事相聯成文．而又意勢相貫．決不在十年之後也．司馬氏恐非．據皇極經世．周公東征以丙戌．沒以丙申．併載于此．

九罭四章．

九罭之魚鱒魴．我覯之子．袞衣繡裳．
鴻飛遵渚．公歸無所．於女信處．
鴻飛遵陸．公歸不復．於女信宿．

皆周公歸塗所見之物也．魚遊近罭．鴻飛近渚近陸．皆危地也．公歸恐復陷讒．不能免也．國人憂周公而未孚成王．故欲且留再宿以觀其變．女、衆人共推爲可留之所也．

是以有袞衣兮．無以我公歸兮．無使我心悲兮．

雖此有所逆之服．然不可歸．恐墮其計也．國人憂疑之心如此．懲已往不能保將來也．

聞句曰．舊一章四句．三章三句．今爲各三句．九罭之魚不斷．

總聞曰．鄭氏、是東都也．東都欲留周公爲君．謂成王所賚來袞衣．願其封公于此．以袞衣命留之．無以公西歸．此說極有理．東都爲周公之計則甚精也．初欲少留以觀事變．又欲終留以奠別都．若爾則不利孺子之讒乃驗．周公之心上通乎天．下通乎地．當是武王遘厲．以成王託周公．故曰是有丕子之責于天．蓋已屬後事也．其後南面負扆之事．雖以爲疑．然不必疑也．聖人不事形迹．如後世之肺腸．大誥之作．正危疑洶湧之時．亦以王命告天下．東征西歸．又十年乃沒．天下康平．國勢奠安．若使周公避嫌遠疑．如常情所存．則非所謂出乎其類．拔乎其萃者也．併載于此．

狼跋二章

狼跋其胡．載疐其尾．公孫碩膚．赤舄几几．
狼疐其尾．載跋其胡．公孫碩膚．德音不瑕．

狼進則跋其胡．退則疐其尾．此與周公異意之人．所譏之狀也．周公尚留未歸．已歸未至．朝廷必有踧踖者．成王亦爲之遲疑也．周公以大包之．以美和之．故居上公之位．安而保聖人之德全也．

聞音曰．瑕、洪孤切．善哉吳氏之說曰．載籍所傳．自三代而下．以至于今．一字之聲．無慮數變．秦漢以前、凡從叚者、在平則讀如胡．或自胡而莘．在側、則讀如護．或自護而莘．魏晉之間在平則讀如何．或自何而莘、在側則讀如賀．或自賀而莘．齊梁之後．在平．則讀爲胡加切．在側、則讀爲胡駕切．亦或自二音而莘．自胡而爲何．自何而爲遐．自護而爲賀．自賀而爲下．其聲音之變如此．至其所以變．則、不得而知．而魏晉以前．或兼用後世之音．至後世．既變之後．古音之存者．蓋蔑矣．今以一二明之．左氏傳．宋野人之歌曰．既定爾婁豬．盍歸我艾豭、此以豭爲胡也．楚辭、遠遊．漱正陽而含朝霞．精神入而麤氣除．司馬相如大人賦．回車揭來兮．會食幽都．吸沆瀣兮．餐朝霞．此以霞爲胡也．楚辭、招魂、瓊轂錯衡．英華假．茝蘭桂樹鬱彌路．又曰．結譔至思．蘭芳假．人有所極同心賦．此以假爲護也．張衡（館本案．此下原本缺．）

狼、比周公．如以鵲鴞比成王也．此等當易．

聞人曰．公孫、周公．公季之孫也．初止稱公季．後乃稱王季．此詩止襲前稱．大率公子公孫皆實語．

總聞曰．此必逆周公之使者行道所見也．詩人未有無故而興辭．觸物吐情．此非以狼而詆其人也．

詩總聞卷九

雅

聞雅一

雅、樂歌名也．雅有大雅小雅．見于季子所觀．猶之可也．南山有臺之類、豈不大而入小．泂酌之類、豈不小而入大．姑猶之可也．既彊以爲風．有正風變風．又彊以爲雅．有正雅變雅．前人所言．以事之美惡分正變．以辭之繁簡別大小．既立此法．則古詩必有更張移易者．細推季子所觀．小雅、有美惡．大雅、有美無惡．小雅、美哉思而不貳．怨而不言．其周德之衰乎．猶有先王之遺民焉．杜氏、以爲遺民者．商王餘俗．故未大審爾．乃周德之盛．非周德之衰也．故此成康以下者．皆是也．大雅、廣哉熙熙乎．曲而有直體．其文王之德乎．杜氏以爲雅者．詠盛德形容．但歌其正．不歌其變．審爾、則小雅亦正雅．何以反衰．故此穆夷以上者．皆是也．更改移易．斷無可疑者．風亦有之．如何彼穠矣之類．明爲王姬下嫁齊侯之詩是也．姑存以待識者．

聞雅二

雅、大小諸篇．據序、正雅、及后稷．及公劉．及太王．及王季．及文王．及武王．及成王．及宣王．凡其上世之賢君．無有不及．變雅止及幽厲．而不及他王．自厲王以上．有昭王、穆王、共王、懿王、孝王、夷王、其詩無可復

見至幽厲之無干涉者.則以爲思古.思古不思文王.而專思武王.不思康王而專思成王.皆不可曉.恐其間或臣、或民、或男、或女者.不專二人當之.子貢曰.紂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惡居下流.天下之惡皆歸焉.然既爲此學.當不愧于天.不怍于人.不可承流言爲實說.使爲惡而苟免者、何幸.非已而妄受者何冤.且如無將、大車悔將、小人、小明、悔仕、亂世.小人亂世.豈非爲君之罪.而不以幽王爲刺.何也.采菽、婦人怨曠.瓠葉、士大夫饕餮微薄.何預于人君.而乃以幽王爲刺何也.且如漸漸之石.以征役久病而作.苕之華.以師旅並起而作.何草不黃.亦以用兵不息而作.前後兩詩.皆刺幽王.中一詩不刺幽王.何也.瞻卬、召旻.皆凡伯刺幽王.大壞一稱昊天.一稱旻天.獨以旻爲閔.小旻又不以爲閔.何也.節南山正月十月之交雨無正小旻小宛序.皆刺幽王.而毛氏以二詩爲刺幽王.四詩爲刺厲王.何也.序者如此.釋者如此.皆所不曉也.

聞雅三

漢晉以下.有迎享送神曲.皆用諸大神.後世亦施諸小神.今考楚茨.自楚楚者茨一章.濟濟蹌蹌一章、迎神也.執爨踖踖一章.我孔熯矣一章.享神也.禮儀既備一章.樂具入奏一章.送神也.又有夕牲引牲歌.夕牲、視牲也.引牲、陳牲也.今考信南山.恐是此歌.甫田、大田.皆是饗神之曲.後世有藉田迎享送神歌.大社及先農.迎享送神歌.必有自來.或曰.頌告神之詩.雅非告神之詩.特詠事之詩也.自梁定國樂.並以雅爲稱.衆官出入、奏俊雅.皇帝出入、奏皇雅.太子出入、奏徹雅.王公出入、奏寅雅.上壽酒、奏介雅.食舉奏需雅.徹饌、奏雍雅.牲出入、奏滌雅.薦毛血、奏牲雅.降神及迎送、奏諴雅.皇帝飮福酒、奏獻雅.燎埋、奏禋雅.今楚茨、信南山、大田、甫田略見.而楚茨爲詳.後世有飮福徹俎.今楚茨末章亦具.所謂禮儀既備也.

聞雅四

古曲不傳于後世.而三國六朝之間.尙或有之.漢有殿中食舉七曲.太樂食舉十三曲.魏有四曲.皆取鹿鳴.而魏曲又增騶虞、伐檀、文王.皆古聲辭.後改騶虞、伐檀、文王三曲.更自作聲節.其名雖同而聲實異.惟鹿鳴獨存.後又改第一曰於赫.與古鹿鳴同.第二曰巍巍.用後所改騶虞聲.第三曰洋洋.用後所改文王聲.第四曰日復.復用鹿鳴聲.不用伐檀聲也.且以四詩推之.則其存尙見于此.今觀於赫與鹿鳴、繁簡長短不同.不知何由用其聲.世傳桑景舒聞虞美人曲.能動虞美人草.以爲此吳音也.別製一闋與虞美人曲迥絕.而草亦動.恐或有之.自晉宋以來.食舉謂之四廂歌.此鹿鳴所謂人之好我.示我周行也.古列位、左右前後分置.所謂輔弼疑丞是也.自後謂之四廂.食舉猶存其名.後又謂之東西廂歌.漸廢四廂之制.而至今軍職猶存四廂之名.然皆虛稱也.大率古朝禮與軍禮相埒.軍禮左右前後.而尊者處中.朝禮亦然.今軍職則故軍儀.亦故朝儀也.其他未易可推.惟食舉以鹿鳴之辭.又以魏晉之號.略見古燕饗之禮也.

周小雅

鹿鳴二章

呦呦鹿鳴.食野之苹.我有嘉賓.鼓瑟吹笙.吹笙鼓簧.承筐是將.人之好我.示我周行

當是園囿之間.與臣之高尊者燕樂.卽所見起興.嘉賓非凡臣也.

呦呦鹿鳴.食野之蒿.我有嘉賓.德音孔昭.視民不恌.君子是則是傚.我有旨酒.嘉賓式燕以敖.

此章獨不及樂.蓋與導言通情.所謂德音也.前後皆禮飮.其中蓋從容款曲酬酢.凡庭樂作.則人語當止.人語交.則庭樂當息.

呦呦鹿鳴.食野之芩.我有嘉賓.鼓瑟鼓琴.鼓瑟鼓琴.和樂且湛.我有旨酒.以燕樂嘉賓之心.

聞音曰.行、戶郎切.傚、古交切.集韻、效傚、効通作爻.又爻子、謂放效也.作交兩音皆可用.吳氏不必專用交.大率吳氏不定從一.謂去古既遠.苟叶則皆可也.湛、持林切.

總聞曰.鄭氏、示作寘.蓋以卷耳寘彼周行易之.視、古示字也.古無示字.示作爪.不從目者.使人觀也.從目者.自我觀也.皆有所示也.賓之與我相好.使列位觀之.賓之德音甚明.視下民觀之.皆民見而不敢爲偸.君子見而欲有所似也.此臣必國之所推.衆之所服.故人君表出以風厲也.少年試武昌.遇鄉人竇姓.忘名.曰勉旃.侯中選.當歌鹿鳴送女.趣使先歌.卽取簫吹之.其聲舒緩.全無高急音.呦呦作兩聲甚久.下或一字.或兩字.或三字.一轉.未必有四字者.其人少知書.喜音律.遭亂從軍.後莫知所在.惜是時、年方十六歲.未知好古.不究所以.今併載于此.

四牡五章

四牡騑騑.周道倭遲.豈不懷歸.王事靡盬.我心傷悲.

豈不懷歸.詩多有此辭.悲情之中有愿意.臣子之義兼全也.

四牡騑騑.嘽嘽駱馬.豈不懷歸.王事靡盬.不遑啓處.

不遑啓處.詩亦多有此辭.與豈不懷歸同情.二句合在一章.尤動人.

翩翩者鵻.載飛載下.集于苞栩.王事靡盬.不遑將父.

翩翩者鵻.載飛載止.集于苞杞.王事靡盬.不遑將母.

駕彼四駱.載驟駸駸.豈不懷歸.是用作歌.將母來諗.

聞音曰.馬、滿補切.下、後五切.母、滿罪切.諗、式荏切.旁紐作氏任切.叶駸.

聞物曰.鵻、鴿鳩也.南人呼爲鵓鵻.行役當在春時.

總聞曰.古者重于以身臣人.身非我有也.雖父母不得養之.載驟駸駸.亟欲畢王事也.將母來諗.以養母告.欲君休官歸家也.父、男子.猶能自力.母、婦人.必待人而後養.故人子尤所動心.將父者一.而將母者再也.古風至西漢猶存.官吏以府寺爲舍.十日一休沐.以所居之官爲家.而其家卽相料也.不獨行役.雖居官守.亦與其家成疏.故詩多有父子及夫婦相懷之辭.

皇皇者華五章

皇皇者華.于彼原隰.駪駪征夫.每懷靡及.

征夫、皆有靡及之心.則爲使者惟恐不及.可見上忠勤則下奮勵也.

我馬維駒.六轡如濡.載馳載驅.周爰咨諏.

周、徧也.不必以爲忠信.左氏亦未嘗言忠信.止曰必咨于周.而毛氏以忠信爲周.杜氏從之.其書訪問于善爲咨.咨親爲詢.咨禮爲度.咨事爲諏.咨難爲謀.臣獲五善.敢不重拜.不審左氏在何代.是時已有此學.至漢儒益盛.左氏之文、不及周以上.裕而純.過于秦以下.肆而駁.氣象皆古.而有純駁也.惟左氏似裕而有蹙迫之氣.似純而有雕鐫之迹.非周以上之文也.似肆而有謹嚴之法.似駁而有娟美之風.非秦以下之文也.恐是生于戰國之時也.而不染戰國之習.強爲力以變俗者也.左氏、共知其非左丘明.孔門弟子之文.論語可見.因載于此.故以大序爲子夏.孔門亦不如此.殆西漢以下東漢以前.其駁又甚也.

我馬維騏.六轡如絲.載馳載驅.周爰咨謀.

我馬維駱.六轡沃若.載馳載驅.周爰咨度.

我馬維駰.六轡既均.載馳載驅.周爰咨詢.

聞音曰.諏、子須切.絲、新齋切.謀、謨杯切.度、待洛切.

聞事曰.左氏、金奏肆夏之三、不拜.工歌文王之三、又不拜.歌鹿鳴之三、三拜.鄭氏、肆夏、文王、鹿鳴、俱稱三.謂其三章也.以此知肆夏、詩也.引國語曰.金奏肆夏.繁遏、渠.所謂三夏也.呂氏、肆夏、繁遏、渠.皆周頌也.肆夏、時邁也.繁遏、執競也.渠、思文也.鄭氏、以文王鹿鳴言之.則九夏皆詩篇名.頌之族類也.杜氏、二曰肆夏.一名樊.三曰昭夏.一名遏.四曰納夏.一名渠.下謂三夏.天子所以享元侯也.此肆夏之三.謂肆夏、昭夏、納夏、良是.不知繁遏渠云何.王夏爲首而不及.蓋避之也.杜氏又文王之三.謂文王大明緜.良是.鹿鳴之三.謂鹿鳴四牡、皇皇者華.良是.文王、大雅之首.鹿鳴、小雅之首也.舉其首以次至三也.古者酒有三獻.或五獻.每一獻三樂.此用三獻.故舉三樂.凡九樂.但序者不細察.以鹿鳴爲燕嘉賓.以四牡爲勞使臣.以皇皇者華爲遣使臣.皆祖此而又失之.文王.既曰兩君相見之樂.文王之序.何不曰兩君相見也.特燕禮之間.舉其詩之輕重.爲其禮之隆殺.非某詩必爲某事也.不獨此工歌而已.他賦者亦然.隨時取意.隨意取詩.以此知序者之過也.

總聞曰.所謂大聲不入俚耳.折楊、皇荂.則嗑然而笑.折楊逸詩.皇荂、則此詩是也.當是流傳里閭.道路之間.喜爲詠歌.亦可以推他詩.凡風、雅、頌、皆人間所常侑樂寫情.如今大曲、慢曲、令曲、及其他新聲.異調者也.頌特其體制差異.則人間罕行.亦有雖大樂而有別名.呂氏、所謂執競.一曰繁遏.思文.一名渠.別名.當是人間所可用者也.

常棣八章

常棣之華.鄂不韡韡.凡今之人.莫如兄弟.

不、如本字、鄂、蕚也.蕚無光采.花有光采.然蕚承花.花之光采皆從蕚而生.花落則蕚結爲子.此花之本也.當是春時見此花.感同氣也.兄弟國家之本.凡爲上之光采.因同氣而生.因他氣而成也.所謂莫如.

死喪之威.兄弟孔懷.原隰裒矣.兄弟求矣.

天下莫可畏于死喪.莫可愛于兄弟.言愛畏之極如此.原隰之間.鳥獸之羣.尙兄弟相求.故下及脊令也.

脊令在原.兄弟急難.每有良朋.況也永嘆.

脊令.首低尾昂.首尾相應也.亦當是有見興感.兄弟急難相應.當如此也.

兄弟鬩于牆.外禦其務.每有良朋.烝也無戎.

朋友常有相愛之意.其善者.不過長嘆.其氣盛者.亦終不肯犯難施力也.集韻.戎、通作拭.爾雅、相也.博雅、推也.言無所施力也.務戎不相叶.因左氏以務爲侮.故說者競起.左氏必已經改.蓋附會縣禦侮爲辭.故劉氏從之.又以戎爲戍相叶.吳氏以務戎皆改.詩之所存蔑矣.遂轉務音蒙.集韻、蒙、霧、霿、雺、皆有蒙音.此說最佳.雖字無兩.亦通用通呼.然似不必詩之取叶.至不一.且以此二章.言之.脊令在原.兄弟急難.每有良朋.況也永嘆.四句三叶.兄弟鬩于牆.外禦其務.就句取叶.禦務是也.蓋其歌曲.必禦字務字兩斷.每有良朋.烝也無戎.朋作蓬音.今北人多作此呼.于歌曲雖不知其的.于諷詠亦自有微音.其他取叶.隨詩可見.今略載于此.

喪亂既平.既安且寧.雖有兄弟.不如友生.

危急之時.最倚兄弟爲切.安平之際.乃資朋友爲多.何者.彼各有門戶.親族難仗其捐驅而救難也.案驅當作軀.故以危難責友生.而以身許相知者.皆非正也.

儐爾籩豆.飲酒之飫.兄弟既具.和樂且孺.

孺、屬也.和樂之情.則均而尊卑之屬.則別也.

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兄弟既翕.和樂且湛.

妻子雖如琴瑟之協.而兄弟亦如和樂之耽.則家道全美也.妻子協而兄弟睽.豈得爲樂也.必兄弟無他.而妻子乃安.蓋妻子不患不協.而易睽者兄弟也.下文可見.

宜爾室家.樂爾妻帑.是究是圖.亶其然乎.

凡人必思之深.謀之盡.乃見實理.見則信心生也.

聞音曰.弟、待禮切.懷、胡隈切.難、泥沿切.嘆、他涓切.生、桑經切.禮、生生亦作惺惺.賈氏、先生.先醒也.後生、後醒也.湛、持林切.末以乎字叶.孔氏說詩大體依韻.亦有卽將助語以當韻之體.如此詩之類是也.

聞字曰.集韻、侮務通用.傷也、慢也.左氏作侮可從.然丁氏似附會.務侮恐難通.

聞句曰.或說常棣之華.鄂止句.言花鄂皆不韡韡也.蓋以不爾爲莫爾.亦有所疑.王氏、不韡韡.言韡韡也.故因疑而析句五字三字.苟于古有疑.而不敢強立說.特就其中求合.亦不害好古也.

總聞曰.此詩未嘗有切責深恚之辭.特以情以理感悟而已.左氏、周公弔二叔之不咸.故封建親戚.以蕃屏周.召穆公思周德之不類.故糾合宗族于成周.而作詩.毛氏槩言召公.杜氏、以爲虎也.其詩則厲王之時.則諸詩未必皆作于成周之盛時也.魚麗之序.文武以天保以上治內.采薇以下治外.不無所礙.故孔氏以序閔管蔡之失道.故作常棣外傳.周公之詩曰.兄弟鬩于牆.爲周公所作也.陸氏、鴟鴞爲詩.常棣作詩.變爲言作者.周公之于詩.其道在鴟鴞.其事在常棣.又略.左氏、召穆公直以爲周公.其欲附合于序如此.今以鴟鴞玫之.其辭似非周公之作也、而召穆公之作.蓋亦未見.杜氏厲王衰微.兄弟道闕.召穆公于東都收會宗族.作此周公之樂歌.厲而至宣.宣而至幽.幽而至平.平王始遷東都.豈有百餘年之前.糾合宗族.會聚東都.召穆公賢者.必不無君無國如此.故凡左氏所載.不敢不信.而間亦有難信者也.

伐木三章

伐木丁丁.鳥鳴嚶嚶.出自幽谷.遷于喬木.嚶其鳴矣.求其友聲、相彼鳥矣.猶求友聲.矧伊人矣.不求友生.神之聽之.終和且平.

出谷遷木、毛氏以爲君子雖遷高位.不可忘其朋友.此意甚善.鄭氏、又求其尙在深谷者.此意尤善.用鳥意.推人情.古風可見.神且來聽.以其和平亦有感動也.

伐木許許.釃酒有藇.旣有肥羜.以速諸父.寧適不來.微我弗顧.於粲洒埽.陳饋八簋.旣有肥牡.以速諸舅.寧適不來.微我有咎.

不來者.得非我弗相顧.我且有咎.何爲不來.責躬引慝.必欲要致其來也.

伐木于阪.釃酒有衍.籩豆有踐.兄弟無遠.民之失德.乾餱以愆.有酒湑我.無酒酤我.坎坎鼓我.蹲蹲舞我.迨我暇矣.飮此湑矣.

民之失德.則以乾餱.吾儕雖小.不滿意.不必介念.俗謂幸見恕、且盡歡也.有酒則飮.無酒則酤.不可虛度也.有鼓有舞.隨所有取樂.及我職事有暇.共飮此酒.乃所願.

聞音曰.丁、陟耕切.羜、直呂切.父、扶雨切.顧、果五切.埽、蘇后切.簋、巳九切.舅、巨有切.咎、巨九切.阪、孚嬔切.衍、在演切.愆、以淺切.酤、候古切.暇、後五切.

聞章曰.舊六章.今爲三章.皆以伐木爲首辭.

聞物曰.嚶、青鸞.柔細也.毛氏、驚懼.鄭氏、相切直.皆恐非.大率鄭氏附合求友.舊說嚶音鶯.以爲鶯相承.出谷求友.爲鶯之事.如此.謬衍甚多.

聞事曰.禮、天子同姓.謂之伯父.異姓、謂之伯舅.毛氏因諸父諸舅之辭.遂以爲天子.其初意甚正.其後意稍遷.今定從初意.

聞人曰.諸父、父黨.諸舅、母黨.兄弟亦母黨.玩辭諦意.皆異姓.與常棣同姓不同也.

總聞曰.鄭氏、伐木爲皆日未居位.在農之時.與友生于山巖伐木爲勤苦之事.今有酒而釃之.本其故

也.此意甚善.但不當以爲王者.識者更辭.

天保六章

天保定爾.亦孔之固.俾爾單厚.何福不除.俾爾多益.以莫不庶.

人傳天辭.如皇矣帝謂也.

天保定爾.俾爾戩穀.罄無不宜.受天百祿.降爾遐福.維日不足.

天保定爾.以莫不興.如山如阜.如岡如陵.如川之方至.以莫不增.

吉蠲爲饎.是用孝享.禴祠烝嘗.于公先王.君曰卜爾.萬壽無疆.

君、先君也.總言先世諸公諸王.鄭氏、嘏傳神辭.士下稱人.以先字貫于中.如小旻上下稱事.以否字貫于中.其語法正同.

神之弔矣.詒爾多福.民之質矣.日用飮食.羣黎百姓.偏爲爾德.

神、他神也.先世之神已竟.則他位之神次至.弔、至也.詒、遺也.當是祝傳神辭.先世有尸.他神無尸.

如月之恆.如日之升.如南山之壽.不騫不崩.如松柏之茂.無不爾或承.

聞音曰.除、治慮切.享、虛良切.福、筆力切.禮、福者備也.備旁紐作逼.古文福字多叶.直極等字.至唐猶然.古者不獨以福字作逼字音.亦以福作逼字用.賈氏、疏者或制大權以福天子.顏氏、福古逼字.自後福作詁意.不作逼.然逼音猶在也.

總聞曰.此詩第一、第二章.道天情至再.第三章.天隱而不可憑.則以物之大者喻之.第四第五章.道神情至再.第六章神亦隱而不可憑.則又以物之極大者喻之.前七爾.後四爾.皆天神下辭.逮其君也.前五如.後六如.皆天神指物喻其君也.大率皆藉天神爲辭.

采薇六章

采薇采薇.薇亦作止.曰歸曰歸.歲亦莫止.靡室靡家.玁狁之故.不遑啓居.玁狁之故.

當是將佐述離家還家之狀.

采薇采薇.薇亦柔止.曰歸曰歸.心亦憂止.憂心烈烈.載飢載渴.我戍未定.靡使歸聘.

采薇采薇.薇亦剛止.曰歸曰歸.歲亦陽止.王事靡盬.不遑啓處.憂心孔疚.我行不來.

薇作春時薇柔.夏時薇剛.秋時冬不言者.來歸也.所以下言昔我往.今我來之期.適滿期年也.

彼爾維何.維常之華.彼路斯何.君子之車.戎車旣駕.四牡業業.豈敢定居.一月三捷.

常、卽常棣也.止是指物記時.如前章采薇.非專喻將帥車馬服飾也.詩屢稱常棣之華.似皆有所見也.大率詩人因物起興.非接于所見.興無由生.此再指初發之時也.秦子作人.當如常棣.灼然光發.亦因詩人棣花爲辭.不必泥也.當是周道.春時多此物.故引之.一月三捷.言屢勝也.不必言一侵、一伐、一戰、爲三也.

駕彼四牡.四牡騤騤.君子所依.小人所腓.四牡翼翼.象弭魚服.豈不日戒.玁狁孔棘.

以象牙飾弓袋.以鯊魚皮飾矢服.今軍中猶有此制.

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今我來思.雨雪霏霏.行道遲遲.載渴載飢.我心傷悲.莫知我哀.

既以薇苗、薇稚、薇壯.計歲月.又以棣華計時候.末章明言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今我來思.雨雪霏霏.與前章皆相應.指期甚明也.

聞音曰.作.卽各切.亦、總古切.莫、武博切.亦、莫故切.皆通作總.古、莫故尤顯.渴、巨列切.疚、訖力切.來、六直切.華、方無切.服、蒲北切.戒、訖力切.哀、於希切.

聞事曰.爾雅陽爲十月.郭氏純陰用事.嫌于無陽.故名此.恐是十一月陽生之候.初章言歲莫.此是豫言來歸之期.後章亦然.不應十月已歲莫.今月令皆是周制.其言歲時蚤晚.悉用夏正.

總聞曰.禮、師有功則愷樂.獻于社.其後號曰短簫鐃歌.又其後號曰鼓吹.亦謂之鐃歌.鼓吹舊有艾如張.遠如期之屬.其後不可勝紀.采薇、出車.六月.吉日.恐是此曲.

出車六章

我出我車.于彼牧矣.自天子所.謂我來矣.召彼僕夫.謂之載矣.王事多難.維其棘矣.

此行天子使之來也.其詩皆以王命爲辭.此亦是將佐敍離家還家之狀.與采薇同.

我出我車.于彼郊矣.設此旐矣.建彼旄矣.彼旟旐斯.胡不旆旆.憂心悄悄.僕夫況瘁.

此二章于牧地調民卒也.言旐言旟.旟、州里所建.旐、縣鄙所建.止是集衆.二章皆曰僕夫.亦是偏裨之屬.故使令稱僕夫也.下章既言南仲.遂稱旂旐.旂、諸侯所建.其容乃盛.非前章比也.

王命南仲.往城于方.出車彭彭.旂旐央央.天子命我.城彼朔方.赫赫南仲.玁狁于襄.

南仲、文王之屬也.林氏、南得氏、宣王之時.恐非此南氏之仲子.與宣王之南仲同姓.且同次也.今同姓同次而不同時有之.

昔我往矣.黍稷方華.今我來思.雨雪載塗.王事多難.不遑啓居.豈不懷歸.畏此簡書.

左氏、翹翹車乘.招我以弓.豈不欲往.畏我友朋.杜氏逸詩.句法與此相類.極可玩味.

喓喓草蟲.趯趯阜螽.未見君子.憂心忡忡.既見君子.我心則降.赫赫南仲.薄伐西戎.

君子、謂南仲也.嘗是將佐之在別部而來軍前者.故有未見既見之辭.

春日遲遲.卉木萋萋.倉庚喈喈.采蘩祁祁.執訊獲醜.薄言還歸.赫赫南仲.玁狁于夷.

聞音曰.牧、莫狄切.來、六直切.載、節力切.彭、鋪郎切.華、方無切.降、乎攻切.喈、居奚切.

聞事曰.此行在北無戰.止是往戍.故言城.在西有戰.故言伐.言執.言獲.

聞跡曰.毛氏、朔、言北方也.襄、除也.今定襄屬幷州.朔方亦屬幷州.朔方固是北方.但襄除無謂

總聞曰.前四章自西都往北方也.夏往而冬歸.故曰昔我往矣.黍稷方華.今我來思.雨雪霏霏.後四章自北方歸西都.又往西方.春至西都.故曰喓喓草蟲.趯趯阜螽.未見君子.憂心忡忡.既見君子.我心則降.赫赫南仲.薄伐西戎.既見而又行也.春歸西都.故曰春日遲遲.卉木萋萋.倉庚喈喈.采蘩祁祁.執訊

獲醜.薄言還歸.赫赫南仲.玁狁于夷.其去來不逾春也.一歲所成.倂西北方之事結之.

杕杜五章

有杕之杜.有睆其實.王事靡盬.繼嗣我日.日月陽止.女心傷止.征夫遑止.

其去言杕杜.與薇作同時.此當是師徒之室家所敍.與采薇、出車同期.而其人則異也.其歸亦與薇剛歲陽同期.

有杕之杜.其葉萋萋.王事靡盬.我心傷悲.卉木萋止.女心悲止.征夫歸止.

前詩皆以深冬而歸.此詩獨至次春.而此同歸差後.必有故也.

陟彼北山.言采其杞.王事靡盬.憂我父母.檀車幝幝.四牡痯痯.征夫不遠.

杞方苗而歸不遠.與卉木之萋相應.登北山采杞者.征夫在北.蓋有望且欲迎也.

匪載匪來.憂心孔疚.期逝不至.而多爲恤.

當是以病不載則不來.故後期.望夫固懷憂.此又爲多.蓋比同歸後期爾.

卜筮偕止.會言近止.征夫邇止.

卜也、筮也.合以爲近.果近不踰春也.古者人神相孚.卜筮可信如此.

聞音曰.母、滿罪切.幝、尺善切.痯、古轉切.來、六直切.疚、訖力切.偕、舉里切.近、渠紀切.

聞字曰.繼嗣我日.積日爲月.而至于陽.此句法甚健.

總聞曰.不必言同歌同時.異歌異日.且引賜君子小人不同日.尋詩無見.大率行者居者各以情見辭.非歌以遣行.勞還勤歸也.後用此不可知.非以此詩爲朝廷待軍旅之禮也.

魚麗四章

魚麗于罶.止鱨鯊.君子有酒.止旨且多.

魚麗于罶.止魴鱧.君子有酒.止多且旨.

魚麗于罶.止鰋鯉.君子有酒.止旨且有.

物其多矣.維其嘉矣.物其旨矣.維其偕矣.物其有矣.維其時矣.

聞音曰.鯊、蘇何切.有、羽軌切.嘉、居何切.偕、舉里切.時、上紙切.

聞章曰.舊六章.今爲四章.文勢恐然.

聞字曰.麗、著也.讀如本字.

聞用曰.後有魚麗陣.前、後、左、右、中、五陣.每一陣具五陣.大率敵人入者.無不有所著.今漁人置魚器.大略如此.相水道錯綜橫布之.嘗使試之于地.頗類陣形.

總聞曰.陸氏、鱨鯊之形長.魴之形方.鱧之形圓.鰋之形偃.鯉之形俯.以著萬物盛多.不必如此.大率西北人重魚.東南人重獸.各以少爲貴也.

南陔.

闕.白華.闕.華黍.闕.

詩總聞卷十

南有嘉魚四章

南有嘉魚.烝然罩罩.君子有酒.嘉賓式燕以樂.

江漢之間.有魚爲嘉魚.出漢中沔南.今辰州、鄂州皆有.鄂州取以名縣.其狀比常魚稍異.然不必泥其名.但取其美.恐或是因詩取號也.

南有嘉魚.烝然汕汕.君子有酒.嘉賓式燕以衎.

陸氏、魚欲逸.則罩之使入.魚欲伏、則汕之使出.尋詩皆羣行自得之貌.不必造意衍情如此.

南有樛木.甘瓠纍之.君子有酒.嘉賓式燕綏之.

翩翩者鵻.烝然來思.君子有酒.嘉賓式燕又思.

甘瓠、甜瓠也.鵻、鵓鳩也.皆美堪侑酒.

聞音曰.罩、胡角切.魚、囘斡水聲也.非籠.汕、所諫切.魚乘上水貌也.非樔.二者皆取魚水之聲貌.未必器也.毛氏罩、篧也.猶可.汕、樔也.無謂.鮮、朱惟切.來、里之切.鵻與來叶.酒與又叶.吳氏不必以六直伊昔作切.蓋有隔句而叶者.如纍綏是也.隨句爲叶者.如鵻來酒又是也.詩如此亦多.

總聞曰.與鹿鳴嘉賓同.西北以鹿爲重.其饌有熟落河刺血.入酒最珍.恐是鹿鳴亦然.魚鵻之屬.皆燕

賓侑酒者也.併載于此.

南山有臺五章

南山有臺.北山有萊.樂只君子.邦家之基.樂只君子.萬壽無期.

春夏之交.草木繁茂.詩人觸景生情.大率占國占家.皆當以氣象觀之.而其氣象.古人多卽草木而觀.旱麓皇矣之類是也.周之草木氣象如此.則人君聲華福壽.豈有窮也.所以可樂也.

南山有桑.北山有楊.樂只君子.邦家之光.樂只君子.萬壽無疆.

南山有杞.北山有李.樂只君子.民之父母.樂只君子.德音不已.

南山有栲.北山有杻.樂只君子.遐不眉壽.樂只君子.德音是茂.

南山有枸.北山有楰.樂只君子.遐不黃耇.樂只君子.保艾爾後.

其遐、不止眉壽黃耇而已.言無窮也.

聞音曰.吳氏、臺、田飴切.萊、陵之切.與基期相叶.耇、果羽切.後、下五切.與枸楰相叶.如此.則五章皆叶.豈不于古有益.但去古已遠.苟可叶卽當已.故臺萊耇後如今音.一章作兩叶.臺萊一叶.基期一叶.枸楰一叶.耇後一叶.詩此類亦多.毋滿補切.栲、去九切.

總聞曰.草木、固有宜山陽者.有宜山陰者.此詩南北則不爲此.南山、山之在南者也.北山、山之在北者也.此言大封域也.其南山北山.各自有陰陽也.

由庚.闕.

崇丘.闕.

由儀.闕.

總聞曰.有其義者以題推之也.亡其辭者莫知其中謂何也.然序者以題推義.亦有不可曉者.南陔.南者、夏也.養也.陔者、戒也.遂以爲孝子之戒養.白華.白者、潔也.華者、采也.遂以爲孝子之潔白.華黍.則以時和歲豐.宜黍稷言之.蓋不時和歲豐.則黍無華也.前三詩所謂有其義者也.由庚.庚者、道也.遂以爲萬物有道.崇者、高也.丘者、大也.遂以爲萬物極高大.儀者、宜也.遂以爲萬物得宜.後三詩所謂有其義者也.皆漢儒之學也.前三篇、鄉飲酒.燕禮用之.曰笙入堂下.磬南北面立.樂南陔、白華、華黍.是也.後三篇鄉飲酒燕禮亦用之.曰乃間歌魚麗.笙由庚.歌南有嘉魚.笙崇丘.歌南山有臺.笙由儀.毛氏不曉笙歌而一概觀之.又引升歌鹿鳴、下管.新宮.今鹿鳴存而新宮亡.大率歌者、有辭有調者也.笙者、管者、有腔無辭者也.後世間亦有如此清樂.至唐猶有六十三曲.末幾止存三十七曲.又有上柱、鳳雛、平調、清調、瑟調、平折、命嘯、七篇.有聲無辭.當是相傳有腔而已.此六詩之比也.甚矣、序之欺後世也.魚麗之序.旣

以治內外成功.告神結之.不應再出三詩.當是見禮工入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然後笙入樂南陔、白華、華黍.是三詩不可雜于前三詩.故于後繫之南有嘉魚.南山有臺.蓼蕭、湛露、彤弓之序.方樂、與賢樂得賢.澤及四海.燕諸侯、錫有功.不應以物雜于其間.當是見禮工笙皆畢.間歌魚麗.笙由庚.歌南有嘉魚.笙崇丘.歌南山有臺.笙由儀.故以三詩入南有嘉魚南山有臺之後.竊意有腔無辭者.聖人皆不以入詩.如新宮之類是也.

蓼蕭四章

蓼彼蕭斯.零露湑兮.既見君子.我心寫兮.燕笑語兮.是以有譽處兮.

當是諸侯見王者.燕飲至夜分.露零見于蕭也.

蓼彼蕭斯.零露瀼瀼.既見君子.爲龍爲光.其德不爽.壽考不忘.

龍、指君也.龍身有光耀.

蓼彼蕭斯.零露泥泥.既見君子.孔燕豈弟.宜兄宜弟.令德壽豈.

蓼彼蕭斯.零露濃濃.既見君子.鞗革忡忡.和鸞雝雝.萬福攸同.

聞音曰.寫、舍羽切.諺云.書三寫.魚成魯.帝成虎.今北人猶有此音.爽、師莊切.泥、乃禮切.弟、待禮切.豈、去幾切.

總聞曰、二章而下.皆頌君也.初章所寫之心.寫此而已.故下章發之.此詩止于露盛.禮飲也.次詩至于露晞.情飲也.

湛露四章

湛湛露斯.匪陽不晞.厭厭飲酒.不醉無歸.

露匪陽不晞.飲、非醉不歸.言各以曉爲止也.

湛湛露斯.在彼豐草.厭厭夜飲.在宗載考.

在宗伯則校其中禮與不.宗伯、掌禮者也.以飲食之禮、親宗族兄弟.以賓射之禮、親故舊朋友.以饗燕之禮、親四方賓客.君通情、務盡醉.臣守官、務遵禮.所以雖夜飲而不失令德令儀也.

湛湛露斯.在彼杞棘.顯允君子.莫不令德.

杞棘.有露.而草已無露.將欲曉也.

其桐其椅.其實離離.豈弟君子.莫不令儀.

不見露.而但見桐椅.又其實可辨.已全曉也.

聞物曰.陸氏、杞、棘、剛木.況德.桐、椅、柔木.況儀.杞、枸杞也.甚柔.桐、梧桐也.甚剛.桐最宜琴材.不必如此取況.但覩物起興也.

總聞曰.草豐桐實.當是春夏之時.又露三月始成.淸明節是.八月始變.白露節是.此詩以露爲辭.其爲春夏瀞也.

彤弓三章

彤弓弨兮.受言藏之.我有嘉賓.中心貺之.鍾鼓既設.一朝饗之.

彤弓弨兮.受言載之.我有嘉賓.中心喜之.鍾鼓既設.一朝右之.

彤弓弨兮.受言櫜之.我有嘉賓.中心好之.鍾鼓既設.一朝醻之.

聞音曰.貺、虛王切.饗、虛良切.載、子例切.右、于貴切.櫜、居號切.好、呼報切.醻、大到切.

聞用曰.舊說.彤弓不用.遇征伐.載以前行.盧弓、則用.遇征伐得用乘矢.

總聞曰.諸侯賜弓矢.然後得專征伐.此詩當是太公.或是其倫.然當時越于太公者亦無.恐卽是太公也.平王錫晉文彤弓一.彤矢百.桓王用平禮.其數相同.惟盧弓矢千.比平數大增.其他平無命服.無虎賁.桓有之.平有乘馬.桓無之.大率亦出人君臨時錫命.

菁菁者莪四章

菁菁者莪.在彼中阿.既見君子.樂且有儀.

當是諸侯朝王者.經歷中阿、中沚、中陵.菁莪其所見者也.

菁菁者莪.在彼中沚.既見君子.我心則喜.

菁菁者莪.在彼中陵.既見君子.錫我百朋.

已上皆經歷平陵之壤.故言莪.莪多生澤鹵沮洳之地.初生甚美可食.當是緣塗遇春所茹者也.末章不言莪而言舟.舍陵而水也.

汎汎楊舟.載沈載浮.既見君子.我心則休.

當是乘航經歷洛渭之水.魚沈或浮.皆其見者也.毛氏.楊舟、載沈亦沈.舟豈可沈.鄭氏、知其不可.以爲舟者.沈物亦載.浮物亦載.諸侯航河來朝.詩人覩景生興.曷以載爲事.也以載爲事.又奚足言.而詩人以爲樂爲喜.而且休也.

總聞曰.諸侯喜見王者.凡經歷覽觀.皆樂事賞心也.大率主明時泰.與主暗時否.山川、草木、皆一等.而人情、物態、自兩種.尋詩可見也.

六月四章

六月棲棲.戎車既飭.四牡騤騤.載是常服.玁狁孔熾.我是用急.王于出征.以匡王國.比物四驪.閑之維則.

盛夏出師.恐人有辭.故曰玁狁孔熾.我是用急.言所以然也.

維此六月.既成我服.我服既成.于三十里.王于出征.以佐天子.四牡脩廣.其大有顒.薄伐玁狁.以奏膚公.有嚴有翼.共武之服.共武之服.以定王國.

兩章皆言王于出征.王于此送行也.三十里.

玁狁匪茹.整居焦穫.侵鎬及方.至于涇陽.織文鳥章.白旆央央.元戎十乘.以先啓行.館本案.是書分此詩爲四章.而原本玁狁匪茹下.缺一頁.其分章不可考.今仍依注疏本.補錄三章于後.致

戎車既安.如輊如軒.四牡既佶.既佶且閑.薄伐玁狁.至于大原.文武吉甫.萬邦爲憲.

吉甫燕喜.既多受祉.來歸自鎬.我行永久.飲御諸友.炰鼈膾鯉.侯誰在矣.張仲孝友.

聞章曰.舊六章.今爲四章.

聞事曰.易林、玁狁非度.治兵焦穫.伐鎬及方.與周爭疆.元戎其駕.襄及夷王.此則自夷王.玁狁始盛.玁狁在北.周都在西.而侵逼畿甸如此.當是玁狁有北兼西.始自夷王.不然則是與西合從.尋詩初甚危急.後乃少安.初非全勝也.經世、甲戌、北伐玁狁.庚午、犬戎殺幽王驪山之下.計五十七年.司馬氏.西夷犬戎同攻.是則西北合從也.自文武之時.已見于采薇.至宣王之時又見于六月.其勢轉盛于前日.所謂孔熾也.反覆推之.文武之後.大盛于夷王.愈于宣王.宣王暫安而不能久.固其末終不可救于幽王也.

聞人曰.張仲、重臣望士.不應于詩無見.此尹吉甫張仲相友如此.烝民、尹吉甫又爲仲山甫作誦.如此.其情非他人可比也.張仲恐是仲山甫.遍攷姓下 館本案.此原本缺.

薄言采芑四章

薄言采芑.于彼新田.于此菑畝.方叔涖止.其車三千.師干之試.方叔率止.乘其四騏.四騏翼翼.路車有奭.簟茀魚服.鉤膺鞗革.

一乘車七十五人.三千計二十二萬五千.亦可謂用大衆也.不必盡周地.當有侯國.或調南方近蠻荊者也.

薄言采芑.于彼新田.于此中鄉.方叔涖止.其車三千.旂旐央央.方叔率止.約軝錯衡.八鸞瑲瑲.服其命服.朱芾斯皇.有瑲葱珩.

鴥彼飛隼.其飛戾天.亦集爰止.方叔涖止.其車三千.師干之試.方叔率止.鉦人伐鼓.陳師鞠旅.顯允方叔.伐鼓淵淵.振旅闐闐.

蠢爾蠻荊.大邦爲讎.方叔元老.止 克壯其猶.方叔率止.執訊獲醜.止 戎車嘽嘽.嘽嘽焞焞.如霆如雷.止 顯允方叔.征伐玁狁.蠻荊來威.

方叔、亦是與吉甫北伐之人.六月不言者.吉甫爲帥.方叔佐之.此行方叔爲帥.倂玁狁蠻荊之功.結之于此詩也.此詩與采薇出車同體.西戎玁狁倂結之也.

聞音曰.畝、滿非切.服、補北切.革、訖力切.衡、戶郎切.珩、戶郎切.淵、于巾切.闐、池鄰切.老、魯吼切.焞、吐雷切.

聞句曰.第一章二句一節.六句一叶.二章三章四章.同舊.末章、作二句一節.以讎叶.猶不知下如何叶.亦與此詩大體相差.今改正.

聞跡曰.六月侵鎬及方.鄭氏皆北方地名也.鎬、是周都.無緣與方皆爲北方地名.假使方地未詳.在北亦未可知.焦穫涇陽皆在密邇.方何由獨遠.恐是方叔封邑.因以爲姓.

聞人曰.禮、天子同姓謂之伯父.異姓謂之伯舅.自稱于諸侯曰天子之老.方叔元老.又當是年爵皆尊

于其徒也.

總聞曰.蠻事比玁狁差緩.玁狁侵雍都.蠻不過荊土而已.弗雖其巢穴也.故王師起夏.向北待秋.

車攻八章

我車既攻.我馬既同.四牡龐龐.駕言徂東.

田車既好.四牡孔阜.東有甫草.駕言行狩.

之子于苗.選徒囂囂.建旐設旄.搏獸于敖.

駕彼四牡.四牡奕奕.赤芾金舄.會同有繹.

決拾既佽.弓矢既調.射夫既同.助我舉柴.

四黃既駕.兩驂不猗.不失其馳.舍矢如破.

蕭蕭馬鳴.悠悠旆旌.徒御不驚.大庖不盈.

之子于征.有聞無聲.允矣君子.展也大成.

聞音曰.好、許厚切.草、此苟切.佽、子利切.柴、疾智切.說文引此詩、助我舉㧘、積也.或作柴、其他.㧘、或奇切.平義切.柴、或士邁切.惟疾智引詩.今從.與佽相叶.此蓋首尾叶也.駕、集韻亦在家部.居牙切.馳、集韻、亦在驰部.唐何切.破亦當在坡部.蒲禾切.說文.疲、波、坡、頗、跛、皆以皮得聲.皮當作蒲禾.左氏牛則有皮.犀兕尚多.棄甲則那.又從其有皮.丹漆若何.破則坡音.不惟旁紐當然.古音亦爾.古加禾兩韻多通用.如明唐兩韻亦通用.吳氏女曰雞鳴加居禾切.曲氏神靈鷁赴曲相和.余私娛茲孰哉.後加.張氏擊鐘鼎.食連騎.相過東京.諸侯壯何能加.若爾.則駕讀作訛.馳讀作駞.破讀作叶、蓋首、中、尾、皆相叶也.吳氏、曹氏、望祭四嶽.燎對泰柴.燔于南郊.宗祀上帝.諱當用柴.詩當用㧘.許氏既㧘.或作柴.不必專從一字也.集韻、猗、相附著也.於寄切.正引此詩.破、敗也.披義切.不引此詩.恐似有意.故不引實引也.吳氏又以集韻猗、柔也.倚可切.正叶破字.諸叶皆可用.亦不必專從一叶也.但調同未省同字.或以賓之初筵.射夫既同.經改.亦未可知.栗舊是同字.則柴字容或有轉.集韻㧘舉兩手取曰㧘.渠容切.蓋謂助舉矢也.若鄭氏助舉積禽.自是皁使之役.何關士夫之事.但世態少公多私.勵以夏五郭公阻之.夏五之下.必是月字.郭公必是亡字.安知非此文.在孔子之後.而必以爲此文在孔子之前.孔子存之.蓋有徇意過當者.故此曹亦徇意.矯之而不知其 館本案.此下原本缺.

吉日四章

吉日維戊.既伯既禱.田車既好.四牡孔阜.升彼大阜.從其羣醜.

吉日庚午.既差我馬.獸之所同.麀鹿麌麌.漆沮之從.天子之所.

庚午、前三日爲戊辰.則戊者蓋戊辰也.既禱三日舉事.凡天子所在曰行在.所漆沮、從禽獸.則漆沮即王所也.

瞻彼中原.其祁孔有.儦儦俟俟.或羣或友.悉率左右.以燕天子.

既張我弓.既挾我矢.發彼小豝.殪此大兕.以御賓客.且以酌醴.

酌醴、親戎不可飲.厚至醉也.校獵、小以兕爲勝.大以虎爲勝.言捷莫如兕.猛莫如虎.得此則畢事.上爵皆無.則禮不成.今西北之風猶然.既獲大兕則可以成燕禮也.兕大于虎.而不甚猛于虎.亦虎亞也.故朋稱曰虎兕.

聞音曰.戎、莫後切.禱、當口切.好、許厚切.阜、符有切.馬、滿補切.有、羽軌切.俟、于紀切.友、羽軌切.有、羽軌切.

聞字曰.爾雅、三爲羣.二爲友.此亦字義.羣皆三畫.友從兩.又此法.從古有之.近世字學亦未爲過也.而多諱及之

聞訓曰.立訓不免隨語異意.或有不必異者.所不可曉.被之祁祁.訓遲.與興雨祁祁同.被亦可用多意.雨亦可用遲意.大意來假.祁祁訓多.與采蘩祁祁同.假亦可用大意.蘩亦可用遲意.此其祁訓大獸.亦可用多意.今定從多.語勢可見也.

總聞曰.戊不言辰.蓋以戊協禱也.次言庚午.則前爲戊辰可見.文體自有古意.如前詩每章言方叔涖止.方叔率止.至三章四章.增一顯允方叔.而易一涖止.爲元老.參差之中.整肅默寓.此所以古意鬱然也.

詩總聞卷十一

鴻鴈三章

鴻鴈于飛.肅肅其羽.之子于征.劬勞于野.爰及矜人.哀此鰥寡.

西北鴻雁來正月節.此詩當是春時.鴻雁初歸.故鄉、新棲未定.舊迹已湮.故曰哀鳴嗷嗷.當是授民以田也.最可憐者.孤獨鰥寡之人.而重可哀者.鰥寡之人也.老而無子.尙可養旁親爲義子.幼而無父.尙可依他族爲義父.惟老而無妻.無復更娶.老而無夫.無復更嫁.終身永已.故尤可哀也.

鴻鴈于飛.集于中澤.之子于垣.百堵皆作.雖則劬勞.其究安宅.

當是授民以舍也.雖勞畢事.則歸家自解之詞也.

鴻鴈于飛.哀鳴嗷嗷.維此哲人.謂我劬勞.維彼愚人.謂我宣驕.

哲人、暢于人情.憫我之勞也.愚人、暗于物理.謂我爲民任勞.示之以驕.將不可介也.大率一種無識者.謂百姓不足顧恤.則頑肆(案顧恤下當脫有顧恤二字.)惟有事則深懲無事則勿顧.則民知畏而易馭彼以爲有術有能、而不自知其直愚也.

聞音曰.野、上與切.寡、果五切.澤、徒洛切.宅、達各切.班氏、陳湯傳.斬越王母鼓.顏氏西域傳.作母寡.此作母鼓.聲相近.蓋其土音不甚諦也.此音至漢猶存.至唐已不傳矣.鄭氏縫人注.引書、宅西曰昧谷.作度

西曰柳穀.陸氏、古文宅與度相近.因而誤.此音至漢亦存.至唐又不傳也.大率古音漸遠漸轉.而況愈遠.今倂載于此.

總聞曰.此士大夫將王命而定民所者也.三章劬勞.皆士大夫自謂.恐難獨以中章爲勸民之辭.汝今雖病勞.終有安居.此意甚佳.但語勢不爾.

庭燎三章

夜如何其.夜未央.庭燎之光.君子至止.鸞聲將將.

夜如何其.夜未艾.庭燎晣晣.君子至止.鸞聲噦噦.

夜如何其.夜鄉晨.庭燎有煇.君子至止.言觀其旂.

聞音曰.將、七羊切.艾、魚肺切.晣、之世切.煇、許云切.旂、渠斤切.

總聞曰.鄭氏、宣王問早晚之辭.人君數問夜.亦非體.此當是執事之人.夜、未央未艾、而問更序.夜鄉晨、而見旂色.嘆夜漏之未盡.而朝臣之已集也.若曰、不圖今日復見盛時威儀.久不接耳目.驟以爲驚且爲喜也.恐是殿廷之間.宮掖之內.執事者相與問答之辭也.禮、鷄人夜嘑旦以警百官.漢儀中黃門持五夜.甲乙丙丁戊相傳.衛士未明.衛士起唱.所謂鷄鳴歌也.或是此曹.

沔水三章

沔彼流水.朝宗于海.鴥彼飛隼.載飛載止.嗟我兄弟.邦人諸友.莫肯念亂.誰無父母.

沔彼流水.其流湯湯.鴥彼飛隼.載飛載揚.念彼不蹟.載起載行.心之憂矣.不可弭忘.

屈氏、少徙依而遙思.招惝怳而永懷.意荒蕩而流湯.心愁悽而增悲.言不循法度之人.而反以我爲此流.故懷憂如此.鄭氏.以起行爲妄興師出兵.事實既不然.人情亦不爾.若此.詩人之情喪也.

鴥彼飛隼.率彼中陵.民之訛言.寧莫之懲.我友敬矣.讒言其興.

陳氏、闕沔彼流水云云八字.亦精致者.然不必如此.前二章見隼止沔水之旁.後一章見隼循中陵之上.當是中陵與沔水異途.各道所見.不必相同也.

聞音曰.海、虎猥切.友、羽軌切.母、滿罪切.湯、失羊切.行、戶郎切.

聞跡曰.沔水出武都沮縣.毛氏疎漏未攷.

總聞曰.當是關輔諸侯.有來朝後時者.興下之讒.致上之疑.往時.固有亂者.固有不蹟者.今誰念之.而傚之乎.皆由訛言不懲.故懷敬君之心.得慢君之咎.有此讒也.見順流之水.自適之禽.而嘆其不如是.必其讒已就.欲見而不敢見.慮蹈禍也.此或爲其友愬讒者.故曰我友敬矣.讒言其興.

鶴鳴四章

鶴鳴于九皐.聲聞于野.魚潛在淵.或在于渚.樂彼之園.爰有樹檀.其下維蘀.他山之石.可以爲錯.

澤玩鶴.水玩魚.言賢者退處自樂也.不惟如此.而園有檀.可以爲器.其蘀葉亦可以代薪.其穀桊亦可

以爲茹山有石亦可以爲礪．取用何闕．所以爲樂也．
鶴鳴于九皐．聲聞于天．魚在于渚、或潛在淵．
樂彼之園．爰有樹檀．其下維穀．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聞音曰．野、上與切．檀、徒沿切．天、淵、從今音．不必作鐵因一均．詩用天二十三．用淵六．雖無叶．他年紫年
二切．既叶亦可．吳氏不必從一讀也．
聞章曰．舊二章．今爲四章．
聞物曰．穀葉似王瓜．實若龍葵．今山間多食之．
總聞曰．淸修隱逸之士．多喜觀鶴．亦多喜觀魚．列子、詹何．莊子、惠子之事可見．散在傳記．及今篇章甚
多．

祈父三章　館本案・原本僅存首章・解義一條・餘皆缺・

祈父．予王之爪牙．胡轉予于恤．靡所止居．
此士卒怨將帥之辭也．呼之以父．而告之以情．我于王爲爪牙．衞國家者也．何忍轉我于憂．不安其居．
而無所止．怨之辭也．
祈父．予王之爪士．胡轉予于恤．靡所底止．
祈父．亶不聰．胡轉予于恤．有母之尸饔．

白駒四章

皎皎白駒．食我場苗．縶之維之．以永今朝．所謂伊人．於焉逍遙．
皎皎白駒．食我場藿．縶之維之．以永今夕．所謂伊人．於焉嘉客．
皎皎白駒．賁然來思．爾公爾侯．逸豫無期．愼爾優游．勉爾遁思．
此必舊爲公侯．而今遁山林者也．度斯人浪適．其來無期．少寄丁寧頌禱之詞．愛賢之親也．
皎皎白駒．在彼空谷．生芻一束．其人如玉．毋金玉爾音．而有遐心．
始猶冀白駒之來可以施謀．今不復望．知白駒終不復出也．猶欲寄生芻以秣白駒．而又恐其人過執．
雖芻亦不肯受也．今相疏如此．不可闕其音而與我絕．有相速之意也．蓋欲時通訊問．以求善言也．
聞音曰．夕、祥龠切．客、克各切．古、客皆讀如恪．三恪．卽三客也．孔叢子、陳王問太師．三恪曰．封夏殷之後
爲二代．紹虞帝之裔．備三恪．恪、敬也．禮之如賓客也．客恪皆同．楚辭易林．古詩漢歌皆用此．思、新齎切．
總聞曰．此亦在野之賢者．尙與世相通．欲求道義爲師友．而所欲挽者又長往而不返者也．

黃鳥三章

黃鳥黃鳥．無集于穀．無啄我粟．此邦之人．不我肯穀．案穀當爲穀・下聞訓・知舊山所據本作穀・今仍其舊・言旋言歸．復我邦
族．
此離散之餘．去本邦而寓他土者也．借黃鳥爲辭．無集于穀．無啄我粟．留爲歸資．復見舊族也．厭他土

而思本邦之辭也．
黃鳥黃鳥．無集于桑．無啄我粱．此邦之人．不可與明．言旋言歸．復我諸兄，
黃鳥黃鳥．無集于栩．無啄我黍．此邦之人．不可與處．言旋言歸．復我諸父．
聞音曰．明、謨郎切．兄、虛王切．父、扶雨切．
聞訓曰．無集于穀、楮也．不我肯穀、善也．上穀、從木．下穀、從米．之別・一從木・一從禾耳・雩山不審於此・故釋束門之栘穀白・以穀爲木・釋鵠鳴之穀・又以爲穀桑也・案穀廣韻以爲俗字・今各本皆作穀・無從米者・穀楮之穀・與穀善・及五穀・
總聞曰．當是爲生異方．必經多時．種木植禾已成．不復戀而決舍去也．此邦必有所不可留．而非得已
也．

我行其野三章

我行其野．蔽芾其樗．昏姻之故．言就爾居．爾不我畜．復我邦家．
我行其野．言采其蓫．昏姻之故．言就爾宿．爾不我畜．言歸思復．
我行其野．言采其葍．不思舊姻．求爾新特．成不以富．亦祇以異．
此以貧欲棄舊姻．而以富欲求新匹者也．雖成不足以致富．假使有得．亦終散而不聚也．適足以爲怪
言．逐夫而適夫．豈有此理也．此皆婿辭．
聞音曰．家、古胡切．葍、筆力切．異、逸織切．
聞物曰．樗、卽楮也．毛氏、他氏、皆但謂之惡木．不言何木也．樗楮相通．今俗傳雖薪亦不堪．然皮、可紙．實、
可練．葉、可覆麴醬．極易長茂．蓫、葍、毛鄭皆云惡菜．鄭氏言蓫、牛蘈菜也．郭氏方莖．莖長而銳．有穗有花．
花紫縹．鄭氏、葍、蔓也．爾雅、藑茅也．郭氏、葍大葉白花．亦花爲藑．初不言何物．本草陳氏引詩．言采其蓫．
羊蹄草也．許氏以藑爲葍．一名蕣．集韻卞氏．蕣、木槿也．引詩顏如蕣英．雖不引此．然今木槿有白紫二
種．與郭氏正合．人雖采．但不見食．爾當是西北與東南又不同．
總聞曰．觀此詩．然後知前詩之所以不可處者也．二詩當出一人．

斯干九章

秩秩斯干．幽幽南山．如竹苞矣．如松茂矣．兄及弟矣．式相好矣．無相猶矣．
干、幹也．今言人命上下．爲支干．故下言松竹也．凡居、向南爲正．面南山、則坐北山也．言面勢、物色、皆嘉
也．式好無猶．言門戶、氣象、又皆嘉也．
似續妣祖．築室百堵．西南其戶．爰居爰處．爰笑爰語．
然後興功作室也．似續、生者之室也．妣祖、死者之室也．死戶、向西坐東也．生戶、向南坐北也．死者、于此
居處．生者、于此笑語．言安其所也．
約之閣閣．椓之橐橐．風雨攸除．鳥鼠攸去．君子攸芋．
自此以下．每章結以君子．芋有數訓．平聲．一草盛也．一大也．仄聲．草名也．吳氏所引說文．大葉實根駭

人.故謂之芌.王遇切者.乃從芌也.于文象氣之舒.若從芊當作平聲.于文象氣之平.雖通用.而有異意.
集韻、蕪芊通用.荒胡切.覆也.大也.有也.用此爲的.鄭氏改芊爲蕪.亦不悞.但不須變字爾.去除皆當從平聲.

如跂斯翼.如矢斯棘.如鳥斯革.如翬斯飛.君子攸躋.
殖殖其庭.有覺其楹.噲噲其正.噦噦其冥.君子攸寧.
皆生者所享也.

下莞上簟.乃安斯寢.乃寢乃興.乃占我夢.吉夢維何.維熊維羆.維虺維蛇.
居既安.則福可致也.

大人占之.維熊維羆.男子之祥.維虺維蛇.女子之祥.
鄭氏、熊羆在山.陽之祥也.虺蛇在穴、陰之祥也.此意甚嘉.而未盡.凡物、不蟄者屬陽.蟄者屬陰.虎以冬交.藉陰以成也.蛇以夏交.藉陽以成也.牀在高陽也.而璋以水成.濟以陰也.地在下陰也.而瓦以火成.濟以陽也.古人處事制法.無不合理.無羊之夢亦然.魚、陰也.禾、亦陰也.魚非水則不生.禾非水則不生.然向日色乃成.蓋同類也.故夢魚占豐年.旟鳥隼飛者、陽類也.然寒乃健.旐龜蛇潛者.陰類也.然熱乃毒.萬物無逃二氣之間.故夢旟旐多室家.蓋陰陽相交.男女乃孳也.易曰.天地絪緼.萬物化醇.男女構精.萬物化生.

乃生男子.載寢之牀.載衣之裳.載弄之璋.其泣喤喤.朱芾斯皇.室家君王.
室家皆事君王.言貴近也.

乃生女子.載寢之地.載衣之裼.載弄之瓦.無非無儀.唯酒食是議.無父母詒罹.
男子願使爲公卿.女子乃不願使爲后妃.惟議酒食.所謂中饋也.此事多詒父母之憂.罕延門戶之福.有識士大夫所以不欲也.鄭氏、儀善也.婦人無所專于家事.有非、非婦人也.有善、亦非婦人也.此意亦嘉.而未盡.但不當彰是非之名于外爾.
聞音曰.苞、補振切.茂、莫口切.好、許厚切.猶、余久切.戶、後五切.革、訖力切.正、諸盈切.簟、子禁切.今人猶有此聲.吳氏前二章皆用引韻.此一章不用.未詳.蓋未察此也.寢、千尋切.夢、彌登切.蛇、余支切.瓦、危委切.議、魚羈切.
聞章曰.舊九章.四章七句.五章五句.今略如舊章.而差移舊句.
聞事曰.四如.言人功之敏也.跂敏于足.而若有翼者.言如鳥也.矢敏于遠.而又敏于近.棘讀作戟.鳥敏于羽.而若有革.言若獸也.翬敏于躍.而又敏于飛.翬、雉也.飛一作蜚.蜚如螟.春秋、秋有蜚.
總聞曰.此士大夫卜地于室者也.以爲王者無見.無羊、做此.

無羊五章

誰謂爾無羊.三百維羣.誰謂爾無牛.九十其犉.

爾羊來思.其角濈濈.爾牛來思.其耳濕濕.或降于阿.或飲于池.或寢或訛.
爾牧來思.何蓑何笠.或負其餱.三十維物.爾牲則具.爾牧來思.以薪以蒸.以雌以雄.
第五句.爾牲則具.當移入第七句.以薪以蒸下.以薪蒸之葉.爲牛羊雌雄之食也.羊以三數.皆三百頭.是羊羣之數.牛以十數.凡九十頭.是牛羣之數.三十之物、比也.蓋應上數.
爾羊來思.矜矜兢兢、不騫不崩.麾之以肱.畢來既升.
第二句.矜矜兢兢下.恐少爾牛來思一句.羊小畜.矜矜兢兢.羊畏聳貌.牛大畜.不騫不崩.牛堅重貌.明兢兢下.不騫上.少爾牛一句.

牧人乃夢.衆維魚矣.旐維旟矣.大人占之.衆維魚矣.實維豐年.旐維旟矣.室家溱溱.
聞音曰.犉、而純切.濈、莊立切.池、唐何切.物、徽律切.今猶有此音.雄、于陵切.孔氏、兆如山陵.有夫出征.而喪其雄.繇辭皆韻.又古讀雄與陵爲韻.詩、正月無羊、皆以雄韻陵韻.蒸又張氏、賓爵下華.田鼠上騰.牛哀虎變.鯀化爲熊.久血爲燐.積灰生蠅.或疑張氏王氏、古讀熊與雄.皆于陵切.張氏用舊韻也.年、彌因切.
聞章曰.舊四章.今爲五章.
聞字曰.濈濈、銳貌.正羊角之狀.從角尤佳.不從角亦可.說文、和也.毛氏、息也.似不必他訓.牛安、則耳潤.病、則耳燥.濕濕、牛安也.毛氏、動也.訓亦似未當.羊以角言.牛以耳言.恐是當時降阿飲池.皆爲水所沾.後世不肯從物情、時態、推測.古人簡易之意.多以造意爲能.然古字亦通用.斯干于加草.亦是于意.戢從水.亦止是銳意.
總聞曰.此詩每章稱爾.必雙舉牛羊.而此章獨闕牛.案此章當作第四章.文勢似不具.識者更詳.此士大夫檢校畜產.料理生業者也.喪亂之後.零替者多.忽然見之.人相與生歎.故曰誰謂爾無也.

詩總聞卷十二

節南山十章

節彼南山．維石巖巖．赫赫師尹．民具爾瞻．憂心如惔．不敢戲談．國既卒斬．何用不監．
師官、尹氏也．不敢戲談．有所畏避也．下章皆有不敢之意．當是其人雖無可敬．而其位貌亦有可憚者．
何所用心而不監小人之爲惡．問之不欲斥言也．下章稱何稱誰．倣此．
節彼南山．有實其猗．赫赫師尹．不平謂何．天方薦瘥．喪亂弘多．民言無嘉．憯莫懲嗟．
尹氏太師．維周之氐．秉國之均．四方是維．天子是毗．俾民不迷．不弔昊天．不宜空我師．
氏、柢也．旁紐作氐．爲國之根、一重也．執國之平、二重也．四方所藉以爲維、三重也．天子所倚以爲毗、四重也．下民視之以爲明、五重也．尹氏可謂重臣．而失職如此．不宜使斯人居尊官．當是尹氏以六官司空之職．兼三公太師之任．故曰不宜空我師．愬之于天．不欲斥言也．下章稱天倣此
弗躬弗親．庶民弗信．弗問弗仕．勿罔君子．式夷式已．無小人殆．瑣瑣姻亞．則無膴仕．
呼尹氏爲君子、尊之辭也．戒小人勿得欺尹氏、憐之辭也．下章稱君子倣此．用平、則已無近小人．無使姻亞爲膴仕．有此二者．則不平也．曉之辭也．
昊天不傭．降此鞠訩．昊天不惠．降此大戾．君子如屆．俾民心闋．君子如夷．惡怒是違．

訩、訟也．當是尹氏不平．羣臣多爭．卒章亦及訩．爾如能止．則彼鞠訩之心自息．爾如能平．則彼惡怒之氣自去．勸之辭．大率此詩詆之多言不平．曉之多言夷．
不弔昊天．亂靡有定．式月斯生．俾民不寧．憂心如酲．誰秉國成．不自爲政．卒勞百姓．
亂與月俱生．言有增也．爾秉政而不自爲政．言爲交爭者所奪．所以政多門．而民受弊也．
駕彼四牡．四牡項領．我瞻四方．蹙蹙靡所騁．
當是小人銜王命．乘使車．言封疆之蹙如此．小人安能遠騁．但擾四境之內爾．
方茂爾惡．相爾矛矣．既夷既懌．如相醻矣．
方盛怒．俄相歡．小人常態也．
昊天不平．我王不寧．不懲其心．覆怨其正．
皆因尹氏不平．故小人交爭．我王不寧．小人之罪奚逃．不革其心．而反怨其正．當是有規正者．重憎怨也．亦小人常態也．
家父作誦．以究王訩．式訛爾心．以畜萬邦．
家父不敢戲言．而顯言作誦者．以告于王也．盡爲王道其致訩之故．皆因尹氏不平也．化尹氏之心．反不平以爲平．則可畜天下之衆．不然、小人愈盛．民將散而無與爲國也．
聞音曰．山、所旃切．巖、魚枚切．猗、於何切．嘉、居何切．氐、都黎切．信、斯人切．仕、鋤里切．子、奬禮切．殆、養里切．傭、敕龍切．訩、許容切．屆、居氣切．闋、睦桂切．天、鐵因切．定、唐丁切．生、桑經切．姓、桑經切．醻、市由切．正、諸盈切．誦、俟容切．邦、土工切．邦、本音切外、又卜功切．瞻彼洛矣．君子至止．福祿既同．君子萬年．保其家邦．與此同．又披耕切．桓綏萬邦．屢豐年．補因切．凡見詩者如此．他所不舉．
聞跡曰．南山、韓氏、吾聞京城南．玆惟羣山囿．即是此山．左氏惟言節．無南山字．
聞人曰．家父見魯桓八年．桓王也．十五年．莊王也．舊說刺幽王．自幽王之死．至是七十五年．尚能爲王出使求車．刺幽王之詩．皆老臣之詞．則約百餘歲矣．故此未必刺幽王也．
總聞曰．尹氏之不平．罪本在于王．而不指歸王．小人之鞠訩．罪本在于尹氏．而不深言尹氏．家父蓋忠愨而恕厚者也．度尹氏亦無大惡．但居位而不舉職．無公言直道．而不能控制小人．就其上而班之．胡廣趙戒之流也．

正月十三章

正月繁霜．我心憂傷．民之訛言．亦孔之將．念我獨兮．憂心京京．哀我小心．癙憂以痒．
當是賢者避患去國．具見所懷．與所遇所見者．小心故懷憂致病．
父母生我．胡俾我癒．不自我先．不自我後．好言自口．莠言自口．憂心愈愈．是以有侮．
所遇、不在先、不在後．適與我相當．何爲于此時而生我、致此病也．與我生不辰同意．憂心愈愈．是以有侮．憂事太過．則招侮．言多畏則易陵也．

憂心惸惸．念我無祿．民之無辜．幷其臣僕．哀我人斯．于何從祿．瞻烏爰止．于誰之屋．
所憂本在無祿．今無辜及其身．又及其臣僕．如此將何地而從祿乎．言此祿不可從．當他屯也．所見烏
一也．此烏止誰屋也．言未有所歸．
瞻彼中林．侯薪侯蒸．民今方殆．視天夢夢．旣克有定．靡人不勝．有皇上帝．伊誰云憎．
所見中林二也．言欲樵采以自給也．方危爲憂所亂．視天瞀惑．若不堪用者．苟定則何人不勝任．言皆
可用也．有皇上帝．愬之于天也．何人可憎．顧明指也．今皆危與所憎同受苦．所以顧明指也．
謂山蓋卑．爲岡爲陵．民之訛言．寧莫之懲．召彼故老．訊之占夢．具曰予聖．誰知烏之雌雄．
召耆宿問占夢．猶是視天夢夢．餘意．蓋憂思之中．惶惑妄見．占當爲何祥也．所問者．皆言其通曉．乃不
知烏執爲雌雄．猶是瞻烏餘意．尙不知雌雄．安知所當止也．言卜者不能決疑．
謂天蓋高．不敢不局．謂地蓋厚．不敢不蹐．維號斯言．有倫有脊．哀今之人．胡爲虺蜴．
天高而以爲低、故曲脊．地厚而以爲薄、故累足．亦爲憂所亂也．以爲不然．則爲此號．發此言．如耳有倫．
如背有脊．又較然也．言爲憂所亂之極也．
瞻彼阪田．有菀其特．天之扤我．如不我克．彼求我則．如不我得．執我仇仇．亦不我力．
所見阪田、菀特、三也．特、特生之木也．欲依阪田、特木、以自給也．天動我心．如我不能任事者．王初求我．
惟恐不得．以我爲能也．旣得我．不以我爲能．我亦自疑．我非不能至此．而若不能者．蓋天動我心．不使

任其事．可以免其難也．
心之憂矣．如或結之．今茲之正．胡然厲矣．燎之方揚．寧或滅之．赫赫宗周．褒姒威之．
正、正月也．此詩皆此月之事．三陽之月．奚爲寒之甚．如此．厲也．以天時推人事．深可憂也．當是幽王以
後事．故舉已往以比後來．或以火方熾．豈有可滅之理．識者推觀前覆．一褒姒能覆宗周．言雖盛易滅
也．
終其永懷．又窘陰雨．其車旣載．乃棄爾輔．載輸爾載．將伯助予．
所遇陰雨、四也．車旣載且行．遇雨方知遺輔車之器．亦爲憂所亂也．旣墮所載．未能遄行．願伯助予．伀
敗車．涉淖塗．伯當是伯兄同行者也．言隻力不能獨辦也．
無棄爾輔．員于爾輻．屢顧爾僕．不輸爾載．終踰絕險．曾是不意．
無遺其輔．用益其輻．屢顧其僕．而多不可隨所載也．此戒僕之詞也．我爲憂所亂．雖踰險曾不以是爲
意．言意不在車也．
魚在于沼．亦匪克樂．潛雖伏矣．亦孔之炤．憂心慘慘．念國之爲虐．
所見池魚．五也．當是初居有此．因有感也．魚在沼爲人所豢．雖潛不能逃也．言我豈可受彼祿也．
彼有旨酒．又有嘉殽．洽比其鄰．昏姻孔云．念我獨兮．憂心慇慇．
當是就田野爲居廬．頗有比鄰之樂．而其憂終不能釋也．

佌佌彼有屋．蔌蔌方有穀．民今之無祿．天夭是椓．哿矣富人．哀此惸獨．
當是其鄰稍厚．可以相依也．佌佌之屋．蔌蔌之穀．皆其鄰所資也．但恐斯人無祿．爲妖者並出而椓喪
之．富人尙可．我惸獨、將如之何也．此當是老而無子者．兩言念我獨．一言哀此獨．與伯兄同行．可見其
獨也．
聞音曰．京、居良切．瘉、勇主切．後、下五切．口、孔五切．夢、彌登切．勝、書蒸切．雄、乎陵切．局、訖力切．厲、力蘗切．
輔、扶雨切．予、演汝切．輻、筆力切．意、乙力切．炤、之若切．椓、都木切．吳氏以殺叶云未詳．鄰連上句．昏連下
句．則叶．故古之音律雖不可盡聞．亦在詳推也．
總聞曰．一詩及憂者八．而言憂之狀者．又不一也．所謂小心良是．心最小者憂最深．
十月之交八章
十月之交．朔日辛卯．日有食之．亦孔之醜．彼月而微．此日而微．今此下民．亦孔之哀．
是月必朔望日月俱食．所以謂之甚醜．見下．左氏童謠．其九月十月之交杜氏、晦朔交會也．又丙子旦．
日在尾．月在箕．杜氏、日月合朔于尾．月行遲．故至旦而遇在箕．此交殆類此時．經世、是年九月戊申朔．
日有食．此朔當是戊寅．小盡當是丁丑．併載于此．
日月告凶．不用其行．四國無政．不用其良．彼月而食．則維其常．此日而食．于何不臧．
日食之變．甚大于月食．所以春秋書日食．不書月食．月食、固爲常．一月而兩食、則爲異變．于何不臧．一
何不善也．孔氏良是．

爗爗震電．不寧不令．百川沸騰．山冢崒崩．高岸爲谷．深谷爲陵．哀今之人．胡憯莫懲．
雷收．水涸．皆八月中氣．而十月電震川沸、大異．
皇父卿士．番維司徒．家伯維宰．仲允膳夫．棸子內史．蹶維趣馬．楀維師氏．豔妻煽方處．
皇氏、番氏、家氏、仲氏、棸氏、蹶氏、楀氏、凡七族．皆因豔妻而處位也．七族之中．皇父爲最盛．下云抑此皇
父．又云皇父孔聖．自此以下．皆皇父作向之事也．
抑此皇父．豈曰不時．胡爲我作．不卽我謀．徹我牆屋．田卒汙萊．曰予不戕．禮則然矣．
此督民作都于向怨之辭也．汝豈不知是農時．而何爲使我興作．不就我相謀．而徹我屋、荒我田、皇父
以爲非害汝也．禮當然也．言不引咎．反飾非也．
皇父孔聖．作都于向．擇三有事．亶侯多藏．不慭遺一老．俾守我王．擇有車馬．以居徂向．
擇三事之多藏．羣臣之有車馬者．以向爲歸．此殆類鄘塢也．
黽勉從事．不敢告勞．無罪無辜．讒口囂囂．下民之孽．匪降自天．噂沓背憎．職競由人．
悠悠我里．亦孔之痗．四方有羨．我獨居憂．民莫不逸．我獨不敢休．天命不徹．我不敢傚．我友自逸．
此不與皇父同惡．而爲所苦者也．此人當是向人而督向事．故自徂向之下．卽言黽勉從事．不敢告勞．
又言悠悠我里．亦孔之痗．當是此役甚迫甚急．切責亦重．同黨不肯當之．而異已者承之也．故多言我

獨也.

聞音曰.卯、莫後切.哀、於希切.行、戶郎切.令、盧經切.馬、滿補切.謀、謨杯切.萊、陵之切.矣、於姬切.臧、才浪切.王、于放切.吳氏以鄭氏國之三卿.信雖多藏之人、（案・雖疑維之誤・此釋箋侯多鄭・箋・信也・侯・維也・）又作位之人皆去無留.衛王、臧王、皆爲平聲.躍从聲、亦是平意.不必以爲未詳.天、鐵因切.痗、呼罪切.微、直質切.

聞訓曰.徹、道也.言其命不道也.自恨之辭.

聞句曰.我不敢傚.我友自逸.舊一句.今分爲二句.

聞跡曰.向、邑名.在河內軹縣.

總聞曰.其言如此危憤.猶有望于遺老守王.大率賢者責君終淺.愛君終深.與後世訐君惡以賣己者、異也.（案・此當云以賣己直者・似脫一直字・）

雨無正七章

浩浩昊天.不駿其德.降喪饑饉.斬伐四國.旻天疾威.弗慮弗圖.舍彼有罪.旣伏其辜.若此無罪.淪胥以鋪.

尋詩.皆無雨無正之文.亦無雨無正之意.他詩不見此比.歐陽氏亦嘗疑之.以爲古人于詩.多不命題.而篇名往往無義例.其或有命名者.則必述詩之意.今雨無正之名.據序曰雨自上下者也.言衆多如雨.而非政也.今攷詩七章.都無此意.與序絶異.而不言其所以.然據詩.周宗旣滅.鄭氏厲王流彘之時.攷詩正大夫離居.言不從王者也.三事大夫.莫肯夙夜.邦君諸侯.莫肯朝夕.言雖從王而不以君事王者也.在鎬無君.在彘有君.與無君同.兩地皆無.正可宗也.雨恐當作兩字之轉.雨兩字全相類.古雨、作兩.雨、亦作兩.易差.

周宗旣滅.靡所止戾.正大夫離居.莫知我勩.三事大夫.莫肯夙夜.邦君諸侯.莫肯朝夕.庶曰式臧.覆出爲

惡.

莫知王失所之勞.言不從王者也.憤之辭也.庶曰式臧云者.庶幾因事爲善.而反出令爲惡.無保君免難之心.有挾君肆惡之志.憤之辭也.

如何昊天.辟言不信.如彼行邁.則靡所臻.凡百君子.各敬爾身.胡不相畏.不畏于天.

告以有法之善言.不以爲信.今則流離何所底止.傷之辭也.凡百君子.責凡從王者之辭也.各自敬爾身而已.何爲更不畏王.不畏王.是不畏天也.憤之辭也.

戎成不退.饑成不遂.曾我暬御.憯憯日瘁.凡百君子.莫肯用訊.聽言則荅.譖言則退.

責凡不從王者之辭也.君避兵而奔.所謂戎成.君逃難而餓.所謂饑成.小臣懷憂至病.而大臣曾無撰賊輸饋者.憤之辭也.莫肯用訊者.無有用王告難之訊也.有隨己者則荅之.凡言王不可迎者也.有毀己者則退之.凡言王不可不迎者也.

哀哉不能言.匪舌是出.維躬是瘁.哿矣能言.巧言如流.俾躬處休.

此監謗之流弊.今王自當之.商鞅歎爲法之弊至此.雖悔何及也.

維曰予仕.孔棘且殆.云不可使.得罪于天子.亦云可使.怨及朋友.

責爲王將命告難之辭也.凡往圖仕者如此之急且危.或言不可使者.天子必責其交私.謂其相護避危事也.或言可使者.朋友又受其移怨.謂其見推涉危道也.大率無奮志捐軀之士.寧以不可使、得罪天子.而不願可使、得薦于朋友也.

謂爾遷于王都.曰予未有室家.鼠思泣血.無言不疾.昔爾出居.誰從作爾室.

責不赴王之辭也.曰予未有室家.以室家爲拒人之辭也.無言不稱疾.以疾爲欺人之辭也.言必得妻奉疾.而後可行也.勸者不堪其意.而詰之爾往昔避亂離都之時.何嘗有妻事汝.言無妻已久.不獨今日也.安得以此拒我爲辭.

聞音曰.國、越逼切.夜、弋灼切.今北人猶有此聲.夕、祥龠切.信、斯人切.天、鐵因切.訊、息罪切.出、夕遂切.殆、養里切.子、奬禮切.友、羽軌切.家、古胡切.血、虛屈切.說文洫、侐、恤、皆以血得聲.易女承筐无實.士刲羊无血.

聞訓曰.淪胥、水回復貌.詩多言此.毛氏、鄭氏、淪、率也.胥、相也.言牽率相引也.大費意.集韻、淪、沒也.胥、長也.皆言水狀.不能快流也.下云無淪胥以敗.此必是方言.但今不曉.

聞字曰.鼠當作癙、病也.與正月癙憂同.集韻通作鼠.

總聞曰.厲王出奔彘.歲在己未.死于彘.歲在癸酉.凡十五年.居正位之君在彘.行君事之臣在鎬.不可三月無君.而十五年曾無一人唱反正之謀.舉勤王之師者.雖厲王不君.然命義天下大戒也.以正律之.當會同諸侯.誅戮羣小.奉厲王于西都.周召二伯.左右爲之弼諧.旣不能然.儲賢嗣以待將來.雖不爲無功于周.然終非萬世之正也.此詩聖人所以存之.君臣之際有攷焉.

小旻六章

旻天疾威.敷于下土.謀猶回遹.何日斯沮.謀臧不從.不臧覆用.我視謀猶.亦孔之邛.

當是有大旻.又有小旻.亦如有大明、又有小明.大旻今不存.毛氏、列于十月之交.雨無正爲小.故曰小旻.謂其辭比前更詳也.識者更詳此詩多及謀猶.當是與圖事者.君子之言不用.小人之言是從.故君子爲憂.集韻、猷、通作猶.

潝潝訿訿.亦孔之哀.謀之其臧.則具是違.謀之不臧.則具是依.我視謀猶.伊于胡底.

胡底、何所止也.言必至于亂也.鄭氏良是.

我龜既厭.不我告猶.謀夫孔多.是用不集.發言盈庭.誰敢執其咎.如匪行邁謀.是用不得于道.

龜猶厭其不誠.不以告之.而況于人.亦不以告也.雖謀夫孔多.皆邇言也.如深坐而不出.則行路之實語不得而聞之.言不廣詢外議.止聽側言也.

哀哉爲猶.匪先民是程.匪大猶是經.惟邇言是聽.惟邇言是爭.如彼築室于道謀.是用不潰于成.

凡邇言.皆非先民之程.大猷之經也.如築室臨路.必與路之附近者相謀.則審勢取材.就近而得實.今

築室于道.而宅謀于室.何由工徒可散.而功役可成乎.大率功散則功成.俗語.畢功謂之放散.亦言不廣詢外議.止聽側言也.後稱廣謀雜聽者.多以築室于道爲辭.故曰作舍道傍.三年不成.尋詩.正以聽言狹而不廣.近而不遠爲變.不如後世所衍之意.此類誤引經者亦多.

國雖靡止.或聖或否.民雖靡膴.或哲或謀.或肅或艾.如彼泉流.無淪胥以敗.

靡止言流落也.靡膴言薄惡也.然不爲無人.在審擇之.鄭氏.有通聖者.有不能者.有明哲者.有聰謀者.有恭肅者.有治理者.上下兼貫五事.而以否間之.則不能是五者也.如此.則語差而逾斷而鑿.可以爲法.

不敢暴虎.不敢馮河.人知其一.莫知其他.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

前兩.如臨之辭.後三.如戒之辭也.當是此詩之作.遇水感情.末兩章.皆指水興辭.泉當流.不可淪胥.淪胥.回復也.不流則敗.言人情不可塞也.虎當畏.不可搏.河當渡.不當陵.搏虎陵河.未有不貽害者.言人情不可忽也.淵不可臨.而深者愈不可臨.冰不可履.而薄者愈不可履.皆言人情不可忽也.尋詩.所以謀臧者.不從而違.謀不臧者.覆用而依.皆怙智忽衆之過也.此詩正中其病.

聞音曰.用.餘封切.哀.於希切.底.都黎切.猶.余救切.集.疾就切.咎.正九切.道.徒厚切.聽.他經切.否.補美切.膴.火吳切.謀.魚胡切.艾.魚氣切.敗.蒲昧切.他.湯河切.淵.一均切.

總聞曰.暴虎馮河.臨深履薄.四者皆危事.亦皆北俗.北俗強捷.河東有一種打虎社.大抵平地日中則虎眢.此時多伏.則驚起以搏之.孟子所謂馮婦者也.大叔于田.袒裼暴虎.獻于公所.亦飾言也.打虎社.自有虎衣虎器.又有獅子筒.以竹木爲之.呼吸作聲.則虎驚.此暴虎也.河壖崩徙無常.有平地高陸.忽爲深河.有衝波巨浪.忽爲大野者.人認水聲知之.有車乘馬牛臨河忽沒者.此馮河也.河深.冬北風.則冰亦有厚薄堅脆.大率驟冰者多不常.連冰者多可保.人多循狐跡而渡.相傳狐能聽冰下水聲.擇無聲處乃行.亦有爲所誤.此履冰也.書若蹈虎尾.涉于春冰.最善.下語.虎以尾爲威之節.人旁觀其尾.緊緩高低展縮.及左右輒知其所趣.南人亦能識之.纔立春.正月節.雖風雪苦寒.亦不可度.北人謂之巢冰.以是推之.則詩人所謂戰戰兢兢.當是親經歷者也.

小宛六章

宛彼鳴鳩.翰飛戾天.我心憂傷.念昔先人.明發不寐.有懷二人.

說與小旻同.以大小別.繁簡也.大明小明可見.當是見後嗣不肖.而思其先也.二人.考妣也.恐是見幽王褒后.而思宣王宣后.

人之齊聖.飲酒溫克.彼昏不知.壹醉日富.各敬爾儀.天命不又.

人.卽所念之人也.其先飲酒如彼.其後乃飲酒如此.憂天命不復再來.言將亡也.

中原有菽.庶民采之.螟蛉有子.蜾蠃負之.教誨爾子.式穀似之.

因采菽.有見螟蛉蜾蠃.興感.言其子不似父也.異類誨他種.猶相肖.而胞胎子息.乃不肖也.

題彼脊令.載飛載鳴.我日斯邁.而月斯征.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

又見脊令興感.言兄弟不相親愛.日邁月征.而奔走無定也.

交交桑扈.率場啄粟.哀我塡寡.宜岸宜獄.握粟出卜.自何能穀.

又見桑扈興感.言彼尙有粟可味.我不惟無之.又恐墜刑.持粟求卜.問如何可以遠害.皆兄弟之間.憂疑之情也.持粟求卜.有田里之狀.采菽亦有田里之態.當是王之兄弟.家窮財薄如此.故曰塡寡.

溫溫恭人.如集于木.惴惴小心.如臨于谷.戰戰兢兢.如履薄冰.

守善畏事之人.憂惴如此.言其上沈湎而不可測也.故以酒起辭.當是王之兄弟.彼若懼禍而不安者.如言先人所生.所感之興.皆父子兄弟間事也.

聞音曰.天.鐵因切.富.筆力切.又.夷益切.采.此禮切.負.蒲猥切.

聞事曰.鳩.深春則新雛能飛.宛.小也.雛之新也.(案雛當作雛.)菽.初苗可茹.當是春時作此.

聞人曰.毛氏.先人.爲文武.(館本案.先人原本作二人.毛傳.先人.文武也.並不云二人.今改.)恐意似不爾.各爲君臣.亦恐不爾.

總聞曰.考爲宣王.妣不知誰氏.見幽王而思其考.見褒姒而思其妣.所謂各敬爾儀.各者.謂幽王褒姒也.一爲君.一爲后.故下云天命不又.卒之幽王殺而褒姒虜.不又之證.作者蓋有所見也.

小弁八章

弁彼鸒斯.歸飛提提.民莫不穀.我獨于罹.何辜于天.我罪伊何.心之憂矣.云如之何.

說亦與小旻同.下章言菀彼鳴蜩.當是夏時作也.

踧踧周道.鞫爲茂草.我心憂傷.惄焉如擣.假寐永嘆.維憂用老.心之憂矣.疢如疾首.

大率憂思多頭目昏瞀.此疾首.與伯氏首疾同意.

維桑與梓.必恭敬止.靡瞻匪父.靡依匪母.不屬于毛.不離于裏.天之生我.我辰安在.

古人所居.必植桑植梓.定之方中.可見此殆是祖業也.毛在外.謂毛髮之屬.裏在內.謂骨血之屬.皆父母所生也.今我亦受父母之毛髮.亦受父母之骨血.何民莫不穀.我獨于罹也.所生之日安在.恐是其日其時不吉也.猶今說命.年、月、日、時.以支干納音.推凶吉.

菀彼柳斯.鳴蜩嘒嘒.有漼者淵.萑葦淠淠.譬彼舟流.不知所屆.心之憂矣.不遑假寐.

舟當以人駕御.任其自流.將何所止.此心蕩漾.無繩繂.憂思之心多然.

鹿斯之奔.維足伎伎.雉之朝雊.尙求其雌.譬彼壞木.疾用無枝.心之憂矣.寧莫之知.

木壞則枝枯.無所覆庇其身.言孤苦也.故言寧莫之知.園有桃.所謂其誰知之也.

相彼投兔.尙或先之.行有死人.尙或墐之.君子秉心.維其忍之.心之憂矣.涕旣隕之.

君子信讒.如或醻之.君子不惠.不舒究之.伐木掎矣.析薪杝矣.舍彼有罪.予之佗矣.

莫高匪山.莫浚匪泉.君子無易由言.耳屬于垣.無逝我梁.無發我笱.我躬不閱.遑恤我後.

此詩每章皆因物有感.一章飛鸒.二章茂草.三章桑梓.四章菀柳鳴蜩.萑葦舟流.五章奔鹿、雊雉、壞木.

六章、投兔、死人．七章、伐木析薪．八章、山、泉、梁、笱．有懷在心．凡觸物皆傷感也．

聞音曰．斯、先齋切．提、是移切．道、徒厚切．草、此苟切．擣、當口切．老、魯吼切．梓、奬禮切．毋、滿罪切．在、此禮切．

屆、居氣切．伎、其宜切．雊、于西切．先、思晉切．醻、承呪切．佗、湯河切．山、所旃切．笱、舉后切．后、候口切．

聞物曰．椅、杝、巳氏、以爲伐木掎其巔．析薪、隨其理．其說固新．然不必如此．椅、梓、郾．杝．棠棣屬．皆木名也．案．毛傳．釋文作掎．作杝．故釋之曰．掎其巔．隨其理．雪山所據本．二字．但從木．故以爲木名．然致各本無從木者．疑誤．又鄭氏、鹿奔、其勢宜疾．而足反舒．

留其群也．嘗見襄鄧間．走鹿屢駐足回顧．舊說甚善．投兔之說．恐未必然．嘗見關陝間．嗾鹿爲鷹犬所

逐．反投于人．安得不先爭救護也．人在旁．鷹犬自止．

總聞曰．司馬氏、幽王娶申生宜臼．又說褒姒生伯服．廢申立褒．而放宜臼．宜臼、平王也．故太子之傅有

此辭．尋詩．蓋士大夫之在下位者．被讒懼罪．其所感之物．鳥、獸、草、木、山、水．以至舟、楫、薪、蒸、梁、笱．皆民間

所見所用者．末章與谷風．民婦怨民夫之辭全同．言已不能保．物于何有．當是君既不察．親又不救．故

末章有自訣之辭也．

巧言六章

悠悠昊天．曰父母且．無罪無辜．亂如此憮．昊天已威．予慎無罪．昊天泰憮．予慎無辜．

第五章．始有巧言之文．于詩罕見．識者更詳．當是以讒獲罪于父母．故曰已威．又曰泰憮．已、泰、皆甚也．

父、當是幽王．母、當是褒姒．此辭似是平王也．

亂之初生．僭始既涵．亂之又生．君子信讒．君子如怒．亂庶遄沮．君子如祉．亂庶遄已．

君子、指父母也．方亂初生．譖者頗畜之．及亂又生．讒者卽信之矣．然纔回心怒彼而此亂立消也．曉之

辭也．

君子屢盟．亂是用長．君子信盜．亂是用暴．盜言孔甘．亂是用餤．匪其止共．維王之邛．

不安其所止．不服其所共．惟爲讒以病上而已．信者、以爲我之益．而不知爲我之病．曉之辭也．

奕奕寢廟．君子作之．秩秩大猷．聖人莫之．他人有心．予忖度之．躍躍毚兔．遇犬獲之．

寢廟、文武之廟也．大猷、文武之猷也．言文武之業將墮也．他人之心．蓋廢嫡立庶也．此亦易度．但兔自

恃其狡．不知其有犬也．言有不堪而俟變者也．似是申侯．四章八言．亂子得罪于父母．未遽至此．蓋其

時已醞釀申侯犬戎之事也．

荏染柔木．君子樹之．往來行言．心焉數之．蛇蛇碩言．出自口矣．巧言如簧．顏之厚矣．

柔木、讒人之狀也．其君以爲可倚．而不知行路皆能數其心．言淺謀而露機也．故廢宜臼立伯服．未幾

而生變．蓋奸謀久露．衆謀漸集．經世．廢立在甲子．殺立在庚午．首尾七年．

彼何人斯．居河之麋．無拳無勇．職爲亂階．既微且尰．爾勇伊何．爲猶將多．爾居徒幾何．

此必其人居河之側也．無拳勇之才．有微尰之疾．雖其謀甚多．而其徒無幾．其人爲所鄙淺如此．所謂

衆怒難犯．專欲難成者．知其無能爲也．似是虢石父之流．

聞音曰．且、七餘切．憮、火吳切．威、紆胃切．盟、謀郎切．共、居容切．度、待洛切．獲、黃郭切．樹、上主切．數、所主切．

口、去厚切．厚、狠口切．階、居奚切．幾、居希切．

總聞曰．平王雖非令主．然亦非下流．故文侯之命．聖人存之．觀其詞足以動人．似是唐文宗之倫．故國

人銜切幽王．而傷憫平王．其後驪山之變．卽申立平以奉周也．

何人斯八章

彼何人斯．其心孔艱．胡逝我梁．不入我門．伊誰云從．維暴之云．

此必前詩居河之麋者．皆曰彼何人斯．鄙惡之辭．而此詩又甚．造譖者當是近水而居．所謂河麋是也．

被譖者亦當近水而居．所謂我梁是也．梁、橋也．鄭氏、謂暴爲暴公．恐亦如前詩．亂是用暴之暴．此當是

過其門之梁不入而遂去．被譖居家者所以疑也．

二人從行．誰爲此禍．胡逝我梁．不入唁我．始者不如今．云不我可．

過門者．當是兩人．始末之辭有異．始以爲可、末以爲不可．大率此反覆之人也．惟自知反覆．所以難相

見．懼詰之窮也．唁、弔也．當是得譴居家．

彼何人斯．胡逝我陳．我聞其聲．不見其身．不愧于人．不畏于天．

當是過門留語而去．陳所陳之梁也．與別梁同．

彼何人斯．其爲飄風．胡不自北．胡不自南．胡逝我梁．祇攪我心．

大率、彼人以此人懷憂生疑．故愈設辭以亂其神．欲使不安而自投于禍也．惟其造謀如此．所以愈難

相見．懼察之露也．

爾之安行．亦不遑舍．爾之亟行．遑脂爾車．壹者之來．云何其盱．

謂行之安．又不暇止宿．謂行之亟．又方暇脂車．但造陰謀．設暗機．欲害我而不一我．過爾．

爾還而入．我心易也．還而不入．否難知也．壹者之來．俾我祇也．

猶有望于回而入門也．當是寄語彼人．還而入、則我心寬．還而不入、則汝謀不可測也．二章俱望其一

來．而此章尤切．冀其來以安其心．憂疑之甚也．

伯氏吹壎．仲氏吹篪．及爾如貫．諒不我知．出此三物．以詛爾斯．

此所謂二人從行也．二人一壎一篪．如索之貫而不解．言二人相密如此也．安知我之心憂疑不免．以

詛告神．言欲此殳不成．非他辭也．蓋慮其人之知、愈肆毒也．

爲鬼爲蜮．則不可得．有靦面目．視人罔極．作此好歌．以極反側．

汝若眞鬼蜮．則不可得相見．汝亦人爾．雖懷慚不見我．然同居近河．相見安有窮時．言終必相見也．我

不安之情至此．亦極言汝可以已也．物極必變．蓋又恐動之辭．

聞音曰．艱、居銀切．禍、胡果切．天、鐵因切．風、孚愔切．南、尼心切．舍、商居切．易、余支切．祇、祈支切．斯、先齋切．

蜮、越逼切．側、莊立切．

聞物曰.鬼、鬼車也.蜮、水弩也.二物害人.皆不可見.三物、豕、犬、鷄也.左氏、鄭伯使卒豭行出犬、鷄.以詛射穎考叔者.

聞事曰鄭氏、詛、謂祝之使沮敗也.禮有詛祝形載辭.後世轉爲陰邪之事.非古.

聞人曰.皆偶然爲此.春秋魯文八年.公子遂會雒戎盟于暴.十年及蘇子盟于女栗.二年及二地相去甚密.又偶見維暴之云.蓋人所言也.遂相附合而爲辭也.毛氏、又見魯成十一年.晉郤至與周劉子事.温爲王官之邑.則併與暴同爲畿內國名.而杜氏專經.乃以爲鄭地也.以此未據,而不知後之識者.亦有以審也.

總聞曰.當是朝臣與太子相連者.既陷太子.將及其徒.所以憂疑也.造讒之人.亦當是不足比數者.巧言末章.固有鄙賤之辭.此詩尤甚.方讒逐譖行.雖可鄙.不無可畏爾.

巷伯七章

萋兮斐兮.成是貝錦.彼譖人者.亦已大甚.

尋詩、當爲寺人所讒而被刑.如司馬遷者也.識者更詳

哆兮侈兮.成是南箕.彼譖人者.誰適與謀.

貝文、爛斑似錦而非錦.箕星排比似箕而非箕.言初無是事.强造成也.

緝緝翩翩.謀欲譖人.愼爾言也.謂爾不信.

捷捷幡幡.謀欲譖言.豈不爾受.旣其女遷

譖人者多爲人所窺.不以爲可信.或有所遷怒.而反被害者.勸其勿好譖也.

驕人好好.勞人草草.蒼天蒼天.視彼驕人.矜此勞人.彼譖人者.誰適與謀.取彼譖人.

譖者.非獨一人.必有其徒也.二章皆言誰適與謀.

投畀豺虎.豺虎不食.投畀有北.止有北不受.投畀有昊.楊園之道.

投畀豺虎.豺虎不食.言豺虎亦惡之也.投畀有北.有北不受.言夷狄亦惡之也.投畀有昊.天無所不容也.宜其受之.乃亦棄之於楊園之道.楊園郊野之地.墳冢所在也.甚憤怨之辭.

猗于畝丘.寺人孟子.作爲此詩.凡百君子.敬而聽之.

猗、美盛貌.畝丘、禾田也.今田猶稱若干畝.若干丘.當是夏時作此.

聞音曰.甚食恁切.謀、謨杯切.翩、批賓切.信、斯人切.幡、芬亶切.天、鐵因切.者、掌與切.謀、滿補切.者、謀相叶.移取彼譖人一句.則不必掌與滿補可也.丘、祛奇切.末以之叶詩.

聞句曰.移第六章彼譖人者.誰適與謀.取彼譖人三句.入第五章.移第七章楊園之道一句.入第六章.韻叶且意多.

聞人曰.寺人之長者.故曰孟.其題亦曰伯.

聞跡曰.楊園、白楊之園也.冢墓多植白楊.陶氏、荒草何茫茫.白楊亦蕭蕭.古人挽歌多以白楊爲辭.

總聞曰.寺人猶言爲埽除之役.在闈巷之中.案葉當作韋.呂忱字林曰.闈韋不育也.當是此人執役永巷之間.故曰巷伯.

詩總聞卷十三

谷風三章

習習谷風.維風及雨.將恐將懼.維予與女.將安將樂.女轉棄予.

此必同經患難.而他時稍達.棄恩忘舊者也.

習習谷風.維風及穨.將恐將懼.寘予于懷.將安將樂.棄予如遺.

穨、雨圯山也.亦雨也.

習習谷風.維山崔嵬.無草不死.無木不萎.忘我大德.思我小怨.

草木長則山愈高.

聞音曰.女、思與切.予、演女切.懷、胡隈切.怨、讀作德.西北人相怨恨之聲.此字以聲取.旁紐作越.亦可叶德.

總聞曰.谷風、春風也.正草木發舒之時.當是其人得時遂志.如草之繁.如木之茂.有莫己若之意.恨者以爲無不死之草.無不萎之木.言無不卒之人.人生幾何.而惡薄如此.恨之辭也.

蓼莪六章

蓼蓼者莪.匪莪伊蒿.哀哀父母.生我劬勞.

蓼蓼者莪。匪莪伊蔚。哀哀父母。生我勞瘁。

匪莪卽蒿。匪莪卽蔚。目前惟有此物。更無他見。父母生我。本欲增光門戶。今乃索居田野如此。歎惋之辭也。

缾之罄矣。維罍之恥。鮮民之生。不如死之久矣。

缾旣罄。罍又恥。言窮甚。鮮民之生。言匱于生也。旣無一爲生。不如死也。久。言當死已久、至此已過也。

無父何怙。無母何恃。出則銜恤。入則靡至。

當是父母鍾愛有託。不如所願而亡。出門則銜憂。口如不能出聲也。入門則無所至。身、又如不在家也。

大率口有所銜。則聲不發。神有所亂。則目不識。憂思之極也。

父兮生我。母兮鞠我。拊我畜我。長我育我。顧我復我。出入腹我。欲報之德。昊天罔極。

欲報而不能報也。

南山烈烈。飄風發發。民莫不穀。我獨何害。南山律律。飄風弗弗、民莫不穀。我獨不卒。

人莫不有穀爲食。惟我獨乏。當是父母亦以傷貧。遂至棄背。故此人之辭若不可存者。

聞音曰。蔚、紆胃切。害、何葛切。

閱跡曰。兩章皆稱南山。故知居南山之下也。

總聞曰。毛氏、父母病亡。在役不得見。尋詩不見此意。當是不遇之窮士。居南山之下。遇苦寒之辰。銜哀抱貧。人不能堪。則欲死也。蓋常情也。

大東七章

有饛簋飧。有捄棘匕。周道如砥。其直如矢。君子所履。小人所視。睠言顧之。潸焉出涕。

大東、小東、具見此詩。無別有小東也。簋、貯飧者也。匕、取飧者也。當是士大夫會集之間。有見道路平直。貴賤往來。動念興哀。思往日而傷今日也。

小東大東。杼柚其空。糾糾葛屨。可以履霜。佻佻公子。行彼周行。旣往旣來。使我心疚。

當是周道之側。有小東大東。山俱在東。而以大小別之也。葛屨、公子行周行之屨也。公子如此。下民可知。安得不傷心。

有冽氿泉。無浸穫薪。契契寤歎。哀我憚人。薪是穫薪。尚可載也。哀我憚人。亦可息也。

此遇寒涉水而載薪者也。以爲氿泉無浸我薪。溼則不可爇也。此亦謂公子也。薪雖溼尚可用也。小人以勞致病。則恐不可生。願少息也。皆公子之徒。愬貧勞之辭也。

東人之子。職勞不來。西人之子。粲粲衣服。舟人之子。熊羆是裘。私人之子。百僚是試。或以其酒。不以其漿。鞙鞙佩璲。不以其長。

此詩當是傷怨王室之詩。是時周已遷東。而秦踞西。在東者、憚所職之勞。不肯來服王事、在西者、又逞勢得志而蔑視在東者也。舟人、水工之人。私人、家僮之人也。皆西人也。言舟人私人之徒。皆酣于酒。而

不用漿。務醇美也。皆華其佩。而不用長。務輕捷也。言西人之得意如此。而東人徒勞而甚窮。歎其不如西人也。

維天有漢。監亦有光。跂彼織女。終日七襄。雖則七襄。不成報章。

皆服勞之極。連夜迄曉不休。據所見。道所懷。自此而下。天漢、織女、牽牛、啓明、長庚、捄畢、南箕、北斗、是也。

睆彼牽牛。不以服箱。東有啓明。西有長庚。有捄天畢。載施之行。

維南有箕。不可以簸揚。維北有斗。不可以挹酒漿。維南有箕。載翕其舌。維北有斗。西柄之揭。

宋氏、所謂心怵惕而震蕩。何所憂之多方。仰明月而太息。步列星而極明。指星起興也。

聞音曰。行、戶郎切。來、六直切。疚、訖力切。載、節力切。服、蒲北切。漿、渠之切。試、申之切。旁紐則然。易、可貞無咎。固有之也。無妄之藥。不可試也。庚、古郎切。揭、居竭切。

總聞曰。有指君不明者、天漢是也。有指臣無用者、織女、牽牛、啓明、長庚、畢、箕、斗、是也。東西南北。無不周覽。興懷大率首章睠言顧之。潸焉出涕。此其眞情之大端也。

四月八章

四月維夏。六月徂暑。先祖匪人。胡寧忍予。

當是初夏出征。歷秋、歷冬。又次年歷春、歷秋、在道。凡經年有餘。尋詩可見我先祖獨非人。而何爲忍于我也。此必其祖在位有勞。而其後爲有力者所不容也。

秋日淒淒。百卉具腓。亂離瘼矣。奚其適歸。

日色慘。七月後也。

冬日烈烈。飄風發發。民莫不穀。我獨何害。

日色寒。十月後也。

山有嘉卉。侯栗侯梅。廢爲殘賊。莫知其尤。

此登山有見也。栗熟、八月後。梅熟、三月後也。

相彼泉水。載淸載濁。我日構禍。曷云能穀。

此臨水所見也。泉水本淸而復濁。雨多泉溢也。水生三月後也。

滔滔江漢。南國之紀。盡瘁以仕。寧莫我有。

此從事江漢之間也。

匪鶉匪鳶。翰飛戾天。匪鱣匪鮪。潛逃于淵。

此仰觀飛。俯視潛。有見者也。我非鶉、焉能飛。我非鱣、焉能潛。言無非避害也。

山有蕨薇。隰有杞桋。君子作歌。維以告哀。

草木生、三月後也。大率餘年在外。（案餘年當作年餘。）道塗江山之間。可謂盡瘁。而不知有我。視若無人。可謂太無情。是可哀也。

聞音曰、予、演女切．害、何葛切．尤、于其切．濁、廚玉切．有、羽軌切．哀、於希切．

總聞曰、自謂爲君子．所以自別于小人也．

北山五章（・案北山舊爲六章・王氏改爲五章・後當有闕章・而傳本失之也・）

陟彼北山．言采其杞．偕偕士子．朝夕從事．王事靡盬．憂我父母．

杞、枸杞也．仲春可食．當是此時．

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大夫不均．我從事獨賢．

賢、如某賢于某若干純之賢．言其勞獨過于人也．

四牡彭彭．王事傍傍．嘉我未老．鮮我方將．旅力方剛．經營四方．

以我少壯、而使我陳力固當然．但不均爲可恨耳．

或燕燕居息．或盡瘁事國．或息偃在牀．或不已于行．或不知叫號．或慘慘劬勞．

或棲遲偃仰．或王事鞅掌．或湛樂飲酒．或慘慘畏咎．或出入風議．或靡事不爲．

此所謂不均也．

聞音曰、事、上止切．下、後五切．賢、下珍切．今東人猶有此音．彭、鋪郎切．國、越逼切．行、戶郎切．議、魚羈切．今西人猶有此音．佛書思議讀作宜．大率西音多然．

聞訓曰、嘉、鮮、皆美之辭．今人猶呼少壯爲鮮健．

不均歸咎于大夫．大夫以君命而役庶位者也．大率詩人于君多婉．

無將大車三章

無將大車．祇自塵兮．無思百憂．祇自疧兮．

不必將大車．當是大車皆小人乘之．我乘大車、亦與小人同倫．但自汚而已．

無將大車．維塵冥冥．無思百憂．不出于熲．

言憂思無精采也．今人猶呼物陳弊爲少出治．治讀作持．

無將大車．維塵雝兮．無思百憂．祇自重兮．

聞音曰、疧、眉貧切．當通作痻．集韻、與痻同．皆病也．吳氏、以字書民氏多互用．蓋經唐諱．從民皆改從氏．後有復者．有不復者．且如緡、緍、一也．而有兩從．錉、鍲、一也．亦有兩從．秦諱政．正月遂以仄爲平．至今不改．況唐三百年又重之以五代之唐．江南之唐．習熟不全改易爾．冥、莫迥切．重、直龍切．

聞訓曰、雝、壅也．北人猶有此音．

總聞曰、賢者、不顧居高位．居高位則任重事．世態如此．高位不可居．重事不可任．莫若自顧爲安．三章連稱三自．自者、己也．使人懷此心安得不亂．

小明五章

明明上天．照臨下土．我征徂西．至于艽野．二月初吉．載離寒暑．心之憂矣．其毒太苦．念彼共人．涕零如雨．

豈不懷歸．畏此罪罟．

徂西、往舊都也．此必有求于秦．而識者知秦之心無厭．是豈可倚．如被毒而又至苦．言毒之深也．艽、說文遠荒也．引此至于艽野．一曰獸蓐．共人．在朝之相知也．不堪在外之惡境．故思在朝之相知．至于涙滂流．首重罔．又甚于夜臥起．宿于外．不能宿于內也．念之極也．固知其無成而思歸．必以我爲懷私不辦事也．置我于罪罟．加我以譴怒．甚至于使我再行．尤不可堪也．

昔我往矣．日月方除．曷云其還．歲聿云莫．念我獨兮．我事孔庶．心之憂矣．憚我不暇．念彼共人．睠睠懷顧．豈不懷歸．畏此譴怒．

除、開也．言天氣方開明也．二月後．

昔我往矣．日月方奧．曷云其還．政事愈蹙．歲聿云莫．采蕭穫菽．心之憂矣．自詒伊戚．念彼共人．興言出宿．豈不懷歸．畏此反覆．

奧、暖也．言天氣方暄暖也．四月後．二章歲聿云莫．亦參差．古作欲語健．

嗟爾君子．無恆安處．靖共爾位．正直是與．神之聽之．式穀以女．

嗟爾君子．無恆安息．靖共爾位．好是正直．神之聽之．介爾景福．

前三章．此念彼共人．故稱我稱彼．後二章．彼嗟爾君子．故稱爾稱女．以爲進、則罣外藩之釁．退、則詒內朝之譴．進退固不能逃禍．但不以偸安爲念．而以靖共正直爲懷．神必相扶．而可免患．相寬之辭也．

聞音曰、野、上與切．除、直慮切．莫、慕故切．戚、于六切．福、筆力切．

總聞曰、自二月初吉至歲聿云莫．所歷期年．是時平王以岐西與秦．以河內與晉．既以謝二國之援．且以資二國之助．自秦仲已張．至是立西畤．秦畤．密畤．漸進汧渭之間．盡包關輔之地．故以王命使西土者．皆恐蹈不測也．秦以虎狼處己．以魚肉視人．其來已久．著于孝公．成于始皇．當時有識者必先覺之．

鼓鍾四章

鼓鍾將將．淮水湯湯．憂心且傷．淑人君子．懷允不忘．

鼓鍾喈喈．淮水湝湝．憂心且悲．淑人君子．其德不回．

鼓鍾伐鼛．淮有三洲．憂心且妯．淑人君子．其德不猶．

大率淮夷叛服不常．當是前此既服．至此又騷．將帥經理者合樂臨戎．以此夸耀下國．而攝服夷心．識者憂其不可．故以美辭曉將帥．爾懷至信．彼且感服．其次以正以斷此事．不患難辨回曲也．猶、疑也．古稱猶豫．猶、多疑之獸也．語曰．猶之與人也．出納之吝．謂之有司．言有司出納．遲疑吝惜．如猶之狀．故謂之惡．今併載于此．

鼓鍾欽欽．鼓瑟鼓琴．笙磬同音．以雅以南．以籥不僭．

鼓、鍾、瑟、琴、笙、磬、籥．凡七器．雅、南．凡二音．諸器皆用二音．故儀禮．歌者關雎鹿鳴等．今存．笙者、南陔、由儀．管者、新宮等．今亡．歌有辭．今伊州渭州之類是也．笙管無辭．有腔．今四六句合之類是也．有辭者、多存．

有聲無辭者、多亡。蓋無辭故難傳
聞音曰。將、七羊切。湯、戶羊切。嗜、居奚切。潜、弦雞切。蟄、居尤切。南、尼心切。僭、七心切。
聞跡曰三洲在山陽
總聞曰漢以亡爲無元。無其辭。但有其題也。以題推之。其義略可見。如此則可。所謂惟存其義而逸其辭。恐無是理也。識者更詳。今甲子旬中無戌亥。甲戌旬中無酉申之類。謂之空亡。亡、亦無也。非漢字獨爾。古語多然。至後誤呼之。元祐間。善政網舉而網疏。首選劉棠。天統闕王勞心四方。法、三尺以雖具獄一人而使亡。用西漢天下亡一人之獄。棠天下名儒。猶誤呼以爲常。誤呼可也。而義亦隨變。則有所不可。此類甚多。今併載于此。

楚茨六章

楚楚者茨。言抽其棘。自昔何爲。我蓺黍稷。我黍與與。我稷翼翼。我倉既盈。我庾維億。以爲酒食。以享以祀以妥以侑。以介景福。

抽、拔也。除也。拔除棘茨。而蓺黍稷。自昔者、謂后稷也。下詩言自古。亦謂后稷。大凡詩人言祭祀。必以農事起辭。言農事必以祭祀續辭。言農事祭祀。必以福祿結辭。三省未有闕一者也。此總言享祀妥侑而介福也。

濟濟蹌蹌。絜爾牛羊。以往烝嘗。或剝或亨。或肆或將。祝祭于祊。祀事孔明。先祖是皇。神保是饗。孝孫有慶。報以介福。萬壽無疆。

此總言牲牢既具。先使祝致祭于門。然後延尸入坐也。禮設祭于堂。爲祊于外。

執爨踖踖。爲俎孔碩。或燔或炙。君婦莫莫。爲豆孔庶。爲賓爲客。獻醻交錯。禮儀卒度。笑語卒獲。神保是格。報以介福。萬壽攸酢。

此次言俎豆各獻。而祖尸爲主。餘昭穆爲賓。客亦皆有尸。大牢禮皆以生代死。貴通情也。所謂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

我孔熯矣。式禮莫愆。工祝致告。徂賚孝孫。苾芬孝祀。神嗜飲食。卜爾百福。如幾如式。既齊既稷。既匡既勑。永錫爾極。時萬時億。

此次言俎豆甚虔。飲食畢盡也。進飲進食。中禮無愆也。工祝致神意。以告孝孫。初一章止言福之大而不言福之數。二章、三章言萬。至此自百至萬。自萬至億。徂賚于是爲多也。

禮儀既備。鐘鼓既戒。孝孫徂位。工祝致告。神具醉止。皇尸載起。鼓鐘送尸。神保聿歸。諸宰君婦。廢徹不遲。諸父兄弟。備言燕私。

孝孫。始離位而立庭。既受賚則往歸位也。工祝以畢告。尸以起而歸。宰廢牲。婦徹器。各隨其職。而既其事也。不遲者、纔送尸、卽飲福受胙也。禮君親牽牲。大夫贊幣而從。君親致祭。夫人薦盎。君親割牲。夫人薦酒。卿大夫從君。命婦從夫人。宰、卿大夫以下也。君婦、君夫人以下也。諸宰君婦。亟疾廢徹以饗神之

物。及致祭之人。所謂飲福受胙也。諸父、如諸父者皆預。卑屬、如諸弟者皆預。中屬、如諸兄者皆預。三者總諸屬也。所以言補言私。

樂具入奏。以綏後祿。爾殽既將。莫怨具慶。既醉既飽。小大稽首。神嗜飲食。使君壽考。孔惠孔時。維其盡之。子子孫孫。勿替引之。

樂、飲福之樂也。不獨暫安。而仍有後祿。殽、受胙之殽也。不特無怨。而又皆有慶。所願如此也。方在祭尸爲主。故稱孝孫。及飲福君爲主。故稱君。凡祭祀。祝嘏稱主人曰孝孫。主人自稱曰曾孫。大宰周禮皆宗后稷。故皆稱曾孫也。禮既順物。又時享祀之道盡矣。惟勿廢而長行之。此皆美未有戒。禮時爲大。順次之。

聞音曰。祀、逸織切。福、筆力切。亨、鋪郎切。祊、蒲光切。明、謨郎切。饗、虛良切。慶、墟羊切。踖、七略切。碩、常約切。炙、陟略切。莫、末各切。客、克各切。度、徒洛切。獲、黃郭切。格、剛鶴切。愆、起巾切。備、蒲北切。戒、訖力切。位、力入切。周官、建國之神位。故書位作立。鄭氏云。立讀爲位。同字。古文春秋公卽位爲公卽立。鄭氏以二字當同爲位。知其一。未知其二也。既可同爲位。亦可同爲立。左氏賦以目叶位。案・目當作日・左魏都賦・・嘗寸旬涓吉・日・鳳胯中 壇・郎帝位・以日叶位・也・下文江氏詩・江淹擬盧中郎・感交・英 俊者世功・多士濟斯位・脊願成綢繆・逌興時罷匹・以位叶匹也・ 江氏詩以位叶匹。信古有此音也。告、古得切。奏、臧後切。旁紐千木切。叶祿。慶、墟羊切。包、補振切。考、去久切。盡、子忍切。引、一忍切。

聞人曰。神保。尸之贊相也。凡饗、凡酢、凡歸、皆贊相導之。保氏掌祭祀之容。恐亦是此職。

總聞曰。此詩本末甚詳。禮、祭稱孝孫孝子。以其義稱曾孫某。謂國家也。祝嘏稱其義。故曰孝。主人于國于家。皆稱次。故稱曾。尸、神象也。祝、將命也。夏立尸而卒祭。商坐尸。周旅酬六尸。三昭三穆。與太祖而七。后稷、太祖也。后稷之尸。發爵不受旅。其旅者、太祖以次也。傳主人辭于神曰祝。主傳尸辭于主人曰嘏。其文載于經傳甚多。亦不無相抵捂。擇其明簡者一二略載之。

信南山六章

信彼南山。維禹甸之。畇畇原隰。曾孫田之。我疆我理。南東其畝。

稱禹。卽是稱稷。書、先命禹作司空。次命棄爲后稷。言水土稼穡。相繼皆爲急也。古制、畝法、向南而帶東。不言東南而言南東也。平田四方皆一致。蓋疆理所經。遂上之徑。溝上之畛。洫上之涂。澮上之道。川上之路。以達于畿。皆背畝而面畿。畝在東南。畿在西北。古者正塗皆取定域。非若今有小路。有叉路也。所謂欲使齊之封內。盡東其畝。惟吾子戎車是利。無顧土宜。蓋晉嚮齊。直東則順。自南而東則迂。亦引此詩。

上天同雲。雨雪雰雰。益之以霢霂。既優既渥。既霑既足。生我百穀。

麥、欲雪。先雪滋麥。禾、欲雨。次雨滋穀。故曰益之。言得雪之後又加之得雨爲佳。雪當在冬。雨當在春。夏斯爲時也。

五十五冊

疆場翼翼．黍稷彧彧．曾孫之穡．以爲酒食．畀我尸賓．壽考萬年．

尸主又有尸賓．皆代爲神者也．旣畀尸主．又畀尸賓．當是楚茨．大祭尸主尸賓同饗．此小祭．后稷不與而獨以次也．大率大祭亦于后稷之尸．以遠故加嚴．所謂不受旅也．

中田有廬．疆場有瓜．是剝是菹．獻之皇祖．曾孫壽考．受天之祜．

瓜熟而薦廟也．當是夏時．此薦新之祭．差小．故其禮比楚茨烝嘗之祭差簡．

祭以清酒．從以騂牡．享于祖考．執其鸞刀．以啓其毛．取其血膋．

雖薦新亦用牲．但不用大牲．禮薦冰以羔．薦麥以雉．薦桃以雛．薦麻．薦稻．皆以犬．惟薦、鮪、薦魚、薦穀、無牲．此薦瓜之牲也．商周鼎卣．多作子象持刀．度當時事神．主人自執刀割牲．舞自秉干戚．耤田自秉耒之類是也．騂色牡形．他牲皆可．

是烝是享．苾苾芬芬．祀事孔明．先祖是皇．報以介福．萬壽無疆．

楚茨．烝嘗之祭也．其儀差詳．信南山、薦新之祭也．其儀差略．下章甫田．社祭．社、以方也．大田蜡祭．蜡、亦以方也．皇祖謂太王王季．先祖謂文王．考謂武王．大率常祭止自太王以下．謂之近廟．故此皇祖有薦無享也．

聞音曰．田、堂練切．今人亦呼作田．爲佃田．呼農家謂佃戶．皆作去音．吳氏、甸．作池鄰切．田、作地因切．又皆作亭年切．不若從本音爲順．畝、滿罪切．渥、烏谷切．易林、春多膏澤．夏潤優渥．稼穡熟成．畝獲百斛．正用此詩．是知上天同雲．至生我百穀六句．包冬春夏三時．非止一時也．彧、子逼切．年、彌因切．瓜、攻乎切．祜、候古切．考、去久切．享、盧良切．明、謨郎切．

聞跡曰．大率井田之制．一夫居一廛．田百畝．此則上中下地．皆同．上萊五十畝．中萊一百畝．下萊二百畝．謂不耕而陸種者也．今一夫一戶也．餘夫一戶之衍出者也．亦在一戶受廛受畝之內．猶今言子戶．古之度量皆極知于今．若如舊說．則地太寬．人太少．有所不足．如今所計人力地力．皆相當無遺也．

總聞曰．兩詩皆言祀事孔明．所謂逮闇而祭．日不足．繼之以燭．古以爲非．至室事交乎戶．堂事交乎階．質明而始行事．晏朝而退．古以爲是．孔明、蓋謂此也．

詩總聞卷十四

甫田四章

倬彼甫田．歲取十千．我取其陳．食我農人．自古有年．今適南畝．或耘或耔．黍稷薿薿．攸介攸止．烝我髦士．

孔氏、凡詩之作．非如記事之書．必詳度量之數．甫田言歲取十千．亦猶頌之萬億及秭．舉成數．且叶句所在．大田皆有十千之數．以見天下皆豐．此說甚通．他皆倣此．以舊儲食以新收者．積新陳相因．自古遇豐年．其法如此．漢常平之制略似．田野亦有髦俊．于種藝之間．有餘力則助人．無餘力則止．自可審察其人之賢否也．

以我齊明．與我犧羊．以社以方．我田旣臧．農夫之慶．琴瑟擊鼓．以御田祖．以祈甘雨．以介我稷黍．以穀我士女．

齊、整也．明、潔也．言穀之精也．惟爲社事．單出里．惟爲社田．國人畢作．惟社丘乘共粢盛．此爲社所共者也．田祖、鄭氏先嗇神農．司嗇后稷．凡國祈年于田祖．吹豳雅．擊土鼓．以樂田畯．田畯、恐亦是田神．若是田官．不當與大神同饗．

曾孫來止．以其婦子．饁彼南畝．田畯至喜．攘其左右．嘗其旨否．禾易長畝．終善且有．曾孫不怒．農夫克敏．

七月略同．辭至喜不必改爲饎．言迎其神．旣至而喜也．君勞田畯見之．卻其左右而察其美否．與下通

懷如此也.古禮、凡祭神皆有尸.今所在尙有此風.然多流于邪怪也.禾所以易長者.以人之克敏也.人道敏政.地道敏樹.凡稼事以敏爲功.所謂庤乃錢鎛.奄觀銍艾.

曾孫之稼.如茨如梁.曾孫之庾.如坻如京.乃求千斯倉.乃求萬斯箱.黍稷稻粱.農夫之慶.報以介福.萬壽無疆.

茨、布地而生、蒺藜也.梁、截水而橫、略彴也.坻、聳水而起、洲渚也.京、附地而隆、陂陁也、積穀之狀如此.倉、貯之本壞者也.箱、運之以補助他所者也.

聞音曰.畝、滿罪切.耔、奬禮切.薿、魚起切.士、鉏里切.明、謨郎切.慶、墟羊切.右、羽軌切.否、補美切.有、羽軌切.敏、母鄙切.京、居良切.慶、墟羊切.

總聞曰.前兩詩、不知何以見思古.此詩、又不知何以見思古而傷今.當是以自昔何爲.自古有年.遂以爲思古.以今適南畝.遂以爲傷今.詩援古及今甚多.且以田事言之.振古如茲.續古之人.皆及古以迄于今.匪今斯今.皆及今.雖未敢卽以爲某王之盛時.亦未敢卽以爲某王之亂世.識者更詳.

大田四章

大田多稼.既種既戒.既備乃事.以我覃耜.止俶載南畝.播厥百穀.既庭且碩.曾孫是若.

周制、季冬、令告民出五種.令農計耦耕事.修耒耜.具田器、所謂既備也.孟春、命布農事.命田舍東郊.善相丘陵阪險原隰.土地所宜.五穀所殖.所謂俶載也.孟夏、命野虞出行田原.爲天子勸農勞民.毋或失時.所謂是若也.孟夏、驅獸、毋害五穀.季夏、燒薙行水.利以殺草.可糞田疇.可美土疆.所謂無害也.見下章.

既方既皁.既堅既好.不稂不莠.去其螟螣.及其蟊賊.無害我田穉.田祖有神.秉畀炎火.

稂、莠、人力所及.螟、螣、蟊、賊、人力所不及.神其以害田之物.而畀之火.禱之辭也.

有渰萋萋.興雨祁祁.雨我公田.遂及我私.彼有不穫穉.此有不歛穧.彼有遺秉.此有滯穗.伊寡婦之利.

雨我公田.遂及我私.民愛君也.駿發爾私.亦服爾耕.君愛民也.民愛君以公爲先.君愛民以私爲先.耕謂公田也.雨澤專及公田.因及私田.急于公.緩于私之辭.私則駿發、耕則亦服.急于私而緩于公之辭.當時君民之情可見.不穫、不及穫者也.不歛、不及歛者也.遺秉、所棄者也.滯穗、所留者也.今北方刈穫.弱婦幼童.隨羣掇拾于後.亦足度日.南方亦謂之拾䅶.但不多爾.

曾孫來止.以其婦子.饁彼南畝.田畯至喜.來方禋祀.以其騂黑.與其黍稷.以享以祀.以介景福

此蜡祭也.大率此詩言收成之事爲多.似是索饗.凡田、祭田祖居先.田畯次之.至此曾孫方來者.觀蜡祭、同民福也.

聞音曰.稼、讀作介.今南人猶作此音.叶戒.事、上止切.耜、養里切.畝、滿罪切.穀、訖岳切.碩、常約切.皁、此苟切.好、許厚切.螣、徒得切.火、虎隈切.祀、逸織切.福、筆力切.

聞訓曰.穉、說文幼禾也.既刈有積生者.今謂之稻孫.穧、說文、撮也.秉、說文、禾束也.穗、說文、禾成秀也.民

間今猶有穧音.一截所裁謂之一穧.而穧與劑同.亦有穗音.一枝兩枝、謂之一穗兩穗.

聞物曰.爾雅食心曰螟.食葉曰螣.食根曰蟊.食節曰賊.說文.蝗、食禾節.從虫.恐是.說文、又云螣.蝗也.亦以賊爲蝗.如此.則兩句再舉蝗也.今田間一種結網罥禾實者.從冥.恐是此意.今俗謂螟蟲一種.口截禾莖者.從矛戈.恐是此意.今俗謂蝗蟲後股如鋸甚利.二種皆不食禾.而傷禾.大率漢儒之學.兩物則分作兩種用.四物則分作四種用.假如蟲類更增.而物狀不可增.則將如何.古今遼遠.蟲之名實亦不可盡合.今但多云蝗蟲.又云蚣蟲.恐卽是螟也.其餘會稡之名多.與古不侔.

聞跡曰.詩多稱南畝.說見信南山.後人言東臯猶可.西疇遂失古意.或謂東作西成.然所謂農人告予以春及.將有事于西疇.正是春時.非是秋時.或植杖而耘耔.登東臯而舒嘯.正是夏時.非是春時.大率後人乘意指東西南北爲辭.詩人亦率意.但所見止在南.所謂南東其畝也.

總聞曰.八蜡、八方之神也.各隨其所來之方祀之.舉此禮專用豳.豳詩八章.當分歌以樂八神.鄭氏、以爲一先嗇.二司嗇.三農.四郵表畷.五貓虎.六坊.七水庸.八昆蟲.恐未必然.止祝辭可見.土歸于宅.土神一也.宅神二也.宅、山之間也.水歸于壑.水神三也.壑神四也.壑、巖穴之間也.昆蟲毋作.昆蟲神五也.草木歸其澤.草神六也.木神七也.澤神八也.澤、陂湖之間也.昆當作蟲.蝗之總名也.既蜡收民息.已故既蜡.君子不興功.蓋神人各休其所也.

瞻彼洛矣三章

瞻彼洛矣.維水泱泱.君子至止.福祿如茨.韎韐有奭.以作六師.

此必宣王會諸侯東都之時也.君子.指宣王也.古之明王.莫如文、武、成、康.是時亦未宅洛.至洛會諸侯.行大賚.有賜之以韎韐之盛.而在外統師者.如方叔之徒是也.有賜之以鞞之琫珌.而內守國者.如張仲之徒是也.

瞻彼洛矣.維水泱泱.君子至止.鞞琫有珌.君子萬年.保其家室.

瞻彼洛矣.維水泱泱.君子至止.福祿既同.君子萬年.保其家邦.

一章、言以作六師.兩章、皆言保其家室.保其家邦.人情不欲外征.惟欲內保.故皆以萬年祝之.

聞音曰.茨、前西切.邦、卜工切.

聞用曰.韎、韐、毛氏、茅蒐、草也.鄭氏從之.又茅蒐、韎韐聲也.毛氏又所以代韠也.鄭氏從之.言祭服之韠也.孔氏、韎、草名.陳留人謂之蒨韎.又從毛鄭也.又韎韐以代韠其體合韋爲之.蔽膝之衣是韐.又從毛鄭也.蒨者、用茅蒐之草染之.故赤.孔氏集毛鄭之說頗明.韎、集韻音昧.音末.皆韋赤色.韐、集韻士服如韍.則韎韐、殆類赤韍也.禮、韎師掌教韎樂.鄭氏讀如味.飲食之味.杜氏讀韎爲菋.莖藸之菋.鄭氏讀如韎韐之韎.謂衣赤韍以舞也.如旄人執旄以舞.籥師歙籥以舞.非樂名也.左氏、有韎韋之跗注.杜氏.韎、赤色.跗注、戎服若袴而屬于跗.與袴連.此殆類赤袴.與赤韍相似.據此以作六師.當如周官韎師大饗.舞韎樂亦可.當如郤至衣韎韋之跗注亦可.恐用周官之制爲長.

28A

聞事曰.福祿如茨.非祝人君福祿也.蓋人君及臣下之福祿爾.下文所錫是也.故末章又曰.福祿旣同.言均及之.君子萬年.乃祝人君之辭.

總聞曰.此時方會東都.振宗周.而識者已豫爲作師之辭.其識又先于矢其文德.王曰還歸者也.

裳裳者華四章

裳裳者華.其葉湑兮.我覯之子.我心寫兮.我心寫兮.是以有譽處兮.

裳.當作常.常棣也.其葉湑兮.華彤而葉盛也.芸其黃矣.葉漸變也.或黃或白.葉半槁也.感常棣而思賢者.雖歷歲時.漸更柯葉.常欲見斯賢也.

裳裳者華.芸其黃矣.我覯之子.維其有章矣.維其有章矣.是以有慶矣.

裳裳者華.或黃或白.我覯之子.乘其四駱.乘其四駱.六轡沃若.

左之左之.君子宜之.右之右之.君子有之.維其有之.是以似之.

言宜在王左右也.

聞音曰.寫、賞羽切.慶、墟羊切.白、僕各切.左、七何切.今南人猶有此音.與氏以爲未詳何也.與氏攷古音甚詳.而采方音稍略也.宜、牛何切.有、羽軌切.似、養里切.

總聞曰.江漢、無曰予小子.召公是似.此當是召公之流.其先有令名.而其後能繼世象賢者也.

桑扈四章

交交桑扈.有鶯其羽.君子樂胥.受天之祜.

桑扈.青雀也.鶯.黃栗留也.當是暮春.毛氏、鄭氏.以兩物爲一物.鶯然有文章.恐非.春深.鳥飛.願君子樂此景.以受其福.此當是人君祝諸侯之辭

交交桑扈.有鶯其領.君子樂胥.萬邦之屏.

此當是人君譽諸侯之辭

之屏之翰.百辟爲憲.不戢不難.受福不那.

兕觥其觩.旨酒思柔.彼交匪敖.萬福來求.

此當是人君戒諸侯之辭.不可自戢而不肯爲.不可自難而不敢爲.如無勉意.自生退心.則福不那也.不戢不難.如諸葛武侯是也.不可自敖而不勤.如無逸意.常存勞心.則福來求也.彼交匪敖.如陶侃是也

聞音曰.祜、侯古切.翰、胡干切.憲、墟言切.難、乃多切.

總聞曰.當是諸侯來朝而歸國.餞送之際.美戒兼存.下章鴛鴦.似是諸侯答君之辭

鴛鴦四章

鴛鴦于飛.畢之羅之.君子萬年.福祿宜之.

畢.盡也.張羅者.旣盡.則鴛鴦可以無慮也.所以每章歸福于其君.謝之辭也.

鴛鴦在梁.戢其左翼.君子萬年.宜其遐福.

鴛鴦斂翼而休.已亦可斂身而息也.

乘馬在廄.摧之秣之.君子萬年.福祿艾之.

乘馬在廄.秣之摧之.君子萬年.福祿綏之.

乘馬亦休息.不慮鞭策.已亦可休息.不慮譴訶也.

聞音曰.羅、鄰知切.福、筆力切.秣、莫佩切.艾、魚肺切.

聞物曰.鴛鴦雙棲.乃能宿.雄以右掩左.雌以左掩右.飛類皆然.

總聞曰.諸侯旣安心.斯展力.當是其君以情相留.乘馬寘之于廄.而未使登途也.故諸侯卽事以攄情.不知的在何朝.當是韓侯入覲出祖之時也.

頍弁三章

有頍者弁.實維伊何.爾酒旣旨.爾殽旣嘉.豈伊異人.兄弟匪他.蔦與女蘿.施于松柏.未見君子.憂心奕奕.既見君子.庶幾說懌.

當是王者親戚.平時疑.至是燕飲之際.其情稍通也.言此無他人.惟我同氣.下所謂具來、必皆與.非一人也.下又謂甥舅.必又有母黨也.可謂至親.可以略紓此懷.我不能自植.惟恃松柏以爲力.哀之辭也.下章亦然.我未見不能無疑.既見其疑稍釋.庶幾未敢必其無他虞也.下章亦然.

有頍者弁.實維何期.爾酒旣旨.爾殽旣時.豈伊異人.兄弟具來.蔦與女蘿.施于松上.未見君子.憂心怲怲.既見君子.庶幾有臧.

有頍者弁.實維在首.爾酒旣旨.爾殽旣阜.豈伊異人.兄弟甥舅.止 如彼雨雪.先集維霰.死喪無日.無幾相見.樂酒今夕.君子維宴.

如雪、先集霰.漸至于大雪.如譏、先浸潤.漸至于大禍.當是其端有緒.其事將成也.不知死當在何日.見亦無幾時.姑樂今夕而已.訣之辭也.

聞音曰.嘉、居何切.他、湯何切.柏、逋莫切.奕、弋灼切.懌、弋灼切.來、陵之切.怲、彼旺切.臧、才浪切.阜、房缶切.舅、下九切.

總聞曰.禮貌僎具.非不曲盡.而我心終不能保.言其人不可測也.宋明帝、齊高宗、猜忍之徒.其于親戚骨肉之間多然.

車舝五章

閒關車之舝兮.思孌季女逝兮.匪飢匪渴.德音來括.雖無好友.式燕且喜.

此士大夫欲得賢女以自慰也.尋詩士大夫之心甚切.當是此女之擧甚美.故此士之情甚深.而未章得如所願也.當是嚴車以待迎而媒妁未諧.聘幣未通.意不在飲食.而在碩女.外雖無良朋.而中乃有好友.殊可喜也.

依彼平林.有集維鷮.辰彼碩女.令德來教.式燕且譽.好爾無射.

鷮、野雉也.雉有謂之鷮媒.·案鵻雉同有下疑有脫文·言安得如此人.早得碩女.來通教言.此樂無有厭也.因見野雉有感也.

雖無旨酒.式飲庶幾.雖無嘉殽.式食庶幾.雖無德與女.式歌且舞.

陟彼高岡.析其柞薪.析其柞薪.其葉湑兮.鮮我覯爾.我心寫兮.

柞、柞木也.析、良木爲薪.當用斧.娶碩女爲妻、當用媒.南山伐柯之詩皆然.其葉甚茂.而未能析.蓋少肯與我爲媒.未得與碩女相見也.又見茂林有感也.

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四牡騑騑.六轡如琴.覯爾新昏.以慰我心.

往迎昏也.

聞音曰.牽、下轄切.逝、尺列切.集韻往也.吳氏、牽逝二韻未詳.蓋未攷此.友、羽軌切.鷮、居妖切.教、居爻切.射、都故切.薪、思將切.湑、思敘切.寫、賞羽切.仰、五剛切.行、戶郎切.

總聞曰.尋詩不見思君得女之意.如是則似太褻也.此欽慕賢婦、而難得婦相見.及此願有期、則慰其心.皆動于己情.非施于君也.

青蠅三章

營營青蠅.止于樊.豈弟君子.無信讒言.

營營青蠅.止于棘.讒人罔極.交亂四國.

營營青蠅.止于榛.讒人罔極.構我二人.

當是爲讒有端而未成也.止于樊棘榛之間.未至于噆膚.然不可不豫慮也.

聞音曰.國、越逼切.

總聞曰.二人非君臣之辭.必其徒也.謂君與我猶可.孔氏以二人爲人君與讒人.不惟非君臣之禮.亦語勢不順.君子、則指君也.

賓之初筵五章

賓之初筵.止左右秩秩.籩豆有楚.殽核維旅.酒既和旨.止飲酒孔偕.鐘鼓既設.舉醻逸逸.止大侯既抗.弓矢斯張.射夫既同.獻爾發功.發彼有的.以祈爾爵.

言、延賓初入席.甚肅肅有次第也.周制、有秩酒秩膳.皆謂有常度也.既延賓.具籩豆殽核.又具鐘鼓.又具弓矢.奏其發矢之功.中的之數.勝者飲不勝者也.

籥舞笙鼓.樂既和奏.烝衎烈祖.止以洽百禮.百禮既至.止有壬有林.錫爾純嘏.子孫其湛.其湛曰樂.各奏爾能.賓載手仇.室人入又.酌彼康爵.以奏爾時.

既起射.具籥舞笙鼓.而獻先祖.其禮至百.又盛大于初.嘏、傳尸辭.以飲福也.飲福既畢.又各奏其嫺射之能.以相校也.既奏能.又起射.以手爲匹.言分耦也.酌爵以飲不勝.各奏其時.言不踰所當酌之時.告

之于尸也.初筵大率兩射.賓飲酒既遍之後一也.尸受饗既畢之後一也.其率禮如此.所謂秩也.

賓之初筵.止溫溫其恭.其未醉止.威儀反反.曰既醉止.威儀幡幡.舍其坐遷.屢舞僊僊.其未醉止.威儀抑抑.曰既醉止.威儀怭怭.是曰既醉.不知其秩.

再舉初筵.言勞賓饗神.皆如禮.上二章是也.過此則酒皆酣.禮皆廢.下二章是也.向之秩今皆忘也.

賓既醉止.載號載呶.亂我籩豆.止屢舞僛僛.是曰既醉.不知其郵.止側弁之俄.屢舞傞傞.既醉而出.並受其福.醉而不出.是謂伐德.飲酒孔嘉.維其令儀.

數其狀也.有醉而出者.則受福之人.言不至蹈害也.有醉而不出者.則伐德之人.言必至喪善也.亦有飲而甚嘉.不失其令儀.蓋亦有賢者.不皆小人也.所以下章凡此飲酒.或醉或否也.

凡此飲酒.或醉或否.既立之監.或佐之史.彼醉不臧.不醉反恥.式勿從謂.無俾大怠.匪言勿言.匪由勿語.由醉之言.俾出童羖.三爵不識.矧敢多又.

監史.所謂糾飲酒過度者也.至醉者固爲不善.當糾之也.反以不醉爲恥.監史本以糾醉爲職.乃以縱醉爲能也.五代閩之王氏若此.大率醉者諱人勸止.而醒者不忍坐視也.式勿從謂.言勿從而告之也.無俾大怠.但可扶持.使不至于大顛仆也.醒者相與爲戒.非所當言者勿言.非所當從者勿語.謂勸止也.若可從而言.莫若勸其出.童、持車之僕也.羖、駕車之羊也.言乘車而去也.然三爵之後.則不識義理.不識親朋童僕之言.已過.況敢多言.言多則醉者興怒見犯也.

聞音曰.兩舉賓之初筵.即大章首題也.初賓之初筵下衍一章.次賓之初筵下衍二章.兩大章並一句單八.其餘不然.旨、旁紐作陟叶逸.設、書質切.抗、居郎切.的、丁藥切.湛、持林切.仇、又相叶.又旁紐作尤.康、旁紐入聲作恪.叶爵.爾、旁紐平聲.作而.叶時.此隨句取叶也.大率不叶者委曲取叶.亦無有不叶者.反、芬邅切.郵、旁紐作宥.叶豆.醉者阻人勸止之聲.若又今西北人猶有此聲.大率厭卻煩聒.雖不醉亦多稱又.出、尺律切.福、筆力切.嘉、居何切.儀、牛何切.否、補美切.史、爽士切.怠、養里切.羖、公士切.又、夷益切.

聞事曰.手、左右出耦.亦左右出.故耦從手也.舊改手作耦.不必.

聞用曰.古者車乘.首以馬.次以牛.次以羊.輕小之車.羊駕之.所謂瀧[illegible]者也.

聞人曰.周制、酒正不惟以式法授酒材.所謂酌數器量.皆掌.令飲、即王之燕飲.共其計酒.正奉之計.謂獻醻多少.監、或謂此史即府史之屬.左氏居蒯請佐使[illegible]恐是.

總聞曰.此同在席醒者談醉者之狀.當怒而不怒.當責而不責.乃更委曲保護.醒者必慈祥長厚之人.憚凶德.憐狂夫.而又遠害者也.令儀蓋斯人邪.

詩總聞卷十五

魚藻三章

魚在在藻．有頒其首．王在在鎬．豈樂飲酒．

當是朝廷以魚侑酒．以豈爲樂．而勸王者之飲．喜功成治定也．說文豈還師振旅之樂．從心從豈者非．

魚在在藻．有莘其尾．王在在鎬．飲酒樂豈．

魚在在藻．依于其蒲．王在在鎬．有那其居．

此飲酒畢奏樂也．願安所處．言人情愛君上．如今言甚勞少歇也．

聞音曰．此詩上下句皆對叶．

總聞曰．治亂之世．辭意氣象自可見無疑．似可推演．得以委曲扳援者．皆盛世之詩．強生辭以爲亂世．則恐錯亂情實．非攷古之正法也．

采菽五章

采菽采菽．筐之筥之．君子來朝．何錫予之．雖無予之．路車乘馬．又何予之．玄袞及黼．

當是諸侯來朝．人君致禮．都人登山臨水觀之．後世郭子儀李晟之流來京師．都人以爲盛事．或見歌詩．恐殆亦類此．路車乘馬．玄袞及黼．可謂大賜．而尚言無予者．自以爲薄也．謙之辭也．下章旂鸞驂駟．

赤芾邪幅．皆次第錫賚者也．故初言予之．後言申之．

觱沸檻泉．言采其芹．君子來朝．言觀其旂．其旂淠淠．鸞聲嘒嘒．載驂載駟．君子所屆．

赤芾在股．邪幅在下．彼交匪紓．天子所予．樂只君子．天子命之．樂只君子．福祿申之．

維柞之枝．其葉蓬蓬．樂只君子．殿天子之邦．樂只君子．萬福攸同．平平左右．亦是率從．

言君臣和順也．安平在王之側．有令則率從．恭之辭也．

汎汎楊舟．紼纚維之．樂只君子．天子葵之．樂只君子．福祿膍之．優哉游哉．亦是戾矣．

亦言君臣和順也．優游處王之側．有召則至．亦恭之辭也．

聞音曰．予、弋渚切．馬、滿補切．泉、才勻切．旂、渠斤切．屆、居氣切．下、後五切．命、彌并切．邦、卜工切．哉、將黎切．矣、作平音．

總聞曰．采菽者登山采菽爲食而觀者也．采芹者、臨水采芹爲食而觀者也．柞枝者、既飽依樹而立而觀者也．楊舟、或汎或維．追逐而觀者也．故詩稱言觀此、蓋爲終日之觀．則備終日之餼．今人出遊出觀．從容長遠者多然．

角弓八章

騂騂角弓．翩其反矣．兄弟昏姻．無胥遠矣．

弓向外、則弦上而矢發．反則無用．俗謂之反張．病有此狀者．難療．

爾之遠矣．民胥然矣．爾之教矣．民胥傚矣．

此令兄弟．綽綽有裕．不令兄弟．交相爲瘉．

令兄弟、雖相遠能安處．不令則交相爲害．言怨心生也．

民之無良．相怨一方．受爵不讓．至于已斯亡．

言情不通也．爵相爭而不相遜．至于末則情皆亡．言情從讓起．從爭喪．

老馬反爲駒．不顧其後．如食宜饇．如酌孔取．

以老馬爲駒．駒亦有時而老也．食量所饇．而酌量所取．則不傷．不量飢飽而食．不忖多寡而酌．亦不顧其後也．言有後患也．當是親戚之間．有小人以年而先于衆者．又當是親戚之間．有君子以惡而遠其人者．又不讓以美官．故小人懷忿．驚肆忍毒．尋詩皆勸君子慮後患者也．

毋教猱升木．如塗塗附．君子有徽猷．小人與屬．

猱升木、不待教．塗附塗、不待附．言兄弟之情、非由人力也．君子小人雖異．然同氣相連．亦是其性也．此必有兄弟之中．小人以異趣害君子．詩人言此．天性不以君子小人而別也．

雨雪瀌瀌．見晛曰消．莫肯下遺．式居婁驕．

言小人之惡亦易回．稍下心與之．則翻然．既不肯降意小人．又自虎多驕．無怪小人之欲快其志也．言君子亦不善待小人．咨之辭也．

雨雪浮浮.見晛曰流.如蠻如髦.我是用憂.
小人、蠻也.蠻人心多悍.君子、髦也.髦士心多正.恐不勝小人.是可憂也.故再三勸君子少屈以下小人.
憂之辭也.
聞音曰.反、芬遠切.遠、於圓切.瘉、羊汝切.讓、如陽切.後、下五切.屬、殊遇切.髦、莫侯切.
總聞曰.詩人固消小人而長君子.亦屈君子而下小人.而況骨肉之間.雖稍下之.何足爲屈也.以五剛
一決柔.亦必健而說.決而和.故君子懲小人.亦必有道也.

菀柳三章

有菀者柳.不尚息焉.上帝甚蹈.無自暱焉.俾予靖之.後予極焉.
菀柳、當是夏時.今歲又過半.而爲惡尚未息.凡人以一時爲一變.時再變而惡如故.處心寬者.守靜以
待後也.以天自警也.無、也.俾、也.後、也.皆使之辭也.蹈、動也.天意甚相動.勿相親.但守靜徐觀所至也.言
俟其惡稍息也.
有菀者柳.不尚愒焉.上帝甚蹈.無自瘵焉.俾予靖之.後予邁焉.
有鳥高飛.亦傅于天.彼人之心.于何其臻.曷予靖之.居以凶矜.
言不若高飛而避害也.彼人、斥在上也.其心何所不至.豈可守靜而待其居我凶危之地也.決之辭也.
聞音曰.瘵、子例切.邁、力制切.天、鐵因切.
總聞曰.此當危疑.自寬解以待者也.後因有用此道而安.亦有用此道而危.言可待者、善人而偶誤用
心.不可待者、惡人而稔熟爲惡也.故末章有斷制之辭.

都人士五章

彼都人士.狐裘黃黃.其容不改.出言有章.行歸于周.萬民所望.
當是都人之賢士.君子之賢女.相爲夫婦而去都.都人思之者也.此似餞送之辭.當是其士既賢.而其
女又淑.首章全言士者.本其夫也.後章夫婦併言.
彼都人士.臺笠緇撮.彼君子女.綢直如髮.我不見兮.我心不說.
彼都人士.充耳琇實.彼君子女.謂之尹吉.我不見兮.我心苑結.
尹士吉士、婚姻之著姓.舊說亦有此理.二姓同出尹吉甫.一以官爲氏.一以字爲氏.不必改作姞.
彼都人士.垂帶而厲.彼君子女.卷髮如蠆.我不見兮.言從之邁.
匪伊垂之.帶則有餘.匪伊卷之.髮則有旟.我不見兮.云何盱矣.
言士、則指其衣服.言女、則指其髮旟.不欲斥言.故舉其在身之物以思其人也.
聞音曰.望、無方切.撮、祖悅切.髮、方月切.說、欲雪切.結、激質切.厲、落蓋切.盱、叶旟.不用矣.若用矣.旁紐作
平聲.叶兮.
總聞曰.此必在東都而歸西周者也.雖在東.必以西爲宗.故言周道周京.皆指故都爲宗周.三家無初

章.止三章.惟毛氏有之.大要在行歸于周一句.豈可闕也.行平音.
采綠四章 館本案.采綠四章.黍苗五章.及隰桑前二章.原本缺頁.今補錄經文于左.
終朝采綠.不盈一匊.予髮曲局.薄言歸沐.
終朝采藍.不盈一襜.五日爲期.六日不詹.
之子于狩.言韔其弓.之子于釣.言綸之繩.
其釣維何.維魴及鱮.維魴及鱮.薄言觀者.

黍苗五章

芃芃黍苗.陰雨膏之.悠悠南行.召伯勞之.
我任我輦.我車我牛.我行既集.蓋云歸哉.
我徒我御.我師我旅.我行既集.蓋云歸處.
肅肅謝功.召伯營之.烈烈征師.召伯成之.
原隰既平.泉流既清.召伯有成.王心則寧.

隰桑四章

隰桑有阿.其葉有難.既見君子.其樂如何.
隰桑有阿.其葉有沃.既見君子.云何不樂.
隰桑有阿.其葉有幽.既見君子.德音孔膠.
既見非己見也.想像既見之後.所悅之情.當如此也.
心乎愛矣.遐不謂矣.中心藏之.何日忘之.
心甚愛斯賢.而以遠不能告語爲恨.徒深藏而不忘也.此必有欲言不得者也.
聞音曰.難、乃多切.沃、鬱縛切.幽、於交切.愛、許既切.
總聞曰.君子所居.有隰有桑.是在野也.思在野而不得見.則必在位而不能往者也.其詳見白華.

白華八章

白華菅兮.白茅束兮.之子之遠.俾我獨兮.
有花曰菅.無花曰茅.其華皆白.大率此詩所引.山野氣象爲多.草木之類.則菅、茅、稻、田、桑、薪.鳥獸之類.
則鶖、鶴、鴛鴦.天則雲露.地則滮池.扁石.家則行竈.魚梁.皆山廬野宅所見所有者也.
英英白雲.露彼菅茅.天步艱難.之子不猶.
天步如此艱難.而不得與此人同謀也.古以星土辨九州之地.封域皆有分星.略見丹元子步天歌.天
步謂此.
滮池北流.浸彼稻田.嘯歌傷懷.念彼碩人.
樵彼桑薪.卬烘于煁.維彼碩人.實我勞心.

446
27A
五十五冊

鼓鐘于宮.聲聞于外.念子懆懆.視我邁邁.
此所謀之大概也.必是人君衽席之間.有所隱慝.今則外彰.念子不可見則愁不伸.視我無與同則意不悅.其事迫、而其情急也.
有鶖在梁.有鶴在林.維彼碩人.實勞我心.
鴛鴦在梁.戢其左翼.之子無良.二三其德.
自此人以外.無良朋以相助.所與處者.皆二三之人.豈可共謀也.
有扁斯石.履之卑兮.之子之遠.俾我疧兮.
扁、小石.此當在巖谷之下.故曰卑也.初則傷.次則勞.次則病.思之極也.
聞音曰.茅、莫侯切.田.地因切.煁、市林切.邁、力制切.疧、祈支切.
聞音曰.煁、烓也.今行竈.
聞跡曰.滮池與鄗池合在咸陽.鄭氏、酆鎬之間.水北流.而不指其的.
總聞曰.此與隰桑之意同.亦必與隰桑之人同.隰桑之事尙淺.故其辭未至于甚.白華之事已深.故其辭不勝其切.此必事關于宗社人民.而非尋常者也.隰桑之君子.卽此之碩人.此之碩人.卽此之之子.當時在朝既有賢者.在野亦有賢者.惜不能相會以爲謀.而徒勞思悵望.此在朝者必有志而寡助.在野者必有才而不用者也.

緜蠻三章

緜蠻黃鳥.止于丘阿.道之云遠.我勞如何.飮之食之.敎之誨之.命彼後車.謂之載之.
當是重臣出行.而下士冗役告勞者也.聞其告勞而旋生憫心.亦必賢者.當是營謝之流也.
緜蠻黃鳥.止于丘隅.豈敢憚行.畏不能趨.飮之食之.敎之誨之.命彼後車.謂之載之.
緜蠻黃鳥.止于丘側.豈敢憚行.畏不能極.飮之食之.敎之誨之.命彼後車.謂之載之.
黃鳥當是春時.春多雨.丘多泥.此適遠所宜告勞也.
聞音曰.食、疾二切.載、子麗切.側、莊力切.
總聞曰.飮食、憐其飢.載憐其勞.而又教誨者.言分有貴賤.任有勞佚.使以理遣也.此不止營謝之流.恐卽召伯黍苗陰雨.正是此時.所以重使人意及此也.識者更詳.

瓠葉四章

幡幡瓠葉.采之亨之.君子有酒.酌言嘗之
當在野君子相見爲禮者.食瓠當是夏時.
有兔斯首.炮之燔之.君子有酒.酌言獻之.
初章言瓠葉爲菹爾.大要以兔侑酒也.故三章連及之.北人膳羞多喜用禽獸.而凡品以兔爲貴.射獵亦以得兔爲[illegible].

有兔斯首.燔之炙之.君子有酒.酌言酢之.
有兔斯首.燔之炮之.君子有酒.酌言醻之.
兔以首言.猶今言一頭兩頭也.西人凡物皆以頭言.于人亦以頭數.
聞音曰.亨、鋪郎切.獻、虛言切.炙、陟略切.炮、蒲侯切.
總聞曰.此時當有隱遁在野者.數詩皆有此意.隰桑、所愛之君子.白華、所念之碩人.與此瓠葉亨炮燔炙之君子.恐皆此人.得非隰桑白華欲見而不得者.至是或假事以相見.或將命以相見.皆不可得而知.疑其前詩有不勝思慕之情.此詩有不任欣喜之狀.此必有志投而意契者.識者更詳.

漸漸之石三章

漸漸之石.維其高矣.山川悠遠.維其勞矣.武人東征.不皇朝矣.
西北少山.東南多山.大率山水皆起西北而赴東南.至海而止.西北不甚習見.故以爲勞也.不皇、猶不遑也.古字通用.不暇朝而見王.不暇出而歸家.其餘皆不暇他務.將帥迫遽如此.則事勢危急可知.尋詩、前二章、初行之時.後一章、久役之時也.毛氏、鄭氏以皇爲王.語勢似不順.
漸漸之石.維其卒矣.山川悠遠.曷其沒矣.武人東征.不皇出矣.
有豕白蹢.烝涉波矣.月離于畢.俾滂沱矣.武人東征.不皇他矣.
豕、江豚也.此物出則雨兆.月近畢則雨.近箕則風.故謂之畢雨箕風.言西北之人.不諳東南.見豚出于江.月近于畢.則懷憂也.江豚惟自峽出者.大江有之.不入他流.所謂江烟漠漠江雨來.天意爲霖不干汝.毛氏、將久雨則豕進涉水波.鄭氏、豕唐突難禁制.白蹢尤躁疾者.(館本案.原本無白蹢二字.語欠明白.今據鄭箋增入.)離其牧處.涉入水波.今人豢豕極多.未見如此者也.
聞音曰.沒、莫筆切.
聞字曰.集韻、漸嶄皆同.不必作嶄.
聞物曰.江豚大略豬首魚尾.有兩細足.微白.全身皆肉.不堪食.可取膏.湖湘間人多用之.
總聞曰.東南夷見于詩者.淮夷荆舒.得人、則有喜江山之心.不得人、則有懼山川之怒.亦各係其人也.觀此詩、及東山、江漢諸詩.可見.尋詩其人非不冒難盡瘁.亦時節不嘉.人情少舒.觸境皆非美氣象爾.

苕之華三章

苕之華.芸其黃矣.心之憂矣.惟其傷矣.
苕之華.其葉青青.知我如此.不如無生.
牂羊墳首.三星在罶.人可以食.鮮可以飽.
牂羊、牝羊也.墳、當作羵字轉.恐亦通用.牡羊也.牝羊而牡首.豈有此理.心星在天而在罶.亦豈有是理.言雌雄變易.上下顚倒.此時但得食已爲過.求飽則難也.言世路不嘉也.
聞音曰.飽、補振切.

總聞曰。見苕華而感世態。言漸就彫。不復榮也。大要在牂羊三星二句。此其所以無生意也。此必愬人之辭。故曰知我如此。

何草不黃四章

何草不黃。何日不行。何人不將。經營四方。

何草不玄。何人不矜。哀我征夫。獨爲匪民。

言不以民待下也。

匪兕匪虎。率彼曠野。哀我征夫。朝夕不暇。

我匪兕匪虎。而常在曠野。哀之辭也。

有芃者狐。率彼幽草。有棧之車。行彼周道。

狐在野。人在里。各其所也。狐在草而我挽車常在道。狐之不如。甚哀之辭也。

聞音曰。行、戶郎切。玄、胡均切。野、上與切。暇、後五切。

總聞曰。草自黃而玄。與苕自花黃而葉靑同。爲時節之變。苕華漸謝。春夏時也。草色漸槁。秋冬時也。嘗是所歷之時不同。苕之華何草不黃之詩。一引羊罶起興。一引兕虎狐起興。又皆以小卉山蕪爲辭。當是在野者也。或士與民。未可審知爾。

詩總聞卷十六

周大雅

文王七章

文王在上。於昭于天。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有周不顯。帝命不時。文王陟降。在帝左右。

此詩者大率以曉商人。文王肇興。商人雖久。猶疑未純乎周。凡此皆曉之辭。疑者曰。周險遠衰微七百餘年之舊邦。勢亦可知。曉者曰。邦雖舊而命則新。將非舊比也。疑者曰。周不顯如此。是必非天所命。曉者曰。周雖不顯。但帝命未値其時。言文王升降。無不在帝之左右。與帝相親如此。帝深屬之時至則命集也。二者商人之所共疑者也。而周人以理以迹曉之。且在下章。

亹亹文王。令聞不已。陳錫哉周。侯文王孫子。文王孫子。本支百世。凡周之士。不顯亦世。

曉者又曰。以文王之聲名。以文王之孫子。以文王之士。文王之聲名。其永長如此。終非不顯也。而孫子與士。亦永長如此。皆非不顯者也。

世之不顯。厥猶翼翼。思皇多士。生此王國。王國克生。維周之楨。濟濟多士。文王以寧。

曉者又曰。汝且以爲不顯。何所思之士。卽生所治之國。而皆効力幹事。以寧王心。豈得不顯也。

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假哉天命。有商孫子。商之孫子。其麗不億。上帝既命。侯于周服。

曉者又曰。天之命周甚大。商之孫子。雖其數滋多。柰何周既爲天所命。不若爲侯于周之服。內言士地已屬周也。

侯服于周。天命靡常。殷士膚敏。祼將于京。厥作祼將。常服黼冔。王之藎臣。無念爾祖。

曉者又曰。侯服于周疆。非我之強臣爾也。天命無常。忽去彼而就此也。以殷士而助周祭。當爲我忠臣。無念爾先祖而動心也。

無念爾祖。聿修厥德。永言配命。自求多福。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宜鑒于殷。駿命不易。

曉者又曰。不必念舊。但自修德。以合天所命。自求其福。毋爲他人揠禍也。方殷之未喪。爾祖自當配天。今殷之不祚。可以爲鑒。命不可易圖。勿妄起念也。

命之不易。無遏爾躬。宣昭義問。有虞殷自天。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儀刑文王。萬邦作孚。

曉者又曰。旣知天命不易可圖。自求多福。無遏爾躬。若妄圖則爾躬必絶。汝但宜明此事以義而問人。度商能從天再受命乎。我所曉汝者。皆天意也。天意雖無聲臭可知。汝但法傚文王。則取信天下。汝斯能保福也。

聞音曰。天、鐵因切。時、上紙切。右、羽軌切。國、越逼切。服、蒲北切。京、居良切。福、筆力切。易、以豉切。躬、姑宏切。天、鐵因切。臭、祛尤切。孚、房尤切。

聞訓曰。陳錫猶敷錫也。哉、如此也。言天以此與周也。

聞用曰。冔、商冠也。常服不禁。祼祭則從周服。言亦不絶其先也。

總聞曰。商德在天下亦深。三分有其二以服事商。其二有則其一非有。此其臣懷疑造變。亦不少也。惟十九年大統未集。予小子其承厥志。蓋人心未盡一。則天命未盡純。文王所以終身守節。所謂至德也。其餘見他詩。參攷益明。此必文王旣沒之後。武王未定之時。以稱謚知之。

大明八章

明明在下。赫赫在上。天難忱斯。不易維王。天位殷適。使不挾四方。

明明、文王也。商之臣、故曰在下。赫赫、武王也。周之君。故曰在上。天難雖信。其可信者、不變此意。而終歸于周王也。亦皆曉之辭。天位雖在有商之嫡子。言紂也。而主令已不達于天下。言人心已去。天命將改也。

摯仲氏任。自彼殷商。來嫁于周。曰嬪于京。乃及王季。維德之行。

摯、國也。仲女曰任氏。自爾王之畿。爲我君之婦。來助我之德行。蓋天意託大任。誕文王。故遠使之至也。

此言文王之所由生也。

大任有身。生此文王。維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福。

厥德不回。以受方國。天監在下。有命既集。文王初載。天作之合。

在洽之陽。在渭之涘。文王嘉止。大邦有子。大邦有子。俔天之妹。文定厥祥。親迎于渭。

洽渭之間、親迎之地也．郃陽、渭城、皆在長安．顏氏、郃、水名也．引此在洽之陽．

造舟爲梁．不顯其光．有命自天．命此文王．于周于京．纘女維莘．長子維行．篤生武王．保右命爾．燮伐大商．

造舟爲梁今浮橋也．親迎而得大姒．既繼太任之事．武王將生．天命將近也．此言武王之所由生也．

殷商之旅．其會如林．矢于牧野．維予侯興．上帝臨女．無貳爾心．

言牧野之舉也．此章以後．多與牧誓、武成、同辭同意．其會如林．即其旅若林也．矢于牧野．即予其誓也．

上帝臨汝．即天休震動．用附我大邑周也．維師尚父．即既獲仁人也．餘見下．

牧野洋洋．檀車煌煌．駟騵彭彭．維師尚父．時維鷹揚．涼彼武王．肆伐大商．會朝清明．

言尚父之助也．鷹揚、非尚父．蓋六師衆士也．書言虎貔熊羆．此言鷹、皆武猛貌也．尚父、毛氏以爲可尚可父．鄭氏、以爲呂望尊稱．司馬氏．以爲太公望呂尚東海上人．謂之尙者．蓋其里號也．尚與上同．又西伯出獵至渭陽．得尚與語曰．吾先君大公望子久矣．謂之大公望者．蓋其稱號也．西伯載與俱歸．立爲師．謂之師者．蓋其官號也．周有師望敦、師望簋．官號與稱號兼之也．此言師尚者．官號與里號兼之也．父者、古尊稱也．周有師寏父鼎．師淮父𣪘．師毛父敦．古稱謂多如此．劉氏別錄．師之尚之．父之曰師尚父．毛氏亦此意也．疑非．向前言類魏晉之間．淺儒之語也．後世以爲官稱大誤．鄭氏頗近而不甚詳．疑亦意爲之辭．而未嘗攷正也．會朝清明．即書言甲子昧爽也．是日將旦．乃牧野誓時．亦牧野戰時．當是繼誓卽戰．尋書可見．

聞音曰．上、辰羊切．京、居良切．行、戶郎切．身、戶羊切．福、筆力切．國、越逼切．集、昨合切．彭、鋪郎切．明、謨郎切．

聞人曰．古稱天子．後遂衍出天孫．古稱天妹．後遂衍出月姊．古人以爲莫尊于天．男則曰天子．女則曰天妹．亦是寓言．後遂飾爲實語．

聞事曰．涼、爽也．與會朝淸明相應．會戰之時也．書亦言會．

總聞曰．此詩先及王季．次及大任．先及文王．次及太姒．先及武王．次及尚父．始末集天命．有天下者五人而已．文武爲本宗．文王之身．因王季大任而有．武王之身．因文王大姒而有．伐商之功．因武王尚父而有．文王大明兩詩．有周之發生作成．皆具于此．

緜九章

緜緜瓜瓞．民之初生．自土沮漆．古公亶父．陶復陶穴．未有家室．

后稷封邰．不窋鞠公劉．四世而始居漆沮之間．皆以農事爲務．自土、當作白土．地名、在京室漆沮之間．公劉之後．慶節始國．豳皇僕差弗毀隃公非高圉亞圉公叔祖類八世．而至古公亶父．去豳國岐．以陶爲居．未有室家也．以陶爲蓋于上曰復．復、覆也．以陶爲基于下曰穴．穴、窾也．西人稍深者．今尚如此．陶、猶今土塹也．

古公亶父．來朝走馬．率西水滸．至于岐下．爰及姜女．聿來胥宇．

周原膴膴．堇荼如飴．爰始爰謀．爰契我龜．曰止曰時．築室于茲．

得可宇之地也．

迺慰迺止．迺左迺右．迺疆迺理．迺宣迺畝．自西徂東．周爰執事．

計功興役也．

乃召司空．乃召司徒．俾立室家．其繩則直．縮版以載．作廟翼翼．

分官賦事也．次第營之．先作廟．次皐門．次應門．次冢土．是時已有此官．俾舉此事．氣象已改．詩言興周．先言岐．天作之詩、可見．

捄之陾陾．度之薨薨．築之登登．削屢馮馮．百堵皆興．鼛鼓弗勝．

築、築城也．廟方作．城隨築．廟在禮當先．城、在勢當先．所以役人衆．而趨役急也．鼓、督役也．人力敏而鼓聲不能及也．

迺立皐門．皐門有伉．迺立應門．應門將將．迺立冢土．戎醜攸行．

此古公亶父．規模已成．形勢已定也．所謂太王肇基王跡．

肆不殄厥慍．亦不隕厥問．柞棫拔矣．行道兌矣．混夷駾矣．維其喙矣．

此以下王季事也．獯鬻之慍不除．問亦不絕．養其全力．治其新造．山林茂．道路平．夷人雖有馬．徒有喙．言馬瘠也．西方、以馬之肥瘠爲國之強弱．馬瘠、言勢弱也．所謂王季其勤王家．

虞芮質厥成．文王蹶厥生．予曰有疏附．予曰有先後．予曰有奔奏．予曰有禦侮．

此以下文王事也．虞芮以事問文王．如何而方能成．言未決也．文王以情動虞芮．如此而可安生．言已決也．惟其義理明直．所以人情畏服．詩人以實推之．有此四種之人．分治四疆之事．所以舉事中節．此多士以寧也．所謂文王克成厥勳．誕膺天命．以撫方夏．大邦畏其力．小邦懷其德．如皇矣之密崇．大邦畏力也．如此詩之虞芮．小邦懷德也．武成言及王事．惟此三人．

聞音曰．馬、滿補切．下、後五切．謀、謨柸切．右、羽軌切．畝、滿彼切．家、古胡切．載、節力切．陾、耳升切．馮、皮冰切．勝、書烝切．伉、苦郎切．將、七羊切．行、戶郎切．拔、蒲昧切．駾、徒對切．後、下五切．

聞訓曰．土落護之謂之捄．讀作救．繩引量之謂之度．讀作鐸．築自上築．削自旁削．下語皆築聲也．屢、頻也．

聞跡曰．齊氏、自土爲自杜．班氏、杜水、南入渭．顏氏、公劉來居杜陽漆沮之間．皆引此詩．虞、在河中府虞鄉．芮、在陝州芮城．或言復穴．皆地名．緜亦地名．在天水．所謂緜諸道是也．地多美瓜．未的．審爾、則緜緜皆作單讀．

總聞曰．孟子嘗稱大王去留之迹甚詳．滕文以榮辟問．以大王去豳居岐對．又以事大不免問．又以大王去豳居岐對．然皆有餘說．其初曰．君如彼何哉．強爲善而已矣．其次曰．效死勿去．請擇斯二者．孟子之意．世未有知者也．避敵去國．亡之道也．而大王以興．自西漸東．據形勝以臨關輔．其心不在乎避狄．而在乎造邦也．倘其才其德不如大王．其勢其時不如大王．則莫若自保．孟子餘說．露大王之微機．雖

然何露之有。武王明言其肇基王迹。願弟勿深攷耳。

棫樸五章

芃芃棫樸。薪之槱之。濟濟辟王。左右趣之。

棫、白桵也。樸、枹樕也。皆良木。薪槱謂燔柴也。

濟濟辟王。左右奉璋。奉璋峩峩。髦士攸宜。

皆助祭之人也。是時周已有祀天之禮。

淠彼涇舟。烝徒楫之。周王于邁。六師及之。

皆從王出征之人也。是時周已有六師之制。

倬彼雲漢。爲章于天。周王壽考。遐不作人。

在天莫貴于雲漢之章。瞻望文王如此。願文王之壽無窮。其遠不止于作成西人而已。并能興起作成四方之人也。故下言四方。遐不如遐不黃耇之辭。

追琢其章。金玉其相。勉勉我王。綱紀四方。

在地莫貴于金玉之章。瞻望文王如此。願文王強力不衰。四方皆有賴綱紀維持也。勉字從力。卽此。

聞音曰。趣、此苟切。宜、牛何切。楫、籍入切。天、鐵因切。

總聞曰。前人多言文王受命稱王之事。亦無定論。凡稱文王者。死而追述爲詩者也。凡言辟王。我王。或單稱王。或以國繫王者。生而卽事爲詩者也。死稱謚。生稱位。可該。凡稱文王者也。此詩當是文王在位之時。

旱麓六章

瞻彼旱麓。榛楛濟濟。豈弟君子。干祿豈弟。

此言榛楛。中言鳶魚。後言柞棫。又言葛藟。皆以山林。禽魚、草木、卜氣象也。

瑟彼玉瓚。黃流在中。豈弟君子。福祿攸降。

鳶飛戾天。魚躍于淵。豈弟君子。遐不作人。

其遠不止作人。而又能作物也。

清酒既載。騂牡既備。以享以祀。以介景福。

瑟彼柞棫。民所燎矣。豈弟君子。神所勞矣。

莫莫葛藟。施于條枚。豈弟君子。求福不回。

六章皆言豈弟君子。言豈弟有以致此也。一章不言豈弟君子。享祀貴嚴肅。不當樂易也。

聞音曰。濟、子禮切。弟、待禮切。降、乎功切。天、鐵因切。淵、一均切。載、節力切。備、蒲北切。祀、逸織切。福、筆力切、燎、力名切。勞、力報切。

聞跡曰。毛氏、旱山名。不言何山。今旱谷、旱溪、在上邽、旱麓。當近此地。

總聞曰。子張學干祿。非求人爵。蓋求天爵也。詩再言干祿。一干祿豈弟。以豈弟干之也。一干祿百福。以百順干之也。孔子答干祿之問。言寡尤行寡悔。祿在其中矣。其言干祿之意。與詩頗同。末章求福不回。亦首章干祿之意也。干字象形。正則直生。支字亦象形。旁則橫出。木幹爲干。枝爲支。術家言支干。蓋此意也。

思齊五章

思齊大任。文王之母。思媚周姜。京室之婦。大姒嗣徽音。則百斯男。

當是文王已沒。大姒無恙。故曰寡妻。因思大任周姜之不見。而幸大姒之存也。

惠于宗公。神罔時怨。神罔時恫。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

因大姒而感文王也。故歷道其美。宗公、自王季以上也。事先事神。治內、治外、如此也。

雝雝在宮。肅肅在廟。不顯亦臨。無射亦保。

在宮在廟如此也。臨如今言監臨。言不敢肆也。保、如今言保任。言不敢縱也。

肆戎疾不殄。烈假不瑕。不聞亦式。不諫亦入。

待人如此也。戎、大也。疾、病也。其病之大者。不至于絕。烈、猛也。假、僞也。其僞之猛者。不發其疵。不聞知于材者。亦欽其樸。取其眞也。不諫拙于言者。亦納其訥。取其靜也。

肆成人有德。小子有造。古之人無斁。譽髦斯上。

古人謂昔文王也。至今無有厭者。今有名有才之士。皆文王所成之人。所造之子也。誰不知所自來。安得更復有厭。

聞音曰。母、莫後切。婦、房九切。男、尼心切。邦、卜工切。瑕、從叚。以叚取聲。叶殄、德、斁、相叶。末句單結。

聞跡曰。京室。屬上郡。大姜配大王。當在此也。

聞事曰。大姒雖多男。武王、周公及管叔、蔡叔、霍叔、及其羣弟。固衆。亦未有及百者也。詩人雖羨美太夸辭。當是結大任、大姜、大姒三人而總之以百男也。

總聞曰。此、思眞思。凡思有在上者。此之思齊大任。思媚周姜、思也。思皇多黠。辭也。有在中者。願言思子。思也。綏我思成。辭也。有在下者。永言孝思。思也。不可射思。辭也。大率在下者多語助辭也。大任大姜言思。而大姒不言思。明存沒有異也。

皇矣八章

皇矣上帝。臨下有赫。監觀四方。求民之莫。維此二國。其政不獲。維彼四國。爰究爰度。上帝耆之。憎其式廓。乃眷西顧。此維與宅。

毛氏、二國殷夏。四國、四方。固無謂。鄭氏二國殷崇。四國、密阮徂共。尋詩止密與崇。蓋阮共等受其侵也。徂又似非國名。二國恐是密崇。四國恐是邰、豳、岐、豐。密崇雖盛。而其政不得我意。于邰、豳、岐、豐。察之。蓋可付者也。帝于密崇。亦監觀多年。終憎其所爲。而遂命周埽蕩也。周漸遷漸大。皆常垂顧而使之定居

也。

作之屏之。其菑其翳。脩之平之。其灌其栵。啓之辟之。其檉其椐。攘之剔之。其檿其柘。帝遷明德。串夷載路。天立厥配。受命既古

言帝轉人心就明德。平時荒僻之地。一旦爲串習夷平之路。外事既定。又立配以爲助。內事又成。而天命始固也。此謂大王大姜也。

帝省其山。柞棫斯拔。松柏斯兌。帝作邦作對。自大伯王季。維此王季。因心則友。則友其兄。則篤其慶。載錫之光。受祿無喪。奄有四方。

自去豳遷岐以來。至此已久。柞、棫、松、柏。至難長之木。今已如此。他當稱是。既成其邦。又成其對。謂王季與大王相配也。或說大伯王季爲對。此止謂造周。主事之人。大伯與王季作引辭。無預于王業也。

維此王季。帝度其心。貊其德音。其德克明。克明克類。克長克君。王此大邦。克順克比。比于文王。其德靡悔：既受帝祉。施于孫子。

言帝度王季。其心如此和正。凡善必能。可比文王而無悔。言無慚也。受帝祉而延孫子。大率自王季發之。

帝謂文王。無然畔援。無然歆羨。誕先登于岸。密人不恭。敢距大邦。侵阮徂共。王赫斯怒。爰整其旅。以按徂旅。以篤周祜。以對于天下。

前二章言天以此事付周。其端始發如此。次章言天以此人承周。其迹漸著如此。至此以某事訓文王。以某事敕文王。大率使大伯當立而不立。王季不當立而立。意蓋在此也。經世、甲子伐崇。乙丑伐密。此乃密爲先。崇居次。恐經世誤。密在安定郡。崇在京兆。密于周京稍遠。崇于周京差近。據司馬氏。崇侯虎與商紂昵厚。當是其勢有未易動者。故先密後崇。司馬氏、虞芮質成之。明年伐犬戎。又明年伐密須。又明年敗耆國。司馬氏所說耆。卽黎。徐氏耆、一作阮。又明年伐邘。又明年伐崇。伐崇未幾而西伯卽沒。密崇先後。與詩頗相符。不知邵氏何所據。而先崇後密也、

依其在京。侵自阮疆。陟我高岡。無矢我陵。我陵我阿。無飲我泉。我泉我池。度其鮮原。居岐之陽。在渭之將。萬邦之方。下民之王。

伐密之事既成。則王業已就也。依在酒泉郡。京在上郡。阮。在渭南縣。共在共城縣。旅在渭城縣。蓋密所擾亦廣。豈得不先除之也。詩連句有兩旅。毛氏、前旅、師也。後旅、地名也。鄭氏不以旅爲國。而乃以徂爲國。恐毛氏爲是。

帝謂文王。予懷明德。不大聲以色。不長夏以革。不識不知。順帝之則。帝謂文王。詢爾仇方。同爾兄弟。以爾鉤援。與爾臨衝。以伐崇墉。

崇、在京兆。鄠縣。見春秋。晉、趙盾帥師侵崇。當是其國雖受伐。其後原不絕也。皆以墉爲辭。亦當是其城爲最。恐以城取國名。良耜。其崇如墉。蓋墉崇四方所知。常談所傳也。

臨衝閑閑。崇墉言言。執訊連連。攸馘安安。是類是禡。是致是附。四方以無侮。臨衝茀茀。崇墉仡仡。是伐是肆。是絕是忽。四方以無拂。

伐崇之事又成。則天下始皆定也。此詩其初引辭。皆專爲密崇二事。尋詩、伐崇頗難于伐密。三言崇墉。三言臨衝。所以同兄弟以爲黨助。不可獨舉也。伐密言萬邦之方。有所倣也。下民之王。有所往也。伐崇言四方無侮。四方無拂。其勢又重于前。商周興替之形。于密崇之舉可見也。

聞音曰。赫、黑各切。獲、胡郭切。度、待洛切。宅、達各切。屏、平。相叶、平聲。辟、別、亦叶。仄聲。不獨下句叶也。椐、紀庶切。柘、都故切。拔、蒲昧切。友、羽軌切。兄、虛王切。慶、墟羊切。比、必里切。悔、虎隈切。子、奬禮切。援、胡喚切。岸、魚戰切。邦、卜工切。共、居容切。怒、暖五切。祜、侯古切。下、後五切。京、居良切。池、徒何切。革、訖力切。閑、胡田切。安、於連切。禡、蒲補切。以馬取聲。

聞事曰。是類是禡。裒山川之神而祭之。禡、野祭也。是致是附。合邦國之旁域而來之附、附庸也。

聞跡曰。詩稱周家。多以山爲辭。郃豳多曠土少名山。至岐山則過于梁山。至南山則又大于岐山。此所省之山。止爲岐山也。

聞事曰。左氏子魚以爲文王聞崇德亂而伐之。軍三旬而不降。退修教而復伐之。因壘而降。尋詩用力亦不爲少。子魚殆飾詞。

總聞曰。自四章而下。三言帝。謂伐密稱帝。謂一其伐之也。先稱文王之德無畔援歆羨。而先有意于濟民。此伐密之辭端也。伐崇稱帝謂者。再其伐之也。又先稱文王之德。不以色。不以革。不以知識。惟順帝以爲法。此伐崇之辭端也。又次稱詢爾、同爾、以爾、與爾、皆稱帝稱爾。以帝命將之。其辭又詳于前。大率詩人主意。惟言文王無容心。皆奉天爾。

靈臺四章

經始靈臺。經之營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經始勿亟。庶民子來。王在靈囿。麀鹿攸伏。麀鹿濯濯。白鳥翯翯。王在靈沼。於牣魚躍。

臺也、囿也、沼也、辟也、廱也、皆取美稱也。

虡業維樅。賁鼓維鏞。於論鼓鐘。於樂辟廱。於論鼓鐘。於樂辟廱。鼉鼓逢逢。矇瞍奏公。

周之先世武王。未有天下之前。皆稱公。如公劉。古公。公季。至伐商開周。始追爲王。然自大王以上無見。特后稷稱先王。亦無號謚也。奏公、謂奏于先世諸公也。古者凡飲必祭先。祭先必有尸。

聞音曰。來、六直切。伏、筆直切。逢、蒲紅切。

聞跡曰。左氏秦獲晉侯。舍諸靈臺。杜氏、在京兆鄠縣。今在涇州靈臺縣。而鄠無之。未知孰是。又按宰辟父敦。王在辟宮。册周。师敦、王在雝位。格廟。册师。㝬敦。王格于太室、册㝬。郝敦、王在周召宮、格于宣榭、册郝。亦謂之師保父宮。牧敦、在師保父宮。格太室。册牧。此總而謂之學。其間各有別廟、別宮、別位。惟王意

所欲往.則卽其所發册.亦無定所也.此間不獨發册其一事耳.辟自辟.廱自廱.又自不同所也.

總聞曰.此規模制度.不若縣差詳.蓋大勢已定.然後及遊觀之所.曰靈臺、靈囿、靈沼.是也.然後及會集之所.辟、廱.是也.後世言靈臺過當.以爲靈臺在太廟之中.壅之靈沼.謂之辟廱.又謂明堂外水.謂之辟廱.殊不及靈囿.非不欲及.附會不能入也.識者更詳.

下武六章

下武維周.世有哲王.三后在天.王配于京.

武、如堂上按武、堂下布武之武.謂移足蹈迹也.周之累世、皆如人蹈武.所謂世有哲王也.王配于京.謂成王也.不言諡.專謂成王也.言王季、文王、武王、三后.成王能配之也.

王配于京.世德作求.永言配命.成王之孚.

此以下謂康王也.稱諡、嗣子稱厥考也.自此皆稱永言.或言配命.合成王之遺訓也.或言孝思.願成王之遺志也.

成王之孚.下土之式.永言孝思.孝思維則.

媚茲一人.應侯順德.永言孝思.昭哉嗣服.

一人、謂成王也.言康王愛此一人.有無窮之思也.

昭茲來許.繩其祖武.於萬斯年.受天之祜.

祖、謂武王也.言康王明其所從來.而能不絕武王之迹.故永久受福祿也.茲、許、皆辭也.

受天之祜.四方來賀.於萬斯年.不遐有佐.

有佐、謂召公、畢公之流也.凡所以受福甚遠者.以在近有此數人也.康王之誥.王出在應門之內.太保率西方諸侯入應門左.畢公率東方諸侯入應門右.畢命三后.協心同底于道.道洽政治.澤潤生民.四夷左衽.罔不咸賴.予小子永膺多福.尋書、與詩相應.

聞音曰.京、居良切.孚、房尤切.服、蒲北切.祜、侯五切.

總聞曰.五章又言繩其祖武.惟以下武爲繼.以祖武爲迹.前武言下.後武言繩.不須強說自明.

文王有聲八章

文王有聲.遹駿有聲.遹求厥寧.遹觀厥成.文王烝哉.

遹、述也.駿、大也.所述皆大王王季之大事.大率周家王業.皆始于大王王季.而成于文王武王.

文王受命.有此武功.既伐于崇.作邑于豐.文王烝哉.

築城伊淢.作豐伊匹.匪棘其欲.遹追來孝.王后烝哉.

自己卯卽諸侯位.癸亥受西伯命.得四十五年.次年作豐.是年伐崇.次年伐密.館本案・皇矣五章、辨文王先伐密後伐崇用史記說・此處先崇後密・仍用經世說・前後不符・今姑仍其舊・次年伐黎.次年伐邘.館本案・邘原本作邪・今據史記改皇矣・五章亦作邘・下章注同・所以如此之急.非遑私欲.蓋述先志也.

王公伊濯.維豐之垣.四方攸同.王后維翰.王后烝哉.

崇在東、密在西.黎邘在北.江漢在南.各自此以往.皆攸同也.三分天下有其二.惟自北差未純耳.

豐水東注.維禹之績.四方攸同.皇王維辟.皇王烝哉.

此詩言四方攸同者二.前文王之詩.曰四方攸同.又曰王后維翰.如木有榦.尚可沿而登也.後武王之詩.亦曰四方攸同.又曰皇王維辟.如屋有壁.不可沿而升也.文武之氣象可見.翰、榦也.辟、猶壁也.通用.

鎬京辟廱.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皇王烝哉.

考卜維王.宅是鎬京.維龜正之.武王成之.武王烝哉.

今京兆長安縣西北靈臺鄉、在灃水上、卽豐是也.昆明池北、卽鎬是也.在長安相去不數十里之間.而鎬稍東.聖智覽觀如此.今攷長安圖.自長安稍東.則土地形勢.沃衍宏壯.秦又稍東而少南.漢承秦舊.隋又稍東而多南.唐承隋舊.近南山.則其勢愈盛.可見文王武王之意.秦隋之勢.夫何遜于古.惟其所以種之者.非正氣.而將之者.非嘉澤.故不能純粹而堅凝也.

豐水在芑.武王豈不仕.詒厥孫謀.以燕翼子.武王烝哉.

凡爲國者.有以詒孫、卽有以燕子也.遠尚如此.近者可知.翼者、如鳥有翼.附我身而生者也.厥考翼翼、自內舒者也.民獻有十夫.予翼翼、自外助者也.訓敬恐非.翼日.有今日則有明日.亦翼子之義也.

聞音曰.或、況域切.孝、許六切.記、孝者、畜也.如禮者、履也.德者、得也.古多如此.雖孟子亦曰.仁者、人也.故當以義取聲.翰、胡干切.服、蒲北切.京、居良切.正、諸盈切.仕、鉏里切.子、奬禮切.

聞物曰.芑是陸禾.薄言采芑.于彼新田.于此菑畝.生民是穫是畝.恆之糜芑.卽此芑也.毛氏、鄭氏、皆以爲草.又不言何草.蓋謂豐人灌溉田畝而生芑禾.言其富也.亦如涇水一石.其泥數斗.且灌且漑.長我禾黍.

總聞曰.舊移武成次第而武成一篇遂整.今移文王有聲次第.而文王有聲一詩亦顯明.以皇王二章爵在末章之後.不用勞心訓釋用力差次.而周家始末之跡昭然可見也.

詩總聞卷十七

生民八章

厥初生民.時維姜嫄.生民如何.克禋克祀.以弗無子.履帝武敏歆.攸介攸止.載震載夙.載生載育.時維后稷.

大率、推本所從來、多曰生民.如蘇民之初生.首二句總起辭.以下言后稷所以生也.祀禋之時.履帝之跡敏歆.皆動意也.若有相感者也.

誕彌厥月.先生如達.不坼不副.無菑無害.以赫厥靈.上帝不寧.不康禋祀.居然生子.

彌月、受胎盈月也.先生、長子也.所謂無子方有子也.有孕在胎、則母肌膚多裂.疾病多生.今姜嫄無之.然不安者、以有感而無實.居然有子.懼爲人所疑也.

誕寘之隘巷.牛羊腓字之.誕寘之平林.會伐平林.誕寘之寒冰.鳥覆翼之.鳥乃去矣.后稷呱矣.實覃實訏.厥聲載路.

惟其不安.所以不敢育也.

誕實匍匐.克岐克嶷.以就口食.蓺之荏菽.荏菽旆旆.禾役穟穟.麻麥幪幪.瓜瓞唪唪.

既長大則有知識、自就人求食.言猶不肯育也.自能就食.卽能蓺種.言天性也.

誕后稷之穡.有相之道.茀厥豐草.種之黃茂.實方實苞.實種實褎.實發實秀.實堅實好.實穎實栗.卽有部家室.

人疑其不習而自能.故知天相也.今比就食初能之時.又加進也.其母始卽其地成其家.姜嫄、有部氏之女也.當是后稷婚母黨部城在蘇縣.酈氏引此詩.以爲后稷之封邑.

誕降嘉種.維秬維秠.維穈維芑.恆之秬秠.是穫是畝.恆之穈芑.是任是負.以歸肇祀.

方任農事.供國祭.帝舜播穀之時也.見書.

誕我祀如何.或舂或揄.或簸或蹂.釋之叟叟.烝之浮浮.載謀載惟.取蕭祭脂.取羝以軷.載燔載烈.以興嗣歲.

自后稷未播穀以前.民多阻飢.祀亦不奉.至此始以所登之禾.爲祀神之禮.今歲如此.來歲復然.永爲不易之法也.

卬盛于豆.于豆于登.其香始升.上帝居歆.胡臭亶時.后稷肇祀.庶無罪悔.以迄于今.

帝所歆、歆其臭也.何其臭之信得時.言以時種斂.故其臭多芳也.總以黍稷結郊社.自后稷肇祀.天下之人無罪無悔.至于今皆安.蓋無飢則自饗善也.皆由后稷肇之.此詩兩稱肇祀.言前此未有也.

聞音曰.嫄、魚倫切.祀、養里切.子、奬禮切.夙、相卽切.育、越逼切.達、徒對切.害、瑕憩切.林、自輿切.林叶上下四句中之字.各與末之字相叶.但讀句至中之字少止.單擧隘巷平林寒冰則之字自顯.去、起居切.訏、虛盧切.匐、蒲北切.嶷、魚極切.幪、莫孔切.唪、布孔切.道、徒厚切.草、此苟切.茂、莫口切.苞、補搬切.好、許候切.秠、孚鄙切.畝、蒲罪切.負、蒲猥切.祀、養里切.揄、夷周切.蹂、而由切.叟、所留切.軷、蒲昧切.烈、力制切.時、上紙切.以今單結.

聞事曰.婦人初誕子最難.俗謂之頭生.既先生而又達.亦表異也.如讀作而.右字多用此.不必作形似之如羊子之達.

聞字曰.腓、肥也.音肥.言字之而肥也.覆、擁也.音阜.言以翼而擁也.腓字覆翼倒用.亦下語之法.此詩兩節最大.一后稷初生.一國祀初肇.兩節俱作如何起辭問之.其下布辭甚多.問而發之.則從容條暢.此亦下語之法.

聞用曰.肇祀、郊祭也.而言郊祭甚略.言社祭頗詳.自浮浮以上、郊祭也.自載謀以下.社祭也.言載謀載惟者.郊祀已畢.

行葦四章 館本案.原本缺頁.今補錄經文于左.

敦彼行葦.牛羊勿踐履.方苞方體.維葉泥泥.戚戚兄弟.莫遠具爾.或肆之筵.或授之几.

肆筵設席.授几有緝御.或獻或酢.洗爵奠斝.醓醢以薦.或燔或炙.嘉殽脾臄.或歌或咢.

敦弓既堅.四鍭既鈞.舍矢既均.序賓以賢.敦弓既句.既挾四鍭.四鍭如樹.序賓以不侮.

曾孫維主.酒醴維醹.酌以大斗.以祈黃耇.黃耇台背.以引以翼.壽考維祺.以介景福.

既醉八章

既醉以酒.既飽以德.君子萬年.介爾景福.

此人臣之辭.君子、指王者也.古人醇質.未拘萬年之文.然歸君上爲多.

既醉以酒.爾殽既將.君子萬年.介爾昭明.

昭明有融.高朗令終.令終有俶.公尸嘉告.

公而爲尸者也.此畢祀飲福也.兩章皆言既者.盡其禮、竟其事也.令終亦然.故知是畢祀之時.

其告維何.籩豆靜嘉.朋友攸攝.攝以威儀.

此以下皆嘉告之詞.一攝朋友、先賓也.二錫孝子、次嫡嗣也.三錫祚胤、又次庶嗣也.四及臣僕、又次羣臣也.五釐女士、併及外孫子也.又次外族也.

威儀孔時.君子有孝子.孝子不匱.永錫爾類.

其類維何.室家之壼.君子萬年.永錫祚胤.

其胤維何.天被爾祿.君子萬年.景命有僕.

其僕維何.釐爾女士.釐爾女士.從以孫子.

釐臣以女者、下嫁也.

聞音曰.福、筆力切.明、謨郎切.俶、尺叔切.告、姑沃切.嘉、居何切.儀、牛何切.時、上紙切.子、奬禮切.壼、苦俊切.士、鉏里切.

總聞曰.以酒爲重.以食爲輕.人之常情.又文勢如此、則語健而意長.若以德爲食.韻既叶.字亦整.然古人措辭.常若有更易參差.葛覃、薄汚我私.薄澣我衣.私不可以配衣.采菽、赤芾在股.邪幅在下.下不可以配股.都人士.帶則有餘.髮則有旟.餘不可以配旟.鳧鷖、爾酒既湑.爾殽伊脯.脯不可以配湑.詩多如此.亦非有意而然.蓋承襲習慣所致也.

鳧鷖五章

鳧鷖在涇.公尸來燕來寧.爾酒既清.爾殽既馨.公尸燕飲.福祿來成.

此必出都城至涇水.游觀之間.燕飲之際、所見者也.古禮、凡飲、必祭先.凡祭、必有尸.涇水出幵頭山入渭.安定有臨涇.及涇陽縣.下章稱沙.水旁曰沙.稱渚、水中小洲曰渚.稱潨、水外之高者曰潨.稱亹.山絕水曰亹.皆謂涇也.大率此詩以涇爲主.

鳧鷖在沙.公尸來燕來宜.爾酒既多.爾殽既嘉.公尸燕飲.福祿來爲.

鳧鷖在渚.公尸來燕來處.爾酒既湑.爾殽伊脯.公尸燕飲.福祿來下.

鳧鷖在潨.公尸來燕來宗.既燕于宗.福祿攸降.公尸燕飲.福祿來崇.

公尸之中.又其最尊者也.待最尊之尸.異于以次之尸.故稍別其辭.不與前後相埒也.

鳧鷖在亹.公尸來止熏熏.旨酒欣欣.燔炙芬芬.公尸燕飲.無有後艱.

所受之福祿皆今之福祿也.願自是以後.勿難于錫福.言常如今也.

聞音曰.沙、桑何切.莎、與娑、並以沙得音.宜、牛何切.嘉、居何切.爲、吾禾切.下、後五切.降、乎功切.亹、眉貧切.艱、居銀切.

聞跡曰.亹讀如浩亹之亹.水流峽岸若門也.浩亹水出西塞至允吾入湟水.至上邽入涇水.

總聞曰.有尸必有祝.凡此稱酒殽及福祿者.皆嘏辭也.

假樂四章

假樂君子.顯顯令德.宜民宜人.受祿于天.保右命之.自天申之.

唐諱、皆改民爲人.民人衆之通稱.不必分安民官人也.

千祿百福.子孫千億.穆穆皇皇.止宜君宜王.不愆不忘.率由舊章.

先美後勸也.君、君國.王、王天下.皆當守先世舊法也.

威儀抑抑.德音秩秩.無怨無惡.率由羣匹.受福無疆.四方之綱.

之綱之紀.燕及朋友.百辟卿士.媚于天子.不解于位.民之攸塈.

全美也.君燕其臣.臣媚其君.固足爲樂.君勸于君之位.臣勸于臣之位.然後民安于民之所.然後爲樂也.

聞音曰.天、鐵因切.命、彌并切.福、筆力切.友、羽軌切.

聞訓曰.今以媚爲諂、昔以媚爲悅、爲愛.鄭氏、愛也.許氏、悅也.詩兩稱媚于天子.其他媚茲一人.媚于庶人.上下皆通爲美稱也.

聞句曰.前兩章各三句一叶.後兩章四句一叶;兩句一叶.吳氏以爲或不用韻.蓋每兩句爲一讀.所以不叶也.故談詩不可拘定律.

總聞曰.此詩皆媚上之辭.反覆尋之.非苟爲媚者也.

公劉六章

篤公劉.匪居匪康.迺場迺疆.迺稱迺倉.迺裹餱糧.于槖于囊.思輯用光.弓矢斯張.干戈戚揚.爰方啓行.

公劉自邰遷豳.而終能變舊.漸至成邦者.非厚何以致之.篤公劉以下.皆厚之迹也.行不敢居.居不敢康.居有積.行有齎.此所以相與輯而不散.且有光也.總言行居之大概也.弓矢以下.言整旅遷豳也.

篤公劉.于胥斯原.既庶既繁.既順迺宣.而無永歎.陟則在巘.復降在原.何以舟之.維玉及瑤.鞞琫容刀.

此詩于京斯依.于豳斯館.例而推之.胥、恐是地名.姑臧有指次.孟氏、胥子如反.疑此胥也.雖君民雜行.而上下有辨者.衣服有異也.此亦示衆不慢不媟之道也.

篤公劉.逝彼百泉.瞻彼溥原.迺陟南岡.乃覯于京.京師之野.于時處處.于時廬旅.于時言言.于時語語.

此相都也.京、地名.在上郡杜陽漆沮之間.所謂京室者也.百泉恐即百澗.

篤公劉.于京斯依.蹌蹌濟濟.俾筵俾几.既登乃依.乃造其曹.執豕于牢.酌之用匏.食之飲之.君之宗之.

此言定居爲樂也.依地名在酒泉.

篤公劉.旣溥旣長.旣景迺岡.相其陰陽.觀其流泉.其軍三單.度其隰原.徹田爲糧.度其夕陽.豳居允荒.

此相地料民出軍也.周制、五人爲伍.五伍爲兩.計二十五人.四兩爲卒.五卒爲旅.計五百人.五旅爲師.五師爲軍.計一萬二千五百人.今計豳民以定卒伍.至于三軍而始單.則合豳之境.盡豳之民.共得三萬七千五百人.凡起徒役.毋過家一人.則是三萬七千五百家也.其餘爲羨.不知其幾也.

篤公劉.于豳斯館.涉渭爲亂.取厲取鍛.止基迺理.爰衆爰有.夾其皇澗.遡其過澗.止旅迺密.芮鞫之卽.

此賦工取具也.皇澗、過澗、皆者澗名.旅、密、芮鞫.皆是地名.旅以字爲地名.鞫以名爲地名.與密芮皆在陰密芮城之間.至今鐵器皆精.唐邠州貢翦刀火筋之屬.厲鍛之餘俗也.

聞音曰.行、戶郎切.繁、汾乾切.嘆、他涓切.巘、魚軒切.舟、之遙切.京、居良切.野、上與切.依、於豈切.單、多涓切.有、羽軌切.

聞跡曰毛氏、皇澗、過澗、皆澗名傍渭澗名甚多.有神澗.有百澗.有長澗.有夾澗.夾澗、恐是夾其皇澗.酈氏、渭水東而右合南山五溪水.夾澗流注之.恐是此澗.有歷澗.恐是遡其過澗.合渭有長蛇水出數歷山.山下有歷澗.歷者、過也.恐是此澗.又中牢水.東會左陽水.世謂之西水.北出河桃谷.世謂之返眼泉.此地水勢逆上.遡逆也.恐是此澗.莫得其的.

聞用曰舟古篆此𠕁形.蓋在腰之象也.父舟輒周.虞教皆然.

聞事曰.相其陰陽、南北也.度其夕陽、正西也.此以日景所測者也.周制、以土圭之法測土深.正日景以求地中.日南、則景短多暑.日北、則景長多寒.日東、則景夕多風.日西、則景朝、多陰.是時已有此制也.

總聞曰.觀七月人情如此.則此敢驩勞民所樂從事也.

泂酌三章

泂酌彼行潦.挹彼注茲.可以餴饎.豈弟君子.民之父母.

言務爲省儉.不爲繁侈也.君子如此.始可以爲民父母.君子、恐指公劉.尋詩似是草創之時.遠外之地.而又在公劉之後.氣象相肖也.

泂酌彼行潦.挹彼注茲.可以濯罍.豈弟君子.民之攸歸.

泂酌彼行潦.挹彼注茲.可以濯漑.豈弟君子.民之攸塈.

聞音曰.母、滿罪切.漑、居氣切.

聞事曰.序以爲召康公戒成王.凡三詩.公劉、則成王涖政.美公劉之厚于民.而獻是詩、卷阿、則求賢用吉士、猶之可也.此則言皇天親有德.饗有道.尋詩蓋無見.蓋見詩之所述者小.故廣而言之者大.以附合其爲大雅也.如旣醉不見太平.而言太平.鳧鷖不見守成.而言守成.皆有意于附合.今亦猶之可也.而此則不可以不略辨.或者如何爲德.如何爲道.如何親.道如何饗.道德析爲兩位.親饗別爲兩歧.蓋自先時與後世、開拘儒曲士之門.不知爲序者何人.其遺害未易可言也.

總聞曰.毛氏、鄭氏、泂皆遠也.集韻、戶茗切.中有迥有泂同音.各訓迥、遠也.泂、滄也.畎迥切.中泂、寒也.胡瑩切.中有迥無泂.況永切.中泂亦滄也.醯經涓瑩欽熒三切中.一泂滄也.一大泂地名.一曰水貌.如用地名.則泂一字單起尤佳.當是泂一字不成文.故加酌字.蓋引四詩三詩皆雙名.一詩難單名也.細致用水貌爲長.水貌、卽滄也寒也.

卷阿十章

有卷者阿.飄風自南.豈弟君子.來游來歌.以矢其音.

卷阿、君子隱地也.南風、君子出時也.卷阿之中.南風之際.草木茂盛.風氣清美.而隱居之君子.來陳其所言也.旣游且歌.喜之辭也.

伴奐爾游矣.優游爾休矣.豈弟君子.俾爾彌爾性.似先公酋矣.

爾土宇昄章.亦孔之厚矣.豈弟君子.俾爾彌爾性.百神爾主矣.

爾受命長矣.茀祿爾康矣.豈弟君子.俾爾彌爾性.純嘏爾常矣.

人君之願、欲莫大于心神安且舒.惟君子能使之滿其意.繼世而長先公之遺民.有功于君一也.又莫大于土宇廣且明.惟君子能使之滿其意.在上而主合國之羣神.有功于君二也.又莫大于壽考之永且安.惟君子能使之滿其意.無時而不受上天之福.有功于君三也.君子何負于君.而不使之在位.乃使之在野.今幸其肯來.不可失也.

有馮有翼.有孝有德.以引以翼.豈弟君子.四方爲則.

君子又可爲天下之則也.

顒顒卬卬.如圭如璋.令聞令望.豈弟君子.四方爲綱.

君子又可爲天下之綱也.

鳳凰于飛.翽翽其羽.亦集爰止.藹藹王多吉士.維君子使.媚于天子.

君子又能使多士皆愛上也.

鳳凰于飛.翽翽其羽.亦傅于天.藹藹王多吉人.維君子命.媚于庶人.

鳳凰鳴矣.于彼高岡.梧桐生矣.于彼朝陽.菶菶萋萋.雝雝喈喈.

鳳凰、謂吉士也.梧桐茂、則鳳凰來.君子進、則多士集.當是卷阿之君子.士望所歸.民情所附.能表率者也.

君子之車.旣庶且多.君子之馬.旣閑且馳.矢詩不多.維以遂歌.

今則君子之車.不患不庶且多.君子之馬.不患不閑且馳.有一于此.不欲多爲之辭.但憑歌導意而已.謂必當誠信相與.久長不替也.

聞音曰.南、尼心切.厚、狠口切.主、當口切.卬、五剛切.望、無方切.士、鉏里切.使、爽士切.天、鐵因切.命、彌并切.喈、居奚切.馳、唐何切.

總聞曰。孟子所謂太公居東海之濱。聞文王作。興曰。盍歸乎來。伯夷居北海之濱。聞文王作。興曰。盍歸乎來。此來游來歌者。雖未必二老。而人品相似。氣象相似。要當如二老者也。尋詩他未可以當政。使可當而出處進退之節。不與游歌相倫。太公固及見成王之朝。而伯夷來歸之後。卒以叩馬而終采薇。如孟子之言。後世之所取信。則此詩當歸文王。或述文王之事于成王之時。以相諷勸。容或有之。所謂矢詩不多。維以遂歌者也。識者更詳。

民勞五章

民亦勞止。汔可小康。惠此中國。以綏四方。無縱詭隨。以謹無良。式遏寇虐。憯不畏明。柔遠能邇。以定我王。

五章、皆以民亦勞止。爲首辭。以惠此中國、爲次辭。以無縱詭隨、爲又次辭。以式遏寇虐、爲又次辭。疲中國之民。事外夷之城。皆詭隨者、有以導上意。故暴虐者、有以害下民也。

民亦勞止。汔可小休。惠此中國。以爲民逑。無縱詭隨。以謹惽怓。式遏寇虐。無俾民憂。無棄爾勞。以爲王休。

當是此時民既勞。王亦勞。詭隨者亦勞。故曰以定我王。以爲王休。又曰無棄爾勞。大率此徒本欲邀功生事。而爲固位擅權之謀。其君亦欲好大喜功。而爲夸古炫今之計。至于有害而無利。有虧而無成。則君臣皆弊。國家兩亡。如晉末帝辭文遇是也。

民亦勞止。汔可小息。惠此京師。以綏四國。無縱詭隨。以謹罔極。式遏寇虐。無俾作慝。敬慎威儀。以近有德。

敬持己好。近賢、則王定、王休、可立致也。

民亦勞止。汔可小愒。惠此中國。俾民憂泄。無縱詭隨。以謹醜厲。式遏寇虐。無俾正敗。戎雖小子。而式弘大。

戎雖小子。言少年也。而所圖甚大。所謂智小而謀大。力小而任重。鮮不及者也。責之辭也。

民亦勞止。汔可小安。惠此中國。國無有殘。無縱詭隨。以謹繾綣。式遏寇虐。無俾正反。王欲玉女。是用大諫。

王貴汝之器。故用汝之謀。至其敗事。則雖貴汝而不得言。必至于誅戮。勸之辭也。我是以諫止王。汝無以我害汝而譏我也。亦防小人爲後患也。

聞音曰。明、謨郎切。怓、尼猶切。國、越逼切。泄、以世切。大、持計切。易、以光大也。與際叶。中未大也。與歲叶。未光大也。與未叶。光大也。與外叶。太玄亦然。吳氏以安、爲於連切。殘、爲財先切。如今音。自可叶。諫、九輦切。荀氏、左氏、皆作簡。古簡讀如蹇。

總聞曰。此小子。即板之小子也。是用大諫。兩詩皆言之。民亦勞止。亦下民卒癉之意。惠此中國。亦曾莫惠我師之意。以謹繾綣。亦無爲夸毗之意。而式弘大。亦憲憲泄泄。謔謔蹻蹻之意。無俾正敗。無俾正反。亦勿以爲笑之意。大率相同甚多。恐是其作同出一人。所指亦爲一人。但此詩辭簡而肅。板詩辭周而和也。

板八章

上帝板板。下民卒癉。出話不然。爲猶不遠。靡聖管管。不實于亶。猶之未遠。是用大諫。

大率、詩人之人情人事。多託天爲辭。板板、猶鬱結而不舒。人情如此。可見其病也。見民之病。口爲美言。

而身爲淺謀。靡聖以下。言非王如此自恣也。以不誠爲誠。所以發汝之淺謀。我不忍坐視。而諫止也。

天之方難。無然憲憲。天之方蹶。無然泄泄。辭之輯矣。民之洽矣。辭之懌矣。民之莫矣。

天乎。人以爲勢方危、而汝情悅。人以爲勢方動、而汝情舒。汝纔發善言。即可安疲民也。曉之辭也。

我雖異事。及爾同寮。我即爾謀。聽我囂囂。我言維服。勿以爲笑。先民有言。詢于芻蕘。

此必所任之事不同。而所聯之位則近。我就汝爲謀。欲使汝免禍。而汝反出多誕言設辭。相沮也。責之辭也。我所言人莫不服。而汝獨發笑。政使我不足采。亦芻蕘之流。先民豈肯棄也。言發笑見輕也。亦責之辭也。

天之方虐。無然謔謔。老夫灌灌。小子蹻蹻。匪我言耄。爾用憂謔。多將熇熇。不可救藥。

天乎、王方任汝而虐民。汝不可以爲喜也。我以老年。故款以告汝。而汝以少年、反躍以驕我也。亦責之辭也。非我年耄而言錯亂。汝以憂爲喜。多則將熾盛。雖我亦無由救藥。言今尚可。亦責之辭也。

天之方懠。無爲夸毗。威儀卒迷。善人載尸。民之方殿屎。則莫我敢葵。喪亂蔑資。曾莫惠我師。

天乎。王方任汝而反怒。善言汝不可更以柔相順也。他日終至于迷。則善人皆如尸而不復言。及今未甚。善人尚肯略言也。亦責之辭也。民如此受苦。誰敢揆度其所以然者。言不敢預此事也。所以蔑資而莫肯惠衆者。皆不敢預此。而無與共謀者也。亦責之辭也。

天之牖民。如壎如篪。如璋如圭。如取如攜。攜無曰益。牖民孔易。民之多辟。無自立辟。

天乎、王之導民非難。如壎篪、如圭璋。取攜則立至。言上欲定民害不舉意。舉意即見效矣。勸之辭也。汝不可以攜壎篪圭璋、爲徒重我手也。如牖民必變心。王攜壎篪。則可以誘民和。攜圭璋。則可以誘民莊。必至于甚變也。民既多邪。而汝自爲邪。以邪濟邪。此心不易。此患未艾。汝何不以此告王。亦勸之辭也。

价人維藩。大師維垣。大邦維屏。大宗維翰。懷德維寧。宗子維城。無俾城壞。無獨斯畏。

汝勿謂有藩垣屏翰。懷我德而不敢動。又有同宗以爲固。何恤乎民言。雖虐民而無害。不自悛也。亦勸之辭也。汝所恃如此。不可使之壞。苟壞則不獨汝有所畏避也。言同類皆蹈其患也。亦勸之辭也。

敬天之怒。無敢戲豫。敬天之渝。無敢馳驅。昊天曰明。及爾出王。昊天曰旦。及爾游衍。

天乎。王怒可畏。汝勿玩而勿恤。王變可驚。汝勿恣而不顧。君恩不可恃。少移而不保。亦勸之辭也。天乎。王但未明。苟明則與汝所出所往者。盡知之。王但未旦。苟旦則與爾所游所肆者。亦盡知之也。言不可欺王之昏而無所憚也。亦勸之辭也。末章、以害勸及同類。蓋同惡相濟。其人雖欲回。而其類未必肯回。故無獨斯畏之辭。及爾出王。及爾游衍之辭。皆善措意者也。

聞音曰。難、泥沿切。憲、虛言切。輯、祖合切。懌、弋灼切。謔、五刀切。笑、思邀切。屎、許伊切。易、夷益切。辟、匹亦切。翰、胡干切。壞、胡罪切。明、謨郎切。旦、得絹切。衍、怡戰切。

聞事曰。毛氏上帝稱王。鄭氏、天亦斥王也。詩人措辭不如此。稱帝稱天皆呼之辭。呼而發語。陳事也。聖乃斥王也。

總聞曰.此老而練.少而佷者之辭也.終始曲折勸之.無怒心.無峻語.至王則仍有美辭.以聖言.以明言.以旦言.斯人其愛君憂國者也.

詩總聞卷十八

蕩八章

蕩蕩上帝.下民之辟.疾威上帝.其命多辟.天生烝民.其命匪諶.靡不有初.鮮克有終.

訴上帝曰.爲邪者、民也.非我也.又訴上帝曰.使民爲邪者、帝也.非我也.此商王自解之辭端也.天生衆民.其命誠難信.初雖善.終歸惡.又自解之辭也.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曾是彊禦.曾是掊克.曾是在位.曾是在服.天降滔德.女興是力.

文王嗟之曰.彊禦、掊克、居爾之位.任爾之服.天生此等倨慢之人.汝不欲抑之使衰.反長之使興.其力也.若是.尙歸咎于天與民乎.斥其自解之非也.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而秉義類.彊禦多懟.流言以對.寇攘式內.侯作侯祝.靡屆靡究.

文王又嗟之曰.秉義類者.彊禦之徒則怨之.采流言者.寇攘之徒則親之.以祝詛爲常然.無極無窮也.尙歸咎于天與民乎.亦斥其自解之非也.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女炰烋于中國.斂怨以爲德.不明爾德.時無背無側.爾德不明.以無陪無卿.

文王又嗟之曰.以強梁斂怨.而反爲德.所以不明.其實有德者.無在後在側之賢人也.實有德所以不明者.無爲卿之賢者也.是故以斂怨爲德也.尙歸咎于天與民乎.亦斥其自解之非也.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天不湎爾以酒.不義從式.既愆爾止.靡明靡晦.式號式呼.俾晝作夜.

文王又嗟之曰.天未嘗令汝沈酒.汝以不義爲法.故以沈酒爲當然也.晦而飲.明而止.既過所止.則以明爲晦.號呼亂神.故晝夜易景也.尙歸咎于天與人乎.又斥其自解之非也.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如蜩如螗.如沸如羹.小大近喪.人尙乎由行.內奰于中國.覃及鬼方.

文王又嗟之曰.蜩螗、時變則寂.沸羹、火緩則息.汝去亡甚近.而相化之人.尙相從而行.其不平之憤.自中國達于遠夷.犯衆怒之多也.尙可歸咎于天與人乎.又斥其自解之非也.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匪上帝不時.殷不用舊.雖無老成人.尙有典刑.曾是莫聽.大命以傾.

文王又嗟之曰.非天不與汝以時.不用舊而喜新.故相導至此.老成人已往.而老成人之法尙存.有及此者.曾不見聽.安得不傾.尙歸咎于天與人乎.又斥其自解之非也.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人亦有言.顚沛之揭.枝葉未有害.本實先撥.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

文王又嗟之曰.木之將拔.枝葉未凋.木根先撥.汝已往之鑒.在夏之世.未來之鑒.復在汝之世矣.尙歸咎于天與人乎.又斥其自解之非也.示之往鑒.幸其或改也.

聞音曰.上、辟.舊必亦切.君也.下、辟.舊匹亦切.邪也.板、上辟邪也.下辟法也.左氏引此詩.杜氏亦然.今皆訓邪.皆從匹亦.詩固有字同意異者.此則字意相似.不必分也.終、諸仍切.服、蒲北切.祝、周救切.國、越逼切.側、莊力切.明、謨郎切.卿、墟羊切.式、失吏切.呼、火故切.夜、羊茹切.羹、盧當切.喪、蘇郎切.行、戶郎切.時、上紙切.舊、巨已切.揭、去例切.撥、方吠切.

聞跡曰.楚俗多鬼.高宗伐鬼方.卽殷武荊楚.此擧最險遠者言之.

聞人曰.鄭氏、老成人、伊尹伊陟臣扈之屬.書稱女無侮老成人.常談如此.不必指名也.

總聞曰.商王爲人之詳.見書甚明.所謂乃罪多參在上.乃能責命于天.大率其人好責人而不責己.好遁非不悔過.祖伊之語.與此詩相符.

抑十二章

抑抑威儀.維德之隅.人亦有言.靡哲不愚.庶人之愚.亦職維疾.哲人之愚.亦維斯戾.

以其威儀見其德.哲人常事.庶人之愚.不能安于此.亦愚人常事.然賢者之哲.而乃愚.亦有戾于此.其時險惡可見.古者被髮佯狂.皆出此時.與皓齊洋之事可見.

無競維人.四方其訓之.有覺德行.四國順之.訏謨定命.遠猶辰告.敬愼威儀.維民之則.

此哲人所欲告君者也.所告者、人也.德行也.大要以敬威儀爲本.

其在于今.興迷亂于政.顚覆厥德.荒湛于酒.女雖湛樂從.弗念厥紹.罔敷求先王.克共明刑.

此哲人所欲戒君者也.所戒者、迷也.顚覆也.荒湛也.大要以求先王共明刑爲本.

肆皇天弗尙.如彼泉流.無淪胥以亡.止夙興夜寐.洒埽庭內.維民之章.止脩爾車馬.弓矢戎兵.用戒戎作.用逷蠻方.

此哲人所欲勸君者也.所勸者、洒埽庭內也.脩車馬弓矢也.大要以勤夙夜爲本.

質爾人民.謹爾侯度.用戒不虞.愼爾出話.敬爾威儀.無不柔嘉.白圭之玷.尙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爲也.

此又哲人所欲勸君者也.所勸者、質人民也.謹侯度也.戒不虞也.大要以謹言語.敬威儀爲本.

無易由言.無曰苟矣.莫捫朕舌.言不可逝矣.無言不讎.無德不報.惠于朋友.庶民小子.子孫繩繩.萬民靡不承.

此又哲人所欲戒君者也.所戒者.勿易言語也.大要以惠臣民爲本.

視爾友君子.輯柔爾顏.不遐有愆.相在爾室.尙不愧于屋漏.無曰不顯.莫予云覯.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

此又哲人所欲戒君者也.所戒者.勿近柔佞也.大要以敬神明爲本.

辟爾爲德.俾臧俾嘉.淑愼爾止.不愆于儀.不僭不賊.鮮不爲則.投我以桃.報之以李.彼童而角.實虹小子.

此又哲人所欲戒君者也.所戒者.愆也.僭也.賊也.大要以報善言.遠頑童爲本.

荏染柔木.言緡之絲.溫溫恭人.維德之基.其維哲人.告之話言.順德之行.其維愚人.覆謂我僭.民各有心.

哲人之話言皆如此.當順而行之.感人反謂此言爲僭.哲愚各有心.在所以察之也.

於乎小子.未知臧否.匪手攜之.言示之事.匪面命之.言提其耳.借曰未知.亦既抱子.民之靡盈.誰夙知而莫成.

王雖曰未知.既已抱子.蓋其君不爲幼沖也.民之不滿者孰.早有所知.而暮有所成.言雖知未能遽成也.王若有所知.漸進以圖功.苟無所知.雖欲冀成.自不可得也.大率欲王知哲愚之當從違也.

昊天孔昭.我生靡樂.視爾夢夢.我心慘慘.誨爾諄諄.聽我藐藐.匪用爲教.覆用爲虐.借曰未知.亦聿既耄.

見其君無所知.則我心有所憂.愬之于天.不以有生爲樂.甚憂之辭也.不采我之所言而反以教爲虐.王心昏塞顚倒如此.以爲未知.必待既耄.言此時當有所知.又何待也.

於乎小子.告爾舊止.聽用我謀.庶無大悔.天方艱難.曰喪厥國.取譬不遠.昊天不忒.回遹其德.俾民大棘.

告爾不爲不久.若能聽用.則庶幾無悔.不然則雖悔無及也.故又盡言之.今天困我以艱難.將速我以喪亡.我所取譬不遠.繼德之隅、一喻也.如彼泉流、二喻也.白圭之玷.三喻也.投我以桃、報之以李、四喻也.荏染柔木.言緡之絲、五喻也.所喻如此.愬之于天.切不可差忒也.爾或回遹民用困急.則喪亡不可救也.

聞音曰.疾.集二切.告.古得切.政、諸成切.叶令、汝雖湛樂爲句.從弗念厥紹爲句.樂、魚教切.叶紹.刑、寒剛切.叶王.大率陽庚兩音多通用.兵、補茫切.虞、元具切.儀、牛何切.嘉.居何切.爲、吾禾切.言旁紐作孽.苟旁紐作格.集韻.舌、逝.皆食列切.四字無不叶也.以矣相叶亦可.然吳氏以爲未詳.非也.讎、市又切.報、敷救切.友、羽軌切.子、奬禮切.格、剛鶴切.度、待洛切.射.弋灼切.嘉、居何切.儀.牛何切.絲、新齋切.言、魚巾切.今西人猶作此音.否、補美切.事.上止切.昭、之笑切.樂、魚教切.慘、七到切.藐.眉教切.虐.宜照切.國、越逼切.

總聞曰.其初歷舉哲人之話言.自於乎小子而下.則已之語也.哲人畏禍.茹言而不吐.我畏義盡情而不匿.當是彼疏此親.彼當用邦無道則愚之法.此當用同姓之卿之法.不但分親.亦當闗聲尋詩可見.

厲王在位四十七年.在彘十五年.計六十二年.方嗣位必少年.此稱小子殆是.

桑柔十三章 宋桑柔.舊爲十六章.雲山自[illegible]八章以下合併爲十三章.舊末當有闕章.今佚.

菀彼桑柔.其下侯旬.捋采其劉.瘼此下民.不殄心憂.倉兄塡兮.倬彼昊天.寧不我矜.

桑柔初茁而未盛也.止可維旬.過旬則捋采稀疏.言不久也.言民甚病.不可以支歲月也.繼又愬之于天.大率人情無所洩.則愬之于天.似怨天非怨天也.聲怨于天.歸怨于人.故天者萬物輸情之所也.

四牡騤騤.旟旐有翩.亂生不夷.靡國不泯.民靡有黎.具禍以燼.於乎有哀.國步斯頻.

世治.見旟旐以爲喜.世亂、見車旐以爲哀.此總言亂之狀也.

國步蔑資.天不我將.靡所止疑.止云徂何往.君子實維.止秉心無競.誰生厲階.至今爲梗.

當位者不以正固爭.而以默爲事.此厲階所以至今爲梗也.此總言禍之端也.

憂心慇慇.念我土宇.我生不辰.逢天僤怒.自西徂東.靡所定處.多我覯痻.孔棘我圉.

此總言已奔走困急之狀也.

爲謀爲毖.亂況斯削.告爾憂恤.誨爾序爵.誰能執熱.逝不以濯.其何能淑.載胥及溺.

濯、所以救熱.用之不善.則反以及溺.我告我誨.爾當善用之.

如彼遡風.亦孔之僾.民有肅心.荓云不逮.好是稼穡.力民代食.稼穡維寶.代食維好.

此條舉之事也.力民所以作稼穡.反不得食.而有代食者.是力民蓺之而他人食之也.如是代食者坐享所奉.豈不自以爲嘉.則代食爲民之病也.

天降喪亂.滅我立王.降此蟊賊.稼穡卒痒.哀恫中國.具贅卒荒.靡有旅力.以念穹蒼.

此條舉之事也.不幸降蟊賊以病稼穡.身有所勵.力無所施.故田卒至于荒.則力役爲民之病二也.大率禍亂之源.皆生于農事之廢.

維此惠君.民人所瞻.秉心宣猶.考愼其相.維彼不順.自獨俾臧.自有肺腸.俾民卒狂.瞻彼中林.甡甡其鹿.朋友已譖.不胥以穀.人亦有言.進退維谷.

此以下多稱維此維彼.維此者、欲其爲此也.維彼者、欲其不爲彼也.此秉心宣猷.則考其質者.彼自有肺腸.則使其狂者.惟其自有肺腸.所以交相譖而不相善也.

維此聖人.瞻言百里.維彼愚人.覆狂以喜.匪言不能.胡斯畏忌.

此所見者遠.所言者遠.彼或覆或狂.喜覆狂.則不喜遠者也.賢者豈不能分別此爲覆爲狂.何用犯此畏忌.以詒我危辱也.言時不可正言也.

維此良人.弗求弗迪.維彼忍心.是顧是復.民之貪亂.寧爲荼毒.大風有隧.有空大谷.

此懷良心者、既不求亦不進.彼懷忍心者.既加顧又加復.既愛忍心.則必不愛良心者也.故貪亂者安

爲荼毒．而無復惻怛也．凡當毒者．皆當大風之衝．大空之谷．可見人之危恐也．

維此良人．作爲式穀．維彼不順．征以中垢．大風有隧．貪人敗類．聽言則對．誦言如醉．匪用其良．覆俾我悖．

此懷良心者、則所爲皆善．彼懷不順之心者、則所行皆汚．凡遇貪濁者．皆當大風之衝．安得不傷敗也．

相聽從之言則對．可諷誦之言則醉．不用其良而反使爲悖者．故良人衰．不順之人盛也．

嗟爾朋友．予豈不知而作．如彼飛蟲．時亦弋獲．旣之陰女．反予來赫．民之罔極．職涼善背．爲民不利．如云不克．

朋友疑其在朝廷．無所別白．故曉之曰．我豈不知而無所爲．如蟲之飛、可弋而獲．蓋小人陰于汝而陽于我．而任事之人、主薄而不主厚．喜背國不喜面．旣能爲不利．則或恐不勝．故不如且已也．曉之辭也．

民之回遹．職競用力．止民之未戾．職盜爲寇．涼曰不可．止覆背善詈．雖曰匪予．旣作爾歌．

民之所以多端．皆在職者主競．故競者用力也．民之所以未定．皆在職者主盜．故盜者爲寇也．薄言不可則已．反于背肆詈．汝雖自以爲非我．欲推怨他人．然已爲爾作歌．烏能掩其惡、而文其奸也．言歌可諷．而人喜傳也．

聞音曰．塡、池鄰切．天、鐵因切．爊、旁紐作卒．叶頻．瀕、奴學切．臍、職良切．相．思將切．迪、徒沃切．垢、居六切．悖、蒲昧切．獲、黃郭切．赫、黑各切．背、必墨切．民之未戾止．不可叶背善詈終爾歌．可、歌、相叶．吳氏不得謂之未詳也．集韻、可、歌、皆居何切．

聞物曰．甡甡、鹿精采貌．鹿在林而人遇谷．言鹿之不如也．

聞人曰．序、以爲芮伯．毛氏、以爲芮良夫．蓋承左氏．其言旣明．當從所譏詆之．小人當是榮夷公之徒也．

聞跡曰．作此詩者．當是或行或居．山野之中．其首言桑．其次言水．其次言草．其次言蟊．其次言禾．其次言林．其次言鹿．其次言谷．凡再．其次言風隧亦再．其次言弋蟲良夫．或以正言不容．退處未可知也．

聞事曰．風起則塵埃肆揚．人物不見．今西北多然．遡風而行．尤不可．故曰如彼遡風．亦孔之僾．僾、與愛同．風衝則草木頹偃．隧道卽成．今西北猶然．大率多在山蹊之間．故曰大風有隧．有空大谷．谷、讀作洛．

民敬事稼穡．肅敬也．從事草間．拜草也．反以爲綫蝿．是欲奪民力以爲代食者也．皆代食之人蔽上如此．樊氏詆王氏．是謂我耕稼而汝食之．相傳不平之語．史書文言爾．

總聞曰．君子小人不可以雜處．雜處、則小人必勝．君子必負．此詩反覆委曲如此．然所謂維此者．實何所設施．維彼者、實何所懲艾．當時之治亂興亡可見．

雲漢八章

倬彼雲漢．昭回于天．王曰於乎．何辜今之人．天降喪亂．饑饉薦臻．靡神不舉．靡愛斯牲．圭璧旣卒．寧莫我聽．

首二句．與有嘒其星同意．言無雨狀也．何辜今之人一句．辭端已切當．

旱旣大甚．蘊隆蟲蟲．不殄禋祀．自郊徂宮．上下奠瘞．靡神不宗．后稷不克．上帝不臨．耗斁下土．寧丁我躬．

寧丁我躬一句．語意又切當．告困于后稷．又告困于上帝．

旱旣大甚．則不可推．兢兢業業．如霆如雷．周餘黎民．靡有孑遺．昊天上帝．則不我遺．胡不相畏．先祖于摧．

告困于昊天上帝．又告困于先祖．

旱旣大甚．則不可沮．赫赫炎炎．云我無所．大命近止．靡瞻靡顧．羣公先正．則不我助．父母先祖．胡寧忍予．

告困于羣公先正．又告困于父母先祖．

旱旣大甚．滌滌山川．旱魃爲虐．如惔如焚．我心憚暑．憂心如熏．羣公先正．則不我聞．昊天上帝．寧俾我遯．

又告困于羣公先正．又告困于昊天上帝．寧俾我遯．次乘天下而逃．困之極也．

旱旣大甚．黽勉畏去．胡寧瘨我以旱．憯不知其故．祈年孔夙．方社不莫．昊天上帝．則不我虞．敬恭明神．宜無悔怒．

又告困于昊天上帝．又告困于明神．憯不知其故．此災衆知其自厲王．而稱不知其故者．爲父諱也．

旱旣大甚．散無友紀．鞫哉庶正．疚哉冢宰．趣馬師氏．膳夫左右．靡人不周．無不能止．瞻卬昊天．云如何里．

告困于庶正羣臣．又告困于昊天．

瞻卬昊天．有嘒其星．大夫君子．昭假無贏．大命近止．無棄爾成．何求爲我．以戾庶正．瞻卬昊天．曷惠其寧．

又告困于昊天．又告困于大夫君子庶正．何求爲我．言何必求我．我將遯也．羣公、三公也．先正、羣公之先正也．已往者也．書、昔先正保衡．孔氏、正、長也．庶正、現存者也．如天官宮正．地官黨正之屬．統言之也．冢宰、言其長也．天官、膳夫．地官、師氏．言其屬也．左右統言之．數官、言皆近王也．靡人不周．天官酒人之屬．地官封人之屬．無人不及也．大夫、中大夫、下大夫之屬是也．君子統言之．數官皆美稱也．言官僚錯綜參差．又非可以十月之交爲例也．宣王求天、求帝、求神、求先祖、求父母、而又求于臣．言我雖棄位．臣則受戾．故未忍去．而若冀寧也．

聞音曰．女、鐵因切．臨、力中切．皇矣臨衝．韓氏、作隆衝．臨當讀作隆．推、吐雷切．遺、夷回切．顧、果五切．助、狀所切．予．演天切．川．樞倫切．遯、徒勻切．莫、曠故切．虞、元具切．宰、奬禮切．今南人以兒爲子．奬禮切．又爲宰．亦奬禮切．子宰皆通．右、羽軌切．正、諸盈切．云如何里．將如之何．言計窮也．里、辭也．今北人猶有此音．

聞人曰．序以爲仍叔美宣王也．尋詩皆王辭．是時喪亂方繁．不見天下喜王化復行．王自憂不見百姓見憂．他稱召康公．召穆公．凡伯、衛武公．芮伯惟芮伯粗可攷．然皆美諷譏切．以爲他人所作．猶之可也．至仍叔決非叔辭．按經世．宣王癸酉卽位．大旱之甚．必其初基之時．魯桓五年．天王使仍叔之子來聘．左氏仍叔之子、弱也．杜氏譏使童子出聘．故本父字．自宣王初年至是得一百二十三年．而其子尙幼．當亦未及弱冠也．如此方仍叔能爲文美君之辭．官爲大夫．則非幼稚者也．大約以其年度之．一百四五十歲．而百餘年生子．亦似非人情．識者更詳．

總聞曰．兩言大命近止．言將亡也．非是哀辭．實有此理．不諱此字．然後可以感人動神也．

崧高八章

崧高維嶽．駿極于天．維嶽降神．生甫及申．維申及甫．維周之翰．四國于蕃．四方于宣．

申、申伯也．甫、仲山甫也．鄭氏以甫爲訓夏贖刑之甫侯．相去近二百年．所不可曉．

亹亹申伯．王纘之事．于邑于謝．南國是式．王命召伯．定申伯之宅．登是南邦．世執其功．

王命申伯．式是南邦．因是謝人．以作爾庸．王命召伯．徹申伯土田．王命傅御．遷其私人．

申伯之功．召伯是營．有俶其城．寢廟旣成．旣成藐藐．王錫申伯．四牡蹻蹻．鉤膺濯濯．

王遣申伯．路車乘馬．我圖爾居．莫如南土．錫爾介圭．以作爾寶．往近王舅．南土是保．

至是遣行也．王舅非獨申伯一人．故曰往近王舅．當是諸舅．先有在謝者．今與相近時．申伯在諸舅之中最尊．故曰王之元舅也．

申伯信邁．王餞于郿．申伯還南．謝于誠歸．王命召伯．徹申伯土疆．以峙其粻．式遄其行．

至是餞行也．以謝爲國．故自西而南稱還歸．

申伯番番．旣入于謝．徒御嘽嘽．周邦咸喜．戎有良翰．不顯申伯．王之元舅．文武是憲．

至是始至國也．申伯皆稱王命、王錫、王遣、王餞．皆歸之王之威靈．而已則缺然．故稱不顯．此周邦所以咸喜也．若申伯以屬行之尊．委寄之重．今燿矜驕．以是爲顯．人情方且不平．何由皆喜也．

申伯之德．柔惠且直．揉此萬邦．聞于四國．吉甫作誦．其詩孔碩．其風肆好．以贈申伯．

聞音曰．天、鐵因切．翰、胡千切．蕃、分邅切．式、失吏切．伯、逋莫切．邦、卜工切．田、他因切．馬、滿補切．寶、博抱切．行、戶郎切．番、分邅切．翰、胡千切．憲、虛言切．國、越逼切．伯、逋莫切．

聞跡曰．謝在汝南謝城．後以封爲氏．郿在長安郿縣．音媚．恐當與歸相叶．音眉．

總聞曰．古有五嶽．爾雅．河南嵩．河西華．河東岱．河北恆．江南衡．又泰山爲東嶽．華山爲西嶽．霍山爲南嶽．恆山爲北嶽．嵩高爲中嶽．書四嶽．謂東西南北也．嵩在中帝者之鎭域．故不使臣掌之．毛氏徒知爾雅山大而高曰崧．而不攷嵩高爲中嶽．二說皆爾雅也．何獨舍一而取一．當是欲附合四嶽之義．故遺一嶽．而不知闕中．中者、五數也．又當是以崧嵩異字．而不知通用也．于是以堯時姜氏掌四嶽．于周則有甫、有申、有齊、有許也．又以嶽降神靈和氣以生申甫之大功．止須後說．不須前說．申甫皆當是此境所生．故申伯封謝．山甫封樊．嵩高爲太室．屬豫州．

烝民八章

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天監有周．昭假于下．保玆天子．生仲山甫．

民之秉彝．好德．蓋其常稟．然天有時爲時而生者．則與常稟不同．所謂出乎其類．拔乎其萃者也．

仲山甫之德．柔嘉維則．令儀令色．小心翼翼．古訓是式．威儀是力．天子是若．明命使賦．

王命仲山甫．式是百辟．纘戎祖考．王躬是保．出納王命．王之喉舌．賦政于外．四方爰發．

肅肅王命．仲山甫將之．邦國若否．仲山甫明之．旣明且哲．以保其身．夙夜匪解．以事一人．

人亦有言．柔則茹之．剛則吐之．維仲山甫．柔亦不茹．剛亦不吐．不侮矜寡．不畏彊禦．

人亦有言．德輶如毛．民鮮克舉之．我儀圖之．維仲山甫舉之．愛莫助之．袞職有闕．維仲山甫補之．

仲山甫出祖．四牡業業．征夫捷捷．每懷靡及．四牡彭彭．八鸞鏘鏘．王命仲山甫．城彼東方．

四牡騤騤．八鸞喈喈．仲山甫徂齊．式遄其歸．吉甫作誦．穆如清風．仲山甫永懷．以慰其心．

至是方徂齊也．當是東方有大變．故山甫自上卿出將命．恐是厲公胡公子之亂．

聞音曰．下、後五切．明、謨郎切．寡、果五切．圖、動五切．及、極業切．彭、鋪郎切．喈、居奚切．風、孚愔切．祭侯、君子博文．貽我德音．辭之集矣．穆如清風．正用此詩．惟若賦難叶．蓋在下字上作叶也．是使相叶．讀至是少止．若使作餘聲可也．古文難執定律．當通方也．

聞訓曰．詩言東、又言齊．其爲東齊必然．爾雅以爲齊、疾也．郭氏引仲山甫徂齊證之．此書蓋可疑也．而釋者亦未必其人．其人蓋亦博達者．他識者更詳．

總聞曰．齊亂在宣王卽位之三年．立公子赤．誅殺厲公者．恐是山甫所討．按司馬氏、胡公自營丘徙薄姑．獻公自薄姑徙臨淄．經世蓋在厲王丁未．至宣王初立．得二十七年．而毛氏以爲古者諸侯之居逼險．則王者遷其邑而定其居．蓋去薄姑而遷臨淄也．不應以二十三年之前兩世之後．而始與之定居．則徂齊者．其爲定無忌胡赤之亂審也．

韓奕六章

奕奕梁山．維禹甸之．有倬其道．止韓侯受命．王親命之．纘戎祖考．止無廢朕命．夙夜匪解．虔共爾位．止朕命不易．榦不庭方．以佐戎辟．

自纘戎祖考至以佐戎辟．當是册命之辭．如平王册晉文．不顯文武．克愼明德．昭升于上．敷聞在下．下叶武．如桓王册晉文．敬服王命．以綏四國．糾逖王慝．慝叶國．靈王册齊莊．世胙太師．以表東海．王室之不壞．緊伯舅是賴．又纂我祖考．無忝乃舊．亦多韻語．不然則是增損其文入詩．大率古文多韻語．非有意作爲．天機所動．語音自律也．

四牡奕奕．孔脩且張．韓侯入覲．以其介圭．入覲于王．止王錫韓侯．淑旂綏章．簟茀錯衡．止玄袞赤舄．鉤膺鏤鍚．鞹鞃淺幭．鞗革金厄．

此自韓城覲京都也．

韓侯出祖．出宿于屠．顯父餞之．清酒百壺．其殽維何．炰鼈鮮魚．其蔌維何．維筍及蒲．其贈維何．乘馬路車．籩豆有且．侯氏燕胥．

此自京師歸韓國也．屠、當作杜．謂杜郵也．古、屠、杜、通用．左傳、晉大夫屠蒯．禮記作杜蕢．恐亦是地名．當是揩次也．揩次與休著相近．屠胥恐是此．識者更詳．古今遼邈．無由可見其的．但以所載稍可附近者．又以人情事理推之．庶乎其可也．顯父、周大夫．侯氏、三水姓．

韓侯取妻．汾王之甥．蹶父之子．韓侯迎止．于蹶之里．止百兩彭彭．八鸞鏘鏘．不顯其光．止諸娣從之．祁祁如雲．韓侯顧之．爛其盈門．

鄭氏、汾王，謂厲王也。厲王流于彘，彘在汾水之上，故時人因以號之，猶莒郊公、黎比公。此亦善推古也。

蹶父孔武，靡國不到。爲韓姞相攸，莫如韓樂。孔樂韓土，川澤訏訏，魴鱮甫甫，麀鹿噳噳，有熊有羆，有貓有虎。慶既令居，韓姞燕譽。

蹶父姓姞，母姓當是蹶氏。取南燕姞氏有此女，女或隨母姓，故蹶獨稱父也。古燕在滑州。燕譽，言母黨亦喜而譽之也。毛氏以燕作安，殆未嘗細攷也。

溥彼韓城，燕師所完。以先祖受命，因時百蠻。王錫韓侯，其追其貊。奄受北國，因以其伯。實墉實壑，實畝實籍。獻其貔皮，赤豹黃羆。

韓城在周畿，當是昔封時，國中有燕人，今又燕甥來爲國母，皆韓人喜之之辭也。韓之先祖，或曰周成王之子封韓，或曰周武王之子封韓。後避難爲寒氏，據諸家舊說，多言武王之子，所謂先祖，即始受封者也。不知主名。其後易韓爲寒，亦有此理。皆封武王子于韓，當是再續。當時周鄙多雜夷種，追貊當是韓城以北相附近者也。氐羌亦當是韓城以西相附近者也。韓侯特受命統在北者爾。此詩當是其祖所隸。

聞音曰：解，古義切。易，夷益切。辟，必歷切。衡，戶郎切。幭，莫歷切。厄，於栗切。彭，鋪郎切。樂，魚教切。錯、鮮，俞切。

聞事曰：出祖者二，仲山甫出而如祖之儀，上云纘戎祖考是也。韓侯出而如祖之儀，下云以先祖受命是也。陳氏此說亦新，然不必如此，過用意也。左氏昭公夢襄公祖，襄公適楚，夢周公祖。杜氏註：祖，道神也。毛氏軷道祭也，用此爲安。

聞跡曰：韓城在同州，梁山在韓城縣。孟子所謂去邠踰梁山，邑于岐山之下居焉。

總聞曰：雅之餞有二，王餞于郿，王親餞也。顯父餞之，卿往餞也。此詩之餞有二，顯父之餞，在居者也。侯氏之燕，在宮者也。其禮則殽，其饌則降。此足見宣王待申伯、韓侯有差。

江漢六章

江漢浮浮，武夫滔滔。匪安匪遊，淮夷來求。既出我車，既設我旟。匪安匪舒，淮夷來鋪。

陳氏、江漢常武，同爲宣王淮夷之詩。江漢之滸，王命召虎，是淮南之夷；率彼淮浦，省此徐土，是淮北之夷。亦善推古者也。

江漢湯湯，武夫洸洸。經營四方，告成于王。四方既平，王國庶定。時靡有爭，王心載寧。

江漢之滸，王命召虎。式辟四方，徹我疆土。匪疚匪棘，王國來極。于疆于理，至于南海。

至七閩八粵，則自淮以南之夷。此說爲的也。

王命召虎，來旬來宣。文武受命，召公維翰。無曰予小子，召公是似。肇敏戎公，用錫爾祉。

周冊命臣下，各有所，無定處。伯姬鼎，王在周康穆宮，寰入門立中廷，北鄉。史𦣻受王命書，王呼史減冊錫寰。此當是在周文武宮也。旬當是史名。宣，當是命書也。

釐爾圭瓚，秬鬯一卣。告于文人，錫山土田。于周受命，自召祖命。

此文人，召虎先世也。古彝器多稱文考。宰辟父敦：用對揚王休命，用作文考寶敦。戩敦：對揚王休，用作

朕文考寶敦。師𣪘敦：對揚皇君休，用作朕文考乙仲寶敦。大夫始鼎：對揚天子休，用作文考，曰己寶鼎。古者美稱莫如文，故君以稱臣之先臣，亦以自稱其先，亦有稱皇考者。牧敦：對揚天子休命，用作朕皇考龔伯尊敦。亦有稱皇文考者。牧敦：敢對揚王丕顯休，用作朕皇文考益伯寶尊敦。大宰辟文考爲多。古者錫有功，則必有彝器，以紀其事，以告于家廟。敦、鼎、食器，宰辟父敦之類是也。卣、飲器，此秬鬯一卣是也。書、文侯之命：汝肇刑文武，用會紹乃辟，追孝于前文人。與此詩相符。其先稱文武，則所謂文武受命是也。次自稱，則所謂無曰予小子是也。不以我沖君不足紹文武，而但盡爾力，以似召公也。次稱其先，則所謂告于文人是也。書先稱汝克昭乃顯祖，孔氏：唐叔也。次追孝于前文人，孔氏：繼先祖之志爲孝，則謂唐叔也。此文人當是召祖也。于周受命文武，周之始祖，當是于文武之廟受命也。爾祖當時受命于文武，此時亦宜受命于文武。蓋文武既有賢臣，又有賢孫，皆文武所篤也，非我敢私也。

虎拜稽首，天子萬年。虎拜稽首，對揚王休。作召公考，天子萬壽。明明天子，令聞不已。矢其文德，洽此四國。

召公答冊命之辭，不稱文武者，已拜命于文武之廟，此則拜恩于宣王之廷。略見古者冊命功臣之儀。

聞音曰：滔，他侯切。湯，普羊切。疚，居又切。海，虎猥切。翰，胡千切。似，養里切。命，彌併切。考，去久切。壽，殖酉切。

聞訓曰：肇，始也。戎，大也。自此加敎以大召公之烈，言自召公之後，始有虎也。

聞人曰：作召公考，召公，康公也。召虎，祖也。考召虎，父也。于命召及召祖，故兼稱考。答之古器，賜寰器多矣。宰辟父敦：對揚王休，用作朕文考寶敦。戩敦：對揚王休，用作朕文考寶敦。此謂南宮始是皆知對揚王之休，而已承之也。下作召公考，王命始作之也。古亦有兼祖考而作器：敦作皇祖益公、文公、武伯、皇考龔伯。鼎彝鬲簠，用作皇考文考。孟鼎兼祖考而言之者也。

總聞曰：後二章，一則宣王冊命及俾作彝器大略之辭，一則召虎答冊命及所作彝器大略之辭。亦當是採當時冊命實語，又采當時彝器實語，合而成此。詩韓侯止有冊命一節，比此差略。

常武六章

赫赫明明，王命卿士。南仲大祖，大師皇父。整我六師，以修我戎。既敬既戒，惠此南國。

此詩無命題字義，所命之卿士，南仲爲太祖，官爲太師，字爲皇父，當是自南仲以來，累世著武，故曰常武。或曰古者有功則書之太常，舉南仲載在太常之武功，以命其孫，故曰赫赫明明，日月至周，始自發升常。此淺差長。

王謂尹氏，命程伯休父。左右陳行，戒我師旅。率彼淮浦，省此徐土。不留不處，三事就緒。

姓則程，爵則伯，字則休，父當是副皇父者。尹氏掌命之官，疑是史也。廐敦：王呼史大冊命廐。牧敦：王呼內史吳冊命牧。古冊命臣下，多史掌之。此初曰王命卿士，次曰王謂尹氏。疑先所稱王命者，即尹氏也。古文語法如此。史尹氏命二人，而于後結之。

赫赫業業.有嚴天子.王舒保作.匪紹匪遊.徐方繹騷.震驚徐方.如雷如霆.徐方震驚.
王奮厥武.如震如怒.進厥虎臣.闞如虓虎.鋪敦淮濆.仍執醜虜.截彼淮浦.王師之所.
王旅嘽嘽.如飛如翰.如江如漢.如山之苞.如川之流.緜緜翼翼.不測不克.濯征徐國.
王猶允塞.徐方既來.徐方既同.天子之功.四方既平.徐方來庭.徐方不回.王曰還歸.
聞音曰.士、公士切.父、扶雨切.戒、訖力切.國、越逼切.緒、象呂切.業、宜卻切.騷、蘇侯切.怒、暖五切.苞、逋甌切.
國、越逼切.來、六直切.
聞字曰.戎、吳作戌.棠棣、烝也.無戎.亦作戌.然棠棣不必此爲戌可用.
聞事曰.其初王舒.不甚怒也.止欲保安其作業而已.其次王奮.乃甚怒也.王怒故將亦怒.所謂虓虎執
虜.當是不可招來.不受慰撫.故至于殺伐.向使如淮夷卽來求來鋪.則無事此也.大率淮南之夷弱.淮
北之夷強.
總聞曰.江漢常武.均爲淮夷之詩.然江漢差易.常武.若用力過多.設辭過周.僞說預告徐土之民不久
處.于是汝三農之事皆就其業.爲之驚怖.先以言安之.又我非解緩.非遨遊.徐國傳遽之驛見之.知王
兵必克.馳走以相恐動.雖未必全然.亦有是理.當是皇父德望信與.不及召虎.故徐方驚逸擾動.易克
而難安.其末寵勞之禮.遠不及召虎.亦其人其功自有差降.

瞻卬七章

瞻卬昊天.則不我惠.孔塡不寧.降此大厲.止 邦靡有定.士民其瘵.蟊賊蟊疾.靡有夷屆.止 罪罟不收.靡有
夷瘳.
蟊賊蟊疾、貪者也.罪罟虐者也.二者士民之所以皆病也.
人有土田.女反有之.人有民人.女覆奪之.此宜無罪.女反收之.彼宜有罪.女覆說之.
哲夫成城.哲婦傾城.止 懿厥哲婦.爲梟爲鴟.婦有長舌.維厲之階.止 亂匪降自天.生自婦人.止 匪教匪誨.
時維婦寺.
此推言蟊賊罪罟所由起.自婦人寺人也.故曰時維婦寺.
鞫人忮忒.譖始竟背.豈曰不極.伊胡爲慝.如賈三倍.君子是識.婦無公事.休其蠶織.
此又推言婦寺所由昌自君子也.故曰如賈三倍.君子是識.大率商賈者.一賣一買.一識、謂牙儈也.此
所謂三倍.當時在重位而稱君子者.乃商賈之牙儈也.賤之之辭也.
天何以刺.何神不富.舍爾介狄.維予胥忌.不弔不祥.威儀不類.人之云亡.邦國殄瘁.
天何以災異而責王.神何以不富盛而厚王.則天神之意可知.何不念爾之宮.介、冑、一害也.夷狄、二害
也.此則不問.而惟我相忌.其爲害者不在我.而在彼也.怨之辭也.災則不弔.不畏天者也.威儀則不善.
不作人者也.有人相助.猶或庶幾.又云亡.則必殄瘁矣.亦怨之辭也.
天之降罔.維其優矣.人之云亡.心之憂矣.天之降罔.維其幾矣.人之云亡.心之悲矣.

天之降罔甚寬、未必能觸.維人云亡、則可憂.賢人去則天罔逼矣.此不恨王之不弔不類.而痛人之云
亡也.憂之辭也.
觱沸檻泉.維其深矣.心之憂矣.寧自今矣.止 不自我先.不自我後.藐藐昊天.無不克鞏.無忝皇祖.式救爾
後.
泉久則愈深.心久則愈憂.此時不在我先.不在我後.適然當此.豈非天乎.傷之辭也.苟能盡固其民.不
忝于祖.尙可救其後.所謂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此又愛之辭也.
聞音曰.說、王氏引此詩作脫.叶奪.如此、則收旁紐作受.叶有兩上叶.兩下叶.皆隔句叶也.階、居奚切.天、
鐵因切.寺、祥吏切.背、必墨切.富、方未切.天如本音.先祖後以爲不叶.大率武部有兩聲通用.鼓、隴主切.
亦、蘇后切.斗、腫庾切.亦、當口切.婺部有兩聲.亦通用.注、抹遇切.亦、丁候切.逗、廚遇切.亦、他候切.不可悉
數.則後亦可叶.祖、籠五切.
總聞曰.一顧傾人城.再顧傾人國.非不知傾城與傾國.佳人難再得.此語所從來已久也.聰明才略之
君.不以再傾爲懼.而以再得爲難.所謂懿厥哲婦也.

召旻七章

旻天疾威.天篤降喪.瘨我饑饉.民卒流亡.我居圉卒荒.
當是既有小旻、大旻.故以召加旻.末章有召公也.
天降罪罟.蟊賊內訌.昏椓靡共.潰潰回遹.實靖夷我邦.
我居、圉卒荒、言彫殘也.實靖夷我邦、言寂寞也.以靖夷爲佳語則非.
皋皋訿訿.曾不知其玷.兢兢業業.孔塡不寧.我位孔貶.
皋皋、大言也.訿訿、小語也.不自知其爲玷.惡小人之辭也.人心危則君位危.憂君之辭也.
如彼歲旱.草不潰茂.如彼棲苴.我相此邦.無不潰止.
苴當作苢.車前草也.遇旱而草亦如此.禾其可知.草亂茂原野之中多然.今不散則不茂.言彫瘁也.且
指一物言之.如車前最耐旱.亦棲止不橫逸.他草可知.我觀此邦.反無不散者.草當亂而不亂.人不當
亂而反亂.物反性則無生意.
維昔之富不如時.維今之疚不如茲.彼疏斯粺.胡不自替.職兄斯引.
昔之富、多君子.不如今之富、多小人也.昔之病、少君子.不如今之病、少小人也.言相反也.維時以爲菜.
此時以爲米.以菜爲米.可見君子之窮病也.我不退而自默.而尙爲位之長.此事甚大.言可慮也.此章
言胡不自替.職兄斯引.下章言職兄斯弘.不烖我躬.語參差則文適健.
池之竭矣.不云自頻.泉之竭矣.不云自中.溥斯害矣.職兄斯弘.不烖我躬.
池竭不肯言自瀕.諱無外注之水也.泉竭不肯言自中.諱無內發之水也.言外之善言不來.內之善言
亦不來.彼既諱言.人皆以何不勿言相戒.我猶居位之長.此事甚大.又言可慮也.此在高位、任重事.而

無可柰何。徒懷深憂慮後患也。

昔先王受命有如召公日辟國百里。今也日蹙國百里。於乎哀哉。維今之人。不尙有舊。

維今之人、豈不有似舊者。言亦有召公之流。但無先王爾。所謂天生堯舜禹稷自至者也。

聞音曰。喪、蘇郎切。訌、戶工切。共、居容切。邦、剝工切。茲、津之切。中、諸仍切。害、何葛切。竆、姑宏切。舊、巨已切。

上以二里相叶。

聞字曰。朁亦作替。當作朁。案・朁・說文作朁・或从兟・作替・是朁卽替字・下文不當云以似而轉此朁・从二兟・作朁・說文・先首笄也・簪俗先从竹从朁・當卽此朁字・簪之得聲・乃與下文側吟切・正合・从今・俗書簪亦从兟者・誤也・以似而轉側吟切。正語之聲也。呼音合引當作弘。亦以似而轉胡肱切。朁弘相叶。兩章皆稱職兄斯弘。作引無謂。

總聞曰。古稱昏亂之時。如幽如厲。蓋無以加也。然觀發爲篇章。紓爲歌咏。有不諱之朝。所難言者。至唐猶有此風。元白反以此得名。而時君世貴未有遷憾者也。至其亡也。鄭綮猶以此結驟知躐大位。古風雖替而未盡絕也。

詩總聞卷十九

頌

聞頌一

南、風、雅、皆周。獨頌有周。有魯、有商。魯則本國。商則異代。季子所觀。其辭極天下之美。恐魯僖公未足以當之。史克亦未足以當之也。杜氏、以爲盛德之所同也。爲有商魯。故同爲盛德。魯僖未爲盛德。與成湯不惟分位不倫。而人品亦異。季子所言容或有溢美。猶之可也。孔子所存。當纖毫勺撮無差。不應孔子魯人。私于鄉里。情義如此。細推、恐風亦有魯。此當與東山等詩同次。而商頌之外。亦容有虞夏。虞書、明良之歌。所謂直而不倨者也。夏書、五子之歌。所謂哀而不怨者也。不應孔子商後。私于祖先。系冑如此。故自孔子之後。更世縣遠。歷亂繁夥。不惟有所遺軼。而更張移易。不可復攷。又拘于庸儒狹士。而不敢自立所見。制于凶朋捍類。案捍當作悍。而不敢有異。其言姑存。以待識者。孔子所稱三百。今三百五篇。或曰舉成數也。若後遷就以附會成數。或四五六百。或七八九百。又烏可知。此亦未聞。子夏所問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爲絢兮。今無素以爲絢兮五字。其語意又不相符。此恐別有一篇。非碩人也。而今無見。孔子所誦。唐棣之華。偏其反而。豈不爾思。室是遠而。曰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正是兄弟隔離之意。此恐常棣有此一章。而今不存。則吾自衞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過此以往。其不得其所者。又不可勝計也。

聞頌二

武王、頌止有一詩。禮、武樂最詳。周家造基。作樂之本。其詩乃簡略如此。一奏一終爲一成。始而北出。謂擾玁狁之時也。當有詩再成而滅商。謂陳牧野之時也。亦當有詩三成而南。謂定荊蠻之時也。亦當有詩四成。而南國是疆。謂服江漢之時也。亦當有詩五成而分周公左。召公右。謂分陝郊之時也。亦當有詩六成而復綴以崇。謂伐崇墉之時也。亦當有詩六奏而武樂成。今存武詩。當闕他詩也。如時邁、如執競、如酌、如桓、如賚、如般、皆當分配武樂。但年祀久遠。古法不傳。學者所見不卓。守株拔圖。將何時而已。今以禮推之略見總干而山立。武王之事也。與執競詩相應發揚蹈厲。太公之志也。與酌詩相應武亂皆坐周公之治也。樂歌至亂辭則終。所以皆坐而享成。與桓、賚、般、等詩相應。此五成以前也。六成而復綴以崇餘。樂餘聲也。與時邁等詩相應。此五成以後也。所謂遲而又久。度獨比諸樂爲延袤也。今序者以賚爲大封。不見大封。以桓爲類禡。不見類禡。類禡出師之祭。今詩皆保定之意。以是知皆爲武樂所用也。

聞頌三

頌諸篇多四字一句。其間有一字、二字、三字、至五字者。舊說以爲取數五行。宋孝武使謝莊造郊祀明堂歌辭。依五行數。木數、用三。火數、用七。土數、用五。金數、用九。水數、用六。此用月令之數也。水一、火二、木三、金四、土五、則洪範之數也。蔡邕云。東方有木三土五。故八。南方有火二土五。故七。西方有金四土五。故九。北方有水一土五。故六。若如謝莊之制。則八言九言太長。今以洪範爲定。如清廟。無射于人叶對越在天。則斯一字爲句終章曰。斯此餘聲也。一字者也。維淸緝熙肇禋皆兩字爲句。二字者也。天作彼作矣。彼徂矣。三字者也。至他四字五字甚多。俗以緝熙文王之典六字。除之字。則五字也。無封靡于爾邦六字。除于字則五字也。大率凡六字一句。皆有助辭。無助辭者。則有斷句也。夙夜基命宥密六字。每三字一句。基協熙。則非六字也。儀式刑文王之典七字。刑字斷。刑叶方。則非七字也。九疇、一五行。萬事無不由之而出。謝莊亦有所自來也。

周頌

清廟一章　館本案・原本缺葉・今補錄經文于左・

於穆清廟。肅雝顯相。濟濟多士。秉文之德。對越在天。駿奔走在廟。不顯不承。無射於人斯。

維天之命一章

維天之命。於穆不已。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假以溢我。我其收之。駿惠我文王。曾孫篤之。

聞音曰。命、眉山切。叶純。下皆以之相叶。

聞句曰。一句單入。

總聞曰.詩稱文王.多以於爲辭.於、嘆聲也.亦見一唱三歎遺音之意.大率文王之樂.自清廟之外.皆有清廟之音也.

維清一章

維清.止 緝熙.止 文王之典.止 肇禋.止 迄用有成.維周之禎.

合兩詩一純一清.則見文王氣象.清廟、亦一清、氣象尤著.大率文王如空虛澄霽.武王加之雲雨.變化不可同語也.

總聞曰.肇禋、卽肇祀.謂后稷也.至文王乃始有成.書、我文考克成厥勳.誕膺天命.以撫方夏.惟九年大統未集.勳已成而統未集.故其後但言昊天成命而已.所謂戎衣天下大定.垂拱而天下治.于其既成而加之.孔氏、武成者.文王受命有此武功.成于克商.此成非爲此也.蓋謂武樂一終爲一成.此既作武樂以象其功.又作武成以述其迹也.併載于此.

烈文一章

烈文辟公.錫茲祉福.止 惠我無疆.子孫保之.

此君獎臣之辭也.

無封靡于爾邦.維王其崇之.念茲戎功.繼序其皇之.

無封、無專封也.所謂無有封而不告者也.靡于爾邦、勿私己國也.所謂無曲防.無遏糴也.無[illegible]、皆禁止之辭也.

無競維人.四方其訓之.不顯維德.百辟其刑之.於乎前王不忘.

此君戒臣之辭也.前王尚且不忘.諸公其可忘之.

聞音曰.首尾皆以之相叶.贈旁紐.保旁紐.傳相叶.邦、卜工切.上叶公.下叶崇.皇、胡公切.中叶.訓旁紐叶人.刑旁紐.徽叶德.

總聞曰.大率序拘于頌以成功告神明之意.故皆以神明祭祀爲言.雖無見者.且撫而歸之.此以爲助政助祭.臣工以爲助祭遺廟.二者.以序參詩言之.皆助祭受遺之詩也.何前不言遺于廟.後乃言遺于廟.慮重出也.無由助祭之時.相禮之際.發諸皆曰其.其者、期之之意也.若使誠如序者之言.亦必與諸工皆任載見有客之後.惜乎遼邈不可復更正也.

天作一章

天作高山.止 大王荒之.彼作矣.止 文王康之.彼徂矣.止 岐有夷之行.子孫保之.

聞音曰.上句、叶荒、康、行、是也.行、戶郞切.下句.叶矣之是也.矣、魚其切.細推皆叶.韓氏岐山操.岐有岨.往獨處.止用此詩.以徂爲岨.當有所自來.旁紐亦近.保、補兩韻.仍通用.作爲做.保爲補.皆叶.今西北人猶有此音.

聞句曰.一句單入.

總聞曰.高山、岐山也.周家之興自岐.詩可見.

昊天有成命一章

昊天有成命.二后受之.止 成王不敢康.止 夙夜基.止 命宥密.止 於緝熙.止 單厥心.肆其靖之.

成王、眞成王也.

聞音曰.首尾以之相叶.中基、熙.相叶.靖旁紐.子、僉切.叶心.

聞句曰.兩句雙入.

總聞曰.並受此丕丕基.見書立政.初兼稱文王武王.繼三稱文王.一稱武王.又稱以並受此丕丕基.故此稱天命亦並言受.至言文武之際.又自有微意也.

我將一章

我將我享.維羊維牛.維天其右之.止 儀式刑.止 文王之典.日靖四方.止 伊嘏文王.既右饗之.止 我其夙夜.畏天之威.于時保之.

聞音曰.牛、魚其切.與之叶.威與之叶.相似.不爾用右旁紐.夷周切.叶牛.方、披耕切.叶刑.饗旁紐.虛良切.叶王.吳氏三之爲韻.亦可.

總聞曰.詩多言文王之典.今周禮蓋文王之所著.所謂惟王建國.辨方正位.體國經野.設官分職.以爲民極.皆造始之意.自太王已有司空.

時邁一章.館本案.原本缺.時邁.今補錄經文.[illegible]

時邁其邦.昊天其子之.實右序有周.薄言震之.莫不震疊.懷柔百神.及河喬嶽.允王維后.明昭有周.式序在位.載戢干戈.載櫜弓矢.我求懿德.肆于時夏.允王保之.

執競一章

執競武王.無競維烈.不顯成康.上帝是皇.自彼成康.奄有四方.斤斤其明.鍾鼓喤喤.磬筦將將.降福穰穰.降福簡簡.威儀反反.既醉既飽.福祿來反.

思文一章

思文后稷.克配彼天.立我烝民.莫匪爾極.貽我來牟.帝命率育.無此疆爾界.陳常于時夏.

聞事曰.毛氏、牟、麥也.說文、來牟.天所來也.亦可通用.

總聞曰.生民、言誕降嘉種.至此又言貽我來牟.恐止是舜降此種.故曰汝后稷.播時百穀.鄭氏、亦是將牟麥俱來.雖可附會.要未必實然.大率亦鑿神迹.吞鳥卵之比.毛氏則不如此也.

臣工一章

嗟嗟臣工.敬爾在公.王釐爾成.來咨來茹.止 嗟嗟保介.維莫之春.亦又何求.如何新畬.止 於皇來牟.將受厥明.明昭上帝.止 迄用康年.命我衆人.庤乃錢鎛.奄觀銍艾.

此於皇來牟.卽思文貽我來牟也.上帝卽思文帝命也.大率周家凡舉農事.必舉后稷.此恐是耤田之

禮。禮、天子乃以元日祈穀于上帝。乃擇元辰。天子親載耒耜。措之于參保介之御閒。帥三公、九卿、諸侯、大夫、躬耕帝籍。天子三推。三公五推。諸侯九推。案諸侯上當如月令有卿字。據下句可見。此臣工、公、卿、侯、大夫也。保介。參保介也。元日、正月一日也。元辰、三月一日也。故謂暮春。

聞音曰。茹、人余切。叶畬。艾、魚刈切。叶帝。集韻。茹如艾。又皆通。案又當作乂。年、彌因切。叶人。如克配彼天。叶立我烝民、皆不爲韻亦叶。然則古詩縱橫委曲多叶。今但得叶韻已足。安能盡如古風也。

聞訓曰。奄、忽也。方新畬、忽刈穫。當與新畬連玩。卽覺銍艾有力。

聞用曰。銍、穫禾短鐮。非穫。從金可見。

總聞曰。嗟嗟之意。可以動人。亦又如何。皆于人有感。古人相與皆眞情。故發語吐懷有餘味也。

噫嘻一章

噫嘻成王。既昭假爾。率時農夫。播厥百穀。止 駿發爾私。終三十里。亦服爾耕。十千維耦。

成王、眞成王也。與昊天有成命成王同。鄭氏、昊天有成命成王成此王功也。毛氏、以成王成是王事也。

鄭氏、成此王功也。何用費力也。

聞音曰。穀、古候切。叶耦。集韻。穀、一木也。一善也。皆居候切。上句爾叶里。一章兩上叶。兩下叶。

總聞曰。噫嘻亦嗟嗟。但嗟嗟君接臣。噫嘻、下接上。皆有情也。

振鷺一章

振鷺于飛。于彼西雝。我客戾止。亦有斯容。止 在彼無惡。在此無斁。庶幾夙夜。以永終譽。

聞音曰。斁、丁故切。

聞跡曰。西雝、但雝非辟也。公緘鼎七在下保雝。薛氏、深恐古文疑下保雝者宮名。如西雝之類。又俟[illegible]

王飲西宮熹。熹、亦雝也。疑卽西雝。然則雝既有上下。亦當有東西。側集于西爾。

總聞曰。不必以客。遂衍意爲二王之後。賓亦客也。何不以鹿鳴彤弓比此詩。恐止是羣臣也。

豐年一章

豐年多黍多稌。止 亦有高廩。止 萬億及秭。爲酒爲醴。烝畀祖妣。以洽百禮。降福孔皆。

齊侯鐘用享于其皇祖、皇妣。皇母、皇考。則祖與妣配。母與考配。伯碩父鼎。追孝于朕皇考。叡仲皇母乳母。古者不專言祖母考妣。又蝨父鼎亦然。不見此則祖妣似可疑也。禮以享先妣。鄭氏、姜嫄也。以享先祖。鄭氏、先王先公也。易、過其祖、遇其妣、古配耦之語多然。而後世惟執父母爲考妣。雖當則然。相傳無定稱也。

聞音曰。年、彌因切。廩、旁紐作臨。上下相叶。中、黍、稌、相叶。皆、舉里切。與上四韻相叶。

聞用曰。禮厚薄之齊。酒厚者也。醴薄者也。所謂醴酒。至漢猶有此名。見楚元王傳。

總聞曰。所食之餘。藏之于廩。以待他年。故曰亦有。毛氏、亦、大也。集韻、奕、大也。亦、又也。語勢作又爲當。

有瞽一章

有瞽有瞽。在周之庭。止 設業設虡。崇牙樹羽。應田縣鼓。鞉磬柷圉。既備乃奏。簫管備舉。止 喤喤厥聲。肅雝和鳴。先祖是聽。我客戾止。永觀厥成。

聞音曰。聽、他經切。

聞句曰。首兩句總起。下六句叶瞽。又下五句叶庭。分叶首兩句。此詩人別一規制。

聞字曰。說文引詩鐘鼓鍠鍠。或從音。執競作鍠。此亦當作鍠。以喤爲小兒聲。引詩其泣喤喤。此與鐘鼓之聲不類。然亦可通用。

總聞曰。此詩雖簡。合樂略備。毛氏、業大版也。所以飾栒爲縣也。植爲虡。衡爲栒。蓋鐘磬之縣也。毛氏崇牙上飾。卷然後可以縣。孔氏、業之上齒。以其形卷。得掛繩其上而爲縣也。樹羽、置羽也。置于栒虡之上角。亦以爲飾也。小師下管擊應鼓。鄭氏、鞞鼙也。太師下管播樂器。令奏鼓朄。鄭氏、田當作朄。朄、小鼓也。小胥正樂縣之位。鄭氏、樂縣、鐘磬也。鐘師凡樂事以鐘鼓奏九夏。夏、大也。此則大鼓也。應田皆小鼓也。眡瞭播鼗擊頌磬笙磬。小師鼓鼗柷敔。鄭氏、鼗如鼓而小。亦小鼓也。柷、如漆桶中有椎。敔、木虎也。小師鼓鼗柷敔塤簫管弦歌。毛氏、簫、編小竹管如篴。併而吹之。此皆在庭之樂也。古今推古略見。先設鐘磬之縣于庭。然後小鼓與大鼓間作。小鼓與磬亦間作。小鼓多。鐘大鼓單。鐘小鼓節雜。大鼓節全。樂聲與小鼓相參爲節。以均和諸樂。大鼓統而鎮之。樂聲既備則簫管次用。蓋歷禪舉獻得。大樂器則一定而不動。凡以手擊者。大也。小樂器則隨步而應移。凡以口歈者。小也。喤喤、大樂器之聲也。肅雝和鳴。小樂器之聲也。至永而後成。成猶終也。此當是武樂。禮、武之備。戒之已久。何也。曰病不得其衆也。咏嘆之。[illegible]之何也。曰恐不及事也。遲之遲之又久何也。曰武始而北出。再成而滅商。三成而南。四成而南國是疆。五成而分周公左。召公右。六成而復綴以崇。則武之遲久。不亦宜乎。此所謂永觀厥成也。

潛一章

猗與漆沮。潛有多魚。有鱣有鮪。鰷鱨鰋鯉。以享以祀。以介景福。

聞音曰。祀、逸織切。福、筆力切。

聞[illegible]曰。舊說漆沮水緩。合爲渭水則急。不必如此。但可潛則多魚。春、槮子于草。冬、潛身于穴。非有可潛之所。則魚不能藏。毛氏、潛、槮也。孔氏、積柴養魚曰槮。四月。匪鱣匪鮪。潛逃于淵。鶴鳴。魚在于渚。或潛在淵。何必他求。或謂周家起自漆沮。故取此地之魚以祀先祖。若爾。他物皆取初興之地則可。但未甚通也。

雝一章

有來雝雝。至止肅肅。相維辟公。天子穆穆。於薦廣牡。相予肆祀。假哉皇考。綏予孝子。宣哲維人。文武維后。燕及皇天。克昌厥後。

宣哲文武。皆稱辟公之能也。壽皇考而安孝子。舉其在列言之。此宣哲者也。此文武者也。所以上安及乎天。而下昌及乎後也。

綏我眉壽.介以繁祉.旣右烈考.亦右文母.

烈考、武王.文母、武王之配.成王之母也.猶頭父鼎所謂皇考皇母.大率古以考配母也.或謂皇考祖也.皇母祖母也.齊鏄用享于其皇祖、皇妣.皇母、皇考.繼言不顯皇祖.其作福元孫.又言汝考壽萬年.俾百斯男.則是祖考併言也.

聞音曰.后、後.皆狠口切.又昔下五切.莊子石戶之農.亦作石后之農.詩聞以上聲取叶.如桑柔.祖與後叶.時邁、後與保叶.保讀作補.母、滿罪切.叶祉.

總聞曰.皇考、卽烈考.皆謂武王也.孝子、成王也.毛氏、皇考、文王也.祖無稱考之禮.孫無稱子之法.烈考、武王也.文母、太姒也.母子無竝右之儀.鄭氏、光明之考.文德之母.以爲見右助無歸美.一是一非.是者、其稱考母均也.非者、右烈考.蓋文王在左.右文母.蓋太姒在左.左右配陰陽.左陽而右陰.是豈可易.而或以古者以右爲尊.非尊也.蓋先也.左靜右動.動者、于用爲先.故漢右丞相先.左丞相次.然非古義也.

載見一章

載見辟王.曰求厥章.龍旂陽陽.和鈴央央.鞗革有鶬.休有烈光.率見昭考.以孝以享.止 以介眉壽.永言保之.思皇多祜.烈文辟公.綏以多福.俾緝熙于純嘏.

聞音曰.章、虛良切.嘏、後五切.嘏、從古.亦可以古取聲.[illegible]氏、飫沃擅鄰.產祥降嘏.鳳凰應奏.舒翼自舞.舞、嘏相叶.此當以嘏叶祜.

總聞曰.諸侯來朝成王.又從成王而享武王也.皇考、昭考、烈考、凡稱考.皆武王、薛氏、言考不特其父.謂其大父曰王考.謂其曾祖曰皇考.謂其高祖曰顯考.高克尊用作朕穆考.後仲並謂祖也.乃不知何祖.禮、王父、曰皇祖考.王母、曰皇祖妣.父、曰皇考.母、曰皇妣.漢儒所記也.已于周器有違.而薛氏又益舛也.漢距周經秦.古書旣殘.古器又未出.反不若後人有所攷訂.薛氏所見雖博.不免有近世儒者之弊.其他昭考烈考.又將何以處之.

有客一章

有客有客.亦白其馬.有萋有苴.敦琢其旅.有客宿宿.有客信信.言授之縶.以縶其馬.止 薄言追之.左右綏之.旣有淫威.降福孔夷.

聞音曰.馬、滿補切.前後馬皆叶旅.

聞字曰.宿宿信信行辭、疊字常事.不必宿宿兩宿.信信四宿.

總聞曰.以白馬而衍爲商.又衍爲微子.似不必爾.大害義者.孔氏、微子來見祖廟之樂歌也.京師旣有商廟.已非.又自有歌亦非.審爾、何不入商頌.而廁周頌.孔子必不混殺君臣.錯雜今昔.當是佐武王克商之功臣.叔振鐸.奉陳常車.周公旦把大鉞.畢公把小鉞.太顚閎天執劍.毛叔鄭奉明水.衛康叔封布茲.召公奭贊采師.尙父牽牲.尹佚策祝.旣助成淫威.自當受夷福也.

武一章

於皇武王.無競維烈.允文文王.克開厥後.止 嗣武受之.勝殷遏劉.耆定爾功.

聞音曰.二王相叶.受旁紐叔.劉旁紐陸.功旁紐谷.皆相叶.

總聞曰.鄭氏、嗣武、嗣子.或王也.甚善.文王開之.武王受之.文王世子.武王.九十三而終.則是武王癸丑生.乙酉崩.方其觀兵盟津.已八十五.及其克商.已八十七.所謂耆定爾功.旣老而始定功也.禮.詠嘆之.淫液之.鄭氏歌遲之也.不知句凡七字.凡二十八而遲遲.久立于綴.鄭氏、奏武曲一絕爲一成.凡六成而復綴.反位止也.其節奏旣如此之多.其晷刻亦必所歷之久.又當是非獨此一詩.亦有他詩.而後世不可復知也.

閔予小子一章

閔予小子.遭家不造.止 嬛嬛在疚.於乎皇考.永世克孝.

皇考武王也

念茲皇祖.陟降庭止.維予小子.夙夜敬止.止

皇祖、文王也.思武王、而又念文王也.

於乎皇王.繼序思不忘.

皇王.總言之也.

聞音曰.中以止相叶.或用止.下一字叶庭.他定切.旁紐叶敬.

總聞曰.與烈文末辭皆同.烈文、君戒臣.此君自謂也.

訪落一章

訪予落止.率時昭考.於乎悠哉.朕未有艾.止 將予就之.繼猶判渙.維予小子.未堪家多難.止 紹庭上下.陟降厥家.休矣皇考.以保明其身.

紹昭考之烈.而陟降于家.承皇考之休.而保明其身.未及于天下也.則以小子之故.此成王謙詞也.

聞音曰.艾、魚刈切.叶止.家、古胡切.說文、身、躬也.躬、身也.從呂旁紐.廬可以廬取聲.說文、軀體也.廣韻、體、身也.從區.亦可以區取聲.叶家.家、讀作孤.

總聞曰.訪落、小毖.皆言未堪家多難.管蔡之變.武庚之變.淮夷徐奄之變.所謂多難也.詩當是成王已悟.則旣踐阼數年以後.非訪落之時也.經世乙酉成王踐位.丙戌三監及淮夷畔.周公東征.則是踐阼之初.此疑卽生.戊子.三監平.始黜商命.魯侯伯禽誓師于費.淮夷亦平.此成王悔往更前之時也.烏得謂之訪落.案韻、一曰落、居也.一曰宮室始成.祭之爲落也.經世、庚寅周公往營成周.去東征西還.二年.得禁所謂此落也.落或誤轉爲落.古字亦通用.然落亦宅意.與宅洛相通.識者更詳.

敬之一章

敬之敬之.天維顯思.命不易哉.止 無日高高在上.陟降厥士.日監在茲.止 維予小子.不聰敬止.止 日就月將.學有緝熙于光明.佛時仔肩.示我顯德行.

毛氏、鄭氏、以君臣爲酬酢.今觀哉、茲、無曰、皆臣辭.小子予我皆君辭.如江漢亦合君臣爲辭也.

聞音曰.哉、將黎切.明、謨郎切.行、戶郎切.

聞訓曰.仔肩、毛氏、克也.鄭氏、任也.以兩字爲一訓.未見.

總聞曰.閔予小子.訪落敬之.末章皆稱維予小子.或謂前二詩.禱祖考之詩.故閔予小子.稱皇祖者一.皇考者一.訪落稱昭考皇考者再.此詩禱天之詩.故稱天者一.以爲成王自發辭.與前二詩均也.似亦有理.但語勢未然.

小毖一章

其懲而止毖後患.莫予荓蜂.自求辛螫.肇允彼桃蟲.拚飛維鳥.未堪家多難.予又集于蓼.

有小毖.當有大毖.此例頗多.言小必有大.言大必有小.以別之也.勿近荓蜂.近之是自求其辛螫也.其初信爲桃蟲之無傷.而不知其有毒也.荓蜂、草蜂也.桃蟲、桃蠹蟲也.其類又有大者如鳥.其毒甚于荓蜂.則獨蜂也.獨蜂、大如燕.人遭螫者立亡.蜂中至可畏者也.草蜂、革蜂、石蜂皆不及.

聞跡曰.蓼、地名也.見春秋.楚公子滅蓼.一在壽州霍丘縣.所唐謂蓼州也.一在唐州湖陽縣.杜氏所謂二國者也.書、成王黜殷命.滅淮夷.還歸在豐.當時淮夷不賓.成王蓋自征之.所謂撫萬邦.巡侯甸.四征弗庭者也.言又集于蓼.蓋征淮之時也.孔氏黜殷、在周公東征之時.滅淮夷、在成王卽政之後.事相因、故連及之.此頗得其實.

總聞曰.鄭氏、以爲信管蔡疑周公.其後懲艾之辭也.今觀稱懲.似有懲于前也.稱毖有謹于後也.管蔡纔息.淮夷又騷.此所謂多難也.閔予小子.訪落敬之.小毖四詩.或當在雅.而今在頌.必有不得其所者.序者旣以神明祭祀爲頌之端.曰閔予小子.嗣王朝于廟.猶之可也.落訪嗣王謀于廟.亦猶之可也.敬之.羣臣進戒嗣王.此嗣王求助.恐與成功告神之意有戾.何不皆言在廟.非不欲之.自度有所不安也.

載芟一章

載芟載柞.其耕澤澤.千耦其耘.徂隰徂畛.侯主侯伯.止侯亞侯旅.侯彊侯以.有嗿其饁.止思媚其婦.有依其士.有略其耜.止俶載南畝.播厥百穀.實函斯活.止驛驛其達.有厭其傑.止厭厭其苗.緜緜其麃.止載穫濟濟.有實其積.萬億及秭.止爲酒爲醴.烝畀祖妣.以洽百禮.止有飶其香.邦家之光.止有椒其馨.胡考之寧.止匪且有且.匪今斯今.止振古如茲.

聞音曰.柞、側柏切.澤、直格切.伯與澤一叶.饁與伯一叶.不換韻.士耜連一叶.穀活連二叶.活、呼酷切.達傑連一叶.達、陀悅切.苗麃連一叶.麃、表驕切.濟積秭連一叶.濟、子禮切.積、子賜切.醴妣禮連一叶.香光連一叶.馨寧連一叶.末一句單結.如生民體意.凡十一叶.

總聞曰.此詩凡其意所起.皆曰有.有嗿其饁.有依其士.有略其耜.有厭其傑.有實其積.有飶其香.有椒其馨.如生民、意所起皆曰誕.誕、有、皆發辭也.發辭雖是虛辭.其間物態事情.燦可睹也.

良耜一章

畟畟良耜.俶載南畝.止播厥百穀.實函斯活.止或來瞻女.載筐及筥.其饟伊黍.止其笠伊糾.其鎛斯趙.以薅荼蓼.止荼蓼朽止.黍稷茂止.止穫之挃挃.積之栗栗.止其崇如墉.其比如櫛.以開百室.止百室盈止.婦子寧止.止殺時犉牡.有捄其角.以似以續.止續古之人.

聞音曰.畝、滿罪切.畝與耜一叶.活、呼酷切.活與穀一叶.女、筥、黍、一叶.糾、趙、蓼、一叶.糾、其皎切.朽茂一叶挃栗一叶.墉櫛室、一叶.盈寧一叶.牡角續一叶.角、姑沃切.末一句單結、如載芟體意.凡九叶.

總聞曰.兩詩皆稱實函斯活.此非習知田野.深探物情.不能道此語.

絲衣一章

絲衣其紑.載弁俅俅.自堂徂基.自羊徂牛.止鼐鼎及鼒.兕觥其觩.旨酒思柔.不吳不敖.胡考之休.

聞音曰.吳氏以牛.爲魚奇切叶鼒.津之切.不若以牛附上.以鼒附下自叶.

總聞曰.將祭、而眂牲.眂饌、眂器之類也.旣畢.燕以勞之.自堂徂基自上而下也.自羊徂牛.自小而大也.鼐鼎及鼒.自大而小也.言往復檢校也.

酌一章

於鑠王師.遵養時晦.時純熙矣.是用大介.我龍受之.止蹻蹻王之造.載用有嗣.實惟爾公允師.

尋詩.無酌字.亦無酌意.恐鑠是灼字.陸氏、酌亦作汋.與酌同意.而與灼同形.與灼同音.恐初傳是灼字.已而漸轉作汋.又漸轉作酌.集韻、鑠亦作爍.灼亦作爍.字畫相犯甚多.說文、鑠、銷也.灼、炙也.皆是火意.或古字通用.亦未可知.爾公允、師太公也.武王沒.成王嗣.太公尚無恙.見書二公.其一太公.

聞音曰.矣之嗣師相叶.矣、魚奇切.嗣、詳茲切.亦叶師.

總聞曰.遵養時晦.謂文王也.我龍受之.謂武王也.載用有嗣.謂成王也.公號師官.則望也.湯造商.專以伊尹爲辭.曰聿求元聖.與之戮力.以與爾有衆請命上天.武王造周.亦專以太公爲辭.曰旣獲仁人.敢祗承上帝.以遏亂略.或謂太公周召之徒.此不然也.尋詩可見.此詩公字上加以實.師字上加以允.至確之論也.

桓一章

綏萬邦.婁豐年.天命匪解.桓桓武王.保有厥士.于以四方.止克定厥家.於昭于天.皇以閒之.

在第四句以爲首題.此詩主意在桓.

聞音曰.邦、補耕切.年、彌因切.相叶.家.旁紐作甲.閒旁紐作甲.可叶.又天閒一叶別出.

聞字曰.閒作閑.古字多用此.日當作月.可與天相叶.閑亦讀作賢.賢音閑.以賢取聲.閑賢通用.

總聞曰.此歸馬放牛之後也.士則保之.家則定之.天意可知.自此無復事也.君其處之以閑爾.

賚一章

文王旣勤止.我應受之.敷時繹思.止我徂維求定.時周之命.於繹思.

尋詩皆無賚字.亦無賚意.當是諸詩間有無題者.後人衍意取題.武成一戎衣天下大定.此徂維求定.

則是大定也。此時周之命。則是武成列爵分土之命也。由此遂以賚爲題。又恐其不可也。此詩再稱我。集、詔予、我也。又予、賜予也。曲意爲辭。釋所以予之之意。蓋自我生辭。而其心有所不安。故其辭不覺涉無謂也。賚謂予其誰不知。予必于善人。亦其誰不知。豈有武王聖君。而錫予惡人乎。其無謂可見也。

聞音曰。兩相思叶。前叶止、與之叶。止、眞而切。後、叶定。與命叶。皆結以思。

總聞曰。文王以勤造始。我亦當以勤受成。初言繹。推而廣之。故曰敷。再言繹。敷之不足盡。故曰於。說文、釋、抽絲也。絲、細也、長也。漸抽漸出也。不當作陳思辭也。作辭則有餘味。作惟則既云繹。又云思。印疊語繁而意枯。上時辭也。於辭也。下思辭也。中存一繹字。有咏歎淫液之勢。此則在人會意也。

般一章

於皇時周。陟其高山。嶞山喬嶽。允猶翕河。敷天之下。裒時之對。時周之命。

題如賚。于詩無見。亦是推衍武成之文。末云垂拱而天下治。卽有樂意。此詩處頌之終。故以處武成之終者倣之。雖不失爲師經。然亦用意太過也。

聞音曰。此詩叶音。皆在末語上一字。恐是其音如此。通稱三字。單稱一字。於皇時者。周也。陟其高者山也。嶞山喬者。嶽也。允猶翕者。河也。高與喬叶。翕旁紐作熙。熙與前時後之叶。敷天之者下也。裒時之者對也。時周之者命也。以之相叶。古人皆不徒然。雖其音不可得而聞。然搜辭尋音。未至于害義悖理。特好古之過爾。

總聞曰。尙恐天下未習周號也。初曰是爲周。末曰是爲周。初末相應。庶天下知今代之爲周。非故商也。前詩亦曰時周之命。蓋我知天下爲周。而再三繹之。勿使其復爲商也。兩言時周之命。一謂己。一謂人也。善哉、孟子之言曰。由湯至于武丁。賢聖之君六七作。天下歸商久矣、久則難變也。武丁朝諸候有天下。猶運之掌也。紂之去武丁。未久也。其故家遺俗。流風善政。猶有存者。經世、武王克商。己卯以武庚守商都。而緒之。庚辰以管叔、蔡叔、霍叔。分商畿爲三而監之。八年丙戌。而同叛。又三年戊子。而乃平。又三年庚寅。以西周去關東之遠也。又營東周。又二年壬辰。成周既成。而周公分政成周東郊。又五年丙申。君陳繼之。又二十九年癸亥。畢公繼之。又二十六年而康王崩。昭王立。其後不復詳見此事。書陳其迹。詩陳其意。則商周之際雖遠。而可想見也。

詩總聞卷二十

魯頌

駉四章

駉駉牡馬。在坰之野。薄言駉者。有驈有皇。有驪有黃。以車彭彭。思無疆。思馬斯臧。

駉駉牡馬。在坰之野。薄言駉者。有騅有駓。有騂有騏。以車伾伾。思無期。思馬斯才。

駉駉牡馬。在坰之野。薄言駉者。有驒有駱。有駵有雒。以車繹繹。思無斁。思馬斯作。

駉駉牡馬。在坰之野。薄言駉者。有駰有騢。有驔有魚。以車祛祛。思無邪。思馬斯徂。

思、皆辭也。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孔子自發此辭。非引此語也。或用此語亦可。蓋辭韻雖不同。而意在也。邪、詳余切。與徐除同。邪、羊諸切。與餘余同。二字相通。緩也。邪、徐嗟切。與斜衺同。不正也。審爾三字皆從牙。入麻韻亦可。三字皆同余。入魚韻亦可。孔子雖引魚韻之詩。自入麻字之意也。思與邪同。雖引語辭之詩。自入思維之意也。蘇氏、有思皆邪。無思則土木也。當何以使有思而無邪。無思而非土木。此孔子之所盡心也。此是否固未論。又曰孔子于詩。其有會于吾心。此則甚善。既會心不逆所從來。亦不追所從往。自是吾心有見。非干詩也。聖賢引詩多然。而此猶足以令人起意也。

聞音曰。馬、滿補切。野、上與切。者、掌與切。彭、鋪郎切。才、斯西切。繹、弋灼切。斁、弋灼切。騢、讀孤切。邪、詳余切

聞字曰，戰馬用牡不用牝，惡亂而難禦也。此當是習戰待敵。或改作牧，恐非。十六種馬，惟魚、皇、黃、騅、無旁從集韻，馬二目白曰魚，黃與皇，騅與駱相犯，集韻馬黃白曰騜，或從騜白色黑鬣尾曰駱，或作雒，但不言其少異，安在？詩必不同章，重出也。凡物未有不從其本類者，詩偶省文，其他字甚多然。

聞跡曰，毛氏，坰，遠野也。邑外曰郊，郊外曰野，（案爾雅・郊外謂之牧・牧外謂之野・此有脫文・）野外曰林，林外曰坰。鄭氏、牧于坰野，辟民居與良田也。禮以官田、牛田、賞田、牧田、任遠郊之地，此說甚善。說文、駉、牧馬苑也。引此在坰之野，則是上下駉字同也。恐許氏不若毛鄭氏之長。

總聞曰，山北、山西、山東之馬，皆良，東產下于西，西產下于北，惟南最下。僖公東馬，從事于荊舒淮夷之間，宜乎得志也。

有駜三章

有駜有駜，駜彼乘黃。夙夜在公，在公明明。振振鷺，鷺于下。鼓咽咽，醉言舞。于胥樂兮。

有駜有駜，駜彼乘牡。夙夜在公，在公飲酒。振振鷺，鷺于飛。鼓咽咽，醉言歸。于胥樂兮。

乘黃、趨公所也。明明、自夙及夜，然未暇也。振鷺、下鷺，將宿晚之候也。言舞、正歡之際也。乘牡、亦趨公所也。飲酒自夙及夜，然尚飲也。振鷺飛鷺、將起曉之候也。言歸、已闌之時也。

有駜有駜，駜彼乘駽。夙夜在公，在公載燕。自今以始，歲其有。君子有穀，詒孫子。于胥樂兮。

載燕、又燕也。前二章一會也，此一章一會也。記前後早晚，前已以鷺于下于飛言之。記歡情始末，前已以醉言舞醉言歸言之，至是則以頌禱之情結之。前二章所言此亦有，此一章所言前亦有，互相備也。特頌禱最為至情，故以為結辭。

聞音曰，明、謨郎切，下、後五切，牡、莫後切，駽、呼縣切，有、羽軌切。

總聞曰，頌禱之辭多言福言祿，而此獨言豐年。自今以始，言昔多無年也。春秋自莊閔至僖，十餘年之間，莊二十五年大水，二十七年無麥禾，二十九年有蜚，僖二年三年，冬、春、夏、不雨。此詩當此年以後也。蓋自隱公弒于羽父，桓公弒于彭生，莊公雖免于叔牙，而公子般公子開卒不克免于慶父，至是僖公得季友之力，加奚斯之助，除慶父之逼，同經患難，共享安平，其情豈比于經常之君臣，故此夙夜在公，其禮亦非經常之燕饗也。

泮水八章

思樂泮水，薄采其芹。魯侯戾止，言觀其旂。其旂茷茷（茷館本・案此從注疏本・茷茷一作筏），鸞聲噦噦。無小無大，從公于邁。

思樂泮水，薄采其藻。魯侯戾止，其馬蹻蹻。其馬蹻蹻，其音昭昭。載色載笑，匪怒伊教。

思樂泮水，薄采其茆。魯侯戾止，在泮飲酒。既飲旨酒，永錫難老。順彼長道，屈此羣醜。

穆穆魯侯，敬明其德。敬慎威儀，維民之則。允文允武，昭假烈祖。靡有不孝，自求伊祜。

明明魯侯，克明其德。既作泮宮，淮夷攸服。矯矯虎臣，在泮獻馘。淑問如皋陶，在泮獻囚。

魯侯將至，則喜泮水。魯侯已至，則喜魯侯。變思樂而言穆穆明明，變泮水而言魯侯，變戾止而言明德，人情漸變，物情漸更，故詩人措（館本案・此下原本缺・）

濟濟多士，克廣德心。桓桓于征，狄彼東南。烝烝皇皇，不吳不揚。不告于訩，在泮獻功。

角弓其觩，束矢其搜。戎車孔博，徒御無斁。既克淮夷，孔淑不逆。式固爾猶，淮夷卒獲。

翩彼飛鴞，集于泮林。食我桑黮，懷我好音。憬彼淮夷，來獻其琛。元龜象齒，大賂南金。

聞訓曰，觩、弓弦急也。搜、矢聲發也。今曠野廣場間發矢有此聲。博，寬也。鄭氏改博作傅，蓋欲叶斁音，杜又欲叶逆音，遇叶獲音讙。今不改，自叶，宜從吳氏。

聞物曰，茆，蓴菜也，與芹藻皆泮水所產，采此以為飲酒之羞。此物多在陂澤，可見在郊。

總聞曰，禮，天子將出征，類于上帝，宜乎社，造乎禰，禡于所征之地，受命于祖，受成于學，出征執有罪，反釋奠于學，以訊馘告。古之所謂學者，君臣上下會集禮樂刑政發施之所，在朝所與見者衆。辟、廱、學之兩所，泮、亦學之一所，其他先世之別廟，先臣之別位，以至射、圃、宮、榭，無所不有，可以祭祀，可以燕饗，可以刑賞，可以游觀，故靈臺、有囿、有沼、有辟、有廱，故此會集之廣所也。古器有在辟宮，有在廱位，有在下保廱，有在西宮蒸蒸，亦廱也。而振鷺亦有西廱，西廱既辟廱，泮水分配天子諸侯，則其泮水者，亦不一所也。古器有在和宮，亦是廱之異名，又在宴室，亦是辟之異名。衆說辟廱比處意也。泮水當是泮宮，澳洧劑斷，亦辟廱也。僖公當時偶于此在泮，故因以得傳，其他所在，不可得而攷也。說文，泮，諸侯鄉射之宮，西南為水，東北為牆。則未可知。而西南為水，東北為牆，則附會半水之意，未必然也。凡事從半，皆剖散之意。集韻，判，分也。泮，釋也。伴、胖，廣也。泮，去也。拌，弃也。畔，行也。自許氏之前，鄭氏固已言築土雝水，圍如璧，築土安能渟水，特附合雝意，而不知其不可也。泮言半也。東西門以南通水，北東門以南通北，西門以南通北，則迴環皆水，非半水也。許氏知其不安，故西南為水，東北為牆，凡宮室面南背北，今自南而西背水，自東而北為牆，乃不成宮室字形。宮、明、堂、前南也。暗、在後、北也。室、廟、在前、南也。寢、在後、北也。闕水猶之可也，半水未可信之。禮，小學在公宮南之左，太學在郊。書傳，百里之國，二十里之郊，七十里之國，九里之郊，五十里之國，三里之郊。國愈大則郊愈闊，學愈寬。後世所謂學者，特其間論一二事，略倣其大概，而全非其本意。養老一事，又已不存，其餘制度文物，皆不復可推，雖然又何獨此而已。

閟宮十三章（案閟宮舊爲八章・魯山至爲十三・下當有闕章・今佚・）

閟宮有侐，實實枚枚。赫赫姜嫄，其德不回。上帝是依，無災無害。彌月不遲，是生后稷。降之百福，黍稷重穋，稙穉菽麥。奄有下國，俾民稼穡。有稷有黍，有稻有秬。奄有下土，纘禹之緒。

后稷之孫，實維大王。居岐之陽，實始翦商。至于文武，纘大王之緒。致天之屆，于牧之野。無貳無虞，上帝臨女。敦商之旅。

詩蓋以作岐為興周之基，未有以居岐為翦商之始也。易、隨上六，王用亨于西山。升、六四，王用亨于岐

山.六四非尊位.而自此亨也.閟宮所奉者婦人.略舉其大者一人.曰姜嫄.其太姜太任太姒.皆在也.先祖略舉其大者四人.曰后稷、太王、文、武.其公劉、王季.皆在也.

克咸厥功.王曰叔父.建爾元子.俾侯于魯.大啓爾宇.爲周室輔.乃命魯公.俾侯于東.錫之山川.土田附庸.

言叔父亦有功也.所謂克咸.咸、同也.其下太山梁甫.山在今奉符縣.鳧山、繹山在今鄒縣.皆在兗州.龜山在沂州.徐在徐州.鄒山記曰徂徠在梁甫山多松柏.梁甫、新甫也.閟宮又略舉所奉者二人.曰周公魯公.其莊公皆在也.

周公之孫.莊公之子.龍旂承祀.六轡耳耳.春秋匪解.享祀不忒.皇皇后帝.皇祖后稷.享以騂犧.是饗是宜.降福既多.

自天下言之.以后稷爲宗.自后稷以下皆在.自一國言之.以周公爲宗.自周公以下皆在.朱氏、閟宮魯之羣廟.會其天下.天謂始.一國所謂始.凡與同姓.悉皆同宇.其實私祭之公所也.

周公皇祖.亦其福女.秋而載嘗.夏而楅衡.白牡騂剛.犧尊將將.毛炰胾羹.籩豆大房.萬舞洋洋.孝孫有慶.

孝孫有慶.謂飲福受胙也.故頌禧僖公見下.

俾爾熾而昌.俾爾壽而臧.保彼東方.魯邦是常.不虧不崩.不震不騰.三壽作朋.如岡如陵.

此詩稱六俾.凡三節.一節俾爾熾而昌.俾爾壽而臧.二節俾爾昌而熾.俾爾壽而富.三節俾爾昌而大.俾爾耆而艾.此所舉之壽.皆以朋而來也.

公車千乘.朱英綠縢.二矛重弓.公徒三萬.貝冑朱綅.烝徒增增.戎狄是膺.荊舒是懲.則莫我敢承.

畢祭凡與祭者.禱主人之福.自熾昌壽臧以下是也.頌主人之功.自公車朱英以下是也.

俾爾昌而熾.俾爾壽而富.黃髮台背.壽胥與試.俾爾昌而大.俾爾耆而艾.萬有千歲.眉壽無有害.

作朋之福未盡其意.又推廣之.自俾爾昌而熾以下是也.

泰山巖巖.魯邦所詹.奄有龜蒙.遂荒大東.至于海邦.淮夷來同.莫不率從.魯侯之功.

莫敢承之功未盡其意.又推廣之.自泰山巖巖以下是也.

保有鳧繹.遂荒徐宅.至于海邦.淮夷蠻貊.及彼南夷.莫不率從.莫敢不諾.魯侯是若.

天錫公純嘏.眉壽保魯.居常與許.復周公之宇.魯侯燕喜.令妻壽母.宜大夫庶士.邦國是有.既多受祉.黃髮兒齒.

俾爾之福猶未盡其意.又推廣之.自天錫公純嘏以下是也.毛氏、常、許.魯南鄙西鄙.鄭氏、許、許田也.魯朝宿之地.常或作嘗.在薛之旁.引魯莊三十一年築臺于薛.又引田文食邑于薛.皇覽、孟嘗冢在魯國薛城、(案家當作冢·皇覽語·裴駰史記集解引之·)引此以鄭氏爲證.索隱亦以嘗非諡乃邑.又引此以鄭氏爲證.然常氏地譜.以爲其地未見.鄭氏亦以爲所由未聞.亦意之也.或謂堂父在沂州.當是音字皆轉.長清在齊州長白山.長城在淄州.當是字轉.恐此常只當如魯邦.是常、之常.蓋其邦常居曲阜是也.隱八年、鄭伯使宛來歸祊.左氏、鄭伯請釋泰山之祀而祀周公.以泰山之祊易許田.庚寅我入祊而未有也.桓元年、鄭

伯以璧假許田.當是以祊未成.又以璧求乃許.三月.公會鄭伯于垂.四月公及鄭伯盟于越.左氏結祊成也.則是許爲鄭得計.僖公復取之也.杜氏、成王營王城.故賜周公許田.以爲魯國朝宿之邑.後因立周公別廟.鄭桓公有助祭泰山、湯沐之邑.故欲以祊易許田.各從本國所近之宜.待魯以周公別廟爲疑.故言已廢泰山之祀.而欲爲魯祀周公.遜辭以有求也.豈有始祖別廟.人主賜邑.而欲以易他人湯沐之地.可謂魯之大恥.不知僖公于何年復之.僖五年.諸侯盟于首止.鄭伯逃歸不盟.六年公會諸侯伐鄭.楚人圍許.諸侯遂救許.魯以鄭逃盟而伐之.楚以諸侯伐鄭.而圍許以救之.許遂歸楚.當是此時.乘鄭間魯.楚伐許.因而遂復取許田也.妻也、母也.當是存者也.其亡者皆入近廟.其存者頌禱主人之餘.則皆及之.大夫庶士.則羣臣皆在也.邦國是有.則舉國凡民亦在也.所謂既多受祉也.黃髮兒齒.蓋妻母外族也.君民闔境也.皆有此壽徵也.

徂來之松.新甫之柏.是斷是度.是尋是尺.松桷有舄.路寢孔碩.新廟奕奕.奚斯所作.孔曼且碩.萬民是若.

此廟、即閟宮也.近於正寢.故知閟宮者.私祭之公所也.毛氏新廟.閔公廟也.閔公無功德.又兄弟自無由別立廟.鄭氏新廟、姜嫄廟也.姜嫄雖有功德.然外姓.亦無由作始廟.蓋后稷以下普廟也.姜嫄爲首者.記后稷所由生也.奚斯、督工庀事之官.鄭氏、教護屬功、課章程是也.班氏兩都賦.奚斯頌魯王延壽.靈光殿賦.奚斯頌僖非也.賈氏以誤指作詩主名.(館本案·此下原本缺·)

商頌

那四章

猗與那與.置我鞉鼓.奏鼓簡簡.衎我烈祖.

初則置鞉鼓未用.既而奏鞉鼓.蓋衆樂已作.鞉鼓所以節樂者也.

湯孫奏假.綏我思成.鞉鼓淵淵.嘒嘒管聲.既和且平.依我磬聲.

次鞉鼓管磬竝奏.奏、進也.假、升也.前奏鼓.奏、作樂也.此奏假.奏、升堂也.此詩三稱湯孫.自是三節.一進告升堂也.謂奠神也.二燔幣有先也.謂舉事也.三受胙均享也.謂飲福也.開其夷懌之容.述其溫恭之職.執事有勞.而助祭有能也.

於赫湯孫.穆穆厥聲.庸鼓有斁.萬舞有奕.

次鼓鏞.萬舞竝奏.奕、萬舞之狀也.

我有嘉客.亦不夷懌.自古在昔.先民有作.溫恭朝夕.執事有恪.顧予烝嘗.湯孫之將.

鄭氏、太古有此助祭之禮.恐非謂樂之節奏.祭之次第.自古作此.非今創爲.古民人通用.先民即是古人.自唐諱民.始更改參錯.後有復者.有不復者.詩、兩稱先命.此古語也.一稱先人.不知舊語如此.爲後復改如此.或謂宜民宜人.當作宜民宜民.蓋重言之後一改一不改.王氏在政和中.欲改年作宜民.或難王氏以宜民宜人.今但取半語非是.王氏以重言爲對.然卒不用也.王氏最博古.多藏書.其所見必有自來也.

聞音曰淵、於巾切.斁、弋灼切.奕、弋灼切.客、克各切.懌、弋灼切.昔、息約切.夕、祥龠切.
聞章曰.舊一章.今爲四章.
聞字曰.庸或作鏞.古字亦通用.
總聞曰.以下皆商時商廟所用也.舊說用于成周之廟.曰周用六代之樂也.又說用于微子之國.曰二王之後.得自用先代之樂也.識者更詳.

烈祖五章

嗟嗟烈祖.有秩斯祜.申錫無疆.及爾斯所.既載清酤.賚我思成.亦有和羹.既戒既平.鬷假無言.時靡有爭.
前詩、聲也.所言皆音樂.此詩、臭也.所言皆飲食也.商尚聲亦尚臭.二詩當是各一節.那、奏聲之詩.此薦臭之詩也.商尚聲.故以樂居先.
綏我眉壽.黃耇無疆.約軧錯衡.八鸞鶬鶬.
以假以享.我受命溥將.自天降康.豐年穰穰.
來假來饗.降福無疆.顧予烝嘗.湯孫之將.
聞音曰.衡、戶郎切.饗、虛良切.
聞章曰.舊一章.今爲五章.
總聞曰.此皆祀湯也.故皆曰烈祖.序者以那爲祀成湯.以此爲祀中宗.鄭氏、引及爾斯所、附合及汝之此所汝、中宗也.不知何以見之.自湯而下.皆可以爲及汝.皆可以爲斯所.而獨歸中宗.何也.豈非以玄鳥爲武丁.在那、玄鳥之間.未有所歸.而湯之後.高宗之前.中宗盤庚爲賢.中宗既在盤庚之前.而桑穀變災爲祥.可合自天降康之文.今觀烈祖既同辭.猶與那.與嗟嗟又同.意而綏我思成.賚我思成.小異大同.顧予烝嘗湯孫之將.全同.不獨出于一時.亦出于一人也.

玄鳥四章

天命玄鳥.降而生商.宅殷土芒芒.古帝命武湯.正域彼四方.
玄鳥紀節、而紀節之間.又自有說.禮、仲春玄鳥至.以是祠高媒.當是此年.玄鳥至而有字.次年玄鳥至而生契.是十三月而始誕也.故知其有天命.吞卵之事.不惟誕.又且猥.漢高猶龍種.商契乃燕種乎.識者更詳.帝謂嚳也.嚳居亳.後自契八遷.至湯而復居亳.故書從先王居作帝告釐沃.帝告、當是言帝命之意.釐沃、當是言正域四方之意.孔氏、釐治沃土也.
方命厥后.奄有九有.商之先后.受命不殆.在武丁孫子.武丁孫子.武王靡不勝.龍旂十乘.大糦是承.邦畿千里.維民所止.肇域彼四海.
四海來假.來假祁祁.景員維河.殷受命咸宜.百祿是何.
商都近河.言來者如河也.何不足爲歟言.何止百祿也.鄭氏、以河爲何.以何爲荷.毛氏、任也.鄭氏、擔[illegible]天之多福.皆荷意也.所不可曉.

聞音曰.有、羽軌切.殆、養里切.勝、書烝切.海、虎猥切.祈、宜、隔句相叶.河、何、亦隔句相叶.
聞訓曰.景、集韻.光也.當讀如汎汎其景之景.水光也.員、集韻、語辭也.鄭氏古文作云.
聞章曰.舊一章.今分四章.
總聞曰.此高宗之子孫.祀成湯者也.祀高宗在下.

長發七章

濬哲維商.長發其祥.洪水芒芒.禹敷下土方.外大國是疆.幅隕既長.有娀方將.帝立子生商.
有娀、契母也.帝、謂舜也.所立之人.子姓.所生之地.商邑也.
玄王桓撥.受小國是達.受大國是達.率履不越.遂視既發.相土烈烈.海外有截.
玄王、契也.玄鳥至而生.紀時稱玄王.商既有天下之後.不追諡而追稱.如武成.惟先王建邦.啓土.孔氏、謂后稷也.自契之後.湯之前.十三傳而獨舉相土一人.左氏閼伯居商丘.相土因之.是最盛者有此也.
帝命不違.至于湯齊.湯降不遲.聖敬日躋.昭假遲遲.上帝是祗.帝命式于九
自相土而下.昌居曹圉冥振微.報丁、報乙、報丙.主壬、主癸.皆事夏不敢違命.至湯而曰天乙.是與帝齊.有代君之德.偪上之勢.此帝桀有夏臺之囚.如商紂有羑里之錮.皆寖鄰于大位.故致疑也.降生也.屆氏、惟庚寅吾以降.自湯之生.則天時人事.甚疾而不遲也.聖也、敬也.隨日而升.而湯格天甚緩.事天甚嚴.夏帝使爲表式于天下.則時已至也.孔氏.湯爲夏方伯.得專征伐.與文王西伯之事相同也.葛伯不祀.湯始征之.與文王伐崇之事相同也.經世、丁丑、湯即諸侯位.即方伯也.戊寅、成湯征葛.始專征也.上帝、天也.帝、君也.夏商皆稱帝號.
受小球大球.爲下國綴旒.何天之休.不競不絿.不剛不柔.敷政優優.百祿是遒.
受小共大共.爲下國駿厖.何天之龍.敷奏其勇.不震不動.不戁不竦.百祿是總.
武王載旆.有虔秉鉞.如火烈烈.則莫我敢曷.苞有三櫱.莫遂莫達.九有有截.韋顧既伐.昆吾夏桀.
前詩先言武湯.次曰武王.此又曰武王.大率湯以武爲盛.即其盛者相承爲常稱.雖非諡.亦習呼也.朱氏、苞、夏桀也.櫱、韋也、顧也.昆吾也.甚善.
昔在中葉.有震且業.允也天子.降于卿士.實維阿衡.實左右商王.
承上苞櫱爲辭.言湯爲桀在苞櫱之中.苞覆于上.櫱攻于下.可謂不安.夏書伊尹去亳適夏.孔氏、進于桀也.既醜有夏.復歸于亳.孔氏、不能用賢.復退還也.經世、乙卯、薦伊尹于夏王.壬午.伊尹歸亳.降于卿士者此也.乙未、伊尹相湯伐桀.實維阿衡.實左右商王者.此也.
聞音曰.共、居容切.厖、莫紅切.若欲平叶.則六句皆叶龍.若欲仄叶.則六句皆叶動.三平三仄亦可.但與上不類.櫱、魚割切.衡、戶郎切.
總聞曰.此詩之體.全與大明相符.古人文章亦有所祖述.不苟作也.

殷武六章

撻彼殷武．奮伐荊楚．罙入其阻．裒荊之旅．有截其所．湯孫之緒．

殷武．商武丁也．成湯號武王．其後二十九主．以武爲號者二人．武丁得聲至高．武乙得禍至大．故後武庚續商祀．亦不令終．大率在商周以文武爲極稱．而商爲至嚴．觀死生禍福之際．則天心人心．曾何異也．

維女荊楚．居國南鄉．昔有成湯．自彼氐羌．莫敢不來享．莫敢不來王．曰商是常．

西北夷強．東南夷弱．言西北尙爾．東南當如何．敕之辭也．易旣濟．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象曰．憊也．未濟．震用伐鬼方．三年有賞于大國．雖不言高宗．實高宗也．象曰．志行也．商有虎方．彝博古虎方．鬼方也．楚人好鬼．故曰鬼方．虎在東北．則非南也．易與詩相應．虎方之彝．容有差也．

天命多辟．設都于禹之績．歲事來辟．勿予禍適．稼穡匪解．

在禹．荊楚屬荊州．汝乃我王土．所有循歲事來朝王．則我不汝禍．不汝過．保田業不解散也．不然．汝豈得安也．敕之辭也．

天命降監．下民有嚴．不僭不濫．不敢怠遑．命于下國．封建厥福．

僭、濫、怠、遑．無此三過．則命汝有邦．與封建同福．不然．不得我命．汝何以自立．又敕之辭也．

商邑翼翼．四方之極．赫赫厥聲．濯濯厥靈．壽考且寧．以保我後生．

此高宗子孫祀武丁．謝之辭也．

陟彼景山．松柏丸丸．是斷是遷．方斲是虔．松桷有梴．旅楹有閑．寢成孔安．

司馬氏、武丁沒．祖庚立．祖己、嘉祥雉之德．立廟爲高宗．雉是災非祥．稱宗不爲此也．然旣尊爲高宗．則立廟審也．當是此寢．

聞音曰．享、虛良切．解、古義切．音係．適、丁歷切．音的．旁紐作丁計切．音地．叶係．寒、郞、嚴、魚銜切．濫、盧甘切．此作一叶．國、越逼切．福、筆力切．此作一叶．吳氏不必以嚴作莊．避漢諱而改．

聞句曰．左氏魯哀五年引此．不僭不濫．不敢怠遑．命以多福．比今詩少一句．更三字．杜氏無　辭．又魯襄二十六年．引此不僭不濫．不敢怠遑．命于下國．封建厥福．比今本相同．杜氏亦無他辭．則春秋之時．所傳已有差舛．大率左氏所引．多與今本異．同特在圓機．以情以理推之而已．

聞跡曰．景山在濱州．與定之方中景山同．

總聞曰．首舉湯以爲辭．湯之威德．入人之心甚深．後世不無憑藉也．如周之子孫．舉事多稱文武．

詩總聞原跋

右雪山王先生詩說二十卷．其家藏且五十年．未有發揮之．隨州武寧國正韓公．識守是邦．慨念前耆著述．不可湮沒．過從其孫宗且求此書．鋟梓以廣其傳．命工經始．而日強分管．來此．公餘因取讀之．其删除詩序．實與文公朱先生合．至于以意逆志．自成一家．眞能瞭寐詩人之意于千載之上．所謂可謂之窮經矣．趣使鑱刻．凡三閱月而後竣事．使斯文顯行于世．後學之幸也．淳祐癸卯季冬上澣．吳興陳日強書于富川郡齋．

詩總聞識後

昔黃東發說詩．朱呂二家外．惟取雪山王氏．知其書在宋時傳習者衆．而明以來未見專刻．今素園先生重梓聚珍板本．以廣其傳．余任校讎之役．間有是正．識於下方．亦有知其有誤．而無可覈定者．如曹風鳲鳩、其弁、伊騏．注云．說文騏作琪．攷今說文未嘗引此句．惟綼字下引詩縞衣綼巾．俗本說文從畀聲．誤．今從段氏說．乃鄭風出其東門之文．而周官弁師．王之皮弁會五采玉璂．鄭君璂讀綦．引詩其弁伊綦．陸氏釋文．璂本亦作琪．蓋綼是正字．綼弁綼衣．皆當作此體．綦乃或體．騏、璂、琪、皆假借字也．然則雪山此文或援周官之琪．而傳本誤爲說文邪．抑當時所見許書．別有引鳲鳩句．而今本佚之邪．小雅四月亂離瘼矣．奚其適歸．注疏本作爰其適歸．朱子集傳元時刊本．亦作爰．注云、家語作奚．未知何時妄改本文．直作奚字．雪山登第．稍後於朱子．著書亦稍後．故如魯頌閟宮．商頌苞有三蘖．皆引朱子之說．此或同於朱子作奚．然注中何以不言．竊疑是本錄自永樂大典．或當時專宗朱子之學．胡廣等輒依集傳．徑改經文如此邪．皆不可攷矣．校書之難．前人謂非劉向揚雄弗克任也．末學膚受．所可自勉者．惟不輕改本文耳．是書又更無他本可校．故此類悉仍其舊．既竣事．略識其意．以質大雅．

道光丙午黃鍾之月．嘉興錢儀吉．

呂氏家塾讀詩記

呂祖謙撰

呂氏家塾讀詩記提要

呂氏家塾讀詩記三十二卷．宋呂祖謙撰．祖謙有古周易已著錄．此其說詩之作也．朱子與祖謙交最契．其初論詩亦最合．此書中所謂朱氏曰者．卽所採朱子說也．後朱子改從鄭樵之論．自變前說．而祖謙仍堅守毛鄭．故祖謙沒後．朱子作是書序．稱少時淺陋之說．伯恭父誤有取焉．旣久自知其說有所未安．或不免有所更定．伯恭父反不能不置疑於其間．熹竊惑之．方將相與反覆其說．以求眞是之歸．而伯恭父已下世云云．蓋雖應其弟祖儉之請．而夙見深有所不平．然迄今兩說相持．嗜呂氏書者終不絕也．陳振孫書錄解題．稱自篤公劉以下．編纂已備．而條例未竟．學者惜之．此本爲陸釴所重刋．釴序稱得宋本於友人豐存叔．呂氏書凡二十二卷．公劉以後．其門人續成之．與陳氏所說小異．亦不言門人爲誰．然書錄解題．及宋史藝文志．均著錄三十二卷．則當時之本已如此．釴所云云．或因戴溪有續讀詩記三卷．遂誤以後十卷當之歟．陳振孫稱其博採諸家．存其名氏．先列訓詁．後陳文義．翦截貫穿．如出一手．有所發明．則別出之．詩學之詳正．未有逾於此書者．魏了翁作後序．則稱其能發明詩人躬自厚而薄責於人之旨．二人各舉一義．已略盡是書所長矣．了翁後序．乃爲眉山賀春卿重刻是書而作．時去祖謙沒未遠．而版已再新．知宋人絕重是書也．

原序

詩自齊魯韓氏之說不傳．而天下之學者．盡宗毛氏．毛氏之學．傳者亦衆．而王述之類．今皆不存．則推衍毛說者．又獨鄭氏之箋而已．唐初諸儒爲作疏義．因譌踵陋．百千萬言．而不能有以出乎二氏之區域．至於本朝．劉侍讀、歐陽公、王丞相、蘇黃門、河南程氏、橫渠張氏．始用己意有所發明．雖其淺深得失．有不能同．然自是之後．三百五篇之微詞奧義．迺可得而尋繹．蓋不待講於齊魯韓氏之傳．而學者已知詩之不專於毛鄭矣．及其旣久．求者益衆．說者愈多．同異紛紜．爭立門戶．無復推讓祖述之意．則學者無所適從．而或反以爲病．今觀呂氏家塾之書．兼總衆說．巨細不遺．挈領持綱．首尾該貫．旣足以息夫同異之爭．而其述作之體．則雖融會通徹．渾然若出於一家之言．而一字之訓、一事之義．亦未嘗不謹其說之所自．及其斷以己意．雖或超然出於前人意慮之表．而謙讓退託．未嘗敢有輕議前人之心也．烏乎．如伯恭父者．眞可謂有意乎溫柔惇厚之敎矣．學者以是讀之．則於可羣可怨之旨．其庶幾乎．雖然．此書所謂朱氏者．實熹少時淺陋之說．而伯恭父誤有取焉．其後歷時旣久．自知其說有所未安．如雅鄭邪正之云者．或不免有所更定．則伯恭父反不能不置疑於其間．熹竊惑之．方將相與反復其說．以求眞是之歸．而伯恭父已下世矣．烏乎．伯恭父已矣．若熹之衰頹汨沒．其勢又安能復有所進．以獨決此論之是非乎．伯恭父之弟子約、旣以是書授其兄之友邱侯宗卿．而宗卿將爲版本以傳永久．且以書屬熹序之．熹不得辭也．迺

路爲之說.因并附其所疑者.以與四方同志之士共之.而又以識予之悲恨云爾.淳熙壬寅九月己卯.新安朱熹序.

舊序

東萊先生呂成公讀詩記.舊南畿蜀省皆有刻.歲久夷漫.罕行於世.余家有藏本.南考功陳君取而諷焉.謀于寮蘇君程君授諸梓.旣成.屬余以序.余惟國家功令.立詩學宮.士所受以紫陽集傳爲宗.壹切古注疏罷弗肄.故成公所記.雖學士大夫心知好之.而不獲與紫陽耦.余閒嘗反覆研味.參諸往志.得其說與文公異者.凡有四焉.文公取夾漈鄭氏詆諆小序之說.多斥毛鄭.而以己爲之序.成公則尊用小序.且謂毛詩率與經傳合.爲獨得其眞.其異一也.文公釋思無邪.謂勸善懲惡.究乃歸正.非作詩之人皆無邪.成公則直謂詩人以無邪之思作之云耳.其異二也.文公以桑中溱洧卽是鄭衞.二雅乃名爲雅.成公則謂二詩並是雅聲.彼桑間濮上.聖人固已放之.其異三也.文公以二南房中之樂.正大小雅.朝廷之樂.商頌周頌.宗廟之樂.桑中溱洧之倫.不可以薦鬼神.御賓客.成公則謂凡詩皆雅樂也.祭祀朝聘皆用之.唯桑濮鄭衞之音.乃世俗所用.元不列于三百篇數.其異四也.余又嘗因此考之.而覺成公之說長.詩序自毛萇、鄭元、沈重、蕭統.皆以爲子夏作.韓文公謂子夏有不序詩之道三.疑漢儒所附託.伊川斷以小序作于當時國史.而大序非聖人不能.程大昌又辨小序古序也.兩語外續而申之.依范曄.逎衞宏所綴.諸說棼棼.迄無定論.然詩之有序也.猶聽訟之有證驗也.證驗必于其人.與世之近者求之.以毛氏之源流子夏.貞穿先秦古書.自河間獻王.已深知其精者猶不足信.今用己見.除度靜女采葛諸詩.爲若後世子夜之

歌.估客之樂者.鄭樵章俊卿之論.是且奚据哉.有善有惡.詩詞固爾.作者之志.非美善則刺惡.何邪之有.故均一淫泆之辭也.出奔者之思則邪.出刺奔者之思則正.今第以辭而邪之.則叔于田本刺鄭莊也.而辭乃愛段.揚之水本刺晉昭也.而詞乃戴武.是直爲後世美新勸晉之嚆矢矣.聖人奚取焉.迺存之爲亂賊口實哉.漢志載衞地桑間濮上之阻.男女亟聚會.聲色生焉.近代博南新鄭著錄.言鄭聲淫者.謂鄭國作樂之聲過于淫.非謂鄭詩皆淫也.是以樂記曰.流辟邪散.狄成滌濫之音作.而民淫亂.夫聲與辭.其分固已皙矣.青衿安知非以刺學.風雨安知非以思賢.有女同車安知非以刺婚.遵大路安知非以留君子.而必以爲淫昏不檢之人.自道其謔浪嗍晰之語乎.聖人所刪者又何等篇.曾是斥穢登良.迺懟眞此也.左氏記季札之觀樂也.所歌者邶鄘衞鄭.皆在焉.則諸詩固雅樂矣.使其爲里巷狹邪所用.周樂惡得有之.魯之樂工.又何自取異國淫邪之辭.肄之于磬夏濩武間也.且鄭伯如晉.子展賦將仲子.鄭伯享趙孟.子太叔賦野有蔓草.鄭六卿餞韓宣子.子齹賦野有蔓草.子太叔賦褰裳.子游賦風雨.子旗賦有女同車.子柳賦籜兮.皆見美于叔向趙孟韓起.然則鄭詩未嘗不可施于燕享.假令盡爲淫奔所作.豈有兩國君卿大夫相見.乃自歌其里巷狹邪之淫辭.以褻嫚俎豆.下伍伶譁者哉.必不然矣.蓋偏考宋儒方回馬端臨輩所論著.錯以古今諸賢之言二書異同.較若指掌.而成公之說.其理似有不可廢者.士君子生千載之後.讀古人書.政自未易.詩又多微辭.尤難臆決.要在衷諸理而是.質諸心而安耳.苟其有得于心與理.卽璅語稗說.持之有故.猶不可棄.況于賢人君子之言.重席解頤之論.確有師承.可俟百世而不惑者哉.然則讀文公集傳者.于成公所記.惡可忽諸.抑又聞揚雄有言.譊譊之學.各習其師.范曄亦云書理無二.義歸有宗.碩學之徒.莫之或徙.故通人鄙其固.夫考正亡逸.稽覈異同.使積滯羣疑.渙然冰釋.固通經博古者之大快也.余故詳次昔人所評.爲讀二家詩備折衷焉.

萬歷癸丑上元日.江寧後學顧起元書.

余嘗讀呂氏讀書記、大事記、未睹讀詩記也。近得宋本於友人豐存叔、讀而愛之。其書宗毛氏以立訓。考註疏以纂言。剪綴諸家。如出一手。有司馬子長貫穿之巧。研精殫歲。融會渙釋。有杜元凱眞積之悟。緣物醜類。辯名正義。有鄭漁仲考據之精。茲余之所甚愛焉。迺杜史應臺傳公。刻於南昌郡。刻成。或問余曰。今詩學宗朱氏集傳矣。刻呂氏何居。余應曰。子謂朱呂異說。懼學者之多岐耶。夫三百篇微詞奧義。藐哉遐矣。齊魯韓毛。譬則蹊徑之始分也。其適則同也。註疏所由以適也。譬則輸也。朱氏呂氏。蓋灼迷而導之往也。譬則炬與幟也。呂宗毛氏。朱取三家。固各有攸指矣。安得宗朱而盡棄呂耶。朱說記采之。呂說傳亦采之。二子蓋同志友也。非若夫立異說以求勝也。善學者寀異以致同。不善學者反同以求異。是故刻呂氏以存毛翼朱。求合經以致同而已矣。雖然。余於是竊疑焉。三家之詩。唐人已失其傳。雖有存焉者譌矣。毛詩固未嘗亡也。後世經生。尋墜緒之三家。不啻珠璧。棄未亡之毛氏。直如弁屣。何哉。毛氏行而三家廢。君子既已惜之。集傳出而毛氏之學寖微。又奚爲莫之慨也。夫去古近者。言雖賾而似眞。離聖遠者。說雖詳而易淆。故曰。冢尺雖斷。可定鍾律。毛氏殆未可輕訾也。或曰。然則將盡信毛氏可乎。曰。余觀其釋鴟鴞合金縢。釋北山烝民合孟子。昊天成命合國語。碩人清人黃鳥皐矣合左傳。由庚諸篇合儀禮。其可尊信。視三家獨多。故呂氏之言曰。毛詩與經傳合。最得其眞。朱子亦曰。其從來也遠。有傳據證驗不可廢者。是故刻呂氏以存毛翼朱。求合經以致同而已矣。呂氏凡二十二卷。乃公劉以後。編纂未就。其門人續成之。茲又斯文之遺憾云。

嘉靖辛卯古鄞陸釴撰

呂氏家塾讀詩記姓氏

毛氏萇	鄭氏康成	孔氏安國
陸氏璣	何氏休	杜氏預
郭氏璞	韋氏昭	韓氏愈
明道程氏	伊川程氏	橫渠張氏
成都范氏	滎陽呂氏	藍田呂氏
上蔡謝氏	龜山楊氏	廬陵歐陽氏
眉山蘇氏	眉山蘇氏	后山陳氏
臨川王氏	永嘉陳氏	延平羅氏
武夷胡氏	建安游氏	河東侯氏
河南尹氏	南豐曾氏	元城劉氏
三山李氏	長樂劉氏	莆田鄭氏
永嘉鄭氏	長樂王氏	山陰陸氏
渤海胡氏	什方張氏	導江鮮于氏

董氏　徐氏　邱氏

南軒張氏　晦庵朱氏

呂氏家塾讀詩記目錄

卷一

綱領　詩樂　删次

大小序　六義　風雅頌

章句音韻　卷秩　訓詁傳授

條例

卷二 詩篇名

正風

周南

關雎　葛覃　卷耳

樛木　螽斯　桃夭

兔罝　芣苢　漢廣

汝墳　麟之趾

卷三

召南

鵲巢　采蘩　草蟲

采蘋　甘棠　行露

羔羊　殷其靁　摽有梅

小星　江有汜　野有死麕

何彼襛矣　騶虞

卷四

變風 從邶訖豳十三國並變風也

邶國風 十九篇

柏舟　綠衣　燕燕

日月　終風　擊鼓

凱風　雄雉　匏有苦葉

谷風　式微　旄邱

簡兮　泉水　北門

北風　靜女　新臺

二子乘舟

卷五

鄘國風 十篇

柏舟　牆有茨　君子偕老

桑中　鶉之奔奔　定之方中

蝃蝀　相鼠　干旄

載馳

卷六

衛國風 十篇

淇澳　考槃　碩人

氓　竹竿　芄蘭

河廣　伯兮　有狐

木瓜

卷七

王國風 十篇

黍離　君子行役　君子陽陽
揚之水　中谷有蓷　兔爰
葛藟　采葛　大車
丘中有麻
卷八
鄭國風 二十一篇
緇衣　將仲子　叔于田
大叔于田　清人　羔裘
遵大路　女曰雞鳴　有女同車
山有扶蘇　蘀兮　狡童
褰裳　丰　東門之墠
風雨　子衿　揚之水
出其東門　野有蔓草　溱洧
卷九
齊國風 十一篇
雞鳴　還　著
東方之日　東方未明　南山
甫田　盧令　敝笱
載驅　猗嗟
卷十
魏國風 七篇
葛屨　汾沮洳　園有桃
陟岵　十畝之間　伐檀
碩鼠
卷十一
晉國風 十二篇
蟋蟀　山有樞　揚之水
椒聊　綢繆　杕杜
羔裘　鴇羽　無衣
有杕之杜　葛生　采苓

卷十二
秦國風 十篇
車鄰　駟驖　小戎
蒹葭　終南　黃鳥
晨風　無衣　渭陽
權輿
卷十三
陳國風 十篇
宛丘　東門之枌　衡門
東門之池　東門之楊　墓門
防有鵲巢　月出　株林
澤陂
卷十四
檜國風 四篇
羔裘　素冠　隰有萇楚
匪風
卷十五
曹國風 四篇
蜉蝣　候人　鳲鳩
下泉
卷十六
豳國風 七篇
七月　鴟鴞　東山
破斧　伐柯　九罭
狼跋
卷十七
正小雅 八十篇
鹿鳴　四牡　皇皇者華
常棣　伐木　天保
采薇　出車　杕杜

魚麗

卷十八

正小雅

南陔　白華　華黍
南有嘉魚　南山有臺　由庚
崇丘　由儀　蓼蕭
湛露

卷十九

正小雅

彤弓　菁菁者莪　六月
采芑　車攻　吉日
鴻鴈　庭燎　沔水
鶴鳴

卷二十

正小雅

祈父　白駒　黃鳥
我行其野　斯干　無羊
節南山　正月　十月之交
雨無極

卷二十一

正小雅

小旻　小宛　小弁
巧言　何人斯　巷伯
谷風　蓼莪　大東
四月

卷二十二

正小雅

北山　無將大車　小明
鼓鐘　楚茨　信南山
甫田　大田　瞻彼洛矣

裳裳者華

卷二十三

正小雅

桑扈　鴛鴦　頍弁
車舝　青蠅　賓之初筵
魚藻　采菽　角弓
菀柳

卷二十四

正小雅

都人士　采綠　黍苗
隰桑　白華　緜蠻
瓠葉　漸漸之石　苕之華
何草不黃

卷二十五

正大雅　三十一篇

文王　大明　緜
棫樸　旱麓　思齊
皇矣　靈臺　下武
文王有聲

卷二十六

正大雅

生民　行葦　既醉
鳧鷖　假樂　公劉
泂酌　卷阿　民勞
板

卷二十七

正大雅

蕩　抑　桑柔
雲漢　崧高　烝民
韓奕　江漢　常武

瞻卬 召旻
卷二十八 周頌三十一篇
清廟 維天之命 維清
烈文 天作 昊天有成命
我將 時邁 執競
思文
卷二十九 周頌
臣工 噫嘻 振鷺
豐年 有瞽 潛
雝 載見 有客
武
卷三十 周頌
閔予小子 訪落 敬之
小毖 載芟 良耜
絲衣 酌 桓
賚 般
卷三十一 魯頌四篇
駉 有駜 泮水
閟宮
卷三十二 商頌五篇
那 烈祖 元鳥
長發 殷武

五十五冊

呂氏家塾讀詩記卷一

宋 呂祖謙撰

綱領

論語．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程氏曰．思無邪．誠也○謝氏曰．君子之於詩．非徒誦其言．又將以考其情性．非徒以考其情性．又將以考先王之澤．蓋禮度禮樂．雖亡於此．猶能供與其深微之意而傳之．故其爲言．率皆樂而不淫．憂而不困．怨而不怒．哀而不愁．如綠衣傷己之詩也．其言不過曰我思古人．俾無訧兮．擊鼓怨上之詩也．其言不過曰土國城漕．我獨南行．至軍旅數起．大夫久役．止曰自詒伊阻．行役無期度．思其危難以風焉．不過曰苟無飢渴而已．若夫言天下之事．美盛德之形容．固不待言而可知也．其與憂愁思慮之作．孰能優游不迫也．孔子所以有取焉．作詩者如此．讀詩者其可以邪心讀之乎．○子所雅言．詩書執禮．皆雅言也．程氏曰．皆孔子素所常言也．○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禮記曰．十有三年．誦詩舞勺．成童舞象．學射御．二十而冠．始學禮○程氏曰．言近而易知．故人之學興起於詩○又曰．夫子言興於詩．觀其言．是興起人意思．汪洋浩大．皆是此意○又曰．興於詩者．吟詠情性．涵暢道德之中而歆動之．有吾與點也之氣象○又曰．古之學者．必先學詩．學詩則誦讀其言．善惡是非勸戒．有以啓發其意．故曰興．○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爲．程氏曰．今人不解讀書．如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爲．須是未讀詩時．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既讀詩後．便達於政．能專對四方．始是讀詩．人而不爲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而立．須是未讀周南召南．一似面牆．既讀後便不面牆．方是有驗．大抵讀書只此便是法．○小子．何莫學夫詩．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羣．可以怨．邇之事父．遠

29 B

之事君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 謝氏曰詩吟詠情性善感發人使人易直子諒之心易以生故可以興得情性之正無所底滯則閱理自明故可以觀心平氣和於物無競故可以羣優游不迫雖怨而不怒也無鄙倍心故可以怨○張氏曰詩中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莫不皆有止言事父事君舉其最重者言也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亦可以博物○程氏曰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所以明理也 ○陳亢 音剛 問於伯魚曰子亦有異聞乎對曰未也嘗獨立鯉趨而過庭曰學詩乎對曰未也不學詩無以言鯉退而學詩他日又獨立鯉趨而過庭曰學禮乎對曰未也不學禮無以立鯉退而學禮聞斯二者陳亢退而喜曰問一得三聞詩聞禮又聞君子之遠其子也○子貢曰貧而無諂富而無驕何如子曰可也未若貧而樂富而好禮者也子貢曰詩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斯之謂與子曰賜也始可與言詩已矣告諸往而知來者○子夏問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爲絢兮何謂也子曰繪事後素曰禮後乎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與言詩已矣○南容三復白圭孔子以其兄之子妻之

孟子咸丘蒙問曰詩云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而舜既爲天子矣敢問瞽瞍之非臣如何曰是詩也非是之謂也勞於王事而不得養父母也曰此莫非王事我獨賢勞也故說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以意逆志是爲得之如以辭而已矣雲漢之詩曰周餘黎民靡有孑遺信斯言也是周無遺民也 程氏曰不以文害辭文文字之文舉一字則是文成句是辭詩爲解一字不行却遷就他說如有周不顯自是文當如此○張氏曰知詩莫知孟子以意逆志讀詩之法也○又曰凡觀書不可以類而泥文不爾則字字相梗當觀其文勢上下意 ○詩曰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孔子曰爲此詩者其知道乎故有物必有則民之秉彝也故好是懿德○公孫丑問曰高子曰小弁 蒲官反 小人之詩也孟子曰何以言之曰怨曰固哉高叟之爲詩也有人於此越人關 音彎 弓而射之則己談笑而道之無他疏之也其兄關弓而射之則己垂涕泣而道之無他戚之也小弁之怨親親也親親仁也固矣夫高叟之爲詩也曰凱風何以不怨曰凱風親之過小者也小弁親之過大者也親之過大而不怨是愈疏也親之過小而怨是不可磯也愈疏不孝也不可磯亦不孝也孔子曰舜其至孝矣五十而慕

文中子謂薛收曰昔聖人述史三焉其述書也帝王之制備矣故索焉而皆獲其述詩也興廢之由顯故究焉而皆得其述春秋也邪正之迹明故考焉而皆當

程氏曰詩者言之述也言之不足而長言之詠歌之所由興也其發於誠感之深至於不知手之舞足之蹈故其入於人也亦深至可以動天地感鬼神虞之君臣迭相賡和始見於書夏殷之世雖有作者其傳鮮矣至周而世益文人之怨樂必形於言政之善惡必見刺美至夫子之時所傳者多矣夫子刪之得三百篇皆止於禮義可以垂世立教古之人幼而聞歌誦之聲長而識刺美之意故人之學由詩而興後世老師宿儒尚不知詩義後學豈能興起也○凡看書各有門庭詩易春秋不可逐句看尚書論語可以逐句看○作詩者未必皆聖賢當時所取者取其意思止於禮義而已其言未必盡善如比其君以碩鼠狡童之類 又曰詩者以樂天知命處之則一時都無事其中亦有君子情意不到處○張氏曰詩之譏刺其間直有淺近者以其於禮義至粹美此聖人之所取 ○學者不可以不看

詩看詩便使人長一格

張氏曰求詩者貴平易不要崎嶇求合詩人之情溫厚平易老成今以崎嶇求之其心先狹隘無由可見詩人之情本樂易只爲時事拂其樂易之性故以詩道其志 又曰求詩貴平易不要崎嶇求合又患泥文如烝然來思湛湛露斯思斯何必泥字還不作人德音不瑕之類不可以辭害君子至止樂只君子只止何必拘○又曰詩全是人之情性須先得詩人之心然後觀玩易入凡書皆然大抵聖人語言盡由德性中出故須先得其心則詠其言易以入也○又曰詩人之志至平易故無艱險之言以平易求之則思遠以廣愈艱險則愈淺近矣大率所言皆目前事而義理存乎其中矣 ○後千餘年樂府皆淺近只是流連光景閨門夫婦之意無有及民憂思大體者

謝氏曰詩須諷味以得之古詩即今之歌曲今之歌曲往往能使人感動至學詩卻無感動興起處只爲泥章句故也明道先生善言詩未嘗章解句釋但優游玩味吟哦上下使人有得處瞻彼日月悠悠我思道之云遠曷云能來思之切矣百爾君子不知德行不忮 之豉反 不求何用不臧歸于正也 又曰明道嘗談詩並不曾下一字訓詁只轉卻一兩字點綴地念過便教人省悟點平聲

詩樂

尚書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 呂大鈞和叔曰古人因詩而歌使叶聲律歌有高下清濁合於宮商則爲聲聲叶律呂則爲律 ○予欲聞六律五聲八音在治忽以出納五言汝聽○工以納言時而颺之 注云工樂官掌誦詩以納諫

周禮大司樂掌成均之灋以治建國之學政而合國之子弟焉以樂德教國子中和祗庸孝友以樂語教國子興道諷誦言語以樂舞教國子舞雲門大卷 音權 大咸大磬 上昭反 大夏大濩大武○樂師凡射王以騶虞爲節諸侯以貍首爲節大夫以采蘋爲節士以采蘩爲節○及徹帥學士而歌徹 注云徹者在周頌臣工之什 ○大師教六詩曰風曰賦曰比曰興曰雅曰頌以六德爲之本以六律爲之音○瞽矇掌九德六詩之歌以役大師 前漢禮樂志周禮既備而其器用張陳周官具焉典者自卿大夫師瞽以下皆選有道德之人朝夕習業以教國子國子者卿大夫之子弟也皆學歌九德誦六詩習六舞五聲八音之和然自雅頌之興而所承衰亂之音猶在是謂淫過凶嫚之聲爲設禁焉

儀禮鄉飲酒禮工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笙南陔白華華黍乃間歌魚麗笙由庚歌南有嘉魚笙崇丘歌南山有臺笙由儀乃合樂周南關雎葛覃卷耳召南鵲巢采蘩采蘋 孔氏曰召南三篇越草蟲而取采蘋蓋采蘋舊在草蟲之前孔氏之後簡札始倒 工告於樂正曰正歌備○鄉射禮乃合樂周南關雎葛覃卷耳召南鵲巢采蘩采蘋告於樂正曰正歌備○燕禮工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笙奏南陔白華華黍乃間歌魚麗笙由庚歌南有嘉魚笙崇丘歌南山有臺笙由儀遂歌鄉樂周南關雎葛覃卷耳召南鵲巢采蘩采蘋大師告於樂正曰正歌備○大

射禮乃歌鹿鳴三終乃管新宮三終其篇亡　奏貍首以射射義天子以騶虞爲節諸侯以貍首爲節卿大夫以采蘋爲節士以采蘩爲節詩云曾孫侯氏四正具舉大夫君子凡以庶士小大莫處御于君所以燕以射則燕則譽注云騶虞采蘋采蘩今詩篇名貍首逸曾孫侯氏是也○國語叔孫穆子聘于晉晉悼公享之樂及鹿鳴之三而後拜樂三晉侯使行人問焉對曰夫先樂金奏肆夏繁遏渠天子所以饗元侯也夫歌文王大明緜則兩君相見之樂也皆非使臣之所敢聞也今伶簫詠歌鹿鳴之三君之所以況使臣臣敢不拜況夫鹿鳴君之所以嘉先君之好也敢不拜嘉四牡君之所以章使臣之勤也敢不拜章皇皇者華君教使臣曰每懷靡及諏謀度詢必諮於周敢不拜教

論語子與人歌而善必使反之而後和之注云樂其善使重歌而自和之○程氏曰歌必全章也　○師摯之始關雎之亂洋洋乎盈耳哉注云師摯魯大師之名始首也師摯首識關雎之聲而理其亂者

禮記天子五年一巡狩命大師陳詩以觀民風○淸廟之瑟朱絃而疏越壹倡而三歎有遺音者矣○子贛見師乙而問焉曰賜聞聲歌各有宜也如賜者宜何歌也師乙曰乙賤工也何足以問所宜請誦其所聞而吾子自執焉寬而靜柔而正者宜歌頌廣大而靜疏達而信者宜歌大雅恭儉而好禮者宜歌小雅正直而靜廉而謙者宜歌風肆直而慈愛者宜歌商溫良而能斷者宜歌齊夫歌者直已而陳德也動已而天地應焉四時和焉星辰理焉萬物育焉故商者五帝之遺聲也商人識之故謂之商齊者三代之遺聲也齊人識之故謂之齊明乎商之音者臨事而屢斷明乎齊之音者見利而讓臨事而屢斷勇也見利而讓義也有勇有義非歌孰能保此故歌者上時掌反如抗下如隊音墜曲如折止如槀木倨中矩句中鉤古侯反纍纍力追反乎端如貫珠故歌之爲言也長言之也說之故言之言之不足故長言之長言之不足故嗟歎之嗟歎之不足故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子貢問樂

左氏傳吳公子札來聘請觀於周樂使工爲之歌周南召南曰美哉始基之矣猶未也然勤而不怨矣爲之歌邶蒲對反鄘衛曰美哉淵乎憂而不困者也吾聞衛康叔武公之德如是是其衛風乎聽聲以爲別故有疑言爲之歌王曰美哉思而不懼其周之東乎爲之歌鄭曰美哉其細已甚民弗堪也是其先亡乎爲之歌齊曰美哉泱泱於良反乎大風也哉泱泱弘大之聲表東海者其大公乎國未可量也爲之歌豳曰美哉蕩乎樂而不淫其周公之東乎爲之歌秦曰此之謂夏聲秦本在西戎汧隴之西秦仲始有車馬禮樂去戎狄之音而有諸夏之聲故謂之夏聲夫能夏則大大之至也其周之舊乎爲之歌魏曰美哉渢渢扶弓反乎渢渢中庸之聲大而婉險而易行以德輔此則明主也爲之歌唐曰思深哉其有陶唐氏之遺民乎不然何憂之遠也非令德之後誰能若是爲之歌陳曰國無主其能久乎淫聲放蕩無所畏忌故曰國無主自鄶古外反以下無譏焉爲之歌小雅曰美哉思而不貳怨而不言其周德之衰乎猶有先王之遺民焉爲之歌大雅曰廣哉熙熙乎熙熙和樂之聲曲而有直體論其聲其文王之德乎爲之歌頌曰至矣

哉直而不倨曲而不屈邇而不偪遠而不攜遷而不淫復而不厭於豔反哀而不愁樂而不荒用而不匱廣而不宣施矢豉反而不費取而不貪處而不底行而不流五聲和八風平節有度守有序盛德之所同也頌有殷魯故曰盛德之所同

荀子詩者中聲之所止也

史記三百五篇孔子皆絃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頌之音

毛氏曰古者教以詩樂誦之歌之弦之舞之

張氏曰古之樂章只數句詩不能成曲調此所以有弄有引善歌者知如何爲弄如何爲引○善歌者使人繼其聲言使其聲常從容有餘呂和叔寄劉凡伯壽書某近與鄉人講習鄉飲鄉射之禮惟恐鄉樂亡而不明雖傳得胡安定所定雅音譜有周南召南小雅十數篇而猶闕由庚由儀崇邱南陔白華華黍騶虞七篇

刪次

論語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前漢禮樂志王官失業雅頌相錯孔子論而定之故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

孟子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蘇氏曰詩止於陳靈非天下無詩也有而不可以訓焉耳仲尼有所不取也

孔氏曰史記孔子世家云古者詩本三千餘篇去其重取其可施於禮義者三百五篇案書傳所引之詩見在多亡逸者少則孔子所錄不容十分去九馬遷言古詩三千餘篇未可信也據今者及亡詩六篇凡三百一十一篇而史記漢書云三百五篇闕其亡者以見在爲數也歐陽氏曰司馬遷謂古詩三千餘篇孔子刪之存者三百鄭學之徒皆以遷之謬言古詩雖多不容十分去九以予考之遷說然也何以知之今書傳所載逸詩何可數也以鄭康成詩譜圖推之有更十君而取其一篇者又有二十餘君而取其一篇者由是言之何啻乎三千　周召風之正經固當爲首自衛而下十有餘國編比先後舊無明說

歐陽氏曰周南召南邶鄘衛王鄭齊豳秦魏唐陳曹此孔子未刪之前周大師樂歌之次第也季札觀樂於魯次序如此　周召邶鄘衛王鄭齊魏唐秦陳檜曹豳此今詩次第也周召邶鄘衛檜鄭齊魏唐秦陳曹豳王此鄭氏詩譜次第也孔氏曰鄭譜以鄭因虢鄶之地而國之先譜鄶事然後譜鄭王在豳後者退就雅頌并言王世故耳

張氏曰詩固有次敘然不可一例惟二南之後次衛衛後王此有意若非以衛分之則王無異於正風也其他不必次一國之詩其首尾固有先後其中未必然當刪定之時只取得者置於其間

程氏曰詩有四始而風居首風風也其風動於人猶風之吹物入物故曰風本乎一人而成乎國俗謂之風發於正理而形於天下謂之雅稱美盛德與告其成功謂之頌先之家及於政以底成功其敘然也諸國之風先後各有義周南召南陳正家之道以風天下人倫之端王道之本風之正也故爲首二南

之風行。則人倫正、朝廷治。二南之風變。則禮義廢。風俗壞。天下治亂。在風而已。及乎周道衰。政教失。風遂變矣。於是諸侯擅相侵伐。衞首幷邶鄘之地。故為變風之首。推其本。則王道失。上下亂。風遂變矣。言其跡。則相吞滅而後王道絕。衞首惡也。故一國之詩。而三其名。得於衞地者為衞。得於邶鄘者為邶鄘。所以見其首亂也。董氏曰。商俗靡靡。周雖化革其俗。然其風不得盡變。書之命戒告令。每懼其不得一日正也。故其俗易惑。而風易變者。亡國之餘音也。風首衞。且先邶鄘。以著滅也。刑政不能治天下。諸侯放恣。擅相幷滅。王跡熄矣。故雅亡而為一國之風。董氏曰。諸侯至於滅國。王政不行矣。謂天下無王可也。故以王風敘衞下。先王之制。苟能守之。足以統臨天下。廢瀆失道。則王畿之內。亦不能保。鄭本畿內之封。因周之衰。遂自為列國。故次以鄭。君臣上下之分失、則人倫亂。人倫廢則入於禽獸。人君身為禽獸之行。其風可知。故次以齊。天下之風。至於如此。則無不亂之國。無不變之俗。魏。舜禹之都。唐。帝堯之國。久被聖人之化。漸成美厚之俗。歷二叔之世。而遺風尚存。今亦變矣。故因其舊名而謂之唐。所以見意。唐魏之風且變。則先代之風化。中國之禮義。消亡極矣。是以夷狄強大。天下亦相胥而夷矣。故次以秦。秦之始封秦谷。西戎之地。國亂。乃東侵而始大。其俗尚夷。故美其始有車馬禮樂。而刺其未能用周禮也。禮義之俗亡。夷狄之風行。先聖王之流風遺俗盡矣。故次以陳。陳。舜之後也。聖人之都。風化所厚也。聖人之國。典瀆所存也。王澤竭而風化熄矣。夷道行而典禮亡矣。天下之所以安且治者。聖人之道行也。聖人之道絕。則危亡至矣。人情迫於危亡。則思治安。故思治者亂之極也。檜曹懼於危亡。而思周道。故為亂之終。孔氏曰。檜曹國小而君奢。民勞而政僻。季札之所不譏。國風次之於末。宜哉。亂既極。必有治之之道。危既甚。必有安之之理。自昔天下。何嘗不拯亂而興治。革危而為安。周家之先。由是道也。其居豳也。趨時務農。以厚民生。善政美化。由茲而始。王業之所以興也。故次以豳。孔子曰。豳者周公之事。欲尊周公。故次於衆國之後。小雅之前。非諸國之例也。王業成而為政於天下。故次以雅。雅。王者之政也。小之先大。固其敍也。孔氏曰。雅見積漸之義。故小雅先於大雅。政之衰。則至於亡。詩之亡。王道之亡也。天下之治。始於以正風。風天下。其終也。盛德之著而成功可以告於神明。始終之義也。故次以頌。頌之有魯。蓋生於不足。王道之降也。所歌頌者如是。及其衰也。如魯之事已足矣。孔氏曰。魯以其得用天子之禮。故借天子美詩之名。改稱為頌。非周頌之流也。次之商頌前者。以魯是周同姓。故先前代也。商則頌前代之美。不可廢也。故附其後焉。

大小序

程氏曰。學詩而不求序。猶欲入室而不由戶也。○或問詩如何學。曰。只於大序中求。○又曰。國史得詩。必載其事。然後其義可知。今小序之首是也。其下則說詩者之辭也。○又曰。詩小序。要之皆得大意。只後之觀詩者亦添入。張氏曰。詩序亦有後人添入者。則極淺近。自可見。○蘇氏曰。詩序誠出於孔氏也。則不若是詳矣。孔子刪詩而取三百五篇。今其亡者六焉。亡詩之序。未嘗詳也。詩之亡者。經師不得見之矣。雖欲詳之而無由。其存者將只觧之。故從而附益之。以自信其說。是以其言時有反覆煩重。類非一人之辭。○釋文舊說云。關雎后妃之德也。至用之邦國焉。名關雎序。謂之小序。自風風也。訖末名為大序。○又曰。沈重云。案鄭詩譜意。大序是子夏作。小序是子夏毛公合作。卜商意有未盡。毛更足成

之。後漢傳。衞宏從謝曼卿受學。因作毛詩序。善得風雅之旨。○隋經籍志曰。先儒相承。謂毛詩序子夏所創。毛公及衞敬仲更加潤色。○董氏曰。古之為教者。師授而傳之。訓傳不立而能自見於世。況夫詩之存。不獨著之竹帛。凡聲於樂者。工師亦得以傳其言也。漢史謂宏作詩序。宏固不能及此。或以師授之言。論著於書耳。

王氏曰。世傳以為言其義者子夏也。詩上及於文王高宗成湯。如江有汜之為美媵。那之為祀成湯。殷武之為祀高宗。方其作時。無義以示後世。則雖孔子亦不可得而知。況子夏乎哉。

歐陽氏曰。孟子去詩世近。而最善言詩。推其所說詩義。與今序意多同。故後儒異說為詩害者。常賴序文為證。

六義

大序。詩有六義焉。一曰風。二曰賦。三曰比。四曰興。五曰雅。六曰頌。

周禮大師教六詩。曰風、曰賦、曰比、曰興、曰雅、曰頌。○籥章掌土鼓豳籥。中音仲春晝擊土鼓。龡豳詩以逆暑。中秋夜迎寒亦如之。凡國祈年于田祖。龡豳雅。擊土鼓。以樂田畯。音俊國祭蜡上嫁反則龡豳頌。擊土鼓。以息老物。孔氏曰。鄭氏箋七月一章云。是謂豳風。六章云。是謂豳雅。卒章云。是謂豳頌。自始至成。別為三體。

程氏曰。國風大小雅三頌。詩之名也。六義。詩之義也。一篇之中。有備六義者。有數義者。○又曰。學詩而不分六義。豈能知詩之體也。張氏曰。今一詩之中。盡有兼見風雅頌之意。賦比興亦然。○呂氏曰。詩舉有此六義。得風之體多者為國風。得雅之體多者為大小雅。得頌之體多者為頌。風非無雅。雅非無頌也。○董氏曰。崧高既列於大雅矣。然其詩曰。其風肆好。又言吉甫作誦。○孔氏曰。四始以風為先。風之所用。以賦比興為辭。故於風之下。即次賦比興。然後次以雅頌。雅頌亦以賦比興為之。既見賦比興於風之下。明雅頌亦同。賦比興如此次者。言事之道。直陳為正。故賦在比興之先。比之興。興雖同是託物。比顯而興隱。當先顯而後隱。故比居興先也。

風。大序曰。風。風也。教也。風以動之。教以化之。○〔程氏曰〕風者風以動之。上之化下。下之風上。凡所刺美皆是也。張氏曰。風有刺不直言之意。

賦。鄭氏周禮注曰。賦之言鋪。直鋪陳善惡。○〔程氏曰〕賦者謂鋪陳其事。如齊侯之子。衞侯之妻是也。又曰。賦者詠述其事。蔽芾甘棠。勿翦勿伐。召伯所茇。是也。○呂氏曰。賦者敘事之由。以盡其情狀。

比。鄭司農周禮注曰。比者比方於物。○〔程氏曰〕以物相比。狼跋其胡。載疐其尾。公孫碩膚。赤舄几几是也。又曰。比者直比之。蛾眉溫其如玉之類是也。○朱氏曰。以物為比。而不正言其事。甫田碩鼠。衡門之類是也。○又曰。比方有兩例。有繼所比而言其事者。有全不言其事者。

興。孔氏曰。興者起也。○〔程氏曰〕因物而起興。關關雎鳩。瞻彼淇奧之類是也。又曰。興者興起其義。采采卷耳。不盈頃筐。嗟我懷人。寘彼周行是也。○釋文曰。興是譬喻之名。意有不盡。故題曰興。○孔氏曰。取譬引類。起發己心。詩舉草木鳥獸以見意者。皆興辭也。○王氏曰。以其所感發而況之之謂興。興兼比與賦者也。○朱氏曰。因所見聞。或託物起興。而以事繼其聲。關雎樛木之類是也。然有兩例。興有取所興為義者。則以上句形容下句之情思。下句指言上句之事實。有全不取其義者。則但取一二字而已。要之上句常虛。下句常實。則同也。

雅。大序曰。雅者。正也。○〔程氏曰〕。雅者正言其事。○又曰。雅者陳其正理。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是也。張氏曰。雅之體直言之。比興差少。無隱諷譎諫之巧。故曰雅者正也。○又曰。雅者直言之。雖是大聖亦直言。此是雅之本體。○呂氏曰。雅者正言也。無所抑揚。

頌。大序曰。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於神明者也。○鄭氏詩譜曰。頌之言容。李氏曰。頌之爲字訓容。漢書志曰。徐生善容。容字作此頌字。顏師古注云。頌字與形容字古人通用。○〔程氏曰〕。頌、稱美之言也。如于嗟乎騶虞。有匪君子。終不可諼兮之類是也。又曰。頌者、稱美其事。假樂君子。顯顯令德。宜民宜人。受祿于天是也。○呂氏曰。頌者稱美之詞也。無所諷議。

風雅頌

大序。上以風化下。下以風刺上。主文而譎諫。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故曰風。至于王道衰。禮義廢。政教失。國異政。家殊俗。而變風變雅作矣。國史明乎得失之迹。傷人倫之廢。哀刑政之苛。吟詠情性。以風其上。達於事變而懷其舊俗者也。故變風發乎情。止乎禮義。發乎情。民之性也。止乎禮義。先王之澤也。是以一國之事。繫一人之本。謂之風。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風。謂之雅。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廢興也。政有小大。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於神明者也。

鄭氏詩譜序。文武時詩。有周南召南。雅有鹿鳴文王之屬。及成王周公致太平。制禮作樂。而有頌聲興焉。盛之至也。本之由此風雅而來。故皆錄之。謂之詩之正經。孔子錄懿王夷王時詩。訖於陳靈公淫亂之事。謂之變風變雅。孔氏曰。變風之作。齊衛爲先。陳最在後。變雅則處其間。齊哀公當懿王。衛頃公當夷王。陳靈公。魯宣公十年。爲其臣夏徵舒所弑。變雅始於厲王。變雅亦稱雅者。王政仍被邦國。所以亦名爲雅。及平王東遷。其政纔行境內。是以變爲風焉。

孔氏曰。王道衰。諸侯有變風。王道成。諸侯無正風。王道明盛。政出一人。諸侯不得有風。王道既衰。政出諸侯。故各從其國。有美刺之別也。正經述大政爲大雅。述小政爲小雅。有大雅小雅之聲。王政既衰。變雅兼作。取大雅之音。歌其政事之變者。謂之變大雅。取小雅之音。歌其政事之變者。謂之變小雅。故變雅之美刺。皆由音。體有小大。不復由政事之小大也。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於神明者也。惟周頌爾。商頌雖是祭祀之歌。祭其先王之廟。述其功德。非以成功告神。魯頌頌僖公功德。纔如變風之美者爾。又與商頌異也。

王道之盛。陳列國之詩。以觀民風。其可采者。大師播之音律。以風天下。如汝墳江有汜之在二南是也。禮樂出於一。故不得國別爲風爾。

蘇氏曰。衛武衛文鄭武秦襄之風。宣王之雅。皆美之。然猶不免爲變詩。何也。曰。昔周之興也。積仁行義。凡數百年。至於文武。風俗純備。是以其詩發而爲正詩。自成康以來。周室不競。至幽厲而大壞。其敗亦數百年。其蓄之也亦厚矣。是以其詩不復其舊。而謂之變。夫自其正而至乎變。其敗之也甚難。其間必有幽厲大亂之君爲之。而後能自其變而復于正。其反之也亦難。必有后稷公劉文武積累之勤而後能。

今夫五人者。其善之積。未若其變之厚矣。是以不免於變也。

李氏曰。小雅則主一事而言。大雅則泛言天下之事。如鹿鳴之燕嘉賓。四牡之勞使臣。皇皇者華之遣使臣。是主一事而言之也。至於大雅。則泛言天下之事。如文王之詩。言文王受命作周。大明之詩。言文王有明德之類。朱氏曰。正小雅二十二篇。皆王政之一事。正大雅十八篇。言王政之大體。以其規模氣象考之。意其音節亦有不同者。及其變也。則各以其聲而繫之歟。

章句音韻

國語。閔馬父曰。昔正考父、校商之名頌十二篇、於周大師。以那爲首。其輯之亂曰。自古在昔。先民有作。溫恭朝夕。執事有恪。韋昭注曰。輯。成也。凡作篇章義既成。撮其大要以爲亂辭。詩者歌也。所以節舞者也。如今三節舞矣。曲終乃更變章亂節。故謂之亂也。

孔氏曰、自古而有篇章之名。故那序曰、得商頌十二篇。東山序曰。一章言其完是也。句則古者謂之爲言。論語云。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則以思無邪一句爲一言。趙簡子稱子大叔遺我以九言。皆以一句爲一言也。秦漢以來。衆儒各爲訓詁。乃有句稱。風雅之篇、無一章者。頌者述成功以告神。故一章而已。後漢祭祀志。東平王蒼議。詩傳曰。頌者成也。一章成篇。宜列德。故登歌清廟一章。魯頌不一章者。魯頌美僖公之事。非告神之歌也。商頌長發殷武重章者。或詩人之意。所作不同。詩之大體。必須依韻。其有乖者。古人之韻不協爾。之兮矣也之類。本取以爲辭。雖在句不以爲義。故處末者皆字上爲韻。左右流之。寤寐求之。其實七兮。迨其吉兮之類是也。亦有即將助句之字以當聲韻者。是究是圖。亶其然乎。其虛其邪。既亟只且之類是。

卷帙

孔氏曰。漢初爲傳訓者。皆與經別行。三傳之文。不與經連。故石經書公羊傳。皆無經文。藝文志云。毛詩經二十九卷。毛詩詁訓傳三十卷。是毛爲詁訓。亦與經別也。及馬融爲周禮之注。乃云欲省學者兩讀。故具載本文。然則後漢以來。始就經爲注。未審此詩引經附傳。是誰爲之。其毛詩二十九卷。不知併何卷也。

訓詁傳授

前漢藝文志。詩凡二百五篇。遭秦而全者。以其諷誦。不獨在竹帛也。漢興。魯申公儒林傳。申公。魯人也。少與楚元王交俱事齊人浮邱伯受詩。爲詩訓詁。而齊轅固儒林傳。轅固。齊人也。以治詩。孝景時爲博士。燕韓生儒林傳。韓嬰。燕人也。孝文時爲博士。景帝時至常山太傅。推詩人之意。而作內外傳數萬言。其語頗與齊魯閒殊。然歸一也。皆爲之傳。三家皆列於學官。又有毛公之學。自謂子夏所傳。而河閒獻王好之。未得立。河間獻王。德修學好古。實事求是。時淮南王安亦好書。所招致率多浮辯。獻王所得書皆古文先秦舊書。其學舉六藝。立毛氏詩左氏春秋博士。○釋文曰。平帝世毛詩始立。劉歆移太常博士書曰。文帝時詩始萌芽。至武帝然後鄒魯梁趙頗有詩禮春秋先師。皆起於建元之間。當此之時。一人不能獨盡其經。或爲雅。或爲頌。相合而成。

孔氏曰。鄭氏詩譜曰。魯人大毛公爲詁訓傳於其家。河間獻王得而獻之。以小毛公爲博士。前漢儒林傳。

毛公趙人。爲河間獻王博士。不言其名。後漢儒林傳。趙人毛萇傳詩。然則小毛公名爲萇也。吳陸璣草木疏云。子夏傳曾人申公。申公傳魏人李尅。李尅傳魯人孟仲子。孟仲子傳趙人孫卿。孫卿傳魯人大毛公。大毛公傳小毛公。○釋文曰。吳太常卿徐整曰。子夏授高行子。高行子授薛倉子。薛倉子授帛妙子。帛妙子授河間人大毛公。大毛公爲詩詁訓傳於家。以授趙人小毛公。

前漢儒林傳。毛公授同國貫長卿。長卿授解延年。延年爲阿武令。授徐敖。敖授九江陳俠。陸璣草木疏云。陳俠傳謝曼卿。

後漢儒林傳。衛宏字敬仲。東海人。初九江謝曼卿善毛詩。宏從曼卿受學。中興後。鄭衆賈逵傳毛詩。後馬融作毛詩傳。鄭元作毛詩箋。釋文曰。鄭元作毛詩箋。申明毛義。難三家。於是三家遂廢矣。魏太常王肅。更述毛非鄭。荆州刺史王基駁王肅申鄭義。晉豫州刺史孫毓爲詩評。毛鄭王肅三家同異。朋於王。徐州從事陳統難孫申鄭。

隋書志。齊詩魏代已亡。魯詩亡於西晉。韓詩雖存。無傳之者。惟毛詩鄭箋。至今獨立。

程氏曰。西漢儒者有風度。惟董仲舒。大毛公解經。雖未必皆當。然味其言。大概然耐。又曰。漢儒如大毛公。董仲舒。最得聖賢之意。然見道不甚分明。下此即至揚雄。

歐陽氏曰。六經焚於秦。自漢以來。收拾亡逸。正其譌謬。得以粗備者。豈止一人之力哉。後之學者。徒抱焚餘殘脫之經。倀倀丑良反於去聖人千百年後。不見先儒中間之說。而欲特立一家之學者。吾未之信也。先儒之論。苟非詳其終始而牴牾。質諸聖人而悖。有不得已而後改易者。何以徒爲異論以相訾也。

條例

諸家解定從一說。辯析名物。敷釋文義。可以足成前說者。注其下。說雖不同。當兼存者。亦附注焉。

諸家解文句小未安者。用啖趙集傳例。頗爲删削。陸淳曰。啖趙所取三傳之文。皆委曲翦裁。去其妨礙。故行有刋句。句有刋字。實懼曾學三傳之人。不達斯意。以爲文句脫漏。隨即注之。此則集傳之蠹也。閱此記者亦然。

諸家先後。以經文爲序。或一章首用甲說。次用乙說。末復用甲說。則再出甲姓氏。

經子史傳。引詩文句與毛氏不同者。各見章末。

諸家或未備。頗以己說足之。錄於每條之後。比諸家解低一字寫。

呂氏家塾讀詩記卷二

正風

釋文曰。從關雎至騶虞二十五篇。謂之正風。

周南

召南附

論語。子謂伯魚曰。女爲周南召南矣乎。人而不爲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而立也與。○儀禮。燕禮有房中之樂。鄭氏注。絃歌周南召南之詩。而不用鐘磬之節也。謂之房中者。后夫人之所諷誦。以事其君子。○大序。關雎麟趾之化。王者之風。故繫之周公。南言化自北而南也。鵲巢騶虞之德。諸侯之風也。先王之所以教。故繫之召公。周南召南。正始之道。王化之基。鄭氏曰。自從也。從北而南。謂其化從岐周被江漢之域也。○張氏曰。言南者。以河東則時紂所屬。自豳以北。則皆獫狁所取。所及者向南之國。江漢汝墳是也。○程氏曰。召伯爲諸侯長。故諸侯之風。主之於召南。○蘇氏曰。文王之風。謂之周南召南。何也。文王之治國也。所以爲其國者。屬之周公。所交於諸侯者。屬之召公。詩曰。昔先王受命。有如召公。日辟國百里。言其治外也。召南有召公之詩。而周南無周公之詩。周公在內。近於文王。雖有德而不見。則其詩不作。召公在外。遠於文王。功業明著。則詩作於下。此理之最明者也。○朱氏曰。周公制禮作樂。於是取文王時詩。分爲二篇。其言文王之化者。繫之周公。以周公主內治故也。其言諸侯之國被文王之化以成德者。繫之[illegible]召公。[illegible]

[illegible]周召者。禹貢雍州岐山之陽地名。今屬右扶風美陽縣。孔氏曰。縣言大王遷

於周原閒宮。大王居岐之陽。是周地在岐山之陽。召是周內之別名也。漢書地里志云。岐山在美陽縣西北。○釋文曰。召。岐山之陽。扶風雍縣南有召亭。周之先公曰大王者。避狄難。自豳遷焉。朱氏曰。帝嚳之子棄。爲唐虞后稷。封於邰。其後公劉遷於豳。至古公亶父。又遷於岐山之下。商王帝乙之初。命其子王季爲西伯。至紂。又命文王典治南國江漢汝旁之諸侯。於時天下三分有其二。以服事殷。文王作邑於豐。乃命岐邦周召之地。爲周公旦召公奭之采地。二南之詩。以后妃夫人之德爲首。終以麟趾騶虞。所以風天下而正夫婦焉。周公封魯。死謚曰文公。召公封燕。死謚曰康公。元子世之。其次子亦世守采地。在王官。春秋時周公召公是也。孔氏曰。春秋時周公召公。別於東都受采。存本周召之名也。○（程氏曰）天下之治。正家爲先。天下之家正。則天下治矣。二南。正家之道也。陳后妃夫人大夫妻之德。推之士庶人之家一也。故使邦國至於鄉黨皆用之。自朝廷至於委巷。莫不謳吟諷誦。所以風天下。爲此詩者。其周公乎。古之人由是道者。文王也。故以當時之詩。繫其後。其化之行。俗之成。至如麟趾騶虞。乃其應也。○（明道程氏曰）周南召南如乾坤。

關雎。七胥反 后妃之德也。程氏曰。詩言后妃之德。非指人而言。或謂太姒。失之矣。 風之始也。所以風天下而正夫婦也。故用之鄉人焉。用之邦國焉。孔氏曰。鄉飲酒禮云。乃合樂周南關雎。是用之鄉人也。燕禮云。遂歌鄉樂周南關雎。是用之邦國也。 風。風也。教也。朱氏曰。風兼二義。以象言則曰風。以事言則曰教。 風以動之。教以化之。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爲志。發言爲詩。情動於中而形於言。言之不足。故嗟歎之。嗟歎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情發於聲。聲成文謂之音。孔氏曰。鄭氏樂記注云。雜比曰音。單出曰聲。○廣漢張氏曰。音起於聲。而聲出於情。知此則知先王作樂之本矣。○朱氏曰。聲不止於言。凡嗟嘆永歌。皆是聲。成文謂其清濁高下疾徐疏數之節。相應而和也。 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國之音哀以思。息吏反 其民困。故正得失。動天地。感鬼神。莫近於詩。先王以是經夫婦。成孝敬。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故詩有六義焉。一曰風。二曰賦。三曰比。四曰興。虛應反 五曰雅。六曰頌。說見六義條下 上以風化下。下以風福鳳反刺上。李氏曰。蓋言二南之詩。所以風天下而正夫婦。至於變風。則人臣諷刺其上。 主文而譎古穴反諫。鄭氏曰。譎諫。詠歌依違不直諫也。○朱氏曰。主於文辭而託之以諫。雖優游不迫。而感人實深。 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故曰風。至于王道衰。禮義廢。政教失。國異政。家殊俗。而變風變雅作矣。國史明乎得失之迹。孔氏曰。國之史官。○程氏曰。國史得詩於采詩之官。故知其得失之迹。 傷人倫之廢。哀刑政之苛。吟詠情性以風福鳳反其上。達於事變而懷其舊俗者也。故變風發乎情。止乎禮義。發乎情。民之性也。止乎禮義。先王之澤也。是以一國之事。繫一人之本。謂之風。王氏曰。風之本出於人君一人之躬行。而其末見於一國之事。 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風。謂之雅。孔氏曰。言天下之政事。發見四方之風俗。謂之雅。 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廢興也。政有小大。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古毒反於神明者也。並見風雅頌條下

是謂四始。詩之至也。史記。孔子世家曰。關雎之亂。以爲風始。鹿鳴爲小雅始。文王爲大雅始。清廟爲頌始。○李氏曰。是四始以下。皆詩之至也。 然則關雎麟趾之化。王者之風。故繫之周公。南。言化自北而南也。鵲巢騶虞之德。諸侯之風也。先王之所以教。孔氏曰。諸侯之風。先王大王王季之所以教化民也。 故繫之召公。說見周南條下。○程氏曰。繫之周南。繫之召南。今本皆誤作公。 周南召南。正始之道。王氏曰。王者正始於家。終於天下。 王化之基。是以關雎樂得淑女以配君子。憂在進賢。不淫其色。哀窈窕。呂氏曰。哀。至誠惻怛之意。禮記所謂無服之喪。內恕孔悲。蓋求賢之情。其惻隱自知此者。 思賢才。而無傷善之心焉。是關雎之義也。程氏曰。關雎之義。樂得淑女以爲后妃配君子也。其所憂思。在於進賢淑。非說於色也。哀窈窕。思之切也。切於思賢才。而不在於淫色。無傷善之心也。思之甚切。以常人言之。直入於邪始得。然關雎却止乎禮義。哀不至于傷。則其思也亦異乎常人之思矣。後人以爲后妃樂得淑女以配君子。配惟后妃可稱。后妃自是配。事何別求淑女以爲配。淫其色乃男子之事。自是關雎之義如此。非謂后妃也。

論語。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大戴禮保傅篇曰。春秋之元。詩之關雎。禮之冠昏。易之乾坤。皆慎始敬終云爾。○前漢書。匡衡曰。孔子論詩以關雎爲始。言太上者民之父母。后夫人之行不侔乎天地。則無以奉神靈之統。而理萬物之宜。

魯齊韓毛師讀既異。義亦不同。以魯齊韓之義。尚可見者較之。獨毛詩率與經傳合。關雎正風之首。三家者乃以爲刺。歐陽氏曰。關雎。齊魯韓三家。皆以爲康王政衰之詩。前漢杜欽傳曰。佩玉晏鳴。關雎刺之。贊曰。此魯詩也。後漢明帝詔曰。共應門失守。關雎刺世。注薛君韓詩章句曰。人君退朝。后妃御見有度。應門擊柝。鼓人上堂。今內傾于色。故詠關雎說淑女以刺時。 餘可知矣。是則毛詩之義。最爲得其眞也。間有反覆煩重。時失經旨。如葛覃卷耳之類。蘇氏以爲非一人之辭。蓋近之。至於止存其首一言。而盡去其餘。則失之易矣。

關關雎鳩。在河之洲。窈烏了反窕徒了反淑女。君子好逑。音求

（毛氏曰）興也。關關。和聲也。雎鳩。王雎也。鳥摯而有別。孔氏曰。郭璞云。鵰類也。今江東人呼之爲鶚。揚雄許愼皆曰白鷢。似鷹。尾上白。○歐陽氏曰。雎鳩不取其摯。取其別也。 水中可居曰洲。后妃說樂君子之德。無不和諧。愼固幽深。若雎鳩之有別焉。然後可以風化天下。夫婦有別則父子親。父子親則君臣敬。君臣敬則朝廷正。朝廷正則王化成。窈窕。幽閒也。淑。善。逑。匹也。言后妃有關雎之德。是幽閒貞專之善女。宜爲君子之好匹。○（楊氏曰）詩全要體會。何謂體會。且如關雎之詩。詩人以興后妃之德。蓋如此也。須當想像雎鳩爲何物。知雎鳩爲摯而有別之禽。則又想像關關爲何聲。知關關之聲爲和。則又想像在河之洲是何所在。知河之洲爲幽閒遠人之地。則知如是之禽。其鳴聲如是。而又居幽閒遠人之地。則后妃之德可以意曉矣。是之謂體會。○釋文曰。逑本亦作仇。關雎具風比興三義。一篇皆言后妃之德。以風動天下。首章以雎鳩發興。後二章皆以荇菜發興。至於雎鳩之和鳴。荇菜之柔順。則又取以爲比也。風之義易見。惟興與比相近而難辯。興多兼比。比不兼興。意有餘者興也。直比之者比也。興之兼比者。徒以爲比。則失其意味矣。興之不兼比者。誤以爲

比則失之穿鑿矣（如殷其靁偶聞靁而有感行者之未歸非可以此類求也）〔孔氏曰〕毛氏特言興也爲其理靜故也今從毛氏例特書興以別之餘皆不書

參（初金反）差（初宜反）荇（衡猛反）菜左右流之窈窕淑女寤寐求之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悠哉悠哉輾（哲善反）轉反側

〔程氏曰〕荇菜以興后妃之柔順○〔孔氏曰〕參差然不齊○〔毛氏曰〕荇接余也以事宗廟（陸璣疏曰接余白莖葉紫赤色正圓徑寸餘浮在水上根在水底○孔氏曰案天官醢人陳四豆之實無荇菜或殷禮也）流求也○〔程氏曰〕左右皆隨水之貌（朱氏曰左右流之求之無方也）〔毛氏曰〕寤覺寐寢也服思之也（朱氏曰服猶懷也）○〔王氏曰〕悠者思之長也○〔鄭氏曰〕臥而不周曰輾（孔氏曰輾轉身回動而不周）○釋文曰輾亦作展

參差荇菜左右采之窈窕淑女琴瑟友之參差荇菜左右芼（毛報反）之窈窕淑女鐘鼓樂（音洛）之

〔毛氏曰〕芼擇也（董氏曰芼則以熟而薦也傳曰芼以薑桂）○〔蘇氏曰〕求得而采采得而芼先後之敍也凡詩之敍類此○〔朱氏曰〕求而得之則當以琴瑟鐘鼓樂之也

后妃之德坤德也關關雎鳩在河之洲擬諸形容者也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咏嘆其眞王者之良匹也唯天下之至靜爲能配天下之至健也萬化之原一本諸此未得之也如之何其勿憂既得之也如之何其勿樂也悠哉悠哉輾轉反側憂之不過其則也琴瑟友之鐘鼓樂之樂之不過其則也所謂樂而不淫哀而不傷者也友亦樂也鐘鼓有時而奏琴瑟無時而不在側若朋友然故曰友

關雎三章一章四句二章章八句（鄭氏曰五章章四句今從毛氏）

葛覃后妃之本也后妃在父母家則志在於女功之事躬儉節用服澣濯之衣尊敬師傅則可以歸安父母化天下以婦道也

〔張氏詩曰〕葛蔓生春谷鳥遷女功興念欲歸安不將貴盛驕門族容使親心得盡歡

關雎后妃之德也而所以成德者必有本也曷謂本葛覃所陳是也後之講師徒見敍稱后妃之本而不知所謂乃爲在父母家志在女功之說以附益之殊不知是詩皆述既爲后妃之事貴而勤儉乃爲可稱若在室而服女功固其常耳不必詠歌也

葛之覃兮施（以豉反）于中谷維葉萋萋黃鳥于飛集于灌木其鳴喈喈

〔毛氏曰〕興也葛所以爲絺綌女功之事煩辱者覃延也施移也（孔氏曰施言引蔓移去其根也）中谷谷中也（孔氏曰中谷谷中倒其言者古之人語皆然詩文多此類）萋萋茂盛貌黃鳥摶黍也（陸璣疏曰黃鳥幽州人謂之黃鸎一名倉庚齊人謂之摶黍）灌木叢木也（爾雅曰木族生爲灌）喈喈和聲之遠聞也○〔歐陽氏曰〕后妃見葛生鳥鳴因時感事樂女功之將作故其次章遂言葛已成就刈濩而爲絺綌也

葛之覃兮施于中谷維葉莫莫是刈（魚廢反）是濩（胡郭反）爲絺（恥知反）爲綌（去逆反）服之無斁（音亦）

〔毛氏曰〕莫莫成就之貌濩煮之也精曰絺麤曰綌斁厭也古者王后織玄紞（徒感反）公侯夫人紘綖卿之內子大帶大夫命婦成祭服士妻朝服庶人以下各衣其夫○〔張氏曰〕秋時也○〔陳氏曰〕以爲衣服而服之無厭斁之心女功之勤非苟知之身親嘗之所以能儉○釋文刈作艾曰艾亦作刈韓詩云刈取也○〔孔氏曰〕爾雅斁作射音義同

言告師氏言告言歸薄汙我私薄澣（戶管反）我衣害（戶葛反）澣害否歸寧父母

〔蘇氏曰〕言辭也春秋傳曰言歸于好（張氏曰言告言歸猶曰告曰歸也○毛氏曰言我也）○〔毛氏曰〕師女師也古者女師教以婦德婦言婦容婦功（孔氏曰教女之師以婦人爲之昏禮曰姆纚笄綃衣在其右注云姆婦人五十無子出而不復嫁能以婦道教人者姆亡侯反纚山買反笄音雞綃音消）汙煩也（鄭氏曰煩煩撋之用功深撋而專反○釋文曰猶按莎也○王氏曰治汙曰汙）私燕服也婦人有副褘盛飾以朝事舅姑接見于宗廟進見于君子其餘則私也○芣苢傳曰薄辭也○〔鄭氏曰〕澣謂濯之耳○〔毛氏曰〕害何也○〔朱氏曰〕何者當澣而何者可以未澣乎我將歸寧於父母矣歸寧者歸而問安之義

葛覃三章章六句

卷（眷勉反）耳后妃之志也又當輔佐君子求賢審官知臣下之勤勞內有進賢之志而無險詖私謁之心朝夕思念至於憂勤也

〔歐陽氏曰〕婦人無外事求賢審官非后妃之職蓋后妃諷其君子愛養臣下慰其勞苦而接以恩意其宮中相語者如是而已非私謁之言也（劉氏曰后妃本不與外事假令思念進賢爲社稷計亦何至朝夕憂勤乎）○〔張氏詩曰〕閨闈誠難與國防默嗟徒御困高岡觥罍欲解痡瘏恨采耳元因備酒漿

夫婦一體也位雖不同而志不可不同求師取友婦人固無與乎此而好善之志則不可不同也崇德報功后妃固無與乎此而體羣臣之志則不可不同也知子之來之雜佩之贈之知子之好之雜佩以執之婦人之志如是其夫斯能好善矣我姑酌彼金罍維以不永懷我姑酌彼兕觥維以不永傷后妃之志如是王者斯能體羣臣矣室有轆釜之聲則門無嘉客況后妃心志之所形見者乎

采采卷耳不盈頃（音傾）筐嗟我懷人寘彼周行（戶康反）

〔毛氏曰〕憂者之興也○〔朱氏曰〕采采非一采也○〔毛氏曰〕卷耳苓耳也（孔氏曰郭璞曰廣雅云枲耳亦云胡枲成曰苓耳形似鼠耳叢生似盤陸璣曰葉青白色似胡荽白華細莖蔓生可煮爲茹○張氏曰枲耳釀酒所須也○朱氏曰據本草即枲耳）頃筐畚屬易盈之器也（釋文韓詩曰欹筐也）○〔鄭氏曰〕器之易盈

而不盈者。發思深矣。○〔毛氏曰〕懷思寘置也。○〔呂氏曰〕酒醴婦人之職。臣下之勤勞。君必有以勞之。因采卷耳而有所感念及酒醴之用。以勞人賢者不當使之遠行從役。此首章所以言嗟我懷人寘彼周行。周行、周道也。大東詩曰。佻佻公子。行彼周行。行亦道也。朱氏曰。詩有三周行。此及大東者皆道路之道。鹿鳴乃道義之道。

毛氏以周行為周之列位。自左氏以來。其傳舊矣。然以經解經。則不若呂氏之說也。

陟彼崔徂回反嵬五回反。我馬虺呼回反隤徒回反。我姑酌彼金罍。維以不永懷。

〔毛氏曰〕陟、升也。崔嵬、土山之戴石也。爾雅。石山戴土謂之崔嵬。虺隤、病也。姑、且也。釋文云。姑說文作夃。音義同。云秦以市買多得為夃。人君黃金罍。孔氏曰。韓詩說。罍、天子以玉。諸侯大夫皆以金。士以梓。毛說。金罍、酒器也。諸臣之所酢。人君以黃金飾尊。大一石。金飾龜目。蓋刻為雲雷之象。名罍。取於雲雷故也。言刻畫則用木矣。則士以上同用梓而加飾耳。韓詩天子以玉。經無明文。永、長也。

行役之懷傷。未易解也。我姑且酌酒以勞之。維以少寬其思。使不永懷不永傷而已。

陟彼高岡。我馬玄黃。我姑酌彼兕徐履反觥古橫反。維以不永傷。

〔毛氏曰〕山脊曰岡。玄馬病則黃。兕觥、角爵也。孔氏曰。兕一角。青色。重千斤。以兕角為觥。韓詩說。觥五斤。毛詩說。觥大七斤。○朱氏曰。周禮有觥罰之事。又云觥其不敬者。但謂以觥罰之耳。非必觥專為罰爵也。○〔鄭氏曰〕此章為意不盡。申殷勤也。○釋文兕作兕。曰字又作兕。觥作觵。曰字又作觥。

陟彼砠七于反矣。我馬瘏音塗矣。我僕痡音鋪矣。云何吁矣。

〔毛氏曰〕石山戴土曰砠。爾雅曰。土戴石曰砠。瘏、病也。痡、亦病也。○〔鄭氏曰〕僕馬皆病。而今云何乎。其亦憂矣。深閔之辭。○〔朱氏曰〕極道勤勞嗟嘆之狀。諷其君子。當厚其恩意。無窮已之辭也。○釋文砠作確。曰本亦作砠。

卷耳四章。章四句。

樛木。后妃逮下也。言能逮下而無嫉妒之心焉。永嘉鄭氏曰。婦人之德。莫大於不妒忌。蓋功容可勉。而根於情者難自克也。

南有樛居虯反木。葛藟力軌反纍力追反之。樂只之氏反君子。福履綏之。

〔毛氏曰〕興也。南、南土也。木下曲曰樛。南土之葛藟茂盛。○〔孔氏曰〕藟與葛異。亦葛之類也。陸璣云。一名巨瓜。亦延蔓生。葉艾白色。其子赤。酢而不美。○〔毛氏曰〕履、祿。綏、安也。○〔鄭氏曰〕木枝以下垂之故。葛藟得纍而蔓之。喻后妃能以惠下逮衆妾。則衆妾上附事之。○〔張氏曰〕室家既和。故其君子無所憂患。○榮陽公曰。南有樛木。葛藟纍之。但取其下曲則葛藟得纍之。而不取其木亦得以自蔽也。呦呦鹿鳴。食野之苹。但取其食則相呼。非取其羣居則環其角外向也。兩說皆王氏義。后妃如此。樂哉君子。可謂福履綏之矣。漢之二趙。隋之獨孤。唐之武后。其禍至於亡國。則樛木之后妃。詩人安得不深嘉而屢嘆之乎。

南有樛木。葛藟荒之。樂只君子。福履將之。

〔毛氏曰〕荒、奄也。呂氏曰。荒、庇覆也。○〔鄭氏曰〕將、猶扶助也。

南有樛木。葛藟縈烏營反之。樂只君子。福履成之。

〔毛氏曰〕縈、旋也。成、就也。○釋文縈作帶。曰本又作縈。

樛木三章。章四句。

螽音終斯。后妃子孫衆多也。言若螽斯不妒忌。則子孫衆多也。朱氏曰。螽斯聚處和一。而卵育蕃多。故以為不妒忌而子孫衆多之比。非必知其不妒忌也。或曰。古人精察物理。固有以知其不妒忌也。

螽斯羽。詵所巾反詵兮。宜爾子孫。振振音眞兮。

〔毛氏曰〕螽斯、蚣蝑也。孔氏曰。螽斯。陸璣疏曰。蝗類也。七月云斯螽。文雖顛倒。其實一也。○蘇氏曰。螽斯一生八十一子。○〔陳氏曰〕言羽者。螽斯羽蟲也。無羊之詩。羊言角。牛言耳。狀物多如此。○〔毛氏曰〕詵詵、衆多也。○〔王氏曰〕詵詵、言其生之衆。○〔陳氏曰〕宜爾者。歸其所自於后妃也。○〔杜氏左傳注曰〕振振、盛也。

螽斯羽。薨薨兮。宜爾子孫。繩繩兮。

〔毛氏曰〕薨薨、衆多也。○〔王氏曰〕薨薨、言其飛之衆。○〔朱氏曰〕繩繩、不絕貌。

螽斯羽。揖揖側立反兮。宜爾子孫。蟄蟄直立反兮。

〔毛氏曰〕揖揖、會聚也。蟄蟄、和集也。○〔王氏曰〕揖揖、言其聚之衆。呂氏曰。螽斯始化。其羽詵詵然比次而起。已化則齊飛薨薨然有聲。既飛復斂羽揖揖然而聚。歷言衆多之狀。其變如此也。

螽斯三章。章四句。

桃夭於驕反。后妃之所致也。不妒忌。則男女以正。昏姻以時。國無鰥民也。王氏曰。后妃處乎重闈深宮之地。而四方之廣。家人婦子服化者。正其本而已。故詩於治亂之形。而不見其本者。未可與論聖人之道也。○廣漢張氏曰。乖爭之風。始于閨門。至於使萬物不得其所。而況昏姻之能以時乎。此意蓋深遠矣。

桃之夭夭。灼灼其華。之子于歸。宜其室家。

〔毛氏曰〕興也。廣漢張氏曰。此詩興也。然興之中有此焉。唯比義輕於興。則謂之興而已。詩中若此蓋多也。桃有華之盛者。夭夭、其少壯也。灼灼、華之盛也。王氏曰。桃華於仲春。以記昏姻之時。之子、嫁子也。爾雅曰。之子者、是子也。○孔氏曰。之為語助。桃夭為嫁者之子。漢廣則貞潔者之子。東山言其妻。白華斥幽王。各隨事而名之。于、往也。○〔李氏曰〕婦人謂嫁曰歸。宜其室家。則室家皆得其宜也。孔氏曰。左傳曰。女有家。男有室。室家謂夫婦也。

桃之夭夭．灼灼其華．因時物以發興．且以比其華色也．既詠其華．又詠其實．又詠其葉．非有他義．蓋餘興未已．而反覆歌詠之爾．

桃之夭夭．有蕡．(扶云反) 其實之子于歸．宜其家室．

〔毛氏曰〕蕡、實貌．家室．猶室家也．

桃之夭夭．其葉蓁蓁．(側巾反) 之子于歸．宜其家人．

〔毛氏曰〕蓁蓁．至盛貌．宜其家人．一家之人盡以爲宜．

桃夭三章．章四句．

兔罝．(子斜反) 后妃之化也．關雎之化行．則莫不好(呼報反) 德．賢人衆多也．(廣漢張氏曰．桃夭言后妃之所致而已．至於兔罝．則曰后妃之化．盡和平之風．至於使兔罝之人．亦興其好德之彝性．則固有不言而信．不疾而速者．其要特在於修身以齊家而已．○李氏曰．歐陽氏謂如序文．則周南之人舉國皆賢．無復君子小人之別．此以辭害意也．)

肅肅兔罝．椓之丁丁．(陟耕反) 赳赳武夫．公侯干城．

〔歐陽氏曰〕肅肅．嚴整貌．○〔毛氏曰〕兔罝．兔罟也．(孔氏曰．兔自作徑路．張罝捕之也．) 丁丁．椓杙聲也．(孔氏曰．杙、謂橜也．此丁丁連椓之．故知椓杙聲．) 赳赳．武貌．干．扞也．○〔孔氏曰〕公侯以武夫自固．爲扞蔽如盾．爲防守如城然．○〔朱氏曰〕言聞此椓杙之聲．而視其人．則甚武而可以爲國扞城者也．田野之人．皆有可用之才．足以見賢人之衆多矣．此文王時周人之詩．極其尊稱．不過曰公侯而已．亦文王未嘗稱王之一驗也．凡雅頌稱王者．皆追王後所作爾．○釋文．兔作菟．曰菟又作兔．

肅肅兔罝．施于中逵．赳赳武夫．公侯好仇．

〔毛氏曰〕逵、九達之道．○〔朱氏曰〕好仇．善匹也．非特扞城而已．

肅肅兔罝．施于中林．赳赳武夫．公侯腹心．

〔毛氏曰〕中林．林中．○〔朱氏曰〕腹心．同心同德之謂也．非特好仇而已．

曰干城．曰好仇．曰腹心．其辭浸重．亦嘆美無已之意爾．

兔罝三章．章四句．

芣(音浮) 苢．(音以) 后妃之美也．和平則婦人樂有子矣．(程氏曰．螽斯惟言不妒忌．若芣苢則更和平．婦人樂有子．謂妾御皆無所恐懼而樂有子矣．)

采采芣苢．薄言采之．采采芣苢．薄言有之．

〔毛氏曰〕采采．非一辭也．芣苢．馬舃．馬舃．車前也．宜懷任焉．(孔氏曰．今車前．大葉長穗．好生道旁．江東人呼爲蝦蟆衣．○陸璣云．其子治婦人難產．) 薄．辭也．采．取也．有．藏之也．○〔楊氏曰〕后妃無嫉妒之心．則和平矣．惟其和平．故天下化而和平．則婦人以有子爲樂矣．芣苢．和平之詩也．天下和平．非文辭形容所能及．故每章言采采而已．無他辭也．

采采芣苢．薄言掇(都奪反) 之．采采芣苢．薄言捋(力活反) 之．

〔毛氏曰〕掇、拾也．捋、取也．(朱氏曰．捋．取其子也．)

采采芣苢．薄言袺(音結) 之．采采芣苢．薄言襭(戶結反) 之．

〔毛氏曰〕袺．執衽也．扱衽曰襭．(說文曰．襭以衣衽扱物謂之襭．扱．初洽反．○朱氏曰．袺．以衣貯之而執其衽也．襭．以衣貯之而扱其衽於帶間也．)

芣苢三章．章四句．

漢廣．德廣所及也．文王之道．被于南國．美化行乎江漢之域．無思犯禮．求而不可得也．

南有喬木．不可休息．漢有游女．不可求思．漢之廣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

〔毛氏曰〕興也．南方之木．美喬上竦也．思．辭也．(孔氏曰．傳先言思辭．然後始言漢上游女．疑經休息之字作休思也．詩之大體．韻在辭上．疑休求爲韻．二字俱作思．但未見如此之本．不敢輒改．) 潛行爲泳．永．長．方．泭也．(郭璞曰．小筏曰泭．筏音伐．) ○〔杜氏釋例〕漢出武都沮縣．經襄陽．至江夏陽安縣入江．江水出汶山升遷縣岷山．經南郡江夏．至廣陵入海．○〔程氏曰〕人之休於木下．必攀枝跛(波我反) 倚．喬木不可攀也．興女有高潔之行．女之游者．謂曠僻獨行可動之地．異乎閨門之內．姆傅之側也．○〔朱氏曰〕其幽閒貞靜之女．見者自無狎暱之心．決知其不可求也．○〔歐陽氏曰〕末乃陳其不可得之辭．如漢廣而不可泳．江永而不可方爾．

翹翹錯薪．言刈其楚．之子于歸．言秣其馬．漢之廣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

〔毛氏曰〕翹翹．薪貌．錯．雜也．秣．養也．六尺以上曰馬．○〔孔氏曰〕學記注．以楚爲荊．○〔張氏曰〕刈楚．刈蔞．刈之以秣之子之馬也．○〔歐陽氏曰〕既知不可得．乃云子之既出游而歸．我則願秣其馬．此悅慕之辭．猶古人言雖爲執鞭．猶忻慕焉者是也．

翹翹錯薪．言刈其蔞．(力俱反) 之子于歸．言秣其駒．漢之廣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

〔毛氏曰〕蔞．草中之翹翹然．五尺以上曰駒．○〔孔氏曰〕蔞、蔞蒿也．江東用羹魚也．其葉似艾．白色．長數寸．

漢廣三章．章八句．

汝墳．道化行也．文王之化．行乎汝墳之國．婦人能閔其君子．猶勉之以正也．(范氏曰．汝墳之國．婦人閔其君子．猶勉之以正．此豈家至日見而能使之然哉．氏曰．遷善而不知爲之者．故曰道化行也．)

遵彼汝墳．伐其條枚．未見君子．惄(乃歷反) 如調(張留反) 饑．

〔毛氏曰〕遵、循也．汝、水名也．(杜氏釋例．汝出汝陽縣大孟山．至汝陰褒信縣入淮．) 墳．大防也．(孔氏曰．墳．謂崖岸狀如墳墓．名大防也．) 枝曰條．榦曰枚．惄．饑意也．

調。朝也。○〔程氏曰〕君子從役於外。婦人爲樵薪之事。○爾雅曰。汝爲濆。又曰汝有濆。(黃氏曰。謂大水溢出。別爲小水。故知墳當作濆。郭璞引遵彼汝濆以證爾雅。蓋世詩本猶爲濆也。)○釋文。惄作愵、曰本又作惄。

遵彼汝墳。伐其條肄。(以自反)既見君子。不我遐棄。

〔毛氏曰〕肄、餘也。斬而復生曰肄。既、已也。遐、遠也。○〔程氏曰〕自勉之意。伐肄見踰年矣。言將見君子。不遠棄我也。

魴(符方反)魚頳(勅貞反)尾。王室如燬。(音毀)雖則如燬。父母孔邇。

魴鮮見敝筍。○〔毛氏曰〕頳、赤也。魚勞則尾赤。(呂氏曰。鯉尾赤。魴尾白。今亦赤。則勞甚矣。)燬、火也。○長樂〔王氏曰〕。王室如燬。甚王室之酷烈。是時紂存。○漢廣〔張氏曰〕勞苦之極。從而寬之曰王室雖如燬。而文王在邇。有以恤我也。玩此詩。則民心雖怨乎紂。而尙以周之故。未至於泮散也。是文王以盛德爲商之方伯。與商室繫民心而維宗社者也。其德可不謂至乎。

汝墳三章。章四句。

麟之趾。關雎之應(應對之應)也。關雎之化行。則天下無犯非禮。雖衰世之公子。皆信厚如麟趾之時也。

〔程氏曰〕自衰世公子以下。敍之誤也。麟趾之時。麟趾不成辭。言之時。謬矣。(鄭氏曰。衰世。謂當文王與紂之時。公子皆信厚。古太平致麟之時。不能過也。鄭志。鄭元門人所集。)

麟之趾。振振(音眞)公子。于嗟麟兮。

〔孔氏曰〕麟、麕身牛尾一角。不踐生草。○〔毛氏曰〕趾、足也。振振、信厚也。于嗟、嘆辭。○〔程氏曰〕關雎始於衽席。及於子孫。至於宗族。以被天下。故自近而言之。麟取其厚。趾定角皆於麟取之。有仁厚之象也。既言之。又嘆美之曰。于嗟麟兮。(朱氏曰。麟之趾仁厚。公子亦仁厚。)○釋文。趾作止。本亦作趾。

麟之定。(都佞反)振振公姓。于嗟麟兮。

〔毛氏曰〕定、題也。(說文曰。題、額也。)公姓、公同姓。(王氏曰。公姓。公孫也。孫傳姓者也。)

麟之角。振振公族。于嗟麟兮。

〔鄭氏曰〕麟角之末有肉。○〔毛氏曰〕公族、公同祖也。(朱氏曰。公族。公同高祖。祖廟未毀。有服之親。)

麟之趾三章。章三句。

周南之國十一篇。三十六章。百五十九句。

呂氏家塾讀詩記卷三

召南

說已見周南

鵲巢。夫人之德也。國君積行(下孟反)累功。以致爵位。夫人起家而居有之。德如鳲鳩。乃可以配焉。(鄭氏曰。夫人有均一之德。如鳲鳩然。而後可配國君焉。)

〔楊氏曰〕鵲巢言夫人之德。猶關雎之言后妃也。蓋自天子至於諸侯大夫。刑于家邦。無二道也。以關雎爲文王之妃。則鵲巢夫人亦必有主名者。若謂皆文王之詩。則文王繼世之君。非積行累功以致爵位者。文王一人之身。而有聖賢之異。無是道也。然則二南之詩。周公之以風天下。無可疑者。

三百篇之義。首句當時所作。或國史得詩之時。載其事以示後人。其下則說詩者之辭也。說詩者非一人。其時先後亦不同。以毛傳考之。有毛氏已見其說者。時在先也。有毛氏不見其說者。時在後也。關雎之義。其末曰不淫其色。毛傳亦曰后妃說樂君子之德。無不和諧。又不淫其色。然則關雎之義。皆毛公所已見也。鵲巢之義。其末曰德如鳲鳩。乃可以配焉。毛傳止曰鳲鳩不自爲巢。居鵲之成巢。未嘗言鳲鳩之德。然則鵲巢之義。有毛公所不見者也。意者後之爲毛學者。如衛宏之徒。附益之耳。

毛傳尚簡義之已明者固不重出義之未明者亦必申言如鳲鳩之義雖刺不一而其旨未明故傳必言鳲鳩之養其子平均如一以訓釋之今鵲巢之義止云德如鳲鳩而未知鳩之德若何使毛公果見此語傳豈應略不及之乎詩人本取鳩居鵲巢以比夫人坐享成業蓋非有婦德者殆無以堪之也若又考鳲鳩之情性以比其德詩中固亦包此意但是說出於毛公之後決無可疑也

維鵲有巢維鳩居之之子于歸百兩御五嫁反之

〔毛氏曰〕鳩鳲鳩秸鞠也鳲鳩不自為巢居鵲之成巢孔氏曰鳲鳩秸鞠郭璞曰今布穀也○歐陽氏曰今所謂布穀戴勝者與鳩絕異惟今人直謂之鳩者拙鳥也不能作巢多在屋瓦間或於樹上架構樹枝初不成窠僅以生子往往墜雛今鵲作巢甚堅既生雛散飛則棄而去容有鳩來處彼空巢○張氏曰鵲巢鳩居不必有此理止取二物為喻猶桃蟲及鳥亦二物百兩百乘也孔氏曰車有兩輪故稱兩諸侯之子嫁於諸侯送御皆百乘○〔鄭氏曰〕御迎也○〔滎陽公曰〕維鵲有巢維鳩居之但取鳩之不自為巢而居鵲之成巢非取鵲之強而不淫知歲之所在亦非取鳩有均養之德也廣漢張氏曰唯其專靜均一能蠲然享之是乃夫人之德也有所作為則非婦道也

維鵲有巢維鳩方之之子于歸百兩將之

〔毛氏曰〕方有之也將送也鄭氏曰家人送之良人迎之

維鵲有巢維鳩盈之之子于歸百兩成之

〔毛氏曰〕盈滿也鄭氏曰滿者言衆媵姪娣之多〔朱氏曰〕成成其禮也

鵲巢三章章四句

采蘩夫人不失職也夫人可以奉祭祀則不失職矣楊氏曰夫人為宗廟社稷主以共祭祀為職

于以采蘩于沼于沚于以用之公侯之事

〔毛氏曰〕于於也蘩皤蒿也孔氏曰白蒿也然則非水菜謂於其傍采之也沼池沚渚也說文曰小渚曰沚小洲曰渚公侯夫人執蘩菜以助祭○〔長樂劉氏曰〕尊祭祀故直謂之事春秋有事于大廟大事于大廟是也

于以采蘩于澗之中于以用之公侯之宮

〔毛氏曰〕山夾水曰澗宮廟也

被皮寄反之僮僮音同夙夜在公被之祁祁薄言還歸

〔毛氏曰〕被首飾也孔氏曰被者少牢云主婦被錫注周禮所謂次也次第髮長短為之所謂髲髢也僮僮竦敬也長樂劉氏曰僮僮步雖移而被不動之貌夙早也○〔朱氏曰〕公公所也謂宗廟之中非私室也○〔毛氏曰〕祁祁舒遲也去事有儀也○〔朱氏曰〕祭義曰及祭之後陶陶遂遂如將復入然不欲遽去愛敬之無已也

采蘩三章章四句

草蟲大夫妻能以禮自防也王氏曰夫婦之際或至於黷而不終者無禮以自防故也

喓喓於遙反草蟲趯趯託歷反阜螽未見君子憂心忡忡敕中反亦既見止亦既覯止我心則降戶江反

〔毛氏曰〕興也喓喓聲也草蟲常羊也孔氏曰釋蟲云草蟲負蠜郭璞曰常羊也陸璣云小大長短如蝗也青色趯趯躍也阜螽蠜也孔氏曰釋蟲云阜螽蠜李巡曰蝗子也忡忡猶衝衝也止辭也覯遇也降下也○〔鄭氏曰〕草蟲鳴阜螽躍而從之○〔朱氏曰〕召南之大夫行役在外其妻獨居見此二物以類相從似有陰陽之性因感時物之變而思其君子恐不得保其全而見之也毛氏曰婦人雖適人有歸宗之義○范氏曰未見君子憂心忡忡者憂心不當夫也婦人之從君子豈以為必得當之哉見禮則進不見禮則退故古之嫁者三月而後反為所以養廉恥也○釋文曰蟲本或作虫非也虫音許鬼反

陟彼南山言采其蕨未見君子憂心惙惙張劣反亦既見止亦既覯止我心則說音悅

〔孔氏曰〕蕨鼈也孔氏曰蕨鼈釋草云舍人曰蕨一名鼈○郭璞曰初生無葉可食惙惙憂也○〔朱氏曰〕非必大夫妻親出采蕨蓋言今其時矣〔歐陽氏曰〕婦人見時物之變新感其君子

陟彼南山言采其薇未見君子我心傷悲亦既見止亦既覯止我心則夷

〔毛氏曰〕薇菜也孔氏曰薇山菜也莖葉似小豆蔓生可作羹亦可生食夷平也

草蟲三章章七句

采蘋大夫妻能循灋度也能循灋度則可以承先祖共音恭祭祀矣

自天子之后妃至於大夫之妻共由一道因其所處之廣狹而有斂舒焉

于以采蘋南澗之濱于以采藻于彼行潦音老

〔毛氏曰〕蘋大萍也濱厓也藻聚藻也行潦流潦也孔氏曰蘋郭璞曰今水上浮萍也陸璣曰藻水草也生水底其一種葉如雞蘇其一種莖大如釵股葉如蓬蒿行潦道路之上流行之水釋文曰韓詩云沈者曰蘋浮者曰藻○〔王氏曰〕采蘋必於南澗之濱采藻必於行潦言其所薦有常物所采有常處也○〔董氏曰〕濱當作瀕袁淑書曰宅在南瀕毛詩所謂于以采蘋南澗之瀕者也

于以盛音成之維筐及筥居呂反于以湘之維錡宜綺反及釜符甫反

〔毛氏曰〕方曰筐圓曰筥湘亨也錡釜屬有足曰錡無足曰釜○〔王氏曰〕言其所用有常器也○〔長樂劉氏曰〕言其誠信之至事事必躬也

于以奠之、宗室牖下。誰其尸之、有齊（側皆反）季女。

〔毛氏曰〕奠、置也。宗室、大宗之廟也。大夫士祭於宗廟、奠於牖下。（孔氏曰、祭在奥西南隅。○朱氏曰、室前東戶西牖、牖下則室中西南隅、所謂奥也。）尸、主。齊、敬。季、少也。蘋藻、薄物也。澗潦、至質也。筐筥錡釜、陋器也。少女、微主也。○〔王氏曰〕宗室牖下、言其所奠有常地也。自所薦之物、所采之處、所用之器、所奠之地、皆有常而不敢變、此所謂能循灋度。○〔長樂劉氏曰〕季女者、大夫之妻也。○〔董氏曰〕韓詩作于以鬺之。（顏師古曰、鬺、烹也。）

采之盛之、湘之奠之、所爲者非一端、所歷者非一所矣。煩而不厭、久而不懈、循其敍而有常、積其誠而益厚。然後祭事成焉。季女之少、若未足以勝此、而實尸此者、以其有齊敬之心也。大夫之妻、未必果少、特言苟持敬、則雖少女猶足以當大事云爾。采蘩以職言、舉其綱也。采蘋以灋度言、詳其目也。尊卑之辨也。

采蘋三章、章四句。

甘棠、美召（時照反）伯也。召伯之教、明於南國。（鄭氏曰、召伯爲二伯、後美其爲伯之功、故言伯云。○釋文曰、召康公也。燕世家云、與周同姓。孔安國及鄭皆云爾。皇甫謐云、文王之庶子。按左傳、富辰言文之昭十六國、無燕也。）

蔽芾（非貴反）甘棠、勿翦勿伐、召伯所茇（蒲曷反）。

〔范氏曰〕蔽芾、盛也。（曾氏曰、蔽芾、蓋世所謂連緜字。）○〔毛氏曰〕甘棠、杜也。（孔氏曰、棠、今之杜梨、其白者爲棠、其赤者爲杜。○陸璣草木疏曰、棠、今棠梨也。）翦、去。伐、擊也。○〔鄭氏曰〕茇、草舍也。（朱氏曰、止於其下以自蔽、猶草舍耳、非眞作舍也。）〔長樂王氏曰〕召伯觀省風俗、或茇甘棠之下、以受民訟。○〔左氏傳曰〕蔽芾甘棠、勿翦勿伐、召伯所茇。思其人猶愛其樹。（劉氏曰、召伯在之時、嘗憩息此棠樹之下、今其雖不在、猶當勿伐此棠、蓋覩其物思其人、則愛其樹、得人心之至也。說者謂召公不重煩勞百姓、止舍棠下、是爲墨子之道也。）

蔽芾甘棠、勿翦勿敗、召伯所憩（起例反）。

〔毛氏曰〕憩、息也。

蔽芾甘棠、勿翦勿拜、召伯所說（始銳反）。

〔王氏曰〕拜、謂屈之而已。（董氏曰、施士丐曰、拜、如人之拜、小低屈也。）○〔毛氏曰〕說、舍也。○釋文曰、說本作稅。

甘棠三章、章三句。

行露、召伯聽訟也。衰亂之俗微、貞信之教興、彊暴之男不能侵陵貞女也。

〔鄭氏曰〕此殷之末世、周之盛德、當文王與紂之時。

厭（於葉反）浥（於及反）行露、豈不夙夜、謂行多露。

〔毛氏曰〕厭浥、溼意也。行、道也。○〔鄭氏曰〕夙、早也。○〔杜氏左傳注曰〕豈不欲早暮而行、懼多露之濡己、以喻違禮而行、必有汙辱。

誰謂雀無角、何以穿我屋。誰謂女（音汝）無家、何以速我獄。雖速我獄、室家不足。

〔毛氏曰〕雀之穿屋似有角者。速、召。獄、确也。（孔氏曰、鄭異義駁云、埆者、囚證於埆核之處。确、音角。）〔鄭氏曰〕人皆謂雀之穿屋似有角。彊暴之男召我而獄、似有室家之道於我也。物有似而不同、雀之穿屋不以角、乃以咮。今彊暴之男召我而獄、不以室家之道於我、乃以侵陵。物與事有似而非者、室家不足、謂媒妁之言不和、六禮之來彊委之。

誰謂鼠無牙、何以穿我墉。誰謂女無家、何以速我訟。雖速我訟、亦不女從。

〔楊氏曰〕牙、牡齒也。鼠無牡齒。（說文曰、牙、牡齒也。○山陰陸氏曰、雀有咮而無角、鼠有齒而無牙。）〔毛氏曰〕墉、牆也。○〔朱氏曰〕使貞女之志得以自伸者、召伯聽訟之明也。

行露三章、一章三句、二章章六句。

羔羊、鵲巢之功致也。召南之國、化文王之政、在位皆節儉正直、德如羔羊也。（朱氏曰、衣裳有常制、進止有常所、其節儉正直亦可見矣。○呂氏曰、德如羔牛、如羔羊之詩也。）

羔羊之皮、素絲五紽（徒何反）。退食自公、委（於危反）蛇（音移）委蛇。

〔毛氏曰〕小曰羔、大曰羊。素、白也。紽、數也。（孔氏曰、此言紽數、下言總數、謂紽總之數有五、非訓紽總爲數也。）古者素絲以英裘、不失其制。大夫羔裘以居。○〔范氏曰〕退食者、退而食於私家也。○〔朱氏曰〕自、從也。公、朝也。○〔毛氏曰〕委蛇、行可從迹也。（鄭氏曰、委蛇、委曲自得之貌。）○〔廣漢張氏曰〕重言委蛇、舒泰而有餘裕也。此獨賦其退食之際、蓋於此時而然、則其在公之正直可知矣。不然、有所愧于中、則其退也、亦且促迫怱遽之不暇、寧有委蛇之氣象哉。○釋文、紽作它、曰本或作紽。蛇作虵、曰本又作蛇。

惟其出入皆可從迹、則仰不愧、俯不怍、而從容自得。毛鄭蓋一說也。

羔羊之革、素絲五緎（音域）。委蛇委蛇、自公退食。

〔毛氏曰〕革、猶皮也。（孔氏曰、說文謂獸皮治去其毛曰革。對文則皮革異、散文則皮革通。司裘曰、大喪飾皮車、謂革輅也。去毛得稱皮、是有毛得稱革。）緎、縫也。（孔氏曰、縫合羔羊皮爲裘、縫即皮之界緎、因名裘縫云緎。）

五緎既爲總則五紽五總亦爲緎也。〇〔鄭氏曰〕自公退食。猶退食自公。

羔羊之縫。符龍反 素絲五總。子公反 委蛇委蛇。退食自公。

〔毛氏曰〕縫、言縫殺之大小得其制。總數也。〇〔王氏曰〕朝夕往來。出公門。入私門。出私門。入公門。而已。終無私交之行也。

羔羊三章。章四句。

殷音隱其靁。勸以義也。召南之大夫。遠行從政。不遑寧處。其室家能閔其勤勞。勸以義也。鄭氏曰。召南大夫。召伯之屬。〇孔氏曰。左傳曰伯與之大夫瑕禽。亦此之類也。

殷其靁、在南山之陽。何斯違斯。莫敢或遑。振振音眞 君子。歸哉歸哉。

〔朱氏曰〕興也。〇〔毛氏曰〕殷、靁聲也。山南曰陽。何此、君子也。違去、遑暇也。振振、信厚也。〇〔張氏曰〕如鸛鳴婦嘆之義。將風雨則思念行者也。〇〔朱氏曰〕何斯、斯此人也。違斯、斯此所也。歸哉歸哉。冀其畢事而還歸也。閔之深而無怨辭。所謂勸以義也。呂氏曰。振振君子。歸哉歸哉。勸以義也。再言歸哉者。欲愼其歸以復命也。遠行從役。不辱君命。然後可以言歸。

殷其靁、在南山之側。何斯違斯。莫敢遑息。振振君子。歸哉歸哉。

〔毛氏曰〕息、止也。

殷其靁、在南山之下。何斯違斯。莫或遑處。尺主反 振振君子。歸哉歸哉。

〔毛氏曰〕處、居也。

殷其靁三章。章六句。

摽婢小反 有梅、男女及時也。召南之國。被文王之化。男女得以及時也。朱氏曰。述女子之情。欲昏姻之及時也。觀桃夭則少壯矣。行露死麕於漢廣亦然。

〔范氏曰〕昔者聖人觀天地萬物之情。因民之有男女。而制爲昏禮。使之夫婦有別。以相生養。以相代續。是以關雎言后妃之德。而至於男女以正。昏姻以時。鵲巢言夫人之德。而至於男女得以及時。桃夭美其盛也。故以桃喩。摽有梅欲其早也。故以梅喩。東山言嫁娶之候。亦曰倉庚于飛。熠燿其羽。聖人覩草木蟲鳥之變。意未嘗不在民也。

摽有梅。其實七兮。求我庶士。迨其吉兮。

〔毛氏曰〕興也。摽、落也。梅尙在樹者七。〇〔鄭氏曰〕庶衆、迨及也。〇〔朱氏曰〕吉、卜而得吉也。〇〔歐陽氏曰〕興物之盛時不可久。惜其盛年難久而懼過時也。〇釋文曰。梅、韓詩作楳。

摽有梅。其實三兮。求我庶士。迨其今兮。

〔毛氏曰〕在者三也。今、急辭也。〇〔王氏曰〕不暇吉日之擇也。迨今可以成昏矣。

摽有梅。頃音傾 筐塈許器反 之。求我庶士。迨其謂之。

〔毛氏曰〕塈、取也。不待備禮也。〇〔歐陽氏曰〕謂者、相語也。遣媒妁相語以求之也。王氏曰。謂者、以言邀之也。〇〔蘇氏曰〕凡詩每章有先後淺深之異。如此詩之類。固自有說。若樛木螽斯之類。皆意不盡。申殷勤而已。欲強求而說。則透離而不當矣。

是詩也。其辭汲汲。如將失之。豈習亂而喜始治者邪。

摽有梅三章。章四句。

小星、惠及下也。夫人無妒忌之行。惠及賤妾。進御於君。知其命有貴賤。能盡其心矣。呂氏曰。夫人無妒忌之行。而賤妾安於其命。所謂上好仁而下必好義者也。

嘒呼惠反 彼小星。三五在東。肅肅宵征。夙夜在公。寔命不同。

〔朱氏曰〕興也。〇〔毛氏曰〕嘒、微貌。小星、衆無名者。三心五噣。四時更見。鄭氏曰。心在東方。三月時也。噣在東方。正月時也。〇孔氏曰。心實三星。五是噣。釋文云。咮謂之柳。則噣者柳星也。以其爲鳥星之口。故謂之噣。肅肅、疾貌。宵夜、征行。〇〔鄭氏曰〕夙、早也。凡妾御於君。不敢當夕。〇〔毛氏曰〕寔、是也。〇〔朱氏曰〕命、所賦之分也。衆妾進御於君。不敢當夕。見星而往。見星而還。故因其所見以起興。〇〔孔氏曰〕衆妾自知己賤。不敢同於夫人。

嘒彼小星。維參所林反 與昴。肅肅宵征。抱衾與裯。直留反 寔命不猶。

〔毛氏曰〕參、伐也。孔氏曰。天文志云。參白虎宿。三星直下有三星。銳曰伐。昴、留也。孔氏曰。言物成就繫留也。釋文曰。二星皆西方宿。衾、被也。裯、襌被也。禮記玉藻注。襌無裏。音單。猶、若也。〔程氏曰〕賤妾得進御於君。是其僭恣可行。而分限得踰之時也。乃能謹於抱衾與裯。而知命之不猶。則教化至矣。

小星二章。章五句。

江有汜。音祀 美媵也。勤而無怨。嫡能悔過也。文王之時。江沱之間。有嫡不以其媵備數。媵遇勞而無怨。嫡亦自悔也。孔氏曰。嫡謂妻也。媵謂妾也。古者女嫁。必姪娣從。謂之媵。士昏禮云。雖無娣。媵先。是士有姪娣。但不必備耳。喪大記。大夫撫姪娣。是大夫有姪娣矣。公羊傳曰。諸侯一娶九女。二國媵之。所從皆名媵。獨言二國者。異國主爲媵。故特名之。其實雖夫人姪娣。亦爲媵也。鄭氏士昏禮注云。姪、兄之子。娣、女娣也。娣尊姪卑。

〔董氏曰〕江況嫡。沱況媵。今詩敘乃言江沱之間。是失詩人旨也。

江有汜。之子歸。不我以。不我以。其後也悔。

〔毛氏曰〕興也。決復入爲汜。爾雅疏曰。凡水決之岐流復還本水者曰汜。〔程氏曰〕其嫡不使備嬪妾之數以待君也。汜、水之分。

渚、水之岐、沱、水之別、當使媵妾均承其澤○〔鄭氏曰〕之子、謂嫡也、婦人謂嫁曰歸○〔范氏曰〕以之爲言用也○〔董氏曰〕氾石經作洍、說文引詩作洍、蓋古爲洍、後世譌也

江有渚、之子歸、不我與、不我與、其後也處

〔毛氏曰〕渚、小洲也、水岐成渚○〔程氏曰〕處、得其所處也（范氏曰、處、媵得其所）

江有沱（徒何反）之子歸、不我過（音戈）不我過、其嘯也歌

〔毛氏曰〕沱、江之別者（爾雅曰、水自河出爲灉、漢爲潛、江爲沱○孔氏曰、皆大水分出別爲小水之名也、禹貢梁州云、沱潛既道、荊州亦有沱潛者、蓋以水從江漢出者皆曰沱潛、所以荊梁二州皆有也）○〔鄭氏曰〕嘯、蹙口而出聲、嫡既覺自悔而歌（朱氏曰、嘯以舒憤懣之氣、言其悔時也、歌則得其所處而樂矣、此兼上兩章之意而言、易曰震無咎者存乎悔、於此見之、王風云條其歗矣、列女傳云倚柱而歗、皆悲嘆之聲也○范氏曰、嫡忘其禍心而和樂也）

以如不使大臣怨乎不以之以、與如暴虎憑河吾不與也之與、過如過從之過、不我過、言不我顧也

一章曰其後也悔、二章曰其後也處、三章曰其嘯也歌、始則悔竊、中則相安、終則相歡、旨之敘也

江有汜三章、章五句

野有死麕（俱倫反）惡（烏路反）無禮也、天下大亂、強暴相陵、遂成淫風、被文王之化、雖當亂世、猶惡無禮也

野有死麕、白茅包之、有女懷春、吉士誘之

〔毛氏曰〕郊外曰野○〔說文曰〕麕、麞也（孔氏曰、鑕人注云、齊人謂麞爲麕）○〔毛氏曰〕白茅、取潔清也、包、裹也、懷、思也、誘、道也（鄭氏曰、吉士使媒人道成之）○〔王氏曰〕野有死麕、白茅包之者、禮之薄也、而猶愈於無禮○釋文、麕作麏、曰本亦作麕

林有樸（蒲木反）樕（音速）野有死鹿、白茅純（徒尊反）束、有女如玉

〔毛氏曰〕樸樕、小木也（孔氏曰、釋木云、樸樕心、孫炎曰、樸樕一名心、某氏曰、樸樕斛樕也、有心能濕、江河間以爲柱、能音耐）野有死鹿、廣物也、束、猶包之也

以樸樕爲禮、意其若致薪芻之餼之類

舒而脫脫（勅外反）兮、無感我帨（始銳反）兮、無使尨（美邦反）也吠（符廢反）

〔毛氏曰〕舒、徐也、脫脫、舒遲也、感、動也、帨、佩巾也（孔氏曰、內則、婦事舅姑佩紛帨、注云、帨、拭物之巾）尨、狗也（說文曰、尨、犬之多毛者）非禮相陵、則狗吠○〔鄭氏曰〕奔走失節、動其佩飾○〔廣漢張氏曰〕惡無禮之辭也、但言無動我之帨、無驚我之尨、則其凜然不可犯之意、蓋可見矣

此詩三章皆言貞女惡無禮而拒之、其辭初猶緩而後益切、曰有女懷春、吉士誘之、言非不懷昏姻、必待吉士以禮道之、雖拒無禮、其辭猶巽也、曰有女如玉、則正言其貞潔不可犯矣、其辭漸切也、至

於其末見侵益迫、拒之益切矣、毛鄭以誘爲道、儀禮射禮亦先有誘射、皆謂以禮道之、古人固有此訓詁也、歐陽氏誤以誘爲挑誘之誘、遂謂彼女懷春、吉士遂誘而汙以非禮、殊不知是詩方惡無禮、豈有爲挑誘之汙行、而尚名之吉士者乎

野有死麕三章、二章章四句、一章三句

何彼襛（如容反）矣、美王姬也（說文曰、姬、周姓也）雖則王姬、亦下嫁於諸侯、車服不繫其夫、下王后一等、猶執婦道、以成肅雝之德也（鄭氏曰、下王后一等、謂車乘厭翟、服則褕翟○孔氏曰、王后五路、重翟爲上、厭翟次之、六服、褘衣爲上、褕翟次之）

何彼襛矣、唐棣（徒帝反）之華、曷不肅雝、王姬之車（尺奢反）

〔毛氏曰〕興也、襛、猶戎戎也、唐棣、移也（音移、孔氏曰、郭璞曰、移似白楊）肅、敬、雝、和也○〔朱氏曰〕何彼曷不、皆設問之辭也、襛、盛也、言何彼戎戎而盛乎、唐棣之華也、豈不肅雝乎、王姬之車也○〔張氏曰〕唐棣之華、華如桃李、皆言王姬之盛美（鄭氏曰、喻王姬顏色之盛美）○釋文曰、釋名云、車、聲如居、今尺奢反、韋昭曰、古皆音尺奢反、從漢以來、始有居音

何彼襛矣、華如桃李、平王之孫、齊侯之子

〔毛氏曰〕平、正也、武王女、文王孫、適齊侯之子（孔氏曰、文者諡之正名也、稱之則隨德不一、以德能平正天下、故稱平王、如稱寧王也○李氏曰、本朝太宗稱神宗、及神宗稱神宗、則太宗不復稱神宗矣）

其釣維何、維絲伊緡、齊侯之子、平王之孫

〔毛氏曰〕伊、維、緡、綸也○〔張氏曰〕言釣如何、必以絲緡、夫婦相接如何、必以禮也

肅雝者王姬、而曰王姬之車、不敢指切之也、平王之孫、齊侯之子、其辭匹敵、則不驕亢可知也、此詩爲美王姬而作、自應先稱王姬、至末章則反覆歌詠之、非有他義也

何彼襛矣三章、章四句

騶（側留反）虞、鵲巢之應也、鵲巢之化行、人倫既正、朝廷既治、天下純被文王之化、則庶類蕃殖、蒐田以時、仁如騶虞、則王道成也（張氏曰、仁如騶虞、此言王道之成、如騶虞之詩、如緇衣巷伯之謂也）

〔楊氏曰〕二南正始之道、王化之基、蓋一體也、王者諸侯之風、相須以爲治、諸侯所以代其終也、故召南之終至仁如騶虞、然後王道成焉、王道成、非諸侯之事也、則一體相須爲治可見矣

麟趾、關雎之應、騶虞、鵲巢之應、意者文王之時、二物應感而至、故詩人以發興歟

彼茁（則劣反）者葭（音加）壹發五豝（百加反）于嗟乎騶虞

〔毛氏曰〕茁、出也。孔氏曰、謂草生茁茁然出。葭、蘆也。豕牝曰豝。虞人翼五豝、以待公之發。孔氏曰、五豝止一發、中則殺一而已。仁心之至、不忍盡殺故也。○朱氏曰、一發五豝、言禽獸之衆多。騶虞、義獸、白虎黑文、不食生物。陸璣云、騶虞尾長於軀、不履生草。○〔鄭氏曰〕記蘆始出者、著春田之早晚。

彼茁者蓬、一發五豵。子公反 于嗟乎騶虞。

〔毛氏曰〕蓬、草名也。一歲曰豵。爾雅曰、豕生三豵。

彼茁者葭、彼茁者蓬、記蒐田之時、蓋曹子桓所謂句芒司節、和風扇物、草淺獸肥之時也。一發五豝、一發五豵、獸之多而取之鮮也。反三隅而觀之、則天壤之間、和氣充塞、庶類蕃殖、交於萬物有道、而恩足以及禽獸者、皆可見矣。化育之仁、其何以形容、曰于嗟乎騶虞、非騶虞自然不勉之仁、殆不足以當之也。

騶虞二章、章三句。

召南之國十四篇、四十章、百七十七。

呂氏家塾讀詩記卷四

變風

〔釋文曰〕從邶訖豳、十三國並變風。

邶 鄘衛說附

〔鄭氏詩譜曰〕邶鄘衛者、商紂畿內之地。其封域在禹貢冀州大行之東北、踰衡漳東、及兗州桑土之野。周武王伐紂、以其京師封紂子武庚爲殷後、乃三分其地置三監、使管叔、蔡叔、霍叔尹而教之。自紂城而北謂之邶、南謂之鄘、東謂之衛。釋文曰、衛在汲郡朝歌縣。○董氏曰、竹書紀年曰、武王封武庚於朝歌、分其地爲邶鄘衛、使管叔霍叔蔡叔監之。 武王既喪、三監導武庚叛。成王既黜殷命、殺武庚、復伐三監、更於此三國建諸侯、以殷餘民封康叔於衛、使爲之長。孔氏曰、漢地理志云、三監叛、周公誅之、盡以其地封弟康叔、故邶鄘衛三國之詩相與同風。如志之言、則康叔初即兼彼二國。鄭氏不然者、以國大非制。○董氏曰、康叔受衛、其在殷邦百里之地、而邶鄘則同姓受封國也。 後世子孫稍幷彼二國、混而名之。七世至頃侯、當周夷王時、衛國政衰、變風始作。作者各有所傷、從其國本而異之、爲邶鄘衛之詩焉。○〔朱氏曰〕邶鄘之詩、皆主衛事、而必存其舊號者、豈其聲之異歟。

柏舟、言仁而不遇也。衛頃音傾公之時、仁人不遇、小人在側。鄭氏曰、不遇者、君不受己之志也。○張氏曰、不遇、非不達也、不受其志也。○孔氏曰、頃公貞伯子、當夷王時。

汎芳劒反彼柏舟、亦汎其流。耿耿古幸反不寐、如有隱憂。微我無酒、以敖五羔反以遊。

〔毛氏曰〕興也。汎汎、流貌。柏木宜爲舟。耿耿、猶儆儆也。朱氏曰、耿耿、小明、憂之貌也。隱、痛也。非我無酒、可以敖遊忘憂也。

汎彼柏舟、亦汎其流、如舟之汎汎無所倚薄也。

我心匪鑒、不可以茹。如預反 亦有兄弟、不可以據。薄言往愬、逢彼之怒。

〔毛氏曰〕茹、度也。長樂王氏曰、責我心之如鑒、必能度形、猶責周公必知管蔡之叛、而不使之、責孟子必識齊王之不可爲湯武、而不應其聘。○〔朱氏曰〕鑒能度物、而我不能。但以兄弟宜可據依、而不知其不可也、故或往愬焉、而反逢其怒耳。范氏曰、此公侯之臣也、故僚類皆其兄弟。○釋文曰、鑒作監。曰本又作鑒。

我心匪石、不可轉也。我心匪席、不可卷眷勉反也。威儀棣棣、不可選也。

〔毛氏曰〕石雖堅、尚可轉。席雖平、尚可卷。棣棣、富而閑習也。○〔歐陽氏曰〕其意謂石席可轉卷、我心匪石席、故不可轉卷也。○〔呂氏曰〕以威儀爲可簡、則無禮、故不敢改其度也。

不可選也、言威儀閑習、自有常度、不可選擇以避禍也。翟方進謂馮參君侯以王舅見廢、不得在公卿位、今五侯至尊貴也、與之竝列、宜少詘節卑體、視有所宗、而君侯盛修容貌、以威嚴加之、此非所以下五侯而自益者也。參性好禮儀、不改其常操。

憂心悄悄、七小反 慍于羣小。覯古豆反閔既多、受侮音武不少。靜言思之、寤辟避亦反有摽。符小反

〔毛氏曰〕悄悄、憂貌。慍、怒也。閔、病也。靜、安也。辟、拊心也。摽、拊心貌。孔氏曰、寤覺之中、拊心而手摽然。○〔歐陽氏曰〕慍于羣小、羣小慍仁人也。○〔王氏曰〕國亂而君昏、則小人衆而君子獨。君子憂而小人樂。君子之憂者、憂其國而已。憂其國、則與小人異趣。其爲小人所慍、固其理也。故曰憂心悄悄、慍于羣小。小人得志、則爲讒譖以病君子。君子既病矣、則又從而侮之。故曰、覯閔既多、受侮不少。其曰既多不少者、以著小人之衆也。

日居月諸、胡迭待結反而微。心之憂矣、如匪澣戶管反衣。靜言思之、不能奮飛。

〔孔氏曰〕居諸者、語助也。檀弓云、何居。注云、居、語助也。○〔歐陽氏曰〕日居月諸、胡迭而微者、謂仁人傷衛日往月來而漸微。猶言日朘月削也。○〔范氏曰〕如匪澣衣者、中垢而不濯也。毛氏曰、如匪澣衣、如衣之不澣矣。

不能奮飛者、鬱陶無所發也。○〔鄭氏曰〕臣不遇於君、猶不忍去、厚之至也。

柏舟五章、章六句。

綠衣、衛莊姜傷己也。妾上僭、(賤念反)夫人失位而作是詩也。(鄭氏曰。莊姜、莊公夫人。齊女。姓姜氏。妾上僭者、謂公子州吁之母。母嬖而州吁驕。)

綠兮衣兮。綠衣黃裏。(音里)心之憂矣。曷維其已。

〔毛氏曰〕綠、間色。黃、正色。(孔氏曰。綠、蒼黃之間色。黃、中之正色。)憂雖欲自止。何時能止也。○〔孔氏曰〕間色之綠。不當為衣。猶妾不宜嬖寵。正色之黃。反為裏。猶夫人反見疏而微也。○〔廣漢張氏曰〕綠衣之憂。言嫡妾之亂。其弊將至於不可勝言者。憂在宗國也。夫豈特為一身之私哉。

綠兮衣兮。綠衣黃裳。心之憂矣。曷維其亡。

〔毛氏曰〕上曰衣。下曰裳。○〔孔氏曰〕間色為衣而在上。正色之黃、反為裳而處下。○〔曾氏曰〕亡、失也。不須訓為忘。

綠兮絲兮。女所治兮。我思古人。俾(卑爾反)無訧兮。(音尤)

〔毛氏曰〕訧、過也。○〔程氏曰〕綠衣、衛莊姜傷己無德以致之。行有不得。反求諸己而已矣。絲之綠。由女之染治以成。言有所自也。絺綌所以來風也。○〔范氏曰〕致其敍則在我也。故思古之人。能使尊卑有分而無過也。

絺兮綌兮。淒(七西反)其以風。我思古人。實獲我心。

〔毛氏曰〕淒、寒風也。○〔范氏曰〕思古人而獲我心。自知其不及也。

綠衣四章。章四句。

燕燕、衛莊姜送歸妾也。(鄭氏曰。莊姜無子。陳女戴嬀生子名完。莊姜以為己子。莊公薨。完立而州吁殺之。戴嬀於是大歸。莊姜遠送之于野。作詩見己志。○永嘉鄭氏曰。戴嬀雖妾。實生桓公。桓公立為君矣。敍詩者猶曰送歸妾。彼為母以子貴之說者。失聖人正名分辯嫡庶之說矣。)

燕燕于飛。差池其羽。之子于歸。遠送于野。瞻望弗及。泣涕如雨。

〔朱氏曰〕興也。○〔孔氏曰〕釋鳥。燕燕、鳦。郭璞曰。齊人呼鳦曰燕。即今之燕也。古人重言之。〔李氏曰〕差池、不齊貌。○〔毛氏曰〕之子、去者也。歸、歸宗也。遠送過禮。于、於也。郊外曰野。(蘇氏曰。禮、婦人送迎不出門。遠送至野。情之所不能已也。)

〔孔氏曰〕至野與之訣別。已留而彼去。稍稍更遠。瞻望之不復能及。故念之泣涕。○〔王氏曰〕燕方春時。以其匹至。其羽相與差池。其鳴一上而一下。故莊姜感所見以興焉。○〔廣漢張氏曰〕燕燕以興己與戴嬀嫡妾相與之善歟。獨言泣涕之情者。蓋家國之事。有不可勝悲者。昔褚太后批桓溫廢立詔云。未亡人不幸。罹此百憂。感念存沒。心焉如割。其有合於詩人之情歟。

燕燕于飛。頡(戶結反)之頏(戶郎反)之。之子于歸。遠于將之。瞻望弗及。佇立以泣。

〔毛氏曰〕飛而上曰頡。飛而下曰頏。佇立、久立也。○〔鄭氏曰〕將、亦送也。

燕燕于飛。下上(時掌反)其音。之子于歸。遠送于南。瞻望弗及。實勞我心。

〔毛氏曰〕飛而上曰上音。飛而下曰下音。陳在衛南。實、是也。○釋文曰。南如字。沈重云。協句乃宜林反。古人韻緩。不煩改字。

仲氏任(而鴆反)只。其心塞淵。終溫且惠。淑慎其身。先君之思。以勗(凶肉反)寡人。

〔毛氏曰〕仲、戴嬀字也。○〔鄭氏曰〕任者、以恩相親信也。○〔朱氏曰〕只、助語。○〔李氏曰〕塞、實也。○〔毛氏曰〕淵、深也。○〔朱氏曰〕溫、和也。○〔毛氏曰〕惠、順也。○〔朱氏曰〕終溫且惠。始終如一也。○〔鄭氏曰〕淑、善也。○〔毛氏曰〕勗、勉也。○〔鄭氏曰〕寡人、莊姜自謂也。○〔楊氏曰〕州吁之暴。完之死。戴嬀之去。皆夫人失位。不見答於先君所致也。而戴嬀猶以先君之思勉其夫人。可謂終溫且惠矣。(朱氏曰。上四句莊姜美戴嬀。下二句因使之以先君之故。而有以勗己。蓋稱其美以求教戒之辭。)

燕燕四章。章六句。

日月、衛莊姜傷己也。遭州吁之難。(乃旦反)傷己不見答於先君。以至困窮之詩也。(張氏曰。困窮者、道窮計盡。無以自伸也。)

〔廣漢張氏曰〕綠衣方妾上僭之時。故獨反己以自責而已。至日月之作。則在州吁弒嫡之後。於是始推原其致禍之本。以為由己不見答於先君之所致。亦猶孟子所謂過大而不怨。是愈疏也。

日居月諸。照臨下土。乃如之人兮。逝不古處。(昌呂反)胡能有定。寧不我顧。

〔毛氏曰〕日乎月乎。照臨之也。胡、何也。○〔鄭氏曰〕之人、是人也。謂莊公也。○〔朱氏曰〕逝、發語之辭。○〔范氏曰〕言莊公不以古之道處我。故至此困窮也。(長樂王氏曰。不以古夫婦之道處我。)〔鄭氏曰〕寧、猶曾也。

觀碩人之詩。則莊姜初來。即不見答。非始有恩意而後忘之也。古不當訓故。

日居月諸。下土是冒。乃如之人兮。逝不相好。(呼報反)胡能有定。寧不我報。

〔毛氏曰〕冒、覆也。○〔張氏曰〕以禮事莊公。不以恩答己。寧不我報是也。

日居月諸。出自東方。乃如之人兮。德音無良。胡能有定。俾也可忘。

〔毛氏曰〕日始月盛。皆出東方。音、聲。良、善也。○〔朱氏曰〕德音、美其辭。無良、醜其實也。

日居月諸。東方自出。父兮母兮。畜我不卒。胡能有定。報我不述。

〔王氏曰〕人之患疾痛極。則未嘗不呼其父母者。○〔鄭氏曰〕畜、養。卒、終也。○〔朱氏曰〕不述、猶曰不可稱述也。

左傳曰。子叔姬妃齊昭公。生舍。叔姬無寵。舍無威。夫人見薄。則冢嗣之位望亦輕。此國本所以傾搖也。莊姜既不見答。則桓公之位何能有定乎。反覆言之。蓋推原禍亂之由。而非為己私也。俾也可忘。

謂若思莊公恩義之薄．嫡庶不定之禍．誠使我可忘．而我自不忍忘之也．末章不欲咎莊公．徒自傷父母養我不終而已．報我不述．言莊公之所以報我．不欲稱述之矣．亦不欲咎莊公也．

日月四章．章六句．

終風．衛莊姜傷己也．遭州吁之暴．見侮慢而不能正也．

終風且暴．顧我則笑．謔許約反浪笑敖．五報反中心是悼．

〔毛氏曰〕．終日風爲終風．暴．疾也．笑．侮之也．謔浪笑敖．言戲謔不敬．朱氏曰．謔．戲言也．浪．放蕩也．〔鄭氏曰〕．喻州吁之爲不善．如終風之無休止．而其間又有甚惡．悼者傷其如是．

終風且霾．亡皆反惠然肯來．莫往莫來．悠悠我思．

〔毛氏曰〕．霾．雨土也．惠然肯來．言時有順心也．〇〔朱氏曰〕．終風且霾．以比州吁之暴益甚也．〇〔蘇氏曰〕．州吁往來．皆不可常．〇〔鄭氏曰〕．我思其如是．心悠悠然．〇〔楊氏曰〕．見侮慢而不能止．則悼之而已．其莫往莫來．則又思之．可謂極母道矣．經解曰．溫柔敦厚．詩教也．學者如此．則可觀可羣可怨矣．

終風且曀．於計反不日有曀．寤言不寐．願言則嚏．都麗反

〔毛氏曰〕．陰而風曰曀．〇〔王氏曰〕．曀則不見日矣．又曰．不日有曀者．言不旋日而又曀也．〇〔鄭氏曰〕．言我願思也．嚏讀當爲不敢嚏咳之嚏．我其憂悼而不能寐．女思我心如是．我則嚏也．今俗人嚏云人道我．此古之遺語也．〇〔蘇氏曰〕．古有又通．〇釋文．嚏作疐．曰本又作疐．

陰風終日．意其止矣．不旋日而又曀焉．厭苦之辭也．

曀曀其陰．虺虛鬼反虺其靁．寤言不寐．願言則懷．

〔毛氏曰〕．如常陰曀曀然．暴若震靁之聲．朱氏曰．虺虺．靁將發而未震之聲．〇〔董氏曰〕．韓詩作壇壇其陰．章句曰．天陰塵也．

驟雨迅雷．其止可待．至於曀曀之陰．虺虺之雷．則殊未有開霽之期也．願言則嚏．汝念我則我嚏矣．母子之間．感通本無間也．願言則懷．汝念我則我懷矣．母子之間．恩意本易復也．

終風四章．章四句．

擊鼓．怨州吁也．衛州吁用兵暴亂．使公孫文仲將而平陳與宋．國人怨其勇而無禮也．鄭氏曰．將者．將兵以伐鄭也．平．成也．〇朱氏曰．伐鄭以結陳宋之成也．

〔朱氏曰〕．按左傳．州吁與宋陳伐鄭．圍其東門．五日而還．出師不爲久．而衛人之怨如此．有犯大逆．衆叛親離．莫肯爲之用爾．

擊鼓其鏜．吐當反踊躍用兵．土國城漕．我獨南行．

〔毛氏曰〕．鏜然．擊鼓聲．漕．衛邑也．〇〔曾氏曰〕．鏜然擊鼓．踊躍用兵．想見州吁好兵喜鬭之狀．其興師動衆．非出於不得已也．人所甚憚者．州吁之所最樂．國人怨之．正以其踊躍爾．〇〔鄭氏曰〕．土國役土功於國．南行．從軍南行伐鄭．〇〔李氏曰〕．土國城漕．非不勞苦．而獨處於境內．今我之在外．死亡未可知．雖欲爲土國城漕之人．不可得也．〇〔董氏曰〕．鏜．石經作鼞．說文亦作鼞．

從孫子仲．平陳與宋．不我以歸．憂心有忡．勑中反

〔毛氏曰〕．孫子仲．謂公孫文仲也．孔氏曰．文．是謚．平陳於宋．鄭氏曰．平陳於宋．謂使告宋曰．君爲主．弊邑以賦與陳蔡從．憂心有忡．憂心忡忡然．〇〔左傳杜氏注曰〕．陳．今陳國陳縣．宋．今梁國睢陽縣．

從孫子仲．平陳與宋．言所從者乃孫子仲也．則輕其帥可知矣．

爰居爰處．爰喪息浪反其馬．于以求之．于林之下．

〔鄭氏曰〕．爰．於也．〇〔歐陽氏曰〕．王肅以下三章．衛人從軍者與其室家訣別之辭．士卒將行．與其室家訣別云．我之是行．未有歸期．亦未知於何所居處．於何所喪其馬．若求我與馬．當於林下求之．蓋爲必敗之計也．曾氏曰．非獨爰居爰處以下三章爲從軍者訣別之辭．一篇之意皆如此．〇朱氏曰．猶蹇叔哭送其子之意也．

死生契苦結反闊．與子成說．執子之手．與子偕老．

〔毛氏曰〕．契闊．勤苦也．〇〔朱氏曰〕．成說．成其約誓之言．〇〔孔氏曰〕．王肅云．言國人室家之志．欲相與從生至死．契闊勤苦．而不相離．相與俱老．朱氏曰．與其家人訣別．言其始爲室家之時．期以生死契闊．無所不同．既成約誓．又相與執手而期以偕老．言至死而不相棄也．

于嗟闊兮．不我活兮．于嗟洵呼縣反兮．不我信音申兮．

〔鄭氏曰〕．于嗟．嘆也．〇〔毛氏曰〕．活．生活也．洵．遠也．〇〔釋文曰〕．洵．本或作詢．誤也．詢音荀．韓詩作敻．敻亦遠也．信即古伸字也．

于嗟闊兮．承上章死生契闊之文．而足成其義．言始欲死生勤苦共之．今乃不得相依以生也．洵當從毛傳．言遠去而不得伸此志也．

擊鼓五章．章四句．

凱風．美孝子也．衛之淫風流行．雖有七子之母．猶不能安其室．故美七子能盡其孝道．以慰其母心．而成其志爾．

凱風自南．吹彼棘心．棘心夭夭．於驕反母氏劬勞．

〔毛氏曰〕興也。南風謂之凱風。樂夏之長養。（孔氏曰、凱、樂也。風性樂養萬物。）棘、難長養者。夭夭、盛貌。劬勞、病苦也。〇〔王氏曰〕棘心至於夭夭、則風之爲力多矣。此母氏劬勞之譬也。

凱風自南、吹彼棘薪。母氏聖善、我無令人。

〔毛氏曰〕棘薪、其成就者。聖、叡也。〇〔鄭氏曰〕令、善也。〇〔朱氏曰〕棘可以爲薪、則成就矣、然非美材。喻子之壯大而無善也。〇〔長樂劉氏曰〕自言七子之中、有一令善之人、則母亦不舍之而去也。

爰有寒泉、在浚（音峻）之下。有子七人、母氏勞苦。

〔毛氏曰〕浚、衛邑也。〇〔陳氏曰〕寒泉在浚之邑下、邑人賴之以生養。今子七人、反不能養其母、而使母勞苦求嫁也。〇〔朱氏曰〕母欲嫁者、本爲淫風流行、而七子乃以勞苦爲說、可謂幾諫矣。

睍（胡顯反）睆（華板反）黃鳥、載好其音。有子七人、莫慰母心。

〔毛氏曰〕睍睆、好貌。〇〔蘇氏曰〕鳥猶能好其音以說人、而我獨不能說吾母哉。（曾氏曰、凱風盛於夏時。黃鳥鳴於夏、木寒泉亦夏所宜耳。寒泉能使人甘之、有子而使母勞苦。黃鳥能使人樂之、有子而莫慰母心。）

凱風四章、章四句。

雄雉、刺衛宣公也。淫亂不恤國事、軍旅數（色角反）起、大夫久役、男女怨曠、國人患之而作是詩。（孔氏曰、宣公、晉桓公子。）

〔朱氏曰〕此詩皆女怨之辭。

雄雉于飛、泄泄（移世反）其羽。我之懷矣、自詒伊阻。

〔毛氏曰〕興也。〇〔朱氏曰〕泄泄、飛之緩也。〇〔鄭氏曰〕懷、安也。〇〔毛氏曰〕詒、遺也。伊、維也。（孔氏曰、語助也。）〇〔朱氏曰〕阻、隔也。〇〔曾氏曰〕雄雉以喻其夫。雄雉于飛、雌懷安而不從之、今之阻隔、蓋自遺也。大夫行役、婦人本無可從之理、其言如此、乃怨思之切耳。

雄雉于飛、下上（時掌反）其音。展矣君子、實勞我心。

〔毛氏曰〕展、誠也。〇〔范氏曰〕展矣君子、久役而不得歸者也。此婦人之閔其夫也。

瞻彼日月、悠悠我思。道之云遠、曷云能來。

〔毛氏曰〕瞻、視也。〔朱氏曰〕悠悠、長也。〇〔鄭氏曰〕視日月之行、迭往迭來。今君子獨久行役而不來、使我心悠悠然思之。曷、何也。何時能來望之也。（程氏曰、日月、取其迭往迭來之意。又日月陰陽相配、而不相見。又旦暮所見、動人情思、總包意其間。）

百爾君子、不知德行（下孟反）。不忮（之豉反）不求、何用不臧。

〔鄭氏曰〕女衆君子、我不知人之德行何如者、可謂爲德行。（朱氏曰、百爾君子、泛指從役大夫也。）〔毛氏曰〕忮、害也。〇〔朱

氏曰〕求、貪也。〇〔毛氏曰〕臧、善也。〇〔張氏曰〕不忮不求、是大夫妻言其夫也。婦人思其君子之切、而知其未得歸也、於是復自解曰、凡百君子、我婦人不知孰爲德行也。但不忮害、不貪求、則何所用而不善、雖久處軍旅之間、固未害也。

雄雉四章、章四句。

匏有苦葉、刺衛宣公也。公與夫人竝爲淫亂。（鄭氏曰、夫人謂夷姜。〇孔氏曰、知非宣姜者、以宣姜本適伋、爲公所要、云雉鳴求其牡、明是夷姜。）

匏有苦葉、濟有深涉。深則厲、淺則揭（苦例反）。

〔毛氏曰〕匏謂之瓠。瓠葉苦不可食也。（孔氏曰、陸璣云、匏葉少時可爲羹、八月中堅強不可食、故云苦葉。瓠匏一也、故云謂之瓠。外傳魯語叔孫穆子曰、豹之業及匏有苦葉矣。叔向曰、苦匏不材於人、供濟而已。韋昭注云、不材於人、言不可食、佩匏可以渡水也。）濟、渡也。由膝以上爲涉。以衣涉水爲厲、謂帶以上也。（釋文曰、韓詩云、至心曰厲。）揭、褰衣也。〇〔朱氏曰〕匏尚有葉、是未有霜而成實之時。濟渡之處、又有深涉、未可以渡也。〇〔毛氏曰〕遭時制宜、如遇水深則厲、淺則揭矣。（范氏曰、深則厲、淺則揭、宜斟酌也。宣公夫人不顧禮義、猶不度水之深淺而欲濟也。）〇〔釋文厲、說文曰〕砅、云履石渡水也。音力知反、又音例。

有瀰（彌爾反）濟盈、有鷕（以小反）雉鳴。濟盈不濡軌（音犯）、雉鳴求其牡。

〔毛氏曰〕瀰、深也。盈、滿也。鷕、雌雉聲也。由輈以上爲軌。〇〔歐陽氏曰〕毛鄭謂走曰牝牡、書、牝雞無晨、豈爲走獸乎。古語通用。濟盈無不濡之理、而涉者貪於必進、自謂不濡。又興宣公貪於淫欲、身蹈罪惡而不自知也。雉鳴求其牡者、又興夫人不顧禮義而從宣公、如禽鳥之相求、惟知雌雄爲匹、而無親疎父子之別。（朱氏曰、或曰承上章之興以爲比也。蓋以匏有苦葉興濟有深涉、以濟盈興雉鳴、然後雉求其牡、比淫亂之人、此亦詩之一體也。夫詩之爲體、舒緩宏闊、有如此者、而後世學者求之崎嶇壁狹之中、銖較寸量、如治法律、失之遠矣。）〇〔釋文曰〕軌、依傳意宜音犯。案說文云、軌、車轍也、從車九聲、龜美反。軓、車軾前也、從車凡聲、音犯。相亂、故具論之。

雝雝鳴雁、旭（許玉反）日始旦。士如歸妻、迨冰未泮。

〔毛氏曰〕雝雝、雁聲和也。納采用雁。旭日始出、謂大昕之時。迨、及。泮、散也。〇〔鄭氏曰〕昏禮自納采至請期用昕、親迎用昏。歸妻、使之來歸於己、謂請期也。冰未泮、正月中以前也。二月中可以昏矣。（孔氏曰、毛氏東門之楊傳云、不逮秋冬、則以秋冬皆得成昏。孫卿曰、霜降逆女、冰泮殺止。霜降、九月也。冰泮、正月也。家語曰、霜降而婦功成、而嫁娶者行焉。冰泮農業起、昏禮殺於此。周禮言仲春、夏小正言二月者、皆爲期盡蕃育之期。王肅曰、前賢有言、丈夫二十不敢不有室、女子十五不敢不事人。譙周亦云、男自二十以及三十、女自十五以至二十、皆得以嫁娶。先是則速、後是則晚矣。其說皆出毛氏。若男三十、女二十、爲期盡蕃育、雖仲春猶可行。）〇〔王氏曰〕古之於昏姻、其求之不暴、而節之以禮。雖庶士亦然、而況於人君乎。

招招（照遙反）舟子、人涉卬（五郎反）否。人涉卬否、卬須我友。

〔毛氏曰〕招招、號召之貌。孔氏曰。王逸曰。以手曰招。以口曰召。舟子。舟人主濟渡者。卬、我也。人皆涉。我友未至。我獨待之而不涉。〇〔朱氏曰〕以譬男子。必待配耦而相從。

此詩刺宣公之淫亂。然一章二章四章皆以物為比而不正言其事。三章雖言昏禮。特舉士之歸妻。蓋不欲斥言之而以小喻大也。所謂主文而譎諫也。

匏有苦葉四章。章四句。

谷風。刺夫婦失道也。衛人化其上。淫於新昏而棄其舊室。夫婦離絕。國俗傷敗焉。

〔毛氏曰〕皆述逐婦之辭也。宣姜有寵而夷姜縊。是以其民化之。而谷風之詩作。所謂一國之事。繫一人之本者如此。

習習谷風。以陰以雨。黽其尹反勉同心。不宜有怒。采葑孚容反采菲。妃鬼反無以下體。德音莫違。及爾同死。

〔毛氏曰〕興也。習習、和舒貌。東風謂之谷風。陰陽和而谷風至。〇〔程氏曰〕陰陽交和。則感陰而成雨。其感也陰。其成也雨。夫婦之道。當黽勉和同。不宜有怨怒也。蓋和則夫婦之道成而室家正。如陰陽和而成雨也。〇〔毛氏曰〕葑、須也。菲、芴音勿也。下體、根莖也。〇〔鄭氏曰〕此二菜者。蔓菁與葍之類也。皆上下可食。然而其根有美時、有惡時。采之者不可以根惡時幷棄其葉。喻夫婦以禮義合。顏色相親。亦不可以顏色衰。棄其相與之禮。孔氏曰。陸璣云。葑、蕪菁。幽州人謂之芥。菲似葍。莖麤葉厚而長有毛。郭璞云。菲、土瓜也。〇釋文曰。草木疏云。葑、蕪菁也。郭璞云。今菘菜也。案江南有葑。江北有蔓菁。相似而異。〇〔程氏曰〕夫婦之道。貴其有終。德音、好音也。當期好音無違。至於偕老。

行道遲遲。中心有違。不遠伊邇。薄送我畿。音祈誰謂荼音徒苦。其甘如薺。齊禮反宴爾新昏。如兄如弟。

〔毛氏曰〕遲遲、舒行貌。違、離也。畿、門內也。荼、苦菜也。爾雅疏曰。此味苦可食之菜也。月令。孟夏苦菜秀是也。葉似苦苣而細。斷之有白汁。花似菊。堪食。但苦耳。〇本草云。薺味甘。人取其葉作菹及羹亦佳。〇〔毛氏曰〕宴、安也。〇〔程氏曰〕我行道而遲遲者。中心念其有違乎此也。〇〔朱氏曰〕今故夫之送我。乃不遠而甚近。〇〔鄭氏曰〕送我裁於門內。無恩之甚。〇〔陳氏曰〕婦人從一而終。今雖見棄。猶有望其夫之情。〇〔孔氏曰〕言人誰謂荼苦。比之荼。即其甘如薺。又言安愛汝之新昏。其恩如兄弟也。

韓愈譴瘧鬼詩云。白石為門畿。蓋以畿為門閾也。必有所據。可以發明毛氏之說。

涇以渭音胃濁。湜湜音殖其沚。音止宴爾新昏。不我屑素節反以。毋逝我梁。毋發我笱。古口反我躬不閱。音悅遑恤我後。

〔毛氏曰〕涇渭相入而清濁異。孔氏曰。地理志云。涇水出今安定涇陽西幵頭山。東南至京兆陵陽入渭。漢書溝洫志。涇水一石。其泥數斗。潘岳西征賦云。清渭濁涇。〇尙書疏云。渭水出隴西首陽縣。至京兆北船司空縣入河。〇〔說文曰〕湜、水清見底。〇〔鄭氏曰〕小渚曰沚。〇〔毛氏曰〕屑、潔也。逝、之也。梁、魚梁。笱、所以捕

魚。孔氏曰。周禮獻人掌以時獻為梁。鄭司農云。梁、水堰。堰水而為關空。以笱承其空。然則梁為堰以鄣水。空中央。承之以笱。閱、容也。〇〔鄭氏曰〕遑、暇也。〇〔程氏曰〕涇濁而渭清。今涇反以渭為濁。湜湜、清貌。視於淺處則見清。彼以為濁。而其沚自湜湜。以言其惑而不能正也。范氏曰。胡不視之湜湜其沚。謂未嘗變也。〇〔朱氏曰〕宴安於新昏。不以舊室為潔而與之也。鄭氏箋江有汜曰。以猶與也。〇〔歐陽氏曰〕禁其新昏。毋逝我梁。毋發我笱。言棄妻將去。猶顧惜其家之物。既而嘆曰。我身不容。安得恤後事乎。朱氏曰。知其不能禁而絕意之辭也。

涇、新昏也。渭、舊室也。涇渭既合。則清濁易惑。於洲渚淺處視之。渭之清猶可見也。詩人多述土風。此衛詩而遠引涇渭者。蓋涇濁渭清。天下所共知。如云海鹹河淡也。

就其深矣。方之舟之。就其淺矣。泳之游之。何有何亡。黽勉求之。凡民有喪。匍音蒲匐蒲北反救之。

〔說文曰〕泳方並解見漢廣。〇〔朱氏曰〕浮水曰游。〇〔鄭氏曰〕言深淺者。喻君子之家事無難易。吾皆為之。〇〔說文曰〕匍、手行也。匐、伏地也。〇〔程氏曰〕就其深矣以下。陳其躬所為治家勤勞之事。隨事盡其心力而為之。深則方舟。淺則泳游。不計其有與亡也。強勉求為之耳。朱氏曰。不計其有與亡。而強勉以求之。不特如是治其家。又周睦其鄰里鄉黨。莫不盡其道。陳氏曰。非特門內之事如此。凡鄰里之有喪者。無不盡力救之。〇〔張氏曰〕皆婦人曲徇其夫之言。

不我能慉。許六反反以我為讎。既阻我德。賈音古用不售。市救反昔育恐育鞫。居六反及爾顛覆。芳服反既生既育。比予于毒。

〔毛氏曰〕慉、養也。鞫、窮也。〇〔鄭氏曰〕及、與也。〇〔朱氏曰〕承上章。言我於女家勤勞如此。女既不我養。而反以我為仇讎。〇〔程氏曰〕惟其心既阻絕我之善。故雖勤勞如是而不見取。如賈之不售。凡人所以惛而不知其善者。由其心阻絕其善故也。〇〔張氏曰〕昔育恐育鞫而下。言昔者相與為生理。惟恐其窮。以及于顛覆。今既生既育矣。乃反比我於毒而棄之乎。鄭氏曰。其視我如毒螫。言惡己甚也。〇〔董氏曰〕孫毓、王肅詩並作能不我慉。說文亦然。

我有旨蓄。許六反亦以御冬。宴爾新昏。以我御窮。有洸音光有潰。戶對反既詒我肄。以世反不念昔者。伊余來塈。許器反

〔毛氏曰〕旨、美。御、禦也。洸洸、武也。潰潰、怒也。鄭氏曰。洸洸然。潰潰然。無溫潤之色。〇〔程氏曰〕肄、習也。〇〔毛氏曰〕塈、息也。〇〔鄭氏曰〕蓄聚美菜者。以禦冬月乏無時也。君子亦但以我禦窮苦之時。至於富貴則棄我。如旨蓄。曾氏曰。窮猶乏無耳。有新昏而棄舊室。是姑以我御乏無之時也。人之於物。得新可以捐故。然厚者猶有所不忍。夫婦義當偕老。乃姑以御窮而已。其薄惡可知。〇〔程氏曰〕詒我以武暴忿怒。習而為常矣。〇〔朱氏曰〕君子棄絕之。曾不念我之求息時也。追言其始見君子之時接禮之厚。怨之深也。

谷風六章。章八句。

式微。黎侯寓于衛。其臣勸以歸也。釋文曰。杜預云。黎在上黨壺關縣。○鄭氏曰。寓、寄也。黎侯爲狄人所逐。棄其國而寄於衛。衛處之以二邑。○孔氏曰。春秋出奔之君。所在曰寄。故左傳曰。齊以郲寄衛侯是也。喪服傳曰。寄公者何。失地之君也。○董氏曰。晉伯宗數赤狄罪曰。奪黎氏地。則狄侵黎其亦舊矣。

式微式微。胡不歸。微君之故。胡爲乎中露。

爾雅曰。式微式微者。微乎微者也。范氏曰。諸侯失國而寄於他國之邑。微莫甚焉。郭璞注云。言至微也。○〔鄭氏曰〕君何不歸乎。禁君留止於此之辭。式、發聲也。我若無君。何爲處此乎。臣又極諫之辭。○〔毛氏曰〕中露、衛邑也。王氏曰。中露、露中也。露中、言有霑濡之辱。而無所庇覆。

式微式微。胡不歸。微君之躬。胡爲乎泥中。

〔毛氏曰〕泥中、衛邑也。王氏曰。泥中、言有陷溺之難。而不見拯救也。

式微二章。章四句。

旄（音毛）丘。責衛伯也。狄人迫逐黎侯。黎侯寓於衛。衛不能修方伯連率（所類反）之職。黎之臣子以責於衛也。鄭氏曰。衛康叔之封爵稱侯。今曰伯者。時爲州伯也。○孔氏曰。王制云。五國以爲屬。屬有長。十國以爲連。連有帥。三十國以爲卒。卒有正。二百一十國以爲州。州有伯。凡長皆因賢侯爲之。殷之州長曰伯。虞夏及周皆曰牧。一州一牧。二伯佐之。

旄丘之葛兮。何誕之節兮。叔兮伯兮。何多日也。

〔毛氏曰〕興也。前高後下曰旄丘。誕、闊也。○〔鄭氏曰〕叔伯、字也。呼衛之諸臣。○〔朱氏曰〕黎之臣子久寓於衛。登旄丘之上。而見其葛節之疏闊。因託以起興。曰旄丘之葛。何其節之闊也。衛之君臣。何其多日而不見救也。此詩本責衛君。而但斥其臣。可見優柔而不迫矣。

葛始生。其節蹙而密。既長。其節闊而疏。黎人見葛之長。感歲時之久。而衛猶未見救爾。

何其處也。必有與也。何其久也。必有以也。

〔朱氏曰〕處、安處也。與、與國也。以、他故也。因上章何多日也。而言其何安處而不來。意必有與國相俟而俱來耳。又言何其久而不來。意其或有事故而不得來。詩之曲盡人情如此。

狐裘蒙戎。匪車不東。叔兮伯兮。靡所與同。

〔毛氏曰〕大夫狐蒼裘。○〔鄭氏曰〕黎國在衛西。今所寓在衛東。○〔毛氏曰〕無救患恤同也。○〔朱氏曰〕至是始微諷切之。

蒙戎、狐裘之貌。晉士蔿曰。狐裘蒙茸。黎侯所寓在衛東。羈旅之久。見衛之大夫過者甚多。終莫有動心者。故歎而言曰。非衛大夫之車不來東也。特無與我同患難者耳。

瑣（素果反）兮尾兮。流離之子。叔兮伯兮。褎（由救反）如充耳。

〔王氏曰〕瑣、細也。尾、末也。黎侯之臣子。流離失職。故瑣尾也。○〔鄭氏曰〕充耳、塞耳也。言衛之諸臣顏

色褎然。如見塞耳無聞知也。人之耳聾。恆多笑而已。朱氏曰。褎、多笑貌。○〔朱氏曰〕言黎之君臣。流離瑣尾。若此其可憐也。而衛之諸臣顏色褎然。如塞耳而無聞。何哉。至是然後盡其詞焉。然流離患難之餘。而其言之有敘而不迫如此。其人亦可知矣。陸璣草木疏云。流離、梟也。關西謂之流離。大則食其母。○蘇氏曰。衛人以狄之微而不忌。譬如流離之養其子。不知其將爲己患也。然告之而不聽。褎然如或充其耳。其後衛人遂有狄難。○〔釋文〕瑣作璅。云依字作瑣。

旄丘四章。章四句。

簡兮。刺不用賢也。衛之賢者仕於伶官。皆可以承事王者也。鄭氏曰。伶官、樂官也。伶氏世掌樂官而善焉。故後世多號樂官爲伶官。

簡兮簡兮。方將萬舞。日之方中。在前上處。碩人俁俁（宜矩反）。公庭萬舞。

〔鄭氏曰〕簡、擇也。張氏曰。簡、不恭也。若夫爲祿仕者。抱關擊柝。則猶恭其職。爲伶官則雜於侏儒俳優之間。以是爲不恭也。其得謂之賢者。雖其迹如此。其中固有所有。如君子處已則不然。其觀人則卷而懷之者。皆可謂之賢矣。東方朔似之。將、且也。○〔毛氏曰〕以干羽爲萬舞。孔氏曰。萬者舞之總名。商頌曰。萬舞有奕。武舞用干戚。禮記曰。朱干玉戚。冕而舞大舞。文舞用羽籥。籥師以教國子舞羽吹籥。碩、大也。俁俁、容貌大也。○〔蘇氏曰〕方且萬舞而擇人。○〔王氏曰〕日之方中。至明而易見之時。在前上處。至近而易察之地。於是焉不能察而用。所以刺也。○〔孔氏曰〕賢者容貌美大俁俁然。在公庭親爲萬舞。是大失其所也。

萬舞、二舞之總名也。干舞者。武舞之別名也。籥舞者。文舞之別名也。文舞又謂之羽舞。鄭康成據公羊傳以萬舞爲干舞。蓋公羊釋經之誤也。春秋書萬入去籥。言文武二舞俱入。以仲遂之喪。於二舞之中。去其有聲者。故去籥焉。（文舞舞羽吹籥）公羊乃以萬舞爲武舞。與籥舞對言之。失經意矣。若萬舞止爲武舞。則此詩與商頌。何爲獨言萬舞。而不及文舞邪。左氏載考仲子之宮將萬焉。婦人之廟。亦不應獨用武舞也。然則萬舞爲二舞之總名明矣。

有力如虎。執轡如組。（音祖）左手執籥。（餘若反）右手秉翟。（亭力反）赫如渥（於角反）赭。（音者）公言錫爵。

〔朱氏曰〕轡、今之韁也。○〔毛氏曰〕組、織組也。孔氏曰。御者執轡於此。使馬騁於彼。織組者。總紕於此。而成文於彼。籥、六孔。翟、翟羽也。孔氏曰。郭璞曰。籥如笛。三孔而短小。廣雅云七孔。翟、謂雉之羽也。○釋文曰。以竹爲之。長三尺。赫、赤貌。渥、厚漬也。公言錫爵。祭有畀煇胞翟閽寺者。惠下之道。見惠不過一散。鄭氏曰。散受五升。○〔程氏曰〕此章言其才藝之美。有力如虎。才武也。執轡如組。藝也。言其藝如此。非在公庭見之也。○〔孔氏曰〕左手執籥。右手秉翟羽。而舞文舞也。○〔鄭氏曰〕碩人容色赫然。如厚傅丹。君徒賜其一爵而已。程氏曰。錫之以爵。勞賤者之道也。

山有榛。（仄巾反）隰有苓。（音零）云誰之思。西方美人。彼美人兮。西方之人兮。

〔毛氏曰〕榛木名陸璣疏曰榛栗屬其子小似柹子表皮黑味如栗　下溼曰隰苓大苦孔氏曰孫炎云本草云苓今甘草是也蔓延生葉似荷青黃其莖赤有節節有枝相當或云苓似地黃　西方王室

西方指西周也晉語齊姜氏引西方之書韋昭以爲周亦西周也周既東遷而衰每思其全盛之時文獻之美也作詩者嘆碩人之賢謂山則有榛隰則有苓唯西州然後有此等人物也云誰之思西方美人見碩人而慨然有懷西周之賢士大夫也彼美人兮西方之人兮指碩人也嗟美其眞西周之人而非今世之人也江左諸人喜言中朝名臣亦此意也

簡兮三章章六句朱氏曰作四章三章章四句一章章六句

泉水衛女思歸也嫁於諸侯父母終思歸寧而不得故作是詩以自見賢遍反也鄭氏曰國君夫人父母在則歸寧沒則使大夫寧於兄弟

〔楊氏曰〕衛女思歸發乎情也其卒也不歸止乎禮義也聖人著之於經以示後世使知適異國者父母終無歸寧之義則能自克者知所處矣

毖悲位反彼泉水亦流于淇有懷于衛靡日不思孌力轉反彼諸姬聊與之謀

〔毛氏曰〕興也泉水始出毖然流也呂氏曰泉水即今衛州共城之百泉也淇水出相州林慮縣東流泉水自西北來注之故曰亦流于淇而竹竿詩言泉源在左淇水在右者蓋主山而言之相衛之山東面故以北爲左南爲右　孌好貌諸姬同姓之女〇〔朱氏曰〕言毖然之泉水則亦流于淇矣我之有懷于衛則亦無日而不思矣是以即諸姬而與之謀爲歸衛之計〇〔釋文曰〕毖韓詩作祕說文作泌

諸姬非必俱嫁於此國蓋有所思而欲與思者謀乃人情之常亦非必眞得相見也

出宿于泲子禮反飲餞音踐于禰乃禮反　女子有行遠于願反父母兄弟問我諸姑遂及伯姊

〔毛氏曰〕泲地名祖而舍軷飲酒於其側曰餞重始有事於道也禰地名父之姊妹稱姑先生曰姊〇〔王氏曰〕泲禰蓋父母之國地名欲歸則又思嫁時出宿飲餞相與訣而之夫家〇〔朱氏曰〕追言其始嫁時已遠其父母兄弟矣況今父母既終而復可歸哉〇〔杜預左傳注〕衛女思歸而不得故願致問於姑姊〇〔釋文曰〕禰韓詩作坭

出宿于干飲餞于言載脂載舝胡瞎反　還音旋車言邁遄音專臻于衛不瑕有害

〔朱氏曰〕干言地名適衛所經之地也脂以脂膏塗其舝使滑澤也舝車軸也孔氏曰車不駕則脫其舝將行設之〇釋文曰舝車軸頭金也〇〔毛氏曰〕遄疾臻至也〇〔鄭氏曰〕瑕猶過也張氏曰瑕與遐字同言不大有害

還車猶言回轅不必云嫁時所乘之車也不瑕有害謂歸衛不爲過差有害自恕之辭也

我思肥泉茲之永嘆思須與漕我心悠悠駕言出遊以寫我憂

〔毛氏曰〕所出同所歸異爲肥水爾雅曰歸異出同曰肥　〇〔鄭氏曰〕茲此也自衛而來所渡水故思此而長嘆思

須與漕自衛而來所經邑故又思之既不得歸寧且欲乘車出遊以除我憂〇〔朱氏曰〕悠悠思之長也〇〔毛氏曰〕寫除也

泉水四章章六句

北門刺仕不得志也言衛之忠臣不得其志爾楊氏曰忠信重祿所以勸士也衛之忠臣至於窶貧莫知其艱則無勸士之道仕之所以不得志也先王視臣如手足豈有以事敦遺之而不知其艱哉然不擇事而安之無懟憾之辭知其無可柰何而歸之於天所以爲忠臣也

〔張氏曰〕此詩忠臣所自作也

出自北門憂心殷殷終窶其矩反且貧莫知我艱已焉哉天實爲之謂之何哉

爾雅曰殷殷憂也〇〔李氏曰〕爾雅云窶貧也兼言之以見其貧之甚也〇〔張氏曰〕出自北門是游息偶出北門因有此言也毛氏曰北門背明向陰〇朱氏曰衛之忠臣不得其志因行出北門而有所感心爲之憂怒怒然蓋出北門背明向陰亦處亂世事暗君之比也　詩怨則怨矣然歸之於命曰已焉哉天實爲之謂之何哉鄭氏曰詩人事君無二志故自決歸之於天

王事適我政事一埤避支反益我我入自外室人交徧讁知革反我已焉哉天實爲之謂之何哉

〔鄭氏曰〕王事國有王命役使之事孔氏曰王事不必天子事直以行役戰伐皆王家之事　〇〔蘇氏曰〕政事國之政事〇〔毛氏曰〕適之埤厚也讁責也〇〔朱氏曰〕王事既適我矣政事又一埤益我其勞如此而窶貧之甚室人無以自安而交徧讁我則其困於內外極矣范氏曰關雎之化行則婦人能閔其君子至於衰世則室家日見而有不知其心者

王事敦我政事一埤遺唯季反我我入自外室人交徧摧徂回反我已焉哉天實爲之謂之何哉

釋文曰敦韓詩云敦迫也〇〔毛氏曰〕遺加也摧沮也〇釋文曰摧韓詩作誰

北門三章章七句

北風刺虐也衛國並爲威虐百姓不親莫不相攜持而去焉

〔程氏曰〕敍謂百姓不親相攜而去乃述當時之事然考詩之辭乃君子見幾而作相招無及於禍患者也君子全身遠害唯恐去之不速故其辭迫切其虛其邪既亟只且是也

北風其涼雨于付反雪其雱普康反　惠而好呼報反我攜手同行其虛其邪音徐既亟紀力反只且子餘反

〔毛氏曰〕興也北風寒涼之風程氏曰四時之風春而自東則生物也夏而自南則養物也秋而自西則成物也冬而自北則殺物也以北風之殺害萬物故以興　雱盛貌惠愛也〇〔程氏曰〕虛寬貌徐緩也雍容之狀〇〔毛氏曰〕亟急也〇〔程氏曰〕只且語辭也〇〔蘇氏曰〕北風而又雨雪其虐甚矣〇〔朱氏曰〕言衛之君臣威虐已甚將與其所好去而避之〇〔鄭氏曰〕邪讀如徐其威儀虛徐也〇〔程氏曰〕言尚可寬容徐緩乎既急也哉〇爾雅作其虛其徐

北風其喈。音皆 雨雪其霏。芳非反 惠而好我。攜手同歸。其虛其邪。既亟只且。

〔毛氏曰〕。喈、疾貌。霏、甚貌。長樂劉氏曰。喈、風聲疾也。霏、雪落急也。 歸、歸有德也。

莫赤匪狐。莫黑匪烏。惠而好我。攜手同車。其虛其邪。既亟只且。

〔程氏曰〕同車亦偕行耳。但卒章辭意益迫切。同車有已駕之意。莫赤者匪狐乎。莫黑者匪烏乎。以其色而知其物矣。豈難辯哉。觀其爲政之道。則知暴虐。禍難將及於人矣。范氏曰。見微而作者。哲人也。見著而作者。凡民也。衛大爲威虐如此。而猶不去。則是不辯狐赤而烏黑也。

惠而好我。攜手同行。蓋泉涸魚相與處於陸。相呴以溼。相濡以沫之時也。同車不必指貴者。特協韻耳。

北風三章。章六句。

靜女。刺時也。衛君無道。夫人無德。

靜女其姝。赤朱反 竢我於城隅。愛而不見。搔蘇刀切 首踟直知反 躕。直誅反

〔毛氏曰〕。靜、貞靜也。女德貞靜而有灋度。乃可說也。姝、美色也。鄭氏曰。女德貞靜。然後可畜。美色。然後可安。 ○〔張氏曰〕。後宮西北陬城隅。竢我幽閒念彼姝。呂氏曰。古之人君夫人媵妾散處後宮。城隅者。後宮幽閒之地也。女有靜德。又處於幽閒而待進御。此有道之君所好也。 ○〔董氏曰〕。隋得江左本。作靜女其妓。妓、好也。石經作僾而不見。說文曰。僾、彷彿。許慎引詩亦作僾。

靜女其孌。貽我彤管。徒冬反 彤管有煒。于鬼反 說音悅 懌音亦 女美。

〔毛氏曰〕。既有靜德。又有美色。又能遺我以古人之灋。可以配人君也。古者后夫人必有女史彤管之灋。鄭氏曰。彤管、筆赤管也。 史不記過。其罪殺之。后妃群妾以禮御於君所。女史書其日月。授之以環。以進退之。生子月辰。則以金環退之。當御者以銀環進之。著于左手。既御著于右手。事無大小。記以成灋。煒、赤貌。○〔朱氏曰〕此女之美。又可悅懌。皆願見之辭也。

自牧歸荑。徒兮反 洵音荀後放此 美且異。匪女之爲美。美人之貽。

〔毛氏曰〕。牧、田官也。○〔鄭氏曰〕。洵、信也。○〔張氏曰〕。自牧歸荑。牧、牧地也。不耕種之地。則多草木根芽。毛氏曰。荑、茅之始生也。 如甸人供果蓏之屬。因以贈夫人也。歸荑以備籩俎。供豆實。

此詩刺衛君無道。夫人無德。故述古者賢君賢妃之相與。一章言賢妃有德有容。事其君子。逡巡待唱於後宮幽閒之地。蓋靜之至也。愛而不見。則搔首踟躕。猶關雎求之不得。寤寐思服。蓋思之切也。

橫渠謂後宮西北乃城隅。必有所據。當考。二章言賢妃貽以彤管女史之灋。蓋彤管之光華。與其容色之美。皆可說懌。則所說者不專以其色也。三章之義難通。橫渠之說差近。大過九二。枯楊生稊。鄭康成易作荑。然則所謂荑者。凡草木根芽皆是。非獨茅也。田官獻新物於君。所歸之荑。信芳美而且異於常。乃用之以答彤管之贈。蓋所以贈之者。非其女色之爲美。亦惟德美之人是貽耳。

靜女三章。章四句。

新臺。刺衛宣公也。納伋之妻。作新臺于河上而要於遙反 之。國人惡烏路反 之而作是詩也。伋、宣公之世子。○孔氏曰。此時伋娶蓋自齊始來。未至於衛。而公於河上爲新臺待其至。

新臺有泚。七禮反 河水瀰瀰。莫爾反 燕婉之求。籧音渠 篨音除 不鮮。斯踐反

爾雅曰。四方而高曰臺。尚書注曰。土高曰臺。○〔毛氏曰〕。泚、鮮明貌。長樂劉氏曰。泚者、水中臺影鮮明之貌。 ○〔孔氏曰〕。言河水者。表作臺之處也。〔毛氏曰〕。瀰瀰、盛貌。燕、安。婉、順也。籧篨、不能俯者。〔孔氏曰〕。鮮、王肅曰少也。朱氏曰。言其不知醜之多也。 ○〔曾氏曰〕。籧篨戚施。皆惡疾。不能爲人者也。宣公之行。非復人理。尚可謂之人歟。燕婉是求。而得此匪人。深惡之之辭也。鄭氏曰。伋之妻來嫁於衛。本求燕婉之人。謂伋也。反得籧篨。謂宣公也。 ○說文。燕婉作嬿婉。

新臺有洒。七罪反 河水浼浼。每罪反 燕婉之求。籧篨不殄。

〔毛氏曰〕。洒、高峻也。長樂劉氏曰。洒、謂水光之中見其臺之高峻也。 浼浼、平地也。殄、絕也。蘇氏曰。猶言病而不死者也。 ○〔釋文曰〕。洒、韓詩作漼。浼、韓詩作浘浘。音尾。云盛貌。

魚網之設。鴻則離之。燕婉之求。得此戚施。

〔毛氏曰〕。言所得非所求也。鄭氏曰。設魚網者宜得魚。鴻乃鳥也。反離焉。猶齊女以禮來求世子而得宣公。 戚施、不能仰者。

籧篨戚施。蓋國人惡宣公。而以惡疾指之。不能俯者籧篨之疾證。不能仰者戚施之疾證。非於此取義也。

新臺三章。章四句。

二子乘舟。思伋壽也。衛宣公之二子。爭相爲于僞反 死。國人傷而思之。作是詩也。

二子乘舟。汎汎芳劍反 其景。願言思子。中心養養。

〔毛氏曰〕。宣公爲伋取齊女而美。公奪之。生壽及朔。朔與其母愬伋於公。公令伋之齊。使賊先待於隘而殺之。壽知之。以告伋。使去之。伋曰。君命也。不可以逃。壽竊其節而先往。賊殺之。伋至。曰。君命殺我。壽有何罪。賊又殺之。○〔孔氏曰〕。汎汎然見其影之去。朱氏曰。景、古影字。 ○〔鄭氏曰〕。願、念也。○〔毛氏曰〕。養

養然憂不知所定。〔蘇氏曰〕自衛適齊必涉河。國人傷其往而不返。汎汎然徒見其景。欲殺之不可得。是以思之養養然。

二子乘舟。汎汎其逝。願言思子。不瑕有害。

〔毛氏曰〕逝、往也。○〔王氏曰〕死非其所。不得爲無瑕。陷父於不義。不得爲無害。雖然、其心豈有他哉。故詩人怨之曰。不瑕有害。唯其能不瑕有害也。是以怨之云爾。史記衛世家。太史公曰。余讀世家言。至於宣公之子以婦見誅。弟壽爭死以相讓。此與晉太子申生不敢明驪姬之過同。俱惡傷父之志。然卒死亡。何其悲也。或父子相殺。兄弟相戮。亦獨何哉。

二子乘舟二章。章四句。

邶國十九篇。七十二章。三百六十三句。

呂氏家塾讀詩記卷五

鄘音庸

說已見邶。

柏舟、共音恭姜自誓也。衛世子共伯蚤死。其妻守義。父母欲奪而嫁之。誓而弗許。故作是詩以絕之。鄭氏曰。共姜。婦人從夫諡。○呂氏曰。敘言父母。詩獨云母。蓋止是母意。敘并言之。文勢當爾。如將仲子云。父母之言。時鄭莊公亦止有母姜氏。此其比也。

范氏曰。衰亂之世。淫風大行。共姜得禮之正。而能守義。故以首鄘風也。

汎彼柏舟。在彼中河。髧徒坎反彼兩髦。音毛實維我儀。之死矢靡它。母也天只。音紙不諒人只。

〔毛氏曰〕興也。中河、河中。髧、兩髦之貌。髦者、髮至眉。子事父母之飾。鄭氏曰。禮世子昧爽而朝。亦櫛縰笄總拂髦。冠緌纓。○孔氏曰。髦者用髮爲之。象幼時鬌。其制未聞。內則云。子事父母。總拂髦。言兩者。以象幼時鬌。則知鬌以挾囟。故兩髦也。父母既沒則去之。喪大記云。小斂主人脫髦。注。諸侯禮。士既殯脫髦。鬌、徒果反。緌、汝誰反。鬌音朶。儀、匹也。呂氏曰。儀以夫爲法也。猶夫曰皇辟。辟亦法也。矢、誓。靡、無之至也。至已之死。信無他心。諒、信也。○〔鄭氏曰〕舟在河中。猶婦人之在夫家。是其常處。兩髦之人。謂共伯也。朱氏曰。以夫已死。不忍斥。故以兩髦言之。實是我之匹。故我不嫁也。○〔朱氏曰〕告其母而責之於天曰。何其不

信我也。敍所謂誓而不許者如此。范氏曰。女子以母爲親。故稱母而不稱父。○釋文曰。髧、韓詩作紞。

汎彼柏舟。在彼河側。髧彼兩髦。實維我特。之死矢靡慝。他得反母也天只。不諒人只。

〔毛氏曰〕特、匹也。朱氏曰。特有孤特之義。而以爲匹者。古人用字多如此。猶治之謂亂也。慝、邪也。〔王氏曰〕以再嫁爲慝。則其絕之甚矣。○釋文曰。特、韓詩作直。云相當值也。

史記載共伯、釐侯世子。釐侯已葬。武公襲攻共伯。共伯入釐侯羨自殺。按武公在位五十五年。國語又稱武公年九十有五。猶箴儆于國。計其初卽位。其齒蓋已四十餘矣。使果弒共伯而簒立。則共伯見弒之時。其齒又加長於武公。安得謂之蚤死乎。髦者子事父母之飾。諸侯既小斂則脫之。史記謂釐侯已葬而共伯自殺。則是時共伯既脫髦矣。詩安得猶謂之髧彼兩髦乎。是共伯未嘗有見弒之事。武公未嘗有簒弒之惡也。

柏舟二章。章七句。

牆有茨。徐資反衛人刺其上也。公子頑通乎君母。國人疾之而不可道也。鄭氏曰。宣公卒。惠公幼。其庶兄頑烝於惠公之母。生子五人。齊子、戴公、文公、宋桓夫人、許穆夫人。

牆有茨。不可埽也。中冓古候反之言。不可道也。所可道也。言之醜也。

〔毛氏曰〕茨、蒺藜也。欲埽去之。反傷牆也。○前漢梁王共傳。聽聞中冓之言。注、應劭曰。中冓、材構在堂之中也。顏師古曰。構、謂舍之交積材木也。應說近之。○〔鄭氏曰〕中冓之言。謂頑與夫人淫昏之語。○〔范氏曰〕埽之則傷牆。道之則傷君。必不得已而道之。則不可復詳。必不得已而詳之。則不可復讀。詩人之意。本不欲道。疾之而不能不道。既道而復以爲恥。又悔而相戒也。

中冓當從應劭顏師古說。蓋閫內隱奧之處也。中冓之言。若曰閨門之言也。

牆有茨。不可襄也。中冓之言。不可詳也。所可詳也。言之長也。

〔毛氏曰〕襄、除也。○〔朱氏曰〕詳、詳言之也。不欲言。故託以長。○釋文。詳、韓詩作揚。

牆有茨。不可束也。中冓之言。不可讀也。所可讀也。言之辱也。

〔毛氏曰〕束而去之。○〔朱氏曰〕讀、誦言也。○〔楊氏曰〕公子頑通乎君母。閨中之言。至不可讀。其汙甚矣。聖人何取焉而著之於經也。蓋自古淫亂之君。自以謂密於閨門之中。世無得而知者。故自肆而不反。聖人所以著之於經。使後世爲惡者。知雖閨中之言。亦無隱而不彰也。其爲訓戒深矣。

牆有茨三章。章六句。

君子偕老。刺衛夫人也。夫人淫亂。失事君子之道。故陳人君之德。服飾之盛。宜與君子偕老也。鄭氏曰。宣公夫人。惠公之母也。人君、小君也。

君子偕老。副笄六珈。音加 委委於危反佗佗。待河反 如山如河。象服是宜。子之不淑。云如之何。

〔朱氏曰〕君子。其夫也。偕老。言偕生而偕死也。婦人夫死稱未亡人。言待死也。今宣姜夫死而淫。是失偕老之義。毛氏曰能與君子偕老。乃宜居尊位服盛服也。○〔毛氏曰〕副者。后夫人之首飾。編蒲典反髮爲之。笄。衡笄也。珈。笄飾之最盛者。所以別尊卑。孔氏曰副之言覆。所以覆首爲之飾。編列他髮爲之。假作紒形。加於首上。追師云追衡笄。注云王后之衡笄皆以玉爲之。垂于副之兩旁當耳。其下以紞懸瑱。珈之言加。由副既笄而加此飾。故謂之珈。六珈必飾之有六。但不可知。紒音計。追丁回反。紞丁敢反。○〔朱氏曰〕委委佗佗。雍容自得之貌。○〔孔氏曰〕宣姜行步有儀。其舉動之貌。如山如河。朱氏曰如山。言其安重也。如河。言其宏廣也。○〔鄭氏曰〕象服者。謂褕音遙翟音狄、闕翟也。人君之象服。則舜所云予欲觀古人之象。日月星辰之屬。孔氏曰翟而言象者。象鳥羽而畫之。服飾如是。而爲不善。當如之何。○釋文。佗佗。作他他。

玼音此兮玼兮。其之翟也。鬒眞忍反髮如雲。不屑蘇節反髢徒帝反也。玉之瑱吐殿反也。象之揥勅帝反也。揚且七也反之皙星歷反也。胡然而天也。胡然而帝也。

〔毛氏曰〕玼。鮮盛貌。翟。褕翟、闕翟也。孔氏曰翟。雉名也。鄭注周禮。三翟皆刻繒爲翟雉之形。而彩畫之以爲飾。不用眞羽。鬒。黑髮也。釋文曰服虔云髮美爲鬒。如雲。言美長也。屑。潔也。○〔鄭氏曰〕髢。髲也。不潔者。不用髲爲善。孔氏曰說文云髲益髮也。言婦人髮少。聚他人髮益之。不潔髢者。言婦人髮美。不用他髮爲髲而自潔美。○〔毛氏曰〕瑱。塞耳也。揥。所以摘髮也。孔氏曰以象骨搔首。因以爲飾。名之揥。揚。眉上廣。○〔朱氏曰〕且。語助也。○〔毛氏曰〕皙。白皙。○〔朱氏曰〕胡然而天。胡然而帝。言其服飾容貌之美。見者驚猶鬼神也。

瑳七我反兮瑳兮。其之展陟戰反也。蒙彼縐側救反絺。是紲息列反袢符袁反也。子之淸揚。揚且之顏也。展如之人兮。邦之媛于眷反也。

說文曰。瑳。玉色鮮白。○〔毛氏曰〕禮有展衣者。以丹縠戶木反爲衣。蒙。覆也。絺之美者爲縐。是當暑袢延之服也。鄭氏曰后妃六服之次。展衣宜白。縐絺。絺之蹙蹙者。展衣。夏則裏衣縐絺。以禮見於君。及賓客之盛服也。○孔氏曰。紲去熱熱之服也。袢延。是熱之氣也。○王氏曰暑服則加紲絺焉。所以自斂防也。音如紲繫之紲。說文同。淸。視淸明也。揚。廣揚而顏角豐滿。展。誠也。美女爲媛。說文曰顏眉目之間也。

一章之末云。子之不淑。云如之何。責之也。二章之末云。胡然而天也。胡然而帝也。問之也。汝蓋自言容服尊嚴。胡然如天乎。胡然如帝乎。三章之末云。展如之人兮。邦之媛也。惜之也。辭益婉而意益深矣。

君子偕老三章。一章七句。一章九句。一章八句。

桑中。刺奔也。衛之公室淫亂。男女相奔。至于世族在位。相竊妻妾。期於幽遠。政散民流。而不可止。樂記曰。鄭衛之音。亂

世之音也。此於慢矣。桑間濮上之音。亡國之音也。其政散。其民流。誣上行私而不可止也。○前漢地理志曰。衛地有桑間濮上之阻。男女亦亟聚會。聲色生焉。○張氏曰。鄭衛地濱大河。沙地土薄。故其人氣輕浮。其地平下。故其人質柔弱。其地肥饒。不費耕耨。故其人心怠惰。其人情性如此。其聲色亦然。故聞其樂使人如此懈慢也。

桑中、溱洧諸篇。幾於勸矣。夫子取之何也。曰。詩之體不同。有直刺之者。新臺之類是也。有微諷之者。君子偕老之類是也。有鋪陳其事。不加一辭而意自見者。此類是也。或曰。後世狹邪之樂府。冒之以此詩之敍。豈不可乎。曰。仲尼謂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詩人以無邪之思作之。學者亦以無邪之思觀之。閔情懲欲之意。隱然自見於言外矣。或曰。樂記所謂桑間濮上之音。安知非即此篇乎。曰。詩。雅樂也。祭祀朝聘之所用也。桑間濮上之音。鄭衛之樂也。世俗之所用也。雅鄭不同部。其來尚矣。戰國之際。魏文侯與子夏言古樂新樂。齊宣王與孟子言古樂今樂。蓋皆別而言之。雖今之世。太常教坊。各有司局。初不相亂。況上而春秋之世。寧有編鄭衛樂曲於雅音中之理乎。桑中溱洧諸篇。作於周道之衰。其聲雖已降於煩促。而猶止於中聲。荀卿獨能知之。其辭雖近於諷一勸百。然猶止於禮義。大序獨能知之。仲尼錄之於經。所以謹世變之始也。借使仲尼之前。雅鄭果嘗龐雜。自衛反魯正樂之時。所當正者。無大於此矣。唐明皇令胡部與鄭衛之聲合奏。談俗樂者尚非之。曾謂仲尼反使雅鄭合奏乎。論語答顏子之問。迺孔子治天下之大綱也。於鄭聲亟欲放之。豈有刪詩示萬世反收鄭聲以備六藝乎。

爰采唐矣。沬音妹之鄕矣。云誰之思。美孟姜矣。期我乎桑中。要於遙反我乎上宮。送我乎淇之上矣。

〔毛氏曰〕爰。於也。唐。蒙。菜名。孔氏曰釋草云唐蒙女蘿。女蘿兔絲。沬。衛邑。蘇氏曰書曰明大命于沬邦。蓋紂都朝歌以北是也。○〔蘇氏曰〕姜弋庸皆著姓也。○〔毛氏曰〕言世族在位。皆有是惡行。桑中上宮。所期之地。淇。水名也。○〔長樂劉氏曰〕采唐采麥采葑者。欲適幽遠。行其淫亂。不敢正名而託之以采唐矣。

爰采麥矣。沬之北矣。云誰之思。美孟弋矣。期我乎桑中。要我乎上宮。送我乎淇之上矣。

〔毛氏曰〕弋。姓也。朱氏曰春秋定姒公穀作定弋。

爰采葑孚容反矣。沬之東矣。云誰之思。美孟庸矣。期我乎桑中。要我乎上宮。送我乎淇之上矣。

〔鄭氏曰〕葑。蔓菁。○〔毛氏曰〕庸。姓也。

桑中三章。章七句。

鶉音純之奔奔。刺衛宣姜也。衛人以爲宣姜鶉鵲之不若也。

〔范氏曰〕宣姜之惡。不可勝道也。國人疾而刺之。或遠言焉。或切言焉。遠言之者。君子偕老是也。切言之者。鶉之奔奔是也。衛詩至此。而人道盡。天理滅矣。國從而亡。故次之以定之方中。美文公而衛復興焉。胡氏春秋傳曰。楊氏曰。此載衛爲夷狄所滅之因也。故在定之方中之前。因以是說考於歷代。凡淫亂者未有不至於殺身敗國而亡其家者。然後知古詩垂戒之大。而近世有以獻議乞於經筵不以國風進讀者。殊失聖經之旨矣。

鶉之奔奔。鵲之彊彊(音姜)。人之無良。我以爲兄。

〔鄭氏曰〕奔奔彊彊。言其居有常匹。飛則相隨。(釋文曰。韓詩云。奔奔彊彊。乘匹之貌。)○〔毛氏曰〕良、善也。兄謂君之兄。(孔氏曰。惡頑之辭。)

○左氏傳奔奔作賁賁。

鵲之彊彊。鶉之奔奔。人之無良。我以爲君。

〔毛氏曰〕君、國小君。(孔氏曰。夫人亦得曰君。左傳敬穆姜曰君其出乎是也。)

鶉之奔奔二章。章四句。

定(丁佞反)之方中。美衛文公也。衛爲狄所滅。東徙渡河。野處漕(音曹)邑。齊桓公攘戎狄而封之。文公徙居楚邱。始建城市而營宮室。得其時制。百姓說(音悅)之。國家殷富焉。(朱氏曰。懿公九年冬。狄入衛。懿公敗死。宋桓公迎衛之遺氏。立宣姜子申以廬於漕。是爲戴公。是年戴公卒。立其弟燬。是爲文公。於是齊桓公城楚邱而遷衛焉。○孔氏曰。鄭志答張逸問曰。楚邱在濟河間。疑在今東郡界。衛本河北。至懿公滅。乃東徙渡河。野處漕邑。則在河南矣。楚邱與漕不甚相遠。亦河南明矣。○杜預云。楚邱。濟陰成武縣西南。)

定之方中。作于楚宮。揆之以日。作于楚室。樹之榛(側巾反)栗。椅(於宜反)桐梓漆。爰伐琴瑟。

〔毛氏曰〕定、營室也。(爾雅曰。營室謂之定。孫炎曰。定、正也。天下作宮室者。皆以營室中爲正也。○鄭氏曰。定星昏中而正。於是可以營制宮室。故謂之營室。謂小雪時。○長樂劉氏曰。建亥之月。定星方中。北與極星相直。景之可以正地勢。)楚宮、楚邱之宮。揆、度也。揆日出日入以知東西。南視定北準極以正南北。(孔氏曰。匠人云。水地以縣。置槷以縣。視以景。爲規識日出之景與日入之景。晝參諸日中之景。夜考之極星。以正朝夕。注云。於四角立植而縣以水。望其高下。高下既定。乃爲位而平地。於所平之地中央。樹八尺之臬。以縣正之。視之以其日出日入之景。其端則東西正也。又爲規以識之者。爲其難審也。自日出而畫其景端。以至日入既則爲規測景兩端之內規之。規之交乃其審也。度兩交之間。中屈之以指臬。則南北正也。日中之景最短者也。極星謂北辰也。傳言南視定。不然。匠人不言以定星。參之經傳。未有定星正南北者。)室猶宮也。○釋文曰。榛、木叢生也。似梓實如小栗。○〔毛氏曰〕椅、梓屬。(陸璣草木疏曰。梓實桐皮曰椅。)○〔陸氏草木疏曰〕楸(音秋)之疏理白色而生子者爲梓。○〔鄭氏曰〕其長大可伐以爲琴瑟。言豫備也。○〔范氏曰〕椅桐可以伐琴瑟。則榛栗之爲女贄(朱氏曰。榛栗可以備籩實。)梓漆之供器用可知。是詩美其新造而志於永久。○〔蘇氏曰〕種木者求用於十年之後。其不求近功凡類此矣。

爰、於也。他日於此伐琴瑟。

升彼虛(起居反)矣。以望楚矣。望楚與堂。景山與京。降觀于桑。卜云其吉。終然允臧。

〔王氏曰〕虛者、若左氏所謂有莘之虛是也。(朱氏曰。虛、故城也。)○〔毛氏曰〕楚邱有堂邑。景山、大山。京、高邱也。

龜曰卜。允、信。臧、善也。建國必卜之。○〔鄭氏曰〕登虛以望楚邱。觀其旁邑。(朱氏曰。堂、楚邱之旁邑也。)及其邱山。審其高

下所依倚。○朱氏曰。既得其處。於是下而觀焉。則又多桑而宜蠶。○王氏曰。卜言吉。於是遂建城市而營宮室也。終然允臧者。言今信善如卜所言也。(長樂劉氏曰。建國之初。畏民之不得其所。不敢遑寧。曰終然允臧者。喜其果遂於志願也。)

升彼虛矣。以領略其大勢。降觀于桑。以細審其土宜。

靈雨既零。命彼倌(音官)人。星言夙駕。說(始銳反)于桑田。匪直也人。秉心塞淵。騋(音來)牝三千。

鄭氏曰。靈、善也。(李氏曰。言好雨也。)○毛氏曰。零、落也。倌人、主駕者。○蘇氏曰。見星而駕。○釋文曰。說、舍也。○鄭氏曰。塞、充實也。淵、深也。(張氏曰。淵、虛明如淵也。○朱氏曰。塞則多不明。塞淵則塞而明。猶曰誠明云爾。是人也。亦小充此道矣。)毛氏曰。馬七尺曰騋。騋馬與牝馬也。○鄭氏曰。文公命主駕者。雨止爲我晨早駕。欲往桑田。務農急也。○朱氏曰。詩人因言非獨此人操心誠實而淵深。其所畜之騋牝。亦三千矣。○蘇氏曰。富彊之業。必深厚者爲之。非輕揚淺薄者之所能致。○王氏曰。言國君之富者。宜以馬也。(朱氏曰。記曰。問國君之富。數馬以對。)○程氏曰。一章言建國之事。次章方言相土度地之初。屬文之勢然也。今文首言其事。然後原其初者多矣。既度其可。然後卜以決之。卜洛亦然。古人之爲皆如是也。人謀臧。則龜筮從矣。卒章敍其勤勞。以致殷富。

定之方中三章。章七句。

蝃(丁計反)蝀(都動反)。止奔也。衛文公能以道化其民。淫奔之恥。國人不齒也。(鄭氏曰。不齒者。不與相長稚。)

蝃蝀在東。莫之敢指。女子有行。遠(于萬反)父母兄弟。

毛氏曰。蝃蝀、虹也。○程氏曰。蝃蝀。陰陽氣之交。映日而見。故朝西而暮東。在東者。陰方之氣就交於陽也。夫陽唱陰和。男行女隨。乃理之正。今陰來交陽。人所醜惡。故莫敢指之。(今世俗不以手指者。因詩之言。)女子之奔。猶蝃蝀之東。人所醜也。○鄭氏曰。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婦人生而有適人之道。何憂於不嫁。而爲淫奔之過乎。惡之甚。○爾雅。蝃作螮。

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此詩及泉水竹竿。辭同而意不同。此詩蓋國人疾淫奔者。言女子終當適人。非久在家者。何爲而犯禮也。泉水竹竿。蓋衛女思家。言女子分當適人。雖欲常在父母兄弟之側。有所不可得也。一則欲常居家而不可得。一則欲亟去家而不能得。其善惡可見矣。

朝隮(子西反)于西。崇朝其雨。女子有行。遠兄弟父母。

程氏曰。朝隮于西。乃陽方之氣來交於陰。則理之順。(周禮。眡祲掌十煇之法。九曰隮。鄭氏注曰。隮、虹也。詩曰。朝隮于西。)毛氏曰。崇、終也。從旦至食時爲崇朝。○范氏曰。朝隮于西。陽感陰也。陽感陰。則是陽爲倡而陰從之也。故崇朝其雨。此陰陽之相應也。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亦猶是矣。

乃如之人也。懷昏姻也。大無信也。不知命也。

毛氏曰乃如是淫奔之人也。〇程氏曰。人雖有欲。苟惟欲之從。則人道廢而入於禽獸矣。女子以不自失爲信。所謂貞信之教。違背其父母。可謂無信矣。命。正理也。以道制欲。則能順命。王氏曰。男女之欲。性也。有命爲。君子不謂性也。今也從欲而不知命。有所制此之謂不知命也。

蝃蝀三章章四句。

相息亮反鼠。刺無禮也。衛文公能正其羣臣。而刺在位。承先君之化。無禮儀也。

相鼠有皮。人而無儀。人而無儀。不死何爲。

〔毛氏曰〕相。視也。〇〔鄭氏曰〕儀。威儀也。〇〔陳氏曰〕鼠卑汙可惡之物。猶有皮齒體以全其形。今汝在位。反無禮儀。而不如鼠。韓愈聯句云禮鼠拱而立。〇山陰陸氏曰。今一種鼠。見人則交其前兩足而拱。謂之禮鼠。亦或謂之拱鼠。〇〔朱氏曰〕人而無儀。則其不死。亦何爲哉。

相鼠有齒。人而無止。人而無止。不死何俟。

〔鄭氏曰〕止。容止。孝經曰容止可觀。

相鼠有體。人而無禮。人而無禮。胡不遄市專反死。

〔毛氏曰〕體。肢體也。遄。速也。

相鼠之惡無禮。何其如是之甚也。蓋溺於淫亂之俗。不如是。不足以自拔也。疾惡不深。則遷善不力。

相鼠三章章四句。

干旄。音毛美好呼報反善也。衛文公臣子多好善。賢者樂告以善道也。

〔王氏曰〕以素絲組馬。以好賢者。臣子之好善也。人君之好善。則非特如此。必與之食天祿。享天位焉。柏舟之仁人見慍於羣小。以至於覯閔受侮者。以頃公故也。然則文公之臣子好善如此。亦以文公故也。故曰一國之事。繫一人之本。謂之風。

孑孑居熱反干旄。在浚蘇俊反之郊。素絲紕符至反之。良馬四之。彼姝赤朱反者子。何以畀必寐反之。

〔朱氏曰〕孑孑。特出之貌。〇〔孔氏曰〕干之首有旄有羽。旄者。牛尾也。羽。夏翟之羽也。李氏曰。干與竹竿字通用。家語曰。干旄之忠。〇周禮注曰。徐州夏翟之羽。有虞氏以爲綏。後世或無。故染鳥羽用之。謂之夏采。〇程氏曰。注旄干首。九旗皆然。九旗之物所畫各不同。若王建太常。諸侯建旂。孤卿建旃。大夫士建物是也。云旗云旟云旌。皆通言爾。謂卿大夫建旗而來。就浚之郊。禮下賢者。

其下有旒縿。朱氏曰。縿。旗之體也。旒。縿之垂也。旄旟旌建之車後。〇縿所銜反。旒力周反。〔毛氏曰〕浚。衛邑。〇爾雅曰。邑外謂之郊。〇〔毛氏曰〕紕所以織組也。〇〔王氏曰〕素絲爲組。所以帶馬。良馬所以好賢者也。程氏曰。素絲。束帛也。謂以束帛乘馬行禮於賢者。紕。疎布之狀。組。密錯之狀。祝。疑爲篤厚積之意。〇〔朱氏曰〕此設爲賢者之言。言衛之卿大夫建此干旄。欲有所咨問於我。我將何以畀之乎。言

不知所以副其意者。彼姝者子。言其德之美。指衛之臣子。

孑孑干旟。在浚之都。素絲組音祖之。良馬五之。彼姝者子。何以予之。

〔毛氏曰〕鳥隼曰旟。孔氏曰。周禮。州里建旟。大司馬又曰。百官載旟。旟亦有旌。二章五文也。言旄則有旗縿。言旟則亦有旄矣。下邑曰都。朱氏曰。都。居民所聚也。〇〔王氏曰〕紕之以爲組。

孑孑干旌。在浚之城。素絲祝之。良馬六之。彼姝者子。何以告之。

〔毛氏曰〕析星歷反羽爲旌。孔氏曰。爾雅云注旄首曰旌。則干旄干旌一也。既設旒縿有旃旟之稱。未設旒縿空有析羽謂之旌。城。都城也。朱氏曰。浚。都之城也。祝。織也。王氏曰。組成而祝之。故初言紕。中言組。終言祝。祝。斷也。〔程氏曰〕馬四至於五六。馬之益多。見其禮之益加也。郊都城。好賢益篤。則賢者益至。不好賢則士益遠避也。朱氏曰。五之六之者。取協韻而極言其盛。凡詩之言類此者多矣。〇左氏傳曰。干旄何以告之。取其忠也。

干旄三章章六句。

載馳。許穆夫人作也。閔其宗國顛覆。自傷不能救也。衛懿公爲狄人所滅。國人分散。露於漕邑。許穆夫人閔衛之亡。傷許之小力不能救。思歸唁音彥其兄。又義不得。故賦是詩也。鄭氏曰。滅者。懿公死也。君死於位曰滅。露於漕邑者。謂戴公也。戴公與許穆夫人俱公子頑烝於宣姜所生也。〇朱氏曰。露。未有宮室而廬居也。

〔范氏曰〕先王制禮。父母沒。則不得歸寧者。義也。雖國滅君死。不得往赴焉。義重於亡故也。朱氏曰。聖人錄泉水於前。所以著禮之經。列載馳於後。所以盡事之變。夫宗國覆滅。莫大之變。顧以父母既終而不得歸。則事變之微於是者可知矣。

載馳載驅。歸唁衛侯。驅馬悠悠。言至于漕。大夫跋蒲末反涉。我心則憂。

〔毛氏曰〕載。辭也。弔失國曰唁。悠悠。遠貌。朱氏曰。悠悠。遠而未欲之貌。漕。衛東邑。草行曰跋。水行曰涉。釋文。韓詩曰。不由蹊遂而涉曰跋涉。〇〔范氏曰〕載馳載驅。急也。言至于漕。思之也。〇〔朱氏曰〕夫人父母不在。當使大夫寧其兄弟。夫人欲自歸唁其兄弟。而託以不欲勞其大夫之跋涉也。〇釋文。驅作駈。曰字亦作驅。

既不我嘉。不能旋反。視爾不臧。我思不遠。

〔鄭氏曰〕嘉。善也。爾。許人也。臧。善也。

許人既不以我歸衛。則我亦不能旋反於衛矣。爲許人者。蓋亦視爾父子兄弟之間有災患不臧。其心如之何。則我之思不遠矣。不閟。謂曉然易見。初不閟也。

既不我嘉。不能旋濟。視爾不臧。我思不閟。悲位反

〔朱氏曰〕濟。渡也。自許歸衛。必有所渡之水也。〇〔毛氏曰〕閟。閉也。

五十五冊

陟彼阿邱言采其蝱音盲女子善懷亦各有行許人尤之衆穉直吏反且狂

〔毛氏曰〕偏高曰阿邱蝱貝母也陸璣疏曰蝱今藥草貝母也其葉如栝樓而細其子在根下如芋升至偏高之邱采其蝱者將以療疾王氏曰采蝱所以療鬱結之疾○〔曾氏曰〕善懷猶善思也鄭箋善猶多也意已如此朱氏曰漢書岸善崩女子之於懷思甚於男子○〔毛氏曰〕行道也○〔朱氏曰〕將欲升高望遠以舒憂想之情言采其蝱以療鬱結之疾

女子善懷亦各有行言女子雖多懷思然今之所以迫切者亦各有道他人不知則以爲女子情性之常而尤之也衆稺且狂非眞指許人以爲稺狂蓋言我憂患如此之迫切彼方且尤我之歸意者衆人其幼稺乎其狂惑乎不然何其不相體悉不識緩急一至於是也

我行其野芃芃蒲紅反其麥控苦貢反于大邦誰因誰極大夫君子無我有尤百爾所思不如我所之

〔毛氏曰〕願行衞之野麥芃芃然方盛長○〔朱氏曰〕控持而告之也因如因魏莊子之因○〔毛氏曰〕極至也○〔朱氏曰〕言我將行其野涉芃芃之麥而控告于大邦然未知其將何所因而何所至乎雖大夫君子爲我思所以處此者百方然不如使我得自盡其心之爲愈也王氏曰百爾所思不如我所之者終欲歸唁之辭

載馳五章一章六句二章章四句一章六句一章八句蘇氏曰載馳五章或言四章一章三章章六句二章四章章八句以春秋傳叔孫豹賦載馳之四章取控于大邦非今日四章故也

鄘國十篇三十章百七十六句

呂氏家塾讀詩記卷六

衞

說已見邶

淇奥於六反美武公之德也有文章又能聽其規諫以禮自防故能入相于周美而作是詩也孔氏曰武公和諡侯子○朱氏曰武公年九十有五猶箴儆于國曰自卿以下至于師長士苟在朝者無謂我老耄而舍我必恪恭於朝以交戒我又作賓之初筵抑戒之詩以自警其能聽規諫以禮自防可知矣

瞻彼淇奥綠竹猗猗於宜反有匪君子如切如瑳七河反如琢如磨瑟兮僩遐板反兮赫兮咺況晚反兮有匪君子終不可諼況元反兮

〔毛氏曰〕奥隈也長樂劉氏曰奥謂水涯彎曲之地○〔長樂劉氏曰〕淇水之旁至今多美竹他所弗迨也晉左思三都賦敘云見綠竹猗猗則知衞地淇奥之產○朱氏曰漢書所謂淇園之竹是也○〔毛氏曰〕猗猗美盛貌程氏曰猗猗言竹之態匪文章貌王氏曰考工記曰且其匪色必似鳴矣匪者有文章之謂也治骨曰切象曰瑳玉曰琢石曰磨瑟矜莊貌僩寬大也赫有明德赫赫然咺威儀容止宣著也諼忘也○大學曰如切如瑳者道學也如琢如磨者自脩也瑟兮僩兮者恂慄也赫兮咺兮者威儀也有斐君子

終不可諠兮者道盛德至善民之不能忘也○〔程氏曰〕赫兮咺兮盛德輝著于外也首章言其德美文章由善學自治而然○〔釋文曰〕韓詩竹作薄 徒沃反 云篇筑也石經同 毛氏曰綠王芻也竹篇竹也 咺韓詩作宣

瞻彼淇奧綠竹青青 子丁反 有匪君子充耳琇瑩 音營 會 古外反 弁 皮變反 如星瑟兮僩兮赫兮咺兮有匪君子終不可諼兮

〔毛氏曰〕青青茂盛貌 程氏曰青青言其色 充耳謂之瑱琇瑩美石也天子玉瑱諸侯以石弁皮弁 孔氏曰弁師云王之皮弁會五采玉璂諸侯及孤卿大夫之皮弁各以其等爲之注云會縫中也皮弁之縫中每貫結五采玉十二以爲飾謂之綦詩云會弁如星是也武公諸侯則玉用三采而璂飾七 ○〔鄭氏曰〕會謂弁之縫中飾之以玉皪皪而處狀似星也○〔程氏曰〕二章言其威儀之美服飾之盛

瞻彼淇奧綠竹如簀 音責 有匪君子如金如錫如圭如璧寬兮綽兮猗 於綺反 重 直龍反 較 古岳反 兮善戲謔兮不爲虐兮

〔程氏曰〕如簀言其盛密比如簀○〔毛氏曰〕金錫鍊而精圭璧性有質 程氏曰言其成質之美如金錫圭璧然 ○爾雅曰寬綽也 郭璞云謂寬裕也○程氏曰寬宏裕也綽閑裕也 ○〔毛氏曰〕重較卿士之車 孔氏曰周禮輿人注云較兩輢上出式者則較謂車兩傍今謂之平較但周禮無重較單較之文○呂和叔曰古者車箱長四尺四寸三分前一後二橫一木下去車床三尺三寸謂之式又於式上二尺二寸橫一木謂之較去車床凡五尺五寸古人立乘若平常則憑較若應爲敬則落手憑下式而頭得俯 ○〔程氏曰〕善戲謔言其樂易而以禮自防節不至於過是不爲虐也 毛氏曰寬緩宏大則雖戲謔不爲虐矣○鄭氏曰君子之德有張有弛故不常矜莊而時戲謔

淇奧三章章九句

考槃刺莊公也不能繼先公之業使賢者退而窮處 孔氏曰莊公揚武公子

孔叢子孔子曰於考槃見遯世之士而無悶於世○〔程氏曰〕考槃觀其名已可見君子之心處之已安知天下決然不可復爲雖然如此退處至於其心寤寐間不忘君 張氏曰此詩意怨而言樂者是終山澗不出之意

考槃在澗碩人之寬獨寐寤言永矢弗諼 況元反

〔毛氏曰〕考成槃樂也山夾水曰澗○〔鄭氏曰〕碩大也寤覺永長諼忘也在澗獨寐覺而獨言○〔程氏曰〕賢者之退窮處澗谷間雖德體寬裕而心在朝廷寤寐不能忘懷深念其不得以善道告君故陳其由也 楊氏曰矢如皋陶矢厥謨之矢自陳不能忘其君 ○〔釋文曰〕澗韓詩作干云墝埆之處也

考槃在阿碩人之薖 苦禾反 獨寐寤歌永矢弗過 古禾反

〔毛氏曰〕曲陵曰阿薖寬大貌○〔楊氏曰〕自陳不得過君朝○〔董氏曰〕阿韓詩作干章句曰地下

而黃曰干

考槃在陸碩人之軸獨寐寤宿永矢弗告

爾雅曰高平曰陸○〔蘇氏曰〕軸盤桓不行從容自廣之謂也○〔楊氏曰〕自陳不得告君以善

考槃在澗碩人之寬非所謂山澤之儒形容甚癯者也軸之義未詳以上兩章觀之蘇氏說差近但未見訓詁所出耳

考槃三章章四句

碩人閔莊姜也莊公惑於嬖妾使驕上僭莊姜賢而不答終以無子國人閔而憂之

〔孔氏曰〕此詩皆陳莊姜宜答而君不親

碩人其頎 其機反 衣 於既反 錦褧 苦迥反 衣齊侯之子衛侯之妻東宮之妹邢侯之姨譚公維私

〔毛氏曰〕頎長貌○〔鄭氏曰〕褧襌也衣錦尚之以襌衣爲其文之太著 說文曰褧檾也檾枲屬○朱氏曰褧儀禮作景禮記作絅 ○〔毛氏曰〕東宮齊太子也 孔氏曰左氏曰娶於東宮得臣之妹東宮太子所居也繫太子言之明與同母見夫人所生之貴 女子後生曰妹妻之姊妹曰姨姊妹之夫曰私○〔蘇氏曰〕邢周公之後也譚近齊○〔白虎通曰〕伯子男臣子於其國中褒其君爲公詩云譚公維私覃子也○〔王氏曰〕言族類之貴

手如柔荑 徒奚反 膚如凝脂領如蝤 似修反 蠐 音齊 齒如瓠 戶故反 犀螓 音秦 首蛾 我波反 眉巧笑倩 七薦反 兮美目盼 匹莧反 兮

〔毛氏曰〕如荑之新生如脂之凝 朱氏曰茅之始生曰荑脂之凝者曰膏 領頸也蝤蠐蝎蟲也 孔氏曰蝤蠐在木中白而長故以比頸 瓠犀瓠瓣 朱氏曰瓠犀瓠中之子也言其方正潔白而比次整齊也 螓首廣額而方 鄭氏曰螓謂蜻蜻也○孔氏曰蜻蜻如蟬而小有文此蟲額廣而且方 ○〔朱氏曰〕蛾蠶蛾也其眉細而長○〔毛氏曰〕倩好口輔 孔氏曰服虔云輔上頷車也是牙外之皮膚頰下之別名也 盼白黑分 朱氏曰白黑分明 ○〔王氏曰〕言容色之美○論語子夏問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爲絢兮注上二句在衛風碩人之二章下一句逸

碩人敖敖 五刀反 說 始銳反 于農郊四牡有驕 起橋反 朱幩 符云反 鑣鑣 表驕反 翟茀 音弗 以朝 直遙反 大夫夙退無使君勞

〔毛氏曰〕敖敖長貌○〔孔氏曰〕說舍也○〔毛氏曰〕農郊近郊○〔朱氏曰〕四牡車之四馬○〔毛氏曰〕驕壯貌幩飾也人君以朱纏鑣扇汗且以爲飾 釋文曰鑣馬銜外鐵也一名扇汗又曰排沫○孔氏曰此鑣自解飾之所施非經中之鑣也 鑣鑣盛貌 孔氏曰四牡之馬鑣鑣而盛淸人云駟介麃麃 翟翟車也夫人以翟羽飾車茀蔽也 孔氏曰婦人乘車不露見車之前後設障以自隱蔽謂之茀因以翟羽爲之飾蓋厭翟也次其羽使相厭也 ○〔朱氏曰〕言莊姜自齊來嫁舍止近郊乘是車馬之盛以入君之朝國人樂得以爲莊公之配故謂諸大夫朝於君者宜早退無使君勞於政事而不得與夫人相親也 鄭氏曰以君夫人新爲妃耦宜親親之故也○玉藻曰君日出而視朝退適路寢聽政使人視大夫

大夫退。然後適小寢釋服。〇釋文曰。說、本或作稅。

河水洋洋、北流活活。古闊反施罛音孤濊濊。呼活反鱣陟連反鮪于軌反發發。補末反葭音加菼他覽反揭揭。居謁反庶姜孽孽。魚竭反庶士有朅。欺列反

〔孔氏曰〕河在濟西北流。朱氏曰。齊地西至於河。衞居河之西。則自齊適衞。河界其中。故曰北流活活。〇〔毛氏曰〕洋洋、盛大也。活活、流也。罛、魚罟。濊濊、施之水中。說文曰。濊、凝流也。〇朱氏曰。濊濊、罟入水聲也。鱣、鯉也。鮪、鮥音洛也。孔氏曰。郭璞云。鯉、今赤鯉也。鱣、大魚。似鱏而短。鼻口在頷下。體有邪行甲。無鱗。大者長二三丈。今江東呼爲黃魚。陸璣云。鮪魚形似鱣而青黑。頭小而尖。似鐵兜鍪。大者不過七八尺。一名鮥。以今驗之。則鯉鮪鱣鮥皆異魚。發發、盛貌。釋文曰。魚著網。尾發發然。葭、蘆。菼、薍五患反也。孔氏曰。郭璞云。蘆、葦也。薍、似葦而小。陸璣云。薍成、謂之荻。至秋堅成則謂之萑。以今驗之。蘆薍別草也。揭揭、長也。〇〔鄭氏曰〕庶姜、謂姪娣。〇〔毛氏曰〕孽孽、盛飾。〇〔董氏曰〕庶士、其媵臣也。〇〔鄭氏曰〕此章言齊地廣饒。士女佼好。禮義之備。而君何爲不答夫人。〇釋文曰。發、韓詩作鱍。孽、韓詩作巘。揭、韓詩作桀。

碩人四章。章七句。

氓。刺時也。宣公之時。禮義消亡。淫風大行。男女無別。遂相奔誘。華戶花反落色衰。復相棄背。或乃困而自悔。喪其妃音配耦。故敘其事以風福鳳反焉。美反正。刺淫泆也。長樂劉氏曰。夫婦者五品之本。匹配雖自於人謀。義理實根於天地。順其道者足以安於其位。逆其理者無以保於其生。蓋靡有人倫以來。未聞違理犯義。終其身而弗悔者。宣公不道。自殄於禽犢。不足紀也。風化流於其民。陷之於不義。而顛沛其生。亦可傷哉。故氓之詩不歸於其民。而曰刺時者。知風之自於其君也。

〔陳氏曰〕詩人蓋有所指而云。備一人之始末以爲戒也。

美反正。刺淫泆。此兩語頗贅。見棄而悔。乃人情之常。何美之有。

氓之蚩蚩。尺之反抱布貿莫豆反絲。匪來貿絲。來即我謀。送子涉淇。至于頓丘。匪我愆期。子無良媒。將七羊反子無怒。秋以爲期。

〔毛氏曰〕氓、民也。〇〔朱氏曰〕蚩蚩、無知之貌。〇〔毛氏曰〕布、幣也。鄭氏曰。幣者所以貿買物也。〔鄭氏曰〕季春始蠶。孟夏賣絲。匪、非。即、就也。子者、男子之通稱。〇〔毛氏曰〕邱一成爲頓邱。〇〔鄭氏曰〕良、善也。將、請也。此民非來買絲。但來就我。欲與我謀爲室家也。言民誘已。已乃送之涉淇水。至此頓邱。定室家之謀。非我心欲過子之期。子無良媒來告期時。民欲爲近期。故語之曰。請子無怒。秋以爲期。朱子曰。初言氓者。始見其來。莫知其爲誰何也。旣與之謀。則爾汝之矣。此言之次第。

氓假貿絲而來。即我謀。本謀娶是女而歸也。及氓之歸。是女乃遲遲未行。送之於野。謂之曰。匪我愆

期也。子無良媒。以往來道達。故我行計未成耳。

乘彼垝俱毀反垣。音袁以望復關。不見復關。泣涕漣漣。音連既見復關。載笑載言。爾卜爾筮。體無咎言。以爾車來。以我賄呼罪反遷。

〔毛氏曰〕垝、毀也。〇〔蘇氏曰〕復關、氓之所在也。〇〔李氏曰〕不見復關。泣涕漣漣。言其未見也。其憂如此。既見復關。載笑載言。言其既見也。其喜如此。〇〔毛氏曰〕龜曰卜。蓍曰筮。體、兆卦之體。孔氏曰。謂龜兆筮卦也。二者皆有繇辭。左傳曰。其繇曰。一薰一蕕。十年尚猶有臭。是龜之繇。易曰。困于石。據于蒺藜。是卦之繇也。賄、財。遷、徙也。〇〔歐陽氏曰〕子初來即我謀。我既許子。而爾乃決以卜筮。於是我從子而往爾。

桑之未落。其葉沃若。于嗟鳩兮。無食桑葚。音甚于嗟女兮。無與士耽。都南反士之耽兮。猶可說也。女之耽兮。不可說也。

〔朱氏曰〕沃若、潤澤貌。〇〔歐陽氏曰〕桑之沃若。諭男情意盛時可愛。至黃而隕。又諭男意易得衰落。朱氏曰。桑之沃若。以比始者容色美盛。情好歡洽之時也。桑之黃落。以比色衰而愛弛也。〇〔毛氏曰〕鳩、鶻音骨鳩也。食桑葚過則醉而傷其性。耽、樂也。〇〔鄭氏曰〕說、解也。士有百行。可以功過相除。至於婦人無外事。惟以貞信爲節。〇〔朱氏曰〕士之耽猶可說。而女之耽不可說者。婦人深自媿悔之辭。主言婦人惟以貞信爲節。一失其正。則餘無可觀爾。非眞以士之耽爲可說而恕之也。

桑之落矣。其黃而隕。自我徂爾。三歲食貧。淇水湯湯。音傷漸子廉反車帷裳。女也不爽。士貳其行。下孟反士也罔極。二三其德。

〔毛氏曰〕隕、墮也。〇〔孔氏曰〕自我往爾男子之家。三歲之後。貧於衣食。〇〔毛氏曰〕湯湯、水盛貌。帷裳、婦人之車也。鄭氏曰。帷裳、童容也。〇孔氏曰。童容以帷障車之旁。如裳以爲容飾。爽、差也。〇〔朱氏曰〕淇水漸其車之帷裳。言見棄而歸也。女未嘗差其所守。而士者自貳其行。蓋由其心無所至極。而二三其德故也。

三歲爲婦。靡室勞矣。夙興夜寐。靡有朝矣。言既遂矣。至于暴矣。兄弟不知。咥許意反其笑矣。靜言思之。躬自悼矣。

〔朱氏曰〕靡、不也。夙、蚤也。興、起也。咥、笑貌。言我三歲爲婦。盡心竭力。不以室家之勞爲勞。蚤起夜臥。無有一朝不然者。與爾始相與謀約之言。既已遂矣。而爾遽以暴戾加已。〇〔鄭氏曰〕兄弟在家。不知我之見酷暴。若其知之。則咥咥然笑我。〇〔朱氏曰〕然亦何所歸咎哉。但靜而思之。躬痛悼而已。蓋淫奔從人。不爲兄弟所齒故也。

及爾偕老。老使我怨。淇則有岸。隰則有泮。音畔總角之宴。言笑晏晏。信誓旦旦。不思其反。反是不思。亦已焉

哉。

〔朱氏曰〕及、與也〇〔毛氏曰〕泮、坡也。（鄭氏曰。泮讀爲畔。畔。崖也。）總角。結髮也。（孔氏曰。婦人未笄。直結其髮。聚之爲兩角。）晏晏、和柔也〇〔孔氏曰〕旦旦、猶怛怛。（鄭氏曰。言其懇惻款誠。）〇〔蘇氏曰〕始也將與女偕老。今老而反使我怨。淇猶有岸。隰猶有泮。何女心之不可知也〇〔朱氏曰〕我總角之時。與爾宴樂言笑。成此信誓。曾不思其反復以至於此也。既不思其反復而至此矣。則亦如之何哉。亦已而已矣。左傳曰。思其終也。思其復也。思其反之謂也〇說文。旦旦作悬悬。

氓六章章十句。

竹竿。衞女思歸也。適異國而不見答。思而能以禮者也。（范氏曰。夫婦之際。猶君臣之交。或遇或不遇。命也。進不見答。退不得歸。則如之何。以禮自□而已。衞之賢女。惟安於義命。是以雖憂而不困也。）

籊籊（他歷反）竹竿。以釣于淇。豈不爾思。遠莫致之。

〔毛氏曰〕籊籊。長而殺也〇〔歐陽氏曰〕衞女之思歸者。述其國俗之樂。云有籊籊然執竿以釣于淇者。我在家時常出而見之〇〔朱氏曰〕我豈不思衞乎。遠而不可至爾。

泉源在左。淇水在右。女子有行。遠（于萬反）兄弟父母。

泉源解見泉水〇〔李氏曰〕言舊時游泳二水之間。其樂如此。今也嫁於異國而不得見也。故曰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

淇水在右。泉源在左。巧笑之瑳（七可反）。佩玉之儺（乃可反）。

〔毛氏曰〕瑳。巧笑貌。儺。行有節度〇〔歐陽氏曰〕思衞女之在其國者。巧笑佩玉。威儀閒暇。樂然於二水之上。念已有所不如也。

淇水滺滺（音由）。檜楫松舟。駕言出遊。以寫我憂。

〔毛氏曰〕滺滺。流貌。檜、栝葉松身。楫、所以櫂（直教反）舟。（釋文曰。方言云。楫謂之橈。或謂之櫂。橈音饒〇釋名云。楫、捷也。撥水行舟疾也。）〇〔歐陽氏曰〕淇水滺滺然。有乘舟而遊者。亦可樂也〇〔朱氏曰〕駕言出遊以寫我憂。與泉水之卒章同意〇釋文。滺滺作攸攸。曰本亦作滺。

芄（音丸）蘭。刺惠公也。驕而無禮。大夫刺之。（杜預云。惠公即位時年十五六。）

芄蘭之支。童子佩觿（許規反）。雖則佩觿。能不我知。容兮遂兮。垂帶悸（其季反）兮。

〔毛氏曰〕興也〇〔鄭氏曰〕芄蘭柔弱。（孔氏曰。芄蘭蔓生。斷之有白汁可啖。一名蘿藦。幽州人謂之雀瓢。此草支葉柔弱。）〇〔朱氏曰〕支、枝同。（沈括云。支、莢也。芄蘭生莢支出於葉間。垂之如觿狀。）〇〔毛氏曰〕觿、所以解結。成人之佩也。（孔氏曰。觿貌如錐。以象骨爲之。可以解結。）人君治成人之事。雖童子猶佩〇〔朱氏曰〕雖則佩觿。然無成人之德。但能傲然不我知而已。言驕而無禮。餘無所能也。容兮遂兮。舒緩放肆之貌。悸、帶下垂之貌。（鄭氏曰。容、容刀也〇孔氏曰。大東云。鞙鞙佩璲。璲、佩玉也〇毛氏曰。垂其紳帶。悸悸然有節度。）〇〔董氏曰〕支、石經作枝。說文同。

芄蘭之葉。童子佩韘（失涉反）。雖則佩韘。能不我甲。容兮遂兮。垂帶悸兮。

〔朱氏曰〕沈括云。芄蘭之葉。如佩韘之狀〇〔毛氏曰〕韘、玦也。能射御則佩韘。（孔氏曰。玦、決也。挾矢時著右手巨指。以鉤弦。用象骨爲之。）甲、狎也〇〔廣漢張氏曰〕獨再言容兮遂兮、垂帶悸兮。而其驕慢無所知之氣象。蓋莫掩矣〇釋文曰。甲、韓詩作狎。

能不我甲。言但能不我親狎。妄自尊大而已。

芄蘭二章章六句。

河廣。宋襄公母歸于衞。思而不止。故作是詩也。（鄭氏曰。宋桓公夫人。衞文公之妹。生襄公而出。）

〔孔氏曰〕夫人爲先公所出。其子承父之重。與祖爲一體。母出與廟絕。不可以私反。故義不得也〇〔范氏曰〕夫人之不往。義也。天下豈有無母之人歟。有千乘之國。而不得養其母。則人之不幸也。爲襄公者將若之何。生則致其孝。沒則盡其禮而已。衞有婦人之詩。自莊姜至於襄公之母六人焉。皆止於禮義。而不敢過也。夫以衞之政教淫僻。風俗傷敗。然而女子猶知有禮而畏義如此者。蓋以先王之化所及也。

說苑曰。宋襄公爲太子。請於桓公曰。請使目夷立。公曰。何故。對曰。臣之舅在衞。愛臣。若終立。則不可以往。味此詩而推其母子之心。蓋不相遠。所載似可信也。不曰欲見母而曰欲見舅者。恐傷其父之意也。母之慈。子之孝。皆止於義而不敢過焉。不幸處母子之變者。可以觀矣。

誰謂河廣。一葦（韋鬼反）杭（戶郎反）之。誰謂宋遠。跂（丘豉反）予望之。

〔毛氏曰〕杭、度也〇〔鄭氏曰〕誰謂河水廣與（音餘）。一葦加之。則可以渡之。喻狹也。今我之不渡。直自不往耳。非爲其廣。予、我也。誰謂宋國遠與。我跂足則可以望見之。亦喻近也。今我之不往。直以義不往耳。非爲其遠。（孔氏曰。文公之時。衞已在河南。自衞適宋不渡河。此假有渡者之辭。宋今睢陽。去衞其遠。言宋近。猶喻河狹。）

誰謂河廣。曾不容刀。誰謂宋遠。曾不崇朝。

〔鄭氏曰〕不容刀。亦喻狹。小船曰刀。（孔氏曰。釋名云。二百斛曰刀。江南所謂短而廣安而不傾者也。）崇、終也。行不終朝。亦喻近。

河廣二章章四句

伯兮刺時也言君子行役爲（于僞反）王前驅過時而不反焉（鄭氏曰衛宣公之時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朱氏曰先儒以此詩疑此時作然無明文可考）

〔范氏曰〕居而相離則思期而不至則憂此人之情也文王之遣戍役周公之東征其詩皆敍其室家之情男女之思以閔之故其民悅而忘死聖人能通天下之志是以能成天下之務兵者毒民於死地者也孤人之子寡人之妻傷天地之和致水旱之災故聖王重之如不得已而行則告以歸期念其勤勞哀傷慘怛不啻如在已是以詩美之則言其君上之閔恤刺之則錄其室家之怨思以爲人情不出乎此也

爲王前驅特詩中之一語非大義也

伯兮朅（邱列反）兮邦之桀兮伯也執殳（市朱反）爲（于僞反）王前驅

〔鄭氏曰〕伯君子字也○〔毛氏曰〕朅武貌○〔鄭氏曰〕桀英桀○〔毛氏曰〕殳長丈二而無刃○

〔朱氏曰〕婦人自言其君子之才之美如是今乃執殳而爲王前驅也

自伯之東首如飛蓬豈無膏沐誰適（都歷反）爲容

〔朱氏曰〕蓬草也首如飛蓬髮亂也○〔毛氏曰〕婦人夫不在無容飾適主也（朱氏曰傳云女爲說已容）

膏所以膏首面沐蓋潘也左氏傳遺之潘沐杜預注云潘米汁可以沐頭魯遺展喜以膏沐勞齊師則膏非專婦人用也

其雨其雨杲杲（古老反）出日願言思伯甘心首疾

〔朱氏曰〕其者冀其將然之辭○〔鄭氏曰〕人言其雨其雨而杲杲然日復出猶我言伯且來伯且來復不來願念也甘心如人心嗜欲所貪口味不能絕也○〔朱氏曰〕望其君子之歸而不歸也是以不堪憂思之苦而甘心於首疾也

焉（於虔反）得諼（況袁反）草言樹之背（音佩）願言思伯使我心痗（音每又音悔）

〔毛氏曰〕諼草令人忘憂（孔氏曰諼訓忘非草名）背北堂也（孔氏曰士昏禮云婦洗在北堂有司徹云主婦北堂房室所居之地總謂之堂房半以北爲北堂房半以南爲南堂）痗病也○

〔孔氏曰〕何處得一忘憂之草我樹之於北堂之上冀觀之以忘憂○〔朱氏曰〕思得草之美者玩以忘憂然世豈有是哉則亦思之不已而心痗焉爾心痗則其病益深非特首疾而已也○釋文曰諼本又作萱（說文作藼云令人忘憂也○董氏曰韓詩作焉得萱草）

伯兮四章章四句

有狐刺時也衛之男女失時喪其妃（音配）耦焉古者國有凶荒則殺（所戒反）禮而多昏會男女之無夫家者所

以有人民也（孔氏曰大司徒曰以荒政十有二聚萬民十曰多昏注云不備禮而娶婚者多也○長樂劉氏曰夫婦之禮雖不可不謹於其始然民有細微貧弱者或困於凶荒必待禮而後昏則男女之失時者多無室家之養聖人傷之寧邦典之或違而不忍失其昏嫁之時也故有荒政多昏之禮所以使之相依以爲生而又以育人民也詩不云乎愷悌君子民之父母苟無子育兆庶之心其能造此哉）

有狐綏綏在彼淇梁心之憂矣之子無裳

〔毛氏曰〕興也○〔朱氏曰〕綏綏獨行求匹之貌○〔毛氏曰〕石絕水曰梁○〔范氏曰〕狐獨行於水之梁失其所也○〔鄭氏曰〕之子是子也時婦人喪其妃耦寡而憂是子無裳無爲作裳者欲與爲室家

有狐綏綏在彼淇厲心之憂矣之子無帶

〔毛氏曰〕厲深可厲之旁（王氏曰岸近危曰厲）帶所以申束衣

有狐綏綏在彼淇側心之憂矣之子無服

〔李氏曰〕無服言其衣服之不備也

有狐三章章四句

木瓜美齊桓公也衛國有狄人之敗出處于漕齊桓公救而封之遺（唯季反）之車馬器服焉衛人思之欲厚報之而作是詩也（孔氏曰衛立戴公以廬于漕齊桓公使公子無虧帥車三百乘甲士三千人以戍漕歸公乘馬祭服五稱牛羊豕雞狗皆三百與門材歸夫人魚軒重錦三十兩戴公卒文公立齊桓公又城楚邱以封之與之繫馬三百）

投我以木瓜報之以瓊琚（音居）匪報也永以爲好（呼報反）也

〔毛氏曰〕木瓜楙木也（孔氏曰郭璞云實如小瓜酢可食○徐氏曰瓜有瓜瓞桃有羊桃李有雀李此皆枝蔓也故言木瓜木桃木李以別之也）瓊玉之美者（說文曰瓊赤玉也）琚佩玉名○〔李氏曰〕言人遺我以微物必有以厚報之況齊桓公之德如此其大則報之當如何○〔朱氏曰〕投我以木瓜而報之以瓊琚報之厚矣而猶曰非敢以爲報姑欲長以爲好而不忘爾蓋報人之施而曰如是報之足矣則報者之情倦而施者之德忘惟其歉然常若無物可以報之則報者之情施者之德兩無窮也

投我以木桃報之以瓊瑤（音遙）匪報也永以爲好也

〔毛氏曰〕瓊瑤美石

投我以木李報之以瓊玖（音久）匪報也永以爲好也

〔毛氏曰〕瓊玖玉名（孔氏曰瓊是玉之美名非玉名也琚瑤玖三者互也琚言佩玉名瑤玖亦佩玉名瑤言美石玖言玉名明此三者皆玉石雜也故邱中有麻傳云玖石次玉是玖非全玉也○釋文曰玖字書云玉黑色）○

〔孔子曰〕吾於木瓜見苞苴之禮行（鄭氏曰以果實相遺者必苞苴之禽書曰厥苞橘柚）

木瓜三章章四句

衛國十篇三十四章二百三句

呂氏家塾讀詩記卷七

王

〔鄭氏詩譜曰〕王城者。周東都王城畿內方六百里之地。其封域在禹貢豫州泰華外方之間。北得河陽。漸冀州之南。始武王作邑於鎬京。謂之宗周。是爲西都。成王在豐。欲宅洛邑。使召公先相宅。既成。謂之王城。是爲東都。今河南是也。召公既相宅。周公往營成周。今洛陽是也。成王居洛邑。遷殷頑民於成周。復還歸處西都。朱氏曰成王營洛邑爲時會諸侯之所。以其土中四方來者道路均故也。自是豐鎬爲西都。至十一世。幽王嬖褒姒。生伯服。廢申后。太子宜臼奔申。申侯與犬戎攻宗周。殺幽王于戲。晉文侯鄭武公迎宜臼于申而立之。是爲平王。以亂故。徙居東都王城。於是王室之尊與諸侯無異。其詩不能復雅。故貶之謂之王國之變風。孔氏曰尊之猶稱王。在風則卑矣。已比列國。當言周而言王則尊之。○蘇氏曰自平王東遷而變風遂作。其風及其境內而不能被天下。與諸侯比。然其王號未替。故不曰周黍離而曰王黍離云。

黍離。閔宗周也。周大夫行役至于宗周。過故宗廟宮室。盡爲禾黍。閔周室之顚覆。彷蒲皇反徨音皇不忍去。而作是詩也。

彼黍離離。彼稷之苗。行邁靡靡。中心搖搖。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悠悠蒼天。此何人哉。

〔毛氏曰〕彼。彼宗廟宮室。鄭氏曰宗廟宮室毀壞而其地盡爲禾黍。○〔說文曰〕黍。禾屬而黏者也。以大暑而種。故謂之黍。孔氏曰。黍可以酒。○〔孔氏曰〕離離。垂也。○〔爾雅曰〕粢。稷也。孔氏曰粢者稷也。曲禮曰稷曰明粢是也。郭璞云今江東人呼粟爲粢。然則粢也稷也粟也止是一物也。而本草稷米在下品。別有粟米在中品。又似二物。故先儒其疑焉。說文曰稷百穀之長。沈括曰稷乃今之穄也。穄子例反。○〔孔氏曰〕黍言離離。稷言苗。則是黍秀稷未秀。○〔毛氏曰〕邁。行也。靡靡。猶遲遲也。○〔孔氏曰〕搖搖。是心憂無所附著之意。楚威王謂蘇秦曰。寡人心搖搖然如懸旌而無所薄。○〔鄭氏曰〕知我者知我之情。謂我何求。怪我久留不去。○〔毛氏曰〕悠悠。遠意。蒼天以體言之。尊而君之則稱皇天。元氣廣大則稱昊天。仁覆閔下則稱旻天。自上降監則稱上天。據遠視之蒼蒼然則稱蒼天。○〔李氏曰〕周大夫呼天而愬曰。致此者何人哉。蓋含蓄其辭。不欲指斥其人也。

彼黍離離。彼稷之穗。音遂 行邁靡靡。中心如醉。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悠悠蒼天。此何人哉。

〔毛氏曰〕穗。秀也。詩人自黍離離見稷之穗。故歷道其所更見。中心如醉。醉於憂也。

彼黍離離。彼稷之實。行邁靡靡。中心如噎。於結反 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悠悠蒼天。此何人哉。

〔毛氏曰〕自黍離離見稷之實。○〔元城劉氏曰〕人之情。於憂樂之事。初遇之則其心變焉。次遇之則其心微變。三遇之則其心如常矣。此常人之情也。至於君子忠厚之情則不然。其行役往來。故非一見也。初見稷之苗矣。又見稷之穗矣。又見稷之實矣。而所感之心。始終如一。不少變而愈深。此則詩人之意也。張氏曰黍離之詩。言苗言穗言實。作文者須是如此。不可都謂之苗。○〔孔氏曰〕噎者。咽喉閉塞之名。言憂深不能喘息。如噎之然。

黍離三章。章十句。

君子于役。刺平王也。君子行役無期度。大夫思其危難。乃旦反 以風。福鳳反 焉。孔氏曰平王。宜臼幽王子。

考經文不見思其危難以風之意。

君子于役。不知其期。曷至哉。雞棲音西于塒。音時 日之夕矣。羊牛下來。君子于役。如之何勿思。

〔毛氏曰〕鑿牆而棲曰塒。孔氏曰寒鄉鑿牆爲雞作棲。○〔朱氏曰〕君子之行役。不知其還反之期。且今亦何所至哉。雞則棲于塒矣。日則夕矣。羊牛則下來矣。○〔鄭氏曰〕言畜產出入。尚有期節。至於行役者乃反不也。○〔朱氏曰〕雖欲使我之不思。不可得也。釋文塒作時。曰本亦作塒。

君子于役。不日不月。曷其有佸。戶括反 雞棲于桀。日之夕矣。羊牛下括。古活反 君子于役。苟無饑渴。

〔毛氏曰〕佸、會也。雞棲于杙。羊職反 爲桀。括、至也。○〔鄭氏曰〕苟、且也。○〔朱氏曰〕君子行役之久。不可計以日月。而又不知其何時可以來會也。亦庶幾其免於饑渴而已矣。

君子于役二章。章八句。

君子陽陽。閔周也。君子遭亂。相招爲祿仕。全身遠于萬反害而已。

君子陽陽。左執簧。音黃 右招我由房。其樂音洛只且。子徐反

〔程氏曰〕陽陽自得。陶陶自樂之狀。皆不任憂責。全身自樂而已。君子居亂世如是。董氏曰。莊子曰。以陽爲充孔揚。則陽陽者氣充於內。容貌不枯也。 ○〔毛氏曰〕簧、笙也。孔氏曰。簧者笙管之中金薄鐷也。○鄭司農云。笙十三簧。笙必有簧。故以簧表笙。 〔鄭氏曰〕由、從也。招我。欲使我從之於房中。俱在樂官也。我者。君子之友自謂也。○〔毛氏曰〕國君有房中之樂。孔氏曰。路寢。房中也。譜云。路寢之常樂。天子以周南。諸侯以召南。是天子諸侯皆有房中之樂也。 ○〔朱氏曰〕只且語助聲。○〔蘇氏曰〕君子以賤爲樂。則其貴者不可居也。雖有貴位而君子不居。則周不可輔矣。此所以爲閔周也。

君子陶陶。音遙 左執翿。徒刀反 右招我由敖。五刀反 其樂只且。

〔毛氏曰〕陶陶、和樂貌。⊙〔孔氏曰〕翿、舞者所持纛徒報反也。○〔鄭氏曰〕敖者。燕舞之位。

君子陽陽二章。章四句。

揚之水。刺平王也。不撫其民。而遠屯戍于母家。周人怨思焉。

〔程氏曰〕諸侯有患。天子命保衛之。亦宜也。平王獨思其母家爾。非有王者保天下之心。人怨宜也。況天子當使方伯鄰國共保助之。朱氏曰。先王之制。諸侯有故。則方伯連帥以諸侯之師討之。王室有故。則方伯連帥以諸侯之師救之。天子鄉遂之民。供貢賦衛王室而已。平王微弱。威令不行於天下。無以保其母家。而使畿甸之民。遠爲諸侯戍守。周人以非其職而怨思也。又況幽王之禍。申侯實爲之。則平王所與不共戴天讎也。乃不能討而反戍焉。愛母忘父。其悖理也亦甚矣。民之怨也。豈不亦以此歟。○長樂劉氏曰。六鄉六遂之兵。所以制方伯之失職。非以禦夷狄也。

揚之水。不流束薪。彼其音記之子。不與我戍申。懷哉懷哉。曷月予還歸哉。

〔張氏詩曰〕揚水悠揚緩不流。不流蒲楚弱堪憂。談詩若作奔湍解。王鄭諸篇未易求。○〔歐陽氏曰〕揚之水不流束薪。猶東周政衰。不能召發諸侯。獨使周人遠戍。久而不得代耳。彼其之子。周人謂他諸侯國人之當戍者也。○〔鄭氏曰〕平王母家。申國姜姓。在陳鄭之南。杜預曰。今南陽宛縣是也。 迫於強楚。而數見侵伐。王是以戍之。○〔朱氏曰〕思之哉。思之哉。何月而得遄歸也。

揚之水。不流束楚。彼其之子。不與我戍甫。懷哉懷哉。曷月予還歸哉。

〔毛氏曰〕楚、木也。甫、諸姜也。朱氏曰。書呂刑。禮記作甫刑。○孔氏曰。呂侯後爲甫侯。 ○〔孔氏曰〕言甫許者。以其俱爲姜姓。既重章以變文。因借甫許以言申。其實不戍甫許也。六國時。秦趙同爲嬴姓。史記漢書多謂秦爲趙。亦此類也。

揚之水。不流束蒲。彼其之子。不與我戍許。懷哉懷哉。曷月予還歸哉。

〔毛氏曰〕蒲、草也。鄭氏曰。蒲、蒲柳。○釋文。孫毓云。蒲草之聲不與戍許相協。箋義爲長。今則二蒲之音未詳其異耳。 許、諸姜也。國語曰。申呂雖衰。齊許猶在。

揚之水三章。章六句。

中谷有蓷。吐雷反 閔周也。夫婦日以衰薄。凶年饑居疑反饉。音覲 室家相棄爾。

〔范氏曰〕世治則室家相保者。上之所養也。世亂則男女相棄者。上之所殘也。其使之也勤。其取之也厚。則夫婦日以衰薄。而凶年不免於離散矣。伊尹曰。匹夫匹婦。不獲自盡。民主罔與成厥功。故詩人舉一物失所。而知王政之惡。一女見棄。而知人民之困。以爲政荒民散。將無以爲國矣。

中谷有蓷。暵呼但反 其乾矣。有女仳匹指反 離。嘅口愛反 其嘆土丹反 矣。嘅其嘆矣。遇人之艱難矣。

〔毛氏曰〕蓷、鵻音隹 也。孔氏曰。釋草云。萑蓷。郭璞云。今茺蔚也。方莖白華。華生節間。又名益母。陸璣疏云。舊說及魏博士周元明皆云菴蕳是也。韓詩及三蒼說悉云益母。茺音充。蔚音尉。 ○〔孔氏曰〕暵、燥也。○〔毛氏曰〕仳、別也。○〔程氏曰〕蓷、谷中所生之物。待陰潤而後能生。故暵則乾矣。與夫婦樂歲則能相保。凶年則至相棄也。⊙〔鄭氏曰〕慨然而歎。自傷遇君子之窮厄。○〔曾氏曰〕凶年而遽相棄背。蓋衰薄之甚者。然詩人乃曰遇斯人之艱難。遇斯人之不淑。而無怨懟過甚之辭焉。厚之至也。

中谷有蓷。暵其脩矣。有女仳離。條其歗音嘯 矣。條其歗矣。遇人之不淑矣。

〔陳氏曰〕脩、長也。茂者也。長茂者爲所暵。○〔毛氏曰〕條條然歗也。○〔程氏曰〕歗、長吟也。悲恨深於歎矣。○〔董氏曰〕古之傷死者之辭曰。如何不淑。

古者謂死喪饑饉。皆曰不淑。蓋以吉慶爲善事。凶禍爲不善事。雖今人語猶然。

中谷有蓷。暵其濕矣。有女仳離。啜張劣反 其泣矣。啜其泣矣。何嗟及矣。

〔蘇氏曰〕及其甚也。則雖生於濕者亦不免也。○〔毛氏曰〕啜、泣貌。○〔蘇氏曰〕泣者、窮之甚也。○〔董氏曰〕啜、韓詩作惙。

啜其泣矣。何嗟及矣。言事已至此。末如之何也。

中谷有蓷三章。章六句。

兔爰、閔周也。桓王失信。孔氏曰。桓王林。平王孫。 諸侯背音佩 叛。構怨連禍。王師傷敗。君子不樂音洛 其生焉。朱氏曰。按左傳。鄭武公爲平王卿士。王貳于虢。鄭伯怨王。王曰無之。故周鄭交質。桓王即位。將畀虢公政。鄭祭足帥師取溫之麥。又取成周之禾。五年。王奪鄭伯政。鄭伯不朝。王以諸侯伐鄭。鄭伯禦之。戰于繻葛。王卒大敗。祝聃射王中肩。

有兔爰爰。雉離于羅。我生之初。尚無爲。我生之後。逢此百罹。力支反 尚寐無吪。五戈反

〔毛氏曰〕爰爰、緩意。鳥網爲羅。○〔鄭氏曰〕尙、無幾也。○〔毛氏曰〕罹、憂。吪、動也。○〔朱氏曰〕爲此詩者、蓋及見西周之盛。故曰方我生之初、天下尙無事。及我生之後、而逢時之多難如此。○〔鄭氏曰〕寐、不欲動。無所樂生之甚。

〔孟子曰〕雉兔者往焉。蓋罘捕於野者多得雉兔。因以名之。此詩亦因所見而爲比也。兎之大比諸侯。雉之小、周人以自比也。言諸侯之背叛者、恣睢自如。而周人反受其禍也。

有兎爰爰、雉離于罦。音孚 我生之初、尙無造。我生之後、逢此百憂。尙寐無覺。古孝反

〔毛氏曰〕罦、覆車也。孔氏曰、下傳罬罦與此一也。釋器云、罬謂之罦。罦、覆車也。○孔氏曰、郭璞云、今之翻車也。有兩轅、中施罥以捕鳥獸。展轉相解也。覺、早覓反。罥、古縣反。 造、爲也。

有兎爰爰、雉離于罿。昌鍾反 我生之初、尙無庸。我生之後、逢此百凶。尙寐無聰。

〔毛氏曰〕罿、罬張劣反也。釋文曰、韓詩云、施羅於車上曰罿。 庸、用也。聰、聞也。

兎爰三章、章七句。

葛藟、力軌反 王族刺平王也。周室道衰、棄其九族焉。釋文作刺桓王。曰本亦作刺平王。案詩譜是平王詩。皇甫士安以爲桓王之詩。崔靈恩集注本亦作桓王。○鄭氏曰、九族者、據已上至高祖、下及元孫之親。○孔氏曰、尙書歐陽說云、九族乃異姓有親屬者。父族四、母族三、妻族一。

緜緜葛藟、在河之滸。呼五反 終遠兄弟、謂他人父。謂他人父、亦莫我顧。

〔毛氏曰〕興也。緜緜、長不絕之貌。○〔左傳曰〕葛藟猶能庇其本根。朱氏曰、葛藟其支屬。聯屬自有宗族之義。○〔毛氏曰〕水厓曰滸。○〔渤海胡氏曰〕周南云、葛之覃兮、施于中谷。又云、南有樛木、葛藟纍之。邶風云、旄邱之葛兮、何誕之節兮。唐風云、葛生蒙楚、蘞蔓于野。大雅云、莫莫葛藟、施于條枚。然則葛也、藟也、必生於山谷邱野之地。延蔓於草木條枚之上。不生於河滸水厓。生不得其地、則失物之性也。○〔王氏曰〕謂他人父、謂他人母、謂他人昆。所謂不愛其親而愛其他人。○〔李氏曰〕王既以他人爲父、亦無顧我之意。我、九族也。蘇氏曰、王今棄九族、遠兄弟而謂他人父。彼非王族、亦安肯顧王哉。

葛藟生非其地、猶宗族失所依也。

緜緜葛藟、在河之涘。音俟 終遠兄弟、謂他人母。謂他人母、亦莫我有。

〔毛氏曰〕涘、厓也。○〔鄭氏曰〕有、識有也。左傳曰、不有寡君。

緜緜葛藟、在河之漘。順春反 終遠兄弟、謂他人昆。謂他人昆、亦莫我聞。

〔孔氏曰〕爾雅云、夷上灑下漘。郭璞云、厓上平坦、而下水深者爲漘。○〔毛氏曰〕昆、兄也。○〔李氏曰〕

不與我相聞知也。

葛藟三章、章六句。

采葛、懼讒也。

彼采葛兮、一日不見、如三月兮。

〔毛氏曰〕興也。葛所以爲絺綌也。事雖小、一日不見於君、憂懼於讒矣。○〔蘇氏曰〕朝有讒人、則下不敢有所爲。○〔李氏曰〕人之譖人、多因其不見、則乘間而讒之。○〔孔氏曰〕既以葛蕭艾爲喩、因以月秋歲爲次也。設文各從其韻、不由事大憂深也。

彼采蕭兮、一日不見、如三秋兮。

〔毛氏曰〕蕭、所以共祭祀。孔氏曰、釋草云、蕭荻。今人所謂荻蒿。可作燭、有香氣、故祭祀以脂爇之也。○〔孔氏曰〕三秋、設言三春三夏、其義亦同。取其韻耳。

彼采艾兮、五蓋反 一日不見、如三歲兮。

〔毛氏曰〕艾、所以療疾。

毛氏所謂事雖小、蓋通三章言之。葛之爲絺綌、蕭之共祭祀、艾之療疾、特訓釋三物、見采之由。不於此取義也。鄭氏所箋失詩意矣。

采葛三章、章三句。

大車、刺周大夫也。禮義陵遲、男女淫奔。故陳古以刺今大夫不能聽男女之訟焉。

此詩所謂陳古、其猶在於文武成康之後歟。蓋唯能止其奔、未能革其心。與行露之詩異矣。亦僅勝於東遷之時而已。

大車檻檻、毳尺銳反衣如菼。吐敢反 豈不爾思、畏子不敢。

〔毛氏曰〕大車、大夫之車。檻檻、車行聲也。毳衣、大夫之服。菼、鵻也。蘆之初生也。乘其大車檻檻然、服毳冕以決訟。鄭氏曰、毳衣之屬、衣繢而裳繡、皆有五色焉。其靑者如鵻。○孔氏曰、毳衣三章、裳二章。○王氏曰、典命王之三公八命、其卿六命、其大夫四命。及其出封、皆加一等。蓋八命加一等、所謂上公九命。其服以九爲節也。其未出封、則與侯伯同服矣。公與侯伯同服、則卿與子男同服矣。此詩所謂周大夫者、卿也。然則司服所謂卿大夫之服、自玄冕而下者、諸侯之卿大夫也。

大車哼哼、他敦反 毳衣如璊。音門 豈不爾思、畏子不奔。

〔毛氏曰〕哼哼、重遲之貌。璊、赬敕貞反也。孔氏曰、赬、淺赤也。說文云、璊、玉赤色。故以璊爲赬。毳衣績繡、皆五色。其靑者如鵻、其赤者如赬。二章各舉其一耳。○王氏曰、如菼、言其衣之色。如璊、言其裳之色。

穀則異室、死則同穴。謂予不信、有如皦古了反日。

〔毛氏曰〕穀、生。皦、白也。○〔鄭氏曰〕穴謂塚壙中也。○〔朱氏曰〕民之欲相奔者、畏其大夫、自以終身

不得如其志也故曰生不得相奔以同室庶幾死得合葬以同穴而已謂予不信有如皦日約誓之辭也（呂氏曰古之所謂合葬者同其兆而已非同坎而葬也蓋死有先後前喪已葬後啟之以納後喪仁人有所不忍有識者有所不取也此云同穴者亦同兆也）

大車三章章四句

丘中有麻思賢也莊王不明賢人放逐國人思之而作是詩也（孔氏曰莊王他桓王子）

丘中有麻彼留子嗟彼留子嗟將其來施施

〔毛氏曰〕留氏子嗟字也（李氏曰所謂彼留子嗟者亦猶陳風所謂子仲之子豈必求之他書蓋詩中所陳便是實事迹）〇〔鄭氏曰〕施施、舒行（孟子曰施施從外來〇陳氏曰施施自得之貌）〇〔蘇氏曰〕子嗟隱居邱陵之間而殖麻麥果實以爲生者民思其賢而庶其肯徐來以從我（朱氏曰將其來施施望之之辭）

丘中有麥彼留子國彼留子國將其來食

〔朱氏曰〕子國、亦字也（毛氏曰子國子嗟父）〇〔蘇氏曰〕庶幾肯來從我食也

丘中有李彼留之子彼留之子貽我佩玖

〔毛氏曰〕玖石次玉者〇〔朱氏曰〕貽我佩玖冀其有以贈己也

邱中有麻三章章四句

王國十篇二十八章百六十二句

呂氏家塾讀詩記卷八

鄭

〔鄭氏詩譜曰〕初宣王封母弟友於宗周畿內咸林之地是爲鄭桓公今京兆鄭縣是其都也又爲幽王大司徒甚得周衆與東土之人問於史伯曰王室多故余懼及焉其何所可以逃死史伯曰其濟洛河潁之間乎是其子男之國虢鄶爲大君若以周難之故寄帑與賄不敢不許若克二邑鄢蔽補丹依疇歷華君之土也桓公從之後三年幽王爲犬戎所殺桓公死之其子武公與晉文侯定平王於東都王城卒取史伯所云十邑之地左洛右濟前華後河食溱洧焉今河南新鄭是也武公又作卿士國人宜之鄭之變風作（釋文曰新鄭在榮陽宛陵縣西南）

緇（側基反）衣美武公也父子並爲周司徒善於其職國人宜之故美其德以明有國善善之功焉（孔氏曰武公、時父謂武公父桓公也）

禮記緇衣子曰好賢如緇衣〇〔孔叢子〕孔子曰於緇衣見好賢之至

此詩武公入仕于周、而周人美之也若鄭人所作何爲三章皆言適子之館兮好賢如緇衣所謂賢、

卽謂武公父子也。後之講師習其讀而不知其義。誤以爲稱武公之好賢。遂曰明有國善善之功。失其旨矣。

緇衣之宜兮。敝予又改爲兮。適子之館兮。還予授子之粲兮。

〔毛氏曰〕緇、黑色。○〔王氏曰〕緇衣、朝服也。（毛氏曰。卿士聽朝之正服也。○孔氏曰。緇衣。卽士冠禮所云。主人元冠朝服緇帶素韠是也。諸侯與其臣服之以日視朝。故禮通謂此服爲朝服。玉藻云。天子皮弁以日視朝。則卿士朝於王服皮弁。不服緇衣。退適私朝服緇衣。以聽其所朝之政也。考工記鍾氏。三入爲纁。五入爲緅。七入爲緇。注。染纁者三入而成。又再染以黑則爲緅。又復再染以黑則成緇矣。）○〔程氏曰〕宜、言其備。○〔毛氏曰〕改、更也。適、之也。○〔蘇氏曰〕諸侯入爲卿士。皆受館於王室。○〔毛氏曰〕粲、餐（蘇[illegible]反）也。（王氏曰。粲、粟治之精者。○朱氏曰。漢有白粲之刑。給舂導之役是也。）○〔范氏曰〕桓公武公之爲司徒。上得於君。下得於民。其君子好之。愈久而愈不厭。○〔朱氏曰〕言子之服緇衣也甚宜。其或敝也。則予願爲子更爲之。○〔范氏曰〕適子之館兮。親之也。還予授子之粲兮。又授之以飮食也。既親之又授之以飮食。此好賢之至也。（朱氏曰。又將適子之館。既還而又授子以粲也。）

緇衣之好兮。敝予又改造兮。適子之館兮。還予授子之粲兮。

〔毛氏曰〕好、猶宜也。○〔鄭氏曰〕造、爲也。

緇衣之蓆（音席）兮。敝予又改作兮。適子之館兮。還予授子之粲兮。

〔毛氏曰〕蓆、大也。（程氏曰。蓆、舒安之義。服稱其德則安舒。）

緇衣三章。章四句。

將（七羊反）仲子。刺莊公也。不勝（音升）其母。以害其弟。弟叔失道而公弗制。祭（側界反）仲諫而公弗聽。小不忍以致大亂焉。（左傳。鄭武公娶于申。曰武姜。生莊公及共叔段。莊公寤生。驚姜氏。遂惡之。愛共叔段。欲立之。亟請於武公。公不許。及莊公卽位。爲之請制。公曰。制。巖邑也。虢叔死焉。佗邑唯命。請京。使居之。謂之京城大叔。祭仲曰。都城過百雉。國之害也。今京不度。非制也。君將不堪。公曰。姜氏欲之。焉辟害。對曰。不如早爲之所。公曰。多行不義。必自斃。子姑待之。既而大叔命西鄙北鄙貳於己。公子呂請除之。公曰。無庸。將自及。大叔又收貳以爲己邑。至于廩延。子封曰。可矣。公曰。不義不暱。厚將崩。大叔將襲鄭。公命子封帥車三百乘以伐京。京叛大叔段。段入於鄢。公伐諸鄢。大叔出奔共。）

〔蘇氏曰〕莊公欲必致叔于死。叔之未襲鄭也。有罪而未至于死。是以諫而不聽。非愛之也。未得所以殺之也。毛氏不知其說。其敍此詩以爲不勝其母以害其弟。弟叔失道而公弗禁。祭仲諫而公弗聽。小不忍以致大亂。莊公豈不忍者哉。

將仲子兮。無踰我里。無折我樹杞。（音起）豈敢愛之。畏我父母。仲可懷也。父母之言。亦可畏也。

〔毛氏曰〕將、請也。仲子、祭仲也。踰、越也。里、居。二十五家爲里。杞、木名也。（孔氏曰。杞、柳屬也。生水旁。樹如柳。葉麤而白色。理微赤。）折、言傷害也。○〔李氏曰〕無踰我里。言無與我家事也。○〔鄭氏曰〕無折我樹杞。喩言無害我兄弟也。○〔朱氏曰〕雖知汝之言誠可懷思。而父母之言亦豈可不畏哉。

五家爲鄰。五鄰爲里。皆有地域溝樹之。故曰無踰我里。無折我樹杞。

將仲子兮。無踰我牆。無折我樹桑。豈敢愛之。畏我諸兄。仲可懷也。諸兄之言。亦可畏也。

〔呂氏曰〕孟子曰。樹牆下以桑。則桑在牆下也。○〔毛氏曰〕諸兄、公族。

將仲子兮。無踰我園。無折我樹檀。豈敢愛之。畏人之多言。仲可懷也。人之多言。亦可畏也。

〔毛氏曰〕園所以樹木。檀、彊忍之木。（孔氏曰。園者圃之藩。故其內可以種木也。檀材可以爲車。陸璣疏云。檀木皮正青滑澤。）

將仲子兮。無踰我里。無折我樹杞。辭雖拒仲。而意則與之。如侍人僚柤告昭公以去季氏之謀。公執戈以懼之之類。豈敢愛之。畏我父母。則於段非有所不忍也。仲可懷也。父母之言。亦可畏也。則拳拳於叔而不得已於姜氏者可見矣。畏我諸兄。畏人之多言。特迫於宗族國人之議論。非愛段也。其文見意。而莊公之情得矣。

將仲子三章。章八句。

叔于田。刺莊公也。叔處于京。繕（市戰反）甲治兵以出于田。國人說（音悅）而歸之。

叔于田。巷無居人。豈無居人。不如叔也。洵（蘇遵反）美且仁。

〔毛氏曰〕叔、大叔段也。田、取禽也。巷、里塗也。○〔鄭氏曰〕洵、信也。○〔歐陽氏曰〕國人愛之。以謂叔出于田。則所居之巷若無人矣。非實無人。雖有而不如叔之美且仁也。○〔呂氏曰〕國人稱之如是者。亦不義而得衆也。以得衆心爲仁。以飮酒爲好。以善服馬爲武。（楊氏曰。叔段不義而爲衆所說者。亦以良俗好惡毀譽不當其實故也。）

叔于狩。（手又反）巷無飮酒。豈無飮酒。不如叔也。洵美且好。

〔毛氏曰〕冬獵曰狩。○〔歐陽氏曰〕叔出則巷無可飮酒之人矣。

叔適野。巷無服馬。豈無服馬。不如叔也。洵美且武。

〔鄭氏曰〕適、之也。郊外曰野。服馬、猶乘馬也。○〔歐陽氏曰〕叔出則巷無能服馬之人矣。

叔于田三章。章五句。

大叔于田。刺莊公也。叔多才而好勇。不義而得衆也。

〔蘇氏曰〕二詩皆曰叔于田。故此加大以別之。非謂段爲大叔也。然不知者又加大于首章。失之矣。○〔范氏曰〕莊公之於段。稔其惡而欲斃之也。故春秋書克段于鄢。以罪鄭伯。詩人言叔多才好勇。而得衆心。以深咎莊公。夫段之惡易知。而莊公之罪難見。故春秋書鄭伯。而詩人刺其君。皆本其所起以罪

之所以爲世戒也。永嘉鄭氏曰、段以國君介弟之親、京城大叔之貴、而所好者、鷹騁弋獵也、所矜者、襢裼暴虎也、所覽者、射御足力也、出而人思之者、飲酒服馬之儔也、氣習至此、而又恃其君母之愛、玩於莊公之惟其所欲而不譏何也、欲不爲叛得乎、是則置段於必亂之地者、莊公也。

大叔于田、乘乘（下繩反）馬、執轡如組（音祖）、兩驂如舞。叔在藪（素口反）、火烈具舉。襢（音袒）裼（素歷反）暴虎、獻于公所。將（七羊反）叔無狃（女九反）、戒其傷女。

〔孔氏曰〕織組者、總紕於此、成文於彼、御者執轡於手、馬騁於道、如織組之爲。○〔毛氏曰〕叔之從公田也、驂之與服、諧和中節。蘇氏曰、五御之法、有舞交衢者、蓋詩所謂如舞者也、兩服如驂與服、諧和中節、然馬在車中爲服、在車外爲驂、服制於衡、不得如舞、其言舞者、驂也。藪、澤禽之府也。○〔朱氏曰〕烈、熾盛貌。○〔毛氏曰〕具、俱也。襢裼、肉袒也。孔氏曰、李巡曰、襢裼、脫衣見體曰肉袒。暴虎、空手以搏之。狃、習也。○〔陳氏曰〕火烈具舉、疏以爲宵田。不知周禮中春蒐田用火、弊獻禽以祭社、爾雅、火田曰狩、田未嘗不用火也。○〔朱氏曰〕國人謂之曰、請叔無習此事、恐其或傷女也、言其得衆如此。○釋文、叔于田作大叔于田者誤、無作毋、曰本亦作無。

叔于田、乘乘黃、兩服上襄、兩驂鴈（戶郎反）行。叔在藪、火烈具揚。叔善射忌（音記）、又良御忌。抑磬（苦定反）控（口貢反）忌、抑縱送忌。

〔毛氏曰〕乘黃、四馬皆黃。○〔鄭氏曰〕兩服、中央夾轅者。孔氏曰、小戎云、騏騮是中、騧驪是驂、驂與中對文、則驂在外、外者爲驂、則知內者爲服、故言兩服。襄、駕也。上駕者、言爲衆馬之最良也。朱氏曰、猶史所謂上駟也。鴈行者、言與中服相次敘。孔氏曰、鴈行者、兩驂與服馬、其首差退。良、亦善也。○〔毛氏曰〕揚、光也。忌、辭也。○〔朱氏曰〕抑、發語之辭。○〔毛氏曰〕騁馬曰磬、止馬曰控、發矢曰縱、從禽曰送。

叔于田、乘乘鴇（音保）、兩服齊首、兩驂如手。叔在藪、火烈具阜。叔馬慢忌、叔發罕忌、抑釋掤（音冰）忌、抑鬯（敕亮反）弓忌。

〔毛氏曰〕驪白雜毛曰鴇。郭璞曰、今所謂烏驄馬。齊首、馬首齊也。○〔鄭氏曰〕如手、如人左右手之相助也。朱氏曰、兩服並首在前、而兩驂在旁、稍出其後、如人之左右手也。○〔毛氏曰〕阜、盛也。慢、遲。罕、希也。掤、所以覆矢。孔氏曰、掤、左傳作冰、箭筩蓋也。鬯弓、弢（吐刀反）弓。孔氏曰、鬯者、盛弓之器。鬯、謂弛弓而納之鬯。○〔鄭氏曰〕田事且畢、則其馬行遲、發矢希、射者蓋矢弢弓、言田事畢。朱氏曰、言其田事將畢、而從容整暇如此。○釋文、慢作嫚、曰本又作慢。

鷙鳥將擊、必匿其形。二詩所載、段之輕淺如此、宜其爲莊公之所易也。詩人乃若憂其不能制者、豈其未得莊公之情也哉。憂之云者、兄弟之心也。欲止其惡者也、涕泣而道之者也。易之云者、仇敵之心也。欲遂其惡者也、談笑而道之者也。詩人直以兄弟之心爲莊公憂耳、豈知[illegible]

大叔于田三章、章十句。

清人、刺文公也。高克好（呼報反）利而不顧其君、文公惡（烏路反）而欲遠（于萬反）之、不能、使高克將（子匠反）兵而禦（魚呂反）狄于竟、陳其師旅、翺（五羔反）翔河上、久而不召、衆散而歸、高克奔陳。公子素惡高克進之不以禮、文公退之不以道、危國亡師之本、故作是詩也。孔氏曰、文公、捷厲公子、春秋閔公二年冬十二月、狄入衛、鄭棄其師、衛在河北、鄭在河南、恐其渡河侵鄭、故使高克將兵於河上禦之、公子素作詩以刺之。○鄭氏曰、好利不顧其君、注心於利也。

〔胡氏曰〕人君擅一國之名寵、殺生予奪、惟我所制爾、使克不臣之罪已著、按而誅之可也、情狀未明、黜而遠之可也、愛惜其才、以禮馭之可也、烏有假以兵權、委諸境上、坐視其失伍離散、而莫之恤乎。

清人在彭、駟介旁旁（補彭反）、二矛（莫侯反）重（直龍反）英、河上乎翺翔。

〔鄭氏曰〕清者、高克所帥衆之邑。○〔毛氏曰〕彭、衛之河上、鄭之郊也。○〔鄭氏曰〕駟、四馬也。○〔毛氏曰〕介、甲也。○〔孔氏曰〕四馬被甲、馳驅旁旁然不息。○〔鄭氏曰〕二矛、酋矛夷矛也。孔氏曰、酋矛常有四尺、夷矛三尋、長短不同、其飾相累、又云一矛而有二飾折壞。○〔毛氏曰〕重英、有英飾也。孔氏曰、箋頌說矛之飾、謂之朱英、則以朱染爲英飾、蓋絲纆而朱染之。○王氏曰、英之以毛羽。○〔朱氏曰〕翺翔、無事之貌。○〔永嘉鄭氏曰〕夫擁大衆於外、而無所事、不爲亂、則潰散爾。

清人在消、駟介麃麃（表驕反）、二矛重喬、河上乎逍遙。

〔毛氏曰〕消、河上地也。麃麃、武貌。重喬、累荷也。釋文云、荷、音何、謂刻矛頭受刃處爲荷葉、相重累也、沈胡可反、謂兩矛之飾相負荷也。○釋文云、韓詩、喬作鷮。

清人在軸（音逐）、駟介陶陶（徒報反）、左旋右抽（敕由反）、中軍作好（呼報反）。

〔毛氏曰〕軸、河上地也。孔氏曰、彭消軸皆河上之地、久不得歸、師有遷移、三地亦應不甚相遠。○〔董氏曰〕陶陶、樂而自適也。○〔鄭氏曰〕左、謂御者。右、車右也。中軍、謂將也。高克久不得歸、日使其御者習旋其車、車右抽刃、自居中央、爲軍之作好而已。兵車之灋、將居鼓下、故御者在左。孔氏曰、此謂將之所乘車、若士卒兵車、則左人持弓、右人持矛、中人御。○說文曰、詩曰、左旋右搯（土刀反）。搯、拔兵刃以習擊刺。

師久不歸、無所聊賴、姑遊戲以自樂也。投石超距、勝之兆也。左旋右抽、潰之兆也。不言已潰而言將潰、其辭深、其情危矣。

清人三章、章四句。

羔裘、刺朝（直遙反）也。言古之君子、以風（福鳳反）其朝焉。

羔裘如濡音儒。洵音荀直且侯。彼其音記之子。舍音赦命不渝。以朱反

〔毛氏羔羊傳曰〕大夫羔裘。〇〔毛氏曰〕如濡、潤澤也。〇〔歐陽氏曰〕洵、信也。〇釋文曰。韓詩曰。侯、美也。〇〔朱氏曰〕其、語助也。〇〔鄭氏曰〕之子、是子也。舍、猶處也。〇〔毛氏曰〕渝、變也。〇〔鄭氏曰〕是子處命不變。謂守死善道。見危授命之等。〇〔董氏曰〕韓詩彼其作彼己。

羔裘豹飾。孔武有力。彼其之子。邦之司直。

〔毛氏曰〕豹飾。緣悅絹反以豹皮也。孔氏曰。唐風云。羔裘豹祛。羔裘豹褎。禮。君用純物。臣下之。故袖飾異皮。孔、甚也。司、主也。

羔裘晏於諫反兮。三英粲采旦反兮。彼其之子。邦之彥兮。

〔毛氏曰〕晏、鮮盛貌。〇〔程氏曰〕三英者。若素絲五紽之類。蓋衣服制度之飾。然亦未詳其制也。朱氏曰。英、裘飾也。〇范氏曰。羔羊曰素絲五紽。五緎。五總。皆所以英裘。是之謂三英。〇〔朱氏曰〕粲、光明貌。〇〔毛氏曰〕彥、士之美稱。

羔裘三章。章四句。

遵大路。思君子也。莊公失道。君子去之。國人思望焉。

遵大路兮。摻所覽反執子之祛起居反兮。無我惡烏路反兮。不寁市坎反故也。

〔毛氏曰〕遵、循。路、道。摻、擥。祛、袂面世反也。孔氏曰。喪服云。袂屬幅。祛尺二寸。則袂是祛之本。祛爲袂之末。俱是衣袖。〇〔朱氏曰〕君子去其國。國人思而望之。於其循大路而去也。攬持其祛以留之。曰子無惡我而不留。故舊不可以遽絕也。

遵大路兮。摻執子之手兮。無我魗市由反兮。不寁好呼報反也。

〔毛氏曰〕魗、棄也。孔氏曰。魗與醜古今字。醜惡可棄之物。〇〔蘇氏曰〕好、舊好也。

武公之朝。蓋多君子矣。至於莊公。尚權謀。專武力。氣象一變。左右前後。無非祭仲高渠彌祝聃之徒也。君子安得不去之乎。不寁故也。不寁好也。詩人豈徒勉君子遲遲其行也。感於事變。而懷其舊者亦深矣。

遵大路二章。章四句。

女曰雞鳴。刺不說音悅德也。陳古義以刺今不說德而好呼報反色也。

女曰雞鳴。士曰昧旦。子興視夜。明星有爛。力旦反將翺將翔。弋羊職反鳧音符與鴈。

〔蘇氏曰〕明星、啓明也。解見大東。〇〔鄭氏曰〕弋、繳音灼射也。孔氏曰。司弓矢。矰矢茀矢。用諸弋射。註云。結繳於矢謂之矰。茀矢象焉。然則繳射。謂以繩繫矢而射也。說文云。繳謂生絲爲縷也。〇矰音增。茀扶弗反。夫婦相警覺以夙興。〇〔朱氏曰〕女曰雞鳴。以警其夫。而士曰昧旦。言不止於雞鳴矣。婦又

語其夫曰。若是則子可以起而視之。意者明星已爛然矣。如是則可以翺翔而往。弋取鳧鴈而歸也。〇〔歐陽氏曰〕古賢夫婦相警勵以勤生之語。

昧、晦也。旦、明也。昧旦。天欲旦。晦明未辯之時也。列子曰。將旦昧爽之交。日夕昏明之際。

弋言加之。與子宜之。宜言飲酒。與子偕老。琴瑟在御。莫不靜好。

〔蘇氏曰〕加、中也。史記曰。以弱弓微繳加諸鳧鴈之上。〇〔毛氏曰〕宜、肴也。朱氏曰。宜、和其所宜也。內則曰。牛宜稌。羊宜黍。豕宜稷。犬宜粱。鴈宜麥。魚宜苽。〇〔朱氏曰〕射者。男子之事。而中饋者。婦人之職也。婦人謂其夫既得其鳧鴈以歸。則我當與子和其滋味之所宜。以之飲酒相樂。期於偕老。而其琴瑟之在御者。亦莫不安靜而和好。言其和樂而不淫也。孔氏曰。琴瑟之樂在侍御。

知子之來之。雜佩以贈之。知子之順之。雜佩以問之。知子之好呼報反之。雜佩以報之。

〔蘇氏曰〕苟子有所招來而與之友者。吾將爲子雜佩以贈之。〇〔毛氏曰〕雜佩者。珩璜琚瑀衝牙之類。朱氏曰。珩、佩之上橫者也。下垂三道。貫以蠙珠。璜如半璧。繫於兩旁之下端。琚如圭而正方。在珩璜之中。瑀如大珠。在中央之中。別以珠貫下繫於璜。而交貫於瑀。復上繫於珩之兩端。衝牙如牙。兩端皆銳。[illegible]行則衝璜出聲也。〇呂氏曰。雜佩非特玉也。鐫燧箴管[illegible]帨。凡可佩之物也。〇蠙卑民反。鐫宣爲反。燧徐醉反。[illegible]忘綏反。[illegible]數文反。帨所類反。問、遺尹季反也。孔氏曰。曲禮[illegible]衛侯使人以弓問子[illegible]人者。左傳[illegible]問。〇〔鄭氏曰〕順、謂與己和順。〇〔張氏曰〕言婦人之好德甚於男子。

女曰雞鳴三章。章六句。

有女同車。尺奢反刺忽也。鄭人刺忽之不昏于齊。太子忽嘗有功於齊。齊侯請妻七計反之。齊女賢而不取。促句反卒以無大國之助。至於見逐。故國人刺之。鄭氏曰。忽、鄭莊公世子。祭仲逐之而立突。〇孔氏曰。左傳云。公之未昏於齊也。齊侯欲以文姜妻鄭太子忽。及其敗戎師也。齊侯又請妻之。如左傳文。齊侯前欲以文姜妻忽。後復欲以他女妻忽。此言齊女賢而不取。謂後請妻者。

〔廣漢張氏曰〕忽之不昏于齊。未爲失也。而詩人追恨其失大國之助者。蓋見忽之弱爲甚。追念其昏於大國。或有以自立。此國人之情也。蓋忽者。先君之世子。其立也正。故其始也。國人見其逐而憐其無助。至於其復入也。不能懲創而用賢。於是至有目之爲狡童者。而猶憂之而不能發。不能息也。又閔其無忠臣良士而至此極也。夫忽蓋不足道。而人之情猶不欲遽絕之者。以其立之正故耳。

有女同車。顏如舜華。如字將翺將翔。佩玉瓊琚。彼美孟姜。洵恤旬反美且都。

〔毛氏曰〕親迎。魚敬反同車也。鄭氏曰。女始乘車。壻御輪三周。御者代壻。舜、木槿音謹也。孔氏曰。其華朝生暮落。佩有瓊琚。所以納閒。孔氏曰。納衆玉與珩上下之閒。孟姜、齊女。〇〔鄭氏曰〕洵、信也。〇〔毛氏曰〕都、閒也。孔氏曰。都者美好閒習之言。司馬相如上林賦云。妖冶閑都。〇〔王氏曰〕古之人於玉

518

比德焉。於瓊琚言德之容。於將將言德之音。言所宜各以其類也。

有女同車。顏如舜英。將翱將翔。佩玉將將（七羊反）。彼美孟姜。德音不忘。

〔毛氏曰〕英、猶華也。○〔朱氏曰〕將將、佩玉聲也。○〔李氏曰〕言其德音之不可忘也。（長樂劉氏曰。謂齊侯請妻之音。鄭人懷之不能忘也。）

不借助於大國。而自求多福。忽非奮然誠有是志也。蓋其爲人淺狹。而多所拘攣。暗滯而動皆疑畏。浮易而不知審量。孑孑然以文義自喜。而國勢人情。與其身之安危。皆懵然莫之警也。適足以取亡而已矣。使忽誠有是志。而深求其實。則齊之弱固可強。而所以持國者。固無待於外助也。惟其爲善有名而無情。所以卒見嗤於祭仲。而爲詩人所閔。此功利之說所以多勝。而信道者所以益寡。

有女同車二章。章六句。

山有扶蘇。刺忽也。所美非美然。（朱氏曰。所美非美。所謂賢者佞。智者愚也。）

山有扶蘇。隰有荷華。不見子都。乃見狂且（子餘反）。

〔毛氏曰〕興也。扶蘇。扶胥小木也。荷華。扶蕖也。其華菡萏。（釋文曰。未開曰菡萏。已發曰芙蓉。）子都、世之美好者也。狂、狂人也。且、辭也。

山宜有扶蘇者也。隰宜有荷華者也。朝宜有賢俊者也。今觀昭公之朝者。不見子都。乃見狂且焉。則昭公所美非美可知矣。

山有橋松。隰有游龍。不見子充。乃見狡童。

〔蘇氏曰〕上竦無枝曰橋。（釋文曰。橋本亦作喬。）○〔鄭氏曰〕游、猶放縱也。○〔毛氏曰〕龍、紅草也。（孔氏曰。龍草生於下隰。而枝葉放縱。陸璣云。一名馬蓼。葉大而赤白色。生水澤中。高丈餘。○張氏曰。游龍是紅草也。其枝條繚屈著土處便生根如龍也。）○〔董氏曰〕子充不見於書。疑亦以美者也。○〔孔氏曰〕狡童非有所指斥定名也。下篇刺昭公之身。此篇刺昭公之所美。○〔范氏曰〕山不唯有小木、而又有大材。隰不唯有華、而又有草。然則一國之大。賢材無不有。人君所美。宜得其美者也。

山有扶蘇二章。章四句。

蘀（他洛反）兮。刺忽也。君弱臣強。不倡（昌亮反）而和（胡臥反）也。

蘀兮蘀兮。風其吹女。叔兮伯兮。倡予和女。

〔毛氏曰〕蘀、槁（古老反）也。（鄭氏曰。槁謂木葉也。○孔氏曰。七月云。十月隕蘀。傳云蘀落也。則落葉謂之蘀。）○〔蘇氏曰〕木槁則其蘀懼風。風至而隕矣。○〔陳氏曰〕風其吹女者。吹蘀槁也。○〔鄭氏曰〕叔伯。羣臣相謂也。羣臣自以強弱相服。女倡矣則我將和之。

蘀兮蘀兮。風其漂（匹遙反）女。叔兮伯兮。倡予要（於遙反）女。

〔毛氏曰〕漂、猶吹也。

昭公微弱孤危。其羣臣相謂。國勢如槁葉之待衝風。難將及矣。叔乎伯乎。盍各自謀。爾倡我則我其和汝。要汝矣。要、謂要結也。蓋君不能倡。故其下自相倡和也。

蘀兮二章。章四句。

狡童。刺忽也。不能與賢人圖事。權臣擅（善戰反）命也。（鄭氏曰。權臣擅命。祭仲專也。）

〔程氏曰〕春秋書忽止曰鄭忽。蓋不以忽爲君故也。不以爲君。故詩人目之爲狡童。問碩鼠如何。曰、魏之重斂。至使人欲適彼樂國。則人心之離亦可見矣。人心合而從之則爲君。離則爲獨夫。

彼狡童兮。不與我言兮。維子之故。使我不能餐（七丹反）兮。

〔范氏曰〕昭公有狂狡之志。而無成人之實。孤危將亡。君子憂之。至於不能餐息。愛君之至也。夫不與我言、不與我食。則棄賢可知也。然賢人豈以君之不知。而浩然以忘之哉。亦盡其忠愛以憂之而已。

彼狡童兮。不與我食兮。維子之故。使我不能息兮。

〔朱氏曰〕不與我食。猶不與我言也。○〔毛氏曰〕憂不能息也。

賢者於忽懇懇如此。而忽不之警焉。上下可謂不交矣。疎其可親。親其可疎。斯其所以亡也。

狡童二章。章四句。

褰裳。思見正也。狂童恣（資利反）行（下孟反）。國人思大國之正己也。（鄭氏曰。狂童恣行。謂突與忽爭國。更出更入。而無大國正之。）

子惠思我。褰（起連反）裳涉溱（側巾反）。子不我思。豈無他人。狂童之狂也且（子餘反）。

〔毛氏曰〕惠、愛也。○說文溱作潧。云潧水出鄭。○〔歐陽氏曰〕彼大國者。惠然思念我鄭國之亂。欲求爲我討正之者。非道遠而難至。但褰其裳涉溱水而來則至矣。子不我思。豈無他人者。但言諸侯眾矣。爾不我思。則當有他國思我者爾。○〔朱氏曰〕所以然者。狂童之狂已甚。而不可緩也。且、助語辭也。

子惠思我。褰裳涉洧（于軌反）。子不我思。豈無他士。狂童之狂也且。

〔前漢地理志曰〕潁川陽城山。洧水所出。東南至長平入潁。○〔鄭氏曰〕他士。猶他人也。

褰裳二章。章五句。

丰（芳凶反）。刺亂也。昏姻之道缺。陽倡而陰不和（胡臥反）。男行而女不隨

子之丰兮。俟我乎巷兮。悔予不送兮。

〔毛氏曰〕丰、豐滿也。巷、門外也。○〔鄭氏曰〕子謂親迎者。有親迎我者。面貌丰丰然豐滿。出門而待我於巷中。悔乎我不送是子而去也。○〔孔氏曰〕男親迎而女不從。後乃追悔。此陳其辭也。

子之昌兮。俟我乎堂兮。悔予不將兮。

〔毛氏曰〕昌、盛壯貌。○〔孔氏曰〕王肅云。升于堂以俟。士昏禮。主人揖賓入于廟。賓升堂。北面奠雁。再拜稽首。降出。婦從。是則士禮受女於廟堂。庶人雖無廟。亦當受女於寢堂。○〔程氏曰〕將、迎也。言男俟我於堂。非不有禮。女不將迎也。

衣（於既反）錦褧（苦迥反）衣。裳錦褧裳。叔兮伯兮。駕予與行。

〔鄭氏曰〕褧、襌（音丹）也。蓋以襌縠（戶木反）為之中衣。裳用錦而上加襌縠焉。為其文之大著也。庶人之妻嫁服也。士妻紂（側基反）衣纁（許云反）袡（如艷反）。叔兮伯兮。駕予與行。言此者以前之悔。今則叔也伯也來迎己者從之。志又易也。（朱氏曰。婦人既悔其始之不送。而失此人也。則曰叔兮伯兮。豈無有駕車而迎我以行者乎。）

裳錦褧裳。衣錦褧衣。叔兮伯兮。駕予與歸。

〔孔氏曰〕婦人之服不殊裳。而經衣裳異文者。以詩須韻句。故別言之耳。其實婦人之服衣裳連。俱用錦。皆有褧。故互言之。

丰四章。二章章三句。二章章四句。

東門之墠（音善）。刺亂也。男女有不待禮而相奔者也。

東門之墠。茹（音如）藘（力於反）在阪（音反）。其室則邇。其人甚遠。

〔毛氏曰〕東門、城東門也。墠、除地町町（吐鼎反）者。茹藘、茅蒐（所留反）也。（孔氏曰。除地去草。故云町町。茅蒐一名茜。可以染絳。）○爾雅曰。陂（彼宜反）者曰阪。（孔氏曰。陂陀不平而可種者名陂。）○〔朱氏曰〕門之旁有墠。墠之外有阪。阪之上有草。誌其所欲奔之處也。其室則邇。其人甚遠者。思之切。欲奔而未得間之辭。○釋文墠作壇。曰依字當作墠。

東門之栗。有踐家室。豈不爾思。子不我卽。

〔毛氏曰〕栗、行道上栗。（孔氏曰。行謂道也。左傳云。趙武魏絳斬行栗。杜預云。行栗、表道樹。）踐、行列貌。（伐柯傳）卽、就也。○〔朱氏曰〕門之旁有栗。栗之下有成行列之室家。亦誌其處也。豈不爾思。子不我卽。俟其就已而俱往耳。

東門之墠二章。章四句。

風雨。思君子也。亂世則思君子不改其度焉。

風雨淒淒（七西反）。雞鳴喈喈（音皆）。既見君子。云胡不夷。

〔毛氏曰〕興也。○〔陳氏曰〕淒淒、寒涼之氣。○〔毛氏曰〕風且雨淒淒然。雞猶守時而鳴喈喈然。○〔朱氏曰〕我得見此人。則我心之所思。豈不坦然而平哉。

風雨瀟瀟。雞鳴膠膠（音交）。既見君子。云胡不瘳（勑留反）。

〔朱氏曰〕瀟瀟、風雨聲。○〔毛氏曰〕膠膠、猶喈喈也。瘳、愈也。言積思自此而愈也。（李氏曰。言如病之愈也。）

風雨如晦。雞鳴不已。既見君子。云胡不喜。

〔毛氏曰〕晦、昏也。○〔鄭氏曰〕已、止也。○〔范氏曰〕如晦又甚於瀟瀟。而雞鳴不已。此所以為不改其度。

風雨三章。章四句。

子衿（音金）。刺學校廢也。亂世則學校不脩焉。

〔程氏曰〕治世則庠序之教行。有灋以率之。不率教者有至於移屏不齒。又禮義廉讓之風所漸陶。父兄朋友之義所勸督。故人莫不強於進學。及夫亂世。上不復主其教。則無以率之。風俗雜亂。浮偷。父兄所教者趨利。朋友所習者從時。故人莫不肆情廢惰。為自棄之人。雖有賢者。欲強之於學。亦豈能也。故悲傷之而已。（王氏曰。世之亂生於上之人不學。莫知反本以救之。顛頓沛於末流。以紓目前之患。而以學為不切於世務。此學校所以廢也。○范氏曰。無忠臣良士。大亂五世。學廢之由也。）

青青子衿。悠悠我心。縱我不往。子寧不嗣音。

〔毛氏曰〕青衿、青領也。學子之所服。（鄭氏曰。禮。父母在。衣純以青。○純、諸允反。）○〔鄭氏曰〕嗣、續也。○〔程氏曰〕世亂學校不脩。學者棄業。賢者念之而悲傷。故曰悠悠我心。縱我不可以反求於汝、謂往教強聒也。子寧不思其所學。而繼其音問。遂爾棄絕於善道乎。○〔董氏曰〕石經作子詒。說文曰。衿、交衽也。爾雅曰。衣眥謂之襟。孫炎曰。襟、交領也。

青青子佩。悠悠我思。縱我不往。子寧不來。

〔毛氏曰〕佩、佩玉也。士佩瓀（如兗反）珉（亡巾反）而青組綬。（孔氏曰。玉藻。士佩瓀玟而緼組綬。此云青組綬者。蓋毛讀禮記作青字。其本與鄭異也。）不來者。言其不一來也。

挑（他羔反）兮達（他末反）兮。在城闕兮。一日不見。如三月兮。

〔毛氏曰〕挑達、往來相見貌。（程氏曰。挑、輕躍。達、放恣。）○〔鄭氏曰〕人廢學業。但好登城闕。以候望為樂。（孔氏曰。釋宮云。觀謂之闕。孫炎曰。宮門雙闕。此言在城闕。分謂城之上別有高闕。非宮闕也。）○〔程氏曰〕賢者念之。一日不見。如三月之久也。蓋士之於學。不可一日忘廢。一日忘之。則其志荒矣。放僻邪侈之心勝之矣。○〔董氏曰〕崔靈恩集注。達作逹。石經挑作叏。許慎

說文．兼用此二字．

子衿二章．章四句．

揚之水．閔無臣也．君子閔忽之無忠臣良士．終以死亡．而作是詩也．

揚之水．不流束楚．終鮮息淺反兄弟．維予與女．無信人之言．人實迋居況反女．

揚之水解見王風．○〔鄭氏曰〕作此詩者．同姓臣也．鮮、寡也．○〔孔氏曰〕兄弟爭國．親戚相疑．唯我與汝二人而已．○〔毛氏曰〕迋、誑也．○〔范氏曰〕揚之水不流束楚．弱也．終鮮兄弟．唯予與汝．無親也．無信人之言．人實迋女．小人衆也．

揚之水．不流束薪．終鮮兄弟．維予二人．無信人之言．人實不信．

〔朱氏曰〕兄弟既不相容．所與親者．二人而已．然亦不能自保於讒間．此忽之所以亡也．

無信人之言．非教之以不信人言也．忽既微弱．強公子復多．其臣大抵懷二心．而外市．僅有一二人嚮心向之者．乃暗於情僞．不知所倚．故提耳而告之也．

揚之水二章．章六句．

出其東門．閔亂也．公子五爭．兵革不息．男女相棄．民人思保其室家焉．孔氏曰．魯桓十一年．祭仲立突．而忽奔衛．是一爭也．十五年突使祭仲壻雍糾殺祭仲．仲知之．殺雍糾．突出奔蔡．忽復歸于鄭．是二爭也．十七年高渠彌弒忽．而立公子亹．是三爭也．十八年齊人殺子亹．高渠彌．祭仲逆子儀於陳而立之．是四爭也．魯莊公十四年傅瑕殺子儀而納突．是五爭也．○朱氏曰．五爭首尾二十年．○曾氏曰．俁以華落色衰而相棄．背谷風以淫於新昏而棄舊室．出其東門則不然．夫婦之情未嘗衰薄．特以兵革不息．室家不保．視其去而不能留．此所以爲閔亂．

出其東門．有女如雲．雖則如雲．匪我思存．縞古老反衣綦巨基反巾．聊樂音洛我員．音云

〔毛氏曰〕如雲．衆多也．縞衣、白色．孔氏曰．縞．細繒也．綦巾、蒼艾色．○〔孔氏曰〕云員古今字．助語辭也．○〔范氏曰〕今女之委棄者雖多．視之而不得救者．非我思慮之所能及也．縞衣綦巾．聊樂我員．思保其室家以相樂也．孔氏曰．彼衆女之中．有着縞素之衣．綦色之巾者．是我之妻．今亦絕去．且得少留以喜樂我云．○釋文曰．員、韓詩作魂．

出其闉音因闍．音都有女如荼．音徒雖則如荼．匪我思且．子余反縞衣茹藘．聊可與娛．

〔毛氏曰〕闉、曲城也．闍、城臺也．陳氏曰．門之外有副城．回曲以障門者謂之闉．荼、英荼也．鄭氏曰．荼、茅秀．物之輕者．飛行無常．○孔氏曰．釋草有荼．蒤．即委葉也．鄭於地官掌荼注及既夕注．與此箋皆云荼茅秀．然則此言如荼．乃是茅草秀出之穗．非彼二種荼草也．言荼英荼者．英是白貌．吳王夫差黃池之會．言白常白旗．素甲白羽之矰．望之如荼．韋昭云．茅荼秀．亦以白色爲如荼．茹藘．茅蒐之染女服也．鄭氏曰．茅蒐染巾也．○朱氏曰．茅蒐可以染絳．

出其東門二章．章六句．

野有蔓音萬草．思遇時也．君之澤不下流．民窮於兵革．男女失時．思不期而會焉．

君之澤不下流．蓋講師見零露之語．從而附益之．

野有蔓草．零露漙徒端反兮．有美一人．清揚婉於阮反兮．邂戶懈反逅胡豆反相遇．適我願兮．

〔毛氏曰〕興也．野、四郊之外．蔓、延．漙漙然盛多也．清揚．眉目之間．婉然美也．邂逅．不期而會．○〔朱氏曰〕野有蔓草．則零露漙矣．有美一人．則清揚婉矣．邂逅相遇．則得以適我願矣．歐陽氏曰．男女皆惡失時．邂逅相遇於草野之間．

野有蔓草．零露瀼瀼．如羊反有美一人．婉如清揚．邂逅相遇．與子偕臧．

〔毛氏曰〕瀼瀼、盛貌．臧、善也．○〔朱氏曰〕與子偕臧．猶言各得其所欲也．

野有蔓草二章．章六句．

溱側巾反洧．于軌反刺亂也．兵革不息．男女相棄．淫風大行．莫之能救焉．王氏曰．羞惡之心．莫不有之．而其爲至於如此者．豈其人性之固然哉．兵革不息．男女相棄．而無所從歸也．是以至於如此．然則民之失性也．爲可哀．君之失道也．爲可刺．

〔范氏曰〕樂之淫者．曰鄭衛．如有王者．必放鄭聲．然則亂關雎者．莫如鄭衛．故鄭詩終於亂之極者焉．

前漢地理志云．鄭地有溱洧．左溱食溱洧焉．土陿而險．山居谷汲．男女亟聚會．故其俗淫．

溱與洧．方渙渙兮．士與女．方秉蕑古顏反兮．女曰觀乎．士曰既且．子余反且往觀乎．洧之外．洵息旬反訏況于反且樂．音洛維士與女．伊其相謔．贈之以勺．時酌反藥．

〔毛氏曰〕溱洧、鄭兩水名．渙渙、春水盛也．鄭氏曰．仲春之時．冰已釋．水則渙渙然．○李氏曰．說文云．渙、流散也．韓詩注曰．鄭國之俗．三月上巳之辰．往溱洧兩水之上．招魂續魄．拂除不祥．蕑、蘭也．陸璣疏曰．其莖葉似藥草澤蘭．廣而長節．節中赤．高四五尺．漢諸池苑及許昌宮中皆種之．可著粉中．藏衣著書中．辟白魚．○〔鄭氏曰〕既、已也．洵、信也．○〔毛氏曰〕訏、大也．勺藥．香草．陸璣疏曰．今藥草勺藥無香氣．未審今何草．○釋文曰．勺藥．韓詩云．離草也．言將離別．贈此草也．○董氏曰．古今注謂勺藥可離．唐本草可離江離．然則勺藥江離也．○陳氏曰．勺藥者．溱洧之地實有之．詩人賦特有所因也．男女相棄．各無匹偶．感春氣並出．託采芬芳之草．而爲淫泆之行．○〔鄭氏曰〕女曰觀乎．欲與士觀於寬閒之處．士曰已觀矣．未從之也．女情急．故使男往觀於洧之外．言其土地信寬大．又樂也．於是男則往也．○〔朱氏曰〕士與女既相與戲謔．又以勺藥爲贈．所以結恩情之厚也．○釋文曰．洵訏．韓詩作恂盱．樂貌也．

蘭即今之蘭．勺藥即今之勺藥．陸璣必指爲他物．蓋泥毛公香草之言．必欲求香於柯葉．置其花而不論爾．

溱與洧．瀏音留其清矣．士與女．殷其盈矣．女曰觀乎．士曰既且．且往觀乎．洧之外．洵訏且樂．維士與女．伊其將謔．贈之以勺藥．

〔毛氏曰〕瀏、深貌。殷、衆也。○〔鄭氏曰〕將、大也。

溱洧二章章十二句。

鄭國二十一篇五十三章二百八十三句。

呂氏家塾讀詩記卷九

齊

〔鄭氏詩譜曰〕齊者、古少皞之世爽鳩氏之墟。周武王伐紂、封太師呂望於齊。是謂齊太公。都營邱。孔氏曰、漢書地理志云、齊郡臨淄縣、師尚父所封也。臣瓚案、臨淄即營邱也。今齊之城內有邱、即營邱也。淄水過其南及東、以邱臨水、謂之臨淄。其封域東至于海、西至于河、南至于穆陵、北至于無棣。在禹貢青州岱山之陰、濰（音惟）淄（側其反）之野。後五世、哀公政衰、荒淫怠慢、紀侯譖之於周、懿王使烹焉。齊之變風始作。○〔蘇氏曰〕太公姜姓、本四岳之後。既封於齊、通工商之業、便魚鹽之利、民多歸之、故齊爲大國。

雞鳴、思賢妃也。哀公荒淫怠慢、故陳賢妃貞女夙夜警戒相成之道焉。孔氏曰、哀公不辰、癸公子、當懿王時。

雞既鳴矣、朝（直遙反）既盈矣。匪雞則鳴、蒼蠅之聲。

〔孔氏曰〕陳賢妃貞女以警戒其夫之辭曰、雞既鳴矣、朝上既已盈滿矣、欲令君起也。毛氏曰、雞鳴而夫人作、朝盈而君作。○朱氏曰、會朝之臣既已盈矣。又言非雞實鳴、乃是蒼蠅之聲。夫人之在君所、心常恐晚、故以蠅聲爲雞鳴。范氏曰、賢妃貞女、心存乎敬、故聞見

其疑似者而作焉。

東方明矣、朝既昌矣。匪東方則明、月出之光。

〔毛氏曰〕昌、盛也。見月出之光、以爲東方明。又曰、東方明則夫人纚笄而朝、朝已昌盛則君聽朝。○纚色蟹反。

蟲飛薨薨（呼宏反）、甘與子同夢、會且歸矣、無庶予子憎。

爾雅曰、薨薨、衆也。○〔鄭氏曰〕蟲飛薨薨、東方且明之時、我猶樂與子臥而同夢。○〔蘇氏曰〕予豈不欲與子同夢歟、然羣臣之會於朝者、亦欲退朝而歸治其家事、是以爲之早作。○〔曾氏曰〕無庶予子憎、庶無予子憎也。○〔毛氏曰〕古之夫人配其君子、亦不忘其敬。毛氏曰、蟲飛薨薨、甘與子同夢情也、會且歸矣、無庶予子憎義也。○范氏曰、聖人順天地陰陽之理、觀萬物之情、明而動、晦而休。故以雞鳴爲夙興之節。至於蟲飛薨薨、則不敢以怠於政事、亦非衽席之時也。君子之脩身、不以有事而廢、無事則晏。其興居皆順天地之理、所以爲常也。

雞鳴三章章四句。

還（音旋）、刺荒也。哀公好田獵、從禽獸而無厭、國人化之、遂成風俗、習於田獵謂之賢、閑於馳逐謂之好焉。

〔范氏曰〕表記曰、上之所好惡不可不愼也、是民之表也。哀公禽荒、而國人以習於田獵爲賢、閑於馳逐爲好、安於所習、而不自知其非道。民之道、可不愼哉。

子之還兮、遭我乎狃（乃刀反）之間兮。並驅從兩肩兮、揖我謂我儇（許全反）兮。

〔毛氏曰〕還、便捷之貌。狃、山名。從、逐也。獸二歲曰肩。儇、利也。○〔鄭氏曰〕俱出田獵而相遭也。謂我儇、譽之也。譽之者以報前言還也。○〔王氏曰〕並驅則遭我、又非一人而已。前漢地理志引詩云、子之營兮、遭我乎嶩之間兮。顏師古注云、毛詩作還、齊詩作營。嶩、山名也。字或作狃、亦作巎、音皆乃高反。釋文曰、狃、崔靈恩集注本作嶩。○董氏曰、考於地記、嶩狃巎皆山名、在齊之郊。故諸書或異。○釋文曰、儇、韓詩作婘。

子之茂兮、遭我乎狃之道兮。並驅從兩牡兮、揖我謂我好兮。

〔毛氏曰〕茂、美也。

子之昌兮、遭我乎狃之陽兮。並驅從兩狼兮、揖我謂我臧兮。

〔毛氏曰〕昌、盛也。臧、善也。○〔朱氏曰〕山南曰陽。○爾雅曰、狼、牡貛（乎丸反）、牝狼。舍人曰、狼牡名貛、牝名狼。○陸璣疏云、其鳴能小能大、善爲小兒啼聲以誘人、去數十步、其猛健者、雖善用兵者不能免也。○〔董氏曰〕還茂昌、崔靈恩集注以三者皆地名也。

當是時、齊以遊畋成俗。詩人載其馳驅而相遇也、意氣飛動、鬱鬱見於眉睫之間、染其神者深矣。夫豈一朝一夕所能反哉。周遷商民、既歷三紀之後、畢命猶不敢忘其憂、良有以也。

還三章章四句。

著。（直據反）刺時也。時不親迎（魚敬反）也。

俟我於著乎而。充耳以素乎而。尙之以瓊華乎而。

〔毛氏曰〕。俟、待也。〔鄭氏曰〕。我、嫁者自謂也。○〔毛氏曰〕。門屏之間曰著。（孔氏曰。爾雅云。門屏之間謂之宁。著與宁音義同。）○〔鄭氏曰〕。素、爲充耳。所以縣（音玄）瑱（吐遍反）者。或名爲紞。（孔氏曰。紞卽今之縧繩。用雜綵線織之。表色分明。目所先見。故先言之。○紞都覽反。）○〔毛氏曰〕。瓊華、美石。○〔鄭氏曰〕。尙、猶飾也。飾之以瓊華者。謂縣紞之末。所謂瑱也。（孔氏曰。尙謂以尙此物而加飾也。○張氏曰。充耳非一物。先以纊塞。後以玉加之。）○

〔張氏曰〕。俟我。言夫之俟我也。著、夫家之著也。如是則不親迎也。於庭於著於堂者。必不是親迎。只俟於堂於庭於著而已。○〔孔氏曰〕。於著於庭於堂。止是有先後。不宜分爲異人。

前漢地理志載齊之風俗曰。俟我於著乎而。此亦其舒緩之體也。雖非此篇意之所主。然廣谷大川異制。民生其間異俗。剛柔輕重遲速異齊。五味異和。器械異制。衣服異宜。皆學者所當觀也。詩可以觀。其此類歟。

俟我於庭乎而。充耳以靑乎而。尙之以瓊瑩（音榮）乎而。

〔鄭氏曰〕。靑、紞之靑。○〔毛氏曰〕。瓊瑩、石似玉。

俟我於堂乎而。充耳以黃乎而。尙之以瓊英乎而。

〔鄭氏曰〕。黃、紞之黃。瓊英、猶瓊華也。

昏禮。壻往婦家親迎。既奠鴈。御輪。壻乃先往俟于門外。婦至。壻揖婦以入。及寢門揖入。升自西階。齊人既不親迎。故但行婦至壻家之禮。俟我於著乎而。此昏禮所謂壻俟于門外。婦至。壻揖婦以入之時也。俟我於庭乎而。庭在大門之內。寢門之外。此昏禮所謂及寢門揖入之時也。俟我於堂乎而。升階而後至堂。此昏禮所謂升自西階之時也。壻道婦入。故於著於庭於堂。每節皆俟之也。

著三章。章三句。

東方之日。刺衰也。君臣失道。男女淫奔。不能以禮化也。（釋文曰。本或作刺襄公。非也。南山已下。始是刺襄公詩。）

東方之日兮。彼姝（赤朱反）者子。在我室兮。在我室兮。履我卽兮。

〔毛氏曰〕。興也。日出東方。人君明盛。無不照察也。〔朱氏曰〕。履、躡也。○〔鄭氏曰〕。卽、就也。○〔朱氏曰〕。言躡我而相就也。○〔程氏曰〕。日月明照。則物無隱蔽。姦慝莫容。如朝廷明於上也。今君不明。故有淫奔之行。詩人以東方之日。刺其當明而昏也。〔歐陽氏曰〕。在我室兮。履我卽兮。相邀以奔之辭也。

東方之月兮。彼姝者子。在我闥（他達反）兮。在我闥兮。履我發兮。

〔毛氏曰〕。月盛於東方。君明於上。若日也。臣察於下。若月也。闥、門內也。（釋文曰。韓詩曰。門屏之間曰闥。）○〔朱氏曰〕。發、行去也。謂隨我而行去也。

東方之日二章。章五句。

東方未明。刺無節也。朝（直遙反）廷興居無節。號令不時。挈（苦結反）壺氏不能掌其職焉。（鄭氏曰。挈壺氏掌漏刻者。○孔氏曰。夏官挈壺氏。下士六人。壺盛水器也。挈者。懸繫之名。置箭壺內。以爲節。而浮之於水上。令水漏而刻下。○程氏曰。言其不能正時矣。非特刺是官也。）

〔李氏曰〕。觀人之政者。見其一失。則逆料其餘也。號令不時。此一語贅。蓋見詩中有自公令之之文。而妄附益之爾。

東方未明。顚倒（都老反）衣裳。顚之倒之。自公召之。

〔毛氏曰〕。上曰衣。下曰裳。○〔鄭氏曰〕。自、從也。挈壺氏失漏刻之節。東方未明而以爲明。故羣臣促遽。顚倒衣裳。羣臣之朝。別色始入。羣臣顚倒衣裳而朝。人又從君所來而召之。漏刻失節。君又早興。

東方未晞（音希）。顚倒裳衣。倒之顚之。自公令（力證反）之。

〔毛氏曰〕。晞、明之始升。○〔朱氏曰〕。令、號令也。猶召之也。

折柳樊圃。狂夫瞿瞿（俱具反）。不能辰夜。不夙則莫（音暮）。

〔毛氏曰〕。柳、柔脆之木。樊、藩也。圃、菜園也。折柳以爲藩園。○〔朱氏曰〕。瞿瞿、驚顧之貌。○〔毛氏曰〕。古者有挈壺氏。以水火分日夜。以告時於朝。○〔程氏曰〕。折柳以樊圃。狂夫見之且驚瞿。知其爲限也。柳柔脆易折之物。折之以爲藩籬。非堅固也。狂夫亦知其有限。見之則瞿然而驚。晝夜之限。非不明也。乃不能知而不早則晏。言無節之甚。（李氏曰。言不能時節其夜之早晚。不失之早則失之晚也。）

東方未明三章。章四句。

南山。刺襄公也。鳥獸之行。淫乎其妹。大夫遇是惡。作詩而去之。（鄭氏曰。襄公之妹。魯桓公夫人文姜也。○孔氏曰。襄公諸兒。釐公子。桓十八年左傳云。公與夫人姜氏如齊。齊侯通焉。公謫之以告。夏四月丙子。享公。使公子彭生乘公。公薨於車。）

南山崔崔（子雖反）。雄狐綏綏。魯道有蕩。齊子由歸。既曰歸止。曷又懷止。

〔毛氏曰〕。南山、齊南山也。崔崔、高大也。國君尊嚴如南山。蕩（徒黨反）、平易也。齊子、文姜也。（王氏曰。謂文姜曰齊子者。以爲此齊之子也。而淫於齊。）〔鄭氏曰〕。婦人謂嫁曰歸。雄狐行求匹耦於南山之上。形貌綏綏然。喻襄公居人君之尊。而爲淫泆之行。其威儀可恥惡如狐。○〔孔氏曰〕。文姜由此道而歸魯。既曰歸於魯矣。襄公何爲而復思之乎。○〔呂氏曰〕。上二章罪襄公。所謂曷又懷止。曷又從止者。言其理如是。而襄公違之以淫泆。何也。下二章罪魯桓公。所謂曷又鞠止。曷又極止者。言其理如是。桓公縱之窮極其惡。何也。

葛屨五兩（音亮）。冠緌（如誰反）雙止。魯道有蕩。齊子庸止。既曰庸止。曷又從止。

〔毛氏曰〕葛屨服之賤者。冠緌服之尊者。庸、用也。朱氏曰用此道而嫁于魯也。○〔朱氏曰〕從、相從也。○〔呂氏曰〕貴賤各有耦也。屨與屨爲耦。雖五兩之多各相耦。冠緌之雙自爲耦也。襄公文姜非其耦。猶冠屨之不可雙也。

蓺麻如之何。衡音橫從足容反其畝。取七喻反妻如之何。必告父母。既曰告止。曷又鞠居六反止。

〔毛氏曰〕蓺、樹也。衡獵之。從獵之。種之然後得麻。孔氏曰獵是行步踐履之名。衡古橫字。謂既耕而東西踐躐概摩之也。古者推耒耜而耕。不宜縱橫耕田。故知是摩獵之也。○〔朱氏曰〕欲樹麻者。先必縱橫耕治其田畝。然後可以得麻。人之欲娶妻者。必先告之於父母。然後可以得妻也。今魯桓公之娶文姜也。既告而成禮矣。鄭氏曰娶妻之禮議於生者。卜於死者。曷爲不能禁制。○釋文曰。衡亦作橫。韓詩云。東西耕曰橫。從、韓詩作由。云南北耕曰由。

鞠。養也。納之不正。則容有不敢制者。今魯侯既以正禮納文姜。當蚤裁制之。曷爲又養其姦而至於極也。故後章曰曷又極止。

析薪如之何。匪斧不克。取妻如之何。匪媒不得。既曰得止。曷又極止。

〔毛氏曰〕克、能也。○〔朱氏曰〕極、窮也。○〔李氏曰〕析薪者必用斧。亦猶取妻者必用媒。既以媒而得之矣。曷爲使極其姦。

南山四章。章六句。

甫田。大夫刺襄公也。無禮義而求大功。不修德而求諸侯。志大心勞。所以求者非其道也。

無田音佃甫田。維莠羊九反驕驕。無思遠人。勞心忉忉音刀。

〔毛氏曰〕甫、大也。忉忉、憂勞也。○〔楊子曰〕田甫田者莠驕驕。思遠人者心忉忉。蘇氏曰。無田甫田。田甫田而力不給則莠盛矣。無思遠人。思遠人而德不及則心勞矣。田必自其小者始。小者之有餘。而甫田可啓矣。思遠人則必自其近者始。近者之旣服。而遠人自至矣。

無田甫田。維莠桀桀居竭反。無思遠人。勞心怛怛旦末反。

〔毛氏曰〕桀桀猶驕驕。怛怛猶忉忉也。

驕驕桀桀。皆稂莠侵陵嘉穀之狀。

婉於阮反兮孌力轉反兮。總角丱古患反兮。未幾居豈反見兮。突吐訥反而弁兮。

〔毛氏曰〕婉孌、少好貌。總角、聚兩髦也。丱、幼稚也。○釋文曰。方言曰。凡卒相見謂之突。○〔毛氏曰〕弁、冠也。孔氏曰周禮掌冠冕者謂之弁師。則弁者冠之大號。○〔孔氏曰〕言有童子婉孌。總聚其髮以爲兩角。丱然幼稚如此。與別未經幾時。而更見之。突然已加冠弁爲成人。○蘇氏曰。總角之童而至於突然弁也。豈其求之哉。其道則所

有必至也。君子之得諸侯。亦未嘗求之矣。苟修其身而治其政令。諸侯不來。而將安往。苟由其道而循其敘。則小者俄而大。微者俄而著。厥德修罔覺。非計功求獲者所能與也。

甫田三章。章四句。

盧令音零。刺荒也。襄公好呼報反田獵畢弋。而不修民事。百姓苦之。故陳古以風福鳳反焉。孔氏曰。畢弋掩兎網。小而柄長謂之畢。

盧令令。其人美且仁。

〔毛氏曰〕盧、田犬。孔氏曰。犬有田犬守犬。戰國策云。韓國盧天下之駿犬。東郭逡海內之狡兎。是盧爲田犬也。○逡七旬反。令令、纓環聲。孔氏曰。環在犬之頷下。如人之冠纓然。言人君能有美德。盡其仁愛。百姓欣而奉之。愛而樂之。順時遊田。與百姓共其樂。同其獲。故百姓聞而說之。其聲令令然。孔氏曰孟子曰今王田獵於此。百姓聞王車馬之音。見羽旄之美。舉欣欣然有喜色而相告。與民同樂也。此百姓悅之也。○〔董氏曰〕韓詩作盧泠泠。說文引詩作獜。

盧重直龍反環。其人美且鬈音權。

〔毛氏曰〕重環、子母環也。孔氏云。謂大環貫一小環也。鬈、好貌。

盧重鋂音梅。其人美且偲七才反。

〔毛氏曰〕鋂、一環貫二也。孔氏云。謂一大環貫二小環也。偲、才也。說文云。偲、強也。

盧令三章。章二句。

敝笱古口反。刺文姜也。齊人惡烏路反魯桓公微弱。不能防閑文姜。使至淫亂。爲二國患焉。釋文曰。桓公軌亦名允。隱公弟。○朱氏曰。防所以止水。閑所以扞物。故防閑有禁制之意。○孔氏曰。閑。梐枑也。

敝笱在梁。其魚魴音房鰥古頑反。齊子歸止。其從才用反如雲。

〔毛氏曰〕興也。○笱梁解見谷風。○〔陸氏草木疏云〕。魴、今伊洛濟潁魴魚也。廣而薄。肥恬而少力。細魚之美者。○勃海〔胡氏曰〕。毛云。鰥、大魚。孔穎達引孔叢子鰥魚其大盈車。鄭云。鰥、魚子。以魴鱮爲比。則鰥非大盈車者。亦非魚子。蓋魴鰥鱮及唯唯者。皆魚之可制者也。爲其笱之敝敗。而不能制者也。文姜本可以防閑而制之。由魯桓微弱。不能防閑文姜。致文姜驕伉而難制也。○〔張氏曰〕反、歸於齊也。○〔毛氏曰〕如雲、言盛也。○〔楊氏曰〕其從如雲。其從如雨。言從之者衆也。許穆夫人思歸唁其兄。許人尤之。終以義不得而止。若魯桓公剛而有制。使魯人無肯從者如許人焉。則文姜雖欲適齊。尙可得乎。

敝笱在梁。其魚魴鱮才呂反。齊子歸止。其從如雨。

〔毛氏曰〕如雨、言多也。○〔陸氏草木疏云〕。鱮似魴。厚而頭尤大。魚之不美者。故里語曰。網魚似鱮。不

如喈茹其頭尤大而肥者。徐州人謂之鰱。或謂之鱅。常容反

敝笱在梁。其魚唯唯。惟癸反 齊子歸止。其從如水。

〔孔氏曰〕唯唯、魚行相隨之貌。○〔毛氏曰〕水、喻衆也。朱氏曰。言其從之者多如水之流也。○釋文曰。唯唯。韓詩作遺遺。

敝笱三章。章四句。

載驅。齊人刺襄公也。無禮義。故盛其車服。疾驅於通道大都。與文姜淫。播其惡於萬民焉。朱氏曰。按春秋魯莊公之二年冬十有二月。夫人姜氏享齊侯于祝丘。五年夫人姜氏如齊師。七年春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防。冬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穀。

載驅薄薄。普各反 簟笰朱鞹。音弗 苦郭反 魯道有蕩。齊子發夕。

〔毛氏曰〕薄薄、疾驅聲也。簟、方文席也。車之蔽曰笰。諸侯之路車有朱革之質而羽飾。孔氏曰。謂以簟蔽車之後戶也。鞹革也。獸皮治去毛曰革。謂路車以皮革為本質。其上又以雜羽為之飾。〔朱氏曰〕夕猶宿也。發夕言離於所宿之舍。○〔蘇氏曰〕襄公疾驅其車以會文姜。文姜夕發於魯而往會之。○釋文笰作茀。

四驪濟濟。力馳反 子禮反 垂轡濔濔。乃禮反 魯道有蕩。齊子豈弟。開改反

〔毛氏曰〕四驪、言物色盛也。孔氏曰。襄公乘其一驪之馬。皆是鐵驪之色。濟濟、美貌。垂轡、轡之垂者。濔濔、衆也。齊子豈弟。言文姜於是樂易然。○〔歐陽氏曰〕文姜安然樂易。無慚恥之色也。○釋文。濔濔作爾爾。曰本亦作濔。

齊子豈弟。蓋於此而樂易也。美惡不嫌同辭。

汶水湯湯。音問 失章反 行人彭彭。必亡反 魯道有蕩。齊子翱翔。

〔董氏曰〕汶水有二。出泰山萊蕪者。西南入沛。今須城之汶是也。其一出朱虛縣泰山北。過淳于縣。今濰之東南有大汶小汶。卽此是也。○〔毛氏曰〕湯湯、大貌。彭彭、多貌。翱翔、猶彷徉也。○〔鄭氏曰〕汶水之上。蓋有都焉。襄公與文姜時所會。孔氏曰。齊在魯北。水北曰陽。僖公賜季友汶陽之田。汶水之北。尚是魯地。襄公入魯境也。○〔李氏曰〕言行人之多。以見其無恥也。

汶水滔滔。吐刀反 行人儦儦。表驕反 魯道有蕩。齊子遊敖。

〔毛氏曰〕滔滔、流貌。儦儦、衆貌。○〔朱氏曰〕遊敖、猶翱翔也。

載驅四章。章四句。

猗於宜反嗟。刺魯莊公也。釋文曰。莊公同、桓公子。齊人傷魯莊公有威儀技藝。然而不能以禮防閑其母。失子之道。人以為齊侯之子焉。

〔李氏曰〕大宰問於子貢曰。夫子聖者歟。何其多能也。子聞之曰。吾少也賤。故多能鄙事。君子多乎哉。不多也。後世乃專心於此。而忘其本。故莊公有威儀技藝。而不免猗嗟之刺。昭公習威儀以亟。而不能止乾侯之厄。漢成帝善修容儀。升車正立不內顧。不能制趙氏之橫。雖多才多藝。而不能務本。何所補哉。

猗嗟昌兮。頎音祈而長兮。抑若揚兮。美目揚兮。巧趨蹌兮。射則臧兮。

〔毛氏曰〕猗嗟、歎辭。昌、盛也。頎、長貌。○〔朱氏曰〕抑而若揚。美之盛也。揚、目之動也。○〔王氏曰〕趨蹌之巧也。○〔鄭氏曰〕臧、善也。○〔朱氏曰〕極稱其威儀技藝之美。所以刺其不能以禮防其母也。若曰惜乎其特少此耳。

猗嗟名兮。美目清兮。儀既成兮。終日射侯。食亦反 不出正兮。音征 展我甥兮。

〔朱氏曰〕名、猶稱也。言其威儀技藝之可名也。清、目清明也。毛氏曰。目上為名。目下為清。○〔王氏曰〕儀既成兮。言其威儀之備也。○〔朱氏曰〕侯、張布而射之也。○〔毛氏曰〕二尺曰正。孔氏曰。正者、侯中所射之處。周禮大射則張皮侯而設鵠。賓射則張布侯而畫正。正以采畫為之。侯身長一丈八尺者。正方六尺。侯身長一丈四尺者。正方四尺六寸。侯身長一丈者。正方三尺三寸。其殊之處雖不同。其內皆方二尺。王射五正。畫中朱。次白。次蒼。次黃。元居外。諸侯射二正。損元黃。卿大夫士同射二正。去白蒼而畫以朱綠。正之言正也。射者內志正則能中。亦為名。齊魯之間名肩題為捷黠。射之難中。以中為俊。○〔鄭氏曰〕展、誠也。姊妹之子曰甥。○〔朱氏曰〕言稱其為齊之甥也。而又以見其非齊侯之子。此詩人之微辭也

猗嗟孌兮。清揚婉兮。舞則選兮。雪戀反 射則貫兮。四矢反兮。以禦亂兮。

〔王氏曰〕孌、壯好貌。婉、好眉目也。朱氏曰。目清而眉揚。故謂目為清。眉為揚。選、齊。孔氏曰。善舞齊於樂節也。貫、中。王氏曰。貫而中革。四矢、乘矢。○〔鄭氏曰〕反、覆也。禮射三而止。每射四矢。皆得其故處。此之謂復。○〔范氏曰〕射足以禦亂。而禮不足防淫。故卒章深非之。○釋文。反、韓詩作變。

四矢反兮。以禦亂兮。蓋稱莊公弓矢之精。可以禦亂。觀其以金僕姑射南宮長萬。則可見矣。說者或謂詩人諷莊公當用以禦亂。非也。是詩譏刺之意。皆在章外。一章嘆其威儀技藝之美也。二章復嘆其威儀技藝。宜為我甥也。三章復嘆其威儀技藝可以禦亂也。嗟嘆再三。而莊公所大闕者不言可見。

猗嗟三章。章六句。

齊國十一篇。三十四章。百四十三句。

呂氏家塾讀詩記卷十

魏

〔鄭氏詩譜曰〕魏者、虞舜夏禹所都之地、在禹貢冀州雷首之北、析城之西、周以封同姓焉。孔氏曰、左傳曰、虞虢焦滑霍揚韓魏皆姬姓、是與周同姓也。其封域南枕河曲、北涉汾水、昔舜耕於歷山、陶於河濱、禹菲飲食而致孝乎鬼神、惡衣服而致美乎黻冕、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此一帝一王儉約之化、於時猶存。今魏君嗇且褊急、不務廣修德於民、教以義方、其與秦晉鄰國、日見侵削、國人憂之。孔氏曰、桓四年左傳曰、秦師圍魏、是秦數伐之。當周平桓之世、魏之變風始作、至春秋魯閔公元年、晉獻公竟滅之。前漢地理志云、魏在晉之南河曲、其詩曰、彼汾一曲、寘之河之側。○水經注、故魏國城南西北去大河可二十餘里、北去首山十餘里、處河山之間、土地迫隘、故魏風著十畝之詩也。

葛屨、俱具反 刺褊必淺反 也。魏地陿隘、音洽、於懈反 其民機巧趨利、其君儉嗇音色 褊急、而無德以將之。范氏曰、魏俗所以機巧趨利如此者、君心所爲也、故是詩唯刺其褊。

〔廣漢張氏曰〕夫子謂與其奢也寧儉、儉則儉雖失中、本非惡德、然而儉之過、則至於吝嗇迫隘、計較毫

分之間、而謀利之心始急矣。葛屨、汾沮洳、園有桃三詩、皆言其急迫瑣碎之意。

糾糾吉黝反 葛屨、可以履霜。摻摻所銜反 女手、可以縫裳。要於遙反 之襋紀力反 之、好人服之。

〔孔氏曰〕糾糾、稀疎之貌。朱氏曰糾糾、繚戾寒涼之意。○〔毛氏曰〕夏葛屨、冬皮屨。摻摻、猶纖纖也。○〔朱氏曰〕女婦未見賢遍反 之稱也。○〔鄭氏曰〕裳、男子之下服。孔氏曰以婦人之服不殊裳、故知男子之下服也。曲禮曰、諸母不漱裳、唯舉裳不漱、則衣可漱、明裳爲賤。漱音了、漱素候反。○〔毛氏曰〕要、褸也。襋、領也。孔氏曰要是裳褸、襋爲衣領、說文亦云襋衣領也。○〔范氏曰〕好人、女而未婦爲容好者也。朱氏曰好人、好女手之人。○〔孔氏曰〕服之、整治之也。○〔鄭氏曰〕魏俗至冬猶謂葛屨可以履霜。○〔孔氏曰〕新來嫁猶謂之可以縫衣裳。○〔毛氏曰〕婦人三月廟見、然後執婦功。○〔范氏曰〕非特使之縫裳、而又服褸襋之功、其儉嗇且急亦已甚矣。○〔蘇氏曰〕君子之爲國、致隆而極廣焉、故其降也、猶可以不陋。今葛屨而以履霜、及其暑也、將安用矣。婦之未廟見也、而使之縫裳、及其成爲婦也、將安使之矣。○說文、摻作攕、山廉反、云好手貌。董氏曰石經作攕。

好人提提、徒兮反 宛於阮反 然左辟、音避 佩其象揥。勑帝反 維是褊心、是以爲刺。

〔毛氏曰〕提提、安諦音帝 也。范氏曰、安徐也。宛、辟貌。朱氏曰宛然、讓之貌也。婦至門、夫揖而入、不敢當尊、宛然而左辟。蘇氏曰、讓而辟者必左。孔氏曰不敢當主、故就客位。○〔朱氏曰〕揥所以摘髮、用象爲之、貴者之飾也。○〔蘇氏曰〕女子始嫁而治其威儀、其將如此、而可以賤事使之與。然褊者以爲爲是無益、故爲其益者、而至於縫裳也。唯君子則不然、懼其不容降矣。鄭氏曰婦新至、愼於威儀如是、使之非禮。

葛屨二章、一章六句、一章五句。

汾扶云反 沮子預反 洳、如預反 刺儉也。其君儉以能勤、刺不得禮也。孔氏曰、王肅孫毓皆以爲大夫采菜、崔靈恩集注叙云、君子儉以能勤、案今定本及諸本叙直云其君儉亦得通。

彼汾沮洳、言采其莫。音暮 彼其之子、美無度。美無度、殊異乎公路。

〔毛氏曰〕汾、水也。說文曰、汾出太原晉陽山、西南入河。○董氏曰、汾水出於晉、其流反續。沮洳、其漸接廉反 洳者。朱氏曰汾、水名、沮洳、水浸處下濕之地也。莫、菜也。孔氏曰、莫菜者、葉似柳、葉厚而長、有毛刺、今人繅以取繭緒、五方通之謂酸迷。○〔鄭氏曰〕無度、言不可以尺寸。孔氏曰不可以尺寸量也。是子之德美信無度矣、雖然、其采莫之事、則非公路之禮也。公路、主君之軞車、庶子爲之、晉趙盾爲軞車之族是也。○〔朱氏曰〕儉嗇不似貴人也。○〔董氏曰〕韓詩三章、皆作彼己之子、其義則同。

彼汾一方、言采其桑。彼其之子、美如英。美如英、殊異乎公行。戶郎反

〔朱氏曰〕一方、彼一方也。史記扁鵲視見垣一方人。○〔范氏曰〕英者、草木之華也。○〔鄭氏曰〕公行

者。主君公車之行列。孔氏曰。公路公行。一官也。晉成公宦卿之適以爲公族。其庶子爲公行。趙盾爲軞車之族。杜預云公行之官是已。宦音患。軞音毛。

彼汾一曲。言采其竇。音續 彼其之子。美如玉。美如玉。殊異乎公族。

〔朱氏曰〕一曲。謂水曲流處。〇〔毛氏曰〕。竇。水舄音昔 也。孔氏曰。水舄如續斷。寸寸有節。拔之可復。陸璣云今澤舄也。葉如車前。 〇〔鄭氏曰〕。公族。主君同姓昭穆也。孔氏曰。左傳曰晉荀會欒黶韓無忌爲公族大夫。使訓卿之子弟。是公族主君之同姓。〇黶音黯。

汾沮洳三章。章六句。

園有桃。刺時也。大夫憂其君國小而迫。而儉以嗇。不能用其民。而無德教。日以侵削。故作是詩也。范氏曰。魏君儉而不取。嗇而不施。君不能發政施仁。而民亦無以趨事勸功。上下相離。君民相棄。君獨行之於上。而臣民不以爲非。此詩所以刺時也。

園有桃。其實之殽。心之憂矣。我歌且謠。音遙 不我知者。謂我士也驕。彼人是哉。子曰何其。音基 心之憂矣。其誰知之。其誰知之。蓋亦勿思。

〔毛氏曰〕興也。園有桃。其實之食。國有民。得其力。〔程氏曰〕觀此詩可見其憂深思遠矣。所刺者不能用其民耳。不能用其民。則不能治。豈復有德教。其致侵削可知也。國無政事則亡。故詩人憂思之深也。桃果之賤者。園有桃。亦用其實以爲殽。興國有民雖寡。能用則治。今不能用其民。故心憂之。至歌且謠。詠之爲謠。毛氏曰。曲合樂曰歌。徒歌曰謠。〇孔氏曰。釋樂云。徒歌謂之謠。謠既徒歌。則歌不徒矣。故曰曲合樂曰歌。樂則琴瑟。行葦傳曰。歌者合於琴瑟也。歌謠對文如此。散則歌未必合樂也。 重言人不知者。不思耳。其情至深切也。〇〔王氏曰〕儉而非之。則疑於驕。〇〔朱氏曰〕彼不知我心之所憂者。反以我爲驕慢。而曰彼君之所爲已是矣。而子之言。獨何爲哉。蓋舉國之人。莫覺其非。而反以憂之者爲驕也。故曰心之憂矣。其誰知之。重言其誰知之。而曰蓋亦勿思。蓋曰此之可憂。較然易知。彼之非我。特未之思耳。誠思之。則將不暇非我而自憂矣。

園有棘。其實之食。心之憂矣。聊以行國。不我知者。謂我士也罔極。彼人是哉。子曰何其。心之憂矣。其誰知之。其誰知之。蓋亦勿思。

〔毛氏曰〕。棘。棗也。〇〔鄭氏曰〕。聊。且。略之辭也。聊出行於國中以寫憂。程氏曰。行國。猶罵言出遊以寫我憂。 〇〔范氏曰〕。謂我士也罔極。言責君無已也。

園有桃二章。章十二句。

陟岵。孝子行役。思念父母也。國迫而數音朔 侵削。役乎大國。父母兄弟離散。而作是詩也。鄭氏曰。役乎大國者。爲大國所徵發。

陟彼岵音戶 兮。瞻望父兮。父曰嗟予子行役。夙夜無已。上慎旃哉。猶來無止。

〔毛氏曰〕。山無草木曰岵。孔氏曰。釋山云多草木岵。無草木屺。與傳正反。〇說文曰。岵。山有草木也。屺。山無草木也。〇陳氏曰。岵也屺也岡也。皆山之高處。而可以瞻望者。詩人各取其一以協韻耳。 〇〔鄭氏

曰〕。無已。無懈倦。〇〔蘇氏曰〕。上。猶尙也。〇〔毛氏曰〕。旃。之也。〇〔蘇氏曰〕。孝子登高以望其父。而不見。則思其將行之戒以自慰。廣漢張氏曰。直述所以念父之意。未若思父所以念己之心之爲深切也。 〇〔孔氏曰〕。我欲行之時。父教戒我曰。嗟我子從軍行役之時。當早起夜寐。無得已止。〇〔朱氏曰〕。尙無幾慎之哉。猶可以來歸。無止於彼而不來也。蓋生則必歸。死則止而不來矣。

陟彼屺音起 兮。瞻望母兮。母曰嗟予季行役。夙夜無寐。上慎旃哉。猶來無棄。

〔毛氏曰〕。山有草木曰屺。季。少子也。王氏曰。尤憐愛少子者。婦人之情也。 無寐。無耆常志反 寐也。

母尙恩。故曰無棄。言無棄母而不歸也。

陟彼岡兮。瞻望兄兮。兄曰嗟予弟行役。夙夜必偕。上慎旃哉。猶來無死。

岡解見卷耳。〇〔蘇氏曰〕。必偕。必與同役者偕。無獨行也。

陟岵三章。章六句。

十畝之閒。刺時也。言其國削小。民無所居焉。孔氏曰。謂土田陿隘。非謂無居宅也。

〔王氏曰〕。先王建萬國。親諸侯。使小事大。大比小。有相侵者。方伯連帥治而正之。是以諸侯不失其分地。而庶民保其常生。周道衰。强陵弱。衆暴寡。天子方伯連率無以制之。有國者亦多不知所以守其封疆。此詩所爲作也。

十畝之閒兮。桑者閑閑兮。行與子還兮。

〔張氏曰〕。十畝之閒。場圃之地。又曰。周制。國郛之外。有聽爲場圃之地者。疑家授十畝。以藝草木。〇孔氏曰。孟子曰。五畝之宅。樹之以桑。則野田不樹桑。漢書食貨志云。田中不得有樹。用妨五穀。 〇〔毛氏曰〕。閑閑然。男女無別。往來之貌。或行來者。或來還者。孔氏曰。還兮。相呼而共歸。下云逝兮。相呼而共往。傳總解之。 〇〔孔氏曰〕。魏雖城狹民稠。未必卽然。舉十畝地。以喩其陜隘耳。〇釋文。閑閑作閒閒。曰本亦作閑。

十畝之外兮。桑者泄泄以世反 兮。行與子逝兮。

〔毛氏曰〕。泄泄。多人之貌。

横渠指桑地爲場圃。合於古制。但又謂魏地侵削。於無井受之田。徒有近郭園廛而已。則似不然。果如是。民將何所食乎。政使周制果家賦園廛十畝。魏既削小。豈容尙守古濩。容或數家共之也。況詩所謂十畝者。特甚言之爾。未可以爲定數也。

十畝之閒二章。章三句。

伐檀。待丹反 刺貪也。在位貪鄙。無功而受祿。君子不得進仕爾。坎坎若感反 伐檀兮。寘之河之干兮。河水淸且漣力纏反 猗。於宜反 不稼不穡。胡取禾三百廛直連反 兮。不狩不獵。胡瞻爾庭有縣音元 貆音暄 兮。彼君子兮。不素餐七丹反 兮。

〔毛氏曰〕坎坎伐檀聲○〔朱氏曰〕檀木可以爲車者君子伐之以自給也○〔毛氏曰〕寘置也干厓也○〔董氏曰〕河濁而在岸之干之側之涯者淸也○〔毛氏曰〕風行水成文曰漣 孔氏曰釋文云河水淸且漣猗大波爲瀾小波爲淪直波爲徑漣瀾雖異而義同 ○〔朱氏曰〕猗與兮同語辭也按書斷斷猗無他技大學作兮○〔毛氏曰〕種之曰稼斂之曰穡一夫之居曰廛 孔氏曰廛謂一夫之田百畝也 ○〔鄭氏曰〕是謂在位貪鄙無功而受祿冬獵曰狩宵田曰獵胡何也貉子曰貆 孔氏曰視汝之庭則所懸者是貆獸也 彼君子者伐檀之人○〔毛氏曰〕素空也

坎坎伐檀兮寘之河之干兮河水淸且漣猗悠然於河之干遺佚而不怨阨窮而不閔者也國人見君子在下者如此小人在位者如彼乃責之曰汝未嘗稼穡禾何爲而積汝未嘗狩獵貆何爲而來汝獨不見夫彼河干之君子義不素餐親伐檀以自食者乎此特旁觀者之辭若所謂伐檀之君子方且陶陶不改其樂豈較短量長者哉

坎坎伐輻 音福 兮寘之河之側兮河水淸且直猗不稼不穡胡取禾三百億兮不狩不獵胡瞻爾庭有縣特兮彼君子兮不素食兮

〔毛氏曰〕輻檀輻也 孔氏曰伐檀爲車之輻 側猶厓也○〔蘇氏曰〕水平則流直○〔鄭氏曰〕十萬曰億三百禾秉之數 孔氏曰田方百里於今數爲九百萬畝而王制云方百里爲田九十億畝是億爲十萬也三百億與三百廛三百囷相類若爲釜斛之數則大多不類故爲禾秉之數謂刈禾之把數 ○〔毛氏曰〕獸三歲曰特

坎坎伐輪兮寘之河之漘 順倫反 兮河水淸且淪 音倫 猗不稼不穡胡取禾三百囷 邱倫反 兮不狩不獵胡瞻爾庭有縣鶉 音純 兮彼君子兮不素飧 素門反 兮

〔毛氏曰〕檀可以爲輪漘厓也淪小風水成文轉如輪也 釋文曰韓詩曰順流而風曰淪淪文貌 圓者爲囷 孔氏曰方者爲倉 鶉鳥也 爾雅郭璞注曰鶉鷃之屬也○鷃烏澗反 孰食曰飧 說文曰飧水澆飯也

伐檀三章章九句

碩鼠刺重斂 呂驗反 也國人刺其君重斂蠶食於民不修其政貪而畏人若大鼠也 孔氏曰蠶食者蠶之食桑漸漸以食使桑盡也猶君重斂漸漸以稅使民困也

碩鼠碩鼠無食我黍三歲貫 古亂反 女莫我肯顧逝將去女適彼樂 音洛 土樂土樂土爰得我所

〔鄭氏曰〕碩大也大鼠 孔氏曰陸璣云今河東有大鼠能人立交前兩足於頭上跳舞善鳴食人禾苗人逐則走入樹空中魏國今河東郡河北縣是也言其方物宜有此鼠 ○〔毛氏曰〕貫事也○〔鄭氏曰〕逝往也○〔朱氏曰〕爰語辭也○〔鄭氏曰〕我事女三歲矣曾無恩德來顧眷我往矣將去女與之訣別之辭○〔朱氏曰〕今將去女以適彼樂土而得我之所也

三歲貫女蓋言魏君掊克民當去之久矣姑事之至於三歲而莫我肯顧也猶書所謂天惟五年須

暇之之意也

碩鼠碩鼠無食我麥三歲貫女莫我肯德逝將去女適彼樂國樂國樂國爰得我直

〔范氏曰〕莫我肯德者不以我爲德也民出力以事上不以爲德而反蠶食之此所以去也爰得我直者欲適彼有道之國而赴愬之得其直亦樂矣

碩鼠碩鼠無食我苗三歲貫女莫我肯勞逝將去汝適彼樂郊樂郊樂郊誰之永號 戶毛反

〔毛氏曰〕苗嘉穀也○〔范氏曰〕莫我肯勞者不以我爲勞也○〔鄭氏曰〕郭外曰郊之往也○〔毛氏曰〕號呼也○〔廣漢張氏曰〕碩鼠之詩聖人所爲取者以君失道如此國人疾之甚而欲去之猶有所未忍絕也故著其情於詩乃其所未忍絕者也末章誰之永號謂我將去爾而適樂郊當誰復永號於爾之士者乎此則尤可見其情也○釋文永作咏曰本亦作永 鄭氏曰永歌也

碩鼠三章章八句

魏國七篇十八章百二十八句

呂氏家塾讀詩記卷十一

唐

〔鄭氏詩譜曰〕唐者帝堯舊都之地今曰太原晉陽是堯始居此後乃遷河東平陽成王封母弟叔虞於堯之故墟曰唐侯南有晉水至子燮改爲晉侯其封域在禹貢冀州大行恆山之西太原太岳之野至曾孫成侯南徙居曲沃近平陽焉昔堯之末洪水九年下民其咨萬國不粒於時殺禮以救艱厄其流乃被於今當周公召公共和之時成侯曾孫僖侯甚嗇愛物儉不中禮國人閔之唐之變風始作其孫穆侯又徙於絳云 孔氏曰昭公之時分曲沃以封桓叔則昭公以前已徙絳矣穆侯以後晉恆都絳昭侯以下又徙於翼在平陽絳邑縣東及武公又都絳也 ○〔前漢地理志云〕河東本唐堯所居詩風唐國也其民有先王遺教君子深思小人儉嗇故唐詩蟋蟀山有樞葛生之篇曰今我不樂日月其邁宛其死矣他人是愉百歲之後歸于其居皆思奢儉之中念死生之慮

蟋 音悉 蟀 所律反 刺晉僖公也 孔氏曰僖侯司徒靖侯子當共和時 儉不中 丁仲反 禮故作是詩以閔之欲其及時以禮自虞樂 音洛 也此晉也而謂之唐本其風俗憂深思 息嗣反 遠儉而用禮乃有堯之遺風焉 張氏曰晉以土地瘠民貧故其俗本來儉儉而用禮乃有堯之遺風指詩人而言也惟晉詩此意爲多可以意求○范氏曰人之性樂如晝之有夜陰之有陽君子以禮節之不過乎中而已所以順天地而理情性也僖公有國而不能自樂慘戚以窮年此猶有夜而無晝有陰而無陽也故君子閔之

〔楊氏曰〕晉之爲晉久矣。風俗之成。非一日之積。蟋蟀之詩。蓋風之變也。國人閔其君。欲其及時以禮自虞樂也。而卒告之以好樂無荒。可謂有禮矣。昭公政荒民散。四鄰謀取其國家而不知。則作詩以刺之。可謂憂思深遠矣。當是時。風雖變。堯之遺風未亡也。及沃盛強。國人將叛而歸焉。則不復有禮矣。蓋風俗之成壞。皆非一日之積。所謂繫一人之本者。其有見於斯歟。

蟋蟀在堂。歲聿允橘反其莫。音暮今我不樂。音洛日月其除。直慮反無已太康。職思其居。音據好呼報反樂無荒。良士瞿瞿。俱具反

〔毛氏曰〕蟋蟀蛬俱勇反也。孔氏曰。郭璞云。今趨織也。○陸璣曰。似蝗而小。黑如漆有角翅。九月在堂。聿、遂也。孔氏曰。當九月則歲未暮。過此月則歲將暮。是歲實未暮而云聿暮。故知聿爲遂。遂者從始鄉末之言也。除、去也。○〔朱氏曰〕太康、過於樂也。○〔毛氏曰〕職、主也。○〔廣漢張氏曰〕居、謂其位也。鄭氏曰。當主思於所居之事。謂國中政令。○〔鄭氏曰〕荒、廢亂也。良、善也。當如善士瞿瞿然。○〔陳氏曰〕瞿瞿、鳥前而啄。却而顧之貌也。○〔廣漢張氏曰〕僖公徒從事於儉嗇。而不知爲國。專務於小而不慮於大。是以詩人閔之。人之情惟其急迫狹隘。拘於一曲。則其思慮不能以及遠。故詩人先欲開廓其心胸。謂歲且晚矣。不可以不念所以自樂者。然樂不可過甚也。於是而思吾之所當思者。夫有以自樂。則庶幾舒泰和豫而無拘迫之患。樂而無荒。則斯能周旋四顧。而所憂者必得。則夫政之所當務。與夫患之所當防者。斯可以次而理矣。

蟋蟀在堂。歲聿其逝。今我不樂。日月其邁。無已大康。職思其外。好樂無荒。良士蹶蹶。俱衛反

〔朱氏曰〕逝邁、皆去也。○〔歐陽氏曰〕職思其外者。謂國有行樂有時。使不廢其職事。而更思其外耳。謂廣周慮也。陳氏曰。事變有出於非常。思慮之所不及者。皆當有備。○〔毛氏曰〕蹶蹶、動而敏於事。

蟋蟀在堂。役車其休。今我不樂。日月其慆。吐刀反無已大康。職思其憂。好樂無荒。良士休休。

〔鄭氏曰〕庶人乘役車。孔氏曰。春官巾車云。役車方箱。可載任器以供役。收納禾稼。亦用此車。役車休。農功畢。無事也。○〔毛氏曰〕慆、過也。○〔朱氏曰〕休休、安閒之貌。樂而有節。不至於淫。所以安也。

是詩欲僖公之自虞樂。而曰無已太康。好樂無荒。無乃太早計乎。凡人之情。解其拘者或失於縱。廣其儉者或流於奢。故疾未已而新疾復生者多矣。信矣唐風之憂深思遠也。

蟋蟀三章。章八句。

山有樞。烏侯反刺晉昭公也。孔氏曰。昭侯。伯文侯子。不能脩道以正其國。有財不能用。有鐘鼓不能以自樂。有朝廷不能灑所懈反掃。蘇報反政荒民散。將以危亡。四鄰謀取其國家而不知。國人作詩以刺之也。呂氏曰。有鐘鼓不能以自樂。非其節也。有財不能用。非其

愛也。有朝廷不能以灑掃。非不好絜也。大抵無政。不能令其下。憒然無所知。將爲他人有也。○廣漢張氏曰。山有樞之詩。蓋傷之深也。謂他人謀子之國。後嗣且不可保矣。子有衣裳車馬。何不曳婁。不馳驅。子有廷內。何不灑掃。子有鐘鼓。何不鼓考。子有飲食。何不鼓瑟以宴樂以引日。一旦宛然而死。則爲他人之所有。是傷之深也。雖然。昭公惟其頹墮不立。百事廢弛。以至此極。使其於物能用之以其節。而舉之以其時。則必能自強於政。凡所施爲。各有條理。不至若是其危殆矣。故不曰閔而曰刺焉。

山有樞。隰有榆。以朱反子有衣裳。弗曳弗婁。力俱反子有車馬。弗馳弗驅。宛於阮反其死矣。他人是愉。以朱反

〔毛氏曰〕興也。樞、荎田節反也。孔氏曰。郭璞云。今之刺榆也。○陸璣疏云。其針刺如柘。其葉如榆。爲茹美滑於白榆也。榆之類有十種。葉皆相似。皮及理異耳。○爾雅曰。榆、白枌。爾雅疏曰。榆之皮色白者名枌。郭璞云。枌榆先生葉。却著莢。皮色白。○〔孔氏曰〕曳者、衣裳在身。行必曳之。○〔毛氏曰〕婁亦曳也。○〔孔氏曰〕走馬謂之馳。策馬謂之驅。○〔毛氏曰〕宛、死貌。朱氏曰。坐見死貌。愉、樂也。○〔朱氏曰〕山則有樞矣。隰則有榆矣。子有衣裳車馬。而不服不乘。若一旦宛然以死。則他人取之以爲已樂矣。

山有栲。音考隰有杻。女久反子有廷內。弗灑弗埽。子有鐘鼓。弗鼓弗考。宛其死矣。他人是保。

〔毛氏曰〕栲、山樗。孔氏曰。栲似樗。色小白。亦類漆樹。俗語曰。櫄樗栲漆相似如一。杻、檍也。孔氏曰。杻葉似杏而尖。材可爲弓弩幹。○樗敕書反。櫄於力反。灑、洒色蟹反也。孔氏曰。洒、謂以水灑地而掃之。故轉爲灑。灑是散水之名。考、擊也。○〔鄭氏曰〕保、居有也。孔氏曰。居而有之。

山有漆。音七隰有栗。子有酒食。何不日鼓瑟。且以喜樂。且以永日。宛其死矣。他人入室。

〔毛氏曰〕君子無故琴瑟不離力智反於側。永、引也。○〔朱氏曰〕人多憂則覺日短。飲食作樂。可以引長此日也。

詩人豈眞欲昭公馳驅飲樂者哉。蓋曰。是物也。行且爲他人所有。曾不若及今爲樂之爲愈。其激發感切之者深矣。非勸其爲樂也。呂祿棄軍。其姑呂嬃悉出珠玉寶器散堂下。曰毋爲他人守也。乃此詩之意也。末章尤可見。

山有樞三章。章八句。

揚之水。刺晉昭公也。昭公分國以封沃。烏毒反沃盛彊。昭公微弱。國人將叛而歸沃焉。朱氏曰。按左傳史記。晉穆侯之太子曰仇。其弟曰成師。穆侯薨。仇立。是爲文侯。文侯薨。昭侯立。封成師於曲沃。師服諫曰。吾聞國家之立也。本大而末小。是以能固。故天子建國。諸侯立家。今晉甸侯也。而建國。本既弱矣。其能久乎。成師卒。謚曰桓叔。

揚之水。白石鑿鑿。子洛反素衣朱襮。音博從子于沃。既見君子。云何不樂。音洛

〔毛氏曰〕興也。○揚之水解見王風。○〔毛氏曰〕鑿鑿然、鮮明貌。陳氏曰。鑿鑿然嶢嶢。襮、領也。諸侯繡黼丹朱中衣。孔氏曰。釋器。黼領謂之襮。孫氏注云。繡刺黼文以褗領。郊特牲云。繡黼丹朱中衣。大夫之僭禮也。大夫服之則爲僭。知諸侯當服之也。中衣者。朝服祭服之裏衣也。其制如深衣。以素爲衣。丹朱爲緣。繡黼爲領。○〔鄭氏曰〕國人欲進此服。去從桓叔。○〔毛氏曰〕沃、曲沃。孔氏曰。曲沃在河東聞喜縣。○〔鄭氏曰〕君子、謂桓叔。○〔歐陽氏曰〕揚之水。

其力弱不能流移白石以興昭公微弱不能制曲沃而桓叔之強於晉國如白石鑿鑿然見於水中爾其民從而樂之則詩文自見

揚之水白石皓皓（古老反）素衣朱繡從子于鵠既見君子云何其憂

〔毛氏曰〕皓皓潔白也繡黼也（孔氏曰謂於綃之上繡刺以爲黼非訓繡爲黼也）鵠曲沃邑云何其憂言無憂也〇〔董氏曰〕崔靈恩集注本作素衣朱綃（鄭氏曰繡當爲綃〇孔氏曰綃繒名〇郊特牲疏曰魯詩云素衣朱綃）

揚之水白石粼粼我聞有命不敢以告人

〔毛氏曰〕粼粼清澈也（說文曰水生涯石間曰粼粼）〇〔蘇氏曰〕命桓叔之政命也聞而不敢以告人爲之隱也桓叔將以傾晉而民爲之隱欲其成矣（李氏曰古者不軌之臣欲行其志必先施小惠以收衆情然後民翕然從之田氏之於齊亦猶桓叔之於晉田氏以家量貸民而以公量收之國人愛之如父母其後召公子陽生於魯而立之陽生夜至於齊國人知之而皆不言所謂我聞有命不敢以告人也）

揚之水三章二章章六句一章四句

椒聊刺晉昭公也君子見沃之盛彊能修其政知其蕃（音煩）衍（延善反）盛大子孫將有晉國焉

椒聊之實蕃衍盈升彼其之子碩大無朋椒聊且（子餘反）遠條且

〔毛氏曰〕興也椒聊椒也（陸璣疏云聊語助也）〇〔董氏曰〕崔靈恩集注謂古者爲升上徑一寸下徑六分其深八分（本草同）今以兩手爲掬則掬大於升矣〇〔鄭氏曰〕之子是子也謂桓叔也〇〔毛氏曰〕朋比也（釋文云謂無比例）〇〔陳氏曰〕是椒也其條遠矣言子孫大也（范氏曰椒聊且者本其始也遠條且者言其枝別將遠而無窮也）

椒聊之實蕃衍盈匊（九六反）彼其之子碩大且篤椒聊且遠條且

〔毛氏曰〕兩手爲匊（范氏曰盈匊者不復以升較言益多也〇呂氏曰古量二升曰匊匊大於升）篤厚也

椒聊二章章六句

綢（直留反）繆（亡侯反）刺晉亂也國亂則昏姻不得其時焉（范氏曰昏姻者人之情而天地之理也不得其時則人情失而天地之理逆矣）

綢繆束薪三星在天今夕何夕見此良人子兮子兮如此良人何

〔毛氏曰〕興也綢繆猶纏綿也（孔氏曰綢繆是束薪之狀故云猶纏綿也）〇〔鄭氏曰〕三星謂心星也爲二月之合宿（孔氏曰二月日體在戌而斗柄建卯初昏之時心星在於卯上二月之昏合於本位故稱合宿）故嫁娶者以爲候焉昏而不見嫁娶之時也今乃見其在天則不得其時（毛氏曰三星參也始見可以嫁娶〇孔氏曰毛以秋冬爲昏時王肅云謂十月也）〇〔張氏曰〕今夕何夕見此良人言此時可以見也〇〔王氏曰〕見此

良人言女子之失時者也〇〔孔氏曰〕子兮子兮自咨嗟也〇〔曾氏曰〕子兮子兮如此良人何終不遂之辭也

綢繆束芻三星在隅今夕何夕見此邂（戶懈反）逅（胡豆反）子兮子兮如此邂逅何

〔王氏曰〕今夕何夕見此邂逅以失時也故思不期而會焉（廣漢張氏曰若謂爲昏姻則不得稱邂逅堯之遺風只是儉而用禮一事亦不必事事稱有遺風也）〇釋文逅作覯曰本又作逅韓詩云邂覯不固之貌

綢繆束楚三星在戶今夕何夕見此粲（采旦反）者子兮子兮如此粲者何

〔王氏曰〕見此粲者言男子之失時也〇〔李氏曰〕國語雖曰三女爲粲而又曰粲美物也是言美女也

三星見則非昏姻之時在天在隅在戶隨所見而互言之不必以爲時之先後方束薪而見三星慨然有感於男女失時而其不期而見又似於男女適然相遇也故嘆息而言曰是夕也男女儻相見其樂當如何曰良人曰粲者蓋互爲男女之辭以極其思望之情耳

綢繆三章章六句

杕（徒細反）杜刺時也君不能親其宗族骨肉離散獨居而無兄弟將爲沃所幷（必政反）爾

有杕之杜其葉湑湑（私敘反）獨行踽踽（俱禹反）豈無他人不如我同父嗟行之人胡不比（毗志反）焉人無兄弟胡不佽（七利反）焉

〔毛氏曰〕興也杕特生貌杜赤棠也（孔氏曰陸璣云赤棠與白棠同耳但子有赤白美惡子白色爲白棠甘棠也少酢滑美赤棠子澀而酢無味）〇〔王氏曰〕湑湑潤澤也〇〔毛氏曰〕踽踽無所親也〇〔范氏曰〕比親也〇〔毛氏曰〕佽助也

有杕之杜其葉菁菁（子零反）獨行睘睘（求營反）豈無他人不如我同姓嗟行之人胡不比焉人無兄弟胡不佽焉

〔毛氏曰〕菁菁葉盛也睘睘無所依也〇〔董氏曰〕崔靈恩集注佽作次

杜雖特生然此詩方云其葉湑湑其葉菁菁卽非以比晉君不親宗族也蓋言晉公室枝葉彫落曾杕杜之不如也獨行踽踽言孤立無親豈無他人不如我同父言他人之不足恃嗟行之人胡不比焉人無兄弟胡不佽焉言苟以他人爲可恃則嗟彼行道之人胡不自相親比也凡人無兄弟者胡不外求佽助也蓋深曉晉君以行道之人必不相親比苟非兄弟必不相佽助信乎豈無他人不如我同父也

杕杜二章章九句

羔裘刺時也晉人刺其在位不恤其民也

羔裘豹袪。起居反 自我人居居。豈無他人。維子之故。

〔陳氏曰〕羔裘。上下通服。君純羔。大夫間之以羔爲裘。以豹飾袪。玉藻曰。羔裘豹飾。緇衣以裼之。○鄭氏曰。羔裘豹袪。在位卿大夫之服也。○〔毛氏曰〕袪、袂也。孔氏曰。袂是袖之大名。袪是袖頭之小稱。自、用也。居居、懷惡不相親比之貌。孔氏曰。爾雅云。居居究究。惡也。李巡曰。居居不狎習之惡。○〔朱氏曰〕在位者不恤其民。故在下者謂之曰。彼服是羔裘豹袪之人。○〔孔氏曰〕用使我之衆人居居然有悖惡之色。不與民相親。不憂我之困苦。我豈無他人可歸往乎。維子之故舊恩好。不忍去耳。

羔裘豹褎。徐救反 自我人究究。豈無他人。維子之好。呼報反

〔毛氏曰〕褎、猶袪也。究究、猶居居也。孔氏曰。孫炎云。究究。窮極人之惡。○〔鄭氏曰〕我不去而歸往他人者。乃念子而愛好之也。民之厚如此。亦唐之遺風。孔氏曰。北風刺虐。則云攜手同行。碩鼠則云適彼樂國。皆無顧戀之心。此則念其恩好。不忍歸他人之國。其情篤厚如此。亦是唐之遺風。○釋文。褎作褏。曰本又作褎。

羔裘二章。章四句。

鴇音保羽。刺時也。昭公之後。大亂五世。君子下從征役。不得養羊亮反其父母。而作是詩也。朱氏曰。昭公七年。潘父弒昭公而納桓叔。不克。晉人立昭公之子平。是爲孝侯。孝侯八年。曲沃桓叔卒。子鱓立。是爲莊伯。伐翼。殺孝侯。晉人立其弟郄侯。六年。莊伯伐翼。郄侯奔隨。王命虢公伐曲沃而立郄侯之子光。是爲哀侯。元年。翼人復逆郄侯而納諸鄂。二年。莊伯卒。子稱立。是爲武公。九年。武公伐翼。逐翼侯于汾隰。夜獲之。晉人立哀侯之子。是爲小子侯。小子侯四年。武公殺之。明年。遂滅翼。王命虢仲立哀侯之弟緡。二十八年。武公又殺之。自孝侯至是。大亂五世矣。

肅肅鴇羽。集于苞栩。況甫反 王事靡盬。音古 不能蓺魚世反稷黍。父母何怙。音戶 悠悠蒼天。曷其有所。

〔毛氏曰〕興也。肅肅、鴇羽聲也。鴇之性不樹止。王氏曰。肅肅、疾。○孔氏曰。鴇鳥連蹄。樹止則爲苦。○釋文曰。鴇似鴈而大。無後趾。集、止也。○〔孔氏曰〕孫炎曰。物叢生曰苞。爾雅曰。苞、稹。○鄭氏曰。稹者根相迫迮梱致也。稹之忍反。迮側百反。梱口本反。致直置反。○〔毛氏曰〕栩、杼食汝反也。孔氏曰。栩杼。今柞櫟也。其子爲皁。或爲皁斗。汁可以染皁。柞子各反。櫟力的反。盬、不攻致也。孔氏曰。盬與蠱字異義同。左傳。於文皿蟲爲蠱。穀之飛亦爲蠱。然則蟲害器敗穀者。皆謂之蠱。是盬爲不攻牢不堅致之意也。○〔鄭氏曰〕蓺、樹也。○〔毛氏曰〕怙、恃也。○〔鄭氏曰〕曷、何也。君子從征伐。其爲危苦。如鴇之樹止。我迫王事。不能播種五穀。我父母將何怙乎。○〔孔氏曰〕悠悠乎蒼天。何時使我得其所乎。人窮則反本。困則告天也。

肅肅鴇翼。集于苞棘。王事靡盬。不能蓺黍稷。父母何食。悠悠蒼天。曷其有極。

〔蘇氏曰〕極、止也。○〔范氏曰〕曷其有極者。言勞役之無已也。

肅肅鴇行。戶郎反 集于苞桑。王事靡盬。不能蓺稻粱。父母何嘗。悠悠蒼天。曷其有常。

〔蘇氏曰〕行、列也。○爾雅曰。虋亡匪反。赤苗。芑羌紀反。白苗。郭璞曰。赤苗、今之赤粱粟。白苗、今之白粱粟也。○〔朱氏曰〕嘗、食也。○〔范氏曰〕思得休息。以反其常。厭亂之甚也。

鴇羽三章。章七句。

無衣。美晉武公也。武公始并卑政反晉國。其大夫爲于僞反之請命乎天子之使。所吏反 而作是詩也。孔氏曰。左傳。桓八年。王使立緡于晉。至莊十六年。乃云王使虢公命曲沃伯爲晉侯。不言滅晉之事。晉世家云。晉侯緡立二十八年。曲沃武公伐晉。滅之。盡以其寶器賂周僖王。僖王命曲沃武公爲晉君。計緡以桓八年立。至莊十六年。乃得二十八年。然則虢公命晉侯之年。始并晉也。虢公未命晉之前。有使適晉。晉大夫就之請命。

〔程氏曰〕武公始有晉國。而能請命天子。故詩人美之。美其所可美也。劉氏曰。晉武公兼其宗國。則君子曷爲美之。曰否。此之謂變風。變風者。變於正也。變之中有美。美之中有刺。取其一節。不兼其義。無衣之詩。其力足以兼國。然而不自安也。待天子之命。然後安。是之取爾。

豈曰無衣七兮。不如子之衣。安且吉兮。

〔毛氏曰〕侯伯之服七命。冕服七章。周禮注。鷩冕七章。衣三章。一曰華蟲。畫以雉。即鷩也。二曰火。三曰宗彝。皆畫。裳四章。一曰藻。二曰粉米。三曰黼。四曰黻。皆絺以爲繡。絺恥知反 諸侯不命於天子。則不成爲君。○〔孔氏曰〕就天子之使請衣。故云子之衣。○〔蘇氏曰〕以晉之力。豈不足以爲是七章之衣兮。然不如子賜我安且吉也。

豈曰無衣六兮。不如子之衣。安且燠兮。

〔鄭氏曰〕變七言六者。謙也。不敢必當侯伯。得受六命之服。列於天子之卿。猶愈乎不。許氏曰。六者。子男之服也。子男之服以五爲節。而曰六者。天子之卿六命。與子男同服故也。○毛氏曰。天子之卿六命。車旗衣服以六爲節。○〔程氏曰〕燠暖。亦謂安耳。呂氏曰。義理有所未安。雖食不飽。雖衣不暖。

喬琳爲朱泚吏部尚書。選人白前所注某官不便。琳答曰。足下謂此選竟便乎。朱泚雖有吏部選。而不可謂之便。晉國雖有冕服。苟無天子之命。亦不可謂之安且吉安且燠也。琳之爲泚臣。王師復振。旦夕誅滅。宜其發此言。若武公之篡。當東周之衰。雖以枝代宗。豈即有禍。是詩之作。乃其中心誠有所大不安也。玩其辭氣。與劉仁恭求長安本色之語異矣。仲尼錄之。所以見秉彝之不可殄滅。而王綱之猶可舉也。以史記左傳考之。平王二十六年。晉昭侯封季弟成師於曲沃。專封而王不問。一失也。平王三十二年。潘父弒昭侯。欲納成師。而王又不問。二失也。平王四十七年。曲沃莊公弒晉孝侯。而王又不問。三失也。桓王二年。曲沃莊伯攻晉。王非特不能討曲沃。反使尹氏武氏助之。及曲沃叛王。王僅能命虢伐曲沃。立晉哀侯。使其初師出以正。豈止於此乎。四失也。桓王十三年。曲沃武公弒晉小子侯。王雖不能即討。明年。猶能命虢仲立晉哀侯之弟緡于晉。又明年。猶能命虢仲芮伯梁伯荀侯賈伯伐曲沃。至是武公篡晉。僖王反受賂。命之爲諸侯。五失也。以此五失觀之。則禮樂征伐。移於諸侯。降於大夫。竊於陪臣。其所由來者漸矣。

無衣二章。章三句。

有杕之杜。刺晉武公也。武公寡特。兼其宗族。而不求賢以自輔焉。孔氏曰。武公初兼宗國。而不求賢。故刺之。

有杕之杜生于道左彼君子兮噬肯適我中心好呼報反之曷飲於鴆反食音嗣之

〔毛氏曰〕興也〇〔鄭氏曰〕杕音弟杜特生陰寡道左道東也〇〔蘇氏曰〕噬逝通朱氏曰噬發語辭也〇〔范氏曰〕杕杜陰至寡也然以生於道左而人得休息焉武公兼其宗族又不求賢以自輔孤特如此則是杜之不若也〇〔朱氏曰〕寡特不足恃賴則彼君子亦不肯適我矣〇〔陳氏曰〕使武公誠實有好賢之心唯恐無以飲食賢者則賢者自來矣〇釋文云韓詩噬作逝

有杕之杜生于道周彼君子兮噬肯來遊中心好之曷飲食之

〔毛氏曰〕周曲也〇釋文曰周韓詩作右

有杕之杜二章章六句

葛生刺晉獻公也好攻戰則國人多喪息浪反矣孔氏曰獻公詭諸武公子按左傳莊二十八年傳稱晉伐驪戎閔元年傳曰晉侯作二軍以滅耿滅魏二年傳曰晉侯使太子申生伐東山皋落氏僖二年晉師滅下陽五年傳曰八月晉侯圍上陽冬滅虢又執虞公八年傳稱晉里克敗狄于采桑見於傳者已如此是其好攻戰也國人或死行陣或見囚虜是以多喪〇陳氏曰逃亡曰喪

〔程氏曰〕此詩思存者非悼亡者

葛生蒙楚蘞音廉蔓于野予美亡此誰與獨處

〔毛氏曰〕興也葛生延而蒙楚蘞生蔓于野喻婦人外成於它家孔氏曰葛生延蔓而蒙于楚木蘞亦生蔓而蒙于野中陸璣疏云蘞似栝樓葉盛而細〇程氏曰葛之生託於物蘞之生依于地興婦人依君子〇〔鄭氏曰〕我所美之人謂其君子也〇〔朱氏曰〕予之所美者獨不在是〇〔程氏曰〕誰與乎獨處而已

葛生蒙棘蘞蔓于域予美亡此誰與獨息

〔毛氏曰〕域塋域也

角枕粲兮錦衾爛兮予美亡此誰與獨旦

〔朱氏曰〕粲爛華美鮮明之貌范氏曰角枕之粲錦衾之爛則其嫁未久也〇〔程氏曰〕獨旦獨處至旦也朱氏曰自夜至旦也

夏之日冬之夜百歲之後歸于其居

〔朱氏曰〕夏之日日永之時也冬之夜夜永之時也〇〔鄭氏曰〕思者於晝夜之長時尤甚故極言之以盡情居墳墓也言此婦人專壹義之至情之盡廣漢張氏曰葛生之詩雖婦人思存者而作然以獻公之攻戰不休知其死亡之無日也則斷之以百歲之後庶幾得同歸于邱而已其亦傷之至也〇蘇氏曰思之深而無異心此唐風之厚也

冬之夜夏之日百歲之後歸于其室

〔鄭氏曰〕室猶居也

葛生五章章四句

采苓力丁反刺晉獻公也獻公好聽讒焉朱氏曰獻公好聽讒觀驪姬譖殺太子及逐羣公子之事可見也

采苓采苓首陽之巔人之為言苟亦無信舍旃舍旃苟亦無然人之為言胡得焉

〔毛氏曰〕興也〇〔朱氏曰〕采有聽取之義故以采苓起興〇〔毛氏曰〕苓大苦也釋文曰卽甘草葉似地黃首陽山名也孔氏曰首陽在河東蒲坂縣南〇〔鄭氏曰〕巔山之上苟且也旃之言焉也〇〔歐陽氏曰〕戒獻公聞人之言且勿聽信置之且勿以為然程氏曰又重誡曰置之且無以為然更考其言何所得謂徐察其虛實也毛氏曰采苓細事也首陽幽辟也細事喻小行也幽辟喻無徵也〇孔氏曰小行謂小小之事無徵謂幽隱辟側無徵驗也讒言之起由君數問小事於小人〇〔孔氏曰〕人之為言王肅諸本皆作為言定本作偽言

采苦采苦首陽之下人之為言苟亦無與舍旃舍旃苟亦無然人之為言胡得焉

〔毛氏曰〕苦苦菜也孔氏曰所謂堇荼也〇〔朱氏曰〕與許與也

采葑采葑首陽之東人之為言苟亦無從舍旃舍旃苟亦無然人之為言胡得焉

〔毛氏曰〕葑菜名也

采苓采苦采葑不曰郊野而曰首陽者興采聽之當遠也孔子曰浸潤之譖膚受之愬不行焉可謂遠也已矣不輕聽易動而徐觀其是非惟遠者能之毛氏以采苓為細事首陽為幽辟孔氏采引而伸之謂讒言之起由君數問小事於小人雖求之太過然實天下之名言也故附見焉

采苓三章章八句

唐國十二篇三十三章二百三句

五十五葉

34 B

呂氏家塾讀詩記卷十二

秦

〔鄭氏詩譜曰〕秦者隴西國名於禹貢近雍州鳥鼠山（朱氏曰今秦州是也）堯時有伯翳者實皐陶之子佐禹治水賜姓曰嬴（孔氏曰鄭語云嬴伯翳之後地理志云嬴伯益之後則伯益伯翳聲轉字異猶一人也秦本紀云秦之先帝顓頊之苗裔孫曰女脩女脩生大業大業生大費是爲伯翳列女傳云皐子生五歲而佐禹曹大家注云皐子皐陶之子伯益也）周孝王使其末孫非子養馬於汧渭之間封爲附庸邑之於秦谷至曾孫秦仲宣王又命作大夫始有車馬禮樂侍御之好國人美之秦之變風始作秦仲之孫襄公平王之初興兵討西戎以救周平王東遷王城乃以岐豐之地賜之始列爲諸侯遂有周西都宗周畿內八百里之地其封域在荊岐終南惇物之野至元孫德公又徙於雍云○前漢地理志天水隴西山多林木民以板爲室屋及安定北地上郡西河皆迫近戎狄修習戰備高上氣力以射獵爲先故秦詩云在其板屋又曰王于興師修我甲兵與子偕行及車轔四驖小戎之詩皆言車馬田狩之事○〔朱氏曰〕岐豐之地文王用之以興二南之化如彼其忠且厚也秦人用之未幾而一變其俗見於詩者大抵尙氣概先勇力已悍然有招八州而朝同列之氣矣蓋雍州土厚水深其民敦重質直不爲浮靡以善導之則易以興起以猛驅之則其強毅果敢之資亦足以強兵力農而成富強之業也論之於此以見厚重強直者之可與有爲而又

以見上之導民不可不謹其所之也

車鄰（力人反）美秦仲也秦仲始大有車馬禮樂侍御之好焉（孔氏曰秦仲以字配國者附庸未得爵命無謚可稱）

有車鄰鄰有馬白顛（都田反）未見君子寺人之令（力呈反）

〔毛氏曰〕鄰鄰衆車聲也白顛的（丁歷反）顙（桑黨反）也（孔氏曰的白也顙額也額有白毛○王氏曰白顛蓋仲之名馬驊騮盜驪赤兔的盧之稱）寺人內小臣也（孔氏曰寺人是在內細小之臣非謂寺人卽是內小臣之官也燕禮諸侯之禮也云獻左右正與內小臣是諸侯有內小臣也左傳齊有寺人貂晉有寺人披是諸侯有寺人也）○〔鄭氏曰〕欲見國君者必先令寺人使傳告之時秦仲又始有此臣（蘇氏曰凡此皆人君之常禮而秦之先君昔所未有也○范氏曰寺人所以傳內外之命君臣相信故其下得以使之也）

阪（音反）有漆隰有栗既見君子並坐鼓瑟今者不樂（音洛）逝者其耋（田節反）

〔毛氏曰〕興也陂者曰阪下溼曰隰○〔鄭氏曰〕既見既見秦仲也○〔毛氏曰〕耋老也八十曰耋○〔朱氏曰〕阪則有漆矣隰則有栗矣既見君子則並坐鼓瑟矣○〔鄭氏曰〕並坐鼓瑟君臣以閒暇燕飲相安樂也○〔范氏曰〕今者不樂恐失時也○〔李氏曰〕逝者與日月逝矣之逝同皆言其歲月之往

既見君子並坐鼓瑟簡易相親之俗也今者不樂逝者其耋悲壯感嘆之氣也秦之強以此而止於爲秦者亦以此

阪有桑隰有楊既見君子並坐鼓簧（音黃）今者不樂逝者其亡

〔毛氏曰〕簧笙也

車鄰三章一章四句二章章六句

駟驖（田結反）美襄公也始命有田狩之事園囿之樂（音洛）焉（孔氏曰秦非子至於莊公常爲附庸莊公生襄公平王封襄公爲諸侯賜之岐西之地）

駟驖孔阜六轡在手公之媚（眉冀反）子從公于狩

〔王氏曰〕駟驖言純驪也○〔毛氏曰〕驖驪（孔氏曰驪黑色）阜大也○〔孔氏曰〕每馬有二轡四馬當八轡矣諸文皆言六轡者以驂馬內轡納之於觖故在手者惟六轡耳○〔朱氏曰〕媚子所親愛之人也○〔毛氏曰〕冬獵曰狩○〔孔氏曰〕襄公乘驖色之馬既肥大而又良善御人執其六轡在手而已不須控制之也○〔呂氏曰〕公之媚子不必如媚于天子媚于國人者也此詩稱其始爲諸侯未必能用賢但人君之奉稍備云耳

奉時辰牡辰牡孔碩公曰左之舍（音捨）拔（蒲末反）則獲

〔毛氏曰〕時是辰時也冬獻狼夏獻麋（亡悲反）春秋獻鹿豕羣獸（孔氏曰皆天官獸人文獸之供食各有時節故謂之時牡）○〔朱氏曰〕牡獸

之牡者也。○〔董氏曰〕五御三曰逐禽左。自左膘而射之。達于右腢。爲上殺。孔氏曰。逐禽由左。禮之常法。○〔毛氏曰〕拔、矢末也。孔氏曰。以鏃爲首。故拔爲末。○〔孔氏曰〕虞人奉是時節之杜獸。驅以待公射之。是時節之牡獸甚肥大矣。公戒御者曰。從左而逐之。公乃親自射之。舍放矢括。則獲其獸。言公之善射。

遊于北園。四馬既閑。輶音由車鸞盧丹反鑣。彼驕反載獫力念反歇許竭反驕。許喬反

〔毛氏曰〕閑、習也。輶、輕也。鄭氏曰。輕車。驅逆之車。○孔氏曰。田僕掌設驅逆之車。驅禽使前趨獲。逆御還之使不出圍。○〔朱氏曰〕鸞、鈴也。效鸞鳥之聲。鑣、馬銜也。○〔鄭氏曰〕置鸞於鑣。異於乘車也。孔氏曰。乘車之鸞在衡。和在軾。○〔毛氏曰〕獫、歇驕、田犬也。長喙況廢反曰獫。短喙曰歇驕。○〔朱氏曰〕田事已畢。故遊于北園。以車載犬。蓋以休其足力也。韓愈畫記。有騎擁田犬者。亦此類。

駟驖三章。章四句。

小戎。美襄公也。備其兵甲以討西戎。西戎方強而征伐不休。國人則矜其車甲。婦人能閔其君子焉。李氏曰。史記。秦仲誅西戎。西戎殺之。宣王召其子莊公。與兵七千人。使伐西戎。破之。至殺幽王驪山下。襄公將兵救周有功。平王封襄公爲諸侯。十二年伐戎至岐而卒。

小戎俴錢淺反收。五楘音木梁輈。陟留反游環脅驅。陰靷音胤鋈音沃續。文茵音因暢敕亮反轂。音谷駕我騏音其馵。之樹反言念君子。溫其如玉。在其板屋。亂我心曲。

〔毛氏曰〕小戎、兵車也。俴、淺。收、軫之忍反也。董氏曰。六月言元戎十乘。此天子之車也。故夏鉤車。殷寅車。周元戎。然則諸侯之戎車謂之小戎宜也。○孔氏曰。俴、淺也。收、軫也。軫者、車之前後兩端之橫木也。所以收斂所載。故名收。爲兵車言淺。軫者對大車。平地載任之車爲淺也。兵車當輿之內。從前軫至後軫。惟深四尺四寸。大車前軫至後軫。其深八尺。兵車之軫。比之爲淺。五、五束也。楘、歷錄音祿也。梁輈、輈上句古侯反衡也。一輈五束。束有歷錄也。孔氏曰。楘、歷錄也。輈者、轅也。梁輈、輈上曲句衡者。轅也。轅從軫以前。稍曲而上至衡。則居衡之上。而闌下句之。衡則橫居轅下。如屋之梁然。故謂之梁輈也。一輈之上。以皮革五處束之。每束皆有文章歷錄。故謂之五楘也。○陳氏曰。輈、車轅也。其前駕於服馬之衡之上。其後則乘前軫。直過後軫。梁輈則穹其上以便服馬之進退。車之進退以轅爲主。懼輈之不堅也。故一轅則五分其穹。每分以皮束之。使堅。是謂五楘。游環、靷環也。游在背上。所以禦出也。脅驅、愼駕具。所以止入也。鄭氏曰。游環在背上。無常處。貫驂之外轡。以禁其出。脅驅者。著服馬之外脅。以止驂之入。○孔氏曰。游環者。以環貫靷。游在服馬背上。驂馬之外轡貫之。游移無定處也。驂馬欲出。此環牽之。所以禦出也。脅驅者。以一條皮。上繫於衡。後繫於軫。當服馬之脅。愛慎乘駕之具也。驂馬欲入。則此皮約之。所以止入也。陰、揜於檢反軓也。靷、所以引也。鋈、白金也。續、續靷也。鄭氏曰。揜軓在軾前。垂輈上。鋈續。白金飾續靷之環。○孔氏曰。揜軓。謂輿下三面材。以板木橫側車前。所以陰映此軓也。軓在軾前。橫木映軓。故鄭氏云軓在軾前。垂輈上。謂此板車輈上也。此車衡之長。唯六尺六寸。止容二服而已。驂馬頸不當衡。別以皮爲二靷。繫於陰板之上。令驂馬引之。左傳云。兩靷將絕。是橫軓之前。別有驂馬二靷也。鋈、沃也。非白金之名。謂銷白金以沃灌靷環。言鋈續。則是作環相接。○朱氏曰。揜軓在軾前。軫上。靷者。以皮二條。前繫驂馬之頸。後繫陰板之上。鋈續。

陰板之上。有續靷之處。消白金沃其環以爲飾也。文茵、虎皮也。暢轂、長轂也。孔氏曰。茵者車上之褥。用皮爲之。言文茵。車中所坐也。用虎皮。有文采也。暢訓爲長。言長於大車之轂也。兵車之轂長三尺二寸。大車之轂長尺半。兵車之轂。比之爲長。○朱氏曰。暢所以貫車輪者。騏、騏文也。左足白曰馵。孔氏曰。色之青黑者名爲綦。馬名爲騏。知其色作綦文。馬後足白爲馵。○〔孔氏曰〕婦人閔其君子云。言念君子。溫然其如玉。今乃遠在西戎板屋之中。思而不得見。亂我心曲也。朱氏曰。心曲。心中委曲之處也。地理志云。天水隴西。民以板爲屋。然則秦之西垂。民亦板屋也。毛氏言西戎板屋者。此言伐戎故也。

四牡孔阜。六轡在手。騏駵音留是中。騧古花反驪是驂。龍盾順允反之合。鋈以觼古穴反軜。音納言念君子。溫其在邑。方何爲期。胡然我念之。

〔孔氏曰〕孔阜、甚肥大也。六轡見前章。○〔鄭氏曰〕赤身黑鬣力輒反曰駵。孔氏曰。今人猶謂此爲駵馬。○〔孔氏曰〕黃馬黑喙曰騧。○驪解見駟。○〔鄭氏曰〕中、中服也。驂、兩騑芳非反也。孔氏曰。車駕四馬。在內兩馬謂之服。在外兩馬謂之騑。○〔毛氏曰〕龍盾、畫龍爲盾也。合、合而載之。孔氏曰。盾以木爲之。而謂之龍盾。是畫龍于盾也。王肅云。合而載之。以爲車上之衛也。○〔鄭氏曰〕鋈以觼軜。軜之觼以白金爲飾也。軜繫於軾前。○〔朱氏曰〕觼、環之有舌者。○〔毛氏曰〕軜、驂內轡也。孔氏曰。觼軜。謂白金飾皮爲觼。以納物也。四馬八轡。而經傳皆言六轡。明有二轡當繫之。馬之有轡者。所以制馬之左右。令之隨逐人意。驂馬欲入。則偪而脅驅。內轡不須牽挽。故知軜者納驂內轡。繫於軾前。其繫之處。以白金爲觼也。○蘇氏曰。驂之外轡。則御者執之。○〔朱氏曰〕邑、西鄙之邑也。方、將也。將以何時爲歸期乎。何爲使我念之極也。

俴駟孔羣。厹音求矛鋈錞。徒對反蒙伐有苑。虎韔敕亮反鏤魯豆反膺。交韔二弓。竹閉緄古本反縢。直登反言念君子。載寢載興。厭厭於鹽反良人。秩秩德音。

〔毛氏曰〕俴駟、四介馬也。孔氏曰。俴訓爲淺。駟是四馬。是用淺薄之金以爲駟馬之甲。○陳氏曰。今爲馬甲之札。欲其輕而易於馬之旋習。○〔鄭氏曰〕孔羣者。言甚調和也。○〔毛氏曰〕厹、三隅矛也。錞、鐏徂寸反也。孔氏曰。厹矛。三隅矛。刃有三角。鋈以白金爲其錞。曲禮曰。進戈者前其鐏。進矛戟者前其錞。是矛之下端者當有鐏也。銳底曰鐏。平底曰鐓。毛氏言錞鐏者。取類相明。非訓爲鐏也。○朱氏曰。鋈錞亦以白金鋈之也。蒙、討羽也。伐、中干也。苑、文貌。鄭氏曰。蒙、厖也。討、雜也。畫雜羽之文於伐。故曰厖伐。○孔氏曰。畫雜鳥之羽以爲盾飾。其文章苑然而美。司兵掌五盾。各辨其等。注云。干櫓之屬。言辨其等。則盾有大小。左傳。狄虒彌建大車之輪而蒙之以甲以爲櫓。櫓是大盾。故以伐爲中干。干伐皆盾之別名也。虎、虎皮也。韔、弓室也。○〔鄭氏曰〕鏤、刻金飾也。○〔毛氏曰〕膺、馬帶也。孔氏曰。其弓則有虎皮之韔。其馬則有金鏤之膺。胷也。鏤膺謂胷上有鏤。是以金飾帶。若今之婁胸也。交韔、交二弓於韔中也。孔氏曰。交二弓於韔中。謂顛倒安置之。○王氏曰。韔必二弓。如有副馬以備壞也。閉、紲。息列反緄、繩。縢、約也。孔氏曰。既夕禮說明器之弓云。有柲。注云。柲、弓檠也。弛則縛之於弓裏。備損傷也。以竹爲之。引詩云竹閉緄縢。然則竹閉一名柲也。紲、檠也。置弓柲裏。以繩縢之。因名柲爲紲。所紲之事。即緄縢是也。謂以繩約弓。然後內之韔中也。○朱氏曰。檠弓體使正也。○〔朱氏曰〕載寢載興。言思之深。既寢而又興也。○〔毛氏曰〕厭厭、安靜也。○〔蘇氏曰〕秩秩、有敘也。○〔李氏曰〕婦人謂夫乃安靜善人。其德音又秩秩然有敘。今乃

從征役.我是以思念也.○釋文.厺作去.

小戎三章.章十句.

蒹古恬反葭音加.刺襄公也.未能用周禮.將無以固其國焉.蘇氏曰.蒹葭之方盛也.蒼蒼其強勁.而不適於用.至於白露凝戾爲霜.然後堅成.可施用於人.秦起于西垂.與戎狄雜居.本以強兵富國爲先.襄公以耕戰自力.而不知以禮義終成之.豈不蒼然盛哉.然君子以爲未成.故其後世.狃於利而不知義.至商君.厲之以法.卒以此勝天下.既勝之後.二世而亡.其數有以取之矣.

蒹葭蒼蒼.白露爲霜.所謂伊人.在水一方.遡蘇路反洄音回從之.道阻且長.遡游從之.宛在水中央.

〔毛氏曰〕興也.蒹.蒹葭.蘆也.孔氏曰.蒹似萑而細.高數尺.牛食之肥.葭.蘆.葦也.蒼蒼.盛也.白露凝爲霜.○〔朱氏曰〕伊人.猶言彼人也.一方.彼一方也.○〔毛氏曰〕逆流而上曰遡洄.順流而涉曰遡游.○〔鄭氏曰〕宛.坐見貌.○〔歐陽氏曰〕蒹葭必待霜然後堅實.秦必用周禮以變其夷狄之俗.○〔程氏曰〕順而求之則易且近.逆而求之則艱且遠.

蒹葭淒淒.白露未晞音希.所謂伊人.在水之湄.遡洄從之.道阻且躋.遡游從之.宛在水中坻直尸反.

〔程氏曰〕淒淒.青蒼之間也.○〔毛氏曰〕晞.乾也.孔氏曰.謂未乾爲霜.躋.升也.○〔爾雅曰〕水草交爲湄.○〔毛氏曰〕坻.小渚也.○釋文.淒淒作萋萋.曰本亦作淒.

蒹葭采采.白露未已.所謂伊人.在水之涘.遡洄從之.道阻且右.遡游從之.宛在水中沚.

〔朱氏曰〕采采.言其盛而可采也.○〔毛氏曰〕未已.猶未止也.涘.涯也.○〔孔氏曰〕若正與相當行則易到.今乃出其右.是難至也.○〔毛氏曰〕小渚曰沚.

此詩全篇皆比.猶鶴鳴之類.所謂伊人.猶曰所謂此理也.蓋指周禮也.襄公所以未能用周禮者.疑其□爾.若孝公所云安能邑邑待數十百年以成帝王也.故詩人諷之以禮甚易且近.特人求之非其道爾.

蒹葭三章.章八句.

終南.戒襄公也.能取周地.始爲諸侯.受顯服.大夫美之.故作是詩以戒勸之.歐陽氏曰.按史記.平王封襄公爲諸侯.賜之以岐西之地.襄公十二年伐戎.至岐而卒.子文公立十六年.以兵伐戎.戎敗走.遂收周餘民而有之.地至岐.蓋自戎[illegible]周室東遷.雖以岐豐賜秦.使自攻取.而終襄公之世.不能取之.但嘗一以兵至岐.至文公始逐戎而取岐豐之地.○朱氏曰.襄公雖未能逐有周地.然既有天子之命矣.穀梁子曰.王者錫之命之.則成矣.

終南何有.有條有梅.君子至止.錦衣狐裘.顏如渥於角反丹.其君也哉.

〔毛氏曰〕興也.終南.周之名山終南也.條.槄.梅.柟如鹽反也.孔氏曰.槄.郭璞曰.今之山楸也.陸璣云.皮葉白.色亦白.宜爲車板.梅.郭璞曰.似杏.實酢.○〔朱氏曰〕君子.指其君也.○〔鄭氏曰〕至止者.受命服於天子而來也.諸侯狐裘以裼星歷反之.楊氏曰.玉藻曰.錦衣狐裘.諸侯之服

也.渥.厚漬疾智反也.顏色如厚漬之丹.言赤而澤也.○〔程氏曰〕終南崇高厚大.以興君位之尊.山之高大.必生美材.人君尊崇.必有令德.故宜稱顯服.又美其容貌.稱人君之位.范氏曰.有其服與容.而無德以稱之.君子恥之.此所以戒也.其君也哉.猶書所謂孺子王矣.戒之之辭也.

終南何有.有紀有堂.君子至止.黻音弗衣繡裳.佩玉將將七羊反.壽考不忘.

〔程氏曰〕紀.稜角.堂.平寬.朱氏曰.紀.山之廉角也.堂.山之寬平處也.○毛氏曰.紀.基也.堂.畢道平如堂也.○孔氏曰.基謂山基也.畢.終南之道名.道之側.其崖如堂之牆也.○〔毛氏曰〕黑與青謂之黻.朱氏曰.黻之狀.兩己相戾也.五色備謂之繡.朱氏曰.繡.刺繡.○〔朱氏曰〕將將.佩玉聲也.壽考不忘者.欲其居此位.服此服.長久而安寧也.亦戒勸之辭.

終南二章.章六句.

黃鳥.哀三良也.國人刺穆公以人從死.而作是詩也.孔氏曰.左傳文六年.秦伯任好卒.以子車氏之三子奄息仲行鍼虎爲殉.皆秦之良也.國人哀之.爲之賦黃鳥.殺人以殉葬.環其左右曰殉.不刺康公而刺穆公.是穆公命從已死.此人自殺從之.○董氏曰.陳乾昔魏顆從其治命.不以爲殉.君子美之.然康公得無罪乎.詩人特以傷賢者之不得死.然方責穆公死而棄民.故舉其重者.○朱氏曰.三人者不食其言.以死從君.而詩人不以爲美者.死不爲義.不足美也.○東坡蘇氏和陶淵明三良詩曰.此生太山重.忽作鴻毛遺.三子死一言.所死良已微.賢哉晏平仲.事君不以私.我豈犬馬哉.從君求蓋帷.殺身固有道.大節要不虧.君爲社稷死.我則同其歸.顧命有治亂.臣子得從違.魏顆眞孝愛.三良安足希.仕宦豈不榮.有時纏憂悲.所以靖節翁.服此黔婁衣.

交交黃鳥.止于棘.誰從穆公.子車奄息.維此奄息.百夫之特.臨其穴.惴惴其慄.彼蒼者天.殲子廉反我良人.如可贖兮.人百其身.

〔毛氏曰〕興也.朱氏曰.以所見起興也.○陶淵明詩曰.荊棘籠高墳.黃鳥聲正悲.○〔李氏曰〕交交.飛而往來之貌.○〔孔氏曰〕黃鳥止于棘.得其所.○〔毛氏曰〕子車.氏.奄息.名.○〔王氏曰〕百夫之特.則特出於百夫.○〔鄭氏曰〕穴.壙也.○〔毛氏曰〕惴惴.懼也.○〔鄭氏曰〕慄.悼慄也.彼蒼者天.愬之.○〔毛氏曰〕殲.盡.良.善也.孔氏曰.盡殺我善人.○〔朱氏曰〕此奄息之死.若可以他人贖之.則人雖有百身.亦皆願贖之矣.愛之甚也.

交交黃鳥.止于桑.誰從穆公.子車仲行戶郎反.維此仲行.百夫之防.臨其穴.惴惴其慄.彼蒼者天.殲我良人.如可贖兮.人百其身.

〔鄭氏曰〕防.猶當也.言此一人當百夫.

訓防爲當者.蓋如隄防之防水.

交交黃鳥.止于楚.誰從穆公.子車鍼虎.維此鍼虎.百夫之禦.臨其穴.惴惴其慄.彼蒼者天.殲我良人.如可贖兮.人百其身.

[王氏曰]百夫之禦.則能禦百夫者也.

黃鳥三章.章十二句.

晨風.刺康公也.忘穆公之業.始棄其賢臣焉.孔氏曰.康公.穆公子.

鴥尹橘反彼晨風.鬱彼北林.未見君子.憂心欽欽.如何如何.忘我實多.

[毛氏曰]興也.鴥.疾飛貌.晨風.鸇之然反也.孔氏曰.陸璣疏云.鸇似鷂.青黃色.燕頷句喙.嚮風搖翅.乃因風飛.急疾擊鳩鴿燕雀食之○鸇.羊召反.喙.許穢反 鬱.積也.北林.林名也.憂心欽欽.思望之心中欽欽然.程氏曰.欽欽.不解之意. 忘我實多.今則忘之矣○[程氏曰]以晨風興君子者.取其去來之疾.人君好賢.待士有道.則賢者歸之.禮貌不至.則浩然去矣.林木茂盛.則飛鳥所集.興朝廷有道.則賢者所就也.如何如何.嘆其如是也.此詩主賢者見棄之意而言.故云忘我○說文.鴥作鴪.此詩亦如權輿.刺康公與賢者有始而無終.未見君子.憂心欽欽.言康公初立.想望賢者如是之切也.如何如何.忘我實多.責其不能終也.

山有苞櫟.盧狄反 隰有六駮.邦角反 未見君子.憂心靡樂.音洛 如何如何.忘我實多.

[李氏曰]苞.叢生也○[毛氏曰]櫟.木也.陸氏草木疏云.秦人謂柞櫟爲櫟.河內人謂木蓼爲櫟.此秦詩也.宜從其方土之言柞櫟是也.○[孔氏曰]王肅云.言六.據所見而言也○[陸氏草木疏曰]駮.駮馬.駮馬.梓榆也.梓榆其樹皮青白駮犖.遙視似駮馬.故謂之駮馬.毛氏曰.駮如馬.倨牙.食虎豹○草木疏曰.下章云.山有苞棣.隰有樹檖.皆山隰之木相配.不宜云獸.○[朱氏曰]靡樂.憂之甚也○[蘇氏曰]山則有櫟.隰則有駮.可以大國而獨無其人乎.

山有苞棣.音悌 隰有樹檖.音遂 未見君子.憂心如醉.如何如何.忘我實多.

[毛氏曰]棣.唐棣也.解見何彼穠矣 檖.赤羅也.釋文曰.赤羅.今楊檖也.實似梨而小.酢可食. ○[朱氏曰]如醉.憂又甚矣.

晨風三章.章六句.

秦之寡恩.於晨風權輿二詩見之.

無衣.刺用兵也.秦人刺其君好呼報反攻戰.亟欺冀反用兵.而不與民同欲焉.孔氏曰.康公以文十年立.十八年卒.案春秋文七年.晉人秦人戰于令狐.十年.秦伯伐晉.十二年.晉人秦人戰于河曲.十六年.楚人秦人滅庸.見于經傳者.已如是.是其好攻戰也.

[朱氏曰]襄公以王命攘戎狄.報君父之讎.故征伐不休.而詩人美之.康公令狐河曲之戰.修私怨.逞小忿.故好攻戰.亟用兵.而詩人刺之.詩可以觀.於此見矣.

豈曰無衣.與子同袍.抱毛反 王于興師.修我戈矛.與子同仇.

[毛氏曰]袍.襺古典反也.孔氏曰.玉藻云.纊爲襺.縕爲袍.純著新綿名爲襺.雜用舊絮名爲袍. 戈長六尺六寸.矛長二丈○[陳氏曰]仇.怨也○[蘇氏曰]古者君與民同其甘苦.非謂其無衣也.然有是袍也.願與之同之.故於王之興師也.民皆自修其戈矛而與之同仇矣.傷今無恩於民而用其死也.秦本周地.故其民猶思周之盛時而稱先王焉.毛氏曰.上與百姓同欲.則百姓樂致其死○范氏曰.豈曰無衣.與子同袍者.上與下之辭也.王于興師.修我甲兵.與子同仇.下與其上之辭也.

豈曰無衣.與子同澤.王于興師.修我矛戟.與子偕作.

[鄭氏曰]澤.褻仙列反衣.近汚垢.朱氏曰.澤.裹也.以其親膚近于垢.澤故謂之澤.汚音烏.垢古口反. 戟.車戟.常也.孔氏曰.常長丈六. ○[毛氏曰]作.起也.

豈曰無衣.與子同裳.王于興師.修我甲兵.與子偕行.

[毛氏曰]行.往也.

無衣三章.章六句.

渭陽.康公念母也.康公之母.晉獻公之女.文公遭驪力馳反姬之難.乃旦反 未反.而秦姬卒.穆公納文公.康公時爲太子.贈送文公于渭之陽.念母之不見也.我見舅氏.如母存焉.及其卽位而作是詩也.朱氏曰.我見舅氏.如母存焉.蓋爲康公語.

[范氏曰]見舅而思其母.此人之情也.人能充是心.則孝亦無不至矣.若康公者.未能充之也.然其以是心而作是詩.亦足以爲孝矣.廣漢張氏曰.康公爲太子.送舅氏而念母之不見.是固良心也.及其卽位.循是心而賦詩.是可夫子有取焉.而卒不能自充於令狐之役.怨欲害乎良心也.使康公知循是心.養其端而充之.則怨欲可消矣.

我送舅氏.曰至渭陽.何以贈之.路車乘成證反黃.

[毛氏曰]母之昆弟曰舅○[鄭氏曰]秦是時都雍.至渭陽者.蓋東行送舅氏於咸陽之地.孔氏曰.漢地理志云.古扶風渭城縣.故咸陽也.其地在渭水之北. ○[毛氏曰]贈.送也○[董氏曰]巾車金路以封同姓.象路以封異姓.革路以封四衛.木路以封蕃國.皆諸侯也.故人君之車曰路車○[毛氏曰]乘黃.四馬也.朱氏曰.乘黃.四馬皆黃也.○[王氏曰]至渭陽者.送之遠也.悠悠我思者.思之長也.路車乘黃.瓊瑰玉佩者.贈之厚也.

我送舅氏.悠悠我思.何以贈之.瓊瑰古回反玉佩.

[毛氏曰]瓊瑰.石次玉.

渭陽二章.章四句.

權輿.刺康公也.忘先君之舊臣.與賢者有始而無終也.

於我乎夏屋渠渠今也每食無餘于嗟乎不承權輿

〔毛氏曰〕夏大也○〔孔氏曰〕夏屋王肅云大屋崔靈七依說宮室之美云夏屋渠渠○〔蘇氏曰〕渠渠深廣○〔毛氏曰〕承繼也權輿始也釋詁文　○〔朱氏曰〕言康公其初有渠渠之夏屋以待賢者而其後待賢之意寖衰供億寖薄賢者每食而無餘於是嘆之言不能繼其始也漢楚元王敬禮申公白公穆生穆生不耆酒元王每置酒嘗爲穆生設醴及王戊卽位常設後忘設焉穆生退曰可以逝矣醴酒不設王之意怠不去楚人將鉗我於市稱疾申公白公強起之曰獨不念先王之德歟今王一旦失小禮何足至此穆生曰先王之所以禮吾三人者爲道之存故也今而忽之是忘道也忘道之人胡可久處豈爲區區之禮哉遂謝病去此詩其當之矣

於我乎每食四簋今也每食不飽于嗟乎不承權輿

〔孔氏曰〕簋是瓦器容斗二升方曰簠圓曰簋簠簋稻器也簋黍稷器也○〔朱氏曰〕四簋禮食之盛也

權輿二章章五句

秦國十篇二十七章百八十一句

呂氏家塾讀詩記卷十三

陳

〔鄭氏詩譜曰〕陳者大皞虙犧氏之墟帝舜之胄有虞閼父者爲周武王陶正武王賴其利器用與其神明之後封其子嬀滿於陳孔氏曰左傳史趙云胡公不淫故周賜之姓使祀虞帝則胡公姓嬀武王所賜都於宛邱之側是曰陳胡公以備三恪孔氏曰鄭駁異義云三恪尊於諸侯卑於二王之後樂記云武王未及下車封黃帝之後於薊封帝堯之後於祝封帝舜之後於陳下車乃封夏后氏之後於杞殷之後於宋則明陳與薊祝共爲三恪　妻以元女大姬其封域在禹貢豫州之東其地廣平無名山大澤西望外方東不及明豬孔氏曰明豬尙書作盟豬卽爾雅宋有孟諸是也　大姬無子好巫覡禱祈鬼神歌舞之樂民俗化而爲之五世至幽公當厲王時政衰大夫淫荒所爲無度國人傷而刺之陳之變風作矣○〔蘇氏曰〕陳之變風其原出於大姬蓋列國之風皆有所自起方周之盛時王澤充塞其善者篤於善不善者以禮自將亦不至於惡其後周德既衰諸侯各因其舊俗而增之善者因善以入於惡而不善者日以益甚故晉以堯之遺風爲儉不中禮陳以大姬之餘俗爲遊蕩無度亦理勢然也

宛丘刺幽公也淫荒昏亂遊蕩無度焉孔氏曰幽公寧愼公子當厲王時

子之湯兮他郎反宛丘之上兮洵音荀有情兮而無望兮

〔李氏曰〕子稱幽公也○〔毛氏曰〕湯蕩也四方高中央下曰宛邱孔氏曰李巡孫炎注爾雅皆云中央下惟郭璞曰宛邱謂中央隆峻狀　○〔朱氏曰〕言此人遊蕩於宛邱之上信有情思而可樂矣然無威儀可瞻望也

湯雖訓蕩與徑斥爲淫蕩者辭氣緩急猶不同洵有情兮而無望兮從容不迫而諷切之者深矣

坎苦感反其擊鼓宛丘之下無冬無夏値直置反其鷺羽

〔毛氏曰〕坎坎鼓聲○〔朱氏曰〕値遇也○爾雅曰鷺舂鉏陸璣云靑齊謂之舂鉏遼東樂浪謂之白鷺靑脚頭上有長毛十數枚　○〔毛氏曰〕鷺鳥之羽可以爲翳鄭氏曰翳舞者所持以指麾○孔氏曰持鷺羽翳身而舞○〔朱氏曰〕言無時不遇其出遊而舞於是也范氏曰冬夏祁寒大暑之時也人之好樂於是時必少息焉今也無冬無夏則其他時可知矣

坎其擊缶方有反宛丘之道無冬無夏値其鷺翿音導

〔毛氏曰〕盎烏浪反謂之缶孔氏曰離九三鼓缶而歌是樂器坎六四樽酒簋貳用缶注云大臣以王命出會諸侯主國尊於簋副設元酒以缶則又是酒器左傳襄公九年宋災具綆缶則又是汲水之器然則缶可以節樂若今擊甌又可以盛水盛酒卽今之瓦盆也　翿翳也○爾雅翿作纛

宛丘三章章四句

東門之枌疾亂也幽公淫荒風化之所行男女棄其舊業亟欺冀反會於道路歌舞於市井爾孔氏曰應劭云古者二十畝爲一井因爲市交易漢書食貨志一井八家家有私田百畝公田十畝餘二十畝以爲井竈廬舍據其交易之處在廬舍故言二十畝爾

東門之枌宛丘之栩況甫反子仲之子婆娑素何反其下

〔毛氏曰〕枌白楡也栩杼也解見山有樞鴇羽　東門宛邱國之交會男女之所聚子仲陳大夫氏○〔張氏曰〕婆娑不必是舞但裴徊翺翔之義士大夫之子不得過市今也遨遊於市井中毛氏曰婆娑舞也

穀旦于差初佳反南方之原不績其麻市也婆娑

〔毛氏曰〕穀善也〔鄭氏曰〕差擇也績麻者婦人之事也〔范氏曰〕市所以易貨聚民而婦人廢其紡績於此兮婆娑○〔歐陽氏曰〕子仲之子常婆娑於國中樹下以相誘說因道其相誘之語曰當以善旦期於國南之原野下章又述其相約以往范氏曰先王惡夫飽食而逸居是故君子勤禮小人盡力所以愛日也今也民於善日則擇高明之地而荒樂焉　○釋文曰差韓詩作嗟○〔董氏曰〕說文引詩作市也媻娑媻古文作婆字

穀旦于逝越以鬷子公反邁視爾如荍郝饒反貽我握椒

〔毛氏曰〕逝、往也○〔鄭氏曰〕越於、䞓總也○〔毛氏曰〕邁、行也.荍、芘芣也.陸璣云.芘芣一名荆葵.似蕪菁.華紫綠色.可食微苦.
○〔孔氏曰〕男女總集而行往所會之處○〔鄭氏曰〕男女交會而相說曰.我視女之顏色.美如芘芣之華.然女乃遺我一握之椒.交情好也.孔氏曰.椒之實芬香.故以相遺.

東門之枌三章章四句.

衡門.誘僖公也.愿而無立志.故作是詩以誘掖其君也.孔氏曰.僖公.孝.幽公子○歐陽氏曰.詩人以陳僖公其性不恣放.可以勉進於善.而惜其懦而無自立之志.故作是詩以誘進之○董氏曰.掖石經作亦.

衡門之下.可以棲遲.泌之洋洋.可以樂飢.

〔毛氏曰〕衡門.橫木爲門.言淺陋也.孔氏曰.衡古文橫字.故知衡門橫木爲門.門之深者有阿塾堂宇.此唯衡木爲之.言其淺也.棲遲、遊息也.泌、泉水也○〔朱氏曰〕洋洋、水安流廣長之貌○〔歐陽氏曰〕衡門雖淺陋.亦可以遊息於其下.泌水洋洋然.閔之而樂.則亦可以忘饑.言陳國雖小.苟有意於立事.則亦可以有爲○釋文曰.樂舊作樂.逸詩本有作𤻲.

豈其食魚.必河之魴.豈其取妻.必齊之姜.

〔山陰陸氏曰〕里語曰.洛鯉河魴.貴於牛羊.則魴鯉乃魚之美者○〔鄭氏曰〕齊、姜姓○〔歐陽氏曰〕其首章既言雖小國亦有可爲.其二章三章則又言何必大國然後可爲.譬如食魚者凡魚皆可食.若必待魴鯉.則不食魚矣.譬如取妻諸姓之女皆可取.若待齊宋之族.則不取矣.是首章之意.言小國皆可爲.而二章三章言大國不可待而得.蘇氏曰.食魚必魴鯉.取妻必姜子.則終身有不獲者矣.故從其所有而爲之.及其至也.雖天下之美無加焉.不然.雖有天下之至美.而常挾不足之心以待之.則終亦不爲而已.

豈其食魚.必河之鯉.豈其取妻.必宋之子.

〔鄭氏曰〕宋、子姓.

衡門三章章四句.

東門之池.刺時也.疾其君之淫昏.而思賢女以配君子也.

〔永嘉鄭氏曰〕觀齊雞鳴之詩.其相警戒之言.則閨門之與笑歌晤言.固足以浸漬其君之心.而革其惡.此東門之詩所以思賢女也.李氏曰.自古人君修身謹行.而無流連荒亡之禍者.非特有忠臣義士.亦由賢妃正女夙夜警戒以成其德.周宣王之姜后.齊桓公之衛姬.楚莊王之樊姬是也.不獨人君爲然.吳許升少爲博徒.妻呂榮躬勤家業.以奉養其姑.數勸升修學.升每爲不義.輒流涕進規.榮父疾升.乃呼榮欲改嫁之.榮歎曰.命之所遭.義無離貳.終不肯歸.升感激自厲.乃尋師遠學.遂以成名.賢女之助如此.

東門之池.可以漚麻.彼美淑姬.可與晤歌.

〔毛氏曰〕池、城池也.漚、柔也.鄭氏曰.於池中柔麻.使可以緝績.○孔氏曰.謂漸漬使之柔忍也.○〔董氏曰〕周姬姓.陳因元女以封.故詩人猶言淑姬.孔氏以姬姜爲婦人美稱.於書無所考○〔鄭氏曰〕晤、猶對也.言淑姬宜與對歌.相切化也.孔氏曰.傳以晤爲遇.釋言云.遇、偶也.亦爲對偶之義.○〔蘇氏曰〕陳君荒淫無度.不可告語.故其君子思得淑女以化之於內.婦人之於君子.日夜處而無間.庶可以漸革其暴.如池之漚麻.漸漬而不自知也.

東門之池.可以漚紵.彼美淑姬.可與晤語.

〔陸氏草木疏曰〕紵亦麻也.宿根在地中.至春自生.不歲種.范氏曰.紵以當暑.

東門之池.可以漚菅.彼美淑姬.可與晤言.

〔孔氏曰〕菅、茅屬.柔忍宜爲索.漚乃尤善.菅者已漚之名.未漚則但名爲茅也.范氏曰.菅以爲屨.

東門之池三章章四句.

東門之楊.刺時也.昏姻失時.男女多違.親迎.女猶有不至者也.

東門之楊.其葉牂牂.昏以爲期.明星煌煌.

〔毛氏曰〕興也.牂牂然.盛貌○〔鄭氏曰〕親迎之禮以昏時○〔朱氏曰〕明星、啓明也.煌煌、大明貌.東門蓋此人親迎之所.以其所見起興曰.東門之楊.則其葉牂牂矣.昏以爲期.而明星煌煌矣○〔毛氏曰〕昏以爲期.明星煌煌.期而不至也.

東門之楊.其葉肺肺.昏以爲期.明星晳晳.

〔毛氏曰〕肺肺、猶牂牂也.晳晳、猶煌煌也.

東門之楊二章章四句.

墓門.刺陳佗也.陳佗無良師傅.以至於不義.惡加於萬民焉.朱氏曰.陳佗.文公子.桓公鮑之弟也.桓公疾病.佗殺其太子免而代之.桓公卒而佗立.明年爲蔡人所殺.此詩刺佗而追咎先君.不能爲佗置良師傅.以至於此也.

〔陳氏曰〕此詩雖以刺佗.乃是耆舊之賢者.備見始末.追咎先君.不能爲佗置良師傅.致有弒逆之事也.

墓門有棘.斧以斯之.夫也不良.國人知之.知而不已.誰昔然矣.

〔毛氏曰〕興也.墓門、墓道之門.斯、析也.幽閒希行.生此棘薪.維斧可以開析之○〔蘇氏曰〕夫陳佗也○〔程氏曰〕人情不修治則邪惡生.猶道路不脩治則荆棘生.故以興焉.墓門有荆棘.則當以斧斤

斷析之佗才不善宜得賢師良傳以道義輔正之今夫也不良衆皆知之而不去自昔誰如是乎此追咎自佗幼小不擇師傅致成其惡誰昔然矣猶云從來誰如是乎（蘇氏曰知而不之去昔誰爲此乎蓋歸咎桓公也○爾雅曰誰昔昔也）

墓門有梅有鴞（尸驕反）萃（徂醉反）止夫也不良歌以訊之訊予不顧顛倒思予

〔毛氏曰〕鴞惡聲之鳥也（孔氏曰鴞一名梟一名鵩瞻卬云爲梟爲鴟俗說以爲鴞即土梟非也○陸璣疏云鴞大如斑鳩綠色入人家凶賈誼所賦鵩鳥是也）萃集也訊告也（釋文云韓詩云訊諫也）○〔程氏曰〕前章言有棘言佗之不善後章言有梅深咎輔導之使然梅美木雖美木生墓門荊棘荒蕪之處則惡鳥萃矣雖有良心善性與不善人處則惡歸矣○〔朱氏曰〕夫也不良則有歌其惡以訊之者矣訊之而不予顧至於顛倒然後思予則豈有所及哉亦追咎之辭也

墓門幽深之地與其惡也墟墓之間荊棘[illegible]難去非用斧不足以除之佗之惡大矣非嚴師傅痛棓擊之亦莫能去其惡也墓門有梅有鴞萃止言佗之性質本非惡爲師傅所累也左傳載佗勸陳侯許鄭平親仁善鄰之言中於事理蓋非昏愚者陳侯不許卒見侵伐既而徐思佗言復與鄭和遣佗往鄭涖盟佗與鄭伯盟歃如忘洩伯料其必不免考其歲月纔數年爾而蠱惑變壞如是此詩人之所傷也

墓門二章章六句

防有鵲巢憂讒賊也宣公多信讒君子憂懼焉（孔氏曰宣公杵臼莊公弟）

防有鵲巢邛（其恭反）有旨苕（徒彫反）誰侜（陟留反）予美心焉忉忉（都勞反）

〔毛氏曰〕興也防邑也邛邱也（後漢地理志陳縣注博物記曰邛地在縣北防亭在焉）○〔孔氏曰〕鵲畏人而近人非邑有樹木則鵲不巢○〔鄭氏曰〕旨美也（長樂劉氏曰旨者地荒則草美茂也）〔毛氏曰〕苕草也（孔氏曰苕之華傳云苕陵苕此直云苕草彼陵苕好生下溼此則生於邱與彼異也陸璣疏云苕苕饒也蔓生莖如勞豆而細葉似蒺藜而青其莖葉可生食如小豆藿也）侜張誑也（朱氏曰侜張欺誑也）○〔朱氏曰〕忉忉憂勞之貌○〔歐陽氏曰〕讒言惑人非一言一日之致必由積累而成如防之有鵲巢漸積構成之爾又如苕饒蔓引牽連將及我也（程氏曰有叢林之蔽翳則鵲巢之興人心有蔽昏則讒諛者至邛言平廣之地則有美草興人心高明平夷則來善言）○〔程氏曰〕侜謂譸張迂迴誣罔人者必迂曲以致其惡予美心所賢者憂讒誣賢善也

中唐有甓（蒲歷反）邛有旨鷊（五歷反）誰侜予美心焉惕惕（吐歷反）

〔毛氏曰〕中中庭也唐堂塗也（孔氏曰堂下至門之徑也）甓瓴（音零）甋（都歷反）也（爾雅曰瓴甋謂之甓郭璞曰甗甎也○瓴音令甋音適甗力斛反甎草沿反）鷊綬草也（陸璣疏曰鷊五色作綬文故曰綬草）○〔程氏曰〕惕惕懼也○〔歐陽氏曰〕中唐有甓非一甓也亦以積累而成綬草雜衆色以

成文猶多言交織以成惑義與貝錦同○〔董氏曰〕鷊舊作虉○說文引詩亦爲虉

防有鵲巢二章章四句

月出刺好（呼報反）色也在位不好德而說（音悅）美色焉（王氏曰詩所言者說美色而已然叙知其不好德者子夏曰賢賢易色蓋說色如此喪其志矣未有能好德者也）

月出皎（古卯反）兮佼人僚（音了）兮舒窈（烏了反）糾（其趙反）兮勞心悄（七小反）兮

〔毛氏曰〕興也皎月光也○〔孔氏曰〕佼好之人○〔朱氏曰〕窈幽遠也糾愁結也○〔毛氏曰〕悄憂也（王氏曰悄言不敢而靜默）○〔朱氏曰〕當月出之時而思佼人之好欲一見之以舒窈糾之情而不可得是以爲之勞心悄然也（毛氏曰舒遲也窈糾舒之姿）○釋文皎作皦曰本又作皎

月出皓（胡老反）兮佼人懰（力久反）兮舒懮（於久反）受兮勞心慅（七老反）兮

〔董氏曰〕皓月光○〔蘇氏曰〕懰好也○〔朱氏曰〕懮受憂思也（蘇氏曰懮受舒之姿也）○〔王氏曰〕慅言不安而騷動○釋文懰作劉曰本又作懰

月出照兮佼人燎（力召反）兮舒夭（於表反）紹兮勞心慘（七感反）兮

〔董氏曰〕照月光之被物○〔蘇氏曰〕燎明也（董氏曰燎則其光與月並）○〔朱氏曰〕夭紹糾緊之意○〔王氏曰〕慘言不舒而幽愁

此詩用字聱牙意者其方言歟

月出三章章四句

株（陟朱反）林刺靈公也淫乎夏（戶雅反）姬驅馳而往朝夕不休息焉（鄭氏曰夏姬陳大夫妻夏徵舒之母鄭女也徵舒字子南夫字御叔○孔氏曰靈公平國共公子楚語云昔陳御叔娶於鄭穆公女生子南子南之母亂陳而亡之宣九年陳夏徵舒殺其君平國傳曰陳靈公與孔寧儀行父飲酒於夏氏公謂行父曰徵舒似汝對曰亦似君徵舒病之公出自廄射而殺之）

胡爲乎株林從夏南匪適株林從夏南

〔毛氏曰〕株林夏氏邑也夏南夏徵舒也（孔氏曰徵舒以氏配字謂之夏南楚殺徵舒左傳謂之戮夏南實從夏南之母言從夏南者婦人夫死從子夏南爲其家主故以夏南言之）

駕我乘（繩證反）馬說（音稅）于株野乘我乘駒朝食于株

〔鄭氏曰〕說舍也馬六尺以下爲駒○釋文駒作驕舊音駒沈云或作駒字是後人改之皇皇者華篇內同○〔東萊曰〕首章鄭氏文義皆善但不當以爲靈公觝拒之辭彼相戲於朝猶不知恥亦何觝拒之有蓋國人問靈公胡爲乎株林而從夏南乎詩人則爲之隱曰靈公非適株林從夏南乃他有所往爾然而駕我乘馬則舍于株野矣乘我乘駒則又食于株矣雖欲爲之隱亦不可得也

株林二章章四句.

澤陂.(彼皮反)刺時也.言靈公君臣淫於其國.男女相說.憂思(息嗣反)感傷焉.

〔王氏曰〕東門之枌.宛邱之應也.澤陂.株林之應也.

彼澤之陂.有蒲與荷.(音何)有美一人.傷如之何.寤寐無爲.涕(他弟反)泗(音四)滂(普光反)沱.(徒何反)

〔毛氏曰〕興也.○〔董氏曰〕傳曰.澤.水之鍾也.○〔毛氏曰〕陂.澤障也.(孔氏曰.澤障.謂障水之岸.)○說文曰.蒲者.似莞(音桓)而褊.有脊.滑柔而溫.(爾雅曰.莞.符蘺.爾雅疏曰.本草云.白蒲.一名符蘺.楚謂之莞蒲.)○〔毛氏曰〕荷.芙(音符)蕖(其居反)也.(爾雅曰.荷.芙蕖.其莖茄.其葉蕸.其本蔤.其華菡萏.其實蓮.其根藕.郭璞曰.荷別名芙蓉.江東呼荷.蔤.莖下白蒻在泥中者.蓮.謂房也.○茄.古牙反.蕸.音遐.蔤.亡筆反.蒻.音若.藕.五口反.)○〔鄭氏曰〕寤.覺(音教)也.○〔毛氏曰〕自目曰涕.自鼻曰泗.○〔孔氏曰〕目涕鼻泗.俱下滂沱然.○〔蘇氏曰〕婦人之色.如蒲荷之美.思而不見.故憂傷涕泗也.○〔孔氏曰〕樊光注爾雅.引詩有蒲與茄.

彼澤之陂.有蒲與蕑.(古顏反)有美一人.碩大且卷.(其員反)寤寐無爲.中心悁悁.(烏玄反)

〔毛氏曰〕蕑.蘭也.○〔蘇氏曰〕卷.好也.○〔毛氏曰〕悁悁.猶悒悒也.

彼澤之陂.有蒲菡(戶感反)萏.(大感反)有美一人.碩大且儼.(魚檢反)寤寐無爲.輾(張輦反)轉伏枕.

〔毛氏曰〕菡萏.荷華也.○〔李氏曰〕儼者.容貌儼然也.(毛氏曰.儼.矜莊貌.)○〔朱氏曰〕輾轉伏枕.臥而不寐.思之深且久也.

變風始於雞鳴.終於澤陂.凡一百二十八篇.而男女夫婦之詩.四十有九.抑何多耶.曰.有天地.然後有萬物.有萬物.然後有男女.有男女.然後有夫婦.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有君臣.然後有上下.有上下.然後禮義有所錯.男女者.三綱之本.萬事之先也.正風之所以爲正者.舉其正者以勸之也.變風之所以爲變者.舉其不正者以戒之也.道之升降.時之治亂.俗之汙隆.民之死生.於是乎在.錄之煩悉.篇之複重.亦何疑哉.

澤陂三章.章六句.

陳國十篇.二十六章.百二十四句

呂氏家塾讀詩記卷十四

檜

〔鄭氏詩譜曰〕檜者.古高辛氏火正祝融之墟.(孔氏曰.左傳梓愼云.鄭.祝融之墟也.鄭滅檜而處之.故知檜是祝融之墟.)國在禹貢豫州外方之北.滎波之南.居溱洧之間.祝融氏名黎.其後八姓.惟妘姓檜者處其地焉.(孔氏曰.祝融.重黎也.重黎之弟吳回生陸終.陸終生子六人.四曰會人.案世本.會人即檜之祖也.○釋文曰.王肅云.周武王封祝融之後於濟洛河潁之間.爲檜子.)周夷王厲王之時.檜公不務政事.而好絜衣服.大夫去之.於是檜之變風始作.(孔氏曰.案鄭語.史伯於幽王之世.爲桓公謀滅虢檜.云鄭仲恃險.羔裘之作.在檜仲之前.不知其幾世也.)其國北鄰於虢.

.檜至平王之初.武公滅之.其風之變.固在於東遷之前.然未必知其爲夷厲之世也.

羔裘.大夫以道去其君也.國小而迫.君不用道.好絜其衣服.逍遙遊燕.而不能自強於政治.故作是詩也.

范氏曰.君有過則諫.諫而不聽則去.爲臣之道也.○鄭氏曰.以道去其君者.三諫不從.待放於郊.得玦乃去.○孔氏曰.公羊傳曰.古者大夫已去.三年待放.范甯〔云〕.君賜之環則還.賜之玦則往.荀卿云.召人以環.絕人以玦.玦.古穴反.○廣漢張氏曰.羔裘之詩.言其所事.惟在於衣服之間.則其不能自強於政治可知矣.

羔裘逍遙.狐裘以朝.(直遙反)豈不爾思.勞心忉忉.(音刀)

〔毛氏曰〕羔裘以遊燕狐裘以適朝（鄭氏曰諸侯之朝服緇衣羔裘○蘇氏曰錦衣狐裘其所以朝天子之服也）○〔范氏曰〕急於遊燕而怠於政治此賢人所以去也夫忠臣之事君言不用而去之不得已也其心豈舍君哉故曰豈不爾思勞心忉忉（朱氏曰孟子去齊其心蓋如此云）

羔裘翱翔狐裘在堂豈不爾思我心憂傷

〔鄭氏曰〕翱翔猶逍遙也○〔毛氏曰〕堂公堂也

羔裘如膏（古報反）日出有曜（羊照反）豈不爾思中心是悼

〔朱氏曰〕羔裘之色潤澤如脂膏所漬日出照之則有光曜（毛氏曰日出照曜然後見其如膏）

羔裘三章章四句

素冠刺不能三年也（朱氏曰喪禮爲父爲君斬衰三年爲母齊衰三年○毛氏曰子夏三年之喪畢見於夫子援琴而弦衎衎而樂作而曰先王制禮不敢不及夫子曰君子也閔子騫三年之喪畢見於夫子援琴而弦切切而哀作而曰先王制禮不敢過也夫子曰君子也子路曰敢問何謂也夫子曰子夏哀已盡能引而致之於禮故曰君子也閔子騫哀未盡能自割以禮故曰君子也夫三年之喪賢者之所輕不肖者之所勉）

庶見素冠兮棘人欒欒（力端反）兮勞心慱慱（徒端反）兮

〔毛氏曰〕庶、幸也素冠、練冠也（孔氏曰素白也此冠練布使熟其色益白喪禮至期而練至祥乃除練後尚服此冠故爲練冠也）棘急也（朱氏曰喪事欲其總總爾哀遽之狀也）欒欒、瘠貌慱慱、憂勞也○〔張氏曰〕不能三年不期而除則未始用練冠（曾氏曰不能三年雖不知爲服幾月然宰我謂鑽燧改火期可已矣齊宣王曰爲期之喪猶愈於已乎古之不能三年者意皆如此詩人思見練冠蓋當時止爲一歲服歟○范氏曰檜當夷厲之時已如此則孔子孟子之世可知也）○〔董氏曰〕棘人崔靈恩集注作悈人○說文欒作𢤐

庶見素衣兮我心傷悲兮聊與子同歸兮

〔毛氏曰〕素冠、故素衣也○〔朱氏曰〕與子同歸言其愛慕之辭也

庶見素韠（音畢）兮我心蘊（於粉反）結兮聊與子如一兮

〔朱氏曰〕韠、蔽膝也以韋爲之冕服謂之韍其餘曰韠韠從裳色素衣素裳則素韠也蘊結者思之不解也與子如一甚於同歸矣

鄭康成王肅皆以素冠爲大祥之冠蓋引喪服小記除成喪者其祭也朝服縞冠之文其說誤矣唯其不能三年是以嗟傷不見旣練之冠若除喪之縞冠雖使短喪其除之也蓋亦服是冠矣至於二章之素衣鄭說尤不通朝服緇衣素裳初無素衣之制遂轉衣爲裳其牽合益甚矣三章之素韠於旣練之服雖無所考觀詩者當亦得其大意不必委曲瑣細拘於禮文況爲鄭說者旣曰衣者衣裳

之大名則爲毛說者亦曰韠從裳色衣裳旣素則必有素韠豈不可乎孔氏又謂經傳未有以布爲素者殊不知經傳以色白爲素如繪事後素之類多矣不必專以帛爲素也

素冠三章章三句

隰有萇（丈羊反）楚疾恣（姿利反）也國人疾其君之淫恣而思無情慾者也

隰有萇楚猗（於可反）儺（乃可反）其枝夭（於驕反）之沃沃（烏毒反）樂（音洛）子之無知

〔毛氏曰〕萇楚銚（音遙）弋也（孔氏曰郭璞云今羊桃也或曰鬼桃陸璣疏云葉長而狹華紫赤色其枝莖弱過一尺引蔓于草上）○〔孔氏曰〕猗儺然枝條柔弱○〔毛氏曰〕夭、少也○〔呂氏曰〕萇楚始生猶能自立然枝幹柔弱至于長則引蔓于草上則旣長不如初生之自立故引以爲喻

隰有萇楚猗儺其華夭之沃沃樂子之無家

〔鄭氏曰〕無家謂無夫婦室家

隰有萇楚猗儺其實夭之沃沃樂子之無室

〔朱氏曰〕無室猶無家也

夭、如厥草惟夭之夭謂萇楚始生之時也隰有萇楚猗儺其枝柔弱牽蔓蓋如人之多慾者矣反思始茁其牙未有牽蔓之時生意沃沃然蓋甚可愛也此所謂赤子之心也此檜君未有知識未有室家之時也曰無知無家無室者蓋疾其君之多慾故其辭過而激

隰有萇楚三章章四句

匪風思周道也國小政亂憂及禍難（乃旦反）而思周道焉

匪風下泉思周道之詩獨作於曹檜何也曰政出天子則強不陵弱各得其所政出諸侯則徵發之煩共億之困侵伐之暴唯小國偏受其害所以睠懷宗周爲獨切也戰國時房喜謂韓王曰大國惡有天子而小國利之以此二詩驗之其理益明賈誼欲衆建諸侯而少其力雖其言略而不精亦可謂少知治體矣

匪風發兮匪車偈（起竭反）兮顧瞻周道中心怛（都達反）兮

〔毛氏曰〕發發飄風非有道之風偈偈疾驅非有道之車（前漢王吉治韓詩上昌邑王疏曰詩云匪風發兮匪車偈兮說曰是非古之風也發發者是非古之車也偈偈者蓋傷之也○程氏曰匪風不和之風匪車無法之車）○〔鄭氏曰〕迴首曰顧○〔朱氏曰〕周道、適周之路也○〔毛氏曰〕怛、傷也○〔范氏曰〕匪風發兮匪車偈兮猶惡政之及民也（張氏曰人之不安常如在風中車上）○〔程氏曰〕顧瞻盼戀思而傷怛也（朱氏曰顧瞻周道而思王室）○前漢王吉引詩偈作揭怛作[illegible]

匪風飄符遙反兮匪車嘌匹遙反兮顧瞻周道中心弔兮

〔毛氏曰〕迴風曰飄孔氏曰迴風旋風也嘌嘌無節度也弔傷也

誰能亨普庚反魚溉古愛反之釜符甫反鬵音尋誰將西歸懷之好音

〔毛氏曰〕溉滌徒歷反也鬵釜屬孔氏曰釋器云鬵謂之鬵孫炎曰關東謂甑爲鬵然則鬵是甑亨魚用釜不用甑雙舉者以其俱是食器故連言之耳○鬵即陵反甑同音 ○〔鄭氏曰〕檜在周之東故言西歸孔氏曰於時檜在滎陽周都豐鎬周在於西 ○〔程氏曰〕魚美好之物人所欲興善政人所思○〔朱氏曰〕誰能亨魚乎有則我願爲之溉其釜鬵誰將西歸乎有則我願慰勞之以好音而勉之言有能興周道者則已將歸之也毛氏曰亨魚煩則碎治民煩則散知亨魚則知治民矣○張氏曰溉之釜鬵欲治民不煩也溉沃之使水多也水寬則魚不壞政亦務寬

匪風三章章四句

檜國四篇十二章四十五句

呂氏家塾讀詩記卷十五

曹

〔鄭氏詩譜曰〕曹者禹貢兗州陶邱之北地名周武王既定天下封弟叔振鐸於曹今曰濟陰定陶是也其封域在雷夏菏澤之野昔堯嘗遊成陽死而葬焉舜漁於雷澤民俗始化其遺風重厚多君子務稼穡薄衣食以致蓄積夾於魯衛之間又寡於患難末時富而無教乃更驕侈十一世當周惠王時政衰昭公好奢而任小人曹之變風始作

蜉音浮蝣音由刺奢也昭公國小而迫無灋以自守好奢而任小人將無所依焉孔氏曰昭公班以魯閔公元年即位僖七年卒○陳氏曰有灋則儉無灋則奢儉則寡欲寡欲則小人無所投奢則多欲多欲則小人得以中其欲而自售小人得志則其國家必有危亡之禍而彼致禍之人亦且立而觀之耳因而擾之耳孰與圖其難而共其憂哉○釋文無昭公字曰一本作昭公國小而迫案鄭譜云昭公好奢而任小人曹之變風始作又云蜉蝣至下泉四篇共公時作未詳其正今諸本此敘多無昭公字

蜉蝣之羽衣裳楚楚心之憂矣於我歸處

〔毛氏曰〕興也蜉蝣渠略也朝生夕死孔氏曰蜉蝣郭璞曰似蛣蜣有角黃黑色陸璣云甲下有翅能飛夏月陰雨時地中出○蛣起吉反蜣音羌 楚楚鮮明貌○〔鄭氏曰〕喻昭公之朝徒整飾其衣裳不知君臣死亡無日如渠略然朱氏曰蜉蝣之羽翼猶人衣裳之楚楚然也然朝生暮死蓋以比人之玩細娛而無遠慮

者耳○說文楚楚作䶥䶥

蜉蝣之翼采采衣服心之憂矣於我歸息

〔程氏曰〕采采華飾

蜉蝣掘求物反閱音悅麻衣如雪心之憂矣於我歸說音稅

〔孔氏曰〕此蟲土裏化生掘閱者言其掘地而出形容鮮閱也閱者悅澤之意○〔鄭氏曰〕麻衣深衣也孔氏曰玉藻說諸侯之禮云夕深衣○〔毛氏曰〕如雪言鮮潔○〔鄭氏曰〕說猶舍息也○說文掘作堀

曹之賢者見其君危亡將至猶驕浮自喜而莫可告語也曰吾憂吾君危亡近在旦夕儻無所依其於我歸處乎蓋欲如楚芋尹申亥舍靈王於家之爲也彼曹君方潔其衣服志氣揚揚而賢者已憫之如亡國喪家之人可哀也哉表記曰君子不以口譽人則民作忠故君子問人之寒則衣之問人之饑則食之稱人之美則爵之國風曰心之憂矣於我歸說雖別有所指然文義正如此也

蜉蝣三章章四句

候人刺近小人也共音恭公遠于萬反君子而好近小人焉孔氏曰共公襄公子

彼候人兮何何可反戈與祋都外反彼其音記之子三百赤芾音弗

〔毛氏曰〕候人道路送迎賓客者孔氏曰夏官候人上士六人下士十有二人徒百有二十人身荷戈祋謂人候之屬非候人之官長也 何揭也孔氏曰儋揭也○〔孔氏曲禮疏曰〕戈鉤矛戟也如戟而橫安刃但頭不嚮上爲鉤也直刃長八寸橫刃長六寸刃下接柄處長四寸並廣二寸周禮冬官戈柲六尺有六寸注云柲猶柄也○柲音祕 ○〔毛氏曰〕祋殳也孔氏曰考工記殳長尋有四尺殳俱是短兵祋字從殳故知祋爲殳也 賢者之官不過候人彼曹朝也○〔鄭氏曰〕之子是子也○〔毛氏曰〕芾韠也孔氏曰芾是配冕之服形制同於韠祭服謂之芾他服謂之韠 一命縕烏本反芾黝於糾反珩音衡再命赤芾黝珩三命赤芾葱珩大夫以上赤芾乘軒左傳曰晉文公入曹數之以其不用僖負羈而乘軒者三百人也且曰獻狀 ○〔孔氏曰〕賢者不過候人是遠君子也曹朝三百人皆服赤芾是其近小人也諸侯之制大夫五人今有三百赤芾愛小人過度也○〔董氏曰〕崔靈恩集注作何戈與綴鄭康成於樂記引詩亦曰何戈與綴綴表也○說文曰高縣羊皮以驚牛馬曰祋則以祋爲表矣

維鵜徒低反在梁不濡其翼彼其之子不稱尺正反其服

〔毛氏曰〕鵜洿澤也孔氏曰鵜水鳥形如鶚而極大喙長尺餘頷下胡大如數升囊郭璞曰今之鵜鶘也好群飛入水食魚故名洿澤 梁水中之梁○〔歐陽氏曰〕此鵜當

居泥水中以自求魚而食今乃邈然高處魚梁之上竊人之魚以食而得不濡其翼咮如彼小人竊祿於高位而不稱其服也

維鵜在梁不濡其咮（陟救反）彼其之子不遂其媾（古豆反）

〔毛氏曰〕咮喙也媾厚也○〔張氏曰〕不遂其媾不稱其寵待也今人謂遂意亦曰稱意

薈（烏會反）兮蔚（於貴反）兮南山朝隮（子兮反）婉（於阮反）兮孌（力轉反）兮季女斯飢

〔程氏曰〕薈蔚草木之盛鬱茂之狀○〔張氏詩曰〕林木南山薈蔚時工斤樵斧競朝隮畢知趨利青冥上不念幽居季女饑（陳氏曰壯者趨利於山則弱女饑窮於室小人肆志於上則君子困窮于下）○〔董氏曰〕薈集注作嬒孌作嫡說文同

候人四章章四句

鳲（音尸）鳩刺不壹也在位無君子用心之不壹也

鳲鳩在桑其子七兮淑人君子其儀一兮其儀一兮心如結兮

〔毛氏曰〕興也鳲鳩秸（於入反）鞠也（李氏曰鳲鳩爾雅以爲秸鞠方言以爲戴勝今乃鵠鳩也）鳲鳩之養其子朝從上下暮從下上平均如一

○〔鄭氏曰〕淑善也○〔廣漢張氏曰〕結云者實而不它也（孔氏曰謂堅牢不散如物之裹結）○〔陳氏曰〕君子動容貌斯遠暴慢正顏色斯近信出辭氣斯遠鄙倍其見於容貌顏色辭氣之間有常度矣豈固爲是拘拘者哉蓋和順積中而英華發外是以由其威儀一於外則其心如結於內者從可知也○〔董氏曰〕崔靈恩集注作其義一兮

鳲鳩在桑其子在梅淑人君子其帶伊絲其帶伊絲其弁伊騏（音其）

〔毛氏曰〕飛在梅也○〔鄭氏曰〕其帶伊絲謂大帶也大帶用素絲有雜色飾焉（孔氏曰玉藻云雜帶君朱綠大夫玄華是有雜色飾）○〔毛氏曰〕弁皮弁也騏騏文也（孔氏曰馬之青黑色謂之騏此字從馬則謂弁色如騏馬之文也顧命云四人騏弁執戈注云青黑曰騏弁類多矣知此是皮弁者以其韋弁以卽戎冠弁以從禽弁絰又是弔凶之事且不得與絲帶相配唯皮弁是視朝之常服）○〔孔氏曰〕鳲鳩常言在桑其子每章異木言子自飛去母常不移也（蘇氏曰從其在梅則失其在棘從其在棘則失其在榛是以居一以俟之而無不及者○李氏曰若母無常處則其子不知所在）○〔朱氏曰〕其帶伊絲其弁伊騏言有常度不差忒也○周禮弁師注大鄭引詩作其弁伊綦

鳲鳩在桑其子在棘淑人君子其儀不忒（他得反）其儀不忒正是四國

〔朱氏曰〕忒差忒也有常度而其心一故儀不忒儀不忒則足以正四國矣大學傳曰其爲父子兄弟足灋而後民灋之也

鳲鳩在桑其子在榛（側巾反）淑人君子正是國人正是國人胡不萬年

榛解見定之方中○〔鄭氏曰〕胡不萬年人欲其壽考○〔李氏曰〕四方之遠猶且觀而象之況國人安得不祝而頌之乎

鳲鳩四章章四句

下泉思治也曹人疾共公侵刻下民不得其所憂而思明王賢伯也

〔程氏易剝上九傳曰〕諸陽消剝已盡獨有上九一爻尚存如碩大之果不見食將有復生之理上九亦變則純陰矣然陽無可盡之理變於上則生於下無間可容息也陰道極盛之時其亂可知亂極則自當思治故衆心願戴於君子君子得輿也詩匪風下泉所以居變風之終也（陳氏曰亂極而不治變極而不正則天理滅矣人道絕矣聖人於變風之極則係之以思治之詩以示循環之理以言亂之可治變之可正也）

匪風下泉雖皆思周道之詩然匪風作於東遷之前此一時也下泉作於齊桓之後此又一時也

冽（音列）彼下泉浸彼苞稂（音郎）愾（苦愛反）我寤嘆念彼周京

〔毛氏曰〕興也冽寒也下泉泉下流也○〔王氏曰〕苞叢生也○〔毛氏曰〕稂童梁（孔氏曰稂一名童梁是禾之秀而不實者）○〔鄭氏曰〕愾嘆息之意寤覺也○〔孔氏曰〕周京與京周京師一也因異章而變文耳○〔程氏曰〕泉之潤物猶政令膏澤之及人泉寒冽則不能潤物在下則不能及物浸漬則害物苞叢生之茂者乃反害之是皆不得其所也愾然既寤而嘆念周道之衰也所謂思明王之時也○釋文浸作寖曰本又作浸

冽彼下泉浸彼苞蕭愾我寤嘆念彼京周

〔毛氏曰〕蕭蒿也（山陰陸氏曰卽白蒿葉白莖粗斜生多者如數十莖有香氣故祭祀以脂爇之）

冽彼下泉浸彼苞蓍（音尸）愾我寤嘆念彼京師

〔朱氏曰〕蓍筮草也（陸璣蟲魚疏曰似藾蕭青色斜生）○京師解見公劉

芃芃（薄工反）黍苗陰雨膏（古報反）之四國有王郇（音荀）伯勞（力報反）之

〔毛氏曰〕芃芃美貌郇伯郇侯也（孔氏曰左傳富辰稱畢原酆郇文之昭也嫌是伯爵故言郇伯郇侯也○程氏曰郇伯故方伯之有功者）○〔朱氏曰〕黍苗既芃芃然矣而又有陰雨以膏之四國既有王矣而又有郇伯以勞之傷今之不然也（曾氏曰四國有明王郇伯又勞之今咸無焉）

下泉四章章四句

曹國四篇十五章六十八句

呂氏家塾讀詩記卷十六

豳

〔鄭氏詩譜曰〕豳者后稷之曾孫曰公劉者自邰而出所徙戎狄之地名今屬右扶風栒邑 孔氏曰周本紀云舜封后稷于邰杜預云豳在新平漆縣東北邰今始平武功縣所治釐城是也邰近而豳遠從內出外故言出 公劉以夏后太康時失其官守竄於此地猶修后稷之業勤恤愛民民咸歸之而國成焉 孔氏曰國語云昔我先王世后稷以服事虞夏及夏之衰棄稷不務我先王不窋用失其官而自竄於戎狄之間不窋后稷之子也韋昭注國語以爲不窋當大康之時公劉乃不窋之孫不應亦當大康之世 其封域在禹貢雍州岐山之北原隰之野 孔氏曰大王始入居岐之陽明豳在岐山之北公劉之篇說公劉居豳度其隰原以治田是豳居原隰之野 至商之末世大王又避戎狄之難而入處於岐陽成王之時周公居東思公劉居豳憂念民事至苦之功以比敘己志故別其詩以爲豳國變風焉 孔氏曰周公王朝卿士不得專名一國因其上陳豳公故爲豳之變風○釋文曰周公遭流言居東作七月之詩成王悟而迎之以致太平故大師述其詩爲豳國之風焉

○〔文中子程元問曰〕敢問豳風何風也文中子曰變風也元曰周公之際亦有變風乎曰君臣相誚其能正乎成王終疑則風遂變矣非周公至誠其孰能卒正之哉元曰居變之末何也曰夷王以下變風不復正乎夫子蓋傷之也故終之以豳風言變之可正也唯周公能之故繫之以正變而正危而

五十五册

克扶終始不失其本其惟周公乎繫之豳遠矣哉 劉氏曰豳風者名之爲豳實周公詩耳周者畿內國也畿內諸侯上繫於王不得國別風也何不編於魯魯者伯禽封耳周公不之魯也周公作詩意在於豳而周公之詩無所可繫故因謂之豳也何以不列之於雅曰列之於雅是爲變雅成王雖始疑周公而終任之君臣之道亦無間矣君子成人之美故不使成王之世有變雅之聲而攝引其詩使還周公也○〔范氏曰〕豳居於風雅之間何也風之所爲終而雅之所爲始也變風終於曹思明王賢伯之不可得於是次之以豳反之於周公而後至於鹿鳴言周之所以盛者由周公也

七月陳王業也周公遭變故陳后稷先公風化之所由致王業之艱難也 鄭氏曰周公遭變者管蔡流言

〔程氏曰〕七月大意憂思深遠不惟豳風當如此又成王中變自然發起周公言終久意思此詩欲成王知先公先王致王業之由民之勞力趨時稼穡之艱難如此此詩多陳節物大要言歲敘之遷人事當及時耳所言或與月令異者月令多舉其始此但言其有時不必始有也 朱氏曰使成王知其積累之艱難如此而思奉承之不易且以見己之所以當國而不辭之意 ○〔王氏曰〕仰觀星日霜露之變俯察蟲鳥草木之化以知天時以授民事女服事乎內男服事乎外上以誠愛下下以忠利上父父子子夫夫婦婦養老而慈幼食力而助弱其祭祀也時其燕饗也節此七月之義也○〔後漢〕王充潛夫論曰七月之詩大小教之終而復始由此觀之人固不可忞也 楊氏曰先王之政使民男女終歲勤動未嘗休也雖淫僻之心何自萌蘗哉而歡享之禮孝愛之誠隆於自然此所以韡韡莫知爲之者也周公陳王業之致特在乎此後之有天下者宜審也 ○〔楊氏曰〕七月備言田桑之事以其興本於是故也○〔長樂劉氏曰〕此詩所記苟非井邑其民鄉黨其教各有正長部分司其歲功未易集也

七月流火九月授衣一之日觱（音必）發二之日栗烈無衣無褐（音曷）何以卒歲三之日于耜四之日舉趾同我婦子饁（炎輒反）彼南畝田畯（音俊）至喜

〔張氏曰〕七月之詩皆以夏正爲斷 朱氏曰此詩月數皆以夏正爲紀○范氏曰何以卒歲則又見二之日爲歲之終也 ○〔毛氏曰〕火大火也流下也 公羊傳曰大辰者大火也何休注大火謂心○孔氏曰左傳張趯曰火星中而寒暑退服虔云火大火心也季冬十二月平旦正中在南方大寒退季夏六月黃昏火星中大暑退左傳又曰火猶西流謂火下爲流○朱氏曰火以六月之昏加於正南午位當東西之中至七月之昏則下而西流矣 九月霜始降可以授冬衣矣一之日十之餘也一之日周正月也二之日殷正月也 孔氏曰一之日二之日猶言一月之日二月之日故傳言一之日者是乃十月之餘謂數從一起而終於十更有餘月還以一二紀之也周正月斗建子之月也殷正月斗建丑之月也○程氏曰一之日猶云冬之日夏之日也○朱氏曰周之先公已用此以紀候○張氏曰言月又言日別無義例只是文順 觱發風寒也栗烈寒氣也 王氏曰風而寒尚非其至也無風而寒於是爲至 ○〔鄭氏曰〕褐毛布也 孔氏曰褐賤者所服今夷狄作褐皆織毛爲之 卒終也○〔毛氏曰〕三之日夏正月也 孔氏曰斗建寅之月也 豳土晚寒于耜始修耒耜也 孔氏曰月令季冬命農修耒耜孟春天子躬耕帝籍豳土寒晚溫亦

33 P

晚故修耒耜始耕皆校中國一月也于訓爲於 四之日周四月也。孔氏曰夏之二月斗建卯之月也 民無不舉足而耕矣〇〔程氏曰〕同我婦子我婦我子同來致餉也〇〔毛氏曰〕饁饋也田畯田大夫也。孔氏曰釋言云畯農夫也孫炎曰農夫田官也郭璞曰今之嗇夫是也 〇〔鄭氏曰〕此章陳人以衣食爲急餘章廣而成之〇〔程氏曰〕歲過中而行暮矣當有卒歲之具禦冬之備故以七月流火爲首。張氏曰周人廬事有豫七月之詩常於半年前提掇故順舉七月爲言 〇〔范氏曰〕七月陰氣始盛而寒將至九月則不可無衣矣〇〔鄭氏曰〕此二正之月人之無衣無褐將何以卒歲乎。朱氏曰言所以授衣爲是故也〇范氏曰孔氏曰作易者其有憂患乎先王教民農桑以爲衣食非以充欲所以備患也是故將言衣之本則著寒之候 〇〔歐陽氏曰〕農夫在田婦子往饋田大夫見其勤農樂業而喜。孔氏曰周公陳先公在豳教民周備使衣食充足寒暑及時民奉上教知其早晚各自勸勉以勁事業故同我婦子饁彼南畝及嗟我婦子曰爲改歲此述民人之志非敘先公號令之辭 〇〔范氏曰〕民生本乎衣食天下之務莫實於此矣禮義之所以起孝悌之所以生教化之所以成人情之所以固也故勤儉之俗莫如豳風〇〔董氏曰〕觱發說文作滭冹栗烈集注作栗列按烈從火不得爲寒氣

七月流火九月授衣春日載陽有鳴倉庚女執懿筐遵彼微行爰求柔桑春日遲遲采蘩祁祁巨之反 女心傷悲殆及公子同歸

〔鄭氏曰〕載則也陽溫也〇〔毛氏曰〕倉庚離黃也。孔氏曰即葛覃黃鳥也 懿筐深筐也〇〔朱氏曰〕遵循也〇〔毛氏曰〕微行牆下徑也五畝之宅樹之以桑〇〔鄭氏曰〕柔桑穉桑也蠶始生宜穉桑也〇〔毛氏曰〕遲遲舒緩也。孔氏曰遲遲者日長而暄之意人在陽則舒在陰則慘遇春暄則四體舒泰覺晝景之稍長謂日行遲故以遲遲言之 蘩皤蒿也所以生蠶。孔氏曰白蒿所以生蠶今人猶用之山陰陸氏曰今洗蠶種尚用焉 祁祁衆多也。程氏曰韓奕諸娣從之祁祁如雲 傷悲感事苦也春女悲秋士悲感其物化也。孔氏曰既感事苦又感陽氣 〇〔程氏曰〕殆庶幾也〇〔孔氏曰〕公羊傳說築王姬之館云於羣公子之舍則以卑矣是諸侯之女稱公子也婦人謂嫁曰歸〇〔鄭氏曰〕七月流火九月授衣將言女功之始故又本於此〇〔王氏曰〕以九月授衣也故春日載陽則求桑而蠶〇〔孔氏曰〕春日則以溫矣又有鳴者是倉庚也於此之時女執持懿筐循彼微細之徑求柔穉之桑以養新生之蠶因言養蠶之時女有傷悲之志更本之言春日遲遲然而舒緩采蘩者祁祁然而衆多女心感蠶事之勞苦時物之變化皆傷悲有與公子同嫁之志。程氏曰再言春日遲遲者此道人情之及時也女勤力蠶事蓋所以爲衣裳之備庶幾得如富貴之子及時而行也 〇〔朱氏曰〕殆及公子同歸見其上下之情交相忠愛如此〇〔張氏曰〕此意亦於耕事者重昏嫁本人情。范氏曰男莫不耕女莫不蠶則衣食之本立矣昏姻以時則男女正矣 〇釋文殆作迨曰音待始也

七月流火八月萑戶官反葦韋鬼反 蠶月條他彫反桑取彼斧斨七羊反 以伐遠揚猗於宜反 彼女桑七月鳴鵙圭覓反 八月載績載元載黃我朱孔陽爲公子裳

〔毛氏曰〕薍五患反爲萑葭音加爲葦。孔氏曰釋草云薍似葦而小者初生者爲菼長大爲薍成則名爲萑初生爲葭長大爲蘆成則名爲葦 豫畜萑葦可以爲曲也。孔氏曰月令季春云具曲植筐筥注云曲薄也植槌也薄用萑葦爲之〇植直吏反槌直追反 〇〔程氏曰〕蠶月當蠶長之月也計歲氣之早晚不可指定幾月也。王氏曰蠶月非一月故不指言某月 〇〔鄭氏曰〕條桑枝落之采其葉也〇〔毛氏曰〕斨方銎曲容反也。孔氏曰破斧傳曰隋銎曰斧方銎曰斨然則斨即斧也唯銎孔異耳 遠枝遠也揚條揚也。孔氏曰遠者謂長枝去人遠也揚謂長條揚起者皆手所不及故枝落之而采其葉 角而束之曰猗。鄭氏曰女桑少枝長條不枝落束而采之〇孔氏曰左傳云譬如捕鹿晉人角之諸戎掎之然掎角皆遮截束縛之名也故云角而束之曰猗〇董氏曰齊詩猗彼女桑作掎薑掎而束也毛傳亦曰角而束之則毛亦爲掎也〇蘇氏曰去葉存條曰猗猗長也葉盡則條猗猗其長也 女桑荑徒奚反桑也。郭璞曰今俗呼小而長條謂之女桑孔氏曰女是人之弱者女桑柔桑也 〇鵙伯勞也。鄭氏曰伯勞鳴將寒之候也五月則鳴豳地晚寒鳥物之候從其氣焉〇孔氏曰豳處西北與中國地寒氣之來大率晚耳八月其穫七月食瓜八月剝棗九月肅霜十月滌場如此之類皆同也 〇〔孔氏曰〕績緝麻之名〇〔毛氏曰〕元黑而有赤也朱深纁也祭服元衣纁裳。孔氏曰易下繫云黃帝堯舜垂衣裳蓋取諸乾坤注云乾爲天坤爲地天色元地色黃故元以爲衣黃以爲裳土寄位於南方南方故云用纁是祭服用元衣纁裳之義考工記鍾氏則染纁術也染元則史傳闕〇王氏曰周官染人秋染夏夏五色也蓋於是時也五色皆可以染故載元載黃我朱孔陽爲公子裳也 陽明也。孔氏曰謂朱色光明 〇〔鄭氏曰〕七月流火將言女工自始至成故亦又本於此〇〔孔氏曰〕民知將寒之候八月萑葦既成畜之以擬蠶用〇〔程氏曰〕蠶長之月當枝落桑則用斧斨亦預備其器具也伐遠揚猗女桑皆用斧斨〇〔毛氏曰〕七月鳴鵙八月載績絲事畢而麻事起矣〇〔朱氏曰〕凡此女功之所成者皆染之或元或黃而其朱者尤鮮明。孔氏曰染以朱孔陽爲辭言我朱孔陽則元黃不足道也 〇〔程氏曰〕蓋所以供公上爲公子之衣裳故也爲公子裘獻豜于公皆此義也民之知義如此則美俗成矣。張氏曰我朱孔陽則已欲爲公子裳取彼狐貍則已欲爲公子裘春日遲遲采蘩祁祁則迨及公子同歸民愛豳公待之如家人其愛之深如此〇李氏曰豈非至誠惻怛之意上以是施之下以是報之乎言裳而不及衣特便其韻耳

八月載績載元載黃我朱孔陽爲公子裳孔穎達謂績麻爲布民自衣之元黃之色施於祭服朱則爲公子之裳非也古者冕用麻而服用絲如元冕豈不用元乎

四月秀葽於遙反 五月鳴蜩徒彫反 八月其穫戶郭反 十月隕于敏反 蘀音託 一之日于貉戶各反 取彼狐貍力之反 爲公子裘二之日其同載纘子管反 武功言私其豵子公反 獻豜古牽反 于公

〔毛氏曰〕不榮而實曰秀葽葽草也。爾雅釋草云華榮也木謂之華草謂之榮不榮而實者謂之秀 蜩螗也。孔氏曰方言曰楚謂蟬爲蜩宋衛謂之螗蜩 穫禾可穫也隕

墜、蘀落也。孔氏曰隕蘀十月木葉皆隕落也○說文曰皮葉落陊地爲蘀○〔鄭氏曰〕于、往也○〔毛氏曰〕于貉、謂取狐貍皮也狐貉之厚以居孟冬天子始裘。董氏曰齊東郭書衣貍製○孔氏曰孟冬天子始裘月令文言自此以後臣民亦服裘也孟冬已裘而仲冬始捕獸者爲來年用之皮革踰歲乾冬乃可用○〔程氏曰〕其同、謂會聚共事也。鄭氏曰君臣及民因習兵俱出田○王氏曰唯田國人竭作故曰同○〔鄭氏曰〕不用仲冬亦豳地晚寒也○〔毛氏曰〕纘、繼功事也豵一歲曰豵三歲曰豜大獸公之小獸私之○〔孔氏曰〕三章既言絲麻衣服女功之正故四章陳女工之助取皮爲裘以助布帛○〔鄭氏曰〕秀葽也鳴蜩也穫禾也隕蘀也四者皆物成而將寒之候物成自秀葽始。張氏曰秀葽者物成之初鳴蜩者詠秋之漸○〔王氏曰〕隕蘀則鳥獸氄毛於是乎可以取皮故以隕蘀爲取貉狐貍之候也○〔孔氏曰〕既言捕取狐貍因說田獵之事至二之日君民俱出田獵則繼續武事年常習之使不忘戰也○〔朱氏曰〕獻豜于公亦愛其上之無已也。孔氏曰獨說冬獵者以取皮在冬且大閱禮備故也○〔東萊曰〕貉、狐貉之居也戎狄之貉所以得名者亦以五穀不生狐貍之所聚也讀作貉道之貉亦通

五月斯螽音終動股六月莎素和反雞振羽七月在野八月在宇九月在戶十月蟋蟀入我牀下穹起弓反窒珍悉反熏許云反鼠塞向墐音覲戶嗟我婦子曰爲改歲入此室處

〔陸氏草木疏曰〕斯螽、蝗類長而青長角長股股鳴者也五月中以兩股相切作聲聞數十步莎雞如蝗而班色毛翅數重其翅正赤六月中飛而振羽索索作聲。毛氏曰莎雞羽成而振訊之○李氏曰考工記云以股鳴者以翼鳴者以股鳴者斯螽是也以翼鳴者莎雞是也○釋文曰屋四垂爲宇韓詩云宇、屋霤也。朱氏曰宇簷下也○蟋蟀解見唐蟋蟀。孔氏曰月令季夏云蟋蟀居壁是從壁內出在野○〔毛氏曰〕穹窮窒塞也。孔氏曰言窮盡塞其室之孔穴也○〔孔氏曰〕熏鼠令出其窟○〔毛氏曰〕向北出牖也。孔氏曰士喪禮云祝啓牖鄉注云鄉牖一名也爲寒之備不塞南牖○朱氏曰塞向以當北風墐、塗也庶人蓽戶。孔氏曰蓽戶以荊竹織門以其荊竹通風故泥之也○〔孔氏曰〕穹窒墐戶文在十月之下亦當以十月塞塗之矣○〔王氏曰〕嗟者、憫憐之辭○〔孔氏曰〕改歲者、以仲冬陽氣始萌可以爲年之始。又曰若總一言歲之事則寒暑一周又爲終歲故上言無衣無褐何以卒歲○〔范氏曰〕五月日短至而陰生斯螽動股莎雞振羽氣使之然也陰陽之氣積微而爲寒暑君子之戒民也蚤矣○〔鄭氏曰〕自七月在野至十月入我牀下皆謂蟋蟀也將寒有漸非卒來也○〔孔氏曰〕蟲既近人大寒將至故塗塞其室又告妻子言我所以爲此者爲改歲大寒當入此居處也。前漢食貨志曰春令民畢出在壄冬則畢入於邑其詩曰四之日舉趾同我婦子饁彼南畝又曰十月蟋蟀入我牀下嗟我婦子聿爲改歲入此室處所以順陰陽備寇賊習禮文也○〔張氏曰〕此章見老者之愛

豳詩陳先公風化而載其民言曰嗟我婦子曰爲改歲入此室處則三正之通于民俗尚矣商周特

舉而迭用之爾

六月食鬱及薁於六反七月亨普庚反葵及菽音叔八月剝普卜反棗十月穫稻爲此春酒以介眉壽七月食瓜八月斷壺九月叔苴七餘反采荼薪樗敕書反食音嗣我農夫

〔毛氏曰〕鬱、棣大計反屬薁蘡薁也。孔氏曰棣其樹高五六尺其實大如李食之甜一名車下李蘡薁者亦是鬱類而小別耳晉宮閣銘云華林園中有車下李薁李車下李郎鬱薁李郎薁○蘡乃盈反○爾雅注曰葵、承露也大莖小葉華紫黃色可茹。李氏曰公儀爲魯相所拔者是也○〔朱氏曰〕菽、豆也○〔毛氏曰〕剝、擊也。孔氏曰棗須就樹擊之春酒、凍丁貢反醪老刀反也。孔氏曰此酒凍時釀之卽酒正三酒中清酒也○月令仲冬麴蘗必時注云古者穫稻而漬米麴至春而爲酒○蘇氏曰夏不可以釀故爲此酒以繼之○〔鄭氏曰〕介、助也。爾雅曰介右也○〔毛氏曰〕眉壽、毫眉也。孔氏曰人年老者必有毫眉秀出者故知眉謂毫眉也○〔長樂劉氏曰〕壺枯者可爲壺嫩者可供茹八月宜斷其稍令勿復花實所以堅其壺而大其茹今民尙爾。孔氏曰壺與食瓜連文謂甘瓠可食者也張氏曰食瓜斷壺皆去圃爲場之漸○〔毛氏曰〕叔、拾也苴、麻子也。爾雅曰䴢枲實注禮記曰苴麻之有實也○䴢扶刃反枲息似反○孔氏曰叔苴謂拾取麻實以供食也○荼解見谷風○〔毛氏曰〕樗、惡木也。孔氏曰樗唯堪爲薪故曰惡木○〔呂氏曰〕衣裘具矣居室安矣老者之養不可以無加也農夫之勤其養不可以不畜也○〔程氏曰〕自六月食鬱及薁已下果蔬棗酒皆爲養老之具○〔王氏曰〕眉壽衰矣養氣體焉以助之也。朱氏曰果酒嘉蔬以養老疾奉實祭介眉壽者頌禱之辭也○〔程氏曰〕七月食瓜以下皆爲壯者之食故云食我農夫。鄭氏曰瓜瓠之畜麻實之糝乾荼之菜惡木之薪養農夫之具○朱氏曰瓜瓠苴荼以爲常食少長之義豐儉之節也

九月築場圃十月納禾稼黍稷重直容反穋音六禾麻菽麥嗟我農夫我稼既同上入執宮功晝爾于茅宵爾索綯徒刀反亟紀力反其乘屋其始播百穀

〔鄭氏曰〕場圃同地物生之時耕治之以種菜茹至物盡成熟築堅以爲場。毛氏曰春夏爲圃秋冬爲場○孔氏曰蹂踐禾稼則謂之場○〔孔氏曰〕納、謂納於場○禾解見下○〔孔氏曰〕種植嘉穀名爲稼。李氏曰說文云禾之秀實者爲稼一曰在野曰稼○黍稷解見黍離○〔毛氏曰〕後熟曰重先熟曰穋。董氏曰鄭衆曰先種後熟謂之重後種先熟謂之穋按說文穜音童所謂重也種音衆所謂蓺○釋文曰禾邊作重是重穋之字禾邊作童是種蓺之字○〔孔氏曰〕再言禾者以禾是大名非徒黍稷重穋四種而已其餘稻秫苽粱之輩皆名爲禾麻與菽麥則無禾稱故於麻麥之上更言禾字以總諸禾也○〔鄭氏曰〕既同、言已聚也。王氏曰所納之備也○朱氏曰言納於場者無所不備則我稼同矣○〔毛氏曰〕入爲上出爲下。李氏曰田野入都邑故謂之上○程氏曰上入遷入都邑之居也○〔范氏曰〕宮功、公室之役也。董氏曰晉宮府之役也古

者用民之力不過三日其此謂乎。○〔鄭氏曰〕爾、汝也。○〔毛氏曰〕宵、夜也。○〔程氏曰〕綯、所用蓋屋。毛氏曰。綯、絞也。○孔氏曰。綯繩之絞也。○鄭氏曰。女當晝日往取茅歸夜作絞索。○〔鄭氏曰〕亟、急也。○〔毛氏曰〕乘、升也。程氏曰。乘屋蓋治也。○〔鄭氏曰〕急當治野廬之屋。孔氏曰。汝又當急其升上野廬之屋而修治之。以待耘耔之時。上云塞向墐戶。是都邑之屋。故知此所治屋者。野廬之屋也。○董氏曰。各入保城。故野廬之居。閑可以治之。○〔孔氏曰〕播、種也。○〔張氏曰〕此章言農夫稼同則思上入執宮功。不待督責。自相戒以亟乘屋。而播百穀亦未嘗休息也。○〔孟子曰〕民事不可緩也。詩云。晝爾于茅。宵爾索綯。亟其乘屋。其始播百穀。范氏曰。亟其成屋。趨時之急也。其愈何也。其始播百穀故也。○〔范氏曰〕天運而不息。人勤而不已。故我稼既同。則又將始播殖也。王氏曰。如易所謂終則有始者也。○〔呂氏曰〕此章終始農事。以極憂勤艱難之意。

二之日鑿冰沖沖。直弓反 三之日納于凌陰。力證反 四之日其蚤。音早 獻羔祭韭。音久 九月肅霜。十月滌場。徒歷反 朋酒斯饗。曰殺羔羊。躋子奚反 彼公堂。稱彼兕觥。誂彭反 萬壽無疆。

〔周官凌人曰〕正歲十有二月令斬冰。○〔毛氏曰〕冰盛水腹堅。則命取冰於山林。沖沖、鑿冰之意。孔氏曰。沖沖非貌。非聲。故云鑿冰之意。月令季冬冰方盛。水澤腹堅。命取冰而藏之。○左傳曰。古者日在北陸而藏冰。深山窮谷。固陰沍寒。於是取之。注。陸道也。謂夏十二月日在虛危。○〔孔氏曰〕豳土晚寒。故可夏正月藏冰。又曰。凌人十二月斬冰。即以其月納之。○朱氏曰。豳土寒多。故正月風未解凍。冰猶可藏也。○〔毛氏曰〕凌陰、冰室也。○〔孔氏曰〕仲春陽氣出地。冰依禮須開。○〔程氏曰〕其蚤用之於獻羔祭韭時。夏頒冰。是其後用時也。周官。凌人夏頒冰。○孔氏曰。西陸朝覿而出之。三統術。四月立夏節。日在畢十二度。星去日半次。然後見。是立夏之日。日去昴星之界已十二度。昴星得朝見也。二月開冰。公始用之。未賜臣也。至于夏初。其出之也。朝之祿位賓食喪祭。於是乎普用之。乃是頒賜臣下也。○〔孔氏曰〕月令仲春。天子乃獻羔開冰。先薦寢廟。祭韭者。蓋以時韭新出。故薦之。鄭氏凌人注云。爲二月將獻羔而啓冰。○〔邱氏曰〕肅、嚴氣也。○〔毛氏曰〕滌、掃也。場功畢入也。兩樽曰朋。孔氏曰。設兩樽之朋酒。斯爲飲食之饗禮。○〔孔氏曰〕相命曰殺羔羊。躋、升也。○〔王氏曰〕公堂、人君之堂也。○〔孔氏曰〕稱、舉也。○兕觥解見卷耳。○〔毛氏曰〕疆、竟也。○〔孔氏曰〕七章言收斂之事。所以成首章也。衣食已具。卒章乃言備寒藏冰。飲酒相樂。鄭氏曰。上章備寒。故此章備暑。后稷先公禮教備也。○范氏曰。備寒所以爲下也。備暑所以爲上也。寒者民之所患也。故先之所以急民也。○〔程氏曰〕藏冰所以備暑。而開冰必以仲春。所以順時氣也。○〔張氏曰〕民忠愛其君之甚。相戒以速畢場功。當自殺羔羊獻公。以酒祝之萬壽。豳之先公。國容未備。無君民之間。故曰朋酒斯饗。曰殺羔羊。躋彼公堂。萬壽無疆。

七月八章。章十一句。

鴟尺之反鴞。于嬌反 周公救亂也。成王未知周公之志。公乃爲詩以遺王。名之曰鴟鴞焉。鄭氏曰。未知周公之志者。未知其欲攝政之意。○朱氏曰。管蔡流言。使成王疑周公。周公雖已滅之。然成王之疑未釋。則亂未弭也。故周公作鴟鴞之詩以遺王。而告以王業艱難。不忍毀壞之意。所以爲救亂也。

書曰。武王既喪。管叔及其羣弟乃流言於國曰。公將不利於孺子。周公乃告二公曰。我之弗辟。則無以告我先王。周公居東二年。則罪人斯得。于後公乃爲詩以貽王。名之曰鴟鴞。王亦未敢誚公。歐陽氏曰。金縢言周公先攝政。中誅管蔡。後爲詩以貽王。鄭氏謂先爲冢宰。中避而出。作詩貽王。以作詩後乃攝政而誅管蔡。非也。

鴟鴞鴟鴞。既取我子。無毀我室。恩斯勤斯。鬻由六反 子之閔斯。

爾雅曰。鴟鴞鸋鴂。郭璞曰。鴟類。○山陰陸氏曰。先儒以鴟鴞爲巧婦。以爾雅觀之。宜知璞義。蓋爾雅言鴟鴞鸋鴂。猶言狂茅鴟、怪鴟梟鴟。則鸋鴂亦梟之類也。○呂氏曰。鴟鴞。惡聲之鳥也。詩有鴞萃止。又翩彼飛鴞。又爲梟爲鴟。蓋梟之類。鸋音寧。鴂音決。怪古拜反。梟古堯反。○〔歐陽氏曰〕鳥之愛其巢者。呼鴟鴞而告之。程氏曰。不知呼鴟鴞者主何物。○〔鄭氏曰〕室、猶巢也。言已取我子。幸無毀我巢。我巢積日累功。作之甚苦。故愛惜之也。歐陽氏曰。今鴟多攫鳥子而食。○〔毛氏曰〕恩、愛也。○〔程氏曰〕鬻、育也。○〔朱氏曰〕鬻養此子。誠可憫憐。今既取之。其毒甚矣。況又毀我室耶。本程氏說。○〔程氏曰〕鴟鴞謂爲惡者。子喻管蔡。室喻王室。朱氏曰。周公託爲鳥言以自比。○〔呂氏曰〕殷民欲叛。禍附二叔之親。欺惑其人。使之流言云。周公將不利於孺子。欲王取信兄弟之言。中傷周公。謀危王室也。故周公曰。管蔡親也。爾既以惡汙染。使陷於罪。是汝殷民人害國。害我兄弟矣。又欲危王室。則不可也。董氏曰。成王幼弱。未足以反天其命。定命周公。苟不攝政。則禍亂將作。而毀周室矣。故曰無毀我室。與王室同安危故也。○〔東萊曰〕鸋鴂、鴟鴞之別名。郭景純陸璣所解皆得之。方言云。自關而東謂桑飛曰鸋鴂。此乃陸璣疏所謂巧婦。似黃雀而小。其名偶與鴟鴞之別名同。與爾雅之所載。實兩物也。毛鄭誤指以解詩。歐陽氏雖知其失。乃併與爾雅非之。蓋未考郭景純之注耳。恩斯勤斯。鬻子之閔斯。言我恩愛勤苦育養此子。誠可憫惻也。周公謂管蔡爲子者。爲周家語殷民之辭也。

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音杜 綢直留反 繆莫侯反 牖戶。今女下民。或敢侮予。

〔毛氏曰〕迨、及也。徹、剝也。朱氏曰。徹、取也。桑土、桑根也。○〔鄭氏曰〕綢繆、猶纏綿也。○〔朱氏曰〕牖者、巢之通氣處。戶其出入處也。○〔鄭氏曰〕下民、巢下之民也。○〔程氏曰〕迨天之未陰雨而下。言自爲安固防閑之道。深至如此。而尚或侮之。朱氏曰。亦爲鳥言。及天之未陰雨之時。而往取桑根。以纏綿其巢之隙穴。使之堅固。以備陰雨之患。○孔氏曰。以勤勞之故。惜此室巢。今巢下之民或敢侮慢我。欲毀我巢室。○

〔孔氏曰〕王肅云周公言先王致此大功至艱難而其下民敢侵侮我周道不可不遏絕以全周室〇釋文曰桑土韓詩作杜方言云東齊謂根曰杜董氏曰石經作桑杜方言云荄杜根也

予手拮音吉据音居予所捋力活反荼音徒予所蓄租子胡反予口卒瘏音徒曰予未有室家

〔毛氏曰〕拮据撠京劇反挶俱局反也孔氏曰說文曰撠持也撠挶謂以手爪挶持草也〇〔朱氏曰〕捋取也〇〔毛氏曰〕荼萑苕音條也孔氏曰萑爲萑苕謂蘆之秀穗也〇朱氏曰荼苕華可藉巢者〇〔程氏曰〕蓄積租取也王氏曰與租賦之租同〇〔王氏曰〕卒盡也〇〔毛氏曰〕瘏病也手病口病孔氏曰口病明手亦病也〇釋文曰韓詩云口足爲事曰拮据〇〔鄭氏曰〕我作之至苦如是者曰我未有室家之故朱氏曰亦爲鳥言所以拮据捋荼蓄租勞苦而至於病者以巢之未成也以比己之所以勤勞如此者以王室新造而未集故也

予羽譙譙在消反予尾翛翛素彫反予室翹翹祁消反風雨所漂匹遙反搖予維音嘵嘵呼堯反

〔毛氏曰〕譙譙殺色界反也翛翛敝也孔氏曰鳥之羽尾疲勞之狀翹翹危也嘵嘵懼也〇〔鄭氏曰〕音嘵嘵然恐懼告愬之意〇〔蘇氏曰〕爲室之勞至於羽殺尾敝室成而風雨漂搖之則其音得無急乎朱氏曰翹翹成而未定也風雨又從而漂搖之以比己既勞悴王室未安而多難乘之則其作詩以喻王亦不得而不汲汲也〇〔程氏曰〕此周公之詩所以辭哀而意切也〇〔釋文〕脩脩作翛翛孔氏載經文及毛傳皆作消消云定本消消作脩脩

鴟鴞四章章五句

東山周公東征也周公東征三年而歸勞力報反歸士大夫美之故作是詩也一章言其完也二章言其思也三章言其室家之望女音汝也四章言樂音洛男女之得及時也君子之於人敘其情而閔其勞所以說音悅也說以使民民忘其死其唯東山乎李氏曰周在豐鎬管蔡挾三監叛其地在王室之東周公自東而征之則是自西而東故謂之東征二年而歸人所得至歸周則三年矣〇孔氏曰完謂不與敵戰歸士完全〇程氏曰思謂念其勤勞思其廬室荒廢也〇孔氏曰室家之望汝謂歸士未反室家思望民有勞苦唯恐君上不知今敘其情閔其勤勞則民皆喜悅忘其勞苦〇朱氏曰皆其心之所願而不敢言者上之人乃先其未發而歌詠以勞苦之則其歡欣感激之情爲如何哉夫古之人上下之際情志交孚雖家人父子之相語無以過此其所以維持鞏固數十百年而無一旦土崩之勢也與

我徂東山慆慆徒刀反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莫紅反我東曰歸我心西悲制彼裳衣勿士行戶剛反枚莫杯反蜎蜎烏玄反者蠋音蜀烝在桑野敦都迴反彼獨宿亦在車下

〔程氏曰〕東山所征之地〇〔毛氏曰〕慆慆言久也陳氏曰慆慆也有流而不止之意〇〔孔氏曰〕零雨零落之也〇〔毛氏曰〕濛雨貌說文曰濛微雨也〇〔王氏曰〕止使人毋爲謂之勿〇〔毛氏曰〕士事也〇〔鄭氏曰〕行陳也〇〔毛氏曰〕枚微也孔氏曰微者其物微細也大司馬大閱云遂鼓銜枚而進注云枚如箸銜之有繣結項中軍法止語爲相疑惑〇箸直慮反繣戶卦反蜎蜎蠋貌桑蟲也孔氏曰釋蟲云蚅烏蠋樊光引此詩郭璞曰大蟲如指似蠶韓非云蠶似蠋〇蚅烏木反蠋音蜀〇〔程氏曰〕烝猶云升也蠋在葉中故云烝在桑野朱氏曰烝發語聲〇〔朱氏曰〕敦獨處不移之貌〇〔鄭氏曰〕獨宿於車下王氏曰古之所以用車戰者謂其車戰則將卒有所蔽倚止則爲營衛與輜重無以異兵械衣服之屬皆可以載其中〇〔鄭氏曰〕敘歸士之情也我往之東山既久勞矣歸又道遇雨濛濛然是尤苦也董氏曰我徂東山記其地也慆慆不歸記其久也我來自東記其還也零雨其濛記其時也〇范氏曰人之情悴往而樂歸於其歸猶閔其遇雨則其往可知也〇程氏曰濛濛之時羈旅愁慘〇〔蘇氏曰〕東征之士皆西人也方其在東未嘗不曰歸耳而未可以歸故其心念西而悲毛氏曰我心西悲公族有辟公親素服不舉樂爲之變如其倫之喪〇〔范氏曰〕征役久則衣敝制彼裳衣歸士之情也〇〔朱氏曰〕其在塗也觀物起興而自嘆曰彼蜎蜎者蠋則在桑野矣此敦然而獨宿者則亦在車下也程氏曰蠋蜷在桑葉中居如士卒之獨處敦然獨宿於車下也〇說文蠋作蜀

勿士行枚亦歸士之情也自幸全身而歸願勿從事於行陳也所謂敘其情而閔其勞〇〔毛氏曰〕我心西悲雖不合經旨然可謂知周公之心矣

我徂東山慆慆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果臝力果反之實亦施羊豉反于宇伊威在室蠨音蕭蛸所交反在戶町他頂反疃他短反鹿場熠以執反燿以照反宵行不可畏也伊可懷也

〔毛氏曰〕果臝栝樓也孔氏曰釋草云果臝之實栝樓葉如瓜葉形兩兩相值齊人謂之天瓜〇〔陳氏曰〕施延也果臝蔓生延施于宇下〇〔長樂劉氏曰〕伊威者壁落間小蟲也無人掃則出行于室蠨蛸者小蜘蛛也無人行則結網當戶毛氏曰伊威委黍也蠨蛸長踦也〇委於爲反踦起宜反〇孔氏曰伊威名委黍別名鼠婦在壁根下甕底土中生似白魚者是也長踦小蜘蛛長脚者俗呼爲喜子此蟲來著人衣當有親客至〇〔程氏曰〕町疃廬傍畦壠爲麋鹿之場也王氏曰町疃鹿場者町畦村疃之中無人焉故鹿以爲場也〇董氏曰區種法曰伊尹作爲區田一畝之中地長十八丈分十八丈作十五町町間分十四道通人行疃爲田里所聚〇〔孔氏曰〕本草熠燿一名螢火陳思王螢火論曰秋陰沈數雨螢火夜飛之時也故云宵行朱氏曰螢火夜飛其光熠燿也〇董氏曰熠燿自是一種蟲也夜行地上如螢而喉下明如螢故曰宵行〇〔程氏曰〕我徂東山慆慆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其在外之久往來而勞每章重言見其感念之深丁夫于役田事廢室廬遂荒果臝以下是也在彼思念其如此也〇〔鄭氏曰〕室中久無人故有此五物是不足可畏乃可爲憂思耳李氏曰此五物非可畏但起人懷思之情也〇〔朱氏曰〕此則述其

歸未至而思家之情也.

我徂東山.慆慆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鸛古玩反鳴于垤.田節反 婦歎于室.灑掃穹窒.我征聿至.有敦徒端反瓜苦.烝在栗薪.自我不見.于今三年.

〔鄭氏曰〕鸛、水鳥也.陸璣草木疏云.鸛雀也.似鴻而大.長頸赤喙.白身黑尾翅. 將陰雨則鳴.○〔毛氏曰〕垤、螘魚綺反冢也.將陰雨則穴處先知之.鸛好水.長鳴而喜也.孔氏曰.螘穴土爲冢以避濕.將欲陰雨.水泉上潤.故螘避濕而上冢.鸛是好水之鳥.知天將雨.故長鳴而喜也.○王氏曰.垤是螘垤也. ○〔鄭氏曰〕灑掃、埽拚甫問反也.玉篇曰.埽除也. 穹窒、窮塞鼠穴也.程氏曰.穹窒.謂鼠穴也.穹窒者.窒所壅土也. ○〔程氏曰〕有敦圓成之狀.瓜苦.瓜之苦者.延蔓栗薪之上.○〔朱氏曰〕栗、周土之所宜木.○〔程氏曰〕有陰雨之候.則婦思念其勞而悲嘆.鄭氏曰.行者於陰雨尤苦.婦念之則嘆於室也. 又計其行之久.念其將至.我征聿至.謂我之行者其遂至也.王氏曰.聿、隨也. 念其將至而灑掃.復恨其留繫之久.見其思望之情切也.瓜之苦者.人所不取.常在其所.以比君子久留滯不還也.自我不見.今三年矣.○釋文曰.栗、韓詩作蓼.力菊反.衆薪也.

婦人掃灑以待夫之至.顧見苦瓜繫於栗薪.因感其夫久匏繫於外.嘆曰.自我不見.今三年矣.

我徂東山.慆慆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倉庚于飛.熠燿其羽.之子于歸.皇駁邦角反 其馬.親結其縭.九十其儀.其新孔嘉.其舊如之何.

〔鄭氏曰〕倉庚仲春而鳴.嫁娶之候也.熠燿其羽.羽鮮明也.歸、嫁也.○〔毛氏曰〕黃白曰皇.孔氏曰.謂馬色有黃處有白處. 駵白曰駁.孔氏曰.謂馬色有駵處有白處.駵、赤色也. 縭、婦人之褘許章反也.母戒女施衿其鴆反結帨.孔氏曰.昏禮言結帨.此言結縭.則縭當是帨.○爾雅曰.婦人之褘謂之縭.縭、緌也.注.緌、繫也.○又曰.衿謂之袸.注.衣小帶.○帨始銳反.袸辭見反 九十其儀.言多儀者.朱氏曰.九其儀.十其儀.言其儀之多也. ○〔程氏曰〕四章言歸而及時成昏姻之禮.人情之所樂也.倉庚之羽鮮明.昏之時也.嫁女之歸.其馬皇駁.有文彩也.親結其縭.女之親結之.九十其儀.儀之多也.其歸而成新昏.且甚嘉.其舊昏相見之歡.當如何也.朱氏曰.此言東征之歸士.其未有室家者.及時而昏姻.既甚善矣.其舊有室家者.相見而喜當如何耶.

東山四章.章十二句.

破斧.美周公也.周大夫以惡四國焉.鄭氏曰.惡四國者.惡其流言毀周公也.

〔程氏曰〕豳詩七月.陳王業.鴟鴞.遺王.東山.言東征.破斧.伐柯.九罭.皆刺朝廷不知周公.於刺也.復有淺深之異.觀詩可見.狼跋.美不失其聖.

既破我斧.又缺我斨.七羊反 周公東征.四國是皇.哀我人斯.亦孔之將.

〔毛氏曰〕隋曲容反銎曰斧.說文曰.隋孔形狹而長也. ○說文曰.斨、方銎斧也.○〔朱氏曰〕四國、四方之國.從管蔡之亂者.○〔毛氏曰〕皇、匡也.將、大也.○〔朱氏曰〕言東征之役.既破我斧而缺我斨.其勞甚矣.然周公之意.蓋將使四方莫敢不一於正而後已.其哀我人也.豈不大哉.然則雖破斧而缺斨.義有所不得辭矣.夫管蔡流言以謗周公.而公征之.不知者以爲公之爲.是以救其身而已.故爲此詩者.爲之發明其心.如此.學者於此玩味而有得焉.則正大而天地之情可見矣.薛氏曰.使周公嫌於救其身.潔身而退.以避二叔之難.則其亂將及於四方.如是而周公亦清矣.然亦未免於小人也.

○〔董氏曰〕齊詩作四國是匡.賈公彥引以爲據.

既破我斧.又缺我錡.巨宜反 周公東征.四國是吪.五戈反 哀我人斯.亦孔之嘉.

〔毛氏曰〕鑿屬曰錡.釋文曰.韓詩云.錡、木屬. 吪、化也.

既破我斧.又缺我銶.音求 周公東征.四國是遒.在羞反 哀我人斯.亦孔之休.

〔毛氏曰〕木屬曰銶.釋文曰.韓詩云.銶、鑿屬. 遒、固也.鄭氏曰.斂也.○朱氏曰.斂而固之也.○〔范氏曰〕亦孔之休.言四國平而天下和也.○〔董氏曰〕遒.集本作揫.

破斧三章.章四句.

伐柯.美周公也.周大夫刺朝直遙反廷之不知也.董氏曰.朝廷者.人主所與大臣論是非可否之地.詩人不斥言成王而曰朝廷.所以兼刺也.

〔程氏曰〕伐柯乃既得罪人之後.周公遲留未歸.士大夫刺朝廷不知所以還周公之道.觀金縢所載.二公之知周公至矣.今曰朝廷.則二公亦與焉.蓋大臣與國同體者也.主未悟而事未回.國人所當責.而二公所當受也.

伐柯如何.匪斧不克.取七喻反 妻如何.匪媒不得.

〔毛氏曰〕柯、斧柄也.○〔朱氏曰〕克、能也.○〔孔氏曰〕媒、通二姓之言者也.○〔程氏曰〕伐柯匪斧則不能.取妻匪媒則不成.言各有其道.今欲周公之歸.亦必有其道也.

伐柯伐柯.其則不遠.我覯古豆反 之子.籩豆有踐.踐淺反

〔鄭氏曰〕則、灋也.覯、見也.之子、指周公也.○爾雅曰.竹豆謂之籩.木豆謂之豆.考工記.旊人爲豆.實三而成㲄.崇尺.〔鄭氏曰.㲄豆.其容實皆四升.○爾雅曰.瓦豆謂之登.疏曰.旊人爲瓦器.而云豆中縣.鄭云.縣繩正豆之柄.是瓦亦名豆也. ○〔毛氏曰〕踐、行列貌.○〔程氏曰〕此章言其道.○〔朱氏曰〕執柯以伐柯.即此手中之柯.而得其灋.以比王欲迎周公.亦不過反之於吾心.則知所以迎之之道.則我得見公.而陳其籩豆之列.將有日矣.

伐柯二章.章四句.

九罭(于逼反)美周公也周大夫刺朝廷之不知也

〔程氏曰〕周公居東未反士大夫始刺朝廷不知反周公之道(伐柯是也)既又思之切刺之深責在朝廷之人不速還公也

九罭之魚鱒(才損反)魴(音房)我覯之子袞(古本反)衣繡裳

〔毛氏曰〕興也〇爾雅曰緵(子弄反)罟謂之九罭九罭魚網也(孫炎曰謂魚之所入有九嚢也〇郭璞曰緵今之百囊網也)〇〔陸氏草木疏曰〕鱒似鯶(呼本反)魚而鱗細於鯶赤眼〇魴解見敝笱〇釋文曰袞衣六冕之第二者也畫爲九章天子畫升龍於衣上公但畫降龍(司服鄭氏注曰九章一曰龍二曰山三曰華蟲四曰火五曰宗彝皆績於衣六曰藻七曰粉米八曰黼九曰黻皆繡於裳)〇〔程氏曰〕鱒魴魚之美者施九罭之網則得鱒魴之魚用隆厚之禮則得聖賢我欲覯之子當用上公禮服往逆之

鴻飛遵渚公歸無所於女信處

鴻解見鴻雁〇〔毛氏曰〕遵循也〇渚解見江有汜〇〔程氏曰〕此章言公之不得其所也鴻飛戾天者也今乃遵渚言不得其所公既征而歸則未得其所蓋朝廷未以師保重禮往逆也使公不得其所於女信安處矣則深責在朝廷之人也(陳氏曰今公未歸其所於女朝廷之臣信能自安處乎)

鴻飛遵陸公歸不復於女信宿

爾雅曰高平曰陸〇〔程氏曰〕不復謂未還舊職宿安息也(陳氏曰宿猶處也)

是以有袞衣兮無以我公歸兮無使我心悲兮

〔程氏曰〕此章所反周公誠切之意是以猶所以也朝廷所以有袞衣之章用尊禮聖賢無以以也無以是服逆我公來歸無使士民之心悲思望公也

成王既發金縢悔悟而迎周公其言曰惟朕小子其逆我國家禮亦宜之此正國人之所望於朝廷者也首章曰我覯之子袞衣繡裳卒章曰是以有袞衣兮無以我公歸兮所謂禮亦宜之者也乃此篇之大指也說詩者徒見信宿兩字偶相屬遂以爲過宿曰信之信故其釋二章三章或以爲西人語東人或以爲東人自相語而不見國人深望乎上誠懇切至之意求一字之通而失一篇之旨學者苟能玩味程氏之說則詩人之心可見矣凡詩之體初言者本意也再言者協韻也於女信處本意也於女信宿協韻也(詩亦有初淺後深初緩後急者然大率後章多是協韻)

九罭四章一章四句三章章三句

狼跋(蒲末反)美周公也周公攝政遠則四國流言近則王不知周大夫美其不失其聖也

狼跋其胡載疐(丁四反)其尾公孫(音遜)碩膚赤舄(音昔)几几

狼解見還〇〔毛氏曰〕跋躐(力輒反)也(孔氏曰跋前行曰躐)〇〔孔氏曰〕狼之老者頷下垂胡(朱氏曰領下懸肉也)〇〔毛氏曰〕疐跲(其劫反)也(說文曰跲躓也)進則躐其胡退則跲其尾進退有難〇〔鄭氏曰〕公周公也〇〔程氏曰〕遜者避而弗居也(劉氏曰公孫豳公之孫謂周公也)〇〔毛氏曰〕碩大膚美也〇〔鄭氏屨人注曰〕王舄有三等赤舄爲上冕服之舄詩云王錫韓侯玄袞赤舄則諸侯與王同複下曰舄襌下曰屨〇〔王氏曰〕几几人所馮以爲安故几几安也(毛氏曰几几絇貌絇音劬〇孔氏曰謂爲頭飾之貌士冠禮注云絇之言拘以爲行戒狀如刀衣鼻在屨頭綴縫中紃也〇朱氏曰安重貌綴於力反縫扶用反)〇〔程氏曰〕周公攝政居危疑之地雖成王不知四國流言終不能損其聖德者以其忠誠在於王家無貪欲之私心也狼獸之貪者猛於求欲故陷於機穽羅綱前跋後疐進退困險詩人取之以言夫狼之所以致禍難危困如是者以其有貪欲故也若周公者至公不私進退以道無利欲之蔽以謙遜自處不有其尊不矜其德故雖在危疑之地安步舒泰赤舄几几然也(范氏曰其德備者其容亦盛赤舄几几則其餘可見矣夫神龍或潛或飛能大能小其變化不測然得而蓄之若犬羊然有欲故也唯其可以蓄之者是以亦得醢而食之凡有欲之類莫不可制焉唯聖人無欲故天地萬物不能易也富貴貧賤死生如寒暑晝夜相代乎前吾豈有心乎哉亦順受之而已矣舜受堯天下不以爲泰孔子阨於陳蔡而不以爲戚周公遭則四國流言近則王不知而赤舄几几德音不瑕其致一也)〇〔董氏曰〕几几崔靈恩集注作掔說文一作己己一作掔堅

狼疐其尾載跋其胡公孫碩膚德音不瑕

〔鄭氏曰〕不瑕不可疵(才斯反)瑕也(孔氏曰瑕者玉之病疵亦玉病)〇〔程氏曰〕大舜謂汝惟不矜天下莫與汝爭能汝惟不伐天下莫與汝爭功使周公有貪欲崇高得名之心其能得天下之與如是乎惟其處己也夔夔然存恭畏之心存誠也蕩蕩然無顧慮之意所以不失其聖德音所以不瑕也先儒以狼跋疐不失其猛興周公不失其聖奚若虎豹胡獨取狼也古之詩人比興以類也是以香草譬君子惡鳥譬小人豈有以豺狼興聖人乎且以上二句言跋言疐安有几几不瑕之義但此詩體與他詩不類故不通耳(左傳晏子曰心平德和故詩曰德音不瑕注心平則德音無瑕闕)

狼跋二章章四句

豳國七篇二十七章二百三句

呂氏家塾讀詩記卷十七

正小雅 正大雅說附

〔鄭氏詩譜曰〕小雅大雅者周室居西都豐鎬之時詩也 孔氏曰二雅正有文武成變有厲宣幽六王皆居鎬豐之地文王居豐武王居鎬太史公曰成王北居洛邑定九鼎焉而周復都豐鎬魚藻箋云王居鎬京是幽王以上皆居鎬也世本云懿王徙於犬邱地理志云京兆槐里縣周曰犬邱懿王都之京兆郡故長安縣也皇甫謐云鎬在長安南二十里然則犬邱與鎬相近有離宮在焉懿王暫居之非遷都也 小雅自鹿鳴至於魚麗皆文武時詩自南有嘉魚下及菁菁者莪周公成王之時詩 孔氏曰六月序廣陳小雅之廢自華黍以上皆言缺由庚以下不言缺明其詩異主也由庚在嘉魚前不云自由庚者據見在而言之華黍由庚本相連毛氏分序置其篇端使華黍就上由庚退下則毛意亦以由庚以下爲成王之詩也不然亡詩六篇自可聚在一處何須分之也南有嘉魚云太平樂賢蓼蕭云澤及四海案武王伐紂未幾而崩不得有天下太平澤及四海之事語其時事爲成王明矣 大雅自文王至文王有聲皆文武時詩自生民下及卷阿皆周公成王之時詩 小雅十六篇、大雅十八篇爲正經 釋文曰從鹿鳴至菁菁者莪凡二十二篇皆正小雅六篇亡今唯十六篇○孔氏曰凡書非正經者謂之傳未知此傳在何書也 ○〔程氏曰〕自鹿鳴以下二十二篇各賦其事而用之其周公之爲乎與二南同也 朱氏曰舊說自鹿鳴至魚麗文武之世燕勞樂歌之辭周公之制定也南陔至菁菁者莪周公相成王所制之樂歌也蓋國之常政每事爲詩以寫其至誠和樂而被之音聲事是事則奏是詩焉○孔氏曰變者雖亦播於樂或無算之節所用或隨事類而歌又在制禮之後樂不常用

按楚辭屈原離騷謂之經自宋玉九辯以下皆謂之傳以此例考之鹿鳴以下小雅之經也六月以下小雅之傳也文王以下大雅之經也民勞以下大雅之傳也孔氏謂凡書非正經也謂之傳善矣又謂未知此傳在何書則非也

鹿鳴之什

〔孔氏曰〕五人謂之伍十人謂之什故左傳曰以什共車必克然則什伍部別聚居之名風及商魯頌以當國爲別詩少可以同卷而雅頌篇數既多故分其篇每十爲卷 又曰樂師注云徹者歌雍雍在周頌臣工之什其雍篇在臣工之什中是卷首之篇爲什長以統餘篇之目也

鹿鳴燕羣臣嘉賓也既飲(於鴆反)食(音嗣)之又實幣帛筐篚(音匪)以將其厚意然後忠臣嘉賓得盡其心矣 孔氏曰燕禮於客之內立一人爲賓使宰夫爲主與之對行禮其實君設酒殺羣臣皆在君爲之主羣臣總爲賓也飲有酬賓送酒之幣食有侑賓勸飽之幣公食大夫禮賓三飯之後云公受宰夫束帛以侑聘禮云致饗以酬幣明親饗有酬幣矣○朱氏曰於朝曰君臣焉於燕曰賓主焉先王以禮使臣之厚也蓋亦有諸侯之使焉○范氏曰羣臣在位者也嘉賓聘而未受祿者也○張氏曰嘉賓者若朝廷無賓猶當於燕飲立賓漢光武能友嚴光古必有之禮云仕而未有祿君有饋焉曰獻使焉曰寡君此亦不純臣之道也不直曰君而曰寡君賓客之辭也 學記大學始教皮弁祭菜示敬道也宵雅肄三官其始也 鄭氏曰宵之言小也肄習也習小雅之三謂鹿鳴四牡皇皇者華也此皆君臣宴樂相勞苦之詩○董氏曰古者宵小同故謂小人爲宵人

呦呦(音幽)鹿鳴食野之苹(音平)我有嘉賓鼓瑟吹笙吹笙鼓簧(音黃)承筐是將人之好(呼報反)我示我周行

〔毛氏曰〕興也○〔程氏曰〕呦呦和聲也○〔鄭氏曰〕苹、藾蕭 孔氏曰郭璞云今藾蒿也初生亦可食陸璣云葉青白色莖似箸而輕脆始生香可生食又可蒸食 ○〔董氏曰〕鼓瑟吹笙蓋燕樂也 燕禮上四人二瑟小臣坐授瑟乃降左瑟一人拜授爵笙入立于縣中衆笙不拜授爵降坐祭立卒爵 ○〔毛氏曰〕簧、笙也吹笙而鼓簧矣 孔氏曰吹笙之時鼓其笙中之簧以樂之 筐、篚屬所以行幣帛也 書武成曰篚厥元黃 ○〔程氏曰〕承以篚之筐以將之○〔朱氏曰〕將、行也○〔毛氏曰〕行、迎也 朱氏曰周行大道也○董氏曰古者行與衡同聲 ○〔程氏曰〕鹿食則相呼故以興燕樂和聲相呼共食野之苹物情相樂也君臣賓主相樂如此 毛氏曰鹿得苹呦呦然鳴而相呼懇誠發乎中○孔氏曰禮有饗燕之道公法不得不設忠誠嘉樂實爲至少故取懇誠以爲喻 ○〔孔氏曰〕王肅曰羣臣嘉賓飲食以享之琴瑟以樂之幣帛以將之則庶乎好愛我而示我以道矣 孔氏曰燕禮注云鹿鳴者君與臣下及四方之賓燕講道修德之樂歌也鄉射記曰古者於旅也語註云禮成樂備乃可以言語先王禮樂之道疾今人言語無節 ○〔緇衣〕子曰私惠不歸德君子不自留焉詩云人之好我示我周行 鄭氏曰私惠謂不以公禮相慶賀時以小物相問遺也言其物不可以爲德則君子不以身留此人也相惠以褻瀆邪僻之物是爲不歸於德行道也言示我以忠信之道○朱氏曰蓋所求於羣臣嘉賓者如此夫如是是以君臣上下誠意交孚而莫不一出於正所以和樂而不流也

呦呦鹿鳴．食野之蒿．呼毛反 我有嘉賓．德音孔昭．視音示 民不恌．他彫反 君子是則是傚．胡教反 我有旨酒．嘉賓式燕以敖．

〔毛氏曰〕蒿．菣也．去刃反 孔氏曰．孫炎云．荆楚之間謂蒿爲菣．郭璞曰．今人呼爲靑蒿．○〔鄭氏曰〕孔甚．昭明也．視．古示字也．孔氏曰．古之字以目視物．以物示人．同作視字．後世作字．目視物爲示傍見．示人物作單示字．由是經傳之中視與示字多相雜亂．○〔毛氏曰〕恌．愉也．孔氏曰．愉音與說文訓爲薄也．示民不愉薄也．○朱氏曰．恌．愉薄也．是則是傚．言可法傚也．敖．遊也．○〔程氏曰〕此章又言所燕禮嘉賓聞望昭明．示民以厚之之意．使儀慶之．朱氏曰．言嘉賓之德．足以示民使不愉薄．而君子所當則傚也．○長樂劉氏曰．燕禮有親疏之義．有尊卑之等．有長少之序．有內外之分．有賓主之位．人倫之道．莫有不備．而我有嘉賓．踐其禮．安其樂．誠信感於人心．故聞者見者．靡不孚而化之．不亦德音孔昭．視民不恌乎．觀其禮而知則且傚者．不亦君子乎．○〔范氏曰〕式燕以敖．言其禮之從容也．夫莊而不至於矜．和而不至於流．此其德之純也．

呦呦鹿鳴．食野之芩．其今反 我有嘉賓．鼓瑟鼓琴．鼓瑟鼓琴．和樂音洛且湛．都南反 我有旨酒．以燕樂嘉賓之心．

〔毛氏曰〕芩．草也．陸璣草木疏曰．莖如釵股．葉如竹．蔓生澤中下地鹹處．牛馬寫食之．湛．樂之久也．燕．安也．○〔范氏曰〕非止養其體．娛其外而已．所以樂其心也．○〔程氏曰〕此章言其樂之長久無斁．○〔毛氏曰〕夫不能致其樂．則不能得其志．不能得其志．則嘉賓不能竭其力．范氏曰．食之以禮．樂之以樂．將之以實．求之以誠．此所以得其心也．賢者豈以飲食幣帛爲悅哉．夫昏姻不備．則貞女不行也．禮樂不備．則賢者不處也．賢者不處．則豈得樂而盡其心乎．

鹿鳴三章．章八句．

四牡．茂后反 勞力報反 使所吏反 臣之來也．有功而見知則說音悅矣．程氏曰．四牡之義．閔使人之勤勞．故云有功而見知則悅矣．上不知下之勞．則下不自盡其力．故四牡之義廢．則君臣缺矣．

四牡騑騑．芳非反 周道倭於危反 遲．豈不懷歸．王事靡盬．音古 我心傷悲．

〔毛氏曰〕騑騑．行不止之貌．少儀曰．車馬之容．騑騑翼翼．周道．岐周之道也．倭遲．歷遠之貌．孔氏曰．歷此長遠之路．○程氏曰．倭遲．回遠也．盬．不堅固也．董氏曰．說文煮海爲鹽．煮池爲盬．故安邑之出爲鹽盬．苦而易敗．故傳以不堅訓之．○〔朱氏曰〕駕此四牡而出使於外．其道路之回遠如此．當是時豈不思歸乎．特以王事不可以不堅固．不敢徇私而廢公．是以內顧而傷悲也．○〔毛氏曰〕思歸者．私恩也．靡盬者．公義也．傷悲者．情思也．無私恩．非孝子也．無公義．非忠臣也．君子不以私害公．不以家事辭王事．孔氏曰．傷悲出自其情．故曰情思．情思．卽私恩．正謂念憶父母．集注及定本皆無箋云兩字．而今官本無思恩上有箋云字．○〔范氏曰〕臣之事上也．必先公而後私．君之勞臣也．必先恩而後義．○〔釋文曰〕倭遲．韓詩作倭夷．前漢地理志．右扶風郁夷注．詩周道郁夷．

周道．或以爲通途．或以爲大路．蓋疑文王遣使．所之者非一國．不止於周之境內．故爲是說．抑不知

使臣初發．蓋自周道以往．故以周道言之．況正小雅實兼文武之治．由武王之時論之．則溥天之下．莫非周道矣．

四牡騑騑．嘽嘽他丹反 駱音洛馬．豈不懷歸．王事靡盬．不遑啓處．

〔毛氏曰〕嘽嘽．喘息之貌．馬勞則喘息．白馬黑鬛曰駱．山陰陸氏曰．今之駱馬最耐勞苦．○李氏曰．夫以耐勞苦之馬．今則喘息．則其勞可知矣．遑．暇．啓．跪也．爾雅注云．小跽．處．居也．○〔范氏曰〕言其馬勞．則人可知矣．○〔李氏曰〕不遑啓處．大意爲不暇居處之義．

翩翩音篇者鵻．音隹 載飛載下．集于苞栩．況甫反 王事靡盬．不遑將父．

〔朱氏曰〕興也．翩翩．飛貌．○〔毛氏曰〕鵻．夫不也．孔氏曰．李巡云．夫不一名鵻．春秋傳云．祝鳩氏司徒．祝鳩．鵻也．郭璞云．今鵓鳩也．○朱氏曰．或曰鵻．俗字也．當作隹．凡鳥之短尾皆隹屬．○苞栩解見鴇羽．○〔毛氏曰〕將．養也．○〔程氏曰〕鵻翩翩．或飛或下．集於所安之處．以興使臣之勤勞．乃不暇遂其私．至不得將其父．朱氏曰．今使臣勤勞於外．乃不遑養其父．則鵻之不如也．○〔范氏曰〕忠臣孝子之行役．未嘗不念其親．君之使臣．豈待其勞苦而自傷哉．亦憂其憂如己而已矣．此聖人所以感人心也．

翩翩者鵻．載飛載止．集于苞杞．王事靡盬．不遑將母．

〔毛氏曰〕杞．枸檵音起也．

駕彼四駱．載驟助救反 駸駸．楚金反 豈不懷歸．是用作歌．將母來諗．音審

〔毛氏曰〕駸駸．驟貌．說文曰．驟．馬疾步也．駸．馬行疾也．○〔鄭氏曰〕諗．告也．君勞使臣．述敍其情．女曰我豈不思歸乎．誠思歸也．故作此詩之歌．以養父母之志．來告於君也．○〔孔氏曰〕臣有勞苦．患上不知．今君勞使臣言汝曰豈不思歸．作歌來告．是探情以勞之．朱氏曰．非使臣作是歌也．設言其情以勞之爾．夫使臣將命以賦政于四方．乃其職分之所當然．而先王之意殷勤惻怛．惟恐勞之不至．乃爲之探其情意之所不能已．而未敢言者．於其燕勞而詠歎之．孔子曰．體羣臣．則士之報禮重．於此其見之矣．○〔鄭氏曰〕獨言將母．承四章之文也．孔氏曰．母以尊少．則恩遇偏多．故再言之．○王氏曰．母恃子以養．故於父．○范氏曰．父至尊也．母至親也．知母之親．則知父之尊矣．知父之尊．則知君之重矣．卒章及母而不及父．本其恩所起．以教愛也．愛母則敬父矣．敬父則尊君矣．未有愛親而不愛其君者也．

四牡五章．章五句．

皇皇者華．君遣使所吏反臣也．送之以禮樂．言遠而有光華也．朱氏曰．送之以禮樂．歌是詩以遣之也．○孔氏曰．臣之出使．當光顯其君．常不辱命於彼．○程氏曰．天子遣使四方．以觀省風俗．采察善惡．訪問疾苦．宣道化於天下．下國蒙被聲教．是以光華．○陳氏曰．人君出使臣於千里之外．苟無以發其歡忻之誠心．則臣下意氣衰落．

孔氏之說．作詩之意也．程氏之說．用詩之意也．作是詩以遣使臣．在文王時．至於周公制禮作樂之後．凡遣使臣．無不用是詩以遣之也．二家之說．雖有廣狹．其義一也．

552

皇皇者華.于彼原隰.駪駪所巾反征夫.每懷靡及.

〔朱氏曰〕興也.〇〔毛氏曰〕皇皇猶煌煌也.〇〔孔氏曰〕華草木之華也.〇〔毛氏曰〕高平曰原.下溼曰隰.駪駪衆多之貌.征夫行人也.鄭氏曰衆行夫.〇孔氏曰使與上介衆介.〇程氏曰征夫使人駪駪俟[illegible]之狀也.〇〔朱氏曰〕懷思也.〇〔程氏曰〕皇華之光明于野.猶王澤之流布光華天下也.故以爲興.歐陽氏曰首章稱美其賢材能將君命爲國光於外爾.〇〔歐陽氏曰〕於原隰者其道所經也.〇〔程氏曰〕惟慮不能宣達.是每懷靡及也.朱氏曰惟恐不能宣上之德而達下情也.〇歐陽氏曰於事每思唯恐不及也.〇〔朱氏曰〕此詩若以戒夫使臣者.而託於其自道之辭以發之.詩之忠厚如此.

我馬維駒.音俱六轡如濡.如朱反載馳載驅.周爰咨諏.子須反

〔長樂劉氏曰〕駒馬之嫩而壯者.駒騏駱駰.皆驥之良選.所以資使臣之行也.〇六轡解見驪驖.〇〔鄭氏曰〕如濡言鮮澤也.〇〔毛氏曰〕忠信爲周.魯語曰忠信爲周注云言當諮之於忠信之人.〇〔鄭氏曰〕爰於也.〇〔毛氏曰〕訪問於善爲咨.出左傳.〇〔程氏曰〕諏謀度詢.前載雖各有義.要之詢訪耳.採察求訪.使臣之大務.歐陽氏曰周詳訪問以博採廣聞.不徒將一事而出也.〇李氏曰周者周徧其所而詢問之.〇朱氏曰使臣自以每懷靡及.故廣詢博訪以補其不及而盡其職也.〇范氏曰王者遣使於四方.教之以咨諏善道.將以廣聰明也.夫臣欲助其君之德.必求賢以自助.故臣能從善則可以善君矣.臣能聽諫則可以諫君矣.未有不自治而能正君者也.〇〔國語曰〕叔孫穆子聘於晉.晉悼公饗之.樂及鹿鳴之三而後拜.樂三.晉侯使行人問焉.對曰.今伶簫詠歌及鹿鳴之三.韋昭曰伶人樂官也.簫樂器.編管爲之.言樂人以簫作此三篇之聲.與歌者相應也.君之所以貺使臣.臣敢不拜貺.夫鹿鳴.君之所以嘉先君之好也.敢不拜嘉.四牡.君之所以章使臣之勤也.敢不拜章.皇皇者華.君教使臣曰.每懷靡及.諏謀度詢.必咨於周.敢不拜教.陳氏曰穆叔言咨事爲諏.咨難爲謀.咨禮爲度.咨親爲詢.彼蓋敷衍文詞.經旨不在是也.

諏謀度詢.必咨於周.而詩文乃云周爰咨諏者.古語多倒也.歐陽氏諸說.詩中亦兼有此意.然毛傳乃經之本旨也.

我馬維騏.音其六轡如絲.載馳載驅.周爰咨謀.

騏解見小戎.〇〔毛氏曰〕如絲言調忍也.

我馬維駱.六轡沃若.烏毒反載馳載驅.周爰咨度.待洛反

駱解見四牡.〇〔朱氏曰〕沃若猶如濡也.

我馬維駰.音因六轡既均.載馳載驅.周爰咨詢.音荀

〔毛氏曰〕陰白雜毛曰駰.詳解見驪均調也.〇〔歐陽氏曰〕諏謀度詢.但變文以叶韻爾.詩家若此之類甚

多.

皇皇者華五章章四句.

常棣.大計反燕兄弟也.閔管蔡之失道.故作常棣焉.鄭氏曰周公弔二叔之不咸而使兄弟之恩疏.召穆公爲作此詩而歌之以親之.〇孔氏曰左傳云王將以狄伐鄭.富辰諫曰昔周公弔二叔之不咸.故封建親戚以蕃屏周.召穆公思周德之不類.故糾合宗族於成周而作詩曰常棣之華.鄂不韡韡.凡今之人.莫如兄弟.周之有懿德也.如是猶曰莫如兄弟.故封建之.其懷柔天下也.猶懼有外侮.捍禦侮者莫如親親.故以親屏周.召穆公亦云.是周公弔二叔之不咸.召穆公作詩之事也.外傳云周文公之詩曰兄弟鬩于牆.外禦其侮.則此詩自是周公所作也.但召穆公見厲王之時兄弟恩疏.重歌此周公所作之詩以親之耳.故鄭氏荅趙商云.凡賦詩者或造篇或誦古.〇董氏曰韓詩敘夫移燕兄弟也.閔管蔡之失道也.蓋與毛氏合.

〔朱氏曰〕舊說以鹿鳴以下至魚麗.爲文武燕勞之樂歌.而此詩之敘.又以爲閔管蔡之失道而作者.何也.曰文武之際.固有燕兄弟之詩矣.周公以管蔡之爲亂也.故制作之際.更爲是詩.委曲致意.以申兄弟之好.蓋燕兄弟者.文武之政.而閔管蔡者.周公之心也.夫燕兄弟之詩.當極其和樂以篤兄弟之好.而此詩專言死喪急難之事.其志切.其詞哀.蓋處兄弟之變.孟子所謂其兄關弓而射之.則已垂涕泣而道之之義也.文武燕兄弟之詩.雖不可見.然意其詞意和平.必異於此.故敘者以閔管蔡之失道發之.〇〔程氏曰〕此詩句少而章多.章多所以極其鄭重.句少則各陳一義故也.

常棣之華.鄂五各反不韡韡.韋鬼反凡今之人.莫如兄弟.

〔毛氏曰〕興也.常棣棣也.鄂猶鄂鄂然.言外發也.〇〔孔氏曰〕王肅云不韡韡言韡韡也.〇〔毛氏曰〕韡韡光明也.孔氏曰郭璞云今關西有棣樹子如櫻桃可食是也.此與唐棣異木.故爾雅別釋.毛傳以爲常棣之木.衆華俱發.實韡韡而光明.以興兄弟衆多而相和睦.豈不[illegible]盛而有光輝乎.〇鄭氏曰承華者曰鄂.不當作柎.柎鄂足也.鄂足得華之光明.則韡韡然盛.興者喻弟以敬事兄.兄以榮覆弟.恩義之顯.亦韡韡.〇孔氏曰鄭氏以爲常棣華以覆鄂.鄂以承華.華鄂相覆而光明.猶兄弟相順而榮顯.〇歐陽氏曰不韡韡者.猶韡韡也.古詩之語如此者多.何煩改字爲柎.蓋已言鄂.則足見相承之意矣.〇董氏曰常棣今所謂玉李花.鄂相承甚力.故以興兄弟.〇王氏曰華鄂之相恃.不可須臾離者.以天屬故也.兄弟天屬也.其相承覆相恃而不可離如此.〇范氏曰常棣華衆多而相附.同枝而有上下之序.故以興兄弟.〔程氏曰〕鄂不韡韡.鮮華壯盛之貌.不作柎亦可.如字亦可.以花萼相依.生相親.力相承.與人之莫如兄弟也.〇〔范氏曰〕凡今之人.言舉世之人也.莫如兄弟.親之至也.毛氏曰聞常棣之言爲今也.〇鄭氏曰聞常棣之言始聞常棣華鄂之說也.如此人之恩親無如兄弟之最厚.〇說文鄂作萼.董氏曰謝靈運亦作萼.

常棣之華.鄂不韡韡.諸家文義雖小不同.然詩中皆包此意.學者所當偏察熟味也.

死喪之威.兄弟孔懷.原隰裒矣.蒲侯反兄弟求矣.

〔毛氏曰〕威畏也.懷思也.裒聚也.求矣言求兄弟也.〇〔鄭氏曰〕死喪可畏怖之事.維兄弟之親.甚相思念.〇〔程氏曰〕此章敘兄弟相賴之事.人當死生患難之可畏.而思兄弟之助.方困窮離散.裒聚如郊野之時.則求所親以相依恃.王氏曰不得保其常居而裒於原隰之中.此與人同患難之時也.當是時.人各顧其親.則非兄弟.孰肯以相求哉.

疏其所親，而親其所疏。此失其本心者也。故此詩反覆言朋友之不如兄弟，蓋示之以親疏之分，之反循其本也。本心既得，則由親及疏，秩然有敘，兄弟之親既篤，而朋友之義亦敦矣。初非薄於朋友也。苟雜施而不孫，雖曰厚於朋友，如無源之水，朝滿夕除，胡可保哉。或曰：人之在難，朋友亦可以坐視歟？曰：每有良朋，況也永嘆，則非不憂憫，但視兄弟急難爲有差等耳。詩人之辭容有抑揚，然常棣周公作也，聖人之言，小大高下皆宜，而前後左右不相悖。

脊（井益反）令（音零）在原，兄弟急難。每有良朋，況也永嘆。（吐丹反）

〔毛氏曰〕脊令，雝渠也。飛則鳴，行則搖，不能自舍耳。（孔氏曰：陸璣草木疏曰：脊令大如鷃雀，長腳長尾尖喙，背上青灰色，腹下白，頸下黑如連錢，飛則鳴，行則搖動，其身不能自舍。）急難，言兄弟之相救於急難。○〔鄭氏曰〕每，雖也。良，善也。○〔毛氏曰〕況，茲也。（蘇氏曰：甚也。）永，長也。○〔程氏曰〕此章言兄弟相須之急，猶脊令首尾相應，急難之際，其相應如是也。（鄭氏曰：脊令飛則鳴，行則搖，不少自止，猶兄弟有在急難中，其心亦不少自止。）○〔鄭氏曰〕當急難之時，雖有善友來茲，對之長嘆而已。（朱氏曰：當此之時，雖有良朋，不過爲之長嘆息而已，力或不能相及也。○蘇氏曰：人之急難，相救不舍斯須如脊令者，唯兄弟也。雖有良朋，甚者不過爲之長嘆息而已。小人好以親爲怨，而樂從其疏，故此詩每以告之。○范氏曰：兄弟無不相死之義，故朋友之於患難，義有不得相救也，則況也永嘆而已。○王氏曰：古者朋友之喪，則親兄弟，親兄弟則急難寇讎何爲而不豫？曰：莫不有君而爲之臣，莫不有父而爲之子，莫不有師而爲之弟子，莫不有兄弟而爲之兄弟，則吾急難寇讎之所當致力也，博交又推而致之友矣，則吾有所不暇，而無禮以節之，則吾之勢無窮，而人之責無已，蓋古之道如此，而後世之士猶有以恩望朋友，而至於離絕者矣。然則世之致力於朋友者非歟？曰：勢足以振之，力足以周之，而無傷於義，則鄰里鄉黨不可以不勉也，而況於朋友乎。）○〔董氏曰〕集注作鶺鴒，爾雅作䳭鴒，左氏與爾雅同。

兄弟鬩（許歷反）于牆，（在良反）外禦（魚呂反）其務。（如字）每有良朋，烝（之承反）也無戎。

〔毛氏曰〕鬩，很也。（爾雅曰：鬩，恨也。）○〔鄭氏曰〕禦，禁；務，侮也。兄弟雖內鬩而外禦侮也。○〔朱氏曰〕烝，發語聲。（毛氏曰：烝，塡也。○鄭氏曰：久也。古聲塡、窴、塵同。○釋文曰：爾雅塡依字音田，與窴同，又依古聲音塵，塵久也。）○〔毛氏曰〕戎，相也。（朱氏曰：戎，助也。）○〔范氏曰〕兄弟內鬩而猶外禦，不敗親也。外禦同他人，不與，故雖朋友猶無相也。（孔氏曰：它人侵侮之時，雖有善友，終無相助之事，唯兄弟相助耳。○左傳富辰云：詩曰兄弟鬩于牆，外禦其侮，如是則兄弟雖有小忿，不廢懿親。○國語富辰諫襄王曰：古人有言曰兄弟讒鬩，侮人百里，注云：鬩，很也。兄弟雖以讒言相違很，猶其禦他人侵侮己者百里，喻遠也。）○〔王氏曰〕很于內，非令兄弟也，然及其禦侮，則雖每有良朋，曾不如不令兄弟之爲可恃也。○〔朱氏曰〕此章正爲管蔡啓商之事而發，以明兄弟恩情之篤也。呂與叔解鬩爲窺同，謂寇至而兄弟同力以相死也。此意亦甚美矣，然以文義及一篇之全相觀之，則未安也。蓋此詩首章略言至親莫如兄弟之意，次章乃以意外不測之事言之，以明兄弟之情其切如此，三章但言急難，則淺於死喪矣，至於此章，則又以其情義之甚薄而猶有所不能已者言之，其敘者曰：死喪不能相救，急難猶相助，又不幸而至於或有小忿，猶當共禦外侮，其所以責之者可謂

益輕以約，而所以著夫兄弟之義者益深且切矣。至於又不能然，乃或無事而相忘，則兄弟真爲路人矣。故下章始深責之，然其詞氣和平，怨而不怒，讀者猶或以是爲當然而未之悟也。其後兩章乃始極道兄弟至親，雖有籩豆室家之樂，然非兄弟則無與同之，以備兄弟之恩，異形同氣，死生苦樂，無適而不相須之意，卒章又申告之，使之反覆窮極，驗其信然，可謂委曲漸次，說盡人情矣。然其詞意高深，初若簡質闊疏，而不切於事者，故說者有所不察，又以小忿爲嫌，而曲其說以避之，於是一篇之意無復統紀，而失聖人之意遠矣。

喪亂既平，既安且寧。雖有兄弟，不如友生。

〔陳氏曰〕兄弟之急難相求如此，及其既安寧也，乃謂兄弟不如友生可乎。○〔歐陽氏曰〕此乃責之之辭。○〔程氏曰〕言平時則皆可遂其私意，急難則莫如兄弟也。（蘇氏曰：人居平安之世，不知兄弟之可恃，而以至親相責望，則兄弟常多過失，易以生怨，故有以朋友爲賢於兄弟者。○王氏曰：友生約我以禮義者也，雖有兄弟不如友生，有禮義然後無失其愛兄弟之常心，友生約其外，妻子調其內，則兄弟加親矣，故曰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兄弟既翕，和樂且湛。）

王氏之說雖非經旨，亦學者所當知也。

儐（賓允反）爾籩豆，飲酒之飫。（於慮反）兄弟既具，和樂（音洛）且孺。（如具反）

〔毛氏曰〕儐，陳也。○〔蘇氏曰〕飫，饜也。○〔王氏曰〕兄弟無故，則既具矣。○〔程氏曰〕孺，親慕之義，小兒親慕父母，謂之孺子。（爾雅曰：孺，屬也。李巡曰：孺，骨肉相親屬也。）此章勸其相燕樂，養恩義，陳爾籩豆，飲樂飫足，兄弟皆來，當相樂而相親慕也。

妻子好（呼報反）合，如鼓瑟琴。兄弟既翕，（許急反）和樂且湛。（答南反）

〔鄭氏曰〕如鼓瑟琴之聲相應和也。（董氏曰：鼓宮宮動，鼓角角應，琴瑟尚宮其合也無間矣。）○〔毛氏曰〕翕，合也。○〔程氏曰〕此章言兄弟相樂，則其妻子好合，其和如琴瑟，兄弟既志意翕合，故以其和樂久而不厭。（朱氏曰：言妻子好合如琴瑟之和，而兄弟有不合焉，則無以久其樂矣。○李氏曰：兄弟既翕，必先於妻子者，顏之推常曰：方其幼也，父母左提右挈，前襟後裾，食則同案，衣則傳服，學則連業，遊則共方，雖有悖亂之人，不能不相愛也，及其壯也，各妻其妻，各子其子，雖有篤厚之人，不能不少衰也。蓋其兄弟之所以乖爭者，未必不本於此，既不能敦兄弟之愛，則雖家室妻帑，必不能樂之，故必妻子好合，然後可以和樂於兄弟也。）

宜爾室家，樂爾妻帑。（依字吐蕩反，經典通爲妻帑字，今讀音奴。）是究是圖，（都但反）亶其然乎。

〔毛氏曰〕帑，子也。（董氏曰：訓釋無以帑訓子者，特假爲帑者。賈公彥於司隸引詩曰樂女妻奴，奴即子，蓋唐人猶作奴字。）○〔范氏曰〕究，窮也。○〔毛氏曰〕圖，謀也。亶，信也。○〔程氏曰〕言能如是親睦其親族，則能宜其室家，樂其妻帑，窮究是理，圖念是事，信其然乎，言信然。（孔氏曰：宗族同心，人無侵侮，然後宜汝之室家，保樂汝之妻子矣。族人不和，忿鬩自起，外見侵侮，內不相救，則不能保其大小室家，危爲汝於是深思之，於是善謀之，信其然者否乎。○蘇氏曰：小人思慮不能及遠，常以爲兄弟之於我無所損益，不

知兄弟之相親亦所以宜其室家而樂其妻帑者惡其淺陋而不信故使之深思而遠圖之以信其然否

告人以兄弟之當親未有不以爲然者也苟非是究是圖實從事於此則亦未有誠知其然者也不誠知其然則所知者特其名而已矣凡學蓋莫不然

常棣八章章四句

伐木燕朋友故舊也自天子至于庶人未有不須友以成者親親以睦友賢不棄不遺故舊則民德歸厚矣孔氏曰朋是同門之稱友是同志之名故舊即昔日之朋友也朋友新故通名故舊唯施久遠舊則不可更禪新交則非賢不友故變朋友曰友賢也親親以睦指上常棣燕兄弟也友賢不棄不遺故舊即此篇是也

伐木丁丁陟耕反鳥鳴嚶嚶於耕反出自幽谷遷于喬木其驕反嚶其鳴矣求其友聲相息亮反彼鳥矣猶求友聲矧伊人矣不求友生神之聽之終和且平

〔毛氏曰〕興也丁丁伐木聲也劉氏曰聲相應也〔朱氏曰〕嚶嚶鳥聲之和也郭璞曰嚶嚶兩鳥鳴〔鄭氏曰〕幽谷深谷也遷徙也〇〔毛氏曰〕喬高也〇〔鄭氏曰〕相視也〇〔毛氏曰〕矧況也〇〔張氏曰〕神之聽之終和且平此爲求友生〇〔程氏曰〕和謂相好平謂不變〇〔什方張氏曰〕詩人多相因之詞如伐木而感鳥鳴蓋因此以興焉者也故下章皆以伐木言之〇〔程氏曰〕山中伐木非一人能獨爲必與同志者共之旣同其事則相親好成朋友之義伐木之人必有此義況士君子乎故賦伐木之人叙其情推其義以勸朋友之道燕朋友故舊則歌之所以風天下朋友故舊篤則民德厚矣繼言鳥鳴嚶嚶又以物情興朋友之好嚶嚶相應和之和聲鳥聲相應和自幽谷升喬木相追隨嚶然其鳴蓋求其應友聲謂應聲猶人之朋友相從也視鳥如是豈人而不求友乎朋友之信恆久不渝可質於神明邱氏曰伐木者其聲丁丁然空谷響應出於自然喻朋友故舊氣類之相從亦如此也〇蘇氏曰事之甚小而須友者伐木也物之無知而不忘其羣者鳥也鳥出於谷而升於木以木爲安而不獨有也故嚶然而鳴以求其友況於事之大於伐木而人之有知也哉〇陳氏曰詩人謂伐木於山者其聲丁丁然相應人聞鳥鳴於山間嚶嚶然和好相隨出於幽谷而遷於喬木聽其和好之聲則是以類相求因起興而曰相觀彼鳥猶如此人其可不如乎故以取友之心質之於神〇范氏曰質諸鬼神而無疑亦可以爲不欺矣

興之兼賦比者也

伐木許許呼古反釃所宜反酒有藇音敘旣有肥羜直呂反以速諸父寧適不來微我弗顧於音烏粲洒所懈反埽素報反陳饋其位反八簋旣有肥牡以速諸舅寧適不來微我有咎

〔毛氏曰〕許許柹孚廢反貌孔氏曰伐之處柹而有柹也〇程氏曰許許衆人共力之狀以筐曰釃以藪曰湑孔氏曰筐竹器也藪草也釃酒者或用筐或用草於今猶然藇美貌羜未成羊也爾雅注云今俗呼五月羔爲羜〇〔鄭氏曰〕速召也〇〔朱氏曰〕諸父朋友之同姓而尊者也諸舅朋友之異姓而尊者也毛氏曰天子謂同姓諸侯諸侯謂同姓大夫皆曰父異姓則稱舅國君友其賢臣大夫士友其宗族之仁者〇孔氏曰稱之以父與舅親親之辭也覲禮說天子呼諸侯之義曰同姓大國則曰伯父其異姓則曰伯舅同姓小國

則曰叔父異姓則曰叔舅是天子稱諸侯也左傳晉公謂臧僖伯曰叔父有憾於寡人鄭厲公謂原繁曰願與伯父圖之禮記衛孔悝之鼎銘云公曰叔舅是諸侯稱大夫父舅之文也〇〔鄭氏曰〕寧適不來寧召之適自不來也朱氏曰寧使其適然而不來〇〔毛氏曰〕微無也〇〔朱氏曰〕顧念也於嘆辭〇〔毛氏曰〕粲鮮明貌〇〔孔氏曰〕粲然播灑其室庭陳飲食之饌〇〔毛氏曰〕天子八簋孔氏曰簋盛黍稷之器也周官掌客職五等諸侯簋皆十二此天子言八簋者謂待族人燕食之禮〇長樂劉氏曰簋八則籩豆倍之天子燕禮之數也〇〔孔氏曰〕肥牡肥羜之牡者〇〔毛氏曰〕咎過也〇〔李氏曰〕上章旣言伐木丁丁鳥鳴嚶嚶下章但言伐木許許省文也亦猶四牡詩上章言不遑將母卒章言將母來諗其文不備亦是總結上章將母之文也旣言伐木之時鳥猶求友君子於閒暇之時則有釃酒肥羜召朋友而宴樂之〇〔朱氏曰〕言具酒食以樂朋友如此寧使彼有故而不來而無使我恩意之不至也孔子曰所求乎朋友先施之未能也此可謂能先施矣范氏曰寧適不來微我弗顧者豈必朋其至哉不來在人弗顧在我我躬自厚而不責於人也〇程氏曰寧適不來微我有咎寧其不來不可使我有不厚之咎〇李氏曰人之所以怨生者本於相責責己而不責人此其所以和平也〇〔董氏曰〕說文引詩作伐木所所言伐木聲也

伐木于阪釃酒有衍籩豆有踐兄弟無遠民之失德乾餱音侯以愆起虔反有酒湑思敘反我無酒酤音沽我坎坎鼓我蹲蹲七旬反舞我迨音待我暇矣飲此湑矣

阪解見東門之墠〇〔蘇氏曰〕衍多也〇〔鄭氏曰〕踐陳列貌〇〔朱氏曰〕兄弟朋友之同儕者范氏曰先諸舅以及兄弟尊卑之等也無遠皆在也〇〔毛氏曰〕餱食也〇〔孔氏曰〕民之失德正由乾餱之食不分於人以獲愆過〇〔毛氏曰〕湑湑所六反之也釋文曰與左傳縮酒同義謂以茅泲之而去其糟也〇朱氏曰湑亦釃也釃酒者或以筐或以草泲之而去其糟也禮所謂縮酌用茅是也〇〔鄭氏曰〕酤買也前漢食貨志羲和魯匡曰詩曰無酒酤我而論語曰酤酒不食二者非相反也承平之世酒酤和旨衰亂酒酤薄惡不誠是以疑而不食〇〔李氏曰〕坎坎鼓聲也〇〔毛氏曰〕蹲蹲舞貌〇〔鄭氏曰〕迨及也及我今之閒暇共飲此湑酒〇〔程氏曰〕有燕具當以燕樂朋友無相疎遠民之失德故不能修親睦之道厚朋友故舊之禮至乾餱不相及蓋人之失德也豈當然乎故有酒則我湑之無酒則我酤之以至鼓舞我爲之我及暇時則相與燕飲以篤恩意蘇氏曰民之失德也有以乾餱相諐矣故君子於其朋友故舊無所愛者有則湑之無則酤之不以有無爲辭也奏之以鼓侑之以舞盡其所以樂之也〇朱氏曰人之所以至於失朋友之義者非必有大故也或以乾餱之薄物而至於有愆耳故我不計有無但及閒暇則飲酒以相樂也

伐木三章章十二句毛氏六章章六句劉氏云伐木三章章十二句每一章首輒言伐木凡三云伐木故知當三章今從劉氏

天保下報上也君能下戶嫁反下如字以成其政臣能歸美以報其上焉鄭氏曰下下謂鹿鳴至伐木皆君所以下臣也臣亦歸美以答其歌〇蘇氏曰人君以鹿鳴之五詩宴其羣臣天保者豈以答是五詩於其宴也歟用之歟〇程氏曰恩惠周物君之下下也歸美於君臣之報上也天保之詩陳人君受天之祜福祿之厚歸美臣民由君德之所致也

〔歐陽氏曰〕天保六章。其義一也。皆下愛其上之辭。其文甚顯而易明。大抵此詩六章。文意重復。以見其愛上深至如此爾。

天保定爾。亦孔之固。俾必以反爾單音丹厚。何福不除。治慮反俾爾多益。以莫不庶。

〔鄭氏曰〕保、安也。〇〔朱氏曰〕爾、指君也。〇〔毛氏曰〕固、堅。俾、使也。〇〔鄭氏曰〕單、盡也。〇〔程氏曰〕俾爾盡厚。何福不除。除、更新也。日進之義。又曰。除有消去之義。所與之薄者。雖小福不能容載。惟其甚厚。故福祉之來。不問多寡。其受之也。皆若消去而常有者。所謂何福不除也。〇朱氏曰。除。除舊而生新。〇〔毛氏曰〕庶、衆也。程氏曰。俾之多增益。莫不繁庶。〇〔朱氏曰〕言天之安定我君。使之至此也。

天保定爾。俾爾戩子淺反穀。罄無不宜。受天百祿。降爾遐福。維日不足。

〔朱氏曰〕戩、盡。穀、善也。盡善云者。猶其曰單厚多益也。聞人氏曰。戩與翦同。〇〔毛氏曰〕罄、盡也。〇〔鄭氏曰〕降、下也。遐、遠也。天子女以廣遠之福。汲汲然如日且不足也。〇〔歐陽氏曰〕既曰何福不除矣。又曰俾爾戩穀。又曰無所不宜而受天百祿。又曰降爾遐福。其所以慇勤重復如此。而猶曰維日不足也。朱氏曰。爾有以受天之祿矣。而天又降爾以福。言天人之際。交相與也。書所謂昭受上帝。天其申命用休。語意正如此。〇王氏曰。君臣至重。臣雖有犬馬之勞。不足以上答。唯稱其福祿以報之。此出於驩心。而不強以爲者也。

天保定爾。以莫不興。如山如阜。如岡如陵。如川之方至。以莫不增。

〔鄭氏曰〕興、盛也。〇〔毛氏曰〕高平曰陸。大陸曰阜。大阜曰陵。董氏曰。爾雅曰。山脊曰岡。又曰大阜曰陵。則岡爲山之高者。陵爲阜之大者。此則日進而不已也。脊音積。〇〔程氏曰〕此章言既受天之福祿。莫不繁盛。〇〔鄭氏曰〕如山如阜。如岡如陵。此言其福祿委積高大也。川之方至。謂其水縱長之時。朱氏曰。川之方至。言其盛長之未可量。

吉蠲古系反爲饎。尺志反是用孝享。許丈反禴餘著反祠嗣絲反烝之承反嘗。于公先王。君曰卜爾。萬壽無疆。居良反

〔毛氏曰〕吉、善。蠲、絜也。王氏曰。吉言齋日擇士之善。蠲言齋戒滌濯之絜。饎、酒食也。享、獻也。春曰祠。夏曰禴。秋曰嘗。冬曰烝。王氏曰。禴於文或從勺。〇爾雅曰。春祭曰祠。夏祭曰礿。秋祭曰嘗。冬祭曰烝。注云。祠之言食。礿、新菜可礿。嘗、嘗新穀。烝、進品物也。〇孔氏曰。若以四時當云祠礿嘗烝。詩以便文。故不依先後。禘祫志云。王制記先王宗廟之祭。春曰礿。夏曰禘。秋曰嘗。冬曰烝。周公制禮。乃改夏爲礿。禘又爲大祭。易曰。不如西鄰之禴祭。鄭注爲夏祭之名。則文王時已改。〇〔鄭氏曰〕公、先公。謂后稷至諸盩。朱氏曰。謂后稷以下至公叔祖類也。史記。公叔祖類生古公亶父。索隱云。古公亶父之父。世本作太公組紺諸盩。三代世表作叔類。〇盩直留反。〇〔朱氏曰〕先王、太王以下也。文王時周未有曰先王者。此詩非武王時作。則或周公所更定者與。孔氏曰。周之所追。大王以下。大王之前。皆爲先公。〇〔毛氏曰〕君、先君也。朱氏曰。君謂先公先王也。〇〔朱氏曰〕卜、猶期也。毛氏曰。卜、予也。〇〔孔氏曰〕無疆、無有疆畔境界也。〇〔鄭氏曰〕吉蠲爲饎。是用孝享。謂將祭祀也。君曰卜爾。萬壽無疆。

尸嘏主人傳神辭也。孔氏曰。少牢云。皇尸命工祝承致多福無疆于汝孝孫之等。是傳神辭嘏主人也。〇〔歐陽氏曰〕既則又言非惟天之福我君如此。至于四時豐潔酒食祀其先公先王。而神亦降之福。〇〔董氏曰〕周官蜡氏注曰。蠲如吉圭。惟饎之圭。儀禮饗辭作圭爲則。是圭字作蠲音。韓詩作吉圭。釋文曰。蠲舊音圭。潔也。

神之弔都歷反矣。詒以之反爾多福。民之質矣。日用飲食。羣黎百姓。徧音遍爲爾德。

〔毛氏曰〕弔、至也。〇〔鄭氏曰〕神至者。宗廟致敬。鬼神著矣。孔氏曰。君王已致神之來至矣。〇〔毛氏曰〕詒、遺也。〇〔程氏曰〕質、實也。〇〔朱氏曰〕言其質實無爲。日用飲食而已。王氏曰。民無所施其智巧也。日用飲食而已。〇〔鄭氏曰〕黎、衆也。〇〔李氏曰〕百姓、庶民也。又曰。百姓自古有二。書言平章百姓者。百官族姓也。論語曰。修己以安百姓者。庶民也。此言羣黎百姓。則當以爲民。不當以爲百官族姓也。〇〔鄭氏曰〕羣衆百姓徧爲女之德。言則而象之。朱氏曰。徧爲爾德者。言助爾爲德也。〇〔范氏曰〕君所以爲神民之主。神則降福。民則日用飲食。而不知所以然。羣黎百姓皆徧君德。此君人者之至願也。

如月之恆。古恆反如日之升。如南山之壽。不騫起虔反不崩。如松柏之茂。無不爾或承。

〔毛氏曰〕恆、弦。升、出也。言俱進也。鄭氏曰。月上弦而就盈。日始出而就明。〇孔氏曰。集本定本縆字作恆。〇釋文曰。本亦作縆。同古鄧反。沈古恆反。弦也。日月在朔交會。俱右行於天。日遲月疾。從朔而分。至三日月去日已當二次。始死魄而出。漸漸遠日而月光稍長。八日九日。大率月體正半。昏而中。似弓之張而弦直。謂之上弦也。後漸至十五十六日。月體滿。與日正相當。謂之望。云體滿而相望也。從此後漸虧。至二十三日二十四日。亦至半。在昏之下。弦於後亦漸虧。至晦而盡也。以取漸進之義。故言上弦不云望。〇騫、虧也。〇〔程氏曰〕如松柏之茂盛。無不承其庇廕。長樂劉氏曰。覆於萬物而不彫。如松柏之茂。而罔不承其庇也。〇〔朱氏曰〕承、奉也。〇〔歐陽氏曰〕前既欲其興盛。則又欲其永久。故多引常久不虧壞之物以爲況。

天保六章。章六句。

采薇。音微遣戍役也。文王之時。西有昆古門反夷之患。北有玁音險狁音允之難。以天子之命。命將子亮反率所類反遣戍役。以守衞中國。故歌采薇以遣之。出車以勞力報反還。杕大計反杜以勤歸也。鄭氏曰。文王爲西伯。服事殷之時也。昆夷、西戎也。天子、殷王也。〇孔氏曰。此與出車五言玁狁。惟一云西戎。玁狁大於西戎。出師主伐玁狁。故戍役以玁狁爲主。而略於西戎也。勞與勤、還與歸、但變文耳。出車序云勞還。杕杜序云勞還役。俱言還。並云勞。明還歸義同。勤勞不異也。〇蘇氏曰。采薇、出車、杕杜。此三詩皆言文王爲西伯以紂之命而伐玁狁。〇程氏曰。文王遣戍役以守衞。歌此詩以遣之。叙其勤勞悲傷之情。且風以義。當時之事也。後世因用之以遣戍役。〇朱氏曰。文王既受命爲西伯。得專征伐。而其征伐也。亦必稱天子之命以行之。此足以見服事殷之實矣。而或者謂文王受命而稱王。則是二天子也。而可乎。

采薇采薇。薇亦作止。曰歸曰歸。歲亦莫音暮止。靡室靡家。玁狁之故。不遑啓居。玁狁之故。

薇解見草蟲。〇〔毛氏曰〕作、生也。長樂劉氏曰。作、謂芽初出土。〇〔鄭氏曰〕莫、晚也。靡、無也。〇〔王氏曰〕男本有室而女有家。今男靡得以室爲室。女不得以家爲家。〇〔毛氏曰〕玁狁、北狄也。鄭氏曰。北狄。今匈奴也。〇〔鄭氏曰〕遑、暇、

啓處也○〔朱氏曰〕此設爲戍役者之言也○〔程氏曰〕采薇采薇以薇爲遣戍之候也曰歸曰歸深念歸時在歲暮也王氏曰戍者自計歸期則歲暮矣舍其室家不遑暇起居以玁狁之故也毒民不由上則人懷敵愾之心矣朱氏曰凡此所以使我舍其室家而不暇啓居者非上之人故爲是以苦我也直以玁狁之故有所不得已而然耳

采薇采薇薇亦柔止曰歸曰歸心亦憂止憂心烈烈載飢載渴我戍未定靡使歸聘

〔程氏曰〕薇始長而柔○〔鄭氏曰〕烈烈憂貌載則也定止也○〔毛氏曰〕聘問也○〔李氏曰〕始遣戍役之時薇始生其後薇始長而柔又其後薇始壯而剛以見天時之變爾○〔范氏曰〕自作以至於柔未久也已念歸而憂○〔蘇氏曰〕內憂歸期之遠而外爲飢渴之所困亦甚病矣○〔朱氏曰〕雖憂之深然戍事未已將誰使歸問其室家之安否乎

采薇采薇薇亦剛止曰歸曰歸歲亦陽止王事靡盬不遑啓處憂心孔疚久又反我行不來

〔程氏曰〕薇壯而剛○〔鄭氏曰〕十月爲陽時坤用事嫌於無陽故名此月爲陽孔氏曰爾雅釋文云十月爲陽時純坤用事而嫌於無陽故名此月爲陽君子愛陽而惡陰其實陰陽恆有四月秀萋靡草死豈無陰乎明陰陽常兼有也盬不堅固也處猶居也○〔毛氏曰〕疚病也○〔鄭氏曰〕來猶反也據家曰來○〔王氏曰〕陽止者亦如柔止感時物之變也○〔程氏曰〕歸期須歲之陽王事不可盬也故啓處不遑憂心雖甚病我行不可歸也長樂劉氏曰何以憂而至於病哉以言此行或死於戰陣而不復來也言文王之將率與其役者勇於報國視死而不敢顧其親也

彼爾維何維常之華彼路斯何君子之車戎車既駕四牡業業豈敢定居一月三捷

〔毛氏曰〕爾華盛貌常常棣也○〔王氏曰〕路戎路也○〔鄭氏曰〕斯此也君子謂將率孔氏曰乘路車而稱君子故知謂將帥得乘路者左傳鄭子蟜叔孫豹王賜之大路是卿車得稱路也○〔蘇氏曰〕業業然壯也捷勝也○〔孔氏曰〕彼爾然而盛者何木之華乎維常棣之華也彼路車者斯何人之車乎維君子之車也以常棣之華色美喻君子車飾之盛也○〔朱氏曰〕戎車既駕而四牡盛矣則何敢以定居乎庶乎一月之間三戰而三捷爾程氏曰君子謹飭之車甲豈敢安居常期成功之速一月而三捷言速也○王氏曰豈敢定居一月三捷此言憂勤之至而冀其功之速成也○〔董氏曰〕爾雅注說文皆作薾薾華盛也

駕彼四牡四牡騤騤求龜反君子所依小人所腓符非反四牡翼翼象弭彌氏反魚服豈不日戒玁狁孔棘

〔毛氏曰〕騤騤彊也說文曰騤馬行威儀也○〔程氏曰〕依依止所處也腓從動之義人之腓身行則從動腓足肚也言君子所處小人從而動也長樂劉氏曰君子則依之以爲衆備也小人則腓之以爲進退也○董氏曰按字書腓脛腨也易之咸艮皆取象以著其隨物以動也○〔毛氏曰〕翼翼閑也孔氏曰閑閑習也○程氏曰行列整治之狀象弭弓反末也所以解紒音計也鄭氏曰弓反末者以象骨爲之以助御者解轡紒宜滑也○孔氏曰釋器云弓有緣者謂之弓孫炎曰緣謂繳束而漆之又云無緣者謂

之弭孫炎曰不以繳束骨飾兩頭者也然則弭者弓稍之名也以象骨爲之則反曲故云象弭爲弓反末也紒與結義同繩索有結用以解之故曰所以解紒也兵車三人同載左人持弓中人御車御人自當佩觿不專待射者解結弭之用骨自是弓之所宜亦不爲解轡而設但巧者作器因物取用以弓必須骨故用象著弭或有紒可以助解之耳魚服魚皮也鄭氏曰服矢服也○陸氏草木疏曰魚獸似豬東海有之其皮背上斑文腹下純青其皮雖乾燥爲弓鞬矢服海潮及天將雨其毛皆起○〔鄭氏曰〕日戒日相警戒也孔甚棘急也○〔陳氏曰〕帥乘輯睦又能備戒以防患君子所依小人所腓則帥乘之相依也可知矣○〔朱氏曰〕言將士豈不日相警戒乎玁狁之難甚急誠不可以忘備也程氏曰整練其車甲修嚴其器械日爲戒備玁狁之事甚急故也器械弭服是也

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今我來思雨于付反雪霏霏芳菲反行道遲遲載渴載飢我心傷悲莫知我哀

〔毛氏曰〕楊柳蒲柳也霏霏甚也遲遲長遠也○〔朱氏曰〕此章設爲役人預自道其歸時之事言勞之甚也○〔董氏曰〕楊柳依依春之中也雨雪霏霏冬之末也○〔程氏曰〕春而往冬而旋行遠而時久言行道遲則見歸思之切○〔范氏曰〕人情之所患者莫切於飢渴莫知我哀言民之不得其所而無告也予於采薇見先王以人道使人至於後世之使人則牛羊而已矣○〔毛氏曰〕君子能盡人之情故人忘其死程氏曰一章述事之由次章三章極道勞苦憂傷之情上能察其情則雖勞而不怨雖憂而能勵四章五章則勸以義卒章言其歸以閔其勞古者戍役再期而還今年春暮行明年夏代者至復留備秋至過十一月而歸又明年中春至春暮遣次戍者每秋與冬初兩番戍者皆在疆圉乃今之防秋也

采薇六章章八句

出車勞力報反還音旋率所類反也鄭氏曰遣將帥及戍役同歌同時欲其同心也反而勞之異歌異日殊尊卑也禮記曰賜君子小人不同日此其義也○王氏曰遣戍役同詩者出時用兵則均服同食一衆心也勞還役異詩者入而振旅則反尊卑辨貴賤定衆志也

〔程氏曰〕此詩所賦自受命至還歸其事有敍大要在歸功將帥

我出我車于彼牧音目矣自天子所謂我來矣召彼僕夫謂之載矣王事多難乃旦反維其棘矣

爾雅曰郊外曰牧毛氏曰出車就馬於牧也○王氏曰古者兵隱於民而馬則牧于野兵車之出則以車而就牧地也○李氏曰荀子曰天子召諸侯諸侯輦輿就馬禮也遂舉此詩云我出我車于彼牧矣毛氏蓋本荀子之說然未必得詩人之意牧郊也○〔鄭氏曰〕自從也○〔王氏曰〕天子紂也董氏曰文王爲西伯則既得專征矣諸侯雖得專征必以王命行之以王既命之專征也○〔程氏曰〕謂我命我也○〔毛氏曰〕僕夫御夫也○〔鄭氏曰〕載裝載也棘急也○〔歐陽氏曰〕南仲爲將始駕戎車出至于郊則稱天子之命使我來將此衆遂戒其僕夫以趨王事之急難程氏曰王命之征赴事之急不敢寧也○〔孔氏曰〕序其忠敬以慰勞之

我出我車于彼郊矣設此旐音兆矣建彼旄音毛矣彼旟音餘旐斯胡不旆旆蒲貝反憂心悄悄七小反僕夫況瘁似醉反

〔邱氏曰〕將言建旟設旐之事又本出車言之也〇〔李氏曰〕言郊與牧同義但其字異爾〇〔毛氏曰〕龜蛇曰旐旐干旄鳥隼曰旟孔氏曰周禮司常曰諸侯載旂軍吏載旗郊野載旐百官載旟此詩旐旟旂旆互陳之則君之諸帥有建之者矣文王時未制周禮則南仲以下或建旂或載旐或載旟也〇楊氏曰曲禮行則朱雀而後元武左青龍而右白虎招搖在上急繕其怒進退有度左右有局各司其局此師行之法也四方之星隨其方所爲左右前後所進退有度各司其局則士無失位離次矣〇朱氏曰此章所謂旐者元武也旟者朱雀也下章所謂旂者青龍也

〔孔氏曰〕胡不何不也〇〔毛氏曰〕旆旆旒垂貌程氏曰旆旆垂委之狀〇王氏曰未有事故不旆也〇董氏曰禮曰德車結旌武車綏旌綏謂垂舒之也昔晉治兵建而不旆壬申復旆之諸侯畏之則知垂旆所以爲戰也〇〔鄭氏曰〕況茲也〇〔程氏曰〕此章既受命而行有旗章之盛見付與之重憂勞其事也其憂念之深僕夫左右之人亦爲之憔瘁鄭氏曰將率既受命行而憂臨事而懼也御夫則茲益憔悴

王命南仲往城于方出車彭彭旂旐央央於良反天子命我城彼朔方赫赫南仲玁狁于襄

〔毛氏曰〕王殷王也南仲文王之屬朱氏曰南仲文王之臣此時大將也方朔方近玁狁之國也朱氏曰今靈夏州西所據之地〇長樂劉氏曰往城于方者軍行而爲壘築之具也〇〔范氏曰〕往城于方所以守衛中國也非取玁狁之地而城之〇〔蘇氏曰〕彭彭壯盛也〇〔毛氏曰〕交龍爲旂央央鮮明也王氏曰彭彭然弦其車乘央央然旆其旂旐〇〔朱氏曰〕天子命我城彼朔方者文王以商王之命命南仲而南仲語其軍士以天子之命也〇〔毛氏曰〕赫赫盛貌程氏曰赫赫威名顯盛襄除也〇〔程氏曰〕此章指元帥之名以顯其功主言城而勝玁狁禦戎之道守備爲本不以攻擊爲先

一章言車徒始集於郊牧殷勤告語之以天子之命南仲受文王之命文王受天子之命故南仲語其衆曰我所以來此統衆者其命蓋自天子而下也使之裝載勉其體悉王事以赴其急二章言方欲治兵之時衆車並列於郊此車設旐彼車建旄各事整飭戎容既備肅然無譁爲將者指其旟旐而言曰彼旟旐斯胡不旆旆而飛揚也雖治兵之時建而不旆然以將士憂懼之心觀之亦若旌旂隨人意而不舒也古者出師以喪禮處之命下之日士皆涕泣夫子之言行三軍亦曰臨事而懼皆此意也三章言既已治兵大將傳天子之命以令軍衆於是彭彭然張其車乘央央然旆其旂旐威靈氣焰赫然動人兵事以哀敬爲本而所尚則威二章之戒懼三章之奮揚並行而不相悖也軍禮雖無所考以左傳聘禮考之則治兵之時建而不旆受命則張而旆之在道之時則歛而不旆將戰之時則張而旆之左傳平邱之會晉治兵于邾南革車四千乘建而不旆壬申復旆之諸侯畏之杜預曰軍將戰則旆故曳旆以恐之此治兵不旆將戰張旆之驗也聘禮使者載旜帥上介衆介以受命于朝遂行歛旜及所聘之境張旜而誓使之旜猶軍之旂旐也使聽命於朝猶軍聽命於野也使載旜而受命猶軍張旆而聽命也使既行而歛旜猶軍在道而歛旆也使及所聘之境而張旜猶軍將戰而張旆也

昔我往矣黍稷方華今我來思雨于付反雪載塗王事多難不遑啓居豈不懷歸畏此簡書

〔孔氏曰〕方華方生華也〇〔李氏曰〕思語辭也〇〔毛氏曰〕塗凍釋也孔氏曰雪落而釋爲塗泥是春凍始釋也簡書戒命也又曰鄰國有急以簡書相告則奔命救之〇長樂劉氏曰謂王命載之以竹簡也〇朱氏曰或曰簡書策命臨遣之辭也〇孔氏曰古者無紙有事則書之於簡謂之簡書〇〔朱氏曰〕本其往時所見與今還時所遭以見其出之久鄭氏曰征伐玁狁因伐西戎至春凍始釋而來反〇〔長樂劉氏曰〕王事多難言玁狁雖衰而西戎又入也自北而西不遑起居也〇〔程氏曰〕豈無思歸之心畏簡書不敢自遂

采薇之所謂往遣戍時也此詩之所謂往在道時也采薇之所謂來戍畢時也此詩之所謂來歸而在道時也

喓喓於遙反草蟲趯趯吐歷反阜螽未見君子憂心忡忡勅中反既見君子我心則降赫赫南仲薄伐西戎

首兩句解見草蟲〇〔鄭氏曰〕君子斥南仲也降下也長樂劉氏曰降者莫不放下其心以自安也〇〔程氏曰〕此章復言兵出而衆和爲一方所傒望南仲之功於此尤盛草蟲阜螽其類相應民心之望王師猶是也此南仲之伐西戎也鄭氏曰近西戎之國聞南仲既征玁狁將伐西戎皆跳躍而鄉望之如阜螽之聞草蟲鳴焉〇朱氏曰豈旣却玁狁而還師以伐昆夷也與

薄語辭也喓喓草蟲以下六句說者以草蟲之詩有之遂亦以爲室家之語觀其斷句曰赫赫南仲薄伐西戎其辭奮張豈室家思望之語乎毋逝我梁毋發我笱我躬不閱遑恤我後兩見於谷風小弁之詩其一夫婦也其一父子也

春日遲遲卉許貴反木萋萋七西反倉庚喈喈音皆采蘩祁祁巨移反執訊音信獲醜薄言還歸赫赫南仲玁狁于夷

〔毛氏曰〕卉草也〇〔孔氏曰〕萋萋然茂美喈喈然和鳴采蘩之人祁祁然衆多〇〔程氏曰〕訊問也其魁首當訊問者醜徒衆也〇〔毛氏曰〕夷平也〇〔歐陽氏曰〕述其歸時春日暄妍草木榮茂而禽鳥和鳴於此之時執訊獲醜而歸豈不樂哉朱氏曰此章言其振旅而凱還之時也〔鄭氏曰〕此時亦伐西戎獨言平玁狁者玁狁大故以爲始以爲終

出車六章章八句

杕杜勞力報反還役也

有杕之杜有睆華板反其實王事靡盬繼嗣我日日月陽止女心傷止征夫遑止

〔毛氏曰〕興也董氏曰因其所感而興也〇杕杜解見唐風〇〔毛氏曰〕睆實貌〇〔鄭氏曰〕嗣續也十月爲陽遑暇也〇〔朱氏曰〕軍事在外其室家感時物之變而思之〇〔呂氏曰〕杜之有實秋冬之交也歲將暮矣猶歎其未至也〇〔李氏曰〕繼嗣我日言其行役以日繼日無有休息之期也〇〔范氏曰〕日月陽止

歲將暮也。女心傷止。居者之思也。凡行役唯居者之憂爲甚。○〔鄭氏曰〕婦人思望憂傷征夫。如今已閑暇且歸也。而尙不得歸。

有杕之杜。其葉萋萋。王事靡盬。我心傷悲。卉木萋止。女心悲止。征夫歸止。

〔邱氏曰〕萋萋、新葉。○〔鄭氏曰〕傷悲者。念其君子於今勞苦。○〔呂氏曰〕卉木亦萋然有葉。則春將暮矣。歲暮之期既不至。將牽春之莫。猶未歸也。

陟彼北山。言采其杞。（音起）王事靡盬。憂我父母。檀（徒丹反）車幝幝。（尺善反）四牡痯痯。（古緩反）征夫不遠。

〔呂氏曰〕杞之可食。春莫矣。○〔孔氏曰〕伐檀云伐輪伐輻。是檀可以爲車之輪輻。大明云檀車煌煌。○〔毛氏曰〕幝幝、敝貌。痯痯、罷貌。○〔李氏曰〕陟彼北山。言采其杞。猶草蟲之詩言陟彼北山。言采其薇。皆以見時物之變。感其君子久出。思得以見之。非有它義也。○〔朱氏曰〕憂我父母。詒我父母之憂也。（邱氏曰。我、君子也。父母、君子之父母也。）○〔陳氏曰〕言夫之車久而當敝矣。四牡當罷矣。諒亦不遠。當歸也。（范氏曰。檀車幝幝。四牡痯痯。若聞其將至也。）

匪載匪來。憂心孔疚。（居又反）期逝不至。而多爲恤。卜筮偕止。會言近止。征夫邇止。

〔鄭氏曰〕載、裝載也。疚、病也。○〔毛氏曰〕逝、往也。○〔長樂劉氏曰〕期逝者。謂所期之日以逝。○〔毛氏曰〕恤、憂也。○〔鄭氏曰〕偕、俱。會、合也。○〔毛氏曰〕邇、近也。○〔王氏曰〕庶幾其歸且至不遠矣。既而匪載匪來。所以憂心孔疚也。○〔毛氏曰〕遠行不必如期。室家之情以期望之。○〔朱氏曰〕期已過而猶不至。則使我多爲憂恤宜矣。○〔王氏曰〕會卜筮之言。皆言近矣。則庶幾征夫之歸近矣。（朱氏曰。且卜且筮。其繇皆曰近矣。則征夫其亦邇而將至也。）○〔范氏曰〕以卜筮終之。言思之無所不爲也。出車勞率。故美其功。杕杜勞衆。故極其情。先王以己之心爲人之心。故能曲盡其情。使民忘其死以忠於上也。（李氏曰。觀此詩言王事靡盬。憂我父母。何以異於鴇羽王事靡盬。不能蓺稷黍。父母何怙。言期逝不至。亦何以異於采綠五日爲期。六日不詹。然鴇羽采綠。下之人自訴其勞苦。此下之人勞苦而上知之。）

杕杜四章章七句。

魚麗。（力馳反）美萬物盛多。能備禮也。文武以天保以上治內。采薇以下治外。始於憂勤。終於逸樂。故美萬物盛多。可以告於神明矣。

〔程氏曰〕太平之時。庶物繁盛。故能備禮。六月序云。魚麗廢則法度缺矣。物不足則不能備法度也。文武以天保以上治內以下。傳詩者之言也。不可取。

魚麗于罶。（音柳）鱨（音常）鯊。（音沙）君子有酒。旨且多。

〔毛氏曰〕麗、歷也。罶、曲梁也。寡婦之笱也。（孔氏曰。釋器云。嫠婦之笱謂之罶。郭璞曰。以薄取魚者名爲罶也。然則曲薄也。以薄爲魚笱。其功易成。故謂之寡婦笱耳。非寡婦所作也。）鱨、揚也。（陸璣草木疏曰。鱨一名黃揚。今黃頰魚是也。身形厚而長大。頰骨正黃。有力解飛者。）鯊、鮀也。（孔氏曰。郭璞云。今吹沙也。陸璣草木疏曰。魚狹而小。常張口吹沙。故曰吹沙。太平而後微物衆多。程氏曰。罶、魚笱之易作者。麗於罶者。亦美大之魚也。見其盛多。）

古者不風不暴不行火。（孔氏曰。昔風暴然後行火也。風暴者。謂氣寒其風疾。卽北風也。自十月始。）草木不折不芟。斧斤不入山林。（孔氏曰。草木黃落。斤斧乃入山林也。當勁風暴。枝折葉隕。謂之折芟。蓋葉落而盡似芟之也。）豺祭獸然後殺。（孔氏曰。豺殺獸聚而祭其先。然後可田獵。月令季秋豺祭獸而戮禽。故夏小正云。十月豺祭獸。）獺祭魚然後漁。（孔氏曰。獺聚其魚以祭先。然後可捕魚。月令孟春獺祭魚。）鷹隼擊然後罻（音畏）羅設。（孔氏曰。夏小正五月鳩化爲鷹。月令季夏鷹乃學習。孟秋鷹乃祭鳥。司裘云。仲秋王乃行羽物。注云。此羽物小鳥鶉雀之屬。鷹所擊者。罻捕鳥網。細密者也。自此以上。是取之以時也。）是以天子不合圍。諸侯不掩羣。大夫不麛不卵。（孔氏曰。天子雖田獵。不得圍之。使匝。諸侯言不掩羣。大夫言不麛不卵。各舉其力之所能以禁之耳。恐盡物以長養之故也。）士不隱塞。庶人不數罟。罟必四寸。然後入澤梁。（孔氏曰。梁止可爲防於兩邊。不得當中皆隱塞。罟目不得小。使小魚不得過。亦爲盡物也。）故山不童。澤不涸。鳥獸魚鼈皆得其所然。（朱氏曰。凡此皆先王之政也。然必有至誠惻怛之心。仁厚愷悌之化。使人不知其所以爲之者。然後可行耳。不然則義隆已甚矣。豈所恃以爲治者哉。）○〔蘇氏曰〕古之仁人。交萬物有道。取之有時。用之有節。則草木鳥獸繁殖。無有求而不得。君子於是及其閑暇。而爲醴以燕樂之。其酒既旨且多。言無所不備也。○〔朱氏曰〕舊說君子有酒旨爲句。且多爲句。非是。當以有酒爲句。旨且多爲句。言酒旨而又多也。且罶酒鯊多。亦隔句協韻也。

魚麗于罶。魴鱧。（音禮）君子有酒。多且旨。

〔毛氏曰〕鱧、鮦也。（孔氏曰。釋魚云。鱧、鯇。舍人曰。鱧名鯇。○郭璞曰。鱧、鮦。徧檢諸本。或作鱧鱯。或作鱧鯇。定鱧鮦。鮦與鱧音同。）

魚麗于罶。鰋（音偃）鯉。君子有酒。旨且有。

〔毛氏曰〕鰋、鮎（乃兼反）也。（孔氏曰。釋魚有鰋鮎。孫炎以爲鰋鮎一魚。鱧鯇一魚。郭璞以爲鰋鮎鱧鮦四者各爲一魚。）

物其多矣。維其嘉矣。

〔蘇氏曰〕多則患其不嘉。

物其旨矣。維其偕矣。

〔蘇氏曰〕偕、齊也。旨則患其不齊。旨、卽所謂嘉也。物雖嘉旨。然陸產或不如水產之盛。澤物不如山物之蕃。猶未可以言偕也。

物其有矣。維其時矣。

〔程氏曰〕盛而及時也。（王氏曰。若季冬薦魚。春獻鮪之類是也。○呂氏曰。物常有而不乏。則可以待時而取之。故曰維其時矣。物不常有。不可必其時也。）○〔蘇氏曰〕多而能嘉。旨而能齊。有而能時。言曲全也。

有卽所謂偕也。物雖盛多而偕有。必適當其時。然後盡善。所謂時者。不專爲用之之時也。苟非國家

閑暇內外無故則物雖盛不能全其樂矣

魚麗六章三章四句三章二句

鹿鳴之什十篇五十五章三百一十五句

呂氏家塾讀詩記卷第十八

南陔之什

南陔古哀反 孝子相戒以養餘亮反也

白華孝子之絜白也

華黍時和歲豐宜黍稷也

由庚萬物得由其道也

〔毛氏曰〕有其義而亡其辭 孔氏曰此云有其義而鄉飲酒之禮注皆云今亡其義未聞鄭志答炅模云為記注時就盧君耳先師亦然後乃得毛公傳彼注又云後世衰微幽厲尤甚禮樂之書稍稍廢棄以為孔子之前六篇已亡亦為不見此序故也○張氏曰人或言亡詩六篇古無其詩既無詩安得有此篇必是有其辭所以亡者良由施之於笙非若歌之可習 ○〔鄭氏曰〕鄉飲酒燕禮皆曰笙入奏南陔白華華黍孔子論詩雅頌各得其所時俱在耳篇第當在於此遭戰國及秦之世其義則與衆篇之義合編故存至毛公為故訓傳乃分衆篇之義各置於其篇端云又闕其亡者以見在為數故推改什首遂通耳而下非孔子之舊○〔孔氏曰〕據六月之序由庚本在華黍之下其義不備論於此而與崇邱同處者以其是成王之詩故下從其類○〔蘇氏曰〕毛公推改什首予以為非古於是復為南陔之什

則小雅之什皆復孔子之舊

六月序小雅諸篇魚麗之後初一曰南陔次二曰白華次三曰華黍次四曰由庚次五曰南有嘉魚次六曰崇邱次七曰南山有臺次八曰由儀與鄉飲酒禮燕禮奏樂之序皆合 鄉飲酒禮笙入樂南陔白華華黍乃間歌魚麗笙由庚歌南有嘉魚笙崇邱歌南山有臺笙由儀燕禮亦然間歌之次正與六月之序同以孔氏之說考之則毛公降由庚崇邱下從由儀耳 此孔子之舊也蘇氏復南陔之什既得之矣而由庚崇邱尚仍毛氏之舊今釐正之董氏以為笙入者有聲而無詩 朱氏曰意篇題之下必有譜焉如投壺魯鼓薛鼓之節而亡之耳 其說不為無理然國語叔孫穆子聘晉伶簫詠歌鹿鳴之三鹿鳴三篇既可與簫相和而歌則南陔以下豈不可與笙相和而歌乎

南有嘉魚樂音洛與賢也大音泰平之君子至誠樂與賢者共之也 董氏曰文王大統未集武王繼伐方改定制度至成王然後治定功成傳曰太平治之至也然則非成王其得謂太平君子哉○陳氏曰太平之時得賢則未必有益於治失賢亦未必趍於亂是以賢者漸致疏棄不肯者漸致狎昵間有勉強與賢者共享其樂亦不能久今也至誠樂與賢者共之非天資敦厚學與性成不能如是也

南有嘉魚烝之承反然罩罩張教反 君子有酒嘉賓式燕以樂 音洛協韻五教反○朱氏曰樂協韻去聲其義則與音洛者同

〔朱氏曰〕興也 孔氏曰毛傳於三章曰興也傳文略舉中以明上下足知魚麗皆興也 〔毛氏曰〕江漢之間魚所產也 孔氏曰南方魚之善者莫善於江漢之間○山陰陸氏曰嘉魚鯉質鱒鯽肌肉美食乳泉出於丙穴先儒謂丙穴在漢中沔南縣北穴口向丙故曰丙也 ○〔釋文曰〕烝王肅云衆也 朱氏曰烝然發語聲也 ○〔毛氏曰〕罩助角反𥵩也 孔氏曰釋器云𥵩謂之罩李巡曰𥵩編細竹以為罩捕魚也 ○〔范氏曰〕罩罩取之不已也○〔邱氏曰〕君子成王也嘉賓新進之賢也○〔鄭氏曰〕式用也燕飲也○〔釋文曰〕得賢置酒歡情怡暢故樂○〔王氏曰〕君子有酒而嘉賓式宴以樂此所謂樂與賢者共之也○〔董氏曰〕別本作烝然說文亦作蒸字

嘉魚羣然入於網罩之又罩取之不竭與得賢之多也賢才多寡繫君上之好惡樂與賢則衆多不樂與賢則亦從而衰少矣君子有酒嘉賓式燕以樂道其樂與賢之心也

南有嘉魚烝然汕汕所諫反 君子有酒嘉賓式燕以衎苦旦反

〔毛氏曰〕汕汕樔側交反也 鄭氏曰樔者今之撩罟也○孔氏曰釋器曰樔謂之汕○李巡云汕以薄取魚也 衎樂也○〔山陰陸氏曰〕君子求賢上寵之如罩下撩之如汕淮南子曰罩者抑之罾者舉之為之難易得魚一也 李氏曰以見求賢無方也

南有樛居虯反木甘瓠音護纍力追反之君子有酒嘉賓式燕綏之

樛木解見周南○〔毛氏曰〕纍蔓也 陳氏曰瓠蔓生○董氏曰瓠以得所附而纍之 ○〔鄭氏曰〕綏安也

瓠有甘有苦甘瓠則可食者也樛木下垂以興君瓠之甘者以興賢南有樛木甘瓠纍之言相與固結而不可解也

翩翩者鵻(音隹)烝然來思君子有酒嘉賓式燕又思

鵻解見四牡○〔毛氏曰〕賢者羣然如鵻之來集也○〔孔氏曰〕思皆爲辭嘉賓既來用此酒與之燕又燕也頻與之燕言親之甚也(朱氏曰來思之思語辭也又思既燕而又思之以見其至誠有加而無已也凡思字爲語助者上字協韻爲思韻之思本字協韻此章則來字與末句思字協韻也)

南有嘉魚四章章四句

崇邱萬物得極其高大也

〔毛氏曰〕有其義而亡其辭

南山有臺樂得賢也得賢則能爲邦家立太平之基矣

南山有臺北山有萊樂(音洛)只君子邦家之基樂只君子萬壽無期

〔毛氏曰〕興也臺夫須也(陸璣草木疏曰夫須莎草可爲蓑笠都人士云臺笠)萊草也(陸璣草木疏曰萊草名其葉可食今兗州人烝以爲茹謂之萊烝)○〔孔氏曰〕只辭也

○〔孔氏曰〕無期無期竟也○〔歐陽氏曰〕高山多草木如周大國多賢才(李氏曰詩人之意只言山之有草木以喻國之有賢者若必一一爲說則拘矣)○〔范氏曰〕君用賢則天下頌之其用不賢則天下詛之賢人必爲國行善政不賢人必爲國行惡政故用賢則榮不用賢則辱用賢則有福不用賢則有禍用賢則壽不用賢則夭此天下之通道也(陳氏曰壽夭天也得賢何益於壽曰君子有四時朝夕晝夜節宣其氣勿贏其體苟不近賢者則非鬼非食惑以喪志雖欲壽得乎)

賢才之盛多如此樂哉王者誠可爲邦家之基矣誠可以萬壽無期矣五章反覆詠歎之樂之至也

南山有桑北山有楊樂只君子邦家之光樂只君子萬壽無疆(居良反)

南山有杞北山有李樂只君子民之父母樂只君子德音不已

〔陸氏草木疏曰〕杞其樹如樗一名狗骨○〔鄭氏曰〕已止也不止者言長見稱頌也

南山有栲(音考)北山有杻(女久反)樂只君子遐不眉壽樂只君子德音是茂

〔毛氏曰〕栲山樗杻檍也○〔鄭氏曰〕遐遠也(朱氏曰遐何通)○〔毛氏曰〕眉壽秀眉也○〔鄭氏曰〕茂盛也

○〔程氏曰〕遐不眉壽猶云不遐遠眉壽乎

南山有枸(俱甫反)北山有楰(音庾)樂只君子遐不黃耇(音苟)樂只君子保艾(五蓋反)爾後

〔毛氏曰〕枸枳枸(孔氏曰宋玉賦云枳枸來巢則枸木多枝而曲所以來巢也陸璣疏云枸樹高大似白楊有子著枝端大如指長數寸啖之甘美如飴八月熟今官園種之謂之木蜜)楰鼠梓(孔氏曰郭璞云楸屬也陸

璣疏曰其樹葉木理如楸山楸之異者今人謂之苦楸是也)黃黃髮也(孔氏曰老人髮白復黃也)耇老也(孔氏曰孫炎云耇面凍梨色如浮垢)艾養保安也

南山有臺五章章六句

由儀萬物之生各得其宜也

〔毛氏曰〕有其義而亡其辭

蓼(音六)蕭澤及四海也(鄭氏曰九夷八狄七戎六蠻謂之四海虞書曰州十有二師外薄四海咸建五長○李氏曰澤及四海言澤及天下之諸侯不必以爲四夷之長也)

蓼彼蕭斯零露湑(息敍反)兮既見君子我心寫兮燕笑語兮是以有譽處兮

〔毛氏曰〕興也蓼長大貌蕭蒿也(孔氏曰蕭郭璞云即蒿也生民曰取蕭祭脂蕭香物也)湑湑然蕭上露貌○〔鄭氏曰〕既見君子者言朝見於天子也○〔毛氏曰〕寫者輸寫其心也(鄭氏曰寫者舒其情意無留恨也○長樂劉氏曰寫者傾其瞻仰之心也)○〔蘇氏曰〕諸侯來朝王者推恩以接之無所不及如零露之於蕭故其既見天子也其心莫不傾盡天子又申之以燕禮於其燕也極其笑語而無間○〔張氏曰〕有譽處兮謂君接之以溫厚則下情得伸譏毁不入而美名可保也

蓼彼蕭斯零露瀼瀼(如羊反)既見君子爲龍爲光其德不爽壽考不忘

〔毛氏曰〕瀼瀼露蕃貌龍寵也爽差也○〔鄭氏曰〕爲龍爲光言天子之恩澤光耀被及已也○〔邱氏曰〕見天子之德無有差爽故皆願其壽考而永不忘於心也

四海諸侯遠近大小親疏亦不齊矣而王者德施之普各稱其分莫不滿足所謂其德不爽也苟有心於其間豈能無偏黨差忒哉

蓼彼蕭斯零露泥泥(乃禮反)既見君子孔燕豈(開在反)弟(音悌)宜兄宜弟令德壽豈

〔毛氏曰〕泥泥霑濡也○〔鄭氏曰〕孔甚也○〔董氏曰〕燕燕諸侯也○〔毛氏曰〕豈樂弟易也○〔蘇氏曰〕兄弟同姓諸侯也○〔李氏曰〕天子既如是宜其有令善之德壽而且樂也

天子之待諸侯甚燕樂而豈弟也兄弟自同姓諸侯親者言之四海諸侯莫不在其中矣諸侯既被天子之燕樂於是祝頌之曰庶幾天子宜兄宜弟無不親睦有令善之德壽而且樂乎亦爲同姓諸侯善頌之辭以見其疎也

蓼彼蕭斯零露濃濃(奴同反)既見君子鞗(徒彫反)革沖沖(勑弓反)和鸞雝雝萬福攸同

〔毛氏曰〕濃濃厚貌鞗轡也革轡首也(孔氏曰郭璞云轡靶也馬轡所靶之外有餘而垂者謂之革鞗皮爲之故曰鞗革)沖沖垂飾貌○後漢志注曰干寶周禮注和鸞皆以金爲鈴鸞者在衡和者在軾(晉訓曰和設軾者也鸞設衡者也○董氏曰韓詩曰在軾曰和在軛曰鸞)馬動則鸞鳴鸞鳴則

和應。舒則不鳴。疾則失音。故詩云和鸞雝雝。言得其和也。毛氏曰。在鑣曰鸞。○孔氏曰。韓奕箋云。鸞在於鑣。異於乘車。是鄭以乘車之鸞不常在鑣矣。○〔鄭氏曰〕攸。所也。○〔王氏曰〕乘馬路車。天子所以好諸侯也。有車馬則有鞗革和鸞矣。上下相遇以德而成以禮。則萬福所同也。

韓奕之二章曰。王錫韓侯。鞗革金厄。三章曰。其贈維何。乘馬路車。即其事也。

蓼蕭四章。章六句。

湛直減反露。天子燕諸侯也。左傳甯武子曰。昔諸侯朝正於王。王宴樂之。於是乎賦湛露。○鄭氏曰。燕謂與之燕飲酒也。諸侯朝覲會同。天子與之燕。所以示慈惠。

湛湛露斯。匪陽不晞。音希厭厭於鹽反夜飲。不醉無歸。

〔毛氏曰〕興也。湛湛。露茂盛貌。陽。日也。晞。乾也。厭厭。安也。孔氏曰。安閑也。○蘇氏曰。久也。夜飲。私燕也。宗子將有事。則族人皆侍。不醉而出。是不親也。醉而不出。是渫宗也。鄭氏曰。天子燕諸侯之禮亡。此假宗子與族人燕爲說耳。○孔氏曰。伏生書傳曰。既侍其宗。然後得燕。燕私者何。與族人而飲。飲而不醉。是不親。醉而不出。是不敬。與此傳同。諸侯燕禮曰。宵則庶子執燭於阼階上。甸人執大燭於庭。閽人爲燭於門外。賓醉。北面坐取其薦脯以降。奏陔。賓取所執脯以賜鐘人於門內霤。遂出。○〔歐陽氏曰〕露以夜降者也。曰其夜飲。故近取以爲比云。湛湛之露。潤澤於物。非至晞則不乾。厭厭之飲。恩被於諸侯。非至醉則不止。舉其燕私殷勤之意。以見天子恩禮諸侯之厚。○說文曰。厭。安也。詩曰。厭厭夜飲。

湛湛露斯。在彼豐草。厭厭夜飲。在宗載考。

〔毛氏曰〕豐。茂也。夜飲必於宗室。邱氏曰。言在所尊者之室。○朱氏曰。宗室。蓋路寢之屬。○〔鄭氏曰〕考。成也。○〔歐陽氏曰〕言在彼豐草杞棘者。以露之被草木。如王恩被諸侯爾。○〔范氏曰〕王者天下之宗。諸侯之所生者。在宗載考。禮成而恩洽也。

湛湛露斯。在彼杞棘。顯允君子。莫不令德。

〔孔氏曰〕顯。明。允。信也。○〔朱氏曰〕君子。指諸侯爲賓者也。○〔鄭氏曰〕令。善也。○〔歐陽氏曰〕令德令儀者。言此與燕之臣。皆有令德令儀爾。程氏曰。忠順之心。溫克之容。皆令德也。○〔曾氏曰〕前兩章言厭厭夜飲。後兩章言令德令儀。然則雖過三爵。亦可謂不繼以淫矣。

其桐其椅。於宜反其實離離。豈弟君子。莫不令儀。

椅。解見定之方中。○〔毛氏曰〕離離。垂也。程氏曰。離離猶纍纍。○〔歐陽氏曰〕其桐其椅。木之美者。其實離離然。亦喻諸侯在燕有威儀爾。孔氏曰。言其蘊藉自持。威儀不至醉亂。詩人比事。多於卒章別引他物。

湛露四章。章四句。

南陔之什十篇。其六篇亡。其四篇十七章。八十六句。

呂氏家塾讀詩記卷第十九

彤弓之什

彤徒冬反弓。天子錫有功諸侯也。左傳甯武子曰。諸侯敵王所愾而獻其功。於是乎賜之彤弓一。彤矢百。玈弓矢千。以覺報宴。注云。愾。恨怒也。覺。明也。謂諸侯有四夷之功。王賜之弓矢。又爲歌彤弓以爲報功宴樂。○鄭氏曰。凡諸侯賜弓矢。然後專征伐。

〔范氏曰〕先王知天下諸侯之不可無長。故爲之方伯連帥以維之。其有功則賜之弓矢。使專征伐。以正諸夏。此王室之所以尊也。不然。則強陵弱。大并小。而莫之制。天子之政令有所不行。故曰彤弓廢則諸夏衰矣。○〔李氏曰〕周室東遷之後。賞罰無章。然彤弓之賜。惟及晉文侯文公二人。則先王盛時可知矣。○〔東萊曰〕所謂專征者。如四夷入邊。臣子篡弒。不容待報者。其他則九伐之法。乃大司馬所職。非諸侯所專也。與後世強臣拜表輒行者異矣。

彤弓弨尺昭反兮。受言藏之。我有嘉賓。中心貺之。鐘鼓既設。一朝饗之。

〔毛氏曰〕彤弓。朱弓也。以講德習射。孔氏曰。彤。赤。故言朱弓。爲弓者皆漆之。以禦霜露。彤弓漆之色赤。玈弓漆之色黑也。賜弓赤一而黑十。以赤爲貴耳。周禮無彤弓之名。傳言講德習射。則彤弓其周禮之唐弓大弓乎。夏官司弓矢。唐弓大弓以授學射者使者勞者。注。往體寡來體多曰王弓弧弓。皆遠射強弓也。往體多來體寡曰夾弓庾弓。皆近射弱弓也。往體來體若一曰唐弓大弓。學射者弓用中。後習強弱則易也。勞者勤勞王事。若晉文侯文公受王弓矢之賜也。諸

雖謂射禮也。弨弛(式氏反)貌。孔氏曰：說文云弨，弓反也，謂弛之而體反也。○〔李氏曰〕言者，語辭也。○〔王氏曰〕受言藏之者，工成而獻王，王受而藏之，以待賜也。○〔毛氏曰〕貺，賜也。○〔鄭氏曰〕朝，早朝也。孔氏曰：燕或至夜，饗則如其獻數，禮成而罷。左傳曰鄭饗趙孟，禮終乃燕，是饗不終日也。大飲賓曰饗。孔氏曰：饗者烹大牢以飲賓，設牲俎豆，盛於食燕。周語曰王饗有體薦，燕有折俎。公當饗，卿當燕，是禮盛也。○長樂劉氏曰：行慶賞必與神人共之，故行饗禮於廟。○〔蘇氏曰〕其賜之也，行之以饗禮。○〔呂氏曰〕天子賜有功諸侯，必曰中心貺之，喜之好之者，言是錫也，非以爲儀也，出於吾情而非勉也。饗之右之醻之者，言功之大者情必厚，情之厚者賜必多，賜之多者儀必盛，所謂本末情文無所不稱者也。范氏曰：鐘鼓，六樂也；饗，盛禮也。○〔東萊曰〕彤弓弨兮，受言藏之，言其重也。受弓人所獻，藏之王府，以待有功，不敢輕予人，如說命惟衣裳在笥之意也。我有嘉賓，中心貺之，言其誠也。中心實欲貺之，非由外也。鐘鼓既設，一朝饗之，言其速也。以王府寶藏之弓，一朝舉以畀之，未嘗有遲留顧惜之意也。後世視府藏爲己私分，至有以武庫兵賜弄臣者，則與受言藏之者異矣；賞賜非出於利誘，則迫於事勢，至有朝賜鐵券而暮屠戮者，則與中心貺之者異矣；屯膏吝賞，功至解體，至有印刓而不忍予者，則與一朝饗之者異矣。

彤弓弨兮，受言載之。我有嘉賓，中心喜之。鐘鼓既設，一朝右(音又)之。

〔王氏曰〕其藏弓也，載以抗之，櫜以韜之，則以言其藏之無敢不弔也。○〔毛氏曰〕右，勸也。孔氏曰：酬殷饗禮，勸其功也。○王氏曰：尊而右之。

彤弓弨兮，受言櫜(古刀反)之。我有嘉賓，中心好(呼報反)之。鐘鼓既設，一朝醻(市由反)之。

〔毛氏曰〕櫜，韜(吐刀反)也。釋文曰：弓衣也。醻，報也。○〔王氏曰〕醻之者，既獻矣，又醻之也。主既獻，賓既酢，則報施足矣，於是有醻焉，則所以爲厚也。鄭氏曰：飲酒之禮，主人獻賓，賓酢主人，主人既飲，又酌賓謂之醻。

彤弓三章，章六句。

菁菁(子丁反)者莪(五何反)，樂(音洛)育材也。君子能長(張丈反)育人材，則天下喜樂之矣。鄭氏曰：樂育材者，歌樂人君教學國人，秀士、選士、俊士、造士、進士，養之以漸，至於官之。○朱氏曰：先王盛時，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國有學，其制見於周官、孟子與夫禮記漢儒之說者皆不同也，蓋其詳不可得而考矣。要以爲教之以孝弟忠信詩書禮樂，養其良知良能之善，以俟其成德而輔其用焉，則其意未嘗不同也。故孟子曰：學則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倫也。此所謂長育人材者，能如是則天下喜樂之矣。

〔呂氏曰〕長育人材之道固多術矣，而莫先於禮儀。禮儀者，內外兼養，非心過行無所從入，此人材所以成也。故曰菁菁者莪廢則無禮儀矣。○〔陳氏曰〕小雅二十二詩，皆因其事而歌之也。菁菁者莪之

詩，則宜何歌？其天子行禮於學校，燕飲而歌之與？

菁菁者莪，在彼中阿。既見君子，樂且有儀。

〔毛氏曰〕興也。菁菁，盛貌。莪，蘿蒿也。陸璣草木疏曰：莪，蒿也，一名蘿蒿，生澤田漸洳之處，葉似邪蒿而細，科生，二月中莖可生食，又可蒸。中阿，阿中也。大陵曰阿。君子能長育人材，如阿之長莪菁菁然。昌黎韓氏曰：君子之長育人材，若大陵之長育微草，能使之菁菁然盛也。○〔昌黎韓氏曰〕既見君子，樂且有儀者，天下美之之辭也。○〔歐陽氏曰〕謂此君子樂而且有威儀耳。鄭氏曰：以禮儀見接。○范氏曰：養天下之賢材，莫如致敬以有禮，則賢者出而風俗厚矣。禮所以養天下之材，樂且有儀，所以爲先也。

菁菁者莪，在彼中沚(音止)。既見君子，我心則喜。

〔毛氏曰〕中沚，沚中也。

菁菁者莪，在彼中陵。既見君子，錫我百朋。

〔毛氏曰〕中陵，陵中也。○〔鄭氏曰〕錫，賜也。古者貨貝，五貝爲朋。孔氏曰：前漢食貨志，王莽置貝貨五品，大貝四寸八分以上，二枚爲一朋，直錢二百一十；壯貝三寸六分以上，二枚爲一朋，直錢三十；小貝一寸二分以上，二枚爲一朋，直錢一十；不成貝寸二分，漏度不得爲朋，率枚直錢三。文王莽多舉古事而行，五貝，故知古者貨貝焉。錫我百朋，得祿多也。王氏曰：彼厚之以祿，則士之才成矣，樂其成吾才而又能用我也，豈特爲厚祿乎哉。○范氏曰：錫我百朋，言獲益於王之多也。

汎汎(芳劍反)楊舟，載沈載浮。既見君子，我心則休。

〔毛氏曰〕楊木爲舟。○〔孔氏曰〕載，則也。○〔鄭氏曰〕休者，休休然。○〔朱氏曰〕載沈載浮，猶言載清載濁、載馳載驅之類，以比未見君子而心不定也。既見君子，心休休然安定也。

菁菁者莪四章，章四句。

變小雅(變大雅說附)

〔鄭氏曰〕詩譜曰：小雅六月、大雅民勞之後，皆謂之變雅，美惡各以其時，正之次也。○釋文曰：從六月至無羊十四篇，是宣王之變小雅。皇甫謐曰：宣王三十年，王伐魯，諸侯從此而不睦，蓋周衰自此而漸也。大局宣王之美詩多是三十年前事，箴規之篇當在三十年以後，王德漸衰，亦容美刺並行，不可以限斷也。從節南山至何草不黃四十四篇，前儒申公、毛公皆以爲幽王之變小雅。孔氏曰：鄭氏詩譜，謂十月之交、雨無正、小旻、小宛皆刺厲王詩，毛氏移之於此者，如鄭言，毛詩爲毛公所移，四篇容可在此，今韓詩亦在此，王肅、皇甫謐以爲四篇正刺幽王。孫毓曰：毛公明於詁訓，篤義誠自刺厲王，無緣橫移其第，改爲幽王。○蘇氏曰：小雅無厲王之詩，鄭氏以爲十月之交、雨無正、小旻、小宛皆厲王之詩也，毛公作故訓傳而深其第，因改之耳。其言此詩所以非幽王者，曰師尹、皇甫不得並政，褒姒、豔妻不得偕寵，番與鄭桓不得同位，此其所挾以爲厲王者也。使幽王之世，師尹、皇甫、番與鄭桓先後任事，褒姒以色居位謂之豔妻，其誰曰不可？二漢之諸儒與師相攻甚於仇讎，苟毛公誠

改詩箋則他師將不肯信。而韓詩之多與毛詩合。此足以明其非厲王也。從民勞至桑柔五篇。是厲王之變大雅。從雲漢至常武六篇。是宣王之變大雅。瞻卬及召旻二篇。是幽王之變大雅。

六月。宣王北伐也。鹿鳴廢則和樂缺矣。四牡廢則君臣缺矣。皇皇者華廢則忠信缺矣。長樂劉氏曰。四海廣遠。耳目之所不能及。非有忠信司其見聞。其可哉。常棣廢則兄弟缺矣。伐木廢則朋友缺矣。天保廢則福祿缺矣。采薇廢則征伐缺矣。王氏曰。采薇之師不得已而後起。序其濟而閔其勞。所謂說以使民犯難者也。征伐之義如斯而已。出車廢則功力缺矣。王氏曰。征伐之功力在將帥而已。而將帥之所恃者師衆也。杕杜廢則師衆缺矣。魚麗廢則法度缺矣。南陔廢則孝友缺矣。白華廢則廉恥缺矣。華黍廢則蓄積缺矣。由庚廢則陰陽失其道理矣。南有嘉魚廢則賢者不安。下不得其所矣。崇邱廢則萬物不遂矣。南山有臺廢則爲國之基隊直類反矣。由儀廢則萬物失其道理矣。蓼蕭廢則恩澤乖矣。湛露廢則萬國離矣。彤弓廢則諸夏戶雅反衰矣。菁菁者莪廢則無禮儀矣。小雅盡廢則四夷交侵。中國微矣。孔氏曰。宣王所以北伐者。由厲王小雅盡廢。致四夷交侵。○張氏曰。小雅盡廢。未必皆厲王之躬。固亦有漸。○朱氏曰。成康既沒。文武之政。浸尋弛壞。至子夷厲。而小雅盡廢矣。蓋其人亡。其政息。雖鐘鼓管絃之聲未廢。然其實不舉。則無所施之。所謂廢也。宣王中興。內修政事。外攘夷狄。北伐南征。以復文武之境土。故序詩者詳記其所由廢興者如此。以發其端。而小雅之見於經者。於是變矣。

六月棲棲音西。戎車既飭音敕。四牡騤騤求龜反。載是常服。玁狁孔熾尺志反。我是用急。王于出征。以匡王國。

〔長樂劉氏曰〕六月。建巳之月也。○〔蘇氏曰〕棲棲。不安也。李氏曰。與論語栖栖同。注。栖栖猶皇皇。言其不安也。○毛氏曰。棲棲。簡閱貌。○〔鄭氏曰〕戎車其等有五。周禮。車僕掌戎路之萃。廣車之萃。闕車之萃。苹車之萃。輕車之萃。注。萃猶副也。此五者皆兵車。所謂五戎。戎路。王在軍所乘也。廣車。橫陳之車也。闕車。所用補闕之車。苹猶屏也。所用對敵自蔽隱之車也。輕車所用馳敵致師之車也。五者之制及萃數未盡聞也。○〔孔氏曰〕飭。齊正也。長樂劉氏曰。戎車既飭者。謂甸出乘車。必簡閱其車甲牛馬士卒干戈。以爲精強也。○〔王氏曰〕騤騤者。馬之強而有節也。○〔鄭氏曰〕戎車之常服。韋弁服也。孔氏曰。所乘四馬皆強壯。乃載是常伐戎韋弁之服以出征也。司服云。凡兵事韋弁服。注云。韋弁以韎韋爲弁。又以爲衣裳。春秋晉郤至衣韎韋之跗注是也。周禮云。韋弁皮弁服皆素裳白舄。以淺赤韋爲弁。又以爲衣。白素裳。白舄也。○〔朱氏曰〕孔。甚也。○〔毛氏曰〕熾。盛也。○〔鄭氏曰〕于。曰也。董氏曰。爾雅以于爲曰。則王于者。謂王曰也。如下章王于出征以佐天子。豈王自征而又佐天子乎。○李氏曰。按左傳欒武子曰。楚自克庸以來。其君無日不討國人而訓之于民生之不易。杜元凱以于爲曰。與此正同。匡。正也。記六月者。當夏出兵。明其急也。李氏曰。司馬法云。冬夏不興師。宣王六月出師。以玁狁侵伐不得已也。王曰。今女出征玁狁。以正王國之封畿。孔氏曰。言王國。以率土之濱莫非王臣。要服之內。是王國之封畿也。

比毗志反物四驪。閑之維則。維此六月。既成我服。我服既成。于三十里。王于出征。以佐天子。

〔釋文曰〕比。齊同也。○〔毛氏曰〕物。毛物也。孔氏曰。夏官校人云。凡大事。祭祀。朝覲。會同。毛馬而頒之。凡軍事。物馬而頒之。注云。毛馬。齊其色。物馬。齊其力。傳以直言物則難解。故連言毛物以曉人也。然則比物者。比同力之物。○〔蘇氏曰〕既比其物。而又四驪。言馬有餘也。孔氏曰。戎車齊力尙強。不取同色。而言四驪者。雖以齊力爲主。亦不厭其同色也。故曰駟驖孔阜。又曰乘其四駱。田獵齊足而尙四黃。既駕是皆同色也。無同色者乃取異毛耳。騏騮是中。騧驪是驂是也。○〔長樂劉氏曰〕閑習之久。則進退馳驅。不失其則。言其教閱有素也。○〔鄭氏曰〕服。戎服也。○〔毛氏曰〕師行三十里。漢文帝詔曰。吉行五十里。師行三十里。○前漢律歷志。武王伐紂。師初發以殷十月戊子。日在析木箕七度。故傳曰日在析木。是夕也。是月在房五度。房爲天駟。故傳曰月在天駟。戊午渡于孟津。孟津去周九百里。師行三十里。故三十一日而度。○〔鄭氏曰〕王曰。今女出征伐。以佐助我天子之事。○〔王氏曰〕比物四驪。閑之維則者。既言驪牡騤騤矣。又追本其比物而閑之之事以美之也。維此六月。既成我服者。既言載是常服矣。又追本其成服之時以美之也。○〔朱氏曰〕是月之中。卽成我服。既成我服。卽日遂行。不徐不疾。盡舍而止。又見其應變之速。從事之敏。而不失其常度也。○〔長樂劉氏曰〕所以出征者。以佐天子。鎭撫四夷。安中國。非小事也。

四牡修廣。其大有顒玉容反。薄伐玁狁。以奏膚公。有嚴有翼。共音恭武之服。共武之服。以定王國。

〔毛氏曰〕修。長。廣。大也。顒。大貌。奏。爲。膚。大。公。功也。嚴。威嚴也。翼。敬也。○〔蘇氏曰〕有嚴有翼。言將帥之德也。○〔朱氏曰〕共與供同。○〔鄭氏曰〕服。事也。○〔呂氏曰〕上三章皆言自治之備。○〔范州曰〕凡兵事莫尙於嚴。莫先於敬。共武之服者如此。則足以定王國矣。

玁狁匪茹如豫反。整居焦穫音護。侵鎬胡老反及方。至于涇陽。織音志文鳥章。白旆央央於良反。元戎十乘繩證反。以先啓行戶郎反。

〔鄭氏曰〕茹。度也。整。齊也。○〔蘇氏曰〕整居。言無憚也。○〔毛氏曰〕焦穫。周地。接于玁狁者。爾雅曰。周有焦穫。○郭璞曰。今扶風池陽縣瓠中是也。○孫炎曰。周。岐周也。以焦穫繼岐周言之。則於鎬京爲西北矣。○〔鄭氏曰〕鎬也。方也。皆北方地名。孔氏曰。鎬。王肅以爲鎬京。王基駁曰。據下章云來歸自鎬。我行永久。言吉甫自鎬來歸。猶春秋公至自晉。公至自楚也。長安洛陽。代爲帝都。而濟陰有長安鄉。漢有洛陽縣。此皆與京師同名者也。○前漢書劉向疏曰。吉甫之歸。周厚賜之。其詩曰。來歸自鎬。我行永久。千里之鎬。猶以爲遠。顏師古曰。鎬非豐鎬之鎬。涇陽。涇水之北。孔氏曰。水北曰陽。○〔孔氏曰〕織。史記漢書謂之幟。幟與織字雖異。音實同也。○〔毛氏曰〕鳥章。錯革鳥爲章也。孔氏曰。錯。置也。革。急也。畫急疾之鳥隼是也。獨言鳥章者。百官建旟。舉百官所以統其餘也。白旆。繼旐者。央央。鮮明貌。孔氏曰。旆繼旐垂之。云白旆繼旐者。旆與旐古今字也。此旟而言旐者。散則通名。○鄭氏曰。織。徽織也。將帥以下衣皆著焉。○孔氏曰。徽織者。自王以下。其制如所建旌旗而畫之。其象但小耳。以絳爲縿。各畫其章。又絳爲旒。書名於末。爲徽織。以著於衣。司常掌凡旗之物名。各有屬。注云。物名者。所畫異物則異名也。屬謂徽織也。大傳謂之徽號。今城門僕射所被。及亭長著絳衣。皆其舊象也。士喪禮曰。爲銘。各以其物。亡則以緇長半幅。赬末長終幅。廣三寸。書名於末。此蓋其制也。兵凶事。若有死者。亦以相別也。死之銘旌。卽生之徽織。元。大也。夏后氏曰鉤車。先。正也。殷

曰寅車先疾也周曰元戎先良也。孔氏曰司馬法文也先疾先良傳因名以解之元戎大車之善者故云先良也○〔王氏曰〕軍前曰啓後曰殿元戎十乘以先軍行之前者所謂選鋒也兵法兵無選鋒曰北。史記三王世家云盧御府之藏以賞元戎注詩云元戎十乘以先啓行韓嬰章句曰元戎大戎謂兵車也車有大戎十乘謂車縵輪馬被甲衡扼之上盡有劍戟名曰陷軍之車所以冒突先啓敵家之行伍也○〔長樂劉氏曰〕言玁狁不度其力輕侮天子整居焦穫又侵于鎬漸進于方未已也遂至于涇陽觀其賊鋒可謂孔熾矣安得不飭勵我師以攘斥之乎○〔朱氏曰〕是以建旐旟選鋒銳進聲其罪而致討焉直而壯律而臧有所不戰戰必勝矣○釋文旆作茷曰本又作旆○〔東萊曰〕日月爲常交龍爲旂之類皆織之文也鳥章特其一爾詩之所指乃所建之旗鄭氏所箋乃所服之號初非一物以其古之軍制故附見焉

戎車既安如輊竹二反　如軒四牡既佶其乙反　既佶且閑薄伐玁狁至于大原音泰　文武吉甫萬邦爲憲

〔朱氏曰〕輊車之覆而前也軒車之却而後也。後漢書馬援疏云居前不能令人輊居後不能令人軒注言爲人無所輕重也○〔鄭氏曰〕佶壯健之貌○〔朱氏曰〕大原地名亦曰大鹵今在大原陽曲○〔毛氏曰〕文武有文有武也吉甫尹吉甫也○〔鄭氏曰〕此時大將也○〔毛氏曰〕憲法也○〔孔氏曰〕戎車既安正矣從後視之如輊從前視之如軒是適調也四牡既壯健矣且復閑習。范氏曰兵之動莫善於馬之良故一章曰四牡騤騤二章曰比物四驪閑之維則三章曰四牡修廣其大有顒五章曰四牡既佶既佶且閑○〔毛氏曰〕薄伐玁狁至于大原言逐出之而已。呂氏曰治戎有備車馬安閑驅之出竟而不窮追也○前漢書嚴尤曰當周宣王時獫狁內侵至于涇陽命將征之盡境而還其視戎狄之侵譬猶蟁䖟之螫驅之而已○〔王氏曰〕能伐敵而攘之則吉甫之力於是美之曰文武吉甫萬邦爲憲非文無以附衆非武無以勝敵能文能武則萬邦以爲憲也

吉甫燕喜既多受祉來歸自鎬我行永久飲於鴆反　御諸友炰白交反　鼈卑滅反　膾古外反　鯉侯誰在矣張仲孝友

〔毛氏曰〕祉福也御進也○〔范氏曰〕諸友王之諸臣也王以羣臣爲友○〔毛氏曰〕侯維也張仲賢臣也善父母爲孝善兄弟爲友使文武之臣征伐與孝友之臣處內○〔鄭氏曰〕吉甫既伐玁狁而歸天子以燕禮樂之又多受賞賜也王以吉甫遠從鎬地來又日月長久故飲之酒○〔孔氏曰〕進諸侯與俱飲以盡其歡○〔鄭氏曰〕炰鼈膾鯉又加其珍美之饌所以極勸之也。孔氏曰燕禮其牲狗天子之燕不過有牢牲魚鼈非常饌故云加之○〔陳氏曰〕於諸友之中維誰在矣獨舉其孝友之賢者曰張仲以顯孝友之臣處內○〔范氏曰〕宣王使吉甫征伐而與張仲居朝所以輔其德也蓋兼孝友忠信之臣養君之心則雖征伐有功於外而不善之政將出於內朝廷心腹也戎狄四支也故孝友之臣日納王於善而敎厚之然後戎狄可懷而外患可除矣。王氏曰吉甫爲將於外而若無忠順之臣與之同志者輔王耳目而迪其心則妨功害能之人至矣妨功害能之人至則若吉甫者其身之不暇何暇議勝敵哉○〔東萊曰〕酒誥曰矧大

史友內史友君固以臣爲友也蓋其親近者也

六月六章章八句

釆芑音起　宣王南征也。孔氏曰上言伐此云征便辭耳無義例也

薄言釆芑于彼新田于此菑側其反　畝方叔涖音利　止其車三千師干之試方叔率止乘其四騏四騏翼翼路車有奭許力反　簟茀音弗　魚服鉤膺鞗革

〔毛氏曰〕興也○〔程氏曰〕薄言發語辭○〔毛氏曰〕芑菜也。陸璣草木疏曰芑菜似苦菜也莖青白色摘其葉白汁出脆可生食亦可蒸爲茹青州人謂之芑西河雁門芑尤美胡人戀之不出塞○朱氏曰此即今苦蕒菜宜馬食軍行釆之人馬皆可食也　田一歲曰菑二歲曰新田三歲曰畬。孔氏曰釋地文菑者災也孫炎曰菑始災殺其草木也新田新成柔田也畬和也田舒緩也郭璞曰今江東呼初耕地反草爲菑　方叔卿士也受命而爲將也涖臨也○〔鄭氏曰〕兵車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長樂劉氏曰其車三千則爲甲七九千步卒二十萬六千○蘇氏曰其車三千以荆蠻強盛不得不爾邪○朱氏曰其車三千孔氏以爲兼起鄉遂公邑之兵王氏謂會諸侯之師此皆以文害辭辭害意之過詩人但極其盛而稱之耳豈必實有此數哉○〔程氏曰〕師干猶今云兵甲也。長樂劉氏曰師衆也干楯也言楯則戈矛弧矢在其中　試肄習也○〔鄭氏曰〕率者率其戎車士卒而行也○〔孔氏曰〕方叔自乘其四騏之馬翼翼然甚壯健。朱氏曰翼翼順序貌○〔鄭氏曰〕奭赤貌○〔蘇氏曰〕路車金路也金路赤飾。孔氏曰瞻彼洛矣韎韐有奭彼茅蒐染爲奭故知赤貌也○〔孔氏曰〕其車以方文竹簟之席爲之蔽飾魚服解見釆薇○〔鄭氏曰〕鉤膺樊纓也。孔氏曰巾車五路唯金路有鉤以金爲之馬頷之飾也在馬膺之飾唯有樊纓故引樊纓以解膺樊今馬大帶纓今馬鞅方叔不乘革路者以革路臨陣所乘　鞗革解見蓼蕭○〔程氏曰〕釆芑于新田菑畝皆地力方盛處○〔毛氏曰〕宣王能新美天下之士然後用之。鄭氏曰士軍士也○張氏曰釆芑新田菑豈徒治田習陣法也○呂氏曰因治田而講武事古之法皆然如六月云我服既成于三十里與駿發爾私終三十里之義同畎澮溝洫之法即行伍營陣也○〔呂氏曰〕涖止則布其行陣故止曰其車三千率止則作而用之故言其車馬之盛服飾之美○〔釋文〕涖作位曰本又作涖

薄言釆芑于彼新田于此中鄉方叔涖止其車三千旂旐央央方叔率止約軝祈支反　錯衡八鸞瑲瑲七羊反　服其命服朱芾音弗　斯皇有瑲蔥珩音衡

〔蘇氏曰〕中鄉民居在焉故其田尤治○〔鄭氏曰〕交龍爲旂龜蛇爲旐。董氏曰旂諸侯所建也旐縣鄙所建也九旗之物太常王所建遂旗象路木路所建其諸臣之旗旂爲上旐爲下此言上下所建則餘得兼擧矣○〔毛氏曰〕軝長轂之軝也朱而約之。孔氏曰說文云軝長轂朱而約之謂以皮纏之而上加以朱漆也　錯衡文衡也。孔氏曰錯者雜也雜物在衡是有文飾其飾之物注無云耳○〔孔氏曰〕四馬八鸞。朱氏曰鈴在鑣曰鸞馬口兩旁各一四馬故八也○〔毛氏曰〕瑲瑲聲也○

〔朱氏曰〕命服、所受命於天子之服。長樂劉氏曰、方叔出率、則王命加等。○〔毛氏曰〕朱芾、黃朱芾也。孔氏曰、斯干傳云、天子純朱、諸侯黃朱。皇、猶煌煌也。瑲、珩聲也。蔥、蒼也。三命蔥珩。李氏曰、蔥珩乃蒼玉之珩也。○朱氏曰、蔥如蔥之色。○孔氏曰、玉藻云、三命赤韍蔥珩、三命至九命皆蔥珩、非謂方叔唯三命也。○〔程氏曰〕其行也、受服章之尊美、言付之重。長樂劉氏曰、始行之時、具命服與其芾佩、所以示衆也。○劉氏曰、或曰、吳起可謂知戰矣。視與士卒最下者同其甘苦、曰是何足以言知戰也。子見夫乞人乎、呼蹴儼仆乎、廉莊之閒、其聲可哀也。不若是不足以存其身。若乃家丈人者、五十可以衣絲、七十可以食肉、子孫求之耳。父母之仇、不共天下。兄弟之仇、不與共國。非虛加之也、然後稱于人情。視民如子者、民報之如父母。視民如弟者、民事之如兄。無所仇云耳。有則爭先致力焉。子弟豈待父兄已均其苦、然後爲用哉。故用民者、矯之以身、徇之以愛、濟之以術、若一時之勝而已矣。惡可以久也。詩云、服其命服、朱芾斯皇。八鸞瑲瑲、道上不失其度、下不失其節也。駕彼四牡、四牡騤騤、君子所依、小人所腓。君子之所依、而小人以爲已腓、安在其貶上下之節哉。○〔釋文〕有瑲作有創。曰本又作瑲。

鴥（惟必反）彼飛隼、其飛戾天、亦集爰止。方叔涖止、其車三千、師干之試。方叔率止、鉦（音征）人伐鼓、陳師鞠（居六反）旅。顯允方叔、伐鼓淵淵、振旅闐闐（徒顚反）。

〔孔氏曰〕鴥、鴥然而集也。○〔陸氏草木疏曰〕隼、鷂屬也。或謂之雀鷹、春化爲布穀者是也。○〔毛氏曰〕戾、至也。○〔鄭氏曰〕爰、於也。三稱其車三千者、重師也。○〔毛氏曰〕鉦以靜之、鼓以動之。伐、擊也。○〔鄭氏曰〕鉦也鼓也、各有人焉。言鉦人伐鼓、互言爾。孔氏曰、說文云、鉦、鐃也、似鈴、柄中上下通。然則鈴即周禮之鐃也。說文又曰、鐲、鉦也。鐃也、則鐲鐃相類、俱得以鉦名之。故鼓人注云、鐲、鉦也、形如小鐘。是鐲亦名鉦也。鐲似小鐘、鐃似鈴、是有大小之異耳。凡軍進退皆鼓動鉦止、非臨陣獨然。此文在陳師鞠旅之上、是未戰時事也。○董氏曰、周官田鳴鐃且却、聞鉦而止、則鉦鐃二物也。但司馬有鐲鐃鐸而不言鉦、故前世疑之。崔靈恩集注謂鉦人伐鼓、則勇於進也。今詩謂陳師鞠旅、則未戰矣。安得鉦人爲擊鼓使進哉。就如此、則亦亂於軍制矣。二千五百人爲師、五百人爲旅。○〔毛氏曰〕鞠、告也。鄭氏曰、陳師告旅、亦互言之。○〔孔氏曰〕顯允、明信也。○〔毛氏曰〕淵淵、鼓聲也。鄭氏曰、謂戰時進士衆也。○王氏曰、淵淵深也。師衆則鼓進、鼓進則擊深矣。入曰振旅、復長幼也。孔氏曰、古者春教振旅、秋教治兵、以戎是大事、又三年一教。隱五年左傳曰、三年而治兵、入而振旅。是征伐之時、出軍至對陳、用治兵禮、戰止至還、進用振旅法。名異而禮同也。釋文云、出爲治兵、尚威武也。入爲振旅、反尊卑也。孫炎曰、出則幼賤在前、貴勇力也。入則尊老在前、復常法也。長幼尊卑出入先後不同、而云禮一者、坐作進退如一也。○〔鄭氏曰〕戰止將歸、又振旅伐鼓闐闐然。鄭氏曰、闐闐、其衆行聲也。○〔程氏曰〕此章言雖將之才、士之衆、且勇、進退得宜、趣舍有節、言隼之迅疾、亦集於所止。興兵雖強、用之有節而不過也。其伐鼓也淵淵乎而不暴急、其振旅也鼓聲闐闐整緩之狀。又曰、振旅之行亦以鼓、止行則以鉦。○〔董氏曰〕集注作伐鼓淵淵、說文引字同。此闐闐、說文引詩作振旅嗔嗔。

蠢（尺允反）爾蠻荊、大邦爲讎。方叔元老、克壯其猶。方叔率止、執訊（音信）獲醜。戎車嘽嘽（吐丹反）、嘽嘽焞焞（吐雷反）、如霆如雷。顯允方叔、征伐玁狁、蠻荊來威。

〔毛氏曰〕蠢、動也。孔氏曰、釋詁文也。釋訓云、不遜也。郭璞曰、蠢、動爲惡不遜也。○程氏曰、蠢動而無知之義。蠻荊、荊州之蠻也。王氏曰、經或言蠻、或言荊楚。春秋之初曰荊而已、後乃曰楚。○〔朱氏曰〕大邦、猶言中國也。○〔毛氏曰〕元、大也。李氏曰、毛氏謂五官之長、出於諸侯曰天子之老、亦不如此說。但方叔爲一時大老耳。○〔鄭氏曰〕猶、謀也。執訊獲醜、解見出車。○〔毛氏曰〕嘽嘽、衆也。焞焞、盛也。○爾雅曰、疾雷爲霆。郭璞曰、雷之急疾者謂霹靂。○〔程氏曰〕卒章言成功、因言其致伐之由。蠢爾之蠻、乃與大邦爲讎。方叔克壯其猶。朱氏曰、方叔元老、克壯其猶、言方叔雖老而謀則壯也。故征而執獲。戎車之盛、如霆如雷。○〔朱氏曰〕方叔蓋嘗與於北伐之功者。是以蠻荊聞其名而皆來畏服也。○〔前漢書〕劉歆廟議、引詩曰嘽嘽推推、如霆如雷。

采芑四章、章十二句。

車攻、宣王復古也。宣王能內修政事、外攘（如羊反）夷狄、復文武之竟（音境）土。修車馬、備器械（戶戒反）、復（扶又反）會諸侯於東都、因田獵而選車徒焉。朱氏曰、周之文武、以天保以上治內、以采薇以下治外、而宣王中興、其事亦曰內修政事、外攘夷狄而已。無二道也。苟政事之不修、而嚣嚣然務以外攘夷狄爲功、亦見其弊內以事外、而適所以爲亂亡之資也。此詩所賦、自修車馬備器械以下、其修政事攘夷狄則前乎此矣。東都、洛邑也。周公營之、而成王會諸侯焉。○李氏曰、成王有岐陽之蒐、亦如宣王之會諸侯而與之田獵也。

我車既攻、我馬既同。四牡龐龐（鹿同反）、駕言徂東。

〔毛氏曰〕攻、堅也。程氏曰、攻謂堅治。○董氏曰、考工記九工皆言攻、則攻者治也。治而成其良、故曰攻。同、齊也。宗廟齊毫、尚純也。孔氏曰、齊其毫毛、尚純色。戎事齊力、孔氏曰、齊其馬力。尚強也。田獵齊足、孔氏曰、齊其馬足。尚疾也。龐龐、充實也。董氏曰、按字書訓釋、說文並以龐爲高屋、蓋馬之高大也。東、洛邑也。○〔呂氏曰〕言備車馬以如東都也。

田車既好、四牡孔阜。東有甫草、駕言行狩。

〔孔氏曰〕田車、田獵之車。好、善也。阜、盛大也。程氏曰、阜謂肥壯。○〔毛氏曰〕甫、大也。田者大芟草以爲防。孔氏曰、大芟殺野草以爲防限、作田獵之場、殺圍之處。或舍其中。孔氏曰、未田之前、誓士戒衆、在其間止舍也。褐纏旃以爲門。孔氏曰、其防設周衛而立門、以纏毛褐布纏通帛旃之竿、以爲門之兩旁。其門蓋南開、並爲二門、用四旃四褐也。裘纏質以爲槸。孔氏曰、以裘纏椹質以爲門中之闑。闑、車軌之廣、兩邊約車輪者也。○槸、魚列反。閒容握。孔氏曰、門之廣狹、兩軸頭去旃竿之間各容一握。握、橫人四指爲四寸、是門廣於軸八寸也。驅而入。孔氏曰、驅走而入門、不得徐也。周禮大司馬仲冬教大閱言、教和出此言驅而入、不同者、出據質明時初入和門。既入、閱在後表之中、將以教戰也。驅爲當從是以出田、故教和出左右、與此終始各舉其一。擊則不得入。孔氏曰、其軸頭擊著門旁旃竿、則不得入。所以罰不工也。左者之左、右者之右。孔氏曰、以天子六軍、呼爲左右、雖同舍防內、令三軍各在一方、其屬左者之左門、屬右者之右門、不得越離部伍。然後焚而射焉。孔氏曰、教戰既畢、士卒出門、乃驅禽納之於防、然後焚此防草而射之。焚所芟之草也。天子發、然後諸侯發。諸侯發、然後大夫發。孔氏曰、發、矢射之也。天子發抗大綏、諸侯發抗小

五十五卷

綏。獻禽於其下。孔氏曰舉綏爲表因獻其禽於其下也。故戰不出頃。孔氏曰戰場有頃數戰者不出其頃界。田不出防。孔氏曰田不出所芟之防。不逐奔走。孔氏曰謂出於頃防者不逐之。古之道也。○〔孔氏曰〕東都之界有廣大之草可以就而田獵焉。○〔後漢書注曰〕韓詩云東有圃，草。圃言行狩薛君傳曰圃博也有博大之茂草也。

之子于苗選徒囂囂。五刀反 建旐設旄搏音博獸于敖。

〔毛氏曰〕之子有司也。朱氏曰不敢斥王故以有司言也。夏獵曰苗。孔氏曰此時宣王爲夏田也上云圃言行狩狩者是獵之總名○長樂劉氏曰大司馬中夏教茇舍以遂苗田○張氏曰蒐苗獮狩便習軍行草木間事教茇舍亦然 囂囂聲也維數車徒者爲有聲也。孔氏曰在軍不得讙譁而云囂囂之聲故知唯數者爲有聲○朱氏曰選數也囂囂聲衆盛也數車徒者其聲囂囂則車徒之衆可知且車徒不譁而惟數者有聲又見其靜治也。○〔孔氏曰〕建立旐於車而設牛尾於旐之首○〔鄭氏曰〕敖鄭地今近滎陽○〔孔氏曰〕此章言選車徒備器械搏獸于敖謂當往搏取禽獸于敖地未實行也○〔東萊曰〕敖山名晉師救鄭在敖鄗之間士季設七覆于敖前則敖山之下平曠可以屯兵翳薈可以設伏所謂東有甫草即此地也宣王之往東都以會諸侯爲主因田獵以選車徒而二章三章先言田獵者蓋有司先爲戒具以待會同畢而田獵也。

駕彼四牡四牡奕奕赤芾金舃。音昔 會同有繹。音亦

〔朱氏曰〕奕奕連絡布散之貌○〔毛氏曰〕諸侯赤芾金舃舃達屨也。鄭氏曰金舃黃朱色也○孔氏曰加金爲舃故謂之金舃天官屨人注舃云有三等赤舃爲上冕服之舃下有白舃黑舃猶有在其上者爲尊未達其赤舃則所尊者莫是過故云達屨言是屨之最上達者也此舃也而曰屨屨舃通名○王氏曰諸侯人君宜朱芾而此赤芾者會同故也沒其臣庶則朱芾君道也故方叔服其命服則朱芾會同於王則赤芾臣道也故此會同有繹則赤芾也。時見曰會殷見曰同。〔朱氏曰〕繹陳列聯屬之貌。毛氏曰繹陳也○王氏曰繹者言其屬連而不絕若繹絲然也。○〔孔氏曰〕復會諸侯於東都此章是也○〔毛氏曰〕駕彼四牡四牡奕奕言諸侯來會也○〔長樂劉氏曰〕赤芾金舃者服其命服以見王也來會同之國非一故絡繹不絕也。

決拾既佽。音次 弓矢既調。射夫既同助我舉柴。子智反

〔毛氏曰〕決鉤弦也拾遂也。孔氏曰決著於右手大指所以鉤弦開體遂著於左臂所以遂弦周禮繕人注云決天子用象骨拾韝扞也著左臂裏以韋爲之○長樂劉氏曰決謂護大指以鉤弦者也拾謂護左臂以利弦也。○〔鄭氏曰〕佽謂以手指相次比也調謂弓強弱與矢輕重相得○〔孔氏曰〕此章承諸侯之下射夫即諸侯以下也夫男子之總名○〔毛氏曰〕柴積也。鄭氏曰謂積禽也。○〔孔氏曰〕決之與拾既與手指相比次而和利矣弓之與矢既強弱相得而調適矣○〔毛氏曰〕同謂同力如此故獲多○〔朱氏曰〕使諸侯之人助而舉之言獲多也○〔說文曰〕擘積也詩曰助我舉擘○〔東萊曰〕此章以下言既會同而

田獵也。

四黃既駕兩驂不猗。於寄反 不失其馳舍音捨矢如破。

〔孔氏曰〕四黃之馬○〔程氏曰〕不猗不偏倚也。王氏曰猗不正也。○〔朱氏曰〕馳馳驅之灋也。長樂劉氏曰謂五御之法也。○〔鄭氏曰〕射者之工矢發則中如椎直追反破物也○〔王氏曰〕向曰四牡則既言力之強今曰四黃則又言色之純也兩驂不猗言御之能正其馬也不失其馳言車行節而灋也舍矢如破言矢行巧而力也○〔孟子曰〕王良曰吾爲之範我馳驅終日不獲一禽爲之詭遇一朝而獲十詩云不失其馳舍矢如破。蘇氏曰不善射也爲之詭遇則獲不然則不能中使御者不失其馳而射矢如破然後爲善射也。

蕭蕭馬鳴悠悠旆旌。徒御不驚大庖蒲茅反不盈。

〔朱氏曰〕徒步卒也。孔氏曰釋訓云徒御不驚輦者也輦人挽行所以載任器也止以爲蕃營。御車御也。驚如漢書夜軍中驚之驚○〔孔氏曰〕大庖君之庖○〔毛氏曰〕蕭蕭馬鳴悠悠旆旌言不讙譁也。孔氏曰言軍旅齊肅唯聞蕭蕭然馬鳴之聲見悠悠然旆旌之狀無有讙譁者○朱氏曰蕭蕭悠悠皆閑暇之貌○張氏曰三十里萬夫之地亦軍行之法故曰居谷滿谷居山滿山每方百步一人故曰蕭蕭馬鳴悠悠旆旌遇則當之者衆而攻之守之一車止則七十五人聚二車以上倣此○〔董氏曰〕徒御不驚則號令有素矣。王氏曰武久不講士氣惰怯則有事而善驚故於是言徒御不驚。○〔朱氏曰〕大庖不盈言擇取而用之有度不極欲也。張氏曰大庖不盈者其饌雖多而無餘蓄由均及於衆而有法爾凡事有法則何患乎不均。此言畢事而頒禽也○〔毛氏曰〕一曰乾豆。孔氏曰謂第一上殺者乾足以爲豆實供宗廟也。二曰賓客。孔氏曰謂第二殺者別之以待賓客也。三曰充君之庖。孔氏曰謂第三下殺者取之以充實君之庖廚也。故自左膘。釋文曰何休注公羊自左膘射之達于右腢中心死疾鮮潔也。射右耳本次之。孔氏曰箋云射當爲達亦自左射之達右耳本而死者爲次殺以其遠心死稍遲肉已微惡。射左髀釋文曰方爾反謂股外達于右腢餘繞反爲下殺。孔氏曰射左股髀而達過於右脅腢爲下殺以其中脅死最遲肉又益惡凡射獸皆逐後從左廂而射之。面傷不獻。踐毛不獻。孔氏曰面傷謂當面射之翦毛謂在旁而逆射之不獻者嫌誅降之義。不成禽不獻。孔氏曰惡其害幼小。禽雖多擇取三十焉其餘以與大夫士以習射於澤宮田雖不得禽射中則得取禽古者以辭讓取不以勇力取。孔氏曰以大獸公之非復己物君賜使射故非中不取言譽者田獵所取用勇力今射者禮樂所取用辭讓也。

之子于征有聞音問無聲。允矣君子展也大成。

〔鄭氏曰〕允信展誠也○〔孔氏曰〕君子宣王也○〔程氏曰〕有聞無聲聞師之行而不聞其聲。鄭氏曰晉

人伐鄭。陳成子救之。舍於柳舒之上。去穀七里。穀人不知。所謂有聞無聲。言至肅也。〇〔朱氏曰〕信矣其君子也。誠哉其大成也。者章序其事既畢而深美之也。

車攻八章章四句。

吉日。美宣王田也。能慎微接下。無不自盡以奉其上焉。程氏曰。宣王將田而卜吉日。見其慎微。詩人因美之。又稱其接下得羣下之自盡。詩中所陳是也。

吉日維戊。既伯既禱。丁老反　田車既好。四牡孔阜。升彼大阜。從其羣醜。

〔鄭氏曰〕戊。剛日也。〇〔長樂劉氏曰〕田之前二日也。朱氏曰。以下章推之。是日也。其戊辰與。〇〔毛氏曰〕伯。馬祖也。孔氏曰。釋文云。既伯既禱。馬祭也。故知馬祖謂之伯。伯者長也。馬之祖始是長也。夏官校人春祭馬祖。注云。馬祖天駟。釋文云。天駟房也。孫炎曰。龍爲天馬。故房四星謂之天駟。〇〔孔氏曰〕孔阜。甚盛大也。大阜。大陵也。〇〔鄭氏曰〕醜。衆也。從禽獸之羣衆也。〇〔毛氏曰〕重物慎微。將用馬力。必先爲之禱其祖。〇〔孔氏曰〕車牢馬健。可以歷險從禽。〇〔朱氏曰〕蓋曰可以田矣。〇〔說文〕禱作禂。

吉日庚午。既差我馬。獸之所同。麀音憂　鹿麌麌。愚甫反　漆沮七徐反　之從。天子之所。

〔朱氏曰〕庚午。亦剛日也。〇〔毛氏曰〕外事以剛日。差。擇也。〇〔鄭氏曰〕同。猶衆也。〇〔毛氏曰〕鹿牝曰麀。麌麌。衆多也。董氏曰齊訓云麌衆也。〇〔蘇氏曰〕漆沮在渭北。所謂洛水也。李氏曰。書疏云。漆沮在涇水之東。一名洛水。職方氏所謂雍州其浸渭洛。非河南之洛也。〇〔程氏曰〕戊日祭禱。庚午于田。〇〔毛氏曰〕漆沮。麀鹿所生也。從漆沮驅禽而至天子之所。孔氏曰。以驅逆之車驅之於漆沮之旁。從彼以至天子之所。〇〔程氏曰〕漆沮之從。天子之所。悉率左右以燕天子。皆羣下盡力奉上。〇〔說文〕麌作噳。曰麌鹿羣口相聚也。

瞻彼中原。其祁孔有。儦儦表驕反　俟俟。音士　或羣或友。悉率左右。以燕天子。

〔毛氏曰〕祁。大也。趨則儦儦。行則俟俟。獸三曰羣。二曰友。〇〔蘇氏曰〕燕。樂也。〇〔孔氏曰〕視彼中原之野。其諸禽獸大而甚有趨者。有行者。或三三爲羣。或二二爲友。〇〔朱氏曰〕從王者視彼禽獸之多。於是率其同事左右之人。各共其事。以樂天子也。〇〔說文引詩曰〕伾伾俟俟。董氏曰。韓詩作駓駓騃騃。

既張我弓。既挾子洽反　我矢。發彼小豝。音巴　殪於計反　此大兕。徐履反　以御賓客。且以酌醴。

豝解見騶虞。〇〔毛氏曰〕殪。一發而死。〇〔朱氏曰〕兕。野牛也。青色。重千斤。御。進也。〇〔毛氏曰〕饗醴。天子之飲酒也。孔氏曰。醴不可專飲。女子之於羣臣。不徒設醴。左傳天子饗諸侯每云饗醴命之宥。舉醴言之也。周官五齊二曰醴齊。注醴成而汁滓相將。如今恬酒矣。〇〔李氏曰〕既逐獸矣。於是張弓挾而射之。〇〔毛氏曰〕發彼小豝。殪此大兕。言能中微而制大也。孔氏曰。小豝云發。言發則中之。大兕言殪。言射著即死。〇〔鄭氏曰〕以所獲爲俎實。酌而飲羣臣也。〇〔程氏曰〕以御賓客。且以酌醴。道宣王接下之誠意也。〇〔東

萊曰〕車攻吉日。皆以蒐狩爲言。何也。蓋蒐狩之禮。所以見王賦之復焉。所以見軍實之盛焉。所以見師律之嚴焉。所以見上下之情焉。所以見綜理之周焉。欲明文武之功業者。觀諸此足矣。

吉日四章章八句。

鴻鴈。美宣王也。萬民離散。不安其居。而能勞力報反　來力代反　還定安集之。至于矜古頑反　寡。無不得其所焉。王氏曰。宣王之民。勞者勞之。來者來之。往者還之。擾者定之。危者安之。散者集之。

鴻鴈于飛。肅肅所六反　其羽。之子于征。劬其俱反　勞于野。爰及矜韓冰反　人。哀此鰥寡。

〔毛氏曰〕興也。大曰鴻。小曰鴈。孔氏曰。鴻鴈俱是水鳥。有形鴻大而鴈小。春則避陽暑而北。秋則避陰寒而南。肅肅。羽聲也。〇〔歐陽氏曰〕之子。使臣也。〇〔朱氏曰〕征。行也。〇〔毛氏曰〕劬勞。疾苦也。矜。憐也。〇〔蘇氏曰〕矜人。人之可憐者也。〇〔毛氏曰〕老而無妻曰鰥。偏喪曰寡。〇〔蘇氏曰〕厲王之後。人民離散。譬如鴻之飛四方。無所不往。徒聞其羽聲肅肅。未知所止也。〇〔長樂劉氏曰〕宣王憂勤于上。則使者劬勞于野。不敢遑寧焉。爰及可矜之人。鰥寡孤獨。皆得其養。以天子哀困窮爲急務也。〇〔東萊曰〕還定安集之政。必不遺窮民。然後爲至。故曰爰及矜人。哀此鰥寡。爰及者。不遺之辭也。孔氏謂既安集萬民。然後及之。則誤矣。文王發政施仁。必先斯四者。

鴻鴈于飛。集于中澤。之子于垣。音袁　百堵丁古反　皆作。雖則劬勞。其究九又反　安宅。

〔毛氏曰〕中澤。澤中也。〇〔孔氏曰〕垣。牆也。〇〔毛氏曰〕一丈爲板。五板爲堵。鄭氏曰。春秋傳曰。五板爲堵。五堵爲雉。雉長三丈。則板六尺。〇〔朱氏曰〕究。終也。〇〔鄭氏曰〕鴻鴈之性安居澤中。今飛又集于澤中。猶民去其居而離散。今見還定安集。〇〔蘇氏曰〕使者所至。招來流民。使反其都邑。築其牆垣而安處之。鄭氏曰。徵民起屋舍。築牆壁。百堵同時而起。〇〔鄭氏曰〕雖則劬勞。其究安宅。此勸萬民之辭。女今雖病勞。終有安居。孔氏曰。欲使不憚勞也。

鴻鴈于飛。哀鳴嗸嗸。五刀反　維此哲人。謂我劬勞。維彼愚人。謂我宣驕。

〔毛氏曰〕宣。示也。〇〔范氏曰〕憂民之未得安集。故曰哀鳴嗷嗷。我所以勤而勞來之也。〇〔王氏曰〕維此哲人。謂我劬勞者。以我于征于垣爲劬勞也。維彼愚人。謂我宣驕者。以我矜憐撫奄爲宣驕也。又曰。民者離散而不安其居。必矜之甚。深哀之甚切。不爾則無告之民不足以自存矣。哲者所懷有同於我。是以知吾之劬勞。愚者謂我宣驕而姑息於民而已。〇蘇氏曰。興廢補敗。不能自靖。不知者以爲宣驕耳。〇〔東萊曰〕此非以不知爲慍。蓋深嘆此心知之者鮮也。當時君臣。其於民惻怛深厚如此。斯其所以中興與。

鴻鴈三章章六句。

五十五冊

36 B

庭燎力召反美宣王也因以箴之金反之。董氏曰傳曰百官官箴王闕。此詩其司烜之屬所爲乎。

〔程氏曰〕天下之事責乎得中而可常是之謂宜苟以意之所欲而已靡不勤於始而怠於終故其進銳者其退速宣王之於始不守瀍以治盡其力以勤於事固可知其不能於終也此所以方美其勤而遂以箴之也。陳氏曰君子有四時朝以聽政晝以訪問夕以修令夜以安身於是乎節宣其氣勿使有壅閉湫底以露其體然後能有常而不變○〔孔氏曰〕此言美而箴之以下規誨爲衰失之漸遑斯于無羊於末見終善以隱之

夜如何其音基夜未央庭燎之光君子至止鸞聲將將七羊反

〔孔氏曰〕其語辭○〔勃海胡氏曰〕說文云央中極也廣雅云央極中也秦風云宛在水中央央亦中也二章云未艾三章云鄉晨是從未央而至未盡從未盡而至鄉明也。孔氏曰毛傳言央旦者旦是夜屆之限言朱央者謂夜未至旦非謂訓央爲旦故王肅曰央旦未旦夜半是也○〔毛氏曰〕庭燎大燭也。孔氏曰庭燎者樹之於庭燎之爲明司烜云邦之大事供賁燭庭燎樹於門外曰大燭門內曰庭燎郊特牲曰庭燎之百由齊桓公始也注云僭天子也庭燎之差公蓋五十侯伯子男皆三十是天子庭燎用百古制未得而聞要以物百枚并而纏束之今則用松葦竹灌以脂膏也○釋文曰在地曰燎執之曰燭○〔王氏曰〕設庭燎者謂將朝也光者燎盛也晣晣則其衰也煇則其光散矣○〔毛氏曰〕君子謂諸侯也將將鸞鑣聲也○〔蘇氏曰〕宣王將視朝不安於寢而問夜之早晚曰夜如何矣則對曰夜未央庭燎光朝者至而聞其鸞聲矣

夜如何其夜未艾音刈庭燎晣晣之世反君子至止鸞聲噦噦呼會反

〔王氏曰〕未艾者未及盡也。李氏曰左傳秦后子曰一世無道國未艾也注曰盡也則艾爲盡意○〔朱氏曰〕晣晣小明也○〔毛氏曰〕噦噦徐行有節也。朱氏曰噦噦近而聞其徐行有節之聲也○〔說文曰〕鉞車鑾聲也從金戉聲詩曰鑾聲鉞鉞。徐鉉曰今俗作鐬以鉞作斧戉之戉非是呼會切

夜如何其夜鄉許亮反晨庭燎有煇音暉君子至止言觀其旂音斾

〔朱氏曰〕鄉晨近曉也有煇天明而光散也○〔鄭氏曰〕上二章聞鸞聲爾今夜鄉明見其旂是朝之時也朝禮別色始入○〔東萊曰〕宣王將朝而屢問其志雖勤然未能安定凝止躍然有喜事之心焉斯其所以不能常也

庭燎三章章五句

沔緜善反水規宣王也。鄭氏曰規者正圓之器也春秋傳曰近臣盡規○孔氏曰物有不圓匝者規之使成圓人行有不周者規之使周備是匡諫之名

沔彼流水朝直遙反宗于海鴥惟必反彼飛隼息尹反載飛載止嗟我兄弟邦人諸友莫肯念亂誰無父母

〔毛氏曰〕興也○〔孔氏曰〕沔然而滿者彼流水也○〔鄭氏曰〕諸侯春見天子曰朝夏見曰宗隼鮮見朵笆○〔鄭氏曰〕載則也兄弟邦人諸友同姓異姓之諸侯○〔孔氏曰〕水之趨海猶諸侯之朝天

子○〔歐陽氏曰〕鴥彼飛隼載飛載止者言諸侯之來者如隼之或飛或止其或來或不來不可常○〔東萊曰〕諸侯之於天子如沔水之朝宗其常理也所以如飛隼載飛載止去來不常者其必有所以矣嗟我兄弟邦人諸友固皆願安寧莫肯念亂況誰無父母豈不願惜乎然則其未服者蓋必有甚不得已也此深規宣王使之自反也

沔彼流水其流湯湯失羊反鴥彼飛隼載飛載揚念彼不蹟井亦反載起載行心之憂矣不可弭彌氏反忘音亡

〔鄭氏曰〕湯湯波流盛貌○〔毛氏曰〕不蹟不循道也弭止也其流湯湯言放縱無所入也載飛載揚言無所定止也○〔孔氏曰〕念彼不循道之諸侯○〔李氏曰〕載起載行者言起居之不忘也不可弭忘言心之憂而不可忘也此皆作詩者憂之

鴥彼飛隼率彼中陵民之訛言寧莫之懲我友敬矣讒言其興

〔鄭氏曰〕率循也訛僞也○〔毛氏曰〕懲止也○〔鄭氏曰〕集飛循陵阜者是其常也喻諸侯順灋度者○〔李氏曰〕當時諸侯有朝有不朝者如第二章言念彼不蹟則是不朝也如此言鴥彼飛隼率彼中陵則是朝王也○〔范氏曰〕凡爲此詩者以讒言其興也○〔東萊曰〕前章言諸侯之不服者可憂如是則其服從者保持之尤不可不力者當諸侯向背未定之際有恪守侯度如中陵之隼者夫豈易得民之訛言乃欲誣汙之寧可不深懲痛治以保持之乎若不懲之則諸侯皆不自堅各相語曰我友其敬戒矣讒言其將興矣雖爲諸侯相語之辭實則規宣王當屏絕讒慝使忠順者安意肆志而無所疑畏讒人在朝乃諸侯疑畏之本故於卒章明言

沔水三章二章章八句一章六句

鶴鳴誨宣王也。董氏曰此詩其師傅所作歟

鶴鳴于九皋聲聞音問于野魚潛在淵或在于渚樂音洛彼之園爰有樹檀音壇其下維蘀音托它山之石可以爲錯七落反

〔陸氏草木疏曰〕鶴其鳴高亮聞八九里○〔鄭氏曰〕皋澤中水溢出所爲坎自外數至九喻深遠也○〔范氏曰〕檀木之堅者也是美木也○〔呂氏曰〕落葉穢雜。毛氏曰落蘀也○釋文曰錯厲石也。說文錯作厝引詩曰它山之石可以爲厝○〔李氏曰〕鶴鳴二章殊無一句序已意其詩最爲難曉。毛氏曰鶴鳴于九皋聲聞于野言身隱而名著也良魚在淵他魚在渚何樂於彼園之觀乎尚有樹檀而下其蘀它山之石可以爲錯石可以琢玉舉賢用滯則可以治國○〔東萊曰〕此詩既不見所指諸家雖互有所長然未必得詩人之意也今存其訓故以待知者毛氏最在衆說之先恐其傳有自亦附注焉

鶴鳴于九皋聲聞于天魚在于渚或潛在淵樂彼之園爰有樹檀其下維穀它山之石可以攻玉

〔毛氏曰〕穀惡木也陸璣疏云荊揚人謂之穀中州人謂之楮今江南人績其皮以爲布又擣以爲紙攻錯也○〔釋文曰〕穀說文云從木殸聲非從禾也.

鶴鳴二章章九句.

彤弓之什十篇四十章二百五十五句

呂氏家塾讀詩記卷第二十

祈父之什

祈勤衣切父音甫刺宣王也.

〔范氏曰〕讀詩至於庭燎未嘗不歎古之君子愛其君之至也知其將失也則就其美而箴之箴之而不可則規之規之不可故鶴鳴誨之誨之不可然後祈父刺之然則刺其君者豈詩人之心哉蓋不得已也夫有宣王之功而不至於文武此詩人之所惜也故其先後淺深之序如此.

祈父予王之爪牙胡轉予于恤靡所止居.

〔毛氏曰〕祈父司馬也職掌封祈之兵甲鄭氏曰書曰若疇圻父謂司馬○孔氏曰司馬掌封畿兵甲古者祈圻畿同字得通用故此作祈尚書作圻○〔鄭氏曰〕予我也○〔孔氏曰〕鳥用爪獸用牙以防衛此人自謂王之爪牙以鳥獸爲喩也○〔鄭氏曰〕轉移也○〔毛氏曰〕恤憂也宣王之末司馬職廢羌戎爲敗孔氏曰常父美宣王命程伯休父爲大司馬此詩所刺者蓋休父卒後他人代之周語云宣王三十九年戰於千畝王師敗績於姜氏之戎.

○〔鄭氏曰〕此責司馬之辭也我乃王之爪牙之士當爲王閑守之衛女何移我於憂使我無所止居乎謂見使從軍也六軍之士出自六鄉灋不取於王之爪牙之士董氏曰按司馬之屬有司右虎賁旅賁皆奉事王之左右者也故司右曰凡國之勇力之

士能用五兵者屬焉虎賁曰掌先後王而趨以卒伍旅賁曰掌執戈盾夾王車此所謂爪牙者也○張氏曰禁衛天子之爪牙而使之遠戍是詩所謂轉予於恤也古人容易出一句便不可及詩人造理深其辭儘難學

祈父予王之爪士胡轉予于恤靡所底之履反止.

〔李氏曰〕爪士爪牙之士也○〔毛氏曰〕底至也.

祈父亶不聰胡轉予于恤有母之尸饔.

〔毛氏曰〕亶誠也○〔長樂劉氏曰〕尸主也○〔毛氏曰〕熟食曰饔○〔王氏曰〕勞役無有休息不得奉養而母反尸劬勞之事也○〔東萊曰〕讀是詩見宣王變古制者二焉前兩章既刺其以宿衛之士從征役矣末章復曰祈父亶不聰胡轉予于恤有母之尸饔有親老而無他兄弟其當免役征在古必有成灋故責其不聰其意謂此灋人皆聞之彼司馬獨不聞乎乃驅吾從戎使吾親不免薪水之勞也責司馬者不敢斥宣王也越句踐伐吳大徇於軍曰有父母耆老而無昆弟者以告句踐親命之曰我有大事子有父母耆老而子爲我死子之父母將轉於溝壑子爲禮已重矣歸沒而父母之世後若有事吾與子圖之句踐尚能辯此況周之盛時乎其有定制必矣太子晉諫靈王之辭曰厲始革典十四王矣又曰自我先王厲宣幽平而貪天禍至于今未弭宣王中興之主也至與幽厲並數之其辭雖過觀是詩所刺則子晉之言豈無所自歟.

祈父三章章四句.

白駒大夫刺宣王也.

皎皎古了反白駒食我場直良反苗縶陟立反之維之以永今朝所謂伊人於焉逍遙.

〔釋文曰〕皎皎潔白也馬五尺以上爲駒○〔孔氏曰〕苗宜云圃而云場者以場圃同地對則異名散則通○〔毛氏曰〕縶絆維繫也孔氏曰在後曰絆謂絆其足維謂繫靷也○〔鄭氏曰〕永久也○〔朱氏曰〕伊人指賢者也○〔鄭氏曰〕逍遙遊息也○〔毛氏曰〕宣王之末不能用賢賢者有乘白駒而去者○〔鄭氏曰〕使食我場中之苗我則絆之繫之以久今朝愛之欲留之張氏曰白駒乘白駒之賢也不欲斥言車上之人故言車馬言白者又以表潔白之意詩人欲得賢者來止其家故言白駒食其苗藿庶幾縶之維之○〔呂氏曰〕賢者將去而不留我猶願縶維之以永今朝今夕而已逍遙者徘徊少留之貌.

皎皎白駒食我場藿火郭反縶之維之以永今夕所謂伊人於焉嘉客.

〔毛氏曰〕藿猶苗也夕猶朝也○〔呂氏曰〕嘉客者暫客於斯亦將去也.

皎皎白駒賁彼義反然來思爾公爾侯逸豫無期慎爾優游勉爾遁徒遜反思.

〔程氏曰〕賁然光彩○〔孔氏曰〕二思皆助語○〔呂氏曰〕詩人好賢之至故賢者賁然來思而在位者悠悠而不切也繄斯人也亦不能留賢故勉之使遁去也言爾公爾侯者不敢斥君也陳氏曰於是責在位之人曰爾

（公爾侯也逸豫宴安無期度）○〔釋文〕遁、作遯、曰字又作遁

皎皎白駒在彼空谷生芻（楚俱反）一束其人如玉毋（音無）金玉爾音而有遐心

〔程氏曰〕此章言其遠遯而思之之意賢者遠遯空谷處困窮而享淡薄雖所享生芻一束而已然其人之美則如玉也賢者既遠遯矣國之好賢者猶望其相聞而不見絕也曰毋自貴重其音聲（孔氏曰毋得自愛音聲貴如金玉不以遺問我）而有遠棄我之心（朱氏曰歎其乘白駒入空谷生芻以秣之而其人之德美如玉蓋逝乎其不可親矣然猶冀其相聞而無絕也○王氏曰前章云勉爾遁思此章曰毋金玉爾音而有遐心雖勉其遁而又庶幾其來反也）○〔東萊曰〕所謂伊人於焉逍遙於焉嘉客斯人也何人也蓋廊廟之人也所謂伊人乃於此而逍遙乎乃於此而為嘉客乎既幸其來以為榮復深歎其所處非其地也其言雖含蓄而未發其辭氣則慘然而不樂矣至三章明言之矣賢者賁然來我之舍去朝適野時事蓋可知矣爾公爾侯猶逸豫無期而不知懼乎於是乎與賢者決別慎爾優游言善自保護無以優游自逸而失衛生之節也勉爾遁思者言勉哉行矣自重也皆決別之辭也仰而慨然責公卿俯而眷然別賢者其情意至今可識也四章疑其遂忘世也故勉之曰毋金玉爾音而有遐心此雖祝其音問無絕亦以君臣之義微諷之

白駒四章章六句

黃鳥刺宣王也

黃鳥黃鳥無集于穀無啄（陟角反）我粟此邦之人不我肯穀言旋言歸復我邦族

〔孔氏曰〕無集于穀無集於我之穀木也○〔毛氏曰〕不我肯穀穀善也○〔孔氏曰〕旋、迴也○〔鄭氏曰〕復、返也○〔朱氏曰〕民適異國不得其所故呼黃鳥而告之曰爾無集于穀而啄我之粟此邦之人不以善道相與我亦不久於此而將歸矣無以侵迫為也○〔范氏曰〕民之去其土離其親者、不得已也人不相恤、是以懷其邦族而復之也○〔東萊曰〕宣王之末、民有失所者意他國之可居也及其至彼、則又不若故鄉焉故思而欲歸使民如此、亦異於還定安集之時矣

黃鳥黃鳥無集于桑無啄我粱此邦之人不可與明言旋言歸復我諸兄

粱、解見鴇羽〔東萊曰〕人之所以相依者以其明足以知其緩急休戚故也不可與明則不可與處矣

黃鳥黃鳥無集于栩（況甫反）無啄我黍此邦之人不可與處言旋言歸復我諸父

栩、解見鴇羽

黃鳥三章章七句

我行其野刺宣王也

〔王氏曰〕此民不安其居而適異邦從其昏姻而不見收恤之詩也先王之詩曰旣有肥牲以速諸舅

寧適不來微我有咎又曰籩豆有踐兄弟無遠其躬行仁義道民厚矣猶以為未也又建官置師以孝友睦婣任恤六行教民為其有父母也故教以孝為其有兄弟也故教以友為其有同姓也故教以睦為其有異姓也故教以婣為鄰里鄉黨相保相愛也故教以任相賙相救者故教以恤以為徒教之或不率也故使官師以時書其德行而勸之以為徒勸之或不率也於是乎有不孝不睦不婣不弟不任不恤之刑焉方是時也安有如此詩所刺之民乎

我行其野蔽（必制反）芾（方味反）其樗（敕書反）昏因之故言就爾居爾不我畜復我邦家

蔽芾、解見甘棠○〔毛氏曰〕樗、惡木也（李氏曰樗者不才之木也莊子曰吾有大樹人謂之樗其大枝擁腫不中繩墨其小枝卷曲不中規矩）○〔爾雅曰〕婦之父母壻之父母相謂為昏因（又曰婦之黨為昏壻之黨為因）〔毛氏曰〕畜、養也○〔王氏曰〕樗惡木、尚可庇而息今以昏因之故言就爾居而爾不我畜則樗之不如也○〔孔氏曰〕爾既不我畜養今當復反我之邦家矣與之自訣之辭

我行其野言采其蓫（勑六反）昏因之故言就爾宿爾不我畜言歸思復

〔鄭氏曰〕蓫、牛蘈（徒雷反）也（陸璣草木疏云今人謂之牛蹄）〔王氏曰〕蓫、惡菜也尚可□以治疾今以昏因之故言就爾宿而爾不我畜則蓫之不如也言就爾宿則託宿而已非就之居也言歸斯復則以不見畜而去也

我行其野言采其葍（音福）不思舊因求爾新特成不以富亦祇（音）以異

〔毛氏曰〕葍、惡菜也（鄭氏曰葍、䔰也○陸璣草木疏曰葍一名䔰幽州人謂之燕葍其根正白可炙熱灰中溫噉之饑荒之歲可蒸以禦饑葍音福）○〔蘇氏曰〕特、匹也成、依論語當作誠○〔王氏曰〕葍野菜之惡者也然尚可采以禦饑昏因之相與固為其窮則相收困則相恤也今不思舊姻而求爾新特則又葍之不如也○〔朱氏曰〕爾之不思舊因而求新匹也雖實不以彼之富而厭我之貧亦祇以其新而異故爾此見詩人責人忠厚之意

我行其野三章章六句

斯干宣王考室也（鄭氏曰考、成也○孔氏曰雜記云路寢成則考之而不釁注云設盛食以落之）

〔歐陽氏曰〕古人成室而落之必有稱頌禱祝之言如歌於斯哭於斯聚國族於斯謂之善頌善禱者是矣若知斯干為考室之辭則一篇之義簡易而通明矣○〔東萊曰〕斯干無羊皆宣王初年之詩乃次於刺詩之後何也蓋宣王晚歲雖怠於政然中興周室之大德豈可以是而掩之乎故復取此二篇以終之也宣王之大雅有美無刺大雅言大體者也論其大體則宣王固一世之賢君也

秩秩（直乙反）斯干幽幽南山如竹苞矣如松茂矣兄及弟矣式相好（呼報反）矣無相猶矣

〔毛氏曰〕秩秩、流行也○〔孔氏曰〕斯、此也漸卦鄭注云干、謂大水之旁○〔毛氏曰〕幽幽、深遠也○

〔長樂劉氏曰〕南山、鎬京之陽終南之山也。〇〔孔氏曰〕如竹之叢生、根本之衆。董氏曰苞叢生而固也。〇〔鄭氏曰〕式、用也。〇〔歐陽氏曰〕猶、圖也、謀也。〇〔董氏曰〕宣王作室、後臨水、前對山、其盤基之厚、如竹之苞、其締構之廣、如松之茂。朱氏曰其下之固如竹之苞、其上之密如松之茂。兄及弟矣、式相好矣、無相猶矣、所謂聚國族於斯也。〇〔李氏曰〕兄弟之居此室、各相和好、輯睦無有相圖。〇〔朱氏曰〕蓋頌禱之辭。呂氏曰保吾兄弟於斯、繼吾祖妣於斯、安吾身於斯、傳吾子孫於斯、故曰兄及弟矣、式相好矣、無相猶矣。又曰似續妣祖。又曰君子攸芋、攸躋、攸寧。又曰乃占我夢、男子之祥、女子之祥矣。

似續妣祖、必履反 築室百堵、西南其戶、爰居爰處、爰笑爰語。

〔毛氏曰〕似、嗣也。〇〔鄭氏曰〕妣、先妣姜嫄也。〇〔曾氏曰〕似續妣祖、以生民閟宮之詩考之、豈謂姜嫄后稷歟。孔氏曰大司樂舞大濩以享先妣、舞大武以享先祖。姜嫄生稷以配天、爲周之王業、特立廟用樂別祭。百堵解見鴻雁。〇〔毛氏曰〕西南其戶、西鄉戶南鄉戶也。孔氏曰天子之宮其室非一、在北者南戶、在東者西戶耳。孫毓云猶南東其畝。〇〔鄭氏曰〕爰、於也。〇〔蘇氏曰〕厲王之亂而宮室敗壞、宣王謀所以續其先妣先祖者、故築其宮室。王氏曰築室百堵者、言成且多也。於是居處、於是笑語焉。

約之閣閣、音各 椓之橐橐、陟角反 音託 風雨攸除、直慮反 鳥鼠攸去、君子攸芋。香于反

〔毛氏曰〕約、束也。閣閣猶歷歷也。孔氏曰以繩約縮之、繩在版上歷歷然。約謂繩約版直則牆端正也。〇蘇氏曰閣閣、上下相乘也。〇〔孔氏曰〕椓、如椓代之椓、謂以杵築之也。〇〔蘇氏曰〕橐橐、杵聲也。孔氏曰既投土於版、以杵築之橐橐然。〇〔朱氏曰〕除、亦去也。〇〔毛氏曰〕芋、大也。〇〔孔氏曰〕作章寢之時、縮版杵築、至章寢既成、其牆屋宏殺、則風雨之所除、其築作堅緻、則鳥鼠之所去。王氏曰言上下四旁皆牢密也。〔蘇氏曰〕君子於是居焉、所以爲尊且大也。〇〔董氏曰〕崔靈恩集注作約之格格。周禮冬官先儒引詩爲據、亦作格格。

如跂斯翼、音企 如矢斯棘、居力反 如鳥斯革、音棘 如翬斯飛、音輝 君子攸躋。子西反

〔孔氏曰〕如跂、如人跂足直立。〇〔歐陽氏曰〕翼、敬也。棘、急也。矢行緩則枉、急則直、謂廉隅繩直如矢行也。革、變也。〇〔鄭氏曰〕伊雒而南、雉素質五色皆備成章曰翬。〇〔毛氏曰〕躋、升也。〇〔歐陽氏曰〕宮寢之制度其嚴正如人跂而翼也、其四隅如矢行而直也、其棟起如鳥驚變而竦顧也、其軒翔如翬之飛也。孔氏曰斯革斯飛、言簷阿之勢似鳥飛也。〇呂氏曰如翬斯飛、覆以瓦而加丹雘、有文采而勢聳舉也。謂宮室之美如此、宜君子升而居之也。王氏曰君子攸躋、則又言其高也。

〔釋文曰〕棘、韓詩作朸。朸、隅也。旅即反 革、韓詩作䩫、云翅也。

殖殖市力反 其庭、有覺其楹、噲噲音快 其正、噦噦呼會反 其冥、莫形反 君子攸寧。

〔毛氏曰〕殖殖、平正也。王氏曰殖殖其庭、言庭地之實也。〇〔孔氏曰〕庭、宮寢之前庭也。〇朱氏曰覺、高大而直也。毛氏曰覺、言高大也。〇鄭氏曰覺、直也。〇〔孔氏曰〕楹、柱也。〇〔鄭氏曰〕噲噲、猶快快也。〇〔呂氏曰〕正、謂正寢。〇〔蘇氏曰〕噦噦、深廣之貌。〇〔呂氏曰〕冥、謂室之奧窔烏叫反也。王氏曰噲噲其正、則知噦噦其冥、偏也、噦噦其冥、則知噲噲其正是明也。〇〔歐陽氏曰〕宜君子居之而安寧也。董氏曰噲噲其正、所謂陽室者也。噦噦其冥、所謂陰室者也。古者放陰陽以爲宮室、故其正爲陽、冥爲陰、大寢陰抱陽以安其神、所以寧也。

下莞音官 上簟、乃安斯寢、乃寢乃興、乃占我夢。吉夢維何、維熊維羆、彼宜反 維虺許鬼反 維蛇。市奢反

〔鄭氏曰〕莞、小蒲之席也。孔氏曰西方人呼蒲爲莞蒲、言小蒲者以莞蒲一草之名、而司几筵有莞筵蒲筵、則爲兩種、蒲也莞細而用小蒲。〇釋文曰莞草叢生水中、莖圓、江南以爲席、形似小蒲而實非也。竹葦曰簟。董氏曰下莞上簟、鄭氏謂與羣臣安燕、非也。按几筵蒲筵莞筵則有之、而葦竹無施於席、則知所以爲寢也。〇孔氏曰士喪禮云下莞上簟、衽如初、則平寢臥之席皆莞簟也、衽寢臥之席也。興、夙興也。〇〔爾雅曰〕羆、如熊、黃白文。舍人曰黃白色。郭璞云似熊而長頭高腳、猛憨多力、能拔樹木。蝮虺、博三寸、首大如擘。孫炎曰江淮以南謂虺爲蝮、廣三寸、頭如拇指、有牙最毒。郭璞云此自一種蛇、人自名爲蝮虺、今虺細頸大頭、色如艾綬文、文間有毛似豬鬣、鼻上有針、大者長七八尺。〇〔蘇氏曰〕寢既成、設莞簟而寢於其中、起而又占其夢。〇〔歐陽氏曰〕六章以下至於卒章、盛陳占夢生子之事者、謂安此寢而生男女、男則世爲君王、女子宜人之家室、亦禱頌之辭也。

大人占之、維熊維羆、男子之祥、維虺維蛇、女子之祥。

〔王氏曰〕大人者、當時在位之大人。孔氏曰左傳文公之夢、子犯占之、不必占夢之官乃得占也。〇董氏曰大人占之、與故者占夢何異、詩以義爲主、不害於辭、故專其事、雖謂大人占之可也。〇〔鄭氏曰〕熊羆在山、陽之祥也、故爲生男。虺蛇穴處、陰之祥也、故爲生女。王氏曰熊羆彊力壯毅、故爲男子之祥。虺蛇柔弱隱伏、故爲女子之祥。〇〔范氏曰〕身安志平、誠意感通、而吉夢可占。故生男則室家君王、生女則無父母詒罹、人道盡於此矣。王氏曰人之精神與天地陰陽流通、故夢各以其類至。先王置官觀天地之會、辯陰陽之氣、以日月星辰占六夢之吉凶、獻吉夢、贈惡夢、知此則可以言性命之理矣。〇朱氏曰先王建官設屬、其於天人相與之際、察之詳而敬之至矣、故曰王前巫而後史、宗祝瞽侑皆在左右、王中心無爲也、以守至正。

乃生男子、載寢之牀、載衣於既反 之裳、載弄之璋。音章 其泣喤喤、華旁反 朱芾音弗 斯皇、室家君王。

〔毛氏曰〕半圭曰璋。孔氏曰典瑞云四圭有邸以祀天、兩圭有邸以祀地、圭璧以祀日月、璋邸射以祀山川、從上而下遞減其半、故知半圭曰璋。〇〔孔氏曰〕喤喤者、聲大也。〇〔鄭氏曰〕芾者、天子純朱、諸侯黃朱。白虎通曰芾者、蔽也、行以蔽前。天子朱芾、諸侯赤芾、以韋爲之、上廣一尺、下廣二尺。皇、猶煌煌也。〇〔孔氏曰〕君、諸

侯也王、天子也（鄭氏曰宜王所生之子或且爲天子或且爲諸侯）○〔鄭氏曰〕男子生而臥於牀尊之也○〔毛氏曰〕裳、下之飾也璋、臣之職也（孔氏曰裳明著爲卑下璋見效奉臣職王肅云言無生而貴也明欲爲君父當先知爲臣子也璋而得爲臣職者擧臣之從王行禮者奉璋棫樸曰奉璋峩峩髦士攸宜是也女子不可常寢於地竟無裳男子亦不容無裼暫時示男女之別耳○鄭氏曰以璋者明成之有漸○王氏曰男子不衣之衣而衣之裳者裳下服也不弄之圭而弄之璋者璋半珪也成人有漸故也女子其服自幼以至長其事自易以至難亦有漸也先王之教人可謂至矣）○〔王氏曰〕其泣之美亦所以爲吉祥故羊食我之生也聞其聲者知其滅羊舌氏也○〔朱氏曰〕子之生於是室者皆將服朱芾煌煌然有室有家爲君爲王矣○〔陳氏曰〕作室而生子則本支甥舅自此始矣

乃生女子載寢之地載衣之裼（他計反）載弄之瓦無非無儀唯酒食是議無父母詒（以之反）罹

〔毛氏曰〕裼、褓也（孔氏曰褓縛兒被也）瓦、紡（芳罔反）塼（音專）也（孔氏曰婦人所用瓦維紡塼而已）○〔鄭氏曰〕儀、善也（出釋詁）○〔毛氏曰〕罹、憂也○〔鄭氏曰〕臥於地卑之也○〔蘇氏曰〕衣之褓、卽用其所衣而無加也○〔鄭氏曰〕弄之紡塼習其所有事也婦無所專於家事有非非婦人也有善、亦非婦人也婦人之事惟議酒食爾無遺父母之憂（王氏曰女子以順爲正無非足矣有善則非其吉祥可願之事也○朱氏曰在易家人之六二曰無攸遂在中饋貞吉象曰六二之吉順以巽也而孟子之母亦曰婦人之禮精五飯冪酒漿養舅姑縫衣裳而已故有閨門之脩而無境外之志此之謂也○毛氏曰無儀婦人質無威儀也○孔氏曰謂無如丈夫折旋揖讓棣棣之多○鄭氏曰婦人尙靜默不當有所是非尙質慤不當爲威儀）○〔說文曰〕禘、褓也詩曰載衣之禘（他計切○釋文曰韓詩作禘音同）

○〔東萊曰〕一章總述其宮室之面勢而願其親睦二章三章述其作室之意與營築之狀至於風雨攸除鳥鼠攸去則宮室成矣故四章言望其外則雄壯軒翥如此五章言觀其內則高明深廣如此望其外則未入也故曰君子攸躋言其方升也觀其內則已入也故曰君子攸寧言其旣處也六章已下皆禱頌之辭

斯干九章四章章七句五章章五句

無羊宣王考牧也（鄭氏曰厲王之時牧人之職廢王始興而復之至此而成）

〔孔氏曰〕周禮牧人掌牧六牲而阜蕃其物六牲、謂牛馬羊豕犬雞此詩唯言牛羊者馬、祭之所用者少豕犬雞則比牛羊爲卑故特擧牛羊以爲美也

誰謂爾無羊三百爲羣誰謂爾無牛九十其犉（而純反）爾羊來思其角濈濈（莊力反）爾牛來思其耳溼溼（始立反）

〔毛氏曰〕黃牛黑脣曰犉○〔李氏曰〕思、辭也○〔毛氏曰〕聚其角而息濈濈然（王氏曰濈濈、和也羊以善觸爲患故言其和謂聚而不相觸也○董氏曰說文濈爲和則濈而比者也）呞（丑之反）而動其耳溼溼然（釋文曰呞、食已復出嚼之也○王氏曰牛以耳溼爲善○山陰陸氏曰牛之爲物病則耳燥安則溼潤而澤故古之視牛者以耳祭義所謂大夫袒而毛牛尙耳○董氏曰牛臥則耳下垂溼者其毛也）○〔歐陽氏曰〕呼牧人而告之曰誰謂爾無牛羊乎其數若此之多也○〔孔氏

曰〕羊一羣有三百不知其羣之有多少也牛犉者有九十亦不知其不犉者之數也（董氏曰三百維羣以羣計也九十其犉以犉計也黑脣爲犉則黑眥爲牰黑耳爲䮙亦各以其數也○眥才細反牰音袖䮙音尉）○〔鄭氏曰〕言動息濈濈溼溼者美畜產得其所

或降于阿或飲于池或寢或訛（五戈反）爾牧來思何（河可反）蓑（素戈反）何笠（音立）或負其餱（音侯）三十維物爾牲則具

〔毛氏曰〕訛、動也何、揭也蓑所以備雨、笠所以禦暑（孔氏曰蓑唯備雨之物笠則元以禦暑兼可禦雨既夕禮蓑笠注俱以爲禦雨）○〔蘇氏曰〕物、類也○〔毛氏曰〕三十維物異毛色者三十也（孔氏曰謂青赤黃白黑毛色別異者各三十也）○〔鄭氏曰〕降阿飲池或寢或訛言此者美其無所驚畏也（李氏曰動息各遂其性○王氏曰牧之地以有阿有池爲善）○〔長樂劉氏曰〕牧之者日持雨具齎餱糧從牛羊之所宜適以順其性而蕃其息故牲有餘備矣（鄭氏曰祭祀索則有之）

爾牧來思以薪以蒸（之丞反）以雌以雄爾羊來思矜矜兢兢（其冰反）不騫（起虔反）不崩麾（毀皮反）之以肱（古宏反）畢來既升

〔鄭氏曰〕麤曰薪細曰蒸○〔毛氏曰〕矜矜兢兢言堅彊也騫、虧也崩、羣疾也肱、臂也○〔朱氏曰〕既、盡也○〔毛氏曰〕升、升入牢也○〔鄭氏曰〕牧人有餘力則取薪蒸以來歸也○〔王氏曰〕及其將歸而又辯其雌雄者視其多寡之數也爾羊來思者與夫君子于役之詩曰牛羊下來者類也矜矜兢兢者豈非山川草木之所宜而牧之者不失其性而至於堅彊歟不騫不崩言羊得其性而無耗敗也言羊而不言牛者羊善耗敗故也言羊不耗敗則牛可知矣（山陰陸氏云齊民要術曰羊有疾輒相汙○長樂劉氏曰不騫不崩謂羣隊脩廣望之不斷也）○〔鄭氏曰〕麾之以肱畢來既升言馴擾從人意（長樂劉氏曰麾之以肱謂馴擾不假箠策也○蘇氏曰使來則畢來使升則既升言其擾也）○〔陳氏曰〕畢來既升者牧事畢也

牧人乃夢衆維魚矣旐（音兆）維旟（音餘）矣大人占之衆維魚矣實維豐年旐維旟矣室家溱溱（側巾反）

〔歐陽氏曰〕衆維魚矣但言魚之多也周官司常縣鄙建旐州里建旟（詳見出車）○〔毛氏曰〕溱溱、衆也○〔朱氏曰〕占夢、未詳豈古者卜筮之家有是說與（毛氏曰陰陽和則魚衆多矣旐旟所以聚衆也○孔氏曰衆維魚矣實維豐年豐年則民閒樂故以田以魚夢魚斯豐年之祥也旐者旟者皆田官之所建也旐統人少旟統人多今建旐之處乃建旟則民庶衆矣）○〔王氏曰〕此牧成而考之之詩也故以吉祥之事終焉（陳氏曰宮室成而考之故以人君之夢而書其祥）○〔孔氏曰〕歲熟民滋國之休慶也○〔東萊曰〕以斯干無羊之卒章觀之所願乎上者子孫昌盛所願乎下者歲熟民滋皆不願乎其外也彼秦漢好大喜功之主肯以是爲可願哉

無羊四章章八句

節（在切反）南山，家父（音甫）刺幽王也。鄭氏曰，家父字，周大夫。○孔氏曰，桓十五年，天王使家父來求車，上距幽王之卒七十五歲，古人字或累世同之，雲漢序曰仍叔，桓五年仍叔之子來聘，仍氏或亦世字叔，如趙氏世稱孟，智氏世稱伯也。

〔東萊曰〕按左傳韓宣子來聘，季武子賦節之卒章，杜氏謂取式訛爾心以畜萬邦之意，然則此詩在古止名節也。

節彼南山，維石巖巖。赫赫（許百反）師尹，民具爾瞻。憂心如惔（徒藍反），不敢戲談。國既卒（子律反）斬，何用不監（古銜反）。

〔毛氏曰〕興也。節，高峻貌。巖巖，積石貌。赫赫，顯盛貌。師，太師，周之三公也。尹，尹氏，為太師。李氏曰，洪範曰，師尹惟日。此師尹不可指其人，如此詩曰尹氏太師，是尹氏為太師明矣。春秋書曰尹氏卒，譏世卿也。其後又書尹氏立王子朝，則尹氏之為世卿，其來甚久。具，俱。瞻，視。惔，燔也。李氏曰，雲漢曰如惔如焚，惔焚之類也。○王氏曰，如惔者，內熱之謂也。○〔朱氏曰〕卒，終也。○〔蘇氏曰〕斬，絕也。○〔鄭氏曰〕監，察也。○〔陳氏曰〕南山，國之望，太師，民之瞻。太師也，見其所為如此，憂心如火之燔灼，第畏其威，不敢言爾，國既至此，終斬絕矣，汝何不嘗也。○〔釋文曰〕惔，韓詩作炎，字書作焱。

節彼南山，有實其猗（於宜反）。赫赫師尹，不平謂何。天方薦（徂殿反）瘥（才何反），喪亂弘多。民言無嘉，憯（七感反）莫懲嗟。

〔蘇氏曰〕山之實，草木是也。○〔毛氏曰〕猗，長也。李氏曰，猗如綠竹猗猗是也。薦，重也。孔氏曰，薦與荐，文異義同。瘥，病也。宏，大也。憯，曾也。○〔蘇氏曰〕山之生物，其氣平均如一，凡生於其上者，無不猗猗其長也。○〔鄭氏曰〕責三公之不均平，不如山之為也。謂何，猶云何也。王氏曰，不平謂何者，發問之辭也。○〔王氏曰〕薦瘥者，乖氣之所生，曰方薦瘥，則以言其薦瘥之未艾。○〔李氏曰〕喪亂宏多，言喪亂之大而多也。民言無嘉，蓋為民無善言，但怨讟耳。○〔蘇氏曰〕尹氏秉國之均而不平其心，則人之榮瘁勞佚有大相絕者矣，是以神怒而重之以喪亂，人怨而謗讟其上，然尹氏曾不懲艾咨嗟，求所以自改也。李氏曰，憯莫懲嗟，以見尹氏為惡，常自若。○〔董氏曰〕天方薦瘥，說文作天方薦瘥，瘥，殘田也。

尹氏大（音泰）師，維周之氐（丁禮反）。秉國之均，四方是維。天子是毗（婢尸反），俾民不迷。不弔昊天，不宜空我師。

〔毛氏曰〕氐，本也。均，平也。○〔長樂劉氏曰〕維，持也。○〔鄭氏曰〕毗，輔也。○〔朱氏曰〕弔，愍也。○〔毛氏曰〕空，窮也。○〔鄭氏曰〕師，衆也。○〔孔氏曰〕尹氏為大師之官，是周根本之臣。王氏曰，京室以大族為氏，朝廷以尊官為氏。氏者，安危存亡所出也。尹氏大族也，大師尊官也，故曰尹氏大師，為周之氐。秉國之平，居權衡之任。○〔朱氏曰〕言尹氏大師，維周之氐，而秉國之均，則有以維持四方，毗輔天子，而使民不迷，乃其職也。○〔李氏曰〕尹氏不能如此，則其亂必矣，故呼天而告之曰，昊天不弔。歐陽氏曰，昊天不弔，哀此下民。不宜如是之空我師。○〔東萊曰〕空我師，如空其國，空其地之類，蓋

曰人之類將滅矣，甚言之也。

弗躬弗親，庶民弗信。弗問弗仕，勿罔君子。式夷式已，無小人殆。瑣瑣（素火反）姻亞，則無膴（音武）仕。

〔張氏曰〕仕，猶事也。○〔蘇氏曰〕罔，欺也。○〔朱氏曰〕君子，指王也。○〔毛氏曰〕夷，平也。○〔王氏曰〕已，廢退也，孟子所謂士師不能治事則已之，與此已同義。○〔毛氏曰〕殆，危也。瑣瑣，小貌。兩壻相謂曰亞。孔氏曰，劉熙釋名云，兩壻相謂曰亞者，言每一人取姊，一人取妹，相亞次也。膴，厚也。○〔朱氏曰〕言尹氏委政於小人，而以其未嘗問未嘗事者罔幽王而欺之，故戒之曰，汝之弗躬弗親，庶民已不信矣，其所弗問弗事，則不可以罔君子也。當平其心視所任之人，有不當者則已之，無以小人之故而至於危殆其國也。○〔鄭氏曰〕瑣瑣昏姻之小人，無厚任用之，置之大位也。○〔東萊曰〕式夷式已，無小人殆，謂尹氏所與圖事者也。瑣瑣姻亞，則無膴仕，謂尹以親暱而置之高位者也。

昊天不傭（敕龍反），降此鞠（九六反）訩（音凶）。昊天不惠，降此大戾（音麗）。君子如屆（音戒），俾民心闋（苦穴反）。君子如夷，惡怒是違。

〔毛氏曰〕傭，均也。○〔朱氏曰〕鞠，窮也。訩，亂也。○〔鄭氏曰〕惠，順也。戾，乖也。屆，至也。○〔毛氏曰〕闋，息也。○〔鄭氏曰〕夷，平易也。○〔蘇氏曰〕違，遠也。○〔朱氏曰〕昊天不均而降此窮極之亂，昊天不順而降此乖戾之變，蓋無所歸咎而歸之於天也。雖然，所以靖之者，亦在夫人而已。君子用其至，則民之亂心息矣；君子平其心，則民之惡怒遠矣。又曰，夫為政不平以召禍亂者，人也，而詩人以為天實為之者，蓋無所歸咎而歸之於天也，抑有以見君臣隱諱之義焉，有以見天人合一之理焉，後皆倣此。○〔釋文曰〕傭，韓詩作庸。庸，易也。○〔東萊曰〕鞠訩大戾，匪降自天，皆尹氏為之也。民罹其害，無可柰何，而歸之於天也。在民視之則難，在幽王為之則易。進賢而退姦，蓋為國之至理，而二者之情狀，惟平其心者則見之也。幽王如幡然用其至，則尹氏必不居位，而民之怨息矣；幽王如坦然平其心，則尹氏自不能逃其罪，而民之惡怒遠矣，夫何難哉。

不弔昊天，亂靡有定。式月斯生，俾民不寧。憂心如酲（音呈），誰秉國成。不自為政，卒勞百姓。

〔鄭氏曰〕式，用也。言日月益也。○〔毛氏曰〕病酒曰酲。成，平也。董氏曰，國之有成，其紀綱法令之處存，此人主之所操也。○〔鄭氏曰〕卒，終也。○〔陳氏曰〕不愍弔昊天，亂何時定，方且與歲月俱生，而使民不寧。○〔鄭氏曰〕我今憂之，如病酒之酲矣。○〔王氏曰〕秉國成者，王之事也。○〔歐陽氏曰〕責幽王不自為政，而使此尹氏在位，致百姓於憂勞也。孔氏曰，王親之言，政不由王出也。○〔東萊曰〕前章既言去尹氏之易，此章復言王終不能去，反使之長惡不已，或者其天意乎，故曰不弔昊天，亂靡有定，式月斯生，俾民不寧，憂心如酲，言亂之甚，憂之極也。秉國成者，其誰乎，何為不自為政，卒使尹氏之勞我百姓也。蓋深尤幽王之專任尹氏也。誰云者，不敢斥王之亂也。

駕彼四牡。四牡項領。我瞻四方。蹙蹙子六反靡所騁。敕領反

〔毛氏曰〕項、大也。○〔鄭氏曰〕蹙蹙、縮小之貌。騁、馳騁也。○〔歐陽氏曰〕我駕此大領之四牡。四顧天下。王室昏亂。諸侯交爭。而四方皆無可往之所。○〔東萊曰〕此章言幽王既不悟。賢者有去而已。於是駕彼四牡而將行。四牡項領。則馬之肥壯。固可惟意所適也。然我瞻四方。則蹙蹙靡所騁。蓋本根病、則枝葉皆瘁。是以無可往之地也。

方茂爾惡。相爾矛矣。既夷既懌。音亦如相醻市由反矣。

〔朱氏曰〕茂、盛也。○〔鄭氏曰〕相、視也。視女矛矣。言欲戰鬬相殺傷也。矛、解見秦無衣。醻、如賓主飲酒相醻酢。○〔朱氏曰〕言方盛其惡以相加。則視其矛戟。如欲戰鬬。及既夷平悅懌。則相與歡然。如賓主而相醻酢。不以爲怪也。孔氏曰言相惡既深。和解又疾。皆是無常小人。○董氏曰此小人之常態也。○〔蘇氏曰〕小人喜怒之不可期如此。是以君子不忍立於其側也。

昊天不平。我王不寧。不懲其心。覆芳服反怨其正。

〔朱氏曰〕尹氏之不平。若天使之。故曰昊天不平。若是則我王亦不得寧矣。○〔蘇氏曰〕然尹氏猶不自懲艾。乃反怨人之正己者。言其爲惡無有已也。鄭氏曰女不懲止女之邪心。而反怨憎其正也。○〔東萊曰〕此章篇將終矣。故復歎曰。昊天其使尹氏不平乎。我王其不得安寧乎。今尹氏不懲刱其惡。覆怨正人之攻己者。方且報復而未已。吾是以憂吾君之不得寧也。此憂豈爲身哉。

家父作誦。以究王訩。式訛五戈反爾心。以畜許六反萬邦。

〔鄭氏曰〕究、窮也。訛、化也。畜、養也。○〔孔氏曰〕詩人之情不一。或微加諷諭。或指斥愆咎。或隱匿姓名。或自顯官字。家父盡忠竭誠。不憚誅罰。故自載字焉。寺人孟子亦此類也。陳氏曰尹氏厲威。使人不得戲談。而家父作詩。乃復表其詩出於己。以身當尹氏之怒而不辭者。蓋家父周之世臣。義與國俱存亡故也。○〔朱氏曰〕家父作爲此誦。以窮究王致昏亂之所由。冀其改心易慮。以畜養萬邦也。○〔范氏曰〕攻其惡者。正其心而已。此所以爲幽王變雅之首。李氏曰孟子曰人不足與適也。政不足與間也。惟大人爲能格君心之非。蓋用人之失。政事之過。雖皆君之非。然不必先論也。惟格君心之非。則政事無不善矣。用人皆得其當矣。○〔東萊曰〕此章篇終矣。故窮其亂本而歸之王心焉。致亂者雖尹氏。而用尹氏者。則王心之蔽也。

節南山十章。六章章八句。四章章四句。

正音政月。大夫刺幽王也。

正月繁扶袁反霜。我心憂傷。民之訛言。亦孔之將。念我獨兮。憂心京京。哀我小心。癙音鼠憂以痒。音羊

〔毛氏曰〕正月、夏之四月。孔氏曰昭十七年六月日食。太史謂之正月。周六月是夏四月。謂之正月者。以乾用事。正純陽之月。繁、多也。○〔鄭氏曰〕訛、僞也。孔、甚也。將、大也。○〔毛氏曰〕京京、憂不去也。王氏曰京京大也。○〔呂氏曰〕癙憂、幽憂也。與下鼠思泣血文雖小異。義亦同也。○〔毛氏曰〕痒、病也。○〔范氏曰〕正月、長養之月也。繁霜、肅殺之氣也。○〔孔氏曰〕覩天災爲之憂傷。○〔歐陽氏曰〕降霜非時。天災可憂。而民之訛言。以害於國。又甚於繁霜之害物也。○〔董氏曰〕霜降非時。災降于上也。訛言非常。禍起于下也。上下相應如此。則國亡無日矣。李氏曰夏商之季。至於漢唐之末。天災譎見。非不明。其民言誘讙。非不深切。而君臣未有覺悟者。蓋不如是則國不亡也。○〔歐陽氏曰〕念我獨兮。憂心京京。大夫言己獨爲王憂耳。以見幽王之朝。多小人。而君臣不知憂懼也。○〔長樂劉氏曰〕哀哉。我之夙夜憂國。顧無助我者。鼠病而憂在于穴內。人所不知也。我有癙憂。至於痒病。人所不知也。○〔董氏曰〕訛言、石經作僞言。○〔東萊曰〕凡譸張爲幻。以罔上惑衆者。皆謂之訛言。

父母生我。胡俾我瘉。音庾不自我先。不自我後。好言自口。莠餘久反言自口。憂心愈愈。是以有侮。

〔毛氏曰〕瘉、病也。○〔鄭氏曰〕自、從也。○〔王氏曰〕莠、惡也。蓋穀謂之善。則莠惡可知也。蘇氏曰莠、不實也。○〔毛氏曰〕愈愈、憂懼也。王氏曰愈愈、憂甚之謂也。○〔王氏曰〕疾痛故呼父母。而傷己適丁是時也。○〔鄭氏曰〕此何不出我之前。居我之後。窮苦之情。苟欲免身。訛言之人。善言從女口出。惡言亦從女口出。女口一耳。善也。惡也。同出其中。謂其可賤。憂心愈愈。我心憂如是。與訛言者殊塗。故見侵侮也。蘇氏曰小人傾詐反覆無愧。使我憂心愈愈。日以益甚。而反以侮我曰何至是。

憂心惸惸。其營反念我無祿。民之無辜。幷必政反其臣僕。哀我人斯。于何從祿。瞻烏爰止。于誰之屋。

〔毛氏曰〕惸惸、憂意也。王氏曰惸、惸獨也。○〔陳氏曰〕祿、福也。無祿、猶言不幸也。○〔鄭氏曰〕辜、罪也。○〔朱氏曰〕幷、俱也。古者以罪人爲臣僕。亡國所虜。亦以爲臣僕。故箕子曰。商其淪喪。我罔爲臣僕。言不幸遭國之將亡。與此無罪之民。將隨以淪陷而幷爲臣僕。未知將復從何人而受祿。如烏飛不知其將止於誰之屋也。王氏曰人有欲無主乃亂。天生聰明時乂。王不能乂。而民無所得祿。則釋王從祿于他。烏之爲物。唯能食已則止。其屋氏之從祿。將如此。哀者哀其如此。瞻者瞻其將然也。

瞻彼中林。侯薪侯蒸。之烝反民今方殆。視天夢夢。莫紅反既克有定。靡人弗勝。音升有皇上帝。伊誰云憎。

〔毛氏曰〕中林、林中也。○〔鄭氏曰〕侯、維也。林中、大木之處。而維有薪蒸耳。○〔爾雅曰〕夢夢、亂也。○〔朱氏曰〕皇、大也。上帝、天之神也。以其形體謂之天。以其主宰謂之帝。○〔蘇氏曰〕中林之木。莫不摧毀。而維薪蒸在焉。其殘之也甚矣。幽王播其虐於天下。大家世族。散爲皂隸。亦猶是也。王氏曰。君之剝削於民而至於盡。猶人之歸伐林木以致薪蒸者也。民方在危殆之中。視天之夢夢。若無能爲者。不知此天理之未定故也。歐陽氏曰。民今方危殆。而仰瞻天。則夢夢然而無所告。方其未定。何所不至。及其既定。人未有不爲天所勝者。申包胥曰。人衆則勝天。天定亦能勝人。不然。天豈有所憎而禍之耶。適當其未定故爾。

謂山蓋卑。爲岡爲陵。民之譌言。寧莫之懲。召彼故老。訊音信之占夢。具曰予聖。誰知烏之雌雄。

〔毛氏曰〕故老、元老。訊、問也。具曰予聖。君臣俱自謂聖也。○〔歐陽氏曰〕凡禽鳥之雌雄。多以其首尾毛色不同而別之。烏之首尾毛色。雌雄不異。人所難別。故引以爲言。○〔李氏曰〕謂山爲卑。則有爲山脊者。有爲大阿者。而皆以爲卑。民之譌言。變白爲黑如此。乃不懲艾之何也。○〔孔氏曰〕王既任小人。不止譌言。而愛好鄙碎。共信徵祥。召彼元老宿舊有德者。但問之占夢之事。言其侮慢長老也。朱氏曰。方且召彼故老而問之以不急之事。○前漢藝文志曰。惑者不稽諸躬。而忌妖之見。是以詩刺召彼故老。訊之占夢。傷其舍本而憂末。不能勝凶咎也。○呂氏曰。召彼故老。訊之占夢。執我仇仇。亦不我力。其車既載。乃棄爾輔。皆不信仁賢之實也。○〔王氏曰〕亂甚矣。不知與故老圖此。乃召而訊之占夢。則其迷亦甚矣。唯其迷甚。故君臣皆自謂聖。而上下同德。如烏雌雄。無以相別也。孔叢子。子思言於衛侯曰。君之國事將日非矣。公曰。何故。對曰。有由然焉。君出言自以爲是。而卿大夫莫敢矯其非。卿大夫出言。亦自以爲是。而士庶人莫敢矯其非。君臣既自賢矣。而羣下同聲賢之。賢之則順而有福。矯之則逆而有禍。如此則善安從生。詩曰。具曰予聖。誰知烏之雌雄。抑亦似君之君臣乎。

謂天蓋高。不敢不局。其欲反。謂地蓋厚。不敢不蹐。井亦反。維號音豪斯言。有倫有脊。哀今之人。胡爲虺暉鬼反蜴。星歷反。

〔毛氏曰〕局、曲也。孔氏曰。曲者曲身也。蹐、累足也。說文曰。蹐、小步也。脊、理也。○〔董氏曰〕崔靈恩集注。以虺爲蝮。○〔毛氏曰〕蜴、螈也。孔氏曰。釋魚云。蠑螈、蜥蜴。蜥蜴、蝘蜓。蝘蜓、守宮也。李巡曰。蠑螈、一名蜥蜴。蜥蜴名蝘蜓。蝘蜓名守宮。○董氏曰。陸璣以虺蜴爲蠑螈。鄭康成以虺蜴爲蜥蜴。考詩書以虺爲蜴者。○〔朱氏曰〕遭世之亂。天雖高而不敢不局。地雖厚而不敢不蹐。家語曰。孔子讀詩。於正月六章。惕焉如懼曰。彼不達之君子。豈不殆哉。從上依世則道廢。違上離俗則身危。時不興善。己獨由之。則曰非妖即妄也。故賢者既不遇天。恐不終其命焉。桀殺龍逢。紂殺比干。皆是類也。詩曰。謂天蓋高。不敢不局。謂地蓋厚。不敢不蹐。此言上下畏罪而無所自容也。○〔王氏曰〕人號呼而出斯局蹐之言者。非誕也。乃有倫序。有脊理。○〔朱氏曰〕哀今之人。胡爲肆毒以害人。而使之至此乎。王氏曰。當是時也。人之害人者則爲虺。畏人者則爲蜴矣。

瞻彼阪音反田。有菀音鬱其特。天之扤五忽反我。如不我克。彼求我則。如不我得。執我仇仇。亦不我力。

〔鄭氏曰〕阪田、崎嶇墝苦交反埆戶角反之處。而有菀然茂特之苗。○〔毛氏曰〕扤、動也。仇仇、猶謷謷五報反也。孔氏曰。釋訓云。仇仇、敖敖。傲也。郭璞曰。皆傲慢賢者。○〔朱氏曰〕力、猶用力也。○〔李氏曰〕視彼阪田崎嶇之處。有菀然特盛之苗。亦猶昏亂之朝。有挺然特立之賢者。特立之苗。特生於阪田之中。而天爲風雨以扤動之。惟恐其不勝。鄭氏曰。謂其迅疾也。亦猶賢者之特立。而小人成羣。思有以中傷之。惟恐其不及也。歐陽氏曰。云天之扤我者。君子居危。推其命於天也。○〔蘇氏曰〕方其求我以爲瀍也。如恐失我爾。○〔孔氏曰〕其得我則空執留我。其禮待我謷謷然。○〔蘇氏曰〕曾不力用我也。書曰。凡人未見聖。若不克見。既見聖。亦不克由聖。朱氏曰。求之甚艱而棄之甚易。言其無常耳。○鄭氏曰。言其有貪賢之名。無用賢之實。○〔歐陽氏曰〕此章大夫自傷獨立於昏亂之朝也。大夫既傷獨立。而知其無如之何。故於下章。遂及亡國之憂。○釋文。菀、作苑。

心之憂矣。如或結之。今茲之正。胡然厲矣。燎力詔反之方揚。寧或滅之。赫赫宗周。褒姒音似威呼悅反之。

〔孔氏曰〕結、纏結也。○〔歐陽氏曰〕正、政。古用字多通。○〔毛氏曰〕厲、惡也。○〔毛氏曰〕火田爲燎。燎之方盛之時。炎熾熛怒也。○〔毛氏曰〕宗周、鎬京也。褒、國也。姒、姓也。威、滅也。釋文曰。威、齊人語也。○〔鄭氏曰〕心憂如有結之者。○〔歐陽氏曰〕我心之憂如結。而國之政何其惡也。王氏曰。厲、危也。正危則以邪勝故也。○〔李氏曰〕火之燎于原。寧有能滅之乎。今也赫赫然之宗周。而乃爲褒姒所滅。誠可駭也。朱氏曰。赫赫之宗周。而一褒姒足以滅之。蓋傷之也。○〔毛氏曰〕幽王惑褒女以爲后。詩人知其必滅周也。孔氏曰。宗周未滅。詩人以褒姒淫妬。知其必滅周也。○〔歐陽氏曰〕此詩上七章皆述王信譌言亂政。至此始言滅周主於褒姒者。謂王溺女色而致昏惑。推其禍亂之本以歸罪也。

終其永懷。又窘求隕反陰雨。其車既載。乃棄爾輔。載輸爾載。才再反。下同。將七羊反伯助予。

〔毛氏曰〕窘、困也。○〔孔氏曰〕輔、是可解脫之物。蓋如今人縛杖於輻以防輔車。○〔鄭氏曰〕輸、墮也。許規反○〔毛氏曰〕將、請也。伯、長也。○〔蘇氏曰〕幽王日爲淫虐。譬如行險而不知止。君子永思其終。知其必有大難。故曰終其永懷。又窘陰雨。○〔朱氏曰〕陰雨則泥濘而車易以陷也。○〔毛氏曰〕大車重載。又棄其輔。○〔鄭氏曰〕乃棄爾輔。謂遠賢也。棄女車輔。則墮女之載。乃請長者見助。以言國危而求賢者已晚矣。蘇氏曰。幽王不虞難之將至而棄賢臣焉。故曰乃棄爾輔。君子求助於未危。故難不至。苟其載之既墮而後號伯以助予。則無及矣。○〔董氏曰〕韓詩章句。以窘爲迫。○〔東萊曰〕前章既言周之必亡矣。此懷不能已。復誨幽王曰。此何等時。乃棄賢者。不以自助乎。無至於傾覆而悔之也。

無棄爾輔員于爾輻音云方六反屢顧爾僕不輸爾載終踰絕險曾是不意

〔毛氏曰〕員益也○〔朱氏曰〕輔所以益輻也孔氏曰當無棄爾之車輔益於爾之輪輻○〔鄭氏曰〕屢數也音朔僕將車者也○〔歐陽氏曰〕戒其無棄爾輔而益其輻又顧其僕使不覆所載者謂駕車者當如此猶恐覆敗而今乃履絕險而不以爲意則宜其覆矣○〔蘇氏曰〕告之而不信故又曰終踰絕險曾是不意李氏曰不棄爾輔員于爾輻可謂愼矣猶以爲未也而又屢顧爾僕然後不至於多難今幽王乃終然踰於絕險之地而不以爲意其忽於禍難可知矣○〔范氏曰〕治天下者任重道遠故以將車爲喻

魚在于沼之紹反亦匪克樂音洛潛雖伏矣亦孔之炤音灼憂心慘慘七感反念國之爲虐

〔毛氏曰〕沼池也⊙〔鄭氏曰〕炤炤易見也○〔毛氏曰〕慘慘猶戚戚也○〔王氏曰〕魚在于沼其爲生已蹙矣是以匪克樂也○〔蘇氏曰〕君子立於衰亂之朝譬如魚之在沼非其所樂○〔王氏曰〕潛雖伏矣亦孔之炤以譬君子雖潛伏無所容也蹙而困之如此故君子憂心慘慘念國之爲虐也慘慘則幽愁之至也孔氏曰賢者在朝廷非能有樂退而隱居雖遁於山林之中又姓名聞徹不可以避莫知所逃○長樂劉氏曰魚雖然潛伏於深淵亦爲罔罟者所獲士雖隱晦於山林亦爲羅織者所罹言危亂之世有道君子在朝不可也在野不可也○〔文中子〕遊馬頰之谷遂至牛首之谿登降信宿從者樂姚義竇威進曰夫子遂得潛乎文中子曰潛雖伏矣亦孔之炤威曰聞朝廷有召子議矣文中子曰彼求我則如不我得執我仇仇亦不我力義曰其車既載乃棄爾輔威曰終踰絕險曾是不意文中子喟然遂歌正月終焉既而曰不可爲矣

彼有旨酒又有嘉殽戶交反洽比毗志反其鄰昏姻孔云念我獨兮憂心慇慇

〔毛氏曰〕洽合也○〔孔氏曰〕比親比也○〔毛氏曰〕云旋也慇慇然痛也○〔李氏曰〕小人有旨酒嘉殽和洽其鄰里與其親戚周旋而我獨憂之昔人有言曰燕雀處堂母子相安自以爲樂也突決棟焚而母子恬然不知禍之將及也今國勢如此而小人徒乃羣居飲酒以相樂殆燕雀之類也王氏曰君子困蹙而小人得志有酒食以洽比其鄰里怡懌其婚姻而昏姻甚稱誽其爲善則君子失志窮獨其憂甚矣慇慇則疾痛之至也○歐陽氏曰大夫既自傷將及禍而又哀彼衆人不知危亡可憂而猶有以酒殽與其鄰里親戚爲樂者而我獨憂也○〔釋文〕殽作肴曰本又作殽

佌佌音此彼有屋蔌蔌音速方有穀民今之無祿天夭於遙反是椓陟角反哿哥我反矣富人哀此惸獨

〔毛氏曰〕佌佌小也蔌蔌陋也○〔鄭氏曰〕穀祿也○〔朱氏曰〕椓害也○〔毛氏曰〕哿可獨單也○〔孔氏曰〕佌佌然之小人彼已有室屋之富矣其蔌蔌然窶陋者方有爵祿之貴矣○〔王氏曰〕佌佌者有家而蔌蔌者方且有祿未艾也而民反無祿○〔蘇氏曰〕民方無福故天之夭孽並出而椓喪之

王氏曰佌佌蔌蔌者椓害之也富人猶可勝也惸獨甚矣李氏曰衰亂之世要其極也貧富俱受其禍言其一時之虐政富者之財猶可以勝其求貧者愈不堪也○〔說文曰〕佌小貌從人從囟詩曰佌佌彼有屋斯氏切○〔後漢書〕蔡邕釋誨云速速方穀注謂小人乘寵方穀而行也○〔東萊曰〕勞役之甚者又就其間自較其輕重故曰土國城漕我獨南行困苦之甚者又就其間自較其淺深故曰哿矣富人哀此惸獨使民至是蓋甚可憐矣

正月十三章八章章八句五章章六句

十月之交大夫刺幽王也

十月之交朔日辛卯日有食之亦孔之醜彼月而微此日而微今此下民亦孔之哀

〔毛氏曰〕交日月之交會孔氏曰日月交會謂朔也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日月皆右行於天一晝一夜日行一度月行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二十九日有餘而月行天一周追及於日而與之會交會而日月同道則食月或在日道表或在日道裏則不食矣又歷象爲交食之法大率以百七十三日有奇爲限然月先在裏則依限而食者多若月在表雖依限而食者少杜預見其參差乃云日月動物雖行度有大量不能不少有盈縮故有雖交會而不食者或有頻交而食者此得之矣○鄭氏曰周之十月夏之八月也八月朔日日月交會而食○李氏曰唐志云十月之交以歷推之在幽王之六年○什方張氏曰詩有夏正無周正獨此詩爲周正可乎漢歷幽王無八月朔食而唐歷則有之議者疑其傳會而爲此也○蘇氏曰日食天變之大者也然正陽之月古尤忌之夏之四月爲純陽故謂之正月十月爲純陰故謂之陽月純陽而食陽弱之甚也純陰而食陰壯之甚也○〔孔氏曰〕古之歷書亡矣今世有周歷魯歷者蓋漢初爲之其交無遲速盈縮考日食之灋而其年月往往參差是以漢世通儒未有以歷考此辛卯日食者⊙〔毛氏曰〕醜惡也○〔蘇氏曰〕交當朔則日食然亦有交而不食者交而食陽微而陰乘之也交而不食陽盛而陰不能掩也○〔朱氏曰〕此則係乎人事之感蓋臣子背君父妾婦乘其夫小人陵君子夷狄侵中國所感如是則陰盛陽微而日爲之食矣是以聖人於春秋每食必書而詩人亦以爲醜也孔氏曰夫以昭昭大明照臨下土忽爾殲亡俾晝作夜其爲怪異莫斯之甚故有伐鼓用幣之儀貶膳去樂之數皆所以重天變警人君也○〔王氏曰〕月有虧盈虧則微矣彼月而微則固其所此日而微則非其常○〔鄭氏曰〕災害將起故下民亦甚可哀蘇氏曰天變既見君子知國之將亡國亡則民首被其患是以哀之也

日月告凶不用其行四國無政不用其良彼月而食則維其常此日而食于何不臧

〔鄭氏曰〕告凶告天下以凶亡之徵也行道度也不用之者謂相干犯也李氏曰望而正於黃道是謂臣干君明則陽斯蝕之矣朔而正於黃道是謂日蝕月明則陰爲之食矣凡日月之食者皆不用其常道不用其良不用善人也臧善也○〔孔氏曰〕猶言一何不善王氏曰日月告凶不用其行則以四國無政不用其良故也月食非其常也然比日食則以陽侵陰猶爲常也此日而食則爲變大矣李氏曰春秋日食三十六月食則未嘗書豈月未嘗食耶亦以爲常故爾左傳昭七年晉侯問於士文伯曰詩所謂彼日而食于何不臧者何也對曰不善政之謂也國無政不用善則自取謫於日月之災前漢劉向引詩曰日月鞫凶不用其行

爗爗（筠輒反）震電。不寧不令。百川沸（甫味反）騰。山冢崒（徂恤反）崩。高岸爲谷。深谷爲陵。哀今之人。胡憯（七感反）莫懲。

〔毛氏曰〕爗爗、震電貌。震、雷也。○〔朱氏曰〕寧、安也。令、善也。前漢李尋傳注、雷電失序、不安不善。○〔毛氏曰〕沸、出。騰、乘也。山頂曰冢。○〔鄭氏曰〕崒、崔嵬。爾雅注、崒謂山峯頭巉巖者。憯、曾也。○〔孔氏曰〕幽王之時、不但日食、又爗爗然有震雷之電、其聲過常。百川之水皆溢出而相乘。山之冢頂高峯之上、崒然崔嵬者皆崩落。高大之岸陷爲深谷。深下之谷進出爲陵。毛氏曰、高岸爲谷、深谷爲陵、言易位也。○陳氏曰、因山頂之高者崩、故陵谷由之以改易。所陳皆當時實事。○〔朱氏曰〕災異之衆如此、是宜恐懼脩省、改紀其政。而幽王曾莫之懲也。董子曰、國家將有失道之敗、而天乃先出災異以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異以警懼之。尚不知變、而傷敗乃至。此見天心仁愛人君而欲止其亂也。前漢劉向上疏曰、天變見於上、地變動於下、水泉沸騰、山谷易處。其詩曰、百川沸騰、山冢崒崩、高岸爲谷、深谷爲陵、哀今之人、胡憯莫懲。○王氏曰、哀而怪之也。

皇父卿士。番維司徒。家伯維宰。仲允膳夫。棸（側留反）子內史。蹶（俱衛反）維趣（七走反）馬。楀（音矩）維師氏。豔（餘贍反）妻煽（音扇）方處。

〔鄭氏曰〕皇父、家伯、仲允、皆字。番、棸、蹶、楀、皆氏。孔氏曰、父及伯仲、是字之義。番、棸、蹶、楀、單言。又棸子以子配之、若曾子閔子然、故知皆氏。○〔朱氏曰〕卿士、六卿之外、更爲都官、以總六官之事也。○〔鄭氏曰〕司徒之職、掌天下土地之圖、人民之數。冢宰掌建邦之六典。皆卿也。孔氏曰、王肅以此宰爲小宰。鄭司農宰夫注云、詩曰家伯維宰、謂此宰夫也。小宰宰夫、經傳之中、未有單稱宰。以此知家伯是冢宰也。此大宰以官高爲先、而有不次者、便文以取韻也。膳夫、上士也。掌王之飲食膳羞。內史、中大夫也。掌爵祿廢置殺生予奪之灋。趣馬、中士也。掌王馬之政。孔氏曰、序官、趣馬下士一人、此言中士者、誤也。師氏、亦中大夫也。掌司朝得失之事。○〔毛氏曰〕豔妻、褒姒。美色曰豔。前漢谷永云、昔褒姒用國、宗周以喪。閻妻驕扇、日以不臧。注、魯詩小雅十月之交篇曰、此日而食、于何不臧。又曰、閻妻扇方處。言厲王無道、內寵熾盛。○班倢伃賦云、悲晨婦之作戒、哀褒閻之爲郵。煽、熾也。○〔王氏曰〕求變異所以用七子、七子所以見寵用事、則以豔妻煽方處故也。豔妻、言其配下以色而已、非以德也。煽、言其勢盛若火之煽然。方處、言方處勢、未變徙也。鄭氏曰、下淫於色、七子皆用、變亂方熾之時、並處位、言妻謁行之甚也。雖官有尊卑、權寵相連、朋黨於朝、是以疾焉。○李氏曰、女小人用事、又有豔妻交結於內、則其勢蟠結不可解也。○〔釋文〕蹶、作蹷。

抑此皇父。豈曰不時。胡爲我作。不即我謀。徹我牆屋。田卒汙（音烏）萊（音來）。曰予不戕（在良反）。禮則然矣。

〔朱氏曰〕抑、發語辭。○〔毛氏曰〕時、是也。○〔朱氏曰〕作、動也。即、就也。卒、盡也。○〔毛氏曰〕下則汙、高則萊。孔氏曰、汙者池停水之名、[illegible]高而[illegible]、萊是草穢之名[illegible]。○〔鄭氏曰〕戕、殘也。○〔范氏曰〕前章備舉其朝之小人、而

皇父實尸之。其餘則以類聚而已。○〔王氏曰〕言皇父所爲、自以爲是。鄭氏曰、言其不自知惡也。故作我以徙、而不即我謀。乃徹我牆屋、使我田不獲治、卑者卒汙、高者卒萊。長樂劉氏曰、何爲於我民居有大興作、而不先卽我民以謀之。○朱氏曰、或曰、廢其田宅以爲池爲囿也。乃曰予不戕女、下供上役、禮則然矣。然則皇父豈肯自以所爲爲不時乎。鄭氏曰、言皇父既不自知不是、反云我不殘敗女田業、禮下供上役、其道當然、言文過也。

皇父孔聖。作都于向（式亮反）。擇三有事。亶侯多藏（才浪反）。不憖（魚覲反）遺一老。俾守我王。擇有車馬。以居徂向。

〔毛氏曰〕向、邑也。孔氏曰、左傳說桓王與鄭十二邑、向在其中。杜預云、河內軹縣西有地名向上、則向在東都之畿內也。三有事、國之三卿。亶、信也。侯、維也。○〔爾雅曰〕憖、強也、且也。鄭氏曰、憖者、心不欲自彊之辭也。○〔朱氏曰〕徂、往也。○〔王氏曰〕皇父甚愚而自謂甚聖、故詩人因其自聖而譏之曰孔聖也。鄭氏曰、皇父專權、足以自比聖人。作都于向、徙民而作其邑也。○〔孔氏曰〕皇父封於畿內、當二卿、今立三有事、是增一卿以比列國也。鄭氏曰、禮、畿內諸侯二卿。○〔毛氏曰〕皇父擇其國之三卿、信維貪淫多藏之人。鄭氏曰、三卿皆取聚斂之臣。○王氏曰、擇三有事、亶侯多藏、則其用人維貨其吉也。○〔鄭氏曰〕盡將舊在位之人與之皆去。○〔王氏曰〕不憖遺一老、俾守我王者、不自強留一老人以留衛王、則又不忠敬之甚也。孔氏曰、皇父矜形勢、盡將王官列職往向。至向亦當反、但去時盡將之耳。○陳氏曰、擇多藏之人以爲三公、憖故老在位、盡出之、不遺一人以保我王。漢盛帝時西周有三公之錢、在幽王時、此錢歸之向矣。○〔鄭氏曰〕又擇民之富有車馬者、以往居向。○〔董氏曰〕以實其邑也。

黽（民允反）勉從事。不敢告勞。無罪無辜。讒口囂囂（五刀反）。下民之孽（魚列反）。匪降自天。噂（子損反）沓（徒合反）背（蒲妹反）憎。職競由人。

〔鄭氏曰〕囂囂、衆多貌。○〔孔氏曰〕孽、災害也。○〔蘇氏曰〕噂、聚也。沓、重複也。毛氏曰、噂猶噂噂、沓猶沓沓。○〔毛氏曰〕職、主也。○〔鄭氏曰〕詩人賢者、見時如是、自勉以從王事、雖勞不敢自謂勞。○〔蘇氏曰〕無罪猶見讒、而況敢告勞乎。下民之孽、非天之所爲也。噂噂沓沓、多言以相說、而背相憎、專力爲此者、人也。而豈天哉。陳氏曰、噂、聚談也。沓、偕并也。小人相見之狀如此。背則憎疾也。用如此小人在位、所以其孽未可歸於天也。○〔前漢劉向上疏曰〕詩曰、密勿從事、不敢告勞、無罪無辜、讒口嗷嗷。釋文、囂囂作嗸、韓詩作嗷嗷。○〔說文曰〕僔、聚也。從人、尊聲。詩曰、僔沓背憎。○〔釋文〕沓、作誻。

悠悠我里。亦孔之痗（莫背反）。四方有羨（餘箭反）。我獨居憂。民莫不逸。我獨不敢休。天命不徹。我不敢傚我友自逸。

〔毛氏曰〕悠悠、憂也。痗、病也。羨、餘也。○〔王氏曰〕徹、通也。幽王之時、天下病矣、而我所居里則又甚病

矣。又曰此所謂讒小己之得失而其流及上者也。○〔孔氏曰〕四方之民盡有饒餘。我獨居此憂。民莫不得優游自逸。我獨不敢休息。王氏曰凡以之不如也○李氏曰幽王之時豈四方之民盡皆饒羨優游大夫方言己之勤勞故爲此辭學詩者當以意逆之○〔王氏曰〕不通則以言其窮也。其窮、命也。勉之而已。故不敢傚親屬之臣心不能已。陳氏曰不然則不應不去也○〔董氏曰〕里、顧野王作瘇○〔爾雅〕以瘇爲病。集注同之。今毛以里爲病。蓋當毛作傳時字爲瘇也。

十月之交八章。章八句。

雨無正。音政 大夫刺幽王也。雨、自上下者也。衆多、如雨。而非所以爲政也。

〔歐陽氏曰〕古之人於詩多不命題。而篇名往往無義例。其或有命名者。則必述詩之意。如巷伯常武之類是也。今雨無正之名。據序曰雨自上下者也。言衆多如雨而非政也。今考詩七章。都無此義。與序絕異。當缺其所疑。劉諫議曰嘗讀韓詩有雨無極篇序云雨無極正大夫刺幽王也比毛詩篇首多雨無其極傷我稼穡八字○董氏曰韓詩作雨無政正大夫刺幽王也章句曰無衆也書曰庶草蕃蕪說文曰蕪豐也則雨衆多者其爲政令不得一也故爲正大夫之刺。

浩浩古老反昊胡老反天。不駿音峻其德。降喪饑饉。其靳反斬伐四國。旻密巾反天疾威。弗慮弗圖。舍音赦彼有罪。既伏其辜。若此無罪。淪音倫胥息魚反以鋪。普烏反

〔王氏曰〕浩浩、廣大流通之意。○〔毛氏曰〕駿、長也。穀不熟曰饑。蔬不熟曰饉。○〔孔氏曰〕旻天、上有旻天。明此亦旻天。又曰定本作旻天俗本作昊天誤也○釋文曰旻本有作昊天者非也 ○〔鄭氏曰〕慮、圖、皆謀也。○〔蘇氏曰〕舍、置也。淪、陷也。○〔鄭氏曰〕鋪、徧也。○〔蘇氏曰〕幽王之亂。民之無罪而被禍災者。無所歸咎。曰天實爲之。天之生物。浩然其若無窮者。奈何不長其德。既又生之。而又降喪亂饑饉以斬伐之哉。豈天怒之迅烈。曾弗之慮而弗之圖乎。彼有罪者。則既伏其辜矣。置而勿疑可也。若此無罪而使之相與陷溺。無不徧焉。何也。○〔董氏曰〕韓詩作薰胥以痛。章句曰。薰、帥也。胥、相也。痛、病也。前漢序傳云烏呼史遷薰胥以刑注晉灼曰齊韓魯詩作薰師古曰詩小雅雨無正之篇曰若此無罪淪胥以鋪韓詩淪字作薰薰者謂相薰蒸亦漸及之義耳。

周宗既滅。靡所止戾。正大夫離居。莫知我勩。以世反三事大夫。莫肯夙夜。邦君諸侯。莫肯朝夕。庶曰式臧。覆芳服反出爲惡。

〔毛氏曰〕戾、定也。○〔鄭氏曰〕正、長也。王氏曰周官八職一曰正六官之長是也 ○〔毛氏曰〕勩、勞也。○〔孔氏曰〕三事大夫。王

肅以三事爲三公。大夫謂其屬。李氏曰徐安道以謂周官曰三事暨大夫舉三公及大夫也 ○〔朱氏曰〕臧、善也。○〔毛氏曰〕覆、反也。○〔范氏曰〕周宗者、周爲天下之宗也。○〔王氏曰〕方是時、周未滅。而曰既滅者。其滅之形成故也。朱氏曰周宗姬姓之宗也既滅言將有易姓之禍其兆既見矣 ○〔范氏曰〕靡所止戾。未知天之所命。民之所定矣。正大夫離居。去位也。其下大夫勞於從事。故曰莫知我勩。三事大夫莫肯夙夜。無在公之節也。邦君諸侯莫肯朝夕。無脅王之禮也。幽王屛棄故老。侮慢諸侯。其大臣不使。其諸侯不王。故大夫憂之。庶王之懲獾而用善。反出於爲惡。莫之懲焉。孔氏曰君臣解體國將滅亡我庶幾曰王今國危如此當改用善而王反出爲惡○董氏曰至此則宜反善善矣庶幾其日望之而覆出爲惡

如何昊天。辟言不信。如彼行邁。則靡所臻。凡百君子。各敬爾身。胡不相畏。不畏于天。

〔毛氏曰〕辟、法也。○〔朱氏曰〕臻、至也。○〔鄭氏曰〕凡百君子、謂衆在位者。○〔蘇氏曰〕幽王日益不悛。君子呼天而告之曰。奈何哉。灋度之言。王終莫肯信者。鄭氏曰如何乎昊天痛而愬之也爲陳法度之言不信之也○范氏曰辟言不信法語不從也 如人恣行而忘反。我不知其所至矣。既已憂之。則又告其羣臣。使皆敬其身。○〔王氏曰〕世雖昏亂。君子不可以爲惡。自敬故也。畏人故也。畏天故也。朱氏曰凡百君子不可以王惡而自恣也亦各敬爾身而已不敬爾身不相畏也不相畏不畏天也○左傳季文子曰詩曰胡不相畏不畏於天君子之不虐幼賤畏於天也

戎成不退。饑成不遂。曾在登反我暬思列反御。憯憯子感反日瘁。徂醉反凡百君子。莫肯用訊。聽言則答。譖言則退。

〔毛氏曰〕戎、兵也。遂、安也。蘇氏曰遂進也易曰不能退不能遂 ○〔鄭氏曰〕曾、但也。○〔毛氏曰〕暬御、侍御也。國語曰居寢有暬御之箴○說文曰暬狎習相慢 瘁、病也。○〔鄭氏曰〕訊、告也。○〔孔氏曰〕兵寇已成。而不能禦而退之。饑困已成。而不能恤而安之。○〔鄭氏曰〕曾但侍御左右小臣。憯憯憂之。大臣無念之者。王氏曰患難如此則凡百君子宜任其憂責然憯憯然日瘁則我暬御而已蓋王所親昵聽用暬御而已則患難之憂非其暬御誰肯任之 ○〔朱氏曰〕凡百君子。莫肯以是告王者。雖王有問而聽其言。則亦答之而已。不敢盡言也。有譖言及己。則皆退而離居。莫肯夙夜朝夕於王矣。其意若曰王雖不善。而君臣之義。豈可以若是恝乎。○〔釋文〕憯憯、作慘慘。○〔東萊曰〕暬御、如揚雄爲郎於哀平之世是也。

哀哉不能言。匪舌是出。尺遂反維躬是瘁。徂醉反哿矣能言。巧言如流。俾躬處休。

〔鄭氏曰〕瘁、病也。○〔毛氏曰〕哿、可也。哀賢人不得言。○〔鄭氏曰〕不能言。言之拙也。○〔李氏曰〕非出於舌之難。出於舌則躬受其瘁矣。孔氏曰哀哉不能言之賢者意雖欲言則作物言出是舌小人惡直將共害之 ○〔毛氏曰〕可矣。世所謂能言也。巧言從俗。如水轉流。○〔朱氏曰〕使其身處於安樂之地。○〔王氏曰〕言小人佞而獲福也。又曰忠賢之人辭不

能自達而病其躬巧言之人以能曲折𦨅變無所疑止而俾躬處休矣○蘇氏曰言之忠者世之所謂不能言也常可人意者佞人之言也此世所謂能言也○朱氏曰言此所以深歎之

維曰于仕孔棘且殆云不可使得罪于天子亦云可使怨及朋友

〔毛氏曰〕于往也○〔鄭氏曰〕棘急也○〔蘇氏曰〕人皆往仕耳曾不知仕之急且危也何者幽王之世直道者王之所謂不可使而枉道者王之所謂可使也直道者得罪於君而枉道者見怨於友此仕之所以難孔氏曰朋友之道相切以善今從君爲惡故朋友怨之

謂爾遷于王都曰予未有室家鼠思息嗣反泣血無言不疾昔爾出居誰從作爾室

〔王氏曰〕鼠思憂思也范氏曰凡物之多畏惟鼠爲甚○〔毛氏曰〕無聲曰泣血○〔蘇氏曰〕仕之多患也故君子有去者有居者不忍王之無臣與己之無徒也則告之使復遷于王都去者不聽而以無家辭之居者於是憂思泣血患其出言而舉皆疾之無與和之者故詰之曰昔爾之去也誰爲爾作室者而今以是辭我哉范氏曰君子閔周之將亡故招其在下之賢者使還于王都以繫天下之心○孔氏曰以其拒已又責之云我所以憂思泣血欲汝還者以孤特在朝無所出言而爲小人所見憎疾故思汝耳何爲拒我云無室家乎昔爾從王都出居於郊外之時誰復從汝作汝室也本汝自作之耳汝今若還王都亦可自作室家何嘗以無室爲辭也

雨無正七章二章章十句二章章八句三章章六句

祈父之什十篇六十四章四百二十八句

呂氏家塾讀詩記卷第二十一

小旻之什

小旻密巾反　大夫刺幽王也

〔呂氏曰〕小旻小宛小弁小明言小者篇在小雅恐與大雅相亂以別之今大雅止有大明餘篇疑亡蘇氏曰小旻小宛小弁小明四詩皆以小名篇所以別其爲小雅也其在小雅者謂之小故其在大雅者謂之召旻大明獨宛弁闕焉意者孔子刪之矣雖去其大而其小者猶謂之小蓋卽用其舊也○〔朱氏曰〕此詩刺王惑於邪謀不能斷以從善將致亂也

旻天疾威敷于下土謀猶回遹音聿何日斯沮在呂反謀臧不從不臧覆用我視謀猶亦孔之邛其凶反

〔爾雅曰〕秋曰旻天○〔毛氏曰〕敷布也○〔朱氏曰〕猶謀也○〔毛氏曰〕回邪也遹辟也○〔鄭氏曰〕沮止也臧善也○〔毛氏曰〕邛病也○〔鄭氏曰〕言天禍迅烈遍於下矣而王之邪謀終莫之改也李氏曰幽王不畏天禍偃然自若信用邪謀則天之禍何時而止也〔鄭氏曰〕謀之善者不從其不善者反用也○〔朱氏曰〕謀臧不從不臧覆用故我視其謀猶亦甚病也○〔董氏曰〕集注作謨猷回遹

潝潝許急反訿訿音紫亦孔之哀謀之其臧則具是違謀之不臧則具是依我視謀猶伊于胡底之履反

〔蘇氏曰〕潝潝、言相和也。訿訿、言相詆也。（爾雅曰。潝潝訿訿。莫供職也。○前漢劉向上疏曰。衆小在位而從邪議。歙歙相是而背君子。故其詩曰。歙歙訿訿。亦孔之哀。謀之其臧。則具是違。謀之不臧。則具是依。）〔朱氏曰〕具、猶俱那。○〔鄭氏曰〕謀之善者、俱背違之。其不善者、依就之。○〔王氏曰〕謀猶如此、則亦何所至乎。至於亂而已。

我龜既厭。（於豔反）不我告猶。謀夫孔多。是用不集。發言盈庭。誰敢執其咎。如匪行邁謀。是用不得于道。

〔鄭氏曰〕猶、圖也。○〔毛氏曰〕集、就也。○〔鄭氏曰〕匪、非也。卜筮數而瀆龜。龜厭之、不復告其所圖之吉凶。謀事者衆。是非相奪。莫適可從。故所爲不成。詾詾滿庭。而無敢決當是非。事若不成。誰云已當其咎責者。言小人爭知而讓過。（毛氏曰。謀人之國。國危則死之。古之道也。○范氏曰。當其發言盈庭。莫不自以爲能也。使之執咎。則莫適任患也。）君臣之謀事如此。與不行而坐圖遠近。是於道路無進於跬步。何以異乎。（孔氏曰。謀而不行。則於道不進。言而無決。則於事不成。）○〔董氏曰〕是用不集。韓詩作是用不就。集注亦作就。

哀哉爲猶。匪先民是程。匪大猶是經。維邇言是聽。維邇言是爭。如彼築室于道謀。是用不潰于成。

〔朱氏曰〕先民、古之聖賢也。○〔毛氏曰〕程、法也。○〔鄭氏曰〕大猶、大道也。○〔毛氏曰〕經、常也。潰、遂也。○〔朱氏曰〕哀哉今之爲謀。不以先民爲灋。不以大道爲常。其所聽而爭者。皆淺末之言。以是相持。如將築室而與行道之人謀之。人人得爲異論。其能有成哉。古語曰。作舍道旁。三年不成。蓋出於此。

國雖靡止。或聖或否。（方九反）民雖靡膴。（火吳反）或哲或謀。或肅或艾。（音刈）如彼流泉。無淪胥以敗。

〔蘇氏曰〕止、定也。（范氏曰。國雖靡止。無所定也。）膴、大也。（孔氏曰。膴。王肅讀爲幠。幠、大也。無大有人言少也。幠音呼吳反。）○〔邱氏曰〕艾、治也。（朱氏曰。艾與乂同。治也。本鄭氏說。）○〔朱氏曰〕淪、陷也。○〔鄭氏曰〕胥、相也。○〔蘇氏曰〕雖世亂民辟、猶有賢者在焉。苟能用之、愚者可賴以皆濟也。苟廢而不用、而使愚者擁之於上、則相與皆敗、無能爲矣。譬如泉水、苟疏而流之、則淤腐者從之而行。苟不疏其源而瀦蓄之、雖其流者、亦相與陷溺腐敗而已。（呂氏曰。今國與民皆有善有惡。謀而擇其善可矣。乃無所分別。則善者亦混而同於惡。知泉流之清淪而爲濁也。）○〔釋文〕靡膴、韓詩作靡腜。猶無幾何也。

不敢暴虎。不敢馮（符冰反）河。人知其一。莫知其他。戰戰兢兢。（已冰反）如臨深淵。如履薄冰。

〔毛氏曰〕徒搏曰暴虎。徒涉曰馮河。馮、陵也。他、不敬小人之危殆也。戰戰、恐也。兢兢、戒也。如臨深淵、恐墜也。如履薄冰、恐陷也。○〔范氏曰〕人皆知虎不可暴、而河不可馮、而不知小人之不可不畏也。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者、懼之甚也。（左傳昭元年。晉樂王鮒曰。小旻之卒章善矣。吾從之。注。義取非唯暴虎馮河之可畏也。不敬小人亦危殆。王鮒從斯義。故不敢譏議公子圍。○荀子。人不肖而不敬。則是狎虎也。狎虎則危災及其身。詩曰。不敢暴虎。不敢馮河。人知其一。莫知其他。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此之謂也。）

小旻六章。三章章八句。三章章七句。

小宛。大夫刺幽王也。

宛（於阮反）彼鳴鳩。翰（胡旦反）飛戾天。我心憂傷。念昔先人。明發不寐。有懷二人。

〔毛氏曰〕興也。宛、小貌。○〔陸氏艸木疏曰〕鳴鳩、班鳩也。○〔蘇氏曰〕翰、羽也。○〔毛氏曰〕戾、至也。○〔孔氏曰〕夜地而闇、至旦而明。明地開發、故謂之明發也。（董氏以爲王肅說。）○〔蘇氏曰〕二人、文武也。○〔歐陽氏曰〕此鳩雖小鳥、亦有高飛及天之志。而王不自勉強奮起、曾飛鳩之不如。以墜其先王之業。○〔蘇氏曰〕君子憂傷、念其先王。有懷文武、哀其業之將墜也。（孔氏曰。文武𠜂業。垂統有此天下。今將亡滅。故憂念之也。我從夕至明開發。不能寢寐。所思者唯此文武二人。將喪其業。故思念之甚。）○〔釋文〕宛作菀。○〔東萊曰〕念昔先人、憫周室之將亡、念其開𠜂之人也。其人孰謂。卽文王武王二人也。

人之齊聖。飲酒溫克。彼昏不知。壹醉日富。各敬爾儀。天命不又。

〔毛氏曰〕齊、正也。○〔孔氏曰〕聖、通也。○〔毛氏曰〕克、勝也。○〔蘇氏曰〕彼昏、斥幽王也。○〔陳氏曰〕富、益也。（毛氏曰。醉日而富矣。）○〔毛氏曰〕又、復也。○〔朱氏曰〕言齊聖之人、雖醉猶溫恭自持以勝。所謂不爲酒困也。（鄭氏曰。中正通知之人。飲酒雖醉。猶能溫藉自持以勝。○孔氏曰。蘊藉。定本箋作溫字。舒瑗云。苞裹曰蘊。謂蘊藉自持。作溫者。蓋古字通用。）○〔長樂劉氏曰〕彼昏而不醒、壹志於酒、日增其甚。故曰壹醉日富。○〔王氏曰〕壹醉日富、則用燕喪威儀、而臣下化之。天命將改、大福不再矣。故戒以各敬爾儀。天命不又。言各、則幷戒其君臣也。

中原有菽。（音叔）庶民采之。螟（亡丁反）蛉（音零）有子。蜾（音果）蠃（力果反）負之。教誨爾子。式穀似之。

〔毛氏曰〕中原、原中也。菽、藿也。（孔氏曰。菽者大豆。故禮記稱啜菽飲水。菽葉謂之藿。公食禮云。鉶羹牛用藿是也。）螟蛉、桑蟲也。蜾蠃、蒲盧也。（陸璣艸木疏曰。螟蛉。桑上青蟲。似步屈。其色青而細小。蜾蠃似蜂而小腰。取桑蟲負之於木空中。七日而化爲其子。）負、持也。○〔孔氏曰〕教誨萬民而言子者、王肅云。王者作民父母。故以民爲子。○〔鄭氏曰〕式、用。穀、善也。○〔李氏曰〕上章既言天命不又、故此申述天命無常之意。○〔鄭氏曰〕藿生原中、非有主也。以喻王位無常家也。○〔毛氏曰〕力采者則得之。○〔鄭氏曰〕蒲盧取桑蟲之子、負持而去、煦嫗養之、以成其子。喻有萬民不能治、則能治者將得之。（蘇氏曰。菽生中原。民無有不獲。采者螟蛉之子。蜾蠃負之。只爲己子。無難也。今王豈以天下之衆爲王有也。）今有教誨女之萬民、用善道者、亦似蒲盧將得而子也。

題（天計反）彼脊令。（音零）載飛載鳴。我日斯邁。而月斯征。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

〔毛氏曰〕題、視也。脊令、解見常棣。○〔鄭氏曰〕載之言則也。則飛則鳴、翼也口也、不有止息。邁、征、皆行也。○〔毛氏曰〕忝、辱也。○〔歐陽氏曰〕告其速自改悔、云譬如脊令且飛且鳴、自勤其身、不少休息。前漢東方朔云、士所以日夜孳孳敏行而不敢怠也、辟若鶺鴒、飛且鳴矣。今日月之行甚速、不可失時。陳氏曰、日斯往矣、月斯行矣、日月不可易得。○王氏曰、日邁月征、所謂日月逝矣、歲不我與。王亦宜夙夜汲汲勉厲、庶無忝辱於先王、云所生者、謂宣王也。○〔釋文〕無、作毋。

交交桑扈、音戶率場啄粟。大良反 陟角反哀我塡寡、徒典反宜岸宜獄。握於角反粟出卜、自何能穀。

〔歐陽氏曰〕交交者、參雜相亂之謂也。○〔毛氏曰〕桑扈、竊脂也。○〔鄭氏曰〕竊脂肉食、今無肉而循場啄粟、失其天性。孔氏曰、郭璞云、俗呼靑雀、觜曲食肉、喜盜脂膏食之、因以名云。○淮南子曰、馬不食脂、桑扈不食粟。○〔毛氏曰〕塡、盡也。鄭氏曰、窮盡也。○〔蘇氏曰〕岸、亦獄也。○〔長樂劉氏曰〕穀、善也。○〔歐陽氏曰〕此下二章、則言君子小人所苦、以見擧國之人皆失所也。呂氏曰、五章言下民無告、六章言善人不安也。彼桑扈食肉之鳥、今無肉以食、則相羣飛雜亂、循場而爭粟、有如國人失其常業、而至於窮寡、乃相與爭訟而入於岸獄、云宜者、謂其勢不得不然也。邱氏曰、桑扈肉食者、今循人之穀場而啄粟、喻肉食之貧也。○〔鄭氏曰〕我窮寡之人、有獄訟之事、無可以自救、但持粟行卜、求其勝負。孔氏曰、衰亂之世、政以賄成、史記曰、百金之子不死於市、是貧者無財自救、但持粟以求卜者、問其勝負。○〔朱氏曰〕言握粟以見其貧寠之甚、卜之曰、何自而能善乎。王氏曰、方是時也、塡寡不能自直必矣、則雖出卜、自何能穀乎。○〔釋文曰〕塡、韓詩作疹、疹、苦也。岸、韓詩作犴、音同、云鄉亭之繫曰犴、朝廷曰獄。說文作宜犴宜獄。○〔東萊曰〕獄事以輕爲善、以重爲不善。

溫溫恭人、如集于木。惴惴之瑞反小心、如臨于谷。戰戰兢兢、如履薄冰。

〔毛氏曰〕溫溫、和柔貌。如集于木、恐墜也。董氏曰、莊子以民木處則惴慄恂懼。如臨于谷、恐隕也。

〔鄭氏曰〕衰亂之世、賢人君子、雖無罪猶恐懼。

小宛六章、章六句。

小弁、步干反刺幽王也。大音泰子之傅音付作焉。趙氏孟子注曰、小弁、小雅之篇、伯奇之詩也。

弁彼鸒音預斯、歸飛提提。是移反民莫不穀、我獨于罹。力知反何辜于天、我罪伊何。心之憂矣、云如之何。

〔毛氏曰〕興也。弁、樂也。鸒、卑居。卑居、雅烏也。孔氏曰、卑居又名雅烏、性好羣聚。郭璞曰、雅烏小而多羣、腹下白、江東呼爲鴨烏。○〔孔氏曰〕此鳥名鸒、而云斯者、語辭、猶蓼彼蕭斯、菀彼柳斯、以劉孝標之博學、而類苑烏部立鸒斯之目、是不精也。董氏曰、師曠禽經有

鸒斯、非以爲辭也。爾雅亦曰、鸒斯、鵯鶋也。李氏曰、揚子曰、頻頻之黨、甚於鸒斯。○〔毛氏曰〕提提、羣貌。○〔鄭氏曰〕穀、養也。罹、憂也。○〔毛氏曰〕幽王取申女、生大子宜咎、又說褒姒、生子伯服、立以爲后、而放宜咎、將殺之。○〔鄭氏曰〕樂乎彼雅烏、出食在野甚飽、羣飛而歸、提提然、喩凡人之父子兄弟、出入宮庭、相與飲食、亦提提然樂、傷今太子獨不。○〔李氏曰〕凡民莫不得以相養、而我獨見棄於父母、曾鸒斯之不如也。○〔毛氏曰〕何辜于天、我罪伊何、舜之怨慕、日號泣于旻天于父母。趙氏孟子注曰、親親而悲怨之辭也。○呂氏曰、反於己而無罪、父母之不我愛、何哉、求其說而不得、則不能無怨、故所以怨者、乃所以慕也。○〔朱氏曰〕心之憂矣、云如之何、則知其無可奈何而安之之辭也。

踧踧徒力反周道、鞫九六反爲茂艸。我心憂傷、惄乃歷反焉如擣。丁老反假寐永歎、維憂用老。心之憂矣、疢勑覲反如疾首。

〔毛氏曰〕踧踧、平易也。周道、周室之通道。鞫、窮也。惄、思也。○〔孔氏曰〕擣、如有物之擣心也。○〔鄭氏曰〕不脫冠衣而寐曰假寐。疢、猶病也。○〔孔氏曰〕疾首、頭痛也。○〔李氏曰〕以周道之平易、而盡鞫爲茂艸、見其國之將亡也。猶漢伍被謂淮南王曰、臣將見宮中荊棘露沾衣也、皆預言之耳。長樂劉氏曰、昔者周邦道路、有四時之朝宗覲遇、車轍馬跡、蹂踐如掌、踧踧然坦平也。今之諸侯無復來者、故盡生茂艸矣。○〔王氏曰〕惄焉如擣、言憂傷中其心如此。○〔朱氏曰〕精神憒耗、至於假寐之中、不忘永歎、憂之之深、未老而老也。長樂劉氏曰、因憂而致老也。疢如疾首、則又憂之甚矣。○〔釋文曰〕擣、韓詩作疛。除又反

維桑與梓、音子必恭敬止。靡瞻匪父、靡依匪母。不屬音燭于毛、不離于裏。音里天之生我、我辰安在。

〔朱氏曰〕桑梓、以遺子孫、給蠶食、具器用者也。○〔王氏曰〕尊父、故言瞻、親母、故言依也。○〔孔氏曰〕屬、連屬也。○〔朱氏曰〕毛、體膚之餘氣末屬也。○〔王氏曰〕離、麗也。○〔朱氏曰〕裏、心腹也。○〔鄭氏曰〕辰、謂六物之吉凶。孔氏曰、言我初生之辰、有所値、故知謂六物也。左傳晉侯謂伯瑕曰、何謂六物、對曰、歲時日月星辰。服虔以爲歲、歲星也、十二歲而一周、時、四時也、日、十日也、月、十二月也、星、二十八宿也、辰、十二辰也。○〔蘇氏曰〕見父母之有所植、猶不敢不敬、況於父母之無不瞻依也哉。然父母之不我愛、豈我獨無所離屬乎。毛氏曰、父之所樹、已尚不敢不恭敬。○朱氏曰、然父母之不我愛、豈我不屬于父母之毛乎、豈我不離于父母之裏乎。○孔氏曰、大子爲父所放、猶非母放之、而并言母者、以人皆得父母之恩、故連言之。○〔朱氏曰〕無所歸咎、則推之於天、曰豈我生之辰不善哉、何不祥至是也。

菀音鬱彼柳斯、鳴蜩音條嘒嘒。呼惠反有漼七罪反者淵、萑音丸葦韋鬼反淠淠。孚計反譬彼舟流、不知所屆。音戒心之憂矣、不遑假寐。

〔朱氏曰〕菀、茂盛貌。○〔毛氏曰〕蜩、蟬也。嘒嘒、聲也。漼、深貌。淠淠、衆也。○〔鄭氏曰〕屆、至也。遑、暇也。柳木茂盛則多蟬、淵深而旁生萑葦、言大者之旁無所不容。董氏曰、物之大者無所不容、而王獨不容其子。今太子不爲王所容、而見

放逐．狀如舟之流行．無制之者．不知終所至者也．王氏曰．舟流者．滃漾而無所止也．孟子所謂若窮人無所歸也．○〔長樂劉氏曰〕初猶假寐．此則不遑其禍亟矣．○〔董氏曰〕萑葦．韓詩作蓷葦．

鹿斯之奔．維足伎伎．其宜反 雉之朝雊．古豆反 尚求其雌．譬彼壞木．胡罪反 疾用無枝．心之憂矣．寧莫之知．

〔孔氏曰〕斯．辭也．○〔毛氏曰〕伎伎．舒貌．○〔鄭氏曰〕雊．雉鳴也．尚．猶也．○〔毛氏曰〕壞．瘣也．謂傷病也．孔氏曰．爾雅云．瘣木符婁．某氏曰．詩云．譬彼瘣木．疾用無枝．符婁．尫傴．內疾瘣磊．郭璞曰．謂木病尫傴瘇腫無枝條者．瘣．胡罪反．婁．力侯反．尫．烏皇反．傴．紆禹反．瘇．於井反．○〔鄭氏曰〕寧．猶曾也．鹿之奔走．其勢宜疾．而足伎伎然．舒留其羣也．雉之鳴．猶知求其雌．○〔蘇氏曰〕鹿走而留其羣．雉鳴而求其雌．物無不有恩於其親者．親之不可去．非獨以其愛．亦以其助也．今王獨棄后而逐太子．兀然如壞木之無枝．而曾莫之顧何也．○〔王氏曰〕其憂如此．王晏然莫知也．

相息亮反彼投兔．他故反 尚或先之．蘇薦反 行有死人．尚或墐之．音覲 君子秉心．維其忍之．心之憂矣．涕既隕之．音蘊

〔鄭氏曰〕相．視也．行．道也．○〔孔氏曰〕墐．埋藏之名．毛氏曰．墐．路冢也．○孔氏曰．埋於路傍．故曰路冢．左傳曰．道墐相望是也．○〔鄭氏曰〕君子斥幽王也．秉．執也．○〔毛氏曰〕隕．墜也．○〔王氏曰〕兔見迫逐而投人．人宜利而取之也．乃或先之．使得辟逃．劉氏曰．兔爲人所驅．急投人．人哀其窮．則及驅者未至而先存之．今俗猶言飛鳥入懷．勿殺．殺之不祥．此投兔之比．行路之死人．人宜惡而違之．乃或墐之．使免暴露者．惻隱之心．人所宜有故也．鄭氏曰．言此所不知其心不忍．○孔氏曰．謂不與走獸死人有相知．其心不忍耳．○〔朱氏曰〕幽王信讒．棄逐其子．曾視投兔死人之不如．則其秉心亦忍矣．是以心憂而涕隕矣．

君子信讒．如或醻之．市由反 君子不惠．不舒究之．伐木掎矣．寄彼反 析薪杝矣．勑氏反 舍音捨彼有罪．予之佗矣．吐賀反

〔鄭氏曰〕醻．旅醻也．孔氏曰．酬酢皆作酬．此作醻者．古字得通用．醻有二等．既酢而酬賓者．賓奠之不舉．謂之奠酬．至三爵之後．乃舉嚮者所奠之爵以行之．於後交錯相酬．名曰旅酬．此喻得讒即受而行之．故知是旅酬．非奠酬也．○〔朱氏曰〕舒．緩也．究．察也．○〔孔氏曰〕掎者．倚也．畏木倒．以物倚其巔也．○〔鄭氏曰〕杝．謂觀其理也．孔氏曰．拖者．施也．言觀其裂而漸相施及．○〔毛氏曰〕佗．加也．孔氏曰．舍有罪而以罪與他人．是從此而往加也．○〔孔氏曰〕幽王信褒姒之讒．曾不思審．得即用之．如有人以酒相醻．得即飲之．幽王心不愛太子之故．聞讒即逐．不肯安舒．○〔朱氏曰〕苟舒緩而究察之．則讒者之情得矣．○〔毛氏曰〕伐木者掎其巔．析薪者隨其理．鄭氏曰．掎其巔者．不欲妄踣之．析薪必隨其理者．不欲妄挫折之．以言今王之遇太子．不如伐木析薪．○〔王氏曰〕伐木析薪．非愛之也．然亦不可以無理．言王以讒故．遇已無理．又伐木析薪之不如也．舍彼有罪．予之佗矣者．言以不舒究之故．舍彼有罪之讒人．而加已以非其罪．此所謂無理也．

莫高匪山．莫浚匪泉．蘇俊反 君子無易由言．以豉反 耳屬于垣．音燭 無逝我梁．音袁 無發我笱．音苟 我躬不閱．遑恤我後．

〔毛氏曰〕浚．深也．○〔陳氏曰〕由．言．言之所由發也．○〔朱氏曰〕山極高矣．而或陟其巔．泉極深矣．而或入其底．故君子不可易於其言．恐耳屬于垣者．有所觀望左右而生讒譖也．陳氏曰．王無輕發言．小人之爲讒者．尚屬耳於垣壁間．以窺伺之．讒賊之生也．亦伺君子之向背如何耳．王於是卒以褒姒爲后．伯服爲太子．故告之曰．毋逝我梁．毋發我笱者．太子放逐．而其憂終不忘國也．蘇氏曰．恐褒姒伯服之害其成業．故告之以無敗梁笱．猶谷風之意也．○〔毛氏曰〕念父．孝也．左傳太叔文子曰．詩所謂我躬不閱．遑恤我後．○〔東萊曰〕唐德宗將廢太子．李泌諫之．且曰．願陛下還宮．勿露此意．左右聞之．將樹功於舒王．太子危矣．君子無易由言．耳屬于垣之謂也．小弁之作．太子既廢矣．而猶云爾者．蓋推本亂之所由生．言語以爲階也．

小弁八章．章八句．

巧言．刺幽王也．大夫傷於讒．故作是詩也．

悠悠昊天．曰父母且．七餘反 無罪無辜．亂如此憮．火吳反 昊天已威．予慎無罪．昊天泰憮．予慎無辜．

〔李氏曰〕悠悠．言天遠大之意．○〔歐陽氏曰〕且．語助．○〔毛氏曰〕憮．大也．○〔鄭氏曰〕已．泰．皆言甚也．○〔歐陽氏曰〕慎．謹慎．那大夫傷遭亂世．被讒毀．乃呼天而訴曰．悠悠昊天．爲我父母．我無罪辜．而使我遭此大亂之世．○〔李氏曰〕上天降喪亂．亦甚威甚大矣．然我其實畏謹無罪也．○〔朱氏曰〕此自訴之辭．欲其察已也．

亂之初生．僭側蔭反始既涵．音含 亂之又生．君子信讒．君子如怒．亂庶遄市專反沮．辭呂反 君子如祉．音恥 亂庶遄已．

〔朱氏曰〕僭．始不信之端也．鄭氏曰．僭．不信也．○〔毛氏曰〕涵．容也．○〔邱氏曰〕君子．幽王也．○〔毛氏曰〕遄．疾也．沮．止也．祉．福也．朱氏曰．祉．猶喜也．○〔蘇氏曰〕小人爲讒於其君．必以漸入之．其始也進而嘗之．君容之而不拒．知言之無忌．於是復進．既而君信之．然後亂成．陳氏曰．小人以不根之言．搖動君子．人君不爲之別白．遂致並畜於胸次而涵之．於疑信之間．日月既久．心志惑移．猜忌之心不能不生．猜忌既久．則心所疑惑者．往往以爲有驗．○〔朱氏曰〕君子見讒人之言．若怒而責之．則亂庶幾遄沮矣．見賢者之言．若喜而納之．鄭氏曰．福者．福賢者．謂爵祿之也．則亂庶幾遄已矣．今涵容不斷．讒信不分．是以讒者益勝．而君子益病也．

君子屢盟．力住反 亂是用長．丁丈反 君子信盜．亂是用暴．盜言孔甘．亂是用餤．音談 匪其止共．音恭 維王之卭．其恭反

〔鄭氏曰〕屢．數也．○〔毛氏曰〕凡國有疑．會同則用盟而相要也．朱氏曰．盟．邦國有疑．則殺牲歃血．告神以相要束也．○〔鄭氏曰〕盜．謂小人也．孔氏曰．讒者小人．因以盜名之．○〔毛氏曰〕餤．進也．○〔鄭氏曰〕卭．病也．○〔王氏曰〕不能如怒如祉．以明是

非好惡而迎罔誕謾衆至則任賢安能勿貳去邪安能勿疑既貳且疑豈免屢盟屢盟而不知反本此亂之所以長也（李氏曰考之春秋如伯有之亂鄭伯與其臣下盟蓋盟者生於君臣相疑而致之君臣相疑不能察其實而但爲盟誓適所以長亂也）穿窬之類伺隙抵巇以罔善人而君子信讒此亂之所以暴也○〔孔氏曰〕食之甘者使人嗜之而不厭險盜之人其言甚甘使人信之而不已其亂用是之故而日益進也○〔朱氏曰〕然此讒人不能供其職事徒以爲王之病而已○〔董氏曰〕止共韓詩作止恭

奕奕（音亦）寢廟君子作之秩秩（音帙）大猷聖人莫之他人有心予忖（七損反）度（待落反）之躍躍（他歷反）毚（士咸反）兔遇犬獲之

〔朱氏曰〕興也○〔毛氏曰〕奕奕大貌○〔孔氏曰〕周禮注云前曰廟後曰寢則寢廟一物先寢後廟便文耳○〔朱氏曰〕秩秩序也○〔鄭氏曰〕猷道也○〔王氏曰〕莫定也○〔孔氏曰〕躍躍然跳疾○〔毛氏曰〕毚兔狡兔也（孔氏曰倉頡解詁云毚大兔也大兔必狡猾又謂之狡兔戰國策曰東郭逡者海內之狡兔）○〔孔氏曰〕遇犬者言兔逢犬則被獲耳王肅云言其雖騰躍逃隱其迹或適與犬遇而見獲○〔鄭氏曰〕此四事者言各有所能也因己能忖度讒人之心故列道之爾○〔朱氏曰〕此章言讒人之心我皆得之無所隱情而前後六句皆反覆與此耳史記春申君書曰詩云趯趯毚兔遇犬獲之他人有心余忖度之（注韓嬰章句曰趯趯往來貌）

荏（而甚反）染柔木君子樹之往來行言心焉（歐陽氏於虔反）數（所主反）之蛇蛇（以支反）碩言出自口矣巧言如簧（音黃）顏之厚矣

〔毛氏曰〕荏染柔意也柔木椅桐梓漆也○〔朱氏曰〕行言行道之言也○〔歐陽氏曰〕蛇蛇乃舒遲安閒之貌○〔鄭氏曰〕碩大也○〔歐陽氏曰〕柔木比柔善之人王宜愛護使得樹立勿縱讒邪傷害之也往來行言心焉數之云者謂往來行路之言焉足聽納於心也○〔蘇氏曰〕小人蛇蛇然徐爲大言○〔歐陽氏曰〕徐緩敢爲大言出口而無忌憚○〔王氏曰〕讒人言巧其聽之可樂如笙簧然顏不知恥其顏厚矣孟子曰爲機變之巧者無所用恥焉此之謂也○〔東萊曰〕善人易搖而難立護之當如護柔木讒言易入而難忘聽之當如聽行路之言人之聽往來行路之言者或歌或詈如風過耳心焉嘗數之乎蛇蛇碩言出自口矣巧言如簧顏之厚矣既不爲其所惑坐見其情態也

彼何人斯居河之麋（音眉）無拳（音權）無勇職爲亂階既微且尰（市勇反）爾勇伊何爲猶將多爾居徒幾何

〔鄭氏曰〕何人者斥讒人也賤而惡之故曰何人○〔毛氏曰〕水艸交謂之麋拳力也○〔鄭氏曰〕職主也○〔毛氏曰〕骭（戶諫反）瘍（音羊）爲微腫足爲尰（鄭氏曰居下濕之地故生微尰之疾○孔氏曰郭璞云骭脚脛也瘍瘡也膝脛之下有瘡腫是涉水所爲脛戶定反）○〔鄭氏曰〕猷謀也將大也○〔蘇氏曰〕時有是人也○〔朱氏曰〕居河之麋則非高明爽塏（音愷）之地也○〔孔氏曰〕既無拳力又無勁勇亦易誅除耳而敢主爲此亂之階梯也此人既脚骭有微之疾而足跗（音敷）有尰之疾爾假有勇伊何能爲汝作爲讒佞之謀大多汝所與聚居之徒衆幾何許人而能爲此○

〔說文曰〕尰脛气（音氣）足腫詩曰既微且尰○〔東萊曰〕詩人指讒人言曰彼何人也其居至陋其力至怯乃主爲亂階況加以微尰之病則其所謂勇者亦何所至哉爲謀雖曰大且多爾所居之徒幾何則爲之謀者亦不衆也此非特賤讒人之辭蓋言其本易驅除特王不悟耳

巧言六章章八句

何人斯蘇公刺暴公也暴公爲卿士而譖蘇公焉故蘇公作是詩而絕之（毛氏曰暴也蘇也皆畿內國名○孔氏曰左傳曰昔周克商使諸侯撫封蘇忿生以溫爲司寇則蘇國在溫春秋時蘇稱子此云公者子蓋子爵而爲三公也）

〔王氏曰〕暴公爲卿士而譖蘇公不忠於其君不義於其友所謂大故也故蘇公作是詩絕之其絕之也不斥暴公也言其從行而已不著其譖也示以所疑而已蓋交際之道其絕也當如此而已既絕矣又告之以及爾如貫諒不我知欲出三物要之以詛而作爲好歌以極反側不殆於棄言乎哉蓋君子之遇人也仁而不忮暴公之譖我則喪其本心諒不我知故也使其由此悔悟更以善意從我固我所願也雖其不能如此我固不爲已甚我豈若小丈夫哉一與人絕則醜詆固拒惟恐其復合也

彼何人斯其心孔艱胡逝我梁不入我門伊誰云從維暴之云

〔鄭氏曰〕孔甚逝之也梁魚梁也在蘇國之門外（蘇氏曰梁橋也）○〔朱氏曰〕彼何人斯不欲斥其人而言也○〔孔氏曰〕其心孔艱其持心甚難知也○〔朱氏曰〕逝我梁則必過我門然而不入者其必有故矣既而詰其所從者則暴公也夫以從暴而不入我門則暴公之譖已也明矣（呂氏曰託過門不入之喻以道其反側之情情之不直讒我必矣）

二人從行誰爲此禍胡逝我梁不入唁（音彥）我始者不如今云不我可

〔鄭氏曰〕二人者謂暴公與其侶也女相隨而行見王誰作我是禍乎時蘇公已得譴讓也女即不爲何故近之我梁而不入弔唁我乎○〔邱氏曰〕始者與我情意厚今乃不入我門是始者不如今也其云不我可乎疑之矣（蘇氏曰始謂我可而今謂我不可也）

彼何人斯胡逝我陳我聞其聲不見其身不愧于人不畏于天

〔毛氏曰〕陳堂塗也（孔氏曰釋宮云堂塗謂之陳孫炎曰堂下至門之徑）○〔鄭氏曰〕女即不爲何故近之我庭使我得聞女之聲音不得覩女之身乎女今不入唁我何所愧畏乎皆疑之未察之辭

彼何人斯其爲飄（避遙反）風胡不自北胡不自南胡逝我梁祇（音支）攪（交非反）我心

〔毛氏曰〕飄風暴起之風也○〔鄭氏曰〕祇適也○〔毛氏曰〕攪亂也○〔朱氏曰〕言往來之疾若飄

風然。○〔鄭氏曰〕不欲入見我、何不乃從我國之南。不則乃從我國之北。何近之我梁。適亂我之心。使我疑女。朱氏曰、自北自南、則與我不相值也。今乃逝我之梁、則適所以攪亂我心而已。

爾之安行、亦不遑舍。爾之亟紀力反行、遑脂音支爾車。壹者之來、云何其盱。況于反

〔鄭氏曰〕遑、暇。亟、疾。盱、病也。○〔孔氏曰〕極其情以疑之。我止欲言汝安舒而行乎、亦不見汝閒暇而舍息止。欲言汝之急疾而行乎、汝又何暇而脂汝之車。○〔鄭氏曰〕極其情、求其意、終不得。壹者之來見我、於汝亦何病也。蘇氏曰、壹來見我、於汝何病哉。○朱氏曰、盱、望也。字林云、盱、張目也。易云、盱豫悔。三都賦云、盱衡而誥。是也。何不一來見我、如何而使我望汝之切乎。　○〔東萊曰〕謂汝行之緩乎、何爲不少舍息而見我也。謂汝行之急乎、何爲復有暇而脂車也。

爾還而入、我心易夷豉反也。還而不入、否方九反難知也。壹者之來、俾我祇也。

〔鄭氏曰〕還、行反也。祇、安也。○〔朱氏曰〕爾之往也、既不入我門矣。○〔邱氏曰〕儻爾還而入、則我心平易無疑。王氏曰、入則我心平易而不之怨也。今還而不入、謂不譖我則難知。董氏曰、過我門矣而不入、雖曰不爲譖害、其可得而知乎。○〔朱氏曰〕其或一來見我、而使我心安乎。○〔董氏曰〕是詩至此辭益緩、若不知其爲譖矣。○〔釋文曰〕易、韓詩作施。施、善也。

伯氏吹壎、況袁反仲氏吹篪。音池及爾如貫、古亂反諒不我知。出此三物、以詛側助反爾斯。

〔鄭氏曰〕伯仲喩兄弟也。○〔毛氏曰〕土曰壎、竹曰篪。孔氏曰、壎、周禮小師作塤、古今字異耳。注云、壎六孔。燒土爲之。爾雅釋樂云、大塤謂之嘂。郭璞云、大如鵝子、銳上平底、形似稱錘、小者如雞子。釋樂又云、大篪謂之沂。郭璞云、篪以竹爲之、長尺四寸、圍三寸、八孔、一孔上出、徑三分、橫吹之。小者尺二寸。小師注篪七孔、蓋不數其上出者、故七也。世本云、暴辛公作塤、蘇成公作篪。譙周古史考云、古有塤篪、尚矣。周幽王時、暴辛公善塤、蘇成公善篪。篪居卑反。稱尺證反。錘直危反。○李氏曰、世本古史考見此詩言伯氏吹塤、仲氏吹篪、遂爲此說、皆求詩之過也。○〔鄭氏曰〕如貫、如物之在繩索之貫也。董氏曰、如貫弁貫珠、皆以繩結之。○〔朱氏曰〕諒、誠也。○〔毛氏曰〕三物、豕犬雞也。民不相信、則盟詛之。王氏曰、出此三物、蓋若鄭莊公令出雞犬豭以詛。毛遂取雞狗馬之血以盟也。蓋古盟詛如此也。○孔氏曰、詛小於盟。左傳襄十一年、季武子將作三軍、盟諸僖閎、詛諸五父之衢。定六年、既逐陽虎、盟國人於亳社、詛諸五父之衢。　○〔孔氏曰〕與女義如兄弟、和如壎篪、勢相次比、如物之在貫。鄭氏曰、俱爲王臣、其相比次、如物之在貫也。　女豈誠不我知而譖我哉。苟誠不我知也、則出犬豕雞三物以詛之可也。孔氏曰、若實不譖者、則當共出犬豕雞之三物、以詛盟使譖否有決、令我不疑。

爲鬼爲蜮、音域則不可得。有靦土典反面目、視人罔極。作此好歌、以極反側。

〔毛氏曰〕蜮、短狐也。孔氏曰、洪範五行傳、蜮如鼈、三足、生於南越。陸璣疏曰、一名射影。江淮水皆有之。人在岸上、影見水中、投人影則殺之。或曰、含沙射人皮肌、其瘡如疥是也。　靦、姡也。戶刮反。孔氏曰、說文云、靦面見

人。姡、面靦也。然則靦、姡皆面見人之貌。○〔鄭氏曰〕好、善也。○〔孔氏曰〕反側者、翻覆不正直之義。○〔歐陽氏曰〕汝隱匿形迹、能使我不見不覺、如鬼蜮之肆害於人乎。我則不得而知。汝今汝乃人爾、日以面目與我相視、無窮極、不可祕藏。我安得不知汝之譖我乎。○〔鄭氏曰〕作八章之歌、求女之情、反側極於是也。孔氏曰、作此八章之善歌、窮極爾反側之情。○王氏曰、作是詩將以絕之也、而曰好歌者、唯其好也、是以極求其反側、極其反側、非惡之也、有欲其悔悟之心焉爾。

何人斯八章、章六句。

巷伯、刺幽王也。寺人傷於讒、故作是詩也。孔氏曰、後宮稱永巷、是宮內道名也。伯、長也、主宮道官之長。○陳氏曰、巷伯、寺人之長者也。詩名巷伯、以寺人解之、明巷伯即寺人也。○呂氏曰、寺人、近習也。近習日見于君、然猶傷於讒、則幽王之不明可知。○董氏曰、當幽王之世、大臣傷於讒、如蘇公小臣傷於讒、如寺人孟子、則上下其得以免乎。編列於此者、其所以亂也。

萋七西反兮斐孚匪反兮、成是貝錦。彼譖人者、亦已大音泰甚。

〔毛氏曰〕萋斐、文章相錯也。貝錦、錦文也。鄭氏曰、錦文者、文如餘泉、餘蚳之貝文也。蚳、直基反。○孔氏曰、錦而連貝、故知爲貝之文。釋魚說貝文狀云、餘蚳黃白文、餘泉白黃文。李巡曰、餘蚳貝、甲黃爲質、白爲文彩。餘泉貝、甲以白爲質、黃爲文彩。陸璣疏云、貝、水介蟲也。其文彩之異、小大之殊甚衆。古者貨貝是也。今九眞交趾以爲杯盤寶物。　○〔鄭氏曰〕喩讒人集作已過、以成於罪、猶女工之集采色以成錦文。○〔李氏曰〕喩讒人織其罪也。○〔朱氏曰〕彼爲是者、亦已太甚矣。○〔說文曰〕緀、白文貌。詩曰緀兮斐兮、成是貝錦。

哆昌者反兮侈尺是反兮、成是南箕。彼譖人者、誰適與謀。

〔蘇氏曰〕哆、侈、皆張也。毛氏曰、哆、大貌。○說文曰、哆、張口也。○孔氏曰、侈者因物而大之名、故於衣袂半而益、謂之侈袂。○〔毛氏曰〕南箕、箕星也。鄭氏曰、箕星哆然、踵狹而舌廣。○孔氏曰、箕四星、二爲踵、二爲舌。　○〔鄭氏曰〕適、往也。○〔陳氏曰〕南箕之星、本非箕、張大其口以成其名爾。貝錦、南箕、皆曰成是者、言我本無是實、因萋斐張大以成之爾。○〔鄭氏曰〕誰往就汝謀乎、怪其言多且巧。○〔董氏曰〕崔靈恩集注、侈兮哆兮。說文作鉹兮哆兮。鉹、曲也。一曰[illegible]。

緝緝七立反翩翩、音篇謀欲譖人。愼爾言也、謂爾不信。

〔毛氏曰〕緝緝、口舌聲。翩翩、往來貌。長樂劉氏曰、緝緝、言能緝析萋斐以成經緯也。翩翩、言念念爲譖如高飛之禽、翩翩不能自已也。　○〔孔氏曰〕口舌緝緝然、往來翩翩然、謀欲爲讒譖以害人。○〔李氏曰〕此言讒人之意、惟欲譖人、爾無它營爲也。○〔陳氏曰〕譖人者、自謂得意、更宜保愼爾言。○〔王氏曰〕不愼爾言、則聽者有時而悟、謂爾不信矣。

捷捷幡幡、芳煩反謀欲譖言。豈不爾受、既其女遷。

〔毛氏曰〕捷捷、猶緝緝也。幡幡、猶翩翩也。陳氏曰、捷捷、儇利貌。幡幡、反覆貌。　○〔王氏曰〕豈不爾受、既其女遷者、上好譖、

則固將受汝.然好譖不已.則遇譖之禍.既遷而及汝矣.蘇氏曰.卽人者.人亦卽之.使王好讒.故得譖人以自逞.然人誰不欲逞乎.則其移於女也不久矣.○〔曾氏曰〕.謂爾不信.既其女遷.皆君子忠告之辭.○〔說文〕作咠咠幡幡.咠聶語也.

驕人好好.勞人艸艸.蒼天蒼天.視彼驕人.矜此勞人.

〔毛氏曰〕.好好.喜也.○〔蘇氏曰〕.艸艸.憂也.○〔王氏曰〕.驕人好好.勞人艸艸者.驕人譖行而得意.勞人遇譖而失度.其狀如此也.○〔李氏曰〕.呼天而告之曰.察此驕人之有罪乎.憫此勞人之無辜乎.

彼譖人者.誰適與謀.取彼譖人.投畀必二反豺士皆反虎.豺虎不食.投畀有北.有北不受.投畀有昊.

〔毛氏曰〕.投.棄也.○〔說文曰〕.豺.狼屬.狗聲.○〔毛氏曰〕.北方寒涼而不毛.孔氏曰.擲予有北.寒鄉使凍殺之.昊.昊天也.○〔朱氏曰〕.再言彼譖人者.誰適與謀者.甚嫉之.故重言之也.不食不受.言讒譖之人.物所共惡也.○〔鄭氏曰〕.有北不受.投畀有昊.付與昊天.制其罪也.○〔孔氏曰〕.緇衣曰.惡惡如巷伯.言欲其死亡之甚.孔子曰.好賢如緇衣.惡惡如巷伯.則爵不瀆而民作愿.刑不試而民咸服.

楊園之道.猗於綺反于畝丘.寺人孟子.作為此詩.凡百君子.敬而聽之.

〔毛氏曰〕.楊園.園名.猗.加也.畝丘.丘名.孔氏曰.釋丘云.如畝.畝丘.李巡曰.謂丘如田畝曰畝丘也.○〔孔氏曰〕.寺人字孟子.○〔王氏曰〕.楊園下地.以況卑人.畝丘高地.以況大臣.欲陵畝丘.則必道楊園.言將譖大臣.必始於卑人也.○〔孔氏曰〕.於時王都之側.蓋有此畝丘.詩人見之而為辭也.○〔劉氏曰〕.讒人罔極.不獨譖巳而已.必將上及大臣骨肉.但先自己始也.故曰.凡百君子.敬而聽之.其後王后太子及大夫.果多以讒廢者.

巷伯七章.四章章四句.一章五句.一章八句.一章六句.

谷風.刺幽王也.天下俗薄.朋友道絕焉.長樂劉氏曰.天子之於天下.無他職也.厚其人倫.皇建厥極.人君之所以夙夜者也.是故朋友道絕.則琢磨之義不行.琢磨之義不行.則人不會其有極.而歸其有極矣.於是君得以遂其不君.臣得以遂其不臣.父得以遂其不父.子得以遂其不子.兄得以遂其不兄.弟得以遂其不弟.夫得以遂其不夫.婦得以遂其不婦.皆由琢磨之義不行.而習以成俗.莫知以為恥也.乃至人倫悖亂.亡國喪身而弗可救.天下俗薄而朋友道絕.非天子之職歟.其曰刺之.不亦宜哉.○呂氏曰.急則相求.緩則相棄.恩厚不知.怨小必記.皆小人之交也.天下俗薄.朋友道絕.則莫非小人之交.

習習谷風.維風及雨.將恐邱勇反將懼.維予與女音汝.將安將樂音洛.女轉棄予.

〔毛氏曰〕.興也.〔鄭氏曰〕.習習.和調之貌.東風謂之谷風.將.且也.○〔孔氏曰〕.谷風.生長之風.取其朋友相長益.○〔毛氏曰〕.風雨相感.朋友相須.鄭氏曰.風而有雨.則潤澤行.孔氏曰.潤澤是雨之事.但雨得風乃行.則潤澤亦由風.故易曰.潤之以風雨.是風雨共為潤.○〔邱氏曰〕.在危難恐懼.則相親愛.曰維予與女.謂與巳厚也.○〔孔氏曰〕.纔得且安且樂.汝便轉更棄我乎.○〔毛氏曰〕.言朋友趨利.窮達相棄.鄭氏曰.棄恩亡舊.薄之甚.○〔東萊曰〕.朋友之義.出於天.其相求.本非以利害也.

故窮達若一.不知其義.則利害而已耳.離合安可常哉.玩習習谷風.維風及雨之辭.其義益可識矣.

習習谷風.維風及頹徒雷反.將恐將懼.寘之豉反予于懷.將安將樂.棄予如遺.

〔毛氏曰〕.頹.風之焚輪者也.孔氏曰.釋天云.焚輪謂之頹.扶搖謂之猋.○孫炎曰.迴風從上下曰頹.迴風從下上曰猋.猋必遙反.○〔鄭氏曰〕.寘.置也.○〔毛氏曰〕.風薄相扶而上.喻朋友相須而成.孔氏曰.頹風從上而下.力薄不能更升.谷風與相遇.二風并力.乃相扶而上.以喻朋友相率而成也.○王氏曰.風之扇物.則因其勢而相高.朋友相汲引.則德義相高.○〔鄭氏曰〕.置我於懷.言至親巳也.如遺者.如人行道遺忘物.忽然不省存也.○〔東萊曰〕.叔向見司馬侯之子.撫而泣之曰.自此其父之死.吾蔑與比而事君矣.昔者此其父始之.我終之.我始之.夫子終之.無不可.所謂維風及頹.此其一端也.

習習谷風.維山崔徂回反嵬五回反.無艸不死.無木不萎於危反.忘我大德.思我小怨.

〔毛氏曰〕.崔嵬.山巔也.雖盛夏萬物茂壯.艸木無有不死葉萎枝者.孔氏曰.長物之盛.莫過夏時.不能無不萎死者.○〔鄭氏曰〕.喻朋友安能不時有小訟.孔氏曰.良朋成就之德雖大.然無能使色不有忿者.無能使辭不有訟者.○〔朱氏曰〕.習習谷風.維山崔嵬.言其所被者廣.然猶無不死之艸.無不萎之木.況於朋友.豈可以忘大德而思小怨乎.劉氏曰.天地之功.有所不足.奈何忘我大德.思我小怨乎.○呂氏曰.生物之恩.及於崔嵬之山.不知以為德.一艸一木.偶然死絕.則怨其恩之不足.此忘我大德.思我小怨也.○鄭氏曰.大德.切磋以道.相成之謂也.

谷風三章.章六句.

蓼音六莪五河反.刺幽王也.民人勞苦.孝子不得終養爾.

〔朱氏曰〕.晉王裒以父死非罪.每讀詩至哀哀父母.生我劬勞.未嘗不三復流涕.受業者為廢此篇.詩之感人如此.○〔李氏曰〕.凱風.母不安其室之詩也.小弁.太子見棄之詩也.蓼莪.孝子不得終養之詩也.故其咎責怨慕哀痛如此.苟不為母所棄.不為父所逐.不困於行役.而得終養.則其歡欣可知矣.觀詩者.當以此類取之.

蓼蓼者莪.匪莪伊蒿呼毛反.哀哀父母.生我劬勞.

〔毛氏曰〕.興也.蓼蓼.長大貌.莪.解見菁菁者莪.蒿.解見鹿鳴.○〔歐陽氏曰〕.周人苦於勞役.不得養其父母者.見彼蓼蓼然長大者.非莪.卽蒿.皆艸木之微者.其茂盛如此.由天地生育之功也.思我之生也.父母養育我者.亦劬勞矣.而我不得終養以報也.○〔東萊曰〕.莪蒿不能報天地之生育.猶人子不能報父母之劬勞也.孟郊詩云.誰言寸草心.報得三春暉.

蓼蓼者莪.匪莪伊蔚音尉.哀哀父母.生我勞瘁似醉反.

〔毛氏曰〕蔚、牡菣也。去刃反陸璣草木疏云、牡蒿也、三月始生、七月華、華似胡麻華而紫赤、八月爲角、角似小豆角、銳而長、一名馬新蒿。○〔鄭氏曰〕瘁、病也。

缾蒲丁反之罄苦定反矣、維罍音雷之恥。鮮息淺反民之生、不如死之久矣。無父何怙音戶、無母何恃。出則銜恤、入則靡至。

〔毛氏曰〕缾小而罍大。孔氏曰、罍形似壺、大者受一斛。罄、盡也。鮮、寡也。○〔鄭氏曰〕恤、憂。靡、無也。○〔王氏曰〕缾、譬則民也、罍、譬則君也。缾之罄、則罍之恥、民之窮、則君之羞。○〔呂氏曰〕鮮、猶窮獨之義、言窮獨而從役、其生不如死也。○〔孔氏曰〕所以然者、以無父何所依怙、無母何所倚恃。○〔長樂劉氏曰〕出則銜無窮之恤。○〔曾氏曰〕入則靡至、無所歸投也。孔氏曰、已無父母、出門則中心銜憂、旋來入門、則堂宇空曠、不復覩見、是其所以悲恨也。○〔說文曰〕罄、空也。詩曰、缾之罄矣。去徑切。

父兮生我、母兮鞠我。拊音扶我畜我、長我育我、顧我復我、出入腹我。欲報之德、昊天罔極。

〔毛氏曰〕鞠、養也。○〔孔氏曰〕拊、拊循也。長樂劉氏曰、防其騃也則拊之。○〔朱氏曰〕畜、亦養也。○〔鄭氏曰〕育、覆育也。孔氏曰、謂其寒暑或身體軀之覆近而愛育焉。顧、旋視也。孔氏曰、謂去之而反顧也。復、反覆也。鄭氏曰、顧、旋視、復、反覆、不能暫捨也。腹、懷抱也。孔氏曰、謂置之於懷抱。○毛氏曰、腹、厚也。父兮生我者、本其氣也。○〔李氏曰〕拊我畜我而下、皆重復言生育之恩也。○〔朱氏曰〕父母之恩如此、欲報之以德、而父母之恩如天之無窮、不知所以爲報也。

南山烈烈、飄避遙反風發發。民莫不穀、我獨何害。

〔王氏曰〕南山之氣烈烈。○〔邱氏曰〕烈烈、氣之寒。○〔毛氏曰〕發發、疾貌。○〔鄭氏曰〕穀、養也。○〔蘇氏曰〕虐政之病人、如大寒之視南山而間飄風。○〔歐陽氏曰〕南山烈烈、望之可畏也。飄風發發、暴急而中人也。鄭氏曰、民人自苦見役、視南山則烈烈然、飄風發發然、寒且疾也。○〔王氏曰〕民莫不穀、我獨何害、傷已獨不得終養也。朱氏曰、我獨何爲遭此害也。○〔孔氏曰〕他得孝養、已獨寒苦、此怨者之常辭。

南山律律、飄風弗弗。民莫不穀、我獨不卒。

〔王氏曰〕南山之勢律律崒子恤反嵂音律之謂也。○〔毛氏曰〕律律、猶烈烈也。弗弗、猶發發也。陳氏曰、弗弗、動貌。○〔鄭氏曰〕卒、終也。我獨不得終養父母、重自哀傷也。

蓼莪六章、四章章四句、二章章八句。

大東、刺亂也。東國困於役而傷於財、譚徒南反大夫作是詩以告病焉。孔氏曰、譚國在京師之東。○杜氏左傳注、譚國在濟南平陵縣西南。

有饛音蒙簋飧音孫、有捄音虯棘匕必履反。周道如砥之履反、其直如矢。君子所履、小人所視。睠音眷言顧之、潸所姦反焉出

涕音體。

〔毛氏曰〕興也。饛、滿簋貌。飧、熟食、謂黍稷也。孔氏曰、禮之通例、皆簋盛稻粱、簠盛黍稷。捄、長貌。匕、所以載鼎實。棘、赤心也。孔氏曰、雜記云、匕用桑、長三尺、謂喪祭也、吉禮用棘、鼎實者肉也、煮肉必實之於鼎、必載之者、以古之祭祀享食、必體解其肉之胖、既大、故須以匕載之、謂出之鼎、升之於俎也、棘木赤心。○〔孔氏曰〕砥、謂礪石、言其平也。禹貢曰、礪砥砮音奴丹。矢、則言其直。君子小人、在位與民庶也。○〔毛氏曰〕睠、反顧也。潸、涕下貌。○〔蘇氏曰〕思先王之世、諸侯富足、其簋之飧、饛然。其鼎之匕、捄然。孔氏曰、言有饛然滿者簋中黍稷之食也、有捄然長者棘木載肉之匕也。○〔歐陽氏曰〕周道平直、而賦役均。○〔李氏曰〕在位之君子、則履而行之、在下之小人、則瞻而視之。○〔鄭氏曰〕此事在乎前世、過而去矣。從今顧視之、爲之出涕、傷今不如古也。蘇氏曰、當是時也、周之所以取於諸侯者平均正直、凡今之君子猶及行之、小人猶及見之、至於幽王遂不然、是以顧之而出涕也。

小東大東、杼直呂反柚音逐其空。糾糾居黝反葛屨九具反、可以履霜。佻佻徒彫反公子、行彼周行戶郎反。既往既道、使我心疚音救。

〔蘇氏曰〕內周視諸侯、皆東也。○〔孔氏曰〕杼、持緯者也。說文曰、盛緯器。〔董氏曰〕柚、卷經者。朱氏曰、柚、受經者也。○〔毛氏曰〕空、盡也。○〔董氏曰〕糾糾、疏貌。○〔鄭氏曰〕葛屨、夏屨也。孔氏曰、夏日之葛屨。○〔朱氏曰〕佻、輕薄不耐勞苦之貌。呂氏曰、佻佻、輕儇驕傲之貌。○〔毛氏曰〕公子、譚公子也。陳氏曰、公子不必諸侯之子、貴者之稱也。○〔呂氏曰〕行、即道也。周行、周之道路。朱氏曰、周行、大路也。○〔鄭氏曰〕疚、病也。賦斂小亦於東、大亦於東。○〔蘇氏曰〕小大皆取於東、東人之杼柚空矣。董氏曰、譚爲東方小國、土地之出、疏絲其垂也。○〔歐陽氏曰〕至於窮乏以葛屨而履霜。○〔王氏曰〕公子不宜服役、今公子行彼周行之道路、則餘人可知矣。○〔朱氏曰〕奔走往道、不勝其勞、使我心憂而病也。

有冽音列氿音軌泉、無浸子鴆反穫戶郭反薪。契契苦計反寤歎、哀我憚丁佐反人。薪是穫薪、尚可載也。哀我憚人、亦可息也。

〔毛氏曰〕冽、寒意也。側出曰氿泉。穫、艾也。契契、憂苦也。憚、勞也。○〔鄭氏曰〕尚、庶幾也。○〔朱氏曰〕載、載以歸也。○〔歐陽氏曰〕此告病之辭也。○〔孔氏曰〕冽然寒氣之氿泉、無得浸漬我所穫之樵薪、以浸之則濕腐不中用也。譚大夫契契憂苦而寤寐之中嗟哀憐我譚國勞苦之民、極斂之則困病也。○〔蘇氏曰〕薪已艾矣、而復浸之、則腐、民已勞矣、而復事之、則病、故已艾則庶其載而畜之、已勞則庶其息而安之。○〔釋文〕浸作寖。

東人之子、職勞不來音賚。西人之子、粲粲衣服。舟人之子、熊羆是裘。私人之子、百僚力彫反是試。

〔朱氏曰〕、東人、諸侯之人也。〇〔鄭氏曰〕、職、主也。朱氏曰、職、事主也。 〇〔毛氏曰〕、來、勤也。孔氏曰、來、勤、釋詁文。以不蔽勞來、爲不見勤。故采薇序曰、杕杜以勤歸、即是勞來也。 西人、京師人也。粲粲、鮮盛也。舟人、舟楫之人。〇〔孔氏曰〕、私人、皂隸之屬。玉藻云、大夫私事使私人擯。以臣〇〔毛氏曰〕、試、用也。〇〔鄭氏曰〕、東人勞苦而不見謂勤。孔氏曰、東國之子、主爲勞苦、盡財以供王賦、而曾不見謂以爲勤、以禮人不恤之臣。 西人皆謂錡竒。〇〔歐陽氏曰〕、舟人方事侈富、潔其衣服以相誇、至於操舟之賤、亦衣熊羆之裘、而私家之人、皆備百官而祿食。王氏曰、私人之子、試於百僚、則是絕功臣之世、進賢者之類、而賤者用事而貴也。 〇〔朱氏曰〕、此言賦役不均、羣小得志也。

或以其酒、不以其漿。鞙鞙胡犬反佩璲、音遂不以其長。維天有漢、監古蹔反亦有光。跂丘豉反彼織女、終日七襄。

〔毛氏曰〕、鞙鞙、長貌。璲、瑞也。鄭氏曰、佩璲者、以瑞玉爲佩。〇後漢輿服志曰、古者君臣佩玉、五伯迭興、戰兵不息、解去韍佩、留其係璲、以爲章表。故詩曰、鞙鞙佩璲、此之謂也。韍佩既廢、秦乃以采組連結於璲、轉相結受、故謂之綬。漢承秦制而加改、故加之以雙印佩刀之飾。至孝明皇帝、乃爲大佩衝牙雙瑀璜、皆以白玉。 漢、天河也。有光而無所明。孔氏曰、楊泉物理論云、漢、水之精也。氣發而升、精華浮上、宛轉隨流、名曰天河、一曰雲漢。 〇〔鄭氏曰〕、監、視也。〇〔毛氏曰〕、跂、隅貌。〇〔朱氏曰〕、織女、星名、在漢旁。孔氏曰、孫毓云、織女三星、跂然如隅、然則三星鼎足而成三角、望之跂然。 〔鄭氏曰〕、襄、駕也。駕謂更其肆也。從旦至暮七辰、辰一移、因謂之七襄。孔氏曰、肆、謂止舍處。天有十二次、日月星辰所止舍也。在天爲次、在地爲辰、星之行、晝夜雖各六辰、數者舉其終始、故七即自卯至酉也。 〇〔朱氏曰〕、東人或饋之以酒、西人曾不以爲漿。東人或與之以鞙然之佩、而西人曾不以爲長。維天之有漢、則庶乎其有以監我。歐陽氏曰、譏人仰訴於天、言我民困矣、天之雲漢有光、亦能下監我民乎。其不言日月之明、而言雲漢之光者、謂不能下臨也。而織女之七襄、則庶乎其能成文章以報我矣。無所赴愬、而言惟天庶乎其恤我爾。 〇〔董氏曰〕、古爾雅曰、皐皐琄琄、刺素餐也。釋曰、琄琄佩璲、則古字作琄、今爾雅文作翈。〇〔說文〕、歧、頃也。頭頃也。頭頃不正也。 詩曰、歧彼織女。去智切。

雖則七襄、不成報章。睆華板反彼牽牛、不以服箱。東有啓明、西有長庚。有捄天畢、載施之行。戶郎反

〔毛氏曰〕、報、反報成章也。睆、明星貌。孔氏曰、睆然而明。 河鼓謂之牽牛。孔氏曰、爾雅以河鼓牽牛爲一星。李巡孫炎以爲二星、不知其同異。 〇〔邱氏曰〕、服箱、猶言駕車也。朱氏曰、易曰、服牛乘馬。 〇〔毛氏曰〕、箱、大車之箱也。孔氏曰、兩較之內謂之箱、甫田曰、乃求萬斯箱。書傳曰、長幾充箱、是車內容物之處。 日旦出謂明星爲啓明、日既入謂明星爲長庚。庚、續也。長樂劉氏曰、金星朝在東、所以啓日之明。夕在西、所以續日之長。〇李氏曰、鄭樵云、啓明、金星、長庚、水星。金在日西、故日將出則東見。水在日東、故日將沒則西見。 捄、畢貌。畢、所以掩兔也。孔氏曰、月令、禁羅網畢翳。畢、田器也。天畢、畢星也。 〇〔鄭氏曰〕、行、行列也。〇〔歐陽氏曰〕、大雖有織女、不能爲我織而成章。鄭氏曰、織女有織名爾、駕則有西無東、不如人織相反報成文章。〇孔氏曰、織之用緯、一來一去、是報反成章。 雖有牽牛、不能爲我駕車而輸

物。雖有啓明長庚、不能助日爲晝。俾我營作。鄭氏曰、啓明長庚、皆有助日之名、而無實光也。 雖有天畢、不能爲我掩捕鳥獸。孔氏曰、在天之畢、徒施於二十八宿之行列而已、何曾見其掩兔乎。 〇〔朱氏曰〕、至是則知天亦無若我何矣。

維南有箕、不可以簸。波我反 維北有斗、不可以挹酒漿。音揖 維南有箕、載翕其舌。許急反 維北有斗、西柄之揭。居竭反

〔朱氏曰〕、箕星、夏秋之間見於南方。斗、北斗也。〇〔毛氏曰〕、挹、㪺也。矩于反。廣雅云、酌也。 〇〔鄭氏曰〕、翕、猶引也。〇〔董氏曰〕、箕其踵似箕、且有舌。斗其方如斗、且有柄。箕四星、二爲踵、二爲舌。踵狹而舌廣、故曰翕。斗四星爲斗、三星爲柄、垂而下揭、故曰揭。〇〔朱氏曰〕、斗西柄、亦秋時也。〇〔歐陽氏曰〕、雖有箕、不能爲我簸揚糠粃。雖有斗、不能爲我挹酌酒漿。箕斗非徒不可用而已、箕引其舌、反若有所噬。斗西其柄、反若有所挹取於東也。〇〔朱氏曰〕、是大非徒無若我何、乃亦若助西人而見困、甚怨之辭也。

大東七章、章八句。

四月、大夫刺幽王也。在位貪殘、下國構古又反禍、怨亂並興焉。韋氏曰、韓詩作四月、歎征月也。

四月維夏、六月徂暑。先祖匪人、胡寧忍予。

〔朱氏曰〕、興也。〇〔李氏曰〕、乃夏之四月六月也。〇〔毛氏曰〕、徂、往也。六月火星中、暑盛而往矣。孔氏曰、月令、季夏六月、昏大火中。 〇〔朱氏曰〕、四月維夏、則六月徂暑矣。先祖豈非人乎。而何寧忍使我遭此禍也。無所歸咎之辭也。王氏曰、先祖匪人乎、亦人爾、則不宜忍其後使之遇亂世。

秋日淒淒、七西反百卉許貴反具腓。芳非反 亂離瘼矣、爰其適歸。

〔毛氏曰〕、淒淒、涼風。卉、草也。〇〔鄭氏曰〕、具、猶皆也。〇〔毛氏曰〕、腓、病也。〇〔邱氏曰〕、離、離散也。家語曰、詩曰、亂離瘼矣、此傷離散以爲亂者也。 〇〔毛氏曰〕、瘼、病也。〇〔杜氏左傳注曰〕、爰、於也。〇〔毛氏曰〕、適、之也。〇〔鄭氏曰〕、涼風用事、則衆草皆病。〇〔杜氏左傳注曰〕、禍亂於何所歸乎。歎之。家語作奚其適歸。〇〔東萊曰〕、秋日、冬日、猶云秋時、冬時也。

冬日烈烈、飄風發發。民莫不穀、我獨何害。

〔鄭氏曰〕、烈烈、猶栗烈也。發發、疾貌。〇〔朱氏曰〕、穀、善也。〇〔李氏曰〕、幽王虐政愈甚、如冬日烈烈然而虐、飄風發發然而疾也。〇〔朱氏曰〕、民莫不善、而我獨何以遭此害乎。李氏曰、幽王之時、天下莫不被其禍、乃云民莫不穀者、此據作詩者之言也。

夏則暑、秋則腓、冬則烈。禍亂日進、無時而息也。

山有嘉卉、侯栗侯梅。廢爲殘賊、莫知其尤。

〔鄭氏曰〕嘉善也。侯維也。尤過也。○〔李氏曰〕言山有嘉卉、是栗是梅也。考工記言天下之大獸五、脂者膏者贏者羽者鱗者。與此詩之文相類。梅栗皆美之卉、今廢爲殘賊、曾莫知其罪。民猶嘉卉也。今君忍而殘虐之、曾莫知其所以得罪之由也。蘇氏曰、廢爲殘賊、言幽王斬而剝下、下無完民也。

相息亮反彼泉水、載清載濁。我日構禍、何曷反云能穀。

〔鄭氏曰〕相視也。○〔朱氏曰〕載則也。○〔鄭氏曰〕構猶合集也。曷之言何也。○〔邱氏曰〕我視彼泉水、則有清時、則有濁時、不一於濁也。幽王之時皆濁、無有或清之時。○〔朱氏曰〕相彼泉水、猶有時而清、有時而濁、而我乃日日構害、則曷云能善乎。

滔滔吐刀反江漢、南國之紀。盡瘁以醉反以仕、寧莫我有。

〔毛氏曰〕滔滔大水貌。○〔鄭氏曰〕江漢南國之大水。○〔朱氏曰〕紀綱紀也。謂經帶包絡之也。○〔鄭氏曰〕瘁病也。○〔朱氏曰〕有識有也。○〔蘇氏曰〕王者如江漢之紀衆水、使天下有所宗、而人有所賴。○〔朱氏曰〕今也盡瘁以仕、而王何其不我有哉。

匪鶉徒丸反匪鳶、以專反翰飛戾天。匪鱣張連反匪鮪、于軌反潛逃于淵。

〔毛氏曰〕鶉鵰也。孔氏曰、說文云、鷻鵰也。從鳥敦聲。字異於鶉也。○釋文、字或作鷻。○李氏曰、若以爲鶉鵲之鶉、則無戾天理。鵰似鷹而上、其飛上薄雲漢。○〔爾雅曰〕鳶烏醜、其飛也翔。疏云、鳶鴟也。鴟烏之類。其飛也布翅翺翔。○說文云、鳶鷙鳥也。○〔鄭氏曰〕翰高戾至也。鱣鮪解見碩人。○〔劉氏曰〕言怨亂並興、憂之辭也。曾不爲鶉鳶乎、翰飛戾天。曾不爲鱣鮪乎、潛逃于淵。言非此四者、則皆罹其患矣。陳氏曰、雖欲高飛深藏而不可得也。

山有蕨、居月反薇、隰有杞桋。音夷君子作歌、維以告哀。

杞解見四牡。○〔毛氏曰〕桋赤棘也。孔氏曰、釋木云、桋赤梀。郭璞云、赤棘樹葉細而岐銳、皮理錯戾、好叢生山中、爲車輞。○〔鄭氏曰〕此言草木生各得其所。人反不得其所、傷之也。告哀、言勞病而愬之。蘇氏曰、桋或作苐。幽王之亂、大夫有退而食蕨薇杞桋以免其禍者、作此詩以告其哀。憐天下之忠、非以爲其身也。

四月八章、章四句。

小旻之什十篇、六十五章、四百十四句。

呂氏家塾讀詩記卷第二十二

北山之什

北山、大夫刺幽王也。役使不均、已勞於從事、而不得養其父母焉。李氏曰、孔子曰、公則說。若不均、則雖征役未甚勞苦、而人亦將怨矣。觀大東之詩、則有粲粲衣服者、有葛屨履霜者。北山之詩、則有息偃在床者、有不已于行者、則天下安得而說服哉。○王氏曰、經營四方、出入風議、皆大夫之事也。

陟彼北山、言采其杞。音起偕偕音皆士子、朝夕從事。王事靡盬、音古憂我父母。

〔李氏曰〕杞、枸杞也。左氏昭十二年、有圃生之杞。杜元凱注云、世所謂枸杞者。○〔毛氏曰〕偕偕彊壯貌。說文曰、偕、偕也。○〔朱氏曰〕大夫行役、陟彼北山、采杞而食也。○〔毛氏曰〕士子有王事者也。○〔鄭氏曰〕朝夕從事、言不得休息。○〔朱氏曰〕王事靡盬、憂我父母、言以王事而貽親憂也。

溥音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音賓莫非王臣。大夫不均、我從事獨賢。

〔毛氏曰〕溥大。率循。濱涯也。孔氏曰、九州海環之、濱是四畔近水之處。○〔王氏曰〕取數多謂之賢。禮記曰、某賢於某若干、與此同義。孔叢子曰、我從事獨賢、勞事獨多也。出小爾雅廣言篇。○〔朱氏曰〕言土之廣、臣之衆、而王不均平、使我從事獨勞也。不斥王而

曰大夫詩人之忠厚如此。(孔氏曰作者言王道之衰傷境界之削則云蹙國百里蹙蹙靡所騁恨其有人衆而不使即以廣大言之所怨情異故設辭不同) ○〔董氏曰〕孟子荀氏作普天之下左氏引詩亦然古無濱字說文作瀕徐鉉謂俗作濱非也

四牡彭彭王事傍傍(布彭反) 嘉我未老鮮(息淺反) 我方將旅力方剛經營四方

〔毛氏曰〕彭彭然不得息傍傍然不得已○〔鄭氏曰〕嘉鮮皆善也○〔毛氏曰〕將壯也○〔朱氏曰〕旅與膂同(李氏曰毛氏以旅爲衆案桑柔曰靡有旅力秦誓曰旅力既愆若桑柔之詩以謂衆力方愆猶可也如秦誓及此詩但指作詩者及良士耳不得解爲衆也旅亦訓陳左氏庭實旅百杜元凱注以旅訓陳此旅力亦是陳力也○後漢傅毅詩曰哀我經營旅力靡及注旅陳也) ○〔李氏曰〕四牡彭彭然不得休息王事傍傍然不得已蓋王之意善我之未老善我之方壯以我之力方且剛強可以經營四方而使之

或燕燕居息或盡瘁事國或息偃在牀或不已于行

〔毛氏曰〕燕燕安息貌盡瘁事國盡力勞瘁以從國事○〔鄭氏曰〕不已猶不止也(李氏曰有不止於行而馳驅於道路者) ○〔李氏曰〕自此以下皆言役使不均(劉氏曰彼或不知叫號我則慘慘劬勞彼或棲遲偃仰我則王事鞅掌彼或湛樂飲酒我則慘慘畏咎彼或出入風議我則靡事不爲以彼爲賢耶則國事待我而集以我爲賢耶則厚祿居彼爲多) ○〔左氏傳〕晉伯瑕曰詩曰或燕燕居息或憔悴事國

或不知叫號(戶刀反) 或慘慘(七感反) 劬勞或棲(音西)遲偃仰或王事鞅(於兩反)掌

〔李氏曰〕有棲遲於家而偃仰者○〔毛氏曰〕鞅掌失容也(孔氏曰鞅掌煩勞之狀言事煩鞅掌不暇爲容儀也今俗語以職煩爲鞅掌其言出於此) ○〔釋文〕偃仰作偃卬○〔東萊曰〕號呼也或不知叫號謂深居安逸雖外之叫呼亦不知也

或湛(都南反) 樂(音洛)飲酒或慘慘畏咎或出入風(音諷)議(如字協句音宜) 或靡事不爲

〔王氏曰〕出入風議親信而優游也(陳氏曰出入風議從口舌也)

北山六章三章章六句三章章四句

無將大車大夫悔將小人也(鄭氏曰幽王之時小人衆多賢者與之從事自悔與小人並)

無將大車祇(音支)自塵兮無思百憂祇自疷(都禮反)兮

〔鄭氏曰〕將猶扶進也○〔孔氏曰〕大車平地載任之車其車駕牛祇適也○〔毛氏曰〕疷病也○〔蘇氏曰〕將大車則塵汙之思百憂則病及之○〔李氏曰〕猶小人不可與之共事與之共事難及其身不可逃也

無將大車維塵冥冥(莫庭反) 無思百憂不出于熲(古迥反)

〔朱氏曰〕冥冥昏晦也熲與耿同小明也在憂中耿耿然不能出也○〔荀子大略篇云〕君人者不可以不慎取臣匹夫者不可以不慎取友友者所以相有也道不同何以相友也均薪施火火就燥平地注水水流濕夫類之相從也如此之著也以友觀人焉所疑取友善人不可不慎是德之基也詩曰無將大車維塵冥冥言無與小人處也

無將大車維塵雝(於勇反)兮無思百憂祇自重(直用古)兮

〔鄭氏曰〕雝猶蔽也重猶累也(王氏曰凡物之行不爲物所累則輕而速爲物所累則重而遲)

無將大車三章章四句

小明大夫悔仕於亂世也(歐陽氏曰鄭謂名篇曰小明者言幽王日小其明損其政事據詩終篇但述征行勞苦畏於得罪不敢懷歸之事乃是大夫悔仕之辭如序之說是也了無幽王日小其明之意大雅明明在下謂之大明小雅明明上天謂之小明自是名篇者偶爲誌別爾了不關詩義苟如鄭說則小旻小宛之類有何義乎)

明明上天照臨下土我征徂西至于艽(音求)野二月初吉載離寒暑心之憂矣其毒大(音泰)苦念彼共(音恭)人涕零如雨豈不懷歸畏此罪罟(音古)

〔蘇氏曰〕艽地名也(毛氏曰艽野遠荒之地) ○〔朱氏曰〕二月建卯也○〔毛氏曰〕初吉朔日也○〔孔氏曰〕離歷也○〔毛氏曰〕罟網也○〔朱氏曰〕此大夫以二月西征至于歲莫而未得歸故呼天而訴之其毒大苦謂憂之甚○〔邱氏曰〕共人謂溫恭之人隱居不仕者也賢者久不得歸於是悔仕進退既難恐不免於禍念彼不仕之友閑居自樂欲似之而不得故涕零如雨也○〔王氏曰〕豈不懷歸畏此罪罟者世亂矣欲去而畏離罪也

昔我往矣日月方除(直慮反) 曷云其還歲聿云莫(音暮) 念我獨兮我事孔庶心之憂矣憚我不暇念彼共人睠(音眷)睠懷顧豈不懷歸畏此譴怒

〔毛氏曰〕除除陳生新也(孔氏曰上云二月初吉謂始行之時故言除陳生新謂二月也下云日月方奧傳曰燠即暑溫亦謂二月也) ○〔鄭氏曰〕昔以是時往至今未知何時可還而歲已暮矣蓋身獨而事衆是以勤勞而不暇也○〔孔氏曰〕悔仕於亂故念彼共人睠睠然情懷反顧恨不隱而遭此勞也我誠思歸畏此譴怒而不敢歸耳

昔我往矣日月方奧(於六反) 曷云其還政事愈蹙(子六反) 歲聿云莫采蕭穫(戶郭反) 菽(音叔) 心之憂矣自詒伊戚念彼共人興言出宿豈不懷歸畏此反覆(芳福反)

〔毛氏曰〕奧煖也○〔鄭氏曰〕愈猶益也○〔毛氏曰〕蹙促也○〔鄭氏曰〕詒遺也○〔毛氏曰〕戚憂也○〔鄭氏曰〕興起也○〔朱氏曰〕今未知還期而政事益以促急是以至此歲莫采蕭穫菽之時而

不得歸也。長樂劉氏曰采蕭穫菽者冬之事也○董氏曰采蕭所以祭也穫菽所以畜也覩時之晚所以爲畜爲祭不得有備故憂之而感 ○〔鄭氏曰〕自詒伊戚。我冒亂世而仕。自遺此憂悔仕之辭。○〔蘇氏曰〕念彼共人興言出宿。不安寢也。鄭氏曰夜臥起宿於外憂不能宿於內也 ○〔朱氏曰〕畏此反覆。王政險側不可知也。

嗟爾君子。無恒安處。昌慮反 靖共爾位。正直是與。神之聽之。式穀以女。

〔毛氏曰〕恒常也。○〔王氏曰〕靖靜也。○〔毛氏曰〕式用也。○〔邱氏曰〕穀祿也。○〔朱氏曰〕以猶與也。○〔歐陽氏曰〕嗟爾君子無恒安處。乃是大夫自相勞苦之辭。云無苟偸安。使靖共爾位之職。惟正直是與。則神將佑爾以福也。○〔鄭氏禮記注曰〕神聽汝之所爲。用祿與汝。○〔表記〕子曰事君不下達。不尙辭。非其人弗自。小雅曰靖共爾位。正直是與。神之聽之。式穀以女。鄭氏曰不下達不以私事自通於君也不尙辭不多浮華之言也弗自不身與相親○呂氏曰上達者進乎高明下達者趨乎汚下自者所由以爲主也彼謂孔子主癰疽與侍人瘠環非其人而自之也 ○〔東萊曰〕上三章皆悔仕亂世。厭於勞役。欲安處休息而不可得。故每章有懷歸之歎。至是知不可去矣。則與其同列自相勞苦曰。嗟爾君子。無恒欲安處也。苟靜恭於位。惟正直之道是與。則神將佑之矣。何必去哉。卒章又申言之也。

嗟爾君子。無恒安息。靖共爾位。好呼報反是正直。神之聽之。介爾景福。

〔毛氏曰〕息猶處也。介景皆大也。

小明五章。三章章十二句。二章章六句。

鼓鐘。刺幽王也。孔氏曰鄭氏於中候握河紀注云昭王時鼓鐘之詩所爲作者鄭時未見毛詩依三家爲說也

鼓鐘將將。淮水湯湯。憂心且傷。淑人君子。懷允不忘。

〔孔氏曰〕鼓擊也。○〔釋文曰〕將將聲也。○〔禹貢曰〕導淮自桐柏。東會于泗沂。東入于海。孔氏曰桐柏山在南陽之東 ○〔釋文曰〕湯湯流盛也。○〔鄭氏曰〕淑善也。允信也。○〔王氏曰〕幽王鼓鐘淮水之上。爲流連之樂。久而忘反。故人憂傷。淑人君子懷允不忘者。傷今而思古也。李氏曰言今我思古之善人君子念而信之未嘗忘也

鼓鐘喈喈。音皆 淮水湝湝。戶皆反 憂心且悲。淑人君子。其德不回。

〔毛氏曰〕喈喈猶將將也。○〔蘇氏曰〕湝湝水流也。○〔毛氏曰〕回邪也。○〔王氏曰〕湝湝則既不溢矣。淑人君子其德不回。亦思古也。

鼓鐘伐鼛。古毛反 淮有三洲。憂心且妯。勑留反 淑人君子。其德不猶。

〔毛氏曰〕鼛大鼓也。周禮鼓人以鼛鼓鼓役事注云鼛鼓長丈二尺韗人云皐鼓長尋有四尺○孔氏曰鼛即皐也古今字異耳 ○〔孔氏曰〕水中可居曰洲。○〔蘇氏

曰〕言水落而洲見也。○〔毛氏曰〕妯動也。猶若也。○〔王氏曰〕作樂當淮水之溢。至淮水之降。以言其久也。其流連亦甚矣。○〔孔氏曰〕憂結於心爲之變動容貌。念古之善人君子。其德不若幽王也。朱氏曰言不若今王之荒亂○董氏曰用於淮上則其地遠也用於三洲則其役久也其地遠其役久則民怨而音變悽苦之氣貫金石入匏故聞之者憂傷也 ○〔東萊曰〕淮有三洲。作詩者賦其當時所見也。

鼓鐘欽欽。鼓瑟鼓琴。笙磬同音。以雅以南。以籥以灼反不僭。七念反

孔氏曰。欽欽亦鐘聲也。毛氏曰欽欽言使人樂進也○孔氏曰人聞而樂進其善 ○〔爾雅疏曰〕禮圖舊云雅瑟長八尺一寸。廣一尺八寸。二十三絃。其常用者十九絃。頌瑟長七尺二寸。廣尺八寸。二十五絃。盡用之。廣雅云。琴長三尺六寸六分。五絃。後加文武二絃。笙以匏爲盛。列十三管匏中。笙簧有簧。故或謂笙爲簧。磬以石爲之。其制在考工記磬氏。○〔蘇氏曰〕雅二雅。南二南也。籥解見簡兮。毛氏曰爲雅爲南也舞四夷之樂東夷之樂曰昧南夷之樂曰南西夷之樂曰朱離北夷之樂曰禁以爲籥舞○鄭氏曰雅萬舞也南也籥也三者不僭周樂尙武故謂萬舞爲雅雅正也籥舞文樂也○歐陽氏曰季札見舞南籥者曰美哉猶有憾蓋以爲文王之樂詩又以文王之詩爲周南召南以雅以南者不知南爲何樂當闕所未詳 ○〔朱氏曰〕僭亂也。○〔孔氏曰〕先言鐘者先擊金以奏諸樂。左傳謂之金奏。○〔朱氏曰〕琴瑟在堂。笙磬在下。同音言其和也。以雅以南以籥不僭。言三者皆不僭也。○〔蘇氏曰〕言幽王之不德。豈其樂非古歟。樂則是而人則非也。

鼓鐘四章。章五句。

楚茨。徐咨反 刺幽王也。政煩賦重。田萊音來多荒。饑饉降喪。民卒流亡。祭祀不饗。故君子思古焉。

〔呂氏曰〕楚茨極言祭祀所以事神受福之節。致詳致備。所以推明先王致力於民者盡。則致力於神者詳。觀其威儀之盛。物品之豐。所以交神明。逮羣下。至于受福無疆者。非德盛政修。何以致之。○〔蘇氏曰〕凡詳言之者。皆思而不得見之辭也。

楚楚者茨。言抽勑留反其棘。自昔何爲。我蓺魚世反黍稷。我黍與與。音餘 我稷翼翼。我倉既盈。我庾維億。以爲酒食。以饗以祀。以妥湯果反以侑。音又 以介景福。

〔毛氏曰〕楚楚茨棘貌。○〔鄭氏曰〕茨蒺藜也。孔氏曰釋艸文郭璞曰布地蔓生細葉子有三角刺○董氏曰鄭康成謂茨以采齊當爲楚薺之薺盧後世誤也○說文曰薺蒺藜也而茨則以茅葦屋覆之名然則當康成世字猶爲薺其爲茨者後人誤也 ○〔朱氏曰〕抽謂其條抽發。○〔鄭氏曰〕與與翼翼蕃蕪貌。○〔毛氏曰〕露積曰庾。孔氏曰甫田言曾孫之稼如茨如梁此聚稼也又曰曾孫之庾如坻如京是積粟也下言乃求千斯倉乃求萬斯箱欲以萬箱載稼千倉納庾是庾未入倉矣故曰露積周語云野有庾積 ○〔鄭氏曰〕十萬曰億。○〔毛氏曰〕妥安坐也。侑勸也。○〔孔氏曰〕介大也。○〔鄭氏曰〕景大也。○〔王氏曰〕今棘茨之所

生乃自昔我蓺黍稷之地○〔孔氏曰〕我所種之黍與與然我所種之稷翼翼然蕃茂盛大皆得成就○〔王氏曰〕及其收也則我倉既盈無所藏之則露積爲庾其數至億長樂劉氏曰古者內自鄉遂外薄要荒皆成井邑與與然比鄰之黍皆豐也翼翼然左右之稷皆實也故我倉盈於州都我庾充於億兆其成民如此然後可以致力於鬼神於是以爲酒食以享以祀以妥以侑鄭氏曰以黍稷爲酒食以祀先祖既有迎尸使處神坐而食之恐其不飽祝以主人之辭勸之○少牢饋食禮尸升筵祝主人皆拜妥尸尸荅拜遂坐尸告飽祝侑曰皇尸未實侑尸又食主人不言拜侑尸又三飯注祝言而不拜主人不言而拜親疏之宜以介景福也

濟濟子禮反蹌蹌七羊反絜爾牛羊以往烝嘗或剝或亨普庚反或肆音四或將祝祭于祊補彭反祀事孔明先祖是皇神保是饗孝孫有慶報以介福萬壽無疆

〔毛氏曰〕濟濟蹌蹌言有容也孔氏曰曲禮云大夫濟濟士蹌蹌是有容也祭祀之禮主人自絜而移其賓賓客則有容儀故濟濟蹌蹌也○〔長樂劉氏曰〕絜者在滌而芻之也○〔鄭氏曰〕冬祭曰烝秋祭曰嘗董氏曰自黍稷成爲酒醴至其爲祭乃烝嘗之時也剝解剝其皮也○〔毛氏曰〕亨飪之也孔氏曰亨謂煮之使熟故云亨飪之也肆陳也蘇氏曰肆陳其骨體於俎也○朱氏曰鄭氏讀肆爲𩠐謂𩠐其骨體而升之俎也亦通○〔鄭氏曰〕將奉持而進之也○〔毛氏曰〕祊門內也孔氏曰郊特牲云索祭祝于祊注云廟門外曰祊與此不同○〔鄭氏曰〕孔甚也○〔朱氏曰〕明猶備也著也○〔毛氏曰〕皇大也○〔朱氏曰〕神保鬼神之嘉號楚詞曰思靈保兮賢姱苦于切蓋古語然也○〔長樂劉氏曰〕孝孫謂天子也○〔孔氏曰〕介大也○〔鄭氏曰〕疆境界也○〔孔氏曰〕古之明王其助祭之臣其儀濟濟然蹌蹌然乃潔所祀之牛羊爲烝嘗之祭又曰周禮祭祀之聯事司徒奉牛司馬奉羊各有司也既潔此牲其治之亦各有職或解剝之者或亨煑之者或陳之者或奉持而進之者○〔鄭氏曰〕孝子不知神之所在故使祝博求之平生門內之旁待賓客之處祀禮於是甚明王氏曰凡祭祼鬯求諸陰焫蕭求諸陽索祭祝于祊求于陰陽之間夫遊魂爲變無不之無不在求之不可一所故祝祭于祊而祀事所以孔明也焫先彫反○〔王氏曰〕夫然故先祖是皇神保是享而孝孫有慶矣○〔邱氏曰〕孝孫有慶者神報以大福萬壽無疆也

執爨七亂反踖踖七夕反爲俎孔碩或燔音煩或炙之赦反君婦莫莫音麥爲豆孔庶爲賓爲客獻醻市由反交錯禮儀卒度笑語卒獲神保是格報以介福萬壽攸酢

〔毛氏曰〕爨饔爨廩爨也孔氏曰祭祀之禮饔爨以炊肉廩爨以炊米少牢云饔爨在門東南北上廩爨在饔爨之北踖踖言爨竈有容也孔氏曰執爨竈之人皆踖踖然敬慎○〔邱氏曰〕爲俎孔碩謂載牲體於俎甚大也○〔鄭氏曰〕燔燔肉也炙肝炙也孔氏曰量人云凡祭祀制其從獻脯燔之數然言從獻者

謂既獻酒即以此燔炙從之知燔肉炙肝者特牲主人獻尸賓長以肝從主婦獻尸兄弟以燔從彼燔與此燔同則彼肝與此炙同燔者火燒之名炙者遠火之稱以難熟者近火易熟者遠之故肝炙而肉燔也君婦謂后也孔氏曰凡適妻稱君婦故妾稱之爲女君也○〔毛氏曰〕莫莫言清靜而敬至也○〔孔氏曰〕九嬪贊后薦徹豆籩是后主供籩豆由后能清靜篤敬故能爲豆甚多若簡躁不恭則不能也○〔毛氏曰〕豆謂內羞庶羞也孔氏曰有司徹云宰夫羞房中之羞司士羞庶羞注云房中之羞其籩則糗餌粉餈其豆則酏食糝食庶羞羊臐豕膮皆有胾醢房中之羞內羞也彼大夫賓尸倫有二羞明天子之正祭有二羞矣天子庶羞百有二十品○〔朱氏曰〕爲賓爲客言既以豆獻尸又與賓客相獻酬也毛氏曰繹而賓尸及賓客○孔氏曰正祭之日賓用之爲薦明又爲繹而賓敬其尸繹雖在後而尸尊於賓客故先言之○〔鄭氏曰〕始主人酌賓爲獻賓既酢主人主人又自飲酌賓曰醻至旅而爵交錯以徧孔氏曰特牲少牢皆有其事○〔毛氏曰〕東西爲交邪行爲錯○〔鄭氏曰〕卒盡也○〔毛氏曰〕庶法度也○〔鄭氏曰〕古者於旅也語○〔朱氏曰〕獲得其宜也○〔毛氏曰〕格來也酢報也○〔孔氏曰〕執爨有俯仰之容君婦有清靜之德俎豆肥美獻酬得法以事鬼神鬼神安之報以多福○〔坊記〕子云七日戒三日齊承一人焉以爲尸過之者趨走以敬也醴酒在室醍酒在堂澄酒在下示民不淫也尸飲三衆賓飲一示民有上下也因其酒肉聚其宗族以教民睦也故堂上觀乎室堂下觀乎上詩云禮儀卒度笑語卒獲○〔東萊曰〕爲俎孔碩謂薦熟也或燔或炙謂從獻也鄭氏以爲一事誤矣燔肉與肝炙豈得謂之孔碩乎味坊記之言則三代之祭祀洋洋乎其可識矣

我孔熯呼但反矣式禮莫愆工祝致告徂賚孝孫苾蒲必反芬孚云反孝祀神嗜市志反飲食卜爾百福如幾音機如式既齊既稷既匡邱方反既敕永錫爾極時萬時億

〔說文曰〕熯乾貌詩曰我孔熯矣○〔董氏曰〕式用也○〔鄭氏曰〕莫無也愆過也○〔毛氏曰〕善於其事曰工○〔李氏曰〕善於爲祝者○〔鄭氏曰〕徂往也賚予也○〔釋文曰〕苾芬馨香也○〔朱氏曰〕卜猶期也鄭氏曰卜予也○〔毛氏曰〕幾期也左傳曰易幾而哭式法也○〔孔氏曰〕王肅云齊整也○〔毛氏曰〕稷疾也○〔孔氏曰〕王肅云匡誠正也○〔毛氏曰〕敕固也蘇氏曰敕戒也○〔陳氏曰〕極中也中者五福之所聚○〔蘇氏曰〕禮行既久筋力竭矣陳氏曰勞而乾竭而式禮莫愆敬之至也於是祭將畢祝致神意以嘏主人曰鄭氏曰祝致神意告主人使受嘏既而以嘏之物往予主人爾飲食芬絜故報爾以福祿使其來如期孔氏曰謂不遲晚也其多如法孔氏曰謂來必豐足不乏少也○〔李氏曰〕奉其祭祀整齊急疾誠正慎固故錫爾中之福至於時萬時億之多也○〔鄭氏曰〕此皆嘏辭之意孔氏曰少牢嘏辭云皇尸命工祝承致多福無疆于汝孝孫來汝孝孫使汝受祿于天宜稼于田眉壽萬年勿替引之是大夫之嘏辭也天子嘏辭無以言之此永錫爾極時萬時億是其辭之略○〔董氏曰〕韓詩作馥芬孝祀○〔釋文〕嗜作耆曰市志反又巨之反

禮儀既備鍾鼓既戒孝孫徂位工祝致告神具醉止皇尸載起鼓鍾送尸神保聿歸諸宰君婦廢方吠反徹直列反不遲諸父兄弟備言燕私

〔鄭氏曰〕既戒戒諸在廟中者以祭禮畢徂位孝孫往位堂下西面位也孔氏曰徂是自此適彼之辭位是告利成之位云主人出立于戶外西面少牢告利成之位云主人出立于阼階上西面是尊者出稍遠也此云徂位明遠於大夫故知至堂下也特牲少牢皆西面故知天子之位亦西面也○〔毛氏曰〕致告告利成也少牢注云利猶養也成畢也言孝子之養禮畢○孔氏曰特牲告利成即云尸謖祝前主人降少牢祝告利成即云祝入尸謖主人降此二者皆祝告主人以利成是致尸意也孝子之事尸有尊親及賓客之義命當由尊者出謖當從賓客來禮畢義由於尸非主人所嘗先發謖所六反○〔鄭氏曰〕具皆也孔氏曰言皆醉者所祭羣廟非止一神故也○〔朱氏曰〕鬼神無形言其醉而歸者誠敬之至如見之也○〔毛氏曰〕皇大也○〔朱氏曰〕皇尸者尊稱之也○〔鄭氏曰〕載則也○〔孔氏曰〕鳴鼓鍾以送尸謂奏肆夏也大司樂尸出入奏肆夏○〔鄭氏曰〕尸節神者也神醉而尸謖送尸而神歸釋文曰謖起也○孔氏曰尸與神爲節度者也神無形故尸象焉廢去也尸出而可徹諸宰徹去諸饌孔氏曰膳夫祭祀則徹王之胙俎其餘則其屬徹之故言諸宰以膳夫是宰之屬也君婦籩豆而已孔氏曰九嬪祭祀贊后徹豆籩不遲以疾爲敬也長樂劉氏曰不遲不敢忘且緩如神猶在也○朱氏曰亦不留神惠之意也祭祀畢歸賓客之俎同姓則留與之燕所以尊賓客親骨肉也孔氏曰特牲少牢禮皆曰祝執其俎以出是歸賓客之俎也又特牲主祝命徹胙俎豆籩設于東序下所以留同姓燕之○〔孔氏曰〕此受嘏之後言祭畢告利成送尸徹饌與同姓燕之事○〔東萊曰〕孔氏論特牲少牢禮祝致詩意告主人以利成之說既得之矣其下又云天子尊節文備祝先致尸意於主人乃致主人意告尸此乃牽合以附鄭氏之說初無據也

樂具入奏以綏後祿爾殽既將莫怨具慶既醉既飽小大稽首神嗜飲食使君壽考孔惠孔時維其盡之子子孫孫勿替天帝反引之

〔毛氏曰〕綏安也將行也○〔鄭氏曰〕小大猶長幼也○〔董氏曰〕稽首謂頭拜至地也○〔鄭氏曰〕惠順也甚順於禮甚得其時○〔爾雅曰〕替廢引長也子子孫孫引無極也○〔孔氏曰〕上章云備言燕私故此章即陳燕私之事祭時在廟燕當在寢故言祭時之樂皆復來入於寢而奏之又曰燕祭不得同樂而云皆入者歌詠雖異樂器則同故皆入也○朱氏曰凡廟之制前廟後寢祭於廟而燕於寢○〔朱氏曰〕且於祭既受祿矣故以燕爲將受後祿而綏之也鄭氏曰骨肉歡而君之福祿安爾殽既進與燕之人無有怨者長樂劉氏曰莫有怨而不足者而皆歡慶醉飽稽首而言曰向者之祭神既嗜君之飲食矣是以使君壽考也又言君之祭祀甚順甚時無所不盡董氏曰維其盡之則內盡志外盡物子子孫孫當不廢而引長之也爾雅注曰世世昌盛長無窮是勿廢長行之○〔孔氏曰〕神嗜飲食以下是慶辭也

楚茨六章章十二句

信南山刺幽王也不能修成王之業疆理天下以奉禹功故君子思古焉長樂劉氏曰天下之土昔爲水之所汨而禹治九州距四海濬畎澮距川暨稷奏庶艱食蒸民乃粒萬邦作乂弼成五服至于五千州十有二師外薄四海咸建五長是田去成於禹稷久矣夏道衰微而公劉紹興后稷之業商道陵遲而大王王季緒理公劉之遺文武既有天下而周公輔弼成王廣五服爲九服推后稷之法以跂禹功遂成畎澮於天下至於幽王頑煩賦重田萊多荒饑饉降喪民卒流亡則畎畝不修於天下是以夫間之遂不距於溝畛下之溝不距于洫涂下之洫不距於澮道下之澮不距于川路下之川不距于海是所謂不能修成王之業疆理天下以奉禹功也疆理者川自六鄉而距于海路自荒服而達于畿之謂也

〔東萊曰〕劉氏釋序之意善矣但詩之曾孫蓋泛指周之盛王周自后稷教民播種於詩言後王務農者皆本之后稷而謂之曾孫

信彼南山維禹甸田見反之畇畇音匀原隰曾孫田之我疆我理南東其畝

〔董氏曰〕南山終南山也○〔毛氏曰〕甸治也鄭氏曰禹治而邱甸之六十四井爲甸甸方八里居一成之中成方十里出兵車一乘以爲賦法○孔氏曰四井爲邑四邑爲邱四邱爲甸邱十六井甸六十四井也知方八里者以孟子云方里爲井計之則邑方二里邱方四里甸方八里也匠人既云十里爲成即云成間廣八尺深八尺謂之洫是甸在其中旁一里以治洫成出兵車一乘爲七十五人而左傳說夏少康有田一成有衆一旅十里有五百人者計成方十里其地有九百夫之田授民田有不易一易再易通率二而當一有四百五十人矣其中土地差多則得容五百人也傳說少康盡舉大衆故與出賦異禹盡力乎溝洫與匠人井間有洫同也畎澮距川與匠人同間有澮專達於川同也是則邱甸之法禹之所爲畇畇墾辟貌孔氏曰墾耕其地辟除草萊以成柔田也釋訓云畇畇田也原隰解見皇皇者華○〔孔氏曰〕曾者重也自曾祖以至無窮皆得稱曾孫○〔王氏曰〕疆者爲之大界理者衡從其溝塗長樂劉氏曰疆謂有夫有畛有塗有道有路以經界之也理謂有遂有溝有洫有澮有川以疏道之也○〔毛氏曰〕南東或南或東長樂劉氏曰其遂東入于溝則畝南矣其遂南入于溝則畝東矣○〔孔氏曰〕信乎彼南山之野本禹所治也董氏曰雍州之山荊岐既旅終南惇物則禹固治之矣○長樂劉氏曰周京於鎬南距于山其田獨廣也○〔朱氏曰〕將言原隰墾闢之事故推其始○〔王氏曰〕言信彼者以見幽王之時王政衰矣不明乎得失之迹者聞有道先王之事則疑其不能如彼故也○〔左傳齊國佐曰〕先王疆理天下物土之宜而布其利故詩曰我疆我理南東其畝○〔長樂劉氏曰〕南東其畝者順地勢及水之所趨也○〔鄭氏稍人注曰〕邱乘讀與維禹敶之之敶同其訓曰乘賈公彥疏曰鄭據韓詩爲說敶是軍陣故訓爲乘彼詩曾曾是均田之意是以畇畇爲曾曾也

上天同雲雨于付反雪雰雰芳云反益之以霢亡革反霂音木既優既渥烏學反既霑既足生我百穀

〔爾雅曰〕冬爲上天○〔朱氏曰〕同雲雲一色也將雪之候如此○〔毛氏曰〕雰雰雪貌○〔爾雅曰〕小雨謂之霢霂○〔鄭氏曰〕冬有積雪春而益之以小雨潤澤則饒洽山陰陸氏曰三辰之車雪則欲盛而霑故於雪言雰雰雨欲微而潤故於雨言

握。○〔說文曰〕優、澤多也。從水、憂聲。詩曰既優既渥。

疆場音亦翼翼。黍稷彧彧。於六反曾孫之穡。以為酒食。畀必寐反我尸賓。壽考萬年。

〔毛氏曰〕場、畔也。前漢書注晏注至此易主故曰易○〔孔氏曰〕翼翼然閑整。○〔毛氏曰〕彧彧、茂盛貌。○〔鄭氏曰〕斂穫曰穡。畀、予也。○〔邱氏曰〕與尸、謂獻熟食。并酌賓獻尸是也。與賓、謂助祭之賓。酌齊獻尸。尸因酌以酢賓。并祭末燕同姓於燕寢是也。此祭始終用酒食之事。○〔長樂劉氏曰〕疆場翼翼、謂八家一井各有疆場。萬井縱橫、左右翼翼也。黍稷彧彧、謂萬井基布廣野。彧彧成文也。曾孫之穡以為酒食。畀我尸賓。壽考萬年者。公田所收。以為酒食祭祀。陰陽和。萬物遂。而人心歡悅。以奉宗廟。則神降之福。故壽考萬年也。

中田有廬。力居反疆場有瓜。是剝邦角反是菹。側居反獻之皇祖。曾孫壽考。受天之祜。音戶

〔鄭氏曰〕中田、田中也。農人作廬焉。以便其田事。後漢注、春秋井田。計人受田百畝。公田十畝。廬舍在內。貴人也。公田次之。重公也。私田在外。賤私也。○邱氏曰、公田百畝內除二十畝為八家治田之廬。○董氏曰、井九百畝。其中為公田。八家每家廬舍二畝半。於畔上種瓜。前漢書食貨志、瓜瓠果蓏。植於疆場。○〔毛氏曰〕剝瓜為菹也。鄭氏曰、剝削淹漬以為菹。○〔鄭氏曰〕祜、福也。○〔孔氏曰〕古者宅在都邑。田於外野。農時則出而就田。須有廬舍於田中。種穀於畔上種瓜。所以使地也。王氏曰、疆場有瓜。則地無遺利矣。瓜新熟。獻於天子。乃為菹以供祭祀。○〔鄭氏曰〕獻於先祖者。貴四時之異物。順孝子之心也。

祭以清酒。從以騂息營反牡。享于祖考。執其鸞刀。以啓其毛。取其血膋。音聊

〔邱氏曰〕清酒、清潔之酒也。言祭則惟鬱鬯。并五齊。是用若元酒。示不忘古而已。三酒、諸臣之所酢。非祭用也。孔氏曰、鬱金香草煮之以和鬯。鬯釀秬為酒也。五齊、一泛齊、二醴齊、三盎齊、四緹齊、五沈齊。三酒、一事酒、二昔酒、三清酒。○〔毛氏曰〕騂牡、周尚赤也。孔氏曰、三代祭其廟、各用其所尚之毛色。周尚赤。故郊廟用騂。牧人云、陽祀用騂牲。註以陽祀為宗廟。鸞刀、刀有鸞者。言割中節也。孔氏曰、鸞即鈴也。謂刀環有鈴。其聲中節。毛、以告純也。孔氏曰、郊特牲曰、毛血、告幽全之物。貴純之道也。注、幽謂血也。楚語觀射父云、毛以示物。章昭曰、物色也。是毛以告純。血以告殺。孔氏曰、亦楚語文。章昭曰、明不因故也。膋、以升臭合之黍稷實之於蕭合馨香也。孔氏曰、膋者腸間脂也。以脂膋合之黍稷實之蕭。乃以火燒之。合其馨香之氣。是升臭也。郊特牲曰、取膟膋燔燎升首。報陽也。定本及集注皆以此注為毛傳。無箋云兩字。○〔鄭氏曰〕祭之禮。先以鬱鬯降神。然後迎牲。享于祖考。乃納亨時。孔氏曰、大宰云、及納亨贊王牲事。謂牽牲入廟將殺。授亨人。故謂之納亨也。納亨而謂之獻於祖考者。充人云、碩牲則贊。注云、助君牽牲入告肥。是獻之也。○〔長樂劉氏曰〕王躬執鸞刀。以啓牲耳之毛。以薦其血。蕭爇其膋。王氏曰、執其鸞刀者。以親殺也。子孫之養其祖考。當自致其力故也。○祭義曰、祭之日。君牽牲。既入廟門。麗於碑。卿大夫袒而毛牛尚耳。鸞刀以刲取膟膋。乃退。注、麗猶繫也。毛牛尚耳。以耳毛為上也。○〔郊特牲曰〕周人尚臭。灌用鬯臭。鬱合鬯臭。陰達於淵泉。灌以圭璋。

用玉氣也。既灌然後迎牲。致陰氣也。蕭合黍稷。臭陽達於牆屋。故既奠然後焫蕭合羶薌。凡祭、慎諸此。魂氣歸于天。形魄歸于地。故祭、求諸陰陽之義也。

是烝是享。苾苾芬芬。祀事孔明。先祖是皇。報以介福。萬壽無疆。

〔毛氏曰〕烝、進也。朱氏曰、或曰冬祭名。○〔董氏曰〕苾苾芬芬、香氣上達也。○〔鄭氏曰〕既有牲物而進獻之。苾苾芬芬然香。祀禮於是則甚明也。○〔孔氏曰〕先祖於是美大。報以大福。

信南山六章。章六句。

甫田刺幽王也。君子傷今而思古焉。

倬陟角反彼甫田。歲取十千。我取其陳。食音嗣我農人。自古有年。今適南畝。或耘音云或耔。黍稷薿薿。魚起反攸介攸止。烝之承反我髦音毛士。

〔毛氏曰〕倬、明貌。○〔孔氏曰〕甫、大也。○〔朱氏曰〕十千、公田所取之數也。鄭氏曰、歲取十千、於井田之法、則一成之數也。九夫為井。井稅一夫。其田百畝。井十為通。通稅十夫。其田千畝。通十為成。成方十里。九稅百夫。其田萬畝。欲見其數。從井通起。故言十千。上地穀畝一鍾。○孔氏曰、鍾容六斛四斗。○橫渠張氏曰、一成之田九萬畝。公取十千畝。九一之法也。○〔朱氏曰〕陳、舊粟也。○〔毛氏曰〕耘、除草也。耔、雝本也。孔氏曰、前漢食貨志云、后稷始甽田。以二耜為耦。廣尺深尺曰甽。長終畝。一畝三甽。一夫三百甽。而播種於甽中。苗葉以上。稍耨壠草。因隤其土以附苗根。比盛暑。壠盡而根深。能風與旱。故薿薿而盛也。耨根即此雝本也。○〔朱氏曰〕薿、茂盛貌。○〔王氏曰〕介、助也。止、息也。○〔毛氏曰〕烝、進也。髦、俊也。○〔蘇氏曰〕一成之田。歲取萬畝。以為國用。○〔朱氏曰〕取其陳以食農人。言積之久而有餘。於是存其新而散其舊。以補不足。助不給也。蓋以自古有年。是以陳陳相因。所積如此。然其用之之節。又合宜而有序如此。則無紅腐而不可食之患矣。○〔蘇氏曰〕是以親適南畝而視其耘耔。助其勤力。止其怠惰。○〔朱氏曰〕進我俊士而勞之也。毛氏曰、治田得穀。俊士以進。○蘇氏曰、進其髦俊者。如漢寵力田之類歟。○〔前漢食貨志曰〕或耘或芓。黍稷儗儗。○〔東萊曰〕今者、指周盛王之時也。言周王適南畝以勞農。見農夫散布田野。或耘或耔。而其黍稷薿薿然而盛。乃相助而休息之。又於間進其髦俊者以勞勉之。古者士出於農。而工商不與焉。管仲曰、農之子恒為農。野處而不暱。其秀民之能為士者。必足賴也。秀民、即詩所謂髦士也。

以我齊音咨明。與我犧許宜反羊。以社以方。我田既臧。農夫之慶。琴瑟擊鼓。以御牙稼反田祖。以祈甘雨。以介我稷黍。以穀我士女。

〔朱氏曰〕齊、與粢同。曲禮曰、稷曰明粢。此言齊明、便文以協韻爾。毛氏曰、器實曰齊。在器曰盛。○孔氏曰、肆師、祭之日表齍盛告潔。注云、粢六穀也。器實曰齊。指穀體也。在器曰盛。據已盛於器也。○〔孔氏曰〕羊言犧、謂純色。又曰、郊特牲曰社稷太牢。則四方之神亦太牢。此獨言羊以會句。○〔毛氏曰〕社、后土也。孔氏曰、中庸云、郊社相對。

郊，是天則社，是地后土者，地之大名也。鄭駁異義以爲社者五土之神，能生萬物者，以古之有大功者配之。祭法曰，共工氏之霸九州也，其子曰后土，能平九州，故祀以爲社。句龍職主土地，故謂其官爲后土，死以配神社而祭之。○左傳蔡墨曰，共工氏有子曰句龍，爲后土。又曰，后土爲社。朱氏曰，四時迎五行氣於郊，以五帝五官配之。木之帝曰太皞，官曰句芒；火之帝曰炎帝，官曰祝融；土之帝曰黃帝，官曰后土；金之帝曰少皞，官曰蓐收；水之帝曰顓頊，官曰元冥。○〔鄭氏曰〕臧，善也。御，迎也。○〔毛氏曰〕田祖，先嗇也。孔氏曰，郊特牲注云，先嗇若神農。春官籥章注云，田祖，始耕田者，謂神農。始教造田，謂之田祖；先爲稼穡，謂之先嗇；神其農業，謂之神農；名殊而實同也。○周禮籥章曰，凡國祈年于田祖，吹豳雅，擊土鼓，以樂田畯。○王氏曰，田祖者，生而爲田畯，死而爲田祖，若樂工之死而爲樂祖也。○〔孔氏曰〕甘雨者，以長物則爲甘，害物則爲苦。○〔毛氏曰〕穀，善也。○〔鄭氏曰〕以絜齊豐盛，與我純色之羊，秋祭社與四方，爲五穀成熟，報其功也。○〔邱氏曰〕所以祭社與方者，由我田盡善，農夫喜慶之故也。○〔孔氏曰〕至前孟春月，以琴瑟及擊其土鼓，以迎田祖之神而祭之，以求甘澍之雨。王肅云，大得我稷黍，以善我男女，言倉廩實而知禮節也。王氏曰，作樂以御田祖，祈甘雨；農事終則有始也。祈甘雨所以介稷黍，介稷黍所以穀士女，樂歲則士女多賴故也。○〔釋文〕齊，本又作齍。

曾孫來止，以其婦子，饁（于輒反）彼南畝，田畯（子峻反）至喜。攘（如羊反）其左右，嘗其旨否。禾易（以豉反）長畝，終善且有。曾孫不怒，農夫克敏。

〔鄭氏曰〕饁，饋也。○〔王氏曰〕畝大抵以南爲正，故每曰南畝。○〔鄭氏曰〕田畯，司嗇，今之嗇夫也。漢百官表，鄉有嗇夫，職聽訟收賦稅。○〔蘇氏曰〕攘，取也。○〔毛氏曰〕易，治也。王氏曰，禾易，禾生樂易也。長畝，竟畝也。○〔朱氏曰〕有，猶多也。○〔毛氏曰〕敏，疾也。○〔孔氏曰〕王肅云，曾孫來止，親循畎畝，勸稼穡也。農夫務事，使其婦子並饁饋也。○〔蘇氏曰〕於是田畯至而喜之，取其左右之饋而嘗之，以知其旨否。○〔朱氏曰〕言其上下相親之甚也。○〔蘇氏曰〕民盡力於禾，其生竟畝如一，庶幾終善且有，於是王無所譴者，曰農夫敏矣。○〔東萊曰〕此章言省耕之時，王者在上，耕者在下，田畯往來其間，勸勞而撫摩之，熙然其若一家也。攘其左右，嘗其旨否，曰攘者，喜之甚而取之疾，以言其相親無間也。見其禾之易治，竟畝如一，預知其收穫終當善而且多矣。曾孫不怒，農夫克敏者，言農夫能敏於田事如此，王者無由譴怒也。乃曰喜而曰不怒者，若不敏於農則怒矣，蓋言其喜怒欣戚專在於農也。洛人稱張全義曰，張公他無所好，見嘉穀大繭則喜爾，正此意也。

曾孫之稼，如茨（徐私反）如梁。曾孫之庾（羊主反），如坻（直基反）如京。乃求千斯倉，乃求萬斯箱。黍稷稻粱，農夫之慶。報以介福，萬壽無疆。

〔鄭氏曰〕稼，禾也，謂有藁者也。茨，屋蓋也。孔氏曰，鄭子稱茅茨不翦，謂以茅覆屋，故箋以茨爲屋蓋，言其積聚高大如屋茨耳。○王氏曰，茨者，如束茅而積之者也。○〔毛氏曰〕

梁，車梁也。孔氏曰，孟子十一月輿梁成，謂水上橫橋。橋有廣狹，得容車渡則高廣者也，故以比禾稼。○〔鄭氏曰〕庾，露積穀也。坻，水中之高地也。孔氏曰，釋水云，小沚曰坻，是水中之高地也。○〔毛氏曰〕京，高邱也。爾雅云，絕高謂之京。○〔朱氏曰〕箱，車箱也。如茨，言其密比也。如梁，言其穹隆也。○〔董氏曰〕如坻，則鱗比而出也。如京，則絕高者亦非一矣。○〔鄭氏曰〕見禾穀委積之多，於是求千倉以處之，萬車以載之。○〔蘇氏曰〕言黍稷稻粱無所不有也。○〔東萊曰〕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王土所生，莫非曾孫之稼也。鄭氏以稅言之，陋矣。執訊獲醜，戰士之慶也；黍稷稻粱，農夫之慶也。蓋農夫視黍稷稻粱之豐，以爲天下之美盡在是矣，不知其他也。此詩後二章皆述前二章之意。三章所言，述首章今適南畝勞農之事也，故曰曾孫來止，田畯至喜。四章所言，述二章以御田祖祈福之事也，故曰報以介福，萬壽無疆。自曾孫之稼以下，所謂大福也。

甫田四章，章十句。

大田，刺幽王也。言矜寡不能自存焉。孔氏曰，序不言思古者，楚茨至此，文指相類，承上篇而略之也。

大田多稼，既種（章勇反）既戒，既備乃事。以我覃（以冉反）耜，俶載南畝。播厥百穀，既庭且碩，曾孫是若。

〔孔氏曰〕種，擇其種也。○〔朱氏曰〕戒，飭其具也。○〔毛氏曰〕覃，利也。繫辭曰，神農氏作，斲木爲耜，揉木爲耒。○釋文曰，京云，耜，耒下耓也，廣五寸；耒，耜上勾木也。○說文曰，耜，耒端木也；耒，手耕曲木也。耓，狗了反。○〔孔氏曰〕王肅以俶爲始，載爲事。○〔毛氏曰〕庭，直也。○〔鄭氏曰〕碩，大也。若，順也。將稼者必先相地之宜而擇其種。季冬命民出五種，計耦耕事。孔氏曰，耕必二耜相對，共發一尺之地，故計而耦之也。修耒耜，具田器。孔氏曰，鎡錤之屬。此之謂戒。是既備矣，至孟春土長冒橛，陳根可拔而事之。孔氏曰，此出於農書。以冬土定，故以橛於地，與地平，至孟春，土氣升，長而冒覆於橛，則舊陳之根可拔。○〔蘇氏曰〕取其利耜而始有事於南畝，既耕而播之。其耕之也勤，而種之也時，故其生者皆直而大，以順王之所欲。李氏曰，凡民之所以勤於農功如是者，則以曾孫是若故也。言民皆順曾孫之意。○〔東萊曰〕大田多稼，總言之也。既種既戒以下，至於卒章，自始及末，以次陳之也。稼雖有如嫁女有所生之訓，不必訓稼爲種也。

既方既皁（才老反），既堅既好，不稂（音郎）不莠（餘久反）。去（起居反）其螟（莫庭反）螣（徒得反），及其蟊（莫侯反）賊，無害我田穉（音稚）。田祖有神，秉畀炎（于清反）火。

〔鄭氏曰〕方，房也，謂孚甲始生而未合時也。孔氏曰，穗上已有孚甲也。孚者米外之粟皮，故秠者一孚二米，言一皮之內有兩米也。甲者以在米外，若鎧甲之在人表。其稱於地則開甲始生。○〔毛氏曰〕實未堅熟曰皁。稂，童粱也。釋文曰，童，根草也。說文作蓈，云，稂或字，禾粟之秀生而不成者謂之童蓈也。莠，似苗也。孔氏曰，仲虺之誥曰，若苗之有莠，若粟之有秕。秕似粟，莠似苗也。○韋氏曰，莠，秕草也。○國語注云，莠似稷而無實。食心曰螟，食葉曰螣，食根曰蟊，食節曰賊。孔氏曰，皆釋蟲文。陸璣疏云，螟似子方而頭不赤，螣，蝗也，賊似桃李中蠹，赤頭，身長而細耳。或說

云蟊、蟘蛄也、食苗根、爲人患。舊說、螟螣蟊賊、一種蟲也。如言寇賊姦宄、內外言之耳。故犍爲文學曰、此四種蟲皆蝗也。〇〔說文曰〕稺、幼禾也。〇〔釋文曰〕秉、執持也。畀、與也。

〇〔鄭氏曰〕盡生房矣、盡成實矣、盡堅熟矣、盡齊好矣。長樂劉氏曰、穀粒之生、先有房甲、而後充實。既實矣、而未充滿、曰皁。既皁矣、而未爲縱、曰堅。既堅矣、而成可穫、刈曰好。而無稂莠。孔氏曰、稂莠、苗既似禾、實亦類粟。若擇種去其細粒、鋤禾除其非類、則無復稂莠矣。擇種之善、民力之專、時氣之和所致之。〇〔孔氏曰〕蟲災禾稺者偏甚。王氏曰、田稺、再生之稻也。去其害苗稺之物、而可以養再生之稻。〇〔孔氏曰〕田祖有神乎、則爲我持此四蟲而付之炎火之中、使消亡也。此禱辭也。姚崇遣使捕蝗、引此爲證。夜中設火、火邊掘坑、且焚且瘞。張氏曰、三代盛時、必無蟲患。天下之田盡墾、何處不種。縱或有之、亦人未覺察、必豫早能去其害。雖有山林陂澤、亦人以時出入、豬停水陂、不得生也。且不論盛時、故災害不作。直人謀足以勝之。蟓蝗之類、其去易於蝗。又況古人除田害亦易、得人只於采芑、便三千乘、要以百井之民、除一井之民患、計之爲不難。〔釋文〕秉、韓詩作卜卜、報也。

有渰於檢反萋萋七西反、興雨祁祁巨移反。雨于付反我公田、遂及我私。彼有不穫戶郭反稺、此有不斂力檢反穧才計反。彼有遺秉、此有滯穗、遂音伊寡婦之利。

〔毛氏曰〕渰、雲興貌。長樂劉氏曰、天將降雨、則地氣上騰、蒸爲濕潤、滃浡萬物。萋萋、雲行貌。祁祁、徐也。〇〔孟子曰〕方里而井、井九百畝。其中爲公田。八家皆私百畝、同養公田。詩曰、雨我公田、遂及我私。惟助爲有公田。〇〔孔氏曰〕穧者、禾之鋪而未束者。秉、刈禾之把也。又曰、聘禮云、四秉曰筥。注云、此秉謂刈禾盈手之秉。筥、穧名也。若今萊易之閒、刈稻聚把有名爲筥者。字客注云、米禾之秉、筥字同數異。禾之秉一把耳。米之秉十六斛。禾之筥四把耳。米之筥則五升。〇董氏曰、崔靈恩集注、不斂筥亦音穧。滯穗、滯漏之禾穗也。〇〔鄭氏曰〕古者陰陽和、風雨時、其來祁祁然而不暴疾。王氏曰、雲欲祁祁、則雨雨欲徐徐、則入土。其民之心、先公後私、令天正雨於公田、因及私田爾。此言民怙君德、蒙其餘惠。孔氏曰、民見雲行雨隨、歸之於君、曰此雨本主爲雨我公田耳、因遂及我之私田。百穀齊熟、收刈促遽、力皆不足、而有不穫不斂、遺秉滯穗、故聽鰥寡取之以爲利。長樂劉氏曰、稺謂穗之低小、刈穫之所不及者。穧謂刈而遺忘束縛之所不及者。秉謂束而蓄藏之所不盡者。滯謂刈而折亂秉穗之所不逮者。皆緣豐稔、農夫之力所不能盡取、而鰥寡享其遺利。〇朱氏曰、此見其豐成有餘而不盡取、又與鰥寡共之。蓋既足爲不貲之惠、而亦不棄於地也。不然、則粒米狼戾、不殆於輕視天物而慢棄之乎。〇〔董氏曰〕韓詩作有弇淒淒、呂氏春秋作有晻淒淒。〇〔釋文〕渰、漢書作黤。〇〔孔氏曰〕定本集注、穧作積。

曾孫來止、以其婦子、饁彼南畝。田畯至喜、來方禋音因祀、以其騂黑、與其黍稷、以享以祀、以介景福。

〔國語內史過曰〕精意以享、禋也。〇〔鄭氏曰〕騂、用騂牲也。黑、用黝牲也。孔氏曰、周禮牧人云、陽祀用騂牲、陰祀用黝牲。陽祀南郊及宗廟、陰祀北郊及社稷。毛分騂黑爲二牲、鄭以騂黑爲二色、故引牧人騂黝以明騂黑爲四方之牲、非謂祭在陽祀陰祀之中也。〇〔長樂劉氏曰〕王以其西成、乃出郊省民之斂也。〇

〔孔氏曰〕時耕者皆以其婦之與子、同饁彼農人於南畝之中。田畯之官至、喜樂其勤、故得成穫。王氏曰、喜其趁穫事也。〇〔陳氏曰〕王所來之方、致其禋祀以爲報。董氏曰、鄭康成以來方爲四方。不知來方禋祀則以其所至之方而禋祀也。〇〔孔氏曰〕其牲或赤或黑、與其黍稷之粢盛、以獻以祀、神饗之而報以大福。長樂劉氏曰、王者所出山川原隰之有神護民之稼穡者、靡不祭之、示愛其民而爲之祈福也。〇朱氏曰、以介景福、農夫欲曾孫之受福也。〇〔東萊曰〕來南方則用騂牲、來北方則用黑牲、獨舉騂黑者、孔氏所謂略舉二方以爲韻句是也。

大田四章、二章章八句、二章章九句。

瞻彼洛矣、刺幽王也。思古明王能爵命諸侯、賞善罰惡焉。

瞻彼洛矣、維水泱泱於良反。君子至止、福祿如茨。韎音昧韐音閤有奭許力反、以作六師。

〔毛氏曰〕興也。〇〔王氏曰〕洛水、東都之所在也。〇〔毛氏曰〕泱泱、深廣貌。〇〔孔氏曰〕君子、諸侯也。〇〔鄭氏曰〕茨、屋蓋也。如屋蓋、喻多也。〇〔毛氏曰〕韎韐者、茅蒐染草也。一曰、韎韐所以代韠也。鄭氏曰、韎韐者、茅蒐染也。茅蒐、韎聲也。〇孔氏曰、韎韐、是蔽膝之衣、合韋爲之。鄭駁異義云、韎、草名、齊魯之間言韎聲如茅蒐、陳留人謂之蒨。天子六軍。〇〔孔氏曰〕奭、赤貌。〇〔王氏曰〕瞻彼洛水、而思古之明王、見其地而不見其人也。先王會諸侯於東都、於是爵命諸侯。君子至止、福祿如茨者、言能爵命之厚也。韎韐有奭、以作六師者、使服韎韋之韐、而作六師也。周官凡有兵事、韋弁服。先儒以爲左傳所謂韎韋之跗注是也。朱氏曰、言諸侯至此洛水之上、受寵錫之厚、而又帥天子之六師、以討有罪也。〇陳氏曰、諸侯來朝天子、適有征伐之事、故寵之以卿佐之任。〇〔東萊曰〕職方氏、河西曰雍州、其浸渭洛。故毛傳以洛爲宗周之浸水。洛水雖出於京兆上洛西山、然其流尙微。此詩所謂洛、蓋指東都也。

瞻彼洛矣、維水泱泱。君子至止、鞞補頂反琫必孔反有珌賓一反。君子萬年、保其家室。

〔毛氏曰〕鞞、容刀鞞也。琫、上飾。珌、下飾也。孔氏曰、鞞、刀鞘也。容者、容飾。琫、珌即容飾也。天子玉琫而珧音遙珌、諸侯璗徒黨反琫而璆音虯珌、大夫鐐力彫反琫而鏐力幽反珌、士珕力計反琫而珕珌。孔氏曰、珧、說文曰、蜃甲也。爾雅曰、黃金謂之璗、其美者謂之鏐。鏐即紫磨金也。白金次者謂之鐐。珕、蜃屬、而不及於金、用其甲以飾物。〔董氏曰〕此本出於三朝禮、故許愼以此爲證。〇〔王氏曰〕鞞琫有珌者、言既爵命、又其賜予備物如此。〇〔長樂劉氏曰〕天子爵賞、萬非徒爵命之於一時、又將延年、迨其子孫、俾克安於封土焉。

瞻彼洛矣、維水泱泱。君子至止、福祿既同。君子萬年、保其家邦。

〔朱氏曰〕同、猶聚也。鄭氏曰、同、俱也。謂俱來於諸侯之身。〇〔鄭氏曰〕家邦、猶家室也。

瞻彼洛矣三章、章六句。

裳裳者華，刺幽王也。古之仕者世祿，小人在位，則讒諂並進，棄賢者之類，絕功臣之世焉。孔氏曰古者有世祿，復有世位，世祿者直食其先人之祿而不居其位，子若復賢，則居父位矣。○朱氏曰此詩四章皆美賢者之類功臣之世德藝文章威儀之盛似其先人，以見不可廢絕之意。蓋周之先王於國之子弟盡其教養之方，做其成就若此，雖更幽厲之衰而不忘也。○陳氏曰小人在位欲以引進其私人，故不使賢者之後復居其位而棄絕之。

裳裳者華，其葉湑兮。思敍反我覯之子，我心寫兮。我心寫兮，是以有譽處兮。

〔毛氏曰〕興也。裳裳猶堂堂也。湑，盛也。○鄭氏曰覯，見也。○〔長樂劉氏曰〕之子，謂賢者功臣之子孫也。○〔邱氏曰〕寫，喜而舒寫也。○譽處，見蓼蕭。○〔陳氏曰〕華葉上下相承而俱茂，以興賢者前後相繼而榮顯也。○〔朱氏曰〕夫能使見者悅慕如此，則其有譽處宜矣。○〔董氏曰〕裳，古文作常，今爲裳者或篆體也。

裳裳者華，芸其黃矣。我覯之子，維其有章矣。維其有章矣，是以有慶矣。

〔毛氏曰〕芸，黃盛也。○〔蘇氏曰〕黃，色之上也。有章，有文也。其文粲然如華之盛也。○〔朱氏曰〕有文章，斯有福慶矣。

裳裳者華，或黃或白。我覯之子，乘其四駱。音洛乘其四駱，六轡沃若。

〔邱氏曰〕言白者，取韻便也。○駱解見四牡。○〔朱氏曰〕言其車馬威儀之盛。

左之左之，君子宜之。右之右之，君子有之。維其有之，是以似之。

〔鄭氏曰〕君子，斥其先人也。○〔朱氏曰〕言其先世之君子，才全德備，以左之則無所不宜，以右之則無所不有，是以其子孫肖似之而如此也。

裳裳者華四章，章六句。

北山之什十篇，四十六章，三百三十八句。

呂氏家塾讀詩記卷第二十三

桑扈之什

桑扈，音戶刺幽王也。君臣上下動無禮文焉。長樂劉氏曰君臣以言其朝廷也，上下以言其風俗也。朝廷風俗之禮而謂之文者，尊卑異位也，親疏異情也，長幼異序也，內外異宜也，往來異守也，動而相交合而相紀，莫不成文而中於義理，序其品則曰人倫也，序其義則曰禮文也。朝廷所以綱天下之風俗，不可以一日無之也。

〔呂氏曰〕桑扈之詩作，則君臣肆其心，易其事矣。

交交桑扈，有鶯其羽。君子樂胥，受天之祜。音戶

〔毛氏曰〕興也。○〔鄭氏曰〕交交，往來貌。桑扈，竊脂也。李氏曰桑扈有二種，爾雅曰桑扈竊脂，郭璞註一種也。桑扈竊脂，棘扈竊丹，此一種也。郭璞云之則竊脂者竊其肉也，對竊丹言之則竊脂者竊其色也。爾雅有竊毛，皆謂淺色，淺色淺白也。交交桑扈有鶯其羽者，正以其色之竊脂者言之，此則陸農師之說也。○〔毛氏曰〕鶯然有文章。○〔蘇氏曰〕胥，辭也。毛氏曰胥，皆也。○〔鄭氏曰〕祜，福也。竊脂飛而往來有文章之觀，視而愛之，喻君臣以禮濟威儀，升降於朝廷，則天下示觀，視而仰樂之。○〔蘇氏曰〕幽王直情而恣行，無復禮文法度，思古之君子樂循禮義以受天福。

交交桑扈．有鶯其領．君子樂胥．萬邦之屏．畢郢反．

〔毛氏曰〕領、頸也．長樂劉氏曰．領所以首出於身者．欲有作爲．未動其羽而先奮其領．文綵四張．鶯然可愛也． 屏、蔽也．王氏曰．屏之爲物．禦外以蔽內也． ○〔蘇氏曰〕樂循禮義．則足以屏萬邦矣．

之屏之翰．百辟．音璧． 爲憲．不戢．莊立反． 不難．受福不那．

〔毛氏曰〕翰、榦也．孔氏曰．釋詁云．楨翰榦也．舍人曰．楨正也．築墻所立兩木也．榦所以當墻兩邊障土者也． 憲、法也○〔鄭氏曰〕辟、君也．戢、斂也○〔毛氏曰〕不戢、戢也．不難、難也．那、多也．不多、多也○〔蘇氏曰〕王者屏翰四方而爲諸侯法．苟不以禮自戢難而求肆情焉．則亦不足以受多福矣．王氏曰．戢則不肆．難則不易．肆則放逸．易則傲慢．動不以禮．非所以受福．故戢而難．然後受福多也．

兕．徐履反． 觥．古橫反． 其觩．音虯． 旨酒思柔．彼交匪敖．五報反． 萬福來求．

〔鄭氏曰〕兕觥、罰爵也○〔朱氏曰〕觩、角上曲貌．頌作捄．春秋穀梁傳作斛．與此字同．穀梁注曰．斛、球球然角貌○董氏曰．字書作兕觥其斛．說曰兕角可以爲飲者也．後世作觥．誤也．許愼說文作兕觵其斛．斛角貌． 旨、美也．思、語辭也○〔蘇氏曰〕旨酒之和柔．而兕觥之設．所以常自戢難也○〔朱氏曰〕交際之間無所傲慢．則無事於求福．而福反求之矣○前漢五行志〔詩曰〕兕觥其觩．旨酒思柔．匪儌匪傲．萬福來求．注．謂飲酒者不儌幸不傲慢．則福祿就而求之也○〔東萊曰〕兕觥、如卷耳罍觥並陳．則不必指爲罰爵．如此詩則指爲罰爵也．彼者、指古之人也．

桑扈四章．章四句．

鴛．於袁反． 鴦、於良反． 刺幽王也．思古明王交於萬物有道．自奉養有節焉．孔氏曰．幽王殘害萬物．奉養過度．是以思古明王也．

〔呂氏曰〕楚茨至鴛鴦八篇．皆陳古以刺今也．

鴛鴦于飛．畢之羅之．君子萬年．福祿宜之．

〔毛氏曰〕興也．鄭氏曰．此交萬物之實也．而言興者．廣其義也．獺祭魚而後漁．豺祭獸而後田．此亦皆其將縱散時也○孔氏曰．舉一物以興其餘也． 鴛鴦、匹鳥．鄭氏曰．匹鳥．言其止則相耦．飛則爲雙．性馴耦也． ○〔孔氏曰〕月令云．羅罔畢翳．注云．罔小而柄長．謂之畢．釋器云．鳥罟謂之羅．畢、羅異器○〔鄭氏曰〕君子、謂明王也○〔毛氏曰〕太平之時．交於萬物有道．取之以時．於其飛．乃畢掩而羅之．孔氏曰．小者未能飛．待其能飛而後取之．羅則張以待鳥．畢則執以掩物．故言畢掩○王氏曰．於其飛．然後畢之羅之．則不取其卵．弋不射宿故也． ○〔鄭氏曰〕交於萬物．其德如是．則宜壽考受福祿也．長樂劉氏曰．先王之制．禽蟲之微．如鴛鴦者．凡民取之．亦有禁令．不可常取也．必遂其生．生育種類．煦養既就．然後于飛．于飛之時．乃可手畢以網之．張羅以待之也．苟非禮樂刑政之洽于其民．而中和浹於風俗．則仁民息物之道．其能及於是耶．是以舟車所至．人力所通．天之所覆．地之所載．日月所照．霜露所墜．凡有血氣者．莫不尊親．故曰配天．以言萬物之戴乎其德．與天無　也．君子萬年．福祿宜之者．謂貴爲天子．富有四海．人以爲宜也．

鴛鴦在梁．戢．側立反． 其左翼．君子萬年．宜其遐福．

〔鄭氏曰〕梁、石絕水之梁．戢、斂也．遐、遠也．遠、猶久也．鴛鴦休息於梁．明王之時．人不驚駭．斂其左翼．以右翼掩之．自若無恐懼．孔氏曰．斂其左翼．以右翼掩之．舉其雄者而言耳○張氏曰．禽鳥並棲．一顚一倒．各以左翼斂在內．以右翼防外患○長樂劉氏曰．戢翼在梁．人無害禽之心．禽亦不疑於人也． ○〔蘇氏曰〕惟侯其飛而後取．故其在梁者．戢翼而安○〔東萊曰〕此詩獨以鴛鴦爲興者．詩人偶見人之掩捕．適有所感耳．梁、橋梁．魚梁．皆是．不必專以爲石絕水之梁也．

乘．繩證反． 馬在廐．音救． 摧．采臥反． 之秣．音末． 之．君子萬年．福祿艾．魚蓋反． 之．

〔毛氏曰〕摧、莝也．鄭氏曰．摧今莝字也○釋文曰．摧、芻也． 秣、粟也．釋文曰．秣、穀馬也． 艾、養也○〔鄭氏曰〕古者明王所乘之馬繫於廐．無事則委之以莝．有事乃予之穀．蘇氏曰．將用其力．則加之以秣． 愛國用也．長樂劉氏曰．王所乘之馬．猶或節儉如此．其它服用．從而可推矣． 奉養之節如此．故宜久爲福祿所養也．蘇氏曰．艾、老也．言以福祿終其身也．

乘馬在廐．秣之摧之．君子萬年．福祿綏之．

〔鄭氏曰〕綏、安也．

鴛鴦四章．章四句．

頍．缺婢反． 弁．諸公刺幽王也．暴戾無親．不能宴樂同姓．親睦九族．孤危將亡．故作是詩也．孔氏曰．諸公．同姓之公也．

有頍者弁．實維伊何．爾酒既旨．爾殽既嘉．豈伊異人．兄弟匪他．蔦．音鳥． 與女蘿．力多反． 施．以豉反． 于松柏．未見君子．憂心奕奕．亦字． 既見君子．庶幾說．音悅． 懌．音亦．

〔毛氏曰〕興也．頍、弁貌．說文曰．頍、舉頭貌○董氏曰．頍者、圍項而結之也．禮緇布冠頍．弁無笄者．著頍．圍髮際．結項中．隅四綴．則有笄者亦以固頍． 弁、皮弁也．孔氏曰．弁者、冠之大名．稱弁者多矣．但爵弁則士之祭服．韋弁則服以卽戎．冠弁則服以從禽．非常服也．唯皮弁上下通服之．故知皮弁也． ○〔鄭氏曰〕實、猶是也．旨、嘉、皆美也○〔毛氏曰〕蔦、寄生也．陸璣疏云．蔦一名寄生．葉似當盧．子如覆盆子．赤黑恬美． 女蘿、菟絲、松蘿也．孔氏曰．釋草云．唐蒙女蘿．女蘿菟絲．毛意以菟絲爲松蘿．故言松蘿也．陸璣疏云．今菟絲蔓連草上．黃赤如金．今合藥菟絲子是也．非松蘿自蔓松上生．枝正青．與菟絲殊異．○釋文曰．在草曰菟絲．在木曰松蘿． ○〔鄭氏曰〕君子斥幽王也○〔毛氏曰〕奕奕然無所薄也．孔氏曰．憂則心遊不定． ○〔鄭氏曰〕言幽王服是皮弁之冠．是維何爲乎．言其宜以宴而弗爲也．禮、天子諸侯朝服以宴．天子皮弁以日視朝．孔氏曰．燕禮者．諸侯燕臣子之禮．其經云．燕朝服．諸侯用朝服燕．則知天子亦自以朝服燕也． 女酒已美矣．女殽已美矣．何以不用與族人宴也．王氏曰．無以爲禮．君子弗非也．有以爲禮而弗用．是乃君子所非也． 言王當所與宴者．豈有異人疏遠者乎．皆兄弟至親○〔朱氏曰〕非他人也○〔孔氏曰〕蔦

與女蘿。依於松柏。松柏存而茂。松柏殞而亡。是存亡在松柏。○〔蘇氏曰〕。兄弟之王。譬如蔦與女蘿之託松柏耳。不見則憂。見則庶幾王樂之。王柰何獨不顧哉。

有頍者弁。實維何期。爾酒既旨。爾殽既時。豈伊異人。兄弟具來。蔦與女蘿。施于松上。未見君子。憂心怲怲。兵命反。既見君子。庶幾有臧。

〔鄭氏曰〕。何期。猶伊何也。期、辭也。○〔楊氏曰〕。爾殽既時。君子之食。惟其時物。如春則食麥與羊之類是也。○〔鄭氏曰〕。具、猶皆也。○〔毛氏曰〕。怲怲、憂盛滿也。臧、善也。

有頍者弁。實維在首。爾酒既旨。爾殽既阜。豈伊異人。兄弟甥舅。如彼雨雪。先集維霰。蘇薦反。死喪無日。無幾相見。居豈反。樂酒今夕。君子維宴。

〔鄭氏曰〕。阜、猶多也。○〔長樂劉氏曰〕。甥舅、謂母姑姊妹也。妻族也。○〔鄭氏曰〕。將大雨雪。始必微溫。雪自上下。遇溫氣而摶。謂之霰。久而寒勝。則大雪矣。孔氏曰。大戴禮曾子云。陽之專氣爲霰。陰之專氣爲雹。盛陽之氣在雨水則溫暖。爲陰氣薄而脅之。不相入則摶爲雹也。盛陰之氣在雨水則凝滯而爲雪。陽氣摶而脅之。不相入則消散而下。因水而爲霰。是霰由陽氣所薄而爲之矣。○〔王氏曰〕。有頍者弁。實維在首。則言弁在首而不知用禮以稱之。則刺之甚矣。○〔陳氏曰〕。霰、雨雪之兆。王疎兄弟甥舅。亡之兆也。○〔蘇氏曰〕。君子以是知死之無日。相見之無幾。無所復賴而相告曰。苟今夕有酒也。君子維以相宴而已。不其他矣。王氏曰。吾今夕則不謀來夕之存否。

頍弁三章章十二句。

車舝。胡瞎反。大夫刺幽王也。褒姒嫉。音疾。妒。丁故反。無道並進。讒巧敗。必邁反。國。德澤不加於民。間人思得賢女以配君子。故作是詩也。董氏曰。叔孫婼聘于宋。宋公享昭子。賦新宮。昭子賦車轄。考其時將爲季孫迎宋公女。

間關車之舝兮。思孌。力兗反。季女逝兮。匪飢匪渴。德音來括。音活。雖無好。呼報反。友。式燕且喜。

〔毛氏曰〕。興也。間關、設舝也。孔氏曰。舝無事則脫。行乃設之。○朱氏曰。間關、設舝聲也。○董氏曰。按說文。舝、鍵也。故謂之關。又曰。舝、車聲也。車鍵而行則有聲。故古人以間關爲聲。又爲驅馳。其說本此。○〔釋文曰〕。舝、車軸頭鐵也。○〔毛氏曰〕。孌、美貌。○〔鄭氏曰〕。逝、往也。○〔毛氏曰〕。括、會也。○〔鄭氏曰〕。式、用也。燕、飲也。○〔邱氏曰〕。昏君之心。維婦人是從。故思得盛德美色之女。往迎之以配幽王也。○〔朱氏曰〕。匪飢也。匪渴也。望其德音來會。而心如飢渴耳。○〔孔氏曰〕。凡人之燕飲喜樂。須賢友共之。疾褒姒之甚。思賢女之切。若迎得此女。雖無朋友。亦將獨喜也。

依彼平林。有集維鷮。音驕。辰彼碩女。令德來教。式燕且譽。好。呼報反。爾無射。音亦。

〔毛氏曰〕。依、茂木貌。平林、林木之在平地者也。鷮、雉也。孔氏曰。說文云。鷮、長尾雉。陸璣疏云。鷮、微小於翟也。走而且鳴曰鷮鷮。其尾長。肉甚美。故語曰。四足之美有麃。兩足之美有鷮。辰、時也。○〔張氏曰〕。碩、大也。○〔邱氏曰〕。爾、碩女也。○〔鄭氏曰〕。射、厭也。○〔邱氏曰〕。茂盛之林。集者維雉。興王宮之貴。宜有碩女居之。○〔朱氏曰〕。以令德來配君子而教誨之。是以式燕且譽而悅慕之無厭也。

雖無旨酒。式飲庶幾。雖無嘉殽。式食庶幾。雖無德與女。式歌且舞。

〔朱氏曰〕。旨、嘉、皆美也。言得賢女以配君子。則其嘉如此。雖無旨酒嘉殽美德以及賓客。然飲食歌舞。有所不能自已。孔氏曰。人燕樂欲與賢德者同之。若非賢德則燕不樂矣。上云雖無好友。以己爲主。故云己無賢友。此言無德與汝。以彼爲主。故云己身無德。○〔王氏曰〕。樂賢女如此。則厭惡褒姒甚矣。

陟彼高岡。析。星歷反。其柞。子洛反。薪。析其柞薪。其葉湑。思敍反。兮。鮮。息淺反。我覯爾。我心寫兮。

〔鄭氏曰〕。陟、登也。○〔孔氏曰〕。析伐其柞木以爲薪。其葉湑湑然茂盛。邱氏曰。柞葉最盛。○〔鄭氏曰〕。鮮、善。覯、見也。○〔陳氏曰〕。析薪者以興昏姻善乎。我得見爾賢女。則心輸寫而無所憂矣。

高山仰止。景行。釋文下孟反。當不音。行止。四牡。茂口反。騑騑。孚非反。六轡如琴。覯爾新昏。以慰我心。

〔毛氏曰〕。景、大也。○〔朱氏曰〕。景行、大道也。表記曰。小雅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子曰。詩之好仁如此。鄉道而行。中道而廢。忘身之老也。不知年數之不足也。俛焉日有孳孳。斃而後已。○〔孔氏曰〕。四牡之馬騑騑。行而不息。六轡緩急調和。如琴瑟之相應。○〔歐陽氏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者。勉其不已之辭也。以謂賢雖難得。求之不已。將有得也。故其下則云四牡騑騑。六轡如琴者。謂調和車馬往迎之。如首章車舝也。使我見王得此賢女爲新昏。則慰我心矣。○〔說文曰〕。卬、欲有所庶及也。詩曰。高山仰止。○〔史記孔子世家曰〕。詩有之。高山仰止。景行行之。表記注云。景行行止。詩作行之。

車舝五章章六句。

青蠅。餘仍反。大夫刺幽王也。

營營青蠅。止于樊。音煩。豈。開在反。弟君子。無信讒言。

〔毛氏曰〕。營營、往來貌。歐陽氏曰。營營然往來之飛聲。樊、藩也。孔氏曰。孫炎云。樊圃之藩。○〔鄭氏曰〕。豈弟、樂易也。○〔孔氏曰〕。君子、謂王者也。○〔鄭氏曰〕。蠅之爲蟲。汚白使黑。汚黑使白。喻佞人變亂善惡也。前漢昌邑王傳云。王夢青蠅之矢積西階東。可五六石。以問郎中令遂。遂曰。陛下之詩不云乎。營營青蠅。止于藩。愷悌君子。毋信讒言。陛下左側讒人衆多。如是青蠅惡矣。注、惡、即矢也。○長樂劉氏曰。蛆蟲所變而成者青蠅也。其飛之聲則營營然亂人之聽。其止於物也汚敗之。又從而生蛆。復變爲蠅。其穢敗於物。無有紀極也。○陳氏曰。蒼

蠅穢不潔之物。驅之使去而復還。以比小人態狀可惡而又難遠。〇〔程氏曰〕讒人之情。常欲汚白以爲黑。而其言不可以直達。故必營營往來。〇〔孔氏曰〕讒人爲害如此。樂易君子。無得信受之。陳氏曰。讒言多由持心傾險而後入。故君子當持心樂易不聽讒言也。〇〔董氏曰〕營營、說文作營。營小聲也。樊作棥。蓋古字也。〇〔東萊曰〕營營青蠅。止于樊。行且至于几席盤杅之間矣。蓋憂之也。

營營青蠅。止于棘。讒人罔極。交亂四國。

〔邱氏曰〕棘謂植棘爲藩也。孔氏曰。棘、榛、卽爲藩之物。〇〔鄭氏曰〕極猶已也。〇〔李氏曰〕四國、四方也。〇〔前漢注曰〕樂易之君子。不當信讒人。若讒言無極。則四國亦以交亂。宜深察也。

營營青蠅。止于榛。士巾反 讒人罔極。構古豆反我二人。

〔毛氏曰〕榛所以爲藩也。〇〔鄭氏曰〕構合也。合猶交亂也。〇〔朱氏曰〕己與聽者爲二人。孔氏曰。謂見讒之人與人君也。〇〔李氏曰〕當是時。小人得志。凡賢者無不被[illegible]曰構我二人者。蓋主見讒者而言也。

青蠅三章章四句。

賓之初筵。衞武公刺時也。幽王荒廢。媟息列反近小人。飲酒無度。天下化之。君臣上下。沈直林反湎莫衍反淫液音亦。武公既入。而作是詩也。孔氏曰。酒誥注云。齊色曰湎。沈湎者。飲酒過久若沈沒。然使湎然俱醉。顏色齊同也。〇鄭氏曰。淫液者。飲酒時情態也。武公入者。入爲王卿士。〇孔氏曰。樂記說樂之遲云。咏歎之淫液之。則淫液遲久之意也。〇後漢孔融傳韓詩曰。賓之初筵。衞武公飲酒悔過也。

〔歐陽氏曰〕詩人之作。常陳古以刺今。此詩五章。其前二章陳古如彼。其後三章。刺時如此。

賓之初筵。左右秩秩。直乙反 籩豆有楚。殽戶交反核戶革反維旅。酒既和旨。飲酒孔偕。音皆 鐘鼓既設。舉酬市由反逸逸。大侯既抗。苦浪反 弓矢斯張。射夫既同。獻爾發功。發彼有的。以祈音其爾爵。

〔鄭氏曰〕筵、席也。初卽席也。孔氏曰。司几筵注云。鋪陳曰筵。藉之曰席。〇〔邱氏曰〕左右謂據筵上左右之人。〇〔毛氏曰〕秩秩然肅敬也。蘇氏曰。秩秩、有序也。楚、列貌。殽、豆實也。鄭氏曰。豆實、葅醢也。〇孔氏曰。殽是總名。此文殽核與籩豆相對。故分之耳。其實核亦爲殽。魏風曰。園有桃。其實之殽。是在籩之物亦爲殽也。〇〔鄭氏曰〕核、籩實桃梅之屬。孔氏曰。桃梅有核之物。籩人云。饋食之籩。其實棗栗桃乾䕩。䕩乾梅也。內則有桃諸梅諸。謂乾者也。〇〔毛氏曰〕旅、陳也。〇〔鄭氏曰〕和旨、猶調美也。孔、甚也。偕、齊一也。鐘鼓於是言既設者。將射改縣也。孔氏曰。天子宮縣階間。妨射位。故改縣以避射也。鄉射禮。將射。乃云樂正命弟子贊工。遷樂于下。琴瑟之樂尙遷之。則鐘鼓之懸改之矣。大射不言改懸者。諸侯與臣行禮。略三面而已。不具軒懸。東西懸在兩階之外。兩階之間有建鼓耳。東近東階。西近西階。又無鐘磬。不足以妨射。不須改也。〇〔宋氏曰〕舉酬舉所奠

之酬爵也。又曰。按儀禮。主人酌賓曰獻。賓既酢主人。主人又自飲而酌賓曰醻。賓受之奠於席前而不舉。至旅而遂舉所奠之爵交錯以徧也。〇〔毛氏曰〕逸逸、往來次序也。大侯、君侯也。鄭氏曰。天子諸侯之射。皆張三侯。故君侯謂之大侯。〇孔氏曰。射人云。王大射。張三侯。司裘云。王大射供虎侯熊侯豹侯。射鵠。天子之射張三侯也。大射巾車張三侯。是諸侯之射張三侯也。抗、舉也。孔氏曰。按大射前期三日。司馬命量人巾車張三侯。射人云。若王大射則以貍步張三侯。則天子亦前射三日。其侯射人張之矣。此舉酬之下始言大侯既抗者。鄉射之初雖言張侯。而以事未至。經云不繫左下綱。中掩束之。至於將射。以司正爲司馬。乃云司馬命張侯。弟子脫束遂繫左下綱。是將射始張之。〇〔鄭氏曰〕大侯張而弓矢亦張。節也。〇〔朱氏曰〕射夫既同。比其耦也。孔氏曰。大司馬職云。若大射則合諸侯之六耦。射人說賓射之禮云。王以六耦。則天子大射賓射。皆六耦也。〇鄉射禮。司射比三耦於堂西。命上射曰。某御於子。命下射曰。子與某御射。注云。比選次其才相近者也。〇〔鄭氏曰〕獻猶奏也。各奏其發矢中的之功。〇〔毛氏曰〕的、質也。孔氏曰。大射之侯。其中制皮爲鵠。賓射之侯。其中采畫爲正。正大如鵠。皆居侯中三分之一。其燕射則侯中畫爲獸。其中射處皆二尺。射義云。循聲而發。發而不失正鵠者。其唯賢者乎。詩云。發彼有的。以祈爾爵。則以的爲正鵠也。司裘注說皮侯之狀。云以虎熊豹麋之皮飾其側。又方制之以爲質。謂之鵠。是鄭意以侯中所射之處爲質也。祈、求也。〇〔朱氏曰〕爵、射不中者飲。豐上之觶也。射者與其耦拾發。發矢之時。各心競云。我以此求爵女也。〇〔蘇氏曰〕先王將祭。必大射以擇士。將射。必先行燕禮。鄭氏曰。將祭而射。謂之大射。下章言烝衎烈祖。其非祭與。既安賓。然後改。既旅。然後張侯及弓。孔氏曰。既旅之後。止飲而行射事。君之所射大侯。既舉而張之。其衆射之弓矢。於斯亦張。比其射夫而耦之。既耦。然後拾發。孔氏曰。大射禮。上射既發。挾矢而後下射射。拾發以將乘矢。拾、更也。將、行也。四矢謂之乘。言射者更代發以行此四矢。求勝以爵其不勝。〇〔禮記〕射義。詩云。發彼有的。以祈爾爵。祈、求也。求中以辭爵也。酒者所以養病也。求中、以辭養也。〇〔東萊曰〕按大射儀。雖前期三日張大侯。然不繫左下綱。與鄉射同。雖不言將射命張侯。遂繫左下綱。亦可互見也。鄭氏偶忘互相備之例。遂以爲舉鵠而棲之於侯。殊不知舉二尺之鵠。安得謂之大侯既抗乎。

籥余若反舞笙鼓。樂既和奏。烝衎苦旦反烈祖。以洽戶夾反百禮。百禮既至。有壬有林。錫爾純嘏。古雅反 子孫其湛。都南反 其湛曰樂。各奏爾能。賓載手仇。音求 室人入又。酌彼康爵。以奏爾時。

〔鄭氏曰〕籥、管也。詳見簡兮。〇〔毛氏曰〕秉籥而舞。與笙鼓相應。長樂劉氏曰。籥舞文舞也。干舞武舞也。言文則武見矣。言笙鼓則八音舉矣。〇〔鄭氏曰〕烝、進也。衎、樂也。〇〔王氏曰〕烈、業也。孔氏曰。有功烈之祖。〇〔鄭氏曰〕洽、合也。〇〔孔氏曰〕百禮、事神之衆禮也。蘇氏曰。百禮、九州諸侯所獻以助祭者。所謂庭實旅百也。〇〔毛氏曰〕壬、大也。〇〔邱氏曰〕林、衆也。鄭氏曰。壬、任也。謂卿大夫也。林、諸侯也。〇〔朱氏曰〕錫、神錫之也。〇〔鄭氏曰〕純、大也。〇〔朱氏曰〕嘏、福也。鄭氏曰。嘏、謂尸與主人以福也。〇〔鄭氏曰〕湛、樂也。〇〔蘇氏曰〕載、則也。〇〔董氏曰〕仇、匹也。所謂耦也。〇〔王氏曰〕室人、主黨也。〇〔蘇氏曰〕康、安也。王氏曰。酒所以安體也。〇朱氏曰。或曰。康讀曰抗。記曰。崇坫康圭。謂

坫上之爵也．○〔董氏曰〕．崔靈恩集註．以一章爲大射．二章爲燕射．○〔王氏曰〕．大射禮．爲將祭擇士故也．既祭矣．於是乎燕．燕則又射．先王用酒．常以祭祀．其飲也．常以射．射必有禮樂．有大禮．斯有大樂以和之．有備樂．斯有備禮以成之．籥舞笙鼓．樂既和奏．則所謂有備樂也．烝衎烈祖．以洽百禮．則所謂有備禮以成之也．○〔朱氏曰〕．百禮．禮之備也．言其禮之盛大也．既錫爾福．及爾子孫．皆獲湛樂也．○〔王氏曰〕．其湛曰樂．各奏爾能．則於是又射矣．賓載手仇．室人入又．則賓主皆善射矣．賓黨射．則手敵．主黨人射．則又手敵．邱氏曰．手敵．對手之耦也．○〔孔氏曰〕．酌彼安體．養病之爵．以飲不中者也．邱氏曰．以其養老養病．故曰安爵．○〔蘇氏曰〕．以奏爾時．薦之以時物也．

賓之初筵．溫溫其恭．其未醉止．威儀反反．曰既醉止．威儀幡幡．孚袁反．舍其坐遷．舍音捨．屢舞僊僊．屢力具反．僊音仙．其未醉止．威儀抑抑．於力反．曰既醉止．威儀怭怭．毗必反．是曰既醉．不知其秩．

〔毛氏曰〕．反反．言重慎也．蘇氏曰．反反．顧禮也．幡幡．失威儀也．蘇氏曰．幡幡．輕數也．遷．徙也．屢．數也．○〔王氏曰〕．僊僊．軒舉之狀．○〔毛氏曰〕．抑抑．慎密也．孔氏曰．謂慎禮而密審．怭怭．媟嫚也．董氏曰．字書以怭爲儀．毛以爲媟嫚．蓋溺於儀而不知禮．此宜以其媟嫚終也．○〔董氏曰〕．秩．序也．○〔孔氏曰〕．此章陳幽王燕賓失禮之事．賓初升筵．尚溫溫然和柔而恭敬．未醉之時．威儀猶能反反然重慎．至於既醉．幡幡失威儀．鄭氏曰．賓初即筵之時．能自勑戒以禮．至於旅酬而小人之態出．舍其本坐．遷徙他處．長樂劉氏曰．君臣賓主各有定位．以象天地日月之居其所也．今則舍其坐而遷其位．是君臣可得而亂也．賓主可得而易也．數數起舞僊僊然．長樂劉氏曰．舞之奏各有其時．非可以屢也．武公疾之．又重言之．云其未醉．尚守威儀．已醉．威儀乃怭怭然而媟嫚．是曰既醉．不自知其常禮．昏亂無次．董氏曰．犯貫朝廷．犯齒位席．所謂不知其秩也．

賓既醉止．載號胡毛反．載呶．女交反．亂我籩豆．屢舞僛僛．起其反．是曰既醉．不知其郵．音尤．側弁之俄．五何反．屢舞傞傞．素多反．既醉而出．並受其福．醉而不出．是謂伐德．飲酒孔嘉．維其令儀．

〔毛氏曰〕．號呶．號呼讙呶也．孔氏曰．呶呼也．僛僛．舞不能自正也．說文曰．醉舞貌．○王氏曰．僛僛．傾側之貌．○〔鄭氏曰〕．郵．過也．朱氏曰．郵．與尤同．側．傾也．俄．傾貌．○〔毛氏曰〕．傞傞．不止也．○〔鄭氏曰〕．出．猶去也．孔．甚．令．善也．○〔蘇氏曰〕．此章中言其亂而終誨之也．王氏曰．言人之始未嘗不治．終始至於亂．○〔歐陽氏曰〕．刺王之君臣上下．飲酒既失威儀．又號呶雜亂．籩豆亦無次序．至於屢舞．孔氏曰．已醉則不自知其過矣．○〔長樂劉氏曰〕．但見側其弁．俄然而傾矣．○〔孔氏曰〕．數起舞．傞傞然．又不能止．○〔長樂劉氏曰〕．福．謂徹俎歸胙也．上下皆醉．受福而歸可也．○〔鄭氏曰〕．賓醉則出．與主人俱有美譽．醉至若此．是誅伐其德也．孔氏曰．醉前無失．爲有德．既醉爲愆以毀之．是伐其德也．○〔朱氏曰〕．飲酒之所以甚美者．

以其有令儀爾．今若此．則無復有儀矣．○〔東萊曰〕．燕禮．賓醉．北面坐．取其薦脯以降．奏陔．賓所執脯．以賜鍾人於門內霤．遂出．卿大夫皆出．所謂既醉而出．並受其福．當取劉執中鄭康成兩說合觀之．其義乃足．

凡此飲酒．或醉或否．既立之監．或佐之史．彼醉不臧．不醉反恥．式勿從謂．無俾大音泰．怠．匪言勿言．匪由勿語．魚據反．由醉之言．俾出童羖．音古．三爵不識．矧失忍反．敢多又．

〔毛氏曰〕．立酒之監．佐酒之史．董氏曰．立之監以監之．佐之史以書之．古之慎禮如此．○朱氏曰．監．史．司正之屬．燕禮鄉射．恐有解倦失禮者．立司正以監之．察儀法也．式．解見式微．○〔朱氏曰〕．謂．告也．○〔鄭氏曰〕．由．從也．○〔毛氏曰〕．羖．羊不童也．鄭氏曰．羖羊之性．牝牡有角．○〔鄭氏曰〕．三爵者．獻也．酬也．酢也．孔氏曰．禮有獻酢．有旅酬．及無算爵．旅與無算．不止三爵而已．故知三爵是獻也．酬也．酢也．○〔王氏曰〕．凡此飲酒．則非特幽王之朝而已．○〔孔氏曰〕．飲酒初時．或有醉者．或有不醉者．復設灃以逼之．○〔鄭氏曰〕．立監使視之．又助以史．使督酒．欲令皆醉也．○〔王氏曰〕．立監史．本防人之失禮儀也．不醉者．正其禮儀．則善也．醉者．失其禮儀．則不善也．今反以醉者爲善．恥彼不醉者．而強之以酒．○〔孔氏曰〕．不醉者．監與史反恥而罰之．是使之小大盡醉．舉坐皆猶狂也．○〔朱氏曰〕．安得從而告之．使勿至於大怠乎．告之者曰．所不當言者勿言．所不當從者勿語．醉而妄言．則將罰汝．使出童羖矣．設言必無之物以恐之也．孔氏曰．使汝出童首無角之羖羊．令其無然之物．欲使恐也．○邱氏曰．此爲飲酒者設法也．爲主人者用不從世俗所謂飲酒之法．立監佐史．無使過醉．怠慢無禮．又當立酒令云．非可言之言不得言．非可用之語不當語．若有用醉人之言．則罰之以童羖．女飲至三爵．已昏然無所識矣．況敢又多飲乎．又丁寧以戒之也．王氏曰．人之齊聖．飲酒溫克．彼小人者．三爵則已醉．而無所識矣．矧敢多於三爵而又不已．宜其沈湎淫泆如是甚矣．○孔氏曰．禮．主人獻賓．賓飲而又酢主人．主人飲．而又酌以酬賓．賓則奠之而不舉．則賓主皆不飲三爵矣．而指獻酬酢爲三爵者．言行三爵飲之時．非謂人飲三爵也．○長樂劉氏曰．幽王飲酒．必與羣衆小人．男女弗間．而立監命史．俾臨視巡省．在會之人．罔得弗醉也．衆醉則淫亂邪惡．穢雜褻瀆．百醜興焉．而王用以爲娛．不醉．則不爲百醜．無以娛於王．反恥而罰之．俾之必醉．衆皆醉矣．淫亂邪惡．穢雜褻瀆．無所弗至．勿從．謂告之也．或恥而弗爲矣．而俾大怠者．謂湎于酒．荒于色．悖于禮．瀆于義．皆大懈于厥政者．常人則以爲蠹．幽王則以爲樂．故立史監．戒其勿言．幸其昏迷而大怠．用以爲獻爲酢．言勿言者．厥有醉劇．而才於淫穢．巧于悖亂．匪可以言者．則褒而美之．用以爲樂．愼勿言其非．恐愧其心而弗復肯爲．故云匪言勿言也．其醉而善於悖亂．違拂人倫之事．謂之匪由．由．道也．匪由之人．常常延納．勿語于外．留之以爲吾王一笑之歡也．有敢道及醉人之非者．罰以童羖．羖無童者．俾之必出．所以困其不能慎言也．是以有不得已而與其燕飲者．心知其非而口不敢言．又恥於其心．亦爲淫亂．故三爵之後．洋洋然昏矣．醉矣．睡而不寤矣．不識不知矣．矧敢多飲而又寤哉．此二句．武公所以自傷也．幽王繼宣王至治之後．未易遽失其天下．其不道不如是之甚．申侯豈能殺之也．蓋由諸侯疾怨．無有救之者．是足以見其詳焉．嗚呼．禽獸之所弗爲．而幽王爲之．其滅亡乃自取之也．又豈申侯所能爲哉．○〔東萊曰〕．淳于髡說齊威王曰．賜酒大王之前．執灋在傍．御史在後．秦王趙王會澠池．秦王請趙王鼓瑟．秦御史前書曰．某年某月日．秦王與趙王會飲．趙王鼓瑟．藺相如請秦王擊缻．顧召趙御史書之曰．某年某月日．秦王爲趙王擊缻．此古人君燕飲之制．猶存於戰國者也．或立之監．即執灋也．鄉射注所謂立司正以監察

戚邊者也。或佐之史。卽御史也。董氏所謂佐之史以書之者也。劉執中解此章。雖多牽強忿激。失詩人溫柔敦厚之意。然論醉酒之害深切詳明。故幷錄之。

賓之初筵五章。章十二句。

魚藻音早 刺幽王也。言萬物失其性。王居鎬胡老反 京。將不能以自樂。音洛 故君子思古之武王焉。鄭氏曰。萬物失其性者。王政教衰。陰陽不和。羣生不得其所也。將不能以自樂。言必自是有危亡之禍。○長樂劉氏曰。先王之於昆蟲鳥獸也。網罟有制。罻羅有時。田獵有候。弋射有規。不枉殺以戕其生。不過用以存其類。則其仁不曰不至矣。然上有恤物之制。而下無恤物之心。天下至廣。萬類維潛。雖欲恤而全之。亦不可得恤而全之也。是以先自于鄉遂。次及于八州。建伯立正。分帥列長。尊乎道德之賢。以爲司徒。用總厥教。以鄉三物爲本。有禮以格其逆。有樂以和其戾。有政以矩其心。有刑以復其本。則五常者。吾民之所日用也。又豈有於物而不仁。於昆蟲而不恤哉。○王氏曰。疊在天下。不爲一已之得失。故謂之君子。○孔氏曰。幽王之詩。思古多矣。皆不陳武王。此獨言之者。居鎬京武王爲始。刺王將喪鎬京。故陳武王也。

〔呂氏曰〕魚藻之詩。與孟子所謂惟賢者而後樂此。不賢者雖有此不樂也。及王制旱乾水溢民無菜色然後天子食日舉以樂之義同。

魚在在藻。有頒符云反 其首。王在在鎬。豈苦在反 樂飲酒。

〔朱氏曰〕興也。藻解見采蘋。○〔毛氏曰〕。頒大首貌。○〔說文曰〕。鎬武王所都。在長安西上林苑中。○〔鄭氏曰〕豈亦樂也。○〔歐陽氏曰〕魚在在藻者。言萬物之得其性也。王在在鎬者。謂武王安其樂也。毛氏曰。魚以依蒲藻爲得其性。○孔氏曰。魚何所在乎。在於藻也。藻是魚之常處。既得其性。故能肥充。有頒然其大首也。○長樂劉氏曰。夏月之時。淺水生藻。陽氣在外。魚亦從之。不潛于淵。而在于藻也。有頒其首者。出游水面。則露其首。故見其頒大也。

魚在在藻。有莘所巾反 其尾。王在在鎬。飲酒樂豈。

〔毛氏曰〕。莘長貌。○〔長樂劉氏曰〕。有莘其尾者。飽滿無虞。則戲於水面。既升而露其首。又降而露其尾。莘然其長矣。○〔李氏曰〕。樂豈但倒其文以便韻耳。

魚在在藻。依于其蒲。王在在鎬。有那乃多反 其居。

〔鄭氏曰〕。那安貌。天下平安。王無四方之虞。故其居處那然安也。

魚藻三章。章四句。

采菽。刺幽王也。侮慢諸侯。諸侯來朝。直遙反 不能錫命以禮。數色角反 徵會之而無信義。君子見微而思古焉。孔氏曰。周本紀曰。褒姒不好笑。幽王欲其笑萬方。故不笑。幽王爲烽燧大鼓。有寇至則舉烽火。諸侯悉至而無寇。褒姒乃大笑。幽王欲悅之。數舉烽火。其後不信。益不至。幽王之廢申后。去太子。申侯怒。乃與繒西夷犬戎共攻幽王。幽王舉烽火徵兵。兵莫至。遂殺幽王驪山下。○長樂劉氏曰。君子見其禍亂必起於是。故曰見微而思古焉。

采菽采菽。筐音匡 之筥音舉 之。君子來朝。何錫予之。雖無予之。路車乘繩證反 馬。又何予之。玄袞古本反 及黼。音斧

五十五冊

〔毛氏曰〕興也。○〔鄭氏曰〕。菽大豆也。采之者。采其葉以爲藿。三牲牛羊豕。皆以藿。王饗賓客。有牛俎。乃用鉶羹。故使采之。孔氏曰。公食禮云。鉶芼牛藿羊苦豕薇。皆有滑。注云。藿豆葉也。苦苦荼也。滑堇荁之屬是也。以鼎煮牛。取其骨體。置之於俎。其汁則芼之以藿。調以醯醢。乃盛之於鉶。謂之鉶羹。○〔孔氏曰〕王肅云。筐筥受所采之菜。○〔毛氏曰〕。君子。謂諸侯也。玄袞卷龍也。又曰。玄袞。玄衣而畫以卷龍也。○孔氏曰。玉藻注云。龍卷畫龍於衣。卷字或作袞。然則以龍首卷然謂之袞。袞是龍之狀也。○〔鄭氏曰〕。及與也。○〔朱氏曰〕。黼如斧形。刺之於裳也。○〔劉氏曰〕。菽薄物。采以爲藿。然而不可不敬。故或筐之。或筥之。況諸侯之君乎。故當有以厚錫予之也。蘇氏曰。采菽猶設筐筥以待之。而況諸侯乎。○〔蘇氏曰〕。雖無予之者。好之之心無已也。上公九章。其服用袞。古之諸侯。豈皆上公。而有是賜哉。詩人取其賜予之至厚者爾。○〔東萊曰〕。上公之服九章。元者衣之色也。袞者畫之於衣。九章之第一章也。黼者繡之於裳。九章之第八章也。元袞及黼。皆謂上公之服也。

觱音必 沸音弗 檻胡覽反 泉。言采其芹。巨斤反 君子來朝。言觀其旂。巨依反 其旂淠淠。匹弊反 鸞聲嘒嘒。呼惠反 載驂七南反 載駟。音四 君子所屆。音界

〔朱氏曰〕興也。○毛氏曰。觱沸泉出貌。檻泉正出也。孔氏曰。釋水云。檻泉正出。正出涌出也。○李氏曰。水泉從下上出曰涌泉。○〔鄭氏曰〕。芹菜也。可以爲菹。亦用待君子也。周禮。芹菹雁醢。○〔毛氏曰〕。淠淠動也。嘒嘒中節也。王氏曰。嘒嘒言其聲之細。聲之細則無敢馳驅故也。○〔蘇氏曰〕。駕者既服而三之曰驂。四之曰駟。黃氏曰。載驂則驂也。載駟則駟也。○〔長樂劉氏曰〕。屆至也。○〔朱氏曰〕。觱沸檻泉。則采其芹。諸侯來朝。則觀其旂。見其旂。聞其鸞聲。又見其馬。則知君子之至於是也。歐陽氏曰。詩但述諸侯來朝。車服之盛可觀爾。其曰君子所屆者。乃言君子所至。車旂如此之盛爾。如鄭所說詩及序文皆無之。

赤芾音弗 在股。音古 邪似嗟反 幅音福 在下。彼交匪紓。音舒 天子所予。樂音洛 只音止 君子。天子命之。樂只君子。福祿申之。

〔朱氏曰〕興也。○〔毛氏曰〕。諸侯赤芾邪幅。幅偪也。所以自偪束也。孔氏曰。左傳曰帶裳幅舄。內則亦云偪。則此服名偪而已。○〔鄭氏曰〕。芾太古蔽前之象也。孔氏曰。易乾鑿度注云。古者田漁而食。因衣其皮。先知蔽前。後知蔽後。後王易之以布帛。而猶存其蔽前者。重古道。不忘本。冕服謂之芾。其他服謂之韠。以韋爲之。孔氏曰。韍韠俱是蔽膝之象。其制則同。但尊祭服。異其名耳。古者衣皮。此存其象。故知以韋爲之。玉藻。韠君朱。大夫素。士爵韋。其制。上廣一尺。下廣二尺。長三尺。其頸五寸。肩革帶博二寸。脛本曰股。邪幅如今行縢也。孔氏曰。邪纏於足。謂之邪幅。說文曰。縢緘也。名行縢者。言行而緘束之。偪束其脛。自足至膝。故曰在下。○〔朱氏曰〕。交際也。○〔毛氏曰〕。紓緩也。○〔朱氏曰〕。言諸侯見于天子。恭敬齊遫。不敢紓緩

38A

也。蓋因其服以起興曰赤芾在股，則邪幅在下矣。彼交匪紓，則天子所予矣。是以錫之命而申之以福祿也。鄭氏曰天子賜之，神則以福祿申重之，所謂人謀鬼謀也。○董氏曰天子之命則有命爵有命服有命車，其命之則路車乘馬元兗及黼是也。古者發大命頒爵祿必自其先祖廟示不敢專則以德受命其得於神也宜矣。○〔荀子勸學篇云〕君子不傲不隱不瞽，謹順其身。詩曰彼交匪紓，天子所予。

維柞子落反之枝，其葉蓬蓬步公反。樂只君子，殿多見反天子之邦。樂只君子，萬福攸同。平平婢延反左右，亦是率從。

〔鄭氏曰〕興也。○〔毛氏曰〕蓬蓬，盛貌。殿，鎮也。孔氏曰車行在後曰殿，取鎮重之義，故曰殿鎮也。平平，辯治也。孔氏曰堯典云平章百姓，書傳作辯章，則平辯義通，而古今之異耳，故云平平辯治○荀子儒效篇云分不亂於上，能不窮於下，治辯之極也。詩曰平平左右亦是率從。○〔朱氏曰〕左右，諸侯之臣也。○〔長樂劉氏曰〕柞之所以有枝以衛其株，枝之所以有葉以庇其榦者，皆由根本堅固，氣脈盛大，俾之然也。根本，天子也。枝葉者，諸侯也。氣脈者，朝廷之寵命也。故葉之蓬蓬者，根本氣脈之所及。然則葉之蓬蓬，反以衛其根株而爲之堅固，猶天子寵錫諸侯，俾之茂盛，反能殿天子之邦，而益朝廷之固也。故曰樂只君子，殿天子之邦。樂只君子，萬福攸同。○〔王氏曰〕萬福攸同，則所謂竝受其福也。○〔朱氏曰〕又言其左右之臣亦從之而至此也。孔氏曰服虔曰平平辯治不絕之貌，則平平是貌狀也。○〔左傳〕魏絳曰詩曰樂只君子，殿天子之邦，樂只君子，萬福攸同，便蕃左右，亦是帥從。杜預注便蕃數也，言遠人相帥來服從，便蕃然在左右。○釋文曰韓詩作便便，云閑雅之貌。

汎汎芳劍反楊舟，紼音弗纚力馳反維之。樂只君子，天子葵其維反之。樂只君子，福祿膍頻尸反之。優哉游哉，亦是戾矣。

〔朱氏曰〕興也。○〔毛氏曰〕紼，繂音律，纚，緌也。孔氏曰釋水云紼縭維之，紼繂也，縭緌也。孫炎曰繂，大索也。李巡曰繂竹爲索，所以維持舟者。○郭璞曰緌，繫也。然則紼訓爲繂，繂是大索，縭訓爲緌，緌又爲繫，正謂舟之止息，以索繫而維持之。○釋文曰纚，韓詩云筰也。葵，揆也。膍，厚也。戾，至也。○〔鄭氏曰〕楊木之舟，浮於水上，汎汎然東西無所定，舟人以紼繫其緌以行之。○〔蘇氏曰〕天下之諸侯，撫之則懷，棄之則去，亦如舟之無定耳。○〔歐陽氏曰〕紼纚維舟，如天子以爵命維持諸侯爾。毛氏曰明王能維持諸侯也。○〔王氏曰〕君子所樂，樂王能以義揆之也。君子事王以義而已，若王無義以揆之，則誕或見信，忠或見疑，以是爲非，以非爲是，則君子小人而無樂矣。○〔邱氏曰〕樂只君子，有功德而天子揆之，又以福祿厚之也。○〔朱氏曰〕於是又歎諸侯優游而至於此也。呂氏曰王以信義聯諸侯，優游而不迫。○〔釋文曰〕膍，韓詩作肶。

采菽五章章八句

角弓，父兄刺幽王也。不親九族而好呼報反讒佞，骨肉相怨，故作是詩也。孔氏曰骨肉謂族親也，以其父祖上世同，一血氣而生，如骨肉之相附。

〔前漢書〕杜鄴曰人情恩深者其養謹，愛至者其求詳，夫戚而不見殊，孰能無怨，此棠棣角弓之詩所爲作也。

騂騂息營反角弓，翩匹然反其反矣。兄弟昏姻，無胥息徐反遠矣。

〔毛氏曰〕興也。騂騂，調和也。董氏曰許愼作觲觲，角弓貌，用角低卬便也。若作騂則訓色，先儒以騂取其調和，則字當作觲，觲與騂同音。○〔朱氏曰〕角弓，以角飾弓也。孔氏曰弓人以六材爲弓，謂幹角筋膠絲漆也。又曰角之中恆當弓之隈，杜子春云隈謂弓之淵，角之中央與淵相當。翩，反貌。○〔鄭氏曰〕胥，相也。○〔歐陽氏曰〕弓之爲物，其體往來，張之則內嚮而來，弛之則外反而去。○〔李氏曰〕九族我親之則附，疎之則離，亦如角弓翩然而反。○〔蘇氏曰〕是以告之使無相遠也。鄭氏曰骨肉之親無相疎遠，相疎遠則以親親之望易以成怨。

爾之遠矣，民胥然矣。爾之教矣，民胥傚矣。

〔鄭氏曰〕爾，幽王也。胥，皆也。○〔歐陽氏曰〕王與骨肉如此，則下民亦將倣上之所爲也。

此令兄弟，綽綽處若反有裕羊樹反。不令兄弟，交相爲瘉羊主反。

〔鄭氏曰〕令，善也。○〔毛氏曰〕綽綽，寬也。裕，饒。瘉，病也。○〔朱氏曰〕言王化之不善，此善兄弟則綽綽有裕而不變，彼不善之兄弟則由此而交相病矣。王氏曰此令兄弟綽綽有裕者，交相愛故也。不令兄弟交相爲瘉者，交相惡也。○〔孔氏曰〕天下善人少，惡人多。

民之無良，相怨一方。受爵不讓，至于已斯亡。

〔鄭氏曰〕良，善也。○〔朱氏曰〕一方，彼一方也。○〔毛氏曰〕爵，祿也。○〔王氏曰〕民喪其良心，不參彼己之曲直，躬自薄而厚責於人也，則各相怨於一方。○〔朱氏曰〕相怨者各據其一方耳。若以責人之心責己，愛己之心愛人，使彼己之間交見而無蔽，則豈有相怨者哉。○〔王氏曰〕受爵不讓，專利而有之也。至于已斯亡，怨之所歸，禍之所集故也。歐陽氏曰貪爭不已，至于亡身也。

老馬反爲駒音拘，不顧其後。如食音嗣宜饇於據反，如酌孔取。

〔毛氏曰〕饇，飽也。○〔呂氏曰〕孔取，甚取也。○〔鄭氏曰〕見老人反侮慢之，如幼稚不自顧念後至年老，人之遇己亦將然。毛氏曰已老矣而孩童慢之。○孔氏曰此舉馬以喻之。○〔朱氏曰〕已多而宜飽矣，其酌之所取亦已甚矣。○〔東萊曰〕言民不知長少之義，慢老而虐之，父兄反聽於子弟，所謂老馬反爲駒也。彼慢老者，獨能長少而不老乎，所謂不顧其後也。其快意不顧，如食者但知稱其饇飽之欲，酌者但知多取，曾不少加斟量也。

毋教猱升木，如塗塗附。君子有徽猷，小人與屬音蜀。

〔鄭氏曰〕毋，禁辭。說文云毋，止之也。○〔毛氏曰〕猱，猿屬。陸氏草木疏曰猱，獼猴也，楚人謂之沐猴，老者爲玃，長臂者爲猿。塗，泥也。附，著也。徽，美也。○

〔鄭氏曰〕屬、連屬也。說文曰、屬、連也。○〔長樂劉氏曰〕小人之爲不善、皆爲所自能、不必教之也。今幽王又疎薄骨肉、爲不善於上以倡之、是教猱升木也。小人樂於不善、而王又益之以不善之教、是以塗塗附。其堅且相著不可脫矣。非所以爲上之道也。故陳爲上之道曰君子有徽猷、小人與屬也。先王有至德要道、民用和睦、正其五品、爲之孝友、此之謂徽猷。○〔王氏曰〕君子有徽猷於此、則小人與屬於彼矣。○〔東萊曰〕親親長長之道、乃民之良心、非由外鑠也。宜其與屬而不敢解也。

雨于付反雪瀌瀌符驕反、見晛乃見反曰音越消。莫肯下遐嫁反遺、式居婁力住反驕。

〔孔氏曰〕瀌瀌、雪盛貌。王氏曰、其來之衆則瀌瀌。○〔毛氏曰〕晛、日氣也。說文曰、晛、日光也。○〔蘇氏曰〕遺、予也。○〔釋文曰〕婁、王肅云數也。○〔鄭氏曰〕雨雪之盛瀌瀌然、至日將出、其氣始見、則雪消釋矣。○〔蘇氏曰〕雨雪之瀌瀌盛也、見日而消矣。王族相怨毒、王苟有意綏之、亦釋然解矣。呂氏曰、見晛曰消、謂君子有徽猷也。雨雪之消、喻小人道消也。○王氏曰、雨雪瀌瀌、見晛曰消者、譬之君子自昭明德以在民上、則民之惡德消矣。今王曾莫予之居、於其上而屢驕焉、而何以化彼哉。歐陽氏曰、謂王不以恩意下及九族、而自爲驕傲也。○〔董氏曰〕瀌、韓詩作麃。○〔釋文曰〕見、韓詩作曣、音於見反。云、曣、見日出也。曰、韓詩作聿、劉向同。劉向疏曰、君子道長、小人道消、則政日治、故爲泰。泰者、通而治也。詩云、雨雪麃麃、見晛聿消。○〔東萊曰〕王之不肯降心下與族人者、以其居於驕慢而不可移也。婁驕、猶所謂屢空、言其驕之非一也。

雨雪浮浮、見晛曰流。如蠻如髦音毛、我是用憂。

〔毛氏曰〕浮浮、猶瀌瀌也。王氏曰、積之高則浮浮。○長樂劉氏曰、浮浮、言積之厚而浮於地上也。流者、流而去也。蠻、南蠻也。髦、夷髦也。孔氏曰、髦、西夷之別名。牧誓曰、及庸蜀羌髳微盧彭濮人。彼髳此髦、音義同。○〔歐陽氏曰〕言骨肉相殘、如夷狄無禮義仁恩也。王氏曰、蠻然有文以相接、髦然有恩以相愛、中國之道也。中國道盡、則如蠻如髦矣。如蠻如髦、是謂大亂、故我是用憂也。○〔東萊曰〕一章戒王無信讒佞而遠九族。二章言王苟遠之、非徒王族之乖離也、民皆將化之矣。三章四章五章、遂言民皆化之、兄弟宗族始則相病、已而相怨相爭奪而不止、已而暴蔑其尊老而不顧、俗之薄極矣、皆王化之也。六章復嘆世乖俗薄、王又從而導之、猶教猱升木、以塗附塗、宜其易也。因慨然而思上之化下、速於影響、導之以惡既易如此、況於有善道以化之、小民其有不興屬者乎。七章言風俗薄、宗族乖離、其勢雖如雨雪瀌瀌之可畏、王苟篤於親、則洗然如雪之見日、釋憾衆怨、無復存矣。柰何其不肯降心、而式居婁驕也。惟其驕、所以不降、惟其不降、所以九族不親、惟其九族不親、所以天下化之。驕者其病本也。八章申言雨雪浮浮、見晛曰流、其易消如此、柰何王方且視宗族如髦蠻而不之顧、則浮浮之雪豈有消流之望乎、詩人之所憂也。

角弓八章章四句

菀音鬱柳、刺幽王也。暴虐無親而刑罰不中丁仲反、諸侯皆不欲朝直遙反、言王者之不可朝事也。

有菀者柳、不尚息焉。上帝甚蹈音悼、無自暱焉。俾予靖之、後予極焉。

〔毛氏曰〕菀、茂木也。○〔鄭氏曰〕尚、庶幾也。○〔孔氏曰〕王肅孫毓皆以上帝爲斥王。○〔毛氏曰〕蹈、動也。暱、近也。○〔歐陽氏曰〕靖、安也。○〔蘇氏曰〕君子之願此於王、譬如行道之人無不庶幾息於茂柳者。○〔孔氏曰〕王其心變動不恒。王氏曰、但謂上帝甚蹈者、不敢斥言幽王之惡。諸侯相戒無往親近之、必將得罪。王氏曰、幽王暴虐、其蹈人甚矣。則人皆欲自遠、無欲自暱也。○〔陳氏曰〕且俾我安之、以待其改惡從善、而後我至焉、言朝王也。

有菀者柳、不尚愒欺例反焉。上帝甚蹈、無自瘵例界反焉。俾予靖之、後予邁焉。

〔毛氏曰〕愒、息也。王氏曰、愒、小息也。瘵、病也。○〔李氏曰〕邁、往也。宣王之時、諸侯之朝、猶曰我友敬矣、讒言其興。今幽王暴虐如此、則諸侯之朝、其速禍也宜矣。○〔歐陽氏曰〕後予邁焉、謂待其可往朝則往焉。

有鳥高飛、亦傅音附于天。彼人之心、于何其臻。曷予靖之、居以凶矜。

〔鄭氏曰〕傅、臻、皆至也。彼人、斥幽王也。鳥之高飛、極至於天耳。幽王之心、於何所至乎。言其轉側無常、人不知其所屆。王氏曰、有鳥高飛、亦傅于天者、尚有所極也。彼人之心、于何其臻者、其難知甚矣。○〔東萊曰〕前二章、猶欲靖以待幽王之改、然後往朝。此章言幽王之心不可測度、不知其悛改之期也。故歎曰、曷爲予靖以待之乎。幽王方且自居以凶暴驕矜、其惡日熾也。於是乎絕意於王室矣。居以凶矜、即角弓所謂式居婁驕也。傅說告高宗曰、惟厥攸居、政事惟醇。自古聖賢之論治亂、每言夫居焉。

菀柳三章章六句

桑扈之什十篇四十三章三百八句

呂氏家塾讀詩記卷第二十四

都人士之什

都人士、周人刺衣服無常也。古者長張丈反民、衣服不貳、音二從七容反容有常、以齊其民、則民德歸壹。傷今不復扶又反見古人也。鄭氏曰服謂冠弁衣裳也長民謂凡在民上倡率者也變易無常謂之貳從容謂休燕也休燕猶有常則朝夕明矣○孔氏曰在上衣服有常能使民德歸一抑抑威儀維德之隅由德行有常故服不變○長樂劉氏曰先王之於萬物育之必有其道取之必有其時用之必有其制然後品彙之微各得正其性命也故其域天下之心也必有禮以範其尊卑必有樂以固其分義必有政以一其猷爲必有刑以興其遷守民之用於萬物也皆有常數不敢過也不敢不及也上以是率於下下以是事於上苟不如是無以容於其身也故曰古者長民衣服不貳從容有常以齊其民則民德歸一先王之治於斯爲至矣然則毳笠撮帶雖則末儀有以見民德之歸一也

〔董氏曰〕緇衣、公孫尼子作也。其書曰、長民者衣服不貳、從容有常、以齊其民、則民德壹。詩序蓋雜出於古之遺言也。

彼都人士、狐裘黃黃。其容不改、出言有章。行下孟反歸于周、萬民所望。音亡

〔毛氏曰〕彼、彼明王也。○〔鄭氏曰〕城郭之域曰都。孔氏曰都者衆居之處○朱氏曰都王都也 ○〔呂氏曰〕都人士者、卽喪服

傳所謂都邑之士、所以別野人也。○〔朱氏曰〕黃黃、狐裘色也。玉藻曰君衣狐白裘錦衣以裼之士不衣狐白君子狐青裘豹褎玄綃衣以裼之狐裘黃衣以裼之注云君衣狐白毛之裘士不衣狐白辟君也君子大夫士也孔子曰黃衣狐裘○孔氏曰狐之黃者多黃狐之衣非褻服也 不改、有常也。章、文章也。○〔鄭氏曰〕于、於也。○〔毛氏曰〕周、忠信也。陳氏曰周鎬京也 ○〔鄭氏曰〕古明王時、都人士冬則衣狐裘黃黃然。其容貌既有常、言語又有灋度文章。○〔邱氏曰〕不惟衣服容貌言語之有常、其所行之行、又歸於忠信、表裏如一、故爲下民所仰望而取灋也。○〔孔氏曰〕都邑之士近政化、有道先被其德、無道先化其淫。此時奢淫巧僞、都邑尤甚、故舉古以駁今也。○〔左傳〕襄十四年、楚子囊卒、君子謂子囊忠、忠民之望也。詩曰、行歸乎周、萬民所望、忠也。服虔注云、逸詩也。孔氏曰緇衣注云此章毛氏有之三家則亡今韓詩實無此首章時三家列於學官毛詩不得立故服以爲逸也

彼都人士、臺笠音立緇側基反撮。七活反彼君子女、綢直留反直如髮。我不見兮、我心不說。音悅

〔鄭氏曰〕臺、夫須也。陸璣艸木疏云舊說夫須莎艸也可以爲簑笠 以臺皮爲笠。孔氏曰笠本禦暑因可以禦雨郊特牲曰大羅氏天子之掌鳥獸者諸侯貢屬焉艸笠而至尊野服也前裘則冬所衣此笠則夏所用 ○〔毛氏曰〕緇撮、緇布冠也。○〔朱氏曰〕其制小、僅可撮其髻也。孔氏曰緇布冠制小故言撮若是帛爲元冠則有制度不得言撮 ○〔呂氏曰〕君子女者、貴人之女、所以別民女也。○〔毛氏曰〕綢直、密直如髮也。○〔張氏曰〕都人士始論長民者、次論都人之士女。一章言長民者、故不言女。二章以下統言男女也。○〔呂氏曰〕禮不下於庶人、則長民者所齊、野人有不與也。○〔王氏曰〕臺笠緇撮、在野與衆皆作之服也。綢直如髮、則其德性之善也。鄭氏曰其情性密緻操行正直如髮之本末無隆殺也 ○〔鄭氏曰〕病時皆奢淫、我不復見今士女之然者、心思之而憂也。

彼都人士、充耳琇音秀實。彼君子女、謂之尹吉。我不見兮、我心苑於勿反結。

〔毛氏曰〕琇、美石也。○〔孔氏曰〕王肅云、以美石爲瑱、塞實其耳。○〔朱氏曰〕尹吉未詳。鄭氏曰吉讀爲姞尹氏姞氏周室昏姻之舊姓也人見都人之家女咸謂之尹氏姞氏之女言有禮法○孔氏曰常武曰王謂尹氏春秋昭二十三年尹氏立王子朝世爲公卿周之舊姓也韓奕云爲韓姞相攸言汾王之甥左傳鄭石癸曰姞吉人也后稷之元妃也是姞與周室爲昏姻也既世貴舊姓昏連於王室家風不替故見都人之女有禮法者謂之尹吉也○李氏曰周之所謂尹吉如晉之所謂王謝也 ○〔鄭氏曰〕苑、猶屈也、積也。○〔孔氏曰〕我今不見古之士女德服如是、我心爲之苑結。

彼都人士、垂帶而厲。彼君子女、卷音權髮如蠆。勅邁反我不見兮、言從之邁。

〔毛氏曰〕厲、帶之垂者。孔氏曰厲垂帶之貌禮大帶垂三尺○王氏曰厲大帶也 ○〔鄭氏曰〕蠆、螫蟲也。說文曰長尾爲蠆短尾爲蠍 尾末揵其言反然、似婦人髮末曲上卷然者也。孔氏曰鬢傍短髮不可斂則因曲以爲飾 邁、行也。○〔王氏曰〕是不可得見也、得見則我從之邁也。朱氏曰厲之垂也 ○〔釋文〕帶作蔕、云本亦作帶。

匪伊垂之、帶則有餘。匪伊卷之、髮則有旟。音餘 我不見兮、云何旴香俱反矣。

〔鄭氏曰〕伊、辭也。旴、病也。朱氏曰、旴、望也。○〔蘇氏曰〕帶由其自餘而垂之。董氏曰、大帶垂三尺、則帶日有餘矣。髮由其自揚而卷之。言古之爲容者、亦從其自然而非強之也。朱氏曰、言其自然閑美、不假修飾也。○〔鄭氏曰〕思之甚、云何乎我今已病矣。

都人士五章、章六句。

采綠、刺怨曠也。幽王之時、多怨曠者也。王氏曰、明盛之朝、外無曠夫、內無怨女。今幽王之時反此、故賦采綠之詩以刺焉。○長樂劉氏曰、周襲商制、王畿之外、疆天下爲八州、州建牧以統七卒也、卒建正以統三連也、連建帥以統兩屬也、屬建長以統五國、國建侯以統其民、而所以教之者三焉、教之耕以足其衣食也、教之文以興乎道藝也、教之武以防其禍亂也。國有不順、則正之以屬、屬有弗制則正之以卒、卒有弗制則正之以州、州有弗制、然後大司馬提六軍起鄰牧正之、以九伐之法、則王者之師、未有踰時而在外者、故男無久役、女無怨曠也。幽王失道、諸侯不朝、九伐之典猶存、而大司馬不能呼吸天下、州牧卒正連帥屬長不能正其所部、而鄉遂之兵久戍于外、過期不反、與古異矣。

終朝采綠、不盈一匊。弓六反 予髮曲局、其玉反 薄言歸沐。

〔毛氏曰〕興也。自旦及食時爲終朝。○〔鄭氏曰〕綠、王芻也。爾雅曰、菉、王芻。郭璞云、菉、蓐也、今呼鴟脚莎。○董氏曰、楚辭曰、薋菉施以盈室。王逸云、終朝采菉。今攷鄭氏說以爲王芻、則當逸時字爲菉矣。○〔毛氏曰〕兩手曰匊。局、卷也。○〔李氏曰〕薄、辭也。○〔鄭氏曰〕綠、易得之菜也。終朝采之而不滿手、怨曠之深、憂思不專於事。○〔毛氏曰〕予髮曲局、薄言歸沐、婦人夫不在則不容飾。○〔朱氏曰〕沐、蓋以待君子之歸也。蘇氏曰、予髮曲局矣、庶幾君子之歸而沐之。

終朝采藍、盧談反 不盈一襜。尺占反 五日爲期、六日不詹。音占

〔鄭氏曰〕藍、染艸也。孔氏曰、藍可以染青、月令仲夏無刈藍以染。○〔毛氏曰〕衣蔽前謂之襜。孔氏曰、李巡云、衣蔽前、衣蔽膝也。○〔朱氏曰〕詹與瞻同。五日爲期、去時之約也。六日不詹、過期而不見也。長樂劉氏曰、既踰於期、猶未瞻見也。六日不詹、未久也、尚且望而憂之、又況於遲久而弗歸耶。○〔後漢書劉瑜上疏曰〕天地之性、陰陽正紀、隔絕其道、則水旱爲并。詩云、五日爲期、六日不詹、怨曠作歌、仲尼所錄。

之子于狩、尺救反 言韔勑亮反其弓。之子于釣、音弔 言綸之繩。

〔鄭氏曰〕之子、謂其君子也。于、往也。○〔孔氏曰〕韔、謂射訖弛弓納于韔中也。○〔鄭氏曰〕綸、釣繳也。孔氏曰、釋言云、緡、綸也、則綸是繩名。說文云、繳、生絲縷也、則釣與弋射、其繩皆生絲爲之。弋是繫繩於矢而射、謂之繳射、則釣繳者、謂繫繩於釣竿也。言綸之繩、謂與之作繩、此猶今人接綖謂之繩綖也。○〔邱氏曰〕言是子往獵、我則爲之納弓于韔中。往釣、我則爲之緡繩于竿。今遠行從役、久而不歸、思其如此而不可得也。蘇氏曰、此怨辭也、想象其居家時所有之事而怨也。○朱氏曰、望之切、愛之之深也。

其釣維何、維魴音防及鱮。音敘 維魴及鱮、薄言觀古玩反者。

〔孔氏曰〕上章兼有狩、此偏言釣者、因上章釣文在下、接而申之。○〔董氏曰〕維魴及鱮、薄言觀者、言其得魚之多、使觀者樂也。○〔邱氏曰〕君子善釣如此、今久而不歸、故思而述之也。○〔釋文曰〕觀、韓詩作覩。

采綠四章、章四句。

黍苗、刺幽王也。不能膏古報反潤天下、卿士不能行召上照反伯之職焉。鄭氏曰、陳宣王之德、召伯之功、以刺幽王及其羣臣。○孔氏曰、崧高言王命召伯定申伯之宅、又曰因是謝人、與四章肅肅謝功相當、故知宣王之時。

芃芃蒲東反黍苗、陰雨膏之。悠悠南行、召伯勞力報反之。

〔毛氏曰〕興也。芃芃、長大貌。悠悠、行貌。○〔蘇氏曰〕宣王國申伯于謝、使召公往營之。召公之勞行者、猶陰雨之膏黍苗、哀今不能而思之也。鄭氏曰、召伯將徒役南行、衆多悠悠然、召伯則勞來勸說以先之。

我任音壬我輦、力展反 我車我牛。我行既集、蓋云歸哉。

〔毛氏曰〕任者、鄭氏曰、有負任者。○孔氏曰、謂器物人所負持。輦者、鄭氏曰、有挽輦者。○孔氏曰、輦車人挽以行。車者、鄭氏曰、有將車者。○孔氏曰、此轉運載任、則是大車以駕牛者也。牛者。鄭氏曰、有牽傍牛者。傍、薄浪反。○孔氏曰、罪隸云、凡封國若家、牛助爲牽傍。鄭司農云、凡封國若家、謂建諸侯立大夫家也。元謂牛助、國以牛助轉徙也。罪隸牽傍之、在前曰牽、在旁曰傍。此營謝即封國也、宜使罪隸牽傍其牛也。上言既云將車者、謂車中有牛而將之、下文又云牽傍牛者、此牛在轅之外、不在轅中、故別牽傍之。地官牛人云、凡軍旅行役、共其兵車之牛、與其牽傍、以載公任器。注云、牽傍在轅外挽牛、不與將車同也。○〔鄭氏曰〕集、猶成也。○〔邱氏曰〕蓋、不定之辭也。孔氏曰、蓋者爲疑辭、亦爲發端。孝經諸言蓋者、皆示不敢專決。禮記禮器云、蓋道求而未之得也。檀弓云、蓋有受我而厚之、是發端也。○〔王氏曰〕召伯之遇役夫如此。○〔邱氏曰〕召伯知其勞苦憂思、故皆憂呼而諭之曰、我負任者、我輓輦者、我將車者、我牽傍牛者、俟我南行之功已集、蓋云歸哉、謂解之使說也。

我徒我御、我師我旅。我行既集、蓋云歸處。

〔毛氏曰〕徒行者、御車者。鄭氏曰、士卒有步行者、有御兵車者。師者、旅者。鄭氏曰、五百人爲旅、五旅爲師。春秋傳曰、諸侯之制、君行師從、卿行旅從。○孔氏曰、旅屬於師、徒行御車、乃是師旅之人、別而言之、歷數以類上章也。○〔王氏曰〕召伯之遇征夫如此。

肅肅謝功、召伯營之。烈烈征師、召伯成之。

〔鄭氏曰〕肅肅、嚴正之貌。○〔毛氏曰〕謝、邑也。後漢志、南陽郡宛縣、本申伯國。棘陽縣東北有謝城。○〔朱氏曰〕謝功、謝邑之事也。○〔鄭氏曰〕營、治也。烈烈、威武貌。征、行也。○〔王氏曰〕召伯營謝功之肅、成征師之威、定申伯之宅、平淮夷故也。

原隰既平。泉流既清。召伯有成。王心載寧。

原隰、解見皇皇者華。〇〔毛氏曰〕土治曰平。水治曰清。〇〔鄭氏曰〕召伯營謝邑。相其原隰之宜。通其泉水之利。此功既成。宣王之心則安也。王氏曰。原隰既平。則疆其土田故也。泉流既清。則理其溝洫故也。〇〔東萊曰〕天子、子萬姓者也。大臣、慮四方者也。方伯、分一面者也。申伯之體勢不重。則無以鎭定南服。召穆公身爲卿士。豈得辭其憂責哉。宣王雖深居九重。宵旰之慮。固未嘗一日忘之也。必待召公告厥成功。而王心始寧焉。此眞知職分者也。彼幽王近不能察犬戎之釁。以復宗周。何暇經略江淮之間乎。此詩人所以思古也。

黍苗五章。章四句。

隰桑。刺幽王也。小人在位。君子在野。思見君子。盡心以事之。

隰桑有阿。其葉有難。乃多反 既見君子。其樂音洛如何。

〔毛氏曰〕興也。〇〔孔氏曰〕下溼曰隰。桑宜在濕潤之所。隰之近畔宜桑。以今驗之實然也。〇〔毛氏曰〕阿然美貌。難然盛貌。〇〔鄭氏曰〕隰中之桑、枝條阿阿然長美。其葉又茂盛。孔氏曰。阿那、是枝葉條垂之狀。〇〔朱氏曰〕隰桑有阿。則其葉有難矣。既見君子。則其樂如何哉。

隰桑有阿。其葉有沃。烏酷反 既見君子。云何不樂。

〔長樂劉氏曰〕沃、謂長茂光潤、如膏之沃也。毛氏曰。沃、柔也。

隰桑有阿。其葉有幽。於糾反 既見君子。德音孔膠。音交

〔毛氏曰〕幽、黑色也。孔氏曰。難爲葉之茂。沃言葉之柔。幽是葉之色。言桑葉茂盛而柔輭。則其色純黑。故三章各言其一也。〇長樂劉氏曰。謂老大則漸幽黑也。 膠、固也。〇〔王氏曰〕德音孔膠者。其德音之所及。人附離之甚固也。〇〔東萊曰〕是詩三以隰桑爲興。皆形容樂見賢者之精神情意也。

心乎愛矣。遐不謂矣。中心藏之。何日忘之。

〔鄭氏曰〕遐、遠也。朱氏曰。遐、與何同。表記作瑕。〇鄭氏注曰。瑕之言胡也。 〇〔朱氏曰〕謂、猶告也。表記引遐不謂矣。注、謂、猶告也。〇〔邱氏曰〕詩人自道其愛賢之意。〇〔李氏曰〕我心誠愛君子。雖遠在野。豈不能遠告之哉。左傳。鄭伯享趙孟于垂隴。子產賦隰桑。趙孟曰。武請受其卒章。注云。趙武欲子產之見規誨。〇〔董氏曰〕中心藏之。結於心也。〇〔李氏曰〕何日忘之。思賢者之心無日而已也。王氏曰。爾雅所謂盛德至善民之不能忘也。〇〔東萊曰〕先知覺後知。先覺覺後覺。賢者宜有以告衆人。衆人固無以告賢者也。是詩方思賢者而遽欲謂之。何其犯分躐等歟。蓋慕用之極。與賢者爲一體。思竭吾忠愛以裨補之。其中其否。有所不知也。

隰桑四章。章四句。

白華。音花 周人刺幽后也。幽王取申女以爲后。又得褒姒而黜申后。故下國化之。以妾爲妻。以孽代宗。而王弗能制。周人爲于僞反之作是詩也。鄭氏曰。申、姜姓之國也。褒姒、褒人所入之女。姒、其字也。是謂幽后。孽、支庶也。宗、適子也。王不能治。己不正故也。〇孔氏曰。褒國、姒姓。言姒其字者。婦人因姓爲字也。孽者、櫱也。樹木斬而復生、謂之櫱。以適子比根幹。庶子比支櫱。孟子曰。無易樹子。玉藻云。公子曰臣孽。注云。孽、當爲枿。是適子比樹本。庶子比支櫱也。適子、當爲庶子之所宗。故稱宗也。

〔程氏曰〕詩以刺王。序誤作后字。自下國化之以下。言當時事如此。詩中所不及也。詩大意、刺王專寵失上下之分。

白華菅音姦兮。白茅束兮。之子之遠。俾我獨兮。

〔毛氏曰〕興也。白華、野菅也。已漚爲菅。孔氏曰。釋艸云。舍人曰。白華、一名野菅。漚之、柔韌。異其名謂之爲菅。因謂在野未漚者爲野菅也。 〇〔孔氏曰〕刈白華。已漚以爲菅。又取白茅纏束之。〇〔鄭氏曰〕之子、斥幽王也。俾、使也。〇〔陳氏曰〕我、申后也。〇〔程氏曰〕白華、則漚以爲菅。白茅則用之裹束物之美惡。其用各有其所。興尊卑上下各有其分。王氏曰。菅、尊則后也。茅、卑則妾也。

今王亂貴賤之序。而棄遠我。俾我窮獨失所也。

英英白雲。露彼菅茅。天步艱難。之子不猶。

〔毛氏曰〕英英、白雲貌。露亦有雲。言天地之氣、無微不著。無不覆養。孔氏曰。以今觀之。有雲則無露。無雲乃有露。言露亦有雲者。露雲氣微。不映日月。不得如雨之雲耳。非無雲也。若露濃爲霜。則清且爲昏。亦是露之雲也。〇陳氏曰。雲爲質而露爲澤。 〇〔程氏曰〕天步、時運也。毛氏曰。步、行也。猶、如也。張氏曰。猶、似也。〇鄭氏曰。猶、圖也。 天之道、雲露降。則菅茅皆被其潤。王如以道、則嫡妾當均被其寵。今天運艱難。而之子不猶是道也。張氏曰。英英白雲。且均露及菅茅。何天步艱難。而之子不若是乎。

滮符彪反池北流。浸子鴆反彼稻田。嘯歌傷懷。念彼碩人。

〔毛氏曰〕滮、流貌。〇〔孔氏曰〕言其北流、是目所覩。鄭氏曰。豐鎬之間水北流。 〇〔邱氏曰〕碩人、謂幽王也。〇〔程氏曰〕小水微流、尚能浸溉稻田。王之崇高尊大、而反不能通流其寵澤。念此所以嘯歌而傷懷也。〇〔說文曰〕滮、水流貌。詩曰。滮沱北流。徐鉉曰。沱、沼之沱。通用此字。今別作池。非是。徒何切。

樵徂焦反彼桑薪。卬五綱反烘火東反于煁。市林反 維彼碩人。實勞我心。

〔孔氏曰〕樵者、薪之一名。樵彼桑薪、猶薪是穫薪也。少儀云。抱樵。注云。未燃曰樵。 〇〔毛氏曰〕桑薪、宜以養人者也。卬、

我也。烘、燎也。煁、烓竈也。孔氏曰烓者無釜之竈其上然火謂之烘本爲此竈止以然火照物若今之火爐也○鄭環曰今之三隅竈也烓音恚 ○〔歐陽氏曰〕樵彼桑薪卬烘于煁者物失其所也桑薪宜爨烹飪而爲燎燭棄妻自傷失職也。鄭氏曰人之樵取彼桑薪宜以炊饔饎之爨以養食人桑薪薪之善者也我反以燎於烓竈用照事物而已○蘇氏曰譬如申后之賢不獲偶王而棄之於外也 ○〔程氏曰〕幽王之捨嫡后之尊而專寵於嬖人也維彼王之崇高而所爲如是所以勞傷我心言之子者直謂是人也言碩人者言其居尊大之位而所爲如是也。

鼓鐘于宮聲聞音問于外念子懆懆七感反視我邁邁。

〔說文云〕懆愁不申也亦作慘慘。朱氏曰懆懆憂貌 ○〔王氏曰〕邁邁然遠我而不顧也。歐陽氏曰邁往也○毛氏曰邁邁不說也 ○〔毛氏曰〕有諸宮中必形見於外○〔邱氏曰〕如幽王心寵褒姒而聲容必見於外不可掩也念幽王寵褒姒而遠我則胷懆然而憂思幽王視我則愈邁邁然而疎遠也。程氏曰此章自傷其誠意之不能動王也慘慘然憂戚而曾不能感動視我邁邁而去○朱氏曰鼓鐘于宮則聲聞于外矣念子懆懆而反視我邁邁何哉 ○〔釋文曰〕邁韓詩及說文竝作怖孚吠反。韓詩云意不說好許云很怒也。

有鶖音秋在梁有鶴呼各反在林維彼碩人實勞我心。

〔毛氏曰〕鶖禿鶖也。鄭氏曰鶖之性貪 ○〔孔氏曰〕梁魚梁也○〔蘇氏曰〕鶖鶴皆以魚爲食然鶴之於鶖清濁則有間矣今鶖在梁而鶴在林鶖則飽而鶴則饑矣幽王進褒姒而黜申后譬之如養鶖而棄鶴也。歐陽氏曰言二物皆非其所處如妾不宜居正位而妻不宜被遠棄也 ○〔程氏曰〕今王使我不得其所是以傷心。

鴛鴦在梁戢其左翼之子無良二三其德。

〔鄭氏曰〕戢斂也斂左翼者謂右掩左也鳥之雌雄不可別者以翼右掩左雄左掩右雌○〔王氏曰〕鴛鴦能好其匹於止得其所止雄雌相從不失其性也之子無良二三其德者幽王無良不一其德鴛鴦之不如也。

有扁邊顯反斯石履之卑兮之子之遠俾我疷都禮反兮。

〔毛氏曰〕扁乘石貌王乘車履石。孔氏曰隸僕云王行則洗乘石鄭司農云乘石所登上車之石也○蘇氏曰扁卑貌 疷病也○〔蘇氏曰〕石之施於履者乘石也石之扁然下者可施於履之卑而不可施於貴譬如人之賤者可以爲妾而不可以爲后言物各有所施之不可改也。陳氏曰扁然之石可履以乘車其受任不過於此今王以卑人而加之上位而黜棄申女何也 ○〔歐陽氏曰〕棄妻指此石常在人下如妾止當在下爾今之子遠我而進彼使我病也。李氏曰此詩大抵與綠衣相類綠衣之詩專以綠衣取譬此詩則多取譬喻體雖不同而發明嫡妾之分則一也。

白華八章章四句。

緜面延反蠻微臣刺亂也大臣不用仁心遺忘微賤不肯飲於鴆反食音嗣教載之故作是詩也。鄭氏曰幽王之時國亂禮廢恩薄大不念小尊不恤賤故本其亂而刺之

〔程氏曰〕詩序必是同時所作然亦有後人增者如緜蠻序不肯飲食教載之但見詩中云飲之食之教之誨之命彼後車謂之載之即云教載絕不成語也。

緜蠻黃鳥止于丘阿道之云遠我勞如何飲之食之教之誨之命彼後車謂之載之。

〔毛氏曰〕興也緜蠻小鳥貌。長樂劉氏曰緜蠻鞶也 邱阿曲阿也。孔氏曰釋邱云非人爲之邱李巡曰謂非人力所爲自然生爲邱也卷阿云有卷者阿知邱阿是邱之曲中也 ○〔朱氏曰〕後車副車也。鄭氏曰後車倅車也○孔氏曰夏官戎僕掌倅車之政道僕掌貳車之政田僕掌佐車之政是朝祀之副曰貳戎之副曰倅田獵之副曰佐 ○〔鄭氏曰〕小鳥知止於邱之曲阿靜安之處而託息焉喻小臣擇卿大夫有仁厚之德者而依屬焉○〔王氏曰〕道之云遠我勞如何刺大臣我微賤者也我者內之也。孔氏曰古者卿大夫出行士爲末介聘禮及聘義皆言士爲紹擯 ○〔陳氏曰〕飲食以慰藉之而日受其教誨。孔氏曰教誨雖於人無費而無仁心亦不肯也故論語曰愛之能勿勞乎忠焉能勿誨乎是不愛則不誨也 又命後車以載之。鄭氏曰車敗則命後車以載之○孔氏曰從行道道不應初即無車故言車敗則載之 此大臣之所當施於從行小臣之事也。蘇氏曰黃鳥之止於邱飛行飲食無不託焉而亦未嘗有厭微臣附於公卿出使於外柰何曾不飲食教載之哉

緜蠻黃鳥止于丘隅豈敢憚徒旦反行畏不能趨飲之食之教之誨之命彼後車謂之載之。

〔鄭氏曰〕邱隅邱角也憚難也○〔王氏曰〕趨疾行也○〔李氏曰〕非敢憚行也但恐其疲勞不能疾趨耳○〔大學詩云〕緜蠻黃鳥止于邱隅子曰於止知其所止可以人而不如鳥乎。

緜蠻黃鳥止於丘側豈敢憚行畏不能極飲之食之教之誨之命彼後車謂之載之。

〔鄭氏曰〕邱側邱傍也極至也○〔李氏曰〕國語云齊朝駕則夕極于魯國極之爲言至也非敢憚行但恐不能至其所也。

緜蠻三章章八句。

瓠戶故反葉大夫刺幽王也上棄禮而不能行雖有牲牢老刀反饔於恭反餼許氣反不肯用也故思古之人不以微薄廢禮焉。鄭氏曰牛羊豕爲牲繫養者曰牢熟曰饔腥曰餼生曰牽○孔氏曰公劉云執豕于牢地官充人掌繫祭祀之牲牷祀五帝則繫于牢芻之三月牢者牲所居之處故繫養者爲牢也烹人掌外內饔之爨烹煮肉之名故熟曰饔也左氏曰餼牽竭矣餼與牽相對牲可牽行餼是已殺○李氏曰幽王之爲人也必其所愛者小所廢者大頍弁之詩曰有頍者弁實維伊何爾酒既旨爾殽既嘉言有酒之旨有殽之嘉何爲不用之以宴同姓同姓之親而酒殽之美猶不肯用則於賓客雖有牲牢饔餼而不肯用乃其宜也。

幡幡孚煩反瓠葉采之亨之君子有酒酌言嘗之。

五十五冊 37B

〔毛氏曰〕幡幡瓠葉貌○〔鄭氏曰〕亨熟也熟瓠葉者以爲飲酒之葅也李氏曰瓠葉新生可以爲葅也○〔王氏曰〕嘗其旨否然後行獻酬之禮

〔杜氏左傳注曰〕古人不以微薄廢禮雖瓠葉兔首猶與賓客享之○〔蘇氏曰〕傷今幽王雖有牲牢饔餼而不肯用也

有兔他故反斯首炮白交反之燔音煩之君子有酒酌言獻之

〔孔氏曰〕斯此也○〔蘇氏曰〕有兔斯首言一兔也李氏曰兔以首言猶魚以尾言也○〔毛氏曰〕炮加火曰燔○〔鄭氏曰〕炮之燔之者將以爲飲酒之羞也○〔蘇氏曰〕獻主人酌賓也

有兔斯首燔之炙音隻之君子有酒酌言酢才洛反之

〔毛氏曰〕炕火曰炙孔氏曰炕舉也謂以物貫之而舉於火上以炙之○鄭氏曰凡治兔之宜鮮者毛炮之柔者炙之乾者燔之○〔鄭氏曰〕酢報也鄭氏曰報者賓既卒爵洗而酌主人也

有兔斯首燔之炮之君子有酒酌言醻市周反之

〔毛氏曰〕醻道飲也孔氏曰酬者欲以醻賓而先自飲以道之此舉酬之初其賓飲訖進酒於賓乃謂之酬也

瓠葉四章章四句

漸漸士銜反之石下國刺幽王也戎狄叛之荊舒不至乃命將率所類反東征役久病於外故作是詩也鄭氏曰荊謂楚也舒舒鳩舒鄝舒庸又有舒龍謂之羣舒

漸漸之石維其高矣山川悠遠維其勞矣武人東征不皇朝直遙反矣

〔毛氏曰〕漸漸山石高峻釋文曰漸漸亦作嶄嶄○〔鄭氏曰〕武人謂將帥也○〔朱氏曰〕皇暇也○〔孔氏曰〕王肅云言遠征戎狄戍役不息乃更漸漸之高石長遠之山川維其勞苦也長樂劉氏曰漸漸之石維其高矣者謂所歷之路石皆廉利傷人之足割馬之蹄不可以踐履也不獨漸漸而已其高峻峭拔非攀緣則不可以登今五谿之路莫不如此也山川悠遠維其勞矣者其山窮者川斷之也其川盡者山間之也重重相間遠不可極不曰悠遠乎○孔氏曰鄭氏箋以勞爲勞勞廣闊字當從遼遠之遼而作勞字者以古之字少多相假借詩又是口之詠歌不專以竹帛相授音既相近故遂用之此字義自得通故不言當作遼也○〔歐陽氏曰〕武人東征不皇朝矣者謂久處于外不得朝見天子也長樂劉氏曰困以陟降之勞參以山嵐之氣既病且死莫保生還故不皇言於朝覲也○〔東萊曰〕解經不必改字鄭氏以勞爲遼非也然孔氏之說讀詩者所當知

漸漸之石維其卒在律反矣山川悠遠曷其沒矣武人東征不皇出矣

〔鄭氏曰〕卒者崔嵬也謂山巔之末也曷何也○〔毛氏曰〕沒盡也○〔孔氏曰〕言所登歷何時可盡徧也○〔歐陽氏曰〕不皇出矣者謂深入險阻之地將不得出也

有豕白蹢音的烝之丞反涉波矣月離于畢俾滂普郎反沱徒河反矣武人東征不皇他矣

〔毛氏曰〕豕豬也蹢蹄也孔氏曰釋獸云四蹢皆白豥豥者躁疾之言白蹢名之爲豥是躁疾於餘豕○爾雅云豥與孩字異義同○長樂劉氏曰中國有豕純黑爲常南蠻有豕無非白蹢也謂四足連趾皆白將久雨則豕進涉水波張氏曰豕之負塗見泥其常性也今其足皆白涉波而去水患之多可知矣○〔孔氏曰〕離歷也○〔朱氏曰〕畢星名○〔毛氏曰〕月離陰星則雨孔氏曰畢爲月所離而雨是陰雨之星故謂之陰星洪範曰星有好風星有好雨好風者箕也好雨者畢也鄭氏洪範注曰風土也爲木妃雨木也爲金妃故星好焉推此而往南宮好暘北宮好燠中宮四季好寒也是由已所克而得其妃從其妃之所好故也箕東宮宿也畢西宮宿也○〔歐陽氏曰〕豕涉波而月離畢將雨之驗也謂征役者在險阻之中惟雨是憂不皇及他也履險遇雨征行所尤苦故以爲言長樂劉氏曰記征夫遠行之所見也深入蠻夷之域爲山川之所困雨水之所淫戰敵未捷病疫相仍救其生命之不暇何皇及於他事哉○〔東萊曰〕長樂劉氏之說其辭切而哀若作於熙寧安南敗事之前則既其文而未既其實深可懼也若作於熙寧安南敗事之後則三折肱知爲良醫深可信也雖未知其爲何時要皆有益於學者故特錄之

漸漸之石三章章六句

苕音條之華音花大夫閔時也幽王之時西戎東夷交侵中國師旅並起因之以饑饉君子閔周室之將亡傷己逢之故作是詩也

〔陳氏曰〕此詩其辭簡其情哀周室將亡不可救矣詩人傷之而已

苕之華芸音云其黃矣心之憂矣維其傷矣

〔毛氏曰〕興也苕陵苕也將落則黃孔氏曰釋草云苕陵苕黃華蔈白華茇舍人曰黃華名蔈白華名茇陸璣疏云一名鼠尾生下濕水中七八月中華紫似今紫草葉可染皁煮以沐髮卽黑如釋草之文則苕華本自有黃有白而箋云陵苕之華紫赤而繁蓋就紫色之中有黃紫白紫耳及其將落則全變而黃○〔蘇氏曰〕言周室之衰如是華也

苕之華其葉青青子零反知我如此不如無生

〔毛氏曰〕華落葉青青然蘇氏曰言華已盡矣徒見其葉耳○〔邱氏曰〕詩人言知我所遇之世如此不如不生之愈也

牂子桑反羊墳扶云反首三星在罶音柳人可以食鮮息淺反可以飽

〔毛氏曰〕牂羊、牝羊也。孔氏曰。釋畜云。羊牡羒、牝牂。故知牂羊牝羊也。墳、大也。○〔鄭氏曰〕三星、心星也。○〔毛氏曰〕罶、曲梁也。寡婦之笱也。○〔莆田鄭氏曰〕牝羊首小今也羸瘠、反首大而身小。王氏曰。牡羊則首大。牂羊則首小。牂羊而墳首。心星而照罶。皆不久也。毛氏曰。三星在罶。言不可久也。○鄭氏曰。如心星之光耀見於魚笱之中。其去須臾也。○董氏曰。心出在明堂者正也。至於將沒而望於魚笱之中。其可久乎。此以興死亡將至也。○〔陳氏曰〕人可以食鮮、可以飽。言苟且一食、無望其餘也。朱氏曰。罶中無魚而水靜。但見三星之光而已。言饑饉之餘。百物彫耗如此。苟且得食足矣。豈可以望其飽哉。

苕之華三章。章四句。

何草不黃、下國刺幽王也。四夷交侵、中國背叛音佩。用兵不息。視民如禽獸。君子憂之。故作是詩也。

〔李氏曰〕文王之於民、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其民無不得其所矣。而猶視之如傷。此周之所以興也。幽王之時。兵革不息。征伐不休。民之愁苦甚矣。而幽王曾不之恤、視民如禽獸。此周之所以亡也。興亡之蹊。豈遠乎哉。

何草不黃。何日不行。何人不將。經營四方。

〔邱氏曰〕將、亦行也。○〔鄭氏曰〕用兵不息、軍旅自歲始草生而出、至歲晚矣。何草而不黃乎。言草皆黃也。孔氏曰。氣則時經寒熱。物則華變死生。日月長久。征行不息。是其所以怨也。○王氏曰。無草而不黃。則歲暮矣。人可以休息之時也。於是之間、將率何日不行乎。言常行、勞苦之甚。○〔毛氏曰〕何人不將。言萬民無不從役。孔氏曰。言萬民何人而不爲將率所將之以經營四方乎。

何草不玄。何人不矜古頑反。哀我征夫、獨爲匪民。

〔鄭氏曰〕玄、赤黑色。始春之時、草牙孽者、將生必玄。長樂劉氏曰。草之黃者、則又黑腐且將再生。無妻曰矜。孔氏曰。矜與鰥古今字。從役者皆過時不得歸。故謂之矜。古者、師出不踰時、所以厚民之性也。今則草玄至於黃。此豈非民乎。王氏曰。草既黃而死矣。歲暮之時、死而復生。其色既玄。則又改歲矣。○朱氏曰。言從役過時而不得歸。失其室家之樂也。哀我征夫。豈獨爲非民哉。○〔董氏曰〕韓詩作何人不鰥。

匪兕徐履反匪虎。率彼曠野。哀我征夫、朝夕不暇。

〔毛氏曰〕兕、虎、野獸也。○〔孔氏曰〕率、循也。○〔毛氏曰〕曠、空也。○〔朱氏曰〕言征夫非兕非虎、何爲使之循曠野、而朝夕不得閒暇也。孔氏曰。役夫若是野獸、可常在外。今非是兕、非是虎。何爲常循彼空野之中、與兕虎禽獸無異乎。

有芃薄紅反者狐。率彼幽草。有棧士板反之車。行彼周道。

〔邱氏曰〕芃、毛尾長貌。○〔毛氏曰〕棧車、役車也。孔氏曰。巾車有士乘棧車。庶人乘役車。此有棧、是車之狀。非士所乘之棧名也。○〔孔氏曰〕狐本是

草中之獸。人非禽獸、何爲行彼周道之上。常在外野。與狐在幽草乎。

何草不黃四章。章四句。

都人士之什十篇。四十三章。二百句。

呂氏家塾讀詩記卷第二十五

大雅說已見正小雅

文王之什

文王、文王受命作周也。歐陽氏曰。周自上世以來、積功累仁。至於文王。威德並著。周國自此盛大。至武王因之。遂伐紂滅商而有天下。然以盛德爲天所相而興周者、自文王始也。其義如此而已。故序但言受命作周。不言受命稱王也。○游氏曰。君臣之分、猶天地尊卑。紂在上而文王稱王。是二天子也。服事商之道、固如是耶。書所謂九年大統未集者。後世以虞芮質成爲文王受命之始故也。觀武王於泰誓三篇稱文王爲文考。至武成而柴望。然後稱文考爲文王。則可知矣。孰謂至德如文王。一言一動順帝之則。乃盜虛名而拂天理乎。

〔張氏曰〕文王之於天下。都無所與。惟正己而已。後世多疑文王行善以傾紂之天下。正猶曹丕語禪讓之事。曰舜禹之事。吾知之矣。觀文王一篇。便知文王之德性。文王之德業固美。更得詩人能道之。朱氏曰。文王之盛業固美矣。詩人所以稱述之者。又極形容之妙。是以其辭尤粹。學者於此而盡心焉。則凡其德性之蘊。皆可見矣。○〔東萊曰〕按呂氏春秋。周公旦乃作詩曰。文王在上。於昭于天。周雖舊邦。其命維新。以繩文王之德。熟味此詩。信非周公莫能作也。

文王在上。於音烏昭于天。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有周不顯。帝命不時。文王陟降。在帝左右。

〔毛氏曰〕於、歎辭。昭、見也。鄭氏曰著見也。不顯、顯也。不時、時也。陟、升也。○〔朱氏曰〕文王在上、尊仰之辭也。於昭于天、歎其德之昭明上徹于天也。言文王與天同德也。○〔王氏曰〕周受封自后稷、則爲其邦舊矣。黃氏曰按后稷封邰、至太王始自豳來徙至于岐山、是爲周邦。至文王而天命之肇造區夏、則其命維新矣。不顯、則所以甚言其顯也。不時、則所以甚言其時也。唯其德之顯、是以爲帝命之時也。朱氏曰猶言豈不顯豈不時也。蓋古語肇急而然。○邱氏曰帝命不及時而至乎、及時而至也。○〔朱氏曰〕夫文王在上、而於昭于天、則有周之德豈不顯乎。周雖舊邦、其命維新、則上帝之命豈不時乎。德顯命時、間不容息。蓋以文王德合乎天、一陟一降、常若在上帝之左右、與之同運而無違也。歐陽氏曰謂其俯仰之間常如在帝左右。○程氏曰文王陟降在帝左右、不識不知、順帝之則、不作聰明、順天理也。○蘇氏曰文王陟降在帝左右、蓋聖人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與天如一故也。詩於天人之際、多以陟降言之。

亹亹音尾文王、令聞音問不已。陳錫哉周、侯文王孫子。文王孫子、本支百世。凡周之士、不顯亦世。

〔毛氏曰〕亹亹、勉也。○〔鄭氏曰〕令、善也。聞、聲聞也。陳、敷也。莆田鄭氏曰陳、徧也。○〔杜氏左傳注曰〕錫、賜也。○〔李氏曰〕哉者、語辭也。○〔毛氏曰〕侯、維也。本、本宗也。支、支子也。○〔朱氏曰〕所謂亹亹文王、文王非有所勉也。蓋其純亦不已、而人見其亹亹也。其德不已、則令聞亦不已。李氏曰惟文王亹亹、故其令聞亦不已。蓋有實者必有名也。孟子曰源泉混混、不舍晝夜、盈科而後進、有本者如是。苟爲無本、七八月之間雨集、溝澮皆盈、其涸可立而待、又安能不已乎。德盛如是、故上帝敷錫於周、維以文王孫子觀之則可見矣。蓋其本宗則百世爲天子、支庶則百世爲諸侯。鄭氏曰其子孫適爲天子、庶爲諸侯、皆百世。皆天命也。不惟如此而已、而又及其臣子、使凡周之士亦世世修德、而與周匹休焉。不顯亦世、猶曰豈不顯乎、其亦世也。蓋言其傳世永久、而以不顯二字嘆之、以是其辭也。王氏曰凡周之士亦皆世顯、則文之德故也。○李氏曰非特文王之子孫也、凡周之士亦皆世世而顯也。天之所以錫文王亦可謂至矣。○莆田鄭氏曰此所以爲徧賜也。○〔董氏曰〕亹亹文王、集注作娓娓文王。按說文、娓娓、勉也。然則字當作娓。宋氏國語補音曰說文無娓字、徐鉉以爲字當從女從尾、故之鄙俗。左氏羊舌職、陳桓子、國語芮良夫引詩作陳錫載周。

世之不顯、厥猶翼翼。思皇多士、生此王國。王國克生、維周之楨。音貞濟濟子禮反多士、文王以寧。

〔鄭氏曰〕猶、謀也。○〔毛氏曰〕翼翼、恭敬也。思、辭也。○〔顏氏漢書注曰〕皇、美也。○〔毛氏曰〕楨、幹也。濟濟、多威儀也。顏氏漢書注曰濟濟、盛貌。○〔鄭氏曰〕周之臣既世世光明、其爲君謀事、忠敬翼翼然。王氏曰世之顯、則其猷猶翼翼也。濟濟多士秉文之德、則厥猶翼翼可知矣。○〔顏氏漢書注曰〕美哉多士、生此周王之國也。○〔王氏曰〕楨、國所恃以立也。周彼天人之助矣、故能生周之楨也。○〔朱氏曰〕文王之國能生此衆多之士、則可以爲國之幹、而文王亦賴以爲安矣。前漢書王褒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蓋信乎其以寧也。○長樂劉氏曰濟濟多士、本由文王教化陶成而後生也。而文王之天下邦國、又待多士濟濟以爲安寧、焉猶人勤於稻田、反以自蓄、樂於植材、反以自庇。

穆穆文王、於緝七入反熙許其反敬止。假古雅反哉天命、有商孫子。商之孫子、其麗力計反不億。上帝既命、侯于周服。

〔王氏曰〕穆穆、敬也、美也。朱氏曰穆穆、深遠之意。○〔孔氏曰〕於、嘆美之辭。○〔王氏曰〕緝、續也。○〔蘇氏曰〕熙、光也。爾雅曰緝熙、光也。○〔朱氏曰〕繼續光明、亦不已之意。○〔孔氏曰〕止、爲語辭。○〔蘇氏曰〕假、大也。○〔毛氏曰〕麗、數也。○〔孔氏曰〕不億、其數至多、不徒於止一億而已。○〔鄭氏曰〕周服、周之九服也。○〔朱氏曰〕穆穆然文王之德不已、其敬如此、是以大命集焉。以有商孫子觀之、則可見矣。○〔歐陽氏曰〕大哉天命、商之子孫數甚衆多、而上帝乃命之爲周諸侯。○〔孔氏曰〕此作在成王之時、從後見其歸周本而美之爾。○〔孟子曰〕詩云商之孫子、其麗不億。上帝既命、侯于周服。侯服于周、天命靡常。殷士膚敏、祼將于京。孔子曰仁不可爲衆也。夫國君好仁、天下無敵。

侯服于周、天命靡常。殷士膚敏、祼古亂反將于京。厥作祼將、常服黼音甫冔。況甫反王之藎臣、無念爾祖。

〔毛氏曰〕殷士、殷侯也。朱氏曰商孫子之臣屬也。膚、美也。敏、疾也。祼、灌鬯也。周人尚臭。將、行也。周禮疏曰祼謂以圭瓚酌鬱鬯始獻尸也。○孔氏曰小宰云凡祭祀贊祼將之事、以將爲送。言祼時送爵行之也。宗廟之祭以祼爲主、於禮王正祼而后亞祼、則祼將主人之事、而殷士來周助祭行灌鬯者、以小宰贊祼將觀之、則祼將之事有臣助之矣。〔○毛氏曰〕黼、白與黑也。董氏曰黼繡於裳、雖章數不同、皆以黼爲宗也。○孔氏曰續人云白與黑謂之黼。周冕無續繡之飾、則服指亦不以黼爲名、黼自衣服之所有也。祭服不止于黼、舉一章以表之耳。冔、殷冠也。夏后氏曰收、周曰冕。○〔鄭氏曰〕王、指成王。○〔毛氏曰〕藎、進也。無念、念也。朱氏曰無念猶言得無念也、猶不顯之義。○〔孔氏曰〕爾祖、文王也。○〔王氏曰〕商之孫子侯服于周、則以天命靡常故也。天嘗命商使有九有之師矣、今侯服于周、所謂靡常也。唯其靡常、故商之子孫、其爲士而膚美敏疾者、乃反祼將于周京以助周祭也。○〔董氏曰〕常服則不變其服矣、不變其服、存商制也。○〔朱氏曰〕先代之後、統承先王、脩其禮物、作賓于王家、時王不敢變、而亦所以爲戒也。於是呼王之藎臣而告之曰、得無念爾祖文王之德乎。蓋以戒王而不敢斥言、猶所謂敢告僕夫云爾。○〔前漢劉向上疏曰〕孔子論詩至於殷士膚敏、祼將于京、喟然嘆曰、大哉天命、善不可不傳于後嗣、是以富貴無常、蓋傷微子之事周、而痛殷之亡也。○〔東萊曰〕藎者、忠愛之篤、進進無已也、故謂之忠藎。

無念爾祖、聿于必反脩厥德。永言配命、自求多福。殷之未喪息浪反師、克配上帝。宜鑒于殷、駿音峻命不易。以豉反

〔毛氏曰〕聿、述也。朱氏曰聿、發語辭也。永、長也。○〔鄭氏曰〕師、衆也。○〔毛氏曰〕駿、大也。○〔釋文曰〕不易、言其難也。○〔李氏曰〕無念爾祖、言成王欲念爾祖、則在乎其脩厥德而已。能脩德、則可以長配天命、而福祿自來矣。孟子曰禍福無不自己求之者。商自求禍、周自求福、天何容心於其間哉。王氏曰言乎己而無待於外之謂自、求永多福、則非有待於外也。○〔毛氏曰〕殷之未喪師、帝乙已上也。孔氏曰殷自紂父帝乙以前、其間雖行有善惡、不喪衆心、故能配天以王。○〔朱氏曰〕殷未失天下之

時。蓋嘗配上帝矣。今其子孫乃如此。宜以爲監而自省焉。則知天命之難保矣。王氏曰。天命艱難。不可保恃如此。則後王宜以殷爲監也。

〔大學曰〕。詩云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宜監于殷。峻命不易。道得衆則得國。失衆則失國。○〔東萊曰〕。王者代天理物。操典禮命討之柄。以臨天下。故曰配命。又曰配上帝。

命之不易。無遏於葛反爾躬。宣昭義問。有虞殷自天。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儀刑文王。萬邦作孚。

〔毛氏曰〕。遏、止也。朱氏曰。遏、絕也。○〔孔氏曰〕。宣昭、布明也。○〔毛氏曰〕。義、善也。○〔鄭氏曰〕。有、又也。○〔毛氏曰〕。虞、度也。載、事也。○〔朱氏曰〕。儀、象也。○〔毛氏曰〕。刑、灋也。孚、信也。○〔歐陽氏曰〕。知天命之不易。無使天命至爾躬而止。朱氏曰。言天命之不易保。故告之使無自絕其身。武王數紂之惡曰自絕于天。○〔朱氏曰〕。當布明善問。而度殷之所以廢興。由於天命者如此。○〔呂氏曰〕。凡欲配天命者。當灋天。然天無聲臭可求。苟儀刑文王。則天德全矣。此萬邦所以作孚。張氏曰。上天之載。無聲臭可象。正惟儀刑文王。當冥契天德。而萬邦信悅。○〔朱氏曰〕。子思子曰。惟天之命。於穆不已。蓋曰天之所以爲天也。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蓋曰文王之所以爲文也。純亦不已。夫知天之所以爲天。文王之所以爲文。則夫與天同德者。可得而言矣。是詩首言文王在上。於昭于天。文王陟降。在帝左右。而終之以此。其旨深矣。○〔緇衣〕。大雅曰。儀刑文王。萬國作孚。○〔東萊曰〕。宣昭義問。所謂闢四門。明四目。達四聰。蓋天命之大。非小知偏學所能與也。又虞度商之興亡自天者。自敬與怠。瞭然可識。愈敬懼而不敢怠矣。

文王七章。章八句。

大明。文王有明德。故天復扶又反命武王也。

明明在下。赫赫呼伯反在上。天難忱市林反斯。不易以豉反維王。天位殷適音的。使不挾子燮反四方。

〔毛氏曰〕。忱、信也。○〔李氏曰〕。易、乃難易之易。○〔毛氏曰〕。紂居天位。爲殷之正適也。○〔朱氏曰〕。挾、謂挾而有之。言在下者有明明之德。則在上者有赫赫之命矣。王氏曰。明明在下。王德之明也。赫赫在上。天命之赫也。達于上下。去就無常。此天之所以難忱。而爲君之所以不易也。○〔王氏曰〕。今紂所居之尊。則天位也。所傳之正。則殷適也。使不挾四方。其不可保恃如此。○〔東萊曰〕。天位殷適。使不挾四方。則下章所陳眷顧周家。有加無已者。非天私我有周也。栽者培之。傾者覆之。因其材而篤焉耳。

摯音至仲氏任音壬。自彼殷商。來嫁于周。曰嬪毗申反于京。乃及王季。維德之行。大音泰任有身。生此文王。

〔毛氏曰〕。摯國任姓之中女也。○〔朱氏曰〕。殷商。殷商之諸侯也。自周而言。則諸侯皆商也。○〔毛氏曰〕。嬪、婦也。孔氏曰。曲禮曰。生曰妻。死曰嬪。此生而言嬪者。書曰嬪于虞。亦是生稱之也。○〔朱氏曰〕。京、周京也。○〔鄭氏曰〕。及、與也。○〔毛氏曰〕。

大任、仲任也。王氏曰。摯仲氏任。繫其夫而言故也。曰大任。繫其子而言故也。身、重也。鄭氏曰。重、謂懷孕也。○〔鄭氏曰〕。摯國中女曰大任。從殷商嫁爲婦於周之京。配王季而與之共行德。同志意也。朱氏曰。嬪于京。疊言以釋上句之意。猶曰釐降二女于嬀汭。嬪于虞也。○〔蘇氏曰〕。言文王之聖。其所從來者遠。自其父母而已然矣。長樂劉氏曰。乾健而不息。坤順以相承。物理自然。形影相附。不可以無實而取之也。王季天錫大任以配其德。故克生文王。爲文王天作之合。以大其慶。故克生武王焉。

維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福。厥德不回。以受方國。

〔鄭氏曰〕。翼翼、恭順貌。昭、明也。○〔杜氏左傳注曰〕。聿、惟也。○〔蘇氏曰〕。懷、來也。○〔毛氏曰〕。回、違也。左傳晏子曰。詩曰厥德不回。以受方國。君無違德。方國將至。○〔鄭氏曰〕。方國、四方來附者。○〔李氏曰〕。文王小心恭愼。明事上帝。遂能懷來百福。蓋其德不回。故能朝諸侯。受此四方來歸之國也。

天監在下。有命既集。文王初載。天作之合。在洽戶夾反之陽。在渭于貴反之涘音士。文王嘉止。大邦有子。

〔鄭氏曰〕。監、視也。○〔毛氏曰〕。集、就也。○〔朱氏曰〕。載、年也。○〔毛氏曰〕。合、配也。洽、水也。地理志。左馮翊郃陽注。應劭曰。在洽水之陽也。顏師古曰。音合。卽大雅大明之詩所謂在洽之陽。穀梁傳曰。水北爲陽。渭、解見谷風。○〔毛氏曰〕。涘、涯也。○〔朱氏曰〕。嘉、昏禮也。天之監照。實在於下。其命既集於周矣。故於文王之初年而默定其配。王氏曰。商失其道。民既散矣。天監在下。有命既集。則雅文王爲能一天下朝諸侯。故於文王之初載。則天爲作合。○〔鄭氏曰〕。天於文王生。則爲之生配於氣勢之處。孔氏曰。名山大川。皆有靈氣。嵩高曰。維嶽降神。生甫及申。詩人述其所居。是美其氣勢。○〔王氏曰〕。洽陽渭涘。當文王將昏之期。而大邦有子。蓋曰非人之所能爲矣。

大邦有子。俔牽遍反天之妹。文定厥祥。親迎魚敬反于渭。造七報反舟爲梁。不顯其光。

〔毛氏曰〕。俔、磬也。孔氏曰。此俔字。韓詩文作磬。則俔磬義同也。說文云。俔、譬喻也。蓋如今俗語譬喻物云磬作然也。○〔朱氏曰〕。文、禮也。祥、吉也。○〔鄭氏曰〕。卜而得吉。則以禮定其吉祥。謂使之納幣也。○〔孔氏曰〕。爾雅云。天子造舟。孫炎云。造舟、比舟爲梁也。然則造舟者。比船於水。加板於上。卽今之浮橋。故杜預云。造舟爲梁。則河橋之謂也。文王敬重昏事。始作而用之。後世以文王所用。故制爲天子灋耳。方言曰。造舟、浮梁也。○鄭氏曰。天子造舟。周制也。殷時未有等制。○〔王氏曰〕。譬天之妹。言其德可以儷天也。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儀刑文王。萬邦作孚。然則非德可以儷天。孰能爲之配。大姒能爲之配。故備其禮文。往請昏焉。以定其祥。既定矣。則文王親迎于渭也。程氏曰。先儒以親迎于渭。謂天子須親迎。文王親迎時。乃爲公子。未爲君也。況周國自在渭旁。不是出疆。○〔毛氏曰〕。言賢聖之配。王基始於是。造舟然後可以顯其光輝。鄭氏曰。迎大姒而更爲梁者。欲其昭著。示後世敬昏禮也。

有命自天。命此文王。于周于京。纘子管反女維莘。所巾反長張丈反子維行。篤生武王。保右音祐命爾。燮伐大商。

〔毛氏曰〕纘、繼也。莘、大姒國也。輿地廣記曰同州郃陽縣古莘國。長子、長女也。○〔朱氏曰〕行、嫁也。○〔毛氏曰〕篤、厚也。右、助也。燮、和也。○〔邱氏曰〕將言篤生武王之事。故又本而發之也。○〔朱氏曰〕天既命文王於周之京矣。而克纘大任之女事者。惟此莘國以其長女來嫁於我也。鄭氏曰天爲將命文王君天下於周京之地故亦爲作合使繼大任之女事於莘國。天又篤厚之。使生武王。王氏曰言天既生此文王矣又生武王夫是之謂篤。保之助之命之。而使之順天命。陳氏曰燮言燮友柔克有和順之意。以伐商也。○〔王氏曰〕言大商則乃所以大文武之德。以爲商大矣。非德大則不能燮伐也。

殷商之旅。其會如林。矢于牧音目野。維予侯興。上帝臨女。無貳爾心。

〔毛氏曰〕旅、衆也。矢、陳也。○〔孔氏曰〕牧野。紂南郊地名。釋文曰牧野在朝歌南七十里。○〔鄭氏曰〕侯、諸侯也。○〔毛氏曰〕興、起也。○〔鄭氏曰〕臨、視也。女、謂武王也。○〔長樂劉氏曰〕貳、謂疑貳也。○〔孔氏曰〕殷商之兵衆。其會聚之時。如林木之盛。列於牧野。○〔王氏曰〕明文武之興以德不以力也。○〔陳氏曰〕文王爲王。武王繼世以伐紂。不應復言侯興也。○〔王氏曰〕以其衆寡之力尊卑之位。宜有貳心。○〔說文曰〕旝、建大木。置石其上。發以機。以追敵也。詩曰。其旝如林。○〔東萊曰〕紂以天子之威。如林之衆來戰。武王方自眇然諸侯而起。苟較強弱而計衆寡。其心必疑貳矣。然當是時。武王方一心以奉天討。若上帝實臨之。較計之私。豈得而容哉。曰。上帝臨女。無貳爾心。蓋設爲勉之之辭。以形容武王奉天討之心也

牧野洋洋。音羊 檀徒丹反 車煌煌。音皇 駟騵。音元 彭彭。維師尚父。時維鷹揚。涼彼武王。肆伐大商。會朝清明。

〔毛氏曰〕洋洋、廣也。朱氏曰廣大之貌○董氏曰水之緩流爲洋洋。○〔孔氏曰〕檀木之兵車。○〔毛氏曰〕煌煌、明也。駵馬白腹曰騵。孔氏曰郭璞云駵赤色黑鬣也檀弓亦言戎事乘騵因武王所乘遂爲一代常禮。○〔孔氏曰〕彭彭、強盛也。○〔朱氏曰〕師尚父。太公望爲太師而號尚父也。毛氏曰師大也○鄭氏曰尚父呂望也尊稱焉。○〔毛氏曰〕鷹揚、如鷹之飛揚也。涼、佐也。○〔鄭氏曰〕肆、故今也。朱氏曰肆遂也○蘇氏曰肆縱也春秋傳曰使勇而無剛者肆也。○〔莆田鄭氏曰〕會朝者。會戰之朝。○〔鄭氏曰〕戰地寬廣。兵車鮮明。馬又強盛。尚父佐武王爲之上將。○〔孔氏曰〕王肅云。以甲子昧爽。與紂戰。不崇朝而殺紂。天下乃大清明。無復濁亂。○〔前漢王莽傳〕詩云。時維鷹揚。亮彼武王。注云。亮、助也。

大明八章。四章章六句。四章章八句。

緜、彌延反 文王之興。本由大王也。

緜緜瓜古華反 瓞、田節反 民之初生。自土沮七余反 漆。音七 古公亶都但反 父、音甫 陶音桃 復音福 陶穴、未有家室。

〔毛氏曰〕緜緜、不絕貌。瓜、紹也。瓞、瓝蒲剝反也。孔氏曰瓜之族類本有二種大者曰瓜小者曰瓞瓞是瓝之別名瓜蔓近本之瓜必小於先歲之大瓜紹者近本之瓜紹先歲之瓜也。民、周民也。○〔朱氏曰〕自、從也。土、地也。言周人始生在此沮漆之地也。○〔毛氏曰〕沮水、漆水也。水經曰沮水出北地直路縣東過馮翊殺祤縣北東入于洛漆水出扶風杜陽縣俞山東北入于渭○漢書地理志右扶風漆縣注云漆水在其縣西郇邑注云有豳鄉詩豳國○孔氏曰漆沮在豳地但二水東流亦過周地故下傳云周原沮漆之間。古公、豳公也。古、言久也。孔氏曰言其年世久古後世稱前世曰古公猶云先公也。亶父、字。或殷質以名言也。○〔孔氏曰〕陶、說文云陶瓦器竈也。蓋以陶去其土而爲之。故謂之陶。○〔許氏淮南子注曰〕復、重窟也。○〔孔氏曰〕穴、土室也。○〔毛氏曰〕室內曰家。孔氏曰釋宮云宮謂之室其內謂之家李巡曰謂門以內也郭璞曰今人稱家義出於此。○〔王氏曰〕先歲之瓜嘗大矣。嗣歲之瓞則小。末則復大。周、帝嚳之胄也。中嘗衰小。後至於大王文王更大。故以瓜瓞況之。緜緜、則言雖弱而不絕也。○〔鄭氏曰〕公劉遷于豳。居沮漆之地。歷世亦緜緜然。孔氏曰舜封棄于邰號曰后稷周語曰夏之衰棄稷不務我先王不窋用失其官而自竄于戎狄之間公劉之篇說公劉適豳其言甚詳蓋不窋已嘗失官逃竄至公劉往居焉。至大王而德益盛。得其民心而生王業。故本周之興云于沮漆也。○〔蘇氏曰〕大王其始猶處于復穴。無室家之盛。孔氏曰七月云入此室處即豳事也豈穴居乎但豳近西戎處在山谷其俗多復穴而居故詩人舉而言耳。及遷於岐周而後大興焉。○〔前漢地理志〕右扶風杜陽。注。水南入渭。顏師古曰。詩云。自土沮漆。齊詩作自杜。言公劉避狄而來居杜與沮漆之地。○〔說文引詩曰〕陶覆陶穴。

古公亶父。來朝直遙反 走馬。率西水滸。呼五反 至于岐下。爰及姜女。聿來胥宇。

〔蘇氏曰〕朝、早也。○〔毛氏曰〕率、循也。滸、水厓也。鄭氏曰循西水厓沮漆水側也。○〔鄭氏曰〕爰、於也。及、與也。○〔毛氏曰〕姜女、大姜也。○〔莆田鄭氏曰〕聿、遂也。○〔毛氏曰〕胥、相也。宇、居也。○〔孔氏曰〕古公避狄之難。其來以早朝之時。疾走其馬。循西方水厓漆沮之側。東行而至於岐山之下。○〔鄭氏曰〕於是與其妃大姜來相可居者。著大姜之賢知也。王氏曰遂來相宇也。○〔董氏曰〕顧野王作來朝趣馬。○〔東萊曰〕來朝走馬。形容其初遷之時。略地相宅精神風采也。鄭氏以爲避惡早且疾。苟如是之迫遽。則豈杖策去邠雍容之氣象哉。

周原膴膴。音武 堇音謹 荼如飴。音移 爰始爰謀。爰契苦計反 我龜。曰止曰時。築室于茲。

〔毛氏曰〕周原、沮漆之間也。○〔鄭氏曰〕廣平曰原。○〔毛氏曰〕膴膴、美也。堇、菜也。釋文曰廣雅云堇藿也今三輔之言猶然藿徒弔反○孔氏曰內則曰堇荁枌榆則堇是美菜非苦荼之類釋草又云芨堇草郭璞曰即烏頭也江東人呼爲堇然則堇者其烏頭乎。荼、苦菜也。○〔莆田鄭氏曰〕飴、餳也。○〔毛氏曰〕契、開也。前漢書注云契刻也詩緜之篇曰爰契我龜言刻開之灼而卜之契音尸計反○孔氏曰春官華氏掌共燋契以待卜事注云士喪禮曰楚焞置于燋在龜東楚焞即契也用以灼龜者也士喪禮注云楚荊也然則卜者以楚焞之木燒之於燋炬之

火既然執之以灼龜契開者言契龜而開出其光非訓契爲開也。○〔鄭氏曰〕周之原地在岐山之南。孔氏曰閟宮云居岐之陽山南曰陽故知周之原地在岐山之南也。膴膴然肥美。其所生菜雖有性苦者皆甘如飴也。王氏曰以甚言周原之美。此地將可居故於是始與豳人之從已者謀謀從則又於是契灼其龜而卜之○〔王氏曰〕爰始爰謀謀之人也爰契我龜謀之龜也謀之龜則又以爲吉與人謀契也曰止則命其臣民止于茲也曰時則命其臣民以土功之時也築室于茲則既命以土功之時遂築室也。李氏曰古之建國必相土地之宜土地既善矣然後稽之於卜筮衛文公遷于楚丘始曰升彼虛矣以望楚矣望楚與堂景山與京降觀于桑則是其既有以相土地之宜矣其後曰卜云其吉終然允臧

迺慰迺止迺左迺右迺疆居良反 迺理迺宣迺畝自西徂東周爰執事

〔毛氏曰〕慰安也○〔蘇氏曰〕左右東西列之也○〔鄭氏曰〕迺疆理其經界。蘇氏曰疆畫經界也理分土宜也○長樂劉氏曰謂畫其經界則田可疆正其溝洫則水可理。○〔蘇氏曰〕宣道溝洫也畝度廣狹也。長樂劉氏曰樹藝不失厥土之宜則地利可宜畎道不失厥地之勢則田原可畝也。○〔鄭氏曰〕豳與周原不能爲西東據至時從水滸言也。孔氏曰豳在周原西北而經言自西據至周之時從水滸而言也鄭志曰豳地今爲栒邑縣西南行正東乃得周岐山在長安西北四百里豳又在岐山西北四百里。○〔朱氏曰〕周徧也○〔毛氏曰〕爰於也○〔王氏曰〕既築室于茲矣乃勞來其臣民而慰之乃安集其臣民而止之○〔孔氏曰〕據公宮在中民居左右故王肅云乃左右開地置邑以居其民○〔莆田鄭氏曰〕乃疆理其經界乃播種其田畝於是從西往東之人徧執事矣言盡出力也。朱氏曰言靡事不爲也○孔氏曰言築室耕田無不勤樂也。

乃召司空乃召司徒俾立室家其繩則直縮色六反 版以載作廟翼翼

〔鄭氏曰〕俾使也繩者營其廣輪方制之正也既正則以索縮其築版上下相承而起。孔氏曰營度位處以繩正之其繩則方正而直矣依此繩直之處起而築之以繩縮束其版版滿築訖則升下於上以相承載○李氏曰左傳凡營興土功則著板幹蓋立木兩傍所以障土用之相承載也○王氏曰繩謂之縮以版衡而繩縮故也。翼翼嚴顯也○〔長樂劉氏曰〕二章言遷三章四章言其營民之居處授民之耕種此章始營公室焉○〔鄭氏曰〕司空掌營國邑司徒掌徒役之事故召之使立室家之位處。孔氏曰位處者即匠人所謂左祖右社面朝後市之類是也。○〔長樂劉氏曰〕其繩則直揆其基址必正也縮版以載築其垣墉必堅也○〔毛氏曰〕君子將營宮室宗廟爲先廐庫爲次居室爲後○〔釋文〕俾作卑曰本又作俾

捄音俱之陾陾耳升反 度待洛反之薨薨呼宏反 築之登登削屢力注反馮馮扶冰反 百堵丁古反皆興鼛音羔鼓弗勝音升

〔毛氏曰〕捄虆也。釋文曰劉熙云虆盛土籠也○說文曰捄乘土於器也。陾陾衆也度居也。鄭氏曰度猶投也○孔氏曰鄭以度猶投謂與愈同○釋文曰度韓詩云塡也○張氏曰度讀如法度之度言運土以逆

也○王氏曰度傳土也。○〔蘇氏曰〕薨薨聲也。董氏曰薨薨如蟲之聲則其聲之衆也。○〔董氏曰〕登登則其聲之應也○〔蘇氏曰〕屢重復削治也○〔張氏曰〕馮馮削土聲○〔鄭氏曰〕五版爲堵。李氏曰公羊傳五版爲堵五堵爲雉何休以爲堵四丈許愼五經異義載禮及韓詩說八尺爲版五版爲堵版廣二尺積高五版爲一丈其說異同姑兩存之。興起也○〔毛氏曰〕鼛大鼓也長一丈二尺。孔氏曰韗人云爲皐鼓長尋有四尺八尺曰尋是一丈二尺鼓人云以鼛鼓鼓役事。○〔李氏曰〕凡此皆是形容築牆之意○〔孔氏曰〕掘土實之於虆謂之捄捄之者衆多陾陾然旣取得土送至牆上牆上之人受取而居於版中居之亟疾其聲薨薨然○〔李氏曰〕旣投之於版中則築之登登○〔蘇氏曰〕旣成而削之其聲馮馮然堅也。長樂劉氏曰削屢馮馮者謂牆成脫版削其堅凸以就平直。○〔王氏曰〕旣作廟矣於是營宮室百堵皆興則營宮室也鼛鼓弗勝則民自勸功鼛鼓之節反弗勝也。王氏曰言勸事樂功也。

迺立皐門 皐門有伉苦浪反 迺立應門 應門將將七羊反 迺立冢土 戎醜攸行

〔毛氏曰〕王之郭門曰皐門王之正門曰應門。孔氏曰明堂位云庫門天子皐門雉門天子應門言以諸侯而作庫雉則諸侯無皐應故以皐應爲王門之名也○董氏曰爾雅正門謂之應門而無皐門爾雅有闕也○朱氏曰書天子有應門春秋書魯有雉門禮記云魯有庫門家語云衛有庫門皆無云諸侯有皐應者則皐應爲天子之門明矣意者大王之時未有制度特作二門其名如此及周有天下遂尊以爲天子之門而諸侯不得立也。伉、高貌。王氏曰伉壯也。將將嚴正也冢大也冢土大社也。孔氏曰大王立此社後取其制以爲天子之法大社之名唯施于天子。戎大也醜衆也○〔王氏曰〕宗廟宮室內事也自內以及外故於卒言立冢土也○〔毛氏曰〕起大事動大衆必先有事乎社而後出謂之宜。孔氏曰宜祭社之名也。

肆不殄田典反厥慍紆問反 亦不隕韻謹反厥問 柞子洛反棫音域拔蒲貝反矣行道兌吐外反矣 混音昆夷駾徒對反矣唯其喙許穢反矣

〔毛氏曰〕肆故今也。朱氏曰猶言遂也承上起下之辭。○〔蘇氏曰〕殄絕也慍怒也○〔毛氏曰〕隕墜也○〔鄭氏曰〕小聘曰問柞櫟也。陸璣曰周秦人謂柞爲櫟。棫白桵如誰反也。孔氏曰郭璞云桵小木也叢生有刺實如耳璫紫赤可食陸璣疏云三蒼說棫即柞也其材理全白無赤心者爲白桵二說不同未知孰是。○〔孔氏曰〕拔拔然生柯葉也○〔毛氏曰〕兌成蹊也○〔邱氏曰〕混當爲昆字之誤也○〔毛氏曰〕駾突也。說文曰駾馬疾行貌。○〔呂氏曰〕喙張喙而息也奔趨者其狀如此○〔朱氏曰〕大王所慍謂昆夷也言大王雖不能殄絕昆夷○〔陳氏曰〕亦不隕墜其聘問之好俟我之植木拔然生柯葉行道兌然成蹊徑疆理蕃治則昆夷疾奔而遠我矣○〔朱氏曰〕混夷畏之而奔突竄伏維其喙息而已言德盛而混夷自服也○〔東萊曰〕軍國之容雖備然大王猶未敢輕用其民也故不敢殄絕所慍之夷狄亦不隕廢其聘問之禮蓋寒暑之節龍蛇之蟄未有不積而能施不屈而能伸者也重以王季三以文王蓄之可謂厚矣然猶有樂天之事焉至於王業光大而不可掩郊關之內鬱鬱葱葱輪蹄輻輳則昆夷不待擯斥自奉頭鼠竄之不暇矣是固消長之理也此章或以爲專指大王或以爲專指文王義皆未安孟子曰文

王事昆夷。文王猶事昆夷。則大王安得有昆夷駾矣維其喙矣之事乎。皇矣之詩曰。帝省其山。柞棫斯拔。松柏斯兌。帝作邦作對。自大伯王季。然則柞棫拔矣。行道兌矣。安可專指以爲文王之詩乎。蓋總敍周家王業積施屈伸之理。始於大王而終於文王耳。

虞芮如銳反質厥成。文王蹶俱衛反厥生。予曰有疏附。予曰有先蘇薦反後。胡豆反予曰有奔奏。如字予曰有禦魚呂反侮。亡甫反

〔蘇氏曰〕。虞在陝之平陸。芮在同之馮翊。平陸有閒原焉。則虞芮之所讓也。○〔王氏曰〕。質厥成者。質其爭訟也。成。與周官所謂書其刑殺之成同。○〔毛氏曰〕。蹶。動也。○〔王氏曰〕。生。與易所謂觀我生同義。○〔毛氏曰〕。率下親上曰疏附。孔氏曰。率疏者令親附。相道前後曰先後。喻德宣譽曰奔奏。孔氏曰。喻天下以王德。宣揚王之聲譽。使天下皆奔走而歸趨之。武臣折衝曰禦侮。○〔張氏曰〕。虞芮質厥成。訟獄者不之紂而之文王。○〔毛氏曰〕。虞芮之君。相與爭田。久而不平。乃相謂曰。西伯仁人也。盍往質焉。乃相與朝周。入其境。則耕者讓畔。行者讓路。入其邑。男女異路。斑白不提挈。入其朝。士讓爲大夫。大夫讓爲卿。二國之君。感而相謂曰。我等小人。不可以履君子之庭。乃相讓以其所爭田爲閒田而退。天下聞之而歸者四十餘國。蘇氏曰。大王雖基王迹。進於文王。其始猶國於岐山之下。其地甚狹。故孟子言文王方百里起。其後既克密須。而國於岐渭之間。既克崇。然後涉渭作都於豐。其地既廣。其所服從之國亦衆。然其政猶行於西南而已。未能及於東北。虞芮質厥成。則東北既嚮矣。○〔鄭氏曰〕。文王之德所以至然者。由有疏附先後奔奏禦侮之臣力也。○〔東萊曰〕。虞芮質厥成。則道化行矣。文王蹶然震動。深省其所自生者。懼無以致之也。予曰有疏附。予曰有先後。予曰有奔奏。予曰有禦侮。言我無以致此。是皆諸臣之力爾。德盛而不居。此文王與人爲善也。至公無我也。於穆不已也。

緜九章章六句

棫雨逼反樸音卜文王能官人也。

芃芃薄紅反棫樸。薪之槱音酉之。濟濟辟音璧王。左右趣七喻反之。

〔毛氏曰〕。興也。芃芃。木盛貌。棫。白桵也。○〔鄭氏曰〕。白桵相樸屬而生者。孔氏曰。釋木云。樸。枹也。孫炎曰。樸屬叢生謂之枹。考工記云。凡察車之道。欲其樸屬而微至。注云。樸屬。猶附著堅固貌也。此言樸者。亦謂根枝迫迮相附著之貌。○〔毛氏曰〕。槱。積也。濟濟。解見文王。○〔鄭氏曰〕。辟。君也。君王。謂文王也。○〔毛氏曰〕。趣。趨也。○〔歐陽氏曰〕。詩人言芃芃然棫樸茂盛。採之以備薪槱。毛氏曰。山木茂盛。萬民得而薪之。以喻文王養育賢材。美茂官之以充列位。而王威儀濟濟然。左右之臣趨而事之。以見君臣之盛也。

濟濟辟王。左右奉音奉璋。奉璋峩峩。五歌反髦音毛士攸宜。

〔毛氏曰〕。半圭曰璋。鄭氏曰。璋。璋瓚也。祭祀之禮。王祼以圭瓚。諸臣助之。亞祼以璋瓚。○孔氏曰。玉人云。大璋中璋邊璋。皆是璋瓚也。郊特牲曰。灌以圭璋。故知璋爲璋瓚。祭之用瓚。唯灌爲然。祭統云。君執圭瓚祼尸。大宗伯執璋瓚亞祼。小宰云。凡祭祀贊祼將之事。然則太宰助王祼。小宰又助之。是助行祼事。非獨一人。○〔毛氏曰〕。峩峩。盛壯也。孔氏曰。釋訓云。峩峩。祭也。舍人曰。峩峩。奉璋之貌。髦。俊也。○〔歐陽氏

曰〕。言在宗廟。則奉璋助祭。皆髦俊之士。○〔朱氏曰〕。左右奉之。亦有趣向辟王之意。○〔鄭氏曰〕。奉璋之儀峩峩然。故今俊士之所宜。

淠匹世反彼涇音經舟。烝之丞反徒楫。音接之周王于邁。六師及之。

〔毛氏曰〕。淠。舟行貌。涇。解見谷風。○〔鄭氏曰〕。烝。衆也。○〔毛氏曰〕。楫。櫂也。釋文曰。方言云。楫謂之橈。或謂櫂。釋名云。在傍撥水曰櫂。○〔鄭氏曰〕。于。往也。邁。行也。○〔朱氏曰〕。六師。六軍也。毛氏曰。天子六軍。○孔氏曰。瞻彼洛矣云。以作六師。常武曰。整我六師。皆謂六軍爲六師。此六師亦六軍也。春秋之兵。雖累萬之衆。皆稱師。軍之言師。乃是常稱。大雅莫非天子之禮。詩人之作。或以後事言之。○〔王氏曰〕。涇在周地。與所見也。○〔鄭氏曰〕。淠淠然涇水中之舟。衆徒以楫櫂之。○〔陳氏曰〕。周王有所行邁。則六師汲汲然而及之。不待戒命而至。○〔歐陽氏曰〕。王所官人。入宗廟。居軍旅。皆可用。文武之材。各任其事也。○〔東萊曰〕。淠彼涇舟。烝徒楫之。以興周王于邁。六師及之之速也。

倬陟角反彼雲漢。爲章于天。周王壽考。遐不作人。

〔毛氏曰〕。倬。大也。雲漢。天河也。爾雅曰。箕斗之間。漢津也。疏曰。劉炫謂是天漢。即天河也。天河在箕斗二星之間。○〔董氏曰〕。昭回于上。所以言章。○〔鄭氏曰〕。文王是時九十餘矣。故云壽考。○〔毛氏曰〕。遐。遠也。○〔孔氏曰〕。作人。變舊造新之辭。朱氏曰。謂變化鼓舞之也。○〔董氏曰〕。遐不作人。甚言其作也。○〔蘇氏曰〕。天之蒼蒼。豈自有章哉。則亦有雲漢以爲之耳。○〔歐陽氏曰〕。雲漢在上。爲天之文章。猶賢人在朝。爲國之光采。○〔陳氏曰〕。聖人久於其道。而天下化成。此周王壽考遐不作人之謂也。

追對迴反琢陟角反其章。金玉其相。勉勉我王。綱紀四方。

〔毛氏曰〕。追。雕也。金曰雕。鄭氏曰。追。師掌追衡笄。則追亦治玉也。玉曰琢。○〔鄭氏曰〕。章。文章也。○〔毛氏曰〕。相。質也。孔氏曰。章是成文。則相是本質。故以相爲質也。○〔鄭氏曰〕。罔罟張之爲綱。理之爲紀。孔氏曰。說文云。綱。網紘也。紀。別絲也。綱者。網之大繩。舉綱能張網之目。故張之爲綱也。紀者。別理絲縷。故理之爲紀。○〔王氏曰〕。文王作人。外則使有文。內則使有質。○〔張氏曰〕。玉不琢。不成器。作人猶追琢使之就器也。然非養成其質。則文其得有傳哉。邱氏曰。有雕琢之文。金玉之質。表裏如一。所以爲貴也。○〔呂氏曰〕。所以綱紀四方。維持而不墜者。皆官人之効。雖文王無爲。猶勉勉於斯而不已也。

棫樸五章章四句

旱戶但反麓。音鹿受祖也。周之先祖。世脩后稷公劉之業。大王王季。申以百福干祿焉。孔氏曰。言文王受其祖之業也。

〔東萊曰〕。周之先祖以下。皆講師所附麗。此篇亦傳以爲文王之詩。故有大王王季申以百福干祿之

說。於理雖無害。然干祿百福之語則不辭矣。

瞻彼旱麓。榛側巾反楛音戶濟濟。豈弟君子。干祿豈弟。

〔朱氏曰〕興也。○〔毛氏曰〕旱。山名也。麓。山足也。榛。解見簡兮。○〔陸璣草木疏云〕楛。其形似荊而赤。莖似蓍。上黨人織以爲牛莒箱器。又屈以爲釵。○〔毛氏曰〕濟濟。衆多也。○〔釋文曰〕豈。樂也。弟。易也。○〔邱氏曰〕此篇凡言君子者。斥文王也。○〔毛氏曰〕干。求也。○〔程氏曰〕瞻彼旱山之榛楛。草木得麓之氣。濟濟茂盛。與此周家之豈弟君子。承其先祖豈弟之道。所以興盛受福也。○〔陳氏曰〕周家世以樂易爲德。故其子孫之求福也。亦遵是樂易而已。其諸異乎人之求歟。朱氏曰。豈弟君子則其干祿也豈弟矣。猶曰其爭也君子云爾。○〔東萊曰〕緜之八章曰。柞棫拔矣。行道兌矣。皇矣之三章曰。帝省其山。柞棫斯拔。松柏斯兌。皆以山林之茂。見王業之盛也。故周語言此章之義曰。夫旱麓之榛楛殖。故君子得以易樂干祿焉。若夫山林匱竭。榛麓散亡。藪澤肆既。民力彫盡。田疇荒蕪。資用乏匱。君子將險哀之不暇。而何易樂之有焉。然則所謂榛楛濟濟者。蓋當時所見之實也。至於詩人發興。則周語不能盡其義。當如程氏說。

瑟所乙反彼玉瓚。黃流在中。豈弟君子。福祿攸降。

〔鄭氏曰〕瑟。潔鮮貌。程氏曰。瑟。密也。○〔毛氏曰〕玉瓚。圭瓚也。鄭氏曰。圭瓚之狀。以圭爲柄。黃金爲勺。青金爲外。朱中央矣。○孔氏曰。玉人云。祼圭尺有二寸。有瓚以祀宗廟。典瑞注。引漢禮。瓚槃大五升。口徑八寸。下有槃。口徑一尺。則瓚如勺。爲槃以承之也。天子之瓚。其柄之圭長尺有二寸。其賜諸侯。蓋九寸以下。○〔鄭氏曰〕黃流。秬鬯也。孔氏曰。秬。黑黍。一秠二米者也。秬鬯者。釀秬爲酒。以鬱金之草和之。使之芬香條鬯。故謂之秬鬯。草名鬱金。則黃如金色。酒在器流動。故謂之黃流。殷王帝乙之時。王季爲西伯。以功德受此賜。孔氏曰。孔叢子曰。吾聞諸子夏曰。殷王帝乙之時。王季以九命作伯於西。受圭瓚秬鬯之賜。攸。所也。降。下也。○〔程氏曰〕縝密溫潤之玉瓚。其中所盛。必黃流也。豈弟君子。則福祿所降也。朱氏曰。明寶器不薦於褻味。而黃流不酌於瓦缶。則知盛德必享於祿壽。而福澤不降於淫人矣。○〔董氏曰〕鄭衆於周禮引詩作卹彼玉瓚。賈公彥曰。卹彼玉瓚。蓋古文以瑟爲卹也。○〔東萊曰〕申上章干祿之義也。

鳶帆宜反飛戾天。魚躍于淵。豈弟君子。遐不作人。

〔朱氏曰〕興也。○〔鄭氏曰〕鳶。鴟之類。孔氏曰。蒼頡解詁以爲鳶即鴟也。○〔毛氏曰〕戾。至也。○〔鄭氏曰〕遐。遠也。○〔程氏曰〕作。興起之於善也。○〔蘇氏曰〕鳶飛戾天。魚躍于淵。猶韓愈謂魚川泳而鳥雲飛。上下自然。各得其所也。詩人之意。言如此氣象。周家作人似之。李氏曰。抱朴子曰。鳶之在下無力。及至乎上。聳身直翅而已。然後知鳶飛更不用力。亦如魚躍怡然自得。而不知其所以然而然。王者之作人。鼓之舞之。使各盡其才。亦不知其所以然而然也。○〔陳氏曰〕人才至周而盛。雖曰周之子孫。遠不作人。然其所由來者。亦先世之故也。○〔東萊曰〕作人之盛。至於如鳶飛魚躍。非積累薰陶久且熟者。則不能然。其來蓋有自矣。此

序所謂受祖也。

清酒既載。騂息營反牡既備。以享許丈反以祀。以介景福。

〔周禮注曰〕鄭司農云。清酒。祭祀之酒。元謂清酒。今中山冬釀接夏而成。○〔鄭氏曰〕既載。謂已在尊中也。○〔孔氏曰〕騂牡。赤牡之牲也。董氏曰。方文王時。周固未有所尙。而騂牡蓋以色自別爾。○孔氏曰。或作者於後據周所尙而言之。○〔朱氏曰〕備。全具也。○〔鄭氏曰〕景。大也。○〔毛氏曰〕清酒既載。騂牡既備。言年豐畜碩也。孔氏曰。左傳云。奉牲以告曰博碩肥腯。謂其畜之碩大蕃滋也。奉酒醴以告曰嘉栗旨酒。謂其三時不害。而民和年豐也。○〔程氏曰〕此章言子孫承受其業。致其誠孝之報。後人載酒備牲。以享祀其先君。祖先饗報。而子孫受福也。○〔東萊曰〕先祖遺子孫之業。莫大於人材。故前章言作人。後章以報祀繼之。

瑟彼柞棫。民所燎力召反矣。豈弟君子。神所勞力報反矣。

〔程氏曰〕瑟然。密茂之狀。○〔鄭氏曰〕柞棫之所以茂盛者。乃人氣燎除其旁草。養治之使無害也。程氏曰。今人種榆。亦焚之使茂。○〔鄭氏曰〕勞。勞來。猶言佑助。○〔孔氏曰〕上言祭以助福。此言得福之事。柞棫所以得茂者。正以爲民所熂燎。君子所以得福者。正以爲神所勞來。

莫莫葛藟力軌反。施以豉反于條枚芒回反。豈弟君子。求福不回。

〔朱氏曰〕興也。○〔毛氏曰〕莫莫。施貌。程氏曰。莫莫。柔蔓之狀。○〔程氏曰〕施者。謂依緣木之條榦。○〔說文曰〕枚。榦也。可爲枚。○〔程氏曰〕不回。謂無邪回他道也。○〔鄭氏曰〕葛也。藟也。延蔓於木之枝本而茂盛。喻子孫依緣先人而起。○〔李氏曰〕君子承其先祖之道以求福祿。其求福也無所回邪。唯承其先祖之道而已。

旱麓六章。章四句。

思齊側皆反。文王所以聖也。鄭氏曰。言非但天性。德有所由成。○孔氏曰。言文王之聖。有所以而然也。○歐陽氏曰。文王所以聖者。世有賢妃之助也。

思齊大任。文王之母。思媚美記反周姜。京室之婦。大姒嗣徽許韋反音。則百斯男。

〔朱氏曰〕思。語辭。○〔毛氏曰〕齊。莊也。媚。愛也。周姜。大姜也。朱氏曰。大王之妃大姜也。京室。王室也。朱氏曰。京。周也。○孔氏曰。周京俱是地名。○〔孔氏曰〕京師王室之婦。○〔毛氏曰〕大姒。文王之妃也。徽。美也。○〔朱氏曰〕百男。舉成數而言其多也。又曰。春秋傳曰。管蔡郕霍魯衛毛聃郜雍曹滕畢原酆郇。文之昭也。并伯邑考武王爲十八人。然此特其見於書傳者爾。亦可以見其多也。言此莊敬之大任。乃文王之母。實能媚于周姜。而稱其爲周室之婦。王氏曰。爲人母盡母道。爲人婦盡婦道者。大任也。○李氏曰。觀列女傳載胎教。則文王由大任而成德可知矣。○〔歐陽氏曰〕大姒每思慕任姜。而繼其美聲。有不妬忌之賢。長樂劉氏曰。婦人以不妬忌爲正心之本。而子孫衆多。李氏曰。古者親迎之禮。父南向。子北向而跪。醮而命之曰。往迎爾相。承我宗事。勗率以敬先妣之嗣。若則有常。夫爲人婦而必

事其先妣之事此古之賢女也以大任而能愛大姜以大姒而又能嗣大任之徽音則周之賢妃可謂世不乏人矣大姜之後有大任大任之後有大姒此周之所以興也

惠于宗公神罔時怨神罔時恫(音通)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牙嫁反)于家邦

〔鄭氏曰〕惠順也○〔孔氏曰〕宗公是宗廟先公書序云班宗彝中庸云陳其宗器皆謂宗廟爲宗 毛氏曰宗神也○張氏曰未追王故稱公 ○〔鄭氏曰〕時是也恫痛也○〔毛氏曰〕刑灋也寡妻適妻也 孔氏曰適妻唯一故言寡也○蘇氏曰寡妻猶言寡小君也 御迎也 鄭氏曰御治也○孔氏曰王肅云以迎治天下國家 ○〔朱氏曰〕言文王上有聖母所以成之者遠內有賢妃所以助之者深故能順于先公而鬼神歆之無怨恫者其儀灋內施于閨門而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也○〔張氏曰〕言接神人各得其道○〔孟子曰〕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言舉斯心加諸彼而已○〔東萊曰〕毫髮不愧於隱微然後近者孚故神罔時怨神罔時恫始可以刑于寡妻

雝雝(於容反)在宮肅肅在廟不顯亦臨無射(音亦)亦保

〔毛氏曰〕雝雝和也肅肅敬也○〔朱氏曰〕不顯幽隱之處也○〔毛氏曰〕無射無厭也○〔歐陽氏曰〕保守也言文王平居在宮中則雝雝然而和有事在宗廟則肅肅然而敬○〔朱氏曰〕雖居幽隱亦常若有臨之者 歐陽氏曰不以人所不見而怠常端莊若有所臨 雖無厭射亦常有所守焉言其純亦不已如是○〔東萊曰〕聖人神人之主也前章所載神人孚格可謂得爲主之道矣欲求所以孚格者當於此章觀之

肆戎疾不殄烈假(古雅反)不瑕(音遐)不聞亦式不諫亦入

〔毛氏曰〕肆故今也戎大也疾害也殄絕也○〔歐陽氏曰〕烈光也○〔毛氏曰〕假大也○〔陳氏曰〕瑕玷也○〔歐陽氏曰〕光大而無瑕也式灋也○〔毛氏曰〕不聞亦式不諫亦入言性與天合也○〔歐陽氏曰〕事雖未嘗聞舉必中灋又不待教諫而入於善 朱氏曰雖事之無所前聞者而亦無不合於法度雖無諫諍之者而亦未嘗不入於善 ○〔李氏曰〕其德性可謂不勉而中不思而得矣豈待於有所聞有所諫而後中道哉○〔東萊曰〕戎疾大患難也美里之囚是也昆夷玁狁之難則其餘也文王之德如上章所陳故雖遭大難而不失其聖光大而不可毀缺所謂肆戎疾不殄烈假不瑕也

肆成人有德小子有造古之人無斁(音亦)譽髦斯士

〔朱氏曰〕冠以上爲成人小子童子也○〔毛氏曰〕造爲也○〔李氏曰〕古之人指文王也○〔毛氏曰〕無斁無厭也譽名譽也○〔釋文曰〕髦俊也○〔李氏曰〕唯文王之德如此故士皆化之成人則有德小子則有造 孔氏曰言長者道德已成幼者有業學習王肅云周之成人皆有成德小子皆有所造爲論於善也 ○〔朱氏曰〕凡所以致是者蓋由文王之德純而不已無有厭斁○〔鄭氏曰〕故令此士皆有名譽於天下成其俊乂之美也 王氏曰初言大任大姒則化成乎內也終言譽髦斯

士則化成乎天下矣 ○〔董氏曰〕韓詩作古之人無擇○〔東萊曰〕聖人流澤萬世者莫大於作人所以續天地生生之大德也故此詩以是終焉文王之無斁孔子之誨人不倦其心一也典謨作於虞夏其稱堯舜禹皋陶已曰若稽古則此詩追述文王以爲古之人復何疑哉

思齊五章二章章六句三章章四句 鄭氏作四章章六句今從毛氏

皇矣美周也天監代殷莫若周周世世修德莫若文王 孔氏曰定本皇下無矣字

皇矣上帝臨下有赫監觀四方求民之莫維此二國其政不獲維彼四國爰究(九又反)爰度(待洛反)上帝耆(巨夷反)之憎其式廓(苦霍反)乃眷(音卷)西顧此維與宅

〔毛氏曰〕皇大也○〔程氏曰〕赫威明也下章云王赫斯怒○〔毛氏曰〕莫定也二國殷夏也四國四方也○〔程氏曰〕究尋究也度謀度也○〔莆田鄭氏曰〕耆底定也 程氏曰耆致也頌云耆定爾功毛氏武傳曰耆致也 ○〔毛氏曰〕耆惡也廓大也宅居也○〔王氏曰〕大哉天乃赫然下視四方求民之所歸矣 鄭氏曰謂所歸就也 ○〔程氏曰〕此泛言天佑下民作之君長使得安定也維此二國其政不獲維彼四國爰究爰度天維求民所定故君不善則絕之如彼夏商二國不得其政則於四方之國求謀有德之君使王天下焉○〔莆田鄭氏曰〕大察四方之國而底定之憎其用大而爲虐者乃眷然西顧維此周雖小可與居天子位也 程氏曰謂使其居西土以王天下也

作之屏(必領反)之其菑(側吏反)其翳(於計反)修之平之其灌(古亂反)其栵(音例)啓之辟(婢亦反)之其檉(敕貞反)其椐(羌居反)攘(如羊反)之剔(它歷反)之其檿(烏簟反)其柘(章夜反)帝遷明德串(古患反)夷載路天立厥配受命既固

〔孔氏曰〕作攻作之也 朱氏曰作拔起也 屏除之也○〔毛氏曰〕木立死曰菑 孔氏曰立死之木妨他木生長爲木之害故曰菑也 自斃爲翳 孔氏曰生木自倒枝葉覆地爲陰翳故曰翳也○朱氏曰或云小木蒙密蔽翳者也 ○〔孔氏曰〕修理之平治之也 程氏曰謂脩治其叢列使疏密正直得其宜 ○〔毛氏曰〕灌叢生也栵栭也 孔氏曰郭璞云栭樹似槲樕而庳小子如細栗今江東呼爲栭栗○程氏曰行生曰栵 ○〔程氏曰〕啓之辟之謂芟除也○〔毛氏曰〕檉河柳也 孔氏曰河柳謂河傍赤莖小楊也陸璣疏云皮赤枝葉似松 椐樻也 孔氏曰孫炎云樻腫節可以作杖陸璣疏云節中腫似扶老今人以爲馬鞭及杖 ○〔程氏曰〕攘之剔之謂穿剔去其繁冗使成長也○〔毛氏曰〕檿山桑也 孔氏曰郭璞云檿桑柘屬材中爲弓弩冬官考工記云弓人取幹柘爲上檿桑次之○朱氏曰檿與柘皆美材可爲弓幹又可蠶也 串習也○〔程氏曰〕夷平也載路猶滿路也○〔歐陽氏曰〕此章乃本周作宅之始岐周之民樂就有德皆共刊

除樹木而營理邑居。陳氏曰此言成周作邑之始大王之初也。○〔朱氏曰〕帝遷明德謂遷此明德之君於岐周也○〔呂氏曰〕串夷載路言民歸往也其來者習其平易○〔蘇氏曰〕歸之者載路而不絕○〔程氏曰〕天立厥配受命既固言天以其德之配天而立之使王則其受命堅固而不易也。歐陽氏曰謂立其德可配天者以爲君也○朱氏曰天以其德可配天而立之於此則其受命堅固而不易矣。言天命終歸之必成王業也○〔釋文曰〕𩥭韓詩作㾷云因也因高填下也○〔東萊曰〕周頌曰𩥭有夷之行周自大王以來世以平夷爲治民串習其平夷歸往之者載路而不絕民歸之則天命之矣。

帝省昔井反其山。柞棫斯拔蒲貝反。松柏斯兌徒外反。帝作邦作對。自大音泰伯王季。維此王季。因心則友。則友其兄。則篤其慶。載錫之光。受祿無喪。奄有四方。

〔歐陽氏曰〕省視也○〔王氏曰〕拔者擢其修榦之謂兌者悅澤外見之謂。毛氏曰兌易直也。○〔鄭氏曰〕對配也○〔孔氏曰〕王肅云太伯見王季之生文王知其天命之必在王季故去而適吳太王沒而不返而後國傳於王季周道大興○〔毛氏曰〕善兄弟曰友○〔朱氏曰〕兄謂太伯○〔鄭氏曰〕篤厚也○〔程氏曰〕載辭也錫予也○〔毛氏曰〕喪亡也奄大也。孔氏曰釋言云荒奄也孫炎云荒大之奄是荒奄俱爲大義○程氏曰奄字之義在忽遂之間。○〔程氏曰〕帝省其山言天視周家之治以山爲興也○〔鄭氏曰〕天作邦謂興周國也作配謂爲生明君也。邱氏曰天以聖君爲已配作對謂文王也。是乃自太伯王季時則然矣太伯讓于王季而文王起。孔氏曰由太伯讓于王季而文王得起是興國生君在太伯王季之時也。○〔程氏曰〕維此王季因心則友又述其事也○〔王氏曰〕因心則友者言其有天性因心則然非學而能也以太伯避季則季疑於弗友故特先言其友也○〔朱氏曰〕王季所以友其兄者因其心之自然既受太伯之讓則益修其德以厚周家之慶而與其兄以讓德之光猶曰彰其知人之明不爲徒讓耳。本鄭氏孔氏說。其德如是能受天祿而不失至于文武而奄有四方也。

維此王季。帝度待洛反其心。貊武伯反其德音。其德克明。克明克類。克長克君。王此大邦。克順克比。釋文必里反當作毗志反比于文王。其德靡悔。既受帝祉。音恥施以豉反于孫子。

〔孔氏曰〕天開度其心。左傳曰心能制義曰度。○〔毛氏曰〕貊靜也。孔氏曰左傳樂記韓詩貊皆作莫太傳云德正應和曰莫釋詁云貊莫定也郭璞云皆靜定也。○〔程氏曰〕類肖也。左傳曰勤施無私曰類。○〔左氏傳曰〕教誨不倦曰長賞慶刑威曰君。朱氏曰不僭故人慶其賞不濫故人威其刑。○〔鄭氏曰〕王君也王季稱王曰追王也。孔氏曰王季未得稱王其實君其國耳以其追號爲王故作者以王言之。○〔左氏傳曰〕慈和徧服曰順○〔邱氏曰〕

比、親也。左氏傳曰擇善而從之曰比。○〔鄭氏曰〕靡無也祉福也施延也○〔程氏曰〕此章述王季之德○〔朱氏曰〕帝度其心猶言天誘其衷使能制義也○〔孔氏曰〕服虔云發號施令天下皆應和之莫然而靜無諠譁也○〔程氏曰〕非徒能明又能類今能知之而弗克踐之者則及之而行弗類也是非誠有也言王季既明又能類所以爲至德○〔莆田鄭氏曰〕能爲人之長能爲人之君故使之王此大邦又能惠順親比其民人也王季本非當立其立者天也○〔李氏曰〕後世亦繼其德比於文王其德無有恨○〔程氏曰〕既受天福祿而能施及于孫子此二句結之而下述文王之事也。

帝謂文王。無然畔援。于願反無然歆許金反羨。錢面反誕但旦反先登于岸。密人不恭。敢拒大邦。侵阮魚宛反徂共。音恭王赫斯怒。爰整其旅。以按安旦反徂旅。以篤于周祜。音戶以對于天下。

〔毛氏曰〕無然無是也○〔程氏曰〕畔近畔。長樂劉氏曰畔謂疆畔書所稱偏黨也反側也頗僻也皆安於疆畔而遠中者也。援攀援畔援黨比也歆欲之動也羨愛羨也登岸既濟之義。王氏曰經以涉川譬涉難登岸者無難之地。○〔毛氏曰〕國有密須氏侵阮遂往侵共。孔氏曰王肅云密須氏姞姓之國左傳曰密須之鼓是也毛以阮徂共皆爲國名詩之義亦以阮徂共皆爲國名孫毓云案書傳文王七年五伐有伐密須犬夷黎邘崇未聞有阮徂共三國助紂犯周文王伐之之事○蘇氏曰密地在今涇州阮國名共阮國之地名皆在今涇州今有其池即共也○前漢地理志安定郡陰密注詩密人國即今寧州也。○〔邱氏曰〕赫怒貌○〔毛氏曰〕旅師也按止也。朱氏曰上旅周師也下旅密人也。○〔鄭氏曰〕篤厚也祜福也對荅也○〔程氏曰〕天謂文王無黨援以爲強無以貪欲而動惟是所先者濟天下於險難此謂順天征伐之道。呂氏曰文王以無心得天下雖赫怒用師皆出於無心也畔援歆羨者皆有心者也文王之心與斯民速濟乎大難者也。於是有密人不共拒我大邦之命○〔張氏曰〕侵阮在至共之地○〔程氏曰〕文王赫然而怒整其師旅以遏止密人徂共之師救亂安人以厚周家之福以答天下望周之心也此文王征伐之始也○〔孟子曰〕詩云王赫斯怒爰整其旅以遏徂莒以篤于周祜以對于天下此文王之勇也文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

依其在京。侵自阮疆。居良反陟我高岡。無矢我陵。我陵我阿。無飲我泉。我泉我池。度其鮮。息淺反原。居岐之陽。在渭之將。萬邦之方。下民之王。

〔程氏曰〕依憑也。孔氏曰依止也。○〔孔氏曰〕京是周所都之邑○〔張氏曰〕侵自阮疆言文王却自阮疆而去伐密也○〔鄭氏曰〕陟登也○〔毛氏曰〕矢陳也。孔氏曰無得陳兵於我陵。○〔鄭氏曰〕大陵曰阿○〔王氏曰〕池水所聚也○〔鄭氏曰〕度謀也鮮善也。毛氏曰小山別大山曰鮮○孔氏曰孫炎云別不相連也。○〔毛氏曰〕將側也方則也○〔朱氏曰〕文王在周之京所整之兵既按密人遂從阮疆而出以侵密。歐陽氏曰言周師先據勝地然後侵之。所陟之岡即爲我岡。○〔楊氏曰〕聖人一視而同仁則天下無彼我之異陵阿泉池皆視之猶我也與毀其宗廟遷其重器

異矣。此蓋戒其軍士、不爲暴擾之辭也。○〔蘇氏曰〕文王既克密須。於是相其高原而徙都焉。所謂程邑是歟。○〔鄭氏曰〕地在岐山之南。居渭水之側。後竟徙都於豐。孔氏曰。太王初遷。已在岐山。在岐山之陽。是去舊都不遠也。周書稱文王在程作程寤程典。皇甫謐云。文王徙宅于程。蓋謂此也。鄭嫌此卽是豐。故云後竟徙都于豐。知此非豐者。以此居岐之陽。豐則岐之東南三百里耳。○前漢地理志曰。安陵闞駰以爲本周之程邑也。○〔孔氏曰〕背山跨水。營建國都。乃爲萬邦之所瀆則。下民之所歸往。李氏曰。下民之王。追稱之也。○〔東萊曰〕用兵必有根本之地。文王駐兵于國都。以爲三軍之鎭。故曰依其在京。

帝謂文王。予懷明德。不大聲以色。不長夏以革。不識不知。順帝之則。帝謂文王。詢音荀爾仇方。同爾兄弟。以爾鉤古侯反援。音袁與爾臨衝。昌容反以伐崇墉。音容

〔毛氏曰〕長夏、長大也。孔氏曰。毛以夏爲大。○鄭氏曰。夏諸夏也。革、更也。○〔鄭氏曰〕詢、謀也。怨耦曰仇。○〔邱氏曰〕仇方、卽崇也。○〔毛氏曰〕鉤、鉤梯也。所以鉤引上城者。孔氏曰。鉤援一物。以梯倚城。相鉤引而上。援卽引也。臨、臨車也。衝、衝車也。孔氏曰。臨者在上臨下之名。衝者從傍衝突之稱。故知二車不同。兵書有作臨車衝車之法。○〔鄭氏曰〕崇侯虎倡紂爲無道。朱氏曰。按史記。崇侯虎譖西伯于紂。紂囚西伯于羑里。紂赦西伯。賜之弓矢鈇鉞。得專征伐。曰。譖西伯者。崇侯虎也。西伯歸三年。伐崇侯虎而作豐邑。○〔毛氏曰〕墉、城也。○〔程氏曰〕天謂文王。予懷爾之明德。不大其聲色而人化。夫聖人之誠感無不通。故所過者化。所存者神。豈暴著其形迹也哉。是不發見大其聲色也。故聖人曰。聲色之於化民末也。○〔朱氏曰〕不長夏以革。未詳其義。程氏曰。其化之感人。雖不見其聲色。而其應之疾。人之惡不及長大而革也。言不待遲久而化也。○張氏曰。不以聲色爲政。不以革命有中國。○朱氏曰。或曰。長、尊尙也。革、兵也。不尊尙彊大兵革。而人自服也。○〔程氏曰〕不識不知。不作聰明。順天理也。○〔朱氏曰〕此皆文王之明德。上帝之所懷也。○〔程氏曰〕帝謂文王。當謀爾爲仇之方。同爾兄弟之國。以爾攻伐之具。以伐爲仇之崇。言聖人之化如此。而天下有昏惡之甚不能化者。謀而伐之。則天下皆善而王業成。呂氏曰。言文王其德不形。而功無迹。與天同體而已。雖興兵以伐崇。莫非帝則。而非我也。○〔東萊曰〕不長夏以革。雖難強通。然與不大聲以色。立文既同。訓詁亦當相類。聲以色謂聲音與笑貌也。夏以革謂侈大與變革也。不大聲以色。則不事外飾矣。不長夏以革。則不縱私意矣。無外飾無私意。此明德之實也。

臨衝閑閑。崇墉言言。執訊音信連連。攸馘古獲反安安。是類是禡。馬嫁反是致是附。四方以無侮。臨衝茀茀。音弗崇墉仡仡。魚乙反是伐是肆。是絕是忽。四方以無拂。

〔程氏曰〕閑閑、徐緩之狀。○〔毛氏曰〕言言、高大也。○〔鄭氏曰〕訊、言也。執所生得者而訊問之。○〔毛氏曰〕連連、徐也。王氏曰。連連屬而弗絕也。攸、所也。馘、獲也。不服者殺而獻其左耳曰馘。孔氏曰。玉藻云。聽嚮任左。故不服者殺而獻其左耳。曰馘。罪其不聽

命服罪。故取其耳以記功也。○〔程氏曰〕安安、不輕暴也。○〔毛氏曰〕於內曰類。於野曰禡。鄭氏曰。類也、禡也、師祭也。○孔氏曰。王制云。天子將出類於上帝。禡於所征之地。尙書夏侯歐陽說。以事類祭之。在南方就南郊祭之。肆師注曰。類禮依郊祀而爲之。禡祭造軍法者。其神蓋蚩尤。或曰黃帝。○〔王氏曰〕致、致其至也。附、使之內附也。○〔毛氏曰〕茀茀、彊盛也。○〔王氏曰〕仡仡、壯也。○〔鄭氏曰〕肆、犯突也。孔氏曰。左傳云。苦使輕者肆焉則可。○程氏曰。肆謂縱攻也。○〔毛氏曰〕忽、滅也。○〔朱氏曰〕拂、戾也。孔氏曰。拂、違也。○〔程氏曰〕崇侯迷惡。當文王始伐之徐緩之時。則不服。故文王遂加之兵。執訊連連之多。聖人之伐、殺其犯順者。非輕肆殺戮也。故於馘也安安然審重。朱氏曰。皆城下之戰也。

古者出征、類于上帝。禡于所征之地。所以暴明其罪。告之神明。伐而告之神明。其伐合神明之道也。朱氏曰。言文王緩攻徐戰。告祀羣神。以致附來者。而威德被于四方也。○〔朱氏曰〕春秋傳曰。文王伐崇。三旬不降。退脩教而復伐之。因壘而降。夫始攻之緩戰之徐也。非力不足也。非示之弱也。將以致附而全之也。及其終不下而肆之也。則天誅不可以留。而罪人不可以不得故也。此所謂文王之師也。

皇矣八章。章十二句。

靈臺。民始附也。文王受命。而民樂其有靈德。以及鳥獸昆蟲焉。張氏曰。民之歸文王久矣。此言附。則是方更見得民附若謂至此纔來附。則不然。且如鎬京辟雍。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亦久矣。非作辟雍而後服也。○孔氏曰。昆蟲。王制注云。昆、明也。明蟲者。得陽而生。得陰而藏。祭統注云。昆蟲、溫生寒死之蟲。然則諸蟄蟲皆是也。

〔孟子曰〕文王以民力爲臺爲沼。而民歡樂之。謂其臺曰靈臺。謂其沼曰靈沼。樂其有麋鹿魚鼈。古之人與民皆樂。故能樂也。○〔東萊曰〕所以謂之靈臺者。不過如孟子之說而已。自文王受命。樂其有靈德以下。皆講師之贅說也。按武成。文王誕膺大命。以撫方夏。惟九年。大統未集。予小子其承厥志。誕膺天命。卽此序所謂文王受命也。以撫方夏。卽三分天下有其二之時也。惟九年大統未集。言既三分天下有其二。九年而崩也。若以靈臺之作在此九年之間。雖非詩人大意所存。然尙無害。漢儒因此遂以爲受命稱王。而以靈臺爲天子之制。則悖理甚矣。泰誓三篇。紂尙在之時。武王之稱文王。止曰文考而已。至大誥武成。追王之後。始曰文考文王。此文王生前不稱王之明驗也。武王牧野誓師。所告者不過司徒司馬司空。猶未備天子六卿之制。豈有文王之時。已僭天子之臺哉。

經始靈臺。經之營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

〔毛氏曰〕經、度之也。○〔蘇氏曰〕靈之言善也。晁氏曰。爲劉向之學。說靈臺之詩曰。靈、善也。○朱氏曰。言其如神靈之所爲也。○〔毛氏曰〕四方而高曰臺。○〔孔氏曰〕左傳云。秦伯獲晉侯以歸。乃舍諸靈臺。杜預云。在京兆鄠縣。周之故臺也。○〔鄭氏曰〕營、表其位也。○〔毛氏曰〕攻、作也。○〔朱氏曰〕不日、不終日也。○〔孔氏曰〕經理而量度。初始爲靈臺之基址也。既度其處。乃經理之、營表之。王氏曰。經其南北而四營之也。○長樂劉氏曰。經謂制其廣深。營謂定其基址。○〔鄭氏曰〕衆民築作。不日而成之。言說文王之德。勸其事。忘己勞也。○〔東萊曰〕文王之作臺。主於望氛祲。觀民俗。以察天人

之意。因以疏淪精神。宣節勞逸。蓋一弛一張、無非事也。楚椒舉曰。先王之爲臺榭也。榭不過講軍實。臺不過望氛祥。故榭度於大卒之居。臺度於臨觀之高。其所不奪穡地。其爲不匱財用。其事不煩官業。其日不廢時務。瘠磽之地、於是乎爲之。城守之木。於是乎用之。官僚之暇。於是乎臨之。四時之隙。於是乎成之。故周詩曰。經始靈臺。經之營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經始勿亟。庶民子來。王在靈囿。麀鹿攸伏。其言得之矣。毛鄭以此詩爲五章章四句。或以爲前二章章六句。後二章章四句。於文義甚叶。若愈於毛鄭。今觀楚椒舉引詩止於麀鹿攸伏。蓋全舉前二章之文也。若以首章爲章六句。則椒舉所引詩末二句在它章矣。然則章句其傳甚遠。未易以意改也。

經始勿亟。居力反 庶民子來。王在靈囿。音又 麀音憂 鹿攸伏。

〔鄭氏曰〕亟、急也。〇〔邱氏曰〕子來、猶子爲父來也。〇〔毛氏曰〕囿、所以域養禽獸也。孔氏曰。春秋築鹿囿。則囿者築牆爲界域。而禽獸在其中。〇說文曰。囿苑有垣也。〇〔爾雅釋獸云〕鹿、牡麌牝麀。〇〔毛氏曰〕攸、所也。〇〔朱氏曰〕經始勿亟。文王恐煩民。令勿亟作也。庶民子來。如子趨父事。不召而自來也。李氏曰。左傳云。築郎囿。季平子欲其速成。叔孫昭子曰。詩曰。經始勿亟。庶民子來。焉用速成。其以勦民也。蓋速成出於民之意則可。出於君之意則不可。出於君之意則爲勦民。出於民之意則見其得民心也。〇〔孔氏曰〕鄭駁異義云。於臺下爲囿沼。〇〔趙氏孟子注云〕文王在此囿中。麀鹿懷任、安其所而伏、不驚動也。王氏曰。麀鹿攸伏。則孳乳得其時。〇長樂劉氏曰。鹿易驚易逸。王在靈囿。從御非少。不驚不逸而攸伏者。無害獸之心。鹿則信之而弗疑也。

麀鹿濯濯、直角反 白鳥翯翯。戶角反 王在靈沼。於牣音刃 魚躍。

〔毛氏曰〕濯濯、娛遊也。翯翯、肥澤也。孔氏曰。娛樂遊戲。亦由肥澤故也。二者互相足。沼、池也。牣、滿也。蘇氏曰。牣充也。〇〔鄭氏曰〕鳥獸肥盛喜樂。言得其所。靈沼魚盈滿其中。皆跳躍。亦言得其所。長樂劉氏曰。麀鹿濯濯者。行止自若也。白鳥翯翯者。飛鳴自適也。於牣魚躍者。魚驚則潛。今牣而躍者。皆於仁而自遂也。〇〔鄭氏曰〕麀鹿之在囿、不知囿之爲囿。亦如在於山林。魚鼈之在沼、不知沼之爲沼。亦如相忘於江湖。自非文王之德。上及飛鳥。中及走獸。下及潛魚。豈能及此。

虡音巨 業維樅。七凶反 賁扶云反 鼓維鏞。音容 於音烏 論鼓鐘。於樂辟音璧 廱。

〔毛氏曰〕植者曰虡。橫者曰栒。業、大版者。樅、崇牙也。鄭氏曰。虡也、栒也。所以縣鍾鼓也。設大版於上。刻畫以爲飾。〇孔氏曰。縣鍾磬者。兩端有植木。其上有橫木。謂直立者爲虡。謂橫牽者爲栒。栒上加之大版。刻版捷業如鋸齒。爲之飾。又以彩色爲大牙。其狀隆然。謂之崇牙。樅即崇牙之貌。樅樅然也。〇朱氏曰。樅、崇牙之樅樅崚峙貌也。賁、大鼓也。孔氏曰。賁、大也。故謂大鼓爲賁鼓。韗人云。鼓長八尺。鼓四尺。中圍加三之一。謂之鼖鼓。注亦云。大鼓謂之鼖是也。鏞、大鐘也。孔氏曰。釋樂云。大鐘謂之鏞。〇李巡曰。大鏞音聲大。鏞、大也。〇〔鄭氏曰〕論之言倫也。得其倫理乎鼓與鐘也。蘇氏曰。論、講也。

〇〔毛氏曰〕水旋邱如璧曰辟雍。以節觀者。孔氏曰。璧體圓而內有孔。此水亦圓而內有地。猶如璧然。以水旋邱。所以節約觀者。令在外而觀也。〇朱氏曰。王制論學者。天子曰辟廱。諸侯曰泮宮。說者以爲辟廱。大射行禮之處也。水旋邱如璧。以節觀者。泮宮。諸侯鄉射之宮也。其水半之。蓋東西門以南通水。北無也。故振鷺之詩曰。振鷺于飛。于彼西廱。說者以廱爲澤。蓋即旋邱之水。而其學即所謂澤宮也。蓋古人之學與今不同。孟子所謂序者射也。則學蓋有以射爲主者矣。蘇氏引莊周言文王有辟廱之樂。遂以辟廱亦爲樂名。而曰古人以樂教胄子。則未知學以樂而得名歟。樂以學而得名歟。則是又以爲習樂之所也。張子亦曰。辟廱古無此名。其制蓋始於此。及周有天下。遂以名天子之學。而諸侯不得立焉。記所謂將有事於上帝。必先有事於泮宮者。蓋射以擇士云爾。〇孔氏曰。鄭氏駁異義云。韓詩說辟廱者。天子之學。所以教天下。春射秋饗。尊事三老五更。在南方七里之內。左氏說天子靈臺。在太廟之中。壅之以靈沼。謂之辟廱。皆無明文。元按靈臺一篇之詩。有靈臺。有靈囿。有靈沼。有辟廱。則辟廱及三靈。皆同處在郊矣。直準正詩云。辟廱大射在郊之處。

〇〔東萊曰〕於、嘆辭也。樂記曰。論倫無患。樂之情也。鄭氏以論爲倫。蓋本諸此。或疑靈臺之詩。敘臺池苑囿、與民同樂。胡爲以辟廱學校勦人之。彼蓋未嘗深考三代人君、與士大夫甚親。游宴之暬御、征行之扈衛、無所往而不與髦俊俱焉。樂正司業。父師司成、則樂者固學士之所常肄也。夫豈有二事哉。

於論鼓鐘。於樂辟廱。鼉徒何反 鼓逢逢。薄紅反 矇音蒙 瞍蘇口反 奏公。

〔陸氏草木疏云〕鼉形似蜥蜴。四足。長丈餘。生卵大如鵝卵。甲如鎧甲。其皮堅厚。可冒鼓。李氏曰。上林賦曰。擊鳴鼉之鼓。則以鼉皮爲鼓可知矣。〇〔毛氏曰〕逢逢、和也。釋文云。埤蒼云。鼓聲也。有眸子而無見曰矇。無眸子曰瞍。鄭氏曰。凡聲使瞽矇爲之。公、事也。〇〔東萊曰〕樂者矇瞍之事也。聞鼉鼓之聲。如矇瞍方奏其事也。前三章樂文王有臺池鳥獸之樂也。後二章樂文王有鐘鼓之樂也。皆述民樂之辭也。

靈臺五章。章四句。

下武。繼文也。武王有聖德。復扶又反 受天命。能昭先人之功焉。鄭氏曰。繼文者。繼文王也。

下武維周。世有哲王。三后在天。王配于京。

〔鄭氏曰〕下、猶後也。孔氏曰。居下世。即是在後。〇〔毛氏曰〕三后、大王王季文王也。〇〔朱氏曰〕在天、既沒而其神在天也。〇〔毛氏曰〕王、武王也。〇〔鄭氏曰〕京、謂鎬京也。〇〔王氏曰〕大王王季文王以文德造始于上。武王以武功續終于下。故曰下武維周。世有哲王。〇〔陳氏曰〕哲王、謂誰。其在天則大王王季文王。其在鎬京則武王是也。在鎬京者足以配彼在天者。〇〔東萊曰〕下者、繼上之辭也。下武之繼文。即頌所謂嗣武受之也。武王一戎衣而天下大定。其樂曰大武。故言周王業之成。必曰武焉。

王配于京。世德作求。永言配命。成王之孚。

〔蘇氏曰〕作、起也。〇〔鄭氏曰〕永、長也。〇〔蘇氏曰〕配命、配天之命。〇〔鄭氏曰〕孚、信也。〇〔李氏曰〕武王之所以配三后者。則以維世德是求故也。起而求其先世之德以繼之也。〇〔陳氏曰〕三后之孚著于民久矣。至武王配天。然後成王者之信。王氏曰。大王肇基王迹。王季其勤王家。文王大統未集。至于武王。然後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然後能爲成王之孚。

成王之孚。下土之式。永言孝思。孝思維則。

〔毛氏曰〕式、法也。〇〔王氏曰〕王孚成矣。則下土以爲式。武王作求。至於成王之孚。下土之式。則亦維先人之故、繼其志述其事故也。故曰永言孝思。〇〔李氏曰〕下土之所以爲式者。以武王之孝而民則之故也。(朱氏曰。武王既成王業。天下咸法則之。以法其孝思而已。蓋求其世德而成王之孚。孝思之至。孰大於是。)

媚茲一人。應侯順德。永言孝思。昭哉嗣服。

〔鄭氏曰〕媚、愛也。茲、此也。一人、武王也。〇〔毛氏曰〕侯、維也。〇〔鄭氏曰〕服、事也。〇〔蘇氏曰〕天下思所以媚之者。維順其德以應之。然則武王之孝。能嗣先王之事者。豈不明哉。〇〔孔氏曰〕順德、定本作愼德。準約此詩上下及鄭箋引易、宜爲順字。又集注亦作順。疑定本誤。(董氏曰。淮南子云。應侯順德。)

昭茲來許。繩其祖武。於萬斯年。受天之祜。

〔鄭氏曰〕茲、此也。〇〔陳氏曰〕來、所自來也。許、語助也。〇〔蘇氏曰〕繩、約也。〇〔毛氏曰〕武、迹也。〇〔鄭氏曰〕祜、福也。〇〔陳氏曰〕昭茲。承上昭哉嗣服而言也。武王昭哉嗣服、有自來矣。其道本於繩約其祖先之蹤跡也。〇〔鄭氏曰〕於萬斯來。受天之祜。天下樂仰武王之德。欲其壽考之言。〇〔後漢祭祀志注、東平王蒼曰〕大雅曰。昭茲來御。愼其祖父。

受天之祜。四方來賀。於萬斯年。不遐有佐。

〔朱氏曰〕賀、朝賀也。周末秦強。天子致胙。諸侯皆賀。〇〔鄭氏曰〕遐、遠也。〇〔孔氏曰〕佐、助也。〇〔呂氏曰〕不遐有佐者。四方皆來佐助。雖萬年不以爲遠也。

下武六章。章四句。

文王有聲、繼伐也。武王能廣文王之聲。卒其伐功也。(孔氏曰。經上四章言文王之事。下四章言武王君天下。服四方。定鎬京。安後世。其所施之事。皆繼伐之功。故言繼伐以總之。〇蘇氏曰。繼文者。言繼其文德。繼伐者。又兼言其武功也。)

文王有聲。遹(尹橘反)駿(音峻)有聲。遹求厥寧。遹觀厥成。文王烝哉。

〔鄭氏曰〕遹、述也。駿、大也。〇〔李氏曰〕觀、當如字讀。〇〔毛氏曰〕烝、君也。(呂氏曰。烝、君也。衆也。皆所以得衆爲君也。)〇〔蘇氏曰〕文王之所以有聲者、能述大其先人之聲耳。凡求其所以安、觀其所以成。無非述之者。此文王之所以爲君也。〇〔鄭氏曰〕君哉者、言其誠得人君之道。〇〔說文曰〕欥、詮詞也。從欠從日。詩曰。欥求厥寧。余律切。(董氏曰。孫穎引詩曰。欥求厥寧。)

文王受命。有此武功。既伐于崇。作邑于豐。文王烝哉。

〔說文曰〕豐、周文王所都。在京兆杜陵西南。〇〔孔氏曰〕武功。非獨伐崇而已。所伐邘耆密須混夷之

屬皆是也。別言伐崇者。以其功最大。其伐最後。故特言之。爲作邑張本。言功成乃作邑也。

築城伊淢(況域反)。作豐伊匹。匪棘(居力反)其欲。遹追來孝。王后烝哉。

〔毛氏曰〕淢、成溝也。(鄭氏曰。方十里曰成。淢、其溝也。廣深各八尺。〇孔氏曰。匠人云。成間有淢。淢內之地。其方十里。〇釋文曰。韓詩作洫。深也。)〇〔陳氏曰〕匹、稱也。〇〔鄭氏曰〕棘、急也。〇〔毛氏曰〕后、君也。〇〔孔氏曰〕上言作邑于豐。此述作豐之制。〇〔朱氏曰〕文王作豐邑之城。因舊淢爲限而築之。〇〔陳氏曰〕作豐之制。不爲侈大。唯其稱而已。〇〔朱氏曰〕非欲亟成己之所欲也。特追先人之志而來致其孝耳。王后亦指文王也。〇〔禮器引詩曰〕匪革其猶。聿追來孝。〇〔釋文〕棘作亟。曰或作棘。欲作慾。曰或作欲。

王公伊濯(直角反)。維豐之垣(音袁)。四方攸同。王后維翰。王后烝哉。

〔呂氏曰〕濯、如滌。言明白而不昧。(張氏曰。濯有鮮潔之意。)〇〔毛氏曰〕翰、幹也。〇〔呂氏曰〕文明至此。明建都邑、示天下知所歸往。天下皆倚以爲賴。(朱氏曰。四方於是來歸。而以文王爲楨幹也。)〇〔東萊曰〕王公、如易所謂王公設險以守其國。蓋統言之也。

豐水東注。維禹之績。四方攸同。皇王維辟(音璧)。皇王烝哉。

〔鄭氏曰〕豐水、禹治之。使入渭、東注於河。豐邑在豐水之西。鎬京、在豐水之東。(孔氏曰。禹貢曰。導渭自鳥鼠同穴。東會于豐。入于河。是豐水之渭東注于河。帝王世紀云。豐鎬皆在長安之西南。言豐邑在豐水之西。鎬京在豐水之東。以時驗而知之。後漢地理志注。豐鎬相去二十五里。)績、功也。〇〔毛氏曰〕皇、大也。〇〔鄭氏曰〕辟、君也。〇〔李氏曰〕指豐水以言武王之功。(董氏曰。詩人論周之建都在豐鎬。而豐水正居其中者。於是思禹之績。而見周之成功也。)〇〔蘇氏曰〕豐水之所以東注者、禹之功也。四方之所以歸周者。武王維君也。〇〔張氏曰〕時武王既得天下。故言皇王烝哉。(朱氏曰。皇王有天下之號。指武王也。)

鎬京辟廱。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皇王烝哉。

〔毛氏曰〕武王作邑于鎬京。(後漢地理志曰。鎬在京兆尹上林苑中。孟康云。長安西南有鎬池。古史考曰。武王遷鎬。長安豐亭鎬池也。皇覽曰。文王周家冢皆在鎬聚東社中。)〇〔長樂劉氏曰〕武王自豐而作京于鎬。以諸侯之朝覲、四夷之來王。非豐邑之可容也。故越豐水之東、作鎬京焉。(張氏曰。周家自后稷居邰。而公劉則居於豳焉。太王邑岐。而文王又遷于豐。至武王則居鎬。當是時民之歸者日衆。其地有不能容。必至于遷。)〇〔張氏曰〕靈臺辟廱、文王之學也。辟廱之在鎬京者。武王之學也。辟廱至此始爲天子之學。當武王作鎬京辟廱之時。天下無思不服。於此尤見王業之成也。民之歸周亦久矣。非謂至此而始子來也。〇〔朱氏曰〕無思不服。心服也。孟子曰。天下不心

服而王者未之有也。

考卜維王、宅是鎬京。維龜正之、武王成之。武王烝哉。

〔鄭氏曰〕考、猶稽也。稽疑之法、必契灼龜而卜之。宅、居也。○〔鄭氏禮記注曰〕武王卜而謀居此鎬邑。居則出吉兆正之、武王築成之。○〔呂氏曰〕言武王稽天命、宅鎬京、定都以爲天下君也。

豐水有芑、(音起) 武王豈不仕。詒(以之反)厥孫謀、以燕翼子。武王烝哉。

〔毛氏曰〕芑、草也。仕、事也。○〔陳氏曰〕詒、遺也。○〔毛氏曰〕燕、安也。翼、敬也。○〔孔氏曰〕豐水猶以潤澤生芑菜、況武王豈不以澤及後人爲事乎。○〔蘇氏曰〕故遺其子孫之謀、以安後世之敬者。(孔氏曰以安敬事之子孫。○朱氏曰武王豈無所事乎。詒厥孫謀以燕翼子、則武王之事也。○王氏曰雖詒之以謀、非翼子亦不能以燕也。) ○〔東萊曰〕孫與子、特互言之、皆謂子孫也。序言武王繼伐、而此詩未嘗一言及武王之伐功、何邪。定都而無思不服、創業而詒厥子孫、故非大告武成之前所能致也。詩人之作、蓋有本末具載、精粗兼擧者矣、亦有言其意而略其事者矣。不可以一體求也。

文王有聲八章、章五句。

文王之什十篇、六十六章、四百一十四句。

呂氏家塾讀詩記卷第二十六

生民之什

生民、尊祖也。后稷生於姜嫄、(音原) 文武之功起於后稷、故推以配天焉。(孔氏曰周公成王致太平、制禮以王功起於后稷、故推擧之以配郊天焉。禮記稱萬物本於天、人本於祖、俱爲其本、可以相配、是故王者皆以祖配天。○蘇氏曰周公制禮、推尊后稷以配天、故爲此詩、言其所以尊之。)

厥初生民、時維姜嫄。生民如何、克禋(音因)克祀、以弗(音拂)無子。履帝武敏(密謹反)歆、(許金反) 攸介(音戒)攸止。載震(眞愼反)載夙、載生載育、時維后稷。

〔鄭氏曰〕厥、其也。初、始也。○〔朱氏曰〕民、人也、謂周人也。○〔毛氏曰〕生民、本后稷也。○〔鄭氏曰〕時、是也。姜姓者、炎帝之後、有女名嫄。○〔毛氏曰〕后稷之母。○〔鄭氏曰〕克、能也。○〔孔氏曰〕外傳云精意以享曰禋。禋祀、祀郊禖也。(毛氏曰古者必立郊禖焉。元鳥至之日、以大牢祠于郊禖、天子親往、后妃率九嬪御、乃禮天子所御、帶以弓韣、授以弓矢、於郊禖之前。○鄭氏曰二王之後得用天子之禮。○孔氏曰燕來主爲產乳滋蕃、故重其初至之日、用牛羊豕之大牢祀於郊禖之神。蓋祭天而以先禖者配之。變祀言禖者、神之也。) ○〔鄭氏曰〕弗之言祓(音拂)也。(毛氏曰弗、去也。去無子、求有子。○孔氏曰周語云祓除其心。周禮女巫云祓除釁浴。左傳曰祓社釁鼓。檀弓云巫先祓柩。皆祓除凶惡之義。祓與去義亦同也。) ○〔毛氏曰〕履、踐也。○〔鄭氏曰〕帝、上帝也。○〔爾雅曰〕履帝武敏。武、

迹也。敏、拇也。(郭璞曰拇、迹大指處。○朱氏曰以敏字係於履帝武之下、則歆字加於攸介攸止全句之上、皆不成文也。) ○〔毛氏曰〕歆、饗也。○〔孔氏曰〕係炎云介者相助之義。○〔釋文曰〕震、有娠也。(毛氏曰震、動也。○孔氏曰動、謂懷妊而身動也。左傳曰邑姜方震大叔、后緡方震、皆謂有身爲震也。) ○〔毛氏曰〕夙、早也。育、長也。○〔王氏曰〕繇所謂民之初生、則本由大王之興。此所謂厥初生民、則本其由后稷而起也。(莆田鄭氏曰民賴五穀以生、其初生此民者誰與、是維姜嫄也。以后稷生於姜嫄故也。) ○〔鄭氏曰〕姜嫄當堯之時、爲高辛氏之世妃。(孔氏曰謂爲其後世子孫之妃也。未知其爲幾世、故直以世言之。大戴禮、史記諸書皆以姜嫄爲帝嚳上妃、稷爲嚳子。張融云即如諸書之說、則帝嚳聖夫、姜嫄正妃、配合生子、人之常道、詩何故但歎其母、不美其父、周魯何特立姜嫄之廟乎。) 姜嫄之生后稷如何乎、乃禋祀上帝於郊禖、以祓除其無子之疾、而得其福也。(孔氏曰姜嫄得祈郊禖者、是二王之後得祭天也。) 祀郊禖之時、時則有大神之迹、姜嫄履之、足不能滿、履其拇指之處。○〔王氏曰〕列子曰后稷生乎巨跡。姜嫄履巨跡之拇、以歆郊禖之神、助祭而止、則娠而生育其所生育、是爲后稷。載夙、則言其疾而不遲也。○〔張氏曰〕生民之事不足怪、人固有無種而生。當民生之始、何嘗便有種、固亦因化而有。(蘇氏曰物之異於常物者、其取天地之氣宏多、故其生也或異。學者以耳目之陋而不信萬物之變、聖人則不然。河圖洛書、稷契之生、皆於詩易不以爲怪、其說蓋實如此。○朱氏曰毛公說姜嫄出祀郊禖、履帝嚳之迹而行、將事齊敏。鄭氏說姜嫄見大人迹而履其拇。二家之說不同、古今諸儒多是毛而非鄭。然史記亦云姜嫄見大人迹、心忻然欲踐之、踐之而身動如孕、則非鄭之臆說矣。)

誕彌(面支反)厥月、先生如達。(他末反) 不坼(敕宅反)不副、(孚逼反) 無菑(音災)無害、以赫厥靈。上帝不寧、不康禋祀、居然生子。

〔毛氏曰〕誕、大也。(張氏曰此篇多誕字、皆訓爲大、後有不甚通者、疑但發語辭耳。) 彌、終也。(莆田鄭氏曰彌、滿也。) ○〔鄭氏曰〕終十月而生。○〔朱氏曰〕先生、首生也。(毛氏曰姜嫄之子、先生者也。) ○〔鄭氏曰〕達、羊子也。(孔氏曰說文云達、小羊也、從羊大聲。薛琮答韋昭曰羊子初生達、小名羔、未成羊曰羜、大曰羊。○王氏曰達之字從羊從辵。) ○〔孔氏曰〕羊子以生之易、故比之。坼、副、皆裂也。(又曰楚世家云陸終娶於鬼方氏、曰女潰、孕三年不乳、乃剖其左脇、獲三人焉、剖其右脇、獲三人焉。禮記曰爲天子削瓜者副之、是副爲裂也。) ○〔毛氏曰〕赫、顯也。○〔鄭氏曰〕康、寧、皆安也。○〔朱氏曰〕居然、猶徒然也。○〔孔氏曰〕婦人之生首子、其產多難。此后稷雖是最先生者、其生之易如羊子之生。其生之時、不坼剖、不副裂其母、故其母無災殃、無患害。天既祐令有身、又使之生易、是天意以此顯其有神靈也。○〔朱氏曰〕上帝豈不寧、不康我之禋祀乎、而使我無人道而徒然生是子也。

誕寘(之豉反)之隘(於懈反)巷、(戶降反) 牛羊腓(符非反)字之。誕寘之平林、會伐平林。誕寘之寒冰、鳥覆翼之。鳥乃去矣、后稷呱(音孤)矣。

〔毛氏曰〕寘、置也。腓、辟也。字、愛也。○〔朱氏曰〕會、値也。○〔蘇氏曰〕覆、蓋也。翼、藉也。呱、泣聲也。○〔朱氏曰〕無人道而生子、或者以爲不祥、故棄之。○〔孔氏曰〕嬰兒未有所知、當爲牛羊所踐、今乃避而愛之。○〔毛氏曰〕牛羊而辟人者、理也。置之平林、又爲人所收取。王氏曰平林非人所往來則又適會伐平林者收而生之。人而收取之、又其理也、故又置之於寒冰。王氏曰竊以爲適與人會而收之未足以爲異也則又誕寘之寒冰○孔氏曰姜嫄以元鳥至月而禋祀在毋十月而生稷其生正當冰月故得棄之冰也。大鳥來、一翼覆之、一翼藉之。○〔王氏曰〕寘之寒冰而鳥覆翼之、則爲異甚矣。○〔孔氏曰〕人往收取、鳥乃飛去矣。后稷遂呱呱然而泣矣。

實覃徒南反實訏沈于反、厥聲載路。誕實匍音蒲匐蒲北反、克岐其宜反克嶷魚極反、以就口食。蓺魚世反之荏而甚反菽、荏菽旆旆蒲貝反、禾役穟穟音遂、麻麥幪幪莫孔反、瓜瓞田節反唪唪布孔反。

〔毛氏曰〕覃、長也。訏、大也。○〔陳氏曰〕載路、滿路也。匍匐、解見谷風。○〔毛氏曰〕岐、知意也。嶷、識也。蘇氏曰岐岐嶷嶷峻茂也。○〔朱氏曰〕口食、自能食也。○〔鄭氏曰〕蓺、樹也。○〔毛氏曰〕荏菽、戎菽也。鄭氏曰戎菽大豆也。旆旆然長也。王氏曰枝擴揚起也。禾、不解見七月。○〔毛氏曰〕役、列也。孔氏曰種禾則使有行列。穟穟、苗好美也。王氏曰成秀也。幪幪然茂盛也。王氏曰蒙密也。唪唪然多實也。○〔孔氏曰〕上既言收取后稷、此說其長養之事。○〔蘇氏曰〕在稷之生、其體實長且大、其聲則載於路矣。○〔鄭氏曰〕能匍匐則岐岐然意有所知也、其貌嶷嶷然有所識別也。○〔王氏曰〕以就口食者、言其稍長免乳以就口食也。○〔鄭氏曰〕就口食之時、則有種殖之志、言天性也。○〔長樂劉氏曰〕旆旆穟穟幪幪唪唪、言皆異於常人所種。○〔孔氏曰〕周本紀曰棄爲兒時、其遊戲好種殖麻麥、麻麥美、卽此章是也。又曰及爲成人、遂好耕農、相地之宜、宜穀者稼穡之、民皆法之、堯聞之、舉棄爲農師、天下得其利、下章是也。○〔說文〕嶷作㘈、曰小兒有知。○〔釋文〕菽作叔、曰叔或作菽。○〔說文曰〕穎、禾末也。詩曰禾穎穟穟。○〔董氏曰〕崔靈恩集注唪作菶。○〔說文亦云〕唪字讀若瓜瓞菶菶。

誕后稷之穡、有相息亮反之道。茀音弗厥豐草、種之黃茂。實方實苞、實種實褎徐秀反、實發實秀、實堅實好、實穎營井反實栗、卽有邰他來反家室。

〔毛氏曰〕相、助也。茀、治也。王氏曰草廢曰茀治茀亦謂之茀猶治亂謂之亂也。〔鄭氏曰〕豐、茂也。○〔蘇氏曰〕黃茂、嘉穀也。毛氏曰黃嘉穀也茂美也。○〔董氏曰〕集注以方爲房。○〔朱氏曰〕苞、甲而未拆也。實方實苞、此漬其種也。種、布種也。褎、漸長也。孔氏曰褎長也。○〔王氏曰〕發者、其華發也。鄭氏曰發發管時也○孔氏曰苗之將秀心如竹管穗發中而出。○〔呂氏曰〕秀、始穟也。長樂劉氏曰秀謂將實也。○〔王氏曰〕堅者、其實堅也。好者、其形味好也。○〔毛氏曰〕穎、垂穎也。王氏曰穎者垂末也實繁碩故垂末也。栗、其實栗栗然。孔氏曰左

傳云嘉栗旨酒服虔曰穀之初熟爲栗是栗爲穀熟貌○蘇氏曰栗不秕也○長樂劉氏曰栗謂收及時而栗澤。邰、姜嫄之國也。釋文曰邰今京兆武功縣○孔氏曰杜預云武功縣所治釐城是也。○〔鄭氏曰〕后稷之掌稼穡、有助之道、謂若神助之力。孔氏曰言種之必好似有神助○張氏曰有相之道贊化育之一端也今農民未見致力於田者或有一耕卽種其收卽天幸也殊不知糞細不能番殖粒之大者無過於豆如土又倍於粒則必透風不能性十必失其四五矣此人力之不盡也惟后稷則盡人力之助。○〔董氏曰〕治去豐草、然後嘉穀得殖、故種之黃茂。○〔孔氏曰〕種之黃茂以下、皆說嘉穀茂盛、故言黃盛以總之。○〔朱氏曰〕后稷之穡如此、堯以其有成功於民、封於邰、使卽其母家而居之、以主姜嫄之祀、故周人亦世祀姜嫄焉。孔氏曰邰國應自有君此或絕滅或遷徙故以其地封后稷也○李氏曰以邰爲姜嫄父母之國於經無所考據。○〔釋文曰〕茀、韓詩作拂。○〔東萊曰〕人事盡處、卽是天理、有相之道、當合鄭箋橫渠之說觀之。

誕降嘉種、維秬音巨維秠孚鄙反、維穈音門維芑音起。恆古鄧反之秬秠、是穫是畝。恆之穈芑、是任音壬是負、以歸肇音兆祀。

〔毛氏曰〕秬、黑黍也。秠、一稃二米也。孔氏曰郭璞云秠亦黑黍但中米異耳秬是黑黍之大名秠是黑黍之中有二米者。穈、赤苗也。芑、白苗也。孔氏曰釋草穈作虋者同郭璞云虋今之赤粱粟芑今之白粱粟皆好穀也虋音糜。恆、徧也。孔氏曰言種之廣多故以恆爲徧定本作恆集注作亘字。○〔王氏曰〕任者、肩之任也。蘇氏曰任擔也負者背負之也。〔毛氏曰〕肇、始也。○〔王氏曰〕后稷既卽有邰家室矣、則又擇嘉種而誕降之、以教民蓺。孔叢子魏王問子順曰寡人聞昔者上天神異后稷而爲之下嘉穀周遂以興答曰天雖至神自古及今未聞下穀與人也詩美后稷能大教民種嘉穀以利天下故詩曰誕降嘉種猶書所謂稷降播種農植嘉穀也。所謂嘉種、則秬也、秠也、穈也、芑也。○〔蘇氏曰〕偏種之、既成穫而棲之於畝、負任以歸而始祭焉。朱氏曰秬秠言穫畝穈芑言任負互文耳。○〔王氏曰〕后稷始受國爲祭主、故曰肇祀。

誕我祀如何、或舂傷容反或揄音由、或簸波我反或蹂音柔、釋之叟叟所留反、烝之浮浮。載謀載惟、取蕭祭脂、取羝都禮反以軷蒲末反、載燔音煩載烈、以興嗣歲。

〔毛氏曰〕揄、抒食汝反臼也。孔氏曰謂抒米以出臼也○釋文曰舊讀寫云抒取出也。○〔長樂劉氏曰〕蹂以脫其穗。○〔毛氏曰〕釋、淅星歷反米也。孔氏曰淅米謂洮米也。叟叟、聲也。浮浮、氣也。孔氏曰釋訓云溞溞淅也烰烰氣也樊光引此詩孫炎曰溞溞淅米聲烰烰炊之氣傳以洮米則有聲烝飯則有氣取爾雅之意爲說也○溞蘇刀反洮徒刀反浮音浮。○〔鄭氏曰〕惟、思也。蕭解見采葛。○〔孔氏曰〕脂、祭牲之脂也。○〔毛氏曰〕羝羊、牡羊也。孔氏曰祭不用牝釋畜云羊牡羒牝牂也郭璞云羒謂吳羊白羝者也是亦以牡爲羝也畜許又反羒符云反牂子郎反牝音品。軷、道祭也。鄭氏周禮注曰行山曰軷自土爲山象以菩芻棘柏爲神主既祭以車轢之而去○孔氏曰犬人云伏瘞亦如之鄭司農上伏謂伏犬以王車轢之此用羝亦伏犢軷上菩音負又音倍芻初俱反轢音歷瘞於制反。傳火曰燔。孔氏曰謂加火燒之。貫之加于火曰烈。孔氏曰卽今之炙肉也。○〔孔氏曰〕此言將祭之

事以所得秬秠穈芑之粟或使人在碓而舂之或使人就臼而抒之○〔長樂劉氏曰〕或播以揚其糠○〔朱氏曰〕或蹂禾取穀以繼之○〔孔氏曰〕既蹂舂得米乃浸之於盆淅而釋之其聲溲溲然又炊之於甑爨而烝之其氣浮浮然○〔鄭氏曰〕釋之烝之以爲酒及簠簋之實○〔朱氏曰〕謀惟戒祭祀之事也長樂劉氏曰載謀謂卜日擇士也載惟謂致齋滌慮也於是或取蕭以祭脂毛氏曰取蕭合黍稷臭達牆屋先奠而後爇蕭合馨香也○王氏曰取蕭祭脂則宗廟之祭升臭也或取羝以祀軷或燔之或烈之四者皆祭祀之事○〔毛氏曰〕以興來歲繼往歲也孔氏曰欲以興起來歲使之繼嗣往歲而恆得豐年也○〔董氏曰〕韓詩作或舂或抗故鄭衆於舂人引此爲據有司徹鄭康成亦以或舂或抗○〔說文曰〕舀抒臼也以沼切詩云或簸或舀

卬五郎反盛音成于豆于豆于登其香始升上帝居歆胡臭亶都但反時后稷肇祀庶無罪悔以迄許乙反于今

〔毛氏曰〕卬我也木曰豆瓦曰登豆薦葅醢也登盛大羹也孔氏曰釋器云木豆謂之豆瓦豆謂之登天官醢人掌四豆之實皆有葅醢是豆爲薦葅醢也公食大夫禮云大羹湆不和實於登是登爲盛大羹也大古之羹不調以鹽菜湆者肉汁也○王氏曰釋之烝之簠簋尊爵之實也羝俎實也豆登則實以葅醢大羹之器也或言其器或言其食互相備也○〔鄭氏曰〕始升其馨香始上行也居安也歆享也董氏曰傳曰鬼神食氣謂之歆胡何也○〔朱氏曰〕臭香也○〔鄭氏曰〕亶誠也○〔毛氏曰〕迄至也○〔王氏曰〕我今盛于豆登謂周室尊祖以配天之祭也李氏曰前章言后稷肇祀爲祭宗廟此章言後世既有天下郊天配以后稷也先儒謂后稷祀天殊不知魯郊上帝成王之賜伯禽之受皆非禮也而謂堯與稷亦然乎○董氏曰先儒謂后稷得祭天者二王之後也后稷於舜不得爲二王之後況主堯祀者虞賓既立豈后稷得祀天耶○〔朱氏曰〕其香始升而上帝已安饗之言應之疾也○〔鄭氏曰〕何芳臭之誠得其時乎李氏曰言得其時也士冠禮曰嘉薦亶時○〔李氏曰〕因郊天之祭而念后稷之始得百穀以肇祀○〔曾氏曰〕自后稷肇祀以來前後相承兢兢業業惟恐一有罪悔獲戾于天閱數百年而此心不易故曰庶無罪悔以迄于今言周人世世用心如此也

生民八章四章章十句四章章八句

行葦章鬼反忠厚也周家忠厚仁及草木故能內睦九族外尊事黃耇音苟養老乞言以成其福祿焉朱氏曰序以詩有勿踐行葦而曰仁及草木有以祈黃耇而曰尊事黃耇養老乞言則誤也

〔東萊曰〕自周家忠厚以下論成周盛德至治則得之然非此詩之義也意者講師見序有忠厚之語而附益之敝

敦徒端反彼行葦牛羊勿踐履方苞方體維葉泥泥乃禮反戚戚兄弟莫遠具爾

〔朱氏曰〕興也○〔毛氏曰〕敦聚貌行道也葦解見騶風○〔朱氏曰〕勿戒止之辭也○〔邱氏曰〕苞、

拘擁也○〔鄭氏曰〕體成形也○〔毛氏曰〕葉初生泥泥朱氏曰柔澤貌戚戚內相親也孔氏曰親親起於心內故言內相親○〔鄭氏曰〕莫無也朱氏曰莫猶勿也具猶俱也○〔蘇氏曰〕爾近也○〔鄭氏曰〕敦敦然道旁之葦牧牛羊者毋使躐履折傷之○〔李氏曰〕此葦方苞方體其葉又泥泥而美又孰忍傷之哉○〔陳氏曰〕兄弟不可相遠○〔東萊曰〕此詩毛氏七章二章章六句五章章四句鄭氏析爲八章以文義考之當從毛氏一章以行葦興兄弟宜作六句二章言陳設宜作四句三章言燕樂宜作六句後四章則不可增損毛鄭所闕也敦彼行葦方苞方體維葉泥泥其可使牛羊踐履之乎戚戚兄弟其可疏遠而不親愛之乎忠厚之意藹然蓋見於言語之外矣下章之燕樂皆所以樂乎此也毛氏以戚戚爲內相親唯體之深者爲能識之

或肆之筵以然反或授之几肆筵設席授几有緝七習反御

〔毛氏曰〕肆陳也○〔鄭氏周禮注曰〕鋪陳曰筵音延藉之曰席孔氏曰在下爲鋪陳在上人所坐藉故在下者稱筵在上者稱席○〔毛氏曰〕設席重席也○〔鄭氏曰〕緝猶續也御侍也毛氏曰緝御踧踖之容也○〔長樂劉氏曰〕肆之筵所以行燕禮也授之几者優尊也鄭氏曰年稚者爲設筵而已老者加之以几○孔氏曰時王心實悅鋪設促遽或有陳之筵席者或有授之以几者○〔鄭氏曰〕老者既爲設重席授几又有相續代而侍者長樂劉氏曰更其僕御所以優老不暫闕其侍從也○〔陳氏曰〕非特肆筵而已又有重席非特授几而已又有侍御之人

或獻或酢才洛反洗爵奠斝古雅反醓他感反醢以薦或燔或炙嘉殽脾婢支反臄渠略反或歌或咢五洛反

〔毛氏曰〕斝爵也夏曰醆殷曰斝周曰爵孔氏曰謂之斝者明堂位注謂畫禾稼也○〔蘇氏曰〕醓醢蓋醢之多汁者也鄭氏曰薦之禮韭葅則醓醢也○孔氏曰醓肉汁也蓋用肉爲醢特有多汁故以醓爲名其無汁者自以所用之肉魚鴈之屬爲之名也醓所以濡葅禮豆偶有醓必有葅醢人云朝事之豆韭葅醓醢是也○〔鄭氏曰〕燔用肉炙用肝○〔毛氏曰〕臄函也孔氏曰服虔通俗云口上曰臄口下曰函○說文云函舌也又云口裏肉也歌者比於琴瑟也孔氏曰經傳言歌者皆以弦和之徒擊鼓曰咢孫炎云擊鼓咢咢也○〔鄭氏曰〕進酒於客曰獻客答之曰酢主人又洗爵醻客客受而奠之不舉也孔氏曰所洗所奠一物也儀禮飲禮者亦云卒爵是爵爲總稱作詩者因洗奠之別變其文耳○〔孔氏曰〕於獻酒之時則用醓醢以薦之或燔其肉或炙其肝以爲羞所加殽則脾之與臄酒殽既備又作樂助歡○〔孔氏曰〕定本集注經皆作嘉鄭氏曰以脾函爲嘉故謂之嘉○董氏曰舊書作加殽定本作嘉唐改從定本

敦音彫弓既堅四鍭音侯既鈞規旬反舍音捨矢既均序賓以賢

〔毛氏曰〕敦弓畫弓也天子敦弓 孔氏曰敦與彫古今字之異彫是畫飾之義弓人爲弓唯言用漆不言畫則漆上又畫之○李氏曰荀子云天子彫弓諸侯彤弓大夫黑弓何休公羊注亦曰天子彫弓諸侯彤弓大夫嬰弓士盧弓此言敦弓即所謂天子彫弓也 ○〔爾雅曰〕金鏃（作木反）翦羽謂之鍭 孔氏曰方言云關西曰箭江淮謂之鍭則鍭者鐵鏃之矢名也○後漢南蠻傳其民戶出雞羽三十鍭 ○〔毛氏曰〕鍭矢參亭 孔氏曰鍭是矢參亭者也矢人爲鍭矢三分一在前二在後彼注云三訂之而平者前有鐵重也四矢皆輕重鈞亭故言四鍭既均 ○〔鄭氏曰〕舍釋也 孔氏曰釋謂既射於矢也 ○〔邱氏曰〕均偏也謂四鍭偏釋之射以中多者爲賢 鄉射禮曰若右勝則曰右賢於左若左勝則曰左賢於右 ○〔朱氏曰〕既燕而射以爲樂也 孔氏曰王肅以此爲燕射於燕旅酬之後乃爲之 ○〔鄭氏曰〕序賓以賢謂以射中多少爲次序○〔東萊曰〕此兩章鄭元以爲將養老大射擇士王肅以爲燕射以詩之所敘考之儀禮王肅之說是也 孔穎達雖王肅燕射之說謂燕射旅酬之後乃爲之不當設文於曾孫爲主之上豈先爲燕射而後酌酒哉遂從鄭氏以爲大射殊不知此篇乃成周之宗族兄弟之詩非大射擇士時也按儀禮燕射如鄉射之禮射雖畢而飲未終舉觶無算爵獻酬尚多言酌大斗祈黃耇於既射之後亦豈不可乎 然學者讀此詩當深挹順弟和樂之風以自陶冶若一一拘牽禮文則其味薄矣

敦弓既句（古豆反）　既挾（子協反）四鍭　四鍭如樹　序賓以不侮

〔孔氏曰〕既句是引滿時也 又曰彀與句字雖異音義同說文云彀張弓也二京賦曰彤弓斯彀 ○〔鄭氏曰〕射禮搢三挾一个言已挾四鍭則已偏釋之 孔氏曰搢者插也挾謂手挾之射用四矢故插三於帶間挾一以扣弦而射也射禮每挾一矢今言挾四鍭故知已偏釋之也案大射禮搢三挾一个謂卿大夫若其君則使人居矢不親挾也 ○〔邱氏曰〕四鍭如樹言皆著於侯如以手植之也 王氏曰言其貫之力如植也朱氏曰言其貫革而堅正也 ○〔朱氏曰〕不侮不以中病不中者也射以中多爲雋以不侮爲德○〔東萊曰〕四鍭既均泛言射者也故繼之曰序賓以賢四鍭如樹專言勝者也故繼之曰序賓以不侮

曾孫維主　酒醴維醹（如主反）　酌以大斗　以祈黃耇

〔毛氏曰〕曾孫成王也 朱氏曰此詩作於成王之時則蓋謂成王也而說者於他詩所謂曾孫皆以爲成王則誤矣 醹厚也 說文曰醹厚酒也 大斗長三尺也 孔氏曰謂其柄也漢禮器制度注勺五升徑六尺長三尺是也 ○〔孔氏曰〕祈訓爲求黃耇解見南山有臺○〔王氏曰〕序賓以賢又以不侮矣而爲之主者則曾孫也 孔氏曰周之先王皆親親而敬老成王承先王之法度而爲主人言曾孫明先王亦然也 ○〔李氏曰〕成王之爲主人而酒醴皆厚矣遂酌大斗以祈黃耇也 朱氏曰祈黃耇頌禱之辭按古器物款識多此語如云用蘄萬壽用蘄眉壽永命多福用蘄眉壽萬年無疆皆此類也○王氏曰以祈黃耇則序所謂養老乞言也 ○〔東萊曰〕酌大斗而祈黃耇飲之也頌禱與乞言皆在其中矣不必專指一端也

黃耇台背（湯來反）　以引以翼　壽考維祺（音其）　以介景福

〔毛氏曰〕台背大老也 鄭氏曰台之言鮐也大老則背有鮐文○孔氏曰釋詁云鮐背耇老壽也舍人曰老人氣衰皮膚消瘠背若鮐魚也 ○〔董氏曰〕引謂引之以美翼謂輔翼之也○〔毛氏曰〕祺吉也○〔釋文曰〕介大也○〔鄭氏曰〕景福大福也○〔東萊曰〕前章言成王厚酒醴以酌黃耇此章言黃耇相導左右成王庶其登壽考而介景福也

行葦七章二章章六句五章章四句 鄭氏作八章章四句今從毛氏

既醉（大音泰）平也醉酒飽德人有士君子之行 下孟反○邱氏曰成王之時天下大平無所施爲但燕羣臣而已○陳氏曰君臣湛湎於上而天下之民穀粟不繼饑窮無聊朝夕相聚欲爲戎首君雖有酒豈能獨樂夫唯民俗安靖於下君臣歡洽於上於是因祭祀之餘旅酬徧及非夫大平之時能若是乎

〔東萊曰〕醉酒飽德以下皆講師附益之辭

既醉以酒　既飽以德　君子萬年　介爾景福

〔朱氏曰〕德主之德也○〔鄭氏曰〕君子指成王也○〔朱氏曰〕爾亦指王也○〔鄭氏曰〕景大也○〔蘇氏曰〕周自文武至於成王而天下平無所復事故君子作詩言王與羣臣祭畢而燕於寢旅酬至無算爵醉之以酒而飽之以德 呂氏曰既飽以德執觀是禮而有得也○陳氏曰燕接之間恩澤充足故言既飽以德

既醉以酒　爾殽既將　君子萬年　介爾昭明

〔鄭氏曰〕殽俎實也 孔氏曰歸俎者以生體實之於俎也楚茨篇爲俎孔碩或燔或炙○國語晉獻公令司正實爵與史蘇曰實女以爵罰女以無殽 ○〔毛氏曰〕將行也 朱氏曰亦奉持而進之意 ○〔王氏曰〕昭明明德也○〔李氏曰〕成王之待臣下如此故欲其君有萬年之壽○〔孔氏曰〕天又光大汝成王與之以昭明使之永作明君也 邱氏曰謂發其智慮也

昭明有融　高朗令終　令終有俶（尺叔反）　公尸嘉告

〔朱氏曰〕融明之盛也 春秋傳曰明而未融 ○〔毛氏曰〕朗明也 朱氏曰虛明也 ○〔鄭氏曰〕令善也 朱氏曰令終善終也古器物銘云令終令命 ○〔毛氏曰〕俶始也○〔鄭氏曰〕嘉告以善言告之謂嘏辭也○〔邱氏曰〕言羣臣願王明盛而又獲善終也 朱氏曰高朗而又令終所謂攸好德考終命也 ○〔陳氏曰〕王之所以能高明善終者何由知之蓋有其始矣○〔朱氏曰〕令固未終也而既有其始矣於是公尸又嘉告之○〔東萊曰〕周之追王止於大王則宗廟之祭尸之尊者乃公尸也自既醉以酒至高朗令終皆祭畢而燕頌禱之辭也自令終有俶至於卒章皆追道祭之受福以明頌禱之實也

其告維何　籩豆靜嘉　朋友攸攝　攝以威儀

籩豆解見伐柯○〔鄭氏曰〕靜嘉潔清而美也 長樂劉氏曰靜言其滌濯且敬也嘉言其新美而時也 ○〔朱氏曰〕朋友指助祭者 陳氏曰共

事之人○蘇氏曰王之友人也○〔鄭氏曰〕攸、所也○〔蘇氏曰〕攝、檢也○〔孔氏曰〕公尸以善言告者是何故乎由祭饌則潔清而美。鄭氏曰籩豆之物潔清而美政平氣和所致○王氏曰其設之也不謹而爲之也至美與執爨踖踖爲俎孔碩君婦莫莫爲豆孔庶同意○陳氏曰傳所謂馨香而無讒慝之意也助祭者又相斂攝以威儀。又曰各自收斂以相佐助爲威儀之事祭義所謂濟濟漆漆是也○王氏曰攝以威儀則其助祭也莫或敢慢與既齊既稷既匡既飭同意當神之意也。

威儀孔時。君子有孝子。孝子不匱。求位反 永錫爾類。

〔鄭氏曰〕孔、甚也○〔孔氏曰〕時謂時節○〔朱氏曰〕孝子主人之嗣子也儀禮祭禮之終有嗣舉奠。呂氏曰祭祀之終有嗣舉奠所以致其傳傳祖考德澤之意深矣。○〔毛氏曰〕匱、竭也類、善也○〔東萊曰〕成王與助祭者威儀既得其宜又有嗣子之孝舉奠於後其孝可謂源源不竭矣神之錫汝之善宜其永永不替也。

其類維何。室家之壼。苦本反 君子萬年。永錫祚胤。才路反 羊刃反

〔爾雅曰〕宮中巷謂之壼。董氏曰壼者內也自內以達外也。○〔朱氏曰〕祚、福也胤、子孫也錫之以善孰大如此。孔氏曰七章所言天被爾祿景命有僕即祚也八章云釐爾女士從以孫子即胤也此章舉其目下章分說之

其胤維何。天被皮寄反 爾祿。君子萬年。景命有僕。

〔鄭氏曰〕被、覆被也○〔毛氏曰〕僕、附也。王氏曰屬也。○〔孔氏曰〕前章言永錫祚允謂祚及後允也此章因其句末而轉之故云其胤維何其實先言祚耳○〔朱氏曰〕言當使爾被天祿而爲天命之所附屬。下章乃言子孫之事。

其僕維何。釐力之反 爾女士。釐爾女士。從以孫子。

〔毛氏曰〕釐、予也○〔鄭氏曰〕女士女而有士行者從、隨也天既予女以女而有士行者謂生淑媛予眷反 使爲之妃又使生賢知音智 之子孫以隨之謂傳世也。蘇氏曰予之以女士而其子孫無不賢者矣

既醉八章章四句。

鳧音符 鷖於雞反、守成也太平之君子能持盈守成神祇祈支反 祖考安樂音洛 之也。孔氏曰物極則反盛將衰之成之既難守亦不易故所以美其能守之也○李氏曰人苟不安神何所依惟能持盈守成神祇亦得安矣。

鳧鷖在涇。公尸來燕來寧。爾酒既清。爾殽既馨。公尸燕飲。福祿來成。

〔朱氏曰〕興也○〔毛氏曰〕鳧、水鳥也。孔氏曰釋鳥鸍沈鳧郭璞云似鴨而小長尾背上有文今江東亦呼爲鸍陸璣疏云大小如鴨青色卑脚短喙水鳥之謹愨者也 鷖、鳧屬。孔氏曰蒼頡解詁云鷖鷗也 涇解見谷風○〔張氏曰〕鳧鷖言天子之祭而言公尸何也當成王之時爲王尸者有文王武

王其上皆公尸也故言公尸之尊者○〔鄭氏曰〕爾者成王也○〔毛氏曰〕馨、香之遠聞也○〔歐陽氏曰〕鳧鷖在涇在沙謂公尸和樂如水鳥在水中及水旁得其所爾在渚在潨在亹皆水旁爾鄭氏曲爲分別以譬在宗廟等處者皆臆說也○〔李氏曰〕公尸來燕來寧言公尸來燕飲而安寧○〔孔氏曰〕福祿來成汝孝子也。

鳧鷖在沙。公尸來燕來宜。爾酒既多。爾殽既嘉。公尸燕飲。福祿來爲。于僞反協句如字

〔毛氏曰〕沙、水旁也○〔長樂劉氏曰〕宜者宜之也○〔鄭氏曰〕爲、猶助也。毛氏曰厚爲孝子也

鳧鷖在渚。之與反 公尸來燕來處。爾酒既湑。思汝反 爾殽伊脯。公尸燕飲。福祿來下。

〔毛氏曰〕渚、沚也。孔氏曰水中高地爲渚 處、止也。湑、解見伐木。

鳧鷖在潨。在公反 公尸來燕來宗。既燕于宗。福祿攸降。公尸燕飲。福祿來崇。

〔毛氏曰〕潨、水會也。說文曰小水入大水也 宗、尊也○〔莆田鄭氏曰〕于宗、宗廟也○〔呂氏曰〕崇、積而高大也。

鳧鷖在亹。音門 公尸來止熏熏。許云反 旨酒欣欣。燔炙芬芬。公尸燕飲。無有後艱。

〔毛氏曰〕亹、山絕水也。孔氏曰謂山當水路令水勢斷絕也○後漢書馬援傳浩亹注云浩水名也亹者水流峽山間兩岸深若門也 熏熏、和說也。欣欣、然樂也。芬芬、香也。

○〔鄭氏曰〕令王自今無有後艱。

鳧鷖五章章六句。

假音暇 樂、嘉成王也。

假樂君子。顯顯令德。宜民宜人。受祿于天。保右命之。自天申之。

〔毛氏曰〕假、嘉也○〔陳氏曰〕民、在下之民也人、在位之人也。皐陶謨曰知人則哲能官人安民則惠黎民懷之 ○〔毛氏曰〕申、重也○〔歐陽氏曰〕詩人嘉樂成王有顯顯之德以宜其民人而受天之祿○〔朱氏曰〕天之於成王反覆眷顧之不厭既保之右之命之而又申重之也○〔中庸〕作嘉樂君子憲憲令德。左氏傳亦作嘉樂

干祿百福。子孫千億。穆穆皇皇。宜君宜王。不愆起連反 不忘。率由舊章。

〔鄭氏曰〕干、求也十萬曰億○〔爾雅曰〕穆穆、敬也皇皇、美也。鄭氏曰天子穆穆諸侯皇皇 ○〔孔氏曰〕君、諸侯也王、天子也○〔鄭氏曰〕愆、過也率、循也○〔長樂劉氏曰〕舊章、先王之禮樂政刑也○〔蘇氏曰〕成王干祿而得百福故其子孫之蕃至于千億適爲天子庶爲諸侯無不穆穆皇皇以尊成王之法者○〔釋文〕作且君且王曰一本且竝作宜字。

威儀抑抑.德音秩秩.無怨無惡.(烏路反)率由羣匹.受福無疆.四方之綱.

〔鄭氏曰〕抑抑、密也.〔毛氏曰〕秩秩、有常也.〔莆田鄭氏曰〕羣匹、羣類也.(鄭氏曰.匹、耦也.朱氏曰.羣臣也.)〔歐陽氏曰〕言成王有威儀.有令德.其臨下無有怨惡於人.率用羣臣以共治之.王享其福祿.總其綱紀而已.〔蘇氏曰〕從衆之欲.而己不自爲.是以能受無疆之福.爲四方之綱.

之綱之紀.燕及朋友.百辟卿士.媚(眉備反)于天子.不解(佳買反)于位.民之攸塈.(許器反)

〔董氏曰〕大作綱.小作紀.綱爲統.紀爲目.〇〔鄭氏曰〕燕者.燕飲也.〇〔毛氏曰〕朋友.羣臣也.(邱氏曰.諸侯也.)〇〔董氏曰〕百辟.諸侯也.卿士、諸臣也.〇〔鄭氏曰〕媚、愛也.〇〔毛氏曰〕塈、息也.〇〔李氏曰〕紀綱既正.無爲在上.與臣下燕飲而樂之.〇〔朱氏曰〕百辟卿士.媚而愛之.維欲其不解于位.而爲民所安息也.〇〔釋文〕不解.作匪解.〇〔東萊曰〕泰誓曰.友邦冢君.酒誥曰、太史友.內史友.則朋友者.合百辟卿士言之也.君燕其臣.臣媚其君.此上下交而爲泰之時也.泰之時所憂者.怠荒而已.此詩所以終於不解于位、民之攸塈也.方嘉之.又規之者.蓋皐陶賡歌之意也.民之勞逸在下.而樞機在上.上逸則下勞矣.上勞、則下逸矣.不解于位.乃民之所由休息也.

假樂四章.章六句.

公劉.召康公戒成王也.成王將涖(音利)政、戒以民事.美公劉之厚於民而獻是詩也.

〔孔氏曰〕周本紀云.后稷生不窋.不窋生鞠陶.鞠陶生公劉.是后稷之曾孫也.后稷本封于邰.(史記曰.夏后氏政衰.去稷不務.不窋失其官.而奔戎狄之間.不窋孫公劉.雖在戎狄之間.復修后稷之業.〇王氏曰.周之有公劉.言乎其時則甚微.言乎其事則甚勤.稱時之甚微.以戒其盈.稱事之甚勤.以懲其逸.蓋召公之志也.)

篤公劉.匪居匪康.迺埸迺疆.迺積迺倉.迺裹(音果)餱(音侯)糧.(音良)于橐(他洛反)于囊.(乃郎反)思輯(音集)用光.弓矢斯張.干戈戚(七歷反)揚.爰方啓行.

〔毛氏曰〕篤、厚也.〇〔鄭氏曰〕康、安也.〇〔董氏曰〕埸、畔也.疆、介也.積、委積也.(朱氏曰.露積也.)餱、食也.糧、糗也.〇〔毛氏曰〕小曰橐.大曰囊.(孔氏曰.左傳稱趙盾見靈輒餓.爲之簞食與肉.寘諸橐以與之.橐唯盛食而已.是其小也.公羊傳稱陳乞欲立公子陽生.盛之巨囊.內可以容人.是其大也.〇董氏曰.無底曰橐.有底曰囊.)〇〔毛氏曰〕輯、和也.〇〔鄭氏曰〕干、盾也.戈、句(音鉤)孑戟也.〇〔毛氏曰〕戚、斧也.揚、鉞(音越)也.(孔氏曰.廣雅曰.鉞、戚斧也.則戚揚皆斧鉞之別名.傳以戚爲斧.以揚爲鉞.鉞大而斧小.太公六韜云.大柯斧重八斤.一名天鉞.是鉞大於斧也.〇左傳工尹路曰.君王命剝圭以爲鏚柲.注.鏚、斧也.柲、柄也.〇柲音祕.)〇〔朱氏曰〕方猶始也.〇〔蘇氏曰〕后稷始封於邰.傳子不窋.而失其官.奔於戎狄之間.再世不顯.其孫公劉.復修后稷之業.始居於豳.故召公稱之以教成王.〇〔朱氏曰〕言厚哉公劉之於民也.其在西戎、不敢寧居.以治其田疇.實其

倉廩.既富且強.迺裹其餱糧.思以輯和其人民.而光顯其國家.於是以其弓矢斧鉞之備.爰始啓行.而遷國於豳焉.〇〔東萊曰〕毛鄭以公劉居於邰.而遭夏人亂.辟難遷於豳.且以爲在邰有疆埸積倉.爲夏人迫逐.乃棄而去.考之是章.意象整暇.不見迫逐之事.以國語史記參之.蓋自不窋竄于西戎.至公劉而復興.疆埸稱倉.內治既備.然後裹糧治兵.拓大境土.而遷都于豳焉.國都雖遷.向之疆埸積倉.固在其封內也.

先兄己亥之秋.復修是書.至此而終.自公劉之次章.訖於終篇.則往歲所纂輯者.皆未及刊定.如小序之有所去取.諸家之未次先後.與今編條例多未合.今不敢復有所損益.姑從其舊.以補是書之闕云.

篤公劉.于胥斯原.既庶既繁.既順迺宣.而無永嘆.(他安反)陟則在巘.(魚輦反)復降在原.何以舟之.維玉及瑤.(音遙)鞞(必頂反)琫(必孔反)容刀.

〔毛氏曰〕胥、相.宣、偏也.(孔氏曰.王肅云.偏謂廬井.)巘、小山別於大山也.(孔氏曰.郭氏云.山形如累兩甑.上大下小也.)舟、帶也.下曰鞞.上曰琫.(孔氏曰.鞞者.刀鞘之名.琫者.鞘之上.)〇〔鄭氏曰〕廣平曰原.厚乎、公劉之相此原以居民.民既衆矣.既多矣.既順矣.皆安今之居.而無長歎.思其舊也.公劉之相此原地矣.由原而升巘.復下在原.皆反覆之.重居民也.〇〔孔氏曰〕瑤是玉之別名.公劉帶美玉及瑤.幷鞞琫容飾之刀.〇〔朱氏曰〕此章言至豳而相土也.順、猶安也.宣、居之徧也.維玉及瑤.鞞琫容刀.言公劉帶此佩.而上下山原.而相邑居之所也.〇〔釋文曰〕巘、本又作甗.〇〔東萊曰〕躋攀跋涉.賤者之事.非貴者所能堪也.公劉陟巘降原.其勞如此.視其何所佩服矣.則維玉及瑤.鞞琫容刀也.以如是之佩服.親如是之勞苦.斯其所以爲厚於民也歟.

篤公劉.逝彼百泉.瞻彼溥(音普)原.迺陟南岡.乃覯于京.京師之野.于時處處.于時廬旅.于時言言.于時語語.

〔鄭氏曰〕逝、往.瞻、視.溥、廣也.山脊曰岡.絕高謂之京.公劉往之彼百泉之間.視其廣原可居之處.乃升南山之脊.乃見其可居者.於京、謂可營立都邑.京地乃衆民所宜居之野也.于、於.時、是也.〇〔橫渠張氏曰〕逝彼百泉.瞻彼溥原.只看百泉之往處.便知地形也.〇〔蘇氏曰〕.公劉之營京邑也.審矣.自下觀之.則往百泉而望廣原.自上觀之.則陟南岡而覯京師.審其可處矣.則經畫以定之.曰、此可以居民.此可以廬賓旅.此可以施教令.此可以議政事.蓋自遷豳至此.而始有朝廷邑居之正焉.〇〔朱氏曰〕京師.高邱而衆居之也.〇〔董氏曰〕所謂京師者.起於此.其後世因以所都爲京師.曰賓于京.依其在京.則岐周之京也.王配于京.則鎬京也.春秋所書京師.則洛邑也.皆仍其本號而稱之.猶晉之云新絳故絳也.愚案.洛邑亦謂之洛師.正京師之意也.於是言其所言.於是語其所語.無不於斯焉.〇〔毛氏曰〕覯、見也.直言曰言.論難曰語.

篤公劉．于京斯依．蹌蹌七羊反濟濟．俾筵俾几．既登乃依．乃造其曹．執豕于牢．酌之用匏．步交反食音嗣之飫於據反之君之宗之．

〔鄭氏曰〕公劉之居於此京．依而築宮室．其既成也．與羣臣飲酒以落之．俾．使也．〇〔陳氏曰〕蹌蹌濟濟者．禮容之盛也．〇〔孔氏曰〕公劉使人爲之設筵設几．〇〔毛氏曰〕賓已登席坐矣．乃依几矣．曹．羣也．執豕于牢．新國則殺禮也．孔氏曰乃使人造適其羣牧執其豕於牢中以爲飲酒之殺 酌之用匏．儉以質也．君之宗之．爲之君．爲之大宗也．〇〔東萊曰〕食之飲之．君之宗之．謂既饗燕而定經制．使上下相維也．公劉之爲君久矣．於此始曰君之者．言公劉之整屬其民．上則皆統於君．下則各統於宗．其相維蓋如此也．古者建國立宗．其事相須．春秋之末．晉執蠻子以畀楚．楚司馬致邑立宗焉．以誘其遺民而盡俘以歸．當典刑廢壞殆盡之時．暫爲詐諼之計．猶必立宗焉．前乎此者可知矣．

篤公劉．既溥既長．既景迺岡．相息亮反其陰陽．觀其流泉．其軍三單．音丹度待洛反其隰原．徹田爲糧．度其夕陽．豳居允荒．

〔蘇氏曰〕宮室既成．則治其田．原既廣且長矣．於是考之日景．參之以高岡．以相其陰陽寒暖之宜．水泉灌溉之利．辨其土宜．以授野人．孔氏曰民居田畝或南或北皆須正其方面故以日景定之大名則山南爲陽山北爲陰但廣谷大川有寒有暖不同所宜則異故相之也流泉所以灌溉 〇〔鄭氏曰〕大國之制三軍．以其餘卒爲羨．今公劉遷於豳．民始從之．丁夫適滿三軍之數．單者．無羨卒也．度其隰與原田之多少．徹之使出稅以爲國用．什一而稅謂之徹．孔氏曰小司徒云凡起徒役無過家一人以其餘爲羨羨謂家之副丁也今言其軍三單則是皐而無副以周禮言三軍三萬七千五百人徹與孟子百畝而徹同孟子說三代稅法其實皆什一 〇〔王氏曰〕前既言既庶既繁．今更言其僅足三軍．何也．前既遷復輯其民．是爲既庶既繁．今所謂僅足三軍．則三軍大國之制．於是始爲大國．則其軍僅足而已．且言其僅足者．爲將言其後爰衆爰有也．〇〔李氏曰〕周之徹法．自公劉始．〇〔毛氏曰〕山西曰夕陽．荒．大也．〇〔鄭氏曰〕允．信也．〇〔蘇氏曰〕於是又度其山西之田以廣之．而豳人之居於此益大．〇〔朱氏曰〕民至此始受田有常產矣．疏曰．豳於漢屬右扶風．爲栒邑縣．

篤公劉．于豳斯館．涉渭爲亂．取厲取鍛．丁亂反止基迺理．爰衆爰有．夾其皇澗．遡其過古禾反澗．止旅迺密．芮鞫之卽．居六反

〔毛氏曰〕館．舍也．正絕流曰亂．皇．澗名也．遡．鄉也．過．澗名也．〇〔鄭氏曰〕夾其皇澗．遡其過澗．皆布居澗水之旁．水之外曰鞫．〇〔朱氏曰〕此章總敘其所始終也．亂．舟之截流橫渡者．涉謂取材而爲之以往來．取厲取鍛也．厲．砥石也．鍛．鐵也．此言其始來居時．以此成民居及宮室也．既止基於此矣．乃疆理其田野．則日益繁庶富足．其居有夾澗者．有遡澗者．其止居之衆．日以益密．乃復卽芮鞫而居之．豳地

日以廣矣．〇〔孔氏曰〕職方氏．雍州．其川涇汭．注云．汭在豳地．詩大雅公劉曰．芮鞫之卽．蘇氏曰芮水出吳山西北東入涇芮鞫芮水之外也〇毛氏曰芮水匯也〇鄭氏曰芮之言內也水之內曰隩 〇〔東萊曰〕止旅迺密．芮鞫之卽．風氣日開．民編日衆．規摹日廣．有方興未艾之象焉．周之王業．既兆於此矣．

公劉六章．章十句．

洞音迥酌召康公戒成王也．言皇天親有德．饗有道也．

洞酌彼行潦．音老挹音揖彼注茲．可以餴甫云反饎．尺志反豈弟君子．民之父母．

〔毛氏曰〕洞．遠也．行潦．流潦也．孔氏曰行者道也潦者雨水也行道上雨水流聚故云流潦也 餴．餾也．孔氏曰孫炎云蒸之曰餴均之曰餾說文曰餴一蒸米也餾飯流氣也然則蒸米謂之餴餴必餾而熟之〇朱氏曰餴蒸米一熟而以水沃之乃再熟也 饎．酒食也．豈弟君子．民之父母．樂以彊教之．易以悅安之．民皆有父之尊．母之親．〇〔朱氏曰〕遠酌彼行潦．挹之於彼而注之於此．尙可以餴饎．豈弟君子．豈不爲民之父母乎．民歸之如父母．則皇天親之．饗之矣．蘇氏曰雖行潦汙賤之水苟挹之於彼而注之於此則遂可以餴饎孟子曰雖有惡人齊戒沐浴則可以祀上帝此所以爲戒成王也

洞酌彼行潦．挹彼注茲．可以濯罍．音雷豈弟君子．民之攸歸．

〔毛氏曰〕濯．滌也．罍．祭器．孔氏曰司尊彝云四時之祭皆有罍是罍爲祭器也卷耳云我姑酌彼金罍則饗燕亦有罍以此論祭事故言祭耳 〇〔橫渠張氏曰〕皇天親有德．饗有道．民之攸歸之類也．

洞酌彼行潦．挹彼注茲．可以濯溉．古愛反豈弟君子．民之攸塈．

〔孔氏曰〕特牲注云．濯．溉也．則溉亦是洗名．〇〔鄭氏曰〕塈．息也．

洞酌三章．章五句．

卷音權阿．召康公戒成王也．言求賢用吉士也．

有卷者阿．飄風自南．豈弟君子．來游來歌．以矢其音．

〔毛氏曰〕興也．卷．曲也．飄風．回風也．矢．陳也．〇〔鄭氏曰〕大陵曰阿．有大陵卷然而曲．迴風從長養之方來入之．喩王當屈體以待賢者．王氏曰有卷者阿則虛中屈體之大陵飄風自南則化養萬物之迴風不虛中則風無自而入不屈體則風無自而留其爲陵也不大則其化養也不博王之求賢則亦如此而已 〇〔朱氏曰〕豈弟君子．指王也．矢．陳也．疑召公從成王遊於卷阿之上．而賦其事．因遂歌以爲戒也．〇〔釋文曰〕飄．作票．曰本亦作飄．〇〔東萊曰〕此章具賦比興三義．其作詩之由．當從朱氏．其因卷阿飄風而發興．當從毛氏．以卷阿飄風而興求賢．因以虛中屈體化養萬物爲比．則當如鄭氏王氏之說也．三說相須．其義始備．

伴奐爾游矣.優游爾休矣.豈弟君子.俾爾彌爾性.似先公酋(在由反)矣.

〔鄭氏曰〕伴奐.優游.自休息也.○〔朱氏曰〕伴奐.優游.閑暇之意.爾.皆指王也.○〔董氏曰〕能充其性.則能似其先君矣.○〔王氏曰〕彌者.充而成之.使無間之謂也.○〔毛氏曰〕酋.終也.○〔東萊曰〕前六章以下.皆召公陳其詠歌之辭也.國家閑暇.君臣游行.可謂伴奐而優游矣.所願乎成王者.惟充其性.似先公之克終而已.俾爾者.祝辭也.彌爾性者.祝其進益成就.至於無虧闕之地也.似先公者.召公.周公之尊老.故其祝成王.遠本先公.不忘舊也.祝之.所以戒之也.

爾土宇昄(符板反)章.亦孔之厚矣.豈弟君子.俾爾彌爾性.百神爾主矣.

〔毛氏曰〕昄.大也.○〔蘇氏曰〕章.著也.○〔李氏曰〕成王承文武之緒.其土宇大而且著.其厚甚大.不可以有加矣.○〔朱氏曰〕百神爾主矣.爲天地山川鬼神之主也.○〔東萊曰〕土宇既厚.惟祝其彌爾性.長爲百神之主而已.天子者.百神之主也.苟以逸欲虧其性.則天位難保.將無以主百神矣.上二句歎而美之.下三句祝而戒之也.前後兩句亦然.

爾受命長矣.茀(芳弗反)祿爾康矣.豈弟君子.俾爾彌爾性.純嘏爾常矣.

〔陳氏曰〕爾受天命.累世已久.福祿已安矣.○〔鄭氏曰〕茀.祿.康.安也.純.大也.○〔蘇氏曰〕嘏.福也.常.常享此福也.○〔東萊曰〕自三章至此章.皆歎美祝戒之辭.雖未及於求賢.然成王所以彌爾性而似先公.主百神而常純嘏者.果何以致之乎.其意蓋在其中矣.

有馮(符冰反)有翼.有孝有德.以引以翼.豈弟君子.四方爲則.

〔毛氏曰〕有馮有翼.馮.依.輔.翼也.○〔蘇氏曰〕在前則有馮.在側則有翼.○〔王氏曰〕以引.引其前.以翼.翼其左右.○〔鄭氏曰〕則.法也.○〔東萊曰〕是詩雖戒求賢.然詠歌以道之.故其辭從容不迫.至此章始明言賢者之益焉.有馮有翼.自成王言之也.成王之左右前後.當有所馮依.有所輔翼.必多得有孝者有德者然後可也.以引以翼.自賢者言之也.有孝有德之人.在王左右.以引以翼.然後王德罔愆.可以爲四方之法也.賢者之行非一端.必曰有孝有德.何也.蓋人主常與慈祥篤實之人處.其所以興起善端.涵養德性.鎮其躁而消其邪.日改月化.有不在言語之間者矣.故宣王之在內者.唯云張仲孝友.而蕭望之亦謂張敞材輕.非師傅之器.皆此意也.

顒顒卬卬.如圭如璋.令聞令望.豈弟君子.四方爲綱.

〔毛氏曰〕顒顒.溫貌.卬卬.盛貌.○〔鄭氏曰〕令.善也.王有賢臣.與之以禮儀相切瑳.體貌則顒顒然敬順.志氣則卬卬然高朗.如玉之圭璋也.人聞之則有善聲譽.人望之則有善威儀.德行相副.○〔蘇氏曰〕遠之則有令聞.近之則有令望.○〔陳氏曰〕爲四方之綱紀.○〔東萊曰〕此章與前章相承.有馮有翼.有孝有德.以引以翼.則顒顒卬卬.如圭如璋.令聞令望矣.

鳳皇于飛.翽翽(呼會反)其羽.亦集爰止.藹藹王多吉士.維君子使.媚于天子.

〔毛氏曰〕鳳皇.靈鳥也.雄曰鳳.雌曰皇.○〔鄭氏曰〕翽翽.羽聲也.因時鳳皇至.故以喻焉.媚.愛也.王之朝多善士藹藹然.○〔蘇氏曰〕藹藹.衆多也.○〔朱氏曰〕鳳皇于飛.則翽翽其羽.而集於其所止矣.藹藹王多吉士.則維王之所使.而皆媚于天子矣.媚.媚愛也.非邪媚之謂也.○〔東萊曰〕自此以下.廣言人材之盛也.亦集爰止.言其萃聚也.

鳳皇于飛.翽翽其羽.亦傅(音附)于天.藹藹王多吉人.維君子命.媚于庶人.

〔鄭氏曰〕傅.猶戾也.命.猶使也.親愛庶人.謂撫擾之.○〔東萊曰〕亦傅于天.言布散也.

鳳皇鳴矣.于彼高岡.梧桐生矣.于彼朝陽.菶菶(布孔反)萋萋(七西反).雝雝喈喈(音皆).

〔朱氏曰〕興下章之事也.○〔毛氏曰〕山東曰朝陽.(孔氏曰.孫炎云.朝先見日也.)菶菶萋萋.梧桐盛也.雝雝喈喈.鳳皇鳴也.○〔鄭氏曰〕岡.山脊.鳳皇非梧桐不棲.○〔孔氏曰〕釋木云.櫬.梧.郭璞曰.今梧桐.又曰.榮.桐木.郭璞曰.卽梧桐也.然則梧桐一木耳.○〔朱氏曰〕朝陽.明顯之處也.

君子之車.既庶且多.君子之馬.既閑且馳.矢詩不多.維以遂歌.

〔鄭氏曰〕庶.衆.閑.習也.○〔朱氏曰〕承上章之興也.菶菶萋萋.則雝雝喈喈矣.君子之車馬衆多.則亦足以待賢者矣.○〔東萊曰〕高岡.顯地也.梧桐.嘉木也.鳳皇棲鳴其間.可謂得其所矣.故極言菶菶萋萋之盛.雝雝喈喈之樂.以形容之.今王之車馬.既多既閑.苟得衆賢載之.其光華和樂.殆非形容所及也.有其時.有其具.召公所以欲成王勉乎此也.矢詩不多.維以遂歌者.召公言初陳詩以戒王.其辭本不多也.意不能已.遂歌而至於累章耳.

卷阿十章.六章章五句.四章章六句.

變大雅

民勞.召穆公刺厲王也.(鄭氏曰.厲王.成王七世孫也.○孔氏曰.世本及周本紀皆云成王生康王.康王生昭王.昭王生穆王.穆王生恭王.恭王生懿王及孝王.孝王生夷王.夷王生厲王.凡九王.從成王言之.不數成王.又不數孝王.故七世也.○朱氏曰.召穆公.康王之後.名虎.)

〔呂氏曰〕民勞.皆諫辭也.

民亦勞止.汔(許一反)可小康.惠此中國.以綏四方.無縱詭(俱毀反)隨.以謹無良.式遏寇虐.憯(七感反)不畏明.柔遠能邇.以定我王.

〔呂氏曰〕五章.章之始.皆言民亦勞止.惠此中國者.欲王息民而固根本也.中言無縱詭隨.式遏寇虐者.欲王謹察小人.將以害政也.章末之言.皆丁寧反復.勸王之辭.使之去危卽安.去惡從善也.○〔鄭

氏曰〕汔、幾也。康、綏、皆安也。惠、愛也。今周民罷勞矣。王幾可以小安之乎。愛京師之人以安天下。京師者。諸夏之根本。○〔毛氏曰〕中國、京師也。四方、諸夏也。憯、曾也。柔、安也。○〔呂氏曰〕憯不畏明。不畏天明也。○〔蘇氏曰〕人未有無故而妄從人者也。維無良之人。將悅其君而竊其權。以爲寇虐則爲之。故無縱詭隨無良之人□則無良之人肅。而寇虐無畏之人止。然後柔遠能邇。而王室定矣。○〔李氏曰〕不於詭隨之時而禁止之。至於爲寇虐而欲遏止之。亦以晚矣。○〔朱氏曰〕詭隨、不顧是非而妄隨人也。能、順習也。鄭氏曰。能、猶伽也。順伽其近者。釋文曰。伽、檢字書未見所出。疏曰。尚書疏以能爲恣。則此云伽者。與恣同。謂順適其意也。○〔東萊曰〕一言而喪邦。曰惟予言而莫予違。則詭隨之人。誠覆邦家之人也。無縱詭隨。乃所以謹無良而遏寇虐也。小人不畏天明。苟有而不遏其爲惡無所限極也。

民亦勞止。汔可小休。惠此中國。以爲民逑。無縱詭隨。以謹惛音昏怓。女交反式遏寇虐。無俾民憂。無棄爾勞。以爲王休。

〔鄭氏曰〕休、止息也。逑、聚也。李氏曰。言使民無離散也。惛怓、猶讙譁也。勞、猶功也。無廢女始時勤政事之功。以爲女王之美。述其始時者。誘掖之也。

民亦勞止。汔可小息。惠此京師。以綏四國。無縱詭隨。以謹罔極。式遏寇虐。無俾作慝。吐得反敬慎威儀。以近有德。

〔毛氏曰〕息、止也。慝、惡也。○〔鄭氏曰〕罔、無極中也。李氏曰。不中也。○〔李氏曰〕敬慎威儀。以近有德。言王當敬慎其威儀。則能親近有德之人。蓋禮貌苟衰。則有德之人去之矣。○〔東萊曰〕此章諫厲王遠小人近君子也。

民亦勞止。汔可小愒。起例反惠此中國。俾民憂泄。無縱詭隨。以謹醜厲。式遏寇虐。無俾正敗。戎雖小子。而式弘大。

〔毛氏曰〕愒、息。泄、去也。鄭氏曰。泄、猶出也。發也。醜、衆也。○〔鄭氏曰〕厲、惡也。敗、壞也。無使正道壞。戎、猶女也。孔氏曰。孫毓云。戎之爲女。詩人通訓。式、用也。宏、猶廣也。今王女雖小子。自遇而女用事於天下。甚廣大也。易曰。君子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況其邇者乎。出其言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況其邇者乎。是以此戒之。

民亦勞止。汔可小安。惠此中國。國無有殘。無縱詭隨。以謹繾音遣綣。起阮反式遏寇虐。無俾正反。王欲玉女。是用大諫。

〔李氏曰〕國無有殘。言國無殘敗之禍也。○〔蘇氏曰〕繾綣。小人之固結其君子者也。○〔王氏曰〕正

敗者、敗而已。未盡反而爲不正也。正反、則無正矣。○〔鄭氏曰〕王乎、我欲令女如玉然。故作是詩。用大諫正女。此穆公至忠之言。○〔蘇氏曰〕欲使王德純備如玉也。

民勞五章。章十句。

板、音版凡伯刺厲王也。鄭氏曰。凡伯、周同姓。周公之允也。入爲王卿士。疏曰。畿內之國。

上帝板板、下民卒癉。當但反出話不然。爲猶不遠。靡聖管管。不實於亶。猶之未遠。是用大諫。

〔毛氏曰〕板板、反也。癉、病也。話、善言也。管管、無所依也。亶、誠也。○〔鄭氏曰〕卒癉、盡病也。猶、謀也。爲謀不能遠圖。不知禍之將至。靡聖管管、言王無聖人之法度。管管然以心自恣。○〔朱氏曰〕天使下民皆病。則反其常道矣。天降禍如此。可不慎哉。吾出話以語之。厲王不以爲然。而且肆於民上。其所謀皆不遠。惟耽樂於目前。不知禍之將至也。人苟知聖人之法度。則必戰戰兢兢。不敢苟作。其心既無聖人矣。則矯誣詐僞。何所不至哉。朱氏曰。其心以爲不復有聖人。恣以妄行。無所依據。又不實之於誠信。惟其謀猷如此不遠。我是用大諫也。

天之方難。無然憲憲。天之方蹶。俱衞反無然泄泄。以世反辭之輯音集矣。民之洽矣。辭之懌音亦矣。民之莫矣。

〔毛氏曰〕憲憲、猶欣欣也。蹶、動也。泄泄、猶沓沓也。輯、和。洽、合。懌、說。莫、定也。○〔蘇氏曰〕難、艱難也。蹶、振動也。厲王暴虐恣行。故告之曰天方爲艱難以震動周室。無爲是憲憲而不顧。沓沓而不已。李氏曰。天方降艱難於王。王何爲欣欣然不擢。是不能以服民。秪以速亂而已。民之不順。非有異志也。畏王之無厭而求以自免耳。苟無欲害之之心。而出好言焉。民今治而定矣。

我雖異事。及爾同寮。我卽爾謀。聽我囂囂。五力反我言維服。勿以爲笑。先民有言。詢于芻初具反蕘。如謠反

〔呂氏曰〕我雖異事及爾同寮者、與執政公卿言也。不敢斥王。託與執政公卿之言而風之也。陳氏曰。責其用事之臣。○〔毛氏曰〕寮、官也。囂囂、猶謷謷也。芻蕘、采薪者。○〔鄭氏曰〕及、與。卽、就也。我雖與爾職異。乃與女同官。俱爲卿士。就女而謀。女反聽我言謷謷然不肯受。服、事也。我所言乃今之急事。女無笑之。先民、古之賢者。○〔王氏曰〕囂囂、自大之意。言自大而不孫。不能用其謀也。芻蕘尚所當詢。況及爾同寮者乎。

天之方虐。無然謔謔。虛虐反老夫灌灌。古亂反小子蹻蹻。其略反匪我言耄。莫報反爾用憂謔。多將熇熇。許酷反不可救藥。

〔毛氏曰〕灌灌、猶款款也。蹻蹻、驕貌。李氏曰。說文。蹻、舉足高也。以足高之意觀之。是驕之意。熇熇然熾盛也。李氏曰。說文。熇熇、火熱貌。○〔蘇氏曰〕謔謔、戲侮也。言天方將爲虐。李氏曰。言天之將虐以喪國家。安得以爲戲而不信哉。老者知其不可而盡其款誠以告之。少者不信而驕之。故曰非我老耄而妄言。乃女以憂爲戲耳。夫憂未至而救之。猶可爲也。苟俟其益多。則如火之盛。不可復救也。○〔鄭氏曰〕老夫、自謂也。○〔孔氏曰〕如人病甚。不可救以藥。王氏曰。列子曰。曾不發藥乎。左氏曰。不如聞而

五十五冊

40A

藥之也.與此救藥同意.

天之方懠.才細反 無爲夸苦花反毗.威儀卒迷.善人載尸.民之方殿屎.許伊反 則莫我敢葵.喪亂蔑資.曾莫惠我師.

〔毛氏曰〕懠、怒也.夸毗、以體柔人也.孔氏曰.釋訓云.夸毗、體柔也.○李巡曰.屈己卑身.求得於人曰體柔.然則夸毗者.便僻其形體以順從於人. 殿屎、呻吟也.釋文曰.殿.說文作唸.屎.說文作吚. 蔑、無.資、財也.○〔陳氏曰〕天方怒女.汝宜誠實以應天.無爲便辟.○〔鄭氏曰〕君臣之威儀盡迷亂.賢人君子.則如尸矣.不復言語.王氏曰.善人載尸.則不言.不爲飲食而已.畏禍故也. 葵、揆也.民窮困如此.曾不肯惠施以賙贍衆民.○〔王氏曰〕民方疾痛呻吟.而莫敢揆其事者.故民喪亂無資.王曾莫惠我師.多瘠罔詔也.

天之牖民.如壎許元反 如篪.音池 如璋如圭.如取如攜.攜無曰益.牖民孔易.民之多辟.匹亦反 無自立辟.婢亦反

〔毛氏曰〕牖、道也.如壎如篪.言相和也.如璋如圭.言相合也.孔氏曰.半圭爲璋.合二璋則成圭. ○〔蘇氏曰〕攜、取也.言其易也.○〔李氏曰〕苟能順天理以牖民.則教不肅而成.其政不嚴而治.苟將求益於民.則牖民之道變易矣.益者.言其無求多也.特言攜者.以帶上文言之耳.今之民既多邪僻矣.而王又爲邪僻.何以牖民哉.○〔東萊曰〕亂雖極矣.道之者固有簡易之理.不作聰明爲邪僻以亂之.行其所無事.斯可矣.

价人維藩.大音泰 師維垣.大邦維屏.大宗維翰.懷德維寧.宗子維城.無俾城壞.無獨斯畏.

〔毛氏曰〕价、善也.○〔王氏曰〕价人、善人也.大師、大衆也.大宗、巨室也.善人也.大衆也.大邦也.巨室也.王所恃以爲藩垣屏翰也.宗子、同姓也.○〔孔氏曰〕藩者、園圃之籬.垣者、小牆之名.○〔朱氏曰〕屏、樹也.○〔毛氏曰〕翰、榦也.○〔李氏曰〕王所恃以屏翰國家者.在此數者.苟懷之以德.則無有不寧矣.宗子維城.言同姓之宗子.亦當以德懷之.詩人以懷德維寧間於中.則宗子維城.亦當以德懷之也.○〔左氏曰〕君其脩德以固宗子.何城如之.所謂宗子維城是也.○〔朱氏曰〕懷德維寧.則得是五者之助.不然.則乖離而城壞.城壞則藩垣屏翰皆壞.而獨居.獨居而所可畏者至矣.○〔東萊曰〕前言告以爲治之本.此章告以爲治之輔也.

敬天之怒.無敢戲豫.敬天之渝.用朱反 無敢馳驅.昊天曰明.及爾出王.昊天曰旦.及爾游衍.

〔毛氏曰〕戲豫、謂逸豫也.馳驅、自恣也.王、往.旦、明.游、行.衍、溢也.○〔鄭氏曰〕渝、變也.及、與也.昊天在上.人仰之皆謂之明.常與女出入往來.游溢相從.可不慎乎.○〔橫渠張氏曰〕天體物而不遺.猶仁體事而無不在也.禮儀三百.威儀三千.無一事而非仁也.昊天曰明.及爾出王.昊天曰旦.及爾游衍.無一物之不體也.又曰.在詩亦儘說鬼神.如云昊天曰明.及爾出王.昊天曰旦.及爾游衍.皆鬼神體萬物.豈殊只在左右. ○〔朱氏曰〕板、板也.難也.蹶也.虐也.懠也.其怒而

變也甚矣.而王之君臣不知敬也.亦知其有日監在茲者乎.○〔李氏曰〕末章所言.文王在帝左右是也.而凡伯亦告厲王以此者.蓋古人責難於君.以孔孟之時.其君皆庸主耳.孔孟告之.無非堯舜禹湯文武之道.乃知古人之事君.無不然也.

板八章.章八句.

生民之什十篇.六十四章.四百三十三句.

呂氏家塾讀詩記卷第二十七

蕩之什

蕩.唐黨反 召穆公傷周室大壞也.

〔歐陽氏曰〕穆公見厲王無道.知其必亡.而自傷周室爾.所以言不及厲王.而遠思文王殷商也.○〔蘇氏曰〕蕩之所以爲蕩.由詩有蕩蕩上帝也.詩序以爲天下蕩蕩.無綱紀文章.則非詩之意矣.

蕩蕩上帝.下民之辟.必亦反 疾威上帝.其命多辟.匹亦反 天生烝民.其命匪諶.市林反 靡不有初.鮮克有終.

〔歐陽氏曰〕蕩蕩、廣大也.○〔呂氏曰〕蕩蕩乎上帝.吾王非下民之君乎.疾威上帝.吾王之命.何多僻乎.窮而呼天之辭也.○〔毛氏曰〕辟、君也.○〔鄭氏曰〕多辟、多邪僻.烝、衆.鮮、寡.克、能也.○〔李氏曰〕疾威上帝者.因厲王之疾威.又呼天而告之也.○〔朱氏曰〕諶、信也.天生衆民.其命有不可信者.其降命之初.無不善者.而人少能以善道自終.是以致此大亂.蓋始爲無所歸咎之辭.而卒自解之如此.○〔王氏曰〕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能者養之以福.不能者敗以取禍.受天地之中一也.則靡不有初.敗以取禍者衆.則鮮克有終.鮮克有終.則命靡諶矣.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曾是彊禦．曾是掊克．浦侯反曾是在位．曾是在服．天降滔德．他刀反女興是力．

〔歐陽氏曰〕二章以下．乃條陳王者之過惡．言此等事．皆殷紂所行．文王咨嗟以戒於初．而厲王踐而行之於終也．○〔毛氏曰〕彊禦．彊梁禦善也．服．服政事也．滔．慢也．○〔王氏曰〕所使在位在服．皆彊禦掊斂好勝之人也．彊禦掊克．是謂滔德．○〔蘇氏曰〕天降是人以妖孽天下．女又興而任之．何哉．○〔東萊曰〕力言任之之堅也．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而秉義類．彊禦多懟．直類反流言以對．寇攘式內．侯作側慮反侯祝．周救反靡屆靡究．

〔朱氏曰〕而．亦女也．義類．猶善道也．懟．怨也．○〔王氏曰〕女爲人君．以秉義類爲事．乃彊禦多懟．有忠告善道．則以流言對．所爲如此．非所以秉義類也．○〔鄭氏曰〕寇盜攘竊．爲姦宄者．而王信之．使用事於內．○〔毛氏曰〕作．祝．詛也．屆．極．究．窮也．○〔鄭氏曰〕侯．維也．與羣臣乖爭相疑．而詛祝無極也．○〔釋文曰〕作．本或作詛．○〔東萊曰〕無道之君．雄猜忌克．不責己而怨人．故曰彊禦多懟．其聞規諫．讒爲浮語以應之．而心不在焉．故曰流言以對．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女炰白交反烋火交反于中國．斂怨以爲德．不明爾德．時無背布內反無側．爾德不明．以無陪蒲回反無卿．

〔毛氏曰〕炰烋．猶彭亨也．鄭氏曰炰烋．自矜氣健之貌．無背無側．後無臣．側無人也．無陪．無陪貳也．無卿．無卿士也．○〔陳氏曰〕紂虛驕作氣於中國．○〔朱氏曰〕斂怨以爲德．多爲可怨之事．而力行之也．○〔李氏曰〕亂世之君．是非顛倒．邪正錯亂．無人以輔弼之故也．故曰不明爾德．時無背無側．爾德不明．以無陪無卿．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天不湎面善反爾以酒．不義從式．既愆爾止．靡明靡晦．式號式呼．俾晝作夜．

〔蘇氏曰〕湎．沈湎也．孔氏曰．酒誥注云．飲酒齊一曰湎．然則湎者．湎然齊一之辭．止．容止也．○〔毛氏曰〕天之立君．以爲民也．未嘗使汝沈湎如此．〔朱氏曰〕天不使爾沈湎於酒．而惟不義之從也．式．用也．法也．○〔孔氏曰〕既愆汝之容止．又無明無晦．而飲酒不息．叫號讙呼．使晝日作夜．不嘗視事．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如蜩如螗．音唐如沸如羹．小大近喪．人尚乎由行．內奰皮器反于中國．覃及鬼方．

〔毛氏曰〕蜩．蟬也．螗．蝘音偃也．孔氏曰．釋蟲云．蜩．蜋蜩．螗．舍人曰．皆蟬也．方語不同．三輔以西爲蜩．梁宋以東謂爲蝘．然則螗蝘．亦蟬之別名耳．奰．怒也．鬼方．遠方也．孔氏曰．易既濟．高宗伐鬼方．○〔鄭氏曰〕飲酒號呼之聲．如蜩螗之鳴．其笑語沓沓．又如湯之沸．羹之方熟．殷紂之時．君臣失道如此．且喪亡矣．時人化之．甚尚欲從而行之．不知其非．○〔王氏曰〕昏亂如此．故內自中國．外及鬼方．莫不怒也．○〔孔氏曰〕覃．及．延及也．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匪上帝不時．殷不用舊．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曾是莫聽．大命以傾．

〔朱氏曰〕非上帝爲此不善之時．但以殷不用舊．致此禍爾．老成人．舊臣．典刑．舊法也．○〔王氏曰〕雖無老成人與圖先王舊政．然典刑尚在．可循守也．曾是莫聽．此大命所以傾也．○〔東萊曰〕大命．國命也．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人亦有言．顛沛之揭．紀竭反枝葉未有害．本實先撥．蒲末反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

〔毛氏曰〕顛．仆．沛．拔也．○〔鄭氏曰〕揭．蹶貌．撥．猶絕也．言大木揭然將蹶．枝葉未有折傷．其根本實先絕．○〔歐陽氏曰〕枝葉未有害．本實先撥者．謂紂時宗廟社稷猶在．天下諸侯未盡叛．但王自爲惡盈滿而禍敗爾．蓋穆公作詩．而周室尚存．然知其必亡者．以王爲無道．根本先壞爾．王者．國之本也．又曰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者．言非獨文王之鑒殷．殷之初興．以鑒夏之亡矣．謂今既然．則後之興者．當又鑒厲王也．此言傷之尤深者．

蕩八章．章八句．

抑．衞武公刺厲王．亦以自警也．李氏曰．說此詩者．分別以爲如何是刺厲王．如何是自警．非也．且如此詩首章言威儀．以刺王之不能愼其威儀也．然亦當愼威儀矣．不必分別也．

抑抑威儀．維德之隅．人亦有言．靡哲不愚．庶人之愚．亦職維疾．哲人之愚．亦維斯戾．

〔毛氏曰〕抑抑．密也．孔氏曰．舍人曰．抑抑．威儀靜密也．隅．廉也．孔氏曰．隅者．角也．廉者．稜也．角必有稜．故云隅廉．○〔王氏曰〕德譬則宮城也．儀譬則隅也．視其隅．則宮城之中可知矣．有諸中．必形於外故也．○〔鄭氏曰〕古之賢者．道行心平．可外占而知內．今王暴虐．賢者皆佯愚．不爲容貌．如不肖然．○〔王氏曰〕庶人之愚．亦職維疾者．則天性之疾也．孔子曰．古者民有三疾．○〔鄭氏曰〕衆人無知．愚是其常也．賢者而爲愚．畏懼於罪也．○〔東萊曰〕此詩以威儀爲主．乃自古論脩身者之所同．蓋至切至近．莫過於此也．厲王非特自燕喪威儀．至使賢者皆不敢脩飾．愚以求免．其時蓋可知矣．人亦有言者．時人之語也．

無競維人．四方其訓之．有覺德行．四國順之．訏況于反謨定命．遠猶辰告．敬愼威儀．維民之則．

〔鄭氏曰〕競．強也．人君爲政．無強於得賢人．得賢人．則天下化．○〔李氏曰〕苟能得人．則四方皆訓效之矣．○〔歐陽氏曰〕覺．警也．動也．言德行脩著．可以動人．則四國服從矣．○〔毛氏曰〕訏．大也．謨．謀也．辰．時也．○〔鄭氏曰〕猶．圖也．則．法也．○〔蘇氏曰〕人君必先任賢臣．內秉德以服天下．然後先事而大謀以定政命．遠圖而時告之．政事既脩．又能敬其威儀．以爲民則．則所以爲國者略備矣．○〔東萊曰〕動民以行不以言．德行者．不言而信．覺民之大者也．故曰有覺德行．四國順之．所謀不止於一身．而計天下之安危．所謀不止於一時．而監百世之損益．所謂大其謀也．既大而謀以定其命矣．猶未敢輕出．復長慮却顧．思其所終．稽其所弊．然後以時而播告焉．故曰訏謨定命．遠猶辰告．用人也．修德也．出命也．治道之大端既備．又終之以威儀者．蓋本其切近者言之．以承前章之意也．

其在于今興迷亂于政顛覆厥德荒湛都南反于酒女雖湛同上樂從弗念厥紹罔敷求先王克共明刑

〔歐陽氏曰〕一章二章皆汎論此章乃專以刺王○〔王氏曰〕其在于今興迷亂于政者今厲王興而迷亂于政也顛覆厥德以荒湛于酒○〔鄭氏曰〕荒廢、湛樂也○〔王氏曰〕汝雖湛樂之從弗念爲人子孫當紹祖考言當念之也○〔王氏曰〕弗念厥紹故罔敷求先王克共明刑也克共者不敢慢之謂也李氏曰曾不知先王之成法以敬其明刑○〔鄭氏曰〕敷、廣也

肆皇天弗尚如彼泉流無淪音倫胥以亡夙興夜寐洒掃庭內維民之章修爾車馬弓矢戎兵用戒戎作用逷他歷反蠻方

〔王氏曰〕肆皇天弗尚者厲王所爲如上所刺故今皇天弗尚也李氏曰天弗崇尚者○〔毛氏曰〕淪、率也○〔鄭氏曰〕胥皆也○〔朱氏曰〕弗尚厭棄之也天所不尚則淪胥以亡如泉流之易矣言無者戒之欲其不至是也○〔歐陽氏曰〕淪胥以亡者君臣皆將滅亡矣○〔毛氏曰〕洒、灑章、表也逷、遠也○〔陳氏曰〕王若不慎則君臣相陷溺而俱亡矣正宜早夜自爲潔除以爲民之章修戎器以防內外庶幾免陷溺也○〔李氏曰〕洒掃庭內只是修潔其朝廷爾當時沈荒于酒貪目前之樂而忘意外之變故戒之以修武備也○〔鄭氏曰〕用戒戎作用此備兵事之起蠻方九州之外不服者○〔王氏曰〕用攘蠻夷而逖之也

質爾人民謹爾侯度用戒不虞慎爾出話敬爾威儀無不柔嘉白圭之玷丁簟反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爲也

〔毛氏曰〕質、成也歐陽氏曰質、定也○〔蘇氏曰〕侯度、天子所以御諸侯之度也天子苟內失其人民而外慢其諸侯則將有不虞之禍起○〔朱氏曰〕話、言也○〔鄭氏曰〕嘉、善也○〔毛氏曰〕玷、缺也○〔鄭氏曰〕玉之缺尚可磨鑢而平○〔朱氏曰〕玉玷尚可磨言語一失莫能救之其戒深切矣○〔東萊曰〕柔者、遜順之辭也

無易由言無曰苟矣莫捫音門朕舌言不可逝矣無言不讎無德不報惠于朋友庶民小子子孫繩繩萬民靡不承

〔孔氏曰〕王無得輕易於言語無得言苟且如是假有不善人無執持我舌而不聽我言者言往則不可復改故須慎之○〔毛氏曰〕莫、無捫、持也○〔孔氏曰〕釋詁云朕、我也自周以前朕爲通言○〔鄭氏曰〕逝、往也○〔朱氏曰〕讎、答也○〔李氏曰〕言出乎身加乎民行發乎邇見乎遠出其言善則千

里之外應之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言行君子之樞機其施報必然不可掩也王苟能惠於朋友以及庶民小子則子孫繩繩然萬民亦莫不承順之矣惠之所及子孫且受其福則怨之所積雖子孫亦受其禍矣○〔孔氏曰〕朋友謂諸侯及卿大夫等下及庶民之子弟小子○〔蘇氏曰〕子孫繩繩而不絕也○〔東萊曰〕由言言之所由發也

視爾友君子輯音集柔爾顏不遐有愆相在爾室尚不愧于屋漏無曰不顯莫予云覯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音亦思

〔歐陽氏曰〕戒王起居左右當友君子和柔其顏以接之以習爲善道則庶幾遠罪也不遐、遐也詩人語常如此○〔毛氏曰〕輯、和也西北隅謂之屋漏覯、見也格、至也○〔鄭氏曰〕遐、遠也矧、況射、厭也○〔朱氏曰〕視爾獨居於室中之時當庶幾不愧于屋漏然後可無曰此非顯明之處而莫予見也當知神之至也不可得而測度又豈可厭倦而不敬乎此言當戒懼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而慎其獨也是則修之至也○〔東萊曰〕思、語辭也此章戒厲王以內外交修也

辟爾爲德俾臧俾嘉淑慎爾止不愆于儀不僭不賊鮮息淺反不爲則投我以桃報之以李彼童而角實虹戶公反小子

〔李氏曰〕辟、君也人君之爲德必臧善必嘉美○〔鄭氏曰〕止、容止也○〔陳氏曰〕慎其容止不過愆於威儀不僭差不賊害則未有不可以爲法者○〔毛氏曰〕僭差也○〔橫渠張氏曰〕不僭不賊則人當效之猶投桃報李之必然○〔毛氏曰〕童、無角者也虹、潰也○〔王氏曰〕童無角理譬我施惡無報我以善之理謂童而角實惑小子耳非其理也○〔東萊曰〕厲王不君故戒以君爾爲德俾臧俾嘉欲其君盡德之善也淑慎爾止不愆于儀此詩以威儀爲主故屢言之爾以善而民以善應之猶投桃報李蓋必然之理彼小人日導王爲不善而欲民應之不悖是猶童牛童羊而求其角天下寧有此理哉潰亂王聽使至傾覆者實此譬耳

荏而甚反染而漸反柔木言緡之絲溫溫恭人維德之基其維哲人告之話言順德之行其維愚人覆謂我僭民各有心

〔毛氏曰〕緡、被也柔忍之木荏染然人則被之絲以爲弓○〔歐陽氏曰〕人必先觀其質性之如何也○〔橫渠張氏曰〕柔紉之木乃弓之材溫恭之人乃德之質○〔毛氏曰〕話言古之善言也○〔鄭氏曰〕覆、猶反也僭、不信也語賢知之人以善言則順行之告愚人反謂我不信民各有心二者意不同也○〔東萊曰〕此章言人之質有美有惡故有可告語者有不可告語者若厲王蓋不可告語矣武公猶拳拳不能自已焉下章所言是也

於(音烏)乎(音呼)小子．未知臧否．(音鄙)匪手攜之．言示之事．匪面命之．言提(音啼)其耳．借曰未知．亦既抱子．民之靡盈．誰夙知而莫(音暮)成．

〔鄭氏曰〕臧、善也．於乎傷王不知善否．我非但以手攜挈之．親示以其事之是非．我非但對面語之．親提撕其耳．此言以教道之孰不可啓覺．假令人云王尚幼少．未有所知．亦以抱子長大矣．不幼少也．○〔歐陽氏曰〕靡盈不自滿．○〔朱氏曰〕人若不自盈滿．能受教戒．則豈有蚤知而反晚成者乎．○〔毛氏曰〕莫、晚也．○〔東萊曰〕武公之於厲王厚矣．故不忍遽斷以爲不可告語．猶疑其未知臧否也．

昊天孔昭．我生靡樂．視爾夢夢．(莫空反)我心慘慘．(七感反)誨爾諄諄．(之純反)聽我藐藐．(美角反)匪用爲教．覆用爲虐．借曰未知．亦聿既耄．(莫報反)

〔毛氏曰〕夢夢、亂也．慘慘、憂不樂也．○〔鄭氏曰〕孔、甚．昭、明也．昊天乎乃甚明察．我生無可樂也．視王之意夢夢然．我心之憂悶慘慘然．怨其自恣不用忠臣．○〔毛氏曰〕聽我藐藐．藐藐然不入也．○〔鄭氏曰〕我告教王口語諄諄然．王聽聆之藐藐然忽略．○〔歐陽氏曰〕君暗於上．臣憂於下．臣言甚至．而君聽甚忽．不以爲德．而反以爲罪也．○〔王氏曰〕匪以我諄諄爲教之也．覆以我爲虐之也．○〔東萊曰〕既耄非謂其老也．猶今人責未更事者曰既老大矣．甚言之也．

於乎小子．告爾舊止．聽用我謀．庶無大悔．天方艱難．曰喪厥國．取譬不遠．昊天不忒．(他得反)回遹(予遹反)其德．俾民大棘．

〔鄭氏曰〕止、辭也．不忒、不差忒也．大棘、大困急也．○〔歐陽氏曰〕我所告爾者．非我妄言．皆據舊事之已然者．庶幾聽我．猶可不至於大悔也．○〔蘇氏曰〕天方艱難周室．曰吾將喪其國．譬如夏商．其類不遠．天豈復有差忒．不然者哉．然王曾不悟．益爲邪僻之行．使民至於困急而無告也．○〔東萊曰〕史記載武公以宣王三十六年卽位．國語亦稱武公年九十五．作懿以自儆．韋昭謂懿卽抑也．說者遂以爲此詩乃追刺厲王．今考其文．如曰在于今．興迷亂于政．曰匪手攜之．言示之事．匪面命之．言提其耳．曰聽用我謀．庶無大悔．夫豈追刺之語乎．史記國語殆未可據．一以詩爲正可也．

抑十二章．三章章八句．九章章十句．

桑柔芮伯刺厲王也．(鄭氏曰芮伯、畿內諸侯王卿士也．字良夫○孔氏曰書序注云芮伯周同姓國在畿內．則芮伯姬姓也．杜預云芮國在馮翊臨晉縣．則在西都之畿內也．左傳引大風有隧以爲芮良夫之詩．)

菀(音鬱)彼桑柔．其下侯旬．捋(力活反)采其劉．瘼(音莫)此下民．不殄心憂．倉(初亮反)兄(音況)填(音塵)兮．倬彼昊天．寧不我矜．

〔毛氏曰〕興也．菀、茂盛貌．旬、言陰均．瘼、病也．○〔孔氏曰〕菀然而茂盛者．彼桑也．其葉稚而柔濡．故菀然茂盛．於此之時．人息其下．維均得蔭．○〔王氏曰〕及采其劉．則其下民爲日所暴．不見芘蔭而瘼矣．

王失德剝喪．無以芘蔭其民之譬也．劉、殺也．殺言盡之也．○〔歐陽氏曰〕他木皆有枝葉．而詩人獨以桑爲譬者．惟桑以葉用於人．常見捋采．爲空枝而人不得蔭其下．故以爲喻也．○〔鄭氏曰〕殄、絕也．○〔毛氏曰〕倉、喪．兄、滋．填、久也．(孔氏曰倉之爲喪．其義未聞．兄訓賜也．賜人之物則益滋多．故況爲滋也．釋言云烝塵也．孫炎曰烝物久之塵．則塵爲久義．古者塵填字同．故填得爲久．)○〔釋文曰〕兄、本作況．○〔蘇氏曰〕君子憂之不絕於心．悲之益久而不已．(王氏曰倉則滋久也．)號天而訴之也．○〔鄭氏曰〕倬、明大貌．

四牡騤騤．旟旐有翩．亂生不夷．靡國不泯．(面忍反)民靡有黎．具旤以燼．於乎有哀．國步斯頻．

〔毛氏曰〕騤騤、不息也．鳥隼曰旟．龜蛇曰旐．翩翩、在路不息也．夷、平．泯、滅也．○〔蘇氏曰〕厲王之亂．天下征伐不息．故見其車馬旟旐而厭苦之．○〔鄭氏曰〕亂日生不平．無國不見殘滅也．○〔王氏曰〕黎、黑也．周曰黎民．秦曰黔首．黎則黔首之謂也．民靡有黎．則是黔首靡有孑遺也．○〔鄭氏曰〕具、猶俱也．俱遇此旤以爲燼．(歐陽氏曰皆爲灰燼．)○〔毛氏曰〕頻、急也．○〔陳氏曰〕嗚呼可哀乎．國運如此之頻促也．

國步蔑資．天不我將．靡所止疑．云徂何往．君子實維．秉心無競．誰生厲階．至今爲梗．(古杏反)

〔鄭氏曰〕將、猶養也．○〔陳氏曰〕國運困窮．天不我養．○〔王氏曰〕欲避旤亂．疑於所往．天下皆是也．則靡所止疑．云徂何往也．(朱氏曰徂亦往也．云往耳．而果何所往也．)○〔毛氏曰〕厲、惡．梗、病也．○〔歐陽氏曰〕君子實維秉心無競．誰生厲階．至今爲梗者．民歸咎於上之辭也．言君子本無强爭之心．而何人生此禍亂之階．爲今人之病．意者禍有根原．其來也遠．而今人適遭之耳．其實刺禍由王致也．

憂心慇慇．念我土宇．我生不辰．逢天僤(都但反)怒．自西徂東．靡所定處．多我覯痻．(武巾反)孔棘我圉．

〔毛氏曰〕宇、居．僤、厚也．圉、垂也．○〔鄭氏曰〕辰、時也．痻、病也．○〔孔氏曰〕念己之鄉土居宅也．我生不得時．正逢天之厚怒．使我從西而往於東．無所安定而居處．是逢天怒時．故遭此勞役也．又自歎傷多矣．我之所遇之病也甚急矣．我之在邊垂甚勞也．

爲謀爲毖．亂況斯削．告爾憂恤．誨爾序爵．誰能執熱．逝不以濯．其何能淑．載胥及溺．

〔毛氏曰〕毖、愼也．○〔鄭氏曰〕恤、亦憂也．逝、猶去也．序爵、次序賢能之爵．(朱氏曰序爵．辨別賢否之道也．)執熱、手持熱物．淑、善．胥、相．及、與也．○〔蘇氏曰〕王豈不爲謀且愼哉．然而不得其道．適所以長亂而自削耳．故告之以其所當憂．誨之以序爵．且曰誰能執熱而不濯者．賢者之能已亂．猶濯之能解熱耳．今王之所任者．其何能善哉．則相與入於陷溺而已．

如彼遡風．亦孔之僾．(音愛)民有肅心．荓(普經反)云不逮．好是稼穡．力民代食．稼穡維寶．代食維好．

〔毛氏曰〕遡、鄉．僾、唈也．荓、使也．○〔鄭氏曰〕使人唈然．如鄉疾風．不能息也．(孔氏曰唈者．風唈人氣．故云使人不能息．息謂喘息也．)

〔蘇氏曰〕君子覩厲王之亂悶然如遡風之唈而不息〇〔李氏曰〕民有肅然之心本無怠慢而王乃使之至於不逮民無得以趍事於畎畝之間則其不逮者非民之罪也王使之也故芮伯告王曰好是稼穡言不敢輕於民力也其有功於民者則使之代食〇〔歐陽氏曰〕稼穡維寶代食維好者稼穡可寶當以祿養賢才而厲王不然也

天降喪亂滅我立王降此蟊賊稼穡卒痒（音羊）**哀恫**（音通）**中國具贅**（之芮反）**卒荒靡有旅力以念穹蒼**

〔歐陽氏曰〕天降喪亂將滅亡我王室（朱氏曰滅我所立之王）而歲又蝗螟爲災稼穡盡病〇〔鄭氏曰〕蟲食苗根曰蟊食節曰賊耕種曰稼收斂曰穡卒盡也痒病也恫痛也具皆哀痛乎中國之人皆空虛〇〔毛氏曰〕贅屬也（朱氏曰言危也春秋傳曰君若贅旒然與此贅同）荒虛也〇〔朱氏曰〕旅與膂同言困之極無力以念天禍也〇〔王氏曰〕穹蒼天也穹言形蒼言色也

維此惠君民人所瞻秉心宣猶考慎其相維彼不順自獨俾臧自有肺腸俾民卒狂

〔鄭氏曰〕惠順宣徧猶謀也考其輔相之行然後用之言擇賢之審〇〔李氏曰〕古者順道之君爲百姓瞻仰者以其內能秉持其心外則宣謀之于衆考察愼擇其相〇〔鄭氏曰〕臧善也〇〔朱氏曰〕自獨俾臧自以爲善也自有肺腸自有意見也狂惑也〇〔東萊曰〕善惡出於天下之同然者蓋曉然易見也不順之君其所施爲其所任用皆非天下之所謂善乃自獨使之善耳其肺腸不與人同不可曉解此民所以惑亂也

瞻彼中林甡甡（所巾反）**其鹿朋友已譖**（子念反）**不胥以穀人亦有言進退維谷**

〔毛氏曰〕甡甡衆多也谷窮也（孔氏曰谷謂山谷墜谷是窮困之義）〇〔鄭氏曰〕胥相也穀善也視彼林中其鹿羣耦行甡甡然衆多〇〔蘇氏曰〕朋友相譖不能相善曾鹿之不如是以進退無不陷焉者

維此聖人瞻言百里維彼愚人覆狂以喜匪言不能胡斯畏忌

〔毛氏曰〕瞻言百里遠慮也〇〔鄭氏曰〕胡之言何也〇〔李氏曰〕聖人則遠知禍福於未萌其所瞻視而言者至於百里無遠不察也若夫愚人則反狂以喜所謂抱火厝之積薪之下火未及然猶謂之安者也〇〔朱氏曰〕我非不能言也如此畏忌何哉言王暴虐人不敢諫也

維此良人弗求弗迪維彼忍心是顧是復民之貪亂寧爲荼毒

〔毛氏曰〕迪進也〇〔鄭氏曰〕良善也國有善人王不求索不進用之有忍爲惡之心者王反顧念而重復之言其忽賢者而愛小人貪猶欲也天下之民苦王之政欲其亂亡故安爲荼毒之行相侵暴慍恚使之然〇〔孔氏曰〕荼苦葉毒螫人蟲皆惡物故比惡行

大風有隧（音遂）**有空大谷維此良人作爲式穀維彼不順征以中垢**（古口反）

〔毛氏曰〕隧道也〇〔鄭氏曰〕大風之行有所從而來必從大空谷之中作起式用征行也〇〔陳氏曰〕大風其徑隧由於空谷而起以興人之爲善爲不善皆有所從來也〇〔蘇氏曰〕垢穢也言善人之作也以用其善小人之行也以播其穢中垢發其中之所有於外也（毛氏曰中垢言闇冥也）

大風有隧貪人敗類聽言則對誦言如醉匪用其良覆俾我悖（蒲對反）

〔毛氏曰〕類善也〇〔蘇氏曰〕風之起也有道類之敗也有自貪人在上則類之所由敗也〇〔鄭氏曰〕聽言道聽之言〇〔蘇氏曰〕誦言先王之言也〇〔李氏曰〕王之性本善但以貪人敗之故耳道聽之言則答之誦詩書之言以告之則如醉此所以見王之先入於貪人之言故也厲王既已不用其良反使我爲悖逆之行而從貪人之所爲也

嗟爾朋友予豈不知而作如彼飛蟲時亦弋獲既之陰女反予來赫

〔蘇氏曰〕朋友其僚友也〇〔鄭氏曰〕嗟爾朋友親而切磋之也鳥飛亦時爲弋射者所得之往也〇〔橫渠張氏曰〕予豈不知而作如彼飛蟲時亦弋獲千慮一得也（朱氏曰言彼之所言亦必有中也）既之陰女反予來赫予至誠密以天下之事忠告反謂予來相恐也〇〔釋文曰〕赫本亦作嚇莊子云以梁國嚇我是也〇〔東萊曰〕厲王之朝舉無信芮伯之言者故告之曰予豈不知而妄發哉如彼飛蟲時亦弋獲豈無一二或中者乎

民之罔極職涼善背爲民不利如云不克民之回遹職競用力

〔鄭氏曰〕職主也（朱氏曰職專也）〇〔毛氏曰〕涼薄也〇〔朱氏曰〕善背工爲反覆也〇〔鄭氏曰〕克勝也〇〔朱氏曰〕民之所以貪亂不知止者由此善背之人爲民所不利之事如恐不勝而力爲之也民之所以邪僻者由此輩競用力而然也回遹邪僻也反覆其言所以深惡之也

民之未戾職盜爲寇涼曰不可覆背善詈（力智反）**雖曰匪予既作爾歌**

〔毛氏曰〕戾定也〇〔蘇氏曰〕民之未定職上有盜賊之臣爲之寇也〇〔陳氏曰〕我薄告之以不可已爲爾反背而見詈矣〇〔朱氏曰〕雖汝能自文飾言此亂非我所致然我已作爾歌矣言已得其情其事已著而不可掩覆也〇〔東萊曰〕此詩本厲王之亂在於用小人故於聽任之際屢致意焉一章至四章皆極言其亂也五章告之以聽任之道而憂其不能改也六章復告以息民務農而居位食祿者不可不審擇也七章因前章息民務農之言而深歎喪亂饑饉之可哀也八章言治亂之分蓋其君向背用捨所繇異路思古而傷今也九章言君暗於上故譖毀之俗成於下自傷處斯世之難也十章言朝皆小人安其危而利其菑欲諫而不敢也十一章言王棄君子而厚小人民不堪命而王不知也十二章言治亂皆有所自來治由君子而亂由小人也十三章言王之所以疏棄君子者由小人之言

先入也十四章至十六章皆託與公卿僚輩言以反覆諷切之也.

桑柔十六章八章章八句八章章六句.

雲漢仍叔美宣王也宣王承厲王之烈內有撥亂之志遇烖而懼側身脩行下孟反欲銷去起呂反之天下喜於王化復扶又反行百姓見憂故作是詩也.鄭氏曰仍叔周大夫也.○周氏曰烈暴虐也.

〔東萊曰〕宣王之小雅始於六月言其功也其大雅始於雲漢言其心也無是心安得有是功哉.

倬彼雲漢昭回于天王曰於乎何辜今之人天降喪亂饑饉薦在見反臻靡神不舉靡愛斯牲圭璧既卒寧莫我聽.

〔孔氏曰〕倬然明大彼天之雲漢○〔鄭氏曰〕雲漢謂天河也昭光也○〔毛氏曰〕回轉也○〔鄭氏曰〕宣王時旱渴雨故宣王夜仰視天河望其候焉○〔朱氏曰〕夜晴則天河明○〔王氏曰〕瞻仰昊天不見雨候於是歎傷人之無辜而遇此喪亂饑饉也○〔毛氏曰〕薦重臻至也○〔鄭氏曰〕靡莫皆無也言王爲旱之故求於羣神無不祭也.王氏曰羣祀之廢則無不舉矣○蘇氏曰禮國之凶荒則索鬼神祭之. 無所愛於三牲禮神之圭璧又已盡矣○〔王氏曰〕神晏然莫我聽.

旱旣大甚蘊隆蟲蟲不殄禋祀自郊徂宮上下奠瘞靡神不宗后稷不克上帝不臨耗斁丁故反下土寧丁我躬.

〔王氏曰〕旱旣大甚矣則其氣蘊積隆盛蟲蟲而熱也.李氏曰說文曰蟲蟲旱氣也○毛氏曰蘊蘊而暑隆隆而雷蟲蟲而熱○鄭氏曰隆隆而雷非雨雷也.○〔鄭氏曰〕爲旱故絜祀不絕從郊而至宗廟○〔毛氏曰〕上祭天下祭地奠其禮瘞其物.孔氏曰奠謂置之於地瘞謂埋之於土禮與物皆謂爲禮事神之物酒食牲玉之屬也天言奠其禮見瘞其物地言瘞其物亦奠其禮也互以相通. 宗、奠也丁、當也○〔王氏曰〕自郊徂宮上下奠瘞則天地神示人鬼內外上下無不禋祀矣在宮之神莫尊於后稷既無以勝旱災在郊之神莫尊於帝又不顧我也○〔蘇氏曰〕窮而無告故曰與其耗敗下土寧使我躬當之無使人人被其患也.

旱旣大甚則不可推兢兢業業如霆如雷周餘黎民靡有孑遺昊天上帝則不我遺胡不相畏先祖于摧.在雷反

〔王氏曰〕旱旣大甚則不推者不可推知其故也○〔毛氏曰〕兢兢恐也業業危也○〔鄭氏曰〕心動意懼兢兢然業業然如有雷霆近發於上○〔朱氏曰〕孑然盡貌言大亂之後周之餘民僅有遺者而上天又降旱災使孑然而無復有遺.孔氏曰孑然孤獨之貌. ○〔蘇氏曰〕天將不復使我有遺餘胡爲尚不相畏哉.先祖之業將於是摧落矣.

旱旣大甚則不可沮.在呂反 赫赫炎炎云我無所大命近止靡瞻靡顧羣公先正則不我助父母先祖胡寧忍予.

〔毛氏曰〕沮止也赫赫旱氣也炎炎熱氣也○〔鄭氏曰〕旱氣大甚人皆不堪言我無芘蔭而處.陳氏曰未知死所也. 衆民之近將死亡曾無視顧而哀閔之○〔毛氏曰〕先正百辟卿士也.鄭氏曰百辟卿士雩祀所及者○孔氏曰正者長也先世爲官之長月令仲夏乃命百官雩祀百辟卿士有益於民者注云百辟卿士古之上公以下勾龍后稷之類. ○〔歐陽氏曰〕父母先祖胡寧忍予詩人述宣王訴于父母及先祖爾.

旱旣大甚滌滌徒力反山川旱魃蒲末反爲虐如惔音談如焚我心憚徒旦反暑憂心如熏羣公先正則不我聞昊天上帝寧俾我遯.

〔毛氏曰〕滌滌旱氣也山無木川無水.王氏曰山枯川竭如滌濯然也. 魃旱神也惔燎之也熏灼也○〔鄭氏曰〕旱氣生魃而害益甚艸木燋枯如見焚燎然憚猶畏也○〔李氏曰〕羣公先正則不我聞亦上文意○〔蘇氏曰〕宣王所以祈旱者至矣而莫之答故曰茍吾之不善不當天心則寧使我遯去以避賢者無以我苦此庶民也.

旱旣大甚黽勉畏去胡寧瘨都田反我以旱憯七感反不知其故祈年孔夙方社不莫音暮昊天上帝則不我虞敬恭明神宜無悔怒.

〔蘇氏曰〕始以旱故欲遯去以避賢者既又以爲棄位以避憂患非人主之義故黽勉不去以求濟斯難畏不敢也○〔朱氏曰〕憯曾也○〔鄭氏曰〕瘨病也天何曾病我以旱曾不知爲政所失而致此害○〔王氏曰〕胡寧瘨我以旱憯不知其故則王之自反也蓋以至矣○〔鄭氏曰〕虞度也我祈豐年甚早.孔氏曰月令孟春祈穀上帝孟冬祈來年於天宗是也. 祭四方與社又不晚.孔氏曰郊以社以方是也. 天曾不度知我心肅事明神如是明神宜不恨怒於我我何由當遭此旱也○〔毛氏曰〕悔恨也.

旱旣大甚散無友紀鞫居六反哉庶正疚音救哉冢宰趣七口反馬師氏膳夫左右靡人不周無不能止瞻仰昊天云如何里.

〔蘇氏曰〕旱旣甚國用空竭無以紀綱羣臣朋友.鄭氏曰人君以羣臣爲友○王氏曰人道相友則吉凶慶弔有紀以合之旱大甚財不足以爲禮則無友紀○橫渠張氏曰友宜作有. ○〔鄭氏曰〕鞫窮也庶正衆官之長也疚病也窮哉病哉者念此諸臣勤於事而困於食以此言勞倦也○〔毛氏曰〕歲凶年穀不登則趣馬不秣.孔氏曰趣馬之官不以粟秣養其馬. 師氏弛其兵.孔氏曰師氏掌使其屬率四夷之隸各以其兵服守王門外且蹕世掌近王之

兵故令弛其兵也。馳道不除。孔氏曰。不使大除治之。祭事不縣。孔氏曰。不縣其樂。膳夫徹膳。左右布而不脩。孔氏曰。布列於位。不令有所脩造。大夫不食粱。士飲酒不樂。○〔橫渠張氏曰〕廉人不周無不能止。自庶正而下。皆使周急於民。若供御之物。則凡皆可止去。○〔鄭氏曰〕里。憂也。王愁悶於不雨。但仰天曰。當如我之憂何。朱氏曰。里。與漢書。李布傳。無俚之俚同。當爲無聊賴之義。○蘇氏曰。里。居也。宣王遭旱。始欲以身當之而不得。中欲以身逃之而不能。故於其終。仰而訴之於天曰。將使我如何居哉。○〔釋文曰〕里。本作瘇。爾雅作悝。爾雅釋詁曰。悝。憂也。

瞻卬昊天。有嘒呼惠反其星。大夫君子。昭假音格無贏。音盈大命近止。無棄爾成。何求爲我。以戾庶正。瞻仰昊天。曷惠其寧。

〔毛氏曰〕嘒。衆星貌。假。至也。○〔孔氏曰〕宣王以旱之故。遂瞻望仰視於昊天。唯見其嘒然光明之衆星。未有雨徵。○〔呂氏曰〕昭。明也。贏。餘也。所以事神者無餘矣。○〔朱氏曰〕大夫君子。所以竭其精誠而助王昭假于天者。已無餘矣。雖今死亡將近。然不可以棄其前功。當益求其所以昭假于上者而修之。若此者。非求爲我之一身。爾乃所以定衆正也。瞻仰昊天。果何時而惠我以安寧乎。○〔蘇氏曰〕我亦何求爲哉。將以定爾庶正而已。未有民不寧而庶官定者也。○〔鄭氏曰〕瞻卬昊天。曷惠其寧。渴雨之至也。

雲漢八章。章十句。

崧高。尹吉甫美宣王也。天下復音服平。能建國親諸侯。褒保毛反賞申伯焉。鄭氏曰。尹吉甫申伯。皆周之卿士也。尹。官氏。申。國名。

崧高維嶽。駿音峻極于天。維嶽降神。生甫及申。維申及甫。維周之翰。四國于蕃。四方于宣。

〔毛氏曰〕崧。高貌。山大而高曰崧。嶽。四嶽也。東嶽岱。南嶽衡。西嶽華。北嶽恆。堯之時。姜氏爲四伯。掌四嶽之祀。述諸侯之職。於周則有甫有申有齊有許也。駿。大。極。至也。嶽降神靈和氣以生申甫。李氏曰。山大而高曰崧。郭璞注曰。今中嶽嵩高。蓋依此名。是凡大而高者皆可名之曰崧。非專指中嶽也。郭璞注可見。○〔孔氏曰〕其山高大。上至于天。○〔王氏曰〕甫也申也。其先實主嶽事。故天祚其子孫。則維嶽降神。生甫及申也。○〔毛氏曰〕翰。榦也。王氏曰。翰。垣屋所恃以立。○〔王氏曰〕蕃。言扞蔽。宣。言敷播。○〔李氏曰〕是二人者。皆爲周室之屏翰。○〔蘇氏曰〕蔽其患難。而宣其德澤於天下。○〔東萊曰〕甫申。意者皆宣王時賢諸侯。同有功於王室者。甫雖不見於經。以文意考之。蓋當如此。鄭氏乃遠取訓夏贖刑之甫侯。殆非也。

亹亹申伯。王纘祖管反之事。于邑于謝。南國是式。王命召伯。定申伯之宅。登是南邦。世執其功。

〔鄭氏曰〕亹亹。勉也。纘。繼。于。於。式。法也。申伯亹亹然勉於德。以賢入爲王之卿士。佐王有功。王又欲使繼其故諸侯之事。改大其邑。使爲侯伯。南方之國皆統理。孔氏曰。杜預云。申國在南陽宛縣。在洛邑之南也。作邑於謝。蓋申伯本國近謝。○〔孔氏曰〕

申伯之賢。當使南國法之。○〔王氏曰〕爲申伯建國而曰邑者。國之所都亦曰邑。作邑于豐。商邑翼翼是也。○〔蘇氏曰〕謝。周之南土也。召伯。召虎也。○〔孔氏曰〕王乃命召伯先營謝邑。以定申伯之居。○〔毛氏曰〕登。成也。○〔陳氏曰〕世執其功者。以南邦傳嗣也。

王命申伯。式是南邦。因是謝人。以作爾庸。王命召伯。徹申伯土田。王命傅御。遷其私人。

〔鄭氏曰〕庸。功也。召公既定申伯之居。王乃親命之。使爲法於南邦。因是故謝邑之人而爲國。以起女之功。毛氏曰。庸。城也。徹者。定其井牧。正其賦稅。孔氏曰。九夫爲井。隰皐之地。九夫爲牧。二牧而當一井。○李氏曰。徹。什一之法也。○〔毛氏曰〕御。治事之官也。蘇氏曰。傅。王治事之臣也。私人。家臣也。孔氏曰。私人者。對王朝之臣爲公人。家人爲私屬也。有司徹云。主人降獻私人。○〔王氏曰〕遷其私人。使就國也。

申伯之功。召伯是營。有俶尺叔反其城。寢廟既成。既成藐藐。王錫申伯。四牡蹻蹻。渠略反鉤膺濯濯。直角反

〔李氏曰〕申伯之功。言城謝之事。乃召伯所營。詩曰。肅肅謝功。召伯營之。○〔毛氏曰〕俶。作也。○〔王氏曰〕俶。始也。○〔鄭氏曰〕作城郭及寢廟。定其人神所處。○〔毛氏曰〕藐藐。美貌。蹻蹻。壯貌。鉤膺。樊纓也。孔氏曰。鉤者。馬婁頷之金。鉤膺者。謂膺上有飾。謂膺有樊纓也。案巾車金路鉤樊纓九就。同姓以封。申伯異姓而得此賜者。以其命爲侯伯。故得車如上公。濯濯。光明也。○〔鄭氏曰〕已成。告王。王乃賜申伯。爲將遣之。

王遣申伯。路車乘馬。我圖爾居。莫如南土。錫爾介圭。以作爾寶。往近王舅。南土是保。

〔孔氏曰〕王於是發遣申伯。令使之國。故贈送之以大路之車。○〔毛氏曰〕乘馬。四馬也。○〔鄭氏曰〕王以正禮遣申伯之國。故復有車馬之賜。因告之曰。我謀女之所處。無如南土之最善。○〔毛氏曰〕寶。瑞也。鄭氏曰。圭長尺二寸。謂之介。非諸侯之圭。故以爲寶。諸侯之瑞圭。自九寸而下。○王氏曰。介圭。非諸侯所宜有也。寶玉。非所以分異姓也。賜爾介圭以作爾寶。則加賜焉。非常禮也。○〔毛氏曰〕近。已也。鄭氏曰。近。辭也。如彼記之子之記。○孔氏曰。近得爲已。其聲相近。故箋申之云。如彼已之已。申伯。宣王之舅。○〔鄭氏曰〕保。守也。安也。○〔孔氏曰〕皆命遣之辭。○〔東萊曰〕介圭。在周官雖天子所服。韓奕曰。以其介圭入覲于王。則當是諸侯之瑞圭。蓋介之爲言大也。詩人特美大其圭而稱之。非周官之介圭也。

申伯信邁。王餞賤淺反于郿。亡悲反申伯還南。謝于誠歸。王命召伯。徹申伯土疆。以峙直紀反其粻。音張式遄市專反其行。

〔鄭氏曰〕邁。行也。餞。送行飲酒也。時王蓋省岐周。故于郿。還南者。北就王命于岐周而還反也。謝于誠歸。誠歸于謝。孔氏曰。郿於漢屬右扶風。在鎬京之西。申在鎬京之東南。自鎬適申。塗不經郿。時宣王蓋省視岐周。故餞之於郿。申伯既受命。王餞。還歸于鎬。而後適申。故言北就還南也。言謝于誠歸。古人之語多倒。○朱氏曰。郿在鎬京之西。岐周之東。○〔王氏曰〕王既餞之。則申伯於是實歸其國也。言信邁誠歸。蓋以見王之數留。疑於行之不果故也。○〔鄭氏曰〕粻。糧。式。用。遄。速也。王使召公治申伯土界之所至。峙其糧者。令廬市有止宿之委積。用是速申伯之行。孔氏曰。申伯未發之時。王豫命召伯。令治申伯之國。疆境。又以時具其糧食。在道無闕乏。故得疾至。〔王氏曰〕前曰徹申伯土田者。乃始疆之也。今

曰徹申伯土疆則其彊定矣〇〔東萊曰〕是詩載封申伯如遷其私人以峙其糧莫不曲盡宣王之待元舅其恩意周浹綜理微密蓋如此也

申伯番番音波既入于謝徒御嘽嘽吐丹反周邦咸喜戎有良翰不顯申伯王之元舅文武是憲

〔毛氏曰〕番番勇武貌徒御徒行者御車也〇〔朱氏曰〕嘽嘽者衆盛也〇〔鄭氏曰〕申伯之貌有威武番番然戎猶女也〇〔毛氏曰〕不顯申伯顯矣申伯也文武是憲言有文有武也〇〔蘇氏曰〕申伯既入于謝周人皆曰汝有良翰蔽矣文武是憲言其文武皆足灋也

申伯之德柔惠且直揉汝又反此萬邦聞于四國吉甫作誦其詩孔碩其風肆好以贈申伯

〔曾氏曰〕前章所謂文武後章所謂柔惠且直辭雖異而實則同皆美其全德耳非謂既文武又柔直也〇〔孔氏曰〕以此順直之德揉服萬邦不順之國使之皆順其聲譽聞達于四方〇〔毛氏曰〕作是工師之誦也孔氏曰詩者工師樂人誦之以爲樂曲〇〔鄭氏曰〕碩大也〇〔蘇氏曰〕肆極也〇〔王氏曰〕此雅也而謂之風則以辭不迫切而能感動人之善心故謂之風也〇〔鄭氏曰〕以此贈申伯者送之令以爲樂〇〔孔氏曰〕以贈申伯則此詩之作主美申伯而已申伯有德王能建之美申伯亦所以美宣王故爲宣王詩也〇〔東萊曰〕其風肆好蓋詩有六義是篇雖雅其間固有風之體也

崧高八章章八句

烝民尹吉甫美宣王也任賢使能周室中張仲反興焉

〔陳氏曰〕崧高烝民二詩皆尹吉甫贈行之詩而序詩者皆以爲美宣王何也蓋人君委任得人而僚友之間賦詩以相娛樂則人君之美莫大焉

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音夷好呼報反是懿德天監有周昭假于下保茲天子生仲山甫

〔毛氏曰〕烝衆則彝常懿美也仲山甫樊侯也孔氏曰爵爲侯而字仲山甫也周語稱樊仲山甫諫宣王是山甫爲樊國之君也韋昭云食采於樊僖二十五年左傳說晉文公納定襄王王賜之樊邑則樊在東都之畿內也〇〔鄭氏曰〕監視假至也〇〔孟子曰〕〔孔子曰〕爲此詩者其知道乎故有物必有則民之秉彝也故好是懿德楊氏曰孟子釋詩於其本文加四字而已而語自明矣今之說詩者殊不知此〇〔楊氏曰〕近取諸身百體五藏達之於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皆物也而各有則視聽言動必由禮焉此一身之則也爲君而止於仁爲臣而止於忠爲父而止於慈爲子而止於孝此君臣父子之則也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此夫婦朋友長幼之則也皆天理之常故曰民之秉彝也故好是懿德〇〔李氏曰〕天視有周之德昭明乎下用保茲天子而生仲山甫董仲舒曰上天佑之爲生賢佐蓋謂此也〇〔朱氏曰〕昭格于下言周能以明

德感格于天而在下也〇〔東萊曰〕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固莫不秉彝好德也蓋有鍾氣之粹者焉故曰天監有周昭假于下保茲天子生仲山甫

仲山甫之德柔嘉維則令儀令色小心翼翼古訓是式威儀是力天子是若明命使賦

〔鄭氏曰〕嘉美令善也儀威儀色顏色容貌翼翼恭敬古訓先王之遺典也式法也〇〔蘇氏曰〕力勉也〇〔毛氏曰〕若順賦布也〇〔王氏曰〕天子有明命則使仲山甫賦之〇〔東萊曰〕柔嘉維則不過其則也過其則斯爲弱不得謂之柔嘉矣令儀令色小心翼翼言其表裏柔嘉也古訓是式威儀是力言其學問進修也天子是若明命使賦言其發而措之事業也此章蓋備舉仲山甫之德

王命仲山甫式是百辟音璧纘戎祖考王躬是保出納王命王之喉舌賦政于外四方爰發

〔鄭氏曰〕百辟百君戎猶女也〇〔李氏曰〕王命仲山甫曰我以汝爲百辟之長而繼女之祖考而保我王躬觀此則知山甫之祖考嘗爲是官矣爲山甫乃世其家也〇〔朱氏曰〕出承而布之也納行而復之也喉舌所以出言也〇〔鄭氏曰〕布政於畿外天下莫不發應〇〔東萊曰〕仲山甫之職外則總領諸侯內則輔養君德入則典司政本出則經營四方式云者表率儀法之謂也保云者保其身體傳之德義之謂也此章蓋備舉仲山甫之職

肅肅王命仲山甫將之邦國若否音鄙仲山甫明之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夙夜匪解以事一人

〔鄭氏曰〕將奉行若順也順否猶臧否謂善惡也夙早也一人斥天子〇〔李氏曰〕王之命肅肅然而嚴仲山甫將而行之〇〔東萊曰〕明亦哲也竝言之則明者哲之發哲者明之實也既明且哲而後可以保身甚矣保身之難也說者或謂仲山甫事宣王則保身者非全身遠害之謂蓋泥矣保身乃己事豈爲治亂而增損哉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本非末節也至於偷生徇私養小失大如是而全身遠害則君子賤之耳仲山甫在宣王之時羣臣之任遇莫先焉而察省其身奉事其王者無一毫怠忽信所謂小心翼翼矣

人亦有言柔則茹音汝之剛則吐之維仲山甫柔亦不茹剛亦不吐不侮矜寡不畏彊禦

〔孔氏曰〕人有常言人之恆性莫不柔者則茹食之剛者則吐出之喻見寡弱者則侵侮之彊盛者則避畏之維有仲山甫則不然不侮不畏即是不茹不吐既言其喻又言其實以充之〇〔東萊曰〕此言仲山甫之德剛柔不偏也而二章首舉仲山甫之德獨以柔嘉維則蔽之崧高稱申伯番番終論其德亦曰柔惠且直然則入德之方其可知矣

人亦有言德輶餘久反如毛民鮮克舉之我儀圖之維仲山甫舉之愛莫助之袞職有闕維仲山甫補之

〔鄭氏曰〕輶輕也人之言云德甚輕然而衆人寡能舉之我吉甫自我也愛惜也仲山甫能獨舉此德而行之惜乎莫能助之者多仲山甫之德歸功言耳〇〔毛氏曰〕儀宜也〇〔釋文〕儀作義曰毛如字

宜也。鄭作義。○〔陳氏曰〕圖者、圖謀之。朱氏曰、儀、度也。我於是而謀度其能舉之者、則惟仲山甫而已。○〔毛氏曰〕袞冕者、君之上服也。○〔鄭氏曰〕袞職者、不敢斥王之言也。王之職有闕、能補之者、仲山甫也。○〔朱氏曰〕其德如是、故能補袞職之闕。孟子曰、惟大人爲能格君心之非。仲山甫有焉。

仲山甫出祖。四牡業業。征夫捷捷。在接反 每懷靡及。四牡彭彭。八鸞鏘鏘。七羊反 王命仲山甫。城彼東方。

〔蘇氏曰〕王命仲山甫城齊。祖祭而行。其馬業業而捷。其徒捷捷而敏。猶常恐不及事也。東方、則齊也。○〔鄭氏曰〕彭彭、行貌。鏘鏘、鳴聲。以此車馬命仲山甫使行。言其盛也。○〔毛氏曰〕東方、齊也。古之諸侯之居逼隘、則王者遷其邑而定其居。蓋去薄姑而遷於臨菑也。孔氏曰、史記齊世家云、獻公元年、徙薄姑都治臨菑。計獻公當夷王之時、與此傳不合。

四牡騤騤。求龜反 八鸞喈喈。音皆 仲山甫徂齊。式遄其歸。吉甫作誦。穆如清風。仲山甫永懷。以慰其心。

〔毛氏曰〕騤騤、猶彭彭也。喈喈、猶鏘鏘也。遄、疾也。言周之望仲山甫也。清微之風、化養萬物者也。○〔朱氏曰〕式遄其歸、不欲其久於外也。穆、深長也。永懷、既行而有所懷思也。○〔鄭氏曰〕述其美以慰安其心。○〔曾氏曰〕賦政于外、雖亦仲山甫之職、然保王躬、補王闕、尤其所願。城彼東方、其心永懷。蓋有所不安者。尹吉甫深知之、作誦而告以遄歸、所以安其心也。

烝民八章、章八句。

韓奕、音亦 尹吉甫美宣王也。能錫命諸侯。鄭氏曰、韓、姬姓之國也。後爲晉所滅。幽王九年、史伯對鄭桓公曰、武王之子應韓不在。

奕奕梁山。維禹甸之。有倬其道。韓侯受命。王親命之。纘戎祖考。無廢朕命。夙夜匪解。虔共音恭爾位。朕命不易。榦古旦反不庭方。以佐戎辟。音璧

〔毛氏曰〕奕奕、大也。甸、治也。禹治梁山、除水災。鄭氏曰、梁山之野、堯時俱遭洪水。禹甸之者、決除其災、使成平田、定貢賦。 受命、爲侯伯也。○〔鄭氏曰〕梁山於韓國之山最高大、爲國之鎮、所望祀焉。故美大其貌奕奕然。梁山、今左馮翊夏陽西北。倬然著明。○〔朱氏曰〕禹貢所謂治梁及岐者、在今同之韓城。將言韓侯、故先序其國曰、梁山之下有倬然之道。此韓侯所從朝周以受命者也。○〔釋文曰〕倬、明貌。韓詩作晫。○〔陳氏曰〕梁山、禹治水、其功有被於此山者。自禹之後無傳焉。○〔鄭氏曰〕戎、猶女也。朕、猶我也。○〔毛氏曰〕虔、固也。○鄭氏曰、古之恭字或作共。榦作楨榦而正之。戎辟、女君王自謂也。○〔孔氏曰〕王親自命之云、當紹繼汝祖考之舊職、復爲侯伯。○〔王氏曰〕既命之纘汝祖考、又戒使其無廢朕命。虔共爾位、既戒以夙夜匪解、虔共爾位、又戒以朕命不復改易、當榦不庭方、以佐汝辟也。不庭方、謂不寧侯也。蘇氏曰、不庭、不來庭也。

四牡奕奕。孔修且張。韓侯入覲。以其介圭。入覲于王。王錫韓侯。淑旂綏章。簟茀音弗錯衡。玄袞赤舄。音昔 鉤膺鏤音漏鍚。音羊 鞹苦郭反鞃苦宏反淺幭。莫歷反 鞗音條革金厄。

〔毛氏曰〕修、長。張、大。覲、見也。○〔鄭氏曰〕韓侯乘長大之四牡、奕奕然以覲於宣王。○〔孔氏曰〕毛氏於嵩高以介圭爲所執之瑞、則此言介圭亦爲瑞也。朱氏曰、覲禮、執圭所以合瑞也。○鄭氏曰、覲於王而奉享禮、貢其國所出之寶。○孔氏曰、箋以入覲於王爲行享禮、介圭則是爲享之物。大行人陳諸侯見王之禮云、廟中將幣三享。○〔鄭氏曰〕此覲乃受命。先言受命者、顯其美也。王氏曰、謂韓侯來朝、多錫以厚之。○〔毛氏曰〕淑、善也。交龍爲旂。鄭氏曰、善旂、旂之善色者也。 綏、大綏也。孔氏曰、即王制所謂天子殺下大綏者。夏采注云、徐州貢夏翟之羽、有虞氏以爲綏、後世或無、染鳥羽而用之、或以旄牛尾爲之、綴於幢上、所謂注旄於竿首者。然則綏者、即交龍旂竿所建、與旂共一竿。爲貴賤之表章、故云綏章。○〔鄭氏曰〕簟茀、漆簟以爲車蔽、今之藩也。孔氏曰、巾車云、王之喪車五乘、其五曰漆車、藩蔽。注云、漆席以爲之。此車禫所乘也。禫將即吉、尚以漆席爲藩、明吉車之等漆之也。○〔毛氏曰〕錯衡、文衡也。孔氏曰、錯置文采爲車之衡。○〔孔氏曰〕元袞、以元爲衣、而畫以袞龍。赤舄、赤色之舄。○〔鄭氏曰〕鉤膺、樊纓也。眉上曰錫、刻金飾之、今當盧也。孔氏曰、馬鞅鉤以金爲之。膺上有飾、即樊纓是也。樊讀如鞶帶之鞶、謂今馬大帶。纓當膺者。當盧者、當馬之額、盧在眉眼之上。按巾車玉路錫、樊纓。金路鉤、樊纓。注云、金路無錫有鉤、此言鉤膺、必金路矣。而得有鏤錫者、蓋特賜之。○〔毛氏曰〕鞹、革也。鞃、軾中也。孔氏曰、鞹者、去毛之皮也。軾者、兩輢之間有橫木可憑者也。鞃鞹者、蓋以去毛之皮施於軾之中央、持車使牢固也。淺、虎皮淺毛也。幭、覆式也。孔氏曰、幭、禮記作幦、周禮作複、莫歷反、字異而義同。玉藻言有羔幦鹿幦、春官巾車言大複犴複、皆以有毛之皮爲幦。是覆式之名。覆在軾上也。○〔鄭氏曰〕鞗革、謂轡也。以金爲小環、往往纏搤之。孔氏曰、轡首謂之革、注云者、言其非一二處也。○〔王氏曰〕淑旂綏章、於綍後建之。簟茀在後。衡在左右。鉤膺鏤鍚。鞹鞃淺幭。鞗革金厄。則皆在前。

韓侯出祖。出宿于屠。音徒 顯父音甫餞之。清酒百壺。其殽維何。炰薄交反鱉鮮魚。其蔌音速維何。維筍恤尹反及蒲。其贈維何。乘馬路車。籩豆有且。子餘反 侯氏燕胥。

〔鄭氏曰〕祖將去而祀軷也。既覲而反國、必祖者、尊其所往、去則如始行焉。祖於國外、畢乃出宿。○〔毛氏曰〕屠、地名也。○〔鄭氏曰〕顯父、周之卿士也。餞送之、故有酒。○〔孔氏曰〕清美之酒、乃多至於百壺。○〔鄭氏曰〕炰鱉以火熟之也。鮮魚、中膾者也。○〔毛氏曰〕蔌、菜殽也。○〔鄭氏曰〕筍、竹萌也。蒲、深蒲也。孔氏曰、醢人注云、深蒲、蒲始生水中是也。 贈、送也。王既使顯父餞之、又使送以車馬、所以贈厚意也。且、多貌。胥、皆也。諸侯在京師未去者、以顯父餞之時、皆來相與燕。其籩豆且然、榮其多也。朱氏曰、胥、辭也。○〔東萊曰〕覲禮稱來朝之諸侯皆曰侯氏。然則此所謂侯氏、或者專指韓侯也歟。

韓侯取妻。汾符云反王之甥。蹶俱衛反父之子。韓侯迎止。于蹶之里。百兩彭彭。八鸞鏘鏘。不顯其光。諸娣大計反從之。祁祁巨移反如雲。韓侯顧之。爛其盈門。

〔朱氏曰〕此言韓侯既覲而還、遂以親迎也。○〔毛氏曰〕蹶父、卿士也。○〔鄭氏曰〕汾王、厲王也。厲王流于彘、在汾水之上、故詩人因以號之。孔氏曰、彘於漢則河東永安縣也。永安西臨汾水。 姊妹之子爲甥。王之甥、卿士之子、言尊貴

也。子厥之里。厥父之里。百兩。百乘。不顯、顯也。光、猶榮也。氣有光榮也。○孔氏曰。每車皆有八鸞之聲。○〔毛氏曰〕。祁祁、徐靚也。如雲、言衆多也。諸侯一娶九女。二國媵之。諸娣、衆妾也。鄭氏曰。媵者必姪娣從之。○〔孔氏曰〕。其妻出於厥父之門。諸娣隨而從之如雲。韓侯於是回顧而視之。見其鮮明粲爛然。其盈滿於厥父之門也。

蹶父孔武。靡國不到。為（于偽反）韓姞（其一反）相攸。莫如韓樂。孔樂韓土。川澤訏訏（況甫反）。魴（音房）鱮（音序）甫甫。麀（音憂）鹿噳噳（愚甫反）。有熊有羆。有貓（如字又武交反）有虎。慶既令居。韓姞燕譽。

〔毛氏曰〕。姞、蹶父姓也。○〔鄭氏曰〕。相、視。攸、所也。蹶父甚武健。為王使於天下。國國皆至。為其女視其所居。韓國最樂。○〔毛氏曰〕。訏訏、大也。甫甫然、大也。噳噳然、衆也。貓、似虎淺毛者也。○〔鄭氏曰〕。甚樂矣。韓國之土也。川澤寬大。衆魚禽獸備有。言饒富也。○〔朱氏曰〕。慶、喜也。令、善也。喜其有此善居也。○〔鄭氏曰〕。韓姞則安之。盡其婦道。有顯譽。蘇氏曰。譽、樂也。○〔王氏曰〕。韓侯娶妻。何豫於王政。而詩言此。蓋汾王失道。王室幾喪。為諸侯所卑侮。則王甥亦安能相攸。惟宣王任賢使能。然後汾王之甥。更為樂國賢君之所願娶。而威儀備具光顯如此。乃所謂邦之榮懷也。○〔東萊曰〕。古者任遇方面之臣。既盡其禮。復恤其私。使之內外光顯。體安志平。然後能展布自竭。為王室之屏翰。詩人述宣王能錫命諸侯。而因道其娶之盛。其意蓋在於此。而王室尊安。人情暇樂。亦莫不在其中矣。靡國不到。特言涉歷邦國之多。非必國國皆至也。

溥彼韓城。燕師所完。以先祖受命。因時百蠻。王錫韓侯。其追其貊（武伯反）。奄受北國。因以其伯。實墉實壑。實畝實籍。獻其貔（音毗）皮。赤豹黃羆。

〔鄭氏曰〕。溥、大也。○〔毛氏曰〕。師、衆也。○〔朱氏曰〕。董氏曰。燕、召公之國也。疑韓初封時。王命以其衆為築此城也。○〔毛氏曰〕。因時百蠻、長是蠻服之百國也。追、貊、戎狄國也。奄、撫也。鄭氏曰。撫柔其所受北面之國。實墉實壑、言高其城、深其壑也。○〔蘇氏曰〕。王以韓侯之先、因是百蠻而長之。故錫之以追人、貊人、受之以北方之國。使復為之伯焉。韓侯於是命諸侯各修其城池。治其田畝。正其稅法。以時貢其所有於王。○〔釋文曰〕。壑、城池也。○〔鄭氏曰〕。籍、稅也。孔氏曰。公羊傳曰。什一而籍。是籍為稅之義也。○〔孔氏曰〕。所部諸國之城壑也。○〔釋獸云〕。貔、白狐。郭璞曰。一名執夷。虎豹之屬也。陸璣曰。貔似虎。或曰似熊。赤豹、毛赤而文黑。羆大於熊。有黃羆赤羆。貔言皮。則豹羆亦獻皮也。○〔東萊曰〕。春秋之時。城邢、城楚丘、城緣陵、城杞之類。皆合諸侯為之。霸令尚如此。則周之盛時。命燕城韓。固常政也。

韓奕六章。章十二句。

江漢、尹吉甫美宣王也。能興衰撥亂。命召公平淮夷。鄭氏曰。召公、召穆公也。名虎。

〔陳氏曰〕。淮夷之地不一。徐州在淮北。徐州有夷。則淮夷之在北者也。揚州在淮南。揚州有夷。則淮夷之在南者也。江漢、常武二篇。同為宣王之詩。而同言淮夷。召虎既平淮夷。而告成於王矣。常武之詩又曰。鋪敦淮濆。仍執醜虜。故知淮夷之地不一。以地里考之。曰江漢之滸。王命召虎者。是淮陽之夷也。若在淮北。則江漢非所由入之路矣。曰率此淮浦。省此徐土者。是淮北之夷也。若在淮南。則徐土非聯接之地矣。

江漢浮浮。武夫滔滔（吐刀反）。匪安匪遊。淮夷來求。既出我車。既設我旟。匪安匪舒。淮夷來鋪。

〔鄭氏曰〕。江漢之水、合而東流。浮浮然。孔氏曰。禹貢。嶓冢導漾。東流為漢。又東為滄浪之水。過三澨、至于大別。南入於江。是到大別之南。漢與江合東流也。漢書地理志。大別在廬江安豐縣界。則江漢合處在揚州之境也。如此。則召公伐淮夷。當在淮水之南。常武所伐淮夷。應在淮水之北。當淮之南北皆有夷也。○〔王氏曰〕。武夫滔滔、則以其衆逝也。○〔蘇氏曰〕。行者皆莫敢安。徐曰。吾之來也。維淮夷是求。是鋪。言用命也。○〔鄭氏曰〕。車、戎車也。鳥隼曰旟。○〔朱氏曰〕。鋪、陳也。陳師以伐之也。○〔勃海胡氏曰〕。杜預云。禹貢漢水至大別。南入江。在江夏界。疏謂大別在廬江安豐縣。按漢水入江。乃今漢陽軍之大別山。山之北漢口是也。漢口亦曰沔口。亦曰夏口。江東、即鄂州江夏郡也。至安豐一千五百里。豈江漢相合。古今不同哉。○〔東萊曰〕。胡氏辨江漢合流。既得之矣。但去淮夷絕遠。於經文頗不合。或者會江漢諸侯之師以伐之歟。

江漢湯湯（書羊反）。武夫洸洸（音光）。經營四方。告成于王。四方既平。王國庶定。時靡有爭。王心載寧。

〔孔氏曰〕。湯湯然、流盛。○〔毛氏曰〕。洸洸、武貌。○〔鄭氏曰〕。召公既受命伐淮夷。服之。復經營四方。告功於王。蘇氏曰。遂經營其旁國。功告於王。庶、幸。時、是也。載之言則也。○〔孔氏曰〕。無有叛戾乖爭者。

江漢之滸（音虎）。王命召虎。式辟四方。徹我疆土。匪疚（音救）匪棘。王國來極。于疆于理。至于南海。

〔朱氏曰〕。此下四章。皆述王冊命召穆公。與公復于王之辭。首尾大抵類今人所藏古器物銘識。蓋古人文字之常體也。再言江漢之滸者。繫上事起下事也。○〔陳氏曰〕。王命召虎自彼江漢之滸而伐之。非謂宣王臨江漢之地而命召虎也。○〔鄭氏曰〕。滸、水涯也。疚、病。棘、急。極、中也。○〔蘇氏曰〕。王命召公闢四方之侵地而治其疆界。非以病之。非以急之也。使來於王國取中焉耳。召公於是疆理其地。至南海而止。○〔李氏曰〕。于疆于理。至於南海。此以見復文武之境土也。○〔東萊曰〕。淮夷在南。故極其遠而言之曰至于南海。

王命召虎。來旬來宣。文武受命。召公維翰。無曰予小子。召公是似。肇敏戎公。用錫爾祉。

〔毛氏曰〕。旬、徧也。○〔蘇氏曰〕。宣、布也。○〔朱氏曰〕。自江漢之滸言之。故曰來。言王命召虎。來此江漢之滸。徧治其事。以布王命。○〔鄭氏曰〕。召康公名奭。召虎之始祖也。昔文王武王受命。召康公為之楨

幹之臣。故述其祖之功以勸之。○〔陳氏曰〕汝不必言事我小子之故。自當繼似汝先祖康公。李氏曰。汝今無以我爲小子不足與有爲。當繼召穆公之功也。○〔毛氏曰〕敏、疾。公、事也。○〔蘇氏曰〕汝敏於戎事。我是用錫汝以福。○〔東萊曰〕肇、始也。自召康公之後。其風烈寂寥無聞矣。至穆公始復敏於從事。以繼其烈。

釐力之反爾圭瓚、才旱反秬音巨鬯初亮反一卣。音酉告于文人。錫山土田。于周受命。自召祖命。虎拜稽首。天子萬年。

〔毛氏曰〕釐、賜也。九命賜圭瓚秬鬯。孔氏曰。賜汝以圭柄之玉瓚。文人、文德之人也。○〔鄭氏曰〕秬鬯、黑黍酒也。謂之鬯者。芬香條鬯也。王錫召虎以鬯酒一尊。使以祭其宗廟。告其先祖。○〔孔氏曰〕釋器云。卣、中尊。案鬱人掌和鬱鬯以實彝而陳之。則鬯當在彝。而此及尚書左傳皆云秬鬯一卣者。當祭之時乃在彝。賜時未祭。故卣盛之。○〔鄭氏曰〕周、岐周也。自、用也。宣王欲尊顯召虎。故如岐周。始受山川土田之賜命。用其祖召康公受封之禮。岐周、周之所起。爲其先祖之靈。故就之。孔氏曰。時實周世。而特言于周受命。明非京師。以虎祖康公在岐周事文武有功而受采地。今虎嗣其業。功與之等。故往岐周命之。祭統云。賜爵祿必於大廟。以岐是周之所起。有別廟在焉。拜稽首者。受王命策書也。臣受恩無可以報謝者。稱言使君壽考而已。

虎拜稽首。對揚王休。作召公考。天子萬壽。明明天子。令聞音問不已。矢其文德。洽此四國。

〔鄭氏曰〕揚、稱。揚、對。答休美。作、爲也。○〔毛氏曰〕考、成也。○〔陳氏曰〕王休、王之休命也。召虎受此休命。以對揚於王下。以告成於召公。朱氏曰。作召公考。當闕之以俟知者。○〔毛氏曰〕矢、施也。洽、和洽也。○〔朱氏曰〕明明天子。令聞不已。矢其文德。洽此四國。此召虎所以稱頌其君之辭。言武功之不可恃。亦所以戒之也。

江漢六章。章八句。

常武、召穆公美宣王也。有常德以立武事。因以爲戒然。

〔毛氏曰〕詩中無常武字。召穆公特名其篇。

赫赫明明。王命卿士。南仲大音泰下同祖。大師皇父。整我六師。以修我戎。既敬既戒。惠此南國。

〔孔氏曰〕赫赫明明者。宣王命將之顯也。○〔王氏曰〕所命之卿士。言其世。則以南仲爲太祖。言其官。則大師。言其字。則皇父也。○〔鄭氏曰〕南仲、文王時武臣也。以修我戎。是治其甲兵之事。命將以本其祖者。因有世功。於是尤顯。○〔蘇氏曰〕宣王命其卿士皇父南征徐方。皇父以卿士而兼太師。○〔孔氏曰〕當恭敬而臨之。戒懼而處之。○〔董氏曰〕伐其暴亂。所以惠之也。

王謂尹氏。命程伯休父。左右陳行。戶剛反戒我師旅。率彼淮浦。省此徐土。不留不處。三事就緒。

〔毛氏曰〕尹氏、掌命卿士。蘇氏曰。尹氏、尹吉甫也。程伯休父、始命爲大司馬。李氏曰。楚語曰。重黎氏其在周。程伯休父其後也。當宣王時。失其官守。爲司馬氏。是程伯休父嘗爲司馬。

浦、涯也。○孔氏曰。上命元帥。此命司馬。王謂其內史大師尹氏。汝當爲策書。命此程國之伯字休父者爲大司馬。○〔鄭氏曰〕軍禮司馬掌其誓戒。孔氏曰。司馬職云。大司馬掌其戒令。○〔蘇氏曰〕使之左右陳其行列而戒令之曰。往循淮之上而視徐土。無久留處其地。以患苦其民。○〔鄭氏曰〕三農之事。皆就其業。孔氏曰。太宰九職。一曰三農生九穀。注云。三農、原隰及平地。○朱氏曰。三農、上中下農夫也。○〔朱氏曰〕徐土、徐州之土。淮北之夷也。下章所謂徐方徐國。亦即此爾。上章既命皇父。而此章又命程伯休父者。蓋王親命太師以三公出將。而謂內史命司馬以六卿副之耳。

赫赫業業。有嚴天子。王舒保作。匪紹匪遊。徐方繹音亦騷。震驚徐方。如雷如霆。徐方震驚。

〔王氏曰〕赫赫、顯也。業業、大也。○〔毛氏曰〕舒、徐也。保、安也。○〔鄭氏曰〕作、行也。○〔蘇氏曰〕紹、急也。說文曰。紹、糾緊也。○〔毛氏曰〕遊、遨遊也。○〔朱氏曰〕繹、連絡也。○〔毛氏曰〕騷、動也。○〔蘇氏曰〕王之南征也。人望其赫赫業業之威而畏之曰。有嚴哉天子也。然王則徐而安行。不急不緩。而徐之人莫不震動。如雷霆作於其上。不遑安矣。

王奮厥武。如震如怒。進厥虎臣。闞呼檻反如虓火交反虎。鋪普吳反敦淮濆。符云反仍執醜虜。截彼淮浦。王師之所。

〔孔氏曰〕既到淮浦。臨陣將戰。王乃奮揚其威武。如雷之大震其聲。如人之勃怒其色。言嚴威之可懼也。即進而前其虎臣之將。闞然如虓怒之虎。令布陳敦厚之陣於淮水濆涯之上。就執其衆虜。○〔毛氏曰〕虎之自怒虓然。○〔朱氏曰〕進、鼓而進之也。○〔王氏曰〕鋪敦厚集其陣。○〔朱氏曰〕仍、就也。老子曰。攘臂而仍之。截彼淮浦。王師之所。截然不可犯之貌。

王旅嘽嘽。吐丹反如飛如翰。如江如漢。如山之苞。如川之流。緜緜翼翼。不測不克。濯征徐國。

〔孔氏曰〕王旅、王之師旅。○〔毛氏曰〕嘽嘽然、盛也。疾如飛。摯如翰。鄭氏曰。如鳥之飛。翰、其中豪俊也。○孔氏曰。鳥飛已疾。翰又疾於飛。若鷹鸇之類。摯擊衆鳥者也。○〔鄭氏曰〕江、漢以喻盛大也。孔氏曰。軍旅之衆。其廣長似之也。○〔毛氏曰〕苞、本也。孔氏曰。山之基本。○陳氏曰。如山之苞止。○孔氏曰。兵法有動有靜。靜則不可驚動。故以山喻。動則不可禦止。故以水喻。○〔李氏曰〕緜緜不可得而絕。翼翼不可得而亂。○〔朱氏曰〕不測、不可知也。不克、不可勝也。○〔毛氏曰〕濯、大也。

王猶允塞。徐方既來。徐方既同。大子之功。四方既平。徐方來庭。徐方不回。王曰還歸。

〔蘇氏曰〕猶、道也。○〔鄭氏曰〕允、信也。○〔朱氏曰〕塞、充塞也。○〔鄭氏曰〕既來、已來告服。○〔孔氏曰〕既同、與他國同服於王。○〔鄭氏曰〕來庭、來王庭也。回、猶違也。還歸、振旅也。○〔朱氏曰〕於是王命班師矣。言王道甚大。而遠方懷之。非獨兵威然也。所謂有常德以立武事。因以爲戒者此也。○〔劉氏曰〕武成則戒黷。故曰還歸者。止於義也。

常武六章章八句。

瞻卬。（音仰）凡伯刺幽王大壞也。

瞻卬昊天。則不我惠。孔塡（音塵）不寧。降此大厲。邦靡有定。士民其瘵。（側界反）蟊（音牟）賊蟊疾。靡有夷屆。罪罟不收。靡有夷瘳。（敕留反）

〔毛氏曰〕塡、久。厲、惡。瘵、病也。（朱氏曰厲亂也。）○〔歐陽氏曰〕述民呼天而仰訴之辭也。言天不惠養我。使久不安。而降此大惡。謂命此幽王爲君。故使邦靡有定而士民病也。○〔王氏曰〕夷、平也。○〔鄭氏曰〕屆、極也。如蟊賊之害禾稼。無有止息時。施刑罪以羅網天下而不收斂。亦無止息時。○〔毛氏曰〕大田傳曰。食根曰蟊。食節曰賊。○〔孔氏曰〕蟊賊、是害禾稼之蟲。疾、是害禾稼之狀。○〔蘇氏曰〕國有所定。則民受其福。無所定、則受其病。於是有小人爲之蟊賊、刑罰爲之罔罟。凡此皆民之所以病也。

人有土田。女反有之。人有人民。女覆奪之。此宜無罪。女反收之。彼宜有罪。女覆說（音稅）之。

〔鄭氏曰〕人有土田。女反有之。人有民人。女覆奪之。此言王削黜諸侯及卿大夫無罪者。覆、猶反也。收、拘也。說、赦也。

哲夫成城。哲婦傾城。懿厥哲婦。爲梟（古堯反）爲鴟。（處之反）婦有長舌。維厲之階。亂匪降自天。生自婦人。匪教匪誨。時維婦寺。

〔王氏曰〕幽王如上所刺。則荒昏故也。其荒昏、則婦言是用故也。○〔毛氏曰〕哲、知也。○〔朱氏曰〕傾、覆也。○〔鄭氏曰〕城、猶國也。○〔歐陽氏曰〕士多才智者、則能興人之國。○〔王氏曰〕婦人以無非無儀爲善。無所事哲。哲則足以傾城而已。○〔陳氏曰〕懿、美也。○〔鄭氏曰〕厥、其也。梟鴟、惡聲之鳥。喻褒姒之言。○〔李氏曰〕漢谷永舉懿厥哲婦。顏師古注云。言幽王以哲婦爲美。○〔鄭氏曰〕長舌喻多言。○〔李氏曰〕婦人之多言。乃爲亂之階。○〔歐陽氏曰〕婦寺者。謂婦人與寺人。言婦寺者。舉類而言爾。○〔蘇氏曰〕言王不用教誨之言。維婦寺是聽也。

鞫人忮（之豉反）忒。譖始竟背。（音佩）豈曰不極。伊胡爲慝。如賈（音古）三倍。（蒲罪反）君子是識。婦無公事。休其蠶織。

〔鄭氏曰〕鞫、窮也。○〔毛氏曰〕忮、害。忒、變也。○〔鄭氏曰〕婦人之長舌者。好窮屈人。忮害轉化。其言無常。○〔李氏曰〕其始也譖是人。其終也又從而背之。蓋其好惡予奪。惟其口之出而已。○〔蘇氏曰〕胡、何。慝、惡也。○〔陳氏曰〕極、至也。如是而窮人。豈曰不至矣。伊何尚爲惡而未已也。○〔鄭氏曰〕識、知也。賈物而有三倍之利者。小人所宜知也。君子反知之。非其宜也。今婦人休其蠶桑織紝之職。而與朝廷之事。其爲非宜。猶是也。（孔氏曰婦人之不宜與朝廷公事。而休止蠶織。惟干預男子之政。）

天何以刺。何神不富。舍爾介狄。維予胥忌。不弔（如字又的）不祥。威儀不類。人之云亡。邦國殄瘁。（似醉反）

〔毛氏曰〕刺、責也。類、善。殄、盡。瘁、病也。○〔蘇氏曰〕介、大也。弔、閔也。天何用責王。神何用不富王哉。凡以王信用婦人之故。王曾不悟將有夷狄之大患。舍之不忌。而忌君子之正王者。（王氏曰王乃舍狄弗以顧與予胥忌而已。凡百大臣之忠賢者也。與名顯之大臣胥忌則孰與王爲善者乎。）夫天之降不祥。庶幾王懼而自修。今王遇災而不弔。不慎其威儀。○〔朱氏曰〕今王遇災而不弔。不慎其威儀。又無善人以輔之。則國之殄瘁宜矣。

天之降罔。維其優矣。人之云亡。心之憂矣。天之降罔。維其幾矣。人之云亡。心之悲矣。

〔鄭氏曰〕降罔下羅罔。○〔蘇氏曰〕天降亂以執有罪。如罔之執禽獸也。優、多於前也。○〔毛氏曰〕幾、危也。（鄭氏曰幾近也。）○〔東萊曰〕前章曰不弔不祥。威儀不類。故此警之曰。維其優矣。維其幾矣。前章曰人之云亡。邦國殄瘁。故此傷之曰心之憂矣。心之悲矣。

觱（音必）沸（音弗）檻泉。維其深矣。心之憂矣。寧自今矣。不自我先。不自我後。藐藐（亡角反）昊天。無不克鞏。無忝皇祖。式救爾後。

〔鄭氏曰〕檻泉、涌出也。（孔氏曰李巡曰水泉從下上出曰涌泉。）觱沸、出貌。涌泉之源。所由者深。喻己憂所從來久矣。不先己、不後己。怪何故正當之。○〔毛氏曰〕鞏、固也。○〔朱氏曰〕藐藐、高遠貌。鞏、固也。言天雖高遠。然仁愛人君。無不能固其命。○〔鄭氏曰〕式、用也。後、謂子孫也。○〔李氏曰〕幽王苟能側身修行。上焉有以繼其祖宗。下焉亦可以救其子孫也。○〔東萊曰〕克、能也。幽王之國勢。自人觀之。則不可扶持。天則無不能鞏固也。雖然。所謂天者。亦豈可外求哉。

瞻卬七章。三章章十句。四章章八句。（章句從毛鄭。八章從王氏。）

召旻。（密巾反）凡伯刺幽王大壞也。

〔蘇氏曰〕因其首章稱旻天。卒章稱召公。故謂之召旻。以別小旻而已。

旻天疾威。天篤降喪。瘨（都田反）我饑饉。民卒流亡。我居圉（魚呂反）卒荒。

〔陳氏曰〕凡言天者、上天也。○〔鄭氏曰〕疾、猶急也。篤、厚也。喪、亂也。瘨、病也。民卒流亡。民盡流移。○〔毛氏曰〕圉、垂也。○〔鄭氏曰〕荒、虛也。國中至邊境盡空虛。（朱氏曰居國中也。）

天降罪罟。蟊賊內訌。（戶工反）昏椓（丁角反）靡共。（音恭）潰潰回遹。（音聿）實靖夷我邦。

〔毛氏曰〕訌、潰也。○〔蘇氏曰〕小人爲蟊賊以潰其內。椓、夭椓也。○〔朱氏曰〕昏椓、昏亂椓喪之人也。○〔蘇氏曰〕昏椓、羣不恭之人。○〔毛氏曰〕潰潰、亂也。○〔孔氏曰〕潰潰然邪僻。○〔王氏曰〕昏椓靡共。潰潰回遹。實靖夷我邦。則言所使靖夷我者非其人也。靖與俾予靖之同意。夷與亂生不夷同意。○〔東萊曰〕天降罪罟。所謂天之降罔也。

皐皐（音羔）訿訿（音紫），曾不知其玷（丁簟反）。兢兢業業，孔塡（音塵）不寧，我位孔貶。

〔毛氏曰〕皐皐，頑也。○〔王氏曰〕皐皐然緩而不共職，訿訿然以苟訿爲事，乃曾不知其爲玷也。○〔朱氏曰〕小人在位，王不知其缺也。○〔毛氏曰〕貶，隊也。○〔鄭氏曰〕兢兢，戒也。業業，危也。天下之人戒愼危怖甚久矣，其不安也。我王之位又甚隊矣，言見侵侮，政教不行，後犬戎伐之，而周與諸侯無異也。

如彼歲旱，艸不潰（戶對反）茂，如彼棲（音西）苴（士始反）。我相此邦，無不潰止。

〔毛氏曰〕潰，遂也。○〔鄭氏曰〕天下之人，如旱歲之艸，皆枯槁無潤澤，如樹上之棲苴。（蘇氏曰：苴，枯艸也。）○〔王氏曰〕民蕩析離散，無復生理，故如彼棲艸也。○〔鄭氏曰〕潰，亂也。○〔孔氏曰〕我視此邦，無有不亂。

維昔之富不如時，維今之疚不如茲。彼疏斯粺（假賣反），胡不自替，職兄（音況）斯引。

〔鄭氏曰〕時，今時也。茲，此也。○〔毛氏曰〕疚，病也。○〔朱氏曰〕昔之富，未嘗若今之疚也。今之疚，未有若此之甚也。○〔毛氏曰〕彼宜食疏，今反食精粺。（鄭氏曰：疏，麤也，謂糲米也。米之率，糲十，粺九，鑿八，侍御七。○孔氏曰：九章粟米之法云，粟率五十，糲米三十，粺二十七，鑿二十四，侍御二十一。言粟五升爲糲米三升，以下則米漸細，故數差少。四種之米，皆以三約之，得此數也。）○〔李氏曰〕小人當食疏，而乃食精粺，以見小人食君子之祿也。○〔毛氏曰〕替，廢。兄，茲也。引，長也。○〔鄭氏曰〕職，主也。小人何不自廢退，使賢者得進，乃茲復主長此爲亂之事乎。（李氏曰：乃復主此禍亂之事，而日滋月長也。）

池之竭矣，不云自頻。泉之竭矣，不云自中。溥（音普）斯害矣，職兄（音況）斯弘，不烖（音哉）我躬。

〔鄭氏曰〕池水之益，由外灌焉。○〔毛氏曰〕頻，厓也。泉水從中以益者也。○〔蘇氏曰〕池之竭，由外之不入；泉之竭，由內之不出。○〔朱氏曰〕言亂有所從起也。○〔鄭氏曰〕溥，猶徧也。今時徧有此內外之害矣。○〔朱氏曰〕小人猶復專益大之，是豈不烖我躬乎。（鄭氏曰：是不烖王之身乎。）

昔先王受命，有如召公，日辟（音闢）國百里。今也日蹙（子六反）國百里。於乎哀哉！維今之人，不尚有舊。

〔鄭氏曰〕先王受命，謂文王武王時也。召公，召康公也。○〔毛氏曰〕辟，開。蹙，促也。○〔李氏曰〕維今之人不能尚舊德之臣。○〔蘇氏曰〕世雖亂，豈不猶有舊德可用之人哉？言有之而不用耳。

召旻七章，四章章五句，三章章七句。

蕩之什十一篇，九十二章，七百六十九句。

呂氏家塾讀詩記卷第二十八

周頌

〔蘇氏曰〕周頌皆有所施於禮樂，蓋因禮而作頌，非如風雅有徒作而不用者也。

清廟，祀文王也。周公既成洛邑，朝諸侯，率以祀文王焉。（李氏曰：周公之營洛邑，見於召誥、洛誥。按召誥曰：周公乃朝用書命庶殷侯甸男邦伯。則是周公營洛邑之時，諸侯皆在也。至於成洛邑以朝諸侯，則於書無所見。○鄭氏曰：成洛邑，居攝五年時。○孔氏曰：周公朝諸侯，止在居攝六年。明堂位云：踐天子之位以治天下，六年朝諸侯於明堂，即此時也。竊以爲不然。按洛誥云：在十有二月，惟周公誕保文武受命，惟七年。則是周公成洛邑在於七年，非在於五年。朝諸侯者，特相成王以朝諸侯而已，周公非自居南面而受諸侯之朝。率以祀文王者，洛誥所謂王在新邑烝祭歲，文王騂牛一，武王騂牛一，此所謂祀文王也。）

〔樂記曰〕清廟之瑟，朱弦而疏越，一倡而三嘆，有遺音者矣。○〔朱氏曰〕書大傳曰：周公升歌清廟，若在廟中，嘗見文王者，愀然如復見文王焉。○〔孔氏曰〕禮記每云升歌清廟，然則祭宗廟之盛，歌文王之德，莫重於清廟，故爲周頌之首。

於（音烏）穆清廟，肅雝顯相（息亮反）。濟濟多士，秉文之德。對越在天，駿（音峻）奔走在廟。不顯不承，無射於人斯。

〔毛氏曰〕於，歎辭。穆，美也。○〔朱氏曰〕穆，又有深遠之意。○〔釋文曰〕清廟者，杜預云：肅然清淨之稱

也.鄭氏曰.廟之言貌也.死者不可得見.故立宮室象貌之耳. ○〔毛氏曰〕.肅.敬.雝.和.相.助也.○〔蘇氏曰〕.於哉.美哉.其祀文王於清廟也.有肅肅其敬.雝雝其和者.實顯相其禮.○〔鄭氏曰〕.濟濟之衆士.皆執行文王之德.對.配.越.於也.在天.文王精神在天.駿.大也.朱氏曰.駿.大而疾也.俱疾走而來在廟中助祭.○〔王氏曰〕.秉文王之德.故能對越文王在天之神.駿奔走在廟.以承清廟之事也.○〔朱氏曰〕.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是對越其在天者.○〔王氏曰〕.於是文王之德.可謂顯矣.成王率諸多士.駿奔走在廟.則可謂承矣.顯也.承也.如此.無射於人矣.鄭氏曰.是不光明文王之德與.言其光明之也.是不承文王與.言其承之也.此文王之德人無厭之.○蘇氏曰.言文王之澤.久而不忘.○朱氏曰.謂是尊承也. ○〔朱氏曰〕.斯.語辭也.○〔東萊曰〕.士.廣禮祝辭曰.哀子某.哀顯相.夙興.亦處不寧.然則自主人之外.餘皆顯相也.成王.祭主也.周公及助祭之諸侯.皆顯相也.濟濟多士.廣言助祭之人.凡有事者皆在也.秉文之德.顯相多士.凡助祭者.莫不秉文之德也.相維辟公.天子穆穆.言顯相之肅雝.則成王穆然主祭之氣象.不言可見矣.

清廟一章.八句.

維天之命.太平告文王也.孔氏曰.太平告文王之樂歌也.○蘇氏曰.文王受命.未終而沒.成王周公繼之.天下太平.以爲文王之德之致也.故以告之.

維天之命.於穆不已.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假以溢我.溢音逸. **我其收之.駿惠我文王.曾孫篤之.**

〔中庸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蓋曰天之所以爲天也.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蓋曰文王之所以爲文也.純亦不已.李氏曰.中庸亦是斷章取義.此註但言天命周家無窮. ○〔毛氏曰〕.孟仲子曰.大哉天命之無極.○〔鄭氏曰〕.命.猶道也.天之道.於乎美哉.動而不止.行而不已.○〔程氏曰〕.天命.卽天道也.言天之自然者.曰天道.言天之賦與萬物者.曰天命.天命不已.文王純於天道.亦不已.純則無二無雜.不已則無間斷先後.○〔王氏曰〕.不顯者.乃所以甚言其顯也.○〔蘇氏曰〕.假.大也.○〔鄭氏曰〕.溢.盈溢也.○〔橫渠張氏曰〕.純則舉大本也.○〔朱氏曰〕.溢.盈而被於物也.收.受也.言文王之德大而被及於我.我旣受之矣.○〔鄭氏曰〕.駿.大.惠.順也.曾.猶重也.自孫之子而下.事先祖皆稱曾孫.欲使後王皆厚之.非維今也.○〔李氏曰〕.後世當大順文王而厚之.則可以保太平之業也.○〔蘇氏曰〕.惟爾子孫.世益厚之.朱氏曰.後王又當篤厚之而不忘也.○〔東萊曰〕.說詩者.非惟有鑿說之害.亦有衍說之害.如此詩曾孫篤之.毛氏謂能厚行之.於文義未有害也.然詩人之意.本勉後人篤厚之而不忘.所謂行者.固亦在其中矣.但曰曾孫篤之.則意味深長.衍一行字.意味卽短.至王氏遂云篤力行而有所至.說益詳而無復餘味矣.凡諸說.皆當以此做之.

維天之命一章.八句.

維清.奏象舞也.孔氏曰.奏象之樂歌也.○劉氏曰.象.則文王之樂.所謂象箾者.舞文舞也.文王之舞.謂之象.武王之舞.謂之武.將舞象.則先歌維清.是以序曰奏象舞.其辭曰文王也.將舞武.則先歌武.是以武之序曰奏大武.其辭曰於皇武王也.內

則十三學舞勺.勺.大武也.十五學舞象.象則象箾也.○朱氏曰.祭統曰.下而管象.豈所謂南籥者歟.○孔氏曰.文王時有擊刺之法.武王作樂.象而爲舞.名之曰象.○橫渠張氏曰.武王初有天下.象文王武功之舞.歌維清以奏之.成童以學之.

維清緝熙.文王之典.肇禋.迄許乞反 **用有成.維周之禎.**

〔毛氏曰〕.典.法也.肇.始.禋.祀也.迄.至.禎.祥也.○〔鄭氏曰〕.清.明也.○〔王氏曰〕.緝.續.熙.廣也.○〔朱氏曰〕.此清明而緝熙者.文王之典也.○〔橫渠張氏曰〕.肇禋.始大祀文王也.○〔蘇氏曰〕.迄于周公.遂以有成.其成雖當周公之世.然其禎祥.見於文王矣.○〔東萊曰〕.周公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所謂肇禋.以文王配帝.始於此也.大宗伯曰.以禋祀祀昊天上帝.

維清一章.五句.

烈文.成王卽政.諸侯助祭也.孔氏曰.成王卽政.諸侯助祭之樂歌也.謂周公居攝七年.致政成王.成王乃祭祖考.成諸侯.○蘇氏曰.武王崩.成王踰年卽位而稱王.雖稱王矣.而不能治王事.故未嘗卽政.是以周公當國而治事.非攝其位.蓋行其事也.其後七年.退而復辟.則成王於是卽政.亦非復其位.蓋復其事也.故此詩之序曰.成王卽政.卽政.非卽位也.苟成王有卽位.有卽政.則周公之未嘗攝位明矣.

烈文辟公.錫茲祉福.惠我無疆.子孫保之.無封靡于爾邦.維王其崇之.念茲戎功.繼序其皇之.無競維人.四方其訓之.不顯維德.百辟其刑之.於乎前王不忘.

〔毛氏曰〕.烈.光也.○〔孔氏曰〕.有光明文章者.君人之辟公.○〔歐陽氏曰〕.呼助祭之諸侯.曰烈文辟公.文武錫此祉福矣.惠我君臣以無疆之休.子孫其永保之.○〔王氏曰〕.戒之以無封以專利.無靡以傷財.則王之所崇也.○〔朱氏曰〕.崇.尊尚也.○〔毛氏曰〕.戎.大也.○〔蘇氏曰〕.念其先祖之功.則繼其序者益大矣.朱氏曰.皇.大也.○王氏曰.念祖考之戎功.則師衆之不餒. ○〔鄭氏曰〕.無彊乎.維得賢人也.得賢人.則國家彊矣.○〔李氏曰〕.莫光顯者.修德也.百辟其有不爲法乎.○〔鄭氏烝民箋云〕.百辟.百君.○〔王氏曰〕.無競維人.四方其訓之者.戒之以用人也.不顯維德.百辟其刑之者.戒之以務德也.於乎前王不忘者.言如上所云.則前王所念而不釋也.先生之戒諸侯也.欲其競競.則中國彊矣.欲其顯顯.則中國尊矣.欲其四方訓之.百辟刑之.則欲其各以德善.胥訓胥效也.內則百僚師師.外則諸侯胥訓胥效.則能以天下爲一家.中國爲一人矣.而先儒以謂先王不欲諸侯名譽出境.是乃力征經營天下.惴惴恐天下軋己之私意.何足以語先王也.蓋所謂德者.以至誠出於仁義也.未有仁而遺其親.未有義而後其君.苟能使人至誠出於仁義.則其彊也.其顯也.是乃吾之所保也.○〔東萊曰〕.於乎前王不忘.如其自唐叔以下.實寵嘉之.

烈文一章.十三句.

天作.祀先王先公也.孔氏曰.祀先王先公之樂歌也.蘇氏曰.周之初時.祀猶及先公.

天作高山.大王荒之.彼作矣.文王康之.彼徂矣.岐有夷之行.行.如字. **子孫保之.**

〔鄭氏曰〕高山謂岐山也天生此高山大王自豳遷焉〇〔渤海胡氏曰〕荒奄也太王遷居奄有之〇（毛氏曰荒大也〇橫渠張氏曰闢而大之也）〇〔鄭氏曰〕康安徂往行道也〇〔毛氏曰〕夷易也〇〔蘇氏曰〕大王遷於岐山始荒而有之亦既作之矣文王從而安之文王既逝矣岐周之人世載其夷易之道子孫保之不替也

天作一章七句

昊天有成命郊祀天地也（孔氏曰郊祀天地之樂歌也〇蘇氏曰郊謂冬至祭昊天於圜丘夏至祭地祇於方澤）

昊天有成命二后受之成王（如字）不敢康夙夜基命宥（音又）密於緝熙單厥心肆其靖之

〔毛氏曰〕二后文武也〇〔鄭氏曰〕成王不敢康成此王功不敢自安逸〇〔毛氏曰〕宥寬也〇〔孔氏曰〕於於乎可歎美也〇〔蘇氏曰〕單厥心肆其盡之盡其心矣故能定之也〇〔朱氏曰〕宥宏深也密靜密也天將祚周以天下既有服命矣文武受之將成其王業不敢康寧夙夜積德以爲受命之基者至深遠矣又續而廣之盡其心以定天命也〇〔蘇氏曰〕此詩有成王不敢康而執競有不顯成康世或以爲此言成王誦康王釗也然則周頌有康王子孫之詩矣周公制禮禮之所及樂必從之樂之所及詩必從之故頌之施於禮樂者備矣後世無容易之且詩曰成王不敢康夙夜基命宥密又曰自彼成康奄有四方成王非基命之君而周之奄有四方非自成康始也（李氏曰書曰成王畏相必不是周之成王）

昊天有成命一章七句

我將祀文王於明堂也（孔氏曰祀文王於明堂之樂歌也即孝經所謂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月令季秋大享帝但月令秦世之書周法不必然〇陳氏曰古者祭天於圜丘掃地而行事器用陶匏牲用犢其禮極簡聖人之意以爲未足以報本故於季秋之月有大享之禮焉天即帝也郊而曰天所以尊之也故以后稷配焉后稷遠矣配稷於郊亦以尊稷也明堂而曰帝所以親之也故以文王配焉文王親也配文王於明堂亦以親文王也尊尊而親親周道備矣然則郊者古禮而明堂者周制也周公以義起之也〇朱氏曰程子曰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故冬至祭天而祖配之以冬至氣之始也萬物成形於帝而人成形於父故季秋享帝而以父配之以季秋物成之時也）

我將我享維羊維牛維天其右（音又）之儀式刑文王之典日靖四方伊嘏（古雅反）文王既右饗之我其夙夜畏天之威于時保之

〔鄭氏曰〕將猶奉也〇〔毛氏曰〕享獻也〇〔鄭氏曰〕右之右助之〇〔橫渠張氏曰〕維天其右之不必饗之〇〔蘇氏曰〕奉其牛羊而獻之曰天其尚右我而饗此乎蓋不敢必也〇〔鄭氏曰〕儀則式象也〇〔毛氏曰〕刑法也〇〔陳氏曰〕法文王之典以安四方〇〔鄭氏曰〕受福曰嘏（孔氏曰特牲少牢皆祝以神辭嘏主人與之以福）維受福於文王文王既右而饗之（孔氏曰佑助而欲饗之）時是也〇〔陳氏曰〕歌是詩於文王併言所以配享之意〇〔李氏曰〕雖曰享吾之祭亦豈可自滿哉故當夙興夜寐[illegible][illegible]怵惕畏天之威〇〔朱氏曰〕夙夜畏天之威然後天命可以長保矣〇〔東萊曰〕明堂祀上帝而文王配焉故此詩雖文王之樂歌必先

言祀天而次言祀文王我將我享維羊維牛維天其右之言祀天也儀式刑文王之典日靖四方伊嘏文王既右饗之言祀文王也於天維庶其饗之不敢加一辭焉於文王則言儀式其典日靖四方天不待贊法文王所以法天也卒章惟言畏天之威而不及文王者統於尊也畏天所以畏文王也天與文王一也

我將一章十句

時邁巡守時祭柴望也（孔氏曰巡守告祭柴望之樂歌也武王既定天下而巡行其守土諸侯至于方嶽之下乃作告至之祭爲柴望之禮柴祭昊天望祭山川左傳云昔武王克商作頌曰載戢干戈明此篇武王事也國語稱周文公之頌曰載戢干戈明此詩周公作也）

時邁其邦昊天其子之實右序有周薄言震之莫不震疊懷柔百神及河喬嶽允王維后明昭有周式序在位載戢（側左反）干戈載櫜（音羔）弓矢我求懿德肆于時夏（戶雅反）允王保之

〔毛氏曰〕邁行也〇〔鄭氏曰〕時出行其邦國謂巡守也右序右助次序也〇〔毛氏曰〕震動疊懼懷來柔安喬高也〇〔李氏葛覃解曰〕薄者語辭也〇〔歐陽氏曰〕武王巡守諸國警動之而諸侯皆警懼而修職也〇〔鄭氏曰〕武王巡守其至方嶽之下來安羣神望乎山川皆以尊卑祭之信哉武王之宜爲君也〇〔李氏曰〕以諸侯則莫不畏威以百神則莫不懷柔人神各得其所詩人推美之曰信乎王能盡爲君之道也〇〔鄭氏曰〕式用也載之言則也〇〔毛氏曰〕戢聚櫜韜也（孔氏曰櫜者弓衣一名韜）〇〔鄭氏曰〕懿美也肆陳也〇〔朱氏曰〕則又曰明昭乎有周也其巡守則以慶讓黜陟之典式敍諸侯之在位者斂其甲兵而收藏之與爲休息又益求懿德之行而脩之使廣被乎中國則信乎能保天下矣〇〔李氏曰〕文猶膏粱武猶藥石藥石可以治病而不可以養生武王取天下矣必求文德以施中國所謂懿德者非必美德之士也但求文德而施之則可以保天下也（鄭氏曰陳其功於是夏而歌之樂歌之大者稱夏〇孔氏曰春官鍾師以鍾鼓奏九夏注引呂叔玉云肆夏繁遏渠皆周頌也肆夏時邁也繁遏執競也渠思文也）〇〔東萊曰〕人之宗子主一家者也天之子主天下者也時邁其邦人神莫不受職則昊天其子之可知矣

時邁一章十五句

執競祀武王也（孔氏曰祀武王之樂歌也）

執競武王無競維烈不顯成康上帝是皇自彼成康奄有四方斤斤（紀覲反）其明鍾鼓喤喤（華彭反）磬筦（音管）將將（七羊反）降福穰穰（如羊反）降福簡簡威儀反反（如字）既醉既飽福祿來反

〔鄭氏曰〕競強也〇〔毛氏曰〕烈業也〇〔李氏曰〕易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人君亦自強然後

可以成功○〔毛氏曰〕不顯成康、不顯乎其成大功而安之也皇、美也奄、同也（孔氏曰釋言文又云奄盡也鄭於閟宮亦以奄爲覆四方同爲己有與傳不異也）斤斤明察也〔朱氏曰〕武王持其自強不息之心故其功烈之盛天下莫得而競此其所以成大功而安之〔李氏曰〕惟能如此故上帝美之所以集大命而有天下也〔蘇氏曰〕周之興也遠矣至於武王成而安之然後能奄有四方使其明無所不至〔毛氏曰〕喤喤、龢也將將、集也穰穰、衆也簡簡、大也〔毛氏賓之初筵傳曰〕反反、言重愼也〔毛氏曰〕反、復也〔李氏曰〕既醉既飽蓋祭終而飲福爾言祭祀之時鍾鼓管磬之樂皆龢故神降之福祭終飲福威儀備具此福祿所以反復至未艾也

執競一章十四句

思文、后稷配天也（孔氏曰后稷配天之樂歌也○國語云周文公之爲頌曰思文后稷克配彼天是此篇周公所作○李氏曰惟思文時邁乃周公作餘詩乃他人所作也國語所以惟此二詩知其周公所作及餘不可得而知也）

思文后稷、克配彼天立我烝（之烝反）民莫匪爾極貽（音怡）我來牟（如字）帝命率育無此疆爾界陳常于時夏

〔朱氏曰〕思、語辭也○〔鄭氏曰〕先祖有文德之后稷○〔朱氏曰〕克配彼天言其播種之功可以配天也○〔毛氏曰〕極、中也○〔孔氏曰〕昔堯遭洪水后稷播殖百穀以立我天下衆民之命使衆民無不於爾后稷得其中正言民賴后稷復其常性○〔鄭氏曰〕貽、遺也○〔毛氏曰〕牟、麥也（李氏曰孟子曰、麰麥播種而耰之趙岐曰麰麥大麥也廣雅又以爲麰小麥也麰大麥也）○〔鄭氏曰〕育、養也○〔蘇氏曰〕率育、偏養也○〔朱氏曰〕后稷貽我民有來麰之種○〔李氏曰〕此乃天命后稷、率育斯民、無有內外彼此之殊○〔陳氏曰〕遂使常道得陳於中國所謂富而後教之也

思文一章八句

清廟之什十篇十章九十五句

呂氏家塾讀詩記卷第二十九

臣工之什

臣工、諸侯助祭遣於廟也（孔氏曰諸侯助祭遣於廟之樂歌也）

〔譙郡張氏曰〕先王深知義禮之本原、起於稼穡之際故其於農事常首先天下之政諸侯助成王祭其歸而戒之以農事者由此故也先王巡四嶽、較諸侯之善惡其慶始於土地辟田野治其罰始於土地荒蕪田野不治夫惟戒諸侯之事莫急於新畬之勤制諸侯之賞罰莫先於田野土地之政則夫先王之意概可見矣

嗟嗟臣工、敬爾在公王釐（力之反）爾成來咨來茹（如預反）嗟嗟保介維莫（音暮）之春亦又何求如何新畬（音余）於（音烏）皇來牟將受厥明、明昭上帝迄（許乞反）用康年命我衆人庤（持恥反）乃錢（子踐反）鎛（音博）奄觀銍（珍栗反）艾（音刈）

〔孔氏曰〕成王周公將遣諸侯不直戒其身戒其卿大夫以督切之○〔毛氏曰〕嗟嗟、勑之也工、官也○〔朱氏曰〕在公凡公家之事也○〔蘇氏曰〕釐、賜也○〔鄭氏曰〕咨、謀茹、度也○〔朱氏曰〕保介者、蓋保其君而戒之也鄭氏據月令天子親載耒耜措之于參保介之御間以爲車右衣甲持兵故曰保

介。按呂氏春秋亦有此文。高誘注云。保介。副也。鄭氏之說近晦。不若高說之明白。暮春。在夏正。為建辰之月。在周正為建寅之月。然先儒謂商周雖改正朔。特以是月為歲首至於朝祭事。猶用夏正。祭用仲月。則春祠宜在建卯之月。祭畢遣之時春已向暮。農事不可緩也。○〔毛氏曰〕田一歲曰菑。二歲曰新。三歲曰畬。○〔鄭氏曰〕將大迄至也。於皇於美康年樂歲。眾人庶民。○〔王氏曰〕言命我眾人則諸侯之眾莫非王人。○〔毛氏曰〕庤具。錢銚。孔氏曰說文曰錢銚古田器世本曰垂作銚 鎛鎒。孔氏曰李巡曰鋤也呂氏春秋云耨柄尺此其度也其耨六寸所以間稼也高誘注云耨芸田也六寸所以入苗間 銍穫也。孔氏曰說文曰銍穫禾短鎌也管子云一農之事必有一銍一耨一銚然後成農是三者皆農器 ○〔朱氏曰〕艾刈同穫也。○〔蘇氏曰〕諸侯朝正於王因助於廟祭終而遣之。遂戒其羣臣百工曰。戒爾公事。王既錫爾成法。有所不知則來咨度以定之。○〔朱氏曰〕既又問之曰。今既暮春矣。爾之田事如何哉。○〔李氏曰〕既至其國。果何求哉。惟問其新畬之如何。觀其土地或闢或荒也。於乎美哉。后稷教民稼穡。求得來牟。大受其明。朱氏曰來牟當夏而熟 ○〔王氏曰〕為天所享。迄至于今。用康年也。戒使命眾人各庤乃錢鎛。以治田。奄忽之間則以觀銍艾矣。○〔東萊曰〕明昭上帝迄用康年。言明昭上帝監我有周而常賜之豐年也。

臣工一章十六句。

噫。於其反 嘻。音僖 春夏祈穀于上帝也。鄭氏曰月令孟春祈穀於上帝夏則龍見而雩是與○孔氏曰月令仲夏大雩帝以祈穀實是雩為祈穀之文但雩以龍見當在孟夏之月為月令者錯置於仲夏故不引之左傳稱啓蟄而郊龍見而雩此不并引者以傳先祈穀之文

噫嘻成王。既昭假音格爾。率時農夫。播厥百穀。駿音峻發爾私。終三十里。亦服爾耕。十千維耦。

〔王氏曰〕噫嘻。歎辭。○〔鄭氏曰〕昭。著。假。至也。時。是。播。種也。○〔朱氏曰〕言我之成其王業。既昭假于爾上帝矣。我今率是農夫播其百穀。曰爾其大發爾之私田。終三十里。而民亦皆服其耕事。萬人畢出而竝耕也。二人竝耕為耦。○〔毛氏曰〕私。民田也。言上欲富其民而讓於下。欲民之大發其私田耳。○〔鄭氏曰〕周禮曰凡治野田。夫間有遂。十夫有溝。百夫有洫。千夫有澮。萬夫有川。此萬夫之地。方三十三里少半里也。言三十里者。舉其成數。於是民大事其田。萬耦同時舉也。一川之間萬夫。故有萬耦。孔氏曰一夫百畝方百步積萬夫方之是廣長各百夫以百乘百是萬也夫有百步三夫為一里則百夫為三十三里餘百步 ○〔鄭氏曰〕言人事盡矣。所不足雨耳。是以告之天也。私民田也。上之告民。則先其私。民之奉上則先其公。曰雨我公田。遂及我私。交相愛也。

噫嘻一章八句。

振鷺。音路 二王之後來助祭也。鄭氏曰二王夏殷也其後杞也宋也○孔氏曰二王之後來助祭之樂歌也

振鷺于飛。于彼西雝。我客戾止。亦有斯容。在彼無惡。在此無斁。音亦 庶幾夙夜。以永終譽。

〔毛氏曰〕興也。振振。羣飛貌。鷺。白鳥。雝。澤也。孔氏曰澤名為雝在西有此澤無取于西之義也○王氏曰西雝蓋辟廱也辟廱有水鷺所集也○朱氏曰先儒多謂廱在西郊故曰西雝 〔鄭氏曰〕杞宋之君。有潔白之德。來助祭于周廟。其至止亦有此容。言威儀之善如鷺然。在彼。謂居其國無怨惡之者。在此。謂其來朝。人皆愛之。無厭之者。○〔蘇氏曰〕然猶庶幾其能夙夜以永終譽。此愛之至也。李氏曰成王告微子曰與國咸休永世無窮亦是意也 〔陳氏曰〕在彼無惡者。必若夏商之季。然後可以在彼無惡。在此無斁者。崇德象賢。修禮以作賓。何斁之有。朱氏曰在彼知天命無常惟德是與其心服也在我不以彼暌其命而有厭於彼崇德象賢統承先王厚之至也

振鷺一章八句。

豐年。秋冬報也。孔氏曰秋冬報之樂歌也○陳氏曰噫嘻祈之于春夏豐年報之于秋冬是一體之詩祈曰上帝而報不曰上帝者省文耳○鄭氏曰烝嘗為秋冬報烝嘗者宗廟事也祈之上帝而報之宗廟於人情物理不類然則報者亦云上帝可也以祈為郊則季秋大享明堂安知不併歌豐年之詩以為報歟○鄭氏以秋冬為烝嘗挾祖妣以為說耳且載芟社稷之詩其辭與此同鄭氏胡不改之為烝嘗也○蘇氏曰報謂秋祭四方冬祭八蜡

豐年多黍多稌。音杜 亦有高廩。力錦反 萬億及秭。咨履反 為酒為醴。音禮 烝畀必寐反 祖妣。必履反 以洽百禮。降福孔皆。

〔毛氏曰〕稌。稻也。孔氏曰郭璞曰今沛國呼稻為稌 ○〔朱氏曰〕亦。助語辭也。○〔孔氏曰〕毛氏言廩所以藏穗。則廩唯藏粟也。而地官廩人注云。藏米曰廩。明堂位。米廩。則廩之所容。兼米兼粟也。○〔毛氏曰〕數萬至萬曰億。數億至億曰秭。○〔鄭氏曰〕烝。進。畀。予也。○〔毛氏曰〕皆。徧也。○〔王氏曰〕豐年者。天之功也。利高燥而寒者黍。利下溼而暑者稌。多黍多稌。無所不利也。李氏曰職方氏雍冀之地高燥其穀宜黍荊揚之地下濕其穀宜稻是黍利高燥稌利下濕也豐年之時或高或下無所不熟 ○〔王氏曰〕為酒為醴。烝畀祖妣。以洽百禮者。天地之功也。○〔李氏曰〕我所以為此酒醴者。與進祖妣以和洽百禮。降福無所不偏者。上帝之力也。朱氏曰洽猶備也

豐年一章七句。

有瞽。始作樂而合乎祖也。鄭氏曰王者治定制禮功成作樂合者大合諸樂而奏之○孔氏曰始作樂而合於祖之樂歌也○釋文曰合乎祖本或作合乎太祖○朱氏曰通言先祖也

有瞽有瞽。在周之庭。設業設虡。音巨 崇牙樹羽。應田縣鼓。鞉音桃 磬柷尺叔反 圉。魚古反 既備乃奏。簫管備舉。喤喤音橫 厥聲。肅雝和鳴。先祖是聽。我客戾止。永觀厥成。

〔毛氏曰〕瞽。樂官也。鄭氏曰瞽矇也以為樂官者目無所見於音聲審也周禮上瞽四十人中瞽百人下瞽百六十人 業。大板也。所以飾栒為縣也。捷業如鋸齒。或曰。畫之。植者為虡。衡者為栒。崇牙上飾卷然。可以縣也。樹羽。置羽也。孔氏曰崇牙刻畫之為重牙即業之上齒也以其形卷然得掛繩於上故可以為縣也置羽者置之於栒虡之上角也 ○〔毛氏曰〕應。小鞞也。田。大鼓也。縣鼓。周鼓也。孔氏曰釋樂云大鼓謂之𡔷小者謂之應是應為小鼓也大射禮應鞞在建鼓東是為一器故知應

小鼓也。應、朄是小、田宜爲大。明堂位云周人縣鼓、是周法鼓始在縣○鄭氏曰田當作朄、朄小鼓、在大鼓旁、應鞞之屬也○孔氏曰以經停皆無田鼓之名、而太師職云令奏鼓朄、注云爲大鼓先引、故知田當爲朄。鞉、鞉鼓也。孔氏曰鞉如鼓而小、持其柄搖之、旁耳還自擊。○〔朱氏曰〕磬石磬也○〔毛氏曰〕柷木椌也、圉楬也。孔氏曰樂記有椌楬之文、言木椌者、明用木爲之。柷用木、則圉亦用木也。柷狀如漆筩、中有椎、投椎於其中而撞之。敔狀如伏虎、背上有二十七鉏鋙刻、以木長尺櫟之○朱氏曰柷所以起樂也、圉所以止樂也。○〔鄭氏曰〕簫編竹管、如今賣餳者所吹也。孔氏曰釋樂云大簫謂之言、小者謂之筊○郭璞曰簫大者編二十三管、長尺四寸、小者十六管、長尺二寸。風俗通云簫參差象鳳翼。管、如篴、併而吹之。釋文云篴字又作笛○孔氏曰謂並吹兩管也。小師注云管如笛形小、併兩而吹之。○〔王氏曰〕喤喤、厥聲美也○〔鄭氏曰〕我客、二王之後也○〔孔氏曰〕瞽人作樂者、皆在周之廟庭、業虡鼓磬柷圉、皆設之於庭宇、既備具、乃使瞽人擊而奏之○〔王氏曰〕簫也、管也、亦其器之小者、言其小、所以爲備也○〔孔氏曰〕作之喤喤然和集、諸聲皆肅敬和諧而鳴、不相奪倫、先祖之神於是降而聽之。我客、二王之後、適來至此、與聞此樂。助祭之人多、獨言我客者、以二王之後尊、故特言之。朱氏曰夔述舜樂、亦曰虞賓在位、蓋以此爲盛耳。○〔朱氏曰〕觀、視也。成、成功也。李氏曰成、如簫韶九成之成、猶終也、徧更而奏焉、故謂之成。

有瞽一章十三句。

潛、在廉反 季冬薦魚、春獻鮪于軌反 也。鄭氏曰冬魚之性定、春鮪新來、獻於宗廟○孔氏曰季冬薦魚、春獻鮪之樂歌也。冬言季冬、春亦季春也。月令季春薦鮪於寢廟、季冬天子嘗魚、先薦寢廟。冬月既寒、魚不行、乃性定而肥充。

猗於宜反 與音余 漆音七 沮七余反、潛有多魚。有鱣張連反 有鮪、鰷音條 鱨音常 鰋音偃 鯉音里。以享以祀、以介景福。

〔鄭氏曰〕猗與、歎美之言也○〔毛氏曰〕漆沮、岐周之二水也○〔王氏曰〕潛有多魚、言取之深也。毛氏曰潛、槮也○孔氏曰孫炎曰積柴養魚曰槮。○〔鄭氏曰〕鱣、大鯉也。鮪、鮥也。鰷、白鰷也。鰋、鮎也。

潛一章六句。

雝、禘大音泰 祖也。孔氏曰禘大祖之樂歌也○劉氏曰大祖、即后稷○朱氏曰祭法周人禘嚳、又曰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大祖之廟而七。周之大祖、即后稷也。禘嚳於其廟、以后稷配、所謂禘其祖之自出、以其祖配之是也。

有來雝雝、至止肅肅。相息亮反 維辟音璧 公、天子穆穆。於音烏 薦廣牡、相予肆祀。假哉皇考、綏予小子。宣哲維人、文武維后。燕及皇天、克昌厥後。綏我眉壽、介以繁祉。既右音佑 烈考、亦右文母。

〔鄭氏曰〕雝雝、和也。肅肅、敬也〔毛氏曰〕相、助也〔王氏曰〕穆穆、敬和也〔朱氏曰〕於、歎辭也〔毛氏曰〕廣、大也〔王氏曰〕廣牡、碩大肥腯之謂也〔朱氏曰〕其來也和、其至也敬、其助祭者公侯、其主祭者天子也。言諸侯助祭、薦大牡以相予之祀也〔王氏曰〕皇考、武王也〔鄭氏曰〕綏、安也〔陳氏曰〕小子、自謂也〔蘇氏曰〕大哉皇考之安我也。其臣明哲、其君文武、故能安人以及於天〔鄭氏曰〕右、助也〔王氏曰〕烈考、謂文王也〔毛氏曰〕文母、大姒也〔東萊曰〕禮、不王不禘。周所以王天下、得行禘禮於

大祖者、皆文王武王之功也。故成王於禘之時、推其得禘之由、播之樂歌、以告大祖曰、大哉我皇考武王、綏予小子、以已成之業。其君臣賢聖、再造區夏、所安者上及於皇天、用能昌大於後、居王位而行禘禮、而膺壽祉之多、是皆武王之力、而文王大姒之所右助也、豈予小子所能致哉。文武雖同建王業、而武王實得天下、故歸功之言詳於武王、而卒章本之於文王大姒焉。閔予小子之頌曰、遭家不造、嬛嬛在疚、於乎皇考、永世克孝、故皇考者、武王之稱也。烈考與文母相配而言、故烈考者、文王之稱也。

雝一章十六句。

載見、賢遍反 諸侯始見乎武王廟也。孔氏曰諸侯始見武王廟之樂歌也○蘇氏曰烈文言成王即政、諸侯助祭、載見言諸侯始見乎武王廟、則載見之作也、成王未即政歟。

載見辟音璧 王、曰求厥章。龍旂陽陽、和鈴音零 央央。鞗音條 革有鶬七羊反、休有烈光。率見昭考、以孝以享、以介眉壽。永言保之、思皇多祜音戶。烈文辟公、綏以多福、俾緝七入反 熙于純嘏古雅反。

〔毛氏曰〕載、始也。朱氏曰載、發語辭也。○〔鄭氏曰〕諸侯始見君王、謂見成王也○〔王氏曰〕諸侯來見、則曰求法度文章、以歸治其國家也○〔鄭氏曰〕交龍爲旂○〔毛氏曰〕陽陽、言文章。和在軾前、鈴在旂上。孔氏曰和亦鈴也。爾雅云有鈴曰旂。郭璞曰縣鈴於竿首、畫交龍於旂。○〔孔氏曰〕央央然而有音聲○〔鄭氏曰〕鞗革、轡首也。鶬、金飾貌。孔氏曰即韓奕所云鞗革金厄是也○朱氏曰按商頌鶬鶬、鄭云聲和也。○〔朱氏曰〕烈、大也○〔毛氏曰〕昭考、武王也○〔朱氏曰〕廟制、大祖居中、左昭右穆。周廟文王當穆、武王當昭、故康誥稱穆考文王、而此詩及訪落、皆謂武王爲昭考也○〔毛氏曰〕享、獻也○〔鄭氏曰〕率之見於武王廟、使助祭也、以致孝子之事、以獻祭祀之禮○〔李氏曰〕思皇與思皇多士同、思、語辭也。皇、美也。美哉多福之如此也、是天子之享其福也。此又言光大文章之諸侯、綏以多福、俾繼續廣大其純嘏、以見君臣皆受其福也○〔鄭氏曰〕純、大也○〔朱氏曰〕諸侯始來見王、稟受法度、其車服之盛如此、而率之以祭武王之廟、受此眉壽之福、以多福綏諸侯、使之緝熙于純嘏、蓋均福于諸侯之辭。

載見一章十四句。

有客、微子來見祖廟也。鄭氏曰成王既黜殷命、殺武庚、命微子代殷後、既受命來朝而見○孔氏曰微子來見祖廟之樂歌也。

有客有客、亦白其馬。有萋有且七序反、敦都回反 琢陟角反 其旅。有客宿宿、有客信信。言授之縶陟立反、以縶其馬。薄言追之、左右綏之。既有淫威、降福孔夷。

〔毛氏曰〕殷尚白○〔蘇氏曰〕亦、仍也。言仍殷之舊也○〔毛氏曰〕萋且、敬愼貌○〔鄭氏曰〕微子乘殷之馬而來、威儀萋萋且且。又選擇衆臣卿大夫之賢者與之朝王。言敦琢者、以賢美之、故玉言之○

〔毛氏曰〕一宿曰宿．再宿曰信．○〔譙郡張氏曰〕宿宿者、凡一宿者再也．信信者．凡再宿者再也．○〔鄭氏曰〕．縶、絆也．周之君臣皆愛微子．其所館宿、可以去矣．而言絆其馬．意各殷勤．○〔朱氏曰〕追之．恐其已去也．○〔蘇氏曰〕．左右綏之．言所以安之無方也．○〔毛氏曰〕淫、大．夷、易也．○〔王氏曰〕．統承先王、用天子禮樂．所謂淫威也．有淫威、則所享宜盛大．故降福孔易也．（什方張氏曰．自管蔡以武庚叔父叛以周公之聖臨之．薹二年而後克．其用力艱矣．故於微子之來見也．則告之曰．日者既有淫威矣．而今也降福孔矣．蓋逆順之理如此．凡吾之威福．非苟而已也．）

有客一章．十二句．

武、奏大武也．（鄭氏曰．大武、周公作樂所爲舞也．○孔氏曰．奏大武之樂歌也．周公象武王伐紂之事．作大武之樂．○張氏曰．大武、武王沒．嗣王象武王之功之舞．歌武以奏之．冠者舞之．）

於（音烏）皇武王、無競維烈．允文文王．克開厥後．嗣武受之．勝殷遏（於葛反）劉．耆（音指）定爾功．

〔蘇氏曰〕．於乎大矣武王．無競之功．文王開之也．○〔鄭氏曰〕．信有文德哉．文王也．能開其子孫之基者．遏、止也．○〔毛氏曰〕．劉、殺．耆、致也．○〔鄭氏曰〕．嗣武、嗣子武王．○〔朱氏曰〕．文王既開之矣．武王嗣而受之．勝殷止殺．以致定其大功也．○〔李氏曰〕．武詩在於止殺．

武一章．七句．

臣工之什十篇．十章．一百六句．

呂氏家塾讀詩記卷第三十

閔予小子之什

閔予小子．嗣王朝（直遙反）於廟也．（鄭氏曰．嗣王．成王也．除武王之喪．始朝於廟也．○孔氏曰．嗣王朝於廟之樂歌也．）

〔朱氏曰〕．成王免武王之喪．而朝於廟．玩其辭．知其哀未忘也．

閔予小子．遭家不造．嬛嬛（其傾反）在疚（音救）．於乎皇考．永世克孝．念茲皇祖．陟降庭止．維予小子．夙夜敬止．於乎皇王．繼序思不忘．

〔鄭氏曰〕．閔、悼傷之言也．造、猶成也．○〔毛氏曰〕．疚、病也．庭、直也．〔匡衡曰〕．煢煢在疚、言成王喪畢思慕．意氣未能平也．蓋所以就文武之業．崇大化之本也．○〔鄭氏曰〕．皇考、武王．皇祖、文王．○〔毛氏曰〕．序、緒也．○〔鄭氏曰〕可悼傷乎．我小子耳．遭武王崩．家道未成．嬛嬛然孤特在憂病之中．○〔蘇氏曰〕．成王始見於宗廟．自傷嬛嬛無所依怙．曰於乎我皇考武王．終身能孝．維念我皇祖文王．以其直心陟降．（朱氏曰．言文王一陟一降．直而無私也．）○〔朱氏曰〕今我夙夜敬止者．思繼此序而不忘耳．○〔鄭氏曰〕．於乎皇王．歎文王武王也．我繼其緒．思其所行不忘也．

閔予小子一章．十一句．

訪落、嗣王謀於廟也．（孔氏曰．嗣王謀於廟之樂歌也．）

〔蘇氏曰〕．閔予小子、成王朝廟．言將繼其祖考之詩也．訪落、謀所以繼之之詩也．

訪予落止．率時昭考．於乎悠哉．朕未有艾（五蓋反）．將予就之．繼猶判渙（音奐）．維予小子．未堪家多難（乃旦反）．紹庭上下．陟降厥家．休矣皇考．以保明其身．

〔毛氏曰〕．訪、謀．落、始．率、循．時、是．悠、遠也．○〔孔氏曰〕．釋詁云．艾、歷也．○〔毛氏曰〕．猶、道．判、分．渙、散也．○〔王氏曰〕．紹庭、紹皇祖之直．○〔朱氏曰〕．家、猶言國也．○〔鄭氏曰〕．美矣哉、我君考武王．○〔王氏曰〕．保其身．無危亡之憂．明其身、無昏塞之患．○〔蘇氏曰〕．予將謀之於始．以循我昭考武王之德．○〔王氏曰〕．於乎悠哉．朕未有艾者．歎昭考之道悠而自以爲幼稚．未有所歷也．○〔李氏曰〕．將勉強從就之．以繼其道．而恐泮渙不合也．自訪予落止．以至繼猶泮渙、皆是仰先王之盛德．歎眇躬之涼薄．苦前哲之高遠也．○〔王氏曰〕．維予小子．未堪家多難者．自以爲幼稚．未堪王室多難也．○〔李氏曰〕．紹文王直道于上下．俯仰於家．未嘗少離．○〔曾氏曰〕．成王自言未堪家多難．因歎美武王能紹文王之道．以陟降厥家．其曰休矣皇考．以保明其身．蓋言以文王之直道保明其身也．此詩與念茲皇祖、陟降庭止同意．雖不言繼序思不忘．然歎美皇考．則此意在其中矣．

訪落一章．十二句．

敬之、羣臣進戒嗣王也．（孔氏曰．羣臣進戒嗣王之樂歌．釋文曰．敬之一本無之字．）

敬之敬之．天維顯思．命不易（以豉反）哉．無曰高高在上．陟降厥士．日監在茲．維予小子．不聰敬止．日就月將．學有緝熙于光明．佛（鄭音弼）時仔（音茲）肩（古賢反）．示我顯德行（下孟反）．

〔朱氏曰〕．思、語辭也．○〔李氏曰〕．鄭氏以爲變易之易．不如杜元凱以爲難易之易．左傳引命不易哉．杜元凱注．奉承其命甚難．○〔毛氏曰〕．士、事也．○〔鄭氏曰〕．監、視也．○〔朱氏曰〕．將、進也．○〔鄭氏曰〕．佛、輔也．時、是也．仔肩、任也．○〔朱氏曰〕．羣臣進戒于王曰．敬之哉、敬之哉．天道甚明、其命不易保也．無謂其高而不吾察．王之一陟一降於其事．天無日不臨監于此者．王不可不敬也．○〔孔氏曰〕、王既承其戒．荅之以謙曰．維我小子．○〔朱氏曰〕我不聰而未能敬．然願學焉．庶幾日有所就．月有所進．○〔歐陽氏曰〕．但當以日月勉強積學．而增緝廣大．而至於其道光明．然更賴羣臣輔助我所負荷之任．而告示我以顯然可修之德行也．（鄭氏曰．緝熙．光明也．）

敬之一章．十二句．

小毖。音祕 嗣王求助也。孔氏曰。嗣王求助之樂歌也。周公還政之後。成王因祭在廟。而求羣臣助己。詩人述其事而作此歌。
〔鄭氏曰〕。天下之事。當慎其小。小時不慎。後爲禍大。
予其懲。直升反 而毖後患。莫予荓普經反 蜂。孚逢反 自求辛螫。音釋 肇允彼桃蟲。拚芳煩反 飛維鳥。未堪家多難。予又集于
蓼。音了
〔毛氏曰〕。毖、慎也。○〔鄭氏曰〕。懲、艾也。螫、毒。肇、始。允、信也。○〔王氏曰〕。荓、使也。蜂之爲物。善辛螫。毛氏曰。荓蜂、摩曳也。○孔氏曰。釋訓作甹夆。古今字耳。孫炎曰。謂相摩曳入於惡也。○〔毛氏曰〕。桃蟲、鷦也。鳥之始小終大者。孔氏曰。陸璣云。今鷦鷯是也。微小於黃雀。其雛化而爲鵰。故俗語鷦鷯生鵰。言始小終大。○〔鄭氏曰〕。拚飛、翻飛也。○〔毛氏曰〕。堪、任也。蓼、言辛苦也。朱氏曰。蓼、辛苦之物也。 ○〔鄭氏曰〕。始者管叔及其羣弟流言於國。成王信之。而疑周公。至後三監叛而作亂。周公以王命舉兵誅之。歷年乃已。故今周公歸政。成王受之。而求賢臣以自輔助也。曰我其創艾於往時矣。畏慎後復有禍難。○〔朱氏曰〕。既而悟其姦。故曰予其懲於此。而慎後患。蜂不可使而使之。則是自求辛螫矣。○〔王氏曰〕。肇允彼桃蟲。拚飛維鳥者。成王於是始信小物之能成大。不敢不毖也。鄭氏曰。管蔡如鷦鳥之小。後叛而作亂。猶鷦之翻飛爲大鳥也。○橫渠張氏曰。猶言初爲鼠。後爲虎。不必謂桃蟲化爲鳥也。○〔蘇氏曰〕。予方未堪家難。而又集于辛苦之地。其奈何捨我而弗助哉。○〔東萊曰〕。莫予荓蜂。言莫如予前之使蜂。自求辛螫。謂信管蔡之時也。

小毖一章。八句。

載芟。所銜反 春籍田而祈社稷也。鄭氏曰。籍田、甸師氏所掌。王載耒耜之田。天子千畝。諸侯百畝。籍之言借也。借民力治之。故謂之籍田。○孔氏曰。月令孟春。天子躬耕帝籍。仲春擇元日命民社。與耕籍異月。俱在春時。故以春總之。祭法云。王爲羣姓立社曰泰社。王自爲立社曰王社。此爲百姓祈祭。當主於泰社。其稷與社共祭。亦當謂泰社社稷。○蘇氏曰。王社在籍田中。籍田所祈也。
載芟載柞。側伯反 其耕澤澤。音釋 千耦。五口反 其耘。音云 徂隰徂畛。侯主侯伯。侯亞侯旅。侯彊侯以。有嗿敕感反 其饁。于輒反
思媚其婦。有依其士。有略其耜。俶載南畝。播厥百穀。實函戶南反 斯活。驛驛音亦 其達。有厭於豔反 其傑。厭厭其苗。
緜緜其麃。表嬌反 載穫濟濟。有實其積。子賜反 萬億及秭。音姊 爲酒爲醴。烝畀祖妣。以洽百禮。有飶蒲即反 其香。邦家之光。有椒子消反 其馨。胡考之寧。匪且有且。匪今斯今。振古如茲。
〔鄭氏曰〕。載、始也。○〔毛氏曰〕。除草曰芟。除木曰柞。孔氏曰。左傳云。如農夫之務去草焉。芟夷蘊崇之。是除草曰芟也。秋官柞氏掌攻草木及林麓。是除木曰柞。 ○〔鄭氏曰〕。隰、新發田也。畛、謂舊田有徑路也。朱氏曰。或曰。畛、田畔也。畛之外則隰也。 ○〔毛氏曰〕。主、家長也。伯、長子也。亞、仲叔也。

旅、子弟也。李氏曰。亞、伯之次也。旅者、衆子弟也。○〔鄭氏曰〕。彊、有餘力者。周禮曰。以彊予任民。孔氏曰。謂其人強壯。治一夫之田。有餘力能佐助它事者也。 以、謂閒民。今時傭賃也。春秋之義。能東西之曰以。朱氏曰。傭力之人。隨主人所左右。 ○〔李氏曰〕。嗿者、衆人飲食之聲也。毛氏曰。嗿、衆貌。○〔鄭氏曰〕。饁、饋饟也。依之言愛也。○〔鄭氏曰〕。成王之時。萬民樂治田業。將耕、先始芟柞其草木。土氣烝達而和。耕之則澤澤然解散。於是耘除其根株。輩作者千耦。言趨時也。或往之隰。或往之畛。父子餘夫俱行。強有餘力者相助。又取傭賃務疾畢已當種也。○〔李氏曰〕。婦人能饁爲夫者。則愛其婦。爲婦者亦依其夫。言相慰勞苦也。○〔毛氏曰〕。略、利也。○〔孔氏大田疏曰〕。王肅以俶爲始。載爲事。○〔鄭氏曰〕。播、猶種也。實、種子也。函、合也。活、生也。○〔蘇氏曰〕。驛驛、苗生貌也。釋文云。爾雅作繹。云生也。 ○〔鄭氏曰〕。達、出地也。○〔毛氏曰〕。有厭其傑。苗厭然特美也。王氏曰。傑然之苗。受氣澤厭足也。 ○〔蘇氏曰〕。緜緜、詳密也。○〔毛氏曰〕。麃、耘也。○〔蘇氏曰〕。濟濟、人衆貌。○〔鄭氏曰〕。有實、實成也。○〔朱氏曰〕。積、露積也。○〔孔氏曰〕。農夫既去草木根株。以此利耜始耕於南畝。以種其百穀也。○〔李氏曰〕。其種皆函生氣而生。長而其苗則驛驛然達地而生。○〔孔氏曰〕。有厭然而特茂者。其傑立之苗也。厭厭然而長大者。其齊等之苗也。○〔王氏曰〕。前曰千耦其耘。則既耕而耘。今曰緜緜其麃。則既苗而耘。既苗而耘。則以緜緜爲善。恐傷苗也。○〔孔氏曰〕。至於大熟。則穫刈濟濟然。○〔毛氏曰〕。飶、芬香也。椒、猶飶也。孔氏曰。椒木之氣香。作者以椒言香。 ○〔李氏曰〕。胡考者、耇老也。士冠禮祝曰。永享胡考。孔氏曰。謚法。保民耆艾曰胡。 ○〔毛氏曰〕。且、此也。○〔王氏曰〕。振、古。則舉古也。○〔李氏曰〕。其實之多。萬億及秭。故可爲醴。而進與祖妣。以和百禮。○〔王氏曰〕。以洽百禮。既烝畀祖妣。而達之祭祀賓客。無所不洽也。○〔朱氏曰〕。以燕饗賓客。則邦家之所以光也。以共養耆老。則胡考之所以安也。○〔李氏曰〕。非特此日方有此也。非特今日方有豐年。其所由來遠矣。○〔陳氏曰〕。振古以來。皆如上之所謂也。

載芟一章。三十一句。

良耜。秋報社稷也。孔氏曰。秋報社稷之樂歌也。
畟畟楚側反 良耜。俶載南畝。播厥百穀。實函斯活。或來瞻女。載筐及筥。其饟伊黍。其笠音立 伊糾。居黝反 其鎛音博 斯趙。徒了反。又徒少反 以薅呼毛反 荼音徒 蓼。音了 荼蓼朽止。黍稷茂止。穫之挃挃。珍栗反 積子賜反 之栗栗。其崇如墉。其比毗志反 如櫛。側瑟反 以開百室。百室盈止。婦子寧止。殺時犉。如純反 有捄音虯 其角。以似以續。續古之人。
〔毛氏曰〕。畟畟、猶測測也。孔氏曰。是刃利之狀。舍人曰。畟畟、耜入地之貌。郭璞曰。畟利也。 ○〔鄭氏曰〕。良、善也。利善之耜。瞻、視也。筐筥、所以盛黍也。○〔毛氏曰〕。笠、所以禦暑雨也。趙、刺也。○〔蘇氏曰〕。糾然、笠之輕舉也。○〔釋文曰〕。說文云。薅、拔

田草也○〔毛氏曰〕蓼水草也 孔氏曰蓼是穢草荼亦穢草非苦菜也王肅云荼陸穢蓼水穢然則田有原有隰故並舉水陸穢草○朱氏曰先儒說荼但云苦菜莫詳其爲何物案此詩則蓼屬也但水陸之別耳味苦氣辛能殺物今人用以鍒溪取魚故又曰荼毒今南方人謂辣之辣茶亦一驗也 ○〔毛氏曰〕挃挃穫聲也○〔王氏曰〕栗栗緻也○〔毛氏曰〕墉城也黃牛黑脣曰犉社稷之牛角尺○〔鄭氏曰〕捄角貌有來視汝謂婦子來饁者也○〔李氏曰〕載筐及筥其饟伊黍比則言婦子行饁之器與所盛之物也○〔鄭氏曰〕饁者見戴糾然之笠以田器刺地薅去荼蓼之事言閔其勤苦草穢既除而禾稼茂禾稼茂而穀成熟○〔孔氏曰〕及其成熟乃穫刈之既穫訖乃積聚之如城雉之崪壯其比迫如櫛齒之相次○〔李氏曰〕於是開百室而納之百室既盈矣而婦子寧止蓋終歲勤勤不得安寧今農事已畢故各享其樂○〔鄭氏曰〕於是殺牲報祭社稷○〔蘇氏曰〕以嗣以續興來歲繼往歲也續古之人庶幾不替其先也○〔釋文〕犉作犢曰本亦作犉

良耜一章二十三句

絲衣繹賓尸也 鄭氏曰繹又祭也天子諸侯曰繹以祭之明日卿大夫曰賓尸與祭同日周曰繹商謂之肜○孔氏曰繹賓尸之樂歌也

絲衣其紑 孚浮反 載弁俅俅 音求 自堂徂基自羊徂牛鼐 乃代反 鼎及鼒 音茲 兕觥其觩旨酒思柔不吳不敖 五告反 胡考之休

〔毛氏曰〕絲衣祭服也紑絜鮮貌 孔氏曰爵弁之服元衣纁裳皆以絲爲之故云絲衣也 ○〔鄭氏曰〕載猶戴也弁爵弁也而祭於王士服也繹禮輕使士 孔氏曰雜記云士弁而祭於公禮有冠弁韋弁皮弁皆不以絲爲衣士冠禮有爵弁服純衣與此絲衣相當爵色之緅弁士冠禮注云爵弁其色赤而微黑如爵頭然純衣絲衣也 ○〔毛氏曰〕俅俅恭順貌基門塾之基 孔氏曰釋宮云門側之堂謂之塾孫炎曰夾門堂也禮在門不在廟郊特牲曰繹之於庫門內祊之於東方失之矣繹於門內爲失明其當在門外 ○〔毛氏曰〕自羊徂牛言先小後大也大鼎謂之鼐小鼎謂之鼒 鄭氏曰鼎圜弇上謂之鼒○孔氏曰孫炎曰鼎斂上而小口者 ○〔呂氏曰〕自堂徂基乃所謂於彼乎於此乎○〔王氏曰〕自堂徂基也自羊徂牛先小後大也鼐鼎及鼒先大後小也或先小後大或先大後小反復展視所以致勤敬也○〔孔氏曰〕觩然設兕觥貌○〔朱氏曰〕思語辭柔和也〔毛氏曰〕吳譁也〔鄭氏曰〕不吳不敖不讙譁不傲慢恭敬獲福得壽考之休也〔釋文〕兕觥作兕觥曰字又作兕觥〔橫渠張氏曰〕天子既以臣爲尸不可祭罷便使出門而就臣位故其退尸也皆有漸言絲衣已是不着冕服言弁已是不冠冕

絲衣一章九句

酌、告成大武也 朱氏曰內則曰十三舞勺卽此詩也然此詩與賚般皆不用詩中字名篇疑皆樂章之名與○橫渠張氏曰酌周公沒嗣王以武功之成由周公告其成於宗廟之歌也

於鑠 舒灼反 王師遵養時晦時純熙矣是用大介我龍受之蹻蹻 居表反 王之造 七報反 載用有嗣實維爾公允師

〔孔氏曰〕於歎美○〔朱氏曰〕鑠盛也○〔孔氏曰〕王師王肅云武王之衆也○〔歐陽氏曰〕遵養循

養也○〔鄭氏曰〕純大介助也○〔蘇氏曰〕熙光也○〔鄭氏曰〕龍寵也○〔毛氏曰〕蹻蹻武貌造爲也○〔鄭氏曰〕載則允信也○〔朱氏曰〕言武王之初有於鑠之師而不用○〔蘇氏曰〕退自循養與時皆晦而益明其後既純光矣則天下無不助之者○〔歐陽氏曰〕我龍受之者謂武王之功興此王業成王寵受而承之也蹻蹻王之造言蹻蹻然武功武王之所爲也載用有嗣者謂後世能承其業爲有嗣矣實維爾公者武王用師實天下之至公信可謂王師矣

酌一章八句

桓、講武類禡 馬嫁反 也桓武志也 釋文云本或以桓武志也爲注○鄭氏曰類也禡也皆師祭也○孔氏曰講武類禡之樂歌也○朱氏曰案左氏傳楚莊王曰武王克商作頌曰載戢干戈載櫜弓矢我求懿德肆于時夏允王保之又作武其卒章曰耆定爾功其三曰鋪時繹思我徂維求定其六曰綏萬邦屢豐年然則桓賚兩篇皆大武樂中一章也與此序不同

〔晁氏曰〕桓之序曰桓武志也或以爲注或以爲序失其傳多如此

綏萬邦屢 力注反 豐年天命匪解 音懈 桓桓武王保有厥士于以四方克定厥家於 音烏 昭于天皇以間之

〔鄭氏曰〕綏安也○〔孔氏曰〕屢豐年數有豐年桓桓然有威武王肅云於乎周道乃昭見於天○〔李氏曰〕士與熊羆之士虎賁之士同○〔毛氏曰〕間代也○〔鄭氏曰〕皇君也○〔王氏曰〕師之所處荊棘生焉大軍之後必有凶年桓武志也而曰綏萬邦屢豐年則其爲武志也異乎人之武志也 李氏曰武王用兵蓋爲天下除害故能召和氣 天命匪解者武王匪解故天命亦匪解也○〔蘇氏曰〕武王克商以安天下屢獲豐年之祥矣然天命之於周久而不厭也故武王桓桓保有其衆用之四方無不服以定其家其德上昭于天遂以代商有天下言武之不可廢也

桓一章九句

賚 來代反 大封於廟也賚予也言所以錫予善人也 鄭氏曰武王伐紂時封諸臣有功者○孔氏曰大封於廟之樂歌也

文王既勤止我應受之敷時繹 音亦 思我徂維求定時周之命於 音烏 繹思

〔毛氏曰〕勤勞應當也〔朱氏曰〕敷布也時是也繹尋繹也〔蘇氏曰〕思辭也〔鄭氏曰〕今我往以此求定〔蘇氏曰〕文王勤勞天下至矣其子孫應受而有之然而不敢專也〔朱氏曰〕布此以賚有功皆文王之功德在人而可尋繹者所以求天下之安定而已〔王氏曰〕大賚善人封建以爲諸侯與其天下則所以求天下之定也〔朱氏曰〕此周之命也又嘆使諸臣受封賞者釋思文王之德以戒之也

賚一章六句

般 薄寒反 巡守 手又反 而祀四嶽河海也 鄭氏曰般樂也○孔氏曰巡守而祀四嶽河海之樂歌也○朱氏曰鄭氏曰般樂也蘇氏曰遊般也今考詩中無此意蓋缺之孔氏以般樂也爲序文曰定本般樂爲鄭注未知孰是○

釋文曰.崔靈恩集注本用此注爲序文.

於音烏皇時周、陟其高山.嶞土果反山喬岳.允猶翕許及般河、敷天之下.裒蒲侯反時之對.時周之命.

〔鄭氏曰〕皇.君.喬.高也.於乎美哉.君是周邦而巡守.〇〔王氏曰〕嶞山謂之嶞.嶞狹而長也.陟其高山.嶞山喬岳.則巡守之所陟.無所不至.〇〔蘇氏曰〕猶.道也.翕河.大河受衆水者也.鄭氏曰.河言翕者.河自大陸之北.敷爲九.祭者合爲一.陟其山岳而道於大河.思其有功於民.是以至於敷天之下.無不總荅其功者.此周之命也.〇〔王氏曰〕裒時之對者.裒其神而對之以祭祀也.時周之命者.能懷柔百神.則受命長矣.

般一章七句.

閔予小子之什十一篇.十一章.百三十七句.

呂氏家塾讀詩記卷第三十一

魯頌

〔孔氏曰〕此雖各爲頌.而體實國風.非告神之歌.朱氏曰.其辭特以贊美當時之事.其體猶列國之風.非若商周天子之頌.用於祭祀以歌詠先祖之功烈也.

駉.古熒反.頌僖公也.僖公能遵伯禽之法.儉以足用.寬以愛民.務農重穀.牧于坰野.魯人尊之.於是季孫行父.請命于周.而史克作是頌.鄭氏曰.季孫行父.季文子也.史克.魯史也.〇孔氏曰.伯禽.魯之始封賢君.其法可傳於後.僖公名申.莊公子.閔公卒.季友立之.當惠王襄王時.舒瑗云.魯不合作頌.故每篇言頌.名生於不足也.〇曾氏曰.季孫請命.史克作頌.恐是兩事.如晉武公之大夫請命于天子之使而作無衣.請命作詩不相干也.

駉駉牡馬.在坰之野.薄言駉者.有驈戶橘反.有皇.有驪力知反.有黃.以車彭彭.思無疆.居良反.思馬斯臧.

〔毛氏曰〕駉駉.良馬腹幹肥張也.孔氏曰.腹.謂馬肚.幹.謂馬脅.坰.遠野也.邑外曰郊.郊外曰野.野外曰林.林外曰坰.〇〔曾氏曰〕坰野.乃魯人牧馬之常地耳.鄭氏曰.必牧於坰野者.辟民居與良田也.〇李氏曰.坰之野.其水草甚美.既不害於農.又使馬得其所養.〇〔毛氏曰〕牧之坰野.則駉駉然.驪馬白跨曰驈.孔氏曰.孫炎曰.驪.黑色.郭璞曰.跨.髀間也.然則跨者所跨據之處.黃白曰皇.孔氏曰.黃白色雜名皇.純黑曰驪.孔氏曰.月令孟冬駕鐵驪.象時之色.檀弓

云.夏后氏尚黑.戎事乘驪.故知純黑曰驪.黃騂曰黃.孔氏曰.騂者.赤色.謂黃而雜赤者也.諸侯六閑.馬四種.有良馬.戎馬.田馬.駑馬.孔氏曰.閑.謂馬之所在.有闌衞之處.校人之注.以爲二百十六匹爲一廄.每廄爲一閑.諸侯有四種.其三種別爲一閑.駑一種而分爲三閑也.朝祀所乘爲良馬.征伐所乘爲戎馬.田路駕田馬.駑馬給宮中之役.彭彭.有力有容也.〇〔鄭氏曰〕坰之牧地.水草既美.牧人又良.飲食得其時.則自肥健耳.〇〔王氏曰〕彭彭.張也.〇〔鄭氏曰〕臧.善也.〇〔孔氏曰〕薄言駉者.有何馬也.乃有驈有皇有驪有黃.此等用之以駕車.則彭彭然.〇〔朱氏曰〕思無疆.言其思之深廣無窮也.鄭氏曰.僖公之思遵伯禽之法.反覆思之.無有竟已.乃至思馬斯善.多其所及廣博.

駉駉牡馬.在坰之野.薄言駉者.有騅音隹.有駓符悲反.有騂有騏音其.以車伾伾.敷悲反.思無期.思馬斯才.

〔毛氏曰〕蒼白雜毛曰騅.孔氏曰.雜毛.是體有二種之色相間雜.上云黃白曰皇.黃騂曰黃.止一毛色之中自有淺深.與此二色者異.故不云雜毛也.黃白雜毛曰駓.孔氏曰.郭璞曰.今之桃華馬也.赤黃曰騂.孔氏曰.周人尚赤.而牲用騂.是騂爲純赤.言赤黃者.謂其赤而黃.其色鮮明者.上云黃騂曰黃.謂黃而微赤.此云赤黃曰騂.謂赤而微黃.蒼騏曰騏.孔氏曰.謂青而微黑.今之驄馬也.顧命曰.四人騏弁.注云.青黑曰騏.騏者.黑色之名.伾伾.有力也.才.多材也.〇〔王氏曰〕思無期.思之久也.

駉駉牡馬.在坰之野.薄言駉者.有驒徒河反.有駱.有駵.有雒.以車繹繹.音亦.思無斁.思馬斯作.

〔毛氏曰〕青驪驎曰驒.孔氏曰.郭璞曰.色有淺深.斑駁隱粼.今之連錢驄也.白馬黑鬣曰駱.孔氏曰.鬣.馬之騣也.赤身黑鬣曰駵.孔氏曰.駵是色名.說者以駵爲赤色.若身鬣俱赤.則騂馬.故赤身黑鬣曰駵.黑身白鬣曰雒.〇〔王氏曰〕繹繹.屬也.朱氏曰.繹繹.不絕貌.〇毛氏曰.善走也.〇〔鄭氏曰〕斁.厭也.無厭倦也.〇〔蘇氏曰〕作.奮起也.

駉駉牡馬.在駉之野.薄言駉者.有駰音因.有騢.有驔音簟.有魚.以車祛祛.起居反.思無邪.思馬斯徂.

〔毛氏曰〕陰白雜毛曰駰.孔氏曰.郭璞曰.陰.淺黑.今之泥驄.彤白雜毛曰騢.孔氏曰.郭璞曰.彤.赤也.即今赭白馬是也.豪骭曰驔.孔氏曰.說文云.骭.骹也.郭璞曰.骭.脚脛.然則骭者膝下之名.蓋謂豪毛在骭而白長.名爲驔也.二目白曰魚.孔氏曰.爾雅曰.一目白瞯.二目白魚.郭璞曰.似魚目也.祛祛.強健也.〔王氏曰〕思無邪.一出於正.〔鄭氏曰〕徂.猶行也.〔蘇氏曰〕孔子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昔之爲詩者.則未必知此也.孔子讀詩至此.而有會於其心.是以取之.蓋斷章云耳.〔呂氏曰〕僖公修牧馬之政.以誠心行之.故言思無疆.思無期.思無斁.思無邪.馬之所以臧才作徂者.其効也.與衞風秉心塞淵騋牝三千之意同.古之賢君.誠心以行善政.其效皆若此.然非獨牧馬而已.

駉四章章八句

有駜.備筆反.頌僖公君臣之有道也.

有駜有駜.駜彼乘繩證反黃.夙夜在公.在公明明.振振鷺.鷺于下.鼓咽咽.烏玄反.醉言舞.于胥樂兮.

〔朱氏曰〕興也○〔毛氏曰〕駜馬肥強貌（王氏曰養之使駜也○鄭氏曰僖公之用臣必致其祿食祿食足而臣莫不盡其忠）○〔孔氏曰〕四馬曰乘○〔鄭氏曰〕早起夜寐在於公之所○〔歐陽氏曰〕明明修明其職也○〔毛氏曰〕振振羣飛貌鷺白鳥也以興潔白之士○〔歐陽氏曰〕振鷺取其修潔翔集有威儀也（朱氏曰鷺鷺羽之翿舞者所持也下如飛而下也）○〔毛氏曰〕咽咽鼓節也○〔鄭氏曰〕于於胥皆也○〔蘇氏曰〕在公明明言未始不在公也僖公於是燕之以禮樂士之來者如鷺之集其醉者或起舞以相樂和之至也○〔鄭氏曰〕僖公之時君臣無事燕樂以遂其歡君臣於是皆喜樂也○〔東萊曰〕有駜有駜與僖公有臣之壯盛也所謂君致其養臣盡其忠者蓋莫不在其中矣

有駜有駜駜彼乘牡夙夜在公在公飲酒振振鷺鷺于飛鼓咽咽醉言歸于胥樂兮

〔王氏曰〕牡剛強之材也○〔毛氏曰〕夙夜在公在公飲酒言臣有餘敬君有餘惠○〔鄭氏曰〕飛喻羣臣醉欲退也

有駜有駜駜彼乘駽（呼縣反）夙夜在公在公載燕自今以始歲其有君子有穀詒孫子于胥樂兮

〔毛氏曰〕青驪曰駽（孔氏曰孫炎曰色青黑之間郭璞曰今之鐵驄也）○〔鄭氏曰〕載之言則也○〔李氏曰〕載燕亦飲酒也○〔毛氏曰〕歲其有豐年也○〔鄭氏曰〕穀善詒遺（蘇氏曰穀祿也臣願其君富且有後也）○〔朱氏曰〕頌禱之辭也

有駜三章章九句

泮水頌僖公能修泮宮也（孔氏曰定本云僖公脩泮宮無能字○蘇氏曰此詩言作泮宮克淮夷閟宮言作新廟春秋皆不載世疑之泮宮閟宮僖公因舊而脩是以不見於春秋至於淮夷之功予亦疑焉然此詩有之式固爾猶淮夷卒獲有所未獲而欲終之則其所獲僅小也今此詩之言甚美而大則君臣之辭歟或曰以君臣而爲此辭可也而孔子錄之可乎曰維可之是以錄之錄其所可而去其所不可此孔子之所以爲詩也子貢曰紂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惡居下流天下之惡皆歸焉孟子曰吾於武成取二三策而已以至仁伐不仁何其血之流杵夫二子之言信矣然孔子未嘗以駁周書蓋好惡之言必有過者要不以惡爲善則已矣此讀者之所自諭也）

思樂泮水薄采其芹（其巾反）魯侯戾止言觀其旂其旂茷茷（蒲害反）鸞聲噦噦（呼會反）無小無大從公于邁

〔毛氏曰〕泮水泮宮之水也天子辟廱諸侯泮宮（鄭氏曰辟廱者築土雝水之外圓如璧四方來觀者均也泮之言半也半水者蓋東西門以南通水北無也○朱氏曰說文謂泮者諸侯鄉射之宮也西南爲水東北爲牆康成以爲東西門說文以爲東西牆其說不同）○〔王氏曰〕思發語辭也○〔鄭氏曰〕芹水菜也樂僖公脩泮宮之水而往觀之采其芹也○〔毛氏曰〕戾止至也（孔氏曰止者至而止住故云至非訓止爲至也）○〔王氏曰〕觀其旂其物茷茷而有容聽其鸞其聲噦噦而有節（李氏曰茷茷飛揚也）○〔李氏曰〕無小無大從公于邁國人無長幼皆從公而往以見國人從僖公之樂也○〔孔氏曰〕魯人作詩而自稱其君爲魯侯者因其請王而作

思樂泮水薄采其藻魯侯戾止其馬蹻蹻（居表反）其馬蹻蹻其音昭昭載色載笑匪怒伊教

〔孔氏采蘋疏曰〕藻水草也○〔毛氏曰〕其馬蹻蹻言強盛也○〔鄭氏曰〕其音昭昭僖公之德音○〔毛氏曰〕載色色溫潤也○〔蘇氏曰〕僖公之至於泮宮好其顏色和其笑語未嘗有所怒也教之而已○〔王氏曰〕載色載笑則洪範所謂而康而色者也夫然後能教也

思樂泮水薄采其茆魯侯戾止在泮飲酒既飲旨酒永錫難老順彼長道屈此羣醜

〔毛氏曰〕茆鳧葵也（釋文曰鄭小同云江南人謂之蓴菜生陂澤中）○〔鄭氏曰〕在泮飲酒者與先生君子飲酒也○〔毛氏曰〕醜衆也○〔蘇氏曰〕僖公與其羣臣飲酒於泮宮咸願神錫之以難老使之順從長道以屈羣衆（王氏曰順彼先生君子之長道而屈服此魯國之羣衆也）○〔李氏曰〕一章言僖公之至泮水二章言僖公之教人三章則又言至泮水與賢者飲酒也○〔朱氏曰〕此章以下皆頌禱之辭也

穆穆魯侯敬明其德敬慎威儀維民之則允文允武昭假烈祖靡有不孝自求伊祜（音戶）

〔鄭氏曰〕則法也允文允武信文信武也○〔毛氏曰〕假至也（朱氏曰假感格也）○〔朱氏曰〕祖周公魯公也靡有不孝信僖公之孝也無所不至也○〔李氏曰〕自求伊祜魯侯之福祿乃自求之也

明明魯侯克明其德既作泮宮淮夷攸服矯矯（居表反）虎臣在泮獻馘（古獲反）淑問如皋陶在泮獻囚

〔鄭氏曰〕克能攸所也言僖公能明其德修泮宮而德化行於是伐淮夷所以能服也矯矯武貌馘所格者之左耳（孔氏曰謂臨陣格殺之而取其耳）淑善也囚所虜獲者僖公既伐淮夷而反在泮宮使武臣獻馘又使善聽獄之吏如皋陶者獻囚言伐有功所任得其人○〔孔氏曰〕王制曰天子將出征受成於學出征執有罪反釋奠於學以訊馘告故僖公既伐淮夷而反在泮宮也○〔朱氏曰〕或謂僖公未嘗有淮夷之功而疑此詩之妄蓋未嘗深考此詩乃頌禱之辭冀其有是功耳下章倣此

濟濟多士克廣德心桓桓于征狄彼東南烝烝皇皇不吳（音話）不揚不告于訩（音凶）在泮獻功

〔孔氏曰〕濟濟然多士皆能廣其德心謂心德寬洪並無褊躁○〔毛氏曰〕桓桓威武貌○〔孔氏曰〕狄彼東南遠服彼東南（釋文曰狄遠也○王氏曰狄擴而逖之也○蘇氏曰古狄逖通）○〔鄭氏曰〕東南斥淮夷（孔氏曰淮夷在魯之東南）烝烝猶進進也○〔毛氏曰〕皇美也○〔鄭氏曰〕吳譁也○〔王氏曰〕不揚戢也○〔朱氏曰〕烝烝皇皇盛也不吳不揚肅也○〔鄭氏曰〕訩訟也無以爭訟之事告於治訟之官者○〔王氏曰〕不告于訩和也○〔李氏曰〕人心可謂廣矣惟爲血氣所使一有毫髮之利則忿而爭其心於是乎隘矣惟其心廣故其征伐有逖遠淮夷之功烝烝皇皇不吳不揚未嘗爭訟惟在泮獻功而已

角弓其觩束矢其搜（色留反）戎車孔博徒御無斁（音亦）既克淮夷孔淑不逆式固爾猶淮夷卒獲

〔蘇氏曰〕觲、弓健貌。（鄭氏曰。言持弦急也。）○〔毛氏曰〕五十矢爲束。（孔氏曰。荀卿云。魏氏武卒負矢五十箇。荀則毛氏之師。故從其言。鄭注大司寇束矢云。古者一弓百矢。）○〔鄭氏曰〕束矢搜然、言勁疾也。（孔氏曰。其發則搜然而勁。○蘇氏曰。搜、矢疾聲。）○〔朱氏曰〕博、廣大也。○〔鄭氏曰〕徒行者御車者。皆無厭倦也。淑、善也。式、用也。○〔蘇氏曰〕僖公兵戎精繕。士卒競勸。故能克淮夷。甚善而不逆。君子於是告之。使無固其道。庶幾淮夷可以盡得也。

翩彼飛鴞。（于驕反）集于泮林。食我桑黮。懷我好音。憬（九永反）彼淮夷。來獻其琛。（勑金反）元龜象齒。大賂南金。

〔毛氏曰〕翩、飛貌。鴞、惡聲之鳥也。黮、桑實也。○〔鄭氏曰〕懷、歸也。言鴞常惡鳴。今來止於泮水之木上。食其桑黮。爲此之故。故改其鳴。歸就我以善音。○〔李氏曰〕喻淮夷慕泮宮之化也。憬、說文曰覺悟也。○〔毛氏曰〕琛、寶也。元龜尺二寸。（孔氏曰。漢食貨志云。龜不盈尺。不得爲寶。）○〔鄭氏曰〕大、猶廣也。○〔毛氏曰〕賂、遺也。南、謂荊揚也。○〔鄭氏曰〕荊揚貢金三品。○〔孔氏曰〕淮夷來魯國。獻其琛寶。其所獻之物。是大龜象齒。又廣賂我以南方之金。

泮水八章。章八句。

閟（筆位反）宮。頌僖公能復周公之宇也。（朱氏曰。此詩所謂居常與許。復周公之宇者。人之所以願之。而其實則未能也。）

閟宮有侐。（況域反）實實枚枚。赫赫姜嫄。（音元）其德不回。上帝是依。無災無害。彌月不遲。是生后稷。降之百福。黍稷重（直容反）穋。（音六）稙（徵力反）稺菽麥。奄有下國。俾民稼穡。有稷有黍。有稻有秬。（音巨）奄有下土。纘禹之緒。

〔孔氏曰〕作者將美僖公。追述遠祖。上陳姜嫄后稷。至於太王文武。爰及成王封建之辭。魯公受賜之命。言其所以有魯之由。○〔呂氏曰〕閟宮魯廟。非姜嫄廟也。言赫赫姜嫄者。推本周家所由興。○〔朱氏曰〕閟宮者。魯之羣廟也。（毛氏曰。先妣姜嫄之廟在周。孟仲子曰。是禖宮也。○孔氏曰。大司樂云。舞大濩以享先妣。以此知姜嫄之廟在周。言其在周。則魯無其廟。姜嫄祀郊禖而生后稷。故名姜嫄之廟爲禖宮。）閟、深閉也。（毛氏曰。閟、閉也。）○〔毛氏曰〕侐、清淨也。○〔蘇氏曰〕實實、鞏固也。○〔毛氏曰〕枚枚、礱密也。（王氏曰。枚枚、辨也。）○〔鄭氏曰〕彌、終也。赫赫乎顯著姜嫄也。其德貞正不回邪。天用是馮依。其任之又無災害。不坼不副。終十月而生子。不遲晚。○〔毛氏曰〕先種曰稙。後種曰稺。（孔氏曰。重穋稙稺。生熟早晚之異稱耳。非穀名也。七月傳曰。後熟曰重。先熟曰穋。內宰鄭司農注云。先種後熟謂之穜。後種先熟謂之稑。）○〔李氏曰〕菽、大豆。○〔鄭氏曰〕奄、猶覆也。○〔朱氏曰〕后稷生而享有百福。播種五穀。猶天所降也。奄有下國。堯封之邰也。○〔鄭氏曰〕秬、黑黍也。○〔毛氏曰〕緒、業也。○〔鄭氏曰〕堯時洪水爲災。民不粒食。禹平水土。后稷乃教播種。故曰纘禹之緒。美之。故申說以明之。

后稷之孫。實維大王。居岐之陽。實始翦（子踐反）商。至于文武。纘大王之緒。致天之屆。（音戒）于牧之野。無貳無虞。

上帝臨女。敦（都回反）商之旅。克咸厥功。

〔鄭氏曰〕翦、斷也。大王自豳徙居岐陽。四方之民咸歸往之。於時而著王迹。故云是始斷商。○〔曾氏曰〕大王去邠居岐。蓋諸侯之能興邦者。本不必云肇王迹也。武王既有天下。推其寖盛之由。故曰大王肇王迹。所謂實始翦商者。殆因肇王迹之語言之過耳。聖人於武成猶有所不取者。其於魯頌。豈以一言之過而刪之乎。○〔王氏曰〕屆、至也。天命不妄所廢興。皆其至也。致其至者。武王也。○〔孔氏曰〕至於文王武王。繼大王之業。於時商家㚫虐。天欲誅之。武王乃致天之誅於牧野之地。○〔鄭氏曰〕虞、度也。○〔朱氏曰〕無貳無虞。上帝臨女。猶大明云上帝臨女無貳爾心也。○〔鄭氏曰〕敦、治。旅、衆。咸、同也。○〔朱氏曰〕敦治而勝之也。咸厥功。輔佐之臣咸有功。而周公亦與焉。故下章言封伯禽之事。

王曰叔父。建爾元子。俾侯于魯。大啓爾宇。爲周室輔。乃命魯公。俾侯于東。錫之山川。土田附庸。周公之孫。莊公之子。龍旂承祀。六轡耳耳。春秋匪解。享祀不忒。皇皇后帝。皇祖后稷。享以騂犧。是饗是宜。降福既多。周公皇祖。亦其福女。秋而載嘗。夏而楅衡。白牡騂剛。犧（素河反）尊將將。（七羊反）毛炰（蒲包反）胾（側吏反）羹。籩豆大房。萬舞洋洋。孝孫有慶。俾爾熾而昌。俾爾壽而臧。保彼東方。魯邦是常。不虧不崩。不震不騰。三壽作朋。如岡如陵。

〔毛氏曰〕王、成王也。元、首。宇、居也。○〔鄭氏曰〕叔父、謂周公也。東、魯國也。成王告周公曰。叔父。我立女首子。使爲君於魯。謂欲封伯禽也。封魯公以爲周公後。故云大開女居。以爲我周家之輔。既告周公以封伯禽之意。乃策命伯禽。使爲君於東。○〔鮮于氏曰〕錫之山川。謂境內之山川也。孟子曰。天子之制地方千里。公侯皆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凡四等。不能五十里。不達於天子。附於諸侯曰附庸。（王制同。）○〔王氏曰〕孟子曰。周公之封於魯。爲方百里也。地非不足也。而儉於百里。而周官以爲諸侯之地方四百里。蓋特言其國也。則儉於百里。并附庸言之。則爲方四百里也。（李氏曰。鄭氏據明堂位。謂封以七百里。欲其強於衆國。其說不然。詩人言大啓爾宇。不過謂公侯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三等雖不同。惟公侯皆方百里。居上等爲。）○〔毛氏曰〕周公之孫。莊公之子。謂僖公也。○〔鄭氏曰〕交龍爲旂。四馬故六轡。○〔毛氏曰〕耳耳然至盛也。○〔鄭氏曰〕春秋、猶言四時也。（孔氏曰。錯舉春秋以明冬夏。）○〔孔氏曰〕其車建交龍之旂。承奉宗廟祭祀。所乘四馬。其六轡耳耳然。○〔李氏曰〕享祀無有差忒。○〔鄭氏曰〕皇皇后帝。謂天也。成王以周公功大。命魯郊祭天。亦配之以君祖后稷。其牲用赤牛純色。天亦饗之。宜其多與之福。○〔毛氏曰〕騂、赤。犧、純也。（孔氏曰。牧人云。陽祀用騂牲。毛之注云。陽祀、祭天於南郊。是天子祭天南郊用赤牛純色。）○〔李氏曰〕皇皇、大之至也。明堂位曰。成王以周公有勳勞於天下。是以命魯公孟春祀帝于郊。配以后稷。禮運曰。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孔氏以帝謂感生帝。此則泥六天之說。○〔鄭氏曰〕周公皇祖。此皇祖。謂伯禽也。

載、始也。秋將嘗祭，於夏則養牲。楅衡其角，爲其觸牴人也。孔氏曰：封人注云：楅設於角，衡設於鼻。秋嘗而言始者，秋物新成，尚之也。○〔毛氏曰〕白牡，周公牲也。騂剛，魯公牲也。孔氏曰：公羊傳云：魯祭周公何以爲牲？周公用白牡，魯公用騂犅，羣公不毛。何休云：白牡，殷牲也。周公死有王禮，謙不敢與文武同也。魯公諸侯，不嫌也，故從周制。說文曰：剛，特也。白牡謂白特，騂剛亦特也。○〔孔氏曰〕將將，盛美也。大和中，魯郡於地中得齊大夫子尾送女器，有犧尊，以犧牛爲尊。然則象尊爲象形也。阮諶禮圖云：犧尊飾以牛，象尊飾以象，腹之上畫爲牛象之形。毛氏曰：犧尊有沙飾也。○孔氏曰：鄭司農云：獻讀爲犧。犧尊飾以翡翠，象尊以象鳳凰。此傳言犧尊者沙羽飾，與司農飾以翡翠意同，則皆讀爲娑，傳言沙即娑之字也。○〔毛氏曰〕毛炰豚也。孔氏曰：封人祭祀有毛炰之豚，注云：爓去其毛而炰之也。○〔孔氏曰〕胾謂切肉。○〔毛氏曰〕羹，大羹、鉶羹也。孔氏曰：大羹者，煮肉汁不和；鉶羹，肉味之有菜和者也。大羹謂大古之羹，鉶羹謂盛之鉶器，其大羹則盛之於登。大房，半體之俎也。孔氏曰：大房，明堂位曰：周以房俎。房謂足下跗也，上下兩間，有似於堂房。然知是半體者，周語云：禘郊之事則有全烝，王公立飫則有房烝，親戚燕饗則有殽烝。如彼文次，全烝謂全載牲體，殽烝謂體解節折，則房烝是半體可知。○〔鄭氏曰〕萬舞，干舞也。○〔毛氏曰〕洋洋，衆多也。○〔李氏曰〕孝孫有慶，孝孫得享其福。○〔鄭氏曰〕俾，使；臧，善；保，安；常，守也。虧、崩皆謂毀壞也。○〔毛氏曰〕震，動也。騰，乘也。朱氏曰：震、騰，動也。○〔鄭氏曰〕三壽，三卿也。岡陵，取堅固也。王氏曰：壽考之三卿，爲公朋也。○朱氏曰：三壽未詳，或曰願公壽與岡陵等爲三也。○〔朱氏曰〕此言僖公致敬郊廟，而神降之福，國人稱願之如是也。

公車千乘，繩證反朱英綠縢，徒登反二矛重直龍反弓。公徒三萬，貝冑直又反朱綅，息廉反烝之升反徒增增。如字戎狄是膺，荊舒是懲，則莫我敢承。俾爾昌而熾，尺志反俾爾壽而富。黃髮台背，壽胥與試。俾爾昌而大，俾爾耆而艾。五蓋反萬有千歲，眉壽無有害。

〔毛氏曰〕大國之賦千乘。孔氏曰：司馬法成方十里出革車一乘，兵車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計千乘有七萬五千人。與下公徒三萬數不合者，此自謂計地出兵，非彼三軍之事也。○鄭氏曰：大國之賦適滿千乘，苟盡用之，是舉國而行也，故其用之也，大國三軍，次國二軍而已。○李氏曰：成出革車一乘，千乘之地方三百十六里有奇，包氏注論語以謂古者井田方里爲井，一井爲乘，百里之國適有千乘也。○〔朱氏曰〕英，矛飾也。縢，繩也。孔氏曰：朱英，絲纓而朱染之，以爲矛之英飾；弓束以綠繩縢，謂約之，謂繩，非訓縢爲繩。○〔鄭氏曰〕二矛重弓，備折壞也。孔氏曰：重弓謂內弓於韔，韔中有二弓。兵車之灋，左人持弓，右人持矛，中人御。大國三軍，合三萬七千五百人。言三萬者，舉成數也。○〔毛氏曰〕貝冑，貝飾。朱綅綴之。孔氏曰：貝者，水蟲，甲有文章也。冑謂兜鍪，貝非爲冑之物，故知以貝爲飾。說文曰：綅，綫也。然則朱綅，直謂赤綫，以連綴甲也。○〔孔氏曰〕烝徒增增，進行之時，增增然衆多。○〔毛氏曰〕膺，當也。○〔鄭氏曰〕懲，艾也。○〔蘇氏曰〕可以當戎狄，懲荊舒，而莫之禦也。言其強也。鄭氏曰：僖公與齊桓舉義兵，北當戎與狄，南艾荊及羣舒，天下無敢禦也。○孔氏曰：僖四年經書公會齊侯等伐楚，楚名荊，羣舒又是楚之與國，故連言荊舒。其伐戎狄則無文。○〔孔氏曰〕設辭慶之，使汝昌

大而熾盛，汝長壽而富足，髮有黃色之髮，背有台文之背。○〔蘇氏曰〕壽胥與試者，願其壽而相與試其才，以爲之用也。○〔鄭氏曰〕眉壽，秀眉，亦壽徵。○〔孔氏曰〕無有害，無有患害。○〔蘇氏曰〕此章言僖公治其軍旅，繕其車甲器械，故其民無不欲其昌大壽考，而託之以爲安也。

泰山巖巖，魯邦所詹。奄有龜蒙，遂荒大東。至于海邦，淮夷來同。莫不率從，魯侯之功。

〔孔氏曰〕泰山之高巖巖然。泰山在齊魯之界，二國皆以爲望也。○〔朱氏曰〕詹與瞻同。○〔毛氏曰〕龜，山也。蒙，山也。孔氏曰：春秋定十年齊人來歸鄆讙龜陰之田，謂龜山之北田也。論語說顓臾云：昔者先王以爲東蒙主，謂顓臾主蒙山也。魯之境內有此二山，故言奄有。○〔鄭氏曰〕荒，奄也。大東，極東也。海邦，近海之國也。○〔朱氏曰〕願其有功如此。

保有鳧繹，音亦遂荒徐宅。至于海邦，淮夷蠻貊，武伯反及彼南夷，莫不率從。莫敢不諾，魯侯是若。

〔毛氏曰〕鳧，山也。繹，山也。孔氏曰：禹貢徐州嶧陽孤桐，謂嶧山之陽有此桐木也。○〔毛氏曰〕宅，居也。○〔朱氏曰〕徐宅，謂徐國也。○〔鄭氏曰〕諾，應辭也。若，順也。○〔孔氏曰〕莫敢不諾，有命則莫敢不應。○〔李氏曰〕惟魯侯是順也。○〔蘇氏曰〕龜蒙鳧繹，魯之四山，其餘則東南勢相聯屬，可以服從之國也。

天錫公純嘏，古雅反眉壽保魯。居常與許，復周公之宇。魯侯燕喜，令妻壽母。宜大夫庶士，邦國是有。既多受祉，黃髮兒齒。

〔鄭氏曰〕純，大也。受福曰嘏。○〔毛氏曰〕常、許，魯南鄙、西鄙。鄭氏曰：許，許田也，魯朝宿之邑也。常或作嘗，在薛之旁。○孔氏曰：桓元年鄭伯以璧假許田，桓公以許與鄭。○〔鄭氏曰〕燕，燕飲也。令，善也。○〔朱氏曰〕令妻，令善之妻也。壽母，壽考之母也。僖公娶於齊，曰聲姜。母曰成風。○〔孔氏曰〕宜其大夫之與衆士，祝慶使與之相宜也。邦國是有，魯之邦國，僖公常保有之。○〔鄭氏曰〕兒齒，亦壽徵。○〔釋文曰〕兒齒，齒落更生細者也。○〔蘇氏曰〕常許，魯之故地而未復者也。願其壽考以復魯之侵地，宜其室家臣庶，以保有其國也。

徂來之松，新甫之柏。是斷音短是度，待洛反是尋是尺。松桷音角有舃，音昔路寢孔碩。新廟奕奕，音亦奚斯所作。孔曼音萬且碩，萬民是若。

〔毛氏曰〕徂來，山；新甫，山也。○〔孔氏曰〕僖公修造寢廟，取徂來之松，新甫之柏，於是斬斷之，量度之。○〔毛氏曰〕八尺曰尋。桷，榱也。孔氏曰：桷之與榱，是椽之別名。舃，大貌。路寢，正寢也。○〔孔氏曰〕奕奕然廣大。○〔鄭氏曰〕奚斯所作者，教護屬功課章程也。孔氏曰：奚斯，公子魚也，爲之主帥，教令工匠，監護其事，屬付工役，課其章程。○〔鄭氏曰〕曼，修也；廣也。○〔孔氏曰〕言廟甚長廣而且大。○〔朱氏曰〕萬民是若，順萬民之望也。

閟宮八章，二章章十七句，一章十二句，一章三十八句，二章章八句，二章章十句。

駉四篇，二十三章，二百四十三句。

呂氏家塾讀詩記卷第三十二

商頌

那祀成湯也微子至于戴公其間禮樂廢壞有正考甫者得商頌十二篇於周之大師以那爲首(孔氏曰祀成湯之樂歌也成王殺武庚封微子啓於宋代武庚爲商後自微子至戴公凡十君戴公當宣王時世本云宋湣公生弗甫何弗甫何生宋父宋父生正考父正考父是孔子七世之祖魯語云正考父校商之名頌十二篇於周大師以那爲首章昭云名頌頌之美者○鄭氏曰自正考父至孔子時又無七篇周用六代之樂故周大師有商頌)

猗(於宜反)與(音余)那與置我鞉(音桃)鼓奏鼓簡簡衎我烈祖湯孫奏假(古雅反)綏我思成鞉鼓淵淵嘒嘒管聲既和且平依我磬聲於赫湯孫穆穆厥聲庸鼓有斁(音亦)萬舞有奕我有嘉客亦不夷懌自古在昔先民有作溫恭朝夕執事有恪顧予烝嘗湯孫之將

〔毛氏曰〕猗歎辭那多也○〔王氏曰〕美商之樂歎而多之也○〔朱氏曰〕置讀如置器之置○〔鄭氏曰〕鞉與鼓也(孔氏曰鞉如鼓而小持其柄搖之傍耳還自擊)○〔歐陽氏曰〕書曰下管鞉鼓蓋自虞夏以來舊物常用者○〔毛氏曰〕鞉鼓樂之所成也(孔氏曰王制曰天子賜伯子男樂則以鞉將之注云鞉所以節樂是樂成由鞉也學記曰鼓無當於五聲五聲不得不和是樂之所成在於鼓)○〔鄭氏曰〕簡簡

和大也○〔毛氏曰〕衎樂也○〔鄭氏曰〕烈祖湯也○〔歐陽氏曰〕湯孫斥主祀之時王爾自太甲以下至紂皆可爲湯孫不知所斥者何王爾○〔朱氏曰〕奏假奏樂以感格于祖考也○〔鄭氏曰〕綏安也安我以所思而成之人謂神明來格也禮記曰齊之日思其居處思其笑語思其志意思其所樂思其所嗜齊三日乃見其所爲齊者祭之日入室僾然必有見乎其位周旋出戶肅然必有聞乎其容聲出戶而聽愾然必有聞乎其嘆息之聲此之謂思成(蘇氏曰以是安我所思之人見其所爲齊者非有也而生於其思故謂之思成○朱氏曰思成未詳或曰思辭也安我以成也或曰安我所思無不成也按此句與下篇綏我眉壽之語相似莫知何者爲是)○〔王氏曰〕淵淵深也深以言其聞之遠嘒嘒細也○〔鄭氏曰〕磬玉磬也堂下諸縣與諸管聲皆和平不相奪倫又與玉磬之聲相依亦謂和平也(孔氏曰禮設樂縣之位皆鐘鼓在庭故知堂下樂也知是玉磬者以鐘鼓磬管同爲樂器磬非樂之主而云依我磬聲明此異於常磬非石磬也益稷曰戛擊鳴球謂玉磬也○王氏曰依我磬聲者言與堂上之樂諧也)○〔橫渠張氏曰〕玉磬聲之最和平者養心○〔鄭氏曰〕穆穆美也於盛矣湯孫此樂之美其聲(孔氏曰穆穆然而美者其樂之音聲)○〔歐陽氏曰〕其述樂而間稱湯孫至于再三者蓋詩無定體作者之意或然也○〔毛氏曰〕大鐘曰庸斁斁然盛也(朱氏曰庸鏞通)○〔鄭氏曰〕萬舞干舞○〔王氏曰〕有奕萬舞之綴兆衆大也○〔鄭氏曰〕嘉客謂二王後來助祭者亦不夷懌乎言皆悅懌也○〔毛氏曰〕恪敬也○〔孔氏曰〕王制祭統言四時祭名皆曰秋嘗冬烝○〔蘇氏曰〕商人尚聲臭味未成滌蕩其聲樂三闋然後出迎牲故其祀成湯也奏樂以樂其烈祖成湯於是鞉鼓管籥作於堂下其聲依堂上之玉磬無相奪倫者至於九獻之後鐘鼓交作萬舞陳於庭而祀事畢矣於時王者之後皆來助祭無不和悅者○〔毛氏曰〕恪敬也○〔朱氏曰〕自古在昔先民有作溫恭朝夕執事有恪言恭敬之道古人所行不可忘也○〔閔馬父曰〕先聖王之傳恭猶不敢專稱曰自古古曰在昔昔曰先民○〔蘇氏曰〕將奉也言湯其尚顧予烝嘗哉此湯孫之所奉者庶幾其顧之也

那一章二十二句

烈祖祀中宗也(鄭氏曰中宗商王太戊湯之元孫也有桑穀之異懼而修德商道復興故表顯之號爲中宗○孔氏曰祀中宗之樂歌也禮王者祖有功而宗有德不毀其廟匡衡以爲殷中宗周成宣王皆以時毀古文尚書說經稱中宗明其廟宗而不毀貢禹說王者宗有德廟不毀宗而復毀非尊德之義)

嗟嗟烈祖有秩斯祜申錫無疆及爾斯所既載清酤(音戶)賚我思成亦有和羹既戒既平鬷假無言時靡有爭綏我眉壽黃耇無疆約軝(初支反)錯(如字又采故反)衡八鸞鶬鶬(七羊反)以假以享我受命溥將自天降康豐年穰穰來假(音格)來饗降福無疆顧予烝嘗湯孫之將

〔歐陽氏曰〕序言烈祖祀中宗則嗟嗟烈祖者中宗也如丙以甲爲祖戊亦可以丙爲祖矣湯之後世

以湯爲祖中宗之後世以中宗爲祖此常事也〇〔毛氏曰〕申、重也〇〔蘇氏曰〕嗟乎我烈祖成湯有秩秩無窮之福可以申錫於無疆以及爾之所鄭氏曰其福乃及女之此所〔歐陽氏曰〕爾時主祀之主也〇〔毛氏曰〕酤、酒賚、賜也〇〔孔氏曰〕既載清酒於樽以酌獻故神明賜之我所思而得成蘇氏曰以畀我所思成之人猶言烝畀祖妣古語質也〇歐陽氏曰神賚成使成祀事也〇〔鄭氏曰〕和羹者五味調腥熟得節〔朱氏曰〕戒、夙戒也平、平和也〇〔歐陽氏曰〕上言既載清酤下言亦有和羹乃是直陳祭時酒與羹爾〇〔毛氏曰〕鬷、總假、大也總大無言無爭也〇〔歐陽氏曰〕執事之臣總無喧嘩又不交侵其職位以見在廟之人皆肅恭而舉動得禮所以神明錫以眉壽黃耇之福也〇〔鄭氏曰〕約軝、轂飾也孔氏曰軝者長轂之名以皮纏約而朱漆之也鸞在鑣四馬則八鸞諸侯來助祭者乘篆轂錯衡之車駕四馬其鸞鶬鶬然聲和孔氏曰考工記云容轂必直陳篆必正注云篆轂約也彼言篆轂即此約軝〇〔歐陽氏曰〕約軝錯衡八鸞鶬鶬者此始謂助祭之諸侯也以假以享者謂諸侯既至而助祭也〇〔蘇氏曰〕溥將、溥且大〇〔歐陽氏曰〕我時王受天命溥將天降豐穰使我備物而祭〇〔朱氏曰〕言我受命廣大而天降以豐年黍稷之多孔氏曰從天下平安之福故獲得豐年穰穰然〇〔歐陽氏曰〕上云以享者謂諸侯皆來助致享於神也下云來饗者謂神來至而歆饗也〇〔蘇氏曰〕人既助之天又應之然後庶幾祖宗來格而享其祭報之以福曰其尚顧予烝嘗哉此湯孫之所奉也〇〔王氏曰〕祀中宗而曰湯孫者有天下以湯故也〇〔東萊曰〕及爾斯所言流慶無窮今方於爾之所其後蓋未艾也所謂申錫無疆也亦有和羹既戒既平儀禮載祭祀燕享每始言羹定蓋以羹熟爲節然後行禮定、即戒平之謂也此所謂既載清酤亦有和羹皆言祭之始也豐年穰穰言時和歲豐祭禮得成所謂可以備物者得其一說也

烈祖一章二十二句

玄鳥祀高宗也鄭氏曰高宗殷王武丁中宗元孫之孫也有雊雉之異又懼而修德殷道復興故亦表顯之號爲高宗云〇孔氏曰祀高宗之樂歌也

〔王氏曰〕元鳥祀高宗之詩而上頌其祖下稱其孫子而已蓋上有以紹其祖下有以貽其孫子是乃高宗之功矣

天命玄鳥降而生商宅殷土芒芒古帝命武湯、正域彼四方方命厥后奄有九有商之先后受命不殆在武丁孫子武丁孫子武王靡不勝龍旂十乘大糦尺志反是承邦畿千里維民所止肇域彼四海四海來假來假祁祁景員維河殷受命咸宜百祿是何

〔毛氏曰〕元鳥鳦也春分元鳥降湯之先祖有娀氏女簡狄配高辛氏帝帝率與之祈于郊禖而生契故本其爲天所命以元鳥至而生焉孔氏曰釋鳥云燕燕、鳦也色元故又名元鳥月令仲春元鳥至日以太牢祀于高禖元鳥春分而至氣候之常記其祈福之時故言天命元鳥芒芒、大貌

〇〔鄭氏曰〕契爲堯司徒有功封商〇〔李氏曰〕生契而謂之商者契封於商也〇〔鄭氏曰〕自契至于湯八遷始居亳之殷地而受命國日以廣大芒芒然〇〔王氏曰〕古帝命武湯言古者上帝命武湯也〇〔鄭氏曰〕武湯、有威武之德者成湯〇〔李氏曰〕正域彼四方正其四方之疆域〇〔鄭氏曰〕方命其君謂徧告諸侯也鮮于氏曰隨其所在之方而命羣后也〇〔毛氏曰〕九有、九州也〇〔鄭氏曰〕覆有九州爲之王也〇〔孔氏曰〕乃有諸侯建龍旂者十乘來助祭於祭之時有大黍稷之食此諸侯於是奉承而進之釋文曰大糦韓詩云大祭也〔朱氏曰〕商世諸侯多矣而止十乘者疑諸侯當朝者歲以服數爲節又使分助四方之祭故與〇〔蘇氏曰〕湯始受命以正域四方之諸侯四方之君罔不受命遂奄九州而有之其後世世受天命無有危殆以至武丁之子孫〇〔曾氏曰〕所謂武王者皆成湯耳再言武丁孫子當念其祖也武王靡不勝言湯無敵於天下也鄭氏謂高宗之孫子有武功有王德於天下者此非所以稱繼體守文之君況肇域彼四海殷受命咸宜豈所以稱武丁孫子哉〇〔毛氏曰〕畿、疆也〇〔鄭氏曰〕止、猶居也〇〔曾氏曰〕邦畿千里維民所止人於其所歸赴則止焉商之盛時邦畿千里民所歸赴也〇〔鄭氏曰〕假、至也祁祁、衆多也皆來朝覲貢獻其至也祁祁然〇〔毛氏曰〕景、大員、均何、任也〇〔釋文曰〕維河王肅以爲河水〇〔蘇氏曰〕其至者祁祁而多其大而均如衆水之赴河王氏曰京與既京乃岡同意、員與聊樂我員同義河蓋武丁孫子所都也〇朱氏曰景員維河之義未詳〇〔朱氏曰〕咸宜、無不宜也〇〔鄭氏曰〕百祿是何、謂擔負天之多福朱氏曰何荷通〇〔東萊曰〕武丁孫子指作頌之商王也武王靡不勝而下皆稱先代之盛以勉時王也

元鳥一章二十二句

長發、大禘也孔氏曰大禘之樂歌也王肅以大禘爲殷祭謂禘祭宗廟〇王氏曰長發序以爲大禘之詩曰雖序以爲禘太祖周無四時之禘故也今曰大禘則商有四時之禘故也四時之禘爲小則禘其祖之所自出爲大矣〇孔氏曰王制及祭統言春礿夏禘秋嘗冬烝則夏祭宗廟亦名禘也〇橫渠張氏曰長發大禘禘其祖之所自出則帝嚳

濬哲維商長發其祥洪水芒芒禹敷下土方外大國是疆幅隕音圓既長有娀方將帝立子生商

〔毛氏曰〕濬、深也〇〔鄭氏曰〕長、猶久也深知乎維商家之德也孔氏曰總嘆商家深智不指斥一人也久發見其禎祥矣〇〔毛氏曰〕洪、大也諸夏爲外幅、廣也隕、均也孔氏曰幅如布帛之幅故爲廣也王肅云外、諸夏大國也〇鄭氏曰隕當作圓圓謂周也有娀、契母也將、大也契生商也〇〔孔氏曰〕帝堯之末有大水芒芒然禹敷廣下土以正四方京師之外大國於是畫其疆境令使中國廣大均平既已長遠矣於是時契已佐禹是其祥久見也又說商興之由有娀方將帝立子生商謂上天祐契使賢而生有商國也〇〔王氏曰〕有娀氏國方大之時帝立子生商也朱氏曰有娀氏始大故帝立其

女之子而遣商室也

玄王桓撥（本末反）受小國是達受大國是達率履不越遂視既發相（息亮反）土烈烈海外有截（才結反）

〔毛氏曰〕元王契也〇〔歐陽氏曰〕書稱格王寧王蓋古人往往以美稱加王爾元者深微之謂也老氏言元之又元是矣不必爲黑也（孔氏曰國語云昔我先王后稷又曰我先王不窋韋昭注云商頌亦以契爲元王是其爲王之祖故可爲王非號爲王也〇朱氏曰或王以元鳥降而生故曰元王）〇〔蘇氏曰〕桓武也〇〔毛氏曰〕撥治也〔蘇氏曰〕契之爲人武而能治〇〔王氏曰〕受小國是達受大國是達者隨所受大小能達其道也達與在邦必達同意（朱氏曰達通達也受小國大國無所不達言其無所不宜也）〇〔王氏曰〕率履不越者循行無所踰也〇〔蘇氏曰〕履蹈也〇〔朱氏曰〕言契能率履不越遂視其民則既發以應之矣〇〔毛氏曰〕相土契孫也（孔氏曰殷本紀云契子昭明昭明子相土）〇〔鄭氏曰〕截整齊也相土居夏后之世承契之業入爲王官之伯出長諸侯其威武之盛烈烈然四海之外率服截爾整齊（朱氏曰其後湯以七十里起豈相土之後皆中衰歟）

帝命不違至于湯齊湯降不遲聖敬日躋（子兮反）昭假（古雅反）遲遲上帝是祗（諸時反）帝命式于九圍

〔蘇氏曰〕商之先祖既有明德天命未嘗去之至於湯而王業成與天命會焉〇〔朱氏曰〕降猶生也〇〔毛氏曰〕不遲言疾也躋升也〇〔鄭氏曰〕昭假昭假上帝也〇〔鮮于氏曰〕假言感假〇〔鄭氏曰〕祗敬也〔李氏曰〕式灋也〇〔毛氏曰〕九圍九州也（孔氏曰謂九州九圍者蓋以九分天下各爲九處若規圍然故謂之九圍也）〇〔朱氏曰〕湯生也應期而降適當其時其聖敬又日躋升以至昭假于天遲遲久也言其純亦不已也〇〔王氏曰〕以能祗上帝故帝命式于九圍也式與成王之孚下土之式同意（李氏曰帝命之爲法於天下也）

受小球（音求）大球爲下國綴（張衛反）旒何天之休不競不絿不剛不柔敷政優優百祿是遒（子由反）

〔毛氏曰〕球玉也〇〔王氏曰〕小球大球小國大國所贄之瑞也〇〔鄭氏曰〕綴猶結也旒旗之垂者也（孔氏曰大行人及考工記說旌旗之事皆云九旒七旒是旌旗垂者名爲旒也）〇〔孔氏曰〕諸侯心繫天子如旌旗之旒綴著於縿〇〔李氏曰〕諸侯皆服屬於我此所以負荷其天之福也〇〔鄭氏曰〕不競不爭也〇〔毛氏曰〕絿急也優優和也遒聚也〇〔孔氏曰〕又述湯不爭競不急躁不大剛猛不大柔弱敷陳政教則優優而和故百祿聚而歸之

受小共（音恭）大共爲下國駿（音峻）厖（莫邦反）何天之龍敷奏其勇不震不動不戁（奴版反）不竦（小勇反）百祿是總（子孔反）

〔王氏曰〕小共大共小國大國所共之貢也〇〔毛氏曰〕駿大厖厚也（鄭氏曰駿之言俊也〇孔氏曰鄭以爲湯爲下國作英俊厚德之君〇朱氏曰

駿厖之義未詳〇董氏曰齊詩作駿驪謂馬也）〇〔毛氏蓼蕭傳云〕龍寵也〇〔孔氏曰〕荷天之榮寵〇〔毛氏曰〕戁恐竦懼也〇〔李氏曰〕又陳進其勇不可震不可動不戁恐不竦懼毅然以天下自任無有恐懼之心百福所以總而歸之也

武王載旆（蒲貝反）有虔秉鉞（音越）如火烈烈則莫我敢曷苞有三櫱（五葛反）莫遂莫達九有有截韋顧既伐昆吾夏桀

〔毛氏曰〕武王湯也旆旗也〇〔王氏曰〕曷者誰何之謂也〇〔鄭氏曰〕建旆持鉞興師誅有罪其威勢如猛火誰敢禦我〇〔毛氏曰〕苞本也〇〔朱氏曰〕櫱旁生萌櫱也言一本生三櫱也本則夏桀櫱則韋也顧也昆吾也皆桀之黨也湯既受命征不義桀與三櫱皆不能遂其惡而天下截然歸商矣韋顧既伐而昆吾夏桀次之此紀當時用師之序也〇〔鄭氏曰〕韋豕韋彭姓也顧昆吾己姓也三國黨於桀惡湯先伐韋顧克之昆吾夏桀則同時誅也（孔氏曰鄭語云祝融其後八姓己姓昆吾顧溫彭姓豕韋則商滅之矣昭十八年左傳云二月乙卯周毛得殺毛伯過萇弘曰是昆吾稔之日也檀弓注曰桀以乙卯亡）〇〔東萊曰〕虔敬也有虔秉鉞敬天討也

昔在中葉有震且業允也天子降予卿士實維阿衡實左（音佐）右（音佑）商王

〔毛氏曰〕葉世也業危也〇〔孔氏曰〕震懼也〇〔鄭氏曰〕阿倚衡平也伊尹湯所依倚而取平故以爲官名〇〔孔氏曰〕昔在中間之世湯未興之前國弱而危懼也〇〔朱氏曰〕承上文而言在昔則前此矣豈謂湯之前世中衰時與允也天子則湯也降猶維嶽降神之降言天賜之也卿士則伊尹也言至於湯得伊尹而有天下也〇〔鄭氏曰〕祔于太祖則功臣與祭故言伊尹也

長發七章一章八句四章章七句一章九句一章六句

殷武祀高宗也（孔氏曰祀高宗之樂歌也）

撻彼殷武奮伐荊楚罙（面規反）入其阻（在呂反）裒（蒲侯反）荊之旅有截其所湯孫之緒

〔毛氏曰〕撻疾意也荊楚荊州之楚國也（孔氏曰周有天下始封熊繹爲楚子於武丁之世不知楚君何人也）〇〔蘇氏曰〕自盤庚沒而殷道衰楚人叛之高宗撻然用武以伐其國〇〔鄭氏曰〕所猶處也高宗所伐之處國邑皆服其罪截然齊壹〇〔朱氏曰〕湯孫之緒業皆高宗之功〇〔東萊曰〕罙入其阻裒荊之旅謂入巢穴其衆無所遁逃窮而保聚如句踐棲於會稽之類也

維女荊楚居國南鄉昔有成湯自彼氐（都嵇反）羌莫敢不來享莫敢不來王曰商是常

〔孔氏曰〕首章言伐楚之功二章言責楚之義〇〔鄭氏曰〕氐羌夷狄國在西方者享獻也世見曰王

孔氏曰氏羌遠夷一世一見於王　○〔王氏曰〕荊楚居國南鄉比之氐羌則近國爾成湯之時自彼氐羌莫敢不來享莫敢不來王謂四夷事中國乃常道也○〔蘇氏曰〕既克之則告之曰爾雖遠居吾國之南耳昔成湯之世雖氐羌莫敢不來朝曰此商之常禮也況於女荊楚則曷敢不至哉

天命多辟音璧設都于禹之績歲事來辟勿予禍適直革反稼穡匪解音懈

〔毛氏曰〕辟君適過也○〔鄭氏曰〕多衆也衆君諸侯也來辟猶來王也○〔蘇氏曰〕荊楚既服天命諸夏之君凡建國于禹績者咸以歲事來見於王以祈王之不譴曰予稼穡匪懈庶可以免咎矣○〔李氏曰〕言夷狄率服則天下無事所先者農事耳

天命降監下民有嚴不僭不濫不敢怠遑命于下國封建厥福

〔毛氏曰〕不僭不濫賞不僭刑不濫也○〔鄭氏曰〕遑暇也○〔朱氏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天命之降監皆在下民則下民有嚴矣惟不僭不濫不敢怠遑則天命之以下國而封建厥福蘇氏曰封建其所當福此高宗所以受命中興也

商邑翼翼四方之極赫赫厥聲濯濯厥靈壽考且寧以保我後生

〔毛氏曰〕商邑京師也○〔鄭氏曰〕極中也商邑之禮俗翼翼然可則傚乃四方之中正也孔氏曰翼翼然禮讓恭敬〔孔氏曰〕赫赫顯盛也聲美聲也濯濯光明也靈神靈也○〔朱氏曰〕赫赫厥聲濯濯厥靈言高宗中興之盛如此壽考且寧云者蓋高宗之享國五十有九年我後生謂後嗣子孫也

陟彼景山松柏丸丸是斷音短是遷方斲陟角反是虔松桷音角有梴丑連反旅楹有閑寢成孔安

〔孔氏曰〕景山大山也朱氏曰春秋傳云商湯有景亳之命而此言陟彼景山蓋商所都之山名爾詩亦言景山乃商舊都也　○〔毛氏曰〕丸丸易直也遷徙也梴長貌○〔鄭氏曰〕旅楹衆楹也○〔朱氏曰〕寢廟中之寢也○〔鄭氏曰〕升景山掄材木取松柏易直者斷而遷之孔氏曰謂徙之來歸也　○〔孔氏曰〕又方正而斲之○〔李氏曰〕虔亦斷截○〔孔氏曰〕以松爲屋之榱桷有梴然而長桷者椽也椽以長爲善陳列其楹有閑然而大○〔朱氏曰〕安所以安高宗之神也此蓋廟成始祔而祭之之詩也

殷武六章三章章六句二章章七句一章五句

那五篇十六章百五十四句

後序

予昔東游聞諸友朋曰東萊呂公嘗讀書至躬自厚而薄責於人若凝然以思由是雖於僮僕間亦未嘗有厲聲疾呼是知前輩講學大要惟在切己省察以克其偏非以資口耳也蓋不寧惟是今觀其所編讀詩記於其處人道之常者固有以得其性情之正其言天下之事美盛德之形容則又不待言而知至於處乎人之不幸者其言發乎憂思哀怨之中則必有以考其性情參總衆說凡以厚於美化者尤切切致意焉姑以一義言之考槃小宛臣之不得於其君者也曰獨寐寤言永矢勿諼曰明發不寐有懷二人小弁凱風子之不得於其親者也曰何辜于天我罪伊何曰母氏聖善我無令人燕燕谷風婦之不得於其夫者也曰先君之思以勗寡人曰不念昔者伊余來塈終風之子謔浪笑敖而母曰莫往莫來悠悠我思柏舟之兄弟不可以據而不遇者則曰靜言思之不能奮飛何人斯之友其心孔艱而遭說者則曰及爾如貫諒不我知嗚呼其忠厚和平優柔肫切怨而不怒也其待人輕約責己重周仁而不忮也蓋不曰是亦不可以已也是不殆於棄言也凡以天理民彝自有不可者吾知盡吾分焉耳已使其由此悔悟幡然惟善道之歸則固我所欲也不我以也我固若是小丈夫哉悻悻然忿忮鄙吝發於辭色去之惟恐不急也雖然是特詩中一義耳而是義也觸類以長之又不止是今東萊於此皆已反覆定圖所以爲學者求端用力之要深切著明已矣誠能味其所以言而有以反求於己如荀卿氏所謂爲其人以思之除其害

以持養之者。殆將怡然泮然。以盡得於興觀羣怨之言。而歆動鼓舞。有不能已已者矣。某非能之。方將願學。因眉山賀春卿。欲刻此書。以廣其傳。而屬余序之。姑以所聞見識諸末首。人或有進焉。則斯序也。猶在所削。魏了翁序。

續呂氏家塾讀詩記

戴溪 撰

續呂氏家塾讀詩記目錄

卷一

周南　召南　邶

鄘　衞　王

鄭　齊　魏

唐　秦　陳

檜　曹　豳

卷二

小雅

卷三

大雅　周頌　魯頌

商頌

臣等謹案。續呂氏家塾讀詩記三卷。宋戴溪所續呂祖謙之書也。溪以祖謙取毛鄭爲宗。折衷衆說。

于名物訓詁最爲詳悉。而篇內之微旨。詞外之寄託。或有未貫。乃作此書以補之。故以續記爲名。實則自述己意。非盡墨守祖謙之說。其中如謂摽梅爲父母之擇壻。有狐爲國人之憫鰥。甘棠非受民訟。行露非謂侵陵。皆平正通達。卓然有見。其他得風人之旨者亦多。實說詩家之善本。陳振孫書錄解題、宋史藝文志、竝云三卷。朱彝尊經義攷、則云未見。今散見永樂大典中者。尚得十之七八。謹綴輯成帙。仍釐爲三卷。永樂大典詩字一韻缺卷獨多。其原序總綱無從補錄矣。溪字肖望。永嘉人。淳熙五年。爲別頭省試第一。歷官工部尚書華文閣學士。卒贈端明殿學士。理宗紹定間。賜謚文端。事詳宋史儒林傳。黃震日抄所稱岷隱。其號也。而沈光作溪春秋講義序。稱字少望。光因溪子㭊刋父書而作序。不應誤稱其父字。或溪有二字也。溫州志稱溪不貫簡易。求聖賢用心。不爲新奇可喜之說。而識者服其理到。于此書亦見一斑云。乾隆四十一年十月。恭校上。

總纂官侍讀學士臣陸錫熊

侍講學士臣紀昀

纂修官編修臣余集

續呂氏家塾讀詩記卷一

宋　戴溪　撰

讀周南

關雎、詩人述后妃之意而作也。后妃有感于關雎。思得嬪御之淑者以配君子。方求之未得。寤寐在念。通夕不安寢。及其既得也。欲以琴瑟友之。示其親也。鐘鼓樂之。結其歡也。雎鳩和而有別。荇菜柔而深長。故因興以爲比。

葛覃與關雎同。首章言時序之變。葛生于谷。鳥鳴于木。覩物而有感焉。次章言葛覃。重女功之本也。是葛也、其葉莫莫然蔽翳。可以刈濩爲絺綌。儻得而服之。雖終身不厭棄也。末章動歸寧之心。告師氏而言歸。有當澣之衣。有不當澣之衣。其齎裝簡儉。不以富貴入父母之家。可知也。此詩不獨見后妃之務本。刈濩爲絺綌。見其勤勞。服之無斁。見其長久。言告師氏。見其守禮。害澣害否。見其簡易。歸寧父母。又見其念親之孝也。

卷耳、同前。此詩或言婦人不當與聞外事。夫與聞外事。不可也。知臣下之勤勞。歎形諷詠。以相其君之不及。是亦內助之意也。當文王之時。王室如燬。四方之臣。奔走王事者多矣。采卷耳而不盈者。有所懷也。其

所懷何也。懷賢人與吾君共治國事者也。始也置之周行。今焉使之行役。登陟之勞。僕馬之倦。可念也。姑酌酒以安慰之乎。庶其不永懷。不永傷。知其勞有時而息也。雖然。行役之勞。切于其身。欲以空言勞苦之。難矣。故曰、我姑酌彼姑。且如是云爾。末章言僕痡馬瘏。其病已甚。不復云云。爲之嗟歎而已矣。婦人宴安于內。不知勞苦。謂其非所經歷也。今后妃知臣下行役之勞。如身親之。可不謂賢乎。此詩多言彼我。曰我懷人。曰我僕我馬。用見國家休戚。內外同之。君、父也。后妃、母也。其臣子則一而已矣。

樛木、媵妾作也。地中生木。其卦曰升。樛曲下逮。木罣有也。妻子好合。則父母樂。媵妾不爭。則室家樂。后妃有逮下之德。而君子享福履之樂。蓋安則樂。樂則福。自然之理也。

螽斯、亦媵妾作也。觀詩人之意。以螽斯喻子孫。非喻后妃。宜爾子孫。猶今人言宜子之宜。雖有庶子庶孫。以正嫡言之。皆后妃之子孫也。(案)黃震謂螽斯羽振振兮是詠子孫。宜爾字方是指后妃。節取戴溪說。見黃氏日抄。

桃之夭夭。有華有實。其葉蓁蓁。然能庇其本根。則非但容色之盛而已。信乎其與家室相宜也。此詩、國人作也。后妃之貴。能敬事君子。不驕其下。其風化若此。則民之室家焉得而不和也。

兔罝、國人作也。赳赳武夫。無與于后妃之化。文王刑于寡妻。以御于家邦。故賢人衆多若此也。獵夫、賤役也。暴悍志得而已。今兔罝肅然嚴整無譁。中逵、猶有人也。中林、無人之地。肅然如一。其敬可知也。詩曰。蕭蕭馬鳴。悠悠旆旌。徒御不驚。大庖不盈。之子于征。有聞無聲。肅肅兔罝。實似之。以武夫而爲干城。固常理也。以武夫而見親厚于其君。倚之爲腹心。非精誠者亦不能也。曰季識冀缺。郭林宗識茅容。詩人識兔罝之夫。皆賢人也。

芣苢、國之婦人作也。關雎之化行。則天下和平。婦人皆樂于有子。采采芣苢。凡六言之。采取收拾。執袺襭裾。其同聲相樂。一時嬉戲。尚可想也。(案)毛傳以芣苢宜懷妊。王質辨其非可治妊。蓋取以療疾。黃震日抄謂不必論采之何用。惟戴氏所云見一時同聲相與之樂。得其氣象。

漢廣、採于江漢而得之也。此關雎之化也。故繫之周南。言周公之德。南及江漢。避文王而言周公也。此詩知其不可而不求。非求之而不可得也。漢有游女。望而不可求。猶喬木聳幹而不可休也。然而情不能自克也。猶致意焉。曰翹翹錯薪。雜然而並有也。刈楚。取其可用者。刈蔞。取其可食者。拔其尤之謂也。之子于歸。指其尤者。願秣馬以致殷勤焉。已而知其卒不可得也。反而歸于正。然則非特游女閑靜。使人望而畏之。男子能自克于禮。亦賢矣。

汝墳、採于汝墳之國而得之也。遵汝墳而取薪。意不在薪。望君子而不得見也。其未得見也。惄然如朝飢。惸惸然也。想其既得見也。必不我棄矣。已而又歎曰。王室如燬。期會迫促。道途之勞。可想也。雖曰勞苦。然父母之國甚邇。必將有以慰安之矣。周南之詩。當文王與紂之事耶。不如是。不足以見文王之化。此三分天下所以有其二也。(案)汝墳後當次麟趾。今缺。

讀召南

鵲巢、爲諸侯夫人作也。不必有主名。當時諸侯。昏姻以禮。被文王之化者多矣。鵲營巢而鳩居之。取其享已成之業。非謂其德如鳩也。備禮以送迎之。成之爲夫人也。

采蘩、爲夫人作也。天地之物。苟可薦者。莫不以祭。獨蘋蘩蘊藻之菜。生于沼沚澗谷之間。采取以薦。婦人事也。其未祭也。采取以備。其將祭也。敬飾以待。其既祭也。慕戀以思。國家之事。無大于此。夫人之職。無過于此矣。

草蟲、爲世婦作也。婦人在家制于父。既嫁制于夫。以禮自防。警懼者終其身。君子行役。婦人獨居。覩物思懼。始也、其心忡忡然。終也、至于悲傷。已而自解曰。未見之初。惟懼一毫有失。不當其夫之意。或得見而遇焉。則吾心釋然且喜且平矣。采蕨采薇。簡儉之意可知也。(案)草蟲後當次采蘋。今缺。

甘棠、召南國人作也。召伯行省風俗。偶憩棠陰之下。非必受民訟。亦非有意于不擾也。然簡儉平易之意猶可想見。所謂淡而不厭也。(案)黃震日抄節引召伯行省四語。謂較鄭箋爲勝。且與晦菴朱子、雪山王質、華谷嚴粲俱合。

行露之聽訟。不若漢廣之無訟也。此詩貞女作也。強暴之男。有強委禽者。女家不從。故誣而訟之。其意曰。厭浥行露。沾濡不覺。久而後濕。今也思患豫防。不敢早夜以行。其自防若此。強暴之男。乃爾與獄何耶。汝、謂男子。我、自謂也。聽訟之道。以證驗爲是非。雀能穿屋。誰謂其無角。鼠能穿墉。誰謂其無牙。信而有徵也。女子以柔弱之資。辨有徵之獄。非有司聽訟之明。誣枉者可勝數哉。列女傳載。召南申人之女。許嫁于酆。夫家禮不備。而欲迎之。女不肯往。夫家訟之于理。致之于獄。女終以一物不具。一禮不備。守節持義。必不往。故作行露之詩。(案)王質云。豪男侵貞女。豈文王之化獨及女而不及男。黃震日抄謂以戴氏所記合之。則詩序侵陵之說殆非。

羔羊、國人美其大夫而作也。以羔羊爲裘。以素絲爲縫。其簡儉可知也。退食自公。委蛇委蛇。職事整暇。心志寧謐。門無私謁。出無躁競。此之謂正直矣。退食者委蛇。行役者不遑。各守其職也。

殷其靁、大夫之妻作也。聞殷靁而念君子。鶴鳴于垤之意也。何斯違斯。言何事而違去此也。閨閫之中。不知行役之由。惟見其奔走不敢遑息。無丁寧顧戀之意。賢矣。然信厚君子。奔走上命。盡瘁畢事。必能念其室家而亟歸。蓋君臣夫婦。人倫一也。信厚之人。可恃以無怨也。不然、蕩而不亟返者多矣。

摽有梅。求我庶士。擇壻之辭。父母之心也。(案)此篇在永樂大典所缺卷內。今據黃震日抄所引補入。戴云。諸家皆以爲女子之詞。不如岷隱說爲善。

小星、庶妾作也。肅肅非疾貌。恭謹不懈之意也。抱衾與裯。早夜在公。蓋持被入直。非進御于君也。庶妾入直。視命秩者貴賤不同。不敢怨嗟。實知其命有不同故也。夫妃嬪以降。皆有等差。庶妾賤矣。不安命秩。至于上僭。則夫人失位。今貴賤既明。內治不失職。夫人之化也。

江有汜、媵作也。夫水有大必有細。同一源也。寧有嫡而無媵乎。不我以。不我與。非有勤勞之事。正謂置之于無所與事之地。藐然而不顧之也。已而自寬釋曰。今雖若是。然久當自悔。且有以處我。嘯歌以俟時。不必過爲戚戚也。善自寬釋。無所怨尤。(案)黃震日抄云。諸家皆泥序文。此說得之。爲媵若此。可以爲美矣。(案)江有汜後當次野有死麕。今缺。

五十五冊

42A

何彼襛矣、國人作也。二南皆文王詩。獨此詩稱王姬。文王不稱王。知其爲武王女也。謂文王爲平王。稱其德、則齊侯亦非姜氏之齊。齊與平皆以德稱。可也。然左氏傳云。武王邑姜方震太叔。杜氏云。武王后、太公之女。武王暮年而得唐叔。蓋甚幼矣。以元女大姬配胡公。則安知不有幼女歸呂伋之子乎。曷不肅雝。言王姬車馬之行。孰不肅然以整。雍然以和。不以富貴陵其道路之人。則王姬之德可知也。以絲緡爲綸而得魚。猶以禮爲媒而得妻也。

騶虞、國人作也。草方萌芽。遂以蒐田。無蹂踐之患。田有五豝。一發遽止。備禮不殺。又何其仁也。仁心感人。見者嘆息曰。吁嗟乎。此騶虞之德也。盛矣哉。

讀邶風

柏舟、仁人與小人同朝。仁人不遇合于君。傷于小人而作也。詩曰。檜楫松舟。駕言出遊。以寫我憂。故詩人多以汎舟爲適意。言彼有汎舟者。我亦汎然于中流。與衆同樂。然中心耿耿。雖欲寐而不能。非我無酒以遨遊。蓋此心不樂。意不在遊也。茹之爲言受也。鑒之爲物。妍媸畢受。我心匪鑒。言人有善惡。不能納之胸中。時吐其不平。愬之同僚。乃遭其怒。兄弟之不可遽依若此。雖然。此心堅守。不可轉移。威儀有常。不可選擇。雖欲自媚于小人。不可得也。羣小既盛。不免見慍。既遭閔憂。亦肆陵侮。靜而思之。拊心自傷而已。日、陽也。月、陰也。陽當常盛。陰當常微。胡乃迭爲盛衰耶。言小人之多也。終而引咎曰。如匪澣衣。言蒙垢以自汙也。不能奮飛。言去之不果也。不歸咎于小人而歸咎于己。此其所以爲仁人也。(案)柏舟後當次綠衣。今缺。

燕燕、衛莊姜作也。飛鳥依人。人自憐之。惟燕爲然。兩燕于飛。羽翼差池。或頡或頏。下上其音。未嘗相離也。今一旦而別。安得不愴然耶。此莊姜喻戴嬀與己也。雖然。覩物興懷。人情然也。相勉以正。非賢者不能也。終之曰。仲氏任只。其心塞淵。美其德也。終溫且惠。淑慎其身。以塞淵之質。加以溫惠淑謹。其無怨尤可知矣。且不獨勉人。又將勉己。念及先君。施于未亡人。則彼此無過矣。此莊姜所以爲賢也。

日月、亦衛莊姜作也。之人、指州吁也。說者以爲莊公。審如是。不足以爲莊姜矣。言日月照臨下土。乃如此人者。不以古人之義處我。日月豈不監照乎。何時亂定。定則必能顧我矣。且不惟待我若是。其人無良德音、豈能長有此也。何時亂定。吾亦可以釋然忘念矣。已而自歎曰。父母畜我不卒。吾何怨焉。辭雖怨而意實婉。憂不在己而在國。此莊姜所以爲賢也。

終風、衛莊姜念州吁作也。不肖之子。不常見母。雖間一見。意不款曲。然母之念子。雖不肖。而心猶不忘。終日暴風。爲孝子者。宜有定省之意。乃顧我而笑。兼之以謔浪。蓋癡騃之人。卒遇變異。未必恐懼。反爲戲笑者多矣。中心痛、悼。爲之奈何。已而暴風不已。加以雨土。始雖顧笑。今復肯來。然既去之後。音問不相通。悠悠我思。言念之甚久矣。不惟風霾而已。日無光而陰、曀四塞。且隱然其雷。其變異亦可畏。思念不忘。爲之不寐。然母之于子。無怒心也。願言則嚏。心本感通。願言則懷。愛心常存。此莊姜所以爲賢也。

擊鼓、軍士訣其室家而作也。平陳與宋。本非急務。何至于踊躍。又使其子弟爲將耶。國有士功。加之以師旅。雖未行而知其必敗矣。于嗟闊兮。不我活兮。自憐其契闊而無理可活也。于嗟洵兮。不我信兮。自憐其誠切而意不得伸也。于是國人有叛心而不敢明言之也。(案)于嗟洵兮二句。毛以洵訓遠。信訓極。鄭如字。相親信也。蘇轍以爲告之以誠言而不晉用。呂祖謙嚴粲皆以爲遠去而不得伸其志。黃震日抄云。諸說多未明。不如眂隱此說爲長。

凱風、七子作也。凱風長養萬物。吹棘心而至于成薪。不以惡木而廢長養之功。雖倍費吹噓不憚也。此七子自訟之辭。且懷其母之恩也。母有劬勞之恩。又有聖善之德。生子至于七人。獨無一人可當母意。若此。可以自咎矣。寒泉清冽。能以養人。爲子不能逸其母。黃鳥好音。能以悅人。爲子不能娛其母。曾泉水之不如。禽鳥之不若。可謂痛自刻責矣。

雄雉。婦人能閔其君子。勉之而作也。感雄雉之飛鳴。而動君子之思。日月之長。道路之遠。未有歸期。于我心眞有不能忘者。雖然。人患不生存。爾生存則必有相見之理。夫人有忮害貪求之心。買禍實多。在軍旅尤甚。使爲君子者。能自貴重。去忮與求。雖兵間而無害。不但使之強食自愛而已。此所謂發乎情。止乎禮義也。

匏有苦葉、國人作也。引禮義而歸于正。刺其君夫人之不然也。前二章言犯禮者有欲速之心。後二章言守禮者有待時之意。渡水者宜用匏。匏未成而濟方深。若未可濟也。爲之說曰。深則厲。淺則揭。速于求渡。固不暇問也。濟盈方深。既不可渡。適有鳴雉。若不相關。乃爲之說曰。濟盈不濡軌。不病涉也。雉鳴求其牡。情有感也。是何其欲速若是也。納采成昏。厥有定時。不待其時。急于求濟。非禮也。招舟而來。人涉我否。庶幾守禮待時焉爾。

谷風、國人棄其舊室大歸而作也。首章述昏姻之好。同心無怒。偕老之情。言猶在耳。其初昏之時如此也。二章述見棄而歸。猶不忽速。自悼其苦而怨及新昏也。三章述新昏之人見謂不潔清。其夫莫之能察。既而念及家事。欲留以遺後人。而自知其不能也。四章述昔日之勤勞。汎舟涉河。無不爲者。相其家之有無而勤于求。視其鄰之死喪而亟于救。其勞亦甚矣。五章述其夫忘室家之勤。以德爲怨。疑阻既生。如賈弗售。何今昔之不同也。六章述其夫始貧今富。忘糟糠而棄貧賤。習以強暴加之。恬不爲怪。今誠無可言者。獨不念昔來之時乎。意雖怨而辭猶婉。非枚數其夫之過者比也。

式微、黎之臣子作也。狄人逐黎侯而奪之地。當晉宣公之時。晉人賂狄土。立黎侯而還。則黎之國亡無所歸久矣。黎之臣子自相與言曰。微弱如此。胡不歸乎。非以吾君之故。胡爲乎辱在泥塗。暴露中野。此臣子戀君之辭。聖人有取焉。泥中、中露、非衛邑也。

旄丘、黎之臣子作也。列女傳以黎侯夫人爲衛君之姊。黎侯所以寓于衛者。親戚故也。旄丘之葛。況其親也。何誕之節。間何闊也。始焉猶望其我察。中焉知其不我與。末焉怨其不我聞。意雖怨而辭不怒。此聖人

所以有取也。〔案〕旄丘後當次簡兮。今缺。

泉水、衛女作也。言泉水亦流而向衛。我獨不得歸衛乎。試即諸姬而謀之。出宿于泲。飲餞于禰。言初去衛時事也。出宿于干。飲餞于言。言今將歸衛之意也。始也初嫁。遠父母兄弟諸姑伯姊。已適他國。但往問訊而已。今若歸衛。脂舝其車。疾歸于衛。亦甚無瑕疵。其所謀若此也。終之曰有害。則迫于義而不敢歸矣。于是思肥泉之水與須漕之邑。心悠悠而永歎。聊出遊以一寫。庶憂心之可寫也。

北門、衛之賢者作也。貧困難忍也。有室家之譏者。不堪其迫。尤不易也。室人交徧讁我。殆無所容矣。怡然以天自釋。非賢者不及此。出自北門。謂行役也。王事適我。猶未畢事。政事一埤益我。猶今言就委某事也。事繁而祿薄。外勞而內怨。忘其身之貧。不恤其家之怨。釋憂而委命。非不得志也。

北風、衛人作也。北風雨雪。吾國不可居矣。有惠而好我者。相率同行而歸之。使其事之處存亡未可知。固不可以徐行。事既急矣。安得而不去乎。事固有見微而知著者。譬彼雨雪。先集維霰。今也既風而雪。其暴虐彰彰若此。況治亂之迹。顯然易見。如狐之赤。烏之黑。不可誣也。

靜女一詩。言古者人君待賢女之事。詩人述之以風也。靜一之女。求而未得。待命于幽閑之地。其君愛之而不得見。及其既見也。貽其君以彤管。以禮法相規。不欲其君之有過也。彤管煒然。使人悅懌其美。非謂良色也。荑之爲物。柔脆可愛。故易以生。荑爲士妻。詩人有手如柔荑之喻。牧地不植。而有人歸荑。信美且異矣。喻城闕之女乃有靜一之德。以彤管爲貽。豈不美而異乎。又申言之曰。匪以女而愛其物。蓋是物也美人之貽。故愛之云爾。

新臺、國人作也。有泚有洒。言新臺之有愧色也。籧篨之疾不能俯。言宣公作臺以要伋妻。其未至也。仰而望之。不鮮者。言其望之甚多。不殄者。言其望之不絕也。戚施之疾不能仰。言伋妻既得。則俯首下心而不復望矣。

二子乘舟。伋壽既死。國人追傷而作也。壽竊伋旌而先往。則二子未嘗同舟也。言二子相繼汎汎而去。莫知所終。使人思念養養。猶言怏怏也。思其人而不言其死。隱之至也。責其子而不咎其君。厚之至也。

讀鄘風

柏舟、共姜作也。柏舟在河。汎然無依。猶婦人失夫。無所倚也。其夫雖亡。髧彼兩髦。猶在目也。實維我匹。誓死無二。母也天只。如曰指天爲誓。則怨其母矣。非也。母猶天也。豈不知人心而信之乎。臣以君爲天。婦以夫爲天。皆此意也。

牆有茨、國人作也。當時必有以中冓之事形于詠言。如後世俚語歌行者。故詩人曰。不可道。不可詳。不可讀也。怒其上而猶有掩覆之意。故聖人取焉。

君子偕老、國之賢人作也。如山如河。非謂宣姜容動之貌也。使宣姜舉動如山如河。則不至于亂矣。言容止

若此。則象服是宜。子之不淑。如此盛服何。子曰人而不仁如禮何之意也。胡然而天也。胡然而帝也。言有美若此。胡然而然賓之于天也。子之不淑。子之淸揚。指其人而言之。莫知其爲誰也。故末章申言之曰。誠如此人者。酒吾邦之媛也。則其人可知矣。

桑中、國人述其事而刺時也、沬土之邑。沈湎惟舊。雖以康叔之化。未能盡變也。遭宣姜之故。風俗益壞。淫風盛行。大抵變風之詩。惟鄭與衛多淫風。桑中、溱洧、是也。古人所以惡鄭衛之聲。有以也夫。今之樂府。道閨閫之情。未必有是事也。桑中之詩亦然。沬鄉東北。類多淫風。孟姜庸弋。類有佚行。豈必盡要桑中。盡期上宮。盡送淇之上。詩人傷其衆多云爾。

鶉之奔奔。國人刺宣姜。并及公子頑也。奔奔、彊彊、皆有介特之意。鶉性至介。鵲性不淫。今有人焉。鶉鵲之不若。乃以爲兄如子頑。乃以爲君如宣姜乎。

定之方中。文公既致殷富。國人追述建國之初而作是詩也。定之方中。從其時也。揆之以日。視其景也。種之嘉木。其間椅桐。于是可伐爲琴瑟矣。始者未作室之初。固嘗升高以望山降卑以觀桑。又從而卜之。兆云其吉。今也信善如此。不特此也。其人事固亦修矣。時雨既降。命倌早出。止于桑田。何其勤也。人之始起家者。必淳實深厚。無他念慮。故能務本節用。以致富盛。文公之德實然。故末章言匪直也人。秉心塞淵。言其淳實深厚。匪直哉斯人乎。其秉心若此。宜乎馬之蕃庶如是也。

蝃蝀、國人作也。或曰。蝃蝀在東。陰來交陽。人所醜惡。故莫敢指之。夫醜惡而人不欲指。則有之。非莫敢指也。蓋蝃蝀在東。陰陽未交。猶處女在閨。人莫敢指。及其在西而雨。此陰陽之已交。猶婦人之既嫁也。婦人自笄而嫁。厥有常禮。必待父母之命。與納徵請期之禮。然後有行。乃如之人者。惟以昏姻爲懷。不待昏期。大無信也。不由父母。不知命也。豈不可恥哉。相戒如此。庶其有瘳乎。有宣姜而淫風盛行。有文公而淫風漸息。上之風化可覩矣。

相鼠、羣臣相戒之辭也。當廬于漕之後。庶事草創。朝儀不肅。羣臣無禮儀者多矣。文公中興。故羣臣相戒如此。與夫子責原壤之意同。或云。相鼠、鼠名也。與常鼠異。

干旄、衛人美大夫而作也。衛之大夫載旄旌以禮見賢者。徧于城之內外。孑孑、取其騎從之簡也。素絲將以帶馬。良馬將以迎賢。猶置驛之意。彼姝者子。國人指賢者言也。曰大夫禮賢如此。不知賢者何以教之。蓋必有樂告者矣。

載馳、許穆夫人作也。思歸唁其兄。其國人必以爲不可。謂將遣大夫往問焉。故其詩曰我欲馳驅而歸爾。如使大夫跋涉。則我心憂焉。今也不以我爲善。使我不能旋歸。如視爾所言。我則不善。然我之心思曉然易見。亦何不善之有。心有憂結。將升丘采蝱以療之。彼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懷思之念。誰獨無之。奈何叢然見尤。非稚則狂。稚則未曉。狂則不察。善懷、猶善忘之善。當是之時。衛國已爲丘墟矣。適野而見麥。因

思其故國。猶麥秀黍離之意也。將欲控告于大邦。誰可因乎。誰極力乎。情有迫切。自怨而望人。其意可念也。曰。大夫君子。無爲見尤。雖百計思所以處我者。要不如一歸之愈也。篤于兄弟之恩。自辨說而欲歸。制于國人之義。雖辨說而不往。此載馳所以有取于聖人也。

讀衛風

淇奧、國人作也。竹以比君子。瞻淇奧之竹。況武公之德也。首章言學問之功。次章言服飾之盛。末章言德性之美。猗重較兮。言不特人君服飾之盛。美哉、卿士之車。君臣之間。相與和柔。戲謔而不爲虐。其相親之意可想矣。

考槃。國人美賢者而作也。說此詩者。以弗諼爲不忘其君。故下文多說不通。既不忘其君矣。又誓不過其君而告之。何其舛也。其怨若此。既非忠臣。亦不可以爲碩人矣。碩大之人。其性寬閑。考槃于山澗之阿。何樂如之。乃至于自誓若此。此褊隘者之爲也。然而隱遁之士。獨處爲樂。不喜與人接。其曰弗諼者。誓不忘山中之樂。若蕙帳空而山人去者。皆忘之也。弗過者。弗與人相過。弗告者。弗與人議論也。閉門絕交。口不言世事。此隱遁者之常也。（案）黃震日抄云。永矢弗諼。程子以爲弗忘君。但後章弗過弗告難通。不如戴氏之說爲長。

碩人、國人閔莊姜而作也。首章言家世之貴。次章言容色之美。三章言初嫁之時。末章言不見答之意。施罛于河流。將以求鱣鮪也。今鱣鮪發發然在外。葭菼揭揭然在中。猶魚網之設。鴻則離之之意也。備禮以娶于齊。其姪娣從之。是爲庶姜。今皆孽孽然。孽。猶罪也。彼庶士者。嬖人之徒。朅朅然而得意。豈不猶罛鱣鮪而得葭菼。

氓、婦人見棄于夫。國人述其始末而爲之辭也。始也。夫相聞名。有人焉。抱布貿絲。即我而謀爲婚。我送子于道。意已相許矣。但未嘗有媒妁相期之言。難以即往。少須秋至可也。既約之後。我常乘垝以望復關。復關、夫所居也。未見則涕泣。既見則言笑。爾亦卜筮而來。云兆體無有咎言。故以爾之車遷我之賄。與子同往。嗟乎。孰知女子之情不當有所耽者乎。桑葉正盛。鳩食桑葚。猶女子有所慕而與士耽也。士有所耽。猶未甚也。女有所耽。戀戀而不可解矣。及夫桑既落矣。向之盛者安在乎。自我歸爾家之後。今三載食貧矣。淇水湯湯。漸車帷裳。言往來涉水之勞也。猶谷風言就其深矣。方之舟之。就其淺矣。泳之游之之意也。女子雖不貞潔。意有所戀。雖死而不顧。若男子則不然。故我雖窮勞。而不爽前志。孰知爲士者之二三乎。三歲爲婦。奔走勤苦。非但居室之勞。夙興夜寐。未嘗有一朝之安。曾謂前約既遂。得其所欲。一旦以暴虐相加。使吾兄弟知其若此。豈不大鄙笑哉。靜而思之。我之罪也。始也欲與爾偕老。今老使我怨矣。淇猶有岸。隰猶有泮。孰謂子之流蕩若此乎。前日晏笑誓言猶在耳也。獨不思其反乎。反、謂回思前日之事也。不能回思。無可奈何。亦已焉而已矣。（案）氓後當次竹竿。今缺。

芄蘭、衛大夫作也。觀是詩。乃刺惠公柔而無能。非謂其驕而無禮也。芄蘭柔弱。不能自植立。以況惠公也。

男女未冠笄者。皆佩容臭。惠公即位。時年十五六。雖曰童子。既然爲君矣。故佩觿以示成人。雖曰佩觿。何有童心。我不知其所能。佩容佩遂。垂帶而坐。若悸恐然。猶剖席之意也。望之不似人君。此大夫所以爲憂也。甲、猶甲乙之甲。謂其所能者我不以爲稱首也。使惠公善自矜持。盛其威儀。不與羣臣狎。則非童子矣。

河廣、宋襄公母作也。孔氏曰。自衛適宋不渡河。此蓋以河爲喻也。河亦廣矣。意將欲渡。以爲河狹。宋亦遠矣。意有所思。以宋爲近。夫情之疏者。室邇而甚遠。情之切者。地遠而實近。聖人取此詩。以示後世爲人母而遭變者。（案）河廣後當次伯兮。今缺。

有狐、國人作也。狐多媚。故有匹多疑。不涉水。故在淇梁與岸側。綏綏然安閒而不迫。衛之男子失時。故有感于狐。言未有妃耦。猶之可也。衣帶之屬無與治之。此可念爾。（案）黃震日抄云。綏綏。毛以爲匹行貌。朱子以爲獨行求匹之貌。今玨仲祖毛說。蘇氏獨以爲安閑不迫。諸家祖朱說者。以狐非美物。不欲以綏綏爲安閑。言其善狀耳。然恐詩人托物起興。不以此拘也。心之憂矣。之子無裳。諸家皆以爲婦人欲嫁之詞。岷隱之說。覺優游得詩人之意。又戚祖曰。岷隱謂有狐爲國人憫鰥夫。則表國人之仁心。固勝于彰寡婦之淫志。

木瓜、衛人作也。木瓜、物之微者。瓊琚、玉之美者。取其貴賤之相絕也。有人焉。投我以木瓜。報之以瓊琚。猶非所以爲報。則其人之恩又有不可勝報者矣。報德者。不重其物。而重其意。不重其能厚。而重其能繼。

讀王風

黍離。東遷之後。降而爲風。自季札觀樂已然矣。非聖人降之也。故宮禾黍。其大夫行役往返。每一過之。靡靡遲留。知此意者。謂我心憂而不去。不知此意者。謂我何求而不去。蒼天悠遠。不可詰問。彼何人者。實爲厲階。使致此極乎。

君子于役、周人作也。暝色既合。旅思愴然。百物各有所歸。君子未有歸期。安得而不思乎。終之曰。苟無飢渴。庶幾免于死亡。會有歸期也。行役勞人。而望其無飢渴。則士有飢色者多矣。此其所以爲危難也。

君子陽陽、賢者作也。簡兮之詩。衛人以萬舞爲恥。君子陽陽。周人以執簧爲樂。二者皆未能用賢之故也。爲人君而使賢者萬舞。則人臣安得而不恥。爲賢者而自樂于執簧。則人君安得而不愧。

揚之水、戍者作也。激揚之水。其勢甚弱。雖束薪而不能流。言周之政令猶不能行于其民也。彼其之子。戍者指見同甚而言也。均爲民也。役使不均。強者幸免。弱者遠戍。是上之政不行也。不怨其上而怨其民。聖人猶有取焉。

中谷有蓷、閔人述其室家之離散而爲是詩也。凶年饑歲。室家不能相保。不可刺而可閔也。中谷之蓷。生于乾地。遇旱而枯。猶未爲甚。其葉長茂。生于濕地。遇旱而枯。則焦熬之意不可活矣。歲凶民散。人無生意。于是仳離之女吁嗟涕泣。是誠可哀矣。雖然。適遇其艱。無可奈何。相與哀憐之而已矣。

兔爰、老成憂國者作也。設羅以待兔。兔狡爰爰。而雉反離焉。此言狡者不可治而弱者被禍也。侯國之叛者。如狡兔然。周民則其雉也。東遷以來。至于桓王伐鄭之時。近七十年矣。我生之初。雖時已亂離。尚未至

此.今禍患之興稠沓如此.不如無生之愈也.其意憂國.非止憂其身也.

葛藟、遠王族兄弟而作也.葛藟生于河側.無所依附.譖其無喬木之可託也.終遠、言其終不相顧念.不復可望矣.不愛敬其親而愛敬他人.謂人爲父母與兄弟.其辭亦重矣.而人終莫我恤.聞此.可省察矣.

采葛、士大夫懼讒而作也.彼暫出外者.一日不見.動如隔歲.然讒言易與.人人不能自保.此其所以爲懼也.人之有常者.雖十年不見.猶一日也.故聞流言而不信.其無常者.一日不見.頓爾相忘.故讒間之言.每易入.昔之讒人者.不必待其在外.而休沐下直之日.亦得以乘間者.由此也.

大車、國人刺士大夫作也.有如是車服之盛.不能自安于禮.而爲狎昵之好.故述其婦人之辭.以爲豈不爾思.自知犯分.有所畏而不敢奔附.生則置室于外.死則同歸于穴.自誓之辭如此.以解其不敢奔之意.猶有畏于其勢也.若叔孫氏宿于庚宗之婦人.皆此類也.是詩不見有傷今思古之意.且云畏子不奔.非指聽訟之大夫辭也.使民風若此.亦不足以爲古矣.

丘中有麻、國人思賢而作也.以留爲氏.以子國爲子嗟之父.自毛氏有是說.後人因之.然觀詩人之意.稱彼則其辭不尊.稱留子嗟則其辭不婉.當是之時.留氏未有聞者.思賢而獨指留氏.所思狹矣.竊意子嗟子國可以爲賢者之字.留未必其氏也.丘中有麻.可以自足.賢者遂爲彼留.彼留之子.言賢者見留尚多.不但前二人也.庶幾施施而來.從我而食.且有嘉言善行以遺我乎.貽我佩玖.言既飲食之.又有以將其意也.

讀鄭風〔案〕鄭風首緇衣.此缺.

將仲子、國人探莊公之情而述之也.可懷者無時而可忘.可畏者有時而不足畏.則段不得免矣.兄弟同本而異枝.今以里杞園檀爲喻.則不復有葭莩之親矣.

叔于田、叔封于京.京人愛之.國人何與焉.作是詩者.國人所以刺莊公也.鄭舒有三雋才而身死.知伯有五賢而國亡.京人稱美叔段若此.必將有同惡相濟之患.莊公又從而養成之.是可刺也.

大叔于田.述之不足而又述之也.禮裼暴虎.獻于公所.言勇力之士暴虎以獻于叔也.凡田.大獸公之.小獸私之.詩曰言私其豵.獻豜于公.故謂之公所.將叔無狃.恐其狎虎而迫近之也.詳觀此詩.御中節.射中度.既事而退.甚閒暇.詩人以此美之.知暴虎者非指叔言也.〔案〕黃震日抄云.獻于公所云.晦菴以公爲莊公.華谷嚴以爲叔段從莊公出田.暴虎以獻.氣陵其兄.不如晦菴之說爲當.段爲京城之主.其所寓即公所也.

清人、師未潰而公子素作也.夫兵非可聚也.聚則必有用.無用則不當聚.其爲害不一.老師費財.特其細耳.壯心勇氣不施于敵.則斷髮投石之意必施于內.不侵掠民畜.則淫及芻蕘.怨讟易興.疾疫易作.大則嘯聚爲亂.小亦潰散四出.世未有聚兵于境.介馬之盛.器械之精.逍遙翱翔.旋車抽矢以爲嬉戲.可以久安而無事者.此公子素所爲懼也.然則衆散而歸.特鄭之幸也.

羔裘言彼其之子.託言于彼.以明我之不然.非指古人而云也.有是德而後可以稱是服.其服則然.其人則不然.聞者可以愧矣.

遵大路、國人留賢之詩也.莊公不用賢.賢者堂堂而去國.非問道奔亡也.于是國之留行者曰.遵大路而執其裾.少滯行色.子無我惡.蓋與國有故.其行固不當速.此去父母國之義也.

女曰雞鳴、述婦人相其夫之辭也.女曰雞鳴.士曰昧旦.夫婦相警.恐其晏也.子興視夜.明星有爛.則夜猶未央也.將翱將翔.弋鳧與鴈.非晨興遽往弋射也.晨事既畢.翱翔而後去.得鴈而歸.于是飲酒和樂.此亦是如皐射雉之意也.不惟此也.又視其夫所厚善相與往來者.雜佩以贈遺之.佩非佩玉之佩.帉帨之屬是也.古之賢婦善相其夫者.多爲酒醴以待賓友延譽者多矣.當亂世而人才不用.若此類有之.非必陳古以刺今也.

有女同車、國人追咎于忽也.親迎者同車.忽雖不昏于齊.國人形容親迎之時.有女同車.其容色佩服之美若此.彼何人哉.孟姜是也.德音不忘.如長樂劉氏說.言齊人請妻之辭也.當忽之出亡.未有彭生之事.鄭人何由知文姜之惡.但是其失大國之助爾.宋之力比齊爲不及.宋能逐忽立突.此國人所以思齊助也.

山有扶蘇、國人作也.山川草木不改其故.而人物蕭然.此有識者所爲歎息也.山有扶蘇喬松.隰有荷華游龍.此高下所宜有.其賢若多矣.觀于朝廷而無可美之人.獨見狂狡.使人傷焉.狂狡、指忽共事之人也.

〔案〕山有扶蘇後當次蘀兮.今缺.

狡童、羣臣作也.山有扶蘇指狡童爲在朝之人.今此詩不當以狡童爲昭公.世子忽年既長矣.能帥師以救齊.辭卻齊侯之昏.豈曰童子.況謂其君爲狡童.亦非人情也.三詩皆言狂狡之童.當有用事之臣如董賢者乎.彼狡童爾.子與之狎.乃不與我言何也.子雖不我與.吾維子之故.至于不能食.子獨不察乎.夫忠臣良士愛其君而風諫.則有之矣.斥其君爲狂狡.則幾于罵矣.忽非有大罪者.國人特閔其微弱.無忠臣良士以助之爾.

褰裳、賢者去其君.思而未忘也.惠然思我.則褰裳涉溱而至.子不我思.則去而之他爾.雖然.狂童之狂如此.子必不我思.可奈何哉.

丰、國人述婦人專恣之辭也.親迎而不往.卽悔而欲行.二者皆非也.禮有四者.而後親迎.其始至于堂也.女不迎.其出至于巷也.女不送.已而知其豐美盛大.方欲飾妝而從之.是何其專恣自由也.不復有父母之命矣.

東門之墠、述婦人欲奔之意也.門之外有墠.墠之旁有阪.茹藘生焉.此其人所居之地也.且不特其地也.望東門之栗.有人往來.則其家室在也.室邇若此.不見其人.何遠如之.豈不爾思.未得其當.子來就我.則

俱往爾。此詩未至于奔。若東方之日。履我發兮。則眞成奔矣。

風雨、美君子。亂世不改其度。非思君子也。世雖亂離。豈無君子。但不用爾。舉國多小人。有君子焉。遭亂若此。一見其容貌。夷則心無磊砢。瘳則意無隱憂。不惟愈疾而已。繼之以欣喜焉。蓋得其所罕見也。遭亂之人。心易鬱結。多戚鮮歡。見德人則其意消矣。

子衿。教者勸而學者怠。述教者之辭也。禮聞來學。不聞往教。故學者來而教者不往。青衿之子。不至于學校。教者懷思。悠悠在心。縱教者義不當往。學者不當來。且不相聞乎。佻達于城闕。言青衿之所以不來也。一日不見。如三月兮。教者思之至也。世治則後生拳拳于長者。世亂則長者惓念于後生。

揚之水、公族閔忽而作也。忽兄弟多矣。謂之終鮮。猶司馬牛曰。人皆有兄弟。我獨亡。是也。兄弟爭國。猶無兄弟也。維予與女。相親如此。人又讒間之。是孤立而已矣。人言其可信哉。

出其東門、國人作是詩也。男子自安其家室。不棄精糲而慕悅少艾。此誰知其爲亂世之詩者。君子觀匪我思存之句。知其有隱憂焉。亂離之世。女無所歸。將有所擇而依焉。民方隱憂。欲自保其家室以相娛樂而不可得。雖有如雲之女。蓋念慮所不及也。

野有蔓草。國人作也。行露之詩曰。豈不夙夜。謂行多露。蓋早行宵邁。皆有風露之濕。女子以禮自防。不敢夙夜而行。懼其沾衣也。今露漙于蔓草之上。不夙則莫。而忽有美人焉。邂逅于草野之間。是不能以禮自防也。一見之初。各得其欲。治世無是事也。

溱洧。志鄭聲之淫。以示後世。此王者所宜放也。士與女非素相期者。溱洧之上。士女殷盛。秉蕑而遊。蓋女常先男。而冶容者多誨淫。女有欲觀之言。士有既且之答。始相與嬉戲歡樂。諧謔贈遺。形之歌詠。恬不爲恥。蕑者、香草。芍藥、名花。皆人所服媚也。

讀齊風

雞鳴。哀公荒淫。賢妃陳警戒之辭也。雞鳴矣。乃託辭曰。此蒼蠅之聲爾。東方明矣。乃託辭曰。此月出之光爾。言哀公晏朝若是也。于是而申警之曰。蟲飛薨薨然。與子同寢而甘。然義不當爾。彼會朝者且欲歸矣。久而不出。將有所歸咎。併憎疾于予矣。庶其早作。使無所憎乎。（案）黃震日抄云。古說皆謂賢妃設以蠅聲爲雞聲。嚴隘以爲哀公之言。當從古說。庶三章之意聯貫。

還、從田之樂。形于歌詠。以爲夸也。己謂人爲還、爲茂、爲昌。人謂己爲儇、爲好、爲臧。交相稱賛。意得自喜。世治則相規以禮義。世亂則相夸以勇力。視其人之好尙。風俗可知矣。

著、述不能親迎也。壻不出門。俟于家庭。是不知有禮也。充耳以素。加之瓊華。雖言其飾。因託以爲風也。世有親迎之禮而不能行。非充耳不聞。則何以哉。

東方之日、男約女奔也。男女相奔。不夙則莫。日出、早也。月出、莫也。朝暮之際。彼姝在室。相與爲隱。履我卽

發。少遲恐不及矣。履、如履士會屦之履。（案）黃震日抄云。諸家皆以日爲喩君。然詩中例無此意。不如嚴隘之說爲近事情。

東方未明、刺挈壺氏廢職由上致也。時未當朝。使人顚倒衣裳。疾趨而赴之。非朝者之過也。漏聲自公。夜漏既盡。宜乎忽遽而來也。狂夫、指挈壺氏言也。折柳樊圃。瞿瞿然如有所失。其不勤于職守者此。使之司漏。安得而不失時乎。

南山、襄公之惡。不忍言也。其辭隱而傷。天下之事。始或不可制。制之在末。其責襄公者曰。始焉未歸。人猶莫之知也。既已歸于人矣。胡爲而又懷之乎。其責莊公者曰。始焉未取。則吾不得而知也。既已告廟矣。胡爲而養其惡乎。雄狐居于南山。萬人指之。其惡彰矣。冠緌與葛屨雙止。太分錯亂。其禮亡矣。蓺麻析薪。其勤若此。言昏姻之不易得也。

甫田、國人作也。知小而謀大。力小而任重。鮮有不亡者也。田甫田而稂莠驕桀。思遠人而勞心忉怛。言其徒爾勞苦。無益而有害也。總角之童。方此婉孌。曾未幾時。突然而弁。驟加童幼以成人之禮。雖在我欲速。不知其不勝任也。力小而任重者如之。

盧令與叔于田相類。視田犬而稱其人之美。非孟子見羽旄之意。大要還之從田。彼此相稱譽。盧令之從田、見者稱之。風俗好尙如此。衰亂可知也。其人非指人君言之。

敝笱、齊人刺魯桓公也。敝笱不足以遏魚。況鰥魴之魚尤不易遏。故唯唯然往來自如。魯桓公特敝笱而已。如雲、如雨、如水。非特言其盛也。浮蕩飄忽。有不可制之意焉。歸止、言歸于齊也。

載驅、刺文姜。所以刺莊公也。載驅薄薄。四驪濟濟。言文姜之行也。魯道蕩然而無礙。齊子日夕而發軔。當其在道也。豈弟以悅其從者之心。及其至汶水也。翺翔遊遨以適其欲。不明言其故而道其往來之意。聞之者當愧死矣。

猗嗟、齊人稱莊公以愧之也。莊公有如是容儀。如是藝能。信足以爲吾甥。盍以所射之矢反而禦亂乎。夫亂作在內爲姦。在外爲宄。時方內亂。不能備禦。雖善射。祇可羞爾。匪直爲風。且以爲戲也。

讀魏風

葛屨、刺其俗褊。謂葛屨可以履霜。不計其厚薄。謂女子可以縫裳。不擇其能否。苟可以如是而止。隘之至也。纖夫細兒。矜情于衣服之間。顧影自喜。行步蹙縮。時亦有之。彼非不楚楚然可愛。維是褊隘之心。是以爲刺也。

汾沮洳、上儉而下勞也。當衰亂之世。士大夫固有自採橡茹以食者。平世無事。有如玉如英之人。采菜于沮洳。則偪下亦甚矣。公子雖微賤執勞。而容色不與人同。人之見之者。必知其非凡民矣。美無度。亦非言其德。但言其容色爾。

園有桃、士作是詩也。上迫隘則雖爲下。故士有窶殘不給者。園有桃。其實之殽。蓋取以代食也。既歌且謠。

聊以消憂.不我知者.謂我爲士而驕泰.其辭曰.彼人焉自以爲是.子獨以爲言.何哉.不知吾心隱憂.非敢自憂其貧也.迫隘若此.國日侵削.將不可以爲國矣.魏詩不見其時.當與晉滅魏之時相邇.此君子所以憂也.不如是不足以亡國.如人之疾然.固有強梁叫呼以速其死者.亦有氣血衰削.奄然而逝者.罔極、猶言無厭也.

陟岵、述行役念親之苦也.夙夜無已.言勞苦不得休息也.猶來無止.庶幾望其生還也.以日夜勞苦之人.未必有生還之期.豈不甚可哀哉.此其所以爲亂世之詩也.

十畝之間.地狹民稠.無以爲生也.十畝之間.桑者閑閑.言採者之多.桑柘已空閑然而無可採者.故曰行與子還.言徒手而歸也.十畝之外.未知其安所.桑者沓沓而去.則未知其可採者與否.行與子逝.謾隨衆一往而已.此言地狹民稠.近而不足.遠未可知.政使遠而有桑.去者沓沓.亦見其不足爾.

伐檀、美君子而刺小人也.人之貪廉不同.故其勞逸亦異.坎坎伐檀.置之河干.其力甚勞.而爲利甚薄.不稼而得禾.不獵而得獸.其力甚逸.而爲利甚厚.但素餐之愧.比于君子.則無所容也.河水淸且漣猗.詠君子之淸德也.

碩鼠、譏有司也.謂狡黠碩鼠爲君.失聖人刪詩之意矣.貪墨之臣.盜太倉之粟.與碩鼠何異.三歲貫女.必非泛然而言者.爰得我直.必有不得其平者.習貫左右.三年于玆.莫我肯顧.猶之可也.莫我肯德.莫我肯勞.蓋嘗宣力而不蒙見察者.于是焉而去適他國.則必得其平矣.誰之永號.蓋三年不見者.必嘗自鳴.而莫之顧.今我去矣.同患之人.不知誰復永號于汝之前乎.說詩者以爲民去其君.必無三歲貫女之辭也.

讀唐風

蟋蟀、詩人閔晉僖公也.魏之褊與晉之儉不同.蓋褊隘則下人有蹙迫之憂.儉陋則上人有慘戚之患.夫慘戚之人.顧影自憐.朝不謀夕.誠可閔也.其辭曰.蟋蟀旣鳴.歲將及暮.我又不樂.日月無幾.念慮之切.縱不能忘.無已.則有道焉.當太康之時.思其所居之事.甚而思其所居之外.又甚思其所當憂者.如是亦足矣.適爲慘戚.若不聊生.則已太甚矣.夫好樂亦未有害也.正懼其荒爾.夫好樂而無荒.此亦良士所當爲也.但瞿瞿然周旋卻顧.蹶蹶然敏于事功.不至于蕩而忘反.頹惰而晏安爾.末章良士休休.深言寬閒之意.以釋慘戚之懷也.

山有樞、詩人風晉昭公也.沃盛強.君子知其將有晉國.故託以爲風也.山有樞.隰有榆.言山澤之富也.國無不足.而昭公懟于政事若此.有衣裳而弗曳弗婁.有車馬而弗馳弗驅.則慶賞刑威蕩然不存.有庭內而弗洒弗埽.有鐘鼓而弗鼓弗考.則文物廢壞不修.闃然無所可否之人也.子亦反而思乎.宛然而死.人將取而有之矣.末章明言之曰.子有酒食琴瑟.且以自娛樂度日而已.此國不可以長有.此樂亦不可以久得也.

揚之水、述國人歸沃之辭以風昭公也.白石在水.鮮明可愛.揚之水不能流之而去也.素衣朱襮.將飾衣服以從之也.云何不樂.一見而喜樂之也.夫始有天下國家者.皆相傳以符命.故人心爭嚮之.私相告語.輸納情款.不使人知也.故曰、我聞有命.不敢以告人.

椒聊、述沃之將盛以風昭公也.始封邑者.豈知其遽盛.忽而不可制也.椒之始種聊復爾.已而其實蕃衍若此.彼其之子.指其子孫言也.碩大無朋.有耆龐福艾之意.言其將有是國也.又從而歎曰.椒始種.聊復爾.其枝條之遠.忽有是實也.可奈何哉.

綢繆、述婚姻之不正也.與野有蔓草類.有人焉.綢繆而束薪.仰觀三星在天.與三五在東之意同.適見良人.邂逅而去.三女爲粲.其邂逅者多矣.子兮子兮.同類與言也.如此遇者何.驚喜不能自克之意也.

杕杜、刺不能睦族也.杜特然而生.疑其孤立.然猶有枝葉庇其本根.獨行踽踽.視杕杜而有感焉.彼道路之人.行者固多矣.然非我族屬.意不相親.故不免于獨行爾.嗟彼行者.胡不佽助焉.蓋非其眞情.自然不親.雖欲勉強.不可得也.觀此.可以省矣.

羔裘、刺大夫不恤其民也.羔裘豹袪.言大夫盛飾若此.華其躬者.求以恤其民也.今也知有我而不知有人.自我而已.人居居然而不恤也.居居然者.置其人于不問之地也.究究然者.窮甚而莫之救也.人亦多矣.維子之故.舊與好我者.是恤.他人不與焉.彼獨非人乎.亦可見其有我矣.

鴇羽、刺征役未息也.鴇羽聚集于苞栩.非其所止.良以爲苦.猶征役之人屯戍于非所安之地也.王事靡盬.晉非王事也.王先命虢公伐曲沃.立哀侯.又命虢仲立哀侯之子緡.明年.伐曲沃.則晉必嘗抗王師者.

故謂之王事靡盬.納言事未堅決也.稱王事.念父母.有忠孝之意焉.曷其有常.則君臣之分復舊矣.

無衣.己不請命于天子.其大夫乃爲之請命于天子.天子之使.蓋武公自嫌強大.不肯少屈.使其大夫風天子之使而取之.觀其詩詞.傲然可憤.豈曰無衣.自詭強盛也.不如子之衣.以敵體相輕也.衣者天子之衣.豈使臣之衣.當是時.晉猶未強.非得天子之命服.誠不可以久安.非武公謙辭也.外示強大.中實歉然.眞情所見.不可掩也.(案)此篇在永樂大典所缺卷內今據黃震日抄所引補入.

有杕之杜.武公翦滅宗國.孤立無助.猶杕杜也.當時賢者必有不義其事者.相率而去之.故詩人以爲刺.又從而教之.中心好賢.曰.吾何以飲食之.積其誠心.厚其禮意以感動之.庶幾賢者之肯來也.

葛生、婦人思其君子也.葛生蘞蔓.有依託庇覆之意焉.予所美者亡之.是無以依託庇覆也.雖有角枕之粲.錦衾之爛.猶無益爾.夏之日何時而莫.冬之夜何時而旦.晝夜相代.百歲同歸.思之切也.室家未至于困窮.夫婦睽至于離散.此新昏之別古之所以爲歎也.新昏別首章曰.兔絲附蓬麻.引蔓故不長.說者曰.兔絲不附松柏而附蓬麻.言不得其所也.

采苓、戒其君無聽讒也.采苓于首陽之巔.未必若是其遠也.特相誑爾.大抵人之爲言.如是者甚多.不必

信可也，釋然舍去，勿以介懷，彼爲言者亦姑如是，未必有若是事也，試問其所從得，則其辭窮矣，夫讒人爲言本不足信，稍加詰問，其詞必窮，是詩非特刺其君，且戒以聽言之道也。

讀秦風

車鄰，大夫美其君也，有車鄰鄰，有馬白顛，言車馬之粗備也，阪有漆，隰有栗，言財用之稍裕也，秦僻處西陲，至秦仲始大，當時必有同艱難共甘苦之人，一旦稍盛，略去華夷，厄酒相勞苦，握手道故舊，慷慨悲歌以盡平生歡，此亦人情之常也，故未見君子，得以令其寺人，未有間絕之意，既見君子，得以並坐鼓瑟，未有禮節之繁，及時娛樂，以順適其欲，創業之賢君，待功臣者多由此道，故其臣皆得以功名終也。

駟驖，于是襄公始得稱公于國人也，夫從田而無厭，則謂之荒，得獸而止獵，則謂之禮，是詩首章言馬之良，御之之善，人之媚也，次章言獸之碩大，田之合禮，公之善射也，末章言田事既畢，不淫于獵，按轡徐行，四馬安閑，輕車鳴鸞，田犬休息，國人始見諸侯文物車馬羽旄之盛，故夸張而美之也。

小戎，襄公伐戎，志在復讎，故盛其車甲，前此國人未之見也，君子行役，婦人思念，情之常也，惟觀其辭之怨否，知其國之治亂爾，是詩也，婦人閔其君子，無怨辭焉，首章言車堅馬良，君子從戎，婦人念之，溫其如玉，稱其夫之美也，在其板屋，謂初行時視其夫在車中，使我心亂不寧也，秦雖以板爲屋，此蓋言車，次章言御者之善，車飾之美也，言念君子，溫其在邑，蓋自是既行，至于下邑矣，方何爲期，胡然我念之，自言行役近爾，方與以何日爲歸期，去猶未遠，期日尚賒，我胡然而念之，末章言干戈弓矢之良也，言念君子，載寢載興，寢不安席也，厭厭良人，言其夫當亦念我，厭然憔悴，必數寄聲于我，秩秩然次第至矣，美其夫爲如玉，稱其夫爲良人，謂其夫之聲爲德音，皆愛厚之辭也。

蒹葭，襄公初立國，庶事草創，國未壯實，如蒹葭之未經霜也，白露欲爲霜而未能，猶爲露也，苟爲霜，則不復有露矣，未晞未已，皆未爲霜之辭也，春秋諸侯猶未盡有周禮，秦在西陲，安知有此，必有人焉，能爲周禮，從而學焉，斯得之矣，漢儀未就，無叔孫通，漢亦不可以立國，所謂伊人者，習禮之人也，其人近在水際，言其邇也，順其道而從之，其人甚邇，逆其道而從之，其人甚遠，遡洄遡游，皆逆也，在水際，則可從，在水中，如之何其可從也，叔孫通招魯兩生，不肯至，此逆其道而求之也，詳觀此詩，不言周禮，序詩者何以知其不能用周禮，夫爲周之諸侯，則必用周之典禮，用周禮，則能固其國，故曰，魯秉周禮，未可動也，采采，非謂其從而可采，大抵物未盡則其葉鮮明，故曰采采。

終南，國人美其君也，始封之君，錫之山川土田附庸，以車旂衣服侈其上之賜，以焜燿國人，金印玉節，袞衣繡裳，賁飾其山川者多矣，襄公勝西戎，盡有周之故地，故終南之山遂爲秦有，國人美之曰，終南之山何有乎，有條有梅，山之材也，有紀有堂，紀如經紀之紀，堂，言室也，君子至于是山也，錦衣狐裘，加以繡裳，何其盛也，顏如渥丹，容色充美，望之有嚴，誠足以爲君也哉，于是申言之曰，佩玉將將，壽考不忘，言其壽

祉無窮，願不忘其初也，此所謂勸戒之辭與。

黃鳥，國人哀三良，稱其人而不與其死也，三良之事亦異矣，一家三人皆從穆公以死，使其出于穆公之命，則爲不仁，出于三良之意，則爲不孝，觀其詩詞，以爲百夫之特之防之禦，則其人慷慨喜義，重然諾，非私暱于穆公者，胡爲兄弟俱死，必嘗受恩于穆公耶，同時殺身，亦太甚矣，交交黃鳥，止于棘，以身從人，死生以之，曾不如禽鳥之自適也，宋劉景素在藩，有鵲集于承塵上，飛鳴相追，景素泫然曰，若斯鳥者，遊則參于風煙之上，止則隱于林木之下，形體無累于物，得失不關于心，一何樂哉，詩人覩物而有感，亦此意也，誰從穆公，子車奄息，其辭隱而傷，不言穆公以人從死也，臨其穴，惴惴其慄，兄弟三人，同時俱死，可爲戰慄，非但哀之而已，不敢歸咎于君，而呼天以致其意，隱之至也。

晨風，賢者不忘其君也，晨風宜止于林者也，今晨風歙然疾飛，雖鬱然之林，晨風不止焉，鷹鷂賦性剛烈，常有向風圖南之意，北林雖鬱，亦非其所止也，賢者易去難止，猶晨風之疾飛也，人君思賢者之未見，心懷隱憂，庶幾可來，如之何其相忘于度外也，始之相忘，猶可說也，忘之實多，此眞相忘矣，欽欽，言其虔恭不解之意也，山有櫟，隰有駮，猶國有賢，不如是不足以爲國，作是詩者，非敢自謂君子，猶曰隗始之意也，吾舊臣也，忘我若此，君子其肯來哉。（案）晨風後當次無衣，今缺。

渭陽，送舅氏也，序詩者稱其念母，原其意也，其形容康公之意最詳，以爲即位而作詩，當有所本，康公即位，文公之卒已久，正秦晉交怨之時也，所謂即位者，恐言復國之後也，是詩二章，讀之想見康公繾綣之意，我送舅氏，辭之親也，曰至渭陽，送之遠也，路車乘黃，物之厚也，悠悠我思，念母不見也，當惠公被獲于秦，穆姬與其子履薪以死自誓，穆姬于兄弟恩意若此，此康公所感動也。（案）渭陽後當次權輿，今缺。

讀陳風

宛丘，幽公淫亂，其下化之，游蕩無度也，首章言幽公之好遊，後二章言國人化之也，子之湯兮，指其君也，游蕩于宛丘之上，流連光景，信有情矣，特無威儀爾，爲民上者，宴遊酣醉，側弁倒冠，觀者爲之羞愧，而終不自覺，幽公好遊若此，國人化其君，相與聚會于宛丘之下，奔走于道路之間，擊鼓擊缶，執羽而舞，舉國若狂，無有休息，如此而國不亂者，未之有也。

東門之枌，國之子弟狎遊于市井，詩人刺之也，枌栩之下，有子弟焉，婆娑而不去，意者有閑也，子仲，非必指一人也，子氏，仲氏，國之著姓也，穀旦于差，言子弟之婆娑者誘其所愛，擇良日而會于南方之原，自東而至南，廢棄職業，以婆娑于市，又申言穀旦之行，總集而往，男視女如荍，愛其容色，女貽男握椒，取其下達也。

衡門，非謂其君愿而無立志也，使其君自安于固陋，不務其大者遠者，豈足以強其志乎，觀其詩辭，陳之君必狹小其國，以爲不足爲也，而遂怠焉，故從而誘掖之，使自強于善也，衡門雖淺陋，猶可偃仰，泌水雖

狹。猶可自樂。必河之魴而爲食。則不得食。必齊之姜而爲妻。則不得妻。國小若此。君如彼何哉。強爲善而已矣。

東門之池、思賢女也。夫子曰。可與共學。未可與適道。孟子曰。不仁者可與言哉。事至于可與如此。其人可知也。池可以漚麻。久而能柔其質。淑姬可與晤歌。久而能化其心。蓋必有浸潤之功矣。陳詩多言東門。必陳人遊息之地也。

東門之楊、昏姻失時而女歸愆期也。東門之楊。其葉牂牂。此仲春時也。當仲春之昏。以會男女。此其時也。明星煌煌。猶未之至。可謂愆期遲歸矣。

墓門、詩人追咎陳侯。且刺佗也。詳觀詩序。似以誰昔然矣爲無良師傅。詩意未必然也。墓門所以有棘者。以其不時開治也。墓門之前。豈容有此。將欲開之。非斧不克。夫也不良。如墓門之棘也。國人無不知其當去者。知而不能已之。昔者誰實爲此。追咎陳侯也。墓門有梅。已非其地。況有鴞焉。其可惡尤甚。夫也不良。如其鴞焉。是用作歌。于以問之。問不余顧。異時顛倒。必思余矣。刺陳佗也。是時佗蓋未殺太子免也。

防有鵲巢、詩人憂賢者之被讒也。夫讒人者。非直致其情、一日而遂也。必架造砌壘而後成。故積之也有漸。必延蔓組織而後就。故受之者不覺。防有鵲巢。言其架造也。中唐有甓。言其砌壘也。邛有旨苕。言其延蔓也。邛有旨鷊。言其組織也。予美之人。謂賢者也。誰實侜張。以讒害之。此余心所以不寧也。

月出、閔其情之不能克也。夫禮義消亡。淫風盛行。固有快意肆欲以縱其心者。若桑中溱洧之類是也。亦有沈溺于情。不能自克。至于繳繞憔悴而不可支者。月出之類是也。因月出之皎潔。懷佼人之僚好。庶幾一見以舒窈糾之情。窈糾、懮受、夭紹三者。其辭雖異。皆有繳繞之意。悄、慅、慘三者。亦有憔悴困苦之狀焉。其情若此。亦可悲矣。

株林、夏氏所居也。首章上兩句、問之辭也。下兩句、答之辭也。謂之株林。必有林木。託言遊息。故問之曰。胡爲株林乎。從夏南爾。答之曰。非適株林。直從夏南。說于株野。言其留之久也。朝食于株。言其往之早也。從夏南。不敢斥言其事也。君無事入諸臣之家。是謂君與臣爲謔。

澤陂、男女相說。憂思感傷也。首章言蒲與荷。說者謂婦人之色如蒲荷之美。然三章皆言蒲。蒲未可以爲美也。蒲近于荷。猶蒹葭倚玉樹之意。蓋男子自謂也。寤寐無爲。言思之而無所用力也。

讀檜風

羔裘、大夫去其君而憂之也。檜之君。被服衣裘。光可爍日。坐于堂上。以朝羣臣。逍遙翱翔。自以爲泰山之安。不知賢者憂念之深矣。賢者引去。其君莫之能察。亡之兆也。以予心之忉忉。豈非念君之不忘乎。

素冠、昔者滕文公欲爲三年之喪。父兄百官皆不欲也。蓋禮廢已久。不行者以爲常。行之者以爲怪。是詩也。國人欲爲三年之服而無其助也。其首章言彼有素冠者。急迫憂瘠。貌稱其情者乎。吾庶幾得見之。已

而曰。得見其衣與韠。足矣。不敢望其情也。因見其衣。動吾心之傷悲。因見其韠。增吾心之鬱結。與子同歸如一。庶幾有所則傚。復行三年之制矣。世治則衆人共由此道。世亂則君子孤立無助。

隰有萇楚、疾其君恣欲。至于弱不自持也。漢成帝欲老于溫柔之鄉。委身釋命。莫知所主。若萇楚之類是也。語有云。人不昏宦。情慾失半。悾然無知。室家未立。童心可樂也。萇楚始生。其光沃若。及其有枝有華。牽蔓輭弱。不能扶持。但見困苦憔悴爾。夫亦何樂之有。

匪風、小國困于徵令。思周道也。首章言匪風既發。則匪車遂偈。相應之理也。大國徵令無常。猶匪風之發。小國共命失措。猶匪車之偈也。大國徵發急數。小國奔走失圖。于是有思先王盛時而不可得者。故曰顧瞻周道。中心怛兮。誰能亨魚。溉之釜鬵。北人以煮爲亨。言欲亨魚者。我溉其釜鬵。欲西歸者。我懷之以好音。言歸周之美也。周雖未東。柔弱已甚。未必可歸。然法令猶在。小國之所仰賴也。

讀曹風

蜉蝣、國人閔其君而念之也。蜉蝣生于地中。非朝生而夕死。蓋朝出而夕死也。當其生于地中。羽翼未成。故伏而未飛。及一旦羽翼既成。出而羣飛。則不可復入。而遂死矣。故此詩言蜉蝣之羽翼。兼言其掘閱。謂其自土而出也。蜉蝣之羽翼。非不楚然可愛。然一出而遂死。不如其在穴也。小國寡民。收斂約省。僅可自存。微有驕浮之意。欲出而夸大之。鮮有不亡者。故國人閔而念之。使于我乎歸處。欲扶持而安全之也。

候人、小人無功而多寵也。執戈殳而衞封疆者。官不過于候人。無功勞而服朱芾者。至于三百爲羣。此皆文所以令獻狀也。鵜處汙下。辛苦得食者也。居于魚梁而翼不濡。大非其稱也。當晨朝之時。升于南山者。薈蔚甚盛。喻小人趨朝者之多也。婉孌季女。處于深閨。不免飢餓。喻賢者伏于隱晦而不得食也。此無他。國用有限。小人冗食者多。則賢人得食者少。國之所以惡小人。爲其妨賢者路也。

鳲鳩、思古君子待人無二心也。用心均一。人所甚難。雖賢者之愛子。不免有輕重。況于待人乎。鳲鳩、微鳥也。待子均一。詩人取以況君子。言均一之難也。鳲鳩有七子。或在梅。或在棘。或在榛。鳲鳩未嘗往從之。惟在桑爾。蓋往從其一。則必有輕重矣。此用心均一之故也。凡人苟有奉上忽下之心。故上交必諂。下交必瀆。輕重其心。則受陵忽者致怨必深。平心待物。則彼接遇者感德必至。此自然之理也。淑人君子。既言淑人。又言君子。愛之至也。其儀一兮。言待人之禮如一也。心如結兮。言出于誠然。不可解也。其帶伊絲。其弁伊騏。言束帶整冠而見。尊卑如一也。其儀既一。有常而不差。足以正四國之人。皆使其如一矣。又從而申之曰。若斯人者。胡不使之萬年。使國人化之如一日乎。思古人之不見。歎今人之不然也。

下泉、國人閔其君而思治也。有黍苗而陰雨膏之。與稂莠而寒泉浸之。其生意相去遠矣。稂莠叢生。已不足以爲穀。況寒冽之泉日夜浸之。不復有生意矣。猶小國侵刻其民。已不足以爲國。大國又從而擾之。如寒泉之浸。豈復可生乎。苞稂苞蓍。皆言叢生之草。不足以爲養也。因思向時明王在上。又有賢方伯。四國

類之如黍苗而膏以陰雨。其生意可想也。今獨不然。安得不慨歎而念周京乎。

讀豳詩

七月。周公道豳人之舊。使成王知王業之艱也。是詩述一歲之事。公私並言。上及諸侯。下及農夫。雜然並舉。非專爲農夫言也。一章言授衣之初。東作之始也。此詩言一日二日。說者以爲周正。豳風先公之事。周未建正也。夫數窮于十。自正月至于十月。數之窮也。故詩人以十有一月謂之一日。自一而數之。十月二月謂之二日。因以正月爲三日。二月爲四日。避月而言日者。懼與月相亂也。(案)黃震日抄云。一之日。峰菴謂斗建子一陽之月。蠶月言日。言是月之日也。與蠶路相參始備。　二章言蠶事方興。女求柔桑。有女懷春。思與公子同歸也。出車之詩。亦言春日遲遲。采蘩祁祁。非必言采蘩以生蠶也。此詩三言公子。獨以公子同歸爲女公子。亦恐不然。擬小女覩公子之貴。庶幾與之同歸。亦人情之想念也。三章言蠶事既畢。絲麻兩成。于是朱綠之。玄黃之。欲獻之公。以爲公子之裳。不敢斥言公也。夫既欲與公子同歸。又將爲公子裳。他日又欲取狐貍爲公子裘。何也。上下交相愛。上以家人待其下。下以父兄親戚事其上。故也。四章言節物之變。至于一之日。可以田獵。既取其狐貍爲公子裘矣。二之日。因田狩以習武事。又取豕之大者以獻于公。是亦獻裘之意也。五章復言節物之變。寒氣漸至。閉塞以御冬。十一月謂之改歲者。蓋十二辰至于亥止。復起于子。故謂之改歲。非三正之謂也。六章言禾稼之成。瓜果之實。農夫有一飽之適。老者有杯酒之樂也。七章言農事既畢。收斂蓋藏。于是因農隙以治公事。用餘力以治私室。爲來歲之備。八章言公上之事。百姓衣食既足。竭力以事其公上。上之人亦無所用其力。藏冰開冰。以順時令。使民無札瘥夭瘥之疾。當肅霜滌場之後。置酒亨羔。以宴良朋。躋公堂者。稱觴上壽。一歲之事畢矣。周公作無逸之書。稱道先王之德。使成王知稼穡之艱難。作七月之詩。詠先公之事。使成王知稼穡之可樂也。君子觀甫田之詩。知七月與有力焉。

鴟鴞。周公哀于商民以感動成王之心也。商民挾管蔡以作亂。使管蔡被誅。是既取我子矣。又將傾覆王室。其毒甚矣。恩斯勤斯。鬻子之閔斯。言養子之勤。今取子爲可閔也。二章言作室之久。積累非一日。如之何其可侮也。三章言手足之勞。口體之傷。正謂其未有室家故也。末章言憔悴甚矣。成室翹翹然。忽爲風雨所飄搖。蓋首亂者商民也。西土人亦不靜。則未知天之降威何如。故恐懼而言風雨之飄搖也。

東山。周公作此詩以勞歸士。猶杕杜之勤歸也。徂于東而久不歸。歸自東而復值雨。備述艱苦之狀。四章同之首章。言士欲歸之意也。我在東時。始有欲歸之言。我心已望西而悲矣。製衣裳而言歸。舍行枚而勿事。始也銜枚而進。今歸則不復用矣。蠋在桑野。烝然甚衆。猶我之在車下。未得所歸也。二章言士思家之辭也。夫舍宇摧殘。狐貍叫噪。遭亂之後。可爲寒心。若行役未歸。荒涼蕭索。此特可念爾。既歸則如故矣。三章言室家望士之辭。因鸛鳴而興歎。灑掃以望歸。感苦瓜之繫屬。思三年之不見也。四章覩倉庚之于飛。知節物之可愛。喜新昏之得禮。慰舊室之懷思也。夫羈旅之愁。行役之勤。雖治亂有殊。其人情則一。由

民自言。則爲怨。由上言之。則爲恩。此見知與不見知之情異也。

破斧、詩人大周公之處變也。夫子謂虞仲夷逸。身中清。廢中權。夫歸潔其身。避嫌免謗。此匹夫自修之事。非所以任天下之重也。使周公遭流言之變。釋然舍去。以求自明。則管蔡得志。四國紛亂。周之社稷未可知也。身任東征之責。雖破斧缺斨。不敢憚也。四國是皇。不若四國是吪。四國是吪。不若四國是遒。蓋正不若化。既化矣。則悠遠而益固。亦孔之將。不若亦孔之嘉。亦孔之嘉。不若亦孔之休。蓋大不若嘉。嘉而至于休。則盡善盡美矣。

伐柯、詩人望周公之歸。思所以還之也。夫上下暌間。必噬嗑而後合。故伐柯者匪斧不克。內外阻隔。非通內外之言則情不親。故取妻者非媒不得。周公居東。君臣之間。有遠言焉。非有剖析之功。何以解成王之疑。非有往來之人。何以通君臣之好。此詩人言還周公之道也。既又言之曰。伐柯之理。其實不遠。有能行之。近在咫尺爾。使我得見公之歸。庶其陳列籩豆。得以享之。所謂尸而祝之。社而稷之之意也。

九罭、詩人望周公之歸也。九罭密網。鱒魴大魚。言網疏者不足以得大魚也。我欲見周公。必袞繡以迎之而後可。若禮數闊略。則周公不可見矣。鴻飛而遵渚。言不得其所也。公欲歸而無所。于女信處乎。言彼此俱不安也。國家所以有袞衣者。正謂其禮賢也。乃不以迎公而歸之。其無使我心悲焉。始焉言之子。終焉言我公。始猶不敢斥言其人。託言之子。以致其意。末乃直言我公。亦見其不得已之意也。方流言之起。周公身任天下之安危。果于東征。無所避就。及三監既平。周公居東不歸。以待成王之察。可謂善處天下之變矣。

狼跋、美周公之善處變也。狼、指三監言也。豺狼之類。自投憲網。跋前疐後。進退不能。然勢窮抵觸。亦能很戾殺人。此固人之所懼也。公孫碩膚。則心廣而體胖。赤舄几几。則步履不失尺寸。不惟此也。其德不瑕。盛德之聲。光明益著。無有瑕闕。譬如百鍊之金。經火倍精。此周公所以聖也。

五十五冊

續呂氏家塾讀詩記卷二

讀小雅

鹿鳴、燕嘉賓之歌也。詩辭止言嘉賓。序詩者增言羣臣。失文王賓友羣臣之意矣。鹿在山林。順性自適。呦呦相呼。食野之苹。其高潔若此。豈得而豢養哉。我有嘉賓。高潔如之。幡然肯來。使我得備禮盡樂以飲食之。又實幣帛以將之。其好我若此。豈不足以明示周行以爲榮耀乎。次章言嘉賓之德。示民篤厚。君子有所則傚。今也我有旨酒。使嘉賓式燕遊敖。豈不樂哉。末章申言禮樂之盛。求以燕樂嘉賓之心。惟恐一毫不當賢者之意。非所謂忠臣嘉賓得盡其心也。

四牡。勞使臣之還而歌是詩。敍述其忠孝之情以閔其勞也。言其來。則似他國之使矣。苦而易敗謂之盬。幹蠱未畢。倉卒而歸。始雖苟成。久必易敗。故出使不可亟歸者。謂王事之不可使易敗也。偈彼四牡。倭遲周道。馬亦倦矣。懼王事之易敗壞。欲歸而不敢。發心傷悲。啓處不遑。忠孝兩盡矣。翩翩者鵻。或飛或下。不出乎苞栩之間。不離其所。翱翔自適。行役之人。不遑將父。覩物有感焉。將非養也。扶持奉侍。往來游適之謂也。末章言是用作歌。以將母之意來告于君。庶幾其早歸爾。人情曲折。具述無遺。如其自言。不過此也。人情豈不感悅矣乎。(案)四牡後當次皇皇者華。次常棣。今並缺。

伐木。燕朋友故舊。上下同之。然大要主在下者言也。伐木丁丁。取其辛苦共事之意也。因伐木而聞嚶嚶之鳥有求友之聲。可以人而不如鳥乎。友朋之義。神實聽之。貴在于終久而和平。如木之交。其末不隙。雖然。酒所以合歡。故必有嘉殽旨酒以飲食朋友。然後情意歡洽。既有殽醴以速諸父諸舅矣。惡得而不速朋友。寧彼不來。微我弗顧。弗顧則我有咎。待朋友如其族姻。親之至也。末章又以兄弟待之。尤見其親也。夫民之睚眦。或生于酒食之間。遂至于失德。不可不謹也。故我有酒食。則速朋友。朋友有酒。則從而湑我。無酒酤我。坎坎鼓我。蹲蹲舞我。形跡無間。彼此如一。何親如之。首章言其和平。末章言其燕樂。故樂而不流。久而不厭。非酒食嬉戲相逐者比也。此所以爲文武之詩。

天保。下祝其上。其必燕而答賦也。天命無常。雖一日不可恃。今也爲天所保。一定而不可易。甚固而不可解。單厚則無福不可勝。多益則無物不繁庶。又從而申言之。曰戩穀者。言其善也。曰遐福者。言其遠也。譬無不宜。則事皆如志。維日不足。則日新又新。如山如川。委積流衍。維天之福。君實有之。不惟此也。宗廟饗之。綏以壽祉。百姓化之。莫不好德。如日如月。得天久照。如南山壽。無或隤陁。如松柏茂。咸受庇蔭。極天下之福。萃于一人。其餘福被于百姓。可謂盡善盡美矣。(案)天保後當次采薇。今缺。

出車、爲南仲作也。何以爲勞還率之詩。蓋古人之舉事必有所因。後世遂用爲故事。此詩指當時實事言之。文王奉天子之命。命南仲以城朔方。城朔方者。所以攘玁狁也。玁狁既平之後。因經略西戎。示之以威而還。一舉而兩得之也。前二章言其出。後二章言其歸也。其出也悄悄。有戒心也。其歸也赫赫。美武功也。

喓喓草蟲。與草蟲之詩同意。去時兒女悲。歸時鐃鼓競。兩不相害也。

杕杜、則未知因勞南仲而作歟。其諸他勞還役歟。始言其多暇。次言其將歸。又次言其不遠。想望其人。數歸期而待至也。末乃言其未歸。蓋待人者易久也。日夕望歸。謂其至矣。今乃未聞束載。未見來歸。期已逝而身不至。但數寄聲相勞苦而已。雖然。卜筮之言。皆以爲近。言必可信。征夫其邇矣。極道人情之曲折。究轉于歌詠之間。戍役安得而不悅也。

魚麗、不見其告于神明。序詩者言之何也。古者有物必祭。況萬物盛多如此。必告于神明矣。其曰可以告神明。非直言告也。北以魚麗爲美。非南方多魚比也。故鱨鯊鰋鯉悉麗于罶。言其物之多也。孟子所謂穀與魚鼈不可勝食也。物之多者未必全美。其美者未必全備。其有者未必及時。三者咸備。始爲備禮。此之謂無所不順也。

南有嘉魚、與鹿鳴相類。特嘉魚兼言得賢之意。得賢而與之共樂。此太平之盛也。設網而得魚。烝然。言備禮以求賢也。樛木而甘瓠纍之。言屈己以下賢也。至于翩然之鵻。烝然而來。誠意已孚。賢者引類自進矣。始也與嘉賓衎然燕樂。中也言式燕綏之。則有以綏懷我矣。末言式燕又思。則相與無斁。賢者之來無窮矣。夫一賢之得。不足以爲盛。故必貴于得衆賢。衆賢之得。未足以爲盛。故必貴于賢者之相繼。此烝然所

41 B

以貴于又思也.

南山有臺.詩人言人君得賢.立太平之基而享天下之福也.樂只君子.謂人君也.人君勤于求賢.逸于任賢.既得賢矣.恭己無爲.何樂如之.光于邦家.爲民父母.既有遐壽.又有德音.子孫千億.保艾爾後.人君之福.備于此矣.禮記曰.大德必得其位.必得其祿.必得其名.必得其壽.德爲聖人.尊爲天子.富有四海之內.宗廟饗之.子孫保之.此之謂也.

蓼蕭、諸侯享天子而作是詩也.蕭、香草也.蓼然長大.零露湑兮.潤澤可知.自湑至于瀼瀼.泥泥.自泥泥至於濃濃.愈久愈厚.潤澤無窮.始見君子.披寫情素.燕樂笑語.次乃寵光優渥.禮意各稱.既而歡樂親愛.兄弟具宜.末而錫予蕃庶.文物可觀.君有如是之德.故思所以報之.始曰有譽處.言有天下之顯名也.次曰壽考不忘.言萬壽之無窮也.次曰令德壽豈.言德壽之兼全也.末言萬福攸同.則四海同其福矣.不專于一人.而同于四海.此所謂澤及四海也.

湛露、天子燕諸侯而作是詩也.厭厭夜飲.見天子燕私之恩.令德令儀.見諸侯溫克之善.夫情不親者.常生于上之隔下.禮有斷者.每起于下之恃上.兩得其道.此所謂和樂而不流也.

彤弓.諸侯獻功.天之饗之.賜以弓矢.而作是詩也.夫諸侯賜弓矢.得以專征伐.今賜之彤弓.弨則弛而不張.藏則受而不用.見征伐不得已之意也.載、如倒載干戈之載.櫜與載、皆不用也.謂諸侯爲嘉賓.而喜樂出于中心.然後鐘鼓之設不爲虛文.饗與燕不同.饗以早朝爲禮.故盡一朝之勸.燕以殷勤爲好.故曰、厭厭夜飲.不醉無歸.

菁菁者莪.英材被樂育之教.爲是詩也.阿與陵高.沚居卑下.言隨其高下各得所也.中陵中阿.兼言容受之功.中沚、兼言潤澤之益.天子視學.爲士者得見天子.志氣和樂.威儀濟濟.皆起敬起愛.此心欣然自喜.既而天子有所錫予.恩及其下.夫始也和樂以致其誠.終焉錫予以將其意.爲士者感悅于心.宜何如耶.故曰、我心則休.賈山曰.地之美者善養禾.君之仁者善養士.士未易養也.養得其道.則爲士者肯留.不得其道.則望望然去之矣.昔也譬之舟然.汎然不繫.未有定止.今也既見君子.此心休焉.服習其教.以待大成.不復有遠引者矣.

六月.吉甫受命北伐.既歸.而羣臣作是詩以美其功也.首章言常服.次章言成我服.三章言共武之服.此三者不同.常服、言兵車所常用之服.我服、言六月禦暑之服也.武服、特言服武事爾.始也六月.皇皇然飭戎車而駕四牡.其事甚急.次章其辭少緩.比物四驪.則既有餘馬.既成我服.則士有單衣.于三十里.則行有常程.古之人不以倉卒輕變節制若此.三章言戎馬之大.兵事之嚴.既嚴且敬.莫敢不共武事.以定王國.四章言玁狁無道.建大將旐旗而出也.五章言戎車安靜.四牡閒暇.薄伐玁狁.追至太原.夫以六月興師.若此其急.乃整車徐行.薄伐遏止.功成而不矜.非吉甫有文武之德.何以及此.吉甫之既歸也.蒙燕喜

之禮.被多祉之賜.天子既嘉寵之.于是行役既久.其朋友亦相勞苦.爲酒食之禮.當時有孝友之張仲.蓋仲在當時必參預吉甫軍事.故并美之也.

采芑.方叔受命南征.既歸.而詩人美其功也.宣王承亂離之後.田萊多荒.始修治之.故有新田菑畝.今取民爲兵.采芑新田.將以食馬.方叔涖而觀之.有三千之車.試師干張旂旐于野之外.已而言其率此羣士.車馬之盛.命服之華.赫然其足畏也.三章言飛隼之搏擊者高飛戾天.今皆集于其所止.猶三軍之士集而聽命.方叔涖而觀之也.終言陳師鞠旅.謂其戰也.振旅闐闐.謂其歸也.末章言凱旋之功也.荊蠻小醜.敢于侵犯王略.方叔以元老.壯猶不暇用力.而先聲所暨.蠻人震慴.功亦茂矣.夫荊蠻在先王封域之中.非玁狁比也.故薄伐玁狁而荊蠻來威.勢不同也.

車攻.宣王會諸侯而因以田狩.詩人美之而作也.八章皆有次第.前三章曰駕言于苗.皆有司戒具之辭也.四章言諸侯會同之禮.五章言會畢而田也.六章言馳驅之有法.射御之合度.七章言進退之不譁.恭儉之有制也.末章言既畢事而嚴靜如其初.功歸于天子也.于征者.田畢而各復其故也.

吉日、車攻.俱言田獵.旨意不同.車攻、會諸侯而治兵.託于田也.吉日、因田獵而御賓客.專于田也.是詩也.見君臣相悅之意.羣臣率左右以燕天子.天子酌酒醴以御賓客.和樂而不流.此其所以爲美也.戊辰之日禱.庚午之日田.車堅馬良.又差擇焉.不輕其事若此.然大陵之上.漆沮之旁.驅衆禽而至王所.羣臣不敢先射.以待天子.天子所取者.纔大兕小豝而已.又何其仁且廉也.

鴻雁.宣王命使安集離散.詩人美之而作也.鴻雁于飛.未有定止.猶民之未安也.使者劬勞郊野.撫定其民.于是先及可矜之人.可矜謂何.鰥寡是也.既而鴻雁集于中澤.猶民漸復舊業也.使者爲之築垣牆以處之.雖一時劬勞.室家既成.則終于安寧矣.雖然.離散者多.未易復也.雖有集于中澤者.猶有哀鳴嗷嗷者.又將安集之.劬勞特未艾也.明識治體之人.謂我劬勞.其愚蒙者.必且謂姑息.示百姓以驕.使之求多于上也.百姓安樂則驕逸.驕逸則難化.自昔小人有是言也.

庭燎.夜如何其.非宣王之問也.詩人見庭燎之光.聞鸞和之聲.知天子之視朝.問夜何時乎.夜猶未央也.使宣王始也鄉晨而視朝.詩人何尤焉.自未央而至鄉晨.則爲可慮爾.〔案〕黃震日抄.夜如何其.古說皆謂宣王夜興而問早晚.雪山以爲宮掖執事者相爲問答之詞.黃氏以爲司烜之屬所爲.嚴氏以爲詩人設爲問答之詞.皆不主舊說.與岷隱合.

沔水.厲王之亂.諸侯莫朝.宣王中興.詩人戒諸侯以來朝.其末因以規宣王也.首章言流水朝宗于海.治世之常也.飛隼來去無常.亂世之變也.嗟我兄弟.先責同姓之國.邦人諸友.次及國內之臣.無有能念亂者.能念亂.則能勤王矣.且誰獨無父母乎.王室之亂若此.猶父母之在厄也.次章申言之.不蹟、謂蹤跡不至.諸侯之不來也.念彼不來.起居不安.憂心難忘.此二章責之深.末章勸之至也.彼飛隼者.循于中陵.漸有止泊之意.猶諸侯之將朝也.因以勸戒之.謂彼民訛言者.謂諸侯之不朝.其意安在.此豈可不戒乎.不

惟此也。讒言將與于王所。我友其可不敬乎。我友、指邦人諸友不欲斥言兄弟也。何以爲規宣王。使宣王聞是詩也。知諸侯之來朝無常。修己以待之。無寧信讒而棄諸侯也。

鶴鳴誨宣王者非止一事也。始言鶴鳴于九皐。聲聞于野。言無遠而不聞也。次言魚潛在淵。或在于渚。言無伏而不見也。樂彼之園。謂有樹檀也。其下有落葉惡木焉。豈得狃于樂而不知。言君子小人竝立。而己之樂不可狃也。他山之石。可以爲錯。以石爲錯。可以攻玉。齟齬者可以成就人。而順適者之無益也。雖所誨者不止一事。大要言事無隱而不彰。安于美者。當知其惡。察于逆己者。惡其順己者。可也。

祈父、詩人爲武士作也。爪牙之士。不安其居。使其母主亨饔。私家之害小。宿衛遠出。天子左右無爪牙之士。公家之害大。祈父莫以告。其不聰莫大焉。此屠蒯所以飲師曠也。

白駒、詩人惜賢者之去而冀其復至也。上兩章深言賢者之難至。惟懼其不留也。幸哉白駒。食我苗藿。得以縶維之。所謂伊人者。因白駒之縶維。于此焉逍遙而爲嘉客。蓋求之亦難矣。三章言白駒來思。言賢者至止也。賢之難至也如此。夫既已至矣。爲公卿者不以賢才爲念。逸豫無度。賢者不肯留。詩人亦知不可留也。故爲之言曰。謹爾優游。勉爾遁思。猶曰努力自愛之意。非贊助其去也。末章言白駒在谷。言賢者隱巖穴之間。可敬而不可食也。幸無金玉其音。心遠而與世絕。庶幾斯人之爲徒。求之而可以復至也。

黃鳥、閔衰世俗薄也。世盛則疆界無彼此之殊。世衰則鄰里有不相往來之患。民有適異國而思故鄉者。言黃鳥集于穀。將以啄我粟。方此無聊。幸無侵擾爲也。不我肯穀。言不以我爲善也。相與讒毀。不可辯明。宜乎其不可與處也。非我族類。其心必異。不若復我族人兄弟之爲安也。上無勤恤之心。故下有相棄之意。此其所以刺宣王也。昔唐太宗初卽位時。連年旱蝗。百姓東西就食。無怨咨者。知上有恤我之心也。宣王鴻鴈之詩似之。及比年豐稔。米斗直三四錢。而百姓怨嗟者。知上之不恤我也。宣王黃鳥之詩似之。

我行其野。刺世俗衰薄。又甚于黃鳥之詩。蓋黃鳥猶指平人。是詩則責諸姻戚矣。皇皇郊野之中。倚樗以爲蔽。采蓫以爲食。其栖栖之意可想也。昏姻相投。不我肯顧。雖託宿猶不見容。況就居乎。末章申言彼豈不知親戚之義者。棄舊姻而求新特。爾誠若此。亦未必遂有益于己。徒然爲異而已。蓋人之厭舊喜新者。一見其人。情態卽異。新者何遽有利于我。舊者亦何遽不如人。二三其德。政自不能免爾。（案）我行其野後當次斯干。今缺。

無羊。宣王考牧。詩人借牧人而美之也。爾、指牧人也。三百維羣。不止一羣也。九十其犉。犉之外其數多也。其角濈濈。不觝觸也。其耳濕濕。潤澤無疾也。降阿飲池。或寢或訛。各適其適也。爾牧來思。蓑笠負餱。牧人閒適無事也。凡時祀之牲。必用牷物。三十維物。一色者以三十爲別。用牲于是乎取之。周官牧人。專掌六牲。今牲既具。牧人之職盡矣。又從而申言之。畜性馴擾。牧人閒適。蒸以爲爨。分別其牝牡。使不相亂。爾羊性狠而敗羣。今也矜兢然自適而不騫。不騫則不至于疾走而亂行。不崩則不至于羣走而潰散。以手麾之。悉如人意。其馴擾可知矣。牧人無事。安寢作夢。或衆而魚。或旐或旟。莫知謂何。大人占之。因象得類。知

年豐而民庶。邦之有慶莫大于此。夫室成而落之。必有祭焉。羣牧亦有室宇。故得與考室同爲贊頌之辭。皆以吉祥終焉。

節南山、家父責難于其君也。南山節然。巨石巖巖。猶師尹之尊嚴。爲下民所瞻仰也。憂心熾然。將正言之。懼其得罪也。昔厲王監謗。以至大亂。國命幾絕。上亦何用于此。今不監矣。庶幾可以有言。二章尊南山節然。雖峨巖可畏。然其中平坦寬廣。草木生焉。今師尹外爲嚴峻。內實不平。謂之何哉。天方降災。民方訛言。曾無懲戒之心、嗟惜之意。三章直言尹氏而責之。其人爲國之根柢。秉國之權衡。四方倚之爲維綱。天子賴之爲毗輔。使斯民不至于迷惑昏亂者。皆太師之責也。天乎。獨奈何空人之國如是哉。四章明示義理而誨諭之曰。事不躬親。雖庶民弗信。彼從仕者。子弗親問。則不可使仕。勿罔人君。謂已問而得其實也。務平其心。止而勿用。無使小人爲國家殆。彼姻婭之瑣瑣者。亦勿使得美仕可也。繼此言尹氏不足責。遂責難于其君。故五章言天不佑于我家。生此小人。爲妖爲厲。百姓莫不懷怨毒之心。使爲人君者。心有所止。不至于泛濫無別。心懷至平。不至于偏黨多私。則百姓之心亦必休息。而惡怒之意皆忘矣。六章言天意不弔。亂未底定。隨月而生。民意皇惑。吾心憒憒然憂之。今者誰秉國成乎。秉非其人。君上何不自攬其權。而卒勞苦至此也。七章言憂亂之切。欲駕四牡而他之。四方無可往者。蹙迫若此。往必不達也。八章言朝廷之上喜怒無常。怒則干戈以相向。喜則酬酢以相歡。俄頃之間。喜怒易變。其不可恃若此。所以懷欲去之志也。九章言天意未平。使王心不寧。王不自懲其心。反怨其正己者。末章輸寫情素。自言作詩諷誦。熟究王心所以致此者。願吾王一改是心。以養萬邦而已矣。

正月、大夫閔亂之詩也。世之將亂也。君子隱遯。或諷或諫。而避禍者去位。小人得志。窮奢極欲。而甚者賈其禍。下民柔弱者無自存之計。強梗者有倡亂之心。是詩皆有焉。憂心京京者。君子也。飲酒洽比者。小人也。惸獨者、柔弱。訛言者、強梗也。首章言正月陰霜繁盛若此。民之訛言又甚于天災。人皆玩視。我獨憂傷自憐。小心癙隱如鼠。至于疾痛也。二章言父母生我。適當此時。遭彼訛言之人。或美或惡。悉自其口出。吾憂心愈增。彼乃侮言見及。三章言憂心孤苦。既念其身。又念其民。猶未知國將安歸。我猶于何就食爾。四章言空國無君子。獨中林纔有薪蒸而已。民方危殆。視天夢夢然。殊不省察。何也。已而曰。天特未定爾。既定。則靡人不可勝。勝、猶言加也。上天豈憎人而生亂耶。特天之未定爾。五章言岡陵之高。人所見也。民之訛言。乃以爲卑。其變亂是非若此。寧莫懲戒。使之滋甚乎。世之將亂也。其桀黠小人。喜言卜相。鼓動愚民。又自詫其神聖。使人歸己。故招故老而占夢。聲言于人。自謂已聖。彼愚民者。更相告語。翕然其信。亦孰知其真是真非乎。六章言天甚高矣。猶曲身而立。地甚厚矣。猶蹐步而行。懼之至也。彼小人者。乃無所忌憚。但號此訛言。其造作有次第。有由來。不知此人者。胡自爲虺蜴以毒害乎民乎。七章言阪田之中。有特然之苗。孤立而難保。天又摧挫之。盡用其力。如不我克然。假天以爲辭也。彼其始求我以爲則也。如恐不得。

及其既得也，但堅執我如仇讎然，既不俾之去，亦不使之力，何也。八章言心之憂結，不特民言之訛，今茲之政，胡為若此危厲也。火方燎原，尚不可滅，孰謂宗周之赫赫，今乃為褒姒所滅乎。九章言終日永懷，憂念不釋，又迫陰雨，跬步不前，車既載，將欲有行，棄爾輔而無倚仗，輸爾載而滿積不已，于是時而求人為助，不亦晚乎。此晉惠公號慶鄭之時也。十章言欲車之不敗乎，則無棄爾輔，增于爾輻，屢顧僕，則不敢輕進，不輸載則車輕可行，若是而可以越險無虞，曾不以是為意乎。十一章言魚在于沼，迫蹙無聊，雖自潛伏，淺狹易見，喻己之不可遁也。憂心慘然，念國之為虐，使我至此極也。十二章言世雖危亂，彼有小人者，其樂特甚，旨酒嘉殽，以與鄰里親戚共樂之，獨我心殷然而憂爾。末章言佌佌者有屋，蔌蔌者有穀，獨百姓無穀，天又從而椓喪之爾。雖然，富者猶可治也，獨惸獨最可哀爾。辭意哀切，反覆詳盡，憂君憂國憂民，而憂其身微見焉，可以為賢矣。

十月之交，向之人從事于皇父而作是詩也。首章言純陰之月，月微則可，今日食而微，陰太盛矣，下民所以甚哀也。二章中言日月之食，皆無政所致也。陰氣既盛，月復侵日，何不善致此乎。三章言震電爗然，在人耳目，人情不安，無有好懷，加以山崩川沸，變異若此，今之人曾莫懲戒。指言皇父也。四章言皇父為卿士，自司徒以上，皆其黨也，相與朋比，內又有豔妻用事，指皇父之妻，非褒姒也。五章獨指皇父言之，是詩本譏皇父，番維司徒而下，因皇父之黨而及之也。彼皇父者，豈自咎其非哉，胡為築室于向，即我家而與

作，無一言見及，遽徹去我牆屋，淫及土田，或汙或萊，自言己非戕奪而有之，食采于此，禮固當然也。六章言皇父自聖，其愚作都于向，氣勢之盛，自謂不戕，擇三有事之人以為之佐，信其為厚藏之人也，多取朝廷老成以為之屬，使朝廷無可倚之人，又擇其車馬之良者以居于向。蓋古之小人，每城其都邑，蠶其金帛，徙其豪強以實之，而又多取名勝以為觀美者甚多，皆皇父之餘智也。七章言皇父無道，既取其室，又役其力，雖賢者不免，故黽勉從事，不敢告勞，自謂無罪辜矣，而讒口囂囂然。夫下民災害，非自天降，人皆為之，此所以為可畏也。末章指向言也，悠悠我里，言悠廣也。凡我閭里，莫不病之，四方饒裕，我獨無所居，百姓閒適，我獨不敢休，皇父之故也。雖然，天命不通，順受而已，豈敢輕去鄉里，傚我友之自逸哉。始驚天變可畏，中憤皇父之不道，末乃歎其身之憂勞，而卒歸于天命，不敢怨焉，為此詩者，亦賢矣夫。

雨無正，前輩以詩義不可曉，當闕疑。此詩似周宗所作，刺朝廷之士緘口結舌，引身而去也。首章言天道浩浩然廣大，惟在我者不長其德，故降此饑饉以斬伐四國，非天之故也。是天有甚疾之威，苟在我者弗慮弗圖，彼有罪者既伏其辜，則無罪者亦淪胥以鋪矣。蓋言天命無常，惟先事而慮，未事而圖之，則可以免，不然，其為罪均也。二章云周宗既滅，言翦除宗室，存者無幾，似為己言也。正大夫者皆離此而居，不知我勞勸。三事大夫莫肯在公，邦君諸侯莫肯來朝，人情離散，亦可見矣。庶幾王有所懲而為善，反出而為惡何也。三章呼天而告之，下有法度之言，奈何君之不信，如行邁而無止也。凡百君子，獨善其身，則有之

矣。胡為乎不畏于天，弗慮而弗圖也。四章言兵戎已成，饑饉已遂，獨左右侍御之臣憯憯日瘁爾，所謂君子者，莫肯告之于王，王聽其言，則隨問而答，人或見譖，則遽請而退，曾無眷戀之意，其自為謀則善矣。五章言不能言之人，言不出諸口，則無繇可去，以至憔悴其身，能言之人，巧飾虛辭，故能脫身而去，以處于安樂之地。世亂則人臣以得去為幸故也。六章言君子之去者皆曰，往仕則事急而且危，故相率而不肯仕爾。使我言其不可使而聽其言，則有負于天子，言其可使而勸之留，則朋友必且相怨矣。七章言離居之人，勸其遷于王都，使復其舊也，乃以無室家為辭，鼠思以泣，言隱憂飲泣之意，不敢顯言之。有言則人爭疾我矣。彼昔離王都之時，誰為爾作室于外，今乃以未有室家為辭乎。〔案〕雨無正後當次小旻，今誤。

小宛，似與五子之歌同意，曰先人，曰爾所生，曰脊令，似非疏者也。首章言鳴鳩而欲戾天，力微不足以高舉也。微弱之人，欲有言于人君，猶鳴鳩之欲戾天，詩人自謂也。意欲有言，而力不可言，此所以憂傷念先人而懷文武也。二章言人亦孰不飲酒者，但齊聖之人飲酒溫克，彼乃拚然無知，一醉之後，日甚一日，愈不可解，侍飲之人宜敬爾威儀，天命不可再得矣。言國之將亡也。三章言中原有菽，庶民采之，菽至微也，生于平原，民猶不敢輕棄，必采取收藏，況為子而棄其父之業乎。蜾蠃無子，負螟蛉之子而教誨之，猶能克肖其類，況為子而不能從父之訓乎。四章言視彼脊令，每能飛鳴，急難相呼也。今我行役于外，姑也日邁而月征，猶不敢忘君，而告之夙夜不忘，無忝爾父，可也。念先人而使之不忝于父，此非兄弟誰其言

之。五章言桑扈啄粟，猶肉食之人而為饞構之食也。詩人自嘆若此，因甘心焉。獨哀夫填寡之人，上以為宜岸宜獄，無繇可出其家，握粟而卜之，不知何時能善也。末章言世亂則小人得志，善良恐懼，溫溫恭人，惴惴小心，其謹畏亦甚矣，如登高而恐墜，如臨深而恐阻，如履薄而恐陷也，哀填寡而憂恭人，懼其君之不能長存也，可謂怨而不傷矣。

小弁，太子之傅作也。首章言鸒斯弁然，意欲反哺，故歸飛提提。民亦莫不有父母，得以為善，我獨遭罹此禍，不得孝養，身陷于惡，曾鸒鳥之不如，小民之不若也。何罪於天，而至於此，心之憂矣，無可奈何云爾。二章未服憂己，先憂周室之將壞也。周道坦夷，鞠為茂草，國將亡矣，惄焉如心之擣，疢焉如首之疾，假寐長嘆，憔悴以至老，憂之至也。三章言里有桑梓，猶知愛敬，況在父母，朝夕瞻仰，今也內外無所繫著，若無父母然，不知我生之辰安在，至於此極也。四章言柳之茂密，鳴蜩嘒焉，淵之深杳，萑葦生焉，猶人君無寬廣平易之心，讒言紛亂之多也，讒言易入，無所容身，譬彼汎舟，莫知攸止，心之憂矣，雖欲假寐，亦不能也。五章言鹿之奔，猶待其類，雉之朝鳴，猶呼其婦，今輕去其后，略無戀戀之意，又剝其枝葉，如壞木之有疾也。憂心若此，寧莫開乎。六章言兔投於人，猶擁護之，道有死者，猶掩藏之，君子執心若此，其忍乎，故疑心而繼以隕涕也。七章言君子聽信讒言，如相酬酢，何其相得之歡也。略無恩意少舒暇之，以究其是非，彼伐木之掎，猶攫其折，析薪之杝，猶順其理，舍彼讒言之罪，而誅罪於予，其可乎。末章莫高匪山，莫浚匪泉，

言人情險於山川.其高深特又甚焉.君子無輕發言.聽之者必將文致其罪矣.已而知其不可奈何.曰.無逝我梁.無發我笱.猶曰無壞我基業之意也.我躬不閱.遑恤我後.吾身之不見容.又奚暇恤其後乎.

巧言.大夫傷於讒.望其君而怨其人也.悠悠昊天.曰父母且.此疾痛呼天與父母之意也.亂之爲言.讒人交亂之謂也.天降喪亂.亦既威矣.亦甚大矣.予、謹畏無罪之人也.安得有是乎.二章言讒人之始亂也.君子泛然涵容.無所可否.浸潤不已.遂至于信讒.人君聽言.有賞罰二柄而已.怒其讒者.亂可以速沮.賞其被讒者.亂可以速已.如之何其泛然無別也.三章言君子既無所賞罰.始也聽受讒言.不能無疑.至於屢盟其羣.終也信盜人之言.遂至於暴亂.正緣盜言甚甘.如人嗜食而不自知也.彼譖人者.柔佞軟媚.豈曰安止.小心以服事其上.其實則爲王之病而已.四章言國家宗廟宮室.故在.皆君子之爲也.典章法度具存.皆聖人之定也.彼讒人者.將有心破壞之.我安得不忖度其故.忖度之.則情狀得.譬如狡兔之躍.遇犬則獲矣.五章言柔弱之人.易足搖撼.君宜植立之.往來之言.易於浸潤.心焉宜記數之.蛇蛇碩言.謂正大之言.舒徐容與.無愧於心.故宜於口而無疑.若夫讒巧之言.微說形似.呫囁呢呢.或高或下.且怨且訴.如笙之有簧.此無他.顏厚有靦故也.觀於斯二者.君子小人之言辨矣.末章望其君而不可復返也.故怨其人而冀其自息也.彼讒人者何人哉.威儀技藝不足以動人.朋類儔匹不足以鼓衆.徒多爲謀.而不知其身之將亡也.蓋亦幾乎息矣.

何人斯.暴公雖譖蘇公.是詩不指言暴公.而怨其從行者也.首章言彼何人.指從行者言之.皆蘇公之友附暴而棄蘇者也.其心孔艱.謂其艱險多事也.過我橋梁.不入我室.自謂隨暴公經從而不敢見也.二章言從行者二人.誰實爲此禍.以譖我於暴公.不然.胡爲逝我梁而不入唁我.始者相與不如.今日云不我可.不可、猶所謂不可於光祿勳之意也.三章言彼何人者.胡視我陳.陳者、屋壁壁塈之側也.過陳而聞其聲.特不見其身爾.爲人若此.縱使不愧於人.亦不畏於天乎.四章言彼何人者.如飄風然.不自北.不自南.適當吾之前.使其縱從他道.聲音不相聞.吾心平焉.過其前而聞其聲.徒以攪亂我爾.五章言謂汝安行乎.何爲不舍於我.謂汝速行乎.則有暇而脂車.然則子安行矣.特不屑見我爾.在我固不敢望.苟得一來.則我心釋然.云何睢盱而望子乎.六章言子往而不來.猶之可也.還而一來.則我心坦然.今也還而不來.則不相合.所以難知也.苟得一來.使我得以祇敬迎候.豈不然乎.凡此數章.皆所謂極反側也.七章言始者友愛如兄弟.如壎如篪.謂相應和也.貫如貫珠.謂合比爲一也.今若此.信不我知矣.當出三物以爲詛爾.親親之怨也.末章言爲鬼爲蜮.則不可得見.能致毒於幽闇.若人者.以彼有靦之面目.與人相視.未有已時.豈當如此舉事乎.故作此好歌.以極其反側之意.反覆論難.盡其情而極其辭.緩而不迫.怨而不怒.使聞者羞愧.無以自解免.此所謂好歌.令人親愛之爭者.不爲疾聲詈語.曰吾以禮好相問.亦此意也.

巷伯、寺人作也.寺人之讒.非在外庭.其徒實爲之.故序詩者知其爲巷伯.蓋巷伯寺人之長也.忌疾窺伺.

最爲深險.作此詩者咸其朋類.故極其怨毒之詞也.首章粲然成文.由於萋斐.事有羅織而成者.其文致可見也.彼譖人者.爲巧若此.亦太甚矣.二章言星象在天.本無定名.正由其舌哆然.故成其爲箕.彼譖人者.誰與之謀.使口舌之廣若此乎.三章言譖人者本無他技.惟緝緝諮言.翩翩然順入而已.而知開之最易覺悟.汝宜自謹.人將不汝信矣.四章申言之.捷捷、機警之意.幡幡、反覆之貌.譖人之術.不越于此四者.倉卒之間.豈不汝受.久而必變矣.五章言譖人者驕.被譖者勞.驕者每事如意.故動皆好好.勞者不能自保.故事皆草草.上之不察.庶幾天知之爾.六章申言譖人以及同謀之人.畀豺虎而不食.畀有北而不受.畀之有昊.庶幾天誅之爾.末章言畝丘雖高.楊園猶之.高者陵夷.則卑者迤邐而漸進.寺人不足道.懼其以卑而蹂尊也.凡百君子.敬而聽之.當豫爲之防爾.

谷風.刺朋友道缺.先和而其後有隙也.首章言谷風和習.生長萬物.猶朋友相與之益也.已而風雨交作.則和習之意少衰矣.其無他.當恐懼之時.同心相與.而及安樂.遂相棄背.二章申言之.維風及頹.飄風飄急.勢益可畏.比之風雨尤甚矣.末章言維山崔嵬.草木萎死.則是風也.飄蕩乎大山之上.其威尤甚.向之所謂習習者安在哉.忘大德而思小怨.不惟相棄而已.因將致怨焉.此其所以可畏也.

蓼莪.孝子無以終養.父母既歿.追念而作是詩也.前二章言細微之草.皆得其養.至於長大茂盛.哀我父母.生子勞苦.獨不得所養.憔悴以歿.三章言缾罍罄然.缾罄之恥.窮弱無養.君上之責也.若此而生.不如

其久逝也.今無父矣.將何所怙.今無母矣.將何所恃.出則銜恤.入不反面.此終天之恨也.四章具述父母之恩.欲報無從.天實臨之.何有限極.後二章託言政暴民貧之意.烈烈、言其酷也.發發、言其疾也.律律、峻峭之象.弗弗者.飄忽之貌.上有暴政.下有貧民.故不得養其父母.有終身之恨焉.民莫不穀.於時固有貧富不均者矣.終篇無行役之辭.知民怨其貧也.傷哉.貧也.生無以爲養.死無以爲葬.蓋爲孝子者同此心也.

大東.刺不均也.首章言成周盛時.簋飧饛然.棘匕捄然.人其食之.均得一飽.其道平直.如砥如矢.君子服行.小人視傚.今乃不然.睠念同類.爲之出涕.二章言小取大取.並出於東.以公子而戍役.猶以葛屨而履霜.佻佻、輕脆之貌也.往來不已.使見者心傷焉.三章言寒冽之泉.無浸已穫之薪.猶憚人之不可重困也.彼既爲薪矣.庶幾可載而歸.無使其至於腐.猶憚人宜休息之.無使其至于亡也.四章言勞役之不均也.東人職爲勞苦.而不蒙勞來.西人未嘗勞苦.而衣服粲然.不特此也.爲舟子者.得衣裘之賞.廝役之子.亦有厠於百僚者.可謂不均矣.五章言上賜與之不均也.或有酒醴之賜.或求之漿而不得.使佩璲者鞙鞙然.不以其長而得之.自維天有漢以下.言星象森列於上.無與於人事.故不能監察於下.而使我至此極也.

四月.大夫遭亂.欲遯世而作是詩也.首章言四月維夏.是必以四月行役.於江漢之間.歷秋冬而未歸.故二章言秋.三章言冬也.四月、夏之初也.至於六月.暑且退矣.盛夏行役.曾不少休.先祖有神.豈在天寧忍

予若此不一救之乎。二章言秋氣淒然。百卉衰矣。亂離且病。於何而歸乎。三章言冬氣栗烈。加以飄風。我獨何害。與他人殊乎。四章言行役既久。故山荒蕪。嘉木彫殘。不知其罪何以致此也。五章言視彼泉流。或清或濁。其濁者有時而清。我禍日結。是無時而能淸也。六章言江漢滔滔。襟帶南方。地遠且險。今茲行役。是宜盡瘁以仕也。寧不知有我乎。七章言身非鶉鳶。欲高飛而遠舉。身非鱣鮪。欲深伏而潛匿。言自此將遁也。末章言隱遁山澤。蕨薇可以采茹。杞桋可以斤斧。予作此歌。告愬哀切。將決然而舍去矣。

北山、爲役使不均作也。觀其詩辭。言偕偕士子。大夫不均。知大夫尊養而士子勞苦也。我從事獨賢。非多之謂也。觀嘉我未老、鮮我方將之辭。知宴安之人陽推其能而意實役使之也。

無將大車、與無田甫田之意同。非悔將小人也。以大車爲小人。則任重者非也。下云無思百憂。意未嘗及小人。力微而挽重。徒以塵自障。而無益於行。猶憂思心勞而無益於事也。世既亂矣。不能挽而回之。如蚍蜉之撼大樹也。徒自損傷而已爾。

小明、前三章念共人而悔仕。後二章勉君子以安位。觀心之憂矣。自貽伊戚。念彼共人。興言出宿。此四語者。當時必有溫共靜退之人勸大夫以不仕者。不從其言。故悔恨至於涕泣。睠睠懷顧。欲出宿而從之也。已而知其不可去。乃自勉曰。凡爾君子。亦何懷安之有。靖共則不躁。正直則不撓。守此道行之人雖不知。神必福之矣。始悔仕於亂世。終不忍去其君。可以爲賢矣。

鼓鐘、言幽王鼓鐘于淮水之上。夫淮去豐鎬遠矣。幽王巡遊至此。亦見其流連無度。鄭氏云。昭王時。鼓鐘之詩所爲作。蓋昭王南巡至漢。故疑其爲昭王也。夫山川不殊。鐘鼓如故。賢君樂此則爲喜。不賢君樂此則爲憂。前三章之意皆然。末章言鼓鐘欽欽然不敢慢。琴瑟與笙磬同音。二雅二南與籥俱不僭亂。此古之樂也。其不淫若此。言後人之不然也。

楚茨、祭之始末。略具於是。君子可以觀禮矣。首章言去茨棘而蓺黍稷。以爲粢盛酒醴。享祀安侑。大受祉福。二章言有司恭肅濟濟蹌蹌。以潔其牛羊。剝烹陳列。奉承以進。祝祭於祊。求神之道咸在。祀事孔明。隱然之理昭著。於是先祖大其禮。神保歆其祀。孝孫有慶。則受福而得壽矣。三章言執爨之人踖踖然而敬。爲熟從獻。莫不咸備。王后靜一。爲其庶羞。其品甚衆。已而賓客酬酢。禮儀而情洽。於是感格於神。報以福壽矣。四章言禮行既久。人雖甚倦。禮不敢失。於是工祝致福於其君曰。享祀馨香。神享其物。百福之來可下也。如幾則遲速及時。如式則豐約適中。齊稷匡敕、故其敬戒之意。永錫爾極。予以建中之福。至於萬億斯年之久。此皆祝嘏之辭也。五章言禮儀既備。工祝告成。神醉尸起。送尸而神歸。於是宰夫徹饌。九嬪贊獻。徹豆籩已。乃燕同姓於東序。故曰備言燕私。末章言燕私之禮。其始之祭也。樂具入奏。祭畢而樂出。既燕而樂復入。將與同姓安福祿于其終也。爾殽既行。無有怨而有慶。醉飽之後。長幼致禮。歸美於其君曰。神享是祀矣。使吾君壽考。禮時爲大順次之。今既順且時。謂無一不盡。子子孫孫。幸勿失墜。而日引之

讀呂氏家塾讀詩記　卷二　六三

以至於無疆也。前五章神致福於孝孫。後一章臣歸美於君上。非光昭於神人。何以及此。

信南山、與楚茨詩相類。楚茨言祭祀之禮。推至於蓺黍稷。信南山言稼穡之事。極至於奉祭祀。曾孫、指后稷公劉以下。歷代皆然也。首章言此南山之野。父老相傳。自禹時已經理之。信矣我曾孫世治此田畇畇然。言其墾辟均一。無曠土也。衡從東南。言疆理之正也。二章言自冬有雪。至春有雨。優渥霑足。曾孫得天天惠於民。無有虧闕。能生此百穀也。三章言疆埸嚴整。黍稷茂盛。曾孫取此以爲酒食。享尸以及賓。受此壽考至於萬年也。四章言田之所出不惟粢盛也。又有瓜焉。可以爲庶羞之菹。以獻皇祖。自盡其力。以供祭祀。此其所以壽考而受天之祜也。五章始言牲牷之薦。祭祀以粢盛爲主。牲牷次之、故曰從以騂牡。言毛血而不及體薦。言其始也。末章總言祭祀之馨香。曾孫之福嘏。楚茨、信南山、甫田、大田四詩。皆言黍稷以及祭祀。特詳略不同。盡稼穡之事。先以奉祭祀而後自奉養。不特黍稷。凡物皆然也。

甫田、與大田相類。歷言田事因及祭祀祈禱而已。前二章爲君言其民。後二章爲民言其君。倬彼甫田。之爲言、彌望而可見也。歲取十千。昔者取諸公田。以共上也。我取其陳。今者取諸廩藏。以予民也。此事從古已然。故有年至於今。今者往適南畝。見農人之耘耔。視黍稷之茂盛。或有介助者。或有止息者。於是進其俊士而勞之。憫其勤也。次章言取其粢盛犧牲以祭社與四方。我田既善。可以爲慶矣。而成終實難。於是復有甘雨之祈。以相我稷黍。使民皆有常心。髦士、稷黍、士女、皆言我。取其親愛之意也。三章言曾孫至田間。見農夫婦子饁餉以饋。田畯至止。與農人狎熟。攘臂于其間。品嘗其食。欣喜可想。長畝之禾。不易治也。既終此畝。禾善且多。曾孫見此。不怒而喜。夫君民雜處。抵掌獻笑。且耕且食。由小人觀此。自謂失禮。有怍於君。今也曾孫殊不以此爲怒。其愛我甚矣。故農人手足輕利。益致其敏。此皆自喜之意也。末章言曾孫之稼。如茨如梁。彌望高下皆滿。謂其未收藏者也。曾孫之庾。如坻如京。露積高而且大。謂已收藏者也。自一粒以上。皆曾孫之物也。不惟此也。求千倉與萬箱。蓋已成之倉露積矣。已有之箱捆載矣。復求多焉。言不勝其衆也。黍稷稻粱。莫不成備。此農夫之大慶也。何以報吾君乎。惟祝其萬壽而已。

大田之詩與甫田不類者。甫田言省耕。大田言省斂也。首章備春耕夏耘之事。言苗之碩大者。曾孫之賜也。次章言苗稼盡善。無稂莠之害。無螟螣之賊。田祖之神畀螟螣于炎火致然也。三章言雨澤之及時。公私之皆善。刈穫之富而利及鰥寡也。末章言其君省斂。而因以祭祀。介此景福也。君民之情如此。夫安得而不治乎。

瞻彼洛矣。此詩似思宣王也。自成王營洛之後。雖不遷都。而每會諸侯於此。謂其道里均也。故車攻之詩曰。復會諸侯於東都。謂之復會。則前者屢會而後來不然也。此詩言六師鞞琫。爲武備言。似宣王會東都而選車徒之意也。諸侯來朝。天子錫予。所以福祿如茨也。服其韎韐。以作六師。諸侯助天子習武事。作者興起之謂也。福祿既同。謂天子與諸侯均此福也。昔者君子至止。咸願其享有萬年。保其家邦。今乃不然。

此詩人所爲歎也．（案）瞻彼洛矣後當次裳裳者華．今佚．

桑扈、主交際而作．故首章言交交桑扈．末章言彼交匪傲也．桑扈交交．有文粲然．可以人而不如鳥乎．胥之爲言相也．君子相樂．則上可以受天之福．下可以爲國之翰．君子、通上下言之也．爲國屏翰．百辟所法．苟不戢．則放縱自恣．不難．則輕易自如．其受福亦不多矣．君子之交際．惡可以不謹也．末章言獻酬交錯之際．觩雖觩然．酒雖甚美．人情雖若易縱．猶思謙下之道．無傲慢之意．宜乎萬福之來如有求于我也．

鴛鴦、思古明王．不暴殄天物．出入無度也．鴛鴦于飛．始設畢羅．鴛鴦既止．戢翼自如．此聖人弋不射宿之意也．乘馬在廄．摧秣自適．畋游簡省．馬閒無事．此古人卻走馬之意也．其仁儉若此．宜乎福祿之盛也．

頍弁、刺不親睦也．昔衞獻公戒孫文子甯惠子食．皆服而朝．日旰不召．射鴻於囿．觀頍弁之詩．幽王殆類是矣．首章言頍弁而來．實爲何事也．酒食既設．久而得見．親莫如兄弟．乃間隔若此何也．已而自寬曰．蔦與女蘿．無松柏則無以生．今我生於王．猶是也．未得見王．憂心惙然．儻得見王．庶幾悅懌乎．二章言頍弁而至．實爲何期．蓋期我以食也．酒食既設．兄弟皆來．而未得見何也．與首章意同．末章併甥舅言之．蓋相期者非止兄弟也．頍弁在首．言不敢釋弁而歸．猶束帶以待命之意也．已而自傷曰．國勢將亡．譬雨雪之先霰．死喪伊邇．相見無幾．盡於今夕宴飲爲樂乎．所謂長歌之哀過於慟哭也．

車舝、蓋托言于嬪御而作是詩也．其意與關雎相類．關雎求而得之．車舝求而未至者也．關雎以比興言．車舝直致其欲求之意也．首章言間關車舝．將欲有行．以迎此季女．吾之心本非飢渴．望德音若飢渴然．德音、謂佳音也．德音來至．吾心歡焉．同志之人．相與燕喜．可也．雖無好友．自謙之辭也．二章言平林寬廣．有鷮鷮集而依之．猶令德碩女．其心寬平．以時來教．在王宮者．皆有所依．式燕且譽．好爾無厭斁矣．三章復申言歡樂之意．雖酒殽非薄．姑飲食自適．猶以歌舞．雖無德．亦謙辭也．四章言登高岡而望女．析薪之葉．湑然若有所蔽．析而去之．庶幾得見車馬之來．以寫我心．此望望之意也．末章言高山仰望．景慕其行．必且戒行矣．四牡騑騑．六轡如琴．言車馬在道．調適和順．行且至止．見此新昏．庶幾得慰我心．首章言季女．末章以新昏言之．蓋有次第也．

青蠅、大夫戒聽讒也．夫青蠅止于樊籬榛棘之間．固未害也．然營營之意．殆將未已．知其將至而豫防之．可也．人之剛明者．讒言難入．豈弟樂易．讒言易興．夫讒言之志．無極不極．其毒不已．其始也、害極天下．其終也、禍及國家．若江充之類是也．故此詩始曰交亂四國．終曰構我二人．指人君至親密者言之．不使遺餘一人也．青蠅之詩．與采苓不同．風主於諷．故其辭緩．雅有直體．故其辭切．

賓之初筵、將祭者先行射禮．將射者先行燕禮．故首章言燕與射．二章言祭也．燕與祭之時．所以飲酒者．爲成禮也．今失禮若此、故衞武公致勸戒之意焉．首章言當初燕之時．肆筵設席．左右有序．籩豆殽核．陳設濟濟．酒既和美．飲者齊一．無有喧譁．及樂奏獻酬之後．於是抗侯而射．逸逸、言閒雅也．射者比耦．各獻

其功．猶曰某賢于某若干之意．其發矢以中的者．所以祈免于爵也．可謂賢矣．二章言奏樂以樂其先祖．合此百禮．百禮之中．莫不咸備．有壬有林．言禮之盛大可觀也．壬之爲言任也．言其盛．林之爲言君也．言其大．周頌曰．烝畀祖妣．以洽百禮．有飶其香．邦家之光．有椒其馨．胡考之寧．飶椒言其馨香．壬林言其盛大也．於是烈祖錫以純嘏．子孫各盡其歡．各奏爾能．猶曰獻爾發功也．手仇、言射者各以其耦爲敵．猶曰手博手談之義．賓始手仇．主黨繼之．既射之後．酌彼康爵．不中者又薦之以時物．若此．可謂禮之盛矣．三章言今之飲酒者則不然．夫飲酒者．始乎治常卒乎亂．非自克以禮者不能也．常其初筵之時．溫溫其恭．其未醉也．威儀反反．言其詳愼而不苟也．威儀抑抑．言其卑下以自牧也．及其既醉也．幡幡然輕動而不莊．怭怭然褻瀆而不止．舍而遷坐．屢舞僊僊．此之謂既醉而失次．至於四章．則又甚矣．始焉猶曰威儀之失度．終焉不復有威儀矣．號呼讙呶．籩豆紛亂．冠弁攲側．屢舞不休．可謂既醉而不知其過矣．於是焉而戒之曰．凡飲酒者．既醉而出．則賓主皆受其福．醉而不出．伐其德性．夫飲酒所以爲德者．謂其有令儀也．醉而無儀．沈湎而已．末章申言之．凡此飲酒之人．有醉有否．夫飲酒所以立監史者．正懼其有酒過也．彼醉者人知其不善．而不醉者反以爲恥何也．其已醉者．不可言矣．其未醉者．猶可戒也．式勿從謂．指未醉者言也．彼已醉者．幸勿從而與之言．善自扶持．無使爾身至于太怠．匪當言者勿言．匪相由者勿語．由、謂事相關而輕從我也．因醉發言．使出童羖．謂醉發狂言．以無爲有．眞可羞也．大抵臣侍君宴．過三爵非禮也．三爵之禮．子殊不識．況敢多又乎．其過於三爵甚矣．

魚藻、思周之盛王．不專指武王言也．至治之世．鳥鵲之巢．可俯而闚．蓋德及鳥獸魚鼈．則皆有近人之心．不然．高舉而深潛矣．魚在於藻．首尾可見．不惟在藻．又依於蒲．其近人之意可想也．此非人君盛德．何以及此．王安其居．飲酒樂豈．夫亦何事之有．世亂則民與物皆不安其生．而後其君亦不安矣．

采菽、述先王待諸侯之禮．刺今時之不然也．首章言采菽．當如鄭說．采菽之藿．以供鉶羹也．此言諸侯未至．采菽以俟之．其來也何以予之．雖無美物．路車乘馬．玄衮及黼．必有以予之．此未至而延望之意也．次章言采芹．亦當如鄭說．采芹爲菹．以供庶羞．與前意同．見其旂旐．聞其鸞聲．與其車馬之盛．想君子之至止也．三章言赤芾邪幅．言諸侯之服飾．其自結約若此．周禮有掌交之官．故諸侯之覲天子亦謂之交．曰匪紓者．猶言敬共而不敢慢也．既言天子所予．又言樂哉君子．天子命之．福祿申之．謂諸侯已至．見知於天子．而受此百福也．四章言柞之枝．其葉蓬蓬然．猶諸侯爲國之枝葉．庇其本根也．詩人多言柞．漢有五作宮．蓋長安多此木也．樂哉君子．鎮撫王室．上下同福．亦惟天子左右之臣．平平然辯治．不敢怠遑．故能率從諸侯若此也．末章言楊舟汎然．紼纚維之．故有所繫屬．諸侯亦猶是也．樂哉君子．惟天子葵之．故福祿膍之．葵垂而下向．故周禮曰．杼上終葵首．膍、厚也．優哉游哉．亦是戾矣．與上文意相反．左右平平．故能率先諸侯．優游宴安．諸侯亦從而戾矣．此所謂刺也．

角弓、託言百姓而歸過於其君也。人情不善。易於放肆。猶煣揉以爲弓。稍縱則反矣。兄弟昏姻不可相遠。相遠則離。離則交爭紛亂何所不有。上之人路扣遠。爾下民化之。遂至於相戕。可不謹乎。民之相怨。受爵不讓。夫有爵可爭。非下民也。託言於民。蓋必有不令兄弟爭受爵者。乞骨肉所以相爭者。大抵以利言也。若下民無所爭矣。（案）角弓後當次菀柳。今缺。

都人士、美古人衣服之有常而今莫之見也。首章言都人之爲士者。非爲長民者言也。其服也儉。而容貌有常。出言成文。而行歸忠信。此民所視以爲儀表者也。二章以下。兼士女言之。彼爲士者。以臺爲笠。以緇撮髮。彼爲女者。綢直如髮。綢所以約髮。其直垂下。與髮一色。儉素若此。今不復若此矣。此吾心所以不悅也。都人易侈。君子女、猶言士大夫家女。驕侈好奢。其服飾若此。他可知也。琇實、以石充耳。亦儉也。尹吉、猶言姬姜也。後二章言士女容止自然可觀。非其作意爲之也。葛屨之詩。言好人提提。宛然左辟。佩其象揥。非不美也。特作意爲之。此褊心所以爲刺也。

采綠。詳觀詩意。非久戍而怨曠。殆似昏姻之失時也。意有所懷。不在采菉。髮久不梳則卷局。故言歸沐。昏有請期。過期一日。則不至矣。後二章。望之子辭也。儻得一見。狩當爲之韔弓。釣當爲之綸繩。釣而得大魚。使人縱觀。則幸矣。

黍苗從于召伯者作是詩。詩人託言以思古也。詳觀詩意。不止爲城謝設。兼平淮夷言之。黍苗得陰雨之膏潤。猶召伯南行之勞民也。二章城築集事。有遄歸之言。三章師旅集事。有歸處之言。皆謂其不能民力也。四章總言召伯之功。師役二事。最爲煩民。亦最爲勞苦者。若召伯功烈如彼。百姓歌詠之。可以爲賢矣。末章。召伯此行。所至安靜。水土平治。功成告歸。宵旰之憂。釋然去心。今爲卿士者不然。王亦不能安也。

隰桑、思君子而不得見也。隰桑有阿。隰、卑下也。阿、卷也。庇蔭萬物。卑下卷曲。而其葉茂盛若此。猶君子有謙下之德而庇覆于人也。使我得見之。其樂如何。德音孔膠。言使我聞其德音。必膠固以附之。不可解矣。末章言我心愛此君子。其人遠逝。無從以此語之爾。然此意藏於我之心中。何日可忘也。（案）隰桑後當次白華。今缺。

緜蠻。古者大臣行役。小臣從之。與之共事而均勞苦也。黃鳥止於丘。言物各息於其所也。今者行役。方以道遠足弱爲憂。君子不惟飲食教誨之。又以後車載之。可謂能察其微矣。

瓠葉、古者物不足而禮有餘也。瓠葉多苦。采而亨之。兔首多骨。燔而炙之。先嘗之。以示其勤。繼之獻酬。以極其歡。則無有一物不可以爲禮矣。

漸漸之石。何以知其征荊舒也。北有沙漠風塵。南有山嶺谿谷。此曰、漸漸之石。山川悠遠。知其爲蠻楚也。始言不遑朝。此行恐不復再見天子也。次章不遑出。深入其阻。恐不得出也。末章憂性命在旦暮。亦不遑他念矣。（案）漸漸之石後當次苕之華次何草不黃。今並缺。

續呂氏家塾讀詩記卷三

讀大雅

文王、成王之時作也。推美文王之德始受天命。至於孫子。因言商周廢興之際。知天命之可畏。使成王與羣臣知所戒懼。以取法于文王也。首章言文王陟爲民上。德昭于天。周雖積累之邦。天有維新之命。然文王自晦其德。天命亦不時至。蓋文王避遜而不敢當。天亦遲回而不欲與也。文王此心。一陟一降。常在帝旁。他何所容心焉。二章言文王勤勉之心有加無已。故能承天之錫命。以始周家之業。至于孫子蕃茂百世。不惟王之孫子然也。凡爲周之士者。雖非大族。亦世載其德。以爲周家之用。蓋天祐人君。莫大于生賢也。三章言世之不顯者。其謀猶翼翼然恭敬。蓋世族多賢。未足爲得士之盛。世之不顯而有士若此。此其所以爲多士也。天生多士。以爲周家楨榦。使其君心以寧。蓋得人則憂心釋然也。四章言文王之德。穆穆然而和。文王之敬、緝繼而熙廣。惟其小心若此。故大受天命。向者商之子孫。其數甚衆。今皆侯服于周。非天命何以及此。五章言商轉爲周。天命無常如此。不惟商之子孫然也。凡爲商之士者。皆黼冔而助祭于周廟矣。今爲我周之臣者。可不念及文王乎。不然。與商之士均矣。六章申言之。念爾祖者。宜修厥德。永言我周家配天之命。亦所以自求多福也。昔者殷之未亡也。固嘗配天矣。今忽焉而亡。宜鑒于有殷。知大命

之不易也．末章言受命不易．宜有以答之．人之一身．萬善具備．無自遯遏．使善端形見于外．宣布昭明．又時時廣度殷之所以棄絕于天者以自戒懼．夫上天之始．無聲無臭．言其發端甚微．不可意而度．但能儆刑文王則萬邦作信矣．蓋文王與天爲一故也．

大明、推文王太姒之德施及于武王也．明明在下．赫赫在上．言天理可畏．在下之善惡昭明．而在上之威命赫然也．天不可信．爲君最難．以殷之正適．居天王之位．忽焉而亡．其可畏也若此．是時．天眷佑有周．摯生任氏．以配王季．遂生文王．文王之德．應天心而受多福．莘生姒氏．以配文王．遂生武王．武王之功．奉帝命而興王業．三世相繼．篤生聖人．可爲甚善矣．造舟爲梁．言文王親迎之不敢慢禮也．不顯其光．言文王不以周之大加莘之微也．上帝臨女．無貳爾心．此武王誓師之辭．所謂奉天討罪也．

緜、推文王以及太王也．生民之詩．言厥初生民．時維姜嫄．緜之詩．言民之初生．自土沮漆．夫有土有民．可以立國．自后稷封于邰．然後有民．其後中衰．公劉遷于漆沮．民復生業．故二詩竝言之．太王去豳．居邑未定．先陶于復穴．將以營家室也．詰朝走馬．循水而西．相視原隰．與姜女偕行．蓋倉卒之際．民未奠居．夫婦同其艱難．不敢即安如此也．得邑于岐山之下．土地肥美．定謀而卜居．築室于茲．言先爲民立家也．慰安其民．止息于此．正其經界．立其疆畎．自西徂東．執事周徧．歸市之民．無不得所矣．然後自治其家室．版築之工．始營宗廟以奉其先．立家土爲百姓立社．戎醜攸行．則舉國之衆皆來助矣．蓋社與追胥竭作．人情皆然也．肆不殄厥慍一章．專指太王言也．太王治岐．正以避狄．邑居既成．太王不敢懷慍于狄．求以殄絕之皮幣之間．不替聲譽者．迨夫喬木既成而立國鞏固．行道欣悅而商賈願出．彼混夷者．雖有奔突之勢．但喙喙而息．亦無所用其喙矣．末章收功于文王．虞芮質成．四方諸侯日益歸周．文王愀然恐懼．蓋自漆沮生民之後．至是民生益繁．文王竭力以事其上．但曰我有疏附、先後、奔奏、禦侮而已．他不敢知也．共爲臣之職．以服事殷．所謂有君民之大德．有事君之小心也．

棫樸、言文王能官人．以勉成王也．白桵之木．樸屬而叢生．非大木也．取材不遺焉．言文王取材于微也．周禮有槱燎．蓋積木以燎．謂之槱．辟王之濟濟．由多士之濟濟也．故曰左右趣之．奉璋者不止于助祭．他亦有用璋者．左右奉璋．言執事之人也．髦士攸宜．猶曰無非正人也．第三章最爲難說．王者有行．六師畢從．何與于官人．且王者之行．不先戒命．彼六師者．汲汲然而及之．此殆楚莊王伐宋之事．非所以語文王也．夫天子征行．非必盡發六鄉之士．其近畿諸侯．必以師行．受命于天子．以備六師．睹彼洛矣之詩曰．韎韐有奭．以作六師．言諸侯也．淠、動也．利涉大川．實假舟楫．今也周王于邁．六師及之．言諸侯奔走以從．猶烝徒之楫舟也．內之左右罔匪正人．外之諸侯奔走從事．此文王作人之效也．夫雲漢爲章于天．猶多士生于王國．爲國之華也．作人之效．久而後見．今周王壽考．其遐遠若此．豈不能作人乎．作人之道．如金如玉．因其質而成其文．昔文王作人若此．爲今王者．可不自勉以綱紀四方乎．得人則可以維持天下也．

旱麓、言周之先祖干祿求福之道也．旱山之麓．無木不萎．而茂盛若此．猶殷之無道．斯喪下國．周家之業．獨爲茂盛．果何修而得此．豈弟君子．干祿于天．故能享有是祿也．瑟彼玉瓚．黃流在中．所謂酌于中而清明于外也．表裏洞徹．無有瑕玷．若此．宜夫福祿之來下也．不惟此也．作成人材．如鳶飛魚躍．悠久培植．以貽後人．所以長有福祿．由人己之兩盡也．此後言受福之實也．奉其犧牲．陳其酒醴．以享于鬼神．受此多福．何也．豈弟君子．爲神所勞．猶柞棫茂鬱．爲民所燎也．葛藟蔓延．施于條枚．言子孫有所依託于先祖而然．首章言干祿．末章言求福．以豈弟而干祿．以不回而求福．何嫌之有．

思齊、形容文王所以聖也．文王以太任爲母．太姒爲妻．母德之教固多矣．婦德之懿．亦文王有以致之．文王之德．無怨怒于明神．故能刑于寡妻．家齊而國治也．婦人至寡弱．乃至難化也．惟無愧于幽明者能之．雝雝在宮．肅肅在廟．此最善形容文王者．不顯如有以臨之．無射如有以保之．此謂不貳其心也．不特此也．文王無怨嫉之心．故戎疾而不殄．盛德大業．無有瑕玷．猶且兢業恐懼．無所聞而亦式．無所諫而亦入．可謂盡善盡美矣．末章言作人．謂人己之兩盡也．夫詒謀燕翼．專在作人．故三詩言文王之德．皆及之．然是事非旦暮之功．故以壽考遐遠不斁言之．

皇矣、言天眷有周．始于太王之遷．次至泰伯王季之遜．末至于文王之伐密崇也．首章言上天監觀下國．求民底定．維此二國．非夏商也．詩云商周．何與于夏．況此維此二國．則有所指言之也．竊意是詩末後四章．言文王伐密與崇．指此二國言之也．湯伐桀．自葛載．文王成王業．自伐密崇始．觀史記載簡子事．知伐國而有者．天所與也．此二國者．其政不得乎民．天將取而代之．故究度四方之國．然天意須納假之者．言久也．二國長惡日甚．帝實俗之．故眷眷于西顧．與之二國而使處焉．此章總敘一篇之意．故其後析言之．自作之屏之而下．言太王遷岐事也．故終之曰帝遷此明德之人．指太王言也．太王初遷之時．芟除植藝．以成都邑．向也草莽險峻．今也串習平夷．來者載路矣．天立厥配．蓋指姜女生王季．太任生文王也．聖賢相繼．受命固矣．三章言帝察于岐周．其山有柞棫之拔起．松柏之茂悅．其國勢少定矣．于是焉與之立國．使對于天下．始自泰伯王季．有泰伯遜國之美．又有王季友愛之誠．故慶源篤厚．載錫光榮．受祿無喪．奄有四方．受西伯專征之命矣．四章申言王季之德．始也帝度于四國．今也帝度于王季．而知其心克類．謂繼世如一也．克明克類．克長克君．故有此大邦．然克順克比．不自驕大．以和協人心．至于文王．其德靡悔．故受福以施孫子．言聖人之德以無悔．猶曰庶無罪悔也．後四章兩言帝謂．觀此一篇主意．似爲伐密崇起也．天心灼見文王．謂其無畔援歆羨．其心泊然．世念不形．獨濟人于險．此心不忘爾．今密人敢爲無道若此．故赫斯怒．以遏亂略．所以厚周家之福．以對于天下．對天下、猶答其師之謂也．然文王臨事而懼．依其在京．不敢輕用其力．視密之山川如其山川然．無使削墮塞之患．得密之後．徙居岐陽．遂爲萬邦之主矣．不特此也．天心又謂文王．予懷明德．不大聲以色．所謂色取仁者無有．不長諸夏以兵革．則文王

非佳兵矣.默然與天爲一.今也乃有仇方如崇者.故文王與兄弟之國共伐之.始也閑閑安安.欲以致附之.三旬不服.不免肆伐絕滅之.伐人之國.無拂于四方之心.非仁義之師.何以及此.

靈臺.述文王之所以樂也.說此詩者見靈沼靈囿與辟廱同爲一篇.故言其同一處.夫公宮左右爲靈沼靈囿.又爲辟廱.地相附近.詩人詠歌之辭.雜出而互見.何必同爲一處.始也言靈臺經始之易.見其與民同樂也.中也言靈沼靈囿之適.見其與物同樂也.末乃言文王之樂不在靈沼靈囿而在辟廱也.大雅述文王.其要皆歸于作人.此致治之本也.

下武.美武王能繼三后也.中庸曰.武王周公其達孝矣乎.夫孝者.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也.觀下武之詩.武王可謂善繼志善述事者矣.周有哲王.世修文德.以武爲下.大抵世有武則尚武矣.哲王則三后是也.三后之靈在天.今王配之于京.何以能配也.世有令德.作而求之也.夫惟能配三后也.故能配天受命.以成王者之信.爲下士之法.若此.可以爲孝思.孝思可以爲法矣.夫民信不易成也.成王之信.數世而後能致之.其難若此.媚茲一人.應侯順德.言天下諸侯來應順一人之德而媚之.此所謂下士之式.孝思若此.宜乎嗣有大服.昭明而不可掩也.又從而申言之.諸侯之來者.其昭明若此.由繩其祖武而然也.繼自今萬斯年受天之祜.諸侯來賀.佐助天子.雖萬年猶一日也.

文王有聲.述都鎬之意也.首章言文王所以有聲者.能述前人盛大之業也.述前人而求其所以寧.述前人而觀其所以成.此文王之所以能爲君也.下二章言文王作豐.既築城矣.又爲之溝洫.而作豐可謂能稱矣.豈曰棘其欲而率意妄爲.正欲述前人之業以爲孝也.四章言王公伊濯.維豐之垣.蓋豐水出于豐城之下.四方諸侯來朝于周.文王出而迎客.會于豐之垣.成滌濯于此.猶湯沐意也.四方同歸于周.周爲四方之楨榦.蓋文王末爲王故也.五章而下.皆言武王也.豐水東注.四方諸侯由豐水而朝周.詩人見豐水而思禹功焉.皇王爲君.四方來朝.比于文王.其功大矣.六章言武王都鎬.先作辟廱以養人材.時宗廟皆在豐也.武王所以都鎬之意.爲四方來朝者.豐不足以容之.猶成王營洛以朝諸侯.取其道里均也.七章言武王宅鎬.非出己意.龜兆告吉.武王特成之耳.末章言豐水有芑.其都邑之美.武王豈不欲從事者.蓋諸侯與天子都邑不同.將傳之子孫.以燕翼之.不得不然也.燕、言安.翼、言助也.[案]文王有聲後當次生民.今缺.

行葦.時方太平.燕同姓以及賓客養老也.行葦當道.牛羊勿踐履.非特牛羊之馴.牧者有仁心焉.猶魯恭馴雉之意.行葦得宜.生意可掬.即此可以觀治矣.成之爲言親也.親親如兄弟.莫有相遠者.其爾、猶言其在目前也.于是肆筵授几.以燕樂之.觀二章三章之辭.歡洽可想也.自敦弓既堅而下.言燕賓客也.公與族燕.異姓爲賓.膳宰爲主人.天子之禮.亦當然也.今也序賓.則賓客固多矣.又曰曾孫維主.知其燕賓客也.既射之後.曾孫酌大斗以祈黃耇.蓋賓客之中有年高者.君親酌而祈焉.祈有頌禱之意.下文云以介景福.祈黃耇之辭也.以引以翼.引、猶引年之引.翼、言扶持也.太平無象.萬物得宜.人君燕樂同姓.以及賓

客耆老.此至治之象也.

既醉.言成王既祭而燕羣臣.羣臣既醉而歸福于其君也.首章致羣臣之言曰.吾君既醉我以酒矣.又飽我以德.惟祝君子萬年.介之景福也.二章申言之.不特介福而已.介之昭明.則君德著矣.且不惟昭明而已.昭明有融.新之又新.加以高朗.既明且遠.令終、非謂考終命也.事之始治甚易.其終實難.後世賢君多不克終.一再傳之後.繼以衰亂.此非所謂令終也.今祝以令終.雖未可知.然有其兆矣.況公尸嘉告之乎.公尸之告維何.自此以下.皆述公尸嘉告之意也.當其祭時.籩豆靜好.羣臣雖肅.況夫君子有孝子.謂嗣子之助祭者.宜乎其受福也.天既生孝子矣.其慶無窮.永錫爾類.其類維何.室家之內.當得賢助.祚胤繁昌.天命之祿矣.不惟此也.景命益附.何以言之.繼是以往.予以女士.從以孫子.益得賢妃淑女以配君子.子孫皆賢如太姜任姒.其爲福也長矣.[案]既醉後當次鳧鷖.今缺.

假樂.嘉成王之君臣相與也.說者謂有府歌之意.信然.此詩每章四句.序詩者分爲六句.故意不連屬.當從四句爲正.首章言假樂君子.猶所謂優游爾休也.有顯顯之德.宜于民人.故能受祿于天.二章言天既命之.又從而申之.故使之受祿無算.子孫無疆也.三章申言人君之德.穆穆、言其和.皇皇、言其恐懼也.德宜爲君王.不敢過差.以忘其先祖.一惟典章法度是式也.四章言威儀抑抑然謙也.德音秩秩然繼也.無怨無惡.心無偏倚也.率由羣匹.謀不自用也.羣匹、猶言臣鄰也.五章申言受福之實.爲四方之綱紀.海內有所維持.是乃所謂福也.綱紀四方.至尊嚴也.與羣臣爲友而燕樂之.又何其平易也.末章言百辟卿士.蒙被人君之德.亦思所以自媚于天子.何以媚之.究心職業.使百姓安止.是乃所以媚其君也.[案]黃氏日抄云.詩家以六句爲章.嚴華谷四句爲章.文義甚順.君臣相與若此.可以爲至治之世矣.[案]假樂後當次公劉.今缺.

泂酌.召康公戒成王.言餴饎之可以事天.平易之可以近民也.易曰.樽酒簋.貳用缶.納約自牖.終无咎.當艱難之時.有餴饎平易之意.此固民之所歸也.酌行潦之水.可以供酒食.備滌濯.其餴饎若此.然則豈弟君子.平易近民.豈不可爲民父母乎.禮節繁多.其意睽隔.謂之尊嚴則可.謂之豈弟則非也.

卷阿.美人君能下賢.賢者來游.以歌詠其德也.阿惟卷然.故飄風南來.君惟豈弟.故賢者來游.矢音而爲歌也.自二章以下.皆歌辭也.天下無事.土宇廣大.受祿于天.德性豈弟.何以厥吾君哉.俾充其德性之所固有.假先公主百神.常保純嘏.皆此一性充之也.五章言吾有所憑藉扶翼.賢爲孝德之人.是引是翼.不惟輔己而已.又將爲法于天下矣.六章言德性內充.耀光外發.顒顒卬卬.則望之儼然.如圭如璋.則卽之也溫.聞望崇高.且爲四方之綱紀矣.七章言人君得賢之盛.如鳳凰之至止.傅于天棲于梧桐也.羣賢畢集.推上所用.上焉見親于天子.下焉見親于百姓也.末章申言君子之車繁多.其馬閑習.賢者至止.彼君之德.雖矢詠之辭不多.不足以贊其君之萬一.維以遂歌.則形容君德無盡矣.

民勞.雖曰戒厲王.然不欲指言.故託于王用事之臣.章末二句.每致意焉.曰以定我王.曰以爲王休.曰以

近有德，曰戎雖小子，而式弘大，曰王欲玉女，是用大諫，皆有所託于人也。玉女，言王將成就女，則國于女乎賴，安得而不大諫之乎。板之詩亦託言于用事之臣，與此意同。

板，召穆公戒其同列以答天譴也。首章言天方震怒，欲反而歸于正，使下民之病若此也。發言不合于理，則其爲謀也淺矣。德非聖哲，自執小見，外示誠信，中懷詐僞，所以不能遠猶，而我是用諫也。二章申言天意方怒，不當傲然弗顧，勿以出話然否不關理亂，蓋辭輯睦則民意和，辭悅懌則民志定，其所關大矣。三章申言是用大諫之意，職事雖異，發國則同，我卽爾謀，言可服行，囂囂自辨，反以爲笑，昔人尙詢于芻蕘，同寮不猶愈于芻蕘乎。四章言天意可畏，吾言激切，奈何蹻蹻然自大，以發爲戲，久將不可復救，及今猶可止也。五章言天方栽削無道，無爲夸大以附益其禍，今之世有威儀者終止于迷亂，爲善人者安坐而不與事，當民方呻吟之初，猶有顧忌，莫我敢葵，葵之爲言栽削之謂也，今喪亂蔑資，民無可食，曾莫知所以惠之，則民將無所顧忌矣。六章言天之牖民，蓋天本與民相通也，塤篪相應，圭璋相合，取攜相授受，言如一也。民言可畏，天立君以爲民也，攜無曰益，則君于民何有，天旣牖民，必將有所變易矣，民之多辟，至難合也，況自立辟乎。七章言可畏者非獨民也，价人，謂助我爲政者，太師，謂保傅之官，大邦，諸侯也，大宗，巨室也，此四者爲藩垣屛翰，上懷德則寧，否亦能亂，不惟此也，又有宗子爲國之城，毋使此城壞可也，五者同心，足恃也，五者離心，則孤立于上，是可畏也。末章總言天威可畏，日監左右，一游一豫，臨之在上，可不畏乎，可不畏乎。

蕩，召穆公述文王咨殷商之意，以戒厲王，猶借秦爲喩也。首章穆公自述天命之可畏也，言上天廣大，爲下民之主，若未可畏也，及其疾威，則其命多辟，辟，罪也。夫天生烝民，命其君主之，非其人則去之，不可信也，當其初受天命，若可保也，鮮克有終，則其君實爲之，此世之所以多亂亡也。二章述文王咨商之言，咨嗟歎息，不敢言于君，而竊歎于室，此忠臣所爲痛心也。彊禦掊克之人，乃使居官以虐民，天降滔德，猶曰天奪其魄之意，女興是力，是違天也。三章言女當秉義類爲事，彼彊禦者人多怨之，如之何其可任，流言以對，則善言不聞，寇攘式內，則在內爲亂，交相詛祝，無有止極，亂之甚也。四章言肆其彊梁，斂怨在己，無有背者爲之助。五章言天不湎爾以酒，爾乃自沈湎若此，旣愆爾止，則無明無晦，雖相揭于顚而不顧，式號式呼，則無晝無夜，雖連日夜而不休。六章言商民不靜，如蜩如螗，如沸如羹，皆不靜之貌也，其近在王畿者，無小大皆喪矣，女之不悟，猶曰人尙由行，亦猶秦苻生所謂行者比肩，未足爲希也，中國旣怒，夷狄亦憤矣。七章言殷將亡矣，匪帝命不時，殷不用老成人故然也，借曰老成不存，獨無典刑乎，曾不能聽信以傾其命也。末章再言殷之將亡也，人言顚沛之揭者，其枝葉雖未嘗害，而本根已傷，殷之謂也，紂有若林之衆，無救于牧野之敗，此枝葉未害而本先撥故也，昔者夏后嘗若是亡矣，殷鑒若此，可不畏哉，文王憂患之意，惟召穆公知之，卽文王憂殷之意，知穆公之憂周也。

抑，且勸且戒，其辭緩，末章之辭切矣。首章泛言人必有威儀，可以爲德之隅，然後人莫敢犯，抑抑，謙下也，不惟此也，明哲有保身之道，故侮至于自侮，無有哲而不愚者，特爲愚者不可以不察爾。二章言強國莫先于用人，覺民莫先于德行，其功效至廣也，命令之出，當訏謨而後定，遠大之謀，當朝夕以來告，敬戒威儀，可爲民法，此二章皆泛言治道之當然也。三章自其在于今以下，至無淪胥以亡，指實以戒之也，自夙興夜寐以下，至用逷蠻方，指事以教之也。五章言質爾人民，謂致察于民，言謹爾侯度，謂爲法于諸侯也，謹爾出話，謂言不可妄發，敬爾威儀，謂身不可妄動，若此則盡善矣，自白圭之玷而下，至言不可逝矣，申言出話之難也，自無言不讎而下，至萬民靡不承，言民之報上甚速也。七章言待群臣之道，當和顏以待之，不使遠有愆尤，蓋人之相尤，多有後言，近則不知也，屋漏之中，神實鑒之，庶幾其無愧，無曰其不顯，蓋人之慢神明者，必先有厭射之心，以爲未必然，故侮慢而不知，夫神不可度也，況可得而斁乎。八章言爲君以德，盡善盡美，淑戒容止，使不愆于威儀，苟不僭不賊，未有不爲民則者，蓋報施之禮當然，猶投桃而報李也，自童而角，近方成長，特潰亂小子而已，爾其可聽乎，蓋指一時用事者言也。九章言柔木荏染，可以爲絲綸，猶溫溫恭人，可以爲德之基阯，務德而不先溫恭，德不可爲也，蓋人之柔嘉者必溫恭，其剛厲者必彊禦，故有哲人者，告之話言，皆德言也，宜順而行之，彼愚人者，反教我以僭，況民各有心，固難盡信，惟哲人之聽可也。自於乎小子而下，至于末章，其辭皆迫，小子，指用事者言之，亦託言也，示事提耳，其誨可謂諄諄矣，藐藐之聽，不以爲教，覆以爲虐，豈不悲夫，借曰未知，亦旣抱子，則爲人父矣，亦聿旣耄，聿，猶過也，謂雖未有知識，比之旣耄亦勝矣，蓋耄則憒亂，少猶精明也，民之靡盈，誰夙知而莫成，言民有自滿之心，則少雖了了，大未必嘉，不然，未有不成者，今小子所以無知者，矜己而自滿故也。末章之辭尤切，告爾舊止，指殷商之際言也，天方疾威，行且喪亡，殷鑒不遠，天道無差，可不畏夫，己德回邪，則禍自己致，使民大棘，民何罪乎。

桑柔，芮伯託于用事之臣以戒其君也。前二章言國之始亂也，夫國之將亂，民必先去其鄉井，伐桑柘，翳耕具，以流離于四方，次劉聚爲盜賊，所在蠭起，故兵甲紛紜于天下，首章言劉彼柔桑，二章言四牡旟旐之意也。三章言不遑寧止，心有所疑，欲往而無所歸也，君子實維，言在昔君子實維持國家，其秉心不與人競，今之禍害，誰實爲之，指用事者言也。四章憂國之日削，故念及土宇，東西游走，無有定處，何所遇之多疾也，孔棘我圉，言凡我疆圉，無非艱棘，環顧四方皆然也。五章指用事者言之，子之爲謀爲毖，自謂審重矣，旣亂且削，是爲謀之不臧也，今告爾以憂恤，誨爾以序爵，知序爵則不至于越次以用人也，世豈有執熱而不濯，與陷溺于深淵者乎，蓋自悔焉可也。六章七章言民不力于稼穡，爾實使之也，遡風，謂逆風也，遡風而行，亦不免僾唈，蓋事未有安坐而可成者，盡吾力焉可也，今也民有勤肅之心，上之人實惰之，使有所不逮，夫稼穡，國之寶也，民竭力以事稼穡，故百官有司祿足以代耕，豈不甚善，獨奈何惰農以自

厲乎。夫天所以立王業之基。繫稼穡是賴。今也天降喪亂。滅其所以立王之本。故稼穡有蟊賊之害。爲上者又不能恤其民。哀恫中國。使皆犇走流離。寄寓于人。無有一人盡其力以勤穡者之念。使至于傾覆也。此詩指用事朋友言之。故猶不敢直致其辭。託言于在彼使用事者知所警焉。八章言維此惠君。指其君言也。上有慈惠之君。民所瞻仰。其心將以宣遂謀猶。故謹擇其相。彼不順者。又與人殊。獨利其身。使狂者不悛。若此。其可以不戒乎。九章言鹿在中林。猶有羣匹。今朋友見譖。不能以善道相與。則進退不可矣。十章言聖人明見百里。愚人以狂爲喜矣。豈不能言乎。何畏忌于愚人若此也。十一章言此有良人。不能求迪。彼忍心者。乃顧乃復。況民有貪亂之心。視此行事。寧爲荼毒而已矣。十二章言大風有隧。實惟大谷有以致之。此良人者。可以爲善法。彼不順者。其中垢穢殊甚。子有以來之。是大谷之受風也。十三章之意同十四章。申言朋友之義。重複詳盡。予嘗默以告女。女反見嚇。故不得已而作歌以告也。末二章申言民情可畏。上之人又從而助之。使爲邪虐。亂可必也。民情罔中。職涼善背。上實主之。民情回邪。職競用力。上又主之。民之未安。使爲寇盜。上又主之。如此而不亂者。未之有也。涼言不可。已嘗背詈。作歌明言。不復隱諱。欲辭其罪。亦不可得矣。

雲漢、仍叔述宣王閔雨之心也。然觀其詩辭。大抵責報于神者多。比之桑林之辭異矣。君子雖知其將興。亦知其不能終也。天氣尚清。雲漢昭明。此無雨之候也。饑饉薦臻。則旱之日久矣。犧牲圭璧。無幽不求。是

必有獲罪天地祖宗者。故后稷不克。上帝不臨。與其耗斁下土。寧吾身當之。此言既發。宣王所以中興也。三章言旱已甚矣。不可推而去也。兢兢業業。如霆如雷。望雨之切。常若雷霆之發也。周民已無遺矣。昊天寧不我遺乎。舉國之人。安得而不相畏。先祖之業將墜矣。四章五章。言旱甚若此。羣公先正不我聞。不我助。吾無望焉。父母先祖寧忍棄我。上天寧使我遯乎。脊脊親親之辭也。六章言旱不知其故。天不我虞。神不我怒。何以若此。不敢有責于冥冥也。七章言旱甚若此。蕩然無復綱紀。朋友不足以爲國也。舉國羣臣。無不疚心而賑卹。雖有不能而止者。至此無無所用其力。但仰天歎息而已。末章言有嘒其星。與雲漢昭回之意同。皆無雨候也。大夫君子。其假天者不遺餘力。幸無棄其成。庶其有所感召。凡我所以爲是者。非以爲己。正以安定衆正爾。此堅大夫君子之心。懼其或怠也。始焉有所求于天。終焉有所責于人。反己自修之意也。

崧高、尹吉甫贈言于申伯也。厲王板蕩。宣王能建國親諸侯。吉甫美焉。幽王亂亡。平王能錫命諸侯。夫子取焉。觀崧高之詩。知申伯先邑于謝。入仕于周。宣王因城謝而封之。加地進爵焉。首章言申甫兩國始封之本。二章言申伯纘其祖父之業。能爲南國之式。故王命召伯定其宅。升之以爲南邦。言其始爲諸侯也。三章言王因其舊邑之人以作申伯之功。既命召伯徹其土田。又命傅御遷其私人。爲申伯計者詳矣。四章言召伯營寢廟之功。蹻蹻、申伯車馬之飾也。五章言王遣申伯之辭。且有所錫予也。六章言王餞申伯。

申伯還歸。仍使召伯具其道路之資也。七章言申伯既歸。周人咸喜申伯能爲周之屏翰也。八章美申伯之德。言甫述其作誦之由也。(案)崧高後當次烝民。今缺。

韓奕。韓侯入覲天子錫命。其還也因以親迎。吉甫美之。以作是詩。美韓侯。所以大宣王也。首章言韓有梁山。其道倬然。韓侯纘從此道。以受命于周。自纘戎祖考而下。天子親命之辭也。二章言韓侯入覲之儀。天子錫命之禮也。三章言韓侯既覲而歸。天子使顯父餞之。其禮盛設。其意歡洽也。四章言韓侯使道親迎。其盛若此也。五章言蹶父之擇壻。不惟人物之良。其山澤百物之富可樂也。末章追言韓之先世。受先王之命。爲北國之伯。臣服百蠻。經理其地。墉壑畝籍。使同于中國。百蠻貢其貔豹之皮。以爲中國捍禦。猶無終子納虎豹之皮。請和于晉之意。今韓侯能世守其業也。

江漢。詳觀詩意。出于召虎侈上賜而歸美以戒也。意者尹吉甫述虎之意而爲之。以見宣王之美也。前二章不言虎平淮夷。第三章特言虎式辟四方。疆理南海而已。蓋虎不敢以平淮夷爲功。歸功于師武臣力之意也。江漢浮浮。似言興江漢之師。順流而下。匪安匪遊。言不敢寧居之意。淮夷來求。兵欲加而淮夷已求服。來鋪。納款請降。陳列于軍前也。二章淮夷既平。因經略四方。大抵平定。蓋厲王之後。亂者多矣。三章言召虎時在江漢。王申命之。使式辟四方。治其土田。取法王國。疆理之功。至于南海。召旻曰。有如召公。日辟國百里。恐爲虎言也。四章申言宣王册命虎辭也。五章言王賜虎圭瓚。并山川土田于周受命。自召祖

命。周之先祖與虎之先祖實寵命之。宣王謙不敢當也。自虎拜稽首至末章。虎歸美之辭也。對揚王休。作召公考。虎自言也。對揚天子之休命。作吾祖之告成。虎之自祈者如此。矢其文德。因以爲戒也。

常武、美宣王之功既成而不黷武也。是詩不及淮夷。獨言淮濆淮浦。遂以爲淮夷非也。此蓋征徐。徐州有戎。或淮夷作助耳。首章言赫赫明明。王命卿士。言盛哉天子之命將也。實爲太師皇父。其祖南仲。整六師以從戎。敬戒其事。以施惠恩。匪曰耀武示威也。二章言皇父爲大將。其列行陳而戒師旅者。程伯休父實副之。初言惠南國。次言省徐土。示不敢加兵也。不留不處。言非久于外者。以太師從戎。是所謂三公出將也。故曰三事就緒。三章言天威雖可畏。而王心舒暇。遲速得宜。當徐方之繹騷也。于是有以震驚之。天威所加。響如雷霆。徐方自然震驚矣。四章申言天威之可畏也。當是時。必有近淮之虜助徐爲虐者。故厚淮濆之陳。執此醜虜。截沿淮之浦。以遏其來路也。謂之仍執。則主戰者固不在虜也。五章稱美王旅之盛。有法度紀律。神變而不可測也。末章言功成而班歸。其不黷武如此也。惟其不回。故逗歸而無復後患餘禍也。

瞻卬、亂極則辭迫。枚數其失。猶不能止。此其所以爲大壞之詩也。首章言瞻卬昊天而訴之。降此大厲。謂大惡之人。天實生之。不然。何以若此也。人之痛苦。必有息時。今蟊賊之人。相繼而不止。設爲罪罟。以網羅斯民。無有休息。如之何其可也。二章所言有人之土田。奪人之士民。收無罪而說有罪。皆指用事者言之。

大甯亦然。三章言婦人之亂政。指褒姒言也。四章言鞫人忮忒。譖鞫人之罪者。懷忮忒之心。譖之于始。竟背之于終。若是極矣。胡爲慝而未止乎。蓋亂之極者。必興大獄以誣陷善良。雖其親戚骨肉。不能免也。故曰竟背。不惟此也。國之亂者。朝不信道。工不信度。君子犯義。小人犯刑。如賈三倍。豈曰君子所當識。婦人旣不與外事。豈當休其蠶織。蓋士女皆失度矣。五章言天何以刺我乎。神何以不富我乎。曾不能自省。舍狄人之可畏。徒忌刻賢者而已。天之不祥。曾莫之悶。而逸游狎暱。其威儀不似人君。况善人之云亡乎。六章言天降罪罟。迷奪其魄。日多日危。故善人云亡。寧不憂而且悲乎。末章言泉水涌出。陷溺已深。亂亡極矣。吾憂其不免。夫昊天藐藐。無不克鞏。言天之不可恃也。苟有德者。天則鞏之。何常之有。不辱其先祖。不累其子孫。可也。〔案〕瞻卬後當次召旻。今缺。

讀周頌

清廟、維天之命、與維清之詩。皆文王樂章也。觀漢廟有名。則清廟爲文王廟。與閟宮稱。可也。然而古人云清廟茅屋。與清廟之瑟。皆泛言王之德。至于維清言文王造周之功。或者祀文爾。或者清廟總名。自文王始耶。清閟皆有靜謐之意。所以交于神明也。夫祭祀之時。樂章不一。清廟之詩。特言助祭之臣。維天之命。特美文王。歌此樂章。各有次第耶。於穆清廟。歎美是廟之祭也。肅雝顯相。稱贊助祭之臣也。駿奔濟濟。咸守文王舊德。以對于在天之靈。則文王之德在人可知矣。苟非文王之德昭明顯著。則奉承祭祀者何以若此。故曰不顯不承。無射於人斯。言永永無極也。盛德所以百世祀者。蓋謂人情無射。愈遠愈思也。

維天之命、歌文王之德以告也。極聖人之德。維天其配之。故稱聖人者多言天。天命生物。至和無極。聖人默默。與天同功。蓋純則無間。惟無間。故不已。相因之理也。夫德盛者垂裕。故曰假以溢我。餘波洋溢。故曰我其收之。文王之德雖大如天。然至簡至易。惟曰愛民而已。故曰駿惠我文王。爲子孫者。益厚其德。是乃所以報文王也。

維清、奏象舞歌是詩也。伯夷典禮。舜命維清。蓋清者、祭祀之本也。維清二字。樂章發語辭也。緝熙文王之典。謂後人緝續增廣文王之舊典禮經。以肇有此禋祀。卒至于克成厥勳。此周家禎祥之本也。白魚烏火之祥。末矣。

烈文當與臣工類。諸侯率其羣臣來助祭。臨遣于廟。烈文以戒諸侯。臣工以戒羣臣也。烈文辟公。言諸侯皆有功烈而將以文采。今茲助祭。是錫我以祉福。爲惠于無疆。子孫與受賜焉。自無封靡于爾邦以下。相戒之辭也。無封靡。則退遜儉約。可以守國。故天子亦崇仰之、念功不忘。則子孫之繼序者必能大其功矣。强在得人。則四方以爲訓。顯在脩德。則百辟以爲法。美哉。前王之德。其可忘乎。

天作、祀太王而因言文王。序言祀先公。非也。周之王業。自遷岐始。其始之遷也甚艱。實維太王闢而大之。彼、指岐言也。彼旣作邑矣。文王實靖之。彼事旣往。至今岐有平夷之行。子孫世守其業。此非太王之功。何

以及此。故歌以告焉。

昊天有成命、序曰郊祀天地。然主意在文武受命。况郊祀以后稷配。舍后稷而言文武何也。意者推言文武受命。而後得以郊天祀地耶。二后雖不明言文武。然周之受命。舍文武其誰。二后成此王業。不敢康寧。基此天命。夙夜宥密。蓋宥則寬而不迫。密則靜而無跡。昭假遲遲。於乎不顯之意也。繼續廣大。盡心無遺。故能定茲天命。今之郊祀天地者。職此之由。故告于天而無愧辭焉。〔案〕昊天有成命後當次我將。今缺。

時邁、說者謂武王巡守告祭之詩。成王亦嘗撫萬邦。巡侯甸。四征不庭矣。觀此詩殊非告祭之辭。與般之詩不同。王者省方。祭于所過名山大川。不必皆祀天也。意者時邁之時。因巡守而祀百神。作詩者歌頌其事爾。始言昊天以周爲子。故右序有周。時邁之擧。略示巡省。六服羣辟。無不震肅。固無所用其威。因祀百神及河嶽而已。信哉。吾王之可以爲君也。明昭有周。式序在位。猶肆覲羣后之意。明昭有周之德。式序在位之臣。偃武修文。以示中國致制度。修禮樂焉。信乎。吾王之保有天下也。

執競、祀武王樂歌也。執競猶持勝也。武王一怒而安天下。其强莫加焉。惟武王執競。故能有其競。不然。則其强易折也。然武王所以成王業。受天命者。惟不顯其光得之。非無競所能致也。斤斤、猶不顯之意也。自斤斤其明以上。皆敍武王之德。其下則敍祭而受福之辭也。威儀反反。則久而不厭。福祿來反。則豈至而無窮也。

思文、后稷配天之歌也。書以文思稱堯。詩以思文歌后稷。皆言其表裏也。記曰。后稷之爲烈也。豈一手一足哉。說者言其以農事開國。不知其有立極之功。惟其率育。故能陳常。惟其陳常。故能立極。蓋旣富而教之也。

臣工、遣助祭之臣也。上四語總爲臣工言也。言諸侯之臣獻成于王。王治其成而已。咨則天子訪之。茹則臣工納之也。次乃爲保介言之。保介、治田之官也。時莫春矣。將何求哉。當問新畬之如何而已。昔者后稷實受上天來牟之賜。故子孫世寶之。曰大哉來牟乎。將受厥明。言受賜昭然也。上天昭明。至今豐年。天之賜也。命我衆人。備乃器具。奄忽之間。遂觀銍艾。上天之賜。蓋可必矣。〔案〕臣工後當次噫嘻。今缺。

振鷺、二王之後來助祭。歌以道之也。若有客之詩。專爲微子作。杞不與焉。以振鷺比有客之容。猶後世所謂鵷鷺行也。說者謂在彼無惡。知天命之無常而無所惡。是固然矣。然此語爲商設則可。夏旣遠矣。何惡之有。云猶在邦無怨在家無怨之意。不必深說也。

豐年、說者以爲秋冬報上帝也。攷之禮經。獨季秋大享明堂。非爲秋冬報也。秋祭四方。冬祭八蜡。其說粗通。然詩辭獨言烝畀祖妣。則烝嘗之說亦近。祀百神而言祖妣。致謝其私之意也。

有瞽、序詩者曰。始作樂而合乎祖。似爲祫祭言也。詩有先祖是聽之辭。總言先祖。故序詩者言之。大要此詩序作樂之盛。如書所謂虞賓在位。簫韶九成者也。

濟。鰋魚獻鮪。蓋在禴祠烝嘗之外也。是詩也。言其魚之所出與其魚之名以告于先祖云爾。

雝。序詩者以爲禘太祖。然攷其詩辭。始言皇祖。繼言烈考。殊不及太祖。恐于義未然。記、論語、皆言以雍徹。則雍者、徹祭之歌也。與詩意始合。自相予肆祀以上。言助祭之臣與天子之主祭雍穆若此也。自假哉皇考以下、由近而推之至于其祖也。烈考不止言文王。文母不止言太姒。蓋總言祖妣也。假哉皇考。綏我孝子。使臣有明哲。君有文武。故上天安之。既昌其後。而身享壽祉。不惟皇考使然也。烈考右之。文母右之。則祖妣皆然矣。

載見與烈文不同。蓋載見言其至。烈文言其歸也。載見辟王。言諸侯見于天子。率見昭考。言天子率諸侯以見于廟也。曰求厥章。蓋遵循章而來至也。永言保之。思皇多祜。遹孝享致福之辭。綏以多福。俾緝熙于純嘏。天子祈願于諸侯之辭也。

有客。商德未遠。周人惡紂而思商焉。二王之後。其來助祭也。歌振鷺以遺之、而有客之詩。特爲微子作。思商之意也。夫愛其人愛其屋上烏。微子所乘之馬。所從之人。皆可愛也。故欲縶其馬而綏其左右。既有淫威。言商之亡既足以償紂之虐。降福孔夷。則宋之永必有以報商之德矣。

武、舞大武而歌是詩也。其辭意與桓類。大要頌武功而歸功于文德也。

閔予小子、訪落、敬之、小毖四詩大抵相類。閔予小子、訪落、皆言皇考。故詩序以廟言之。孔氏以爲此皆樂歌也。夫歌詩以爲樂。非必頌然也。風與二雅皆然。閔予小子。成王免喪。朝于武王之廟而歌是詩也。首章新免喪。其辭哀。次言皇考之孝。念及文王陟降如在庭。此羹牆見堯之意也。皇考之孝若此。予小子安敢不敬。思所以敬繼皇王而不忘者乎。

訪落。成王朝廟之後。即廟中而訪羣臣。因以歌是詩也。衰落之餘。免喪未久。博訪羣臣。遵守先業。此事之至難也。道里悠遠。未有攸止。將欲就之謀。猶判渙惟難繼也。加之幼沖多難。未知若何而可。疑者皇考思念文王。陟降庭止。今者皇考將繼文王而庭止。自上而下。陟降于我家。美哉皇考。以保明其身。言冥冥之中。實有以扶持開導之者。夫先王之神靈。雖陟在天。孝子念觀。如將見之。則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固不誣也。(案)黃震日抄云。古以庭訓直。嚴華以爲若見其陟降在庭。義極明白。識訓同。

敬之。序詩者以爲羣臣進戒。詳觀詩辭。似非也。自敬之而下。序羣臣之進戒。自維予小子而下。序成王之求助。如虞廷之賡歌。君臣警戒是也。然既爲樂歌。辭出一人。疑成王求助于羣臣而歌是詩也。敬之敬之。言天命之可畏而極其敬也。陟降厥士。言用舍人材。天實臨之。維予小子。不聰敬止。不聰、言其質。敬止、言其心也。日就月將。使積學之功緝熙於光明。則接續增廣。無有間斷虧遺也。仔肩、言其負荷之重也。何以輔之。惟示我顯然德行。使有所法而已矣。

小毖詩辭之哀。大類鴟鴞。東山之役未歸。故鴟鴞作。金縢之書既啓。故小毖興。意者成王悔過。求助于羣

臣。而歌是詩也。懲創前事。戒慎後患。此成王之心也。彼掣曳其蜂。自求辛螫。無使予再至此也。予而後始信小之能大。如桃蟲之能爲鳥也。自幼沖而實多艱。已未能堪。況集于蓼。其辛苦特未艾也。

載芟與良耜詩辭相類。一祈一報。何以別之。觀其末章。載芟之辭詳而婉。良耜之辭簡而直。知其不同。首言耕耘之勤。中言收成之富。末言祭祀之盛也。匪且有且。匪今斯今。言茲禮也。非苟且而有此且也。非今日而爲此今也。從古而然。所謂自古有年者。周人蓋卜之審矣。至于良耜末章。言以似以續。續古之人。直言繼是以往。長如古人而已。(案)良耜後當有絲衣。今缺。

酌、告成大武。意若舞大武。于其終也。遂歌是詩耶。大抵武成之後。戢干戈。櫜弓矢。此武王之心也。故曰、於鑠王師。遵養時晦。言取藏而不用也。雖曰不用。而道德之威。克成安強。故時之純熙。實爲大助。今也我受此龍光。先王之造蹻蹻然。其強如在也。何以嗣之。實維大公。能信天下。則能用此師矣。

桓、類禡之歌也。兵所以毒天下。而曰綏萬邦。用兵必有凶年。而曰屢豐年。蓋周之用武。合于天心。天命眷之。至今而不解故也。桓桓武王。保有厥士。所謂熊羆之士。不貳心之臣。保乂王家者是也。昔者武王有此武功。昭明于天。以間商而代之。今也歸功于武王。以爲類禡之歌。使我士與有聞焉。此之謂武。

賚、大封于廟而歌是詩也。文武勤勞。以成王業。我應受多福。不敢輕也。凡所施設。必紬繹而行之。繼是以往。惟以求定天下而已。大封之意。固時以求定也。于是焉而有命以封建諸侯。爲諸侯者。亦安得而不紬繹之乎。

般、祀四嶽河海之歌。非必天子巡守觀祀也。言大哉有周之有天下也。陟高山而致祭。墮山喬嶽。莫不咸在。合河而祭之。百川皆與也。祭先河而後海。故以河爲主。苟在天地之內者。皆裒聚以配祀。此周之命祀也。曰翕曰裒。各以類祀。山川鬼神。無或不寧。此所謂於皇時周也。

讀魯頌

駉。頌僖公國勢之盛。用心之無傾也。言國之富。類以多馬言之。蓋馬所恃以爲國也。今僖公牧馬于坰之野。無所擾于民。馬之盛若此。果何修而得此哉。由其心思之用。廣大無邪。故寓于馬。良隨所寓而有功。略以見其富備。

有駜、此君臣相說之詩也。駜彼乘黃。言羣臣乘馬而　公也。在公明明。則羣臣能舉其職矣。自公之餘。君與其臣。燕飲相樂。振振鷺、言其威儀之盛也。醉言舞。言其歡意之洽也。至于醉言歸。則能以禮自將矣。夙夜在公。則國無廢事。醉言歸。則臣無廢禮。至于末章。不獨君臣相樂而已。念及庶民。則願豐年之相繼。不獨一時爲樂而已。念及子孫。則願有穀之無窮。此所謂君臣之有道也。

泮水。述僖公來游泮宮。教其諸臣與其老成之人飲酒燕樂。而因及其作泮宮之功。且有祈頌之辭焉。是詩也。言魯侯而不言公。昔者請命于天子而作頌。則是頌也。將聞于天子。或誇示鄰國耶。時人思樂泮水。

采其芹藻。適見魯侯之至止。其車馬之盛而從者之多也。其既至也。笑語教誨飲酒于是。謂水錫難老。必其相與飲酒者。老成之人也。長道、猶言長策也。順彼長道。言取謀于老成之人而服其所難服。羣醜、即淮夷是也。四章始述魯侯之德。孝格于祖。自求多福。非所謂徼福于周公魯公也。五章始言作此泮宮。有服淮夷之功。說者謂淮夷未服。詩人夸辭。蓋淮夷雖未殄滅。戰勝克敵。來獻俘馘者。則有之矣。故終以淮夷卒獲言之。在泮獻囚。非謂民之麗于罪者。訊俘囚淮夷之人也。治獄之吏。淑問而不忒。則脅從者罔治矣。六章言伐淮夷之士。能廣僖公德心。故不吳不揚。不告于訩。而能在泮獻功。七章始言器械之精。徒御之勤。既克淮夷。卒乘競勸。所謂孔淑不逆也。能固此謀。猶。則淮夷終無不得矣。是淮夷猶未服也。末章蓋祈願之辭云。鴞、惡鳥也。猶集于泮林。懷我好音。況淮夷乎。幸淮夷之覺悟也。來貢其方物。是又不欲以兵威強服之。而使之自悟也。

閟宮、頌僖公而祈焉。非謂其能復周公之宇也。列國大夫稱頌其君。非所當爲。辭多溢美。鋪敘排次。比于他頌。其體失矣。閟宮、指姜嫄之廟言之。謂爲羣公之廟。非也。蓋是詩首章特言姜嫄生后稷。未嘗言羣公也。敘后稷文武而不及周公。言大王始翦商。文武致于牧野。辭不密察。皆下國大夫之故也。春秋書郊。始于僖公。前此羣公豈無失禮者。獨始于僖公何耶。意者僖公始僭郊禮。與作頌之意類耶。自此而下。多祈頌之辭。雖以溢美。末章言寢廟之盛。以漢顧成言之。則新廟者。僖公之廟也。魯頌非聖人意也。刪詩何取焉。存舊章以示訓戒。未必皆記其實也。

讀商頌

商頌。商人之詩多矣。世祀既遠。散失不存。正考父得商頌于周太師。魯人傳之。至夫子時。周太師失其官守。無復有者。僅得之魯人而已矣。

那似分爲三章。其末皆言湯孫。說詩者以湯孫爲主祭之人。然言於赫湯孫。則非子孫之辭也。殷武言湯孫之緒。似爲高宗言也。大抵自太甲而下。皆可言湯孫。那祀成湯。併及先王。故以烈祖稱成湯。湯孫稱先王也。〔案〕黃震日抄云。嚴陵謂湯孫不應自誇。遂指爲商世先王。然下文云湯孫之將。則先王豈自奉祭祀耶。樂以悅祖。故侈言其樂之美。非自誇也。 猗與那與。言美哉。置此鞉鼓也。鼓簡簡。樂我烈祖。以及湯孫。是以能奏假而綏思成。奏假、言樂奏而昭假也。祭有告成。謂禮成而告也。綏我思成。則先王之神靈安我而使思是禮之成也。管磬之聲竝作。見先王之神靈昭然如在。所謂於赫湯孫也。穆穆厥聲。猶赫赫厥聲之意也。庸鼓有斁。鐘鼓將終而萬舞奕然。祀事畢矣。嘉客、謂虞夏之後也。賓客助祭者。敬戒恐懼。不敢夷懌。夷懌、安適之意也。祀事告成。爲客亦不敢夷懌。則駿奔走。相祀事。可知矣。因中、言古昔先民。其平居也溫恭朝夕。故執事也恪謹不忘。則今日相祀而敬戒恐懼者。有所法于先民也。顧予烝嘗。顧、猶眷顧也。眷顧此烝嘗之禮。此湯孫之大我後人也。以烈祖爲首。而以湯孫繼之。蓋祀湯孫非止一君也。〔案〕那後當有烈祖。今缺。

玄鳥。序詩者以爲祀高宗。蓋以武丁知之矣。殷武亦祀高宗。以伐荊楚知之矣。然玄鳥言武丁孫子。與殷武同爲祀高宗之詩。亦有可疑者。此詩首章二句言契之得封于殷。下五句言湯能正彼四方。故奄有九有也。商之先后。言成湯以下殷先哲王。至于武丁孫子。此詩似爲武丁孫子作也。殷衰而諸侯貳。高宗奮其威武。故諸侯復朝。子孫憑藉其餘威。諸侯來助祭。此武王靡不勝之功也。大意此詩言正四方有九有。服諸侯。尊王畿。坐假四海。惟其子孫多賢。故受命咸宜。以荷此百祿也。景員維河。此句頗難曉。殷都于河南。言四海各以其職祈祈然而來。景、大也。員、衆也。其大衆皆自河而至。如朝周之言豐水也。

長發、大禘也。當祭帝嚳。是詩特言契與相土。次及成湯。言湯尤詳。而末章乃言阿衡。得非祭成湯因及與享之臣耶。始言商家之德源深流長。自禹平水土之時。帝已立子生商矣。契始封于商。有桓桓撥亂之功。達、如以厥臣達王之意。受小國大國以達于王。則契上爲天子所信。下爲諸侯所服矣。契不敢以驕大處之也。率履不越。則守規蹈矩。行無越思。遂以此爲諸侯所視傚。亦既發越光大矣。至于相土。於赫有光。海外有截。則不惟受大國小國而已。次乃言成湯。至于湯齊。言天與湯爲一也。湯降不遲。言天之生湯也甚亟。昭假遲遲。言湯之應天也甚緩。獨知躋聖敬之德以敬于上天而已。故帝命之使爲法于天下。受小球大球。小共大共。如王氏之說。贄瑞共貢是也。綴旒駿厖。言下國依之甚大且厚也。然成湯之政。不失和平。成湯之勇。不動聲色。故能受天之祿。及其不得已而用兵也。則天下無敵。苞有三蘖。韋、顧、昆吾。其說是也。

殷武、祀高宗也。意者高宗寢廟新成。歌是詩以祀乎。首章言伐荊楚之功。湯孫、指高宗言也。二章責荊楚之意。是也。氐羌之遠。莫不來王。況荊楚在國之南乎。三章言在成湯時。立后王君公于禹之績。各以歲時來王。治其田疇。以求免譴。何其整齊不亂也。四章言昔封建之意。天降監于下民者甚嚴。惟是賞刑之意。不僭不濫。不敢自暇自逸。故立建諸侯。以求多福。大要殷道既衰。諸侯背叛。高宗中興。諸侯復朝。故作詩頌言封建之功也。五章中言高宗宅中圖大。以臨制四方。以翼翼之敬爲四方取中之法。故生而赫赫其聲。沒而濯濯其靈。以壽考安寧保佑我後人也。末章言取材于景山以建寢廟。寢成甚安。則有以妥神靈而福後人矣。

非詩辨妄

周孚著

自序

周子曰．古之教人者．未嘗有訓詁也．故曰．不憤不啓．不悱不發．不以三隅反．則不復也．自聖人沒而異端起．先儒急於警天下之方悟者．故即六經之詩、而訓詁之．雖其教與古異．而意則一也．自漢以來．六經之綱維具矣．學者世相傳守之．雖聖人起．未易廢也．而鄭子乃欲盡廢之．此予之所以不得已而有言也．故撮其害理之甚者．見於予書．而其爲詩之義．則有先儒之傳在．嗚呼．聚訟之學．古人惡之．安知不有以是規余者哉．然余之所不暇恤也．於是總而次之．凡四十二事．爲一卷．

非詩辨妄

宋　周孚信道著

鄭子曰．漢之言詩者、三家耳．毛公、趙人．最後出．不爲當時所取信．乃詭誕其說．稱其書傳之子夏．蓋本論語所謂．起予者商也．始可與言詩已矣．

非曰．斯言也．仲尼亦嘗以稱子貢矣．然先儒不以詩爲子貢敍者．蓋賜不傳詩也．彼商其自傳詩耳．不係乎仲尼之稱也．

鄭子曰．設若有子夏所傳之序．因何齊魯間先出．學者卻不傳．返出於趙也．序既晚出於趙．於何處而傳此學．

非曰．仲尼沒．子夏設教於西河之上．西河、魏境也．趙．魏鄰也．餘波能及．自魏而趙．理或有之．若以毛公非趙人而疑之．則韓嬰、韓人也．豈躬受教於洙泗者乎．若之何右韓而左毛也．

鄭子曰．鄭康成生東漢之末．又爲詩箋．本毛氏．以毛公先爲北海相．康成、北海人．故傳所書．

非曰．康成自箋詩耳．何預北海相事耶．

鄭子曰．據六亡詩．明言有其義而亡其辭．何得是秦火前人語．裳裳者華．古之仕者世祿．則知非三代之語．

非曰．鄭子之所疑者．似矣．而說非也．吾以爲不若蘇子之言．曰．是詩也．言是事也．昔孔氏之遺說也．其反覆煩重．類非一人之辭者．毛氏之學．而衞宏之所集錄也．夫學經而不辨乎眞僞．是徒學也．鄭子疑毛氏之所序．衞宏之所集錄．而併廢子夏之序．是猶怒於室而色於市也．其可乎．

鄭子曰．釋詩者、於一篇之義不得無總敍．故樵詩傳亦皆有敍焉．

非曰．仲尼之作春秋也．始於其祖之所逮聞．蓋以千歲之後．言千歲之前．雖仲尼猶以爲難．而鄭子乃能之．則是其智過于仲尼也．就使能之．亦不過隨文附會之學．吾不欲觀之久矣．

鄭子曰．易有彖象．皆出仲尼之後．往往戰國時人作．彖自一家．象自一家耳．故左氏書無彖象之文．

非曰．孔子之述彖象也．蓋自爲一篇．題其首曰彖曰象也．其初無彖曰象曰之文．而後之學者、散之卦爻之下．故以彖曰象曰別之．然孔子所謂象者．蓋卦辭、如乾、元、亨、利、貞、之類是也．其所謂象者．有小大．其大象指八卦．震爲雷、巽爲風、之類是也．其小象指一爻．如潛龍勿用之類是也．初不謂已所述者爲彖象也．而近世學者失之．乃指孔子之言爲彖象．不可不辨也．蘇子之說云爾．然則謂孔子贊易之言爲彖象者．漢魏以來學者之過也．鄭子不歸其失於學者、而致於聖人．是敬路人而悖父兄也．知理者固如是乎．

鄭子曰．詩書可信．然不必字字可信．

非曰．斯言也．非六經之福也．鄭子之爲此言．忍乎．

鄭子曰．惜乎、三家之詩．不並傳於世矣．齊魯二家斷亡矣．不知韓氏世有傳者乎．

非曰．蘇子於十月之交．以爲韓詩之次．與毛詩合．於緜自土沮漆．以爲齊詩、土作杜．則齊韓之詩．蘇子聞見之矣．然卒不敢廢詩序者．愼之至也．鄭子未見齊韓．而遽棄毛氏．不幾於邯鄲之學步者乎．宜其誕以惑人也．

鄭子曰．漢人尙三家而不取毛氏者．往往非不取其義也．但以妄誕之故．故爲時人所鄙．

非曰．取其義而棄其書．先儒之於人．恐不如是之澆薄也．

鄭子曰．關雎言后妃．便無義．三代之後．天子之耦曰皇后．太子之耦曰妃．奈何合後世二人之號、而以爲古一人也．

非曰．后妃云者．猶古語所謂君王云爾．不必以君爲諸侯、王爲天子也．

鄭子曰．以芣苢爲婦人樂有子者．據芣苢詩中．全無樂有子意．彼之言此者何哉．蓋書生之說．例是求義以爲所．此語不徒然也．故以爲樂有子爾．且芣苢之作．興采之也．如後人之采菱則爲采菱之詩．采藕則爲采藕詩．以述一時所采之興爾．何它義哉．

非曰．芣苢．車前也．釋爾雅者．言其子主婦人之難產者．婦人以樂有子．故欲預蓄此以禦疾爾．且芣苢非常用之物．人何事而采之．奈何以爲述一時之興哉．大抵鄭子之學．其於物理所以異於毛鄭者．以其信本草而非爾雅也．吾之於書．則求其是而已矣．豈以異於先儒爲功乎．

鄭子曰．衞本紂都．周得天下．以爲衞國．而黎乃商之侯國．今潞州黎城是．周時且無黎也．何得於此有寓衞之黎侯．

非曰．按左氏傳．晉數赤狄潞氏之罪曰．棄仲章而奪黎氏地．安得周無黎侯．

鄭子曰．大東、言東有啓明．西有長庚．毛鄭以爲一星爾．夫太白不見西方．何得爲一星．以此見其不識天文．

非曰．蘇子以爲譚人之疲辭也．其意若曰．東則太白．西則太白．以喩王百役之皆取於譚也．而鄭子乃於中求正義．宜乎其惑也．

鄭子曰．夫學詩者．正欲識鳥獸草木之名耳．

非曰．吾嘗聞仲尼之言詩矣．其義恐不止於是也．

鄭子曰．有鶴在林．鶴非食魚鳥．隰有荷華．荷華．木芙蓉也．

非曰．吾嘗詢於野人．鶴食魚．荷華．今之旱蓮也．江南所在有之．爾雅．下溼曰隰．

鄭子曰．按獨斷下篇．宗廟所歌詩．名於維淸曰．奏氏樂象者之所歌．則如今敍中所言奏象武者．奏實奏字．衞宏錯認之爾．

非曰．是說也．吾所不喩．設曰．維淸、奏象武也．何義乎．

鄭子曰．凡制文字．必依形依象而立．風、雅、頌、皆聲．無形與象．故無其文．皆取他文而借用．如風本風雨之風、雅本烏鴉之鴉．頌本頌容之容．奈何敍詩者、於借字之中求義也．

非曰．風、雅、頌之名．其來久矣．非仲尼之所自立也．故曰．吾自衞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使止借字而無義．則胡不以風爲雅、雅爲頌乎．惟其不可不分．則風、雅、頌之名．必有義焉．其義謂何．曰．言一國之事．謂之風．形四方之風、謂之雅．以成功告於神明、謂之頌．

鄭子曰．亂先王之典籍、而紛惑其說．使後學至今不知大道之本．自漢儒始．

非曰．此古人目睫之喩也．

鄭子曰．周伻四伯．周公治洛．實伯江漢之東國．召伯治岐．實伯江漢之西國．韓爲北伯．主北以西國．齊爲東伯．主東以北國．

非曰．康王之誥曰．太保率西方諸侯、入應門左．畢公率東方諸侯、入應門右．周之所以統諸侯者．止聞有二公爾．不聞其有四伯也．

鄭子曰．螽斯者．取二字以命篇爾．實無義也．言螽斯斯者．謂螽之此羽耳．何得謂螽斯爲一物名．

非曰．詩有以斯爲辭者．如菀彼柳斯、弁彼鷽斯、是也．而以訓螽斯、則不可．蓋螽斯、或謂之斯螽．豳詩曰．五月斯螽動股．

鄭子曰．何彼襛矣．言雖則王姬．亦下嫁於諸侯．不知王姬不嫁諸侯嫁何人．

非曰．鄭忽之辭婚也．曰．齊大、非我耦也．古者、婚姻之禮．必國偶而後敢娶．天子非諸侯之所可偶也．故

曰下嫁。

鄭子曰。幸哉。凱風詩也。其詩若不言有子七人、莫慰母心。定爲莊姜之詩無疑也。

非曰。使不言有子七人、莫慰母心。亦不可以爲莊姜詩。蓋母氏聖善。我無令人。非州吁之所爲詩也。

鄭子曰。簡兮實美君子能射御歌舞。何得爲刺詩。

非曰。信如鄭子之說。則吾將奪之曰。簡兮、思賢也。蓋不用傳註。以私意而度詩。則何所不可。

鄭子曰。牆有茨言淫亂。故以爲公子頑也。

非曰。衞詩之言淫亂者。多矣。何獨以此爲公子頑。

鄭子曰。河廣、衞風。而言誰謂宋遠。跂予望之。故以爲宋襄公之出母作也。

非曰。不謂宋人寓於衞而思宋之詩。而獨以爲襄公之母。蓋古之傳詩者此說爾。而毛公承之耳。讀書而不考其義。雖多亦奚以爲。

鄭子曰。言王黍離者。亦猶言衞淇澳、豳七月也。王城。卽東周也。豳國七篇。關中人風土之歌也。王國十篇。洛人風土之歌也。豈其諸國皆有風土。而洛獨無之乎。以爲黍離爲降國風。何理哉。

非曰。衞、陳、齊、鄭、國名也。故可以冠詩。王豈國名哉。周謂東都爲洛邑。果如鄭子之說。則曰洛黍離。不宜曰王黍離。夫王、至尊之稱也。以至尊之稱。而下雜於諸國之間。非降而何。若曰。豈其諸國皆有風土。而洛獨無之。則宋也。魯也。蔡也。皆諸侯之豪傑也。而詩不著其風。鄭子於此、亦將強通之耶。

鄭子曰。諸風皆有指言當代之某君者。唯魏檜二風無一篇指言某君者。以此二國。史記世家、年表、書傳、不見有所說。故二風無指言也。若敍是春秋前人作。豈得無所一言。

非曰。檜爲鄭桓公所滅。其事在春秋前。自季子聽樂。而檜巳無譏矣。況於子夏之時。相去數百年之久。其理雖可推。而其世不可知。其理可推。則序其所以作詩之故。其世不可知。則不指名其人。愼之至也。楊雄氏有言曰。書之不備過半矣。雖孔子亦末如之何矣。此檜詩序之說也。何必漢儒然後不知其世哉。魏卽晉也。當從蘇子說。

鄭子曰。宛邱東門之枌刺幽公。衡門謂刺僖公。幽僖之迹。無所據見。作敍者但本謚法而言之。

非曰。安知立謚者、不本其行事而後謚之耶。且十二公之間。獨以是二君。則其說必有所授之矣。

鄭子曰。靈公淫夏姬。此其顯顯者。故以爲言。此據迹而言。

非曰。謚法、亂而不損曰靈。靈公之行應謚矣。使其迹不著。則鄭子又將以幽僖之說難之矣。靈公之行應謚。則幽僖之謚。安知其不本迹也。幽僖之與行合。則詩序不爲妄言也。

鄭子曰。彼以候人爲刺共公。共公之前。則昭公也。故以蜉蝣爲刺昭公。昭公之寔無其迹。但不幸代次迫於共公。故爲衞宏所寘。

非曰。向日作序者。有可經據。則指言其人。無可經據。則言其意。從鄭子之說。則凡指言其人者。必其有可迹據也。今無經據而又指言其人矣。鄭子患其不通也。故又爲是世次之說。是其意必欲盡廢詩敍。

而不顧其自相抵牾也。夫兩學之相攻。猶訟也。理直者、一言而是。理曲者、委曲蓋庇。而迹愈彰。鄭子之說。訟而理曲者也。

鄭子曰。詩人之言燕饗無別。其言燕猶飫也。說者當有分別。而作敍者不識燕饗異儀。但徇詩爾。

非曰。此以禮訓詩也。向曰鄭所以不如毛者。以其書生家太泥於三禮刑名度數。今鄭子復以禮訓詩。則康成得無辭乎。說詩言燕饗無別。而鄭子則分之。是於詩之外求義也。訓詩而不本詩。吾未見其能詩也。

鄭子曰。六亡詩不曰六亡詩。而曰六笙詩。蓋歌主人必有辭。笙主竹。故不必辭也。但有其譜耳。

非曰。太史公曰。古者、詩三千篇。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於禮義、三百五篇。皆弦歌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頌之音。則今之詩。皆可弦可歌也。絲竹之音。不宜有異。豈笙皆無辭。而弦詩皆有辭乎。然則如之何。當曰六亡詩。不當曰六笙詩。

鄭子曰。作敍者以陟岵之人做南陔。故曰。南陔、孝子相戒以養也。

非曰。使鄭子之言然。則華黍胡不疑楚茨。崇邱胡不疑節南山。白華與小雅之白華同。而獨以南陔做陟岵也。是說也。吾欲問之。

鄭子曰。召(明)詩、首章言(明)天疾威。卒章言有如召公。是取始卒章之一字合爲題。更無他義。敍者曰。是閔也。閔天下無如召公之臣也。蕩、是蕩蕩上帝者。謂天之蕩蕩然無涯也。故取蕩名篇。彼亦不知所出。門曰。天下蕩蕩。無綱紀文章。其乖脫有如此者。

非曰。此蘇子之說也。申言之何益。

鄭子曰。節南山言家父作。家父乃桓王時人。當隱桓之時、家父使魯。自幽及桓。蓋七十年。何得家父復仕幽朝。

非曰。此歐陽子之棄說也。何足以曉學者。且魯有兩單伯。安知周無兩家父乎。

鄭子曰。正月、亦刺桓王詩。故引古以喻曰。赫赫宗周。褒姒烕之。且平王東遷於王城。故以鎬京爲宗周。

非曰。烕則滅爾。非寔滅也。且其首章曰。周之正。夏之四月也。桓王之事迹。見於春秋。四月而霜。異之大者。而春秋不紀之。何耶。以鎬京爲宗周。蓋當時諸侯朝覲之辭爾。非自平王而始也。

鄭子曰。繼桓王者。莊王也。按長歷。莊王二年十月辛卯日食。又春秋魯桓公十七年。書冬十月朔日有食之。莊王二年。歲在丙戌。卽桓之十七年也。此甚明白。亦足以見平王之後。其詩皆列雅。亦足以見作敍者之謬。

非曰。春秋所書。止曰。冬十月朔。日有食之耳。其不書日。左氏以謂官失之也。則十月之食。自仲尼、邱明、已不知其日矣。鄭子以長歷之故。而信爲辛卯。則是以杜預爲過於仲尼也。其可乎。且此詩所載。爗爗震電。不寧不令。百川沸騰。山冢崒崩。其異衆矣。春秋略不一紀。而獨書此日食。何哉。

鄭子曰。十月之交言皇父孔聖。作都于向。向、東都畿內地也。凡卿士釆邑。必於天子畿內。則知此詩不爲

西周詩矣．

非曰．今之輿地書．謂向屬同州．同州、漢之左馮翊．亦西周之畿內地也．鄭子之不從彼者．欲以成其爲莊王詩也．且桓之八年．以東都之向賜鄭．後十六年而莊王卽位．鄭子謂莊王二年．有皇父城向之事．則向屬於鄭十有七年矣．非皇父之所得都也．其所傳如此．殆難以廢先儒之說也．

鄭子曰．凡詩、皆取篇中之字以命題．雨無正、取篇之中義．故作敘者曰．雨無正．雨自上下者也．衆多如雨．而非所以爲政也．此何等語哉．

非曰．此蘇子之說也．申言之何益．

鄭子曰．何人斯言、維暴之云者．謂暴虐之人也．且二周畿內皆無暴邑．周何嘗有暴公．

非曰．蘇公、暴公、蓋外諸侯入而爲王卿士者．如蘇、鄭、武公之流．非畿內諸侯也．何以知之．曰．蘇、今之懷州．暴、自春秋以來屬鄭矣．

鄭子曰．或曰．柔桑、芮伯所作．而子不信．何也．曰．如蕩召(明)見於詩．明明如此．尙不可信．況此詩誰以爲然．

非曰．左氏傳、載秦繆公之言曰．周芮良夫之詩曰．大風有隧．貪人敗類．

鄭子曰．劉歆三統歷．妄謂文王受命九年而崩．致誤衞宏言文王受命作周也．

非曰．文王受命作周云者．猶曰天命文王以興周云爾．非以受命爲稱王也．舜之受天命．孟軻氏言之詳矣．亦猶是也．謂其受命九年者．劉歆誤讀詩序故爾．非衞宏之過也．

鄭子曰．敦彼行葦．牛羊勿踐履．言道中之葦、無踐之而後能成．以興兄弟不遠棄而後能親．

非曰．葦之爲物、微矣．以況兄弟．何義乎．且以爲比耶、興耶．以爲比、則不類．以爲興、則鄭子又以爲比也．爲詩而不知比興．適足以自惑也．

鄭子曰．毛鄭皆亦識理．

非曰．向曰村里陋儒．今曰識理．理非村里陋儒所能識也．

鄭子曰．關關雎鳩．在河之洲．每思淑女之時．或興見關雎在河之洲．或興感雎鳩在河之洲．雎在河中洲上．不可得也．以喩淑女不可致之義．何必以雎鳩而說淑女也．毛謂以喩后妃悅樂君子之德．無不和諧．何理．

非曰．使止以雎鳩爲興．則曰．關彼雎鳩．足矣．何必曰．關關雎鳩．有取於和而摯也．且其言曰．設若興見鶖鶴、則言鶖鶴．興見鴛鴦、則言鴛鴦．蓋其所學止於此爾．若如是．則吾何誅焉．

鄭子曰．葛之覃兮．施於中谷．此婦人急於成婦功之詩也．鄭以謂喩女在母家．形體浸浸日長大也．此何等語．

非曰．此歐陽子之說也．申言之何益．

鄭子曰．孔子教人學詩者．欲多識鳥獸草木之名也．

非曰．向者吾既言之矣．

鄭子曰．鳥獸草木之名．惟陶隱居識其眞．如爾雅、錯失尤多．

非曰．鄭子以苹蔞蒿、卽爾雅所謂苹藾蕭也．鄭子以荷華爲芙蓉．可以爲木芙蓉．不可．取其義而棄其書．鄭子誠忍人哉．

鄭子曰．周頌之敘．多非依倣篇中之義爲言．乃知所傳爲眞．

非曰．周頌以其不依倣篇中之義．故鄭子以爲所傳者眞．且六亡詩已失．秦漢儒何所依倣而能序是也．無所依倣而有序．則諸序不出於漢儒明矣．此吾就鄭子所言而言者也．

鄭子曰．泮宮卽廟也．若是．學則獻囚獻馘於此何爲哉．

非曰．鄭子以泮宮爲廟者．不過本詩所謂昭假烈祖．靡有不孝之辭也．此魯人頌僖公之語爾．猶書曰．用會紹乃辟、追孝于前文人也．且其詩曰．在泮飲酒．然則廟中而飲酒可乎．

鄭子曰．商家顯君．惟湯、中宗、高宗、爾．故商頌以爲祀此三君焉．

非曰．孟軻氏言商之賢聖之君六七作．不可言唯此三君．

絜齋毛詩經筵講義

袁燮撰

御製題絜齋毛詩經筵講義

講義要當重切磋．絜齋不事頌辭阿．解經依注無為異．取古誠今有足多．雅頌諸篇惜已失．風南數首出重羅．黍離故國三致意．其奈孱王弗聽何．

乾隆乙未仲夏．

四庫提要

絜齋毛詩經筵講義、宋袁燮撰．燮字和叔．慶元府鄞縣人．絜齋其自號也．登進士第．調江陰尉．歷官寶文閣直學士．諡正獻．事蹟詳具宋史本傳．燮素尚名節．學有體用．嘉猷讜論．無不卓然可紀．所著文集．已經散佚．今從永樂大典中、裒輯為二十四卷．別著錄集部中．此書乃其為崇政殿說書時撰進之本．宋史藝文志、馬端臨通攷、朱彝尊經義攷．皆不列其目．惟永樂大典各韻經文之下、頗載其文．蓋其失傳亦已久矣．宋代諸臣所作講章．如鄭朴敷文書說、朱震范沖左氏講義、戴溪春秋講義、類多編輯單行．燮此書亦同其例．其中議論切實．和平通達．頗得風人本旨、且宋自南渡以後．國勢孱弱．君若臣、皆懦怯偷安．無肯志存遠略．而燮獨以振興恢復之事．望其君．經幄敷陳．再三致意．如論式微篇．則極稱太王勾踐轉弱為彊．而貶黎侯無奮發之心．論揚之水篇．則謂平王柔弱為可憐．論黍離篇．則直以汴京宗廟宮闕為言．皆深有合于納約自牖之義．昔人譏胡安國春秋傳、意主復讎．割經義以從己說．而燮則因經旨所有而推闡之．其發揮尤為平正．雖當時寧宗闇弱．不能因此感悟．而其拳拳忠藎之意．亦良足尚也．謹以次編訂．釐為四卷．惟雅頌諸篇講義．永樂大典原本失載．今無可攷補．亦姑仍其缺焉．

絜齋毛詩經筵講義目錄

卷一

詩序一　詩序二　卷耳

樛木　螽斯　桃夭

兎罝　芣苢　漢廣

汝墳　采蘩　甘棠

卷二

行露　羔羊　殷其雷

江有汜　何彼襛矣　騶虞

柏舟　燕燕　日月

終風　擊鼓　凱風

卷三

雄雉　谷風　式微

旄丘　泉水　北門

北風　干旄　考槃

芄蘭　木瓜　黍離

揚之水

卷四

羔裘　女曰雞鳴　山有扶蘇

風雨　子衿　雞鳴

還　甫田　猗嗟

陟岵　伐檀　碩鼠

絜齋毛詩經筵講義卷一

宋　袁　燮撰

詩序一

國史明乎得失之迹。傷人倫之廢。哀刑政之苛。吟咏情性以風其上。達于事變、而懷其舊俗者也。故變風發乎情。止乎禮義。發乎情。民之性也。止乎禮義。先王之澤也。臣觀先王盛時。禮樂教化。薰蒸陶冶。人人有士君子之行。發而爲詩。莫非性情之正。流風遺俗。久而不泯。雖更乎衰世、而氣脈猶存。此變風之作。所以皆止于禮義、而歸諸先王之澤也。詩三百篇。不爲不多矣。而孔子蔽之以一言曰。思無邪。蓋取其直己而發。粹然一出于正。風雅雖變、而思之無邪。則一而已矣。夫寂然不動之謂性。有感而發之謂情。性無不善。則情亦無不善。厥名雖殊。其本則一。故孟子道性善。而又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矣。禮運一篇。孔子之遺言也。謂喜、怒、哀、樂、愛、惡、欲、是七情者。弗學而能。人之良能也。豈有不善者哉。大序之作。所以發揮詩人之蘊奧。旣曰。吟咏情性。又曰發乎情。民之性也。合二者而一之。毫髮無差。豈非至粹至精。同此一源。不容以異觀耶。大序所謂禮義。卽孔子所謂無邪也。詩人作之以風其上。太師采之以獻諸朝。以警君心。以觀民風。以察世變。一言一句。皆有補于治道。人君篤信力行。則可以立天下風化之本。公卿大夫精思熟講。則可以感人君心術之微。詩之功用如此。自王者之迹熄。而微言奥義。于是遂絕。雖然。詩則亡矣。此情此

性。古今無間。有能求其端倪、得其精粹、挈斯世于禮義之域。而不失其情性之正。則吾之澤。卽先王之澤也。孔子刪詩。繫豳于變風之末。王通贊之曰。言變之可正也。夫變可復正。則絕可復續矣。孰謂微言奧義終于泯滅哉。

詩序二

臣觀大序之作。旣以風、賦、比、興、雅、頌、爲六義。又以國風、雅、頌、爲四始。義云者、至理之所在。始云者、羣言之首也。及觀史記。孔子世家。則以關雎爲風始。鹿鳴爲小雅始。文王爲大雅始。淸廟爲頌始。與大序所言、若不相合。意者國風、雅、頌、爲三百五篇之綱領。而關雎、鹿鳴、文王、淸廟、爲國風、雅、頌、之綱領歟。皆羣言之首也。故謂之始。風以一國言。雅以天下言。今言雅、而曰形四方之風。以其造端于上。形見于下。其大指則同也。政有興有廢。故雅有正有變。雅言王政之廢興。則風言侯國之得失。可推而知也。頌告于神明。指商周言之德言盛功言成。巋然獨隆。王者之高致也。嗚呼。國風雅頌。誠萬世人主之學。所以緝熙于光明。豈可不服膺古訓、日進此道。而深造夫古人之堂奧哉。知一國之風俗。其本在一身。則吾所以檢其身者、當如何。表曲則影敧。源濁則流汚。吾有所未至。則一國之俗、皆將淪胥于惡矣。可不自警乎。等而上之。所關愈大。王政有廢興。乃四海九州治亂安危之所從出也。其又可忽乎。兢兢業業。不敢荒寧。如朽索之馭。如春冰之履。庶乎其可矣。若夫盛德成功。古人廣大之規模也。覆載如天地。照臨如日月。彼之功德如是。吾豈可因循苟且、僅爲中常之主歟。此所謂龜鑑也。有德斯有功。以大學觀之。心正意誠、德也。治國平天下、功也。本末一貫。非有二致。而後世止以戡難爲功。德不足者。亦能底一時之績。于是乎判爲兩途。失其指矣。大序合而言之。其知道之言乎。嗚呼。王道之盛也。雅在王朝、而侯國不得有頌。及其衰也。平王降爲國風。而魯人頌僖公之美。世變之推移如此。甚可畏也。人主觀此。盍亦知所警矣。

卷耳篇

臣聞、志者。心之所期也。所期者如此。故所就亦如此。登高山者、期至于頂。斯至之矣。涉巨川者、期達于岸。斯達之矣。所期者大。則其規模亦大。所期者遠。則其謀慮亦遠。夫惟遠且大也。故謂之志。古之人君。恥以中常自處。而必欲成大有爲之事業。斯可謂人君之志也。古之后妃。不以小善自足。而必欲輔人君之所欲爲。斯可謂后妃之志矣。夫惟天作之合。同心協濟。所以德業巍巍。至于今仰之。卷耳者。可以爲酒之物也。頃筐者。易盈之器也。易盈而不盈。其心固有在矣。臣下行役于外。而后妃軫念于內。故因卷耳之采。而思酒醴之成。足充吾君勞賜之用。此是詩之所以作也。人之遠役。必思其家。故謂之懷人。是人也。固嘗寘諸周行矣。今其奉命而行。踰越險阻。而馬至于虺隤。言其病也。玄馬色變而黃。亦病也。馬病如此。人勞可知。酌以金罍兕觥。少解其懷傷之心。此所謂體羣臣者也。曰瘏曰痡。僕與馬俱病矣。蓋至于是。其勞益甚。復云何哉。惟有長吁而已。寫其勤勞嗟歎之狀。以著其思念賢者之心。何其所志之遠且大哉。夫臣下之勞。人君之所當念。后妃何預焉。今亦切切如是。無乃思出其位乎。曰此則古之后妃。所以過人也。凡人之情。朝夕思念。不出乎蕞爾形體之微。苟利于己。經之營之。無所不至。豈復爲當世計乎。今也身居乎此。而

念及于彼。惨怛嗟歎。惟恐無以慰賢者之心。夫賢士大夫、吾君所資以共治也。得賢則安。不得賢則危。利害相關如此。是乃后妃之所當念也。豈可謂出其位之思乎。唐長孫后每對太宗稱魏徵之直。以社稷臣名之。保護其賢。成太宗納諫之美。嗚呼。其有古后妃之遺風哉。

樛木篇

臣聞、天下之患。莫大于有己。有己之心勝、則待物之意薄。玆落離。分畛域。截然判而爲二。朝思夕慮。求足其欲。而自一身之外。莫之或恤矣。何其不仁哉。昔者孔子論爲仁之道。本于克己。蓋惟能克去己私。則物我渾融。他人之利害休戚。猶己之利害休戚也。是謂之仁。仁者。人心也。人之本心。豈有此疆爾界之別哉。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至公至平。本無間隔。后妃之能逮下。存此心而已矣。嘗觀世之好嫉妬者。惟小人與女子爲甚。新或間舊。則愛有所分。非己之利。則不得不多方以隔絕之。陰私險詖。其質相若。故嫉妬之心。亦不謀而同爾。古之后妃。豈其然哉。深宮之女。誰不欲進御于君。以己之心、忖度他人。同此心也。樛木之喩。何其心之謙虛量之廣大、而己私之不立乎。木曲而下垂者曰樛。惟其下垂也。故葛藟得附託之。猶衆妾之託于后妃也。以此明逮下之義。豈不昭然哉。上恤其下。下親其上。閨門之間。雍雍如也。愉愉如也。則君子之心安得不樂。君子之樂。君子之福也。自古享天之備福者。其惟君子乎。推所由來。亦由修身齊家。克正其本而已。孟子曰。身不行道。不行于妻子。表儀不正。人心不服。骨肉至親。若仇敵然。終日戚戚。不得須臾寧。何福之有。后妃之不妒忌。固盛德也。然刑于寡妻。其本固有在矣。君天下者、盍致思焉。

螽斯篇

臣聞、子孫衆多。人君莫大之福也。則百斯男。子孫千億。皆見于詩人之詠歌。則蕃衍之慶。豈非人情之所甚欲哉。然后妃有妒忌之心。則衆妾絕貫魚之望。亦難以覬其昌熾矣。夫公足以勝私、而不爲私蔽。心足以御形、而不爲形役。惟恐吾君嗣續之不繁。而不暇爲一身之計。此古之后妃所以卓然過人。而螽斯之詩所以作也。夫螽果何物耶。羣飛害稼。春秋書之、以爲災異。蓋蝗類也。而詩人何取焉。曰。詩之託興。惟見其生育之蕃。有似乎子孫之衆爾。亦猶鴟鴞雖非嘉祥。而徹桑土于未雨。得思患豫防之道。于是取之也。雖然。以螽斯與子孫則可。謂螽斯無妒忌心。則安得而知之。今此詩言宜爾子孫者至于三。是則后妃之心、果能如是。物之不妒。故其效驗如此也。蓋思而得之。凡物之以類相從。皆其心之和同無間。而羣飛蔽天。則其尤者焉。和同如此。則不妒在其中矣。然物以類從。何可勝計。奚獨有取諸此。曰。古之記者。謂螽斯一生九十九子。其繁滋也、甚矣。他物雖以類從。而生育未必若螽斯。同類旣衆。而生育又不勝其多。則安得而不取之乎。嗚呼。人物之辨。古人甚嚴。昏而不明。所以爲物。人心至靈。所以貴于羣物也。然烏之反哺。獺之祭先。蟻之有君臣。皆有似乎人道。亦有放其良心、而物之不若者。君子蓋深悲之。大學述緜蠻黃鳥、止于丘隅之詩。而繫以孔子之言曰。可以人而不如鳥乎。由是觀之。貴而爲人。猶或妒忌者。可以人而不如螽斯乎。然則此詩之作。有助于風教多矣。

桃夭篇

臣聞、詩人稱人情之相安者．未嘗不以宜言之．假樂之詩曰．宜民宜人．取其人民之相安也．魯頌曰．宜大夫庶士．取士大夫之相安也．夫人情至于相安．則有和順而無乖戾．有歡娛而無怨讟．豈不甚可貴哉．今此詩曰．宜其室家．宜其家室．則夫婦之間．雝雝其和．交相親愛者至矣．又曰．宜其家人．則非獨夫婦也．閨門之內．長幼尊卑．無不犂然有當于心矣．婦人謂嫁曰歸．桃之夭夭．灼灼其華．謂仲春之月．婚姻之時也．女之始嫁．情意未洽．而宜家之效．固已立應．況于寖久乎．既詠其華．又詠其實．又詠其葉．以明物物之可嘉也．以桃之可嘉．媲德之可貴．周旋俯仰．無所不宜．此豈法嚴令具、強之使然哉．風化之行．固有本之者矣．后妃無妒忌之行．閨門有肅雍之美．是非其本歟．惠及其下．衆妾序進．則內無怨女．化行于外．婚姻以時．則國無鰥民．此和氣洋溢、極治之時也．詩人安得不于一篇之中致其意歟．雖然．婚姻及時．後人知是者、亦不少矣．而人情未免乖戾．罕以輯睦聞者．又何歟．曰．此所以有貴于風化也．先王之時．家道既正．教化流行．習俗淳美．涵濡于禮義之澤久矣．之子于歸．賢性婉淑．足宜其家．風化使然也．非有先王修身正家之本．而獨以男女及時爲貴．此乃不澄其源．而欲清其流也．又豈能銷乖戾之習、而長輯睦之風哉．此詩三章．曾無一語及于后妃．而序詩者推而言之．蓋天下之事．有可以法禁驚齊者．而風俗之美．非法禁之所能致．要必基本所在．能用其力．故其感召如此．歸諸后妃．鉤深之論也．嗚呼．后妃之賢否．風俗之美惡繫焉．吾身之修不修．后妃之賢否繫焉．君天下者、其可忽哉．

兔罝篇

臣聞賢人衆多．繫乎人君之一身．人君者．化育之所自出也．德有所未至．教有所未孚．無以陶冶斯世、皆入于禮義之域．則歸其責于君．而人君亦不敢辭其責．故曰．百姓有過．在予一人．古之聖君．知其然也．兢兢業業．不敢荒寧．惟人紀是修．惟民極是建．凡所以善其心者．無一日敢忘．要其效驗．必至于比屋可封．人人有士君子之行．始無愧于代天司牧之職．其或未然．亦惟反身修德而已矣．兔罝者．設以掩兔．賤者之役也．丁丁者．椓杙之聲也．其役雖賤．其人甚武．赳赳焉有公侯干城之才．亦可謂難能矣．又進于是．其可以密邇公侯．故謂之好仇．猶言善匹也．以密邇爲未足．而有腹心之喩．卽一身言之．耳目之視聽．手足之舉履．非不切也．而又有切于此者．今曰可爲腹心．則智慮之深長．操守之堅正．可仗以立國矣．嗚呼．貴而賢．賤而不肖．天下之常理也．賢者役人．不肖者役于人．亦天下之常勢也．兔罝之人．執此賤役．教養之所不預．資與之所不及．宜其才質闒劣．不足與進于善也．而詩人所稱．乃眞賢實能之任．曾謂是瑣瑣者．足以當之乎．臣聞之．教化之廢．推中人而墜于小人之域．教化之興．引小人而納于君子之途．人心無常．惟上是聽．風行草偃．不約而從．后妃無妒忌之行．其本正矣．一家仁．一國興仁．一家讓．一國興讓．此詩三章．皆以肅肅爲稱．故謂之好德．夫既惟德是好．則舉以當眞賢實能之任．孰謂其不可乎．今而後知先王盛時．風化所及．莫非常人吉士．隨取而足．有不可勝用者．正本之效．固如是也．而後世每以乏賢爲憂．亦豈無所自歟．序詩者曰．關雎之化行．則莫不好德．觀其迹．若不相爲謀．而心之感通．有必然者矣．君天下者、盡致思焉．

芣苢篇

臣聞、易之咸曰．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夫人心至于和平．則風俗粹美．不可以有加矣．無以感之．豈能臻此哉．然則何以感之．曰．行遠自邇．始治外自內始．未有其家不可教、而能化行于他人者．故宮闈之邃．風化之樞機也．后妃無妒忌之行．其心既和平矣．衆妾進御于君．不復顧慮．則其心亦和且平矣．夫和平者．人之本心也．宮闈之內．至和至平．皆以有子爲樂．則風化所覃．自近及遠．亦孰不以有子爲樂哉．芣苢者．宜子之樂也．采采者．不一之辭也．薄言有之．采而得之也．掇、拾也．捋、取也．袺者．以衣貯之而執其衽也．襭者．以衣貯之而扱其衽于帶間也．衽之可矣．而復捋之．袺之可矣．而復襭之．此心之切．惟恐其不多也．區區微物．以宜子之故．不憚勤勞．多方采取．詩人深探其心．而曲盡其形容之辭．若贅而非贅．愛其風化之美而不能自已也．夫丈夫生而願爲之有室．女子生而願爲之有家．人道之婚姻．專爲續嗣計耳．婦人無子．將焉用之．故有子之願．尤爲甚切．而世降俗薄．乃至有生子而不舉者．天性之愛．絕滅無餘．何其與古人大相遠耶．蓋樂于有子．人之本心．有子不樂．非其本心然也．古人之心．至和至平．故惟恐乎嗣續之不蕃．後人之心．不和不平．故反以生育爲累爾．夫秉彝之初．均此一心．而習俗美惡不同如此．任風化之責者、當如之何哉．詩人觀夫芣苢之采．既爲之三詠三歎．而序詩者則蔽以一言．而曰后妃之美．蓋非后妃之賢．得其本心．則必不能使當時之婦人、亦皆遂其本心也．尊卑上下．皆不失其本心．可謂極盛之時矣．後之爲妃者．要當以是爲法．

漢廣篇

臣聞、人生天地之間．所以超然獨貴于萃物者．以存是心焉爾．心者．人之大本也．是心苟存．雖至微之人．足以取重于當世．是心不存．雖貴爲王公．其又奚取焉．漢之游女．可謂至微矣．能正固其守．而人皆愛之敬之．豈非此心之良．天所以與我者．卓然不亂．故發形于外．有足以感動物者歟．喬木者．其幹上竦．非有枝葉下垂．可爲庇蔭也．故不可休息．以女之弱．譬木之喬．若非其倫矣．然端方不撓之操似之．此所以爲古之賢女也．以喬木爲未足．而復有江漢之喩．泳、潛行也．方．桴之小者也．漢不可以潛行．江不可以桴濟．此女之不可求也．區區女子之微．人皆得以輕侮之．今乃如漢之廣．如江之永．不可褻瀆如此．豈不賢哉．心慕其賢．而于錯薪之中、爲之刈楚以秣其馬．刈蔞以秣其駒．致惓惓之意．庶其降以相從也．而終不可從．故江漢之喩．復申言之．嗚呼．武夫勃然震怒．無敢當者．而牽于利欲．則撓而從之．今女子之所守．乃剛勁如是．有丈夫所不能爲者．此無他．彼求諸外．所以似剛而非剛．此得之心．所以至柔而能剛也．夫莫剛于人心．嗟來之食．寧死而不受．非不愛身也．此心卓然．而忘其爲身也．江漢之游女．可嘉可尙．惟此心之不昧爾．非盛德之君、躬行于上．表正斯民．皆有士君子之行．豈能臻此哉．彼習俗薄惡、男女淫奔、恬不知愧者．亦其君使然爾．然則人君之一身．誠風俗美惡之所自出歟．

汝墳篇

臣聞、臣之事君．猶子之事親也．子之心、一于親而無他者．謂之孝．臣之心、一于君而無他者．謂之忠．故大

雅曰。上帝臨女。無貳爾心。心一而不雜。凜凜乎如上帝之鑒臨。豈敢有他哉。汝墳者。汝水之岸。其高如墳也。條枚者。枝與幹也。調飢。朝而未食。其餒最甚也。條肄者。今年斬之而來歲復生之木也。夫行役于外。而妻躬采薪之勞。職當然也。念其良人。而有如晨朝之飢。何其切哉。蓋至于踰年之後。而有不我遐棄之語。乃知其初念之至切者。憂其去而不復返也。古人奉君命而行。則不敢顧其身。履險犯難。有死之道。而不遑自恤者。以臣之事君。大義所在。不可少虧也。向也、憂其棄我。今也、喜其既見。上能承君命。而下能保其身。則不棄我而死矣。此婦人之所以自慰也。遠役之苦、如彼魴魚、至于尾赤。可謂勞矣。王室之威。如火烈烈。可謂酷矣。人情至此。不能不怨。然忠臣之心。其可怨乎。父母孔邇。所以寬譬之也。紂雖酷虐。而西伯方行仁政。有父母之恩。可恃以安存也。嗚呼。天下之達道。人倫而已。人倫之外。焉有他道。勉勵其夫、事君盡忠。則夫婦之道篤、而君臣之義亦隆矣。一詩之中。二美具焉。此所以爲文王之化、行乎汝墳之國也。風化之美。陶冶薰蒸。能使爲婦人者。此心昭然于義理。如此。是之謂善化。後之君天下者、可不鑒觀于此哉。

采蘩篇

臣聞、祭祀之事。古人之所甚重也。人孰不奉祭祀。而可以奉祭祀者實難。是必洞洞屬屬。精一不雜。有以契夫鬼神之心。則可以行此禮矣。邦君之配。國人所尊。謂之小君。其職甚不卑也。而所謂職者。非有他事。惟曰奉祭祀。是爲稱職。不足以奉祭祀。則失其職矣。然則夫人者、可不職思其憂乎。蘩皤蒿也。所謂澗溪沼沚之毛也。采而用之。有事乎太廟。故曰公侯之事。又曰公侯之宮。宮卽廟也。物之可薦者。亦多矣。不及其他。而獨有取夫蘩。豈不曰。交乎神明者。在誠而不在物歟。誠心不至。雖犧牲肥腯。粢盛豐備。神其吐之矣。被之僮僮。夙夜在公。被、首飾也。僮僮、竦敬之貌也。執蘩以助祭。而竦敬于宗廟之中。亦足以明此心之不放逸矣。雖然。當祭而致敬。祭畢而忘之。是誠心易衰也。又豈足爲敬乎。被之祁祁。薄言還歸。祁祁、舒遲也。祭義所謂及祭之後、陶陶遂遂。如將復入也。不卽安于私室。而猶遲遲其歸。心足以御其形。而不爲形所役。心不懈則形不倦。故既祭之餘。無以異于承祭之時也。夫是之謂夫人之職。以祭祀爲職。是以誠敬爲本也。本立則衆美從之。豈不甚可貴歟。嗚呼。祭之明日。明發不寐。有懷二人。古人純一不已之心。于是著見。與夫斯須致敬、而懈怠隨之。固萬萬不侔矣。而召南之夫人、亦能用力于此。味薄言還歸之語。而想其中心之所存。純一而不雜。此所以無愧于幽明也。其亦國君躬行表正之明效歟。

甘棠篇

臣聞、人心未易感也。而感人之深者。其惟盛德之君子乎。甘棠之詩是已。蔽芾言其盛也。茇、草舍也。拜謂屈而下之。說猶舍也。或曰。說本作稅。言其稅駕于茲也。人之爲政。悅人心于一時者易。得人心于悠久者難。衣食之分人。乘輿之濟涉。非不悅也。而君子則曰。小惠未徧。曰。惠而不知爲政。淺狹如此。又安能使人悠久而不釋歟。召伯誠心愛民。不自隆貴。草居露宿。聽訟于甘棠之下。未嘗任智術、要民譽也。而當時愛慕之。後人追思之。見彼甘棠。以爲所憩之地。而相與共存之。不惟勿伐勿敗。雖屈而下之。亦所不忍。何其入人之深耶。意者、悉其聰明。致其忠愛。斷其是非曲直。無毫髮之差。亦猶皐陶明刑。邁種厥德。而黎民懷

之。凡形于聽訟者。皆是心也。心純乎天。發而爲政。皆與天合、以我之心。感民之心。民之不能忘。由我之不可忘也。周召分陝而治。召伯之令名。得與周公竝傳。殆非偶然者。三復此詩。其得人心如此。豈不偉哉。後之號爲能吏者。率以強敏相尙。慘刻爲賢。民疾視之不暇。豈復有愛之久而不已者。由是觀之。人君之用人。當取夫材之足以集事者歟。抑取夫德之足以感人者歟。觀甘棠之詩。宜知所決擇矣。

絜齋毛詩經筵講義卷二

行露篇

臣聞、莫難于聽訟。囂訟之人。顚倒是非。變亂黑白。其情僞萬狀。若之何聽之。然天下萬事不逃乎理。善聽訟者。以理裁之。而孰能肆其欺乎。厭浥者。露濃之貌。所以不敢夜行者。畏露之濡其身也。女以貞信自守。惟恐少有點汚。冰清玉潔。克保其身。豈容彊暴之男。得以侵陵哉。明于聽訟者。視其貌。察其言。觀其理之然否。固知其大節之無虧矣。雀雖能穿屋。而雀實未嘗有角。鼠雖能穿墉。而鼠實未嘗有牙。牙、牡齒也。鼠之所無。故借以爲喻。此言女雖速于獄訟。而女實未嘗有室家之情也。不明者、惑于形似。遂以爲眞。而明者觀之。知女之無邪。猶雀之無角、鼠之無牙也。豈可以穿墉之故、而遂謂其眞有角牙哉。曰、室家不足。曰、亦不女從。女子潔白之操。于是乎著見矣。大學傳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無情者不得盡其辭。大畏民志。夫惟是心淸明。無隱不燭。能使巧僞無實者、不肆其浮辭。此使民無訟之道也。召伯躬行此道。心無毫髮之私。臨民決訟。洞見肺肝。此所謂明于南國也。君天下者。得如斯人者而委任之。天下無冤民矣。嗚呼。偉哉。

羔羊篇

臣聞、人臣委質以事君。所食者、君之祿也。然得之而由其道。居之而稱其職。無愧于此心。則雖官尊祿厚。

食之安焉反是則不安矣何者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苟非其道無其功而徒食其食則其違仁也甚矣嗟來之食雖死不受義重于死故也此詩三章皆以退食自公爲言進而入于公朝有補于國退而食于私家無愧于心委蛇委蛇者此心無愧所以舒泰而有餘裕也羔小羊也素絲所以英裘紽數緎緫也總亦數也曷爲有取于羔羊曰禽獸之食不擇美惡苟可以飽而已不苟于食者其爲羊乎人或踐之則不食稍有塗汚則不食寧終日飢餓而所不欲者終不可彊表裏莫不精潔古人貴之故取以爲裘而又英之以素絲大夫服之以居服其服而無愧心則可以稱其服矣食其食而不能如羔羊之精潔將何以稱斯服乎序詩者曰鵲巢之功至聖人之化始于閨門而達于朝廷故在位者皆節儉而正直也後之爲人臣者誦此一詩豈可不勵其精潔之操而深以貪濁爲戒君天下者觀此一詩豈可不崇奬夫精潔之臣而屛去夫貪濁之吏哉

般其靁篇

臣聞人與羣物竝生于天地之間而人所以獨貴者義在焉爾義者理之所當然也人不知義則無以異于羣物是以古人甚重之一擧一錯不敢違也上以是化其下下以是從其上如好色惡臭之不可相亂如東西南北之不可易位始可謂知義矣觀般其靁之詩何其明于君臣之義歟般靁聲也山南曰陽何斯者何人至于斯也違斯者離其所而行也振振信厚也夫遠役于外而其婦思之聞靁之發聲而知天之必雨冒雨而行不遑自恤惟知君命之重而忘其爲一己之勞此所以爲信厚君子也非篤于君臣之義其能若是乎召南之大夫賢于常人也遠矣至于婦人女子世所難化者亦明于斯義豈不尤可貴歟獨居于家曾無怨辭方且美其夫之信厚而有歸哉歸哉之語世俗之所謂歸者夫婦共處足以相歡也而此詩所云非是之謂奉命而行事竟而返有以復命斯其爲歸也美矣此人臣事君之義也可不勉乎好逸惡勞人之常情也男女相悅亦人之情也今其爲夫者知君之爲尊而不知爲勞爲婦者能勉夫以義而忘其爲悅君君臣臣夫夫婦婦一詩之中燦然著見焉此所以爲治古之盛也嗚呼休哉

江有汜篇

臣觀小星江有汜二詩雖所遇不齊然其以心感心則一也小星之夫人無妒忌之行加惠于妾媵故爲妾者感之安于定分而夫人之善益彰江有汜之媵事忌克之嫡雖勞而不怨故爲嫡者感之悔其前非而媵之美益顯然則人心未有不可感發者曰汜曰渚曰沱皆江之支流也決復入者爲汜岐而成者爲渚鄭氏箋云爾而爾雅水自江出者爲沱江以喩嫡也汜渚與沱以喩媵也之子指嫡而言歸以言其嫁也不我以不見用也不我與不見取也不我過不見顧也媵足以備數而嫡實梗之不得進御于君人情至此扞格也甚矣旣嫡豁然感悟媵于是得其所處而至于相與嘯歌前日妒忌之心皆冰釋矣三復此詩獨言其始之乖戾終之和同而不言其所以至是者此詩人言外之意雖不盡發越而默存于中也故序詩者歸其美于媵而明著其勞而無怨可謂察見其心矣孟子曰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諸己人不見知不以爲彼之失而以爲我之罪恐懼修省若無所容而又敢怨乎昔者大舜處人子之不幸不見其爲父

母之頑嚚而負罪引慝齋慄于載見之時此瞽瞍之所以底豫也其勞而不怨之明驗歟區區媵女之微惟能反求諸己而感格之效立見此亦聖人在上道化流行而當時風俗如此之美也君天下者可不原其所自哉

何彼襛矣篇

臣聞之記曰肅肅敬也雝雝和也夫敬以和何事不行以是知古人之論德甚貴夫肅雝於凡人之情不失之縱弛則失之乖戾縱弛則不敬乖戾則不和豈其本心然哉降衷秉彝無有不善肅雝之德人人具足然常人旣貴而驕驕而侈然自大而失其常度故有縱弛者焉有乖戾者焉賢者秉德有常其身雖貴其心自若此所以天稟之良未嘗少虧也今以王姬而嫁諸侯車服之美止下于王后一等可謂貴矣而肅肅雝雝猶執婦道其不失夫本心者歟何彼曷不皆設問之辭何其華之襛乎豈不肅且雝乎比之唐棣比之桃李旣言其容色之盛矣而又美其車車非能肅雝也人有肅雝之德故見其車者如見其人也平王以德而言以平王之孫而適齊侯之子以齊侯之子而娶平王之孫等而言之不敢自大也此亦肅雝之義昏姻之以義合猶釣者之以絲緡也味肅雝之言有無窮之義婦人而有是德豈不能相其夫子乎豈不能正其家人乎詩之稱周王曰雝雝在宮肅肅在廟君子以是知王姬之肅雝王者躬行之化使之然也爲人君者豈可不正其本哉

騶虞篇

臣聞有道之時至和之氣薰蒸于天壤之間必有嘉祥爲時而出故關雎之化行則麟趾應之鵲巢之化行則騶虞應之此所謂和氣致祥也鵲巢之詩國君積行累功以致爵位夫人起家而居有之夫得其爲夫婦得其爲婦剛柔健順各適其宜此人倫之所以正也人倫正則朝廷正矣天下純被聖人之化而庶類莫不蕃殖和氣之所感也春蒐之時葭與蓬蒿然而生豝與豵其數以五而人心愛物之深于五豝五豵之中各取其一焉不忍盡殺以遂其欲也詩人言之不足故咨嗟以美之而比之騶虞于生物則不食于生草則不踐非有所教戒也非有所禁防也是孰使之然哉天稟如是無俟乎勉強也凡有意爲之與夫根于自然者等倫相絕善利之所以分王覇之所以異皆由此也意之爲累大矣詩人之有取于騶虞惟其非出于有意也人之仁愛亦如騶虞之自然則王道純全而無虧矣故謂之成當和氣充塞之時騶虞應感而至而詩人因以比德大旨與關雎麟趾同符此正始之明驗也人君可不推原其故歟

柏舟篇

臣聞天下之患莫大于小人在人主之側蓋小人之心知有己而已不知爲國也知有私而已不知有公也朝思夕念不過于爵位之崇祿廩之厚以足夫一己之欲欲心日熾則凡可以阿媚其君者無所不爲君有過焉不敢言也朝綱不振國勢寖微知公論之不可遏君子之必見嫉也則凡可以排擯善類者無所不至若此類者委以一職任以一事然且不可況于常在君側乎此君子之所以不得不憂如舟汎然無所底定憂之至也耿耿明也隱痛也吾心明知其爲害而吾君不能遠之所以痛心也酒所以供敖遊

吾非無之斯心痛切.不暇飮也.鑑之照物.或姸或醜、無不受焉.故茹.茹猶人也.小人非我族類.其可入吾心乎.同僚之義.亦有兄弟之親.似可愬也.而往則見怒.其臭味亦殊也.石猶可轉.而心不可轉.席猶可卷.而心不可卷.其正直如此.而又發于威儀.人無得而選擇之.猶口無擇言、身無擇行也.其與小人異趣.豈不遠哉.慍于羣小.爲羣小所慍也.旣遇其病.又受其侮.已拊心以憂.故謂之辟.日月、明之至也.居諸、語助也.今晝夜迭運.而光景寖微.猶君德寖昏.而小人得以蔽之也.心之有憂.如衣之有垢.垢之不去.愁沮無聊.不能奮飛.固其宜也.或曰.有所憂患.則不得其正.今憂心如此.寧不害于正乎.曰.國家將危.忠臣義士.此心如割.幸其君之一寤.故以屈原之忠.而自沈汨羅.君子與之.未害其爲正也.人主觀此一詩.可不自警乎.仁人不用.小人在側.而使賢者不堪其憂.人君實爲之也.書曰.股肱喜哉.孟子亦曰.尊賢使能.俊傑在位.則天下之士.皆悅而願立于王之朝矣.夫使賢者皆有喜樂之心.亦人君爲之.今朝廷有道.而忠良之士.猶以當時爲憂.此必有所以然者.惟聖主深察之.

燕燕篇

臣聞、天下之事.不謹其始.未有能善其終者.發端之始.害猶未著.故人忽之.積日累月.其患寖長.遂致于潰裂四出.莫之能禦.且莊公之初.過于有所惑.嬖妾巧于求壻.主從而悅之.此亦人之常情也.悅而不已則溺.溺而不已則驕.驕而不已則僭.夫人旣失其位.嫡嗣何以自存.國本一搖.庶必奪嫡.此豈小故也哉.且莊姜無子.戴嬀實生桓公.莊姜以爲己子.則莊公嫡嗣也.其妾有寵.是生州吁.則莊公之庶子也.州吁好兵.公弗能禁.桓公嗣立.成公賊之.戴嬀失所依倚.反其宗國.此國家之大變也.故莊姜深痛之.方其上僭之始.姜固已憂之矣.然害止于一身.故綠衣之序曰傷己而已.今州吁敢行無道.不君其君.國勢將傾.豈猶傷己而已乎.燕燕之稱.謂己及戴嬀也.情義之厚.相與追隨.可謂昵矣.而其序不紊.故羽則參差不一.飛則或頡或頏.鳴則或上或下.未嘗無別也.曰、泣涕如雨.佇立以泣.曰、實勞我心.何其憂之深哉.仲氏任只.言其可親可信.如周官所謂睦姻任恤也.溫惠淑謹.又申言之.其賢如此.而遭此大變.反于宗國.安得而不憂乎.非憂戴嬀.憂衛國也.禍變如此.莊公實爲之.而嬀不以爲怨.且勉莊姜以追思先君.辭氣藹然.無一毫忿戾之心.此所謂溫恭淑謹.此所謂變風止乎禮義者歟.爲國家者.觀此一詩.而知其終之乖離.皆其始之耽惑.盡亦兢兢業業.而毋致于極哉.

日月篇

臣聞.有一言而可以盡修身齊家之道者.曰.此心之明而已.人惟一心.不明.則昏.明則是非可否、皆天理之正.昏則好惡取舍、皆人爲之私.較然如黑白之異色.燕越之殊塗也.人心豈可以不明哉.且莊姜、齊侯之子也.不爲不貴矣.碩人一詩.皆稱美之辭.不爲不賢矣.爲莊公者.禮重而親愛.固其宜爾.曾不見答.而妾媵是嬖.好惡取舍.顚倒如此.不明孰甚焉.此詩所謂乃如之人者.蓋指莊公也.比之日月.尊之至矣.而微有譏焉.日月之明.無所不照.而今也不能致察于帷薄之間.能無愧乎.逝、往也.意有所移.往而不返.溺于嬖妾.而不在莊姜.失于古人處夫婦之道.故曰.逝不古處.天下有定理.嬖寵惑之.則其心亂矣.故曰.胡

能有定.寧不、猶言曾不也.心在彼而曾不在我也.三章、四章、亦以日月爲稱.而止言所以出之方.何耶.日月經乎中天.則其明無所不及.初升之明.雖明而未遠也.書曰.視遠惟明.孔子答子張之問明曰.可謂遠也已矣.明固貴夫遠也.莊姜之不見答.無乃莊公雖明而未遠乎.不深言其過.而特微其辭.示敬心也.德音.天所同得.莊公固有是德音矣.以不定之故.良心轉爲無良.甚可惜也.然莊姜不欲常置諸胸中.要當忘之.故曰.俾也可忘.前三章猶有怨辭.至于卒章.惟曰.父母養我不終.至此尙復何言.所謂報我者.亦不能陳述之矣.嗚呼.使莊公本心常如日月之明.夫婦之間.豈至此極哉.君人者觀此一詩.心之不明.其害如是.可以爲鑒矣.

終風篇

臣聞、處順境者易.處逆境者難.何謂順境.人心翕然相應.無有齟齬者是也.何謂逆境.人心悍然不從.未易調護者是也.于其易也、而順受之.于其逆也、而思所以處之.反求諸己.積其誠意.盡其在我而已.莊姜不見答于先君.又見侮于州吁.甚難處也.常人之情.遭此逆境.無不懈怠.而莊姜安于所遇.惟自傷其無辜.而無嫉妒他人之心.故序綠衣、日月、終風、三詩.皆以傷己言.可謂深探其所存矣.風終日而又甚暴.喩州吁之虐.而見莊姜之柔順.則笑侮之.猶無逸言小人侮厥父母.曰、昔之人無聞知也.浪、放蕩也.謔浪笑敖.侮之甚矣.而莊姜方且哀憐之.以爲良心善性.人所均稟.而淪于惡習.顚冥至此.良可悼也.霾、雨土也.昏暮之狀也.雖則昏暮.感其母之見棄.亦有時而惠然肯來也.然終不能勝其惡習.暫明而復昏.所以莫往莫來也.莊姜不嫉惡.又從而思之.可謂深于愛子矣.悼之思之.所以興其善心.憎之絕之.足以遏其惡念.莊姜于此、慮之熟矣.陰而霾曀.終風且繼以陰雨.不旋日而復曀.亦言昏蒙也.雨雖不驟.重陰未解.故曰曀曀.靁雖不作.而相繼不絕.故曰虺虺.皆言昏暮也.人之善不善、明與昏而已.寤言不寐.憂其昏也.願言則嚏.願言則懷.欲其明也.願者.善端初發之謂.彼願言則我嚏矣.鄭康成所謂、猶今俗人嚏而曰人道我.此感通之理也.彼願以爲懷矣.如周南嗟我懷人之懷.不忘于心.非不從而已也.莊姜可謂曲盡矣.而終不能轉移其暴虐之行.其下愚不移者歟.然子雖不孝.母不可以不慈.此古人人倫之要.觀是詩者.觸類而長之.則人倫之間.蔑有不可處者矣.

擊鼓篇

臣聞、興師動衆.爭地爭城.兵鋒一交.肝腦塗地.甚可畏也.其可輕用也哉.然有國有家者.非兵無以宣威靈、制強暴.故亦不得已而用之.外禦其侮者.爲固圉而舉.以仁伐不仁者.爲救民而舉.兵出有名.故罔不吉.何者.人心固以爲當.然操不祥之具.驅民于戰鬬之間.而不與衆同欲.其爲從之也、難矣.今州吁以庶奪嫡.親賊其兄.罪固不容誅矣.乃欲以兵力自彊.爲平陳與宋之役.平、成也.欲伐鄭而力不能獨辦.故結二國之成.而共伐之.漕邑之城.國之土功也.可謂勞役矣.今伐鄭之師.怨苦無聊.欲爲版築者.而不可得.故有我獨南行之嘆.蓋築者猶可以生還.而我則必死.所以忡忡然其憂也.將行之時.與其室家訣別.故其言慘戚如此.爰、於也.於何而居.於何而處.言無定也.於何而喪其馬.則其兵敗、而人亦殆矣.求諸林下.

若所謂收爾骨者。何其言之悲歟。契闊、勤苦之狀也。夫婦之義。生死同之。勤苦共之。此一定之論也。故曰成說。今而不我活矣。說可成乎。洵亦信也。詩人所謂洵美且直。皆信然之辭。向也約言與子偕老。今我先子而死。則變而爲不信也。故曰不我信者。此皆夫婦訣別之語。州吁亦聞之乎。昔孟子論得民心之道。所欲與之聚之。所惡勿施爾也。安居者人所欲。而州吁故勞之。用兵者人所畏。而州吁强施之。欲惡皆逆乎民。自古及今。未有能濟者。由是觀之。兵其可輕用哉。雖然。人有疾病。以藥攻之。時有姦宄。以兵伐之。雖湯武之得天下。何嘗不用兵乎。而湯武之舉。順乎人心。故人無不服。此詩所刺。咈乎人心。故人皆怨之。成敗之所以殊也。說以使民。民忘其勞。說以犯難。民忘其死。如是而用兵。人亦何怨之有。君人者、盍亦深思熟講。求所以順乎人心者哉。

凱風篇

臣聞、中庸曰。射有似乎君子。失諸正鵠。反求諸其身。孟子亦言。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諸己。此言得失之殊途。未有不自己出者。責人而不責己。則本原之地。用志不篤。見善不遷。有過不改。而感格之至。邈不可冀。修己而不責人。則朝夕思念。求所以齟齬不合者。誰實爲之。積其誠意。自足以感人動物。此得失之所以殊也。昔者、舜之事親。難莫甚焉。舜不見其頑嚚。而惟極其敬。舜號泣于旻天。負罪引慝。夔夔齊慄。形于載見。故雖瞽瞍之不慈。亦爲之底豫。此感格之效也。凱風之詩。其淵源于此歟。凱風云者。南方長育萬物之風。舜之作歌。所謂南風之薰。阜民財者是也。棘、難長之木。心、發生之初。自凱風之吹拂。其心始長。至于天天。其盛可以爲薪。非一朝一夕之故。以喻母氏養我七子。自襁褓而至于成人。其劬勞也久矣。而吾母寡居之後。不安其室。人子于此。將何以自處哉。男女、人之大欲。當淫風流行之時。漸染惡習。與之俱靡。此人情之所不能免也。母子之際。人所難言。順從則害義。諫止則傷恩。惟有反躬自責。不以爲母之過。而以爲己之咎。則庶乎其足以感動矣。故曰。母氏聖善。我無令人。泉之清寒者。能使人甘之。鳥之好音者。能使人樂之。而我獨不能慰其母。是豈母之罪哉。比之凱風。其稱甚美。而寒泉黃鳥之不若。其自責也、深矣。負罪引慝。此舜所以爲大孝。而今也、七子之心。契合無間。古今雖殊。人心不異。所謂人皆可以爲堯舜也、雖然。子之自責。可謂有子矣。而母之能從。略不見于詩。何哉。曰。誠可以貫金石。而況于人乎。未有不可感動者。以瞽瞍底豫推之。母之能從。不言而可知矣。觀此詩者。處人倫扞格。皆能反求諸身。始雖未合。終必相應矣。以之處兄弟。則兄友而弟恭。以之處夫婦。則夫和而妻柔。易之繫辭曰。觸類而長之。豈不信然哉。

絜齋毛詩經筵講義卷三

雄雉篇

臣聞、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此大序之說詩。所以爲治亂之別也。今其軍旅數起。大夫久役。室家閔其夫之勤勞。宜若有怨怒其上之語。而辭氣薰然。獨有治世之遺風。此其故何也。曰。詩發于人心。時有治亂之殊。心無厚薄之間。上雖失道。而詩人不忘其君。無異于有道之時。又何怨怒之云乎。此所謂止乎禮義。先王之澤也。雄雉、以喻其大夫遠役于外。妻以懷安之故。不能偕行。遂至于阻隔。是我自取之也。將以誰咎。不怨其上。而歸咎于己。與常情大不侔矣。展、誠也。受命而行。秉心無二。惟知君命之重。而忘其在己之勞。是之謂誠。不怨其上。而稱美其夫。其識高矣。陰陽之運。日往則月來。月往則日來。是日月之往。未嘗不來也。今吾夫遠役、而邈無來期。其心亦苦矣。然豈可以我之怨苦、而怨詈其上哉。故卒章之意、尤篤厚焉。百爾君子。泛言從役之大夫也。我一婦人。雖不足以知君子之德行。然此心之善。人有所同。不忮害。不貪求。可謂善矣。故以臧言之。不甘己之勞役、而害他人之安居者。謂之忮。以安居爲可樂、而違道以有請者。謂之求。此二病者。常情所不能免。而吾夫無之。則行役何往而不善。雖久勞于外。固未嘗不裕然也。有夫如此。吾亦可以自慰矣。其夫聞之。豈不益自勉勵乎。一時同役之大夫聞之。又豈復怨上乎。徧告百爾君子。蓋所以警之也。孔子曰。士而懷居。不足以爲士矣。春秋傳曰。宴安酖毒。不可

懷也。以安居爲戒。而不以勤勞爲憚。此君子之德也。而婦人能言之。其亦賢乎。孔子取不忮不求之語。以美門人之高弟。是誠有契于聖心也。讀此詩者。可不自警乎。

谷風篇

臣聞、所貴乎君子者。無他事焉。惟不失其本心而已。人生而善。天之性也。有正而無邪。有誠而無僞。有厚而無薄。有天理之公。而無人欲之私。所謂本心也。其始如是。其終亦如是。雖歷年之久。不變乎其初。所謂不失也。今觀此詩。何其人情前後之不類歟。谷風、謂東風也。習習、舒和也。陰陽和則爲雨。黽勉同心。不宜有怒。皆言其和也。使夫之情常如其始之和協。豈不甚善。而本然之心。易于蒙蔽。久則淫于新昏。而忘其舊矣。采葑菲者。不以其下體之不美而棄之。亦猶禮接其婦。不以容貌之改前而薄之。德音相與偕老以死。人情之厚。約結之深。有如此者。至于行道遲遲。中心有違。則舊室見棄也。水涇濁而渭清。二水相入而不相離。舊室譬則渭也。新昏譬則涇也。涇雖甚濁。而不能混渭水之清。新昏雖獲愛。而不能掩舊室之潔。湜湜其沚。清見底也。而良人不以爲潔。故曰不我屑。屑、潔也。何以知舊室之爲潔乎。梁笱之取魚。所以養人也。夫雖見棄。猶不欲自廢其生養之具。深則方之舟之。淺則泳之游之。黽勉求之。匍匐救之。（案此下疑有缺文）美榮之蓄。凡婦道所當爲。非不盡力。非有毫髮之罪。所以知其潔。而疾之棄之。昧于黑白之辨。一至此極。獨不思我始之來。相與安息。情義甚厚。而今日乃如是之薄耶。塈、息也。始終不侔。所謂失其本心者。風俗如是。雖實爲之。故序詩者以爲衛人化其上。宣公之罪不可掩矣。由是觀之。爲人主者。可不正其本哉。

式微篇

臣聞、人君有志。則危弱可爲安彊。苟惟無志。則終于危弱而不振。故曰。禍福無常。惟人所召。趨向一差。而天淵不侔矣。吁、可畏哉。太王迫于狄人之侵。去邠之岐。微弱甚矣。而邠人則曰。仁人也。不可失也。從之者如歸市。于是乎肇基王迹。而詩人稱曰。居岐之陽。實始翦商。越王句踐大敗于吳。棲于會稽者。纔五千人爾。而臥薪嘗膽。念念復讎。卒如其志。轉危弱而爲安彊。豈不偉哉。黎侯失國。以狄人之故。寓于他邦。非得已也。誠能居患難之中。勵剛彊之志。朝夕思念。求反其國。懲創既往。改絃易轍。夫豈終不可爲哉。而乃卽安于衛國。曾無奮發之心。豈不哀哉。中露者、暴露之謂。泥中者、泥塗之謂。非邑名也。暴露于泥塗之中。其辱甚矣。而居之不疑。此其國之所以終于失也。其始也、既以無志而失之。其終也、又以無志而不能復振。是可哀也。嗚呼。諸侯、有一國者也。不善保之。則失其國。天子、有天下者也。不善保之。則將如之何。故大禹之訓曰。予臨兆民。凜乎若朽索之馭六馬。成湯克夏之後。猶曰。慄慄危懼。若將隕于深淵。誠以王業之重。得之難。失之易。兢兢業業。不敢荒寧。僅能自保而已。觀式微之詩。黎侯一失其國。而卑微如是。眞萬世人主保邦之龜鑑也。

旄丘篇

臣聞之詩曰。永言配命。自求多福。孟軻亦云。禍福無不自己求之者。何謂福。國之安榮是也。何謂禍。國之危辱是也。選拔賢俊。惠恤黎元。與治世同道。斯安榮矣。惟姦憸是用。惟暴虐是作。與亂世同事。斯危辱矣。

黎侯之失國。無乃顚倒是非、以自取危辱乎。方其南面以朝羣臣。威福予奪。無不在我。亦可謂安榮矣。及夫逐于狄人。不能自保。而託迹于他邦。其名雖曰寓公。實與羣臣無異。春秋傳所謂、既爲人君。又爲人臣。是也。烏在其爲安榮乎。黎之臣子。當是之時。不能規正其君。迫于患難。則怨他邦之不相恤。他邦信有罪矣。黎侯獨無罪乎。向使黎侯能治其國。任賢愛民。以植不拔之基。則何至于危辱如是。必有以自取之也。乍見孺子將入井。怵惕惻隱之心。不期而自發。今鄰國之君、託迹于我。而邈如不聞。衛之君臣、其亦不仁甚矣。黎不能自責。衛不能恤難。其失均也。昔者、楚王遭闔廬之難。越在草莽。有申包胥者。乞師秦廷。哭聲不絕。秦人哀而救之。二國併力。遂御吳師。蓋有以感動之也。黎之羣臣。不知出此。惟衛人是責。何哉。雖然。重耳非不賢也。十九年在外。非秦伯納之。則不能自反其國。況黎侯乎。鄰國是責。亦不爲過。此所謂詩可以怨也。孔子取而列之國風。有以也夫。

泉水篇

臣聞、禮者。人之大防。所以檢柅此心。不敢放逸也。故書曰。以禮制心。禮之制人。猶隄之防水。不以隄爲固。而驟決之。則潰裂四出。大爲民害矣。不以禮自檢。而輕棄之。則縱橫放肆。淪胥爲惡矣。女子之思歸。人之常情也。然父母既終。無歸寧之道。嫌疑所在。何可不謹。古者、女子、許嫁而笄。非有大故。不入其門。既嫁而返。兄弟弗與同席而坐。弗與同器而食。所以別嫌明微。防于未然者。若是其嚴哉。父母猶在。歸于親旁。安慰其心。禮所當然也。父母既歿。兄弟雖我同氣。非有鞠養劬勞之恩。其又可歸乎。歸若未害也。然此心一縱。或至于不保其身。則害莫大焉。漢史所謂、知其非禮而不能自還者。是也。齊襄公鳥獸之行。瀆亂禮經。詩人至以雄狐目之。亦惟姜氏不謹其始。無故而歸。所以至此也。然則泉水之詩。聖人列于國風。豈非所以立萬世之大閑歟。淇、衛水也。泉水猶注鄉邦。我心寧不思衛。故欲與從行之娣姪、議所以歸國者。人情之至切也。宿于泲。餞于禰。記嫁時所歷之地。父母兄弟訣別。今無故而歸乎。雖有姑姊。惟當遣人問訊而已。終不可歸也。然歸心既動。不能自已。宿于干。餞于言。雖思歸衛。所歷之地。將脂舝其車。遄臻于衛。又以此事雖名無瑕。其實有害。故復止焉。天下之患。莫大于自謂無害。爲非所當爲。欲非所當欲。其初曰。是小過耳。吾何害之有。積而不止。遂陷于大惡。爲君爲臣、而有是念。則不得其爲君爲臣。父也子也亦然。今衛女檢制此心。知其有害而不敢縱。此所謂發乎情、止乎禮義者。肥泉須漕。思之切、而禮不可歸。髮懷鬱結。出遊以寫之。此心無一毫之累。可謂賢女矣。茲聖人之所以有取歟。

北門篇

臣聞、人不可無志。志在修身者。其德必日進。志在立事者。其業必日廣。仕者、所以行其志也。古者、朝廷有道。公論著明。德有大小。故位有高下。位有高下。故祿有厚薄。豈有忠良之臣、而不得志于時者哉。今觀此詩。賢者出北門而憂心殷殷焉。言北者。謂背陽而向陰也。陽猶休明之時。陰猶濁亂之世。背陽而向陰。則濁亂可知矣。然當時之忠良。以爲祿之厚歟。則終窶且貧。莫知我艱。其祿固未嘗厚也。以爲位之卑歟。則王事適我矣。政事一埤益我矣。王事厚我矣。政事一埤遺我矣。適我、謂事紛至于我也。埤益、謂厚且增也。

事如此之多．祿如此之薄．若不相稱．然以理推之．是必事繁而位卑．非高爵也．故其祿亦薄．上而君不見知．下而妻子讁我摧我．居濁亂之世．所遇若此．何以爲懷哉．安于天命．順受之、斯可矣．賢之用舍．關乎盛衰．固有命焉．非人所能爲也．雖然．賢者以此自處則可．人君以此待賢者則不可．孟子曰．尊賢使能．俊傑在位．則天下之士、皆悅而願立乎朝矣．夫悅于任職．而不委之天．治世之事也．君人者可不監觀于此哉．

北風篇

臣聞、人君之爲政．莫善于寬仁．莫不善于威虐．寬仁則民愛之．威虐則民畏之．愛之若父母焉．畏之若仇讎焉．父母之親．不忍一日離．而仇讎之惡．惟恐其不相遠也．爲人上者．不能撫愛其民．而專以威虐從事．人心豈有不離者哉．人皆去之．君誰與立．則是戕其民者．乃所以自戕也．豈不甚可懼哉．北方肅殺之風．凛乎可畏．而加之大雪．其寒益甚．所以喩衛君之威虐也．惠而好我．攜手同行．畏其慘酷．與其所好、相率而去之也．虛徐、寬舒之貌．亟、急也．只且、語助也．若或遲遲其行．則其禍急：言不能一日自保也．次章亦然．至于三章．所謂莫赤匪狐．莫黑匪烏．則今日之當去．顯然如狐赤而烏黑．無可疑者．理所當去、而遲回不去．其禍豈不愈速乎．人心乖離．一至于此．疾之如仇讎矣．君者、民之父母．而疾如仇讎．孤立于上．國勢岌岌．威虐之所致也．豈爲威虐．則不獨衛君爲然．亦必有同惡相濟者．此所以重失人心也．今仁聖在上．子惠黎元．可謂二矣．而監司帥守．猶有急于財賦、刻剝窮民者．亦有敢行誅殺、害及流民者．此皆不仁之人、爲國失人心者也．人心一失．所係甚大．伏惟聖主哀之救之．以活生民之命．告之戒之．以衰酷吏之風．此誠今日之急務也．

干旄篇

臣嘗觀孟子．聞魯欲使樂正子爲政．喜而不寐．公孫丑問其故．則曰．其爲人也好善．好善優于天下．而況魯國乎．夫苟好善．人將輕千里而來告之以善．夫苟不好善．曰、予既已知之．訑訑之聲音顏色．拒人于千里之外．則讒諂面諛之人至矣．與讒諂面諛之人居．國欲治、可得乎．嗚呼．若孟子者．可謂深知爲國之要道矣．夫使之爲政．安危理亂．皆由是出．豈徒以一身事其君哉．虛心屈己．旁求衆善．以自輔其所不逮．則可以當此重任矣．自矜其能．不復求助．忠告蔑聞．而諂諛日親．則何以治其國哉．今觀干旄之詩．衛之臣子．何其好善之篤．干首之有旄．鳥隼之爲旟．析羽之爲旌．皆卿大夫之所載也．浚、衛邑也．城外謂之郊．居民所聚謂之都．城則浚邑之城也．素絲、束帛也．卿大夫誠心好善．或求諸都邑之中．或求諸郊野之外．多方搜訪．幸而得之．則以束帛良馬．將其誠意．心之篤切．形見于此．所以有加而無已也．彼姝者子．指卿大夫之姝美也．誠心好善．如恐不及．其德可謂美矣．故賢者感之．莫不曰．吾將何以畀之、予之、告之乎．此所以如影之隨形、響之應聲也．嗚呼．珠玉無脛、而至于前．惟其好之爾．雖合自重之士．有所抱負．豈肯輕以語人．今而輸寫心腹．樂告以善．致敬盡禮、感之使然也．區區一小國．而臣子皆好善．當時賢者．亦皆以善道告之．同聲相應．同氣相求．翕然有濟濟多士之風．國安得而不興乎．雖然．是有本有原．一國之事．人君爲之也．一擧一錯之間．是非美惡．由是分焉．故夫好賢樂善．臣子之懿德也．而所以任用之者、其誰歟．妒

賢嫉能．臣子之大罪也．而所以登進之者、又誰歟．沿流探源．其責固有在矣．此詩人所以必歸其美于衛侯也．人君觀此．足以知爲治之大端矣．

考槃篇

臣聞、國之所恃以安彊者．以得賢也．故曰．不有君子．其能國乎．又曰．不信仁賢．則國空虛．賢者抱道懷德．君能用之．則邦家之福．不能用之．則獨善其身．古之明君．深達是理．故求賢惟恐其不及．其或潔身遯世．自放于寂寞之濱．人君必反而自思曰．彼賢也．宜爲我用．而有所不屑．得非氣類差殊．不足以感召之歟．吾進德而不懈．則誠心感通．庶乎悅而願立于朝矣．莊公之先公．是爲武公．篤于好善．能聽其規諫．而厥子弗克遵業．使賢者退而窮處．此考槃之詩所以作也．考、成也．槃、樂也．碩大之賢．君不能用．潛伏于澗、于阿、于陸．俯仰無愧．自全其樂．所謂考槃也．矢、陳也．諼、忘也．惓惓于君．寐覺而言．不能忘也．弗過者．不得過君之朝．弗告者．不得告君以善．三章所陳．久而不已．所謂永矢也．賢者抱負不淺．其君疏而指之．不得有所展布．怨而不釋．人情之常也．今此詩無一怨辭．而忠愛之意．膠固而不可解．易之否曰．拔茅貞吉．志在君也．當否隔之時．賢者在野．貞固其守．而心常存乎君．此則考槃之碩人也．有如是之賢．而莊公不能用．將誰與治其國乎．後之爲人上者．三復此詩．深以莊公爲戒．勤求賢士．毋使考槃于荒野之間．則可以立邦家之基矣．

芄蘭篇

臣聞人君之德．莫大于剛健．人君之患．莫甚于柔弱．剛健則日進無彊．足以有爲于當世．柔弱則安于苟且．不能〻見于事業．智愚相去．豈不遠哉．今一介之士．苟惟柔弱．則不能自立于鄕黨．況于國君．一擧一錯．安危所關．其可以柔弱自處乎．惠公者．宣姜之子、朔也．不彊于爲善．而忍于爲惡．子之得罪．朔實爲之．卽位之後．上不能以禮防閑其母．下不能制公子頑之惡．至柔至弱．擁虛器于人上．何足以君其國乎．芄蘭者柔弱蔓延之草也．支、枝也．觿、所以解結成人之服也．國君雖童子．猶服成人之服．觿則佩矣．能則無有也．凡人或有所長．人皆得而知之．今日能不我知．則是塊然而已爾．芄蘭之葉．如佩韘之狀．韘、決也．韘則佩矣．能則不我甲也．天之十日．以甲爲首．故事物之最先者．皆謂之甲．人亦如是．今曰能不我甲．則才不足以高世矣．容、容刀也．遂、佩遂也．悸、帶垂而動也．服飾若是．皆如成人．而不見其有能．豈非其所大闕歟．凡人皆不可以無能．而君尤不可以無能．人而無能．其害止于一身．君而無能．其害及于一國．紀綱之不振．法度之不修．人心之不服．國勢之不彊．皆柔弱無能之故．爲人上者．可不懼哉．

木瓜篇

臣聞德不足以感人者．不足以言德．惠不足以感人者．不足以言惠．古之人所以甚異于常人者．惟其感人之深而已．故易曰．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三代而上．人心愛戴其君．久而不能忘者．由此道也．自入春秋．五霸迭興．大抵雜以權術．惟己是利．遑恤其他．而惟齊桓公【案】桓公原本避宋欽宗諱作威公今改正後倣此存亡繼絶．與人同利．猶有治世之遺風焉．今觀木瓜之詩．何其圖報之無窮也．瓜與桃李．皆以木言．以別于瓜瓞、羊桃、

五十五冊

雀李、而已。非難得之物也。投以易得之物。而報以難得之貨。亦云可矣。猶曰。非敢爲報。姑永以爲好而已。言有盡而意無窮。何時而可忘耶。考之左氏傳。而後知齊之于衛。有生死肉骨之恩焉。衛自滎澤之敗。國爲墟矣。遺民無幾。何以自立。桓公戍之以甲兵。遺之以車馬器械。絕而復續。踣而復振。無國而復有國。豈非生死肉骨之恩乎。興滅國。繼絕世。天下之民歸心焉。此聖人之垂訓。而桓公得之。邢遷如歸。衛國忘亡。亂離之餘。安堵如故。安得而不深感之歟。或曰。今北敵垂亡。不保朝夕。與衛國敗于滎澤之役、亦何以異。我朝垂德惠以覆護之。使既微而復振。將滅而復存。可乎。曰。不然也。衛、中國之諸侯也。爲狄人所滅。故霸主不得不救。今北敵。中國之世讎也。因其敗壞。張皇六師。爲復讎刷恥之舉。可也。其可救哉。書曰。兼弱攻昧。取亂侮亡。此成湯之所以興也。惟聖主深察之。

黍離篇

臣聞、王業之方盛。人皆歡樂而詠歌之。王業之既衰。人皆愁苦而哀傷之。故大序曰。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觀夫音之不同。而世道之升降。斷可識矣。周之盛也。合天下而歸往焉。故謂之王。及其衰也。名雖爲王。其實相戾。于是降而爲國風。直與諸侯等爾。可不哀哉。京周。即鎬京。天下之所宗也。成王之營洛邑。取夫朝貢之道里均。有時會諸侯於此。其實仍居鎬京爾。平王懲幽王之禍。畏犬戎之彊。徙于東都。而宗周遂不復至。雖時定都之地。變而爲禾黍之場。周大夫過之。思先王之盛。不可復見。所以不堪其憂也。稷始而苗。中而穗。終而實。蓋注目者屢矣。如醉則甚于搖搖。如噎則又甚于如醉。言其憂愈深也。呼天而告之曰。所以致此者。何人哉。不以衰弱之故。而虧君臣之義。此所以微其辭也。嗚呼。周雖不競。鎬京之地。猶在境內。而忠臣過之。猶悲憂如此。況有甚于此者乎。我國家建都于汴。旣九朝矣。宗廟宮闕。于是乎在。靖康之禍。鞠爲禾黍。非能如東周之在境內。神臯未復。敵久據之。往時朝會之地。今爲敵人之居。此天地之大變。國家之大恥也。使周大夫生于今日。過其故都。其悲憂慘戚之情。又當如之何哉。平王惟不自彊。所以迄不能復西都之盛。聖主誠能反其所爲。臥薪嘗膽。以復讎刷恥自期。則大勳之集。指日可俟也。人情之慘戚。將轉而爲歌謠。豈不偉哉。惟聖主亟圖之。

揚之水篇

臣聞、人君有剛德。則朝廷無過舉。夫人君、所以臨制四方、役使羣動者。惟其剛也。是非可否之皆當于理。先後緩急、之不失其序。惟至剛者能之。不剛。則顛倒錯亂。當爲者不能爲。而不當爲者反爲之矣。平王之母家。申侯也。幽王嬖褒姒而黜申后。太子奔申。申侯與犬戎攻宗周而幽王隕。晉侯鄭伯迎太子于申而立之。是爲平王。則申侯者、乃平王之父讎也。悼王室之中微。痛讎恥之未刷。奮然作興。恢張紀綱。以正申侯之罪。則天王之剛德也。讎之不復。懷其私恩。又從而戍之。弱孰甚焉。此人心之所以不服也。諸侯有難。方伯連帥率諸侯以戍之。義當然爾。王畿之卒。僅足以自衛。其可遠戍乎。平王爲其所不當爲。諸侯不服。莫爲我用。而自以畿卒戍之。王室自是而愈卑矣。悠揚緩弱之水。雖束薪、束楚、束蒲之微。不能流轉。以喻平王之不能役使諸侯也。彼其之子。指當時之侯國言之。申、甫、許、皆姜姓。故言申而併及甫許焉。戍兵無

幾。不能更代。未有還歸之日。此周人之所以怨思也。父讎當復而不能復。母家不當戍而戍之。顛倒錯亂如此。安在其爲剛德乎。嗚呼。居九五之尊位。億兆之上。賞慶刑威。莫不在我。而柔弱如悠揚之水。亦可憐也。君天下者、三復是詩。壹亦勵精求治、自強不息、而深以平王之柔弱爲戒哉。

絜齋毛詩經筵講義卷四

羔裘篇

臣聞之。書曰。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夫衣服、所以章德也。天之所命。奉而行之。非以私意與之也。有如是之德。斯有如是之服。當與而不與。不當與而與之。皆非所以奉天命。故古人于是致意焉。羔裘、大夫之服也。濡、潤澤也。豹飾、緣以豹皮也。晏、鮮盛也。英、裘飾也。其服可謂華矣。其人必賢。乃能相稱。不然。則所謂彼其之子。不稱其服矣。洵直且侯。信其直且美也。舍命不渝。見危授命也。彥、美稱也。此古之君子皆稱其服者也。鄭之大夫。所服之裘。非不粲然可觀。而察其爲人。瑣瑣碌碌。非所當服而服焉。詩人不顯攻之。而思古人、以寓規警之意。知彼之爲優。則知此之爲劣。所謂辭不迫切、而意獨至也。嗚呼。人臣策名委質。立乎人之本朝。固將有益于國家也。其可無以稱其服乎。人君設官分職。錫之朝服。以華其躬。非徒富貴之也。其可不求夫可以稱其服者乎。三復是詩。深求其義。則君臣之道兩得。不然。則俱失之矣。可不謹哉。

女曰雞鳴篇

臣聞、人之一心。警戒則其德日新。宴安則其過日積。故傳有之曰。宴安酖毒。不可懷也。中無所主。惡勞喜逸。氣體頹惰。而不能自持。此所以溺于宴安也。況于夫婦之間。尤人情之所易溺者乎。道不足以制欲。志不足以帥氣。惑于淫妓、而不溺焉者、鮮矣。觀女曰雞鳴之詩。何其相警戒之切也。女以爲雞鳴。而士以爲

昧旦。雞鳴之時。天猶未明也、昧旦、則在晦明之間矣、女又曰、明星有爛。[illegible]子其弋鳧鴈以供飲食乎。加者。射而中。男子之事也。宜者。烹飪不失其節。婦人之職也。衽席之上。人情之所易安。而古之爲夫婦者。皆不以是爲樂。未旦而興。勤于生理而不敢懈。此心清明。不爲人欲所蔽。可不謂賢乎。雖然。家人嗃嗃。與夫婦子嘻嘻者。固有間矣。然不若交相愛之尤爲可貴也。此詩以警戒爲主。而味其宜言飲酒、與子偕老、琴瑟在御、莫不靜好、之語。則情意浹洽。歡然無間。琴瑟友之。以寓其所樂。則不偏于嚴矣。嚴以警其怠。和以通其情。豈非尤可貴者歟。抑又有大于此者焉。無非無儀。惟酒食是議。固婦人之賢行也。而古人之爲賢婦者。又不止是。今曰。子所招來而相與爲友者。吾將雜佩以贈之。則其志甚大。乃周南之后妃、輔佐君子求賢審官之用心也。豈非婦人女子之難能乎。夫婦交相警戒。其德日進。遂至于此。非溺于宴安者之所能識也。孔子存此。以爲萬世夫夫婦婦之法。誠用力于造端之地者。可不三復是詩哉。

山有扶蘇篇

臣聞、孟軻有言。不信仁賢、則國空虛。春秋傳曰。不有君子。其能國乎。夫仁賢君子。國之所恃以安彊者也、有之則爲朝廷之光。無之則爲社稷之辱。南山有臺。樂得賢之詩也。曰臺、曰萊、曰桑、曰楊、曰杞、曰李、曰栲、曰杻、曰枸、曰楰。以喩賢人之衆多也。南山北山之崇。必有生植之物。蔚然茂盛。斯稱其爲山矣。朝廷之尊。必有衆多之賢。森然會集。斯稱其爲朝廷矣。今此詩之大旨亦然。扶蘇、叢生之木也。喬松、竦直之木也。此山之所宜有者。荷華、芙蕖也。游龍、紅草也。此隰之所宜有者。賢人之盛。獨非朝廷之所宜有乎。子都者。美秀之稱。子充者。篤實之謂。狂、言其放肆。狡、言其險詐。如此而是。如彼而非。如此而正。如彼而邪。豈不粲然黑白分明哉。今子都、子充、宜見而不見。而狂與狡童、不宜見而見。則是非邪正。顚倒錯亂。而紀綱法度頹靡廢闕。安在其爲朝廷之尊乎。立政之書曰。其勿以憸人。其惟吉士。書之憸人。卽詩之狂狡也。其意氣似勇決。其言論似開敏。故世主往往惑焉。以爲眞可信任者。此國家之蟊賊也。可不芟夷之、屛棄之乎。公論之所謂美者。鄭忽以爲惡。公論之所謂惡者。鄭忽以爲美。狂狡肆其毒螫。而賢者無以自存。尙何以保其邦乎。知人則哲。惟帝其難之。故雖堯舜之聖。而于此不敢忽。何爲其不敢忽也。似是而非。足以亂眞。取捨不當。而禍亂之所從生故也。惟聖明致察焉。

風雨篇

臣聞。所貴乎君子者。不失其本心而已。天與人以此心。至精至明。雖更歷萬變。而秉彝之懿。未始少虧。斯可謂之君子矣。故書曰。彰厥有常。吉哉。又曰。其惟克用常人。常者。不變之謂也。窮如是。達亦如是。始如是。終亦如是。是之謂有常。中庸曰。國有道。不變塞焉。強哉矯。國無道。至死不變。強哉矯。塞。窮也。謂不變窮之所守也。死者人所甚畏。當死則死。不以爲懼。可不謂之強乎。強立而不反。則可謂有常矣。風雨之作。淒淒瀟瀟。至于有如晦冥。未嘗易其節。物固自有常也。可以人而不如物乎。始正而終邪。始勤而終怠。始明而終昏。皆不常其德也。皆改其度者也。君子則不然。吾有此良心。斯有此常度。規矩準繩。不可須臾離也。終身守之。不以時之汚隆而貳其心。此人君之所當用也。今鄭國之君。棄其有常者。而用其無常者。此詩人

之所以思見君子焉。未見之時。如在險阻中。既見則平矣。故曰夷。未見之時。如疾痛之在躬。既見則愈矣。故曰瘳。未見之時。此心戚戚然而憂。既見則釋然矣。此所以喜也。嗚呼。君子之未見。與夫既見。人心休戚不同如此。國之輕重繫于此故也。然則爲人君者。豈可不汲汲皇皇求天下有常之士而信任之哉。

子衿篇

臣聞、人生天地間。所以異于羣物者。以知有義理而已。義理、人心之所同。皆可以爲善。然無以講明之。則終日昏昏。淪于惡習。與蠢然無識者、殆無以異。所謂飽食煖衣。逸居而無教。則近于禽獸。古人病其然。設爲庠序學校。漸摩陶冶。使人心曉然皆知義理之可貴。不爲物欲所遷。則教之功也。嗚呼。是豈可一日廢乎。青青子衿。謂交領也。學子所服也。青青子佩。謂佩玉也。禮。士佩瓀珉而青組綬是也。士服其服。宜在學校。而逸游于外。無親師取友之益。安在其爲士乎。縱我不往教。而子亦不來學。雖音問亦不我遺。乃自肆于城闕之上。以騁望爲樂。此所謂挑兮達兮也。挑達之樂在外。義理之樂在內。在外之樂。俄頃間爾。在內之樂。生生不窮。而人心不明。昧于取舍。君子安得而不傷之。一日而廢飲食。不免于饑渴。一日而不務學。必放其良心。良心陷溺。將不可以爲人。此其爲害、殆有甚于饑渴者。此所以一日不見如三月之久也。雖然。士亦何罪。國君不以是爲急。學校廢而不修。所以至是。然則爲民上者。豈可不以教養爲先哉。

雞鳴篇

臣聞人無常心。由天理而行。則是心常明。爲人欲所蔽。則是心必昏。男女之欲。人情之所不能免也。溺于其所愛而忘其爲可戒。則本然之心日以昏蝕矣。古之人以爲家不齊不可以治國。故必擇賢妃正女、資稟不忒、而教飭有素者。端本于宮壼之間。所言所行。率由正道。朝夕規警。而此心之明。莫或蔽之矣。聞蒼蠅之聲。而以爲雞鳴。見月出之光。而以爲日出。兢兢然惟恐朝臣之既至。而吾君之視朝稍晚。無以慰士大夫之心。不敢以爲細故而忽之也。蟲飛薨薨。東方且明矣。而我猶與子甘寢而同夢。會于朝者、皆欲歸其私家。久俟于此。寧不見憎乎。下憎其上。不美莫大焉。警策昏怠。未明求衣。視朝不失其節。則我與子皆不見憎矣。嗚呼。爲上者。何可不念其臣乎。中庸曰。體羣臣則士之報禮重。勞逸休戚。同然無間。所謂體也。卷耳之詩。知臣下之勤勞。陟彼崔嵬。我馬虺隤。陟彼高岡。我馬玄黃。居宮闈之內。而能體其臣于道塗之艱難。此所謂賢后妃也。今此詩亦念夫趨朝之臣。可不謂賢乎。哀公荒淫怠慢。無道甚矣。此詩不直指其失。而惟以古之賢妃所以警其君者言之。知彼之爲善。則知此之爲惡。惕然自省。能改其過。是亦賢君也。嗚呼。其善格君心之非者歟。

還篇

臣聞、一國之風俗。國君爲之也。上倡其下者謂之風。下從其上者謂之俗。故曰。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倡之者善。而從之者無不善。則風俗日以淳。倡之者不善。而從之者亦不善。則風俗日以薄。齊人之俗。其初未必皆好田獵馳逐也。惟哀公好之。故其下亦然。如影響之應形聲。有不能自已者。還、便捷貌也。茂與昌。皆嶺也。獸生三歲曰肩。儇、利也。臧。善也。我謂彼爲還。彼以我爲儇。我謂彼爲茂。彼以我

五十五冊
44A

爲好。我謂彼爲昌。彼以我爲臧。一國之人。好田獵者衆。故猝然相遇。更相稱譽。不能自禁于齒頰之間。其始曰還。曰儇。不過言其捷與利爾。猶未以爲美也。至于曰茂、曰好、曰昌、曰臧。則皆以爲美矣。視田獵馳逐。如蹈仁履義之深可貴矣。顚倒是非。轉移黑白。貴其所可賤。樂其所可憂。人心之昏蒙。一至此極哉。孟軻有言。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矣。古之人君。所以一嚬一笑。不敢不謹者。蓋懼夫少有過差。而國人又將甚于我也。此詩無一言譏哀公之失道。而獨以其習俗之不美者言之。觀枝葉之瘁。而本根之弊。不言可知也。其善諷其君者歟。孔子存此詩。所以欲萬世爲人君者。謹其好惡而端其表儀也。但其田獵馳逐觸類而長之。凡關于風俗者。皆當致謹。惟聖明深念之。

甫田篇

臣讀孟軻書。觀齊宣王欲闢土地。朝秦楚。莅中國。撫四夷。亦可謂大有爲之志矣。而孟軻則曰。以若所爲。求若所欲。盡心力而爲之。後必有災。三復斯言。而後知軻之知本也。夫人孰無所欲。而必顧我之所爲。果足以得此。則可以遂其欲矣。所爲者。卑汙淺陋。而欲求光明俊偉之功。其可得乎。襄公以國君之尊。而躬爲鳥獸之行。瀆亂天倫。罪固不容誅矣。民事之不修。田獵之是好。觀其所爲。無一合于義理者。此豈足以立非常之功乎。妄意于圖大。而無可以圖大之實。妄意于服遠。而無可以服遠之具。此詩之所以刺也。田甚廣而力不及。則禾稼不茂。而稂莠實繁矣。人在遠而强思之。則用心徒勞。而事功不集矣。曷不反而自求。退而自省乎。此詩人正本之論也。雖然。妄意于大者、遠者。固非矣。而無志于大者、遠者。亦豈君子之所貴哉。今觀卒章之意。猶有望于襄公焉。婉兮孌兮。總角丱兮。言童稚之時也。然長之養之。未至于甚久。而突然冠弁。列于成人。理之必然也。然則大者遠者。雖不可以躐求。而亦可以馴致。豈若田甫田之力不及思遠人者之心徒勞哉。觀前二章。則知人君不可以妄圖。觀後一章。則知人君不可以無志。惟聖明深察之。

猗嗟篇

臣聞。人君有大德。有小節。身修而家齊。家齊而國治。德之大者也。威儀之可觀。技藝之可喜。節之末者也。目不兩視而明。耳不兩聽而聰。于此有餘。則于彼不足。古之人君。深知是心之不可分也。朝夕念慮。惟躬行是急。惟家齊是務。而薄物細故。皆不暇及。大者既立。小者略之。乃所以全其大者也。魯桓斃于齊襄。夫人姜氏實爲之。既而往來于齊魯二國。曾無顧忌。莊公之爲人子。既不能追痛其父。又不能防閑其母。慚德多矣。而惟修其威儀。精于技藝。爲足以悅世俗之耳目。毋乃舍本而逐末乎。故齊人雖譽之。而實譏之。抑揚趨蹌。言威儀也。美目淸揚。言容貌也。射不出正。言中的也。四矢之反。既中而復中也。射至于終日。而無一不中。其藝固精矣。而舞則又與樂節相應。故謂之選也。人見之。誰不稱贊。而君子觀之。以爲隱憂。何者。人惟一心。不可以兩用也。役其精神于威儀技藝之末。豈能不妨其大者乎。雖然。射所以觀德。內志不正。外體不直。不可以言中。其容貌不比于禮。其節不比于樂。亦非射之善者。今此詩三章。極稱其善射。于此觀德。孰曰不可。而反以爲刺。不已誣乎。曰。射固可貴也。不追念其父。不防閑其母。人之大倫乖戾如此。

而獨精于射。豈能掩其惡乎。孔子存此一詩。所以欲萬世之下爲人君者。明于大小之辨。大者不立。其餘何觀。射有似乎君子。且不足貴。況其他技藝。所謂詩可以觀者。蓋如此。

陟岵篇

臣聞。安佚者。人情之所甚欲。行役者。人情之所甚憚也。捨室家之樂。躬道塗之勞。險阻艱于跋履。寒暑切于體膚。父母兄弟。邈焉間隔。朝夕懷歸。不能自釋。此怨讟之所由興。今觀陟岵一詩。不惟不怨。而尊君戴上之心。無異于平居之時。此所謂變風止乎禮義者歟。方其離家之日。父則告之曰。夙夜無止。是欲其不敢自息也。母則告之曰。夙夜無寐。是欲其不遑寢處也。兄則告之曰。夙夜必偕。是欲其與儕類偕行也。而三人者之言。又皆曰。尙愼旃哉。丁寧告戒。如是其切。可不謂賢父母兄乎。陟其高山。望其父母兄。不可見。則思其別時告戒之語。奉以周旋。不敢失墜。可不謂賢子弟乎。一門之內。長幼尊卑。知有君而不知有身。知有國而不知有家。可謂達于大義。不蔽其良心矣。爲下者能忠其上。而爲上者可不卹其下乎。采薇東山之詩。序其情而憫其勞。入人之深。淪于骨髓。此所以犯難而忘死也。上卹其下。下忠其上。此所以交通而無間也。今日邊烽未息。征夫暴露。自往年四月至今年三月。恰一歲矣。盛夏酷熱之時。不容解甲。至于生蟣。隆冬盛寒之際。坐臥被甲。其冷徹骨。糲飯藜羹。終年食淡。而又驅之戰鬪。豈其所樂哉。念之卹之。聖心之所不能忘也。孰若賦勞還之詩。各歸其故壘。而以其供億之費。募沿邊壯勇之士。人人可用。莫非精兵。有捍禦之實。無出戍之苦。父母兄弟。無復相離。保護鄉井。各致其力。計無便于此者。惟聖主亟圖之。

伐檀篇

臣聞。人主之任官。不可有一毫之私。所共者天位。所治者天職。所食者天祿。無非天也。豈可以己意參之哉。故書曰。無曠官。天工、人其代之。天至公也。代天而行。亦必公其心可也。賢者親之、任之。不賢者疏之、斥之。如權衡焉。非有意于輕重。如繩墨焉。非有意于曲直。斯可謂至公矣。宜親任者而疏斥之。宜疏斥者而親任之。安在其爲公道乎。檀可以爲車、爲輪、爲輻。伐之而寘諸河濱。此賤者所爲也。今而賢者身親其勞。則失其職矣。不稼穡而得禾。不狩獵而得貆。此所謂無功而受祿也。今而在位、在職。則非其任矣。是非顚倒。一至于是。天工之代。豈其然乎。彼君子兮。指伐檀者言之也。得斯人而任之。則不素餐矣。人臣之患。莫大于素餐。非有忠言嘉謨也。非能竭誠盡瘁也。而乘君子之器。食君子之祿。職業之瘝曠。政教之廢闕。生民之憔悴。皆此曹實爲之。是豈能有補于國耶。今明主憂勤于上。而賢否混淆于下。尸位素餐者、尙多有之。怠惰廢弛。偸合苟容。國之蠹、民之殘也。擯斥一二。以勵其餘。而擇其不素餐者親之。于是賢士爭奮。姦回屛息。而綱紀大振矣。此當今之先務也。惟聖明亟圖之。

碩鼠篇

臣聞。善爲國者。富藏于民。不善爲國者。富藏于府庫。君民一體也。民既富矣。君安得而不富。不藏于民。而厚斂焉。民既竭矣。君亦安能獨豐哉。故有若之言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荀卿言。財貨本末源流。亦以爲本原在下而不在上也。彼魏君者。何足以知此。汲汲于聚斂。而民心日離。是乃自蹶其本爾。貫事也。事其

君者三歲矣。莫我肯顧言未嘗眷顧于我也。莫我肯德。不以我爲德也。莫我肯勞。不知我之勞也。君不恤其民。民不戴其君。相率而去。遠適他邦。豈其本心然哉。衣食不足。無以自給。其勢不得不爾。鄭國狡童之刺。雖曰不美。猶可言也。今而比之碩鼠。殆又甚焉。君臨一國。國人愛之若父母。仰之如日月。畏之如雷霆。可也。而以碩鼠譏之。不君其君。至是而極矣。聖人存此詩。所以爲重斂之深戒歟。始曰樂土之得所。中曰樂國之得直。固將去矣。而卒章則曰誰之永號。吾其何之乎。惟有永號而已。言終不去也。君雖無道而終不忍去。此謂變風止乎禮義者歟。此夫子所以錄之也。

詩疑

王柏 纂

詩疑卷一

宋 王 柏 撰（柏字會之。號魯齋。婺州金華人。宋理宗時。爲麗正上蔡兩書院師。卒國子祭酒。楊文仲請於朝。諡文憲。皇朝雍正二年。從祀兩廡。）

行露首章與二章意全不貫。句法體格亦異。每竊疑之。後見劉向傳列女謂召南申人之女許嫁於酆。夫家禮不備。而欲娶之。女子不可。訟之於理。遂作二章。而無前一章也。乃知前章亂入無疑。

衛莊姜之詩凡五。其一國人於莊姜之始至而美之。碩人是也。碩人之詩。前三章意已足。後一章體致不類。不然。則以四爲三。猶有序也。第二章形容莊姜之色。亦太褻矣。其四詩則莊姜自述也。綠衣當在前。蓋莊公初惑於嬖妾。夫人憂之。思古人以自比。處之善矣。終風則悼其待己之不以禮。而莊公輕狂暴橫之態。儼然可見。日月則（缺）全不顧矣。夫人亦未免無少怨也。燕燕作於莊公卒後。忠厚之德藹然。夫人至是而賢益著。使嬖妾皆如戴嬀。又豈有綠衣之作乎。綠衣、燕燕二詩。熟誦之自可見。

詩傳疑柏舟之詩亦莊姜作也。愚謂詞意全不類。以兄弟不足依據而嘆其不能奮飛。此閭巷無知之言也。苟能奮飛。則棄其所天可乎。莊姜安得出是言哉。至於寤辟有摽則哀而傷矣。此爲他婦人怨夫之詞。非莊姜也明矣。

凱風之詩。孝子之心至矣。其爲詞難矣。是詩也。寄意遠而感慨深。婉而不露。微而甚切。可謂能幾諫者也。此孝子自責之詞。序曰美孝子。何其謬哉。

雄雉之詩。此婦人思其夫從役而未歸。第三章從容閑雅。優柔不迫。此正風也。末章愛之切。期之深。理亦甚明。大有學識之人也。不忮不求之句。夫子固嘗稱之。雖曰何足以臧。此是欲進子路一步。故云耳。學者亦須從此用功可也。

谷風之詩。婦人爲夫所棄。委曲敘其悲怨之情。反覆極其事爲之苦。然終無絕之之意。與柏舟思奮飛大有間矣。此聖人所以制三不去之義。其意深矣。

簡兮之詩。序者以爲衛之賢者仕於伶官。此固然也。但謂刺不用賢。則是他人作此詩。而詩記亦謂此賢者非東周所有。自是西周昔日有之。觀其前章。形容其有力如虎。赫如渥赭。此何足以見其賢。詩傳則曰。此賢者玩世仕於伶官。作此詩。若自譽而實自嘲。最爲得其情。至末章始託興而思西周之盛王。此其所以爲賢也。非末章不得見其賢矣。

自古出仕者。大略有三端。處衰世。不擇而仕。近於玩侮不恭。如簡兮是也。亦有盡心竭力。不計貧窶。歸於天而不怨。如北門是也。知禍亂之將作。相呼而遠遁。如北風是也。簡兮難學也。非自度果有不磷不緇之操。其可苟哉。北風、北門、在人審時量力而爲之。未可輕相詆訾也。宣姜本爲伋妻。而宣公要之。終譖伋而殺之者。宣姜也。可謂忍人也。未必惡伋也。無乃愧伋也。及生壽。而慨然代伋之死。壽亦賢矣。宣姜於是亦有年矣。則又通乎公子頑。不良之甚也。乃生戴公、文公、許穆、宋桓二夫人。不夫而舉四子。無恥尤甚。衛之人倫掃地。烏得不亡。所不可曉者。稟不淑之氣。而子女之多賢。此又何也。

君子偕老三章。東萊先生曰。一章、責之也。二章、問之也。三章、惜之也。其論精矣。愚謂責之問之誠是也。末章惜之。豈以色而忘其行邪。

定之方中。最善賦其事。作室而先種樹爲琴瑟之需。可見其規模深遠。其次方及於農桑。此國家之先務而不可緩者。又其次方言牧馬之盛。則中興之功。次序粲然。其要蓋在秉心塞淵一句上。

干旄之作。以見尚賢樂善。尤爲中興之本。

衛之詩淫奔者固多。而賢婦人之詩亦不少。前有莊姜四詩。後有柏舟、載馳、竹竿、河廣。以至泉水、雄雉。皆發乎情、止乎禮義者之詩。

黍離、周大夫之作。亦善於爲詩者。感慨深而言不迫切。初不言其宗國傾覆之事。反復歌詠之。自見其悽愴追恨之意。出人意表。

君子于役、閔思之正也。感時念遠。固人之常情。至情所鍾。聚在苟無飢渴一句上。

中谷有蓷。雖婦人爲夫所棄。想出於凶年不得已之情。而非有所怨惡也。是以有閔之之心而無恨之之意。其人忠厚如此。范氏說最得講官之體。

大車之詩。古人以其大夫能治其私邑。而婦人不敢犯義。故以此美其大夫也。然婦人革面而未革心者也。畏子於爲政之時。尚要誓於既死之後。心堅而志愚。此善政之不如善教也。豈不信哉。刑政少弛。則醜行復矣。

青衿、靜女之爲淫奔已曉然矣。木瓜、采葛之爲淫奔。而情款未明。至於揚之水亦謂之淫奔。愚則未從。若曰人有間其兄弟而兄弟相戒之詞。豈不平易明白而有餘味。今曰男女要約。則未有以別其爲男女也。將仲子序者固妄矣。而莆田鄭氏謂此實淫奔之詩。而朱子從之。愚謂其有所未盡也。此乃淫奔改行之詩也。仲雖可懷。獨能畏父母兄弟之言。又能畏人之淸議。三章六無字。所以拒絕仲子爲甚嚴。與大車誓死不相舍者大有間矣。

鄭衛之音。並稱久矣。愚嘗考三衛詩凡三十有九篇。如柏舟、綠衣、燕燕、日月、終風、泉水、載馳、竹竿、河廣。此十詩皆作於宮壼之中。秉義守正。詞氣忠厚。可以繼二南之美。次而士大夫。如簡兮、北風、北門、考槃、干旄等作。皆賢者之事。下而民俗。如雄雉、伯兮、擊鼓、凱風、谷風。或得人倫之正。或處人倫之變而不失其正者。皆佳詩也。蓋自衛武公學問精密。孜孜求善。老而不衰。如抑抑賓筵之作。森嚴淵奧。參之二雅中。眞可無愧。淇澳一詩。形容武公之盛德。條理縝密而興寄遐暢。非大賢不能道。此大學所以取之以爲至善之本。在位既久。則其流風善政。豈無漸漬於人心者。後世淫奔之詩。如靜女、桑中、氓蚩、有狐四篇而已。刺詩。如匏有苦葉、新臺、牆有茨、君子偕老、鶉之奔奔、蝃蝀六篇爾。鄭詩二十一篇。而淫奔者十六。其閒作於淫女者半之。風俗之不美如此。故聖人尤欲放之。今以鄭衛之音並稱者失之矣。

衛國多於變故。後得其正。自立國之初然也。管蔡之亂。此周家積累極盛之際。乃有此大變。康叔繼之。能和集其民而得歡心。其後公子和襲攻世子共伯而奪其位。是爲武公。共伯之妻堅柏舟之誓。而武公改行自修。治其國五十餘年。謚曰睿聖。抑抑賓筵。伯仲二雅。淇澳之詩。幾與成王並稱。可謂盛矣。周公伯禽之魯。後世莫之競也。至於宣姜。始終亂人倫之正。乃有子壽之賢。且生文公。中興衛國。而許穆、宋桓二夫人、守節秉義。德適當世。如載馳之爭國。大變也。又有公子郢之堅讓。故其亡也獨後於諸國。然三衛諸詩。錯亂顚倒。殊無意義。先儒謂衛國首併邶鄘。以此爲變。此因後世之詩隨文生義。故有是說。烏知聖人刪次之意果如是說。愚竊意共姜之柏舟當爲變風第一。淇澳次之。莊姜諸詩又次之。而定之方中、干旄二詩終之。此衛風之先後當然也。其他諸國。採雜不勝其謬。不可盡舉矣。

考槃詞雖淺。而有暇裕自適氣象。孔叢子載孔子曰。於考槃見遯世之士無悶於世。此語足以盡此詩之義。殊不見其未忘君之意。序者既誤。箋者大害於義。雖程子忠厚之言。而朱子亦不得而從也。熟讀詩自見。

鄭詩多淫奔。忽有出其東門一詩。守義安分。爲得性情之正。序者全不讀詩。乃爲閔亂。又曰男女相棄。思保其室家。殊無一毫相似。蓋淫風薰染之中。猶有不爲習俗所移者。見如雲之女。不敢起犯義之思而自安室家之貧陋。尤可見天理之在人心有未嘗忘。此參之二南之中。可以無愧。序者何所爲而讀者何不思耶。

東門之墠。此男子有所慕而不得見之詞。序謂男女不待禮而相奔。恐亦未盡然。

齊詩十有一篇。止雞鳴一篇爲美詩爾。若還與盧令令。亦尙武之餘風。著之詩。先儒取其可以見當時親

迎之禮廢。而不罪。此女之氣象輕佻。無肅敬之心。非嘉詩也。東方未明之詩。有折柳樊圃。狂夫瞿瞿。此二句自嘉。但與上下意不貫。未必本文也。其刺齊襄魯文姜之行凡五詩。敝笱之篇。刺魯人從文姜之淫亂如此之多。猗嗟刺莊公。則已甚明。無異說矣。

詩傳曰。邶鄘既入衛。其詩皆爲衛事。猶繫故國之名。則不可曉。愚考其詩初非邶鄘詩也。其詩出閭巷。猶可曰此邶人之詩也。曰此鄘人之詩也。其詩作於宮壼。作於臣人。而曰此邶風。此鄘風。可乎。共姜自誓。莊姜自述。必不作於邶鄘也明矣。載馳作於許也。泉水、竹竿作於衛國也。以其思衛。歸於衛風。猶可也。一在邶風。一在鄘風也。作此爲何義。與竹竿、河廣。義則一也。而後二詩獨存於衛風。何以別哉。泉水曰。毖彼泉水。亦流于淇。竹竿曰。泉原在左。淇水在右。泉水曰。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竹竿亦曰。女子有行。遠兄弟父母。泉水曰。駕言出遊。以寫我憂。竹竿亦曰。駕言出遊。以寫我憂。疑出於一婦人之手。今分爲二國之風。不知何說以釋愚之疑也哉。又如簡兮、北風、北門、刺宣姜諸詩。定之方中等作。皆不可繫之邶鄘也。豈不著明。於是知分次前後。卽小序之人同一繆也。

伐檀之詩。造語健而興寄遠。但詩記、詩傳各爲一說。詩記說於序爲近。詩傳說於理爲高。但未有以必其詩之果何如也。二說別無他意。只不耕不獵兩段。一以爲自謂不可不耕而食。不可不獵而肉也。一以爲汝不耕而何以得食。汝不獵而何以得肉。一以爲自言。一以爲詩人之言。愚竊謂詩傳之說固高矣。轉旋頗費詞。今以平易爲主。味胡瞻爾庭、有縣貆之句。他人指之爲直截。但二說皆指君子爲伐檀之人。殊覺不貫。妄謂爲車當以行陸。今在水濱者。用違其才也。今乃受用如此之盛。莫是不素餐之君子乎。蓋譏之也。未能信其必然。姑記其疑。

陟岵之詩。見父子兄弟相望之眞情。亦善作詩者也。晉之鴇羽。小雅之杕杜。皆不及也。

葛生。傳言婦人以其夫征役而不歸。思之而作此詩也。予觀所美二字。則知其非夫婦之正。當時賢婦人稱其夫。多曰君子。軍士之妻。亦有稱伯兮者。未有稱其夫曰予美。詩有鵲巢之詩。既以予美爲所私。則此不得而獨異。是必悼其所私之人也。

蒹葭不類秦風也。所懷之人。未有以證其正不正也。韻致亦雅。未見爲邪思也。

秦風黃鳥。乃淺識之人所作。其曰臨其穴。惴惴其慄。朱子於此見其逼迫生納於壙之意。然亦大段猥猥了。三良。彼三良者。既不能引大義納君於無過。又不能爲國家慮。不以自全爲嫌。不然。則慷慨從君於死爾。何至恐懼如此哉。或曰。此觀者之惴惴。味其意。正指三良後人避此。欲飾其詞爾。

陳風十篇。止有衡門一詩爲善。其餘多男女會遇之作。亞於鄭風矣。大姬好歌舞。其民化之。遂至如此。以武王之聖。太姜之賢。閨門之訓。不宜有是。

澤陂之美人。未有以見其正不正。詩傳遽比於月出。恐亦過矣。

檜曹二風多好詩。蘇氏謂檜詩皆爲鄭作。如邶鄘之於衛。非也。鄭風止緇衣爲桓公武公之詩。本周人作也。不當係之以鄭。餘皆莊公以後之詩。已東遷矣。檜則西周時詩。賢人憂周道之衰。百姓怨征賦之重。不

五十五冊
43A

如無生.其後桓公滅之.羔裘之作.疑其思舊君也.素冠.尤見賢者傷今思古.庶幾有行三年之喪者.皆鄭風所不及.邶鄘可併於衛.檜不可併之鄭矣.

下泉四章.其末章全與上二章不類.乃與小雅中黍苗相似.疑錯簡也.

豳風止七月一詩是本詩.它皆非也.周公以立國之本衣食之原.朝夕誦於王前.可謂萬世教幼主之法.實與無逸相表裏.不可偏廢.詩中雜舉時序.若無倫次.其要只是衣食二事.第一章總言之.次四章言衣.後三章言食.極爲縝密詳備.凡舉時月.皆以夏正言.是知三代雖互建正.而終不能外夏正.夫子行夏之時.亦周公之意也.

詩傳之釋名義精矣.其釋草木蟲魚也密矣.惟斯螽、莎雞、蟋蟀.謂之一物.以隨時變化而異其名.此則未解.此本程子說.其病在詩中以七八九月系於莎雞之下.若一物然.箋者曰.自七月以下.皆言蟋蟀.雖自曉然.竊恐蟋蟀元在七月之下.以詩之句法律之.當然也.不應獨此數語出奇如此.

小雅中凡雜以怨誚之語.可謂不雅.予今歸之王風.且得小雅粲然整潔.

四月、六月、七月、十月等作.傳者皆爲夏正之月.獨於正月一詩乃爲去聲.謂此正陽之月而有繁霜.爲霜降非時.此爲可憂.故曰此賦也.若作興說.雖指爲建寅之月.自不害於義.何必委曲其詞以成就一賦字.詩人平易.若以非時.便作四月繁霜.有何不可.

諸詩多以篇首字爲題.獨巧言於後章提兩字爲題.尋他類例.則知又有桑中當曰采唐.權輿當曰夏屋.雨無極當添兩句.大東當曰小東.小東二字既在上.又以小雅之例比之.亦當曰小東.如小旻、小弁、小宛、小明是也.若以小東爲題.則有饛簋飧當爲第二章矣.常武之詩.亦無常武二字.但有王奮厥武之句.恐如雨無正.或逸句.又如酌、如賚、如般之頌.並無題字.恐是大武詩內之章也.

或謂巧言之末章有彼何人斯一句.與後篇彼何人斯實相連.恐後篇錯雜在前.以句律觀之.非可合也.兩詩恐是一人作耳.如終風之末章.亦有日居月諸之句.如後篇日月相連.章句不同.而爲莊姜之作故也.

一部詩原頭.本於文王一人.上推后稷公劉以來.下及后妃大夫妻.以至後諸侯.皆以文王受命與周王之故.然其詩典重淵奧.正大明白.莫如大雅.作於周公之手者凡四篇.曰文王、大明、緜、皇矣.四篇之中.又莫如文王.初言文王只如此亹亹然強勉做將去.而令問自至今不已.亹亹二字.又未足以盡其形容.又添一箇穆穆字.其所以能如此深遠者.只是緝熙此一敬字而已.此令問之所以不已也.末曰.天理無形.但取法於文王.天下自能興起孚信.凡所以稱贊文王者.只一箇敬字.天難取法.只法文王.使能孚信.只是此數句.已盡大明之詩.言文王小心翼翼.以昭事上帝.卽前篇緝熙之敬.而天命自然歸之.皇矣一篇.又說文王不自作聰明.但循此天理而已.棫樸、旱麓、思齊、靈臺、下武、文王有聲.此六篇非周公作.曰追琢其章.金玉其相.勉勉我王.綱紀四方.此棫樸詩也.上言文王姿質之美.又能勉勉不已.此所以能綱紀四方也.此篇詩言文王得人之心如此之盛.維持經理天下之功如此之大.只收在一箇勉勉上.勉勉卽些

悸也.旱麓曰.瑟彼玉瓚.黃流在中.言至寶至味.薦於宗廟.則必受福.如文王之德.必受命.曰.鳶飛戾天.魚躍于淵.言鳶之機動於上.魚之機動於下.不知其然而然.如文王之作興人才.上下各得其宜.而亦不知其所以然也.二詩鏗鏘淵永.極其形容.終不如周公之實.思齊有曰.雝雝在宮.肅肅在廟.不顯亦臨.無斁亦保.言其在宮時如此之和.在廟時如此之敬.於至幽隱之地.亦若有臨之者.於無所厭之處.亦常有所保守.亦庶幾乎於緝熙敬止之遺意.緊要又只在幾箇疊字.曰亹亹.曰穆穆.曰勉勉.曰翼翼.曰雝雝.曰肅肅.尤有精神滋味.文王之德.可謂盛矣.極其所以形容者止此.甚矣其難也.頌之體告于神明.尤宜精密嚴約.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此言文王之德不雜.與天爲一也.又曰.濟濟多士.秉文之德.此言在廟之公侯.百執事之人.莫不雝雝肅肅以秉執文王之德.上言文王之德之原如此之大.下言文王之化之流如此之盛.此非周公不能至此.

周公敍周之所以興.上極后稷之功德.見於生民等作.可謂至矣.於思文言后稷配天之實.不過八字.曰、立我烝民.莫匪爾極.此功此德.眞足以配天.於祭義所以當配天也.

板之末章曰.敬天之怒.無敢戲豫.敬天之渝.無敢馳驅.昊天曰明.及爾出王.昊天曰旦.及爾游衍.張子曰.天體物而不遺.此言無一物之非天也.此八句反覆再三.而不若上帝臨女毋貳爾心八字之爲約也.

說詩者不費詞而詩意自見.此妙於說詩者.當以聖賢爲法.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夫子曰.爲此詩者.其知道乎.夫有物必有則.民之秉彝也.故好是懿德.

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戶.今女下民.或敢侮予.夫子曰.爲此詩者.其知道乎.能治其國家.誰敢侮之.明道先生善言詩.未嘗章解句釋.但優遊玩味.吟哦上下.使人有得處.曰.瞻彼日月.悠悠我思.道之云遠.曷云能來.思之切矣.百爾君子.不知德行.不忮不求.何用不臧.歸於正也.只兩言而意已盡矣.

朱子曰.周之初興時.周原膴膴.堇荼如飴.苦底物亦甜.及其衰也.牂羊墳首.三星在罶.人可以食.鮮可以飽.直恁地蕭索.張子曰.誦爲絺爲綌服之無斁之章.則知周之所以興.誦婦無公事休其蠶織之章.則知周之所以衰.此皆善觀詩.於閑慢句語上見國家之盛衰.

宋公筆記云.蕭蕭馬鳴.悠悠旆旌.見其整而靜也.顏之推愛之.楊柳依依.雨雪霏霏.寫物態慰人情也.謝玄愛之.遠猷辰告.謝安以爲佳語.

張橫渠云.讀詩.於絺兮綌兮、淒其以風而有得.又謂晉人每誦吉甫作頌.穆如淸風.此皆得於詩者淺也.烝民一詩.全篇精奧.豈只此兩句可誦而已.如車攻云.之子于征.有聞無聲.允矣君子.展也大成.如江漢云.明明天子.令問不已.矢其文德.洽此四國.觀此議論.豈不正大.其句法雄健.豈後人可及.厲王之世亂矣.宣王一出整頓.精彩大異.見之歌詩.便有盛時氣象.只宣王一世隨手壞了.幾至亡國.一興一亡.如反覆手.可畏哉.

谷風以夫婦相棄.故有毋逝我梁.毋發我笱.我躬不閱.遑恤我後之句.小弁之怨.乃以此四句綴于後.既與前意不貫.而亦非所以戒父也.必漢儒妄以補其亡耳.

頌有兩體。有告于神明之頌。有期願禱祉之頌。告於神明者。類在頌中。期願之頌。帶在風雅中。魯頌四篇。有風體。有小雅體。有大雅體。頌之變體也。

詩凡三變矣。正風、正雅、周公時之詩也。周公之後。雅頌龐雜。一變也。夫子自衞反魯。然後樂正。再變也。秦火之後。諸儒各出所記者。三變也。夫子生於魯襄公二十有二年。吳季札觀樂于襄之二十有九年。夫子方八歲。雅頌正當龐雜之時。左氏載季札之辭。皆與今詩合。止舉國風微有先後爾。使夫子未刪之詩果如季札之所稱。正不必夫子之刪。已如今日之詩矣。甚矣。左氏之誣。其誣我哉。自可撫掌一笑於千載之上。

昔東萊呂成公嘗疑桑中溱洧非桑間濮上之音。以爲夫子既曰鄭聲淫而放之矣。豈有刪詩示後世而反取之乎。晦菴朱文公則曰。不然。今若以桑中濮上爲雅樂。當以薦何等鬼神。接何等賓客。不知何辭之風。何義理之止乎。故文公說詩。以爲善者興起人之善心。惡者懲創人之逸志。以此法觀後世之詩。實無遺策。何者。蓋其規模恢廣。心志融釋。不論美惡。無非爲吾受用之益。而邪思不萌。以此[illegible]亦可也。雖觀史。亦可也。以此論樂。則恐有所未盡。愚嘗疑今日三百五篇者。豈果爲聖人之三百五篇乎。秦法嚴密。詩無獨全之理。竊意夫子已刪去之詩。容有存於閭巷浮薄者之口。蓋雅奧難識。淫俚易傳。漢儒病其亡逸。妄取而攙雜。以足三百篇之數。愚不能保其無也。不然。則不柰聖人放鄭聲之一語終不可磨滅。且又復言其所以放之之意曰。鄭聲淫。又曰惡鄭聲之亂雅樂也。愚是以敢謂淫奔之詩。聖人之所必削。決不存於雅樂也。審矣。妄意以刺淫亂如新臺牆有茨之類凡十篇。猶可以存之。懲創人之逸志。若男女自相悅之詞。如桑中溱洧之類。悉削之。以遵聖人之至戒。無可疑者。所去者亦不過三十有二篇。使不得滓穢雅頌。殽亂二南。初不害其爲全經也。如此。則二先生之疑亦俱釋矣。昔曾南豐謂不滅其籍。乃善於放絕者。以此放絕邪說之疑似者可也。若淫奔之詩。不待智者而能知其爲惡行也。雖閭閻小夫。亦莫不醜之。但欲動情勝。自不能制爾。非有疑似難明。必待存其迹而後知。今夫童子淳質未漓。情欲未開。或於誦習講說之中。反有以導其邪思。非所以爲訓。且學者吟哦其醜惡於唇齒間。尤非雅尚。讀書而不讀淫詩。未爲缺典。況夫子嘗爲邦之問。而此句孳孳殿於四代禮樂之後。恐非小事也。愚敢記其目。以俟有力者請於朝而再放黜之。一洗千古之蕪穢云。

野有死麕召南。　靜女邶　桑中鄘。
氓　有狐並衞風。　遵大路
丘中有麻王。　將仲子　籜兮
有女同車　山有扶蘇　東門之墠
狡童　褰裳　子衿
丰　風雨　大車王。
野有蔓草　溱洧鄭風。

晨風秦。　東方之日齊。　綢繆
葛生唐。　東門之池　東門之枌
東門之楊　防有鵲巢　月出
株林　澤陂並陳風。

或謂三百篇之詩。自漢至今。歷諸大儒。皆不敢議。而子獨欲去之。毋乃誕且僭之甚耶。曰。在昔諸儒。猶尚小序太過。不敢以淫奔之詩視之也。方傅會穿鑿。曲爲之說。求合乎序。何敢廢乎。蓋序者於此三十餘詩。多曰刺時也。或曰刺亂也。曰刺周大夫也。刺莊公。刺康公。刺忽。刺衰。刺晉亂。刺好色。刺學校廢。亦曰刺奔也。止奔也。惡無禮也。否則曰憂讒也。懼讒也。或曰思遇時也。思見君子也。未嘗指爲淫詩也。正以爲曰曰淫詩。則在所當放也。自朱子黜小序。始求之於詩。而直指之曰。此爲淫奔之詩。予嘗反覆玩味。信其爲斷斷不可易之論。律以聖人之法。當放無疑。曰。然則朱子何不遂放之乎。曰。朱子始訂其詞而正其非。其所[illegible]是詩之爲淫。而猶欲讀之者。豈理也哉。在朱子前。詩說未明。自不當放。生朱子後。詩說既明。不可不放。與其遵漢儒之謬說。豈若遵聖人之大訓乎。

詩疑卷二

詩辨序

聖人之道。以書而傳。亦以書而晦。夫天高地下。萬物散殊。皆與道爲體。然載道之全者莫如書。既曰以是而傳。又曰以是而晦。何也。在昔上古。教化隆盛。學校修明。聖人之道。流行宣著。雖無書可也。惟教化有時而衰。學校有時而廢。道之託於人者。始不得其傳。然後筆於言。存於簡册。以開後之學者。而書之功大矣。及其專門之學興。而各主其傳。訓詁之義作。而各是其說。或膠於淺陋。或鶩於高遠。援據傅會。穿鑿支離。詭受以飾私。竄古以借重。執其詞而害於意者有之。襲其訛而誣其義者有之。遂使聖人之道。反晦蝕殘毀。卒不得大明於天下。故曰以書而晦。此無他。識不足以破其妄。力不足以排其非。後世任道者之通病也。紫陽朱夫子出。而推伊洛之精緼。取聖經於晦蝕殘毀之中。專以四書爲義理之淵藪。於易則分還三聖之舊。於詩則撥去小序之失。此皆千有餘年之惑。一旦汛掃平蕩。其功過孟氏遠矣。然道之明晦也。皆有其漸。蓋非一日之積。集其成者。不能無賴於其始。則前賢之功。有不可廢。正其大者。不能無遺於其小。則後學之責。有不可辭。大抵有探討之責者。不能無所疑。有是非之見者。不容無所辨。苟輕於改而不知存古以闕疑。固學者之可罪。狃於舊而不知按理以復古。豈先儒所望於後之學者。雖後世皆破裂不完之經。而人心有明白不磨之理。縱未能推人心之理以正後世之經。又何忍徇彼裂不完之經以壞明白

不磨之理乎．予因讀詩而薄有疑．旣而思．益久而疑益多．不揆淺陋．作詩十辨．一曰毛詩辨．二曰風雅辨．三曰王風辨．四曰二雅辨．五曰賦詩辨．六曰豳風辨．七曰風序辨．八曰魯頌辨．九曰詩亡辨．十曰經傳辨．非敢妄疑聖人之經也．直欲辨後世之經而已．

毛詩辨

愚嘗求三百篇之詩矣．固非唐虞夏商之詩也．固非盡出於周公之所定也．亦非盡出於夫子之所删也．周公之舊詩不滿百篇．先儒以爲正風正雅是也．夫子之删．固非删周公之所已定．删周公之後龎雜之詩．存者止二百有餘篇．先儒以爲變風變雅是也．頌雖無正變之分．而實有正變之體．周公夫子合而爲三百篇．而總系之以周也．然今之所謂三百篇者．果周公夫子之舊乎．愚不得而知也．昔成康旣沒之後．至孔子時．未五百年．雖經幽厲之暴亂．而賢人君子之隱于下者未絕也．太史册府之掌藏未亡也．太師矇瞽之音調未失也．而雅頌龎雜．已荒周公之舊制．夫子自衛反魯．然後正之．況東遷之後．周室已極衰微．夫子旣沒．而大義已乖．樂工入河入海．而聲益廢．功利攘奪．干戈相尋．視禮樂爲無用之器．至于秦政．而天下之勢大亂極壞．始與吾道爲夙怨大讎．遂舉詩書而焚滅之．名儒生者．又從而坑戮之．偶語詩書者．復厲以大禁．其禍慘烈．振古所無．漢定之後．詩忽出於魯．出於齊燕．國風雅頌之序．篇什章句之分．吾安知其果無脫簡殺亂而盡復乎周公孔子之舊也．夫書授於伏生之口．止二十有八篇．參之以孔壁之藏．又二十有五篇．然其亡失終不可復見者．猶有四十餘篇．其存者且不勝其錯亂訛舛．爲萬世之深恨．今不知詩之爲經．藏於何所．乃如是之秘．傳於何人．乃如是之的．遭焚禁之大禍．而三百篇之目宛然如二聖人之舊．無一篇之亡．一章之失．詩書同禍．而存亡之異．遼絕乃如此．吾斯之未能信．夫天下之書合千萬人之言．如出於一人之口．吾知其傳之之的也．雖數人之言．而亦不能不異者．吾知其傳之之訛也．以其傳之之的．固幸其言之無不同．以其傳之之訛．亦幸其言之有所異也．何者．與其彼此俱失而無他左驗．固不若互得互失而可以參考也．是以漢初最善復古．而齊韓魯三家之詩並列於學官．惟毛萇者最後出．其言不行於天下．而獨行於北海．鄭康成．北海之人也．故爲之箋．自是後學者雖不識毛萇．而篤信康成．故毛詩假康成之重．而排迮三家．獨得盛行於世．毛鄭旣孤行．而三家抵牾之迹遂絕．而不得參伍錯綜．以訂其是非．凡詩家疏義等學．合十有二種．九十餘家．至本朝又三十餘家．無非推尊毛鄭．崇尚小序．學者惑於同而忘其異．遂信其傳之之果的也．且萇自謂其學傳於子夏．按子夏少夫子四十一歲．至漢已三百年．烏在其爲得於子夏哉．若傳於子夏之門人．則流派相承．具有姓氏．不應晦昧堙沒．詭所授受．以誑後世．惟魯詩有原見稱於史．至西晉而已亡．陸璣雖撰毛公相傳之序．上接子夏．而又與釋文無一人合．其僞可知．愚是以於毛詩尤不能不疑也．

風雅辨

昔者朱子破千載之惑．退黜小序．删夷纏繞．作爲詩傳．自詩之堙沒．經幾何年．而一旦洗出本義．明白簡直．可謂駿功．無復遺恨．惟風雅之別．雖有凡例．而推之篇什．猶未坦然．故其荅門人之問．亦多未一．於是

有腔調不同之說．有體製不同之說．有辭氣不同之說．或以地分．以時分．以所作之人而分．諸說皆可參考．惟腔調不傳．其說不可考也．近世儒者、乃謂義理之說勝．而聲歌之學日微．古人之詩．用以歌．非以說義也．不能歌之．但能誦其文而說其義．可乎．究其爲說．主聲而不主義．如此則雖鄭衞之聲．可薦於宗廟矣．大作淸廟．可奏於宴豆之閒矣．可謂捨本而逐末．凡歌聲悠揚於喉吻而感動於心思．正以其義焉爾．苟不主義．則歌者以何爲主．聽者有何味．豈足以薰蒸變化人之氣質．鼓舞動盪人之志氣哉．善乎朱子之荅陳氏體仁也．舉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故曰詩出於志．樂乃爲詩而作．非詩爲樂而作也．又曰．古樂散亡．無復可考．而欲以聲求詩．則未知古樂之遺聲今皆可以推而得之乎．三百篇皆可協之音律而被之管絃乎．旣未必可得．則今之所講．得無有畫餠之譏邪．所謂腔調之說．灼知朱子晚年之所不取也．至於楚詞之集註．後詩傳二十年．風雅頌之分．其說審矣．其言曰．風則閭巷風土男女情思之詞．雅則燕享朝會公卿大夫之作．頌則鬼神宗廟祭祀歌舞之樂．以此例推之．則所謂體製詞氣．所謂以時以地以所作之不同等說．皆有條而不紊矣．竊謂朱子所條之凡例．正以周公所定風雅頌而別之．律以先儒所謂正風正雅者．無一不合．但於所謂變風變雅者．有不得而同．後學無以處此．遂橫生枝葉以求合凡例．而不能按据凡例以釐正舛訛．所以辨議起而卒不能定．故爲之言曰．先儒正其大義．而不能不遺其小節．以待後之學者．此也．

王風辨

詩何自而始乎．於堯之時．出於老人兒童之口者．四字爲句．二句爲韻．豈嘗學而爲哉．衝口而出．轉喉而聲．皆有自然之音節．虞舜君臣之賡歌．南風五絃之韻語．與夫五子御母述戒之章．體各不同．歷夏商以來．謳吟於下者．格調紛紛．雜出而無統．周公於功成治定之後．制作禮樂．推本文王之所以興周者．王化基於袵席．而風動於四鄰．取其聲詩義理深長章句整齊者．定爲一體．適有合於康衢擊壤之章．而類之．名之曰風．被之管絃．以爲家鄉邦國之用．止二十餘篇而已．及其立爲學官．取爲燕享宗廟朝會之用．亦因以放此章句．總爲一代之樂．及夫子祖述周公之意．删取後世之詩．以合乎風雅頌者．亦不敢參以別體．故周七百年之詩．如出於一人之手．非作之者具此格調也．乃取之者守此格調也．三百篇旣同此格調．而又有風雅頌之名者何也．蓋作之之意不同．而用之之節亦異．今先以風言之．周未有天下之時．近而宮女．遠而南國．被文王之化．形於辭者．此風也．周旣有天下之後．分封諸侯．列國之民．感國君之化．有美有惡焉．形而爲歌詠者．亦此風也．王國之中．感後王之化．亦有美有惡焉．形而爲歌詠者．亦此風也．曰國風者．周爲商列國之風也．曰王風者．周王天下以後之風也．風卽此風也．風之上所繫有不同耳．凡在下之作．槩謂之風．初不系周之盛衰也．當周盛時．風如二南．及其衰也．風如黍離．何獨平王以後雅詩降爲風乎．鴟鴞．周公之詩也．固已降而爲風矣．但系之於豳非也．蓋正雅皆公卿大夫之作也．以公卿大夫之作而不可以爲雅之用．然後始降而爲風焉．後世於此一降字義有未明．於是風雅之部分紛然龐雜矣．況周自武成以來．至平王時．且三百五十年．成康之際．仁義漸摩．薰陶情性．教化盛矣．內而妾媵之微．

外而井里之衆。環王畿千里之地。卒無能吐一詞。歌一語。與豳岐江漢之詩律呂相應。寂寥湮沒。終無一章之風可以備聖人之刪存。逮東遷之後。土地且蹙。一旦興起。播之篇詠。遽有十章之風。豈理也哉。至於何彼穠矣一詩。平王以後之詩也。合次於王風明矣。今乃強竄之而列於二南。或謂武王之詩。則又強抑之列國之類。進退無據。以此推之。他可知矣。愚敢謂二雅之中不合於正雅之體用者。皆當歸之王風焉。

二雅辨

愚又考小雅之正詩。其爲體有二。一曰燕享賓客之樂。二曰勞來行役之樂。朱子所謂歡忻和說以盡羣下之情者也。大雅之正詩。其體一曰會朝之樂而已。朱子所謂恭敬齊莊以發先王之德者也。據二雅之體而證今之詩。以正小雅而亂入正大雅者有之。而正雅亦不得爲全無疵矣。至於變雅之中。有變雅之正者焉。有變雅之變者焉。有章句繁多。詞語嚴密。有似大雅之體者焉。又有言語鄭重。義理曲折。又皆王公大夫之作者。然施之於燕享非所宜。用之於朝會又不可。毋乃出於放臣逐子。出妻怨婦。樽酒慰勞之所奏者乎。此又變雅之再變者也。或謂決古人之疑。只有義理證驗兩事。今求之義理。固亦可通。責以證驗。絕無可考。不能不反致疑也。予應之曰。諸經悉出於煨燼之餘。苟無可驗。而漢儒臆度之說。何可憑哉。聖人於杞於宋。尚有不足證之嘆。況求之後世乎。有一於此。與其求之於漢儒臆度之說。孰若只求之於正雅之中。詞氣體格。分畫施用。豈不曉然。其爲證驗。莫切於此。尚何外求哉。且夫怡愉酬勸之情。與譏刺怨傷之意。其心不同也。稱述先王之盛德大業。與感慨後世之昏朝亂政。其言不同也。協之以八音。和之以六律。由是美教化厚風俗。與夫私心邪念。聞之而有所懲警者。其用不同也。發之於人心者既不同。形之於語言者亦且異。施之於事者俱無所合。有是三不同。而得以同謂之雅可乎。雖聖人規模寬廣。而條目不應紊亂如此。愚故謂變雅之不合於正雅者。悉歸之王風。其說審矣。

賦詩辨

作詩所以言志也。賦詩亦以觀志也。觀其志不若觀其禮。志無定而禮有則也。夫歌詠者發於天機之自然。而人心不可飾於倉卒之一語。是皆可以觀其志之所向。而吉凶禍福之占。亦因此而定。此春秋之時所以賦詩於盟會燕享之際。而有不可掩其本心之情僞者。蓋一吟一詠。聲轉機萌。事形詩中。意形詩外。眞情故態。不能矯誣。自非義理素明於胸中。而其能勉強不失於金石籩豆之間哉。當是時。惟鄭國七子六卿之賦爲最爲。而趙文子、韓宣子於立談之頃。猶足以定其終身之所就。亦可謂善觀矣。予謂善觀樂者。不觀其志而觀其禮。先儒所謂禮先樂後者。蓋事有序而後能和。此樂之本也。以燕享而及宗廟之樂。謂之褻可也。以諸侯而奏朝會之樂。謂之僭可也。雖有事證。恐不得謂之當然。惟二南之樂。得人倫之正。爲教化之先。可以用之鄉人。用之邦國。小雅之樂。已不同矣。有天子宴諸侯之樂。有上下通用之樂焉。此則截然而不可亂。雖位且有多少之數。歌詞豈無同異之分。玩其義。審其音。則樂之本、不待索之於鏗鏘節奏之末而后知。昭穆之後。僭禮已多。況東遷乎。夫君臣之分。天地之常經也。毀冠裂冕。篡蔑宗周。逆理亂常之事。接武於史。人心之樂。喪壞無餘。烏足以責之於鐘鼓律呂之中。猶有降殺等威之別哉。如晉侯

之賦假樂既醉。齊侯之賦蓼蕭。此諸侯僭天子之樂也。楚令尹之賦大明。季武子之賦綿。韓宣子之賦我將。此大夫僭天子之樂也。魯曰秉周禮。其宴范宣子也。爲之賦彤弓。宣子不敢當。歸美於文公焉。其宴甯武子也。亦爲之賦彤弓。賦湛露。武子以爲肄業所及而辭辟焉。禮樂之大分。尚有開存於人心者。魯之所秉亦微矣。固無望於他國也。是以晉享穆叔而奏肆夏。奏文王。穆叔俱不拜。亦似乎知禮者。其對曰。三夏、天子所以享元侯也。文王、兩君相見之樂也。此果穆叔之言乎。抑傳之果無誤乎。是皆未可知也。常棣之詩。周公之詩也。左氏以爲召穆公之作。楚歌武頌。而三章六章與今詩互差。亦何以知其爲楚之差也。毛鄭之差。左氏之差也。至於魯三家者。嘗以雍徹矣。非有聖人之明訓。後世亦將以爲當然。而反證雍之可以通用矣。大抵左氏之言多失誣。而春秋之禮亦失之僭。不可引以爲三百篇之證。愚故曰。宴享而奏宗廟之樂。謂之褻可也。諸侯而用朝會之樂。謂之僭可也。雖有事證。不得謂之當然。

豳風辨

豳何爲而有詩也。豳之有詩。非周公之意也。以今七月之篇考之。蓋周公推王業之原本。出於后稷播種之功。以成王尚幼。未知稼穡之艱難。故紀其天時之變遷。人事之勤勞。使瞽矇朝夕諷於成王之側。與無逸之書實相表裏。其忠誠懇惻之意。篤厚如此。然其詩不立之學官。不播之二雅。毛萇忽名之曰豳風。則何以知其爲周公之意也邪。夫子感周公之作。取之以垂法於後世。以凡例律之。謂宜存之於變雅也明矣。今儕之以風。繫之以豳。不能不啓學者之惑。故昔人嘗考之於齊韓魯三王。俱無所謂七月之章。而毛氏獨有之。謂其非周公之作。固無所考以杜毛氏之口。謂其果列於豳風之中。則後世之疑不一。而毛氏亦無以釋其惑也。詩遠無傳也久矣。且其事始於后稷。系之以邰可也。而其詩作於周公。系之以周亦可也。今不邰不周。冠以公劉、太王之豳。上無以見其始。下無以見其成。愚故知其必非周公之意也。或謂七月之始。恐與豳詩差互揉亂。而傳者失其眞歟。歌豳之文。見於周禮之籥章。既曰豳詩。又曰豳雅頌。且無所謂風之文。安有一詩而備三體之用。歐陽公併與周禮遂毀之。則過矣。王氏謂豳故有詩而今亡。後世妄補之云耳。此言近之矣。是皆以部分未安。章句可疑。而生此紛紛之說也。夫七月而系之以豳。猶云可也。至周公東征九詩而俱系之以豳。無乃太遠乎。是故文中子謂君臣相誚。其能正乎。成王終疑周公。其風變矣。惟周公能正之。故夫子系之以豳。其意深遠。可謂曲推其妙。長樂劉氏則謂不使成王之世有變雅之聲。而攝引其詩使遠周公也。其說益巧矣。不知夫子之意果如是乎。如文中子之說。豳本變風。以周公能正。升爲正風。如劉氏之說。豳實雅也。變而爲風。曰風曰雅。曰正曰變。可降可升。得以意定。初無定體。不知聖人之法果如是乎。夫鴟鴞之名。見於金縢之書。金縢之篇。系於洪範旅獒之後。聖人於書未嘗有回互委曲之意。而於詩乃極其斡旋收拾之功。聖人之心。光明正大。必不如是之迂曲也。聖人之法。條理嚴密。必不如是之苟卒也。夫豳谷西北之隆也。三監東南之壤也。地之相去也數千餘里。事之先後也數百餘載。有周公自作之詩焉。有軍士百姓之詩焉。今雖然強附苟合於一風之中。孰謂夫子之聖有如是之部分哉。漢儒無識。大略如此。故愚願以豳風七詩以類分入於變雅焉。或者難之曰。十三國風其來已久

今遽缺其一。無乃太駭乎。愚曰。不然。列國之有風。既未知其果定於十三之數乎。而十三國之名。亦未知其果邶鄘衛王鄭齊魏唐秦陳檜曹豳也。使豳果有詩。則當列於二南之上。與其推本文王之化。又豈若推原后稷之功之爲深遠哉。豳之爲風。可以知其決非周公之意也。

風序辨

讀書不能無疑。疑而無所考。缺之可也。可疑而不知疑。此踈之過也。當缺而不能缺。此贅之病也。夫魯宋之無風。說者以爲王者之後。不陳其國之詩。此亦因其無詩而強爲之說。而不計其理之未通也。曰曹。曰唐。曰衛。於魯爲兄弟之國也。曰陳與宋。俱帝王之後也。夫陳衛唐曹。何不得與宋魯並。而獨陳其詩乎。其說窮矣。列國之詩。俱得陳之於周之天王。固非關於魯也。夫子刪其繁亂。豈求之周太史。盡舉而歸魯。以定其黜陟也哉。特以魯用天子之禮樂。太師傳於周而奏於魯也。夫子因得而刪之耳。其傳於魯者。固未必盡得周之所藏。周綱不競。諸侯不臣。其本國之詩。亦未必盡陳於周也。則其所遺逸者亦多矣。凡後世名爲逸詩者。不知夫子既刪之餘乎。漢儒傳誦之遺乎。此皆無所考而當缺者。況國風之次序。尤不必贅爲之辭。夫十三國之次序不同之說有三。曰周、召、邶、鄘、衛、王、鄭、齊、豳、秦、魏、唐、陳、檜、曹者。此夫子未刪詩之前。季札所聽周樂之次序也。曰周、召、邶、鄘、衛、檜、鄭、齊、魏、唐、秦、陳、曹、豳王者。此鄭康成詩譜之次序也。曰周、召、邶、鄘、衛、王、鄭、齊、魏、唐、秦、檜、陳、曹、豳。此今詩之次序也。程子亦因今序而爲說。謂邶鄘衛之所以先者。衛首併邶鄘。爲亂首也。此亦因文生義。未有以證其決然爲夫子之舊序。則其先後之閒。不害大義。誠有不必穿鑿者。故歐陽公曰。求詩人之意。達聖人之志者。經師之本也。講太師之職。因其失傳而妄爲之說者。經師之末也。得其本而不通其末。闕其疑、可也。雖其本有不能達者。猶將闕之。況其末乎。其說得之矣。今又自爲詩譜。定其次序。而又不能不惑於小序之失。何躬病之而躬蹈之乎。惟朱子去小序外。於此等皆置而不復講。其意深矣。學者但當悼後世之不幸。不得見聖人之舊經。相與沉潛玩味其所無疑者。斯可矣。則其可疑者。雖聖人復生。亦將闕之也已。

魯頌辨

缺疑之義。爲其無所考證。不得已而缺之也。或幸而有所考證。亦何爲而不決之哉。夫魯之有頌。亦變頌也。惟閟宮一篇。獨歐陽公歷考僖公之時。初無所謂淮夷徐方荊楚之功。深以爲疑。其所論辨。亦詳且明。若遂以爲非僖公之詩乎。則詩中有周公之孫、莊公之子兩句。終不可泯沒。是以朱子於他篇皆曰無所考。獨以此篇爲僖公之詩無疑者。正以此兩句爲可信也。愚嘗卽其詩而熟味之。固不敢以爲非僖公之詩也。意其閒有顚倒參錯之誤。是蓋傳之者之過也。若引孟子之言爲據。則戎狄是膺。荊楚是懲。爲頌周公也審矣。又嘗考周之世家。雖周公亦未嘗有戎狄荊楚之役。然亦無他明證。不敢必以爲非周公之事也。孟子之時。詩書未火。宜得其實。又不應無所據而兩引之。以姑就其說。雖斷章取義。倘善詩者之常。至於提魯頌之號。而以僖公易爲周公。亦恐孟子不如是之耄。或以爲僖公四年。嘗從齊桓公伐楚。魯遂以爲僖公之功也。當是之時。楚方強大。桓公且不敢與之戰。而卒與之同盟。在齊猶爲可羞。況於僖公。因齊

之師。從人之役。進無尺寸之功。而敢退爲荒誕之辭。侈大浮誇。以誑國人。夫子尙何所取以播其醜哉。必不然矣。若夫淮夷徐方之事。則與荊楚不同。聖人存之於書。載之於費誓之篇。其爲頌伯禽之言。昭灼明驗。無可疑者。顧讀之者偶未之思耳。又竊意土田附庸之下。辭氣未終。血脈不貫。當以公車以下九句接此爲一章。繼以泰山巖巖、保有鳧繹兩章於此。倫序方整。既不害其爲僖公之詩。亦不妨以爲伯禽之事。欲以魯侯是若爲前段之終。後段自周公之孫起。止萬民是若。終。前爲四章。後爲四章。周公之孫嗣女爲一章。秋嘗止有慶。接天錫公止兒齒。爲一章。三俾自爲一章。徂來之下自爲一章。古人作詩。章句雖重而有味。條理雖寬而實密。必不如是之斷續破碎也。觀此一詩。命詞措意。雅奧源源。必出於賢人君子之手。而周公伯禽之魯。氣象尙可揖也。則其斷續破碎之疵。可以知其爲傳者之誤。惟駉與有駜二詩。未知其爲頌伯禽之詩。蓋其詩專以平淮夷來獻馘於泮宮而作也。夫魯之盛無出於伯禽之時。自是以後。武功不競。世爲弱國。烏有此駿偉之續哉。祝而願之之說。鑿尤甚矣。蓋願祝之詞。與鋪陳事實之詞。語脈迥異。且曰穆穆魯侯。敬明其德。敬愼威儀。維民之則。允文允武。昭假烈祖。靡有不孝。自求伊祜。味其詞氣雍肅。句法莊重。非伯禽其誰當之。愚故曰。幸而有所考證。而求其考證之的。又孰出於聖人之書。既足以破後世之惑。亦胡爲而不決哉。

詩亡辨

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集註曰。王者之迹熄。謂平王東遷。而政教號令不及於天下。詩亡。謂黍離降爲國風而雅亡也。此朱子本程子楊氏之說。而趙岐未有此論也。二說本甚密。以之釋孟子之言。妄疑其少疎也。蓋自穆王以來。政教號令已不及於天下。雖宣王修政於幽厲之閒。晚已不競。平王東遷。而周道益衰。二雅於是亡矣。此程子之言。確爲至論。黍離之詩。周大夫作也。以王之大夫而作爲是詩。歸之於雅。宜也。然其閔周室之顚覆。傷宗廟盡爲禾黍。其詞悲。其意怨。與稱述先王盛德大業者固不侔矣。施之於燕享。非所宜。奏之於朝會。又不可。繼之於二雅之正經。無是詞也。實同於風土情思之作。謂之王風、可也。以其作於大夫也。故曰降。此楊氏之言。包括詳盡。然孟子之言。實二經始終之要。亦義理之所關也。若謂夫子止因雅亡而作春秋。則雅者自爲朝會之樂。春秋自爲魯國之史。事情闊遠。而血脈不貫。且孟子言王者之迹熄而詩亡。非曰王者之詩亡也。凡言詩。風雅頌俱在其中。非獨以雅爲詩也。是知迹熄二字包含有味。然後二字承接有序。所當涵泳而硏究之。若視爲浮辭而刪節擺脫。則情閒而理迂。恐與孟子不無少舛也。惟河汾王氏窺見此意。直以春秋詩書同曰三史。其義深矣。愚竊意王制有曰。天子五年一巡狩。命太師陳詩。以觀民風。自昭王膠楚澤之舟。穆王回徐方之馭。而巡狩絕迹。夷王方下堂而見諸侯。如敵國矣。政教號令已不及於天下。諸國亦豈有陳詩之事哉。民風之善惡。於是不得而知也。宣王復古。僅能會諸侯於東都。三雅雖中興。而諸國之風亦無有也。諸國之風既不得而知。今見於三百之中者。又多東遷以後之詩。無乃得之於樂工之所傳誦。而陳詩之法。則不舉久矣。至夫子時。傳誦者又不可得。益不足以盡著諸國民風之善惡。然後因魯史以備載諸國之行事。不待褒貶。而善惡自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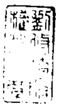
故詩與春秋體雖異而用則同。說春秋者。莫先於孟子。知春秋者。亦莫深於孟子。後世猶未有明其義者。愚每讀至此。未能釋然。因爲之辨。

經傳辨

自咸陽三月之餤熄。而經已灰。後世不幸而不得見聖人之全經也久矣。出於煨燼之餘者。率皆傷殘毀裂而不可綴補。經生學士不甘於缺疑。而恥於有所不知。又不敢誦言其爲傷殘毀裂之物。於是研精極思。剜剔掇飣。雕刻績藻。日入於詭。而傷殘毀裂之書。又從而再壞矣。江左儒先。尊經過厚。而忘其再壞。乃以爲先王之教。未經蹂踐。巋然獨全者。惟風雅頌而止耳。又謂聖人欲以詩之平易而救五經之支離。孰知後世反以五經之支離而變詩之平易。是殆不然。當三百篇之全時。而五經未嘗碎缺。當五經之支離。而詩亦未嘗平易。是又以後世傷殘破裂之經。視聖人完全嚴密之經。又非所以言聖人之時之經也。六經雖同一道。而各有體。猶四時均一氣而各有用。此皆天理之不容已。雖聖人亦不可得而以意損益之也。聖人初何容心以此救彼哉。若彼待此救。則各有一偏。則聖人之經在聖人之時已非全書矣。於理有所未通。然聖人之詩爲教所以異於他經者。自有正說。當周之初。雖有易而本之卜筮。雖有書而藏之史官。儀禮未著。周官未頒。麟未出而春秋未有兆朕也。周公祖述虞舜命夔典樂之教。於是詔太師教以六詩。是以詩之爲教最居其先。然其所以爲教者。未有訓詁傳註之可說。不過曰此爲風。此爲雅頌。此爲比興。此爲賦而已。使學之者循六義而歌之。玩味其詞意而涵泳其情性。苟片言有得。而萬理冰融。所以銷其念慮之非。而節其氣質之雜。莫切於此。此詩之所以爲教者然也。漢之劉歆。得見聞之近。乃謂詩萌芽於文帝之時。一人不能獨盡其經。或以爲雅。或以爲頌。相合而成。吾固知各出其諷誦之餘。追殘補缺以足三百篇之數爾。烏得謂之獨全哉。自是以來。承訛踵陋。訓詁傳註之學日盛。而六義之別反堙。至程夫子始曰。學詩而不分六義。豈能知詩之體。門人謝氏又曰。學詩須先識六義體面而諷味以得之。故朱子亦以爲古今聲詩條理無出於此。是以於詩集傳每章之下分別比興賦之三義。而風雅頌姑從其舊。非謂風雅頌部分已明而不當易也。亦非謂於六義中風雅頌可緩而不必辨也。特以其無所考驗耳。

重刻王魯齋詩疑序

王魯齋先生之學。淵源朱子。而說詩獨與朱子異。朱子所攻駁者。小序耳。於本經未嘗輕置一議也。先生黜陟風雅。竄易篇次。非惟排詆漢儒。且幾幾乎欲奪宣聖刪定之權而伸其私說。其自信之堅。抑何過哉。雖然。讀書固貴於善信。尤貴於善疑。使妄挾所疑而蔑視古人之說。以爲概不足信者。其失也誣。然絕不知疑。而抱殘守闕。甘受古人之愚者。其失也又陋。是書設論新奇。雖不盡歸允當。而本其心所獨得。發爲議論。自成一家。俾世之讀其書者。足以開拓心胸。增廣識見。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未始非卓犖觀書之一助也。先生。余同郡人。屬有金華文萃之刻。爰從通志堂經解中抄出。手校付梓。以廣厥傳。同治八年秋八月同郡後學胡鳳丹月樵甫謹序。

王魯齋詩疑序

金華王文憲公於六經四子之書。論說最富。詩則有讀詩紀十卷。詩可言二十卷。詩辨說二卷。見吳禮部正傳節錄行實中。今所傳詩疑。則行實末載。卷帙不分。繹其辭。殆即詩辨說。因公於書有書疑。遂比而同之也。古之說詩者。率本大小序。自晦菴朱子去序言詩。遂以列國之風。多指爲男女期會贈答之作。公師事何文定。文定學於黃文肅。文肅受業朱子之門。宜其以鄭衞諸詩。信爲淫奔者所作。且疑三百五篇豈盡夫子之舊。容或有删去之詩。存於閭巷之口。漢初諸儒。各出所記。以補其缺佚者。又以二南各十有一篇。兩兩相配。於是削去野有死麕一篇。退何彼穠矣、甘棠於王風。其自信之堅。過於朱子。此則漢唐以來。羣儒莫之敢爲者也。文定嘗語公矣。諸經既經朱子訂定。且當謹守。不必又多起疑論。有欲爲後學言者。謹之又謹可也。昔賢之善誨人蓋如此。康熙丁巳。納蘭成德容若序。